叢書集成新編

八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九冊目錄

文學類

瑣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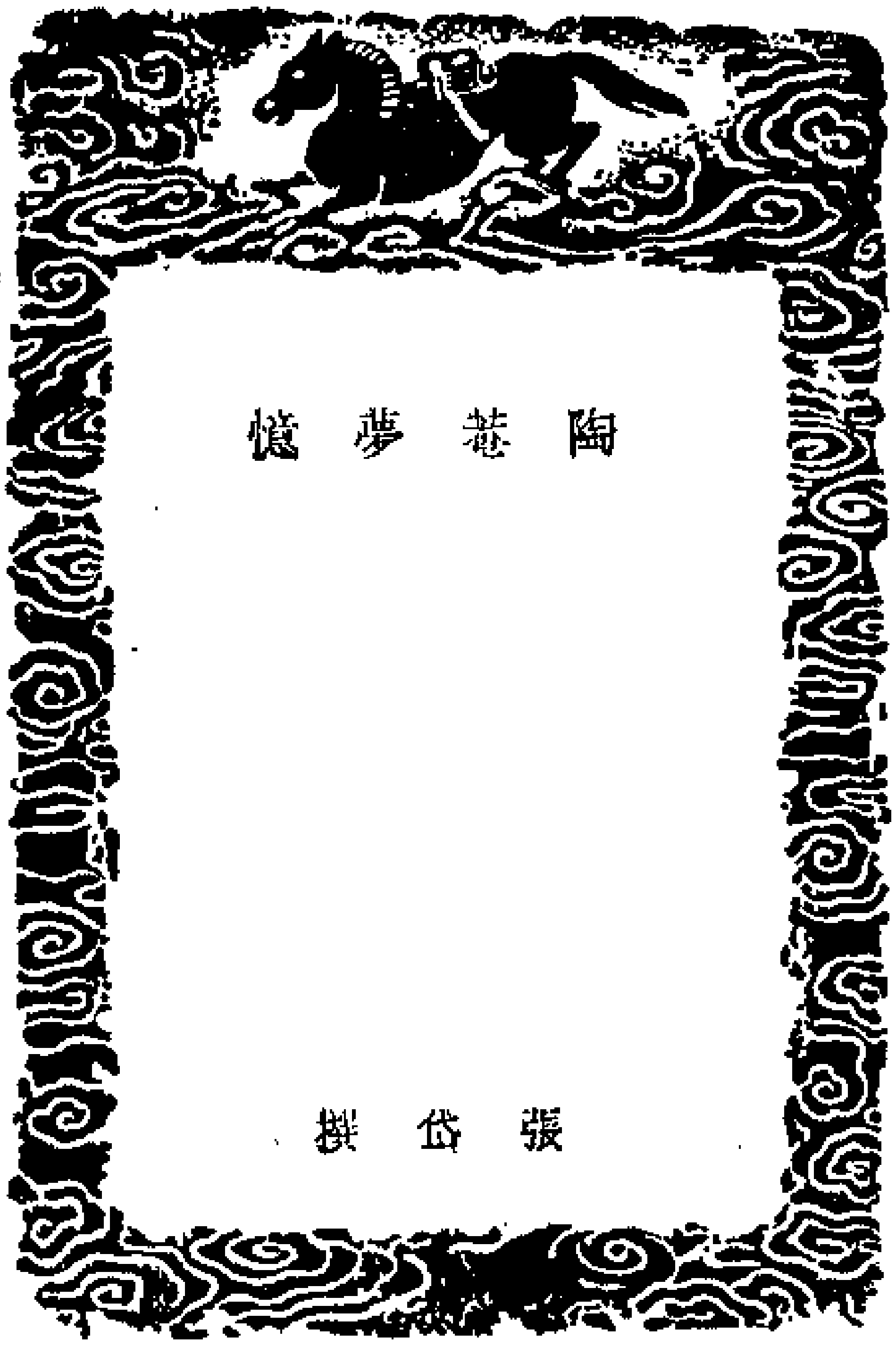
陶庵夢憶八卷　明　張　岱撰　粤雅　一
洗硯新錄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一一
瓠里子筆談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二四
蓉塘記聞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二八
投甕隨筆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三一
抱璞簡記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三四
墨畬錢鎛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三九
叩舷憑軾錄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四三
學圃餘力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四六
風月堂雜識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五〇
半村野人閒談一卷　明　姜　南纂　藝海　五四
百可漫志一卷　明　陳　鼒撰　紀錄　五七
雲蕉館紀談一卷　明　孔　邇述　稗乘　六〇
寒夜錄三卷　明　陳宏緒著　學海　六二
濟南紀政一卷　明　徐　榜著　涇川　七三
涇林續記一卷　明　周元暐著　功順　七五
花裏活三卷　明　陳詩教編　學海　八六
猶及編一卷　明　朱元弼撰　鹽邑　九八
鳳凰臺紀事一卷　明　馬生龍著　稗乘　一〇三
崔鳴吾紀事一卷　明　崔嘉祥撰　[illegible]
桑榆漫志一卷　明　陶　輔著　[illegible]
讀書偶見一卷　明　吳　騏纂　藝海　一一六
西軒客談一卷　明　撰人不詳　今獻　一一九
廣客談一卷　明　撰人不詳　歷代　一二一
廣陽雜記五卷　清　劉獻廷著　功順　一二三
鮓話一卷　清　佟世思著　仰視　一八四
柳南隨筆正六卷續四卷　清　王應奎撰　借月　一八七
東皋雜鈔三卷　清　董　潮纂　藝海　二三二
五山志林八卷　清　羅天尺撰　嶺南　二四二
西清筆記二卷　清　沈　初著　功順　二八五
憶書六卷　清　焦　循撰　仰視　二九二
橋西雜記一卷　清　葉名灃撰　滂喜　三〇四
玉井山館筆記一卷附舊游日記　清　許宗衡撰　滂喜　三一八
無事爲福齋隨筆二卷　清　韓泰華著　功順　三二九
隻麈譚正二卷續二卷　清　胡承譜著　涇川　三三九
偁陽雜錄一卷　清　章大來著　仰視　三五四
滇南憶舊錄一卷　清　張　泓纂　藝海　三五九
漱華隨筆四卷　清　嚴有禧著　借月　三六七

書牘

[library seal]

錦帶書一卷附提要	梁 蕭 統撰	津 逮	三八〇
盧忠肅公書牘一卷	明 盧象昇撰	借 月	三八二
健餘先生尺牘四卷	清 尹會一撰	畿 輔	三八六
尺牘合刻			
顏氏家藏尺牘四卷附姓氏考	清 顏光敏輯	海 山	四〇〇
尺牘新鈔十二卷	清 周亮工輯	海 山	四八一
尺牘辭書			
書敍指南二十卷附提要	宋 任 廣撰	墨 海	五七一
壽 文			
香巖尚書壽言一卷	清 袁 昶撰	漸 西	六四一
合肥相國壽言一卷	清 袁 昶撰	漸 西	六四七
日 記			
御試備官日記一卷	宋 趙 抃誌	學 海	六四九
宜州乙酉家乘一卷	宋 黃庭堅撰	知不足	六五一
澗泉日記三卷附提要	宋 韓 淲撰	聚 珍	六五七
客杭日記一卷	元 郭 畀撰	知不足	六六八
三魚堂日記二卷	清 陸隴其撰	指 海	六七二

ED01/105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睹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詼諧者歟。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秔。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鬬雞、臂鷹、六博、蹴踘、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爲。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蝶菴。又曰石公。其所著石匱書。埋之瑯嬛山中。所見夢憶一卷。爲序而藏之。

陶菴夢憶卷一

明　山陰張　岱宗子撰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尙塔。眞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舁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舁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閟外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苔蘚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舄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碽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妊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朱紅木簋。木壺。木酒樽。甚麤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鋏。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筯瓶二。杯棬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袱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燖所。燖已。舁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羊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二膳。亦魏國陪祀。日必至云。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功令．其膽智才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磚十數塊湊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鬬筍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磚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磚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煙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鵝黃牡丹．一株三幹．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檐甃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鵝子黃鸝．松花蒸栗．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婆娑樂神．有侵花至漂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芾而壽．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臨街．築土牆．牆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壘山披數摺．有畫意．草木百餘本．錯雜蒔之．濃淡疏密．俱有情致．春以罌粟．虞美人為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為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為主．而蜀葵．烏斯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為主．而剪秋紗．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雁來紅．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為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蝶．蠟梅．西府．滇茶．日丹．白梨花．種之牆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堦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日必一週之．癩頭者火蟻．瘠枝者黑蝕．傷根者蚯蚓．蜒蝣．賊葉者象幹．毛蝟．火蟻以鯗骨．鼈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蝕以麻裹筋頭捋出之．蜒蝣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蝟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日月湖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二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勒唐玄宗餞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鑑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為早矣．乃時人稱為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求沖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

斗大者．數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為之．如傳舍衙署焉．屠赤水婁羅館．亦僅存婁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遊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牆下址稍廣．桃柳爛漫．遊人席地坐．亦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金山夜戲

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囊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噀天為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蘄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鑼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挼眼翳．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為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腳．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筠芝亭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多一牆．亭中多一牆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嵐．滃滃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躐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溪壑縈迴．水出松葉之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僂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前．不筑不臺．松意尤暢．

砎園

砎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問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緣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鄰居小戶．則閟而安．則水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目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蟃蜒．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砎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閬苑了也．一老咈之曰．箇邊那有這樣．

葑門荷宕

天啟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宕．樓船畫舫．至魚艖小艇．雇覓一空．遠方遊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蟻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為經．小船為緯．遊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歊暑燂爍．靡沸終日而已．荷花宕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鞵靸不至為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袨服靚粧，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暢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遊庵堂寺院及士夫家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嚎，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廝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塡城溢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劃江而守，雖魚艭菱舠，收拾略盡。坟壠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鏹，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一。

奔雲石

南屏石，無出奔雲右者。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四方弟子千餘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髭鬚，毛頰，河目，海口，眉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睹來牘，手書回札，口囑傒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即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深服之。丙寅至武林，亭榭傾圮，堂中窀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余見奔雲黝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室，以石磥門，坐臥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盜亦有道也哉。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為風濤漱擊，形如巨浪跳蹴，遍體多著波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輦至京，開平第燬，謂木龍炭矣。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及，驚異之，遂呼為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魯獻王。誤書木龍犯諱，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棄世，余載歸，傳為世寶。丁丑詩社，悉名公人題之名，并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祁世培字以海槎，王士美字以槎浪，張毅儒字以陸槎，詩遂盈帙。木龍體肥癡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兗，之濟，繇陸；濟之杭，繇水；杭之江，之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余磨其龍腦尺木，勒銘志之，曰：夜壑風雷，騫槎化石，海立山崩，烟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霽。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款廢硯，立得重價，越中藏石俱盡。閱硯多，硯理出。曾托友人秦一生為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璞耳，索銀二觔。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指石中白眼曰：黃牙臭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夜以三十金攫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下一大星，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剷去大小二星，止留三小星。一生知之，大懊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亟往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酥潤如玉，背隱白絲類瑪瑙，指螺細篆，面三星墳起如

弩眼。著墨無聲，而墨沈煙起。一生癡癖，口張而不能翕。燕客屬余銘，銘曰：女媧鍊天，不分玉石，鰲血蘆灰，烹霞鑄日，星河溷擾，參橫箕翕。

吳中絕技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疏密，適與後世賞鑒家之心力目力，鍼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道矣。

濮仲謙雕刻

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粥粥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奪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計。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為奇，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價。眞不可解也。仲謙名噪甚，得其款，物輒騰貴。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十人焉，而仲謙赤貧自如也。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為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啖之，終不可得。

陶菴夢憶卷二

孔廟檜

己巳至曲阜，謁孔廟，買門者門以入。宮牆上有樓聳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駭異之。進儀門，看孔子手植檜。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晉懷帝永嘉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於兵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高二丈有奇。後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至洪武二十二年己巳，發數枝，蓊鬱。後十年，又落。摩其幹，滑澤堅潤，紋皆左紐，扣之作金石聲。孔氏子孫恆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再進，一大亭，臥一碑，書杏壇二字，黨英筆也。亭界一橋，洙泗水匯此。過橋，入大殿，殿壯麗。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銅鼎三，一犧，一象，一辟邪，款製遒古，渾身翡翠，以釘釘案上。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獨元碑高大，用風磨銅贔屭，高丈餘。左殿三楹，規模略小，為孔氏家廟。東西兩壁用小木匾書歷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殿焉。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

孔林

曲阜出北門五里許，為孔林。紫金城，城之門以樓，樓上見小山一點，正對東南者，嶧山也。折而西，有石虎

石竿三四，在椽莽中。過一橋，二水匯，洙水也。享殿後有子貢手植楷。楷大小千餘本，魯人取爲材，爲棋枰。享殿正對伯魚墓，聖人葬其子，得中氣。由伯魚墓折而右，爲宣聖墓。去數丈，案一小山，小山之南爲子思墓。數百武之內，父子孫三墓在焉。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獸碣俱在。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能名，一里之中未嘗產棘木荊草。紫金城外，環而墓者數千家，三千二百餘年，子孫列葬不他徙，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宣聖墓右有小屋三間，匾曰子貢廬墓處。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時官以木坊表識，有曰齊人歸讙處，有曰子在川上處，尚有義理。至泰山頂上，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處，則不覺失笑矣。

燕子磯

燕子磯，余三過之。水勢湁潗，舟人至此，捉緪拚命，舟如鏃，衝激而上。篷隙中見石骨稜層，撐拒水際，不舟而循，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戊寅到京後，同呂吉士出觀音門，游燕子磯，方曉佛地仙都，當面蹉過之矣。登關王殿，吳頭楚尾，是侯用武之地，靈爽赫赫，須眉戟起。緣山走磯上，坐亭子，看江水潎洌，舟下如箭。折而南走，觀音閣度索上之，閣傍僧院有峭壁千尋，碚礌如鐵，大楓數株，蓊以他樹，森森冷綠，小樓癡對，便可十年面壁。今僧寮佛閣，故故背之，其心何忍。是年，余歸浙，閔老子、王月生送至磯，飲石壁下。

魯藩煙火

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煙火必張燈，魯藩之燈，燈其殿，燈其壁，燈其楹柱，燈其屏，燈其座，燈其宮扇傘蓋。諸王公子、宮娥僚屬、隊舞樂工，盡收爲燈中景物。及放煙火，燈中景物又收爲煙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煙火者，看煙火煙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中、煙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爲王宮內之煙火，亦不知其爲煙火內之王宮也。殿前搭木架數層，上放黃蜂出窠、撒花蓋頂、天花噴礴。四旁珍珠簾八架，架高二丈許，每一簾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每字高丈許，晶映高明。下以五色火漆塑獅、象、橐駝之屬百餘頭，上騎百蠻，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器中實千丈菊、千丈梨諸火器，獸足躡以車輪，腹內藏人，旋轉其下，百蠻手中瓶花徐發，雁雁行行，且陣且走，移時，百獸口出火，尻亦出火，縱橫踐踏。端門內外，煙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看者耳目攫奪，屢欲狂易，恆內手持之。昔有一蘇州人，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曰：蘇州此時有起火，亦無處放，亦不得上。眾曰：何也？曰：此時天上被起火擠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誑。於魯府觀之，殆不誣也。

朱雲崍女戲

朱雲崍教女戲，非教戲也。未教戲，先教彈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爲之，其實不專爲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絲竹錯雜，檀板清謳，入妙腠理，唱完，以曲白終之，反覺多事矣。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葉。女官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紈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焰熒煌，錦繡紛疊，見者錯愕。雲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

一讚語，輒走戲房，與諸姬道之，佹出佹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遶廡，諸姬心憎之。有當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咤而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堪爲老年好色之戒。

紹興琴派

丙辰，學琴於王侶鵝。紹興存王明泉派者推侶鵝，學漁樵問答、列子御風、碧玉調、水龍吟、搗衣環珮等曲。戊午，學琴於王本吾，半年得二十餘曲：雁落平沙、山居吟、靜觀吟、清夜坐鐘、烏夜啼、漢宮秋、高山流水、梅花弄、淳化引、滄江夜雨、莊周夢，又汎譜石十八拍、普庵咒等小曲十餘種。王本吾指法圓靜，微帶油腔。余得其法，練熟還生，以澀勒出之，遂稱合作。同學者范與蘭、尹爾韜、何紫翔、王士美、燕客、平子。與蘭、士美、燕客、平子俱不成，紫翔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余曾與本吾、紫翔、爾韜取琴四張彈之，如出一手，聽者駭服。後本吾而來越者，有張慎行、何明臺，結實有餘而蕭散不足，無出本吾上者。

花石綱遺石

越中無佳石。董文簡齋中一石，磊塊正骨，窋咤數孔，疎爽明易，不作靈譎波詭。朱勔花石綱所遺，陸放翁家物也。文簡豎之庭除，石後種剔牙松一株，辟咡負劍，與石意相得。文簡軒其北，名獨石軒，石之軒獨之無異也。石簣先生讀書其中，勒銘誌之。大江以南花石綱遺石，以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爲石祖。石高丈五，朱勔移舟中，石盤沉太湖底，覓不得，遂不果行。後歸烏程董氏，載至中流，船復覆。董氏破資募善入水者取之，先得其盤，詫異之，又溺水取石，石亦旋起，時人比之延津劍焉。後數十年，遂爲徐氏有，再傳至清之，以三百金豎之。石連底高二丈許，變幻百出，無可名狀。大約如吳無奇游黃山，見一怪石，輒瞋目叫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焦山

仲叔守瓜州，余借住于園，無事輒登金山寺。風月清爽，二鼓，猶上妙高臺，長江之險，遂同溝澮。一日，放舟焦山，山更紆譎可喜。江曲過山下，水望澄明，淵無潛甲，海豬、海馬，投飯起食，馴擾若豢魚。看水晶殿，尋瘞鶴銘，山無人雜，靜若太古。回首瓜州煙火城中，真如隔世。飯飽睡足，新浴而出，走拜焦處士祠。見其軒冕黼黻，夫人列坐，陪臣四，女官四，羽葆雲罕，儼然王者。蓋土人奉爲土穀，以王禮祀之。是猶以杜十姨配伍髭須，千古不能正其非也。處士有靈，不知走向何所。

表勝菴

爐峰石屋爲一金和尚結茆守土之地，後住錫柯橋融光寺。大父造表勝菴成，迎和尚還山住持，命余作啟，啟曰：伏以叢林表勝，慚給孤之大地布金；天瓦安禪，冀寶掌自五天飛錫。重來石塔，戒長老特爲東坡；懸契松枝，萬回師卻逢西向。去無作相，住亦隨緣。伏惟九里山之精藍，實是一金師之初地。偶聽柯亭之竹篴，留滯人間；久虛石屋之煙霞，應超塵外。譬之孤天之鶴，尚眷舊枝；想彼彌空之雲，亦歸故岫。況茲勝域，宜兆異人，了住山之夙因，立開堂之新範。護門容虎，洗缽歸龍。茗得先春，仍是寒泉風味；香來破臘，依

龕茅屋。樓花半月。縱似與人猗嶺大師。試為棖觸。一片石政堪對語。勝生公說到點頭。敢祈山靈。同石點化。淨念結城公之社。定不攢眉。若居心如康樂之流。自然窗口立返。山中之鶴。若回湖上之船。仰祈慈悲。俯從大眾。

梅花書屋

陔萼樓後老屋傾圮。余築基四尺。造書屋一大間。傍廣耳室如紗櫥。設臥榻。前後空地。後築牆坮。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朵。壇前西府二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臺。插太湖石數峰。西溪梅骨古勁。滇茶數莖嫵媚。其傍梅根種西番蓮。纏繞如纓絡。窗外竹棚。密寶襄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雜入。前後明窗。寶襄西府。漸作綠暗。余坐臥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慕倪迂清閟。又以雲林秘閣名之。

不二齋

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牆西稍空。臘梅補之。但有綠天。暑氣不到。後窗牆高於檻。方竹數竿。瀟瀟灑灑。鄭子昭滿耳秋聲。橫披一幅。天光下射。望空視之。晶沁如玻璃雲母。坐者恆在清涼世界。圖書四壁。充棟連牀。鼎彝尊罍。不移而具。余於左設石牀竹几。帷之紗幕。以障蚊虻。綠暗侵紗。照面成碧。夏日建蘭、茉莉。薌澤浸人。沁入衣裾。重陽前後。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層。高下列之。顏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沉秋水。冬則梧葉落。臘梅開。暖日曬窗。紅爐毾氍。以崑山石種水仙。列堦趾。春時四壁下皆山蘭。檻前芍藥半畝。多有異本。余解衣盤礴。寒暑未嘗輕出。思之如在隔世。

砂罐錫注

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沈梅岡

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傍攻匠藝。無斧鋸。以片鐵日夕磨之。遂銛利。得香楠尺許。琢為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鎖二、棕竹數片。為箑一。為骨十八。以笋。以縫。以鍵。堅密肉好。巧匠謝不能事。夫人丐先文恭誌公墓。持以為贄。文恭拜受之。銘其匣曰。十九年。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匣。節邪匣邪同一轍。銘其箑曰。塞外氈。饑可餐。獄中箑。塵莫干。前蘇後沈名班班。梅岡製。文恭銘。徐文長書。張應堯鐫。人稱四絕。余珍藏之。又聞其以粥練土凡數年。範為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銅。

岣嶁山房

岣嶁山房。逼山。逼溪。逼弢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門外蒼松傲睨。蓊以雜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低磴。可坐十人。寺僧刳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為竹節。天啟甲子。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溪聲。目飽清樾。山上下多西栗邊筍。甘芳無比。鄰人以山房為市。蓏果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潴谿為壑。繫

巨魚數十頭。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晡。必步冷泉亭、包園、飛來峰。一日。緣溪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為椎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為楊髡。皆歡喜讚歎。

三世藏書

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書。爾要看者。隨意攜去。余簡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有手澤者存焉。以請。大父喜。命舁去。約二千餘卷。崇禎乙丑。大父去世。余適往武林。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臧獲、巢婢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余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簏隨行。而所存者為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煙。并舁至江干。籍甲內攩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誰尤。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無過隋、唐。隋嘉則殿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櫥扉自啟。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修文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以甲乙丙丁為次。唐之書計二十萬八千卷。我明中祕書不可勝計。即永樂大典一書。亦堆積數庫焉。余書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數哉。

陶庵夢憶卷三

絲社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由神以合道。人易學而難精。幸生嶰谷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澗響松風。三者皆自然之聲。政須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寧虛芳日。雜絲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動操鳴弦。自令眾山皆響。非關匣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弦上。元亮輩政堪佳侶。既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神。雅羨心生於手。從容秘玩。莫令解穢於花奴。抑按盤桓。敢謂儼生於古樂。共憐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南鎮祈夢

萬曆壬子。余年十六。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因作疏曰。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國裏。蚤見春秋。夢兩楹。夢赤舄。豈人不無。夢蕉鹿。夢軒冕。癡人敢說。惟其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非其先知先覺。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穢矢。正在恍惚之交。儼若神明之賜。某也躨跜假寐。忏盻黃粱。問影向形。請以告。為人所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邪。局促下。南柯蟻邪。得時則駕。渭水熊邪。半榻蘧除。漆園蝶邪。神其詔我。或寢或吪。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以祈六夢之正。功名志急。欲

播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舉頭以搶地，軒轅氏問參鼎湖，已知一字而有一驗，李衛公上書西嶽，可云三問而三不應，肅此以斷，惟神垂鑒。

禊泉

惠山泉不渡錢唐，西興腳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怪事，有縉紳先生造大父，飲茗大佳，問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水，縉紳先生顧其价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喫，切記之。董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羽經可燒也。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余不能飲潟鹵，又無力遞惠山水，甲寅夏，過斑竹菴，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爲白，又如輕嵐出岫，繚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用帚刷之，禊泉字出，書法大似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禊泉者無他法，取水入口，第橋舌舐齶，過頰即空，若無水可嚥者，是爲禊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禊泉茶館，或甕而賣，及饋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封鎖禊泉，禊泉名曰益重。會稽陶谿、蕭山北幹、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勞而微熱，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長年鹵莽，水遞不至其地，易他水，余笞之，詈同伴，謂發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信服。昔人水辨淄澠，侈爲異事。諸水到口，實實易辨，何待易牙。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別余去，曰，家下水實進口不得，須還我口去。

蘭雪茶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在雪芽也，而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獨異。三娥叔知松蘿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撲冽。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日鑄茶藪，牛雖瘠，僨於豚上也。遂募歙人入日鑄。杓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瀹之，香氣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衝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紙黎光。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蘭雪。四五年後，蘭雪茶一閧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雪。蘭雪則食，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歙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以松蘿名者，封面係換，則又奇矣。

白洋湖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看。午後喧傳曰，今年暗漲潮，歲歲如之。庚辰八月，弔朱恆岳少師，至白洋，陳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遄往，章侯、世培踵至。立塘上，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驅千百羣小鵝擘翼驚飛。漸近，噴沫冰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之，萬首鏃鏃，無敢後先。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礴，水擊射，濺起數丈，著面皆溼。旋捲而右，龜山一擋，轟怒非常，礮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先輩言浙江潮頭

自龕赭兩山漱激而起，白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耶。

陽和泉

禊泉出城中，水遞者日至。臧獲到庵借炊，索薪、索菜、索米，後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挪揄老衲。僧苦之，無計脫此苦，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之，至禊井，命長年浚之。及半，見竹管積其下，皆黧脹作氣，竹盡，見芻穢，又作奇臭。張子淘洗數次，俟泉至，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能救，禊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禊，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爲余家祖墓，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士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禊泉，而禊泉爲張氏有，今琶山是其祖壟，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礪，有泉如砥。太史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其齒。但言眉山，自屬蘇氏。

閔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娑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鑪。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荊溪壺、成宣窯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閬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紿余，是閬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水。余又曰，莫紿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龍噴池

臥龍驤首於耶溪，大池百仞，出其頷下。六十年內，陵谷遷徙，水道分裂。崇正己卯，余請太守檄，捐金糾眾，春鍤千人，毀屋三十餘間，開土壤二十餘畝，辟除瓦礫，芻穢千有餘艘，伏道蜿蜒，偃瀦澄靛，克復舊觀。昔之日不通線道者，今可肆行舟楫矣。喜而銘之。銘曰，蹴醒驪龍，如寐斯揭。不避逆鱗，抉其鯁噎。瀦蓄澄泓，煦溼濡沫。夜靜水寒，頷珠如月。風雷逼之，揚鬐鼓鬣。

朱文懿家桂

桂以香山名，然覆墓木耳，北邙蕭然，不堪久立。單醪河錢氏二桂，老而禿。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桂，幹大如

斗。枝葉溟濛。樾蔭畝許。下可坐客三四十席。不亭、不屋、不臺、不欄、不砌。棄之籬落間。花時不許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聽其自開自謝已耳。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其得力全在棄也。百歲老人。多出蓬戶。子孫第厭其癃瘇耳。何足稱瑞。

逍遙樓

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餘年者。朱文懿公逍遙樓滇茶。爲陳海樵先生手植。扶疏蓊鬱。老而愈茂。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歲刪其萼盈斛。然所遺落枝頭。猶自燒山熠谷焉。文懿公、張無垢後身。無垢降乩與文懿。談宿世因甚悉。約公某日面晤於逍遙樓。公佇立久之。有老人至。劇談良久。公殊不爲意。但與公訂柯亭綠竹庵梁上有殘經一卷。可了之。尋別去。公始悟老人爲無垢。次日走綠竹庵。梁上有維摩經一部。繕寫精良。後二卷未竟。蓋無垢筆也。公取而續書之。如出一手。先君言乩仙供余家壽芝樓。懸筆挂壁間。有事輒自動。扶下書之。有奇驗。蘄子。祈藥。賜丹。詔取某處。立應。先君祈嗣。詔取丹於某簏臨川筆內。簏失鑰閉久。先君簡視之。簏自出觚。筐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即娠余。朱文懿有姬媵。陳夫人獅子吼。公苦之。禱於仙。求化妒丹。乩書曰。難。難。丹在公枕內。取以進夫人。夫人服之。語人曰。老頭子有仙丹。不餉諸婢。而余是餉。尚昵余。與公相好如初。

天鏡園

天鏡園浴鳧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層。坐對蘭蕩。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魚鳥藻荇。類若乘空。余讀書其中。撲面臨頭。受用一綠。幽窗開卷。字俱碧鮮。每歲春老。破塘筍必道此。輕舠飛出。牙人擇頂大筍一株擲水面。呼園人曰。撈筍。鼓枻飛去。園丁劃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無可名言。但有慚愧。

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樓。實包副使涵所創爲之。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偫美人。涵老以聲妓非侍妾比。倣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靚妝走馬。媻姍勃窣。穿柳過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謳其下。擫籥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興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藪。積牒磊砢。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擡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床。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床向外。下外帳則床向內。涵老據其中。扃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八床面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郿塢。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鬬雞社

天啓壬戌間。好鬬雞。設鬬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勃鬬雞檄。檄同社。仲叔秦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懣。金其距。介其羽。凡足以助其腷膊敠咮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

州武陽侯樊噲子孫。鬬雞雄天下。長頸烏喙。能於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懣。一日。余閱稗史。有言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鬬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棲霞

戊寅冬。余攜竹兜一。蒼頭一。游棲霞。三宿之。山上下左右。鱗次而櫛比之。巖石頗佳。盡刻佛像。與杭州飛來峯同受黥劓。是大可恨事。山頂怪石巉岏。灌木蒼鬱。有顛僧住之。與余談。荒誕有奇理。惜不得窮詰之。日晡。上攝山頂觀霞。非復霞理。余坐石上癡對。復走庵後。看長江帆影。老鸛河、黃天蕩。條條出麓下。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一客盤礴余前。熟視余。余晉與揖。問之。爲蕭伯玉先生。因坐與劇談。庵僧設茶供。伯玉問及補陀。余適以是年朝海歸。談之甚悉。補陀志方成。在篋底。出示伯玉。伯玉大喜。爲余作敘。取火下山。拉與同寓宿。夜長。無不談之。伯玉強余再留一宿。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鑪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陳章侯

崇禎己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早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臥耶。余敕蒼頭攜家釀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覺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棲蜜橘相餉。暢啖之。章侯方臥船上嚎囂。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瘱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至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陶庵夢憶卷四

不繫園

甲戌十月.携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語.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旻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迴.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縗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纏.大噱而去.

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著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

殊.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鐃鈸星鐃讌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鍾伯敬有秦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兗州閱武

辛未三月.余至兗州.見直指閱武.馬騎三千.步兵七千.軍容甚壯.馬蹄卒步.滔滔曠曠.眼與俱駛.猛掣始回.其陣法奇在變換.旛動而吹.左抽右旋.疾若風雨.陣既成列.則進圖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陣.變某陣.連變十餘陣.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扮敵人百餘騎.數里外煙塵坌起.迴卒五騎.小如黍子.頃刻馳至.入轅門報警.建大將旗鼓.出奇設伏.敵騎突至.一鼓成擒.俘獻中軍.內以姣童扮女三四十騎.荷旂被毳.綢袂魋結.馬上走解.顛倒橫豎.借騎翻騰.柔如無骨.奏樂馬上.三絃.胡撥.琥珀詞.四上兒.密失乂兒.機儇佻兜.雜閙不集集在直指筵前供唱.北調淫俚曲盡其妙.是年.參將羅某.北人.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故極姣麗.恐易人爲之.未必能爾也.

牛首山打獵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勳衛.甥趙忻城.貴州楊愛生.揚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王月生、顧眉、董白、李十、楊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馬.鞲青骹.紲韓盧.統箭手百餘人.旗幟棍棒稱是.出南門.校獵於牛首山前後.極馳驟縱送之樂.得鹿一.兔三.雉三.猫狸七.看劇於獻花巖.宿於祖堂.次日午後獵歸.出鹿麂以饗士.復縱飲於隆平家.江南不曉獵較爲何事.余見之圖畫戲劇.今身親爲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勳戚豪右爲之.寒酸不辦也.

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致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人絕倒者不之用.迎後.如扮胡槤者.直呼爲胡槤.遂無不胡槤之.而此人反失其姓.人定然後議扮法.必裂繒爲之.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若舊友中有能生造刻畫者.一月前禮聘至.匠意爲之.唯其使.裝束備.先期扮演.非百口叫絕又不用.故一人一騎.其中思致文理.如玩古董名畫.一勾一勒不得放過.焉土人有小小災祲.輒以小白旗一面到廟禳之.所積盈庫.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幾百萬白蝴蝶.迴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十萬人.市楓橋下.亦攤亦鏇.臺閣上.馬上有金珠寶石墮地.拾者如有物憑焉.不能去.必送還神前.其在樹叢田坎間者.問神輒示其處.不或爽.

雪精

外祖陶蘭風先生倅壽州.得白騾.蹄跲都白.日行二百里.畜署中.壽州人病噎膈.輒取其尿療之.凡告期.乞騾尿狀常十數紙.外祖以木香沁其尿.詔百姓來取.後致仕歸.捐館.舅氏齒軒解贈附余.余豢之十餘

年許。賓未嘗具一日草料。日夜齧其自出芻食。視其腹未嘗不飽。然亦不曉其何從得飽也。天曉。必至門祇候。離廄候驅策。至午勿御。仍出芻食如故。後漸成嚴御。見余則驤服不動。跨鞍去如箭。易人則咆哮踶齧。百計鞭箠之。不應也。一日。與風馬爭道城上。失足頸碎斬死。余命葬之。銘之曰聖騎。

嚴助廟

陶堰司徒廟。漢會稽太守嚴助廟也。歲上元設供。任事者聚族謀之終歲。凡山物𤜶𤜶（[illegible]之類）。海物噩噩（江豚、海馬、鱘黃、沙魚之類）。陸物癡癡（豬必三百斤。羊必二百斤。一日一換）。水物噯噯（[illegible]）。羽物毨毨（孔雀、白鷴、[illegible]）。毛物毧毧（[illegible]之類）。洎非地（[illegible]）、非天（[illegible]）、非制（[illegible]）、非性（[illegible]）、非理（[illegible]）、非想（[illegible]）之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榼。以童崽扮故事。無甚文理。以多爲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兜截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三班。或雇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荊釵。一老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荊釵之名起此。天啓三年。余兄弟攜南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到廟蹴踘。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毬著足。渾身旋滾。一似黏有膠。提掇有線。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竇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撇池、送子、出獵四齣。科諢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場氣奪。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乳酪

乳酪自駔儈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鐺煮之。瀹蘭雪汁。乳斤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腴霜膩。吹氣勝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鶴觴花露入甑蒸之。以熱妙。或用豆粉攙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縛餅。或酒凝。或鹽醃。或醋捉。無不佳妙。而蘇州過小拙和以蔗漿霜。熬之。濾之。鑽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下稱至味。其製法祕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傳之。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尚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掩映閃滅於其間。䀹盭者簾。雄趾者閾。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遊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魆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醵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擘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

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鴇。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噱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噱。余亦大噱。

世美堂燈

兒時跨蒼頭頸。猶及見王新建燈。燈皆貴重華美。珠燈料絲無論。即羊角燈亦描金細箓。纓絡罩之。懸燈百盞。尚須秉燭而行。大是悶人。余見水滸傳燈景詩。有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已盡燈理。余謂燈不在多。總求一亮。余每放燈。必用如椽大燭。顓令數人剪卸燼煤。故光迸重垣。無微不見。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爲閩中二尹。撫臺委其造燈。選雕佛匠。窮工極巧。造燈十架。凡兩年。燈成而撫臺已物故。攜歸藏椟中。又十年許。知余好燈。舉以相贈。余酬之五十金。十不當一。是爲主燈。遂以燒珠、料絲、羊角、剔紗諸燈輔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綵爲花。巧奪天工。罩以冰紗。有煙籠芍藥之致。更用粗鐵線界畫規矩。匠意出樣。剔紗爲蜀錦。墩其界地。鮮艷出人。耳金歲供鎮神。必造燈一盞。燈後。余每以善價購之。余一小傒善收藏。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故燈日富。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皆屬鬼工。決非人力。燈宵出其所有。便稱勝事。鼓吹弦索。厮養臧獲。皆能爲之。有蒼頭善製盆花。夏間以羊毛鍊泥墩高二尺許。築地種金蓮。蟠同甌花蓋畝餘。不用煞拍鼓鐃。清吹鎖吶應之。望花緩急爲鎖吶緩急。望花高下爲鎖吶高下。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然無隊舞鼓吹。則燈焰不發。余敕小傒串元劇四五十本。演元劇四齣。則隊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間濃淡繁簡鬆實之妙。全在主人位置。使易人易地爲之。自不能爾爾。故越中誇燈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燈。

甯了

大父母喜豢珍禽。舞鶴三對。白鷴一對。孔雀二對。吐綬雞一隻。白鸚鵡、鸚哥、綠鸚鵡十數架。一異鳥名甯了。身小如鴿。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語。絕不含糊。大母呼媵婢。輒應聲曰。某丫頭。太太叫。有客至。叫曰。太太。客來了。看茶。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輒呼曰。新娘子。天明了。起來罷。太太叫。快起來。不起。輒罵曰。新娘子。臭淫婦。浪蹄子。新娘子恨甚。置毒藥殺之。甯了疑即秦吉了。蜀敍州出。能人言。一日夷人買去。驚死。其靈異酷似之。

張氏聲伎

謝太傅不畜聲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軍曰。老年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曰解曰覺。古人用字深確。蓋聲音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則自不能已。一覺則自不能禁也。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歷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爲之。有可餐班。以張綵、王可餐、何閏、張福壽名。次則武陵班。以何韻士、傅吉甫、夏清之名。再次則梯仙班。以高眉生、李岕生、馬藍生名。再次則吳郡班。以王畹生、夏汝開、楊嘯生名。再次則蘇小小班。以馬小卿、潘小妃名。再次則平子茂苑班。以李含香、顧岕

竹廳、楚烟、楊騷斗名，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童技藝亦愈出愈奇。余歷年半百，小傒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者凡五易之。無論可觀、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梯仙、吳郡間有存者，皆爲佝僂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強半化爲異物矣。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主。余則婆娑一老，以碧眼波斯，尚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錯皆在其眼，請共舐之。

方物

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貍、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里河鰦。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爲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可不謂之福德也。

祁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踘癖，有鼓鈸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癡無賴，故作澀勒，不肯著人。如食橄欖，咽澀無味，而韻在回甘；如吸煙酒，鯁噎無奈，而軟同沾醉。初如可厭，而過即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字百磨，口口親授，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歸，遇土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至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州，亂民鹵掠，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屣耳，獨以孌童崽子爲性命，其癖如此。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復敢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三十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果、十餚、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餚核，亦演戲；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餚核，不演戲，亦彈唱。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爨亦二十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葷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相襲，葷素庖廚不相混，迎送廝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陶庵夢憶卷五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天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笏起，傍爲范文正公墓。園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面。橋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繒樓幔閣，秘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爲桃源，峭壁迴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澗爲小蘭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蹟，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溪之，梅則嶼之，竹則林之，盡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主人與大父同籍，以奇醜著。是日釋褐，大父嬲之曰：丑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笑。余亟欲一見。及出，狀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垩頰頤猶殘缺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面目中，不應有此。開山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褥，秘閣清謳，絲竹搖颺，忽出層垣，知爲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寬坐，請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爲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方客來，都不及見小園雪，山石谽谺，銀濤蹴起，掀翻五泄，擣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元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于園

于園在瓜州步五里鋪。富人于五所園也。非顯者刺。則門鑰不得入。保生叔同知瓜州。攜余往。主人處處款之。園中無他奇。奇在纍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數顆。緣坡植牡丹、芍藥。人不得上。以實奇。後廳臨大池。池中奇峯絕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視蓮花。反在天上。以空奇。臥房檻外。一壑旋下如螺螄纏。以幽陰深邃奇。再後一水閣。長如艇子。跨小河。四圍灌木蒙叢。禽鳥啾唧。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頹然碧窈。瓜州諸園亭。俱以假山顯。胎於石。娠於磊石之手。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人。至于園可無憾矣。儀真汪園。葢石費至四五萬。其所最加意者。爲飛來一峯。陰翳泥濘。供人唾罵。余見其棄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闊二丈。而癡。癡妙。一黑石。闊八尺。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二石足矣。省下二三萬。收其子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

諸工

竹與漆。與銅。與窰。賤工也。嘉興臘竹。王二之漆竹。蘇州姜華雨之籜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官之窰。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窰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自賤之耳。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人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桃葉渡。往來者閔汶水、曾波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勳戚、大老、朋儕、緇衲、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或遺者。與余同起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寓也。簡叔塞淵不露聰明。爲人落落難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親疏。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報恩寺。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爲余做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腳入水。一腳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綢繆。一圖宮娥盛粧端立有所俟。雙鬟尾之。一侍兒捧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客。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鍬。詳視端詳。復視原本。一筆不失。

爐峯月

爐峯絕頂。複岫迴巒。斗聳相亂。千丈巖陬牙橫梧。兩石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曾趵而過。人服其膽。余叔爾蘊以氈裹體。縋而下。余挾二樵子從壑底搲而上。可謂癡絕。丁卯四月。余讀書天瓦菴。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語亦有理。四人踞坐金簡石上。是日月政望。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光怪。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下。行未數武。半山噓嚯。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鞱刀、木棍。疑余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余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之。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餘人。過張公嶺。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開山臨澥。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爲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

湘湖

西湖、田也而湖之。成湖焉。湘湖、亦田也而湖之。不成湖焉。湖西湖者。坡公也。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湖湘湖者。任長者也。不願湖而湖之者也。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頃。稱巨富。有術者相其一夜而貧。不信。縣官請湘湖灌溉山田。詔湖之。而長者之田一夜失。遂赤貧如術者言。今雖湖。尚田也。不下插板。不築堰。則水立涸。是以湖中水道。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游湖者堅欲去。必尋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遡十幽三。頗咽不之暢焉。湖裏外鎖以橋。裏湖愈佳。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爲眼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亂插水面。四圍山趾。棱棱礪礪。濡足入水。尤爲奇峭。余謂西湖如名妓。人人得而媟褻之。鑑湖如閨秀。可欽而不可狎。湘湖如處子。眡娗羞澀。猶及見其未嫁時也。此是定評。確不可易。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哱夬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甕甕有聲。閒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瓷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樊江陳氏橘

樊江陳氏。闢地爲果園。枸菊圍之。自麥爲蒟醬。自秫釀酒。酒香洌。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稱之。自果自蓏。以螫乳醴之爲冥果。樹謝橘百株。青不擷。酸不擷。不樹上紅不擷。不霜不擷。不連蒂翦不擷。故其所擷。橘皮寬而綻。色黃而深。瓤堅而脆。筋解而脫。味甜而鮮。第四門陶堰道墟以至塘棲。皆無其比。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寧遲。寧貴。寧少。購得之。用黃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閱十日。草有潤氣。又更換之。可藏至三月盡。甘脆如新擷者。枸菊城主人橘百樹。歲獲絹百匹。不愧木奴。

治沅堂

古有拆字法。宣和間。成都謝石。拆字言禍福如響。欽宗聞之。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試之。石見字。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書也。中貴人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得非上位耶。一國駭異。吾越謝文正。廳事名保錫堂。後易之他姓。主人至。輒去其扁。人問之。曰。分明寫某人易金堂。朱石門爲文選署中額典爵二字。繼之者顧諸吏曰。爾知諸公意乎。此二字離合言之。曰曲處曲處。八刀八刀耳。歙許相國孫志吉。爲大理評事。受魏璫指。案賓黃山。勢張甚。當道媚之。送一扁。曰大卜于門。里人夜至。增減其筆畫凡三。一曰天下未聞。一倒讀之。曰闔手下犬。一曰太平拿問。後直指提問。械至太平。果如其言。凡此數者。皆有意味。而吾鄉縉紳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義。聞之笑不答。力究之。縉紳曰。無他意。

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隔簾嘖飯．

虎邱中秋夜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孌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傒僮．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鐃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皆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鑒隨之．二鼓人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澀清綿．與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為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闃．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麋公

萬曆甲辰．有老醫馴一大角鹿．以鐵鉗其趾．設鞍轡其上．用籠頭銜勒．騎而走．角上掛葫蘆藥瓮．隨所病出藥服之．輒愈．家大人見之喜．欲售其鹿．老人欣然．肯解以贈．大人以三十金售之．五月朔日．為大父壽．大父偉碩．跨之走數百步．輒立而喘．常命小傒籠之．從遊山澤．次年．至雲間．解贈陳眉公．眉公羸瘦．行可連二三里．大喜．後攜至西湖六橋三竺間．竹冠羽衣．往來於長堤深柳之下．見者嘖嘖．稱為謫仙．後眉公復號麋公者以此．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折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殽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甯寺、平山堂一帶．靚妝藻野．袨服縟川．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杌坐空地．左右鋪衵衫、半臂、紗裙、汗帨、銅爐、錫注、瓷甌、漆奩、及肩彘、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鬥雞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因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己巳．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

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撾鼓．取其節．艄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鍔．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敧斂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畫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群龍格鬥．偶墮洄渦．則百蜂捷捽．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蟻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艓齊開．兩岸沓沓然而沸．

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嘽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為恕也．若劉暉吉則異是．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其他如舞燈．十數人手攜一燈．忽隱忽現．怪幻百出．匪夷所思．令唐明皇見之．亦必口睜目開．謂氍毹場中．那得如許光怪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所賞鑒．定不草草．

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宵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腳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謖謖．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煙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為之．曲白有誤．稍為訂正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生多坐馳．一往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晡煙生．林木窅冥．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飾語以對．勞心忡忡．終以情死．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駔儈．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匹若干．用筆蘸墨．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糕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把、山人、儐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

一擔至，則蔬果、餅餌、湯點、花棚、糖餅、桌圍、坐褥、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弦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復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日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又復如是。

陶庵夢憶卷六

彭天錫串戲

彭天錫串戲妙天下，然齣齣皆有傳頭，未嘗一字杜撰。曾以一齣戲，延其人至家，費數十金者，家業十萬，緣手而盡。三春多在西湖，曾五至紹興，到余家串戲五六十場，而窮其技不盡。天錫多扮丑淨，千古之奸雄佞倖，經天錫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錫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錫之口角而愈險，設身處地，恐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皺眉眡眼，實實腹中有劍，笑裏有刀，鬼氣殺機，陰森可畏。蓋天錫一肚皮書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機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氣，無地發洩，特於是發洩之耳。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盃好茶，祇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桓子野見山水佳處，輒呼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說不出。

目蓮戲

余蘊叔演武場搭一大臺，選徽州旌陽戲子，剽輕精悍，能相撲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蓮，凡三日三夜。四圍女臺百什座，戲子獻技臺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罈蹬臼、跳索跳圈、竄火竄劍之類，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頭馬面、鬼母喪門、夜叉羅剎、鋸磨鼎鑊、刀山寒冰、劍樹森羅、鐵城血澥，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為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

萬餘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隨形答響，到底來那個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曰：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略，臨了時還待怎生。其是以戲說法。

甘文臺罏

香罏貴適用，尤貴耐火。三代青綠，見火即敗壞，哥汝窯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罏。然近日宣銅一罏，價百四五十金，焉能辦之。北鑄如施銀匠亦佳，但粗夯可厭。蘇州甘回子文臺，其撥蠟範沙，深心有法，而燒銅色等分兩，與宣銅款致分毫無二，俱可亂真。然其與人不同者，尤在銅料。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佛，見即錘碎之，不介意，故其銅質不特與宣銅等，而有時實勝之。甘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餘尊有奇矣。余曰：使回回國別有地獄則可。

紹興燈景

紹興燈景，為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為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為恥。故自莊逵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挂雪燈一，燈毬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回視巷內，複疊堆垛，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燈帶間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廛如橫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地鬭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煙火，擠擠雜雜。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曰鑽燈棚，曰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萬曆間，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蕺山。蕺山以小戶效顰，用竹棚，多挂紙魁星燈。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蕺山燈景實堪誇，葫蘆竿頭挂夜叉。若問搭彩是何物，手巾腳布神袍紗。今思之，亦是不惡。

韻山

大父至老手不釋卷，齋頭亦喜書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翻閱搜討，塵堆研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瀟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日晡向晦，則攜卷出簾外，就天光爇燭，檠高光不到紙，輒倚几攜書就燈，與光俱俯，每至夜分，不以為疲。常恨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採羣書，用淮南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膾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曰韻山。小字襞積，煙煤殘楮，厚如磚塊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祕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韻山政相類，大帙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太息曰：書囊無盡，精衛銜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以三十

年之精神。使爲別書。其博洽應不在王弇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亦力不能刻。筆冢如山。祇堪覆甕。余深惜之。丙戌兵亂。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到山門。見萬工池綠淨。可鑒鬚眉。傍有大鍋覆地。問僧。僧曰。天童山有龍藏。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鷀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鬪。寺僧五六百人擂鐃鈸撼之。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遺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曰棒喝。余坐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坐定。余曰。二生門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棒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個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蚤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舂者、碓者、磨者、甑者、汲者、爨者、鋸者、劈者、菜者、飯者。猙獰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擂人。不止棒喝。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胄、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問已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積於筆墨間也。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爲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擎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嘔血之時。蘭渚寺中。僧秘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八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覩漢官威儀。伯益考著山海遺經。獸毯鳥氄。皆拾爲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三石米。致二斗酒。不妨持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薔薇露。薰玉蕤香。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烟雨樓

嘉興人開口烟雨樓。天下笑之。然烟雨樓故自佳。樓襟對鴛澤湖。涳涳濛濛。時帶雨意。長廊高柳。能與湖爲淺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與客期於烟雨樓。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烟波縹緲。態度幽閒。茗爐相對。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逸出宣公橋、甪里街。果蓏蔬鮮。法膳瓊蘇。咄嗟立辦。旋即歸航。柳灣桃塢。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爲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巹盃。雕鏤鍥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廠盒、宣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譏之。余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鑒之家。尚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抬舉古人。恨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

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坐朝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謔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管垂拱平章。一時傳爲佳話。

仲叔古董

葆生叔少從渭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匜。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几。長丈六。闊三尺。滑澤堅潤。非常理。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淮撫大恚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璞三十觔。取日下水滌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做朱氏龍尾觥一。合巹盃一。享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贏資巨萬。收藏日富。戊辰後。倅姑孰。倅姑蘇。尋令盟津。河南爲銅藪。所得銅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枚。青綠徹骨。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之。或是龍藏收去。

噱社

仲叔善詼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噱社。唼喋數言。必絕纓噴飯。漏仲容爲帖括名士。常曰。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掐字。掐得一個。只是一個。掐得不着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挂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挖入齒嚨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求仲與仲叔同讌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但綴蠅頭於如拳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腳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蹣跚蹁蹮。氣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甃。勁竿如蛇脊。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拏攫。義不受制。鬣起鍼鍼。怒張如戟。舊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便殿三楹。盤鬱殆遍。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臥。久則滑澤酣酡。似有血氣。

一尺雪

一尺雪爲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花瓣純白。無鬚蕚。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翮。結樓吐舌。粉艷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其種。無其土。蓋非兗。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以鄰以畝。花時宴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於簾。簪於席。茵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兗。友人日剪數百朵送寓所。堆垛狼藉。真無法處之。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爲園者而折旋之。又盡其所不盡爲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有葦廠三間。肅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眞菊海也。廠三面砌壇三層。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瓷甌。無不球。無不甲。無不金銀荷花瓣。色鮮豔。與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萎脫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縉紳家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盒。其盆盎。其餚器。其杯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麪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撤葦簾以受繁露。

曹山

萬曆甲辰。大父游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戲作山君檄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汚我巖壑。大父作檄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石簣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如此。曹石宕爲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庵作佛事。以大竹簽貯西瓜四。浸宕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觳觫顛蹶波中。衝盤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欲四瓜。掉尾而下。

齊景公墓花罇

霞頭沈僉事宦遊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罇之。得銅豆三。大花罇二。豆樸素無奇。花罇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紋獸面。粗細得款。自是三代法物。歸乾劉陽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嚴。一介不敢請。及宦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爲發異光。取浸梅花。貯水汗下如雨。逾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亟歸之。後爲駔儈所唆。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

陶庵夢憶卷七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孖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閒都。不勝其村妝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芫荽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欱笙之聒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洊饑。民強半餓死。壬午。虜鯁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舁出。扛挽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餽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誚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

州.可作西湖賞鑑.

鹿苑寺方柿

蕭山方柿.皮綠者不佳.皮紅而肉爛者不佳.必樹頭紅而堅脆如藕者.方稱絕品.然間遇之.不多得.余向言西瓜生於六月.享盡天福.秋白梨生於秋.方柿綠柿生於冬.未免失候.丙戌.余避兵西白山鹿苑寺.前後有夏方柿十數株.六月歊暑.柿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為之明.但無法製之.則澀勒不可入口.土人以桑葉煎湯.候冷.加鹽少許.入甕內.浸柿沒其頸.隔二宿取食.鮮磊異常.余食蕭山柿多澀.請贈以此法.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傒.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嘄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興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妝.湖復頮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拍人.清夢甚愜.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余里中扮水滸.且曰.畫水滸者.龍眠、松雪.近章侯.總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鍪、勿紙.如其刀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梢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靑面.尋歪頭.尋赤鬚.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箇箇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娖而行.觀者兜截遮攔.直欲看殺衛玠.五雪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臺閣者八.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目奪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致.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近余山盜起.迎盜何為耶.余俯首思之.果誕而無

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啞然而去.

山艇子

龍山自巘花閣而西.皆骨立.得其一節.亦盡名家.山艇子石.意尤孤孑.壁立潤削.不受土.大樟徙其上.石不容也.然不恨石.屈而下.與石相親疏.石方廣三丈.右坳而凹.非竹則盡矣.何以淺深乎石.然竹怪甚.能孤行.實不黏石.竹節促而虬葉毿毿.如蝟毛.如松狗尾.離離矗矗.捎捩撒捺.若有所跳者.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或曰.古今錯刀也.或曰.竹生石上.土膚淺.蝕其根.故輪囷盤鬱.如黃山上松.山艇子樟.始之石.中之竹.終之樓.意長樓不得竟其長.故艇之.然傷於貪.特特向石.石意反不之屬.徙去丈而樓.跳出.樟出.竹亦盡出.竹石間意.在以淡遠取之.

懸杪亭

余六歲隨先君子讀書於懸杪亭.記在一峭壁之下.木石擱距.不藉尺土.飛閣虛堂.延駢如櫛.緣崖而上.皆灌木高柯.與簷甃相錯.取杜審言樹杪玉堂懸句.名之懸杪.度索尋樟.大有奇致.後仲叔廬其崖下.信堪輿家言.謂礙其龍脈.百計購之.一夜徙去.鞠為茂草.兒時怡寄.常夢寐尋往.

雷殿

雷殿在龍山磨盤岡下.錢武肅王於此建蓬萊閣.有斷碣在焉.殿前石台高爽.喬木蕭疎.六月.月從南來.樹不蔽月.余每浴後.拉秦一生.石田上人平子輩坐台上.乘涼風.攜肴核.飲香雪酒.剝雞豆.啜烏龍井水.水涼冽激齒.下午著人投西瓜浸之.夜剖食.寒栗逼人.可讎三伏.林中多鶻.聞人聲輒起.磔磔謑詬.半日不得下.

龍山雪

天啟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城隍廟山門.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馬小卿、潘小妃侍.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欱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簫和之.聲為寒威所攝.咽澀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況夜船.況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緣城至北海坂.往返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舟中看月.小傒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忽寤.含糊讚之.尋復鼾齁.小傒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蒂.一枕黑甜.高舂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

品山堂魚宕

二十年前強半住眾香國。日進城市。夜必出之。品山堂孤松箕踞。岸幘入水。池廣三畝。蓮花起岸。蓮房以百以千。鮮磊可愛。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酒。香撲烈。門外魚宕橫亘三百餘畝。多種菱芡。小菱如姜芽。輒采食之。嫩如蓮實。香似建蘭。無味可匹。深秋。橘奴飽霜。非個個紅綻不輕下剪。季冬觀魚。魚艓千餘艘。鱗次櫛比。罱者夾之。罛者扣之。籍者罨之。罾者撒之。罩者抑之。罣者舉之。水皆泥泛。濁如土漿。魚入網者圍圍。漏網者噞噞。寸鱗鱗。無不畢出。集舟分魚。魚稅三百餘觔。赤鱗白肚。滿載而歸。約吾昆弟。烹鮮劇飲。竟日方散。

松花石

松花石。大父舁自瀟江署中。石在江口神祠。士人割牲瘞神。以毛血濺石上。為恭敬。血涴毛毶。幾不見石。大父舁入署。親自祓濯。呼為石丈。有松化石紀。今棄階下。裁花缸。不稱使。余嫌其輪囷臃腫。失松理。不若董文簡家昔鑄二松橛。節理槎枒。皮斷鱗附。視此更勝。大父石上所崖銘之曰。爾昔鬣而鼓兮。松也。實今脫而骨兮。石也。爾形可使代兮。貞勿易也。爾視余笑兮。莫余逆也。其見寶如此。

閏中秋

崇禎七年閏中秋。倣虎邱故事。會各友於蕺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牀。席地鱗次坐。緣山七十餘牀。衰童塌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諸酒徒轟飲。酒行如泉。夜深客饑。借戒珠寺齋僧大鍋煮飯飯客。長年以大桶擔飯不繼。命小傒岕竹、楚煙。於山亭演劇十餘齣。妙入情理。擁觀者千人。無蚊虻聲。四鼓方散。月光潑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雲冉冉起腳下。前山俱失。香爐、鵝鼻、天柱諸峯。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彷彿見之。

愚公谷

無錫去縣北五里為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酒、水罈、花缸、宜興罐、風爐、盆盎、泥人等貨。愚公谷在惠山右。屋半傾圮。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繇井之澗。繇澗之谿。繇谿之池。之廚。之湢。以滌。以濯。以園。以沐浴。以淨溺器。無不惠山泉者。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正等。愚公先生交遊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兒舞女。綺席華筵。詩文字畫。無不虛往實歸。名士清客。至則留。留則款。款則餞。餞則贐。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天下人至今稱之不少衰。愚公文人。其園亭實有思致文理者為之。纍石為垣。編柴為戶。堂不層不廡。樹不配不行。堂之南。高槐古樸。樹皆合抱。茂葉繁柯。陰森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亂而臥。土牆生苔。如山腳到澗邊。不記在人間。園東逼牆一臺。外瞰寺。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臺。臺遂不盡瞰。與他園花樹故故為亭臺意特特為園者不同。

定海水操

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唬船、蒙衝、鬭艦數千餘艘。雜以魚艓、輕艖。來往如織。舳艫相隔。呼吸難通。以表語目。以鼓語耳。截聽要遮。尺寸不爽。健兒瞭望。猿蹲桅斗。哨見敵船。從斗上擲身騰空依水。破浪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躍入水。輕如魚鳧。水操尤奇在夜戰。旌旗干櫓皆掛一小鐙。背

布幕之。誰角一麻。萬蠟齊舉。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寶山凭檻俯視。如烹斗煮星。釜為正沸。火戰虛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焱。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墮不測之淵。觀者褫魄。

阿育王寺舍利

阿育王寺。梵宇深靜。階前老松八九顆。森羅有古色。殿隔山門遠。煙光樹樾。攝入山門。望空視明。冰涼晶沁。右旋至方丈門外。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便殿供栴檀佛。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曆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百道迸裂。出塔縫中。歲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相。如墨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不見舍利。而是年死。屢有驗。次早。日光初曙。僧導余禮佛。開銅塔。一紫檀佛龕供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上下黏定。四圍鏤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復眡眼上視舍利。辨其形狀。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復下頂禮。求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小像。眉目分明。鬋鬘皆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訖無所見。一生遑遽。面發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若此。

過劍門

南曲中妓。以串戲為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楊能、顧眉生、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傒僮下午唱西樓。夜則自串。傒僮為興化大班。余舊伶馬小卿、陸子雲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咤異。楊元走鬼房。問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主人。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傒僮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串教子。顧眉生、周羽、楊元、周瑞子、楊能、周瑞隆。楊元膽怯膚栗。不能出聲。眼眼相覷。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二。楊元始放膽。戲亦遂發。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為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

冰山記

魏璫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為刪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一人上白曰。某楊漣。口口譁譟曰。楊漣。楊漣。聲達外。如潮湧。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偪死裕妃。怒氣忿涌。噤斷嚄唶。至顏佩韋擊殺緹騎。嗚呼跳蹴。洶洶崩屋。沈青霞縛藁人射相嵩。以為笑樂。不是過也。是秋。攜之至兗。為大人壽。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內操菊宴及偪靈犀與囊收數事耳。余聞之。是夜席散。余填詞。督小傒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齣。如半舫言。半舫大駭異。知余所構。遂詣大人。與余定交。

陶庵夢憶卷八

龍山放燈

萬曆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剡木為架者百。塗以丹雘。帨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煬帝夜遊。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團結方開。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祇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懸禁條。禁車馬。禁烟火。禁喧嘩。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於大松樹下。亦席亦聲歌。每夜鼓吹笙簧。與讌歌絃管。沈沈昧旦。十六夜。張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晚至山下。見禁條。太監忙出輿。笑曰。遵他遵他。自咱們遵他起。卻隨役。用二丱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閣火。炮譆亦遂張燈。凡四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蠡蛻。堆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挂樹上。如秋葉。相傳十五夜燈殘人靜。當壚者政收盤核。有美婦六七人買酒。酒盡。有未開甕者。買大罍一。可四斗許。出袖中藏果。頃刻罄罍而去。疑是女人星。或曰酒星。又一事。有無賴子於城隍廟左借空樓數楹。以姣童實之。為簾子衚衕。是夜。有美少年來狎某童。剪燭殢酒。媟褻非理。解襦乃女子也。未曙即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

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與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閒客多方狡獪。嘲弄咍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歌。不易出口。南中勳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權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書帕。非十金則五金。不敢褻訂。與合巹。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好茶。善閔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一日。老子鄰居有大賈。集曲中妓十數人。群誶嘻笑。環坐縱飲。月生立露臺上。倚徙欄楯。眂娗羞澀。群婢見之。皆氣奪。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有公子狎之。同寢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囁嚅動。閒客驚喜。走報公子曰。月生開言矣。哄然以為祥瑞。急走伺之。面赬。尋又止。公子力請再三。蹇澀出二字曰。家去。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蠡殼。食糟茄面即發赬。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兄弟爭啖之立盡。飽即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即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有晉人風味。而近有傖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錐。與惡少訟。指東谷為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愬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為笑。

樓船

家大人造樓船之。造船樓之。故里中人謂船樓。謂樓船。顛倒之不置。是日落成。為七月十五。自大父以下。男女老稚。靡不集焉。以木排數重搭臺演戲。城中村落來觀者。大小千餘艘。午後颶風起。巨浪磅礡。大雨如注。樓船孤危。風逼之。幾覆。以木排為戙。索纜數千條。網網如織。風不能撼。少頃風定。完劇而散。越中舟如蠡殼。局蹐篷底看山。如矮人觀場。僅見鞋靸而已。升高視明。頗為山水吐氣。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鬥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鏃鏃能新。不落

寬白者也。

巘花閣

巘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層崖古木，高出林皋，秋有紅葉。坡下支壑迴渦，石拇棱棱，與水相距。閣不檻不牖，地不樓不臺，意政不盡也。五雪叔歸自廣陵，一肚皮園亭，於此小試。臺之、亭之、廊之、棧道之，照面樓之側，又堂之、閣之、梅花纏折旋之，未免傷板、傷實、傷排擠，意反局蹐，若石窟書硯。隔水看山、看閣、看石麓、看松峽上松，廬山面目，反於山外得之。五雪叔屬余作對，余曰：身在襄陽袖石裏，家來輞口扇圖中。言其小處。

范與蘭

范與蘭七十有三，好琴，喜種蘭及盆池小景。建蘭三十餘缸，大如簸箕。蚤舁而入，夜舁而出者，夏也；蚤舁而出，夜舁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事。花時香出里外，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裾，三五日不散。余至花期至其家，坐臥不去，香氣酷烈，逆鼻不敢嗅，第開口吞欲之，如沆瀣焉。花謝，糞之滿箕，余不忍棄，與與蘭謀曰：有麵可煎，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之也？與蘭首肯余言。與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曲。後見王本吾琴，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石上流泉一曲，生澀猶棘手。王本吾去，旋亦忘之，舊所學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和弦而已。所畜小景，有豆板黃楊，枝幹蒼古奇妙，盆石稱之。朱樵峯以二十金售之，不肯，與蘭珍愛，小妾呼之。余強借齋頭三月，枯其垂一幹，余懊惜，急舁歸與蘭。與蘭驚惶無措，煮參汁澆灌，日夜摩之不置，一月後枯幹復活。

蟹會

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為蚶，為河蟹。河蟹至十月與稻粱俱肥，殼如盤大，墳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腳肉出，油油如螾蜒。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團結不散，甘腴雖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筍，飯以新餘杭白，漱以蘭雪茶。繇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酒醉飯飽，慚愧慚愧。

露兄

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也。為之作鬥茶檄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絕。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竈生塵；更兼賞鑒無人，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圃內。八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麈，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閏元宵

崇禎庚辰閏正月，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余作張燈致語曰：兩逢元正，歲成閏於攝提之辰；再值孟陬，天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譏，記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吏放十七十八兩夜燈，乾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當場；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況吾大越，蓬萊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波。含哺嬉兮，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茲，黃耇之說有徵。樂聖銜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輟太乙之藜。前此元宵，竟因雪妒，天亦知點綴豐年；後來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鼇山立，祇說飛來東武，使雞犬不驚；百獸室懸，毋曰下守海澨，唯魚鱉是見。笙簫聒地，竹椽出自柯亭；花草盈街，禊帖攜來蘭渚。士女潮湧，撼動蠡城；車馬雷殷，喚醒龍蟄。況時逢豐穰，呼庚呼癸，一歲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為龍為光，兩榜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敢祈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蹏，喧傳口號。

合采牌

余作文武牌，以紙易骨，便於角鬥，而燕客復刻一牌，集天下之鬥虎、鬥鷹、鬥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采牌。余為之作敘曰：太史公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錢之名不雅馴，縉紳先生難道之，故易其名曰賦、曰祿、曰餉，天子千里外曰采。采者，采其美物以為貢，猶賦也。諸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一，其實皆穀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則采勝，秦無采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分析之，則主父偃之謀也。繇是而兗采服采，好官不過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盜亦采也，鷹、虎、豹繇此其選也。然則奚為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宋陶穀曰：栽采采微哉之哉庶哉。

瑞草谿亭

瑞草谿亭為龍山支麓，高與屋等。燕客相其下有奇石，身執籯臿，為匠石先，發掘之。見土葺土，見石甃石，去三丈許，始與基平，乃就其上建屋。屋今日成，明日拆，後日又成，再後日又拆，凡十七變而谿亭始出。蓋此地無谿也，而谿之，谿之不足，又潴之，壑之。一日鳩工數千指，索性池之，索性闊一畝，索性深八尺。無水，挑水貯之，中留一石如案，迴潴浮巒，頗亦有致。燕客以山石新開，意不蒼古，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蘚，苔蘚不得即出，又呼畫工以石青石綠皴之。一日左右視，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棵盤鬱其上，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棵，鑿石種之。石不受鍤，石崩裂，不石不樹，亦不復案。燕客怒，連夜鑿成硯山形，缺一角，又輦一巨石補之。燕客性卞急，種樹不得大，移大樹種之，移種而死，又尋大樹補之，種不死不已，死亦種不已，以故樹不得不死，然亦不得即死。谿亭比舊址低四丈，運土至東，多成高山，一畝之室，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看之，至隔宿或即無有矣。故谿亭雖渺小，所費至巨萬焉。燕客看小說：姚崇夢遊地獄，至一大廠，爐鞴千副，惡鬼數千，鑄瀉甚急，問之，曰：為燕國公鑄橫財。後至一處，爐竈冷落，疲鬼一二人鼓橐奄奄無力，崇問之，曰：此相公財庫也。崇寤而嘆曰：燕公豪奢，殆天縱也。燕客喜其事，遂號燕客。二叔業

四五萬，燕客繼手立盡。甲申二叔客死淮安，燕客奔喪，所積薪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二萬許，燕客攜歸，甫三月又輒盡。時人比之魚宏四盡焉。縣亭作宅，一頭造，一頭改，一頭賣，翻山倒水無虛日。有夏耳金者，剪燈剪綵爲花，亦無虛日。人稱耳金爲敗落隋煬帝，稱燕客爲窮極秦始皇，可發一粲。

琅嬛福地

陶菴夢有夙因，常夢至一石厂，峭窅巖覆，前有急湍洄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雜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茗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霹靂篆文，夢中讀之，似能通其棘澀。閒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後伃思，欲得一勝地彷彿爲之。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礪，上多筠篁，偃伏園內。余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磊一石坪，植黃山松數棵，奇石峽之。堂前樹娑羅二，資其清樾。左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劃裂如試劍，匾曰「一丘」。右踞廠閣三間，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匾曰「一壑」。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絀屈蜿蜒，有古木，有層崖，有小澗，有幽篁，節節有緻。山盡有佳穴，造生壙，俟陶菴蛻焉，碑曰「嗚呼陶菴張長公之壙」。壙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菴，供佛，供陶菴像，迎僧住之奉香火。大沼闊十畝許，沼外小河三四曲，可納舟入沼。河兩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棗，枸菊圍之。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畝，可秫可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峰、敬亭諸山。樓下門之，匾曰「琅嬛福地」。緣河北走，有石橋極古樸，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右陶菴夢憶八卷，明張岱撰。按岱字宗子，山陰人。考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其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具有本末，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則明史紀事本末固多得自宗子石匱藏書暨列傳也。阮文達國朝文苑傳稿略同。是編刻於秀水金忠淳硯雲甲編，殆非足本，序不知何人所作，略具生平，而亦作一卷，豈即忠淳筆歟。乾隆甲寅，仁和王文誥輯從王竹坡、姚春漪得傳鈔足本，釐八卷，刻焉。每條俱緣飾生氏曰云云，純生殆文誥字也。又每卷直題文誥編，恐無此體，茲概從芟薙，特重刻焉。昔孟元老撰夢華錄，吳自牧撰夢粱錄，均於地老天荒，滄桑而後，不勝身世之感，茲編實與之同。雖間涉遊戲三昧，而奇情壯采，議論風生，筆墨橫恣，幾令讀者心目俱眩，亦異才也。考明詩綜，沈遂伯敬禮南都奉先廟紀事詩：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棲，衆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云云。靜志居詩話：長陵每自稱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廟制，高后南向，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碽妃一人，蓋高后從未懷妊，豈惟長陵，即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實，讀沈詩，斯明徵矣云云。茲編鍾山一條，即紀其事，殆可補史乘之缺。又王貽上分甘餘話：柳敬亭嘗說平話，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曾識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云云。而是編柳敬亭說書一條，稱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亦足見其持論之平也。咸豐壬子展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洗硯新錄

姜南 纂

洗硯新錄

姜 南 撰 里貫已見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練水 陳 光鑾 金士校

程文不必工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子弟讀書處偶閱子弟程課爲甚詞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自日讀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大舉業文字

今國家以此取士固不可不務精熟殫力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措諸用徒口耳剽竊古人不能獨爲其身達不能澤及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益當傳其語以警而已

二公主倚富貴

宋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勗遊柴主賢而李主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指柴第柴主夫婦盛飾以爲勝李主惟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主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之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顧自愧上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還上官

光武責吳漢

光武時公孫述死吳漢夷其妻子宗族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吁帝一念之仁如此宜其光復舊物而一天下也歟

演小說

世之舞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昔詞以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繁華事可誇昔年何比擬豪華尚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觀此則自昔盛有之矣

張說裴耀卿議杖朝臣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辱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毋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存大體俾朝廷以禮義廉恥待士所全不亦遠哉

天子家事

唐武后時后姪武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諫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此大臣盡心王室體國家安社稷之言也卒之反正廬陵王以周爲唐仁傑之謂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扶持五龍夾日以飛又何偉哉又唐德宗欲廢太子李泌切諫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泌之心即仁傑之心也故華陽范氏稱其以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吁若奸臣則不然貪位固寵以私滅公陷君父而不恤誤天下而不顧欲保其家而卒滅其家也如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褚遂良韓瑗來濟苦諫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又唐元宗將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吁二奸之罪可勝誅哉

獨孤性妒

孫冠道人徐延之云史稱隋文帝獨孤后妒後宮罕得進御尉遲迥女孫沒入宮得幸於上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入山谷間行二十餘里高熲楊素追及叩馬苦諫還宮熲夫人卒帝欲爲娶熲辭年老綱室非所願後熲妾生男后不悅謂熲於帝陛下尚復信高熲耶始欲爲熲娶而熲心存愛妾今其詐見矣帝由是疏熲太子勇昭訓雲氏有寵生儼裕筠諸姬子數人而與妃元氏不相得后稱不平遣人伺求勇過不惟於已有妒且妒其子妾而又妒於熲所謂併他人家亦妒也殊不可曉以余論

之門竹林阮之暴未有易於隋文者故未旋踵而身弒
國危獨孤之妒楊素之奸殆天生二人以為亡隋之階
者乎

時文之弊

朱文公答陳膚仲云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
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
以為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後生輩多宗
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者蓋知惡之而不
識其病之所在顛反拱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僅人媸
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

文而以為決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又文公學
校貢舉私議有云近年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
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
中選之文諷誦摸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扭
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義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
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反以為
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
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
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吁今科舉之弊正如此朝
廷誠欲革之惟司文衡者徒有革弊之言而未得革弊
之方士大夫有志復古者不能不嘅於文公之言也

盧綸詩

唐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大歷十才子之一也用韋渠牟
薦德宗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今讀其詩如元
日早朝呈同省諸公其末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
其元日朝回中夜書情寄南宮二故人一聯云無能裨
聖代何事別滄洲似非蝎蠹猶苟貪位竊祿而不以素
餐為恥者口中語也而乃以韋渠牟薦得官君子何取
焉然則世之行不逮言者多矣況詩人乎

鑷白髮

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
我誰耶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
乎因擲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頤鬚髮皓然非鑷則
染將欲何為乎

昭君曲

秦詔求和親從容出禁宸妾知平國難猶勝奉君身此
山陰陸貲刪整所作昭君曲也意亦新妙出人意表

題徽宗畫詩

宋徽宗善圖翎毛令人家往往收得之間有近
代名人題詠其上或譏之或惜之如忠勤伯汪公廣洋
題鴛圖云竹葉青青水滿塘文鴛晴臥落花香不因羌
笛驚風起三十六宮春夢長釋才來復鶻圖云黃沙
風急獵秋回首中原淚暗流誤聽當時鸞鶴語誰知
禽鳥是新愁釋宗泐小鵲圖詩云落日黃塵五國城中
原回首幾含情已無過雁傳家信獨有松枝寄鵲鳴又
雪江獨棹云艮嶽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袞龍衣淒涼
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唐仲方雙鵲圖云江南
龍樹重兩艮嶽河山處處花兩地傷心頻暮雲西風
萬里人誰家張樂賓雁云御賢淋漓寫楚蘭披圖卻憶
政宣間分明一種湘纍怨萬里青城似武關

韓魏公處變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魯公公
亮愕然亟告韓魏公琦欲止召太子韓公拒之曰先帝
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太子其達權通變如此吁天
子疾大漸而皇太子不侍使宰相非賢則國家之亂也
不難矣此韓公所以能處大事也

王荊公文集

臨川王荊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所著也舊本
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復加增補校訂總為百卷今
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衛
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
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
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荊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詢事各於其黨

宋張忠定公詠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寄
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
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
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亦十得八九矣

廬州四忠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

廖永安號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
楚號二公巢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為州人

陶安善讓

國初丙申年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
安左司員外郎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
溢葉琛四人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
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
善讓

元世祖詰降將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
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
款上使董文炳諭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
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吁劉
整呂文煥身為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
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藉日國史

元危素再入翰林一日元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
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沈
潮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曰公毋死公
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

死國之吏也已而兵入府藏悉及史冊公言於鎮撫晃
勉躍而出之衆朝實錄無遺佚者翁之力也太祖召至
南京授翰林侍讀學士兼弘文館學士時洪武二年也
尋謫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吁忠義者人臣之大閑也吾
盡吾之術而已遑恤其他史亦君者天下之公論也一人
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何必以此藉口爲偷生之階乎

戒子

莲初先生四明王叔蕀名厚戒子陸膺曰承家不在名
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襮而在毋自欺讀書
嘗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塲時
子輩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
於汝也

引水便汲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至西番還至西安以
其民病鹹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遡九龍池水以
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
穴會於一池俗名爲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
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滻水入城以便
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滻
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

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能孝者能忠

方正學先生孝孺事建文君盡忠死節天下稱忠臣然
先生之孝亦不可及也先生父愚庵先生克勤洪武初
知濟寧府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先生上書政
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
吏又誣及愚庵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愚庵歿於京師
吁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予於先生深有感焉

石監生

正統甲子夏國子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
木於大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羸弱不能勝瀕死須
臾監生石大用者豐潤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
諸生間恂恂謙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
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慨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
罹難弟子豈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退而閉戶草疏
奏願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舍亦有沮之者
大用毅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
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
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聞于
上上並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文武豈有種

唐來濟父護兒本附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
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
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吁如敬宗奸邪而其孫遵
以忠節著則忠邪又豈有種耶

李懷光論吐蕃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
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李懷光
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
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
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敕
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
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
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
不進軍史言李懷光雖欲有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
三害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會稽山別名

吳越春秋云禹既受舜禪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
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
中州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

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金山州愼之功外演聖德以應
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
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
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焉又史記註禹到大越
登苗山然則會稽山本名茅山其名苗山蓋亦聲相近
也

瓠里子筆談

姜南著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奉賢　陳祥熊　渭男校

瓠里子筆談

姜　南蘊已見

陳丞相詩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累朝恩德厚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此宋季興化守陳丞相文龍被執至合沙寄仲子訣別之詩也觀此可謂不愧大魁之名者矣

楊公遺愛錄

皇明名臣楊公遺愛錄一帙蔡興澤所集也楊公名繼宗字承芳澤州陽城人備載剛楊方正名臣言行錄公嘗守嘉興故籍備錄其立身行己奉公愛民之事以傳諸後來牧郡之明鑒也彝序有云嘉禾郡守之賢者不暇遠舉近如先生之前黃公懋先生之後張公翀柳公琰梁公材陳公琳皆可廸民何拳拳於先生之甚是直第黃張剛毅如先生而或少牧民之風柳公清白如先生而尚多拂民之行梁公清約儉素儼乎先生而鎮之以靜又爲當道者知守杭陳公亮稱溫柔是爲長者未幾亦陞任去以先生之才之德之行而復遲之以九載之任深仁厚澤浹洽民心豈天之私于先生以專美吾郡耶不然何民之獨無忘於先生也彝字汝光中正德丙子浙江鄉試授教諭而卒彝之嘗曰楊公後惟推梁公云

長相思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調云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二詞皆艷冶伯可固詞客和靖亦作此語耶

嘲兒郎析居詞

錢塘凌彥翀嘗偶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予每讀之不覺三復嗟歎在梓行其詞以爲世訓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尚芳奈北雁聲嘶鶺鴒憔悴妖狐吞噬鴻鴈分行仁訓非周愛非舜一旦天倫忍遽忘如何好與松楸感泣桑梓悲傷　古今禍起婦房闥閫錯然況一鄉家有婦人從無長者也無男子誰有割腸斷大分枝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耶書此要懲鑑戒不在文辭

寄子詩

餘杭進士洪皓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肯曠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即歸錢塘吳憺洪武間宦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盤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鴈斷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憺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不曾念及其父至憺暨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皓遠矣予兒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惡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錄之拈筆不覺淚隕

德祐末詩

嘗誦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詩宋德祐末在燕京時作也又有送汪水雲還杭詩云黃金臺下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梅開幾度花二詩不甚相異恐只一詩而記者不同耳

送春詞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學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闋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夢繞珠崖　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銜春燕子却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雖云元人詩餘不加宋哉

王虎谷先生書

嘗於廢中檢得王虎谷先生寄楊邃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掩卷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歷他官若欲行其平日救民之志而蕪其讜正之言施其猶待之政則立與好名之論適當太嚴之誘必至交口騰沸擬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人國尚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遂言惡色取悅於人塗時寒蹐小補於事倘不幸而冲至崇顯之位爲

酒皆是饕餮雜容毀方爲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昌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蕭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疏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親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楨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

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僕之論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絏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豈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爲諫言諱辭勸執事保官身家者是直婦女之見媮媮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喪有之會非眞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极之至也不欲執事處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譏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修怨報恩昵邪害正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虜之中甫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須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爲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求審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任妄詆訕非雲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

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論對偶難施於史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篇一令可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䨒紛飾壯士筆兒佐散猱非所宜云景文此說非也夫紀傳之體非特載君臣行事之迹一代風俗制作寓焉如景文說則詩必如三百篇離騷必今必如尚書兩漢而後載於自東漢以來代言者類以四六爲體此文章與時高下而一代制作所在隨事而書使後世可以觀時變者或擬以書之則非實錄景文之言未必爲當焉

羊頭車

自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百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亦可至矣謂之羊頭車置籍未見載此名者獨宋張文潛樂府輸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萊公詩

寇萊公在宋時號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夷視同列及南遷道過四州賦一絕句於驛

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呼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負處服而變殄髮以希寵輸也

韓僉事詩

正德末浙江按察僉事朝邑韓公汝節以抑鎮守內臣王堂被逮有旨命官校逮至京百姓觀公咸涕哀動城市公自爲詩曰非才尸位愧愿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高言神禹德斯民直道識天心避君既有平津劍更喜無辭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海又與府官六五品監司貴朝廷法不私二年嵩歸蘇十口鄉相知貴卷閣扉前詩成夜色過衙閣胡憲使此去想相思時有淚胡憲蓋公爲江西按察副使以發寧庶人奸亦被逮下錦衣衛獄故公詩及之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紛不靖爲海紅花眞知其取義也嘗見烈彝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燠時海紅花發畫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菊莊語出於此但俗談則不知其所自爲

唐文宗飭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得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仍登臨遊幸有時獨語嘆宸逝問者密賦詩云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觀此詩則涯等其宜死哉

入耳賊

跳水孫新字彥豐元祐中以明經推第授荊門軍教授不赴賢性特介絕意仕進與黃傑光爲太學舍友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新不屑詣郡謁見黃約以物段以舒於捕溪舟至期新以扁舟來會黃附以詩云物段同何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將有里胥欲辱黃而無由將因黃納之得罪家復道意於新新叱曰誰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賊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有李若朴者嘗薪赴赤松觀會稽名里人亦云麥繭機來迪孫教授翌日其衣冠端坐而逝

姊妹殊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爲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所之死次女竟受污後有爲之者曰若獨不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難言之曰難難

雖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陳氏長女之態亦兒女乎

四賢一不肖詩

宋仁宗明道三年以范文正公仲淹越職言事貶知饒州余襄公靖論救尹舍人洙請與同貶歐陽文忠公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忠惠公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范余尹歐陽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之獲厚利四賢詩范仲淹云中朝鸞鶴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之人起家用儒業馳騁古今無所避當年得從諫官列天庭一議曾中齊失身受責甘如薺沃然華實相歲𦎟文不見賈生久謫齊南淮歸來俯首文石陛尹以京兆天子毗名都護與郡國首里區百萬多占辭聚宗貴幸矜寵氣平言柔上承其顧昂昂孤立中不倚傳經決訟無牽攣老姦黠吏東其手衆口和附敢且怡旨朝貴媒邇天門帝前大聲當今宜文陳疏舉將婚啟此語多祕世莫知傳者藉藉十得一一者已足爲良醫一麾出守番君國惜此智慮無所施吾君廣明廣視聽四招邦俊隆邦基廷臣諫列復鉗口安得長喙號丹墀書歌夕慶心如疾咄哉汝發非汝爲余靖云南方之强君子

居卓然安道穆韶孤詞科判等履衛傳呼然鼓焰天地鑪三年待詔處京邑弔衆不走榮妻孥耳聞心慮朝家事納頭北奏帝曰都樓書計謀當序進賦集徙來顯涂諧點未乾錚已傍不傍不傷君子備前日希文坐言事子提救教東南趣希文艇完素少與失勢誰復能相扶嶄然安道生頭角氣虹萬丈橫天衢臣靖胸中有屈詣衆嘩不避斧誅使臣仲淹在延列日獻陛下之嘉謨刺史榮官雖重任奈何一郡卷不舒言非由位固當罪隨謫俯首盡室俱炎服北去貶千里蒙中狼籍惟蕭書高冠長佩聲闕下千百其學詞翻觀者知萬世更當

世業變風激揚夫尹洙云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稱嚶鳴卑棲大都足軒冕綈有風采爲名卿高名碩位滋當世退朝歸舍將已盈咨肩咨笑不知病指天報過如要盟一朝勢奪德未改前約已負毫髮輕畏威謝上亦隨毀別復鼓舌加其辭透腴拱貨器厄雨京塞耳心無營嗚呼古人不可見今人可見誰與明齊尊節義尹師魯飭躬佩道爲華榮希文被罪敷人怒君獨欣慕如平生抗書下自論劾惟誓與惡言衆往俾官寵遂躡遲楚一語不掛離騷經當年亦有大臣逐朋列懼縮無主名希文若

果事奸險何此吉士同其聲高誼本欲悟人主豈踸逭區交友情歐陽修云先民至論推天常補袞扶世爲儒方圓冠博帶不知本樗櫟安可施青黃帝閽日盛入世出今吾永叔誠有望處心學古貴適用與端莫得窺其牖子年五月范京兆服天子命隔鄱陽二賢拜疏贖其罪勢若止沸反揚湯救令百執無越位諫垣何以敢封號枝求激憤亦復銜强食不得下喉吭位卑無路自聞道目觀雲闕豈若茫哉尋思幅請罰誼諸衆騷騷膺康莊物迎機析解統要其間大意可得詳書曰希文有本末學古通今氣果剛始自理官來秘閣不五六歲爲天章上心倚若左右手日備顧問獅清光苟論希文實邪佞局不開口論瑣臧否觀被讒始醜詆推枯拉腐奚爲強倘曰希文賢士固言被貶何傷漢叔王章與張偉當時豈同誅賢良惟時諫官亦結舌不曰可誅曰罪當遂令百世賢前史往往心悼滯泗滂斯言感切固已至讀者得不令激昂宵闕反我爲怨府袖書乞憐天子旁猜宣一色固分昇恨不瀝膜呈琅玕我知時輩識君淺但推藻翰高文場斯人滿腹有儒術使之得地能施張皇家太平幾百歲正當鑑古修紀綱賢才進用忠言條補述聖德垂無疆高若訥云人稟天地中和生氣之

正者爲誠明誠明所鍾皆賢傑從容遵無欲傾嘉言讜論范京兆激發糾謬揚王庭猜羽沉舟毀銷骨正人無徒發者朋主知膠固未遐棄兩韜五馬猶專城歐陽祕閣官職卑欲雪忠良無路歧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司諫心無疑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面皮高君聯書奏天子遊言容色仍怡怡反謂希文謀疎闊投彼南方誠爲宜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巍巧辭波瀾當糾公孫詐弘於上前多謝之上待公孫禮益厚當時史官猶刺譏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已過揚當時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封人詩

四時行樂詞

近時人歌唱戲彼之聲絃皆淫詞艷曲所猶使人聞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不過摸寫子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猶爲彼善於此乃酸齋貫雲石之作也其一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堪遊賞沙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濃粧玉女彈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吃得醉何妨其二云畫船撑入柳陰涼聽一派笙歌鑄採遊人和採蓮腔聲嘹亮驚起宿鴛鴦

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瓊漿歸棹晚湖光淡一鈎新月十里芰荷香其三云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蕩飄動桂枝香雷峯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湖水清江潮漲天邊斜月新雁兩三行其四云彤雲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酒長空梅梢凍雪壓路難通六橋頂調如銀洞粉粧成九里寒松酒滿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宮

金元不同

金元雖皆夷狄然亦不同阿骨打攪猾夏中原而名號位號儀女物率變其國俗而從漢以行元魏之風元

則率中國而從其俗氏族衣冠字畫禮樂非其國制不
貴也且如宋高宗建炎二年阿骨打遣粘罕入寇兵犯
孔子闕里卒有請發孔子墓者粘罕問通事高慶裔曰
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墓焉可發於是
斬其卒後金太宗吳乞買天會七年駐兗州登杏壇奠
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伐二代泗水侯并四十六代刑
部侍郎宗翰墓者命執之謁陵周示犂至廟南十里外
悉殺之共一十二人至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元太
祖鐵木真率其子拖雷侵金犯山東州郡孔廟殿堂廊
廡井手植檜三株皆燬于兵燹其不及金祖遠矣及覩
辟雍殊廳

金世宗葬宋欽宗於鞏洛之原而元世祖命西僧楊璉
真珈發宋朝會稽諸陵則其貪殘不仁何以異於秦項
之取天下哉周公膺之孔子外之宜也而巍然袞冕與
歷代聖帝明王同祀傷哉

春塘記聞

姜南著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平湖　張　慶盛　楷三校

春塘記聞

姜　南塘　已見

老而學

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見說苑旨哉言乎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自得之妙乎然則學者斃而後已

二陸之文

稽生云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驚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二陸之作誠佳製也然上不足以爲劉向揚雄下不足以與韓愈柳宗元雖遊流輩而不脫八代之習何得如稽生及唐太宗之所論哉

諸子之賢

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二論相似

舜詩

呂氏春秋云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按此詩乃小雅北山之辭也不知呂氏何據以爲舜詩也

座右銘自贊

臨川聶東軒先生大年著座右銘予杭鄭泉菴先生爲夫著自贊歲辭理俱到可追昔賢聶銘云毀不可讒譽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强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藏妄動有悔何如

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有游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若傷覺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鄭箴云勿自足自畫勿多言多言多失勿妄交妄交將悔勿玩物玩物志喪勿爲詭異以滋威名勿忽細行以累大德勿親損友而遠益友勿作無益而害有益勿苟安於近小惜志乎遠大之事勿成敗以窮通嘗盡其在己之實循以七年之病而求艾於三年詎可一日之暴而寒之以十日聖學淵如望洋流光疾如過隙揭斯語於齋居用警勉乎朝夕

公穀文章

辯難攻擊之文無出於公羊穀梁亦於春秋傳見之然氣脈甚短此經師說經之文不脫章句訓詁之習

柿蔕綾

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有紅袖織綾誇柿蔕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所謂柿蔕指綾之紋也夢梁錄載杭土產綾曰柿蔕狗脚皆指其紋而言後人不知改爲柿葉妄矣

溫公春遊詩

司馬溫公賦春遊詩云人物競紛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柏不及道傍花此詩之作其熙寧之時王安石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公爭之不得故有是詩也可以見公之自許亦不爲輕

大明律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寫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揖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太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等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修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轘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

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所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

改爲五載刑徒五歲勦從三視其餘以親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沿用之觀此則國家刑制沿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沖虛也方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提學對句

正德中以江都趙鶴爲山東按察司提督學校副使鶴好尚嚴厲所至考校生員多所罷黜衆議紛然搢紳亦多厭之竟以此罷官鶴去以貴溪江潮代之潮亦夙哉凝祭生員之傷弓者漸畏之潮出巡至齊河縣其分司壁間有題對句云趙鶴方飄羽翼江潮又起風波潮見之自科舉後不復再歲考恐招物議而遠避也

祭東坡文

毗陵傾東北有蘇東坡先生祠宋乾道壬辰郡守晁子健所築先生初倅杭守湖往來毗陵有終焉之意自黃移汝謝表有買田陽羨得歸此生之語晚由儋耳欲還顧爲踐少公對床之約次儀真聞有毀之者竟歸毗陵終於顧塘孫氏之館時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也先是有李惟熙者謂先生幾在東南信哉越六十九年壬辰始有子健之舉子健又訪士大夫家得先生縐像或倒服野服凡十本彙置祠間復刻少公撰銘像贊魯直庭堅張文潛耒晁無咎補之秦少游觀陳無己師道六君子於兩序與先生皆塑像釋奠則分祀又幾與無咎往來帖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碑有二一在郡齋一在宜興洞靈觀後悉燬不存嘉定十六年教授余申訪得洞靈舊址本臨刻于石且記碑陰又集蘇集中詩文語爲文以祭先生曰海北南州縱大鵬之自適天南玉局憐白鶴之來歸返舞陽羨之蹤已示菩提之病岸首巖邈廟貌追蹤嗚呼裕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發成巨木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役萬鬼以橫行駭四

方而驚視藪辭彪蔚鬱節孤高果於立論而絕歸防勇於舉邪而鄰嬌激稔舍沙之陰毒發下石之危機英雄痛心文章何罪幾州鐵鑄此大錯自知一念之非千丈情不如尺涸致惡虛名之累臨流繫室貽擔簣笑相從田父笑談之歡殊無老人衰憊之氣翩大自蒙揮揮愈堅丁壬真一歌家進雲也之典丙子三萬日難留託往之身想發虬踞虎之風標笑嚎犬鳴狐之腥腐一寒分教再拜款祠骨已朽而名香鳳雖低而人猶幾於衰級何以妥靈像設孔新敢做觴杖祠今不存矣

李常抵荊公

宋中丞李公擇常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必能爲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子雱喻意曰所爭者國事少存朋友之義公撫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存益堅士論以此歸之

爵祿畜盜賊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金人索蔡京姬

擷塵錄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

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樽前念老翁呼哀於二三侍女戀戀不能忘情如此而上誤天子下誤蒼生毀人家國敗及天下豈不可以寒心哉

憬史精忠錄

岳武穆王忠勇蓋世死非其罪千載下人皆哀之秦檜既死其孫岳珂爲王集金陀粹編續編天辨誣錄等書上之朝以明王之冤抑其書今南京國子監有板又有中興四將傳中興十將傳岳武穆王傳皆載王事小有印本惜乎歲久板毀罕有知者王墓上舊有褒忠寺在杭城西樓霞嶺側自宋以來詞人墨客過其地者必弔焉元末守墓僧可觀集史傳碑記并士大夫哀弔之作爲精忠錄後人因增續之與粹編等書各自爲集若程史咫聞錄諸書皆是其孫珂紀載本朝朝野故事與王事不相涉也今新刊者史後添寫王傳於粹編精忠錄內纂取數箱載之又新集褒忠錄亦鈔粹編中御札入焉但求覽多大爲失體不免貽識者之笑

題宋高宗寫洛神賦

靜夜閱香閣携筆寫洛神下筆意何如可憐不寫平胡策千古中興恨有餘外水閣陵跡已荒南來宮館舊錢塘

卧薪有志圖恢復好寫招魂酹楚王一詩乃國朝胡文穆公廣題宋高宗寫洛神賦也諷詠之中含譏刺高宗之不君可見矣

萬子信

長樂黃子信以文章德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年中特科然三人調新昌縣尉倦遊以其老榜爲監當心易之首捐撫其衛青子信將拂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升旋旋換得青衫向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知薦腳當來慢幾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官債任他歸休長嘯得詩悵然知之之歸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讀謝安傳詩

黃山谷嘗有讀謝安傳詩云傾敗秦師琰與玄矯情不頓驛書傳持危又幸桓溫死太傅功名亦偶然此詩寓譏寓於諷詠之中安石之心跡見矣

石言

先儒譏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如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以今驗之未必誣也弘治三年三月日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頭實將作人言說長道短又十四年六月雲南雲龍州民疫疾十家九

臥內有不病者見鬼無便打死有被打顯跡有沉病死
者有病臥爲鬼壓死者陸續不絕百姓死將半初五日
起至十二日止二事俱見禮部災異奏內亦豈誣哉

种放母德

种放與其母隱於終南山豹林谷結茆爲廬博通經史
士大夫多從之學得束脩以養母著書十卷人多傳之
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
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遂辭疾不應召盡
焚其筆硯轉居窮僻上亦不强致而命京兆尹時存問
之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其葬不受放母歿後屢徵不
終顧貽譏誚無乃其母之德有以厲之於前歟

莘老知禮

御史杜公莘老起莘紹興中爲太常博士二十九年皇
太后韋氏崩當時典秩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恤章
又諱不錄園陵事嚴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禮
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遣召公赴堂曰有旨問含
玉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
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由是擢之
註疏之學亦有益於用也國家洪武中取士尚兼用註
疏永樂以後不復用四書五經惟用大全取士矣

讀書從政不在迹

諫議大夫田公褒聖名錫父懿講教千家嘗命公汝讀
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逃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
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遊長安從昌黎韓不復
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將志大成狀王府薦有聲于京師
太宗皇帝新宋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公後以直道事
君立朝侃侃忠文正公稱其動必以禮言必有法予以
爲此由公學力之深也

相知不偶

桃溪許文肅公錄有讀順天鄉試錄大顧寄齋時用一
律云又是西風桂子秋不問仙籍上瀛洲英賢出處曾
非命歲月江湖忘世遊道德初心知耿耿功名春夢幾
悠悠將燈入夜西涯老誰復朱衣爲點頭注云時西涯
李學士爲考官而時用復不第豈非命哉蓋時用與西
涯平生最相知者時用名辰後以薦舉官至太常丞蘇
東坡云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而李不得
第媿甚作詩送之詩云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
可識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我慚不出君
大笑行止皆天子何實青袍白苧幾千人知子無怨亦
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爲我醉到春風前歸家但草凌
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吁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信乎

三藏聖教序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命弘福寺僧懷仁集晉王右
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筆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
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近世翰林侍書輩多
學此碑目其書爲院體由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後之
士大夫玩此者學弗至自俗耳碑中字不俗非深於書
不足以語此

鍾狂客

廣東鍾狂客名成其行以名能詩淮安付理湖通判兵
官平江伯陳公銳辟居幕下成化壬寅嘗過杭友人招
遊西湖有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
去遊已掀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爲風西湖水
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
一年信乎狂客也

論孟荀

荀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
徒也以予論之孟子亞聖之才著書立言發明仁義性
善之說有功聖門固在冉閔之右至於荀卿則性惡之
論首禍仁義故一傳而得李斯流毒吾道卿之學有以

敢之也昔董子有言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卿
之徒大壞皇帝五伯之道則卿亦董子之罪人也豈可
望游夏哉

投甕隨筆

姜南撰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類

投甕隨筆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德淸 車 宸英 錫齡校

姜 南 纂

貧富不愛錢

錢所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所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爲難□山王文端公翱爲吏部尚書嘗稱之曰富不愛錢錢所貧不愛錢魚侃

不受雲布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雅容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不受而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黎雖譏責之然充其言豈有病吾民者乎

表語用事

宋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城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歷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卽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又趙葵理宗朝拜右相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乃出判潭州人亦服其用事之切

神宗論溫公詩

神宗一日在講筵旣講賜茶甚從容因謂講筵官曰數日前見司馬光王安石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鐶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嫌不若住巫山布袖鬅鬙嫁鄉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君實病足在告已數日矣呂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卿曰未嘗見此詩適但聞陛下舉此四句耳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吁奸人類皆以言語文字激怒人主以陷人于罪旣以此陷蘇子瞻而惠卿復欲以此中傷司馬公苟非神宗之明幾何而不墮其數義之中耶

逐臣表語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若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旣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還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初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鼓草繫骨亦可哀也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蟄春生於腐草廢爐燎發於寒灰繫舄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逃迯鼎俎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也

盧杞奏食官豕

唐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然則杞固奸邪其爲州郡蓋亦有可觀者吁始之取寵也以愛一州之民終之售奸也卒以遺天下之患孔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信夫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趙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吳城感舊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趙佗空有稱尊計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謾藏金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此高侍郎季迪吳城感舊之作也使張士誠而聞此當含愧入地矣然以本朝綱目之例論之亦不必深責也

與帶獎忠

正統己巳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邊聲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毅公穀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危不遺家

正統己巳秋也先寇邊王師敗績於土木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爲修撰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

罵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意者輒曰罵鼻按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罵鼻耶買住不敢

仰視賓倫後投[illegible][illegible]有勇二字見此

握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爲爾捻兩把汗按元史憲宗召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越絕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於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敍廣莠實成

廣莠實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敘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刮腸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法曹帝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爲忠信士

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爲善者以其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呼以唐人之作欲竊鄭衛緇衣雞鳴淇澳定中之藩籬且不能得況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管絃而歌于朝廷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康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脛大於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言疑本於此

溫嶠去王敦像

晉成帝時溫嶠爲使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鎭武昌在鎭以王敦畫像因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吁惟此義不行於天下則河北逆黨以安史爲聖人而祀之又何怪乎

題嚴子陵祠詩

唐洪子輿題嚴子陵祠詩末云高風激終古語理忘榮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鎩詩通篇格調高古結句辭意俱到可與范碑詞韻同垂不朽子輿睿宗時爲御史勁直不阿

送李邕詩

唐明皇送李邕之任滑臺詩有云誄成應第一良牧爾當仁帝之初政清明故形於歌詠莫非愛民之意及天下小康淫侈交熾其天而昏一忍心遂至一日殺三愛子而不少恤甚至雲南之征喪師無紀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乎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首冠雖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鬼教

李瑒北魏孝明帝時爲高陽王雍友以時人多絕戶爲沙門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舍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鬼教二字見此甚新

鬚鬢早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元初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然世人謂鬚早白者爲衰徵恐不盡然也

變童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三二陸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晉人號二陸陸玫字溫玉陸瑜字幹玉陳人號二陸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子靜宋人號二陸右皆兄弟以文學顯于時

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晉王褒字偉元周王褒字子深右三人皆有文學

漢四皓歌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遁隱商山乃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處以爲幄茵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元有不同然高士傳之歌尤勝故併錄之扁山使綱祗云

載記所始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書顯宗時有人

上書言國私作國史上召詣秘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
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
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
然則晉書載記蓋亦有所祖而名也

玉階怨

新喻梁孟敬先生寅作玉階怨樂府云團扇且棄置夕
氣涼轉添流螢點魚鑰隕葉近鮫簾羅衣舊恩賜不令
珠淚落拳拳不忘舊恩可謂怨而不怒者

曲恕

宋文帝元嘉間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左衛
將軍謝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詶納焉
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出恕吾所啓纔會故
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曲
恕二字甚新述此事亦可爲法

漢太祖唐太宗好士形於言

漢太祖大風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唐太宗春日元
武門宴羣臣詩云劉余君萬國還慚撫八埏庶幾保貞
固虛已厲求賢二君英略古今罕及而好士之心拳拳
如此宜乎爲三代以後賢君之冠已

丹之所藏者赤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苑孔子曰不知其子視
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
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
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漏子振反覆

元世祖時漏子振嘗爲詩譏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
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國史院編修官陳孚發其姦
狀乞免所坐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
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吁子振反覆小
人固不足道也帝所以諱子振之惡者正所以諱己用
桑哥之失也

爲吏名言

張無垢先生子韶宋高宗紹興二年進士改簽書鎮
東軍判官在衙廳究心吏事背曹建曰不能有所欺嘗
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害趙鼎
使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爲名言

紙羽木箭

郝基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
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
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
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以相過

日記

本朝巡撫江南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
於人其勤慎專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在任時置
一歷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
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
日晝晴夜雨某日晝雨夜晴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
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
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
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日時風
候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
公事非漫書也按汝南師友談記壽穎叔之爲江淮發
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綱繹將吳人暗知風
水嘗於所居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
焉今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霜雪霧露

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
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觀此則古人亦嘗爲之矣

壯士行

古樂府壯士行之作出於燕荊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辭古今詩人所作甚多唐鮑溶
一篇其結句云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吁爲士者苟
遇知己之主雖至殺身以報之又何辭哉

抱璞簡記

姜南　撰

抱璞簡記

南滙　吳省蘭　泉之　輯
海寧　吳衡照　誠齋　校
姜　南　撰　里貫已見

容直

宋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違忤眞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儻非有納諫之虛名係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詔顯䇿太上書其忠懇勉而遺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

題殿壁曰魯直呼眞宗可謂盛德之主矣直而容之久而思之非盛德而能若是乎求之前代其漢文帝乎

韓通瘞骨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緗刻石紀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然也彼王全斌曾翰能辦此乎

龍溪四六

宋四六以汪龍溪彥章爲出類建炎即位詔是其筆也又見賀呂成公頤浩初大拜啓有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爲墜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整乾坤語亦壯麗

道兒官弟

予同年劉世光作教泰州士子有從陽明之學者竊此以道兒相呼而州人王貢分教蘄縣其兄皆名呼貢爲謂其兄曰吾已有官不可呼名當以直弟稱之世光謂予道兒官弟豈非一切對時有廣西淶州同知濟南劉君紀在坐亦言淶州土官知州趙元恩年幼其母與太平路監生相通元恩常以契父稱之而土人稱土官之妻曰官娘契父官娘亦可作對皆新聞也可哂可哂

榴花詩

白樂天榴花詩有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艷新妍不占

春其語蓋出於隋孔紹安榴花詩紹安詩云只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按紹安大業末爲監察御史時唐高祖爲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監高祖軍先紹歸朝官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曰祗爲來時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吁工則工矣其如立身之大節何

花信風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蓋自冬至後三候爲小寒十二月節氣月建在丑地之氣闢於丑天之氣會於子日月之運同在元枵而臨黃鍾之位黃鍾爲萬物之祖是故十一月天氣運於丑地氣臨於子陽律而施於上古之人所以爲造曆之端十二月天氣運於子地氣臨於丑陰呂而應於下古之人所以爲候氣之端是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語也五行始於木四時始於春木之發榮於春必於水土水土之交在於丑隨地闢而肇見焉昭矣析而言之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世所略言曰始于梅花終于楝花也詳而言之小寒之一候梅花

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之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淸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荼蘼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矣

耳邊風

諺云耳邊風按杜荀鶴題兜率寺閑上人院詩云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用之亦未覺爲俗耳

羽林行

唐王建作羽林行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觀此詩則李唐中葉無復有法守矣天子輦轂之下軍士之驕有司之慑如此則藩鎮之不用命宜哉其不可國也明矣

詩能言旅況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華新鄭谷端城春望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

壽鏡不忍照鬢毛應更新往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形容旅況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者口中所能道

詩有規戒

唐劉德仁有送友人下第歸覲詩云君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氏淚滴著老萊衣嶽雨連河細田禽出麥飛到家調膳後吟好送斜暉此詩深有規戒之意與泛然送行專詠情景者遠矣

寫詞述懷

扶風馬大夫作詞述懷聲寄滿庭芳云雪鬢疏髯霜侵
遠鬢去年猶勝今年一迴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
美景無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覆前
　侵晨騎馬出風初暑橫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爾
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吳淞江
上閒了釣漁船大夫名晉字孟昭嘗仕國初東吳人也

始終不異

成化七年九月二十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公
驥卒年九十有八是歲八月二十八日憲宗皇帝以公
齒德俱邵遣行人張和齎敕存問曰卿以醇篤之資正

大之學歷事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齡進退
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歎不忘茲特遣行人齎敕
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食米三石優贍終身卿
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用慰渴思卿其體朕
至懷及九月甲申公覺神思少怠不尚治藥物但曰吾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即檢平日四方士大夫卷冊齎
題識者次第書之傳還其人復書遺命屬其子完曰僞
至瞑目朝廷或有恩恤之典宜辭之越四日戊子賦詩
爲字如常己丑晨起盥漱就枕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
一點靈光直上行及日將瞑男女哭踊復起坐舉手拱
顙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卒卒之前一夕有大
星隕于輿人王文政庭中光燭閭巷明年正月訃聞上
悼惜遣官諭祭爲營葬事壬辰夏完赴闕以公遺言懇
辭營葬上從之復以蕭山知縣李華言賜諡文靖

鐵胎銀

今世之造假銀者或以鐵或以銅或以鉛錫爲質外裹
以銀度不復辨其僞也按五代史慕容彥超爲泰寧節
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
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
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牓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

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負之深室
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鋌悉當以賜汝
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銀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城
被夫妻投井死周太祖滅其族

唐鑑銘

鶡冠徐延之云古鐘鼎彝敦盤盂卮鬲其款識文多古
鳥跡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鑑背銘篆
文明易盡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冶瑩質
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光含晉
殿影照秦宮鶴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佔畢
亦載此鑑銘纔八句予已錄之此銘校之佔畢所載不
但多二句其詞義尤勝云

守令以愛民爲心

邑令乃字民之官關係攸重魯論一書吾夫子獨丁寧
於爲宰爲令之職而他職不與焉竊以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乃斯民休戚之寄故曰可以寄百里之命然必在
乎爲之牧守者充聖門之意及聖人之心申飭而勞勉
之寬恤通情以待之其不我從而厲民者必決斥之
則民勞可小康矣余嘗觀朱文公語錄所載一事云

至說王十朋爲事守泉州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
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
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爲庶民斟已宰
皆爲感動余因歎王梅溪固自得聖門勉邑宰之遺意
而朱徽國文公表而出之以爲儒生作牧之式民之幸
也其後真西山先生希元帥牧潭州會長沙十二縣宰
有詩云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
供歠啜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時古我輩當如
漢吏循今日湘潭一卮酒直須散作十分春及帥福唐
又有會三山十二宰古風亦長篇甚惻怛近年王實齋

去非守平江會兩倅六邑宰詩曰守令叢官本爲民恫
瘝亟要可吾身但令六縣皆朱邑何必黃堂有信臣田
里要須興孝弟閭閻謹勿致嚬呻與君共舉一杯酒化
作人家點點春及移鎮宣城又有飲諸縣宰詩亦賢同
本與梅溪微意固一世名德足以聳動貪酷之吏而振
其魄然予嘗觀唐呂溫知衢州送毛令絕句曰布帛精
粗任土宜疲人織紝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祝雖是蒲
鞭也莫施則知王梅溪又體此意而推廣之也呂溫在
人司馬之流何足道哉而愛民之心乃能如此則今之
爲太守者不恤縣令虐取厲民於諸邑惟視其督課之

多寡以爲殿最烏乎之人也不寧爲孔聖及朱子之罪
人也而實梅溪西山實齋之罪人也抑又可惜而爲三
君子之罪人乃呂司馬之罪人也可不深嗟而甚疾之
耶余將指梓部六年常欲視民如傷四字銘罍本部
知縣即與六合盍推廣明道先生之語也無問其知行
之篤然刊諸石以上者獨江安潘宰大足先宰遂溪吳
宰三人而已吳宰又爲六啟於其下詞旨甚佳予甚其
右列細訪之乃其館客令狐叔予之作也然吳宰之政
民甚安之至有頌其德政而相率詣本臺借留者又嘆
儒冠之反不如鶡冠若也此眉山史繩祖之錄也夫守
令親民官也國家之制察之以六條儆之以戒石豐之
以俸祿之養待之以不次之擢欲其惠養元元也使其
君子耶則念聖賢之訓守朝廷之制而留心撫字使其
小人耶則縱恣貪酷惟欲之營刑憲且不顧而何能守
聖賢之訓哉讀此未嘗不三歎也

神宗論美勝

宋神宗嘗因便殿與二三大臣論事已而言曰嘗思唐
明皇晚年侈心一搖其爲禍有不勝言者本朝無前代
離宮別館游豫奢侈非特不爲亦不暇爲也蓋北有狂
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左枝右梧未嘗一日不念之三

遇之勞新以離制者術城國有術固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兵比之漢唐最爲强盛大臣皆言陛下聖慮及此二虜不足撲滅兵法曰玄有撲滅之理但用此以爲外攘則可觀此言則勸兵遠略非帝之本心也而開邊生事黷武虐民皆邀功之臣啓之也其罪可勝言哉

宋人試畫工形容詩題

畫繼說云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人家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者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也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點絳唇

默存齋綜題菊作點絳唇極蘊藉令人悅妙其詞云花竅中黃挺然獨立風霜表同衆閒了占得秋多少止

是重陽蝶亂蜂兒遶歸田早爲誰傾倒有個柴桑老菊莊劉隱君於南屏葉文甫家九月見梅賦小詞亦點絳唇云菊老秋殘小園驀地開清馥陰消陽復的皪花如玉 結實調羹早獻黃金屋甘幽獨要知心腹除是松和竹是可與聯鑣者矣 又見眉庵楊孟載集咏燈亦有點絳唇云何處飛來柳梢一點黃金小弄晴催曉喉舌如簧巧 春夢須臾正繞江南道空相惱彼他驚覺綠遍池塘草 沈織麗圓融可愛 元滕翰林玉霄詠罌水仙花點絳唇更一氣流出詞云綿袂啼香爲誰一滴春心碎淡黃深翠不似當時態 東洛經塵依舊愛惜耐寒憔悴玉人何在細雨疎烟外然皆本宋和靖林處士遺春草詞意來林詞亦點絳唇也金谷年年亂生春樹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 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王端毅公奏疏

成化二十一年刑部主事林公俊後府經歷張公黻皆以言事切直得罪三原王端毅公恕時爲南京兵部尚書復上疏云臣荷國厚恩廉劣無補惟願聖德尊顯天下乂安俾臣等俯仰於無事之天沒齒於太平之日爲幸大矣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

過直干冒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挈問臣料以林俊等爲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爲其游說也實爲國家慮耳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醜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飢而死此誠陛下躬勤惕厲詢謀羣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蓋閩僧伽之言張大佛法之功于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國祚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歷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不聞過之以此觀之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爲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止設一壇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師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于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處茲又欲建營佛寺於皇城之側遷徙軍民多百餘家計費將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徙之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將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爲建寺之資使民飛輓於道

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陛下而不顧身家也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欲陛下納諫疏直以除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知省而遽竄之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恐自是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讒佞之言致妖邪之說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知之又造當殿爲梁爲棟大備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近來修孝陵明樓蓋宮前去四川偏歷山谷尋採五年僅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起動數千人夫止搜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爲難得不知在京各廠堆作大梁大柱椅木幾多可勾幾座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陛下仁如帝堯孝如大舜自踐祚以來不敢獵不游宴未嘗妄興一旅之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出之明主大有爲之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未之思耳此臣所以日夜懷憂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聖慈收霽雷霆之怒解怏怏之網復林俊等之職勸天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刑之政如此庶幾四裔向化九有歸心宗社可以鞏固天命可以永保矣疏奏上納其言斥繼曉停建寺復林俊等官蓋十一月十九日

也是歲正月元旦有星變越三日上以星變求言敕諭云茲者上天垂戒災異迭見去歲彗孛今正旦星變有聲如雷朕甚驚懼惟天道與人事相爲流通必人事乖違斯天道不順文武百官皆與朕共天職者爾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官付託尤重凡一應弊政及有利於國家生民之事其各指實陳奏無或顧忌朕當采而行之用回天意故諭時有禮部進士敖毓元上疏以爲臣聞君天下者不患上天之有變惟患於有變之不警不患於有變之不警惟患於警變之不誠臣請借前籌以明之飛雉雊鼎昔在中

宗非無變也然遂以之而中興阜然爲盛者在周宣非
無變也然亦以之而中興此無他蓋由一君恐懼修省
出於至誠故卒能回變而爲祥易災而爲福易曰亡者
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言益可驗矣但後世
之君或有變而不能警或警變而不誠及至潰裂四出
災害並至不可救藥則又諉之於天數其自誣益甚矣
恭惟陛下於今月初二日以元旦日酉星隕如雷轂文
武百官各舉弊政無或顧忌且曰必人事乖違斯天道
不順大哉皇言乎至哉皇心乎誠可謂達天人之理而
知所以恐懼修省之要矣誠行之以誠尙何不能回天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四

變以爲天休而與商宗周宣侔德媲功哉夫惟至誠可
以動天臣恐陛下所咎自新之言未必盡出於至誠也
臣昧死先言陛下所以修省之未誠而後及所以致變
之由與夫所以弭變之道臣伏觀前史所載星之爲變
不一然未有有聲而在日在春王之正月在正月之元
旦者蓋正月爲一歲之始元旦尤正月之始斯時斯際
正王者之政令除舊更新之時也然去歲地震旣以正
月之二日今歲星隕又以正月之元日誠前史之所未
載前古之所未有而爲變大之至變矣夫有莫大之至
變宜加莫大之警省不爲支飾一以至誠斯庶可矣陛
下今日之修省誠果至盡乎羣臣罷宴似矣何於大臣
旋有綵段之賜不知陛下竄此疑果賞之乎則臣未悟
職居大臣與天子共理天下翻以天變而見賞者初果
愧之乎則今日天變正君臣上下交相警懼之秋陛下
詔辭引咎自歸必不專以此爲臣下愧矣無乃陛下之
私人間有恐其發己之奸惡暴己之罪名故假託他詞
蠱惑聖心以此箝大臣之口如汪直美珠之賜者耳雖
然大臣恬然受之不以爲嫌亦可歎矣以此修省似非
至誠之道也佛寺能建似矣何乃僧道神佛繪像之賜
與意僧錄崇奉二教足以覩其福禍以弭天變乎殊不

知繪像之與寺宇功程孰大費用孰多崇奉孰至前日
寺宇之建尙不足以保天之不變曾爲今日繪像之賜
又足以格天於旣變哉矧彼二教游手游食無父無君
悖理滅天使天而有口則必詈之矣使天而有手則必
斃之矣豈可崇奉以重天之怒哉甚至御賜者天賚也
御賚者天語也陛下又且加之於觀音繪像之上彼之
承賜者又且炫耀於通衢大衢以爲布施之資使市井
小兒皆得手指天賚曰戲天語甚褻瀆矣以此修省似
昧至誠之道矣去歲林俊張黻以直言去國陛下惜其
直而復其爵於理誠當而公衆然而所討之人猶偃然
居位如故而彼二人者顧乃遠置於南京是亦疑有追
仇蕭言之恨保暱奸回之意於私或難免矣一念之間
公私交戰至誠之道似不如此夫陛下當天變之時警
省之初尙猶未能盡出於誠則天下之人寧不疑今日
之飭諭徒爲虛飾哉若夫致變之由雖因人事之失然
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自五臟外達四肢無不受病
其失未可枚舉抑亦以陛下之求言如是廟堂科道必
有能言之者臣惟四事所急於治亂安危之幾所大當
警懼而修省者爲陛下一陳之大臣者朝廷之股肱陛
下所宜老慎其人朝夕親近以商確治體者也邇年以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六

來選擇之際多出於左右之私而不本於輿論之公剛
大正直者或遺棄於外疲懦軟熟者或置之於位名雖
廁於具瞻實則漫無可否甚至以阿諛取容爲巧術以
模棱依違爲奇計以致天下大柄歸於內臣之掌握致
使其勢焰薰灼傾動一時在內則招立權勢以累聖政
在外則貓求州縣以困民生陛下方且庇之以爲我之
私人此內臣之權所以日重大臣之權所以日輕然重
者旣挾其所重以恣其城狐社鼠之威輕者又借力於
所重以爲蠅營狗苟之謀則夫今日政事之廢紀綱之
紊是皆大臣失職之所致也臺諫者朝廷之耳目陛下

所當遴選其人以補拾過遺糾劾奸邪者也邇年以來
選擇之際皆取其軟媚之兒括羊豕之倭偉略不問其
才識之如何大惟選卒伍者以強壯爲尙然則臺諫豈
卒伍之比言職豈執殳之役哉古云千里一賢猶並肩
而立百里一聖猶旋踵而至是君相人才之難得也今
陛下始而選之旣不精及其去之又太甚是以有限之
才應無窮之去尙可望得賢才之用哉旣而去之又不
見補致使臺諫之位十有五虛是豈盛世之美事耶此
蓋由前者陛下所行所處不能盡合於規矩惟恐諫員
充實則有暇以議君之非正直見用則敢言以妨君之

藝海珠塵　抱璞簡記　十七

便耳老佛者所以惑世誣民害吾正道所當去者也何
陛下邇年以來敬之如天地信之如蓍龜陛下所以敬
信之者將欲賴之以垂佑生靈歟然而驗之於今則黃
冠緇流終年祈雨翻以致旱將欲賴之以延壽聖躬歟
然而稽之於古則梁武宋徽傾心崇奉卒以罹禍此其
不足信之明驗也況今之所謂道家者實本張天師之
誣教而採摭老氏虛言之說以文其深擿取方士延年
之術以神其利是皆僞妄欺誑者耳若彼佛氏輪迴果
報之說恒河劫界之事又踰誕天地之道攘造化之功
其欺誑之罪又有甚於道教者矣書曰作善降之百祥
語曰仁者壽吾聖道之中自有福壽之地陛下何爲取
彼以爲聖明累哉名器者所以辨別貴賤以嚴上下所
當惜者也何陛下邇年以來傳奉之弊大起於內廷銓
擢之權不專於吏部奇衺左道彼何人斯亦得坐膺金
紫之榮工匠藝術彼胡爲者亦得與吾縉紳之列后家
有何經綸之大猷得以世襲伯爵妃家有何克敵之殊
勳得以世爲都督太保所以保王躬者也惟周召克當
何滿朝之皆然蔭子所以厚功臣者也惟大臣有之何
內宦之亦然甚至爲道經獻異書冠帶滿朝無慮三千
致使衣金佩羽捷進旁蹊鬭靡炫巧趨曲徑上下成

風括不爲怪臣不留望朔之期明如此而猶有頑風之癡聾如彼也且以理而論之位曰天位爵曰天爵祿曰天祿蓋以明其出於天非人君之所得私者今乃如是不幾於逆天乎不幾於拂天乎就以利而言之歲糜廩祿不下萬萬石較且此又有息耗之錢陛下若推此以爲民饑之賑以爲軍儲之備夫豈不實爲上策何爲徒爲民膏血以養此銅臭無用之物哉凡此四事是皆人事之乖違以致今日之天變者也然致變之由既以四者之人事有乖違則弭變之道當於四者之人事而修警修警以言而不以行變不可弭也修警以行而不以誠變不可弭也何也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天惟至誠可以動之也何以知之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蓋以天體事而不遺不可欺也於上文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蓋以天不可欺所以一有變渝不可不敬也敬而又敬至誠之道也至誠者吾心之天也天人之理相爲流通吾心之天一誠則在天之天必格矣伏願陛下思祖宗付託之重體天心警愛之至奮發英斷大加警修於臣所陳之四事懸前日何爲而有失思今日何爲而方是改轍易轍除舊圖新勿二以二勿參以三一本於至誠

則天變可回災休可迓今日明詔奚爲虛文而有實休矣臣所陳者實有關於天下安危治亂之幾有非毛舉細事之瑣瑣者倘陛下不以臣之卑賤而易其言萬一涓埃有補於海嶽則雖被妄言之誅實所甘矣

大臣不協

正統戊午都御史陳鎰侍郎李庸不協各發其私爲言官所劾上以大臣多在劾中惟吏部侍郎魏驥刑部侍郎何文淵無所涉特命二公鞫之鎰庸詭辯不伏二公曰爲大臣者何乃若此耶鎰庸慚伏遂議免二人官奏入上是之

積薪

文子曰處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來者居上西漢書汲黯之言蓋引此爲用也

新安謠 以下六條見五庄日記今附此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須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爭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餓喚找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延西府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陸景

成化間刑部郎中歷任年深者有常熟陸景麗水金文二人皆景泰二年進士善戲謔景面黑而齒白文嘗嘲之曰黑漆口中含玉齒景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景自以年深當有不次之擢道逢刑部尚書陸公瑜大理卿王公槩乘肩輿因避馬前爲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公遂後來明年二三月也有輪兒擡請公聞而惡之遂有福建參政之擬景行察策餞之復對衆朗吟云非是區區欲大參奈因兩鬢雪毿毿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道清風振斗南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再三上覆衆哥哥八事無多沒柰何只有新書并手帕並無緞疋與紗羅聞者益怒遂不復進云

以法律治妖神

漳州龍溪縣赤嶺寺旁有祠每有毒氣中人鄉人以爲癘厲往往撤戲賽神男女喧鬪時永豐徐恭知府事諗知其事乃令人赴府言狀恭率吏振金鼓集祠下縶塑像詣前令踣于地責以殃民狀閙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令奉香火者代承款塑像擲之江翌日雷震祠所有巨蟒死焉其害遂絕恭字克敬時洪武十三年也

鄰居占地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玢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吁士大夫務廣田宅不訓子孫以學未必不爲後來勢家奄有玢寧不爲達士乎

獻楊梅仁

王蕤字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覓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塵錄所載也吁孟佗獻涼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態也不知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覓乎

按察司官糾劾

國初改元肅政廉訪司爲提刑按察司設使副僉事官使糾察在外大小貪酷不職官吏兼理刑名其任最重與在內都察院相同今則專理刑名不復聞有糾劾之舉如國初故事常讀密庵集識記一事於此云洪武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僉事謝元功劾左布政使薛大昉貪淫事既奏准令按察司就行取問大昉亦造謗還詞有旨都提取赴京於都察院聽對垕仲糾劾事得實大昉伏誅垕仲等還憲職垕仲等初

被召時閩中百姓爲之謠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陶復任百姓踊躍相慶垕仲名鑄鄞縣人洪武十五年聘授監察御史剛直敢言劾奏刑部尚書開濟得君欺君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肆奸擅權遂擢福建按察使元功名肅上虞人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福建按察僉事能詩文有密庵集大昉保定府蠡州人洪武四年進士

墨畬錢鎛

姜南纂

墨畬錢鎛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張 巽 佩三校
姜 南纂 里貫已見

袁凱善對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俗語相反

世俗有著衣喫飯之諺故東坡嘗直遂有喫衣著飯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谷之言非戲也其有所見

禁稱天字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予見宋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令革而正之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羣字

說文羣字書作羣君下羊註云羣也從羊君聲徐鉉曰羊性好羣居也俗書作群或謂本作群字爲皇惡其文爲君字與羊字並故移君於羊首蓋非然也

罪小臣

宋徽宗多微行祕書省正字南劍曹輔上疏切諫太宰余深曰爾小官何敢論大事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吁大臣怙寵位而不能言故小臣言之小臣言之而反罪之大臣之罪上通於天矣未之君相如此求欲不亂得乎

李嗣真審音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柏人李嗣真謂道人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異父子疑也死聲多月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嗣真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祚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吁嗣真可謂審於音者也求之古人其師曠之流乎

房杜善用天下之才

曾南豐曰近世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

有他卿大夫名任其事則房杜何爲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贍也不在於剛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乎世之妒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揚州詩

府東寧慶李文彬過揚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過皆春樓下駐行窩十千一斗金盤露二八雙攜玉樹歌白首瓊花祠后土至今荊棘臥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東風綠更多文彬名質國初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又無錫王俊民過揚州詩云華屋朱簾十萬家春風吹盡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飄泊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沽美酒番釐觀裏看瓊花我來漫憶曾遊處立盡斜陽一歎嗟俊民名惟允國初爲鎮江府別駕二公及見前元之盛故詩皆有感慨不盡之意

月下裁衣詩

吳人陳嗣初名繼曾爲翰林檢討有詩名有題月下裁衣一絕云香簾風捲月朦朧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集唐人語也

表語相因

唐宋學士延清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云足躡鯨鯊未借閶闔之變首戴鼇山豈喻承恩之重後柳子厚爲樊左丞讓官表亦有云泛大鯨之海但覺飛揚戴巨鼇之山未如恩重柳語全出於宋

晉中三傑

虎谷王公雲鳳遼州和順縣人晉溪王公瓊太原府太原縣人白巖喬公宇平定州樂平縣人稱晉中三傑說

者謂虎谷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辭庶吉士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獻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

杜牧之詩句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云若前石穩棋終局窗外山寒酒滿盃又有題李隱居西齋一聯云林間埽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古人於適意處即道之不嫌其用之重也

禮士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騶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堂門下與徒步而至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西湖夜宿詩

蹇驢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花此李訓道孟昭西湖夜宿之作也孟昭名進寬與人詩亦醞藉可愛

御史不可決杖

唐明皇以張廷珪爲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敕令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時人服其得體呼爲大臣者可不念哉

更定昶字

太常卿崑山夏公昶字仲昭以繕術進而書法妙絕一時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文廟嘗試其書第一特命書諸宮殿榜賜第宅免朝參眷顧極隆初昶字本書作昶從日旁永上曰日豈可從旁宜加永上遂爲更定故今書

多作昶

本縣主簿

楊禮部翥蘇州吳縣人以學行受知仁廟爲郕王府長史以疾乞歸景泰即位進禮部尚書卒年八十五詔賜祭葬召其子珒入朝上問所欲爲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

姑蘇懷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固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應無豫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墳此天台王叔潤姑蘇感事之作也國初天兵破姑蘇張士誠就擒其妻劉氏率姬妾登齊雲樓令家僕辰寶自焚而死驚與無一人死難者故詩哀之叔潤名澤洪武間爲松江華亭縣丞

詩人平顯

錢塘平仲微名顯成化間人能詩嘗見其題黃鶴山人王叔明畫一律云我昔見之湖上居苔門萬朶翠芙渠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才閒吮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詩既脫洒亦吾杭之詩豪故錄之

吳侍郎墓地

宋吳侍郎待問建之浦城人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鄉人泣下鄉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伴郎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葬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鄉人云初以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礱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諸子相繼登第而正肅公育仁宗朝入參大政夫吳母之葬地非求而得之也陰隲於冥冥之中適然耳世之暴富貴者不思修德傳世守之乃信陰陽巫師之說爭龍究脈以爲風水之勝可以長守富貴既而天厭其貪富者貧之貴者賤之然則風水果可恃乎

愛讀阿房宮賦

宋元豐三年蘇長公謫黃州監稅寓居臨皋亭後改築雪堂而徙居焉以大雪中築此堂落成繪雪于四壁故名因自號東坡居士一日在雪堂誦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有兩句好（得字西人皆作乳音）其一人大怒曰你又理會

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長公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識鑒觀此則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於此驗矣

寇祖仁殺元徽

魏城陽王徽與敬帝謀誅爾朱榮及爾朱兆舉兵犯闕帝步出雲龍門遇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帝被執徽走至南山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因投之遂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爾可取之兆既覺意所夢爲實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夫元徽之不忠祖仁之背德皆無足論者其鬼之顯又何靈哉

合編充軍

太祖皇帝立法雖尚嚴然皆爲扶植良善摧抑奸頑故奸頑之徒合編充軍者有二十二種謂販賣私鹽 詭寄田糧 私充牙行 私自下海 閑吏 土豪 應合抄劄家屬 積年民害官吏 誣告人充軍 無籍戶 攬納戶 舊日山寨頭目 更名易姓家屬 不務生理 遊食 斷指誹謗 小書 主文 野牢子 幫虎伴當 直司今此法俱在而此等之人縱橫無限公然無所忌憚雖有犯者往往以計脫免根莠不除嘉禾不盛無怪乎民之窮且困也

昭君怨

樂府昭君怨作者多矣唐東方虬五言一絕云掩淚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意新而語致拳拳不忘主上之心隱然於不言之表佳作也與王維息夫人五言一絕辭意相埒王詩云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地理所至

小戴記王制篇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此自南至北之界限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此自東至西之界限也）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此蓋周盛時地里遠近之大略也而先儒應氏以爲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然自今觀之大江之南爲南直隸爲浙江爲江西福建衡山之南爲東廣西四川爲貴州雲南恒山之北爲宣府爲遼東其地倍於周矣豈非秦皇漢武之所開拓者歟然地愈廣民愈衆而風俗不能三代若者良有以也雖有善治者其教化豈能遍及哉

論近名

劉忠宣公大夏與東湖吳公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即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熟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爲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議通祀孔子（以下八則見大錄庫語今附此）

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

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略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略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兩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隆而人極不墜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通祀得不罷錢唐字惟明寧波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奏祥異

宋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者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

不敢不奏以竹篚盛瓦數十片奏呈冰文雖銷痕迹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爲得體

論權字

論語可與共學章註引程子言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謂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詳大全大小註今按陸宣公贄論替換李楚琳狀內有云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權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議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又曰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爲邪也致堂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議權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及者然則權字宣公固識之矣而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者程子偶失之耳

熠燿

古今注螢火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illegible]）腐草爲之食蚊蚋按詩東山熠燿宵行舊詩註以熠燿爲螢非也

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則熠燿非螢矣又以熠燿爲燐以爲鬼火詩章句亦然亦非也說文許慎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燐燐鬼火也又淮南子以久血爲燐陸佃云燐火之獨名曹子建螢火論以爲或謂之燐然則以燐爲螢者誤也燐本作粦字或作燐

驕佞受佞

唐太宗嘗止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臣面

面折廷爭陛下常不得舉手今臣幸侍左右若不少順
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吁以太宗之
賢士及以佞被責復以佞自解佞人之難遠如是通鑑
取此以美太宗而節去士及自解語過矣而失實矣

相風竿

江河間大小官民舟或於檣上或於尾後舵樓上立一
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每日風色謂之招風旗按唐詩
人韓翃送客水路歸陝詩有云相風竿影曉來斜知此
則古已有之矣而相風竿之名尤佳

特賜進士

孔誥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上以聖裔欲寵異之
特賜進士除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命教皇太子讀師
範嚴正不阿上重之

龍骨

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爲蛻也見本草按造化
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言之信
乎龍之有蛻骨也

叩舷憑軾錄

姜南 纂

叩舷憑軾錄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王 朝恩 箴餘校

姜 南 蟫里貫已見

勸學文

勸學文一篇宋荆國王文公安石之作也通篇皆以肥家潤身之利歆導學者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養其良知良能者略不相及也善乎李之彥之言曰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既得志之後愁其掊克惟以金多爲榮不以行穢爲辱屬玷白簡恬然自

如雖有清議實之不恤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一切貪廉恥於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資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論曹操

宋景文公用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乎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謗張温權之量又下矣待賈少忌唯劉備爲綿綿云又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

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末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然則天奪其魄以誅彧寧不信乎此論深爲有見然曹瞞尚不能容物已見唐徐寅之詩而荀彧之志杜牧亦嘗道及之矣

詩含怨刺

嘉興陳漢昭顯能詩嘗題枇杷山鳥圖云盧橘垂黃雨滿枝山禽飽啄已多時那知歲晏空林裏竹實蕭疏鳳亦飢此詩怨刺之意見於不言之表較孟浩然不才明主棄及薛令之苜蓿長闌干之句辭雖隱而意愈露矣

題趙子昂畫馬

姑蘇沈石田啓南嘗有詩題趙子昂畫馬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西涯李文正公亦有一絶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閑千載畫圖非售價任他評品落人家二詩之意皆惜子昂事元之非也

宋仁宗明恕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肯生肉蛇蠍如龍程因其人于獄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輔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從而禁繫之安得不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之輒止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夫以唐太宗之賢猶殺李君羨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疑故也仁宗於此其過二君遠矣謚之曰仁宜哉

按察司官不糾劾

永樂已丑車駕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玉貪暴失期上怒謂湖廣按察司官不糾劾皆謫楊青驛給役

慶樂園詞

張叔夏過錢塘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自序云慶樂國韓平原之南園也戊寅歲過之有碑石在荆棘中惟

存古桂百餘故末句亦有猶今之視昔之感　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圓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信歸魂不到花深　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袖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余嘗讀此詞不覺爲之增歎再三夫花石之盛莫盛於唐之李贊皇請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嶽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圃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今誰在耶余爲童子時見所謂慶樂園者其峯巒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矣杭城中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陳家者已爲之而拆去矣止遺一坎許氏者自余結髮已來不三十年已七易主矣計此耆舊之尤者也君子貽厥孫謀嘗訓之以勸儉毋蹈此而取誚於後人焉余因誦叔夏之詞重有感也於戲

過宋陵詩

陳橋驛畔欻倉皇黠鼠拖歸來作宿王玉斧不揮蠻後雀朱牌空寫火中羊早知金狄無誠約何必珠襦有淺藏泥馬南來成底事江邊白塔更淒涼此鄉先達存齋瞿先生宗吉過宋陵之作無限傷悼不平之意見乎其辭

斧鉞寓於吟詠之內也

羅結

人以太公望年過八十始遇文王佐成周業而伐紂救民以安天下爲古今大老一人而已嘗讀北史魏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以其忠愨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結雖不敢比望然其壽考亦古今大臣之所罕有也

僧可觀入院詩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嘗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動其中乎

作粥救饑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饑官設粥仙林寺中饑民殍死不爲衰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民振之爲事乃請杭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即菩提寺作粥夜鬻翼大鑊中明且饑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

盧其前以行粥用兩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費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饑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孺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懲湖州事也有意哉

東海翁自評

東海翁張先生汝弼稟識奇異充之學問老且不倦爲文章典雅深厚詩清健有風致草書之妙論者至推爲一代冠冕然世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先生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必以理勝嘗自評其所能曰人以書名我吾自觀文爲最詩次之書又次之其他則非所敢知也然羅一峯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先生慨然作詩送之及守南安謝病歸民相與立生祠竊下又數請賦移文候安否則其爲政可知矣

黃堂

黃堂即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瑯嬛雜記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見姑蘇志

炎涼得失

東陽子俞子曰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機踞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岡二井水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又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舍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宜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夫炎涼在人得失有命君子修其在我者而已炎涼得失何得於心哉

不用隸卒勾攝

宣德間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版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稍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題四皓奕棋圖

威寧伯王襄敏公越題四皓奕棋圖云贏趙強秦一局收不曬末著又安劉就中諸呂頻勍敵賴得留觀有絳侯朱克粹云一局殘棋尚未終白頭何事到青宮可憐

千里冥飛翼卻曬劉侯得網中二詩威寧之辭意勝也

東軒鶴窗詞

臨川張東軒先生大年作小詞二闋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婦　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　粉淚濕鮫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峰酒醒燈花落數日尚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悔從前錯予師鶴窗翁和之序云臨川張大年先生嘗作卜算子二闋予自童子時誦之至今不忘歲晏風雪夜坐無憀取而歌之孤懷悄然因和其韻云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踏鳳仙合作蕭郎婦　觀色雪中梅淚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峰未數高唐賦　花壓鬢雲低風透衫羅薄殘夢騰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　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二公之作可謂鏗金戛玉矣

中秋啓

宋趙應穎奇謝景思彼同在太學值中秋趣人作會啓云庾亮樓邊漸覩掛簾之月揚雄宅畔蔑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樽中屢極詼諧之飲鑑

流地上曾無歸客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願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酲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滿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盡追長夜之觀過此以還未知所措祖穎之筆也醞藉可愛但恨太酸耳

總兵官印文

國家以公侯伯都督掛印充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曰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羌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運總兵無將軍名稱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蘇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將軍印

統幕

統幕之地在北直隸隆慶州西南八十里相傳遼主遊幸嘗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俗訛爲土幕又名土墓又名土木皆訛也本朝正統十四年王師敗績于土木大駕北狩即此地元陳孚剛中詩千里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生不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

朱靜庵

海昌朱靜庵光澤教諭周濟之妻也能詩其詠梅花煙籠一絕膾炙人口其詠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裏恨迢迢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才思不減李易安也予年十五六時識之今有集行于世

學詩之法

學詩之法先師孔子道之盡矣後之學詩者不過曰取材漢魏效法於唐而已所謂性情者未之講也嘗愛元伯長答徐生問詩一律云少日學詩愧老成中年漂泊謾才名師襄去亂亡周雅宋玉悲秋學楚騷月樹謾同烏鵲風雨何得鳳凰鳴編來信有餘師在千古歌聲繫性情性情二字拈出於學詩者甚有益

以醫寓諫 以下三則見翌軒道聽今附此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洪武乙丑庶吉士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洪武乙丑進士轉翰林庶吉士由是觀之則國初庶吉士在中書省高皇帝既革中書省乃改在於翰林耳非文皇始賜名也

庶吉士

國初庶吉士或在中書省或在文華堂後改置翰林偶讀梁用之徐孟昭傳云孟昭登洪武乙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上左右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由此觀之則洪武中六科亦有庶吉士不特翰林也

莊荀揚子之文 以下四則見辟經堂備精編今附此

陳後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劌成相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澀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遇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愚以為文章以理為主而輔之以氣莊荀之氣壯故志節著而文愈奇揚雄之氣弱故志節靡而文愈澁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雄其餒者乎

胡端敏公論仁明武

胡端敏公世寧嘉靖甲申以吏部右侍郎服闋被召時羣臣諫上追崇者伏闕號慟聲徹內庭上怒責以榎楚降諭有差公乃上疏略云臣昔效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蓋是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

所以成之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者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之物何所容而天威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者仁或可過而明過則察武過則殘決不可也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決斷姦不能戢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亮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偶斃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寔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難杖行于殿陛刑戮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之美也臣願陛下謹之於後而已又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不合而以前難謂其事事皆非聖明於是唯以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

古文三等

陳後山曰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

東漢而下無取焉蓋周之文六經孔孟也七國之文諸子之文也漢之文文士之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辭可以見諸子不如六經孔孟文士不如諸子也

曾子老而學成

宋景文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余以為曾子之學誠篤故功夫細密而卒能傳夫子之道著書立言與六經垂憲今觀大學次第節目之詳知其學之有本有末而得乎一貫之旨多矣所謂該洽乃其餘事

學圃餘力

姜南纂

學圃餘力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姜 南 纂 里貫已見
秉山 馬 逵齋 掄古校

文正碑語

宋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其末系之以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按唐李陽冰括蒼馬夫人廟記其末亦係之歌曰鷄山蒼蒼鷗水茫茫陰府助國兮于時彰彰福我鄰邦兮民斯永康仙兮仙兮與

日月而齊光文正前二句與李之前二句不甚相遠也文正固非蹈襲者然以辭義較之文正勝於李多矣

桃源詩

甕天道人潘氏者赤城留鶴道人潘應昌之女也嫁裴致中善吟詠其詠桃源一絕云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漫傳蹤跡在人間辭義既正可謂溫柔敦厚之作也

君子小人爲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爲學格物致知多識前言往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小人爲學記博而醜所以衒其才以聳動其上而固寵竊權以濟其姦邪如宋陳彭年惟王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非不知之也知之而不疎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聳上耳道山清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强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吁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可爲其才所惑也

胡端敏公推重林見素

胡端敏公世寧忠廉剛毅謀謨廟堂于鄉自肅愍于公以來一人而已嘗見其薦林見素楊邃庵疏有云俊雖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政之節則眞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眞姚崇也人以爲確論及公謝病歸見素亦致仕以詩招公公和之有云朝野正愁元老去雲莊新報主人歸又云事業廣平眞宰相風流康節舊人豪見素因天下偉人公於見素可謂心誠愛之者矣公之可傳者固不待詩然詩亦渾厚莊重也

淮南子蹈襲孟子

淮南子泰族訓云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此數語全蹈襲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韓魏公愛民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視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時魏公之言眞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爲心者豈非公之罪人乎

經言兵勢

五經中論兵勢惟詩爲詳大雅常武之五章云王旅嘽嘽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之苞不可動也如川之流不可禦也綿綿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征徐國孫子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陽動如雷霆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二子言兵勢皆不外乎詩之意雖王霸之所以行師者不同其勢則然也

求賢

洪武元年八月　諭韓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可以度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遣祖不征下詔賁帛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祿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守官本土

國家之制仕宦無官本土者惟永樂三年秋七月以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illegible]爲陝西左布政使弘以本貫辭上不允文臣官本土者僅此人

不育子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

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死之尤諱養女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

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也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爲乙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今國家之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然浙江寧紹二府官民之家多溺女生即溺死之安得以東坡之書告諸守土者以行朝廷之法

湯東甌壽考

國初東甌湯襄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外有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宋臨敵果敢堅忍不嘗挫衄有諸及兵

書者輒究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敵竝耳何以泥古爲家諸妾媵有餘者年皆散遣之得賞賜多惠其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皆任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道民意懇如也厥後聖公多先物故惟公腐龍歸至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也

國家大臣比蕭何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乃封韓國公誥文有曰昔者蕭何有饋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爲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忠襄公資洪武末爲北平左布政使文皇在潛邸尤愛之公有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皆以漢蕭何擬之封湯陰伯

不罪戴元禮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辭出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執付獄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禮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無與汝事勿恐元禮頓首而退帝即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淺學之病

宋葛常之云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賦瀟湘云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書虎行末章云憶昔子顏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老覺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葛常之讀書不多數語切中淺學者之病

知君臣之義

宋僕射蘇公頌元祐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愬必告諸公曰聽聖語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御史周秩嘗論元祐執政至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同吁使元祐諸公皆如蘇公則可以免禍矣

大臣妻入謝

宋大臣封拜妻皆入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后國家不行此制按宋名臣遺事呂文靖公夷簡魯簡肅公宗

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爲師範也觀此可見宋有命婦入謝之制

大臣用人正己

大臣之用人取其正己而不嘗取其順己取其忘私而不嘗取其徇私苟非深知其賢而以便己用之則爲私暱矣爲國豈不殆哉宋范公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溫公之喜如此宜其爲名宰相也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家驥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家以酸字爲韻令賦梅花詩詩者輒應聲云彤指溪邊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爲傳家太清白致令生子亦辛酸家大悅款其人而厚贈之

貢句

唐末湖南天策府學士金華劉昭禹字休明工詩有句云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其苦如此有詩三百篇行于世

蘇師旦贓賄

蘇師旦本平江書吏韓氏侂胄爲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寶爲心腹韓爲知閤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侂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尊之師旦嘗以簽乏求金于韓韓初不卹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擬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郭公倪爲督視庫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師旦以韓念己必復召用己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不知韓之已誅也遂籍其家得金滿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 四十三斤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吁元載之贓貨焉足擬哉

內禪議所居

宋光宗內禪議修泰安宮太上皇重於遷御大學錄湯璹貽書趙汝愚引唐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太宗即位于東宮顯德殿至貞觀三年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泰安

宮甲午太宗始御太極殿則是聽政于東宮者三年不
遽遷高祖也今日或可仿此別營聽政之所上皇仍居
大內事體順甚汝愚答書稱其援據精博深合事宜越
九日有旨秋暑方降太上皇帝皇后宜用唐武德貞觀
故事未須遷宮因名宮以慈福泰安之役遂寢吁璹能
引古義以處大事汝愚能用善以安國家璹之學汝愚
之德其可與也夫使無學而不能用善者處此其不失
天性之善也幾希

王蘋敢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蘋曰檜欲告老
如何蘋曰此事不當問蘋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道
氣故問爾蘋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舊擇可任國家之事
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
蘋之對發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蘋可謂不
失其正者也

士大夫善書

文皇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
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沈
民則之真篆八分皆知名當世而胡解及沈之書尤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

之貞石傳之後世一切大制作多沈之筆也

陽虎曹操之言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而孟子引之以論爲
國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而陸宣公引之以論賑
撫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虎之言此恐爲人之害於
富也而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操之所言乃奸
雄之心志宣公反之則有帝王之氣象也

詩相似

劉得仁中秋月詩有云一年唯一夕長恐有雲生司空
圖中秋月詩有云此夜若無月一年空過秋二詩句意
全相似

孔文舉

孔文舉非濟難之才使處於曹操決不爲也操忌其異
己卒殺之溫公作通鑑不能改易前史阿奉曹氏之文
爲忠臣義士洗雪其冤而蹈襲虛誕狠僻雜之子書是
不知春秋之旨也此義不明其書何足以示鑑戒哉

陳宮沮授田豐

陳宮沮授田豐皆亂世豪傑之才也而託身非人謀不
得施智不見用徒殺其身與自經於溝瀆者何異可哀
也哉

夏忠靖公大體（以下四條見迪遂錄附此）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
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
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
有此繼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
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
辯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抗言御史給事中曰而
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
言官對辯是非諸大臣皆嘿然咎言官妄言夏忠靖
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
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
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乃命復出問
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
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推命

術者以干支五行推人命運休咎往往有奇中者自昔
至今如漢司馬季主魏管輅唐李虛中者幾人哉不可
信者千百皆然也就日錄云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
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而軍校則有一大責罰

其小小陞轉則軍校微有譴阿此又不知命以如何取
舍又錢國山叢談云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
內有賣粉鄭氏者家頗贍給以正月十五日亥時生一
子歲月日時適與蔡公蔡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
人亦爲之傾聳始年十八春末出遊忽躍入波中溺
死二事相類如此雖使虛中復生執此詢之亦不能判
其吉凶二書備排推命之謬最爲有理讀者當自見之

萊公泉

武陵縣北六十里有萊公泉在甘泉寺舊名甘泉宋冠
萊公準南遷日過此題於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
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得罪南謫亦道經於此題於
西楹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淳熙中南軒張先生栻
曰萊公泉觀萊公之去國猶有忠不忘君之心謂之雖
若不以遷謫爲意其實勉強也范諷詩云平仲酌泉回
北望謂之禮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
寵榮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
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鑑覆車

學者當有守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潮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除千令
因家焉故與忠定又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
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
語與論明日於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

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傾此予見今
之士有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憾者多矣不但者相
與論褒拂鄭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喪之則張大自
衒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學者當戒之

文章關世變（以下七條見璧齋臆言附此）

宋孝宗一日與崔敦詩論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建
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蓋論一
德孝廟尚聽天顏甚喜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

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纖悍遂有草莽蝸起之象上嘉歎曰卿論得此甚好然敦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施錢修佛殿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獄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葺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吁今之富家巨室爲佛老二氏建梵宮梵宇粧

藝海珠塵　學圃餘力

神塑像動踰千金爲民上者宜以莘老之法處之

科舉年

國家以科擧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蓋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會試自是間三歲舉行不輟至永樂元年癸未以內難初靖至二年甲申始會試永樂七年己丑車駕巡狩北京停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廷試至天順七年癸未二月禮部貢院火會試士有燒死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德十五年庚辰會試時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廷試辛亥狀元吳伯宗前甲申狀元曾棨辛卯狀元蕭時中後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曹操言君臣

曹操既以譖而殺崔琰復以譖而廢毛玠桓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曰此捐君臣之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吁操豈知君臣之恩義者哉豺狼其性梟獍其心虐弑天下之母毒害人主之嗣廢殺忠良竊取權柄爲操臣者皆賊之從也操既不知君臣之恩義則事操者又豈知君臣之恩義彼苟知君臣之恩義豈肯捨獻

藝海珠塵　學圃餘力

帝而立於操之庭曰忠爲賊之從哉既立其庭則死生以之又何譏焉若操者可謂徒責人而忘自責者也

溫公論漢昭烈即位

司馬溫公漢昭烈帝即位論專主勢力強弱大小而言至於天地之大綱帝君臣之大名分略不之及其云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宋承之故不得不以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別也吁曰帝曰王曰崩曰殂曰伐曰寇非尊此而卑彼何也況其尊曹魏而卑昭烈尤其著暋立意之大失者豈春秋誅亂臣賊子之義哉

帝昭烈之賢

漢昭烈有三代帝王之資有三代帝王之學鄭康成陳元方不爲無助也觀其臨終教帝禪之言治而不亂高祖光武有所不及也天若祚漢使之光復舊物其治效宜不在兩漢之下矣較之曹流德分香賣履孫仲謀委託非人豈其儔侶哉天厭火德悲夫

陳壽評三國

晉史官陳承祚作三國志獨尊曹魏以天子之制而等漢吳如春秋列國義例不明固不待言矣然其評雖褒

藝海珠塵　學圃餘力

美魏武不過一權謀之士雖貶絀昭烈猶謂其有帝王之風而其評諸葛武侯之美二國之臣皆所無也其謂應變將略非其所長者承祚嘗入爲司馬懿與武侯相持而作遜辭以爲懿也其隱然與昭烈君臣之意往往見於志中讀者自當見之

風月堂雜識

姜南纂

風月堂雜識

姜　南纂 里貫已見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鹽　朱　孫垣　勤仲校

秦襄毅公存大體

秦襄毅公紘總督兩廣軍務時因發總兵官安遠侯柳
景贓私反爲所誣朝廷命錦衣衛官校逮公至京訊之
官校至公治事自若凡兵食軍務檢庱旣畢然後就道
軍容騶從略不少損官校以其大臣重望不敢肆言然

憂誣之者以此脇之及度嶺公乃謂官校曰吾今可以
就逮矣遂白衣囚首跣詣自縶官校雅敬公不肯縶公
公曰頃者吾非故違朝廷旨不就囚服領兩廣總制其
責任甚重軍民之所承奉綏夷之所具瞻一旦至此吾
一身爲足惜尚囚首就縶正自恐損朝廷威故優游至
此者存大體耳乃就縶而去

鸜鵒詩相似

宋開禧三年十二月史彌遠殺韓侂冑於玉津園有旨
錄其家與尚九歲詩云清曉官來錄籍時未曾吹徹玉
參差旁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然此詩與郭
浩題隴州鸚鵡詩相似建炎筆錄云浩以秦鳳提點刑
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一白鸚鵡鳴於樹間問上皇安
否浩詰其因蓋隴州歲貢鸚鵡徽宗置在安妃閣教以
詩文及宣和末使人發還本土二鳥猶感恩不忘浩因
賦詩云隴口山深草木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中不忍
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九萬詩全出於此吁高爵厚
祿如張邦昌劉豫者不如此禽多矣

穢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矻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
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

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赤城新志不載方正學死節

天台方正學先生希直以文學高一世而以經濟自任
其盡忠所事可謂烈丈夫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與相
埒則夫赤城後來之士豈有出其右者哉今赤城新志
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雖草鄉
錄亦不明言其故遂使先王精忠大節人不得其詳意
者爲其得罪于長陵而不敢明言其所以得罪之由也
然江西有練安子寧者亦死于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
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觀此
則長陵亦未嘗追念舊惡也蓋獎忠遂良自是帝王盛
德此唐太宗所以用王魏也長陵盛德不減文皇今泰
和尹閎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參拾遺錄雖敘及建文死
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
亦略其事方石謝公爲國史官而修赤城新志乃獨略
其鄉邦先哲之行而後生小子讀其書思其人無從考
其行事之詳豈不惜哉第恨不獲見方石而質之必有
說焉

崔浩評諸葛武侯

北史崔浩評諸葛孔明云亮之相蜀英雄奮發之時君

臣相得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此
策之下者也可與趙佗爲偶而以管蕭爲匹亞不亦過
乎夫孔明伊呂之儔管蕭不足道也浩特以成敗之迹
論人謬矣

聶大年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
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臬諸公
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
酉歲偕大比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
以老而廢學竟辭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遐徵
書使者頻頻走傳車老大難逾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
魚五羊城古仙游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雲舊知
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泰六年徵詣翰
林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
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
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
病不起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
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
爲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七夕歌

杜少陵哀江頭元微之連昌宮辭白樂天長恨歌得風
人之遺意如張文潛七夕歌辭淺意褻不作可也

范增冢

范增墓一名亞父冢在徐州城南一里許增項羽謀臣
羽以陳平反間疑增增怒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死葬此元季有賈胡盜發其冢深四十尺許得寶劍
虞邵庵諸公皆有詩悼之宋本初一首云戲馬臺前范
增冢英雄千載行人悚冢中寶氣騰光芒識寶賈胡心
爲動築室潛謀二十年一朝鑿井穿其壟存錙絕深四
十尺乃有石盤青龍蟠四旁非代大十圍各施九十表

璞與石穿槍甕甚分明漆光可鑒剛而犂塚之不用揮金椎白骨儼然金頂鍾匣開齎劍露盤龍金玉輝煌氣交擁胄胡致富須臾間棄骨溝中寧愧恐平原無色鼓角悲山鬼夜號川澤涌太守陳公英俊才慨歎掛榆吾所統亟呼五百取羣盜械致徙犴見仁哉傷哉亞父天下奇鴻門高會真危機大旗飛起齎天意拔劍起舞空爾爲風雲變化失隆準玉斗一碎山河非如公明義古亦少發憤乃作彭城歸六合茫茫漢疆上厚葬何人誠可嗤君不見驪山牧豎遺燼酷不如王孫裸死良亦足

莊騷左氏司馬遷

文章自六經諸子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然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書春秋皆不能無弊不如六經諸子之純粹也學者擇焉

六憶詩

東坡六憶詩鄉先輩徐延之謂其風流醞藉由盡入之情態其憶行云屏障腰肢出洞房逆花窺地領巾長羅裙趣定雙鶯小只有金蓮步步香憶書云纖玉參差象管輕銅鞮小研碧窗明袖紗斜映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憶飲云綠蟻頻斟不厭多怕羅輕軟槐金荷從教弄酒春彩逓別有風流上眼波憶歌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春宵也紅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憶眠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紗裙小簟涼漠漠帳烟籠午枕粉肌生汗白蓮香憶妝云宮樣梳兒翠鬟犀斂深水玉刻蛟螭妝成要點雙心字不管蕭郎只畫眉予師馬鶴窗先生云六憶詩本韓致光三憶詩求致光云憶眠時春夢困騰騰展轉不能起玉釵垂枕稜憶行時背手移金雀斂笑謾回頭步轉闌干角憶去時向月遲遲行強語戲同伴圖郎聞笑聲然致光作香奩是其

本色六憶不載蘇詩全集恐是唐人效韓所爲傳者之誤也先生之言如此以今考之六憶乃王建仲初之作也信爲唐詩而非東坡之作焉

銀瓶烈女

銀瓶烈女者宋岳鄂武穆王飛女也古今歌詠其事者甚衆惟王梧溪原吉古樂府銀瓶怨子醉五清劉先生孝娥井銘二篇可補梧溪諸作引云娘子宋岳鄂王女閩王被收負銀瓶投井死祠今在浙西憲司之左逢感其節孝敬爲之辭梨梧月落烏號霜寒泉幽凝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白慕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囹圄衛闕將身贖無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愧死緹縈女井臨交衢下通海海枯衢遷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在萬歲千春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鵑先王墓木西湖邊五清先生銘有序云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寃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予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下心跪曰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叫父寃寃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斟憤如鐵靈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戒燒丹詩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席上腐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徐鄉澄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爲黠者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嘗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州爵訓導緒亦有詩云肯將身後無窮術賣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箕仙詩

弘治初大京兆于公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自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先太傅肅愍公之墓邀予師馬鶴窗先生偕往自湧金門登舟留泊第三橋下公曰予不到西湖幾二十年山川如故風景不殊予當賦詩吾爲和之時九月中旬也鶴窗遂賦唐律云畫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鴻鵠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柰江南庾信哀公和云二十年無此答來水仙嘗爲洗征埃蘇公堤柳千行合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塚墓楊梅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泛松而還翌日鶴窗復與詩友王雪村天碧泛湖雪村善召箕仙術每吟詠有窒阻則叩仙續之仙箕常攜以隨鶴窗因請召之云有所叩箕既動

鶴窗問仙何名即書云有事但問問畢告名鶴窗曰有句云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跌寶座西方大佛丈六金身鶴窗與雪村方驚愕其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閶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塘蘇小小敬和鶴窗先生昔時湖橋首唱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先生相顧若失稱歎久之曰小小賤才鬼耶昨賦詩頃冥冥之中已窺而記之矣小小真才鬼耶予杭士大夫多有能道其事者

留夢炎

宋留夢炎理宗淳祐四年狀元文天祥寶祐四年狀元陳文龍度宗咸淳四年狀元及宋亡文陳二公皆死節顯著不負大魁之名夢炎則自咸淳三年爲樞密使四年罷德祐元年六月拜相至十一月棄位而遁二年正月召之不肯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及元將唆都陷衢州夢炎遂降以苟活圖富貴有玷名科其視文陳二公不啻麒麟之於犬羊鳳凰之於燕雀豈可同日語哉又自號曰忠齋夫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其不忠甚矣尚誰欺乎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

於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業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破臣强不可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帝歎賞焉吁帝雖異裔亦知厭薄夢炎之爲人然孟頫之詩實所以自嘲耳

膽大如斗

三國志姜維傳魏將士殺鍾會及維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山房隨筆載宋崖山破張世傑舟覆而薨瘞畢發屍棺斂焚化其膽如斗大而焚不化諸軍感動

有文無行

古今文人往往無行如漢之揚雄劉歆唐之柳宗元呂溫輩皆急於榮利苟圖富貴而不惜名檢如宋張說之爲承旨也士之頑鈍無恥者多趨之而富川王質景文吳興沈瀛子壽二人者始在學校俱有聲及同官樞屬時譽籍甚每自相謂以詣說爲戒衆皆聞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詣說甫將升堂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

搢紳喧傳清議鄙之人皆不安而去瀛有沈子壽文集質有雪山集雖辭藻可觀所謂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文不足道矣傳之奚能久耶

杜審言洪景盧自矜

史言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瀕死謂武平一宋之問曰吾在久壓公等其自矜大率類此又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蘋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叟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叟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夫文人誇誕高自稱許以驚世駭俗自古通病然審言之詩多佳句景盧之學極該博先儒因且非之近日學者於遷固之史二王之書李杜之詩平生未嘗經目每作一文賦一詩或對人朗誦或書之以懸屋壁輒曰

吾文自遷固史中來吾筆範札法二王吾詩某句如李翰林某句如杜少陵吁使審言景盧聞此必爲之捧腹絕倒矣

九字梅花詠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擷皆蘂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天目山釋明本中峯九字梅花詩也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爲方外交同院學士馮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强挽中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爲梅花百韻詩者示之中峯一覽走筆亦成一百首海粟猶未爲然復書此詩求和海粟竦然久之致禮而定交焉

四皓子陵

樂庵先生曰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臥東都無寇鄧則子陵不得終隱予以爲四皓人品不能並子房子陵意見不肯爲寇鄧

釋氏言心

兩儀之內覆載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釋氏指言人心也此語亦好但又云即心見性見性成佛則差矣

張兼素寫懷詩

石州太守許師宗先後君恩感激同身外功名無遠略古來明哲有高風關山敢厭驅馳苦天地從知覆載公此日扁舟向西去心隨江漢仰朝東又云眼見朝廷政令新小臣何事復憂民一言雖忤九重聽萬死猶存七尺身沙上白鷗閑笑我鏡中華髮已催人十年揚子江三渡今日何須更問津此張兼素寫懷詩也兼素名徽吉水人登成化壬辰進士任滄州知州清介公明愛民如子不畏權貴擢後軍都督府經歷時見素林公俊爲主事以忠諫下錦衣衛獄徽上章救之亦逮下獄三原王端毅公時爲都御史上疏言二人皆忠亮勸上納諫旌直以隆治道宜復俊徽之職以慰天下之望疏入上怒解二人皆謫外補徽始得石州尋改師宗州行至儀眞故有是作一時皆傳誦之謂其忠純之意溢于言表而無怨懟厭望之私尋卒于家

正人知（以下四條見劉[illegible]閒思錄附此）

士君子立身行己當求無愧於心不必求同於俗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可矣昔愛司空表聖一聯云窮辱未甘英氣阻乖疏還有正人知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

八司馬

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强王室時計出下下反爲所勝被禍耳諸賢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修書尙循其說似終不與爲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略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申矣

慕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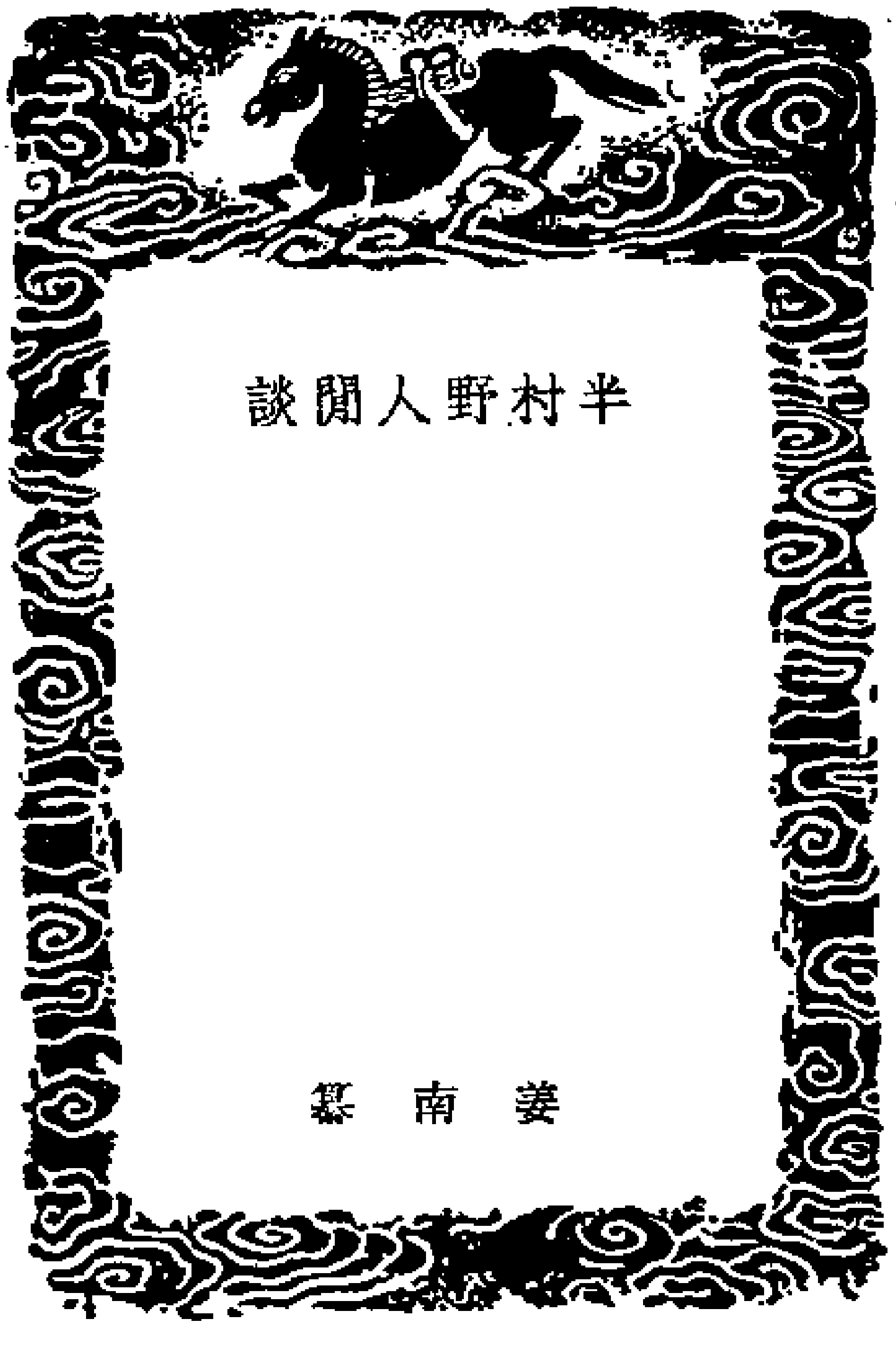
東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受轉以女妻荀彧彧父緄慕衡勢誠彧娶之爲論者所

謹按史記稱爲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或亦與孝廉人侮其爲王佐才而父子接轅紛雜甘心權勢身名不之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雖不畏於聖賢獨不愧於傅公明乎然則匪龍也鼠也匪王佐也虜奴也其甘心於操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是以君子愼之

作邑之難

今之作邑者多進士舉人初筮仕者也上而監司府州之責成下而鄉社百姓之爭訟急而征繳以供軍國之需近而嚴憪以防吏胥之弊能否顯晦皆繫於此苟非

廉以處己公以服衆明以折獄愼以御下勤以治事則未有能稱者也宋林德崇父翁爲劍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謂不治事之譏投牒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濟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半村野人閒談

姜南纂（南字叔明，號蒙齋，浙江仁和人，明正德己卯科舉人。）

用刑

周公致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威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迺有刖膝斷趾。鉤背剝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相沿弊俗染人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救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彭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為虐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乃或支解臠割。勾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竊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易、吳越王錢弘倧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而不省。我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得不如是也。

答應文章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者。信筆成篇。略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文字。不足當法。答應而已。遽棄付之。此可見公之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為緩。惟以借親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猶不得舉哀。乘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冀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為怪。不知作俑者誰耶。此東谷所見之言也。吾鄉有仕宦於關中者。卒于官。訃聞。其子將借親。沈評事子輕以為不可。或笑之。以為不達變通。使或人見東谷之言。將不暇笑。而以評事之言為從也。

體悉人情

宋張忠定公詠。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李畋張乖崖語錄云。

老景

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呆。一頭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弱。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入粟補官

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飢。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即止。詔補三班借職。（今承信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弘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百戶之例。或為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粟民往往藉此抗禮長吏。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然亦可以摭此為故事以喻之耳。

賢相表

唐開元相張公九齡。有謝香藥表云。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雕奩或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材謝中人。位參上將。獵場效淺。山岳恩深。唯因受遇之多。轉覺輕生之速。又建中相常公袞有謝耕表云。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居良史之官。詞翰不工。叨忝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霞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兢惕。蜉蝣之羽。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捧戴無力。兢惶在心。二表才數語耳。曲盡賜予之意。二公皆名臣可以為法者。故全篇載之。以見不以徒多為貴也。

文人諂諛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有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而唐王勃秋日燕滕王閣詩序亦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不唯蹈襲其步驟。而雕琢愈甚矣。

稼軒不取犯古人諱者

宋辛稼軒棄疾帥長沙。士人或懲考試官。擢取第十七名春秋卷。稼軒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之。啓名。則趙鼎也。稼軒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稼軒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觀此。則稼軒所存之厚可知矣。宜其不肯甘沒於外裔。而自拔來歸也。其以忠義顯名也。宜哉。今世之小夫細人。僕隸斷養。多犯古先哲人之諱。在上者恬不之責而使之改焉。其亦異乎稼軒矣。

謝莊善對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蓋亦巧於應對者也。豈至誠之道哉。

劉義慶議避仇

劉義慶。宋武帝中弟。長沙景王道憐之第二子也。帝少弟臨川武烈王道規既薨。以義慶嗣。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所著世說一書。先儒多稱之。按漢晉六朝有避讐之律。此議甚當。

蘇東坡勸王安石諫興大獄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遂君子困生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者矣。

智囊

秦樗里子、漢晁錯、皆號智囊。按樗里子。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若樗里子者。眞可謂智囊矣。貽謀及其身後。若合符節。得以全其邱隴。奇哉智乎。而錯也爲國擄智。不能保其首領。智安在哉。

詠荊軻

荊卿欲報燕。銜恩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匕首光陵日。長虹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此陳周弘直詠荊軻詩也。函關使不通。燕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急寒風。壯髮危冠下。匕首地圖中。

琴聲不可識。遺恨沒秦宮。此陳楊縉賦荊軻詩也。二詩憤恨之情。皆在意外。靖節之後。此亦佳作也。

富鄭公言有所因

宋富鄭公弼。奉使契丹。謂其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愚按此言亦有所因。唐高祖遣鄭元璹詣突厥。元璹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鄭公之言。全違此意。可以見夷狄無親。惟利是動也。

潘岳譏訕

潘岳。晉武帝時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然則岳之取禍。蓋亦恃才不遜之所致耳。縱使孫秀不銜之。亦何能以自免哉。

題趙清獻公墓詩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宋景定間。林存爲潭州帥。罷歸道衢。謁千夫荷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趙葵幼慧

宋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京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此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牛心山脈

四川龍州宣撫司東南。有牛心山。昔唐祖李龍遷葬於山側。武后革命。命鑿斷山脈。水赤如血。及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即命龍州刺史修塡如舊。未幾。誅祿山。乃升州爲都督府。賜號蠶麻郡。此說予以爲謬妄之甚也。夫武氏既鑿斷山脈。則李氏寢矣。玄宗何以復興。玄宗命塡其斷處。則地理家所謂客土無益也。吁。玄宗以勵精用賢而興。以荒淫用姦而敗。於山脈何與哉。

論宰予公伯寮

洪武癸酉。崇仁縣儒學訓導古水羅公恢上疏言。孔子廟廷從祀者。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之下。未當。宜倒

僅啓璺王廟。蹟湊不報。時皆服其論之當云。

夏口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至劉宋順帝時。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初。周將史寧爲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黃巢之亂。止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頒書學校

洪武中。以夷陵州學正延平張先生。習試禮部左侍郎。先生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便。先生正色曰。使賢才蔚起。利益生民。何惜此費。衆大駭。卒從此議。

霍氏衰

漢張安世子千秋。與霍光子禹。武帝時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吁。光旣知子之不材。而不能避遠權勢。以爲保身全家之計。反因妻邪謀。以怙寵。致其覆族也宜哉。

李舟語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使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語雖近俗。亦理到之言也。

論三焦

蘇黃門龍川志云。彭山有醫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於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今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係包。以理言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藏。若其無形。尚可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歎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於衛州。聞高敏之遺說。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丐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今醫家者流。皆執叔和三焦無狀空有名以自信。不聞有此說。故錄之。

歸姓表

唐鄭準爲荊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豈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尊涉歸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當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於陶朱。識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謾稱也。今考范集無此表。恐好事者以此一聯酷類文正事。故附會以爲其表語。不可知也。

百可漫志

陳鶚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四

百可漫志

陳鶚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林文安公翰請陞昌平爲州隸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名鄉貫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試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蓋殿欽奉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禮使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嚴

國朝濟省大臣無兼銜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禮侍新淦林先生誌祖清禮元不仕變易姓名匿居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詩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觀八音令爲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樹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晚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處木筆題詩灑數盃府公驚嘆遂與爲友致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林竟去之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見矣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所夢有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士人擬爲義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無驗後官膳部郎官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　上大悅擢禮部侍郎

唐守之皐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累戰場屋鄉人誚之曰徽州好個唐皐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何包裹爭奈京城剪柳何唐聞之志益勵至正德癸酉甲戌連捷經魁以狀元及第年已五十餘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也

冢宰尹公旻司銓日闕士翁旻以貢乾教職公試之不許曰子當出科第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使又有三舉子選除知縣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刑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刑文三篇皆異常格

有國子祭酒和詩以瑚兮作兮瑚太學生爲詩以誚之曰瑚兮難以作兮瑚以此詩才欠致標若使見人爲祭酒筭來端的負　廷釧

司禮監巻太監爲子弟訪師得舉人余洙勤不就強

而後可謂奉上坐左右驚訝既出奉喜曰此人可禮監太監也不怕死怕我子弟耶及就塾奉子弟皆襲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瑣頗輕易之既而有惰者輒加鞭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跪留乃止奉聞之嘆曰我家子弟不是這箇先生如何教得益加敬禮後余舉進士爲御官終不屈於人

孝廟即位徧祀宗藩秦王送朝使詩曰九重　聖主篤同宗遣使明禋禮秩崇鄉相敬恭承德意廟靈彷彿著儀容客山夜靜風雲會大地春回雨露濃歸覲重煩陳一語覲藩存沒感恩同

赤城詩選潘留鶴太山詩有混沌以來惟此老乾坤之外更無山之句近時莊定山有開闢以來元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此語亦豪放殆黙符於潘者

三山鄭汝昇善詩且多滑稽嘗爲親戚令廣東者一絕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藍衫老妻牽住輕輕語參正脩書去潁南可謂善戲人者

有枀巡檢者夜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汝可善待之能爲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果有僧十二人來巡檢甚喜即語以夢贈散甚厚次日請作齋以度其先祖問之曰舟人更有何人請同齋各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請也巡檢令其子至舟固請二行童密告曰我非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爲某官考滿回鄉過此十二和尚劫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煩大官察以此情訴達大人爲雪此冤也其子告之巡檢密點弓卒約二更蔵兒擒拔僧責問取二女證之皆服罪事上當道奏舉擢官此卽所謂一生富貴也

吉木緒紳群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辭具訴柅縣宰併系以詩曰毋在家中守丈
夫却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
判筆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爲題
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
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
之遂蠲其稅
陸太宰水村先生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
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歸雲夢已成韓信去蓴鱸
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策誰能辨是非
留首華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規諷
之風矣
莆田林大中蘊學士也嘗祈夢九鯉湖神告之曰汝
知五八之數如何算自擬四十當顯也至四十之
年果入試會馮太守受卷林時方爲馮西賓報捷
有期也一疾竟死夢始驗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雜質
之曰孰爲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是也梓溪果
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功名壽數始終皆羅
一峯梓溪覺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足矣後果
論陶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一峰祠蕭之術可謂
妙矣
江右郭忠恕覺清任道人以畫史鳴一時其爲詩亦
非易及者嘗題武昌竹牌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
水氣腥管絃成列鬧麝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
煙花笑我狂金鳳勞人消酒渴尾金承露浣詩腸
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辭幾場羣爭賦詠此
殆絕唱歟
成化間有張驛丞者山東鄉試中式嘗學舉公瑜贈
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遷編自枝譬棘
豈能留彩鳳塩車未必困驊騮東齋傾薦名勅蠲

西蜀趙橋志已酧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
瀛州驛丞中式近世所無舉公之贈可謂當矣
金臺李緝鄉紳會考歲以浮沈由光祿少卿補析州
知州三職乙致仕有曰鄉縣之職非術良豈弟者
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
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十頭將雙膝屈
三章乞得一身閒
莆田周章累舉不第祈夢九鯉湖得奴天西月之語
次夜再祈又添人牛二字其友詳之謂是癸酉年
三字也至期入試每患腹痛至終場不屬藁而成
嘆曰如是而可中乎夢其誣矣揭曉名在七十二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兄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
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知慎德業庶免末
無譁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山陰司馬通伯璽乃羅氷玉璟春闈所取士也同爲
閩臬副使一日偶並坐羅貽詩云歲在壬辰春試
勞至今朝着列英豪此行亦有堪誇處座主門生
相並高司馬遂爲肉袒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校官翰林題白頭翁畫送之
云幽谷芳年滯羽翰沖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笑
頭空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近日翰林諸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
席尊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諸公請教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古席尊曰皆不
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捧腹
嘉善周澤字天雨者先君所取解元也以進士爲襄
陽推官爲予題扇面云天桃草草仙家畫樹底雍
容見兩公應約明年紅杏雨曲江連轡立東風且
語予曰立之一字比唐人一日看盡長安花趣自

別也
鄉達高太尹理在番禺日鎮守府紅桃盛開時九月
也三司諸公並有詩詠乂之索題於商乃爲絕句
云九月雷聲震海涯鎮桃開遍五侯家叔勤後與
策梅道莫逐東風浪放花詩意亦婉矣
會友周行可續絃諸君賀以詩予弟成玉一絕可爲
善謔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雨漫夫昨裏來可
是東君勤愛惜煙寒東夜護花臺行可多髯故嘲
之云
予既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未是厚道逍遙
記覺胸次灑然蓋先得予心者因取記文節其首
尾書之座右爲逍遙說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
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
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援功名可以智取神
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懺老死而終不悟
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知陶本猗頓耶則原憲黔
婁不復爲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知王喬彭祖
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爲善人矣使天下
之士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巢由夷吏不復爲孔
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孟
光不恍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
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
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錙
銖是以達觀君子立任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
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
則泥泥與世相濁壓之太山不以爲重付之秋毫
不以爲輕升之青雲不以爲榮墜之深淵不以爲
辱震之雷霆不以爲恐却之白刄不以爲懼喻死
生爲旦暮以盈虛爲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
身世之卑塵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於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適逑哉此詞足爲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予弟瓚知羅田縣時懐予每切因集古詩風雨字句爲二十絶將以寄予忽以疾卒嗚呼痛哉予檢歸槖得其手筆潸然隕涕因録於此痛哉孔懷之悰云其卷曰風雨連懐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矣要不專爲兄弟發也自坡長公感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輙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瓚奉别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鄉思凡誦古詩至風雨句輙有長公之感觸意致凡近筆力萎弱不能别爲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相叶者足成絶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懐殆疑古人預爲予設也爾來裒集得二十首録之爲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羅之士大見伊有篇章以廣予志别存一卷於玆卷題曰風雨連懐云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瓚拜書詩云凉風微雨夜蕭蕭(曾茶山)人事音書漫寂寥(杜工部)無路從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遲(杜工部)又衹是當時已惘然(李義山)可堪風雨夜連天(秦淮海)一聲何處送書雁(杜工部)喜入燈花秋閉妍(蘇東坡)又徙倚闌干一愴神(陸放翁)故國回首隔參辰(王平甫)山頭日日風和雨(王建)兒許悲歡併在身(劉長卿)又關山無際水漫漫(陸放翁)每軫歸心即萬端(羅鄴)極目相望何處是(梅宛陵)滿川風雨獨凭闌(黄山谷)又鷓鳴風雨不愁時(曾文清)千里河山繫夢思(陳后山)獨凭闌干意難寫(崔德符)誰人識此是新詩(王[illegible])又窓明窓暗篆烟斜(陳簡齋)風雨空城鳥夜飛(宛丘)憶著江南舊行路(韋蘇州)一身千里獨沾衣(陳簡齋)又樓高一别未相望(杜工部)客路那知歲月長(王[illegible])愁極本憑詩遣興(杜工部)半簷風雨斷愁腸([illegible])又夜風回雨木

明霞峙目極因驚悵望賒(王半山)落木無邊江不盡(后山)相思一夜繞天涯(尤延之)又千林地迥切西清(胡澹庵)常送中宵風雨聲(蘇子由)猶憐心事淒凉甚(陸放翁)臥數山城長短更(蘇東坡)又一堂風月阻同遊(呂[illegible])迢送高城百尺樓(李商隱)日月望書常至暮(陸放翁)冷風淒雨似深秋(岑參)又五更風雨送殘春(陸宣公)南蝶悠悠水映人(王半山)留滯山頭莫嗟嘆(蘇東坡)天將強健報清貧(陸放翁)又惜春連日醉昏昏(曾致光)風雨蕭蕭欲斷魂(蘇東坡)回首家山千里外(許[illegible])别離心緒向誰論(前人)又青楓無樹不猿啼([illegible])隣里垣墻啞啞鷄(致光)家在夢中何日到(杜工部)風吹梧竹雨淒淒(子由)又瀟瀟曉雨向風斜(宛丘)目送飛鴻去路賒(洪駒父)日未東窓淡無事(陸放翁)依然和墨寫歸鴉(公)又想見掀髯正鶴孤(蘇東坡)一天風雨水平湖曉來喚起相思夢(劉[illegible])欲傍清尊倒玉壺(前人)又暮笳嗚咽調孤城(崔[illegible])目送孤鴻謾寄情(宛丘)雲物不殊鄉國異(杜工部)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又午庭風雨藏高槐(曾茶山)肯信愁腸日九迴(崔[illegible])欲上疎簾看南北(崔德符)與巖幽霧不曾開(晁無咎)又一片江湖草樹秋(陳簡齋)矮簷風雨送蝸牛(楊誠齋)欲知趨走傷心地(杜工部)落雁昏鴉集遠洲(陸放翁)又一燈明滅照秋床(王半山)天地無情白髮長(劉[illegible])假寐塵侵黃卷上(王[illegible])滿城風雨近重陽(潘邠老)又汀鴈飛鳴意已還(宛丘)異鄉風物鬢成斑(蔡[illegible])相思相見知何日(杜工部)一夕連床風雨聞(王[illegible])

雲蕉館紀談

孔邇述

雲蕉館紀談

魯人孔　邇述

陳友諒初以江州爲都自稱漢王迎僞主徐壽輝以居明年弑壽輝遂僭大號時至正庚子也後又都武昌

友諒無遠大之志處兵戈間而急于珎寶僞將征伐必使之遍求奇寶故善承意者甚至發塚行劫

友諒愛姬茗華夫人善月琴友諒出師必以隨呼爲稚駕未幾物故葬于右耳峯猴溪橋側樹石月琴以表之至今人名月琴塚

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爲纓絡掛于角上纏金爲花鞍群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　國初　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上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

友諒在江州時嘗以春暮結綵爲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鋪于道上與宮人乘肩輿而行黃信詩云錦繡鋪張春色滿小車花下麗人行是也

陳氏既亡有宮人小春逃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清本清問陳氏宮中事小春言後庭數百人皆錦衣玉食用極奢侈有桑妃者陳所至愛海賈所進金絲紐花襖紫霞帳水晶樓鳳箱皆以賜之及敗投武昌井死又陳氏喜食玉葉羹以西山羅漢菜及曲江金花魚爲之味頗佳

明玉珎徐壽輝臣也初倪文俊陷川蜀令珎守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又弑壽輝珎遂僭號改元時至正二十三年也初都成都繼又都重慶珎卒子昇嗣

浣花溪自唐薛濤後能以溪水造箋者絕少珎守蜀時有群人陸子良能之巧過于濤珎于溪上建搗錦亭置箋戶十餘家令子良領其事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夏亡子良又死今不復有矣

蜀人多以酴醾花作酒未得其妙又以竹葉竹簺貯筠管中合釀之十餘日開來香聞一室味極甘美氣更清凉至今蜀人傳其法號開襟酒

昇在重慶取涪江青蠊石爲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味倍于常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

昇能飲宴會不用杯盞以大甕盛酒用忠州引蘇一双半甕夏月畏暑作霧帳四面架風輪以花竹簟卧其中宮庭後甚席地以蘇薰薦鋪錦褥于上宮人不用凳兀以此爲坐

城西清水穴亦名粉水井巴人以爲粉則膏膩鮮明昇建銀輝館于側署官掌之以供公用日給數定于宮内號其官爲花粉御使

蜀地荔枝叙州爲上昇于荔枝熟時設荔枝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醾潤色重雞冠新荔紅是也

慶安出紫梨到口卽化者爲佳昇取其汁和紫藤粉爲糕名雲液紫霜食之能却醉

帝王廟北極眞武廟並在鷄鳴山俱國于祭酒宋訥奏　勅撰記普濟禪師亦葬鷄鳴山又有都城隍廟學士劉三吾未　勅撰記

徐達墓在鍾山西有　御製神道碑常遇春墓編脩宋濂撰神道碑李文忠墓春坊董倫撰神道碑吳良吳貞墓檢討吳伯宗撰神道碑顧時墓禮部侍郎劉崧撰神道碑王志墓在鍾山西上[illegible]

同鄧愈墓在安德門裹沐英墓在府南學士吳王景撰神道碑俞通海墓在聚寶門外學士陶安撰碑胡大海墓在府南康茂才墓在神策門米濂撰碑兵部尚書唐譯墓郭子興墓聚寶山西馮國用墓府東郭英墓武中葬以上並洪

江學庭爲祭酒　帝幸國學講易之太極言亨屯循環治亂倚伏惟在人君謹之斯爲得耳帝悅賜宴崇文閣詔自今講讀明于勸戒者例皆賜宴名光儒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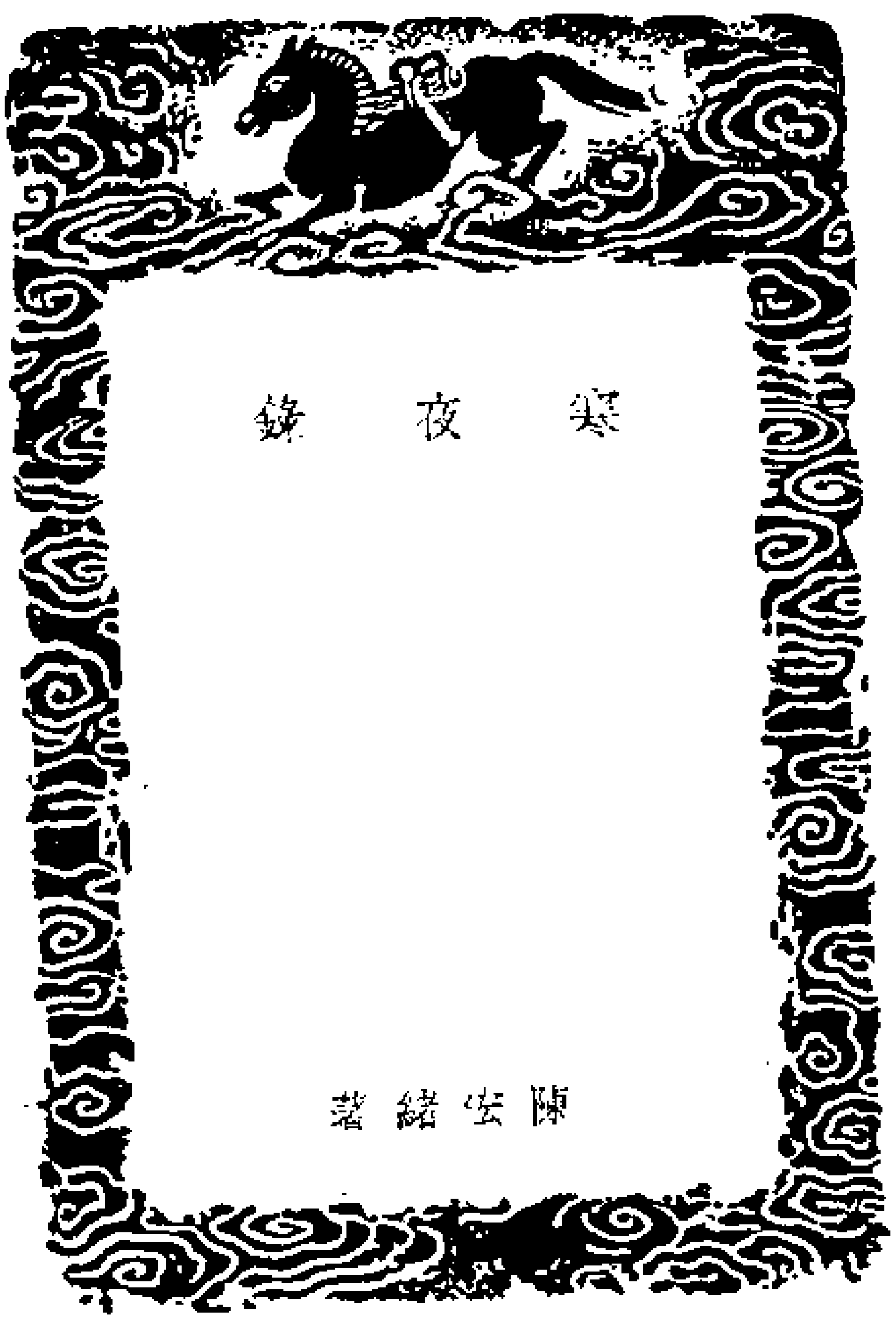
沈萬山蘇州吳縣人也家貧無産以漁爲生常于吳淞三泖之間撤網捕魚冀其所得以具饔飧一日飯畢就水洗碗碗忽墜水中山因撩之不知碗所在但覺左右前後纍纍如石彈遂拾數枚光澤過常乃盡其所有取之然不知其爲何物也有識者異之謂曰此烏鵶石也一枝得錢數萬山秘不言乃變爲海賈遍走徽池寧太常鎮豪富間轉展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或曰夏月山仰卧漁船上見北斗翻身遂以布襴盛之得一杓及天明有一老者引七人挑羅擔七餘而至謂山曰汝爲我守之我將來取言訖

忽不見山彦視之皆馬蹄金也以此致富二說不同山既富衣服器具擬于王者後園築垣周廻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層外層高六尺中層高三尺內層再高三尺濶並六尺垣上植四時艷冶之花春則麗春玉簪夏則山礬石菊秋則芙蓉水僊冬則香蘭金盞每及時花開遠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亭以美石香木爲之花開則篩以綵帛懸以珍珠山實携姬挾妓遊觀于上周旋遊飲槩以終日時人謂之磨飲垣外以竹爲屏障下有田數十頃鑿渠引水種秫以供酒需垣內起看牆高出裏垣之上以粉塗之繪珍禽奇獸之飲啄隱于花間牆之裏四面纍石爲山內爲池山蒔花卉池養金魚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面山繳魚四面削石成橋飛青泉婦偎若偎匿勝境矮形飛簷接翼製極精巧樓之內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諸珎異皆在焉山閒居則必處此以自娛樓之下爲溫室中置一床制度不與凡等前爲秉燭軒何取何不秉燭遊之義也軒之外皆實石欄杆中設錦金九朶雲帳四角懸琉璃燈後置百諧卓義取百年諧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數軒後兩落有橋東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達洞房者橋之中爲青箱乃置衣之處夾兩廡而長與前夜宵者爲眞寢妾婢之所居也後正寢曰春宵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以貂鼠爲褥蜀錦爲衾氈綃爲帳用極一時之奢侈初萬山富時有一夫一婦流移道路婦懷孕十月已足適至萬山之門首而產時將夜半矣進退無所不得已就于門下以手扳門環生一女子因名扳環是夜萬山亦得一夢夢一老人謂曰汝的金銀盡是扳

環者今富通之不相負也山驚覺不視所謂及明乃有此應山遂收其女爲子婦并其父母而養焉自女來之後家益殷富既長聰明過人山常與關造一橋新婦先成又退度務致娘曰賽公橋橋今在秀水縣北境平望　太祖既克金陵欲爲建都之地廣其外城時兵火劇殘之際庫府虛乏難以成事萬山恃其富實覩與聖祖對半而築同時舉工先完三日　太極槩酒犒之曰古有白衣天子號曰素封卿之謂矣然心實不悅也萬山有妻十三尤愛者曰麗娘山嘗與之觀花後園至摽香亭傍有一古梅白蕚鮮美馥郁充斥娘因脫所著金翡衫加于樹頭曰香則有矣但少豔色耳未幾娘亡後人有月夜見梅底走一美人著金翡衫時皆謂麗娘精魄也山思之甚或夜宿梅下或日禱梅間又作思娘臺于塚上置靈思碑其中有曰紅脂塵化萬隱俱空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禱靈見其恩牽樹碑由于情結會稽槽鐵崖所製也萬山田有近湖者延湖築成石岸以障田上旋其富過于已獨稅其田九斗十三升及欲害之而無由適萬山築蘇州衛以茅山石爲心上謂其有謀心將爲逆遂收殺之血流出盡白以兵圍其家籍抄沒之家財入官新婦先萬山卒以床施周普寺爲觀音牀沉香壓象牙格人實稱又金留殿十三隻床乃萬山之妻所用者皆製極精巧蘇州九里石塘萬山所築銅橋萬山所造者也

友諒時或進緩玉注出于薛嗣古墳謝庭春獻月色之玉得于弋陽陶氏又稱實市于僞都招致海商大賈仍建寧珎飾朱衣巷內以待有實者設寶寮府使之名曰異寶獻其實務別其數量賞其色以進則封爲青貨上賞得珠玉以進則封爲珎衛青客又有事寳僞僊至于宮客也

雲蕉館記談終



寒夜錄卷上

明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胸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卻無限騃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爲樂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舉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穆。然亦須此等題目人手。未可強爲。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敘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敍。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要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故予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的先提出。而精神踊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因騃于此而點現于彼者。堪輿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書漢語。不當涉禪和氣。

全子檮每爲文。輒入自課稿。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檮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即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焰。政子檮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者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凝點相生。無凝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即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巉巉。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丘索之著作。

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黔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鱷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閑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是以驗此君之鹵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于我眞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書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尚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兔起鶻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滯然莫禦。

戴忠甫嘗與馭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御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齎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做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惧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間。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既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備關津之譏察。所繫政非尟小。近日

惟劉心夢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邱曇讀、鳩摩羅什、萬稗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疏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爲諸生者．較今懸絕乃爾．夫文選之不能頓造于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歸僩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譌．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仄後入以爲殿．豈無之反之名．又爲長者折枝．折枝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卽肢字．非草木之枝．此聞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潘．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爲之作序．

价臣又云．託孤寄命．言託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閔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寃．內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強．

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卽狷者．斐然成章．通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槩聖門．似非定論．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閒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周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爲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偶與但直生宗羲．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子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悵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廸簡．深于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留滯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曾以伏羲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衣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畫巖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抵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咏豆芽云．蕪蔞亭後得裂封．金甲銀鉤奪化工．濃盡宿泉冰有骨．種成深盎土無功．秋湞素質瓊絲脆．水泛殘衣黛粒空．野蔌紛紛登俎豆．澀離爲薦玉玲瓏．如此棘手題．大見工力．羅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吟咏景物．因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皆如戲場中戈戟．若在出色優孤（元人謂裝外者爲孤）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濟江楊机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于五言近體．机部贈予．有柔木誤冰山之句．退之亦云．擬魚梅鈞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梁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遣興云．淵明詩頗恨枯槁．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詩瓌．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于千載矣．

東坡謫儋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爲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閱者以爲淸閟．及見．不甚寬廠．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搆．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歸．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爲繪層樓圖．置公像于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得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眞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栽樓．櫛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于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于天壤．士亦務爲其可傳者而已．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于聲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學仙談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爲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爲得也．

只此一天．韃靼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媽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矜．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爲名當．孰爲名不當哉．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梁文公書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眞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爲巳之活人不夭于巳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眼前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禮樂干戈俱歸揖讓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作喟然一嘆捐卻多少[illegible]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卽聖人所謂剛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割斷良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公談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楊李支大倫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腳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値膚受之愬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耳硬

吳邑徐元歎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作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驕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羅景綸評昭君詞藤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于儲光羲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閒鄭咸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于長慶矣

黃尙書少虛困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鼻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嘗作憎蠅賦傳之于世蠅可憎矣猶不堪蚊子自遠噆喝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瑞在長安有題壁句云藤椏刺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使休

李文節公攝南王部竹頭木屑事事留意有搢紳見之曰翰林公亦肯親俗學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天

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眞可爾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謝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晩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上海浦小樓名澤字學菁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徧未能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殊無纖毫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聞亦爲鼾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尚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濟庵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鑑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鄰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興國羣兇往來之時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輸于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于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本盡餌于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兇相挺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羣盜官租公賦連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閒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郈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寨乃至雉堞浚塹戈挺轉害尚謂國有法乎

寒夜錄卷中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詔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詔數之曰爾不忠于朝廷焉能忠于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鄉濮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詔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僞禮部尚書中玉舞蹈謝恩留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于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爲草揭請䘏不意喪心辱留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顚末尤詳孫云濮既授僞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僞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僞中軍來姓者號來達子最爲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縣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督皆不與聞云

王遐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彀一日之用夜間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神要訣

覺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搉古今輒傳觴累漏或謂夢川曰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爲之作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鏐代白鏹取其易于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倪遠名刺書綫囊幾册者卽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絶跡是歲親藩被難者福、襄、唐三王宰相則薛親國、楊嗣昌一死于法一死于軍前尚書、侍郞則呂維祺傅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靑陽驛雪霰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萬明横糗一拂桑條動實敘墮地聲鏗鏘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霰流澇滿途深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輻泥粘軔曉來廓氛天宇淸萬象舞日何晶熒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郊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逵官怕車中囁嚅靑衿生嘗學五傳竊道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漫書焉飲泗水盡道明年佛貍死至辛巳金主亮大舉入寇虞允文敗之于采石亮趨楊州金兵亂弑其主亮焚之北還海陵末句遂成詩讖然則雨冰之變其應不獨在達官矣

唐州多曠土熙甯中詔募民墾治廢陂復召信臣、杜詩之迹衆憚其役之煩難莫敢畢王逵原夫人吳氏方寡居因其兄田于陂旁慨然語衆曰吾非徒自謀陂興實一州之利當如是作如是成乃竭所蓄均灌溉身任其勞繕壞隄以瀦水疏斗門以洩水未幾墝化膏腴一方利賴夫人歲入亦累鉅萬悉捐以賑窮乏周疾苦闔州甚德之爭訟不詣有司悉就夫人聽決州以其事上聞詔賜絹一千疋米一千石近代吳長卿傳奇女子如高涼冼夫人皆化及民並有功德于時卓犖可紀惜未有以夫人之事告之子家藏逢原廣陵集得王雲所撰夫人墓碣因爲表彰逢原名令王介甫愛其文章節行而推爲天民者也

彭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自詫曾傳禁蛇咒試無不驗俄闌中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反走流汗冠巾盡脫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近時將帥兵法大率皆淵材蛇咒耳友人楊机部贊襄盧公軍前遇各營來請馬者楊笑曰逸足無幾不能應君反走之需其人赧顏而退

崇禎壬午三月有自北來者傳新政數事快絫人心而戒廠衞、起廢逸尤爲卓犖、然邪正倚伏之關政于此時當爲深慮林見素寄陽明先生書云言路開矣而取難煩取厭則開者恐塞幸門塞矣短取蛙陳取何則塞且闢有味乎其言之也

近日流寇。俱稱死賊。各處塘報皆然。其僭號稱王者。章奏文移悉改王字爲枉。或爲亡。如所謂八大枉、爭世枉、左衿枉是也。予按國初亦有此例。江陰李翊云。余家先世分圖中寫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蓋當時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

紹興唐琦本衞士。建炎閒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鄴方與琶八竝馬行。琦從後持一大甓。祝曰。願天一擊殺兩賊。甓中馬。不殺。被執。罵賊不絕口。琶八謂曰。汝欲何爲死。曰。我願以布裹灌油燒賛三日。示媿降賊之臣。卒焚之。其意恐琶八追及高宗。欲以緩其程也。事聞。詔爲立廟長督街。賜名旌忠。明沈周爲作詩云。一甓眞如博浪鎚。事機不偶亦空施。降城未分身無用。罵賊猶知舌可爲。膏火願延三日死。海天能借六龍馳。長督街上春秋祀。李鄴魂應媿此祠。琦事顚末載于碑刻者如此。紹興志但據宋史書之。至布裹灌油之事則未之及也。琦以執殳下士。而大節屹立。乃飭國朝有金川門守卒龔翊者。崑山人。値靖難兵入。大哭遁去。隱居教授。宣德中。周忱撫吳。薦爲學官。辭不就。曰。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翊雖不能如琦之轟烈。亦庶幾逸子其儕偶多矣。

龔子踰在海上時。號鐵冠道人。國初亦有鐵冠道人。則臨川之張中也。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爲諱忌。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搢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于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靈守師稷書云。某復見鄉中小童郭洵直頗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諸科目委得允當。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竊探之奏論仰。希高明伏乞台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頗脫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歷法眞如近日璩式、徐元扈相競。李性參勳卿。歷經推驗。竟成聚訟。只以崇禎己巳日食一端言之。據大統推淳食三分二十四秒。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三刻。復圓午正三刻。據回回曆推算。食五分五十二秒。初虧午初三刻。食甚午正三刻。復圓未初三刻。用新法推算。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府六分有奇。杭州府六分三十秒有奇。廣州府九分有奇。瓊州府食旣。大甯、開平等處不食。初虧巳正三刻。食甚午初二刻。復圓午初四刻。三家互相牴牾如此。然至期參考分數。則順天府果止二分有奇。新法實與元象脗合。蓋其說創始于利瑪竇。而湯若望、羅雅谷輩纘之。皆歐邏巴博物洽聞之士。其步算較回回更密。似非諸家之所可及也。

金山絕頂有留雲亭。江光海色。蕩搖四面。記往歲登日觀峰。東望島嶼。西眺河源。爾太白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閒之句。不知其下渫渫者。爲何等處也。今日榜首此閒。又是百年一快。留雲亭舊額久已廢去。今爲俗子改作凌霄閣矣。

淳安縣有小金山。元鄭師山稱其崖洞之幽、錦沙燕石之勝、西洲纍石之奇。金山所無有也。予未至淳安。不知茲山較顯陀洞妙高臺諸勝。竟果何如。然師山自云東遊京口。念欲一躋其巔。酌中冷泉以適生

平樂事。竟坐他事不果去。是鄭君尚未夢見金山面目。何得輕置軒輊。唐突西子。

莊子云。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丹鉛錄云。禹貢導九江。至于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洑。地志卽古之東陵。盜跖死于東陵。蓋據彼憑濤以濟其奸兇。其地至今猶爲盜巢云。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愚按莊子盜跖篇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似非巴陵。升庵應誤。

秋水宜晴。晴則瀰漫。然惟鄱湖浩淼。其瀰漫之致。乃與晴光俱無盡際。非他水之可同也。佳絕尤在夕陽。瀰者愈瀰。蕩者愈蕩。倚欹而睇左右諸山。恬澹自如。暄妻竝見。雖復匡廬之高大。亦若融其體勢。但以恍惚氣韻醉人之目。予友徐巨源作愛秋光賦。殊勝文通。予亦欲賦鄱湖秋光。非擁楫旬日低徊夷猶。正恐筆墨蹤徑未去。當無奈此湖何耳。

韋莊章江詩。欲問維陽舊風月。一江紅樹亂猿哀。俗本作維揚。殊誤。莊又有南昌晚眺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亦自楚楚可誦。吾郡山川經唐人題詠者。只曲江數篇與浣花集中此二律爲勝耳。

霪雨連縣。枕簟翠帷。俱爲溼霧薰蒸。大覺肉體爲累。忽快風連晝不已。如從熱海驟登雪山。草木別有清香。生于爽氣之內。晴久則不復存矣。楊升菴據元奘西域記。謂熱海在葱嶺北隅。證以岑參蒸沙沸浪之句。殊誤。然參亦自詠炎方暑國耳。不必定指此地。

予閱文山傳。如劉岳申、胡廣所撰皆委靡不足動人。淮陰有龔開者。字聖予。嘗傳宋瑞事。或以爲類司馬遷。惜無從索覽。又癸辛雜識載聖予有呼保義宋江等三十六贊。序云。宋江事見于街巷談語。不足採著。雖有高人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壯時。嘉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爲。及異時見東都事略中書侍郎侯蒙傳有書一篇陳制賊之計云。宋江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有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可平東南之亂。予然後知江輩眞有聞于時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爲一贊。而箴體存焉。蓋其本撥矣。將使一歸于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余嘗以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趣超卓。有過人者。立號旣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軌轍。雖托之記載可也。古稱柳盜跖。盜賊之聖。以其守一。至于極處。能出類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幾乎。雖然彼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所履盜跡而無諱者也。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人之徒。孰若跖與江也云云。贊語文多茲不備錄。按聖予乃宋末遺老。忠義激烈。大類謝皋羽、鄭所南。其文章可見者止此。近稗海所刻癸辛雜識。此文悉遭刪去。遂使殘珪斷璧。蕩然無存。亦搜奇之一恨也。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乎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个。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滕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士字一也。揚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士。禹以舜作士。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爲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

天下殆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天威之抗。又云。深司中闔。直指偽都。犄角之勢既成。水陸之師竝進。曰偽都。曰蠻夷。悉桀犬之吠。竟不聞所謂華夷者。安在千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為宿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卻刪去老杜。僧贊甯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為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可以常理測也。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乃合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于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為田氏。卓公敬之後為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黃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于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于君。而後贊成其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于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徇。如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弒其君之類。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諸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垂貶周人。猶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

公議。故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為孔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既已為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既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予與汝言句相應。所應小人而敢于狎大人者也。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知是知也、是禮也、是邱也三語。如鑽燧火眼。眨不及。是心思路絕處。其為人也云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哆哆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道斷處。

徐子靜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腳。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面。周海門論舜為大子章云。孟子發大舜之心。乃是寄寓芭蕉空中樓閣。

大學誠意章。曾子曰者。李長卿先生以為曾子有感于小人而形諸歎也。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一例。非是平日之言。

府志載高皇帝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居民扶老攜幼。縱觀燈火。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語及之而已。按孔

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縱恣馳為樂。綴絡掛于角上。鏤金為花。飾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偽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為韓詩。皆作者之所未考也。

說部諸書。如沈存中夢溪筆談、洪容齋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博極載籍。兼之辨析精當。直是案頭三株大書。非他稗官家之可擬也。東坡志林、景綸玉露、稗鈔、堂雜志、石林避暑錄。隨意點染。饒有風韻。亦令讀者賒賸忘倦。若岳珂之桯史、高似孫之緯略。臛臛飣餖。絕少生動。真所謂詒蹙窘耳。

修宋史者三十人。知名之士。惟歐陽元、貢師泰、余闕、張翥、范棐五人而已。空谷禪師乃謂揭傒斯之功獨多。作宋史。似傒斯之功獨多。宋史竟不列名子首。不知何說。考文安公本傳。傒斯在館止成遼史。有旨仍督早成金宋二史。傒斯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或以其未成書。遂略之耳。文安尚有太平政要策。惜不得見也。

吉水解觀我先生名觀。一名伯中。早邃于易。諸子百家無不該貫。屢舉不第。至正中嘗私修宋、遼、金三史。朝廷得其書。悉採用之。今江右不知有此君。不但海內無聞。為之一歎。

王龍舒淨土文解時習之義云。若學寬大。則于褊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于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于慢傲時習之。若學良善。則于狠戾時習之。若學辭讓。則于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予懈怠時習之。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說乎。數語痛棒熱喝。驚叢續出。且併金針睹度矣。儒家第一義。乃于二氏之書發其奧旨。亦禮失而求之于野也。

禪家如明教嵩、如德洪覺範。皆具廣長辯舌。而國朝中吳空谷和尚。亦其流亞。空谷作尚直、尚理二篇。一以闢元。一以闢儒。如云三教之學。乃至琴棋書畫。百工技藝。俱必至乎變化之地。始得活潑之妙。不然。則在死殺法裏。論亦破的。但論溫公、程子排佛。俱是晦庵所造哉。于二家則架虛強陷甚矣。又謂晦庵將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自己。所以轉身排佛。今後吾儕或得悟道。設使納交于他宗之子。但以詩文變接。慎勿漏泄元機。當用宋人為戒。所謂前車既覆。後車易轍。孔子曰。於予與改是。夫苟有所見。正應傾吐密藏。互相証會。期于明道而止。豈有反深加祕惜者。設使真能屈服晦庵。亦自能止其排擊。彼其排擊如此。中亦必有未安。但患于論之未盡耳。若誣晦庵用佛附儒。彼法中尤多攙儒人墨道理。止求至當而已。何得橫著私意。以礙大海哉。

兩年來資吾作文。都無靜意。只辛巳十月自吳門返棹。舟中更無他侶。隨意取所購新書讀之。欣然會意。都不在尋常詮解之中。壬午七月廿七日。將為淮揚之遊。阻風章門六日。處友意謂扁舟已發。無一過問者。因得以其餘暇。料頭散帙。佳想好句。鬱然來集。憶昔在濟上向岳石鐘假一舫。題曰小憩處。如予之飢寒酬應。擾擾窮年。直賴一片水光帆影。為生平休息之地。政恐石尤之不我助耳。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子過江縣迎祥寺。予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觀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

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粘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簫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題寫于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歟。

周萊峰嘗語王宏宇曰。吾于窮通得喪。無復罣情。獨未能豁然于死生耳。王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于窮通得喪能不罣情哉。萊峰甚服其言。

近代名家諸集。奐如序文爲盛。獻壽賀遷。報滿送別。每事輒須一序。而仕宦之吏課。鄉會之試錄。生童之刻稿。山人墨客之遊記。無一而不有簡端之弁語。揭翊誇耀。災及梨棗。遂無虛日。陳明卿云。未有王唐時文、秦漢古文而須題端者也。可謂名言。萬曆間沈晴峰刻長水文鈔。計序文多至二十八篇。只此一集。劉氏已不勝其勞擾矣。

陳白陽人知其畫品入神。不知其詩敏之妙。彷彿淵明。又大字逼米元章。小字逼歐率更。藝苑之叢材也。白陽聲稱既著。一日巡撫江南陳公以輞邀見。白陽曰。王公不得召我。況中丞乎。擲刺于其地。謁者以報。陳怒甚。益迫令見。白陽穿破白衣。直入轅門。大笑。陳公曰。汝善繪。可就此景作一題否。白陽筆墨亂淋。少頃雲山如墨。蔭以茅屋。屋下漁舟點點。老翁持竿獨嘯。岸傍一人以手招之。漁翁作搖首狀。大書五言絕句于其端。且目中丞曰。漁人、我也。岸傍人、汝也。中丞觀紙上神色飛舞。語貫豪軼。亟下堂以賓禮見。

予以五月登泰山日觀峰。披重裘猶不免寒戰。四鼓起候日出。俄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湧出。晃漾激射。方圓靡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爲今日之日也。新吳宋長庚嘗有此識。後當有信之者。日下白影一線。勢若搖蕩。居人曰。此茫茫大海也。

沈晴峰登岱記稱每歲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上下蟻旋。鼎沸雷鳴。僅得容足以上。予來已後期。不及見祈禱之盛。然詢之廟祝云。崇禎己巳以前。每歲香客多至八十萬。少亦六十萬。今不滿四十萬矣。饑饉、齊魯以迄中州、江北。苦膺苦寇。半斃于鋒鏑。半竄于荊莽。何暇禱祀名山。未知數年後又復何似。聞之惕然。

無字碑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或曰神主石。或言其下有金簡玉書。古今人莫測其意。鍾伯敬曰。無字碑。秦所以疑萬世也。一語已盡。

手摩紅日登三觀。袖拂黃埃看九州。元王奕句。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明趙鶴句。泰山自謫仙少陵題詠後。若兩君差可不愧登臨。

或問懸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飢來吃飯。困來眠。曰。人皆如此。何得爲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需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乃知日食夜眠。政復未易受享。東坡志林有措大言。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那知五濁世人。雖是飽喫安寢者。豈獨此一措大也哉。

林貞肅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予觀考工記之梓

人。列子之秦豆氏。寫態摹神。亦是化工肖物。越絕論劍。揚子雲客難。俱有裝莊遊戲。但未盡酣適之妙耳。

寒夜錄卷下

金華戚雄。紀亡宋遺老有名者。淮陰龔開、南陽仇遠、隆山牟巘、紫陽方回、永康胡長孺、豫章戴表元、錢塘鄭牧心、又謝翱、方鳳、吳思齊、鄭所南、林景熙。皆有名能詩。若忠義可稱。卓然不污左衽者。則翱、鳳、吳、鄭、龔、林爲無愧耳。諸公之外。尚有劉須溪、唐玨、鄭光薦、汪水雲、溫日觀、雄未之及。予欲取其大節奇偉如所南、臯羽輩者。爲作南宋遺賢傳。而苦於故老無傳。海內知交。能出其簡藏以相助。亦幽魂之一快也。跂予望之。

孫樵致歎史才之難。以爲唐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然順宗實錄尚不能當孟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子雲但作賦沈麗耳。他文以淺易文艱深。最不宜于史才。不知樵何以與子長竝稱。韓即不能追步司馬。亦未必不高揚雄數等也。樵又謂凡稱爲良史者。他人費千百言。輒能數十字而盡。及意窮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則已揭出子長之神髓矣。

賢人君子。持己接物。多爲羣小之所猜妒。猜妒不已。而毀謗隨之。又不特讎爲毀謗已也。往往假造篇章。托之其人。使後世無由辨雪。如僞增揚子雲之書。比王莽于周公是已。吳康齋何等人品。集中有忠劉公石亨族譜跋。而忌者乃以門下士署之。陳白沙被召至京。誣其潛作十詩。媚太監梁芳。得授檢討。遂裡詩囊傳播。周文襄一代名臣。雖不必盡逃譏議。而豪氣自不可掩。乃誣其進大士像于中官王振。嘗

識云。孝孫周忱拜奉。諸如此類。出于憎妒之手無疑。吁。口不已而手繼之。胡其不畏鬼責耶。

顧涇陽以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章。爲齊人窮張之辭。而托于大聖。鄭端簡以人不堪其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三句。直當除去。葉秉敬以予欲無言吾與回言終日畏聖人之言旨意相悖。三君敢于非聖而不疑。而端簡謂介甫譏春秋。永叔毀繫辭。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古本大學。晦菴不用子夏詩序。爲不可曉。何其不明于目睫之旨也。

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買小駒飽食之。訖。跨之。著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即足矣。後果如其言。宋楊誠齋自祕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敝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吟咏于江風山月間。醉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國朝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在位不登數載。輒以病歸。去里居。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如杜、如楊、如陸。誠士大夫退處之規範也。

嘉隆以來。往還名刺。居上者傲而無禮。處卑者遜而可笑。固是風俗大弊。韓襄毅總制兩廣。平大藤峽。威勢張甚。順德錢大尹乃其屬官。致韓書箚。止稱鄉生錢溥端肅奉復而已。邢太守宥。瓊州人。止稱侍生宥百拜奉書而已。後來乃有晚生、治生、門生、晚學之稱。不自知其陷于諂媚也。詞林非本衙門先輩。不稱晚。又不知起于何時。吾鄉有某先輩詞林。寓居鐵柱宮傍。須謁許旌陽廟。某躋廟數番。令寫一鄉侍生名刺。于神座前焚之。長揖而退。或謂某曰。旌陽是晉時人也。須寫一晚生。某忿然曰。我詞林無此體格。

唐有書生讀經書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王是封號也。宋謝無逸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之事。輒忘之。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當時以詩賦取士。猶尙涉獵典籍。而書生之陋已如此。自八股之業既盛。尋常史漢。俱東高閣。況于當代之人物典故哉。曾記一舉子問于中山王是何姓名。予曰。姓徐名達。舉子曰。此自是老魏國公耳。中山王恐另是一人。

祖制。省直有巡道無守道。凡守道俱添設。故官止用關防。巡道則用印。巡撫亦係添設。故亦止給關防。凡添設官皆無印也。崇禎初。虜寇之變。南北設督師總理。俱給關防。盧公象昇。勦賊楚豫。軍中失去總理關防。朝廷置而不問。後賈莊之敗。又復失去督師關防。范公成六于賈莊尋得之。寄晉州庫。盧公忠勇自不減于睢陽。惜其料敵未盡耳。

菜根譚云。幽人清事。總在自適。故酒以不勸爲歡。棋以不爭爲勝。會以不約爲眞率。客以不迎送爲坦夷。若一牽文泥跡。便落塵世苦海矣。

予署長興二月。閒詣顧渚山致祭。後數日。採茶黃子以黃紗籠盛本山新茶入邑。予朝服鼓吹。迎之郭外。蓋此茶採以薦高皇寢園。故其禮特甚盛。非如他貢物比。考輟耕錄。湖州長興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元亦倣而行之。賜名瑞應泉。今但祭山而

不祭泉。似當補此缺典。

宋時衲子以詩擅名。同時有九僧。歐陽公嘗稱之。九僧之外。祕演、惟儼、參寥、善權、皆其甚著者。參寥有集十二卷。曾能始選歷代詩。竟未之入。止存再遊鶴林寺五律、夏日龍井書事七律而已。予喜其廬山雜興諸作。今選五首附此。衆峰勢連環。高疊不可窮。香爐獨秀拔。作氣嘗葱蘢。長風捲遊霧。峭壁開嶒巄。招提出其下。樓觀掛青紅。回眸盼五老。刻削金芙蓉。宜乎講他子。愛此巢雲松。又。少文好山林。每往輒忘歸。余生千載後。獨與斯人違。偈來爐峰下。結宇聊棲遲。長林拱茂木。九夏遺炎曦。溪雨晝忽破。藤花照清漪。黃鸝語深林。可聽不可窺。又。龍湫亘三峽。草木皆森奇。禪餘得支徑。別塢行透迤。上人吳門秀。邈有方外姿。芒鞋攜兩足。策策欣相追。秋田龍刈穫。雲水明空陂。雙雙林中禽。文彩光陸離。雅容卑飲啄。相顧忘驚飛。鮮飆忽騰蹙。菌桂飄葳蕤。峰端臥落日。眷此忘還期。又。山深雲物清。攬玩洗浮濁。昨日行澗南。飄然即芒屩。風煙秋危約。晚與樵爭渡。隔水認梅花。方蔽叢華萼。幽人渺江海。樂事期誰預。山月獨多情。娟娟送歸路。又。五更山雨餘。海月漏雲表。流輝入庭戶。娟娟白如縞。百舌語空林。關關催欲曉。衆禽亦和鳴。爲我釋孤抱。杉松本奇姿。洗滌看愈好。惆悵桃李花。東風捲如掃。蘇黃門每稱參寥詩體製絕似儲光羲。讀此數章益信。

參寥本以絕句而傳。其佳處尤勝諸體。如。春風隨意可嬉娛。水有舟航陸有車。應笑揚雄未忘我。閉門猶著解嘲書。如。去馬來車聲已闌。雪雲低壓暮簷寒。地爐山榾燒初熟。軟語聊爲世外歡。如。中流出沒一舟虛。幾樹長藤彼自如。閒說古來江海上。達人一半寄樵漁。如。清溪白石曉磷磷。洗露桃花兩岸新。欲覓劉郎家住處。但聞雞犬不逢人。如。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逕東風。五更百舌催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如。雨暗蒼江晚未晴。井梧飄葉動秋聲。樓頭夜半風吹斷。月在浮雲淺處明。如。高松夾道夕陽明。抱葉風蟬引細聲。勸爾行人聊駐足。出山無物更能清。如。竹裏鳴鳩驚欲飛。瀟灑疏篁映朝暉。莫嫌山色經秋瘦。我亦秋來解帶圍。如。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風來捲月鳴。穎水先生如尙在。呼兒應問此何聲。瀟灑高曠。絕不似食烟火人。豈特臨平藕花之句。堪入圖畫已耶。

唐柳冕與權德輿書云。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吳郡王弱生曰。明經一途。本爲士之朴魯者設。當時原有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之語。柳謂全寫注疏。正爲此耳。然朴魯之士。世間亦不可少。觀後世科場所得。恐不如全寫注疏之人遠矣。

嘉禾李君實云。顧渚前朝名品。正以採摘初芽。加之法製。所謂罄一畝之入。僅充半環。取精之多。自然擅妙也。今碌碌諸葉茶中無殊菜瀋。何勝刮目。

應天府溧水縣有中山。保定府蠡縣亦有中山。湖廣黃州府有赤壁。山西霍州亦有赤壁。蜀有峨眉山。會稽亦有峨眉。燕京西七十里有仰山。袁州府亦有仰山。南陽唐縣有桐柏山。天台亦有桐柏山。河南登封縣有少室山。鄭州亦有少室山。太原府有五臺山。嘉興亦有五臺山。濟南府有歷山。延慶府亦有歷

山.

元歐陽原功云.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號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于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于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于是詩又一變.原功名元.其記吾江右詩變甚悉.世但知分甯之派而已.不知更有楊劉兩派也.元則揭曼碩.明則劉槎翁.皆著名于匡廬彭蠡閒.故宏而降.反似遜于前代.無亦舉業之爲累乎.

王秋澗云.作文亦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豈惟不中格律.而汗漫猖披.無首無尾.是出入不由戶也.此論亦是.陳言每見未嘗爲舉業者作詩.或有好句.爲古文輒不解布局措詞之法.譬之平者也.往往安頓不妥.固知須從此徑入來.秋澗名惲.元人.

國朝天官家.紀載異聞三.舉正統己巳晝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宏治壬戌三月十六日月食.起戌初刻終亥.至期欽謹不虧.萬曆丁巳正月十五日月食.戌初二刻食既.戌正三刻食甚.共食十一分有奇.是年七月十六日又食至十二分二秒.此皆前史之所罕見.惟宏治之占爲人君有道而天赦之.餘俱未爲吉祥.

陳恭懿公選.天順中以御史督南畿學政.盡列諸生姓名.數不彌封.曰.吾不自信.何以信于人.胡靜菴先生世寧.以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曰.臣官以察爲名.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長短.若屏絕士大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光明卓犖如二公尙何嫌疑可避.藉號糊名.杜門謝客.其爲私實逾甚.祇足明其自欺而已.

松陽葉希賢.遜國時御史.壬午六月從建文帝出亡.剃髮爲僧.號雪菴和尙.元默中李元暉既出家.亦名雪菴.嘗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滿承華夢思舒.墨君別有塑工夫.如何盤礴乾坤手.不寫皋陶大禹謨.

周程大儒著作.擬于六經.豈屑以篇詠見長.然偶爾落紙.多有風人所不能到者.元公經古寺云.琳公金剎接林樹.一徑潛通竹塢寒.是處塵埃皆可息.時淸終未忍辭官.讀之道氣藹然.明道先生題淩霄三峰云.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峰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怪石似當鳴谷底.老松如雪養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大有奇崛氣.若咏草句.莫爲枯榮吟野望.且憐愁醉祝香輪.又幾與近代楊孟載頡頏.信賢者之不可以一端測也.

邵康節先生有芳草知吟花開水畔綠如茵.興廢曾經漢與秦.占斷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無那路傍多此物.王孫歸思若迷津.當是擊壤集中絕唱.

兪紫芝秀老.王荊公客.亦有咏草一篇云.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箇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州.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釵十二樓.邵、程、兪、揚于此題中直似江淮河濟.稱四瀆于天壤也.

四友齋叢說云.元人虎頭牌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著碧天邊太陽澆奠

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則願吾弟兄們早能勾相見.一友人曰.此假唐人木蘭詩.淸波雜志云.秦少遊郴州詞.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花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黃山谷曰.語意極似劉夢得.如此擬古人.方是慧心妙識.作詩作文.皆應從此悟去.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嘗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佛老之徒.能究心吾儒六籍.爲之傳注者.有僧一行周易論三卷.大衍元圖一卷.釋惠琳孝經一卷.釋贊甯論語陳說一卷.釋契嵩中庸解五篇.陶貞白孝經論語集注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又潯陽蔡星山澗有五松橋.乃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間談易處.元時.太倉州海甯寺僧善定.日與學人講說四書不倦.人稱爲定四書.數君子經藏之外.乃能闡揚聖學.意其書必有可觀也.

壬申閏十.寇衡臨汝宜黃崇仁樂安三縣.甚被蹂躪.部落蕭藏.瓷空一日.天忽雨黑黍.殼堅硬若麥.舂之得小米.色白.煮以療飢.貧民多賴全活.庚辰辛巳.南北奇荒.死者枕籍.廬鳳間產一種土.滑膩微似麥色.和糠作餅食之.名觀音粉.又江北偏地生人面豆.眼耳鼻口居然人形.飢者採煮.舉嘶未有不旋踵斃者.或曰.此兵刃冤魂之所化也.于有人面豆詩云.渴勿飲鴆鳥血.飢勿食人面豆.昔昔淮徐郊.白日寶雞狖.糠粃喫已空.粉泥亦難蝶.掠人呼爲羊.膞裂甚猛獸.所憐脂膏乾.未足充糧糗.尤來大捨驟風雨.瘦人死盡肥人歸.冤魂化作人面形.大豆小豆落隴畝.皇未知岐伯迷.飢來豈暇細詳覷.探之盈掬延喘息.一粒入口橫黃泥.吁嗟乎.九穴之厄良可慨.其殺人如鳥喙.何況金戈與鐵鋒.

萬茂先訪予長興.別宋三月.客死維揚.風雅填斃如此君.此世界中斷不能再見斯人矣.每念輒爲濡睫.生平詩稾.托之孫孟樸.尙有二卷.不知嘗付誰氏也.臥病時近體絕句.鄭超宗爲之授梓.名曰廣陵散.超宗影園分賦黃牡丹七律.猶自光燄萬丈.其一.石欄行處亂開香.紅紫光中別有粧.側面帽痕搖翡翠.重樓瓦色照鴛鴦.鄴通毀羅臨花陣.豪客輕衫過粉牆.金帶橫開淸貴後.廣陵作事勵姚黃.其二.淺碧深紅處處逢.靑黃何意漏秋容.鶯身近戶光相照.蛙翅驚丸蠟自封.影伴孤城憐石瘦.愁連古蹟覺沙濃.遙知九錫東封候.獨立宜麻近九重.其三.三千隊裏闢春歸.獨洗間粧見自稀.步月故披君后服.行春偸著聖人衣.野花過蝶風深淺.斗酒聽鸝色是非.爲裏爲宴君莫問.六宮齊拜上皇妃.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今長卿先生西山志.皆沙門楚顯創大殿.焚香禱于崖山側.忽生香木.大牆爲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略.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過亂.盜賊縱橫.禪師然長香數百.插山前.香煙結成雲霧.團鎖茲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眞囈語也.

許旌陽鐵柱.世共知之.又有修行鐵鐙.在遊帷觀.鼕見雲篆七縠.又旌陽古鼎.在西川德陽縣.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兩耳高五寸.龍虎雕鏤.細如毛髮.其質非鐵非石.體作丹砂縠文.鼎中貯金可百餘斤.

昆明傳順孫令德陽掘得之，將遝其家，未幾子孫侈費蕩盡，雖立不能存，蓋旌陽爲令茲地，因歲荒作丹代民租，以其餘瘗地中，俟異日不能租者而賑，孫私爲己有，不免招神之罰耳。

國初貢紙歲造于吾郡西山，蓋以中貴卽翠巖寺遺址以爲楮廠，其應聖宮西皮廠，蓋舊以貯楮皮也，今改其署于信州，而廠與寺俱廢。

西山鶴嶺祀王眞君，或云王子喬，按西山別記，王君名迪，宋熙甯中人，有仙術，嘗自臨鏡照，見羽衣星冠，後爲洪州左司理，民有爭訟，枉直立辨，州無冤民，台司表其政聲于朝，方召用，卽掛冠隱西山，跨鶴徧歷峰巒而去，是則鶴嶺之所祀眞君乃王迪也，以爲子喬殊誤。

洪州藝文散逸者，不可勝數，只以章江一寺言之，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愼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稱林寶訓有章江寺集，今皆蕩然無存。

吾邑裘元量先生，名萬頃，宋隆平中王容榜進士，與胡桐原、萬濟甦、徐竹堂往復唱詠，號爲四傑，元量尙有詩集行世，三君已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香城寺後二里許碧雲菴，石刻宋元詩頗多，僅元僧同谷一絕可誦，詩云，半空飛瀑掛巖層，六月生寒水亦冰，銷盡許多塵劫事，碧雲深處一閒僧，同谷延祐中香城住持。

郡城東南普賢寺鐵象，南唐時物，鄉先輩王中翰仲序有詩云，珠瓔玉髻路岧嶢，猶似千秋舞舜韶，西去渡河天廣大，北來浮海雪飄蕭，銅駝荊棘徒遺蹟，金馬邛墟不可招，況此梵王容色相，送君極目倍蕭條，中翰在京師送別六十六首，皆以豫章名勝爲題，示不忘故鄉之思，此篇其一也，滕王閣句，暮雨高樓非昨步，秋風殘蝶似新圖，甚爲當時傳誦。

中翰又有豫章臺弋苑、章江驛諸作，豫章臺已久廢，弋苑、章江驛俱不識舊基安在，二百年間滄桑如許，況于唐宋渺茫之蹟哉。

鄭剛中著周易窺餘，起屯蒙迄未濟，獨不注乾坤二卦，自言易者天地之奧，乾坤又易之奧，聖人妙易畫之神而藏之乾坤，未敢輕議也，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倣佛，則隨子索毌，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耳。

竹坡詩話云，凡詩人使事，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周德清云，明事隱使，隱事明使，皆得使事之三昧者，然妙在想，尤在撥翻舊案。

王撫功歌咏，但取會意，不肯與悠悠閒人更相唱和，嘗休筇得句輒云，如此詩只堪供養佛耳，下筆須有如許情懷，方能亭亭物表，蕭貞作山水圖，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矜愼不傳，自娛而已，風人都不可少此也，舟過吳城山，索古今詩刻，讀之都不暢意，因憶李白洲有阻風吳城絕句云，吳城山下水連天，三日東風繫客船，忽見一人城裏至，府公來送買魚錢，又白頭浪裏繫孤篷，漫向江頭問令公，五老峰前誰作主，滿江都是打船風，白洲才具自是軒昂，惜其晚節依同蔚宗悖逆，眞可哀也。

宋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別纂外紀，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錄本進呈，其棄歲家，文

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希湖前輩避西山，住霞源義塾，子同歐子滋萬謁焉，因同劉尹弼過掘岡尋熊西雨舊址，止于尹弼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弼、光祖其謹護藏之。

予友朱禹卿宗侯登泰山五律，雞鳴登日觀，雩隱一峰青，天地只如許，鬼神徒杳冥，陰晴雲日門，齊魯曉星星，漫道碑無字，秦原沒五經，高秀迥出衆作，禹卿有雩堂選詩，徐巨源稱其幾欲與王江甯、常盱眙、張文昌、韋左司分席，元白而下，不足擬也，世人貴遠而忽近，若禹卿者，固當不磨于異日耳。

周禮多奇字，禮記多借字，周禮鳳洲巵言已纂出矣，今聊記禮記假借字于此，拾級聚足，（拾音涉）以袂拘而退，（拘音句）立視五巂，（巂音攜）國中以策彗卹勿，（勿音沒）逾運爲壇位，（壇音墠）不蚤鬋，（蚤音爪，鬋音翦）天王登假，（假音遐）天子當依，（依音扆）上相見于郤地，（郤音隙）庶人之摯匹，（匹音鶩）已上曲禮。何居，（居音姬）頎乎其至也，（頎音懇）夫子之病革矣，（革音亟）敗于臺駘，（臺音胎）綱練設旐，（旐音兆）塡池推柩而反之，（塡音鎭，池音徹）喪事縱縱，（縱音總）吉事折折，（折音提）瓦不成味，（味音沬）懸棺而封，（封音窆）紂衣，（紂音緇）齊穀王姬之喪，（穀音告）舍奠于墓左，（舍音釋）咏斯猶，（猶音搖）設蔞翣，（蔞音柳）我喪也斯沾，（沾音覘）爾專公卒于會，（會音檜）襲莒于奪，（奪音兌）與其鄰重汪踦往，（踦音寄）九京，（京音原）扶服救之，（扶音匍，服音匐）衣衰而繆絰，（繆音糾）已上檀弓。櫝弓，一命怾，君緇以綍，已上王制。宿離不貸，（貸音忒）經紀，鮮羔開冰，（鮮音獻）命國難，（難音儺）有壞牆，鹿角解，（解音駭）毋有差貸，燒薙，（薙音替）多積聚，（積音恣）大飲，旁磔，（磔音責）已上月令。附耦承倉，纖剸，告于甸人，已上文王世子。矜寡，（矜音鰥）殽于地，（殽音效）越席，（越音活）君者所明也，（明音則）其居人也曰饗，郊楖，已上禮運。繁纓，（繁音盤）大圭不琢，（琢音篆）犧尊，夏父弗綦，（綦音忌）燔柴于奧，詔侑武方，（武音無）肆夏，已上禮器。饗禘，旦明之義，（旦音神）雝諸利，雕幾，（幾音祈）瞻鄉，腥肆，（肆音剔）汁獻，（獻音莎）油辟，（辟音弭）已上郊特牲。唾洟，燂潘，濡魚卵醬，皆有軒，浮毋，已上內則。元端，（端音冕）諸侯荼，（荼音舒）再命褘衣，揄狄，禕衣，純組綬，揚休，已上玉藻。雞夷，明堂。報葬，（葬音赴）喪服。繫之以姓，（繫音計）大傳。言語之美，祭祀少儀，讀問，蛾子，（蛾音蟻）學記。使其窒，雜記。大姪娣，絲中，僞荒，君葬用輴，士葬用國車，（車音船）已上喪大記。相近，（近音迎）祭法。易直子諒，（諒音良）祭義。尹吉，（吉音告）緇衣。雞斯，問喪。篳門圭窬，儒行。右禮記假借字，蓋漢儒傳寫失其眞者，專門之家，音猶存古，其有重見，如拘、苻、封、貸、壞、磔、擊、越、犧、幾、軒、端、報數字者，止舉其一以見凡也，今讀禮記者，不復用古音，故表出之，使考古者三隅之反，不致金根之陋耳。

秦人洞，一在南昌城齊源嶺側，一在常德府桃源縣南，一在福州城東東山，一在永州吳望山，當時避暴虐之君，而扶攜以往者，處處有之，不必定指某爲眞蹟，某爲僞名。

李端好以助語入詩，寄盧綸云，及此時方要，因之名亦沈，又云，勿以朱顏好，而忘白髮侵，下第云，李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寄薛戴云，夫君又離別，而我加寂寞，頃鍾譚多用此體，乃效顰者至滿篇而已，累牘之乎，眞足令人噴飯，端有古別離二篇，當爲本集之冠。

吾郡李公璣有諸經疑義，其論詩每以小序爲主，嘗言集傳說詩在章句之內，小序說詩在章句之外，二

說宜竝存之。舊章句非集傳不明。言意非小序不得。諸儒專于序說。然序說亦間有出入處。疏者一一剃去。似非大公。小序之失。特十之一二耳。豈容盡廢。如行葦之忠厚。旣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假樂之嘉成王。皆得言外意。而非徒泥章句者。何也。觀其爲親親之恩而弗遠。則忠厚可稱。觀其醉酒飽德。而稱頌允祚之隆。則太平有象。觀鳧鷖之祭享雍容。則接神人各得其道。非能持盈守成者乎。觀假樂之顯顯令德。而宜民宜人。非成王其孰能當之。小序去古未遠。其爲說必有所授。況義自可通。如之何其廢之。

李公又云。宜王封申伯。而吉甫作詩美之。極稱其德。康一則曰維周之翰。一則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一則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皆盛美也。何以見之。幽王廢申后。申伯乃以犬戎滅周而弒君。其罪通于天矣。前之所謂蕃宣良翰。而操此篤邦者。又安有哉。

載獫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俱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于輶車以歇其驕逸。應從之。朱傳以犬之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似出意度。無據。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解者不一。嚴華谷曰。此美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

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春秋之恕也。包承在小人則吉之。大易之恕也。

太甲。王徂桐宮。居憂者居仲壬之憂也。桐宮。成湯陵墓之地。必仲壬附葬于桐。故伊尹有營宮之謀。序云。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孫季昭示兒篇謂放當作教。以篆文相近。故譌爾。

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羑若。諸儒或以爲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以爲羑里逆境。而文王順處之。或以爲天所眷祐。或以爲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周洪謨曰。按韻書羑善也。若順也。誕受羑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順善之也。大受者。見其擔負荷之量。善順者。見其有儋承之實也。此二句與君奭所謂天降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同意。

濟南紀政

明　白水徐　榜著

卻酒

章邱有能釀羊膏酒者.飲者評之.居露酒上.稱佳醞也.一日.章邱令挈十瓶遺郡長.郡長卻之曰.繁櫻小物.孔子惜之.防其漸耳.章邱故未有以此酒遺郡長者.自公作俑.恐繼之者濫觴矣.強受二瓶.虞先子木主.謝不恭.餘盡卻之.嗣後州邑不敢以長物獻.

方書

萬曆甲午.東兗大饑.濟南少得歲.當事者軫念.救荒之令.無日不下.而指意殊.州邑有司.莫知所適從.余亦有難於左袒者.以手書示之曰.院道之所指授蠡蠡.猶方書也.至察其寒熱虛實而增減去取之.則在診視者.倘無病而服藥.則反爲恙矣.有司解其意.政不猶人.民獲安堵.

不事苛刻

山東.爲神京左輔.烽急易達.宦遊者往往以風力博名高.吏治尚深刻.州邑有司.有數月而左遷.未碁月而罷去者.濟南太守惜之.每註考輒請於當道者.曰.核吏貴精.當不貴苛刻.彼入貲與刀筆起家者無論已.夫科貢之士.白首窮經.其研弄之辛勤.猶之吾也.父母妻子思得升斗祿以終身.何異農之望歲.其俯

仰之情.猶之吾也.吾官二千石.儼然拖金衣紫矣.且戀戀然不忍去.彼方籍名而遽除名.奈非人情何.當道者莞爾而笑曰.如郡長之言.必縱奸養寇而後可也.若百姓何.太守曰.奸宄何可縱.如果一朝不可居於民上.遽惟一家之哭哉.第今之論逐者.類多爲罰穀數十石.擬鍰數十金而已.此弊吾儕共犯之.大臣不法.而惟責小臣廉也.豈絜矩之道哉.當道赧然.太守作揖而退.

回生

兗大饑.滕縣有徐生者.攜其家六口.乞食於濟南.至肥城.一子爲殍.而徐生亦大有饑色.一日謁太守於演武場.見其精神恍惚.語言荒亂.問知其爲饑民.不虞其果爲儒生也.票撥城與之錢五十文.除賃歇宿外.曾不能一飧.異日.復哀告於府.再訊之.始知其爲滕庠生.并攜有妻若子女也.太守不難於授食.而難於授室.因謀諸左右.聞老媼周寡婦者.有茅屋數楹.議官月給賃銀若干居之.糴米計日而給.噓唏.徐生之夫妻子女.浸浸乎有生氣矣.居無何.徐生爲癘氣所侵.大病.妻子女俱染.幸室人無恙.猶可供炊爨.一朝.徐生病劇.且死去.見閻君司命者.查其籍.當不死.命鬼差押之.轉行至趵突泉.差曰.覓泉飲即甦.徐生欲飲.司泉者拒之曰.泉神已禁民間毋汲三日矣.不許.頃見白雲樓一紫衣官叱之曰.此滕邑儒生也.胡禁爲.亟飲之.守泉者持金盆盛水與飲.見盆底有海日重光四字.大飲數口.神氣頓爽.因問守泉者曰.此樓上何官.長曰.此范君文正公.今之濟南太守元神也.徐生病可.述其事告太守.太守笑曰.有是哉.總歸於夢耳.予入濟以來.太守未嘗一日忘子.故子即死去.未嘗忘太守.若曰范君爲元神.則吾豈敢廷之.明年四月兗大有年.助其行資.遣之歸.後得一第.遂卒.

燭冤

有楊朝付者.嶧縣人.因避荒.攜妻女之淄川居焉.朝夕無度.淄民趙守道爲之計畫.鬻二女爲旅資.守道因取說合錢七錢.朝付啣之.一日挾貲往金鄉興販.適有陶友才者.願鬻妻.朝付哄之曰.淄川有年.易於糊口.汝妻歸我.我與汝錢供朝夕.友才唯唯.同至治頭店投宿.朝付假稱無錢僦店家.四鼓拉友才同去某人家討錢.去店五里許.朝付將友才殺死.復至店領其婦.店主不可曰.其夫不在.敢與汝領去.固留.頃之報五里外殺人矣.往視之.則陶友才也.地方將朝付送官.扳趙守道在內.執訊之.加以重刑.守道服辜.業擬斬刑矣.解府.太守審其婦曰.金鄉來幾日矣.曰.三日許.又訊之曰.同行幾人.曰.楊朝付與吾夫婦二人.又訊之店主曰.晚間投宿者幾人.曰.三人.太守曰.趙守道何以知陶友才到彼.乃詠諸朝付而殺之.此冤獄矣.再審之.朝付以情告曰.棍歐由我.刀殺亦由我.守道係仇扳也.且凶器見藏彼處.押至其地.果得凶器.將守道釋放.未三日而朝付死.太守曰.天道有神哉.朝付先三日死.守道之獄終不能解矣.太守喜而志之.

楊化記

順天喜峰口軍丁楊化.爲討軍裝盤費來萊陽.主於于大郊之家.越數日.化陰約大郊去集場貿貨.藏屋而行.至中途.楊化酒醉墜驢.大郊移石枕化之頭.令其少睡.醒後同行.當時原無謀殺意.及化睡濃.大郊

以手按化之腹。見有銀包突出。大郊遂起謀意。用繩縊勒死。將屍委之海中。棄驢而回。村中之人。因數日不見楊化。共訝之。適有死人漂泊于氏之屋畔。衆人視之乃楊化也。共相驚駭。謂不識何賊所害。訊證呈告於縣。脫地方之罪。頃而大郊往婦李氏在廂房對姑言曰。此來者非楊長官耶。言畢即倒地。其姑扶之入臥房。未成枕席即跳躍而起。出門將一老人扯住。厲聲大叫曰。吾楊化也。被于大郊謀死。汝輩不爲我申冤。我不放汝。衆人即同去拿于大郊審問。大郊強辯不認。鬼即拿大郊面。拽之去其家。於竈額廟。取出原銀。大郊無辭。里老押解首縣。縣官謂事出鬼怪。不敢成招。寬解撫臺。時撫臺乃餘姚孫月峰公也。撫臺親審。聞李氏之言係喜峰口聲音。甚異之。發濟南太守鞫問。太守拘審。見李氏舉動全不類婦人。其辯如流。言言當其情實。問大郊。大郊俛首輸服。太守不敢遽信。次日再訊之如故。又次日再訊之亦如故。太守嘆曰。爲盜報冤。得之雜記中。今果有是事耶。濟泉二司聞之。亦拘之親審。司道五六人各有辯駁。李氏應答不滯。司長夏存吾公戲謂大郊曰。汝曷不力爲辯脫。大郊對曰。李氏言言是實。何敢辯。太守見其情真事確。取供招解撫臺。旣蒙詳允矣。李氏之夫名于得水。見李氏真魂不返。其子苦於無乳。一日哭訴於太守曰。李氏彌月作鬼魂。不認夫不認子。萬無生之理。妻死則子必死。妻子俱死。卬亦不欲生矣。求太守救之。太守大笑曰。爲楊化報冤易。爲李氏還魂難。汝固以雜事責我耶。濟南城隍最靈應。汝曷不告之。得水泣告曰。城隍木雕者。惟其來城隍孰若來府主。太守不得已曰。汝來朝于府門候之。次日。太守將該府皂快。盡列于傍。刑具無數。喚李氏聽審。上呼楊化。李氏隨應之曰。小的在。太守諭之曰。汝附魂李氏爲報冤耳。今大郊議抵。汝冤洩矣。李氏固有夫有子者。可令久之不返。使夫無妻子無母耶。速去速去。遲則重處爾。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待兒子來即去。不敢久躭。太守曰。汝兒子來。止收爾骸骨。何用李氏爲。速去之。不去撻汝。命左右行杖。皂快齊聲大喊。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撈汝。命左右行撈。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作化語叩首曰。小的去罷。李氏又起身外走。至儀門。太守又喝守門者扭之轉。令其跪。又高聲諭之曰。楊化不許在吾府。汝李氏也。將何之。化速去。不去挾爾。再命左右行挾。皂快又齊聲大喊。李氏頓而仆地。于得水見其妻死去。驚惶號哭。太守曰。死去便有生機矣。令得水抱之起。耳邊指其名連聲喚之。不醒。得水釋放而哭。太守又令之抱起。仍耳邊指名連聲呼之。須臾李氏發戰。汗出如雨。太守知其復甦。令書房出熱茶灌之。茶未入口。李氏張目視夫曰。吾李氏女也。如何在此。泣下。不能動履。令其夫負之出。太守以朱筆書數字。貼其胸膛。戒同行者。毋再道楊化姓名。犯者重責四十。調理數日。李氏精神如舊。得水率其妻叩謝而行。太守慮此獄後去無對。將其返魂擧備詳兩院。錄句云。李氏不復能作楊化語。以後會審免提。

公初釋褐虞部主事。出守濟南。至浙江右布政。此其在濟南時所自紀其政者也。公在濟南凡四年。置社學。建明湖書院。其異政當不止此。意公不欲自炫。或所紀有殘缺。後人掇其餘而刻之也。書中所載楊化事。舊小說中有之。不能舉公名。惟云撫臺孫月峰發太守鞫問。蓋得之月峰之所記。未嘗

見公書。故不詳耳。公去濟南日。囊篋蕭然。謂其子文禮曰。而翁以清白吏貽爾子孫以安。不亦厚乎。然則公之治郡。固有其本。若徒以神異驚之。末矣。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後學趙紹祖識。

涇林續記

周元暐著

涇林續記

明 天南逸史周元暐著

翰菴棠公諱奇。弘治乙卯。讀書於清眞觀池亭之東。四月既望。夜二鼓。月色如晝。公起步庭除。忽見五童子披鶴氅。擁羽扇凌空而下。蹁躚爲迴波之舞。歌曰。御而風兮乘而雲。乘白鶴兮入蒼冥。山青青兮海澄澄。又歌曰。月爲璧兮珠爲星。駕赤虬兮上玄冥。水淵淵兮鐵亭亭。舞竟。一童持翠玉管碧雲箋。歷階而上。謁公書几。請賡其歌。公歌曰。天之仙。地之仙。攝萬靈。空萬緣。道可道。不可傳。又曰。道可道兮不可傳。玄且默兮天之仙。天地皈兮日月懸。歷萬劫兮遍大千。歌畢。童子喜甚。公心知爲仙。因長跪詢一生事。童曰。遇水則興。逢火則滅。言既。冉冉躡雲向東南去。公啓戶周視。但見月光滿地。殿閣若浮。松影橫斜。萬籟俱寂。此身非復在塵寰間矣。後公登第之年。大浸滔天。累官至應天府尹。致政家居數載。清眞觀忽罹火災。焚燬殆盡。公適於是年化去。詳見公遺稿中。恐涉怪誕。因託諸夢云。

王□□諱□□太常卿。□□長子。貲積聚。嘗甲於崑。因與一仕宦妻私通。爲御史訪拿下獄。仇家蜂起攻之。禍且不測。先是花園內原石條長五尺許。支其離。忽自轉身者三。離其故處幾三尺許。又三轉而復其舊所。又廷圭常坐於堂。一鴉自外飛入。墮地而死。視之乃無頭者。又緣事日供城隍神像于家。有鴉飛集神所而啼。其怪如此。而迄倖免。予妻父朱仰峰因買新宅。大興營造。時方臘月。市醃魚飼匠。婢臘梅持魚至地。妻母自臨視之。忽見一魚。其腹微微蠕動。心惡之。佯爲不見。婢移魚於木柴上。復動。因驚呼曰。醃魚

乃復活乎。妻母叱曰。汝勿妄言。其魚遂揭鬐鼓鬣。若將騰躍者。呼衆共視。則不復然矣。或謂魚方新醃。故尚有微命。審視則魚腹已腐。問賣魚者。亦云。此魚販來已久。非新醃也。予聞往索視之。魚僅長五寸許。殊不足爲怪。時方有訟事。舉家疑懼。後雖稍費。而亦無大害。

族伯祖安夫饒於財。積銀一甕。手埋于書館地下。期年發用。止餘泥一道而已。心甚疑懼。隨泥發之。將三尺許。銀卒不見。適次子從窗前過。呼之告以故。意必爲人所竊。子乃代父發土。直至檻邊。方得其甕。齊視一無所失。取銀二錠授其子。後遂不復地藏。

嚴世蕃竊柄。諸貪淫不法狀。詳載於制紀中。第其資性強記。善揣主意。精神壯健。能任繁劇。則若天縱之而俾逞其凶者。故老猶能道之。聊附記於左。世宗好觀經史。每至夜分。或有未解者。親書于片紙。令內侍持示內閣。立等回話。一夕旨至。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其義。惶悚無措。嵩曰。無過慮。即密寫前旨。令從門隙傳出飛馬問蕃。蕃曰。是私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上。其解云何。即飛遞回報。檢書視之。果然如其解。復命上悅。夫史冊浩瀚。即諸學士猶未能悉記。蕃以蔭子。乃能響應若斯。非明敏博覽。而何能爾。且于我朝令甲典故。尤極熟諳。凡各部院有疑難事。請教于嵩。嵩非能遽斷。試以問蕃。即援昔證今。合于律例。凡所處分。人皆帖服。又世宗夜傳旨問某事當若何發落。調旨頗難。嵩會徐呂二老于直房細議。各分書一揭帖。云當何如。反覆參酌。終覺未妥。不敢遽謄。其時漏下四鼓矣。嵩曰。姑徐徐。當呼小兒來共評定。庶不忤上意。傳命者始出。而內豎索報踵至。云。上位立待。且嫌遲滯。有怒容。嵩猶豫不發。二公曰。茲事裁度再三。似亦妥當。卽賢郎有高見。恐不能更越此。矧上命嚴迫。難以因循。嵩弗得已。遂錄上聞。須臾蕃至。示以前擬。

蕃搖首曰。未妥未妥。頃聞內降將揭帖用硃筆塗抹。令再擬來看。蕃因出己意。調旨以進。上果依擬。二公乃服。嵩蕃善揣聖心喜怒。陽施陰設。罔弗中竅。凡得賄而欲升擢者。則覆本類置于上所喜中。悄然而擢。諸貶逐者。其本置于上所惡中。甚而誅戮忠良。亦用此術。激怒聖上。無倖脫者。以此嵩勢熏灼滔天。舉朝咸意聖明寵眷過隆。敢爾肆行。而弗知蕃潛轉移其間。卽世廟英明。入其籠絡而弗覺。已若其交結內侍密探消息。參養省。鉗其口舌。備粗迹而已。眞萬古奸雄之魁也哉。世蕃公事交冗。如蝟集。御女日不暇給。然雖沈酣凝中。或父以緊要事見詢。呼之弗應。則用金盆滿貯滾湯。浸手帕于中。乘熱提帕罨其首三匝。稍冷更易。則醒。然無復酒態。舉筆裁答。處置周悉。出人意表。故父亦懾服。凡有施行。俱不敢違。養成其惡。卒至誅夷。豈非天耶。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第籬。既付庫藏。悉皆充牣。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算。將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貽也。亦當令一見。因遣奴邀嵩至窖邊。燦然奪目。嵩見延袤頗廣。已自愕然。復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對。嵩掩耳返走。口中喃喃言曰。多積者必厚亡。奇禍奇禍。則嵩亦自知不免矣。此銀敗後車運至潞河。載以十巨艘。猶弗勝。後俱籍沒入官。

世蕃于分宜藏銀。亦如京邸式。而深廣倍之。復積土高丈許。遍布椿木。市太湖石纍纍成山。空處遍栽花木。臺無罅隙可乘。不啻萬萬而已。其心腹羅龍文富亦敵國。一日閒居。閽者報有官僕投書。呼之入。兩人

俱大帥緋衣若承差狀，仰頭舉，跪階下不起，叩所自來，云，有密語相聞，乞屏左右，令登堂問故，袖出一帖，書通家侍生王端明頓首拜，羅沈思素無相識，問爾主安在，云在門外舟中，欲躬造拜，請心話，而避嫌弗敢至，敬拱候于彼，屈尊一降，重當面陳衷曲，羅初有難色，奈來人敦請再三，不得已許之，令僮汾往覘其跡，歸報云，有大坐船泊河下，侍從整肅，官吏列侍，若兩院按臨狀，羅乃具服往拜，王出迎，衣麒麟服，繫花金帶，狀貌魁梧，禮序綢繆，坐定茶畢，羅曰，蒙公見招，必有所諭，答曰，王某本主命，溱屆有事相懇，舟現泊郊外，去此僅三里，瞑後當自明耳，即命解維舉棹，羅業已至彼，不能脫身，強坐談笑，行一舍許，寂無所覩，羅心竊疑，又詢舟所，對云，不遠，復將十餘里，抵湖邊，遙望見一舟，指曰，此是矣，及至，則旌旗蔽日，干戟森列，金鼓大震，號炮轟天，王拱羅過船，羅欲辭而度勢不可已，強從之登，則綺筵肆設，優伶環侍，王舉酒屬客，器皆金玉，珍饌盈前，皆目所未覩者，舟傍列八槳，衆共舉棹，其去若駛，漸入大江，浩渺無際，羅驚悸坐弗安，所細叩其主何職，住何地，所言何事，答云，無勞多問，至則自知，行良久，有快船來迎，俱戎裝佩劍，呼聲動地，不久復有□者，計十餘艘，共翼大舟進發，薄暮抵岸，執炬□熾，列仗張蓋，冑衆前導，邀羅與王隨其後，山路險仄，行復二里，忽有飛騎口稱王旨云，蒸夜相見，恐不成禮，令王將軍速客宿別館，明旦奉請，語畢馳去，羅至館中，供帳甚盛，王鄭重而別，羅愈加疑猜，竟夕弗寐，黎明，王來請羅曰，吾主孤據一隅，不臣中華，公相見宜稍謙抑，毋抗禮而觸其怒，羅唯唯，及至，覩宮闕巍峩，儀從森嚴，宛若王者氣象，少頃聞鐘鼓齊鳴，報王升殿，將軍先進報命，復傳宣羅入，夾陛列甲士，露刃操戈，環侍左右，遙見殿上絳衣大冠者南向坐，羅不得已行四拜禮，王分左右扶掖升殿，賜坐，曰，勞卿遠降荒陋，無以致敬，奈何，羅遜謝，復微問中朝事，羅權宜敷對，頃之，左右報別殿宴完，王攜羅就坐，儀禮嚴肅，獻飲抵暮，送歸原館，羅私詢侍者，王何姓，曰姓劉，迎予者何官，曰大將軍，如中國總兵，又問他事，悉謝弗知，天曉，羅往辭別，王促膝相對，羅請問何事見招，王曰，某居此窮陬，糧餉缺乏，聞卿相公蓄積至富，託公作保，借銀百萬，散給軍士，後當如數奉酬，決不相負，幸勿推託，羅曰，鄙銀固多，公所須僅百一耳，何敢峻拒，第其銀悉藏地窖中，餘存幷在典者止三十餘萬，數不滿百，且一時又弗能猝發，奈何，若欲遂行，則發其藏可也，王詰銀藏何所，羅具對如前狀，又問發之何術，羅曰，用夫數百人，掘樹運石，挑土去磚，則銀見矣，第恐工程浩大，時日稽延，未免驚動有司，巡捕官兵或相抗衡，未能□个耳，公請擇之，若其可行，僕歸告嚴公收少怪耶，王聞俛首沈吟曰，公姑返舍，當更有處，仍令快船送羅至湖口而別，另覓舟返舍，家人驚喜，詢狀相對吐舌，此亦一大盜也，惟羅口辨得倖免耳，後朝廷有旨命撫按勦沒嚴氏，籍其目前現在者，進內，而山下所藏，竟不及發，事平，其孫曾因年遠人無知覺，竊起分用，迄今猶爲富室，甲于分宜云，

吳地素無狐，嘉靖丁巳，民間訛傳有狐祟，黃昏後即出，人遭之者如夢魘狀，或噬胸，或扼其吭，逃遁不能發聲，甚則嚙損面目，爪破肌膚，但不至傷命，有先覺之者，持其杖逐之，則轉入鄰舍，互相驚恐，徹夜無眠，咸擊鑼鼓，傳梆鈴以爲備，予鄰季姓夫婦，方夜膳畢，婦向樹房洗滌，忽見一怪物大若貓，黑色，兩目眈眈，從梁而下，婦大驚呼，季持棍來索，隱于牀邊，時比鄰俱未寢，聞有聲競來援，舉火細覓，怪漸縮而小如鼠，

纔屋奔走，無隙得出，値竈塘中有醋瓶未蓋，怪遂竄入其中，衆取塞掩之，置湯中煮之數沸，啓視僅得故紙一團，綵線一根而已，他處有獲者，云其形亦相類，而各粘鳥獸毛少許于背，乃知邪術害民，非真狐也，或云，爲此術者乃江西人，素習左道，假算命爲名，始寓蘇城，人有覺者，遂轉至松江，寓酒樓上，閒三五日攜雞酒魚肉令老人烹之，焚香明燭，誦云起神，必俟人靜，然後行事，主人疑爲耳報樟柳神之類，不以介意，後鄰人于牆隙窺之，見其人開衣包中，取紙翦禽獸無數，布樓板上，披髮持刀，步罡誦呪畢，以水噴之，諸物蠢動，悉從樓窗飛去，蓋有聲，不一時，左右鄰近皆喧嘩相聞矣，其人危坐而俟，將五鼓，復步罡誦呪，諸物仍飛回墮地，復有故質，收置包中而寢，鄰人駭異，知狐怪由此無疑，質明告其主人，且欲聞官，未人咸爲所累，微洩其語，因遁去，怪亦漸息，

張國維，予從母舅也，性粗豪有俠氣，重然諾，不畏強禦，人咸稱爲頑二，嘉靖甲寅，倭寇圍邑，任二府環拱守，募人閒道往取救兵，時寇方熾，衆畏葸莫敢出，張毅然請行，任公壯之，乃懷蠟書夜縋城而下，晝伏宵奔，越水忍飢，艱苦萬狀，迄得請而反，任公由是大加愛任，使總士兵，後任公陞兵備，再來勦倭，檄胥糴下爲近侍，任公與倭戰於松江萬里橋，敗績，兵潰，公背瘡方劇，負瘡墮馬幾被害，張負之而逃，走數里，間細則賊已尾其後矣，張窘甚，則賊已尾橋，急趨而過，置任於地，奮力拔橋，直投諸水，倭不能逼，仍負任從間道投村舍，覓火稀爲任燎衣，標其冠于竿上，懸之簷前，衆望見稍稍集，得全師而歸，任德之，給以冠帶，至隆慶五年善終，後于松江七墩、八墩地方附巫言曰，我張某也，生嘗勦倭于此，今當爲爾土神，汝輩宜敬事我，祀法以大盤盛酒肉，又須血醃鯗，如其生時所嗜，禱者無不響應，又一日託巫語求療疾者曰，吾家在崑山許墓塘，遺婦孀居貧甚，可贈以銀布，吾當爲汝造福，其人如言尋至崑，婦初不信，來者細述其故，乃受之，始知匹夫義烈，死不泯泯，

蘇郡糧長徐仁解糧至京，寓戶部前，主人乃番子手也，仁偶飯後往外閒遊，有銀五兩藏鞾中，歸索之亡矣，知爲淘摸者取去，無可奈何，愁悶獨坐，適主人歸，問客何事不樂，徐具言其由，主人曰，無憂，當爲尋覓，斷不失故物，遂詢其銀幾何，幷所遊之處，徑詣其地揚言曰，午後曾有人至此，鞾中置銀五兩，計幾錠幾塊，裹以布包，爲若輩盜去，此人乃吾家所主者，可速還之，不然恐若輩不得安枕臥也，言訖，歸謂徐曰，客可再往前地一步何如，徐笑曰，適往失銀，今空步何爲，主人曰，試一往，雖不得，無害也，況未必不得乎，強之再三，納鞾而行，至向所遊處，周視地上，竟無所見，悵悵而返，及門，主人迎笑曰，已得銀否，徐謝無有，入室坐定，又問答之如初，主人曰，豈有此理，試令探鞾中，則銀包在焉，開視一無所失，而其去來之迹茫然不覺，何巧于盜若此，

嘉靖間有李千戶善戲術，往來公卿間，顧文康公尤喜之，每設宴必召令佐酒席，間時出小技，如令打板，則牙箸自動，或三或五，遲速適中，又酒杯自行至客前，飲不釂則杯留不去，或手執一壺斟至數十杯而不竭，或取果實自藏袖中，頃云在某客懷間或巾內，探之果然，又臨池飲酒，將金爵佯失手墮池中，故作懊惱狀，公曰無恐，令善泅者覓之，良久弗得，頃之出諸袖中，又令僮鎖書舍，擕鑰于內，將呼匠撬開千

戶曰。無勞向鎮摸索。口中念念有詞。躬身施揖。俄寶自躍出階地。嘗因嚴世蕃誕辰。獻一金元寶爲壽。蕃大悅。厚賞之。後因製酒器。將金付銀匠。方著火化作青煙而散。蕃責李詰之。對曰。某貧士也。安得有多金若斯。蕃用以悅目耳。不能適用也。蕃笑而罷。文康公嚴以難事試之。卒不能屈。一日忽謂曰。予思見猛虎。爾能令見形否。李笑曰。甚易。第恐驚動貴人爲罪耳。因命灑掃庭除。用幃蔽之。焚香禹步誦呪。少頃天漸昏黑。若大霧狀。搴幃令觀。見一黑虎從空而下。怒目露牙。猙獰可畏。從者咸駭。公亦卻步而退。回視庭除。明朗無物。乃其幻術所化爾。後往游淮上。不知所終。

周壽誼。崑山人。年百歲。其子亦躋八十。同赴鄉飲。徒步而往。既至。子坐于階石氣喘。父笑曰。少年何困倦乃爾。飲畢。子欲附舟。父不可。復步歸舍。崑距蘇七十餘里。往返便捷。其精力強健如此。後太祖聞其高壽。特召至京。拜階下。狀甚矍鑠。問今歲年若干。對云一百七歲。又問平日有何修養而能致此。對曰。清心寡慾。上善其對。笑曰。聞崑山腔甚嘉。爾亦能謳否。曰不能。但善吳歌。命之歌。歌曰。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他州。上撫掌曰。是箇村老兒。命賞酒飯。歸。後至一百十七歲。端坐而逝。子亦年九十八。家有世壽堂。其孫曾多至八十外。蓋緣稟賦素厚。其壽來有由矣。

朱□□。南昌人。令□□。頗著能名。而性險刻。饒機智。入爲給事中。丁內艱歸。適覓吉壤。術者言泰和觀風水甚嘉。朱遂謀奪之。奈創立已久。徒衆甚夥。計無可施。適御史按部。與朱同年。素相厚。朱具以情告御史。初有難色。朱再之曰。此觀不發數畝。亦無巨剎。止小屋五六椽耳。去之兩甚易。第當厚價別市地爲建殿宇。如不見信。委官勘明。何如。御史乃命縣丞往。朱囑以厚賄。且用給舍勢臨之。丞奉命惟謹。呈繳一如朱

旨。御史遂批撤觀而以地付朱。給價三十兩。吏遣。諸道士聞之。皆憤懣不平。椎牛會衆。推一黠者爲首。謀曰。此事按院作主。不可理爭。但俟其來。具狀投之。拚一人抵罪。而吾輩冤憤申矣。衆皆稱善。朱方倖得計。偕三府。統衆往撤其觀。方入門。羣各持刃械。蜂擁而出。徑捽至庭中。梃交下。三府令人往援。奈衆寡不敵。乃奔告御史。即命中軍率兵三百救之。至則朱已被捶斃。曳至觀中。縱火焚其屍矣。中軍即令撲滅。于煨燼中僅得其心一枚。餘無所存。悉擒諸道士解院。御史震怒。死杖下者大半。刻木爲朱狀。納心其中。葬于觀庭。御史親往致祭。撫其身死骸燼。爲之大慟。衆着見宮殿巍峩幾百餘間。度其不下百畝。歎曰。朱固乃自取也。吾爲縣丞所誤。致同年橫罹慘禍。向使吾知其詳。必不許之。何至是耶。歎息而去。

嘉靖辛酉歲大荒。嘉定民有列肆賣米者。其小兒年僅四歲。持銀一錠爲戲。蓋父愛其子而授之也。將銀埋米中。嬉玩良久。不取而入。偶人來市米。父舉斗量米與之。不知內有銀也。其人歸傾囊出米。忽得銀三兩許。喜甚。妻曰。此銀必店主誤遺于內。今爲我所得。彼必窮追。將貽害無窮。盍速還之。必有所酬。彼此俱利。夫初不聽。妻勸諭再三。乃持原物詣彼。則店主方以失銀鞭笞奴婢。舉家皇擾。夫與銀授主。不勝愧感。分銀一兩爲謝。歸至中途。遇鬻小豚者。用銀三錢易其一。持回。妻詢得其詳。乃悅。將豚散放庭中。數日後。豚跑地。露一瓦缶。滿中皆白金幾百兩。妻見之。持歸于夫。人以爲還銀之報。友人張歎齋在彼親見。歸述其詳。

河南村民往訪親。廬途中飢渴。藏羅蔔數枚于囊中。行數里。遇一打獨拆者。見所負塊磊。疑有重貲。遂與同行。路逢酒肆。沽酒共酌。蓋試之也。民以所藏爲恥。不肯啓囊。其人益信爲有物。行至亂山中。擠持石塊從後擊殺之。解負檢視。乃羅蔔也。慚悔無及。拾白土書石曰。我向山西打獨拆。你在河南負羅蔔。你也錯。我也錯。若要此事明。除非馬生角。意此事甚祕。人必無知者。故云。然適有御史巡按山西。道經其處。見地有死人。而石上所書如此。遂私誌之。既下車。首令封內凡打獨拆者悉擒送官。一鞫得盜。遂服其辜。問其所書。則云出自無心。乃御史實馮姓。豈非馬生角之讖乎。蓋天網難逃。而假手也。

宛平李榮。家累萬金。將銀二千錠貯石池中。瘞于臥房庭前。蓋以石版。列植花卉于上。惟婦與子亦弗知也。父亡。子縱情花酒。家業蕩盡。將宅轉售陳翁。母因子方浪費。祕不言。後貧窘日甚。爲人傭工。備嘗艱苦。嚴冬衣食不周。痛自悔恨刻責。母知其改行。乃爲言藏銀處。子大喜。倩人持鍬鋤同至舊居。求見主人。應門者意有所需索。堅拒不與通。子怒大譟。聲聞于內。陳不得已出接。詰其來由。子具道母語。即欲入內發藏。陳父詰銀藏何所。子云在花欄土中。陳曰。銀是爾父物。我豈敢妄認。第此房乃吾臥室。子姑少俟。當令內人他適。任子入取。遂命具酒饌相款。遂耳語童子。令急集家衆發土取銀。事完來報。酒至酣。勉勸酬。故爲延緩。子意不在酒。頃之三四起。陳翁勉留以俟內報。良久僮出云可入矣。陳喜銀必歸己。導與子偕行至欄邊。子視土若新築者。頗疑之。令人舉鍬掘地。又甚鬆。意尤不平。將及石版。忽于石角得銀二錠。家衆環視。莫不駭然。子妄信爲主所竊。而此其誤遺者耳。及啓版。則滿中皆白銀。計其數得一千九百九十八錠。足以先所得與母言相符。子喜躍過望。即將二錠謝陳翁。餘肩負而歸。陳業已許之。弗能爭也。翁

恨家人違其主教。罵詈不已。其婦云適發土起石。吾親自督率。安得有銀。但見清水一泓而已。緣土污吾指。掬水少許于外滌手。仍前掩之。方與衆竊笑其子妄言。不意水復爲銀也。陳始歎息而罷。此二事乃吾崑閩小洲在京辦事所目擊者。閩誠實人也。言當不妄。因誌之。

盧廷選商販于川湖間。每有贏金。即投之甕。積久而盈。用金釵一對置其上。藏于密室土中。偶爲少子窺見。俟父出。私發之。用手探銀。則皆水也。遍覓摸索。竟無有。遂復掩之。後父欲用銀。啓藏。金釵已失去。心竊生疑。而甕滿如故。發銀至半。得一釵。至底復得一釵。覆驗銀數。亦無短少。第莫測兩釵倒置之由。父後偶爲諸子道其事。少子不覺色動。父疑有故。徵叩之。而堅不言。後爲友人說。始傳播云。夫父所藏物。子倘不能私取。則前李翁之銀。陳安得掩爲己有。其化爲水宜也。二事頗相似。並錄之以戒貪得者。

無錫華虹山家藏古玩玉器甚多。偶有賈古董者至。出數種求售。中有玉孩兒一。其白如脂。長可五寸許。但從首至腹。俱有細墨點。直瀉而下。製造甚工。而攢眉蹙額。作悲啼態。見者惡其不祥。鮮有市者。華獨玩不去手。因詢所值。以三金對。華即如數與之。喜形于色。賈者問市此安用。華微笑不言。固詰其故。迺命童于書房持一玉兒來。與之相比。形體頗肖。但先所得者。手持筆作揮灑狀。開口而笑。此則若因墨污而泣耳。玉工真巧手哉。

一人將渡河。而舟未至。暫憩古廟中。忽見有戈鋒痕露地上。掘之得羅漢一尊。高尺餘。形貌奇古。試持示

雜。許酬十金。其人大喜過望。得價別去。坐客怪其大侈。華曰。我先世藏羅漢像十七幀。尚缺其一。購之久弗獲。今幸復完。敢惜價邪。因引客登樓。見沈櫰作龕。坐像于內。以今所得配之。適滿十八之數。乃知世間尤物。其合散固自有期。抑物聚于所好耶。亦異矣。

章楓山位尚書。無子。撫二姪爲嗣。日者推命云。公必有後。但稍遲耳。年八十。適値迎春。僮僕俱往觀。公獨坐小齋。一婢名春香送茶至。公不覺情動。遂與私通。因有孕。過三月。婢泣告公。恐二公子見疑。將爲所害。公啓書匣。得銀一封。重八十兩。付之。令備日用。另移置密室中。閟勿輕出。且書一紙云。八十年來遇有春。豈知善假御成眞。生女賠匳來嫁出。生男家產合平分。書押印記。付婢執照。後果生子。名楫。公亡。二兄誣其來歷不明。將逐之。而吞其產。婢執公詩赴官。斷令遵公治命。平分。後楫用恩蔭爲中書舍人。楓山禮樂名臣。宜天不斬其後。

孫□□家素饒裕。戊午科託親周□□挾重貲往覓考官。買舉人。過于上江。定議銀千五百兩。封金飾酒器。爲暗將字眼授周。歸報。孫如教書于卷中。房考檢得之。喜甚。大加圈點。呈之主司。奈文理多謬。主司不取。房考更覓卷有疵者。作孫卷。復進呈。主司竟取彼而斥孫。如此再三。終弗能得。乃竊其落卷。揭曉後。詣孫處授之云。我爲君費盡心機。竟成虛話。何我兩人命之窮也。泣下不止。孫感其意厚。贈以百金。房考囑曰。汝此番錯過。實緣文字未嘉。下科須覓高才者。倩其代筆。庶可萬全。至辛酉。孫復得門路。而憶前言。預嘗臨場。浼庠友錢文囊代作。暗書字眼于內。房考遍覓孫卷不獲。索之三日。始得于別房。已先取中矣。因以己所中卷易之。孫後爲□□通判。在仕途十餘年。待饋甚厚。餽遺不可勝記。

庚午科。東倉曹毅生應試至京。邀友人沈還洲爲伴。曹有一童。能識字。性敏捷。曹甚喜之。時刻不離左右。至七月終。童忽言歸。沈竊疑之。而弗解其故。至初六日。曹拉沈看迎考官。攜手立店家簷石上。見諸考官從人。俱青衣大帽。乘馬而來。中一人用馬鞭挑開眼罩。顧曹微笑。沈亦見之。曹以手捏沈一把。即下階歸寓。至夜。沈試詢曰。日間所見執鞭者。頗似君家某童。何也。曹笑弗答。沈亦不敢更問。場事完。曹出赴宴。沈獨留守。命僕往廚房取水淨手。見一人坐靑布墩上。服飾弗類其僕。詰之。其吞條齒似江右人。詢所從來。語甚支吾。沈心知之而不露。第時往覘其動靜。見人坐墩上。弗少移。若如廁。則挾之而往。夜用爲枕而臥。意其中必重貨也。至揭曉。曹果中式。報喜者在門喧嚷。觀者屏簇。而前童從人叢中歸矣。沈詢久在何處。笑而不答。少頃往廚中索前人。則幷包俱無蹤矣。後細察之。乃知童充房考家奴。入簾代主覓卷。而廚中人即房考令守質物者。榜出則一去一來。各歸原主。此沈所細述者。

潘□□諱□。□□人。父□□業丹青。其子時已游庠。有科舉。偶鄉間富翁吳姓者構頁室。因日促上梁。未及施采。實旣成。嫌其太樸。浼爲加飾。搭鷹架合潘棲息其上。而運筆焉。辰而登。晝西而下。幾一月矣。吳有子亦放科。持重貲倩人買字眼。持歸授子。至堂中發封啓視。忘梁上有人也。爲誦再三。遂入內室。潘諳記已得其詳。夜歸潛告其子。入場如父教。書卷中。考官檢得之。即加圈點。得中。迨填榜拆號。則潘姓。而非吳也。當時有聽生鬼之謠。

場中傳遞懷挾。弊端無窮。其術甚巧。隔年覓善書者。蠅頭細字寫于金箔紙上。每葉一錢。工價三分。經書俱千篇。厚不盈寸。二三場亦如之。或藏筆管中。或置硯底。更有半空水注夾底草鞋之類。又用藥煮寫于齊布衣袴上。毫無形蹟。將壁泥擦上。旋即拂淨。則文字立見。名曰文場備用。每副價銀百兩。其傳遞者重巡綽官。舉小簿授之。至點進時。官先潛候于儀門內。聞唱名聲。即來接入。送至號房。乃出諸袖中授之。毫無覺者。臨別。官喚守號軍分付曰。此兵部某爺公子。要小心伏侍。如違。細打不恕。軍被哄嚇。任其鈔寫。不敢側聲。後爲諸生稟明御史。將諸武弁封鎖別室。不許擅入號舍。其弊始絕。今聞應天府吏胥得賄。將繖柄打通。藏小簿在內。幷將貯于棧印箱。衣箱坐櫃夾底中。至點名則取小簿隱于尹丞坐椅褥後。隨呼名則隨予。百不失一。蓋臨場各官行李。雖各加搜檢。而未有搜及尹丞之繖柄與隨身攜箱者。以故終不發覺。又聞謄錄生俱積年書手。謀充預與富衆定計。探決科秀才文必入彀者。告以姓名。候分卷到則秘藏之。移秀才文謄爲監生卷。監生得中。秀才毫不知借己之文。秀才見擯。實監生文理荒謬所貽也。豈不冤哉。今欲清此弊。必先彌封而後送謄錄。庶幾少杜乎。又富豪將賄屬託受卷所書吏。先訪各處名士。令其平記。俟交卷時。接得佳卷。即歷于各卷下。不即封固。候至夜分。受卷官倦臥。或打盹。即潛偸前卷。投于行賄者。將文謄錄爲己作。而毁棄其卷。其弊最毒。又或行賄于彌封房書手。將平日有文名之卷。割去卷面。而將文綴于己名下。如順天午科中式第四名監生鄭汝纘卷。乃割福建慶貢馬□□者。尤爲可異。馬于癸卯年應貢入北監。科舉不中。遂留京不歸。下帷發憤。期于必捷。是年館于同鄉林主政家。初場完。將七作錄示主政。文果擅場。許以魁元之選。及揭曉則被斥。馬憤激欲自縊。主政亦大爲不平。即令馬□人往順天府索其落卷至。則毫非馬文也。意必謄錄生誤寫于他人名下。令馬往順天遍搜落卷。而迄不可得。及傳五魁墨卷至。主政閱之。其第四名文與馬所作七篇一字無異。知中必有弊。亟以告馬。令具狀訴于監臨御史。拘謄錄彌封兩房書手鞫審。實係彌封書手受賄。而割馬卷面作弊使然。遂具疏上請。各擬遣戍。而馬發監肄業。雖再經磨勘。而禮部終不爲改正。人皆惜之。似此等弊竇。非嘗事者加意嚴防。恐能絕其禍本耶。

有刑部主事王失其名。善決疑獄。在部碁月。屢年冤係者悉爲昭雪。號呼明神。先令山東時。有民婦歸寧。因居鄉路遠。四鼓而起。俟于城闉。門旣闢。衆爭出。各散去。婦乘月色獨行。適樵夫尾其後。至野外提斧大呼向婦。婦驚仆倒地。遂盡褫之。盡擄首飾而去。婦號泣奔還。偶遇令出。攀輿哀訴。帶至縣中。詢樵夫作何狀。婦曰。賊而黑面圓。長五尺許。頭裹白手巾。身穿藍布衫。腰繫綁袋。單袴草履。手執利斧。肩負繩擔。令曰。吾嘗令人往捕。汝第言失去首飾已耳。毋露姦情也。遂選捕快十餘人。散往四關。大呼云。早有樵夫如此狀貌。如此服飾。至山中刈薪。遇虎見噬。必有聞聲而應者。詢得其實。即潛伏于左右。俟其人歸□□□□。勿令入門。有所轉換也。衆役奉命號于遠近。寂無聞及。後至委巷中。有婦方補舊衣。聞之驚起曰。此吾夫也。問信自何來。役對以親見。復詳道其容貌衣服。婦曰是矣。痛哭不止。役者佯寬解之。辭去。陰伺于巷口。日暮。夫果歸。方及門。役人即縛之赴官。百計哀求與妻一訣。不許。擁至縣庭。召婦審視。貌頗類。而首無巾。

搜之得于篋中，首飾滿貯其內，一無所失。因痛杖之，收監，尋氣絕。售夫告曰：兩婦姑母，何不俾從。李益止利其首飾耳。倘至傷命，奈何？亦十笞之，令攜婦寧家。蓋令不令言姦者，緣律條坐斬，罪頗重，且恐夫知必棄其婦，故曲爲保全耳。情法兩全，洵斷哉。

蘇州西察院按君駐劄之所，先年府縣官皆無公館，因暫止民舍，以候伺謁。有鍼工蔡芳，其妻美而絕倫。吳縣□□尋寓其家，尹年少俊逸，窺見婦姿，不覺心動，每微吟詠，盼以挑之。婦解其意，或微露半面，或斜睇雙轉，故作嬌聲，佯妝嬌態，無非設騙局以惑尹。而尹爲所迷惑，竟墮其彀中。一日懷銀二錠，潛投之婦。婦歸舉以授夫，詳述尹意。蔡曰：此奇貨也，須用計籠絡之，俟其上鉤，庶有厚獲耳。因與妻定策，俟尹至，婦婆娑用手招之。尹直樹情蕩，逕入其室，携婦求合。婦微笑，引入臥房中。方欲解衣就寢，忽其夫在外厲聲曰：何人大膽，擅入深閨，欺姦良人婦女，應得何罪？尹驚惶欲出，奈門已上鎖，窘迫無措。婦佯慰曰：毋恐，彼不過欲索賞耳。尹遂許百金。夫意嫌少，酬蕩至五百。夫必欲得見物，尹書一票，喚門子持至庫支銀，且囑令速來。去未幾，而察院打梆升堂矣。尹愈惶懼，再三求放，而夫不允。直至門子持銀到，方啓鑰縱之出，則按君已事完閉門。尹倉忙歸縣，旁即收拾細軟，顧小快船，黑夜逃去，不知所適矣。明晨尹謁按君，問昨何以不來見，尹以病辭。按君笑曰：汝何病，或誤入房室間不得出耳。遂具疏論尹改教去。嗣後府縣官各市地構院建公署，不復入民舍。

南都秋闈揭曉，定于雞初唱時，無爽期者。乙酉科較前獨遲，至辰末榜始出。細詢其繇，則是夜填榜時，至三十六名，習詩經係華亭生員李某，前後兩場字號與中場不同，監臨者疑之。虛其名，而令本房覓原卷，迨榜填完，卷竟不可得。監臨者曰：此卷前後俱佳，中場止論料，必合式，填上可也。主考于谷峰以硃卷解部查驗，倘有後言，誰任其咎？堅持不可。復令諸吏遍搜，更取備卷呈覽，凡閱三卷，俱不當意。王翼菴年兄卷亦在備中，遂持以進。二師俱稱善，與李生卷並寘案上，令諸吏并覓翼菴墨卷，先得者即填。李生卷終無覓處，而詩經落卷凡三箱，計二千餘，列于堂下，方開蓋則翼菴墨卷儼然露焉。且三場俱束作一處，若有神相之者。遂填其名，而榜出，此所以遲也。翼菴名就學，連舉進士，轉吏部員外郎，中家奴毒，暴殞。

丙戌科王荊公主試，十一日下午發硃卷入簾，公召諸房考同至堂上共閱，且囑云：得佳卷即呈覽。諸房各分三卷，就坐細觀，公屢促呈卷，未有應者。千師蕭濟老與考功郎黃思軒聯席而坐，偶閱一卷，惡其誕愁，將棄之矣，心念首篇起講頗通，若不點出，竟擲擲去，倘後索落卷疑未曾經目者。吾取其起講，然後塗抹，令彼心服。遂提管細點，未畢，思軒忽見曰：公得佳卷乎？師曰：未也。問何以加點，師告以故，語未竟，荊公見兩君竊竊私語，意必卷有可取，遂遣吏來索觀。觀畢曰：此卷亦可中。師復以前說告，荊公曰：場中文字全美甚難，毋苛求。遂舉筆判一中字于卷面。師歸房歎曰：此卷吾將黜之，故先稍點，乃竟以數點而得一生富貴，數也，意頗不懌。後每得一卷，則用前卷相較，輒抑置于後，擠至第十三名。偶楊楚亭索觀前卷，問今當第幾，師以實對。楚亭曰：此係王公首取，何抑之如此？師曰：此卷僕屢閱再四，文體欠莊，意其人必非端士，得中已倖，姑令居先耶。楚亭曰：覽文而遂斷人品，具目哉！一笑而別。至念三日，師房卷已閱完，荊公

令并備卷送覽。次早荊公致小柬云：貴房卷俱嘉，但十三名覺有疵，可用備卷第一易之，何如？師大喜，往告楚亭，相與歎曰：前卷乃荊老第一日所取，且親筆書中，今竟易去，豈其忘耶？抑默有主者耶？後拆號，覈者姓李，中者唐斯盛，俱楚人。李生素行不修飭，果如師料，而旋得旋失，冥有數存焉，非司文柄者所能專也。

丙戌鼎甲首唐抑所、次袁玉蟠、又次楊荊巖。十七清晨，內閣已差人報知，京師俱傳播矣。至傳臚，唐果狀元，楊榜眼，探花則舒心矩，而袁抑置二甲第一。衆皆愕然，莫測其故。蓋先傳者乃內閣所定，至進呈時，申瑤泉讀唐卷，聖上曰：好。將卷置几上左方。許海嶽讀袁卷，音韻稍澁滯，聖上不語，置右方。王荊老讀楊卷，聖上曰：亦好。置唐卷下。諸臣各叩首退。聖上親閱諸卷，自二甲第一卷至十五卷，皆蒙許可。至舒卷，天顏甚喜，因進楊第二，舒第三。舒所對策中俱散文，不成對偶，又字畫參差，原無進呈之理，因舒父龍陽公與申、王同年，心矩中式年方十八，憐其少不更事，不堪作外官，移書二相乞置二甲，希一部屬。二相勉從，故列于第十六。不意聖上特拔及第，此非常之寵也。然不五年遂夭折，天意竟何如耶。

心矩歿二載，龍陽夜夢心矩云：冥中思父母不置，今已託生某村陳家，幸令人物色之，俾得復歸。是所願也。覺語爾夫人，夫人夢亦如之。質明，令奴往訪，陳果生子，公親往索兒細觀，而貌絕不類。解衣視之，左膊上有犬子二字。公遂泣下，蓋心矩乳名，始知其託生非謬矣。因欲攜之歸，陳氏執不與，遂以聞兩院，斷令歸舒撫養，陳氏亦不絕其往來。稍長，臂字漸磨滅，今年已二十餘，而椎魯無知，絕不類心矩之敏慧也。此事向常聞其略而不之信，己酉粵中秋闈，與韶州司理魏邦祚同在受卷所，言之甚悉。魏，全州人，得于目擊。乃知佛氏輪迴之說不妄，第前生後身，智愚迥別，則不可曉耳。

吉安民家產一子，墮地不啼，彌月後即能飲啖。周歲忽出言如成人，父母怪之，詢其由，乃自述前生湖廣某縣某科舉人張某也。平生歷涉，纏纏細陳，并誦其墨卷如流，遠近傳布，觀者登門，各上司召見與之，咸有所贈。楚中子千里來訪，相對飲泣，詢問家政，一一不爽。強之歸，不肯。有詰其託生所自者，云：臥病甚劇，恍惚見一道士，衣大紅法服，持手板舞蹈前引，予隨之至一室中，鋪一紅氈，道士揖之令升，予初不欲，強之再三，方舉步上氈，則此已誕生矣，不知從母腹出也。予邑孫敬持爲吉安二守，親見此兒，時年十二，備其往事已忘大半矣。

江寶維諱鍾廉，南充人，初任吳江令，調獻縣。私衙有樓，先年強盜越獄，蹲踞于其上，縱火焚之，死者三十餘人，精爽不散，變怪百出，前令不敢居，封閉者十餘年矣。江到任，吏以情告，不信，固令啓戶而入，留宿其中。至明晨，江往謁府道，抵暮，一妻一女俱暴殞，面目流血，遍體青紫，如被扑傷者。亟報江歸，已無可奈何。入夜聞妻女嗚咽云：爾強欲入衙，令我母子横爲凶鬼所害，死後侮辱萬狀，至不忍言。江大慟，悔恨無及。嗣後拋磚擲瓦，門戶自開自閉，器物自相擊撞，種種怪異，不可枚舉。家人皆病，避居于外，而怪益熾。江日夕鬱結，泣零兩目失明，改教返舍，道出敝邑，予往相勞苦，稍露其事，而從者盡道其詳云。

松江徐繼齋諱曰琨，以祖蔭授中書。家有少女，最所鍾愛，不輕許配，邑中求聘者踵接，必求其子細閱，閱

過者不允。其女年已十七，尚未納幣。忽家奴因索債不得，拘一少年至家。徐見其相貌清奇，心竊異，詢其姓名，曰張以誠。問能作文否，曰能。遂命坐，授題，張援筆立就，文藻蔚煥。徐覽之，愈喜，留之飲，而許以愛女配焉。張謝歸，告其父，擇日奠鴈成婚。張連試不游庠。女之母私有怨言。徐笑曰：此子豈長貧賤者耶？倘吾相不効，當析產與吾子等爾。毋憂。徒庚子辛丑，張連捷，大魁天下。

周挹齋延儒少聘吳氏女，後家事日落，吳嫌其貧，遂欲悔親。周走訴吳安節公，公命坐與談，見其慷慨不羣，心已奇之。更授題令作文，須臾而就，詞意兼美。公曰：此姻事予當力任，坦腹無憂也。周敬謝別去。公即呼族姪至，曰：爾若執迷，予不能強。今繼汝女為吾女，他日當備妝奩嫁之。倘周生果不給，當割田相贈，可也。姪唯唯不敢違。至壬子，舉鄉薦，癸丑廷對第一，狀元及第，乞恩歸娶，人爭榮之，且服吳公能識士云。

洪鍛源諱澄源，登第後因選期尚遙，借解銀差南歸，傾萬餘兩分作五鞘，暫寄太倉銀庫堂中，候明晨發行。及啟門登堂，則內有一鞘剖破其腹，長尺五寸，失去元寶十錠。垣牆禁鑰高扃，鎖不動，且巡警多人徹夜防守，盜何由而入？即入而挾此重貲，安能飛出？衆皆駭異。事聞，郡與守立限毆捕役，嚴緝月餘，無耗。中有練達者，能覘氣，稍衆曰：盜得銀已遠遁，急追之，猶可及。株守京師何為耶？因赴司給文，四出廣捕。將至徐州三十里，有一村店，夫婦饌酒飯，酒生婦稍有姿色，挑之者亦不拒。偶有貨郎擔籠投宿，見婦悅之，留戀不去，情好頗殷。婦假趨奉為名，多訛疾高坐，日市酒肉與歡飲。夫稍露妒色，輒投以銀，用悅其意。每向婦誇我京邸藏銀甚多，不久攜來置田產，令汝兩人終身安享不盡。婦信而愈狎之。一日，聯坐店中，捕者

入門呼酒，其人驚起，舉止失措。捕者覺有異，遂留宿焉，詰其來歷，應對支吾，益爾跟詰，狀明，乃獲。後者引夫至野外云：此大盜也，視爾當實告我，不爾，當連坐。夫恐，悉吐顛末，索其銀驗，確是元寶鑿碎者。遂集地方同縛之，發其籠，尚存元寶半錠。解官招實云：其夕潛于巡更夫中，旣入門，潛伏僻處，至人靜，取身畔利器破鞘取銀，將九錠埋于倉後北角土中，取亂磚覆其上，止持一錠越牆而出，索貨雜貨，遂潛遁至此，初意欲過淮往浙，俟一二年事寢，復入京師取窖銀，弗意敗露，辯何擒辭。招成，禁錮于獄，捕者持州牒并存銀星馳回報。遂詣倉後去磚啓土，原銀俱在，所花費僅十五兩餘耳。設此盜不為彼婦所迷，渡淮而南，隱于市廛中，曷能物色之耶？始知朝廷糧銀分毫不可妄取，盜者雖巧，安能捕為花酒費也。

常熟薛四與販私鹽，招集亡命，出沒海濱，殺人劫財，白晝公行，人莫敢格。弓兵劉玉兩人有膂力，善捕盜。過薛船，輒奪之。薛怨甚，聚衆百人，將弓兵綁縛，載至海岸，揮白刃欲斬其頸，忽霹靂一聲，雷火滿地，衆輒徒俱驚駭僨臥，弓兵綁自開，奪小艇逃命，奔縣訴狀，令耿楷素悉薛橫暴，并其平日惡蹟百端，申報周撫臺，見為擒其父子，并黨與，咸置重典，一方以靖。

張江陵當國，喜怒任情，生殺在手，渺視聖明，等嬰孩，頤指臺省若奴隸，諸不法事，顯灼耳目者，未易縷數。若其包藏禍心，染指神器，亦已漸露萌芽，幸九廟有靈，早奪其魄，故幸潛消耳。倘假以年，則莽、操、懿、溫，必將再見矣。聞其誕日，有翰周公負成王獻者，覽之弗悅，揮令攜去。又有獻大禹下車泣罪圖，喜甚，懸于中堂，其微意可覘也。又長夢人贈以一鑑，長尺許，光耀四壁，皆有銘，若先兆者，覺而怪之，質明，憲長張九一

差官賚鏡，其背文云：張氏受命，膺大寶，傳世子孫，其永昌。宛類夢中所見，遂大喜，厚賞來使，而作密劄以復。未幾，卽超擢張開府，將召入為腹心，共謀大事，會構疾，弗起。張亦被論削籍，此鏡見泉為予說，魏璫人也。其當必不妄，且云有術人善能先示夢兆，而後以鏡實之，九一得其人，故敢獻諂江陵，墮其術中，遂深信弗疑，然九一竟不得柄用，而徒貽惡名，陰險復何益耶。

我朝令甲，科場最嚴，當事者咸矢公矢慎，毋敢受私託而徇棲要。二百年來，毫無弊竇。嘉靖癸卯，秦鳴夏、浦應麟順天鄉試時，大學士嚴嵩勢焰薰灼，秦、浦素附嵩，嵩二子汝儉、汝孝俱以監生得鄉薦，外議已藉藉矣。甲辰會試，江汝璧為主考，彭鳳為相房，曲阿嵩意，二子復連捷，俱在鳳房，給事中王交等交章劾璧、鳳明私通賄，大肆制科，并追論秦、浦阿奉嵩之源，世宗震怒，以弊蹟明顯，將璧、鳳暨二子俱黜為民，下汝璧、鳴夏、應麟於鎮撫司，逮問，各廷杖六十，革職不敍。遠邇稱快，蓋世廟英斷，如雷霆故奸宄褫服，破膽卽得君怙勢如嚴嵩，而其子孫不敢一竄名于試籍中。誠是聖上燭明故也。至張居正當國，稱勢赫奕，且渺視聖明幼沖，先將字眼密授考官，許以美轉，豈推莫敢抗違，爭以得卷為幸。丁丑年，陳思育取其次子嗣修為進士，榜眼及第。庚辰年，蕭光啓、驊驗為房考，長子敬修、叔子懋修，懋修登甲榜，大魁天下。當時習見，逢不為異，且遇恩蔭相貴子弟，多得倖進，科道悉鉗口結舌，不敢發一語，回視世廟，昔時處分，不大天淵也哉。至壬午，居正死，京師謠曰：發公若不身亡早，因富定作探花郎。非虛語也。後言官追論其事，嗣修、懋修俱革職遣戍，敬修提問自縊，暴時榮盛，化為烏有，乃知掄材大典，斷不可任私意通關節，卽倖

倖而後，必不能永享，若江陵父子可為明鑑。

張江陵奴游七，尊同主喜怒，而竊其權勢，傾中外，縉紳爭事以兄禮，而獵美官者，備比錦衣史，靡晉時寶金玉絡之尤與曬押，貨緣得入江陵幕中，史富敵國，凡江陵所需，百方致之，務悅其心，所進七寶冠、白玉如意長二尺，價値鉅萬，江陵絕愛之，他物稱是。偶閩宦獻牙美人，容態絕代，江陵指示史曰：世間有此麗人否？史曰：願以牙仙見付，當求形肖者充下陳。江陵喜，授之，史歸命善畫者潛其貌，若干幅，命健僕四出淮、揚、浙、直，遍訪得之廣陵，用銀八百兩市以進。江陵視女與牙仙果無異，寵之專房，稱七太太，出闢後即攜置秘室中，歡飲淫樂，不問晝夜，更服春藥以恣其欲，毒發肛脫而死，時江陵氣燄熏灼，附之者無幾能制其死命，而竟斃于彼婦之手，殆天道惡盈，假尤物以促其生耶。

江陵苛法，若限進學、嚴斥退，浙江提學喬某以沙汰數多而驟擢寺丞，乘處決、恣誅戮，河南巡按某盡殺諸獄囚而特進僨少，至于丈量田地，令州縣正官釋去印務，親履田畝，窮鄉小民，莫不翹望吾蘇七邑，有增額至數萬者，百姓報數尚未定，嚴檄督催，急于星火，賴開許中撤，得不加賦，獨太倉丈出海邊長漲田若干，向來果未經起科者，若盡寬之則巳，藉數在官，欲增糧又嫌與諸邑異，同州不能決，詢于鄉紳王鳳洲，建議請計丈出餘田，該糧幾何，照數量免，新舊兩便，申報兩院，俱報可，太倉田舊額每畝三斗三升，今止二斗九升，蓋他邑未受丈田之從，而太倉則先享其利，迄今云。

李大經，崑廩生，每試輒先諸士，隆慶庚午應試南畿，借寓紗帽衙，主人先一夕夢耀昆湖來貨房，明晨李

至。知爲名士。逢止之而逃所夢以賀李。亦大喜自負。王槐里名炳璋。其妹婿也。是年失科舉而考遺才。因賀皆李寓。李心頗不喜。奈情不能卻。後揭曉。王得中而李見擯。王名在第十六。適符昆湖榜數云。後王舉進士。李僅從歲貢授沂水令。宦資頗厚。歸不一年。竟殞于火。骸骨俱燼。先一夕市得生魚。庖人剖之。魚忽作聲稱冤。大驚投刀。弃魚厠中。明晚遂罹慘禍。

萬曆乙酉。吾崑支可久。夏弘宇。借小寓于府學前。主人問二公何縣。曰蘇郡。主人甚喜曰。散遊疑厲。不足以辱高賢。亦弗敢論值。但二公今科必連捷。俟位求賞銀十兩。得賜一襲足矣。詢其故。曰夜來夢緋衣烏帽者二位。曰稱蘇人借寓。此先兆也。二生喜甚。即當衆授之。而居停焉。時予與柴昭涇同借貢院前小房暫棲。會欽臨。不許諸生寓棚門內。並行封閉。試期已逼。計無所出。昭涇熟思曰。支夏所借之處。門首有一空房。渠二人吾姻家也。吾作東求之。必不能拒。俟夜吾二人同往可耳。二生初有難色。而昭涇措臥其儀入。勉爾相容。後二人俱不中。昭涇與予果聯捷。二事絕相類。夢神亦巧于戲人也哉。

萬曆庚寅。予備員頓丘。三月三日。俗傳眞武誕辰。諸巢建有神祠。俱焚香祝壽。結綵演戲。男女輻輳聚觀。殆千百計。是早天氣皎潔。無纖毫翳。北地素寒。猶襲重裘。日中忽作熱。如仲夏。遂釋綿御袷。會有疾病蚤至庭。鞫之未半。忽見西南上黑氣一縷。衝霄而起。初若幡頭。如柱。又頃如席。轉盼間則瀰漫天際。昏黑如夜。對面亦不覩。亟令然燭。至其光若螢。僅照尺寸而已。衆皆駭異。予令收囚入獄。退歸私署。家人悉恐怖閉戶。耳畔惟聞風吼。作波濤洶湧聲。又時于暗中露光如電。其色殷紅若血。旋即昏暗如故。復有聲似雨雨下。而實未有涓滴也。朝來暑氣薰蒸。迺寒如昔。復索綿衣服之。竟夕無光。至質明亦尙陰晦。微辨色則庭前後俱積沙土厚尺許。向之藏夭而下者。蓋此物耳。及視事。則里老等以昨方祝嚴。風霾四起。咫尺莫辨。民婦散走。墜水溝中。其以寒噤死者三人。餘幸無恙。若長垣則人畜死傷以百計。東明則拔樹發屋。壓死更多。其州縣申報亦相類。先是己丑彗星出西北。光芒長丈許。燁燁東指。觀者心怖。數月始滅。皆似兵像。至冬寧夏兵變。戕害撫道。殺掠甚慘。禍實創于西北云。

鹽院魏某。出巡至大明。適東明縣大夥鹽盜拒捕。殺死弓兵。該縣申報。即批云。據申。鹽徒聚衆。拒捕殺人。大干法紀。豈容輕縱。但鐵鎗在庫。鹽徒安得而取之。仰王推官將失事員役重究。并將庫吏問罪。王見批語。初不解。及細閱招稿。中有鹽徒某用己追貯庫鐵鎗一根。將弓兵某戳死之語。雖誤認取鎗于庫耶。王欲明言其誤。恐揭其短。而礙體面。欲加庫吏以罪。則典守非虛。吏實無辜。思之不得其說。偶州縣官進謁。細述其事。曰此局難處。諸公必有良策。幸以教我。俾上下兩全。衆相顧莫對。坐久欲起。王復固留求教。予因曰。鹽院意固不可逆。庫吏罪亦難故入。第責取供審手云。此鎗原從盜手追來。始貯庫。非用在庫鎗也。供詞不明。合擬不應杖贖。而令庫吏代納罪銀。庶彼此俱無害。王稱善。遂依擬申報。而庫吏得免罪。北地八差衙門。凡鹽馬二院。多係新差。凡從推知出者。文移批駁多合式。而禮節亦適中。若選自中行者。緣目不習知。招由見好自用。不詢掌案。任意信筆。遂多謬誤。至于接下。非太倨則過謙。亦未經諳練故也。燈後道出浙江。用夫馬數太浮。又杖驛傳道吏。爲范憲副參論。降應天檢校。

眞定府大佛寺中。貯銅鑄天齊神聖像。身高十丈。圍二丈。肘具六手。各執兵器。內一銅盂。可容米五石。佛閣尤宏敞壯麗。凡三層。下層坐身。中容六手。最上則神頭。其耳長與人身等。奇偉之極。宇內當無兩。考其創建。則始于五代時。有神僧募緣鑄像。工力不逮。乃往見石勒求助。問須銅幾何。曰十萬斤。詔主藏者竭庫中所有畀之。而數不足。益以宮中銅器。盈滿殿庭。問何以將去。僧指庭前井。令力士悉投其中。稽首而別。至眞定。呼諸徒於後水潭中撈出。命鑄工鼓鑄。一年方成。僧遂往江淛。遇富賈販木過者。輒頂禮募化。賈慳弗與。則風濤大作。咫尺弗得全。許以喜捨小者數株。大者百株。其木隨沈江中。餘則順行無滯。將三歲。計閣料已備。乃歸。復集徒于前潭中拽出之。木有長數丈大圍五六尺者。非數人不能舉。況眞定皆平陸。去江甚遠。不知此僧施何神術。而遂得至此。閣西壁繪僧化銅像。至寺後觀水潭。不啻半畝。上覆以亭。人傳潭底通大江。故木從此出。蓋亦城中一大觀也。

尹春宸。父名齊。少年充吏。娶婦而未生子。忽得狹疾亡。惟心坎微溫。母妻環泣守視。凡三晝夜。始蘇。而弗能言。但舉手指其口。萊灌以溫湯。漸開目凝盼。依臥被中。次日始微發聲云。死後。鬼卒引至大殿前。金碧晃耀。堂中一衣緋袞冠人南向坐。衣綠者西向坐。詰齊姓名籍貫。呼吏持簿細檢。覽曰誤矣。此人官至刑部主事。壽尙有三十餘年。宜速送回。因此復生。疾遂愈。齊素不諳文墨。且刀筆吏。那得有此部官。望亦復不揚。里中聞其語。莫不大噱。每出遇相識于塗。輒戲呼爲刑部郎。齊聞甚愧。後二年。始援例入黌。甲戌。成進士。令清豐。己卯。陞刑部主事。壬午考績。封父如其官。次年無疾捐館。果符所夢。

蘇鄭。辛未進士。授廬陵令。時張居正新行丈田法。責成縣官嚴敕丈量。毋得隱漏。卽據此爲殿最。各縣奉法惟謹。悉謝邑事。躬行阡陌中。鄭素倔強。獨安坐不動。巡撫王宗徵聞之。行檄督催。鄭惟視如故。宗大怒。親詣吉安。鄭入謁。宗責以抗違明旨。藐視憲法。褫其冠服置之庭。叱左右將庭杖之。懇求獲免。猶罵不絕口云。俟丈田畢令。當論汝罪。遂奪其印授府判。每旦日囚服打卯。輒惡語相加。至不忍聞。鄭遂乞休。復不許。云俟後命。郡中諸縉紳咸爲扼腕。相見鄭時。委曲求免。乃給還冠帶。命速往鄉丈量。不許視縣事。鄭怒若計無所出。不兩月而居正囚聞至矣。王宗不久亦罷歸爲民。鄭後行取至京。在任五年。僅止一轉。不應得兩衙門。太宰獨以鄭抗宗有風力。特授御史。

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爲主。中載重貨。餘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恆百餘倍。有蘇和本微。不能置貨重物。見福橘每百值五分。遂多市之。至泊處用爲鬻。數十各盛四橘。布船面上。夷人登舟競取。而食。食竟。後取盡袖中。每橘酬銀錢一文。蘇意嫌少。夷復增一文。計所得將萬錢。每錢重一錢餘。亦已千金矣。舟歸過風。泊山島下。隨衆登陸。閒行至山坳。見草叢中有龜殼如小舟。長丈許。蘇心動。倩人舁至船。衆大笑。謂安用此枯骨爲。蘇不顧。日夕坐臥其內。及抵岸。主人出迎。客置酒高會。蘇揖居末席。明旦主人發單。令諸商各疏其貨。明珠翠羽。犀象瑇瑁。種種異品。茲蘇獨白。蘇愧怯。遜謝曰。貨微不足錄也。主人按單細觀畢。曰。居有識寶胡。夜來望船中奇光燭天。意必載希世異寶。今胡寥寥乃爾。豈諸君故祕之耶。衆謝無有。主人詢詰再三。衆謝如初。主遂攜胡同衆登舶。逐艙驗閱。至舟尾得龜殼。指曰。此大寶也。胡埋沒于

此.卽命人擡至店.藏密室中.更設盛筵延蘇.置上席.且謝曰.君懷寶不炫.致令輕褻.幸勿見罪.聞者大賀.悉列其下.衆益不測.酒闌.主請値.蘇見其鄭重.漫答曰一萬.主曰.市中無戲言.幸以實告.蘇囁嚅.旁有黠者.更之曰三萬.主視蘇尙泯沒.堅詢之.復曰五萬.是矣.胡商得定價.喜甚.約次日交銀.盡醉而散.淩晨已具銀滿堂中.如數交足.擡鼉殼去.鼓舞不勝.衆駭異.請于主曰.交易已成.決無悔理.第未審枯骨何異.而酬直若斯.胡笑曰.爾輩自不識耳.此鼉龍遺蛻.非鼉殼也.背有九節.各藏一珠.小者徑寸.大者倍焉.光可照乘.每顆酬直萬.所酬未及一珠之半也.衆猶未信.胡遂求良工.剖其首節.得珠果如所言.衆始驚服.蘇持銀歸.坐擁陶朱.不復航海矣.

松江徐樾齋家藏漢玉觶.形製古雅.鏤文奇巧.口有硃砂斑.腹綠繡二大點.惜缺其蓋.其弟往京謁選.偶至廟上閒遊.見店中一玉觶蓋.其口亦有紅綠兩痕.把玩良久.依稀似玉觶蓋.詢其價.僅索五金.酬以三數.遂得持歸寓邸.藏之.選後.詣兄出萌觶行酒.弟命奴持京師所得蓋李配之.宛然如一.而紅綠點亦穠合無間.遂持贈兄.大喜.後出示博古者.云價値千金.然非得蓋.則不成全玩.其配合似非偶然者.

萬曆己酉江右鄉試.南豐令李夢祥充分考官.廳取六正二備.閱卷已足.挑燈就寢.忽四壁作聲.若磨坊羅麪狀.驚起取落卷再閱.更無可取.仍去復臥.壁中聲響如初.尙起周視.几上讌然有卷在.覽之.卽前所擲者.反覆紬繹.終無好處.竟棄之而登榻.方就枕.則聲響移于牀柱.暨四足.上較前益猛.屬震動几席.李大驚.呼書手門子共察之.則前卷復在案.乃向聲處曰.此卷果應中.李毋再作聲.明晨當侍呈主司.第恐文不佳.難入選耳.聲遂寂然.黎明.趨主考.令人來云.前正卷中有一卷不宜取.備卷亦難用.更得別卷方佳.李擧前卷應命.遂得登榜.名康元穗.子姪光祖爲進賢令.同在闈中.目覩其異.

萬曆庚戌會試.蕭玄圃.王炎白主考.檢討雷何思爲詩二房分考.方展一卷于几.尙未及閱.偶廳房贊畫海至.相與敍談.因留共酌.侍吏拂几.誤觸一硯.墮地旋轉數周.忽覩而起.若空中有人提其管者.竟將前卷密密加點.良久.筆方仆于几.二君相顧駭愕.將卷細看.文采頗可取.遂共攜卷詣主考言狀.顧曰.此神授也.若非二兄親覩其異.此卷安得入彀.遂大書中字于卷.及拆號乃史孔吉.溧陽人.今史家猶有應筆樓.

上舍徐五湖娶妾金氏.妝匳頗厚.而無子女.徐歿.終撥田二十畝.樓房數間.令僕徐某同居奉事.未幾.僕萌異志.伺金歸寧.盡發其篋.取所藏.縱火焚樓以滅跡.金回.惟呼天號泣而已.僕私喜得計.託言己室幸免回祿.拉鄰房居人出.分詣城隍廟報謝.羣聚暢飲.酒將闌.忽神附僕罵曰.惡奴盜主財.焚其室.而又瀆侮吾神.罪死無赦.衆驚拜伏.妾聞出訴于神.鬧盜贓安在.云投于廁中.探之果得一布包.失物俱在.僕僵仆于地.良久稍蘇.竟絕粒而死.神目如電.其昭報亦章灼矣.

蘇城李某.登甲科.宰江右劇邑.忤權使.爲所彈射.奪職家居.性好丹火.有積奸以養砂術.養丹砂十斤.用銀十兩.爲母做□銀法.取其精.雜丹砂實磁罐中.汲水養之.至四十九日.煎砂得羨銀若干.而母不少損.屢試皆驗.其人遂說李曰.此法驗日持久.多寡一轍.盡多用母幾十倍.則獲羨當不貲.事成當以十之三

爲謝.李信之.而疑其心.迺另建一樓.四面斗絕.離高三丈許.中庭壘臺.養砂石門三重.門施二鑰.手自啓閉.出入惟李與術士俱.凡添水加藥.悉躬親之.離三尺旋子.無繇見也.至四十餘日.丹期將完.啓戶而入.則砂水俱傾覆.銀母亦化爲烏有矣.周視臺垣.毫無損傷.且高侵霄漢.在內室之旁.卽外盜插翅不能入者.李大錯愕.惝恍而出.令門下逐客.客大怒云.曩許我厚謝.今丹已成.得利旋數千兩.尉遂食言耶.我當白之官.喧嚷不止.衆客從旁解紛.復資以路費.方去.丹室嚴邃.此客又子身僅移一布囊.愕然猶昔.不知施何神術.而能盜去多金.李自失金後.悒怏無聊.發病.卒.卒將三月.其內人夢李從外來.冠服類敝.顏色慘怛.泣曰.吾不幸.生犬胎中.在齊門外某處某家.犬誕四雛.其一頂黑而背花者吾也.可速遣人贖歸.毋誤.再三丁寧而去.內人驚寤.向解圍述之.疑信者半.至次夕.夢如前.復託夢于掌家者.其人遂訪尋至彼.果得四犬子.其一則若夢中所言狀.亟取銀市之.其家覺有異.故高其値.增至一金.乃攜歸.至門.縱之行.則登堂入室.宛然熟游.竟升榻偃臥.見者墮淚.日以肉食飼之.後發于山莊豢養.迄今尙存.于曾識李君.服官有聲.濤居鄉無穢行.何以得此果.相豈一念好利.遂墮惡趣耶.備者唐生會聞其內姪陷及.述之如左.

兩廣參將覊楞.鄞縣人.先爲猖山守備.公署在海中.船府五十餘里.張詣府領兵餉銀六千餘兩.皆元寶也.分貯三桶.中泛海回歸.至中途適値龍.風雨大發.前後二舵俱平斷.中舵大如斗.非數十人不能擧.亦拔起投水中.如摧稂然.張料船必覆.索竹纜將銀桶綁縛于中艙橫木上.極其綿綴之.舟破.從者三

十餘人皆墜水.張亦附一木板.浮沈海中.昏瞑不辨.自分必葬魚腹矣.覺足下若有物蹴動者.歸以不沈洪濤呴薄.而安然無恙.至辨色.有巡船從上流來.張大呼求救.扶至舟中.自旋再生.訪諸從者.僅存五人耳.遂令巡船探沈舟.取餉金.至則舟僅露其尾.令善泅者入艙索銀桶.毫無有也.巡兵回報.張大驚.恐以失餉獲罪.計無所出.三日後.忽有漁人來首.詢其故.則前有營兵落水.遇漁舟.呼曰.爾救吾命.自當厚報.漁人援之至家.更衣設食.當其報曰.舟中有銀三桶.盍往取之.乃約衆鄰後艇至舟覆處.果得銀而歸.市牛酒痛飲.將銀人分五錠.營兵亦得其兩.濟難于家.鄰人有爭銀而不得者.奔告于張.卽拘營兵至官.追出前銀.押至村中.沿門搜捕.悉獲原物.止一錠鑿碎.僅失五兩耳.張梟遷征倭副總兵.調陽電參將.在官途五十餘年.後祿甚豐.宜不死.然船破銀失而復得.則尤異云.

相州一山.峙海中.高千仞.樹木枝翠虬結.山石玲瓏奇巧.山趾有石壁.高三丈.闊三十餘丈.光潔如鏡.可鑑毛髮.中有一龍形.夭矯騰奮.勢若飛動.首尾四足.頭目鱗鬣纖悉具備.若刻畫然.士人云.龍從海起.附于石壁上.遂留其影.久而愈明.見者懍悚.

欽州東南七十里外.山嶺峻削.灌莽極目.人跡罕覩.中界一河.僅容小艇.可載數人.渡河而南.更百里許.有交夷窟穴.其間乃黎利遺種也.其國昔爲莫登庸所篡.擧族逃避于此.因長子孫.成聚落.旣不屬交趾.亦不臣中華.時出沒盜刼.不過鼠竊而已.後珠池猝盜亡命投之.教以內訌.遂萌逆志.窺欽州.沿海守備單弱.于萬曆丁未冬.先令夥盜滿載貨物.陰藏兵刃火器于中.假貿易爲名.舳艫相銜.接踵繼至.主人利

其後餘黨延蔓焉。列肆興販。不疑爲盜也。時陳同知署州印。至臘月廿五歸府過節。夜方半。砲聲四起。各賊露刃爇炬。從各店出。徑奔東門。將守門卒殺死。斬關納外寇。首衣絳衣。乘四轎。張黃蓋。次衣靑。肩輿。衆幾二百。鼓譟而入。先燬州署。劫庫藏。縱獄囚。四出剽掠。恣擄金帛。奸淫婦女。焚燒室廬。延及儒學。殺一教官。黎庶被戮者不可勝紀。蟠據城中凡五日。滿載而去。雖有衞官。俱偪伏莫敢動。藏制府以狀聞。幷議諸失事者罪。請發兵討賊。報可。調發諸路兵。得五萬餘。速各州縣倉粟三十萬石。從廉州偏兵餉。幷檄諭交阯主。失于制馭。令縛首謀以獻。毋得庇奸。彼遣使持牒至云。此黎氏餘孽。越在界東千里外。素不相通。其襲破欽州亦毫未與聞。若天朝討逆。當出兵協勦。遂以壬申八月進兵。巡副蔡夢說、林梓監視。總兵孔憲卿自省城移駐彼中。調度諸軍。刻日俱發。初乘巨艦。魚貫競進。行四月不見一寇。港漸淺隘。乃易小舸而前。則灘石交錯。篙師無所施技矣。衆共登陸。而先聲久播。賊皆遠遁。分命參總各將兵搜捕。間遇村落遺黎。則擒歸報功。實非賊黨也。蠻衆聞之。益深隱巖谷。僅餘頹垣破壁而已。窮至賊巢。有山臨溪。四面斗絕。高數百仞。險峻不可措足。惟東面有鳥道。向通往來。已壘石阻塞。復置木柵護其外。衆涉水仰攻之。擂木砲石。亂下如雨。中傷頗多。如是再三。終無隙可乘。乃結營屯遲上。具狀申兩道。轉聞軍門。取進止。時監制府爲粤省交章彈射。旦夕且得罪。又聞寇堅守難拔。移書兩道。宜量情形爲進取。苟捕獲得滿千數外。卽當旋師。愼毋深入。致貽後悔。孔總戎謂曩歲破城辱國。罪在不赦。今若不傾其巢穴。殲此凶逆。何以雪大恥而讐將來。順覩詭賊巢。率將士破之。奈二司牽制。畫命弗敢遠。遂以十二月撤兵歸。以捷音報。是殺也經營兩載。費鉅萬計。斬首一千八百有餘。生擒一百五十名口。中有蠻婦稱是酋配。而未確也。其他

斬擒多保村民。而渠魁并協助者。迄不得一俘馘。用彰天討。故囊中復有疏。會制府丁內艱。不待交代回籍。以是後功固弗錄。前讒亦弗究云。孔總戎歸見予。扼腕歎曰。此番草草完局。何幸無罪。第恐交夷從此涉覰大邦。愈出戎心。後患未知所終也。其言頗當。予細詢陽電從征營卒。益得其詳云。

崑城距海百里而遙。潮汛一日兩至。惟朔望潮最大。以子午爲期。望以後則漸遲。望以前則漸早。未有愆期者。故曰汛信也。潮至崑義二十里卽止。若過維亭則出狀元。雖云俗讖。而弘治中五科三狀元。驗之皆然。若錢塘江潮信。其候之遲速。與崑頗相類。獨電白去海僅五里。早潮則于寅。至辰而退。晚潮則于申。至戌而退。終歲如一。更無參差。則昔人所稱海潮應月之說。毫不驗矣。且浙直潮水混濁。多帶泥沙。至八月十八。潮勢尤洶湧。有高至丈許者。若電水澄澈如清泉。毫無纖滓。晴長潛消。更鮮波濤噴薄之狀。苟非躬履其地。安知其異若此。

萬曆乙酉大旱。下詔脩省求直言。上封事者以百計。獨給舍胡汝寧特疏禁捕靑蛙。聞者大噱。因呼爲蝦蟆給事。其議誠鄙。然未有害也。近有上官大刊榜文。民間若擅行捕蛙。彈射野鳥者。著巡捕官提拿解縣。問罪枷號。村民素以此爲業。偶觸厲禁。殞其生。遂開詐騙之局。白捕四散下鄉。每遇漁舟。輒誣爲捕蛙。將擒送官。漁子惶懼求免。飽以酒肉。賂以銀錢。必饜足而後釋放。沿村遍野。無不被害。網戶皆撤業弃舟。至有求乞者。夫上官職在禁奸。今不問大奸極惡魚肉善良者。而瑣瑣禁采捕。卽令有所全活。能有幾何。

且仁民愛物。自有差等。今以蛙鳥微物。而反令漁夫受非害之苦。又遠出給事下矣。

兩廣遼遠。單州凡八。春、循、梅、新、高、雷、化。然肇慶實善地。軍門駐劄。民物富饒。水路南通省城。北達西粤。商賈輻輳。百貨灌輸。卽新興、陽江兩縣。亦大于高州數倍。若化州則高之屬邑。尤爲僻瘦。聞雷州稍裕。然較肇慶殊若天淵。俗舉四邑並稱。非其偏也。天道四時皆暑。孟春已服紗衣。至冬猶漿如雷。素不見霜雪。草木常靑。電陽距海不遠。而邑在萬山中。竟無舟楫可通。民俗刁悍。包攬錢糧。窩藏強盜。把持官府。武斷鄉曲。學道濫完。枚刻榜嚴禁。奈沿習已久。卒不能變也。至于趁墟交易。列肆興販。多屬婦人。而挑酒入市。賣奸。恬不知恥。尤爲惡俗云。每歲二瘴。春曰靑草。秋曰黃麻。染病者多死。甚有一室數人一村數家俱殞生者。蓋時氣不正。且鮮醫藥故也。惟米鹽最賤。熟米每斗銀三分。鹽十斤銀五釐。小民易以活命。市中鮮乞丐。粤中惟廣州府各縣悉富庶。次則潮州。又次則肇慶。瓊州雖稱安富。而路遙阻海。其他府縣。皆無足數者。廣爲香山爲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幷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長例。而額外隱漏。所得不貲。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繼而三十六行。領銀提舉。悉十而取一。蓋安坐而得。無簿書刑杖之勞。然尤不若鹽課提舉。先時每歲可得羨銀五萬金。今各上司禁革需索。復差府縣官同查驗船。其額稍虧。然猶不減三萬。鑽謀頂缺。央分上必須三千金。此官昔年以三年爲滿。近銓部因求之者衆。遂改周年一選。任者未滿。代者已至。代者方上。繼者又來。一官而三人共之。故廣人屈指小官多得錢者。必首舶司云。

萬曆庚子。海中飄一舶至吳淞所。守港卒報總兵。調水軍船數十。圍而獲之。爲首者年已斑白。男女共二

十八名口。詢其何自。而鴂舌綿蠻。鮮能譯之者。搜艙中惟糧米衣服。亦微有兵器。蓋用以防不測者。實非寇也。總兵欲冒功賞。故張大其事。指爲倭奴內犯。督兵對敵擒獲。幷兵器申解兵道。曹道尊面鞫諸夷。第匍匐泣拜。口中喃喃。竟不知作何語。疑弗能決。批□海防審解。逼求通事。弗能得。皆羈候下府衞經歷司。訊問再三。迄莫覈其情實。欲擬爲倭。則人命頗衆。事關奏請。不敢輕入。謂非倭則總兵文移有據。諸夷口不能辨。又弗敢擅釋。將半年。偶安南使臣進貢。道經金閶。進謁大府。適海防覆審。諸夷畢聚府前。忽見本國人。歡呼相聞信。舉兩手。相搓不已。若中國喜而拍手狀。亦有號泣訴情者。貢使從人多諳華語。遂代爲剖白云。彼名某。居吾國某邑某村。耕牧爲業。欲至某處採香。偕同小妻與幼男及奴婢。駕船航海而往。遭値颶風飄泊至此。並非倭奴。卽往白使臣。使臣侯大府出。詳言其事。且云。無辜被縶。多命可憐。幸爲開釋。下邦幸甚。大府許達海防。申詳道院。必須奏請。方有定奪。不能卽釋放也。使者云。至京貢畢。當具本叩闕。詳揭部院。必有寬恩。第望稍給日用。毋使若輩坐塡溝壑。此臺下莫大陰功也。大府命悉去鎖杻。每人日給銀二分。資其食費。散寄閶寺中。候詳允到日發落。後兩院疏聞。使者本亦上。俱下部院看議。覆請諸夷委係安南國人。且有使臣保結可憑。宜卽命順帶回國。報可。轉咨撫按如議施行。使臣到蘇。差官將各夷男婦幷船隻什物。皆照數交還。歡呼拜謝而去。向非幸遇貢使適至。則事屬可疑。卽不至駢首就戮。必將坐槁囹圄。安能徼聖明恩澤生還故國乎。

循白東行二十里有熱水舖有亭三楹池方半畝深幾丈許澄澈無纖翳探之若溫水夏月稍溫至冬尤熱可炮燖雞鴨置冷酒于中少頃即溫煖氣勃勃上騰如雲霧高二丈始散池底有數泉眼奔湧四出洋溢池外東西分流各將三里熱猶不減與或誤蹈泉脈若蹈沸湯故足不及云曾有醉人解衣就浴熱不可當號呼求救衆援出登岸遍體浮腫旋即潰爛以藥敷治三月始愈由是人競相戒無敢投足者予三至其地令汲水置盆中食頃猶不能染指呼爲熱水果符其實若平遠有溫泉人羣浴其中不若此之難近

長洲庫吏葉君初善趨承得陸尹歡心凡託買段匹兑金飾市珠寶必倍價擇精好者以獻而開帳故減其值尹益加愛幸每家人返舍必尋取庫千金葉即剗送進更不稽遲將畢年支用幾及萬外葉役期亦將滿計尹俸新銀賠不能償慮後事發逆坐因萌異志竊取庫貯銀兩入私囊令伊父挈妻兒先遁過鎮塘江至新昌村中託名避役賃房而居已獨與小童關保守舍會按君案臨將尹平昔所用庫銀細造一冊逐項倍添至二萬餘兩庫尹有親齎公文一角將冊暗入封中俟尹進院作揖即與童逃去尹照常呈遞訖毫不知也按君發封得冊細閱開載多端狼藉可笑令巡捕官呼尹至問庫吏安在尹不測其意漫對在縣按君令喚來與之面質尹出急命隸往拘則逃去無蹤影矣按君坐堂上久待尹不得已復入曰吏偶他出至當進見按君遽擧冊授尹觀訖駭汗曰卑職並未曾指用庫銀不知此冊何人開報按君曰此庫吏所開朝來齎親自投遞者尹知爲葉所賣愧悚出院差捕快四散緝拿終不能獲擬勉強設處補完庫銀坐不謹革職葉至新昌潛蹤不出幾一載餘人無知者自喜得計其父偶遇比鄰陳老留飲聚話兩意頗投遂互相往還去舍三里有山秀發且僧院幽雅陳時攜酒邀葉父子同遊陳亦治具相答浹旬必往率以爲常一日小童持壺榼至半途顚仆肴核傾覆半雜沙土葉見之大怒將童痛毆童至僧廚煖酒不勝忿怨輒詈曰我又不曾盜庫銀何將我如此凌虐我若說出根由看他何面目做人僧聞之生疑還用甜言哄童探得其實喜爲奇貨明日往謁持帖寺疏簿求助葉許三兩僧請益增五兩至八兩意猶未滿且出冷語觸葉曰不義之財不如喜捨若復吝惜必有非災葉怒詈僧僧復不讓兩相喧鬨地鄰共來問故僧云此蘇郡盜庫吏也逃避于斯共執赴縣葉猶抵諱僧稱小童詳知鞫之悉吐露遞歸庫籍以監守自盜擬永戍追贓不能完死于獄中

吳縣余誰家東洞庭頗殷富與戚重家債結讐互相訐告戚爲受罪責銜之甚深必思陰中而報之余偶肪叔入郡至一村見病夫偃仆於地哀鳴欲絕即之云身劉祥也闔家患疫皆斃獨予倖存絕粒三日強出求食困倦難前自分必死余憐之探囊中得銀三錢令買米度日稍痊當至吾家更有所贈劉詢其姓字居址泣謝別去旬餘病愈躬詣拜謝適余他出劉以情告閽者達之主母令飼以酒飯指于大門外耳房中至夜半聞門外有履聲意是鼠盜頃之又聞痰吼聲良久始息劉因啓戸潛窺見有人縊于門驚惶無措解之下氣已絕矣劉意此必拚命圖詐以禍余者遂潛負至三里外投太湖中滅其蹤閉戸就枕天將明聞喧哄震地自遠漸近至余門首大罵索屍破扉競入弄毀物件勢甚猖獗內眷藏避細軟搶擄

一空余聞報馳歸家中已蕩然矣呼集地方問其來由則云余昨暮覓衆促屍來家今不見下落必殺而弃其屍矣余云我昨在某親家過夜並不見屍而逼詢鄰佑亦云余果他出屍亦未曾來衆共勸解各散去劉心知而弗敢言但向余叩謝余止之宿明旦復予以銀布而別命具狀告白晝搶劫屍亦告打死人命問官疑人命有因意頗左余余不勝憤激出語擬觸問官大怒嚴刑苦訊余堅忍不承禁下獄中將兩月許劉聞兩姓搆訟復往探問知余被冤繫獄往見泣曰予欲報德而反累君此予庫也君毋憂當捐軀報□庫具陳擬來于官願受弃屍之罪官初不信劉執辨愈堅乞代余死叩頭濺血自繫于獄官乃擬余以威逼致死杖罪追葬埋銀十兩給老劉係擬不應人咸錄其義云

韓襄毅公破大藤峽凱還奏平置酒稱賀諸官俱齊獨都憲長後至會天微雨張蓋而入韓公心不平即席出令曰天際雨下人撑傘傘字中間有四人有福之人人伏侍無福之人伏侍人即舉酒讓都憲曰人逢喜事精神爽爽字中間有四人人戴爽說人長短只恐人前又有人陳方伯見二公各不悅亦持杯還令曰從來爾處莫如齒齒字中間有四人衆人背後無人說那个人前不說人相與一笑而罷後都官亦至巡撫難督兩廣

三縣令候按君開門攜酒小酌一令曰我有一口號不能對者罰巨觥時旭日方升遂曰東方日出三分白日落西山一點紅北斗七星顛倒挂牽牛織女喜相逢一令見庭中有荷花池因曰一灣流水三分白出水荷花一點紅映水蓮房顛倒挂鴛鴦戲水喜相逢一尹沈思猝弗能得忽聞門外鼓樂聲呼門子詢之回報云鄉宴娶婦乃曰村裏發人三分白口上胭脂一點紅兩耳金環顛倒挂洞房花燭喜相逢一時歡笑而天地人備焉亦一嘉話

亡友韓小亭觀察。家有玉雨堂。藏書甚富。余所得殘宋本金石錄十卷及明周元暐涇林續記。皆其物也。元暐、郡之崑山人。府志無傳。惟選舉題名下略注其本末云。號械吾。萬曆乙酉舉人。丙戌進士。廣東電白知縣。行取入都爲御史。坐事。瘐死獄中。其可致者如此。是書題續記。而中述嚴東樓事有云。世蕃諸不法狀。詳載於前記中。則書始也。然則元暐是書之外。先有涇林前記矣。今佚不傳。而此本孤懸三百餘年。幸而僅存。且所載分宜父子擅權及欽州用兵事。足爲三事炯戒。豈弟吾邦掌故哉。因校而刊之。原書題天南外史。蓋其在嶺嶠時自號也。卷端有季振宜印滄葦。玉蘭堂韓郎珍翫朱記。幷附記之。光緒甲申季夏。潘祖蔭。

序

余性愛看花。年來爲病魔所困。不能出遊。小庭頗饒佳卉。紅紫紛嫩。日與遊蜂浪蝶相爲伴侶。覺此中亦自有眞樂。忘其身之委頓也。李昌谷詩有花裏活之句。余非纂宮其人。竊喜三字之有契余心。遂以名篇。

萬歷丙辰竹醉日。秀水潘圃史陳詩教題於小於談。

花裏活卷上

明　繡水陳詩教四可編

五帝

赤將子輿。黃帝時人。不食五穀。啖百草花。

西王母居龍月城。與紫陽眞官博戲。則以黃中李。一二百枚。遞分勝負。

偓佺好食松實。體毛數寸。行逐走馬。

三代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李葩。

季充號負岡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間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寇先者。宋人。好種荔枝。食其葩實。

段干木。請客。供廚惟瀹筍。曰、家貧山居。惟筍一味。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漢

陸賈使南越，尉佗與之泛舟錦石山下，賓歡謂曰：我若說越王肯稱臣，當以錦裹石爲山報使還。遂出
囊中裝，募人植花卉以當錦。
高后時，朱仲戲三寸珠，視之中有花影，一粟之內，所種花木皆見。
西漢曹元理明算術，嘗過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奈何。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廚
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
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
奉黃金百斤，爲買笑錢。薔薇名買笑花，自此始。
武帝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命作舞衣。春暮宴于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
花之舞。
　按漢宮人麗娟，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
　按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
周黨見閔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後漢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十年。
漢時有徐登、趙炳者，俱有仙術。一日相遇，各試其術。炳能禁水使不流，登噴酒著樹輒成花。
漢有女子舒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彥通，嘗寄彥以蓮子，曰：吾憐子也。彥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
吾欲汝知心內苦。

三國

李意其於城角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單衣，但飲酒食脯及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
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牀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李爛漫，値諸公子延賞，久之方去。公幹問僕曰：損花乎。僕曰：無，但愛賞而已。公幹
曰：珍重輕薄子，不損折，使老夫酒興不空也。遂飲花下，作放歌行。
魏鄭公慤避暑歷城，取大蓮葉貯酒，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
樊夫人與夫劉綱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兩桃樹，夫妻各咒其一，桃便鬬，綱所咒桃走出籬外。
葛元有異術，嘗冬日爲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
吳時有徐光者，常行術于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實成乃取
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

潘岳美姿容，挾彈出洛陽道，婦人皆連手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出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
頓而去。

山濤治郫時，刳大竹釀酴醿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外。
張牧之隱竹溪，不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
陶宏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
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
　按嶠諸弟往園中食李，皆計核責錢，則儉嗇可知。又王戎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阮宣仲家貧，春日粥筍充腸，酌截竹爲甓，用充盛貯。人問其故，宣仲曰：我惟愛竹好酒，故合二物常相近
耳。
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剪梅若生。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登中之景，不過如是。
武陽女嫁阮宣，武性妒，家有一株桃樹，花葉灼爍，宣嘆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殘其花。
李衡爲丹陽太守，遣人于龍陽洲作宅，種柑千樹，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
亦足用矣。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
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器，從獄牖中飛出。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
聽之與竹無異。
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啖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元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愷之引葉蔽己，元佯眯焉，愷之
珍之。人謂愷之癡絕。
謝長裾見鳳仙花，謂侍兒曰：吾愛其名也。因命進汜葉公金膏，以麈尾梢染膏灑之，折一朵插倒影三山
環側。明年此花金色不去，至今有斑點，大小不同，若灑者，名倒影花。
晉僧法潛隱剡山，或問勝友爲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
庾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韭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常食二十七種。
　按劉李崇爲尚書令，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意與此
同。
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丸，散土中，即生梧桐數株，枝葉青葱。女以素綾剪小魚，一
沾水即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
庾太尉亮見陶公侃，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于是大
嘆庾非惟風流，兼有治實。

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最佳。公問可比江南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江東所無。君何僞比黃柑。

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我素業。

王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鬚。摘撚咀嚼。怡然自若。

張薦隱居國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又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戴顒春遊。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孫德璉鎮郢州。合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郭文在山。門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殆甚。郭買醇酤酒以澆之。人問其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答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

按晉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漁人姓黃名道真)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百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

無問津者。

晉陶淵明愛菊。嘗對花命酒獨酌。吟賞終日。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臨安有婁氏姥。採衆花釀酒。貧士則施與之。

宗測樂閒靜。好松竹。常見日篩竹影上牕。以筆備描之。

宗測春游山谷間。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笑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款然。俄而車騎屛至門。方知是袁尹。

南北朝

琅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爲奴。

按王肅喜茗。一飲一斗。人號漏巵。

平安王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花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花更鮮紅。看視甖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上人于八公山。濟設茶茗。尙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宮中效之。作梅花妝。

沈道虔有盜屋後筍者。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

武帝植蜀柳數株于靈和殿。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竟陵王子良。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

皮蕃去北﨑後。來鄱陽。食竹筍曰。三年不見青角矣。

范雲使魏。魏使李彪爲設甘蔗黃　粽。隨盡復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

、寄博陵君豹園中。雜樹森列。或有折其桐枝者。曰。何爲傷我鳳條。

汝南周顒。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所啗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按秋末或作夏蓉。答文惠太子問。

何遜爲梁法曹水部員外郎。揚州廨宇。有梅花盛開。遜常吟咏其下。後居洛陽。思梅不得。請再任揚州。從之。既至。適花盛發。大開東閣。延文士嘯傲終日。

梁使與魏使各言方物。陳昭問曰。蒲萄味何如橘柚。庾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按熊氏類林引載此條。姓氏失實。今悉正之。

傅大士。自花發頂結庵種菜。凡三年。得絕佳者。號聖楊花。吉祥蕊。各五斤。持歸供獻。

梁豫州（荊州一作）掾屬。以雙陸賭金錢。金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洪謂。得花勝得錢。

南朝樓霞寺大郎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嘗令弟子採榆莢。詣瑯邪市易。皆化爲金錢。

梁庾詵愛林泉。嘗遇火。止出書。坐于池上曰。惟恐損竹。

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康家四出薔薇。白馬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發叢。以長格校其上。使花葉相連。其下有十間花屋。仰而望之。則枝葉交映。迫而察之。則芬芳襲人。

後魏。河間王琛。後園造迎風館。紫柰朱李。枝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

陳永陽王。宿醒未解。則爲蜜漬烏梅。每啖不下二十枚。宿醒乃已。

後周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二樹。杏熟多落元園中。悉拾以還主。

北齊、盧士琛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取桃花和雪。與兒醮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卽令攀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鬢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決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龍王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紫絹帔一副。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于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又有一叟曰。僕飢虛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不周悉。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隋、侯白嘗與楊素竝馬。見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素曰。侯秀才道理過人。能令此樹活否。白曰。取槐子懸樹枝卽活。素問其說。答曰。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回槐音同）

煬帝幸至洛陽。進合蔕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

煬帝築西苑。每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

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參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王曰。吾臥內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算。穎持越策度一二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朵。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正合其數。但有二蕊將開。故倚闌看傳記向之。不數十行。二蕊大發。乃出謂穎曰。君莫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我過矣。乃九九八十一朵也。王告以實。盡

歡而退。

薛瓊。河東人。幼時于聽檻內開窗。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中庭。嘆曰。良人負笈游學。艱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涼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銜（銜一作）三五候。（夜一作）何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扇覓素紈。聊將綵筆寫芳蘭。與郎同作湘江卷。減取齋中宮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云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亦應相念。同子跬步不翅萬里。亦歎詩曰。作則逾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鄰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解寶袂。轉態皆婉孌。歡娛非一狀。共偕平生願。柰何庭中鳥。迎旦當聰曉。繾綣猶未畢。使我魂夢散。於物類無鳥。於時類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又歎曰。憶昔初邂逅。元蟲鳴樹間。花陰杳似好。鵲鴝又將逗。隱几夜不寐。朱火嚴膏燎。羅袞紬填素。藉以開我顏。悵轉復反側。傷彼門睢鳩。沈吟下階步。四五月方癸。嗟哉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鶯機不成匹。服箱良獨難。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歎已。仍入叢蘭中。寮苦心強記。送詩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啓之也。一時傳誦。謂[illegible]花爲夫婦花。

按聘禮花幣。實始于此。今人易爲葱蘭。當是水仙之誤。

花裏活卷中

唐

簫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嘆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泛酒無異色。

唐大帝。盛夏須雪及枇杷龍眼。明崇儼坐頃閒往陰山取雪。嶺南取果子。竝到。食之無別。

武后天授二年臘日。將游上苑。乃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若有神助。

武則天、花朝日游園。令宮女採百花。和米搗碎蒸糕。以賜從臣。

唐元宗、上元夕。於長春殿。張臨光宴。撒閩江錦荔枝千萬顆。令宮人爭拾。多者。賞以紅圈帔。綠暈衫。

明皇遊別殿。柳杏將吐。嘆曰。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命高力士取羯鼓。臨軒縱擊。奏一曲。名春光好。回頭柳杏皆發。笑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明皇與貴妃宴千葉桃花下。帝曰。不特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又嘗親折一枝。插貴妃冠上。曰。此箇花。尤助嬌態也。

明皇春宴。宮中妃嬪。各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宿酒初醒。凭妃肩看牡丹。折一枝與妃。遞嗅其豔。曰。此花香豔。尤能醒酒。

按明皇時。有獻牡丹者名楊家紅。時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花上。來歲花開。瓣上有指印紅痕。帝名爲一捻紅。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妃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唐元宗以芙蓉花汁調香粉。作御墨。曰龍香劑。

元宗嘗種乳柑于蓬萊宮。至秋結實。有一合歡者。上與妃子互相持玩。曰。此果似知人意。

汝陽王璡。嘗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上大喜。賜金器一廚。

按羯鼓錄云。笪字嘗作篸。

唐元宗賜虢國夫人。紅水仙十二盆。盆皆金玉也。七寶所造。夫人每夜採花一對。覆裙襦其上。詰朝朝服以見帝。帝賜之肉身水仙。

按此條出明皇雜錄。緝柳編分後半條。爲宜寶兒事。未知何據。

梅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

寧王至春時。于後園中。紉紅絲爲繩。密綴金鈴。繫于花梢之上。每有鳥鵲翔集。令園吏掣鈴索以驚之。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腳。挽以彩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洛人宋單父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蒔花萬本。色樣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呼爲花師。

按花師一作花神。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畷。每至爛開。張大宴。一株命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中。宴罷夜闌。人或云。花有嘆聲。

懷素。貧無紙學書。嘗于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灑。名曰綠天。作種紙庵。

天寶中。沙門曇晉遊諸岳。至衡岳谷。見枯蔓持歸。植之遂活。房實磊落。紫瑩如璧。人號草龍珠帳。

天寶中。處士崔元徽。洛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三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閒。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徽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元徽相見畢。乃命坐于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曰。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未必勝於此也。元徽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芬。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元徽誌其一二焉。

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有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嘆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杯。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元徽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徽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難免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元徽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元徽于月中隨而送之。逾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徽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卻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元徽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按集異記。阿措作醋醋。

李白游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以茶數十斤。狀如手掌。號僊人掌茶。

王維、以青瓷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孟浩然。性愛梅。嘗乘驢踏雪尋之。

唐許愼選、與親友結宴于花圃中。未嘗張帷幄設坐具。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我自有花茵。何銷坐具。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章。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註老子。彌年不出。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張博爲蘇州刺史。植水蘭於堂前。嘗花盛時宴客。命即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酌浮之。徑醉。強索筆題兩句。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頹然醉倒。客欲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續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此題絕唱。

陸龜蒙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茶。自判品第。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李約性嗜茶。客至不限甌數。竟日爇火執器不倦。

長安士女。春時鬭花。以奇花多者爲勝。皆以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鬭。

按此條出開元天寶遺事。坊本以士女爲王士安誤。

長安士女。春遊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乃以紅裙遞相插挂。以爲宴幄。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妝成獅子。相餽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

鬪與醉人若。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飢、盡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腳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霍定與友人遊曲江。以千金求人竊貴侯亭榭中蘭花。插帽、兼自持往羅綺叢中賣之。士女爭買。拋擲金錢。每宴客。各以錐刺竊孔中者罰巨觥。不中者得美饌。

唐僧、劉遵範。各精戒律。所交皆知名士。所居有小圃。嘗云。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

馬自然。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乃取紙筆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趨起。又飛下再三。自然又畫一猲子。走趁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俄而主人覺之。哀求不已。自然乃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懷中。視菜悉無所損。

馬自然。常在常州刺史馬植坐下。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香美異于常瓜。

崔護。舉進士不第。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啓關以盂水至。獨倚小花柯佇立。而屬意殊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門庭如故。而戶扃矣。因題詩于其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復往。聞其中哭聲。問之。老父云。君非崔護耶。我女自去年恍惚如有所失。及見左扉字。遂病而死。崔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曰。崔在斯。護在斯。須臾開目。宇日復活。老父大喜。以女歸之。

宋字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苗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常伯熊善茶。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乃召伯熊。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啜兩杯。既到江外。復召陸羽。羽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茶畢。季卿命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遂收茶錢茶具。雀躍而出。旁若無人。

　按鴻漸茶術最著。好事者陶爲茶神。沽茗不利。輒灌注之。所著有茶經三卷。

李衞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房孺、六月召客。擣蓮花。製碧芳酒。

閩縣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我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曰。欲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而出。恍然若夢中。再往竟不知所在。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唐冀國夫人任氏女。少奉釋教。一日有僧持衣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而出。驚異求僧。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爲浣花溪。

柳枝娘、洛中里妓也。聞誦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

唐楊虞伯。宰安福。有治聲。牛產六犢。蓮藪四花。州以狀聞。賜緋魚。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澀。當以太原尹相授。

鄭熏、隱居。種松七株。自號七松處士。曰。異代可對五柳先生。

李泌常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

李鄴侯公子有二妾。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

劉杳閑隱中條山。斫松枝爲筆管。曰。山人筆當如是。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便歡然。當時婦人爭效之。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

唐穆宗宮中。牡丹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使。

白樂天方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齏蘆菔鮓。換取樂天六斑茶二囊。炙以醒酒。

陳曉常以靑蓮子十枚寄萬物。物昭未覺。墜一子于盆水中。明晨有竝蒂花開于水面。大如梅花。物取置几閒。數日方謝。剖其房。各得實五枚。如曉來數。

　按晁采外傳載此條。作晁采寄文茂事。

裴元裕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墮枕側。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遺曰。芋魁遭遇矣。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爲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于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子。水濱有金槌玉板。連叩數下。靑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取擘三四枚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尙在。躡下扣之。少頃復出。士良盡食之。十數枚。頓覺身輕。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俄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于中。覩之大驚。趨下以其竹杖連擊。墜于洪崖澗。水甚淨潔。因憊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大懼。俯伏求解。久之。答曰。此應難免。惟有神液可以救君。君當以我爲妻。遂去。後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飴白色、

士良盤食復疑。須臾起覺。曰。藥已成矣。以示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噬。若其腹有似紅線處。乃刀痕也。女以藥摩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愼勿語人。倘洩漏。腹瘡必裂。遂同住于湫側。又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餌藥。故得教君耳。至會昌初。往往人見于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風斤雨數而得。

元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地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郞。素衣紅臉。容質絕麗。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白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妝點。

白傳用胡松節支琴。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于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十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擧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遂令歸。具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尙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靑紫黃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惟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塡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初冬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按此條。出酉陽雜俎。與太平廣記。作碧牡丹。韓仙傳作金蓮。敍事頗異。未知孰是。

唐鄭光、諳飲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膽膞。障保邏遲令云。腳杏。滿座大笑。

阮文姬插髻用杏花。陶溥公呼曰二花。

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嘗遊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爲名。及期而往。廳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擧杯數巡。塡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階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女俱服羅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于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于明晨。不睹杯盤狼籍。

李涼公鎮朔方。有甿園。樹下產菌一本。其大數尺。上有樓臺。中有二叟對博。刻成三字。曰。朝榮觀。公令甿掘地數尺。有巨蟒目光如鏡。吐沫成菌。是夜公夢黃衣人致命曰。黃盧公昨與朝榮觀主博。爲愚人持數公。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餘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器。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强進而罷。

　按此條。一作盧懷愼事。

唐韓宏罷宣武節度。歸長安。私第有牡丹雜花。命斸去之。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

中僧馮治第洛陽。多致佳石美花。與賓客相娛樂。

唐嘗發使西番。烹茶帳中。謂番人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

侯穆有詩名。因寒食郊行。見數少年共飲于梨花下。穆長揖就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飲。乃以梨花爲題。穆吟云。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妝靚靑蛾妒。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邊不勝愁。衆客閣筆。

荊州張七政。多戲術。嘗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靑蝶。

雷威。遇大風雪中。獨往峨眉。借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蘇其鄰連延悠颺者伐之。斵以爲琴。名曰松雪。

段成式食茄子。偶問張周封茄子故事。張云具食撩本草。

唐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盎。度不可得。乃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張籍花淫。

武宗朝。術士許元長。善變幻。嘗奉詔取東都石榴。逾夕凝殿始餌。金盤滿貯。放于御榻。擷有使奉逾。以所失數上聞。其數驗如此。又有王璵妙于化物。術所不能。方多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競發。芳蕤濃豔。月餘方謝。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寺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襍詣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耳。于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睹。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肯于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且求之不已。僧方吐言曰。衆君子好尙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廣。其間施設幄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啟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柏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以往。未知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閒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于曲江岸藉草而坐。忽

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惟自吁歎。坐中但相盼而笑。旣而卻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舁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于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一斤。以為酬贈。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唐宣宗召至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挼之。悉成錢。又嘗語及京師。無荳蔻花及荔枝。俄頃出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

按宣宗朝。又有術士董元素。金盤柑橘事。與許元長石榴事頗同。因不復載。

唐懿宗。開新第宴于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戴花飲酒。無不為榮。

按唐進士杏園初會。為探春宴。以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徧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花。則二人皆罰以金谷酒數。

唐馬郁。滑稽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啗。異日鞾中置鐵撾。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饌。勿敗予案。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累百于門。人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花裏活卷下

五代

鄴中環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為千頭木奴。此不為餘甘尉乎。

唐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為之羞也。自後宮中呼為花見羞。

顯德初。大理徐恪。嘗以其鄉鋌子茶。貽陶穀。茶面印文曰玉蟬膏。又一種。曰清風使。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南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苑令取滬溪美土為馨列侯壅培之具。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牕壁。柱栱階砌。竝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李後主宮人秋水。喜簪異花。芳香拂鬢。嘗有粉蝶遶其髻。撲之不去。

江南宜春王從謙。常春日與妃侍遊宮中後圃。妃侍睹桃花爛開。意欲折。而條高。小黃門取綵梯獻。時從謙正乘駿馬擊毬。乃引轡至花底。痛採芳菲。顧謂嬪妾曰。吾之綠耳梯何如。

僞唐徐履掌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政。鹽檢烹煉之亭。榜曰金鹵。履聞之。潔敞焙舍。命曰玉茸。

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高丈餘。相傳正元中。有僧自天台移栽之。以鉢盂藥養其根。植于寺中。或見二女子。紅裳艷妝。遊于花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鎮浙西。一日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聞道者能作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此花乎。七七乃往寺中。夜二女謂殷曰。妾為上帝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不久歸閬苑矣。時方九日。此花爛漫如春。寶等遊賞累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歸苑之事信然。

殷七七。嘗在一官僚處飲酒。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惟笑七七者。栗化作石。綴在鼻。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祈謝。石自鼻落。復為栗。花鈿悉如舊。

殷七七、七于冬中。以木札變成筍。以供客。

韓熙載嘗服朮。因服桃李。嘔出朮人。長寸許。

舒雅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酴醾、木犀、瑞香、散蘂。甚益鼻根。

前蜀王建。判官馮涓。好戲。時鳳翔遣張郎中通好。來聘賓接。王盧偶公先語。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機。乃令客將傳達。且請緘默。坐既定。而賓主寂然。無敢發其語端者。馮乃取青梅。鏘然一嚼之。四坐流涎。因成大笑。

王彥章葺園亭。疊壇種花。急欲青蘚。少助野意。而經年不生。顧弟子曰。叵耐這綠拗兒。

按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未知孰是。

孟蜀後主。以芙蓉花染繒為帳幔。名芙蓉帳。

孟昶時。每臘日。內官各獻花。樹梁守珍獻忘憂花。鏤金于花上。曰獨立僊。

孟蜀時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曰。俟花雕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其風流貴重如此。

蜀尚書侯繼圖。倚大慈寺樓。見飄一桐葉。上有詩云。拭翠斂蛾眉。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題作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後數年。卜婚任氏。嘗諷此事。任氏曰。此是妾書。

按此事。一本無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二句。多天下無心人。不識相思字。二句。脈既不貫。詞又犯重。今依善本正之。

蜀漢張翊。好學多思致。嘗戲造花經。以九品九命。升降次第之。時服其允當。一品九命。蘭、牡丹、臘梅、酴醾、紫風流。(睡香別名)二品八命。瓊花、蕙、巖桂、茉莉、含笑。三品七命。芍藥、蓮、薝蔔、丁香、碧桃、垂絲海棠、千葉桃。四品六命。菊、杏、辛夷、荳蔻、後庭、忘憂、櫻桃、林檎、梅。五品五命。楊花、月紅、梨花、千葉李、桃花、石榴。六品四命。聚八仙、金沙、寶相、紫薇、凌霄、海棠。七品三命。散水、珍珠、粉團、郁李、薔薇、米囊、木瓜、山茶、迎春、玫瑰、金燈、木筆、金鳳、夜合、躑躅、金錢、錦帶、石蟬。八品二命。杜鵑、大清、滴露、刺桐、木蘭、雞冠、錦被堆。九品一命。芙蓉、牽牛、木槿、葵、胡葵、鼓子、石竹、金蓮。

又近來張謙德瓶花譜、亦效此體。自制品第云、一品九命。蘭、牡丹、梅、蠟梅、各色細葉菊、水仙、滇茶、瑞香、菖陽。二品八命。蕙、酴醾、西府海棠、寶珠茉莉、黃白山茶、巖桂、白菱、松枝、含笑、茶花。三品七命。芍藥、各色千葉桃、蓮、丁香、蜀茶、竹。四品六命。山礬、夜合、賽蘭、薔薇、錦葵、秋海棠、杏、辛夷、各色千葉榴、佛桑、梨。五品五命。玫瑰、簷蔔、紫薇、金萱、忘憂、豆蔻。六品四命。玉蘭、迎春、芙蓉、素馨、柳芽、茶梅。七品三命。金雀、躑躅、枸杞、金鳳、千葉李、枳殼、杜鵑。八品二命。千葉戎葵、玉簪、雞冠、洛陽、林檎、秋葵。九品一命。剪春羅、剪秋羅、高良姜、石菊、牽牛、木瓜、淡竹葉。

偽閩甘露堂前兩株茶。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人樹。每春初。嬪嫱戲摘新芽。堂中設傾筐會。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歷以驗姓名。法制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要金耍銀買燕。

劉鋹每年至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惟喜芭蕉。凡軒窗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為蕉迷。

吳越錢仁傑。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吳越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袁居道不求聞達。馬希範聞延入府。希範病酒獻齋賦。居道曰。大王今日使得貧家鹽齏羊。詢其故。則薤茹。

許智老為長沙。有木芙蓉二株。可庇畝餘。一日盛開。賓客盈溢。坐中有王子懷者。言花朵不逾萬數。若邊之。圃受罰。智老許之。子懷因指所攜妓賈三英胡錦鼎文帔以酬直。智老乃命廝僕羣採。凡一萬三千餘朵。子懷褫帔納主人而遁。

吳僧文了。善烹茶。遊荊南。高季興延置紫雲庵。日試其藝。奏授華亭水大師。目曰乳妖。

宣城何子華。有古橙四株。面橙建剖金堂。霜降子熟。開尊潔饌。與衆共之。

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時人競稱為花太醫。

宋

宋。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臛、膾、脯、醢、醬、瓜、蔬。黃赤雜色。鬬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樣。

陶穀嘗為箚。敘傳奕作墓誌曰。邊幼節。字肥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立石。

宋。蘇易簡為學士。太宗問物品何者為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只知齏汁為美。臣嘗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盂齏。連咀數莖。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脂。殆恐不及。欲作冰壺先生傳。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淳化二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逾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駢。有老妓題寺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咸平中。進士許洞。所居種竹一竿。以表特立之操。

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宋仁宗、孝宗。嘗分植禁苑。輒枯。載還祠中。復榮如故。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宋神廟處士李退夫者。為事矯怪。居京師北郊。一日種胡荽。俗傳口誦穢語則茂。退夫撒種。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云云。不絕于口。忽有客至。命其子畢之。于執餘種曰。大人已曾上聞。故皇祐中館閣或談語。則曰。宜撒胡荽一巡。

宋昭宣用臣。卓有幹才。元豐間。內庭水晶殿落成。高致瓦罌。偶失種蓮。宋即購於都城。得罌缶所植者百餘本。連缶沈水底。再夕視之。則蓮已開盈沼矣。

范蜀公居許下。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酴醾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釂一大白。或笑語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

范石湖。每歲移家泛湖。賞海棠。

范文正公。少時嘗作齏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醃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齏之妙處云。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圃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數。今謂之金圍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為大理評事通判。王荊公為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或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以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時為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為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為宰相。

富鄭公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數百本。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筮之。既畢。曰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蓍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客皆不答。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于此。以驗先生之占。坐客曰諾。食罷。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羣馬廄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嚙。奔走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矣。于是洛中愈服先生之言。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

蘇子瞻在蜀。以箍竹尺許。截為雙筒。謂之文尊。

東坡一夕與子由飲。酣甚。槌蘆菔爛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為糝。食之。忽放箸撫几曰。若非天上酥酡。人間決無此味。名玉糝羹。

東坡在儋耳。嘗從黎氏乞薑蔬。及歸海北。留詩別之。其末云。漫寫此詩以折菜錢。

東坡謫儋耳。見黎女競簪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白雪點頭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按白雲點頭。一作帽簷著人。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心知。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食皛飯。及至。乃設飯一杯。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皛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食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報。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坡曰。蘿蔔湯飯俱毛也。穆父嘆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黃魯直一日以小龍團半鋌題詩。贈晁無咎。曲几蒲團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東坡見之曰。黃九恁地怎得不窮。

陳慥家畜數姬。每日晚藏花一枝。使諸姬射覆。中者留宿。時號花媒。

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蔡用惠山泉。蘇茶小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按蔡君謨嗜茶。老病不能飲。但把玩而已。竹瀝水天台泉名。

杭妓周韶有詩名。好畜奇茗。嘗與蔡君謨鬬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

陳少卿亞。揚州人。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雙鶴一隻。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于庭。爲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墳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我家好子孫。

歐黃牛。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石曼卿謫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帶。使人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于嶺上。一二歲閒。花發滿山。爛如錦繡。

滕達道在館中。嘗花時約孫莘老輩同遊。出封邱門。入小巷。至一門隘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莘老等語人曰。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洪覺範能畫梅花。每用皂子膠畫梅于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言其術與人異常。徽宗召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葉十已截去八九。驚詰之。劉所爲也。呼而詰責。將加杖。笑曰。官無憂。今十一月矣。少須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極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技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迥絕。酴醾一本五色。芍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景粲絢。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嘆其人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蔡君安叟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最後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坐客咸服。

孫惟信棄官隱西湖。工詩文。好藝花卉。自號花翁。

林逋隱居孤山。徵辟不就。構巢居閣。繞植梅花。吟咏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

宋端平閒。有老子寓嘉興旅店。日攜金柑一籃出賣。及暮歸。浩歌。若是月餘。店翁怪其所攜不益。而久不竭。暮窺其室。用香爐盛土。種柑子而臥。且復窺之。則爐中有小柑樹。柑子纍垂矣。店翁亦似。願授其術。老子曰。此太上養道法。給身有餘。養家不足。此亦秘文。不可輕泄。店翁曰。每日應酬甚勞。而未嘗一醉。今欲委店務于兒。從翁授此法。但得終身醉飽而已。連拜伏地不起。老子曰。奈何萌貪心。蓋店翁意謂若得其術。一夕可得數千株。則可養家。且可致富。即爲老子所覺。店翁再拜謝過。明日不知老子所在。次年同店之人。又見老子在福州賣枇杷矣。

按稽神錄。大梁逆旅客賣皂莢。江淮異人錄。洪州劉同圭賣草。事略相同。不復具載。

宋何鑄。性喜梅。嘗作烏木錯。將古梅枝綴像生梅數花。置座右。欲左右未嘗忘梅。

唐州術士蕭韶。多幻術。嘗在郡守郎時秀坐賞花。酒再行。戲曰。值此花辰。無以爲樂。欲召數妓佐觴可乎。守曰可。韶乃作密語。俄見四妓。各攜樂器。自後門出前。曰妾等以花爲名。曰芍藥。曰梨花。曰杜鵑。曰酴醾。且云能詩。即令各咏其名。吟能迎舞。䆫喉纖麗。柳態輕盈。郎爲動情。將欲犯之。韶遽叱之去。四妓悉化爲花矣。

宋吳瑛。蘄州人。壯年致仕。築室臨溪。種花釀酒。客至飲必醉。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部省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曰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宋高似孫。嘗作水仙賦。後得花一二百本。以兩古銅洗蓺之。學洛神賦體。復作後水仙賦。

宋謝奕禮。嘗命左右剖香櫞作二杯。刻以花。溫酒以勸客。清芬藹然。

宋劉駿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至洛陽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

張驛民。責柳州稅。柳多碧蓮。根大如盌。張嘗以墨印于詩箋上。以詫北人。

張茂卿好事。其家西園有一樓。四圍植奇花異卉殆徧。嘗接牡丹于椿樹之杪。花盛開時。延賓客推窗玩焉。

張茂卿。家居頗事聲伎。一日園中櫻桃花開。攜酒其下。曰。紅粉風流。無逾此君。悉屏伎妾。

宋僧文瑩。博學攻詩。多與達人墨士相賓主。竹稱竹數竿。畜鶴一隻。遇月明風清。則倚竹調鶴。嘯茗孤吟。

宋劉漫塘。嘗採梔子花和麪食之。名爲蔔煎。清芳可愛。

永嘉甄龍友。滑稽辨捷。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閒。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匾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

宋張功甫鐵。宴客牡丹會。衆賓既集。一廳堂中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曰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群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

醬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張功甫。嘗于南湖園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

宋僧德。嘗作酴醾粥。採花片用甘草湯焯。候粥熟同煮。又採木香嫩葉。就元焯以鹽油拌爲菜茹。

徐儉樂道。隱於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

按徐儉海棠譜。一作徐佺。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云。湯滾也未。衆曰已滾。筠曰。僉曰鯀哉。曄應曰。吾與點也。

宋林山人洪。嘗採芙蓉花煮荳腐。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名雪霞羹。

宋劉蹟。嘗采帶露葵葉。研汁擦紙上。名曰葵牋。

楊萬里東園。新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榴、杏、紅梅、碧桃、芙蓉。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

元

元、莫月鼎有異術。一日天色霽爽。世祖問曰。可聞雷否。對曰可。卽以手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

聞之翰。寒夜擁爐。爇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冰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餅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卻把芳心作死灰。恭惟地爐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庾嶺。形若槁木。稜稜山澤之臞。膚如凝脂。凜凜冰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茅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果。不料道人見挽。便離有色之根。夫何冰氏相凌。遽返華胥之國。玉骨嬗嬗烘不醒。冰魂剪紙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爐月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華光老丹青手段。描索難眞。卻愁零落一枝春。好與茶毗三昧火。儉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咦。烱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元、陶宗儀。飲夏氏清樾堂上。酒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巵于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名爲解語杯。

鮮于伯機。嘗于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

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芭蕉。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鎭。性好潔。閣前置梧石。日令人洗拭。又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眞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

明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盧廷璧。嗜茶成癖。號茶庵。嘗蓄元僧詎可遺茶具十事。時具衣冠拜之。

李玉英。秋日擣鳳仙花。染指甲。後於月下調絃。或比之落花流水。

茅山乾元觀萎麻子。黑夜紉衲。從揚州乞爛桃核數石。空山月明中種之。不避豺虎。

吳孫子。每擬中花枝狼籍。則以散衾襯閒臥之。

補遺

鰥鯛者。漁翁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麻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凡魚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

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子所植耶。遂強吐立枯而死。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詗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是花雖枯。明當更發。未幾菊更生蕊。

范信至能啖梅。人嘗置一斛鹽。信留食之。須臾而盡。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

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蕊。粘綴于婦人衣上。微用蜜蠟兼櫻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僧普寂。大好菖蒲。房中種之。成獅子、鸞鳳、仙人各種之狀。

朱超石與兄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樹下。曰爲梨花洗妝也。或至買樹。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爍。屋乃貧人所寄。豐卽塗泥塞竈。張幕蔽風。久之拆去其屋。歎曰。雖妻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卽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比驪步先。然脂粉之徒。正當在後。

潘崴有異術。嘗取袖中落葉。擲至于地。隨葉大小。皆爲魚。

楊昌嘗採羣盆。夏月漬瓜果則倍冷。

王鄰隱西山。頂菱角巾。又嘗執人買菱。脫頂巾貯之。常永遇而歎曰。此巾名實相副矣。

陸展郎中見楊梅嘆曰。此果恐是日精。然苦無蜂兒採香。誰勝難和之味。即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寄造衡山道士。

郭元中。家貧無食。春月攜兒挑野蔬。一日有餘。三日不出

李漢。碎胡瑪瑙。雜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無瑕嘗著素桂裳。於佛堂前折桂明年折桂開花。潔白如玉。女伴折取簪髻。私號無瑕玉花。

方鎔隱天門山。以櫻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陳郡莊氏女。好弄琴。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

房州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姓名。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有神仙意。

江參字貫道。江南人。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爲生。

宜春守虞杲郡。齋植菖蒲五檻。亥子夢髯翁自號昌九。言願賜保養。

解賓王作利濟將代還。凡有行衙所在。竹皆伐賣之。時人呼爲解子獻。

韓鼓朱書楚子卿。嘗替知書。賴時達避可爲守。嘗會客果實有炮栗。趙指之曰。栗綻縫黃見。坐客屬對皆莫能。楚輒曰。妾有對。取席間藕片以進曰。藕斷露絲飛。趙大奇之。

鄭延長吏。有大竹筱寰可三尺圍。伐剖之。見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言畢乘雲而去。

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曰。羊踏破菜園矣。

猶及編

朱元弼撰

朱良叔猶及編引

往予時有猶及編出入自隨所載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見者不與也不戒而爲好事者持去遂不復置於今且廿年俗日益敗而予垂夜亦自覺其衰耄今年予與繡水石岑卿同客錢塘客有以文字見索者書謂予與某俱在也予答書且許且辭而曰某寔未嘗在此以示岑卿岑卿曰不然焉知某非欲言實在不已敍乎予愧謝不已以爲此亦盛德事也雖曰乞諸其鄰吾廿之矣因復置此自隨月書一事不令有缺或聞或見或憶舊所聞見足備鑒戒者庶幾警醒不自沉廢云

萬曆乙巳三月晦日武原老人朱元弼執燭漫書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 姚士粦 劉祖錫 訂閱

門生禾朱禎重較

衛指揮徐行健者廉介嚴勇以死事　閩進都指揮僉其大子具邑志初入小學夜歸揖其父指揮東臬東某教以揖起不得稱夜課但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二語終東某世以爲常其死於倭也每將而出未嘗不涅體識衣示必死也故數有戰功又卒能死得以功世其賞其弟行權孤行一意不復父兄兄欲分其賞功者潤之不顧而去訓蒙自食歲儲其羨于僧舍既晚無子并以操羸奇于諸衛使迂談高臥卒無乏用竝家教云

嘉善人陸某者御史中丞某之子也少有才貌隨御史讀書京邸與鄰邸女相窺久不能就謀于師某而禱于城隍之神中丞夜夢神至其邸問中丞曰陸某何人答曰兒也神曰奈何以滛褻相鬧顧左右檢其籍則某科狀元也命更罰孤貧一世又問某爲何人答曰兒師也神曰何爲人謀至此命左右速抽其腸中丞驚寤時夜方半館僮奔食館師腹痛難忍中丞倖起視之死矣陸某後亦有家制于妻子終身行乞於市無所歸

平湖洪進士烝爲河南州守時有爲盗陷臨刑謂陷者曰我今死矣我實非盗又非識汝汝何陷之深也其盗曰汝不記某年月日乎我飢而以甕鬻於市某某且予直矣汝過而視謂弗直也某卒弗市而我負以歸臥於其所今渠魁者過而餌我以升斗也我初不受卒不能不受因從之而即以從敗我盗由汝我死由汝汝安得猶生其人俛首愧謝同刑而死

仇雲鳳者某父之高足也自擬古人與某深相得某嘗因弟貸而出盡予盗歸而迫于貸家某爲賣屋償之寄居于人仇執某仰天而謂曰此非吾先師之子何其不仁之甚也或問其故曰不爲大舜周公而子子煦煦徒使後人難爲兄或曰未達曰周公處此必逐其弟大舜亦與弟同其通耳生平學問類有根據如此云

沈益川勝蛟者憲副秦川公伯子也憲副晚而更置室生子勝龍析箸別居不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憲副卒既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己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爲田五百畝云

嘉靖時吾郡編大糧長每縣只三四人分收通邑糧任其役者必富豪也秀水石奇嘗任其役一日公錯繫獄見獄有美少年者問其故曰先世拖欠兩世繫死今僅十金無從乞貸度亦不能出矣某出獄便即代完以出令甚賢之未幾小民不堪其豪奪其私斛以告令曰焉有能代人糧而故多數糧者乎竟坐告者

讀書鏡載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兒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東當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狥俗獨吾鄉鄭東谷家教子孫世教儉朴見式浮靡

九都歸氏家頗富其耕牛甚馴也兄弟同宅一日兄弟交訟而兄勝其弟以歸兄急欲言勝將至而舍舟先入牛觸之死弟與東至而後知也枕其股而哭之甚哀

前峯徐公璐爲肇慶知府時有吏聽鈌未參而撥

直開府遂因抄寫父字既於開府子弟因得開府辨限卽爲責箠久而無鈌復譖至開府言府短長諸僚勸公特爲出鈌收箠旣箠犯贓諸僚上下謂公必當置之死臨杖俱屬意行杖者而公竟以法遣後開府按府媒孽百出久而不去衆僚皆恐以爲此吏猶在也旣而開府病三日以卒蓋論公之蘊其而不及發也衆始以公爲不殺吏之報此公盛德事也

仇謙齋先生霦者于役鄉壘舉於鄉而先生多從弟兄皆同居先生酒後多弄酒而居恒好敎睦族人嘗揭其齋曰五倫之間寧過於厚七情所發惟怒難忍人問其故答曰我子徼幸我又先爲敎官一家之人惟我當忍故以此自警云嘗細思之兩言深爲有味

余先君嘗一厠既具而咸其遲矢之未久之不設家大小咸稱不便先君唯唯余問其故答曰吾欲待其材之必爲此者乃知君子無棄材而漫言傳材者皆未仁也

余曾大父卒於南雍余大父時年十六伯氏二十四而季纔十四也因從伯氏訴均其產而以貲腴贅季于祖氏大父獨齋若固然也已而弟壯頗以役事陰累其兄伯父直之不得至絕其季不相往來一日蚤起大哭不巾櫛而驟往兄宅路人舉謂狂也旣至兄方負手逍遙於門締視而後始定人問其故乃知夜夢伯氏爲人剖其腹云

泰川沈公奎者與余外祖共半山先生總角交也沈挂冠最早每午便必待余外祖至而共之余外祖亦不以爲嫌也蓋公少嘗讀書於蚤外祖家余先母亦父事之者隆慶初余館一縉紳家一日邪遊召客則公在焉酒半請間問余知外祖與公交

厚不余曰知之公曰秀才但知讀書今日之酒近于佚遊雖謝王人可也又敎以某事善今日某事未善不可不知嘗見公哭肅皇帝泣不能起謂人曰祿我爵我我未之有報

丁酉五月余寓嘉興東塔寺雷震余與儕輩省元同檻而坐沙彌遂焉覺指沙彌謂余曰伊家蓋親聞雷偶者余問之附近新行鎭人也其兄好用假銀一日從鎭買秧而遂輕雷將雨于路矣田夫共指以謂曰此必市以假銀者其兄遂聞雷而懼也及家雨至置秧於地而自投父懷若無所容者父曰但隨我經行念佛隨念佛隨行雷倏引出田所擊死當門而腹而父初不知也明日沙彌往視觀者甚衆亟欲火瘞滅之將舉火後大雷電沙彌與衆大恐羅拜不已而倏失其屍旣三日去鎭里許則屍在焉始以歸而火瘞此蓋乙未五月事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畏諺曰千人所指無疾而死所稱雷偶非耶

豐厓徐先生泰余高祖之門人也余六七歲時大父置酒燕所知先生時已罷先澤令矣無其弟襄陽太守咸俱在坐太守事先生如嚴父也余先君引余見客先生撫余首曰汝高祖余師也余師每行于路如鳥舒翼端拱而衆余輩遇于道必前可二三十丈拱立道左以俟將至而揖先生垂拱受之或以便起乃行必有所欲言也不則余輩起時先生已去又二三十丈矣眞余師也汝當識之口占曰勿假道學之名以自蔽勿遺道學之實以自廢惟循事物當然之理以求聖賢所至之地爲余字字作解復敎余誦因爲流涕曰此余師自警銘也汝不知能識之否太守手剝果將仇余但視其兄終不與前輩事師生死無異如此

松江包孝婦楊氏者包侍御孝與節之母也侍御本嘉興人父贅于楊生二侍御俱襁褓時偶歸嘉興疾作而死母遂居松江以爲籍課其子至相繼成進士相繼爲侍御先後之際母故軒輊之令長毓以迎且杖以策其後至不少借也二子在任母輒出見郡邑長以前杜其陰有所請者後孝以按楚訴官者戍莊浪節因乞養名節共著母嚴訓之力居多

徐文貞公家有當戶僕朱者家累萬其居室在太僕君宅之西偏朱病將死使其子請於文貞長君曰此間存銀二千乞差人來取勿更留此間長君謂未嘗有此弗取也積數日朱復使其子曰先夫人卒以千去見屬謂當小小營運以俟吾子不時之需今官人在太僕而某旦夕且死奈何不亟還府耶長君令人取之以歸以深義朱而太僕故能復其子且使常有是居也

沈某妻宋氏者幼喪母仇姑以居旣長而婚會其姑病迎醫久而未愈則拒之曰除是割股或可瘳也宋因夫出潛自割以投故藥夷而進之姑以爲甘而疾遂起無有知者適舅姊自鄉至者與來同臥起而創不能匿相戒無驚其姑者弗聞也舅姊去而愠甚其婢遂引及之鄉里以聞邑侯未其間宋終謝以爲未嘗有此者

吳江吳會妻姜氏者蘇州葑門里人萬曆戊子歲大饑疫會與其父相繼死其母繼母也姜尋亦病初誓不起實母強之湯藥謂守可相倚以故復起未幾母有他志因某媼共食及之姜遂夜懷會像縊而死三日面猶如生里人數百奔走數月必得撫按請而廟祀于其里余嘗至其廟同周氏吳氏姜氏稱三烈云

甲寅倭冠爲難官軍死者頗多徐指揮行健獨得其死死之時寔再勝而出者也每出周身書名自誓以死死時已既手刃二倭矣其勝以嚴故敗亦以嚴蓋士有失律恐其歸不能貸故弗救也

是時城守甚危先後攻二十餘日而卒不爲陷者知縣鄭公茂恭將湯公克寬力也賊薄東門既縱火矣鄭猶手一劍立于西門納避倭者人無可依者處于倉場空地人日給升米焉夜歷城守則以餅菜自隨撫其嚴者而鞭其怠者雖衛戶疾弗貸也但云女必非戶疾耳賊引閩廣人多設攻具湯輒射其所急無不應弦倒賊分郡四至湯能一一射而殲之蓋湯嘗從父慶收江洋大盜平三沙叛人所部多果捷善所人也湯邳州人鄭莆田人余嘗建議豐城當祀二公今他祀祭書而不及二公恐倭賊再來無城守者

戊子饑疫路多餓者然亦不知其所從果也圖花崇教寺山門有一壯士日以一花被自蒙而卧卧而起則就河飲水一二升復卧如此者數日遂卧於香花橋上被如故也因自入於河訃其人非不食嗟來之食不至於是宜並傳之

豐陽馮先生皐謨余師也既乎張迫遂不出閒居三十餘年頗廣田宅宅最迫者二舊鄰也鄰固請售先生曰某不敢謂厚德不忍故老去果鄉居故里出門便有一二故老殊善幸各相安但有驚鳴可惜緩急可通不妨時時相告也至今二氏頽垣短舍飽拨並立云

萬曆壬寅冬日洞庭山宕戶柴大偃僉三船裝假山石同費二併一火頭至海鹽予友金子民既買之矣謂其無峯石又恐其不再至也令一僕挾數金隨舟而往甫至嘉興秀城橋夜泊俞呼費柴登

市共飲劇醉而還徐僕與火頭臥定已久聞其各醉而卧也明日火頭先起但見柴費各半屍大櫻於倉後亦並無俞迹因大呼之地方以聞於官收徐僕火頭於獄而追屍親至則柴妻哭而不哀又數問俞且問其佩共謂俞無疑予亦以爲然也焉聞之謂余曰事甚不然山東某縣人有初婚者夫婦入卧謹閉其室而明日午後不啟發之則床無其人而各有足骨被並他所其斷處無血似火焚者問其故則夜皆大餘燒酒而卧也安知三人所故非燒酒者予乃深信燒酒之禍云

鍾賓日先生曉通腹子母徐課之書不甚從師而叅遊庠序平生除訓蒙外一茶未嘗飲於人夜年賣卜以爲食足不出門戶一女贅壻而寡與徐氏俱以節聞隆慶初先生餘五十而卒恤其貧而無從一門節孝今亦無有道之者識而表之

王沂陽先生文祿嘉靖癸卯舉於鄉萬曆發未尚行會試精神意氣與新科未嘗少異當事者敬而憐之欲爲破格使以京職先生曰吾平生每嚮進士白丁而吾獨難此通已乎必不肯就也然自是會試亦多不能達矣平生博聞強識負氣露才爲孝廉六十餘年有司無不嚴事之謂其未嘗私謁亦不可干以私也卒時八十四歲無子以產均於其族族弟文顧爲肖其像於所居所著有丘陵學山王生藝草行於世

橋翁學詩者字可言他琴臺子翁父處以歲貢入爲監生而翁獨治遊好武精騎射通音律書畫僕工平生好師事沂陽先生甲寅倭患有司聘以城守城守多賴以全既五十而三試武科咸舉於鄉既七十猶必日作蝇頭字不輟秉星治圖不假手人持弓躍馬輕捷通於少時所著有兵法通鑑纂

論諸書今之武舉及成進士者非翁弟子則私淑翁者多也年七十九達呼渡河者三日而卒

徐翁者雷川號行權名指揮行被弟也幼病成瘖死而復生故其面目可畏而聰敏過人耳目所過終身不忘試童生至老不衰最後蓋踰六十矣有司憐而慰之曰生苦矣吾將使生衣巾終其身不頗作文可乎翁謝曰某衛指揮子弟苟志足衣巾稍緣倭之寄學稱武生久矣既完三作復作一進賢歌於尾譏其以貌取人而廢已也自此亦遂不復試云翁少貧夫婦自食其力兄以武功賞助之泣不受曰焉有兄以其生受賞而弟忍食之者老而無子養生進死俱頗自贍多壯年東脩自爲營運云

楊先生嘉森號培庵金陵入也萬財乙亥先生往覆舟山陽去國子並不里許予一日往見先生瞑目坐扁豆棚下旁有一酒瓶余坐久許而先生欠伸始見余也少頃童子出蔬飯一梳覓果一嚴將爲午膳更呼出一梳分飯與予共之各不成飽而罷因論故食男女貨財予自謂不能爲累先生厲聲曰公每日肉食與今日藿食覺有異否予曰不異先生曰如此是不知肉來耶是食而不知其味耶予未及對先生曰公今客處既九曾有女子就公既非干名義又必無人知而公不就之否公故貪饕曾閉門獨坐庭中有俞從天而下公不動念否予聽其言至今猶有愧色也先生時年五十其母可餘七十先生有弟館於蘇州以其一子一女待先生爲養先生與其母嘗三日不食飲水相慰而是子是女亦能安之女有殊色善琴棋有監生求以爲妻而先生不應明日呼一賣菜傭而與之子別先生先生即索余扇書一絕見贈日一肴風

月送君播秋夜冷泉徹底寒此日山中雙顧別好
將生意逐時看後二年余寓書訪之母子入青龍
山饑而卒

秉春華者海寧衛軍人也父早死事其母至孝朝
出暮還賭樵而雨漁市以供其母酒肉母性暴而
多怒酒肉稍不善必令別置而叱之使跪以待食
食既而不命之起雖達旦不敢起隣人或叩壁而
教之則曰恐傷母志也勸之娶曰無力即有力恐
不能事吾母前年縣令旌其門曰素可表俗殊未
盡其實云

王日章字天與余繼祖母之叔也初爲增廣生員
未四十以足疾自廢其兄桂使之舁而餘儲鞭往
來京師既數歲足疾而交廣稱禮部儒士借工部
差至浙以歸抗禮於巡按御史御史固疑其聚而
族子持其袂以告日章趨而出遽往京師御史方
逮其家屬以求日章日章又遠衛王府工正之青
州矣衛固憂不足而日章至即問初封庄田圖籍
得田四十萬於昌邑濰水間半沒民間半爲蒿莽
即據蒿莽召民耕之爲保聚以來之三年不收其
稅民居殷盛原額遂還歲收粟十餘萬斛又從登
萊入海天津收海糴於京師徵貴賤權出入適有
無而衛遂大富甲於諸侯是時衛恭王固恪謹無
他請即請以爲日章無不能得者蓋交廣而善於
用財也居衛餘三十年青人士怪其尊國而侍老
諷巡按御史稱王口而陷之死於獄庄遂復廢粟
亦漸澀居民殷盛尚自若也追而祠之至今稱無
不應者事在嘉靖末年

錢塘沈大亨者孤子也少敏而慧徐文貞公爲提
學副使入爲增廣生員既四十落魄不自得遊京
師上方日坐齋宫公卿爭致客能擬清詞者大亨

遂投文貞久之無以異也會有旨許生員五日內
以貲爲王官有差大亨遂貸貲杭貢而入之得楚
之典寶楚王新嗣稚好讀書而一時諸臣無可與
語一見大亨而問曰汝生員乎曰然若爲漢書句
讀可幾日而畢大亨曰一月王善曰寡人以畀教
授三月尚未進也即命免班一月大亨以朱筆句
讀而筆又精麗王大悅亟召侍而讀之因及諸史
隨筆隨讀終日未嘗去左右也因問大亨有子否
大亨以子見則應對給捷王又大悅而揖動息與
俱當是之時王出王入是父是子楚國惟知有文
亨也既九年大亨家至致萬屢求歸老王固不許
卒以王廢人賣業於門歸而死以爲會與其家人
殷也王不能救散其家殆盡以歸事在隆慶初年
與王日章出處畧當爲列傳

仇潛谿翁以諸生既七十而濡次當貢會陪貢者
趙某也仇既得貢而必欲讓之宗師笑曰生老矣
何反讓其次也對曰某雖貧未甚桑更貧不能待
也宗師亦憐而許之次二年天會選貢翁八十矣
而後以貢入京途與吏某將吏辦者同行憐之特
甚既廷試照遷法當以次濡有時也而吏適得銓
辦因爲之幹旋得典教常熟亦得千金而歸壽九
十有奇而作天道之不負人也若此

慈谿陳卜式由舉人爲巫山縣知縣敝衣惡食清
介自持大師會討楊應龍剿府道經巫山檄夫五
百名卜式爲減二百曰巫山不能辦也遂罷官歸
無行李妻子尋喪匿姓名訓蒙於常州歲取脩金
不過八兩以爲食其力足矣主人累而益之必不
受也今年館杭州沙田脩更不及八兩亦甚自得
云平生不敢不履式兄以餘履畀之曰吾適有履
受則當爲之藏不願也告之曰有司適餽播州平

賞功銀十二兩至式唯唯不鬭云

都御史夏公良心廣德州人也治禮記初以秦政
管水利築捍海塘駐吾鹽最久一日構爲其子擇
師以聘幣送學邀余及朱正學相及余兩人至則
公侯諸便坐迎而謂曰兩君同宗乎朱曰同予曰
不同公目攝余而謂朱曰君與秦室嫡昆仲乎蓋
心知朱以其兄薦余也因論館事余曰適已館穀
義不能舍遂迎來而數以間召余縱談共飯開誠
虛聽古今未有如公者也一日而甚召余余至而
公事始畢迎余而謂曰此浙江驛吏也前吾夜渡
錢塘索驛夫而不給故爲笞之余曰其間必有可
原者公曰何謂也余曰以公之令不能行之驛吏
驛吏安能行之驛卒乎公默良久爲更其批又公
在杭時一日召余於館會至則與從巳駕將迎按
院也謂余曰吾在貴縣久將以利弊爲按院白者
君爲具草余問何謂利弊公曰如糧長空役以待
者皆是也余曰空役之設不得爲弊充類言之公
無不信爲人上而相信若此亦古之良吏與

徐翁某者嘉興漏澤寺傍人也家頗饒裕市巡於
門而好行其德一日二青衣者揖而乞食於前翁
問之則河南解軍廣舉而逃者路長費盡耳主
僕也因出以批廻示翁翁計之曰限期過矣今提
爲此安得到家因問教到家必須幾金其人餘言
所以翁命家人具僎而自以其食碎爲之槖禮而
送之其人感泣共議姓名而去後十年翁亦以軍
解至河南夜不能前望懸燈處投之以爲廟也至
則大家以告守門者守門者入告而啓門房止之
宿須臾主人自外至翁從門隙觀之燈火僕從甚
盛也入至廳事揖而後入既卧矣復出而叩翁於
宿曰客嘉興人知某處徐翁某無恙乎翁問何以

知翁則前所爲翁具橐者也相抱而哭問翁所往并問翁橐資當幾翁曰可二十金主人曰不足也翁但留我我令僕往還而送翁翁留其家二十七日而後其僕始至費盡出於主人主人與其姻族日夕更相張宴以娛翁至出妻子行酒其每至廳事必揖而後入者蓋爲翁生位而以父母事之者也兩人施報爲事巧合有如此者又乞人有以狙置翁門而捫虱者狙脫韁鎖去而乞人始知泣不自止翁曰無悒此去不遠吾弟與女錢百文手而與吾僕呼之有狙能歸即以相贈必無失也乞人果以是得狙去其後翁以里遞更役擧一鄉人鄉人父子伺翁於關而害之濠上且溺且掠且死家人竟莫之知也適群乞飲於濠之河而罷諦而觀知爲翁也則亡狙者奮臂呼群乞逐其父子而負翁以歸其家曰某捫虱亡狙之乞人也嗟乎此與翳桑之事何異乎人患爲德不博耳乃至爲報不通若是如徐翁者豈造物故以是相勉乎識之以風後學可也

鍾鳳彩者修潔自好不苟取與人交至相契不欲通財家甚貧而衣冠必整未嘗見有憔悴色族多富而好施于者不欲知其貧似亦不屑受也卒以是死其子益甚以爲家法不能或云

鳳凰臺記事

馬生龍著

鳳凰臺記事 俱洪武中事

三湘馬生龍著

六朝舊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五里　本朝益拓而東盡鍾山之麓周廻九十六里立門十三南曰正陽南之西曰通濟又西曰聚寶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鍾阜東曰朝陽西曰清涼西之北曰定淮曰儀鳳後塞鍾阜儀鳳二門其外城則因山控江周廻一百八十里別爲十六門曰麒麟僊鶴姚坊高橋滄波雙橋夾岡上方鳳臺大馴象大安德小安德江東佛寧上元觀音

皇城在京城內之東當鍾山之陽以乘王氣又舊內城在京城中元爲南臺地　本朝既取建康首官于此

築京城用石灰秫粥錮其外　上時出閱視監掌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雜泥壤即築築者于垣中斯金湯之固也又于城外起土城以爲不測屯守之計宮中陰溝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濶八尺足行一人一馬以備臨禍潛出可謂深思遠慮矣

洪武初以造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棧纜悉出于民爲費甚重乃營三園于鍾山之陽植棧漆桐樹各千萬株以備用而省民供焉

高皇嘗御筆題于鍾山玉柱而以金龍護之傍有天藻亭士夫遊觀先于亭下稽首楊維禎詩云鍾山突兀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擁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華祝聲中人仰止萬年帝業與天齊

洪武初于江東門外稍南五里開河通大江江中舟船盡泊此以避風雨名上新河又開下新河官司馬快船所泊處

高皇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止之乃曰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爲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持兵來　上默坐以待之夫人益懼以爲决屠其家也又不敢呼王少頃兵至　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誅之當時頓滅數千家　上坐以何逐命乃輿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第也良乘醉擊壞之有司以聞明日二吳人朝　上怒問何以壞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獨達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嘯曰毋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今在江陰良居前稱前府貞居後稱後府甚弘麗也

高皇微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一本榻假坐移時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媼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于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蓋亦始此

玄武湖屢溢築堤以防之名太平堤在太平門外又佛寧門外開穩船湖以通江水爲泊舟避風之所

建來賓重譯二樓于聚寶門外待四夷朝貢者舊有魚春亭緝麟盤皆中上所少者本浡泥國王物王永樂中來朝卒于京師因遺二物廣館後遷都取去王墓在石子岡

太祖初渡江御舟頗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于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脩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今南京兵部門無署榜　太祖一夕追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職方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乃職方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太祖駕幸鍾山僊洞詹同文應　制詩云大駕春晴臨寶地鍾山老翠擁金僊瑤花如雨三千界

紫氣成龍五百年風送香煙浮衮服池油樹影
拂青天詞臣侍從何多幸安得詩才似湧泉
石城關邊有清江樓石城樓三山門外有集賢樓
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
閱江樓在獅子山上　本朝宋濂奉勑譔記有云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
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朝定鼎于茲始
足以當之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
而來長江如虹貫𪔂邊其下因地雄勝詔建樓
于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名爲閱江一覽之樓
萬象森列豈非天下之偉觀與登斯樓而閱斯
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
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不油然而興耶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十餘里
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戸部歷事監生
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爾　上始知之
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
高皇后足最大　上嘗戲之曰馬有婦人足大如
此而貴爲皇后乎后答曰若無此足安能鎮定
得天下
元宵都城張燈　太祖微行至聚寶門外見民間
張一燈燈上繪一大足婦人懷一西瓜而坐
上意其有淮西婦人大足之訕乃勦除一家九
族三百餘口鄰里俱發充軍
寶誌葬處在鍾山獨龍之阜　太祖建大內宮殿
于鍾山將遷之卜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遂瘗
徵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冢金棺銀
槨因函其骨移瘗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屠于函
上覆以無梁甎殿所費巨萬仍賜莊田三百六
十所日食其一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績霹

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爲吾續耳
乃寢不樹誌本釋氏齊武帝迎入華林園屢有
靈顯宋元加號道林真覺普濟禪師
太
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好紙裹而懷之　上問將
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
于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
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
謂其誠謹知禮卽命爲太常卿後卒葬于宋西
寧晟塋側至今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太祖進膳有髮召問光祿官對曰非髮也龍鬚耳
因卽埒鬚得一二莖遂叱去不復問
洪武中京師有校樹與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卽
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
回夫曰見天寒思爾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
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
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
卽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
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
命乎進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
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
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
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
辜可嘉也卽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
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
爾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
之侈肆愼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何
如曰須沐浴靚潔以脂粉香澤面與身令香遠

徹而肌理極其妍豔首飾衣裝悉以金寶錦繡
雖褻衣襃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
奪目蕩心則可問其詞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
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
把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繒
綵珠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肉加玉
香聞遠近　上曰个小妮子使我見也當識了
那厮可知俚卽叱放之
天禧寺浮圖災卽古長干寺有司奏入　上命兵
馬督人遥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旣燼命盡取其
灰投于江卽其基建大剎立塔十三重賜名大
報恩寺雄麗甲海內焉或曰永樂中事

鳳皇臺紀事終

崔鳴吾紀事

崔鳴吾紀事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黄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鄭端胤

劉祖鍾

鹽官僻在東南海上，四封夷曠，萬井鱗次，無深山大澤之險，兔藏猛鷙肆爪牙角毒之害，故民亦不知有機獲坎阱之術。廼嘉靖戊申，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泉草間數日，樵者見而駭走，聞於城中。城中人相率往觀者無慮數百，相距步武，環立熟視，虎亦堅卧不動。衆方以爲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尭者擊虎中目，虎怒奮呼而起，獨爪尭於稠人中，傷其胸脘，流血幾死，披靡奔竄，遺失鞋履，折足傷股者不可勝計。虎遂東走海上，揭竿斬木以相逐者日數十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汹不得前，返而登岸，倉皇以頭觸石，陷中爲石所壓，進無可容，退不得出。有褚氏之僕乘勢鞭之數十，虎亦狠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欲全而取之，利其皮也，舉杖轉石，虎從石隙中躍出，大吼噬褚，擲地兩脇骨如斬，須臾立死。衆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夫虎必有穴，穴必依山，山

必險與而後居。海上諸山若秦駐、豐雒，皆卑瑣平坦，無叢林茂蒨、曲隈深洞可窟虎，安從生？且其去來無可踪跡，至於不妄傷人，傷必犯者，一時煞然之氣，擇人而施，曾不遷及，輕擊之則爪，重擊之則噬，報施之平，曾不差爽，何以故哉？吾竊怪夫二人之擊虎者，視虎爲何物，輕犯其鋒，以自貽之戚也。然則斯人之知，誠不若一戾獸之有覺矣。

海外諸夷無慮數十種，惟日本爲悍，每爲邊患。我朝建衛屯兵，設舟置堡，備亦詳矣，百八十年來，底爲無事。自四明革互市之司，三江斷舟楫之路，於是私通潛出者，漸觸於前，以命通播者，稔亂于後。巨宗猾酋誘致夷人，侵掠鄞邑，而鯨波數揚，氛塵四起矣。嘉靖癸丑夏四月二十日，城卒報一海舟泊演武場北，去城可二三里，邑人以爲漁船，相率觀之。城門洞開，漫不爲備。時則海寧衛總戎王應麟揚兵北出，梁庄協總馬呈圖揚兵南出，海寧而居鹽者，惟掌印指揮李元律、團操指揮王彥忠數人耳。王即率降兵過其舟而詢之，以木匣浮水致書云：吾日本人也，吾修舵即返吾國，無相害也。王揮兵而進，舟中人豁然挾弓矢刀劒起立，約可七八十人，其人禿髮，其聲鴃舌，其服紋布，矢不虛發，發輒斃人，衆始駭然矣。諜報南北二總引兵來援，是夕天雨，我軍無律，星散棲於演武場左右。賊乘夜遁其半，厥明，我軍用火攻船，擒十餘人，燔死者二十餘人，火中脫走者又五六人，流至牛橋民家，爲典史李茂民兵所殲。王應麟、王彥忠遂追其遁黨而去。又明日，有流賊名八大王者四十餘人，自金山來，經乍浦、梁庄，過獨山，至白馬廟，督守梁庄指揮滿朝引兵追之，戰死。報至，協總馬呈圖即檄指揮采煉徐行鍵兵次演武場以待。六日，軍方晨炊，

賊突至，不及陣，而馬與采皆遇害，徐走免。賊遂過海鹽，逾澉浦，由抵海寧界杭州，把總陳善道率兵禦之，兵潰而死。賊乃奪舟浮錢塘，復入海。夫以最閩違寇，行掠海上千里，曾不少判，而我兵動輒失利，可謂有備乎？若王所追逸賊，戰於[illegible]橋，僅傷一二。賊至夜，二十餘兵遂統台溫及平湖諸郡，出乍浦，居海口天妃宮。適新至賊百餘，與合，其勢愈熾，工不能禦。時守巡參政潘公恩、僉事姜公廷顧聞報東錙吾邑，而提督軍務中丞王公忬又檄參戎湯公克寛率[illegible]三百來援。湯入[illegible]及湖兵得千餘人，出攻乍浦賊。賊據高公山，[illegible]鼓噪而登，賊皆就擒。湯入城撫其民，莫不歡呼踴躍。時明登岸抄掠東北城下，民家孚生馮大賓與父出走遇害，邑人哀之。是時民居稠密，閭閻富饒，瞬息間滿載而去，莫敢誰何。識者知賊得志，必大舉也。次日，湯參戎命把總王應麟守乍城，班師吾邑，守巡公郊迎十里，夾路觀之，歡聲震天地。五月四日，賊果大舉，船凡三十有七，泊龍王塘。邑中人登城眺望，衆心皇皇，皆釜中魚也。參戎公即率兵由南門出拒之，民間老稚遮道呼號，乞留擁馬，足不得前。湯遂登城爲守計，每城垜一派軍民各一，五垜監以郡兵十，垜統以甲長一，鋪督以千百戶，各門守以衛揮使、藩臬大僚及鄉之縉紳先生，賓造秀士又相與往來協贊，爲士卒倡，而齊財用、給餉饋，轉輪不乏，則署印三府鄒公遷也。湯親冒矢石，往來巡督不已。賊之始至，先攻北門，次東門，矢集城上如雨，至暮則四郊舉火，煙焰蔽空，吾城守益堅，柝鐸之聲終宵弗撤，如是者五晝夜，賊乃揚帆而北，分其半由陸路趨乍浦。湯曰：賊之水陸分道，無

去志也此行不攻乍浦必還襲吾鹽吾謹備之不逾日而乍城果陷把總王應麟遁走指揮姚弘甫霖僅以身免賊入乍城大掠而去夫攻吾鹽也五晝夜而愈堅攻乍浦也一晝夜而即陷係所守可知矣吾鹽百萬生靈不爲乍城之慘者湯力也厥後湯坐玩寇下詔獄而先達居要津者曾無一人能以功過爲湯準者崎嶇坎坷數年獲釋是歲冬莆陽鄭公茂來宰吾邑繕敵臺設南北關都指揮張公鈇代湯鎮守復濬河隍建土城以爲之備至於處軍餉修戰具樞機周悉綜理精詳控制吾鹽爲二吳屏障則郡大夫劉公慤之功尤章明較著也明年甲寅夏四月六日賊衆八百乘二船抵龍王塘登岸即燔其舟襲東門不克退而焚小衆門及繞城民居數百家而公私廬舍一望赭然矣時參戎盧公鏜鎮乍浦帥師攻南沙賊而括州義士劉大仲統坑兵五百專守吾邑盧見其能出死力欲藉以立功亦召之去城中遂莫敢爲敵賊乃繞城而西過與城半邏徑趨郡城郡守劉公督坑湖等兵出戰斬首二十餘級賊復還宿半邏盧參戎及丁總戎僅聞報自廣陳引兵來晝夜兼程還歷數百里而趨利初八日與賊遇於孟家堰倉卒阻河爲陣時方麻麥蓊鬱而伏從中起我兵大潰死者千餘人指揮李元律義士劉大仲皆戰沒而盧與丁以善泅走免是夕城復至鹽厥明犯宋亭村過澉浦據石墩巡檢司督府檄兵憲羅公拱辰盧張二參將都指揮周公應禎帥兵屯海寧是月二十日戰於石墩敗績周馬蹶而死至五月十八日賊移輜重奪舟入海爲統兵指揮劉隆潘鼎千戶晏繼芳等水兵擊敗斬首二百級餘皆溺海死明年乙卯秋九月松江流賊居陶宅鎮指揮姚弘奉督府檄討之不克而死又明年丙辰春正月賊首徐海擁衆數萬與柘林賊陳東合遂分兵北掠淮陽京口南掠定海慈谿而海與東居柘林總督軍務胡公宗憲遣兵分屯乍湖海鹽間相爲倚角指揮徐行健奉調截守北王橋與賊遇力戰死之是年四月六日也賊據柘林爲久駐計列柵爲城開厰爲室延袤六七里分遣四出掠其婦女金帛絲綿粟米牛羊而聚之盤據不動已而率衆役峽石越皂林出烏鎮大掠而西時督學阮公鶚新授提督之命倉卒與賊遇於皂林即遁保桐鄉而參將宗公禮裨將霍公道貫奉　朝命討賊適至乃張左右翼於桐鄉城下麾兵力戰斬首數百賊衆披靡欲遁偵知無援縱兵奮擊二將死之遂攻桐鄉愈急總督胡公亟還省城檄諸路兵爲援廼設間諜通諭使而桐鄉圍解乃與監督尚書趙公文華諜遣辯士蔣洲陳可願等入海說王直以衆降得免罪拜爵蓋直雖久在海島未嘗親犯邊陲自以罪或可原首肯從命遣養子毛海峰欵塞胡公待之以禮復爲假尚書報聘直信之遂來謁公公執而誅之又遣謀者說徐海海亦執其黨葉麻陳東等謝公公姑待之緩海海遂無闕志得遷延數月徐爲之圖於是諸酋疑海謀亂公乘釁率兵三萬次平湖阮公率兵二萬次海鹽直隸侍御周公如斗督永保兵駐金山分道竝進七月二十九日戰於柘林斬首數百溺海死者無算海復集餘黨據沈家庄我兵圍之八月八日火攻而入天風助順列焰障空海窘迫沈河死而其屬亦無噍類矣夫自癸丑以來四五年間城門晝閉邑里蕭條田野皆作戰場廬舍半爲煨燼禍稔東南憂貽西北蒼亦甚劇矣幸　天威無敵　廟算有成逋寇以次就擒瘡痍復得安枕思患豫防可一日疎海上備哉愚用是敬疏顛末告海之司圉者

海鹽東南邊邑其地與海諸夷相望　祖宗來建衛屯兵備亦甚詳而人情怠於因循修備撤於刓弛自嘉靖癸丑倭奴入寇五六年間殺傷官兵抄掠鄉閭受禍不淺幸逋寇馘誅僅云寧止今之海防亦視昔加備焉試舉大者言之　國初海寧衛與澉浦乍浦二守禦所皆統於備倭把總而受節制於總督都指揮然以一總督統臨觀松海金盤海寧四總地方千餘里不相應援嘉靖丙辰始用兵部題請裁革總督設參將二員分鎮兩浙而浙西道參將則開府海鹽仍　勅備倭把總以　欽依行事此將領沿革之制也　國初浙東諸衛皆設戰船獨海寧衛以沙淺止於水路設哨船十隻陸路設騎兵四十南北分哨與澉乍二所聲援相應然出海官軍更番代易殊無專任不習水道尋亦裁革撤舟置堡既又減去騎兵之半則備益弛而南北不相應接寇至不知倉皇失措今督撫會議於海洋間依山阻險建三關泊戰艦一劄海鹽之秦駐山一劄澉浦之黃道廟一劄乍浦之唐家灣而出海官軍皆有專責東西應援以遏敵衝此封守沿革之制也大參戎有專命則事權一閫臣有專守則藩籬固封壤以內有寧宇矣然既有參將又有欽總事權不一水兵虛數利入私門又名在實亡久安長治之圖又非愚所及知者

嘉靖癸丑夏五月東夷寇海鹽時憲泉參戎擁兵城守不可破於是繞城圍掠屠戮甚慘居民望風奔竄父子夫婦相失不相顧有歸休司教孫肯堂氏去城西里許而居倉卒聞變棄家而走老不便步趨其僕沈鸞負之行道遇賊衆將殺之鸞泣曰

學毅我無殺父父老矣吾不忍其臨年被戮也惟將軍哀而赦叩頭流血哀慟不已請以身代賊亦義而兩釋之得免於難是年冬莆陽鄭公茂來宰是邑爲表其閭尊以金鼓旗幟俾遊於市以彰厥義夫死生利害之際雖孝子不及庇其父鸞以僕隸能自死不避卒保其主身名兩全則古忠臣義士奚讓焉且盜賊至無行寇賊曰倭夷尤至忍心也且能以義感天理在人心不以之而盡泯今人乃有親骨肉較錙銖爭尺寸相伎害者即亡論媿鸞之義曾盜賊夷狄不若矣悲夫

飛鳥無情然亦大有知覺海寧衛使劉銳忠信人也致政家居日有家奴名木者善射負弓弋鳧雁靡不應弦而獲一日有鶴集資聖禪寺木弋之貫其左翮鶴帶矢而翔騰空盤旋良久竟集劉氏之庭向銳悲鳴如泣訴者頗而視之翼中流矢血津津從羽毛間出銳曰異哉必木也詰之首服命拔其矢縱之不去伏於庭下乃命木喚以魚鱔十有餘日創愈向銳拜舞翩翩去莫知所之夫此一鳥耳胡然而識弋之爲木胡然而識木之有家主爲銳又胡然而識銳之不木若也創則依人愈則颺去其來也似智其去也似禮即人類不是過亦異矣

嘉靖乙卯夏四月間日出沒時邐見日下有黑日數十其光相蕩或開或合歷歷可數凡二十餘日而滅時方海寇猖獗見天垂異象人心愈益駭惑不知所措有謝山人贅者精於占玩語人曰第無恐此不爲民害主大臣災當有誅戮之應衆莫之信居無何有　旨逮提督浙直軍務尚書張經提督浙江軍務都御史李天寵下詔獄以玩寇論死黑光摩蕩殺氣先徵第不知何以應在大臣惜山人引而未發亦莫有叩之而竟其說者

嘉靖丙辰春島夷入寇寇退予自嘉興歸道經嘉之里仁鄉有屍浮於中流視之則處子也髮鬟方尺許年可十六七其衣袂間血津津溢下裳盡裂腹股封剮玉顏委謝肢體殘敗微不忍言詢諸鄉之人莫悉所從來蓋必遇賊之女污之不可驅之不從甘委命者耳彼父母兄弟意其得矣寧知酷烈如是又不然舉家淪鬼籙矣如有存焉忍不以一杯土覆此貞烈哉因知世間高風勁節湮沒無聞者甚多有司歲所表揚率富家鉅姓力足以賁緣者輒濫叨典而孤寒之人竟與中流女以俱淪悲夫

嘉靖庚申夏五某日予在嘉禾寓一小樓面水看街倚窗而坐忽聞空中有聲如破竹然若身居舟中卒遇大風而欹側再三視水猶沸湧然逾中行人亦多所顛仆須臾而定蓋地震也不踰旬民間所藏醯醢醖釀諸物悉變味色不堪飲食不悉其爲何故

隆慶戊辰春正月民間相傳　上遣內官某選浙直美女入御無問官吏軍民之家敢有隱匿不赴選者罪隣里知而不舉首者同罪於是有女者急於求售年資長幼家世貴賤皆所不論自京口至蘇松嘉湖諸郡旬日間無分妍媸婚配殆盡卒亦莫知流言之所自云是舉也受聘之女不及成禮而婚在貧者亦稱便至未嘗許聘者往往配匪其倫終身怨懟悔靡及焉愚民易惑記此以發笑

隆慶己巳閏六月之望颶風驟起霖雨如注天色慘黯瓦石飛揚偃禾折木向暮風愈烈雨愈傾頹垣倒屋聲四郊相屬終宵沸沸轂及旦視之河水漫溢平於堤岸味其水則鹹鹵往登城而望一浪滔天莫辨河海龍王廟楊公祠並沿海民廬漂沒殆盡城不浸者尋丈耳土塘盡淪石砌橫倒其巨石有一二十人所不能舉者或拔至沙間或推入內地水力雄勁至此吾城不爲壑幸矣已而壕塹間舉網得魚種種海產波流鹹滄焦禾殺稼數望蕭然詢諸故老皆所未見海之爲患識者竊背憂之所恨隄海者因陋就簡莫有爲百年計者耳即此塘延袤十餘里多所傾圮而典史吳允龍樣塘獨存此豈天遊地設舉事不盡其力猶藉蕭葦捍衝流也肉食者鄙藜藿空抱其憂亦何及哉

古人論日食食爲陰陽失度多主君臣帝后及夷夏交侵之象迺萬曆乙亥四月之朔日有食之既晝晦羣星朗明有光如夜自午盡未昏黑不辨咫尺人情大駭僉謂所未經見況正陽月朔不應有是之變及據欽天監文移僅以七分報不數日人從徐州來者言徐日食僅半無晝晦星見事又月餘人從　京師來者又復云云豈天分南北乃爾耶徐去揚無幾殆非若京浙相距寥濶也叩諸術家莫識所謂忽五月晦夜浙之東西瀕海州縣率遭潮溢之患因感古人海潮應月之說及張子所云日月朔望其精相感者尤爲信然蓋日者月掩日也自坎離列而月有水象焉月之有朔望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潮亦緣氣而大故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潮勢亦大今海潮之變起於朔之前晦之夜實氣交勢長之會也其爲應月昭昭矣夫日食惟浙特甚潮溢惟浙受禍滋大氣從類應幾兆變先呈或然也姑述管見以俟達者

海鹽孤城枕海獨當潮汐之衝自縣治而東不里許即海矣　國初不惜數十萬金帑築塘捍之二百年來隨圮隨[illegible]全邑生靈賴以奠安且爲三吳

潭關係非小自隆慶巳巳之變故老相傳百年所未經見相與駭愕迺萬曆乙亥五月三十夜卒遇風潮一夕間土石二塘圮盡莫辨河海骨胔之壤悉變爲黿鼉之窟是夕烈風怒濤浙直閩廣瀕海郡縣靡不爲災而浙爲甚浙之海鹽尤甚今據海鹽一縣報災之數言之溺死居民無主而官爲之瘞者三百二十人有奇其爲宗戚所收或逐流而逝葬于魚鱉之腹官不聞者又不知其幾衝倒民房四千四百間有奇淹沒田禾五千七百六十六頃有奇狂瀾洶湧邑里蕭條奔竄何歸謀生無計吾民之不盡爲魚者幾何矣竊謂天下事有不可以人力勝者委諸天可也有可以人力勝者責諸人可也使斯變也盡墻而圮之則天也非人也圮之有不盡圮者則天也亦人也今捍海石塘延袤十餘里靡不傾圮惟典史吳允龍所築一變於巳巳再變於乙亥巍然獨存若天造地設屹不可拔茲非人爲之一驗哉憶昔巳巳舉事奉　明旨悉如吳允龍式修築而當時用事者泄泄不奉命諉以財詘莫措而卬所措置又潛爲此輩侵漁其間是以僅僅補塞罅漏識者逆知有今日矣宜其禍不旋踵也前車後戒可不懼哉

萬物之生得水而滋惟苗爲甚人之養苗自耕而耨而穫未嘗一日可無水也乙亥潮溢溝澮皆鹹故不可車水而待澤於天其雨澤所不周者卽不盡槁僅僅半收耳間有車水而速其斃者比比皆然惟一老農日車水而苗不槁視他植且特稔救息倍焉予怪而問之則曰鹹水非能斃苗也人斃之也鹹水非能稔苗也人稔之也夫鹹水之能焦禾殺稼也疇不知之今以久旱之苗田文且龜裂矣而況槁日之下焦土之上一旦沃以鹹水譬猶

久病之人血氣虛耗肌骨尫瘠而妄意回陽之功劫以烏附之劑鮮不立斃矣是苗之斃斃以人也非斃以水也善養苗者則不然夫水之性鹹者每重濁而下沈淡者每輕清而上浮得雨則鹹者凝而下蕩舟則鹹者泅而上吾每乘微雨之後輒車水以助天澤所不足必使其盈且溢可爲持久計又于夜分水靜時時繼之不使其涸以故吾之田自潮溢以來未嘗一日而無水水與雨相濟而濡故嘗淡而不鹹而苗亦嘗潤而獨稔是苗之稔稔以人也非稔以水也予聞而大悟竊知善濟變者天不能災善養物者時不能阨斯農也有天巧焉邇乎技與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諒哉

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壬午彗星見于尾箕長十餘丈光蔽南斗芒焰如旗旆然凡四十餘日而滅占曰大臣憂宮室災又主兵喪之變近則八十日而驗遠則一年而驗又云巳與亥合則四月當應說者又謂彗星不逮丈餘或數尺耳是星色赤而特長殆非彗孛乃掩練星也掩練乃水白餘氣所化形如白雲掩練之狀精處大因近在牛載遠在三年主盜賊起庶民不寧觀象玩占云彗星犯斗主爵祿臣受又主臣謀君子謀父弟謀兄上下無禮諸侯不道近八十日遠不出三年而應或吳越兵起或吳越大水人民災其說紛紛不一總之星家術士之常談天人之際其幾甚微天心仁愛人君姑示譴告俾之修省耳若規規於事應則天之威亦褻矣聖王言人不言天謂天道遠人道邇也

春秋書螟志災也螟卽今之螟而蟘而賊而蟊亦其屬也爾雅云螟食苗心蟘食葉賊食節蟊食根是四種皆爲苗害養苗者恒患苦之萬曆戊寅秋七月有蟲生苗上細若蜉蝣蟻子千百爲群卽不食根節不傷心葉而一經其啄遂不秀實雖螟蟘蟊賊之禍不是過田氓呼爲苗蝨云說者謂是年多潦田間宿水浸漬而生而捕之不得驅之不去卒莫知所以治之之術豈天災流行特生物異以爲民害歟

楊公諱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間爲御史論曹石忤旨坐死會風變從末減戍遼東鐵嶺赦還復戍廣西南丹二兒詐釋歸成化初復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行海上築捍海塘二千三百丈尋陞按察使病革時拏家問候諄諄論惟論築塘法不及一私語卒祠海鹽萬曆乙亥潮溢塘圮奉　勅修築時兩水洶僉憲晉江陳公詔董其事于海上入公祠不揖又背其像而坐若無何陳口咕咕誦公語云我堂官也汝敢無禮我將殺汝歸而病遣官禱於祠稍愈會按院巡越陳送至浙水上復見公率甲士攻之厲呼抹按院命都指揮某以兵送歸公署竟死者幾巡撫爲請新其祠宇大享於鹽陳亦尋愈夫鬼神之理亦微矣往牒所傳率有然者公忠義天植死且不朽精爽常存匪曰近怪爾

隆慶初間嘉禾朱氏遇仙事予意爲怪物所憑未之信萬曆壬午會其人于鵝湖陸氏宅詢其事甚悉因紀其略云朱生少溪昔居郡城之洲東滓父曲溪翁爲蒙師生亦聚徒於隱真觀忽一日有偏髻女子翩然而來招生生隨往出自東門逍遙而南不數里天且就暝又一女子持燈而待諸舍相導引入林麓間叠梧翠竹環帶室廬宛幽人居也入其室則金碧瑩然異香滿座須臾又兩女子引麗人出升設宴筵珍羞雜列極其豐潔殆非人間

常品終席無一褻語誦詩多古今典故生亦不甚解唯唯而已食既延入書室縱觀典籍圖繪翰墨珍玩畢則相携就寢宛然世間男女叩其所自倪而不答口誦一律有偷閑別却諸傀偈好向人間了宿緣之句居亡何曰君行矣明當早來遂行又囑曰吾與君有夙契故輕就君君審之亡洩也復命女子導行有頃抵家漏下已三鼓矣父母妻子叩之不答厥明亦然又明日亦然而欸洽之情日益繾綣舉家疑之而莫識所自有閒王姓姨親適至曲溪公以王少與相狎也使訊之則稍露其意王曰誤矣誤矣此爲鬼魅所迷也言之宋人謹守之俾不得去女子亦三日不至已而復來生復隨之行則道路崎嶇雷雨交作女子曰爲君洩此機罰君度七里關也既達麗人愁曰薄行子何來吾以心託子而子何我負耶麾諸門墻之外迅雷霆雨凜不可居生叩頭請罪仍使女子送歸道路間闃不克盡述及抵家則星月朗然視其衣履又未甞濕也自是曲溪公防之愈密出入必隨不少寬縱稍解輒去中道而追之返者乍再於是麗人忽自守生若不悅然口誦其言曰君何負他乃爾因長吟一絕云恨滿塵寰不久留雲軒獨馭上瀛洲憐君一點塵心在誓海盟山不到頭有頃嘉禾士人相聚而聽者數十乃命曲溪公執筆而書問其居曰天高地迥海濶江深山明水秀是我蝸村問其名曰草野相逢降玉臺來時有念下天台山人一宿姻緣絕解下安冠淚滿腮後人譯之所謂蓬萊仙女也他如芝柳丹田消日永燒金鼎度清秋長嘯一聲天地老三千甲子半枰棋之句頗爲士林所稱當時聽者爲玟真假之辨復吟一絕云我是雲丘散誕人半生三見海揚塵今來寄語

夸眺予何必勞勞問假真吟畢拂衣去且曰仙凡路隔郎君自愛吾從此逝矣不復再遊吳中矣一時兒童自六七歲以下者有見其絳衣霓裳在雲端拱揖者後亦竟無他異朱君堯封少溪其別號世平湖人

萬曆丁亥瀓川有張某兄弟者嘗以廉值取其叔某之田、貧而無以爲生也亦時時乞貸不已張患苦之　叔焉而懟其子也先以計延致其子于家強之飲至醉幽諸別室殺而沉於河即其夜潛入其家并叔嬸而縊之其孫脫走有親韓某者云去草不去根春來且復生奈何縱其遁孽自貽戚哉與偕追而殺之盡焚其廬令以匿其跡里中人咸不平相與訟諸令令曰若非坊總而訐人不軌是殆欲傾之也鞭而遣之已而坊總入首令曰若爲坊總人有不軌不先首質而人首之亦將焉摯情洶洶論辯不已乃拘張至不服而詰之俄而有蛇從梁而下蟠几案前忽化爲三纏張兄弟而噬其血擊之不去亦不能令曰此必冤獄也第往觀之至其地則羣議嚚然稱冤盡得其情狀於是并其父子兄弟及與謀之人盡致之辟人情大快而蛇亦莫知所之矣殺人大罪也況父子祖孫舉家而殲焉罪滋大矣剝所殺者同宗之人叔若弟禰者哉則尤大變也含冤之鬼死而不化陰爲變幻以伸其所不平夫亦天道王法有所不容而潛假是蛇以鳴冤耳志此爲戒

萬曆初年江陵當國沙汰天下郡縣學生員十去其四而進學者大邑不得過十五名於是士人無階而進與在學而懼汰者相率輸粟入監布政司兌銀給札若列肆交易然四季差官轉解絡繹於道其無力輸納者少有詿誤輒在汰中有司亟奪

恩典收籍當差不少寬假而相國二子相繼登第士論翕然不平僉相語曰相國其不恕矣狀元及第士人舉選也以私諸子而孤寒之士遍不得廁籍儒林哉噫是殆未知徼意所在矣蓋自嘉隆之季四郊多壘海內虛耗慶曆之間房酋內附乞恩通貢動以億計司農往往不給而鬻爵賣官大開旁徑猶然不繼相國乃爲一切之法以驅士人而罷其財耳不然京師首善之地太學育財之所何郡邑之所不容爲太學之所茹納耶豈郡邑之選士貴精而獨濫觴于太學耶豈鄉學囿儲材之地而國學乃罔利之藪耶此其徼意有在不可不察也

國家墾田有定額比未從僞萌起避重就輕互相影射奸誠有之然郡邑猶能砰補舊額不虧上供之數未甚厲民也萬曆八年冬言官建議量田以清浮糧蘇民困於是　詔諭天下墾田通行丈勘計畝核實當辦糧差一時有司希奉風旨務以羨外增田爲功乃立扁長圖長弓正計算知因人役先令民間自報原額若干令丈出若干或丈缺若干編號插籤然後各役到田再三覆丈每至一鄉鳴鼓擊柝號召業主業主則簞食壺漿蒲伏道左承奉惟謹而此輩猶然伸縮其間未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塚荒膠悉從實稅矣至于田連阡陌者其力足以行賄其智足以營奸移東就西假彼託此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弱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窩遂使數畝之家稅愈增而田愈窄矣是欲清浮糧而浮糧愈多欲蘇民困而民困彌甚也此無他立法不善之弊也夫田間形勢以四圍通水爲一圩而圩之大小不齊不可以計畝限也當每圩立一圩長道計圩內田片若干每片實田若干

崔鳴吾紀事

糸戶田若干庶便稽查可無隱漏今各役先限田數定起弊端一圩之田數人分丈一人之役數圩分量互相推託弊孔百端小民重困矣立法不善其弊至此嗟乎善生財者豈在與民較錙銖乎今直隸山東瀕海之地荆襄唐鄧沮洳之場無慮萬頃若設官開屯數年即爲腴產歲入奚啻百萬司計者不爲身畫其間而區區與小民爭此尺寸猶爲經國長策哉

兩浙沿海郡邑各設衛所備倭臨之四總統之都司制也嘉靖間海寇猖獗虔劉邊陲浙兵脆弱不敵於是召募客兵禦之事寧不能撤廼分濇邊郡而大營團操於會城者居多坐食厲農非一日矣頃因江陵當國裁省諸務意在銷兵而兩浙巡撫都御史吳善言希奉風旨圖銷之而未得其術於是議減其餉復強售之錢時錢法不行兵已重困又五月不給餉軍士嗷嗷待哺脫巾而求衆心思亂廼于萬曆十年二月晦日渠首某某等刑白馬祭禱設盟厥明三月朔擁衆入院執吳下營蓐褻露坐而數之曰朝廷養兵備警必先飽其餉而後責其出死力我輩五月無糧脫有寇至安能使我枵腹操戈禦敵哉按院鹽院二侍御聞變急馳赴營論曰若等欲何爲而敢稱亂耶軍士厲聲曰我等迫於飢寒而王師不我恤無以爲生故至此非敢稱亂也脫有二心則帑藏之金運司之積奚啻億萬萬計吾等一舉而浮海誰復我禁耶所以爲此者誠爲一時饑寒謀尤不欲背義而負不赦之罪也詎口稱亂哉二侍御唯唯即於布政司括銀數千兩貸之仍榜揭吳罪以安其心明旦軍士亦縛渠首二人待罪二侍御釋之并給五月糧又預貸二月糧而亂亦稍定事聞　朝廷遣兵部侍郎

張佳胤撫之張入營佯若無所建置迄其謦策亦厚遇首亂者因備一年餘而申以他事誅九人衆始翕然聽命夫兵聚之易散之難故有事不可輕募事平不可輕銷自古國家之變多起于此我國家二百年紀綱法度一旦掃地至此浙不可長後將何極及今不一振之不知其終也已

敎諭丁士卿越人也流寓錢塘尙氣節好建白時事嘉靖間侍御龎惺庵公巡浙丁上書言事多所採納施行及處置巡警夫役一事會城民甚便焉巡警夫役舊役編民應役者終宵巡視及旦回話輒過午不得返生業丁始建議出僱役銀除優免外量家貧富爲三則出銀給巡軍代之十餘年閭民安其業至是有司盡取僱役銀起巡警鋪設柵巷木而復役編民巡警適宦家某被盜有司罪責巡警夫役丁竊不平鳴於官不從乃走京師論之又爲顯宦所絀歸而有司不惟不爲處且捕之急民間囂然曰丁爲吾儕得罪不可不論救一呼而起者數百人有司佯爲釋之而潛中於按院按院捕之彌急民間復呼而起鬨救丁也時則諸不逞之徒效尤于亂兵故事乘機縱火燔二三宦家過逐兩府官吏沿門擄掠薦紳巨室靡不被其害者此萬曆十年五月朔日事也巡撫張公佳胤倉卒聞變盡拘其人不分首從眞僞戮之間有誤及道路經行與遠方商人之偶在途者事定奏聞論功陞

陸生宇懐少習蔡氏書遊邑庠爲博士弟子員鬱抑不得志遂以軒岐術行於海鹽乍浦間爲人忠信謹厚安貧守義泊如也萬曆癸未九月二十六日得疾不起至十月十三日卒乃其外舅張月川氏入邑寓曹姓者家其弟出遘之於道見其冠履一新翩然而來相揖與偕至曹見之敘寒暄畢諄

諄諭諭皆家人語在坐五六人亦與飲茶酬禮而罷乃十月二日事時則生卧床已六日矣及卒張往哭之詢其終始張大駭爲異夫鬼神示異自古有然若狐突之遇申生雷塘之見陳主王猶倚墓而談易彭生豕立而人啼往牒所傳未盡誣也乃生未歿而見異通都白晝人羣所聚顯然神遊尤曠古所未經見

國家設科舉以待懷才抱德之士文衡主於內簾而監司關防於外郡守邑宰以供百執事役耳櫛吾易吉三試而拔其尤以獻其制至公亦至善也自弘正以來始重甲科限資格而內簾試官皆鄉科教職名論既卑外簾遂侵其權濫觴於嘉隆之間而內簾率爲虛器矣於是士子相率以趨有司之門私相要結而好承奉者又萃奔競之藪及至臨場而彌封對讀交相關接每一揭榜皆其門生故友而孤寒之士直已守道者無一與選矣間有無因而預鹿鳴者其座主必山鄉小縣士風古朴或不好奔競之有司然亦千百之什一也萬曆乙酉又當鄉試之期科道官交章論奏下禮部議准弘治甲子嘉靖辛卯故事特敕翰林等官知貢舉而兩浙則孫太史繼皋常給舍居敬佐以新科教職外簾有司一無所與二公亦欲力變文體歆尚實學所取多平正典雅不尙奇詭閒有特以論策高等魁錄者于是者成積學之士始得與選而私門桃李盡皆擯棄一時號稱得士云　國家取士盛典往往爲營私之窟甚非　朝廷求賢雅意而百年曠舉乃見于今予特以內艱不與試而心竊爲士類快之若使此法著爲定例不惟可以公得人之選而奔競之風可息士習亦少變矣

自古異端惑人不過簧鼓其說以亂吾道未有緣

佛姦淫以致殺人之禍者近有法王佛歸誦經說偈以愚黔首一倡百和男女相雜而師事之若以爲維摩復出也於是有受戒結緣之說而淫風大行矣萬曆間佛子某聚徒於嘉禾之王店鎮一婦人棄其夫而師事之五六年因而有娠佛子懼無以自解也紿之曰吾與若情昵至此夫君久不相洽一旦生育將不貽笑吾儻吾爲若計在神其術謂若當白日昇天俾若先逝吾從之往他鄉卽永爲好矣婦信之爲木龕製法服灌以松脂萬曆乙酉冬十一月大建道場修齋誦經送婦昇天一時男婦羅拜送佛者以數百計婦入龕佛子亟閉之可入而不可出潛置火龕中火發延及松脂衣服佛子乃稱婦口吐火自焚仍用鐃鈸錚鼓聲震天地俾人不聞其哀痛聲須臾焚灰以滅其迹郡大夫聞其事後某後殺之其徒奔散既託佛以宣淫而又因姦以殺人其陰隲酷烈乃至于此卽死有餘辜矣書此爲戒

夫塵土之浮沖也乘風則揚北方地高少雨土燥而風力又勁故多塵江南卑溼無塵惟夏冬久不雨間有之然非風不發也萬曆丙戌二月杪日積雨之後天陰無風近午空中蒸蒸若霧氣然有頃而滾滾入室塵積几案間拂去復聚不可掃灑凡也無處不到卽密室中戶牖扃閉不啓亦潛入之矣是春多澇土淖不生塵是日無風卽塵不能揚此何繇生我夫天之所降雨雪霜露巳地之所蒸嵐煙瘴癘巳塵非天降地升也卽遊氣紛擾野馬絪縕亦何所積而爲塵吁亦異矣

萬曆丁亥夏澇蘇松嘉湖多所湮沒惟鹽官土高僅可耕藝忽於七月二十一日颶風大作霪雨如注傾圯倒屋無一家不被其害者廨宇學舍城積敵臺神祠佛殿牌坊華表一時圮塌者十之七八連抱古木斬爲摧折或拔而置之百步外如此者不可勝紀平地水深數尺海塘石砌盡頹民間皇皇莫知所措憶自慶曆間兩遭潮溢其風力之勁未有若斯之甚者居無何有自郡城來者有自會城來者有自蘇湖來者以至雲間越上諸所來者無不云云一日間數千里內同此變異不移晝損歲亦大歉是殆又意非人力所能抗也

萬曆戊子自正月至四月霪雨爲災河水漫溢江淮浙直間淼茫一壑歲大無麥禿是丁亥風變歲歉至是以澇傷麥遂至歉甚米價騰踊民不聊生兼以大疫疾者相屬于道有司不達事宜強爲限價遏糴之令富室患之擁米不售饑民嗷嗷待哺無從告糴者　朝廷詔解其禁毋限毋遏以順民俗民頗便之米稍稍出有司復報大戶勒其出粟減價官糶米愈不出民益病焉往年有詔令民得輸粟贖過存積備荒有司利罰金之便僅應故事及詔發粟倉廒空虛靡可發者卽少有所發又不得其術輒爲豪有力者得之饑民曾不沾升斗之惠巳而四方商運種至又爲牙儈射利者恐嚇而去所在饑民專仰給富室而富室坐索高價益擁米不出價亦滋貴米石價銀一兩六錢麥石價銀八九錢鬻產產不賤不售鬻妻女妻女以口夯貴不售民間多茹糠秕草木以充腹飢而死者相藉一鄉一邑之間死者日以數百河渠穢不可灌秋則大旱人情皇皇焦禾殺稼非有力者則緒然槁矣聞諸父老嘉靖乙巳荒歉米價如之然當時止浙中數郡之陁江淮間豐稔之處尚多有司許其通融米商輻輳騈集所苦不過二三月非若今曆夏秋半歲而未有救後之澤也今京省諸所荒者

十居八九而有司奉法失當益稔民患民之困疲視嘉靖間則又甚矣夫積累有令遏糴有禁賑卹有詔朝廷軫念黎民之心至優渥矣所爲未荒之備既荒之救者其法亦詳矣而不免倉皇失措坐視民之飢而死也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秦山在海鹽縣治西南二十里與豐山相望其山卑猥無可供遊覽而地亦僻陋人罕至焉惟石獨堅白與秦駐豐雅諸山所產不同萬曆丁亥秋大風潮溢海塘傾圮大役斯興建議者遂欲開蕩此山以供築海之役於是設官鳩工採石明年巳丑正月中忽傳山有銀礦翕然聚觀然甚鎮星砂石重不滿分釐煎之十無一二有司以礦砂微薄不欲開利孔爲民害閉不以聞并採石而禁之事遂寢因記之以杜他年之妄覬者

崔鳴吾紀事終

桑榆漫志

陶輔 著

桑榆漫志

陶輔 著

雪航論項羽殺宋義為是先儒斷其矯殺為非又論王子嬰著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宮廟坑降卒為是先儒言其暴橫為非又論羽鴻門不殺沛公有人君之度謂先儒不能表而出之又論項羽獲太公呂后三年無婚殺之心聞吾翁即若翁之言即捨太公則篤於朋友之義而先儒不能察又論烏江之死羽之才美亘古無倫本實天亡而非羽罪司馬遷揚雄所論皆謬此雪航之所以立言排論正是非於既往扶世教也夫何不思羽為人臣受命其君擅殺主將幸而成功即不回顧獨假西威肆意自私及至沛公滅秦猶且放兵縱惡不一稟命於君剖分四海任己行封其至奪君之國遷而弒之嗚呼凡有天下者必以忠孝為本若項羽者既為弒君之賊其罪通貫天地雖有百善無足稱也不然其於義撰懿溫豈無私仁假義皆可尚也

雪航謂秦以殺伐專尚功利之國也自孝公石門之戰至於始皇兼并天下使聖賢封域悉為丘墟神明之冑盡皆絕滅天下生民肝腦塗地項羽入關坑焚之慘屠戮之殘乃天假其手為報成周六國之讐伸億兆臣民之恨論者乃咎羽過謬予又疑而辨曰夫自唐虞夏商之有天下常稱萬國及周武伐紂功臣謀士建國七十兄弟之國五十姬姓之國四十前後相因未聞有所損華降至威烈之世號稱戰國向日萬國止餘七雄其他諸侯盡為大吞小并強暴弱亡周之邦基不及宋衛止古神明之冑聖賢封域豈待秦而後亡耶予謂今日秦之暴滅六國即往日七雄暴滅天下諸侯也今日天假項羽之手滅秦以報成周六國之恨向日天假強秦之手并滅六國以報天下諸侯之恨秦自穆公之後五世之陰謀六國自幽王而下三百年之積習或曰六國之暴而能存周強秦之暴而敢滅周曰噫若使六國之君不行欺削兼命天子共守周制雖有百秦其暴何施吁滅周者六國也滅六國者亦六國也豈待秦項之後而論其報復耶

嘗見小小常人之家赫然興旺者若非父祖死於非命必其父祖立行污下被人翻覆者論者以為父祖子孫本乎一氣大屈之後必有大伸此雖一定之論然其氣理冥渀無形可証豈敢固執以為必然形諸言而用諸事乎予有小園嘗植花木或有雜樹生其間予斫去之隨去後生或久不斫則柯條一發其茂倍常則思無形之理則有形矣

嘗見古城頹處其間杵跡反上人皆莫曉其理後因偶在內府庫中得見築地大石鵞面徑二尺許中開七竅皆透大如酒杯意使起落平正不致風皷傾側所以打平之處復打必有圓跡高起脫似反杵形

始皇初并天下咸陽之間北自九嵕南至鄠杜瀾四百里東自河西及汧渭長八百餘里離宮別館相望聯落宮城前闕以磁石為門凡外國使來有懷刃者即不能行以示神異又漢武作鳳凰闕至高七十丈五尺此等皆極奢極過極恠之為也

元季朱公尹雍丘時境內大蝗其鄰縣尤甚以為雍丘之被逐越界集彼境內移文秦公使止其打逐秦公大笑題紙尾以答之曰蝗蟲本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驅得去貴司還請打回來

世謂秦檜誣殺岳飛為終古不磨之恨自南宋說今數百餘年雖亦夫可婦無不吁呵切齒至於巨儒佳士多登於文章歌詠往往哀吊不已者何也原其飛之為將誠通天地忠貫金石功垂成而墮志將伸而屈年方富而遭此冤橫時君恬然不知然檜之得宋政也非因才望而至亦非推序而進實乃宋運當否天假巨害迷惑時君之心倒是作非眷白為黑所以羅君子消除願謨進小人朋合奸黨遂諫臣蔽欺視聽譬忠良戕殺異己重賦歛以耗民財黜功賞以阻戰士易邊帥更置藩籬減制府易通奸細布和詔天下灰心通和議養金人之銳屈君志以長敵威求苟安甘忘讎恥事事顛倒以為金謀時君托為周召所以敗日下指日中興之業成他年不可救亡國之基其於飛也非有他怨不過肅反奸懷耳至若受人之恩滅宋入業之天下食民之祿而殄百萬之生民其可恨者何但一飛亡也夫大丈夫有志功名者當以生得其時死得其所為幸生不遇其時死不得其所為不幸而又豈在功之成廢志之屈伸年之長短哉若岳侯者誠所謂生遇其時死得其所者也諸葛武侯冠絕古今尚有街亭之敗貴根而起岳侯當此否運能保其始終全勝乎噫檜之殺飛似是全飛也又何怨乎

先正有言以我觀物物皆物也以物觀我我亦物爾是謂均稟一氣無所彼此然其知覺靈妙之性各有

不逍不免脫然各我其我又似各天其天不可均視而一也故禪家有設疑爭我之言須當察乎未生我前豈知有天旣生我後因知有我方知有天我死之後天我兩亡是知生不與物通死不與物共各我其我各天其天矣性命相乘天我一也故相同其存亡也所不易者理也然其知覺靈妙天之本然道德仁義天之本有知格忠孝我之所修此天與我無二之驗也物我之不同旣明又何棄物欲而悖已天也或曰若父子者亦彼我乎曰父子以形氣相續非天而何然天以理氣之名非蒼蒼之形爾或曰言天我兩亡恐近釋乎曰噫不聞張子所謂知所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易矣

損齋梅氏備忘錄論前人所謂地有四遊之非梅曰地之凝結由制於氣之勁急旋遶而不可變也地而可遊是天氣尚可變也非不知地亦不知天也噫天地一氣也清濁相附而成天氣附地旋遶地體乘氣升降四遊者乃天道之自然以應乎四時地隨氣運不得不逐氣之移轉也詳損齋之論不知孰又為知天地者歟

氣運之盛衰乃陰陽一消一長也如春生秋殺夏熱冬寒實天地不可易之理也大則一國小則一家至於一人一物莫不同軌人當此際皆謂之一定莫逃之數盛者縱奢肆欲衰者屈節亡恥更不思天道固已自然而我當竭人事修之於未然使其盛不過盈衰不至否則天人之道合矣正如春耕種而秋收斂則口腹充冬裘火而夏扇浴則寒暑避人若居盛戒議辭奢去奢思悔以保其福當衰則樂天守分去使養德以避其禍此乃用人事以補天道之驗也又何國之興衰家之成敗而無少濟之道乎豈可徒而指之為造化必然甘隨其衰敗哉

王峯丘先生者盛代之名儒也博學多知賦性高傑獨步時輩嘗述世史正綱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及他註述精詳儒典不臧先儒又惡市井時俗汚下多作淫放鄭聲為民深害先生自創新意譔傳奇一本題曰五倫全備欲使閭閻演唱化回薰習振作淳風其於先生心道之正輔世之功又何如哉是後於書肆中有賣鍾情麗集者首尾詩詞數百備序其閒目之本末皆道男女私期密約之事其間形容其淫褻穢濫備至見者不堪卒目不知當日作者何類擧筆書之恥及觀其引則題曰王峯主人所作噫有是乎意恐他人僞作不然此詞以之追配八風之舞亦不忝矣非敢擅為彼此宜待識達君子辯之

鼻陽也歛天之六氣口陰也食地之五穀氣以滋元穀以養血氣附血而周如天之附地血依氣而榮如地之依天血氣和而精生精氣堅而神爽一不能獨存兩不能禁止能禁者久視能存者神乎

目視太陽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離明外光也乃木火之交肝心之用神魂之所以受役者也耳聽少陰也非風氣而不能自通此坎暗內景也乃金水之交肺腎之用精鬼之所以受役者也然而此前兩端是皆體實而用虛外感而內應也鼻息少陽也非內氣之出而不能接外氣之入此雷風相搏也金木之交腦髓之用氣脈之所以受役者也乃生死之門乎口食太陰也非已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此山澤通氣也水火之交脾胃之用肉血之所以受役者也乃成敗之基乎此兩端者是皆體虛而用實內感而外應也

識破塵團知是土從前自笑用機深元來身事皆人事只有天心是我心此詩最可玩味

嘗謂蜾贏者乃長腰黑黃小蜂也能負他虫入已窠內鼓其羽作聲曰似我似我其虫亦化為蜾贏名曰螟蛉世人呼義子為螟蛉載諸簡冊古今通用而無較焉予昔壯年時有佳紙數幅置書架上一月予開坐間見有此等二蜂飛遶紙卷兩頭出入孔中作如此之聲取紙展而視之其中以泥隔斷如竹節狀為窠有一青虫乃蜂含來他虫皆上負一白子如粒米以漸大其青虫尚活其後子漸次成形青虫亦漸次昏死更後看其子皆成蜾贏亦漸次老嫩不一其虫漸次死腐就為蜾贏所食食盡者則穿孔飛去矣予思此物常在梁楝間或墻壁高處作窠未嘗在紙卷中故前人未得其詳或恐世間別有蜾贏螟蛉之虫真能變化乎所未見明者又當察焉

天陽輕清以依於地地陰重濁以附於天天氣也故生物以氣言氣伸為火氣聲為水水火淳正之交精神至真之合為萬物靈妙之源所以純一不雜也雲雨霜雪其驗也明矣地質也故成物以質言質成而有形形分而有像像異而有類所以各類其類而不同也山河土石其驗也明矣氣依質質附氣質感應妙合而精神凝命應氣授性感質成天命一理物性萬殊所以生生無窮矣造化以陰陽為牝牡而生萬物萬物以牝牡為模範而各生其類雖草木虫魚禽獸人物其形性之不同而氣命豈有二乎陰陽乃五行混然之體五行乃陰陽漸次之用陰陽因動靜而無間斷之期五行因衰旺而有始終之限是故物有死生理無不在固命者斯修性者妄求知者在理乎

宋自徽宗以後與金元為敵國往往用兵不競當議和好而又終不能久以至於亡當是之時非無臣民建議但其各主和戰之宜得失不同其間亦有崗合

時宜者柰何將相之人不知機權合變動輒事乖間有一二知者又為奸愚掣肘勢百四十年終為和戰兩字所悞後之觀史者壯曰金以和愚宋宋以和自愚至今三四百年以為一言以備不利之定論而無異議者嗚呼自古有國家而非一統與人為隣者若非和戰將何以立和者緩也戰者用也和以養戰戰以衛和非和則戰不能止非戰則和不能定和不可先求戰不可輕舉和不取結怨之勝仙隣布信宜伸於未戰之先戰守之備當嚴於已和之後和戰不離乎體用強弱全在乎機權和不敢托為久安戰不可逞其長勝屈強為弱反弱為強只在乎機權以戰取和以和止戰皆憑乎合變豈可分和戰作兩事耶蓋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而終始與人為隣國然而理勢之不同不可槩論且宋有國之初與遼為鄰遼本邊夷乘時竊據燕雲數州假勢盜名僭稱遼國與燕雲之民夷夏情殊氣異終懷彼此而太宗知此理勢可取不知帝王名分可成柰天吊民之道可立但乘一時平漢之勢勝之驕兵欲遂其志得乎故雖連歲用兵始終無益其於和之一字不當言也而契丹恒畏此舉後因真宗嗣立而乃傾國入冦意在先發治人故有澶淵之役然冦準豈不知一戰而可復前烈乃以嗣君志弱發佞賛敵主和準但付之以浩嘆而已自此真成隣國和戰二事不可缺矣是後數君安於和好則大業不建使吾華民赤子終淪於左衽為他日金元憑凌中國之因未必不由燕雲而始及至徽宗聽任犬鼠細人幸隣有難背棄盟好屈尊不耻遣使泛海求虗利於夷外之夷而又事事乖方仰面告丐不愧獻遺而又更背盟納叛以致國破身囚殞生絕域其於和戰之宜安足用哉高宗之立與佗為隣君父在彼掌握戰則逼君父於危辱和則舉國聽其指揮是以和戰又不可專斷也及其滅金之後與元為隣畫淮為界正強虜虎伏待隙之時其為宋之君臣正當守約保境養民畜銳察機權之宜講和戰之利坐待其時此其志也然而強弱異形大小異勢此又不可勉強而胃也何乃先舉汴梁之役使彼得以藉口其於和戰終不可恃以至於亡嗚呼和戰豈能愚人人自愚也

漁翁樵夫皆人也因其業而得名綸竿斧擔皆物也因其用而得名捕魚採薪人獲其實用是以名非實則無所本實非名則無所成吁天下之事未始有不關乎名實而可立者然沛公項羽共尊懷王為義帝以摠具恭沛公入其都擒其王吊其民義帝遇弑又能發喪討賊名實兩得此所謂先名後實也項羽火其都殺其王坑其民吏弑其君此所謂有名無實也名實俱喪嗚呼世人務實用名者少貪名亡實者多天理無不在上人事不立於下徒枉然耳

理之為理其大矣哉乃天道之運造化之基五常之本倫理之序百行之源人心之德得之為君子當生死則安處富貴則謹居貧賤則樂賤成敗則不較用之可以行道守之可以保生不得為小人當生死則畏處富貴則淫居貧賤則憂遇成敗則失其常托之可以欺世變之可以齊惡夫理之體二五也世之知支干者多假托為用正如醫者察五臟六腑之所屬風寒暑濕得病之由用寒熱溫凉鹹酸苦辣藥之性味以治之附之以五運六氣春夏秋冬應候之氣以驗之然人藥皆實理氣亦順此則近理者也又如星命之家以人生時日年月之支干配為四柱以定其貴賤壽夭之數以運限流年星辰宮位以取其吉凶成敗之端然而以虗合虗雖不出乎二五之妙其間附會頗多似與理礙更若風水婚元選擇之術雖客取其支干生尅制化之宜趨吉避凶遠害就利之巧實皆以智慮而抗鬼神以人力而回利害豈待言哉其誕妄自見矣嗟呼天下大小衆事未嘗不以理言用此三者觀之槩可見矣

嘗疑關王忠義生死不少移者是得天地正氣之極至者何乃為釋氏侍坐之神未嘗見人為其辯者予每感焉近因讀解州關王義勇録御史廣德姜洪為序謂公天與義勇神資機智豪出萬人誓討漢賊名義甚正壯烈之氣凜凜乎不可犯其死也討賊之心未伸忠憤之根未雪精氣洊鬱漲太虗千載之下人皆仰之為神豈不宜乎柰何為宋之佞臣王欽若陳之妖僧智顗各私附會言公之神嘗聽天師呼召遣使拾山建寺授戒護法鄙玷莫甚更兼俗傳見公降神討賊助兵救書扶人及諸誑誕每為腐儒録之簡策濱之巴至且以曹孫之雄虎視四海公乃觑若草界其正大通於天地浩然塞乎宇宙肯伏躬於異端耶予自讀此生平之疑豁然矣噫姜公能闢正氣千年晦蝕之疑其於輔世之功大矣

天陽也其用也陰地陰也其用也陽故天之陰升降於至陽之間地之陽出納於至陰之內自坤而至復陽漸生於地中自復而至泰陽乃出於地上此天地交而生萬物之理也自乾而至姤陽消於地上自姤至否陽納於地內陰陽閉天氣升而地氣降此成物之理也然陽薄陰則繞而為風外二陽內一陽也巽之象也陰囚陽則奮抑為雷外二陰內一陽震之象也電乃雷之光乎陽和陰為雨為露乃泰之象也陰和陽為霜為雪否之象也其餘雹霾雜變皆陰陽不和之戾氣也

或問三教之設其分何分又謂一家其一何一而其間優劣可得品乎荅曰夫儒者循乎是理者也釋者

出乎是理者也道者迓乎是理者也豈得不謂之分乎雖曰各分其途而未嘗遠乎是理又豈得不謂之一家乎至若三教優劣之品若非真明是理者孰敢輕品其萬一耶

桑榆漫志終

讀書偶見

吳騏纂

藝海珠塵　集部詩文評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婁縣　王　朝恩　笙緐校

讀書偶見

吳　騏撰　騏字日千江南華亭人明諸生入本朝隱居堇湖涇三旬九食有饑色之著作鳳凰說見志有顑頷集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以爲誅紂是武王時事伐奄以下是成王時事何以明之夫周克商以後大告武成取殘之外不及他國偃武修文放牛歸馬不聞周公專將在外有三年之久也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勿豫周公以圭璧請命于三王豈非三年之內周公實在京師乎武庚之叛三監蠱親咸從之則黨羽從者必多所謂飛廉五十國必于此時相煽動者也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又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則伐奄之三年即東征之三年也孟子綜周公二十餘年相業而賅以數言後人溷爲一事吾考諸詩書而斷其爲兩朝事無疑也

史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則周公未嘗至魯然吾于周公居東而以爲東即魯也傳曰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蒲姑在會北後以封齊商奄在魯東後以封衛當武庚叛時商奄蒲姑五十國俱叛周公居東二年而後罪人斯得此時可居之地舍曲阜更何之乎彼鴟鴞狼跋之詩雖豳風實魯風也

嵇阮脫略禮法縱酒跌蕩當時名教之士疾之如讎此其與太學風氣相去遠矣嵇康臨刑何得太學三千人上疏請以爲師乎太學求師必不求第一放達人此易知也時鍾會譖康于司馬公曰嵇康卧龍也公勿憂天下當憂嵇康此疏必會所僞作使司馬忌康得人心而必殺之耳夏侯太初以一坐皆起遂至不免情事亦頗相同鍾嘗截鄧艾表文改其詞句以搆成其罪又嘗僞爲衛氏書以竊其寶劍生平慣作此等狡猾太學一疏必出其手可以理測也

檀弓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此言非也夫文王囚于羑里而伯邑考見殺于紂豈文王舍之哉伯邑考必無子何以知之以封爵知之周有天下大封同姓勾吳疏屬在數千里外遠求其裔而封之斷無文王嫡長孫而不封者也蔡叔以叛廢其子猶得列侯若伯邑考有子豈在蔡仲之後耶

唐以詩賦爲進士帖括爲明經明室專尚帖括三百年來俱明經及第耳烏覩所謂進士者乎

夫過貪者必并已所有而失之過忍者必自傷也驪姬不讓申生使得嗣位申生仁人豈不厚于其弟哉貪晉之富而忍殺申生晉不可得而兩子皆斃使不厚毒以賈患兩子食邑與晉盛衰可也

鼂錯但不智耳心實忠于漢漢景未能取反者而夷其族也而先加于忠漢之錯何以爲人君乎袁盎辱國欺君死不蔽辜其欲斬錯而帝卽聽者魏其左右之也吳兵不退盎言不驗而置之不問亦魏其左右之也魏其修隙于錯而不顧國體非忠臣卒不良死殆天假手于田蚡也

太史公雅好友朋其序四公子及鄭當時袁盎魏其言及好客若津津有喜色如鼂錯趙禹孤立無交詞意多所不滿然太史公卒陷極刑者以朋友也

國史極詆景帝以爲昧子臧之節滋纓齊之譏此鄙儒諂裕陵之言非確論也夫帝王之業以安天下爲重耳正統失德身陷虜廷宗社將危以高皇帝視之此不肖子孫也景皇起而奠安萬國廟貌無恙以高皇帝視之此賢子孫也危社稷則變置正統自應廢景泰自應立況重以太后之命本非自立乎使景帝永年太子不夭承嗣歷服名正言順豈不勝于宋太宗哉且使當時無景帝徐珵倡南遷之謀兆庶無自固之志一棄北京勢同土崩正統必不得南歸矣不深念安危大計而于事勢既定之後盡掩旋天轉地之功而責其不爲子臧宛哉

附　張天師世家敘辨

龍虎山志三卷中有張天師世家序一篇云是宋文憲所撰文筆猥鄙絕不類文憲其序曰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此數語支離之極請得而詳辨之國語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爲十二姓青陽與夷鼓同己姓青陽卽少昊春秋莒國己姓卽少昊之裔也玄囂與蒼林爲姬姓祇緣國語文誤再稱青陽與蒼林故司馬貞正其謬誤蓋玄囂之孫爲帝嚳帝嚳姬姓與少昊之己姓截然分明無可疑者則青陽與玄囂不得混爲一人不得淆爲一姓太史公言青陽有天下玄囂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然則出自姬氏當本玄囂不應承國語誤文也其云青陽氏第五子揮則尤無稽也夫黃帝爲盛天子其二十五子不知名者什八九無從考其先後長幼青陽降居江水事蹟甚少其子次第見于何史乎且古稱揮作弓夷牟作矢言

其册始耳絕不言其爲帝王之子也作舟作車功大于弧矢矣豈出于帝王家哉且夫揮作弓夷牟作矢益兩人也今盡以屬揮將何以置夷牟也從來制器之人不必盡精其藝故垂制竹矢而羿爲善射堯使垂共工羿司射各用所長也今張所云世掌其職者舉射乎掌造弓乎掌造矢乎掌張羅乎掌取禽獸乎周禮射則有射人造弓有弓人造矢有矢人張羅有羅氏取禽獸有山虞澤衡迹人張氏必不能兼舉數職則其所世掌者果何職也又云張氏主祀弧星夫天星與人事相應然爲其事者不必祀其星也宰相不主三台之祀將軍不主天鉞之祀大理不主貫索之祀史官不主東壁之祀司農不主天倉天庾之祀造弓者何得獨主弧星之祀哉審如是則天市垣有斗斛尺度諸星必造斗造斛造尺者祀之由是而老圃祀匏瓜鬼薪祀芻藁城旦舂祀天糠揭籥者祭天籥棺者祀哭泣擔糞者祀天屎又何不可歟彼蓋見晉宋主參商之祀及僑馬者祭天駟故傅會其說耳古者二十八宿與九州山川相屬主其山川之祀則亦主其星之祀晉主參星以國于夏墟故也非以爲一姓之業也晉既主祀參星則參之屬爲旗爲斿爲狼爲弧皆祔祭矣豈得弧星獨不與祭而以待張氏哉且張氏非侯國何得祭星哉即如房星爲馬祖國家將用馬力則祀之此是朝廷命祀非一姓所可主也當時造父秦非子最有功于馬裂土賜姓然未嘗主馬祖之祀也薛之皇祖奚仲以造車得封歷夏商周傳國最久亦未嘗主軫星五車之祀也彼張氏何爲者哉又曰留侯良堯子不疑嗣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千秋此尤誣妄之極夫漢室大司馬列在年表未嘗有張金也漢高臣百四十三人無封公者孝惠封三人呂后封十二人孝文封十八人孝景封廿一人孝武封八十九人安得有所謂陽陵公也惟張安世

爲大司馬子千秋爲侍中然此是張湯之後史傳世系極明與留侯無涉何得改其名冒其爵亂其家世哉考漢書功臣年表留侯不疑坐殺故楚內史贖爲城旦自是以後爲庶姓者百有餘年宣帝元康四年凡列侯失爵者皆復其家於是留侯五世孫千秋家居陽陵爵爲公乘亦得預焉蓋陽陵邑中一公乘耳同時廢侯之家如隆慮周竈昌武單究高梁酈疥成陽奚意衍侯翟盱其裔孫皆居陽陵皆爵公乘使盡欲自稱陽陵公則景帝坏土可勝裂乎漢時發良家子爲兵大抵多有爵級所謂公士則步兵也簪褭則騎兵也公乘則得乘公家之車者也匿乘字而冒稱公愚而自欺僞而無用徒爲天下笑殊可憫也昔姑蘇有張屠者鄙殺語題旗者云子當爲我題一額爾以爲身後榮其人許之遂題云贈太傅王文恪公東鄰張屠之柩今以公乘而自稱陽陵公千秋與大司馬之千同名而亦謊稱父金爲大司馬此與王太傅東鄰何異也又云張道陵中直言極諫科夫漢時舉直言極諫之士是詔羣臣薦舉賢士俾之陳言耳非如近世設科中式也惟鄉愚下俚觀演劇者乃曰蔡伯喈中狀元矣宋文憲博極羣書豈作此語哉又云和帝時召道陵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此尤妄也東漢百官表以太傅爲上公位第一世祖以卓茂爲太傅茂薨因省自後每天子新嗣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不復置此古冢宰攝政之禮亦三公無人則缺之義也和帝初嗣位太后詔以鄧彪爲太傅百官總己以聽五年彪薨此時太尉張酺先皇師表司徒丁鴻四海重望序遷元輔猶跬步耳然以國有長君朝存舊典虛此一級莫敢少躋彼五斗米之術水方士何繇而膺此召乎且和帝方無恙何用此冢宰攝政乎鄧彪國戚元臣總理萬幾不過賜爵關內侯彼匹夫無秋毫功何得便封冀侯且封侯大典胡爲不載于史乎泰山王

始杜門改元廣信張氏捏空序爵其間相去分寸而已又云留侯之後至虞時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此又妄也夫唐人所謂四十三望者謂合趙王耳北平侯蒼東陽侯相如任侯越博望侯騫富平侯安世安昌侯禹及燉煌張奐河間張敏襄國張禹河內張歆南陽張堪以及魏晉南北朝以來清河之宏彝讓烈吳郡之裕暢充融京兆之季珣范陽之弘策上谷之袞安平之載共爲四十三望而留侯一支亦有兩三望在其內耳若言盡由于留侯豈不誣哉敘言不疑次子高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皓皓生綱綱生大順大順生道陵夫皓綱父子俱有盛名史有列傳傳稱皓爲留侯六世孫今序所列上距留侯六世似有合也然史載綱以漢安元年平廣陵賊明年卒年止三十六是綱生于安帝永初二年也敘稱道陵生于建武十年是綱未生之時道陵已七十四歲矣天下寧有祖未生而孫已七十餘歲者哉若云敘所言皓綱父子非國史所載皓綱父子則吾更有疑焉夫國史所載皓綱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敘所言皓望亦是留侯第六第七世孫也留侯雖失爵然長嫡居京邑詔復其家繇發世世無所與別支居犍爲位登三公勳名赫奕者數世至三國時蜀都亭侯翼乃綱曾孫爲良十世孫是四百年間宗族未嘗流離譜牒未嘗散失也安得第六世有兩人同名爲皓其子又同名爲綱而晏然聽之者乎兩漢四百年間惟經王莽一亂餘多承平故舊家世系可考者多富平侯遭王莽亂亦不失爵世祖復其封杜陵陳留兩望是也山陽張儉汝南張酺安定張軌則趙王耳後也留侯之後爲陽陵犍爲又有一支在河間爲別部司馬超而河間又有司空張敏則非留侯之裔當時未嘗相傳會也夫同一河間郡耳有爲留侯裔有非留侯裔而謂天

下四十三塋皆出留侯非夢囈乎道陵父子國史無傳雖蹤跡在蜀不可懸斷爲何許人至魯則有傳矣傳曰張魯沛國豐人也夫魯三世居蜀而傳以爲沛國豐人蓋詳其家世著籍也則道陵固沛國豐人也陳壽一代良史也其傳張遼云遼雁門馬邑人本聶姓聶壹之後夫壽能知張遼四百年前家世必能詳知張魯百年以前家世其爲沛國豈有誤乎今序不言道陵里居而言其生于天目山夫道陵張氏得姓之始也富貴所由來也不能詳其著籍郡邑乃欲推原于五帝以前青陽氏之弟幾子不亦愚哉總之天下事從實紀敍則條理分明一有矯誣則弊漏百出張氏譜牒始於道陵顯于魯延蔓至今亦可謂世家矣必欲詭附留侯又欲詭附青陽氏作僞日拙醜態盡露此無他彼倖邀元人之爵而人明不革遂欲夸辭以頡頏孔氏黃冠矯誣其何足怪而吾獨深悲宋文憲之無罪也

西軒客談

撰人不詳

西軒客談

蜂蠆之毒能螫人然其一螫則其毒甚銳再則漸減人得而加害矣故人之智勇貴乎慎所發使人有所不能測可也苟發之不當寧無不顧其後之悔乎

春三月雖有時寒冱終是生育之氣居多秋三月雖有時煖和終是肅殺之氣居多亦猶治世雖不能無一二分害民之事而自是養民之意居多亂世不能無一二分恤民之意而自是害民之事居多民忘其惠矣

兩晉使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出非其時如冬月桃李華不適於用爲可惜也

歷代方士皆謂有不死藥以惑時君旣而鍊藥不成或服藥而促速其至死者多矣其後金源氏之末道士丘處機應蒙古國主聘問有何長生之藥對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可謂傑然不群者矣

有人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如舜禹之後不振夫子之窮顏回之夭與夫三代而下馬遷之刑揚雄之失節靜而思之在理則然否則不足爲聖爲賢得名譽於萬世也故昔人謂金榜若還無姓字玉都必是有仙名其此之謂與

金源氏應奉翰林文字張逵有詩曰有客曳長裾袖刺謁豪閑低頭俛闕者始得通姓名主人厚眷顧間造水陸并觀必承彼言語必順彼情不如莽發下鄙我若爲譽讀是詩則於其人之所養可知矣近世欲求若是者不數數然也每取讀數過殊覺神爽飛越漸漬於心而有餘味焉

室然一燈洞照四壁室中凡所有者無不見也若以蜀錦燈籠罩之則不見矣人心爲物慾所蔽也亦然

魚日游泳於洪波鳥日翱翔於太虛不復自知其居於空水也使知其飛於空則畏浮於水則溺何哉以其無心也有心則費力

秦始皇帝將葬役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其後爲項羽所發亦不見有所扞拒世傳唐時有民發南陽一古墓初觀墓側有碑斷倒草間字磨滅不可讀拗掘約十丈遇一石門錮以鐵汁用羊羹沃之累日方開開時箭發如雨射殺數人乃以石投其中每箭發輒投數十石箭不復出遂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見其四壁皆畫以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棺下金玉堆積方欲攫取俄而其棺兩旁颯颯風起吹沙撲人面須臾風沙大作埋沒人足塞至於膝衆驚走出門隨即塞一人出遲被沙埋死不知何術也始皇墓旋機巧殊不及此何哉

羽毛鱗介人見其爲物自其同類視之未嘗不爲人也如所謂烏衣國南柯郡之類是也昔唐大和間荊南松滋縣南有一士人寄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鼓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身約半寸葛巾策杖入門揖士人曰乍到無主人宜寂寞也其聲如蒼蠅士人素號有膽略見如不見其人乃登牀責曰僞不存主客之禮乎復登案詬罵不已又覆其硯於書上士人心惡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俄有婦人四五或老或少各長寸許曰真官憐君獨學故令郎君共論精奧何乃頑狂輒致損害今可往見真官語畢又數人至將士人驅迫而行恍然如夢初不肯往被其咬啞四肢痛不可忍曰文若不去必壞爾眼言訖又四五人走上其面士人驚懼而隨出門行至東堂遙望一門小如竹節將及其門不肯入復被其齧恍惚之際已入小門見一人峨冠當殿坐侍衞甚嚴坐者叱曰吾憐爾獨學俾小兒往何乃致害今當腰斬遂有數人持刀攘臂迎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坐者良久曰彼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門外矣及歸書舍殘燈猶在天明蹤跡其處見有小穴蚚蜴出入焉遂呼數人發之深數尺有蚚蜴千餘石一大者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士人取蚚蜴積薪焚之次夕亦竟無虞亦異矣哉

昔人謂心有所主則不能動如北宮黝孟施舍皆心有所主故能不動每與客語國初人有暴城西承天寺浮圖絕頂所藏金銀佛像欲盜取者乃於昏夜閒寂之後鑿繩其級攀援而上金頂堅牢不可入每戌鼓擊而起乃急施鑿以混其聲如是凡三日夕既得已復縋而下自他人視之不勝股栗而彼則自不覺有所恐懼者由志在乎得物故也此與列子所論商丘開之意同

三皇之時爲春康節此語極有味非精深不能道也早春之時雖草木萌動而氣象自是可觀及乎立夏氣既至雖時物暢茂然却殊不是這箇氣象了也所以康節詠三皇詩爲孟春天氣早晨時不惟春而復謂之孟春謂之早晨其旨深矣觀乎是則此老心胸爲何如哉

唐姚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女曹勿終身迷惑而不寤也此語不惟知佛亦可謂善學佛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先儒嘗言靜坐中須是有物方可謂當主乎敬是也如釋氏所謂不可坐向黑山鬼窟裏必須靠一念子老氏之法如守黃庭存想息意思皆一般大抵只要常存此心不要放釋一有不存不馳騖則落空也

前輩說作詩作文記書雖多只恐不化余嘗亦爲譬如人之善飲食者有能消磨消化果物雖是食盡須得其化則清者爲脂膏人只見肥美而已若是不化只閒出出物物俱在爲文亦然化則皆出衆轂融作自家底不然記得雖多說出來未免是呑剝人說話了也故讀書最貴讀書古本書珠無一言一句彷彿於人此所以善合聖文一人而已

宋仁宗於內苑賞花鈎魚以金楪盛釣餌群臣入觀賦詩王安石見而食之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粒則已豈有食盡之理邪安石聞而銜之至神宗朝入相遂有祖宗不足法之說蓋謂此也安石尋學問文章僅有好處及親莅其行乃已露者是何異王君子所爲哉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冊於左右檢閱終日人謂之獺祭魚宋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姪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掇拾人謂之衲被

地理之說雖有其書胡能使人貧富生死余每未敢篤信其果能若是也且如近傳金源氏吞國人有善望氣者謂韃靼國有土山形勢雄偉王氣所鍾聚金信其說乃先求通好爲韃靼入貢俾使者請曰他無所求惟得是山以鎮我土足矣韃靼笑其愚許諾金人於是大發軍卒鑿掘運載抵幽州城北積而爲山修繕極其精巧疊石玲瓏峰巒隱映松檜陰鬱秀若天成引金河水至其後轉機運斛汲水至絕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然後東西流入太液池山有廣寒殿爲楹九七仁智殿在山半爲楹三山前白玉爲橋長三百尺直儀殿後殿在太液池中負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東靈囿珎禽異獸在焉是爲金主游幸之所未幾韃靼攻破燕城金人遷汴矣惟此其說驗否蓋有不攻自破者云

許魯齋仕元世祖朝以啗麻姮毁焘法不得行其學力求歸田觀其與人書有曰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耒雨蓑老

秦收冬將寒圍爐箱積門堂畫雕架清詩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期必得此而後已魯齋雖不明言其所以求去之意託言乎此然而人生得天地所與分內之樂亦不過是矣每讀是言未嘗不手舞足蹈而喜其有以同是心於百載之下焉

西軒客話終

廣客談

撰人不詳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六

廣客談

予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愿堂先生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之坐予不敢坐屢辭之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予不敢辭遂坐

近年見徐冰之先生為江浙儒學提舉日客往訪之既退無問親疏貴賤必送之于門外客或有止之者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閾

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疏齋盧處道松雪趙子昂歡娛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驟雨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試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濃深字 并識）

南里沈仲說號存存生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賢而有德因夫無子每憂之買一妾甚有姿容將以奉仲說仲說初不知一日歸其妻出其妾以拜之仲說因問妾姓何氏是何人之女妾不肯言其詳問之良久纔云是能醫卜范復初之女因父亡家貧母稱妾賣身於此仲說惻然嗚其妻曰此女之父乃吳中名士吾之故人也豈可以此女為吾妾乎當如吾女養之即呼其母與妹約俱至就為之曰便可尋良親嫁此女其母拜而感之後擇一婿仲說備衣服首飾亦如己女嫁之至今吳中稱其德余述書之可以厚風俗

龍廣寒江湖異人也壽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會其朋來壽瑞忽梅華一枝入牖香色佳絕人遂以孝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多唯張存齋一絕最為人膾炙其詩曰南風吹雨枝一白照萬株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孝梅年百有五歲猶童顏綠髮人以為孝感所致

黃子肅為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亭求詩者黃贈詩曰萬里秋擒鶴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閑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琴樽松風寒帶雨硯池花露碧生苔且耕亭上春如醉想見斑衣戲老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游奉親懷其家園故詩中意云齊詩以風詠為義賦其事而必有所關使人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也

吳恭銘名性謚　李人家貧力學明春秋嘗中江浙延祐丁巳鄉舉先是所居城廬手植牡丹一本多年未花是歲前臘月忽作一華顏色鮮美無異暮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者其門如市物亦未卜其休咎來秋八月吳公領鄉薦邦人榮之以為此花之徵

向湛淵先生之居有竹一根上分而為二人皆異之遂賦雙竹枝詩未幾先生殁或者以為二子之先兆大抵物之變為怪未必皆瑞也

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下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尾戒樂全長得保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尾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句之記問猶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淺才者聞此能無愧乎

吳江州人都居民沈氏自為府臨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桎梏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於汝因日共分之喻年當承數十口一旦承於團中潛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友當逃殺我實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梏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於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為吳興陰陽教授與予交今有子有孫為東溪稅戶傳家不絕

嘗聞黃一峰先生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二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翁翰墨名重天下真欲追蹤晉唐倘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有小才薄伎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愧乎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階埠上有賊晁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鄭在宋末莫年登科奇躋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為逼抑者遂自殺於清風堂階下余游閩中親至其堂取水潠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覓為官衙所據子孫不絕如綫書脈遂斬然矣世之横強可不知所鑒哉

歷代小史七十六卷終

廣陽雜記

劉獻廷著

劉處士墓表

北平　王源撰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六日年四十有八卒于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于吳之陸墓山祖□□父鐘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處士自言知此）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挈家而南隱于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大翕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興焉坐食頃伏几而鼾僧說能處士鼾亦能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爽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輩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皆爲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交之形而嶽山澤又交之質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齊乎未覺也草木不覺則草木之生未覺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覺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質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綱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舉食一女子許字

夫貧游于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鄉肆一廛立鬻金葬其夫附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舉登力亂定妻張氏旋卒于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淌付其子甥于其兄御史賓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修明史亦館于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識見之同猶桴鼓響而處士于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鑽先子死耳予笑問故曰吾生平知己僅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關于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即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過而乾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遊衡嶽因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負易介絕世之學而處衆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莽莽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雖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濩然賫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者嗟涕洟予在京聞之驚痛欲絕召其子甥于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甥奔喪于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予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拜其墓而流涕爲之表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于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劉繼莊傳

全祖望撰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縣人也先世本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繼莊年十九復寓吳中其後居吳江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尋復至吳垂老始北歸竟反吳卒焉崑山徐尚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繼莊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隱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乃最心折於繼莊引參明史館事顧隱君景范黃隱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繼莊參一統志事繼莊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及其歸也萬先生尤惜之予獨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棲棲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無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懼哉繼莊之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旁而岐黄者流以及釋道之言無不留心深惡雕蟲之技其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等音又證之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繼莊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繼莊之法

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即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脣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合泰西蠟頂語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埸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宜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此固非一人所能爲但發其凡而分觀其成良亦古今未有之奇也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迄金元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農田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考證又言朱子綱目非其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繼莊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啟而難於畢業是亦其好大之疵也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是則儒者之至言而惜其書亦未就予之知繼莊也以先君先君之知繼莊也以萬氏及余出遊於世而繼莊同志如梁質人王昆繩皆前死不得見即其高弟黃宗夏亦不得見故不特繼莊之書無從蹤跡而逢人問其生平頗末亦無知者因思當是時安溪李閣學最留心音韻之學自謂窮幽探微而絕口不道繼莊與修齡咄咄怪事絕不可曉何況今日去之六七十年以後□□□并其出處本末而莫之詳益可傷矣近者吳江徵士沈彤獨爲繼莊立傳蓋繼莊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

沈皆從之遊。及其子死無後。卽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子今亦亡矣。故彤所爲傳。亦不甚詳。若其謂繼莊卒年僅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歷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蓋其人蹤迹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諱而不令人知。彤蓋得之家庭瑣屑之傳。以爲博物君子流。而未知其人。予則略揣其人之不凡。而終未能悉其生平行事。乃卽據廣陽雜記出於宗夏所輯者。略求得其讀書著書之概。因爲撮拾而傳之。以俟異日更有所聞而續序之。

予又嘗聞之萬先生與繼莊共在徐尚書邸中。萬先生終朝危坐觀書。或瞑目靜坐。而繼莊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其所歷告之萬先生。萬先生亦以其所讀書證之。語畢復出。故都下求見此二人者。得侍萬先生爲多。而繼莊以遊罕所接。時萬先生與繼莊各以館脩所入鈔史館秘書。連甍接架。尚書既去官。繼莊亦返吳。而萬先生爲明史館所留。繼莊謂曰。不如與我歸。共成所欲著之書。萬先生諾之。然不果。繼莊返吳不久而卒。其書星散。及萬先生卒於京。其書亦無存者。繼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畇滋。衡山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彭躬菴。以予觀之。躬菴尚平實。而繼莊之恢張殆有過之。惜乎不得盡見其書。以知其人。更二三十年。直泯沒矣。世有如晁子止、陳直卿者。儻附存其新韻譜之目。而以予所述其書之大意志於其後。猶可想繼莊於身後也。繼莊書中所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反平涼文。俱極可喜。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卽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繼莊何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歎。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

廣陽雜記卷第一

清　大興劉獻廷繼莊著

彭秋水閩人。言雲南西面。爲緬國。至此。地皆平坦。無復高山大澤矣。

傅宏烈。字竹君。江西進賢人。永歷時。爲遂川縣知縣。于王國光麾下投誠。詭云中書。授韶州府同知。陞慶陽府知府。上書論平南。上知其忠。密敕廣西梧州安置。

吳應期岳州失守。逃至交水。郭壯圖絞殺之。以其失陷封疆也。壯圖與應期。有宿憾焉。應期。字維周。

舜放四凶于四裔。以禦魑魅。四裔者。四夷也。余謂四凶在朝。雖爲凶族。然有君子所不能及者。是以彼之下風。亦足以走我之上國也。不然。亦豈能以禦四夷、禦魑魅哉。今之君子。且有居中國而身爲魑魅者。不知舜何以處之。

清世爵。一品精奇尼哈哈番。二品阿思尼哈哈番。三品阿達哈哈番。四品擺他喇哈哈番。五品拖沙喇哈哈番。

東四旗。鑲黃。正白。鑲白。正藍。　西四旗。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正黃。鑲黃。正白。爲上三旗。無王。但有都統。卽固山額眞。副都統。卽梅勒章京。每旗。滿洲蒙古漢軍。各掌印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

每八旗。滿洲有纛章京一員。職與都統等。止管擺呀喇章蓋。
每旗。喀把什蝦二員。職與副都統等。
又東西四旗。各有喀喇昂邦一員。職與都統等。俱單管喀巴什。
每旗。甲喇章京滿洲六員。蒙古二員。漢軍五員。職俱三品。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牛彔章京一千員。職四品。每牛彔下。有分得撥什庫一員。職六品。小撥庫六名。小撥什庫輪班管事。不分人數。每牛彔下。馬甲三十餘。內有工匠一名。喀把什二名。郭吃哈擺呀喇二名。跟王爺大擺呀喇十七名。另有壯大一名。管轄擺呀喇十七名。步甲二十名。無馬。不出兵。止守城當差。無帳房。內有步兵撥什庫二名。
每牛彔鐵匠一名。鞍匠一名。
每馬甲一名。帳房一頂。私自備用者。或二三四人合一頂聽便。
馬甲箭五十條。弓刀各一。
馬甲明盔暗甲。大擺呀喇明甲。
每都統與擺呀喇纛章京。有織金龍纛。蒙古滿洲無月。漢軍有月。
王子三尖龍纛。三稜火炎銀頂。後有蜈蚣旗二。
都統纛纓正邊方旗。
擺呀喇紅纓火炎邊旗。
梅勒章京無纛。止有纓四旗桿。長二尺。

甲喇章京本色纛。無旗。
牛彔在家有官纛二杆。漢京疑當作軍一杆。出兵。加甲喇章京衔。有纛。
分得撥什庫遇出戰分兵之時。外加甲喇章京衔。有纛。
加甲喇章京出兵。爲參領大有纛。
小撥什庫背旗一杆。方二尺。黑纓。
喀把什先鋒營壯大頭帶翎有飛虎背旗。方二尺。狐尾。
擺呀喇壯大斜尖本色旗。紅纓。
甲喇章京俸銀一百三十一本下有一字兩。白米一百三十斛。計六十五石。出兵。有行糧。每月銀六兩。每日米八合三勺。馬草二束。料五升。
牛彔章京俸銀一百零五兩。米一百零五斛。出兵。每日加米八合三勺。每月銀六兩。
分得撥什庫每年銀六十兩。米六十斛。出兵。每月加銀四兩。
小撥什庫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出兵。每日加小米八合三勺。每月銀二兩。
壯大喀把什與分得撥什庫同。擺呀喇壯大亦與分得撥什庫同。
加壟大每年銀八十五兩。米八十五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馬甲每年銀三十六兩。米四十六斛。出兵。行糧與撥什庫同。
步甲每年銀十八兩。米二十二斛。
鐵匠鞍匠每年銀十二兩。米二十二斛。出兵。有口糧月糧。擺呀喇每年銀四十八兩。米四十八斛。
步甲撥什庫每年銀二十四兩。米二十二斛。
當日原圈地。每人六賞。一賞六畝。共地三十六畝。如家有壯丁二名。該地七十畝。人多者照數加增。當差照人算數。東西四旗。共爲可勒一員。即九門提督。
東西四旗。各喀喇大一員。職與梅勒同。
爲可勒喀喇大皆管步兵。兼管九門。把門馬甲。每門滿洲蒙古共二十名。每門有章京二名。食俸八十五兩。馬夫二名。
每甲喇章京管牛彔或十三十四十五不等。各甲喇下管加壟大四名。單管步兵。職五品。步軍滿洲蒙古漢軍各固山大一員。職與甲喇章京同。俸亦同。
何督師騰蛟。長沙被害。相傳永歷中贈中湘王。萬季埜述吳漢槎言。乃忠襄王中湘謀也。督師。黎平人。贈黎平王。諡忠襄。漢槎吳江人。尊人名晉錫。曾爲湖廣巡撫。故知之甚悉。及檢塌灰錄。乃云贈中湘王。諡忠烈云。
隆武諱聿鍵。終于福建。紹武諱聿𨮁。終于粵西。永歷諱由榔。終于夜郎。魯監國諱以海。終于海外。絕奇爲季野云。
塌灰錄乃偶遂所著。遂字再來。
羃字莫侯切。字皆大雨也。未詳出何書。田喜羃。字子淵。山西馬邑人。辛丑進士。今爲內閣學士。
冔。風呂切。音許。商冠名。詩大雅。常服黼冔。禮王制。殷人冔而祭。又冔也。又休居切。音吁。義同。毛氏曰。從吁從月。誤作從曰。或書作冔。亦誤。

獨保之逐新鄭。其謀全出華亭。江陵特與聞耳。陶子師云。張獻忠在蜀。僭平東定西安南撫北四將軍。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人爲之。又以孫可望爲前軍先鋒。
辟臭蟲方。用木瓜打碎。燒煙薰之。若加人言少許。其子粒粒皆爆碎。
馬背之脊。世俗或書作屜。致之字書。屧悉協切。音爽。說文。屧中罵也。又履也。南史。齊江泌少貧。晝則斫屧。夜則隨月讀書。案此。則音義皆非也。又有屜字。他計切。音替。屧中薦也。此則義同而音異。又有屧字。悉協切。音爽。六書正譌。俗作屧。非。又有屟字。同屧。亦非馬背鞦韆者。惟有屜字。他計切。注云鞍屜。確是此字無疑。
山東仲家淺廟三進。康熙六年。巡鹽御史顧如華建。案碑文。子路又名兒。子路生于泗水。葬于開州。黃巾之亂。宗人避仲家淺。唐貞觀間。封衛侯。宋崇寧間。進河內公。又改衛國公。明崇禎壬午。衍聖公孔胤植請于朝。以六十一代孫于陛字玉鉉者。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永歷之走安龍，孫可望將謀不軌，行在所有古井，壓以巨石，上書符篆。可望詢之士人，云井有蟄龍，昔張三丰鎮之于此，不可開也。可望恃有天命，強發之，水忽湧上，可望驚走，水巳及可望，隊士人呼曰：此龍來朝王，王命免朝，則水退矣。可望且走且呼，遂曰：免朝免朝。而水來益甚，且及帝居矣。又呼曰：此龍來朝萬歲，以萬歲命免朝，本其退乎。遂歸之於帝，帝傳呼萬歲免朝，水應聲而退，復歸于井矣。遂更以石壓之。可望自是知天命不在也，其謀始輟焉。

又永歷在滇中，駐蹕一山，土人云此地瘴氣最厲，外人住此，無不死者，萬歲不宜留此。帝曰：吾居之，何礙之有。自此瘴氣全消，茲山至今無瘴。

日本國人無不佩刀，兵二民一，婦無。

犀賊骨爲觀紋之別名，即馬蹴銀也。

楊可師曰：寧波人有以魚須爲尺者，色黑若牛角，柔若藤，蓋出日本國云。

方象瑛云：秀郡都三臺碑記，銅雀巳沒，本中冰井尚留其半，金鳳上有其武關，乃獨存耳。案齊文宣帝本紀：天保九年八月，改銅雀曰金鳳，其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則金鳳銅雀一也，何以碑記之誤若此，寄之俟致。

諦字音故切，諦也，宋時出何書？原字倉先切，言語和悅也。說文：徐鍇也，又與鑠切，又退玄切，義皆同。

樂律纂解四卷，成都楊聲鶴先生著，一號研漣先生，頗有發明先天圖義，管窺成疑二卷，歙州黃爲赤子心著，一號蒙齋。

李成平家人朱老女，年二十餘歲，患怯症，與諸藥服皆不愈，有能求方于神者，先禱告于神前，以決可醫不可醫，而後求方爲竹籤三百餘根，籤書一號于上，于神前擲之，遇籤書止字者，則方成矣。朱老女求得一方，服之立愈，甚奇。乃實逆黃芩、實柏、麻黃、烏梅、山查、竹葉、燈草之八味也。

朱雲鴻云：明時松江顧仲言幼時，入陸文裕公宅，觀燈，爲文裕所識拔，相從至京師，因入夏桂洲幕中，久之，以崗受貨實司少卿。時嚴嵩入相，仲言識其奸，勸桂洲爲之備，桂洲不納。仲言乃持三百金屬西山僧某，買一棺貯寺中，而佯狂棄官，與華兒行乞燕市。未幾桂洲爲嵩所搆殺，屍莫敢收，仲言伺夜與華兒負桂洲身首納棺中。嵩心知仲言之爲也，召而鞫之。仲言大聲曰：是我，是我，然終不告公屍處也。問亦何爲，且公已殺之矣，又欲棄其屍，此豈國法所在耶？嵩意解，叱之去。仲言乃扶櫬葬之，觀爲文祭之曰：古人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太師有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余小子何多讓焉。嗚呼哀哉，尚饗。

方日生曰：新城有桐山，長六七里，火而行，或廣或狹，不一其處，偶一寓睡，審度若有六七步乃止。

徐芳云：明末補闕溫劍周者，孫復孚醉。

往聞之長老云：歲奪甲寅多亂，予初不之信，及按史傳，堯之洪水，與王之得從如呂政之爲嬴，新莽之篡漢，皆在是年。而今康熙甲寅，則有吳三桂之亂，其餘比比不可枚數，亦閱世者之所當知也。

任武曾言：燕錫有妖如火，夜飛入人家攝物，乃至數百石米亦能攝之去，惟怕銅鑼銅叉，有人以叉擊火

墜地，乃一草人，朱書仰燕夜魅錫瀬南城一帶地方。又有妖符者，則一紙虎，虎雖不噬人，亦能爪傷人。容之，必有一蟲附體上，此必有妖人行邪術者爲之。自北而南，今至無錫，行將入蘇州界矣。藏曉臣言，此名靈域法，授之者發誓不傳他人，書符印入腳汁中飲之，而後傳法，其發願文云：只願今生圖富貴，不顧七祖入酆都。云行此法者，其七世祖鑑皆入冥獄。武曾又言：崑山有紙賊，夜入人家，竊物捉之，則飛身上屋，如鷹隼之疾，不知爲人爲妖。其腳跡甚小，常入徐道積家。又言：崑城有水忽赤如血，而觀州盱眙夜有日山色赤如血，方位常在巳上。泗州望之，如在盱眙；盱眙望之，如在泗州。于初二十六夜現，異哉。

任我武曰：金山嶼嚴藤菊有句云：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

夏振叔借山鐘隼云：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都人，幼爲僧，避俗名黃來，既于姬氏，牧羊，崇禎三年，入西川，賊不沾泥，然自號闖將，祖海父守忠，墳在米脂縣城二百里外三峯子亂山中。崇禎十五年，知縣任邱邊大綬令原鄉人李成爲前導，掘海棺，棺中有骨，腕骨如墨，頭額生白毛，長六七寸。守忠塚中盤白蛇一，長一尺二寸，有角，初見人，昂首張口向日，頃之盤臥如故。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許。

焉爲鵝籠，歲來藥高辛集，有其人，不言姓氏，貌若五十許，鄉之白髮者自言爲兒時見之，已如是。每夏飲人以水，有退者，輒呼曰：喫水喫水。烈日下被羊裘，無汗流，裸臥雪中，時飲以酒，一石不醉。

流賊中有號一堵牆者，即孫可望也。

鹿溪齋性理大中云，科場搜檢始于賈似道。

玥字魚厥切，音月，神珠也。

康熙十三甲年間，嘐城知縣趙所食錢所得貨殷歸故鄉，時荒亂，鄉人爭之，焚其居，趙亦隨以狂疾卒于官，引發嘐人爭拾瓦礫擊之，又佯爲僧負者，沒其餘貨，妻子貧賤，至不能歸葬。代之者平湖陸隴其也，到官之日，除弊政，絕饋遺，漸水取給于家，夫人率婢妾以下紡績給魚菜，日與紳士之賢者講道論學，當午輒出粗糲共食，二年，註誤去，去之日，嘐者牽轎攀轅，遮道而哭，海內爭欲望見其顏色，都人士稱循良吏，必以陸言之，卒以魏象樞保舉，復其官，嗚呼，食錢者慘報若彼，廉慎者受用若此，居民上者可以悟矣。

康熙戊午四月五日未時，燕京地震。

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邱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啓之，得絕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字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爲之默然。

明初軍制，仿佛漢之南北軍，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者，北軍也。而所謂春秋班操兵，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寧者，則又彷彿三輔之意也。然太祖以衛兵分隸五府，獨非五軍營。自成祖聚兵北伐，歸結營團操，始設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時有番兵四十萬，以勳臣二人提督之。至己巳之變，于忠肅選驍騎十五萬，分爲十營，名曰團營，而其餘者曰老家營，仍用勳臣提督，總大司馬。天順初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用中貴人監之，曰監槍。正德間，又簡精銳六千人，分隸東西官廳，爲驍征。嘉靖

庚戌，罷團營東西廳，復設三大營，而改三千營爲神樞營。特設提督勳臣一人，又時命文臣協理之。號曰戎政府。崇禎間，外有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爲天子禁旅，名勇衛營。後又選京衛幼官廝養舍人六千充護衛，名選鋒營，而可用者獨有勇衛營而已。

楊可師曰：康熙己未，遣官祭長白山，其儀典，部擬引五岳例，封爲長白山之神。予時心竊疑之，以爲岳宜稱帝，而僅曰神者，不知始于何代。及壬戌冬，適泰安州，謁岱廟，讀洪武初祭告碑文，有云，予起布衣，不敢循舊典妄加封號，敬稱爲太山之神。乃知歷代原有封號，神之號始于明太祖，而昭代因之。識者將求言其故耳。劉獻廷曰：此百王之所不能易也，豈獨昭代哉。

康熙中，于成龍有三：一爲總督，一爲知府，一爲參將，皆有賢聲。

康熙丁未，見邸鈔云，六合開河，得黑玉指玦一枚，上嵌金牌，鑿賢德二字，疑張桓侯故物，但未知字是何體。

寧都邱邦士維屏，臨歿，示子蘇云，食有菜飯，著可補衣，無議戾行，拙句讀卽，此其有見之言也。

姚江孫見龍祝髮爲僧，號水月，居武林場子門外，盲人禍福，輒奇中。浙撫范觀公承謨師事之。康熙十九年庚申十一月十五日，卒于崑山，計其年蓋一百五十有九云。

太原王茂京言：吳梅村于壬子元旦，夢兩青衣來呼曰，先帝召汝。梅村以爲章皇帝也，急往，乃見烈皇帝，伏哭不能起。烈皇帝曰，何傷，當日不止汝一人也。語畢，命之退。至午門，見懸白牌一面，大書限與偉業于八月二十二日到此。遂覺驚，後果以是年月日病卒云。

龍安梁搏九言：蘇州生員張三顛，爲張獻忠所獲，至成都司馬橋，題詩橋柱云，生爲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過此江流，不負此江水。卒遇害。

又云：崇禎十年，李自成陷梓潼，教諭會稽虞言道百姓出城，賊殺之于坑子上，皆生平所著，有蜀越五奇一書。

臺灣延平王鄭氏，起于明天啓四年甲子，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福建提督施烺逼降之。

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錦，錦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施烺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破澎湖，七月十三日，自澎湖進兵，十九日至鹿耳門，入臺灣。二十二日，延平王鄭克塽奉故明魯王第八子朱柏、朱慈爌、侯劉國軒、伯馮錫範等，奉表歸降。荊南寧靖王朱術桂一門八口，卽日自盡。

清康熙二十二年，明永歷三十五年也。錢大于康熙錢，重一錢六分，以紅銅爲之。每千文作銀二兩。三十五當作三十七。時距永歷亡已二十一年，鄭氏鑄永歷錢。

臺灣鄭克塽投誠後，設臺灣一府，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而以臺灣廈門巡道統之。

明宗室同鄭克塽降者九人：魯王第八子朱柏，舒城王孫朱慈爝，荊州府寧靖王子朱儼鈐，建昌府益王孫朱鎬，宗室朱熺，南昌府樂安王孫朱浚，荊州巴東王孫朱江，建昌府奉南王孫朱逵，原封建昌，永歷改

封廣東瀘溪王朱慈爌。後朱江、朱柏、朱迺、朱儼鈐，安插河南墾荒；朱慈爌、朱浚、朱慈熠、朱鑛，安插山東墾荒。

鄭克塽降日，奏繳延平王册一付，延平王印一顆，招討大將軍正印一顆，副印一顆，蓋副印用以隨帶軍前者。又鄭成功受明御營御武副中軍勛戎關防一顆，御營協理行在宗人府關防一顆，御營御武副中軍總統御營軍務印一顆，忠孝伯印一顆。

甲子東巡，衍聖公獻孔融琴一張，周鼎一具，王羲之樂毅論墨跡一卷，宋搨聖教序一卷，文與可竹一幅。

閩古古澹上詩云：地高天近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寒。又棧道詩：峯末有峯青漢插，地根無地黑江流。又觀潮詩：月轉中宵成白晝，水吞平地作青天。皆奇句也。

萊陽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樓臺殿閣之形，一日見戰艦百餘，旌旗森然，且有金鼓聲，頃之，脫入水。又云：崇禎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蕭魚小試，適門吏報海市，蓋其俗遇海市，必擊鼓報官府也。肅率諸童子往觀，見北門外長山，忽穴其中，如城門然，水自內出，頃之上洸，斷山爲二，自辰至午始復故。長山長四十里，去登州府北門亦四十里。

又云：涉海者云，嘗從海中望岸上，亦有樓觀人物，如岸上所見者。

乙丑年正月二十日，京師仍火藥局地震，壞屋傷人無數。丁大年云：明自洪武時，卽藏火藥于地穴，地深三十尺，實火藥于中，上蓋石板，再加橫木，復殺以土，以備不虞。至崇禎十五年忽震，十六年更藏八窖，今復發其五。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燬寶錠子銅錢等，皆鎔。王念樵讀作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扃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京城倒房一萬二千七百九十三間，壞房一萬八千二十八間，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乙丑八月初六夜二更，浙撫大堂內，火光如斗，自梁墜下，忽化爲童子，驚呼守宿將卒逐之，下階，而滅。折堂燬。

史記外戚世家：竇太后崩，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則是東宮者，太后所居之宮也。而後世概以稱太子，故之。西漢太后居東宮，東漢以後，太子居之，而東漢太后居長樂宮。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暹羅國由廣東進貢方物三十九種，內象二隻，孔雀八隻，斃其二，六足龜八隻，斃其三，餘莫能知。

直隸獲鹿縣海山石，皆成松形。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建義侯林興珠，提督劉兆麒，率福建藤牌手征羅刹國，勝之。

乙丑年九月，蒙古科爾沁多羅札克薩圖郡王鄂齊禮、科爾沁鎮國公和碩額駙那木齊、科爾沁和碩額

駙二尊台吉納蘇兒畢力克兒由喜峯口。巴郡多羅郡王納木達巴郡多羅額駙阿爾布灘由古北口。多羅郡王沙克沙僧厄山獨石口。鄂爾多思多羅貝勒宋賴普由張家口。入關一本作闕俱安于十八日覲賜宴于城外廣濟橋。陳兵以觀之。

寧古塔多樺樹。止三尺許。而花大于車輪。夜開。人多不見。相傳見者多死云。達書盧盧皆有

宋牧仲云。春花落舞。秋花落染。

徐芳懸榻編云。辛丑夏。如皋縣伐木造海船。鋸一十數圍柏木。中有觀音像。旦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形皆具。乃止勿解。今以一面供縣西門僧寺壁中。其一面不知所在。

廣東海關。二年額稅銀十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一錢五分。

江南海稅。二年額稅銀五萬三千六百三十七兩九錢。

寧波海關。二年額稅銀七萬四千。

唐祭北海于洛州。宋同。祭于孟州。本朝改祭于混同江。從副都御史徐元珙請也。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添設貴州七縣。曰貴班。曰清鎮。曰安平。曰安南。曰修文。曰永寧。曰畢節。而偏橋等二十五衛所。悉行裁併。

崔兒淋先王贈王克誠克誠疑王克承先王園亭詩。有句云。石身假仰猶堪丈。松意扁疏不受官。先生取為壓聯。

有明閩人盧理。自言破彭湖時。洞腹出腸。力戰不已。上授以副將。未幾。遷總兵。案前古納腸而戰者三人。督部克齊彭樂。唐郭琪也。今得盧理而四矣。

宋時。殿試分五甲。朱考亭中高宗紹興十八年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此其據也。

明宗室科舉。始于天啓辛酉年。允大宗伯李日宣之請也。蓋欲借此以誠宗融云。

張司馬煌言甫東道上詩。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是鴟夷。

三族始于秦孝公。五族始于北魏太武帝。九族始于隋煬帝。十族始于明成祖。

鄒班孫。字奕喜。山陰之梅市人。父彪佳。崇禎時巡按南京。弘光時又為巡撫。俱有清節。國變。衣冠正笏坐荷花池。沈死。班孫不應試。肆力為詩古文。好結客。康熙元年。以與魏耕交。流寧古塔。至則賂其督帥。弛約束。四年。脫身歸匿梅市一年。顧為人知。守令以下物色之。乃下髮為堯峯僧某弟子。號曰呪林明。主常州馬鞍山寺。喜談義古今。而惡講佛法。搢紳先生多疑之。而莫有知其姓名者。言明末事。輒掩面慟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室大呼曰。我欲西歸。有緣者隨我。如是者終日。觀者如堵。皆不敢近。入寂。跏趺垂眉。久之。忽張目曰。勸一念矣。遂卒云。

李壯序杜詩。稱元太監紐憐。購以草堂祠杜甫。得虞文貞藏在廣奎章集中。

漢光武時。省官止七千五百餘員。唐時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明洪武初。武職二萬八千餘員。錦衣衛二百十一員。至成化間。武職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一千七百餘員。

康熙間。文武一萬五千六百員。而八旗武職不在是數。文職在京正雜大小二千五百四十六員。直隸正雜五百四十六員。學官三百十五員。江南正雜七百五十九員。學官二百五十六員。山東正雜四百五十七員。學官二百三十八員。山西正雜三百九十二員。學官二百零一員。河南正雜三百四十八員。學官二百三十員。陝西正雜四百八十七員。學官二百九十員。湖廣正雜六百三十員。學官二百八十六員。浙江正雜四百二十四員。學官一百七十四員。江西正雜四百八十四員。學官一百八十二員。福建正雜三百四十七員。學官一百三十四員。廣東正雜四百五十員。學官一百九十一員。廣西正雜三百十八員。學官一百十四員。四川正雜三百五十三員。學官一百九十八員。雲南正雜二百六十五員。學官一百一十員。貴州正雜一百四十四員。學官八十二員。共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員。武職。直隸山西三百六十六員。陝西三百三十九員。山東一百二十八員。河南三十五員。江南四百十六員。浙江二百零六員。江西一百零九員。福建一百九十七員。湖廣一百八十九員。廣東二百七十六員。廣西一百九十八員。雲南一百員。貴州九十二員。共二千六百十三員。

明設薊遼總督。轄順天永平二巡撫。宣大總督。轄宣府大同山西三巡撫。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

明之內閣。中書省也。六部。尚書省也。惟無門下省耳。然六科之設。即所以補之。

閣擬上。或改票。或依擬。司禮秉筆票硃。發下錦衣衛直房。分送六科。六科然後發部。

閣票分送諸輔。其權則在中書。

錦衣衛職掌有四。護衛一也。緝訪二也。刑名三也。直房司　四也。　明制。諸鎮先有總兵。後添設巡撫。其署衙。則曰參贊軍務。其無總兵官及後設總兵者。則曰提督軍務。

明薊遼總督駐密雲。三邊總督駐固原。宣大總督駐□□。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今人稱督撫刺參之本。曰露章。不知露章之名。蓋始于漢時何武也。武為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今其名存而其義不可問已。

丙寅年。荷蘭國嗎嚧吧王耀漢連氏甘勃氏。差使者賓先巴芝爺林奇逆等。進貢方物四十種。大珊瑚珠一串。計六十八顆。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哆羅絨十五匹。內黃色一匹。白色二匹。烏色四匹。硃紅色二匹。葡萄色一匹。中哆羅絨十匹。內紅色二匹。烏色八匹。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匹。綠倭緞一段。新嘩嘰緞八匹。中嘩嘰緞十二匹。織金花緞五匹。白色雜樣細軟布共二百一十九匹。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鐙一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計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斤。蜜甜肉荳蔻四甕。鍍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一罐。薔薇花油一罐。檀香油一罐。桂花油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枝。鍍金鳥銃二十把。鑲金馬銃二十把。連彩色皮袋二十佩。精細馬銃十把。連繡彩皮袋十佩。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連火石一袋。精細鳥銃十把。鍍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雙利刃劍十

把。起金花單利刃劍六把。照星月水鋋一執。照江河水鋋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丙寅五月。內土魯番國回王阿不喇米札法兒誠的也民巴哈都兒阿子渙。遣使無路火者尋進貢西馬四匹。塗馬十匹。單峯駱駝二隻。獨虎一聯。黑猞猁一聯。西洋布二匹。玉石一千斤。金鋼二錢。西弓二張。西品二塊。

粵東人有詠時事詩。大將賜來黃帶子。親王自領綠旗兵。又送人發遣遼東詩。中聯云。南國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遼陽。皆絕唱也。

王文恪公曰。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適路寢。所以通遠邇之情。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其北曰太極殿。又北曰兩儀殿。古之外朝正朝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大朝會則大慶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必進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三朝之遺意焉。國朝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而內朝獨缺。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猶內朝之遺制也。

梁蜨林先生財崔兎牀詩曰。白頭何處說中原。知筑無聲淚已吞。鞾路半荒公子宅。驚虬誰返大夫魂。狄蹤辣矢呼龍子。戌冷驚烏走兎村。惜殺函關窺兵法。西風吹恨上夷門。

萬都尉煒第七子。出姓許。在旅。爲儀與知縣時。劉晉紡在江北往拜之。刺署眷弟。許見之。甚怒。不爲禮。以其稚衣祗儼然眷弟也。王崑繩曰。其怒也固宜。許爲瑞安大長公主子。與光宗同行輩。劉則新樂侯公子。與烈皇帝同行輩。是當稱晚矣。克承先生曰。先朝戚畹通不敍行輩。大率以眷弟往還。瀛國太夫人八十誕。嘉定伯周奎署錦屏。亦止眷弟。他可知矣。異哉。

梁蜨林先生贈棲霞單庵和上詩。其一云。入眼殘山十五年。大江南北影淒然。六朝水逝荒鐘下。百戰人餘夕照邊。白骨廢花悲雁塞。枯心柏葉鬪龍韉。石鎗折脚黃梅熟。消息應先智者傳。其二云。孤磬殘椒禮白雲。高邱蘭若再逢君。三生夢冷鷓鴣語。萬壑聲消雀鼠羣。雪窗坐從天外老。風謠不向定中聞。晨宵起看峯頭日。別有心香柏子焚。

王崑繩曰。二十一史中。兩漢晉六朝隋唐皆曰書。南北五代宋遼金元皆曰史。不知史乃官名。不可以名書也。虞夏商周皆名書。而史記云者。史官之所記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千年以來。無人發此義。一字之失。所關不小。

劉青士譜文山朱子臯偕隱處州縉雲縣。易衣而出。耦耕而食。歲輪一人出遊。一人辦賦役。一人力田圃。所著之書甚衆。前朝史傳已有成書。張蒼論云。

人當少年時。用力于心思。中年時。用力于言行。老年時。用力于文章。

中湘王何騰蛟。字雲從。鎭國公堵胤錫。字牧遊。閣部史可法。字憲之。

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中和。守天下必用黃老。

又曰。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瞻岷論史于司馬子長後。最歎服陳壽。以爲有良史之才。

馬嘶如笑。驢鳴似哭。

凡泛水諸禽。其脚中空外連。如鵝鴨之類是也。水邊諸禽。其脚皮半連。如鷄鷺之類是也。若雞不近水。則中實不連矣。李含英云。

臨洺關在邢臺縣南。關左倚高山。右臨洺水。勢甚雄壯。然山頂之煙墩炮臺。今毀盡廢矣。介臣云。彰德府道南半里許。有土臺。高二丈餘。闊里許。上造小圓城。城內松柏甚茂。扁曰古姜里城。

明世宗命內臣蘇杭織造。大學士楊廷和曰。歷致洪武永樂下及天順。並無此。有之惟成弘間一行耳。可謂織造爲累朝故事乎。廷和由此致仕。

凡木圍五六尺長八九丈者。非數百年長養不成。卽有成者。中多腐空。凡腐空起于內灉。有天灉者。自上灉注而下。有地灉者。自下蒸溼而上。有人灉者。中有朽眼。溼從而入。氣蒸而上。溼注而下。故大木卽有十餘株。可采用者。不過三四而已。

豐縣鄭人與其子坊。皆善造僞書。

乳香薰陸香致異。非曰薰陸。形如白膠。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單于者夾綠色。香亦不甚。埤曰。案廣志云。薰陸香是樹皮鱗甲。采之復生。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佳。禹錫曰。案南方異物志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木液流出沙上。狀如桃膠。夷人采取。賣與商賈。若商賈不至。則自食之。宗奭曰。薰陸木葉類棠棃。南印土界阿吒釐國出之。謂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

江甯孝陵之側。爲靈谷寺。乃太祖以此地易寶誌公塔處也。顏曰。天下第一叢林。大殿懸齊景陽鐘。鐘界爲二十四方。方懸一杵爲。界各爲律。有淸濁高下。各爲一音。略如今之雲鑼。而備之于一鐘。異哉。

吳三桂僭位于衡州。雁峯寺側築壇而祀。祀文用檀香版鏤字。塗以石靑。燔柴用純牛。殺之。去其穢。實以楷木而柴焉。

董顯忠。綽號董彈。爲王鹹山標下將官。皆送錢山歸高郵。以錢山力。至雲南布政。子廷恩。字天與。今爲衡永郴道。

雲南曲靖府知府李華祖。字素園。鐵嶺李氏也。王輔臣爲總兵時。與之交好。輔臣陞平涼提督。王屏藩爲總兵。與華祖不協。華祖參其放偏不會同文官。華西參其多事。上命大臣勸問。故革職。華祖降級。

宜城令吳正中。紹興人。起家吏員。入爲兵馬司。隨洪經略至湖廣長沙守道。

長沙總統將軍高起龍。妻陳氏。廬州人。幼爲張獻忠所擄。後歸高氏。起龍總兵雲南時。有雲南府經歷陳某者。廬州人。往謁高。值高他出。其妻聞陳廬州人。疑之。立屏後。聞其家世居處父母名氏皆合。又曰。有姊幼爲賊擄去。不知所在。高夫人曰。汝識其人否。曰。忘之矣。但予幼時頑劣。姊強負予。予曾嚙姊臂傷焉。惟

記此事。高夫人大哭而出。乃兄弟也。陳因以得所。陞武清知縣云。

楷樹子如莖荊。實有紅黑二色。黑子打油。可以點燈。紅色者中空。無用也。

郝天挺唐詩鼓吹。出手版板可厭。何近人家弦戶誦乃爾。無怪其出手即作學究語也。

偶與宗夏論易。因謂之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本是說易。易即是蓍卦。諸家皆就人上說去。於是有無將迎不安排之說。此處考亭之說爲得之。

又論老子不尙賢章中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承上二句言。蓋賢也。貨也。皆可欲也。上之人尙賢貴貨。是示民以可欲而亂其心也。惟不尙不貴。則不見可欲。而使民之心不亂。本是明白直敘。後人卻敘出此句。就自己學術上說。反說老子說得不是。嗟嗟。不深理會其言。而遽非之。寧不令柱下笑人邪。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四其字皆就使民上說。

偶與日宏論詩。因謂之曰。性情一也。而有十五國之不同。微乎危矣。

乘除之法。唐九執婆羅門。以背爲計。其學不傳久矣。回回土盤。未廣流布。世亦無有知者。泰西來賓。書數始爲合一。余則有序一通。推論其故。湯道未更製方籌。尤爲奇觀。與籌珠而三。皆絕世之奇構也。

徐炳文。梅堰人。孔東塘門人。嘗輯二十一史孝子傳。讀其兩首一冊。殊有可觀。

辛未春。吳爾且提兵忽抵西門。噶爾丹內犯在庚午冬。此誤。京師戒嚴。每牛彔下餉手派至八名。幾于傾國矣。城內外典解齋閉。米價至三兩餘。

甘天妹。青藜幼子也。青藜死。櫬歸。其如夫人亦死。天妹幼無所歸。奉世撫之如子。此今人之所難也。

舟中讀張戴人儒門事親一書。覺耳目一新。頗有悟入處。眞醫學中申韓也。

寒山趙凡夫先生六書之學。近代人無出其右者。其說文長箋。雖未盡合於理。然亦弘博可觀矣。先生以諧聲之故。更求之等韻。有眞定淳公。先生師之。供養于法螺庵。與先生衡宇相留也。

淳公精五天梵書。以大梵書題法螺庵額。曰達摩商佉。至今猶在。

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之。學士劉三吾言。前後韻書。惟元國子監生孫吾與所纂韻會。訂正音韻歸一。應可流傳。遂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今其書不傳。仍行正韻。

今爰書中。有大誥減一等。自死罪外。無一不然。此未知立法本意者也。明太祖頒行大誥。一切官民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有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今民間雖有此本。頗概有減等。而不問有加等。此因仍之謬也。然徒杖笞減一等者。猶未相遠。流配一減即爲徒罪。以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故也。因以流罪廢而不用。而律爲空設矣。然流罪下死刑一等。儘有情罪深重者。降而爲徒。法實不蔽。奈何因仍而不改乎。

明藩中。端午有龍舟驃騎之戲。驃騎者。一人騎而持械前行。後騎繼之。各于馬上呈弄伎巧。蓋以習騎乘云。實元制也。龍舟。似亦有習水師之意。

永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陳眉公云。胡人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射之。射中葫蘆。鴿輒飛去。以飛之高下爲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

宣德十年十一月朔。當頒曆。以是日日食。移于十二月朔。成化十五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十月朔。弘治三年十一月朔。值冬至。移望日。前此頒曆。皆在十一月朔。嘉靖間。始改十月云。

舊制。殿試在三月朔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于十五日至今因之。

正統十一年正旦日立春。禮部言二節同一日。宜設立春日從之。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萬壽聖節。又值冬至。禮部言。二節當行慶禮。然致詞各異。

儒者謂管仲煮海。爲伯國之術。然歷代行之。未有能廢者。明朝國賦所資。于鹽尤溥。以近日計之。歲入餘鹽課稅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于全賦蓋五之一云。

永樂取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夷字。以通事爲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院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中榜後。改爲庶吉士。仍習譯。其後習譯益多。中第者益衆。有一榜中三十餘人者。天順中。以奔競者多。乃革之。而用民間子弟。

洪武乙丑科。丁顯爲狀元。練子寧爲榜眼。花綸爲探花。子寧有送花狀元歸娶詩。以狀元稱花。不曉其故。攷宋時稱鼎甲者。皆爲狀元。或以是也。是年。黃子澄以三甲改庶吉士。今狀元致與翰林題名。皆以黃爲探花。而遺綸名。蓋是科題名碑有缺。故誤傳耳。

曾鶴以典史中狀元。人皆知之。洪武辛未。榜眼吳言信。福建邵武人也。以鈔局副使中。人多未之知也。正統壬戌。又有松陵驛丞鄭溫中第。

嘉靖中。南給事高鶴者。紹興人也。嘗具疏劾嚴氏姻親。忤旨降縣丞。稍遷鳳陽屬邑令。偶有嚴氏家奴。乘傳過其邑。鶴執之。杖至六十。曰煩爾以此杖寄爾主。不久爲嚴所中。免官。陶祭酒撰高墓志。不載此事。

嚴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人也。忘其名。在京候嵩于私第。坐旁室中。俄有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令驚曰。若何爲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旦夕禍作。奴輩皆不免。此時得公稍寬假。是足矣。嚴氏敗。令治其家。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之。嗚呼。此奴賢知過其主遠矣。

楊繼盛劾嚴嵩十惡。內有子孫冒邊功一事。下兵部查覆。聶公豹爲本兵。袖一稾。謂諸司曰。吾意已定。此功皆實不虛。諸君勿多言。是時王公遴爲主事。與同官齊聲曰。此稾乃某人所爲。不可用。公今日當爲萬世持公論。何但爲一時免禍計耶。聶艴然起入火房。且行且詬。趣其稿奏。時楊公博張公時徹爲左右司。相默然無言。張言此事不可但已。牽楊袖隨之入。謂聶曰。如公所言。則事激而禍延縉紳。不休不便。恐以爲節級之可耳。公何不說嚴公。使自辭其賞。則部可無覆。而諸司意釋。公論且不廢矣。聶大悟。從之。于是疏入。嵩果聽其辭。而更受錦衣百戶。諸賢幸無摧折。張一言之力也。

陳文信。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搏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只此矣。遂名動天

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救羣吏.箭護衛.諸寶藏.吾無虞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救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欲以縱賊論劾.免官能歸.

穆廟在裕邸時.邸中例有所給.于當賦外.稍戶部者三歲.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賄世蕃不可.請于帑得千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之.以屬戶部.即與三歲給.世蕃時詫于人曰.天子兒尚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每導談其事曰.世蕃眞天大膽也.

鄉賢名宦有祠.公典也.不惟有司不當私其人.雖子孫亦不當私其祖父.昔劉閣老健爲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其尊公及一某公並入鄉賢.告之劉.劉謝曰.吾鄉賢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至如某公.固自當入.嗚呼.劉公之見遠矣.夫祖父無明德.而號列俎豆.是辱之.非榮之也.近日士夫無一不入鄉賢.木主委積.牽列之案下.謂此鄉宦祠.非鄉賢祠也.

彖者.象也.值其變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而附會無不至矣.

易終于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書終于秦誓.斯氣運之將變乎.詩終于商頌.斯文弊之復留乎.春秋終于獲麟.斯王道之永久乎.

湮野先生嘗言.居要有九病.見善忘瑕者姑.知惡不勍者比.依違是非者讒.借公行私者侵.意存覬覦者狡.懼觸精舌者偷.指摘疑似者刻.怒人傲己.蓋其所長而命者忿.喜人奔競.護其所短而厭者貪.九者有一于此.終亦必亡而已矣.開誠布公.九病可以勿藥而愈矣.

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祀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祀諸侯以祭先

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也.禮以義起.報宜從厚.今士大夫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

李長卿松滸館瑣言曰.問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雞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脟.雞無腎.犬無腸.豬無筋.十二屬各有不全.草木子命之當矣.然子何以屬鼠也.曰.天開于子.不耗則其氣不開.鼠耗蟲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屬鼠.地闢于丑.而牛則闢地之物也.故丑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殺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中含太陰玉兔之精.故卯屬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當龍行雨之時.故辰屬龍.巳者.四月之卦.于時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時.蛇不上道.故巳屬蛇.午者.陽極而一陰甫生.馬者至健.而不離地.陰類也.故午屬馬.羊嚙未時之草而茁.故未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氣數.將亂則狂作橫行.故申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中含太陽金雞之精.故酉屬雞.戌時方夜.而犬則司夜之物也.故戌屬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時.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豬則飲食之外.無一所知.故亥屬豬.

問二十八宿之屬.其義何居.曰.卽前十二屬加一倍者也.亢金龍.辰宮也.角木蛟附焉.蛟.龍類也.房日兔.卯宮也.氐土貉.心月狐附焉.貉.狐.兔類也.尾火虎.寅宮也.箕水豹附焉.豹.虎類也.牛金牛.丑宮也.斗木獬

附焉.獬.牛類也.虛日鼠.子宮也.女土蝠.危月燕附焉.蝠.燕.鼠類也.室火豬.亥宮也.壁水㺄附焉.㺄.豬類也.婁金狗.戌宮也.奎木狼附焉.狼.狗類也.昴日雞.酉宮也.胃土雉.畢月烏附焉.雉.烏.雞類也.觜火猴.申宮也.參水猿附焉.猿.猴類也.鬼金羊.未宮也.井木犴附焉.犴.羊類也.星日馬.午宮也.柳土獐.張月鹿附焉.獐.鹿.馬類也.翼火蛇.巳宮也.軫水蚓附焉.蚓.蛇類也.子午者.天地一定之位.卯酉者.日月所出之方.故八宮皆二.而四宮獨三.李長卿何人.可謂發人所未發.

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賊衆數十萬.于鍾祥石牌.作梁渡兵.二十七夜.風大作.船盡碎.次日復成之.三十日平明.過郢城.惟撫勳總兵貴州盜如珍先日方至.立營未定.力戰不勝.死傷者衆.率殘下數百人衝陣而去.癸未元日.賊分兵破江陵.總兵錢中選.巡撫李振聲.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俱爲賊擒.五營將士或殺或降者無算.己時陷城.撫軍宋一鶴.留守沈壽崇.邑令蕭漢.巡撫中軍李佳胤死之.守備王瑞.知府王璣降賊.守道張鳳翥.通判張國璉.越城潛逸.闖賊李自成.僞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亦稱僞元帥.諸賊目.則有僞政府侍郎從事防禦府尹州牧縣尹等名.改承天府.爲揚武府.

崇禎十六年春.左帥移師東下.掠兩岸船俱盡.止于九江.夏五月晦日.陷黃城.先是張獻忠爲督師楊武陵困于瑪瑙山.僅以數十騎遁去.道破襄陽.其衆不滿千人.乃遁于六安山中.逾年.始出陷蘄州蘄水.既陷黃州.益以麻城里人叛黨洪明諸逆及黃岡新附之衆.各數萬人.其勢益張.漸有飲江之志.密遣奸諜.徧布城中.而楚藩所募護衛新兵弁領張以敬者.黃岡諸生也.皆本教楚藩.皆過之.因與賊通.約爲內應.獻賊遂從樊口涉江而上.故相賀文忠聞之.親啓楚藩.請發餉犒士卒.嚴守禦.楚藩不以爲處.曰.終朝寇警.寇若騎鼠.亦應至矣.監軍王揚基.適奉巡撫江北之命.聞寇過欲去.賀公諦諒挽留不得.二十八日.遽掛帆西渡.防守鎮軍兵亦逃走.人心洶洶.前三日.有發以敬等逆謀.諸生裴路以告賀公.公不決.密問撫軍.撫軍大笑.斥爲狂生.于是以敬等擺誅.謀益急矣.遂釀成鄂城之陷.

閩獄之云.洋鉛貪淬在上.錫之貪淬在下.

經略閩每閉不涼.據高原以臨城中.日發巨炮.歷半載餘.始克.城中人拾炮子十三斤者萬餘.小者更僕不能數也.然止傷一老人行汲者.餘皆打落地中.堆積如山.事定.居人爲火神祠.以報神德.即以炮子砌祠地.彰神功也.

凡新考選給事到任後.三日不出門.待諸先輩來拜.名交拜.禮也.交拜起坐畢.禮後迎即首.凡管任給諫者.皆來交拜.三日後.始出門答拜諸客.不敢爲客.以借先輩之故也.凡巡防巡鹽關差.皆有稿徵批一紙.以爲憑限.批發自內閣.而科臣批之.

大兒云.滿洲婦去漢人子女.年幼者.習滿語純熟.與婦女直無別.老者年.鄉音斷出矣.雖操滿語.其音則土.盲不道一.云.予謂人至晚年.樹歸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會也.予十九歲去鄉.井寓吳下三十年.飲食起居.與吳習.亦自忘其爲北產矣.丙辰之秋.大病幾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夢寐中所見境界.無非北方幼時熟遊之地.以此知漢高之思豐沛.太公之樂新豐.乃人情之至.非誣也.

陳瑒，一本作陽，字石文，江西南昌人，由衢府同知，以科場入簾，讀記仁者如射，如誤作者，降三級，後授益陽知縣，撫任可到，闖平西死，自睹來衡招撫，胡攀天尊，與闖賊斬之于泉溪渡。

孔明之出岐山以攻爲守者也，隆中已知天下大勢終于三分矣，而出師不已者，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嘗之奕棊，能被人始能自治，否則坐而待之耳，彼淮周輩何足知之。

青田事功，不少概見，獨與太祖論相數語，不惟知人，蓋能自知，而爲相之道，得人復起，亦不能易也，可謂天挺人豪矣。

藤黃出海南，聚蛇屎熬鍊而成，故有毒，能殺人，王維章云，蛇皮之有花搭者，乃以粟米餵成者也，余向以爲生成者，茹紫庭言，始知之。

李胡拜爲湖廣提督，楊來嘉爲襄陽總兵，駐穀城，胡拜來穀城，來嘉擒之，以獻平西，胡拜後死于貴州。

明南京御史外轉者，止于知府耳，諺曰，南道如老虎，轉出作知府。

明季，兩司見巡按，用背殼手本，外貼一紅籤。

嘉隆兩朝書目，明倫大典，欽命大岳錄，鄭曉吾學編，高岱皇明鴻猷錄，薛應旂憲章錄，王世貞國朝紀要，吳瑞徵兩朝憲章錄，范守己肅皇大紀，王世貞史乘考誤，勞堪憲章類編，皇明名臣類苑，夏言桂洲奏議，胡端敏公世寧奏議，嚴嵩南宮奏議，劉天和關陝奏議，劉天和督撫奏疏，渭厓疏要，毛伯溫議處安南疏，憲王守仁撫夷節略，王世貞吳典述盛事述，劉天和安夏錄，司馬泰西虹疏草，沈越桑陝馬政，皇明經濟錄，皇明疏議類鈔，兩朝疏鈔，嘉隆疏鈔，樊繼祖雲中撫平錄，湖北民隱錄，汪宗尹少泉疏藁，楊允繩抑齋疏草，馮南江行宜錄，高拱南宮奏牘，功臣封爵考，名臣言行錄，史鹿野奏議，鹿野雲中奏議，沈越清查京衛冗食疏，沈越嘉隆兩朝聞見記。

洪承疇經略滇黔，兵餉之外，歲給銀五萬兩，以供其用。

猓猓奉土主之神甚謹，其像三首六臂，項挂髑髏，有訟官不能決者，則令其誓于土主之前，甚則于神前熱油鍋百沸，置一錢于油中，兩造以手入油拾其錢，直者略無損傷，屈者臂手糜爛。

猓猓娶婦，則請兵于官以刼之，婦家亦以兵守，刼歸未合，婦輒逃去入深山中，與私男子野合，有孕而後逃婦所，號曰馬郎，歸夫家，永與馬郎斷絕矣。

巡按七品官耳，其中軍則參將也。

巡按于諸有司卓異者，薦之于朝，次則獎之，給之以銀兩而已，順治初年，一有司，滿洲人，按君獎之以銀，大怒擲之于地。

明季總督巡撫宴按君，按君以賓封臨其中軍，謂初猶有行之者。

只從穿井鹽非也，在雲南武定府元謀縣。

康熙甲戌殿元胡任輿，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後，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

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爲長者，其長子禹翼，字□，貲領鄉薦，任輿，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爲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爲業，至今人猶稱之爲胡金箔焉，復之有莊，與馬士英之莊鄰，出甚腴，士英令其子以三千金強買之，復之無難色，未幾國變，田仍歸胡，官價半原值耳，田中秋成已熟，馬氏之工本也。

江寧殿元，焦弱侯竑，朱之蕃蘭嵎，今任輿而三人耳。

李太白詩曰，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茹紫庭曰，王昌齡爲龍標尉，龍標即今沅州也，又有古夜郎縣，故有夜郎西之句，若以夜郎爲漢夜郎王地者，則相去遠甚，不可解矣，甚矣，古人之詩，不易讀也。

明時，臺僚被劾者，自衙歸私宅，則下帘簾以辭之，于門揭註籍二字，閉門以待命。

明南堂，凡閱操分二日，第一日則兵部職方司郎與科道涖其事，次日則內外守備與大司馬涖其事，第一日，職方爲主，有待科不待道之規例焉。

崇禎間，左懋第以吏科查閱南京兵馬錢糧，與大司馬並坐。

明三邊總制，駐劄固原，軍門爲天下第一，堂皇如王者，其照牆畫麒麟一，鳳皇三，虎九，以象一總制三巡撫九總鎮也，河西巡撫駐甘州，河東巡撫駐花馬池，陝西巡撫駐西安，甘涼寧西寧夏延綏神道嶺興安固原，各一總兵。

韓世琦乃蒲州韓爌之孫也，幼被擄，故隸漢軍籍，其母其弟猶在蒲州，母終身不一至其子衙署，以滿漢衣服不便故也，母亦賢矣。

祖心大師，乃韓日纘之子也。

翟山黃鼎，字玉耳，翟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踞山中，與官兵抗，屢爲其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喻令薙髮，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偶居他處也，其子復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鍪，凜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臺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坐與鄭氏通，郎總督時事敗，服毒死。

明成化辛卯，北京慈仁寺刊篇韻，禮部左侍郎眉山萬安序云，粵自開闢以來，封書契之文生，而後篆隸行草之體出，虞廷賡歌之歌謠興，而後雅頌離騷之詞作，逮漢哀平時，揚雄采史籀以下諸體，著訓纂，永元中，許愼彙采之爲說文，梁顧野王增加爲玉篇，凡偏旁同者，皆以類而聚，沈約始分四聲，爲切韻類譜，隋陸詞又增加爲韻略，凡音聲協者，皆以類而集，唐天寶中，孫愐彙收雅俗，改切韻爲唐韻，大歷中，李陽冰纂修說文，以其無翻切，乃取孫愐切韻附益之，祥符中，陳彭年校勘玉篇，又增修唐韻，更名廣韻，然玉篇類形而不類聲，廣韻類聲而不類形，類形主母以統子，類聲主子以該母也，景祐中，丁度加修廣

韻爲集韻，司馬光爲類篇。此篇韻之名所由始也。司馬又借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以三十六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爲指掌圖。自謂天造神設，以便學者。厥後，李諴作類韻編，鄭樵作六書略，黃公紹又作韻會，六書之義，至此大備矣。金王與祕推廣玉篇，隔其部段爲篇海，荊璞取司馬之法，添入集韻，隨母取切。韓孝彥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取切愈妙。復述四聲篇首，以便檢閱。及仲子道昭，雖其學出自家庭，而獨得尤精。見篇中部目太煩，卽形相推，雜在他部者，悉加改并，如叩品隨口入溪，鐵鑑隨往入照，鼂隨庭，羴隨羊之類是已。又見韻中門法多雜，卽聲相協，散在別音，亦加改併，如以幽隨尤，以添隨鹽，臻隨眞，譚隨談之類是已。仍增減俗字于篇韻各母部下，凡若干。讀者一閱，而艱澀奇字，趣了目前。無復含糊囁嚅之狀。道昭父子，可謂有功于後世學者矣。

永歷時，有女總兵丁國祥，驍勇善戰，能于馬上打弩。其夫姓楊，亦總兵。秦王出降後，丁亦投誠，任貴州，常男妝與士夫交接。

延綏祁三昇，流賊也，後在雲南，爲三桂後營總兵。今上初卽位，册封親王，大人至滇云：益上顧問三昇，勇請一見。歸爲上言之。三昇于未亂時死。其死也，預知時至，坐脫而去，且知未來諸事。其兵爲滇南諸營最。遣表，謝三桂以親臣統其軍。三桂命衞朴領之。朴字完初，三桂之幼壻也。後其兵歸王緒。夫三昇武人，且起于寇，而生死之際，乃能如此，人固不可以迹論也。

成錫人蔡世科，少年投身行伍，有異能，手足便捷，跡方異域。住三日，卽能通其語言，操其鄉音，人不能辨也。祇恂諸戲，一經其目，輒能之。僞周時，王于城據四川松潘，總兵吳之茂降，呼于城爲叔。之茂行三，軍中目爲吳三將軍云。世科隸其軍中，與靖逆侯張勇討叛，爲官兵所擒，將僇之。世科呼曰：予有機密要語，聞之提督，達此語訖，就僇未晚。勇命之前，屛人語久之，大喜，立釋其縛，寵任之，詢問機密。勇軍令嚴，帳中惟一二親信人，他人不得入也。令箭十二枝，各有暗記，與時辰相應，從榻前，連之以鎖，有要，乃親發。世科一夜潛入其榻前，解鎖取箭而出，軍門驗箭放行。世科乘馬呼噪，奔吳營。軍中大譁，靖逆疑絕大恨，自此軍令愈嚴。未久臨陣，世科馬蹶，復爲官兵所獲。靖逆欲寸磔之。臨刑，世科曰：余更有機密，欲聞之將軍，請得達，寸磔無恨。然非面陳不可。靖逆笑曰：余之前，蓋欲觀其措辭，以爲一笑也。世科曰：語不得聞之他人，請屛左右。靖逆命急其縛，從榻，屛人耳語，刺刺不可了。久之，靖逆呼人釋其縛，不知其以何語動靖逆也。自此從之官解中，令二人軟監之，不知前之舒散矣。靖逆死，不知所往。而世科稍識字，曾爲滇人裝貨樂于平涼市中，爲吳氏散劄收買雁翎。今其年不過四十矣。

俗以章疏爲本，不知始于何時。古未有此。今時章疏，有題本，有奏本。凡本部文成例而行者，謂之題本。有私意啓請者，曰奏本。體例各不同也。

閩人林本盛，自禮科主試滇中，丙午歲也。時功令，凡旗下人不准者，勒令披甲。吳藩下人，皆貴游子弟，頃故滇學生名應試者，三百餘人。三桂待本盛禮數甚厚，勵其破格廣收。都中諸事，三桂力言之。是科遂人中式者一百五十餘人，從來所未有也。

道鄰史閣部死難，太夫人夫人皆在南京，總督馬國柱歲給銀米，後卽爲例，給之終身。道鄰死後，天爽卽往金陵人翟天爽，出身行伍，道鄰拔爲都司，以好漢目之，出示曰：將以爲好漢榜樣也。其家門首，爲之守門，終身。此義士足傳也。

雲南雞鵡山上有眞武行宮，制如太和殿，中亦範銅爲小殿，一如金殿之式。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卽買舟南歸。

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無足長尾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而寸身宜爲矮也。高麗人號稱能讀書，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杜撰若此，固夷狄也。

江西吉安安福人胡尉庵，卞總制僚友也，後題授雲南易門縣知縣。猓猓反，被殺，其子大仁來滇省親，則已死矣。扶櫬無貲，諸僚友方思醵金，共襄其事。有按察司經歷劉公曰：前尉庵有千金寄某處，人無知者。某分毫未動，今見在，只此扶櫬有餘矣。無勞諸公云云也。尉庵之櫬，以此得歸。劉本吏員，乃能爲古人事，可敬也。劉公，武昌人。

大仁歸葬後，復來滇中，冒籍爲諸生，受知于左將軍吳應期，館于樹勳家，繼入前將軍幕。變後，吳命其薙髮，走吉安，遊韓非有之信。大仁因通馬臬司穆將軍，復來河南，復應期命。王公貴人多喜之，後隨入滇中受職。見頹事去，謀反正歸誠，事發被僇。見明令程石門，亦在其內。

磁石吸鐵，隔礙潛通，或問余曰：磁石吸鐵，何物可以隔之？猶子阿儒曰：惟鐵可以隔耳。其人去復來，曰：試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試？自然之理也。後見一書曰：蒜可以避磁石之吸鐵，尚未之試。

楷木卽今之黃連頭樹也。楷有瘿，可以爲器。

以柿子汁塗蟹殼而蒸之，殼皆爆碎。以漆點蟹殼上，點處皆成穴，將蟹黃自穴流入漆湯中爲解粉。

鱟魚之血，其色碧。漁人得雌鱟，則其雄守而不去；得雄鱟，則雌者遠逝矣。

潮有竹蛏，一作蟶，狹長尺餘，而殼如蛤，味甚美。又有海豆粟，形如豆米粟，其首如泥螺，醃醋生食，初食之，通體生粟塊，不搔，少時卽消。

馬子驄云：陝西邊西番一路，西寧、莊浪等處，多三腳蟾蜍，其膠可軟玉如泥。西番取蟾蜍，將肩割開，其酥皆成塊者，不待和合，驟晾乾也，此爲最佳。若中土人搖取酥漿，合麵成餅，曬乾用者，力甚薄，難取效也。

鄒公三俊，池州建德人。南京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取入北京吏部尚書，以事充江寧驛徒。公至南京，青衣小帽，至驛前向驛四拜而去，遂歸建德。鼎革時，年九十矣，以老得不出。經略洪公，公之門人也。至池州，以舟迎公。公怒罵，不納其使。經略大哭曰：老師棄我矣。終不得見而去。

崇禎年，有言孝陵朽木甚多，恐致火災，有旨蒐芟。孝陵朽木，內官因之斬伐無忌。數百年喬木，盡罹斧斤。孝陵杉板沿街賤售矣，而百姓遂有皇帝伐賣祖宗墳樹之語，不祥莫大焉。

平西同提勒根蝦取四川。兵至敍州府，偽王劉文秀兵多而銳，不可當，平西兵不戰而走。至保寧，提勒根

蜀已決意去蜀矣。時郝雲海巡按四川，駐陝西城。上疏勸平西不能取蜀，更引敵兵入秦城。平西計無所出。固山楊珅力持進兵議曰：王威名震天下，今逃走則一旦掃地矣。今日之計，有進無退。擬勒根嶧檄敵衆離之。珅曰：固山若卻，請自退，吾千獨進，與敵不兩立矣。遂進兵，與國賓尙幼，血戰而前，所在有功，大捷。平西即上疏曰：臣之逃走，所以引敵出險以殲之也，兵家之計，不可先傳。按臣書生，不知兵事，妄言搖惑衆心，幾敗大計。上韙之，謫雲海于遼東。後以魏環溪之薦，復起。楊珅字秀南，明涿州指揮，在山海爲平西標下將。謀畫多出于珅。乞師東方，皆珅往也。珅子彥先，字毅叔，未亂已死，其人高朗，有古人風。

明戶部印有三方，通行印外，更有戶部號引之印，戶部茶引之印，未知今日猶因之否。

有明時，凡腰玉者，幡前必用一人執朱拂以行，拂以竹爲之，如今京師磬竹之製，而竹系極細，長四五尺，自上至下，皆以朱漆塗之，行風中，搖颺有聲。

賜姓之圍金陵也，分兵掠上流，安慶守土之官皆逃，惟同知黃公熙績不去，非不去，不能去也。兵至城下，聞金陵兵敗，即解圍去，熙績以此行取入科，而世襲拖沙喇哈番。熙績，福建泉州晉江人也。

明季，南京人沈向，爲四川巴山縣令，獻賊至，臨江而營，列數十里，城中人皆逃，向以病不能去，獻賊以其城小而陋，不入而去，向以守土功行取爲監察御史。二事絕相類。

許爺少貧賤，與母相失，貴後不知母之存亡所在，有術者，江西人，召卜之，曰：不死，可復相見也。迺記其八字而去。後遇老婦，使推祿命，與許母八字合，且閩人也，因問蹤迹，果許母，即走告爺，而迎養之，亦一奇事也。

孫延齡死，四貞亦遷雲南，僞周吳大將軍聞清兵且至，遁走南寧，城中無主，孫氏之人，猶有數千，城守，而傅將軍尙未至，時平西諸潰卒，廉過城下，堅閉不納，有李將軍廷棟，爲飭所傷，死，城中人擢皆薙髮，而傅將軍前行周孝思亦至矣。孝思，字之遴，鬱林道也。

崇禎二年，京城被圍，詔諸道勤王。時范景文質公巡撫河南，首提兵入援，兵備楊嗣昌先行至保定。保定守方公一藻見嗣昌曰：京都被圍，勤王之師未有至者，今敵師老，亦將倦歸，某方練兵秣馬，思赴君父之急，但望輕位下，恐不勝任，得公來，我附驥尾，此千古一時也。因問兵之多寡，知軍中乏騎。方曰：破□非騎兵不可，今奈何。某有戰騎五百匹，日夜操練，令士馬相習，願助公解都城之圍。嗣昌大喜，即深相結納。撫軍至，方入謁，長揖不拜，撫軍怒。方公曰：某業輔吏，禮宜如此。撫軍斂容謝之。嗣昌以告撫軍，大奇之，即偕之入援。圍解，方薦楊方二公于朝，方後爲遼東巡撫，即光璨之父也。光璨，字獻廷，號雲鶴，爲僞周長沙巡撫，質公，吳橋人，其父曾爲別駕。

雲南儸儸，挽髮時以木四五寸，豎頂中爲結，以布勒之，如獨角獸然，此即古之椎髻也。

湖廣境內，有一種箭桿猺，婦人以箭桿橫簪于首，長三四尺，處子則簪七枝，嫁則簪五枝，生子後遞減至一而止，郴州亦有此一種，在郴時，門人侯夫斿親見之。

周昨新，貴州人，宏光時兵部司官，遂家于南京，善畫竹，號墨奴，今其遺迹，已貴如拱璧矣。

宏光時，兵部職方司劉巡，戶部新餉司王燧，字子京，皆馬黨也。又有王重，字有三，士英將用以掌選，爲高傑所參而止。疏中目重爲狡猾，藩鎮驕橫至此，從來所未有也。

東吳縉紳世家，宜興推徐吳曹萬，溧陽推彭馬史狄，皆數百年舊家也。宜興許氏，溧陽包氏，皆新發，而欲自附巨族之後，鄉人嘲之曰：彭馬史狄包，瘟撈瘴腦哮，（方音作富）徐吳曹萬許，馬趙溫謝鬼，（方音作事）與人嚼舌輕利，一至于此。

梟首之尸，棄之水中，則直立而不仆，水灌入腔中，出沒跳躍，甚可異。

南都各部，皆有花園，凡公會宴飲，于是乎在。吏部名文園，兵部名衍園，工部名藏春園，禮部無之，後孔玉衡貞毓爲宗伯時，亦建園，先名瀛洲，會後題其名曰蝸蝸，此二字不知何來，作何解也。堂聯曰：咫尺恐爲崔，獻于爽，獻于燧，俎豆則之矣，斯須不可去，謀之野，謀之邑，玉帛云乎哉。

潮州十里外，有棲鳳亭，云昔時有鳳棲于此。林武陵守潮時題云：十里江亭，昔日鱷魚今去也。千重雲樹，當年鳳鳥復來儀。

閩下曉雲籠樹起，城頭秋月過江來。衡州府署聯也。江聲同石鼓，日影上花甎。衡州詞林宗聯也。座間只可談風月，詩裏偏能射斗寒。呂泰士贈錢綵衍堂聯也。

黔之人物，尹珍已上無論已。明以理學文章氣節行誼著者，如孫應鼇、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㽔、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熊文燦、楊楚賢、張步嗣、許奇中、蔣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蹻唐蒙以前無論已，明之清操惠政武功赫奕者，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巡朝卿、王重光，以及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冠、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雲、劉錫玄、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

黔苗之先，有際際火者，隨武侯討孟獲，所在有功，云即安氏之祖也。黔人祀侯，必塑際際火之象，侍立于旁。

東海所屬淮安海州，去岸三十里，其地居人，皆以魚骨爲椽柱桌椅等物。

彭夏琴詠臺灣七律四首，其一云：臺灣絕域頁降箋，舉族歸朝盡內遷。縣授堯封千載後，地開禹貢九州前。人民半與魚龍雜，郡縣全依島嶼偏。四十年來空倔強，至今始得罷戈船。其二云：當年犀甲下扶餘，衛壁誰憐軹道車。西市諸衣魂已渺，南朝紫蓋事終虛。帆來日本通商近，邑改天興設吏初。一自孫恩分戰艦，烽煙遂海幾邱墟。其三云：高華遺孽自附朝，楚塞依然識僞標。淡水雞籠難覓渡，颶風蜃市豈全消。乘桴何意興浮海，叱石無能遠駕橋。抽調可憐諸將士，不教辛苦戰征遼。其四云：窮島軍儲飛檄催，鹿霜難買鹿皮來。生番穫（一本作種）社三冬聚，互市洋船六月開。浪嶠山形隨地盡，夏門風信逐潮回。荷蘭故土非脫，窺伺將毋隱禍胎。

朱媚兒，秦淮倡也，歸耿章光。章光，山東人，明季進士，授誠寓，陷金陵，後受秦王孫可望劄，與通謀，事覺，被僇。以尸歸，其妻妾環而哭之，媚兒止之曰：此非哭泣時也，國法，叛人妻孥收入官，發滿州爲奴，此時不早爲

計，則恥辱猥雜，吏爲死者，盡力粉其主母幷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娼兒獨後，更堅閉前後門，從容入井死。嗚呼，娼兒倡也，不惟能死其主，且能全主母一家之節，何見之明，而行之決也。明末士大夫愧此倡者多矣。

滇南玀玀俗無文書，官徵其賦，先與官刻木爲符，以一畫當一數，百十兩錢分，以長短爲差，畫訖中分之，官執其半，屆期持而徵之，符合不少遲欠也。此亦足想結繩之制矣。

六盤山在平涼之西，虎山原在平涼之北，虎山高臨城中，而六盤則轉輸之途也。圖海圍平涼，先取虎山，以窺城中，次斷六盤之餉道，而平涼不守矣。

陳福，寧夏人，居人子也。後爲寧夏總兵。王輔臣反，據有平涼，屬以兵圍固原，八閱月不克。輔臣之子吉貞，自平涼來援，內外夾攻，福大敗。歸寧夏，將更練兵以圖再舉，兵變，爲其下所殺。嗟乎，輔臣于斯時不能北聯寧夏之叛卒，以斷河西之餉援，而坐守平涼以待斃，此實不可解也。

僞周授王輔臣陝西東路總管平遠大將軍，授張勇陝西西路總管平遠大將軍。

廣東韶州府乳源縣，有地曰梅花，流水峻險，不與外通，居人數百千家，有張鄧二老爲之主，皆聽其指揮。二老，明季諸生，鼎革後，不薙髮，據險自守，官不得入，而租賦輸納不缺，追呼者山下遙呼之，綰租而下，如數不少欠。平西之變，胡國柱過乳源，二老以野服見，事定後，二老已死矣，衆以地歸朝廷，朝廷以其地建荒花縣，屬廣州府，今人所謂梅花洞者，即其地矣，產良馬。

館解秦，雲南諸生，李定國入滇，闢爲內侍，後入與三桂宮中，以能鑒古得幸，雲南平，取入京，今亦爲上所用。

弘光元年，鄭鴻逵守鎮江時，北兵將至淮揚，瓜埠士民舟載家口將渡江避難者甚衆，鴻逵以巨礮碎其舟，露布中外以告捷。

六科在朝內，六部皆用平行手本，紅印，蓋紫粉印，不可行之于朝內也，其體統尊嚴如此，此明時之制也。未知今日何如耳。

吳李解魏，爲興化四大族。

興化士人，凡應舉者，必醵分延道衆，誦經禮懺，以爲祈禱，亦可笑也。

彭秋水在滕勸時，獵人以虎獻，剖之，有胎胞，形如繭，而三節，剖視有三子焉，方二寸許，尾與身等，眉目諸形皆未具，而爪牙先生，其威之所在，有獨異也。

秋水云，有‥土巡檢，人言其常變形爲虎入山，已復爲人，秋水曾見其人，痴呆不了了云。

馬子雲云，鵪鶉皆蝦蟆所化也。

臺灣知縣某，閩闈聘之入簾，過海爲風飄至香山，廣人送之還閩，蓋庚午科也。

自桂林至思恩府歸順州交趾路程，桂林府陸路西南行五十里至思橋，上船，西南永豐縣，又西南容縣牛擺象州，從此正西，則灸河上柳州，若自象州南，則爲黃龍江，至白沙，起旱南行，經武緣、上林、遷江三縣

地。至賓州，又南至思恩府，自思恩府而南，經田州向武奉康上應果化歸順，又南二百里，即交趾界。　自思恩府西南行，爲泗城州路。　自上林縣轉東南，經崑崙關，爲南寧路。

歸順土州，東界鎮安，西界泗城，北界果化，南界交趾。

彭秋水堂聯云：向平婚嫁貧中畢，庾信文章老更成，亦佳集也。

黃仲霖參馬士英，召對歸署，以白紙大書于門曰：得罪權奸，命在旦夕，諸客賜顧，門官一概璧辭。

黃斌卿，閩之漳州人，崇禎十七年，破家募兵勤王，行至山東，聞北都已陷，至南京，錫以鎮南將軍印，鎮撫湖，後方國安至，馬士英欲奪其印以與國安，以關防易之，斌卿上疏送印于朝，散其衆而歸。

馬錫，士英之子也，爲禁軍提督，大兵渡江，梟其首于市。

留都六部，以大司馬爲第一班，在冢宰上，西班首領魏國公，獨出一席領班，魏國公前，有小羊角燈一盞，校尉執之，以爲興拜之節，興則燈起，拜則燈下，不獨鴻臚寺鳴贊之臚唱也，想北都亦應爾矣，北都領班，則朱成國云。

留都拜牌，在禮部堂上，故宗伯堂署獨大，百官皆由後門入，烈皇帝發喪舉哀，亦在禮部。

由衡州至廣西桂林府旱路，衡州南九十里排沙，南九十里祁陽縣，南一百一十里永州府，西南九十里黃沙河，西南全州，西南界牌，再南興安縣，再南三十里靈官，再南臨州，再南六十里即桂林府。　由衡州之廣西桂林府水路，衡州府南由松柏司，八枋河洲，歸陽，黃楊司，冷水灘，本瓜埠，湘口，轉而西南，由石鞍姑江口（在東安縣北），余塘，全州界牌（過分水斗塘），興安縣，大溶江，臨川縣，廷南即桂林府也。　由桂林而南，爲平樂府，又東南爲梧州府，又東南即廣東界。　自湘口正南，經永州府道州江華縣永明縣，至廣西界。

何光期，金陵諸生，何遵之後也，遵有專祠，曰廉直。光期平日與馬士英有隙，宏光即位，光期知不免，即上疏劾奏士英，枷示于市，以瓦缽合頭而死。

當闖平之後，世襲定遠侯，則李常某奉烈皇帝旨，冊封海外某國王，及歸復命，則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幾，即上疏特參馬士英，爲廣人，國朝兵至，以此得免于北，即以南門外常家非莊中，薙髮爲僧人，獨呼爲常太監云。闖平可謂有採矣，在太平途中，嘗訪其名暨法號。

宏光帝至南京，即位于內宮，蓋大內諸宮殿雖存，而頹敗不可居，即位後，始建武英殿，上所居，曰興寧宮，太后所居，曰慈熙宮，其額皆王孟津所書。

宏光時，提督禁軍太監李國輔，秉筆司禮太監韓贊周也，永寧府已爲西夷擄去久矣，而銓部尚注選人同知，撫任可到，駐北勝州，以待升調。

袁九敍撫滇時，丁外艱歸，轎用白纸，或曰：昔某公遭艱歸，于轎頂之中，爲一小龕，奉紙位一，袱而行。九敍將用之，一友曰：公非宗子，神所依之主，在六完老先生所，若公復奉一主，是神有二矣，此礙，惟長房長子得行，公葬走可也。九敍拜而謝之。

雲南武定府城西北有獅子山，形如獅子，即蒙氏五岳之東岳也。武定城正自當獅項下，形家目之曰獅

子暨金鈴山有寺。曰正綫。相傳建文帝駐錫處也。彭秋水敉蘊勸時。林武陵亦官河曲。同遊正綫。彭有詩四章。林和焉。皆一時絕作也。彭一聯云。崇岳千年傳帝釋。孝陵坏土傳王孫。林一聯云。豈是句吳披髮去。翻令同泰捨身來。只此一聯。妙絕千古矣。

湖州總制劉進忠。從劉裝兒甲寅之變。進忠納款鄭氏。封平□將軍。尚之信伐之。為其所敗。後潮州府同知林擧杭往招降之。林以此升潮州知府。

貴州章甫佩。故相馬士英之婿也。字蘧樂。起家孝廉。為澂江太守。以循良稱。平西問曰。爾有何善政得此于民哉。對曰。豈有他異。不過與民相安耳。州縣之吏。親民事。催科聽斷。安能悉孚人意。即有善政。得爭亦難。太守稍遠于民。苟無大害于民。易于見惠。與民相安。人即循良目之矣。平西謂人曰。此長者之言也。其後必昌。未幾。其子峯冠貴省軍。甫佩聲謂人曰。宏光時。身在南京。忽思家而歸。以此得免。若北兵至時。猶在白門。必為百姓之所菹醢矣。

陝西固原之北。寧夏之南。有灰鹽堡。非中出鹽。築地為池。方一二丈。築而平之。四圍築土為小隄。晚井水灌池中。經夜放去鹵水。池中鹽皆成白米。有盈尺者。味佳美。不待煎也。有鹽茶廳董其務。

秦州鹽。出山溪泥淖中。民取煎之。

雲南琅井在崑陽州。白鹽井。在姚州。黑鹽井。在楚雄。皆有提舉司井。皆在萬山中最下處溪河之中。鹹水衝突而起。如濟南之趵突泉然。即其處甃石為井。繚之以欄。覆之以亭。搆橋以通來往。環溪數千家。皆竈戶也。每擔鹹水稅若干。有司出入者烙桶以印而稽之。　又有硝井水煎之皆硝。猓猓飲此水以下飯。

川北鹽水。民所開也。深數百丈。瑞輿指示其處。捐數千金以從事。井徑三尺許耳。若不得。則傾家矣。百丈而及泉。納幸甚也。用犍牯牛轉取之亦甚難。川東鹽井。取之較易。且有火井以助煎熬。貴州所食者。皆川東之鹽也。

襄陽府至陝西商南縣。襄陽府水路九十里牛扎店。一百四十里小江口泊船處。名沙陀營。西北山溪江一百二十里至均州。又一百八十里至鄖陽府。北行入小江。即淅水也。六十里至李官店。八十里淅川縣。一百二十里荊子關。二十里梳洗樓陝西界矣。一百里徐家店。一百一十里竹林關。一百里龍駒寨。

淅川縣南至李官橋八十里。北至梳洗樓一百二十里。過河為縣河西皆楚地。從間道至鄖陽府一百二三十里。至均州一百二十里。均州至鄖陽亦一百二十里。均州至武當山頂一百二十里。　淅川縣西南行六十里至火龍觀。六十里至均州。又一路。四十里至稍田坪。四十里過賽嶺至青塘。四十里至均州。路稍寬大。又一路。九十里至李官橋。三十里至箭子口。六十里至均州。乃大路也。

襄陽府西北九十里太山廟。九十里近鄧州。州在平陸。其西百餘里皆山河路崎嶇難行。西北乃入內鄉。過土嶺。稍寬平可行車。又徑路西北行九十里至韋散集。九十里至淅川縣。不必由內鄉縣。自鄧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為內鄉縣。六十里丹水。五十里巡檢司。一百二十里魁門關。六十里花園關。東北去九十里黃沙。九十里灘河腦。九十里盧氏縣。九十里永寧縣。自花園關西北六十里商南縣。徐家店在縣西四十

里。商南縣北五十里武關。山路崎嶇。一百二十里龍駒寨。西北一百六十里雒南縣。北九十里商州。

茹紫庭曰。余癸酉泛舟之役。在鄖問華陽人孟姓逃荒。自盧關西十里銅峪。山老君川至雒南縣。來雒河。山雒南盧氏永寧伊陽洛陽至黑石河。入黃河。小船載四五十石。由府城西上七八十里至伊陽縣。水長時。洛南山中木排下汴梁。宜淡川龍首渠。自徵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井下行水。即此地。而雒駒。即龍渠之誤也。但徵為今澄城縣。遠隔渭水。俟再攷。

襄陽府至均州所屬小江口二百八十里。大江直西往鄖陽府路。為萬山茶等共二十七灘。去小江口不遠。南為穀城。北為光化縣。船長三丈。闊六尺。可載百石。春水漲可用百五十石船。　小江口淅川縣南渡河一百六十里。內太白宮方殷家別堰子白兔灘為險。端工等四十四灘。自小江口數至蜂兒巖。為第七灘。係內鄉縣界。有界河。又九灘為楊家觜。係淅川縣界。又至南馬蹬。有板橋河水自東北注之。去淅川三十里。　淅川縣至荊子關一百廿五里。至梳洗樓二十里。有月兒巖。係商南縣界。虎窩等六十二灘。自虎窩灘數至滔河口。為第十五灘。又十九名黃河灘。為小黃河。平淺多淤沙。淅川至荊子關所用扒河船。長二丈餘。寬三尺。每船載米十五石。夏秋二十石。　荊子關至陝西商南縣所屬徐家店一百一十五里。有王家漢等八十二灘。有大連灘。兩滿長樂。猴兒石。背陰灘。槽槽灘。五龍灘。炭灘。侯家岔。白石。草長。八龍。龍虎諸灘。俱極險。徐家店西北數里。有香油河。水自洛南劉坪溝流入此處。每船載米十石。春夏可十五石。

徐家店至商州龍駒寨二百二十里。有大潤宿溝等一百七十五灘。內大賈峪溝大柳樹灣一連五灘。大桑園一連七灘。小鷹石五灘。大鷹石四灘。蛇峪嶺五灘共有三十餘灘。石大灘險難行。自大宿潤數至武關河口。共四十四灘。有武關河。水從洛。南龜莊流入。又過二十灘。至背峪河大周灘。有背峪河水。從商州八里陂流入。又經開峪河四灘。有開峪河水。從商州喬家陂流入。又過四灘。至稻田河灘。有稻田河水。從木筍溝流入。又過六灘。至桃花灘。為商州交界。又過九灘。至鐵花河龍嘴四灘。為竹林關。有鐵花河。又過四灘。為大桑園七灘。以上總計百灘。又七十五灘為龍駒寨。此處船上載七石。春夏水大可十石。　徐家店至龍駒寨。有師吹灘。瓦灘。蛇峪灘。周家灘。朱泥溝。王家氈。皮脖子。大象園。孤山。蘇溝口。鷹石灘。骨屍峽。湘子灘。長灘。毛家別。張家別。曹門灘。雞兒關。為最險難行。　淅川縣至荊子關。有三里橋。石門灘。老人倉。官灘。滔河口。縣山嘴。背篇灘。呂家山。清風嶺。娘娘廟。感尺灘。貨家坡。老虎灘。即鐵佛寺。亂石灘。邵市溝。百神廟。黃河灘。黃河灘。八龍廟。婆兒灘。石羊灘。吳村灘。龍袍灘。為有名。

廣陽雜記卷第二

馬紹先。山東長山縣長白山人。其尊人馬負圖。字希文。甲午舉人。紹先嘗患病。夜不得寐。醫皆不效。乃自以其意。爲園圃十餘畝。親操耒耜。學爲圃於其間。久之疾愈。是亦可爲善治疾者矣。

壬申春日。于茹司馬署中。與廣臣臥地。看楚地全圖。圖縱横皆丈餘。不可張挂。而細如毫髮。余既知觀。立則茫無所見。遂鋪圖于地。而身臥其上。俯而觀之。楚地全局。見其梗概矣。命廣臣執筆于側。書身所經歷諸水道。所恨者無界畫。則里至不能詳盡耳。自晉顧作準望。（顧當作裴）爲地圖之宗。惜其不傳於世。至宋朱思本。縱横界畫。以五十里爲一方。即準望之遺意也。今之職方圖記。即用此法。非此則方向里至皆模糊不可稽致。然其事甚難。至十里一方。則竟無從著手。四至八到。方方湊合。求其毛髮不爽。難矣。今之輿圖。奉旨所寫。如此已足。彼若爲界畫。是自窮之術也。

王而農先生。住查江。在衡州府西南約九十餘里。而農諱夫之。衡陽縣人。壬午舉人。與兄介之。弟參之。皆爲時所推重。先生之父王修侯先生。諱朝聘。一字逸生。性篤孝友。衡守李公龍嘉其行。爲表其父墓以旌之。少從伍學父先生遊。學父諱定相。一字玉鉉。衡州人。與李若愚魏說爲文字友。遊講席。得二王羅李之要。博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學。皆淹貫。早歲好吟詠。因選漢魏以來十一代詩文。各成一部。爲詩文二選。皆謂詩文古今未有合一者。合詩于文。則文不宣理。合文于詩。則詩不達情。以貢入南雍。閱

盱衡中士。見廟議顚倒。上安民定亂十三策。奉旨作部。天啓三年。疾革。呼修侯先生曰。丈夫不死于婦人之手。子丈夫也。吾死子手矣。遂逝。著有風雅集。劉繼莊曰。伍學父疾革時。獨呼修侯先生而託死焉。予觀其意。非止曰其妻妾爲婦人哉。王氏父子末年行徑。果丈夫也。則學父爲知人矣。修侯先生既得其學。已而走安成亭州。以廣其識力。比歸。而都東郭泗山先生講學于南岳。遂受業焉。天啓辛酉闈試。主考繆昌期諱之。語闈主考。不得儁。遂置副榜。因以貢遊北雍。會烏程秉均選郎。承意旨索賂。遂投牒歸。閉戶潛修。鄉人化之。州縣長聞風造請。皆以疾辭不見。所授生徒。成知名士。同郡譚允都賦陽珠周應詔歐陽璉夏汝弼。文之勇。劉近魯。及瀘州馬之馴。其其故著也。後臥病南岳蓮花峰。臨終戒其子介之夫之曰。吾幸全首領。倘願從先人墓下。而時命如此。不欲以道骨經城市。得葬此峰下。鑱片石于墓道曰。明處士某人之墓足矣。遂卒。如遺命葬之。其仲子參之。先殁。參之字立三。性至孝。壬午將就鄉試。以父母春秋高。不行。癸未流賊陷衡。走匿山中。不就僞試。僞吏逼不順者。以參之爲首。幾不測。會賊去。乃免。爲文婉折有風度。受知于督學芝田周公。舉乙酉恩選。未仕卒。而農先生于壬申歲已八十矣。隱居山中。未嘗入城市。其學無所不窺。于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耳。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以開基聖功。則果然也。

楊于兩爲余言。鄭賜姓公之賢。以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之一人也。賜姓少時。思文帝絕愛之。其父芝龍懷逆謀。賜姓屢諫以效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後芝龍陰違旨提兵出關。思文帝賜姓

謀。賜姓勸思文出關。思文曰。芝龍鴟張。朕將誰依。賜姓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賜姓曰。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爲。臣願捐軀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思文出關。賜姓遂入海。聚衆至數萬。據廈門金門。而芝龍已降本朝矣。思文至邵武。知大勢已去。有二宮人縊死。勅取三棺。皆釘之而出。則皇后曾氏亦在其內也。嗚呼。思文皇后之死在行在。烈皇后之死在宮中。永明皇后之死在係廝。雖先後不同。其成仁取義則一也。思文從此不知所之。賜姓之妻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于兩之表叔。于兩與賜姓幼同筆硏。賜姓既據廈門。沙築往金門。後于兩以貧困往于沙築。賜姓知之。召至廈門。遂留之。表奏永明。授以兵部車駕司郎中。以其本官齎發。道之往來京師。永明以延平王爵封賜姓。而賜姓不敢受也。清使往招撫之。而賜姓不屈也。曰和則可矣。奈何曰撫。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于海外。以延有明之一綫。則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爲然也。則亦惟命耳。上知撫之不就也。召芝龍諭語曰。汝子有書至乎。汝知廈門撫之就乎。芝龍曰。臣不知也。亦無書來。上曰。汝子誠反矣。汝無罪也。已往不究。今後汝子使人來。汝即以聞。芝龍得旨未兩月。而于兩適至都門。幾不測。奉芝龍以方得旨而遂有人至。恐上見疑。遂命于兩走。得脫。後爲人告發。發遣芝龍于關東。後遣大兵征廈門。賜姓命居人遷徙。空其地以誘清兵。舟楫之資。皆賜姓任。于兩不知。以爲賜姓棄廈門也。事則敗矣。遂徙其家人于內地。而身送之。既渡海。月與行。與清兵遇。遙望見。匿取田塍間間道以走。清兵追之。馬輒陷。其道非土人不知也。走匿村中。田夫則于兩之故僕。少焉。已發兵圍而

攘之。于南雍髮以免。而營敝窳。故韓于海濱渡口。若由此以濟者。然清兵信之。擒兵渡海而敗。于南從此亦不得復歸廈門。然以其兄同蘇立在廣東。不敢出投誠。賜姓軍法。凡有一人投誠。則其宗族皆在必誅故也。蘇立與許隆協文廣。皆廣東尙王之客。爲尙王行商海上。願毀巵。尙王思之。既殺文廣。蘇立許隆自此與廈門結連。不可殺。後蘇立乃爲一游兵所殺。其事楊符五曾爲余言之。尙未詳其顛末。史當留心文廣之子。今候補同知。昨從湖南北上。過予南邸。一宿而去。賜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面目見先帝及思文帝也。余曰。賜姓提一旅之師。伸大義于天下。取臺灣。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賢于文信國遠矣。然賜姓既死。無人繼起。則其當日成就人材者。必不得其道矣。亦未聞有非常之人爲之輔也。予南曰。惡。是何言也。吾閩向爲文勝之邦。今一變而爲用武之國。居方鎮握重兵。十之八九。皆閩人也。姑以我晉江一縣言。則一公二侯二伯。其餘任將帥之職居八座者。共十有八人。若迪八閩計之。指亦不勝屈矣。前此阿羅斯之捷。昨藏阿巴特之遇。皆敝親家林興珠之功也。興珠今老。然持藤牌而舞。辟易萬夫。前躍八尺。後退一丈。不可敵也。諸如此者。實繁有徒。瀕海之地。風土柔弱。一變至道。伊誰之力。凡此皆賜姓之餘勇也。其成就人材爲何如耶。余聞此言。爽然若失。雖然。武勇之士。爲他人所買。多至富貴。忠義之士。則從未之聞矣。慨然曰。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遂投箸而起。

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投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得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楊予南云。

衡山縣城外康王祠內。有閣臨瀟湘上。扁曰水月林。高爽軒豁。東南向。望月爲最。中奉義勇武安王。顏曰。雲擁瀟空。柱聯曰。樓外山川。知是何年圖畫。檻前煙雨。須看此日天工。中曾三韓孫繼震題也。

湖南多異術。凡肢體折傷。以符水禁咒治之。立刻可愈。前向禹門見余傷臂。般勤言之。又作字與向亦周。必令此翁一看。若猶可治。何憚而不爲。余不敢辭。故至衡山。時亦周與術士二人偕來。視予臂。言傷已老。須使之脫而後符水可施。必也頻頻舉動。力不勝任。則再脫痛。然後可爲也。余此臂已安之如命。且亦無大礙。不願作字揖讓。亦何苦而必欲爲此。遂笑謝之。

南岳紫蓋峰下。有羅克生者。豪傑士也。隱居不仕。以詩酒自放。以朋友爲性命。四方之客至南岳者。必延過其家。盡賓主之禮。款宴連日夜。陪游山林。朝夕不倦。故戶外之屨恆滿。尊中之酒不空。過衡山未有不識克生者。且熟諳南岳典故。問無不知。惜於丁未之秋去世。今山中無復人矣。

衡山縣正當南岳之東。自縣治西南三十里爲岳廟。南岳之都會也。九仙觀則在岳廟之北十里。余致南岳山形正西北向。湘鄉縣乃其正南。衡山岳廟反在其背。周回八百里。迴雁爲首。岳麓爲足。游者非經年不能遍。五峰以祝融爲最崔巍。雲中非極晴朗不見其頂。登此則諸峰皆在目前矣。游岳不登祝融。猶入朝不見天子。會靈山不睹釋迦也。

祝融峰之東南。有福嚴寺。乃思大禪師飛錫所定之福地。三生骨塔皆在焉。而懷讓大師最勝輪垣。與馬祖之磨鏡臺。皆在其側。石頭希遷之見相寶塔。去亦不遠。李鄴侯之祠。即在寺左。夫思大乃天台智者本

師。親受三種止觀。而懷讓希遷。又五宗鼻祖。然則若宗若教。皆發原于南岳。地靈人傑。信有然矣

衡山輿夫。健冠天下。走及奔馬。上峻阪。走獨木危橋。輿在肩側。其足逡巡二分在外。輿平如衡。無少欹仄。吁。亦異矣。

九仙觀有壇。曰九仙壇。在南斗注生殿前西階下。一巨石與地平而稍高。如我蘇虎邱之千人石。差小。特四分之一耳。壇面鐫六字。字大如斗。曰九仙飛升之壇。作兩行東西向。遒媚飄逸。法顏魯公麻姑仙壇體。化極小而爲極巨。氣勢逼人。旁有款識。磨蝕去。不知何故。案九仙皆晉宋齊梁間人。寰宇記及七籤詳載其事。其飛升皆有年月。

南岳五峰。皆環拱祝融。惟祝融是向。獨紫蓋一峰。直走東北。別爲一支。杜少陵望岳詩所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也。

南岳水簾洞。即所謂朱陵洞。有石刻朱陵大虛四字。爲道書第三洞天。山上有泉。至洞門如垂簾狀。洞口有石。方正可坐可眠。在水中。上刻沖退醉石四大字。九僊云此洞與羅浮相通。彭禹峰云字鐫瀑水石上。爲水所激滌。不知若干年矣。字形模楷。固無恙也。

岳廟前乃四通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市。中有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相傳爲宋徽宗筆。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與南岳不相稱。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挂天上耶。

韓公祠。即所謂雲開堂也。祠門西向。室中奉韓文公木主。縣之梁際。亦剝落不堪。折而北。有室南向。中供

觀音大士像。守祠僧所居在焉。嗟乎。今天下之書院祠祀。十之八九皆守之以僧。名不正。言不順。莫此爲甚。儒有書院。而無主持其事之人。僧則不居闕若。而爲俗士守祠。是何異飛者入池而楫櫂異處也。且昌黎平生以闢佛爲事。今乃與佛同處。而奉事香火者皆僧。僧豈皆大顛哉。無怪其煙寒火冷。木主傾欹也。衡生乃起而爭之。以取僧賄。不亦悲哉。

祝融距岳三十里。雖高插雲漢。而路稱平坦。石磴逶迤。可騎可輿。爲南岳之一勝。但輿須二人以布兜之。拽之前行。俗呼縴夫。猶舟之逆風以牽百丈者也。

余案嶽九峰書。岷山之支爲衡岳。盡于洞庭之西。縣亙八百里。山列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潭。九井。山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天柱、芙蓉、石廩。祝融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餘皆高四千五百丈。從天柱峰起祖脈。縣師子巖。過南天門。番身一支。盡于祝融峰。直下一支。迤至朱明峰。首結岳廟。

昔陳隋間。思大禪師登祝融峰。與岳神會。神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飛錫以定其地。今福嚴寺是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子當何居。師即擲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廟前一石是。此岳定基之始也。廟制規模宏闊。直擬皇居。歷唐至今。禮祀弗替。韓昌黎詩所謂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神圖塡青紅。當年廟貌。亦可想見矣。宋范致能有驂鸞記。記廟制甚詳。淳熙二年廟災。令有司給錢五千緡。粟三千斛。復新之。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于朱明峰下。截斷龍脈。引水過廟後。又建黑神祠以衛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滅元。國號有明。應實在彼而不在此也。此與亡秦者胡。事絕相類。元復有底世鮮逭

修南岳廟記.歲久頹毁.正統壬戌.楚之藩臬.檄長沙衡州共建.其高兆及每五尺.忽風雨交作.白晝晦冥.霹祝其柱已徙去半里許矣.官民畏懼.謝過復崇.制如初.久之復圯.至成化庚寅.知府鄉平.鄭琨給事中郡人劉昊相繼題請.巡撫繫呂奐璟任其事.出公帑三千金.命衡州衛指揮同知王綱往市川江巨木.得楠四十五章.以充棟梁之用.餘木取之近地.凡四年.規模成.而略記焉.至嘉靖壬寅.前門暨兩廡圮廢殆盡.正殿穿漏.階除鞠為茂草.分守藩司曾夏潘九齡請上重修.得帑銀一千七百餘兩.乃估買故藩府房七十間.府在衡州.後桂王府即其地也.別駕楊公選.董修完東廊四十八間.西廊三十五間.後副都御史金公燦委郡丞王道補完西廊一十三間.凡五載落成.劉黻記焉.正殿七十二楹.象七十二峯之數.正坐子午向.案石氏星經云.南宮赤帝.其精朱鳥.司夏.司火.南岳姓崇名覃.即神農為赤帝.治南方者.黃帝定五岳.以潛霍為衡之副.漢武帝南巡狩.以衡山遼遠.徙南岳之祭于廬江潛縣之霍山.然不過一時事耳.非古今不易之定位也.正殿後為識身殿.塑像高二丈八尺.象天二十八宿.圭長七尺二寸.自唐虞三代.舉望祀之典.秩視三公.唐天寶中.加王爵.宋真宗易以帝號.至明太祖始去之.惟曰南岳衡山之神.為百王不易之正典.洪武四年.賜金合一.重一斤.祭則奉香以獻.銅香爐.巨不可舉.今皆亡矣.鐵鍋二.其約三千斤.一以司晨昏.一遇朝使大祭.聲先振.額曰百王秩禮.星沙吉藩筆也.臺東靜瓶以注水.西爐以藏火.中香爐.磴高丈餘.桂藩所築.磴下御祭壇.五鳳樓.東西角樂亭.東西北廊房.共九十六間.東廊鈴總觀.又名宰牲場.西廊口忠靖王趙葵.宋學士也.其父夢岳神降生.後立大功.為祭祀盛牲神.再下為南嶽寺.次嘉應門七間.護身殿後為廣生殿.崇禎壬午建.春有龍出水漲.洗去其殿.神像亦隨流而下.至龍隱港而至.夢報住持迎歸之.有轉神廟.神有殊勳于岳.姓陳名何.歲時享祀.左有老萬壽宮.新注生殿.後宮奉聖父聖母.滴地生石.宛如二人形.雕鏤成之.右列太子像.又其後為接龍橋.即元人鑿斷龍脈之地.有朱明亭.凡遊觀者皆宴樂于此.管大勳有碑記其事.曰.嘉靖壬午.上以虞位方虛.遣官祝釐名山大司徒劉疑齋曰.衡岳有水道.由東北直繞廟前.而西南以會于湘.自元鑿廟後.引水以斷龍脈.而太祖龍飛.已應朱明之讖.世宗降生于郢.皆其兆也.茲者皇嗣未廣.心竊念之.大勳于是上其議于兩臺.出藏金若干兩.命知縣車鳴鳳經理之.運河土以填後龍.使新澗由集福碑右.歷萬壽宮左.跨東街以歸于橋.隱市成而皇子生.嗚呼.亦奇矣.此南岳廟未燬以前之規模梗概也.邑人吳士賓有小引詳記之.至戊子冬.為順治五年.潰兵經過.四出擄掠.衡沙二郡富商大賈.皆避入南岳.爭以財賂布帛.貯岳廟複板上.板距地數十丈.其道以神像為梯.履神之身手肩臂以及頭耳頂而上.藏貨財數十萬.無何.潰兵至.詢廟祝.肆加拷打.不勝痛楚.告其處.引而登焉.複板之上不通光.遂持炬而登.遺火延燒布帛.不可撲滅.殿燬.火半月不熄.并護身殿後宮蕩無存矣.惟中門以外不及于火.越二年.定藩內侍院黃惟服.改門樓為殿.權設帝座像.稱殿.廣丈有六.稍如舊制.辛丑夏.衡宰官士民又從而廣之.太守劉公進禮復新之.衡岳廟廢興之大概如此.

衡山朝岳門佛子坳.有子抱母樹.如孩提之童.依依膝下.見之令人動孺慕之思.後為愚民所斧.今不可

得見矣.

余聞普陀法門.以唱嶺為小悟門.其中必有玄奧.與余所悟四字無迥異者.然求之二十年.吳楚燕齊之僧.無能言其學者.抑又何也.

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餽余關林茶一包.蕈菜一瓶.蕈.則安切.音攢.平聲.衡人俗字也.此茶出石罅中.乃鳥銜茶子墮罅中而生者.極不易得.衡岳之上品也.最能消脹.蕈土音坎.字書音翠.曰.其味辛.與黃豆同煮.以器盛之.而沃之以臘醋.久之.辣極.與京師之辣菜味同.而鮮美過之.以芥為之.〔以上辣菜二字疑脫〕而蕈亦芥類也.二物雖皆土產.然佳妙.杜少陵詩曰.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今日之謂矣.

長沙小西門外.望兩岸居人.雖竹籬茅屋.皆清雅淡遠.絕無煙火氣.遠近舟楫.上者下者.飽張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無不入畫.天下絕佳處也.

梁質人留心邊事已久.遼人王定山諱燕贊.為河西靖逆侯張勇中軍.與質老相與甚深.質人因之偏歷河西地.河西番夷雜沓.靖逆以足病.諸事皆中軍主之.故得悉其山川險要.部落遊牧.暨其強弱多寡離合之情.皆洞如觀火矣.著為一書.凡數十卷.曰西陲今略.歷六年之久.寒暑無間.其書始成.前在都中.余見其稿.果有用之奇書也.方輿之學.自有專家.近時若顧景范之方輿紀要.亦為千古絕作.然詳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讀史.固大資識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須歷練也.此書雖止西北一隅.然今日之要務.孰有更過于此者.在都門匆匆.衰病無片刻之暇.不得錄一通.為恨甚.其書規模雖定.尚未脫稿.塗乙改竄.滿紙.須余自錄.不可假手他人也.地北天南.會合莫必.每與宗夏言而恨之.壬申之春.余與質人遇于長沙.狹路相逢.而其書在篋.別來一載有半.質人亦鹿鹿道途.未嘗改訂一字.余留長沙.尚有旬餘.趁此光陰.夜以繼日.了此一願.則河西五郡.即為我篋中物矣.書凡五冊.冊各百餘紙.共計五百餘紙.思欲節其繁文.撮其綱要.然不敢太略.亦不下四百餘紙.乃縮為蠅頭小草.草草成形.一紙可括其三四紙.不過百餘紙耳.遂稍然下筆.與日競.先後夜焚膏以繼之.經始于辛未二月初一日.至二十二日.近塞夷地暨諸夷小傳.皆錄畢矣.尚有一冊.乃西域諸國及器遂方略.皆質人未定稿也.此則俟之異日.儻有餘力.亦不必寫.而余事已成.全璧.樂何如之.始悟天下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不可因循過日.若前者以為日無多.不發勇想.則此書便當面錯過.始而九邊大局已定.繼而邊徼內地已周.終而邊徼諸夷.今書已竟.無慮不可住筆.此即金唱經六才子中所謂擲旄法也.今已親證之矣.

長沙府二月初間.已桃李盛開.綠楊如綫.較吳下氣候約差三四十日.較燕都約差五六十日.五嶺而南.又不知何如矣.

袁堯文盛言湖南之妙.宜卜築于此.為讀書講學地.柴米食物廬舍田園之值.較江浙幾四分之一.前紫庭亦有此言.將為余買田置舍于衡山之陰.以待四方之來學者.而質人甚非之.以湖南無半人堪對語者.以柴米之賤.而老此身于荒陋之地.非夫也.乃口占一聯云.只圖柴米賤.不顧子孫愚.哀哉議論.從此

參差矣。

長沙有李氏女。其母尼也。年將二十。已許字人矣。忽變爲男子。往退婚。夫家以爲詐。訟之官。官令穩婆驗之。果男子矣。遂薙髮留辮。屏尼衣。易男子裝。學剃頭。假耳以爲業。今三年餘矣。列肆于市。賃人使人招之薙頭。不來。蓋聞其爲營道寓中人客雜沓。羞赧不前耳。虞臣同紫華謝馨往其肆。令其薙髮。詳言其聲音相貌舉止意態。猶儼然是一女子。因細詢其原委。果然也。余憶泰西人身之說。言女變爲男。只內腎脫出便是。若男變爲女。則決無此理矣。說在脈絡圖說中。可驗也。

長沙至江西路程。自長沙至湘潭縣九十里。至淥口九十里。至醴陵縣三十里。至湘東一百里。起旱至萍鄉縣三十里。至蘆溪鎭九十里。覓舟至宣風五十里。至袁州府五十里。又覓舟至分宜縣九十里。至新喻縣九十里。新喻縣臨江。至黃土鎭七十里。至臨江府五十里。至樟樹鎭三十里。至豐城縣八十里。至市又鎭到江西省城南昌府。共一千零四十里。

自衡州由南昌下湖口。水路自衡州府三十里至樟木市。十五里至七里灘。十里至大浦。十五里至杜光埠。十五里至川州。八里至螺師灘。十七里至斗米洲。五里至大殿灘。二十里進小河。至吳集。一百四十里至攸縣。一百二十里至茶陵州。九十里至高隴。若從陸止六十里。起旱六十里至潞江。十五里至楮塘李田黃梅樹下。共六十里至永新縣。三十里至谷江。自谷江歷方郞橋面上、馬吉坪、上周垣、枕石頭、放成、劉江、正陽渡、白水狗、湖陶村、共一百六十里至水陽市。自水陽歷三撓石山頭、高沙、共一百里至吉塘橋。十里至神岡山。十里至吉安府。雇張家簡漁船往贛州。水程四百五十里。吉安甚難搭船。至此停舟問訪。自吉安歷峽江、樟樹、豐城縣、河泊所至江西省停舟。由廣潤門至吳城。共一百八十里。由吳城一百八十里出湖口縣。

符天乙以寫算四例見示。其除法則泰西新式也。泰西除法。始見于算旨前題。發揮于西鏡錄。此新式大約須自南敦伯崙法自上而下。逐層以法除實。每商一數。必一一勾抹。新法自下而上。惟記除餘而已。頗爲簡便。

仲遜述李天生之言曰。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簡神可想見矣。

仲遜又言長安故城。漢唐之所都。皆在高阜。今省城元至正中建也。移于窪下矣。春夏入水。則西安之人可從爲魚鼈。俟更考之。

王智侯苦心五十年。白首無成。以其心得著書三部。一攻守心法。凡二册。若干卷。大約以戚南塘紀効新書爲主。附以諸家之說。參以心得。皆可見諸施行者。奇書也。其一名兵權類要。凡六册。若干卷。皆采之通鑑二十一史。以類相從。各有題目。亦粲然可觀。其一尚未成書。則治平諸大要也。

高郵舟中。値晚晴。日色烟嵐。帆上皆作杏紅色。春草映之。皆成紺綠。眼色爲綠。生于眼。隨光色與相參相値。而隨生焉。吾又烏乎知其所在哉。

杭人歐陽君鑑精相術。人稱其重瞳子。余向疑古之所謂重瞳者。皆別有故。若果爾。則睬一物必成兩物。恨不與虞舜項羽智者同時。以求其故。今閱之君鑑。乃一瞽翳如膜也。因與宗夏言之。一笑。向曾與之論及故爾。

杜移年早歲曾識王孟津。述其言曰。書法之始也。難以入帖。繼也難以出帖。可謂入理深談矣。然詩文又何獨不然耶。

張紬民出其近作一卷。中有與汪日本者。載海溝之異序。曰。去西岸東行。帆過海溝。程居其半。其水黝黑。約三百里。奔流湍急。自北而南。海爲之陷。有若溝然。故因其狀以名之。又有棘洋。亦日本必由之路。有物浮於海面。其狀如棘。縱數百里。風濤激盪。凝聚不散。蓋水脈有以限之也。

維揚精忠廟。乃梁昭明太子文選樓故址。其殿額大雄之殿。乃唐顏魯公所書。尚有諸天牌位。皆出魯公手。今爲王阮亭易去。惟存殿額耳。後爲岳武穆王改建報忠也。其樓聯云。一代忠臣寺。千秋帝子祠。

張紬民出其所藏雷斧二。竹葉符四。皆妙麗瓌異。雷斧其一上下相等。下銳如刃。稍具斧形。其一上狹而厚。下闊而薄。底銛利。儼然斧也。中有一竅若受柄者。去首十分之三。去底十分之七。外大可容拇指。中小不能穿小指。而反覆背面皆然。則又示人以決不可施柄也。吁。寰宇之內。莫奇於雷矣。竹葉符長可六七寸。闊七八百分。右偏淡黃色。有自然符篆文。出粵東羅浮山。人傳皆有劍仙藏巖石中。投竹符以幽木魅。竹遂爲林。葉符篆。亦異物也。

張紬民之丁卯編。乃紀是年所見之古人書畫名蹟也。書則論其筆法。畫則列其圖狀。凡宋元明名人題跋詩歌悉載于後。而殿之以顧維岳之品目。次第前後附之以詩。奇書也。晉王右軍氣力帖卷一。晉王右軍二謝帖卷二。褚河南臨黃素本蘭亭序卷三。唐碑宋搨化度碑卷四。唐周昉春宵祕戲圖卷五。宋林和靖詩帖卷六。米敷文司馬端衡合璧卷七。趙彝齋花卉卷子八。趙松雪飲馬圖卷九。趙文敏蕭石管仲姬竹枝合璧卷十。梅花道人水墨山木大軸十一。梅道人風竹長幅十二。元釋雪窗蘭蕙卷十三。元胡廷暉山水小長幅十四。曹雲西貞松白雪軒圖卷十五。沈石田夜雨止宿圖軸十六。沈石田設色白雲圖軸十七。唐子畏折枝羅梅長幅十八。仇實父青綠宋芝圖軸十九。無名氏獨樂翠巖圖二十。錄史二十一。太原所藏書翰蹟畫中者目二十二。書籍目二十三。共爲一册。蓋是年枝安顧維岳延紬民于家校訂經史時。出其所藏。共爲欣賞焉。維岳吳中第一收藏家。故所見之博如此。

維揚禹王廟中。有巨石一塊。埋土中。名曰浮山。相傳神禹以此石鎭海眼者。可發一噱。

陸地師言天台諸師地無賦稅。皆刀耕火種。以刀薙茅草。焚之成灰。以羅蔔子下于灰內。灰猶溫也。他物不可種。野獸畢取而食之矣。

天下錢穀總數。每歲所進。通共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遇閏加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八十二兩。內地丁銀二千九百六萬八千六十二兩。遇閏加二十萬四千六百七兩一錢。雜稅銀七十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兩。增減不一。鹽課三百六十六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兩六錢零。遇閏加一萬二千一百五

十一兩六錢。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各布政司細數列後。
一北直地丁銀二百四十四萬五千一十兩七錢。當雜稅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一錢。共二百四十
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八兩八錢。一山東地丁銀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兩。當雜稅銀五萬八百八
十七兩八錢。共三百三十四萬七千七百九十三兩八錢。一河南地丁銀二百七十二萬三千八百九
十五兩一錢。遇閏加三萬四千三百四十五兩三錢零。當雜稅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七兩二分。共二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二兩一錢二分。一山西地丁銀三百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八錢三分。遇
閏加二千三百六十三兩六錢。當雜稅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八兩八錢六分。共三百四萬七千九百二
十五兩六錢九分。一陝西地丁銀一百五十八萬九千五百九十四兩三錢。遇閏加二萬三千五百二
十七兩六錢零。當雜稅銀四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九分。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三兩九
錢。一甘肅地丁銀二十八萬三千七十兩七錢九分。當雜稅銀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六兩七錢。共三十
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四錢九分。一安徽地丁銀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九百六十兩四錢。遇閏加四百
一十八兩三錢。當雜稅銀五萬九十九兩七錢。蘆課銀四萬一千八百九兩八錢一分。共一百七十九萬
八百六十九兩九錢。一江蘇地丁銀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三錢六分。遇閏加二萬六千
五百九十三兩四分。當雜稅銀一十二萬九千三百八十兩八錢。又錢二萬一千六百文。蘆課銀一十一
萬七百五十四兩九錢。共四百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兩。一江西地丁銀二百二萬八千二百八
十九兩七錢三分。遇閏加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四錢七分。當雜稅銀四千三百二十六兩八錢一分。
蘆課銀五千四百一十七兩三分。共二百三萬八千三十三兩五錢七分。一浙江地丁銀二百九十三
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九錢七分。遇閏加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兩七錢。當雜稅銀一萬一千六十一兩
九錢。共二百九十五萬九百四十四兩八錢。一湖北地丁銀一百一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當雜稅銀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兩八錢。蘆課銀五千一百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共一百一十五萬四千
六百六十八兩一錢。一湖南地丁銀七十九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兩七錢五分。當雜稅銀一千六百九
十二兩五錢一分。蘆課銀六百八十七兩五錢九分。共七十九萬五千八百九兩八錢五分。一福建地
丁銀一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四兩三錢。關稅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當雜稅銀一
萬二百一十八兩九錢。共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九兩九錢。一廣東地丁銀一百二十七萬二
千五百一十九兩一錢。遇閏加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一兩一錢。當雜稅銀三千四百八十兩。共一百二十
七萬五千九百九十九兩二錢。一廣西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七兩一錢五分。遇閏加一萬一千
四百二兩五錢一分。當雜稅銀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八兩七錢二分。遇閏加一千五百七十一兩二錢七
分。共三十六萬四千四百七十五兩八錢七分。一四川地丁銀六萬三千三百三十七兩六錢九分。遇
閏加一千八百三十四兩九錢。當雜稅銀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一兩一錢六分。遇閏加七百五十七兩一
錢五分。共八萬一千一百八兩八錢五分。一雲南地丁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雜稅銀

三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四錢八分。共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一貴州地丁銀六萬
三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遇閏加四百八十六兩四錢。雜稅銀一萬二千七百八十五兩四錢。遇閏加八
百五十兩六錢。共七萬六千三百一十八兩五錢。
一關稅銀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七百八十八兩三錢。
一鹽課銀三百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兩八錢。遇閏加四萬一千九百四十兩九錢。
京省需用俸餉總數。在京俸各色共七百八十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兩零。各省存留俸餉驛站修河顏料
濟項共七百四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六兩。各省駐防及綠旗官兵俸餉共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
百五十五兩。細數分列於後。
一在京需用列後。　王以下滿洲官員兩季俸銀一百一十二萬一千九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八釐。
漢官兩季俸銀三萬七千九十四兩一錢。　蒙古王俸銀五萬九千九百二十七兩五錢。　各部院雜項
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兩二錢。　各部院公費銀六萬一千五百一兩七錢。
一在京每歲需用兵餉列後。　盛京俸餉銀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八錢。　八旗月糧四百一十
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兩三錢。　八旗拴馬銀一十五萬九千一十一兩五錢。　八旗前鋒護軍披甲喂
馬銀一十八萬五千六百二十二兩。　八旗牛種銀五千八百五兩七錢五分。一各省每歲需用存留列
後。　北直每歲存留銀七十三萬八千七百八十五兩一錢。　山東每歲存留驛站河道俸銀六十八萬
五千九十四兩。　河南每歲存留驛站顏料河工銀四十四萬七千四百九十兩八錢　山西每歲存留
顏料綢價銀三十三萬九百六十一兩九錢。　陝西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二兩。
甘肅每歲存留驛站等銀九萬三千三百九十八兩九錢。　安徽每歲存留漕河驛站等銀七十六萬
四千六百六十七兩。　江蘇每歲存留漕河驛站俸工等銀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　江西
每歲存留驛站經費本折顏料銀四十七萬八千四十六兩五分。　浙江每歲存留各項銀八十三萬二
千四百四十五兩零。　湖北每歲存留俸工驛站漕項茶價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　湖南
每歲存留俸驛站漕項銀一十七萬六千八百二十七兩九分。　福建每歲存留俸食銀二十一萬七百
五十六兩六錢零。　廣東每歲存留俸食改徵米銀四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八兩。　廣西每歲存留顏
料俸工銀八萬七千七百九兩六錢零。　四川每歲存留俸食驛站銀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兩五錢。
雲南每歲存留銀九萬一千七百九十七兩三錢。　貴州每歲存留銀六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兩六錢。
鈔關每歲存留游銅緞四顏料貂皮共銀四十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兩。
一各省歲需兵餉列後。　直隸歲需兵餉銀八十二萬八百一兩一錢八分。　山東歲需兵餉銀三十五
萬五千七百七十四兩零。遇閏加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六兩。　河南歲需兵餉銀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五
十九兩四錢。遇閏加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兩四錢。　山西歲需兵餉銀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三兩八
錢。遇閏加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兩九錢。　陝西歲需兵餉銀一百五十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九兩。遇閏

加一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甘肅歲需兵餉銀一百四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安徽歲需兵餉銀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七兩七錢九分。遇閏加六千四百六十二兩三錢。江蘇歲需兵餉銀七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三兩九錢一分。遇閏加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三分。江西歲需兵餉銀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兩零。遇閏加二萬二百七十兩六錢。浙江歲需兵餉銀九十七萬五千四百三十四兩九錢。遇閏加一十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三錢。湖北歲需兵餉銀六十萬八千四百六十五兩四錢七分。遇閏加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兩五錢三分。湖南歲需兵餉銀三十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遇閏加三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兩四錢八分。福建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兩八錢七分。遇閏加一十一萬九十五兩六錢。廣東歲需兵餉銀一百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四兩五分。遇閏加一十二萬五百八十四兩一錢七分。廣西歲需兵餉銀三十四萬六千五百二十兩八錢。遇閏加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兩。四川歲需兵餉銀六十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遇閏加六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兩一錢。雲南歲需兵餉銀八十萬五千九十五兩三錢九分。遇閏加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七兩三錢。貴州歲需兵餉銀三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遇閏加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兩六錢。關稅內歲撥兵餉銀二十九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兩五錢。天下錢糧出進存賸總數列後。每歲進銀三千四百八十四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加閏在外。每歲出銀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加閏在外。每歲存賸銀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七兩。

案天下之餉。合滿漢之兵。歲需者不過一千三百五十萬而止耳。明天啟鄭宗周疏云。嘉靖十年。兵餉共六百八十萬。至萬歷四十年後。頓增至四千餘萬。則今之兵餉尚不及萬歷年間三分之一耳。

吳三桂據湖南。兵駐松滋久。乙丙之間。和碩安親王統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趨湖南。兵至長沙之東。三桂調穆將軍為戰將。不敢輕敵。丙子二月。自松滋遇軍長沙拒戰。梁質人自江西為韓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敗安王。而後援吉安。訂於三月初一日合圍。留質人曰。汝於壁上觀吾軍容。歸以語東方諸豪傑也。官山在長沙東南。與瀏陽相値。安親王軍長沙東。官山之後。三桂軍長沙西。連營岳麓山。亘數十里。軍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與安親王決戰。諸將苦諫而止。皆誓死以戰。三桂坐瀏陽門樓。質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親王發兵十九路。自城北鐵佛寺後布陣至城之西南。長數十里。三桂亦發兵十九路以應之。將軍王緒先陷陣。清兵合圍之數重。旂幟盡偃。金鼓無聲。城上人盡失色。以為此軍全沒矣。少頃。鬨交鋒連發如急鼓。清兵紛紛墮騎。王緒軍衝突無前。莫有攖其鋒者。深入敵壘。獲全勝而返。偽將軍吳應貴者。三桂之姪也。搏戰為流矢所中。貫頤墮馬。夏國相力戰救之而歸。穆將軍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設伏以防。巨衆伏闕下。敵至。起而衝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鋒者凡三路。馬寶軍大捷。餘殺傷略相當。呼聲動天地。血戰至日中。天忽大雨。交鋒不得開。各斂軍而退。三桂初意氣吞官山。先發十九路。餘軍駐岳麓。留為更番地。不勝則後軍繼之。必平官山而後已。及見應貴傷。復値大雨。為之奪氣。曰。天意不測。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據營不復出。未幾應貴死。

吉王見浚。英宗第五子。天順丁丑。封于長沙。六傳至潞王子由棟。天啟辛酉襲位。後流賊犯湖南。王與桂王同舟奔粵西而死。今其府基為官倉。當年規模猶可想見焉。

明初。太祖第八子潭王梓。封長沙。後以妃家坐事國除。太祖第十七子谷王橞。初封宣府。永樂中徙封長沙。後以事國除。仁宗第五子襄王瞻墡。宣德己酉封長沙。正統元年。徙封襄陽。

武夷茶佳甚。天下茶品。當以陽羨老廟後為第一。武夷次之。他不入格矣。

江西有行水碗卦術者。至人家以碗貯水。投白米數粒于中。立能知其家事。凡祖先之姓字相貌年壽。一一不爽。間有一二字誤者。亦必字異音同。如之為知、朱為豬之類。似有人告之者。然必有一同行人立門外。強執途人而與之言。喇喇不休。而室中之人。其言如見。否則一無所知矣。此理之最不可曉者。

長沙萬福禪林主僧素默。以藏字畫一束求售。趙元孳臨二王帖一卷。破門石浪和上臨智永千字文。陳正言水墨花鳥一卷。魏國公徐晚草書大幅一紙。董字極佳。眞跡無疑。破門石浪住南岳飛來船下。深入晉唐閫奧。絕無近人蹊徑。黃檗軒而後。不可多得。陳正言近時湖南人。筆墨有士夫氣。非工匠手所能。徐瞻不知魏國公第幾世子。亦雄偉可觀。此皆鐵門和上所遺以鎮山門者。若師素慣過高。余不能購也。遂返之。又有石浪草書其自作山居詩二十二首。別為一體。佳絕。乃為俗僧借去臨摹。數日而還。則于每字之旁。皆以惡札書楷字以釋之。如楊升庵之釋岣嶁禹字碑者然。見之令人駭絕笑絕恨絕。此罪當加于使琴煮鶴數篇。昔有人以方竹杖贈一僧。後問之則已規而漆之矣。古今蠢人未容無對也。山居即事詩。自寫性靈。不拘體格。絕無煙火氣。今錄其十八首。一間茅屋不堪誇。不是雲埋霧便遮。幸得老來無個事。擔些竹葉煮松花。一　門徑深深路又荒。草頭多露月來光。其中亦有忘年者。日日焚香坐草堂。二　年來無事可營心。一把鋤頭所有今。翻向溪雲醒去好。長留明月伴松陰。三　山中日日有雲飛。飛的飛來歸的歸。惟有這些歸不得。留為山寺補僧衣。四　小橋流水入山陬。一徑松陰腳底收。處處白雲堆谷口。家家黃葉蔭枝頭。五　一村深樹一村煙。村樹深煙斷欲連。不斷不連分野色。濃濃淡淡夕陽邊。六　昨來相送出柴扉。冷露寒煙溼我衣。一路腳尖深凍裏。溪聲踏作雪聲歸。七　十年無夢到鄉關。為个蒲團債未還。幸有月來常問訊。不知身在幾重山。八　幸得為僧不甚貧。東來西去若雲屯。其中滋味無端的。手指青山一故人。九　山中有事不尋常。雲滿溪來月滿牀。處處花枝皆是字。山山鳥語說文章。十　一間茅屋住山陬。煙霧層層不上班。幾日欲消消不得。看來身在米家山。十一　紅霞遠散夕陽殘。且暮還家鳥雀寒。茅屋半間雲外出。梅花一樹月中看。十二　岩門竹外種芭蕉。嫩綠分陰過小橋。乍得一番新雨後。明朝色亦勝今朝。十三　一山黃葉晚秋風。陣陣飛來詩眼中。不是老僧吟不得。溪聲送出曲無窮。十四　春到春山草木齊。清泉白石燕啣泥。有時步出深雲看。片片春雲掛樹枝。十五　踏斷雲根閒路忙。春風陣陣野花香。無心石上看流水。不覺穿雲到草堂。十六　山中十月正飛寒。打落梅花雪一團。不及故園青竹子。枝枝葉葉好相看。十七　日日山窗夢不驚。牀頭青卷半公卿。山僧未醒禽先醒。過我雞邊三兩聲。十八

文恕師說湖南義象事。吳三桂之來湖南。有象軍焉。有四十五隻。皆一用之。故長沙人多曾見之。象各有

一奴守之。與奴最有情。奴死。人爲之製棺瘞。象必來視瘞。以鼻捲奴尸置棺中而蓋之。不下釘。人先于曠野中掘地爲坎。告象以其處。則以鼻捲棺而來。自置坎。復爲以鼻掩土。徘徊留戀。垂涕而去。一二日後必復來。去土開棺。諦視其尸。重爲掩蓋。嗣後或一日來。或三五日一來。必待其尸腐爛。人形盡而後已。凡象之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與一婦戲。借入草屋中。象見之。怒以鼻揭其門。奴恐。踰垣而出。象以鼻捲奴擲之。顛撲而下。復以牙觸奴。糜爛而死。象忽自殺其奴。乃從來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問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爲其逃也。少焉捲一婦人來。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觸婦人使言。婦人戰慄失音。久之始吐其實。官義之。貸其罪。別選奴以牧之。余謂此象可以爲刑官。可以爲律師。世人日亂男女之倫者曰禽獸。象獨非獸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歎息者久之。

偶與紫庭談及河州西寧涼甘肅等沿邊地方。太祖不設州郡而置衛者。蓋以邊遠重地。提此線索于五軍都督府也。紫庭爲之擊節。因誦李天生讀關詩云。聖主垂裳西顧深。前星已兆築華臨。風雷卜鼎神非故。劍鋏開基遂至今。萬里自天提鎖鑰。三千同日貢球琳。終憐戰骨崎嶇在。塞暗春遲白草吟。第五句亦即此意也。

賛人云。今堂子中所祀鄧將軍。諱子龍。江西南昌豐城之鬥人。少饒膂力。家貧。事母至孝。嘗遇賊。負母而走。賊追及之。將軍曰。吾將避汝。汝來尋我。是當死也。遂與賊戰。數十人莫攖其鋒。人始知其勇。後入行伍。以功積官。歸有聯云。百戰歸來。剩得蒼涼白髮。千金散盡。惟留江上青山。風度亦可想見矣。後起爲遼東遊騎將軍。死王事云。向在洞庭山華亭李如山曾言之。今益得其詳矣。

賛人言江西建昌有廣濟上人大方師之徒也。立願募造建昌之太平橋。三年而橋成。皈依者甚衆。有兵家子。逸其姓及貫。投師披剃爲弟子。忽有悟。一日于師前作禮曰。師父。我們未能。師問其故。沙彌取草一束。手執兩端。而穹其中。如橋狀。以火燒之。作禮而去。至今里外曠野中。踞地坐化。廣濟師聞之。三日後。積薪于野。辭別大衆。趺坐于上。舉火自焚。火已及脇。猶端坐不動。掀數珠擲火外。萬衆環視。唱佛號。聲振四野。師化數日。而太平橋忽爲火燬。衆始悟前沙彌之焚草蓋其象也。此事建昌人多有見者。

賛人少時猶識大方。後病熱。昏夢。走荒山曠野中。忽遇大方偕行數武。私自念言。彼出家人也。我儒者。奈何與之同行。遂駐步看大方遠去。復取別道而走。又遇二人偕行。久之亦失作。行亂石草莽中。虎跡縱橫。甚可畏怖。遂自悔曰。適同大方走。或限定後二人。皆不至此。今將奈何。忽見一茅屋。有一人出。曰。汝死矣。來此汝欲何所爲。答曰。平生所願。惟講勤二字耳。其人走入屋。持索而出。曰。怠懈則作牛去。遂失聲大叫。狂走而醒。此夢亦奇。先生當深思之。

鎮江錢邦芑。字開少。後出家。號大錯。其弟。字馭少。能詩。賛人誦其居庸關詩。居庸千尺薊門開。舊是中原第一關。屬國久通高麗使。邊烽直界朵顏山。天無私覆兵纔息。統有專歸戍自閒。只羨盧龍田子泰。燕然高節邁崖叢。其二云。昔將生當戰伐年。南軍正戍白狼烟。偏師渝海千艘粟。門接臀圍萬仞天。將略何人雖虎豹。謀談終歲筦金錢。一從解甲投戈後。博得中原日宴眠。此詩其三首。今逸其一矣。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躬庵于燕都曾見一殿。中藏鳥思藏銅佛像二驅。作男女交構狀。非金非石非木。儼然血肉也。須髮皆具。不知其爲何物。

鄧子喻。江西人。在郴州助紫庭丈墟田地。偶來談及何督師騰蛟。死潭州。埋沙港。其地已爲人築室于上矣。康熙中見夢于其子。并一老僕。言其地。且令扶歸。其子來中湘。如言得之。顏色如生。遂以棺斂。扶之而歸。

蕭山縣人來度。官滇中。嘗睡去。于冥中列坐審判世間事。亦有千古未結之案。嘗語人曰。余不久矣。今將實授也。未幾果死。其生時嘗親爲堯文言之。

上因修一統志。令天下皆具輿地圖冊。以致鼎城道理之遠近。皆聚于統志館中。余向雖曾泛覽。然未及鈔寫。將以俟之異日也。

蒲孟昉。太和縣人。富可敵國。然能應援四方之士。別庵先生每過其家。後因韓大任在吉安。屬援其糧餉。上聞及之。而老于囹圄焉。

泉州同安縣人林時山。字樓船。在臺灣以功封伯。後因保舉施烺。烺叛。遣杖削職。其子前在都。忘其名字矣。有書十數卷。曰明季紀事。自隆武二年起。癸亥鄭氏國亡止。皆臺灣事也。文筆雖不能矯健。而紀載詳明。碣于兩在都門曾見之。

劉鉦非言吉安烏兕人陳箕南。字狂奴。其弟陳遺。字二止。鼎革後不薙髮。狂奴死于甲午。二止隱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見一人。後因山賊之亂。諸郡縣發兵勦除。兵過其居。見其有髮。以爲賊也。執之以歸縣。鄉人皆知其賢。謀劫之途。二止曰。無以我一人故。累及一鄉。宜衆散。使歸報吾子弟。可與棺一具來縣前。吾將死矣。時知縣甯夜鞫之。曰。吾不忍先朝。逃深山窮谷中。以全吾髮。爲聖世之夷齊。一奴外無他人往來。寔無寸鋌。予將何爲。知縣審其非賊。諭令薙髮。曰。是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錄其口供而上之于郡守。郡守論之再四。堅執如前。守大奇之。曰。是非賊。縱之使歸。全髮山中。數年後始死。

康姓。本西江吉安府廬陵縣人。其始祖姓匡。諱恂。宋藝祖時。與梁灝同榜。因姓犯帝諱。詔易之。帝書王康姜三字。令其自擇。定康姓焉。

長沙四十八顛。門臨清池。地當山麓。境頗幽折。開山之祖。爲秀白大師。教下座主也。今堂頭師別號卞山下人。爲余言。有頂希邀之見相寶塔。乃衣缽塔也。其肉身塔在兜率寺。在衡山衡陽之間。臨湘水。言出師口。未敢即信。存之以備攷訂可耳。

錢婶云。婁潤縣南二十五里。有車軸山。上建無量閣。尼僧氏居。僧氏年五十餘。一日告衆坐化曰。三年後啓龕。吾復活矣。遂泊然而逝。衆以全身封龕中。屆期。衆數千人啓龕。顏色如生。以手指案其肉。頗勁而血

不疑。以鍼刺之。血出如注。然竟不復活。遂封龕而建塔焉。

楊涵齋述建義侯林興珠阿克薩之捷甚詳。建義本江西南安副將。後陞辰州協鎮。平西兵至。降于周。後在湘潭。涵齋勸之投誠。僞周平。封建義侯。甲子之冬。上在景山召見。詢良久。論及火器之利。因問所以禦之者。曰。惟藤牌第一。上問藤牌爲何物。侯曰。即人家所用之綿被也。上笑曰。是何能禦。侯曰。柔能制剛耳。因詳言其進退發閃之法。上頷之。又問曰。藤牌之外。更有何法。曰。有藤牌臣家有其器。上立命取至。曰。汝家有能用此牌之人否。曰。有數人耳。遂召六人來。于上前舞蹴。上命善射者數人以箭頭射之。數發皆不能中。矢未發已躍至面前。疾于飛鳥。上大喜。問能用藤牌之人何方可以召募。得人幾何。可以成一旅。曰。多則一千。少或五百。可以用矣。惟臣鄉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須于閩募之。上曰。此去閩遠。往返非數月不可。今直隸山東河南多臺灣投誠之人。召用之。五百可得也。侯曰。誠如上諭。遂召募教演。未幾而成。亦未知上之將何用也。至乙丑春夏間。上命往征羅剎國阿克薩城。羅剎國在極西絕荒遠。幅員極廣。阿克薩其極東之邊界也。在烏龍江側。與俄倫鄰。樹木爲城。一將守之。兵不滿千。其人猛如虎豹。而火器尤利。發無不中。俄倫時被其害。子女參貂。搶擄殆盡。俄倫之貂。爲天下最。以羅剎故。不得時貢。且數以羅剎之過上訴。上既平三藩。未嘗一日忘羅剎也。乃命彭椿公領鐵騎三千。爲陸路將軍。林興珠領藤牌五百。爲水路將軍。往征之。水陸並進。上曰。阿克薩城。吾得其地。衆少不能守。多則餽餉難。吾非欲其地。特以俄倫時來哀訴。吾不忍其被暴。命汝往討其罪。汝彭椿體朕此意。林興珠老將知兵。宜聽其方略。以時進取。邊地早寒。不宜久駐。林侯南人且耆。不能寒。城克令其先歸。汝彭椿撫其衆。欲歸羅剎者放之歸。有降者與偕來。燬其城柵。踐其土地。蹂躪之使不可復耕牧。則自外四十八旂揚兵而歸。若五六月間不克。亦即能歸。待來歲再計之。兵進。五月間至其地。以俄倫人爲向導。初。羅剎屢得志。二十年無一騎至其地者。城既狹小。則皆散處於外。偏聳。俄倫人導吾衆。走深山中。亦不深語邊路。諳方向耳。見有人煙。趣圍之。數家聚耳。屋皆以樺皮。甚堅緻。執其人問之。則去阿克薩不遠矣。有一人逸而走。林侯曰。宜亟進矣。使其不備而圍之。令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少遲衆合。不可當也。無待舟師。彭椿公遂以鐵騎三千進。比其人至。兵已逼城下矣。城中人不多。衆散處不得合。內外隔絕。城四門皆有巨砲。猛烈不可當。然司砲者皆隔于城外。無能施放者。遂困之。而城堅不能驟下。城有守將。其父亦守一城。相距七百里。城傳烽燧。其父率衆五百。自上流乘木筏順流而下。五月二十三日抵阿克薩。二十五日。救兵已至。偵知之。林侯曰。是兵自水來。若使登岸。則不可當。吾以水軍往迎之。皆斃之于江中。大軍之圍。不可撤也。則皆令衆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頂。持挺刀以進。羅剎衆見之。驚所未見。呼曰。大帽韃子。衆皆在水。火器無所施。而藤牌蔽其首。槍矢不能入。以長刀掠牌上。折其脛。皆踣江中。殺傷大半。餘奔潰而逸。興珠不喪一人。復圍城。興珠曰。此俘勝。城若不克。大軍至。無噍類矣。令三千五百人。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城中呼號。請降而出。縱其守將歸。有降者置軍中。堅守之。三日而城下。侯遂先歸。侯之衆在瀋陽墜騎而死者一人。病死于途者三五人耳。未嘗亡一夫于敵也。陛見。上大喜曰。林侯之功。史冊所未有也。下部議賞。不

酬其勞。上命吏議。彭椿公既平其地。甫歸報。而羅剎已于其地復建城。比前愈巨。益其衆。耕牧如故。掠俄倫益甚。上怒彭椿公踐踏其地之不力也。以前功折其罪。并侯之功亦不敍焉。林興珠雖老。不能一日無婦人。詩制惟主行師。可攜婦人。且勒貝子公皆有定數。公以下不得有。林以女子髡其頂。詐爲男子裝。置帳中。興珠不能交結諸當事。更不審事上之左右。初。上命侍衛師寶關寶隨師東。興珠以帳有婦人。不令二人坐。來則坐之帳外烈日中。二人以此怨之。歸語之于上曰。興珠固善戰。然輕佻不持重無大臣體。且私攜婦人。上曰。彼老非婦人不適。可無問也。然以此少之。

予堂在秦。欲遊太白。李雪水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使人。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雹傷。故諺云。窮不辭武當。富不登太白。

饒鄉賈有馬賢子病癖。脊間有塊凝手。病日甚。百藥不效。死矣。其父恨之。取刀剖其脊。有物如筋狀。韌甚。取出。刀斧不能割斷。其物既出。而子之鼻間栩栩然。撫其胸前微溫。遂縫刀割處。置之于地。久之漸甦。經一晝夜能言。索湯水。竟生矣。調理久之而愈。此事雖怪誕。然有華陀之方。皆從此入想。惜其學不傳耳。聰明而能深思者。當於此別開一路。

李棠字紹林。桂林府臨桂縣人。以御史降廣東雷州知府。三桂變後。檻車逮至常德。棠在朝。時特疏糾三桂。故欲得而甘心焉。至則以其人望。脅之以爲中書舍人。來衡即位。陞大理寺丞。後投誠于韓撫軍世琦。棠昔亦嘗論韓。韓不以介意。厚遇之。入朝。上怒其反覆。論戍遼左。仲翔在常德。嘗主其家。

在衡時三月中。聞蟋蟀聲。虞臣以爲異。非曾曰。吾鄉四時常鳴也。又有蟋蟀躓于前。色爛然如白銀。此亦中原及東南所未見者。

偶閱正楊二冊。乃汝南陳耀文之所著以正楊升菴者也。升菴之書固多謬戾。而陳氏正之。亦十得二三耳。聞更有正正楊一帙。尙未得見。正正楊與非非國語。千古奇對也。

棠庭言西洋有製南鉛法。每鉛一石。追出銀四兩。銅六斤。餘皆變爲黑鉛。亦厚利也。余向以黑鉛即南鉛。則南鉛皆變爲黑鉛。然爲時頗久。若不多折耗。則利亦可倍。

楊升菴云。史記旁羅日月星辰。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俯察旁羅。升臺登虛。尙書考靈曜云。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頃。加三旁蠡順除之。（毗朱華改作卸依鄭注也）鄭元注曰。蠡行十二頃。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頃也。蠡納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斷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據此則旁羅乃測天之器。如今之日晷地羅也。十二頃者。十二時分爲十二方也。此可補史記注之遺。此說有據。而晦伯非之。謂旁羅爲測器。即不可以證史記。而今人名向盤曰羅經。則羅本之此也。余謂十二頃即十二向也。

楊云。唐詩瘴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山僻之地聚爲墟市者曰囂。周禮曰。禁其鬬囂。注。鬬以力爭。囂以口爭。交市之地必多爭。故禁之。此亦可以證囂之爲市。其義所從來遠矣。後世市謂之墟。歸市曰趁墟。言有人則囂。無人則墟也。蜀謂之場。滇謂之街。嶺南謂之務。河北謂之集。此解唐詩囂字甚可。而陳力非之。亦太過矣。

致得漢高祖起沛時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與紫庭談諸葛孔明之出祁山。屯兵五丈原之失。歎陳壽之論孔明。分寸不失。觀場矮人。未可與論古今也。紫庭見解超卓。迴出倫類。天下不多見也。

衡岳集賢書院在集賢峯下。祀李鄴侯韓昌黎趙清獻周濂溪羅洪先五先生。明太常夏良卿爲守茶陵時。同編修張治知縣彭簪所議建者。後因朱晦菴張南軒二祠毀于方廣。郡人仲鳳儀重修是院。遂以朱張二子之主附之。春秋合祀焉。今亦以僧守之。書院地基頗寬敞。屋宇皆修整。守祠者有數僧。甚覺不寂寞。環院皆松篁。左數武爲過子頤湖文定公專祠在焉。又半里爲掇甘泉書院。院旁紫雲洞左上有陳白沙先生祠。甘泉少承白沙之學。以白沙嘗寤寐衡岳。卒于是。構祠于此。院左有甘泉坐石。有端默石。有甘泉洞。

南岳規模宏闊。過于岱宗。無論嵩華。初陟山巔。即覺氣象迥別。羣峯羅列。層層拱出。各極奇秀。而雄渾博大。絕無巉巖刻削之狀。正如當時象鼎。雖丹碧爛然。而太樸渾淪之氣。非鬼工匠手所能擬議。又如杜少陵諸絕作。必非清新俊逸超脫幽奇等目所可形容者也。

南岳絡系潭。當華岳嶺之右。其上飛流數道。穿諸嶺而來。匯于潭。潭在兩山峽中。亂石林立。急流觸之怒躍。旋而成潭。蓄水安流渾而爲一。則其色紺碧。一遇蠻搏衝破水面噴濺而起者。其色如珂。如雪。如鑪冶之銀。凡水皆然。疑急灘遇石而碎。急不得復合而求合。愈急則灘而爲螺文。水當方破未合之際。色白如霜雪。水爲石碎千條萬縷而下。歸于潭皆細如蛛絲。重重灘瀨潭如一極大車輪運轉于下。而幾諸嶺之水。抽爲銀系以下洩。不知化母于何年月日。理此一副機杼。軋軋至今。歷終古而不窮也。初命此名者爲誰氏。可謂善于體物者矣。

絡系潭而西。路反稍就平坦。石益奇秀森列。諸峯稍稍出。泉左右交流。淙淙若琴瑟笙竽。路當平衍處。皆良田。時引山泉以灌溉。至絕頂而猶然。人言南岳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承之。或左右分之。匯之細若鵾弦。壯如奔雷。瀉爲垂珠。仰爲噴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爲碓。趨止自如。泉所至爲佃。所不至爲圃。乃此山之獨盛。信有然矣。

南岳玉板橋。或曰御班。言朱徽宗嘗至此。故名。按徽宗未嘗南狩。安得至此。野人之言。不止齊東不足信矣。

于玉板橋回望。岳廟在咫尺。天朗無雲。湘流亦明滅可見。諸峯斷續起伏。如龍蛇蜿蜒。或見其首。或見其尾。或見其爪牙。盤旋糾結。勢無定向。眞奇觀也。

上封寺西一里爲湘南寺。寺踞煙霞峯麓。地極奇峻。有巨石嶒壁。鐫大觀字。趙忻筆也。其下有隱身巖。唐懶殘以指畫石曰。身健端須飽此。心閒山臨水極幽尋。待余昔徧湘南寺。卻向山中老定林。

余謂南岳乃一幅朝會圖也。祝融一峯。獨尊最上。羣峯不能望其面目。如聖天子端拱穆穆于九重之上。天柱諸峯。環列左右。如公孤岳牧。垂紳正笏。侍立于丹陛之旁。七十二峯羅列其下。如寀寮庶采。揚庭拜

蹈于墀陛也。紫蓋一峯。則向而走。如大將受命于朝。整因門而出。得專征伐以討不庭。五嶺諸山。拱服天末。如四夷八蠻。稽首向闕于絕遠也。中國威儀。已定紛末于此山矣。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蓬桅舵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鈞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崖碎。禹峯之文遂爲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踞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誤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臙脂去少許。亦異矣。

南岳羣峯皆向祝融。獨紫蓋別爲一局。然其支皆界湘而止。湘水自西來。繞衡之南而東。九背九向。歷歷可數。蒸水耒水。茶陵之水。皆在目前。諸峯不能一一知其名。清然羅列。殆以百數。焉止所謂七十二哉。昔人言目其巨者耳。

身之所處者高。則目之所及者遠。人立平地。平目而視。不過數里。目光之所切。止于此矣。

武昌縣城甚小。即古之武昌也。孫吳之所都。庾亮陶侃之鎮皆此地。今之武昌府。則江夏也。縣城臨江。庾樓在焉。元次山之退谷。蘇長公之九曲亭。皆在縣城西。吳宮故址。則西山寺也。

喜雨亭記後段云。歸之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太空。太空冥冥。愼庵曰。天子曰不然。當作天子曰否。蓋上下皆用韻。而此句獨不然也。

後赤壁賦。蓋二客不能從焉。愼庵曰。此句之上。必脫一句。而焉字當衍。蓋從字與焉字宮字韻叶。而上句脫去。亦不成文理也。

愼庵摘崔考功黃鶴樓詩之五六云。六之鸚鵡洲。乃見成語。漢陽樹則捏造成對耳。且芳草萋萋。亦屬見成。而晴川歷歷則何所本。且歷歷漢陽樹。截以成句。而萋萋鸚鵡洲。成何文理。古樂府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是歷歷字貫下樹字。而萋萋字則遡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對。今上四句皆不對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閣筆。而千古更無異辭。皆不解也。若云只取氣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氣格耶。愼庵此言細入毛髮。吾恐考功尚還復起于九京。亦無以對吾愼庵矣。

吾少讀東坡赤壁二賦。已知即此一磯。將錯就錯。原自絕妙千古。而後人殷殷考訂校正。一何愚也。亦豈本赤鼻。見酈道元水經注。昔臨大江。今隳下長巨洲。成陸地。距大江遠甚。滄海桑田之變。亦甚速也。赤鼻者。乃一大石。突出于外。形如象鼻。其色微赤。故名。即毛寶放龜處也。磯下有亭。中豎石碑一座。大書赤鼻磯三字。亭前崖有石爲巨龜形。昂首水涯。白龜落之上。復有亭。中塑子瞻像。有子瞻臨江仙諸詞。亭中有額。徐子星題曰。萬古風流。亭西向。亭之東上有堂三楹。扁曰二賦。南向。兩壁鐫諸名士詩文甚多。又東北上有石級數重。上建傑閣。扁曰留坡。庭中巨碑鐫兩賦。乃元趙松雪所書。嘉靖中黃岡令孟津刻之於石。又念奴嬌大江東去詞。大梁鄒鳳儀所書。皆俊偉可觀。閣已廢。不可登。閣之前下有亭。扁曰酹月。轉而東南。

爲新構王公新祠，昨爲游嚴所處，今更新之，夫亦毀諸亭閣，皆坡公舊迹，頹敗零落，不可名狀，而王公之祠獨巍峩輪奐，乃爾，宜乎神之怒也。

王公祠東一小港，又東爲安公廟，相傳大江昔經其下，爲泊舟所，祠壇最盛，今距江既遠，略無牲牷之獻矣，嗟乎，勢之所在，人爭趨之，勢去則冷，雖明神不免，而況于人乎。

白龜潜去江雖遠，以水大猶存滹滹焉，緬想石臨大江，所謂巉嚴嶷峩，虎豹虬熊，皆極形容之致，今地既平，坦石亦不高，無足觀矣。

太白詩云，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老人星近南極，中原不可見，必登衡山之頂而下望之，今時中原夏夜，老人星出地平數度矣，則南北岳爲之也，余意祝融之頂，夜觀衆緯，必能見近南極諸星，如十字架蜜蜂等，世之通天文者絕少，故世罕知焉，余至衡山，又不能留宿，以見世人之所未見，亦付之無可奈何已。

衡山有望日亭，僧云，惟此地可望日出，當天氣晴朗時，雞初鳴，坐此以俟，日出如車輪，奇莫能狀，而山下方夜半，余晴云，登岱宗日觀者，言亦如此。

望日亭之東，壁刻岣嶁峯禹碑七十七字，碑本在岣嶁峯，韓昌黎詩曰，岣嶁峯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𨑉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而，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劉禹錫寄李衡州詩曰，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

以爲在岣嶁，劉以爲在祝融，蓋唐人多未之見也，迨宋朱晦翁張南軒博采廣搜，竟不可得，晦翁著韓文考異，謂衡山皆無此碑，以韓爲傳聞之誤，故六一居士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鄭漁仲金石略，皆不載此碑，嘉靖中，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打碑，刻之夔門峽中，後亦不知所在，俞憲張季文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書院者，字皆科斗，不可識，嘉靖初，閩子生沈鎰自謂能辨此，因爲之釋，其謂有神人授之夢中者，益怪誕，而湛甘泉信之，爲文書釋文後，而楊慎郎瑛亦各有釋文，字多不同，皆大勤惑，使又翻刻于此，余睹流傳刻本久矣，形聲意象，展轉求之，不得其故，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六經諸史暨三藏十二部諸家之書皆然，不止一岣嶁碑已也。

衡山有觀音洞，洞上有石橋，陵空架石，自下望之，非復人間境界，橋畔蒼松倒垂，云昔已枯死，今其干復活，時羅念菴所手植也。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者，花綠色如碧玉，香遠過之。

靈巖繼起和尚，應南嶽福嚴寺之請，攜數千金，領職事人僅至衡山，時繼公名震海內，道俗數千人迓之入山，至福嚴一宿，福嚴方營齋，夜大風拔木，殿瓦落盡，通日不休，師召衆問曰，福嚴向多風否，衆曰，福嚴數千年道場，何若多風，何以安衆，繼公默然，舉衆即去，至中山上堂而歸，此後無復興之者，繼公東歸，爲言其事，故知之者少。

凡游再交友登臨，皆須全副精神應之，若當精神勞瘁之時，少一懈弛，反成窒礙，不可不慎。

余宿衡山，當開堂時，夜半步廊，聞雨聲如注，風撼屋宇皆動，曉起，主僧來言，夜來峯頂大雪，山屋後仰望，自香爐峯以上，皆爲雪覆，如銀堆玉砌，香爐而下，依然翠靄千重，時風雨猶未止，想上封正在撒鹽飛絮也，雪景之奇，于斯極矣。

武昌縣之西山寺，舊即吳大帝之避暑宮，旁之靈泉寺也，寺左有九曲亭，乃東坡之所築造，而子由之所記者，扁曰文章名義，乃于北宋之所書，又丹九曲煙樹，則徐子星之所書，歸田身世總虛浮，醉酒臨江笑孫郎，宮名避暑，霸業而今安在，江山屬面目，登高作賦，獨東坡亭傳九曲，風流千古猶存，亦徐子星筆也，境作絕東坡眼力，因自過人。

嶽麓山居詩云，不定游方不戀家，下牀移步即天涯，無心過境偏勝，生眼看山山特佳，（作佳疑衍）頭臨曉煙行薜荔，身沾夕露臥蒹葭，村村醉一他鄉無算，滿路來嘗落花，此詩別爲一格，清硬極矣，又有題畫詩曰，買个小舟撐，村南與村北，何時撐上山，拋卻擔雲宿，又題畫句云，石染橫雲翠滿岩，一片秋山覺飛藻，又句云，汐鍋無蓋煮青天，皆奇句，非人力所能到也。

余自幼有五嶽之志，自壬申之春，始登衡山，上祝融，望七十二峯，紀遊覽當自此始，雖然，昔人五岳之遊，所以開擴其胸襟眼界，以增其識力，實與讀書學道交友歷事相爲表裏，而有助之殊，爲益于語言心思之表，故其益益大，觀戚繼先生之教伯才，可以悟此矣，吾觀登一名山，覽一奇境，而自審其胸襟眼界，依然與下阿蒙，又何苦費時日，喪精神，勞僕夫之筋骨，誠香積之供，而登降上下爲耶，反不若枯坐于茅屋之下之爲安且適矣，不可不猛自警省。

李物機不知何許人，行乞于漢口，不畏寒暑，不擇飲食，喜噉生肉，語遲遲不可辨，至人家，輒取紙筆亂書不止，字多不識，間有一二成句者，四方人實其語多奇中，有乩仙降筆，稱爲仙人李物機云，不庵先生嘗見之，曰，其所書詩句，多宗門語，蓋宗門中人也，漢臬小草中有李異人傳，紀其事，余過之漢上，立一本器店前，睹兒圍繞無隙處，物機帶笠，衣綠布棉襖，口喃喃作聲，眼時睫無已，持煙筒連吸數十筒猶不止，街壽以其所書之紙畀予，首幅云，指鬆頭髮，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孫，其後字多不識矣，觀此則是費隱，或石車會下之人，畢一禪客也，每幅之後，必有南京報恩寺，恐此人乃金陵遺老，逃而之禪，別底心疾者也，亦可憐矣，而世人反以仙人目之，不亦冤哉，嗚呼，世間事類如此者，亦復何限，爲之三歎。

甲戌四月十六日，于郴州見毛蟲化爲胡蝶，張翼徑尺，幾與羅浮翠雄長矣。

郴州又有物，形如蝦蟆，色甚綠，四足長過于身，指爪甚異，能援樹本升其顛，附壁而上，行如猿猱，蹤也，不知何名，前于中丞署，于後園見此物于樹杪食花，執而縛之，投水中，亦能游泳，今日更見其一，皆所未嘗見者。

料理秦逸九衙門，各色畢丹碧燦然，亦可喜也，雖未盡余胸中境界，然山川之險要，關隘之迂直遠近，兵將之所駐札，外夷之所游牧，已粗悉舉其要矣，關邊塞者，未之能過也。

李楚玉有友數十人，皆閩何少年英俊，人各有長，相約各執一藝，務盡其理，數日一會，較其所得，必快聚

一二日有不中程者，必罰其今皆斐然可觀矣。此與予教諸子之法，不期而同，斷之不發狂者，然余風塵奔走，未卜歸期，諸子四處，合并無時，不如諸公多矣，為之慨然。

閻鱗曰：資主必相忘而後可久。余曰：忘履，足之適；忘帶，腰之適也。忘資，主之適也。閻鱗為之擊節。

彭躬庵住寧化縣石難公館，門徑幽寂，有山林之致，書其門曰：自是消窮達，青山傲古今。讀此聯可想見其人矣。

松坪詠一人歸陸稼書去官詩中一聯云：有官貧過無官日，去任榮于到任時。佳絕，非陸先生誰當此語。

嘉定寶山衛，築于明永樂七八年間，時轉漕尚用元人海運，行海者望海收帆，此地皆平壤，而黃浦乃入吳之口，特築土山三百餘丈于江東對岸，所謂寶山也。有衛城，久廢圮，其基猶在，今上命移其衛于內地云。

文覲師出家于甘涼，皆游學于寧夏，寧夏城北二里許，有海寶塔，古道場也。圮廢久矣，有山西商何雍真兄弟六人，以舉勇武斷鄉曲，為人報不平，賈于寧夏，偶于途中避雨，聞梵唄聲，乃六僧結制修淨業者，雍其有省，慨然曰：我于何日亦得如此足矣。游海寶，見塔心動，遂捐數千金，建造叢林，規模宏大，請慧光和尚主持佛事。慧光，廣東人，入終南山習靜，苦行數十載，龍天推出，允為一方唱導之師，不受他人盧拂，亦不偏執一家言，或禪或講，遂學者之意，皆榜于柱曰：大權越不見僧過，善知識能順物情。戒律精嚴，福慧具足，慈山紫柏而後所僅見也。文覲師在塔下曾為庫頭，故言之甚悉。

彭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易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為他人假去，余取易悟穴悟二書觀之，易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偽為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張無一得免，況榮國耶！向者止于奇壬風角禽星演禽等，今又奥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于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容又有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殆有誤。）天文實用及地毬經緯圖，皆利氏西來後始出，姚榮國安得有此一齣學問耶！市非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讀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其不可解也。

小謝新居宏敞，正堂顏曰融中，蓋取天台以融三觀義，于三觀內獨舉中字，則已不融矣。當曰融三，庶無偏倚。

吳三桂之婿王長安，昔于九日奏女伎于行春橋，連十巨舫以為歌臺，圍以錦綉，走場執役之人，皆紅顏皓齒，高髻纖腰之女，與中勝事，被此公占盡，乃未變之先，全身而沒，可謂福人矣。

張伯抵，有自製自行時辰鐘，兩響小銃，皆精妙不讓西人也。

金華府武義縣，明招山惠安禪寺，乃晉阮遙集之宅，捨以為寺者也。唐有德謙禪師，號獨眼龍者，皆主斯席。昧山見潙山，因緣不契，潙山指見獨眼龍者，即謙公也。宋呂東萊寓此，著大事記，朱晦菴、葉水心、陳同父皆往來于此，有金貂亭、蠟屐亭，皆阮公遺迹，玩珠則東萊遺迹也。自元迄明，無復興者，今頹敗甚矣。

諸葛恭門于學中見一異事，長壽菴者，今石濂和尚所居地，本僧有得道化已十四載矣，封龕于室，南宋人塔，石濂偶有興造，將茶毘焉，已擇日矣，忽見夢云：我龕中肉身堅固不壞，它日當出，不可焚也。啟開龕以示四衆，石濂疑信相參，乃禱于龕前曰：若予一人獨言，恐涉誕妄，如師有靈，乞見夢于大衆。長日大衆果皆有夢，遂徧告諸山耆宿長者居士，四衆雲集，而啟龕焉，顏貌如生，端坐拱手，指爪甚長，惟頭及頸上有小蛀孔二，設高座供奉焉，四衆瞻歎，咸以為得未曾有也。

林西仲，閩之閩縣人，戊戌進士，為徽司理，決冤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于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辰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于次月復閩，新安逆龍寺僧齊為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顛搬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佛相符，幻異極矣。

於開元宮看百鶴圖，雖不能辨其真偽，亦佳迹矣。畫者凡人，別開一路，頗入十景寶中，惟松雪守定唐人規矩。此圖本唐閻立本粉本，藏在祇苑，松雪蓋臨之也。有吳炳跋文，亦疏逸，乃虞山錢介士所藏弃者也。

廬山僧書紅葉上一詩，佳絕，隱公錄之，葉上字亦佳，詩曰：小葉飛來不忍看，亦向將為太虛寒，樹頭零落秋將晚，一片丹心血未乾。隱公云：此僧乃金道隱之姪也，惜失其名。

崇禎庚午，阿迷州土司普明聲作亂，初，阿迷州鄰土司祿洪之父，曾殺明聲父叔及姪，久圖報復，洪乃糾濃昂沙龍諸土司合謀其肆虐非于當事，明聲滋懼，遂成騎虎，至次年辛未，所燬破州邑如彌勒州十八寨，所村屯如竹園則溥羅洪寨一畝田寨，俱蹂躪一空，朝議大師征之，更議用土攻土法，令祿洪協力合勦，不知其原為狐兔，陽相仇而陰實相也。是年秋，雲南布政使周公士昌受命監軍，統大兵七萬，而阿迷州圍數月，明聲密偵我伍，譁卒潰，突入大營，祿洪作逃，各將驚北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士昌罵賊死。文武官被害者共十八員，明聲乘勝益猖獗，卽攻圍臨安，三日夜，知府李懋觀登城，數其罪，賊歸罪中朝，謂係滇將商士傑所為，飛火砲上城，幾焚秦侯祠，城中諸紳共議不守，遂萬金賂城下，并責以桑梓誼，圍乃解。先時，明聲與士官吳必奎有鴻溝約，更欲攻廣西府，經路宜良，徑入省會，以覘前盟，時烏合之兵，散不能收，而司帑告匱，惟閉門死守耳。廣西知府張繼孟，時攝行道事，極知兵備不繳，欲圖權宜計，乃數明聲十罪，令四將張賈生且王見可持檄往說之，及城賊懾，我從城上投檄讀罪，而詰曰：數我罪，義也；知我仇，智也；招我降，仁也；更不我疑，信也。有此四德，夫復何慮？並問及鄉貫，使者以扶風對，明聲拊掌喜曰：事何奇也！昨交趾武總公寄札云：東漢時交趾作亂，扶風馬伏波將軍招之降，至今有銅柱，今招我者亦同是邑，太必非天所以有小人而賜之生全也，不降何待！卽令兵目阿補付以降文，隨二使詣府乞降。謁于息宰祠，投見鄭侯曰：息者，止也；宰者，殺也。息宰二字，有止殺之義，卽詩所云遏劉也。允其請，立之營事，輒再四論阻，恐中賊狡獪，而挾撫焉。侯曰：所慮固然，但使兵連不解，禍連不休，吾猶恐之。今日兵無可連，禍無可延，徒束手自斃何益？且忠信篤敬，蠻貊可行，息宰之約，自許而自食之，若之何？其以示疑

耶。遂陞堂整隊行。時二月二十有五日也。繼孟弟繼周暨郡人士踴躍侍以殺苦口交阻。繼孟不顧。經深林大箐。輕三日夜至息峯。賊尙在疑信間。以隔河投見輯。繼孟笑對使者曰。彼欲誘彼偕。我亦欲中我法。隔河。非禮也。渡之便。賊夜偵無兵。始率衆渡河。札兵松林下。變身伏道左。叩首乞降。繼孟馬上揮指曰。汝是皆則罪乎。光天化日之下。何以爲梟。已犯不赦之條。但旣來降。應以不殺降之法待汝矣。命于息峯寺候鞫。及至寺前。賊千餘輩。執械圍繞。以防我謀。諸從者毛悚。繼孟不之懼。衡擧以入。則舉敬逆如神。俯伏階下。汗淋漓。泣訴被誣之由。備悉其狀。再泣乞憐。繼孟曰。余涖任後。不卽整軍問罪。正憐汝無知。姑自悔過。以開自新之路。今旣知罪。自應造之御前。可待汝以不死。遂命遊拱。則舉感泣。衆皆帖服解散。且獻鋭捧刀。指而誓曰。小人不自量力度勢。致騷以逞。茲者首領之保。若俟恩。其敢設也。願負德意。有如此刀。又叩謝曰。昔伏彼招安。雖降見有銅柱。今小人投誠。可云銅柱重光。卽傳兵目搜衆首狀以紀其事。乞留一言。繼孟援筆題之于壁。見檜扁書皈依寺。繼孟曰。汝旣歸順于我。當易去扁上反字。改曰歸依。則舉叩謝而去。繼孟慮郡人猶疑。乃兼程歸郡。漢夷人士。郊迎而賀。當事者嫌不數服。及夏。案滇李君下軍。悉其罪逆之當宁。是年七月。明舉乘擁旨未下。欲報祿仇。圍祿之句尾城三日而下。洪倨以身脫。繼孟聞之。遠冒風雨。七日至郡。而爲呼叱。明舉隨泣。以父叔姪之仇訴。繼孟曰。人誰無仇。解而乃釋。忿結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責還祿之叔及二妾一幼子。肖請矜弟。滅獲十八人。俱解之當事給洪矣。至九月。明舉恨家叛何天衢投漢。投以辮。復欲甘心于何兵已屯三鄉。而明舉尙未赴也。繼孟密令張貫用皿于有子之妾萬氏。令氏弟萬人英遂之伊子。謂此時受撫。後子當襲。不則幾百世基泯矣。萬氏依其說苦責其夫。時三鄉屢以兵北犯。而內叉舉之肘。兼陡發疳。患悶三日中氣而死。人幸禍根絶矣。比次年春。適晉兵頭祭何叛逃投臨安兵道。辮萬氏不偏。巢作向導。一鼓城可破也。時武弁雖誤信其言。急欲邀功。報之當事者。請兵徧擧行檄繼孟入省。與聞。力止之。當事者陽聽。而陰已發兵。且繼之衛。適繼孟中惡伏牀。聞之大不懌。兵巢阿迷城。萬氏初以爲奉旨之兵。守死以待。訪知之。更以逐寇兵爲名。喪我軍五六百餘。當事者始怨及首事。已成噬臍。案滇李君星夜過札。繼孟令入阿迷。解其禁。而繼孟疾正劇。強起臥于輿。歷八日夜而至臨安。見李君議其事。卽日帶疾以入。萬氏泣迎道左曰。氏以少年孀婦。守齠齡之兒。閉戶安居。不期上之人何苦借人性命。要自己功名耶。卽署州事何二守亦密令其死守。此則氏之所不解也。向非君侯來。合郡士民皆不分玉石矣。繼孟乃慰以溫言。令撤其兵。閱三日。氏始不疑。兵乃始撤。繼孟旋郡。萬氏繼其子孀遊。投見婁案君。泣愬之詞極悲切。案君憐其狀。札諒其無它。奏之御前。尤其撫。而滇南始撥寧謐云。

子霖言北都正陽門西月城中有關壯繆廟。東月城有觀音大士廟。其觀音廟乃崇禎中敕建。以祀經略洪承疇而配關壯繆者也。後知洪生降。改祠大士焉。

福齋言嘉靖以前。世無白糖。閩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墮泥于漏斗中。視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異于平日。中則黃糖。下則黑糖也。異之。遂取泥壓糖上。百試不爽。白糖自此始見于世。繼莊曰。宇宙之中。萬類畢具。人蓋渺小。不能發其緼。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諸械木炭和合而爲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喩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

賜姓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値其誕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而請降。甘輝不屈而死。洪復亦罵敵而死。

洪復。泉州同安人。初爲優旦。賜姓拔以爲將。上臺嬌態如婦人。而勇冠三軍。射能百步穿楊。賜姓嘗目觀汝才略可爲大將。惜汝之性情氣質柔弱耳。復曰。復蒙主恩。今至于此。必爲鬼以報主。大將則何敢云。賜姓曰。何爲也。復曰。爲將者。陣前陣後。豈能必勝。復效力行間。惟一死以報主恩。復之願也。賜姓嘗攻漳州督爲敵所劫。披榛而走。思文所賜七印。一嚢貯之。道失于營中。復獨騎臨敵後入營中。挾嚢而走。敵始覺。追之。復發三矢。連斃三人。敵不敢近。遂以印反命。後果死江南之難。

鄭芝龍幼遊入日本。爲人縫紉。以餬其口。餘貲三錢。縫衣領中。失去。旁皇于路以求之。不得而泣。有倭婦新寡。立于門內。見而問之。芝龍告以故。婦曰。以汝材力。三百萬亦如拾芥。三錢何至于是。甚其婦夜有異夢。如韓蘄王之夫人也。遂以厚貲贈之。而與之夜合。芝龍後得志。取以爲室。卽賜姓之母也。

鄭鴻逵。字羽公。晚年得痿痺之疾。手足廢不用。夏月必以油入浴桶。通身浸之。安平之人。無敢食油者。皆以供鴻逵之用也。疾後不起。有醫曰。此疾惟人胎可愈。鴻逵卽刲孕婦。取胎爲藥。未幾死。賜姓殺醫以徇孕婦母子之命。

鄭鴻逵之子曰小國姓。思文時亦同成功賜姓。黃夫人之入都也。惟小國姓不欲往。曰。吾入海尋森哥去矣。賜姓幼名森。字大木。遂渡海至廈門。未幾而死。因失此人。福建通省之官俱壞。

安平城去泉州府城四十里。乃鄭芝龍所築。海船直至城下。

福齋什見古銅器有名洗者。有名丞者。余疑丞卽水中丞。當于博古圖中致之。

鄭鴻逵家于白沙。白沙距石井十里。海潮之沙也。潮長不沒。水落有路可通安平。距安平約三十里。鴻逵築半月城于其上。曰釣浦。後鴻逵駐金門。

聶道憲。字元白。號江門。福建泉州晉江人。丁丑進士。死之時年二十九。初授嶺南推官。至中途丁外艱。辛巳改長沙府推官。時堵公牧游爲長沙守。公嘗夢米芾來拜。自以爲芾之後身云。癸未崇禎十六年。賊張獻忠陷武昌。七月陷岳州。公督戰不支。爲賊所執。降將尹先民說公降。公罵賊不屈。賊支解公。公罵不絶口。賊遂據長沙。十二月進陷衡永道。忽拔衆渡江。明年甲申正月。王師恢復長沙。三月。堵公復任。始發喪治喪殮。葬公于長沙府城南醴陵坡。堵公爲之誌墓。復建祠肖像以祀之。

在衡州時。課倪茹二子。對句云。人歸雁後。思發花前。花藥寺前。迴雁峯後。附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三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蓋迴雁峯在衡州城南。而花藥寺則少北。且是日適人日也。天然巧合。二子不能屬。改爲二聯課之。

陳允康贈鵠謂（鵠疑當作鵲）山盲挑和尚聯云，談月能描竹，清風解弄琴。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事天治人，莫如嗇。絕學無憂。書此三言，以代銘座。

宋司馬光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誠乎。劉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始。偶思及此語，深有悟入。光卒于哲宗元祐八年九月。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為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麟以為敗壞人心，莫此為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圖麟大駭，余為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嘆未曾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為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黃鵬嶺有望蘇亭，施茶所也。其上有庵，僧見修母子出家于內。衡人金俊公謂予為聯以贈，予題茶亭云，趙州茶一口喫乾，還山路兩腳走去。題庵前云，奉勸入道成真，本教子雖塵是大慈。題山門云，門外鳥號花落，菴中飯熟茶香。

天下事有明知而故犯者，只是不勇耳。此孟子所以有養勇之說也。余謂有作勇，有斷勇，遇事敢為，此作勇也。決于不為，此斷勇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則斷勇又作勇之本也。養大勇者，宜自斷勇始。

事之成敗，猶兵之勝負，固不可以此亂我天鈞。所謂命，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擺而已矣。然既敗之後，則須思失着在何處，自以其失為它日前車之鑒，如弈者然，則善矣。若莫然悍然，不悔不悟，而漫然曰，吾不以得失動心，而更諉罪它人，則其人更無出頭之日矣。

在郴州時，門人羅游白鹿洞歸，攜得仙棋數十枚，剖而視之，太乙餘糧類也。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蕭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雨，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蓓蕾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偪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乎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乎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釜冷，諸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飲訖，某某者忽然不見，詢之，則知往東塔街觀劇矣。噫，優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兒之破絮，科諢如潑婦之罵街，猶有人焉，衝寒久立以觀之，則聲色之移人，固有不關美好者矣。夫登徒子之好色也，非好色也，宋玉固已言之，若夫觀郴郡之劇，吾不謂聲色之外，復何所有也，而唯色止若是焉已矣。此其故有非推測而知者也。雖然，有至人焉，見吾之深探化元，細推名理，鑽故紙以終日，惟陳言之是耽，不猶諸子之立觀村劇乎。而謂子之視吾也，亦猶之吾之視彼也。莊生有言曰，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下疑有斷脫）某人三往焉，下視之，得不

見云，不知其已登酒樓，轟然羣飲矣。口之于味，取其適耳。家飲之于肆酌，其味同也。問其地，則歌樓耳。未有勝于密室圍爐之安也。問其肴，腐一而已，此因室中之所可辦也。飲必于肆焉，徒取其熱而散耳。少焉，某人先挾某人醉歸，歸而臥，臥而起，起而吐，吐而復臥焉。某人復去，飯已具矣，使招諸子，則復至臺下立而觀矣。且云，請余先飯，觀之不足，猶未返也。余飯未竟，而轟轟之聲，自遠而近，漸至室中矣。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而況以非禮飲者乎。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而況非禮為之而求其必應乎。爭而至于攘臂也，亦勢之所必至也。某人聞之，投箸而起，辨之而歸，某人挾某人之說以解其紛，某人和衣伴某人以醉眠，某人則竟解衣而登榻矣。四體之即安佚，人之情也，豈安坐而樂久立，豈人情乎。攘臂相仍，至痛也，以至痛為至樂，吾未之前聞也。飲而陶然，斯為樂矣，必也翻腸倒胃，盡出而後已，譬之飲藥以求病也，某人某人則皆然矣。夫目之于色，耳之于聲，口之于味，四體之于安佚，則既附矣，但未知鼻之于臭何如也。夫集數十人于一堂之下，則酒氣汗氣，下泄之氣，氤氳醞釀，可想而知，根塵和合，而識生焉，意識了別于中，而好惡因之以立，人之與人，比量而知，不甚相遠也，而此則烏乎測之。夜飲時，某人起而不酌，某人飲而將之，余與某人皆有戒心焉。余反復中夜，究不測羣公之境界為何如也，嗚呼異哉。

甲寅康熙十三年（吳周元年），三桂之變，郴已歸周，三桂兵距江與清兵相持。乙卯春，康熙十四年（吳周二年），揚威將軍和碩親王在吉安，為韓大任所敗，走取萍鄉，時大任進取吉安，而夏國相留守萍鄉，萍鄉城南有七星臺，高出城上，上列三營以守。清兵卒至，于二月十四十五日與國相連戰，十六日國相掣七星臺兵以助戰，清兵乘隙取七星臺，下臨萍鄉而攻，國相不支，棄萍鄉西走。時馬寶自梧州來援萍鄉，留長沙高會三日，兵出至半途，值國相兵敗，即與偕走，巡撫方雲鵬、布政李子受、一陽總統將軍高起龍亦隨出城，至瀏陽河而止。使反視之，七門大開，空城無人，清兵猶未至也。蓋十六日夜，長沙湘潭人聞清兵且至，于二日中已逃遁，然清兵力竭，亦不能乘勝推而前。十八日夜，馬寶國相復入長沙守城，未及浚濠，而清兵于二十二日至城下，圍攻三日不克，有王子擐金甲，登雲梯而上，與羅羅相持，馬寶自後拜羅羅，斬于城下，而斷其梯，清兵競搶王子之屍，致斃數百人，退于七里山，阿爾總據濠而守之，自此吉安之援絕矣。初，龍泉人郭公子起義兵以應偽周，統有龍泉永新安福等四縣，後與大任不協，不相援應，而吉安之勢已孤矣。至丁巳春，康熙十六年（吳周四年），將軍程古至，與揚威將軍兵合攻長沙，古號勇善戰，三桂聞之懼，自澧州常德來長沙，三月初一日有官山之戰。先是程古自陝西來至岳州，將攻之，且勒以三桂所築土城不可攻，不與古偕，古知不能取，即由平江走湘陰瀏陽，由中至官山，與揚威兵合取長沙，官山之戰，殺傷相當。後古軍為平西戰象之所蹴踏，亦不戰而遁。至戊午春，康熙十七年（吳周五年），古南取郴州，自醴陵茶陵攸縣安仁至永興，有鄉人熊和尚者為之向導，自永興之東北十八都，走廖江市之郴州之百丈（郴州與嘉）（界嶺嶺山在東十里），走下都橋，日秧溪，扭心嶺，路口，至梯子嶺，草月樹，于蘇仙橋東郴江祠後而營，閏二月十八日取郴州（閏二月十八日是吳周五年三月十八日也），州牧劉淡翊與居民相率而逃。易將軍、石固山、佟固山、逵談、太嶋、斯良（原按）（郴衆）皆在軍中，以隨征韓德鴻為知州，久之，郴州定，取永興而守，而觀音崖為偽周兵所據，時三桂已在衡

州卽位。（三桂于丁巳四月初一日至湘潭，十一月至衡州，戊午三月初三日卽位，七月十八日死。）穆將軍留鎮郴州，馬將軍等統大兵數萬人，將由永興之北，直攻耒陽，以窺衡州。三桂命馬寶以兵迎敵，寶等設伏于鼈沙嶺以待。山在永興北六十里，形如盤盎，寶等俟清兵入谷，伏起，軍于谷口，設拒馬而阻之。清兵不得出谷，于峻嶺之上發火器以擊之，清兵殲焉。馬將軍石固山皆死，佟固山尊僅免，以數騎遁。寶追至永興，將渡便江，有神兵見于雞公山，始退軍焉。兵雖敗而穆占坐守郴州，終爲衡州來側云。

熊和尚以向導功授前鋒千總，小人得志，而驕淫擄掠，穆將軍命韓知州杖斃之。石固山死，傳首衡州，梟于市。後一老僧收而瘞之，而親王至衡，其家人子弟有在軍中者，懸重賞以購之，人言老僧在而問之。固山之齒，贖之以銀，言面相存也。發而奉以歸，以百金賂之。雞公山奉其武像，今勅封佑國寺，命遂寧漢（兵部郎中）馬斯良（大常）致祭，改山爲鳳凰山。

穆占征南大將軍。

予在郴州時，有巫登刀梯作法爲人禳解者，同諸子往觀之。見竪二竿于地，相去二尺許，以刀十二把橫縛于兩竿之間，刃皆上向，層疊而上，約高二丈許。予至少遲，巫已登其顚矣，以紅布爲帕，而勒其首，束其腰者亦用紅布，更爲紅布膝袴，著足脛間，如婦人裝，而赤其足，踐踏梯上，梯之左懸一青布，廣幷一幅，貯一鴨於中。下又一巫，鳴金鼓向之而禱。久之，梯上之巫，探懷中出三筊，連擲于地，衆合聲報其兆焉。巫乃緣梯而下，趾亦足于當刀之上，而莫之傷也。乃與下巫舞蹈番擲，更倡迭和，行則屈其膝，如婦人之拜，行遶于梯之下。久之而歸。旁人曰，此王母教也。吾聞南方蠻夷皆奉王母教，事皆決焉。嗚呼，聖人不作，天下人心莫之依歸，而鬼神因之出焉。淫祀之事，紛紛雜出矣。刀梯之戲，優人爲目連劇者往往能之，然其矯捷騰躍，遠勝于巫，非奇事也。而其中亦有鬼神之說，又聞南巫有打油火法，熱油于釜，百沸而沃之以水，綠火騰上，巫以袖收之，至病人見魔之所，啓其袖而數放之，勢繚滿空，物遭之而不然也，此所謂陰火矣。惜無從見之。

昔自今日始，除經史典册外，其餘一切文玩，悉皆屛除。資生之具，惟儲最下者，如瓦缶布衾之類，不得營金銅細磁紬帛等物，非皆易辦，舍亦不難也。以此自誓，如受詛盟。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見，索筆書曰，眼光要放在極大處，身體要安在極小處。迄今十年，乃不克踐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難也。

耒陽有杜陵祠，祠後有塚，以爲公墓，僧守之。按史大曆五年，公至耒陽，聶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故耒陽有杜陵墓，自宋以來祠祀之。然以詩考之，公是秋又下洞庭，欲歸襄陽，尙有別湖南幕府親友及過洞庭湖詩，則公不卒于耒陽可知。余聞岳州更有公墓，但未知的在何許。此地雖有可疑，然不可謂非公經行流連處也。

彭鶚字秋水，溧陽人，寓江寧。順治末，雲南撫軍袁九叙（懋功）薦司顏乃來（諱敏，漢軍），皆聘之入幕。康熙元年，題授武定州祿勸州知州，八年丁外艱，十一年服闋赴部，復補澄江府新興州知州，次年三桂叛，下獄，未幾

釋出，後授翰林院編修，出爲行營兵曹，隨胡國柱取樂昌，攻韶州，又隨攻永興，授職方司郎中，僞周平後，歸隱長沙。

馬子騰言，瀏陽名醫張岳來（瀾）用附子必擇重三四兩者，始得奏效云。此諸醫人所未發，今人用附子必擇重一兩四五錢者，過重則以天雄目之矣。余向亦以爲然，乍聞此言，爽然自失矣。嗟乎，物理無窮，人知有限，胡可輕言格致耶。

彭秋水放餘吟，凡一百三十六韻，前一百韻用杜陵夔府詠懷韻，次第已，更用本韻三十六字以足成之。敍滇事甚悉，亦奇才也。

紫庭在浙川縣督糧之暇，取鄭元鑑函史，纂成職官考一部，出以見示，眉目亦自燦然。所惜者缺六朝與五代遼金元明焉。予諷其補成全璧，有益于後學之事也。

秋水言人以謙和退讓含忍寬厚爲治人事天第一義，蓋深有得于猶龍之學者也。

廣陽雜記卷第三

偶與紫庭論詩，誦魏武觀滄海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草木叢生，洪波湧起。紫庭曰，只平平寫景，而橫絕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猶將見之。漢魏詩皆然也。唐以後人極力作大聲壯語，以自鋪張，不能及其萬一也。余深歎服其語，以爲發前人未發。紫庭慨然誦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難，聽者正自不易也。

紫庭曰，有明時州縣之吏，俸薪而外，雜項公費不一而足。其大者若城池橋梁倉廒之修葺，皆有經費，故稅賦之外，雜役不派之民，而官亦不困。獨催科無術，強有力者坐而免焉，而貧弱重困。催科撫字，胥失之矣。今蓋有明之失，無不完之糧，故爲得之。獨是一切經費，盡行裁革，有司無點金之術，以供諸役，而給上官之求也，勢不得不取之里下，于是雜役之派，有倍于賦稅者矣。上之人乎何知之，官民之困，未知所止也。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上諭本朝滿州官兵，從來精銳驍勇，所向無敵，前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卽行勦滅，致失機會，閱奏膚功，朕每念及，時形于懷。故比年以來，簡閱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親臨指示訓誨，頃閱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力所致。朕心深喜，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

各賞給一月錢糧。開放官員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官，賞給內庫緞匹，其緞匹戶部會同總管內務府衙門議奏。道次閱武時，官員內有降級留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恤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稽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爲勞苦，亦各賞給一月錢糧。步軍官員亦給緞匹，獎衈勸分。川稱朕意。

兵部題晉撫噶疏稱，宣大軍站，俱係營馬改撥，止照營馬之例，春冬日支乾四分，夏秋支乾二分。今宣府站馬已增乾料，照民驛支給在案。並據管站守備舒能喀等比照宣府加馬增乾之例，造冊詳請。查大同十一軍站，額馬僅四十匹不等，在昔差少之時，猶能支持，年來差使絡繹，額馬不敷，以致越站應付，疲斃逾多。部臣照例議處，然以宣屬站每站馬八九十匹，料草又照民站支領，倘有疲缺，今大同與宣府同應一路之差，同係極衝之站，每站設馬僅及宣府之半，實不足以供差使。料草銀兩又止二分四分，不及民驛之半，不足以資喂養。伏乞准照宣府之例，一體加增支給。具題前來。據冊，自天成至殺虎口八站，每站應設馬八十六匹，除現設馬匹外，共應添馬三百五十匹等語。查殺虎口一站，先經臣部具題撤去，其餘七站，供設額馬五十匹在案。今該撫旣云云，應將天成等七站照宣府驛站添馬二十匹，湊爲七十匹，共增馬一百七十匹，再查各屬驛站馬匹，每匹日支草料銀七分五釐，今大同十站馬匹乾銀，亦照宣屬支給可也。

兵部題直撫郭疏稱，宣化地方改爲郡縣，尚有宣化等驛遞夫馬名色，工折銀兩，及各屬供應車價，長安等驛應設廩糧等項，應宜改設，與各府縣畫一，便于遵行。條奏前來。一款，宣化等驛，原屬把總管理，故有軍夫名色。每年夫馬工折，在宣鎮兵馬冊內頂撥，今旣歸縣驛，工折銀請照順永等府之例，留支本處地丁錢糧。或有不敷，再于守道庫內撥給。舊額夫馬糧料，仍動倉糧折支。其軍夫名色，改爲馬拉橋夫，與直省驛站同冊奏銷等語。應如議。一款，宣化屬供應車價，舊例俱赴大同請領，隔省請銀，動逾經年，應照八府之例，改爲本省支銷，并將本年車價十分先給六分，俟准銷日照數找給等語。應如議。一款，長安、雞鳴二驛支應勘牌廩糧，俱係各官措賠，恐不肖官吏藉名，有派累里民之弊，請于地方地丁錢糧內動用，一體報銷等語。查榆林等驛，凡應付勘牌廩糧，俱准支應在案，今長安等驛亦照榆林等驛支應，年終報銷可也。

宗夏述楊耕夫之言曰：學者豈有擇地而隱之理，隨寓而安，斯真隱矣。斯言也，予久見及之，所謂學而後知不足，居則自無求安也，然大段着力不得，此豈易言哉。

新安潘今伊著有大易圖說一冊，今伊不知何如人，其說不襲陳言，務自胸臆，雖不免附會穿鑿，然不可謂無見者，亦奇特也。又十三變做式圖一冊，宗夏得之蕪湖市者，不知作者何人，發明何事，有圖無書，惟標名像，非我佳人莫之解也。宗夏留以餽予，予見之而魂驚魄惕，此予向者意地中所有之局，何斯人之先得我心邪。其圖以一平方面截爲十三塊，或長方，或半長方，或銳角，或鈍角，展轉挪移，互相湊，或爲非形，或爲壁形，或爲屋宇形，或爲橋梁形，或爲飛燕形，或爲蝴蝶形，此宇宙之殊形異相，總不出其範圍

矣。予意取一平方板，從橫界畫，如棊罫然，而經緯皆以百分爲率，以便算也。然後如其式而截之，增減離合，以度求數，數無遁情矣。若更於大方之外，增四弧矢，如周禮衍義之法，以證圓徑員旨，而方田少廣諸章，其餘事耳。嗚呼，異哉。安得遇斯人而與之談度數之學哉。

年來過飲，一覺之後，達旦不寐。蓋酒性熱，催血入心，故易寐，血聚于心，卻催之而入百脈，心虛而繼之入者少，故易覺耳。此亦非攝生所宜也。

乙亥春，同諸子游繫弁，弁本汪氏園亭，俗稱養西湖者也。歲在辛亥，予年二十三歲，偕顧小謝初遊臨安時，予鄉達盧瑞臣分司嘉興驗鹺，予友兄李虎文館于其家，往訪瑞、虎文設席於此，款小謝及予，爲終日歡，如昨日也。屈指計之，二十六年矣。瑞臣、虎文皆作古人，予與小謝亦頭童齒豁，而繫弁亦敗落，盡改舊年面目矣。自非金鐵爲懷，能不潸然泪下也。

盧子由，武林人，聰明博奧，間世異人，爲道迥出尋常，著有傷寒論金鎞，用教典釋文之法，解仲景卒病論，精深微妙，世人不復能讀，板廢不行久矣。予來杭，不及見先生，獲與其諸子游，亦皆不能言其父之學矣。惜哉。

余在西湖，從未嘗一詣玉泉寺，前在溪上，王鹿田先生極言玉泉觀魚之妙，乙亥春特往觀之。寺在栖塢之西。池中魚色異常，多蒼青色，有極大者，飛魚二，皆四鬣。又有白魚，通身青花，儼如江西景德鎮所燒瓷器，瓌瑋可觀，可謂名下無虛矣。

我友梅定九，中華算學，無有過之者，著有中西算學通一冊，凡若干卷，易泰西橫行之術爲直行，甚簡明也。

林益長著有聲位左編一冊。益長名本裕，遼左人，滇撫林天擎第四子也。向與龍友時可靄爲友。龍友札予，言其人後同湯建五過吳門，訪予不值，留此書於宗夏處。益長之學，蓋本之馬槃什，馬槃什，馬三寶第二子，少年形體偉過人，乳下垂長尺許，以巨碗藏乳下，不假係縛，行數武不脫落，聰慧絕人，不假師授，自悟等韻字母之非，更爲新韻，雄視宇宙。嘗謂人曰：假我數年，以韻聲音之變，雞鳴豁噪，吾有以通其語言矣。滇黔平，槃什亦就僇。廣陵散于今絕矣。其書已經版行，予求之數年，僞周降將皆武人，不知書，無有藏弃者，遂不可得。家忠嗣云：其父成璧，亦異人，少爲羣盜，未嘗讀書，識之無，乃古今之世代治亂，是非成敗，爛如指掌，所著見聞錄若干冊，明末清初雜事，皆口授小史書之，文亦可觀，其識忠偏有之。余尚未之見也。益長之學，得之槃什爲多，以開承轉縱合配宮商角徵羽，即陰陽上去入也。暨照華嚴字母十二位，別立四位，一共十三攝，橫開二十五聲，華嚴字母之二合三合，皆其一焉，別有有音無字一位，爲號識之。有字音者，亦止二十二位耳，以一入聲收六平三上去入，如公　鞏貢穀。孤　古故穀。句　狗穀穀是也。餘不異人，意惟六平收一入聲，爲規矱耳。予向以平聲倍于仄聲，上去多于入聲，以一收三，尚未確見也。義理無盡，心思亦無盡，人苟能格致，不患其窮也。兒子阿蠻，因林本著音譜一冊，不分五音，以入聲爲門，每門收三韻，如穀字一門，收公句孤三。餘做此。界畫精工，字亦端楷，宗夏在案中與之深論此事，互有發

明。然二子皆以五聲為非。謂上去皆有陰陽。則大愚也。普天之下。皆不知有四聲。而此竅發之于沈約。沈氏四聲。平聲獨二。已伏五聲之根矣。但未確分陰陽耳。周德清輩尺木錚。確知有五聲矣。而世之言音韻者。尚多未悟。予幼未見諸家韻書。已確見此理。所定韻譜悉五聲。馬驄什林益長之說。後聖復起。不易同也。而阿傍毅然著書。宗夏作書與龍友。辨論宿閡。習見封錮聰明如此哉。從多宗夏初歸。始為之倡。明此事。阿傍正不知何日方有出頭之會。嗟乎。物理幽玄。人知幾妙。安得一切智人出興于世。作大歸依。為我啓蒙發覆耶。

注疏家以經緯為星。次舍為辰。又有以無星處為辰者。非也。予謂五緯為星。經星為辰。此非臆說也。論語以北極為北辰。又大火為大辰。皆可證也。記曰。日月星辰繫焉。既若繫。則非次舍與無星處矣。

征誅。一大局也。郡縣。一大局也。入主混一。一大局也。其相距皆一千五百年。奇哉。

一十二銖為龠。龠管也。二管合二十四銖。二十四銖為兩。兩雙管也。故字像之。十六兩為斤。則三百八十四銖。故曰易重一斤。三十斤為鈞。月數也。

文勝質則史。注家以史官當史解。皆不可通。史。祝史也。惟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

姑蘇華山之西。有奔名合流門。臨小池。古樹一株。天矯盤曲。數百年物也。門額乃趙凡夫。趙壬宦谷所書。

居儉名。許與人。陸西朋故人之子。西朋受其父之託。而無地可置。暫寄友人家。西朋一身。尚無置足之地。今又多此一番承當。心身俱累矣。吾輩最易犯此病。不可不痛自戒慎也。

顧仁趾。俊之。竹識心誠和尚云。在山見古樹一枝。大數圍。為之作禮。此與古人何處見斯人耶。

酒從先生饌。注家皆云先生父兄也。胡不曰父兄而曰先生。且對父兄言。宜云子弟。而云弟子。則先生云者。非父兄明矣。

獻字舊解云。賢也。錢慎菴曰。若以賢釋獻。則文獻不足云者。豈有夏商遺老至春秋時猶有存者耶

武林鳳山門。即正陽門也。國初改今名。

錢唐江中之舟。猶湘中之扒桿。大抵灘行皆此類也。所張布帆。大約有二。一如常式。一橫張。如壁中橫披。如軍中號旗。或左或右。此他方之所未有者。吾聞海舟有為羽帆者。左右斜張。如鳥之舒翼。云甚便。此得毋類之。但不審何故獨用之此水也。

七里瀧山水曲折。非尋常蹊徑。稱嚴先生之人。但所謂釣臺者。遠在山半。去江約二里餘。非數千丈之竿不能釣也。二臺東西峙。覆以茅亭。其西臺即宋謝皋羽痛哭之處也。下有嚴先生祠。今為營兵收馬地矣。悲哉。

李偉公僑寓蘭溪。大書一聯曰。郭有道捕地則可。王子猷種竹不能。名士風流。居然可見。

芳子發云。曾聞朱未孩言。火炮中彈子。必于沙中磨之極圓。出砲門後。空中之氣。不能阻礙。其去必遠。掐蚯蚓成獲。以箭括淬之。其鋒之銛利。過于磨錯。此二語余所未聞者。拜教多矣。

金華形勢。南北山高峙。前後雙溪之水。匯而西流。自是大國規模。然非用武之地也。

子發言其令伯端公。崇禎甲申後更字聘翁。明季甲榜進士。家于鄱上。自號鄱上先生。國變後不入城市。髮髯髯垂兩耳。著有名山四藏等書。今亦不可得見矣。其門亦言其令伯。崇禎朝拔貢。鼎革後即棄去。終老荒村。未嘗見一俗人。家貧好飲。背補穿峽。提壺易酒。蹩躠行風雪中。絕不受人憐。能詩。善填詞。其門誦其一二首。皆泠泠可聽。此等人物。皆當為之作傳。無使泯沒無聞也。

總河靳輔建言。從淮安運糧二萬石。自黃河泝流而上。以賑關陝之飢。周郎風便。直抵秦川。溺沒之舟。五隻而已。此亦千古之所未有也。

子瞻言黃河之水。泥沙在上。其下乃清流也。靖逆侯張勇。令人于幽舟椗施百尺之綁。而沈桶于河底。桶上有蓋。以機約之。桶至底而機張。蓋啓水入。徵之而上。則機復閉其蓋。獨水絲毫不混也。以之烹茶。美過金山第一泉矣。

衡陽縣學在小西門外。門臨西湖。相傳為周元公母舅家故宅。元公曾寓此。學之西偏有愛蓮祠。祀元公也。

涵齋言朝廷命將于襄陽開河。直抵藍關。以通楚浙。大人來襄陽。會同川陝總督佛倫湖廣總督丁思孔議其事。正月十三日所差內閣學士德珠等即其人。

今之學者。畢知古而不知今。縱使博極羣書。亦祇算半個學者。然知今之學甚難也。農政一事。今日所最當講求者。然舉世無其人矣。即專家之書。今日甚少。以予所聞。惟此鈇耳。徐玄扈先生有農政全書。予求之十餘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時。予無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闚閫。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絕千古。然此書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國維方岳貢重為編輯者也。故讀之不能饜人。閒或一引先生獨得之言。則皆令人拍案叫絕。意欲摘其數十則。錄于日知錄內。而卒不暇也。

意將楚水圖記所據古今沿革城池里至隄防等。更摘水經注中有合于今日者。更錄一通。分為四册。以江漢沅湘為之經。而諸水緯之。亦少可觀矣。

正黃旗都統公常泰啓奏。八旗每佐領派設滿州砲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盧溝橋放演紅夷大砲。十日奉旨去。

直隸巡撫郭題為申嚴盜馬之罪等事。嗣後有盜馬一匹以上者。不分官私。其竊主不分初再犯。及馬數多寡。概發邊衛充軍。其牧馬人自盜私賣者。亦照盜馬治罪。

大學士伊桑阿等傳上論。聞得厄魯特噶爾丹乏食甚窘。向伊所屬番人索食。有剛來哈密信息。哈密地方與邊口甚近。應將寧夏駐防滿兵。發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預備。孫思克亦將伊所屬官兵。整飭預備。此外伊省內就近官兵。有應調遣預備之處。孫思克一面調遣預備。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渾巴兒弟班第從虎諸兒來時。從西爾他爾行走邊內。會着一拉爾山畢爾克圖。亦從邊內出去。似此私竊行走。邊上官員如何竟無覺察。將此處亦行文孫思克。將邊上官員嚴行申飭。着會同兵部察議具奏。

會議西安等處流民。招徠復業。查順治十年定例內。在盛京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百名以

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下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若數外多招。每百名加一級。其遼東地方廣闊。田地最多。招去官民。任意耕種。俱照開荒之例。一百名每戶給播種牛一隻。并發其等給銀五兩。備覓人工銀二兩。不論旗民。文授知縣。武授守備。招徠七十戶。給以播種牛隻犁具穀種備覓人工銀兩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招徠五十戶。給與播種牛隻備覓人工銀兩者。文授縣丞主簿。武授把總。其招徠人送至西安府。將戶口數目牛隻穀種備覓人工銀兩。照數交給之日。布政司給發實收。該撫將所招民人花名數目。造冊咨報戶部之日。移咨吏兵二部。案所招數目。議敘即用。俟命下之日。通八旗包衣佐領并直隸各省遵行可也。

予寓衡時。偶過吳舜德。適有數十人來買鯖。則靖州人來此買魚種者也。予詢舜德曰。靖州至此甚遠。且路由寶慶武岡州萬山。道甚艱險。何故至此收買耶。舜德曰。楚省惟衡州產魚種。他處皆不生。予曰。衡州魚種。產之塘中耶。曰非也。即在湘江中。上自常寧界之柏坊鋪。下至樟木市。凡一百餘里內。天地自然之利。獨鍾於此。四方之畜魚者。率于夏初來衡收魚種。搭土人居之。以圖四方之利。稅于官者不下千餘金。其利可知矣。噫。異哉。夫湘水發源粵西。歷永州衡州長沙岳州。合洞庭以入江。不啻千里。誰爲界限。獨衡之百里內產之。湘水浩浩北注。乃不移而之他邪。此亦物理之難于推論者矣。

癸酉四月望後二日。舟泊昭陵。夜臥至夜半即起。碧天如洗。皎月自篷隙照入舟中。如白晝也。對之悽然。予嘗有詩曰。孤舟寂寂更無鄰。惟有長安月照人。亦十七夜舟中也。而苦樂之致。不啻天淵矣。

涵齋言許爐未遇時。以飲博爲性命。貧甚。衣不蔽體。涵老見其胸襟瀟灑。迥出倫類。以飛將軍目之曰。天下若亂。子必大貴。盛感涵老之言。攜魚沽酒。與涵老痛飲而別。然聞其貴後頗驕縱。涵老以此少之。

圖峰言有張道人來長沙。以元門掃靜導引治病。有效。圖老問之曰。予每見人因坐功而致病者多矣。未見有坐功治病有效者也。今先生用之而效何也。道人曰。世人執一死法而治諸病。如醫以一方而療衆疾。非獨不效。必致殺人。今我因病以用法。如醫者診病以處方。所以起沉痾如操左券也。予曰。此與禪波羅密合離訶止觀中有觀病境一科。即其事也。圖老曰。彼人于法門經典暨諸家語錄皆通曉。而獨此窺曰。何也。予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言性。北宗則曰性命雙修。南宗有五祖。北宗有七真也。其皆祖王重陽。各有語錄。而丘長春蟠山語錄爲最。其學先了心性。謂之性宗。後以坐功得丹。得藥謂之命宗。故曰性命雙修。其言曰。修命不修性。卻似鑑容無寶鏡。若還修性不修仙。萬劫陰靈難入聖。其通曉禪典語錄者。特藉此以了性也。圖老曰。彼又言有添油接命之法。何謂也。予曰。此清靜而兼陰陽者也。彼以人之色身或有缺壞。或值遲暮。色力已衰。不能修清靜以了性命。則置鼎器。取坎離以補完先天。然後清靜可修。謂之泥水金丹。其言曰。竹破還將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爲之。更有始終皆用陰陽。全不諳清靜者。兩家互相是非。閧爭未有已也。圖老曰。予復往值與人談爐火燒鍊事。曰神丹一就。服食而拔宅飛昇。圖老問之曰。飛昇者。飛向何處。道人曰。昇天耳。君獨不見旌陽許真君之事乎。予曰。此等語皆爲列仙傳所欺耳。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遊南岳日記。共讀一過。至金庭王振公爲萱沖陽所惑。及岣嶁禹碑下云。古今人

非自欺則欺人。與爲人所欺耳之三語。以相印證。圖老大笑曰。先生可謂先得我心者矣。

圖老曰。念佛以了生死。今之念佛者。只欲了死。未嘗欲了生也。宜乎舉世念佛。未嘗有一人能出生死者也。

閱紫廷所收藏西岳圖。共三十四幅。乃錢塘人藍瑛田叔所作。謝青名流筆迹。大得藍田叔家法。必田叔之族人矣。三十四幅中。法荊浩關仝者十之七。法李營丘范華原諸家十之三耳。荊關仝長安人。雖未作華山圖。而筆法皴染。皆從華岳來。又嘗師事荊浩。合而成家。猶之李思訓生成都。便有三峽氣象。米海岳游宦京口。便多北固山色。此古人不師人而師造化之明證也。此冊多做關荊。深爲得之。

第一幅爲登太華初地。東爲中方變肚峰。西爲山孫亭玉泉觀。由老子洞入谷。迤東爲三里广。五里關。入則靈官殿谷口鎖坎。鐘鑄有聲。　第二幅爲希夷峽。有古木蟠根。石外飛瀑。瀑流東山峭壁。一綫直下。第三幅沙蘿坪。東壁爲小上方大上方。鑿石攀援而上。多樓居。迤南爲仰仙臺白鹿龕。俱在雲臺峰下。第四幅爲凌雲臺。木橋高架。橫澗而渡。東上爲凌雲臺。宗武曰。當作凌虛。　第五幅爲青柯坪。跳石越澗。委蛇上陟。過十八盤至青柯坪。　第六幅出青柯坪眺望。三峰壁立與天接。衆山皆成培塿。　第七幅爲過行雲。瀑瀉五千仞。如匹練下注。　第八幅北斗坪。南爲臥虎石。北爲玉女峯。南一石。廉隅方整。爲毛女拜斗石。徑下一穴。爲古烈丈夫祠。　第九幅爲青柯坪而上。東折爲茅莽。北折爲藏經閣。復東爲回心石。

第十幅回心石北上。登千尺幢。從石罅中懸梯陡陟。出百尺峽。二仙橋。溫神洞。折而南爲鐵牛臺。北爲胡孫愁車箱峽。抵崇凝峯。過此峯。石愈崎險。皆傴僂碧折而行。　第十一幅爲北峰。俯視城郭村墟。俱在有無中。　第十二幅由石坊附壁盤行。蒲伏至仙人砭。下臨黃神峪。再附壁上金天洞。臨深莫測。　第十三幅爲蒼龍嶺。長五六百丈。徑止二尺許。西厓峻削。幾千仞。行者股栗。即韓昌黎痛哭寄書處也。過此遍木爪徑。抵將軍面及五將軍樹。雖叢莽爲道。無以踰此。　第十四幅過五將軍樹前。一巨石若囷。截嶺橫阻而出。又一小石若堵。處懸徑外。皆極險難陟。踰此則見仙掌矣。愈峻愈危。有徑如栝。曰天門。所謂箭栝通天有一門也。曰宗士祠。地形稍坦。東墾則黃神峪。飛魚諸山。雖列三公山前。若拱若伏。　第十五幅爲中峯頂。經茅莽石版。再上文昌閣。俯視萬松如青玉案。登西峯頂則有摘星臺。捨身厓。飛來石。蓮花峰。南折則爲蓮花洞。爲帝之別宮。石嶺下爲帝之上宮。玉井在前。淺淺而出。凡二十八坎。注北壁瀉下爲飛瀑。

第十六幅爲西峯下落山。　第十七幅爲西峰下白石嶺。曲徑屑折。登老子鍊丹處。再由草徑東轉。則南峰之半。　第十八幅南峰高出東西峰上。觀日出最奇。北下而東峰曰落雁。曰賜璧宮。　第十九幅從賜璧宮穿白石峽爲避召厓。大石傾覆若室。內一洞似希夷像。　第二十幅東走爲玉神祠。避召厓。一石坊曰天門。石徑下趨南壁。復東上曰聚仙臺。下一石中空。東南兩隙如牖。內一石榻。外一石龕。供八仙像。天造不假人工。　第二十一幅乃太華南峰之南壁。直下五千仞。卻對三公山。從天門小徑附壁走木棧。爲賀老避靜處。懸厓奇險。上蜂下墾。各去數十丈。書全真厓三字。大幾如屋。　第二十二幅爲博臺。相傳爲秦昭王從天神博施以鉤梯懸厓東峰之東。徑由華陽洞握索懸空而度。太華絕險處也。　第二十三

輻玉女峰。突附於東峰之半徑。從石隙上一亘石若飛升立。建祠其背。嶺一石坎爲洗頭盆。水四時不竭。
北爲仙掌、　第二十四幅東峰下眺城堡。煙樹蒼茫。涇洛諸水。流入于渭。渭與河合。東折注潼關。倚華麓。
南抱首陽。北接中條。遙指龍門韓郃諸山。秦晉界限于是乎分。　第二十五幅爲華岳全圖。　第二十六
幅西嶽圖。案漢始立時。唐乃立廟。世代屢遷。跡多湮沒。獨老子係青牛桁猶在。今築城爲衞。枝唐稍隘。
五鳳樓前。爲璧草。左右爲坊。爲門。四角爲樓。入欞星門爲宮門。爲大殿。次入內宮門爲寢殿。再入內
宮門。引水爲池。爲橋。爲臺。臺上爲閣。額曰萬壽。高二十餘丈。正對南峰。　第二十七幅華陰路望華岳圖。
　第二十八幅進仙谷。過石梁。出石門轉東。留毛女峰圖。　第二十九幅青柯坪秋深圖。　第三十幅蒼
龍嶺紫氣圖。　第三十一幅玉井泉雄松龍圖。　第三十二幅西峰晚霞圖。　第三十三幅太白呼吸通
帝座處。秋月爲益。　第三十四幅太華雲圖。
敵庭（一本作廷）向在廣西太平府。梅言其山川奇秀。草木鳥獸之瑰奇。而水土大惡。外郡人不可居。人蛇之毒
最異。遇婦人未有不嬲之至死者。見其來。急解褌以覆蛇。蛇即盤旋於褌而不能去。人遂得而殺之。以內
典之說推之。則多淫好內者之業報也。
魏德輿言砂汞八石。一遇黑鉛。如油入麵。永不得消。惟鉄丹須用之耳。此言深合予心。非久于其事者不
能爲此言也。
因悟往事于白雲遲客之意。見其中之委曲。蓋有大不得已之苦衷。未可爲人道者也。余嘗時已見及于
此蛛屍蟲求而失之。今其中尚有可疑之處。然已得其八九矣。
宗武言朝邑縣民婦羅氏。其夫鐵工也。隨大兵征雲南不歸。不知存亡。姑病革。婦禱于西岳金天聖帝。若
姑病愈。誓于捨身崖投崖以報。姑病果愈。婦同其姑其兄登山完願。登大頂。至捨身崖。以裳覆面。捨身而
下。疾于飛鳥。其姑其兄臨崖大哭。時宗武尊人長發先生令華陰。聞報。令人從懸崖至山後覓尸。絕無
蹤跡。華陰縣移文朝邑。述其姑歸。而婦則安居室中矣。云投崖時已昏去。耳中聞風聲甚久。既甦。則仆
于其家庭中云。朝邑令回文至華陰。述其事。自華山至其家約八十餘里。（朝邑在華陰之北而捨身崖則華陰之南峯也）時康熙
十六年也。此事經華陰朝邑二縣勘核。決非虛誕。然非思議所及之境矣。
孫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謂龍門法派者。皆本之邱長春。其地則王刁山也。王刁山在華陰太華之東。
奇峭次于華岳。開山之祖乃王刁二師。故以人名山。邱長春曾主其席。而派至今偏天下也。其法派凡二
十字曰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貞明。至真字輩有馬真一者。世號瘋仙。言其不死。
今猶在遼東云。今興復白雲觀道人王萊陽乃其嫡派。萊陽名清正。今白雲觀已煥然非故矣。蓋宗武于
華陽時已與之友。知其人甚悉。又言華陽道派有二。一太華。一王刁也。太華宗陳希夷。王刁宗邱長春。
宗武尊公諱雲鵠。字長發。四川成都人。蜀府儀賓也。被寇之亂。出奔京師。遂寄籍順天。辛卯舉人。
華山之背。東爲流峪。蒲峪。西爲甕峪。又南則雒南縣界。
王刁山之口爲杜峪。有廿縣寺。寺有月季花樹大四五圍。枝陰一院。天下所無有也。

癸酉五月二十一日。湘水大漲。傳言永州出蛟。地陷。漂沒民居。見有佛像大樹順流而下。其言匪誕。但傳
言不一。未知何地。
癸酉九月初三日。茹經之子達升。同衆飲酒大醉。至初四夜猶不醒。移出二堂。予診之。六脈俱絕矣。至初
更時死。異哉。予今而後知酒之能死人矣。
余枚吉羣述其尊人去世之異。枚吉尊人字西崖。卒于六月十五日。兩手結印。端坐三日夜。垂鼻玉筯至
腹。頂上氣蒸如火。更有風雷之異。予問枚吉。先生平日作何等工夫。云。先人素不信內典。一日客淮安靜
土庵。恍然有悟曰。吾幾錯過矣。自此持誦金剛經不輟。遂能作禪家語。辛未春夢游佛國。徧參數萬金身
云。
圖麟述其前日見里巷鄰家有喪。往來雜遝。而已獨立門前。蕭然無事。援筆書云。世俗之禮不行。世俗之
人不交。世俗之論不畏。然後其勢孤。勢孤然後能中立。予聞其語。頗令兩老書其語于便面。以贈約爲寄
此語乃伯駕對鍼之之妙藥也。
李殿公先祖諱□。于崇禎末爲臨洮總兵。屢立戰功。與曹文詔齊名。詳載綏寇紀略。
殿公梅言覺羅華大之賢。華大一名朱克。號松崖。隨簡親王南征至廣西。忽有志于學。與殿公友善。殿公
偶與臨桂巫山隱者王佐人雨中相遇。見其貌而知其賢。同僧禪融入山訪之。留信宿而返。遂請其入城。
爲松崖講論諸。松崖從此識義理。有志於聖賢之學矣。一日郊行。見張別山墓荒蕪不修。問知別山爲明
末死事忠臣。遂大慟。歸出囊中金。并毀金銀酒器。共得百餘兩。大修別山墓道。立碑碣。置田若干畝。招農
夫一家六人爲之守冢。事竣。招諸賢設祭禮。畢。自拜守冢者。又以銀六兩并禮物贈之。涕泣而去。嗚呼。仁
心爲質。嶷義無窮。松崖有焉。
又有辛公者。亦滿洲人。讀周易深有所得。自廣西出兵滇中。窮不能辦行裝。能養命自守。隨寓而安。後歸
粵西。庸如也。
僧禪融者。督師何雲從之部曲也。何督師亡後。遂披薙爲僧。
觀音巖在永興縣西五六里。巖高數十丈。臨江壁立。懸崖覆洞。山足至洞頂高八丈許。洞之厂上附頂處。
架木爲龕。可布三四席。中奉普門大士象。懸梯以登。梯凡三十四級。下臨江處爲僧舍。遠望之如方壺蓬
島。自庵後循梯以登。龕梯三接。皆陡立。自下望之如登天。登龕縱目遠眺。心神爲之條暢。江中巖前有師
子石。爪牙頭目逼真。水漲時。舟遭之立碎。來人以形家言。鑿碎其齶齒云。庵之西別有靜室一所。爲樓三
楹。亦在懸厓之上。有平地丈許。鑿石級三層。不可鑿者。補之以梯。去平地有六七丈。壁有石坎。大如斗。中
有泉水盈一掬。冬夏不涸。鐫觀音泉三字。靜室之結搆猶未就也。
永興城中地高於城堞者丈許。亦一奇也。
永興以上。山益奇峭。無寸土。溪流曲折。層累而上。多灘險。舟行甚艱。東南五里許有彈子崖。石壁臨流。壁
上有小孔無算。員如彈窩。俗云漢李廣過之。彈壁而成。此荒誕可笑。又東二十五里爲侍郎嶽。石崖下有

穴。可泊舟。俗傳唐韓愈謫陽山令時，曾泊舟於此云。

程江口在永興縣東九十里，有程江水自東來，流入耒水。案，程江水發源有四。一出回龍山，一出梧嵐山，一出九峰山，一出周源山，合流而西，至程江口入耒水。其地出煤炭，貿船所聚也。

郴州地當騎田嶺嶠，高在天表，相傳郴地與南嶽祝融峰齊，理或然也。自宜章坪而東南，山皆秀麗，林木叢茂。溪流湍激，旋覆處爲轉水之車，設架置軸，貫二輪于軸端，外耳于內十之一有奇。輪周列三十輻，紐藤爲之，以湊于軸，兩輪之間相去約六七寸，編竹爲方莿，置之兩輻之間以爲齒，以水之高下爲低昂，設于水際者十之三。齒端橫竹筒如輻之數，外軒而內輕，軒者低留節而斂其梃之端，順水之勢而斜帶焉。湍水激其莿，莿行而輪動，水只知帶莿而流也，而不知莿之反出水而上矣。只催前莿之上也，而不知後莿之復水而下矣。只知帶莿而動也，而不知筒之已攜水而升矣。筒攜水而升，勢既低斜，水必下注。迭出迭入，迭注迭轉，刳木爲槽，橫于輪旁以受水焉。承之以筧，分灌田間，名曰筒車。此法不用人牛之力而水自升，亦水法之最善者矣。中原江浙地水平衍，但有山水處，即壩堰而爲之，惜無講究及此耳。郴諺曰，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仔細思量起，郴州在天上。信矣。

蘇仙橋有郴江祠，祠祀柳毅，俗傳毅郴人也。

郴州渉泉門爲石磯，在溪側平地突出一磯，嶙峋秀峻，亦一奇觀。若移此石於中原，不知受米老幾許跪拜也。

烏石磯旁有斷碑一片，題曰唐宰相劉瞻故里。郴士俗傳有九仙二佛，劉瞻、九仙之一也。瞻爲唐名臣，以直諫顯，乃有劉氏三仙之說，不知何據。

郴州城東橘井觀，爲蘇躭故里，道書中第十八福地也。宮觀規模，稍存古意。庭前古柏二十圍，滑澤無皺皮，夭矯三十餘尺，趙宋以前物也。橘井在庭中，甃砌嚴整，古跡中之最有據者。

義帝冢有祠，乃郴州舊學宮，故碑數十座，略無可觀。天下廢物，無過於杳知識語錄與學宮碑碣者矣。登隴讀古碑，乃元至元中所立者。義帝滅秦興漢，爲世界升降之機樞，擬作一詩以悼之。

江南僧那然者，建庵于宜章中途，武勇絕人，與賊鬬，皆披靡而去，或有歸依爲弟子者。

蘇仙山上爲靜思宮，中爲中觀，下爲白鹿洞。靜思宮在山巔，亦頗高。中峯蘇躭母子像，屋宇皆整緻，略備登眺之致。宮後有亭，亭中一石臨崖，垂垂欲落，鐫沈香石三字，云蘇躭跨鶴昇仙處也。亭中有蘇躭跨鶴像，鶴形肥胖如豬，見之令人失笑。其上更有茶盤石，此地猶可，然苦無水。中觀門臨流水，絕勝靜思，然屋宇頹敗，僧亦不堪。上一層有小閣，可以眺遠。觀前地有仙桃，乃土中石子，掘得之，云磨服可治腰痛，又云能治百病。此物形如腰子，治腰腎痛，理或有之。白鹿洞石秀絕，洞宏敞，東南向，高丈餘，深尋常，石乳所結，如華尊下垂。東北一小洞，可傴僂而入，云極深遠，可通永興，瑰瑋可游覽，使在下江，不知裝點何似矣。洞前一亭，乃州牧陳允臣所建。石壁上鐫宋淳熙中諸人名氏，字亦可觀。予爲之徘徊流連而不能去云。

郴州吏目陳思安，初隨大兵駐荊州，後從岳威取寶慶，乃僅得此一命，功名之會，難言之矣。昔人言軍功

何功爲古今取奇之二竅，一往諧耳。

思安言，郴州腳夫盜取廣客貨物，變怪百出，皆有至理。如廣錫式如門檻者，曰門檻錫，每塊約重五六十觔，廣闊方正，鑿之印記，亦非負之而走，烏能于中盜取分毫乎。其法取錫塊以繩綑縛，入釜中，水煮百沸，錫塊周圍雖極熱，然爲水沃，則不得烊化，其中心去水既遠，熱氣所通，全在乎是，則已化爲汁矣。取錫離水，以熱鐵箸透取一竅，而輕軒其兩端，錫汁從孔中流出，取足而實其竅焉。錫塊周圍不改舊觀，而中心已虛矣。又廣錫每十口爲一捆，捆載而過嶺者，蹈相接也。先從最小者一捆，而易客之次小者，所爭分寸耳，客固不覺也。既又以次小者易差大者，層疊倫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番，化最小而爲最巨矣。嗟乎，盜亦有道，不止妄意室中之藏稱聖已也。天下事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入門者。觀郴賊之盜錫，可知而今之講理學道者，皆鹵莽滅裂以從事，何怪乎役役終身而無所得也。爲之浩歎。

萬壽念峰師之道場，在興寧界上之萬壽山。

憶予年十四時，始見南華，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所苦者字句之間，時有窒礙，遂搜諸家注釋讀之。家鑑之中，藏皆不廣，郭向古注而外，惟副墨與會解耳。會解乃明烏程潘基慶良耜氏之所集，以內七篇爲宗，取諸家之注，總注于每篇之後。又以外篇雜篇各以類從附之，即以莊注莊也。逍遙遊則附以繕性、至樂、外物、讓王四篇；齊物論則附以秋水、寓言、盜跖三篇；養生主附以刻意、達生二篇；人間世附以天地、山木、庚桑楚、漁父四篇；德充符附以田子方、知北遊、列御寇三篇；大宗師附以駢拇、徐無鬼、則陽三篇；應帝王附以馬蹄、胠篋、在宥、天道、天運、說劍六篇，而以天下一篇冠於冊首，曰莊子自序。先君所藏本只有逍遙、齊物、養生之三卷，後四卷徧覓不得也。後遊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什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釋弓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可知。予求之全帙，久而未之見也。寓郴時，于無意得之，自人間世以後，皆當日所未見者。道德會解，則節取古今釋道典籍，及諸家注疏，拉雜注之，無義例倫次，殊不足觀也。南華會解人間世篇引羅勉道曰，莊子爲書，雖恢奇佚宕于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合，鬼神變幻，要自不可缺。古今文人每奇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官解祠，見漢郊祀志；庸子乃掌室涂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台，鄭司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乃見考工記，梓人爲磬文，數目顯脰，肩即顯字，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士無古學，不足知之，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苟非迥出人情之外，必不能成大計。若夫王道本人情之言，爲天下人言之也。

王曆蛟家有一狗，斑爛其毛，呼曰斑狗焉。每月初二、十一、二十一，必齋三日，値齋日則不食，終日蜷臥，水漿略不入口。盜飯于其前，必臥而守之。有雞貓等物來食其飯者，必起而逐之，復臥而守之如故。至次日始食，百不失一也。

計數之學、不能獨特明悟、必假器以爲加減乘除之具焉、若古之六觚之籌、今之七珠之盤、皆所記載多之數、補記載所不及者也、余以爲凡物之有數者、皆可用以爲計數之器、物之大者莫如蒼天、然彼蒼者、特宣宇中一大算器也、何以言之、渾天之形、兩極不動、赤道中分、界而爲二、是計數之一大盤也、宮次十二、縣象昭然、三百六十五度、井然不紊、是盤中之三百六十五位也、二曜五緯、參伍錯綜、或入北陸、或出南陸、少者二十七日一周于天、多者二十八年一周于天、則位位皆其算珠、而二曜所以紀綱、五緯所以紀容也、于是章蔀氣朔定、而百千萬世之歲月時分秒、莫不可紀矣、彼聖人者、敬授民時、俟百世而不惑、豈有異能哉、不過以蒼天爲一大算子耳、

王元穎題葉竹二首、倒盡穠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惟發水拖雲、擬材寫盡湖州派、清影知他則不聞、一解籜初篁葉未開、紛紛何物點蒼苔、非關何宴眉間落、應是湘娥淚裏來、無力豈堪題漢署、不妝容自散梁臺、王猷正宜看新綠、飛出還驚墮酒杯、二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皆附刊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挈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兩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曆乃爲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疏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明宏治十六七年間、荊涂峽開、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瀉、則遶而旁溢、春六塗潁之間、田廬沒、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擊遂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稍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蹤跡、則儵然入水、風浪遽作、于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于渦河中、己巳歲、渦河乾涸、通驛相傳、又徙于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愚嘗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乎天者既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濡沒于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爲怪也、不亦宜哉、

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瘿、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楮記室曰、因思惠山泉清甘于二浙者、以有錫也、余謂水與茶之性最相宜、錫缾貯茶葉、香氣不散、錫壺煎水、久則土下沈、皆成鹹也、

古者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以交易、故曰市井、楮記室引調官云、

宋崇寧年、西都修築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當牛首池中、則水不涸、從之果然、

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爲何物、其問人討錢、皆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報國之爲何事矣、劉繼莊曰、若明初、吾不知也、明季耳目之所睹記、何一不然耶、

全邊略紀、桐城方孔炤潛夫之所著也、潛夫于崇禎初爲兵部職方郎時所著、共十二卷、其書略錄一代事跡耳、未見歷朝實錄、聞見淺陋、而諸邊形勢道里遠近、經諸堡塞、茫無考訂、明末人留心邊計者、胸襟眼界只于是耳、可歎也、

古人以謂飲茶始於三國時、謂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以爲飲茶之證、案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日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錫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然則西漢時已有啜之說矣、非始于三國也、

衡州六十里泉溪、五十里插草、五十里小江口、六十里新城街、六十里快（一本作狀）牌頭、四十里耒陽縣、十里阜頭市、六十里上寶街、六十里瓦窑坪、四十里郴州、

吉坦然、江寧人、流寓衡陽、其曾人廬從永曆帝上雲南、坦然時尚少、亦隨之往、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雲龍州知州、後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黃自縣知縣、坦然隨其父往來于滇東滇西諸處、知滇事最詳、後出滇、流寓粵東、移衡陽焉、余詢以滇中諸事、坦然多目擊者、永曆之自緬歸也、與三桂迎入坐鐵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永曆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頎晰偉如也、有滿洲人見之、以爲真天子、遂有密謀以圖中興者、事泄、誅四十餘人焉、予曰、我向聞其人、而遺其人之名、先生猶憶得否、坦然曰、亦忘之矣、然于法場上見爲首者長七尺餘、形如虎豹、皆言其膂力絕人、騎射爲滿洲之冠、永曆以此益不得更延時日矣、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雷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亦遂弒之、百姓初不之知也、是日天極晴朗、忽有黑雲起、風雷交作、城外里許有金汁湖、在歸化寺側、民儲水灌田者也、有龍出于中、蜿蜒升天、頭角爪牙皆見、衆方駭觀、忽喧傳帝崩于北門偏梓宮矣、噫乎、人心天象如此、而明竟亡、天道果不可測也、

本朝賜吳三桂四瑞纛、凡行軍必隨往、此滿制所以寵異諸王也、

通天塔、即自鳴鐘也、其式坦然繪爲之、形如西域浮屠、凡三層、置架上、下以銀塊填之、塔之下層、中藏銅輪、互相帶動、外不得見、中層前開一門、有時盤正圓如桶、分爲十二版、篆書十二時、牌爲下輪之所撥動、與天偕運、日一周于天、而盤亦反其故處矣、每至一時、則其時牌正向于外、人得見之、中藏一木童子、持報刻牌、自內湧出于中層之上、鳴鐘一聲而下、其上層懸銅鐘一口、機發則鳴、每刻鐘一鳴、交一時則迭

鳴八聲.鐘之前有韋馱天尊象.合掌向外.左右巡視.更上則結頂矣.此式未之前見.宜供佛前.以代蓮花漏.予思其然拆而示之.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爲之.而製造粗糙.聊具其形耳.小用卽壞矣.坦然未經師授.偶于喩答公處見西洋人爲之.遂得其竅.竅然于幾何之學.全未之講.自鳴鐘之外.他無所知矣.

坦然孳孳.澗齋頗稱之.予未暇領教.然甚言其難.似可與論此事者.

唐子寡言華山道士范上石.明季司禮監秉筆太監也.與王山史游有詩云.非求不死棲名嶽.有愧貪生遠帝旋.亦中官中之有品節者.

紫廷言有明棄大寧.棄河套.棄哈密.而遂事日非.土木之變不至于靖康者.幸也.余曰.其崔浩之論劉裕克長安而不能守.將急歸以成篡弑.明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于少保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晉化.思結好于中國.精神之所注射在彼不在此也.紫廷爲予擊節.

紫廷論趙宋規模遠遜漢唐.今之稱復三代者.當曰漢唐明.不當曰漢唐宋也.宋只可比司馬晉耳.予曰.然.邵堯夫已見及于此矣.客有問國祚于堯夫者.堯夫以晉史封示之.後世只知神堯夫能預知靖康之禍.與懷愍一轍.而不知兩宋之事事合符兩晉也.

周獻之言其婦之舅姓沈.字龍陽.山陰人.在都門.妻懷來人.生一子.不茹葷.得錢卽買香以供佛.年十八.以疾卒.其將死也.父母環而哭之.子曰.吾非父母之子也.吾前身乃老僧.寄錫于父母家.今去矣.後十年.吾更送一子以還父母.送老人之終也.十年後母年已將六十.復生一子.生三歲而獻之南來.音信斷絕.不知其後何如也.

揭仲翔云.福建邵武府太寧縣有石綱山.四周危峰峭壁.中闊平地八十餘里.惟一逕可入.一逕可出.百物畢具.惟乏鹽耳.恐桃源不能過也.彭躬菴曰.他日功成歸老.鑑湖一曲.吾已卜之石綱矣.

澗齋曰.聞廣東省出兵.傳言劉謝厥夫之餘黨也.厥夫.閩人.爲盜于海上者.黃明.亦閩人.嘯聚衆于黎平.官軍征討.平其衆.得其首.上聞.然實非其首也.

盧谷大師本無錫秦氏.其祖爲長沙太守.遂流寓衡山.宗族間已久不通音問矣.師年七十有六.而精健如少年.視聽尚不稍衰.其教下法派.則本之二楞一雨.固賢首也.昔聽南華內七篇于耳觀師.有省.自此深好外典.爲人直道前古.好學之誠.出于天性.更能誨人不倦.毫無秘藏.見處亦自超脫.嘗受等韻之學于語拙韶主.韶主眞定束鹿縣人.爲黃山第二代教授師.當明中葉.等韻之學.盛行于世.北京衍法五臺西蜀峨嵋.中州伏牛.南海普陀.皆有韻主.和尚純以唱韻開悟學者.學者日參韻爲大悟門.等韻爲小悟門.而徽州黃山普門和尚.尤爲諸方之推重.語拙師幼不識字.年三十矣.入黃山充火頭.寒著一衲.行住坐臥.惟唱等韻.如是者六年.一旦豁然而悟.凡藏典緒釋.無留難者.遂爲第二代韻主教授師.歲在丁卯.傳法南來.五臺顧愚和尚甚器重之.桂王聞其名.延入藩府.執弟子禮.學等韻.後養于南岳.以終老焉.盧谷師嘗從之學.深有所得.受付囑.迄今五十年矣.嘗抱人琴俱亡之慨.逢人卽詔之學韻.聞余至甚喜.予

于律音之道.別有所悟.自謂頗竊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然于等韻必般般訪問者.則以唐宋元明以來諸書.切脚咸宗等韻.苟於門法稍有齟齬.則不能得字.而未經唱誦.則等韻不眞.三四十年以來.此道絕傳久矣.間有一二人留心此事者.未經師承口授.終屬模糊.不是學也.大師始過予于康甲夫家.爲余唱誦通釋一過.梵音哀雅.令人樂聞.確有指授.非杜撰也.余旣頗學.大師復不吝教.留彼數日.而等韻之事畢矣.

余髫年於燕都仁壽寺遇獨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少少爲余言其梗槩.不及學也.後于吳門.與宋姓庵爲友.姓庵精音律.而于等韻未有傳授.檇李陳嘯菴先生著有梨梅統韻一書.亦精唱韻.余雖得一聽.而不及久作解植.其後訪之緇流.竟無一人矣.

盧大師言攸縣人陳五登.字逸子.別號南雲.拾殘有想指吟于南岳.死已久矣.盧師藏其手書一卷.出以示余.覩其性靈之作.東南不聞此音久矣.余錄其自西山路歸文殊庵紀異一首.太乙司元精.天地受倜儻.人有一雙眼.正能惆悵中.觀天地數(一本作欲).身理無爲一山數里岩.神奇安得不凜然.赤程以爲造物之險夷.西山兩日雪.客予正其期.眼發非細故.主人賴扶持.主人忽有行.客亦匆匆就道去.攜寒雖有衲.力弱還存杖.投杖于水不能止.衲亦隨身陷樹底.森棘荒洞險蓬荒杳.用杖扶身杖不起.四顧維目泉聲耳.將欲開口何所語.但見烏無巢.亦見虎有蹤.深澗冰腹泉生齒.祇提生勇怯.還于寒威相糾理.縱縱步步成傾.我杖我足不受恥.穿林得疎竹.樹間幾紅子.口心亦覺適然畧.方過溪頭渡遠水.唐突淵蕩煙四起.謦咳環谷岳來大安.知乾坤莽莽界.灝灝虛神頑.僕冥冥昧昧從所觸.眼光咫尺落樹根.將遐何物爲身修.注聽山犬吠無聲.徘徊何處是.山人由來此山抱櫸櫸.想尤攝盡收盡明.倏然西林見一樹.石出溪流不知煙去處.振衲拂杖到谷口.見離逢橋如逆叟.杖亦逸.衲知寒.還坐石頭看林樹.他家童子遠道回.過我問我何處來.我辨語其故.爲我言昨日不到野雞潭.前山後山晴顆顆.我行其間竹傑傑.言晴未已山與晴.五峰擁出太陽精.浩衣招襟鶴停停.我吟歡笑度高磴.神怡氣爽閱一純.向時過處無雞鳴.南天門上微風雨.穿袂收汗虞浸浸.杖得東指到于城.恍如有家作歸人.十步百步易玄妙.躞蹀又似西山道.西山道岩冥.(一作冥迷)從此發深峭.鶴雀飛起衣帶邊.奔泉吼怒使之鳴不全.蒼復蒼.玄復玄.須髮依然白懸懸.吾聞元化所居.混沌所游.又聞須彌頂.日月出其半.鵬鳳不敢遊.赤帝鶴言馳驟.(一本作驤)我是俗下庸骨質.獨趣橋上看波激.前此橋跋雙足.今日與杖謀.寒杖不能立.催我急下層層石.將抵文殊庵.又是燦燦星.苦映水晶玉界道.引我登堂坐堂奧.此詩運筆造語無不奇肆.是見其人.集中尚有數十首.俱瓌瑋可觀.不及錄矣.

逸子有句云.將心與岳安.悠悠可思.

盧大師又述一人句云.一家寒露集.萬事暮秋蟬.

甲夫言吳氏軍中有樂器曰.知(一本作叱)角.以竹爲之.如銅招軍式.上安簧叫子.以吞吐爲高下.其聲悠揚悲壯.調以宮商.前此無有也.

衡岳峋嶁峰古禹碑在焉。乃昌黎朱張諸君子願思一見而不可得者。神奇恍惚。雖不可以理論。然非晚近物也。

小嵩山有靜室。衡陽先輩陳正典有書萬卷藏于其處。前方遜一曾爲予言之。許爲予覓其書目來。不知何故杳無音問。或其家人不肯以書目示外人。

犍石峰有犍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犍石峰。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石橋當其前。橫跨空際。奇秀如唐人畫。土人云。此名禹王橋。過此即犍峰寺遠矣。余謂二子曰。此何異海上三山也。昔人有若作一日神仙即死亦甘心之語。少時從此橋經過。詎非一日神仙耶。山下有石在田中。長丈餘。其形如魚。頭尾鱗鬐畢肖。曰鯤魚石。又一石。形狀大小如前石。而半身埋土中。前半出土外。想見通州複見石魚湖上之樂。取路登山。更半里至禹王橋。即山下之所望見者。橋在半水嶺之前。石壁陡立。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爲羅漢逃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爲水往也。此爲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鰈魚耳。過禹王橋折而下。有方巨石二。相距一二尺。曰仙人對奕石。更半里至犍峰寺。寺在兩山相夾處。扁曰禹闕。流聲。坐處黝暗。鬱鬱不可耐。南岳名山而無精舍。缺陷世界也。

聚元言衡山草市人羅衡良少習舉子業。長棄去。無賴以事到官。知縣孫維煌見其儒雅。詢知其爲讀書。命題爲文。稱賞之。賞以銀。介其歸讀書。後爲弟子員。其人知音律。自以其意譜漢魏樂府入調。皆合律呂。嘗乘舟夜泊湘潭。月明如晝。叩舷歌離騷。聲裂金石。鄰舟數百多凝者皆起聽。無不泣下沾襟。歌竟。東方已白矣。自此疾作。竟不起。今其墓已有宿草矣。衡良奇士。惜其生于衡。無所聞見而早死。使其今日尚在。相見時必有一番絕世講究。而今已矣。衡山人或有知其學。他日入縣。當悉訪之。

仲翔言福建□氏之事。墐于易明。明盡包衣人也。仲翔知之甚詳。

裴勝功構竹屋于夜上。隨水上下。門有聯云。接天煙水橫三楚。映水樓臺別一家。座中聯云。水底有天行日月。座中無地著塵埃。問之。其介姪筆也。今寓中湘云。

聽唐子聲與唐子霖談寧羌州王輔臣之變。助之亂者。雖有蕭九皋李國梁李國棟等。而先殺寧羌知州者。蔡元也。子霖甚悉蔡元前後事。敍其取秦州。守關山。及關山失而復取。困清兵于內。後由階州入川求救于王屏藩。取漢中以通歸路。王平涼與官兵對壘。嘗獨騎追貝勒王入速營十三座。無有攖其鋒者。聞之令人勃勃有生氣。今此公總兵于古北口矣。不勝浩歎。

聽子聲談趙勇略王奮威不合始末。蓋自勇略鎮寧夏時也。入川相遇于寧州。雖成吞并。奮威亦危矣。余謂子聲曰。古云。山東宰相。關西將。今之將帥半皆閩人。然靖逆勇略。奮威功業。尤爲傑傑。三人皆秦產也。隴西北與極東南。豪傑皆爲時出。吾徒亦何爲哉。

衡州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黔人皆喜食。味甚苦。非虛寒所宜也。

亦舟以優觴數子。劇演王連環。楚人強作吳歈。醜拙至不可忍。如唱紅爲橫。公爲庚。東爲登。通爲疼之類。

又皆作北音。收□開口鼻音中。使非余久滯衡陽。幾乎不辨一字。余向極苦觀劇。今值此酷暑如炙。村優如鬼。兼之惡釀如藥。而主人之意則極誠且敬。必不能不終席。此生平之一劫也。

康繼武吉安安福人。予因問以安福風物。繼武言姪孫康放仁奇士也。放仁字鬻孫。天資過人。性穎悟。家貧無書。曾經其目者。無不通曉。通音律算術天文曆法。不經師授。自能解了。占驗未來事多奇中。年西昭武中。知後必復康熙年號。終身絕意仕進。嘗自言腹有書二十二卷。囊括萬象。未經筆之于書。繼武兄弟。雖其叔也。而以師事之。嘗欲授之以學。曰。汝等稍有出頭日。當爲我覓寫書人數十輩。春半年糧。以成此書。書成走下江。謁政于諸大人先生。然後藏之名山以待其人。繼武曰。余兄弟以奔走衣食。汨于舉業。□八比之外。他無所嘗。歲月悠悠。以爲有待。不意其遽爾長逝也。逝之時。年五十二。今年亦不過五十三耳。死于去年辛未之季。春無諸疾苦。時寓一僧庵。先一日呼其子至。子年尚幼。無所知。屬曰。吾即死。汝斂我以白布二匹。以還我潔白之體。買棺只須銀一兩餘。不得至二兩也。無他屬。次日死。其子于研池下得一紙。乃細書其死之時日幷諸未完事云。其妻不得于舅姑。自父母死後。終身不見其妻。少時留心禪學。晚年乃言禪學無用。余意其或得聞佛典也。繼武曰。曾來衡岳訪破門筆墨。幾欲狂死。使今日尚在。得先生來。把臂入林。不知作何許盤桓也。異哉。余之此行也。如此人物。正予日夜之所窮觀而求之者。縱千里萬里。猶將貫草鞋得得而往。乃在安福。取道江西陸路之所必由者耶。余意其人遠勝王而農。其學不由聞見而入。得之于天者爲多。且名心淨盡。不假外飾。眞吾友也。先余來而歿。不及一歲。而更無一人傳持其學者。生既同時。且來其地。而竟不得一見。令人氣盡。因思天下之大。兆兆之衆。安能必其無絕倫超羣之人。好學深思。心知其事者。然眞實學問之人。必不奔走風塵以求名譽。我既不知如此人物乃在何許。而彼亦不知天下有余。相須甚殷。而會合無由。彼蒼蒼者性與人殊。不惟不足以恃。且似有意播弄顛倒者然。不知餘生尚能得一二人以攄懷抱否。寫至此不知涕泗之何從矣。安福更有吳翁水者。名宴。年八十矣。以文名。深于理學。大全綱目。皆有纂述。久客都下。今歸老山中矣。明末明經也。又有管廷者。字石楠。善畫竹。亦先朝明經。此二人者。爲世所知。今皆在安福。然此等人又非余所敢與見者。

繼武言安福之西六十餘里。吉州之界。有武功山。高與南岳齊。而險峻過之。中多古道觀。朝山者四時不絕也。又有峪山。山有洞曰石城。深遠莫知所止。潛通閩廣諸省云。中有大川三。有舟可濟。游者秉燭入。數十里至風花雪月四洞。恒恐不繼。多屆此而返者。更前則風水險涉。維難矣。風洞中四時晝夜常有風。花洞中石五色陸離。候吝如雕鏤。至此儼入萬花谷。雪洞中石白如霜雪。瑣細如堆鹽墜絮。月洞上有一竅透空。天光所照。儼如半月。亦天下之至奇也。先朝郡人劉孔當字喜聞者。未第時讀書於此。嘗見二老者相對坐石上。蹤跡之忽不見。如是者數四矣。後覓隱處以待之。見其來也。迫而就之。二老者走入洞。追而求之。洞由此開。前此未聞也。此洞中寬衍宏敞。遠勝包山之林屋。而世人尚多未知。孔當後爲名進士。著有五經難字五經叶韻共若干卷。上封琉球紅夷字。甲夫家有其書。曾見之。余聞此不勝嘆歎。前在甲夫家一住數日。乃不知有此異書。難字叶韻。不關有無。若紅夷琉球。則正余所懸金而求募贓以竊者。乃面

失之于康甲夫也，紅火文字，必用蠟底諸語以合其土音，必稍有異同，琉球字又不知宗何國矣，歸途當更過清溪以訪之。（胡案明石城洞者乃劉道沖劉謂聞也道說因元當見先師日記）

繼武又曰，放仁昔同繼武在書舍，其鄰即繼武之叔伯修之所居也，時當八月，晚際坐納涼，日修年方壯健，靜後呼其奴婢，放仁聞其音，謂繼武曰，日修叔壯不久矣，音與神離，當不出兩月也，後一月餘，果嬰疾而卒。

安福西門外，明三百年科甲，不可以更僕數，亦爛木橋而止，爛木橋無有登甲榜者矣，橋東地名魚峰，劉氏聚族居焉，烏兜陳氏則在橋西，陳二止先生晚年靜攝而慧生，有來訪者，必先知之，或不當時，身先避去。

于途中思得譜土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塡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由此而思，方輿之書所紀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耳，此皆人事，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爲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溼，變而爲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案志而求，並爲一則，則風土之剛柔，暨陰晴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諸土產此方所有他方所無者，別爲一則，而土音譜合俚音譜共爲一則，而其人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發其凡，觀厥成者，望之後起之英耳。

烏兜二陳，高風被于鄉里，至今烏兜二十餘里，人皆化之，耕讀不應科舉，深衣幅巾，見官長亦不變，此風海內無有也。

陳狂叔，諱字元閒，劉渤，字巨漢，前劉諡其旨之，然遺其名，幷譌其字，今正之。

安福城東門有復眞書院，鄒東郭先生祠也，祠中巍峩甚宏，東郭爲姚江門下第一人，在龍谿之上。

安福武功山，高大與南嶽等，千峰萬壑，皆用南嶽之名，如祝融天柱石廩，亦有馬祖磨鏡臺焉，古跡之可笑類如此，石城洞，鵠湖之水出焉，故曰鵠山，非蛤山也，武功皆道院，有僧舍曰白髮庵，皆耆德之所駐錫，四方耆宿至，以銀數十兩貯官任，衣食不外求矣，蘄濟言。

衡山之西南，地名白果，在中山之後行鹽之市井也，今有北來僧寓其地，書大字，以筆縛于肘，諸盛而進

之，不以手，極奇。

昭代典則，管江黃光叔所編輯，共二十八卷，自太祖高皇帝至穆宗莊皇帝，倣朱子綱目例，然詳于制度，略于事跡，雖間見疎陋，而體例尚有可觀。

秦俊新聲，有名亂彈者，其聲甚散而哀。

子騰言流寓木雅客者，本姓朱，河南天潢也，能製奇器，多異技，有鐵標十二枚，藏兩袖中，舉手即發，又有屏風置座後，中藏萬弩，機在座下，輩中下驚，施之坐後，猝有奸宄，舉足萬弩齊發，又有摺疊船，可藏巾箱，有急欲渡，即湊合而成艤槎云，今其人尚在，嘗爲木牛流馬，人以爲怪而毀之，即其子亦不傳也，人有求其法者，曰以寶劍贈佳人，烏乎用之。

壬申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韻譜，先立鼻音二，鼻音爲聲韻之元，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横轉而無直送，橫轉爲平上去入，而平聲則有陰陽，故五聲韻惟不送此，故多重疊，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太西蠟等話以〇阿咿嗚午之五音爲韻父，然午即嗚之横轉上聲，女直國書則有六音，而第六字實即第五字也，蓋外國皆不知有横轉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則父子無別矣，今定〇爲喉之喉，開之開，阿爲喉之腭，開之合，咿爲喉之齒，合之開，嗚爲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聲，舉不出其範圍矣，並之謂正喉音，又從〇字追出〇字，爲〇之半音，從阿字轉出而字，爲阿之轉音，從咿字想出〇音，而見之于齒之〇，思茲雖，故〇之伏音，從烏字究至于字，于爲烏之送字，而〇于田字爲變喉音，又以開口鼻音爲韻，分配〇阿咿烏，則爲悲辯英翁，此四音爲東北韻宗，又以開口鼻音爲韻，配以〇阿咿烏，則爲西南韻宗，此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矣，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嫩二音，有餘不盡，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爲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横轉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而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而歸元，天地之祕藏，一朝啓之，歸山後次第成書也。

紫廷與余露坐燕陰下，論周易乾坤二卦，深有理會，其論四德，實見傳義之謬。

紫廷論內政軍令，有心得焉。

壬申五月二十八日奉旨點心，每佐領下挑撥牙喇八名，鎗手二名，噶把什一名，共十一名，候旨備邊。

李默齋諱而熾，與之談醫，似有所見，盛稱休寧人汪昂所著醫方集要之妙，又言陸萬閬黃州人萬全字密庵者，名醫也，所著有萬氏家傳，又名醫心法，醫家祕要也。

臨川爲撫州附郭，在江西之東南，與福建交界，陽明當日駐于此。

李默老言寧都有卞醇醇者，黃冠有道士也，今化去矣。

默齋又言興化甯田縣，萬曆時有林龍光者，以三教名，有三教堂，今其法派猶有存者，默齋有其書，多至數百卷云，方輪紀要，默齋所著注古方也，以方爲輪，而獨通乎立方之意，以盡其變，爲類一十，曰表，曰裏，

曰寒，曰熱，曰虛，曰實，曰氣，曰血，曰痰，曰火，曰鬱，曰廣嗣，類各若干方，方有若干變，共爲目錄一卷。傷寒纂要胞與堂祖陶節庵六書集之爲歌，凡四十五則，蔣仲芳從而和之，加入十則，共五十五則。戴霽爲之更訂者二十一則，又增補四十五則，共爲百則，分爲九門，傷寒六經本證八則，傷寒正病二十三則，類傷寒症六則，傷寒𤼵症三則，婦女胎前傷寒四則，產後傷寒四則，則分發條條，下補注，注內錄法，法辨同異，注後紀方，通爲凡例一卷，明皆規則，亦默齋所著，曰規則自序，曰慎藥擇藥法，曰求病之原，曰上清下補說，曰南北異宜，曰處方調劑，十八法卽古之十劑，而增入溫清慎和推斷安養，以佐之者也，曰陰火寒位，曰垣錄，曰追非集自序，曰問心錄自序，共爲一卷，而垣錄爲妙絕，問心錄追非集二書惜不見全本，然如此立題，必有可觀。

西安將軍馬喇特差筆帖式阿爾圖，於壬申五月二十日申時至暢春苑奏云：惡頓私自逃走，將軍馬喇并提督孫令甯州總兵官潘有龍遺發官兵追殺，并祁誠來京奏語，上聞大喜云：朕嘗日說惡頓要逃走，今果然逃走去了，他跟的人少，官兵追趕，必定殺得他，又云：將軍馬喇將祁誠來甚好。余曰：祁誠爲西城中雄傑，無奈奈甯定合骨氣，則夷狄中之聖賢也，二人竭力以奉其主，惡頓爲邊患者十餘年，乃一旦爲人所擒，如鋤雞然，則又何耶？惡頓雖逃去，得脫與否，尚未可知，然吾聞祁誠信儒生言，勸其主以讀儒書，親近儒者，則其爲人所擒宜矣。子曉尙不解余言，紫廷則不以爲河漢也。

偶閱我政使覽見四川巫山縣游擊有名于成龍者，因思今天下有四于成龍，皆循良吏，此于成龍未知其人何如也。

子曉言陝西諸帥，如陳福，西寧人，卽爲西寧總兵，後加提督，趙勇略，亦西寧人也，爲西寧總兵，亦加提督，王猶威，固原人，爲固原提督，乃千古之最少者，予問張靖逆何處人，乃臨洮人也。

夜夢同一人攜儒兒在一處看雲，有赤色如丹砂，成龍形，如彫鏤刻劃，頭角爪牙鱗鬣，纖細畢具，正南向下，自南而東北，久之而發，其一人者不見，惟予與儒兒見之，少頃，又有赤雲自南來，頭呼其人同看，而雲形如馬，纖細生動，如前龍也，則三人同見也，境界盡異瑰瑋，此何祥耶？（儒兒，龍乾也，馬坤也，或者以此歟。）

問嬾齋以蔡長仁之爲人，長仁，蔡元字也，元自海上投誠，投而復反，反而又投，後授陝西平涼守備，黃九疇標下，飲酒不事事，王輔臣怒，欲以軍政填黜之，元曰：當太平時，無用元爲者，一旦邊廷有警，恐無覓元處也，輔臣奇其言而止。

紫廷誦關中劉石齡詩曰：華岳三峰如虎踞，黃河一綫下龍門。關中形勢，被此二句寫盡，而經渾高亮，名句也。又唐昭陵驛云：健兒莫縱秋山火，袞鄂英靈不可當。袞鄂二公皆從葬昭陵云。又李子德愛姜換馬句云：十斛五花如反掌，驚鴻飛兔不同行，可謂妙絕千古矣。

與紫廷偶談及經略圖海至平涼，初與王輔臣合圍平涼，兵勢不可當，海放孱馬三五百匹衝之，平涼兵亂，奇兵乘之，大敗平涼兵，城北虎山原平瞰城中，且爲餉道，海疾據取而誠之，城中乏食，遂克平涼。

子曉言四川多狨，食猴者也，鼻孔反上向天，見雲起，聞雷聲，卽趨避巖巖，取樹葉以覆其鼻，少雨滴入輒

死矣。

子曉又言平涼靜寧之間，有物如貓，而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見之卽隨之去，飲于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落，遂貓而食之，此不知何物，偶後檢字書，𧴮字，呼木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貍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漢書音義曰：殺白狐子也，案：此卽子曉所言之黃妖，妖乃腰之訛，久不讀爾雅，不意於此遇之，當更檢爾雅注疏及漢書音義耳。

紫廷言人君之治天下，惟是非賞罰喜怒好惡爲之樞機，是非賞罰隨喜怒好惡則亂，喜怒好惡隨是非賞罰則治，紫老好讀管子，以爲與聖經相表裏，此等語皆深有得於管氏者也。

壬申五月二十一日，甘州提督孫思克題，夷情本旨，惡頓等屢覦勿令其逸去，前旨甚明，官兵既尾隨惡頓，何故復令逃去，該總督嚴察具奏，餘着兵部理藩院會同議奏。

紫廷言太平府當塗縣有曹先生者，而遺其字，理學家兼精醫藥，有神奇之目，與王山史相與甚深，紫廷嘗請其診脈，曰：脾胃疾也，待其發病則自愈矣，後果然。

紫庭吟其夜句云：燕姿防泥澤，花遲檻露溫，余謂此遲字當作去聲讀，音稚，若平聲卽遲速之遲，不如此解。

陸龍患眼痛，藥不愈，有眼科黃冠師，爲治甚效，其方亦了不異人，惟用皂角子數枚，必有傳也。

紫廷偶述與府之言曰：精神生于喜悅，智慧生于精神，名言也。與府乃彭樹廬先生所著，余未之見，當覓觀之，必能益人神智也。

子曉向有嗽疾，端午後吐血一二日，服山羊血及山漆而血止，然病日深，胸脊痛不可轉側，嗽徒甚，夜臥精神恍惚，此非參芪不能回陽，余先用八味地黃湯二三劑，已有起色，又感冒風寒，用發散藥一二劑，汗出甚多，虛弱已極，頓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劑，已愈其半矣，然每爲寒邪所傷輒病，余問之，曰：背寒，少冷卽從背寒至四肢矣，余悟曰：此督脈爲病也，須用鹿角膠或鹿茸卽愈，從紫廷處覓得兩許，始服一劑，而精神迴異平日，此非難知，余滋懼焉。

子曉言平涼一帶，夏五六月間常有暴風起，黃雲自山來，風亦黃色，必有冰雹，大者如拳，小者如栗，墳人田苗，此妖也，土人見黃雲起，則鳴金鼓，以鎗炮向之施放，卽散去，或有中者，必濺血雨，害則漸低而去，入山穴中，人逐其迹，圍其穴，以火藥薰之，久之其物死，掘而出之，非大蛇則大蟆也，口中腹中皆冰塊云。

賜姓公未得臺灣也，積蓄皆貯海澄，鎧甲十萬副，穀可支三十年，藤牌滾被鎗炮火藥，皆以數萬計，公時在廈門，黃梧降本朝，海澄失，公聞之神色不變，本朝封梧爲海澄公，世襲四十餘代，施烺起身行伍，隨鄭飛虹字子隆武時爲將，後隨賜姓在廈門取臺灣，將不利于賜姓，賜姓殺，烺降本朝，後卒滅臺灣云。

紫廷欲作四瀆入海圖，取中原之地，暨諸水道，北起登萊，南至蘇松，西極滇蜀，爲一圖，苦無從着手，余爲之用朱捃本界畫法，以筆從橫爲方格，每方百里，以府州縣按里書填之，府州定而水道出矣。

夢中忽悟歸乘算術之理，歸之而盡者從乘來，歸之不盡者不可乘也，有實于此，不知其從橫之數，以開

方法求之可得也。

紫廷家藏楚地全圖，從橫皆丈餘，張挂甚難，流覽亦苦。紫廷欲改爲書册，可置案頭，以便披閱，而請其法于予。予爲之先造經緯表一通，從橫相遇，可合可離，亦圖中之變調也。

紫廷言襄陽總兵王化行，昔于鄖州上山攻賊，不得上，將退矣，慮賊之尾其後也，先令一半以銃仰攻，一半先退數十步立定仰攻，先攻者退數步仰攻，先退者復退，更番而下，退兵不失一人，滿州見之，以爲諸葛復生云。

晉監國世子，今開墾于許州五女墳。

紫廷言黃庭，漳州人，善戰持重，百戰不敗。賜姓之攻金陵，庭留守厦門，于康熙二年以五千餘甲投誠，封嘉義伯，後令其開墾於鄖州。

紫廷又言海澄公黃梧既據海澄以降，即條陳平海五策：一遷徙沿海居民于內地，距海三十里，不令人居住；一言鄭氏祖墳風水甚美，當令人發掘；一鄭氏有五大商，在京師蘇杭山東等處，經營財貨以濟其用，當察出收拿；一鄭氏雖居海中，而其田產財賄皆在漳泉等處，當察出收官；一造八槳小船數十隻，無風時出海以取厦門，四面環攻，令彼疲于奔命。上然其策。惟遷海一條未行，鄭氏始祖之墓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梧，漳州平和縣皁隸也，與門役賴玉謀，潛通賜姓，殺知縣以降，賜姓用二人以爲將，使守海澄，而梧之報賜姓也不遺餘力矣。三藩變後，鄭氏攻破海澄，梧已死久矣，發棺而僇其尸，尸用汞殮，肢體猶未僵也。其子投井中，出而剮之，人見其眼胞睫睫不已云。賴玉爲泉州提督標人所僇，遷海之策施，烺復言之始行。

向聞陳亮工有天下驛路圖，而未之見也，更須留心購求。向欲取天下水道，依水經注體例爲一書，以川水爲經，支水爲注，分合起止，悉以見在者爲據，久之未得下筆。今因料理楚地全圖，三楚江山，燦如列眉指掌，圖本雖已寫就，究不如原本之善，乃就原本造楚水圖記，以江漢湘沅爲經，而貫串百川。

琴之十三徽，猶十二經絡之穴也。以泛音觀之，乃天地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爲也。張一絃于弓，鼓之作泛音，與琴之十三徽無異。琴之定徽，中疏而兩端密，乃變員爲方之法，以七徽居中，左右各六分之，故有十三也。法以規作半員，平分十三格，變爲直線，則成疏密之度矣，聲音之體本員，見之于器，則不能不方也。此前所未言者。

紫廷言朝廷設駐防兵一千于漢中，而西安、荊州、江甯各添駐防兵一千，昔將軍圖海議于漢中荊州各設駐防，誠爲局外要着，後撤去漢中兵，今因飢荒流離，復添設焉，綢繆牖戶之計，蓋本之圖公云。

吉坦然爲子騫定一方，以斂肺立嗽爲主，用知母（去毛鹽）、貝母（去心）、桑皮（去心）、沙參、杏仁（去皮尖）、上訶子、薄荷、肉桂、沈香，曰潤白散，後復來診，言前潤白散用白丑一兩，煎湯浸之，曬乾而服，以引肺氣下行，余曰：此即張子和于壯陽藥中加牽牛之意，坦然以余爲知言。

紫廷發興作衡山五言古詩一首，其意之而樂也。衡岳自杜韓而後，鮮見作者，余嘗言諸大題目如岳瀆

等，決不可率意落筆，題詩一首，世人只爲不知利害，隨意塗抹，以貽笑于大方。浣花先生于此事中，絕頂離華之盟，而于岱宗西華南岳，皆題望岳，不敢正作，我輩何人，敢爲浣花老人所不敢爲耶。紫老亦頗見及于此，故于泰華諸題，皆無題咏，今忽技癢，不禁邀余同賦，余不能辭也。

道林古刹，自悟勤洪覺範皆嘗主斯席，有明中葉有揭指揮者，陰圖風水，毀其寺，今之道林，興復未幾也。

長沙北門外有關帝廟，神座下有石，上有自然之文，儼如梅樹枝也。

紫廷破二十子全書，以管子四册貽余。管子雖不全出敬仲之手，而其經世尤爲一家之言，自是宇宙間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後經綸天下者，俱不能出其範圍，儒者過信孟軻氏之言，束之高閣，不思仲尼以仁許管仲，是何意旨，可歎也。

文捷師出詩集一編，標題云：錢荊山先生集。予不識荊山爲何如人，乃一會稽陶姓自浙東攜來者，大約亦浙人也。詩雖不入彀，而筆力甚雅，每每出人意表，近人中不數見者。集中有朱竹垞范季友詩，則斯人年亦不高，而復有送雪巖大師詩，似亦非後起也夫。

長沙西臨湘水，浩浩北（一本作北）注，無泊舟地，故四方船隻，輻輳中湘。昔與中丞撫軍時，曾于開福寺前開一河套，爲泊舟所，工未就而罷。王撫軍因之大興版築，開渠鑿閘，引湘水東北流，復注于湘，可半里許，則四方舟楫無風濤之虞。做工者人給錢六十文，米一升，又柴菜錢三十文，故人樂于趨事，有訟于官者，先令原告出貲督工，待審判而負罪者，並其輕重，罰之出貲做工，今北門沿湘一帶，新造草屋，儼然如市矣。先築堤塘數十丈以遏水，余此來見壓沙氣象甚旺，迥異春初，此渠開則中湘之勝將移於此，然亦不過一時計耳，日久坍頹，漸就堙塞，可計日而待。若能大興工作，更引瀏渭之水西來，沖刷汙塞，方爲永久之計，然去瀏渭稍遠，且多岡阜隔閡，工費浩煩，非此公所能辦也。（湖先來師有云：長沙西臨湘江，苦無泊舟之處，故四方商賈皆聚中湘，湘西舊會之地，舟車不便，故聚于北門，開新河一道，亦星沙之氣猶與此河互相發明。）

管子雖不純乎一家言，自是經世奇書。自劉向校讐，訂爲八十六篇，後有唐房玄齡注，而語頗淺謬，恐不出玄齡手，或曰出唐博士尹知章也。廣泉劉氏績樹爲補訂，簡明貫穿，多所發明，又有趙用賢標本，亦可觀。明天啓間，宣城文學梅士亭（一本作亭）有合次管子成書十五卷，以其言之純者高一字，其解說駁雜者低一字爲傳，篇皆附以論說，雖未必一一皆當，然用心亦云勤矣。紫老深好此書，前與余談上下千古至管子，語多與余合，紫老對曰：先生亦好讀此書耶。予曰：三代而後，欲經綸天下者，非賴上遺言，何從著手。諸葛孔明爲千古一人，其學術全從此書出，紫老灑然異之，出其所刪定之者以示余，更惠白文一書，乃照其刪定者塗乙之。

吳錦渡言崇明開县者，爲王顧黃施朱陸六家，而王施二家皆巨族矣。崇邑從二百里，橫五十里，周五百里，數年前兵萬人，寇海平後，裁汰至四千矣。

長沙藥王宮後，有竹圃小亭，幽寂可愛，亭聯集杜句云：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甚佳。

岳詩持小集鹿含草一握來，此草性同肉桂，有引血歸經之功，佳品也。星沙在處有之。

楚中佛事鼓鈸之外，加以銅鐃，其雅梵音之中，忽聞此聲，令人驚悸。問其所誦經，必則普門品暨三官經也。嗚呼，彼三官者，乃五斗米賊所設之教，順有絕焉，此地且與普門並駕而馳矣。

廣州人陳繼緒，言硝出開封歸德二府所屬八縣內，不在亳州也。

煙究紙出鉛山縣。

貴竹黎平有賴闖高闖，皆生苗，有漢人往貿，爲所殺，官差旂牌吏目往問之，不服，亦皆爲其所殺。貴西道副使張奇抱往撫，而巡撫衛既齊已具題矣，今朝中差大人往審，與將調兵往勦，此撫軍之失算也。

廣州人呼牛作阿有，一本作孟。二音亦奇。

倪用照，嘉興人，嘗爲廣西柳州前營守備，亂後罷官，僞周時改授融縣尉，又調懷遠尉，未幾辭官，遁入曹頭土司，亂定後，載其母柩，將歸嘉禾，至中湘，阻夏逢龍之亂，暫寓湘潭，今已六七年矣。予問以粵西諸事，用照多身歷之，其言多可聽，用記一二事，以備參考。

孫延齡，孫大堂之子也，大堂爲定南中軍，定南既死國事，孔四貞尚幼，已曾許字延齡矣，被擄後，亂定，流入滿洲家，詢知爲阜結也，遂送之入京，蓋四貞曾爲太皇太后義女云。上問定南舊人，四貞曾許聘人否，衆皆言延齡，遂嫁之，以延齡爲將軍，平西之叛也，四貞延齡俱少，不更事，諸都統皆定南故部曲，多戰功，延齡，其後進也，四貞待諸人禮儀如定南時，諸將皆以跪拜四貞爲恥，尤不能爲延齡下，積怨非一日矣。延齡有婢，其父千夫長也，婢遊其父家，父嫁其女于漢人，而不告延齡，延齡知之，怒執其人，杖之三十，王都統以延齡之責其官也，亦怒，殴其人，告之巡撫，更懷利刃，欲刺延齡，延齡遂以其事上奏，四貞亦具疏請于上，上命大人來粵西審其事，罪坐王都統，餘皆免究，大人入都復命，收王都統于獄，未幾，滇南告變，上命宥都統，仍管滇南主藩事，征雲南，延齡內不自安，而四貞又平西義女，反謀遂決，一日，請諸都統入府議事，議畢而出，伏兵于門，盡殲皆，投桂林城，反時，提督馬雄駐柳州，延齡使人持高腳牌往招之，雄故不爲延齡下，見牌益怒曰，豎子無禮，碎其牌，縱其使，延齡提兵往攻，爲雄所敗，然平西勢日甚，雄亦不能守，曰，吾降平西，不降延齡也，乃使使自間道往松滋，請降於平西，平西大喜，以雄爲懷寧公，然雄與延齡怨如故，雖相攻，平西左右多不喜延齡，延齡又不能調和議用事者，平西心亦疑之，命吳大將軍往爲二家講和，將授之意，使殺延齡，吳大將軍至桂林，駐城外，使人請延齡議事，議畢出營，將上馬，使人自後斬之，孔四貞遂以冊籍出降，後送四貞于雲南，而吳大將軍守桂林，未幾長沙勢敗，桂林亦虛，遂棄桂林，退守南寧，而傅宏烈之兵乘隙遂入桂林，宏烈向爲司馬時，曾疏言平西必反，以毀謗親王，流之滇南，當延齡之叛，宏烈自土司出見之，延齡授以守備，劄使守梧州，江西人劉曉，在土司中相與結爲昆季，宏烈說曉吾有取粵西策，然必須面見上言之，然吾不能離此土，須一人爲我行，曉即辭往，從間道走京師，見上，密陳其策，上大喜，以宏烈曾言平西，深信其忠，遂以七千人餉給曉，使于廣東收兵，以應宏烈，曰，提以汝爲平樂知府，行監軍道事，久之，値吳大將軍退南甯，而簡親王之兵猶未至，桂林城空，宏烈以七千人先據桂林，平粵西，功第一，上授以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巡撫廣西，後平西死，僞周軍退入滇南，馬寶

守風木嶺，請兵攻之，不下，相持甚久，粵東人毛聖，昔爲幫平參將，平西之變，使守岳州，林興珠投誠後，以書招之，誤投他人，平西削其職，後遁入粵西，與傅宏烈爲友，及宏烈入桂林，聖則之，由土司中來說宏烈曰，今馬寶守風木不下，天下豪傑皆思下滇南，將軍幸辭巡撫印，說馬承印，令提兵入雲南，將軍將兵由古泥出通道，至靖州，則出風木嶺後，大兵攻其前，將軍斷其後，馬寶兵必潰而走，將軍追之，直至滇南，取滇南如拾芥耳，此不世之奇功，千古一時也，宏烈爲然，時馬雄已死，其子承印襲父職，守柳，已降于清矣，宏烈發兵出古泥，率二百餘人往說承印，恐多人起馬氏之疑也，馬氏諸將有王明、劉燗然、范大頭等，皆梟傑不肯爲清，宏烈說承印，已有成說，泊舟江口，以待會兵，宏烈之意，必待馬氏之兵出境而後走古泥，時王明等必欲反清，而承印年少，不能自主，遂執宏烈以歸僞周，周授以司農，不受而死，方巡撫之辭巡撫，提兵入滇也，惟劉曉諫不宜往，而宏烈不聽，時曉已爲平樂府矣，後曉陞浙江糧儲道，能官，疏寓江南，他州府，清兵復攻柳州，承印之叔若弟，皆先薙髮，從承印降，而王明等留在外，清兵既入柳州，明等皆隔江遙抒，馬氏率衆走慶元，劉燗然以不給軍餉，爲其下所殺，范大頭亦走死，惟王明遁入八萬，屢攻之不能得，後報明已死，得其首，然非真也，明亦不知所往矣。

岳濤云，張又騎之僕陸其標者，能服信石，余問之，云果然，自祖父以來，皆能服，以砒爲末，可盡二錢，能卻寒暑諸虛寒痛折之疾，但夏日不可服，若人食之發熱，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即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但采烏柏葉四五斤，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即解，云桕樹葉又能治蛇咬，取葉搗汁燒酒沖服，以渣貼傷處，無不愈也，若無病飲此汁，則能害人，余向亦聞烏柏葉能解砒毒，但未得試，今知其果然矣，昔讀神農本草，見諸金石毒藥條下，多云可以服食，延年益壽，頗疑之，而歷代名醫，亦皆以爲不可信，客歲舟中楊得五言有人服巴豆者，今又見服信石者，不益奇乎，益知天下事經緯錯綜，決非印板所能印定，而出格之語，不可與拘墟者道也。

涵齋言見邸鈔有理藩院郎中馬迪奉旨差往噶爾旦處，提督孫思克差守備一員，肅州總兵潘育龍差千總一員，共三十餘名往送之，哈密遇噶爾旦夷目領兵殺馬迪，拘守備千總于哈密城，惟脫通事人逃回，提督奏聞其事，上云，前理藩院二郎保已奏聞矣，前有噶爾旦使者來，今已差人隨之而往，拘其通事人于肅州，待使回發落也，此事甚奇，難以擬議，須覓全鈔一看。

張振先自街坊叫一賣藥猺人至，有浙人吳姓者，與振先同寓，欲買猺藥以治之也，猺人姓臧，地近閩州，其人能漢語，値余薙頭，未及詰其所用何藥，岳濤云，猺人背負藥籠，出鐵刀藥一把，口作咒，觀藥片下，即知病愈之遲速，配成二劑，加燈心桃仁火酒爲引。

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爲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公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爲番地，嵩嵧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爲諸國貿易之所，蓋紅毛國人領其主之船隻，于各國占地爲市，而歲輸租賦，地多而大者加官焉，臺灣口岸故正，其西則淡水山石林立，不可泊舟，惟東南有水漈折而下，可通舟楫，紅毛人築城于內，曰赤嵌城，有山對峙，如鹿耳，曰鹿耳門，舟必從此入，紅毛人于要環處皆有砲臺。

設巨礮以守，不可攻也。臺灣之名，蓋取之此。賜姓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彼于奔命，遂思東取臺灣。本意原欲由彭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湧，諸有皆泛，前此所未有也。由淡水徑至赤嵌城下，鹿耳之險，無所用之。使求救于本國，而往返須三年，圍城兩月，食盡而降。賜姓縱其舟歸本國，臺灣遂為鄭氏有。後紅毛國合清兵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于巨艦之旁，人沒于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云。自廈門出洋，七更至彭湖，入師嶼泊舟，必待順風，一日而至臺灣。凡八更，一更約六十里。否則為海溝急流所漂而東矣。此臺灣之大略也。顏齋又云，向在長州遇一僧，曰天放，雲南人，膂力絕倫，飲啖甚健。人問曰，和尚何不持齋。曰，假和尚方持齋，余真和尚也，持齋何為。假和尚人前持齋，私下食肉，余則人前食肉，獨居持齋，何為不可耶。為雲南衛指揮之後，曾殺人，亡命出家，左手出鐲一，蓋其母命之以戢其性云，亦異人也。

廣陽雜記卷第四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船首呼余出，言此地偽周時，本朝披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以去長沙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壘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榨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鴻山在寧鄉，德山鴻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曾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必捕之。其第三子嘗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三公子為賜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較時，曾受刑杖。玄子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為府吏時，知府蔡善繼，園有荔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荔支，誤中善繼之頭，善繼怒，呼其父子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烝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於旦。旦死，欲置主，卜之于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芬二名之豹，驍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逵。

楊猶叔夫人，郭氏也，父名郭溱，與陳秀會飛虹同時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能，歸誠後皆世襲精奇尼

聆香，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因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縊死。後皆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撓竟，鳥輒隨旛飛轉，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孝頭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顏齋特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應，請以三百騎往衝其壘，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踏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諺。今李厚菴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雞山一山皆雞，羊山皆羊也。其地有神，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神何能為事。苟有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神起震蕩，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銳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聞，為暴于鄉，不容于閩，闖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即去。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保，煙火一百八處，行鹽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黃如梨。案，柚一名櫾，亦曰條，唐本草曰壺柑，食性曰臭橙，蜀曰生綦，李時珍曰，柚色油然，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黃而小者，正此壺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花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櫠，音廢。郭璞云，櫠，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氈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椵，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閒有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化而為枳。廣雅謂之椵柚，橘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衡署中度歲，日閒堂中競擲陞官圖哂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歡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册，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奕遠矣。

癸卯年工部題請河縣仲家莊閘，遷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十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令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日衡山，于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疏參節四疏護陝.潼關收糴米糧.請敕鄰省督撫勸募.招商販抵關.覈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殷實商人給發.令于豐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買.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旨依議.

紫廷宗廟蛀甚多.委積壁角以飼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傅會之以膠漆.錙不可得.卽以油紙飾其外.下嵌小匜.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且先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作賓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准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旣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工部題請昭陵寢殿傾請重建造.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督理.倘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斛米.運至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于潼關蒲州等處公同斛米.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兌.取獲秦省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榮河臨晉各收米實數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鎭.有小石碑.言地古名銀林鎭.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泗安.北至溧水江寧.東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沒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沒成湖.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此壩顚末尚未究悉.當于地志竟實錄中致之.

梁山卽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橫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爲金陵門戶.蹲踞江邊.如二饑虎.隔江眈眈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于松柏中.風帆縈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采石鎭闤闠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除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古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炭其收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爲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然犀亭.晉溫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皆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則有其故.非好學深思者.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士人施木架閣于洞穴中.供大慈尊像.顏曰妙遠.有巨

鼠數千.穴石壁中.遊人來.僧擊磬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籌.衆生無懼心.悠悠可思.昔翟樞友嘗爲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翁兒蕭然.萬里江流.橫過翁下.佛前鐙火熒熒.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肅然起仰.其地雖幽邃.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眞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歎也.

商孔霖有潁上風物記.一卷.約五六十葉.記潁上風土人物甚詳.其與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逼眞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于鱗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許嘉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埋骨.見爲神仙損素書.一隙開精邸槜子殊.罡風正厲片時無.因緣隨受罡風轉.大笑攜鐙照暗衢.二幾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塊事.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大事難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愼旃哉.人生其許生悲仰.何用闘羅對面來.四蓮花火裏鬭新妝.白日君天不用忙.自有阿師家具在.碎搖碓枕飽黃粱.五雲內誰難叫五更.孤燈如月向誰明.秦家鬱鎭無年月.簾歇而今子晉笙.六望文又題兔牀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層浪鼓漁謳.石上苔花細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郝垗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目所見皆靑燐頑耳而鳴者鬼嘯也.見此如晤靑天而聞鸞鳳.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附一兩.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異方也.裴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一劑可愈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一錢.藁本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望文誦閻古古贈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踟躕.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關新晦朔.湖山猶作舊樵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墟.

予儘言明末高郵有袁體菴者.神醫也.有舉子舉于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菴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子宜急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鎭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鎭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鎭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予寓維揚時.晤望文議從默庵醫學.默庵.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聞錫一庵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時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發疹.偏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庵診之.默庵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數間.反覆診視.必

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少盤耳。雖不得其故，沈思久之，肩輿適道，時已饑餓，卽往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若其欲喫，蓋目眶虛腫，不可開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而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廚桌椅，室皆新漆，氣嵩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擣，偏敷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卽險逆之症，亦可爲矣。其治血熱之症，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頓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黃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隆，初任撫州同知，甲寅隨征授湘潭縣丞，與藏文開爲中表兄弟。文開火攻之學，半得之弘載。枚臣令祁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生，字惟照，少室，其別號也。仁和縣籍，由材官天啓六年四月授守備，隨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陞大淩河挂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龍扇頭有黃自先詩五首，甚佳，錄之於此。薊北重陽客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落千門亂擣衣。桃酒蒸糕香野店，蟹螯鱸菜膾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路淺隔。一憐君廿載遊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尊傲世，梁鴻熱處不因人。豹斑自信難能變，騅性雖云尚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曰：雍鴉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著。歸從驛路經淮海，遊待來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廟拱遶長垣。臨歧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揲神蓍自轉環，自縣冰鏡照人顏。頻聞鼓角心猶壯，每卜勳名髮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拋章句，別後雖應取次刪。四：與君對月兩回圓，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故陸，明州二幼子縱四 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

酒醺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途過洪遊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秋九月望客燕門永寧僧舍送子龍先生返南，兼懷洪太蘇。

夷陵頗苦土司之橫，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爲魚肉，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背詔入陛見，加以宮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花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箭，石淡黃色，而鮮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敧，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荊西有蝦蟆洞水坑石，黑色，貴州傾甑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傾甑山否。若蝦蟆洞則從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爲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僞造天下督

撫提鎮督札，官封印信，花押圖章，一一通具，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草稿，彙爲一册，辭皆倨傲，擔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爲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爲盟津之會，王雖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機，仍在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令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令王以不得不從之勢，蓋予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遂逃歸，後以假銀事敗露於曲靖府，曲靖知府李率祁，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然見其書，內皆業迹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惟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聞之于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人，爲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致幕中。癸丑，閩粵二王皆上書，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平西命玄初具稿，玄初曰：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辭者自辭，王永鎮雲南，胡爲效之耶？不可。平西怒曰：予疏卽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爲驛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舉士至辰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書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頓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爲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爲王請乎？諸大臣辱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爲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爲朝廷寧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鬭，弱者利于乘捷，而強者利于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陝之武勇，皆雲翔蛹集于湖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與強者角力，而貧者與富者競財也。嗟，惟留大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西不報，未幾，玄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擕之禮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慈菩

薩也。菩薩臨聲曰：默慈，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愁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爲符五取法名，明心，號默慈，適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前，夢中甚覺心癢，取刀剖之，中有六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卽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符五有友劉子爵，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闃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瀰桃餘味今安在，蓮袖遺香孰可留。悵然而覺。劉故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窟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糾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遊盤開府于港內，四城雍然，太平景象可樂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強。一曰龍熙。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數萬。火器兵仗。堅利絕倫。而黎世屏尤爲強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賀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問。後石折中斷。崇人有戲爲聯者云。承不起天恩。當不起重問。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彧才。留士也。洪經略入滇。彧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彧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固中國之主也。永曆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奈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爲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特爲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曆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狀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家于臨安。美而豔。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爲小妻。與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剛愎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畜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貌。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如喪伉儷。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于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乘亂。逐沐天波而踞滇省。彩雲實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爲宦官家奴。後聞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驍勇善戰。而樗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爲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爲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擇不知書者。自此爲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鬚髯。眉如臥蠶。如世所鐫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鷂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青驄馬。時出剽掠。來則衝人以去。莫有攖其鋒者。清兵遠望青驄馬騎而來。輒遁曰。馬鷂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乘貴三人更迭乘青驄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爲誰也。見即走耳。城克。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爲蝦。都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鷂子爲榮矣。八王得罪死。輔臣沒入辛者庫。久之。章皇帝親政。皆悖謂敖拜曰。聞有馬鷂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鷂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邪。僕喜曰。我主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啓敖。敖亦喜。使其來。即舉之以見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未幾。洪承疇經略西南。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爲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放僕無禮。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輒悻悻見于詞色。嘗曰。我奉朝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爲一鎮總兵耶。經略亦微聞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輒左右

之。過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僻徑泥滑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敏謹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絕憐愛之。曰兒誠有好缺。我題女官。輔臣輒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勳勞王事。臣安忍離相公左右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陵爲川湖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爲請。雖酬其願。亦即爲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設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爲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部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爲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嚴。士亦樂爲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爲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焉。王總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爲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倥偬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強吞之矣。吳應期在旁。曰奈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與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與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女恃王之猶子。嘗衆辱我。人懼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盌盤碟碟飯盂酒杯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從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間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往謝。應期曰。固山之言。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辱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藏怒。王亦拜。拔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鎮來。開筵痛飲。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詞多猜忌。平西不善也。適曲靖差將官入省領餉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嚷。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掩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輔臣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王輔臣聞之。亦快快曰。我與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姪。睨我爲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徧賂朝廷左右豎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上聞之亦耳熟矣。適平涼提督缺。出上以邊鎮須材。特點王輔臣。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歎曰。小子我亦不負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爲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爲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陛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非闕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賄賂部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上賜羣臣茶。有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

曰久,匆匆不得款語。後上澂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向當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召之入。上坐內廷以待,甯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擇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召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詭為馬鷂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扉上。蹙曰:如此人物,乃隸身者扉耶。立命出之,改隸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元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權,又皆偽部曲。輔臣尤為親密,告而協助。右營標下聽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間道走平涼,以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則道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齎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逆使汪士榮星夜入朝。上見之大喜,磔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皆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作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其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寧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迫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撫以反狀上聞,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噤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女父不得不從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辜,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奈。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守。指吉貞亦將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距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眈眈虎視,一舉足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貴復置妻妾七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七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七人聞之,同時皆自縊而死。輔臣出戰雖屢勝,而孤城坐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剖刀設誓,保其無他。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七人縊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密語之曰:俾汝女亟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何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遂入,不可道一王字。命取銀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出者取庫中

銀多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盡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册,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訕疑。累女後人也。取舊帳目悉火之。召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與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與之。曰:女持此,願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他鎮去。無一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揮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飲訖,見盛血銀椀在案,重二十餘兩。沈吟曰:此物當與誰。適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遂命取石碓椀令扁,以授童子,曰:與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閉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召之來共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身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而迫于衆人,為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者怒已深,豈肯饒我。大丈夫與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縊死、藥死,皆有痕跡,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爇我手足,以紙蒙我面,而噀之水,噀之死,與病死無異。女等以痰厥暴死為詞。衆哭而從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暴死聞。後經略入朝,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上怒曰:女與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與江南迥異。江南山水樹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閒雅氣,與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竦插,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日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蝦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逶迤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瀾,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澒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間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疊嶂,與江勢爭雄,嵯峨森秀,如荊關之畫,而情為之移。

湖口縣下石鍾山,石無巨細,皆插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為棧道于壁間者,望之如飛仙。予與虞臣叫絕。符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脈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熟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所喪。倘遂茲願,則一草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當何如也。唱經堂于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簾新雨霽,酒壚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為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郾道元所謂石鍾山,東坡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

下石鍾山有關曰江蠏,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覽之地,于斯為最。乃其地為公所,荒蕪不治,北牖下有槽櫪,馬矢堆積,令人欲絕。此與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關在輿下,所過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庚午曾隨征岡得,辛未隨親□□,其言與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賦賊為北鹵,信有

之矣。

湖口縣南閭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插天，大孤山尚縹緲雲外也。

上下二石鐘山，爲湖口名勝。萬曆時宦官李道，率設關権稅于此。于上鐘山大治叢樹，顏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草深數尺，蹇峰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于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買槳以度朝夕，環視石鐘，惆悵心動，尋蘇黃遺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剎，爲山靈羞。卽毅然以募建爲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卽募人薙草除棘，築地爲基，而架木於其上，覆之以席，禮誦于內。値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他往矣，乃果爲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督其人役等各以其力衆聚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爲庵一，額曰湖音。中奉大悲尊像，西向，像前燈火熒熒，庵之後半區爲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關東牖，旁一小屋爲香積。屋止此耳。庵前尙無墻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居，恐其易傾，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殘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將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爲他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鶴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與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與肉脯乾醬。閒飢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堅，水漉之，鋪樹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浸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卽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知也。帶白蠟米一包，硃砂少許，遇暑熱暨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晚入人家。此皆從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蘄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關若鎖江，樹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踞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復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絕。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卽古武昌鎭也。陶侃庾亮所鎭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秋，予寓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像，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黃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爲四正，從以風雷山澤，爲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爲誓摩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場，女能買與之不朧，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耳。其嘗爲人所侵，古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遺基，竭力恢復，今已輪奐焉，儼然一祖庭矣。然按天王天皇，昔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搭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靜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洞岑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據之鐵案，以五燈會元邱玄素之碑爲證。夫邱爲荆州節鎭，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旣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姑予

少暇，爲彼致之，自有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値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値銀不及一釐，卽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卽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遒媚，俗以爲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黃鶴樓中層層皆奉純陽像，黃鶴仙蹤乃費文禕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致而昧昧至此哉。蓋文禕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尙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騖邪。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爲之占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與不解者道也。

潘太邱弟燕邱，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邱是年來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慶府劍川縣知縣。縣在西南極邊，與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爲多不法，知必爲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爲也。卽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爲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菱蘆叢雜，瀰漫蒼莽。江口築堤，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迄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致。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卽古江夏地。城南爲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鮎魚套，使無此洲，則江勢之浩蕩爲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概不足訪。昔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于江，俗呼大別爲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下，俗曰蛇山，遙遙相望。平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匯，四顧空闊，潛花數重，環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于應接矣。案，尙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別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

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沔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曰。沔陽處沔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爲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記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天人。其注水經。妙絕古今。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別不知在何許。俟更攷之。

自鐵門關西上。爲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蓋取崔灝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思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峋嶁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鶴。蓋龜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面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與市廛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與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黃鶴樓即黃鵠磯。後人訛鵠爲鶴。而附會以費文禕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爲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燄煙。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從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耶。無奈庸鄙荒謬。訶不雅馴。令人難爲聽耳。

酈道元曰。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黃鵠灣。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桑欽之所謂歎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爲據矣。黃鶴樓旁涵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登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爲冠耶。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錫之元耶。當更攷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登岸。內塑純陽睡像。亭曰仙蹤。邯鄲道上。盧生與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知大夢。盧生之癡。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距地數百尺。施磴道。山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蛇山之首。面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據地最高。蛇山逶迤東去。茲則南出。故陡絕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茲地爲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羣趨於此。商山佳處。即成通衢矣。

蛇山界武昌城爲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於其上。爲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殃及山川。此天地之孽。乃世之號爲儒者。以窮理格物爲宗。亦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爲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爲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殿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刹製。南向爲山門。爲執金剛殿。爲四天王殿。爲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攷泰。開山爲碧峯鑑禪師。碑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瀲灩。與閭皋互出沒。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絕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

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羅漢列坐兩廡。二密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榱題。悉施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天台智者大師于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爲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遜于鷲嶺。殿之東上。別爲一區。有亭二進。爲上官往來游觀飲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臨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鐵店招牌。書曰重砠白鐵。余不知砠爲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砠。秤錘也。昔秖。錘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者之而衡其輕重曰砠。如其數者爲重砠也。

酈道元博極羣書。識周天壤。其注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崑山定河南一統志。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奎章嘗慨然言之。郭太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於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急講也。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爲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與。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誤。支分縷析。各作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鈔錄其闕。并二十一史與地志攷。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稿。皆輯錄之以爲疏水經注之資云。

古籍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從而疏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于水利農田攻守者。必攷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爲主。而兼以諸家之說。以至于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所攷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爲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于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與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紀。皆著其大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迂闊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

實。興于無徒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爲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照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暇。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從之高閣。況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兀坐僧房。督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傖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愚瞽。人家子弟。輒奉以爲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闔人出一議。輒搖手閉目。以爲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爲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蕘穢瓦礫。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豁然軒天地者。又胡可得邪。哀哉。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致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誤亦復不少。予令宗夏從備二冊。上横書甲子。每備二十二行。後一冊每備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號幷大事上一冊。紀唐虞三代。其事簡。後一冊則入通鑑事煩矣。故止十行。寓中無他書。惟據此耳。聊以此爲續竹書紀年之草藁。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黃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晉爲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子書暨讖緯之說。以圖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爲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爲乙酉。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陽城耶。抑別有故耶。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誰。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邪。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曆通之。是爲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即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邪。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予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招飲。竹窗瓦杯。寥寥五簋。庭中黃菊粲然。二白鵝飲啄于其側。叔度清風。藹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

林障山有故城。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郭家門。人煙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象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繁盛。古說荊襄。後則關風鎮。明季移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郭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漁罾。數百里星羅棋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壯嚴華煥。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凝承之。古色斑爛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而遂以江陵爲古荊州。相去遠矣。

循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曾見花。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無大別。依稀如隔塵穀。不須之見。此語索解人不得。

燠齋云。荊州沙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輳。繁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瀕江。荒涼已極。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甚低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渠皆壅斷。不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爲魚鼈。不可守也。益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遺址。有殿三層。皆在地中。而殿宇巍峨。皆甃石爲之。後有延慶禪師塔。然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處。嶽山巖山皆在常德。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案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築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築隄。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庭以舌舐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本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祇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爲御路口。江洲數處。舉于此泊。捆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與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泝漢而上。則向鄖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隄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

四絕名區者。天台玉泉棲霞靈巖也。棲霞在潤州。今隸江南。靈巖在兖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皆智者大師道場。棲霞靈巖。尚俟致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剎。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陽觀。兩廊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平降神出家修道上昇諸聖蹟。大約依傚悉達實山事而爲之。不知創自何人。膽大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訛爲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拔于梵籍術之不知妄作。澤場徹道。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塗之。可不死。立愈。奇方。沙翁偶述其嘴老人語。風居句云。料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詩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商。已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阜。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剎。曰章華寺。兩望岱然。寺之東北有甃井一口。瓶甃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爲楚宮故址。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倩然。人影在下。俯而上窺。自井畔口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過一箭道。而逶迤曲折。有路轉峯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縈帶其側。殘荷敗芰。飄零水際。予與宗夏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爲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爲前署司李

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郊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諸夫渠。春夏間乾坤錦繡。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適屯此地。蹂躪踐踏。梅柳桃杏。無一株存者。隄基嵬石。崩圮頹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殷阜。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致之齋册。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數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邱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劉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土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鑿多而鑿不合也。破封建而爲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必受之于荀卿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居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陣。浮居遂爲瞭望之所。浮居之東少北。有石聳蹲。浙江僧章然言此地舊有龍潭。蛟能居之。大爲民害。自無方禪師建塔于此。其患永

息。今歲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酈道元曰。廣圍二百餘步。在靈谿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樂也。

煥章言蜀中黃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類。流行尚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産黃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黃連花。土人取而陰乾。性與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氣成露者黃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黃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昨在都門。與侍御賀作自蜀中攜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亦有一條。幾而藏之。昔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裁一寓目。他日擧以示人。不爲涂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概。云荊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爲險要。若掘此隄。則荊人皆魚鼈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爲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手未肖總雜。故艱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其中之提挈綱領。批隙道竅。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燕峯暨易堂耳。燕峯孤立。未見有與唱酬者。易堂文雅。邱邦士集。予未見。然當推躬菴爲第一。莽蒼浩瀚。有大氣以舉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滇黔官大人能賴舜承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圖土司金鋼一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瀚。城守副將狭奇

立刻處斬。吏有武弁三四員鬭毆。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勳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旣齊革職。得旨後更命部議。衛旣齊擬斬奉旨著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今上于諸土司加意撫綏。以反平西之所爲也。

汪栄叔徽人。名嫺。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于粵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産。終于王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末園。名理。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末園稍豐于財。嘗費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百曹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襆被狀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艙之而行。而畢風流。今猶從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如。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洋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子故必欲抵舍。至江予爲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滸。中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洋江造橋。以便往來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薙爲僧。法號萬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來。長者歸。焉工經始。未竣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爲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讖。是再生來。今師法號適符此讖。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爲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平矣。仙

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旣詘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蓋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刃于縣前。斷左臂。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盡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救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爲募之于蘇撫軍暨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觀和上之所爲。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臂猶折樹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沽。乃自以爲眞實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鷲嚴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亡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殆盡。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妻子兄弟之外。所恃以爲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誠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詩一帙。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有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關于關性情學問。振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氣推許。雖實繁有徒。亦記一二。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歿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歷見之目前。以代把晤。年來奔走風塵。略無寧晷。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袞袞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人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他日有觸緒而來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乎。進而觀之。天人

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草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草木也。人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草本若止于地。胡爲乎說甲而萌芽也。鳥獸若止于草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爲乎不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爲鵬之所止。而王畿爲民之所止也。善矣哉。大學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誰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冷煖自知。餘皆蜣蜋耳。諺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予曰。鑑于人。不若鑑于己也。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蹶。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此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此一爲無過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微乎。吾將語誰。

趙鄰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號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人同謀。手刃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斷死于水中。一死于廁。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補獲法嚴。閉城門者四日。而翠華北來。錫人因慨。恭旨三人淩遲處死。刑畢。刑人之傳已拔從至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忤而行者。然下築于地。周行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瓶。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異也。抑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鄰初言。予閱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雒生也。

鄰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乘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牀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衛。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陸氏。陸氏豐于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咸從言辭。皆婦自教之。孝能爲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診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爲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鉤藤以平其肝。黃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除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攷其有瘀乎。

立齋先生始患膈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迎如也。余曰。公肝脈獨旺。食膈不下。皆此物爲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畢集。共議一方。亦妥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適又吐血。則其胸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蘇吐其胸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爲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駭異。雖虛弱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修齡論業字之義。業乃鐘鼓虡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爲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爲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諸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爲局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諸聲通翻切。而立法太多。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予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

必本之身。審聲之士。亟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作聲有鼻腭喉舌齒唇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作之聲。可以纖微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祕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爲一聲以顯之。最爲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聲設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東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錯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與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爲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爲字也。如丁也爲地。丁可爲阿是也。翻切爲禮且之法。顏之推以爲三國時孫炎所作。（說見中卷）近日顧炎武以爲左傳之蒯瞶爲弓。何滑爲殺。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諸本聲諧四聲諸翻聲諸切聲者。凡有二十四條。則然可擬。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爲靈帝諱。改隴廢爲林廢。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彖義及洛誥釋文。皆言馬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爲精當。昔人之了願寅言。雖未成書。翻法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册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竊之避。李陽冰云。梟不從自得聲。從則省也。德宗時有任破麟甜珍張樂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述如林。皆醉以狂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多翁翁多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廢失矣。梓人作博子。先作長條。乃爲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爲方塊也。此豈有難解者。而憒憒至此乎。二合立體爲本。翻切旁通爲用。無二合則無以資翻切之錯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能自生其聲。待翻切以擬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儒者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平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稱審。猶能傳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東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順撮口字聲。門法爲字母四呼所夾。東進而慈聽。然其局狹。音和開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溫森羅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在肯授涌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慧。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牧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叔然翻切之書失傳。唐有孫愐之唐韻。守溫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徐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愐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蠲。四呼如盲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爲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假。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間非無李郭。不能專任。徒與七節度爲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說。僅亦論昔人。皆精微難窮。有功聲韻。先生亦罪自負。詩予曰。諸聲之道。昔帝而後。直至小年。獨是于二合之說。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涅槃釋尼曾泥槃十四音本皆實門。于五天梵音半滿字母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合。況三合以上乎。

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諾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爲聲韻者，特從且一闕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諸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過多，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擾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書來執贄于予，問爲學之方。予曰爲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爲第一義。次則于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爲者也。

與書來言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草篆者，非惡寒山之草篆，惡今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從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從事于玉筋，執筆輒擬寒山，所謂邯鄲之步，未有不失其故者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章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邪。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艫首尾相銜，蔽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爲賤，翻賤成貴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樸，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爲顧華峯醉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也。西溟言及，氣猶塡塞胸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硯，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爲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置，可憐哉。

余前閱客座贅語，據云遯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遯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予郃，果出顧隣初手。隣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隣初名起元，戊戌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湖朱和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述崇禎以來事。南湖與蕭州交好，蕭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湖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鈔矣。明史又幾此秘本，不啻貧兒忽發覆藏也。

顧其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

予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采出以備參考。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致，徧爲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

黃予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舊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楷修陝西統志，余問以建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不載，當必不謬耳。元朋言其鄉人欲著春秋八名，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政主

意絕佳，若分類而求，何不止此也。

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盡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郃族人，詢之果然，即贊玉之父，予郃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當面錯過。予郃言文煥字惟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掣碧，批老莊史記諸書。

黃漳浦之囚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傅觀光爲江寧同知，浮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與閩人之在江南者，觀光以坤五對，漳浦索賞紙百幅，草出閩人浙以來之詩文，以坤五名附對揚，又書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臬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臺陳臥子集爲一部。

東山翁大金同一少年來會予師，曰路同文名煥，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總督漕運于淮安，弘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乙酉，思文即位于福州，召公爲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蒼黃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遂與乘輿相失，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于廈門，遵隆武四年曆，用文淵閣印頒行，戊子六月，永曆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諡文貞，蔭一子中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于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魁，卒，次澤濃，本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吳宜言其昔年阻風江上，邂逅土人趙茂先者，因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圌，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擧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爲評事，復有執勾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押而沈之江中，以是官無不服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爲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爲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闃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無璋，橋上從一銅盤，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純銅爲之，有人云名乘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戛戛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牛仲雲姪婿，玉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僱車渠爲珠形，從大蚌中，食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其要耳。當法用碎珠爲末，以爲菱角殼煎膏爲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爲勝之。

張東升盲有臂膂人韓瑗，字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丈二尺大字。

鄭初言余滌心所著有肝膽條語，紀峽甚廣，皆記明末藏局事，此書當極力求之。

鄭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陰陵易盡，終於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

武曾述閩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于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僕素無異志。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與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宦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并及李氏，遂復歸于閩。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能任其意其事。國華忿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爲它人賠累。待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且未出境，人已殘之。余不忍見也。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齒首旋竿自縊而死。儀山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于翟公之客矣。既脫籍爲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以報主，以媿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與歔欷久之。

伊在言黃西爽嘗爲予作畫冊二十八葉，藏之久矣。昨聞其困間，避命裝褫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幅精妙絕倫，惜尚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爲予作畫屏一曲，予向若圖本草者不得其眞，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魚蟲，請先生圖之，然爲一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予南歸而西爽死矣，天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爲予言天元曆理一書，嗟其妄誕，且曰，曾見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乎，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于朱姓者案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眞無知妄作也。大東先生，松坪之祖，彙有得于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譯者，只前六卷耳，後則備矣。體論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作用全末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曆書者，只取有關于曆者大測二卷，割圜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當力索之。

與熊古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爲證，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禮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予讀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古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從庶字于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從庶字于祖上，是別庶祖于祖矣，天下安有所謂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爲之解頤。西溟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爲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西溟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爲崑山張氏物，其一汪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壬戌正月，偈菴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而已，其筋骨神彩，非眞舊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眞者愈少，若唐書中破邪論，似此搨本生未一二見也。偈菴老人書。

西溟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宜推楷書第一。予家藏宋搨，曾屬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爲險峭，筋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枒之病。隱人甲子清明第二日又識。

西溟出手卷二，一則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草，其結構縱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溟以爲假藏眞，聞余言深以爲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半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老幾不識枝山本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作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管，不審何可觀也。兩美難合。騷中語亦似非人情。丙戌伏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寒爐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著翁時處，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眞是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予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爲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草，咸臨池之神品，伯兄與余偶賞之極譔，各藏其一，以志同好。乙未孟冬廿二日，弟奎歸敬志。

西溟跋云，此書雖本章草，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藏眞，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眞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乙丑六月，因寓目玩終卷，遂記之。

其宋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車收藏印，前有康熙製僧辨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構雖佳，其衣褶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幸楷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有劉朋藏西溟家。西溟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幸楷云，松雪圖後，尚有宋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眞跡，裝入他贋卷矣。幸楷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錄矣。

王子秀言，昔聞高子瓦曾製一鏡，能返照梳竿斗中鳥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遠，非有蔽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騐通其故，必于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于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力，尚大費思索耳。

許激裳，楓江人，豪傑士。能詩，向與徐電林輩往還，其人可知。在金陵與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審諦激裳曰：我觀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與處耶。激裳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刃，非過鐵而何。激裳憮然謝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端門有店排酒肉，殿無鴛鴦好耕田。又云：若老盡參新樂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道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鵁鶄驚風佩，北來人重虎狼皮。又云：自東弓刀看虎去，卻嫌東馬載驂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嘗見其全帙，讀之。

顧畇滋，深溪人，與其弟恆修、庸嘉、歃魂洪昇、黃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鴻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講同究性命之學。畇滋、鴻臣曾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爲之珂。鑽高忠憲遺書，得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壇明先生師事之，壇明別號闇齋，住靖江縣。世調先生去世，畇滋常遂以闇齋爲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爲宗旨，主靜存養爲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于庚午中秋皆就之問學。稼躬亦與偕焉。畇滋爲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因之致歿。自予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暑刻暇。前之所得，已成虛喪。畇滋過日復予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畇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爲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畇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斐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營中，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及城中風土。但其人愚惛，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曾潘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爲之，上大下小，如桅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瘧疾，從者亦莫能興。湖南人多此症，病瘧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韭，誤食韭，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揭昭俊曾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與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婿也。地產象，以象爲陣，善火攻，交爺爲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臺灣爲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補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適某處捕盜，同知破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盜破盜。

偶同紫庭致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膽五條，予以法製錬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熏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始興者弗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諸青，但空青爲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塊段細，時有腹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宗奭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

也。宗奭曰：其宗皆謂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庚辛玉冊云：產上饒，似鍾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嚴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爲青爲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綠之得道者，均謂之鐵。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僞作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曰：予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瞭，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索價頗高，甚言其效。滿洲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予。予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症俱虛，法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聞予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數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已，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予幾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予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錢一個，以硇沙硃石等分爲末，水調塗錢背上，如錢上以甆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餘取起，則錢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與空青無異也。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錬，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嶲。普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處，年古即生，形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棱，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爲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礦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尊爲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爲此言，何邪。

綠青即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其山之陰爾。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爲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錬，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亂人，不知此即取鐵法也。

扁青即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崖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即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草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錬，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

石膽即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窟中。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錬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爲珍貴。李時珍曰：石膽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爲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鉛山有苦泉，流爲澗，挹水熬之，則成膽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爲銅也。劉繼莊曰：膽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

中所分者無幾。若以分石級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

廣陽雜記卷第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沐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予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儧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專管修防挑浚催儧。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與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耑轄遙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耑轄遙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

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黃河徙至境內，糧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實其東流濟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恆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煩瑣，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渠，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皋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閑，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皋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與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紛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裁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駐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撫逆黨。二十八日，據豁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綁脅從，擬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爲內應。臣思我兵已擒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傷。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單，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潛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由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衛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寧縣。餘實慶等營尚未調到，續聞此信，推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

泊金口龍床磯下。逆磨亭邊陸路僞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搖知蒲城已經投賊。于戌刻各處齊發。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攏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日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散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稍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擒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賊外。原兵不過三千。曾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潰滿官兵。船隻尚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逼我營。水路乘霧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直震我壘。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爲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衡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柵內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逆遏來勢。以便下壓。一股靜泊江岸審拚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礮。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水桶。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糾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攏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故諜臣密撲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衡協都司勵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同密商。衆兵休息。俟逆船兵叢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擋鎗。率逆衆布作方陣。以爲衝我營盤之勢。値大風猛雨。乘彼安營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摧毀擋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本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衆如山崩海溢。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青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膽從止三人。十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

閩鶴灘。江川人。諸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雲親山出家。

四川獄因黃金玉。安會之亂。執兵扞賊。守倒國而不去。

程蒙。字抑若。號樵髯。青山人。家繁昌。有義撰外譜。尤悔庵爲之序。

雷知。滿州人。長沙守備。鄖司直書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陞提督爲之今爲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婁。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貢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綠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爲道士。

施雄山。隨州人。在秦州図城餘僞豎道馬□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絕無不通。擅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倚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與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偁之大而可致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

孤樹裒談。閩人趙可輿著。

青性霖。字詠庵。漳浦道士。爲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爲千夫長。任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背盟顧假□以聞之。爲致國軒書。諜遭毒潟。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爲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爲鐵門關。古設戍守。商舶鱗集。關關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篆）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叢密。盜逆窟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僞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士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呂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劉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

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頗保不敢竊.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釋子.宜從釋氏.乃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僧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輿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漢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鄉.相傳以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刑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為夷.豈眞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為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為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為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為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偽義兵劄.并以偽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

李登周顒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鍾者也.最後為平水韻.夫切為源.韻為流.源審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為其審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虞曲須知亦有見于諧聲之道.為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為宣撫時.辟為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濯瞋目曰.略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為.似道怒.欲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渾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楊風黃葉晚風定.□□飛蓋碧烏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淚未了難司晨.

天童悟赴高驛.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綸鄉釣翁.

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

吳楊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為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楊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為賊所必爭.苟或疏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皆書衣裾.有誓死報禮.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楊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氣未殄.主上焦勞.凡為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楊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楊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鬬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

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楊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為疑兵.賊復驚遁.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圖.且深嘉楊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楊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為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樓水龍潭.楊春用炮奮力戰卻之.賊更從羅華嶺據查林河.楊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楊春奮往.遇賊于塘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僞以百人誘戰.楊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楊春猶力鬬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誘降.楊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縣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為請據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尚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罵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楊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巖.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媿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鉄.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贈楊春本身三等.僅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楊春子路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為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歸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僭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雖逸民傳.稱巖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陽.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致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祁酉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壟.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為一.遂疑其重複.故為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眞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眞.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國鴟夷以終.乃知

此事正與晁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始不始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歲轉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爲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即位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書從乙酉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即失紀六年與□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踰歲。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葉。北方尚有鯀隄。城郭亦始于鯀。崧崆循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鉅偉。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鯀誠有可郊之德。

天王天皇攷。　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出德山宣鑒。鑒出雪峯存。義巖頭全奯。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原修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原。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俗燈也。張無盡公稱實嚴之。雪峯迅速。嘗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爲馬祖五世孫。無盡慧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爲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府之侍郎歸登所撰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積德興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龍積燈。敘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崇儼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錄。現載北截我宇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保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撰。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燈。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玉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鐵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爲元素。歐陽□[illegible]合皆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

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係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墓歸俱以嚴係。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係爲胥山。言獨胥山作耳。奈何吳人係胥爲蘇。訛胥爲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爲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枲短衣。不黃不卑。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毲。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毲字從毛。乃今之斜毲。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龍。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姤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蓋蒙初學時。塾師點句誤。上連以健。訟相連。今曰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爲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潮案。先師嘗曰。初度。謂生之時日。猶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爲圖書。非也。古者圖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爲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

自廈門至澎湖七更。自澎湖至臺灣五更。凡十有二更。

海船上司羅盤者曰夥長。置一盤。下鋪撰砂。安盤于上。取平。周回畫燈。夥長晝夜視之。較之以刻漏。而定方向焉。其水之淺深。泥之顏色臭味。皆知之。驗之毛髮不爽。一見山則事在舵工。夥長之任卸矣。

臺灣士發男子皆贅婦家。而從其姓氏。故族貴女而賤男。向也男女皆無衣裳。今女亦以布蹄身矣。今臺灣已立學塾。鄉試必舉一人。

臺灣僅有一城。乃紅毛鬼所歸者。臨海畔。俗呼紅毛城。鄭氏向居之。今臺灣府治。不在此城內。

臺灣知府蔣毓英公家人翁總管于康熙二十三年自臺灣歸。過澎顏遭風折舵。急安櫓。櫓亦折。遂斫去其桅。割斷纜索。舟中惟本錠四具。以讓沈之海中。隨風浪飄泊。任其所之耳。凡二十八日。本久竭矣。舟中二百餘。　渴死者四分之一。死者之尸。以氈裹之。從水門投海中。巨魚日俟其下。隨取吞之。慘甚矣。後至一處。見竹木蔥蔥。知有地矣。然未見其人。因放鳥炮以驚之。久之有象四十餘騎。自叢篁中出。其人言語不通。書砂爲字則可識。蓋安南邊界也。既登岸。則以兵圍之。食以魚飯。館之茅屋中。奏聞國主。然後易舟送至瓊州界。

人初入海舶。必暈眩嘔吐。久亦安之矣。迨買舟既久。初登平地。反昏昏搖顫。行則顛仆。甚矣慣習之能移人也。能不慎哉。

揚雄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說文。堪輿。天地之神也。今僞地師爲堪輿。非是。

金剛三昧經.失譯人名.附北涼錄.案梁慧皎撰道安傳有云.自漢魏迄晉.經來實多.而傳譯之師.不言其名.後學追究.莫知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又隋朝費長房長亦有畫具房地圖也先爲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文帝詔爲翻經學士.開皇十七年.進歷代三寶紀十五卷.于中載金剛三昧經.是梁僧祐新集道安涼土異經.而目錄中爲失譯源.今還附入涼世.又如三慧經等.皆據僧祐錄安公涼土異經.今附北涼錄云.考安師入滅于晉孝武大元十年乙酉.明年丙戌.呂光僞後涼.又越十五年辛丑.沮渠蒙遜.始僞北涼.今圖入涼世.應是涼州張氏稱國時.非必北涼也.又三寶記.載苻秦道安亦嘗譯經二十四部.況僞僧祐新集道安涼土異經.或即道安法師之所譯與.

又案金剛三昧經有新羅國元曉法師疏.考宋贊寧高僧傳.載元曉國師.新羅國人.初與義湘法師發心航海求法.至唐州.抵暮遭雨.宿于土龕閒.乃古塚骸骨旁也.已而致疑.恍然悟三界惟心之旨.即還國中.著華嚴疏.大弘圓頓教義.一日新羅國王.因夫人腦嬰癰腫.巫覡屢往大國求藥.王即遣使渡海.舟行將半.龍王邀入宮中.曰.有三昧金剛經.乃二覺圓通示菩薩行也.今托夫人之病.爲增上緣.令持此經至彼流布.又云.汝去上白國王.當請元曉法師造疏講演.夫人之疾自愈.使還具陳.王即請法師造疏.曉乃僑是經以本始二覺爲宗.白王具角乘.將几案在兩角閒置筆硏.始終于牛車造疏.成五卷.夫人之疾果愈.王剋日請曉于黃龍寺演義.又因薄徒盜其疏去.復重錄成三卷.名爲略疏.後廣略二本.俱行本土.略本傳入中國.後有翻經三藏改爲論云.宋時覺範惠洪禪師林間錄中.亦載斯事.明萬歷末.顓蜜澄禪師有注.而華嚴元談宗鏡錄智證傳等.皆引用金剛三昧經語.員覺略疏.又引東海疏說.略見一斑.顧全書不可得見矣.又翻譯名義集中.載僧遺法融 慧 有注.今亦無傳.

天台華頂沙門寂震撰金剛三昧經通宗記十二卷.師號仁山.法嗣尉剖公.退居姑蘇天平山白雲禪寺.

華頂仁叟自著書目.金剛三昧經通宗記一十二卷.禪宗正傳燈史二十五卷.輯兩土諸祖.迄于天童.凡六十七代之傳.各系以表.名宿分化燈史四十卷.輯四祖下法嗣.及六祖下二支五宗尊宿.止于第十五世佛鑑佛眼一輩.凡一百六十四家.濟宗續補燈史一十六卷.輯臨濟十二世至三十世.自東山演及昭覺勤下旁出法系.除徑山杲.餘皆指月錄所未載者.凡一十九世.計四百八十四家.三峯燈史八卷.輯三峯鄧山兩世下諸尊宿.共爲一編.濟洞燈史續略六卷.輯天童下兩世尊宿.及洞宗先輩.幷法嗣世數未詳者.合成一編.法苑獻徵錄五卷.編輯古今尊宿唱明之語.及天童三峯授受事實.幷法中先輩交誼.如序跋簡牘書銘筆記法語機緣之類.燈史紀年三卷.校定周昭王甲寅至明崇禎甲申傳燈中放年紀事.

惕厲本乾九三古注.夕惕若厲句.淮南人閒訓.夕惕若厲.以陰惜也.漢書.張竦爲陳崇奏王莽功德.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張衡思玄賦.夕惕厲以省㑺兮.唐白居易賀雨表.發于若厲之誠.散作如膏之澤.今人亦常用憂勤惕厲.

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見史記貨殖傳.

今人以湖廣爲三楚.太狹矣.

蘇州東吳也.潤州中吳也.湖州西吳也.見地理指掌圖.今以蘇州爲三吳.非.

魏斯趙籍韓虔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謂之三晉.今山西河南北直三處也.見資治通鑑.今人直以山西爲三晉者非。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董翳爲翟王.王上郡.謂之三秦.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以陝西爲三秦者非.

詩小雅.景行行止.景訓明.行訓道.言人有明道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也.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今人但用景仰二字者非.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凉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注.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第一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穀梁公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案此兼用古注疏.暨諸家傳.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爲主.左公穀節以備致.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人矣.禮記專用陳澔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學子文師心動說.浮蔓無根.誠舉明朝初制一申明之.使通今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國天鄉試.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爲考試官.至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璲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陽書.至辛卯始廷試.而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羁爲左中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陽溝有書爲羊溝者.崔豹中華古今注曰.羊嗜爲溝以隔羊之抵觸也.又曰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肆之當是陰陽之陽.蓋溝行地中者曰陰溝.則露行于地面者爲陽溝矣.

周禮春官.小史掌詔王之忌諱.鄭氏注.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總此則忌諱二字.胡可妄用耶.

漢書東方朔傳.談何容易.何容.猶言豈可也.則容字不連易字讀矣.

常棣之華.小雅第四篇.宴兄弟之詩也.唐棣之華.逸詩也.今人論兄弟事.多引棠棣爲言.而因常誤唐.閩有嘗唐棣者.及致爾雅諸書.乃知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唐棣.移也.似白楊.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反則不相親矣.豈可以比兄弟乎.

左傳成公二公.杜注云.不中爲之役使.史記始皇本紀.吾全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晉人尤多此語.中字曾作去聲讀.

明季臺諫與部疏議.漕運轉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案.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

也。嘉靖中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議者不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受人儀物。謝曰拜領。然不獨我受。蓋人受亦曰領。趙松雪與人柬云。輒有素絹一匹。以表微意。伏冀笑畱。又云。拜手持納。祈笑頷之。

捭闔。捭音擺。開也。今書作押。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周忱議將民運糧斛。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浙直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由是兌運又變爲長運矣。

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李陵張空弮。冒白刃。弮音圈。又音患。亦作桊。皆訓爲弩。宋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空弮。猶可畏也。已先用此字。漢書師古注曰。弮。丘權反。讀以爲權弩之權。大謬。乃至竟有刻作拳字者。

尚書音上。官名與書名皆當作去聲讀。平聲者誤。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遂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之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在二十一馬韻中。宜與赭叶。而南都蓋作熱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跽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貫與第呼歸去聲。皁隸之皁。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皆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入音。此與本音遽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略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還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弔卷。或曰弔鈔籍。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麵。張蓋曰打繖。屬文起草曰打稾。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者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鬭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譏謂曰毆。帳之爲言張也。一曰幬謂之帳。而呼簿冊紀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持也。賚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爲布段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偶此个爲者。个是也。今以僞人之不老實者曰者儀。假。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爲休假之假。音嫁。造假給假。此與本義乖而用相習者也。

漢制以右爲尊。以貶秩爲左遷。居高位曰右職。仕諸侯曰左官。蕭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凡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右文之世。並用此意。自宋設左右僕射左右諫議左右正言。明因之。有左右都御史左右侍郎等官。皆尚左。不復以右爲尊矣。今人貶官猶曰左遷。偶尚文猶曰右文。不合于今。然循習已久。不可變。且亦雅馴。無害于義。

數歷之數即揭字。古通用。今人偶人居官曰久。中外歷踐者。曰數歷。即吾歷試諸艱之意。乃見有讀數作劇。或寫數作劇者。何不攷之甚耶。

張端義貴耳集曰。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曰。凡一代之圖。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大橫庚庚是也。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字。字書作舞。六書正譌曰。從竹從舞。舞。古巫字。巫主舞。古者以竹代蓍。會意。

今人稱隱士見用。多曰渭水飛熊。蓋用呂尚事。而不知飛之爲非也。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元龜。注引史記非龍非螭非熊非羆爲證。然史實無非熊語。見于此注。杜詩。田獵舊非熊。近詩。熊羆有非熊。則往往循用。而李儀叟求亦有呂望非熊之句。特無有用飛字者。且熊又安能飛。俗士可笑。一至于此。

今人不知甲字義。而謂令甲即法律。大誤。漢書宣帝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注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顏師古曰。甲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篇也。則令甲爲最先之令矣。故江充傳有令乙騎乘車。可以互證。至于房室有甲乙次第。科目亦有甲乙次第。漢謂大世宅甲第。隋唐以來。錫登科目亦曰甲第。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蟹眼。茶味方中。今之茶惟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即色黃而味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學舍曰學官。俗曰學宮。非也。漢賈誼治安策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注。官謂官舍。蓋官者管也。一職立一官。使之典管。故以官舍名官。又劉歆傳。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

今以學作黌宮。其字于古無據。考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頖宮。半者象玉之璜也。是黌當爲璜。字書雖收黌字。而說文甚辨其非。論字者當以說文爲正。

詩召南。于嗟乎騶虞。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騶御從國人之賤。皆有仁心。故獻美之。其說極是。

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著周官辨疑一卷。以攻安石。

張采曰。周禮冬官之亡。不盡係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案冬官冊稟。皆謂□□畎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漫滅。蓋戰國時固不可詰。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所亡之書。明初猶有表獻者矣。

謁見。師古注。謂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又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則謁即今之名帖矣。凡言謁見。謂先帖而後見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采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涼。可除胃熱之病。

爾疋釋親。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皆學者所當知。而今乃偶父之晜

矣爲伯叔兄弟之子曰姪。姪矣。蓋伯仲叔季。易弟中之次。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又叔兮伯兮。書。仲叔季弟。唐書狄仁傑諫武后曰。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則古人偁伯仲叔姪之義也。今父之兄弟。當偁伯父叔父。兄弟之子。當偁猶子。

古人飲酒。多以升斗石爲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一百斤明矣。案朱昱雜記云。惟以兩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爲升。十爵爲斗。百爵爲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禮有醯醬卵醬芥醬豆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豆醬。北地則但熟麪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鱁鮧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蒟醬。晉武帝與山濤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有匏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律金醬。神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蝦醬鯗醬蛤蜊醬蝦醬魚醬珠螺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概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靜饌一頭。又謝賚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一頭。即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閩中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極蕃衍。飢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可種也

婁堅。字子柔。蘇州府太倉人。書法爲三吳第一。嘗曰。董華亭實美而未學者也。

後漢書。梁鴻娶孟光。舉案齊眉。注以案爲古椀字。又漢書霍光傳。許后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注已前解爲椀矣。

尸子曰。楚人有鬻矛及盾者。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無以應也。矛盾二字。蓋本之此。

詩。夏屋渠渠。毛注。夏。大也。鄭箋。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與字書以夏屋爲大俎相合。自朱子以屋爲房屋。謂渠渠爲深廣。呂氏嚴氏皆從之。今人則通稱房屋爲夏屋矣。

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後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等以編年體爲實錄。姚思廉始撰紀傳三十卷。斷書初。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續其後事。復爲五十卷。龍朔中。敬宗又領史職。所作紀傳。或希時旨。或釋私憾。毀譽多失其實。後李仁實牛鳳及皆有續傳。而鳳及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唐事遂殘落殆盡。已而劉知幾與朱敬則、徐堅、吳兢更撰之。韋述因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于休烈令狐峘等又足之。柳芳又倣編年法作唐曆四十卷。

孟子注。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蓋以公輸魯班爲一人。□閱太平廣記。載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

侔造化。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爲木鳶以窺宋城。似兩人。又古樂府。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矣。

案博古圖古器俱有款識。款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凸出者。款在外。識在內。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有識。識音誌。今人讀款識如見識之識。已謬。而有以器物形象爲款。制者尤謬之謬也。

康熙戊辰年夏逢龍之變。殉難者乃湖北巡撫柯□糧道葉映榴松江人□□□□等諸公耳。其他授偽職者。則有督標中軍傅爾學受偽職爲巡撫。督標左營斬其功受偽職爲糧道。督標右營王相。城守李□。督標前營李□及撫標沈嘉相皆受偽職爲總兵。其中惟沈嘉相與楊兆先于嘉魚首先反正。而王相能之。其他皆駢首受戮。

夏逢龍于金口敗後。逃至黃岡縣。爲生員易爲勝所獲。送至將軍瓦代軍前磔死。其始事于五月二十二日。獲于七月二十二日。僅兩月耳。

夏逢龍倡亂時。以譚以禮爲偽東閣大學士。蔡□爲偽西閣大學士。以胡耀乾爲偽中軍。趙得爲偽總兵。鎮守黃州府。漢陽人方□爲漢陽府偽知府。易正印爲鮮防。

湖廣提督徐治都自當總提兵由西南來。軍駐金口。檄辰州協鎮郭忠孝。忠孝至後二日。盛言金口失地利。不可駐兵。與提督左。遂命駐大均山。提臘出兵。屢不利。失二把總。急招忠孝來。忠孝恐失大均。辭得撤而後至。提督見忠孝涕泣。以全軍付之。令其總統。後卒成功。

夷陵鎮總兵嚴弘自西來。駐兵荼甸。偏沅將軍馬□自西南來。荊州將軍噶□統滿兵由北來。至應城縣爲賊所困。江南將軍瓦□統兵自東來。未至而賊滅。

史記始皇本紀曰。夫寒食者利短褐。漢書貢禹傳。裋褐不完。班彪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褻。注。裋褐之裋音樹。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荀卿淮南諸子亦有之。皆音樹。絕無言短褐者。杜詩顛倒在短褐。應是誤刻。

宋初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所記。不過朝見辭謝而已。景德中始詔王旦楊億等十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天聖□年詔呂夷簡宋綬陳堯佐等加入真宗朝史。共爲一百五十卷。王珪蒲宗孟李清臣又撰英仁兩朝史。爲一百二十卷。非寇準而是丁謂。蓋託之神宗詔旨。神宗又使曾鞏合纂五朝國史。曾鞏以憂去。紹興末李燾洪邁始修神哲欽徽四朝史。邁奏四朝諸臣雖貴顯而無事迹可書者。用遷固史劉向薛澤許昌例。□爲列傳。書成。共三百五十卷。建炎後有趙甡之李心傳陳均等書。皆編年也。遂有室昉蕭韓家奴耶律庶成耶律儼等所記。金有完顏勗宗弼紇石烈良弼王若虛等所紀。

臏。五刑中去膝蓋骨之名。齊將孫臏。爲龐涓斷其足。故偁孫臏。其名逸不可考。臏非名也。黥。墨刑在面之名。漢英布嘗坐法黥。人偁黥布。黥非姓也。今人不察。而偁武官有姚臏並黥之語。豈不可笑。

世說曰。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筆端不減陸士衡。蓋惜其有才而不學也。若以半豹作偁頌語用。似有未安。

周賓所諭小箋曰．唐以來六曹衙書各有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頭司者吏部郎中戶部郎中之類是也．明初亦仍其職．但改本部郎中皆爲總部郎中．洪武二十三年．乃改吏部總司曰選部．戶部曰民部．禮部曰儀部．兵部曰司馬．刑部曰憲部．工部曰營部．二十九年始定．令備焉．近見南京一儀部郎爲人撰文．自稱曰儀部．彼蓋止知禮部之有儀部．而不知各部皆有之也．明初官稱與今異者甚多．余嘗纂爲明初官制一卷．

眹音引．目瞳也．兆．灼龜也．二者書見幾微．皆先事而知之．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眹．今人誤以眹爲朕．又倒爲朕兆．於古無據．

韻會注．生曰名．死曰諱．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記祭義曰．文王忌日．必哀稱諱．是名諱二字．其別久矣．今周人之名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謬矣．

廣陽雜記跋

劉繼莊氏廣陽雜記．舊題門人黃曰瑚輯者．皆删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書仍五卷．視删本多十之四．（劉本二三兩卷合爲二卷．四五兩卷合爲三卷．）節次頗不盡同．書中亦間有曰瑚按語．然亦有删本有之而足本轉不載者．又删本錄醫方極多．而足本僅寥寥數則．殊不可解．豈足本又經人删節耶．蓋繼莊此書．初亦隨手札記．未有定本．後人傳寫．或詳或略．遂多同異．悉心求之．當以足本爲善．余嘗有一本．得於陶堯香丈．咸豐庚申火之矣．此本乃趙撝叔所詒．得之子高者．屬葉鞠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益志一篇．其掇拾疑獨一卷疑門人誤竄入者．則删之．付之剞劂．以廣其傳．潘祖蔭識．

鮓話

佟世思著

序

家弟偉夫。筮仕恩平。去家七千里。音書闊阻。至終歲不得一達。長枕大被。事復容易乎。乙丑春。表叔眉山學士出撫粵西。招予同行。歸過恩平。聚首意外。恩平以彈丸黑子。奇淵異獻。不可名狀。世傳有非山非水非人非鬼之地。殆將近之。相對惆悵。不覺兩旬。人面則共驚耆老。官方實無可砥礪。海天歲暮。雨雪載途。余與偉夫。徒增一番慟哭作別。但悔此行之多事也。茲抵皖寓。竹深雙戶。豈不獨思。情何能已。因念人世所不應有者。隨筆記之。得若干事。鹹可悲可笑矣。時同韓子節七李子文海曾子仲遂飲白酒。噉餲鮓。昔陶母卻鮓。而恩平無鮓可以奉親。偉夫一官冰冷。僅足供兄弟友生一席鮓話耳。佟世思儼若自識。

鮓話

清　遼陽佟世思儼若著

恩平即古恩州。古人遷謫地也。

恩平距肇慶。自肇慶南行。陸路三日可到。不能計途程。但終日在黃茅白草中。行人裹飯。須足供三日。飢則噉之。渴則飲澗水。夜則宿風露下。沿途無居人。道路無行旅。羊腸不爲草沒者如綫。特不煩指南車耳。陸路艱於往來。行人多舟行。舟行不抵三水縣十里。使由私驛滘入裏海。由九江甘竹猪頭山始離裏海進江門。達新會縣。江門以西。一路小港。寬纔丈許。須候潮來乃可行。潮退則膠舟泥草間矣。過新會復行裏海。至下廟蜈蚣山。始入河。與新會小港同。亦不能計途程。大約所往之地。到則已矣。不得已以日計之。予自肇慶抵恩平。時值初冬。東北風大作。飽颿疾如箭。無頃刻停。尚須四日兩夜。約略始八九百里也。

裏海之水有進退。無上下。粵東無水不相通。有港皆通海。潮來則諸潮競進。搏激而成滂湃之勢。不相下也。潮去則各潮競退。潮水一一退。勢若建瓴。一路忽逆流。忽順流。一日而再變。詢其長年。亦茫然無以應。長年終身此水中。此來則此逆而彼順。再者則舉之逆者順。順者逆矣。肇慶城下。水自粵西來。浩瀚如揚子江。已滔滔直抵虎頭門矣。私驛滘以南高明縣水大亦如之。猪頭山下。已洋洋無涯岸矣。過新會而長沙鎮。水又與高明縣水同。水哉水哉。一葦萬頃。不知身在何處。家在何處也。

續花縣王興者。李定國餘黨也。本朝定鼎。粵猶仍負固。據恩平。從來催科之法。止於扑責。興則殺戮橫加。恩平近日賦稅除荒糧四千金。人丁除缺糧七千餘丁。焦頭爛額。悉斷送於梃兮刃兮之下也。大兵勦興。興闔室焚死鳳凰山。

恩平間於陽江新會間。予未到陽江。而往返於新會。新會田畝海潮灌溉。潮退則由地中行。潮起溢地上者纔尺許。不多爲稻稿也。所以不爭枯燥。不憂旱潦。平疇如掌。一望萬頃。如鋪錦。西行百里。稻盡而沙草無邊。人蹤跡少。便入恩平界矣。

古人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予抵老君堂。去恩平陸路六十里。水路倍之。偶與李子梨十岸行望西北有古城一區。爲誦此章三過。不覺淚墮。

恩平城周圍纔六百四十步。計步弓三百二十步。門凡四。以亂石砌阜塞其西北二。

山在城北者石神。城南者鳳凰。其在城西者大人。西北者君子。深林密箐。險惡倍於石神鳳凰。兩山嘉名。錫自何代。殊不稱實耳。

縣治內有溫泉二。士人有知之者。近沒於草。皆不可到。

石神山去城北三里許。遺礎屋基。直接石神山下。相傳昔日人烟叢集。商賈輻輳。今尚存破石樓一間。查王興餘燼也。

縣署無頭門二門。勉強向敗牆下設門一合。以截道路往來者。無大堂。有牆三面。橫以竹。覆以草。無棟樑門柱。前令設木屏。高五尺。闊二尺有五。以別內外。偉夫孟浪。撤而易以門。再入步計步弓四步。即令君寢下榻處也。

學宮在縣署西。久爲瓦礫場。南門城下有三忠祠。以草覆竹。與縣堂埒。先師木主寄焉。偉夫減縮衣食。就近基建聖殿三間。及兩廡二門櫺星門。又鑿地以存泮池之意。別來兩月。當奉先師歸廟矣。

廣文年已七十。住草屋兩間。不戒於火。近日攜孫子還鄉矣。

士子無城居者。來則跣足騎牛至城下。就河水洗足著履而後入。每來謁偉夫。必與飲食。無一人知進退周旋之節者。偉夫多事。必捉襟曳肘而教之。予親見偉夫以白面微髭之知縣。教白頭諸生拜揖酬酢。始終不成禮而罷焉。

城設千總一員。督兵二十。合兵民胥隸而計之。通城不過二百人。居民草屋。高不過眉睫。雞豚犬臥草中。登城望之。止有新建先師瓦殿。與縣署中瓦屋三間。堂皇相映耳。

縣署中瓦屋。建自前令偉夫。燕居飲食於此。牆外蒼翠蓊鬱。娟娟向人。予始以爲竹。既以爲葭菼。皆非也。實茅草耳。偶夫索予聯。予書其壁曰。此間不必花名縣。巢穴何如虎渡河。

縣無志。近日通志之役。上司索志不可得。諸生某藏舊誌一册。珍重不示人。就其家鈔之。必索謝。偉夫以二金得二部。一付志館。一留笥中。太守又更索一部。偉夫以笥中者應之。予到恩平。亟欲一觀。又費偉夫一金。得一部。僅百餘頁。居沽會計册子耳。殊深好事之悔。

百姓納糧。從不到縣。據以便民之術。百計誘之。終不來。開無則遣一隸一闆夫。鏟夫。鐵匠也。就欠戶之家求之。或於墟上相值。必卑詞厚禮。哀懇之。喜則予以什一。否則羣起爭撻。或潛投毒藥飲食中。待藥發身死。捕之急則逃往他邑。無室家顛躓也。

北地趕集。此地趁墟。每墟相期月之一六日。聚四鄉之人於南門河上。啖牛肉。飲酒頃。糴糶稻穀而已。邑中書手多南海人。此外皁隸公人。無一人未嘗爲盜者。即嘍嘍小豎。纔不過十許歲。亦必是盜子盜孫。非解散之盜不入公門。若相戒然。此係大憲憂時和年豐。歲歲大有。僅博得此輩一馴謹耳。

偉夫聽訟庭鞫之下。士人作鄉語。彼此不得了了。偉夫久於此間。或揣摩萬一。士人卻絕不省官長話。一堂之上。重譯而後曉。若皁隸行杖。必自官曰諒責。罪人杖下乞免。大呼曰超。知縣公出。胥役郊送。書手版曰塞饑。語言文字之妙。真無間然矣。

堂置木架一座。上置鼓一面。即以亂樓縛雲板於下。此偉夫升堂號召胥吏之具也。夜間一老人身不滿二尺。蹲鼓下司更。或自三更交五鼓。或自四鼓又交二鼓。從來無倫序。但隨其興會耳。聞偉夫暴者怒命易之。詢通邑無可代者。因仍之。

近城百里無人跡。圍城皆草。偉夫立城上。燒其藏虎豹。取火轉城下。遂至燎原。四五日不熄。絕無民間廬舍之廣。夜起望石神山野燒。一大觀也。

土地神不塑像。亦無廟。取地上石塊覆破壁下。

石神山祠在山之西。前人獨屋於斷崖上。士人亦但向斷崖下拜。兵火後。併數椽而無之。有傳石神山祈子屢應者。予念偉夫年將三十。尚無子。乃扶筇登山。於荊棘中得舊碑一片。亦備載士人祈子屢應狀。因勸偉夫新其祠。偉夫謝不能。力強始就。計費三金。予濟其半。

偉夫近日留心篆籀。以豈有此理、草草、及自家意思自家知等語鐫印。皆極古雅。想見官有餘閒。廳雖作吏不俗。

通城無三尺許平淨地。處處皆瓦礫。生野蕨菇於上。予與踏十步城上小立。謂此地恐多蛇。言未已。一蛇丈許。竄跨下過。

偉夫涖任之初。城中無犬。犬有大如拳者。便烹食之。居民種桑。家止一株。土培瓦罐中。需次而飼。先甲之老者。以待嫩者之老。地煖冬不凋。予謂恩平桑是木本。殆將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也。

士人號火酒曰酒頭。飲二兩輒腸痛如抽。偉夫因予飲。專人入廣州買乘湖酒。以博阿兄之醉。予感其意不忍狼藉。歸舟載之。度嶺抵皖。猶存十瓶。此酒之生入玉門關也。

處中糴糶。多用古錢。皆唐宋以還法物。

牆內多鷓鴣。署內棟廿蔗成林。予到來兩旬。但與偉夫默坐飲蔗漿。鷓行不得也哥哥而已。

恩平蘆蕉。尚有柑子可食。餘惟酸澁不可入口之羊桃耳。偉夫因予來。購紅膏蟹黃鰕。對以果老饕之腹。悉得之鄰邑陽江。他如覓寸絲尺布。必遣人於九十里外之長沙。長沙。新會屬鎮也。

滇城中止有樹二株。一柚子樹。在城隍廟。一係桑樹。在縣署中。樹雖少。寡較他處所有不大雷同耳。

土人無論男女皆不著褌。以給麻布數尺圍下體。

水桶用二陶器。以橫木二段作人字式置器中活機括以便出入。此恩平人絕世聰明也。

土人無釜。家家以瓦瓶煨飯。呼為砂包。

牛可代馬。竭終日之力。可行六十里。明日便不能再行。

冬仲燕子不去。豈辭巢後得得來此耶。

柳南隨筆

正續

王應奎撰

柳南隨筆序

吾友王君東漵。隱居于李墓塘之濱。距縣治四十里。百年池館。柴門晝掩。雖近市廛。如處巖壑。吳門沈確士先生題其草堂曰柳南。取君家右丞詩句也。堂中積書萬軸。經史百家略具。君以四几周身。堆書及肩。而埋頭其中。矻矻不知戶外。搜討既富。溢爲著述。詩歌古文。旣已取次成帙。多于東箭矣。而以其緒餘成隨筆六卷。搜遺佚。則可以補志乘。辨訛謬。則可以正沿習。以至考詩筆之源流。究名物之根柢。著處初諸舉之異事。標解頤攜掌之新聞。登不出碎文瑣語。而談苑之質的。藝文之標準。皆有賴焉。以古人著書之例擬之。亦容齋洪氏之遺意也。昔洪氏之書。迄于五筆而止。今君所就。猶初筆耳。而藝林思見其書。等於飢渴。余因擬君出之。爲付剞劂氏。俾枕中之祕。爲國門之懸焉。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他日次第成書。當如洪氏之數。余又將懸梨以擬其後矣。乾隆庚申七月望日。同里顧士榮文寧氏撰。

柳南隨筆卷一

靖 王應奎撰

金孝章、趙宮贊秋谷。（執信）少負才名。于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謷。獨折服于馮定遠。（班）一見其雜錄。卽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焉。嘗至吾邑謁定遠墓。遂以私淑門人刺焚于冢前。新城夫子亭雜錄中所謂世人子謂定遠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蓋謂宮贊也。

李中丞馥、號鹿山。泉州人也。中康熙甲子科舉人。歷官浙江巡撫。性嗜書。所藏多善本。每本皆有圖記。文曰曾在李鹿山處。後坐事訟繫。書多散逸。蓋此所用私印。若爲之讖者。夫近代藏書家若吾邑錢氏、毛氏。插架之富。甲于江左。其所用圖記。輒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其子孫者。然不及百年而盡歸他氏矣。中丞所刻六字。寓意無窮。洵達識也。

徐蘭、字芬若。號芝仙。邑人也。學詩于王司寇阮亭。阮亭極稱之。采數首入居易錄。浙水沈方舟（用濟）嘗與吾友汪西京（沈琇）論近日虞山詩人。以芬若爲第一。西京不能對。蓋不知其爲虞產也。歸而訪之里人。知芬若自少流落都下。數十年中僅一歸展墓。故知之者絕少。其歸而展墓也。在康熙四十六年。墓在北門外。亦迷其處矣。自辰及午。徧訪不得。有墳戶李奉事者。留之小飲。正舉杯間。風捲埃塵眯目。一書從梁上墮。拾

覵之。乃山田册也。凡北郭外墳墓。悉繇次編載。而芬若先塋則近范家墩。覔之果在。此事若有鬼神默相之者。芬若因作五言古詩四章紀事。未幾。仍入都。編後不復歸里。每方舟自北還。輒託以一盂祭墓焉。雍正三年。芬若年已六十餘矣。久占籍天津。以紅蘭主人事牽連。勒令家居。不許在外行走。又閱年以疾卒。

沈確士（德潛）嘗語予云。芬若工畫。可繼惲正叔。而白描人物。一時無對。不特長于詩也。予所見芬若詩已付梓者。有芝仙書屋集一卷。計詩二百三十餘首。錄貫仍剡海隅。而出居庸關詩。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之句。確士頗爲予稱之。惜未刻集中。無從見其全也。某宗伯于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于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之句。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于二字。今本刻壯子。實係更定云。

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某宗伯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鋃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自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剌剌可憐之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遇絕紙筆。臨風闇誦。飲泣而已。夫寄弟詩也。而謬曰寄妻。東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伊原配陳夫人。此時尚無恙也。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即此一端。其不惜行檢可知矣。

徐復祚。字陽初。號謩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贈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者。紅梨、投梭、祝髮、青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倣陶九成輟耕錄。作邨老委談。原本三十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闇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歎于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祐組）載入文苑傳中。

顧復。字復生。邑人也。習岐黃業。兼能詩。嘗有句云。初暑餘春氣。殘雷變晚晴。余極愛之。謂可與唐人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聯並傳。生平詩篇甚夥。其稿如束筍者數卷。余見之于支川法城禪院。蓋其子在院中爲僧云。

詢字韻書入十一眞。相倫切。音同荀。咨也。尚書。詢事考言。詢謀僉同。毛詩。周爰咨詢。詢于芻蕘。左傳。咨親爲詢等處。皆作平聲讀。而吳郡人訛作去聲者大半。又本韻中閏字。並無上聲。今人亦多訛讀。不可不知。韓退之有言。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況詩本以聲韻爲主。豈可以不識字乎。

吾邑馮舒。字已蒼。嗣宗先生（復京）子也。嘗以讓賦役事。語觸縣令瞿四達。罹深衙之。會已蒼集邑中亡友數十人詩。爲懷舊集。自序書太歲丁亥。不列本朝國號年號。又歷卷載顧雲鴻昭君怨詩。卷末載徐鳳自題小像詩。語涉譏謗。瞿用此下已蒼于獄。未幾死。蓋屬獄吏殺之也。已蒼之孫修。與余善。爲述其顛末如此。又聞已蒼在獄中。梏拲而桎。友人往候之。已蒼自廟笑曰。此特馮長作戲耳。蓋已蒼頎然長身。人以馮長呼之。馮長與逢場同音。故云爾。

陳繹跌先生名式。邑貢生。余王母之父也。嘗作燕都賦一篇。俾其子宿源（瀏濆）熟誦。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瀛臺。題即爲瀛臺賦。宿源亦于是科登賢書。在御試列。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悉惴惴。其慄幾不能下筆。宿源即以燕都賦改竄成篇。頃刻而就。世祖覽之稱善。欽定第二名。

鄧林梓。字肯堂。邑人也。順治丁酉。將赴省試。祈夢于韋蘇州廟。神示以中式力田四字。肯堂竊意是科可中。但當從此知止。歸老田間。無望甲科矣。迨榜發。邑中中陳瀏濆。瀏濆父名式。力田者。合之爲男字。言中式男。鄧無分也。

錢錫城。字銳先。宗伯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副憲爲序。書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即曰。其家有湘靈（陸燦）在。舍之而求副憲。是從爵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武林有松仙人者。隱居南高峯下。不衣不食。有道術。能前知。吾邑魏叔子。（沖）嘗以甲子年家四字寄請一決。踰年。以原字寄還。旁批四不字。後叔子果不登甲榜。又無子。死時年未六十。家貧甚。幾無以斂。一一如松仙所決。同里顧潤寰。家雖僅石。而性好施予。嘗于嚴冬晨起如廁。廁上先有人在。而下體無袴。潤寰惻然。即脫己袴贈之。其濟人多此類。後生子麟。中順治甲午舉人。

陳居公臨終時。手書影堂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八十歲。履薄臨深。不怨天。不尤人。予百年。鳶飛魚躍。遺筆囑諸子云。內哭外哭。形神斯惑。請將珠淚。彈向花木香邊。去來無怖無促。讀書爲善。終身不辱。戒爾子孫。守我遺囑。又遺命葬余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樹。子孫默識其處而已。先生于去來之際。從容如此。錄畢間不無可議。而其人固不易及也。

太倉王司馬在晉之祖。以漁爲業。一日。舉網溪邊。時已薄暮。彷彿有人語云。我已守候多時矣。小頃。有戴鐵冑者至。即我替人也。未幾。果有人到溪邊。以釜覆頭上。將褰裳以渡。王大呼云。不可不可。此處有鬼。無以性命輕試也。其人遂不敢渡。未幾。又彷彿語云。守候良久。纔得一人。又爲兵部尚書救去。奈何。王心且喜且疑。以爲彼呼我爲兵部尚書。我漁人也。何自而爲此。是時在晉猶未生也。厥後晉舉進士。歷官至大司馬。果贈祖如其官。

江陰李忠毅公死閹禍。時年甫三十有四。子尚幼。而太公方在堂。爲撫孤寡。頗費經營。乃大書一聯于廳事云。謀生我爲添蛇足。報國兒曾捋虎鬚。蓋紀實也。後忠毅受卹典。而太公亦誥封如其官。年至八十餘而終。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本韓偓詩。

熊大司馬廷弼。先中萬歷某科湖廣武鄉試第一名。後又棄武就文。中萬歷丁酉湖廣鄉試第一名。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兩解世間無。

吾邑錢某。少年頗攻房術。延方士張思任于家。欲爲大陰。遂致腐爛。同年徐季元（任待）作詩嘲之。有去柄爲司禮。留胞作相公之句。舉人薄味元聞之。一笑脫頤。時味元適在妻家。妻父黃悟元。延醫張又元治之。百方不效。兩日竟死。邑中爲之語曰。錢某陽物。笑殺舉人薄味元。急殺詩人徐季元。難殺醫人張又元。苦殺

文人黃悟元。

某宗伯序馮定遠詩，比其人于劉孝標、馮敬通。見者以爲實錄。按兩人皆有悍妻，而定遠亦如之。于是陳在之獨酌謠中，遂有馮君詩序由□叟吃狗蒸梨事滿篇之句。自注云：孝標以下，擬人于倫，何其刻也。定遠之子行賢，以陳詩發其父之隱，遂深銜之。會在之情味集刻成，行賢吹毛索瘢，不遺餘力，盡批其後云：開闢以來，無此不通之人。余謂在之之詩，雖多可議，然行賢之論，未爲平允。今在之情味集板已燬于火。

陳在之學詩于馮定遠，盡得其指授，而背誣毀定遠不遺餘力。定遠比之于逢蒙，徧訴邑中士大夫。在之反以此得名于是。邑中後進之士，從定遠遊者，或因聲名未立，遂有效在之故事者矣。

家詩老露湑（白擧）嘗爲余言：人有終身爲詩不能成家，而間有好句，亦難盡泯。吾邑如徐濬詩有僕去身爲得力奴之句，馮永頎詩有苦菜根多練齒牙之句，李某詩有病得中醫不費錢之句，皆警策可誦。此正如諺所云低棋也有神仙著也。

余同里閈之友，號稱莫逆者，不過三四人，皆當世知名士。余一日各以四字品目之，頗爲曲肖。侯君乘衡（□□）曰光明俊偉。陸君亦韓（□□）曰澹泊寧靜。汪君西京（□沈）曰秀發飛揚。謝君惠南（□元）曰短小精悍。家西澗（任材）先生聞之，以爲大類汝南月旦，遂各因其字以韻之曰：光明俊偉侯乘衡，秀發飛揚汪西京，澹泊寧靜陸見復，短小精悍謝廷岳。見復者亦韓自號，廷岳者惠南自號也。先是余亦自號曰雲北山人，惠南因韻之曰：軒豁呈露王雲北。恰叶陳謝兩君別字，亦可爲巧合云。

先生之稱，自論語曲禮始。老先生之稱，自史記賈誼傳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于史記鼂錯傳學申韓刑名于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漢書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古者師曰先生，曲禮從于先生是也。父兄曰先生，論語有酒食先生饌是也。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先生將何之是也。外此未嘗混施也。今則不然，同輩而先生之矣，後進而先生之矣，醫卜而先生之矣，商賈而先生之矣，甚則輿臺皂隸而亦先生之矣。方正學謂君子之于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況先生之爲義，漢儒以先醒釋之。今日衆人皆醉，誰爲先醒者。乃尊之者不以爲過，受之者不以爲愧，舉世波靡，亦可嘆矣。

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極尊者也。外省則自食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國初以來皆然。余己巳冬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此亦觚不觚之一事也。余謂阮亭所云己巳，在康熙二十八年，比之弇州時，風氣已大異。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距己巳三十餘載，而風氣又爲之一變矣。

詩與詞之界不分，而詩格遂多委茶；古文與時文之界不分，而文筆遂至軟熟。詩文自南宋以後，靡濫極矣。有明作者如崆峒、滄溟二李先生，言詩必漢魏，必三謝，必初盛唐，必杜；言文必左國，必史漢，殆亦所以

矯之。後人動輒詆毀，恐未足爲公論也。

雲間曹諤廷（一士）嘗與余論古文，言及歸太僕，因述其鄉焦孝廉廣期（袁熹）之言，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好文章，恨未見耳。余訝而問之。諤廷笑云：焦先生之意，蓋謂太僕惜以下壽卒，假使再延數年，給事館閣，應更有高文典冊，垂于後世。如乞致仕疏所云作唐一經、成漢二史者，必不付之空言也。然則謂太僕集外尚有無數文章，豈爲過哉。

吾邑有周子肇者，以搨帖爲業，而喜交士大夫。又時時載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年甫六十，即製一棺，極其精美，所至輒載以自隨，謂逆旅旦夕不測，身後可無慮也。會邑中魏允恭（升士）以秦安令行取入都，得疾遽歿，倉卒欲市一棺，而未得其佳者。子肇故與允恭善，是時亦適在京邸，乃即以所載棺與之。子肇自爲計，乃適供允恭用，事亦奇矣。

譚濟字冰仲，善琴，得季蓮碉之傳。胡笳四序，尤爲擅場。所居在邑之支塘，編竹爲屋，環以疏籬，流水桃花，如武陵世外。興至一彈再鼓，餘韻悠然。既歿後，猶有琴聲隱隱從竹屋中出，風清月白之夜，鄉人往往聞之。

董元宰先生嘗至吾邑孫方伯家。方伯有所親某，田舍翁也，而慕董先生名，聞先生至，特挐舟入城，介方伯以見。既揖罷，即袖出紅紙二幅，乞先生書。先生欣然援筆爲大書福壽二字與之。

陳輿字玉先，邑人也，善畫牡丹，一時推重。生一女，頗能詩，嘗作閨怨一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而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丈、尺、兩、雙、半十八字，運入八句中。其第二聯云：一春羞見雙飛燕，五漏愁聞三唱雞。好事者至今傳之。

鄧軾字文度，號梓堂，吾邑正嘉間名醫也。邑志及先賢事略俱不言其善畫，而余家所藏一扇，係先生所繪山水，後面自爲跋。其跋云：水巖先生嘗約遊西湖，爲拙朽因循，解與拙擬以畫景，遂其高趣。尋常多倣石翁巨幅，尚欠北峯一面，拙手此用淵士戴靜庵全圖翻爲此景。昔劉原先生嘗說杭州嘗躬謁錢塘，其青有味可思。雖既衰邁，意趣灰冷，腳板恐不能到上下天竺，異日君倚劍東南，自見湖山面目，吾畫安足據哉。并成一絕云：西湖我尚爲生客，石叟新圖入臥看。晴雨爲君閑淡處，他時應笑畫家謾。錄上請教。讀此可見老人之懷。臂已弱，援筆不成字，遲久諾耳。壬寅仲夏，紫琳山人鄧某書。予按先生中正德十一年丙子科鄉榜，是畫作于壬寅，則係嘉靖二十一年，相距三十六年，是時先生之壽，殆已踰七望八矣。畫頗秀潤，不類老人手筆，而字甚朴拙，殊未成家。

隱公十一年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明其爲師也。又大學集注第一行子程子，新安陳氏謂程子上加子字者，倣公羊傳注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又列子首篇稱子列子，乃對下文弟子而言，亦所以著其爲師也。故張湛注云：載子于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耳。然則冠子于氏，豈可槩用哉。余觀汪鈍翁集中有題容安軒記一篇，自稱子汪子，亦僭妄甚矣。

公孫衍單首本一人也。而鈍翁文中既用公孫衍。復于蘇秦、張儀之下。繼以單首。一時以爲笑柄。予外王父張公(叔九)述其師湘靈錢先生(陸燦)之言如此。今鈍翁集中有蘭室記。謂班固不知士會范武子爲一人。不害其爲良史。鄭元不知周時有兩公孫龍。不害其爲大儒。司馬相如不知枇杷之卽爲盧橘。不害其有漢賦名。豈因往日之失而潛以自解歟。

漢書河間獻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于詩序一篇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亦何以異也。

周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詩歸評云。四口字疊出妙語。又云。口戕口三字。竦然骨驚。周元亮(亮工)錢爾弢(陸燦)兩先生俱辨其謬。以爲四口字乃古方空圍。蓋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謬。近于見宋板大戴禮。乃襄景暘閣本口字竝非方空圍。景暘諱四麟。係前代邑中藏書家。校訂頗精審可據。濁國宗先賢事略中稱之。觀此則周錢兩公之言殆非也。

濟濟蔭三字見昌黎鄆州谿堂詩序。又見南豐滄洲上殿劄子。吾邑嚴思菴(虞惇)先生殿試策中用之。在廷諸公。覺未有識其所自出者。而坊間通行選本古文濟字俱刻蹐字。諸公反以思菴爲誤。相約上者問。當以筆誤對。噫。宰相須用讀書人。信哉。

漢疏廣疏受本叔姪也。而漢書二疏傳則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竝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則叔姪亦可稱父子矣。唐房式與房次卿亦叔姪也。而昌黎作興元少尹房君墓誌敍述房式之言。則曰子與吾兒次卿游。是則叔之稱姪。亦可云吾兒矣。

鏡聽乃懷鏡胸前出。聽人言以爲吉凶也。唐人云。門前地黑人來希。無人錯道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鐵。繡帶菱花懷裏熱。是其證也。

柳子厚文本國語。却每每非國語。曾子固文宗劉向。却每每短劉向。雖云文人反攻。然學之者深。則知之者至。故能舉其病也。

顧仲恭(大韶)云。今人罵人爲亡八。非是。當作王八。五代蜀王建人呼爲賊王八是也。然今人所以有此稱者。以其人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亡。故云亡八。如平康巷阿家翁之類。昔年吾友貿一宅于城北。其賣宅之家。帷薄不修。舉國悉知。既遷入。遂大署其門云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蓋所以自表見其家已徙去也。

世俗稱人曰漢子。猶云大丈夫也。按此二字。始于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其自散騎常侍遷靑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陸務觀老學菴筆記。據此以爲漢子乃賤丈夫之稱。似與世俗所以稱人者。其意正相反。顧仲恭炳燭齋隨筆云。三代而上。禹之功最著。故稱中夏。諸國謂之諸夏。三代而下。漢之功最著。故至今稱中國人猶曰漢子。予按愷其本中國產。故宣帝稱爲漢子。而非賤丈夫之謂也。陸說誤矣。

噩噩字出揚子法言。周書噩噩爾。按注李軌及柳宗元云。噩噩不阿附也。宋咸云。猶察察也。吳祕云。猶言諤諤、謂其明正也。司馬光云。明直貌。今時文家因此句之上有虞夏之書渾渾爾。遂將渾噩字連用。竝作

渾渾噩噩解。謬甚。

時文施硯山(鑄陞)河東凶亦然篇中股出比云。河東吾股肱郡。用季布傳語也。對比云。河東自古帝王都。坊選疑其無出。遂句讀之。按史記魏世家云。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此作者所本。蓋以史記注對史記也。顏之推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

諺云急來抱佛脚。蓋言平時不爲善。而臨難求救于佛也。孟郊詩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黃經。可知此語自唐時已有之。

日知錄云。古時雖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下一與字。竟以公輸魯班爲二人。則不通矣。然余觀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云云。而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觀此則公輸與魯般本有二人矣。韋中丞律作鳴鳳邑人也。嘗以副都御史出撫粵南。時巡按其地者爲何御史某。其父昔以賣笠爲業。韋故性倨少禮。而尤以是輕何。會何入謁。請講鈞敵禮。韋益怒。寺門有兩石獅。命笠其首。蓋以御史本豸冠。豸爲獅類。所以戲之也。何旣入謁。韋送之出。直至儀門外。謂何曰。君不見獅子頭上戴笠乎。何卽云。獅子回頭便喫葦。以葦與韋同音也。由是搆怨益甚。未幾何以考察黜。而韋遷南京理院事。何遂訐其入爽人賂。有姦贓。按驗雖不盡實。然韋竟以是免官。

明時錢塘江有航船舟子最橫。每至波濤險處。則謂一舟性命死生。盡在吾手。輒索財物不已。吾邑陳公廣山察爲浙江按察使。聞其狀甚惡之。遂潛行至江頭。僞爲問渡者。旣解維至中流。則舟子惡狀果如所聞。公乃曰。陳按察新政甚嚴。汝輩獨不畏乎。舟子曰。政雖嚴。那見有煮人鍋也。公旣歸署。則下牌錢塘尹。遣舟子至。公乃設鑊置十大鍋。從鑊後爲竈門。謂舟子曰。此非所謂煮人鍋邪。舟子乃悟向者問渡之人。卽按察公也。遂置舟子于鍋中。而呼其妻至。謂曰。竈門有十。不知何鍋有汝夫在。任汝擇一燒之。幸不幸。關乎命數。無怨我也。迨舉火。則適于其夫所置之鍋。于是遂死。聞者咸謂天道不遠。爲之快心焉。

邑人王有德善卜。決人禍福不爽。古之蜀莊也。小時貧甚。除夕幾不能舉火。謂其婦曰。吾聞城隍神甚靈。元旦第一人入廟焚香者。必獲福。我明日有此意。而無香與燭奈何。婦曰。君無憂。我囊中尙有五文在。可以辦此。旣寢。卽夢神謂曰。爾勿患貧。我廟中香爐下有錢三文。爾其往取之。衣食在是矣。有德覺而異之。天未明卽起盥漱。急趨至城隍廟。人猶寂然也。適有賣香燭者至。卽以五文買之。未幾而廟門啓。乃燃香燭入拜。拜旣畢。因夢中神語。試從爐足覓之。果得光背錢三文。後世占者以錢代蓍。必用光背。神蓋命之以卜也。有德歸而習之。垂簾市門。日獲錢數百。遂植其產。後其孫曰俞。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而曾孫澧與之同榜。父子連鑣。邑人稱爲雙王云。

王餘姚中恬。中天啓丁卯科鄉榜。再上公車不第。祈夢于章蘇州廟。夢神與一尊子。未解所謂。迨至崇禎癸未。與子蘭陔比部中同榜進士。而夢始驗。後中恬爲浙之餘姚令。而蘭陔適知金華府。金華與餘姚相

距一衣帶水、逼除迎父至官舍、圍爐度歲、亦宦遊僅事也。

錢圓沙先生(縣錦)晚年極喜出游、芒鞋竹杖、盤躃里巷間、門人間亦隨其後、先生貌既魁悟、衣冠又復古雅、路人多屬目之、先生輒與拱手、門人問曰、彼何人斯、先生曰、不知也、然則何以與之拱手、先生曰、人既目歸于我、而我不與爲禮、彼得無怨我邪、此老蓋猶有前輩風流也。

世俗新婦歸寧、其夫與之同往、謂之雙轉馬、按左傳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此卽雙轉馬之始。

近人讀書、句讀多不能精審、如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當以絳縣人或爲句、猶云絳縣或人也、此係倒字法、今人或以絳縣人三字讀斷、或以七字連讀、皆非是、又昌黎祭十二郎文、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按幸其成、待其嫁二語、本自相對、今人誤以待其成長爲句、則長字既與上教字不對針、而下句亦不成句法矣、又昌黎柳子厚墓誌、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致、顧藉、猶顧惜也、卽昌黎上鄭相公啓、無一分顧藉心之語可證、則顧藉二字、當連上不自貴重爲句無疑、至于左傳宣二年、去之夫、國語、野處而不暱等處之誤、近人已有言之者、故不復贅。

吾邑聚奎塔之建、始事于觀察蕭公、其後錢某因鄉人戴老之夢、遂矢願鳩工、而其貲實無所出、乃言于邑令、凡邑中有以人命告官者、不用按律擬罪、惟罰其家貲、自百兩以至千兩、罰助建塔、其說以爲藉此功德、可以拔死者之苦、可以贖生者之罪、一舉兩得、謂之塔議、卽壽考令終者、亦或借端興辭、以造塔爲詐局、邑中譁然、以塔爲大尸親云。

改嫁、女子失節事也、而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獨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捕盜賤役也、而徐武功張南坡墓誌云、世爲公家弭盜、蓋古人尙質、作文務得其實、凡今世所恥言而必諱諱其事者、在古人往往于墓誌中見之。

雲麾將軍碑石、叢沒良鄉驛舍、裂爲柱礎、明內鄉陳蔭知宛平縣、以他石易之、輦貯邑署、名其齋曰古墨、當時以爲佳話、長洲王雅宜工草書、嘗養痾吾邑白雀寺、以所書鷲石、人稱白雀帖、字跡飛舞、吾家弇州司寇極稱之、今石在賓湯門內貨庫中、以所刻字面土作堦除用、倘有好事如陳蔭者、以他石易之、而輦貯得其所、詎非亦一佳話。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此與莊子列禦寇篇、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語意正同、子羽聖門高弟、觀其行不由徑、非公不至、自是禮法中人、螻蟻魚鱉之言、雖屬曠達、然與平日行事大不相類、其爲後世附會無疑。

雀入大水化爲蛤、雉入大海化爲蜃、蛤與蜃、原不皆雀雉所化也、特雀雉所化者、亦有之耳、予謂輪迴之說亦然、謂輪迴爲必無者、宋儒之偏見也、謂輪迴爲必有者、亦佛氏之妄論也、然予觀列子、有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之言、則知輪迴之說、自佛氏未入中國以前、固已開其端矣。

馮定遠(班)嗜酒、每飲輒酒面濡髮、酩酊無所知、適當學使歲校、定遠扶醉以往、則已唱名過矣、學使以後至詰之、定遠植立對曰、撒溺、蓋猶在酒所不知所云也、學使大書一醉字于卷面以授之、隸人扶至號中、定遠據席酣睡、至放牌聞砲、然後驚醒、始瞿然曰、我乃在此、因問鄰號生四書何題、五經何題、是日四書文題爲今夫弈之爲數一節、定遠因作弈賦一篇、經文五篇、伸紙疾書而出、迨案發、名列六等、定遠因大書一聯、榜于堂中云、五經博士、六等生員。

儀禮喪服篇、舅之子、鄭氏註云、內兄弟也、賈公彥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外兄弟而言、舅子本在內不出、故得內名也、按齊陸厥有寨答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舅之子也、前明李獻吉集中稱妻弟左國璣爲內弟、而某宗伯譏之、今世俱以妻兄弟爲內兄弟、見之於詩文者往往而然、殆不免沿獻吉之誤、近長洲徐大臨(□昂)作畏壘筆記、亦曾辨其失、但以內外兄弟爲出白帖、則又未免數典而忘其祖矣。

檀弓、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陳澔集說云、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稽顙以致哀於親、拜以謝賓之來弔、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又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孔穎達疏云、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余按古人喪中、哀戚不去於身、哭泣不絕於口、故棘不舉、立不旅行、恐其以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不弔、恐爲拔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爲忘弔也、今人居喪、既不能絕交際往來、則致札及投刺於人、俱用頓首爲是、見世俗書稽顙者、往往而然、若以爲居喪之禮當如是、不知稽顙所以致哀於親、非所以致敬於人也、亦失之甚矣。

沈確士(潛德)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而言、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謂詩中不妨假借者紀時而以四月爲清和月、則萬無此理、甚至有拜去月字、而稱某歲清和者、尤堪掩口。

漢書佞幸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從淳于長請車騎、顏師古註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昌黎劉統軍墓誌云、子四人、嗣子縱、長子元一、次子景陽、景長、又節度使李公墓誌云、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曰元立、曰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昌黎所謂嗣子與漢書正同、皆所謂嫡長子也、蓋庶出之子、雖年長於嫡出、而不得爲嗣子、故劉誌於嗣子之下、又云長子元一、而李誌於長曰元孫、次曰元質之下、又以元立爲嗣子也、古人嚴於嫡庶之分、卽此可見。

某宗伯詩法受之于程孟陽、而授之于馮定遠、兩家才氣頗小、筆亦未甚爽健、纖佻之處、亦間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陽之神韻、定遠之細膩、宗伯亦有所不如、蓋兩家是詩人之詩、而宗伯是文人之詩。

吾邑之詩、有錢、馮兩派、余嘗序外弟許曰滉詩、謂魁傑之才、肆而好盡、此又學錢而失之、輕儇之徒、乃而

近纖。此又學濶而失之。長洲沈確士（德潛）深以爲知言。

丈人之稱。始見於周易。王弼註云。嚴莊之稱也。孔穎達正義云。謂嚴莊尊重之人也。繼又見於魯論、包咸註云。老人也。若以此稱妻之父。不知起於何時。然其來亦久矣。裴松之、宋元嘉時人也。其註三國志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句下云。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稱妻父爲丈人。在元嘉時已然。通鑑載元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柳子厚與外舅楊憑書云。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又云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又祭楊憑文云。子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此皆稱妻父爲丈人之證也。又子厚集有祭獨孤氏丈母文。則更稱妻母爲丈母。與今世正同。若通鑑載韓滉稱劉元佐之母爲丈母。是又爲女人尊者之通稱耳。

昌黎元和聖德詩。有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之句。魚魚雅雅。向無註釋。余謂雅乃烏雅之雅。蓋烏雅之雅。韻書本有五下切。不特作平聲讀也。魚魚雅雅。殆取娖隊之義。言馬之行如魚貫如雅陣耳。

天子初崩曰大行。按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大行二字。始見于此。而陳澔曲禮天王登假句注云。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又應劭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謚號。故曰大行皇帝。而唐寅四庫碎金因其說。遂謂行即德行之行。豈以張守節謚法解序有大行受大名之語。故云爾耶。余按唐氏之說。與陳註迥異。然讀爲去聲。與陳註正同。今人則俱讀作平聲。不復知其誤矣。

張說有虬鬚客傳。鬚字今本譌刻爲髯。按楊彥淵筆錄云。口上曰髭。頤下曰鬚。上連鬚曰鬢。在耳頰旁曰髯。髯之不得混鬚也明矣。三國志崔琰傳注云。琰爲徙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此虬鬚二字之始。又老杜八哀詩。虬鬚似太宗。酉陽雜俎。太宗虬鬚。嘗戲張挂弓矢。南部新書。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挂一弓。蓋虬鬚二字之有本如此。若虬髯則吾于書史中未之見也。安得妄爲改易乎。考其謬始于紅拂傳奇。流俗之承譌。蓋其來久矣。

柳南隨筆 卷一 一八

柳南隨筆卷二

邵陵字湘綸。號靑門。邑人也。兩頰于思。然人呼爲邵髯。不以名字。爲詩宗樊天、務觀。有自得之趣。而武進有邵長蘅者。亦自號靑門。亦多髯。亦工吟詠。又生于同時。而陵字湘綸。長蘅亦字子湘云。

吾邑汪太史玉輪（繹）以康熙丁丑舉禮部。未及對策。而以外艱歸里。迨庚辰服闋北上。邵靑門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鵷鸞。重向靑霄刷羽翰。徃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與寬。是年汪果大魁天下。

吾邑翁大司寇（叔元）致政歸里。頗極聲伎之樂。嘗于暮春開讌東閣。以女樂二八侑酒。座客邵靑門爲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膩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靑門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玲瓏。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翁門西畔白楊風。

邵靑門善詩。楊子鶴善畫。葉佩蔥善度曲。竝居邑之西郊。予嘗目爲西郊三絕。一友誚予曰。西郊本有四絕。奈何遺其一乎。余訝而問之。友人曰。沈皮工革履是也。予爲絕倒。

徐汝讓號欽寰。大司空栻之從孫。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揮金如糞土。嘗于春日市飛金數斛。登塔頂散之。隨風颺去。滿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無處不飛金之詠。又嘗從洞庭山買楊梅數十筐。于雨後獻桃源礀。遣人踐踏之。礀水下瀉。其色殷紅如血。遊人爭掬而飲之。又嘗至白門。買碗于市。而揀擇過甚。主

人出諧徵使欽寶，欽寶怒，卽問碗有幾何，酬其値千金，盡取而碎之，衢路為滿，至以碗足甃成街道云。

徐錫允字爾從，廉憲待聘之子，文虹其自號也。家畜優童，親自按樂句指授，演劇之妙，遂冠一邑。詩人程孟陽為作徐君按曲歌，所謂九齡十齡解音律，本事家門俱第一，蓋紀實也。時同邑瞿稼軒先生，以給諫家居，為園于東皋，水石臺榭之勝，亦擅絕一時。邑人有徐家戲子瞿家園之語，目為虞山二絕云。

家西澗先生任材說，張之杜中順治辛卯舉人，連上公車不第，因就朱方旦問之，方旦書示云，正心誠意，道德仁義，方可看長安春色。至己亥歲，張又入闈，正心誠意者，闈中首題，為欲修其身六句也，道德仁義者，次題為道之以德二句，三題為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八句也。

西澗先生又云，京師正陽門關壯繆廟籤最靈驗。先是順治時，詞林多授外職，而張太史永祺已在內擬年予例亦應遷去，因祈籤于壯繆，得青燈黃卷且勤勞之詞，而燈字印板失火傍，數日後，張竟授青登萊道，入境時，書吏投册，首名卽黃卷也。張因籤語，恐其舞文弄巢，遂斥去不用。歷三年，張復轉大梁道，乃喚黃卷入，為述不用之故，且曰，若亦喫了苦矣，遂出五十金賞之。

古稱秀才曰措大，謂其能措大事也。而天下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為相公。然今日之秀才，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大半皆子游氏之賤儒也，謂之能措大事可乎。吾鄉之俗，五十年前猶有稱秀才為官人者，日知錄謂官人者，南人所以稱士，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猶為近古，今則一青其衿，便稱相公，方以為固然矣。至于吏胥之稱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時，或云明洪武二十四年，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

食五年者，罰為吏，二十七年，又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吏，人以其曾為秀才，故仍呼為相公。相沿既久，遂以相公為吏人之通稱，或云自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吳俗稱椎油作麵傭夫為博士，剃工為待詔，吏人為相公，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惟名與器，古人不以假人，況相公為燮理陰陽者之尊稱，豈可加之胥吏。予觀洪武實錄，二十六年十二月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孫、太師、太保、待詔、大官、郎中等字為名稱，推而言之，則相公之稱，不在所當禁乎。

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陳澔集說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吾鄉之俗，嫁女之三日，具禮送至壻家，不論舅姑在無，輒書刺曰廟見之敬，無論三日非廟見之時，而亦何以處舅姑之存者，其亦失于考究矣。

秦敌封建為郡縣，而不知郡縣之名，自周時已有之，但後世郡大于縣，周時則縣大于郡耳。按逸周書作雒篇云，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氏哀二年傳云，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皆縣大于郡之證也。

韓宗伯制義，本朝推為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編，而古文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篛力于南北二史，疏疏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當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祖范曾讀書寮璞齋，宗伯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第知我時文耳，然我他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不在時文也。蓋宗伯之自信如此。

吾邑錢玉友良擇詩十卷，各攜靈集，古體規昌黎，今體攜昭諫，氣雄調響，見者率震而矜之，然如米氏作作

字知險絕為工，而趑趄自難去鍾情王態遠矣。

吾邑許暘谷徵詩婉約豐秀，風調在浣花、丁卯之間。同里錢玉友目為詩家鄉愿，然集中亦有超詣之作。如過馮定遠故居一首，予最愛之，詩云，重來歎歇處，秋草閉門深，四海孰知己，一生空苦吟，青山身後影，黃葉病中心，不耐鄰家笛，蕭蕭風滿林。

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良擇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間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視，而王遽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搜腸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為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吾邑馮竇伯武詩有珠圓花上露，玉碎草頭霜之句，一友向予誦之，歎為工絕，予不以為然，友人請其說，予曰，律詩對偶，須銖兩悉稱，然必看了上句，使人想不出下句，方見變化不測，杜律所以獨有千古，職是故也，若拘拘于取青儷白，如鄉學堂中對類，則拙手優為之矣。

某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築一精舍居之，而顏之曰我聞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剛經如是我聞之義也。一日，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問曰，公胡我愛，曰愛汝之黑者髮而白者面耳，然則汝胡我愛，柳曰，卽愛公之白者髮，而黑者面也，侍婢皆為匿笑。

吳門繆侍講念齋彤少延宋既庭實穎為師，而嘉定許子位自俊與宋友善，時年已逾六矣，間過宋館舍，侍講輒以伯呼之。逮康熙丁未，侍講大魁天下，而庚戌會試，卽為同考官，子位竟出門下，侍講每語嘉定人曰，

吾中了汝鄉許伯矣。

吳祭酒梅邨偉業選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曝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華已為名諸生，年亦及強矣，湯餅會客，儼然居上坐焉，逮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華亭王文恭公頊齡寬然長者，于物情多所未諳，一日偶蒞廳事，望見兩犬交媾，顧童子戲結其尾，連而不開，卽叱曰，畜生何解，而使之若此耶，聞者絕倒。

古之撰行狀者，將上之考功太常及史館編錄地也，故行狀之名，獨不可施于婦人。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女士，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列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然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予見唐叔達三易集，有龔孺人、沈孺人、李孺人、及先妣盧孺人行狀四篇，我不知其何據，叔達固博雅名士，而此恐未可為訓也。

世有善泅者，往往能伏水底，謂之打沒頭，此卽莊子達生篇所謂沒人也。郭注，沒人謂能鶩沒于水底，予按鶩、鴨也，鴨性能沒水，故云鶩沒。

左傳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此書傳壻字之始，亦卽後世奩田之始。

今世童子，暑月輒以竿黏蟬為戲，此蓋三代時已有之，莊子達生篇，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注，蜩，蟬也，以竿黏曰承，掇，手取也。

吳俗以行次稱人曰官。在古已有之。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師序云。尹大官三冬業暢。指南畫而拾青。又秋夜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走金陵之地。（通俗編。梁武陵王稱湘東王曰七官。疑亦稱官之始。）

樂天西樓月詩用仄韻。而方虛谷收之律髓中。謂已著（評）云。白集正作律詩。以其有聲病故也。唐人此類極多。品彙出而廢矣。

予所居徐市。在縣東五十里。徐大司空栻聚族處也。前明之季。其族有二人。竝擁高貲。而一最豪奢。爲太學欽寶。予前既敘其事矣。而一最慳嗇。則爲諸生啓新。其書室與竈僅隔一垣。常以繩繫脂。懸于當竈。而縮之操縱則于書室中。俟殺乳下釜。則執爨者呼曰。廚下釜矣。乃以繩放下。繞著釜。聞油爆聲。即又收繩起。恐其過用也。爲子延師。而供膳甚菲。邨中四五月間。人多食蛙者。然必從市中買之。啓新以蝤諸類蛙而皆下頗夥。即命童子取以供師。每午膳師所食者。止韲菜二品。一日加豆腐一味。豆腐者。以麵和豆共煮者也。師既食畢。疑而問。其童子曰。今日午膳。何于常品之外。忽加豆腐。童子笑曰。此豆乃犬所竊噉者。既而復吐于地。主人惜之。故取以爲食師。以其穢爲之吐。嘔不止。所畜雨具。有華履三隻。一留城。一留鄉。一隨身帶之。蓋防人借用也。嘗命籃輿山遊。自北至西。諸名勝徧歷。輿夫力倦且苦腹餒。啓新出所攜達子與輿夫各一口。聊以止飢。輿夫微笑。蓋笑其所與之少也。而啓新誤以爲輿夫得達子故喜。即曰。汝輩眞小人。頃者色甚苦。得一達便笑矣。又嘗以試事至白門。居逆旅月餘。而所記日用簿。每日止廢一文。菜一文。同學魏叔子（沖）見之。爲諧語曰。君不特費紙。并費筆墨矣。何不總記云。自某日至某日。每日買腐菜各一文乎。啓新方以爲然。初不知其譏己也。其可笑多類此。其族人陽初爲作一文錢傳奇以誚之。所謂廬止員外者。蓋即指啓新也。

前明崇禎初。太倉張天如（溥）。吳縣楊維斗（廷樞）兩先生。繼東林而起。號召海內名流。大會于吳門。謂之復社。羣小忌之。造蜩螗錄。目爲小東林。至遂之當宁傾殖者。禍幾不測。貴池吳次尾（應箕）亦社中人也。嘗輯復社姓氏爲前後二卷。而其孫銘道又爲補錄一卷。所載共三千二十五人。而吾邑有六十七人焉。其姓名猶在人間者。爲楊彝子常、許重熙子洽、許瑤文玉、蔣棻畹先、魏沖叔子、趙士春景之、王曰俞彥廣、孫永祚子長、邵世茂羽、馮班元錫、伯中、孫朝讓光甫。

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漫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編。朱晦菴云。舊見徐端言石林皆云。今人于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爲古。將一代制度、職字。皆溷亂不可曉。亦是一弊。余謂小小撰著。若序記等作。不妨以古衡貌時事。如孫鑛所云。若碑誌及傳、蓋所以取信後世者。即與國史一例。斷不宜用前代名目。予觀馮嗣宗（復京）常熟先賢事略。其敘事略倣史記。頗有可觀。而官名喜用古衡。如左都御史稱御史大夫。巡撫稱中丞。吏部尚書稱冢宰。刑部尚書稱司寇。左布政稱左轄。按察副使稱臬副之類。不一而足。恐非作傳之體。故特爲之一辨。

廬山僧光熊幻住哭兄詩云。身經刀過頭方貴。尸不泥封骨始香。某宗伯稱爲沈著痛快。一字一血。近婁東某人詩有題無軒冕詩方貴。盡絕錙銖手亦香之句。其句法似從幻住詩脫化。惜忘作者姓名。

錢爾弢（陸燦）先生九日登山樓句云。更上一層如世外。閒思千載幾斜陽。不惟詩句之佳。而此老胸襟高曠。亦可想見。昔人所稱文外獨絕。此殆足以當之。

爾弢先生。爲吾常熟令趙公題弊橋萬柳條云。五柳先生萬柳條。籠官猶戀絲絲嫩。弊橋一帶垂垂意。歲歲春風簇舞腰。先生詩學杜甫。皆格老蒼。此首獨婉約可誦。大似晚唐名作。

馮定遠（班）梅花詩。若教帶影和香賞。難得無風有月時。名句也。近馬扶曦（元馭）反其意云。無風有月尋常事。難得人閒對此花。亦佳。

明初鬮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皆論語者。如洪武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與於詩三句。二題。老者安之三句。三題。克己復禮爲仁三句是也。有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如永樂乙未會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二題。中也者至萬物育焉三句。三題。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是也。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如宣德庚戌會試。首題。孔子於鄉黨二節。二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一節。三題。洋洋乎至待其人而後行是也。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如正統丙戌會試。首題。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句。二題。克己復禮爲仁五句。三題凡事豫則立二句是也。

十二年爲一紀。取歲星一周天之義。孔子猗蘭操云。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年紀二字始此。

俗稱天氣涼爲風涼。亦有本邪。爲論語疏。風涼于舞雩之下。杜詩。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物之無意而得者。俗謂之儻來物。莊子刻意篇。物之儻來寄也。俗語本此。

俗謂輕物爲重物所壓而致糜碎者曰齏粉。莊列禦寇篇。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齏粉二字始此。

春秋襄二十五年傳。楚薳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又史記游俠傳。雒陽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此世俗居間二字之始。俗以葬殯爲舉襄。按左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此必俗語所本。但杜注。襄成也。襄事。猶言成事。若云舉襄。殊無文理。況凡事皆可言襄。何必獨指葬說。又俗以匡襄訛作勛勷。亦謬甚。勛勷。應作恇勷。言急遽之狀。若贊助成事。應作匡襄。亦不可不辨。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又僖二十四年傳。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又襄二十一年傳。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又國語。尤作郵。楚子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按尤過也。今人不究尤字之義。通作效法語用。大謬。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蓋言師之武。臣之力。故下文分頂云。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見近時名家有截去力字。用師武臣者。于義殊未安。

史記留侯世家。良學辟穀。呂后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按白駒過隙。本莊子知北遊篇。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白駒。或云日也。隙。孔也。

宋人田元邈江梅詩。冰膚宛是姑仙女。按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注云。藐姑射。北海

中山名也。據此則姑仙二字。用來殊不成語。且因一姑字而遂誤認爲女。尤可笑。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按呂氏春秋貲作人名。于理亦順。蓋其人名躬。以其爲人之直也。而遂謂之直躬。如莊子狂接輿後世顚旭之類。

公羊傳。古人尙質。雙生。以後生者取以爲兄。而西京雜記則云。霍將軍妻產二子。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生嚚。以巳生良。則以嚚爲兄。良爲弟。霍氏亦以先生爲兄。據此則公羊之說。亦未盡然。

記者記其事不下一斷語。故陳后山云。今之記乃論也。予謂古人之記之佳者多矣。然必如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韓公畫記。乃爲記之正體。

今人事事不如古人。而有二事却勝之。曆法之密也。算法之巧也。

前明隆慶時。吾邑某公爲顯官于朝。方以氣節名天下。于是門下廝養輩。多有竊其重以行者。而同時某公爲御史。其門下亦如之。獨嚴文靖（訥）陳莊靖（瓚）兩公。嚴戢家人。不許漁食鄉里。里中爲之語曰。甲半分。乙白奪。陳不符。嚴老佛。

歸湘、字容溶。吾邑閨秀也。有春日郊居四首。頗傳誦一時。今錄其半于此。其一云。竹翠沙明迥絕塵。清江荇暖鴨知春。門前車馬離嫌僻。眼裏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開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種得桃千樹。儻做仙源學避秦。其四云。碧紗搖綠印芭蕉。花底烹泉捲素濤。昨夜雨深傭芍藥。連朝日暖熟櫻桃。柳絲拂路綠陰亂。麥隴翻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逍遙。

蘇世長本唐名臣。而史載其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于都街。伍伯疾其詭。撻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此事殊可噴飯。因錄之。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于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念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遂力辭之。先生歿後。門人私諡爲文介。卽此一事推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

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暘。故字曰扶桑。爲諸生時。好以駢體爲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爲之領袖。同社多效其體以爲文。而風氣遂爲之一變。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閑。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一時紙價頓高。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乃與進士胥廷清、繆慧遠、史樹駿、舉人毛重倬、同時被逮。扶桑至褫其衿。予見了閑首義。爲學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凡自芸吹緗。古之香杜閉。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題三節。通篇語皆類是。閱此篇雖剗他氏。實扶桑自作。卽一原起。而搆思一日夜云。

吾邑秦蘭徵字元芳。所著天啓宮詞。頗佳。今朱太史竹垞（彝尊）日下舊聞、載陳悰天啓宮詞五首。實爲元芳作。而繫之于悰者。蓋如齊邱化書、郭象莊注云。

明高祥妻許氏。吾邑節婦也。其墓在石梅之左。與翁氏世祠接。翁因修祠。稍軼其址。許遂現形。翁懼而還之。又錢湘靈先生修邑志。于許傳節去數語。許卽見夢曰。爾滅吾名。我殺爾孫。未幾而先生之孫果亡。其

靈異如此。相國蔣公。于丁未歲歸里。爲捐貲白金葺其墓。立石爲門而垣以繚之。

虞山許竹隱（虬）罷官歸。皆居其鄉之海藏菴。一夕菴失火。竹隱旣趨出矣。復冒火趨入。獨取一蒲團出。人訝而問之。曰。老夫一生受用。都在這個。失去便無處立脚矣。

宋文臣起復。必先授武職。故富文忠公以宰相丁憂起復。授冠軍大將軍。此卽本禮記三年之喪。卒哭。兵革之事無辟意。而却攝緦以爲用。墨縗從戎之義。示不得已也。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先儒以爲晉襄親將絀而不稱君者。爲適葬期。忘親背惠。墨縗絰而卽戎。其惡甚矣。然則墨縗卽戎。春秋方書人以譏之。豈可援以爲例。議論不本經術。卽爲游談無根。此不可以不辨。

宋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于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多不之識。指爲怪物。近吾友汪西京（沈琇）喜寫古字。詩文書牘無不用之。蓋今世之楊備也。亦過于好奇矣。

黃暐日昇瑣綴類記云。商文毅公父爲府吏。生時知府遙見吏舍夜有火光。蹤跡之。實非火也。翼日問吏吏。商某家有何事。吏以生子對。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而虞復京先賢事略中載吾邑嚴文靖公之父。亦爲府吏。亦于吏舍生公。生時亦有火光燭天。知府大驚。推問之。乃公生也。復京之外王父譚半湖。與嚴公之父同爲府吏。相善。其言必可信。非一事而附會兩人者。後兩公復同登宰輔。同享高壽。事亦異矣。（虞留顧記王文恪公鏊序）

吾邑黃公鉞。以給事中家居。靖難師起。蘇州知府姚善方起兵勤王。不幸爲麾下所縛。竟致身死。公故與姚相善。聞姚殁。卽具朝服。投翠川橋下死。邑志及先賢事略所載悉同。而明人病逸漫記則云。永樂初。黃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誤也。

弇州觚不觚錄載。江陵相于馮璫處。投刺稱晚生。巳爲可異。而吳次尾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興相之房師也。宜興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眞千古奇聞矣。

西儒利瑪竇以寫照爲第二我。此與世說友爲我之半一語。其義正同。比之寫容玉照等稱。可謂新而且雅矣。世俗所傳感應篇。不知作于何代。而發端云。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卽用左傳閔子馬語。不易一字。繼之云。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亦卽尙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之意也。

吾邑孫本芝（朝讓）方伯未第時。暑月浴罷。坐簷下。忽黑氣四起。不辨人色。有物突如其至。目光徑數寸。鼻以下皆淺黑色。將垂至地。流涎聲潑潑然。鱗爪畢露。雲擁其尾。獨不得見。意其龍也。相距才尺許。方伯閉目坐少頃。視之。則已不見。而黑雲亦解駁殆盡。起巡庭際。無滴水沾濕也。

南宋劉宰漫塘金壇人。俗傳死而爲神。職掌蝗蝻。呼爲猛將。江以南多專祠。春秋報賽。則蝗不爲災。而丐戶奉之尤謹。殊不可解。按趙攝術所作漫塘集序。稱其學術本伊雒。文藝過漢唐。身後何以不經如此。其爲後人附會無疑也。

吾邑馮補之（行賢）善書。得魯公筋力。而徐南徐（州）善鐫刻。刀法亦彷彿似之。補之嘗書金剛經全部。而南徐鐫諸石。一時推爲二絕。今石藏城西梵壽菴。菴僧素風禪師（然律）于丁未歲取石陷方丈壁間。而詩老王

銘山[illegible]趙其額曰石經室。

孫可望在滇劫永曆入營。日支糧五升。肉菜少許。僞司上日計簿曰。皇帝一員。皇后一口。太子一口。可望怒屬曰。奴輩不書皇帝一尊。而云一員。使我得罪主上乎。其可笑如此。

每見神廟中榜一聯云。爲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殃盡則昌。爲惡不滅。祖宗必有餘烈。烈盡則滅。其語實本劉向。蓋卽說苑所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是也。

錢一物而具天地之象。以其外圓而內方也。惟人亦當如是。故昔人云。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

小雅斯干章。載弄之瓦。注云。瓦、紡磚也。朱子又云。必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鑿列女傳云。室女手執一物。如金銀之樣者。意其爲紡磚也。此說恐不然。余見今世紡車之式。下有木一縱一橫。往往以磚鎭之。或于縱木上。或于橫木上。蓋防其搖動也。豈卽所謂紡磚乎。說苑云。和氏之璧。價重千金。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間紡者。介于紡之中間也。此亦足以證余之說矣。

郭巨之孝。古今所豔稱也。然我竊疑之。夫以子分母食爲患。則螟蛉他姓可也。否則棄諸道路。聽人收養可也。何爲必埋之。以絕其生路乎。況爲母者。胥分食以養兒。是兒必母之所愛矣。假使旣埋之後。母詰以兒何所往。則將奚辭以對。若竟對曰。恐分母食。已埋之矣。不適以傷母心乎。此賊恩之大者。烏得以孝稱之。

康熙丁卯科。江南主司乃北平米漢雯也。八月初八日午刻。甫當唱名。忽有飛蝗蔽天。自東而來。迴翔試院。旋復東去。禾苗無損。人咸異之。迨揭曉日。金陵諸生。見榜多紈袴。羣聚而譁。幾成大獄。好事者競作撤文歌曲。喧傳遠近。事聞。漢雯削籍。識者謂蝗能食米。天蓋所以儆之云。

顧副使瑛。字英玉。華玉尙書之從父弟也。能官歸。囊橐蕭然。幾無以給昕夕。華玉闢息園。與英玉所居塞松樓僅隔一垣。日賓朋滿座。伎樂雜作。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饋以斗粟。不受也。吾邑錢謙貞履之亦與受之尙書爲從兄弟。當受之在前明時。聲勢與華玉埒。而履之所居懷古堂。亦與受之隔一垣。嘗屬蒲田宋比玉八分書杜句爲堂聯云。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其不肯相下之意。隱然可見。蓋絕類英玉之與華玉云。後懷古堂屬閔中張解元超然。[illegible]堂聯至今猶存。

常熟歷唐四百年。宰其地者。邑志官司表載六人。而郭思謨不與其列。友人吳嘉枬[illegible]家藏古帖。有進士吳郡孫翌。大唐故蘇州常熟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卽爲思謨作也。余爲節而錄之。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誌云。公諱思謨。太原平陽人。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夫人嘗有疾。憶羊肉。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于旻天。而不知所出。忽有慈烏銜肉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其膳。他時憶菴羅果。屬蟄發之辰。不可得也。公仰天而歎。庭樹爲之犯霜雪。華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下時天后造周。稱歎者久之。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何。憶新竹。復如向時之菀結。又無告焉。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存焉。公始以孝子徵。解褐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期。而胡人作孽。公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于萬死之中。與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郭郭。招慰使奏。加公朱紱。撝讓不受。屬內艱。服闋。轉江陰縣丞。又應

康護畢。擢武功尉。秩滿。遷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理。專務于德。夫何不臧。公之二昆。長曰思誨。次曰思訓。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人。或在齠齔。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人不知其諸父。蓋孝悌之至也。裏命不融。春秋五十有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歿于官舍。以其年十一月十七日。祔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

潘榮字朗甫。別號郭指。邑人也。家居陋巷。書聲琅琅出金石。不妄交一人。往來惟陸鐵、錢骨、及釋道源而已。嘗著法苑紺珠集。錢□□極稱之。翁得輿道源書云。往歸謁甫潘兄。東書執贄。款門造謁。知其爲溫文恭敬。強學好問之君子。不圖其詩文。府精理道。心富有日新。至於此也。紺珠一集。貫穿三藏。繁簡博約。殆將令珠林一覽而爲一書。其他著述。大都幽雅。故通文章。關國成庇史料。皆當殺靑繕寫。次第出觀。視世之傀言稗史。謾閒淺說。費紙炙木者。豈止日劫相倍而已哉。其爲宗工稱許如此。錢曾讀書敏求記。亦曾及之。稱爲庾山隱君子。而邑乘失載名氏。翳如偉一生讀書汲古之心力無由表見於世。良可歎旦。

史記周本紀。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去與弆同。蓋古人謂藏爲去也。按左傳昭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杜註云。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也。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註云。去、謂藏之也。音邱呂反。陳遵傳。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顏註云。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晉畢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裴註云。按古語以去爲藏也。而周本紀去字。古人獨無註釋。故引諸書以證之。

麋、鹿、虎、豹、馬、牛、羊、狗、皆獸屬也。而爾雅以麋、鹿、虎、豹、歸之釋獸。以馬、牛、羊、狗、歸之釋畜。書何獸畜一育于山林。一爲人所養故也。今人則于物之四足者。槩以獸目之。不復知有獸畜之分矣。

褚河南帖。今世盛推同州聖教序。而友人吳嘉樹[illegible]嘗辨其非褚公書。其說良是。蓋褚公之歿在顯慶三年。而此碑書龍朔三年建。是在褚公歿後五年也。後人因此碑末署書者姓名。謬添大唐褚遂良云云。其漆剝數字。與碑文筆跡迥異。學書者亦不可不知。

古人以同舉爲同歲。見于後漢書李固傳及三國志魏武帝紀。其稱同年。則自唐始。唐憲宗嘗問李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于何有。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爲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卽不爾。吾邑孫蟄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也。而蟄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爲之以詩。稱老先生。而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其家。可當左驗。今世不論年誼有無。通籍概稱年家。卽居鮎兒亦然。最爲無理。王新城分甘餘話中嘗痛斥之。而今人名刺往來。若不署此二字。見者卽疑爲輕己。輒有怫然之色。亦可怪矣。

眷、親屬也。亦作婘。史記樊噲傳。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伉乃噲之子。卽呂后女弟。呂須所出也。又五代史裴皥傳。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可稱眷矣。今世不論親誼有無。幷不論相識與否。而書刺概稱眷弟。眷晚生。此眷字殊無著落。最爲可笑。又世俗于親屬有親眷之稱。按三國志毛玠傳。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疑卽爲親眷二字之始。然此乃活字。與今人所稱頗異。

蒼茫二字。本皆平聲。而古人亦有仄用者。如樂天詩。野道何茫蒼。東坡詩。愁度奔河蒼茫間。蘇子美詩。淮天蒼茫皆發臈是也。近王阮亭荷蘚弔潁川侯詩。亦有不蘇何茫蒼之句。句法似即本之樂天云。

柳南隨筆卷三

律詩起于初唐。而實胚胎于齊梁之世。南史陸厥傳所謂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此聲病之所自始。而即律之所本也。至沈宋兩家。加以平仄相儷。聲律益嚴。遂名之曰律詩。所謂律者六律也。蓋指宮商輕重清濁而言。不特平而平。仄而仄已也。即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少陵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意必于此辨之至精爾。若以對偶言律。則唐人律詩。固有通首不對者。而五七絕句。昔人謂之二韻律詩。亦謂之小律詩。又何以稱焉。

詩之有律。非特近體爲然也。即古體亦有之。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以前詩。已有律矣。明人林希恩云。曹植美女篇。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杜甫同谷歌。有客有客字子美。此七言皆仄也。又予觀李商隱韓碑一篇。封狼生貙貙生羆。此七言皆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此又七言皆仄也。然而聲未嘗不和者。則以其于清濁輕重之律仍自調協爾。趙秋谷信執謂王阮亭古詩別有律調。蓋有所受之。而未嘗輕以告人。夫所謂律調。亦豈有外于清濁輕重者。或疑古詩既有律矣。與齊梁體又何以異。而不知齊梁之調。主于綿密。古詩之調。主于疎越。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殊也。而今之能辨者或寡矣。

古詩之異于齊梁體。固在聲調矣。然其分界處。又在對與不對之間。齊梁體對偶居十之八九。而古詩則反是。舊考五言古詩。漢魏無論。在唐則斷自陳拾遺。至李杜益張而大之。而歌行之作。亦斷以李杜爲宗。蓋前此如王右丞輩。尙有通篇用偶句者。自李杜出而風氣爲之一變。而後之作者。不復以駢儷爲能事。故李杜集中五七古。雖不乏對偶。亦止如李習之所云。極于工而已。不自知其對與否也。近見鏡爾敘[illegible]與某人論詩書有云。杜詩晚節漸于詩律細。非專以律詩爲律也。其五古七古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今人于古詩多不實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洵如其說。則是竟以對偶爲律。而不復知爲聲律之律矣。況詩中用偶。亦非難事。豈作古詩者多用幾偶句。而遂可謂之詩律細乎。至謂杜詩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有對句。此乃律中之律也。今人于五七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無律中之律矣。夫唐人于四韻律詩。尙有通首不對者。何有于絕句。然則少陵之所以獨高千古。亦未必專于偶句見長也。爾敘之爲此論。必誤信宋人詩話。以絕爲截。謂絕句之體。或截律詩之中。或截律詩之半也。而不知二句一聯。四句一絕。聯絕之稱。自未有律詩已然矣。

孝感熊公賜履爲大冢宰時。僚屬有袁定遠者。以戶部郎中調文選司。其母年逾八十。且多病。家信至。屬其子歸甚迫。袁乃具呈熊公。請告終養。并約同僚數十人代求之。熊公怒。抵其呈于地曰。汝蒙恩初調。正當報効朝廷。而敢遽求歸里邪。若再瀆瀆。即當參逐刑部矣。袁嘿默而退。次日在朝房。袁出家書示同僚。并約再懇熊公。公復抵其呈于地曰。我昨日已言之。若再瀆瀆。即當參逐刑部矣。汝豈敢復爾邪。詩吏部官屬在朝房者。不過五六人。內有吳應棻者。攘臂而白熊公曰。袁選君之母老而且病。家書慘切。一字一淚。皇上方以孝治天下。此等揀在所哀矜。老先生爲百官長。顧乃壅塞下情。恐非皇上孝治之意。況今弟四先生現在西曹。今日方知獄吏之尊。老先生言及彼處。正當蹙額疾首。而反以此恐嚇天下士大夫。此豈庚辭所未喻也。熊公聞之。即俯躬引咎。允其請焉。今弟四先生云云者。謂熊公之弟賜瓚。方坐事繫獄云。家西澗先生任材爲余述之如此。余于是歎吳君之善言也。熊公之能受直言也。並有古人風矣。並誌之。

江右陳公木齋鵬年居官清介。爲天下第一。雍正某年。以詿誤罷倉場侍郞。居京師數載。幾不能舉火。至庚戌冬。蒙恩放歸。與一商人同舟。商人所出貲錢。頗多于公。公遂以正艙讓商人。而自與一僕居頭艙。時公行李蕭然。商人意頗輕之。亦不問爲誰也。迨至淮上。總河嵇公曾筠知之。遣人以名刺致意。商人猶茫然未覺。未幾淮安郡守以騶輿迎公去。商人始大駭。知爲公。旋匿去。然公自以所出錢少。合應以正艙讓商人。不以介意也。公于康熙六十一年爲常熟令。未及兩月。即行取入都。雖任之日淺。闔邑罷市攀留。至以石塞寺門。不聽公去。其得民心如此。

許儁字伯彥。祭酒石門來上之父也。高才強記。落魄好大言。里中呼爲狂生。嘗以省試之白下。作書寄家人云。一到京中。飯量大長。早晨三碗。日中三碗。晚間三碗。如此吃飯。精神安得不足。如此精神。文章安得不佳。如此文章。今科安得不中。籬笆爲我拔去。牆門爲我刷黑。士剛、士柔、打點作公子可也。其筆墨多此類。見者輒爲絕倒。某宗伯集中所云。里中許老秀才。好即事即席爲詩。杯盤梨棗。坐客趙李。臚列八句中。

即指伯彥也。

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于金氏之卟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于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于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于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于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翌日。諸生羣哭于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治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傅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聞聖歎將死。大歎詫曰。斷頭、至痛也。籍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若子亦遣戍邊塞云。

潦陽人朱方旦。號爾枚。其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以紅爲之。方旦挾術遊公卿間。多奇中。皆其婦出神告之。徐先生水南嵇云。方旦以符水濟人。人趨之者日以千計。湖撫董國興恐其爲變。執而下之獄。遞解至京師。隨發送者尚數百人。方旦揮使去。曰無害。此行主得財也。果不死。後董以疾乞休。在京。方旦執禮往叩。董愧謝不遑。方旦曰。公爲國大臣。誼當持正。某豈敢怨。聞公抱恙。敬來相療。勿疑也。董大喜。因命取無根水一杯。以朱筆畫符水面。而朱不散。董服之即愈。且曰。公運當稍滯三年。後必復起用。後果如其言。又裕親王妃產三日不下。王憂懼。延方旦治之。方旦攜王手入別殿靜坐。有頃。王心恐甚。數欲起。方旦曰。無容。少間當有物來助也。逾時。內侍來報。有白鶴翔于正殿。方旦曰。未也。再覘之。又逾時報云。多至數十矣。方旦曰。更覘之。少頃。又報云。多至百餘矣。方旦乃起賀王曰。此即向所云來助者。王入內而妃已娩矣。其神異如此。一時禮之爲師者。自王而下。朝貴至數十人。方旦羽翼既衆。潛謀奪龍虎山張眞人所居。一旦、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懵無所知。有司捕下獄。尋棄市。

古之詠箒者多矣。而蘇子美既以粉澤塗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二句。頗入惡道。反不如天醬切茯苓。及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等語。猶足供人撫掌也。近日湖上某禪師亦有一絕云。陣陣朔風寒。天公大吐痰。明朝紅日出。便是化痰丸。讀之尤堪絕倒云。

今人作札與人。輒以某老某兄大人稱之。此最可笑。按乾卦。九二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下說。九五利見大人。此大人主在上說。兩大人俱作聖人解。所謂大德之人也。論語三畏章及孟子有事君人章。所謂大人亦即指此。稱又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晉陳騫云。大人大臣。此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則呼其叔。范滂云。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此又呼其母。歷考經史。未有此稱常人者。今人亦不思之甚矣。

明萬曆戊子。順天舉人李鴻卷中。有一而字。爲吏部郎中高桂所參。鴻係申相壻。時行壻。吳人呼爲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囡字被論。又稱爲李阿囡。囡者吳人呼女之辭。然李所用囡字。實囝字之譌耳。

江陰李忠毅公。死閹名臣也。其絕命詞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二語。自是破綻。某宗伯爲公作墓誌。載入殊爲無識。聞公子遜之頗不喜佛。時有覺巖繼起禪師者。道行頗高。至江陰。士大夫無不禮見。遜之獨不與通。禪師以其爲名父子。先往訪焉。坐定。師即舉忠毅公二語以問云。是什麼意思。遜之不能對。遂爲師屈云。

馮巳蒼嘗至吳門。夜泊舟山塘。鄰舟有讀杜詩者。則江陰尹孔昭貫嘉也。巳蒼不知爲何人。遽大聲曰。杜詩是不易讀者。明旦。孔昭詣其爲誰。巳蒼紿曰。常熟朱某。朱某者。吾邑富人也。翌日。孔昭至吾邑。訪某宗伯。告以此事。宗伯曰。朱某是富翁。豈知所讀者爲杜詩。是必馮巳蒼也。遣人招馮至。馮出不意。既見尹。愧謝而已。

陳在之玉齊晚年。與同邑郎因仲鄉試相遇。握手道故。因喟然曰。吾輩垂髫相友。如昨日事。不謂一轉瞬間。各已衰老若此。因仲曰。不特老也。且將死矣。在之曰。爾我貧苦一生。此事豈尙不免乎。因仲曰。免則貧苦無已矣。因相與大笑。

嘉定侯先生大年開國。吾友秉衡銓之尊府也。其讀書處曰鳳阿山房。秀水朱太史竹垞彝尊題句云。四先生里讀書莊。賢也經營與不忘。張筆孫詩陸經義。執居南北執中央。張謂鹽君鴻磐孫謂學士愷似致彌陸謂徵君翼王元輔也。蓋以四君爲嘉定後四先生。以配前代唐、婁、程、李。故竹垞之詩云爾。

陸坦字文度。邑人也。自號平山。蓋以命名取義耳。後以教習授楚雄縣令。而其地適有平山。君異之。乃爲亭于其上。而顏之曰平山亭。未幾。君卒于官舍。彌留之際。亭忽無風而傾。聲振寢室。遂以是刻告終。時康熙丁酉年也。

祝謙吉。字尊光。邑人也。中崇禎癸酉舉人。就選桃源教諭。以內艱歸。所居在城西。與趙某連阯。會趙與兄同登甲榜。聲勢赫奕。迴出祝上。祝家世故微。趙以此數凌辱之。祝積不能堪。竟于癸未仲冬投繯死。死之日。邑中譁然。羣起而噪趙之門。趙鍵戶不啓。有諸生七人。毀而入。去其鍵。衆乃一閧而進。財貨抄掠無遺。先是。祝之在桃源也。頗稱職。得士心。至是諸生聞變。相率兼程而至。至則毀趙所居。即以非祝嵩時錢□□方里居。兩家並赴其門。請爲主張。錢不應。乃作趙祝事。自白苦言。粘之通衢。其起語有云。里中趙祝之事。幽有鬼神。明有王法。宿世有冤對。現在有報應云云。

嘉定嚴永思衍唐叔達先生埒也。嘗取涑水通鑑廣之。窮年矻矻。一事而徧採諸書。卷帙多至四倍。時人目爲濫賸通鑑。按以水浸物曰濫賸、濫賸蓋吳俗俚語也。

崇禎十年。常熟令爲鄒守常。貪墨吏也。到任四月。民即起而噪之。時闔邑士大夫。頗不直鄒。相率詣郡城。以民情達撫軍。撫軍曰。令雖不善。但到任百餘日。而即噪之。百姓無乃已甚乎。時首座爲□公□□。亥即陳公必謙。聞撫軍言。語塞。無以對。陳獨慷慨進曰。休說百姓已甚。京山楊父母在任九載。百姓亦何嘗鼓

歸來。撫軍善其言。遂左遷鄙令去。京山楊父母者。謂前令楊公鼎熙也。蓋自崇禎元年到任。至九年始去云。

康熙庚戌會試。得人之盛。爲本朝第一。理學則有陸公隴其。李公光地。名相則有王公掞。直臣則有郭公琇。廉吏則有邵公嗣堯。宿學則有許公自俊。周公陳俶。錢公世熹。是科典試爲柏鄉魏相國裔介。合肥龔尙書鼎孳。

天啓中。吳中諸名士結文社曰應社。大江以南主應社者。太倉張采受先、張溥天如、吳門楊廷樞維斗、金壇周鍾仲馭、周鑣介生。大江以北主應社者。宣城沈壽民眉生。溧縣方應隆道吉。池州劉城伯宗。而太倉自二張外。在社中者又有八人。爲應社十子。吳門自維斗外。在社中者又有十二人。爲應社十三子。又常熟楊彝子常。太倉顧夢麟麟士治詩。維斗及嘉善錢旃彥林治書。介生兄弟治春秋。受先及吳門王啓榮惠常治禮記。天如及長洲朱隗雲子治易。爲五經應社。迨崇禎庚午。楚中熊魚山先生開元自崇明令調吳江。最尙文章聲氣。時吳江諸生孫淳孟朴、呂雲孚石香、吳翻扶九、沈應瑞聖符。叢附之號召同人。倡爲復社。頗見嫉于維斗。孟朴至吳門。懷刺謁楊。再往。不得見。曰、我社中未嘗有此人。我社者。應社也。賴天如先生調劑其間。而兩社始合爲一。

元末吾邑富民有曹善誠、徐洪、虞宗蠻三家。而虞獨不見于邑乘。故知者絕少。今支塘之東南。有地名賀舍、花橋、鹿皮弄、者皆虞氏故迹。賀舍者相傳宗蠻家有喜事。特築舍以居賀者。故曰賀舍。花橋、爲其園址。鹿皮弄者。殺鹿以食。積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溝。每日殺牲以充饌。血從溝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迨洪武中。大理卿熊概撫吳。籍抄沒入。一時富家略盡。宗蠻蓋其一也。

明嘉隆間。無錫安氏家巨富。甲于江左。號安百萬。最豪于食。嘗于宅旁另築一莊。專豢牲以供膳。子鵝常畜數千頭。日宰三四頭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鵝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鵝猶宛轉未絕。後竟用奢侈敗。

陸龜蒙江湖散人傳。茶竈二字。坊本誤刻茶鼈。以竈與鼈、筆畫相近也。集韻者不知其誤。竟收入四支。何太史義門焯見之笑曰。此正好用對尿鼈也。俗以溺器爲尿鼈。太史蓋戲之爾。

唐宋人酬和詩。有所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也。有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相同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之詩窖子。今人稱讀書而不通世務者曰書簏子。殆即沿詩窖子之稱而誤歟。

明萬歷丁巳歲。吾邑舉御史某公爲鄉飲大賓。一國譁然。而顧大韶仲恭檄之。有通學雲翔而不救。則國學亦可僭言。壯夫林立而莫前。則病夫亦可仗義。敢持正論。責備諸儒。若不能抗步揚聲。舉觴而法邪僻。亦便當捲堂削迹。蹈海以追仲連等語。諸生從而和之。御史旣命駕矣。仲恭邀于中途、以檄致之。御史遂不敢往。

吾邑歸少宰惺崖。允肅性頗雅穆。于一切玩具。不甚通曉。嘗之維揚某氏。有簫笛掛壁間。少宰取笛直吹之。其僕曰。此當橫吹。旣又取簫橫吹之。其僕曰。此當直吹。少宰方誤以爲一物也。詈其僕曰。汝紿我邪。旣說橫吹矣。何又說直吹邪。

柳如是爲彭城尙書所眤。財貨出入。悉柳主之。族之豪者。疑柳多私蓄。尙書旣沒。擁衆突至。頗有所索。柳出。佯爲好語曰。先尙書遺貲信有。然須少待。當不虛來意。衆姑諾之。柳旣入。衆待久不出。方大聲詬之。而已閉門自縊矣。衆始驚竄散去。其家之不致破亡。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士。作河東夫人殉節詩以輓之。咸謂其能晚蓋云。

袁世忠。字海門。邑人也。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且多膂力。戲以託天稱之。家貧。無行。日遊博場以食。會友人以白金六兩。託完官稅。袁竟持作博資。一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友人亦多方物色之。袁旣極。乃解其所衣白袷。就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雉經于邑西山之辛峯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溲于巷口。見溺中一布囊。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乃白金也。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中萬歷丙戌武榜眼。歷官至都督僉事。

康熙甲戌上巳。崑山有耆年之會。設宴于徐氏之遂園。賓主共十二人。合八百四十二歲。舉人通判常熟錢陸燦。年八十有三。前廣西道監察御史崑山盛符升。年八十。翰林院檢討長洲尤侗。年七十有七。右春坊贊善太倉黃與堅。年七十有五。前戶部尙書華亭王日藻。年七十有二。提學僉事長洲何棅。年七十。舉人常熟孫暘。年六十有九。按察使華亭許纘曾。年六十有八。前刑部尙書崑山徐乾學。年六十有四。司經局洗馬上海周金然。年六十有四。右春坊右中允崑山徐秉義。年六十有二。前左春坊左諭德無錫秦松齡。年五十有八。而盛御史、徐尙書中允兄弟實爲主人。以齒序坐。即席各賦七言近體二首。用蘭亭二字爲韻。其詩編成三卷。名曰遂園禊飲集。時海寧許公汝霖。方督江南學政。實爲之序云。

王露湑自譽爲詩。好押耆字。社集時。探得此韻。即喜見于色。否則必潛易之。其沒也。同社周以寧伯爲詩輓之云。一事思量投所好。哭君詩句韻拈耆。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陰女子也。才色雙絕。往來多名士。而尤與吾友汪西京沈琇暱。吟社諸君以西京放閒。以詩與道人相倡酬。記壬寅春。亡友吳靜川理招同人集三影軒。分韻賦詩。以寄道人。各依韻和之。和王露湑昌譽耆字云。湖橋煙月浮空碧。琴水山城入半青。和孫陶菴鼎花字云。有限光陰丁壘夢。不情風雨妬梨花。和周以寧柏蕉字云。可有風情依翠柳。未須顏色借紅蕉。和許南交永春字云。花穆碧苔三月暮。酒潮紅頰十分春。又是歲之夏。西澗先生招同人集韓道堂。分韻賦詩。再寄道人。道人亦各依韻和之。和西澗兒字云。茶釅碧香浮雀舌。酒清黃色借鵝兒。和露湑銀字云。雙尖矜塔排空碧。一澗噴泉倒立銀。和陶菴中字云。粧罷桃笙尋獨見。自注。獨見。臥榻名。步回茉莉入通中。自注。通中。枕名。和孫麗明楊光然字云。山黛染成眉入翠。火榴斜得鬢初然。和侯秉衡銓書字云。碧紅初泛盌紅酒。黃白新標插架書。和陳亦韓祖范郎字云。

結成角恨兼新恨，嫁得蕭郎是漫郎。和西京浮字云，簟碧琉璃三伏冷，綃輕烟霧一身浮。和靜川深字云，風作蓬箬縈紅雨，鬟茶烟鬢碧深。和子微字云，山雨嵌空龍齧淡，柳烟橫翠人鬟微。此數十句，皆體秀麗可誦。又我我齋賞梅同西京作云，愁來萬事壓眉端，忽覩梅開意自歡。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寒。病中送西京返虞山云，亂頭粗服送君行，分手雖爲此際情。願向生前拚一死，好從死後訂三生。此二詩亦佳。道人在近代，蓋馬湘蘭、王修微之流亞也。不幸年未四十而歿，西京收拾遺詩，僅得數十首，編成白雲遺稿，好事者爭傳之。

明天啓三年，邑東門人市一鼈歸，而煮之鍋中，唧唧作聲，始猶不以爲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鼈亦爛矣。剖之，于肋下得一人焉，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鬍，儼然一波斯胡也。頭上有髮，髮有髻，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囊，獨惜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夫爭取傳看，凡月餘不敗。見徐陽初（復祚）村老委談。

讀書須讀古本，往往一字之誤，而文義遂爾判然。如周詩昔我先王世后稷，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爲世。蓋指棄與不窋而言，謂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今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似后稷專屬之一人，又幾認爲周家之后稷矣。若將我先二字讀斷，則又成何句法乎。又瞽獻曲注云，曲，樂曲也，曲字與典字，筆畫相近，今本遂多誤刊，而不知瞽之于典，初不相蒙也。又桃花源記欣然規往，規，畫也，規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而不知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徐靈淵、徐靈暉、趙靈秀也。按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靈淵名璣，詩曰泉山集，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堂集。瀛奎遂云，四君詩律弱，其鍛鍊處露斧鑿痕，所取者氣味清淳，不害詩品耳。又云，清詩有僧氣、山人氣，皆是俗。四靈雖寒苦，却無此病。馮巳蒼云，四靈氣味似詩，所嫌者用思太苦，而首尾多餒弱耳。

明制，京官三品以上，例予諡，其品秩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者，不拘成例。又詞林始得諡爲文，若非詞林而得諡爲文者，文字必繫于他字之下，若端文、忠文之類。又吾友汪西京（沈）述鄂相國之言云，不由詞林儒入相者，亦諡爲文，以肅拜命。無所謂閣老，衙門即在翰林院，蒞任坐居中，故稱中堂。雖掌院蒞任，亦只坐東偏，避相國坐處也。中堂諡文以此。然明之魏文靖驥、葉文莊盛、吳文恪訥、姚文敏夔四公，皆不由翰林，亦未嘗入相，而亦諡曰文，則又不知何說也。

火有文武之稱，蓋言其緩急也。參同契爐火說云，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又云，首尾文，中間武。此即文武火之始。又曹唐詩，自添文武養丹砂。又司空圖詩，文武輕銷丹竈火。

明太祖既登極，避勝朝儒號，遂以元年爲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以孔門言之，有字其祖者矣，如仲尼祖述堯舜是也；有字其師者矣，如仲尼日月也是也。蓋古人敬其名，則未有不稱字者。自宋人多著別號，于是有卑幼不敢字其尊長之說，然當時大儒如朱晦菴、魏鶴山之徒，猶不諱然。自明迄今，人尤重號，一登仕板，遂不復以字行矣。方遜志與潘揖

可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已過矣，于字加稱號焉，于稱號加先生焉，于禮得無不相似乎。近華陰王山史與人書云，今人相稱字，輒曰某翁某老，近日市井屠沽，莫不皆然，可笑也。子貢子思皆字謂聖人，未聞有罪其肆者。觀方王兩先生之言，知前輩于稱謂之際，不肯苟且如此，吾儕當知所法矣。

別號古人所無，不知起于何時，或云自寒泉子、樗里子始，至唐而漸衆，至宋而益多，近則市井屠沽，皆有菴、齋、軒、亭之稱，若止有字而無號，與衣尾所謂如此大雅之士，吾不數見也。嘗見祝希哲前聞記，載江西一令訊盜，盜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知今日賊亦有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也。

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言浸長也。見夏小正。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西江一派，馮巳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腳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即東坡亦極賞之，何至詆毀若是。巳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人懷不良之心者，俗諺輒曰黑心。當被雷擊，而蠶豆花開時，聞雷則不實，亦以花心黑也。此固天地間不可解之理，然以物例人，乃知諺語非妄，人可不知所懼哉。

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謂閩之林泉山，四代進士，江西之彭文憲，二世閣老，以爲卓異，而本朝桐城張氏，亦二世閣老，崑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姪兩狀元，可謂超越前代矣。

徐充暖姝由筆云，淮安楊林會試投卷，夏桂州呼謂之曰，近日大同逆首有楊林，汝當易此名，遂增一字，作楊上林。本朝康熙閒，有滿洲人投敍者，曾爲掌院學士，至雍正時其人已歿矣，而以生前犯不睦，上怒其爲人。吾友太倉張冰璜以庠名與之同，欲請鄂學使改之，黃中丞崑圃與冰璜善，教以措詞，謂投敍得罪朝廷，士子以此二字爲名，恐于未便，冰璜如所戒，鄂乃是其言，遂援筆去一投字。余謂夏桂州之增一上字，與鄂學使之去一投字，其意正同也。冰璜既改今名，遂于雍正壬子中南省經魁。

蘇俗娶婦者，不論家世何等，輒用掌扇、黃蓋、銀瓜等物，習以爲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有蘇州人周卜世者，賈客揚州，一揚人卒問曰，何故蘇郡庶民，俱不娶婦。周訝而詰之，揚人曰，我前寓蘇，凡見迎娶者，無非翰林院執事，何嘗有一庶民耶。其言雖戲，然蘇俗惡薄，貴賤無等，不免爲他郡人所笑，即此一端，可知其餘。

玉溪錦瑟詩，從來解者紛紛，訖無定說。而何太史義門（焯）以爲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首聯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言平生詩述作，遽以成集，而一言一詠，俱足追憶生平也。次聯云，莊生曉

夢迷胡蝶。望帝春心托杜鵑。言集中諸詩。或自傷其出處。或托諷于君親。蓋作詩之旨趣。盡在于此也。中聯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言清詞麗句。珠輝玉潤。而語多激映。又有根柢。則又自明其匠巧也。末聯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言詩之所陳。雖不堪追憶。庶幾後之讀者。知其人而論其世。猶可得其大凡耳。

家蘿濱翁[illegible]精于論詩。嘗語予曰。作詩須以不類爲類乃佳。予請其說。時適有筆硯茶甌。並列几上。翁指而言曰。筆與硯類也。茶甌與筆硯。卽不類。作詩者能融鑄爲一。俾類與不類相爲類。則入妙矣。予因以社集分韻詩就正。翁擧小摘園蔬聯舊雨。淺斟家釀詠新晴一聯云。卽如園蔬與舊雨。家釀與新晴。不類也。而能以意聯絡之。是卽不類之類。子固已得其法矣。

王實甫西廂記。湯若士還魂記。詞曲之最工者也。而作詩者入一言半句于篇中。卽爲不雅。猶時文之不可入古文也。馮定遠嘗言之。最爲有見。此亦不可不知。

凡爲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嘗自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于前輩嘗自稱後學。或後進。或通家子。方爲得體。若稱眷弟、眷姪、及眷晚生。則陋甚矣。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雅甚。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己。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術數家有六壬法者。相傳黃帝受式法于元女。用以戰勝蚩尤。遵式而立文也。按六壬之義。謂天一生水。壬水建祿于亥。亥乃乾天之位。數六屬金。金生水。故名六壬。

吾邑魚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肅。自開封守致仕歸。隨身止一竹箱。箱內存俸銀八兩。適學宮宣聖前。缺香爐花缾二物。公卽以此銀鑄之。爐缾至今尚存。居家甕飧不繼。家人慍見。公偶感得疾。日臥一小牀。足不能履地。家不畜僕妾。起居無扶掖之者。牀懸二綯。夫人聞以麥粥進。必曰清官。麥粥在此。公乃緣綯以起。食竟復緣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僅存葛衣。竟用以殮焉。墓在北山報慈里。崇禎丙子。直指使者路公振飛。行部至吾邑。謁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魚公墓。同時立碣墓門者。一爲仲雍。一爲子游。與公而三云。公之爲人。具在邑乘、國史。無容贅述。余與公之裔孫元傳善。得其一二佚事。附記於此。

顧文寧[illegible]云。今人以十歲爲一旬。故稱五十則曰五旬。六十則曰六旬。七十、八十、九十亦如之。按十日爲旬。徐鉉曰。周帀十日而言之也。書三百有六旬。又十旬弗反。孟子五旬而擧之。皆以十日爲旬。漢書翟方進傳。旬歲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若十日之一周也。則又以一歲爲旬。偏考書傳。轉未有以十歲爲旬者。世俗習非成是。亦不典甚矣。

吾邑李文安公諱傑。字世賢。前明成宏間名臣。夫人某氏。自少患遺溺。其溺也。輒夢兩宮人奉溺器至。而溺器兩傍。悉畫龍鳳。每夕所夢皆合。然公琴瑟之好甚篤。不以遺溺爲嫌也。迨公晉禮部侍郎。贊皇太子大婚禮。夫人亦入宮稱賀。適小遺甚急。作蹙頞狀。皇后怪而詰之。夫人以直告。遂命兩宮人引至一處。以

龍鳳溺器進。恍如平日夢中。嗣後遺溺遂止。

古人詩中用番字。往往平仄互見。如昌黎笋詩云。庸知上幾番。山谷云。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此作平聲用。老杜云。會須上番看成竹。元微之云。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此作仄聲用。又上番二字。或謂應切竹說。今觀微之句。知又不必拘。而錢圓沙解杜詩。饋上番猶上緊也。然則番字是虛字矣。而微之又何以用對春字乎。卽可以證其說之謬矣。

吾邑言博士佀白[illegible]爲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少負才望。而困于諸生。貧窮顛頓。餬口四方。最後授徒雲間。離家幾二十年矣。主人張翰編趾肇。趣其歸里省視。厚有贈遺。歸舟經吳淞江。夜遇胠篋者。乃從容語之曰。財物儘爾取。有茄硯一枚。我自少習用。不忍舍也。盜曰。眞書獃子。因笑而擲還之。此事頗與吾家子敬遇盜。留取青氊相類云。

馮定遠梅花詩。有錦用最惜文君寡。銀漢新傳織女亡之句。此擧西崑而入于癡者。然出句意。明人曹宏已有之。暫詩云。清香疎影獨躊躇。脈脈黃昏思有餘。恰似文君新寡後。不施脂粉嫁相如。

柳南隨筆卷四

康熙戊午年正月二十三日。上有薦擧博學鴻詞之詔。于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官。在外督撫藩臬。各擧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上御體仁閣。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首題璿璣玉衡賦。有序。用四六。次題省耕詩。五言二十韻。散訖。命就坐。撤護軍。俾吟咏自適。日中鴻臚引出跪聽。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宿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饌十二簋。加四飯。豐腆苾芬。緝御恭肅。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恩。從容握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命給燭。至漏二下始能。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相國李霨、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命入館纂修明史。其有擧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如右。

宋樂字玉才。年少有才。詩筆兼工。吾邑後來之秀也。不幸年未三十。覺以嘔血疾卒。未卒前半載。其師陳

君亦韓偓詩懷之。有渡江一病損瓊枝之句。亦錄以示余。余疑損字爲不祥。已而果驗。余嘗挽之以詩云。一語成吟讖。瓊枝損果然。慰情虛左女。問世欠孺年。芳草詩中路。春風夢裏天。半生騷屑意。篇什待流傳。又云。夢牘穫仍在。吟魂覺渺茫。一棺逢白玉。萬卷壓青箱。楊柳淵張緒。芙蓉落謝郎。傷心吹笛處。只隔宋家牆。

玉才詩天才超逸。筆無點塵。所著願學集二卷。吳門沈確士(德潛)選定。其中五七言絕句尤工。今錄數首於此。送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逐君船。瀟湘曲云。楓落早鴻過。洞庭無限波。相望終不見。只是白雲多。又云。湘山九疑暗。湘江九派深。腸亦隨帆轉。相望面面心。又云。蔚酒黃陵廟。湘君竹淚深。從今添一滴。萬古共消沈。憶金陵云。涼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迴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憶白門烏。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尚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送人避仇云。狂歌痛飲向來心。贈別吳鈎抵萬金。君到他鄉莫沈醉。酒悲時候最難禁。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邊色先從望裏來。贈鄭公子企瓊云。琴書以外百無能。學水翛然策野藤。誰愛天台鄭居士。貴家貧士俗家僧。蘇臺柳枝詞云。吳女搖艣解蕩船。風波日日別年年。不如柳絮飄隨水。化作浮萍箇箇圓。又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閶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

明萬歷初。邑諸生有許應科者。博學善屬文。其才爲闔郡所推。一時推爲祭酒。時郡司理爲江右龍纖武。見應科文愛之甚。每入謁。必以鼎甲期之。呼爲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歲。應科將以科試第一赴省闈。而司理亦例得分校。謂是役也。必無失許生矣。時應科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乃密緘一函。走急足送至吳江。而應科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以歸。急足夜至即門。言司理公有書送許秀才。必欲面呈。某氏子解人也。意必有關節。乃紿之曰。許秀才有病。臥不能起。我爲若轉達可也。急足固不肯。某氏子乃以白金啗之。得書果關節也。某氏子固能文。及試。司理得其卷。以爲許也。取冠本房。拆卷始知其非。更索許卷閱之。則大批險怪惡劣等語。塗抹盈卷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卒以鬱死。

陳見復(祖范)於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歸里。次年甲辰。復行殿試。而足疾已愈。親知力勸其入都。衆喙一辭。見復不聽。皆謂予。我無用世才。倘殿試而蒙拔擢。受職之後。虛縻廩祿。既有所不可。若還乞歸。自處則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甫捷南宮。是猶未成進士也。不若量能度分。從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義。予深韙其言。見復亦云。友朋中不沮予殿試者。惟君一人耳。

徐五。侯官人。不事生產。貸縣倉前小屋以居。日爲人擔粟輸倉。得其値。度供一日之用。即止。閉戶讀書。好爲詩。不求知於人。自署其門曰。日漸不識丁。門愧無題午。時曹能始先生以詩文名海內。能官家居。過其門異之。因入與語。竟日。出其詩稱賞之。於是鄉中人方稍稍物色之。文酒之會。輒與焉。而五擔荷自若也。一日。曹先生遺所知謂五曰。君士人。荷擔太自苦。吾有田庄。曷爲我清理。計其値。可以自養。且可以爲家。所知以告。五笑曰。吾惟不受人役。故至此。吾聞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知己而無禮。不如在縲紲之

中。越石之所以謝晏子也。吾不敢復見曹先生矣。先生愧謝之。會革命之際。閩中擁立隆武。五竊往觀之。曰。此非有爲之主也。吾不知死所矣。遂逸去。不知所終。五名開元。字振烈。人傳其詩云。命以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其蒙邁皆類此。同里張遠爲作徐五傳云。

王緱山太史嘗有興至嘉定。先訪徐女廉先生(允祿)。先生方食麥飯。舉手曰。君還來。得無餓乎。此貧家風味。盡其書之。因共飽啖。劇談至日昃不休。邑中聞太史至。爭治具相邀。不輕赴也。

嚴永思(衍)輯通鑑補數百卷。日營手抄。雖溽暑祁寒不少輟。薄暮稍倦。則與鄰江季梁孝廉出杖頭錢七文。以四文市濁醪。以三文市腐乳。相與上下古今。較論得失。逮丙夜始能。此與前王太史事。皆得之於侯君秉衡(銓)云。

吳歷字漁山。邑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遂自號墨井道人。工詩善畫。兼精書法。得東坡筆意。嘗遊吳興。謁其郡守。謁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見東坡醉翁亭眞跡。喜甚。即僦居焉。就其處布席展卷。臨摹三四日。無倦色。太守遣人偏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之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如有得。不果見太守去矣。其高致如此。

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詞。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又吾邑吳脊符(晉楨)偶成二首云。終南山下輦逢天。神放猶勳古史箋。到底不曾書刺板。江南惟有顧書年。[illegible] 又云。蔦蘿徵牘挂衡門。欽召金牌插短轅。京兆酒錢分賜後。大家攜醵衆春園。

古來高士勝流。爲俗人所辱。往往而有。如倪雲林見辱於張士信。沈石田受役於曹太守是也。近有周青士(篔)揮正叔(恪)二事。亦頗相類。青士嘗遊嘉善。館柯氏園。月夜吟詩。意得。逢至達旦。適郡丞季某以按部至。署與園鄰。聞周吟聲。亦達旦不成寐。恚甚。詰旦。遣吏逮至。杖而逐之。有某監司延正叔書。偃蹇不即赴。後追至蘇州。拘繫廨事。明旦將辱之。一急足疾走至婁水。乞援於相國太原公。時已抵暮矣。相國以指擊案曰。事急矣。非快馬疾馳不可。遂跨馬以竹竿挑燈。縛僕背上去。五鼓達郡。城門尚未啓。有頃入城。直造監司署。力爭以釋之。

周青士家禾郡之梅里。以糴米爲業。自晨至午。居肆中。過午輒閉肆。登小樓讀書。工詩好客。與朱竹垞、李良年、繩淵映、比鄰相善。詩酒往來無虛日。晚遊京師。至宿遷。墮水死。後其友張博山泊舟宿遷。夢青士偕友相顧。吟詩云。生因見道晚。死恨出家遲。天明問之。即其死處也。平湖僧借山(璟)亦與青士善。嘗作詩懷之云。吟到白頭騎赤鯨。因君割斷朱絲繩。從來詩是窮生活。身後知爲無學僧。

薛芬字孺蓀。一字東濱。本吳門人。爲吾邑潘氏壻。遂遷居於邑之珍門涇。初爲諸生。以試文不合格被黜。遁專意爲詩。攜書出遊。足跡幾半天下。卒以客死。薛孝穆(熙)依歸集。有薛孺蓀詩序。稱其思如出月穿天。氣如巨海涵地。又宋商邱筠廊二筆云。丙辰丁巳間。遇薛東濱於長安。飽極文酒之樂。其感懷和阮亭尚書諸什。大有少陵風格。別去將三十年。訪其踪跡不可得。即吳下亦無一人知者。因錄其詩四首。見復修昭

文志。予頗代爲搜訪。如東濱者自當在文苑之列。惜知之晚。志事已竣。不及錄也。

髡髮林。字園石。邑人也。工於詩。其貧樂一首。最爲人傳誦。詩云。憔悴山妻苦恨貧。誰知貧裏得天真。菜蔬作飯甘於米。稻草鋪牀暖似茵。戶乏荊扉偏得月。袖多纖結好攜春。宵來莫歎長醒坐。不飲原來最養神。又詠樵一律。惜不記其全。其後四句云。背擡兩袖風生手。倒插雙鐮雪滿腰。薄載不多妻笑問。半船猶恐礙低橋。

雕眉叟名某。吾邑鹿苑人也。有行舟十詠詩。係和燕都友人韻者。鏡木庵擇良極賞其落韻之穩。命意之工。每爲人誦之不置。今摘其警句於此。纖云。去來人迹因霜見。深淺苔花逐雨消。桅云。風裏著旗高樹見。夜深懸火隔江分。篷云。滿衣塵土爭前路。一背斜陽問斷津。篙云。一春點盡三湘水。半夜敲殘五色冰。猶云。淺深到處繩行慣。波浪掀時不在忙。

漲定遠梅花詩。有惡風正暴翻添思之句。此本韓致光梅花詩。而定遠襲之者。中間不過以正字易雖字耳。至君復雪後園林一聯。本古今梅花詩絕唱。定遠嘗爲重方元英早梅語意。然視彼之直抄舊句。不有間乎。

某宗伯關壯繆靈應記云。按祀典當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之神。余考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後主七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生前之官。壯繆者公死後之謚。以此稱公方允。若漢壽亭侯。乃曹操所表。非公意也。又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爲壽亭侯。尤可噴飯。

誄文掉文。書生習氣。最爲可厭。如稱崑山必曰玉峯。稱江陰必曰澄江。稱常熟必曰虞山。不知即作古文猶當直書縣名。忌換字也。一友頗喜掉文。而胸中實空疎無有。一日談及時事。曰年羹堯死矣。余因戲問之曰。獲死請室乎。懸首藁街乎。盤水加劍乎。其人不能對。以他語亂之而已。

黃四娘林行婆村嫗也。而見於少陵、東坡之詩。杏花村竹林中老嫗。吳小仙春遊。酒後。老嫗瓢以茶飲之。追老嫗死。小仙目想心存。遂寫其像。惟肖老嫗子得之大哭不休。近薛孝穆遊文武陵。有畢原老婦爲設雞黍。孝穆賢之。載諸遊記。婦人與文士結少緣。輒得留名詩文。留形畫幅。彼成都富人以百金請揚子雲載名法言。子雲弗許。視此不有餘愧乎。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作也。而鮑明遠亦云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古樂府語也。而陶淵明亦云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而王摩詰亦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江爲詩也。而林君復亦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王阮亭集中亦多此類。如白鳥破溪光。劉長卿句也。而阮亭亦云白鳥破溪煙。青山帶行騎。王摩詰句也。而阮亭亦云青山帶行客。心與浮雲閒。李太白句也。而阮亭亦云心與孤雲閒。昔弇州先生謂。裒覽既富。機鋒亦圓。而語出口吻間。若不自覺。而近日李安溪相國亦謂意之所至。豈必詞自己出。不本於性情之數。但以不沿襲剽竊爲工。非至極之論也。雖然。兩先生之論皆

爲學問已成者言之。若初學亦以此藉口。則偷句爲鈍賊。難免釋山所訶矣。

何大復云。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某宗伯斥其說之妄。非過論也。近日慈谿姜西溟宸英爲古文學大蘇。以縱橫姿肆爲主。遂以左氏內外傳爲衰世之文。而病其委靡繁絮。夫左氏之文。直繼六經。而西溟以一人之好惡。謬爲詆譏。其妄正與大復同。同時如阮亭先生固所稱文章宗主也。乃不加是正。而反稱許之何歟。

前明成宏間。吳郡東北夷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百無遺一。蓋後世之郅雍也。於時盜賊爲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夷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其語。按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爲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爲其墓誌云。處士夷亭故家也。世爲公家弭盜。以耕讀老於家。此誌蓋石田乞之云。

顧祖禹。字景范。邑人也。潛心纂述。著讀史方輿紀要百三十卷。時東吳學者稱二顧。蓋謂景范與亭林也。景范於儕輩中少所許可。惟兄事西江魏叔子。禧至爲之執灑掃器。爲人廉介不取非義一錢。身授徒。子負薪。不求聞達。常落落人外。當事聞其名。羅致終不可得。蓋近代異人也。按魏叔子爲景范之父耕石先生墓誌。明云居蘇州之常熟縣。而吾邑竟未有知者。則以景范所居在邑之苑山。其地名顧家廊。與無錫接壤。景范又常館無錫華氏、崑山徐氏。不常往來邑中也。惜亦韓知之晚。修邑志時。不得此人以光文苑。亦一缺事。又事八亦著肇域志二百卷。稿本藏外甥徐健庵尚書家。今不知其存亡矣。

陳其年侯掌亭誄詞云。或示一編。詞條最優。誰與作者。鄴城六侯。黃巾截亂。青蓋齊飛。雲俱凝道。白骨同歸。裴熒智含。又弱一個。按所謂六侯者。演、潔、譯、泓、汸、洵也。演字幾道。潔字雲但。譯字智含。爲璩瞻先生之子。泓字研德。汸字記原。洵字文中。爲雍瞻先生之子。誄詞所云雲俱凝道。白骨同歸者。謂璩瞻殉難。二子皆從死也。所云裴熒智含。又弱一個者。謂智含國變後亡命。匿揚州僧舍。未幾亦死也。今其年集中訛刻雲俱爲靈旗。而程師恭遂引楚詞靈旗兮電驚。及甘泉賦樹靈旗句以註之。絕不顧上下文理。可一噴飯也。予與掌亭之孫鈴善。因得其實。爲一正之。

池北偶談云。常熟馮班。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論文多前人未發。而夫于亭雜錄則云。馮班著鈍吟雜錄。詆訾王、李。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前後議論何以相反如此。蓋因阮亭作夫于亭雜錄時。方與益都趙伸符有隙。而伸符頗推服定遠。修私淑門人之禮。阮亭故欲矮之。議論遂自相矛盾。此出私心。非公論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聖駕南巡。自浙江回鑾。駐蹕蘇州。初蘇州人吳山綸廷楨中丙子北闈。以冒籍革。至是獻詩。上覽而稱善。命登御舟賦詩。賜韻三江。廷楨應制云。綠波瀲灩照船窗。天子歸來自越邦。忽聽鐘聲傳刻漏。計程今已到吳江。賦畢進覽。天顏有喜。給以御筆。俾次日至行宮。及至。命復還舉人。當廷楨之賦詩也。已得首二句。而思不能屬。窘甚。忽聽御舟自鳴鐘。即景生情。而詩乃就。好事者戲呼自鳴鐘爲救命鐘。

陸元泓字秋玉。邑之峯澤人也。詩學長吉、東野。頗尚新奇。吳宗伯嘗作嘐奇說以題其集。晚歲無家。流落吳門。圖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詩亦名水墨廬詩。近吳門沈確士作劉學博剩庵傳及之。稱爲志士。謂學博易代後。守其高節。窮餓以死。泓乃與徐晟、陳三島經紀其喪。葬之虎邱。是不特能詩。而其人亦可重也。然吾邑之人。竟無有知其姓氏者。予嘗見其水墨廬詩一卷。惜其湮沒不傳。爲摘佳句於此。金山云。嶺勢盤江起。湖聲湧石來。雨夜云。瘦燈淹雨色。寒夢入江流。看菊燈下云。葉枝相與靜。香影各爲姸。秋夜讀書云。心空交夜氣。人靜得秋聲。友人日暮過訪云。辨聲人在夢。談畫事空花。冬夜宿道院酬王虞喬話舊云。詩力窶人骨。家風足道心。峭嶂山云。石級扶猿臂。雲峯壓佛頭。清和雨亭飲云。細雨天如夢。孤禽聲帶秋。落花云。弍解可憐攜石尉。五湖無計辱夷光。靈巖山莊雜興云。野僧乍對頗眞率。佛閣入坐殊清寒。村寓云。大時蕎粥僧人供。一掌泥薪燕子家。贈滕君云。人間歲月仍從甲。物外漁樵不算丁。僧友訪水庵僧云。鷗邊客到雙筇水。鐘外僧歸一笠雲。雜感云。酒于愁處終難醉。詩到窮時亦不工。其自序云。吾廬在水墨中。水墨廬又在無水墨中。水墨廬詩又若字字在水墨中。予之人其眞水墨人也夫。讀予詩而許之。其亦水墨人也夫。

唐墅之西。有僧舍曰廣福禪院。卽俗所稱馬鶩庵也。建於宋嘉泰間。內有丹桂一株。卽建院時所植。至明永樂時。已閱三百餘載。其大合抱。陰覆半畝。不知有夏。花可落十石。聲聞於當宁。敕中官收採。院僧苦其擾。遂以鹽滷沃根致斃。有丹桂圖一卷。題跋甚富。萬曆間名士如江陰李至清、長洲朱鷺、嘉定徐允祿、及邑中魏浣初、龔立本、何允濟皆在焉。院僧秀公嘗出以示予。且曰。卷中如魏龔兩公。嘗讀書庵中而登第者也。子能來此。當繼其後矣。余甚愧其語。方擬赴約。而會秀公示寂。不果。壬子孟夏。予挐舟重至院中。秀公弟子久芳留予茶話。復出丹桂卷見示。因思秀公昔日之言。爲撫卷泫然者久之。

桐城張氏祖墓石碑。歲久仆地。已成兩截矣。其子孫湊合一處。仍臥地上。久之而斷處復屬。了無痕迹。蓋地氣蘊結所致也。兩世宰輔。兆於此矣。又聞新安某氏有活旗竿。枝葉叢生。此亦地氣爲之。皆非常理可測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道也。石慶醉歸。乘車入外門。父爲不食。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當。乃謝罷。慶入里門。趨至家。張湛告歸。望寺門而步。或謂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明初李茂實里居。每出必步過里門。然後上馬。終其身如是。倪文僖爲南宗伯。每出行。見道旁趨立。輒止之曰。吾不能過里下車。豈可使爾曹避席乎。古之賢者。不以其貴加於鄉黨。蓋皆如此。吾吳之俗。一登科第。便非肩輿不行。甚者僕從如雲。誇耀鄉里。以爲固然。而富人入貲得秩。不過公士簪褭之流。亦復出輿入蓋。自同縉紳。風氣澆薄。有識掩口。近吾友陳亦韓既舉南宮歸里。凡親朋投刺者。例當報謁。適得足疾。艱於行步。乃賃一肩輿。擇其小且敝者。自此以後。雖甚風雨。未嘗不步行也。當事高其品。凡過訪者。亦多屏騶唱以往。大有李僧伽減損儀從之風焉。

嚴文靖公少困童子科。讀書影娥道院。大署其壁云。夔龍事業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除夕夜讀。一燈熒熒。無異平時。鄰人目爲守歲老僧云。

吾邑向有官儲戶田。多詭寄。縣資百出。雍正二年。奉旨汰去。而一二奸胥。蠹私以汪宮贊（應銓）出名。投牒縣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訟牒。必以硃筆點起者姓名。其人或係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爲喻宗楷。誤以筆點汪名。汪聞大怒。作詩一絕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喧傳名挂縣門東。自從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

許定向、字志先。大司成石門之孫。邑諸生也。其妻之父爲嚴給事貽吉。嚴坐丁酉科場事腰斬。臨刑時。志先目擊慘狀。驚倒在地。從此遂類癡顛。每日遊行市中。衝口哦詩。嘲謔雜出。而依韻和嚴文靖公讀書詞一首。則大類見道者。錄之。月明雲淡。悄一個蒲團禪關參照。塵氛不到。空王寺鐘動寒林。鳥叫澗水風吹。聽笙簧。無邊商調。絃指外滄海桑田。一枕黃粱驚覺。世間何故閑煩惱。衣紫腰金親人。年少老僧高嘯。貝愁個九品蓮臺難到。慈降虎豹。畢竟是潛藏牙爪。可知乃圓覺華嚴。要人探討。

海昌查某以誹謗朝廷。身罹國法。其女亦從邊塞。女故工詩。途次題驛壁云。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怨。羅袖香消土滿頭。吾友汪西京（沈琇）嘗次其韻云。弱息憐教絕域遊。魂飛何祇似驚鷗。覆巢卵在漂流際。薄命人丁瑣尾秋。綺閣低迷空昔夢。邊笳淒切咽新愁。伶仃歷盡崎嶇苦。儘爾青春也白頭。

居易錄載蕭山何御史贍。以事謫戍歸里中。值御史鄒魯者謫令蕭山。與何有隙。逼之戍所。途中謀殺之。何之子兢。避難山東王僉事家。一日聞鄒遷山西僉事。辭王公曰。復仇此其時矣。王遂治裝遣之。兢歸。壽邵勸親黨數十人。伏鄒於路。毆其目。折其四肢。鄒訴於官。兢直前慷慨流涕。自陳父冤。願死。當事爲之動容。僅擬流徙。得免。予按兢之所歸者。乃吾邑梅李王鼎也。鼎係成化己丑進士。官廣東左布政。邑志及先賢事略皆載何兢挈家歸公。公泣而授館。衣食之。嘗與之復仇。未知阮亭先生何據而云山東王僉事也。又所云何御史。邑志及事略皆云何舜賓。舜賓卽係贍字耶。又邑志及事略載兢既得復仇。法吏當兢死。鼎復賚兢母入都。擊登聞鼓上訴。事下大理辨事。會鄒謫魯既遷官。不得以親臨比。且援唐梁悅爲證。兢得減死。亦與居易錄所載異。

洪洞范彪西、（鄗鼎）與王阮亭書云。近日時文選家。竟指文成爲異端。狎侮前哲。訕謗學宮。先生謂其無羞惡之心。某吏謂其失爲下不倍之道也。此論蓋指呂留良而言。去之三十餘年。而留良身後不免國法。安知非狎侮前哲。訕謗學宮之報哉。范爲順治辛丑進士。養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從之授經者頗衆。康熙戊午。山西巡撫以博學宏詞薦。不出。人益高之。

偶閱陳眉公秘笈。有最誤者二處。聊一辨之。秘笈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則能在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然。經術之論也。予按周禮小宰之職。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二曰廉能。註云。能謂才能足以辦事者。今眉公云云。是周禮且未見矣。又云。雲長初爲漢壽亭侯。亭侯卽亭長也。予按秦法十里一亭。亭侯乃侯封之最下者。漢楚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讀桓帝紀。封尹勳等七人爲亭侯。是也。若亭長不過主亭之吏。猶今之里長耳。漢書高祖爲亭長一段。註甚明悉。而云亭侯卽亭長可乎。目不識丁。而好著

書以欺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

康熙間詞臣進表。有以豈弟君子。膺之臣者。上摘其誤。將罪之。時韓慕廬爲學士。奏曰。膺之臣周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間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予按故明洪武時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主者。四明桂彥良時爲太子正字。因奏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訶。遂得釋。正與此事相類。爲人臣者。誠不可不通經也。

居易錄云。常熟趙文毅公萬歷中以詞林劾江陵奪情。拜杖闕下。其孫東田士春。崇禎丁丑及第。復以詞林劾武陵奪情。杖闕下。祖孫一轍。而所劾二相君皆以奪情。又皆楚人。亦一奇也。按東田劾武陵奪情謫福建布政司檢校。未嘗拜杖也。崑山徐司寇健庵所作東田墓誌及當熟志可證。阮亭殊失實耳。

或問人死。每遇七日則作佛事。謂之做七。何歟。曰。人生四十九日而魄生。亦四十九日而魄散。曰。何以遇七輒散也。曰。假如人以甲子日死。則數至庚午爲一七。甲、木也。庚、金也。金能剋木。午又衝子。謂之天剋地衝。故遇七日而散。至七七日而散盡也。曰。然則做佛事亦有益歟。曰。此俗尚也。愚夫愚婦之所爲也。見徐復菴村老委談。

沁雪石。趙松雪鷗波亭前物也。後入吾邑縣治中。邑人錢昌以計出之。既而歸於徐廷庸。明末廷庸復歸於錢。置之絳雲樓前。不久樓火。石亦燼。按廷庸之從弟陽初村老委談云。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故名。此必其親見之者。錢湘靈邑志雜記則云。石質黑。而頂上一方。雪著卽消。此說殊謬。況松雪實石二。沁雪外。又有所謂垂雲者。沁雪垂雲。皆形容之辭。若以沁雪爲著雪卽消故名。然則垂雲之稱。又何說焉。

王阮亭分甘餘話云。每見人家子孫留意祖父著述手澤。往往不多得。卽如葉文莊古文遺稿、李映碧重脩南唐書。並可傳後。而兩公子孫皆宦通顯。竟不梓以流通於世。況其下焉者乎。吾友唐子文寧。故貧士也。而其世父雪坡翁（文鴻）遺詩有海粟集數卷。不惜典鬻琴書。以給剞劂氏。俾開以行世。葉李兩公子孫。雖宦通顯。視文寧有愧色矣。又其友馬旦、程樓、相繼云亡。文寧收拾其遺詩。囑予選定。亦次第鋟板。此種風義。當於古人中求之。文寧名士榮。家邑東之梅李。爲人端正純雅。能詩善書。雖居市廛。如在巖壑。蓋有隱君子風云。

西湖岳墓前。有鐵鑄奸檜夫婦像。北面跪塚下。供遊人笞擊。敝輒再鑄。頗快人心。而究所從始。則爲吾邑周公近仁。公參浙藩時。特修武穆墓。復其墓田。并鑄此像云。公名木。爲明成化乙未科進士。

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吾邑梅李鎮人也。雖淵孟（立本）先生松窗快筆云。世之習昌穀者。率稱吳郡。予能私一文人而云邑產哉。但閻秀卿二科志、黃魯曾故實、補遺亦云爾。兩君皆郡人。可以徵矣。按昌穀名字。不比胥祝文之婦孺皆知。而迪功一集。詞調高雅。實出三公之上。近日王阮亭司寇亦極稱之。

吾邑孫西川艾、既以子貴受封矣。一日。步遊金閶。有賈人忽把其袖。且笞且詈。幾至折頤。公乘閒進曰。余

當熟孫氏。非君所慎某人也。貌或相似耳。郡守與其子同榜。家僮且欲赴愬。賈人惕息。公笑曰。負恩如某。答之最是。偶誤何傷。怡然引酒。醉醺而別。又吾邑有周耿光字介明者。憲副一江（王桂）子也。嘗岸立城隅。一夫突至。三批其頰。遂馳去。公怡然袖手。或問君何以能堪。公曰。非意相干。方寸亂矣。豈宜與校。不三日。其人暴卒。兩公之雅量如此。皆非世俗中所有者也。其事得之於松窗快筆。爲連類錄之。

康熙間。吾邑崑城湖之濱。有塾師某者。聚徒於家。好出句命對。一徒於春暮來從師。師卽出句云。四野綠陰迎夏至。徒愕然。次早。就塾對云。一庭紅雨送春歸。師知其倩筆。詰所自來。云吾姊也。詢其年。及笄矣。親錄輒觀書作字。無間寒暑。師云。汝姊用功。自當屬對。勉之勉之。是晚散館。復出句云。好書勤誦讀。次早對云。佳句費推敲。師不識其婦。已擊賞不置。翼日。鄰友招師看桃花。欲攜對句以往誇。徒聽俊。晚又出句云。有約探桃塢。次早對云。無心坐杏壇。師欣然攜往。鄰客有黠者。見之匿笑。師察其故。大恚。督不復命對。事遂絕。女姓嚴氏。貌殊嫺麗。後以所字匪人。鬱鬱病瘵。未嫁而卒。父本賈人。不知書。女歿後。著作悉歸埃化。女所居近汲古閣。汲古主人毛惠公氏。爲吾友汪西京（沈琇）逃之。西京曾悼以四絕句。次章結云。畢辭雙句空千古。不難人間梨棗香。末章結云。此去九泉求雅伴。倩魂好傍白雲飛。白雲者。涓江上女子洪夢梨。洪亦工詩。著書自署爲白雲道人云。

趙松雪書。飽滿圓潤。所見石刻皆然。而吾友顧文寧（士學）所藏松雪黃庭墨跡。蓋臨右軍本也。用筆頗以側取致。以瘦標骨。以澁見古。與石刻迥然不同。邑中書家如馮竇伯（武）、孫子逸（艇）俱極賞之。定爲松雪眞本。竇伯居瀕海。每入城。道經梅李。輒向文寧索觀。把玩不忍釋手云。吾邑顧雪坡（文淵）、徐鐵山（方）少時與王石谷（翬）同畫山木。後石谷從太倉煙客、元照、兩王公遊。得見宋元人眞跡。學問日進。雪坡、鐵山、度不能勝之。遂一去而畫竹。一去而畫馬。兩人亦並臻極詣。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同學正書。張自知不及顏。去而爲草。中興紀聞載楊惠之初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遂去爲塑工。名亦擅天下。雪坡、鐵山亦此意也。又雪坡寫竹。尤妙在水口與石。蓋此二端。專事畫竹者多不能工。雪坡從山水入手。故獨擅場耳。雪坡之後。吾邑有江飛濤者。詩文之外。兼工畫竹。雪坡亦極稱之。

古者以十年爲一秩。自六十以外。便可云開七秩。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此其證也。自七十以外。便可云開八秩。樂天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註。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此其證也。自八十以外。便可云開九秩。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此又其證也。據此則已滿七十者。止可云七秩。已滿八十九十者。止可云八秩九秩。若仍加一開字。則失之矣。嘗見陳眉公尋碎錄有云。禮八十日有秩。故稱八十爲八秩。然則六十七十俱不得稱秩乎。此語殊爲無稽。況小戴禮本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而眉公錯記九十爲八十。亦至此。尤可一笑。

時敏、字子求。邑人也。中崇禎丁丑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晚節頗不滿人口。然賦性明察。有吏治才。嘗知閩始縣。有二鄉人入城。維舟一處。一爲賣米者。一爲賣栗子者。爭一栲栳。各相撲擊。其栲栳本賣栗子者

物也。遂訟於官。時乃官言於衆曰。此事不必審人。即審栲栳足矣。於是命隸取栲栳杖之。時觀者如堵。不解所以。迨杖下而栲栳破。有米子自縫中滾出。貲米者乃叩頭服罪。一時頌令神明云。有千求同榜進士露王贊者。吳縣人也。嘗爲濁陽知縣。有兩民爭一犢成訟。筮乃使牽兩母牛置於旁。而箠掠其犢。一母牛作蹴踧狀。遂得實。歸其主。其明察與時略同。而晚節托跡空門。困窮以死。頗稱爲嬌焉。

□□□于古人詩極推元裕之。于今人詩極推程孟陽。皆未免過當。余嘗與家次山兄言及之。次山云。推裕之者。蓋因晚節負愍。始欲借野史亭以自文耳。若于孟陽乃其師承所自。推之雖過。亦見不妄原本。余深以爲知言云。

支塘鎮在吾邑之東北。隔白茆。中貫鹽鐵塘。距縣治四十五里。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其地即南沙廢城。沈約曰。大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平吳。立暨陽縣。司鹽都尉屬焉。東晉時亦曰南沙都尉。成和五年。石勒將劉徵率衆數千。掠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即此。咸康七年。始罷鹽署。立爲南沙縣。宋齊因之。梁置信義郡于此。陳平。陳廢郡。又徙常熟縣治焉。而南沙縣廢。唐移縣于今治。故城遂堙。元末張士誠開濬白茆。因故址築城。周五里。曰支塘城。今爲支塘市。城址猶存。按顧氏之書考據最精。其以支塘爲南沙廢城。必非臆說。不解從來修志者。何以第云張士誠嘗築城于此。而不云即南沙故城。又第云唐武德七年。縣始移虞山下。而不云前此在何處。此考訂之疎闕。係匪淺。而方輿紀要一書。世無刊本。見者頗少。今故備書于此。以俟後之修志者補入焉。又支塘不作芝塘。實以產芝得名。故瞻安爲芝塘道中即事詩。又北望寶芝三十里之句。自桿公許作開塘記。謂支川乃白茆之支流。而後人遂沿其說。反以芝字爲誤。元孝子朱良吉。芝塘人也。嘗作詩以辨公許之失云。

柳南隨筆卷五

勝國時。吾邑有白不儉約過於常情者二人。一極貴。一極富。極貴而儉者。爲陳中丞察。其巡撫南贛也。日市一鴨卵。四分之半以供子師饌。半以分啖父子。極富而儉者。爲譚曉。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輒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然陳公之儉。或出於矯。而譚則天性吝嗇使然。又未可同日語也。

顧仲恭（大韶）深於經學。註疏俱成誦在口。嘗謂其友錢嗣隆（嘉徵）曰。君家宗伯。未可謂讀書人也。嗣隆詰而問之。仲恭笑曰。吾觀彼于十三經註疏。猶未能熟。雖博極羣籍。抑末也。讀書人恐不如是。然吾聞吳祭酒梅村。嘗問宗伯曰。有何異書可讀。曰。十三經註疏耳。觀此。則彼於經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漢班昭。爲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當讀姑。又與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家字亦音姑。謂浞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伯爲山陰王玉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縹緗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揆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讀家字爲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曠切。作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緗軸裝潢要簇新。是讀潢字爲呼王切。

無異滿汗天潢之潢矣。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元敬讀賈爲假。不爲古音。泛濫之泛。王弇州讀泛爲汎。不爲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卽名人亦不免矣。

萬一龍、字猶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過二三故人於滁陽道上。見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覺揣囊中亦蕭然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日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錢玉友爲詩。主於奇崛。稍涉輕圓。便不喜。償如其說。古人脫手彈丸之喻爲非矣。嘗以高青邱詩比董元宰畫。謂兩公自圓美可愛。學之者便易軟熟少骨力。此論却得。

王石谷作畫。一落筆便思傳世。故卽其八十以後之作。亦無一懈筆。識者謂其能密而不能疏。固然。然其氣韻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門人楊野鶴晉晚年每多率筆。沈啓南論書嘗持蒼潤二字。蓋蒼而不潤。神氣便少。野鶴晚年。却未免此病。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因汝成委巷叢談云。猶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又多用遮莫二字。羅大經鶴林玉露云。猶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隔是一作格是。

昔人謂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俗。曰臣胸中只少唐生數十卷書耳。余謂此論却未盡然。如吾邑烏目山人。彼胸中與周臣何異。而畫却不俗。弇州先生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闢佛。此語誠然。蓋必能識之而後能闢之。不然留影而談。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陽之闢佛。彼固於佛理曾究心來。故闢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歐公比矣。弇州又謂歐公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夫詩如歐公。亦可以已矣。猶謂其不識。是何言歟。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馮定遠兩公。湘靈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臺新詠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湑詩云。徐陵皐藪守一先生之言。庾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

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賣爵自此始。明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納粟入監自此始。

壬子七月。瀕海之處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或殯於室。或厝於野。俱隨潮湧去。及潮退迹之。則不辨其誰某矣。予因思世俗製棺。其前和輒刻壽字或福字。此甚無謂。不若刻死者姓名於其上。倘遇不測。猶可辨識誰某也。因書之以告世人。

福山韋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去。卽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爲奇事。始信爲眞烈婦云。

程松圓有林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調敵二字。豈舊花芝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俗輒云羅十二爲相。大謬。

婦人以金銀爲介指。蓋其來已久。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環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是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既昧戒止之義。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爲飾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御試博學宏詞。施愚山卷闈擬一等進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爲旂。改置二等。按旗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爲旗。又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韻。周禮、交龍爲旂。又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乃知旗、旂本爲二物。亦不同韻。人自忽過耳。若楊升庵轉注。以旂字叶眞文等韻。此蓋據宋人劉貢父之說。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晉童謠。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號之旂。當爲芹音耳。然如池北偶談第十四卷所載。不言旂字本音。但據貢父之說。若旂字當依音芹者。則又誤後學不淺也。

池北偶談云。常熟顧光仲達著字義總略。今吾邑不特無其書。亦并不知其人。

太倉顧麟士先生。爲人介特不苟受施。東陽張公國維撫吳。延先生傅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者。罪當死。遣以黃金百鎰謁先生。俾言於張公以求免。先生固謝遣去。而心終憐之。自甚爲損一飯焉。張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轉請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卽末減犯法者罪云。此事聞之於張兄冰璜。金冰璜蓋先生之外孫也。

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鏹。蓋始於璵。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鏹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師璵之故事而增華者也。

嚴恪字心萱。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晉尙書。而封君猶康健在堂。其堂中懸一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尙書。足而又足。七十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傳封君八十餘。猶多侍妾。文靖憂之。既請告歸。寢署晝夜必與封君同寢處。封君屢因所親。屬爲異室。文靖不從也。前明詩稱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瓚之子少參抱沖公。顧太常之子副使虞客大章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

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賤人族。猥小之稱。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柳如是性機警。饒膽略。絳雲樓主人雅憚之。乙酉五月之變。柳勸主人死。謝不能。柳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于其家。親見之。嘗以語人。見顧苓河東君傳。

弇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為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苕文琬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以寧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苕文諸子之文。專以圓轉為勝場。若如此為文。但得機勢。亦頃刻可就。直無所用其心思矣。又云。本朝古文之壞。壞於文友、苕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

芙蓉莊在吾邑小東門外。去縣治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某尚書為憲副臺卿公外孫。故其地後歸尚書。莊有紅豆樹。又名紅豆莊。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亦如櫻桃。順治辛丑。是花盛開。邑中名士咸賦詩紀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花無定向。聞之土人。所向之歲。稻輒歉收。亦可怪也。唐詩紅豆生南國。又云紅豆啄餘鸚鵡粒。未知即此種否。俟再考之。

居易錄云。越中若耶谿。亦云若邪。邪于遮切。宋九城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游若邪之谿。因改為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頗恐謬矣。余按古樂府多稱父為邪。音同瑯琊之琊。又顏氏家訓曰。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颻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颻颺其母。是其證也。曾子不居勝母。以其名不順。季海改若邪為五雲。亦同此意耳。如讀作邪正之邪。則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謬。

裴汝楨、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為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豆不知。醫者屢至。咸謂必無生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而授方藥數味。內有雄黃、曰此腳跟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即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元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鸞屏幾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斷損靈根。以語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洞觀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門。嘗撮其要。為指月錄。至今禪方學者無不宗之。其弟遜觀。名汝說。字星卿。頗好西儒利瑪竇之學。熟精其書。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環督兵江陰以待之。其子道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嚙氈寢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韓楊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

孝觀。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詡戒庵老人漫筆。蹈蓋忠毅公之風也。而近日江陰繆進士誤刻其祖文貞公家訓。亦為載入。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中間只要我回衙。衙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改作賊字。而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句。及後來事未可知句。則俱删去。其餘字字悉同。近亦韓得此書於伊祖典籍公從年隨筆內。謂其語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因欲載入昭文志中。初予未見戒庵漫筆。而先見繆氏家訓。竊疑此書必文貞公作。而附會於任者。以語亦韓。遂不果載。及見漫筆。乃知果任公作。繆氏家訓誤人耳。

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蓋妙擅也。近日吾邑邵青門作秋柳詞一首。風調亦復可愛。因錄之。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任。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煙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懷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心管。長亭路迴天遠。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俞市村第六等都。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降。口吐紅燄。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雷轟閃電。猛雨狂風。號空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千餘間。磚瓦、梁柱、家資、樹木、亂飛星散。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十餘隻。粉碎墜地。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雲夜隨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余時見本縣申詳如此。見江陰徐充暖姝由筆。而錢湘靈作常熟縣志。竟以此事移之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載之祥異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張景良者。少為巡捕衙書佐。長而從人幕中為主文。陳尚書必謙之令鄞縣也。嘗與之偕。已而尚書為侍御。景良藉其勢。武斷里中。尚書知之大怒。榜其事於城門。戒閽者無得通。景良深銜之。而會崇禎帝欲通下情。許草茅言事。景良謀之顧大韶。大韶為草疏與之。疏言士習、錢糧、縉紳等事。謂挾此入都。一官可反掌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挾之以往。既抵都。會有警。城門閉。不得入。方徬徨間。聞城上有持豐城李侯令箭呼張漢儒者。景良遽應曰諾。乃縋而上。持箭者覺非是。痛毆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陳履謙者。本名世卿。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徙。逃於白下。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竊其名。謂還為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會以解糧事與老書佐陳伯元僞刻合邑縉紳私印。上書兩臺。事敗。急走京師。居既久。與廠衛相結。以刀筆自矯公卿閒。人甚畏之。景良至。問所為。因出大韶稿示之。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耳。無濟也。以意揣之。不言鄉紳之蝎民及贓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陳必謙來耳。履謙曰。不可。陳公雖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錢、瞿。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溫旨矣。景良從之。遂摭拾錢、瞿事。盡取生平所不快及事連錢、瞿者。周內之。共五十八款。贓幾三四百萬。景良即更名漢儒。疏上。烏程果持之。擬旨逮錢、瞿。牽連者則撫按訊。時崇禎丙子冬云。錢、瞿既被逮。將行。邑有單良佐者。為畫策。以六字進。曰款曹、和溫、樂張。曹謂司禮監化淳。溫則烏程。張則漢儒也。初漢靈

之禍。錢題。雖出履謙指。而外則佯示局外者。於是其子志仁在家。遂以書授達。俾與倖各款。冀得重賞。適良佐董此案。志仁適大恨。謝良佐事。錢侍郎遂改款曹和溫藥張六字、爲款曹聲、溫、擒、陳、襲張八字。剡揭流傳。遂至都下。擒陳者即謂履謙也。而是時履謙之黨武舉王璠適在都。與錢有隙。遂以此揭言之於衞。衞擾攘。卜闕。奉旨有款聲擒藥。是此案緊切情節。着嚴訊確奏。而會掌衞事董琨罷去。復著刑部究擬。既刑部尙書鄭三俊具疏上。奉旨云。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璠發邊衞。各充軍終身。仍著錦衣衞鞫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觔枷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邊。即日而履謙死。次日王璠外三日而漢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闈。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吾友陳亦韓、亦老於場屋。嘗作別號含文。備極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廡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聽。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糗。闌呼唱諾。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横。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寓。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悗。是爲大瘥。誰能遐免。搖筆而戰。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擠脊於眉。簷逼於跖。庶爲僬僥。不局不脊。一曰蘆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聚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予肘。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庵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杜老江上值水勢聊短述也。

義山安定城樓詩云。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此句向來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斡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此爲得之。余按少陵寄韋十侍御詩云。指麾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謂義山深於杜。信然。

李安溪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鳥鼠。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鳥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夔而園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孤舟繫岸。而動歸心。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鄉之心。爲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此論爲向來言詩者所未及。故錄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民生計無遺。加之飢饉。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種。惟野榆可食。他種味苦不可食也。

陳湖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與梁曰緝論類稾書云。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

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湖溪。

譚曉、吾邑富民也。家故起農。有心算。聞其一事。有出人意計外者。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績娘凡幾枚。以小麥斡爲籠盛之。鬻至郡城。每籠可得一二百錢。其巧於取利如此。紡績娘即絡緯也。

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成宏時。有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曰萬卷樓。至若絳雲樓之藏。則更倍於前人矣。其門人毛晉子晉、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爲雲煙。不可問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過唐墅廣福禪院。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勒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紙。古香拂拂生楮墨閒。蓋久芳所新購者也。後有長洲朱鷺跋云。余閱蘇長公手書圓覺經下卷於友人所。將謂日而聚類之。則竊嘆世間珍跡。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慳也。居亡何。過廣福禪院。而復獲覩此。其書相類長公而淨。其遒勁蓋學蘇而過之者。羨宋也而不詳日月及姓名。然觀初緒力勁神銳。行楮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筆。何必長公。惜哉卷前後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歸院日。予與徐女廉青邂逅。鑒賞之。遠公不惜青蚨。曰吾以爲鎮山之寶。嗟乎嗟乎。非遠公非予兩人。不必收也。異哉。物之歸有數也。夫時萬曆辛丑中元日。予觀跋語云云。知此卷本院中舊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寶玉大弓之復歸也。按萬曆辛丑至今。蓋又閱一百三十一年矣。

陸務觀云。英石出鎮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叩之如金玉。蓋其物貴重於世。自古已然。近時人家所有。悉係一拳。不過充几案供耳。烏歷閱吾邑黃道登門。知南雄府。英德其隣壤也。歸時載英石頗夥。其長者至丈餘。今一存城西蔣氏第。一存城南錢氏宅。在蔣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存錢氏宅者曰舞袖。

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會闈第一。時柄國者爲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爲宜興門下士。烏程嫉之。以蜚語聞。時有內臣從宜興案頭取吳七藝。進呈御覽。懷宗朱批八字云。昌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吳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斛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中丞崔彧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蓋斛口小則斛面或淺或滿。盈虧尙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實與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詒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益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康自開中逃歸。曰身在此。謝瀹云。身家太傅。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

漢長安慶虬之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詩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宜興棘同人先生歿後。有人元旦夢遊文昌所。見先生爲掌案。手中執江南鄉試榜。榜首名載宜興人。其姓則模糊不能審也。既醒而述其事。於是宜興多有以載爲名應試者。時吳方來方試童子科。亦隨俗易

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餘年。舉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實其忠於劉備。而不忠於漢。爲辭甚辨。以余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於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赧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闊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以後。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亦固宜。卽使備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贅旒。其王其帝。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捉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釋石林寄巢集有七讓詩。其序云。剩道人姓劉。大名人也。爲長洲廣文。鼎革後。不復歸。因隱於南沙之華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讓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吾友沈確士嘗作有明舉傳劉先生傳。蓋卽剩道人也。傳云。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剩庵。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子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又幾年。竟餓死。友人陸氾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按畢澤近陽城湖。陸氾卽畢澤人也。先生一舉傳守初志。至死不變。確士謂古之入山蹈海者。亦無以加之。後有修常熟志者。當采先生入流寓中。余故識其大略如此。

五車韻瑞一書。今日詩人所家置一編者也。而其中訛處頗多。恐習非成是。貽誤後學不淺。聊一正之。如支韻靡字。亡池反。音縻。繫也。與縻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婀靡、妖靡、侈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應讀上聲。入紙韻。而韻瑞則收入平聲矣。又嶷字在支韻。音宜。在質韻。則音逆。毛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與食叶也。而韻瑞則以岐嶷作平聲矣。又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而史記孝文本紀之祠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之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禧。與禧同。而韻瑞則與讀爲離音之丕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又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稱美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故朱子於四書諸譽字。獨註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兩譽字爲平聲。而他處不註。韻瑞則以廣譽、虛譽、嘉譽、名譽、光譽並作羊諸切矣。又齊韻齊字。前題切。音臍。平也、戒也。而禮記月令、火齊必得。內則、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陳澔並音去聲。卽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而玉藻、

藻中采齊。陳澔音慈。他書有覽作采茨者。以記所云采齊。卽指楚茨之詩也。此又當入支韻。而韻瑞則與讀爲躋音之思齊、得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必不齊之類並收矣。又文韻斤字。舉欣切。音與巾同。而毛詩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聲。讀如僅字。爾雅釋訓云。斤斤察也。故毛傳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別。而韻瑞則與讀爲巾音之采斤、金百斤、郢斤、匠石斲斤之類並收矣。又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則音貫。蓋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平聲讀。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去聲讀。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而韻瑞則不分死活。並收一處矣。又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而史漢人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按漢書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云、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韻瑞則與讀爲杭音之雁行、太行、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又商字內從人。爲尸張切。音傷。入陽韻。而啇字內從十。爲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尚書緯謂刻爲啇。古今韻略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啇爲昏。此啇字與商字迥別。而韻瑞則以三啇收入商韻矣。又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勑定反。逕庭、謂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而韻瑞則與讀爲亭音之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凷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苫枕凷是也。而韻瑞則以凷字與甾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甾。收入尤韻矣。又覃韻占字。職瞻切。音詹。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豔韻。作去聲讀。音戰。按漢書陳遵傳。遵馮几口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並音之贍反。又通雅、唐王劇。當五王出閣。劇召五王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音亦當讀去聲。而韻瑞則與讀爲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書。其謬亦復不少。而此書盛行於世。與韻瑞正同。吾邑毛斧季扆則深於小學者也。嘗謂此書之誤。視梅氏字彙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學者。俾知取正於唐韻、廣韻、集韻、韻補等書。而無爲俗學所誤云。

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尚存。而通俗三國演義載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爲落鳳坡。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有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辭。而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中有弔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然則演義又有曹操表關羽爲壽亭侯。羽不受。加一漢字。羽乃拜命之說。亦可據爲典要。而以壽亭侯三字入之詩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論。闢後人用小說之門也。又牡丹亭詞曲。有雨絲風片之語。而新城秦淮雜詩中用之。亦是一敗闕。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者。以限韻春閨題屬諸名士賦之。而傅徵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因篤以蠹頭、雨絲、風片、煙波、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夫制曲不可入詩。予前已言之。觀于傅李兩公。而鄙言益信。然則新城秦淮之作。其亦難免後人之指摘矣。

崑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扉破至不可闔。椅敗至不可坐。則俱以緯蕭縛之。遂書其扉曰。結繩而

210
68
14A

治。又除夕書畀其門云。一槍戳出窮鬼去。雙鉤搭進富神來。其不經多此類。時人呼爲歸癡云。

柳南隨筆卷六

趙秋谷談龍錄云。崑山吳修齡喬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徧訪其書。一日得之於友人張君所。書凡六卷。議論果有爲前人所未發者。因節錄十三則於後。

作詩者不可有詞而無意。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比興。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瞎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眞是木偶被文繡耳。

詩非一途。得人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於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於險隘。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下死句也。

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蓋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釋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輔明主。九合諸侯挽舊寶。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玄機詠柳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詠菊云。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赭黃袍。即爲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陳言勦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又何以詩爲哉。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温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禁。是題面。又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苦遮猶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階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爲定界乎。

唐人詩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輔國漢宮詞云。朝日點紅妝。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附狗彘不食之語。自見嚴於鈇鉞矣。詩歸、許渾。豈非說夢。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於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於春秋者也。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轉。必須發明。温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眞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敍題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唐人詩妙處。在於不著議論。而含蓄無窮。近日惟常熟馮定遠詩有之。其詩云。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時最恨姚斯道。曾對青山詠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宰相眞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沈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著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則合矣。而其辭率直。又迫切。全失詩體。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賢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卻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作詩學古則窒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吾邑魏叔子神負才不羈中年蹭蹬寄興詩酒嘗與錫山嗣宗京偉輩爲里社祀餚陳司徒一日叔子舉社祭畢聚飲半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譏之不對魏向之大哭因贈嗣宗詩曰今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妝亦嗔儂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

無錫杜太史紫綸詔少時以詞賦擅名久留京師康熙辛卯遂舉京兆壬辰欽賜進士入詞館旋假歸林居二十年遊名山幾徧胥與羽士榮澗泉漣釋天鈞谷妙結方外交所至輒挾以往人稱梁溪三逸太史遂屬葊費者繪爲圖題詠紛如乾隆丙辰六月遊西湖歸作詩一絕授其子曰此即我之遺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詩云半生空自逐浮華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兒曹無別語讀書爲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爲其七十誕辰張宴慶壽大書一聯粘諸壁出句爲教子課孫完我分而對句即用所作詩結語云

柳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者也而千載以下乃有從而議其非者友人某自京師歸爲余述之且深爲不平余曰柳州非國語應得此報具安知從而譏之者非即盲左後身乎某爲之失笑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僚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即遣一隸持牒取之趙故善駡得牒益大怒詬令俗吏并及於黃黃覩爲陳見復述之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南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執信一爲黃岡王翁都西潤任材時西潤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梅李東塔禪院東房藏有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筆法秀勁絕類趙吳興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顧文寧學士往觀之後有袁元宰宋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日海虞錢子羽持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見視書法莊嚴令人肅然起敬按跋語所云丁卯蓋天啓七年也元宰之亡爲崇禎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經時蓋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錢玉友良擇、邵青門蘅、許暘谷曾、王露湑昌書並以詩名而露湑翁與余善蓋古所稱忘年交也余嘗謂翁之詩豪邁不如玉友而細膩勝之天趣不如青門而沈著勝之溫麗不如暘谷而骨幹勝之翁頗以余爲知言

祝枝山作夢遊鶯花洞天記有行書手錄本最佳向藏與郡某氏康熙乙巳吳逆三桂遣人持數千金至吳收古書畫器物遂以三百金購此本去時吾邑顧雪坡文淵適在郡用雙鉤摹出余從雪坡之姪文寧

學士見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聞吳逆之使滿載所收以歸渡江舟沒此眞本爲龍伯取去無復在人間矣

明崇禎六年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三會元甲戌李青丁丑吳貞啓癸未陳名夏本朝順治十一年甲午浙江鄉試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啓僔

嚴相國養齋爲諸生時與瞿昆湖諸公聯十傑會常會文於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拜於公惟謹一夕夢公謂曰承君隆禮愧無以報今以予骨贈君寤後忽發寒熱逾時乃止人謂文安公實爲之換骨云

嚴相國有妹嫁石岸張氏石岸至城路有斷水處往來多阻相國以妹在石岸特築橋以通之名曰徐涇橋

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詩爲松圓詩老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之爲鄧空谷後以處學入都沒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聞嘗見其贈如皋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花之句余最愛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歲而兩目不見物家人取書讀誦於側孝先憑几竊聽輒以爲常以故孝先盲於目不盲於心所爲詩歌頗佳鄧肯堂作五哀詩孝先其一也

嘉定侯廣成曾唱舉進士歸其父太常公欲令謁唐叔達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遂先與言之叔達曰勿遽來不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爲贈嘗預思所以訓戒之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烟客奉常官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坐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爲動拜畢麾諸公子皆曰汝父遠官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乃徐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異己之子弟也亡友侯秉衡銓爲余述之如此噫人情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何啻載黃以上乎

嚴太守天池嵩相國文靖公子也將赴邵武之任與郡邑城隍神約曰某必不帶邵武一錢歸神其鑒諸既抵任苞苴盡絕惟有茶果銀一項士民爲官長稱觴敬者其俗相沿已久於是爭致諸公復苦辭受之以供薪水費辭不獲已積之共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原銀付家人曰吾前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矣此銀何所用其以爲修治橋梁費乎於是擇日鳩工自郡之胥門外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圮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興周相國玉繩少時從黃介子先生遊先生極稱之迨玉繩以高第里居頗恣縱先生聞之弗善也後玉繩以事謁先生先生堅臥弗起迨長跪榻前請過先生遽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遂爲患里中乎其嚴氣正性如此介子名毓祺江陰名諸生鼎革後起義守城城破被執不屈而死

繆仲醇布衣也而東林諸公與訂交皆以兄事之常州繆侍郎啓新東林之翹楚也江北一義紳往候之値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聞叩門聲甚厲廝養皆驚起窺之見火光中一人將責童子以其應門稍遲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謝此紳謂侍御且歸矣晨起詢之乃知夜聞至者爲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

甲族。值氣節。烟縕濟。爲一時豪士。不特精於岐黃術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爲人矣。

昌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鍛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鍛鍊而成者。即如白香山之詩。老嫗能解。可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鍛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

作詩者有神來之句。往往成於偶口信筆。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爲第一層。語必淺近。即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搆思。直至第三層。方有妙緒。然第三層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層語乃佳。不然雕琢之過。露斧鑿痕。其不入於苦澀一派者幾希。偶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觀瀛奎律髓中有拗字一類。疑即所謂古律詩也。子美集中如鄭駙馬宅宴洞中、崔氏東山草堂、題省中院壁、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雨不絕、九日、赤甲、灩澦、白帝城、最高樓、暮春、愁、晝夢、即事、江雨有懷鄭典設、簡吳郎司法、覃山人隱居、曉發公安、暮歸等作。皆是。亦謂之吳體。蓋律詩而骨格峻峭。不離古詩氣脈。故謂之古律詩也。嚴滄浪因云。盛唐諸家多此體。試檢諸家集。當知予言非謬。詩之有次韻。自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也。唐之元白。遂踵其事。至皮陸而加甚焉。今則非次韻無詩矣。施愚山謂次韻之作。是做韻。非做詩。其言良是。蓋所謂做韻者。覓韻腳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義。亦法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遂謂次韻之詩。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詩韻。連篇累牘。用以自豪。蠢無謂矣。趙秋谷亦謂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亭絕意不爲。此可法也。善哉言乎。與施愚山做韻之語。並足今日作詩者藥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統間。官監察御史。與同僚成規糾劾權要。罷歸。有周綱者。應詔於京。取李師中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句。與士大夫分韻送別。并屬錢塘戴文進作歸舟圖。以贈今圖藏吾友顧子文事([illegible]士)家。卷首有涂棐八分書歸舟圖三字。圖後有國子助教同郡李繼歸舟圖詩引。作於正統辛酉秋七月既望者。引後即書分韻詩。同郡楊翥得去字。東海徐珵得國字。河南劉溥得一字。同郡張楨得身字。渾懷遠端得輕字。同郡張益得似字。吳郡顧謙得葉字。同邑呂國得高字。太原郭璵得名字。武陵韓珉得千字。金陵周綱得古字。吳邑范子易得重字。張穆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詩後有郡人韓雍跋語。作於成化九年九月重陽日。驪淵孟松窗快筆云。周綱此舉。爲楊文貞所怒。遂致遠斥。章亦僅而得免。予觀卷中諸公。顯晦不一。最著名者爲徐韓二公。徐後改名有貞。以復辟功。拜大學士。封武功伯。韓以征兩廣爵寇功。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謚襄毅。

婁子柔堅。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詩文外尤精鍾王書法。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時華亭董尚書方以工書重海內。而秀媚有餘。蒼勁不足。先生視之蔑如也。後吾邑馮氏書學。講貫最善。實得先生之傳云。

[illegible]青門([illegible])晚歲奉佛。一椽在山麓。黃葉積庭下。雙扉晝掩。日誦金剛經不輟。遂取經中不住于相之義。自

號黃葉庵。不住道人。嘗著金剛經鈔說。依經敷演。闡發詳明。俾讀者于無上妙諦。一覽了然。冀藉以筆代舌。爲佛門提唱者也。而所與往復商榷。奉爲指南以成此書者。惟釋藥山一人。余見青門與藥山札。不啻數十。質疑問難。大抵爲註經一事。云藥山名正仁。居西山之牛窩潭。所與遊皆知名士。晚而目盲。遂更其號曰瞽山。

孫西川艾。嘗遊金陵。狎客簇擁謝妓。公偏訪教坊季女。共得七人。人輸千金納采。即京城卜居七所。每所器皿畢具。遴日結婚。將御一。如常儀。爭妍競艷。備極宴爾之趣。究費可二萬金。興盡而返。絕不留盼。其豪邁如此。厥後百萬之產。取次蕩盡。但僑一廛以居。雖貧殃輕舊。終不言盛價。一人忽款門。自陳愿輸粟五百斛。公詰曰。噫。吾安得空室貯之哉。固與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一異石。公遂捐此米刷剔之。石既露矣。乃懸崖留屋。名之曰大石山房。公嘗從沈啓南遊。得其點染法。而其跡世罕有傳者。蔣相國曾於大內見其尺幅。所畫爲叢壞。頗極工妙。相國以語公之裔孫畏之翁([illegible])。翁復爲余言如此。

嚴文靖公拜吏部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負。而墟私實。必自若曹始。以宿餚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命。訖任無越軌者。

明萬歷中有沈大留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彈洞天春曉、秋山漢月二曲。吾邑陳崑源妙會其旨。趙蔑良瓚所刖。又陳之入室弟子也。趙之琴理。爲天下第一。嘗獨夜對月一彈。再鼓。聞庭外鬼聲淒絕。歸視之有人長二尺許。皆古衣冠。襟坐秋草間作聽琴狀。其聲之妙。殆感動鬼神矣。劉所書與同邑嚴太守天池爲琴會於松絃館。遂撰譜行世。而陳禹道錫寶。復從趙受學焉。錫寶精蒼梧曲。邑人以陳蒼梧呼之。

明太祖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後廷臣賦詩。有犯光字、釋字、和字、尚字者。即爲譏訕。甚則誅戮。繆亦鏞涵。吾邑施孟徽。爲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歸。按孟徽名顯。洪武中鄉會試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後人不肖。以祖墓鬻宦僕。啓土遷棺。白骨見焉。頭大如斗。兩股亦倍常人云。

鄉賢祠之濫也。於今爲甚。自昔已然。聞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賢祠駁雜。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木主以歸。而吾邑邵文吉遺命。毋入鄉賢祠。文吉名相。即嚴文靖誌墓所稱守齋先生者。觀此而知鄉賢之濫。固不自今始矣。宿遷徐太史壇長(鎔)云。今之爲人子者。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經營入鄉賢祠。使以爲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僧伍叢襍。賢者恥與爲列。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今塑神像者。輒捕龜蛇鳥雀生納其腹。意取生物之氣。以爲土木靈性也。聞故明時。無錫東林書院塑龜山先生像。因一楊樹。去其上半。中爲像。留其根以爲座。當時以先生姓楊。故其像即因楊樹。而又以先生號龜山。幷納龜於其腹。直兒戲矣。

崑山一粟生。執贄謁徐侍郎。侍郎曰。千年幾何。對曰。屬狗。一時傳笑。余有四子。友人嘗以年詢。余對以長屬某。次屬某。又次屬某。最幼屬某。座客某聞之。私謂余曰。子號讀書。余何出辭若是之鄙。類崑山粟生乎。

余曰此余用五代時宇文護母書中語也因檢書示之某爲之面赤

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卽知爲牡丹成都重海棠故言花卽知爲海棠吾邑文村有季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後也其家海棠種異他處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稱故凡賞花者輒以文村稱三字簽標於海棠云世謂此花無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產則獨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明崇禎甲戌科會試場中皆推文長洲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紿文曰吾此卷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卷則李青也煜面黯向稱項黑至此竟相傳笑有項黑得李青之語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對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云云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云云白香山池上篇有如鼃居坎不知海寬之句蓋卽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卽埳字而鼃字亦畫頗近鼇字近世相沿訛刻其失固了然可見余觀工書之士前明如董尚書當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鼃字不免沿誤作鼇亦疎於考訂矣

張謙字益士予舅之子也長余一歲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張郎藥囊之餘賦心吟咏輒多佳句家在江村不與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數卷歿後散佚偶記數聯錄而存之題桯柳書屋云湘江分得叢蘭紫廬嶺移來片石青贈別云蠟燭燒愁愁不斷曉鶯喚夢夢難醒不寐云閒愁不散如青靄薄醉旋消似紫煙夜坐云粉牆月上畫圖出茶竈煙生風雨來暮秋雜咏云石臥荒苔疑病酒梅攙瘦骨似吟詩聳堂云梅尚有花和我瘦石全無竅似兒頑代贈云夢回味似重斟酒魂斷情如已落花

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爐凡銅煉六火則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鐵爲篩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格下者爲爐存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式略仿宋瓷其上者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獸耳曰蚰蜒耳曰薰冠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橘囊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圓鼎下者曰索耳分襠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扇曰雞腳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腳曰蒲空桶曰竹節其款陰印陽文爲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星樣無款者最爲難得此宣爐之式也宣爐妙處在色蘊火久則假色外蛻眞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哀梨入口卽化凝如魚凍呵氣便滑須有此兩種光景斯爲上乘又有製時以赤金銜入之者名曰銜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旣到卽久不著火納之汙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則爲眞宣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斑尚沿永樂爐舊製中年用番硇浸擦薰洗易爲茶蠟亦間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著色更淡矣色凡五種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粟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祥雲在口下爲覆祥雲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爐之色也此物爲世所珍頗多贋者余非鑒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略遵生八箋方坦庵宣爐歌所言并參以他說爲之詳其質別其式辨其色作宣爐說如左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詩中用字有雙聲疊韻之分南史王元謨問謝莊莊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脣音而不同韻磝碻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又沈存中筆談謂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屨清侵簪逼屨皆疊韻而雙聲疊韻謝沈二公言之已悉然錢木庵謂疊韻易見雙聲難明陸魯望谿上思雙聲云谿空惟容雲木密不隔雨迎漁隱映閒安得謝雅攜木庵爲之注云五音以脣舌牙口齒辨之二字同音爲雙聲如谿空容雲舌居中宮聲也木密隔雨撮脣羽聲也隱映舌抵齒徵聲也噩雅口開張商聲也諸如此類可以例推觀此而所以爲雙聲者乃了然矣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見楞伽經菩薩問

錢湘靈先生晚年居虞山西麓老屋三楹適當石梅之下松陰嵐翠如居臨日先生兀坐其中擁書萬卷咿哦不輟過其門者往往駐足諦聽流連不去先生咿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聯云名滿天下不曾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曾出口一字爲三峯釋碩揆書

佛氏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減而秦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彼此語意正同最爲警醒余謂寓形宇內碌碌一生毫無豎立卽未來之歲月無非是死過光陰也奚待蓋棺之日乎

徐訥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恪之父也長厚有內行妻周氏尤賢公旣多男子矣一日偶謂周曰今日經某鄰居民皆起視過客惟蘆工舟中一女不肯視可異也是時公年老矣周疑公屬意此女陰爲物色致之忽謂公曰舟中人已在副艙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生一兒卽恪也俗呼爲徐八都堂云

明世廟無逸殿成春日賜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黃鸝之詞上問此詞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愜今日風景顧謂夏相國言曰花柳分春無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時吾邑楊方川儀方爲禮部員外頗著才名夏亦素愛之因私遣飛騎尋楊令屬對焉時楊方與僚友羣會一勳戚家重門深院杯酌正濃忽聞騎吏叩門聲急閽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旣入門卽問楊員外何在屏客出片紙相授卽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儀衣冠以俟命楊就庭中立取紙筆屬對付使者其句云華夷一統大明君使者卽飛騎復夏夏以此應制世廟稱善者久之

宋文憲公濂寓館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育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其後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追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雖其論兼武略而去一邑大驚

夫子之稱始見于尚書牧誓篇蓋武王之所以呼將士也繼又見于小戴禮公叔文子卒一章則又爲君之稱臣矣而左氏一書稱夫子者不一處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稱晉大夫欒鍼曰夫子荀偃、魏絳皆晉大夫也而絳之稱偃則曰夫子向戌、樂喜皆宋臣也而戌之稱喜則曰夫子又季札、吳之公子也係文子、衛

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稱文子則曰夫子。子皮、子產所從受政者也。而其稱子產則曰夫子。師曠、晉之樂師也。叔向、晉大夫也。而向之稱曠則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會、晉臣也。而康王之稱士會則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鄭司戶、蔡著作、陳補闕、韋書記、皆其友也。而詩中悉以夫子稱之。歷觀諸書。而知所爲夫子者。乃尊卑貴賤之通稱。不特弟子之於師也。獨魯論一書中。似有專屬。然觀孔子之稱蘧瑗。子貢之稱叔孫州仇。則又不盡然。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門爲例。則近於僭。若以尊卑貴賤之通稱而稱其師。則又近於褻。兩者固交失之。聞近時遵事相公戒其門人勿稱夫子。殆亦以是歟。

作詩者不論題之雅俗。概拈一首。僞格僞品。莫此爲甚。又或故押險韻。以示新奇。尤屬無謂。近日惟吾友沈確士力矯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黃之語曰。詩必相題。娛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旨哉言乎。眞近日詩人之砭鍼矣。

崑山鉅族。在前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本朝。而東海氏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取大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爲之語曰。帶葉黃姑李。不如一個大鵝膾。以帶音同戴、黃音近王、姑音轉顧、膾音近徐。故俗諺云爾。

中元節。釋氏有目連救母之說。而羅仙遂化元概。則以是日爲丁令威救母之辰。澤氏爾之目連。未悉其所本何自。姑錄之以助異聞。

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

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獲賞賜多矣。請開筵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遊。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執信海寧查太學夏重嗣璉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

前代不以書名而其書絕佳者。爲震澤王文恪公。家侍御亥山嘗爲余言之。友人顧文寧樂士藏公行書一卷。爲公自書所作泛南湖、飲湖心亭、遊治平寺、登與王郊臺、至太倉欲觀海不遂、舟中望崑山、雨登崑山雨阻遲至夾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偃月岡諸詩。公自題其後云。徵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書此。以復徵仲。覽之能不有以見教乎。東山抽叟王鏊。時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顏樂齋印。後有濟之及大學士章二印。此書瘦硬通神。全是晉人風格。視文祝當勝十籌。觀此而知侍御品題果爲不爽云。

長白高公□閣鐵嶺人留心繪事。能以指頭爲之。別開生面。爲前人所未有。藝苑推爲絕技。鄂畿使禮生雖稱後而頗與高周旋。嘗語人云。且園生平畫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辦事更次之。時且園方官戶部侍郎。京師士大夫遂戲呼爲高更次云。

歸布衣羽階籑邑先賢淵孟先生孫也。家酷貧。操行皎潔。吾黨咸重之。詩文千言可立就。雖不甚協繩尺。

而奇傑之想。豪橫之氣。一時無兩。嘗作己未元日詩。有五十三年端一笑。漫將殘夢付東風之句。吾家眉習人錫許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墮水死。乃知此詩此許。實爲之讖也。同人醵錢梓其遺稿。汪西京篆沈載二絕于尾。頗得其眞。詩云。碎玉修須勝全瓦。此君詩句此君文。一觀死後賞音出。何必子雲知子雲。又云。掩卷低回涕不覩。分明示讖歲朝吟。東風一昔醒殘夢。流水桃花杳莫尋。

邑東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伍字虬軒者。以高才生爲郡守胡公纘宗所知。諮以時務。每謁見必候至門外。偶于赤日中立譚。李汗下。胡公命左右爲之張蓋。他日特置一青蓋張之。縣令某特爲置程子衣以別于諸生。每入見言事。縣令望門外服是服者。輒倒屣迎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獻志載虬軒事頗悉。嗣後仿志者。輒不復載。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柳南先生爲吾邑詩老。好著述。所撰隨筆六卷。多記舊聞軼事。其致證經史。論說詩文。亦雜見焉。體例在語林詩話之間。故其書雅俗俱陳。大小並識。吐晉人之清妙。訂俗學之謬訛。陶朴山方氏所云遙希老學。近埒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兩之辨。主古今韻略。而不取禮注與詩疏。紀祝趙事。訛化雍而爲譙吉之類。未免小有舛譌。蓋聞見既博。簡擇偶疏。不足爲全書病也。會若無先生欲刊叢書。遂出篋中藏本贈之。黃廷鑑識。

柳南續筆序

王君東序者。吾邑之老學也。多識舊聞。旁搜軼事。解頤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婿翁。乃君共研之舊。君之女夫。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於君。蓋自疇昔矣。年輩既懸。出處殊路。徒藏仰止之誠。莫罄如舊之契。後余歸山。追君暮齒。始獲周旋杖履。預聆緒言。篇章往復。投桃報李。方幸敍忘年之歡。獲論文之益。何意佚老有期。龍蛇夢兆。嗟乎。黃髮淪謝。來學安仰。君雅好著述。嘗雜記言事。名曰柳南隨筆。身自校刻。輪墨餘暇。復成續筆四卷。卷中所載。略同前編。或語傳流俗。不道於搢紳。或論涉詩文。有資於風雅。自君之沒。今又數年。後生末學。日就荒陋。覩省此書。亦足少助聞見。余門生吏部郎方春熙。受經於君。升堂覩奧。邑人毛琛。君嘗激賞其詩。頗爲延譽。視茲遺編。咸深追感。思人愛樹。翊伊手澤。因與同志校讐。思廣流布。以余曾接末塵。請爲之序。余亦感慨陳迹之存。低佪晤言之日。雖才謝元賓。而情同右軍。撫卷愴惻。明其緊焉。

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齊燾撰。

柳南續筆自序

余向撰柳南隨筆六卷。鋟付梓人。遂馳介亥豕。久而自審。其中飛騰弄巧。曲綠街談。以至謬認譁譌。誤書弱傾。斯言之玷。盍往往而是。業授剞劂。亦未遑芟薙也。而淳安方朴山先生。在藝林最爲老師。乃愛而忘其醜。一見激賞。謂可遠希老學。近埒新城。遺書千里。徒讀然之。余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載仰。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彙而錄之。復成四卷。從洪氏例。名曰續筆。以視前書。或少紕繆。然滑稽所備。識在瓶笥。雖繁詞書說。究歸空腹。余豈敢以此自賢。如魏之東里閭哉。而方先生在今日。則固盤盂書中之千頃也。遐路祓悠。而尺一牘來。於面從而賞之。其品騭又何如。

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應奎題。

柳南續筆卷一

清　虞山王應奎東漵撰

傳名不係爵位

何元朗叢說云。文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做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遺著姚淶、楊維聰者耶。□□□□□詩小傳云。王履吉少與其兄履約同學于蔡羽先生。八試鎖院不售。以年資貢入太學。履約舉進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獨知有履約者。以有履吉爲之弟也。文文肅公吳中先賢小記云。有陳道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然貴重矣。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然則人之傳不傳。其不係乎爵位。固有斷然者。由三公之言觀之。百世而下。可以興起矣。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阮亭古詩選凡例。尤悔庵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愼歟。

淋淋非雨聲

村詩、淋淋屋漏無乾處。淋淋二字。自來無註。而後人用者多作雨聲。余意淋淋句自是跟上兩句說。言淋上布衾兒旣踏裂。而屋內所設之淋。無不漏濕。豈能安眠到曉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淋淋猶言邨曰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聲。後見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詩頷聯云。不愁屋漏淋淋濕。且喜溪流岸岸聲。以岸岸對淋淋。且下一濕字。此亦足以徵吾之說矣。

自號槐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爲正心修身之裨益者。彙成十卷。題曰槐林漫錄。槐林云者。公之自號。蓋取內典斷槐林之義也。其自敍識歲月爲崇禎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國。槐與桂同音。自號實爲之讖。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說詩晬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艸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說。迨後考之。却未盡然。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謝趙王新詩啓云。首夏清和。白傅詩云。孟夏清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爲清和也。司馬公之詩。正未可輕議耳。

汪鈍翁與最白雲論詩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最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爲歸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布袋

猗覺寮雜說云。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或以爲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項。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曰。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代。故謂之補代耳。此言極有理。又三餘帖、謂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偉布代之。至今吳中以贅壻爲布袋。

者者館

王新城爲揚州司李。見酒肆招牌大書者者館。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也。新城笑而遺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徑又相似。故行人每於此多悞焉。成都費軒執御作寄江南詞一百二十首。皆言揚州事。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遊。醉客幽居名者者。悞人小巷入兜兜。曾是十年留。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爲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享年祖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孫湘靈八字。則爲壬子、壬子、癸亥、癸亥。

享年止八十有七。

韓文用成語

容齋四筆云。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蓋謂列子、國策、楚詞、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過矣。吾觀平淮西碑一篇。乃韓文之最佳者也。而李義山則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黃魯直亦云。韓文無一字無出處。而景盧顯爲是言。竊所未解。況退之所用成語。其顯然可見者。亦非止一處。如上崔虞部書有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之句。此非本於禮記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於北史王籍傳耶。河南令張君墓誌有號不可再辱之句。非本於漢書李廣傳耶。且退之所祖陳言者。龍川以不切者當之。最爲得解。若謂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謬歟。

義門論前明書家

義門論書法。頗不滿於勝國諸家。其論祝希哲云。京兆書。血脈往往不貫。又故爲奇鈍。流宕無法。書之魔也。論王履吉云。雅宜書頗學虞世南。然所臨摹者。不過翻本廟堂碑。往往失之子鈍。由其參體少也。論董元宰云。董胸次陰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疎。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遒。但蠻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結字局促冗犯。無一可觀。所謂鄉不知古人者也。又云。思翁硬執密不容鍼寬通車馬二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我。古法蕩盡矣。

義門論古文

義門云。今日爲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乎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西崑取義

宋祥符天禧中揚大年、劉子儀、錢師聖同官於朝。以詩相倡和。其詩悉效溫李。號西崑體。西崑二字。義取玉山册府之名。見大年西崑酬唱集序中。實前此所未有也。而冷齋夜話、滄浪詩話、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爲崑體。玉溪不掛朝籍。飛卿洽于一尉。安得厠跡册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學

某宗伯少時。侍文執禮於顧涇陽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宗伯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宗伯愕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識但嘗公明宣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

龍君執役

瞿俊字世用。號學古。居邑東五渠村。舉成化己丑進士。授江西崇仁知縣。居官廉介絕俗。聽斷如神。一日謁張眞人。眞人一侍者面目獰獰。腥臊觸鼻。眞人指謂瞿曰。公識之乎。此龍君也。以有罪授籙。俾執役子

此。公正人。爲上帝所敬。盍請釋之。瞿笑而謝焉。眞人曰。公第草一表。某當代爲上之。無固却也。瞿如其言。龍覓得釋。既釋。眞人率龍君以謝。且謂之曰。瞿公大恩。須有以報。向聞海藏多異物。盍獻一二乎。龍君曰。某自破家以來。幾無長物。今有白鬚一朵。請以相贈。既而許贈者不至。瞿意其妄也。未幾瞿昇卓異行取入都。適當溽夏。而車上常有白雲護之。不知有暑。及邸都。雲乃散去。

先賢授琴

先賢子游墓。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每日過墓。授以淸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弦尙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冠巾。與定交。問其所從學。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所見者爲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者。故海內推爲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塚

王昭君靑塚。在歸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塚上不生。故名靑塚。非謂塚上草獨靑也。塚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靑塚二字。

東皐賞魚

吾邑園林。有所謂東皐者。乃瞿氏別業也。中有池數畝。畜魚萬頭。自星卿先生至壽明。已歷四世矣。魚之大者。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輒以空心餠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於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而園丁竊魚者。投以石灰塊。魚疑爲餠。首吞之。立斃。斃則浮起水面。獲取無算。自稼翁殉節後。家遂中落。至壽明晚歲。幾不能自存。遂大集漁人。爲竭澤之舉。所獲魚不下千擔。吳中魚價。爲之頓減。當其時取魚也。壽明舅氏鴻文陳翁。留宿池上小閣。黎明夢一黑衣人。形狀物窣。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陳作禮。若有所求者。天明啓扉。則有大鱉當戶。乃悟夢中所見即此物也。遂以舟載至尙湖。縱之去。

包燈

通州有所謂包燈者。相傳包釋修孝廉時。爲友人作燈。未竟。公車促之不赴。俟作畢始行。此包燈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場前。每歲燈市。猶曰包燈市。其實不出本處。皆來自大江以南也。

賢母堂

尹侍郎會一母李太君。守節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陽。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賓客。儲水漿以給行路。嘗歲飢設賑。尹或他出。太君即代爲辦理。不遺不濫。遠近悅服。尹以才能調任揚州。去之日。襄人爭出貲爲建賢母堂。太君作兩絕句謝之曰。辛苦教兒四十年。還將三黜作三遷。襄陽風土頗安樂。爲感皇恩爲謝天。又曰。堤名寡婦留江上。城號夫人在眼前。祇有婆心方寸許。何勞士女競流傳。詩後自跋云。從子來襄。頻年祈歲禳災。欲安享無事耳。郡人感頌。非老身意也。口占數語。命孫兒嘉銓書示襄中父老。

吟詩墮水

劉維謙字讓宗。華亭人。乾隆五年秋日。從西湖歸。月夜于塘棲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兩岸秋。獨坐船頭。朗吟不輟。久之寂然。已墮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事者爲作月夜墮水圖。題咏甚夥。劉生平精于韻學。自謂得不傳之祕。著有詩經叶韻辨訛十卷。

龍種

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眞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怪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探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壹和尙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壹蓋久住江心寺者。

昆湖茅屋

瞿昆湖先生未第時。家貧甚。所居在五渠村。僅茅屋三間。上而屋板。下而四壁。並編蘆爲之。是時先生館無錫華氏。其徒以賀歲至先生舍。歸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乃以笙管爲之者。蓋以蘆似笙管故遂致誤認爾。其父初不解。既而詰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覺爲之失笑。

蕩姬

崑山蕩姬、以不應馬帥三寶之召。遣健將縛至。將加刃矣。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復合理妝。按歌。聲愈嘹亮。遂得釋。吾邑陳祺芳有詩云。酥胸藕臂玉爲膩。縛出輕紅慘愈嬌。剛向筵前傾一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辛二哇

李二哇、獻賊嬖倖也。美而勇。戰必突陣先出。鋒銳不可當。後爲黃得功生擒。亦愛其美。欲與之暱。不從而死。祺芳亦有詩曰。花底秦宮馬上飛。每番先陣突重圍。可憐拚得刀頭血。不向勤王隊裏歸。

宋人論文

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獨鈍吟謂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記。偶巳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文章正宗

儲門先生謂文章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相似而實不同。又所選國語國策之文。愚意只應就每篇首句爲題。方爲得體。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說標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語

方望溪謂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語。古文如歸太僕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則未也。今觀望溪之自

爲文，雖未敢遽定爲有物與否，然其議論有警切痛快處，爲前人所未發者，謹摘錄之如左。凡爲人子，暱其妻而不能以事父母，是以娼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娼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暱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娼女肯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身目口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而不能一視，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

後與子異

或問徐虞求後與子有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屬于祖禰，而祖禰用譬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爲後之證也，其議禮善，古人亦未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賴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詩，題下自註云，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因賦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詩，題下自註云，永壽里在漢時產墨菊，時人多取其汁爲書，今人但求之楮穎，少所見矣。

巧言令色

王字泰筆塵中一條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焉者也，夫仁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云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此解似勝朱。

梅柳一條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從此詠梅者，多用一枝，而淵明詩則云，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是一條實先於一枝矣，而詩家未見有用之者。

一把蓮

俗語有所謂一把蓮者，蓮當作璉，按明制，宮中每夜寢殿門既閉，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履掛牀前架上，竊以關防，名曰一把璉，夜間御前有事，以便頃刻裝裹趨赴也，事見秦蘭徵天啓宮詞註中。

小西天

前明崇禎間，雲南麗江郡伯木增，曾購唐華嚴經秘抄，以中土未傳，不遠萬里，就刊吾邑毛子晉家，其使乃僧也，僧云，常奉木郡伯命，率從者往小西天，以土貢爲贄，總計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計，又各四十八盤，雖金銀珠亦然，及至中途，彌望無際，日且暮，或野棲是懼，獨同行一僧，以棒擊地，忽有人從地中揭板竄出，蓋穴居也，僧人宿間居此何爲，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視烟氣上罩，則可掘而獲，初入握時質甚軟，須裹置腰間，移時乃堅凝可貿，與世所傳茯苓化琥珀者異也，及抵小西天，則去雲南萬里，去大西

天尚八千里，而雲山黯然，望之巍峙，其王不理他政，止務齋修，每將寂滅，則集諸種行國人會食，互相扣擊，以數百計，其辨難不勝者，相次引去，最後餘二人，相詰鬬不休，待一人辭窮，方伏地拜，其勝者坐受，即代爲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外，復堅索木與牛二種，亦以四十八爲率，及木與牛既進，有僧數十人從他國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又攀齶胡咒，作喃喃狀，則牛皆跪，僧剜而齧，競提其角裂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已取所餘巨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盡，與血肉不異云。

荊公詠菊

王荊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陳定遠辨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瘁，芳菊始榮之語，至一枝二字，則陳羽詩節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有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誠哉是言也。

耆林高會圖

圖爲黃存吾手筆，會者七人，爲張伯起、王伯穀、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師，蓋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繪其像于一卷，而即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于揀擇，勿濫入，恐爲蓮公笑，蓋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書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箋杜撰不根，爲某公所深非也，今圖藏天池後人，而諸公手書已失，僅存臨本矣。

勸名詩

席啓禹、字文表，吳庠生，葛震甫適宦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勸名詩諷之，有知母年高獨活債，當歸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詩心動，即掛冠歸里，登文表之堂再拜曰，先生教一龍以孝，一龍母子受賜多矣，世稱震甫之虛懷，亦多文表之古誼云。

方爾止吟詩

桐城方文，字爾止，嘗登鳳凰臺，吟太白詩云，鳳凰臺上一箇鳳凰遊，而今鳳去耶臺空耶江水流，悲聲長吟，且詠且拍，人皆以爲朱翁子之徒，隨而笑之，又考詩甚嚴，見同輩作，即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而止。

蟋蟀相公

馬士英在宏光朝，爲人極似賈秋壑，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鬬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蟆以供，而煖閣大書曰，奉旨捕蟾，嗟乎，君爲蝦蟆天子，臣爲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類優

阮大鋮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某尚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有此舉動哉。

宵家

天子爲官家。而婦人之稱舅姑。亦曰官家。按馬令南唐書。元宗好遊。李家明常從。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載爲翁媼。列坐。諸婦拜禮顧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遷秩有差。註云。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又爾雅釋親。婦人于舅在。則曰君舅。姑在。則曰君姑。

蕭菴名論

趙家駒字千里。號蕭菴。華亭諸生。夏彝功之友也。所著說夢一書頗佳。其中有云。士君子處得爲之地。當以利濟爲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又云。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爲美事。然以施于貧士故交。乃見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處。亦當稍存風骨。若有意模稜。使近鄉愿。恐體統亦從此陵夷矣。此兩條議論最善。縉紳宜取以爲法。

墓祭

古不墓祭。見于禮經。後世儒者。多泥其說。而以墓祭爲非。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至顧亭林日知錄。歷引經傳之說。累千百言。以證其非古。其論誠辨矣。獨是記之所謂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上耶。卽如墓而不墳且不樹。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亦可從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設。掌凡邦墓之地域。是萬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無慮也。自周之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設。民皆自爲卜地。又未必與所居密邇。苟缺于祭掃。則侵界址。盜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誰知之而誰禁之。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而禮經之言。斷有不可泥者。按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今之淸明。是其遺制也。唐天寶二年八月。有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之詔。亭林謂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是其遺教也。而吾鄉祭掃。則用十月一日。

平望女子

吳江葉元禮。美丰姿。少時過平望酒家。一女子見而悅之。私問其母曰。頃來者爲誰。母曰。吳江葉四郎也。女自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葉郎而病。今死矣。葉如再經此。須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禮入哭之。事如唐崔護桃花人面。特不同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禮之師也。嘗賦詩以紀其事云。

柳南續筆卷二

元燈

前輩中式。有所謂元燈者。一脈相傳。明眼輒能預定。聞唐荊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車來別荊川曰。意君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聰叡來相證。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及榜發。許果得元。方山第二。後方山提學浙江。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當時文字之有定評如此。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其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涌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是卽白疊。然今吳地所種。乃艸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于地頗茂。有一媼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桿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按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嚴嶷論云。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于冬耳。孔博

士論語縕袍註云。縕枲著也。邢疏謂雜用枲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綿絮。故擣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于蠶桑矣。而皆開自黃孃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筐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茶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採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兩。己卯歲。車駕幸太湖。宋公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採辦。而售者往往以僞亂眞。元正沒。製法不傳。卽眞者亦不及曩時矣。

周璕畫龍

周璕字崑來。江寧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畫龍著名。嘗以所畫張於黃鶴樓。標其價曰一百兩。有臬司某者登樓見之。賞玩不置。曰誠須一百兩。璕卽卷贈之。曰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覘世眼耳。公能識之。是某知己也。當爲知己贈。由是遂知名。其畫龍烘染變體。幾至百遍。淺深遠近。隱隱隆隆。誠足悅目。或謂畫龍以雲勝。固爲得之。第烘染太過。猶非大雅所尚耳。

蕈官

太湖采蕈。自明萬歷間鄒舜五始。張君度爲寫采蕈圖。而陳仲醇葛震甫諸公。並有題句。一時傳爲韻事。康熙三十八年。車駕南巡。舜五孫志宏。擇蕈四缸以獻。而侑以貢蕈詩二十首。幷家藏采蕈圖。上命收蕈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志宏舊書館效力。後以議敍授山西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爲蕈官。

大人

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此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者。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躋。若不與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册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稱爲尊。其名頗覺近雅。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四六聲病

四六出於南朝。亦有聲病。偶補之曰。王公懷六話云。王文恪公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illegible][illegible]變[illegible]、須對覆響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王荊公愛其友譚昉牘奏。稱其車斜韻險。競病聲難。殆亦以其疊韻事對也。唐人近體詩如元白溫李。於聲律尤細。繹其應用之體。亦須以是求之。

陳眉公

崇正初。華亭錢龍錫以相召。過辭陳眉公。眉公從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龍錫莫知所謂。入都則督師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爲請。龍錫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報袁令速誅之。未幾邊事發壞。上大以誅毛爲悔。袁論磔。而錢以擬卓徵。幾不免。或曰士大夫謁眉公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饗後。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杜詩註

工部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舊註引魯圖贊伯仁爲龍馬頌云云。又引唐太宗敍十驥云云。而錢湘靈則云相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陳見復云。周人廋人散馬耳。註云以竹括押其耳項。無使善驚。工部蓋用此也。此註較之兩舊似爲典切。然吾以爲竹者鞭也。批卽批其頰之批。所謂策其馬也。凡馬策之。則兩耳輒豎。故云雙耳峻也。其義不過如此。若過爲徵引。反失物情矣。又許仲晦傷虜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解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卽漢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盡物情。方好動筆。

僧大涵

大涵。吳江人也。號嘍雪子。既而遊歷滇黃山。愛其勝。遂合兩處以自號曰滇黃。嘗耕黃山土堅。劚之有聲。忽聞半空有響者。仰觀之。樵伐木也。因吟云。樵土登登伐木丁丁。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何乃竊詩經語。大涵素未讀詩。衆觀之笑曰。彼疊二字。實不如三字肖也。嘗論子字云。象謂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孑矣。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遠色。

王庠

王庠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嘗家居時。邑令往謁。值庠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入。同爲優者皆散去。庠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庠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庠是也。其女嫁某家。旣婚。婿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往。至門。婿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引滿數巵。羅而歸。庠工爲制義。戊辰嘗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鶯鶯、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愼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隣。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爲游戲者也。今婦人之簪。有所謂朱松隣者。卽以創始之人名之耳。

上番下脫

上番下脫。俗語也。而少陵詩有會須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詩有下脫文君取次遊之句。近吾邑錢湘靈、耆年會上巳日限韻字韻詩云。永和年月玉峯寨。上番桃花下脫蘭。上番下脫。並是俗語。而皆經唐人用

過。所以爲佳。

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其井之始也。或曰由於虎跑。如杭州定慧禪院泉井之類。或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神禹治水。鑿地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瘀滯之勝藥也。按東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膠者。須用烏驢皮浸狼溪中百日。剔淨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綠。以鹿膠軟者。其色微紫。並光亮如鏡。味甘鹹。無皮臭。其眞者如是止矣。他說皆妄。若今之貨者。俱雜收欣革。用他水煮之。若係濟水。猶可用也。本草云。眞者質脆易斷。假者質軟難斷。然以假者置石灰中。則軟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時文選家

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曾以發賣坊間。其價一兌至四千兩。（見鮚[illegible]砂集）可云不脛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黃梨洲、范季野輩。頗薄其所爲。目爲紙尾之學云。

飯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無子。頗以爲憂。因向蓮池大師隨喜。大師請多飯僧。可以有濟。某君立願以二萬爲率。迫巳如數。乃往雲棲建水陸道場。以告圓滿。道場既畢。師乃謂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巳而果然。某君請其故。師曰。當建道場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銜君德。或隨君富。皆願爲君嗣者也。隨念往生。佛固嘗言之矣。余是以預知之。

馮氏之學

吾邑馮鈍吟之學。以熟精文選理爲主。文必如揚雄、鄒衍、李斯、司馬相如。以至徐、庾、王、楊、盧、駱輩。而後爲正體也。詩必自蘇、李、曹、劉。以至李、杜。而謂李杜之眞者。李義山也。其相傳則以韓昌黎爲大宗之支子。禪家之散聖。至於歐陽永叔。則直以空疎不讀書誚之矣。又云。今人文章之弱。皆因六歲卽讀朱子集註。雖欲沉鬱奧博而不能也。又云。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之如仇。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視爲異端。其不滿宋人如此。

岱山僧

吾邑有岱山僧者。眞實修行人也。嘗趺坐街頭。適當入定。而巡檢司過之。罪其不起。命隸予杖。杖畢。而僧遂化矣。錢侍御秀峯之生也。其父龍橋見岱山入室。知其托生。故遂以岱名之。後秀峯以進士起家。歷官至侍御史。出按齊楚。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發怒予杖。家人問其杖之故。輒亦不自解也。蓋死時一念怨毒。未能消釋故爾。

宋箋

太倉王文肅公家。有宋箋一。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難董思翁書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覺滿幅

諸生就試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微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爲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櫈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卽以前韻爲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

王麓臺作畫

太倉王侍郎麓臺。時偶作山水小幅。粘書齋壁。祖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業必出吾右。瑯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當讓一頭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幾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毫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也。公官京師時。每歲初冬。輒贈門人幕賓畫人人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緘金以候焉。

麓臺論畫

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陽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王石谷爲問。曰太熟。又舉查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熟不生自處也。又曰。山水用筆須毛。毛則氣古而味厚矣。嘗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出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數語。則其造詣可知。

剃鬚償米

翻閱雖少參之曾孫。名斌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髭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價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斌笑曰。此細事耳。卽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粲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爲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逋賦爲縣官所拘。自經於獄。

孫狀元

吾邑孫承恩。字扶桑。中順治戊戌進士。弟暘。先一年舉北闈。被劾遣戍。臚傳一夕。當宁閱承恩卷。至篇中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其名。上問學士王熙與孫暘一家否。卽遣面詢。學士乃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淵。決於一言。倘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學士故與承恩善。旣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上猶秉燭以待。旣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爲狀元云。

唐詩選本

唐詩鼓吹一書。乃後人托名於元遺山者。自吾邑陸勅先、王子徹諸人。服習是書。重爲剞劂。而是書遂盛行於世。才調集一書。係韋縠所選。韋官於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備。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詩爲之銓次

者。自馮已蒼兄弟加以批點。後人取而刻之。而此書亦盛行於世。後學作詩。以此二詩爲始基。汨沒靈臺。蔽錮識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鍾譚詩歸。或疑其寡陋無稽。錯謬雜出。此誠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滌塵俗。掃除熱爛。實爲對症之藥。猶升鼓吹、才調兩書可比也。

待士盛典

康熙癸酉春。學使許公汝霖。以科試按臨澄江。試畢。合宴諸生於君山之巔。赴者二千餘人。席地論文。酬酢盡日。臨別諄諄訓誨。此從來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祠塋

王文恪公祠塋。在洞庭東山之化龍池。形爲鳳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師云。可惜狀元旗不正。他年應作探花郎。後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孫世琛。仍於康熙壬辰科狀元及第。未知此又何故。聞狀元公於會試前三日。祈夢於神。夢至一廳事。其柱聯云。雨中春樹萬人家。雲裏帝城雙鳳。蓋藏家闕二字。以示必中狀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條。謂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澤隸於官。故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設。今則山澤之間。民以價買。各有所屬。租賦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崑山近事言之。馬鞍雖小。而林木茂密。有鬱鬱蔥蔥之象。其邑科第蟬連。戶口繁裕。勝於他處。自乙巳水災。有盜取林木者。山主鳴之於縣令。令勝持舍禁之說。不爲深究。於是盜取紛如。不及半載。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風水大壞。遂致科第寥落。戶口貧瘠。有一跌不復振之勢。而其害實自上一念之姑息貽之。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則其創必數年不息。此其深識遠慮。非素審聖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學優則仕。不當於此處求之乎。

薛太守

武進薛太守諧孟。方山先生之元孫也。鼎革後爲頭陀。居元墓。自以名寀。吾今不冠。當去宀。又削髮。當去丿。僅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號堆山。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璐。甲申死節名臣也。愛構園亭。頗極工巧。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魯、程君房製者。名品也。公嘗以方程墨調朱砂塗壁門牕。并及牆壁。門生爲元龍爲徽州司李。公索取方程墨。元龍偏覓以應之。閱數月又索。元龍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易盡。既乃知其故。園中構三層樓。其兩旁種竹數百竿。頗極蕭疏之致。公嘗謂人曰。衛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爲何如。其可笑如此。

僧大汕

康熙間。廣東旱。當事祈雨不應。有浮屠大汕者。榜其門曰。老僧有風雲雷雨出賣。當事頗禮致之。織果得

雨。大汕以是名聞百粵。安南國王阮某。厚幣招往。餽珍寶無算。至以黃金塡寺額云。

芷崖贈妓詩

顧中素字芷崖。松郡木工也。善爲詩。所著有釋柯集。贈妓二首。雖游戲弄筆。而有運斤成風之妙。因錄之。其詩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顚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對白髮。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歲眞佳偶。天孫恰與長庚對。千古風流一杯酒。

瑁湖謝恩詩

華亭王相國瑁湖。侍御廣山長子也。嘗官禮部右侍郎。弟蒻灘同官而居左。聖祖問兄弟齒。因瑁湖長。轉左。作謝恩詩云。忝佐秩宗方八月。新綸轉左出黃扉。朝廷異數恩誠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命隨肩依雁序。鵷銜聯袂似鴛飛。遭逢何幸傳佳話。但愧才庸報答微。

辛丑奏銷

辛丑奏銷。崑山葉公方藹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

女貴墳

洞庭山吳禺字景東。明宣德初。嘗爲父卜葬地於高峯之榆塢。形家言。葬此子孫當有官至一品者。後公長孫女適王文恪公。誥封一品夫人。而吳氏子孫。訖未有登第者。有識者以爲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士人稱之曰女貴墳。

刺稱同學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太沖題張犀由後貫交行云。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註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眉生名壽民。宣城人。文虎名符。餘姚人。皆知名士。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之陽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晝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異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鑫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寶色斑駁。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江陰界連常熟。當接壤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兩邑馳馬。較勝負者恆于斯。而如皋、泰興有良馬。亦渡江來會。適當驍騎雲集。而玉川乘一黃犢至。顚驂掉不甚搏碩。其鈴轡鞍韉。一一如馬。曰。願以此與諸君游戲。衆大笑。玉川固請。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駟與之並馳。無不落其後者。後至松江謁陳眉公。以此犢爲贄曰。此靑牛也。宜爲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遺於人。其人託莊僕蓄養。而莊僕竊以駕水車。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精勵御史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贓累數萬。實應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鐵面御史之稱。秦至青好爲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轅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頭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頭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杖門者三十。

柳南續筆卷三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說。謂士庶人止應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順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謂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謂庶人祭於寢。亦可及四親。但品物當從減省。儀文當從簡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

種痘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即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即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即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近時有種痘之法。不知起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傅以他藥。吹入鼻孔。鼻孔爲肺之竅。又督脈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耳。

東林氣節

明季東林諸賢。批鱗捋鬚。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闕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飴。其氣節頗與東漢黨錮諸人相似。一時遂成風俗。其時有兒童嬉戲。或據地互相痛扑。至於委頓。曰須自幼鍊鋼筋鐵骨。他時立朝好做個忠臣也。聞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風所被。鼓舞振拔。兒童皆知興起。廉頑立懦。其效不可覩乎。

闖廟投刺

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博過之。必投一鄉晚生名刺。以楊與侯同爲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龔鼎孳爲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聞官場中侍生有大小之別。此侍生爲大侍生歟。抑小侍生歟。是亦不免於妄矣。

永樂朝詞臣

陸釴漫記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棨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者。謫戍邊。後貸之。令拽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當時待詞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歐公遇此。歸田之後。尚當不寒而慄。豈得復云。願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違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壽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章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錢□□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

陸公酒量

嘗聞陸文定公善飲。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坐。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日須滿千觴。遞飲至五百觴。諸孫皆狼籍醉臥。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寢。父子對舉至八百觴。子亦酩酊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獨酌巨觥。滿一千始罷。

太湖漁戶

漁戶以船爲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住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聞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又湖船延師課子。每四隻共一人。修儀必具白金二三鎰。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本族。極四時之鮮美。友篁常語余云。欲遊七十二峯。須館漁船三年。始能偏歷。蓋年遊興方濃。而不幸下世矣。漁風又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等網銀魚以獻。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至今珍爲世寶。舟中有病瘧者。縛銀于臂即止。

嚴孝廉

吾邑嚴孝廉閎公。相國文靖公之曾孫也。少負才華。跅弛自喜。嘗應郡試。兩藝立就。而日尚未中。納卷而

出．則深自得意．旁若無人．一路以手指作圈點狀．適過府學．有繫馬在焉．李康竟撫其腹而圈點之．遂爲馬踏所傷其陰囊．創甚．仆地．幾致殞命．一時傳以爲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稱己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呼兄爲况

宜興人呼兄爲况．却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兄况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况事兼年德．况事、猶兄事也．

阮亭詩序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右丞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稱其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也．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爲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銜華佩實等語．以爲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比．以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與越

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淵明自挽自祭

淵明有自挽詩三首．其詞醲楚．實之使人不樂．乃祁寬稱其情詞俱達．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談．非其實也．若自祭之作．庶幾近於達矣．但考顏延之靖節徵士誄．淵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壽涉百齡之語．則又何也．

李存我書

嘗聞李待問、字存我．工書法．自許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耳．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卽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矣．

天寶鹿

康熙壬子歲．于淸端公成龍．宦黃州司馬．一日偶駐皮亭．野人獻一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淸宮七字．角下堅緻如瑰．蓋所謂鹿玉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爲作天寶鹿歌．

賣文

東澗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賣文爲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慮．適鹺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豐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卽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卽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謄眞．從枕上視之稱善．迺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况元人之文．淸眞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遵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瀏西嚴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撫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散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評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始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滄浪詩話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卽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幷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卽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羣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王趙交惡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迫識新城先生．迺斂衽傾服．

於是嘆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搆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爲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卑之無甚高論。卽平日實贊王李。亦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爲詆斥。以視微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爲人矣。

陳眉公告衣巾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卽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眞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寬。借我良朋。言過初服。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墮之時。故於廣衆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

錢木菴論馮定遠詩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獨精於艷體及咏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投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專宗定遠爲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塗轍。李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云。尊堂憂灼。

俗語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語。卻本之論衡。俗有錢可使鬼之說。卻本之呂氏春秋。俗稱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俗稱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當讀去聲。唐人詩云。楷本岩前差路多。

一門四皓

番禺陂頭之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曰秉森。壽至九十有八。一曰昀嶸。壽至九十有六。一曰慶存。壽至八十有九。一曰慶餘。壽至八十有八。康熙間。其族人以聞有司。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

吳俗告喪

陳見復曰。吳俗告喪。凡親年在七十以上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見也。范甯注。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曆錢。繫臂五十餘載。以己爲萬曆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

馮補之論律詩

律有二義。一如法律之律。則首必貫尾。句必櫛字。對偶不可舛也。層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則雙聲宜避。疊韻宜更。輕重不可淆也。清濁不可淆也。若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尤當諄諄致辨云。

文三橋

三橋嘗言人之言語。清濁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見南人遷就北人。學打官話。未見北人遷就南人。學說蘇白。吾竊惑之。所以三橋平生所至。只操吳音。

虎邱社稷

順治癸巳重三日。吳門宋既庭章素文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虎邱。而延太倉吳祭酒莅盟焉。時遠近赴者。幾至二千人。舳艫相接。飛觴賦詩。歌舞達旦。翌日。各挾一小册。彙書籍貫姓名年庚而散。

三國志

何元朗嘗云。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卽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歷。非爲項羽也。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之旨。余謂陳承祚三國志亦然。按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先於蜀魏。在漢獻未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爲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外。此最是作者立義妙處。乃陶宗儀作正統辨。反謂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是爲春秋之罪人。獨不思蜀漢雖炎祚子孫。而崛起僻隅。未嘗有漢獻之命。故綱目大書曰。劉備自立爲漢中王。是亦不得爲正統。而朱子所以終與之者。固別有深意。蓋南宋渡江自立。猶昭烈也。推爲正統。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罩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罩甲。按罩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則短。創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莊樂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隱。九歲。隨父至劍門。值卞華伯郎中偕友聯句於此。華得句云。怪石如人巖畔立。友方呻吟未應。小隱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鷺和水澗邊流。一座驚嘆。與之定交。呼爲小友。惜不永年。詩文罕有傳者。

海棠白花

靜海勵文恭公家居時。嘗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二十年。公歷官至尚書。卒於位。靈櫬歸里。時當秋日。而海棠忽開白花滿枝。鄒元褒太史爲繪白海棠圖。諸詞人各系以詩。亥山侍御爲余述之如此。

夏史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嘗謂友人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東朝者，即今聖朝也。友人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而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居恆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投淵之日，家人環立而視，水淺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濕，而氣已絕矣。

三賢多壽

衛武公年一百二十二歲，見史記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子思年百餘歲，見甲子會紀、

邑乘之誤

常熟志邵圭潔傳云，生平喜讀孟襄陽詩，及舉于鄉，房考許其闈牘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陽也。及余讀張應遴祭邵蓮墟文，則云蓮墟先生嘗爲諸生時，厭薄帖括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顧學海許其墨卷曰，經生語乃絕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眼云。按蓮墟名弩，爲北廣先生之子，而應遴則蓮墟之弟子也，其言當不謬。乃邑志傳訛，移甲爲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書說

科場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極。吾邑顧仲恭傷之，爲作敬十八房書說，其文炳燭齋集不載，而黃太冲嘗稱焉，因節錄於此。今世之爲天吏者有三，庸醫也，堪輿也，考官也。何以言之，使醫而能辨六脈，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歸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按仲恭之文，太冲謂其縱橫爽健，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遊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然如集中放言之四五兩篇，破壞聖賢，薄蘿得罪名教，良非淺細。此文雖近輕薄，猶不至悖理傷道云。

計甫草

計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歸，甫草即執贄事爲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爲。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罔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獠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氣化感物之異

從兗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內，草木不生荊棘，聖化所感也。眞定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恩所積也。虞姬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貞心所感也。吳門要離墓碑，久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俠氣所憑也。其事亦可異矣。

梅醬

今世村家，夏日輒取梅實打碎，和以鹽及紫蘇，亦日晒熟，遇酷暑，輒用新汲井水，以少許調和飲之，可以

解渴。按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爲醫。醫當讀倚，鄭註、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想即今之梅醬也。但古爲王者之飲，而今爲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貴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綠林

今人稱盜爲綠林豪客，謂始於李涉溪贈盜詩，而不知綠林二字，實見於後漢書。按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中，註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爲文，間有創論，然過於痛快，便近李贄譽口。何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兩先生在今日，固承學所當師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只須誦百翻凭闌册，用其之乎語助，儘可坌衍成篇，蓋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柷敔，僅得形模，故難爲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愚，故樂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爲得之。

楊九娘

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爲蚊所嚙，不易其處，竟以瘋死。其死與高郵之露筋同，然露筋之死以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廟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郵爲南北往來要衝，故露筋之名頗著，而嘉定僻在海濱，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張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嘗爲作楊九娘歌云。

揭曼碩詩

元、揭曼碩有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爲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列古詩一首，而不知其爲揭作也。義門譏漢人豈有此風氣，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哉。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東門行，刻本却只有兩四句。

折倒

俗語有物而盡取之，謂之折倒。按南唐書浮屠傳，後主大起蘭若，廣聚生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

柳南續筆卷四

三詩同意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歎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白香山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孟貞曜詠蚊詩云。願爲天下幮。一夜使景清。三詩爲題各異。而命意則同。實皆仁人之言也。故並表而出之。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者。三史之名。由來久矣。少時聞馮叟竇伯云。三史謂史記、前漢書、三國志也。但三國志註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畧三史諸家兵書。此時國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竇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則馬班而外。其爲東觀紀歟。抑爲袁安紀歟。謝承書歟。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舉入官。則爲史與前後漢書。固有明文矣。

祭文創格

張子韶祭洪忠宣公文。今載容齋隨筆。其文但云。維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忠宣之子景盧謂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而陸放翁祭朱元

晦侍講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髮。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來饗。其文共三十六字。而無限痛惜之情。卻已包括在內。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豈況連用

古人用語助。多與後世不同。如豈況二字。似無連用之理。而三國志註及維摩經却有之。按蜀志許靖傳註。王朗與靖書云。詩人比一日之別於三秋。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又維摩詰經弟子品云。轉輪法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余修寧實縣志。嘗用之於小序中。淺學不知。有傳爲笑柄者。

新城詩格

詩貴鍛鍊致精。亦不妨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真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深。則不見性情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渾淪。則余無作用矣。新城於此。或不能盡合。後世必有從而議之者。然秀骨天成。風神絕貴。自是開代清律。非柴煙叢火邊物也。近有謂敬業堂詩。頗擅出藍之美。吾不敢以爲然。

死社稷爲諸侯言之

古者諸侯始封。必受土於天子之社。國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祀之。國君死社稷一語。爲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爲一家。則又不在此例。昔唐之世。元宗有祿山之禍。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番之難。乃幸陝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亂。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於國君死社稷一語。莫辨天子與諸侯之不同。則當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變而坐失事機矣。

改嫁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固嘗言之。然先王制禮。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則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葉水心爲鍊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謝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可見古人不諱改嫁。故於文字中見之。今世衣冠之族。輒以改嫁爲恥。而事出勉強。馴致無狀。反不如改嫁之爲得也。往見蔣先生莘田家訓中。亦嘗言之。其所見與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說。則又教人以偸。而爲程子之罪人矣。

尚書

尚書之尚。唐人詩中多作平聲。後人遂沿而不改。間有作去聲用者。人必反指爲非。按夢溪筆談云。尚書本秦官。尚猶上。謂上爲常者。秦人音也。又輟耕錄云。秦時少府遣吏在殿主發書。故謂尚書。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醫之尚。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爲辰羊反。然即以詩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題瀼西新賃草屋詩云。欲陳濟時策。已老尚書郎是也。

同姓稱家

臨川李侍郎跋曝書亭集後云。近世人詩文標目。於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無此稱。朱竹垞先生最爲博雅。今集中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豈先生偶未檢點耶。抑別有所依耶。命按楊慎答臨

潘侯騰云。修家子姪。老不醜事。此即家字所本。不得謂古人無此稱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襄事。一為從弟。一為族子。而杜詩直書曰杜位宅守歲。又曰寄杜位。韓文直書曰送韓侍御歸所治。則其於疏遠者可知。稱家之濫。殆始于前明中葉乎。

樊紹述古文

樊紹述著作昌黎墓誌中。歎為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傳者。僅有絳守園居記。及越主樓詩序兩篇。其文詰曲艱澀。殆不可句。可謂怪于文矣。而銘詞乃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此二句似美紹述。而其實非也。蓋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學者求之于文從字順。而不必如紹述之好奇耳。鄭權貪侈。昌黎送之以序。稱其貴而能貧。為仁不富。蓋反言以諷也。讀此文者。亦當作如是觀。

公為尊稱

公羊傳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洪容齋曰。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稱公。後世之稱公者。殆不盡然。顧亭林謂今日誌狀之人。人人得稱公者。何其濫也。何其僭也。吾友陳見復云。今之墓門署公者多矣。豈皆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故有此稱耶。正名覈實。無使沒者有媿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稱衆人雜沓之所曰百客堂。卻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為瞿氏宴聚賓黨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詩。

參坐參語

三人並坐曰參坐。見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篇。三人並語曰參語。見前漢書楊敞傳。

三登高望樓詩

古人作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畫過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畫過二字。所以為佳。吾觀阮亭三登高樓詩。於三登二字全不照顧。已乖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曉霽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靄煙早霧。第八句又用清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雜亂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阮亭此詩。其能免於掊擊乎。

正字通

鈕玉樵觚賸中一條云。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日惟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為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錄一書。其學問之深。在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上。豈廣東新語可比。而廣東新語又豈正字通可比。按汪堯峯論正字通。謂其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為新異可喜之說。如註釋字及袒免之免字。按之於經。皆不可通。此書方行於世。聊摘以戒後學。吾邑毛扆斧季。精於小學。為義門所推。亦謂正字通之謬。更甚於梅氏字彙。而玉樵乃與顧屈二書並稱。其貽誤學者。良非淺細。余故一為辨之。

書板之誤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此馮純吟讀古淺說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據處。如南史王筠傳云。知音者稀。真賞殆絕。而東萊十七史詳節。賞字誤刻奇字。韓宗伯熟於南史。而此句屢用。卻不解奇之為賞。又豈非古本誤之哉。

儉為共德

左氏莊二十四年傳。刻其桷。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共字。經典釋文無音。而世人乃並讀為恭。余竊以為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註。先君有共德句。云以不丹楹刻桷為共。蓋言世之諸侯。無丹楹刻桷者。故云共也。若讀為恭。則其義不可通矣。況釋文無音。果何所據而平讀乎。後見司馬公傳家集訓儉篇云。御孫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觀此。可以證余之說矣。近讀顧仲恭炳燭齋隨筆。而共之義益明。其言云。共之為義。蓋言諸德共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如為人上者而知儉。則樽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為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至納賄黷貨。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奔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閒。而心常逸。豈非善自為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事。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食所餘。可以濟親友之急困者。是儉有當於睦婣任卹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華亭之阜橋。自少以詩文名。國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為盟主。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尊禮迓之。天石忽投一詩云。畫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散。無復尚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默然。即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躧跳。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取名妓顧眉為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為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喧闐。而天石坐門限上。脫韈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怍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歲讀論語。問塾師曰。孔子何如人。塾師曰。聖人。又問曰。今何在。塾師曰。已死矣。即為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鄮山

周容。字鄮山。明末鄞縣諸生。入國初。遂謝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鴻博薦者。容笑謝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薦者遂止。

稱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春秋以書字爲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爲寵。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嚴觀察章川謂在禮父母存。恒言不稱老。今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詩韻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略爲可從。汪西亭本之爲今韻略。縮爲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轉大約本之於歷下輯要、成都轉注兩書。襲訛承謬。亡足依據。而其書久行。貽誤後學。正復不淺。蓋其人略具小慧。全未讀書。即如凡例中有古風近體排律絕句八字。其意所謂近體者。蓋專指五七言律也。然則排律絕句。非近體而何。又謂未有作近體排律而用仄韻者。不知唐人仄韻律詩甚多。如樂天西樓月一首。長慶集編入律體。即方氏律髓亦收之。然則非仄韻律詩而何。此人之游談無根。大抵如此。而在園雜志反稱爲一代詞客。且謂其所輯韻書頗佳。亦惑之甚矣。

蘇蔘勛

蘇蔘勛、名[illegible]翔。字苞九。邑人也。讀書汲古。爲制義務宗先輩大家。一洗熟爛。屢試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嘗報罷時。適際午飯。遂擲箸不食。從此啜粥及餅餌者數年。至得舉而後復故。其立志之堅如此。推此以學爲聖賢。亦何患不成哉。

總管廟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僅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黃太冲云。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總管廟幾處。則屬之於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瀲山湖。父子歿皆爲神。元至元間。陰翊海運。俱封今職。則是總管之稱。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係守郡者之生祠。而後人或以金神附會之耳。

飲光誤論

錢飲光方詆東澗之註杜詩。見於與方爾止書。其說甚謬。恐貽誤後學。爲一正之。如中興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切去音。子美達行在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東澗註中字云。張仲切。此本釋文也。而飲光謂此中字本平聲。東澗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己意改爲去聲。然則經典釋文不足據乎。蘇子瞻送王雄州詩。有威聲又數中興年之句。註即引子美達行在詩。亦將讀此中字爲平聲乎。至謂子美中興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

汾陽異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從行在詩例。亦讀爲去聲耶。不知中興之中。原可平去二音並讀。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韻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飲光又謂中酒之中。宜作去聲。不當撫中聖人之說。改爲平聲。此說尤爲不通。按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即國策所謂中飲也。顏師古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也。日知錄云。中酒猶云半席。顏注非是。然則既作半席。不當讀爲平聲乎。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郞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無仄用者。惟賓退錄載齊己詩。攘低似中陶潛酒。以中字爲去聲。謂於義爲長。看來此字亦不妨如中興之中。平去二音並用。若必以讀作平聲爲不通。則不通自太白始矣。至於料字、應字、難字之類。義應從平聲者。而或作去聲用。義應從去聲者。而或作平聲用。此詩家叶韻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爲子美病。謂東澗又何以回護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誤解閑情

陶靖節閑情賦自序云。將以抑流蕩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則知閑乃防閑之閑。與逸致閒情之閒迥別。綴文之士。靡不深考。遂致誤認。昭明既瞥爲白璧微瑕。即容齋三筆中亦以爲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誤學漢碑

漢碑八分書。歲久類多剝蝕。後人輒效碑上字。作剝蝕狀。此病自元人作俑。至本朝谷口鄭簠尤甚。何義門嘗言。谷口八分書。近日江以南頗重之。然如人體患瘰癧。甚可惜疾。家次山爲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則彼重之者。亦大類嗜痂矣。

梅蔡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爲族長。歷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有博戲者。漳浦蔡聞之先生居梁山下。環所居三百餘家。當先生時。歷二十年。亦無敢有博戲者。

瞿張殉難

瞿稼軒、張別山兩公。同殉桂林之難。而一以從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優劣也。善乎蘗菴大師之論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慾。耐勞苦。岸傲憤烈者而後能死。吳人居長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爲吾邑人。故稱吳人。張爲江陵人。故稱楚人云。

楊義士

稼軒先生死桂林之難。有門下客楊藝者。爲之服衰絰。懸楮錢滿衣。行則窣窣有聲。號哭聲市閭。見櫻弁衿釋短復衣者。輒叩頭請言於定南王。收斂主人。王聞而義之。并同死張公尸亦許藝收焉。時有永明王時給諫金某者。爲僧于桂林之茅坪菴。改名姓。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收斂瞿張。遣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藝。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金以其書遺瞿氏。瞿氏子遂剞劂以行。而不及藝。由是兩粵及吳楚之間。但知

收斂瞿張者，爲企一書之力，而夢竟泯泯矣。後性因集中載夢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夢功，在吾爲竊名，在瞿爲負德，是兩失之矣。按夢行二字頤甫，自號二癡，本吳江人也。晚歲移家吾邑。

諸家論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錢尙書推爲有明第一，而黃梨洲則云，觀震川集，試除去其敍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抱吝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尙不了。令人氣悶。望溪方氏云，震川之文，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王崑繩目爲膚庸，必非無所見而云然。明史文苑傳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從此鮮實學，而妄談歐曾，亦不能無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免于後人之譏，甚矣斯道之難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錢幼光田間集有云，虞山不信詩有悟人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衆以腹笥富而才情贍，因題布詞，隨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苦吟之後，思維路斷，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家所謂絕後重甦，庸非悟乎。少林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無驚人句矣。而錢湘靈敍樵蠶集，乃全襲幼光語以詆幼光。今幼光田間集刻本具在，恐難欺人以所不見矣。

南垣善謔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堪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祭酒公故斬之，以扇確几贊曰，有竅。闔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確几曰，無竅。滿座爲之愕貽，而祭酒不以爲忤，有竅無竅，矣中方言也。

正錢錄

崑山吳殳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復爲之左袒，吹毛索瘢，勢餘甚熾。計甫草深爲不平，因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溺於峯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而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然觀堯峯集中，有與梁侍御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尙有未合處，得無傷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歟。由是言之，即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爲定論也。

修志所難

汪堯峯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當僅以前志爲藍本，須徧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於集中者，悉當補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爲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數計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幾乎有據者二十餘人，而鄉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誠哉修志之難，難於人物也。

虞邑流寓

賢人君子之所至，爭攀舉以爲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應載者三人，向未采錄，殊爲缺典。因標其梗槩，以俟後之修志者。　熊翔、字大章，崑山人，靖難兵破南京金川門，先生時爲守戍卒，大哭慟云，會按籍勾伍法令甚嚴，先生伎走常熟之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閣中，即閣中讀書，焚膏繼晷，多所纂述。越二十餘年，禁稍解，乃仍歸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兩薦爲學官，堅不應。年八十有八卒。事詳梅花草堂人物志及□□詩小傳。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於常熟之語濂涇，見亭林集與館中諸公書。又云，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見日知錄行寶一條。又徐司寇憺園集、有家兄亭林詩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鄉，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謂窮鄉者，即語濂涇也。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之作，其詩云，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所謂江村，非即語濂涇而何，則知先生之寓居於常熟，始自乙酉歲，後遂久淹於此，故云十載也。　劉永錫、字爾欽，號剩菴，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選長洲學教諭。鼎革後，不復歸，隱於陽城湖之濱，以賣席自給，見者呼席先生。錢尙書念其窮，招之往，不應。越幾年，竟餓死。事詳沈歸愚學博劉先生傳，而釋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劉剩菴七護詩。其小序云，先生隱于南沙之畢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備遠意而已。按畢澤在常熟之東南，其地瀕陽城湖云。

自序

槐花黃後。故我依然。日坐小窗下。覺茶香罏影。致有一段幽寂趣。讀書偶得。隨筆記錄。并及耳目所見聞者。久而成帙。因取古人臨東臯以舒嘯意。名曰東臯雜鈔。非敢云窮愁著書。聊借筆墨舒寫巳耳。至於備一朝之典故。擴數語之剪裁。則誠有愧昔人云。癸酉冬十一月留後書。東亭、潮序。

東臯雜鈔卷一

清　董　潮撰 潮字曉滄。號東亭。浙江海鹽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

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文姬。先入胡中。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贖之云云。而晉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蔡邕女也。則邕女不獨文姬矣。又羊祜卽后同產弟。以討吳功。應封關內侯。乞賜舅子蔡襲。是襲爲中郎之孫。伯喈又有後矣。書俟博雅者。

史稱王戎儉嗇。而華譚爲郟令。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見義慷慨。固非近日守錢虜比也。

俗語云。得之易者曰儻來。晉書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物。卿何所嫌。按莊子刻意篇。儻來之物寄也。俱俗語所本。

語溪某者。貲雄一邑。癸酉七旬初度。先是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媳有娠。應汝受生。甚惡之。因不復作賀。至七月而病。病中其媳候之。輒不欲見。云畏其眼。九月中媳產一女。病中聞之。云可無慮矣。擬復集賓朋補祝。其子請命女名。某名之曰觀青。保定名而嬰兒哭。某氣絕矣。

春花落。鶯秋花。落朱蓋。氣候使然也。見宋牧仲筠廊偶筆。

朱紅、揚州人。某科進士。爲廣西河池州。因事伏法。有書僕湯某者。一日行過其墓。見朱如平生。湯駭匿。朱語云。汝勿怖。我知汝可信。故託汝。我有一妾一子。近已流落。汝可傳語。若能守。則某窖中尚有貲粟二貲之可得數十金。足以南還。不然。可令速嫁。汝即以此物爲吾子回揚。若負心。當殛汝。言訖不見。其人驚怖欲死。如言索之。果得二粟。因送其子南歸。妾亦不嫁。朱曾與從父乾庵同寅。見湯某親說云。

闖賊陷京城。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吃罷柘陰稀。籬邊黃淺鶯兒嫩。頷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簑衣。兩人登樓覘之。絕無一人。惟飛塵盈寸而已。見筠廊偶筆。

段柯古酉陽雜俎載盜俠數事。近有一友云。曾於鶯脰湖遇一乞食老僧。兩手各無拇指。詢之。老僧慨然云。事經數紀。不妨爲秀才道之。某少於河北爲劇盜。曾探得一鉅公寄四萬金南還。因至山左候之。數日後。果有車馬輜重下店。一少年隨之。詢之。云是鏢客。蓋慣爲人護送者。訪其藝。曰善彈。因與之同發。晨起。少年於馬上挾彈先行。途次見樹杪一鳥鳴噪。少年引彈向之。彈從鳥邊過。尚縣分餘。鳥飛去。余因私計曰。其術尚未云盡善。因放馬彎弧。方欲發矢。而一丸已至。左手一指墮。余因善左右射。復引弓。一丸又至。右手一指墮。腰間尚有兩斧。方欲舉之。又一丸中余眉間。因墮地不能復起。少年趨至前笑曰。余初次出行。不欲傷汝性命。兩斧權作謝可耳。下馬取之而去。余數時方醒。因此頓悟。遂棄家爲僧云。

五代史家人傳。不載周太祖柴后本末。偶讀東都事略張永標傳。載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崩。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所謂郭雀兒、即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寢及晝起。常嗟冒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此事可補歐公書。

封宣聖之後。歷代名號不同。在漢魏曰襃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諡孔子曰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至宋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是以祖諡而加後嗣。乃改爲衍聖公世襲。

王翃字介人。嘉興人。明末布衣工詩。朱竹垞曾採入明詩綜。其全稿聞爲一俗子賣去。欲假爲己有。近從友人處見其殘稿數首。五言如搖落當秋甚。蹉跎奈老何。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遠懷應有淚。久客且無顏。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月暝罷垂釣。日斜長掩關。七言如人歸野寺殘陽盡。家在橫塘落葉多。魂驚去國三千里。淚下傷心一二人。春雨蕪城寒浪靜。夕陽京口暮山多。絕句如塞上云。霜落陰山秋氣寒。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月。留與征人夜夜看。金陵雜詠云。渺渺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臨春閣上新妝歇。督井風埋玉樹花。水滿秦淮長綠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

主人。俱不減唐人。惜不獲見其全稿。嗟乎。士生斯世。遭貧無謂而埋光鏟采者。可勝咤哉。

元末顧阿瑛處干戈戎馬之會。擅玉山池亭樹木之勝。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幾忘爲滄海横流時。一時名士。如楊廉夫、倪雲林、柯九思輩數十人。俱聯袂入社。迄今想見玉山風流。令人神往。明季毛子晉擁厚貲。會天下喪亂。因搜羅古今書籍。自經史子集外。下逮稗官詞曲。俱爲板行世。此二君者。皆慎陶朱之術。一時行事。俱堪千古。不然。遭逢世變。安知不爲象齒之焚身耶。近日士大夫大抵多守錢虜。卽有擁園亭聲伎之樂者。又皆傖父面目。令人不可嚮邇。安得有風雅如阿瑛、好事如子晉者乎。

本朝王尚書讀費道士詩。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因有十字須千古。如何失此人之歎。他如康乃心、崔黃葉、皆以標題得蛕。不減昔人佳話。近讀友人朱牧人詩。有句云。雁銜落葉歸平楚。人背斜陽立小橋。使遇前輩。不知可能把臂否。

姊婿陳萊可、嘗夢至一處。見小橋野店。一女子當壚。因起勸酒。歌一詩曰。流水青山似若耶。畫橋西畔酒旗斜。人間不信春風貴。開遍垿桃樹樹花。余戲之曰。莫同盧綿、耿玉真否。近亦夢登山。見蒼莽千里。攢峯遠樹。慘澹落日中。旁一人屬余賦詩。因高吟曰。哀湍落葉不堪聞。雁帶殘陽入亂雲。廢塚纍纍三十六。眼中多少可兒墳。

南燼遺聞錄載徽欽北狩事。備極慘毒。假名阿計替。應是憤南渡忘復讐之計。故作此以諷激耳。其紀朱后爲幽西骨赧都所辱。鄭后至膺城。腹脇間亦不免搜摸。高宗太后韋氏。與四大王生二子。其餘帝姬妃嬪之辱。多不忍寓目。其果紀實耶。抑爲書邪。近讀元人謁翠翹太宗逼幸小周后圖詩曰。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折取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嗟乎。天道好還如此。書所載殆亦不可知者耶。

文中子、當隋末時講學河汾。一時及門皆當代佐命。而隋書無傳。獨於其弟無功傳一及之。後遂有疑爲子虛烏有者。或有以爲因侯君集事與長孫無忌忤。故魏徵輩不敢爲立傳。竊意通講學授經。儼然上擬宣聖。其書歷歷可考。必非無其人。魏徵素稱骾直。上不避君。豈畏貴戚。況薛收、李靖等。皆一時人傑。豈有徇私意而忍沒其師之名者乎。蓋謂人既以通上配仲尼。則謂其師之道。如日星江河。萬世共仰。不待書之載籍而後傳。亦且不屑與文學諸人伍。勢必別立世家。如史記之於夫子。而又無此體。故并此不書。正所以極尊崇之意。非有他也。

東都事略載。東坡與章子厚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坡下潭書壁。坡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坡撫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章曰。何也。坡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章大笑。又緗者舊聞。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同過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因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而前。取銅鑼於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蘇曰。子定不如我。觀此二事。則其平日自具一種辣手段。正與王處仲祝王愷殺勸酒美人光景同。

奮貴自謂韓琦遺腹。蔡師成亦自謂蘇軾出子。雖二豎之奸陰險很賊。尚知以二公爲蔭藉。何當日紛紛

攻訐者。乃出之士大夫耶。

金人破汴。議立張邦昌。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中有云。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為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為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能復讐。後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仇矣。又云。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為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為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讐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雄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讀之使人氣壯。使當此時犯虜怒而死。不且張叔夜、李若水輩共傳不朽哉。檜何不幸天假之年耶。抑亦宋之氣運當留若人耳。

嘗讀荊川先生稗編。愛其所採六經與論。持論精博。多所發明。朱太史竹垞則以為非漁仲所作。稱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查當仲上書曰。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辨、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敍、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為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不及與論。故耳。今錄其周讀卷中天文總辨。取丹元子、步天歌。并云。鄭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胸中矣。全用通志略天文略序中語。則非漁仲作明甚。近從友人處假得足本。所謂黎溫序已缺。應非危邦輔所藏者。因手錄一過。於卷首仍舊書鄭樵、當仲、盧雍、竹几、松火、萊爐日課五頁。閱二十日而卒事。賞寒風味亦頗不惡耳。

契丹在五代時大為中國患。至宋真宗之世。自澶淵之役。南北講好。至淳化二年。女真以契丹格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當時君臣誠有見哉。至天祚荒淫。女真寇兵。奸人起。貫逆豎貪功。不思存遼障金。乃結狠虎之歡。棄祖宗之好。契丹既撤屏當俱亡。善乎韓昉之言。與洞見形勢。不得謂虜無人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二十七卷。詳載兩國誓書、及南北聘賀禮物。並隱然有痛於此耳。至其行文詳瞻。筆法謹嚴。亦頗不減五代史。又且貶契丹爵而稱志。其尊崇本朝之意。以視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直書差廉王出質於獻俘肆列北國宗族妃主等。其順逆為何如哉。讀者弗以非正史而忽之。

壽亭姓白氏。無定名。家本世族。年三十。孤貧不娶。工詩。善星緯術數。每自詡其術。人亦未之信也。陵應童子試不利。未後有邑令某者。奇其文。首薦之。而壽亭文輒不完。稿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其狂誕多類此。方試時。改名曰杏人。或問之。曰。二月街頭賣杏花。吾亦取其及時耳。此可想其風致矣。卒不售。其冬即病死。聞其未死前。有所遇王孫不識長卿。又無好亭如臨邛令者。因鬱鬱以情死。噫。亦不幸矣。余少與壽亭交。奇書好句。朝夕商榷。小齋有竹石花木。總記某月露坐抵掌劇談古今事。於時竹影橫窗。石鼎作松濤聲。相謂此境不可多得。俄而余寄跡海濱。壽亭曾有一札寄余。自敍近況。多磊落可喜事。嗚呼。孰知其竟為絕筆耶。聞其殁後降神。自言為泰山府君書記。豈君之才不伸於世。而乃見賞於冥冥中耶。青燈竹屋。圖影淒然。每懷良友。如聞謦欬。惜其文筆身後又遭李長吉之厄。但記其二語云。殘蟬古柳蕭疏影。一派寒

波帶夕陽。天生好語。余因特識其人。雖然。余書又何足以不朽。

池北偶談記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頗怪。所有折者輒得疾。施愚山先生詩云。空山石壘壘。國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余家亦有黃牡丹。不常開。開即有喪。自植後一開。而世父大康公卒。再開而先子棄世。其花作秋葵色。紫檀心。樓高於常花。嬌艷可愛。大抵奇草木不為瑞。即為妖。二花與洛中之金帶圍。抑何相反耶。

華亭宗伯思白公臨終時。忽索鏡自吒。作美人相問之先人云。

武進劉猶山、醫士也。生時信鬼神。葬於司徒廟。遂自為像於神側。沒後人有病者。輒祀而請之。有神效。至今香火特甚。稱曰劉先生。首有鄰人患熱症甚亟。禱之。夜見一叟至。為洗其舌。頓覺心地清涼。明旦霍然。他多類此。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投一匕而愈。曰。我常州劉猶山也。贈之金。不受。但云。他日尋我於毗陵司徒廟巷某至。當則知其沒已數十年矣。因設祭而去。此事王宮詹會操入池北偶談。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萊定之白鶴村。吳有龐先生著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孫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此語可悟詩家三昧。然此意亦須心會。所謂詩有別材者。殆謂是耶。

淄川袁孝廉松籬。名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偶因公車閒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熱。一逕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髩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剩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竟竟下第。先祖以是科成進士。曾言其詩。可為泣下。近日江南一顧姓者於闈中亦吟一絕云。八千舉子盡元魁。我也隨班挨進來。斷續文章逐氣接。糊塗題目悶圖猜。號房瓦少常防漏。蠟燭油枯漸作灰。舍弟三宵眞造化。宗師竟不取遺才。雖滑稽語。然亦是眞境也。德清蔡狀元昆暘庚戌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以第一人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頭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風雅中識天子宰相。固是難事。此變但須令其自愧可耳。又蔡既捷後。恐自以鼎甲奪秀。因請乩仙卜其門祚。乩大書壬戌之秋四字。至壬戌而從姪升元復為第一人。是年秋殿試。

陰雕、鴞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陰雕相胥鳳註云。國右扶風令汧陽縣也。側理、紙名。可以圖對。

銀杏名鴨腳。一云葉亦名鴨御。不解所出。近誦鮑照園葵賦云。白莖紫蒂。豚耳鴨掌。亦取其葉之形似。意當本此。

朱淑眞璿璣圖記。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嬪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為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為迴文。五彩相宜。瑩心眩目。名曰璇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云云。大略本唐則天序。按晉書列女傳。言滔為苻秦時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

之。絕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二說不同。豈晉史反從略歟。

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向東風聽鷓鴣。垂楊蹴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癸酉閏後。從市上買數種舊書。內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於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句。款曰淞蘋。詩筆楚楚。應是香奩中物耳。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任啟徽。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甲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熹。玉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既而爲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見池北偶談。

曾祖職方公諱巽祥。順治己丑進士。洪文襄承疇門下士也。一日南回。文襄以四千金屬買吳中聲伎。曾祖諾之。及出京。盡以乞親友之貧乏者。回見文襄。詢及之。曾祖曰。門生以道事公。不敢以此事累公清德。竊援馮驩市義之說。已爲公散之矣。文襄大笑曰。此眞予之門生也。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卽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卽吉爲起復者。誤。按唐時百僚罷而復用者。亦曰起復。

余曾夢一人。示以一聯詩曰。漢廷有劍誅張禹。湘水無書弔屈原。未知何指。

海寧查氏僕婦。孕月餘。臥。一小蜈蚣入其耳。急以雞汁薰之。不得出。時覺耳中作痒。久遂無患。閱數月。忽右臂皮肉間痒不可忍。按之則有物蠕蠕欲動。數日後。遂至手背間。因以刀挾之。一蜈蚣躍然而出。色鐵白。食血已飽。從耳入臂。踰月而人無所苦。大奇。

彭少宰羨門。少以長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詞。皆一時香艷之作。至暮年每自出價購之。百錢一本。隨得隨焚。蓋自悔其少作也。余謂朱太史曝書亭集。其有功經史不少。而風懷二百韻。未免褻狎太過。兼實有其事。亦僅可删也。

圖花一郭姓者。忘其名。作詩送一友入京。其人短小。詩云。三尺驢兒三尺身。一鞭遙指帝城行。到京恰值端陽節。何處飛來大健人。

顏硯家僮名銀鹿。後侍魯公終身。

錫山杜太史雲川詔。江南名宿也。在木天時某尚書家一青衣甚艷。集諸名士賦詩。約入格者相贈。太史賦簾波詩。有銀蒜瓊鉤之句。尚書大賞。竟如約。或贈杜一絕曰。銀蒜瓊鉤句欲飛。詩成親擁麗人歸。紫雲見惠徒虛語。笑殺居家舊紫微。亦佳作也。惜不得其名。

近日談詩者紛紛。市井庸奴。略知識字。便握管操觚。自命主持風雅。且有借選詩以射利者。江西一某姓者。徵詩吳下。其所選已刻大半。皆當代名公鉅卿。及奔走聲勢者。此人曾登弄珠樓賦一聯。高自稱許。後聞人誦之。不覺捧腹。云、南湖水接東湖水。查浦山連灃浦山。由三十里海而一朝墳沒。須得巨靈移山手也。

東皋雜鈔卷二

天下山水奇絕處。每多異人。有某姓者。曾與數友同遊黃山。別有一徑。草木陰翳。絕無人跡。諸人皆以日暮憚往。某獨褰衣直上。遂窮幽歷險。至山頂石室。有一老人獨坐室中。見某至。呼其名。詢以家事。且言曾與某曾祖交好。不知其子孫近已若是。至夜留宿石室中。與一鹿皮。令寢其上。且謂之曰。飢時可於皮下覓食。某至中宵。果於皮下得桃棗數枚。食餓卽盡。天明徧覽室中。見石牀後有二劍。插地用力拔之。不能起。老者笑曰。此非子所能辦也。渴甚。老人令就室後小池飲。池僅數尺。一石板蓋其上。水清冽作酒香。中復有果數枚。自此飢渴卽造池飲水食果。隨盡隨有。竟不知其何自而來也。留數日。忽有一物類猿猱入室。向老者作拜跪狀。老者揮令先往。因請某曰。此處本一白猿所居。後爲異物侵占。猿與爭不勝。因邀予至此驅之。猿遂移入後洞。讓予居此。向者所見乃此猿邀飲耳。子可同往。因攜之歷數嶺。遙望林木蔥鬱中。有白光閃鑠。迫近。乃猿也。向老者跳躍作語。老者爲言某乃吾故人孫也。近來謁吾。故與同遊耳。猿出酒果與飲。暮復同返。老者謂某曰。家人索子已久。子可歸矣。某堅請留。老者曰。子有老母在。非其時也。贈一木杖。拔床後劍教之。對舞曰。曾此可以延壽。此後當於某年復會。其人乃覓徑而歸。至家。已失之數月矣。至某年大病。夢老人授以丹而愈。勁齋舅氏曾遇之燕京。時已九十餘。步履如少壯。往返數十里。不用

東馬，近以薦舉入仕矣。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豐夷猾夏，取此義，其說甚新。

韋木手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雎鳩也、鴛鴦也。鴛鴦古今多取其雌雄相守，此理殊異，不覺失笑。

石門曹氏，明司李諱廣之後，其曾房建於財而惟嗇，每夜門戶必手自扃鑰。一夕火起，戶閉不得出，全家十七口俱焚死，惟少子外宿得免。先是有病僧坐其門化草鞋錢十八雙，云可以解難，主人堅拒不許。廚下一婢獨嫁後數文，後火起，惟此婢離時得免，焚死者適如其數。宋夏英公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褥茶飲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着衫帽接客，無毀容，豪肥澤焉。近日世族子居喪有更甚於此者，殆所謂喪心病狂者歟。

昔聞數士子於試前請乩仙，俄至，乃黃山谷也。諸人以功名事欲得呂純陽問之，相與更請，未幾而稱呂至，先書云：諸君各飲墨汁一杯。飲訖，大書云：平時不讀書，急來飲墨汁。鄉有呂純陽依然黃魯直，豈魯直滑稽果如是耶，未知信否。

鮮卑呼被爲禿髮，禿髮爲孤之先，有名壽闐者，產於被中，因而氏焉，見晉書。

吳虎臣漫錄引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茶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余按晉書山濤遭母憂，武帝詔有曰：山太常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是晉時固通稱，豈虎臣偶忘之耶。

義興一獵者，暑月乘曉入山，見一巨蛇長數丈，臥嶺上，首垂而下，口張若箕，因以鳥銃中其喉，此蛇負痛疾捲，聲若風雨，嶺上之竹俱偃。焚之，臭經月餘，居民染其氣者多苦痛頭裂。

余鄉一巨宅多凶，人不敢居，夏月有乘涼其中者，會日暮見庭隅小穴中儀仗導從，紛紛而出，人馬俱長數寸，末後一乘輿者，冠帶多髯，儀形儼然，緣階而上，呵殿聲啾啾可聽，其人狂叫，倏忽不見，竟不知何怪也。

明季白司寇昂掌部時，一總戎失律，饋金請救，尚書受之而偶遺其事，竟棄市。後夫人生一子，尚書親見總戎入而產，及長，狂而騃，聞碎碗聲愛之，蹤絲竹，即日市瓷器擲之以爲樂，又市飛金數百，金從塔上因風颺之，日光熒爍，照耀原野，詫爲奇觀，一門客以木棉花種佳，玆誑之云：此西洋牡丹也，價數百金，如數償之，數年家貲蕩盡，窮餓而死。余舊居即其宅也，至今人多有談其騃事者。

昔人紀大姦，專尚異矣，余所見更有異者。族祖家一縣奴，素凶悍，一日，買肉焚羹中，令母犬往食，因從後姦之，始覺極熱，既而陽道不能出，痛不可忍，遂極力掣之，皮肉盡脫，叫號數日而斃，此皆天壤間奇事。

隋裴虔通，親弑煬帝，入唐不誅，爲辰州刺史，至太宗貞觀二年，始以謝罪僅削爵，流驩州，此亦漏網也。

唐高祖赦王世充而誅竇建德，與宋太宗鴆李煜而全劉鋹，同一失刑也。世充劇賊，百戰之餘，窮蹙始降，且弑君篡國，終不明正典刑，雖死於私讐，反爲之加罪。其人建德起山東，與唐未嘗爲惡，徒以救世充而

敗耳。至其破化及、爲煬帝發喪事，蕭后以臣禮，非當日嗣敗可比，反不能有一死。南唐自周世宗時入附，至宋未嘗失事大之禮，且後主文儒，非劉鋹殘暴比，處乃不免，何耶？然嘗論之，建德雄武類李密，而廣過之，雖智略不若秦王，亦一時之傑，使其不死，其才終不容於世。至李後主恂恂如才士，乃以詞語取禍，哀哉。

嘗謂唐高祖不及睿宗，知秦王之功而不能早定儲位，惑於嬖侍之言，終致巢隱之禍，以視睿宗舍長而立功，其明暗爲何如耶。

自古英雄未有不好色者，漢高之戚姬，項羽之美人虞兮，光武之陰麗華，蜀先主有懷嬴之寵，魏武與文帝爭甄后，唐太宗之武氏，并巢剌王妃，自此而下，其沉溺不悔者更無論矣。獨明太祖自馬后崩，中宮虛位者數十年，嬪御亦寥寥，汪廣洋以處令女作妾，遂震怒賜死，其不邇聲色，真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古今事有相類者，荀勗論牛鐸而樂得諧，唐李嗣真爲太常丞，鑄黃鐘不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宅地中，若有應之者，掘之得鐸，衆樂遂和。

海鹽鄉民家羊產一羔，一首二身，自頸以下相連，八足兩尾，民懼，即殺之。遠近爭視，此近羊禍。甲戌一月事也。又而數年前民家產一鴨，有四足。

城南抽宜園，中允楊公別業也。園中位置出夫人徐氏經畫，夫人工詩能書，爲鹽邑士女之冠。園落成時，合李鹽兩邑文人高會詩文，第其甲乙，他年得賦遂初，擬於此偕老焉。亡何夫人亡，中允亦去官，懸組之後留寓於茲，殆將十稔，賓朋滿座，詩酒流連，稱名伎王月君校讐文史，論者謂不減虞山宗伯園中黃白牡丹二本，爲公門下士河南某君所貽，花時爛漫，遊人雜沓，余以髫時曾一過焉。康熙戊戌，中允奉詔修城密雲，月君亦返棹姑蘇，荏苒歲月三十餘年，園已易主，雖曲沼猶存，而高臺漸圮。今春訪客城南，因縱步一遊，桑麻彌望，無復曩時之盛矣。亭畔桃花一株，嫣然欲笑，喟焉感懷，爰成二律，其二云：畫舫容與傍碧潭，層樓縹緲接晴嵐，東山高會賓朋驚，西洛名花顏色酣，事士文章留塞北，美人雲雨隔江南，桃花依舊臨風笑，偶影池中映蔚藍。此余中表陳子棐可作也，俛仰盛衰，不覺感慨，令人有江淹恨人、李嶠才子之歎。

烟草本夷種，嗜之者始於明季，近日士大夫習以爲常，大廷衆座中以此爲待客之具，至閨閣亦然。粵中一士遊某公門，自詡其技，曰善噴烟，因請試之。先淨掃一室，集諸公於中，四圍窗戶俱嚴封完密，用好建烟二觔，食之至盡，烟氣不吐，食畢然後驟口噴之，成雲鶴、仙神、龍鳳等像，不知何術也。烟草一名淡巴菰。長洲韓宗伯有長歌。

鹽邑朱讓烈號榆沙，工詩能文，久困場屋，每元旦以黃紙作表，願減壽以易名，自焚齋前及城隍廟焚之。至庚子秋闈報捷，不月餘即死，似有神促之者。其五言如亂鴉分古木，落日滿荒洲，蘆對雲容白，寒天木葉紅，梅花和客冷，春草倚愁生，西風吹古渡，秋水弔枯荷，空城延暝色，征雁下平蕪，牧笛一聲晚，江村兩岸秋，遠猜孤烟直，荒亭落照橫，七言如風穿堤柳鳴蟬咽，雨打池荷宿鷺醒，嵐押桃花睡夢去，黛依夏木

抱恙居。俱不失唐音。惜乎半生不遇。一第即死。哀哉。

天下奇技有不可解者。一人能口畫。先以五色紙嚼碎。或壁或門上離五六尺。隨口吐之。須臾即成臺閣鳥獸花木之象。工巧勝於綵繡。眞奇術也。

歐陽文忠有姬姓盧名媚兒。姿貌端麗。口中作芙蕖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

茄子一名落蘇。始於吳越時。錢武肅王諱石榴爲金櫻。茄子爲落蘇。

燕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

余邑周雅楷游源。以康熙己未召試入翰林。一日入直。聖祖忽問以增廣生員四字。周不能對。上哂之曰。四書尚不讀全。何云博學。後檢之。乃在子適衛章。圍外註。唐太宗置增廣生員云云。

蘭陵米賈王姓字君甫者。因商流落不偶。至乞食岳陽樓下。一日遇道士袁之招與同飲。因取菜汁畫一螳螂於扇。令持之索錢。比出店。則螳螂欲動。儼然生物也。因得資之以歸。後數年。友人處請乩仙。君甫亦在坐。乩忽大書一絕云。十年不見王君甫。今日相逢鬢已霜。可記岳陽樓下事。曾將菜汁畫螳螂。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淸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華亭宗伯題小幀山水絕句也。余曾觀之。畫筆明淨可愛。不類常所見筆意。眞佳作也。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爲末。至七月七日和烏雞血塗面。白潤如玉。按花蒂曰跗。花足也。花當、花根也。

廣西桂林府。滿山皆梅。廣花時作梅瘴。易染人。

余先字紡飛穎絕倫。年十一通五經、左國諸書。七歲時。先大父教以偶語曰。白面書生。即應聲云。黑頭宰相。大父奇之曰。此兒定不凡也。弱冠即嚴肅恭慎。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及長。刻苦力學。詩不嘗作。而所吟多佳句。如金陵鐘樓望月云。千里鼻聲歸岫遠。一天秋色入簾淸。春日遊陶然亭云。烟籠春水紅樓北。翠濕晴楊御苑西。淸俊不減唐人。丁巳元日云。文章海內誰相許。名字人間竟不知。聲情悲壯。磊軒師所云。眞堪擊碎唾壺者也。數奇佹得佹失。益憤激下帷。鬱鬱發病而歿。病中猶手一編不少置。疾亟。摩余頂曰。吾所以至死不廢卷者。亦望以功名不墮家聲耳。今已矣。未識兒能成吾志否。今某不肖。復漂泊無成。每憶斯語。輒泫然淚落。不知何時得慰吾父於冥冥也。

偶讀曝書亭集。紀譚石舟遇盜不殺事。以盜父爲譚君祖科試二等士。因嘆師弟之誼。雖盜賊猶知感恩。余祖每充同考試官。所取士輒一不終始成之。厥後負心者比比。其不忘師誼者。惟北直王槐三植一人而已。壬戌歲。余叔父過江西逆旅。主人之父備詢所自。因爲道姓名家世。此老忽驚拜泣下。乃余祖提學江西時所取士也。遂極款洽。明日復遍召里中同志數人。皆昔時所拔士。相與殷勤道故。臨別餽贐有加。夫一靑衿耳。獨感恩若此。以視彼之紆靑拖紫而遽忘其所自來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余使者處以人事君重任。但書公正自矢。不計私報。至世風炎涼。更何必較量。

逸華紀麗、胡震亨孝轅作。於陵子、姚叔祥士粦作。與天祿閣外史。俱萬曆間僞書也。二君皆鹽邑人。

李夢陽、擊生子也。其一先[illegible]。亦即空同也。

余里人有營葬穴已定。夜夢一偉丈夫謂之曰。余雷橫也。君所卜地。正是吾墓。乞少避之。其人不之許。迨穿穴。髑髏一具。脛骨長大倍常。徙之他所。卒亦無他。按龔聖予水滸傳有插翅虎雷橫名字。是眞烏有子虛耳。豈果有其人耶。抑姓氏偶相同耶。何以能見異於夢。而終不能爲他禍也。

崑山徐相國之後。有白玉酒觥。旁一猩猩據觥而飲。其色又純黑。脣眼獨朱。眞異寶也。

武林章藻功定績。癸未庶常。工四六。爲人狂躁喜事。諸生時科場後。俚部詩文多出其手。人畏其筆舌。因寅緣得售。有陳永興者。買油爲業。擁巨貲。歿後入鄉賢祠。搢紳往拜。必厚贈銀幣。章往而無所獲。遂憤怒適海寇投誠人黃明爲浙藩章與厚。力構此事。遣胥役手鋃鐺至祠中。鎖木主拽出之。後黃敗。罪款亦及此事。章反坐黃他事。革職居家。益憤憤。時查某爲少宗伯。章作書與之。首托其子舉人磨勘事。後力陳此事。謂事關學校。欲其從公論攻擊。查因事伏法。籍沒時此書遂達御覽。世宗惡其輕狡。幷摘磨勘事爲科場大弊。特逮下詔獄。杖四十。枷死。其子褫革。流廢西。

後漢蔡文姬傳。曹操問文姬先人墳籍。欲使十吏就寫。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按文姬先適衛仲道。後爲胡騎所獲。生二子。重嫁董祀。今乃云云。輒乃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乎。操爲漢賊。外假大義。文姬行事。正是相類。無怪乎其見許也。陳改之嘗云。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二語。使人有遺世獨立意。讀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便覺飄飄然天際眞人。想此語大類晉宋人。可入世說。

爾木葉某以喜子圖索題。按爾雅蛸蟰長踦。註。俗呼喜子。此東山之詩。所謂蠨蛸在室是也。今所畫乃扁形斑色。八足而長。壁上作窠者。此物本草一名壁錢。一名壁鏡。集解稱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貼牆壁間。北人呼爲壁繭。諸咏竟以喜子當之。殊未合。

近日士人攻舉子業。一經之外。束閣不觀。亦有頗負時譽。而空疎特甚者。笠亭賦招隱詩用感慨字。四明一友見之。譏其粗疎。其人固近日名士也。事出兩華非僻書耳。不與昔人同慨耶。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山谷此語。道盡學人通病。吾輩當以此爲座右箴。

今人但知靑溪爲佳麗地。按南史劉瓛傳。瓛字子珪。沛郡相人。爲齊世大儒。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靑溪。

宋魏泰東軒筆錄。載王荊公子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妻日相鬬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此婦無罪。欲以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時有王大親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之語。按史稱元澤未冠著書千百言。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不類失心者。其後病疽死。魏泰所云。恐未必然。細味其眼兒媚詞。所謂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又云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意元澤或是病婦者。不然。人即失心。亦無遽嫁其婦之理。荊公雖執拗。當不至是。

金沙荊月娟娟氏。余叔母母也。適莊氏。早卒。工詩。如遣興云。暫向蘭陵玩物華。數椽茅屋托生涯。門前春

水通千里樓外晴烟見萬家好夢猛驚城上鼓旅愁偏對雨中花船來底事添吟興竹放清陰礙碧紗春日云東風搖曳艷陽天花自芳菲柳自眠最是日長無一事蕭然茗椀竹爐邊初秋云白蘋紅蓼滿芳塘殘暑猶蒸尚未涼最愛晚來清絕處一泓秋水浴鴛鴦

澄江是鏡字仲明託名諱華鏡室聖柯山梅其壯麗聚門徒百十人壬申、甲戌、保舉經學一時數大老連章薦之高臥不就名益高近爲胞弟告發共三十餘款多有不法事常郡侯宋諱犧璧玉陽人深惡之毀其廬造書院時適有姦僧某擁巨貲亦爲宋公所訪會田八百畝並入書院爲膏火費院中告示首舉二事所謂經明行修之儒乃與淫惡不法之僧並提而論可爲浩歎

東皋雜鈔卷三

今人於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往往以爲詩讖如劉希夷之年年歲歲花常在歲歲年年人不同是矣蘇子美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昔人以爲天數然東坡之事如春夢了無因不居然鬼境乎又如樂天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爲十八歲病中作而樂天壽至七十五讖之說何足信哉

虞邑某姓女已字黃某一日病死忽起坐作京師男子音云前生與此女有讐因執手唾罵連呼索命忽又作蘇音男子極力排解且呼其家人至前爲言此女前生爲舟子此人是京蟬蠟匠積銀數十金爲舟人擠水殞命壽之十餘年今日始見但此事尚可商量因問此女字人未爲言結婚黃姓女點首云既是有夫婦女可訴於本縣城隍再得銀錠數千此人自然依允且此女可即送之夫家若留其人必復至其家一一如言此女即甦至今無恙

桐城方姓者寶一硯質甚粗硯池中有兩足印另有一石刻裸身小兒立之印中則水涔涔從勢中出如渦然側度雖俗而甚奇昔江南李後主有一寶硯池中常浸一石魚水終不涸後爲陶學士穀攫去置他硯中即不效亦此類也物類相感固有不可解者

古器不遇識者湮滅不傳往往而有虞邑一舊姓衰落後貿一破廚中得一物似石非石似硯非硯、硯買

廚者以二百文升之後入高學士士奇家云是漢宮中雁押也高得時已轉售數賈其價千金矣又雷威琴一張在舊骨董店中爲張氏優人所得攜入京師送一部郎亦不甚寶也後其人因事下獄以琴餽一當路因得脫此公大寶以爲眞雷琴所謂百香是也并詢所從來此優因大邀寵愛後以軍功入其名得一武將云

海寧彭秀才聲山繼配某氏攜前出二女極慈愛長女嫁後已沒一日婦病死忽起作長女音喚其父爲言母爲寃司船所拘速送數十萬楮鏹可放轉遲則船開不及矣如言焚之閱一夜而婦甦亦言爲寃司所拘後見長女送鏹始得釋臨行時爲一厮人以熱油滴目中痛不可忍一月果瞽矣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充母王逸少師也王子敬五歲已得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甲戌七月汎海中浮一物巳斃首如牛露如蠏無足有皮四片如蝶重六百餘斤或云玳瑁也骨爲邑令蔣君所得

海虞徐稍晚得奇疾自聽其身中有鑼鼓聲如禪家課誦者初在足指漸後隨時周歷或在背或在首正午則在心他人不覺也後遇一胡僧云能治之以油一盞煎百沸令徐臥梵語移時以油從背上沃之倏然而過竟無痛楚此病頓絕矣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嫌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微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數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緣鬟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燕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宋李南金詞也有大家亦流落可歎者李賄以此詞淒婉風流居然作者南金號三谿冰雪翁見鶴林玉露

杜詩天棘蔓青絲鶴林玉露以爲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用事較切但以己公爲齊己則大謬耳

岳珂桯史載王義豐館娃賦以爲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町其中有曰夫差之寶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繫侯權使儀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吾嬴之姝適足爲我娛胡得而觸吾之衿桀楯可居適足以華吾廬胡足以墮吾之都通篇立意如此荊公亦有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伯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同一翻案也不知女謁盛則忠臣誅讒諂進勢所必然斷無兩立此桐議論皆書生之見耳

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南宋盧陵陳劉材詩也

鶴林玉露謂杜摭雁詩幷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噂沓讙喧又謂詠鷗末句幾葦滄海上清影日蕭蕭以與士當高舉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自取賤辱如浦鷗也此種皆宋人說詩習氣後人泥之必至字字穿鑿矣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周公謹齊東野語。記賈秋壑事。謂趙師羿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藝武生之憾。許及之屈膝。費士寅之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所造。周密祖父所言。似出公論。然君子惡居下流。一失足便爲萬世口舌。可不慎哉。

張魏公浚之殺曲端也。何異秦長脚之於武穆乎。後人徒以其子請學。從而推許之。且謂符離之敗。鼻息如雷。謂是心學。豈師失地。使宋之兵力一蹶不振。雖心學何益哉。先是隆興元年浚謀先取山東。王大實、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輔諸賢交贊之。獨史浩不然。屢爲孝宗陳親征之患。且謂浚曰。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徒慕復讐之名耳。明公四十年名望。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不聽。決意出師。浩因請罷。出知紹興府。果大敗。齊東野語載之甚詳。執謂浩小人。遂無謀哉。浚與武穆論酈瓊王德事。其褊亦甚矣。至其薦秦檜尤失之甚者也。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再遷睢陽。某后不肯。事死於汴。元遺山詩曰。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向誰憐。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見山房隨筆。王阮亭但謂其擬張祜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虜者耳。豈未見此耶。

老學庵筆記。記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後。文人薄命哀哉。

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田家婦也。工詩詞。不假師授。然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百計謀之。終不可得。以艷語投之者。罵絕不答。可謂以禮自守。勝於張紅橋、姚日華多矣。近見其詩詞。如孤鴻云。碧霄遙天。但暮霞散綺。碎剪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個。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鳳縱好。寧是姻緣。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河半水。且度流年。稻粱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烟。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來閒倦飛悞宿平田。殘燈云。已暗忘吹。欲明誰剔。向儂無焰如螢。聽土堵寒雨滴破三更。獨自奄奄耿耿。難斷處也。忒多情。香膏盡。芳心未冷。且伴慶青。星星漸微。不動還望你淹煎有個花生。勝野塘風亂。搖曳漁燈。辛苦秋蛾散後。人已病。病減何曾相看。久朦朧成睡。睡去空驚。雞鵝[illegible]叅半。亦頗不俗矣。七言古頗學長吉、飛卿。惜不能全記。

錢牧翁於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於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刻本壯子。實係更定云。見柳南隨筆。虞山王東溆應奎著。

又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錢牧翁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鋃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塗。無剌剌可憐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遏絕紙筆。臨風闇誦。飲泣而已。夫寄弟也。而謬曰寄妻。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翁原配陳夫人尚在。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彼乃悍然不顧。即此一端。牧翁之不惜行檢可知矣。

又漢書。河間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於詩序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何異。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力辭之。先生沒。門人私諡爲文介。即此一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見柳南隨筆。

獨見、臥履名。道中、枕名。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徐靈淵名璣。詩曰泉山集。徐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趙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集也。

宋樂字玉才。虞山人。詩才超逸。五七絕尤工。其憶金陵云。新月清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回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青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見柳南隨筆。近日刻詩有儼然取入者。亦可笑也。他如送別云。別離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送君船。秋思云。晚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遙色先從望裏來。答揚州孺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尚堪。日霧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蘇臺柳枝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閶門過去胥門路。一樹垂橋一畫樓。年未三十。嘔血死。長洲沈侍郎確士定其廟學齋集二卷。

明三案。紅丸中、李可灼爲河南太康人。迄今其子孫尚秘紅鉛方。明逆案施鳳來、當湖人。沈客子刻當湖詩乘。鳳來孫與客子中表兄弟也。持其祖之詩乞付梓。沈謝云。令祖列名逆案。殆不可。幾飽老拳。然終肯而不選。阮亭常云。吾輩今日立品正。爲他日文章地。雖於聖賢文行之義微似倒置。然亦庶幾自愛矣。

小學之不講於世久矣。士大夫詩文往往有使別字者。近閱柳南隨筆。其論五車韻瑞。大有裨益。因節錄於左。支韻靡字。亡池反。音縻。繫也。與縻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纖少儀。國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婸靡、侈靡、妖靡、妙靡、綺靡、綺靡之類。並上聲入紙韻。而此書收入平聲矣。嶷字在支韻。音宜。在職韻。音逆。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字相叶也。而此書亦作平聲矣。支韻釐字。都其切。音釐。理也。史記孝文本紀、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禧。與禧同。而此則與丕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美稱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朱子註四書。於誰毀誰譽章兩譽字爲平聲。而他處不註。而此書則與廣譽、光譽、名譽、嘉譽、聲譽並作羊諸切矣。齊韻齊字。俞題切。同臍。等也。整也。而禮記火齊必得。食齊、藥齊、醬齊、飲齊、和齊。並去聲。即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至趨中采齊。音慈。他書有竟作采茨者。即楚茨之詩也。當入支韻。此書則與思齊、德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宓不齊之類。並讀作齊矣。文韻斤字。舉欣切。音巾。詩、斤斤其明。朱子音去聲。讀如僅。爾雅云。斤斤、察也。故毛詩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別。此書則與釆斤、百金斤、郢斤、匠石輟斤之類同收矣。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音貫。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讀平。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讀去聲。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此書

則不分，彙收一處矣。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史讀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顏書
蘇氏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豈如吾甥不流宕。
丞相郎中丈人行。皆仄用。此書則與鵷行、太行、顏行、雁千行之類並收矣。商字內從八。爲尸張切。音傷。入
陽韻。商字內從十。爲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尚書緯劉爲商。古今韻略引士喬曆云。日
入三商爲昏。此商字與商字迥別。此書則以三商收入陽韻矣。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莊子
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逕庭、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此書則與趙庭、
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凷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苫枕凷是
也。此書則以凷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由。收入尤韻矣。鹽韻占字。職廉切。視也。而口占二字則
當入豔韻。作去聲讀。音戰。漢書陳遵傳。遵憑几口占。書牘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
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註。並音之贍反。又通雅、王觀當五王出閣。劇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勅。皆言不
起草也。此書則與不占、玩占、宦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

識字之難。雖前輩有所不免。牧齋尚書誤履大廉家字。不審姑。而押入六麻。如李貢才名噪若耶。繆襲有
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虞號大家。也不歸裝潢字。昔怕臘切。而讀平聲。如蠶軸裝潢要簽
新是也。漁洋司寇誤讀胥字。如不獨寒潮泣子胥。胥字未聞有讀蘇者。不應押入七虞。荒臺胥草認姑胥。
胥字則讀蘇。又不應押入六魚。與蟹胥、華胥、韓胥、館胥、餘胥同作相居切矣。又雙數數字。周嚴、珠嚴玉數。
禮記、有虞氏之兩敦。俱音對。而焦山古鼎詩則押入平聲矣。他如都元敬歷實胡家珠之實爲假。而不爲
古。王魯南履泛灣之履。泛爲汎而不爲捧。至近日讀匯類之匯爲非而不爲分。宋齊爲齊而不爲矣。肆夏
爲四而不爲叢。大行爲平聲而不爲去聲。此類夥矣。

本朝詩人。有兩譯胥門。一爲虞山邵陵。字湘綸。一爲晉邑邵長蘅。字子湘。同號胥門。俱于思。並有擇贅之
目。昭文翁司寇叔元致致贍。頗極聲伎之樂。嘗纂春閨諸東園。以女顏二入侑酒。湘綸賦詩云。平泉草木
盡泥沙。隨紛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遣司寇歿。湘綸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嬌
四幅教邊識。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舊門西畔白楊風。又有秋柳詞亦佳。詞云。萬樹黃金縷。
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
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烟疎雨。水村茅店。六代由河斜照裏。無數暮
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人管。長亭路。連天遠。其爲當未見。不若子湘
之著云。

柳南隨筆載。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宏光暨大學士馬士英走。僞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
鐸、禮部尚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
薄。蓋表己之廉潔也。其所具柬。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啓上貢。
計開。鎏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蟠龍犀杯一進。葵花

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王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廉宮扇十柄。
眞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眞金杭扇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
箸十雙。右啓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郡人張
滉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得見王鐸以下送禮帖子。而紀之以略。王佐又語滉云。是日錢公奉帖
入府。叩首據下致詞於王前。王爲色動。禮接甚歡云。又紀田雄執宏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
第。令諸降臣一一上謁。諸臣見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
遂據憎呼叱而去。曾王佐親見其事。是日獨錢公伏地痛哭不能起。王佐爲扶出之。

吳祭酒梅村。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纔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華巳爲名諸生。年亦及強仕矣。湯餅會
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由不斷青
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曲。羅袖香消土滿頭。海昌以誹謗伏法。其女徙邊。途中題壁詩也。見柳南隨筆。然絕
無其事。是好事者爲之耳。

順治乙酉五月。南京破。柳如是力勸錢宗伯死。宗伯顧不能。柳奮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
明掄館宗伯所。親見之。後宗伯之遇傳。柳氏亦在此耳。近日有題河東傳者云。虞山不死河東死。地下相
逢也斷腸。

錢唐洪大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進御覽。都下盛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具。大會生公
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爲質定梁相國淸標。具柬者爲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
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擬人。賴相國挽
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査太史愼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
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
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値送客出。僮從衆中一揖而巳。
明日。亦以與會削籍。省齋云可爲高興者戒。

海昌陳相國素菴。配徐夫人名燦。字湘蘋。工詞善畫。吳人也。崇禎中。相國春闈下第。南遊。舟泊吳門。過
雨悶甚。覓散步處。聞徐氏繡花石。因獨詣之。先一夕。徐翁夢黑龍碎其金鯽魚缸。是日相國至。方徘徊花
竹間。誤觸一盆。隨適碎其缸。相國方踧踖致不安。擬索價償之。而徐翁欣然問姓名。因留小酌。備極款曲。
酒酣。自言有二女。俱有才色。願奉箕帚。時相國適喪偶。聞之心動。素聲子平。遂索其二女于支歸舟推之。
則皆貴。惟長女微帶桃花星。因納其次。卽夫人也。抵家後。相國乃翁以其不第娶妻。大怒。欲立遣之。太夫
人聞之曰。此女果佳。卽當告之家廟。以婦禮處之。不然遣未晚也。及至。見其端麗莊重。卽以新婦呼之。後
與相國偕老云。相國既任本朝。一日過良鄉。邂逅一妓。其貌宛與夫人相似。詢之則涕泣自言姓氏。幷道
亂失身故。卽徐翁長女也。因贖歸攜至京師。後歸一滿洲武臣。其人後至八座。亦爲命婦云。

素菴相國燕京雜詩十二首，作於甲申四月，蒼涼悲壯，不減唐人。所惜者局外快心之語多，故國舊君之感少耳。如幽燕都會歷元明一首，六句俱敍帝室山河之壯，而終之以誰使金甌終缺陷，赤眉青犢滿都城。是儼然以亡國之主責思陵矣。次云，未歌玉樹已亡陳，不築阿房亦覆秦，已字亦字，言思陵雖絕去聲色，焦勞夙夜，亦終必亡也。是隱然謂國之不臧矣。故又云，烈皇亦是英明后，辛苦興邦反喪邦也。他如翻城虎旅元牙爪，揖寇貂璫總腹心，南渡有人曾死諍，西征無將不生降，忽驚流矢蕃丹闕，尚有鳴珂導錦車，造膝圭臣徒對泣，同心兵賊久輸平，言任用非人，駕御無術，中涓之奸橫，戚里之驕奢，共成一敗局也。相國在明季，以奸臣子永不敍用，故於其亡也，不無幸心焉。然如詩人忠厚之意何哉。舅氏刪濫存齋公曾云，公詩千帳美人歌夜月，四郊殘鬼哭秋星，美人當喪亂之際，對此夜月，豈盡歌者，此一字即是見公富貴之念深矣，欲以悲字易之，是雖褻者不諱也。

明挺擊案，會審御史勞永嘉，今石門人也。當時鄭國泰賄以七十萬金，遂於中夜剪張差舌，使無左驗而止。永嘉受賄時曾云，七十萬金連子孫買去矣。

崑山徐健菴司寇歸田後，重謀起故官，事已效，俟詔命至即行，計重陽前數日必到，偶以他故稽遲，司寇日挾門客數人，登洞庭東山飲酒，俟召，遂以勞頓停滯得疾，比詔至，殁已數日矣。先是長洲韓宗伯元少亦家居，司寇以獨起無名，因并謀起韓。詔書有已經處分官之徐乾學，原非處分官之韓菼，蹐故宗伯詩有云，臣免處分原異數，病聞閶闔更殊榮，韓以濰縣朱令事詿。康熙己未徵詩博學鴻儒，其中鉅儒碩學人盡知之，而五十八人姓氏亦有湮沒不顯者，余特誌之，以彰國家掄才之巨典焉。一等彭孫遹（駿孫，海鹽人，進士。）倪燦（闇公，上元人，舉人。）張烈（武承，大興人，進士。）汪霦（朝采，錢塘人，進士。）喬萊（子靜，寶應人，進士。）王頊齡（顓士，華亭人，進士。）李因篤（子德，富平人，布衣。）秦松齡（留仙，無錫人，進士。）周清源（雅將，武進人，監生。）陳維崧（其年，宜興人，生員。）徐嘉炎（勝力，秀水人，監生。）陸棻（其友，平湖人，進士。）馮勗（方寅，長洲人，布衣。）錢中諧（宮聲，吳縣人，進士。）汪楫（舟次，休寧人，歲貢。）袁佑，（杜少，東明人，拔貢。）朱彝尊（錫鬯，秀水人，布衣。）湯斌（孔伯，睢州人，候補參議。）汪琬（苕文，長洲人，候補主事。）邱象隨（季貞，宣城人，拔貢。）二等李來泰（石臺，臨川人，候補參議。）潘耒（次耕，吳江人，布衣。）沈珩（昭子，海寧人，進士。）施閏章（尚白，宣城人，候補參議。）米漢雯（紫來，宛平人，進士。）黃與堅（庭表，太倉人，進士。）李鎧（公凱，山陽人，進士。）徐釚（電發，吳江人，監生。）沈筠（牧平，仁和人，進士。）周慶曾（燕孫，常熟人，進士。）尤侗（展成，長洲人，原任推官。）范必英（秀實，吳縣人，舉人。）崔如岳（泰五，獲鹿人，廩監。）張鴻烈（毅文，山陽人，監生。）方象瑛（渭仁，遂安人，進士。）李澄中（渭清，諸城人，拔貢。）吳元龍（是仁，華亭人，進士。）龐塏（霽公，任邱人，舉人。）毛奇齡（大可，蕭山人，廩監。）錢金甫（越江，華亭人，進士。）吳任臣（志伊，仁和人，監生。）陳鴻績（子遹，鄞縣人，舉人。）曹宜溥（子仁，東鄉人，貢監生。）毛升芳（允大，遂安人，拔貢。）曹禾（頌嘉，江陰人，進士，中書。）黎騫（[illegible]，浙江人，拔貢。）高詠（阮懷，宣城人，候選知縣。）龍燮（理侯，望江人，廩監。）邵遠平（呂璜，仁和人，光祿寺少。）嚴繩孫（蓀友，無錫人，布衣。）以上五十人，俱以翰林官分補授內閣中書。七人，王方穀（新城人。）朱鍾仁（近大，山人。）申維翰（周伯，揚州人。）王嗣槐（仲昭，仁和人。）鄧漢儀（孝威，泰州人。）王昊（惟夏，太倉人。）孫枝蔚（豹人，三原人。）未與試授中書者二人，傅山（青主，太原人。）杜越。

茸人。

康熙辛卯會試，總裁爲遂寧張天如鵬翮，江右李穆堂紱，闈中去取，惟李意所欲，張特備員而已。收廬一時名士，而其闈卷賄賂亦復不少。禁中亦微聞之，故御製詩有黃竇埋沙四塞天，今朝出榜正堪憐之句。榜發後，士子蜂聚，毀李之外戶，明日復聚毀其內寓，李大怒，入奏，旨發刑部，以不識姓名舉子結案，終不株連一人。李遂罷職，發子牙河効力，聞當時爲首者爲海寧陳木初稹，余舅氏行也。李欲指名入奏，存齋舅氏時掌兵科，力與之角，遂得不坐，亦危矣哉。

陳明遐者，淳安之茶園人，少業銀工，邑有海公祠，前令瑞遺愛也。偶來一茅山道士，貨藥其中，人未之信，有乞者久跛，與之藥，一夕步如飛，始共神之。有好事者訪之，不遇。明遐獨往，道士故在也，謂之曰，與汝有緣，因出書一卷授之，皆呼風喚雨以及占卜遊戲之事，盡得其術。嚴州有漁戶某女絕明豔，明遐計私之，以木棉花作狐狸狀，吹氣入其舟，此女即發狂疾，醫者不能愈，父母憂之。明遐因令人授意，謂非己莫愈也。延之至，即醒如常，去即狂發不可制，因留宿舟中數夕而苟合焉。已而有娠，其女之夫家訴於官，逮明遐至刑詢之，盡吐其實，追書焚之，杖配江北。徒滿，思茅山甚近，復往尋道士，及至適遇焉，留宿復教之山地水仙諸術。時江南採珠者以調選入都，明遐隨之至山左，而資斧竭，陳曰，無憂也，所餘止銀一錠，因中分之，書符其上，朝用其半，夕即飛還，回環不盡，宛然青蚨術也。及抵都，選得嚴州府，大喜，攜陳歸，盡去其故案，而以術行焉。水仙者尤靈異，其法書符黃紙上，而空其半，隨所欲問，共書其下，不一人也，不使知之，設香案拜候畢，以水一碗，覆以黑綃，吹水成字，或詩，或排偶句，俱驗。辛卯春，朗齋舅氏以闈中題詢，首云瀟灑毛詩學問多，舅固治詩也。次云佛經之內好礎磨，當時不喻，及發題，則子曰然，有是言也一節。其上爲佛肸召一節，字俱題中所有，先是外父與四七兩舅氏俱未第，外王父以諸子詢，末云，內中還有荀邊文則放哉，舅氏名世儆也。是科果中，有沈某以得子問，詩云，似妾還非妾，與妻正相當，金粟香飛處，應須賦弄璋，時方私一婢有娠，後果產一子焉。有張河者問之，云挾弓乞丐在水旁，則以姓名爲謔，後其人亦終不遂。其奇中多類此。後以老病死。近聞其子更有和慈異術。

素菴相國仕本朝，世祖章皇帝寵眷優渥，而性頗忮刻，爲滿大臣所怒，上亦稍疏之。會太夫人七袠壽，世祖御筆畫松竹賜之，謂曰，汝將自行祝壽乎，抑遣人乎。實諭之歸也。相國以遣子對，上默然，後怒者益甚，安置瀋陽，仍予大學士一品俸銜。許不久即召，居既久，因謀賜環，命家人褚正陽以黃金三百賂中官某，於上前道及，後閹以他事籍沒，事露，爲御史以交結近侍參奏，革職長流，居遼。一日，騎馬過山寺，仰見額題曰素庵，訝甚，及入門，一一如舊經歷，中一室扃鑰已久，啓之，見壁上題詩，即己舊作，因恍然悟前生是此庵僧也。既歸，忽忽不樂而卒。夫人徐氏尚在戍所，聖祖仁皇帝行邊，以囚婦迎駕，上問有子女否，以孤身對，上憫之，特赦一城，放歸。家人褚正陽家資百萬，藉以竣功得歸老故籍。夫人在戍所立願畫大士像一藏，至今流傳，東人爭寶之。

五山志林

羅天尺撰

序

機械之所流露。橐籥之所吹噓。極乎譎牘不齊之致矣。將欲廣其聰明。悉其考鏡。端賴有外史方志爲之紀其實而存其跡焉。南海一大都會。而登俊、拱北、安東、梯雲、華蓋、五山開。尤所稱氣盛衣冠之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詭制殊形。千變萬狀。迭見于其間。劉熙釋名曰。記、紀也。紀識之也。又曰。書、庶也。紀庶物也。亦言著之簡紙。示不滅也。五山之故。重有賴夫書而記之者矣。孝廉羅君履先。五山中之文獻也。生平嫥悃練要。採藻攄芬。領袖羣英。楷模多士。于其地之前言往行、遺文軼事。舉夫羣名文物政教風謠。下逮蟲魚草木、與居與稽。而得之見聞者、肇于書記。藏之篋笥者、壽于棗梨。江淹曰。修史之難。無過于志。羅君固已爲其難焉者矣。歲庚午。余承修順德邑志。于所輯五山志林。多所擷取焉。因嘆其嘉惠藝林者。非淺鮮也。揚子有言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披其記載。考其勤蹟。見聞可廣。約卓可幾。是將與荊州記、吳越春秋諸書。同發南國之英華。而爲瑞世之瓊瑤矣。

凌江胡定撰。

余年十七。應府試五年。日覓十三藝。得悸疾。掩關石湖瓊峯山房者十四年。先大母梁夫人、尉弄曾閣置四子書。不得讀。日抽案上數帙。稗官野史。以消永日。自念太史公周流天下。乃獲著史記。余局斗室中。勤十數年。無從閱歷。得古今天下掌故而錄纂以成一家言。身所未歷。不可徵信。遂于邑中近事。耳聞目見者。輒錄投敗簏中。雍正六年。詔天下纂修大淸一統志。余邑大夫柴公。嘗採輿聲。命與諸君子編輯局中。未閱月。藩憲王公。數爲省局分校。屢辭不獲。在局三閱月。又以多病不任事。衛總局庶常魯公放歸里塾。爾次從事。雖未有所撰述。而得備覽其中嘉言懿行。心有所欲。輒自私錄一册以歸。蓋亦耳所習聞、目所習見。可以傳信者也。十年閒、省試公車之暇。授書馬寧、錦鯉、羊額諸鄉。爲廿載。計村莊無事。遂得理其前後所錄。畢註之。所合前朝、國朝。爲八卷。內有標題。名曰五山志林。要皆敘述舊聞。組織名論。竊比劉肯閒有論著。亦明向往。非敢有所予奪于其閒。聊以誌吾病廢之歲月已耳。乾隆辛巳中秋日。書于石湖之獻厓軒。時年七十有六。百藥居士羅天尺撰。

五山志林 序 一

五山志林

總目

卷一　述典

卷二　識今

卷三　談藝

卷四　傳疑

卷五　闡幽

卷六

　紀勝

卷七　辨物

卷八　誌怪

五山志林卷一

順德　羅天尺　履先撰

述典

登於史、典也。登於郡邑乘、典也。宦斯土者。生斯土者。客斯土者。斯土巾幗而鬚眉者。登諸史册。美不勝收。鐘鼎旣銘。不入兔園之册可也。而取法貴近。見琴見夢。不若對懿行。捧嘉言。入寶山而空回。對熊蹯而食指不動。非情也。爰錄一二。志予向往。且以示論古者。毋曰韓山片石堪對已哉。

衣中詩　　桃源賊雙死節

不爲逆豎腐童子　　議禮廷杖二諫臣

迎宴不許謁家廟　　勸舅化夫

寶牆　　牆壞不脩

疏秋壑誤國　　瓜大于蛤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何恭人

諫迎生佛　　孝友無名姓者

出喉不即死　　乞宥練子寧黨
柔遠祠　　禁淫祀
沈公撿奸　　化民
六自償　　報讎
父子直節　　奪回擄口
勝誦忘餓　　蠲民隱戲
鸚鵡山祠　　平步六逸
斥奄黨　　貢女官
逐宦者

衣中詩

邑志逸聞云、王清、清遠衛指揮。黃蕭養攻圍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賊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還廣城中。大書詩云。兩擲天青鎮百蠻。偶因兵敗不生還。縱寄身世輕於葉。磊落襟懷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幾回夢墮鬼門關。激君獨有衣相寄。為我招魂宇宙間。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桃源賊雙死節

邑人梁奎、區瑞、同時為邑諸生。並有文名。奎從江門遊。甚見推重。以孝友聞。趙督學表其堂曰愛日。舉於鄉。判袁州。值桃源賊數十萬薄城。將弁皆怯伏。奎拔劍斫案。誓殺此賊。挺身出戰。遂遇害。瑞負氣節。數屬教官。衙之密子班。簿中註瑞不到。能為吏。尉德興。檄修萬年縣城。版築方具。桃源賊突至。且城且戰。相持數十日。力竭。為賊擒去。欲降之。瑞指其旗曰。此皆節義文章事。從鼠輩耶。至死罵不絕口。事聞。各贈廕一子。奎子世衛。八品官。瑞子健。古田典史。御史姚涞、雙表其門。邑人祀於崇義祠。石洞曰。奎死袁州。瑞死萬年。故志不錄。祇於子賞官見之。豈少之哉。以死勤事。祀於其所可也。劉義稱龍頭人。故並祠。然與史多不同。余弗詳之矣。尺按石洞志。奎瑞之祀袁州、萬年名宦。宜也。雍正間。樓撰縣儀。以余祖維忠於黃賊蹂躪時。上書捐地建邑。為有功。則宜祀。詳請兩院。得並祀崇義。起石洞於今日。當稱允協。而省志以邑無新志。未入。亦缺事也。

不為逆監厲童子

邑志云。黃著字子誠。龍江人。起家進士。知安溪縣。以循治劇。調泰興。逆璫檄揚州縣厲童子三百。不聽。擢戶部主事。武宗親征。充前道督餉使者。賜斗牛服。晉郎中。以足疾歸。天尺曰。吾粵兩漢劉鋹。宦者用事。多竊狀頑。執役禁中。以媚漢主。後來潘美平粵。鋹降。宦者擧緣衣冠以見。美曰。此輩椓人多矣。盡戮之。夫不奉命椓人者。即可識椓人者也。快哉。

請廷杖二諫臣

邑人劉士奇、張燦、性皆抗直。士奇官刑部員外。燦官禮部員外。嘉靖甲申七月戊寅。諸臣以上欲稱孝宗為皇伯考。相率赴左順門哭諫。上怒。收繫獄。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廷杖。士奇、燦俱廷杖。而燦竟死。僅年三十八。士奇後出知梧州。多異政。而燦生平事尤奇。燦字景川。善昭孫也。為諸生時。里豪侵其祖墓。善昭以貪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祖墓得歸。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更不能容人過。直指毛鳳遊飲。語不合。遂擧之。舊謂見義勇不顧其身。惟吾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石洞曰。或傳燦見時有妖降其家。語他日登第除拜。悉驗。戊寅諫大禮。先一夕。復來止之。燦不聽。神怪之說。縉紳不道。信然。斷而能行。鬼神避之。燦不他乃祖矣。

迎宴不許謁家廟

邑人梁亭表。中萬曆鄉魁。知南安府。張獻忠陷南康。飛檄諭降。表誓以死守。甲申聞京師變。痛悼得病而卒。子若衡。擧崇禎庚午鄉試。令永綏。流寇陷湖廣。桂林大震。衡泣與母訣。誓以必死。俄遷左州守。害外艱。訃至。歸未幾。故閣部陳子壯擧兵向城。制府佟養甲、知衡與閣部為郎舅。遣致書招降。不從。遂見殺。衡子宗典。中順治甲午擧人。迎宴日。母陳氏叱詫不令謁家舅。母即雲淙先生妹也。可謂賢母矣。豈惟無愧于兄。亦可對翁夫而無怍者歟。

勸舅化夫

石洞志云。馮氏者。旗津歐公池善其夫鐵子、兩伯兄、皆庶出。舅欲厚其財產。先召馮欲之。馮曰。嫡庶子為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皆三年。馮曰。三子皆大人所生。服既無別。財產其可有別乎。若是非妾所屬。亦非敝人福也。舅嘉歎而從之。徐氏者。龍頭梁亞三妻。其夫偶與惡少往來。將謀為盜。徐竊知之。一日置雞酒。飲食其夫。夫醉飽。徐曰。隻雞斗酒。用之不衛。何苦舍生為非。其夫感悟。不與偕行。後惡少事覺伏辜。其夫獨存。

賢璫

廣東舊志云。陳準者。順德北水堡人。景泰間。進為內侍。給役內廷。不奸用事。嘗朝廷設一坐於東華門外。號曰廠。命太監守之。至汪直、尚銘、則恃寵恣意。紊亂綱紀。羅致百僚。縉紳氣奪。而銘黷貨尤甚。成化甲辰。銘敗。以準為太監代銘。準下令軍校曰。大逆若告我。非此。則有司之罪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準為人平恕清儉。時有欲入人罪幷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逡巡數日。整衣冠。閉門自殺。

屏壞不修

通志云。梁孟祥。順德人。性至孝。永樂初。父以吏長流口北。孟祥甫四歲。攜手牀屏下語之曰。吾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父果不還。祥自後歲時泣拜于屏下。艱久屏壞。人令毀之。祥不聽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亦不復娶。

疏救堅獄

邑歐虞部集云。余七世祖九峯先生。宋淳祐末、與樂清劉黻、古水鄒渢、同游太學。景定初。與三學諸生伏

闕上疏。論賈似道專政誤國。不報。遂去。闢書院講學於家。有詩集十卷。

瓜大於蛤

石洞志云。張拱辰尙氣節。能官居鄉。有獻百金爲壽而請關說者。託族子以聞。竭拱辰耘瓜。族子示金曰。有貨如蛤。何苦耘瓜爲。拱辰曰。吾瓜大於蛤也。妻子幾不能給。御史陳聯芳表其里曰清白。

代兄爲縣學生中式

明朝洪武初。法嚴峻。人莫敢爲郡學諸生。黃迪人何昌者。能文。有與其父怨者。則籍其兄爲縣學生。豪長者爲請不能免。昌奮曰。朝廷建學育才。能者登庸貴矣。何免爲。遂代兄爲南海縣學生。南海分立順德。遂爲順德縣學生。未幾中式。知麗水縣。有政聲。

何恭人

邑志雜記云。宋羊額何世忠妻李氏。以粟餉軍。封恭人。賜山田以葬。今番禺何大山其墓也。所謂野人牧長。窮鄉寡婦。猶抗萬乘名顯天下者耶。

諫迎生佛

鄧曉、字景暘。龍江人也。少沈毅。鄉智之謂石城也。邑令擇請仙亭居之。曉師事焉。中鄉舉。爲御史。劾參政王奎、參議黃泰、白金、僉事李淳、曾宸濠黨也。刷卷四川。諫迎生佛。持論侃侃。與邑黎子古同轍。未幾爲忌者所中。出爲瑞州同知。居官三十年。窮約甚於寒士。嘗治室。梁夾。比鄰惡其蔽。卽截其檻。世人得一命而以武力加於鄉黨。甚者兼并。可勝道哉。死後。邑令沈鐵、白兩臺表之。謂居官著謇諤之節。處鄉有恂恂之風。天尺曰。其汝愚之風類歟。子子孚、字君錫。亦鄉舉。亦瑞州同知。瑞俗上元昇佛出遊。騷動人民。糜財不可勝數。子出遏之。毀其像。杖僧還俗。遂毀淫祠。沈令稱之兩臺曰。父子濟美。不愧也。

孝友 無名姓者

舊邑志云。冼二者。龍津人。與兄俱孤貧鰥獨。兄年五十雙瞽。二取魚蜆爲養。丐得餕餘。先以奉兄。寒則分衣。事之十餘年不衰。兄死。哭之甚哀。鄉人爲具棺殯於荒圻。葉志云。梁亞貿、羅人也。不知其姓。容奇梁觀成以爲子。稱梁亞貿。觀成中年癱瘓。亞貿敬扶持之。中裙廁牏。身自澣濯。未嘗倦。作藝以養。鄉賢志之。冼二云。天尺讀志至此而啟泣。孝弟庸行。士夫讀書者能之。不足奇也。而讀書爲士夫者。多以文義緣飾。至性反見於乞丐賤隸。能無赧乎。余觀列傳後多載其子孫達者。爲祖父食德報。信有之。而傳可想也。昌黎賢者。受諛墓金。老子耻與韓非同。則冼二、亞貿之出於公論也。貴絕哉。

出喉不卽死

和州刺史黎宏業。字孟擴。吾邑馬寧人也。登天啓賢書。乙亥。流寇張獻忠、自廬陽擄掠其鄙。宏業具方略上道臣。不省。乃率士民壘城浚濠。除夕前一日。賊十萬躪其鄉。突城。宏業喋血登陴。士民咸效死。賊且去。會大雪。賊渾虜中縱火。守者驚救。而賊自北門騰入矣。宏業巷戰不勝。還州堂北面拜曰。臣力竭矣。引佩刀自剄。喉出不死。拭血書一絕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家人扶救。

宏業曰。吾固必死。不如觸賊死。負劍上馬。家丁挺擊賊。斃於[illegible]少。宏業後還。沈眩氣絕。印猶在其臂。賊入署。兄亦爲嘆息。凡上惟圖書數卷。請授文稿而已。母李氏、楊氏及妻子女四人咸自縊。鳳撫朱大典以聞。贈太僕卿。賜祭葬。廕子入監讀書。初。賊圍急。宏業募人突圍請援。經略駐師安慶。以除夕近。享士卒。置酒高會。惟論固守。及破城。屠害最慘。經略知賊將去。乃徐出兵。和民痛宏業之死。而咎經略之不救也。國朝順治八年。州學正劉蘇追宏業忠。言於御史。祀名宦。天尺曰。余讀黎美周先生河村詩序。引刺史孟擴右手自剄。左手出其喉。不卽死。拭血書數行。字跡壁間。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所書字三年。當化碧矣。河村集係和人戴敬夫詩。美周言其詩多寫當日顚沛流離國難家仇。有鬼號燐熾之慘。其刺史之大招歟。

乞宥練子寧黨

葉石洞志云。順德張善昭。四川僉事。降判臨江。尺籍魏安生八十四人。皆練子寧肺腑。所謂奸黨者也。善昭上封事曰。子寧忠貫古今。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皇帝亦謂方孝孺等忠臣。旣忠之矣。何肺腑外屬。尙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朝野壯之。論曰。予見方孝孺、練子寧未嘗不涕泣沾襟也。余邑王御史度、亦坐奸黨。宗家外屬編五百五十戶。無爲善昭者。今天子一切宥之。豈惟諸臣。善昭死且不朽。天尺曰。善昭孫惟以議大禮廷杖死。一家忠烈。爲吾邑光。豈不偉哉。

柔遠祠

福建通志云。中官陳道。廣東順德人。奉敕出鎭八閩。閩地邊海。番舶叢委。夷性兇悍。有司不可治。道至。大舉振刷。諸番譬致二千金嘗之。竟置之法。始畏服。抽盤公恕。毫無染指。番益感德。爲建柔遠祠於其國。以誌慕之。在鎭十七年。所居一室。左右圖書。淡然若儒生。自號水月道人。卒于閩中。

禁淫祀

邑令吳廷舉、禁淫祀文云。律。祀典神祇。有司致祭。不常祀而祭。杖。頃行龍江、龍山。見五岳廟中畧五帝。冕而執圭。五岳視三公。諸侯在其城內。乃得祭之。祭用木主。號如其山。壇而不屋。天子有事。告以瘞。無則已。今帝之、而不知其公也。僭諸侯之事。而不知其庶人也。律宜毀。且淫昏之鬼。充斥閭巷。家爲巫史。四十堡大抵盡淫祀矣。歲時伏臘。醵錢膐賽。椎牛擊鼓。戲倡仙像。男女雜沓。富者長奢。貧者殫家。甚致攻剽囂訟之徒。資以決策。是奸盜之主。而禮教之蠹也。不佞有民人社稷寄。四十堡淫祀悉毀之。其材以修學內豪墻有餘。輸縣營繕。像投水火。民孝弟力田奉公。自求多福。不然。干犯政教。人得罪。求助鬼神。無及也已。于是毀淫祠八百餘所。御史汪宗器惡之。計竹木斤兩以罪。嗚呼。不辨善淫。而以其睚眦報。愧淫鬼矣。

沈公摘奸

石洞志云。沈鐵爲縣。蒞獄臣爲人。不好酒色。癯然若不勝衣。而視事不分晝夜。尤善摘奸。有告其子博者。鐵曰。若且博。何乃子乎。身縱履足食。何博爲。因問妻少何也。曰。再娶。鐵笑曰。援之耳。其人頓首謝。不敢

起。一日。問其甲。若爲某謁某事乎。對曰。死罪。有之。曰。宴鵝鶴何薄哉。休矣。或逮攝不能得。則指示某所。有某爲謁。如言果得之。邑中大驚。皆怪其見之神也。莫知所出。有某生者無子。而妻妒。置妾別居。妻戒家童。給度海納妾則殺之。時烈日。生笠而渡。遂以刀觸笠。貫其撮。推墮海中。妻誣妾。鐵不問也。驗尸得笠中刀痕。詢獨席人。刈草有此。而邑獨小洞織席。久之。召小洞人析薪。從容語曰。人告若殺某。得贓則生。否則死。若圖之。析薪者大恐。用力推迹。黨與盡得。一鞫而服。妻自縊死。其明察皆此類也。監志才、論篇君子也。時沈公曰。縣知烏攫肉。寧賑釜生魚。公庭時肅肅。里巷日與與。人皆以爲然。

化民

華夫樊餘錄云。何公溥、知潮州。取呂氏鄉約教民。榜行之。每鄉愼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閭里。按季稽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則吾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于若何如。各慚謝而去。訟爲之稀。黃公著、知安溪。俗喜搆訟。市師以爰書訓其子弟。公痛除弊。授孝經。俗爲之變。

六自僧

丁卯志云。周齊曾、字惟一。嶄縣人。由進士來宰順德。視奸如仇。邑壤鄰香山。多沙田。奸民通勢要。每候數成。肆攫奪不可問。民積苦之。曾廉知。按部行擒治。訊實。即趣鄉正縛而投之水。凡投數十百人。有以牘爲請緩者。不視。取牘置其身並投之。奸宄始凜凜畏法。萬民歡呼有周青天之號。夜迎歸。燈燭千炬。民愛而護之也。至於獎掖生儒。禁革火耗。興利除害。欲與民休息。善政方次第舉行。已爲忌己者所中。掘而去之。民環聚控兩臺懇留者數千人。閉城門三四日。曾去志已決。飄然覲道矣。選廣文府多契書曰。向因錯認做官做人。都是一樣。今始知做官便做不得人。做人使做不得官。官去人存。夫復何憾。鼎革後。削髮爲僧。號六自。謂自樵、自耕、自舂、自炊、自汲、自宿云。有同年爲浙大吏。多方求一見。不得。一日遇於野。方荷薪下嶺。呼之不應。疾趨去。

報嫂

丁卯志云。董什貞者、金陵人。字希森。孝行純篤。一日從師歸。見嫂唐氏事母孝。再拜曰。非嫂。什貞安能離母一宿于外。他日貴。不敢忘。及母沒。終身事兄嫂如父母焉。舉於鄉。爲清河教諭。稱其官。知桐廬縣。禁溺女。干壁生溺女。竟法之。自是人不敢復溺。節用愛人。不喜逢迎過客。即上官按部。無能加於常餼。太守周望不悅。然未有以中之也。會邑中兒爲府吏歸。特府而請。什貞叱之。府吏助其兒虐於是。周望考什貞沈酣麴蘖。不恤民隱。改南寧教授。紀善靖江以歸。什貞不任酒。生平未嘗涓滴沾脣。徒以鼻過。傳成其文。孰察之哉。先人產業。貞盡以讓兄。即其俸入。惟兄是執。不歸私室。嫂沒。嫁其三女。妻以爲言。曰、匪是何以報吾嫂也。什貞卒後。囊橐蕭然。田不滿數畝。士論重之。

父子直節

丁卯志云。岑用賓爲戶部。劾福建督撫汪道昆曰。道昆監軍閩中。爲軍客辱。逃匿兩日夜。所以得脫者。臣

不忍言之也。今晉都御史。督治之。如以羊牧狼。外昆輕忽。內生疑畏。兵符上所賜。以指師命衆也。移軍不奉而行。委於婢子。家人失火。遂致焚燬。海寇與平。蹂躪我邊疆。係累我民人。虔劉我官校。擄我卒四百。漸趾遺歸。恥辱我。道昆一策不施。徒置酒烏山。平遠臺。與客爲長夜之飲。和蕭跳梁。比弄歌兒。羞汗印綬。所徵東陽戰士。材官隊長。悉從貸得。羽書交馳。孰能窺左足而先應哉。閩茸貪。不宜久擁兵權。爲國患害。道昆坐免。大學士高拱。備材過絶于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內或迫愜猜忌。劾之曰。高拱文章雄俊。簉窘卓詭。臣豈敢譏。第其剛愎自用。苛刻立威。無纖介愛利之風。意忌文深。決非端人。小則殃民。大則誤國。雖曾授經。臣子常分。何足稱伐。乞令致仕。以杜厲階。拱亦全進退之節。不聽。貧居諫垣三年。據法以彈其所貶退。皆應令。惟汪道昆有文爲海內操觚之士所歸。拱、柄臣。死生榮辱在其呼吸。莫敢有犯之者。用賓不縮朒。故直聲籍甚。亦以此出守云。父岑萬。亦進士。性嚴毅。任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曾佩拜於上。萬引却之曰。拜下。禮也。按臣何獨不然。御史銜之。論議廣西參政。尋遷按察使。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慈母不慈曲記。譏藩臬令伶人歌焉。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仇母。於法爲不孝。一旦上聞。以此督責於王。奈何。王悚然謝之。立命焚其書。子母遂歡好如初。遷河南右布政使。前御史恨不解。嗾言萬老。勒致仕。時甫踰艾云。年七十三卒。祀蜀名宦。

奪回擄口

邑通志忠烈傳云。陳璠。京衞人。起家武進士。授順德鎮標中營遊擊。康熙十九年。海寇謝昌作亂。璠帥舟師禦賊。戰死。子癸葬臒郎。又馮俊、新會人。籍山東。官順德鎮標中營守備。謝昌之亂。聞璠死戰。赴救。亦死之。子癸葬臒郎。又陳啓明、閩漳浦人。官參將。署順鎮。時前將陳璠擊海賊敗。爲所殺。賊遂偪邑旁近村。攻掠焚劫。無所憚。鄉雉尾炬焚守汛艦。汛艦皆走。則乘追至北門石湖涌登岸。恣掠老幼爭趨城。城門閉。民呼門大哭。自相踐踏。多死。啓明三叩帥轅。請發兵。不應。大言曰。食祿爲將。坐視賊猖狂至此。不前死戰可乎。乃擐甲持刀出。親兵十餘隨之。徑開東門。與賊遇。瞋目當先。突前奮擊。手殺十餘賊。當其鋒者。皆碎。各散走。直追至河下。賊跳船遁。首尾不能自顧。啓明握腕曰。使得一艦。發大砲追之。無噍類矣。賊自後勝彼不敢近城。一戰力也。奪回擄口衣物無算。民以是德之。後敞還鄉。民懇留不可得。則鼓吹送至江濱。數千人羅拜雨泣。忽颶下中軍劉漢。捽引繩截江不聽去。問之。則以前官坐逋。糾械銀未償。爲羈不貸。民奮前曰。無庸也。是在吾儕。因擁還城。各持鉢募。男子解腰纏。婦人脫釵釧。須臾皆滿如其數。夜呼劉示之。劉乃大慚謝。次日復備禮如前。送數十里而別。

展誦忘饑

丁卯志云。張元、字孕初。江右人。由吏員作尉順邑。居官清慎。布衣蔬食。凡奉行詰諜。務得情。一切陋規痛革之。上臺獎焉。順治十七年。督帑繪樓。辛勤不怠。故事。官新任。典吏迎謁。率備盛饌呈賀。元惟具手板書曰。以獻堂官。不知其廉。受數事。數日無以應需。衣物不足。復稱貸於縣民。其清苦若此。後轉粵西巡檢。瀕行。囊無一錢。士民糾金以贈。賦詩成帙。追送百餘里。元欣然曰。吾前行展誦。可忘饑矣。前任典

史館士仁，亦江右人，以藩委至，怙勢刻剝，暴虐特甚，時公務繁興，下民奔走不及，士仁每事誅求，不如意刑責交加，人人重足而立，厚獲去，卒於五羊，其子蕩其貲盡，至爲丐，人唾之，方之張元，何如也。

通民隱鼓

丁卯志云：總兵裴璜治兵嚴，常念順民弱，每販魚蝦果蔬之船，輒輸或强邀之，稍一怒目，禁不敢較，折閱弗如意，老拳及雞肋矣，璜欲通民隱，因設大鼓於門外，遇壓擭，許擊聞，立擒責治，日數逮，無少貸，民全安之。

雞鳴山祠

丁卯志云：梁昭陽，字宅羲，邃館人，招討梁起莘裔，弱冠登崇禎癸酉賢書，改名璥，授興寧教諭，勸講課，教廉節，都人士翕然宗之。時賊首陳丹、陳周，擁衆數萬脅寧令出迎，寧乏兵，令怯莫措，人心洶洶，璥毅然曰：予職非民社，顧忍此數萬生靈遭荼毒乎，擐甲登陴，身率士民捍禦，賊環攻浹旬，璥督守益力，城賴保全。既而感賊再至，城內强有力者潛徙，璥亟止之，解俸募兵，造大礮火箭，率子弟團練，嗣是賊屢鬪城，輒敗衂去。功聞，擢戶部司務。賊銜璥，要於路，戕之，士民痛哭，爭具殯殮，奉祀名宦，復專祀於雞鳴山，歲時致祭，咸隕涕，比峴山云。後二賊常夢璥舞劍逐之，神色沮喪，陳丹竟被獲，陳周受撫，至寧邑，闔人數萬，不期而集，爭扃縣門，寸斬周曰：吾輩爲梁公報讐，死無恨矣。當事義之，釋不問。

平步六逸

樊餘云：明初南海平步有六逸，其一曰唐豫，學者稱爲樂淡先生，嘗立鄉約，與鄉人行之，有曰：昏禮舊俗，先一夕燕其子，子必據尊席而坐，以爲漸老之宴，非禮也，今後止許開筵聚親，子不得據尊席而坐，爲父宜依醮禮命之，不違古人之意。有曰：禮云父在子雖老猶立，今爲子者不許坐，違者叱以辱之。有曰：父母之喪，不飲宴，親友來弔，止宜待以蔬素。有曰：忌日之祭，喪禮處之，讀祝後，孝子哭盡哀，是日不飲酒食肉，居宿於外，傳謂君子有終身之喪是也。其延親朋散胙祭畢，庶不分其祭祀之誠。此四約最爲禮之大者，豫祀順德邑校。按石洞志，六逸，唐豫、周祖生、劉子羽、周祖念、何泌、劉子尚云。

斥奄黨

叢石洞志云：陳斌，自劾汪直後，論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冤，放歸里，斌不能容人過，適同里戴縉，以直黨竊大位，樹坊，斌瞪目仰視，奈何據塗汚我，欲撻坊人，于是兩家大鬨，臬司不能居解。

黃女官

邑志云：黃女官名阿妹，太學士梁儲母黃太夫人外祖姑也。太夫人未字時，極荷女官鍾愛，洪武二十年，選入後宮，太祖命詞寶錫敕命，賜名惟德，寵眷甚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太后爲詩賜之，後太夫人命少子參政儲主其祀事。

逐宦者

石洞志云：吳廷舉，令順德，不與閹爲婣，都御史某召見廷舉，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邑大璫某，屬我家

廟，敢勤從者，謝曰：令非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用也。市舶太監以金市葛，故事，與葛而還之金，廷舉即市二葛示太監，曰：中度市之，不然，君其聞之當州。太監怒，取金去。又有宦者，行過縣，索賂，廷舉帥士民逐去之，而御史汪宗器則曰：是固抗上市能者。會廷舉毀淫祠，以材築堤，作書院、賢館，治學宮，御史按而會其値，竹木瑣及斤兩，廷舉因日因服，楷手對簿，士民羣泣，白廷舉無私盜狀，御史大慚，乃釋之。天尺曰：余門人何日濟，授徒梧州，聞遊清惠公封君墳，在府城，名蛇山，左右有兩井，名蛇眼，頭一池，池邊一小阜如蛤蟆狀，俗謂蛇所食也。公以抗直逐宦者，後公沒，爲仇家所害，于石井上創一寺，名冰井寺，左井旁創一閣，名準提閣，又于小阜築學宮，以截斷之，蛇無眼而缺食，其後子孫遂零落，雍正年間，何書府售於官，改創鹽運司衙，中有榕樹合抱，官入住，夜必見公紅袍玉帶自樹中出，或爲蛇數丈，常不能久居云。公疾惡嚴，不少委蛇，爲宵小所畏，亦山川所鍾歟。

五山志林卷二

識今

余邑乘，自丁卯修後，四十年無志矣。熙朝人物闕焉。雍正庚戌，奉詔修大清一統志，余邑主爵無人，膺草者半出桜日，且上下其手者，惟孔方是問，彼都一大笑哉。幸而柴公遷瓊州司馬去，未有成書，近聞有粗化書故智者，鬼魅公行，吾恐百年後黎邱之亂眞也，因據聞見，質而存之，竊附稗官，以俟後之如椽者。

儺太監　禮科遺事
徐侯政績　六貞女
丙午壬申賑　滄哥丐
義僕祠　傭工盡孝
番官贈樽　能治疫鬼
黃門友誼　硯狂錄書
兩百戶忠烈　三松處士
無機亭　進士厚德

持舟操　百歲遺骼
海鹽颶力　太史振言
不修塔　讓產兩叢鄰
食報祠　上岐婦
知縣縣夫　何公道
未字殉夫　羣蟲操
婦死夫瘞　自知前生
節嫂　宜力南疆
白縣狷介　貧僧助賑
井底金　蓮香集殉葬
義高千古　封臂女
女智　半林遺事
孝弟忠信四彈詞　披髮操

擲太監

友人邑茂才譚元、嘗謂吾館區御史過家。久習聞公令秦事時事。下車日。猾吏輕公文弱。故匿戶口冊。公窮之。愈多爲枝節。進。厚至數寸許。公秉燭。隨閱隨汰。達旦而冊籍瞭如指掌。自此畏公明敏。不敢爲奸。公生而魁偉。有膽力。行取、晉戶曹。旋陞御史。巡視北城。有內監中傷齊類。訴於公。公廉其僞。姑爲推理。庭鞠日。內監坐以聽讞。公叱之。謂今日理官會審。汝尚如此放肆。不罔知理非矣。內監起與爭。公親捽而擲之階下。由是直聲振於朝。乾隆初。公告休二十餘載。年八十六。慶新皇嗣位。手車三事。垂老北上。親獻藍座。抵江西省得病。撫軍念其老。俾官護送回廣。旋復至都。以目疾不克進呈。

禮科遺事

雍正己酉。邑令柴公。奉例葺志。吏部何公、侍御區公、梁公。曰。雖生天尺。能初以人物屬余。得九十有優禮科給事梁公任傳。敍述頗詳。後余以省局去、而志事亦廢。傳隨散失。近欲徵其事於故老。無有知者。予亦茫然。不盡記憶。未十年已如此。千秋後將何徵藉。因憶一二。以俟屬筆者。公初令義化。例。藩臬新任。衙署牆塘。東西兩縣。畫界分修。鄰縣丹臘煥然。公不加飾。曰。民方耕。俟之暇日。藩憲聞之。反加禮焉。深爲結納。因以薦剡。遽晉禮科。以事彈學臣某。時某聲勢薰灼。多權要。章上。越旬暴卒。論者謂仇家中之也。隨任止一僕。行李蕭然。歿不能首邱。聞其後人疏稿無存。并不知云何。予康熙年間得見其子甚窘。今有孫爲僧。噫。世婦優孟。誰知廉吏後哉。予友梁澤曰。公在諫垣時。甚有風裁。督學吏貴鑄其家一聯。薦秀才三名。其妻不許。可謂刑于之化矣。

徐侯政蹟

徐勷、浙江新縣人。康熙己巳。由進士歷任順德。有經濟。不畏強禦。折獄如神。以興起斯文爲任。甫下車。即繼倪侯修復青雲路。建鐘樓。城南有伏波橋。將頹。集紳士議整理。衆苦費無所出。侯曰。毀拆而費在焉。衆不愉。橋九眼。即命缺一眼。亦口墟。在隔河。設一舟爲渡。人渡一錢。不旬日獲錢數千。爲橋因以成。邑自設鎮兵多驕。民不安業。總兵劉縱子放營債。余族人羅世穀欠子母錢。被拘禁責償。伊母擊鼓鬧於縣。侯立差取世穀。不與簽押取之。不得已。遣內丁同至。侯謂丁曰。有揭券乎。曰有。取驗爲汝追償。丁持券至。侯曰。本縣與若主同官。不忍暴其過。居官放債。擬矣。立碎之。劉子又遣內丁。用白鏹買穀百石於河頭。旋發爲僞。告於縣。侯命一役錆於劉。詎有旨總鎮名色用銀買民穀者。當懲否。劉不敢認。更求盡治轅門帥字旗竿。每歲費值於三都。納金三百。雞洲馮姓出役。請於侯。侯批紙尾云。總兵非本縣上憲。任爾爲也。劉沿例責取。侯曰。須有文移乃可取納。劉竟不敢移。後遂永革。轅門之東有戲臺。在學宮前。侯曰。白虎位也。於學校不利。率操撤立毀之。每夜於樓擊鐘。以振文運。樓與帥府近。寢席爲之不寧。劉不能禁。遂於府前高懸一燈。直照縣署。偽侯一子。侯不爲動。其強項如此。邑人余錫純修省志傳。謂侯一日坐起視事。有新會少年泥堂前。以婦翁賴昏求讞。侯曰。越俎不能也。少年首觸柱。血被面。侯憐之。乃繫於獄。若被盜者。牒新會取盜黨。連婦翁至。則曰吾壻也。恨不與若婦。故誣我。侯曰。余故知若壻之無良也。能與五十金。吾爲若絕之。且曰。偕女來。越日金女俱至。侯曰。五十金中人產也。壻不貧矣。做舍西郊。令完昏。趣具花燭鼓吹去。又小圃何氏兄弟爭產。侯逮其族衆。訊鞠一庭。謂若所爭值百金耳。吾爲汝父母。致汝兄弟爭產。大傷風教。罪有攸歸。吾積俸百金。俾汝兄弟免余罪戾可乎。遽出金置案。族人咸激。爭唾罵其兄弟。而何氏兄弟亦相感謝而去。在任四年。內轉御史。雍正元年。祀名宦。

六貞女

縣誌云。順德陳村。土沃人稠。李氏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偽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某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爲雄徵餉于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竄伍強暴。曰。其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酹。期于子夜。同生書命家人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追于湖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妝儼然。其家合葬于龜山之陰。詔旌表之。曰六貞女。邑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黎合上三珠樹。化雪應爲六出花之句。最工妙。大均曰。孔子贊伯夷叔齊與貢伯姬。其心一也。古死節之士。始于夷齊。死節之婦。始于伯姬。伯姬所賦柏舟。夫子以列於國風。顧採蘩之歌不錄。而於論語稱之曰得仁。噫。如伯姬者。亦求仁得仁之流也哉。六女之貞。同於伯姬。使在春秋時。夫子必大書之。若有詩歌。則亦與白茅行露同其絃誦矣。必列云乎哉。天尺曰。近年吾順鄉落無知女子。多相約溺於河。或三四人。多至五六人。核其私意。皆爲嫌夫貧醜者。或少結異姓英皇。情癡不願分嫁者。甚有行醜失身自恥同盡者。論者皆以六貞女作俑。噫。武王應天順人。曹瞞劫君弒后。周公吐握求賢。王莽謙恭下士。武周亦作俑乎哉。當事志挽頹風。近于投繯沈河者。驗其果非節烈冤情多如前所云等項。則書不肖婦女。以木榜於棺旁。令見者觸目。等於朱婦之羞。冢節則旌之。私則辱之。均國家勸懲之義也。風俗其庶少挽乎。

丙午壬申賑

長洲陳廣載明府，蒞順四載，多實政，不具論，論賑饑一事。吾粵丙午大饑，省中大吏設賑儀武亭，各縣流民畢集、枵腹遠涉，求擬米之粥，露處寺觀中，死亡相枕藉。惟順邑無一人至者，公鄉城分賑，每至一鄉，公先捐勸助大戶，步行酷日中，過晡未食，晚宿小舟，計前後捐金一千有奇，典朝衣不免也。士女商賈亦感激，或粥或米，分賑鄉井，安聚而食，全邑賴活。邑尉劉士達、沿門持鉢，有如乞僧，日昃不休，遇婦孺亦煦煦開導，無不解囊脫珥者，均不愧父母斯民者也。後公遷兩廣鹽法道，以事被逮，聞官廷鞫日，順民裹米負薪，親詣獄門，投塞于道。公母太夫人在寓，餽問不絕，觀者僉謂循吏之報。事遂得白。予戊午冬，計偕至兩雄，有萬里一濟在凌江驛前、古坊也，予過曰：誰繼丞而堪此，或以劉士達對。予訪之，茆茨數椽，花木蕭疏，薪水不給，鬚眉皓白，予媿公車匆匆，未有所贈。余邑人，何由知之，尉、小吏也，能愛民潔己者少，劉真萬里一清哉。劉能詩，頗可觀，余曾於其去順日，吟一絕送云：一束行囊數卷書，會稽歸興水雲孤，不知兩載饑民淚，可化明珠贈客無。實錄也。後乾隆壬申復饑，時予為麗澤掌教，邑令陳公志儀過而曰：議賑非公不能。余詢之，曰：先生貧儒也，能首倡捐米三十石，吾事濟矣。明府即以余所發開導富戶，人爭捐助，半晌得米千石，後以大吏檄修城，復藉乾之苦請乃得歸賑，存活亦與丙午等。

淮哥丐

康熙初年，邑有丐曰淮哥，不知何許人也。識者謂其讀書識字，為舊家子，忽一日，翻然為丐，其行徑與凡丐不同。發論多寓箴警，間有見道之言。每至人家叫化，有與而少緩者，即曰：一日有幾長。至今順邑警惰者，每曰淮哥乞米一日有幾長，蓋出此也。有官家生兒彌月，集文人擬酬神楔，久而未就。適淮至，大索酒肉，主人呵之。無亂諸公文思，淮曰：易耳，何不寫佑我乞兒，即事風趣，可人，皆人世說，舉座驚異。物色之，則遠遁矣。康熙丙辰，逆賊周玉、李榮破邑城，擾亂之後，繼以謝旨，士女日三四譁走，奔入城內，鄰沓不止，淮哥乃獨臥城隅高處，以白灰書其雙足曰：好快活。彼持囊挈篋，奔走旁皇，思保妻子身家，向榛林乞須臾之命者，視之誠天仙也。後不知所終。

義僕祠

邑人梁廷佐，素尚風義，有擔當，數以抗直賈禍。家有僕曾阿蒼，百方救免。任定安教官，有士人不勝武弁脅挐者，廷佐率縉掖訟於帥府，帥府左袒之，業通詳三院，廷佐曰：吾有良器奴在，無憂也。遂具詳，命僕渡海，夜行七日而達廣州，武弁墻遞，猶未至也。遂得直，而僕於反命日，跋涉過瘁，卒於高涼。廷左曰：是死於吾儒也。哭而厚殮之，葬於居丁莊右。士人購金就太母食德祠下，搆祠貌像，俎豆之。後奴屢見靈異，定安水旱災祲，祈禱如響，春秋賽報，竟成祀典。論曰：有功則祀，能死以衛士，士愛而祀之，黌宮之旁，宜也。今天子有忠孝祠，義亦忠類也。士而畏死偷生，不忠所事，士也而奴之，擯之宮牆之外，奴而盡瘁，忠於所事，奴也而士之，進之宮牆之內，況澤及民生，又在死後耶。

傭工盡孝

李崇樸云：余枕鄰有蘇昌貴者，原市橋黃姓，少育于蘇，奉其母不啻所生，傭工他鄉，五鼓自炊米數撮為早膳，出門必呼牀上老嫗曰：有飯一杯，燉十錢，母起須食之，被朝膳恐饑也。數十年不改，後母八十，臥多遺矢，昌貴每傭歸，必親取下衣自浣滌之，若不聞其穢者。天尺曰：彼育耳，剔毛者見，無下汗乎，彼傭耳，讀書者見，能以士夫厲之乎。蠢志有梁亞翼者，亦育子，其洗濯同，先後相望，豈易得哉。

番官附櫬

安南國河仙鎮有莫姓者，父本中國人，為番官，少年能詩，酷嗜詞翰，嘗自署曰：文章自本中原氣，事業留為異國香。貿安南者，乞粵人詩歌以獻。一日宴內苑，指冊中詩問余語山先生，貿者答曰：人間福人，父子祖孫，登甲乙榜，齊居四代，年躋九十，健步豪吟，次及梁君仲鶩，答謂與余公有雲泥隔，年七十，貧而無子，莫君聞而太息，謂君反粵日，顧以相聞。講能亦不復記憶，遂歸粵，莫忽遣番官四人，㢲沙木一具為梁君附，梁君貧儒也，不自為櫬，市其值，得二百餘金，用贍餘年，外國番官，有此憐才好義之士，人可以地限哉。尺，乾隆壬戌春，與仲鶩遇于海幢，鶩為誦謝附櫬詩甚佳，仲鶩順德人，僑居花田，教諭回憶舊有樵園居士林其藻，字泉公，亦安南人，酷嗜南海張太初詩，恨不能見面，約各繪一小影相寄，以當面晤，歲歲海船歸，必有物相餉，何海外之多奇士也。

能治疫鬼

邑人陳元孝獨漉集云：吾友人何左王，其鄉里前年疫，多死者，家人畏避不敢收，左王往經紀其喪數十家。病者遂有夢左王沃其背冷水，得汗而愈者。其事與區都事相似。都事名致遠，新會人，舉于鄉，明末為都察院都事。都下大疫，惟區家安然，有得其花押者，持至門，室內病人立起，家家走求，於是都事門熱于要津，自宮府大僚，牀蓆衙署，皆都事花押矣。某御史病甚，過致遠，致遠曰：人吾榻臥，當瘳也。其人少睡，得汗，病遂已。以此有德於大僚，擢南兵曹。乙酉，金陵陷，致遠死之。致遠字儆瑞，為人誠樸，迍難能死，其操行不備知，然而大僚之薦灼，顧借寂寞，一都事之威為重，則非獨都事賢，疫亦賢鬼也。天尺按：左王名衡，號羅峯，羊額人，與弟緯並有文名，以天下多故，隱居教授，為人行方而和，非道義不言，敦尚倫紀，而務窮理致用，無拘腐之習，宗族莫不敬而親之。晚年出遊吳越，歸隱北田，為北田五子之一。元孝又云：見面而心折其人，退而無復餘議者，惟左王一人。其折服如此，誠能動物，疫鬼亦誠所動歟。吾同年生游法珠，謁王明府於新會，歸，謂余曰：登寧崖，行窮巷，人有蘇珥在此四字，撰詩日瑞一計偕，胡在此，已而所過里宅多書之，詢之土人曰：邑近多疫，有謂縣主王公新分校得士順德蘇珥，能文，可治，書之果愈。余謂其事文與區都事相類，瑞一、文宗薦饑部薦宏詞，俱以母老不赴，豈惟文人，亦敦倫紀人也。疫鬼之畏，以此哉。然乾隆元年，有邑蠹指左王祖墳為己祖地，當事不察，竟右其人，挖其墳而平之，噫，生而經紀人喪者數十家，死不能自保其祖骸骨，天道有知乎哉。

黃門友誼

崖州學正潘月川，余業師也，與余府君同時赴學署，府君赴定安，至端州得疾，乘西流，一夕抵家，踰時乃

終正寢。潘公甫任五日而卒。二人皆黃門好友。一日。鄭公至余家。隔溪投以十金。流涕曰。余老矣。不能親渡海歸潘公首邱。汝有師生誼。以此金爲予促其子。彼不去。汝均責且曰。終年不去。吾必以官法懲。去而浮海回。懲亦如之。後果泛大洋回。而鄭公以是年捐賓客。先輩之篤友誼如此。并紀其康熙乙亥在京送府君歸粵有詩。寒風對酒三春夜。陰雨連牀六月天。其識直尋人最逸。誰知方寸地仍寬。肝膽露時文字淺。語言刪後性情眞。諸句。交情可見矣。鄭公少作詩。予嘗問曰。公何不做詩。應曰。余做人孰知詩亦過人如此。

砭狂錄書

太史潘耒砭狂錄。載羅止亭來書云。己卯冬十月廿四日。順德龍潛羅詳、謹再拜。獻書於太史潘公閣下。詳、嶺南布衣也。家鳳城西。舌耕五羊。前十七日。揭武榜。晨往觀。稠人中一友附耳告以閣下闢邪之作。得者皆以爲寶。詳急趨閣下寓。詢守者求焉。辭以異日。歸而齋戒。敬謁閣下。僧舍先輩辯梨照人眉宇。雄談宏論。立儒廉頑。旋笑語交酬。又復雍容平易。坐我春風。即出砭語相授。得抱璧而歸。翻絕一切。捧誦彌日。其一種倜儻之詞。翻空之辯。振聾開瞶。爲義許手筆。固不具論。其於緇素源流。各家出處顛末。順若列眉。其尊崇御序。尤徵特識。乃御序首以儒爲宗。惜閣下罕以聖賢大義正之。若爲邪攻邪。僅以快粵人之素薄石濂者。而未及以仁義道德之說。深曉粵人。使大判涇渭。破其迷。指其歸。而痛絕其狂根也。士風披靡。其粵爲甚。閣下既出三年之艾。以大灸粵人七年狂癇。安得復惠以參朮良劑。培粵人之元氣於既壞後耶。詳再頓首。太史曰。余作砭狂錄。欲長壽僧石濂求書者塞戶。要皆以推獎語相奉。愚概不敢當。惟順德羅君。素未謀面。躡門索書而去。不數日忽以長札見投。責以所未逮。則誠高論。至其文筆如此。而廣州人罕知之。蓋隱而不求名者也。故表而出之。至獨漉先生之札、則云。日來細誦尊劄。令人不忍言好。然不得不言好也。二語言短意長。誦之有餘慨矣。尺按、止亭。杏壇人。原名樂。字魯亭。古處君子也。康熙癸巳粵饑。春不雨。求禱無虛日。魯亭館於南海學博署中。素食禱旬。日夕爲民求願。請命于天。鄭珠江太史聞之。嘉其未仕而有天下之憂。親詣學署。向門敬禮。叩首者三。先生不知也。二公豈今世之人與。著有閱歷隨書。多格言。書佛山風船及不嫁鷄二事。尤有關于風俗。乾隆辛酉。孫羅大有。舉于鄉。

兩百戶忠烈

新通志、名宦忠烈傳云。羅華、順德人。少任俠。從軍。總督盧崇峻異之。拔充右營把總。調澄海協。劉進忠叛。脅從。不屈死。事聞。廕子衛千總。卹其家。華。余之族祖。譜載。被難後。家口分散。受禍最酷。又聞之父老云。華爲澄海城守。劉進忠脅之從叛。華罵曰。吾故家子。豈肯從賊。劉命力士以弓弦縊之。後康熙三十二年。其子萬象在總督朱、頒文。赴補雜廕。候補貲盡而歸。華祀澄海名宦。岑嗣恪、順德人。與江西新城王起龍、東官王德貴、並隸虎門協戲下。夙以忠勇相許。康熙十九年正月。樹昌入寇。幷力血戰死。各贈廕如例。嗣恪廕一孫帝福。爲山東臨清衛千戶。

三松處士

邑人彭蓉標云。羅公孫耀、司鐸曲江日。事上之禮。特慕海忠介。韶守深銜之。守幕下腹心。爲曲江弟子員。所爲非法事。敗。守欲公曲庇。公不奉命。守怒。風波隨之。順治丁酉年事也。期當公事。挈家夜遁。旋登進士。乃獲免。又云。昔年地方多故。軍書旁午。縣令王印、未見不定。聽左右徵斂。公爲桑梓計。擠之令深銜公。架詞誣陷。時令所布爪牙。皆藩黨也。多方鼓煽。卒邪不勝正。王竟論寢其事。又云。公潛風高節。迥異恆情。督臺吳循行邑境。駐節石湖。慕公不得見。胡梟憲令香山時。爲公窗交。浼造公構達吳公意。卒以病辭。公撫南宮時。與陳省齋學憲同譜交厚。省齋視學粵東。首問公近況。學博潘亞目、請公一刺。爲諸兒地。不許。任滿。始一札投焉。尺按、吳大司馬興祚、巡海錄云。駐節順德。高士羅淡峯石湖閒居。訪之不遇。詩以懷之。其詩云。坐臥高樓又一旬。石湖風景迥無塵。花撩石壁秋將老。月冷繩床夢未眞。遠近青山圍古寺。參差紅葉閒疎鱗。蕭然我亦忘情者。何處烟蓑問野人。留村可謂有文候風。吾祖竊附千木之義。識者兩賢之。公司理貴州都匀府。不一月。巡撫借冠回籍。值吳逆亂。遂不復出。構石湖別業。隱其中。中有迷蝶園。觀魚小隱。閒津亭。淡遠草堂諸勝。手植三松于門。自號三松處士。墨室帖有五柳先生。曾宰八旬。彭澤三松處士亦理一月。都匀之句。與陳元孝梁藥亭、彭閑自、吳山帶、劉卓之輩。結石湖社。暇則出遊山水名勝。旬月不歸。彭公又云。嘗與公遊羅浮。宿阿耨池。公令人多伐竹。至夜積火嚴口爆之。爆爆有聲。羣峯響應。余初以爲戲。既乃知公智也。曾有遊者。置爆竹石上。燃忽竄去。遂至擲爆不能下山云。燒竹所以令野獸遠遁。又遊西樵。宿馬家莊。與塾師談文。公隱姓名。彈公戊戌卷無佳者。余竊笑。彼徐知之。即走白其東。具酒餉白雲蠻鼓而去。公之行事。不同世俗如此。尺按、彭蓉標字公吹。一字閒自。善詩字。不求聞達。與先司理交遊最久。所論想非阿好。故備錄之。

無機亭

潘嶠江先生諱隆晉。事親孝。以計偕北上。母死不及視殮。灰心仕進。性忠厚。雅嗜讀書。知陝西禮縣。坐堂上與縉紳談文藝。多刺刺不休。間有親奮人狀。有所關說。概應允。家人慮其徇情。案上擲牽。覯士之狡者。多袖牽往。公仍不忍却。視民如子。偶蒲鞭示罰。輒以扇障面而太息曰。爲父母而撲子。稱能耶。越年解組。築無機亭。杜門手一編。如秀才時。亭側玉蘭高數丈。終日晤對。不問世事。閒遊市居。沽兒多以敗魚肉給公。公欣然受之。旋覺劇笑。因以欺公亦校人欺國大夫故智也。康熙廿九年。知縣姚肅規舉公鄉飲正賓。吾邑自入本朝數百年。鄉飲者惟公一人。物不以少而見奇哉。

進士厚德

進士李文高、原居省會。兩藩入粵。隨祖方衛遷大良。父龍驤。以五經童補弟子員。早死。晚號三何。有終身之痛。公學籍東官。邑有姓陸者。商此地。公以試事往來寶安。嘗主陸家。陸有子駿而戾。一日乘醉謂公曰。吾將以是子爲公東牀。公笑頷之。衆皆以爲戲也。後公登進士。陸即以婿禮見。家人咸曰。貧豎可。其如駿且戾何。是棄其女也。况酒後醉言。豈足憑耶。公卒納之。余少時見公於津沮間。手提木屐。間渡與

乘摩肩而行。是在發甲後也。康熙庚辰赴選。卒於宿州。公嘗誘後進。從遊者多次第捷去。

待舟操

樊餘云。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鬻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詞有云。月將落兮、潮平。舟不來兮、傷余情。獨立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掛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趾。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尺、康熙丙申歲。讀書余家鳳樓。余有婢淡雪。業許一僕。配合有日矣。其僕忽爲世父贖身以去。淡雪卽投井死。是夕見夢於夫曰。吾爲汝完節矣。予弔以詩。有詩齊爲婢設。貧賤豈郎憐之句。誰謂媵妾下流。遂無皎潔之行哉。

百歲進場

吳江鈕琇、觚賸云。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寧。爲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進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曰、我今年九十九。非得志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發售耳。撫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贈以金帛。天尺。曰。予廣州庠序中。多眉壽之人。雍正甲寅。王文宗歲試番禺。何劍客、年一百二歲。應諸生例考。案列二等。乾隆己未。廣州梁自適、一百歲。應張文宗歲試。文多奇嵩。冠一軍。督撫謂熙朝人瑞也。薦之朝。准同舉人試禮部。梁、亦番禺人。

海鹽風力

梁公采山。令海鹽。甚有風力。己未、公事北上。晤嘉興官京師者。爲道甚詳。謂公初下車。經禮尙陳公第。有豪僕高坐不起。公停輿立與之杖。吏曰。尙書僕也。請寬之。公曰。我爲彼邑父母。卽主尙當禮予。況僕耶。後陳公在京聞之。手書謝過。邑近海塘。將軍旗下嘗放廠牧馬於其間。一日有旗丁失一廢。責村民取償。閒于公。公問曰。有幾人。曰八人。立發銀鐺八具。命差役鎖來。卽不受饋。盡縣役八十。十人縛一人來。公曰。汝何來。曰查塘官。取牌驗。無以應。公曰。逃人也。今功令重緝逃人。逃之罪在我。置之獄。立遣與吏。同一弁申解撫軍。時巡撫爲高安朱公。大賞公風力。卽移文將軍。將軍亦治八人罪。而嘉令不畏強禦。深結納焉。又謂公署桐鄉日。前令劉、四川人。有長子不肖。褁父宦囊歸里。棄庶母幼弟留僧居。母子煢煢。時絕食。公物色之。解貲買宅以居。給以衣食。視如故人子。中丞聞而大奇之。故後與陸通政薦公行取。

太史格言

太史鄭珠江先生。嘗言少時讀書之紙筆。時拾人門首喪帖。抄草時藝。日不暇讀。卷有社燈。貼其文於壁。而呻唔之。母寡居。育一婢。多在涌拾蜆佐饘。竈無薪。六月時。用閒稻草編埜。予自檢數束。浮水而回。稈重水急。力弱不能約束。用首前推。爲勢以濟。其艱苦如此。一日其僕貴麟謂予曰。公給事吏科時。淸正

不受一文。卽我輩亦清苦莫比。凡上任官甚濫。門包有錢三百。通例也。皆不得受。公嘗謂古今無所謂理學。止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而已。無所謂講道學。止有躬行實踐而已。又謂人而無一善可名。非人也。人而有一善可名。亦非人也。先輩以爲名言。

不修塔

邑西金榜山上塔。係北門陳族風水所關。然於塔下居人不利。雍正己酉。颶風拔去其頂。居人乘勢盡平之。陳族子姓將鳴之官。畏由公不許。時余館近長山書舍。有托予代請。公出片書曰。此塔建在行人公發甲後。並無有光大於前者。無益於己。而有害於人。吾不爲也。衆議遂寢。後公卒。聞其門人封川令張公云。公令長山時。有以私鑄事聞於上者。欽差公侯大臣數十人。率濟南兵二千。突圍長邑。督府不知所措。公不露聲色。探知某公好詩文。曲爲婉導。爲長人力言無此事。某公因問曰。知縣順德人。姓陳。有詩人陳恭尹者。相識否。曰、族伯也。因口占獻大人來四章。其詩云。驛騎紅旗向曉開。轟聲飛報大人來。神機乍發知何事。車馬驚聞幾處雷。隊馬叢中認大人。雀翎飄映帽簷新。小臣鵠立村邊道。迎揖西風謁後塵。供億倉庚癸呼。庸臣得罪罪當誅。雷霆乍過生明月。霽色光風照腐儒。短後衣裝繫戰裙。書生結束令從軍。五更排入魚龍陣。擒得銅師夜策勳。某公得詩大喜。治數人而事解。公諱憲祖。康熙甲子孝廉。

贖產兩業師

獲箕山房自銳錄云。崖州學正潘衍酒。余業師也。性恂謹。事叔如父。撫從弟如子。喪葬婚娶。悉以身任。義讓先世遺田。代輸其賦。外祀羅心宇翁之嗣。無遺業。亦無應繼。捐金置田。畀宗人附祀家廟。從伯番禺陪貲、維世態。亦余業師。性端方。父向白公惜其才不遇。捐貲一百。俾充餬生。後以己業貲償兄弟。曰、父志也。師卒。與之臨卒。有治命遺言一書。一稟家禮。

食德祠

鈕玉樵、觚賸云。瓊士省試。赴海溯行。途徑三千里。往往困于裹糧。中阻。順德梁廷佐、爲定安教諭。迎養其母馮氏。馮目擊其艱。呼廷佐而語之曰。汝忝爲人師。教與育、皆汝事也。今定安之士。貧不能應試。而汝能漠然乎。我手治絲枲得紬布若干匹。幷爲我簪珥。貿田於是邑。取其人以供往來行李。俾與寒士子俱踴躍于功名。則我之留此方者。較之貽爾子孫。爲久且大矣。廷佐遵命置腴田三百畝于居丁莊。諸生感其德。卽于丁莊左爲馮建立生祠。康熙辛未落成。設位于內。至者千餘人。題其額曰食德。誌弗諼也。馮年二十。娠廷佐七月而寡。撫廷佐慈而嚴。皇朝制。應薙髮。髮則令廷佐藏之。積留數面。廷佐亦於祠側築藏髮壙焉。考之婦人生祠。前所未聞。今適與冼夫人廟相鄰。冼受祿保民。馮留田育士。冼以功顯。馮以節成。巍然海南。允稱並峙。

上岐婦

獨漉集云。順德之西北鄉。曰上岐。有孤子之母。夫死。食貧不嫁。孤子長。當納婦。乃自賃爲富室炊。受其値

金．爲之聘婦．婦姑歸．問姑何在．孤子告之故．婦泣曰．娶妻以爲養也．得婦失姑．用婦何爲．詰旦．爲謀于父．自出簪珥足之．得三金．授孤子．孤子與同買者宿．喜曰．吾母且當返．同買者曰．汝安得金．孤子出婦金語之．夜．同買者竊其金．比旦．索之不得．婦大慟．拒戶自縊．氣絕．同買者懟爲殷勤．與鄉里數人走孤子家．徬徨伸救．俄而大雨如注．電光遶庭．數匝．雷赫然起庭中．震同買死．其衣片片裂．婦金從死賈褾閒纚出．封識尙如故也．鄉里大譁．婦亦甦．康熙丁未七月日也．獨漉子曰．天道未有若玆之近者也．豈不誠哉．而憒世者．或遂謂無天道．夫以婦之賢．而同買者無所畝．尙冒然肆其貪殘之心．匹夫匹婦．計窮極而無以自明．此天討所亟加也．天之誅賞．必于人所不察．彼之顯著．人得而誅之．天豈冥冥而奪人以權哉．不然．世俗而日下矣．爲之需者不亦勞乎．

知縣騾夫

瘦量山房自鏡錄云．劉元正先輩聞得令淸平．余父執也．先大人同鄉太史黔遊．至淸平．縣在萬山中．苗民雜處．官無事．旬月不上堂．鳴琴賦詩而已．惟地當衝要．役馬百匹．以供往來．劉曰．余非知縣．一騾夫耳．暇進諸生講業．授作文法．三年．中鄉會者三人．有淸平所未有也．辛丑．以淸廉行取．未赴召．卒於黔．幾不能歸葬．余少時見公和魚骨鯁詩甚佳．在陳毿齋署中．會浙江戶部郎中李成軫之子李青原說．曾在京受業公門下．稱公雅靜可挹．取舍不茍．而竟無子．天道何如哉．

何公道

川中李廉楊珏有阜角修路碑云．順德何公開泰．來宰汝邑．値西廉用兵．羽檄交馳．凡崇牀層巘．皆務剷險爲夷．若查耳關、五鳳激、羊店、三店、及七盤、青沙坪．皆非合千萬人手足不能．侯無更張勛衆之擾．遂使衆畢乃力．自忘其勞．侯之愛人待人．實心實政．可見今歲復阜角頭與阜灣二路．樵牧負乘者．皆便于行旅．因命爲何公道．天尺曰．雍正乙卯．館公鄉．聞公令西川時．川陝總督年羹堯．聲勢甚張．適有同鄉子麥村李姓者．自崇府騰于年．時用事．風公出門下．許爲之地．公婉婦之．竟十年不調．後黨籍無名．陞直隸通判．上廉其忠直．擢吏部驗封司員外郎．

未字殉夫

文鈔云．順德梁雪爲女．許麥氏子．麥死．欲奔喪．不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也．遂自經．順治戊戌春也．尺按．桂州胡天運女．許適何瑞謙．亦未字奔喪．以死自誓．瑞謙小祥．立兄子爲嗣．葬有日矣．先夕拒門自經．雍正六年旌．予嘗謂朝廷之議例．與儒生之議禮．雖互相與要．時重時輕．而要有不可易之情理．女未嫁而殉夫．前明歸太僕非之．謂禮女未廟見而死．不祔于姑．歸葬於女子之黨．未成婦也．未成婦．而鳥乎死．我朝毛鶴舫、汪堯峯、兩先生．又以爲女既字而未嫁．與士之未委贄者同．夷齊於紂．未仕而死．汪錡於魯．未成人．且未食祿也．而死．聖人一則以爲仁．一則勸之勿殤．由是觀之．忠孝節烈之行．聖人急欲借之以砥礪末俗．而不嫌其矯激者．以挽世道之衰．而世且有賣君父而不顧．棄其夫而他之者．况于抑之耶．若夫胡烈女之死也．紳士聯呈上其事於當道．初以例格不得旌．旋又以

撫臣之疏而與旌．中以戶部之移咨無名．不與旌．終以嗣子之顴請．藩司之咨請．而得與于旌．豈非時重時輕．互相與要．而要有不可易之情理者與．或曰．烈女之精鑒．若或啓之．彼自知行其是耳．豈欲以名見者哉．亦沒之乎視烈女矣．

霹靂操

贅餘云．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不克娶．夫之母自鬻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而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姑自鬻以嫁夫乎．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得金以贖姑．精于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紿以被竊．婦痛哭．計無所施．即自經．鄉里聞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驟起．擊甲死．火焚甲衣．金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某曰．噫．雷之生人．而又能死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靂操曰．一聲燬兮雷霹開之者兮．一死一生．嗚呼．噫嘻兮．雷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于孝婦之身．尺按．此與陳獨漉所記上岐婦相類．但上岐婦同買者盜其金．此則其夫自盜．不同耳．而雷之甦婦而斃盜金者則一．豈均同一事．而傳異詞耶．否則．順何多賢婦也．

婦死夫瘥

邑城北岡邊坊民何隆昌妻吳氏．早失怙恃．依於兄嫂．逮嫁．而兄復卒．婦恨泣終天．復抱手足痛．常不聊生．歸何半載．事姑惟謹．一日．何病瘵．婦籲天以身代．越旬而夫不瘥．因謂從嫂曰．許身代而托控言．天不我聽．宜也．未幾．夫病劇．即投井死．夫聞訃慟．而病霍然去體矣．從兄訴于官．其辭曰．小姑志也．事逮自．雍正十二年甲寅三月日也．予覩其事．歎婦之孝烈．而天之非夢夢也．其夫以旬月沈痾之身．宜爲溝中瘠久矣．婦死不旋踵．而豁然以起．謂非婦能勤天．而天不負婦之爲耶．傳云．天道遠．人事邇．苟盡人事．而天道又何遠哉．因製麼井歌．屬有心世道者和焉．予歌載瘦量山房集．不錄．同學明經吳超常詩輓云．烈婦分明起病夫．驚看．奇事世間無．代身不愧金縢冊．投井寧同石尉珠．匹婦有權要造化．士林憑弔托生芻．黃泉不是甘同穴．應化飛鸞侍老姑．

自知前生

陳獨漉集云．番禺陶苦子璜．嘗與梁寒塘、何左王、不僧兄弟、暨余．隱於羊額村之北田．世號北田五子．其尊人幼岳翁貧．雄一鄉．有濂泉僧當化于其家．其徒羨之．每夜寄榻佛前．願生翁家．一夕．拜而伏地．逾時不起．其師以杖叩之．起而恚曰．大士方授心經．奈何醒我．師取經試之．朗誦至不生不滅．大士授我至是．餘不知也．其徒素不識字．師乃信之．久之．登樹摘果．墜而傷屑足．其師以藥傅之．辭曰．吾生陶家矣．語畢而絕．其師下山之陶家．窺値娩化．黎明而至．則陶翁列香燭堂上．告舉孫矣．徐語以故．翁曰．然哉．昨夕昏時．吾見其趨而入．呼之不應．斯其是也．翁言新兒肩有紅痣．而一足屈．師曰．足屈．所傷也．痣紅．所傅藥也．歸山．爲直其足而葬之．足遂愈．尺聞苦子少時過寺．有大笑吟詩過秋寺．寺僧知我是何人句．時父母猶匿而未告其前因．乃自道破．奇哉．而苦子潔身獨行．遯世無悶．可謂高士矣．後苦子外出．母死于羊額．左王主其喪．

節嫂

倫教鄭惟上、述其族伯祖德熙之妻陳氏。夫死奔喪守節。人希見面。女客過集。一見卽不復交談。人怪其固。節婦曰。小姑、妯娌所談。不無褻狎快意事。予未亡人。何可言。且人非木石。不能無感觸。謹守之耳。太史珠江先生。每過輒肅拜之。呼爲節嫂。年六十卒。貧不能葬。

宣力南疆

左公界園。諱必蕃。父江西廣信人。客佛山生公。占順德龍山籍。中辛酉鄉舉。設教汾江。註錄生數百人。後以知縣擢御史。出知揚州府。乘情起用。仁皇帝南巡。賜宣力南疆扁翰、以寵之。旋陞左都。奉命同趙晋典試江南。事竣。適鹽商程氏後妻子中式。前子出首借嗣。全省鼓譟。有趙子能一身是膽。左邱明兩目無珠之謠。聖祖遣官勘問得實。謂晋全身是膽。何不可爲。公雙目無珠。不周耳。非不公也。晋辟。而公止革職。鎭江句容知縣亦趙姓。爲房考。少年進士。有惠政。亦擬辟。士民萬人擁之哭。聲震天地。甚矣、天水之慘也。姓亦有不幸哉。功令入籍三十年。卽稱土著。公父子來粵將百年矣。獨居佛山。未營至順。而二子皆以順籍中式。前修邑乘。次公、今大理寺評事粵章以公狀入志。柴明府謂聖朝已白公無辜。登諸乘可也。後志未成。閣而不論。

白騾狷介

杏壇貢生羅鏞。字白騾。能文。康熙年間。爲學使者識賞。挾佐丹黃。歷九郡。所至得人。使者親信之。有親友以童生二十名托取入泮。每名謝二百金。反授關節。鏞難面却。其人去後。卽焚其字眼。取文不存情面。二十名中止入一名。入者如約致謝。鏞曰。子文佳。自入彀。非予私錄。峻拒不受。朋儕並高其守。其姪孫友耕云。

貧僧助賑

乾隆戊寅。吾粵大饑。斗米二百錢。順邑林頭鄉、抖塵庵僧知通。貧僧也。少與妻黃。長齋念佛。坐白蓮教。陷獄中百八十日。後當事憐其無事。出諸獄。賠以金。知通遂削髮爲僧。抱金而泣。誓非大故不得用。今歲念鄉民饑。遂出其金七十兩。托鄉老賑濟。多賴以活。鄉人梁文登曰。好施難矣。僧尤難之又難。今春饑。有司下鄉勸大戶出穀。多者不過五石。合十人不及一貧僧。知通非好以一己之貧。與富民爭勝也。悲貧者顚連。自忘其貧也。此知通之所以貧也。而知通自有不貧者在也。噫。

井瘞金

友梁采山云。不借先生、嘗受外省金姓者寄金三百。廿年不來取。不翁老而貧。且喪子。獨居一破室。朝夕幾不給。一日。寄金之子來。出金鑰示公。公所贈也。索還金。公曰。然。乃引其子至古井旁。指其下曰。自取之。封識宛然。天尺曰。貧而獨。二十年不取之金。猶瘞井中。以俟其子之來。卽一事可見生平矣。古人中有難哉。

蓮香集殉葬

梁樂房鱗生詩。嘉玉溪生體。嘗於市上敗書肆、得粵妓張二喬蓮香集。酷愛之。寢食必偕。將死。囑其子曰。必以殉我。其集鐫刻精工。序誌皆美。周淇若諸公所作。屈華夫曾撰東文選。徧搜無存。靈長寶之有故矣。予哭靈長詩有生來好屬眞名士。死不相離是美人。人以爲工於寫照。

義高千古

龍山梅挺俶、黎文度。少交好。賈於燕。梅染重病。醫謂得人咀去鼻膿血可瘥。黎親咀之。梅愈而黎卒。梅感其義。服喪三年。撫其子建大如己子。後梅持籌積至廿萬。一日集戚友與黎平分。曾爲子捐貲費數千。於己分內償之。黎讓不受。梅卒與之。噫。范張死友。管鮑分金。史册豔之。觀梅黎二公。誰謂今人不勝古人耶。

封臂女

古樓張氏女。事親孝。年十六。母死。父無子。病劇。一日。禱於天。自封其臂和湯奉父。創甚。痛不能忍。旋死。噫。年來我邑多倫常變。大義不明於鬚眉男子。張氏女以弱齡稚齒。扶綱常於不墜。令人知有親。雖過於情。亦中流之一柱也。余詩所謂誰信女兒年十六。獨伸一臂挽乾坤。又曰。好共孟筍王眞柏。盡向人間種女青。言不無過激。而亦深人心世道之憂者乎。

女智

余繼祖母梁孺人。作事深沉。得大體。康熙年間。大父司李公以桑梓故。揭邑令王印蘇君虐民八大罪。叩藩十殿。令亦丙公相質於庭。値周李盈賊破邑城。令以紳宦抱阻不救申詳。公時在佛山。孺人連夜敕僕永成泅水通信於公。俾公詰曉親至省。館催寄時。申文猶未至也。令以評詳遺去。當兵燹擾亂。倉皇中而能應變。孺人之知。不可及也。孺人於諸孫中最鍾愛予。予弱冠得病。幾十餘年。微母慈仁。曷至今日。茲述其軼事。淚隨筆下。不能禁止。罔極之思。豈有已時哉。

半林道事

吾友蘇瑁云。戊辰冬。與林君迎寵、左君熙位。聚羊城旅邸。夜談鬼神事。林君言其鄉龍山半林梅公。於去歲棄世。前兩日。其婢適甘竹鄉者言。在獅領口望見公乘舟過。左右儀衛甚盛。訝公何去。歸。主能出閘狀。公屬纊矣。其見公日。公雖病。猶能起行也。因相與詫異。而左君并述其令樂陵時事。樂陵民遞祝、多至數百。公爲完解。至後河之役。復加撫勞。民瀕河處者有萬餘人。踴躍爭先。迎道見而賢之。署內有古井。泉甚苦。公任之。謂與斯民共嘗其苦。未更改浚。踰年。苦易而甘。後與武弁忤。解官。衆庶赴留者數萬。投時物米薪。聯絡於道。居鄉尤振興文運。死日。遺囑其子。捐田一百畝。爲通邑義學膏火用。皆近世所罕者。生爲循吏。死作明神。理或然也。天尺曰。余不識梅公。乾隆庚申。石菊於小欖集何家園。有布袍革履。同分吟於竹下者。乃梅公也。紀類深山老衲。時已解樂陵篆矣。

孝弟忠信四彈詞

北平王明府之正、爲邑令。多善政。首飭差胥。有龍某者。爲杖隸。家累千金。前官寵任之。人號爲虎差。王公

下車即痛杖之偶有犯輒不少貸諸隸悚慄金作虎差詩美之以正風俗爲首務邑迎神賽會多演戲男女混集王公嚴禁之俗好唱摸魚歌王公自爲孝弟忠信四歌令瞽者沿街唱之日給以口糧風俗爲之丕變尤好奬借士類政稍暇即至義學或村塾爲繼披講解文義勤忘日昃遷嘉應牧先三月設肴饌與士子別貧窶者贈以金帛依依不忍捨去

披髮操

邑明經李德林柯山集披髮操小序云從弟簡早亡聘妻譚氏披髮奔喪父母止之不得因爲之操曰嗟嗟君子兒許爲妃匪兒所許兮父母之爲聞喪愴怳兮披髮于歸我父我母兮大義兒知淒淒風雨兮無兒悲

五山志林卷三

談藝

吾順古南海地公車生天下無出其右雍正歸學籍文武生過千人談藝者家曾劉而戶李杜宜矣雖然藝而不衷之道藝亦技耳藝不能見諸實事亦空言耳談何容易吾姑綴而存之間有溢於收者識鼠不辨雕之過歟

南園五先生　玉磐史論
七才子　廣五子
七歲能詩　劉才女
嶺南三大家　青衣能詩
粵詩不振　獨漉三世詩
易鑄　白沙贈文康詩
震北雷　南園後五先生
子長畫　原子

歐子建不純用世法　史屋
父子光祿皆詩人　寒塘畫派
綠婢勸言　論北田詩
甌石堂集　蕭鶴娘詩
奇對　二丸集
鳳岡謎語　壁鬢集
二羅行　昌華苑詩

南園五先生

秀水太史朱竹垞曝書亭孫蕡傳云孫蕡字仲衍順塘人何眞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蕡爲眞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蕡教授廣州洪武二年舉鄉試授兵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繫逮被旨輸左校版築爲牆留城門嘯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蕡題畫玉誅蕡坐黨人伏法蕡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黃擧南禺王哲肅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南藝一時名士所謂南國五先生也佐以父官南雄占籍南海又爲南海人屈華夫謂城南有三忠祠祀宋末死事三公爲南國舊跡堂名臣鑑右祀五先生軒名抗風抗風典籍故居也詩云祠客舊多亡國恨騷人今有禮魂篇天尺按志云公二十二年謫戍遼東都帥梅思祖鎮節三韓素聞蕡迎居家塾是年竟羅黨禍長歌就刑門人黎貞時在戍收其骸葬于安山所云遭禍與朱所云藍黨不同余見海鹽董穀所藏亦云藍玉黨而列朝詩集云按鄭曉藍玉傳云殺詩人孫蕡王行而梅思祖守雲南未嘗鎮遼東思祖以十五年卒于遼東安得于二十二年延蕡家塾黃才伯老于詞壇通權典故何以舛誤若此則藍黨無疑蕡著述甚多皆散失惟黎貞所編詩文傳于世所云帝嘉蕡之醉學士歌爲宋濂賦者亦不存焉李承箕曰嗚呼生死榮辱當得不得不當得得之自古及今豈少也蕡死何憾哉傳者論蕡究天人性命之理關閩濂洛之學賁書散逸不可考意其風采似禰衡而氣豬幾過之矣蕡邑平步人有讀書堂尚存康熙間友人李崇樸剜五先生詩典籍居其半後乾隆六年棠申甫重刻其全集

玉磐史論

孝廉梁佑逵眉史云順德余玉磐者給諫余公縉之女也博聞強記著史論百餘篇皆自出見解得未曾有有如論南施破吳與范大夫相表裏非與奴太眞可比論項羽處太公有君人之度賢於高祖論留侯追項羽諸葛取劉璋關大計不顧小信論周勃左袒爲劉示右袒爲必殺之意論伊川惡子瞻激成黨錮之禍朱晦翁按唐季子激成僞學之禁皆賢者之過諸論多出胸臆率如此類此眞曹大家之流亞也詩亦清晰其少與侍御林公士元女瑞蘭同學京師皆秀美能文瑞蘭常寄玉磐詩云往年同

學換鵝經。冰鏡無塵玉有瑕。織錦女高稱獨步。落梅粧好對雙清。春朝攜手看花發。秋夜濟肩待月明。別後相思烟水隔。海棠紅綻想儀型。余答書云。頃奇佳章。首韻乃家君之諱也。謹更一韻。奉酬雅意。其詩云。憶昔分攜共玉京。至今羅袂有餘馨。才如池草爭春綠。人似梅花對雪清。爲別十年天共遠。相思千里月同明。夭桃一樹臨窗發。猶向枝頭想舊形。三水范呂男香蓀詩測。載其遊海珠詩云。隔岸烟花是錦城。水晶宮裏有歌聲。洲邊鷗鷺隨流至。窗外帆檣破浪行。繞檻魚龍風雨過。拍岸銀雪海潮平。江空露冷三秋後。多占人間夜月明。按玉磬爲南海許炯妻。父經。居白藤鄉下。有石結龍成珠。識者謂當有顯者。故經號石龍。經在諫垣。好持風議。以廷議大禮。爲權勢所忌。左遷福浦丞。自作詩有崛強每孤良友。戒要樞非讓別人登句。玉磬之淵源家學。有以夫。

七才子

邑廣部歐大任云。邑人梁有譽。字公實。桂林人。父世驃。爲御史。有風憲。公生而日誦千言。師事黃才伯先生。登進士第。爲比部郎。不爲權貴文致人獄。平反多恕。休沐則從山人謝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唱和。都人標目爲七才子焉。以終養歸。築摇楮樓。奉母課弟。有貞、有兆、學皆成。人謂三梁競爽云。一日。裏糧遊羅浮。未至。遇颶風。得疾歸。卒年三十六。公實有翱翔八極、一死生、齊物我意。目以詩人淺之矣。天尺按邑志。謂其爲刑部時。有自少陷虜者。逃長奔歸。爲偵者所執。公實廉而釋之。其善折獄類如此。郡志郭棐又云。時嵩柄國。子世蕃。欲親有譽。譽恥爲褻狎。遂謝病歸。冀不得以詩人目之矣。又按弇州山人集云。公實與余暨攀龍交最早。已而宗臣中行、深相結納。謝榛、國倫最後定交。爲刑部郎。一日。念其太夫人。移病歸。有以將遷吏部郎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我欲歸。豈一吏部能縻我。竟去。歸而杜門吟詠小閣中。郡國大吏。干旌相躡。弗通也。至潦倒書生。扶冊剝啄。則尊攀出鼎延食之矣。又哭公詩云。客語騎驢事。誰傳賦鵩篇。蒼梧墜白日。大庾瘞高天。吾道有千古。斯人無百年。青門一坏土。寂寞定誰賢。痛之深矣。而江盈科雪濤詩評乃云。李崆峒文章古拙。七古幾逼子美。何大復詩文雙美。而挺拔已遜古人。遂開吳川樓梁公實一派。流于平衍。文人好尚。時重時輕。詎爲定論耶。錢牧齋云。公實雖列七子五子之間。而無叫囂剽擬之習。殊有風人之致。

廣五子

吳人王穉美云。嶺南固多嫻於文辭。而歐先生爲最。倘一第不足拾取。竟以常調爲文學掌故。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被選入格爲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遷入中祕。弗果。已遂遷爲廷尉平。上下百年內。徐迪功由廷尉平左遷博士。先生由博士右遷廷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者乎。先生學無所不窺。而比事屬辭。壹稟於古。直溯建安、大歷而上之。華夫蘿餘云。歐楨伯、與梁蘭汀、李青霞、黎瑤石者。泰泉門人。其詩正大典麗。澤於風雅。蓋得其師所指授。楨伯、蘭汀。嘗以詩鑒稱京師。于鱗、元美輩欲進爲八才子。中粵居二。心嫉之。且楨伯又非科甲。乃舍楨伯而弇州集又稱楨伯與俞允文、盧柟、李先芳、吳惟岳。爲廣五子。聲名並峙焉。

七歲能詩

邑吏部羅廣臣、司勳集云。羅顯鮫者。七歲能詩。學有奇氣。嘗同同舍生受書於師。同舍生輒兀兀苦誦讀。鮫從旁竊聽。無遺。笑曰。何爲久誦讀。及當覆。鮫取書。目巡輒上。歷歷數千言無遺謬。其師初易鮫。謂偶熟此。乃更他書。應聲如故。由是大奇之。然鮫常負其慧。通學習與里中兒嬉爭戲。其師召讓曰。來。何自目。自梁鈸坑。師不知其能詩。固難之。令賦梁鈸坑。鮫受命立口占上。是年僅十歲。爲詩有成人思致。多雋永。人傳觀者。皆驚以爲子安復生也。後二歲。竟夭死。其弟彪亦以詩名。字勉夫。爲詩不模劉古人語。而有奇思。嘗語人曰。詩亡於宋。夫詩道宗奧於漢。門戶於魏。晉氏之風原於魏。唐初之調跡於晉。唐又魏之門戶。乃若宋之爲詩也。格卑不古。氣獷不和。思苦不元。意佻不蓄。音致不中。故曰詩亡。公議論絕人多類此。性好跌宕奇遊。每從客飲酒酣。能爲險韻詩百篇。驚其座人。衣冠皆爭折貴重行輩願爲交。而聲名昔郡下矣。永樂時。公遊京師。有王府者。命其工人圖松。嘗成。公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重其絹。遂論公汚圖狀于王。王目公詩。奇其才。嘆曰。何獨與斯人相遇之晚也。召給筆札。復試之。公受詔。頃刻奏于悅。置酒飲公。公留爲上客。公頓首謝曰。今俊髦列裾大王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鄒之才。無爲菟園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骸歸。王善其對。厚賜遣之。尚歸。猝沈里中。以壽卒。公詩多亡逸。今傳於世。有龍穴山題壁諸篇。龍穴山詩云。赤龍飛去散甘霖。祇有蟠湫萬丈深。千古江山存舊跡。四時烟霧鎖長林。鼎湖雨霧留寒色。禹浪春濃結瞑陰。昨夜前溪雷雨過。空應靈物重來尋。編修王佐述郡記採焉。廣臣曰。鮫公兄弟俱以聰偉著名。其文采燦燦足逃。然鮫早死。語曰。鍾靈多炎。雖文多騶。閭顛多推。豈鮫之謂耶。後余聞之長老。謂彪痛兄之夭。遂不修學。故其終不能有所與。彼不受羈士伉之門。斯亦倜儻奇士也。

劉才女

劉才女組瀛。字嗣雪。南海人。大宗伯何維柏孫婦。生員何衍之妻。僑寓邑之容奇鄉。少聰慧。好讀異書。過目成誦。善吟詠。以孝名。先是母忽目瞽。夢神誨以然指法救母。母痛仆地。母甦。指抱而哭。雙目遂開。直指王化澄、大守嚴起恆、旌表孝義。邑令朱光熙表其事。所作詩。典雅莊麗。得性情之正。南海陳秋濤先生抗疏回籍。其母太夫人招嗣雪議集家園。時尚垂髫。文忠命賦庭前竹。即應聲曰。最愛庭前竹。猗猗曲檻中。孤高撐落日。勁直掃秋風。龍去投錢巧。鸞歸製笛工。生平好修節。賴有此君同。又陪陳太夫人遊海珠詩云。五日乘潮似渡瀘。釵頭爭挂辟兵符。珠遺洛浦誰家女。印解湘潭楚大夫。雪撼怒濤搖學堞。波侵斜日浸浮屠。歸來試把諸姬閱。適聽漁歌起得無。咏道印解、斷合己與文忠。不卑不亢。真風雅正則。豈李易安等所敢望哉。年二十四卒。其訣外、與兒詩。有三載未償夫婦債。一年難盡母兒情句。又有去去不須傷往事。等閒翻檢白雲程句。不爲太上忘情。亦非情癡俗物。皆合乎情。止乎禮義者。劉孝行堪紀。又非詠雪才高已耶。解元羅國器。編其詩爲一集。以行於世。

新會三大家

嶺南三家。順德陳恭尹、元孝其一也。爲會斌先生叔子。南雄守陸孝山云。三家詩惟元孝行世最遲。其詩如哲匠當前。衆材就正。運斤成風。旣無枉撓。亦無廢棄。梁棟榱題。各適其用。準繩規矩。不得不推爲工師。時或伊嚶。若伸所稿。則亦小弁之怨。孔子不删。未足病也。又論藥亭爲才人之詩。翁山爲學者之詩。而元孝則詩人之詩也。詩綜詩話云。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論其詩品。雖不及翁山。而翁山祇工五言。又不若元孝諸體相稱也。著有獨漉堂集。後沈侍郎選公詩。初入明詩。後入國朝詩。亦寓史筆徵意云。

青衣能詩

鄧正魁云。虞部歐先生。以詩名海內。有李生者名英。以青衣給事先生。又能學先生爲詩。與先生遊者。咸識李生。自是李生名噪藝苑。生字少芝。亦順德人。天目徐中行、嘗讀李英餐霞、歷遊諸集。言其集中七言律。九霄日暖山雲碧。萬國春回海樹青。楓葉共飛遊子夢。梅花不見故人書。萬里山河遊子夢。中原涕淚故人心。五言律。如世事看年長。生涯作客分。松偃苦能上。山高日易沈。猿聲千澗落。雁字五峯過。至於席上明月一首云。光分戀馬色。彩散侍臣衣。飛蓋還爲會。西園客未歸。同時如黎惟敬、吳約卿、曾以三、諸公。皆與唱和。可謂咄咄逼唐人矣。卽此便當刮目。可稱吳下阿蒙耶。集中佳句殊多。此特專車一骨耳。豹見一斑。耕窺半畫。殆謂此耶。因贈詩云。朱家何事得青衣。廣柳車中似爾稀。縱是備書稱足下。終嘗斷席化雄飛。能詩况在方回上。識主事言順士非。萬一地餘名姓變。蒼梧千騎自東歸。天尺曰。虞部卒。李英無所依。向家于小洞水口。張貴酒肆。傭保雜作。隱於市廛。嘯歌自得。著有嘗鐘集一卷。風格日益遒上。黃積中、歐大章、敍而梓之。今其詩附虞部集行世。廣興記云。歐大任青衣李英。有詩名。卽此也。尺又按。近代青衣多能詩者。樑園載閩陳香初、陳竹逸、鄧蘭子。皆許生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烈花鳴鵒爾。荒原麥穗鳴搗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際亦聞橋。皆楚楚有致。而余尤喜蘭子贖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至山陰徐渭逸稿。贈英與泉州山人侍者詩云。順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鬟。詩伴兩蒼頭。况復齋能引。如聞風下樓。主人瞞笑劇。那得客邊愁。則李英之同時。亦有人矣。

粵詩不變

秀水朱彝尊曝書亭集。論明詩書云。明自萬曆後。作者散而無紀。常熟錢氏。不加審擇。甄綜寥寥。嘗嘉靖七子後。朝野附和。萬舌同聲。隆慶鉅公。稍變而歸於和雅。定陵初祺。北有于無垢、馮用韞、于念東、與孝豎季木先生。南有歐楨伯、黎惟敬、李伯遠、區用孺、徐惟和、鄭允升、歸季思、謝在杭、曹能始。是皆大雅不羣。又丁武選詩序云。閩自十才子以詩名。而高廷禮集唐人之作。別其源流。嚴其聲格。若圭臬焉。泰之無爽。當是時。吳有北郭十子。粵有南園五先生。名聲實相頡頏。其後吳中之詩屢變。而閩粵猶未之改。梁公實名列七子。獨循南園遺調。鄭繼之規法李獻吉。曹能始與竟陵二子遊。唱和甚密。今讀其詩。所操音依然土音也。夫雕枝之爲樹。其柯枝無以大異於凡木。當其熏風被。朱實垂。閒其種。以百數。雖下

者。亦可敵四方之珍果焉。况夫凝冰挂綠。種之尤美者乎。顧吳越詩以楊梅。燕齊詩以萍果。閩粵之知味者。笑而不應。則以中有所得。自不遷於所好也。

獨漉三世詩

南海梁太史佩蘭六瑩堂集云。陳獨漉、羅龍萬懸。而細入毫芒。每一涉筆。山岳不移。招搖四照。然以沖和涵淡寫其磊落不平。時或有之。至其子勵如崇簡在谷。令人聞而知香。流連景物。弄攄雅懷。皓月沐池。元雲朱閣。論老謂其托鐘義山。而不知得力徐庾。視尊人之詩。自成面目。尺按、十皆先生著有東軒集。中康熙己卯鄉試第三。常占鸞得東官友人盧作梁贈詩云。十年聚散故交稀。爲值清時報所知。勸爾當場觀演者。才名深蘊復何疑。復書云。梁性疎狂。爲三兄。故進此爲堯也。後勵赴還。卒於金閶。其子世和拔貢詩文饒氣骨。有祖父風。在吾同輩中。可抗行相報之、勞阮齋。餘不及。雍正五年。廣東巡撫傳泰、奉詔保世和優行咨引廷見。以知縣試用浙江。三年卒於龍游縣丞。十林傷之。客有自龍游回者。謂世和先攝鹽場事。軍去職。弊爲奸人側目。嘗事應其故。改丞龍游。一日。司道府縣皆集。攜軍閩龍游丞陳某在否。將有美調。而世和高臥署中。其僕曰。今晨大恙。宜早去。促之再。怒曰。睡方甜。何與乃公事。竟以此終于任。乾隆己未。余僧過龍游。有詩傷之。兼寄蘇珥云。不忍經過此。無風灘水寒。六年傷我友。雙淚灑重職。命短吾曹惜。官卑過客看。遙知亭步驛。後夜更悽寒。

易譜

鄭承袁、倫教人。爲諸生。廢而學易。老躬其奧。嘗自謂於易理數。如御六龍。迴八極。而身入藕絲。覩帝所爲。其自負如此。後成易譜一書。御史梁森琅公論之曰。演贊以後。曾有人焉。探索罔象。句至無言。制天地之房。逗鬼神之鑰。如是譜者乎。龍馬龜筮。可開生面。四聖功臣。又屈一指矣。諸不具論。如漢京房、宋邵堯夫、不難長易學者乎。然卦取六十。脫其四以置閏。似矣。而譜獨以每氣分十六爻。餘兩時五刻。卽運著十五日。法象天成。不假割裂。則二氏所未曾拈出。如歲差考。庚辰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曰百年。劉約、曰七十五年。僧一行、曰八十三年。許衡、郭守敬、曰六十六年。有餘亦未能定所餘。而譜研訂爲六十六年餘八月。以按唐堯至今。靡不符券。則諸子所未考詳。至今參兩影子河洛闘法。則河圖、日晷圖、陰陽消長、氣朔盈虛、及文王卦位、二老重地、參正卦變、諸篇。尤爲妙義破荒。是編壽梨梓。而易無餘蘊矣。雖然余稍知易。而以易售。承袁深於易。而以易窮。何也。曰、易譜行於世。而承袁自此遠矣。嗟乎。譜之行。袁之所以窮也。時也。此卽言易之微旨也。易誠何容易哉。尺曰。余粵屈華夫註易外。此說理得未曾有。鄭公易譜、邃於數。多鄭京所未重究。合之易無餘蘊矣。二書舊有鏤板。惜未廣布。見之者罕。爲海內說易者恨事。

白沙贈文康詩

白沙先生集、七律有晚酌示藏用諸友疊韻詩十首、註云。藏用、梁文康公初字也。先生門人。尺查鬱洲集與行狀墓志。俱未說從學白沙。此本係新會令顧廷客重修。必有所本。且初字藏用。別本亦不多見。觀

此詩、先生傾倒文康亦至矣。選三首云。四人把手過龍溪。一路梅花了不迷。滄海月明三島近。白雲天過衆山低。客攜卷子抄詩草。兒上松枝掛酒提。盡日醉眠崖石上。莓苔茵厚不沾泥。賞音無代無須溪。我爲諸君略指迷。開卷直疑韓愈錯。吟頭剛向孟郊低。黃修大樂道真種。煉得圭刀出粉提。竹雞以前無近體。獨憐陶謝不沾泥。東溪水大過西溪。知履御烟步步迷。秋竹苦深人語靜。古壇松冷鶴巢低。山花折去空盈把。春酒沽來不滿提。笑把長竿弄江月。草間郭索尚蟠泥。

震北雷

九峯饒浦撰羅仙傳云。仙翁名寶珍。號務光子。性雅淡。善詩琴。曾遊武夷。遇異人授引導之術。修鍊元真觀。一百二十歲時。有擬答呂洞賓詩云。撚指光陰誰似吾。吾今識破死生途。自將天地爲廬舍。笑把江山作畫圖。物故無常何獨我。人雖同類有賢愚。生逢一百二十載。迴顧人人皆朽枯。自斲琴。名震北雷。書贊其中。宋末遊閩剎。謂寺僧曰。余遊此琴。後還我孫。僧以爲戲談。爲空門寶。宏治間。公十二代孫羅鏞歷官興化、泉州兩郡。其子偶過僧舍。睹琴問其故。遂奉歸爲家珍云。公壽一百五十有六。

南園後五先生

秀水朱竹垞云。粵洪武初。有南園五先生。開粵中一代風雅。嘉靖中。復有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李少偕、吳觀泉、結社南園。稱後五先生。尺按。觀泉名旦。南海人。少偕名時行。番禺人。公實、楨伯、吾順人。惟敬、從化人。子孫多居順德碧江鄉。

子長畫

白沙先生集、題李子長畫二絕云。青山影裏人家少。綠樹陰中石徑微。偶出洞門回首望。白雲何處有柴扉。又谷靜山深樹鬱叢。溪邊白石可青筇。詩中此景多相似。只恐詩家似畫工。天尺曰。世傳子長畫貓。今世固少。即山水亦未之見。多以爲後人描畫裝點之過。觀文恭詩。益信其畫於貴少作故也。

原子

丁卯志載。羅廣臣爲建昌推官。號繁劇難治。廣臣數守郡。以文章潤飾吏事。日召高書吏數人於前。口占其所謝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且省吏事。各有條。退則讀書至夜分乃就寢。故廣臣居官。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尚文雅之風矣。後陞吏部。以廷杖歸。隱中山。著有原子文。雅健似西漢。

歐子建不純用世法

張授孟端云。嶺南歐子建詩。取材布帽。雖仍祖從祖廣部先生。而天授英逸。風神高朗。以故才情所傳。新詞秀句。多合古轍。弗純用世法也。子建諸子。周自成家。然詩尤可傳。尺讀璩玉、句漏等集。其文亦多英氣。有倭寇本末記。饒經濟。其答友人何龍友札。慷慨悲歌。不異唐六如與文徵仲書。予絕愛之。

史眉

梁佑逵、字漸子。別字紀石子。泮浦人。六歲、從父徙居羊城。十五、通春秋穀左二氏。尤精史學。于括帖家言、不嗜也。寢食古事。好鷺殿。積成帙。顏曰私案。書十卷。雖好友勿示也。客有見者。奇而袖見邑令公。令欲

羅之綠下。恥以童子服入見。是年籍諸生。乃始揖令公於庭。索前書。以無藁本告。而令本業公龍浮沈於癖書。劣午久矣。公慨然曰。令子柄二焚文稿。蘇允明亦自悔少作。奈何享敝帚以千金耶。已而搆己卯賢書。下第南歸。遂假館城東。於史書綜其異同。別其流派。纂爲史眉一書。義引反饒如列眉之意。黎美周太僕謂其推秦一篇。主意即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說也。他日沛公分攻項羽。卒困之烏江。本此。伍員一論大奇。然蹇叔諫秦穆公不聽。卒使其子從軍。但垂涕以送之。此所以終不惡其言之中。而有一介臣之思也。伍子托其子以取恨於吳。昧此道耳。論至子爲父而父之爲一段。不禁叫絕。而文亦逼眞秦漢。其推服如此。丙戌後。棄冠服爲僧。吾族祖仲恭先生比之靖難雪庵和尚。其亦以節見者歟。

父子光祿皆詩人

潘光統、字少承。冲鶴人。長於詩。由貢授光祿寺監事署丞。廉介卓著。以賢才徵修穆宗實錄。遷京府通判。著遊燕集。子朋其子名璩之。亦官光祿。能詩。著有櫟園集。黎祕書曰。櫟園詩大率樂府趣。古人古詩。樂府之流也。故多與樂府同美。五言近體。跬步十孟。七言近體。比肩錢、劉。五七言絕句。類杜公陳、遠則王昌齡、李頎也。李子鱗謂、惟敬於子爲信。好落落耳。十年不道一書。祕書之言。豈易得哉。其足信也。子朋子、淑龍。字孟賸。亦負奇氣。老而不遇。年將八十。赴省闈。有詩云。琴書裝束候天明。老馬翻爲遠道行。久向羊腸嗟世路。尚從雞肋覓功名。遠帆欲挂烟橫岸。哀角將殘月照城。厭擬閒居猶未得。一經寧有誤儒生。詩有祖父風。可謂三代嗣葉矣。

寒塘畫派

獨漉先生集云。梁寒塘先生槤。字器圃。父敍州同知在廷致仕後。生先生於西山之麓。池中白蓮開並蒂花者七。時以爲瑞。及長。結茅池西。扁曰寒塘。懸板橋以限往來。非其人不得入也。好讀書遊名山。廣西張公其策。令順德。慕其行。希一見不可得。跡其在甘溪。單車詣見。握手傾慕。先生爽慨自如。令退而嘆曰。高風偉節。蘇雲卿之流也。工詩字。更於畫擅名。法宗黃鶴。片紙人爭寶之。子弟傳其學者。稱寒塘一派。易簀日爲詩有香觀來時香國去句。人譏其夙根云。天尺曰。西湖詩社。寒塘居士其一也。余嘗于敗藥中見其早秋湖閣望西樵詩云。曾逐篙師過水涯。秋山日夕儘芒鞋。鶴扶短杖歸荒寺。僧伴寒鐘賽破齋。老樹倚攀分澗溜。層巖結石下松釵。西風吹上湖邊閣。歷歷雲峯動素懷。又舟宿云。舟宿期漁父。滄江幽興佳。荻花聲在枕。波月皓當懷。靜廊夢長覺。孤吟韻易諧。愛君近秋水。烟水渺無涯。詩格清老。惜不多得。弟楫。號東邑山人。善蘭竹。不治家人產。性孤高。有乃兄風。子謂、亦善詩。蓋世方大小米。江西事都彭躬庵集有北田五子序云。器圃高士。慕雲林爲人。并法其畫。閉戶讀書。不肯見當事。元孝近多所與。不擇人。輒屬之曰。向與公言何事。而僕僕走風塵爲也。元孝敬而謝之。

嫁婢勸言

先廣文公字臣廉。號稜崖居士。性質簡直。學問淹博。胡黃門謂其詩文肖其人。著有鐵編集。中年從進士何簡齋官徽之休寧。邑多鬻婢。廣文欲變其俗。嘗爲駢語勸言。載鐵編集云。竊聞烏號銜哺。物類亦欣

於比翼樹名連理。草木猶結乎同根。不問有情無情。皆成雙宿。豈分孰貴孰賤。遂別異栖。從未有紅顏薄命。白髮無媒。如休寧婢者。委渝下賤。生既不辰。苦樂皆由他人。身非自主。笑啼不敢任意。誰與言歡。晚地說詩書。人間豈能如鄭婢。翻羨汚朝服。度埴難見怨劉公。樓上無衛。銳中埋鳳。朱門深似海。年年孤枕泣秋風。紅葉拾無詩。夜夜寒襟傷楚夢。或得憐爲移步。旋歌團扇芳姿。縱有駿馬借追。難惜始平人種。絕望琴瑟鐘鼓之樂。空聞油鹽醬醋之香。誰言我夫皆殊。但看人兒女長老。大嫁作商人婦。命不及於薄陽。豔骨化成閨盼北餞。遂同于若敖。凡此淒涼景況。皆爲聞見傷心。所望主人慈憫。念三峽有望夫之山。用發菩薩心腸。推五桝亦猶子之愛。內匹儀侯。免爲袁盎侍兒。外配農商。不致越公紅拂。或反歸鞠育。完璧別擇良緣。或收抱衾裯。小星列爲側室。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半片巫峽雲。去化陽臺一夜雨。心備金鍼。向消恨于宮娥。手作戰袍。且結緣于戍卒。豈謂鐘鳴鼎食。遂可傷天地之和。況爲明理讀書。乃忍行禁錮之事。推乎鮑習之極。不異亢陽戾陰。宏其遺配之恩。定有銜環結草。欲善雖不如我。明德必有達人。爰抒短章。其挽頹俗。緘箝心而拔首。勿哀耳爲具文。後徹俗爲之丕變。

論北田詩

新會明經胡方云。今世吾廣詩人中。有高節之士二人焉。何北田與岑霍山是也。以二人之意。發之爲詩。宜其悲怨壯憤。令人讀之拔劍裂眥。泣下沾襟者。而今其詩皆恬淡幽遠。如文流而閒逸者之所爲。豈山澤稍射精光。至北田則渾然矣。近年吾粵以藥亭顯貴。爭宗之。風雅大變。其賓惡薄子。益輕先生。故晚年詩絕少。尺接、北田字不倘。名絳。有不平黎立縣議。亦有可觀。著不去廬集。

瀛石堂集

邑余廣文語山云。向恬庵上達、四川人。父爲順鎮遊擊。恬庵隨官居順德四載。好爲詩。後父老在告。恬庵且戍羅分戍。余過其居。圖書閒雅。居然名士。刻有瀛石堂集。其七律極似宋人。有侍大人之羊城次雞洲圍風云。鐃喧楚戍駐艨艟。四望蒼茫島霧中。坐客占天防颶母。蠻兵量水涉鮫宮。射潮要挽健婦弩。破浪須乘宗愨風。夜半誰人吹鐵笛。壯心飛去倚長空。又閒題軒壁云。門前車服逐時新。高臥居然太古民。毛仲豈真能得客。陳登原不會驕人。境思佳處如嘗蔗。語學蠻方似缺唇。近日蓬頭疎懶甚。家人漫製紫荷巾。

蕭鶴娘詩

余邑澄海廣文蕭雲亭。性耽吟詠。雅持古道。曾訪予羊城旅邸。閱余金帶歌諸闋。謂吾人以風教自任。不宜作狹邪語。毒壞人心。當面針砭。其持論如此。年七十。伸紙坐几上。賦落花詩成。擲筆而逝。其女鶴娘。亦能詩。有夏日馬女郎過余自言將入空門。繞以二絕云。呪桃嚥蓮句如仙。豈合辭親去閉禪。此際學吹無孔笛。寄愁多怕誤嬋娟。佛曾說佛自心來。綺閣猶堪悟即書。我憫饒君教時自照。應知禪院盡塵埃。持正有父風。至其春夜與長嫂李孺人過夢花軒分賦。尋芳同印綠苔痕。冷露溶溶月未昏。我欲攜尊花下去。新詩吟醒海棠魂。亦復蕭洒。非一味頭巾氣也。

奇對

御史梁元柱、與同邑歐芬、計偕。舟中相戲。芬出一偶語謔公曰。豎大屌。折深廊。算來算去留元柱。公即應曰。千人米。萬家粥。攦紳攦攦遂區分。公字森鄉。家祝爲歐字。皆同音借用。時相與大閧。後公登第入詞林。而歐不售。竟成讖語。余曾遊公鄉。訪公裔孫。見公自寫小影。面如削瓜。深衣幅巾。四面圍以盤蘭。王香巖門公之志。與余仲伯羅世斗、雞郡學生。有文名。性端嚴。亦工諧謔。友人梁木卿嘗以偶語相戲。曰、泥土地四人擡神重、神重即應曰。杉榕材一腳托木輕、木輕亦稱工絕。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此之謂也。仲伯、字臣重。神重木輕。皆同音也。

二九集

乾隆庚午。邑侯陳公。延南雄給諫胡靜園先生修邑乘。開局盤谷小徑中。地爲司勳羅公讀書別業。事將竣。有桃村人呈先人黎景義所著二九集。公以事冗未寓目。一夕偶檢閱。見其聖門弟子生卒辨。歷代帝王年庚考。與核淹貫。大加贊賞。夜招予篝燈讀其詩歌。慷慨激昂。儼若炎午文谷青集。陰風凜慄。彷彿有物歎息于其旁。蓋黎公明季茂才。與陳巖野相契。慕有漆室之憂。賫志以沒。實司勳外孫也。曾從學外家。志局乃其閉關肄業處。精靈不散。若與胡公相爲感召。文章有神。萬古如生。豈止天池生架上敗書爲中郎所賞已哉。胡公遂首倡醵金剞其集。傳其人於文苑。集共八卷。標以八卦。坤帙已失。另有黛史四卷。皆香草美人之遺。

鳳岡讀語

李崇璞山書曰。先考鳳岡公嘗讀。創碧栖園於窰邨里。園可二十畝。環種碧梧。沼中一亭。顏曰知樂。取莊生知魚樂也。時雲志尚上舍、借其姻家梁佩蘭應常、暨麥中進進士、歌宴林閒。而沼中亭梧迂危。衆不敢渡。應常問亭何名。先考以知樂對。知音智。梁去聲。謂先考曰。公嘗言知樂。今何欺我。蓋以知音之樂、音洛也。先考曰。前沼大魚。被公等食去矣。祇有水。聊效智者樂耳。衆皆絕倒。雲有石過園。沼中亦建一亭。曰知樂。延先考讌遊園中。先考曰。君何盜余亭名。雲曰。公無魚者。余有魚者。有無相通。友之厚耳。一廬鼓掌。時雲西席羅明經鏞在座。詢先考兩亭孰勝。先考曰。其魚不可及也。至今傳爲美譚。天尺曰。後李崇璞建一賓山房于碧梧園。幽寂有山林氣。刻其先人詩文爲貫珠集。王觀察書門敍之。

垂髫集

瓊曼山房自鏡錄云。余十二歲應縣考。題無得而踰焉。予中對有云。上古之聖少。有道未全。我夫子綏堯舜文武之後。其道備。備則集之也。必大中古之聖多。其氣分。我夫子鍾毓靈萃之全。其氣獨。獨則縱之也。益高。父執張太史成遇擊賞之。時少年自負。因總數歲所作詩文。裝爲一帙。題曰垂髫集。後知識漸開。覽之汗下。盡付之火。其詠初月詩有云。漸有青吟趣。猶鎖奈若何。晚山銜一角。遠水暈雙蛾。高會登樓早。繁星入夜多。終期端正影。竟夕爲君歌。餘有序記歌銘。俱不復記憶。因念于十七歲應府考日。覺十三藝得心怯病。不應試考十四年。乾隆乙未。試禮部下第。歸二十年。不復計偕。忽忽無成。已七十

有五矣。倘記錄此。不勝前塵今雨之感云。

二羅行

乾隆己巳冬。澳門司馬張汝霖。酷愛予詩。自香山拉同李君卓揆、冒雨泛舟相訪。石湖草堂談燕。竟三日不休。因作二羅行相贈。詩云。有山有山不可尋。白雲吹斷龍忽林。有人有人杳何處。虹竿拄起珊瑚樹。花云誰之思思且歌。人與山兮同姓羅。十年清夢抱蝴蝶。變而不見將如何。李子朝來攜我手。去石梅花石湖口。髣髴羅山山下村。潮生曲港九十九。日暮孤蓬一溪雨。幽人家在溪頭住。數椽差自富圖書。一車信可將家具。羅君年可六十餘。大笑指我非凡軀。自言垂釣將已矣。先生於我胡為乎。君不見宮詹王子賀星韶字辛。深陳前溪屈後招。一時氣壓扶胥濤。又不見制府吳公旌子孑留村。君家司李數高節君祖都勻節推鑄臥石湖吳公曾遊盧訪之。湖荒若上留寒轍。世事推遷幾十年。風流那復如前賢。陳蕃堂上無懸榻。載送溪畔誰來船。此風卽恐終成俗。古道日遠無由續。茫茫四海嘆知己。豈意一足欣空谷。安能君似羅山長作主。我侶浮山海中寓。萬里長風海上來。浮山忽與羅山遇。天俾李子作鐵橋。兩山終古吹不去。後庚午春予訪司馬于禺山。與粵秀黎數郭進士植談詩。好事者繪為二子論詩圖。給諫胡靜園記之。

昌華苑詩

長洲沈侍郎云。乾隆丁卯。粵中小欖麥氏子開詩會。賦昌華苑。得卷數千。甲乙於粵秀山長、閩進士郭植。取德潘華蕃冠首。麥氏賚以東坡集。銀鼎副之。華蕃集同人於鏡巖山房。各賦讀東坡集詩。出銀鼎浮白之。可繼黎太僕牡丹狀元。稱一時勝事也。尺按其詩云。劉王別殿開名苑。繡水鶴山作冶遊。路接東西綉帶草亭。分南北荔枝洲。羊珠獻瑞誇胡子。宮女殘花擬御溝。今日不堪迴首望。夕陽鴉亂隔園愁。大兒昌緒得次名。亦賚以銀卮。緒讀東坡集詩云。斗酒山亭盡日斟。眉山風味好追尋。笑予羊肉終難吃。甘把奇文讓大陸。

五山志林卷四

傳疑

春秋、夏五有闕。非無文也。傳之者闕之也。孔聖云。史有闕。非不能文也。懼無以傳信也。茲之傳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異者必有真也。地遠年遷。無以辨其真也。而遂魚魯棄之。博覽君子。將毋斥鵝我哉。傳曰。疑以傳疑。附斯義焉。

房考前定
天主堂
月中仙樂
謝昌死高絲圖
一席三元
虎搏石猿
鬼弄孩兒
子長後人
掣選奇夢
乞文致禍
錦衣受投獻
二歲能書
寶林僧自定死期
沈原壤
新志贅言
元孝後生

九峯軼事　功名前定
志淵科名　紅被綵梅
古劍缸　馬陵聖廟
武榜補錄　獄囚得治蠱方

房考前定

石洲別錄云，陳公公超、字式觀，能文章，出其門者，多選去，觀於一第，省試前，家人夜行，效瓢兒卜，一人云茶罌好待井水乃烹，是科不錄，康熙己酉，果出永安知縣井在之門，功名前定，即房考亦有數如此，公爲與事教諭，善誘士類，士林擬祀之名宦。

夢還奇夢

邑進士梁學源筆談云，秋七月，寓天津衛盧署中，夜被酒，夢美女三人，首戴大帽，如紗雪狀，云妾鄱陽君三姊妹也，其一持一幅字贈予，覺而異之，越十月，夢還，多江西缺，友人莘曰，江西有三安，其安福乎，既而果然，天尺曰，吾門人張光朝、遊學梧州，習聞彼都人說，公少隨世父業水工於梧，學使者按梧將發案，提調官命公毀卷箱，急猝不能就，背吏擂之三，公奮甚，持斧向江神祝之曰，吾以賤役終，斧沉，有發達日，斧浮，擲之適中江干之杙，公遂決志歸學，不十數年，成進士，吏背一數之力也，昔人謂豪傑賢人，皆有所激而成，惟聖人無所用激，庸人雖激亦不成，信哉，公能官，歸學粵秀書院，學者稱爲壺洲先生。

天主堂

余順德東門內有天主堂，不知始自何時，舊志不載，向來官府以客禮待之，後雍正年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惡其教亂民，引福建例，凡有天主堂，嚴示驅逐，其屋拆毀，天主堂爲解元陳聲伯所售居之，不利，不二年，又易他主，尺按，昭代紀略云，萬曆二十八年，有利瑪竇者，與其徒龐迪峨，詣闕，利，姓，瑪竇，名，本姓利著，今去著，自書大西洋國人，國在天竺西，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曆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登大舟可容千五百人，搖櫓鼓風所之，歷數萬里達南海諸國，而後達粵，彼其國素不知有中國，知之、自七八年內通之、自彼始，自言國有七十餘國，國各有主，共尊教化，而俛聽焉，教化主起於齊民，倍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家家皆天主母像，倍三十始娶，無二妻，雖國王亦爾，無子傳娣，有二子，二子不娶，女亦不嫁，國無盜，歷以節氣爲斷，人好樓居，國有音樂，竇遊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及自鳴鐘諸物來獻，道經臨清，爲稅閹馬堂搜而獻之，臘月入京，館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竇自言幼慕道，齡艾不娶，無子，非有他覬，惟闡聖化遠來，得安插居已矣，萬曆二十七年死，葬於京師，其徒龐迪峨，仍居京師，王封肅等居南京，各以其教鼓勵士衆，從者雲集，禮部侍郎沈㴶再疏論之，驅諸廣東，其徒遂散云，按此則吾順有天主堂之由，計之幾百餘年，彼雖云慕化遠來，而非種必鋤，詳道者拒焦公來粵，此其庶協人心者歟。

乞文致禍

長洲袁褰集云，大學士梁儲、主試南畿，得唐伯虎文，驚嘆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爲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衞獄，拷問亡狀，先是梁公事使外夷，伯虎嘗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坐論，發爲吏，恥不就，因以自放。

月中仙樂

鈕琇觚賸云，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爲耆責，能解事，推爲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租於縣，適旅主人面蒸初熟，溪然供客，吳以喫剩數枚，納之衣袖，將歸以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旛幢，中擁綵輿，從者數十人，或御青牛，或乘白鹿，鶴鸞紛飛，霞幡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躡聽，足若縮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晚，從者顧吳曰，子來已遠，得毋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綵輿者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宴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中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閽人啓扉，驚以爲盜，執送藩伯，坐廳事鞫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叱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惟鮮荔數枚尙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遞歸廣東，吳自後獻厭葷餌之物，舉錄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錦衣受投獻

朱吳懷紀略云，正德中，南海縣民譚觀海者，坐法誅，家有田百餘頃，爲宦人楊端等侵佔，觀海之子振，遂以獻大學士梁儲子錦衣百戶次攄、故罷職尙書戴紳子仲朋、及豪民歐陽元、李潤成、爲戴倂獻楊端等祖遺產，次攄與仲朋，坌集郡衙，悉佃種之，端不勝忿，以家衆與譚氏鬭，殺其幹四人，自是楊譚相仇攻無已，而他受獻者，謀盡殺諸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請於次攄，次攄時已躐遞本省都司，許之，于是率諸佃僕，夜厲刃縱火攻楊氏，悉殺之，并殺其鄰居異姓男女二百餘人，焚其室廬，擄其財畜，楊之婦有匿壙得以菱芡自蔽免者，訴撫按各監司勘問，于是南北科道交章劾梁，縱子殺人，乃命給事中劉袠、刑部郎中張文麟、往會撫按覆勘，元與潤成俱稱出次攄、仲朋，次攄等亦以輸賦，疏上，下三法司，坐元、潤成等凌遲斬罪，而別爲次攄等請，上裁有旨、仲朋發南樂府編管，次攄發邊衞立功，餘如擬，仍責梁公不問，天尺按、次攄之子梁孜，字思伯，葉石洞稱其兄弟分廬，取其庫下者，王世貞謂孜詩近中唐，書逼元宋，楷法得文徵君結法，爲人純雅恭謹，故人樂與之交，孜子紹裘能詩，亦奇士，次攄豈惟上辱文康爲不肖，下視孜亦犂牛之類耶。

謝昌死兩綿錄

康熙丙辰，番禺謝厥扶、李藩委爲順鎮總兵，平南，從逆，旋反正，謂厥扶，不從，戰於盤石海，被殺，子謝昌，字允文，遂攜家入海，居海陵島中，新會那德村鄉，大遭焚毀，總兵蔡璋征之，搗其巢穴，昌遂飄入安南國。

國王不納。飄高綿國。即海賈所稱江播擯也。後邑人陳石樵至個佬。為邊鎮陳誠菴上客。誠菴譔高綿國王遣使祝嘏。中有使者。身著花衣冠鬼帽。類不似番人。石樵詢之。渠番禺市橋黎姓也。說從謝將軍到彼國。初王甚喜。授以一官。後被王壻所譖。謂此人終非地方福。殺之。麾下願為官與農者聽。今尚有一姓翁者。亦為番官。謝昌當日出海。人知之。死于高綿。則人不知也。高綿一戮。殆為數千生靈報復耶。未足盡其辜矣。

二歲能書

昭代紀略云。萬歷甲午。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暎。二歲不言。善書大字。如陳白沙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文鄉。按廣東。召見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筆固。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憑之。未可知。

一席三元

邑茂才陳懷云。余有從祖。萬歷間老諸生也。入本朝康熙中年尚存。曾述舊聞。邑城內文秀橋側陳姓者。搆一房屋頗壯觀。上梁之夕。恍怫有提籠在梁間照耀。中寫三元二字。陳甚喜。謂吉兆也。落成入居。不再傳。售與邑人周繼賢。南海程可則。周同年友也。以事抵順。主其家。周開宴款待。時玉裔相國尚在。邀以相陪。一席間而三元之兆始應。蓋周為順治辛卯解元。程為順治壬辰會元。黃為萬歷丁未狀元也。酒席聚會。一小事耳。已有前定。兆於數十年前如此。

寶林僧自定死期

邑寶林寺主持僧元亮。號浩則。俗番禺黃姓。少貧。為傭工。十六歲出家。始讀書。後能詩。善大字。開法寶林。當事薦紳多敬禮之。將示寂。先贈偈請居士與訣。自謂明年正月十五當涅槃。副寺以木龕未就。請延時日。浩則為改二月初二。囑副寺速工作龕。至期又以漆水未乾再延。浩則趺跏半晌。復謂二十四日決行矣。屆期諸山畢集。卓午。命法堂擂鐘擊鼓。示語云。世界看空似過雲。水邊林下絕羅紛。浮屠擁護心為壯。此外餘情不欲聞。盤膝合掌。端坐而逝。吾友梁蘊長。時年十六。親見語之甚詳。浩則時世臘五十三歲云。尺舊閱周亮工先生集云。盱江羅明德夫子將化。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之。談論不倦。明午乃化去。人必遺化在手。乃可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夫得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每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著。心常寂靜。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浩公真能空諸念者耶。

虎攫石猿

藥房梁麟生云。予少從學於伯雲陸公。聞說邑人嚴而舒在明末時。宰富順縣。初任。吏請票拘本境土地。取虎座。嚴笑而押之。越三日俄而堂吏擊鼓聲不絕。請官登堂。視者如堵。一虎垂頭帖尾。俯伏階下。嚴命之曰。本縣初任。例有虎座。汝神所遣耶。然吾不忍戕汝。俾汝醜類遠離吾境可也。虎如有知去。至郊外。吐出一草毬如斗大。少頃乃昂頭掉尾躍去。終嚴之任。無虎患。又嘗於佛山旅邸。得梯趙鄧州德予謂公有神君號。胡得此。公曰。州有石橋數十丈。續以石闌二十。各闌半以石猴。每至陰雨。猴即離石

鬨。擾人果物。小民最苦。予為文責之。時值晴天。忽雷雨大作。未抵署。而諸猴皆為雷擊粉碎。然此亦予初蒞任時事。恐久任後。亦未必能感應乃爾。天尺曰。趙公真至言哉。誠能動物。無私之謂誠。初任時。志氣清明。利欲未攖。故鬼神可格。士君子皆持初念。不作轉念。聖帝明王豈外是哉。

沈原壎

贊餘云。陳巖野先生少應童子試。學使者命題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先生與彭公曜並錄進庠。既十餘年。同案生八九十人。無有登賢書者。先生謂彭公曰。是豈原壤作祟耶。乃以芻為原壤像。為文祭之。沈于江。未幾。彭中崇禎壬午鄉榜。未經禳者。無一人通顯。

鬼弄孩兒

香山黃琮雙槐歲鈔云。梁僉憲昉、弱冠舉進士。令蕭山。為御史。明敏善律。遇囚輒搒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數囚嬰金鉞木枷。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日得諸民家。又數日。昉無疾忽見數囚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尺按昉傳、載其罷官一錢不攜。選以清白。黃公之說。想亦得之傳聞耳。

新志贅言

會邑宜復郡治之說。其來久矣。乾隆二年五月內巡撫都察院楊永斌奏稱。臣查新會形勢。南扼厓門諸險。島嶼森列。巍峨重洋。海舶盜艘。飄突遊弈。為中路海防之衝。西亙百峯大山。深迴綿邈。素稱匪窟。今縣在東北。面厓門而肘百峯。包絡所開各縣。屏衛廣肇兩府。洵四達之要區。實一方之重鎮。規模壯麗。甲於諸邑。而自新、鶴、恩、開各縣赴廣州省會。必由新會經過。本天然另一都會。請於此設復府治。按昔所分各邑。除順德近省。為廣州右弼。無庸歸隸外。其新、鶴、恩、開四縣俱隸近府。連新會附郭一縣。共領五縣。與廣肇二郡相為犄角等因。奉批該部議奏。旋經部議。請令督撫再行妥議。會楊調撫江蘇。督部院鄂彌達未稿覆奏。乾隆三年十二月。部議據該督鄂等覆稱。新會形勢雖屬要區。昔原為郡。後析為縣。必非無因。況已添設鶴山縣治。并設大官田捕盜同知、駐劄其間。雍正十一年。又奉添虎跳門、島豬等處職暈安兵布防。控禦已極周密。應仍循其舊等語。奉旨依議。尺按。當事原無順德、香山俱隸新府之議。香、順二縣不考。詳文。閧然控阻。至傾縣之紳民數萬。以不使於供輸為辭。亦可謂鹵莽生事者矣。

子長後人

王中秘文集、有與李伊令書云。吾鄉李子長先生。行醇謹端慤。聞其亦有妻。每食必舉案。酷肖梁伯鸞為人。吾因輯其詩歌。以繼五癡。常更愛子長當國家無事時。天子三年一舉士。士之賢者。無論懷才抱義皆得試於有司。有司擇其賢者。上之天子。為鄉舉士。試日。有司坐大門左。諸生頭伏蝸階。足緣行。衣單衣。披髮纓冠。總點官督軍牢。軍牢雁行。持火杖督諸生。頂至踵。無不轉換搜搦。破除其夾雜貼繫。時子長年方少。將詣院。奮然不悅曰。朝廷至大。何者是疑士。士至小。以不肖相視耶。即棄硯去。不復入。後有司聞其賢。乃於貢院旁築擲硯亭。今伊令、子長曾孫也。行醇謹端慤。有祖風。時天步艱難。已棄儒冠不復仕。僕去年春。交伊令。因懷子長。期相與遊黃山。約三十六峯。結茅其上。天尺曰。吾鄉皆傳子長先生

89
17B

無妻。今羅王中祕書。乃有伊令爲開孫。其非無後人可知。

元孝後生

羅文昭者。吾族老儒也。名炳漢。淹博而俠。少與陳公會斌。鄉交穉總角。陳公完節日。文昭翁走匿傍近。俟正刑後。卽出而親抱其元。與尸合殮。人少知者。家有饒貲。以俠故。日集騷客文人會飲高樹堂。僕告貧乏。翁曰。盡賣田。久之復告乏。怒曰。何故喋喋亂人意。俠以田盡告。翁乃訝曰。百頃之田盡乎。因落魄不自聊。于大父司李公嘗周其缺。年九十。子天大父爲詩祝曰。伏生年過授經時。吟榻蕭然妙有詩。四海舊遊埋俠骨。一身與在見朔顧浮雲。久遊寰洲道。明月猶懸沙子磯。公自不勞人拜祝。草堂高樹其依依。實錄也。乾隆壬戌夏月。余丈章五過予褒溪館。集竹屏下。說文昭翁偶出。着索陳獨漉公詩字。獨漉歎稱文昭先生。翁聞畢。徐曰。吾今當呼子元孝後生矣。時翁日就困。而獨漉時名大噪。因語人曰。司馬公四牌樓被刑時。元孝逃匿。元孝二兄俱死於黃連亂軍中。親友畏禍。非余誰合其首。今乃先生。予直怒甚也。余尊人稱先生最泛。呼巫曰先生。日者曰先生。翁以帆里之姊鄰塢之巡。不曰世叔、父執而泛觀之。無怪翁之輕薄矣。獨漉亦一時失檢歟。

九峯軼事

吳郡陸釴病逸漫記云。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嘗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啻文甚銜之。上初卽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它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仁壽太后又嘗欲見上於東宮。爲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卽位詔。幷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又李文達公賢玉堂賞花詩序云。天順改元明年春。文淵閣芍藥忽開八花。時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賢遂設宴以賞。時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淡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賢賦詩十章。宮寮成和。其序謂吳昔韓魏公廣陵金帶圍先後並美。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者。而錢溥降順德知縣。亦未爲瑞也。

功名前定

邑太史辛北村云。己酉之役。撤棘後。謁座主嚴公。謂拆號時。吏以解元名姓籍貫呈。余於燈影下見爲除光慧。顧撫軍曰。除光慧元耶。應聲非除。徐也。遂榜放。乃爲子。撫軍相顧大駭。子夙世嘗爲僧。除者除去之義。光慧頻山衲法名。功名豈非前定耶。天尺曰。丙辰秋。同邑孝廉鐵天雲落第南歸。同舟一客。外省人也。謂曾夢見南粵恩榜。鐵詢榜首爲誰。曰順德羅天尺也。後榜發。得第七。謁兩主司。始知定元十日。以表語抑之。益信功名前定。而天機亦不盡洩也。

志漏科名

沙步村有羅琦者。字璋甫。中式崇禎十四年己卯科、廣東鄉試七十三名。舊志選舉不載。乾隆庚午。胡黃門香邑乘。考前後志俱不載。或其寄籍南海、番禺。查二縣志亦無有。而按族譜及祠中扁額。歷歷可據。

林頭梁羽翰、中天啓辛酉舉人。崇禎癸未道士。常州學省志縣志亦不載。

紅被綵樹

邑人梁麟生樂房雜著云。大良區節。字解心。陸寄薄章句。齊諸志怪。所素喜也。五十、得怯疾。康熙壬申。病且劇。諸常所與善者。數過訊。曰。公來甚善。日爲盧渣鬼所苦。茲始避去耳。客不解所謂。又曰。蓋紅緞被有日矣。嘗時必顯神異。公等勿懼也。粵人死。則以紅緞被廣尸。故云。越日果卒。東門嚴君與區交好。聞訃往弔。路經大王廟。遇區與兩鬼卒同行。嚴驚愕。俄失所在。嚴亦道家。前鬼卒候於門矣。見殮至。欲縶之。嚴且拒且退至宅旁。賓舍與之相持。自辰至午。無有知者。旋族兄至。驚異。亟往怨城隍。迎神以歸。鬼出。票示嚴曰。奉票句人。神豈貴我。因同俯伏神前。良久曰。君非某乎。以字音相近誤矣。然觀甚。欲得一飯。遣退。嚴亦無恙。蓋嚴非有惡於卒也。以名字音近區。故使戲之。實非神異之說耳。南海陳君鉅公、名別見。僑居邑南碧鑑。自言少時往觀黃連醮會。鄉人備列十王殿。王袞衣高坐。如錄事然。諸陰囚皆聚于五殿閻王門外。有枷鎖者。有炮烙者。有刀鋸者。有爲禽鳥所啄者。有爲惡獸所噬者。皆剪綵爲之。一婦人披枷傍立一男鬼。若與語狀。陳移婦枷於男肩膊上。以資一噱。明日歸。甫入門。鬼披枷隨之。詈曰。我無罪。何枷我。今錄名囚籍矣。柰陳衣哭。陳驚怖。謝曰。罪誠在我。願往解之。鬼曰。醮已散。堂殿俱焚。往無及。君速命良工取絹素縛結我狀。仍拘以枷。延高僧代君懺悔。然後釋我。庶可免。陳如其言。僧懺畢。鬼曰。今可行矣。然乏路費。陳給之。鬼曰。我幸脫。然君己紀過矣。願無狃此以招譴謫。兩事皆戲耳。然余竊不平焉。夫陳戲鬼。則曲在陳。懺悔而解之。資斧而遣之。宜矣。鬼戲嚴。則曲在鬼。旣不謝過。反羅貪饕。是何以故。不妨並存之。以俟識貫幽明者。剖此公案。

古銀缸

司李遺稿云。石室者。錦巖古跡也。石上並無光穴。舊刻石室二大字。旁有明成化己亥立六小字。相傳昔人藏金處。余題一律云。錦巖一片石。石歷古銀缸。埜老傳荒說。殘碑對市廛。七星非研穴。二酉少書官。剝蘚尋年紀。吾心未肯降。又於山後有穩樂山三大字。人傳羅江東所題。至今猶存。

馬寧聖廟

邑馬寧僑有鼎齋書院。爲宋咸淳間進士麥常齋所建。內祀孔聖。兩廡十哲。如郡邑大成殿。僭也。鄉人傳常齋曾請於朝得立。在炎宋時。粵尚在遐陬之鄉。爲烟瘴地。聖教未甚涵濡。或有然也。然例非郡邑。不得祀孔聖。姑闕疑焉。

武榜補錄

前明武科。邑志載者寥寥。如予外曾祖、崇禎癸酉科、梁如虹。倫教人。予族嘉靖丁酉、羅應世。隆慶丁卯、嚴中英。萬歷甲子羅治身。壬子、羅龍光。丙子、羅三才。俱失載焉。至桑麻鄉蘇其安。崇禎己卯科。亦失載。而馬滘鄉黎應珍。萬歷乙酉十二名。丙戌計偕不第。歸構浮黛閣。與歐大任輩吟詠其中。有說病之風焉。而亦失載。其嫡孫宗碩從予遊。備述之。

鞫囚得治蠱方

宋嘉定間。鄭爲全爲廣州推官司戶。嘗鞫一獄囚。用蠱毒害民者。因訊得知蠱主姓名。法。其法以敗鼓牛皮燒灰。酒水各半調服二錢。須臾中蠱毒者昏耗不省中。自能言下藥人姓名。事載仕錄錄。其裔孫時逢云。

五山志林卷五

闡幽

歐公史禮五代史韓通無傳。良史哉。下者索米矣。不有野官道民。幽何闡耶。余邑志。自嘉魚壽愚。兼收。尚矣。石洞繼作日書已亡。石洞者。嘉魚之風類也。可謂觀止。餘爲鄶下。闕者多矣。余能無饒舌哉。

鄧公壙　菊花石
袁邑尉　不草火將軍敕辨
詩盜書　張司徒
賊憐孝子　劉百戶墓
文康拜刺　骨相類裴晉公
陳邦彥起兵始末　嘉魚厚道
祖姑　廣州志考
小過俗有命　哭劍道人文
廣積沙　補文康軼事

少師無八金　清字市蜆
中式不赴宴　都尊奏
類稿奇冤　廢解元
兄過妹墓詩　却洋舶饋
女子擊登聞鼓　甘學高節
朱芳園　余梁石湖詩
海鯿題壁詩　八女不溺者畢鄉飲
苦學竟成　脫囚得官
詩寄二僧

鄧公壙

邑南二十里冲鶴村有鄧公壙。係宋末廬陵鄧光薦隱居。余按邑志。載孝廉黃朝賓考古蹟云。光薦自宙度嶺。及廣陷。避地深山。適強寇至。妻子匿暗室。寇無所覩。焚居十二口同時死。光薦隨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厓山潰。光薦赴海。鹵救而出之。止言度嶺。不詳何處。所謂深山。乃香山之黃楊也。尺按冲鶴去厓山不百里。香山黃楊去厓山亦不相上下。光薦可至黃楊。亦何不可至冲鶴。其古蹟或然也。余又讀輟耕錄云。鄧光薦先生諱剡。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悴馳。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想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綠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假此。則光薦亦謝皐羽之流也。宋亡。不從廣寧閭家焚死兵燹中。即謂冲鶴一壙。爲首陽山可也。田橫海島亦可也。

菊花石

江右鄭瀚、明李道聞云。僞紹武立於廣州。僞永曆遣兵科給事彭燿往諭之。譬曉倫序盛國先後。蘇觀生不聽。殺燿於市。燿、粤東順德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尺按。燿。余先祖司李公業師。崇禎己卯孝廉。其子睿壎。文品衆高。眞隱君子也。嘗胴公於羊城。多羅致奇花怪石。置之堦下。後胴字剝壞。余先君見其菊花石。回。忠愍父子高風烈節。如將見之。

袁邑尉

邑吏部羅虞臣、司勳集紀聞、贈邑尉袁沛云。當毅皇帝時。水村陸公居冢宰。而吳人袁沛給事陸公門下。未有所知。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郄。後彬用事。會宸濠反。彬劾其所惡者。縱寧詞連陸公。詔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逮中。沛適除掾中尉。乃見公泣曰。沛義不宜使公受辱。予是謁掌獄者韓端曰。昔劉賊倡亂。戕危北都。陸公崎嶇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冢宰。海內未聞以失德譏。一旦搆讒言。遂置於理。誠非除功罪之義也。然上將蒙恥。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疑今日。但公有八十老母。即公被誅。在律

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使後世謂主君有殺人母之名。溥願以身代。韓壯其言。乃許。嚴華夫人。夫人出二日即死。而溥爲經治其喪。且率弔焉。又代公上書訟冤。得減死。而江彬亦坐罪棄市。厥子曰。予往年曾繫詔獄。有老卒能道甚詳。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陞爲饒南州司錄。前尉何曾十百。率以罪去。而得遷實自溥始。是皆可書也。天尺覽天官贈溥一事。歎溥果賢良也。隨考邑乘名宦傳。概未之及。豈纂志者可勸焉。猶未寓目耶。抑以尉少之也。

不草大將軍敕辨

朱懷吳、照代紀略云。梁文康公儲。廣州順德人。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皆助爲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聽狂人謀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其懷之。毋忽。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正德己卯。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敕。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敕。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憐臣。若遂草制。據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敕矣。己卯、宸濠反。帝欲親征。乃嚴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又將南幸。時儲與蔣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有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給事田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聞報不動。又言官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至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惟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石齋楊公當側。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然後知公之爲大矣。天尺按。豫章胡維霖、墨池浪語曰。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儲所著。僭、儲弟。故不草大將軍敕歸之。其實草者梁也。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誤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尚未定論。況敢高論千古乎。胡言有左袒升庵之意。今觀紀略所載甚詳。朱君亦豈文康弟哉。弟不可私兄。子獨可私父乎。況同時黃文裕、霍文敏、與本朝蔡方炳、皆以不草詔爲梁公事。并謂事王禮衛事。費宏爭爲不可。而廷和陰主之。卸罪梁公。公不辯。致仕去。吾友蘇珥云。禮樂一事。可卸罪。則草詔一事。亦可加罪矣。尤太史侗、以博學鴻修明史。所作升庵傳。謂其在雲南時。不攜載籍。往往取之腹笥。援據多舛錯。間出附會古人。點竄舊本。所論亦未足據也。屈華夫先生樂府贈公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即誅臣。免冠伏殿前。流涕請就死。嗚呼古大臣。不辱朝廷體。後國朝修定明史。不草詔事。仍屬梁公。是非豈終泯哉。

請諡書

邑人何治、請二忠諡書云。廣東廣州府順德縣耆事堡民何治。呈爲請諡以揚大忠事。治、草莽賤。海濱耕釣。居近厓山。仰慕忠烈。竊見宋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捐身家而報君。蹈海誓以殉國。其忠烈非淺鮮也。當其死事。諡號未彰。迨狀奏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登六君堂。見信國公無諡。特爲題請。得諡忠烈。弘治間。僉事陶公魯、徐公紘、布政劉公大夏、檢討陳公獻章、慨厓山爲太后忠臣死所。奏請廟祀之。然僅止祀而已。號諡雖兼題請。實未併行。此張公翊輯厓山志謂之闕典。垂有望於當路君子焉。今幸遇軍門道德儒宗。夔龍宰輔。燮戎恩威覃越。總總林林。已蒙厚澤。轟轟烈烈。可不褒嘉。伏望下采芻蕘。上陳楓陛。做舊例於韓公。視張陸如信國。俾一體膺諡。庶浩蕩皇恩。深入非魚腹之烈。彌漫聖澤。上被攀龍髯之忠。曰二公推之。諡與不諡。固無加損。自激勸言之。此諡一行。臣工觀感。益竭忠良。士類聳聞。彌加淬礪。其有裨於彝倫風化。信非末務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慄締督吳批。張陸二公竭忠蹈海。至今厓門。凜有生氣。雖闕一諡。而英英大節。炳如日星。誰不仰之。今據陳詞。意甚嘉美。第當盛際。聯而請此。尚屬駭聽。及觀冊右一冊。累千百言。感慨激昂。有餘悲焉。山澤中乃有此奇。所當優處。仰高要縣動支禮銀三兩。以奬其意。治辭不受奬。天尺曰。此千秋大典也。禮失求諸野。何治之謂歟。

張司徒

棨化甫云。余兒時讀陳子書。想張叔亨之爲人。比長。閱湛文簡謂。執業白沙。見其友張司徒。謙柔而剛正。卓然大雅君子也。然司徒貧甚。霍文敏討兩廣使事。順德張泰、博羅張津皆司徒家產。竟不增于舊之毫寸。陵遲衰微。久則墳墓不守。兩公皆未考後世。皆不得霑墨衣之澤。當塗以章文懿、儲名教之幸也。余善津子。碩其家蓮華碩賢。歲貢不仕。事母太夫人孝。菽水儀具以祀悅。又撫之泰。宜然嗚呼。以優待士大夫。孰不怫然怒者。余何出孟下哉。

賊憐孝子

邑同知陳甫野公集云。古田公諱莊。少、父使事耕。不事。使給事官人。亡之。父大怒。曰。我事於人耳。知事人、耶。父奇其對。具禮往從師。受舉子業。不數年。學大進。舉於鄉。爲古田知縣。好詩歌。有豪氣。嘗走馬長安中。有王郎中舍。產異蓮。公立馬凝睇久之。爲蓮花詩一首。大書粉壁而去。王郎中自公詩有諷刺語。曰、狂人狂人。既而奇公才。造門交歡。性至孝。甫十五歲。而母大歸於舅。公日夜啼泣。滿衣裾。一日、省母歸。遇賊於野。褫其衣。問衣何濆。泣語故。賊憐之。歸衣。慰勞而去。

劉百戶墓

石洞志載。明錦衣衛百戶劉英墓志云。英、薊北人。善騎射。弱冠。襲官階昭信校尉。遵守九關。永樂十九年。奉命召胡都督於廣海。過西淋魚塘口。賊劫商舟。英奮曰。安有雀適犯犯舍之者。遂傳於賊。發三矢。賊應弦倒。商得免。矢盡遇害。都事巡司以聞。三司爲具棺殮。厝於司側屋之後。獲賊磔於市。而昭信之櫬

竟無有歸之者。歲久屋壞。棺腐骸露。正統戊辰。南海老人廖泰、撿葬於司之右。而余友良爲志。宏治壬子。知縣吳廷舉行部見之。曰。英不柄兵。魚塘之事。異胡人於越也。而以其身爲捍。非烈丈夫乎。封人樵牧不禁。心甚媿之。乃爲立廟遷墓。廟後檄巡司清明修墓著爲令。

文康拜刺

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余行部萊州。而過太倉守毛槩。槩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嘗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闊。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老友。戚稱契末。余怪問之。文簡豈二人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一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闊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投之。亦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骨相類裴晉公

鬱洲集載。文康公七歲。父運庵公。嘗攜與諸兒浴小沼。見星光下照碧水。因出對試諸子曰。晚浴池塘涵動一天星斗。公對云。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又六歲時。自學館趨歸。誤仆於地。父運庵翁曰。跌倒小書生。公即應云。扶起大學士。其少時已具臺閣氣象如此。南海倫以訓云。運庵爲人誠直倜儻。慷慨信然諾。黃寇之亂。能率鄉之耆老捐貲設備以亂敵。鄉人賴是保全。尤善篇什。後進多能歸之。家教甚嚴。公自幼克承顏志。運翁鍾愛焉。嘗歸自館。運翁望見兩眉俱綠。心益奇之。祖舅周翁有骨疾。人莫肯近。嘗捧湯使公濯足。公無難色。周撫之曰。爾骨相類裴晉公。吾以子房望爾矣。

陳邦彥起兵始末

三藩紀事云。順治二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肖。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闖廣州。而己會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歿。初。廣州之圍。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村兵多蜑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旂而來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陳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家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寔蓮戰死。子壯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嘉魚厚道

李嘉魚舊志云。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娶羅氏。年二十三而亮死。李良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傑梁氏。年十九。俱夫死。滘村吳有進妻。三月進死。俱守節至老。嘉魚李承箕曰。此數人者。余嘗以其無他善著于人。將削之。通守莆田顧文時語箕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閫外哉。易爲者忠臣。難爲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閨。至老而不易其心。是豈易能哉。箕以斯言爲然。天尺曰。舊志貞節不盡受旌者。皆錄于志。蓋以蓬蒿下戶。力不及旌者。彤史可也。雍正庚戌。余在省志局。志例非旌不錄。杜濫也。省志將上之史館。杜濫可也。邑亦小矣。余請明府柴公仍舊貫。棲婦其不死乎。明府從兄柴琦、今龍憐也。因余言、求其公舉者一帙。甚核。余在署見之。謂可以傳後。志事未竣。明府擢瓊司馬去。未有成書。貞節一帙。遂無存稿。後胡黃門纂輯。凡合例者。悉登諸册。視前更備矣。余友黎偉光過、述其弟偉樑妻何氏。與其媳胡氏。俱孀守三十年。從弟偉阜聘妻曾氏。夫死奔喪。有舉鶵爲之引路。紡績事翁。教子成立。而黃門皆未登之册。缺事也。予爲補書。亦猶嘉魚之志也夫。

祖姑

潘憲勳曰。余先祖贈奉直公、少失恃。寄遠館。不得繼妣心。幼淹之水。隨流入港。觸漁人網。族人東浦救之蘇。稍長。正月初八夕。復將於梯下移巨石。壓其宿處。繼妣一婢。覺其謀。謂公曰。郎君今夜宜移宿他所。公不信。婢泣以諫。且曰。今夜倘聞有聲。自高閣墜下。必啓關出走。不然。終難免毒手。公如其言獲免。後婢以洩聞故。杖殺。即正月九日也。今吾子孫每逢是日。設祭於寢。尊爲祖姑。實不知其姓氏矣。天尺曰。臧獲好義。能不顧生。尤世所難。淮陰一飯。尚報千金。今祖姑捐千金之軀。而獲報止一飯。未爲厚矣。

廣州志考

邑孝廉何廷相邑志舊序云。先是郡志伊始。汪太守辱以幣聘廷相。違道京師。未克共命云。天尺按、汪太守永瑞。江南順治丁亥進士。由河南學憲改廣州知府。所云伊始。後不知其書卒業否也。各郡皆有志。吾廣州獨無。雍正六年。謁臬臺樓儼。出廣州志抄本二册見示。訓鬻諸市。散帙未全。不知誰何底本。省局開後。徵府志不得。時太守吳公騫。謂前守葉公賈草稿尚存。欲延粵人續成之。終亦不果。廣州爲五羊首郡。文獻獨缺。是所望於賢二千石哉。後按香山黃文裕集云。御史華亭蘇公恩代巡至廣。檄郡守蘇君椽曰。郡乘缺有間矣。其盍修諸。椽問諸佐。佐以馭世善經、其大有三。曰德政。曰風俗。曰賢才。志非是、莫之先也。採纂前志。綜葺舊聞。如沈懷遠南越志、王範交廣春秋、黃恭交廣記、顧微裴淵廣州記。前山水蟲魚之瑣嵬者耳。李鼎英、陳大震、修於宋元。而五代以上軼略弗詳。成化初。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使教授于文熙續葺。人者不書。而淫詞佛老。獻謟詩文。雖微必錄。穢且陋矣。于是蒐羅今古。删補成編。門人黎民表謂公著廣州志六十卷。今不過三百年。而刻本已散軼無存。可慨也。尺嶽遊花洲。見李崇楧有藏本。但其人防有阤化書者。祕不示人。

小遇合有命

邑文學潘漣云。吾叔梧齋公少能文。弱冠拔兩邑。識科試優等。應餼與學博齟齬。不合。拂袖去。次考者補之。後棘闈不遇。次考者買去。公復高等。適補其缺。一塵幾小遇合耳。造化顛倒。若有數以限之。天尺曰。公諱鳳昌。字允紹。余外舅也。與其兄允大同耽詩吟咏之聲。時溢戶外。曾與學博梁省齋、同里余語山、梁東邑、監長陳東白、岑湘衡、輩結社城南。余亦時執鞭載媺焉。自公兄弟沒。吟聲斷絕。不勝車過腹痛之感。

哭劍道人文

南海王鳴雷中祕文集、哭薛劍公文云。好飲酒。好擊劍。好讀書。明先王之道。守學士之業。幸事也。而天不幸於斯人者。獨何歟。往年與薛子學操蓮葉舟。嘗談文數本其間。阿曲之務去。沉溷之務來。閎論雅飭。通於琴。達才敏用。通於奕。奕賦吾知其流傳悠久矣。惟是琴賦不可傳。自驗而已。曾幾何時。而薛子遂然而往。薛子往。而正學誰與。潔身誰與。忠告誰與。方謂天下無事。約居一荒山。隱身著言。教吾子與汝子。使之孝弟。與之終身焉。則亦已矣。今已矣。余焉能不爲之淋漓滂沱也。假令薛子壽其身。文成數千。無當於道。無關於人心世教。賓偶言辨。釣譽譽。安足語斯人哉。今文也、詩也、壽薛乎。使天下知文章性命之壽。不在乎年。集富則將事數卷。緒言論說。以增色其山川。而不使阿曲之雜沓進於前。以晦抑天地間沉溷有本之儒。不亦幸事哉。况生平有古劍在柙。終身爲不出以示人。其十年一磨。輒矜異鋒鍔。似不肯屈意自下者。然其號劍道人。殆庶幾歟。夜臺度可沽酒。則與之飲酒。不妨酣醉百鍾。持君文簡柳愚谷在生常抱舉世無相知之嘆。蓋歎顛倒好惡。悖道異詞者。今泉戶有琴。有朋友。有知子文者。又何事區區恨古人不見我哉。獨可流涕者。生平有井中心書。設或他年一旦啓之。得稱心愜。惜君不逮也。如之何。者痛哉。按劍公先生諱始亨。讀書懷古。飲酒擊劍。亦奇瑰士也。順德龍江人。二樵之兄。有劍道人集。乾隆庚午。胡黃門纂邑志。不列之文苑。缺事也。

廣積沙

黃相國士俊少爲諸生。家甚貧。娶馬寧李氏。富而無禮。公將省試。意欲求助於外家。值李讌客。嫌公衣衫襤褸。於小廳下餉以鴨卵二枚。公不知也。歸途。逢李僕廣積謂曰。余家今日宴客。相公何歸耶。公以實對。廣積憤憤不平。延公到己家。市物待公。自度有一家可足科場用。竊金以貽公。盡醉索紙筆。悲歌笑罵。戲成鴨春一表。貽其翁舅。中多警句。至今人誦之。按新語。粵俗呼卵爲春。是科省闈。即捷。後大魁入閣。以沙田報其僕。因名其沙廣積云。

補文康軼事

香山黃文裕公云。當毅皇帝時。公首援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於己上。敬所蔣公。方在廡寮。則延譽宮府。力拔爲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實以往。楊公不可。蔣公益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於色。亦未嘗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與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匙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

入閣。斥一峯不得立朝。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碑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二事補其遺缺。以見公之所以爲大者。初不在於詩文也。

少師無八金

泰泉黃佐革除遺事云。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六往曰。未有以結也。蓋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祠竟不克成。尺按。後公孫處士敞以狀聞當事。乃得作廟。見蘭汀集。

清字市硯

吳江鈕玉樵觚賸云。何經都憲能官家居。一日門前鬻硯。公探囊之錢。夫人笑曰。何不書清字市之。邑人薛起蛟木末山房集又云。吾邑風尚。嘉隆已前。任宦少文。士風樸茂。時先輩矜名檢。尚恭儉。官至二品。居鄉猶徒行。謂父兄宗族所在。不以貴先人也。何都憲經鄉居。每浴於河。有舟過西隆。謂曰。父爲我推。遂推之。天尺曰。按此二事。經清風古道如此。而邑志乃謂其居官無可紀。只能諧俗。附於從弟何談傳下。何也。按丁卯邑志。又書市硯爲劉方伯士奇事。豈一時二公皆同。抑傳聞異詞也。

中式不赴宴

豫章族譜云。五嶺公維名世。好義。嘗以桑梓事抗邑令。令銜之。景泰初立縣。盎無碍。公祖墓爲豪勢所奪。令因曲斷。名世故高才。是時未有易書。令素悉公字跡。入闈日。適爲蟲禿其筆。令反薦之。獲雋。公不赴鹿鳴。監臨主司問故。公曰。孝廉之謂何。祖骸屬他人而與賓興。士林之羞也。伏地大哭不起。卒復祖冢。而令以譴去。

都寧寨

邑明經李殿苞、遊都寧山記云。康熙乙酉。爲登高會。或語近鄉有都寧山。在獅子背。石色紫而文。嶙峋層疊。若斧劈然。罅無寸土。纖草不生。工甚難爲。獨絕。循其平處可直至頂。高不過三丈。可陟可躋。可咏可觴。余遂登舟。須臾即達。酒半酣。停杯語二三子曰。若亦知都寧所由來乎。昔宋幼主爲敵所迫。流遷至此而住。故號曰都寧。言所都則寧也。寨在山中。壯蠣膽存焉。父老至今能言。而史傳不載。邑舊志曾紀其事。近纂者輒出己見。訛寧爲黏。何蔑古敢自恣乎。下數武。即有三忠廟。蓋當時大命既去。人心未忘。思其精忠。故並像而廟之。豈無因而設耶。遂賦詩以弔。歌畢。叶以湘管和之。者再。忽風起水湧。若不可留。遂揖三忠而去。尺按。孝廉黃朝賓考古云。都寧寨在縣東四十里。祥興帝赴海。蘇劉義奪港出。得趙氏後。更名旦。集千餘衆。圖恢復。都於劉義所居之西山。逾月。旦卒。劉義葬於山北。士人呼其地爲都寧。言趙王所都永安寧也。

類稿奇冤

邑人蘇景熙、桐柏山房類稿漫記云。庚子春。童公應舉、教授廣州。十月。有修學宮之役。諸生無敢倡者。乃强以屬予。余按學碑。徙豪有力百家。復諸侵地。已而童公陞南京學博。是冬纂修文廟禮樂。盡附刻廣

68　18A

州郡學志略。壬寅山陰朱變元督學吾粵，余被流言訪黜，賦解詩三十韻，大理公抑之，作四言詩唁余，爲余白冤，刻楓柏山房類稿。天尺曰：予按昱熙字汝栽，碧江人，竹忼爽任俠，以濟府學侵古地，被豪强中傷，遂抆瘁不振。曾過友人蘇珥，見其類稿一二册，詩文皆瘦硬如其人，瑞一多用世法，寶之如拱璧。

廣解元

梁漢然，字醒人，逢簡人，門李老宿，講學多年，授註錄者千人，入本朝尚存。劉雲漢、左必蕃，皆及門士。喜讀書，令門書賈到人，未及見者，而先生已成誦。乙酉粵尚阻聲教，未奉正朔，輒王開科取士，是時主文柄者，擇凡有名之士，盡列於榜，漢然與陳邦彥皆與焉，而漢然乃哀然爲榜冠。時本朝已定鼎燕京，功令黜不得計偕，漢然遂隱居教授。後以次子疑族人盜其嫂，手刃之，家遂破，書籍斥賣殆盡，著作無一存者。乾隆丙辰，余館於其鄉，子孫幾無物色，欲求一軼事而不可得，蓋非招討後云。噫，世無顏蒼，誰知有承吉哉。

兄過妹墓詩

邑人余廣文話山堂集，有和梁靈長過神步岡尋倪媛墓詩，其序云：前明邑侯倪公諱尙忠，幼女隨宦鳳山，年十六，卒署中，侯葬之神步岡雙塔間，塔侯所建也。越二十年，其兄行人仁正奉使入粵，作過墓詩有曰：一去難忘乳骨肉，重來愁見舊山川。不獨過墓生哀，而風木之感，亦寓其數矣。雍正甲寅，梁子靈長搜殘碑於荊榛之下，作詩弔焉，屬予和作。其詩曰：碑緣苔蘚沒，若菜鶴舞隨啼，日幾回荒冢，松楸過客恨故山，風雨老兄哀，闔門不領鄉閭恐，夜月空懸石鏡臺，猶有先人遺跡在，長隄古木盡栽栽。天尺曰：倪侯之澤我順也甚深，且勿論，况其骨肉乎，過墓生悲，情也。閱兩朝志小錄云：崇禎間，枚卜閣臣，一時大僚不與會推者，並爲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中有霸氣者，爲公子仁正。按二十四人多忠義者，如倪元璐爲淫氣，瞿式耜爲穢氣，皆死節，則仁正得與其間，亦人傑也，公之有後宜哉。

却洋舶饋

黎元杜，桂湧人，舉正德丙子賢書，知邵陽縣，分校得士六人，後休老於家，日給不足。六人中有巡按粵東者，悉其艱苦。洋舶有例金百餘，巡按諭以得公書即准開舶，商人具禮求公，公與書而却其饋，巡按聞而益重之。後子民雍亦舉隆慶丁卯賢書，廉吏報也。

女子擊登聞鼓

邑江尾鄉有歐陽趙千者，嫉惡太嚴，不能容人過。國初乙酉，村鄉擾亂，羣囚肆毒，一日慘殺其家男女大小十五口，妻李氏歸寧古岡，獲免。會僞永歷立肇慶，李氏擊登聞鼓訟冤，千憫之，捕羣賊鞫得實，將正法，適我朝兵至，永歷出奔，羣囚脫獄，然計其斃於杖夾者，已逾十五之數矣。李氏以一女子於離亂中能挺身殲賊，亦奇矣哉。得之古岡李天木云。

甘學爲節

邑甘學，字於磐，碧江人，與李孔修皆邑高士，少同霍宮保讀書西樵。宮保貴盛，與役往訪，閉戶不納，宮保

易服過之，乃握手相語曰：少賤之言，何敢忘耶，乃以貴加我也。視其所處，破屋蕭條，無妻子，一女攣茶相餉。宮保曰：范叔一寒至此耶。於盤起，搜敝篋中書札一束相遺，皆宮保在京華與於盤投箭道書也，封識宛然，宮保收謝之，因求其女爲子婦，於盤不允，强之再三，乃首肯。後其女許日，於盤與宮保書，以瞽女不堪箕帚爲謝，宮保封其書與子，子即卜吉親迎，女歸雙目復明。於盤之行，與子長伯仲，而子長見於邑傳，且俎豆邑校，鄉人祀於社，於盤死，祇沒無傳人，亦有幸不幸哉。梁崇一廣東詩粹載其錦巖一絕云：水簾封露夜，石洞無春秋，好景心自醉，人間空白頭。可以想見其志矣。

采芳園

邑同知黎遂云，大良吳瑞卿，韻士也，作園鳳山之麓，石齋題之曰采芳園，嘉魚李世卿爲之記，石齋復跋其後，示出處之詳，獻臣吳明府作四言詩二章，後有繼府園中游且咏焉，于爲之賦，世卿序黎公賦，長不錄。石齋跋古拙，多見道語，末云：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取名當時，精光射於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隨時詘信，與道翺翔，僞吾儒事也，吾其行乎，猗歟休哉。瑞卿獻臣詩一云：采采芳芹，在園之沚，有必其榮，獻於天子。二云：相彼北門，我園我沼，我果維何，柑橙寔好，緩罈維何，魴鯉在藻，爰采其芳，薦之祖考，祝爾孫子，萬福是保。三云：倬彼東園，紫芝煌煌，夫何美人，仰天歌商，曳杖考槃矣，不出悲我，思美人兮，在粵東之大良。味二公詩文，瑞卿蓋高尚不仕，而諸公皆以事王侯期之，非肥遯者比也。世卿志亡矣，嘗時想必傳之隱逸。獻臣嘗於園側結鳳山書院，乾隆己卯，邑侯高坤復舊書院，吳氏裔孫捐其地爲生徒寮舍，高公廓拓之，有池有臺，前祀四賢，後創奎閣，給士子膏火，發論其中，遂成一邑大觀，而羣芳嘉植，儼仍瑞卿之舊。予搜軼事詳而識之，并與進士游君法珠，慫恿高公豁免吳氏之虛糧數十畝，鐫於石，而瑞卿乃不朽云。

余梁石湖詩

予大父淡峯先生，一理都勻，遂闢石湖，不出湖中勝概，爲一邑冠，題咏者佳句如林，而未有道著其經濟之所寄者，惟梁靈長一篇，寫出其用意苦衷，不在歸隱計也。故邑志胡黃門人宦蹟中，餘一二而郡志沈太史入隱逸，以其後之不見制軍，似千木之避也。中說因二藩亂，故不仕，亦能消著微隱，然終不若靈長之長篇爲寫得出也。詩云：湖養高峯波底綠，湖亭湖閣舊相鄰，湖迷郭北地如村，家作湖心人似玉，石湖形勝誰經始，都勻司理三松子，早辭青瑣遂初衣，嶺南歸作賦瑯王，山水經營却有因，司李爲官清且貧，軟謀別館娛老，經營無乃行其仁，五山山城沿海邊，鄉隅一半荏苔蔽，隱憂上切今譬人，拆邊命下腴田廢，壯夫有力不得耕，粒米如珠薪似桂，蘢倶販築代耘耔，權將鳩庀爲經濟，丁丁蒉蘽聲不停，爲高爲下因地形，跨水樓臺二百塔，倒插芙蓉十二城，百萬流民藉君活，畝門不川陳天倒，佳山佳水報保恩，得盡江湖閑歲月，更築湖山砌釣臺，中流兀峙洪波迴，綿綴生定衣冠家，至今禍石猶崔嵬，數家雞犬成鄉落，收箸種芋行春陌，牧豎同眠一笛風，芒鞋自愛前峯立，雜枝蓋梧何時無，山僧漁父同歡娛，城市紅塵飛不到，千尺龍鱗伴著書，留村司馬慕高節，門外千旟高子子，雨旬資從住湖

濟。終假山河隔秦越。吳制軍留村，巡撫王順庵，司李高風，學博相訪，司李以疾辭不見。司李英俠象隱淪天際。冥鴻不可親。獨修蓮社繼湯社。湖船往往來吟人。我隨先子南皮會。暗憶詞人三十輩。而今屈指廿年來。當時風雅還誰在。遊人朝暮石湖中。只應憶著羅三松。羅三松。不可作。湖山湖水空如昨。至若清新雅逸。能寫石鬪景趣者。則余廣文錫純詩爲最。其詩云。野徑通蔬圃。高樓傍水濱。歸帆隨島下。人語隔江分。物態矜朝艷。閒情寄莫雲。此中有佳興。長笑仰秋雯。一東風初解凍。戒僕事春苗。一貫成仙島。雙流鎖石橋。舟人喧古渡。魚網集晴朝。應笑王中允。焚香退早朝。二地瘠憐花小。臺高見月新。三松稱處士。一月謝都勻。富貴專關我。江山可贈人。田夫日來往。談笑樂天真。三杖笠朝攜去。遲迴細雨中。近欄布藥種。瞰川課農功。鶴老寒山月。橙黃落葉風。梁州初唱罷。閒坐數歸鴻。四襄陽莫愛石。一一手親栽。點綴天然巧。摩挲日幾迴。醉眠春夢醒。雨歇水紋開。昨夜歸雲澤。青山綠滿苔。五少日過湖上。閒花細細香。流觴隨逸少。咏雪共中郎。接果分佳種。收藷當年糧。餘暖偵僕從。冒雨更栽桑。六尚書臨瘴海。千帳駐湖濱。士女瞻華袞。烟霞問野人。吳制軍寄先生詩，有曰何處烟霞問野人。幽林無俗境。高位少閒身。却怪商山老。衣冠作漢臣。七小軒開岸曲。異似水晶宮。野衲三年臥。謂溢庵上人。殘荷八月風。漁歸寒雨後。人散鳥聲中。歎息同遊子。春來獨此翁。八離破從人入。無心對白鷗。微雲流古木。新水滿盧樓。路失前溪雨。天閑一葉舟。衣冠遺冢在。湖中山上，有先生衣冠冢。芳草亦生愁。九

海鰌題壁詩

余從舅潘鳳升、字允大。早棄儒冠。多宿寺觀。與僧侶遊。王阮亭先生祭告南海。偶遊海鰌。見壁上詩云。珠海鐘聲日夜流。紅棉綠荔幾經秋。鐵王已去山僧在。更與誰吟十四州。激賞之。知爲公作。公竟不往見。惜南海集不載。予少遊海鰌。聞僧說新會易秋河。亦有十年王謝半爲僧句。公亦賞之。而全首失記矣。

八女不溺者舉鄉飲

明經歐陽達云。余先君宰南安崇義縣。縣人生女。止育其一。餘俱溺之。陋俗不可破。縣有一生王河漣。連產八女。俱育之。先君曰。是生可以風矣。遂以應鄉飲之舉。俗爲少變。公諱二酉。壬午舉人。後亦爲鄉飲大賓。

苦學覺處

明廣西左江道梁崇廷。倫教人。父達溪。教諭。兄在廷。鄉薦。公質魯。日數行不下。而好學不倦。教諭公壽。公時年三十七矣。親友進爵。教諭公曰。崇廷當料理廚下。公恥之。退請於兄曰。弟以質魯。失堂上歡。今欲閉十年關。以冀有成。兄曰可。公即鍵戶留小窗進飲食。二年中。日課兩藝。兄閱其文曰。試可矣。遂遊泮。旋中天啓辛酉舉人。知福建政和縣。晉左江道。年七十三致仕。後之學者。中人以下。毋自怠也。

脫囚得官

馮公鑑。江寧崇善縣。有唐姓者犯命案。前官定以死罪。公見其狀貌魁梧。嘆曰。世豈無汾陽其人者耶。況罪亦不至死也。多方脫之。送之入營。不數年。官至都閫。後公罷官。貧甚。唐親至其家。贈以金帛。

詩琴二僧

僧源子、城北吳姓。住海鰌。樵制臺隨官粵東時。拉遊羅浮。得詩百首。緣性質高邁。書恃才凌傲僧俗。晚屏居小金山。故其詩雖佳。無樂道者。死後、余有駡座尙存才子氣。留衣偏繫長官心句。蓋錄也。錄其遊羅浮詩數首。以傳其人焉。舟抵石龍望羅浮云。勞生擾擾鬢毛斑。秋底乾坤日月閒。未到羅浮先一笑。石龍江上看青山。黃龍洞觀瀑云。昔日黃龍現此峯。石樓西畔水淙淙。我今獨上峯頭望。不見黃龍見白龍。香溪曲云。朱明洞口日月光。白水門前瀑布長。一雨春風百花落。萬峯流水盡成香。朱明洞云。紫氣流霞繞洞門。洞中日月別乾坤。眞人日坐璇房下。自寫丹經教子孫。洗心石云。少讀萬卷書。老至字不識。日暮來洗心。座前三歎息。阻雨未至鐵橋和西峯云。空山風雨來。雲白總成海。惟恐鐵橋沉。流出羅浮外。同時訶林僧定宗上人有徒圓德。亦邑瀧義人劉姓。能詩。更擅鼓琴。唐關部贈以心字韻詩。和者數十家。福將軍以詩云。菩提陰深擁。自昔開南宗。我來尋訶林。鈴語傳清風。中有圓上人。云握古鴻濛。爲我拂瑤軫。淵淵理焦桐。一鼓下雲鶴。再奏翔游龍。四座寂無語。兩耳塵根空。象意在嫏古。心性俱陶融。妙諦寂然會。肅穆閒齋鐘。亦稱悅中錚錚者。

五山志林卷六

紀勝

山川重人。人重山川。互爭勝哉。要有勝事。有勝情。有勝境。空中樓閣。筆下江山。無以著而彰之。天地亦覺無色耳。一邑小矣。然撮土之多。亦地載華岳。振河海。本此撮土推而廣之耳。吾敢自小其邑而遂不存華岳河海見哉。紀之以資臥遊者。

請立縣書　與造記
少年會元　兩鵠甲榜
一榜十八魁　漢壽亭侯刀
閩安路　區姓加欠
宋賜進士詩　五橋生五子
老女橋　三要害
不易聖像　一母兩貴子
登洲　記白鹿洞

鄉祝亭
辛未丁未兩狀元
帆風佳詠
五里四會元
梓洲一時科甲之盛
四賢祠
回字樓
鼎湖開山
名文實政
羅坑
鳳邑八景
六載三解元
王巡撫祠
雙塔記
嘉宴重逢
昇平人瑞

請立縣書

先十世伯祖羅忠、滄洲集。上制府揭侍郎請立縣書云。忠聞失大小之權者。不可與言智。昧遠近之利者。不可與言謀。故善智者。闚見於大。善謀者。定計於遠。見大者。故能察微而知著。計遠者。故能因亂以成功。伏視邇者。黃賊之變。起自亡命。擅帝號。攻城邑。潰走王師。禍可謂烈矣。當此時。高賊梟呼。而數墟之間。風靡應援。譬如禽獸。一箇負矢。百羣俱奔。非其習有懷悍之積性。有好死惡生之逆也。然而負不義之名。以犯誅戮者、何也。今夫素之質白。染之涅則黑。失其體也。金之性沈。托之舟則浮。勢有所支也。民之從亂。猶素之染涅也。得所恃則治。猶金之托舟也。然近年諸司。諱言寇禍。姑慕空名。撫字無恩。防禦不嚴。故逞欲迂求者。兆爭攘之端。姑息收寇者。釀禍亂之道。任情亂法者。貿苛刻之怨。是以上無固結之仁。下懷離潰之志。外無城郭之備。內懷逼協之勢。漢人有言。穿窬不禁。乃致強盜。不斷。乃為攻盜。蓋成於漸也。此忠所謂著微之機。而治亂之候者也。然樹長蠹而伐禍本。則莫若置縣。昔周王建洛邑。本殷頑而思治。齊桓城楚邱。紓難以為功。故弭患而不費民勞而不怨。何則。以其圖見於大。而能定計於遠也。今夫大良。其地遠於南海。然西有排榜之峙。東有迎陣之環。前擁華蓋。後鎮拱北。山原如翼。河流若帶。此澤國之形勝也。因其地而置縣。城以封疆。防以城池。治以官司。聯以月日。齊以科教。如此。雖有黃賊之變。無能為也。其樹長蠹伐禍本計。無易此。乃議者或謂兵荒之後。費無所出。殘傷之民。不可役使。是習瑣瑣之細。非可與論於大道者也。夫扁鵲治病。以刀刺骨。雖有小痛。而長利在身。君子振亂。用民為役。雖負時怨。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體。以忍痛為利。抑勞之民。以永逸為福。故曰。前事者。後之鑒。惜小者、大之蠹。惟執事圖之。尺按、雍正初年。樓理猺撫順德。以闢邑功。祀之崇義祠。而前志公傳。謂當事擬與開邑周令同祀鄉賢名宦。以忠子孫不振。故寢。噫。鄉賢之祀。亦繫子孫之顯貴哉。

興造記

錢溥、順德縣興造記云。順德所轄三都四十堡。一百六十里。舊南海縣屬也。正統十四年。沖鶴堡賊黃蕭養。聚徒為亂。明年改元景泰。廷命都督董興將兵勦平之。大良堡民羅忠等。訴南海十一都。惟東涌、馬寧、西琳三都之民。離縣遠而瀕海。故傲化而易亂。割此三都。而建縣於大良。則可治。於是巡撫兵部侍

郎揭稽集三司議。聞於上。賜名縣曰順德。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其縣東抵老鴉岡。西至仰船岡。南極大海。北至五斗口。而大良東南北皆際水。西控金榜山脊。周圍一千八十六步。計地五頃七十一畝。舉南海丞周寬知縣事。而開設焉。經營相度。按圖建治。初建于碧鑑。今公館是也。越二年冬。主簿楊鬱治徙于此。而繼以余玠、崔瑀、李先。知縣至。作頭門二門。蓋廳堂兩廊。造儒學文廟。布政二分司。城隍廟。山川社稷、邑厲、各壇若干。城則天順八年秋縣丞孫勳築之。冬。余自翰林待罪而至。見諸山棋布。水與田連。連路不絕。入其境。城市深廣。民勤生而士務學。嶺南一壯縣也。然規模草創。體具未周。乃撤故增新。豎壯麗譙樓。植栽有亭。繪門垣以耕桑政教圖。俾男婦老幼過而見者。知所警勸。與夫增學舍甃城垣標題文飾。煥然可觀。噫、何治未匝月。而遽臻是。而余也歸休有日矣。董其成功。以俟夫愷樂君子。

少年會元

太倉王世貞、皇明盛事。少年會元一則云。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紀、唐順之、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沐英、王鏊、汪浚、俱二十六。陳瑤、劉定之、梁儲、儲巏、鄧鋭、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儒、俱二十九。尺按王弇州之世。前明尚未百餘年。而會元之少年未滿三十者、共得三十三人。而倫以訓、霍韜、南海人。梁儲、順德人。廣東已居其三。何古今之不相及也。

兩為甲榜

吾邑簡公天章。中式康熙辛丑進士。禮部揭榜日。忽黃沙蔽日。辟易人馬。聖祖仁皇帝諭。所中者恐有未公。命再覆試。黜退者十六人。簡公與焉。未幾。所黜者仍次第捷去。天章再第雍正庚戌科進士。文章有定價。信不誣也。而辛丑論題據於德三句。孟義自生民以來二句。庚戌論題志於道三句。孟義則子貢曰見其禮全節。題目相同。豈非數也。

一榜十八魁

予順德學宮明倫堂有十八魁扁額。係前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科。一邑所中式鄉闈者。胡兆乾、陳迪祥、黃儒煒、陳迪續、黃聖年、梁元柱、梁佑新、冼士炳、趙惝如、關鍵、麥元、梁繼善、關應鳳、嚴逢泰、黃星煥、盧躍龍、高運元、余之憕。邑人多知有十八魁。不知吾順戊午之前。萬歷七年己卯。中式十七人。潘湛、何維翰、何兆湖、梁為忞、何文傑、袁光裔、梁何通、陳光穎、區元學、陳嗣炳、嚴應恩、孔家堯、曾守謙、林志孟、陳夢斗、黃贊猷、梁以正。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中式二十五人。陳一熊、羅元璐、黎可逢、趙鳴玉、潘隆昌、黎其哲、羅廷臣、黎滿吉、陳子廷、蘇劍龍、麥廷輝、梁德馨、胡景曾倫泰、張汝齡、蔡斌臣、麥吉臨、胡夢虎、余象斗、呂乘龍、肅以逢、李大嵩、梁宗典、鄧瑞、翁甚。丁酉中式十七人。曾光龍、嚴琮、黃耀日、黎起龍、劉雲翰、阮夢日、何耀、鄧夢韶、余龍翔、何廷相、康有年、余鴻升、彭祖曜、曾廣呂、區之鼎、簡良臣、蕭曾彥。康熙己卯科。連正副共中式十九人。陳勵、何開泰、龍海見、梁澤、吳奇遇、吳龍祥、張鵬宰、伍楓、蘇天樞、歐之麟、劉德新、鄭作霖、黎家裕、廖士賢、李德柄、黃元龍、王顥。副榜則譚洪猷、羅維正也。至十四五名者。不可枚舉矣。稿案岑

湘衡所藏家乘云，萬歷戊午科，族人有岑龍光者，榜姓霍，南海學中三十七名，則戊午亦不僅十八魁已也。

漢壽亭侯刀

邑無西門，緣築城之初，擬闢西門，跨西山而下，抵金榜，將鑿山爲道，得一大刀，有青龍偃月字樣，異之，且青烏家謂邑不利於西，可創關公廟以鎮之，遂奉刀廟中，神甚靈赫，周將軍亦時見威爽，病者施藥，聯絡不絕，甚矣侯之忠義，有如蘇公所云，如水在地，邑於三國時屬吳，侯未一至，何得有偃月之遺，眞可異也。後雍正年間，封侯三代，紳士擬建侯三代祠，余因閱宋公舉篤鄉二集載，饒墳禺山公敬撰侯廟碑，事甚奇，謂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者，讀書墖廟，墖廟侯故居也，昌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磚，碎之，磚上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末旦，旦作侯祖墓碑記，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據此則封侯三代，當用此書神銜可也，今世俗多以平生日爲侯誕，至六月二十四日眞誕，反莫之知，得此更可改正，用備書以俟識禮君子考焉。

閣安路

馬淳，成化癸卯舉人，令福建上杭縣，修葺衙宇，一工邱姓者，日鑿其徒不少輟，淳怒，謂彼亦人子，不供役，則還諸其父母已耳，奈何數撻之，工曰，余兒道隆也，欲從塾師學，不願爲工，讀書豈枵腹可能，屢論之不從，故鑿之耳，淳驚異，適衙前演梨園，爲蘇季子故事，因謂道隆曰，爾欲爲學，試以對，能則說父任資，不能，販藥終身無憾也，遂爲出句曰，說六國君臣易，即應聲曰，處一家骨肉難，淳曰，此子不凡，脩脯在我，遂延師教之，三年，將解任，出百金托一紳終其事，後道隆學業大成，登正德進士，適令順德，抵任，馬公老病家居，年古稀矣，公鄉雞洲，距邑將五里，道隆每曉必起居公而後視事，以雞洲路攲隘，築膛阡而康莊之，曰閣安路，公病，日侍湯藥不離左右，小民爭訟待決審者，皆就讞公鄉，終公之世不倦，公可謂有知人之明，而天之巧於報公，道隆適令順德，噫，奇哉，至今閣安路尚存，何公鑑碑記可考也，邱後轉御史，以佛狼機貢諫，大有風力。

區姓加欠

吾邑陳村區吉，元季歸誠，征南將軍廖永忠麾下，以救參政朱亮祖山南士寇之圍有功，永忠上其事于朝，授彰德衛百戶，一日，太祖閱軍籍，呼曰區吉，爲區別之區，區吉進奏，謂臣本姓區，烏侯切，爲歐音，上因以筆加一欠字旁，自此吉之子姓皆用紅字寫欠旁爲歐，吾邑同區姓者亦不改，前朝歐大任，即其裔也，補萬姓統譜人物者，當別爲一姓，如子雲之揚，與宏農之楊一例，不當又入區姓中，但揚與楊，歐

與區本同岑一脈，亦未可當非種之鋤也，然古有善鑄劍者爲歐冶子，虎邱有歐冶池，然則歐原別爲一族，而區之以帝改爲歐，亦猶子陵之易嚴以莊乎。

宋賜進士詩

歲抄云，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邑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語要垂清問，仁敬陳言上泰篇，愧乏謀猷俾天覽，忽蒙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想即傳中所謂名成才傑者也，御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豈虛文，要語諮謀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對，來學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遊心六藝文，先皇成憲自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衍遠微臣，終身祗佩丁寧訓，遠到功名願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廣郡學中。

五橋生五子

宋參政李仕修隱居邑之逢簡，念居民歌苦羨，甃石橋五，以利行人，從此市集輻輳，貿遷得所，後生五子，以應其數，今湮爲陸，康熙己卯第六名舉人李德柄，即其後，鄉人云，德柄兄德林，有才名，著桐山集，柄火攻不及也，己卯榜將放，柄與朋輩爲葉子戲，八葉俱紅，未終局而報捷，亦奇事也。

老女橋

增城何書湛甘泉文集載，宋貞女吳氏墓表云，嗚呼，此鄉俗呼爲老女墳，而督學龔公題曰，宋貞女吳氏之墓者也，貞女名妙靜，宋高宗朝進士國子助教南金道讚之女，南金無後，女許嫁新會李氏子，昏期已及，所許子山陸來親迎，渡礁江水，而舟溺死，貞女誓不適人，以家貲爲大石橋五眼，用湖石，長二丈二尺，於李溺死處，故後人亦呼老女橋，自寧宗嘉定四年，以及八年乃成，理宗嘉熙二年戊戌，刻石記于圓明寺，後人于橋東西各置男女廟，如牛郎織女之相望然，今廢，復以田十三頃捨入光孝寺，以沙富村地一所爲莊，貯所入，取叔南老之孫子理宗朝戶部員外郎邦傑，後其父，年八十餘而終，鄉人謚曰室隱，儒士張世美兩具聞于官，官爲石坊，復修其墓，以其裔孫吳允宜來請墓表，甘泉子曰，貞女大節已表表矣，且不言節婦而言貞女，何也，曰未成其爲婦也，未成其爲婦，則何以謂之貞也，貞者正也，正而固也，未成夫婦，而固誓不嫁焉，夫非所夫，不亦過矣乎，甘泉子曰，吾近聞羊城南海庠生黃鶴鳴之女淑貞，未適歐，指揮鏜，鏜死，奔其家，守喪不嫁，異之，吾觀古節烈之婦，未之前聞焉，今於吳黃兩貞女則然，見人心之同然，夫世固有夫在而反目，夫朝死而夕爲他人婦者，多矣，吾尚暇爭人之過中哉，今督學因張世美之舉，慨然表章，大有助於風化，是宜大書出之，以告于世云，尺椽木末山房集云，吾邑吳妙靜與新會處女黃道娘，皆宋人，亦不嫁，皆奉佛，皆施田，皆富厚，皆壽八十三，惟吳守貞，黃得道異耳，葉石洞志載，吳裝橋施田事甚詳，黃泰泉志載，黃有仙術，乘舟海上，所置成田，施田諸寺各百餘頃，而光孝尤多，立祠墓左，即圓明莊，聚寶菴是也，康熙壬子，嚴崇菴修順志，多不考古，不詳吳事，余近

修古岡志。見相類。故補記之。

三要害

丁卯志云。邑要害有三。一、石金剛海口。一、新滘海口。一、太平海口。三者皆邑之門戶。太平逼近海洋。曠蕩無蔽。嘉靖壬子、壬戌兩歲。海賊皆由此徑入。趁城劫虜。擄掠居民。知縣李有則始作木柵。柵外暗椿叅差。守以戈船。賊不得入。胡友信修之。萬歷七年。沈鐵以期會往府。戈船衞行。適賊船三十餘突入東畔。居民惶怖。一船閡於橛。衆船回救而去。始知柵之功云。十二年。葉初春益增修之。柵自大良橤前沙至小灣田。

不易聖像

雍正己酉。續邑志草稿載嚴大呂云。廣郡文廟易土繪爲木主。泥嘉靖張璁之議也。吾順先聖暨四配十哲。遺像獨留。非程敏政之言與。古人製像。豈爲聖賢而設。爲思聖賢者而設也。百世而下。猶得觀古人之衣冠容貌。而生其愛敬。因賴遺像之獨存。何忍委而棄之。以下同於芻靈槁壤也者。蔡壽述所言。足解泥古之惑。因類引之。

一母兩貴子

余友蘇珥云。吾太伯祖給諫公應文生母。福建人。初爲士人妻。伉儷相得。一日。士他出。母堂外刺繡。有友來訪。態逸。遺履。友戲拾以歸。俄而士訪友不遇。得繡履於友臥具旁。誣爲妻物。大怒。母無以自明。不可得留。給諫父司鐸于閩。艱嗣。娶之。生給諫。逮長登第。京師有同年過寓詢曰。粵有蘇某。曾掌教吾閩。識否。曰。吾父也。復詢曾于閩立妾有之乎。曰。吾母也。大泣曰。吾與若同母異父兄弟也。約度嶺訪母。越年。奉差巡按粵東。甫下車。即到順德謁母。母不許見。巡按泣求再三。終不許。給諫公爲策曰。吾母勤且儉。嘗餉客。席散後必出督家人徹俎。明日我謬請他客。而子潛俟堂後。可見也。巡按如其言。果見母。抱足而哭。母責曰。當而父怒時。汝年已七八歲。能死諫。父未必不悔。即不然。我去而依鄰。將冀汝長而歸。乃汝開過鄰媼。我亟呼汝。不應而去。從此絕念。以有今日。言已。即翻身入內。不復見。太母雖遭際不幸。杯蛇市虎。莫白盆冤。然一婦人生二子。同科登第。俱爲顯官。亦稀罕事也。今太母祠前貞珉甚壯麗。皆巡按所建云。

登洲

通志雜記云。區適子、字正叔。南海登洲人。今順德。父瓛。仕宋爲德慶參軍。廉介有聲。適子幼俊爽。能文辭。及長。厚重寡言笑。以博洽聞。學者多從之遊。所居鄉名蛇洲。而適子號登洲。于是人更名登洲。以適子故也。泉口劉與子序其文曰。君、德人也。余以文士目之。淺矣。扶胥之南。粵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子魯卿、元季出粟四百石作粥食餓者。發卿卒。盜戒勿犯其墓。省志以作粥爲適子事。誤。

祀白鹿洞

廣東通志云。蘇葵督學江西。內臣董讓作威福。縉紳奪氣。惡葵守正。遂誣奏。遣法司盛洪等治之。閉門欲

刑葵。諸生數百排闥入。擁葵而去。事竟得白。正德辛未。督學李夢陽祀於白鹿洞。

擲硯亭

華夫、焚餘錄云。李子長墓在西樵雲路村。其碑曰明抱眞先生李子長之墓。霍文敏公所書也。子長、順德人。名孔修。初赴省試。以搜檢過嚴。嘆曰。此豈朝廷所以待士耶。擲硯而去。今貢院右有擲硯亭存焉。常從白沙先生講學。得無欲之旨。操行廉潔。人不可得而衣食之。布政使朱英餉米二十餘石。固辭不獲。乃悉舉所有瓶盎盤匜之屬以貯米。纔容一二石許。餘則不受。過客、輒畫貓兒贈之。毛骨如生。鼠見驚走。其山水翎毛亦精絕。人爭寶重。然皆不肯多畫。平居大帽深衣。入夜不解。閉戶靜默。人希見其顏面。閒出則市人環觀以爲異物。舉止從容。擇地乃蹈。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曰。先生何不趨。雨瀧凍透衣矣。曰、前路豈無雨耶。行益從容。人皆笑之。至今廣州人言迂拙者。猶曰子長。子長云。嘗詣縣輸糧。令見其容止有異。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則再拱手。令怒、以爲不遜。笞之五。竟無一言而出。白沙戲之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傳者以爲美談。晚於道深造。年九十餘。無疾卒。文敏葬之西樵。稱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謝佑、不失。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矣。佑字天錫。南海人。亦早棄諸生。從白沙遊。安貧樂道。人稱爲二高。子長無子。今西樵以祭於社。爲社師。尺按、邑東古粉村。亦有抱眞祠。像極癯。鄭黃門榜以名賢高風四字。不過十笏地耳。俗謂爲古粉人。邑志又云。孔修、僑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人不識也。張詡識之。則薦孔修與雲谷老人於其師陳獻章曰。陳留市隱。不過陳無己、黃庭堅。市傭耳。雲谷老人、李孔修。非廷實、安知五郡二十。雲谷老矣。不得見。孔修年少。如廷實。非俯首當世人也。往來之使。庶接其論。以信廷實知人。齊取友。廷實、詡字。孔修有庶母。父歿。改適。誣孔修奪其產。縣鞫之。孔修操筆。置對。母言是。縣疑焉。得其情。乃大敬孔修。由此人皆駭孔修矣。東莞祁衍曾過其墓。詩云。不見高人李抱眞。淸風巢許必爲鄰。歲時伏臘村翁事。芳草萋萋又一春。

名文實政

康熙四十四年。賜禮部右侍郎臣胡會恩高祖、前明進士、知廣東順德縣、祀名宦、胡友信祠。御書扁額云。名文實政四字。幷紀其遠祖德詩序云。先高祖思泉公登隆慶戊辰進士。以理學經濟自任。文章與歸熙甫先生齊名。稱八家。爲海內傳誦。授廣東順德令。順本南海縣地。負山瀕海。當黃蕭養亂後。景泰二年。始立縣。宄盜充斥。民築土堡以居。我祖下車。招集流移。安堵反側。興學校。講農田水利。踰年。邑大治。乃建築城垣。爲士民永賴保障。竟盡瘁是役。卒於官。含殮不能具也。旣以名宦與祀學宮。順之民庶復建專祠以致思慕。伏臘禴嘗。靈爽不昭。迄今百有餘年矣。會觀察絹庵長兄秉憲粵東。敦念一本。躬詣致奠。葺修棟宇。設立祭田。恩在京師聞而感泐。爰奉假餘程。涉江踰嶺。間關萬里。至於祠下。而修魚菽之祭焉。維時邑長師儒。咸來觀禮。黃童白叟。羅拜於庭。瞻廟貌之維新。念先烈之未泯。恩自愧譾劣。弗克紹聞。而奕世載德。詩禮相仍。實惟我祖詒謀是賴。今日之役。良非易覯。祀事旣畢。戰兢嗚咽而作是詩。詩云。家世秉潛德。吾祖鍾殊祥。天懷鬱忠孝。（高祖著事後母以孝聞。）節概揚淸剛。早歲登賢書。砥

志趣難量恥爲括帖儒難洛親義牆著成天一稿（著有天一山房集）旁搜四難豪六經爲根柢百家校丹黃著作洗浮靡模楷匹王唐棣棠戒苟得迴翔春官七回上屡苦一第償結綬赴粵蕭亂餘殘軀崎嶇領百里弭節梅嶺傍暫不戴牙籌一官貿寄蒼（高自唐嶺時白矢公不戴牙籌出粵嶺）抵邑初視事四顧但中腸悶里走狐兔荊榛生圍場土坦日已盡鳳鵠讐倉皇夢拔隨衙鵰十室九流亡厥爲鳥大洲奸宄聚披猖親崎渠魁穴搜捕奮斧斯會從論威德背化刀劍從一年集鳩鵠二年復耕桑爲農均役繇爲國闢黌庠爰思廢寢食振勵崇紀綱精誠格神明四境驅螟蝗瘡痍登袵席比戶邀登積瑳哉窮海隅綢繆百世防王公重設險保障賴金湯牒請發公帑勿以煩輪將鳩工在農隙勿使東作妨鼛鼓興版築畚插浚池隍峩峩百雉雄瓌峙恩嶽岡形家言是役將爲長吏殃我祖瞿然怡悉絕舉鯖顧民社苟有賴奚恤我躬當頻年心血枯舉命效官常竟以死勤事身瘁竟尾亡神驚困抑鬱鵬鳥悲炎荒餞中無完衣署中無宿糧鄰殯牽攀走言巷哭動天閩柴車引丹旐旅櫬出遐方嶽雲慘不流江水咽鱷航父老切宾思尊爾遮蒂棠衣冠假像設樓橋聳軒昂士女薦蘋蘩典執供豕羊相傳神所依水旱能降康靈旗臨辟睨蟻賊千羣偃（順有寇警土人輿像登城賊遙披靡云有神兵書）輿殲猶惠茲土精爽固洋洋巍惟廟吏心廟食事所望似積百餘載族衍君千長詩書食舊德簪紱紹餘慶佐忝子孫祭遺不逮桐鄉恩也忝曾孫丹臘愧肯堂十年官侍從竊祿竊班行魁瞻南海甸末由捧辦香哲兄秉粵憲垂誼篤宗枋下車拂几筵冀補臨輝煌捐俸葺新榮設田資享嘗桑光賁泉壤聞之辦沾裳乞假及王程衝炎指枕鄉亥月抵南嶠愴傷懷秋霜竭蹶趨祠下載拜奠清觴登降羹音容聽蒿生悽愴人民雖已非邑子猶趨蹌摩挲古壁閒碑版字琳琅清芬猶可挹歷久愈彰高曾有規矩墜緒孰恢張敢事留宦績儒林重文章朝端開石渠惇史載循良（明史載循良傳中）倘足垂千秋卓魯並流芳仁人賜華袞廉昭俎豆光勗哉我後人清白求勿忘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歲季秋辛巳曾孫會恩盥手敬撰并書

辛未丁未兩狀元

省志云張鎮孫字鼎卿嶽涌人舊屬南海今順德少篤書以博學強記名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於天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有司因構見面亭以俟之李昴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結龍頭會有學譽長弓射江江爲竭者昴英占之曰應是讖者其張氏子乎至是果爲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相望人始悟見面之說其所對制策有曰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又曰臣竊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今也恐懼於旱潦災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于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耶齋莊于圭璧薦享之時固知敬矣轉移于饗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間耶時度宗留意驕祥所言觀瑞芝迎饗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舊制狀元宜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欄以俟詩成即織諸錦以進鎮孫素不工詩是日運毫如飛人謂名成才薄授祕書省正字遷祕書郎尋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

至鎮孫迺事二親歸廣臺章劾之詔褫鎮孫職端宗航海幸閩廣聞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爲帥鎮孫興鄉統衆震結集行伍分東南二路奮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於惠州之甲子門以鎮孫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委以軍事勝校盧震觀衆聚攜鎮孫數其罪斬之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振元會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鎮孫至託以軍餉不繼退走命其將梁雄飛守之二月四日帝次舟於廣之官富場鎮孫復廣州雄飛等走韶州下詔褒賞親知多啓賀鎮孫有憂色嘗不寧十一月元會右丞塔出會師夔合攻廣州鎮孫竭力守禦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旋還師執鎮孫北歸死於大庾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上事書鎮孫死節畫師謙亦云鎮孫死難而史臣以降書毋亦惡其爲元生得而不即死蓋狐寶府之義乎然何以處倡國苟矣要當以三人之言爲信又按鎮孫大魁日廣東地煖無雪是年大雪韡人築臺以美之今尚存後三百年萬曆丁未科邑人黃士俊復登狀元及第張以辛未黃以丁未倪公鴻云大魁應在丙丁未知應在兩未也獨惜張公黃公俱丁陽九未遭生死去就一時帆應驟白天貫爲之諸之何哉

應坑

邑陳村文海閒有應坑康熙年閒龔人雲載青者四歲而孤六鎮興母范氏干戈相失而廣而閩而燕而吳海天隔絕音聞不通後得一官以歸與馬赫奕去日抱孩歸而白首不辨里巷久之獲母於異家諸不相認母曰吾兒背有贅肉祖而示之信乃相持泣時母艱貞自矢三十餘年不意其子之存也載青事母客廣州當事才而廷之任牢盆致貲百萬母死就吾邑構園建祠其中以祀謂其與村雲姓者同岑一脈或有然也因請于朝得豎坊表鳥頭綽楔之旌甚壯麗園多奇卉怪石亭臺樓沼之勝時招致文人才士飲酒賦詩幾與石尉金谷爭勝不十年載青死子孫散蕩花石多售於人太母之坊轉爲他家柱礎門閫古人謂慶林之署衰落洛陽此於吾邑固不相屬而豪華得眼亦電光中一小劫灰哉

帆洲佳詠

南海梁應常佩蘭六瑩堂集過飲帆園詩云帶郭清溪似水村遶溪帆影上羅門輕黃淺白深紅菊十月花開直到根伍解元瑞隨寄題陳中鶴帆園詩云百尺樓頭夢不同聊將邱壑付途窮萬縣虞夏商周席坐待東西南北風自覺江湖歸枕簟未煩舟楫到方蓬蒞齒九臏人如玉只在孤帆一片中二公詩句奇壞帆園勝地不負名編故錄之

鳳邑八景

雍正己酉續志草稿載柴侯璋邑八景詩云絕徼扶桑近孤城寄曉鬟一輪初出海五色已銜山花縣明春日丹邱麗市寰青松生進翻佳氣滿屏顏（鳳山朝暉）獨標人市翠樓閣足遊賞月白清風夜時忙酒亂時龍蛇蟠古壁橘柚蔭青巒光徹家千錦雲根結在茲（錦巖夜月）神方能換骨仙井但香沈藥貢丹山鳳泉封玉液金清光凝處散浩劫去時陰震北雷千古猶存風雨音（丹井流香）嫣襯青雲路松花十里香橋從斷處缺鳳自炎時涼波影搖深綠山痕界遠光不須愁日落晚色更蒼蒼（雲路松陰）槭槭常

春露依依榜蔭斜，色翻荒徑草，寒潤半山花。履跡露神步，屐絕虎牙，旨流田畝滿，應爲稻粱香。太平春雨羚峽開門戶，群洞萬里來，煩生霜石霧，常放雪山雷。雲氣侵祠廟，龍腥散社臺。灘師思解纜，行止懷潮回。甘棠雷雨黿海烟波壯，天河一派分，潮平低岸失，風急遠山聞。蜃口樓臺像，鼇身鳥雀紋，漁舟穿霧出，把笛強吹雲。黿岸烟波返照斜浛海，鼇峯迸火珠，石光噴瑪瑙，林影動珊瑚。芳草虛生翠，新花更上朱，歸帆明遠水，一幅楚江圖。龍華夕照天尺曰：余邑向無八景，侯績志擬焉，命紳士繼作。後志未成，侯陞瓊州司馬，詩將散逸，因存之。

五里四會元

樊餘云：南海順德治內有村名曰石頭、黎涌、石硝，相去五里許，有四會元，世稱五里四會元，是其地也。黎涌則倫公文敘子以訓，石硝則梁公儲，石頭則霍公韜。而文敘復中狀元，以訓榜眼，以諒解元、進士，以訓進士，世復稱父子四元雙進士。海內科名之盛，無出其右，所謂南倫北許也。陳公紹儒云：宏嘉之際，倫氏一門鼎甲，霜穗石探花，始全故事。臚唱後，得謁相臣，諸進士咸在，相臣語公曰：君對策洋洋，賈董之流，初列名一甲第三，今二甲，數乎。公沖挹自如，無幾微見于顏色。例二甲爲郎，公以次應得北曹，顧辭北而南，且局局戶兵兩曹，徒以其閒，便事親，從兄至愛篤敬，縉紳如公，謂之仁讓，與邦非耶。洪公若水云：霍公生十九年，而始學，即博洽精文，雄冊呂大，既中會元，權臣某者嫉之，勿與狀元也，蓋三印卷而三倒置云。又倫公文敘、霍公韜，皆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爲諸生，是尤可異。尺按：霍公韜父子進士，梁公儲則兄弟進士，科名亦不亞於倫家也。

六載三解元

督江黃道泰以廣文召見，試用廣東，署邑丞，不棄集有風城雜詠，一云：景泰年間邑始分，老鴉沖鶴列雲屯，地偏潮長環三匝，縣小山高少一門。邑無西門水閣新開丹荔岸，春燈時掛綠楊村，颶風乍起同官冷，紅雨瀟瀟白日昏。其二云：雁塔雙峯鎮海門，凌空雉堞聳高原，山川迴抱魚鹽富，不稼青葱壠畝繁，六載科名三解首，一朝文武兩臚元，哦松少尹無公事，邑乘將來盡日翻。天尺曰：一朝兩臚元，謂狀元大學士黃公士俊、武狀元朱公可貞也。六載三解首，謂雍正癸卯陳君世蓮、丙午羅君國器、己酉解元癸丑進士，今熊常辛君呂五也。前明錢知縣海趨有奎文閣，兩臚元應運而興。雍正三年，樓公儼以理猺攝順德，因從基而鼎新之，適邑東有村名雞洲，新築一路，直抵縣治，時有一龍生兩尾，解元沒地企之謠，其一爲青雲隄云。

桂洲一時科甲之盛

邑東南二十里有村名桂洲，康熙丙辰，拆遷在界外，人民經遷徙，田廬荒廢，自展界後，不三十年，復我邦族，富庶駿盛于昔，自乾隆癸卯後，數科鄉會文武榜無虛發，各姓皆然，胡族尤盛。吾友胡立五，一父六子，中武進士者二人，侍衛一人，登鄉魁者二人，一人列國學，其子亦登虎榜，可謂盛矣。其族中文進士者胡斯啓，武探花胡絪綸，武進士二三人，文榜者胡景、胡家騶，武榜者又不下十數人，至同鄉文進士譚玉、文舉、葉鍾靈，皆余同年。又有若李、若譚、若楊、若麥，至余門人岑堯卿兆登叔姪，不下七八人。武則

黎信中侍衛外，武進士若吳、若李、若周、若岑，其四五人，武舉又不下數十人，皆同時同鄉，所謂鳴珂里、滿牀笏者非耶。即支郡全府，皆不能及，况一鄉哉。盛衰倚伏，亦理所宜，而豈易繼此。說風者謂其村旁有水名蛇涌，新浚巽位長流，科甲所由盛。風水一事，靑烏家所不廢，或有然歟。

王巡撫祠

樵臞云：康熙甲辰春日，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以其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爲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衆。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寧宇，至今邑容奇、沖鶴、馬岡、桂洲各處，多專祠祀像，俎豆之。

四賢祠

余邑城內西山之下，有四賢祠，萬歷間，邑令葉初春所祀方伯劉公大夏、吏目鄒公智、孝廉李公承箕、邑令吳公廷舉也。尺按：四明陳沂畜德錄云：宏治辛亥十月，方伯劉大夏至順德，時吳廷舉爲令，以治鄒汝愚獄，不暇出迎，劉廉其事，不怪其遲，反加禮待。適李承箕亦以邑志事至，一時四公俱在，故祠云。後知縣姚澹規因爲鳳山書院，令士人講業其中。雍正年間，武弁謀祠爲衙宇，木主移遷於學宮之胞擇堂。友人梁鱗生曰：四公中，半以遷謫流寓至者，死後木主亦遭遷徙，命也夫。又按邑志，鄒、李二公入流

寓，吳公祀名宦，獨劉公以公事至邑，爲暫而祀之名賢所至，井里生光，不論久暫也。昭代紀略云：劉公大夏與戴珊同朝，皆被上眷，一日同召對，良久，上曰：遇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一日欲召大夏，左班見旋止。次日，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因命代留珊，珊病弗克勝任，堅辭，上强留，且曰：天下未平，何忍舍朕。且流然久之。珊出，顧大夏曰：死此官矣。後大夏告歸，李夢陽有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綠樹雲蔽孤，前對祝融峯，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窗趨，洞庭日落風波湧，倒影射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苦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鄙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渦單于兵，九重移櫛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臥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主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綠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錠紅粟記，寶鈔生硬鴉鶻黑，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路途塞，城中冠蓋盡追隨，塵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安在能死國，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觀，即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觀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眞丈夫，嗚呼，乃知我公眞丈夫。公傳入省志，不復錄。

雙塔記

縣治東十里許，曰太平山，山自古樸，連亙聳拔，爲諸山最，橫截如削，中折一水，渡陡起，怪石嶙峋，若獅若

象若鯨若魚數峯奔騰逆上曰神步山太平祖乎神步孫乎總居辰巽之交輿家所稱水口者是也余往從伯兄習形家言深以爲茲邑嫌甫下車而縉紳先生曰前令公志也而遲秩行矣是在新令公余曰諾輒捐俸爲倡而紳儒父老協助無後者于是諏日鳩工肇于己亥七月初五落成于庚子十一月廿五爲級者七爲洞者廿四空其中級梯緣上而實其外以凝鎮當颶風務令久遠不爲觀美越明年余以計遷別駕康公州守鄭倅兩陝公封君羅公邀余往登宛若身在霄漢手捫斗杓北望三山東望大洋紫氣橫軸銀濤拍空而西樵羅浮諸勝隱隱在目還成東粤鉅觀而余猶躑躅四顧謂神步未卓擇門尙缺然不欲重煩吾士民而河清難竢勝願未酬安能已已則又出餐錢爲倡而尊宦諸最饒羨者倣友紳儒耆老各捐橐金因于辛丑十二月廿八命工興建六閱月而神步成視太平大數之高倍之工緻伍之中爲空洞外爲井幹旋轉而上梵鈴金頂礙日飄風登者隱見出沒如仙人冉冉行空中雙雁交翔祖孫羅立白虹蜿蜒斜絡其側然後神工儲而風氣完矣是兩役也一切錢穀悉付州守陳公筆署董工則黎天一陳章弁而黃紹賢兼之費總二千六百有奇余之爲順德也四新草木臚一善狀而區區作長鬚頭陀以求彰顯純氏之餘吻亦何足爲茲山重哉或者藉地利而異才輩出翊我皇殿鳴其將者指而曰茲雙塔之力也則余志也夫因作雙塔記尺按神步山爲邑生員溤夢綸稅業綸躋躍捐建倪公大喜曰不獨生一門之慶乃一縣之福與范文正公蘇州府學將毋同爰表其門曰纘見其大綸字遐言今邑人祀之文閣所以報也

回字樓

順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鄉爲多聚族以處烟火稠集樓房高至五六丈遙望之如浮圖高出林表參差不一最富豪者有回字樓高倍之四簷蓄水內闢三層中有八柱廳下有井有窖積柴米其上雖有寇盜可敵十日守儼若一城壘焉

嘉宴重逢

梁公澤、少聰穎年十五補邑諸生廿二、舉康熙己卯科令浙江海寧縣有善政嘗書四箴詩于署以自警薦行取入京引見以母喪歸後因民欠鏈宦留海寧寧邑士民爭迎宴於家至乾隆己卯年八十二嘉宴重逢精明矍鑠有謝恩詩十章擬闈墨一篇無一點衰邁氣是科同飲重宴者潮州許君登庸誠一時盛事

鼎湖開山

鼎湖山志云開山主法栖壑和尙道邱字離際順德龍山柯氏子母陳氏夢老僧借宿而娠生時室有異光少志願出家薙染後侍憨山大師於寶林通內外典籍旣而嘆曰出家務明心地文字相中豈究竟法耶遂辭憨師度嶺憨嘉其行還以偈曰漫持一钵曹溪水去洒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能說法如今不値一文錢至金陵親雪浪一雨二公深究宗趣令爲副講復如杭參蓮池大師師欣然許可授以淨土法門并付衣钵後入江右侍博山無異和尙久之稍露囊藏異龍之偈異示寂又入匡廬會同參家

宗寶禪師於金輪歸廣州開者爭偈陳秋濤梁未央、延住白雲蒲澗學者輻輳共坐枯木牀效地藏家風種田博飯一日訪六祖新州路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策杖而入知爲福地遂開山焉先是地主梁少川、與清波延僧構菴其中共結淨社招陽江朱子人主之聞師至舉爲主持遂成大刹內有涅槃臺慶雲禪院寮舍僧房非萬金不能建師談笑而成之憨大師曾遊此峯題記曰不久有至人於茲開山記以詩曰蓮花擁擁湧滄溟寶殿高高傍七星白晝雲封無犬吠夜深說法有龍聽至是果驗師道行高嚴仰諸者日衆師一切謝絕謂志在師跡奈何身旣隱文奠之威拖齊至數百衆寺無擔石之儲所給皆付龍天方伯胡公齊審與監寺雲傳募金千兩有奇擬置田齎金入山師却不受立不置田產之約謂釋子修行龍天擁護四事自足胡用田爲而鼎山四十年用度未嘗困乏一日糧絕職事以白師就韋天問訊塑日檳榔揚帆載米而至殿前右波羅樹枯萎無復生理師呪水灌之復茂重修大雄寶殿大木來自海隅難於轉運忽而大雨如注三日溪水暴漲丈餘木直抵山不越月而梵宮成元默昭應甚多云後夏日白蓮花盛開師無病索筆書蓮花頌而逝眞不愧蓮花國中人也歟尺按師之得道、始在憨山能究宗趣乃在雪浪我嶺南人奉憨公不啻六祖再世矣及考浙人朱儀呉昭代紀略載憨山雪浪眞堪發一笑謂萬歷僧之賢者曰達觀曰憨山曰雪浪三人皆遊方說法爲士庶所宗而憨山居萊州府勞山某寺時入都中交結內侍因得慈聖所賜藏經一部銀千兩乃斬某還觀而創海印寺於其中道士耿義蘭擊登聞鼓訟之且訐其陰事上怒下獄謫戍海南南士民猶敬禮焉雪浪舊居南都天興寺登壇說法聽者咸集一日與國子生挾妓飲濤大司成郭公正域惡之榜其事以示戒雪浪愧而遁去留都有萬村閣乃魏國別墅可値數萬金雪浪以五千金購而有之其豪可知也觀此則憨山、雪浪亦妖僧耳所謂不値一文錢自供確矣栖壑實行如是豈非青勝于藍耶不知當日紳士何以傾心如是也可謂舉國若狂抑朱君之有爲而言不可解也栖公三傳爲湛慈和尙亦順德龍津陳氏子爲覺浪老人入室印可亦衲子之敦實行者至覺天師竟與栖和尙同出龍山柯氏一姓兩主鼎湖席亦佛法而世法者歟

昇平人瑞

區震豪、龍山人順治乙未十一月十八生至今精健如七八十歲人百三歲時聖恩豎坊曰昇平人瑞一百六歲鄉人紳士製錦稱觴縣尹高公坤親至其家進爵予有詩云紫閣珠明瑞氣連縣官親上九如篇四朝莘共推三老百歲重添又六年城趁大綱雙履還嵩呼北極萬人前分明盛世多仁構漢口雲山一例傳（謂漢口滿雲山一百四十歲）同時康雍南亦龍山人亦一百歲祝構日二老相對話少時曾相會於漢口一別八十年恍如丁令威鶴柱頭相對不覺人物盡非也可云佳話

五山志林卷七

辨物

稽含志南方草木。博物君子所不廢也。余見類井蛙。博云爾哉。然農人辨麥菽。牧童識牛鬭。習則明。淹博通儒所拱手而讓之者也。余邑人習邑事。事亦物也。言之合者什九。離者什一。不賢者識小信哉。若云辨物而辨其所以物物。吾何敢焉。

詠菊見贈　猿賦
五色雀　羊額蜜柚
寫字放生　火焙鴨
鼠脯　石湳甕
沙虫埜兔　吹角賣魚
蠔房　紅肉龍眼
鴨啖蟛蜞　審接果木
水鉏鑑湖　甘灘鰣魚

禾蟲　大良篙
苧蔴布　金鉸子
呂相公廟　香田順稅
十月桐花歌　泮水龍魚
小滄浪　紅白各半蓮詩
來鳩堂　鬬龍舟

詠菊見贈

丙丁雜記云。東莞方鑫卿。善雌黃人物。重同年順德張叔亨諱泰。謂必遠到。皆賞十月菊。贈一絕云。十月黃菊開滿籬。人人都道不逢時。雖然已過重陽節。開也遲遲謝也遲。叔亨後至尚書。

猿賦

九歌草堂集云。東粵山中有猿。大小類猿。色純黃。名金線猿。一名猱。以其尾柔長可緝藉也。尾絕自愛。中藥矢。即自齧斷其尾。攜捷善緣木。爾猴絕怖畏之。以其爾猴爲食也。元孝有賦云。維猴于猿。若見大吏。縮爪戰唇。相泣而跪。猿呼猴前。膝行蒲伏。伸手探猴。捫胸抵脊。驗其腹腴。孰肥孰瘠。瘠者遺之。肥首戴石。使自澣洗。使自拔毛。須臾之間。飫彼貪饕。汪新城云。順德友人陳元孝作猿賦。以寄諷刺。其文甚工。余按陸佃云。猿尾作金色。俗謂金線猿。一名猱、猱爾猴。楚人謂之沐猴。毛柔長可藉。不言食猴。又按石猶。獸名食猴。則元孝之賦。作石猶爲是。猶音菊。異物類苑云。猶如獅子。蒼黑色。眼目聳耳。出武當山。尺謂元翁考訂雖未確。而賦可風。鈕玉樵曰。恭尹此賦。豈曰擬猿之爲狀、而著之於詞歟。抑有見于同類者之擇肥而食。故假猿以況之。而多方以致肥之猴。亦其所自取歟。或曰。宋文武二品以上用猿坐。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大吏之喻。寄慨深矣。屈華夫又云。從化山中有猓然者似猴。身黑而白。其尾長過身。數以尾自度其身。以自娛。其自愛尾。亦似猿。猿尾短。以金色而溫柔。不能自保。猓然尾長。以無可用而自保。亦各有幸有不幸。與屈言又別有慨也。

五色雀

獨漉集、大士巖紀事小序。康熙己未孟冬二十有八日己未。賽神於大士巖。有五色鳥數雙止於林端。鳴聲清好。此鳥惟羅浮有之。志稱異人至山。則五色鳥翔集。記予辛丑歲。同梁器圃、麥叔夏、人羅浮。浹旬三見之。正此月也。去今十九年。器圃已爲古人。茲余復與叔夏同見靈物遠來。豈有意耶。漫作長句紀之。是日同登者何中木姪、天闇二子穎、颺、凡六人。

羊額蜜柚

丁卯志紀異云。何練菴居邑西二十里。好古文詞。多與異人往還。常於宅旁蜜柚林中。結練爲菴。故以自號。一日、語僕曰。珠母召我。遂捲其菴。不知所之。遺詩於石。有月巖流影到三池之句。後僕於珠母池見翁乘匹練人海中。舟人訝爲怪。僕歸告其子瑞鯤。往候不見。過羅陽山寺。見父遺像。泣詰寺僧。告曰。前

年有詩仙乘鶴如雲。降於月巖。吟詠竟夕。時人傳爲勝遇。因留其像祀之。經歲乞遺像而還。今邑產蜜柚。皆其分種。香美異常。并可療肺熱。相傳爲仙風所遺云。尺有羊額香柚歌云。吾人一室有千古。夏鼎商彝不足數。氤氳天地蘊鴻濛。蕩滌穢邪清肺腑。瓜皮攢子舒蟠瓶。中堆柚子何芬馨。玉盤高疊層峯峙。金色光橫百面城。柚子之香誰可比。羊額之柚美中美。化州一株浪得名。包山千樹徒爲爾。昔年曾讀騷癸詩。柚氣化人人不知。況爾如斗復如蜜。不須苦口藥亦宜。又讀昔人風土記。江南橘樹江北枳。羊額柚子殊不然。易地皆良天可恃。柚子柚子眞奇觀。我來樹下何盤桓。纔才自擬成新頌。橘辭還堪作長官。碧桃不數東方鑽。消渴金莖何有我。鄉人贈我柚如山。如玉如金千百顆。羊額之柚可人憐。羊額之柚方滑鮮。詩君自愛好顏色。剝韓層枝眞浪傳。君不見、唐朝西川貢丹荔。五里一堠十里置。

寫字放生

孤臆云。陳恭尹爲嶺南三大家之一。擅詩名。兼工八分。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酒翰。視禽多寡。寫縮其書以應。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週物放生。貲蓄乃已。尺謂右軍換鵝。未必仲子之不食也。元翁乃換禽而放之。字字挾飛鳴之勢矣。

火焙鴨

語云。西域骨種羊。廣東火焙鴨。皆奇事也。黎遂、著上寮翁傳。傳其法。錄之。上寮翁者。不知何姓名。居順邑東北上寮里。年最高。人因呼上寮翁。世爲焙鴨。不習他技。他以棄雛伏卵。不可多得也。翁練傳其法。閉以語余曰。始集卵五六百爲一笪。置之土爐。覆以衣被。環以木屑。種火文武其中。設爐笪候之。卵得火。小溫。輒轉徙。盧笪而上下之。晝夜六七徙。凡十有一日而登之牀。牀笪亦錯以衣被。而重覆其上。時旋減之。逾一月。而雛孳孳啄殼出矣。然業是者。其志欲勤。其身欲親。其火候欲勻。其卑幼有事於左右者。欲和而舜。其耳目必專。毋外分。若是者。雛肥而澤。易育且速長。故凡畜養者。競趨吾門。吾用是獲利。以衣以食。與廬傳三世未已。他業者。火不熄焉。則猛焉。或不親身。又愛其力。視鶡不專。視非理。虐及左右。故卵恆焦。或殖不出。出輒死。損貲破業相尋也。予聞而嘆曰。翁之道。其相道乎。天下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者。皆此類也。爲相者。躬自戮力贊化育。調元氣。以理論下僚。俾安其位。而仁其政。汲汲焉惟生理是圖。黎民有不遂而榮。殖有不久隆者。亦鮮矣。尺按。邑有上寮鄉。而非業焙鴨。唯邑北二十餘里北滘村辛姓。多業是。其法與黎遂所說同。但所祀爲師者。則尉遲公。詭稱初有雛匠。置鴨卵數枚火壇旁。久而雛啄殼出。怪異之。因悟火焙之法。以尉遲公曾爲鐵匠。故祀之。亦猶川先河意也。其法巧妙。幾奪造化。所鬻販有遠近。計其地里而予之。或三四日。或十數日。必俟到其地。乃破殼出。眞神巧也。至他方亦有納卵炒米中。滿月而成雛者。亦火焙之類也。夫論者多疑骨種羊爲無是。公例之焙鴨。想非虛語哉。近聞余友梁武尹云。有種鼈法。謂取鼈切而碎之如豆大。外包以莧菜。乘六月節布之沙坦中。不越旬而小鼈蠕蠕出焉。彼曾試之驗。嗣余覽建陽孟貫藥論云。紅莧爲破鼈還丹。益信俗謂鼈忌莧菜有故矣。審爾則種羊亦自不虛。況與淵穎所載埋脛骨事。又彰彰不爽耶。

鼠臈

石門吳騫方樹南雜記云。鼠臈、順德縣佳品也。鼠生壟田中。大者重一二斤。劇得其穴。纍纍數出。小者縱之。大者炙爲臈。以待客。筵中無此不爲敬。禮記迎貓。爲其食田鼠也。殆即是歟。尺按。鼠臈惟邑城東五里雞洲村人。每於臘月收穫後。傳之田間。因以爲臈。然甚少出之。新會蔗田者爲佳。晉太史貢省志。收此一條。亦未深考耳。至龍升菴集。周櫟園書影。載嶺南唧鼠。謂將胎鼠用蜜漬之。出以餉客。牙間猶有唧聲。則余爲粵人。皆未之見也。

石浦甕

焚餘云。越人贈石甕曰石酒。今大甕高至六尺。大倍之。名曰石酒甕。家家有之。鼠取甕城之義。石酒、鄉名。蓋因呂嘉築甕城。故亦名之。

沙田埜兔

霍渭崖文集云。順德、香山多爭沙田。蓋沙田皆海中浮漲之土。原無稅糧。語曰。一兔在埜。衆共逐焉。積兔在市。過而不問。有主之與無主也。沙田、埜兔之類也。爭沙田。逐兔之類也。凡斷認沙田者。朝其籍。果曾報稅。按籍給之。無籍沒官賣。如曰。吾所承業。從某戶某田崩陷代轉者也。則奸民之尤也。勿聽。仍沒之官。則奸難售。而訟亦可省矣。

吹角賣魚

焚餘云。順德之容奇、桂洲黃連村。吹角賣魚。余勝、吹角賣魚人。給燈求子客。其北水古粉。龍潛馬齊村。則吹角賣肉。相傳黃巢屯兵其地。軍中爲市。以角聲號召。此其遺風云。尺按。順德附海村莊。河流旋傳夾岸民居。漁父操舟入村賣魚。輒以角聲號召。因之鄉人沿街販賣魚肉者。亦多吹角。非軍士遺風。況黃巢未聞屯兵於此。豈黃蕭養耶。

蠔房

廣東志云。韓文公詩。蠔將黏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魁礧相連如房。故曰蠣房。一名蠔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二三尺者。一房內有蠔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蓋開。有大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蠔山迷向背。佛字嶷氣成吹蠡。邑丞黃道泰詩亦云。禾蟲作醬盤餐美。牡蠣爲牆夜夢腥。順南諸邑多用作牆屋。間有疊爲樓者。鐵灰屑疊。亦可觀也。

紅肉龍眼

羊額村旁有路名相思墳。多葬無主棺骸。纍纍千萬家也。中有龍眼一株。秋夏結子甚繁。剖其肉。顆顆俱有紅絲成暈。如胡人碧眼。如紅線貫珠。歲歲皆然。人無敢啖。異怪物也。青烏家言。以陰宅爲風水所關。祖父屍骸可蔭子孫禍澤。事似冥渺。茲下爲亂葬枯骨。而上即發爲異物。意者亂冢中不無忠烈之士。化碧見於產物。以洩其不平耶。噫、異矣。

鴨啖蟛蜞

潤岸文集云。順德產蟛蜞。能食穀芽。惟鴨能啖之。故鴨惟廣南為盛。以其蟛蜞能豢鴨。亦有鴨能啖蟛蜞。兩相濟也。洪武、永樂、宣德間。韓都御史不知鴨埠所以利農。疑埠主為豪戶侵牟小民。革之。聽民自使養。利細民也。細民聚竊鴨船。於泥濘之區。縱鴨踐食稻禾。大為民厲。有司患之。歲八九月。巡撫督州縣官捕畜鴨者。多合竊鴨力以拒官兵。甚則遂為盜。境內遂日多故。前守曹仲玉知其然。因陳巡撫。主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定地為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守。鴨埠主選民有恆產者為之。蓋畜鴨之地。皆波濤混漭之區。頑民聚竊。非有恆產者不能統馭。故凡被鴨損食禾稻。專責埠主。埠主責畜鴨之人。自可責償。況其令曰。凡海賊劫之各埠畜鴨者。協力擒捕。否則罪之。鴨埠法行。則海賊亦少戢矣。按鴨戶兵精器利。獷悍難制。種稻未畢。布鴨於田。亦有未穫而踐之者。雖官屢有令禁。賂巡捕把總官。挂篩船發一符。遂肆志橫行矣。復國初法誠善。或欲以其稅抵河泊。使利孔無旁出。亦便事也。

香椽果木

肆夫樊餘錄云。順德有水鄉曰陳村。周迴四十餘里。涌水通潮。縱橫曲折。無有一園林不到。夾岸多水松。大者合抱。枝榦低垂。時有綠烟鬱勃而出。橋梁長短不一。處處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為是也而已隔花林數重矣。居人多以種龍眼為業。彌望無際。約有數十萬株。荔枝柑橙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家。取荔枝龍眼為貨以致富。又皆擔負諸種花木分販之。近者數十里。遠者二三百里。他處欲種花木荔枝龍眼之屬。率就陳村買秧。又必使其人手種傳接。其樹乃生且茂。其法甚祕。故廣州場師以陳村人為最。

水似鑑湖

樊餘又云。陳村水。雖通海而味淡有力。紹興人以為似鑑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頭豆酒。歲售可有數萬甕。他處估家亦率來取水。以舟載之而歸。余嘗號其水曰釀溪。有口號云。龍眼離枝十萬株。清溪雙道繞蒹葭。浙東釀酒人爭至。此水皆言似鑑湖。又云漁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種樹家。風土更饒南北估。荔枝龍眼致豪華。

甘灘鯽魚

樊餘云。順德甘竹灘鯽魚最美。其灘上鯽魚。以鬆魚一尾。以灘小不能容大網也。南海九江堡。江中有海目山所產鯽魚亦美。而甘灘尤勝。余詩。甘灘最好是鯽魚。海目山前味不如。絲網肯教鯽片損。玉盤那得膾香餘。又曰。灘下肥過灘上魚。罨中潑刺泝流初。冰鱗觸損烹無及。玉筋般勤食有餘。相傳鯽魚乃鱣白所化。在海為鱣白。在江為鯽魚。尺按甘灘更有嘉魚。味鮮美類鰣。而玉鱗不下楊柳瀝。陳學士璋嶺南竹枝有云。羚羊甘竹嘉魚出。七寸鱗鮮佐晚餐。寄與詩人許水族。阿誰匹美是河豚。近馬寧、馬鼻嚴。亦產嘉魚。嚴去甘灘不數里。故亦有之。

禾蟲

順德雜志云。禾蟲如蠶。微紫。間以綠絲。長丈餘。斷為一二寸。無種類。夏秋間禾稻熟時。每乘潮長。或雨夜由田中出。下海浮游。則水面皆紫綠相間。文成五色。然不能久。日出即化漿。採者各有埠主。為網巨口狹尾。樹杙于海南旁。迎流取之。張口束囊。囊重則瀉于舟。多至百盎。活者製之作醬。或醃或鹹。曬為乾。味皆美。蓋禾蟲萃百穀之精英。故多食煖氣益人。尺按長洲陳學士璋竹枝詞云。粵人生性嗜魚生。作膾無勞刮鑊鳴。此士向來多怪味。禾蟲今亦列南烹。邑茂才梁麟生藥房集江行竹枝云。蜆妹魚姑穩繫船。紅紅天色變魚天。黃花黃顙無人買。無數禾蟲出木田。邑人常於傍晚天氣通紅。半作霞色。呼為禾蟲天。毘陵邵長蘅青門旅稿南食行云。禾蟲黏涎紫綵縷。狹長多足非即且。亦謂此也。但禾蟲有埠。多歸豪勢之家。而朝廷新例。水利歸近海貧民。實無一人沾惠者。皆屯齎之可惡也。

大良箆

邑人李瑄朗蠑室談屑云。粵箆以予邑城造者為良。然只去頭垢膩、及蟣子。餘無他能。陶穀曰。箆、鐵縷物也。能為丈夫整髮。婦人作眉。因呼為鬢飾眉匠。則古今用之不同。

苧麻

天尺曰。余按苧即苧麻。布比葛粗。近數十年。吾順德織苧者甚多。女積於家。而男則具麻易之。亦有男經而女織者。名大良苧麻。通貨江浙。歲取數千金。亦開財源而地無遊民一徵也。

金鈫子

曝書亭集云。長慶寺在荔枝林中。樹高五六丈者四百餘本。壬子六月。偕歙人鄭琤、曉行城下。遠望初日浮林端。青紅如覆重錦。既至。土人方沿樹採摘。納之於笸。坐僧舍侯之人各啖百顆。亭午飯僧廚。日晡乃去。世之品荔枝者不一。或謂閩為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於閩。蜀最下。以予取之。粵中所產挂綠。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書之壁用質之知味者。尺按吾粵荔枝。惟新興香荔。其核僅一點耳。雖皮亦香美異常。遑論其玉漿哉。至吾邑則陳村黑葉為最。邑志云。荔枝陳村有實大核小者。其味甘香。名金鈫子。傳有解金鈫而得其種。即俗呼黑葉也。汪廣洋詩。漫把金鈫品價高。荔枝端不讓蒲萄。若教李白諳風味。甘分南州脫錦袍。

呂相公廟

樊餘云。順德桂洲堡。有呂相公廟。甚赫。相傳為宋文煥於甲子門與元人戰敗。赴水死。屍逆流至。鄉民祠之。咸平間。封忠懿武豐侯。考通鑑文煥以襄陽降元。為參知政事。每導元人入寇。德祐初。籍其家。宋亡。入見太后。尚出怨言。乃宋叛臣。無戰甲子門事。況咸平乃真宗年號。先文煥二百餘年。則所傳者訛也。邑西南有地名石涌。南越相呂嘉故鄉也。當漢兵南下。嘉于其鄉築石涌、金斗二城以為守。敗後。伏波追之。奔走至此。搆橋度兵。既獲嘉。橋遂以伏波名。桂洲與石涌。一水相連。潮流而至。必嘉也。為南越相。故稱相公。此乃嘉之子孫居於石涌者之所祠也。嘉本越人之雄。尉陀得之。因越人之所服而相之也。

而兩越以治陀之能用越人如此。秦恃居雎。不能用桀駿以敗。番君吳芮。能用梅鋗以興。越人之不可忽也如此。嗟夫。越人固多六千君子之遺烈者哉。尺椟邑進士余崟祚記云。宋武豐侯諱煥。厓由之節。史不及書。然則煥與文煥。南人也。未知孰是。

香田順稅

木末山房集云。葉石洞萬歷志言。桂洲。南青。步海中。葉沙等處。與香山接壤之田。五百餘頃。當弓田時。民移錯於香。以避丈。知縣葉初春至。始正之。此香田順稅之所由起也。不事惟是。順地狹民稠。惟香山環海。瘠土藩。大小黃圃之沙潭。彌多。順民告承接。願每認淨生新稅所歸。若萬歷四年開業戶區大純。何泮者不一。縣府司不能決。上之般制府。折衷其間。乃命民有順籍則告承順稅。有香籍則告承香稅。謂田王土也。稅國賦也。何分畛域。其後世爲律令。大南等沙皆然。順農力勤工業日盛。而順稅日滋矣。又香田租入與順等。而價則廉。謂浮產也。易爲勢攫。凡民兼有二邑之業者。苟急而變產。必香焉先。値受者無香籍。難於歸戶。輒推順稅。鬻之輸將。既便。相傳日久。載入廣册。所鬻者順。而香之所受者香。而順之習不復察矣。更一易主。愈益難辨。其實以田替田。以稅易稅。額無遺溢。從民之便。不能詰也。其廣屬南。番。順。東。新。香。均稱大邑。壤地毗連。戶籍交錯。故順田而南稅者四百四十八頃五十三畝五分零。番稅者五十三頃六十三畝八分零。新稅者六頃九十五畝九分零。香稅者四十八頃一十六畝七分零。三水稅者一頃一十八畝二分零。從化稅者一十九畝零。紛紜如是。由建縣劃里時。遺留已然。畫犬牙相錯。故也之彼之此。何縣蔑有。獨于順稅而疑之。

十月桐花歌

乾隆庚午十月。余母勞瘁。人年八十六。病㾭瀕危者數次。而復蘇。雞皮軒有梧桐。忽發花二叢。每叢數朵。香芬異常。見者驚異。以爲壽母徵。予紀以十月桐花歌十四韻。屬同人和焉。我初創雞皮軒。三竿竹秀一桐尊。桐漸蒼老竹權欒。桐爲老母竹爲孫。今年十月我母病。桐葉落盡無生氣。存。醫言二豎殊狡黠。神樣無力迴春暈。一絲垂危忽復續。起視桐花開且繁。吾聞人事通物理。孟泣冬竹筍滿園。我非大孝胡得此。浮花浪蕊安足言。柴門新詔忽下降。壽母八十承天恩。窮鄉村嫗荷飽煖。肉食頒賜內帑銀。我母今年八十六。遂沾帝澤迴孤根。南方暄暖花愈茂。蜂蝶走避凝花神。兩叢白花光二紀。百歲倘可承晨昏。竹窗兼課兩孫讀。花下扳採時呵嚬。行將板輿奉吾母。三花映鬢朝天門。予友何十夢瑤次和詩云。江東詩筆何軒軒。擬之百花梅花尊。又如龍門之桐高百尺。羅浮之竹祖爲孫。就中桐花詩最古。浮華刊落真意存。憶昔我母年九十。高堂朝旭明金萱。詔賜玉帛賀客滿。詩歌樛木辭不繁。學使惠公擴業只字題堂。忽病跗腫繼痟首。湯液直欲空藥園。甘蔗汁寒誰敢試。神如告我無言言。物理殊異不可測。奇效感荷皇天恩。事載紺山集中。小草當時即大藥。底用丹鼎烹水銀。我母君母事相類。蕉兮桐兮應同根。我母去我二十載。蕉窗雨泣空晨昏。羨君板輿繞桐樹。兒戲時得邀喝嚬。何日登堂拜壽母。看君洗桐吟褉門。

泮水龍魚

宣城司馬張汝霖椒花集云。乾隆戊午。順德進士陳振桂爲雷州教授。泮水忽有魚數千頭。龍首蝦身。赤白相間。是秋王生定九眞然舉于。黃生增美魁其經。誠異事也。

小滄浪

余雍正癸丑。館穀馬事。墳頂山下。有泉二坎。一最清。人皆汲爲瀹茗用。一最濁。近村澣濯者多就之。二泉相去不數武。予過而歎曰。此小滄浪也。何山人東義給圖。余爲之記。碑石以表之。

紅白各半蓮詩

邑城西山爲盧齋梁觀隱居。康熙甲子夏。池邊忽鬪花俱紅白各半。自夏徂秋。所發者朵朵皆然。白雲紅霞變映亦奇觀也。盧進人綸豎徵詩盈帙。推邑人陳獨能。南海岑霍由作爲壓卷。陳詩云。半紅半白兩交加。願向城西處士家。何處更尋連理樹。一枝全勝並頭花。朗如弦月猶銜蝶。淸比紅雲欲變霞。知道先生眞訣得。石牀相伴養丹砂。又云。豈曰卑栖意自殊。亭亭洗滌不曾汚。一莖擢出仙人掌。二氣凝爲太極圖。髮爲丹心常早白。玉緣泣血半成朱。雌雄好是芙蓉劍。南北光芒近有無。岑詩云。定知移種自仙家。紅白中分兩色花。氣聚陰陽終配合。幻來金火合抽芽。神丹半就船銀汞。玉臂分明繫絳紗。華岳高峯殘雪逼。一邊晴覆晚天霞。其二云。蕊華儼在日初曬。菡萏叢中獨出羣。趙后身邊來赤鳳。素馨田畔實紅雲。氤氳入座幽香合。綽約凌波兩色分。莫羨霓裳羽衣曲。一枝環豔願猶君。其三云。雲霞片片水中開。樊素紅綃手共栽。春雪半封丹鳳穴。夕陽斜照白龍堆。尋常素絢盧咸象。造化文章信巧哉。最是瑤池新浴能。玉盤初進荔枝來。其四云。急買丹鉛付畫師。從來花儼不曾知。玉壺賜與靈芸泣。赤汗傳教虢國騎。紙帳夜寒添蠟炬。明霞秋晚隱漣漪。西南兩葉文魚戲。粉蝶蜻蜓未許窺。尺按。盧道人本南海人。前明進士梁士濟六子。善清談。能詩。著盧齋集。詩多可傳。常棕笠道衣。策杖山遊。望者疑爲仙。僑寓吾邑。隱於西山。亦方千。李桐之流歟。但細閱諸律。雖鏤刻盡致。而未盡體物之精。止拈紅白感章。不願進花本旨。甌玉樵之末懷黃牡丹以此歟。因擬一律。以作樂貂。詩云。西山舊隱梁高士。道氣雄心發一洲。儼見濂溪圖太極。儼將華岳劃鴻溝。文魚紅白東西映。鄰女低徊醒醉遊。恰似六郞恩寵慣。半裝冷面半含羞。

來鳩堂

薛君雄望。胡黃門邑誌稱爲薛孝子。有閔損風。妻妾亦被刑于化。死後代夫教子。堂前有鳩巢焉。太君朝夕飼以粟米。育卵生子。數年無異。一夕。母子哀鳴。徹夜不止。是日。太君年逾九十。無病而卒。詩人以鳩詠淑女。其感召感有然歟。重宴老人梁來由表其堂曰來鳩。

鬪龍舟

新語云。順德龍江。歲五六月。鬪龍船。鬪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灣環者。爲龍船埸。約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爲界。船從竿左右鬭。不得踰界。先期定其歡。兩龍船爲一偶。大小長短

278

相若。黃頭郎相若也。主者書于册。又以兩籌書某龍船字。中分。主者執其兩半。而以兩半酌巵酒與之。兩龍船既鬬。則勝者交其籌於主者。主者合籌不爽。則書於册曰。某勝、某勝矣。以一標書勝字與之。其負者又與他船鬬。或勝則亦得一勝標。是日也。船連三勝得三勝標者。是爲初場。最次日三勝者。又與三勝者鬬。三勝者連得三勝。則得一五勝標。是爲二場。最次日五勝者。又與五勝者鬬。其一得全勝者。是爲三場。最於是主者與以狀頭標。張伎樂。簪花、掛紅。爲四六駢語。送之還埠。凡出龍之所曰埠。闔得全勝者還埠。則廣召親朋燕飲。其埠必年豐人樂。貿易以饒云。尺按。凡端午鬬龍船。村村皆然。爭競之弊。甚至有毆傷命者。司風化者不可不嚴以禁之也。

五山志林卷八

誌怪

聖人不語怪。語其常也。而天下大矣。理之所無。事之所有。范蔚宗五行誌詳之。無怪。不成天地之大。不語怪。不見天地之大。況怪類夥矣。花妖、怪也。射工、怪也。虎而冠、怪也。男而巾幗、怪也。甚而亂常不軌於正。皆怪也。蒐輯其能免備書而示懲哉。客曰。是編非史非志。曷取乎爾。余曰。齊諧乎。姑妄言之。

雹如蘿匐　瓊林雞異
嫁殤　吹簫引鳳
樹中人　蕩瑞
葛屑治病　虎去胡來
牀生竹葉　鱷魚照垣
火毬雷杖　燕異
雷同中式　三異物
花妖　古松自焚

酒徒死後訪友　德欽坐化
異產　牝犬生蛇
縣丞召異　周李賊
鴛雞七　河伯錄人
飛錢　燒肉生光
神卟　二鼓雞鳴
除九峯祠書　潭村災異
書三孝廉事　盧侍御婦
贖牛行

雹如蘿匐

二申錄云。丙申順德容奇、桂洲二堡。風雨暴作。雨雹。或如斗。或如蘿蔔。隕于水中。沈復浮起。破屋殺畜。

瓊林雞異

邑進士游法珠云。乾隆丁巳。殿試後。宴瓊林。羅郡莫君世忠、吾邑譚君玉共一筵。歸寓剖而分之。有雌雞甚瘠。內孕一小雞在腸外。首尾翼距俱備。獨未毛耳。衆怪之。剖視其中。如薯芋然。但不見有腸臟。後莫君選館職。譚君即用。人以爲兆云。夫雞卵生。而今胎生。奇矣。凡物生育俱在腸中。茲獨不然。益奇矣。書此。以俟博物君子一剖焉。

嫁殤

康熙年間。余族祖偉客翁長女。名鳳仙。七歲殤。已十餘年。一日。附婢言生前事甚悉。婢本騃。自附魂後。言詞婉娩。且能歌。梭拍甚叶。釈者詰其故。鳳仙自謂葬處爲象鼻山。近岡頭康帥府廟。演戲賽酬者多。予故習之。時妹將出閣。女有怨翁越次意。而詞意隱約不直吐。未幾有爲龍母神巫者。夢神命求爲三公子婦。翁以怪誕拒。女復嗚咽作哀聲。婢欲死。翁不得已。曰將執禮以魏其婢耶。不忍也。遂許之。權備儀節以歸。怪乃絕。而婢騃如故。又一族祖結可翁一女。亦殤。死十餘年後。附婢求言配合意。有呂相公神巫。亦夢神命求爲子婦。嫁後。結翁具肴酒。親拜于女夫婦前。持筊以驗。將享。自聞不答。或曰。毋乃公子以翁不宜下拜壻女乎。即得勝筊。似亦未可盡以幽渺置之也。此皆余族事。予親見之。而嫁殤非禮也。周禮、媒氏嫁殤與遷葬同禁。漢書邴原女死。曹操爲其殤子沖求昏。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得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以能守訓典而不易耳。若聽明公之命。是凡庸也。明公奚取焉。操乃止。別求甄氏。是則豈可爲訓哉。考龍母溫夫人。晉康程水人。秦始皇常遣使盡禮。致聘爲夫人。夫人不樂。使者敦迫。乃上道。至始安。一夕。龍引所乘船。還程水。是夫人守貞不嫁。卽暴主呂政。亦無如何也。不嫁何以有子。又傳夫人拾卵于河。龍子出焉。豢之如子。故李紳詩。風水多虞祝媼龍。龍而爲母也。是卽有子。亦龍耳。龍豈與人偶配合哉。甚不可解矣。至于呂相公者。未曉是宋之降臣呂文煥否。史載其叛逆。宋

亡後見太后猶出無言，倘果實則視依草附木者爲尤劣矣。何以得顯然爲子求嫁于光天白日之下哉。世無蓋梧從祠寒宇宙矣。

吹簫引鳳

吾邑民嗣畏法，且在邊縣，天雖高遠，令是土者稍不逮下情，寄耳目于隸卒，羣黎受苦，慘不可言。羅吏法可言也，隸卒法不可言也。族羅開有劉鵬者，令吾邑，耽酒任性，剗盡公事，行杖之隸，家累千金，百姓棲誡。一罪纔行，原被皆受笞，隸各設差房，私遣刑具，有吹簫引鳳、僉雞獨立、美人照鏡、斑鳩點水諸名目。受者苦叫連天，輸金乃免，而劉不知也。邑貢生伍毓吉繪圖上控督撫，髮指震怒，捕而按治之，立石刻於縣前，爲後車鑒，其弊乃息。未幾劉令以採買銅觔去官，家業傾蕩，其子流落廣州，嗟誰之過歟。吾邑更多猾胥，一事官未決，而胥已懸持其詩負，有代上寃罪者，有而略偏注以愚官司者，有士晉代轉善爲聳聽者，弊竇不可枚擧，爲官者尤宜加意焉。後乾隆間日久法弛，差人復行故面，縣令王之正屬懲之，其弊少息。予有虎差詩，見集中，此不載。

樹中人

省志云：順德民有入德慶深山採木，見古樹上有氣縷縷若烟，飛鳥過之皆墜。遂斫視之，其中有人狀，順甕脂，開之不應，撓之則笑。同伴曰：此非靈物也，烹而食焉，食已覺熱，赴溪浴，深中肉，家潰裂而斃。

蓉瑞

芊額何氏族譜云：何紹濟年八十，夫妻偕老，一子年過半百，未有孫。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屋旁蕊枝發開花結實，紅艷如荼，燈相輝映。嗣後連產六孫。又載何敬侯亦年八十，其家園龍眼寒時結實滿樹，至載其十世祖何復侯重四百斤，幾與專車巨人同，尤稱怪異。

葛屑治病

邑志雜記云：昔有道人自云葛姓，遊眺葛岸五岳神廟，旬時，鄉人病疫，道人以葛屑和藥療之，輒愈。求者日衆，題柱而去，詩曰：羅浮山下策枯藜，載樹瓊林屬品題，兩腋天風何處去，錦巖西更碧雲西。錦巖碧雲皆西樵山峯，莫知所之。

虎去胡來

邑郎中歐大任虞部文集胡知縣傳云：胡崇德，餘姚人，以進士知順德，嫻於言詞，然貪鄙暴酷，以鋤强著。邑猾陳廷禮家藏亡命盜，獲秔稻甚衆，患之。崇德至，首誅陳氏，胥得某盜爲好語，令其評寄金帛於富民家，旬摘至則籍沒百端，按鞫實猶受賄，書論報，一夕，然燭坐堂上，呼其盜若獲殺之以滅口。居歲餘，持淫刑益貪，笞死良民以千數，行杖之隸，室累千金，邑中不寒而慄。先邑城外有虎暴至，旋去，而崇德下車，民謠曰：虎去胡來，蓋謂此也。惟獨禮儒生，四方賓客多爲延譽，上官以爲能，後御史廉得其酷狀，論劾去，歸家買陂田百頃云。天尺曰：此傳今志不載，隸今志自葉石洞後，皆曉累揚善，故並去。嗚呼，傳去而累不可泯，傳亦終不能發去也。

林生竹叢

樊璣撰傳云：黃靈養者，潛村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坐强盜繫郡獄，逾年，所臥竹林，忽青，漸生叢。廣繫江西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饋斧黨錢中，破錮欽越獄，出凡十九人，商亦逸出，獄卒追之，揮斧行莫敢近。其黨衆饋船以待，遂入海，正統十三年九月也。嘯聚羣盜，赴如歸市，幾至十餘萬。攻郡城，敗官軍，襲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都指揮王淸援至，廣州賊膽寒，伏兵所得城中震恐，閉道以聞。詔遣都督董興，會兵部指揮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鑑，僉都御史楊信民督其軍，旋命信民巡撫廣東。賊見屢勝，遂僭稱東陽王，改元，受僞官者百餘人，據五羊驛爲行宮，備民衆爲廣東參議，將至，賊衆漸散。景泰元年春，與等進兵，時馬軾隨行至江，夜半聞雞與周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濟遠慮。軾白魚入舟中，軾曰：武王伐紂有此，逆賊授首之兆也。靈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張甚，衆憚爲兵，軾曰：兵貴神速，請兵殺不及事，以所繳兩廣江西狼兵，取勝如拉朽耳。興從之。三月五日，夜有大星墜於河南，占曰：四旬內賊破必矣。四月十一日，與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大敗之。信民使人持檄諭降靈養，曰：楊大人，父母也，當徐思之。會信民中毒卒，鑑益招徠，靈養中流矢，臥病，遂爲官軍所擒，伏誅，餘黨悉平，乃析大良鹿步爲縣，名順德云。天尺曰：潛蓋勳云靈養黃姓，少養于葉姓，云稍長，又歸身於潘，覺其所趣不謹，焚身勞命歸其宗，赴海後，殺羊祭旗，死前大轉三聲，而靈養不軌之謀遂決，吾謂么麼小寇耳，而多異徵如是，斬蛇盜雲，未可厚非矣。

鮑負照垣

邑志雜記云：嘉靖丙寅，有鮑失水，人爭斫之，剜肉數船，眼徑三丈，頰骨高逾照垣。

火毬雷杖

縣記云：西樵山有雷廟，祈雨輒應，近城歲雷常起。萬曆辛巳，順德黎天章讀書山下，一日宴集，忽值暴雷，火光滿室，遙見玉池東有火毬大如盎，飛圍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震一雷，輒一毬起，如是者七八。賓朋多伏匿，後不敢仰視。又有居民外出，遇雨四噴，鄰人輒裸而行，値雷起閃空中，語曰：何無禮也！杖之，昏而仆，起鬆視其股，杖跡宛然。

蕉異

茂才梁麟生曰：始庵侍御封翁云：父中嶽公，偶夢人言有三客相訪，將不利，愼無他往。公坐以俟，晌午，莊客饋香蕉三，其大異常。公顧笑曰：是應三客耶？剖而投之犬，立斃。公大駭，命莊客歸掘蕉根，得蟒蛇數十，蓋其毒所積也。因知凡物之異者皆不可食，而人之生死所關甚大，已有先見之兆者。

雷同中式

雍正丙午科，粤榜放，中式官字號卷二人，區某、關某，區乃余邑御史某孫也。例揭後一日發卷，學使者督新寧擧人，親媿公據文宗覽之，驚二卷雷同，督撫遂見諸白簡，憲皇帝遣官勘問，二人供語謂同師龍川學生員慶某師擬會作程二人，皆熟讀入場，題目適合，各不相謀，寫謄皆中式，一爲詩經房，一爲

易經房。故不細察。易房乃吾邑侯陳廣載先生也。主考翰林王爾生。則自陳云、饋輸。後不二日而副主考卽病故。臣亦感時變受病。耳目昏瞶。自念爲國家掄才。又不敢怠緩。一人獨任。力病披覽。旬日閱卷一萬有奇。揭榜不暇細辨。故至當同事上止革二生。不准會試。總無旁及。聖恩可謂浩蕩矣。文場事多奇怪可爲警惕者。幷錄粵西己酉科誤讀籍貫一事。粵西己酉榜放中式第三名卷。係王乘運。大池州人。拆卷吏誤讀隔號生中式。榜放無覺者。例次日宴鹿鳴。誤寫生幷中一子十七名。父子同赴宴矣。房考驗落紙得王乘運卷。大驚。閘簾於撫軍。衆皆議將錯就錯之說。惟副主考與房考不從。立進誤寫生。出王卷詰之曰。當中否。對曰。大人鑒賞不差。又出其卷。後彈滿紙。謂之曰。當中否。對曰。大人格外栽培。房考曰。不然。第三名原中王乘運。誤卷吏誤讀汝號。先作封君。後作舉人。不枉汝也。扶而出之。藩司卽出示。准王乘運赴宴。各官自行檢舉。立拿該吏拷問。誤讀情由。而事遂已。是科余友人番禺孝廉衛德廉。分房西粵。故得其詳。後王公連捷庚戌進士。發粵東試用。壬子分校易房。得尺卷力薦不售。場後過關。遂成知己。酒後輒談此事。噫。昔人謂居官清愼勤三字。少一不能合。酒東西兩粵鄉場事。益信矣。

三異物

邑志、雜記三異物。一、康熙庚申十一月。容奇民鑿地五尺。得物長丈餘。大徑八九寸。色白頭方。有鱗甲。爲鑿鋤所傷。鮮血流出。不能動。鱗大二三寸。通明如琉璃。不知何物也。一、乙丑八月。鎮府署中產一羊。三足。前一後二。能行走。三年乃死。一、丙寅夏。縣東北角壘石海夜吐珠。光芒觸天。連吐三夜。士民聚觀如市。

花妖

浙人朱懷吳昭代記略云。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卽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卽殞。易數主皆然。

古松自焚

邑倫敎鄉有古松。是宋朝時物。枝幹古虬。大爲十圍。市曰松安。以松名也。一向蒼茂。雍正年間。無故中自發火。熊熊烟自枝杪中出。數百人救不息。焚三日夕乃止。尺按。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物殆云告。而時際昇平。倫敎無驚。蓬災警何克之有。按史臨事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隨大槐枝葉皆出烟。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亦如故。楊捐之謂將士必有作亂而不成者。後果戍卒謀亂。被獲。此於陰符之說尤合也。

酒徒死後訪友

乾隆壬戌秋。吾門人藹、生梁景璋。赴試五羊。寓高第街桂店內。屋爲邑三桂何姓居停。一日。與世父坐廟事。忽有三人攜蓋入。訊曰。有三桂何姓人否。景璋對曰。不在。渴三人卽告退。少頃又入。問歸否。景璋曰未也。中一人曰。吾瑪海若也。特訪何淡夫。璧磽爲秋意珍重而別。未幾。何回。景璋語故。何曰。非海若也。予誤聽耳。景璋與世父力道之。何大驚曰。試言其貌。景璋狀之。鼻小。鬚微。面如削瓜。頰病酒者。何曰。果

海若也。吾輩高陽徒。去年四月死於酒矣。訊之市鞋二賈。亦說自朝至莫。未見有持蓋者至。則海若之魂信乎。淡夫遂逕市肴酒。夜登寓樓焚楮鏹。大呼而浮白之。閱旬月。亦無他恙。景璋親爲予言。

德欽坐化

邑志雜記、僧德欽者。江右人。元時行脚至寶林寺。與譚用善。一夕。見夢譚用求木龕。旦訪。已坐化矣。旬日不仆。譚遂以漆傅其像。至今佛堂中稱攜欽長老。乃其遺蛻也。天尺曰。康熙年間。有外江僧名自渡。托鉢來邑。寓西華庵。折右腕。善寫丹青人物牡丹。尤擅長。其捉筆俱用左腕。後卒葬西峯下。余讀書語山堂。童僕時說有人在軒側。袖手吟詠。識者謂自渡精靈未散云。

異產

雜記云。萬曆壬辰。南海民產子。無首。兩目著胸間。乙未。順德民生一女。纔長匝月。重五六十觔。

牝犬產蛇

雜記云。縱志嘉靖丙寅。順德縣龍津民王伯先。牝犬產四蛇。幷犬殺之。犬腹內有一蛇。又殺之。亦犬禍也。

縣丞召異

李承寅、順德舊志曰。徐勤者。蘇之常熟人也。爲人巧慧。善造詞牒。做吏員之。每風雨暴作。輒揚言曰。我縣丞徐勤也。苟貪則遭天之怒。世俗稽考里胥搰之點卯。勤無定期。忽早忽晚。失一卯。富民則痛杖之。民間有奇貨者。皆陰謀誑一簿。百端必致之。夜納某篋中。入夜發一二以誇示於人。其堅僞欺負多此類。蘇人傳勤旣死。葬有年矣。其子存仁。惑於風水家。改葬之日。火燄燄從地中起。執事者多燎其鬚髮。其召異也。信有由哉。天尺曰。康熙間。知縣何玉度、亦蘇人。屢懸日開。攜訟者兩造納賄。多以巧計文致。後歸蘇。老而無子。數十萬囊私。皆散螟蛉之手。誰謂貪吏可爲也。

周李賊

狐臆云。周玉、李榮、皆番禺蜑民。以捕魚爲業。所轄繒船數百。其上可以數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尙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造防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海禁之旨。於是盡擊其船。分泊海澨。遏其孥屬於城內。玉等鵰鷙之性。不堪羈縶。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卽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艘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觸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印而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勦捕。賊首周玉、餘黨皆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尙藩諱其事。印僅能職而已。

賞罷七

閩晉江潘鼎珪云。楊某之見殺於沈帥。璦暈山房文集載詳之矣。以所親見之事。筆作警世之書。此甚有關名敎作也。惟是中間有一義士。逸其名。余親見其人。爲予述之。特爲補入。査楊某妻子三人之殺。俱出義士一人之手。軍從將令。非得已也。最後使入閩中。誑其子來。將幷殺之。其子不知。偕行至潮陽宿旅邸。義士心不忍。私以酒醉同事之人。陰縱使去。具語以故。其子脫。義士亦與偕逃。有何公峯山者。海

上督帥諱祈長公也居轡門督帥歸滅任岙梧副將峯山有豪傑公子稱義士海上時爲督帥持大旗以勇名偉幹虬髯年巳七十矣矍鑠稱健至是走匿于其少主家比沈事發余適謁于峯山義士始一一述之嘗思作一記以紀今得斯作實獲我心予復何言義士津人雍正戊申花朝過語山室書附予瓊峯山房自鋤錄書沈總兵事一篇于後順德鎮總兵沈勇者福建詔安縣人海寇渠魁也歸順後以平臺灣功總鎮順德鶡鷄之性未改好色嗜殺一切海疆巡哨之事概置弗理日以勾欄爲樂有妓名蕊珠七者性黠慧善伺人意勇强奪之狎爲順太太七順承意旨傾心以事隨指無不如意勇益暱之威福甚炎順七者黷貨有加逆七者殺罰立見七素在勾欄三營將官故所侍酒陪歡者也一旦得志參戎遊擊以下俱用手板行屬官禮心甚不平而九尺丈夫在矮簷下無如何也勇有姪倩楊某者古歲君子勇以文移不暇拉其畢家隨任順德分一臂之助楊見勇作事顛倒以平康下賤當一品誥命之呼且家有正嫡義理不容時切諷之楊妻尤巾幗中明大義者每侍勇食盤櫃匕箸間必令七執婢妾役以辱之勇心大恚賊性斗發遂率健兒數十圍楊宅縛楊夫婦手以佩刀刃之楊有二子先一日長以事歸閩其幼者甫十二齡耳名楊四哥勇思爲斬草并執之四哥美丰姿異人聞事變也七素愛之酌酒謂曰吾將子汝汝飲吾杯中物毋畏也四哥奪其酒連杯逆面擲之大哭且罵曰汝等殺吾父母吾生不能報死當爲厲鬼以殺之手探囊中錢數十枚擲地上顧僧子曰孰能爲兒沽冥鏹者酒一賞父母乃相從地下耳勇格殺之三尸皆沈碧鑑江中時康熙壬午年八月十五日事也越日復敕隨兵二人星夜追楊長子既而謂勇旣殺其父母幼弟吾豈何忍復殺之遂從楊子遁去勇亦不深究康熙某年天子以海宇清晏下裁鎮之令勇奉旨回籍候補因攜七還家閩有正妻恐不相容於縣城南搆別墅以居之自比金屋貯嬌居出入仍帶健兒恣唯日甚適楊子鑿中丞鼓鳴冤勇又以他事欲殺詔安毛知縣未行洩其謀毛揭諸大吏將入參數勇懼與七後先縊死城南別墅中丞疏其事子朝剖棺戮屍焉嗟夫勇之履錢爲吾順殃者不少矣卒以溺愛一妓殺戮忠良因以自斃雖謂天道不好還而孝子之精靈不上通于天也哉嗚呼烈矣

河伯錄人

木末山房云傳記石言于晉衛師曠曰或憑焉不特齊諧始能誌怪也吾邑素守懿愿邪無由干比來則往往有曠室之事然拔止抛擲瓦礫撲竊飲食亦不大爲害若康熙乙丑勸樓會平陸能官還鬼隨至家瘳甚致狂悸汗其愛子皆死或曰寃對爲之其年龍江居民萬某家有鬼闖碎其器物移易醯壅酒甕從空中行附童子語乃責其父負其身後約因爲伯有之厲卒祀事之而得安又邑城南海傍李某婦與三子居夫死十餘年丁卯小除黃昏時忽現形歸如生時妻問之曰吾無罪得自由因隨海神近料丁夫故歸省諸兒耳幸甚無恙遂不見至廿日省城渡滿載還家客歸至深井尾卒遇賊艇衆驚譁辦踏舟覆溺死二百餘人次年元夕大風雨雹兩日夜海上又溺死不知若干人豈河伯異錄人爲役耶誠怪事也又邑人買田於香山者立圖凡五爲里戶凡五十接壤故也時香有巨官搏壇民津士人

紫不敢抗惟順人若何某薛某誥詞訟之始懼而歸汝陽後其子營修香志懷私誠以誣順人詛必夢遂之然後可不大可笑乎亦一怪物也

飛錢

乾隆戊午重九余門人何秀初與其弟昭初登樓放飛鳶忽見數十方錠飛颺空中去樓止三四尺細看錠中俱有篆字如真元寶者衆皆驚訝見者多人久乃飛去天尺曰余聞說鈴中載廣州舊有元寶飛於空中客有作飛錢行者即華夫廣東新語亦載其事財可通神不翼而飛者自古然矣曷怪哉

燒肉生花

乾隆甲子清明予族人有以燒肉祭墓者餘分惠於家人夜視之俎中瑩光奔騰各家皆然因切爲觸一片一光即餘脂滴地亦炎炎而起見者無不驚駭莫得其故說者謂凡食蝦蟹者炙之皮肉生光吾因悟鄉海近斥鹵者至冬旱海水夜光燁燁鹹氣所發或有然歟嘆者百餘人終亦無恙

神卟

邑志雜記云方康二帥堂在平步宋末神卟最靈邑人屈適子袖蕉葉試之題曰袖裏飛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前程可憐昨夜三更雨失卻窗前數點聲

二鼓雞鳴

雍正乙卯尺在羊順讀書每二鼓即聞雞鳴怪其異後乾隆庚申復在環溪莊亦嘗聞之予按書影云古以二鼓前鳴爲荒雞又曰兵象然余往往見人烟稠集之地雞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即鳴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今羊額亦數十年如此而人民富庶科甲蟬聯亦無他異

除九峯祠害

羅司馬文集告除鐵文通公生祠文云公邑之大夫而先朝之重臣也某後生不能爲公諱短又說有司撤公祠毀公像某罪也雖然昔朱元晦移文除秦檜之祠君子以爲義舉蓋痛奸臣之盜名而慨士論之壅鬱也某著公佞行自效於爲公忠臣之義然後請附下照特公誅某嘗讀祭法有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所以報民思也故未有無功而民思民不思而祠也是故古之祠定於民今之祠定於官古之民直今之民諛公於五者有一于是乎祠公者定於官乎抑定於民乎其民而諛者乎何者公在正統時爲翰林檢討蝸事閣者王振振敗公以善佞得免及景皇帝立廢皇太子爲沂王而立己子公爲東宮官嘿嘿未能正言從而慫恿之由是得曾事懿太子後睿皇帝復辟首以易儲之怨欲罪公黨公推爲權臣石亨所善遂得不治于是改公尚寶少卿亡何公以蠶絲復轉侍讀學士是時大臣互植私黨脅位相傾公又附事高少保穀求薦入閣以苟遂一時之富貴後爲陳廣陵循所阻遂銜之終身公又與閣者沈舒良相結納甚厚初景皇帝欲詔取兩翰林官教諸小閹黃賜等讀書王舒其謀引公先示以意公不悟曰幸毋見屬王舒乃命內閣舉呂倪二侍講不逾日二侍講俱陞學士被賞賚饒甚公始大悔則語人曰我業得之乃爲兩人

所幹。天順、公又用石亨薦為會試同考官。公所取中進士許起、石筱、皆用事大臣子弟、物議沸騰。故京師諸曰。錢溥春秋欠主張。又曰、閣老賢郎異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主私堂。是諸今京師人猶能傳誦。此則公之立朝大略也。公坐法謫吾邑。吾少時猶及聞父老道公政指。皆曰公天子近臣。為諸司優禮。是時民風尚厚。獄訟簡鮮。公以此取名吏治。公故與韓巡撫雍善。韓推轂於上。公又倚用鄉豪通關說。鄉豪鼓煽於下。轉相稱譽。南米之蠲。猛虎渡河之謠。皆諸豪以獻諛公。故公生祠建於在邑之日。其祭田拾自一家之私。此則公之政事大略也。公好交遊。雖擯處下邑。歲輒通書賄京師故人。由是被詔徵還。復為學士。尋陞南京吏部侍郎。言官張劾公。謂今天變頻仍。皆溥貪汚所致。劾公繼縉。公不得已。始乞休致。公又私屬權閹汪直。求與書縣傳而歸。于是詔令公吏部尚書致仕。而敕書中多美語。人謂皆直之力。此則公之出處之大略也。公鄉所出紅雲布梅縠最。而人未有知也。公益市以賄遺諸權貴。自是宮閣爭貴重之。遂為織造歲例。郡縣吏至京師。持為餽贈。斂求日熾。民用益乏。而莫不咨嗟怨公作俑。公家又饒富。大治田園第宅。令其子為權利。橫于華亭。華亭人語及公。爭罵不休。此則公之居鄉大略也。公學術無所表見。獨與安南王諸書。為世士大夫傳誦。今觀書中所論。不過爭宴坐之位。次著辭卻之微節。非有關於國家之大計。而變消其窺覦之心。此則公之文章大略也。然則公為人。豈孔子所謂鄙夫非耶。夫鄙夫之事君。固位挾宮官之助。以掩下行貪結上官之事。此古今奸臣之智也。公未見任用。獨賴先皇帝之明。而縣論尚有父老。遂使上不能擿惡於朝。下不能盜名於邑。此非國家之福。而吾縣士大夫之利哉。然而為公亦幸矣。

潭村災異

乾隆丁卯四月一夕。潭村風雷大作。屋宇傾卸。有樓居者。夜折其半。飛落野田中。婦女眠坐其上。若有舁風翼之而行。三日不絕。鄉無完舍。絕烟爨者數十里。壓死者甚衆。有縣以來所未有也。

書三孝廉事

甲子鄉榜二名。碧江梁元龍。計偕未回。倫教有織工姓名相合。曉他往。遇句吏示一票、梁元龍也。驚走。句吏尾之至家。發狂言曰。票上有舉人名。非我也。逾時而愈。越月。伯川下第回。夜與友人閒遊。若有人扶而仆之者。扶歸不數日卒。其四名兆榜事亦奇。邑城東街有梁姓者。夢人送扁額至家。乃梁兆榜名姓。異之。值開鶴山籍。即以兆榜名其子。謂必應此夢也。祕而不言。後梁死。其子落拓。將戶籍兌與黃漣梁舉人登。登子即以其名應試。果中式。後連登甲榜。入翰苑。杏壇羅明秀、中丁卯五名。先年病劇。每向人語還嚴州。逮赴部試不第。歸途至嚴州竟卒。說其會試卷。亦嚴字十六號。陰陽兆應之事。識者不道。而理之所無。事之所有。亦未可盡非也。

盧侍衞婦

盧侍衞日啓妻倫教梁族。未出閣時。於屋瓦上拾半桃啖之。自後不食。而起居無異常人。逮歸侍衞。產育數子女。不火食者二十餘年。後偶病。服湯藥數劑。愈使進飲食。

贖牛行

羊額鄉何丈讓長。號宗動。持齋戒殺。夫妻子女。有龐居士風。搆香草莊。奉金仙於其中。庚申。梁太君卒。三旬日。鄉村有牛將宰。絕繫而奔。泣跪君前。觀者如堵。何丈出金贖之。送之海幢寺。同人作贖牛行以記之。予友陳份作最佳。錄之。其行云。君不見晏嬰解驂贖石父。今之肉眼何足數。富室銅錢大似天。英雄失路有誰憐。不重英雄反重物。買命放生喜學佛。問君學佛欲何為。蠕蠕蠢蠢生無奇。何君生來有俠骨。不惜揮金能結客。結客豈必盡騏驥。任是駑駘足驅試。以此感物物有知。披毛帶角來施施。我友羅君述其事。何年羅君雁先。庚申中秋月將晦。何君琴瑟斷鳴絃。猶哭西風寄兩淚。忽有鄰鄉就鼎牛。絕縛來投重含淚。傾囊金求季子開。居刀經免庖丁著。淑人溘逝不可生。此牛望生仍有情。斯時弔客盛如雲。吞嗟聲雜哀號聲。何君慘黯情默動。婆心不管黃金重。出金立命叱屠者。市牛將同市駿馬。調食先供麥飯糟。放歸隨入桃林野。牛有何知耳溼溼。低頭辭去如感泣。學士因為紀長歌。鶯鶯啼宮急。份也兩眼如箕。閱世廛。天下皆少有心人。更捐黃金酬國士。國士毛骨良有異。韓公波轉天池濱。郭子臺高燕市地。從來知己在不言。豆粟斷鳴非感恩。不取搖頭與尾。客千里神離志有區區贖牛安足傳。為君翻作飯牛篇。期君風義抗雲烟。甯戚之歌豈偶然。吁嗟乎。甯戚之歌豈偶然。

五山志林跋

右五山志林八卷。國朝順德羅天尺履先撰。天尺、乾隆丙辰舉人。初困童子試。年近強仕。始見拔於惠天牧學使。是為惠門八子之一。雍正庚戌。魯秋隆太史、應聘來粵。輯廣東通志。先生與勞阮齋。皆與分纂之役。撰擬諸稿。多所采取。尋乃相繼辭出。所居里名石湖。因以為號。前有吳郡范石湖。人稱後石湖焉。著有癭暈山房詩文鈔。五山在順德。為登俊、拱北、安東、梯雲、華蓋。先生、順德人。故以名是書。其卷目曰。述典、識今、談藝、傳疑、闡幽、紀勝、辨物、誌怪。類多小說家言。備識鄉邦軼事。內如卷五不草大將軍敕辨一條。則以前明野史多言擬咸武大將軍敕者、實梁文康。而高岱鴻猷錄。極口贊譽。謂文康以死諍。而委其罪於楊新都。則以同鄉方崔睡餘。殆曲筆也。薛方山憲章錄、亦因之。沈景倩野獲編、至謂武宗八駿之游。始於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是時楊新都變去。梁南海代為首揆。當以死生力諍。竟不聞伏闕苦口也。自是期門微行。遂不可復問。當元旦時。政府即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奏疏一二。不蒙悛改。遂持祿嘿嘿矣。焉用彼相哉。今人誤信鴻猷錄。動稱梁文康為社稷臣。誤矣。至是書謂甯王護衞事。廷和陰主之。卸罪梁公。公不辨。野獲編已謂正德九年。復與甯藩護衞。此實新都當國。依違不能力持。不為無罪。而楊氏子孫。乃移之文康。此又當為梁昭雪者。嗟乎。文康為吾粵偉人。前明良相。而一時毀譽無憑。是非蜂起。至於如此。羣言淆亂。折諸聖、亦以欽定明史裁

之。庶可以息浮議耳。庚戌小暑後。後學伍崇曜謹跋。

西清筆記

沈初 著

阮序

嘉慶九年，平湖沈文恪公令嗣蓮生，以公蘭韞堂詩印本見贈，並持公西清筆記索序。元於公為翰林後輩，且乾隆五十六年，元年二十八，大考翰詹第一人，奉特旨入南書房行走，與公同直，時奉敕編纂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兼在懋勤殿侍直，每當風日清和，早朝人散，開窗散帙，卷軸數千，堆滿几榻，唐宋名蹟，目不給賞，無論元明。內璫又畫伸紙以待，相與啜茗，嘗賜食，評其真贋，考跋尾，其絹紙黯黮，印記不可辨者，諸前輩必就元指問，以元年幼目力足，且識古篆文也。編考既畢，至未時，聞乾清宮大鐘鳴一二聲，乃散直，出東華門。猶憶元始入直，每隨公及彭文勤公召對，公與文勤公謂元曰，吾等為直懋勤殿數年後，始在南書房行走、得召對，今翰林由上親擢，超遷直入南書房，屢召對，君恩之重，當自知也。又元嘗問公曰，夏暑冬寒，侍直皆不易耐，暑勝寒耶，寒勝暑耶。公曰，寒易耐耳。已而果然。又嘗與公出南西門、遊萬泉寺，公作五律四首，見集中。元作七律四首，有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陽知之句，公嗟賞久之。元奉使督學，五年于外。嘉慶三年冬回京，仍直南書房，時公兼在軍機處行走，四年春首，純皇帝龍馭上賓，近臣擢游，公衰病不支以卒。上特命元職掌御製詩文稿本，編寫御製純皇帝聖德神功碑文等事、嗚呼，公自序所言，後浪催前浪，身乃是乎。公耽吟咏，多識掌故，茲所記南書房翰林事，雖未極詳備，然內廷故事，足見一斑，且聖人優待詞臣之恩，可以銘誌勿諼，在詞林典故中地位，尤為清切也。爰書數百字歸之，俾寀而勿失焉。館後學揚州阮元、序于浙江節署。

自序

甲寅冬，自九江還省城度歲，入春雨雪匝旬，燕居多暇，賓客談次，或有詢內廷故事者，輒疏數條以對。自念侍直三十載，前輩零落殆盡，茲存者，僅余入直或又在後，昔錢文敏尚書慨然誦長江後浪催前浪之語，信然。顧余亦將老矣，感沐聖慈，得親禁近，儒臣榮遇，古無以加。就所疏記，編次成卷，為西清筆記。他日茅齋曝背，以示子孫，歐陽子所謂腦臨玉堂，如在天上者，不曾過之，如稍載筆以備掌故，則吾豈敢。乾隆乙卯仲秋月下澣沈初。

西清筆記卷第一

清　沈初著

紀恩遇

乾隆丁亥十一月，上命內廷諸臣舉翰林數人以進，劉文正公、于文襄公、裘文達公、王文莊公，聯名奏，今大司空彭雲楣宮保暨竹虛前輩、大司農董蔗林同年，與余四人。翌日命入直懋勤殿。十二月，與彭大司空同日得日講起居注官。一則

是冬，命恭和御製喜雪詩。戊子新正，與三清茶聯句。自後應制賡詠及和韻詩，率以爲常。二則

戊子四月，大考翰詹，奉上諭：曹文埴、彭元瑞、沈初、董誥，學問俱優，因內廷有承辦事件，不令考試，未得與諸臣一體陞轉，著加恩各加一級。時奉詔在懋勤殿寫華嚴經，用泥金書羊腦牋，涉暑，每日上賜進御西瓜十枚以賜。三則

十二月十六日，與彭大司空皆以編修遷侍講。是日御門，余以講官侍，俟宣旨畢，即叩頭謝。四則

己丑八月，董大司農丁文恪公艱，余聞本生母訃，南歸，命添今相國韓城王公、少宰金聽濤前輩入直。余於庚寅四月入都，仍詔入直，并蒙恩給俸。五則

庚寅十月九日，恭和御製雪詩，結聯云：帝勤民事嘉天貺，優渥從知澤普臨。翌日，內侍傳上諭：詩中嘉字

未見敬事之誠，著改致字。小臣得承聖教，作幸何已。六則

辛卯六月，奉上命，裘曰修、王杰、彭元瑞、沈初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時裘文達公因庚寅直隸捕蝗事出書房，故復入直。曹宮保、金少宰已出試差，董大司農未入都也。未幾，余奉命視學河南，至灤河請訓，回祖母病革，承重南旋。七則

甲午春，服闋入都，入直。恩旨給俸。余謝摺有仰沐渥澤之再叨，沾精逾格，顧藐躬之莫效，食粟多慚。十二月，補官右春坊右庶子，以候補侍講遞得遷擢，洵異數也。旋復充講官，於中和殿侍班，上視祝版出，將升輿，呼余名，因出班前跪，與已行即隨旁趨。上顧曰：朱爲滋味出何書？余對：干支之義，漢人始爲解。上曰：後漢志中遍查無此文。余對：或出晉書。上曰：可即檢查。余隨入乾清門，至懋勤殿，檢晉書夾籤呈進。後閱史記，則知始自律書也。八則

丙申夏，余以齋事代閣學批本。時奉旨補授禮部右侍郎，批本即余所書也。至灤河謝恩，上曰：爾乃南巡所得士，在內廷又素知爾。未幾，命爲四庫全書處總裁。九則

丙申兩金川平定，群臣進上詩冊。一日召見，問曰：爾用何體？對曰：五言古詩、散行序。上曰：爾善四六，亦學古文乎？對曰：臣勉強習學。上曰：爾家鄉今有人工詩文如錢陳群者乎？對曰：無之。上曰：仕籍中固盡知之矣，或草茅中有人？對曰：亦無之。上曰：人才故不易得也。上之留意人物如此。十則

庚子上南巡，余時在籍迎鑾，既駐蹕杭州，上製賜隨鑾諸臣及浙省大小吏俟得句，入杭州即事成什，蓋靈、瑪瑙寺四詩，命內廷扈從臣工恭和，詔余與焉。梁文定相國遣人要至行在南齋公所，忽忽成四什，偕進。十一則

辛亥，上命續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二書，以乾隆十年後所得書畫不欲多於前編之數，因於欽定入書之外，分賚皇子、皇孫、內廷臣工。先是，上已取石渠寶笈所藏書軸五百分賚矣，至是復有加。計余前後所得共三十餘件。是冬，復以御筆書畫賜軍機處、南書房諸臣，余得御臨清和帖一軸。十二則

壬子夏五，扈從灤河。六月，上命回京，諭曰：汝在此，不過得汝和詩而已。今金士松已差主試浙江，吏部辦事人少，汝可即回。假時仍往懋勤殿編纂石渠寶笈。既回京，八月，命視學江西，復赴灤河謝恩。上曰：汝是好學政，故仍令汝出去。但汝係嘉興人，一程即到蘇州，學政離家近，非所宜也。江西稍遠，然亦大省。前代人文盛著，故令汝往。余叩頭謝。先是余任江蘇，撫臣奏摺述余視學稱職，硃批公論二字。余回京，召見，屢稱好學政。十三則

內廷臣工奉使在外，每有賞賚，亦及焉。例專摺謝。甲寅夏，於謝賜御製鐘誤識過墨刻摺批曰：文佳而實。小臣榮幸何極。時適編集經進文稿，即恭識於序中。十四則

甲寅冬，江西撫臣循例奏余視學稱職，硃批此人有何說。時奏謝賜御製廓爾喀貢象馬詩墨刻，批曰：太工文矣。十五則

紀典故

上每日臨幸之地、或詣神廟拈香、祭祀、筵宴、諸典禮、及巡幸駐蹕之所、逐日恭紀於册、歲歲、彙冊成帙、爲內起居注。一則

每歲立春日前、進春帖子詞。上先成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一首。內廷諸臣各五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二首。黃摺紅裏、排次接寫。立春在新年、則於小除日進。在舊年、則於立春前三日進。摺面寫春帖子詞四字。頒賞筆、墨、硃錠、五色紙箋、福字箋等件。上書房亦與頒賞、而不進帖子。二則

除夕前一兩日、御書福字、賞王公大臣、南書房諸臣、多得與焉。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展長几、列筆硯。諸臣以次進。上南向、拂箋執筆。一人進跪几旁、俟上書畢起、隨侍臣捧箋出。一人復進跪。筆工擘窠、作大筆。今撫能者。上所用筆、猶是康熙間孫枝發家所造也。三則

歲首。重華宮茶宴聯句。先時上命題、御製句先成、諸臣排次迻稿成章進呈。至期茶宴、上御席、復得詩。臣工即於席次恭和呈覽。頒賞如意、疊軸、端硯、荷包等件。是日所賞名人書軸、必有御製詩句題幀間。四則

端午節進書扇。頒賞葛紗、羽扇、葵扇、香珠、香蕤、宮扇、香藥等。至節日、加賞小香蕤。內廷每歲例賞。三月芽茶、四月帽緯。冬則哈密瓜、葡萄乾、柿餅、石花魚、木瓜、石榴、廣柑、福橘、佛手、蜜羅。除夕、荷包、貂皮、手帕、加賞大小荷包、玻璃燈。新正、燕窩、元宵、粉團。其特賞者、不在此例。五則

凡初入南書房者、人各賜貂褂。內廷臣工於冬至前始當服貂褂。惟元旦則易補褂。至元宵後則稀穿貂褂矣。六則

懋勤殿列架書。自武英殿版諸書而外、可備檢查者、略備架首。列函彝蔣衡書十三經。辛亥歲、上命勒石於辟雍。凡臣工所呈進之書、皆存貯殿內。歷代法帖、亦兼藏焉。七則

康熙間、懋勤殿爲聖祖仁皇帝讀書之處。臣工無得入者。今惟每歲過勾到之日、皇上臨御殿上、緣殿爲乾清宮西廂、東向。義有取也。南書房諸臣向俟傳旨、直懋勤殿。乃入。今則總以懋勤殿爲辦事之所矣。八則

上於乾清宮東昭仁殿、藏宋金元板書、明板之佳者、亦列焉。御筆題曰、天祿琳琅。甲午歲、命重輯天祿琳琅書目、略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青絹函、明板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視宋板之佳者。九則

內府所藏書畫、有石渠寶笈一書。涉二氏者另爲一書、曰秘殿珠林。册、卷、軸、分門記載、首恭紀三朝宸翰、皇上御筆、次歷代名家、及臣工恭進者。乾隆十年以前、內廷諸臣之所編輯、自後四十餘年、收貯之件、辛亥歲、上命選擇進呈。欽定爲二書續編。書成、御製序、猶以玩物爲戒。特申勤民之旨、以垂訓焉。十則

內廷有奉詔編纂宮史一書、不授剞劂。其宮苑一門、或有添造及增設御書扁聯。時爲脩輯、中備載宮中現行則例。首一門、爲聖訓。記有聖祖仁皇帝論旨、聞一老內侍言、崇禎末、兵革擾亂、帝於宮中習學騎馬、左右扶掖以上、不數步即墜。內臣謂馬不任騎、命杖之。又移一假山石至午門、不能入。內侍奏石不肯進門。亦命杖而棄之。明代宦侍蔽惑人主如此。聖論諄切言之、以申鑒焉。十一則

皇上御書之鐫刊者、有敬勝齋法帖。欽定歷代名人書、有三希堂法帖、墨妙軒法帖、蘭亭八柱帖。重刊淳化閣帖。皆命內廷諸臣校刊。臣工所書、有張文敏天瓶齋帖、汪文端時晴齋帖。乃上擇所進御者、命工勒石。十二則

內府所貯硯、自未央宮瓦硯以後、歷代名人所藏石硯、澄泥硯、有款識者、及產之佳者、命諸臣摹寫硯式、幷載題識。分類成册、爲西清硯譜。上自爲製序。十三則

上欽定墨法集要一書、繪爲長卷。命余逐節分書御題詩於卷首。入石渠寶笈。命工製墨、取舊所藏墨屑而入之。十四則

內庫藏明代香爐甚多。今製尚沿其舊。亦宋人鑪鼎遺意。而堅緻過之。上命造梅花玉版箋、仿澄心堂箋、雲龍箋諸種、尤勝。十五則

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甯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爲甯壽古鑑。鑑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十六則

圓明園南書房直廬、在宮門左、澂河直廬、在宮門右。爲朝退辦事之所。十七則

南書房額設太監四名、以給入直諸臣使令。十八則

紀文獻

劉文正相國不刻意爲詩。而舉止自佳。戊子進春帖子、文正首列第一章云、長養無疆壽、頻歌大有年。南雲恢禹域、北極拱堯天。眞有冠冕佩玉之風。一則

欽定淳化閣帖、乃當時賜畢士安本、重爲摹刻。於王著標名叙次之誤者、悉爲改正。其旁釋文及每卷考證、皆于文襄相國所書。快雪堂帖、即涿州馮氏本。歸于閩中。守臣得之以進。中有木板三。上命易以石。加御題焉。二則

于相國晚年、嘗言身後若得謚文襄、方償一生志願。同直皆熟聞之。後梁文定相國擬謚時、即以文襄首擬、上尤焉。劉文定相國嘗言裘公若死、當謚文達。後擬謚時、文定已病、猶力疾詣內閣、定其謚以上。三則

欽定禮器圖一書、成于王文莊公之手。先是內廷三品以上皆穿紅衣、仿御前從臣之例。公時爲侍郎、以二三品官穿紅雨衣、非定制、不入于禮器圖說中。即自易青雨衣以爲式焉。四則

錢文端太傅、年踰耄耋。所進詩册、自繕行書、極有風致。庚寅入京祝嘏、綸入九老圖。賜遊香山作詩。有鹿馴巖畔當須扶之句。上深賞之。御筆仿梁楷潑墨仙人繪圖以賜。幷賜人蔘一斤。曰、命其多做些好詩也。太傅在京、仍日入直。少司寇東麓、前導隨以入、尚不須扶持。少司寇詩律工整、實爲濟美。其先典試江南、回省太傅、既啓程、旋京。有和太傅詩云、樓頭煙雨人回夢、江上芙蓉士怨秋。人爭誦之。五則

裘文達荷書、書法自成一家。其瀟灑拔俗之致、似不食人間煙火者。上嘗許其似張樗寮。嘗得張書華嚴經缺數册、命足成之。六則

劉文定相國四六文、詩壯奇博、前無師承、實自闢一庭戶。作書方嚴瘦硬、亦不猶人。下直、即閉門卻軌。凡

坐書室。無爲往來。裘文達尚書下直、即居歸非西軒。屏謝客塵。戒閽人客至。即引入坐。與偕飲食。迭起迎送。竟日無倦容。七則

董文恪尚書畫理精到。卑視宋人。較趙松雪、黃鶴山樵、不肯過之。錢文敏尚書雖師之。而好爲黃子久一派。其氣象雄邁。固自另出一頭地。文恪于暮年眼昏眊。不能作。中年所作。皆供內府。故外間真蹟絕少。今翰林大司農於圓明園澂河南齋直所。見壁間所張橫幅。乃文恪遺墨。曾易以己作。取歸寶藏之。八則

每歲除賞福字。王文莊公直南書房最早。而生平一出視學外。未嘗離直所。故所得福字較多。丙申新正。集福字二十四。列懸於堂中。名其堂爲二十四福堂。其謂公將來未可量。何限以數。是年冬。公即去世。猶未及六十。初度之辰。若預知之也。嘗自言前生爲杭州一老僧。猶能記其處。九則

裘文達尚書嘗言。張南華前輩真天才。或試之。命題限韻。應聲成章。不俟七步。一時數十章可立就。今所流傳詩甚。氣韻絕高。自有仙骨。十則

前輩書學擅名。而又勤進不懈者。無如汪文端尚書。今內府所藏小楷成冊者數十。而時齋少司農家藏者尚多。張文敏尚書嗜飲。有醉中作書極得意者。內府所藏臨爭坐帖。自題謂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上甚賞之。十一則

錢文敏尚書詩宗少陵。書規蘇文忠。畫法黃子久。其能好古勤學。辛卯歲。余過常州。泊艤舟亭。公每夕來邀。劇談中夜。時病已亟。猶意氣飛動如常時。先是在京師、以右手無名指有贅肉。時刺之。蓋作書執管爲所撥觸。日久爲贅耳。一日。有湖廣明經王孫會能視由科。以禁法劇平之。夜半痛甚。濟寧有號李仙人者叩門。傳以藥。李素善公。聞其輕信庸醫致大病。自後消渴作。逾年竟不起。李仙人者。四川人。不言名字。善養生。有道術。浙江延江西張真人禱雨不應。李登壇坐。少時雨即下。浙人異之。呼爲仙。尚書時視學於浙。因識之。既來京師。適張真人奉敕禱雨。又不得。尚書因見上。言李。學上命蹤跡得之。遂令祈雨。果驗。上欲賞之。李言世外人無所須。乃賜袈沙一領。尚書歿。公子中器。引佩刀自剸其腹。幾殆。李將歸。治數月。竟愈。李自言九十餘歲。壯健若四十許人。後數年亦卒。十二則

梁文定相國於唐人楷法真有得力。在直廬稍暇。即展臨法帖。一日。臨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後。書余款。余即裝而藏之。十三則

陳楓崖光祿。初以孝廉入懋勤殿。編校西清古鑑。其博古多識。世咸推之。工篆籀八分書。後歷官至光祿卿。上諭同南書房翰林行走。十四則

嵇文恭相國直南書房。歷官至大宗伯。以終養歸。後服闋。任河督。復以大宗伯召。至京日、適傳文忠相國奉旨賫御錫句。相國見上。言未合指。諭左遷副都御史。出南書房。自後屢遷至大學士。終不復入。十五則

彭芝庭尚書於京寮予致仕。南書房臣工向未有也。庚寅來京祝嘏。語余曰。回家不起早。能健飯。皆出恩賜。是年詔繪入九老圖。癸卯見於蘇州。神明未衰。猶誦余少時所贈一門史學傳金匱。千古詩情滿石湖之句。十六則

竇東皋御史大夫。始由翰林入直南書房。庚寅爲京兆尹。以屬邑歸雖不力。未劾罷官。出書房。旋起至列卿。不復入。然上知其能文。任浙江學政時。上有新製。寄令屬和。亦異數也。十七則

余官侍講時。錢文敏尚書於余扇頭以泥金畫竹。于文襄相國題詩于右云。愛此淡風篠。含毫與墨諧。指點枝煙爛。篩月影模糊。閒與言相契。譏和闕不殊。寞他蘇玉展。新樣費研朱。相國時不多作。而作必工緻。此其一時得意所書。余至今寶之。十八則

西清筆記卷第二

紀職志

上曰所著詩文硃字。稿發下謄清。送覽。經更定後。將謄清片發謄於冊。于文襄相國受其學。後則梁文定相國。今則韓城相國承之。一則

上於朔望及佛誕日。必書心經。每冊發下。以泥金字題籤及函籤。書御筆心經四字。注年月於下。今已千餘函矣。心經咒語。經章嘉胡土克圖、改譯爲答達鴉、二字合音搭阿噶得噶得巴阿喇、二字合音噶得巴阿喇、二字合音桑噶得波提娑訶。二則

每歲臘月。製椒屏。歲祝椒屏。撰採結椒。施於素絹。爲人物器具花草。一屏擬吉語四字爲題。又作四言八句頌。署名題其上。歲祝、擬五言對句。交如意館畫五色絹。每一聯或山水。或界畫花鳥相對。與句語相合。畫成。書五言對句於上。不署名。三則

凡遇大典。恭進詩冊。各衙門分函彙進。上命內廷諸臣。擇其佳者呈覽。事藏齋宮東廡。上於齋宿時。備乙覽。惟內廷諸臣。另爲一函呈進。四則

御用銅玉凍石印章。皆貯懋勤殿。有寶藪一冊。每遇御筆書畫發下。用寶諸臣採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命工人。五則

御製題畫詩，必書于幀間。有命臣工題詠者，各識於左右及下方覆綾。奉藏古器檢匣，則上鐫御製詩，臣工題詠鐫於四方。玉器則鐫御製詩於玉。六則

上命審定名人書畫及考訂故事，奏片不署名。簽識黏紙於上，改之。其書畫命為題識者，南書房諸臣聯名署於後。印章用寫字之人姓名。凡序跋皆如之。年時金書華嚴經，諸臣聯名序，其文則彭大司空所撰。大司空筆翰為上所賞，自此序始。七則

上命審定書畫分一二等呈覽。一等弆藏，二等以備陳設。銅器亦如之。銅器有下者不入選。八則

發書冊頁手卷等件，俱臨法帖。後款臣某敬臨。扇子、或諭令臨帖，亦如之。或恭錄御製詩亦可。九則

命書對聯，必恭集御製詩句。惟年前書紅紙春聯，則撰吉語。橫披條幅多臨帖。十則

上嘗神廟扁聯及賞賚臣工，向係于文襄公擬上。一扁一聯，必擬二以俟容裁。今則董大司農承之。十一則

南書房擬考試繙譯題，約三百餘字。題如策問，而略為敷衍，不多引故實。每人擬三四題，黃籤束之，各署名其上以進。閱時、用擲覽。復擬呈。十二則

浙省供御之筆，有名小紫穎者，上所常用。中鋒易散，箝用其鋒。書少時輒易之乃可。有名經天緯地者，一管中藏四筆，尚可用。微嫌其鋒短，少滯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十三則

寫泥金字不可用毫筆。於前門筆鋪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謂三文錢雞毛筆。今則須五六文矣。泥金寫於羊腦箋上，更非此不可。緣受金多，能徐下，令金色中滿。軟滑順手。年時寫華嚴經，始用毫筆，纖易水筆。最後得此筆，凡三易而後始得焉。十四則

羊腦箋以宣德磁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煙，塌窖藏久之，取以塗紙，砑光成箋。黑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十五則

涇縣所進仿宣紙，以供內廷諸臣所用。匠人略加礬，若礬多則澀滯難用。又每紙二層，折而裂之，其正面滑潤，中一層不中書。十六則

書畫記其卷幅縱橫之數，必用尺。銅器量其圍徑，則用軟尺，以絹為之，識以尺寸，竟丈皆可展之，以便施於圍圓凹凸之處。十七則

開古銅器一作，可分造為數器。各有真青綠在上，雖識者不能指為贗也。余一日見外所進宋磁碗，偶持之，覺著手處微軟。近人言此處係蠟補，不可持，恐致脫。細視成色，青潤無少異，亦了無痕迹。工匠之巧如此。若銅器自更易為矣。十八則

乾清宮院內御殿經過，東則上書房，西則紅本處、奏事處。諸臣皆出站班。惟南書房向不與站班。十九則

南書房奏事請安之摺，但書臣某，不列官銜。即出殿學，亦不列學政銜。上在灤河，南書房與上書房兩處聯名遞請安摺。凡巡幸皆如之。俱不書銜。二十則

新正重華宮聯句，先期南書房進綠頭籤，上列諸臣銜名。軍機大臣為一束，上書房為一束，南書房為一

束。外廷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侍郎為一束。上命纂四庫全書時，在館總纂總校諸臣，亦為一束。候上擇定。近常派二十八人。或有奉特派在名籤外者，俾攙人觀時，與恩宴。宴日上御重華宮，其左廂為纂臣入宴觀劇之所。小三間，不多容人。大約派入宴者二十人，餘八人與聯句而不入宴，不入宴諸臣，恭和御製。即席成什之詩，交南書房彙進。凡遇經筵賜茶諸臣，恭和御製及一切應制之作，皆彙交南書房以進。二十一則

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眾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付西土流傳。時余奉勅寫漢字。二十二則

諸臣趨直，各佩表於帶，以驗晷刻。于文襄相國於上晚膳前應交奏片，必置表硯側，視以起草，慮遲誤也。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為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須日運水貯斛，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座，高大如之。攝梯而上，啓鑰上弦。一月後再啓之。積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乾清門外。文襄每聞午正鐘，必呼同直曰：表可上弦矣。二十三則

紀名蹟

右軍快雪時晴帖，其跋紙黃微黝，堅緻潤澤，墨色深透，自是千百年以上物。上每遇冬雪時，必取展玩，題識數語，蠅頭密行，已滿一冊。前繪御容為寶笈中弁冕。一則

二十八宿真形圖，前人以為張僧繇所作，又謂閻立本者近之。余嘗於江南見閻畫歷代帝王圖卷，其氣韻深厚，正與此同。冊中列宿缺者，前人已補之，上命丁觀鵬補繪，一望知為近時能手，而其沉着處不能摹仿也。二則

顏魯公自書告身有兩本，今並刊於三希堂帖中。究未知孰為真蹟。明代半坐帖，猶在人間，今惟有雙鉤硬黃本。三則

唐人書蘭亭修禊詩，前人定為柳誠懸所書。猶靈飛經趙文敏定為鍾紹京書也。然靈飛經結構精嚴，其深入處雖健，轉折處靈快。墨色濃淡中，筆勢具在。非唐中葉以後人所可及。今刊本俱失其真矣。經在海寧陳氏家。析本時分為三。余所見者乃第一段。延津之合，未知何時也。四則

董源龍宿郊民圖，軸端有董文敏題識。山水大幅，而人物極小。中有兩舟連接，數十人排立其中，聯袂若舞者，首一人持小紅旗，向傳龍宿郊民之義，於款多有未協。御製詩定為繪郊民迎雨之事，能見而等。故曰龍宿。卓論千古不易矣。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為即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書譜中具載是清明上河圖，非清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廬舍，似較上河圖他本為精簡耳。五則

李龍眠諸卷中，以三馬圖為最上。清高深穩，真為傳神三昧。其用筆竟如一筆書，非畫工所能到也。蘇文忠三馬圖贊即書其後，亦蘇帖中最佳者。六則

林和靖二札。即文待詔刻之停雲帖中者。上命以蘇文忠題林詩帖合弆之。御製用蘇韻。先後各題數章。又命臣工賡和。書於册後。七則

米南宮蜀素帖卷。素絹。烏絲欄。甚精雅。墨色鮮潤如新。南宮真蹟中。自當以此爲第一。八則

馬和之畫毛詩圖。邶、鄘、齊、陳、豳風。小雅鹿鳴、南有嘉魚、鴻雁、節南山諸什。周頌清廟、閔予小子兩什。魯頌、商頌。凡十三卷。上鑒定後。各爲題識。建學詩堂寶藏而記之。其畫筆意精細。古澹中復見流動飄逸。明人仿者遂不逮也。宋高孝兩朝。書亦工。皆書見經義考中所載。尚有未入內府者。而此十三卷。又多朱竹垞檢討所未見。則知世所流傳者。當不少耳。九則

北宋院本畫。用筆工緻。傅色明麗。規模神氣。逼似唐人。今所傳周昉人物。趙昌花鳥。其佳者大率皆院本。十則

張樗寮詩帖。即三希堂帖所刊者。綠色蠟牋。字愈加潤。其詩有人到心閒飲水甜之句。余甚愛之。屬石執如殿撰鐫一小印。十一則

古人自書名有似花押。而實省筆爲之。宋人尺牘中。竟有不能辨其字者。十二則

趙文敏小楷二十四章經、已極妙。更有法華經全部。册高不及寸。縱二寸餘。橫一寸餘。字大如粟。紙薄而堅。前後一筆不苟。工力如此。洵神技也。十三則

日下舊聞所載。廉希憲飲趙文敏於萬柳堂。名妓解語花者。趙賦以詞。即歌以侑酒。文敏圖其狀絕妙。樹木森秀氣象開遠。堂中主賓坐對。妓奉觴侍。人僅寸許。而畫態婀娜。具見名士風流之致。十四則

上最賞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每展閱。即題數語。細字幾於卷中空處幾滿。余嘗於初冬過富春。青山白雲。碧江紅樹。深秀之趣。閒遠之致。延綿無盡。歎天生畫本。以供名流揮灑也。十五則

沈啓南、文徵仲合卷。煙江疊嶂圖。乃兩人前後所作。自紀甚詳。各出手眼。經營而成。較尋常筆墨更勝。國朝惲南田、王石谷多合作山水。亦最佳。世所傳南田山水絕少。即有。亦僞作者。石谷真蹟甚多。然須觀其得意之作。則視趙文敏、黃鶴山樵。殆可比肩。外間亦不多得。十六則

明人習文家書法者。徧於東南。數見不鮮。人皆易之。董文敏一變其習。氣韻固佳。細實處少學之者。尤淺率無足觀。崔子忠雖嘗遊文敏之門。然結撰工細。秀逸之致。出自天成。非規橅文敏者。十七則

丁南羽畫佛象。元明以來無出其右者。余里居時。閶城西一小庵。藏十八應真像四軸。爲南羽真蹟。購得之以進。觀其筆力。果可謂瘦硬通神。又南羽畫中之上乘也。十八則

內府所藏明人畫扇。重裝面背。其一面新者。命臣工書。臣工亦以舊畫扇進。余進扇中有一柄並未重裝。乃樸竹細骨極密。而扇甚長。金箋面完好如未開摺者。文待詔書設色蘭花一枝。用筆極細。鮮明秀潤如甫脫手。欵字小楷工緻。非苟作者。十九則

宋刻絲畫有絕佳者。全不失筆意。余嘗得畫花一軸以進。花光石色。黯而愈鮮。位置之雅。定出名手。後見有明季人畫。而刻絲者其原畫亦在。取以相較。樹石屏次。雖意相同。而傅色鮮妍。刻絲反勝。近來吳中工

匠亦有能者。二十則

天祿琳琅所藏宋版漢書。即歷趙文敏、王弇州所藏本也。前有文敏小像一葉。首戴黑圓帽。四周有邊。如今俗人所呼大帽。二十一則

紀庶品

龍井新茶。向以穀雨前爲貴。今則於清明節前。采者入貢爲頭綱。頒賜時。人得少許。細僅如芒。淪之。微有香。而不能辨其味也。一則

上製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淪茶。有詩紀之。茶宴日。即賜此茶。茶碗亦書御製詩於上。宴畢。諸臣懷之以歸。二則

宮醞以供筵宴者、味甘。以奉祭祀者、味洌。洌者云以粟造。餽餘、拜賜。外間罕知其味。三則

桃產於香山者。味如肅寧所產。而實差小。甘脆沁齒。經宿即壞。拜賜時。必俛食也。四則

綠葡萄即回部所稱奇石蜜食。無核。必分根移植。大兵平定回部後。取以植於香山。結實甘脆。過馬乳。移至城。即不實。回部三果。嘗荷頒賜。梨視永平所產之玻梨尤小。水瓜大如拇指。甚香。云可食也。五則

閩中荔枝入貢。植本於桶。至京始熟。然一本僅存二三枚。上賜侍臣得一爲幸。其味遜在閩中遠甚。余昔在閩。見荔枝、紫心蘭花。皆撫分年輪辦。如今年督臣進荔枝。則撫臣進蘭花。明歲互易之。署中羅列數百桶。至時擇其本大實繁者數十以進。載閩中水隨之。日以溉。福州省城外二百里水路爲水口。荔枝過水口必在結子後。如未結時過。則不結。未花時過。則并無花矣。過水口即無荔枝樹。在閩稱皆荔枝。皆所謂陳紫者。晚而大。無甚佳。漳州有綠荷包。味爲最勝。苞綠微紫。異於他種。荔譜所未載。過於仙遊之狀元紅。六則

哈密瓜、第一次所進頒賜者最佳。然貢瓜皆不取其熟者。道遠、熟則易敗。食瓜乾。始知此瓜之甘美矣。七則

江南太湖縣。歲儉。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年代窖藏地中者。綿延數山趾。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并以米進。上作詩紀其事。賜少許藏之。米中邊純黑而不朽腐。嚼有味。婺源戴秀才冕家嘗於圃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云以治膈症。無不效者。八則

葫蘆器。康熙間始爲之。瓶盤杯椀之屬。無所不有。陽文花鳥、山水、題字、俱極清朗。不假人力。其法於葫蘆生後。造器模包其外。漸長漸滿。遂成器形。然數千百中僅成一二完好者。最難得。嘗見一方硯匣。工緻半盤。承蓋處。四面脗合。良工所製。獨遜其能。九則

余嘗進一葫竹筆筒。圍僅四寸許。扁而旁側如梭。非經造作。上刻小景亦工雅。上題詩鐫於上方。十則

菊有自伊犂來者。開時最早。一日至懋勤殿見之。因爲賦詩。時八月初旬也。十一則

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字。鐘聲寂則書竟矣。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啓扉。轉身

於架上取櫈，躡鐙如數畢，從櫈於架，兩手闔屏，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面紛衣繪，前從洋琴，啓銅人輪則兩手起執槌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娛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敲畢則活插於琴兩手下垂矣。又製飛雀呼嘯遁與，西洋工匠之巧如此。十二則

和闐玉自平定西域以來，遂致不可勝計，其最大者，上命製玉甕，鏤以雲龍，較金時玉甕大又倍之，旣成，新正聯句，即以爲題，幷鐫詩於甕。十三則

痕都斯坦玉盤椀，其薄如紙，而製甚佳，規矩凹凸，通體毫髮不差，雕鏤之處，俱極工緻，非中國匠人所能。玉色青者多，內質薄，亦增其瑩潔耳。十四則

近來江南所製雕漆器，竟與明宣德間所傳無少異，有椀內鎔金爲胎，皆荷頒賜，尤前所未見。十五則

想勤殿向設一大鏡屏，歲值銅價涌貴，上命撤以付錢局鼓鑄，時始禁止琺瑯作坊，內府琺瑯器亦有付錢局者。十六則

粵文達尚書嘗以西淸古鑑銅器百餘件，肖其形式，幷青綠款識，一切摹仿，付景德鎭造磁器，旣成，擇十餘件以進，又摹御筆製磁炕屏亦甚佳，云造炕屏最難，入窯百十幾得一二成者，蓋火所炎爇，長則難平。又有鏇平而微有損者，亦無用也。十七則

新正、江南進挂屏多橫幅，陳設諸器，嵌銅磁玉石片，肖其半面，器中染象牙爲枝，玉石爲花葉，或以玉石爲果實，染象牙爲小花炮雜玩器之類，插細珠串爲旛勝於瓶，劇有巧思，上命刻御製春帖子於上方。十八則

嘗見象牙淨居高數寸，闊寸餘，雕鏤工細，窗欞簷鐸，層層周密，內設佛像，面通端整，細處幾不可辨，以顯微鏡燭之，稱爲鬼工所作。十九則

寶笈所藏手卷，嘗啓匣見有小簾卷之者，細滑微黃，云是蝦鬚簾，能辟蛀。二十則

嘗見外所進白貂鼠皮，潔白潤澤可愛，云九白貢之一也，毎識而藏之。二十一則

安息雀卵一，胡土克圖所進，徑約八九寸，有細點微斑，藏於乾淸宮，余爲題匣籤記，余家向亦有之，竅其一端，以當花插，特未知其所自出耳。二十二則

朝鮮貢筆，飾管甚工，而穎爲不適用，與堅賦之甚劣，紙以染色者摺爲手啓，幷函封，式甚狹而長，上嘗以頒賜，其進煙筒，日煙杯。二十三則

安南所進絹布，背極細，扇亦輕小，便於攜握，竹骨瑩淨，面之下方紙有少花紋甚雅，嘗以頒賜。二十四則

憶書

焦循撰

憶書一

清　江都焦循撰

揚鐺字怡齋，昭武將軍孫，以廩膳生襲世職，官古北口總兵。聖祖以其習文，命誦大學，鐺誦至半，偶忘之，奏曰：臣數年理軍務，致疎舊業。上曰：朕一日萬幾，尙不忘，乃自首朗誦至末。鐺叩頭曰：皇上天縱，豈小臣所能及。上又問能詩否，對曰：尙能。因賦詩一章而退。嘉慶戊辰秋，楊竹盧都尉招於誦芬莊看桂，偶述此事，都尉爲怡齋曾孫。

近世論書，以周、劉、梁、王並稱，然劉文淸公非三家能匹。周山茨觀察、王夢樓太守，當並稱周、王。梁文山蠟規撫李北海而不能自變，又出周王下矣。吾師英大冢宰以劉文淸公書與成親王書並列，可稱盛朝二妙。文淸雜臨衆家，而各授以評，皆極精簡韻逸，有錄周禮大司樂、大司徒兩篇而跋之云：尙書周官乃僞書耳，辨古今文者詳矣。周禮非作僞者所能，泥其迹固不可行，師其意則誠可法，但不能通曉處時代爲之強所，則惑矣。僅五十二字，爲經生所不能道。尙書周官僞，周禮不僞，尤足以平衆儒之論。泥其迹不可行，師其意誠可法，眞宰相語也。英大冢宰跋云：諸城劉文淸公，由乾隆辛未會試，迴避卷成進士，卷即先伯父文恭公所闈進，特賞之，嗣與先文莊公同直內廷有年，相友善。余壬子、癸丑鄉會試，皆出公門，執經請業者又十三年，若子弟然，以故父子夫婦間，得公所惠翰墨甚夥，謹選工排次，刊成四册，公名跡流傳

福海內，何有於此，聊志一家淵源之厚云耳。嘉慶乙亥仲夏月，英和識。

成親王書化度寺碑跋云：嘉慶乙亥春，吏部尙書英公以所寘翻唐化度寺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全文，屬余書册。所注吳本，則南海吳榮光荷屋氏藏本，今歸余矣；榮府本，則余昔得諸商邱陳崇本伯恭氏，後以畀三姪榮郡王，今春王薨，諡榮恪矣。其餘注本之流傳，及諸本字數之多寡，詳見尙書記中。夏六月十三日，成親王並識。英大冢宰記云：歐陽率更書以化度寺碑爲最佳，而難得善本。嘉慶戊辰，前侍御南海吳荷屋出顧氏玉泓館所藏宋廬陵聞范氏書樓原石拓本見示，豐腴悅澤，蘇裏鐵鉞，凡得六百八字，爲平生僅見。時方搜輯唐文，擬以著錄，復借翁覃溪先生四百六字宋拓本，洪鈐摹楷撰二百六十字宋拓本，成邸九百三十字宋翻本，趙謙士少農八百八十二字宋翻本，與及門孫平叔、徐星伯兩編修互相證校，以吳本爲主，闕者補以成邸本，又以三本參補之，平叔手錄成册，其注諸本於下。首行十二字，銜名十五字，俱不缺，文存一千十六字，闕四十二字，其中有可意會得之者，皆不敢增益，存其眞也。乙亥春，取平叔所錄底本，求成邸重書一通，摹勒上石，以公同好，並識其緣起如此。首行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吳本)次行右庶子李百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吳)三行以下：蓋聞人靈(吳)之(本作)(榮府)貴，天象攸憑，寘仁義之和，感山川之秀，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研其慮者百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異軫，類聚羣分，或博而(吳)無(本作)功，勞而寡要，文勝則史，禮煩斯黷，或控鶴乘鸞，有緊風之論，餐霞御氣，致捕影之譏，至於察(吳)報應之(榮府)方，窮死生之變，大慈□運，宏濟羣品，極衆妙而爲言，冠元宗以立德，其唯眞如(吳)之設(榮府)教焉。若夫性與天道，契協神交，貽照靈心，澄神禪觀，則有化度寺僧邕禪師者矣。(吳)禪(榮府)師俗姓郭氏，太原介(吳)休人。(榮府)有周氏積德累功，慶流長世，分星判野，大啓藩維，族伯嘗云，號者，郭也，號叔乃文(吳)王所(榮府)咨。

(吳)郭(榮府)泰則人倫攸屬，聖賢遞襲，奕葉其昌。祖憲，荆州刺史，早擅風猷；父韶，博陵太守，深明典禮。禪師含靈履地，擢秀華宗，爰自弱齡，神識沈靜，率由至道，冥符上德，因戲成塔，發自髫年，仁心救蟻，始於卯歲。世傳儒業，門多貴仕，時方小學，齒胄上庠，始自趨庭，便觀入室，精勤不倦，聰敏絕倫，博覽羣(吳)書，尤明老易，然(榮府)雅有志尙，高(吳)邁(榮府)俗情，時遊僧寺，伏膺釋典，風鑒疎朗，豁然開悟，聞法海(吳)之微妙，毛髮同喜，(榮府)瞻滿月之圖像，(吳)身(榮府)心俱淨，于(吳)是(榮府)錙銖軒冕，糟粕邱墳，年十有三，違(吳)親入道，於鄴西(榮府)雲門寺，依止稠禪師，稠(吳)公(榮府)禪(吳)慧通(榮府)□，戒行勤苦，道標方外，聲溢(吳)區中，□覩暗投，欣然(榮府)歎異，即授受禪法，數(吳)日便(榮府)詣幽深，(吳)稠公(榮府)嘗撫禪師而謂諸門徒曰：五(吳)亭([illegible])□念，盡在此矣。頃(榮府)隨若擧，志忘疲，仍(吳)來(榮府)往(本作)林(吳)慮山(?)中，(榮府)栖托遊處。後屬周武平齊，像(吳)往(本作)林慮人，白(榮府)鹿深山，避時削跡，藏聲戢(吳)曜，枕石漱流，□巖之下，(榮府)貫茅成室，蘿裳(吳)薜帶，(榮府)□唯(本作)鑿(榮府)□之(本作)衣，餌(榮府)朮餐松，咸皆無麻麥之(吳)飯，三徑斯絕，百(榮府)□爲羣，猛獸毒蟄(吳)之徒，潛形(榮府)匿(本作)影，白鹿青鸞(榮府)之儔，效祉呈祥，梵音展(吳)禮，梵香請(榮府)□□□，奇術異獸，攢集庭宇，俱絕(吳)□，倚巢來俛伏，馴(榮府)如恭敬，心疑聽受，及開皇(吳)之初，宏□釋教，(榮府)於時有魏州信行禪師，(吳)□明佛性，大轉法(榮府)輪，實命世之異人，爲元門(吳)之(?)(榮府)□，以(本)道隱(榮府)□之辰，

習嘗祖之業。知禪吳師遯世幽居。遣人告宋府曰。悟道立行。宜以濟度吳爲先。□善其身。非宋府所聞也。空藏宏錄之方。吳昭示流俗。禪師乃宋府出山。吳與信行宋府禪西□□修苦行。吳開皇西九年。信行禪宋府師被勅徵召。乃相隨吳入京。京師道俗。莫不遵宋府奉。吳信行禪宋府□□□之西□□持徒衆。以眞宋府觀五年吳十一月十宋府六日本洪終於化度寺。春秋八十有九。聖上崇敬□□。賻帛宋府追洪福。即宋府以西其月廿二宋府日。奉送吳靈塔西於終南山下。鴟鳴埠。禪師之宋府遺令吳也。徒衆宋府□收西其舍利。起塔於宋府信行禪師吳靈宋府塔洪之西左。禪師風範凝正。行業精勤。十二宋府部吳經。嘗甘露宋府而西供蓋。五百具戒。淩宋府巖洪霜而未彫。宋府雖西託跡禪林。遊心定水。涉無爲宋府之境。絕有待吳之累。宋府□寓洪形巖穴。高步京華。宋府常洪卑辭抑己。吳體道藏器。未若道安之遊樊沔。宋府對鑿吳齒而自伐彌天。慧遠之在廬山。折桓宋府元之致洪敬人主。及遊吳神淨土。委質禪林。四部奔馳。十方號慕。豈止寢歌輟相。宋府捨西佩捐珠宋府而吳已。式昭洪景行。乃述吳銘云。宋府綿邈神理。希洪夷法性。自吳有成空。從凡入聖。於昭大士。遊□□正。德潤慈雲。心懸飛鏡。宋府□棠悟道。洪捨俗歸眞。累吳明成照。積智爲津。行識非想。禪□□□。觀齋三昧。情銷六塵。宋府結西榛西窮巖。留洪迹幽谷。靈龕西應無像。神行匪速。欻彼開導。去茲宋府□□□。絕西有趣。生仰福風。火宋府□宕洪泡同奔。逆人忘吳已。眞宅斯存。剎宋府那西□□。泉城□□□□□樂。永謝重昏。宋府

雅昜田先生臨黃思翁王氏御書樓記卷子。自跋云。此卷眞跡。吾友方仰松所藏者。皆以爲贗本。惟方密翁謂的眞無疑。爲之跋尾。乾隆癸卯。余客江夏。仰松亦來作楚遊。出此見示。與方晤原同觀於漢皋寓齋。余謂是思翁得意書。晤原亦以爲然。余跋之曰。運之以神。故筆近卑。愈卑愈神。出之以眞。故貌似陋。愈陋愈眞。佳處多意到筆不到。此則意或不必到。而筆無不到也。題竟。攜以渡江。歸江夏寓中。反復把玩。輒意臨之。此其三也。九月六日朝食後。瑤田臨。又跋云。臨書之明年。歲在甲辰三月十日。應南宮試。第一場出。得家書。大兒子培年四十一。於正月二十五日始生一子。喜而名之曰錫用。適此卷在案頭。因寄與之。又云。錫用爲培兒之長子。於余諸孫行則第三。今年五月朔。又生第四孫。爲㮤兒之次子。行二者。則著兒之長子也。四孫順行之。曰錫疇、錫才、錫川、錫官。八月二十五日。余六十生日。宿房山之雲居寺。寺僧爲稻米飯、粱米粥。佐以野蔌食之。同遊者老友汪依棠、友弟汪肯民。又云。錫用生時。以此卷付之。於今十八年矣。嘉慶六年六月十七日午時。錫用生子。名之曰汝成。蓋余第四代孫也。長代孫汝輿。生於己未歲五月初一日丑時。第二代孫汝諧。生於庚申歲七月二十一日午時。其時十月初七日寅時。則第三代孫汝爲生也。汝輿、汝爲。皆錫卣子。汝諧。錫才子也。喜而有感。係以五詩。第一首云。劇然辨喻須令早。第一先教降利魔。自注云。今人發蒙。惟以科第期之。不教之喻義而令喻利。師道不振。官法衰微久矣。魔之言迷。無人不迷。良可慨也。第二首云。莫匪其人器事獲人其匪是救時方。自注云。時有匪警。余以爲匪始皆人。匪其人。由官邪也。宰官賢則人其匪矣。時年七十七。

易田先生又臨思翁王氏御書樓記眞本跋云。汪仿亭藏此卷臨蹟。蓋王氏御書樓記之正書也。方仰松所藏者。乃其作是記初成時之稿書。仰松之來漢皋。假歸於仿亭客齋。兩卷得合觀。眞奇逢也。仰松既歸。余於十月五日亦將北往山右。與仿亭敍別。因假臨一通。又云。董公來仲樓帖中。亦刻是記。乃楷書也。三本有一二異同處。兩思翁作者若同寫。來仲樓本作同堂。叢書及來仲樓作時惟文肅。正書本作時徵文肅。一則寓字是一則徵字是也。於臨正書之明日。得見來仲樓帖。故又拜記之於此。

隱居通義三十一卷。宋末劉壎起潛氏撰。十三世孫冠賓輯。十四世孫凝訂。十九世孫斌校刻。斌今爲浙江潘司。官蹟不愧祖風。書分理學、詩文、經史、禮樂、造化、地理、鬼神。名宋雜錄、析獄龜鑑等書。又附宋同年小錄。辛酉。余在浙。值此書刻成。

馬登華字瑤楓。善八分書。余乙巳丁內外艱。喪事中所用瑤楓書甚多。丁巳、瑤楓丁艱。余以二絕句唁之云。北馬南船兩歲秋。幾年湖海寄窮愁。如何知己無多輩。大半傷心死病憂。林下清風嗣昔賢。表揚知自有名篇。不堪相對西風夜。血淚遙酬十二年。

江習閒所藏黃庭經後跋云。右軍書黃庭。有飛仙之致。眞跡淪於五季。惟臨本入宋鐫矣。隨唐人皆從眞跡臨摹。去右軍才一間。故宋刻爲足寶也。此卷秉致。如後登鏡筩吹過洞庭。水和妙即在是。又何論隨唐臨手。尚有一間也。辛亥十月。山陰潘宙爲思擬題。又西嶽華山亭碑跋云。華山西嶽廟。漢隸三碑。皆光和二年立。閱歲滅久矣。昔曹秋嶽先生於戚畹家見郭香察書本。稱爲至寶。今余幸見樊君本。又登在郭香下邪。歐陽公言。此碑乃即時所立。立之邈者。爲文必舉。宜乎有云河南、南河者。不分郡邑而盤言之也。隸釋載全文。此闕若干字。并爲廣泉錄文。備攷訂焉。辛亥歲六月二日。平野居士潘宙識。宙於金石之學最核。客邗上。管王江氏。故習閒所藏。多其手跋也。

宋僧寫法華經全部。皆用藏經紙。每卷後署云。大中祥符、寺賢聖藏院釋迦遺教、比邱其正、發心刺血寫此妙法華經一部。奉答四恩三有者。時熙甯三年庚戌歲十月望日題。

憶書二

安定書院一老卒。乾隆庚子。余初入肄業。卒尙在。每日灑掃庭院。年九十餘矣。自云梁文莊公未第時。居書院中。嘗如廁。廁短牆外。有大首人向之笑。叱之不去。如廁畢。隨之魁星樓下沒。後江秋史中榜眼。大首人亦出。

楊繼顯廷璧言。韓生者善御馬。隸江甯督標。號之曰閻王。有馬踶齧人莫敢近。以授韓。韓睨曰。是馬外強者也。左手束其韁。馬嘶。旋轉於身四周。韓釋手。馬躍而起。隨勢飛上其背。適有馳馬者僨於前。觀者譁譁。韓方吻烟筒口中。去僨者十餘步。以手回撥其韁。者倒墜者。馬四蹄伏不動。復大叱鞭之。馬騰十丈。趣僨者而逸焉。自是江甯標馳馬者。咸推韓生爲第一。

鄒伯鎮城隍神最靈顯。某男子素不孝其母。一日偶疾。曰。城隍召我。乃趨至廟。匍匐自服罪。鄰媼隨之。亦見曰。神令我掌之。遂批其頰數十。忽起行。至黃衕索碗乞食之。曰。神罰我也。此乾隆戊申年事。

乾隆庚戌四月間。儀徵大風。東門外船舵吹入城。縣署前擊殺一老人。共傳此人爲訟師。適又以唆訟至縣前也。

辛亥正月十五日早。大雷。午後大雪。

鍊箕鍊之術。相傳以前輩能文者一人爲主。齋戒持符祝四十九日。其鬼即來附於腕下。廿泉朱生嘗爲

之於古寺中。久之言語舉動皆異。畜形是前人非矣。其家求張天師驅之。天師曰。此鬼亦人奇。比他祟爲大。乃焚炭火一盆。書符數日。用手從朱背上攫之。擲火中作聲。朱遂昏臥。醫治百日方痊。書此以爲學者戒。

張甲、老訟師也。嘗爲校官。以代人作詞訟。褫官。仍附而佐訟。其子庠生也。素賢而文。自遠方持雨蓋歸。行至水塘邊。見一孺子陷水中。水僅沒膝。孺子呼救。張之子憐其將沒也。植蓋水中。脫屨入水。救孺子上。張之子轉陷於水。竟死淺水中。廿泉代書陶昭亭。見有從人訟者。每述此事戒之。

舒城張姓者。富賈也。有妻。畜一妾於別室。賈死妾所。臨終。謂妾曰。汝嫁則已。不嫁。吾有閒田五百畝。當遺筆給汝。妾泣涕自誓不肯嫁。賈度其心堅。如所許。裁筆而卒。妾攜其所書諸大婦。誓其心志。與大婦共處。事之甚謹。大婦甚愛之。先是大婦有弟某甲。賈託以家事。甲故無賴。手有資糧。費用不可止。其姊惡之。乃奪弟之柄以與妾。甲銜之入骨。縣令周某。惰慵也。凡政事多聽其弟之謀。邑人不知有縣主。惟知有縣主之弟。甲目之曰周三太爺。甲既憤不能平。謀諸周。乘姊不在。假姊名告妾之姦。周立差拘訊之。五木之慘。誣鍊其罪。發官媒賣卑役。隱妾之色。私賂媒媼。謀通之。妾堅拒不可。役大恚。謀之馬兵周某。周某者其兄爲守備。邑人亦稱爲周三太爺。素淫虐不法。役以妾之色動之。周心動。與乙謀。至夜往脅之。妾之弟賤丈夫也。竟歸。聞姊冤緊。詣媒處探之。適聞周三太爺至。避諸複壁中。聞壁外淫詬之聲不可耐。久之寂然。出視之。姊已縊死。明日。媒媼以縊報縣。令適往省中。鄰邑令檢之無傷。而目瞋視。七竅出血。三十人舁之不能舉。妾弟泣呼曰。姊之冤憤。我悉知之。姊速入棺。弟當以身命鳴姊之冤。言訖。屍輕若蛻。諸令者問何冤。妾弟曰。前後事小人皆不知。惟小人探姊時。聞周三太爺與卑役某至。急避之。其強姦致死之狀。實親聞之也。乃備述所聞。署令不知有馬兵之周三太爺也。以爲令弟。曰此事我不便受理。可幷我告諸郡。冤可得而理矣。遂愬諸府。拘縣令弟周三太爺。問其強姦狀。五木之慘與周所以脅妾者等。後均伏罪。乾隆乙卯。與周巳山同試於省。巳山閉之舒城人以語余。

崇明縣田父入縣報旱。令問曰。歲之棉花若干。曰三分。稻若干。曰三分。高粱若干。曰三分。令怒曰。此九分矣。有九分而爲災者乎。命笞之。田父曰。吾年過七十。不可笞。令益怒。命笞其子。田父大呼曰。吾子尤不可笞。問何也。曰吾子九十歲矣。令怒甚。詰其七十父、九十子也。田父徐曰。吾三子。每子三十。共得九十也。令默然。此非亦乙卯在江甯聞諸崇明人。此田父亦可謂滑稽矣。

常州水車用九人軸。咫尺之地。至用三道。蹋入踏車者不著褌。足不著屐。蘇州水車坐而踏之。或上無蓬屋。自地樹杙作楹。沿楣于上。以黃牛運之。忖之曰鬼車。

彭芝庭大司馬家居時。有甕頭鋪假其名。詐聯懸於室。公子偶見。呼而訶斥之。令毀去。公知之。呼甕工至。姑搜縮不敢前。公迎揖且謝曰。吾子誤犯尊諱。老夫之咎也。官爵之大。以在朝言。居鄉當論爵乎。讓親當使欸聯奉贈。幸勿怨也。時人服公之量。且得教子法。嘉慶丙辰。元和江補僧與余同舟過七里瀧。偶談及此。

康熙乙巳丁未間。閩中有牛產犢。腹下有白起二字。又江甯學宮旗大成殿不已。有旦暇者趨視之。則見

一鄉蛆長尺有咫。附先塋木主上。因掘隙地。遂爲所擊死。腹間有白起二字。余輯淮南英靈集於儀徵張抑高詔詩集中見此事。又云。黃錡南麾下張某遼東人。能挺腕當車輪。時號爲鐵脚張。又號爲黑張。順治初。卒於儀邑。非張家營。

儀徵張棟字鴻勳。戊辰十月。客揚州。作論書詩一百首。名看雲吟草。江補付以五十錢買得雲麾將軍碑。碑係黏貼書本上。補付移碑他處。露出此本。

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清勤嚴肅。爲一時名臣。嘗怒一令。將從之法。令私於公之左右威好而謀之。其人曰。公不可干以私。然生平酷好理學書。能於半月中刻某某書。事乃克濟。令唯諾。鳩梓人。不半月書成。已而中丞果召而讓之。旣指某事之謬誤。令對以不知。公益怒。令免冠叩頭曰。數月來以刻書粗自儆。某某事偶未之察也。公問刻何書。令曰。刻某某書。晝夜讎校耳。公曰成乎。曰成矣。令乃以所刻呈之。公意大悅。竟解釋其罪。李冠三說。

程中之言某宦出其妻。値父殁。妻入奔喪。拜泣不起。宦以旣出不可復留。告於江都縣楚公。楚坐堂上訊之。宦執父命不可違。楚訊妻。令改嫁。妻泣不肯。正色曰。妻之事夫。猶公之事君也。公不能事二君。令妻嫁兩夫乎。楚色動曰。爾旣爲某家人。何以著顏色服。妻曰。此服老主母賞我。雖出未嘗一日舍之。老主人之喪久持之矣。乃解其外衣。盡露衰麻之服。適宦之子至。妾所生也。見母相抱泣。哀不忍聞。楚斷之曰。婦性雖烈。守志足嘉。父命雖違。子恩難斷。飭宦迎之歸。楚名岡。滿洲人。陞府學(?)。卒於官。

張某爲廣東巡撫。有番偶令按事於鄉。鄉民聚衆逐之。勢甚急。一老人叱退衆民。禮待令而送之歸。令訪其姓名。則一鄉所稱張善人也。令深感之。言於撫軍。撫軍深思良久。謂令曰。爾爲之賊。爾思民不畏令而畏張善人者。其故何也。遂擒善人。一家以叛論。置於法。決之明日。撫軍方坐堂上。忽大呼門外有冠帶者五人至矣。衆人不見。已而曰升階矣。已而曰至前矣。兩手亂舞。大呼莫擊我。少頃死於公座上。以暴疾聞。實爲鬼殺也。高郵沈兒村言聞之王石臞先生。

鮑端符言。一馬快從賊。錮之月餘。賊羸病。身如枯木。語言如蒼蠅聲。馬快憐其將死。釋去。九日後。復以盜被擒。則已肥白碩壯。問以何術。賊言用豬大腸熬汁。置甕內。坐人其中。露首於外。復以大腸煨如粥食之。汁令日換。所費豬大腸數十。凡五日則肥壯如是矣。嘉慶丁卯七月。揚州郡城內埂子上。雷擊死一人。先是此人在錢店傭工。於樓上竊銀一封。置牆隙中。外塗以泥。久之。主人稽銀。知所失。徧問在店之人。各無以自白。僉曰。請發誓。如竊銀。天雷擊之。衆皆誓。主人亦誓曰。若我以銀自用。而冤諸人。則請以子爲報。主人止一子。才三歲也。其人暗以鍼置兒臍中。兒痛哭徹日夜。醫者不能識病之所在。用藥均莫效。日視其死矣。忽其人挑錢行門外。若癡狂狀。呼之稍應。詣錢店中。奔樓上。久之不下。聞雷聲自地起。殷殷不甚震。其上樓瞯之。其人已擊死。跪而不仆。以手指牆不下。主人循其指以視牆。則牆有泥迹。啓其泥。銀固在也。宗乃知銀爲是人竊矣。因曰。竊銀罪不至死。應兒之病。必由此人。徧於兒身求之。乃於臍見鍼迹。以語醫。醫曰。是有治法。用磁石引之。鍼隨石出。兒得不死。鍼長寸許。置臍中不死。非有鬼神。奚能若是。是日揚石霆在城。親見此異。次日歸以語余。

余丁卯三月大病後。不能行走者百餘日。六月間。肩輿入城。在北門外街市偶步行。見一少年按一老嫗於地。舉毆之。衆人環繞視。嫗呼救。衆畏少年力。莫敢勸也。余問嫗何人。衆曰。其母也。頓忘病軀。舉前以手摑其頰。應手而踣。躍起又踣之。衆乃救嫗去。余迹摑少年十數。少年不敢動。至今不知少年何人。少年亦不知余何人也。旣往。余病軀如故。不知先此力從何來。其鬼神惡不孝。余平日力不能如是也。

黃榮木之父黃天保。患噎病。百治不效。偶見食落花生者。取食之。竟不噎。於是恣食之。或煮食當飯。凡飲食內以落花生入之。食即安適。凡半載。病遂愈。榮木舊名甲。與弟庚同爲學中弟子員。有文名。性情和藹。人樂與親。乃庚以自縊死。甲痛弟。改名榮木。然未幾亦自縊死。同人惜之。二黃與余善。其以縊死。不解何謂。

林长藉字盤升。江都人。居家孝友。與人交以信。里黨中有無力婚嫁喪葬者。恒首事倡義以成全之。境愈貧。行之愈力。少習舉子業。不售。遂專精堪輿之學。嘗自卜地葬其親。曰吾依牟相。豈尙有貧賤子孫。其地鄰臧氏祖塋。越五十年而遷。十先生果相。其術之驗如此。與進士李道南友善。李贈句云。我愛林公有古人風。無諾不信。無行不忠。我與之友。行合趣同。同在陋巷。一瓢之空。吁衡對宇。其樂融融。旣不榮通。亦不醜窮。囊無半文。濟物必空。他人有憂。其心忡忡。仁而不佞。德類仲弓。但以技名。是不知翁。

庚午正月十七日午刻。大風從西來。颺去民間草屋甚多。雨黑豆如槐子狀。內綠色。大儀一帶最多。

吳縣石遠梅名鈞。善吟詩。嘗刻詩集。亦倜儻人也。以販珠爲業。每至揚州。未三十里。迓者如州縣之接督撫。年致於家。極珍味美饌以享之。俊伶歌舞以娛之。名人詩酒以縈之。遠梅擲一笑顧一畫工。肅然寂處。日以吟詩寫字爲事。而鬻貿日候其門。遠梅出一小匣。錦囊緼裹。以赤金作丸。破之。則大珠在焉。重者一粒價二萬。輕者或一萬。至輕者亦八千。爭買之。惟恐不可得。余嘗以問遠梅。遠梅曰。所以獻和中堂也。中堂每日清晨。以珠作食。服此珠則心竅靈明。過目即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胸中了然不忘。雖有手登記。不能如是也。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不中用。故海上探珠之人。不懼風濤。雖死不恤。今日之貨無如此物之奇也。遠梅有一珠塔。高尺許。以珠結成。其頂上天生一珠。成葫蘆形。誠異寶也。適和敗。無有貨此者矣。今不知所在。

徽人吳鶴渚狎遊廣陵。所謀不合。素知星命之術。戊午春。爲黃春谷推算曰。子命正行魁。度今秋必得解元。始以其泛語耳。至九月將放榜。鶴渚促黃打點報錄賞錢。以必解元也。或以爲戲。因必然。且必非第二人。若第二人。則不中矣。明日榜發。春谷果第一。於是邑人大驚異。鶴渚緣是得賞累千金。然此後推人命皆不驗。他術士推春谷是年亦無以必其即成解元。不知鶴渚果何所據而云然。或曰。鶴渚生命當於是年得千金賞。故不啻鬼神來告耳。抑其術果有神奇歟。

徐閬齋以殺教匪六人得功。陞蘄州知州。變代赴任。途中宿客寓。寓屋三間。兩而上。最後者屋在山上。對屋在山下。時徐兩日病。需人掖而後行。是夕令從者五人皆宿。云將發書與某戚。獨秉燭坐。明日、從者與

不見主人。竟至山下廚屋。則已縊死。時夏月。僅衣小單衫。衿間有便袋。內貯有所殺教匪六人之名。則昨夕新書也。有知者云。六人中一雜工。乃隨徐在軍營者。實非賊也。此李穆卿說。然倜儻何至殺無辜以貽戮一州官。穆卿得之傳聞。恐未必然。夫孤身與諸僕同行。焉知非諸僕所爲。而誣以鬼物之說也。是不可知闕。當疑士或亦脫略失防。至成不白之死歟。吾以爲孤身親奴僕者戒。

憶書三

龔超宗嘗詠白丁香花詩云。淸到梅花知尙未。香於棟子恰相丁。越二十餘年矣。庚午三月。偶見此花。不禁泫然。

李濱石殁於京邸。己巳冬。夢濱石向余曰。人謂我死。我實未死也。朗吟二句曰。同是歸來侍太醫。相差三寸逐風行。

庚午三月。里人相戒有狠。草木深雜。或駭集多人。噪而就之。實無有也。先傳狠在方家巷。方家巷又傳狠在濮鎭。而兩地皆無之。或曰。此宜防盜。必有盜六畜賊。先播此語。使孤村寡戶。夜不敢出。且失去六畜可委之於狠也。此說頗切事情。亦造微之論也。錄而記之。

楊石泉住屋東南隅。被雷火所焚。有老嫗臥其側。聞聲以被蒙首不敢視。少時見火氣。乃知一柱燬碎。尙有烟燄。以水澆之卽息。柱側有三鼠燬死。是時濮園王叟家草屋土垣上。亦破一穴。大如盂。垣內紙焚去。他物無傷損。

戊申鄉試。八月十二日進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寸許。曰年愚弟章世純。是時余年二十六。銳於進取。或曰刺字稱年。今科必獲中式矣。榜發被黜。越十有四年辛酉科。始獲鄉舉。余年已三十九。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夢之奇驗無過於此。然柳州終不成進士。以縣令終。余仕進之心。亦從此澹矣。

阮中丞撫浙時。有一術士說人生平事無不中。人稱其神。自藩臬道府以下。供延之。乃爲余推算終日。不能置一辭。拱手曰。君生命奇奧。前生非仙卽魔。非吾術所能盡也。此庚申年事。乃推歸安鄒君葆初稱其淸貴而不永年。數年後鄒舉浙江省第二名。明年會試。病歿於淮上。

庚午四月初七日。夜雷雹並至。三里港以南尤甚。槐子橋雹大如雞子。傷麥。傷新秧。一朱姓者早起。見其田中禾麥盡損。憤而自縊。其村後一家亦有因雹自殺者。朱姓小名穩子。住卞家嘴。

升秀班伶人在一村演戲。夜歇廟中。有大盜掠村外一富戶。村人莫敢救。諸伶聞知。湧出與盜鬭。盜潛逃去。已而有招諸伶演戲者。諸伶往。其地在水中。達必以舟。殊僻。則向之拒盜者也。合班數十人俱遇害。惟一旦名智官者。赴水逃出。此乾隆三十四年事。明年智官在湖中親語人。余時八歲。側聞之。今相隔四十許年。偶觀劇。村叟述此事。與余向所聞合。

丁巳館于湯莊。籬外池中洋蓮花。其瓣萬千相抱。力不能自舒。每晨起課僮代舒之。因補王右丞西子詩所云。嬾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目之爲西子蓮。越十三年矣。階下鳳仙頂上作苞。往往不能自放。致於婆蓋桑葉攢簇。力不能自舒也。

松陵集有背縫詩。以爲漁具。余湖中有之。乃不用於漁而用於農。余向亦有詩。

庚午七月十二日。雷震楊獸醫塲。一家三婦死。其長婦利口。善詈其翁姑。雷自口出。舌唇齒頰盡焚。又聞是日鄒伯鎭郭姓浴室。雷震其後牆。有麻雀數百。或死或活者。

鄉闥曹氏墓闕前一老柏。百餘年物也。屋已圮而柏存。柏上一孔。內有鳩巢。賈姓小兒梯上探鳩卵。手入不能出。強拔之如刀刺。痛徹心肺。視之其孔實大倍於腕。無阻礙。於是同行兼童子跪乞之不可。鄰里爲成焚香乞之不可。最後其父踉蹌來。蒲伏泥首。歡禱。兒手忽脫出無他苦。其父曰。數日前吾將賣此樹作浴室梁。實未語人。樹神有知。苦吾兒以示我也。謝不敢賣。兒手乃得出耳。余乃知此樹之有神也。嘉慶辛未年事。

楚人張無波者。懷安人。辛未客揚州。自稱向年教匪橫發時。伊曾爲鄉勇守城。因說軼事數件。頗資笑談。

一鄉人爲教匪所得。時已四月。匪尙披裘。因以裘與鄉人易夾衣而釋之。鄉人以夾衣易狐裘。大得利歸。而誇耀於人。其鄰人羨之。明日亦取夾衣數襲往獻。匪聚山上。寨門閉。叩之稱獻衣者。匪大怒執而殺之。

一教匪乘大白騾。負一囊。囊中有金。入一村。村人皆逋竄。止一人在。被執令煮茶。村人以茶獻。且延入坐。匪入屋飲茶。村人曰。騾亦渴矣。宜飲以水。牽於前溪中飲之可乎。匪頷之。村人牽至村口溪邊。忽躍身上鞭之。急驅去。匪追之。溪路盤紆。匪不能及。騾及囊金皆失。有二匪擄一人。有一人臥於地。見匪至。以石子向匪面擲之。中口鼻破。流血大駭退去。一匪得一婦人將姦之。婦仰臥。以小刀貫其腹而死。一匪入一村家。令具酒飯。村家以酒獻。暗置毒酒中。少頃匪死。一村塾學究聞匪至。端坐以待。匪執問何如人。學究曰。讀書教學者也。匪曰。爾讀書教學。寒士也。不殺汝。學究正色以大義責之。匪怒以矛揕一日夜乃死。嗚呼。此學究者。可謂枉死矣。

史大郎者邵埭鄉間人。年十三。遇道人授以古篆文。能識矣。乃授以書。書上皆古篆也。大郎乃於室前用几案木板。架一箴。又收寄是鐵於鐵工處。造二器。每重十八斤。如椎而有四鋭牙。牙上貫以環。名曰鑒羅楔。每夜登臺上習此器。三月初一日夜半。道士至。切責曰。吾戒汝勿向人言。何洩我語。今不能傳汝道。當俟六月初一日也。遂去。時大郎母適聞之。明日宣告諸族人。族人搜得鐵器毀之。尋其書不可得。錮大郎。時時防閑之。陳兆山館其地。去史不遠。述以語余。言邵伯有其所書篆文。多作圓圈如蝌文。此壬申年事。癸酉二月朔。偕晤阮芸臺制師於秦太史座上。或曰。此篆文乃回回書。

邵伯鄉間有卞孝子者。貧居。母子相依。母歿已葬矣。每夕必往臥冢所。適大雪。以身伏冢上。邵伯巡司弓手巡夜。疑爲盜。擒之。巡司訊問不答。答之亦不答。此辛未冬十二月事也。壬申春。有請乩仙者。仙稱卞孝子云云。乃踪跡得之。值三月二十八日賽東嶽神會。乃以轎迎孝子。鼓吹導之隨神後。徧遊於市鎮中。紳士追隨轎後。事蹟近於戲。而足爲鄉里風焉。

學師李公寶山人。乾隆壬寅來任府學教授。至嘉慶辛未陞國子監博士去。學中人作一扁送之曰。以道得民。壬申八月。昇至學署。其時教授易公送致試在泰州。易公之塔不許懸於堂。因改上於明倫堂東間後簷梁上。明代進士題名扁之下。簷上有明代舊石碑。昇者借碑置梯。碑忽中斷。梯上之人與扁並墜。上一人頭破。下二人足折。外甥翁向之親見之。學書綴敍曰。歲許不敢有人再來。上若有鬼焉。

癸酉正月。稍相嫩。邵伯鎮人云。徐侍御寅亮之兄行四。於嘉慶十六年請箕仙蟲甫真人判水。盆泄水每年溢溢。邵埭適當其衝也。仙判云。七月欠一。水過屋脊。桂子飄香。謹防地突。於是徐氏大懼。兄弟分析。半移居於浙之嘉興。半移居大橋。邵埭大宅封鍵。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其屋被焚。救火者用水破壁之。水高於屋。說者謂七月欠一。水過屋脊。至此驗矣。八月十四日。其子姪赴院試。有入學者。誠以爲第三句之驗。是冬侍御歿於浙。說者曰。此地突之驗也。地者弟也。

壬申冬。余在城。聞蘇州將載銀於車。至南門外。車上銀失去一千三百兩。鳴於江都縣潘公。潘遣捕手胡愷於馬王廟卜之。渡江。到江甯。投一捕人安姓者。安年三十許。問其來。胡告之故。安禮胡甚恭。稱之曰五叔。胡愕不敢當。安曰。吾父曾稱揚州胡五叔。爲人有俠氣。久欲識叔。今幸至。勿訝也。蓋胡素輕財好結納。凡他處捕至揚。必厚贈。饋以酒食。安之父嘗受其厚遺。胡嘗不憶也。乃殺雞庖牛。置酒款胡。曰姑飲。叔之事吾爲蹤跡之。少選。壯士四五輩至。立安前。問何事。安以目熟視。留二人耳語。良久去。乃與胡歡飲。胡不測。且飲且疑。飲未已。二人踉蹌至。又耳語良久。退去。安謂胡曰。叔之事已有蹤跡矣。叔急歸。換大批來。揚州南門有枷犯某某乎。胡曰。有之。曰。歸問此人。當得其名姓。更來捕也。胡如言問枷犯。枷犯曰。果有之。是日伊四人得手後。曾以數百錢與我。因告以姓名。建平人也。胡復渡江語安。安曰。非小盜。當慎致之。以數人翼胡去。得其三。其一人在蘇州矣。胡素善秦蘇。聞其黨衆。胡使安之人立門外。大聲呼曰。如止三五十人。不煩諸公也。獨身入黨。竟不敢動。擒致建平縣訊之曰。是日得銀。過廿泉縣捕人楊文、宋四者。分以五百金。餘八百金。四人分之。今僅存一百矣。胡以三人歸。並致楊宋二捕人。付之獄。

余幼年作詠史事詩。多不記。止記昔醉一首。寃矣王皇后。香魂繞樹銷。銷飛當當翹。非地已爲陶。憐樹同人旋。心惟願作羅。君王春夢裏。應帶醉來朝。

門人金嘉芬之妹。於癸亥二月胸間有氣上衝。寒熱不食。余令服當歸、巴戟天。有微汗。漸能食。而胸中時時痛。忽嘔一物如蝶蚧。能行而兩目未開。

郁李、一種。單瓣白色。與李花絕似。此郁李所以名也。開傍石邊。詩韻絕倫。

癸酉秋。集市後園人種瓜。一番瓜藤。扁闊六七寸。長丈許。近根處生纍纍。上生二小瓜如眼。其形蟠曲如龍。遂相傳爲番瓜龍。日來看者多人。園人大懼。急斬去之。遠處相傳。或附會其說非也。皆其實於此。此七月初間事。

從竹祖衛水公宅在市中。公生四子。叔出嗣。已絕。季居右屋。已久售他姓。惟伯仲兩房向居祖宅。伯之竹孫盛周居左。仲之竹孫伊蒲、春元居右。後有樓。亦久折毀。惟存一堂屋。一廳屋。一門樓。伊蒲、春元、其竹祖兄弟也。春元居廳屋。伊蒲居堂屋。春元貧甚。將售屋。而伊蒲僅溫飽。力不能買。唯盧田力可得。而不敢。余壬申春力任其事。爲之說合。貸與盧田。蓋自門樓以後。乃衛水公之正宅也。其廳屋有公之封誥匾。及諸扁額。一旦售之他姓。非所宜。此慫恿盧田之本意也。乃小人播弄。曲折甚多。余皆不避謗毀。不恤勞力。爲春元籌畫安居。得貿易於市。又爲依蒲典質族人德致之屋。春元既可餬口。並德致之屋亦仍吾族居之。告其大略。以明此舉之用意如此。

孫婕、姚氏奴也。皆來湖中。爲姚氏收楮租。姚爲曹縣令。嘉慶十八年八月。賊匪殺之。及其家口數十人。孫婕已賊出。念縣頭有金。不忍舍。復入取之。亦見殺。

甲戌正月晦日。登閣公墓。公名士。選明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山西右布政使。一老農云。墓前小田。十年前有兩牧兒挑菜拾得銀二錠。又一牧兒與爭。遂棄於塘水中。其父兄知之。涸塘求之不得。明年。浚塘深二三尺。仍不得。衆以爲閣公之靈。

憶書四

全椒金進士兆燕，嘗於市得一印，文曰樓亭，因以爲號，莫不稱樓亭先生矣。秉鐸揚州，乃搆一亭於學署之右，即扁曰樓亭。作樓亭詩云：廣文官舍如逵科，數椽新搆安樂窩，繞屋花樹交枝柯，小亭容膝堪婆娑。妻拏婢僕紛譏訶，何殊琢玉爲飛蛾。傳舍寢食年豈多，徒爲後人作巢窠，遷官他日奈此何，安能車載兼馬馱。先生但喜居有那，此語勿聽姑言他，好友一室同吟哦，軒窗晴日烘簾波，斗酒且喜衰顏酡，安問頌禱哭與歌。

江甯蔡芷衫，名元春，老詩人也。其形如鶴，動必合禮。儀徵施小鐵先生，少與爲詩交，施貴，遂不一見。施聞其遊於儀，步行訪至其寓，獻論三月，而蔡終不至其門也。或以札託其使寄江甯余秋農，屬其至秋農家面致之。蔡歸，適遇秋農，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送至君家也。明日，蔡詣秋農家，適秋農他出，見其子，又示以書而不與，曰：某屬我面致秋農也。展轉數月而後達。又有遠客至，叩門，蔡啟扉見之，驚訝失措，復閉門不容客入，良久，開門出，已盛服矣。蓋先此未衣冠，恐褻遠客也。戊午，余在江甯，會於快園，傳其事者猶以爲拘，然古道日漓，得此一老，亦可以諷矣。

嘉慶九年三月末，霜黑色，著白衣有斑，蝗子盡化爲蚊，齧人。五月間，測水者言水面微溫，五寸之下，悉欲於背。未幾水至。

寶應紅宣，凡花五月前開者，皆可烘令冬開。五月五日後之花，則不可烘，烘之即枯瘁。蓋五月一陰生，陰生之物，發以陰氣，烘之以陽助陽，不可以陽助陰也。烘之法，掘一地窖，置花於內之四周，中置一鑊，盛以水，用炭火徐徐煮之，窖上覆以土，不漏一隙，水氣升騰，窖中暖而兼潤，樹即生葉生蕊，漸移近日即開。如牡丹、芍藥、梅、杏、石榴之類，皆可於十二月烘之。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水火相交而後華也。佛手、香櫞之類，冬月窖之，用陶器爲外，以木作桶，貯陶器中，周以炭屑，裹以紙，可至夏月不壞。菊之初蕊者，用蟬翼裹之，至正月去其蟬翼，菊即有花。

揚竹嶼都尉言，其先人嘗在口外見一馬行水上，四蹄踏水面如有藏之者，又一馬蹴踏甚，軍校殺之，其腹皮內生鱗甲，皆龍馬也。

庭湖州世說六卷，泰州宮紫懸太史撰。言十年前後，以重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值一金云。正德爲遊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近遂有僞爲求售者，甚或鑿背鑄一龍。前此未聞，此康熙年間事也。余幼時尚見有以正德錢佩於腰者，近則無之矣。乾隆戊戌己亥間，搜康熙錢，籍有識字者十枚，爲同、福、臨、東、江、漳、甯、廣、蘇、浙十字，每十錢可換千錢。

浙江某縣之[illegible]有母子者，家甚貧，子夜出晚歸，則母之頭失去，數日後得之碉門，碉門離所居百餘里，報官理之，不可得其故。以爲姦，則是媼六十餘，且多病老醜而尪，斷無姦理；以爲盜，則窮無長物，亦未失一物，況盜不必盜其頭也；以爲仇殺，則無仇，村人憫其貧，多周之，此子方感恩不暇，何仇爲。於是遷延歲餘，有里正出首，始得其事。蓋兇手某甲者，素有仇家，思有以害之，知是媼夜獨宿，居在路側，又老病易殺，乃自籬入，斷其頭，行數十里，將置於所仇者之門，適仇家有病人，門夜啟，燈火往來不息，甲不能遂所欲，又思離此數里有里正者，亦其仇也，乃置頭於里正之門。里正之子晨起見之，懼，告其父，父曰：此必仇我者，彰之則曠其誅，姑匿之。三日後陰送於碉門，此頭之所以在碉門也。歲許，某甲者忽持一帖詣里正，恐嚇之云：適在碉門得此帖，言向來人頭乃爾所置，若與爾厚，特潛造爾，當報我。里正餌以重謝，得其帖，明日持以自首，是事之情乃畢見。此嘉慶庚申年事，余在浙撫署，親見其事，帖即甲所書，文義信厥，多不可句，細審其文，大抵多別字，似歌詩云。此帖今存案卷中。天下事多有無情無理，出人意外者，如此是也，記之以告法家者流。

張竹軒名葆光，滁州詩人也。嘗客揚州，館牛木守家，見人有鼻煙瓶，亦購得之，以高糧酒貯入，時時嗅之。將試於省，苦省中錢價不一，恐受其欺，在滁置錢二十千，賃二驢負錢，至省，僱攜一僕人，每日放驢城外，飲食溷墻，乃自爲之，而每夜伺驢以殺，時省中錢價賤於滁，計賃驢養驢之費甚多，方大悔。其性迂風味類如是。有二人各贈以詩，竹軒閱畢，指甲曰：此短；指乙曰：此長。其實甲優而乙劣也。問其何以短，何以長，乃曰：甲之短，如黃馬褂；乙之長，如黃外褂，上有皇恩欽賜四字。其詼諧之妙，令人解頤。

嘉慶十年，大水，民饑，商人於下河諸邑設廠賑粥，泰州廠在光孝寺前，初開廠時，有孺子牽其母衣，泣涕而出，既出，母問其故，孺子曰：適入門，見兩旁人麻冠麻衣，面目兇惡，皆不食粥，以避之也。母方詰其妄，忽

門內斃百人。一齊鎖赴死者九十四人。

乾隆初年。擾擾一人。被殺。甘泉令賀公。康吏也。私訪於人。其人曰。江江一滿鐵。揚州土語。呼強梁爲江江。又謂江若婆。設謀以爲要家一滿鐵。彼殺者之鄰。適姓婁。素無賴。乃鐵鐵成獄。遂抵命。至今里人寃之。特記於此。以見私訪之不可恃。而各地風俗土語。尤長吏所當審也。

周介舉患頭痛。醫治不愈。李翁爾培名診之曰。脈有鬼氣。非尋常頭痛可比。他醫嗤之。以爲翁之怪也。越半年。白中見鬼。俯而見形。旣而能言。則張姓者云。前世爲周之僕。爲周所殺。周乃大奇李翁之診。復請治之。李曰。痛可以藥去。鬼不可以藥去。雖然。古人有治鬼之方。請求其理以試之。鬼之所託。必在陰藏。惟肝能藏之。故痛見於頭。而狀形於目。余思鬼畏風。試以風藥驅之。乃用防風、荊芥、獨活、羌活、白芷、川芎、藁本、細辛。而重用甘松作末藥。使周朝夕服。初不甚效。久之鬼漸憲縮。謂周曰。若過十年再來。鬼形頓寂。周疾亦愈。周神李翁之技。遂乎醫於李。余撰李翁醫記。皆載此事。時乙丑夏月。周方以醫驗於時。是年秋七月。李翁歿。至明年丙寅。去周病愈正值十年。鬼復至。爲擾萬狀。周竟死矣。方周之病愈也。有病李翁治之。皆以通利之劑。令時服百勞丸。丸中有大黃、䗪蟲等。皆破血之品。翁戒之曰。鬼非血不凝。血破則鬼無以宅。異日慎勿以陰遏用補血之藥也。翁旣歿。周竟忘翁之言。用他醫說。驅地黃。而鬼至。翁之治鬼。可謂神矣。然鬼期以十年復來。蓋預知翁之死。而驅治者無人也。鬼亦黠矣哉。或言余聲有兄。嗣其伯父爲子。伯父久殁。嗣母不相能。有養媳未成禮。而是子私之。有身。他醫以爲蠱脹。獨李翁決其爲男胎。母大恚。以爲有他私。是子跪自承。明其爲己所私也。母不爲已。而生男殺之。是子乃憤縊死。余聲實有方焉。鬼卽其兄也。諺稱張姓耳。李翁精於脈。辨胎之有無、男女。不少爽。自悔以診殺二命。此技遂不肯傳於人。是嗣母者。鄉里不齒之。今亂墨爲乞丐云。

北湖江起堂之兄子。嘉慶十四年八月。病瘧月餘。一日氣絕。家人備棺衾。未卽殮。一晝夜忽甦。呼起堂曰。兒不死矣。見白面王。細詰姓氏里居。曰誤也。責役三板。釋回其家云。胸背温。似有微息。實不嘗死也。三十年前。有水夫徐大六者。死三日。胸已不温。家貧無棺。忽甦。又二十餘年乃死。古人死不卽殮。升屋而呼。原有深意。愼終者宜知之也。

郡城小東門外多子街。藏家染坊對門。倜茶爐者。三鼓時。忽聞門外瑟瑟有聲。闢之。則數人鎖一染工。牽之行。後一人以梏抵其腰。向大街東去。故識其人。付曰。此人素謹愿。無過。何罹此。出視染房之門。則緊閉焉。明日。過問此染工。適不在店。已疑之。久之始悉其事。是夜衆染工皆睡。聞呻吟聲。衆起視。則此染工口投湯罐中。下半已燬爛。人無知者。不知其何咎也。

吳西齡、杭之老儒也。李鶴巢先生性學甫斯。時逵其人。嘗步行訪之。所著有說文理董。依原卷數。前有自編。後有後編。丙辰、余在杭州。見其寫本。

丙辰、在浙。見沈石田野翁莊圖卷。係以詩云。野翁未見見新莊。石子回階引石梁。高樹隔鶯嬉寺近。亂崇篁兩晚山長。自恭載酒塵無度。每日留詩定幾章。絕與輞川棲致假。我爲顯過亦何妨。跋云。向歲雨中過野

翁莊。北野固不在。余得遍遊。成里以歸。爲圖遺鐵。賞其。屢經題詠云。浙東揚子雲文題云。第二泉頭一草飲。鄰人稱是野翁莊。破屋有時功名懶。應究無緣夢寐長。蒼蘚行宵雲影散。斷犁歸去月昏黃。杏花春雨園林好。幾品風吹綠滿香。小屋如舫蓬蒲茅。野翁投作寄身集。家常有酒俠方醲。村餘無寄借本静。主鐵脈禪解離忘鴟鳥類深突。白雲滿地山周市。俗家柴門未許假。李廣飲野翁泉。是日秋亭攤溪部。君與俱。因用鮑龍太史假一首云。山瓢新汲野翁泉。擔石遊來債手攜。詩侶一時皆出右。茶仙六韭更無前。乘風北野先歸去。抱被西巖借睡眠。奈得相如病渴漏。暮年水遞輒君全。鼈陳資詩云。放舟赴飲野翁莊。有諸公共攜觴。復扶筇如前日好。老懷不似少年狂。來衙小雨穿山徑。歸蔵斜陽出寺塘。一日臨歸猶未定。世途何必計興亡。留許歸田甚暮年。野翁莊上任留連。倚窗常健平時益。心遠多因此第偏。天上風雲竹際會。山中猿鶴且隨緣。流行山坎非由命。自有吉儒消館錄。跋云。丙辰夏四月。盤前一日。尋北野先生又招飲於此。酒酣得二律。遂寄俾從者錄於壁。以紀一時佳會。且爲後會發本云。姚文灝詩重歌云。野翁莊近營用晉惹先生之高韻。不避補綴。良可笑也。怪底野翁詩似唐。十年高臥慧山堂。蹇發稍愛當權斤。樹裏鳴泉繞石廊。雜禽稱遊方伯過。江湖應笑使君忙。朝來避暑閒相訪。坐到東林缺月光。懷玉山人姚文灝疑拜。北野老叟宜城石徑詩云。山莊初遇剩數然。親劍棠陰翠盈鮮。萬壑松聲遶翠微。一瓢泉影溢雲煙。旋栽梧竹傍臨巧。発塔歸取石倒。旋樹持幽人更美。千橋何必羨前賢。曲曲回廊繞亭。品泉賞茗我非仙。誰來就榻時一臥。尋梅踏筍山嵐登。午麗款歸觀得伴。夜讀折簡故招儕。欲闌吟句難尋寫。更向松陰倚翠藤。跋云。戊午十一月八日。訪北野先生於山莊。杯酒盤桓。遂爾留宿。匡牀石枕。夜不能寐。爰賦俚句。以寫妙境。譚遠堂詩云。高懷壯歲已歇斯。錦纜竹開北野常。仕不出門還非邑。隱仍悟國謝巖廊。自非識劇道多暇。除是揮毫更底忙。水部詩篇勞寄似。珠璣錯雜生光。卷首有祝允明書野翁莊三大字。後則殘輯名侍郎跋云。野翁周姓。名佩。字鶴玉。號北野。南直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授水部主事。遷郎中。値內監李廣用事。佛衣歸。築莊錫麓。嘯歌自娛。沈啓南寫此圖。並係以詩。祝枝山爲題其額。而野翁莊之名。嘖嘖詞壇矣。卷後諸跋。皆南賢借之。而和者多知名士。按陳資字朝用。無錫人。天順甲申進士。以藩伯致仕。李應、廣清人。成化辛丑進士。姚文灝、貴溪人。成化甲辰進士。任湖廣提學。風節凜然。嘗自謂所能者三。毀淫不人。諸託不行。賄賂不通而已。楊子器、字名甫。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仕終河南右藩。爲詩敏捷。下筆數百言。不屑草。嘗與楊君謙、都元敬齊名京城。數作。君謙曰。子才捷。使外國。蘸倒番人。名甫曰。我詩不行於中國。僅可售番人乎。史鑑、宜城人。韓遠言、字堯卿。江陰諸生。博學工詩。元敬序其集。謂可繼王原吉、殷希尹後。應子甲、嘉靖己丑進士。重一時名。雅惟純毫詩。不知何時佚去。感慨係之矣。計此流傳幾三百年。竹無表彰之者。今詳訂始末。俾後之覽者。瞭如指掌云。乾隆己酉嘉平。識石老人錢載識。時年八十有二。

吳縣則瓚號呆巖。工寫白描人物。乾隆庚戌。自京師歸。遂家於揚州。嘗爲阮大中丞作校書圖卷子。爲余作焦公像。與焦孝然像、程竹广太史爲余者數於上。又作諸葛武侯出師像。林廣泉小楷書出師表。又作

仲長子像。曲阜桂未谷八分書仲長子像四字。皆傳作也。其白描人物。皆出以心思。自先起草改定。然後揮筆於幅上描之。不似他人必假借稿為藍本也。其論畫云。凡人或坐或臥。或行或立。須如生人得自然之態。手足衣服。稍有做作。便是偶人身段、土木形骸矣。辛亥、壬子、癸丑。相處最密。乙卯同遊於越。皆婁姿生一子。今復歸與中表。阮中丞宜上壘校梁巖所遣。

憶書五

南史循吏傳、邱師施臨安還。惟有二十簏薄書。並是倉庫券帖。余乙卯丙辰佐學幕於浙。歸擔敝卷紙兩擔。至揚關。守關者以為絲物。當投稅。啓簏驗之。色沮。

總戎朱公元龍、家在郡城內游府橫門前。有妖擾之。既守汛北湖。避家口來避之。已而妖亦至。其子十一二齡耳。妖獨擾之為甚。是月割肉。刀忽舞空中。有聲曰。十五日以飛刀來殺汝。舉宅大恐。朱乃與其子避之。時廿泉山下坎頭巷有胡姓者亦有妖擾之。焚其居至盡。俱甲戌年事。

余生平最忌夢蛇。癸卯、甲辰間。屢夢大蛇。乙巳遂丁先父先嫡母艱。戊辰二月。夢大蛇。黃色。塡塞屋右壁。越一月。而仲弟叶六病殁。丙辰。在衢州。夢蛇盤榻下。明日姑母訃至。其餘凡夢蛇。大則有死喪。小則亦必疾病。未有爽也。甲戌二月。又夢二蛇甚小。一在丁香樹下。一在青梨堦下。昂其首相向。張口若求食。余婦以勺取盂中物。頗入其口中。良多而後去。心甚惡之。閏二月十一日。廷琥自城歸而病甚危。至四月藥方安。而二十九日兒婦厥不知人。張口不能聲。余婦以參粥傾入其口。儼然夢中蛇狀也。病治數月方好。

甲戌年四月二十五日丙戌。索觀所謂天符也。天氣甚寒肅。是年五月。族中一婦人洗浴。死於浴盆中。又聞一女洗於水。立死。一婦人踏水車即死。

乾隆乙巳四月。先子咯血。疾發。數日小愈。但倦怠欲臥。二十五六日遂臥不起。然每歲疾發。多如是。適縣

有牌示。五月初一日試童子。循時方補屋賸生。例於前一日在明倫堂公押保結。而二十八日則書院課期。二十七日先子命人入城課文。且應公押。曰。可初二日歸也。督家人治角黍為午節用。然神氣殊倦。語言蹇不揚。循二十七日遂入城。明日在書院作文。更許。家中傭工張妙來曰。今早公遣橋黃醫來視。稱不治。聞之魂喪。急行。不及火策驢。驢不行。乃步歸。三鼓半。先子已氣絕。臨絕。呼大兒不已。蓋余入城有張醫進以丸藥。即神昏。旋延黃。已不可為。仲弟以治棺往仙女廟買木。故終時惟三弟在側。三弟始十二齡耳。先母哭謂循曰。汝父待汝歸。有要語付汝。屢問。曰。不可待矣。究不知所付何語也。言至此。痛心不可為人。計離先子僅一日半耳。一保結、一課文。有何大緊要。而必入城。致此終天之恨。時欲自殺。繼三日。婦翁阮公撫堯來曰。爾父有語欲付汝。是可思而得也。爾能於事之宜盡者。皆盡之。即父所欲語也。爾死。何以慰父之所欲付。今已距三十年。生平第一大咎。夢寐中所不能安也。嘉慶壬戌。自京師歸。阮中丞又有書相約。買舟行矣。吾母忽泣下。以鮮鯽魚養水中。付之曰。爾帶於舟中。烹而食也。時竟行。十月、心時動。適母有信來云。得曾孫。遂辭歸。從此不復出。乙丑會試不赴。而吾母竟終於是年。洪稚存晚詩云。忍教千里絕溫清。此知我者。而余實心痛於先君之終。不獲侍側。尚不致再抱此痛耳。

甲戌秋。里中有父子之訟。訟師陳姓者實主之。十一月二十五日。陳早起。俟沐完有所謀。忽大呼若有攫之者。遂死。聞者稱快。人誰不死。死而必令人稱快。亦危矣。又有丁姓者。亦訟師也。人以虎呼之。壬申二子偶病。丁忽於藥中自加葛根。二子遂不食。三日相繼死。丁後為大吏訪拏。死獄中。

甲戌夏四月。大旱。竹筍出土尺許。遂不復上。至秋雨後。皆復成竹。余為秋竹吟云。百日不雨赤日烈。草枯樹黃禿無葉。立秋三日乃聞雷。電光徐徐催雨來。屋角滿地筍生落。一日一尺長。十日長一丈。一月未竟園。青接雲梢上。西風漸冷蟬無聲。新篁弄影秋颼颼。木並方榮。半夏始生。陰陽之氣。有時而不誠。吁嗟乎。田中禾。秀而不實可奈何。又為青頭稻歎云。天上不雨。地下水來。天上不雨山田乾。地下水來水田漫。潤水八月刺骨寒。潤水刈稻稻未老。一半沾沾不離莖。或脊或撿嬰青頭。盡炊作飯香態態。婦子嘻嘻幾日食。只恐完糧完不得。

戊申、在江甯買一絲帶。緊至庚申年。又在江甯買之。始換去舊者。又緊至乙亥始換。蓋已斷裂不可結矣。憶向在浙署。有馬張者嘲曰。一帶値幾何。余慨然曰。設余得新者。以此附爾。爾欲之乎。曰、不也。然則以附他人。有欲之者乎。曰、不也。然則將棄之矣。吾正慮夫新者至、此舊結縻錄者將不存也。余以戀之者存之也。

先王父鑑千公。望子孫讀書。時吾父以咯血不復能應考試。先王父甚望有孫能讀書。是時里中有文昌會。意欲與焉。而衆不許。以為既無應試之人。且俟若生孫能應試時。請君入會可也。王父無可奈何。憤懣而已。故吾父後有請入此會者。不許也。乃余遂以二月三日生。甫向之在會者。今轉不必有能應試者。然則讀書不讀書。不在文昌會與否也。偶憶而書此。

乙亥五月十九日癸卯。阮梅叔若人來云。伊揚鄉先生在揚。欲下鄉奉候不便。又不致請先生入城。相約

二十一日，侑於雷陂之阮公樓。二十一日乙巳。早起。冒雨到雷塘。尚早。先過吳生立和家。吳生留飯。飯罷。城中人方來。乃趨到阮公樓。伊公墨卿頗倦倦矣。言數年在家讀書授徒。本不欲出。因見外間教匪滋肆。不敢自安。故出以報國。且數年讀書。將出而自試其學。先生眞不愧儒吏。因同到隋煬帝陵。眺望久之。其飲於阮公樓。飲方訖。大風雨從西來。滿樓皆涼。少時。予先行。先生以所劉雷祭庭見贈。先生作雷塘話雨詩。余撰雷塘話雨記。梅叔亦有詩。是秋。先生以病卒於揚州。九月末。公子少沂以柩歸。少沂名念曾。有札寄湖。屬作誄文。余以賤不敢誄貴。效廬門太守歌。猶以弔之。憶先生乙丑守揚。丁卯以疑去。至此九年。都胥韓奇云。伊公儒吏也。嘗行部至高郵。呼州吏某某至前曰。吾自下車以來。訴爾者不一人。然止杖罪。若提訊爾。恐爲百姓。姑杖於是。爾當宜更新改悔。遂杖之。民大快。其吏頗知悔。又至泰州。一州皆著新襪。履尤燦既。公曰。爾一胥乃自修如是。爾其勵與後行。凡趨一日。皆跪乞改過從儉。乃釋之。丁卯。余在昭忠祠修輯府志。太守伊公所召也。時同一人往見。某令其一人長跪。余長揖而已。令色若不豫。此余有傲名所由來也。甚悔不當往。壬戌四月。謁朱文正公於白池。不過長揖而已。農人以芒種後爲梅天。夏至後爲時天。頭時七日。中時五日。下時三日。小暑後爲浪蕩時。必至大暑不雨。乃種豆。諺云。六月六。種紅綠。是也。乙亥梅天方過。才交時。亦非無雨。特不大耳。山農以爲旱。爭種豆。豆種昂貴。每斗至五百錢。農人稱貸買豆。而以稻秧貸與湖農。五月二十五六日大雨田。田滿足。濡滯皆登。而田已種豆。欲耕去。栽插稻秧。而秧又賣盡。豆不宜雨。皆爛損。於是雖得雨。仍不啻旱年矣。人情不安分以

待天時。浮躁之弊。至於如此。

鮑惜分之子均。年六歲。其塾師授以爾雅。惜分獨問人。皆曰善。最後問余。余力阻之。又作文一篇。暢言其害。惜分深以爲然。後語人曰。焦某通達不迂。指此事也。憶循初入學時。先子命授毛詩。後讀四子書。謂不必讀注。時頗有言宜速朱注讀者。先子曰。兒若不能讀書。朱注何用讀。若能讀書。單疏記得朱注。爲不怕歲致計耶。先師范秋帆先生言左傳不可不念。念時卽講。不暇看演義。眞足以舒小兒之性靈。後見章進士文史通義。亦言小兒宜先讀左傳。

乙亥六月。閱邸報。石御史承藻參劾王樹勳。巳革職研審。爲之大快。樹勳、邵伯鎮無賴子也。皆依江皆海作奴。隨江入京師。皆海死。王遂爲僧於宣武門廣慧寺。法名明心。妖言就誕。交通要津。乾隆時、非犯一時被累者多矣。舉人章宗原其一也。（見孫淵如集所作墓誌）潛歸。竊髮居小街。仍以結交當事爲聲氣。後以修石塔寺又漸起。遂捐同知。率升知府。前年歸邵伯鎮。雖自留稱巨族。而本邑士大夫無與酬接者。除往來貴官外。日與市井間無賴酒食笑樂。其坐間將或帶小枷。或係鐵梏。或面刺字。鄉里頗傳爲笑談云。

徐心仲西鄉農家子。讀書西門外都天廟中。師事什泉老儒姚甫田。在廟甚苦。僧亦薄之。余以其有志也。乾隆癸卯請於先君。邀至家塾。彼所知者高頭講章、明人八股而已。余乃令滑讀經注疏。其師皆面責余。謂余害之。不令學時文而從事於經也。戊申府試第一。明年入學。頗以學結交當時名士。遂力詆余之短。余不校也。一日又於人衆中詆我。適黃春谷在坐。不平。訶之曰。焦某原可短。但子獨不可出諸口。子非焦

何得至此。余時在浙。巳而李滋石譏我。余亦頷之。待之如故。未幾病死。其妻盡負其所著之書。而嫁余於書賈葉翁處。見其書中竟有詆我而大書特書者。不以爲謬。卽斥爲妄。余始甚悲之。既而轉以自省。悉以其詆語付諸火。且擇其善爲作江都朱生傳。汪孝廉孟慈修江都志。徵事於余。且以傳付之。

李西垣精於醫。不善逢迎。故不行於城。常往來於淮。而往邵伯鎮者最久。每乘舟過我。則湝湖之人邀之以小舟相接。如蟻之附於貧窮無力者。用心力活之。乙丑秋歿後。邵伯人集其十數年來所用方藥。各依脈案。分門類居之成籍。有疾則設位禱於翁。檢簿中方案相合者服之。輒愈。愈則謝以紙錢。此楊作贊贈爲

余嘗云。閩之朱培五、朱榛皆以醫鳴者。

余入歲時。在公道橋梓潼祠時。未與阮氏結姻。以拜詩往也。賓客甚多。內一人誇其子聰慧。令常衆人前賦上詩。其子長余一二歲。詩中有馮夷二字。伊讀作縫。讀已。余叔祖結園翁顧余曰。子亦能師乎。余笑曰。余固能師。當不致似若讀馮爲縫耳。其子不服曰。此百家姓馮陳褚衛之馮。何誤邪。余益笑不已。曰。吾生實不讀百家姓。而皆讀楚詞。此字音皮冰切。乃淜字也。旁一慧者大稱奇。又一人私語曰。監監者而奇若是。非令器也。乃太學公阮府堯先生覽以此深契。遂結婚姻。至今四十餘年。偶憶及之。錄於此。蓋余三歲隨嫡母謝孺人。卽日識數字。時母黔范氏、表叔汪丈容若。皆以字音反切相授。故能知耳。

憶書六

余生平最善容人。每於人之欺詐。不宥卽發。而人遂視爲可欺可詐。每積而至於不可忍。遂猝以相報。或見余之猝以相報也。以余爲性情卞急。不知余之病不在卞急。而正坐姑息。故思曰容容。作聖必合。作肅作乂作哲作謀。否則徒容而轉至於不能容矣。自知其病。乃至今未能改。

先竹祖母卞孺人幼時。卞公無子。深愛之。延師教以詩。詩遂工山水。詩書外無他好也。竹祖父行五。上有三兄。皆年長析箸。分以瘠田。且以先世欠債委之竹祖父。竹祖父少儒。日嘯咏於書塾中。性情醇篤。爽如爭也。然追呼日號於門。卞孺人乃盡以妝奩變易償欠。焚去詩草。專事田畝。時年未三十也。壽九十乃終。晚年深戒婦女作詩。自言幾爲詩書所累。所爲詩遂無存者。

卞孺人既力於農事。家稍稍饒裕。諸姪侈惰。多貧乏。以田售於竹祖父。或阻之。謂此不宜受。爲將來口舌。卞孺人曰。不然。此先業宜歸於我家。且伊售於他姓。必遭追奪。以賤其值。我受之價可稍豐也。口舌不在產之受否也。已而諸姪幾殞或不繼。卞孺人卽以田所出米。時假與之。而必取契帖。曰。使知爲借。庶不浪用。凡數十年不衰。而未以索爲口舌。

卞孺人晚年。每早起必梳頭作高髻。莊肅儼然。子孫婦孺見之。不敢妄言笑。

王右軍帖云。僕腳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沈陰重痛四字。寫狀精確。余患此十數年。深

知之也。余之疾乃與右軍同。

與農叟乘柴車。衣田間之衣。登甘泉山盤雨亭。飯於市。市有二人。正高論當時人物而及余。一指摘余之不善。一稱舉余之善。至於詈爭。余恐其識我也。欲笠掩頷而出。欣欣然自得也。叟曰。子喜夫人之稱譽邪。而其一人之謗毀也何如。焦子曰。否否。人之有不善也實。而指摘者必生焉。此指摘余不善者不及余之實。而稱舉者則過焉。余方冀其實指余之不善也。乃歷舉無一及之。所以喜也。時方讀史。爲史論。歸而焚其稿。錄其帙。門人怪問之。焦子曰。今如市。則指摘余者不及也。稱舉者又過乎吾之實也。夫此二人者。與生同時。共居數十里之中。而未能得余之實也。余生古人後。又烏能知古人之實而稱舉之指摘之乎。吾恐吾指摘之古人。不以爲愧而轉自得也。

曾祖父於屋後手植十榆。余生初。金見之。十歲時去其八。僅存二株。嘉慶甲子、其一株流血而萎。乙丑遂丁先母憂。

乙巳丙午間。余迭遭大故。又值凶荒。債負所迫。至於不堪。遂將肥鴨烹之。治酒。約一素相暱者。將謀之也。後至二鼓。其人始至。至則驕佚之氣不可嚮邇。余小勝自悔。而所欲與謀者。自禁不復言。亦自誓從此不輕與人謀緩急也。二十年來。其人亦衰落矣。富貧豐歉。一瞬間耳。書此以戒子孫。

乾隆二十六年。大水。二十七年。先君於樓後造住房五間。時從伯父亦造住房。伯素與木工殷姓交好。是時待之益恭。豐其膳飲。防其厭也。先君則招一江南黃姓匠人。或以爲不可信。先君曰。吾生平至誠待人。不知其他也。伯屋成後七年而伯物故。又六年遂拆毀。灰尙白。釘尙剡利。拆至中危。得一瓶。瓶內一針。一雍正錢。計之恰十三年。而余家之屋至今獨存。已五十餘年矣。先君造屋時。所以待工匠者率如常。並時時督策其事。而工匠皆欣然。黃姓者後遂爲主客。每來必主余家。凡有器物及起造。皆黃也。黃戒其人曰。焦公長者。我輩爲之造物。宜堅緻。不可欺也。先是先君未有子。造屋之次年。余卽生。黃每至。必抱持歎笑。余呼之曰黃爺。

謝姓木工。亦江南人。嘉慶庚申爲兒納婦。命治一木牀。數年以來。不存小口。生兩孫。俱次第殤。余未及疑此牀也。謝甚貧。每有以周之。一日此牀忽裂。於中得草人二。顚倒偃臥。乃悟向來小口不存者。此爲祟也。焚而去之。此後遂存小口。然所以待謝者如故也。謝感激慚愧之至。今謝父子並歿。

乾隆甲午正月十五日。余在市見肩輿四五。喧嘩而來。集於族祖倫士翁之門。未知所謂也。而觀者如堵。少選。肩輿之夫漸散去。而保甲劉元人。良久出。蓋倫士翁治家素嚴。生平館症。人多怪之。適有小婢。其父母居城。有誣言於其父母者。稱婢已爲翁殺死。其父母故率多人來爭鬧也。而婢實無恙。翁見此洶洶者。故匿其婢於後室。俟諸人肆橫而出其婢。遂保甲使晤。衆寂然。悔爲訛言所紿也。叩頭伏罪乃已。衆空手自城中來。不能得一飯。彼此相怨。與夫向索食索錢。喧萬狀。翁曰。卽此處分已足。無容鳴官也。

汪容甫先生居玉井巷內。鄰人數侮之。知先生惡雞聲。故畜雄雞以饒之。且時發不祥之言。先生乃於左衢術別賃一屋避之。余是年假於許府之家。去其賃屋不遠。遂數往來。余問何以避。曰。鄰人小人也。遂官

甚不雅。然用見善刀切豆腐。殊爲無味。故避之耳。偶因橫逆之來。憶及此。

余十九歲時。嘗夜臥楊觀察宅之雙松堂。其廳屋兩進相連爲六間。有二松在西邊。此屋素傳有妖鬼。檣西一間有屏間之。中存空棺。余榻於棺之南。此六間中別無一人宿矣。時膽大氣豪。中夜醒。聞窗外足步聲。已而推門入。已而坐椅上作欬聲。在屏外。去余榻甚近。余躍起大喝。趨而迫之。則一老狗徐徐行去。乃知所云妖鬼者卽此。又未幾此屋中梁忽折。是年觀察卒於官。時任湖南郴桂道也。

曾祖母卞孺人善詩畫。余幼時見槇門上泥金寫一詩云。雙雙燕子繞樓臺。隔岸桃花映水開。春水淺橋人過渡。柳陰撐出小舟來。卞孺人筆也。相傳卽孺人所作。近閱後村千家詩。載徐東湖絕句云。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醮水開。春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陰來。乃知孺人蓋錄此詩。而稍改潤之。然韻度已過原本。

里中有會試公費。辛未余未入都。而江文叔、許甫之、張開虞諸君。亦將此項讓我。余乃用以治木。解其表爲修屋之用。其木之裏存爲棺料。風之七年燥矣。丁丑七月。延匠人十二名。造成二棺。因吟一詩云。生憎蠅蚋怕狐狸。羸作王孫亦太奇。無分疆場依馬革。何人江水學鴟夷。瓜屋廬節徒增慨。白髮青山自有詩。莫道司空能作達。吾生如寄總如斯。

戴相國蓮士未遇時。値困之。揚州孫叟者。辦鹽事。客江西。嘗有所贈遺。叟後歸揚。莫有顧者。頗亦困乏。時戴公已大拜。假歸過揚。謁祖塋。首邀孫見之。與道舊事。情款甚洽。贈叟北撥鹽之。孫至今賴以活。因憶宮保阮公幼時。往儀徵。應縣試。縣吏索錢五百、始與結狀。宮保時貧無以給。止得錢二百。吏衆咻之。一吏獨毅然讓諸吏曰。觀此君寒士。與二百錢買一張紙。不爲負矣。何恐狀至此。衆吏並呵叱此吏。此吏自益錢三百。以結狀與宮保。宮保後督學兩浙。過里門。首見此吏。厚酬之。戴相國祖本揚州人。其墓在甘泉山西。

閉阮恭者、安南人。字其水。號林溪。閉阮其姓也。事黎氏。官戶部總理財永定侯。本世襲公。自以功得侯。其國旣爲阮光平所篡。隨黎維祁內附。安插閉阮恭於江甯。余每應省試。與晤。其人頗小。微鬚髯而黑。齒彼地貴者。必漆其齒。使黑也。已遵本朝服色。而氣度閒雅。閒亦能爲詩。十年前。嘗有江甯人貿易至安南。爲伊地人所欺侮致訟。時閉阮恭官彼地正赫赫。頗右江甯人。厚送之使歸。至是遠徙江南。客每厚報之。而得所安。余親目其事。深歎其一爲安南之貴官。一爲中國之商賈。地之相隔也萬里。當閉阮聽訟時。不過以其爲中國人、尊敬之耳。不謂十年後遂受其答。事雖適然。錄之以爲戒。

劉文淸公於乾隆戊戌、己亥間。督學江蘇。不設閽人。一村童衣藍布袍隨之。後循齋先生督學兩浙。亦不設閽人。時以爲怪。不知其守家法也。余時在浙。以文淸舊事言之。人乃歎服。戊戌秋九月。文淸按試揚州、通州。試訖。已十一月。天寒。過揚時。公尙未有裘。鹺使者遺以輕裘。公不受。僅於某官借一羊裘去。明日卽返之。

胡文恪公督學江蘇。往來未嘗上岸拜客。曰。施鐵如尙在朝。能不畏之。施、儀徵人。蓋嘗述言及是。

余十四五歲時。先子與論史事。說東漢黨錮諸賢。余曰。願爲楊植。不爲范滂。

丙寅九月，西門白瓦巷民家產一物，三首、六臂、四足，收生嫗見之，驚駭欲絕。金君士英聞之俞君鳴鹿，俞住居近白瓦巷，知之最真也。

湖州陳闓生，丙寅五月來揚州，言三月二十一日，湖州有龍與虎鬬，沿湖歸安、烏程、吳江三縣，損傷民居千餘家，墳墓俱拔起，破棺，衆屍合一處。

庚申科揚大中丞監臨考簾官題云：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僅取八人，溧水縣黎君文最荒疏，竟應過三次。撫軍來所帶吏役僅八人，自騎馬，接者不如也，自備供給，而以應用之費分給諸生飯食，皆一人夜巡，或親至大廚房，嘗試飯肉，以故提調以下，無不悚然自厲。

紅豆極難種，種十餘年乃花，又三年乃實，花白色，心中一絲如穗，赤色，結角，角內實正紅色，如扁豆子大。或以藥中赤小豆爲紅豆，蓋未見此也。新安方氏家園產此，或誤爲相思樹，其實爲紅豆也。方南村名川如以豆見遺，因說其狀。

登州一種魚，似石首魚而小，異其地，呼爲家雞魚。

吳興蘋花葉亦類荇，但葉較荇爲強，花白色四出，嬌弱可憐，於李時珍所稱四葉菜者頗殊，四葉菜即田字菜，非此狀也。

乾隆丙申二月，余家竹園中生一草，闊六七寸，長六七寸，厚小半寸，色黃赤，上作細紋，稠密碧綠可愛。余移栽書塾前牡丹之側，未知何草也。至五月而枯萎。庚戌，郡城蒼頡廟庭左生一芝。

江玉屏先生名立得側理紙於錢唐鮑以文，而傳諸江鶴亭方伯，方伯吳𡙇使以備貢，上見之喜曰：此必在江春之手，他人未知有此也。紙如橘無端，厚半寸許。江翁嗣說。江翁嗣又言：徽州許含中好蠻，敬五昌神於神廟後，造小花園一所，大如二畝田，內池臺樓閣皆備，遊揚州，不欲見人，每日分令僮僕遊各工段，歸以語之，錄成一帙。好養生，嘗買一牯受之，每日祭其總屋，磚石俱碎，其他辦類如此。

尹公北園有所書李白游秋詩，筆力遒勁，想見其爲人，吾於錢吏可處處見之。

臨清大佛寺有米芾書寶藏二大字，教匪王倫叛，焚燬不可得。翁覃溪先生爲山東學政時，於諸生王顯文家求得拓本，摹刻石，立於試院堂上。

馬逕圃，秋玉徵士孫也。家藏三琴，其二宋斲，背井中刻懶齋朱遠，其一唐琴，背井中刻唐開元二年雷霄斲，識體朱髹，斷紋若蛇，真寶物也。

朱拓多寶塔，江秋史侍御所藏也。巴慰祖得之淡泉，以贈江蔗畦太守，後有梁巘跋，惜僞文不全，其化、期、寶、界、側、橋、於、刻、舒字俱模糊，而髮字獨完好，旁有江恂小印，風骨蒼瘦，稜稜如切玉，迥異今時拓本秃而肥也。侍御沒，其弟文叔持售，索價三百金，苦不能得，展玩八九日，爲寫其梗概如此。時壬子夏月。

跋

里堂先生未刻稿憶書六卷，又手札三册（編年始癸丑迄己卯）。光緒九年，兒子壽侄見之揚州市肆，持來告余，因命購歸。朱君發儒聞余之求是書也，買以見贈。十年三月，始寄南城，方有繼妻之喪，尋念非一，憶書適來，悵觸中宵，展卷淒絕，爰爲刻之。比諸𪾢齋以文字緣而作佛事。閏端陽日之謙記。

葉丈潤臣。承家學。擁書數萬卷。有志纂述。少以詩名。故舉目爲詩人。所著有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考。證。戰國策地名考。皆未卒業。橋西雜記則隨筆最錄之書。塗乙過半。然首尾完具。中述掌故志舊聞。有資考訂。致功良勤。橋西者。丈所居紀文達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丈與家大人同官內閣。過從親密。祖蔭幼嘗奉手受教。己庚之間。丈改官赴浙。嬰疾遽置。闕者寖佚。乃不及十年。藏書散盡。遺著淪胔廢紙。已刻詩編亦不知歸何所。此記幸得自叢殘之餘。爰爲校正字句。刻以存之。撫今懷昔。感何能已。同治十年六月。吳潘祖蔭。

橋西雜記

清　漢陽葉名灃撰

男子入學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昇冠皆然。案北齊書李渾弟繪傳。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閒而輒竊用。未廢。遂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地名當遵功令

劉氏坤片刻餘閒集。金陵明之留都。宗廟社稷臣工咸在。是以有南京之稱。國朝定鼎燕山。改爲江南府。乃江南列郡。何得復以京名。無知俗口相沿。未能變易。直隸天津衛改爲府治。設附郭縣已久。而仍呼爲衛。且省文曰衛裏。甚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凡此雖似無關重輕。實則有違功令。不可不急爲更正也。

葉氏藏書之祖

嘉定鎭江志卷二十一。蘇丞相頌。家藏書萬卷。秘閣所傳居多。頗自維揚拜中太一宮使歸鄉里。是時葉夢得爲丹徒尉。頗許其假借傳寫。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其所傳。遂爲葉氏藏書之祖。（又卷十七葉夢得傳。嘗同丹徒尉。）

儒林外史

坊間所刊小說，儒林外史五十卷，寫稱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脊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盤桓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歸中飄泊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爲作傳。

列朝詩傳

顧黃公先生景星言，列朝詩諸傳，爲虞山生平純粹以精之作，闡幽提隱，功更不細，當絳雲樓火時，親見有緋衣者指揮烈燄上，乃大叫曰，天能燒我屋內書，不能燒我腹內書，吾當再爲筆之，指其所撰國史也，後乃作列朝詩諸傳，至選詩多出程孟陽之手。（見耳提錄）

塔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五，佛塔注，或云塔婆，或云偸婆，此云方墳，亦言廟，一義也，經文從革作鞜，亦防拚也，鞜非此義，卷六寶塔注，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爲相也，塔字諸書所無，惟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徐氏鉉、衍、莊氏炘，皆以古無塔字，借鞜爲之，塔爲後人所造，名灣婆，鞜通作鞳，淮南兵略注，鞳鼓鞞聲，玉篇引字書，塔物聲，是借用之證，信爲後人所造，說文新附，塔，浮屠也，廣韻入聲二十八盍，塔、浮圖，當爲塔字本義，其本字當作剎，一切經音義卷六金剎注，西域別無旛竿，即於塔覆鉢柱頭懸旛，經言塔者，應訛略也，元應督見俗用塔字，不知剎之即塔，因別有金剎之名，遂疑爲訛略，謬矣，說文新附，剎，柱也，與柱頭懸旛之說相合，晉書五行志，義熙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此剎字始見於史者，（唐道宣傳府會吳赤烏十年丁卯在建鄴孫權使人宋會利子既得之乃造塔藏之處在白馬寺以前矣）南史虞愿傳，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帝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白帖云，莊嚴差別名之爲剎，西域以柱表剎，示以居處也，然則以柱表剎，西域之制，後在中華，則累石爲之，其本字之當作剎，益無疑矣，剎字始見于晉書，字亦非古，說文，踏、蹋也，蹋、踐，是有所揣取也，當爲字義所本。

拆字

拆字術起于宋時，亦謂之相字，金元氏好問續夷堅志，古無相字法，宋末有相字能知休咎，試之頗驗，考宋何氏薳春渚紀聞卷二，謝石拆字一條，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名聞九重，龔氏紹綸四朝聞見錄卷一亦云，楊王沂中閒游郊外，遇相字者，是當時多精此術者。

前定數

內閣大庫中向存子平若干箱，曰前定數，庫鑰爲典籍廳所掌，辛亥春，予偕某君鑰往觀，僅存數十冊，篇頁寄亂，玩其紙墨，明人所爲，一老隸在旁云，三十年前，某相國取其大半去矣，聞山右稷山縣庫亦藏有

寫末，大都巳往驗而未來之事多不足徵。

塞上六歌

常熟徐闓，字芬若，一字芝仙，康熙中王師北征，曾從出塞，賦詩一卷，漁洋山人稱其精悍雄拔似供奉嘉州，卷末附塞上集唐六歌，歌各爲序，打鬼云，番僧最尊者爲呼必辣青，能悟前身，人稱之曰胡圖克土，每言再來人也，次朝爾吉，次勺然，次喇木占巴，次噶卜處，次温則忒，次德穆齊，次合楞，次合絲規，次合唻爾，次班第，次合出巴，次戳由巴，次省捻爾，次曲馬，女僧爲尺巴甘赤，有室家者男爲與巴什，女爲與巴三氣，總名之曰喇嘛，打鬼者，梵言都勺，是日佛殿上燃燈千盞，建大旗於殿四隅，旗繪四天王象，戳由巴鳴金伐鼓，執事者齊集殿前，胡圖克土席於殿之東，朝爾吉以下俱列坐，一僧名茶勿勸氣，散淨水於衆僧掌中，無常驍班第爲之凡上陳，胡朗叭令（以喇嘛扮騎作人獸形蓋鬼卒也）二甲士左右立，以帛束口，恐人氣觸之，鬼不食也，班第扮二小鬼對舞，以夜叉覘其旁，向內一呼，即潛入人叢中，撒麵以瞇人目，殿內吹銅喇（西番樂器新骨塞爲之又坐仙由集）諸樂隨之以奏，合唻爾十二人戴假面扮馬哈喇佛，備極殊怪，雙雙跳舞而出，其一曰厄利汗文殊化身，二曰作嘛知文殊之識法神，三曰嘛哈喃蝌，四曰喇嘛脊觀音化身，五曰成叉叭喇，六曰滋那嗟喳，七曰著基阿拉喳，八曰多瑰著煞，九曰生合冬東，十曰出孫冬東，十一曰煞拉瓦，十二曰撰燭，皆觀音之護法神也，惟厄利汗煞拉瓦爲牛鹿扮，面餘皆不可辨，合楞十人扮十地菩薩，錦衣花帽，織之而出，手執腦骨碗，枯髏棒，叉杆錄樑等物，旁立番僧數百人，人持鼓與鈸，鼓鈸之徐急，隨其跳舞之節奏，赤甘巴出與巴什夫婦，執香環繞，温則忒宣閑經偈，衆僧朗誦秘密神咒，咋聲如雨，鈴聲如雨，喇木占巴以胡朗叭令擲於地，於是牛鹿二假面持刀砍地，作殺鬼狀，復有一僧曰乃沖，戎裝執戟，吐火吞刀，云神附於身，觀者皆膜拜，奉巾紬於神，以問休咎，跳舞畢，合由巴以糖一鉢擲於戶，抹衆僧之口，而佛事終焉，譯者曰，烏斯藏有碉房爲邪祟所據，白晝攫人飲食，喇嘛乃扮假鬼於房中飲食，以誘其鬼，因扮諸佛排闥以入而打之，故名之曰打鬼，今京師番僧寺上元除夕亦爲之，蓋猶周禮師方氏以時儺之意也，蒙古棋云，局縱橫九綫六十四罫，棋各十六枚，八卒二車二馬二象一礮一將，別以朱墨，將居中之右，礮居中之左，上於將一罫，車馬象左右列，卒橫於前，此差同乎中國者也，其棋形而不字，將刻塔，崇象教也，象刻駝，或熊，孤北無象也，多卒，人衆以爲強也，無士，不尙儒生也，棋不列於綫而列於罫，置器于安也，馬橫行六罫，駝橫行九罫，以駝疾於馬也，滿局可行，無河爲界，所爲隨水草以爲畜牧也，卒直行一罫，至底，斜角食敵之在前者，去而復返，用同於車，爲有功也，與棋還擊一塔，無路可出，始爲敗北，考象戲始于周武帝，司馬温公撰蓋其法，爲古局象棋圖，蒙古此戲，其仿中國，或以意創爲，皆不可知，然國人爲之，亦遂有工拙之不同焉，彈赤哈云，赤哈者，羊膝髀骨也，骨分四面，有稜起如雲者爲珍兒，珍背爲鬼兒，俯者爲背兒，仰者爲梢，爲此戲者，各記一骨爲馬兒，以二骨卜地分甲乙，珍先于鬼，背先于梢，中以骨若干對擲于地，珍鬼背

捕從其類以彈之。捆有豎立者。然必負因其類之難得也。中則取。若彈此而斃。彼則前之所取皆飛出。不中。乙檢餘骨復拋而彈。終計所得之多寡爲勝負。馬兒爲人彈去。悟其數以賭。採珠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鮫珠在皮。鼈珠在足。皆不及蚌珠之在腹者。其用皆鐵。南珠色紅。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皆不及東珠之色如淡金者。其品貴。東珠產遼之松花江。源出天池。叢荒萬里。人迹罕至。是水皆有蚌。是蚌皆有珠。八旗舊有採珠人。刳木爲舟。溯游入江。以一木插中流。沒如沉鼈。出如輕鳧。與魚龍並游而不相害。額設將軍都統以監之。珠八分以上者。充貢。次歸其主。細碎者禁勿取。歲終以勤惰爲高下其賞罰。人免死者。賞烏喇邊遠。或以助此役。初學者以長繩繫腰。入水取蚌。急則振繩。挈之而起。既而習于水。勇于泅。轉相傳授。習以爲常。邊植柳爲界。有軼出者。怪鳥鳴喚。其前遁者踪跡之。即得。無一人亡者。而川澤之利。其用遍天下矣。打貂云。遼東之山皆產貂。貂穴空樹中。日伏夜出。捕食蟲物。土人以時取之。秋冬之交。入夜陷罷封樹。風搖樹顛。墜地如積雪。貂行積上。跡可數也。土人張叉網以幭爲房。畜三犬。一守。一逐噬。一打貂。其打貂者名跟蹤。跟蹤云跟貂踏上之蹤者也。土人視跟蹤所前。得其樹。樹多孔。塞之留上下。上張網。下薰以煙。貂見煙緣木而上。入網就獲矣。又曰。貂食烏雀。飽則宿樹杪。跳枝窺巢。疾如飛電。間以木弩射得之。採蔘云。遼東產蔘之地有二。近者鳳凰口。遠者江洞江。鳳凰在盛京東三百里。產蔘少。江綱在甯古塔東北。去盛京可五千里。產蔘多。故人皆舍近而趨遠。歲於春三月裹糧行。秋七月至其地。蔘則伐木列柵。推一人爲長曰山頭。衆隨其所之。期歲一峯而返。人皆以布囊纍首。留二目如面具。左手執朽木以驅蚊蠛。右手持鐵木以禦虎豹。披荊棘犯風雨而求之。雖山崩水溢勿顧也。夜歸柵中。徒或蓁誠

賚。貲以線炙乾之。遇怪獸之聲。遇闖而號。嚴谷震動。即失道。蓁宿樹杪。嚼蔘以代食。羸弱不敵。多爲人所劫害。霜降以後。草木黃落。無從辨其根莖。採蔘之人。于是乎歸。蔘之性。背陽向陰。喜東。濕抵。雖草長至尺。而苗必高出其上。其根遇鐵則爛。其苗歲歲一莖。未萌者名鴉蔘。如花之歛枝也。然採之者有幸有不幸焉。或終日不獲一。或舉一而遇百。或數十步外望之有光。或以足蹴之而不見。其形三椏五葉。相對而生。一莖獨上。而有七節。開花如粟。結子如豆。由青而黃而紅。有異雀黑色而小。飛啄食之。徙子非從雀腹中過。墮地則不甲坼。其叢生樹下。雖物性使然。亦雀矢所遺者多耳。序詞詳贍。足備志乘。詩亦荒怪奇詭。無幾稿之痕。篇長不錄。

影

宋人都城紀勝。[illegible]凡影戲。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公忠者正貌。姦邪者醜貌。蓋亦寓褒貶于世俗之眼也。此書序作於端平乙未。宋理宗二年也。是南宋時即有此戲矣。他如相撲、即角觝、傀儡、講史、猜公案、打筋斗、踏蹺、弄椀、弄毬、諸技。言之亦詳。

漆沙硯

漆沙硯。以揚州盧葵生家所製爲最精。歷潤硯歷圻爲作記。其識映之。嘗於南城外市中得一硯。上有宋宣和內府製六字。形質類澄泥而絕輕。入水不沈。甚異之。後知其爲漆沙所成。授工仿造。克適於用。葵生世其傳。一時業此者遂衆。凡文房諸事。無不以漆沙爲之。製造既良。識刻山水花鳥金石之文。悉臻妍巧。

鄉娃

宋鄭氏古柏相文稱。上蠡山先生楊博士書。自稱鄉娃鄭某。

蘇子卿墓本南向

陝西韓城縣西北五里蘇山。有子卿墓。柏數百株。咸南向。明嶽翰臣。左忠貞公遊筍宰是邑。拜於墓下。而新其祠垣。噫。精氣所結。格及草木。歷千百年不泯焉。不獨於忠武墳之遂異於時也。

勸善書

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說類勸善書六卷。周明寂元豐中纂道釋神奇禍福之效。前人所傳記者。成一編以誡世。拾遺十五卷。疑亦明寂所纂。又考宋葉留字致良。括蒼人。亦有爲政善報十卷。採取經史各說。以及當時官蹟。功在生民。澤留後裔者。以成一勸。意取於官師相規。以爲有位者勸。[illegible]名禮義見千古功名錄十三卷。亦宋人所撰。[illegible]其書以陰德爲首。凡夢卜相命。取其功名成遂之尤切者附著焉。至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二十卷。永樂五年成。尤爲繁富。

楊忠武公訓子語

蓁江伍燕堂封翁紀曾錄藏楊忠武公遇春家書一則。論大兒國佐云。現在川中永北。楳夷不靖。將來剿辦必然前往邊界。督兵剿辦。如有此信。我舉家大小受恩深重。爾自應告請帶兵跟隨前往。爾此時年正強壯。正可操練本事。學習見識。萬不可賦閒。即如帶兵打仗。全在鼓勵士卒。籌畫得宜。籌糧散餉。時時調劑。賞罰公正。同受甘苦。方能收服其心。對敵打仗時。旋撲旋進。切不可大意。若能平日恤兵。兵亦畏將同心協力。自然所向無敵。至於打仗之法。務在迅速。隨機應變。不可遲疑。爲將領者。首以地利爲重。大要眼力照料得準。腳跟站立得定。切不可少有畏怯。必須身先士卒。人人自必奮勇直前。一鼓作氣。斷無不獲勝之理。若一味自恃勇敢。敵一人者也。此中機宜。要爾籌度。切不可看奇門及行軍寶鏡。拘定時日。坐失事機。膽係甚重。我一生全不講究此等學術。全憑心術專一。上可以對天。下可以對衆。此係我平生得力之要法。未嘗不臨戰而畏勝也。要爾領略。諸事謹慎而行。方可以仰報聖恩。並可以副我期望之苦心。爾亦不枉作將門之子也。聊其勉之。右所言。切中行軍之要。公一生戰略。具載國史。及族子誠村通侯芳所述中外勤勞錄中。

忌辰禁嫁娶

忌辰向不禁嫁娶。雍正五年。古北口游擊劉興鼎。於聖祖仁皇帝忌辰婚娶。爲提督郭成功所劾。革職治罪。令通行曉諭。嗣於列祖列宗並歷代列后忌辰。不載宜嫁娶字。世宗憲皇帝命欽天監詳議。後永爲定式。定例。凡忌辰。皇上在宮中素服齋居一日。而臣庶酬酢宴賀。不敬莫大乎是矣。聖訓煌煌。昭垂簡冊。竊恐窮陬僻邑。日久而漸忘。願天下有司。歲斂彙旨。宣示鄉閭。俾知所遵循焉。

記東園

道光己亥秋日。予與黃蓉石刑部玉階。結詩會於城南觀音禪院之東園。與斯會者。陳雲伯文述。家筠潭紹本兩丈。及陳君頌南慶鏞。賓主凡五人。設伊蒲饌。談藝甚歡。聞有詩僧蓮衣寄居於此。邀之同坐。詢之。乃吾邑儲家子也。二十年前。與雲丈子小雲裴之相識於揚州。蓮衣初不知小雲之既歿也。道及小雲當年友朋讌飲之盛。及丈令江都諸惠政。丈憮然久之。嗣是丈往來甚密。蓮衣好吟咏。衆僧不相能。住持見其交游多冠蓋中人。陽示以禮。而心實厭之。予與雲伯丈諷之曰。此地豈可以久居乎。時丈方以縣令謁選吏部。未幾。得安徽之繁昌。將攜之同行。予力爲慫恿。慨然諾。買舟由潞河南下。假道吳門。館蓮衣於禪寺。屬家香士道芬。爲蓮社設因同寄予。以識文字緣焉。雲伯丈之繁昌後。以事與上官忤。幾遭能斥。退三年卒。年已七十有三矣。蓉石奉諱歸里。家庭多拂意事。筠潭丈以鴻臚致仕。流寓江南數年中。先後化去。頌南浮沈仕途。躓而復振。而蓮衣上人今亦不知住錫何方矣。予重過東園。不勝陳迹之感焉。

楊武陵

王氏宏撰山志。論明末楊督師嗣昌事。極爲允當。其言曰。近有舉近世奸相及武陵者。予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然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上意。非武陵之爲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辨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鄤。以引上怒。而才不足以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相。如謂之奸。使與烏程宜興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還欲黷貨。卒以疆場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死耳。予曰。懼法而死。亦賢者事。視彼已賜死。而周章徬徨。營求內外。以妄冀赦者于半夜者。其相去何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長。觀其後所爲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名澧案沅湘耆舊集。載督師詩三十餘首。讀至歲暮待命蘄州諸作。足見當日心事。山史惜其才不足以濟變。誠爲定論。固不必援引觀天錄及他書力爲辨白也。

元遺山詩注

烏程施北研國祁。熟于金源掌故。所著金源劄記。外有元遺山詩注十四卷。詳于時事。而略于故實。自言從稿燬于火。友人慫恿更聚書注解。七月而成。宜其疎漏也。卷首列年譜一卷。考遺山年譜。大興翁覃溪學士方綱。歙凌仲子教授廷堪。皆有成書。詳略互見。合北研而三矣。元人閻宏曾有遺山詩注本。後開姚

牧齋之言而止。見姚文公[illegible]牧齋集國君墓志銘。其時相去未久。引據時事。當必詳而有徵。惜其書之不成也。

陸放翁詩注

嵇氏承咸梁溪書畫徵。言其鄉許氏富藏書。有許眉岑仲描者。注放翁詩集甚詳。惜未板行。今其書不知尚存焉否。他日當向錫山人詢之。眉岑與鮑若洲汀交善。乾隆嘉慶間人也。

蘇東坡詩補注

宋漳州黃學圯。有補注東坡詩。王應山閩土記載其目。見查正慎行得樹樓雜鈔。今是書未見刻本。體例若何。抑補施注所未詳耶。

吳梅村王漁洋別號

予得歸文休昌世墨竹卷。後有吳梅村跋。自署大雲居士。又王漁洋亦號詩亭逸老。見程晢所刻蓉槎蠡說序。

沈歸愚選詩

沈歸愚尚書德潛。選本朝人詩義例。見存者不錄。獨登黃莘田大令任之作。莘田鄉人孟瓶庵超然。作書與莘田曰。歸愚選先生詩。固以爲六十年前。旗亭傳唱。必已超埃𡏖而游幽閬。庸知綠鬢墨瞳。尚抱膝長吟于烏山白水間也。

瞿稼軒論張江陵

明瞿忠宣公式耜。在掖垣時上疏。有云。當神廟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國計。吏治邊防。事事綜覈。件件精明。自大臣以至小臣。自內臣以至外臣。凜凜救過不遑。則職業甚懋。雖尋常鎰銖。元氣微傷。而廊廟邊圉。實有精明強固之象。則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責成功。故至今謂相才者。猶不能不追思之。此數語與昔人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同一意也。二語生天庚揭湯文忠公詞。何朱竹垞刪爲時史。天庚名徽苴。石首人。錄載未及。明趙爲不載。

左忠貞公死後事

近人刻明左忠貞公懋第集。附載年譜。言公死後。都門有諸生曾某者。素負狂名。人莫與之語。聞公殺。撫而哭之痛。歸鬻得百金。徒步扶櫬歸。萊陽張氏爾岐蒿菴閒話。則謂先生齎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絰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貴。一名宋敬。兩僕事。各家作書傳均未載。考劉滂孫撰公暨劉淑人墓誌銘。金陵既定。淑人北旋至鎮江。聞先生殉難之信。照間道歸里。收餘燼迎先生遊車還葬。羅石先阡。亦不言歸櫬南至淮上之事。

順天書院

明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天啓初。鄒公元標、馮公從吾所建。未幾。東林難作。遂廢。後西洋借地修曆。名曰曆局。我朝仍之。曰時憲局。聖祖御書門額。天文曆法可傳永久八字。道光年間。西洋人不復來京師。無人

居之。今其地亦漸就荒圮矣。自首善廢七八十年。京師無復立有書院。康熙庚辰。大京兆錢公晉錫。設大興宛平二義學教士。宛平寄寘武門外長椿寺。而大興僦屋於洪莊。洪莊者文襄公承疇賜園也。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顧是宛平之學并歸大興。延王崑繩源主其事。從游日衆。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文襄孫奕泻不可。乃上疏。叱責奕泻願獻其地以建學。聖祖嘉其請。書廣育羣材額以賜奕泻。奕泻刻之大悅。而無如何。王崑繩爲之記。備敘其經營之始。乾隆十五年庚午。改名曰金臺書院。至今肄業生徒甚衆。而籍隸他省者亦附焉。

蔡夫人書孝經卷

楷書孝經一卷。末題明忠烈文明伯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妻蔡氏玉卿。書於石養山中之齋室。凡二十九字。不著年月。致黃公我朝定謚忠端。其見勝朝殉節諸臣錄。忠烈之謚。唐王隆武時所贈。夫人此卷。蓋丙戌後作也。年譜。福人林氏。侍太夫人來京就養。至嘉興病卒。天啓三年事。六年丙寅。先生年四十有二。娶夫人蔡氏。漳浦蔡乾峯姪女。據此蔡夫人爲先生再娶。或以爲繼室。[illegible]。洪亥。謂於夫人事不之及。志乘他書多紀之。名潤石。玉卿其字也。幼讀書。知大義。十歲能屬文。事母孝。母病。與其妹刲臂瘉焉以進。及歸黃。事姑復以孝著。先生廷杖繫獄。夫人寓書。謂天王明聖。不日當蒙顧。臨不及私。道戍。復致札云。自古忠貞。豈煩內顧。身後之事。玉卿經之。及先生死。乃使長子偕門客之江南。得齒髮歸葬北山墓側。流離播越。不脫衰絰。與子姪言不踰閾。晚卜居龍溪。長齋二十載。卒年八十三。卒之日。出所臨先生書孝經付其子孫。曰。吾諸孫必有能讀此者。尚其與之。詩文不自存。所傳者。與侯生書。題侯太孺人遺詩。二篇而已。（見洪氏思所作夫人行狀及[illegible]）夫人書法端勁。具有楷體。視先生遒稍遜。然必非俗手所能模範。先生嘗易其名曰孝徵。有以也夫。

蔡夫人臨竹軸。今藏福州梁氏。漁洋山人香祖筆記。稱其精繪事。嘗作瑤池圖以壽母。固不僅書法見長也。嗚呼。此特小技耳。詎足爲夫人重哉。因附記之。

藏經音義

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著錄於新唐書藝文志丙部道家類。改名衆經音義。宋晁氏公武郡齋讀書志小學類。有唐藏經音義四卷。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與元應書體例卷數均不相符。新舊書未載其目。又高僧傳云。唐釋慧琳爲大藏音義一百卷。今亦不傳。

黃忠端公書孝經冊

明漳浦黃公道周。居官以清苦聞天下。崇禎庚辰。被逮白雲庫下。諸獄卒皆不敢有望於公。惟日乞紙札丐書。時公搒掠備至。血肉淋漓。日惟取几書孝經。以當役錢。凡一百二十本。皆與獄卒持去。（見[illegible]）子此冊舊藏亳州何氏。今歸于予。題曰第二十九本。作於崇禎辛巳八月。據年譜崇禎十四年辛

巳。公年五十七。前一年庚辰。已在請室。（[illegible]）辛巳之臘。論戍辰陽。壬午二月始出都。作此冊時。刑曹尚未定讞也。冊首隸書通神明光四海六字。庶人章。五刑章。廣至德章。諫諍章。及章末皆自書跋語。

附錄跋語

庶人章第六。　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不毀傷爲始。揚名顯親爲終。不毀傷其身。然後能不毀傷天下人之身。揚名顯親。然後能錫天下以和順之名。立身事親。孝之終始。無天子庶人一也。而天子爲大。第十六章。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原本於此。

五刑章第十一。　上明五德。下明五刑。歸於非孝無親。聖人豫知後世必有楊墨之既。爲先防如此。

廣至德章第十三。　仲尼開口說至德要道。三千年來人。都認作孝字。其實只是敬也。敬因嚴生。嚴繇愛出。爲此天性上便有君臣之義。所以把享帝假廟之精神。都於膝下日嚴處看出。所以初言教之所由生也。至是又說君子之教以孝也。可見孝字只是因性立教的路頭。到敬字纔有升室入室地位。無敬做孝不成。無孝做教不出。看他說此二章。語語分明。要做聖賢。只就敬處著手。

諫諍章第十五。　將順愛也。諫諍敬也。非敬何愛。陷不義之禍。至於危亡。無令名之患。甚於毀傷。故當受毀傷之禍。不避近名之嫌也。

右經十八章。今文一千八百四字。　此篇炳如日星。與大學中庸相爲表裏。孝爲德之根柢。敬爲孝之要歸。孟子所稱仁義禮樂之實。皆從此出。而孟子說不學不慮。不如說敬之爲要約也。論語一部書言仁。獨此經未言仁。所以曾子有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之問。中庸一部書。多言孝。獨未嘗言諫諍。所以曾子有從父之令。得爲孝乎之問。有此兩問。爲此篇發大眼目。使聖帝明王。所以仁天下萬世之心。與孝子忠臣所以教萬世天下至意。晃然中天。不然。後世只說郊祀配天。是報德崇功之極。爭臣爭友。猶有近名近利之嫌。如此。則崇相業臣。皆無復七世繼德之事。諸臣婦子。久據有明德保免之長矣。此書明明以揚名二字開導中根。以立教二字。獎引上路。凡聖賢作此事。原本心性。與世上聲華纖毫無涉。到其所以立教處。雖毀傷肢體。殞落廣髮。猶且爲之。賴有什子兩問。於將順匡救處。討出骨肉。不然。是一味過激偏執也。

黃忠端書孝經卷（錢本）

咸豐辛亥人日。予與蘇賡堂給諫廷魁。同游琉璃廠。肆賈人有新自吳中來者。出所得孝經二卷。一爲黃忠端公書。一爲蔡夫人書。元和毛氏物也。（[illegible]）忠端公亦有自跋。書於辛巳歲。仍爲請室中筆墨。末後一行。崇禎甲申仲秋望日偶錄。石齋白雲庫下書。（[illegible]）予諦觀之。後署字不應重出。玩其筆勢。當是蔡夫人臨本。忠端作於辛巳者。夫人至甲申秋。復摹錄其副耳。洪思作夫人行狀。言卒之日。以所臨忠端

公孝經授其子蕤賓。節錄徐氏作者。時言夫人善臨池。代公作行草。幾亂真。皆借北上。舟中臨衛夫人九帖。人皆以匹錦售之。然皆署公名。晚年乃自署。亦不假手人。皆夫人代公作書之證。考年譜。崇禎甲申。公年六十。其時正上疏稱王。經營鄴山書舍。嗣是朝命敦迫就道。而終無還山之期矣。卷尾有彭二林進士紹升所作題一篇。文字古雅。余與蘭堂反覆鑒賞。久之不忍釋手。蘭堂轉于購藏。頗取白金五十餅。投諸肆。取二卷而歸。

附錄跋語

大學說本亂末不可治。中庸說聲色於化民末也。此卽說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其所因者本也。終言生民之本盡矣。有子孟子所言爲仁守事。皆從此出。原本只是看身卽是親。親卽是天。享祀明堂。與立名立教。更無兩義耳。

顧亭林挽張稷若詩

盛氏百二柚堂筆談濟陽縣志。載有顧亭林聞張稷若訃一詩。集中不載。云。歷山東望正悽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一詩縣劍後。貽來十襲絕韋前。原注。君有儀禮鄭注句讀十卷。衡門月冷巢烏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禮。康成家法竟誰傳。蒿菴卒於康熙丁巳季冬。時亭林在關中。此詩蓋作於次年也。名澧案。近徐星伯丈松、張石州穆編亭林年譜。此事失載。

憫忠寺僧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唐名憫忠。遼金時。典故最多。趙氏翼已考得數事。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偶閱遼僧行均龍龕手鑑。前有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序。遼時僧人喜講文藝。此序亦憫忠寺遺聞也。

履歷減年歲

王文簡公士正池北偶談。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考宋時卽有真年官年之說。見容齋隨筆。

錢氏大昕編王深寧先生年譜。先生生於宋甯宗嘉定十六年癸未七月二十九日。後八年。理宗紹定元年。弟應鳳生。與先生同。陳氏僅重定年譜。引宏簡錄道學本傳。父撝。同日雙生二子應麟應鳳。並據先生自作壙誌。及先生子昌世所作壙記。並載嘉定七月庚午日。先生與弟應鳳同日生。以正錢氏之誤。名澧案。寶祐四年同年錄。第一甲第九人王應鳳。下注年二十七。以年歲計之。應鳳實少先生八歲。當卽錢氏所本。然不如壙誌壙記更爲可信也。錄中不書真年。亦當時競用官年之證。

端四日

名澧以五月初四日生。因別號爲端四生。後閱朱氏[illegible]集。鴻臚高少卿。五月初四日生。其子析館

招友。護尾署端四日。人皆笑之。攷歲時記。五月一日至五日。皆可稱端。宋文信國公生於五月二日。其生朝詩有客中端二日之句。見指南錄。

小年

文信國公指南錄。二十四日詩注。小年夜詩云。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作此詩。在祥興二年己卯。其年以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也。此風始於宋時禁中。大中祥符元年。以是日爲降聖節。聖祖是日降延恩殿。見宋史禮志。至乾淳時爲小節夜。民間謂之交年。見乾淳歲時記。前明沿其俗。宣府鎮志。是日北人謂之交年。是也。

行

輩行之行。有平去聲兩讀。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云。近時一名流。將丈人行誤押陽韻。名澧案。丈人行宋陸游詩。客來都避席。謂我丈人行也。押入陽韻。不自胡氏所見者始。儀禮喪服傳。鄭注。婦人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陸德明釋文。行戶郎反。漢書匈奴列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注。行胡浪反。唐人已有兩讀。杜甫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從平聲讀也。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及杜牧詩。再拜宜同丈人行。過庭交分有無同。從去聲讀也。

書舖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凡舉子預試。並仕宦到部參堂。應該節次文書。並有書舖承幹。書舖之名始見於此。

內閣官制

今制大學士。滿漢各二人。正一品。兼殿閣。殿三。曰保和。文華。武英。閣三。曰體仁。文淵。東閣。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俱從尚書本衙。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滿六人。漢四人。從二品。食三品俸。侍讀學士。滿四人。蒙古漢人各二人。從四品。侍讀。滿十人。漢二人。蒙古漢軍各二人。食正六品俸。五品頂帶。典籍。滿漢漢軍各二人。正七品。中書。滿七十人。蒙古十六人。漢軍八人。漢三十人。貼[illegible]滿四十人。蒙古六人。從七品。諸考會典。詞林典故。及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諸書。國初設文館於盛京。天聰十年三月。改建內三院。曰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宏文院。順治元年三月。增設三院學士各一員。二年三月。定爲正二品衙門。四月。令翰林官由內院補授。閏六月。裁翰林院以歸內三院。定內三院大學士二員爲二品。學士四員爲三品。六年正月。更定內院官制。三院各設學士一員。十年六月。增設三院漢大學士各二員。十五年七月。裁內三院。改三院大學士爲殿閣大學士。十八年六月。裁內閣翰林院。復設內三院。七月。設內三院滿漢大學士各一員。滿學士各二員。漢軍漢學士各一員。康熙八年七月。裁三院滿學士各一員。九年八月。復改內三院爲內閣。十月。改三院大學士學士銜。加殿閣大學士兼尚書。學士兼禮部侍郎。另設翰林院。翰林院。於順治時歸併內院。康熙九年。仍復其初。其時大學士。仍兼各部尚書銜。蓋自順治初年以來。員

缺無定，出自簡在。康熙雍正間，漢大學士三人，以存內三院之舊。雍正七年，授禮部尚書陳元龍左都御史尹泰為額外大學士，即今之協辦也。大學士以殿閣稱者，殿四閣二。有中和殿大學士，乾隆十三年，定為滿漢各二員，協辦滿漢或一員或二員，殿銜不列中和，而增體仁閣之名，為殿銜三，閣銜三。

順治五年，定內三院滿洲大學士為一品，漢大學士以五品兼漢尚書為二品。十五年，改殿閣名，滿洲大學士一品，漢大學士仍以五品兼銜為二品。康熙九年，定滿漢大學士俱正二品，兼尚書銜，（其時尚書亦二品。）雍正七年，升大學士為正一品，尚書為從一品。乾隆五十八年上諭，大學士職居正一品，毋庸兼從一品銜。

順治十五年，設學士侍讀學士侍讀等員。中和保和文華武英殿學士各二人，文淵東閣學士各二人，以禮部侍郎兼之。十六年，留殿閣大學士，裁殿閣學士，及侍讀學士各員，現任者以原官留任，缺出不補。滿侍讀學士以下，改中書，仍照品級兼卿寺銜。典籍中書照舊設。康熙九年，學士仍以禮部侍郎兼殿閣銜。十年，罷兼銜，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定設滿學士四人，漢軍學士二人，漢學士二人。十二年，漢軍漢人併為漢缺，共四人。滿字侍讀學士二人，滿漢字侍讀學士二人，蒙古侍讀學士二人，漢軍侍讀學士二人。乾隆十七年，改漢軍為漢缺，以漢軍漢人並用。學士秩三品，雍正十三年，侍郎升正二品，學士如侍郎品級。侍讀學士秩五品，升四品，而侍讀亦升五品，給六品俸。

今侍讀學士，滿洲蒙古漢人共八員。侍讀共十四員，滿本堂侍讀學士二員，侍讀四員，無漢人，漢本堂侍讀學士，滿二員，漢二員，侍讀，滿三員，漢軍二員，蒙古堂蒙古侍讀學士侍讀各二員，滿票簽滿侍讀三員，

漢票簽漢侍讀二員。初康熙十年，設滿字侍讀四人，滿漢字侍讀四人。十六年，增三人。三十八年，裁減，轉復增二人、凡滿侍讀十人，蒙古漢軍各二員如舊，其漢侍讀二員，則雍正四年設也。今侍讀學士列京堂，惟考試試差，仍與典籍中書及翰詹科道六部各官同試，侍讀缺出，由典籍中書內揀選，引見補用。典籍，本正八品，漢缺以中書俸深者由吏部題選。乾隆二年，閣臣奏改正七品，漢中書缺三十二，乾隆十三年，裁二缺。雍正十一年，翰林院添設起居注主事一員，缺出，中書內揀選二人，引見候用。其後典籍與焉。雍正元年，宗人府設漢主事二員，缺出則以進士出身之典籍中書及國子監監丞博士助教一併揀選。

內閣飯銀

雍正六年，令各省督撫藩司，每歲各出銀百兩，為內閣侍讀學士等官飯銀，而不及學士。十年，由海關進羨餘三千兩，給內閣官員，學士與焉，而不及大學士。乾隆十四年，撥戶部銀庫平餘銀，及鹽關各差二十五處，每年計一萬有奇，而大學士學士一體受賜，其餘各官以數心誠。閣中本匣紙墨之需，仰給於此。下至供事皁役紙匠，亦得沾溉焉。今飯銀庫，滿洲侍讀二人掌之，歷年各省積欠未解交者，為數甚夥，物力豐耗，固有今昔之殊矣。

書賈

宋錢唐陳思著寶刻叢編，以記所見金石文字。臨安陳起寶與文士交，刻六十二家詩，為江湖小集。明隆萬間，益珮子鳴有詩六卷，皆書賈之少知文藝者。

禁白蓮佛事

沈氏諸瑟榭叢談，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即今所謂白蓮教也。

內閣掌故宜有專書

六部院寺皆有則例，越數年或十年，重加增定。然宏綱鉅目，大清會典一書，已括其大恉。則例尚其繁文耳。官書之外，私家著述，如黃氏叔璥之南臺舊聞，江氏□□之太常紀要，援古證今，瞭如指掌。亦居是官者所不可廢。內閣職掌絲綸，地居禁近，向無專書。其職守非如六部院寺之委曲繁重，可以分任于胥吏也。大而朝章國典，細而軼聞遺事，將聽其放失乎。名澂昔讀山陽阮氏葵生茶餘客話自序，直票簽百餘日中，翻繙外記一過，夜直擁長檠三枝，晝夕披覽不倦。史宬典籍，百數十年之章疏，積若崇山，隨意抽閱，如獲至寶，心嚮往之。及名澂以道光癸卯入直內閣，欲搜羅掌故，勒為一書，以阮氏之言，詢諸閣中前輩，則先于道光初，頭廳不戒于火，舊時案牘，蕩然無餘，悵悵久之。暇時因雜樹草錄中，自唐迄明，名省官制，建置沿革，手鈔已成尺許，將命名曰中書舊事考。友人以仁和王氏正功中書典故彙紀八卷見示，反復披閱，凡有涉中書者，不甄錄，間加考證，可謂詳而且賅。顧名澂借之因，盡棄其稿焉。又於上海錢氏指海中，得葉氏鳳毛內閣小志一冊，首志其地，次志其官，次志其職事，次志其儀文，末志其姓氏，亦復簡而有法。惟卷末附故事二十餘則，援引疏略，不如王氏遠甚。然二書皆成於乾隆三十年乙酉，至今又數十年，儀文規制，不無損益，顧名澂備官閣下，陋於聞見，不能續三先生未竟之緒，不可愧歟。（漢宗著不成於六道光二年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事。藏稿者鮑君成也。）

內閣設漢侍讀

雍正四年，設漢侍讀二員，張正璧、沈詩鉞二君，（其名未詳。）始為此官，後皆出為巡道。由中書舍人升刑部主事，仍為舍人升侍讀者，則有畢君詵。（江蘇松江人，康熙戊戌進士。）由侍讀為御史，仍留票簽者，則有陸君尹耀，其見葉氏內閣小志。

內閣初設官

昔氏仁虎宰輔拜罷小志，內閣初設有承政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又考取舉人生員入內院辦事。故順治十八年搢紳冊，無承政等官，未知何時所設，旋復裁減。（理事官副理事官，六部亦設，理寺、大理寺皆有之，見順治十八年搢紳冊。）明時，中書有兼司經局正字者二員，國朝因之，後止設一員。乾隆三十六年，吏部奏裁此缺。

絲綸錄

今內閣進本擬簽，經御定後，學士照簽批紅於本面，原寫進簽，仍交漢票簽收存，直班中書記於檔冊，曰絲綸簿。其制亦本於前明，王文恪公鏊震澤長語，紀朝廷旨意，多出內閣條進，稿留閣中，號絲綸簿是也。然今中書職掌不同，前明絲綸簿之名，則仍其舊耳。

內閣規制職掌

內閣，古中書省也。定制於明永樂初，國朝基址，一如其舊，在午門內東南隅，門西向，入門西爲滿本堂，掌校寫清字本，觀板印篆，及皇史宬大庫之收藏。東爲漢本堂，掌收發通本（[illegible]），繕清文。兩堂之間，北有一門，入門有堂三間，爲大學士直舍。堂上懸調和元氣四字額，乾隆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御書賜內閣者。楣間懸乾隆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諭，凡四道。又嘉慶十八年（七月）御製勤政殿記墨刻，（敬臣□保書）二十年（四月十二日）御製內閣箴，（□□書）堂外懸機密重地，一應官員不許擅入，違者治罪不饒（清漢金字）。順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聖旨也。屋皆覆黃瓦。堂垣之東西向者，漢票簽處，校閱各部院本章，擬寫簽記絲綸簿，擬撰進奉文字，收存軍機處發交事件。後南向滿票簽處。又後小屋，滿檔房，校閱清字本，繕清字簽，與其檔案。傳知各衙門鈔錄事件，事件自軍機處領出，有奏摺奉旨者，漢中書司之，奏摺未發交，或特降旨者，滿中書司之。值圍班者同。（[illegible]）滿漢簽西垣外曰稽察房，（[illegible]）凡諭旨票簽處傳鈔後，按日記檔，月終彙奏。職司催□，票簽處每日進本簽，經欽定旨下，滿漢學士照簽批紅本面，（[illegible]）用假稽察房爲批本之地。又北東向曰飯銀庫，南向曰典籍廳，定例部院及各職司，皆有鑄印，大學士無印，惟廳有關防，掌文移統屬吏役，有大典禮請用御寶，滿侍讀兼攝其事。廳分南北爲二廳之外，往北屋覆黃瓦曰蒙古堂，繙譯外藩諸部文字，課俄羅斯學生。此閣以內之規制與其職掌也。由滿票簽處北去，則閣之後門，後門之東，紅牆一帶爲大庫門，二典籍廳，滿本堂分掌其鎖鑰，存貯列聖實錄，批紅副本，歷代帝王功臣贊象，書籍，誥敕房在午門內之東廡，管理者無定員，滿漢本堂侍讀二人，充提調官，初各官請封典，漢中書撰文擬進，寫軸頒發。乾隆中，彰文勤公元瑞，奏請撰定滿漢京外文武各官誥敕文，不必隨時具草，後遂爲例。雍正七年，青海用兵，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慮漏洩軍需，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中書之敏愼者爲章京，後其地改名軍機處，實爲內閣之分局，迨至乾隆末，章京不必盡出身中書，而六部理藩院司員亦充是選矣。

叢書

古無叢書之目，各家著述爲叢書者，唐陸氏龜蒙，有笠澤叢書。叢書二字，始見於此。然仍詩文專集也。宋溫陵曾慥，集穆天子傳以下二百五十種爲類說，是則後世叢書所由昉。後陶氏宗儀，刻說郛，所錄不下千餘種。卷帙雖云繁富，然任意芟削，頗失原書之眞。讀者病之。有明一代，如眉公祕笈之類，多蹈此習。毛氏晉津逮祕書，成於崇禎之季，校勘精善，遠過前人。本朝二百餘年，收藏之家，多喜校刊叢書，凡人間罕見之

本，無不廣爲搜採。桐鄉顧氏修，甘輯宋元以來叢書目錄，刻十冊，而我朝尤爲繁富。（[illegible]）至如歙鮑氏廷博，當仁宗朝，以知不足齋叢書進御，褒題詩章，（[illegible]）稽古者得以按冊而購求之矣。恩賜舉人，尤藝林之盛事也。

避孔子諱

趙氏翼陔餘叢考，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如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錢氏大昕養新錄則云，大觀四年，避孔子諱，改瑕丘縣爲瑕縣，龔丘縣爲龔縣。名澧案，瑕縣，龔縣，宋史地理志，屬襲慶府，爲郡，（本兗州）皆大觀四年所改，以其地近聖人之居耳。他如京畿雍邱，封邱之屬，均未避改也。我朝申令極嚴，雍正三年，奉上諭，孔子聖諱，理應迴避，令九卿會議。九卿議以凡係姓氏，俱加阝爲邱字，凡係地名，皆更易他名，書寫常用，則從古體丠字。議上，上諭，朕細思今文出於古文，若改用丠字，是未嘗迴避也。此字本有期音，查毛詩古文作期音甚多，嗣後除四書五經外，凡遇此字，並加阝爲邱，地名亦不改易，但加阝旁，讀作期音，庶乎允協足副尊崇先師至聖之意。

順天鄉試同考官

順治二年，定例鄉試房考，京闈用中行，及候選進士，如不足取，在外推知到京，送察院，候順天府伴行，入朝同主考監臨等官陛辭入院。五年題准，禮部會用吏部選用。十七年，除郎中不差外，吏部取各部員外郎，主事，中行，評博，國子監科甲出身之員，及近京推知，先取進士出身者，不足，兼取舉人出身。康熙二十六年，專用直隸科甲出身知縣。乾隆二十一年，停止，改用京堂。

趙甌北汪龍莊考史之法

趙氏翼成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自言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誤者，不敢遽詫爲得間之奇，蓋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棄而不取，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反據以駁正史，不免貽譏有識。錢氏大昕謂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同時汪氏輝祖，治元史，專以本史參證，不更旁引他書，區以三類，曰證誤，曰證遺，曰證名。二君於學，皆能實事求是，可爲考史之法矣。蓋歷代修史，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前後歧駮，固可就本書以正其說，而稗官野史，當日纂書史館秉筆者，或持一己之私見，以爲定評，或有所避忌，而不敢直言，三國以後，比比然矣。自予觀之，讀史者自當奉正史爲主，正史而外，不妨兼及別史，折衷於一是，凡支離謬誤之說，概從刪削焉。裴松之之注三國志，亦即此意，而惜其決擇之未精也。

兵部請進天下輿圖

順治十二年七月，兵部奏，凡天下險隘要衝地方，職方司皆有圖籍，而邊事特重，故鎮戍總圖，凡邊圖，以及沿海腹裏並夷猺獞，宜備製者著於圖說，圖城之或險或易，兵馬之宜增宜減，一覽瞭然，今時勢既

殊。圖籍纂易。諸敕下各直省督撫。將所轄境內水陸衢區及險陸形勢。繪為二圖。仍錄明準設置兵將將何。今改設幾何。詳注諸旁。謹致乾隆六十年以前中外臣工所進圖式。今存輿圖房。藉資辨識。

贈傅保銜

國朝滿漢大臣。自順治迄道光朝。贈太師銜者。佟勤襄公圖賴。(滿洲鑲黃旗人。授定南將軍。)佟忠烈公養正。(漢軍鑲黃旗人。)寧文勤公完。(滿洲正藍旗人。兵部尚書。)贈太傅加贈太師銜者。顧文端公八代。(滿洲鑲黃旗人。禮部尚書。)加太傅銜者。洪文襄公承疇。(福建南安人。兵部尚書。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金文通公之俊。(江南吳江人。)大學士。鄂文端公爾泰。(滿洲鑲藍旗人。保和殿大學士。)曹文正公振鏞。(安徽歙縣人。大學士。)長文襄公齡。(蒙古正白旗人。大學士。)阮文達公元。(江蘇儀徵人。大學士。)潘文恭公世恩。(江蘇吳縣人。大學士。)贈太傅銜者。謝襄公陞。(山東人。大學士。)黃文僖公機。(浙江錢塘人。大學士。)佟忠烈公國綱。(漢軍鑲黃旗人。內大臣。)佟端純公國維。(滿洲鑲黃旗人。內大臣。)王文恭公頊齡。(江南華亭人。大學士。)徐文定公元夢。(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張文端公英。(安徽桐城人。大學士。)朱文端公軾。(江西高安人。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山東諸城人。大學士。)錢文端公陳羣。(浙江嘉興人。刑部侍郎。)蔡文恭公新。(福建漳浦人。大學士。)朱文正公珪。(順天大興人。大學士。)加太保贈太傅者。馬文穆公齊。(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董文恭公誥。(浙江富陽人。大學士。)加太保銜者。謝鈐。(順天大興人。)張文和公廷玉。(安徽桐城人。大學士。)福文端公敏。(滿洲鑲白旗人。大學士。)傅文忠公恆。(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陞文恪公桂。贈太保銜者。希文簡公禧。孟忠毅公習芳。(漢軍鑲紅旗人。)黃忠恪公楷。史文靖公貽直。(江南溧陽人。大學士。)梁文莊公詩正。(浙江錢塘人。)來文端公保。(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兆文襄公惠。(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尹文端公繼善。(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舒文襄公赫德。(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阿文成公桂。(滿洲正藍旗人。大學士。)加少師銜者。東文端公克。(滿洲正白旗人。大學士。)衛文清公周祚。(山西曲沃人。大學士。)贈少師銜者。吳順恪公六奇。(廣東豐順人。)加少師銜者。張襄壯公勇。(陝西咸寧人。提督。)加少保贈少師銜者。巴敏壯公哈納。(滿洲正白旗人。)加少傅銜者。額文恪公色黑。(滿洲正藍旗人。戶部尚書。)贈少傅銜者。王文靖公熙。(順天宛平人。大學士。)徐文穆公本。(浙江錢塘人。)加少保贈少傅銜者。石忠勇公廷柱。(漢軍正白旗人。)加少保銜者。王文通公永吉。(江南高郵州人。大學士。)額勤良公爾克代青。(滿洲正黃旗人。內大臣。)甯文毅公完我。(漢軍正紅旗人。大學士。)蔣文端公赫德。(漢軍鑲白旗人。大學士。)李文勤公蔚。(直隸高陽人。大學士。)贈少保銜者。王文安公鐸。(河南孟津人。)高文端公爾儼。(直隸靜海人。大學士。)劉明靖公武元。(漢軍。)宋文康公權。(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李忠襄公率泰。(漢軍正藍旗人。總督。)圖文襄公海。(滿洲正黃旗人。大學士。)

黃忠端公降生事

明黃忠端公道周。初字螭若。父青原公名嘉卿。母陳氏。妊娠之夕。青原公夢金甲金斧擁神人而至。後忠端誕。穀中有始祖步投乾科缺錫鑄其若鉉之辭。祖為父科也。莊氏起儔編年譜所述如此。厥鼎荔枝譜。及閩通志有。其家園中有赤石長數丈。大數圍。每夫人夢石矗而生。先生因號石齋。後石旁生荔枝一株。閱十年而實。有翰林香忠端領鄉薦。撤南宮。登翰林。結實倍。殉節後。樹亦枯。其事與年譜異。

拜年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京師元日後。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來交錯道路者連日。謂之拜年。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問識與不識。望門投刺。有不下馬。或不至其門。令人投刺。據此拜年始於前明。而此風至今盛行已久。至所云有閉門不納者。今則無之。然亦不獨京師為然。凡通都大邑。窮鄉僻壤。滿不冠裳角逐。相率為情者。偶閱文衡山集中有詩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吾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可發一噱。

讀書法

宋史儒林傳。何基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陳元伴讀書法。生則慢讀吟諷句。熟則疾讀貪多數葉。緩以續其斷。喝然以正其誤。未熟切忌背誦。既熟不如少任。如此力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

張氏爾岐蒿庵閒話。[illegible]讀記之法。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所喜即劄錄之。錄訖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即就壁間誦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濫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壹貳叁肆等字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陸容菽園雜記。謂始于明初刑部尚書開濟。而宋逸書崑山志已有之。考石刻附龍藏寺碑。幽燕州內士庶壹万人等。唐開元寺貞和尚塔銘書。開元貳拾陸年。元和華嶽廟題名。壹月貳拾陸日。又云。元和拾伍年壹月尉遲恭碑。粟米壹阡伍伯石。蓋不自宋始。後世官書以此等字為關防。所以免他人改易也。至如秦漢碑。惟一二三書法不同。則篆隸之偶偶然耳。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勒裘狀書奏牒。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不知其始于何年。左氏□曰。唐法琬碑。建于中宗景龍三年。稱左衛翊壹府翊衛。彭城劉欽。且證考唐書百官志。翊衛之府二。曰翊一府。翊二府。碑書一作壹。是為前此公牘借用壹貳等字之證。(見三…)

迴避

趙氏翼陔餘叢考。引通考。唐開元二十四年。設別頭試。爲後世科場迴避親族之始。考宋史選舉志。傳科場初用糊名法。士遜爲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請迴避。自是有親嫌者皆迴避。著爲令。是宋時迴避仍承唐制也。宋史選舉志。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緦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是避親者就試別院。及赴廷對。雖考官不避也。選舉志又云。嘉定元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充考校。十二年。禁假託宗枝避就服制者。然考夷堅志。汪義和預鄉薦。淳熙辛丑。其弟義端爲文院檢點試卷官。牒詣別頭。乃奏名以黃甲榜登第。寶祐四年同年錄。王應麟爲覆考檢點試卷官。其弟應鳳名列一甲第九人。當亦試別院者。而錄未之詳。又與嘉定時免差充考校之言不合。或淳熙以後。改復舊制。有親屬赴廷試仍不避與。

札

姜西溟編修宸英。嘗著潛園札記。閻百詩徵君乙之。改札記爲劄記。西溟引爾雅郭注。春秋左氏傳孔疏。皆有簡札之文。劄子古人用以奏事。注疏家未嘗及之。不從閻徵君說。其自序如此。名澀案。劄字不見於說文。說文。札。牒也。又牒札也。互相爲訓。古時簡札用木爲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注。以牒爲械。索隱。牒者小木札也。而漢書路溫舒傳。截以爲牒。注。小簡曰牒。與爾雅釋器簡謂之畢注義相通。（說文、簡牒也、札內；則鄭注箋所稱）（觚也、札牒、簡；又字義編）釋名釋書契。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然則後人隨筆記錄。當用札爲是。閻徵君以劄記名書。並從乙改潛園札記。過矣。劄。廣韻以鍼刺也。用以奏事。唐以後皆始見之。

鄉會同年會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諸路士同鄉曲並同路者。其在朝及三學。相聚作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此即今同鄉同年團拜所昉。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錄

錄載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御筆手詔。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御試策各一道。二月十二日。鎖院。勅差知貢舉一人。同知貢舉二人。參詳官八人。點檢試卷官二十人。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別試考試官一人。點檢試卷官四人。三月二十三日引試御試。勅差初考官三人。覆考官三人。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繳承指揮添差到對讀。舉充初覆考同共考校六人。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糾彈三人。牋表五人。主管題名小錄九人。掌儀典客各二人。掌計掌器掌膳掌酒果各一人。監門二人。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敍同年。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兗國公鄒國公。立題

名石刻于禮部貢院。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貢院。

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九人。第三甲三十七人。第四甲一百二十二人。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特奏名一人。朱子名列第五甲第九十人。是錄以朱子存也。初奏第一甲董德元居首。陳孺次之。王佐又次之。佐爲吏部員外郎時。與秦檜子熺不合。見陸放翁所撰墓誌。（渭南文集）五甲第一百四十二人徐履。本貫溫州瑞安縣。時秦檜欲妻以女。因陽狂廷對不答一字。乃附五甲末。時人爲之語曰。殿榜若還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元。事載附錄。世罕知之。（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二載；謂第五甲末爲押榜狀元。）宗室十六人。無一人名登史傳。其宋史有傳者。朱子外。蕭燧尤袤二人而已。袤後於寧宗慶元間。與楊萬里薦蔡元定。徵之不起。蔡乃坐黨禁以死。識人高張賀士無名。殊失高宗造士之苦心矣。高宗試進士於南省。戒飭有司。毋以麗綺章句爲工。當以淵源學問爲尚。事關教化。有益治體。毋以切直爲嫌。其事在紹興五年。後復申禁程文全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則刻此錄之前一年事。並見選舉志。

寶祐四年同年錄

此錄體例。與紹興十八年錄微異。卷首。載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覆考官各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覆考檢點試卷官各一人。對讀官七人。巡捕官二人。五月二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文。小錄錢五百貫文。六月七日謝闕。六月十三謁謝先聖先師兗國公鄒國公。六月二十九賜聞喜宴。同日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准省劄爲期集所支用不敷。再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文。七月四日拜黃甲。同日敍同年於禮部貢院。七月二十五日立題名碑石於禮部貢院。卷末載文信公廷對策。策尾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御詩一首。文信公恭謝詩一首。己未門謝表一篇。

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二甲四十人。第三甲七十九人。第四甲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二百一十三人。每甲第一曰第一名。第二以下則曰第幾人。治詩賦易書春秋周禮儀禮。皆注於姓名之下。名澀案。此卽諸科之數。據史志宋初已然。不必因紹興十八年錄中未載。而疑爲條例之後增也。

宋時。本有迴避之例、是年王應麟爲覆試檢校官。其弟應鳳乃以一甲第九人及第。（說見迴避條下）錄又載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名澀考。黃淳所作文公傳云。年二十。寶祐乙卯舉進士。明年對策集英殿。是丙辰年。已二十一。刻是錄。仍舉進士之年也。（文信公死於至元十九年壬午年四十七；生於端平三年丙申登科時年正二十一）傳又云。長而字之曰天祥。舉進士以字行。改字履善。（字履善亦見宋史；本傳今錄未之載）劉岳申所作傳。言廷對第五。而宋史儒林王應麟傳。則云以第七卷爲首選。（陳氏匯編深甯年譜同陳氏所編者；明遺傳王氏家藏抄本也未知孰是）紹興十八年錄。尚附列董德元陳孺王佐三人原奏名次。此錄則未之及矣。又如注通鑑之胡身之。亦是科所舉進士。（見通鑑序）今檢第五甲

第一百二十一人胡三省，字景參，小名滿孫，小字子持，年二十七，不習字身之。第四甲黃震，字東發，無小名小字，年四十四。即著日鈔百卷者。名列儒林傳。世但知此錄以文公及謝陸二公而存也。（二甲第一名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鐵，小字什和，年三十一。二甲第二十七人陸秀夫，字君實，無小名小字，年十九。）

山長

五代時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稱為山長。此隱居而有山長之名也。元史順帝紀，至正三年，監察御史成遵等言，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是山長亦所設官也。（至順鎮江志卷十七學職中列淮海濂溪茅山三書院山長姓名，見文宗以前已有山長之職。）自明以來，由上官聘請。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八日奉上諭，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為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為院長。著於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明刻房書始於萬曆癸未

慈溪鄭氏梁歷科詩義序，後附選義十則。其一云，嘉隆以前，時文號為極盛，然未嘗有坊刻流行。自萬曆癸未馮具區為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至戊戌而十八房俱刻。於王房仲閱藝隨錄出，而選家漸盛云云。雲谷臥餘則謂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鈎元錄，不知十一年癸未已有得士錄之刻，萬曆以前則未之見也。

柳耆卿墓

漁洋山人眞州絕句注，柳耆卿墓在城西仙人掌。眞州、今儀徵縣也。後人求柳墓不可得，及閱宋人（失名）東南紀聞云，耆卿死，葬棗陽縣之花山。遠近之人，每於清明日，多載酒肴飲於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曾氏敏行獨醒雜志同。）棗陽、今爲襄陽府治，湖北通志不載棗陽有柳墓，亦無所謂花山者。宋王氏象之輿地紀勝丹陽府卷七有花山，注，東山亦名花山。元至順鎮江志卷七，引潤州類集，花山在州東北，今城東有花山寺可證。是潤州確有地名花山者，當即柳墓所在。漁洋云在眞州仙人掌，不知何據。東南紀聞之棗陽，則丹陽之誤耳。

查

文移中用查字，張氏爾岐蒿菴閒話，崇禎間，文字忌避頗繁，始改用察。疑是觀王諱，考查字彙書中無訓為稽察者，未知起于何時。

准

宋人（失名）愛日齋叢鈔，引干祿字書廣韻注，准、為準之俗體。石林燕語，野客叢書，說郛間評，項氏家說，二老堂雜志諸書，言宋時用准為準，避蔡京父及寇萊公諱而改。郭忠恕佩觿，則謂字林用准為準平準之準，始于唐呂忱。考唐石刻中孔宣公碑，奉先寺像龕記，會善寺戒壇牒，温彥博碑，皆書作准，是當時用俗體之證。又後漢書樊準傳，唐章懷太子賢注，準或作准。然漢桐柏廟碑，已有准則，大聖之文，則不獨唐時為然

也。石林燕語，謂京師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改平貨務，是當時實有此禁令，朝野無敢不奉行之矣。大抵宋以前，官府文字間用俗體，（愛日齋叢鈔云，[illegible]）及蔡京為相，復借俗體為避諱用耳。（宋趙氏升朝野類要卷五，[illegible]）（[illegible]）俞理初文正燮癸巳存稿，謂劉宋時順帝諱準，外明中避準為准，未知本于何書。

腰站

查氏愼行得樹樓雜鈔，腰頓二字，見于宋趙彥衛御寨行程記，即今驛遞之腰站。

湖廣省分闈鄉試

雍正元年癸卯，御史呂謙恆奏，湖南士子赴省試，洞庭險惡，宜分設兩闈。奉上諭，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深為惻然。或至士子畏避險遠，裹足不前，尤非朕廣育人材之意。今欲于湖南地方建立試院，每科另簡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場，永無阻隔之虞，共遂觀光之願。諭下遂行。至次年甲辰科，補行癸卯正科鄉試，遂分兩闈焉。（是科湖北考官翰林院侍講德齡，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乙丑科進士，工科給事中蔡仕舢，福建同安縣人，癸酉科舉人。）謙恆字天益，河南新安縣人，忠節公維祺之孫，康熙十八年己丑科進士，五十九年庚子科會主湖廣鄉試，後以光祿寺卿致仕。

滿洲文鄉會試

王文簡公士正分甘餘話，滿洲人准鄉會試，自順治九年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中滿人漢人分二榜，至康熙九年庚戌科以後，合為一榜，皆試漢文。謹考滿洲人赴文鄉試，只順天有額，其駐防子弟，初無在本省鄉試之例。嘉慶十八年，奉旨各省駐防官兵子弟，准于本省就近考試。二十一年丙子科，江南浙江湖北福建廣東四川山東山西河南陝甘九省，編立旗字號，不得過三名取中。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停止各省駐防文鄉試，改試繙譯文。滿洲子弟入學，俱於順治辛卯壬辰，時范公文程當國，初試百四十人入庠，其赴科舉，初場止二藝。（見查氏愼行人海記）此國初之制也。

門內繫鈴

宋人（失名）江南餘載，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京師居民往往繫長繩于門楣間，而繫鈴于門內，復書于門曰，某姓拉鈴，猶其遺風也。

捐館

唐吳逵墓志，夫人吳氏捐館於里第。名澧案，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

雪莊書韓文公山石詩

名澧得楷書韓文公山石詩長幀，末署至元丙戌秋八月上弦雪莊。（無印文）考雪莊、李姓名溥光，早年為僧，

後書裴授官。曾刻有萬安茶坊。王弇州跋。稱其書法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豫章結法。又著碑藂字要一卷。錢遵王曾。曾見之。著錄於讀書敏求記。謂能捃摭勒式。傳陳宏道之教。取永字八法。變化爲二十四法。讀書敏求記又云。字學新書序。作於至大元年。[illegible]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illegible]光緒[illegible]張秋[illegible]校云。[illegible]序。[illegible]資善大夫昭文館大學士[illegible]所藏敏求記。乃黃蕘圃主事不刻。詳校。本張秋[illegible]亦義圃書之上方。觀此始知弇州之言不誣。而字要所述書法宗旨必詳。惜不可得而見也。

修補門牙

明陸氏容菽園雜記。吏部門前粘壁。有修補門牙法。梁氏玉繩瞥記云。今市肆有補齒。一云鑲齒。如生。蓋宋以來有之。樓攻媿贈種牙陳安上文。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緻一舉手。使人保終身編貝之美。陸放翁晚歲齒與詩。染鬚種齒笑人癡。自注。近聞有以補墮齒爲業者。

手印

梁氏玉繩瞥記。元姚牧菴。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凡人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疏密判人長短壯少。與獄辭同。蓋即今手印。而驗法頗異。

書賈稱道人

陳思寶刻叢編前序。有陳思道人之語。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七。宋刻釋名殘本四卷。前目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計十一字。戴表元題孫過庭書譜後云。往時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率以己意改令諧順。殆是書之一厄。是書賈有道人之稱。

袁清容論朱陸之學

元袁氏桷清容居士集。贈[illegible]松四書。朱陸會同序。其略曰。維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皎如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敍。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因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爲陸學者。不勝其謗。淳祐中。番陽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是以補兩家之未備。當寶慶紹定間。黃公榦爲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illegible]庶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

謝皋羽

趙氏翼陔餘叢考。皆怪宋史忠義傳。從文天祥勤王者十九人。而無謝翱。又據宋濂集。有翱傳。福建長溪人。後徙浦城。文丞相開府延平。署諮事參軍。已而別去。則宋皆無其人名。澧案。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師友淵源錄。載其名。曰謝翱。南劍人。借閩志。瑞州人。俱能古文。尚嚴簡。氣鬱不自舒。困死。南劍州宋閩翱[illegible]也。語甚略。清容蓋有所諱而然歟。閩志。當亦宋室遺老。毀家爲償者。清容以之與皋羽同稱。可想見之矣。

金鼎白號姓

周氏春遼金元姓譜。載金鼎白號姓。金源廣平隴西三郡爲白號。彭城郡爲黑號。本於金史百官志。又云。完顏漢姓譯爲王。譯爲漢姓。當日嚴詔中禁。恐其混於漢也。其說無可致名。澧案。元姚文公燧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金有天下。諸部各以居地爲姓。章廟病其書以華言爲文。敕有司定著而一之。凡百姓金源郡三十有八。廣平郡三十。皆白書。隴西郡二十有八。彭城郡十有六。皆黑書。其等而別者甚嚴。布色氏於金源次居五。據此隴西入於黑號。與百官志異。而各姓之次第。亦無他書可以互證。布色今百官志譯作僕散歟。

邸報

閻氏若璩潛邱劄記。邸報二字。見唐人詩話。韓翃除駕部郎中事名。澧案。二字見於史者。宋史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民間未及知。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語。自是邸報聞四方。汪應辰文定集。與李運使書。墾田之詔。頃於邸報中見之。又蘇東坡句。坐觀邸報談迂叟。更以之入詩。是宋時即承用之矣。及觀孫可之集。雜著。有讀開元雜報一篇。蓋當時之邸報歟。

書手

書手之名。始于唐。明陶氏宗儀輟耕錄。世稱鄉胥爲書手。唐臨報應記。宗衍應昭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病廢業。爲鹽院書手。姜氏宸英湛園札記。則引唐語林。路巖度支司書手。而不及唐臨報應記。殆未見輟耕錄也。

太平翁翁

宋趙氏與時賓退錄。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曰。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楊倞是唐穆宗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注汝士子。大理評事。錢氏大昕考異。以世系表。汝士子有知遠知溫知止作故知士至三人。而無倞名爲疑。汪氏中述學據古刻叢鈔。馬公墓志銘。楊倞撰。志載會昌四年。倞當爲武宗時人。郝氏懿行。謂此楊倞當別爲一人。注荀子附自補注名。澧案。古刻叢鈔所載結銜。朝請大夫使持節[illegible]州諸軍事守[illegible]州刺史楊倞撰。與新志不合。又爲武宗時。其別爲一人審矣。惟唐會要。有長慶三年大理司直楊倞。詳正勅格之語。官名相似。當即其人。倞書汝士本傳。長慶元年爲右補闕。然則汝士及倞居官。皆在穆宗時也。

錠

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illegible]是稱銀曰鋌之始。至元時。乃改用錠字。[illegible]考字書中無訓錠爲銀者。其字初用作定。唐書呂用之傳。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定。克城之日。用備麾下一醉之資。然字亦不古。不如鋌字之

義尙可通也。（[illegible]）錢氏大昕養新錄。元時行鈔法。以一貫爲定。後移其名於銀。又加金旁。以似可信。不知唐書中已有書作定者矣。爾雅釋器。骳謂之定。郭注。錫屬。陸德明釋文。定本作錠。二字唐時已通用。然其義與銀無涉。

瑯塞石

明末瑯塞石。名恒和。河南爾華人。崇禎壬子舉人。本姓李。恥與闖賊同。易以瑯。諸學得白沙姚江之派。學者宗之。蘇門孫徵君奇逢。與西崦左令書。稱爲魯仲連後一人。而王阮亭作慶門三賢。即引徵君言爲定論。當福王在江南時。[illegible]烈忌日。馬士英將游郊坰。以遂春風舞雩之樂。塞石作書止之。馬無以答。陳鼎東林列傳。言其與賀仲軾友。（軾字[illegible]）亂後航海而死。或以爲虔州城將陷。塞石度不能濟。堅死於城下。（[illegible]作傳。）

特奏

宋趙氏升朝野類要。文武舉正特奏名。皆爲及第出身。名灃案。紹興十八年同年錄。附黃德元登第詩。有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厲氏鶚宋詩紀事。（卷四十七）引曾氏敏行獨醒雜志。廬陵俗。詔特奏名謂之老榜。

郎中待詔博士

顧氏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北人謂醫生爲大夫。南人謂之郎中。鑷工爲待詔。木工金工石工之屬。皆爲司務。其名起於宋時。名灃案。宋洪氏邁夷堅志。趙珪本上官產成之隸。粗得醫術。人稱趙三郎中。郎中二字。始見於此。至鑷工爲待詔。明黃省曾吳風錄。張士誠走卒廝養。皆授官爵。至今呼椎油作麪傭夫爲博士。剃工爲待詔。以此。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今之消息者。不知起於何時。然藥方千金方。自有按摩之術。唐時有按摩博士。此博士乃官名。與今之稱郎中異。

李仁父記事法

宋周氏密志雅堂雜鈔。昔者李仁父爲長編。作大本櫃十枚。每櫃作抽替六十枚。每替以甲子誌之。本年之事。有所聞。片紙必歸本匣。每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井然有條。可爲法也。

明初韻書

明太祖諭詞臣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不可枚舉。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等重刊定之。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洪武八年三月奏上。名曰洪武正韻。宋濂爲之序。平聲不分上下。一東、二支、三齊、四魚、五模、六皆、七灰、八眞、九寒、十刪、十一先、十二蕭、十三爻、十四歌、十五麻、十六遮、十七陽、十八庚、十九尤、二十侵、二十一覃、二十二鹽。上聲一董、二紙、三薺、四語、五姥、六解、七賄、八軫、九旱、十產、十一銑、十二篠、十三巧、十四哿、十五馬、十六者、十七養、十八梗、十九有、二十寢、二十一感、二十二琰。去

聲一送、二寘、三霽、四御、五暮、六泰、七隊、八震、九翰、十諫、十一霰、十二嘯、十三效、十四箇、十五禡、十六蔗、十七漾、十八敬、十九宥、二十沁、二十一勘、二十二豔。入聲一屋、二質、三曷、四轄、五屑、六藥、七陌、八緝、九合、十葉。凡例謂七音韻。平聲本無上下之分。舊韻以平聲字繁。故分爲二卷。蓋因宋景祐間。丁度作集韻始。今不從。惟以四聲爲正。名灃案。錢氏曾讀書敏求記。（卷一）載明初豐城孫吾與韻會定正四卷。平聲亦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韻。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港等一十五韻。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固、四絳等二十五韻。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葛、四覓等一十五韻。書今不傳。觀其分別部居。大失唐宋諸儒之舊。好奇立異。不可爲訓。致洪武二十三年。舉士猶之吾。以是書進御。上覽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見周賓所識小編。）其時正韻頒行天下已久。遵承者鮮。不得已而用及孫吾與之書。則承爲難鑿空甚。（[illegible]）明初韻書之不足取如此。

戴簡恪公軼事

戴簡恪公敦元。官刑部尙書。一日大雪。公著爾翟。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雇車乘之。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署。隸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冒帽踏瑯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雇車尙書。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麤肘。布衾一襲。其儉德爲不可及云。

汪尙書軼事

故禮部尙書汪公獻泉守和。晋尙遵禮法。每食必置米粒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揖

三十年前。見諸先輩賓主相揖。舉手必至額及地。今此風鄉里間偶一見之。雖有一後進見崇陽初公頤爾於廳坐中揖。甫及半而止。初公著禮尙宋學也。同坐皆斥新進者禮節之疏。遽而謝罪焉。

錄書求書本

邵君蕙西居京師。購書甚富。學學於板本鈔法。名灃與之言曰。彭文勤公嘗題讀書敏求記。染骨董家氣。我輩讀書。當用力於其大者。未可蹈此蔽也。後閱錢氏曝書雜記。引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康成大儒。不應出此。蹊考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作不爲父母昆弟所容。乃傳刻之誤。此校書之有功於先賢者。名灃始悔前言之詆。蓋讀書不多。未可輕生嘗議耳。

朱子嘗著韓文考異。校勘之學。宋儒所不廢。

欽定天祿琳琅前後編。所錄多宋元舊本。收藏家印亦附及焉。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亦詳求板本。是近時書目中之最佳者。名灃嘗見邵蕙西案頭置簡明目錄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叢書本及單行刻本鈔本。手記於各書之下。可以備他日校勘之資。

壬子二月十二日。雨中。以新得重刻吳元恭本爾雅中。翁叔溪先生校語。（徐星伯丈過錄本）手鈔於所寄強識錄。半日而畢。偶憶李生甫先生跋盧氏抱經堂所校法言云。冷淡生活。勝於微歌選舞多矣。嘆為至言。

癸巳存稿

會理初丈。於先大父為年家子。嘉慶年間。曾館之於家。日從事丹鉛不輟。所著書。曰米鹽錄。凡二册。後歸里。道光元年辛巳。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癸巳春闈。王君藻分校。得其卷異之。決為宿學。薦而未中。撤棘後。始知姓名。因丐丈鄉人得獨觀其著述。詫為希有。商同人醵金將付梓。丈亟欲歸。因剞劂事。留都門數月。釐正十有五卷。題曰癸巳類稿。以是書刻成於癸巳年也。未定稿為三巨册。曰癸巳存稿。丙申丈再來都。名灃因從索存稿錄藏。其副弗之斬。錄甫畢。丈取去。而以原本歸名灃。屬眉端行間。隨時增益者不少。其標目較米鹽錄已多至數十倍。蓋四十餘年心力所聚。可以窺見矣。越數年。丈歿。適張石州為靈石楊氏編輯叢書。石州舊有存稿副本。更取名灃所藏校訂字畫。剞劂甫竣。未印行。石州亦歿。今其板片不知流轉何所。為可嘆也。

理初丈。昔為孫淵如觀察星衍撰古天文說二十卷。又為問經堂孫氏輯緯書。皆未刊行。彭文勤公元瑞五代史記補注。粗有條例。以付劉金門侍郎鳳誥。侍郎延理初丈卒成之。晚年又為張芥航河督輯行水金鑑著于卷寄。遂寄種為他人所借梓不可殫述。其精核者。則於類稿存稿備載之矣。

周益公語

宋周益公必大曰。大凡文人才士。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減之。誠有著述。鮮克名業。此古今通患也。益公此數語實從閱歷得來。為學者不可不知。僅僅一知半解。囿於聞見。但以文人才士。互相誇詡。而國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漠然無關于其心。宦成身老。則惟傍宋儒門戶。以掩其不學之陋。空腹高心。可勝慨哉。

章實齋語

章實齋進士序葉鶴塗文集曰。自雍正至乾隆初年。修詩書春秋三禮明史。以次告成。三通四庫諸館。猶未創議。一時學者攻習括帖子業。無以干利祿也。於是桐城方氏。長洲何氏。宜興儲氏。金壇王氏。淳安方氏。會稽徐氏六七人者。俱以攻四書為學者宗仰。名重一時。而山林枯槁。縣篤踏性。專門名家。以其性情精力所極。亦有卓然不朽之業。而攻取之過。至目著述文詞為之雜作。通經服古謂之雜學。學士非攻四書文者。則不齒之通人。蓋亦一時之風尚也。二十年來。天子右文稽古。館開搜羅文獻大備。登用才俊。不以其資。通儒碩學。猛萃進起。可謂極盛矣。進取之士。承望下風。亦斐然若有天祿石渠校讐討論之思。而向之方于儲何諸家者。聞有舉及之者。輒鄙識之為不足道。夫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於意之所嚮。誠然而不為世俗毀譽所入。則舉世文章無今無古。皆立言者所不廢也。

購書攤肆。於故紙籠中。得葉觀察橋西雜記稿本。因悉心搜剔。復得周易異文疏證。禮記鄭讀疏證。戰國策地名考。易僅列異文。未有論說。禮記疏證至檀弓杜蕢止。中有數葉殘損。竟不可得。地名考僅七條。又徐壽輝韓林兒事輯。每册僅四五條。蓋欲為而未果者。記中所云強識錄則未見也。觀察與潘伯寅侍郎交在紀羣閒。余言之侍郎。侍郎索雜記稿本去。為謀付刊。因記其目。同治六年九月會稽趙之謙書。

玉井山館筆記

附舊游日記

許宗衡撰

己巳九月．許丈海秋．避寇於我國．故爲婁瀕．海內人士．以蔭與丈迹最密．皆馳書京師．問其著述．且訊道孤．蔭既謀梓其詩文詞集若干卷．以饜四方學者之求．近復得筆記一卷．屬蔭生玉森校而刻之．偕游日記．則未成之書．亦附於後．我園者．當師京宣武城南．去蔭居最近．故徐氏之壺園也．丈性嗜典籍．又重賓客．春風扇揚．花樹如錦．蔭屢預其閒．駕丈既云逝．蔭從游者．皆若塵行無所依．固不獨文章之畢末由質正．每過其門．心輒愴惻．蓋五六年如一日也．筆記所載．非不一類．實近指遠．味於無窮．丈昔與葉丈潤臣交最深．今此書將與橋西雜記並存．豈亦有由而然歟．同治十三年四月．吳縣潘祖蔭．

玉井山館筆記

清　上元許宗衡撰

宋王耆輔塵史．鄭內翰久遊場屋．文藻振時．唱名之時．同試進士．皆憎曰．好狀元．上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宥遣內侍以采外議．上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廷稱善．況命相哉．斯言善矣．然當復相富韓時．富韓爲人．豈不深知．何以上之用人．尙采外議．而宥遣內侍．尤不可訓．夢實久應．金甌難卜．循次而升．安有人才耶．

巖史．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間焉．忽一日削藁拜疏封．衆皆聽以爲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廚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閒者．其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當時無責者．朝廷務廣言路耳．今雖無復是．而極言敢諫．亦未多得．

塵史．鄭毅夫爲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時在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衆甚危之．李出笑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己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是言也．李之處己誠得．然以顛狂爲求名．非可訓也．特今之不顛狂者．皆僞爲耳．名之不求．但保富貴．抑亦不獨君子笑已．

塵史．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掛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疑

歎。乃自削牘敘致顛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傳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四踏殊工。亦可想見高致。今無乞骸之事。有避禍而去者。其疏語亦鄙。但不足稱。文且不逮古矣。

朝鮮李滿船。自號歸其國權葬齋。數任。相國詩二册索題。一名如此石贈葉。一曰東詩存。樵以識大體與衆不合。遭貶謫。工爲詩。其吹黃山寄示韻云。閉門無過轍。流水有鳴琴。壘樹連雲迥。開花樓屋深。浮生皆幻鹿。欣托愛幽篁。今猶仍多病。應知聽雨心。始雨次諸君韻云。山氣蒸欲雨。雲出潤於泉。漸黑窗寄地。微鳴。慘綠天。岸花低倒。續溪鶯暗抽細。去鵝四秧水。先占隨麥年。皆清麗深穩。又與州雜詩云。玉女遺花艷且姸。毗盧石廩滿青天。朝朝閒望一峰色。長在孤臣涕淚前。語極深痛而無怨望。玉女、蓮花、毗盧、石廩。國望。自註皆小白山諸峰名也。

汪蛟門百尺梧桐閣集。中書官。在國初時罕由進士。授。康熙丁未御史李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其時軍機皆內閣）人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其時應閣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者。自沈風範始。今開以進士爲之。而捐例既開。副貢拔貢皆與焉。不獨由舉人進也。

揚雄太玄賦曰。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況壞躬而危族。諸語不可謂非明哲者。乃其終篇云。蕩然肆志不拘攣兮。則甚謬矣。投閣幾死。豈無故哉。

東坡先生寄欒城龍虎鉛汞說。其於坎離水火。生死順逆。言之精審。故爲此書以自堅。且欲以發弟。是決於行也。然坡公寄書時年六十。後六年卒於毘陵。若其行此術。則術不驗。未行則公亦知其難也。齊彭殤

爲一致。右軍語固達。修短隨化。殆不謬耶。何世猶溺於道家說而不覺也。

余嘗夜夢爲僧。因思昔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然則余何因而夢僧。夫物極必反。余之念於名利。若將忘而未去。其萌也必欲去。是以憧憧。憧憧不已。激而反焉。夢僧因宜。東坡曰。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余忘乎王公者。而未去其萌。必欲去之。反而夢僧。嗚乎。此必欲去之之心。何心哉。余於反之說。而悟不因之因。蓋甚於因焉。然則余之夢爲僧。猶之夢王公云爾。羊而馬。馬而車。車而蓋。其猶有想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言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余自壬子成進士。殿廷考試。進卷皆速。然今無先進卷即蒙御覽之例。優劣得失。均不繫此。今年考試差。試初起草。午初完卷而出。二文一詩。已將三時之久。而完卷尚無一人。此雖余輕薄爲文。不求義理。若治宋例。余當第一。然如宋例。余又將叱出矣。不叱出固厚幸耶。

馬濟川孩捷兒部。偶見余作楷。詫曰。此什書耶。何不肖往昔書。此非濟川輕余書。余性不近此。殿廷書多以楷爲宗。去取高下悉憑之。而余由翰林應當改中書。遂皆以余爲不工楷。余亦不求工。偶極意書之。見者或以爲工。而余不耐也。嘗作詩自嘲曰。我書臨劣不堪識。固宜飽飫一升墨。蠹魚甚有升仙時。上清糾

蝌誰授之。學兩石弓勝操翰。毛錐無用發長歎。世間那有王右軍。春蛇秋蚓徒紛紛。放眼乾坤一長嘯。何人投筆成高勳。余既不工楷。他書亦不工。偶遇興到。以意運腕。假有工者。然不得過二三百字。花爲人題卷子。或自作詩文。及爲人書屏扇。嘗倩友捉刀。近乃自書時多。昔楊元素顧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不自識。三人嘗以此爲歎。余書雖劣。尚不至不可識。特工文不及三人耳。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是古選舉亦重楷法。不獨今之殿廷試也。今如沿唐例。則余貌既不豐偉。言又不辨正。文理或不至紕繆。而楷固衆以爲不工。使應選舉。亦遭屏棄耳。余初入翰林。同人皆勸余習楷。且曰。此何類。若不翻爲此官耶。余亦思習楷以乞假南還。人事紛擾。癸丑避兵北來。倉卒入試。及改官。余亦悔。然今年散館一等者亦改官。余昔二等。固應改官。而余散館時。一等既改官。前且有三等授職者。是又不以楷爲憑也。或者如唐選舉法。亦視貌之豐偉耶。貌則不可學而改者已。

余祀祖與元旦禮神外。從不燒香。讀坡公記陳昱再生事云。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冥官誤追。放還。事甚長。將放時檢籍示之。謂昱年當六十九。官至左班殿直。且告之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余偶舉此事告余婦。婦曰。君何不頻燒香。余笑曰。余方四十九。又未見陳昱。坡公語縱可信。今之不六十九者。豈皆不燒香者耶。燒香者皆年踰六十九耶。且又安知余不百齡耶。因相與笑粲。

昔人謂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故授之宦寺。則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讀近倫論馬防出征疏。有云。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謂夫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此論外戚也。推之權奸宦寺。其弊不可勝言。今皆無此患。盜賊來歸。或不免乎狎馭之術。蓋其難矣。

元遺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棋。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又云。今人誦文字。十行夸一目。閱頭失香臭。瞥視紛紅綠。毫釐不相照。覿面楚與蜀。誠深知爲文之難。與論文之不易也。余於友朋示讀之作。必數四尋繹。乃敢出一語。今人同聲贊美。後復肆爲詆訶。蓋劉李緒則多而元遺山則少矣。

張毅修外非敬。斷徒馬圍。皆與亢體。不勝其勞。內熱而死。然則非而無禮。非時勢也。且可死矣。

古製墨用松煙。南唐李廷珪兼用桐油。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桐油之法盛盛。沈氏墨法集要。其規做皆李。而製造之法極詳。近所用墨皆皖人製。劣者居多。京師用墨最夥。雖日加新墨。於內皆滯滯非無光。光亦死耳。然以其便於用也。遂盛行。雖善書者亦然。古人用墨必使有彩。彩與光爭。死活耳。

京師俚語。以駱駝方翰林。謂翰林貂裘而駝色。如貂又駝。衣步日復叫。仿翰林多自矜周旋折旋。若有規矩。中傲謝辭語又不文。蓋相似也。然此亦若似之。官則翰林中甚沒於俗學者戚衆。而能讀書博通今古者。亦當有人。駱駝之喻。戚惡作劇也。

呂氏童蒙訓載近世故家。惟晁氏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

若兄諸姑。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夫宋時風氣。較今爲古。然自晁氏外已不盡。然況今耶。今之子弟。於兄長老時稱。皆以禮。平居稱之。輒以字。父兄聞之。亦不盡告誡。又相習稱翁。非於勢位林泉者猶護。長老而賤。則卑之。能以翁稱者。即子弟之桀驁者矣。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章雖短。突過建安。余謂王陸四言。均嫌體弱。曹氏父子。各擅雄。渾然陶公悠然塵外。固不逮矣。後此能爲此體者蓋鮮。理未精而勵於氣。意不超而逞其詞。固雖有嘗者也。

大曆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也。余閱全唐詩細較之。其與王楊盧駱亦是分派。不無錙銖之繁。惟司空曙遂較精耳。

荀子謂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肯事賢。幼不肯之不肯事長與賢也。余嘗見之。賤固未有不肯事貴者。然而阿諛諂媚。非所以爲事。今之事。殆有異於古之事乎。若晏子所謂三不祥。則有實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蓋今之通病矣。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士大夫宴筵不戒。至以鄙俗市井語招謗侮。甚而片言終身意成不解。抑又何也。嗚乎。戲侮之不可不謹也。豈獨友朋哉。王伯厚通鑑答問云。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齊頃侯敗於鞍以婦人之笑也。衛石買伐曹。以重邱人之詬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國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其顛覆宜哉。蓋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今之友朋談讌。能知此者既鮮。告以正言輒廷之。如伯厚所言蓋自笑存之矣。豈知揮麈之談。棃花之論。因匿衆而解頤。無事公而不樂。賓筵酬坐。雖謔原多。鄙俗市井之言。何自而來也。

咸豐五年。僧邸擒李開芳於馮官屯時。余客山東。聞僧邸引運河水於百里外灌之。此古人所未有者。昔齊魏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之。蓋決滎口。則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則魏無外黃濟陽。以及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侵潁川。皆以近水成功。馮官屯去運河百里。且地勢高。曲而致之。激而引之。當建此議時。必有迂笑之者。而卒成功。夫毅然行之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燈下讀史。至智伯行水事。爛而記之。且以見賊之終敗。而鬼神之佑我國家。蓋非無故矣。

汪蛟門集。有郭貓兒傳。郭貓兒。揚州人。工象生術。尤工貓鳴。故名貓。常挾其技遊公卿間。其後有貴人過揚。欲與之去。貓叩頭請命。願老死故鄉。汪乃作傳贊美之。稱其所守有足尚者。因引宋甯宗時趙師䍧詣

事韓侂胄。至效犬吠。使貓能如師䍧以其技媚榮當世。何至窮賤鄉里間。嗚乎。汪之感深矣。余以爲貓不甘以貓之技御人。人乃以犬之吠娛人。是豈獨師䍧爲然哉。行藏如鼠。諂媚如狐。其流極有不可勝言者。師䍧之托於犬也。術固猶淺乎。然而作僞者易敗。徒冒貓虎之名。負重者行危。空偷蝜蝂之智。余又竊欲子厚文。而爲之太息焉。

元李仁卿敬齋古今黈。釋詩氓之蚩蚩。謂毛傳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殊爲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全詩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安有所爲敦厚哉。若曰氓之來。詐爲是敦厚。實相誑誘。意或可通。按字書。蚩、蚩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輕賤狎侮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無道之君曰蚩尤。以其爲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爲敦厚。則其聽說不足據也。

儀徵酉孝廉吉人。諱寳。從余遊。其自揚州來。以徐進之所書楹聯贈余云。心上無鈎不掛事。眼中有尺慣量人。二語者有意。然亦甚淺。詢之吉人。知爲進之撰句。進之初名宗勉。更名退。諸生。揚州興化縣人。工書。善畫蘭竹。有鄭板橋大令之風。性尤兀傲。赴京兆試。久不遇。遂佯狂。醉後輒行歌於市。嘗往來西山靈光戒壇諸寺。草笠衲衣不入城者。幾二十年。咸豐八年。鄉人強之歸。吉人同行至山東。登岱爲道士書數十紙。吉人因爲余索書。進之曰。果許某耶。可書。遂撰此聯。初余於道光戊戌識君京師時。尚居南城蓮花寺。常共飲。爲余畫蘭竹。已失去不可得矣。

胡稚威烈女李三行。原本孔雀東南飛。古藻淋漓。一時觀歎者衆。而曹秋岳靜惕堂詩有宋宋詩。蓋美延長令張禹木而作。視胡作彩色尤過之。宋宋民田女。有姿色。幼許同里鄭生。父以鄭生貧。將賺於大賈。婿有日。女知之。告於令。判歸鄭生。曹賦詩美之。又近人饒海姚梅伯孝廉。居京師時。有雙媳篇。亦摹此而曲折盡致。則尤勝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固知好詩斷不能無本也。

余居揚州。有徐媼年五十餘。性偏直。僕婢小過失。必絮語勸戒之。不聽則怒。或告以如是則取憎。曰。憎亦任之。吾見其非。不可不告也。嗚乎。以此爲臣則諍臣。以此爲友則直友。余官疏賤。無以致於君。余於友亦未之逮也。思之甚慚。然於友已有因忠告致疏者。世風之不古。抑余術有未工也。

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法。築堤捍水爲田。召富民耕種。三年而征其稅。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至正十二年。脫脫爲相。因宗其說。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遷民鎮當即今山海關也見元史皆設法畊屯。未幾復罷。古今良法美意。有益於國。而爲衆所不便者。往往忘遠利而懼近勞。今南糧雖由海道。而爽事未竭。西北水利。卒又難行。誠當軸之疑也。

年來。鬢髮多白。偶憶余三十時已有之。左思白髮賦。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又云。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又云。咨爾白髮。事故有以。䟫䟫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昔人數老。託諸文字。至於拔鑷。比於今世少年自飾其貌者之所爲。抑何懷耶。往年余友黃伯厚元珠廣文在京師時。年近三十。

恐蟲之出也。日臨鏡拔之。余戲之曰。君搨眉丈夫。拔之將爲婦人耶。古固未聞是也。豈知如左思所言拔蟲。亦未爲過。然則薰香傅粉。若古人固不足怪也。

往在金陵驪集。倪甫嵩(名偉)。仲穆(名新)。昆玉兩文學坐余左右。余被酒戲曰。此左倪此右倪。蓋借用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爲謔也。舉坐不解。惟陳少若(大鏞)知之。因相與撫掌。按爾雅言龜之形狀不同。左倪謂行頭左庳。右倪謂行頭右庳也。一時作戲。今思之亦是輕薄。此時少年佻誶。直以龜呼人。不知古人以之命名。未見以爲穢詞也。

余病肺。止酒已數年。又胃疾時漸。晚食輒不受。偶閱東坡次子由病酒肺疾發詩。間曰。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饑。胃強鬲苦滿。肺斂腹輒破。真若爲余言者。

翰林院衙門在東長安門御河橋西南。余改官中書後。入直時必渡橋。初時不無悵惘。因記唐趙璘因話錄言尙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前者或忽略過之。余則思之失笑。

山陽潘四農丈謂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嶠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余嘗歎賞其言。引以爲戒。然作詩時猶犯之。此中語云不足爲俗夫道也。

皮日休詩與海正狂波。子頭向水顯。集韻烏沒切。溫入聲。謂納頭水中也。余昔泊瓜州江上。見泅水者頭出沒水中如鳧鷗。爲一詩摹其狀。不得。但有句云。出沒水中如鳧鷗而已。及讀皮詩。乃知顯字之妙。偶撿朱竹垞詩有忽焉類請冶之句。註亦引皮詩。然則作詩當博覽。尤不可不識字也。

漢賦樸茂。至後漢漸輕麗。然如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鏗鏘陶冶。已趨律作。而樸茂之氣仍在。必非六朝人所能。又柳賦云。人情藏於俗物。心惆悵以增慮。語殊有味。然渾而無雕琢。亦惟其時爲然。

利口之嗇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辨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此言德不如才。然使貪使詐。亦何可少。特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小有才而薄孝弟。輕仁義。棄忠信。捐廉恥。終於小人而用且多弊。才固不可恃乎。

余友金陵陳季珂(鳴玉)孝廉性倔直。工畫梅。甘飲秦淮妓樓。被酒。偶汕汚妓衣。妓困辱之。遂怒以燭抵之曰。汝衣千金耶。妓矢不言。因憶晉書周顗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盛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使妓知此語。豈非妙謔。然笑而不言。亦雅量也。

庚申二月二十七日。粵賊陷杭州。猶書八百里至京師。三月十三日。始見邸抄。傳聞賊前鋒至杭州城中見大旗。始倉皇閉門。巨寇在郊。何玩之若是。婁敬曰。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辦賊隨賊東西。但尾賊後。方賊圍湖州。意固在杭。特聲東擊西耳。出我不意。鼓行而前。獨松關、杭之吭也。何以不搤而守之。顧祖禹方輿紀要。餘杭縣西北九十里。有獨松嶺。高四十二丈。關在其上。控據險阻。爲郡城西北之噤要。今賊由武康百餘里至餘杭。又六十里至杭州。獨松關非甌脫也。何以度賊必不由此。遂無重兵

扼其衝。是真不可解者。

余所居湫隘。日道僕泥埽。讀後漢書陳蕃傳。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薛勤謂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乃知古人志量不同如此。余雖卑鄙。思之而媿。況宰天下者乎。賊陷蘇城。警報方至。有當軸者卽偶府卜六壬。占其家之老屋存否。嗚乎。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且玉石昆岡。又何待問。其意中豈并無山邱華屋之感也。

道光辛丑冬十月。與萬伯舒(承寬)倪秋嵐(寬)昆玉。遊焦山。下榻自然庵。庵濱江倚巖。俯臨奔湍可掬。院梅橫一畝。蒼蘚滿根。又松寥閣去庵不二百步。飛樓繚曲。江光延繞。水晶庵距江少遠。與石壁庵同。至觀音崖。登吸江亭。遂凌絕頂。西望金陵。東極海門。南瞰五州。北顧揚州。蒼茫無見。以北無山。故目無所限也。山頂降而北。則曰別峯庵。可以望佛狸諸洲。僧云。桃花開時。瀰望如霞。烟景絕麗。余嘗酒酣。與伯舒硯秋坐石壁庵大石上。見銀濤一綫。屈曲西至。天宇既開。遠帆如鳧鷗。瞬而至前。則峨峨大艑也。晨登絕頂。海日初上。羣山奔赴。青赤萬狀。寺鐘出於林薄。知僧飯。乃歸庵相與笑談。僧精烹飪。得鮮魚爲膾。以京口酒佐之。薄暮風濤尤盛。峯巒拱揖。於驚濤鱗錯中。如登蓬萊。乘風欲去。惟是時海上多事。戈船如馬。酒能輒復浩歎。今粵賊既東。長江失險。傳聞金山塔寺已焚於火。焦山屯兵。登眺文讌之區。變爲牧馬矣。

康對山武功志七篇。王阮亭謂其文簡而嚴。訓詞爾雅。余嘗讀之。語殊不謬。近日山陽魯通甫一同孝廉。清河縣志與邳州志。饒有史法。文亦樸茂。如漢人且成於一手。非雜采掇拾無義者可比。又有王石臞年譜。覈據精確。筆尤雅馴。

去介休五十里。地名兩渡。左右皆山。遶左爲路。遶右則曲澗淙洞。蜿蜒相赴。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其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兩渡近靈石。卽汾水也。或曰。卽冠爵津。水經注。冠爵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又曰。羈石就路。縈帶巖側。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今梁閣在空。山橋如蹬。居人傍崖爲屋。飛樓相望。俯瞰淸溪。若海內無事。卜鄰其間。亦絕勝也。

余寓居平陽府太平縣南北柴村。去縣城二十五里。明萬曆間。縣令武成修堡其西。卽古晉城也。顧氏日知錄云。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故曲沃晉)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卽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村人指爲晉都故址也。距北柴不遠。然無基可考。惟土路崎嶇。長亘若城垣云。

金陵人爲婚。有傳紅之禮。卽古納采也。儀禮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至女氏家通辭往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行納采之禮。其言納者。若春秋內納之義。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云納也。金陵之傳紅。則以男女生年月日書之丹牋爲質。故俗謂之傳紅云。

王莽時。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更相配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今犯鑄錢者無此苦。令給

犯而斬者甚衆。卒亦不能止。自鎔錢制起。犯者尤衆。又變而爲銅當十者。弊亦不能革。雲南亂後。銅益少。於是禁銅不得爲他器。而私鑄光斥。民間患之。未幾。末鑄之寶。乃買私鑄。時抵所鑄之數。以飾耳目。辦漁工費。久之。私鑄之令漸寬。民亦相忘。不問官私與錢之美惡。然所行止於京師。出城數十里。輒不行。盜所用之數少。而又不遠行。私鑄官買。以時出入。而人不知。而國家鑄錢之工用。其經費皆消磨於貪吏奸民之手。愚意仍當重銅禁。唐錄事參軍劉秩。所謂銅無他用。則錢益賤。賤則錢之用給。又銅不布下。則盜鑄無因。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利。錢又日增。誠良法也。若果公廉奉法。何善如之。或曰。銅既少。故鑄當十者。禁銅誠是。然雲南亂未已。其源不足。禁亦何濟。不知天下皆行當十之錢。雖不禁銅。亦終不足。今當十之錢。僅行於京師。數十里外。仍用當一者。是民間自有制錢。而京師一城月所鑄者何往。始而奸民銷當一者爲當十。以牟利。既則貪吏買當十者充當十。以省工。故銅雖少。而京師之當十者未缺也。曰。若是則何必禁銅。曰。禁銅以重銅。與其京師獨用當十者。而銅不加多。何如京師亦用當一者。而銅不加少。私錢之鑄。輕其罪。錢雖私。猶可用也。銷錢之罪重其罰。銅既少。益不可他用矣。輕重大小。合天下而一之。則其行久矣。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竄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之望侍御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

齊民要術。馬久步即生筋勞。筋勞則生跡痛。久立則發骨勞。骨勞則發癱瘓。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羸而不振。汗未燥而飲飼之則生氣勞。氣勞者羸而不噍。馳驟無節則生血勞。血勞者則發強行。凡此五勞。驢騾皆同。余官京師。祇蓄一騾。余既職業清暇。又不常詣人。奔走伺候。無所資於騾。故騾雖老而疲而五勞之病可免。余既無愧於騾。騾亦忘其駑駘。與余依且三年。惜余貧不能飼以善芻爲憾耳。或曰。君無奔走伺候之事。則騾將久立矣。骨勞固難免乎。嗚乎。髀肉復生。余且有慚於騾者矣。

吳遜芬文熱。觀察。與余交且三十年。自蜀歸後。以避兵居海陵。近刻雜誌一本寄示。余報書略云。伏讀大著雜志。如記朱乙程甲事。雖以甲乙書諱。皆明顯可指其人。其他類此者尚數條。僕以爲閣下投老空山。與世俱忘。偶觸見聞。托之楮管。凡可喜可愕。與夫足垂教戒資彰癉者。無不可筆於書示諸人。然無激射隱見之法。直書其事。或失激訐。或失抑抗。遂令故交舊人之過。四播於時。且使其後人讀之。傷慈孝之心。乖忠厚之道。在執筆固欲示懲勸。而論者或以爲愛憎。雜志亦史家之一體。春秋書法。不輕褒貶。司馬遷書。亦互文自見。苟非亂臣賊子。未有直書其事者。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尚爲詬病。況直書其人之惡乎。若云非聖。更可置而不言。執事有人心風俗之憂。作爲詩歌。託於傳記。寓言十九。正自多端。何必疾首痛心。鬪於毀罵。且此數條。或人既知之。或不足示戒。可以觀感。可以廉立。豈在是哉。褚季野皮裏陽秋。阮嗣宗眼中青白。亦視其時何如。語言之不謹。則文字之禍深。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君子處

叔季之世。所以貴韜晦而防機械也。執事豈不知之。而僕猶言者。固朋友之道乎。書去。君久未答。後書函不復言。然則君固慍之矣。

庚申五月初五日。聞粵寇連陷宜興荊溪。又賊自攻破丹陽後。即分兵陷江陰。江陰古要隘。五代時。吳越淮南往往角逐於此。宋南渡後。江陰之防尤重。建炎三年。劉光世韓世忠皆軍江陰。以備金人海道之師。明初以江陰爲江淮要衝。命將克之。使吳良堅守。張士誠遂不能越江而有江北。今賊據江陰。其去泰興通州一衣帶水。是江北心腹之患也。

余以脾病。遂不飲茶。又不善書。而好藏墨。坡公云。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余以爲烹茶而玩之。誠別有領悟。磨墨而啜之。則亦性之癖耳。

道光丙午丁未間。余館揚州黃鉞莽錫庚觀察家。地爲馬氏小玲瓏山館。園亭極盛。中畜二老鶴。雌者先化去。余設硯園中街南書屋。其一鶴常婀娜來前。舞衣翩翩。日久益狎。鶴舊爲康山江氏所有。後歸鐵莽。旋又歸丹徒包氏。包氏園中畜鶴不相容。李子衡汝鈞比部乞歸。當日純廟幸康山。此鶴在焉。蓋百餘年物也。子衡將寫圖徵詩。海陵程稻莽解元字光爲七古一篇。寄留余書齋。自粵寇破揚州。傳聞此鶴爲寇所烹。浩劫茫茫。何有於一鶴。然回憶昔時。與鶴相依且三四年。子衡迄未作圖。而稻莽詩殘稿獨留余處。非無因也。將爲長篇記之。先錄稻莽詩於此。咫尺名園富泉石。樓檻雕廊滿寒碧。中有老鶴獨淒清。夜月蕭然自標格。丹頂凝烟潛退紅。縞衣亂雪還是白。天外曾爲鳳鸞侶。人間可有神仙宅。當時親見翠華新。老人猶注金閶籍。招來一舞媚龍顏。從此千家識仙翮。落花夢短本易過。叢樹人空那容惜。況悲舊侶失雙棲。豈慕高飛橫八極。悄從隨人徙弔影。縱能到處宜垂翼。得翣不耐雞鶩爭。何地堪爲稻粱覓。主人遊寄依君亦前定。飲啄相安便難得。迢須愛敬如老成。爲伴孤高辭俗客。百年應解話滄桑。幾處先愁迷巷陌。難信終無出世心。只恐已乏沖霄力。不嫌塵污更相尋。借樹桐陰資清寂。

馮益都相國。爲毛西河納豐臺賣花翁張姓女阿錢爲小妻。年十八時。西河貧人。謂爲禮嫉之妾。西河謂其色白。目有虹光。指削玉。髮委地可鑑。又謂以髮鬅綰爲百環髻。又謂既歸執贄。把筆學書頻巳。又謂能歌。偶呼盲女街前搊琵琶調。搊撥遂能按色。又謂嘗爲余早起呵凍書刺。得心痛疾。遂有瘕癖在胃旁。氣積不行。使婢按摩不足。則以兜負之行。又不足。總傴而坐。推挽若鞦韆。任黃門傳所謂約絲爲兜若花籃。坐其中懸而左右旋轉之也。又謂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醒乃刻桃木肖巳。綰生年百環髻送之廟以爲識。先是母生時。夢鄰廟阿母。其廟鄰爲奶奶廟。後鄰爲錢氏。夢不知爲廟神爲錢氏也。故名阿錢。當母夢中見一嫗以白花一當[illegible]寄使育。故阿錢生而嬌然且易折也。既送桃木於廟。謂疾可已。於是作留影圖。汪春坊巢阮鷹常樹詞諸人皆爲詩題之。又謂聞大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益都相國憐其窮。糾余開閣。阿錢堅不往。有假余意迎之者。遂悲憤死。得高郵舊先生救復活。於是爲作回生記。既而仍死。未死時泣而言曰。願爲尼。隨身衲歸。故死之後。仍攜其櫬葬蕭山。從其志也。隨葬者婢金穀兒。方阿錢未死。婢已病。聞阿錢死。號起以手搶地行哭七日。嘔血亦死。西河所傳如是。而余讀陳檢討詩序及周禮原贊

譜納長恨歌，與一時諸家之詩，婉麗哀惻，想見其人。今遊蹟蕭著，浩蕩狂香，煙波納背，然知阿錢者少矣。及閱西河所爲曇殊銘，與劉謝齋鐫，遂節其略紀之。曇殊佛花，陳檢討所命阿錢名也。

粵寇破常州，以四品號軍中曰，攻野不攻城，野盡城自破；殺婦不殺夫，婦死夫自孤。賊目李世雄，金陵人，或曰名世賢，廣西人。其陷蘇州，僅數千人，兵勇降之者且三萬。是時蘇藩庫銀納百餘萬，而提督張國樑以所部兵無偷潰散，遂死於難。國樑死，賊乃連破蘇常，至今未復。

苻堅敗百餘萬師於淝水，古今稱敗興之事；項羽阬四十萬卒於長平，古今稱忍心之事。敗興之事由於恃氣，忍心之事由於滅理。

京師風燥多沙，余用印泥，從臆前易乾，印油又不易得。偶閱吾亚衍學古編，所載印油法，用香油浸皁角於鐵器內煎，過放粮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袋中，用瓷玉器盛之。數日一瀝，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燕不餘，久而益佳。余嘗試之，殊不謬也。

遼懿德皇后之變，人皆知之。余讀大遼觀書殿學士王鼎焚椒錄，詳其事，爲之慨歎。后賢淑，姿容端麗，能歌詩，尤工琵琶。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有白練從空落后位，有三十六三字書其上。左右解以此天書命可收領三十六宮也。及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曰，貴家婦宜非此何爲。妃銜之，於是與重元父子謀叛。既伏誅，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有功，進南院樞密使，威權傾朝，有嗣后擇不相下，乙辛快快。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思陷后。時后慕班倢妤行事，嘗進諫上喜獵獨入深林邃谷，妃疏諫，上雖納而心厭之，遂稀進御。后望幸，作回心院詞，被之管絃，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本重元家婢，亦善箏與琵琶，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己。常與后對彈，登愧服，往上亦召登彈箏，后諫曰，此重元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因謫別院。於是登益怨，而登妹清子爲教坊朱頂鶴妻，與耶律乙辛通。登乃屬清同謀后與惟一私通。乙辛欲因以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詞，遺登入直時紿后曰，此宋國忒里蹇作，忒里蹇華言皇后，謂宋之皇后作也，若得御書便稱二絕。后喜，即爲書之，而以己所爲懷古一絕附於紙尾。乙辛遂以爲證，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謂惟一私侍后。乙辛復密奏，巧爲積語皋其情狀。上大怒，召后詰，后哭訴，上以鐵骨朶擊之，幾死。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乞請代母死，不許，遂令以白練自盡。后猶作絕命詞，時年三十六。於是白練之兆，衆始悟焉。初上訊后，復指后懷古詩，顧乙辛及參知政事孝傑曰，此是皇后罵飛燕，安得復有十香詞。孝傑進曰，詩中宮中祇數趙家妝，與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包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余讀后廻心院詞及諫上游獵疏，深知政體，而回心詞語淫媟。其絕命詞，則又哀惻如騷人。獨懷古詩適有趙惟一三字，斯亦巧矣。后好音樂，工歌詩，復不自重，故讒人得用焉。乙辛既與后家有隙，后又與單登有嫌，孝傑不明大義，且證成其獄，自古妃匹之受禍，莫甚於此。余故删節而錄之，且以見元人修史之挂漏多也。

桂徵山州學士，蒙古人，道光乙未進士，今甘肅有循吏稱。好讀書，工詩古文，不輕詣客。因黃翔雲（霞山）王

霞舉（師雨）郎部，與余識。咸豐庚申六月，病殁。先是五月杭賊過余，問南中賊事，將疏陳得失，忽殁日不至。詢翔雲，曰君病矣。不二日，君訃至。翔雲曰，方君病時，夢與翔雲坐，旁一人自稱亦黃姓，又一人自言九鼎山人，知君將上封事，告以時艱，非君言事時，不若修心養性，暫休數年，庶有爲。君不然其說。山人曰，失此會可惜。遂然遂寤。不三日，君果殁。然則君之來去，皆非無因，而夢中獨及翔雲，則以君與翔雲尤習也。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賈內翰延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許爲亦以儒者不可無生計，誠以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又恐進退爲廩祿所拘縱，或讀書識道而事畜皆艱，終紛心志。堅忍淡泊，固是第一要義，而不有致生之術，轉慮有失其生平者，此中消息，并貧夫所知，亦非矯廉者所解也。

孫明復先生爲秀才時，常謁范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其詞氣非乞容，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明年皆解去。後十年，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米秀才也。因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見也。然則貧賤中多豪傑，在人能識之，而倘無親在，抑或所謂非范文正其人，抑亦當自愼也。

袁石公廣莊入閒世篇曰，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黙。夫翠不隱毛，魚不隱鱗，倘能殺身，而況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崖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余因知才與節固不可恃，道德仁義而無弊者也，亦不可恃。蓋無論其得禍也，恃道非道，恃德非德，恃仁非仁，由石公之言推之，可以見矣。

余以胃病不晚食，申刻食蜂糖餻數片，佐以稀粥而已。蜂糖餻以麪與糖蒸之，麪作小窠如蜂房，然或以此名，爲揚州人所稱。余閱周公謹武林舊事，其市食一條，餻名有蜂糖者，是南宋時臨安已有此名。別有不飯餻，殆即揚州之飯兒餻；有名重陽餻者，則金陵揚州今尚有此稱，特未知形製與南宋時相同否也。又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明帝后忌辰祭期，詳列祭品，每月自初一至三十日日有供獻，如初一日捲煎，初二日髓餅之類甚細。其每月二十一日供獻，則用蜂糖餻。是餻流傳蓋久矣。或曰，五代時，揚州人以楊行密諱密，遂改密餻爲蜂糖餻。余按劉斧府名錄，揚行密據江淮，淮人謂蓉溪爲義溪，杏爲甜梅，揚州民呼蜜爲蜂糖，非蜜餻也。又江南呼蜜爲蜂糖，避楊行密名，見曾敏行獨醒雜志。

凡食魚鯁在喉，買白錫食之即愈。顧元英文昌雜錄載此方。錫者南方之大麥糖，京師之關東糖也。

訓詁之學不可不知。不知訓詁，不能治經；不治經，又能精理，講空虛之學，往往輕之。余近年始稍稍從事，但勿死於字句，爲穿鑿附會耳。本朝講許鄭之學者日盛，爲之易有根據，即如爲古文不知訓詁，亦多疏

陋。特以訓詁爲古則大不可。

讀三禮往往氣結。儀禮尤甚。以其節目繁碎。字句佶倔也。蓋不求解而讀之。不知所作何語。索然無味。先觀疏注。旁證曲引。了然於心。斯即了然於口。故必先解而後讀。則亦易熟而不忘。

荀子天論。星隊木鳴。爲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誠以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是固然也。然人君托於萬人之上。愛惜喜怒。未有能先之者。惟能畏天變。斯能修省。聖人以天命爲可畏。況變乎。謂政平而天亦有變。畏亦可防其漸也。政險而無變。畏亦可保其和也。安得不畏哉。由荀子之言推之。意謂上惟求吾之明。而勿少間焉可也。然既已明矣。豈有見天變而不畏者。苟其闇也。雖不天變。又安可以天變爲不畏。謂天固未變而安之乎。至於三人妖皆見。則雖畏天變無濟矣。然則荀子之所謂可怪而不可畏者。謂不可徒畏也。豈眞不畏哉。

余母孫太安人。嘉慶庚辰。以族兄嫓閑人冀與氏撰三餘醒世一書。曾輯古文句序之書之大旨。敘言勸世。雖類小說。實無悖於教法。其時母之祖母余太淑人高年。喜人說古今事以爲樂。故書之作。亦所以博老人歡也。今書存余篋笥中。無貲不能付手民。乃錄太安人序於此。夫學者稽籍極博。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詳哉其言之也。其所表見。皆不虛。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亦有足多者焉。然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往往探其奇怪。而寫人之所難言。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不然哉。姿姿於稗畦。羅玄玄於道流。不然小子後生。佳冶窈窕。平居里巷相邀悅。卒然相遇。歌吟笑呼。相引爲曹。又不然男女雜坐。私情相語。握手出肺肝相示。誓生死不相背負。若此類皆日往多。怪怪奇奇。介論其書者。惟怪之欲聞。甚無謂也。吾兄應與。敦然仁厚君子也。以度益新天下。數厚周慎。口無擇言。悲憫下人。與物無爭。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平生嘗謂人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者。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然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由是益與時不合。前五六年時。南浮江淮矣。有若不釋然者。於是讒謗頗示已志。書成讀之。謂其書其設心注意。廣骨肉之恩。妃匹之愛。父子夫妻。戮力安家。仁慈殷勤。意氣款款懇懇。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意使天下之人每讀其傳存之於目。思之於心。而因有以勸懲之。其於所寄托也。至其書詞意質直不加裝飾。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里兒巷婦。布衣野老。讀其書耳其言。靡不通達心知其意。鳥乎。吾兄之盛德。自顧不合於時。退而論著策。塞空文以自見。其所稱說。豈虛無補哉。蓋此書成之既難。徵辭引類。累數萬言。慨其多而易失也。故爲之敘論。積成卷軸。凡若干篇。後之覽者。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白石詩說。載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又珊瑚鉤詩話。載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

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謂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嚴滄浪謂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文心雕龍謂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古今詩話。謂詩者始於舜皋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止於棘之類。壓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又詩家直說。謂大雅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歌。易水歌。皆有七言。又曰。四言體始於康衢。滄浪謂起於韋孟。誤矣。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困學紀聞。謂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又謂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致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余舊日詩。有睽睽旋頭星。昏黃出雲莊之句。或謂莊、信也。若訓明字。古詩未見。不知晉駿齒饑詩。有煌煌閒夜燦。晰晰樹間莊之句。是古人亦作明字入詩。

今童子師。未有不令生徒讀右軍蘭亭敘者。然其詩則不復知之。有儼然取科第。官清秘。亦未寓口者。其詩二章。章四言曰。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丘。其次章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餘則琅琊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餘杭令孫綽。陳郡袁嶠之、王凝之、徽之。彬之。行參軍徐豐之。皆四五言二首。中軍參軍孫嗣。散騎常侍郗曇。潁川庾友、庾蘊。行參軍曹茂之。上虞令華茂。滎陽桓偉、王玄之、渙之、蘊之、行參軍豐之。郡功曹魏滂。鎮軍司馬虞說。郡五官謝繹。徐州西平曹華。皆一首。或四言。或五言。作後序者。孫綽也。

余以胃病不晚食。中夜輒饑。乃以蓮子去心三十粒。煮白粥極融。重水米不分。五更食之。到口甘美。入腹循喉。回思葷腥。雖五侯鯖。亦覺腥羶可厭。蓋天下之至味。無過於穀。亦無過於淡也。張文潛粥記。謂張安

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盌，粥極柔膩，晨起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極爲妙訣。蘇軾帖云，夜飢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妙不可言。大抵粥宜早晨，行陽二十五度，不致成痰。不宜晚夜，行陰二十五度，則水不易消，易成痰矣。養生家不可不知。或曰，君官雖貧，中饋者有老妻，且有婢妾供服役，否則一饘一粥，日日艱辛，況五更耶。余曰，人不能爲境限，雞豬魚蒜，逢著便喫，固是曠達，若吞猶嚼野蔬，錯中之藥石也，亦奚不可。余能粥則粥，能五更粥則五更粥耳，而淡泊之勝於膏粱，則固人人當知者。存余夜氣，不復強以責人也。用張子三十年以盡子細實心野粥後一覺或亦傳之

京師觀劇，多演玉簪記，若茶敘、問病、琴挑、追舟諸齣，往觀輒過之，然不審論陳之有無。及讀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玉簪記院本因此，特潘之名不同耳。

困學紀聞，史記正誤，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斯言尤矣。又謂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姞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邈之妄。斯言非是。就左氏所載攷之，謂邑姜夢不得以爲武王夢則可，若謂薄姬燕姞之夢發於母，此遂不得發於父，是攷據穿鑿之過，夢豈有一定哉。

魏叔子言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者十人而九。古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而先聖於四代，獨取殷輅樸素渾堅，故行地能久也。殷人尚質而多壽。孔子序殷書不甚詳，然雜見他書及詩三百篇中，無逸稱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之年五十有九，祖甲三十有三，三殷王享國如是，其壽命之長可知。然周公於二宗，則皆曰不敢荒甯；於祖甲曰知小人之依，咸與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者異，而成湯且百歲。今讀商頌諸篇，質處則厲，使人不敢有機心惰氣，故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魏氏之論，理之精者也。然其源實出宋沈作喆。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辰榜進士。有寓簡十卷，中有云，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於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甯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又云，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怪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遊，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爲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沈之論較魏尤詳，而魏氏則於勤之外增以樸，余謂樸之理較精。然非勤則無以練神明而堅筋骨，安肆盤遊，惟耽樂之從，無不死者，死於安樂，不專主壽命言，亦未容有好安樂而轉可長生者。雖死猶生，雖生猶死，其故微矣。

困學紀聞引蘇魏公寓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宗孟戒子弟曰，吾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今人家子弟入塾，日讀斷爛時文，則無書可習，皆不學矣，尚何立而而飽食暖衣，因仍非愧，故可歎也。

往時與汪蒨杜編修言，人必無私，而乃可有爲。蒨杜曰，必無偏。余曰，亦必無私，而乃能無偏也。不能無私，則愛憎好惡，往往因人，而不準之理，是即偏矣。魏絳斬楊干，祁奚舉祁午，惟無私也，故斬不爲苛，舉不避親。否則因君之弟而宥之，因己之子而進之，無私之私，非偏而何。

劉岳、任贊，譏馮道忘持兔園册，識爲輕薄，然兔園册乃徐庾文體，今之士大夫於徐庾文體多有不知者，是並不能以兔園册識之，不學面牆，斯爲甚矣。兔園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註。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而姚公武以爲虞世南撰，有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以授學童，五代史劉岳傳，馮道本田家，故岳與任贊以兔園册爲田夫牧子所誦，借以譏道。此困學紀聞集證所據，余考北夢瑣言，則以兔園册乃徐庾文體，又言道怒，因授岳秘書監，任授散騎常侍，且謂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而兔園册村野多以之教童蒙，故譏之也。

昔崔駰常不樂其子瑗，瑗盛修餚膳，殫極滋味，東觀漢記僅書此一事，瑗遂千古。然則吾曹何不樂自古傳者，何必不爲飲食之人耶。

余臥閣設床，旁必設一榻，便小憩也。一日余婦問曰，何謂之床，何謂之榻。告之曰，漢劉熙釋名，人所坐臥曰床。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婦仍不解，因曰床之說可解，榻之說何未明。乃笑語之，因思釋名中若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皆妙。

困學紀聞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此論獨出。而江都汪中氏遂沿其說，爲宋世系表序，如云，自平固解體，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遂以不免，自是以降，曠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諸語，皆仍伯厚。乃知文章訓述，各有自來，而創始者爲難也。

金陵某先生，精考證之學，然性嗇，客來論學，日午無脫粟之供，久之不復設著具。乃與客期於中道非閑上坐談。晏子曰，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先生人己並嗇，是愛也，小人之事也。先生獨未讀晏子乎，學而不免爲小人，學亦奚爲。先生休矣。

古樂有大忽雷、小忽雷，余讀爾露亦雅，忽雷，鱷魚也，居溪渚中，以尾鉤人而食之，其枯骨齒生用作樂器，聲極嘈雜，乃知忽雷之名因魚而錫。

本朝殿廷試，凡書有誤者，以小黃紙籤其上，不知始於何時。惟記宋曾敏行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試，上取時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御寫作鶴鳴，嗚呼御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删定官充對讀，啓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果如其言，當時既不以誤寫示黜，而雖在副本，亦必細審其言，正本不敢改易，使

正本謬寫，且必改易矣，而針穿記側，獨見周詳，今正本不得改易，副本則不觀，有一筆謬寫則劃，是古之令寬而嚴，今之令嚴而寬也。其實古之令嚴而寬，今之令寬而嚴。

困學紀聞，檀弓筆力，左氏不逮，東坡亦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見費袞梁溪漫志。

晏子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弘脫粟布被，寇萊公蠟淚成堆，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處，人之習不同，固不在奢儉也。余獨畏明宗之獎馮道，謂其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及與農夫雜處，不以衣貴介傲其士大夫，豈以道愧衆人耶。道之大節何如，蓋並不得與公孫弘何曾比也，末節細故，誠不足稱矣。

舍李珥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古固有此不平之事，人亦但問所遇何時耳。無字碑正自不妨，宰相須用讀書人，是謬也，思之令人齒冷。

盱眙王約甫明經，名效成，自刊其文曰伊耆室集，山陽魯君通甫敘之，謂其學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氏之說，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政，覬以挽季俗救弊世，已乃鬱抑於時，苦性誠狷狹，不能容容浮湛，無所攄其結轄，而宣發憤於文章，及乎不遇，取所著書燒且哭，年五十餘，卒自沉於淮以死，余由魯君言以蹟其文，誠可攄舉元古，揮斥當切，然知其文者卒鮮，余嘗以示桂林朱伯韓丈，凡匝月仍歸余，他日見丈，丈無一語及之，丈深於文者，固如是，元文投散之歎，古今皆同，宜王君生時皆致慨於桓譚不生子雲難再也。

道光乙未，余初來京師，識梅伯言丈，丈與管異之先生，皆姚惜抱先生高足弟子，然異之先生則未之見也。後讀梅文，又讀管文，以謂梅文法備，管文理精，自丈與先生後，此事歇絕，未知金陵論附，後來子弟與高才生之四散者，尚有人否，二十餘年間，若陳君少蓀、王君雨嵐，皆未極其才而死，而兩君生時，亦未以文為執一而精之業，甚矣生才之難，而學之有成，其尤非易易也。

金陵治古文者，管梅外，惟雨嵐，管梅宗桐城，雨嵐才尤肆，而賦敘記書牘，浸淫漢魏六朝，於八家中酷嗜韓柳，兵後棄多散失，少蓀好讀子書，所為文不多，死後均不可覓，少蓀有風我度詩三卷藏余處，有風有靜廬棠類藁，皆其避地時追錄，聞亦無多，今其子不知在南中何處，此藁亦不知何如，念思之撫然。

雨嵐才雖肆，而文質邁逸渾脫，其高簡尤非近時為散體文者所知，以所為詩較多，人皆稱之，不言其文也。獨安吳包慎伯丈，數賞其文，以為不規橅桐城，去古尤近，少蓀所作少，其排宕縱肆，余以為酷似韓非子說難孤憤諸篇，惜皆不傳。

昌黎與崔羣書曰：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舍，或其人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茲數者涉世之大凡，余皆有之，每默誦昌黎言不置，而於少蓀雨嵐所謂骨肉兄弟且重其文章，不能決舍，而亦無可悔也，今皆死矣，嗚呼。

史家列傳，書事多互文，又有附書一二人不另立傳之例，余讀南史鄭元起傳，附以羣研李膺，然元起傳

末既謝膺，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矣，是本傳已結，次為羣研傳，又次為李膺傳，二傳皆附，故膺傳祇敘武帝因膺善對以如意擊席一事，而餘仍敘元起事，至篇終無一語涉李，明乎李因附見於鄭傳也。史法應爾，然於鄭傳既以謚忠侯結之，此處予謂副句又假另結，於法似未善，且元起死於蕭藻，元起傳篇終敘之，而於膺傳又以此事結之，使人讀之殊以李膺一傳為贅，於附書之例未合，不如以元起死於蕭藻事，與其母不肯入蜀事，李膺諫伐巴西二郡事，皆書於膺傳末，於法為完備也。

余居揚州，嘗與楊君季子、朱君偉君、汪君西谷食魚，既徹，隔簾見僕背立，嚼其尾，忽回顧余，愧而去，翌日乞退，余作為不知，慰撫留之，婦曰：此何為者，余曰：食殘魚小故，乞退則知恥，昔顧榮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即割炙啗之，陰鏗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其後榮為趙王倫長史將誅，執炙者救之得免，鏗遇侯景之亂，行觴者救之得免。人生世上，何處非殺機，亦何處非生機也。

朱翌猗覺寮雜記，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此與韓非子所載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問雍季，雍季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役，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同一文公戰城濮事，韓非所載，朱翌豈未見乎，而狐偃先軫舅犯雍季皆出如此。且左國城濮之戰，皆未載文公行賞行爵事，亦未有雍季也，蓋其謀狐偃始之，而終之以先軫，韓非所載，當是別出，朱翌既不據左國，又與韓非不同，未知所據何書。侯故翌，字新仲，宋南渡秘書監中書舍人，桐鄉人。

左傳鹿死不擇音，林注：音所，茂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茂蔭之處，是音即蔭也，陰也。六經古書相假借者多，經師為之紛紜講解，當先知此。

理所不能解者則言數，數有不可信者則言理，理常而數變，故君子專言理，若數則委心任之，窮通得失，能以理言乎，忠孝節廉，可以數言乎，智者可知所從矣。

東觀漢記，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此亦可謂侈言符瑞矣，雖堯舜之世，能如是乎，國家休徵，理亦有之，要不可深信，深信則驕，則患氣乘之矣。

學子讀六經四子畢，不可不讀昌黎先生原道原性，尤不可不讀歐陽文忠本論，以其語明切，庶不致歧入異端，此初學之大防也。

朱子嘗修儀禮不就，黃勉齋楊信齋繼之，乃使傳與備載，自古後學之於先哲，交相助者也，故讀書有得

則記之。縱未成篇。以俟將來。必有爲後起之助者。涉獵而不著錄。則日力可惜矣。

風俗通。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漢書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一匹。孫子算經。四十尺爲一匹。今布帛一匹。則不拘此數矣。[illegible]

尸子曰。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然則察察爲明者何也。

任昉詩。好用事故不得奇。詩固性情中事也。少陵詩。字字有來歷。不是專用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舖敍則拙矣。

明甯陵呂叔簡先生四禮翼。其教子弟。凡蒙養成人。言之詳盡。余觀近世人家子弟。方在襁褓。父母與戲。遂期以科目。少長。賓客誠者輩曰。郎君他日館閣選也。及乎成人。師友薰習。都不外此。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置不復言。蓋期望而督責者惟富貴。於是幸而得科目。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吾既已得之。則侈然而驕。不幸而未得。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吾終不得之。則嗒然而喪。而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則以爲非吾事也。叔簡先生所謂過隨年長。惡以老頑。是天地間棄物也。然則教子弟者。無一日不與言科目。而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迂談。而科目實不可必得。是誤我子弟者也。無一日與言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而以科目爲尋途□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旣漸亡。科目雖倖得。是亦陷我子弟者也。得而侈然驕。則德不進。學不加。而有識者鄙之。不得而嗒然喪。或抑塞而致疾。或營謀而改塗。而徒貽父母之戚興矣。彼師友賓客不復過問。是又棄我子弟者也。天之生才難。成才尤難。余是以縷言及之。

王臨川送胡叔才序。謂叔才幼時。其父母捐重幣。延良先生教之。旣壯。可游。資而遣之。試於有司不合。邑人皆且笑不悔。及爲材進士。復試於有司。絀於不已知。欲歸戀父母。慚其邑人。因告之曰。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于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雖若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皆且笑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慚者亦多矣。昔之皆且笑者。固庸者耳。豈子所宜慚哉。由臨川言思之。今之科目。即所謂祿與位之榮也。余之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即所謂道於聖賢之途也。使日與子弟言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以科目爲輕。彼子弟耳熟焉。幸而得科目。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不在此。吾固將進於聖賢之途也。必不侈然驕。不幸而未得。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方在彼。吾何有於祿與位之榮也。必不嗒然喪。德進而學加。而亦何至於抑塞而致疾。營謀而改塗。以貽我父母戚與羞哉。科目之得失。是有命焉。師友賓客愼勿以爲重輕。而使天下之父母終有負於子弟也。是則愛人以德之君子矣。[illegible]不要不作好人。是亦不立也。

曾南豐梁書目錄序。學者當於讀韓文原道原性。歐文本論後。熟玩之。

趙清獻公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斯言善哉。然則君子詿誤推輕。孔子言赦小過。與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皆當分別觀之。未可以一槪論也。

富鄭公。謂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姦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當其時。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故慮及之。乃纍引春秋洪範。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之故。然則符瑞不可信。信則驕心生。災異不可不信。不信則玩心生。玩則敗矣。

司馬溫公。以王廣淵除直集賢院。疏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衞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鎭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君子謂溫公於是能愛君矣。不以君所用者爲惜而不言。且謂景帝世宗於是能知人矣。不以抗己而惜。不以順己而愛。可以爲用人之法矣。

朱子言。士居卑也。處下位。視天下之事。直若無是爲者。及居大位。遇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祇作文字看過。眞是枉讀古人書也。余嘗熟誦此數語。因思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學優則仕。士而後入。前言往訓。昧之無極。近世讀書作文字者多矣。六經四子。亦僅資爲考官標題用耳。旣取科目。遂束諸之。而及其當官。誰復憶往事所讀之書爲何如。居大官。遇事會。雖無下手處。則亦惟無下手而已。義理學問。茫然不知。否則得然不顧。背寒毛聳。心膽墮地。聞朱子言。能無汗下。

山陽潘四農丈。金陵臣褚亮碑辨。以爲元好問劉祁。均不得辭其責。乃引元史。與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及鄒歸潛志。反復推論。無不允當。自古名流。見義不精。皆死生一關未破。郝經旣應元戊戌詔試。由西東路考試官。必不如好問不在野處之較可恕也。余讀其上梁文。知趙太學之名流。文類入之述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史之筆。獨家降妖。其存李吳之世。修趙于禪文。何所隆機之手迹。伊誰受責。於我嫁名。悼同聾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狀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皇吮誰祇身之自甘。甑實有投由其何恨。諸語哀若沈痛。未嘗不知有義之難免也。嗟乎。義利之辨未明。死生之關必誤。自古至今。又不獨好問與祁之可慨矣。

大夫七十懸車。故古有投簪乞骸之事。而今不多見。昔呂端能相。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喜溢不已。錢若水曰。安有此。退謂同列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薄如此。遂立請告。此等識議。迥殊衆庶。知果繫國家之重輕。去就必當自決。而眷戀者何也。

咸豐癸丑。余自揚州避兵。行時方初春。屋後梅花將開。有句云。東風作主須珍重。他日花開有客來。及城破屋毀。梅遂不可問。因憶庭中前所懸董二樹所畫梅。亦不可得。其他沈石田山水。高且園贊與若雨和尙枯木竹石。皆未攜出。今讀和尙語錄。謂舊作古。不必論。誰文亦非近人所恥。是故讀書者不必盡者必讀書。和尙之論水曰。汪洋廣漭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瀰汐不息也以道。決行蹈躍也以勇。灕湖小一也以法。盈遠迪逶也以察。與大戴禮勸學相似。故余於所藏和尙枯木竹石畫幀。識憶之。

22A

黃花道人朱齡，字菊垞，上元人，工畫菊，名甚盛，後畫山水，磅礴堅蒼，久之尤渾逸，年不六十死，與余交十年，中得其畫幾二十幅，兵後散失，僅留紅橋話別圖扇面一事，迄今觀之，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閒遠醲䣯，令人不見其畫之跡，蓋不逐其心之用，洵如苦瓜和尚所云，致可珍也。

山東糧儲道宋公思仁，字藹若，長洲人，嘉慶間以政績聞於時，歲丁卯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家，方病，仿謝石測字之術以自卜，坐客因公辭避闌，遂舉闌字，公曰，闌字古文作闌，門字有二月之形，今適當十二月，吾病殆不起，闌字中從柬，而俗書常從東，東者十八日也，此月十八日，其吾長逝之期乎，已而果然，今以此術乞食者衆矣，能如謝石者百不一見，蓋以機觸者仍以理論也，余讀獨學廬稿中有公墓誌，載此事，因記之。

宋石守道，所謂徂徠先生也，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此十字殊不易，少有近名之心，則仁或偏愛，義亦偵事，蓋二者必交相濟也。

舊游日記

余方七齡，居金陵，年二十四，移家揚州，然歲必還金陵，金陵猶故鄉也，山水釣遊，迄於今不忘，咸豐癸丑，粵寇東下，金陵陷，越同治甲子，始復其城，余官京師，不能歸，鄉人來者，昔所登覽遊宴之區，間無復存，其與共登覽儔遊宴者，又死亡盡矣，國家用兵十餘年，僅乃削平，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天時人事，默相感應，用以復嚮之豐美，類非一朝夕之故，而余昔所歷，則邈焉必不可再，夫事之不可再者，皆不可忘者也，爰於暇日追誌其概，命曰舊遊日記，其不緊乎遊而因以及者，則連類書之，同治戊辰二月海秋自序。

嘉慶丁丑，外王父孫松溪先生，官淮南批驗大使，因賃屋金陵城北蓮花橋，余母孫太恭人挈余居之，時年七歲，是爲居金陵之始，是年九月，由大使君眞州官廨至金陵，方依太恭人讀，猶不出門。

明年戊寅，余年八歲，太恭人授讀春秋左氏，仍不出門，五月太恭人挈乘小舟，由蓮花橋南行至秦淮，又西出西水關，遊莫愁湖，于華嚴庵有徐中山王勝棋樓，祀王象，下爲水閣，祀盧莫愁，湖之西南，隔岸爲石頭城，城濱大河，風檣隱蔽林外，而湖中蓮葉田田，如散錢，鳧鷗浴波，煖日晃漾，與漁舟相激灩，薄暮還過秦淮，燈火初明，笙管嘈嘈，青簾朱闌，時見人影，二更歸，背讀城濮之戰，訛數字，太恭人笑曰，遊誠可樂，是年遂不再出。

己卯三月，讀左氏傳畢，時易尚書詩禮，習熟，至是讀儀禮，讀文選，初爲帖括，從孫先生承吉遊，先生、舅氏

敏齋先生族姪，多病，順太恭人督教嚴苦，儀禮詰倔，常讀至漏四下，益無閒出門，九月，太恭人命一僕導余遊十廟，廟在雞籠山，山在蓮花橋北，不二里，爲劉宋時雷次宗聚徒教授之處，東即雞鳴埭，有寺，又東爲臺城，後湖穿城流入，沿山滿中，溝長四五里，甃以石闌，自臺城而西，又南入於秦淮，北匯於山湖，即秦淮之原，其由城南東水關流入者，則原於句曲之華山，與溧水之東廬山，合於府東方山，西流入於秦淮，即今之東水關也，又西出西水關，至石頭城，入於大江，後湖名元武湖，即秣陵湖，發原於鐘山，鐘山、蔣山也，入爲青溪，故有青溪閘，吳赤烏四年，鑿東渠，通北塹，以接元武湖，水南接於秦淮，其接秦淮處有閘，今不知其處，疑今東水關即青溪閘，今自雞籠山至西水關，皆曰秦淮，中則去山南又東數里，沿河有青溪里巷，或古之青溪，而雞籠山下，明初立十廟，又名山曰欽天山，今廟無十，然猶曰十廟，方余遊時，亦但知爲十廟耳，是日茶飲道士廬，道士居山上眞武閣，俗曰北極閣，後有亭曰曠觀，四望莽蒼，江城塔樹，一覽可辨，道士長鬚，忘其姓，又十年，則一道士居山閣，則能歌工擫笛云。

無事爲福齋隨筆

韓泰華著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

清　錢塘韓泰華小亭著

乾清門侍衛差使。謂之挑蝦。家有順治十八年搢紳册。上刻御前一等蝦某。二等蝦某。三等蝦某。則蝦是清話官名。

自明以來。搢紳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舖。余藏有嘉隆至康熙朝四十餘册會試齒錄。猶是洪氏彙集所印。

高祖純皇帝御極六十年。親以大寶授之仁宗。爲千古稀有。每歲頒朔。二品以上大臣。入乾清宮。仍給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歷。紀文達公曾拜此賜。親標月日于黃綾面上。蓋紀恩也。藏之足備掌故。

盛京婁鶴峪。其地產小果名英峨。秋時以銀壺進貢。薦奉先殿。歲以爲常。

蔣協揆攸銛有一目十行之敏。在軍機日。睿皇欲觀會榜題名錄。公即默寫以進。二百數十名。其差者只一縣名耳。此與宋張文定公綱。記相國寺染綃。皆天縱也。

吳荷屋先生著帖鏡六卷。既列帖目次序。復詳著某刻何字殘泐。何處斷裂。一覽了然。帖賈無所容僞。故曰鏡。

李義山故處士姑臧李某誌文狀。以風水爲患。松檟不立。風水二字見此。

母將隆傳。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少府如今內府。

黃崑圃先生尚卷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

披臘二字。可以分用。种劭傳。軍士皆披。

元諸后太子諸陵。皆在獨石口北氊帽山。

耿王金印。其制不甚大。篆文耿王之印。現貯禮部庫中。

古人營地於未安埋之先。輒焚楮錠。買諸冥司。賃諸神明。其事雖不見於經傳。而近年出土者。有漢地節二年石刻。楊量買地券。吳黃武四年磚文。九江男子浩宗買地券。陝西新得金明昌磚刻買地券。其文曰。維大金明昌七年。歲次丙辰。五月庚辰。朔十七日。祭于□□□□亡考元□已於明昌三年七月十三日殘故□□□□□相地□□吉宜於京兆府長安縣□西鄉□前□東南原安厝□□謹用錢九千九百九十九貫文。兼五彩信幣。買地一段。東至青龍。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內方句陳。分掌四域。□□嘉伯封部□□道路將軍。整齊阡陌。千秋萬歲。永無殃咎。若□干犯訶禁者。將軍停長收付河伯。今以牲牢酒□□味香新奉□信契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安厝。以後永保休吉。知見人歲月主保人□□直□故□□亦猾□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違此約。地府主使自當其禍。主人內外存亡□皆安吉□□如五帝使者□□律令。按明昌僅六年。至次年十一月。改元承安。此磚係五月埋刻。故稱七年。

年未不惑。早見二毛。心厭惡之。讀山房隨筆載蔣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少年子。驟風吹上北邙山。差堪自慰。

宋張伯玉郎中公達。附陳庾卿之奇詩。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搗藥橘童寒。橘童字頗新。

石苞傳。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乾隴是蹇蹇異文。扁舟之扁平聲。杭大宗榕城詩話。載黎士宏閩酒曲云。新泉短水拍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竟作仄用。依其土音。

柳渾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顆字讀平聲。

爨龍顏碑。韜東越。斧。槊載幢幢。越即鉞。幢幢即幢蓋。

元耶律希亮傳。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則言沙陀在巴里坤者。非也。高居誨于闐記。亦曰甘州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故地。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

唐張巡殺愛妾享士。金烏古論黑漢亦殺愛妾啖士。忠義一而名有顯晦。

藍菊自四月至七八月。其開最久。宋朱昱有五月菊詞云。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即詠此花。

攀龍附鳳四大字。在今西安貢院。爲虞世南書。腕力千鈞。係明時所翻。原刻四川中江縣。已曾訪之未得。

元太祖調白鶻圖絹本。太祖像魁偉雄邁。雙金龍氈冠。著赭龍袍皁靴。手擎白鶻於臂調之。傍立內監。蠶

無姓名。惟致有題亦不知何所據也。

僞開昌造像。不知何人所收拓本。文云。大隋仁壽元年。歲次乙卯三月。辛巳朔八日。佛弟子僞開昌。爲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石像六區供養。仁壽乃隋文帝改元。是歲辛酉。非乙卯。作僞者僅能假襲其文。不能推測甲子。考之立彼。古於同時人手筆。亦稱眞跡。宋孝宗謂胡忠簡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趙昚書。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眞跡。

晉陸機平復帖。刻於秋碧堂後。由梁氏入朝鮮人安氏儀周手。再歸成王詒晉齋。現存鄭親王府。鄭王別刻一本。

予性好讀史。幼病元史蕪陋。欲仿五代史記注。凡有關於元一代典章制度。名臣碑版墓誌。無不詳細錄載。更訪求各家之文。收羅十餘年。得百數十家。半係傳鈔精本。或四庫中所無。而元刊尚在者。擬先爲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陸續刊刻。道光庚戌。首集既成。尚未散布。即燬於亂。嗟乎。文之顯晦數也。余今心緒衰耗。無能爲役矣。僅存元文選目。留待後者。

陝西碑文有石安字。皆疑匠名。按魏地理志。咸陽郡領石安縣。即今咸陽縣。

飛子昭寒山行旅圖絹本立幅。見三尺五寸。高亦如之。樹木槎枒。萬山寒色。漁舟一葉。江雁群飛。有戴笠策蹇於棧道中者。有荷擔買醉而行者。兩三茅屋。高挂酒帘。昔年江行入蜀。景象宛在目前。

漢廣王鉨見於京都廠肆。阮雲臺相國跋云。西漢侈宮室者二人。一爲廣陵厲王。一爲大司馬董賢。董在長安。瓦文高安萬世。較未央瓦尤精緻。廣陵王宮名中殿。遺址在揚州甘泉山麓。都城高貲。故曰廣陵圖。鉨與石皆存。石有中殿第廿八等字。鉨有中殿言三字。此鉨金質堅鍊。制度渾樸。班駁陸離。非唐宋所能及。按中殿言三字。取尚書工以納言之意。故曰言。册書臣不作福不作威。王其戒之。厲王濟侈於廣陵。不亡何待。

放翁詩。善用陰字。以心地清閒。故體帖得到。如乞借春陰護海棠。正闕卻要日微陰。月過花陰故故遲。春在輕陰薄靄中。無不入妙。一年佳處。是初寒。寒字妙處。又爲放翁覓得。

許有壬至正集。濮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過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皆葬於是。謂之喜逢口。俗呼哀峰口者。誤。

味之濃者曰釅。晉驗廣韻。酒醋味厚也。放翁詩。茶釅無端廢午眠。東坡詩。江城白酒三杯釅。

北周文王廟碑。除原州刺史。在任清儉。與民水菜不交。水菜二字僅見。

孟蜀時。王鍇字鱣祥。最著書名。予於道光丙午出守潼川。知城外有琴泉寺。即杜詩之慧義寺也。昔有塔。於乾隆年間。爲雷震圯。內貯法華經全部。皆鍇祥所書。一詩分散。恨不見之。竭力訪求於老兵家。獲數紙。以二紙贈劉寬夫太守。寬夫割其半給劉燕庭方伯。予僅存一紙。裝裱藏之。筆法娟秀。迥勝翻本靈飛經。

唐時小楷與墨寶也。當日更於田間搜得武成三年經幢。移置寺內。邀衆友聯吟。納華泉寺卷付之住持。

當十錢起于周武大布。後唐第五琦鑄乾元重寶。宋許天啓鑄崇寧通寶。唐宋行之。無不物價踴貴。盜賊充斥。甲申雜錄。蔡公作相。奮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

筒瓦。古制甚大。如未央銅雀全者。徑尺非若今之小而許民間用也。石林燕語。郭進守雄州。宋太祖爲之造第壹用筒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應用。宋主大怒。卒用之。

趙孟頫書襄陽歌白紙本。字大寸許。沖和圓潤。風神瀟灑。當是松雪翁盛年書法。款子昂爲仲寶書。下有朱文趙孟頫印。後人添蓋本紙。趙麟趙肅二跋。隔界有石田翁閱聲皇甫欽跋。

宋韓駒陵陽集。殿羅書事。花深曲水流。淡出柳暗長廊。龍腦明放翁詩。雞巳參差唱。窗纖龍腦明。字作鳳。李僥名詩。功名大抵黃梁夢。海有田園使好閒。余謂人生若使有田園。方好閒。恐有丁田園又未必閒矣。後見小坡詩。必待三徑足。何時賦歸田。又云。鄲鄲一夢破。懷抱良綢繆。

李允傳。無所不借。注。下晉假。今有所假借于人。而書下借。必疑其誤。

唐沈佺期。則天門赦改年詩。龍龕上西鼓。振迅廣陽鞭。龍旂疑是鼓聲。

謝應方于元至元五年乙卯。在鳴鳳于氏家塾。作幕朋友貫十七史。藏得中統鈔九百四十五貫。印書共四百六十冊。又裝潢作料費二百貫。撒書淡泊齋。蓋其時無汲古閣版。故十七史之藏得如此。

宋王得臣塵史。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堤新築馬行遲之句。至五代則乘檐子。莊宗聞阿鑾陶之。乃宰相檐子入內是也。檐子即轎。國初京師無不乘轎。唯有四人兩人之分。不知何時多改坐車。今則一二品大臣方乘轎。

屋之有廳。所以聽事。故古之義即作聽。吳興有項羽廟。土人呼爲憤王。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二千石皆於廳拜祠。王儉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廳也。廳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皆王浚傳勅登聽事。後乃走出堂皇。又謝奕傳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

宋孔端中紹聖間爲淳安令時。譽翁然。都下酒家。至謂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元泰不華爲台州守。夜宿村家。聞鄰婦姊姒紡績者。姊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汝可分其清者酌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如姍言法清者於他器。且曰。此達元師也。吾等不得嘗矣。姊曰。到底清耶。笑而罷。二事殊相類。

清眞寺徧天下。莫知所創。其寺中有天寶元年碑。乃戶部員外郎侍御史王鉷所撰。其文不過泛彼道以強合於聖道。謂西域有謨罕默德。生孔子之後。居天方之國。及隋開皇中。其教遂入于中國。散漫于天下。至天寶時。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役。創寺以處其衆。而主其教者擇郡而立也。頗通經書。蓋將統領羣衆。奉崇聖教。隨時禮拜。以敬天而祝延聖壽云云。按唐書。珙由鄠縣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戶部郎中。正在元宗之時。列銜雖與史合。然詞義俚鄙。字體惡劣。疑非唐人手筆。

十人握地得眾持。其形如今小提爾容水升許。雖不甚舊。磁質亦數百年物也。放翁詩。手擊軍持取澗泉。

明陳霆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貢。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不知元鄭元祐有題趙千里聚扇上寫山詩。又游宦紀聞宣和六年高麗國進奉摺疊扇二隻。又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皆宋以前摺扇之制。

八仙菴在長安城西。爲道侶挂單之所。咸豐乙卯冬初。何子貞太史。來自西蜀。奮兩重逢。同集菴中。黄楊二株。婆娑可愛。趙耦村上舍福雲在座。歸賦高陽調一闋。落落非松亭。亭似柏鹽根。拔地杈枒。翠葆仙壇。背苔碧蘚交加。鬪心怕厄來年閏。把綠章上奏天家。漫消磨一寸光陰。一寸萌芽。竹林雅結消寒會。同集者七人。試先栽粉本老幹無花。慣耐冰霜。何須濁酒澆他。闌干拍遍人俱醉。映酡顏寒日西斜。聽城頭畫角頻催。暝趁歸鴉。豈知君方壯年負俊才。竟以此絕筆耶。

有以萬氏墓誌來售者。夫人諱悅。特字毗耶梨。卒于永隆二年。名號皆用釋語。可見當時佛法盛行。誌無書撰姓氏。蓋唐代人人能書。不以之矜貴也。

郜才志墓誌。其銜曰。唐故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游擊將軍。守褒王府右親軍典軍。上柱國。勒留堂頭。高中郎郜公墓誌銘。志云。元和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偶遇朋友酒筵至夜。有司糺刻以達聖聽。詔下貶於坊州。則勒留堂頭。或貶官之制歟。

金樓子傳威集琵譜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暇休瞻其父像。對之流涕。宋王禹偁甘紀云。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爲神主。唐季以來。爲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於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影盡妙。可知歷古皆重畫影。此事何可廢也。

明福旗人。曾任甘肅大令。總是乾隆時人。于成輯軒觀察瑞處。見其指畫土爾扈特投誠圖。馳犬射雁。獸裝眺睹。擁女載婦。欣欣然有歸來王之意。長洲顧祿室拔題七古於上。詩云。皇威震盤平準夷。將軍旗開伊犁。聲教敷完二萬里。歡聲雷動崑崙西。島哈鄂羅斯狡黠。比鄰控鳴鳴征鼙。所領部落困爭戰。土爾扈特成懼之。其汗名曰烏巴錫。率其台吉長侍衛。貢厥琛獻厥雉。望風膜拜心交馳。馬駝牛羊繦如蟻。老幼男婦還提攜。數萬餘口盡內附。一朝竟渡伊江湄。將軍奏聞帝曰俞。列爵分土賚有差。至今受封三十載。沐浴膏澤懽恬熙。披圖如見投誠意。韝鷹逐兔同游嬉。飛者走者各殊態。彎弓如月生雄姿。白髮赤顏相映照。依稀莫辨妍與媸。明駝美人閑且雅。繈負其子行遲遲。中外一家春滿路。冰天雪塞祥風吹。誰軾鸞工與占會。不數龍眠李伯時。

陳子昂晰殿倉曹乞推命錄。詩云。聞道沈冥客。青囊有秘篇。九宮探萬象。三算極重玄。爲後世子平所始。

萑關傳。鷹隼夙夜。以永樂樂。當是詩異文。

㶚京雜詠。海紅不似花紅好。杏子何如巴欖良。吏說高麗生菜美。注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總轄山後嬴疵香。廢疵應卽膵疵。生菜裹飯。應卽北人以菜葉裹飯食之。謂之菜包也。巴欖山滄舊聞云。巴欖子如杏核。色白。匾而尖長。來自西番。樹似櫻桃。小而極低。然究不知爲何果。湛然居士西遊記。邑欖城邊皆邑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季而實。

元歐陽圭齋詩。有垣東畔至公堂。十五年前戰藝場。係天曆庚午會試院中作也。至公堂已久。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不知所始。後讀永樂大典。乃是郭守敬之弟守正所集。謝應芳龜巢集。有二十四孝詩序云。常州王達善所讚二十四孝。以孝經一章冠于編首。蓋別是一書。

昔儒錄開李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張祜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邙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峥嶸依稀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按莊子釋文。莽蒼近郊之色也。莽莫浪反。或莫郎反。蒼七蕩反。或如字。蓋蒼莽二字。有平仄兩讀。茫卽莽字。

元史呂思誠傳。改景州蓨縣尹。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劉智社應是今之劉智廟。

又曰。張復叔母孀居且聾。丐食以活。思誠憐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媒互人疑官媒也。

時人稱首府縣曰首邑。按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命下。宰相□□謝休曰。此乃首邑謬選。非休力也。

馬朴譚誤。左傳公膳日雙雞。讀者皆誤爲二雞。諸類書亦誤收雞類中。不知雙雞自是一物。最爲難得。注雙雞當卽山海經之雙鳥。頭尾並雙。此說殊非。既稱難得。則何能日爲公膳。細玩文義。疑人所以稱史者因圖一雞。減易雙雞。故驚不言二也。何須更創新解。

鄢縣五會寺有碑。兩面鑿佛寶蓋瓔珞。不能以紙椎拓。可辨者數十字。有花歡喜三字。制造奇古。唐初之物無疑。花歡喜乃閻秀小名。別見歷城阿彌陀佛會碑。

去京杜甫十里。有村曰賈里。偶過之。問諸土人。則皆呼加利。莫詳其義。出郭古廟巍然。得楊定至元二十七年搆建過仙觀記。乃辨正之。縣志并其村不載。後失碑記。恐無考矣。

藥品中有馬寶狗寶。獨不聞羊寶。元張仲深詩注。同郡黄直夫於河間武清縣得一瓶。封之。腸中所畜如彈而黑者六十枚。盡棄之。留一二以視其土人。曰羊寶也。可以療腸胃閒疾。

隋宋膺侯造象文曰。開皇十二年。歲次壬子。九月八日。佛弟子宋膺侯爲已弟伏生造象一區。願亡者託生西方妙樂國。長在佛前。及以前生父母。合家大小。一時成佛。皆同斯福。字刻佛座下。又一行佛弟子伏生奉養。跪象於傍。卽伏生也。石潔白似玉。得之供於玉雨堂中。

國朝新文獻證。說汪龍。或謂特爲河工留一關鎖地步。其實無益。高宗去之甚是。觀宋實錄文彥博傳云。初選人李公義爲鐵龍爪以濬河。宦官黄懷信更作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

潞都水外丞。設濟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求賞。言疏導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丁大名府保奏。文彥博(時判大名府)言河水汗漫。非耙可濟。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曾用耙。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賦妄。奏至。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丞陳祐甫。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是前人皆以爲妄矣。開顏孫愚中丞。爲延綏榆道。亦循故事。置爬沙鐵。以治無定河。未數年廢。榆林人尚有言河患由於廢爬沙。其然豈其然乎。

張思道墓誌出於長武縣中。爲邠州韓實臣刺史所得。篆蓋大唐故處士張君之銘。誌云。君諱思道。字勤玉。京兆涇陽人也。思理清遠。心境沖虛。膺五百之賢臣。仕千年之聖主。解褐授綿州參軍。親速緊禁。議發丹墀。望國門而斷心。瞻岱峰而謝魄。自貝州司兵參軍事如意元年四月廿八日殞於私第。觀此是因事而降官。何以猶題處士。字特遒勁。有初唐意趣。

漢武紀。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匈奴傳。漢使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而盧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按漢五原郡。在榆林府直北河套之外。其北又千餘里喀魯倫河。則盧朐。即今盧朐河。有疑爲懷遠廢溝之訛者。非也。居延澤即額濟納海。在榆林府西。張晏及顏注以盧朐爲山名。誤。

黑河即黑水河。在懷遠縣無定河之東。離城五十里。青塚在其傍。元人云。夜四鼓時有氣直上。王逢詩。胡道至今魂不返。夜深直上氣宂然。

北地多閒。多用氈艭。取氈毯而順風也。其製應起於金元。迺賢塞上曲。雙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氈簾出帳前。楊允孚灤京百詠。納寶盤營象輦來。畫簾氈暖九重開。火鐮亦遼金物。中張錦有詠火鐮詩。

岑參天山雪詩。北風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皆西番境地名。惟赤亭口莫知所在。其地有赤岸。或即赤岸之亭。

西域凡南北兩路。皆統於伊犁。伊犁之境。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部。西南界布魯特及浩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較漢時幅員尤廣。

今有詞爲欲棄西北兩路者。以爲歲可省經費百餘萬。淵上頗惑其說。詢諸臣下。文孔修相國本言。南路可棄。北路不可棄。殊不知南路僅費卅餘萬歲。運布以濟北路軍餉。無南路。北路亦不能支。北路則駐防萬餘戶。已滋生四五萬口。更有綠營兵數千。設若割棄。不第玉門以內無安插之所。且厄魯特索倫諸部落。必分投他國。邊患四起。何以禦之。

嘗聞骨種羊。係羊骨所種。吳淵穎西域種羊皮歌。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卅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寄草蓬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卻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湛然居士詩。敕旱河爲雨

無衣獵種羊。

湛然居士紀西游事詩。河中花木蔽春山注。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當疑尋思干爲尋斯干之誤。再論河中春游有感注。果云尋思干有西夜後生恆故宮在焉。校刊古書者。地里必先留心。

周癸子觚。未見原器。據拓本亞形中癸下作子。蓋爲其父所作祭器。中作爵形。右子左作供爵形。按說文。爵、禮器也。中有鬯酒。又持之。此作捧爵狀。正合說文。右作立戟。左作立矛。曰戟曰矛。古人銘器用旌武功而護世守也。

懷遠縣出地椒草。許有壬詩所謂涼雨催花紫。輕風散野香。刺沙尖葉嫩。數地亂條長者。羊食之。肉肥而香。故灤京雜詠云。地椒生處乳羊肥。

元稹酬樂天醉別詩。好住樂天休悵望。匹如元不到京來。匹如即譬如。

江湖上船走半面風。謂之折捎。項安世岳州詩。風頭下捎(去聲)刺泥深。

西湖遊船無帆。惟鹽膝齋舫船用之。相傳湖水不宜用也。按元張天雨詞注。浸翁新製畫舫湖中。予爲名其舫曰浮家泛宅。翁姓李。字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然則湖船舊原有帆矣

宋金君卿有題晉充廬先生廟。言先生周威王時。廬於山之下。號廬君。按充廬即匡廬。宋避諱也。兩湖讀匡如光。又朱翼寄胡明仲詩。尺一催公甚疾驅。廬傳今已逸充廬。

萱草。鹿葱也。食之忘憂。梁沈約。反以作鹿葱詩而死。其詩云。樹非幸與藹。豈充鹹鹿食。讀者取白。武帝大怒。約以憂死。

水陸兩實聚集之所。曰馬頭。何承天傳。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謂歸罪。王逢詩。有馬頭曲注云。馬頭者。大都名姬也。目下馬頭謂所由名。

祝由科用符籙治病。士大夫多不敢延請。然考張融傳。薛伯宗善徙癰疽。金樓子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咒癰疽禹步之法。此非祝由科而何。

南史孔琳之傳。議鑄印曰。愚謂衆官精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蓋古時授官必鑄印。任滿後人代又更鑄。故出土官印頗多。

南史傅隆傳。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按此即今之迴避。

唐賈敦頤爲瀛州刺史。弟敦實爲饒陽令。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此兄弟不迴避之始。

宋有兩畫錦堂。一爲韓魏公琦。一爲章文簡公得象。居浦城作畫錦堂於縣南峰。刻仁宗賜詩。南渡後遷昌化。至歲士運之遷瀛川重建。元舒迪作記。

敝非死之謂。漢高祖紀。故衡山王吳芮。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之番君。是以

曰故昭帝紀。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師古曰前此爲官。今不居者。皆爲之故也。
困學齋雜錄。撒舉字彥舉。陝人。有詩集行於世。余每以詢關中人。無有知者。蓋撒本非姓。或亦僉遺。
宜君縣玉華宮。爲唐太宗避暑之地。剩有娑羅二株。其子燒灰。能止胃痛。常欲往游。明敗瓦殘垣俱無存矣。唐令汝成設法購求。僅得半磚。無年月。惟匠人姓字僞者極多。
罰徵訪碑圖。嘉興布衣文後山鼎所作也。時年八十有一。老筆蒼秀。雖衡山復生無以過之。後山精於賞鑑。家藏鐘鼎書畫。頗有雲林之風。余弱冠即聞其名。介人致書求畫。然未嘗一面。而後山念余不忘。古之所謂神交是矣。
徐星伯太守松著西夏書。將次成就而歿。曾見一册。較吳氏西夏紀尤遠勝。
徐淞橋明府元禮。浙之桐廬人。淳謹樸實。目無雌黃。書法直造晉唐。與郭蘭石大理齊名。小楷或勝之。以拔貢分發河南。卒貧不克斂。無子。其妻余家婢也。竟矢志守節。亦以困苦而歿。嗚呼。觀淞橋字氣厚而味醇。何命之薄如是耶。其名宦俱不顯。
江西太湖石。向不著聞。鍾直卿上舍師璟升行。偶拾一枚。大僅三寸。宛如秋後殘荷。製爲小硯。余填高陽臺一闋。纔老殘黃。重看新翠。掌中片葉呈妍。醉點吟紅。要伊猶憶當年。冷香不到秋深處。怎伴他鶯步雙趺。有誰憐。袖底攜來。相賞風前。文窗拂拭黛輕研。悵寒芳去後。露墜江邊。莫是周郎相逢。又惹纏綿。謝卷裏人何在。這天然不費雕鐫。擘雲箋妙筆爭題。吾上生蓮。
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惟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十卷。即讀書敏求記所載。文達自攜浙至入閩。復攜以自隨。既屢跋之。復爲其如夫人作記。蓋竊比諸明誠易安云。一日書賈來售。驚喜欲狂。古香古色。眞可寶貴。余得之。亦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
唐子畏溪山秀遠絹本卷。高五寸五分。長二丈二尺餘。是眞賞齋舊物。前有劍光閣錫山華氏補菴家藏印。款溪山秀遠。正德己巳九月唐寅齋南京解元唐子畏二朱印。焦墨皴擦。極似馬遠夏珪。而溪橋竹木。漁舟柳徑。杖策看雲。茅亭閒話。沙明雁落。山轉溪來。直覺子畏胸中有萬壑千山。何止筆端秀遠也。
陝西五嶽廟。有漢玉鼎。斑色陸離。出於灞城土中。畢秋帆中丞移置廟內。欲雨則先潤。眞漢玉之無上品。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下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自寫其詩并書。以獻元宗。大書署其尾曰。鄭虔三絕。肅宗謂李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又謝晦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瑯琊之王宏在坐。以爲三絕。
呂憲葬表。弘始四年十二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秦故遼東太守略陽呂憲。葬于常安（姚萇太元十一年改長安曰常安）北陵。去城廿里。石出于□門鄉。高僅尺。字大寸餘。隸體六行。額隸書墓表二字。弘始爲姚興前秦紀年。是時天下大亂。金石流傳絕少。以太守葬而稱陵。足見當時無禁忌。
邯鄲盧生祠。過者必題於壁。然皆陳言汚蔑。獨天台鄭家尙一絕。頗能翻新。詩云。人間別有大羅天。不向先生借枕眠。未報君恩與知己。此身無暇作神仙。
趙德麟侯鯖錄。契丹天祚文妃。嘉文瑟瑟作史詩。以諷諫云。丞相朝來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盜詐將及害。盡忠良諫不行。親戚盡連藩屏翰。私門潛蓄爪牙兵。可憐二世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文妃被誅後。其子晉王。誦經受誅。蓋母子俱賢也。
澠水燕談錄。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於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

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條應補入詩話。遼一代文獻無徵，海鹽周春著遼詩話，余爲之補綴三十餘條，方將授梓，毀於金陵兵燹。

小人於不干己之事，輒如毀謗，致人敗壞，此末世澆風，無可挽救。因憶放翁詩云：月明何與浮雲事，正向圓時故故生。實有慨而言之。

元秦王夫人施長生錢記云：秦王甕忌二忌，三月廿五日是高祖忌，四月四日是爲禁辰。又郭畀客杭日記：十月十六日先妣忌日，是忌生忌也。今以忌爲死忌誤。

宋丁晉公侍宴賞花釣魚詩：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余曾爲人題美人釣魚圖云：不知自有沈魚色，卻怪魚兒不上竿。同一著想。又從友人行笥見齋炊冷酒夜雨緊孤燈，與唐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相似。

詩有偶得難於屬對者。亡內沈夢蘅女史有句云：蝴蝶夢迷蝴蝶草，屢對未工。後勉聯杜鵑啼損杜鵑花，終不洽意也。

道光己酉，隨沈晚廬外舅棹泊九江，訪琵琶亭舊址，半已荒頹。時余用唐權使英原韻成二律：幾株翠柳影交加，寂寞荒亭未見花。斷碣猶詩留倦眼，小舟破浪勝浮槎。雲來匡嶽山如畫，秋老潯城客憶家。此日風騷更誰主，月明空自怨琵琶。浪湧濤翻剩此樓，煙籠遠水尚清幽。千年弔古無仙筆，儘日閒情有白鷗。細雨斜飛多感慨，大江東去足遨遊。蘆花楓葉蕭疏甚，依舊潯陽十月秋。外舅亦和二律：潯陽送勝此何加，瑟瑟依然蘆荻花。動地干戈馳羽檄，拿天波浪泛星槎。賓筵闃寂誰爲主，宦海飄零便當家。東去大江西去月，照人清淚滿琵琶。眼前突兀見飛樓，杖策登臨逸興幽。蕭樹荒涼餘鷺燕，煙波浩渺狎汀鷗。勞人嶺領風塵夢，老我江湖汗漫遊。白髮青衫無限感，不關彈出四絃秋。幕中賦者甚衆，余再疊前韻：愛士徽才豈有加，安排筆硯更栽花。那知露草埋雲地，曾繫詩人貫月槎。不盡濤聲悲落木，無邊秋色屬誰家。白公仙去坡公杳，空聽江城板與琶。漫向當壇問酒樓，且拚瓊屐更尋幽。舊巢難返僧如燕，古剎全荒佛對鷗。一棹青衫拋別淚，百年幾輩不空遊。江州猶自傷淪落，我亦閒居易感秋。

隨園有二：袁子才隨園，夫人而知之。閩中羅賢亦有隨園，其自記云：余闢地誅茅，偶有怪石，使爲山；偶臨水，使濬爲池；偶折柳，植而環之。有草不除，落花不掃，讀易其中，喟然嘆曰：隨之時義大矣哉。隨地而安之，亦隨地而樂之。孔子曰：樂在其中矣。遂自號曰隨園云。

汲古閣前漢書翟方進傳厥子棠而構之注，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室而御名芽撥以成之。御名卽構字。下文遒遣大夫下又注曰：濕聖御名。可知汲古閣用宋本。京師呼住屋爲宅子。歡記圖詢仁問

荆公出處曰：舍人何久在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且晚且來尋，不惟赴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子。厥又曲洧舊聞：宋次道家藏書多，嘗居春明坊，當時春明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以士大夫喜讀書者便於借置故也。

宋人詩每以料峭對融怡。孔武仲云：春色著人寒料峭，日光生野媛融怡。華鎮云：景陽不放融怡色，密雨猶矜料峭寒。蓋料峭疊韻字，融怡雙聲字。

宋劉應時頤菴居士集，陸雨卷而詩味妙在鹹酸之外。陸放翁、楊誠齋各摘其佳句爲之序，然不僅兩公所摘也。如世味淡無染，心源湛不波。山色綠自足，汀花細可描。縱云躬世無青眼，敢忘終身誦白圭。諸公有類隨陽雁，此老方爲透網鱗。北堂花在親何在，幾對薰風淚滿衣。柳色肯如衰俗眼，向人還似舊時青。括出與賞音共之。

宋朱翌潛山集，刻於知不足齋，乃從永樂大典收輯。其原集數十卷，想已不傳，多用成語爲詩。後村詩話頗稱許之。余獨愛其風流得見昇平瑞，氣味初無世俗香。牡丹 稍回妍暖日，自喜嫗嫗積陰天。解顏從人指畫竹如意，假手爬搔松和尚。滿地落花人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故人大半黑頭死，老子何妨白髮生。略無車馬開猶好，粗有詩書家亦肥。何必蟠屈排算也。

山陰鍾世俊能詩，僑寓錫城，以錫工爲業，鬻於市廛，時人謂之鍾錫。年七十餘，獨寄詩陳漁珊大令，五律二、七律一。常年初出幸相送，去延長及我，旬方摘而君帆已揚。波濤千里日，風雨九迴腸。此意憑誰遠，遙憑歸雁翔。華髮都無黑，辛勤尚未休。雨中雙蠟屐，秋老一羊裘。家窘兒偏懶，身衰婦幸留。何時重聚首，別緒話綢繆。憶君西去路漫漫，回首光陰指數彈。離索十年勞遠夢，雲山萬疊隔長安。春深漢苑鶯啼曉，月落句江雁叫寒。聞道官閑詩日富，可能桑梓念衰殘。

貴聽詩不知何許人，在河南獅子營旅店錄其七律：款款變輪碾月行，水光人影馬蹄聲。鄢亭近曉猶聞柝，灘路多歧每問程。露重漸愁征袂短，身孤翻喜客囊輕。相毡喚醒興人夢，爲說朝陽樹杪生。

吾鄉戴文簡公敦元，少嗜酒，不拘小節，落拓里市，過目不忘。家貧不能購書，指讀於坊賈，官至刑尚。輒坐驢車入署，數十載一布被，歿後莫不欽公之清德。聞公數理最精，滿屋列小泥人，暇則爲之推算云。其成毀亦如人生死也。

夢蘅女史有維揚吟社稿，秋月云：幾點疏星環北斗，一行斷雁叫西風。秋霜云：古渡豔翻楓葉影，板橋迹認馬蹄痕。此豈十餘歲女子所能耶。後更長篇大作，幾不讓古。歿之歲，謂我豈獨能以小詞讓人，數月詞又工。惜存者無幾。

瀘水燕談錄：咸平中，孫冕乞於江淮荆湖通商賣鹽，許商人於邊上入糧草，或京中納錢帛，一年之內鹽家預將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額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此卽先課後鹽之法也。

漢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註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辠。率相准如此法。此漢法之僅存者。

放翁詩。阿㑭音奢。略如郎罷老。稚孫能伴太翁嬉。初不解。後閱擬齋示兒編。閩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囝。乃知用方言也。元蔡廷秀送閩人之巡檢云。旌旗小小將軍隊。行李蕭蕭郎罷船。

既齋詩。忽見草間長十八。衆人分插帽簷前。適賢詩。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注草花名。閒卻牽牛。北人呼爲喇叭花者。

湯雨生。貽汾。其先武進人。大父大奎爲臺灣令。與雨生父荀業。俱死林爽文之難。雨生以廕爲雲騎尉。蒙阮文達賞拔。積官至樂淸副將。能詩。善書畫。蹤仿思翁。字亦學之。與予一見如故。咸豐改元。過余陶谷。慨論時事曰。賊至金陵無可守者。惟有殉之而已。後金陵破。雨生賦絕命辭。從容自殺。其別墅獅子窟。藉古樹以爲墻垣。面對鍾山。流水環繞。殊有勝槪。

侯靑甫。雲松。上元人。嘗官訓導。善花卉。以所得潤筆分賚親族。年已七十餘。金陵破。自縊死。其取鍇賚。有小詞二首極風趣。

陶谷在鳳凰門內。爲陶貞白隱居之所。有六朝梅。夭矯不羣。偃地如古松。梅實迥異尋常。中有落梅山房。余借自張子春司馬。何開伞載樓二楹。藏宋刻書數十廚。外爲園。古木時花。牡丹叢叢。亭臺樓榭。各有命名。余偕內子夢蘅女史。登日壇詞賦詩。長夏門外綠陰如洗。不知有紅塵十丈也。

湯子厚上舍。璣。常之無錫人。博覽強記。精研金石。西雍外舅撰常山金石志。曾延爲草創。

先兄小米君。由廕爲水部郎。能詩善畫。常撰揚州畫舫詞百首。刻於玉雨堂叢書。

守將者不讓雙姓。往往呼徐錫爲徐。陸費爲陸。司徒爲司。乃讀石門銘。王生履之。可無臨淵之嘆。葛氏若存。幸息木牛之勞。當時之爲文章者。已如此割裂。

北方諺語。這一把子。陳高祖紀。帝討侯景。景望見不悅曰。一把子人何足可打。

兩唐曰虎。宋亦有全州進士唐伯虎。見王鞏隨手雜錄。

姜夔號白石道人。黃燦亦號白石。又錢文子號白石山人。不止香祖所記之雙白石也。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理或然歟。然我之所思。形諸彼之所夢。豈靈物亦託人以傳耶。道光庚戌。在江右。偕錢子卿環訪古城南。得漢唐鏡數十面。於是益加搜求。八月十四之夜。錢子忽夢有古鏡。細字幾百。售於南昌縣市。醒以告余。次夕中秋。相邀閒遊於萬壽宮。估衣攤有鏡。一急視之。銘字迴環。乃八子九孫也。以青蚨百購歸。其地亦適相合。異哉。況西雍外舅必欲得之。爲作得鏡圖記。以記易鏡。將鏡歸於百鏡軒。李寶之學博瑤。紿闓。題詠極多。寶之詩云。天邊明月圓如鏡。人間寶鏡光相映。時値中秋月更淸。淸光大來樓高詠。成都太守志灑然。早賦歸與心不競。道出西江攬月華。婦翁解榻談淸政。漢唐金石重廉牮。上下

千秋同訂正。舜卿喜得鏡圖繼。銘勒丹文制特勝。八子九孫兆吉羊。子午規方十二命。豐城劍氣舊如虹。物各有主緣有定。犄與退翁藥鑑照秋豪。刻有香奩唱和隨聲應。曰歸曰歸。試看西湖一鏡淸。驚舞龍蛇卜家釁。又陽羨程大令嘉杰詩云。成都太守雅嗜古。挈鶴歸舟趁柔櫓。辦裝多貯薛濤箋。積俸先償馬援鼓。丈人一峰江上青。巴船下木伙重經。補衣使者今山斗。掬館論交有客星。滕王高閣滯城闕。勝友招邀踏明月。天上玉臺如許淸。人間金鑑相逢猝。人天今夕兩團圓。手捧芙蓉思惘然。君是前身磨鏡者。闢從如逍遙嬋娟。鏡背銘辭四十五。刻之成文互飛舞。徑尺七寸圍二尺。權十六兩布指數。左龍右虎宜侯王。陰陽配合出尙方。八子九孫燕且喜。漢宮春曉鏡新粧。自來物必聚於好。前宵預聽燈花報。錢郎怳惚夢見之。一規端正容光照。君不見長水詩中遺鏡篇。君平卜肆增芳妍。軸籤布卦仙乎仙。又不見王家阿婦承恩偏。賜以蜀鏡値萬錢。傳紅洗翠顏色鮮。君自錦江來。金石供雕鐫。盧堂坐照涵青天。胡不載取奇字登几筵。集古錄附歐陽編。我欲從公借讀。一埽眼前無數之雲煙。英山金上舍泰調寄水龍吟。生平愛注蟲魚。齊諧雲水光中洗。暫抛簪紱。西江月夜。玉臺雙倚。說步挑鐙。尋詩側帽。錦坊花市。卻人間天上。一輪同滿。團欒影。吟懷墜。細剔七花痕紫。認蟬聯吉祥文字。傳紅寫翠。那回春曉。六宮多麗。劫換滄桑。綠深金石。古歡重締。撫檢余數曲。舜卿佳話。付生綃繪。邵上舍建祠調寄月華淸。蘋葉延秋。苔花凝臉。一規如月初湧。敧鶴人來。換取使分淸俸。是何年巧鑄蟠龍。想那日對飛鸞鳳。吟諷。有迴環銘語。尙方曾供。早向廡堂懸影。照九九峰頭。錦城山聳。此夜團圝。圓到舜卿鸞夢。護庭前松栝幽姿。添階下桂蘭仙種。珍重。定冰壺瑩澈。更看高擁。

明顧汝和以端溪硯摹國學石鼓。嘉慶間。翁覃溪學士辨之。其宰鼓之首二字。從來諸家所未言。此硯爲新安曹竹虛侍郎所得。後轉入朱建卿助教家。曾借搨一過。硯亦仿鼓式。上下面周圍刻十鼓之文。精妙已極。適余購文五峰畫上海顧氏園林册。卽裝其後。翰墨因緣洵非偶然。

宋會要。載於永樂大典。徐星伯太守曾鈔之。約余同爲編纂。星伯亡而此書散。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註幕音漫。故俗謂錢之正面曰字兒。背面曰漫兒。

口外馬轎。殆是元制。康里脫脫傳。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又見林兀兒傳。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競爲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眞。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何義門批漢書云。作日下舊聞者。未讀小顏。是義門不滿於竹垞矣。

元陳基跋張彥輔畫拂郎馬圖云。至正壬午。拂郎之馬至。龍頤鳳臆。八尺厥。偏法得。又王逢詩。流傳駿骨八十載。始見拂郎天馬來。周伯溫近光集。西域拂郎國遣使進馬。馭者。其國人黃鬚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以意論之。凡七度海洋。始達中國。拂郎疑是佛蘭。

宋時邊將各有正副。宋郝質夫人墓誌。男惟幾。涇原路第六將。孫男珪。涇原路第五副將。吳珪墓誌。累功轉忠訓郎。權涇原第十二將。又云。轉乘義郎。權本路第十二副將。與本傳異。

金玉田縣永濟務大天宮寺記。關朝故事。凡寺名皆請於有司給授勅額。其異恩者。特加大字以冠之。

元鈔版以銅爲之。四周雕花甚細。中橫刻壹拾貫文。次又橫刻字號。外旁大字壹拾貫。下中刻合同。尙有合同數處。爲青綠繡澀。惜僅存其半。未能辨識。

關中每歲打鹿。必行圍。相傳須俟見白鹿過。然後有鹿。否則無一鹿。白鹿項挂鐵牌。乃唐物。已千餘歲矣。

丙穴不一處。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蒼梧大江之南山。曰火山。下有丙穴。嘉魚出焉。四川石泉縣。亦有丙穴。出魚甚美。

唐故同州司兵參軍上柱國京兆杜府君墓誌銘。姨弟尙書吏部侍郎鄭絪撰。姨弟之稱。見晉王廙傳。廙王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石刻中絕少。

何炯傳。累遷南康王限內記室。張緒傳。王儉爲格外記室。限內格外。疑即額內額缺之屬。

明馬朴譚誤。引東方朔要名細君。樊榮字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謂細君非妻之通稱。證以新出漢印王細君。益信。

馬鞭始制不用竹木。晉王敦請王澄八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未之得發。又李昌符詠鐵馬鞭詩引。鐵馬鞭。長慶二年。義成軍節度使曾華進獻得之汴本。有字刻云。貞觀[illegible]年尉遲敬德字。

劉燕庭方伯。著有昭陵碑攷。聞底本在張松坪太守處。不知刻否。惜未寓目。余曾得豆盧寬之子。恐燕庭亦未備也。前在陝。於昭陵細加物色。無人知有此碑。存者已不及廿種。每經官拓七人必鑿損數十字。故全文日見難得。恐再過百年。各碑愈不可問矣。

高詹事士奇硯銘。丁巳己巳。凡十三年。夙夜內直。與爾周旋。調色詔勅。詮註簡編。行蹤聚散。歲月五遷。直廬再入。仍列案前。詩養柘上。攜歸林泉。勤華丹扆。勞贊細旃。惟爾之功。勒銘永傳。余喜其得紀事體。

宋趙抃傳。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東坡清獻碑。作一琴一龜。

唐語林。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制。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又元王克敬傳。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監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可知履歷舊有而不吝於紅東。

始發者。相傳謂之破天荒。獨醒雜志。江西自國初未有狀元。紹興四年。何忠儒始以對策居第一。故謝民師寄忠儒詩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又中吳紀聞。崑山自國朝以來。無登第者。郟正夫。嘉祐二年進士。獨破天荒。

金樓子。夏桀作爲瑤臺瑤室。象牙之席。左太沖吳都賦。桃笙象簟。韜於筒中。向見粵東有以象牙裁片。細緻涼數簟。如竹席。稱爲侈麗。桃笙、東坡亦云竹簟。五雜俎。桃竹出巴渝閩。六朝人謂簟爲笙。

鶴堂詩話。有無名氏紅梅詩。押牛字。曰錯認桃林欲放牛。蛺蝶詩。押船字。曰、誤隨賣花人過船。余少年喜用難韻。相王儁甫茉莉花詞。押鹽字韻。點茶消得汗餘鹽。又藍字韻。金錢買得詩家富。別有溫柔勝越勤。用東萊翰[illegible]故事。又強字韻。大南強勝小南強。又荷字韻。此是人間六月荷。

道光甲辰。黔匠耕夫於西峪河中。得晉歸義侯金印。紐爲俗子所毀。孫桂山二尹僅拓得之。印方六分。文曰晉歸義叟侯。

百日。禮懺追薦亡者。大江以南行久。宋王銍默記。李後主手書心經。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廷出其經以資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

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劉淵林注。鱟形如惠文冠。靑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產於海濱。昔見閩浙。劉爲鱟醬云。其味最美。鱟醬之名。見武林舊事。

蝦蟇大者能土遁。覆於盆下。夜必失之。張世南游宦紀聞。謂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蝦。親朋更相餽遺。余在川。絕不聞有嗜此者。

游宦紀聞。宣和鑄有玉等子。以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又有金等子。亦此法。金玉雖玩好之物。均不及古人品鑒之精。

關午亭外舅。由工部郎任正定守。罷謁捐復。選補大理。秩滿引疾歸。公爲晉軒公之元子。以廕入官。山水做麓臺。兼善花卉人物。余娶公第三女。書畫緣深。情好遂契。長於盛夏侍公點染。故藏弆最多。公在滇南曾寄點蒼圖題詩四律。寄余京師。余於咸豐癸丑南歸。公先一年歿。有詩二册。亟欲刻之。而不得其稿。

宋晁以道曰。人材之於世。譬於名方靈藥之於病也。世之集名方儲靈藥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備。至於疾既彌留。乃始閱方書而治藥材。不如見成湯劑爲應所須而取效速也。嗟乎。雖能以此告有位者。早爲國家人材計耶。

本朝家法最嚴。蹕內臣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賚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蓋君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爲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元怯里馬赤。漢言通事也。阿塔赤。漢言牽牧所官也。達都剌者。漢言濟善也。葛邏祿氏。譯言馬也。只孫宴。只孫華言□色衣也。元太祖呼耶律楚材爲吾圖撒合里。吾圖撒合里者。謂言長髯人也。松雪齋詩注。討來。國朝語。猶兎也。

說苑。魏文侯謂西門豹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於朝章掌故也。明於兵刑錢穀也。非若後世之明於趨承應對也。明於舞文弄法也。嗟乎。學問不講而廉恥喪。廉恥喪而官不足輕重矣。

杜預表伐吳曰，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裴秀傳，秀薦其友人料理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人但知預而不知秀。

宋王過酬軒集有七律四首，皆注曰用進退韻。其韻□豪和高柯□評庭兄是舉雖間濶鬮，高啟頗逃何。二首由豪至歌，一首由庚至青，一首由寒至刪，蓋取兩部之相近者以爲進退也。

北地薪炭昂貴，多拾馬糞焚燒。灤京雜詠，氈房納石茶添火，有女褰裳拾糞歸。

柯敬仲宮詞，千官一色眞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灤京雜詠，馬上琵琶仍按拍，眞珠皮帽女郎回。玩齋集上京大宴詩，鳳簇珍珠帽，龍盤錦繡袍。只孫元制，禁衛貴重，非上賜不得服。周伯溫近光集，國家之制，乘輿北幸上京，歲以六月吉日，命宿衛大臣及近侍服所賜只孫，珠翠金寶衣冠腰帶，盛飾名馬，清晨自城外各持綵仗，列隊馳入禁中，於是上盛服御殿臨觀，乃大張宴爲樂，名之曰只孫宴。只孫華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詐馬筵。

長樂未央玉璽，王逢賦，陰文小篆盤漢章，盤螭作鈕徑二寸。則天皇后玉璽，見輟耕錄。漢寶玉印，程魚門作歌云，鑄宮方鈕二十盤，大司馬董不記名，植使仟玉印歸粵東潘氏，衛青玉印爲元姑蘇陸友仁藏，摘是爾詩，白玉蟠螭小篆文，姓氏識得衛將軍，蓋秦以上皆用篆，漢以後方刻印，而玉之流傳不多，或由易於毀。如王逢詩云，皇朝內府多舊璽，蓋界太師作麾墜也。

黃溍日損齋稿，灤陽那君隱於藥，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詩云，千載茶經有遺恨，儀元不過灤河。

晉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當今聖明在上，士大夫家除服竟有請客設宴，群往賀喜者，余甫應依劉隗嚴禁，并治以罪，庶幾禮教不至廢弛。禁冒籍始於唐開元十九年六月六日，敕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貫。宋史紹興十七年，以舉人多冒貫，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二十三年申嚴冒貫貢舉法。

劉生椒輔，字贊廷，江蘇甘泉人，世居縣之邵伯埭，幼孤，母薛氏茹苦撫教之，從舅氏薛太史鳳翔，未冠游庠，性聰慧，經義外，於分隸書畫，翰事靡不嫻習，仿元宋人物，氣韻尤古雅，然不多作，故流傳絕少。入鄉闈屢薦不售，年未五十遽倒，以終。上元方伯雍觀察幼寓埭上，從君游，故藏君畫，余於觀察寓齋見其所作香山消夏圖，深得老蓮筆法，因詢知梗概，而惜其湮沒不彰也。

唐子畏桃花庵圖絹本，高九寸五分，長幾及丈，峰巒竹樹點染精細，廣廈長廊，兩人對坐鳴琴，童子移花而至，春水瀠洄，桃花亂放，神仙蹊徑，不啻直入武林源矣。末題長洲惠茂卿，善鼓琴，別號桐庵，清醇雅調，

者與人交，是日寫楓竹窗，香浮瓦鼎，請其再一鼓行，俊綴非延陵季子，洋洋盈耳，必能知君志趣所在。正德辛巳夏五月端午後二日，曾昌唐寅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朱文南京解元印，後有文休承題云，唐先生伯虎名寅，姑蘇人，負俊才，能文工詩，翰墨極精，與先君衡山公游，公以其書示刺史曹公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然尾之魚，不夕當化去，已而果得解，北試復擬會魁，放榜後因一俗子關節殃及，先生不置辯，竟至黜落，悒悒浪跡江湖，都宿僧房妓館，晚年奉佛，潛心禪律，此圖正其得意之作也。即桃花庵先生草寫一段別業景致，三十年來惠君所藏，不識幾易主人矣。展卷不勝今昔之感耳。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又三日，文水道人文嘉記於居士山北。此段小楷極精。

雲溪外史畫冊宣紙本共十頁，水墨青綠相間，皎余所收華古山水冊，史爲秀韻天成，畫趣溢於楮上，是穀友石太僕世松所藏。第一頁題云，端水爲余言，楚山渾厚，與吳山平遠不同，極似董北苑，蓋北苑有瀟湘夏口二圖，楚山粉本也。第二頁題云，金光閃天半，水葉如黃雲，旌幟紛來下，恍見雲中君，楚楚開望隔鱗黃葉。第三頁題云，揚子江中渡揚子雲帆，岡裏指雲帆，江山雲霧，揚子歸帆圖也。第四頁題云，秋夜與端木南星諸子立東皋柳汀月下，屬余圖之，并賦五言索和，草徑通橫從，晚煙橫秋畫，深柳夾空渠，月華貫其中，笑言清光下，響答依吟蛩，行穿暗樹影，立盡豆花風，壽平。第五頁題云，龍潭江口望鍾山，空翠蔚然，揚子雲帆東下時，曾有詩記江行勝地，不獻圖此，聞之。第六頁題云，揚子北郭尋秋，有悠然見山之意。第七頁題云，老樹倚欹石，古根絡虛廊，落葉到空井，寒翠侵半牆，松鼠下煙篁，竹雞穿荒岡，半亭棕櫚陰，其下俯滄浪，過橋望春曉，碧瓦浮輕霜，高吟秋樹底，坐攬清翠光，端木新構秋梫根軒，傍架一楹，顏曰半亭，以收東隅之勝，因爲圖而系之以詩。第八頁題雲山曉靄，江岸看京口江山雲煙吞吐，米家父子一生得力處，予以僧繇沒骨法求之，似有合也。端木攜予畫京口鑾山，拈此索笑，山堂雨後，壽平。第九頁題云，紫藤花下峰西澗東，皋腳處也，南田。第十頁題云，春雨圖，癸亥春，南田壽平畫東皋春曉，開望隔池波，岸隱然深崖，圍道南嶽山莊聽雨時也。

疑禪寺禪居士楢融款曰，蟪蛄無人命，椿柯亦凋零，神體生滅境，如雀飛空瓶。元李存詩，留世但知瓶有雀，余晚入時云雀瓶空還本非異。

侯鯖錄，今人言心中不快爲心曹，北方時有此語，而不辨曹字。

燕王爲嘉容檢造可手弓莊，可手便手也，今俗稱物之合用者皆曰可，衆則可口，衣則可身，皆有來歷。

石田著色山水卷，高八寸，長六尺餘，絹本淺著色，平淡古朴，老筆紛披，是石田晚年之作。張茶農跋云，無一筆仿古人，卻無一筆不與古會，畫中之佛，庶幾近之。

衡山溪山清遠圖卷，高一尺，長八尺，冷金箋，圖中林木蒼秀，兩人溪邊對語，茅屋數椽，小童遠遠渡橋而至，極有逸致，乃文畫之最佳者也。

晉宣帝拜慕容廆督護跋爲率義王。劉曜拜苻洪爲率義侯。此見於史者。余有晉歸義羌王晉歸義胡王等印。方寸許。馬鈕銅質。極堅。

漢五鳳鏡。爲張子春司馬築池所得。余親見之。冶造極精。青翠可愛。五鳳二字尤清楚。眞漢鏡最古者。兵燹之餘。未知尙在人間否。

祝枝山書懷雪賦卷。白宣紙本。引首許初八分書臥雪高風。係正德五年。京兆爲吳門袁氏始廬懷雪公作記。文與字俱入高古。後失之。萬曆巳卯袁德門進士復購得。有文嘉李模彭行先題跋。至國朝再失去。袁振之又贖回。經汪琬彭瓏顧汧諸先生重跋。傳至袁又愷上舍。卽五硯樓之主人也。嘉慶己酉。歸竹汀詹事。題後云。京兆先生於天順庚辰。作此書。年已五十有一。筆法溫潤。如鐵裹綿。眞得蘭亭丙舍之神髓。世俗但以狂草奇險目視祝書。殆未識廬山眞面乎。

雙塵譚

正續

胡承諾著

雙塵譚卷上

清　元峯胡承諾著

學校官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子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考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于是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紀功令也。詳于取而略于教。不過開利祿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爲已之學哉。倘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于世。則學者興于禮義。豈止彬彬文學之士乎。

橫革直成

成相曰。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言益皐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按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盂。陶卽皐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直字類眞字興。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二字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王伯厚困學紀聞內載此條。亦未置辨。豈以古來文字魯魚豕亥。旣久或多傳訛。雖博物君子不如闕疑與。

俗語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雜爲人出表記。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分付出漢原陟傳。交代出蓋寬饒傳。多謝出趙廣漢傳。告示出荀子。佈施出周語。行頭出吳語。相於出晉后妃傳。料理出王徽之傳。長進出和嶠傳。功夫出王肅傳。手下出太史慈傳。本分出荀子。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商兌注。家公出莊子。謂主人也。收拾出光武紀。罷休出史記孫武傳。惭愧出齊語。安排出莊子。見在出蔡人注。孩兒出曹康誥注。老境出曲禮正義。可人出雜記。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年紀出光武紀。雜碎出仲長統傳。若干出禮記曲禮。冗長出陸士衡文賦。無狀出史記夏本紀。生熟出莊子。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新鮮出太元。本貫出晉江統論。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見錢出漢書王嘉傳。

櫺星門

學宮紅門。世傳爲櫺星門。未知所出。張列夫曰。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鼓上雕空窗櫺九條。下勻列圓點三層。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櫺星名義或取此。亦未確。據毛萇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詩也。杜佑通典註。靈星龍左角。北爲天田。甘氏星簿錄。右角南爲天門。則靈星之象爲天門。因稱之櫺星門。古靈與櫺通。以櫺名門。故加木也。馬貴與通考。宋紹興中。郊祀前一日。皇帝入齋宮。乘黃令進玉輅于太廟櫺星門外。櫺星門始見此。聖殿之有櫺星門。蓋尊聖門如天門也。

紙錢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于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爲祠祭使。所禱或用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于此。朱文公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范傳正謂惟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鄴州。按鄴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浸淫旣久。上下通行。幾若祭祀非此無以展敬。亦不溯所由來矣。倘有通典故而效魯公先賢輩之所爲者。則雖然譏必羣起而非之。以爲狂悖而不可訓矣。

錢陌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偶年俗忌

北史。李繪年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始見于此。

三代鼎彝

三代遠矣。鼎彝之傳至於今者絕少。或幸而傳。多損缺。勢使然耳。今好古者。必欲其完。殊可笑也。其間自有一種黑色。而文藻精細者。皆宣和間禮製局依倣而造。今人見其完備。乃以爲三代物。尤可笑也。余嘗得三代器之不完者。其饕餮一羊首。瑩如綠玉。其傍乃黃銅耳。蓋古鑄器用黃銅。歲久自然丹碧。其元質

不變者。止黃銅耳。後乃用藥染薰染而成。殊失古意。

玩古三說

古物之興。由來尚矣。魯楯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磬。此見于三代前者也。任后爭鼎。膏鬻大辨齊器。寶憲取中父鼎。此見于三代後者也。然則物古皆足玩與。曰非也。未古貴真。巳古貴精。

玩古之病。一在于好其名。一在于強爲解。夫溪之爲言會也。古以美玉爲死者之含。在于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班頼。今祇其香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潮嶽也。剜鐫也。鄭箋所謂鏤金飾說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鄱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瓷翠色見魯望詩。今釣奇者以爲始于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註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宜驗無焚庫綱鑪事而睥而見之。曰宜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輿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啓顏嘉萬鼓。才百年。巳如翠。曾者何。青箱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真玉。而燒於火者方是。然尚書云火炎崐岡。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軛。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曰。博古有與。將循是以迹之與。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也。其不可傳也。死矣。藥譜造于宣和。南渡後。物巳淪于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悟。悟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虛。虛生明。入者缺一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漢度華几者。皆非古與。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無真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閱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侈。古繁重今輕約。古樸而廉。今庬而鄙。古奇侅而攫綱。今靡曼而媢替。今以往。其佻巧須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是三說也。余蓋聞之隨園主人云。

古硯

端溪下岩舊坑卯石。黑如漆。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掘水汲盡。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祇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祇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　端溪中岩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菽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僊紋。或白紋如線。蓋豎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絛紋。此種亦是卯石。外有黃鐵包絡。叩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鋩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而中岩新坑。色淡紫。眼如雞雛眼大。重暈而緊小。其體如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聲。批人見其希有。未嘗見古研。遂目爲下岩舊坑。不知此去下岩已低三等矣。　金星乃是萬州懸金岩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汎油無聲。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潔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濕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汎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如山水星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卯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坯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今得之。不減端溪下岩。　除端歙二石外。

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之寶。耆舊相傳。雅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有綠石洮者。多是澄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澤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硯。蠻耳荊硯郢諸之間。有墨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卯石同。而堅緻過之。正堪作研。

朱青川曰。予往在滇皐。見先生手用硯板。有雌雄眼二。一在面。如菽豆大。下通底。一在橫旁。背鐫銘三十二字云。而飛而墜。不而害。而以妃而眼。二從二。而執玉率。益后其式。而乾隆庚辰。鶴仲氏銘。蓋端溪中岩新坑石。發墨無比者也。今底余族侄處甫處。

骨鯁湯火咒

褚石農堅瓠集云。凡骨鯁者。以碗水虛空用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草雞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口噙七遍。飲此水愈骨鯁。又書烏飛龍下。魚化丹邱八字。亦佳。治湯火咒云。龍樹王如來。授吾行持北方壬癸禁火大法。龍樹王如來。吾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手握真武印吹之。用少許冷水洗。雖火燒成瘡亦可療。爲人拯治輒效。出行念儀方二字。可却蛇蟲。念儀康二字。可避狠虎。念林兵二字。可避百邪。夜行念主夜神咒曰。婆珊婆演帝。可避惡夢。又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可免風濤。凡此皆古人身試之而效者。書此以備用可也。

說儲奇疾

儲云。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成小兒者。（宋呂縉叔知制誥）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宋松滋令姜愚）有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盡如鈎者。（宋時女子犯數年方復）設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噫。觀於此者。可見古今之遠。宇宙之大。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如螢尖之手足偏枯。猶未爲奇也。不逢盧扁。那有醫藥。人何不可以義命自安哉。

禽獸通呼

服濂禮記集說註云。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如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是也。然虞書后夔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而下節則云。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以百獸包鳳凰。幾見鳥之不可通曰獸哉。

哥字異稱

顧寧人曰。唐人稱父曰哥。舊唐書王琚傳。元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元宗子棣王琰傳。惟三哥辨其罪。元宗行三故也。又元宗與寧王憲書。稱大哥。是唐宮中稱父稱兄皆曰哥。甚矣。其名不正也。聞楚語。稱兄曰況。弟曰弟。涇溪頭諺語。呼兄曰大。（無切過）漢楚語兄字增偏傍。弟字減頭。義皆無取。涇諺從大。亦是主敬。尚未至如唐人名之不正也。旌德廟首江郁諺語。呼母曰姨。實同呂秉儒同年。集京邸偶述各鄉諺語作笑談。秉儒曰。此諸公誤認呼姨耳。吾鄉並非呼姨。乃詩經靡依非母之依耳。諺語果如是。其近古耶。其信然耶。又旌涇稱母亦曰阿姐。此與稱父爲哥何別。

文章科目

唐宏詞之論，其傳于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于史者，唯劉蕡一篇，可見文章之傳否，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按王應麟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委棄一切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巽傳子虛試賢良方正極諫直言科，巽素謂唐三百年來不愧此科者，唯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溯以書勉之，巽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劉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

文選學

李善精于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文選之學廢矣。按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李善等繼之。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于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句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于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矣。按文選安陸王碑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弈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弈之人，註謂儲，蓄精思，非也。

子思齋考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已百有三年矣，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此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于壽考乎，又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書自不可信，又云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子，堯亦帝嚳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五世從祖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三從高祖，而妻其女，皆史記中之最可疑者，此王應麟困學紀聞所以有史記正誤一卷也，讀者辨之。

宰予

宰予與田常作亂，楊龜山曰，田常爲亂于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誅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者，死于田常之難，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又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以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于田常可見矣，此盧曾爲尤妙，按因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而龜山氏特暢發其旨耳。

四皓碑

任昉著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按此一條云云，雖伯厚亦爲所欺矣，又按惠帝

時並未設立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任昉據此以爲人臣賜葬之始，與趙家屠岸賈事正相類，向疑爲史公釣奇之作，非實錄也，齊乎隨園太史之言曰，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輔重望，夾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塚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也，史遷好奇，于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東林原委

故明時事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幾社、應社、聞社、澄社、徵書社、南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于復社，而總以東林爲轍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廉隅，扶正斥異，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雜也，咸廁蕃籬下，而托名都講，或投足要津，而寄錦聖賢，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季正，以希夫俎豆，逮其變也，事小爭矢，造言詬傷，鉤黨成而門戶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黨、崑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圖、作前錄後勸榜，因而有天鑑錄、同志錄、雷平錄、過姆錄、薙稗錄、點將錄、蜻蜓錄，而又有續點將、緇蠅、蝻、並七錄，而盡歸東林，于是蕭牆並器，雅黨同聲，濁流亦濁矣，阮大鋮名在東林，剛之變，往名復社，大鋮露刃以殺東林之餘，反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廷，或投名受職，或事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不勝誅者，皆東林之雜也，高忠憲公攀龍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通滅盡，一點畏心，被王安石滅幾，嗟夫，獨馮王也哉。

廷杖故事

亡明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扇隨闔，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左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唱喝閣棍，則人持棍出闕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著實打，成伺上不測，喝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官之話言，辨其顏色，而點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囚無生理矣，而諸璫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其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紙如故，能如是則入選，成化間猶用厚棉重氈，正德逆璫用事，則盡褫衣，至于御史枷項，祭酒枷項，侍郎尚書枷項，又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嘆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而不知者且以爲收養士之報，何也。

金子駿墨蹟

家文蔚姪齋頭藏有明季金子駿墨蹟，不知得之何地，是赴南京時與家人書，書用奏本紙，紙久而幾腐，

其文以郡人萬不可復多事。欲到南京見舊事。及江南百姓鑄書。又云。夢中夜夜惟夢大兄及二叔父。再步見父母二度。總因父母二柩未葬。以此係念。爾等再不必遠避。只歛寂坐家中。一切禍福。安心順受之可也。慈生送無易師處爲僧。此我數年前本心。繼昌外甥隨我到南京。一路吟不見一親人。家中可設法銀一百兩與公臺兄。各五十兩。萬一無銀。可分田十畝與之。家中有事。留相賓在家答應。發進祿待信下來一行。如相賓無事。相賓來更好。我下面事易處。十月初八日南京字。大兄長生慈生二叔父等同覽。計共二十有二行。共三百七十字有奇。是其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旣熟察于天人時勢之变。亦詳審于人我生死之際。微特綱常大義。持之甚嚴。卽家庭細故。亦言之必盡。偉讀之者。誦其言良悲。而又並無噍殺。玩其志甚苦。而又不爲激烈。是眞集古今來忠臣義士仁人孝子之大成。以優入于大聖大賢之域。而爲有明二百七十年來一完人也。又聞公偕諸生江天一。（歙縣諸生字文石同公縣學黌中）同行過蕪湖。天一突至閔遵古家。遵古（字無作歙縣人與天一閒補諸生家藏書居翁閒）一遵古亟呼家人作羹黍進酒。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一遂索敗紙筆書數字授遵古。東金公時餘敗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潢之。藏于家。公之此書。或亦其時耶。何遵古當時莫之知。亦越于今歷百四十有餘年。而爲文濤姪珍藏之。又令元峯老人及身見之耶。元峯曰。此希世之寶也。遂屬文濤亟舉遵古以錦軸裝潢之。

蘇公碑

用脩謂古碑有神物護持。因引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謫爲浦城主簿。訪出以鐵釘之。復爲完物。按萬歷六年。河南李蔭尹宛平。擴小軒廨西隅。于礎石得之。因以古墨名齋。碑字可辨者百十有九字。首寂有唐故蜀三字。黎明裴爲作記。斯與石鼓文散爲燕二寶。惜其出晚。用脩無由觀之耳。吾涇舊有趙子昂書蘇公碑。書法遒勁。比美道教元教二碑。突遇松雪齋諸法帖。廢久埋學宮中。人罕有知之者。後于每夕忽無故放光燭天。里人驚火趨視。從光處掘之。乃得是碑。洗刷遂還故物。神物護持。不信然與。

石辨

靈璧石出潞州靈璧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山中。掘地乃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峯。亦無岩岫。佳者如菡萏。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刮之。略不動。此必能收香。靈璧中有之。則香雲盤旋不散。不取其有峯也。僞者多以太湖石爲之。蓋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利刃剖之則有屑。太湖石出平江太湖。石人取其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留急水中舂撞之。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作假山。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藏香爐。引竅正對岩岫。間每焚香則煙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寶。嘗與告身同置一篋。　英州出石如銅鐵。聲亦如銅。倒置生岩下。以繩取之。坡底有繩痕。大者或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十。亦几案奇玩。甚可愛。枯燥者不足賞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鹿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舂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于道州。　川石。奇巒高大可愛。然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州石。靖江府所出。雖出自然。

而色不佳。質粗。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所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棋子。或斲作筆架。並無自然峯巒。

印章

印章文字。非篆非隸。非不篆隸。別爲一種。謂之摹印篆。其法手方正直。繁則損。少則增。與隸相通。蓋一筆之增損。皆有法度。後世不曉。以許氏說文等篆。拘拘膠柱而鼓瑟。至好自用者。則又杜撰成文。去古益遠。故漢晉以後。謂之無印章可也。　印章莫難于刀法。章法次之。字法又次之。章法字法。俱可無學而至。惟刀法之妙。如輪扁斲輪。佝僂承蜩。心自知之。口不可言。　漢晉印章。傳至于今。不啻鍾王法帖。何者。法帖猶藉工人臨摹入石。非與手跡。至若印章。悉從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燦然具在。眞足襲藏者也。余每把玩恍然。使人有千載意。　印固須佳。印色復不得惡。譬如虎邱茶洞山芥。必得第二泉煮之。又如精鑿非得妙墨亦不能佳。　印章興廢。絕類于詩。秦以前無論。蓋莫盛于漢晉。漢晉之印。古拙飛動。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盤迴。如繆篆之狀。至宋則古法蕩然矣。

祝枝山跋宋三大家墨妙

祝枝山云。夫書心華也。亦性謎也。苟心華性靈之不超。則下筆自沾塵氣。曷所貴乎。乃宋代蘇米與黃書。開一代之奇名。擅千秋之盛。每有傳流。無不珍惜如連城夜光。此非超羣絕俗之才。烏能有此耶。是書爲三公合璧。尤覺迥異。向家于尹藏慣。殷撰欲求守溪先生文。魏以金玉厚幣。先生固辭不受。殷撰因出是卷贈之。先生喜甚。賞愛過于球璧琪玕。余也素知其事。迄今二十餘年。未敢有請。亦知先生之珍愛鄭重也。一日公邀余翫牡丹。先生歡甚。余得婉辭道之。而先生亦不爲吝。遂以出示。覽三賢墨妙。殆非人間所得者。并觀碑釋花神香銷色褪。奇哉。余遊于先生之門。蓋亦有年。所見所聞。亦云不少。及見此卷。令人恍然若失。所謂觀乎海者難爲水。不其然乎。正德十年。歲在乙亥。春二月望後二日。枝山允明謹跋此卷首爲東坡老人蘇軾墨蹟。書遊惠山詩。詩用廢寶王武陵竇羣朱宿三詩原韻。首書東坡次秦少游次僧參寥各三首。共詩九首。前有引。後有跋。字如大姆指大。次爲襄陽米芾墨跡。首書陸羽惠山寺記。次書獨孤及惠山新泉記。次書自作惠山流泉歌。并跋。字如小指大。次爲山谷黃庭堅墨蹟。書惠山記一長篇。字大與蘇書等。而數亦如之。後之跋者。一元翰林學士揭傒斯文一篇。一奎章閣學士虞集七言絕句詩一首。一雲林生倪瓚誌一篇。查雲林誌隸廣揭後。而考其年月。則在虞揭前。又得梅道人吳鎭句曲外史張雨兩題名。而終以祝跋。諸跋中以祝爲最。字亦酷肖襄陽小行。嗚呼。美矣盛矣。觀止矣。紙皆宋紙。墨皆宋墨。亦越于今八百年來。諸寶印章如新。裝補完好如故。不誠希世之寶哉。夏五梅雨經旬。礎濕蠅附。瓦蒸煙鬱。晨飧不能咽。午睡不可耐。適兼人朱子賚是卷至。亟命掃地焚香。拂拭展几。正襟危坐而觀之。盡閱三卷。夜無倦容。幾忘手足之拘攣云。

僂塵譚卷下

齊雲輿夫

齊雲輿夫某某同伴中不省所自來。訊之旗人也。住齊雲者二十餘年。適旗人有任徽州府太守者。奉母氏太夫人進香齊雲。抵山麓。過輿夫某某。訊得實情。訝爲其父。迎歸終養焉。先是某某年二十許。膂力方剛。負氣自豪。輿人鬬毆瀕死。懼罪潛逃。窺身大江南北各寺宇之齊雲。終焉。方逃時。妻有娠。不知也。逾八月生男。又爲所毆者遇良醫不死。得從末減。亦不知也。後二十餘年。其子穎異。以包衣進士筮仕。知縣。歷陞徽州太守。甚以不得父耗。積痛于中。太夫人長齋繡佛。進香齊雲。爲夫祈冥福。憩山腳。換山輿。而輿夫某某正肩太夫人輿。于時春仲。天燄日暄。衆輿夫汗流被體。某某亦膊。某某以肩太夫人輿。未敢袒裼。太夫人輿中密窺察形。輒怦怦心惻。又聆其同夥話言。若解若不解。又道中未便致詰。歸而語其子太守曰。爾父存亡未卜。即有之。聲音笑貌。我亦不能記憶。然左脇下有豬毛一撮。是爲瘢記。昨見齊雲輿夫。不知何故心惻。兒可徐辨之。于是太守亟命役喚至。至則喚進內堂。太夫人垂簾坐簾內。太守室上旁侯之。見則命無庸頂禮。命役去若衣。輿人立堂下。戰兢惕慄。若重囚之縶械。去衣而脇下毛見。太夫人亟步出簾外。先審其旗籍祖父。次省其妻族父母。次問其因何至此。何罪而逃。輿人屏息不敢出聲。太守下堂慰之曰。毋畏。有話可徐徐直說。輿人色稍定。膽以次應對。語未半。太夫人泫然出涕曰。是矣。太守趨跪其前。輿人

亦跪。太夫人曰。是爾子也。輿人戰慄。不知所云。太夫人嚮之上堂曰。爾還認得爾妻否耶。于是輿人者身如木偶。或推之。或挽之。心如死灰。如醉焉。如迷焉。蛍蛍以立。茫然終莫適所從。太夫人挽入堂內沐浴。易冠履而出。太守扶登上堂。須臾絲竹競奏。水陸並陳。飄飄乎羽化而登仙矣。

宛平典史

桐城張總憲弟。忘其名。爲人有膽力。初補宛平縣典史。見上官不行跪叩禮。直隸總督方觀城。其同鄉也。公見之。益倨傲。方以總憲公之故。亦不甚校也。一日四更盡出巡夜。至米市衚衕。見內監騎馬來。戴藍頂。擁甚都。甚橫。公叱曰。將何往。內監訊之。知其爲典史也。因以鼻哼之曰。若敢稽嚇所往耶。公曰。吾職在巡夜。何不敢也。且汝係內監。漏盡而遊蕩于外城。將何爲。使止之。內監怒曰。若多大官而止階。遂以馬策撻公。公亦怒曰。大小朝廷命官。吾巡夜而汝敢無禮。是抗朝廷也。呼役執之。役曰。恐係內大臣。不敢。公曰。吾知執犯夜人耳。何問內大臣。竟執之歸。歸至署。升鼓坐典史堂。使內監跪。不跪。使人押之仆地。公坐堂上。數其罪。而擲八簽于地。命行杖。役懼。公曰。有事吾獨當耳。不累汝曹也。乃杖內監四十。凡杖內監。例不去下衣。蓋待以婦人禮也。公不知。命盡褫其襯袴。而露其尻于堦下。杖之至流血。內監氣沮。輿叩頭乞哀。公曰。汝亦知不怕死張典史耶。乃釋之。總憲公聞之。懼大禍至。乃反接其弟子朝門外待罪。自入朝見天子。叩頭乞死。天子霽顏謂曰。汝以弟爲狂悖耶。然以典史而杖內監。有膽力。且必吾內監實激之。遂召見公明日張勝。訴內監無狀宜杖。侃侃而談。聲徹殿陛。天子顧宰相曰。此人不宜屈以典史。可予以縣宰相良其在京多事。遂徙以廣南遠縣。公到任有治聲。署後舊有一祠。封皮厚有數寸。數十年未啓鑰也。訊之吏役。僉云。祠內有鬼怪。新任必加以封條。不則往往爲人祟。公不信。欲開示之。吏人羣震慄。不敢出一言。公笑之。至夜半。公伺衆睡熟。獨一人左持燭。右提斧。直至祠前。忽開祠內呼曰。張公來矣。張公來矣。時陰風淅淅。燭光如豆。公持斧劈門。秉燭直入祠內。遍覓。一無所有。左廂有石板一塊。公私念此中得毋有鬼怪乎。遂以斧起之。得白鏹數萬。公以數忤上官。恐遭傾覆。遂告病乞歸。以自娛其天年云。其族內張孝廉爲大兒先聲言之最詳。

侈符中元

侈符。山東兗州府生員。庚寅歲赴省鄉試。行至中途。遇一婦人。攜兒子哭甚哀。問故。婦人曰。吾子也。因歲歉負債多端。夫命以此償債。母子分離在俄頃。故哀耳。侈問償債若干。婦云。長錢六七千。侈檢囊中背資盡與之曰。此吾上省考費也。今且贈爾以完骨月。婦拜謝。攜兒回。夫詫問故。婦告以途遇好人贈金。此兒可不須賣。夫泣問如此好人是何姓名。婦自悔倉卒昏亂。忘問姓氏。祇記得是上省應考相公。夫曰。若然尚好尋覓。聞鄉試相公中秋畢場。都當還家。我與若俟彼時途中守候之。當可識認也。屆期夫婦同往。遙見侈符踽踽。羸得得而來。夫婦趨伏道側。邀歸茅舍。執禮甚恭。夜闌引入寢室。啓門直入中堂。高供神像。紗帽紅袍。白領角帶。白鬚垂腮。侈審視良久。經問何神。夫曰。吾祖也。仕前朝爲顯官。傳迄于今。僅存愚父子兩口。若非恩公盛德。實去兒子。則奉祀絕矣。公德逾覆載。何以圖報。侈聞言色動神飛。瞿瞿然驚。又伇

依以喜曰。果若所言。則分祖報我爲不薄矣。我何爾以書之耶。蓋修務者。兗州寒儒。硯田糊口。大比之歲。糧親友佽助。不滿十金。中途遇賣子者。一念不忍。盡以贈之。赤身跟踏抵省。東食西宿。悉備間儕。拮据途場。漏下二鼓。方假寐。忽夢有紗帽紅袍者呼告之曰。今科闈題。須宋魯分股。方可掄元。醒而題紙下。首題孔子於鄉黨五字。修如夢中言用宋魯分股。文思滔滔。若有神助。三場既竣。躊躇滿志。自擬必售。歸途遇賣子者。遂之留宿。抵寢所。見神像。則即夢中告以題義者也。故不覺大驚。而繼以大喜也。逾月發榜。果中山東解元。君子曰。修子之獲報也宜哉。然何其速也。或曰。附人未滿十金。而報之以元。毋乃已過乎。君子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濟人之急。忘己之困。豈爭多寡。且不計其報。而報隨之。豈論遲速。嗚呼。如修子者可以風矣。

先叔祖都閫公軼事

先叔祖都閫公。諱鎮遠。字定侯。少習錦囊青烏家言。兼精堪輿。癸巳舉武孝廉。三上公車不第。値寧夏建遣滿城。郡守趙公以書幣聘隨制府岳公。大司馬通公。同出嘉峪關。相度安西城堡。并以查漢托輝工程命之。勳勤旋蒙保奏。再往擇定安西鎮城一。堡五。墩臺一十有三。距家萬里。遠戍六載。特授湖廣長沙都司。督修武漢江隄。事竣。以節省之項。爲歲修。建議詳明。房均米朽。請撥轉運。以故隄工完備。歷久不潰。余丁酉艤舟漢上。故老猶有知者。嘖嘖爲余頌德政不衰。曾有詩誌感云。萬里岷江水。滔滔下武昌。分流漢陽郡。淺淺向維揚。鐵鎖千尋斷。金堤百丈強。豐碑樹政蹟。對此感茫茫。蓋實錄也。善針灸。施藥餌。所至有惠澤。後委勘烽墩。日馳八百里。積勞成疾。卒卒之前一日。病大漸已浹月矣。忽僕屬署前吏役齊伺候廳下。親見公纓帽蟒衫。羽扇。偕一黃冠者。從署內出。趨上前請安。兼請何之。公笑指黃鶴樓曰。余偕往樓上散步耳。勿多言。疾趨而去。少頃署內哭聲鼎沸。旋報公易簀矣。嗚呼。所謂羽化而登仙者。不其信然也歟。

曹以南還魂

曹以南。名學詩。獻縣舉人。晚任廣東某縣知縣。以廉直著名。強項令。未幾致仕。山居養痾。忽一日。見有吏人持刺登堂延請。辭以疾。不獲。強起從之。登高涉淺。備極勞勤。每思倦憩。則吏人挽之同行。倏忽已越數十里。至一都城。見有宮闕。如衙署狀。吏人挽之進。則見有深衣博帶峨冠而坐堂上者。起問曰。曹先生來乎。適有人告先生某縣某案。故延請一質耳。曹省視堂下。見有提頭厲鬼。聲嗚嗚從胸前出曰。曹老爺還我命來。我廣東某縣某某也。曹記憶良久曰。果有此案。乃前任定讞。非吾殺爾也。堂上者怒問曰。雖前官定讞。果係冤枉。何不伸理。何草菅人命至此耶。曹對曰。已三稟臬司。代爲伸理。奈駁以審結之案不准翻釋耳。堂上者隨喚堂吏查驗。果有稟稿三紙。乃呼堂下提頭鬼而叱之曰。前官冤爾。曹老爺爲爾用心至此。何得妄控。鬼嗚咽甚哀。則許以卽拘官某對訊。鬼乃斂形退。呼前吏送曹暫回。曹以頃聞扶疾強行。足憊身殆。不能步歸。吏告以門外遞騎可代步。俄頃有走卒策騎至。曹跨騎得得。馳甚迅速。飢火內焚。吻燥喉枯。瞥見道旁古井。下騎倚欄思汲。吏倉皇趕上。推曹墮井。曹旋驚覺。假臥床上。見家人子婦。悲環床哭泣。張目叱曰。若等胡爲者。家人對以昨午魂飛。閱一晝夜。胸口未冰。未敢入斂。曹告以似夢非夢。所見歷歷。

旋命健足者曰。廣東某縣。前任某老爺家居。相距二百里。馳訊近狀。越三日回。則謂于夢覺日倉卒殞命矣。曹以事關勸懲口述于人。以爲草菅人命者戒焉。

徐存齋

徐存齋年未三十。由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抹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將領責。生執卷進云。大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拱立曰。本道少年科第。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嗚呼。此不猶有古大臣虛懷善下。改過不吝之風哉。某聞叔高祖階平公督學兩浙時。諸名流皆所甄拔。一日按臨某縣。首題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一節。一卷破題云。有大賢之仁。有諸賢之仁。抹置下等。批云。仁不應有兩種。及閱次藝。方里而井節文。井田原委。部署詳明。乃信爲名手。復拔取超等。及揭曉。乃甬東仇兆鰲卷也。仇嘗梓其文示同學。詡生平第一知己云。此事可與徐存齋例觀。

湯伯紀自儆

湯伯紀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遇物計較好人。一點真留餘澤。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能踐斯言矣。此可爲作善不獲報者。增長許多志氣。許多學問。又聞攻捷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座上同歡未見書。真絕妙佳話也。

宛陵翁子

旌邑呂翥。字苞羽。工書。能得米南宮遺法。年十三至吳門。尤西堂學士贈以詩云。宛陵童子世無雙。大字能書一丈強。是也。詩載西堂全集。

高道素乞夢

高工部道素。初名斗光。萬歷丙辰。公車入都。乞夢于泡子河呂公堂。夢黃冠告之曰。君與高斗光同年。答曰。是吾名也。黃冠曰。君乃是高道素。寤而異之。遂更名。後三年己未榜發。中第三十六名。其同榜第九十名爲高斗光。山東萊陽人也。余蓋見之聞史擷遺云。

資陽白石

朱梓。字維恭。涇東暖香都人。己卯孝廉。以咸安宮教習。簽仕四川資陽令。十載歸。訪余方山別墅。時正抱痾家居。扶杖迎之。既坐。訊以宦况若何。則對曰。予有改古人辭八字。兩袖清風。一船白石。兼有白石詩一首。當爲君誦之。詩云。能吏肥囊槖。裝載數舟盈。我宦已十年。歸舟載一隻。自笑無長物。飄蕩輕如鳥。大風吹之回。浪高不可泊。舟師苦難行。沿江拾白石。拾之亦何爲。聊以充圭璧。豈學南宮顛。竊同鬱林跡。差可傲陳平。免致祖背脊。亟呼家人浮大白。家人告以瓶罄。并徐相謂曰。縣令盡歸拾石可充金。先生病退飲茶。豈不可當酒乎。主賓大笑而散。

折楓字

己亥江南鄉試。題巍巍乎唯天唯大三句。弟元青望捷情殷。同人守榜。汪某在座。見其神情迫切。戲之曰。

吾當君拆一字如何。元書曰報一纖字。汪沉思良久。指畫再四曰。得之矣。上爲出字之字。半出舉也。偏旁有禾無乃秀字去半也。有女無子。是半好也。加以魁字有鬼無斗。其必中副車也。無疑。越三日揭曉。果以副榜第五名報焉。

南昌某屠

江西南昌府某屠。操刀省城。會城中有結香伴朝南海者。屠商附伴。衆以其所業不潔。咸擯斥之。屠強從之。晨尖暮宿。僉不與俱。屠一人無聊。既就寢。忽自忖曰。朝南海。善行也。我因業不善。故衆棄我。記來時匆匆。將業居家伙。擱放池內。設有人竊之而傷。不重余罪乎。不如回城取刀。再行未晚。且何必強增衆侶嫌厭哉。質明不辭衆而回。衆竊喜焉。既回出刀而行。腰攜資斧不滿三日之糧。伶仃獨走。行三百餘里許。忽亂山沓合。莽野蕭條。無人問徑。腹中饑火如焚。殊不自克。忽傍山小溝流出菜葉數小片。喜曰。此中當有人家。可謀晚餐矣。泝溝而進。放乎山腰。則見修竹成圍。蒼翠滿目。中有老姥兀坐方績。屠卑辭向問南海行程。並告饑餒。姥曰。南海吾不知。可上問山巔老人。于麻筐中取糕匕寸餌之。覺腹便果然。屠奮上山巔。果見老人。告以故。老人喜曰。若然則爾已親見菩薩矣。不須再到南海。我適有事省城。可從我歸爾。老人起身攜杖。命屠手捉杖尾。堅囑閉眼。任有驚恐。切毋開眸。俄聞風濤四起。如置身雲霧中。飄忽莫定。逾時忽聞管籥之音。雜以唱贊禮拜聲。眸子內痒不可耐。悄起微眸窺之。身已冉冉而墮丹墀內。正值撫軍率各僚屬行香。許真君祠內。爭前訊之。見自半空中墜而不傷。共疑妖人。衆役有素認爲某屠者。命權時收繫之。撫軍何畫步真君款門告以前因。并請旌示下。令傳衆官。繪以新閣。遂給彩亭。給一鄉善士扁額。賜歸焉。君子曰。屠有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親于南昌屠子而益信。

朱斎川曰。此余思泉四弟。經商江右時。所目見其給扁而歸而述之者。益信南海不遠。只在靈臺方寸間云。

衡水人命

陝右某甲。賃車北上。抵日將暮。去衡水縣四五里。有老人自言爲衡水西門外人。赴飲某鄉。泥醉腳倦。思搭車還里。掌鞭兒弗肯。客言老人醉倦。搭行何害。共扶至車上。甫行二里許。而老人偃臥氣絕以死。掌鞭兒惡聲埋怨。客言搖累大家數定。且又非吾輩謀命。不如共商一脫身之術。指夾遙望旅店不遠。客與掌鞭共商。此係通衢。車行絡繹。不如委屍途側。驅車徑去。有誰知之。商畢。而夾途叢樹中有人突呼大言人命重事。貽害地方。理當鳴官。前途店傍。有甲長奔赴轅下驗明。具呈報縣。縣以日暮未遑批令。甲長押客同掌鞭守屍。天明相驗發落。三人者守屍至半夜。天大寒凍。掌鞭曰。此皆客多事。連累甲長哥受此沍寒。我等亦大癡呆。夜半屍將焉往。旅店又近。不如撥客數十文沽飲市醪。天明候官可也。衆共以爲然。因取車上蘆席。覆屍道傍。傍壓巨石而去。去後五鼓。老人凍極酒醒。遽活。手推蘆席而出。恍惚記日間醉後曾搭車還家。何得仍在路間。又念去家不滿里許。疾趨而回。車方既白。沽飲者三人偕至屍所。不見有屍。驚惶莫措。相顧無策。甲長曰。吾有一權宜之法。事急且姑試之。當亦無礙。衆訊之。則云路北叢樹對面。某于

三日前。聞有婦人哭其夫者。想是新埋之屍。寒天想尙未壞。不如移掩衆眼。權以了事。質明官偕仵作至。甫見屍。命杖甲長數十。甲長自稱無罪。官怒曰。昨報老人屍。今遽變黑鬚壯男耶。呈報不實。何云無罪。命楞之。甲長大驚失色。不得已以情告。隨命仵作細驗。腹下有膏藥一張。封臍。揭膏視之。血漬臍間。取出釘長二寸餘。立鐵差拘某婦至。一楞訊而服。則係某婦與舍傍寺僧私通。恣密夫歸自外。共謀殺之。遂定爰書。奸僧斬決。淫婦凌遲。既成讞矣。而老人屍終不可得。則命甲長押客與掌鞭尋屍。立限十日內無屍帶比。其事遠近播揚。稍稍傳入老人耳中。老人謂妻若子曰。事頗類我。將毋我累客耶。當往觀之。隨進城。步至縣堂前。正值官升鞫訟。方以無屍命杖老人。從衆中急呼莫杖莫杖。屍現在此。擠身上堂。客與掌鞭遙見之。大驚有鬼。一堂官吏倉皇。並大吆喝。而老人已匍匐案前。自陳前狀。官沈思良久曰。爾等亦知老人乍死乍活之故乎。衆對以不知。官曰。奇哉。此皆冤魂之所致也。往者叢樹之哼。亦此物爲之。奇冤已雪。諸人何辜。均予開釋。衆大悅服。

婿賣妻母

維揚江于九太守。攝篆涇縣時。某鄉民某。狂蕩無行。千金之產。耗立盡。只遺一婦少艾。婦母某氏年五十許。孀居無子。一日婿因賭虧逋債。倉迫串通鄉棍。私傾少年娶婦者。陰窺其妻。暗立賣契五十金。擇日過門。屆期則迎妻母至。以伴新九華爲辭。五鼓催起。薰衣梳洗。簪珥裝既畢。而陰令娶婦家肩輿人攙歸。質明抵門。娶婦家放花爆。迎進中堂。陳設香爐花瓶燭臺。鼓樂作。新郎拱候。與旁啓輿。一老婦人走出。問故。新郎懊恨退避。如不欲狀。旁一婦人笑謂曰。新娘子戳了包矣。老婦人凝神片時。酒擅旁婦袪。徐徐步進內房曰。我知之矣。好語新郎君。且莫聲張。管在老身。限七日內。還爾一少年標致老婆也。着老媒者。私念其婿如此無行。何能養女得所。不如以女轉嫁此人。即訟之官。亦爲自賣其妻。于理無礙。心口商既定。則呼新郎直告之故。且命于三朝挑茶認女。并遣婢告女。老年嫁得所。婦七朝迎女喜酌過門。屆期女盛裝至。則以前所陳香遠燭瓶花爆鼓樂導進中堂。老婦自來啓幃。扶女出轎。告以爾夫立契賣價。爾母主婚。隨呼新郎展拜成禮。送房合巹。女始而勉強。繼而自然。蓋居然燕爾新婚矣。婿家聞之。控鳴于官。官爲江公。于九太守。隨票拘兩造質審。娶婦者以賣契呈驗。婦母率婦跪訴根由。江公拍案叫絕曰。世上有此等有識有膽老婦人。着實可嘉。因喚其婿責之曰。爾自賣老婆。奈何以岳母頂缸。滅倫傷化。莫此爲甚。本應重責。追沒財禮。姑念爾已失婦。且免爾責。其追出財禮之半。給爾岳母養老女家焉。讞成。逐出。其婿喪氣而歸。合邑稱快云。

沈補蘿

江陰沈補蘿。名鳳。字凡民。工詩畫。時稱三絕。有登醉閣遠眺寫景自序云。甲子長夏。署篆涇溪。登文明樓。見四圍山色崔巍。蒼翠欲滴。皆入畫圖。時起故園之想。拈得此山甚頗近黃子久筆意。題二絕句于後云。四望雲山萬疊高。山中那復有塵囂。雲山如此不歸去。辜負滄洲水一篙。山中何者是神仙。消受風光不記年。活火烹茶栗子熟。興來把卷倦時眠。歷江寧南捕通判。徽州同知。凡七攝縣事于吏事非所喜。林

皂咱衙畢。諸吏抱案侍堦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遲然。沒後葬金陵南門外潙臺。二子俊傑俱早卒。孫夢闌隨寡母僑寓廬江。余司訓日。兒輩與締交。嘗資助之。

清泉鬼告狀

清泉縣者。湖南衡州府衡陽縣之新分縣。苗民雜處。號稱難治。江于九名恂。片言折獄。長于吏治。任清泉時。方收訟牒。有訟其鄰盜牛者。至案前輙跪號曰。我禹舜日也。求伸冤。舜日故非禹中人。細詰之。乃得舜日身死狀。蓋舜日爲人毆死。其戚屬得賄無首者。其魂附盜牛者以鳴冤。因逮毆舜日人及受賄者。各抵以法。清泉人謂之鬼告狀云。

述魯亮儕逸事

丙午春。大兒先聲肄業熙湖書院。歸述魯亮儕逸事甚悉。魯諱之裕。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遊目視者。魯效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布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爭來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舍己從人耶。魯心頷之。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于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魯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錚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猶不可。況田公耶。及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令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跪。昂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廚帑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輸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堦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曰。幾日。曰。五日。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七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牟令竟無恙。魯以此名聞天下。後官江西。忤巡撫某。以才力不及改教。召見時。見其高顴大顙。鬚彪彪然。問曰。汝才似可用者。乃不勝州縣之任。何也。魯奏曰。以臣自斷。雖司道頗可勝任。何論州縣。但臣才短。不能逢迎上官耳。宰相以爲狂不可用。特

旨遷之。後累官至清河道云。聞高傳少時。嘗學贏趙勾卒御寇跳踏之法。故武藝尤絕人。爲諸生時。督試金陵。寓鷲峯寺。與人角觝。嘗袒其左肩。而右手挾鐵香爐置堂上。衆皆愕然失色。舉其爐重千二百斤。不誠奇男子哉。吁、是皆可書也已。

黃太松畫

黃太松者。字尉巖。吾郡太邑人。誅茅黃山側。性疎狂。嗜酒善畫。求者不輕與。酣飲興發。則揮毫。頃刻可畢數幅。人知其癖。每招飲讌嚴候之。嘗遊皖城。適制府校書吏。松翎毛花卉皆列第一。名益噪。所畫山水尤不易得。其黃山圖見收于張裘存相國。寶如拱璧。孫步彩字德輝。能得其傳。嗜詩書。鼓琴以伎遊縉紳間。潔清自好。人爭禮之。今其小幅翎毛。藏于吾鄉士大夫家者。猶可尋覽。然識者珍之。已不輕以示人矣。

邵康節數

友人某某。善邵康節數。決事如神。自亦莫解。偶於市上買一白紙扇。隨起一數。其數應于某月某日破。且必碎破。某瞿然曰。此理將奚解哉。告收好。留待某時取出。如何得破。遂用重紙將宮扇裹好封固。藏書笥中。屆某月某日取出展視之。並無破形。於是懸之於書齋壁上。再三審視。自思竟無破理。乃復移坐其傍目注之。忽家中幼子暴犯驚風。妻慌甚。遣婢請歸。往返三次。則命之先行。即至。意以稍停看扇破也。妻責婢曰。齋中何客。曰。無客。有緊事。曰。無事。然則奚爲不至。曰。相公身坐椅上。目注一扇耳。妻駭甚。步至齋頭牕外。斜窺之。則見某危坐椅上。目注壁扇。遂能碎裂之。擲地上。倖倖而退。大聲詈曰。還不視兒乎。某恍然曰。扇來還箇破法。屬急視兒子。則兒子已全安無事矣。

杜孝廉妻

孝廉杜某。天都人。初娶某氏。結褵三載。琴瑟靜好。已而有娠。剛繡閨內。俄見一垂髫女子。自鏡外趨入。笑請曰。姐姐作何繡事。曰。替郎君繡香囊耳。曰。誰家郎君替姐姐代繡耶。此房是吾房。姐姐何得久住。某氏以其出言無狀。思與理論。氣塞舌梗。懷而嘷。女忽不見。杜從母隔舍聞之。遽至。告以故。母以爲不祥。命諱之。某氏膽怯心疑鬼魅。移母寢所。杜遂獨宿。燈初上。假寐榻上。則見垂髫女子排闥直入。杜問之不應。徑升榻上。橫臥裏所。起而燭之。倏忽不見。越五月。而某氏以產難暴亡。杜痛悼傷神。又恨邪祟之先見。以禮制情。誓不再娶。既越三年矣。忽與宴族人花燭事。有動于中。適與族中諸同好嘯繡鸞膠。競勸之曰。子齊年失偶。悠忽至今。已遲之遲矣。豈容再遲。適某氏望門新寡。慫慂委禽。涓吉合卺。杜褰帳入視。則儼然向所見垂髫女也。杜大惶惑。遂驚爲鬼。不敢成禮。告母氏。母亦異之。顧新婦淑慎。其身上和下睦。久而察之。並非鬼物。命杜成婚。既而琴瑟之好。逾于某氏。甫週一歲。而寧馨舉矣。杜孰以前事。惘然莫解。杜又問夢寐間至吾家否。女艴然曰。嘗看牡丹亭劇。常謂麗娘爲不女。閨中弱息。何來斯夢。何君言之悖也。杜語塞而罷。但念此一段姻緣。在前之日非因非想。何奚如其來。終身莫解。每述于人。以爲發難之端。春圃海南兩姪。並述以詰元峯。元峯曰。此古哲人之所謂存而不論。論而不詳者。類如斯矣。何惑焉。

占夢奇驗

某孝廉筮仕。祈夢於神。神告之曰。爾明發出西城。往大碼邊敬候。有兩乘大轎貴人來。爾親問功名何似。但看貴人口中許爾云何。即知爾終身矣。明發如神言。碼邊伺候。果見有兩乘大轎來。一爲巡撫鈍老爺。一爲布政司李老爺。進揖轎前甚恭。二公問何話說。伊以夢兆對。布政司先笑曰。爾學李老爺罷。巡撫亦笑曰。爾學鍾老爺罷。伊揚揚得意而去。自謂不是巡撫。亦是布政。生平志願足矣。後以廣文終其身。歸嘆神言不驗。回家後再占前夢。神又告之曰。我言則無不驗。爾非學中老爺。學裏老爺乎。蓋以鍾爲中。以李爲裏也。伊夢中恍然大悟。

梅巨源

梅驥字巨源。宣城縣廩生。文名噪江右。生有膂力。食兼數人。嘗設帳某姓家。抵館未三日。不辭而步旋。某姓以其名重。遣伻迎于其家。兼請罪徵。先生曰。余適有緊事。未及辭耳。夫何罪焉。爾旣來迎。當于飯後借爾仝往。隨于堂上設上下二席。自坐上席。而坐伻于下席。隨呼具飯。則以升量飯奉使。而以斗盆飯自奉。盆隨罄。笑顧曰。我腹未果。爾何量之窄也。隨取盡飯并二席餘殽大啗之。伻大驚。歸告主人。主人笑謂人曰。先生之歸。乃以受餓故也。又設帳某姓。主人四十無子。主婦悍妒。不容納妾。獅吼之聲。每徹于館。一日主人大憤。哭訴先生。先生曰。吁。我爲君治之可乎。主人曰。所患先生治未能服耳。奚不可之有哉。適館旁有招先生主人赴席者。先生則挽主人同行云。且飫醉飫飽而後如約。旣歸。使主人先以言導之。主婦方反脣詬誶。先生大喝一聲。手執夏楚。疾趨內寢。面數之曰。世間有如此不孝不順惡婦人。尚任其偷活乎。奮拳擊之。誤中床柱爲折。主婦大懼失色。低聲告饒。先生曰。我聞若兇惡性成。原不教而誅。有如此柱斃于一拳。爲若去除害耳。若且告饒。若可知罪乎。主婦曰。不知。曰。忍絕夫嗣。不孝。與夫鬭口。不順。不孝不順。罪在不赦。又奮拳折其第二柱。婦伏地請罪。先生曰。我拳可饒。夏楚不可饒也。則執夏楚連撻背數十。主婦哀泣。挽夫求饒。先生曰。與若約。戒若妬。屏若悍。速與若夫納妾生子。而後罪乃可恕。主婦一一如命。自是變爲良婦。未及兩週。連舉寧馨。先生以授徒期滿。方將他適。主婦率妾各把嬰孩從夫詣館。長跪先生前曰。承君大德。鬼無餒而。請高坐受禮。先生則一揖謝之曰。向者粗暴。實以不得已。故敢冒小嫌。爲此一舉。尚何謝爲。相與莞爾而散。又日者云。先生命造與馬章民先生同。而馬以狀頭顯。先生終身困諸生。歸于秉性太武之故。噫。如此之武。豈爲先生累哉。

言稱堯舜

一劉秀才陳監生同見廣文。劉送猪頭一簡。陳送耳鐀一對。廣文戲嘲之曰。承惠厚誼。我有謅語奉贈。秀才姓劉。送一猪頭。三斤三兩。堯舜其猶。監生姓陳。送一耳鐀。三分三厘。堯舜與人。于時監生嘿然。秀才曰。承老師過獎。門生作一破題奉答可乎。隨吟云。時官兩賓門人。言必稱堯舜焉。主賓兩笑而散。

小木人

涇邑洪某。在廬州府城。以賣醬爲業。屋後有園一頃。置醬缸數十。晝夜則去缸蓋受風露。俾醬無餲。園後有塘寬十畝許。養鴨數十隻。夜則欄之于園內。俄一日。有客來寓居樓上。夜熱不能寐。聞園內鴨飛呼拍

拍。聒噪人耳。心焦躁。啓樓後窗窺之。時月明如晝。見有小人數十。長可五六寸許。每人持一短梃。躍跨鴨背上。不走則以梃驅之馳騁。以爲樂。往者來者。仆而復上者。奪而爭騎者。盤折作彎弓勢者。持器械作鬬殺狀者。竟居然一小操演也。客睇觀久之。俄馳騁皆倦。跳至缸上。以指染醬爭含吮之。客大叱一聲。紛然竟走。有驚而墜于缸內者。因喚主人語以故。主人不信。遂同至園內遍觀醬缸內。尚有三四人昂首赴醬。欲起不能。見人至則奄奄不動矣。舉視之。係小木偶。耳目口鼻皆備。手中各持鮮草一莖。係新折者。客勸主人焚之。主人曰。彼固未嘗我祟也。仍送至園中。俟其去。天明視之。尚在。則塊然一小木耳。後廉出以示人。率莫解其所由。不數年。主人竟以業醬起家矣。蓋大兒先聲在金斗時。耳受于主人洪某。并親見小木偶云。

漢藝文志。有小說十五家。至唐宋而尤盛。其旨雖不無汗漫之虞。要其得意疾書。有心手相應之樂。而事多創見。語必瑰奇。亦博聞廣見之一助也。胡元峯先生隻麈譚四卷。病中之所著。本無意於求工。而古今雜出。細大不捐。蓋深得段成式酉陽雜俎。沈存中夢溪筆談。陶九成輟耕錄之遺意。余爲取其語之足以資考據。事之足以備採錄者。分爲上下卷。意欲稍以類相從。而非謂原書之可以刪節也。若讀者欲窺全豹。則衆人朱子（名慶瀾。嘗爲先生刻是書於幽門。亦好書之士也。）之刻。固久已不脛而走四方矣。亦何藉余之贅云。嘉慶五年十二月琴士趙紹祖識。

續隻麈譚卷上

清　元峯胡承譜著

作文受謝

作文受謝。隨筆謂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賚金帛求其文。此亦未之深考耳。按此豈起于晉宋哉。其乞米受金爲人作傳者不足道矣。漢陳皇后失寵于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可知此風自西漢時已然矣。

寄驛

繙昔品梅詩內。有寄驛一首。謹按阮亭宋古詩選云。陸凱與范蔚宗友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兼贈詩云云。考范仕宋。宋都建康。陸仕魏。魏都雲中。雲中係山西地。與長安近。若據當時范無在長安之理。則陸先無在江南之理。看來當是范寄與陸。方爲人與地宜。然不可考矣。且陸已仕魏。不應收入宋詩。而阮亭亦不之考。不知何故。余疑此詩或是陸寄范。或是范寄陸。必有差誤。相沿已久。不能復正。已與徵李先生辨之綦詳矣。頃閱楊用修太史文集。亦云范江南人。陸凱字智君。代北人。當是范寄陸耳。凱在長安。安得梅花寄范乎。此其考覈大有先得我心者。乃知讀書不宜粗率。則古今人所見未有不相同者

耳。

綿花

通鑑。梁武帝木綿皂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薅。至夏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彈令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綿絲狀。織爲布。按此即今綿花也。 綿有三種。一曰綿綿出于蠶繭。一曰木綿。出于交廣。樹甚高。名斑枝花。一曰草綿。史炤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解木綿則非也。其曰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今制長五六尺。以羊腸爲弦。彈之聲如晴雷。朱以眞有弓細歌一首可證。今之綿弓勝于舊矣。邱文莊應綿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炤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綿花發鷓鴣飛。又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南中木綿樹大至抱。花極厚。紅似山茶而黃蕊。花非江南所種藝者。張勃吳錄云。交阯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亦可作布。按此即斑枝花。嶺南阿迷州有之。滇南尤多。汪廣洋有斑枝花曲。

謝公墩

冶城北有謝公墩。謝惠連賦。覩冶城而北顧。懷文獻之悠揚。李太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公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處。超然有高世之志。予時營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公墩。乎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靑洲。靑簡見朝墩。地占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淸波。于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建元志。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因謝元封康樂公。至孫靈運襲封。今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元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荊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據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居。若荊公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元所居。在南門內東長安門外。臨井庵傍。所謂半山里者。荊公或誤以爲太傅也。

押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唐文移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于省職者。唐韋般陟署名。自謂如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史晉盎杆有押字。則又非起于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五筆。載熙事中柳應辰常押字蛩尤。對于浯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怪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欹。亦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于其人。大抵破其爲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怪王之歪。異矣。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地平天成。意有取爾也。凡釋褐入官者。皆於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眞僞。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隨順。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蓋余聞諸郎子之辨證有如此云。

澄心堂紙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物爲天下之冠。按澄心堂。乃徐知誥爲昇州節度時府也。紙極貴重。宋初猶有存者。歐公嘗以二軸贈梅聖俞。梅以詩謝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牆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粗使供書畫。相傳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撰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稊稗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說文稗稊也。莊子云。稊米之在太倉。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莊子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穀之美者。陽山之穄。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糜（麋）。冀州謂之䵚（堅）。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一黃白。一紫黑者。莒有毛。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數解觀之。以稷爲穄。貴而爲五穀之長。尊而配太社之神。轉解結以爲烏禾黑稗。爲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君子小人之不同。往往以貌失之。而況于物乎。

朱靑川曰。今人見人家子弟。性雖聰明。而外似能事。所爲實非。名曰敗子。孫不知乃是稗草之稗。蓋似苗而非苗也。舊稱相說僭之無行者曰。譬如禾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別是也。愚以此質之元峯。元峯亦以爲然。命採而存之。

新人部代

鄉俗于新人進門。初出轎與時。先簡有子者數人。用藍布袋二口。踏于輿外交換。導至洞房。謂之傳代。査芥隱筆記、帳幄儀。俱云。今新婦至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樂天春深娶婦詩云。青衣捧氈褥。錦繡一條斜。按如傳席。如氈褥。留不使新人足據平地。然按其意義。不如傳袋之俚而雅俗間古矣。

吵房

楊升庵曰。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醉醟。（音[illegible]也）不知限劑。至使有傷於流血。踒折支體者。良可慨也。古人感別離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于德爲鄉里之所敬。當爲人士之所憎。宜正色儀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羞男子競作戲儀。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針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簡。同于倚市門之倡。誠所實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能變。可怪哉。我徽事鄉俗娶婦之家。親朋宴集多朝。名曰暖房。及曰吵新。然或宴飮于堂前。或圍棋度曲于房內。不過取新婦進門。說作熱鬧之意而新郎陪坐。新婦一切皆伴嫂代言。辭有答問應聲者。既未有如抱朴之所疾。亦不至若升菴之所譏。然守正士目擊而心非之。尙數其言無倫理。事不雅馴。竭思力挽俗風。數與變更之。而苦於寡不勝衆也。記此以見近今之習俗。亦不無淳于古昔者云。

梅譜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嘗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黃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粵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趠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黦敗人衣服。予書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黔人在魚嘴水滴中。是以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若今江南目下風氣。參以故老傳聞。則事屬一帶。以神樞經所云芒種後逢丙進小暑後逢未出者爲准。姑蘇一帶。又以碎金集所云芒種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者爲准。卽一省而時俗不同。亦各從其便也。記蠡叟有詩。東又唐兄云。黝點彙句梅雨候衣衫不奈麥秋時。

夏書孥戮

本紀作予則帑僇汝。案詩樂爾妻帑。朱浮傳贊。魴用妻帑。注帑屬也。是孥與帑通。王莽傳。蓄私奴婢。引夏書予則奴戮女。師古注。戮之以爲奴也。漢文帝紀。除收帑相坐律令。師古注。帑讀與奴同。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引書亦作予則奴戮女。與王莽傳同。又引論語箕子爲之奴。以證成其義。是古本作奴戮無疑。奴孥帑雖並通。以義論之。當以作奴者爲長。何以言之。昔湯書師並言孥戮。說者以並妻子殺之。皆由誤會孥字。孟子稱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秦造參夷之誅。至漢卽除。文帝詔曰。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三代盛王。見必不在文帝下。然則孥戮之必非並妻子殺之明矣。說者以爲軍旅尙嚴。非常刑可比。不知軍正之法。罪止于斬身。非叛逆何至族誅。晉殺賴顚舟之僑。楚殺得臣公子側。未聞戮及妻孥。令狐之役。先蔑奔秦。晉人且送其孥。況三代盛時。必不以軍法而肆參夷之慘也。又明矣。然孥戮之說。自古有之。春秋傳士會曰。臣死妻子爲戮。吳師。楚王徇于軍曰。身斬妻子鬻。廉頗列傳。趙括母曰。妾得毋隨坐。秋官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蓋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死。然止于曰妻子鬻。曰隨坐。曰罪隸舂槀而已。非必並殺之而後爲戮也。司厲注。王莽傳。並作奴戮。蓋誅其身而以其妻子爲奴。可以謂之奴戮。又可以謂之孥戮。正周官所謂罪隸舂槀。楚王所謂妻子鬻者。然已謂非常刑矣。故曰予則奴戮女。重之也。奴之一言。實有功于聖經。有造于民命。未可以其出于王莽而忽之也。況又有周禮注之明文乎。今當從之。說者又謂上旣云戮于社。不應一戮字而有二義。此又不然。賞有厚薄。戮亦有重輕。如傳所云。秦七人實三人耳者。皆可謂之戮于社。豈必殺人而後爲戮哉。錄蘇詰毛玠云。古者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予則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又云。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彼錄蘇欲復肉刑者。猶不以戮爲殺。是古之解無異義也。解義一字之誤。將禍無窮。不可以不辨。耆予亡友戴敎咸博士書輯尙書協異一編。亦力主是說云。

三國正統

三楷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爲正統。本習鑿齒。然稽于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權將何詞以對。　又按何屺瞻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正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耳。識天文者其再詳之可焉耳。

周禮九拜

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可見古者拜實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凡頭俯膝屈手輸。皆謂之拜。如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于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尊下之所安乎。今元峯老矣。又罹偏廢疾子。凡所爾稽首頓首之儀。皆不能以筋力爲禮矣。而于九拜中之空首拜。所謂頭至手者。尙優爲之。第施于友朋。立而肅拜。人或鮮有解此者。故詳著于篇。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可見古者拜禮男女皆跪也。古詞長跪問故夫。引此可證女子之跪矣。而不特此也。吳越春秋云。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婦人長跪事。

洛書數

長洲呂種玉言鯖云。時憲書白黑綠黃赤紫碧。此洛書數。洛書之數。履一戴九。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綠。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碧。六八爲足。俱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上有紫黑赤。下則見三白矣。

置郵傳命

孟子置郵傳命。古註。置、驛也。郵、馹也。或問驛與馹有何分別乎。曰。考之說文。馹、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馹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又子木使馹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馹奔問諸晉。以上馹字見于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馹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馹爲驛之省文。卽春秋大全亦認馹爲俗書。幾改左傳四馹字爲驛。作者之精意沒矣。　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章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馹于文體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許白雲曰。馬遲曰置。步遲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在注鄭訓爲馹。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三段石

上元縣學尊經閣下。有石三段。黝然而黑。屹然而蟠。云是孫吳時星化成者。碑額有二角缺蟲若斷細然上勒皇象書天發神讖碑文。晉荀金石文字記云。石四方。面背刻書各八行。兩旁狹書四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元祐跋嶺碑左旁畫一鳳巢墨跋擱碑面上空處嘉靖跋嶺碑背上空處辭攀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今宮詹錢辛楣名大昕者嘗敎

鍾山。献石剐詳之。得一百九十餘字。余職教上元時。反復考核。以此碑自孫吳書日假擬神讖。借托天言。本屬謬妄。歷年久遠。殘缺遂多。其文既零落。其字亦模糊。故不傳文而傳書。蓋以其文本不足傳。而皇象之書。則足以超前而軼後。故曰此碑以皇象書而傳者也。金陵古蹟。當推此爲第一。亦惟此爲最古矣。晒余嘗有事棲霞山下。憩足古廟中。見供佛前有一香爐。形似古鼎。而又與鼎不同。上鐫篆文。有數百字。皆不可識。銅似鐵色。純黑而細膩發光。余摩挲久之。不忍釋手。廟內惟一老僧。傴僂重聽。問至再三。則云歷祖傳下。多代記得說是周鼎。是得于造庵掘土而出者。省吾四弟。視其底鐫有周齋二字。余遂爲三代法物。更古于三段石碑。叮囑珍重而別。洎以一病驚蹇。遂去金陵。而所謂三段石者。雖有詩有記。以永其傳。亦莫之能廣。至所謂周彝者。竟鄰于道旁。一瞬迄今。夢寐徒勞。想像已不可復識。天下物所遇。有幸有不幸。大概若此矣。可勝嘅哉。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人弓足。起于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知六朝已有之。張禺山云。臨淄女子。彈絃纏屣。又云。搖修袖。捻和屣。意秦漢前已然。與再考臺陽者舊傳云。沓發楚王家。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金華之舄。勤趾遺光。又云。屣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彬美人賦。金薤承華豆。陶靖節賦。願在足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唐詩。便脫高鞋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真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羅知子建憐羅襪。細步慶衣拾墜欽。李義山詩。浣花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陶南村謂唐人題詠顯詳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考耳。唐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纖。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纈。影影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脫錦鞋。花間集詞。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明矣。或者起于妲己也。亦非。

朱青川曰。余閱隨園詩話云。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媒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士重者。杭州諺語腳大也。媒媼曰。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即以弓鞋命題。女即書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施悚然而退。按此詩大能爲足洗冤。可以扶倒行纏玉鈎一切矣。況出之錦心繡口。正無妨唐突西施耳。

正五九月不到官

齊書有云。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于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大都不曉其義也。繙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則知拘忌之說。不過起于兩漢之後耳。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有不避正五九月者亦多。則知拘忌之說。乃後世穿鑿附會之詞。真無謂也。嘗按發微歷載寶萍唐嘗晉謂駐萬翺紀。正五九月

不行刑。引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部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于此三月察惡修善。禁刑斷屠。士大夫于此三月不上官。以其有斷屠之令也。後人遂沿爲凶月而忌之。尤係委巷之說。無足道者。頃閱郎仁寶云。正月建寅。五月建午。九月建戌。三建並屬火臣音商。商屬金此恐火之受尅于金。故忌之。此亦求其說而不得。故爲說以通之。尚喜其說之近理也。爲採登于篇。

宋題名錄

宋題名小字錄。涇邑中有二。一爲紹興某年狀元王佐榜錄。內有朱考亭夫子名在五甲。一爲寶佑四年狀元文天祥榜錄。內有涇邑人包蟹龍名。蟹龍祖伯驥。國子進士。今包氏子孫藏于家。傳爲世寶。其紹興某年爲翟及三所得。包氏又藏有宋時國子單。後書吏部尚書韓侂胄名。國子包頤雷也。

續雙塵譚卷下

拆道字

乾隆庚戌。萬壽恩科。進士一百零二名。江南三十名。安徽中十名。會元朱文翰。徽州歙縣人。大兒先聲與中三十九名。先是未揭曉時。同人集翟公樹義修寓齋。公樹出一道字。問安徽進士可中幾名。先聲大言曰。定中十名。且得會元。而自身亦應與焉。同人詢以故。則曰。道字已有進字。留子中首字。非會元乎。首字上兩點爲八字。中一字。下自字。是爲自身合之。非十名乎。越日榜發。竟如其言。

王守善政

前明卿先輩王德孚。遷守武昌日。嘗宿致府。夢冤人來告冤。明日郊行。有大蛇當道。德孚止輿。與蛇言。爾非夜來告冤者耶。乃果冤即徐行。余令左右隨爾。於是蛇蜿蜒行至山寺後。俯首入池中不復見。德孚即命竭池。得枯骨。乃圍山寺。盡擒寺僧而鞫之。得兇婦數口。則知枯骨者。即兇婦夫旅宿。夜謀殺之。瘞其尸于池。而復兇其婦也。德孚乃盡殺寺僧。瘞枯骨。髮兇婦而歸之。嘗謁廟時。妖僧繼曉善邪術。得幸。尊爲法王。恩寵異常。回避祭掃所過居處。玩弄兩臺。不敢仰視。德孚怒擊案曰。不殺此奴。非丈夫也。妻流涕諫之不可。然繼曉善法術。非力士可擒。德孚以置酒誘之。坐中酣暢。屏後忽出健丁一擊。而斷繼曉左臂。逮下獄中。奏疏已馳徼百里矣。疏上。值孝宗登極。可其奏。即命錦衣衛械送法司會問伏誅。天下快之。

張白雲

張白雲先生名怡。節義文章。實區推慕。故明崇禎年。闖賊陷燕京。逼怡降。怡不屈。因好語之曰。聞善文章。怡曰。武人不解文章。又曰。聞善弓馬。怡曰。南人不習弓馬。因更誘以美官。怡大罵。闖賊械置複壁中。乘間歸來。後復遁跡金陵攝山之白雲峯。足不下山者。垂五十餘年。當事高其節。每造廬訪之。非閉戶以謝。即踰垣而走。惟日事著述以終老焉。所著書目。並載通誌中。其三禮合纂一書。于乾隆二年間開纂三禮館。禮館總裁。購取怡三禮一編到館採擇。其他若史懇諸書。怡之孫敬思。遵怡遺命藏之名山。不敢廢墜。亦不輕以示人。怡年至八十八歲。將沒之日。友人戚遺以美木。怡語其孫敬思曰。先皇帝柳棺三寸。先將軍葬殮孤城。惟裸葬我于攝山之巔。且使我魂魄得長依先莊節公賜祠之側足矣。更囑敬思慎勿樹石墓前。以增吾愧。兩易美木。怡乃卒。卒後數十有餘年。桐城方望溪苞過攝山。遍易石以表其墓焉。

附白雲書目。讀易私鈔二十卷。尚書策取十五卷。白雲言詩十二卷。四傳會通十六卷。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大學古本鈔二卷。中庸通一解二卷。史挈二十四卷。歷代文鈔七十二卷。續鈔八卷。玉光劍氣集三十四卷。餐乳銷夏集三十八卷。蠡約四十八卷。金陵私乘八卷。攝山志略六卷。周流天壤集十二卷。養生主十六卷。志林二卷。蟲天避暑日鈔八卷。武闈經史匯八卷。上律編四卷。西窗夜雨錄四卷。徵菴讀詩鈔二卷。張氏一家言八卷。濯足菴文集十六卷。

世襲雲騎尉朱慶錦

蓋苗民之匪用罰也。實助蚩尤氏爲寇賊。黃帝阪泉涿鹿之師。以征蚩尤。即以征苗也。其尤甚者。鴟義姦宄。殺戮無辜。延歷堯老舜攝。命大禹率六師討之。三旬而逆命。七旬而來格。有未格者。則竄而逐之于三危。書云。苗頑弗卽工。豈不驗哉。故自洪水滔天之時。毒蛇猛獸之虐餘。實嘖薄于窮林深箐間。以蕃衍此醜類。以長其子孫。延至于今日。高天厚地之中。亦聽其自生自長。而莫能殄滅之矣。而吾涇朱慶錦守備迺以從征苗匪。闔門殉難特聞。按狀。朱慶錦。江南寧國府涇縣張香都人。寄籍湖南常德府武陵縣。由提標行伍。歷陞永綏協左營守備。公長身修髯。多力善射。雅嗜經史。嘗護送安南貢使。酬以金條不受。故上游委任尤專。暇時輒舉忠節大義與家人談。乾隆六十年。黔楚苗匪勾結滋事。鎮筸鎮總兵明安圖帶兵前赴鴉酉剿捕被困。慶錦率領官兵。隨同永綏協副將伊薩納馳赴鴉酉救援。與苗打仗。卽于是年正月二十三日力戰陣亡。在署室女六口俱殉節。先是守備赴援時。語其婚孫氏江氏曰。我以王事義無反顧。爾輩可早自爲計。兩氏泣曰。閨房弱質。復何計哉。君仗王家威靈。滅此朝食。誠萬幸也。否則惟有相從地下耳。及聞陣亡信。則又聚署內人誓之曰。擾亂之際。婦女須早謀死所。方不受辱。以故或投繯。或刎頸。皆視死如歸。無一倖生求苟免者。嗚呼。何其烈也。夫以逆苗之濟惡滔天。雖以黃帝堯舜禹。不能殄滅無遺育。而士君子任疆場之事者。身際其艱。或畏險而逗遛。或臨難而退避。求其慷慨赴義。殺身不顧難已。至于婦人女子。貪生畏死。乃其常情。求聞流言而捐軀。蹈白刃而不辭。尤難之難已。如朱守備闔門。非所云

見危授命。矢忠矢烈。媲嫓出衆者與。于今苗民順命。天家賜恤。錄其嗣子朱安邦。授給雲騎尉世職。候襲次完時。給與恩騎尉世襲罔替。所以慰忠魂而旌節烈者。無所不至。此又我國家深仁厚澤。于以追黃帝堯舜禹之盛。而超軼今古者也。此皆其可傳者也。是爲傳。

枯棠兆瑞

康熙五十年。涇縣二尹。山東胡隆延。請鄭澹林先生課誨二子。于時二月間。署中枯棠忽生花五枝。大如牡丹。紅艷可掬。鄭邀同人賦詩紀瑞。意謂主人必有陞擢。主人亦雅自負重。久久無應。後乾隆四十年。第二子文伯。由縣丞仕至安徽巡撫。觀風至涇縣。策馬入舊署。尋覓枯樹已無存者。鄭氏子孫。亦零落不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爲徘徊竟日而去。

裘文達公爲水神

余座師裘文達公。臨薨語家人曰。吾是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爾等送靈柩還江西時。必過此磯。有關帝廟。可往求籤。如係上上第三籤者。我仍爲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薨。家人聞之。疑信參半。香頭某信之。獨堅曰。公爲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原籍江寧。渡江時。曾求子于燕子磯水神廟。夜夢袍笏者來曰。與爾兒。并與爾一好兒。果踰年公生。公妻熊夫人挈柩歸。至燕子磯。如其言卜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闔家大哭。燒紙錢鏹。江立木主于廟之水神前。有尹文端公詩碣。浙西錢塘袁簡齋枚太史。其己未同年也。後僑居江寧小倉山時于役蘇州。道經此。嘗揖其主而題壁禱之曰。燕子磯邊泊。黃公罏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短髮皤皤雪。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福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時爲庚子歲之嘉降月。已編入子不語云。

金陵佳麗

金陵佳麗。仕宦者詡爲仙都。遊談者指爲樂土。宏正之間。顧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壇。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翕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選勝。秦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翠妍。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仲交在衡。以舊交曲莚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遝。倡和頻煩。雖詞章未娴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迴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憑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什。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續盛也。天崇之際。李宗伯本寧。焦修撰弱侯。倡率于前。黃監丞明立。俞少卿仲茅。導揚於後。一時詞人。若韓孟郁、范仲闇、林茂之、薛千仞輩。同聲倡和。分題刻燭。不數八叉之奇。選伎徵歌。數聽六么之奏。茅止生秦淮五日之會。賦詩投詩弔汨。作者凡三百餘人。遊舫河亭。坐客皆滿。蓋盛自此而極矣。

邯鄲貞烈

沈芝山明府作宰郢時，邑有李氏女者，以奸僧某素昵認祖母乾兒，出入閨幃無間，女在孩提亦任抱撫，既長呼為叔，相見弗避。一日祖母往親串家，父母俱他出，僧某躡後潛入，勸女行奸，女不從，力拒，女于坑上而殺之，旋逸去。父母歸，上其事于縣，勿疑殺人賊為僧也。縣令拘僧至，一到即承認，如有鬼憑之。復審則佯哭失聲曰，我姪女也，誰謂我忍淫之而忍殺之哉。獄詞善賴，夕承朝翻，獄無定讞。沈公虔誠指摘，盡心鞠審，卒得其情，奸僧抵法斬決。李氏女請旌貞烈，徵諸同人，肆為詩文以紀其事。次兒先聯為作序，文鐫碑隧道。貞烈女其永以流芳百世，可無遺憾九泉矣。其辭曰：照眉池畔，舊稱歌舞之場，學步橋邊，半屬鶯花之地。訪盧生之好夢，未斷情根，追趙孟之雄風，幾成慾海。臺成叢而卓犖，桑採陌而歌謠。豈燕趙兮無人，奈羅敷兮不再。茲有李米姐者，生成靜婉，少小端莊，瓜未及期，梅還待實，父牽車于遠道，世覓杵于前村，忽來般若之狂且，竟是闍提之色鬼，假絲蘿之可托，遂欲牽襦，欺蒲柳之無依，居然入室。始則調以謔詞，繼且脅以危詞，菩薩未見其低眉，金剛乃為之怒目，兇將反噬，拼辣手以遂淫心，鼠已穿墉，不汝從，能無余毒，而乃氣凜於霜，心堅似鐵，寧黃泉之有路，甘白刃以何辭，嚼齒露齦，張睢陽罵賊之概，握拳透爪，顏平原殉節之風，花含蘂以先凋，玉無瑕而遽碎，紅顏一慟，碧血千秋，今古之所甚難，神人之所共憤，然而魚翻脫網，蝶已過牆，只有天知，悄無人見，對案則鬼物憑藉，不使求生，轉計而賊智譸張，貌猶可道，指製裳以作證，血未成斑，呼猶子以鳴冤，手何能刃，經再三之研詰，屢狡詐而游移，欲施箠朴而服以刑，恐繫縲絏而非其罪，獄難成信，情似可疑，惟我賢侯，作茲良吏，清融表裏，明入毫釐，凡糾纏淆亂之端，談笑游刃而解，爰佛佚論，聿正刑書，據初供之情形，作當前之棒喝，十問則罔無可答，五辨則辨之綦詳，鑄鼎而姦可燭，已破妖魔之膽，懸鏡而物無逃，遂梟魑魅之頭，還冤債于人間，慰貞魂于地下，而且上之天子，告于文人，建華表以流芳，徵詩歌而寫怨，從此驚飆戢轍，城闕消佻達之風，勁栢寒松，巾幗吐鬚眉之氣。

饒靜庵鑄炮事（節錄）

公熟精五子連環鎗步法，敏妙傳自異人，各營將弁無不驚以為奇。當班滚爆亂時，公由四川黔彭營調事，趙都司隨建昌總兵查繳，公監造大銅炮二位，蹲對地極寒，造炮罕有成功，查蓋有陰欲中傷之。勒限一月，造至二旬有八日，公仰天大歎，臣命無足惜，顧此炮不成，何以為殺賊計。禱未畢，銅液一傾而成，時日正午，公審視良久，曰，得之矣。工匠請再造，公諭以明日今時，屆期亦一鑄而成，軍匠驚訝問故，公曰，地塞火威不舉，借正午之陽以勉陰，故克有成功，此國家洪福也。嗚呼，亦豈非公之精誠有上格于冥漠者乎。先是公守備台州，清釐丈畝，釐剔積逋八千餘兩，軍民利之。浙閩總督李謂公能勝文職，欲題湖州太守，會他省議不稱職例，遂寢。李督召公于庭，慰之曰，以汝之才而終于武，命也，余將重用汝。公答曰，文武皆為國宜力，某稱職之不遑，而遑他求。公諱建侯，字樹屏，號靜庵，以旌德縣武生中康熙甲午科舉人，成戊戌進士，歷任會鹽營遊擊，防守西藏有功，大將軍岳薦方陞，公以六十年邁乞骸骨歸，以壽終於家。其少子甄，字顏元，元峯同年友也，壬辰年選一等，歷任直隸知縣。

天下第四人

丙子丁丑間，虞山有扶乩者，王瀼階先生來降時，某學使方校士，言自玉峯巡場來，問某某有名未，曰無。某某何如，曰已取，案發果然。頃之去，乩復動，稱天下第四人，則何鹽門老人也，來尋金壇王二，或求題小圖，書曰近自然，筆跡宛如生前。夫生英而沒神，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獨瀼階先生行本居一，而易稱二，未知何故。鹽門老人既稱為天下第四人，則以上三人未知其皆為誰，惜當時問者率意模昧，未曾逐細訊啟明白耳。蓋聞之二山何飛鳳云。

小東坡

前明邑有萬翁者，嘗築室，掘得一古墓，空其地，掩之，遂不復動。是夕翁夢戴巾者謝曰，蒙君不壞古我羅，無以報，嘗覓一小東坡相酬。居久之，翁又夢其人偕某老者至，身長鬚白，兩目炯炯，戴巾者指曰，為此公往西川，兩年今始得之，可以報君矣。因扯老者揖萬媼懷，媼夢中大呼曰，蛇來矣。翁曰，有角否，曰，無之。翌日詢同，已而有娠，生三峯道吉公焉，蓋無媿小東坡云。

淄川誤殺奸

山東淄川縣，有兄弟二人，兄耕弟讀，嫂某氏甚賢，憐叔讀，飲食則擇精饌與之，而以粗糲供其夫，久之，夫疑妻與叔有私，乃詭托貿易出門去，戒弟可月餘歸。弟見兄出，嫂年少，欲遠嫌，乃送嫂回母家，而已寄食于鄰，鄰某故縲夫也。嫂有妹嫁近村某姓，善淫，一日與其姑反唇，遂徙走至姐家，值姐已歸寧，獨叔在，叔因嫂不在家，不肯留，會天大雨，不能去，叔念少婦在家同住，恐遭物議，乃反鍵其戶，而仍借宿于鄰。鄰某詢知其由，夜半乘弟熟睡，徑啓其戶，直至妹所，妹以為叔也，亦不之拒，兩人遂好合焉。適其兄于是夜潛歸，探其戶，戶未扃，遂悄步走至妻室，則聞牀響答兩之聲，竊聽之，狎褻不堪，兄怒曰，曩固知吾婦不良，今果與吾弟有私焉，怒火直衝，不可遏，徑至廚下覓廚刀，磨厲之，欲壞門入，恐兩人不敵，乃潛啓其窗，踰而入，聞床上鼾呼聲，以手摸之，得兩人頭，先引刀就男頸，盡力一揮，頭已落，婦夢中驚醒，則又以刀繼之，頭亦落，打火上燈，血積糊濱面，不辨誰何，時已五鼓，盡遂擔其頭出門去，詣縣報官。天明，弟來家，見門洞開，謂其妹已去，至嫂房中，則見血流滿地，牀上赫然兩無頭屍，大駭失魄，徑往外奔，欲詣縣自訴，家去縣五六里許，嫂母家同在城，住其兄擔頭進城，值早市，市聚觀者數百，其妻弟亦來，則見姐夫擔人頭行市中，大呼曰，姐夫何殺人耶，答曰，汝姐不端，做出奸事，余故殺之耳，曰，汝不見鬼，姐姐現已在家，安能見殺，且彼一人為誰耶，曰，吾弟也，正在諠鬧，其弟亦倉皇奔至，兄見之大驚，以為白日鬼現，不得已同詣官，所官訊知其由，判曰，奸所殺奸，雖誤殺可無罪，弟某見色不淫，能守禮，可旌，乃薄笞其兄，而厚賞其弟，合邑傳之，無不為之稱快云。

東井再世

陳公大經之令涇也，每于春秋臘日祭神，倦而臥，夢至一處，坐堂上，盤飧羅列，食且飫，旁一老嫗哭甚哀，既覺，帳吻間恍惚臭味在，莫喻其故。已而公事至湖冲，故尚寶卿左東井公盤第在焉，入則夢中坐飧處

也大駭。以子姪禮請唐夫人出拜。又其夢中哭甚哀之老姥也。自知爲東井公再世矣。遂厚禮唐夫人。終任數年。四時暏遺不絕。幷梓東井之遺文焉。

魂赴鄉試

家峯呂肇黃名律。乙酉科拔貢生。設帳內山別業。主政呂瑤浦。孝廉呂禮臣。皆出門下。顧文憎命達。弟子知名。而先生數奇。沈頓秋闈。試輒不售。于戊子歲秋七月間。抱病牀下。憂愁鬱悶。竟隕其生。時屆中元節之前。後同人赴省試者。逐日邀伴啓行。絡繹道上。有萬戶門同族商販人呂某。販豬下坊。回行至破溪裏涼亭外。親見肇黃口啣烟袋。衣葛布短衫而來。問訊云。恭喜下場去。今科定當高捷。則應之曰諾。隨吸烟袋中火。吃烟而走。又半里許。則見僕人高萬背負黃包袱。踉蹌而來。問以何往。則對曰。送伯英老爺下場。伯英肇黃乳名也。辭舉別去。抵下午。進廟首郵。則聞肇黃已于先三日化去。驚訝懊怛。問及高萬。亦于一月前已物故矣。方駭所遇之皆鬼也。惕惕如有所失。旋犯瘧疾。兩月而後即安。嗟乎。白日遇鬼。固屬疑氣之相乘。而文士無命。徒困頓矮屋以終其身。以致身既沒而目不瞑。羈魂躑躅道途間。不誠大可悲也哉。

報羅使者

葉沃若。字千里。號樗林。涇東鄉烏溪人。工文章。中雍正己酉鄉薦。以舉人分校壬子楚闈。中所拔萬年茂等。皆知名士。著有壺中嘯詩文諸稿。自詡經史而外。旁及推步之學。靡不精研。乾隆辛未會試中式。榜發時。報錄方在門。而已纊屬京邸矣。上林悼之。余按雜記。唐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上也。而攄言乃引羅玠于貞元中及第。關宴曲江。泛舟以溺死。謂凡後有闈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今觀于葉公之事。而知羅玠以溺死。固不足言報羅也。文人及第後。得遊大羅天上。已幸致身千佛名經矣。嗟俗下士之夫。又何必泥執目前。以爲之唏噓悼嘆也哉。　又聞于里與楊樗園、朱斐園、毛靜山之玉、吳巖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同年。巖堂宦京師日。同楊朱爲扶鸞之戲。忽乩書自稱葉千里。諸君共詢末聞病計。何以降此。乩言今秋某日卒于涇。諸君疑不能決。乩又言記否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府督學署西園古梅下商某事時。蓋樗園等在督學署閱文曬事。他人不及知者。衆方驚信爲真。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未幾聞扣門聲。則千里披帷入矣。諸公驚問何相過太甚。葉探懷出信曰。某計偕來京。爲諸公致信物耳。諸公相視大笑。其言所以即于是年會試中式。榜發即卒。豈遊魂無主。亡機先兆耶。再侄世琦云。

教諭典試

徐御史冠。明宏治甲子。以教諭典試山東。放榜後。咏詩曰。鎖院沈沈畫榜開。一聲天鼓震如雷。有庄不預衰衣事。只爲皇朝儲俊才。徐旭字啓東。明天順壬午舉于鄉。除隆慶州學正。內艱復改德州。所至以德率人。嘗聘典河南試。舟次有受托代爲輸款者。旭從容拒之。其人不知止。旭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天地鬼神耶。讀書無以報國。復敢衊耶。即白監臨出其人。時論快之。撤棘稱得人。鄉同年爲侍御。密啓其所欲言。正色却焉。處儒官二十年。爲文必根理道。與諸士講論不息焉。按有明典試。只取衡文之儒。不論官級之崇。故雖以勝國之遺老學官之末秩。皆得與聘從事。又有東鄉人劉泳。字溥淵者。宋進士劉元宗後

裔。少博學洽聞。明洪武己卯舉于鄉。仕臨湘訓導。陞獻縣浦江蕭山縣教諭。四典考試。訓迪有聲。致仕卒于家。浦江人追念之。私諡曰懿敏先生。涇固多才。又豈唯徐氏一門而已哉。

探驪濟美

乾隆丙辰會元趙星閣太史。辛酉再典試兩浙。有和蘇子瞻催試官考校詩曰。茲事千古背理奸。最難識者郊與島。溫君碧眼五色分。魁我冬烘三村老。生非擇地何時無。物色風塵誰丈夫。若使公孫誇儒術。不知馬上莫居詰。明鏡止水絕意必。驪龍珠在妙手得。汜汜波浪煙雲生。萬里寒空下黃鵠。越六十年。嘉慶丙辰會試。其四于良爵字肯巖。以高魁授中書舍人。戊午典試粵東。驪龍珠在妙手得。遂世濟其美焉。

余抄集所讀已畢。而世長星五。名先昺。先生之次嗣君也。赴禮部會試。過縣城。以先生手函及編譜至。拳拳以刪訂爲囑。此足見先君虛心善下。不以所能自滿。有如此也。余發書細檢。知原本六卷。而亦既刪存二卷矣。余何敢復有所云。急謀付梓。以續前璧。而先生又以書來。諮及挑刻。謬加獎譽。且諄諄不已。以持擇審愼爲言。因復取原書略爲刪併。益期無負於先生之盛德至意。而非敢以意爲去取也。剞劂成。因書之後。嘉慶六年三月廿日。世姪趙紹祖識。

偶陽雜錄

章大來著

偶陽雜錄

清　會稽章大來太頴著

月令以夏至爲長至。至極也。日之長于是極。恐不足繼。危之也。郊特牲以冬至爲長至。至來也。日之長于是來。陽之始長。啓之也。

聘義云。孚尹旁達、信也。陳注云。孚、正也。尹、亦正也。談苑醍醐。譏鄭注訢爲不通。按鄭注。孚一作姇。尹讀竹箭有筠之筠。竊謂孚訓浮。尹訓正。亦可通。尹、正也。出爾雅。

皇祖皇考諸皇字。未達其義。周密曰。詩思皇多士。詩史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晉孔傳祗訓皇爲前。

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

僅字有少餘二義。自宋以前。多作餘義解。

樂天詩。出爲差科頭。入爲衣食主。差謂差遣。科爲科斂。差科始三字甚新。時樂天爲蘇州刺史。

方書言一字者。蓋三分半也。二字分其半爲一。

火源論堯名取壘土。舜取穠華。禹取于獸。湯取于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路史從之。謂是名而非諡。此至當而不可易者。觀堯之咨舜。舜之咨禹。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古人樸略。不特死無諡。生亦無字。故臣

下稱君。輒加一字於其上。以示尊崇。若帝堯帝舜大禹成湯之類。世本竹書等。紛紛記諸名字無謂耳。

父可稱公侯。昱之語王丹是也。父子可稱父子。疏廣之語疏受是也。子可稱臣。鄧炎之白父是也。子可稱卿。先主之語後主是也。夫之姊妹可稱姊妹。班昭之于曹豐年是也。兄弟之妻可稱姊妹。曹大家女誡之娣妹是也。夫兄之妻可稱嫂。張貞之戒女孫是也，夫之兄弟可稱兄弟。古人之稱公兄是也。爾雅云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怪矣。

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謝靈運養于錢塘杜明師之治是也。

齊人謂麴爲媒。謂鹽爲霧。楚人謂冢爲琴。故六安大冢。皆名公琴。即皐陶冢也。

平聲三十韻。惟十七韻有入聲。屋沃乃東冬之入聲也。覺、江之入聲也。質、眞之入聲也。物、文之入聲也。月、元之入聲也。元韻中。有魂門等字。故月韻中。有沒等字。元韻中。有顏關等字。故月韻中有伐髮等字。曷、寒之入聲也。寒韻中有蘭等字。故曷韻中有刺察等字。點、刪之入聲也。屑則先之入聲。藥則陽之入聲。陌錫職則庚青蒸之入聲。緝、侵之入聲。合葉洽乃覃鹽咸之入聲。其餘十三韻。皆無入聲者。維揚張山來寄余一書。其中言聲韻頗詳。乃以屋沃內禿獨等字。爲魚虞部都圖等字之入聲。卜木亦僕等字。爲歌部之入聲。玉獄菊育等字。爲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則屬之蕭肴豪質錫職緝則屬之支微齊。而質內之橘率物內之鬱屈。又屬之魚虞。訖乙等又屬之四支。陌部屬佳灰之半。厥闕等字又屬之車字。伐髮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八點之全部。十五合內數字皆屬之六麻。無論聲音乖舛。而破碎支離。於古人分門次第之意概不合。特以屋字之入聲。屬之翁字之平聲。爲于有夫之婦。是以不狂爲狂也。蓋北人無入聲。故曲逆史漢注。皆音去遇。而維揚又別爲一聲。以曲爲槅之入。逆爲尼之入。及以曲逆爲穹迎之入者。非也。

上聲二十三梗二十四迥後。當增二十五拯。去聲二十四敬二十五徑後。當增二十五證。蓋上去之梗敬、即平之庚。上去之迥徑。即平之青。上去之拯證。即平之蒸也。平聲九佳十灰祗二部。上聲九蟹十賄亦祗二部。獨去聲有九泰十卦十一隊三部。隊部宜併也。蒸部無上去。隊部無平上。非謬乎。陸法言切韻凡二百六部。平聲十七眞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殷之後。爲二十一文。宋淳祐壬子。劉新刊禮部韻略。幷平聲五十七部爲三十部。其書本于劉淵。誤將殷部幷入文部中。以致殷勤欣斤諸字。在唐人與眞同用者。今遂與文字並押。而韵學舛矣。余聞之西河先生云。

竊人文字由來已久。上官大夫于屈平是也。因思世間庸妄人。亦未有不愛惜文字。其不愛惜者。惟目不識丁耳。但以屈平之才。何惜此一槀。且草稿未定而欲奪之。意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

杜子美行于水濱。得一石子。有文云。詩王出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受天福。杜慎之人蠱肆開。客中語曰。邂逅穢吾命。汝文而不貴。自來編杜集者。皆不識此事。余聞之鴻臚倪先生之子無功云先生口授者。

白樂天女金鑾。于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稱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鑾詩云。況念夭扎時。嘔啞初學語。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其爲三歲無疑也。而雲仙雜記。言

余璧十歲，忽告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紫石，欲刻文七傳，遂輟以勸之，不可不辨。

南唐先主李昪受吳禪，奉楊溥爲讓皇帝，受禪而奉爲讓皇，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

五代時徐知訓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訓飲，賜之酒曰，願弟壽千歲。知訓疑有毒，分其半以進曰，願與吾兄各享五百。誥色變，伶人申漸高前爲詼諧，掠二酒飲之，趨出，腦潰而死。余按申漸高不死也。時知誥爲中書令，未篡。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近京皆報雨足，獨城中不雨，何也。諸相未對，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下詔停一切苛稅。事見金陵志。

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許旨，抗，蒙正妻族也。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先是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幷蒙正出之，頗淪窘之。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俗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又訛傳劉爲妻，殊謬。亂避箸錄云，蒙正爲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破窰事爲誣，志書亦沿俗論，幷龍門寺僧亦易爲木蘭寺僧，可惜也。余按破窰事見堯山堂外紀，即蒙正與其母劉氏事。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衙時，有雪沾衣，欲斬其役人，妻因舉破窰中撥爐寒爐一夜灰之詩諷之。或者妻亦在窰中，未可知。要之蒙正妻非爲父所逐則均也。

浙饑，饑荒甚艱，明初與他處均課，故男婦雜辦，日夜不休，民間相戒不得嫁女與竈戶。至嘉靖中，鄢懋卿爲大巡，目擊其苦，繪圖以進，其課乃輕。此與趙文華樂甯波新城以避倭患正同，奸臣之得長有後也。其以此乎。

明季一條鞭之法頗便，然幷南米在內，後復徵南米，顏料、油漆等項，無不在內，後復有雜項，此條銀中未詳注名件故也。宋時夏秋送納，如鹽麴名件頗碎，有司請合幷一名以省帙鈔，時程文簡爲三司使，謂仍舊便，若沒其舊名，恐異日不知，或再徵鹽麴矣。因是歎文簡爲遠識也。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爲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間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囚安得上書。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出，已有旨就訣，熊曰已知，顏色不變。至部堂，爲置酒不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戮之，屍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愧顧失措，急詔魏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君必得異術，毋索，索則事洩，何以謝歡人。急取獄中容貌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邊人義之者，刻香軀合而瘞之。

樂身云，明熹宗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兵興以來，帑藏皆盡，將器皿所鑄銀燒銀器鐘鼎重器，盡輸銀作局，銷以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廷臣勸請內帑，內帑惟承運庫耳。外間解承運庫者，一曰金花，一曰輕齎。金花以供后妃，金花資官宮娶賞費。輕齎以供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財庫，貯錢以備內外官軍賞賜，古今通籍庫，貯書籍符券誥命，東裕庫貯珍寶，外東庫亦貯方物，庫盡此矣。野史稱甲申之變，大內積金十餘庫，未知十餘庫何名也。紛紛咎上好聚斂而不發內帑，以致國亡，豈不冤哉。賊之金錢，皆沿途抄略，城破後，拷廷臣及

內臣而得之，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

闖賊陷京師，永寧傳旨後宮自裁，已還報張皇后縊崩矣。有魏忠賢養女任氏者，美而姣，初爲熹宗貴妃，至是自詭爲張皇后，挾宮中寶飾，偕一少年出都城，歲餘金盡，志語聞于官，縛送京師，衆謂張皇后不死，競傾聚觀。永寧從衆中指罵曰，此任貴妃，何爲者。妃亦識永寧，泣下。御史乃謂后青衣蒙頭，步入成國公第，後事遂不明。

明宏光之稱德昌也，以故童妃來奔，必致之死。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壽圖皆言之。從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紀略云，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具儀從送至南都，上大怒，下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乘輿太監屈尙忠至獄一見，便知其姓名，但所言王宮事多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內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臍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鞫。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而夫長七年。獄官乃詭爲之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聞獄中侍女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南都破，童氏出獄，不知其所終。余以問鸞皋，鸞皋云，後爲尼，友人某某成見之。又云一太監隨侍童氏，猶時言宏光負義，太監云，爾時已有傳，帝豈肯認。其言獄中產子事，與紀略同，而以童妃爲眞，又與紀略異。不七十年而與僞紛紛難據矣，附識于此。

鴻寶先生初娶陳，以他事不合，復娶王。王字人久矣，其父母欲嫁官人，遂字倪。臨遣時，王氏妹矢言於衆曰，姊字人有年，通國皆知，倪所娶某也，姊安得往，父母皆出于不意，相顧愕然，遂易遣次女，而先生亦無可奈何。一日請封，本陳氏也，已藏矣，王私以已易陳，封下，會親屬，有洩于温體仁者，遂以妾冒妻封事劾之。先生不得已，以陳爲出妻，朝廷亦命先生延帑削仕，後先生殉難京師，宏光朝議恤典，陳親往金陵，復予陳。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民有逋糧者，將責之，哀祈俟下限，及期果盡完。先生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窮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爲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鬻女與鄰家以完公事耳。呼鄰父子詢之，確，幷令民女借來，視女相莊雅，鄰之子粗識文義，即令女拜先生爲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令歸，鄰子奮志竟列庠序，邑人稱之。

吾鄉諸同志卜築別業于鑑湖，名曰詩巢，臨水面山，亭宇幽敞，暇輒聚而觴詠。始于商君和、何君嘉瑚、錢君爲燕、徐君之樾、屬君煌、朱君悅仁、王君佺齡、田君易、魯君國書、劉君正誼，共十人。繼益以薛君載德、李君登瀛、王君鶴齡、施君敬、余君懋杞、魯君士驥，余及余族孫琦鍾，共二十人，比四方皆知有詩巢。巢中祀鄉先生六人，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配食于廡。六人者，唐賀季眞、宋秦公緒、方雄飛、宋則陸放翁、元則楊廉夫，明則徐文長。鄉先生以詩名者，不僅此六人，而祀六人者志最也。

金陵王安節與弟宓草，皆以工山水擅名。余親與之遊數年。池北偶談、香祖筆記中，並記此一條，誤以工

花鳥。又以忘草爲兄。皆非實。

顧魯眉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余方焚爐香。友與顧言星鑑諸事。顧未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禱于者。夜即夢見。顧曰。徐試之。顧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幹者雜抱二子。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人門愈便。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問其姓。曰魯。名曰徽。字釋先。楚之嘉魚人。年可五十許。顧以此事毋洩。洩恐觸夢者來也。別數年。忽遇于禹陵。言欲往諸暨。且遊天台雁蕩耳。又數年。一寓書言顧家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又言後當待我于黃山。事甚怪。其書猶存顧家。竟不知何等人也。

會稽馬伯槐先生。年六十九歲。介余門人薛人起敬韓來。見其盧懷。即後生中未有也。先生爲自壽詩三十章。如千古功名爭漢鹿。百年心事負山蚊。無方換骨添新病。有字撐腸是故交。愁來易失忘憂草。老去難求不死方。人間烏道丸封一。世事桑田海闊三。皆佳句也。其尊甫轄齋先生。嘗爲遼左都護。曾上書言事。丙戌之際。國家方開滇黔。又以夙嫻韜略。克成厥功。後挂冠旋里。其門如市。人皆樂與伯槐交。而不知伯槐以窮老也。自壽詩余嘗爲之序。

余自二十授經。至今二十餘年。弟子不過百餘人。而徙業及死亡者已衆。其最可痛者。傳廣熹師晦。施鼎爵廷一。廷一日誦數千言。久而不忘。精於算法。余方賸以澤滄同成。及四詩習聞法。而乙未遂亡。師晦爲厚村王雯次子。嘗從余學詩。一日詠雁影。有曰瀟湘一夜雨。雲斷暗相依。詠水中雁字曰千行不盡相思句。一到衡陽擲筆回。歎其從余不久也。丙申果亡。

余門好學者。以胡維蕃壯居爲最。熟于史學。金式玉無瑕。性至孝。其母患病。嘗刲股和藥。妻亦不約而同。服之遂愈。後病復刲股。竟不救。

晉八仙塚在白塔山山頂。有竅穴。余外王父周文子先生墓在其麓。面西北而位南。正對周家灣之宅。先生諱光演。爲府學生。五十年檏誠自守。言笑不妄。蓋今人中古人也。外曾王父爲崇慶判官。順治初以募夫之役。累費千金。遂資外王父遇人盜其物。輒疾行避之。惟恐其見。自外王父卒後。二舅氏相繼淪亡。一內兄無子。今年亦死矣。尚有一存者。又得心疾。天道眞不可知也。術者謂白塔山不吉。竟至于此。

余妹適錢氏六年而孀。惟存一子堦五歲。茹苦食辛以守志。其叔不顧也。分田僅數畝。母子煢煢無依。乙未歲。堦復患痘而死。堦在余家。雖小兒儼若成人。一日老母以餅餌與之。適有客至。復取以與人曰。少頃即還汝。堦答云。我不須餅。與我錢數十。我將奉阿母用。嗟乎。十歲小兒耳。能知母辛苦如此。有人心者。不知未亡人之痛耶。

永福寺主僧三省者。一日來謁余。余聞其能詩。以友人詩十餘首示之。隨屬其點定。極知去取。因請誦平生佳句。僧朗吟曰。忽聞蕉葉響。乃是山僧吟。此余二十年前舊句也。不知僧何以得之。又成誦于口。輒以

自況。余門人鈕湘楚三、俞飾汝維。往來最久。遂與俱來。將覓其全詩寵焉。

葛天師者。樹若之弟子。內衡之法孫也。注佛心十餘年。歌詩彈琴。有雅人深致。上座演法華孔雀二經。人天供養。士女雲集。始事爲我培贈師一聯曰。此四十九年法。曰何嘗說法。點悟了山中頑石。解百千萬部經。是眞個解經。歡喜讚座上如來。余與陶君燕喜、姪孫錫文。由鮑柳二姑峯。嶺師有奧。晚憩佛心寺。詩師夜話。共得詩三首。今我培齋春錫文書窓。有宿草。而葛師亦圓寂久矣。人生如電光石火。欲不朽何可得也。詩附錄于此。寫凝攜數子。攀陟此嶙峋。流日山南居。高下如蜂屯。玉碎川流細。金鋪隴色新。四野暝烟合。峯浮天外身。落日吐餘光。水波生鱗。飛鳥啼投樹。微風涼吹巾。坡陀陰徑路。回首更逡巡。一寂山巖奧區。師有乃中谷。丹青山名峙左右。儿若龍象伏。秋晚石泉寒。草根鳴蟋蟀。惟餘長江流。滾滾遠在目。平岡似古松。斷岸依修竹。鑿石土花塡。摩崖不忍讀。靜聽鼓鐘聲。循牆走佛屋。二老僧向我笑。即栗穿中堂。香廚晚飯熟。喃喃供客嘗。坐久月上遲。徐步與南廊。箕徑涵翠彩。離落映微茫。須臾林樾開。寶月懸華樑。宿鳥報初更。遊人樂未央。何當巖上棲。傀之山中糧。三

蕪湖寄書桃。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餉友。曰寄書桃也。種自西蜀。

海陽有香穀。蓋取二穀剖刲疊成。中屑茴香。以蜜漬之。好事者持爲遠餉。詢其始則商人婦所爲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鄉云。

海市以蜃樓以形。是海皆有。不必登州也。廣州虎門合澚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見海市蜃樓。黃太沖先生言。甯波有海市。但不言定期。吾郡李位中顧魯眉家始事。常見蜃樓。倏忽萬狀。多在三四月中。每見則氣多變。烽天將雨。

黃山雲霧。左名贊燕。右名想飛。余聞之僧定。不知出何處。

荔枝帶蒂剪下。去葉去蒂。勿犯手。入磁瓶。至六分。灌好白蜜至七分。紙封泥口。寄遠可藏半年。開用時以水洗淨。鮮香不變。

明洪武十三年。高皇帝既誅胡惟庸。因罷中書省。散其職于六尚書。當時無所謂宰相也。至十五年。乃采宋制。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殿。東閣文淵閣大學士各一人。不過備顧問而已。時首進諸人。吳沉以詞林典籍授東閣。吳伯宗以檢討授武英殿。他如全思誠、張長年、余詮、鮑俱窮老布衣。仍對稱旨。立拜是職。其不爲樞要之任明矣。成祖時。選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稍稍親近。至仁宗非已好文。宣宗以先朝經師舊恩。進爵三孤。光祿大夫、左柱國。正一品。加尚書職。天下章奏。無大小悉下票擬。于是楊士奇等赫然稱宰相。然府無閣臣。事無專寄。令無外行。取天子之可否。以爲進止。意有所移。即立削其稿。比諸秦漢之丞相。六朝隋唐之三省。終未逮也。且當時吏兵之長。猶能引故事相抗。孝宗朝王三原、邱瓊山兩公賢者。邱爲首揆。王爲冢宰。以坐席相爭。至辭位而去。自正德以後。無敢與抗者。遂雄視六曹之上矣。

鎮東閣之名。原于五代詩經。鄮鎮東之軍門。又始于舊子城之鎮東門。蓋府署據臥龍山之東麓。是爲鎮

東軍節度，即子城之東以爲東門，榜曰鎭東軍，書之者吳郎中說，立之者王參政綸也，前人所見，惟渭南南公諱大吉興復者而已，至子城鎭東之門，則始于隋開皇時楊素，先是宋明帝時蔡興宗爲鎭東將軍，又晉穆帝時王彪之爲會稽內史，鎭東將軍，蓋鎭東之名，由來久矣，府之稱，紹興起宋紹興五年，自夏至今爲會稽，爲越勾踐宮，爲會稽郡，爲荊國，吳國，爲會稽國，爲越州，爲吳總管府，爲浙東道，爲浙東總管府，爲節度觀察使署，爲義勝軍威勝軍，及爲鎭東軍，又爲吳越國，後爲路，洪武二十一年復爲府，今仍之，其間歷經併省改復，而閣之垂名歷千餘年，不可謂非魯靈光也，南公重建時，董文簡公玘署一聯云，日月東西戶牖，江山南北圖書，後文簡甥汪青湖軫改東西曰天闕，南北曰地列，文簡會孫日鑄撰策曰，六字六義體也，其東西南北于地極切，此閣即一題署亦不可苟，閣有鐘，取自能仁寺，洪武八年鑄，

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即管勝於樂，況武侯耶，一日過息柯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托，非謙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爲燕報讐，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

呂淵字壯思，遊京師一年，南歸來學問與諸達官游否，淵曰，雖有殖行，未免爲莊生所笑，其言似有味，錄之，

洋舫秦某者，年六十，子孫行列，有父且九十餘矣，時作怒以手椎某頂，人語秦白菴曰，某不解九十歲老人作怒椎六十兒子，使子孫輩見之，何以爲顏，白菴曰，六十歲人有三四十歲兒子，一二十歲孫子，尙有九十歲老人椎其頂，豈非人生樂事乎，此言真解人，

甯波周容，桑海之際，頗懷忠義，晚節浚夷，人多笑之，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即商容也，其人問故，生答曰，在商曰商容，今從周，則曰周容耳，

山陰余某善謔，徐吉甫惡之，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今無大咎，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孟子，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

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未舊而歸，益都相公贈一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先生夫人商氏，前明冢宰等軒公季女，年八十餘，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愛花戴書，至今不衰，自先生沒後，此聯亦藏弆久矣，

頃年余欲卜居他山而無資，因貽書周秉均方平云，舟過梟部，見南山之下，有亭翼然，峙于其巔者，鷄頭山耶，此間離塵俗已遠，而郡城相去又近，居人稠密，因崖結搆，又聞衣食饒足，無一貧者，余倘得買田數畝，便當卜居于此，與吾子歎詩說禮，一化其喬野之習，

古文有遺句，不可不知，如出師表中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並無一語及蜀漢，竊謂未解上，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欲效之九字，此翠微樓集中語，良有理，

先大父言，崇禎戊辰七月二十三日，見天開眼若巨舟，然紅綠相間，瞬瞬而動，余疑此天裂也，鷄鳴則有之，晉羊襲吉見天開門，其內雲霞燦爛，樓閣參差，宋王旦正見天門開，豈天果有樓臺，果有門，又有眼耶，

康熙癸酉歲除夜，趙中見燈火滿路，繹絡不絕，人皆疑爲盜賊，鳴金鼓，備器械，不敢假寐，至明年元宵乃滅，

甲戌年仲夏，趙中田生黑蟲，狀如蠶而細，至不能容足，廿餘日食麥苗殆盡，忽一夕雷電雨雹，次日視之如洗矣，

己卯順天鄉試，十八日夜半，聞小兒啼聲于明遠樓上，獲一女嬰，暨臨命送育嬰堂養之，

余族姪一吾在館中，見百合長苗，偶拔得一本，乃蛇也，首即百合，而尾猶盤旋，未知蛇化百合，抑百合化蛇，譚紫升化書云，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亦不可解，

詩中忌複字，或長律不免，而韻即不宜，然唐人多犯此，昌黎贈張籍詩韻乃至脊義皆同重三疊四，殊不可解也，

律詩首句失韻，爲入群孤雁，落句失韻，爲出群孤雁，今人祗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青字，正此例，

古人對法不求工，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名句也，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如此類頗多，

禰衡之禰，本音祢，在薺部中，杜詩使者求顏閣，諸公厭禰衡，白詩志業過玄晏，才華似禰衡，皆隨俗音讀耳，今楚人無不呼祢衡者，古人皆讀，亦多隨俗，如郭隗之隗上聲也，李白詩，昔日燕昭求郭隗，隗亦作平聲用，

黃宏逵年三十許，應童試被黜，素不解詩，忽吟兩句云，卜玫華山又一年，吉凶無定惱金仙，問之云，方閣夢山堂外紀，用孟賓于事，余續成絕之曰，故園楊柳分明在，定染藍衫早著鞭，亦用賓于獻主司中語，

余不喜塡詞，而弟子有好之者，又蔣鏗頗艱，傅璠引作塡南鄉子咏漁舟，僅得其半云，日暮晚江秋，挂網垂楊繫小舟，挪管烟波名利客，帆收，明月蘆花古渡頭，余續之曰，適意傲浮鷗，魚飽鸕鷀灘上流，沽得香醪拚一醉，滑幽，芽舍疎籬勝畫樓，時舟中有吹洞簫者，余因塡簫聲半闋命璠續之，看月滿江秋，忽聽悠悠觸客舟，靜掩篷窗燈火寂，烟收，花落江城記白頭，璠曰，聚散等浮鷗，明月清波各自流，疑是當年秦弄玉，聲幽，鳳引蕭郎過曲樓，

今年玉羽下世，老成凋謝，無幾存者矣，玉羽爲考功何昭侯先生次子，生平以七律擅場，彌留時猶口占懷人詩曰，魂歸何處披帷在，路到懸崖撒手行，宿世真神物也，玉羽舊錄古詩十數首寄余云，原稿已付祖龍，不知今尙有存否，其哀江頭一首，與平生手筆大異，附錄于此，鼙鼓何不揭刁斗，志金穀衆心可爲城，心潰城乃肉，寶藏滿鑾輿，步步丁百六，似有所指，

琴川張蘭芬容麗工詩，詩名籍甚，得山陰劉戒謀集，愛不釋手，適下姑蘇，山塘駐棹，見鄰舟少年凭几揮毫，衆聚觀飲笑，忽風飛一紙入水，張頫視有宛委山人字，宛委即戒謀集名，心疑少年或戒謀，令其弟以素箋索書，書訖付與，乃知真戒謀也，含嬌流盼，若不勝情，懊喪而返，輒舉譜同類稱爲詩瘦生，曰何似何似者，既調鸚鵡，續寄意曰，夕陽花影並仙舟，心上客眼前頭，垂楊夾岸浮殘月，無計束猶，喜忽恨，愛成愁，長日沈吟黃絹句，珠樣淚落難收，那能化作花間蝶，豔冶風流，飛過才子讀書樓，江陰陳一泓太史寄詩曰，吳中近事君知否，香閣爭呼詩瘦生，武進秦龍光亦寄詩曰，瘦生曾記謫仙評，又見琴川雅意傾，凡上卷猶疑對影，江邊水閣似聞聲，宜興與師石亦成四斷句，末一詩云，紫騮何處訪都知，想像春風度小詞，欲寫不成還記憶，夢中潘玉倚闌時，

章泰占先生。受學于蕭山毛氏。先生弟子范衞洲先生家楨、余前室范礦之高祖也。余嘗從外家求遺書。因得見衞洲先生古趣亭集手藁。所作碧波潭馬氏夫婦雙節記。中有明熊經略事。引泰占先生語、記言[illegible]某年。往碧波潭憶舊某。一日會葬。詣趾碧潭見熊公。海寧距碧波潭二百里。嘗朝出而夕返。且攜信物歸。始知爲有異術。疑經略託神也。後無事。全謝山鮚埼亭集亦紀之。泰占先生家在道墟。距城六十里而近。咸豐癸丑春。余以事出城。於郡寺中得文集一册。凡四卷。爲其族人實齋太史編定。尚存小簡書目售序傳佚後作數大字。太史晚年以病損一目。此病時筆也。又筆記三册。無卷數題識。分目十數亦錯雜。自辛酉亂後。余家藏本盡失。無可復問。同治甲戌。忽於書攤得此寫本。視原藁僅十之一。卷上題偶陽雜錄。道墟有山曰偶。疑寫書者代署。幸此書之賴以存也。從其標目剟之。述熊經略事。乃據其家錦衣經歷集公語。尚在書中。尤足喜也。光緒六年四月。同里後學趙之謙。

滇南憶舊錄

張泓纂

滇南憶舊錄

有六堂記

清 張泓纂

有六堂。余曾王父立庵公。從龍入關。章皇帝賜宅也。在都城兵部窪。何以有六名。曾王父有子六。皆一時登仕版。余家以世襲輕車都尉。及牛彔章京。多藉蔭顯。科目絕少。惟長房曾叔祖捷庵公以生員授秘書院理事。後至巡撫。其次則曾王父。以順治丁亥貢士起家。授上蔡令。治行第一。欽取授兵垣給事中。康熙二年。充册封琉球正使。有琉球記行世。復命後。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時大伯祖瑩五公。江南兵備道。二伯祖欽五公本旗參領。三叔祖先王父銓五公宰廣平。四叔祖銳五公宰會稽。五叔祖鐵五公爲鄖縣宰。六叔祖鈞五公任荆州別駕。後二伯祖欽授鎭海大將軍。駐京口。先王父歷任嘉興守。極一時之盛。俱長於此堂。故顏曰有六。初曾王父之定居賜宅也。曾伯祖文庵公以江西袁臨吉協鎭告歸。之嗣。欲上請以世爵授曾王父。時曾王父志喜讀書。肅容以對曰。吾張氏從龍以來。俱用武功著。豈可更無讀書人。再三固讓。以世職歸伯祖鎔五公。而文庵公復強之。乃束裝自避於西山于公寺。甫及門。衆僧遮迎致敬曰。公非張侍御乎。曾王父訝之。未及應。僧衆曰。寺權有穴狐。昨晚效人言云。明早張御史來。我輩當暫避。遂寂然。衆欲驗其語。故晨立山門以俟。今公來。或因私訪履荒剎乎。公告以非御史。實張姓。特

借牖寅肄業耳。衆僧究疑爲隱其眞也。待之愈恭。公後果如其言。竟以御史終。而六公後繩繩振振列搢紳者。今六代矣。有六顏堂。不其瞽乎。是爲記。

靖逆志略

先王父銓五公。於浙江黃巖縣任內。從征耿逆。檄委監軍。其時東陽義烏等縣皆陷賊。甚衆復之。嗣逆兵爲合圍義烏。先王父率陳遊擊某。據城守禦。糧將絕。死傷盈巷衢。復在旦夕間。先大夫年甫十六。隨侍圍城。稍用鳥鎗。晨出臨陣。必多斬獲。每晚率家僕。墜城截敵糧於郊外。以供城中軍食。去則插竹籤於沿途。回復收之。恐迷歸徑也。常暮出。遇營卒以馬載女子來。先大夫叱止之。詢爲陳兵所擄。因斬卒。令老僕送女子至城中。問其家世。蓋本城舊紳女也。年十六。姿絕麗。乃同避難諸婦女。鎖入空寺中。設轉桶以給飲食。後大兵平逆。先王父招集紳庶。認領廟中諸婦女。一時歡呼載道。前被擄紳女。其父亦攜歸。且流涕謂遭亂後。骨月離散。所生一女一子。女已得。子未知存否。悲楚不勝。先大夫復許代覓其子。按視軍中無所遇。更數出郊訪之。偶獵逐雉。見田中稻叢搖曳。疑有藏奸。因舉鎗大呼。忽一童子躍出。叩頭祈哀。云避賊久饑。嚙稻濟喘耳。詢其家世。即某紳子也。喜極載歸。馳還某紳。紳再拜。哭請于先王父曰。一家團聚。皆長公子力。今無以報。願將弱息充公子下陳。先王父陽許諾。以試先大夫。先大夫正對曰。救之復納之。與貪色之亂卒何異。懇辭甚切。先王父私喜焉。某紳亦自愧言之冒也。乃建生祠。以表報德之意。後先大夫斬獲功。計一千七百有奇。制府李之芳奏功授遊擊。辭不受。先王父則軍功加十一級。賜一品頂帶。後特擢知府。仍一品封章也。某紳子孫。今亦聯族。故略其姓名不書。

晚紅堂記

晚紅堂。余京江之僑居也。先大夫以驍騎校報最。後應補佐領引見。聖祖本用。將軍馬公三奇。左軍萼公鼐茂。衆器之。崇因聖祖南巡金山。建造行宮。二公以先大夫爲可任。遂委監督。大工告成。議設守官。乃乞職發餉。蓋欲爲仕隱也。康熙四十二年。翠華幸金山。先大夫跪迎江滸。聖祖注目久之。詢此何人。將軍代奏京口驍騎校行宮監督某。乃溫諭云。這樣好漢子。將軍何不保題。著查有佐領缺出補授。不數日。復召對。詢及家世。奏稱旨。天顏有喜。賜描金弓一張。御書唐詩綾字一幅。詩乃杜牧之遠上寒山石徑斜句。不五年。洊歷協領。位三品。實異數也。先大夫常歎曰。升沈有數。豈可強求。良然。後值姑父司寇高公其佩。使道過京口。留金山月餘。先大夫倩繪御書唐句。公欣然摹擬。三旬始成。其寒徑霜林。輕車丹楓。不讓宋元名家。先大夫敬摘詩中二字。顏其堂曰晚紅。屬軍門周公一德書之。字法秀勁。直奪蔡文襄。吳人豔余家有三寶。蓋謂御書畫字額也。堂之右爲賞桐軒。余有賞桐風雨圖以寄慨。

金山紀事

浮玉砥揚子而特立。傳爲裴公開山得金。乃易今名。今裴公洞猶存。山週二千餘步。高可二百丈。浮圖七級冠其巔。水際石巖四帀。暮靄起伏。障風雨。壁刻古今遊人詠。刻以千萬計。廊東斷壁怪石起凌雲亭。亭下接玉帶橋。松風洞。貼岫爲來鶴樓。七峯閣。御書大文章碑亭。檻外觀音洞。洞南有無梁殿。及五級浮

閣。臚西欲斷處。爲江天寺方丈之天王殿。殿西勒天下第一泉。卽中泠也。泉實在郭璞墓下。開取水供御晉鐵汲桶加蓋。以五十餘丈長索下之至底。別索繫蓋。曳而注水。約滿垂香。江水無由入。然余知此法。而未識其味。前卽龍王廟。乃韓蘄王伏兵處。自此登西來閣、妙高臺、毘盧閣、慈雲閣。財神殿、關聖殿。極顛爲御書江天一覽碑亭。北望瓜步。西瞰秣陵。東眺海門。南臨鐵甕。千古常新。眞宇宙奇觀也。前起大雄殿。大徹堂。水月印月等樓。勝概難更僕數。印月樓、爲先大夫行署。銀杏一株。高百尺。規可四五圍。經夏將槁。住持侶仁覓工師儈之。私議已定。有偉丈夫碧袍絳甲。見夢於先大夫。稽首告哀曰。奢禿謀刃我。惟大夫護之。先大夫旣覺。亦不甚介意。次夜復見夢如初。越數日。侶仁導工攜斤將伐樹。先大夫始憶夢歎詫。急分俸償工以存之。迨次春。橫枝盡萌。夏茂繁實纍纍如繫星。僧驚之。瓢頭痛欲裂。禱始愈。僕自落拾食乃無恙。至今青蔥蒼鬱。每果熟。僧衆仰首徘徊而已。天王殿前。遙向小島。爲郭璞墓。石筍玲瓏。嶙峋偃仰。如案頭硏山。又有人立江心作拱揖狀。曰善財石。參差峙中流。環山有三排水。當郭璞墓者爲二排。其頭排居七峰閣下。近大馬頭者爲三排。迅急而平。放舟其間。有千里江陵之勢。惟頭二排伏石嶙峩。湍激漩矛。値朝霧瀰漫。或雨雲瀰散。迷弄誤觸。多瓦解非魚腹。先大夫憫焉。嘗薄暮納涼。臨流籌策。突有格喇聲。疑岸傾棟折。郭璞墓前江水驚濤中裂。有物蹤出。如世所繪夜叉狀。擊掌脊立。惝恍四顧。見人輒竄沒。迄明晨霧障風烈。覆舟數十。先大夫異之。因於山之東西廊。各設一鐘。每江面隴溷。俾僧擊之。客舫聞聲知避。險途夫。然瀾汐往來。颶颶時作。巨浪拍天。沈溺之患。月常數見。先大夫復以爲憂。乃於水師中選諳濤性之勁卒數輩。破浪試各舟。惟一棹底平面闊。深長可容百五六十石。出入風波如夷。爰照式設救生船。殊其身以別之。名曰紅船。給官糧。令柁師世其業。至今遠近效之。均獲其利。濟善財之左。汪洋萬頃。昔爲談家洲。外蘆荻而內膏腴。多豪樹別墅。甚或藏佳麗以誘浮浪。然春花秋月。煙村漁唱。亦蒜山之近苑也。惜哉仍滄溟矣。山中晴雨皆奇。四時偏好。而夕陽西下。寶炬空明。月湧湔溯。流金萬里。更足爽心動魄。每季春中旬。恭屆仁皇帝萬壽。堵殿樓閣。迴廊庭樹。高下懸羊角鐙。夜幾萬盞。燭氣天門。光盤海藏。上游七里港。放荷鐙千百朵。順流東下。行宮外盛張鼓樂。大殿僧數百衆。齊騰佛號。各官演聚圍於山阿水涘。隔岸士民。多浮彩鷁。競簫管於江面。一時鐘磬絲竹。雅俗雜陳。梵唱歌喉。喧闐爭響。魚龍如躍。宿鳥飛鳴。水陸咸憙者蓋五夜。復繼以日。且常星斗屆然。江澄如練。猗與休哉。此先大夫蒞鎭行宮時。余獲身際其盛者。

金焦

金山矗立江心。以樓閣勝。焦山矗立海門。以樹石勝。金山爲估客貯貨。而僧有餘財。焦山多藏讀書士。而僧亦間善詩畫。同一潤州山也。雅俗霄泥矣。

招隱寺

招隱寺。爲梁昭明讀書地。卽戴顒雙柑斗酒聽黃鸝處也。寺潛於山半林木蓊鬱中。秋嚲紅葉。春綻新綠。而鐘聲隱隱出其間。有虎跑泉。水極甘冽。泉側銀杏一株。翠蔭數畝。大十餘圍。可設几對奕於枝椏之上。余亦時拉友人煮泉鬬茗。分韶賦詩於其下。

竹林寺

臨濟得衣鉢之所。奇秀多竹。因名竹林寺。一名夾山。聖祖巡幸。留竹林賦以榮之。小徑紆迴。松篁夾路。泉聲潺湲不絕。歲久寺朽。僧亦逃竄。先大夫以爲翠華曾臨之地。不可聽其壓。乃約祖觀翁紫曦共邀涵中和尚住山開案。且爲助募閱三歲。寺復舊觀。余每宿其地。心境澹寂。多有所會。後涵中爲世宗召至京。蒙恩發帑。命內臣留保重修。而山林增麗。

鶴林寺

鶴林寺。爲宋武帝故宮。今尙有寄奴泉。在頭山門下。舊有十三松。兵燹後存其四。霜皮鱗鬣。夭矯拏空。千百年物也。寺後有杜鵑樓。卽殷七七九月開杜鵑處。余童時往遊。梵宮宏敞。樓閣巍然。旋燬於祝融。惟露坐四金剛。尙然額作當年猙獰狀。有徹機僧竭力募建。而壯麗難復。仍令人有荒煙蔓草之慨。寺之東偏曰羅漢堂。中多竹。頗幽靜。直郡王書其額。中祀陸秀夫先生像。西偏卽唐古竹苑李涉逢僧處也。爲董元宰題額。又西建周蓮溪祠。有池種蓮。今皆蕪。寺之南米襄陽墓在焉。崇祀數椽。爲乞兒歸宿地。先生一生潔癖。今乃與饑丐伍。身任地方者。豈乏風雅。詎何竟不知少爲愛護耶。志載先生爲鶴林伽藍。禿子無狀。米公有靈。當撻其魄。

雙樹泉

夾山雙樹泉。其樹並生連盾。根中有凹陷如盌。積水寸許。取之不竭。奇矣。能愈目疾。患目者多就洗之。泉爲涵中尋出。今載於志。

蓮花洞

出潤城。由伞牛池八公洞。猿攀鹿躍。至極南深谷中。得蓮花洞。洞深廣不過數武。盛暑如春。中奉白衣像。洞前老桂二。可合抱。洞之四旁。上下嵌空。玲瓏飄鐘。海棠數萬本。秋至。桂香馥郁。海棠爛如錦屏。洵異觀也。僧某數多力。曾逐斃三虎。其徒文可爲虎所攫。僧追奪生之。文可袒示其脇。猶有虎爪痕。又曾以一杖拒黨十盜。故能富而僻處也。余隨先大夫。秋必一至。僧貞靜默。鬚眉盡白。而英氣凜然。時已七十餘歲。計八年未至其地。不知尙存否。

夢異

余幼習舉子業。先大夫期望最切。康熙己丑。上元後一日。夢老者杖杖向余曰。雲深莫漫愁難進。別有傍通路一條。旋猶記憶於案。明晨以告先大夫。憮然謂業師曰。是兒終無科目分。至初夏。季父實園公時尙宰新喻。寄扇贈余。乃山人余光所作山木半面。中有傴僂扶杖渡橋者。季父題曰。緩步傴僂過小橋。杖爲扶我越岩嶢。雲深莫漫愁難進。別有傍通路一條。後二句。竟符余夢。

降乩

余家自遼東從龍。爲官六世。以濟白遺子孫。不置生產。先大夫自遭先大父變。遂倚二伯祖鑰海將軍居京口。以武功授驍騎。落落寡交遊。居常鬱鬱。假公遊江右。時潤家金某爲瑞昌令。與先大夫有忘年之好。

訪之握手道故。金公言署中別祠。有元君降乩事。先大夫齋僃卜歸隱。乩動直書曰。將軍莫把雄心退。列戟門前大可觀。又祝子嗣維艱。復書曰。不是傍枝不發枝。後先大夫官終三品。先嫡慈育太夫人。因病無出。余爲馬太夫人出。乩語皆驗。

對語

余弟渠鈞。幼聰慧。繼仲父少文公嗣。方九歲。業師出古人舊句云。木耳聽何事。渠鈞時食蓮子。即應曰。蓮心苦爲誰。師贊賞。較原對之柔筝打甚人。其意深矣。又常作綃林詩。有醉裏摩挲雙白眼。桃花一片夕陽中之句。膽炎入口。不意三年後殞於痘。年甫十七。前詩竟成讖。悲夫。

紀畫

丁紀龍判官。辦册頁八幅。就觀寓中。其一。爲宣德御筆。作墨筆青蛙。坐枯荷葉上。氣韻渾融。筆致生動。上題宣德五年御筆戲寫。題云。鮮甲紛紛有萬殊。不隨群品混泥塗。人能若此精修者。向上輪迴敎謂無。字娟秀可愛。後款模糊不辨。可識者。惟十二月日四字。圖記曰廣運之寶。其二。工筆。宮室中坐美人。小鬟侍側。松柏蒼秀。以石青作湖山。古色可玩。下有小記。上餘半趙字。必爲伯駒神品。其三。青松碧嶂。遠寺高樹。樓中有人眺遠。神韻悠然。筆墨古秀。箋尾有調忠之家小印。其四。碧篁紅樹。茅舍竹籬。有人支雨蓋。隱隱於煙霧中行。竹樹皆作斜欹之勢。所謂筆筆有風雨也。其五。空亭臨水。樹覆濃陰。亭中高臥髯客一。童二侍。其叢石皆沒骨染。雅淡怡人。墨氣筆健。洵爲大家。亦無款可辨。惟臥看溪南十畝陰七字小印模糊不識。其六。遠山濃樹。扁舟搖漾於葭葦中。風致淡遠。紙上如聞欸乃聲。對此令人作江鄉之想。印記亦模糊難辨。其七。層巒疊嶂。人家悉在水鄉。題黃子久。其青綠久而愈佳。圖記一。長三分。闊一分。文篆胸中丘壑。一方印文蒙泐。一方半存吳字。其八。一老箕踞看水於峭壁古松之下。松石遒勁。衣褶活潑。用筆非名手不能。以上八幅。絹皆元明時物。又一長卷。乃黃澹翁草書。書太白天馬歌於上。沈石田、王元美跋於後。亦爲希世之物。

耕耤

乾隆己未三月四日。同沈秋部詣先農壇。恭觀皇上耕耤處。壇內遼闊悉隴畝。中有太歲廟、祈穀壇、貯耤倉。殿宇宏麗。樹皆松柏。假臥挺立者。不計其數。而虬枝蒼秀。非數十年物。當隴起觀耕臺。悉板爲之。鋪地以攙鹵錢。前有棚。棚皆五色綾綢。皇上躬耕處。約地一畝。兩旁共十二畦。乃三王九卿扶犁之所。時諸王正演御耕牛。牛色正黃。被黃緞龍韉。以黃絲繩籠頭頂。豎金牌。上嵌紅寶石。一執鞭。執便桶之農官隨耕。時兩旁立校尉。執五色春旗二十四人。歌禾詞者十餘人。依牛行上下三推畢。春旗即退。至三王九卿之牛。皆黑紅緞爲韉。襄事者皆風笠雨笠。觀此則知百事之不如農。而聖明之重農事也。亦至矣哉。

祭磁

京師致祭天壇祈穀壇用青磁。地壇用黃磁。朝日壇用紅磁。太廟及各壇皆用白磁。淨潔維新。時制咸宜。太常少卿鄭公其儲。疏請照式頒行天下。

名茶

沈時可云。武彝茶中最佳者曰喬松本山。一年所得不過斛許。鐵人皆用錫瓶。止一二錢。茶之妙可烹至六七次。一次則有一次之香。或蘭、或桂、或茉莉、或菊香。種種不同。眞天下第一靈芽也。

呼禿禿

西藏喇嘛來朝。儀從服飾儼若王者。齒不過十五六。貌頗豐。方面大耳。舉止莊重。謂已九轉矣。能知過去未來事。雖親王膜拜。彼亦受之無愧。食腥羶。滿人稱曰活佛。旗人皆曰達賴喇嘛。呼禿禿喇嘛。余因思世人所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二字。雖有譯而不甚明。且讀作那麼字。若因其土音。即喇嘛呼禿禿佛也。未知然否。

官窰

沈秋部偉業。談錢骨官窰頗詳。按官磁以聲響身輕者爲上。聲啞者次之。紋片少。而裂細不僞內胎。聲乃響。紋片碎細。而裂粗僞內。乃啞。故響貴啞賤。近時態次瞭官窰瓶。作胎時。上下皆用鐵竹泥。惟中以白泥爲之。遂響。此亦官窰一幣也。然文片足據。輕重可分。而紋片以金絲蟹爪無十字架大片者爲最。噫乎。一磁之微。必顯博聞而始辨。取才者可不精其鑒耶。

董逃行

余讀漢魏詩。紀其別集中所銓解樂府題。亦有未到處。如董逃行此本以逃字爲桃字。一解以董賢如彌子分桃事。一解謂王母賜漢武桃。命董雙成吹笙。故曰董桃。余讀漢魏詩乘。下註此題曰。後漢遊童作也。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爲歌曰董逃。按二解以後說爲是。前二解未免牽強附會。

錢湖

錢塘江潮。較別省大異。來如萬丈積雪。聲震百里。衆論紛紜。皆無究竟。及閱揮麈錄。載姚令威著西溪叢語。考古今事最爲詳備。或問曰。四海潮平。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嶽。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競峙。澎騰奔激。勢可畏也。其怒激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爲濤耳。若言岸狹勢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比之浙水狹逼尤甚。潮不生濤。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大山。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布於江灘。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於杭越。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大月離震兌。它潮已生。惟浙水未消。月經巽乾。潮來稍遲。濁浪推滯。後水溢來。於是溢于沙潬。猛怒頓湧。聲勢激射。起而爲濤。非江山狹逼使然也。余讀此論。諸疑皆釋。衆論徒嘵舌耳。

地震

己未春。閱邸抄。見少司馬班第。奏稱寧夏府。於戊午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地震。河水上泛。灌注新渠寶豐二縣。地中湧泉。直立丈餘者。不計其數。四散奔溢。深七八尺。低丈餘不等。土地低陷數尺。城堡房屋傾塌無存。壓死人口甚衆。又稱新渠縣城南門陷下數尺。北門城洞僅如半月。縣署倉廒與平地等。倉廒亦陷

入地中。陳石俱在冰河之內。令人剷挖一孔。爬出之米。熟如湯泡。味如酸酒。四面各堡俱成土堆。惠農昌潤兩渠俱已坍塌。渠底高於渠面。水湃自新渠北二三十里以外。越寶豐而至石嘴子。東連黃河。西達賀蘭山麓。週迴一二百里。竟成冰海。寶豐城郭倉廒亦大半入地中。越十餘年。而余有經理劍川地震之事。一兩區奚啻。亦各有數歟。

陳半山

京都稱陳半山者。無名。浙人。年約七十餘。佗背而上下其肩。歪頸面斜。眉目高低。審串風月之劇。脂粉滿面。衣極濫襤。登場栩栩自得。觀者無不掩口。而彼居然不怪。余聞此公好俠尚義氣。頗饒於貲。作客京中。屋內食客數十人。自暮道。不娶。鍊形服氣。且善祈晴雨。此方術之士也。惟愛串戲。人皆詆其無恥。噫乎。世之不塗脂粉。逶迤媚入者。皆若半山之場中自得哉。半山鑽戲隱也。

成公祠

成公祠。在潤之小西門外拖板橋側。成其姓也。公爲人諒直好善。老而結廬水次。以漁爲生。偶薄暮有客濕衣冠泣而來。公意爲被溺得生者。乃迎入。備酒食。設火具。客泣向公曰。某非人。新溺鬼也。因無棲泊。陳風而來。公始駭然有懼色。鬼曰。無恐。鬼亦人也。人亦鬼也。不過陰陽一間耳。何偪我。我非禍人者。公乃坦然。爲之語鄉里話心曲。與人無異。因留之同棲。鬼或往或來。亦無定止。公與交好久。竟忘其爲鬼也。一日鬼歸喜相告曰。吾明日可往生矣。翌午有白衣婦渡水。彼當溺死。可爲吾替。公亦欣然。次日公覘於渡。至午果有衰絰婦人來。蹀渡無恙。俟至晚。亦再無白衣婦過船者。公意以爲鬼語也。是晚客來泣向公曰。我待替久矣。今見白衣婦有六甲孕。以一命傷二命。吾不忍死之也。公唯唯。又數月。鬼復笑而來告曰。吾今真可去矣。明晨有頂鐵鍋者渡河。是真代我者也。公識於心。至次早。果見頂鍋者喚渡。舟至中流。顛有欹側。而又無恙。夜鬼復泣而來告公曰。頂鍋者乃孝子。且獨子也。吾一時生憐。聽其渡河。但吾幽堙水際。勞公久憐惜。益滋愧。公復慰勞之。又數日。其鬼忽欣喜而來。公曰。子又得替耶。曰。非也。因我自甘沈苦。不忍死孝子孕婦。本境土神奏明上帝。憐我好善。敕爲瓜州土地矣。明日當赴任。但我與子相處數年。一旦判袂。有所不忍耳。子若有暇。可至瓜州一觀。當有以報也。言訖而去。公亦不甚信。至次晚。聞有鼓樂導從聲。公頗異之。越日買舟於瓜州。見一廟香煙極盛。訪於人。咸稱前日土地神見夢於廟祝。謂神新任。禱之必應。故所者頗衆。公聞心怪之。即市香燭往至神前。始具禮。即昏仆。見鬼爲帽錦衣。拍公肩曰。子誠篤人也。覺如約視我。我查潤州數日後時疫大行。子可將我鑪中灰攜去。以水和丸。可愈數萬人。從此不失爲富翁。吾以報子也。言訖。公醒。依神語。盡裹鑪灰去。越數日。果時症大行。公乃以灰爲丸。賣南市上。服之者即愈。獲利數萬。公念己孤獨。更不治產。即於鬼溺處出貲建橋。以濟往來。至今巍然無病涉之患。鄉人廬其德。復建祠立碑於橋之側焉。噫乎。鬼以一念之仁而神。公亦以利濟之義而廟食。事雖近怪。可以勸懲。故志之。

書鄭所南文集後

余讀南宋卓行傳。載所南鄭先生。初名某。由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宋亡乃改今名思肖。肖即趙也。憶翁所南。無非寓意。終身不娶。哀思故國。一寄於詩文。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乃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又顏其室曰本穴世界。以十字置穴中。則大宋也。畫蘭不畫土。或問其故。曰被人奪去。汝不知耶。所遊無定跡。凡吳越名山水。道宮禪刹。杖履殆遍。疾亟屬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書主爲大宋不忠不孝鄭某。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嘗聞而悲之。以不見先生全集爲憾。乾隆戊辰。於滇西朱觀察處。見案頭有抄本。乃先生所著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久久書一卷。雜文一卷。大義略序一卷。後序五篇。正覺序。醮首羅天王祝一切病咒一篇。合訂之曰心史。崇禎戊寅。吳下久旱。濬蘇之承天寺狼山房井。得之。外鐵函。鑿大宋鐵函經五字。內書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十字。考先生之歿在至元癸未。迄崇禎戊辰。閱三百五十六載。精誠所結。沈之重泉而復出。豈避禍於當時。抑深慮集燬而血悃灰滅耳。覽集中所載文文山過難事頗詳。宋元之際。其梗概亦甚備。大可作遺史觀。至其詩如訪隱者。石寶云封隱者家。一溪流水遶門斜。滿山落葉無行路。樹上寒猿剝棗花。又春日登城。城頭啼鳥隔花鳴。城外遊人傍水行。遙認孤舟何處去。柳塘煙重不分明。又春詞。春氣暄妍御夾紗。玉釵雙鳥綠雲斜。倚闌看遍庭前樹。盡是枝頭結子花。又春日承天寺。野梅香軟雨新晴。來此閒聽笑語聲。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風歲歲閶闔城。又仙興。跣足蓬頭烟碧瞳。劃然長嘯響天風。千巖萬壑無人迹。獨自飛行明月中。又秋歌長句。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爲氣何肅哉。紫霄露華洛萬宇。暑神欲駐難徘徊。今年舍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日。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巵。發越清奇。萬物脆而易化。五官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一人之心幾千萬變。碎裂神氣紛紜爲液。神槁矣而告爐。氣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沈。老怪銷鑠。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蒼蒼茫茫。萬萬古玄曠烟獄。夜不瞽聲中喚秋與秋語。秋詞淒胱咽不吐。忽欲騎鯨汗漫遊。海鯨飛出白玉鼓。又春歌。去年秋日作秋歌。今年春日奈春何。往者壘壘疊萬古。來者冥冥春更多。青皇旌旆開天衢。三八二十四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茸茸爛如織。回首柳花撲晴雪。造化弄人紙片時。弄死世人人不知。我心清冷滔無物。光明射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錯日月前。黃面瞿曇長耳老聃。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現碎塵後。當知所南先生爲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舞幻妄。紛如氣丸跳塵土。偶然而來。託爲形。飄然而來若無主。今日之今。霍霍翻翻少焉隱之。已化爲古。忽爲陰影黃泅浦。獨坐儼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劫劫太長。我來歷形白雲鄉。大笑世上生顛狂。醉筆作歌字不訛。宛然蒼蛟老歷紗相拏。二歌變數首之幽咽。而縱橫磅礴。有獨自飛行天外之勢。又其大義集中。自勵詩數十首。皆痛苦酸心。如醉後愛歌諸葛表。生來恥語李陵詩。又看來身在終爲累。悟得心空始是閒。又夜來白帝將秋去。萬樹淋漓響不乾。又我朝三百年忠厚。不信山河屬別人。又草木恩深雨露餘。公卿環列漢庭居。一朝投閣千年笑。卻是揚雄不讀書。又中興集醉鄉句。地遇華胥外。

天歸混沌中。又毁骨通仙歲。寒多能幻春。又今古豈二道。死生惟一心。大抵皆式微黍離之什。嗟乎所南叢無冢之五柳。免死之叠山也。情載覽數過朱觀察即實而藏之。舄既見其全。而覺不獲盡錄其全也。然而讀此者。亦可知一鼎之味矣。

總戎事略

余岳周公。諱一德。山東金鄉人。貌魁梧。生有神力。精騎射。諳諸技。勇而長植稱無敵。且工書。類李北海。詩如劉長卿。文以西漢爲法。由諸生聯捷癸未成進士。授二等侍衛。外遷建昌營遊擊。調均房營。陞鎮江參將。再陞衡州協副將。練伍卹民。皆隨在有治績。余年方弱冠。就姻衡署。公之所以勗余者。無不據經據史。諳歸忠孝。雍正三年。公以衡協署森臨鎮事。時總督傳公敏云。聞容美土司田旻如殘淫不法。土人如在湯火中。多有赴省顯敘者。將籌所以拯之。公曰。安如陰悍。屠殺自由。諸司畏攝。地處險塞。不可遽取。當先翦爪牙。抉其藩籬。而桑植一司。爲其後戶。永順保靖二司。乃其犄角。先招數司。撫爲郡縣之。則容美自困。土衆解體。更由長陽施南用顯敘之人宣慰勞來。容美必內變。可反掌定也。制府韙之。遂移公署九谿協。經營其事。公輕騎領健卒數十人。前駐白巖洞。傳至桑植。諸管旗社把給酒食畢。諭以田酋荒恐。荼毒爾類。大憲一視同仁。奏聞委諭。欲令爾等永保妻子。共享昇平。有助惡仇爾等者。可擒以獻。衆社把泥首曰。我等慕化已久。特畏田酋之勢不敢前。今蒙拯拔。是起白骨而肉之也。願薙髮作王民。乃奉公入巡。潰戶口。繪方城。設卡防。以阻容美之侵暴。仍責桑之社把。以鮮衣駿騎令爲前導。徑赴永順保靖等處。而永之土人。初猶頑抗。公遂駐鶯鬼灘。識知岸有伏波廟。外立銅柱。高丈餘。入土一尺五六寸。土人敬畏無敢近而手撫之者。公命社把告永人云。因有伏波遺記。今年月日應我倒銅柱。令爾等爲中國良民。永人疑之。皆蟻山猱巖。持鎗弩以覘。公從容焚香拜廟畢。出詣柱前。攘臂撼柱。柱應手倒。永人驚噪。奔走惶汗。羣匍匐公前曰。公天神也。謹乞命道約束。于是風聲所至。除道歡迎。計周歷一百三十五日。而茅岡、忠建、水棚、散毛、臘壁、大旺、漫水、白巖、上洞、中洞、下洞、騰龍、大剌、田家洞、麥著、黃蠟邊洞、施容洞等十七司。向爲桑永保三司所領者。盡入版圖。北省始由長陽施南進撫容美田酋。果爲其下所逼自縊死。與公之前畫若合符。諸豐悉改流。公復議薄賦輕徭。設郡縣。安營汛。各善後事宜。見行之。南省乃增永順一府。及保靖桑植等縣。越歲晉公鎮箪鎮總兵官。雍正六年。公奉兪旨。六里諸苗頑梗滋事。近在永箪肘腋。命同辰沅兵備道王柔如。辦容美各土司事。行始欽遵會議往辦。王兵備固執由上龍潭進。公曰。此地險固。其苗素獷悍。諭之未必聽。攻之猝難下。應由乾州之鴉溪進。以計誘之。餘可迎刃解。腹心既破。龍潭魄喪。自稱馴服矣。王兵備堅云。當擊其首。議不合。公遂引兵進鴉溪。兵備率乾鳳兩營卒仰攻上龍潭。彼拒竟敗回。公稔聞鴉溪有天王廟。王爲楊姓兄弟三名應龍、應虎、應彪。而分赤白黑。苗人奉之謹。過廟不敢仰視。門常鎖閉。或數十年不一開。惟牛歲祭。皆設之門外。公知苗之信鬼而不畏殺也。乃遣健兒夜躍廟垣。查視神狀。及各儀物。歸述其詳。并云。廟後有三叢。尚完好。公曰。得之矣。乃宣言天王見夢。皆作何顏貌冠袍來。稱今天子聖德汪洋。當領苗衆歸流。長沾雨露。賜公三叢。有抗不服者。建叢勦滅之。今遵神命擇吉入廟。領叢出

師。苗佾聞之。皆來觀。公予期。斬牛設供。碎鎗闢門以入。苗佾皆懼縮不敢進。公獨步詣神前。長揖訖。復出喚苗佾諭以無畏。佾始相隨至。公命鳴捲舁叢架捧以出。展觀之。光彩繞目。分色如神面。公始命勵鼓鑼。焚酒焚楮以謝。擁叢歸營。苗衆盡服。羣請歃血歸誠。公令其長子鍾岳。如苗俗撲冢貍取血。與衆酋歃以盟。佾皆曰。渝盟者。殺大頭天瘟。死九十九代。皆畢。薙髮。約易本朝冠服。惟其佾以外委頂帶。于是三岔坪、勞神砦、鬼坡、兜者十里坡頭大江一里。大娘砦、二娘砦、三娘砦、鴨有砦、萬榕江、巢溜溜排、打扣排、鋪羨、崇山衛等苗。皆聞風傾倒。相率歃血。遵制如前。公卽駐崇山旁。招大樟排、小樟排、狗肉稿坪、大龍潭、小龍潭、鴨寶砦、龍角洞、狄良坡、各衆盡撫之。始抵上龍潭。後問其抗兵備狀。擒其魁斬之。餘不問。更轉池河營。老虎砦。老皇箐。楠木坪。涼水井。亭子關。由鳳皇營以還。其間惟楊孟砦、三不管、尖巖等三處。恃頑拒戰。公督兵破之。燬巢。繫其黨。置之法。其他未嘗血刃也。公更會王兵備。相度形勢。築城於吉多坪城。外有潮水井。日三潮。響如奔雷。爰傍井建天王殿。以答神貺。歸三叢於其中。肅嚴勒銘。曰。九重錫命。杖節西來。頑苗入化。絕域雲開。而井潮自此止日一至。響亦不聞。復於狄良坡獲五色靈芝。大如斗。趙撫軍宏恩以爲苗平之瑞。取芝進呈。上褒之。至雍正八年。奉特旨。令公充領勇健營。充翼總兵官。離鎮之日。六里苗佾龍章元吳老肉、吳大五、紅苗之佾麻老毬、龍老瓦、吳老卡。各率其少長數百人。舉輿相送。至巖門。公再三慰遣之。始號慟而歸。公於雍正九年內。起營赴北。淮其勇健諸卒。皆召募素習技勇者。多市井無賴。頗滋擾。公所領獨奉約束。千里不敢肆。而總統柏之蕃、右翼徐起鳳。皆以姑息被累解任待罪。公遂特簡提督任總統事。演火器。練破馬陣。於雍正十年季春。奉旨出口。每百人例給車一乘。孟秋抵巴里坤大營。撥爲應援兵。歲餘未遇敵。至十二年十一月。公領勇健三百哨至白楊溝。始得與準噶爾遇。敵約千餘。衆鏖戰數時。敵大衂乃遁。斬賊七十五。生擒三十六。奪馬駝器物無算。而三百人中帶傷者二人。餘俱無恙。眞勁旅也。迄乾隆元年召還都。散各勇健歸原籍。亦有仍從行伍授職者。復命公爲川北鎮。公曾以詩寄余曰。歷盡千山與萬灘。西風吹入客衣單。鷓鴣莫向深林叫。多少行人淚不乾。初公爲諸生時。夢涉一城。入官廨。旁有敞園。後倚高山。松柏森然。間叶騰梅。怪石嶙峋。山前起亭。以板爲瓦。亭下爲池。綴荷芰。離有二白鷺。一足拳立。公坐亭中。引觴獨酌。忽聞虎嘯猿啼聲。乃驚寤。及後招撫永順。以土司署爲公所。初至之日。歷歷見聞。皆如諸生時所夢。

烏船志略

京口爲吳楚咽喉。浙閩鎖鑰。險扼天塹。擬山水之勝。居民茂密。百貨雲集。以海門圌山爲前戶。籍靖江瓜步爲犄角。往昔海氛未靖。倭寇出沒。每東南風起。萬姓咸有戒心。蓋賊可揚帆肆劫也。迨我朝定鼎。分八旗大軍三千人。駐防其地。以鎮海大將軍領之。設水師。造沙唬船。習戰以備寇。自一伯祖欽五公。開府鎮海時。見沙唬等船。雖能破浪。僅宜江河。難涉大洋。因條奏。造烏船。進烏船圖說。奏可。而康熙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實照造此船以平澎湖。今水操皆用此舟。而數稍儉。故沙唬以資巡緝。船泊高資港。遇東南風。乃開操。乘濤直至黃天蕩。鎗炮雷鳴。旌旗蔽日。或耀威溟渤。肅清島嶼。誠洋海長城也。閑時委兵看守。固號

最密。儘先大夫尚行宮時。嘗指點謂余曰。留兵守船。不過數名。其餘弁卒。星散陸岸。若風宵雨夕。巡防偶懈。不無意外之虞。且既隸水師。應習水性。識風候。熟戲艇。操爭上截下夾戰衝腰圍敵等各攻戰之法。庶餉不虛糜。而舟卒均歸有用。若此選期會陸。臨風演操。渾同戲局。一暴十寒。則水師之設。亦姑存其名耳。應移官兵長居船內。據水成陣。遇風即操。風止列營。如臨大敵。經云安不忘危。江海要區。或有所恃。而永靖鯨鯢乎。余請先大夫。條稟以行。而當事者。憚於更易。至今仍之。

新喻縣治略

新喻為江西之臨江府屬。上達袁州之分宜。又為湖南通衢。下達臨江樟樹鎮。頗饒山水之勝地。產米。民風淳朴。敦誦不乏人。而科目罕觀。季父皆園公作宰九年。歲登政治。曾捐俸修學宮。列栽煥於虎瞰山巔。復建魁星閣於其巔。下臨清溪。遙眺隔岸山村。均甾入畫。更跨溪建浮橋。設歲修橋田以濟往來。張渡之覆溺遂免。人皆便之。至今呼為張公橋。又城外二十里。有獅子巖、臨溪壁峙。為縣治之關氣。如渴猊奔泉。幽徑木窮。松谿滿谷。或勁風振吼。如搏鬪。清虬公建亭于其顛。顏以涵碧。盡收百里之勝。而數事甫竣工。邑之晏大中丞斯盛。即於是歲解鄉榜。連捷入中翰。或亦地獻其靈歟。初邑署殘破。惟餘香櫞書屋三椽。以止賓公自履任經營。因陋就簡。闢荒誅茅。而署後之玉几山。乃脫穎出。古樟喬檜。皆數百年物。鑿山得泉。臨泉建亭。即名玉几泉。引泉濬池。題曰分香。種千葉蓮。及五色魚。週植芙蓉。於芙蓉中構屋數楹。極夏秋之雅觀。曰芙蓉舫。曲接迴廊。遂倚嵐軒。軒前為射圃。行例梅柳桃杏。圃東起小閣。曰瞻嵐。築臺于閣外。曰四宜。余曾小住閣中。遠帆近郭。碧峰清流。歷歷在几席間。閣下即香櫞書屋。屋前翠竹千竿。老梅五六樹。穿竹度渠。架待月板橋。過橋。拂琳瑯行數武。為鶴軒。公之琴室也。室畔遠山徑至一鶴亭。古桐數株。潑天蓋地。伏日忘暑。畜仙禽一。霜晨月夕。蕭然長唳。竹裏茶煙。室中琴韻。令人有天外想。余憶每逢春秋佳節。公招署中諸同人。觴屐遊獅子巖。分題裁詠。至暮登舟。順流徐下。別舫載吳兒數輩。紫竹紅牙。疊韻新譜。月色瀲灩。樟岸紆迴。移時抵邑。虎瞰山下。僕從列火以待于浮橋之上。魁星閣內外。悉懸琉璃諸錦燈。熀熀水岸。如入朱明。繡地而瞻。霞閣中亦遙遙如繁星聯璧。比閭巷衢。皆張燈獻飲。以共樂其樂。亦一時勝事也。公後作錦州守時。猶每念新喻不置。有香巖詩鈔行于世。余今亦出牧劍川。僻邑窮邊。軼掌靡遑。回思雅化。能不愴然。

鐵墨堂志

仲父少文公。幼而穎異。五六歲時。即能應對。曾王父自琉球册封回。公時祇七齡。肅迎於門。牽衣請安。曾王父出句曰。風波萬里路。公即對忠孝一生心。曾王父攜手欣然。深器重之。公性端嚴。喜讀書。雖暑夜數雷。寒宵雪案。不輟佔畢。集書七萬餘卷。俱經點竄。册黃錯落。非涉獵者可比。樂遊江浙諸名勝。凡僧房道院。莫不留題作記。後摹三泰形勢。不憚數千里杖笈覽之。一時名下。如徐南沙、李雪木、孔東塘、李萬資、張匠門、顧俠君、夏曉堂、諸先輩。悉與莫逆。先大夫常強令習舉業。因公肮髒驚人。不宜馳射也。而公以經濟之學為上乘。以舉業為下乘。且不耐學。然其時藝。又頗為京江相公所賞。最愛大蘇詩文。其言行悉類之。

人皆謂為再世眉山。李雪木先生常語人曰。張少文有三絕。貴介而作窮措大生活。奇絕。處富貴場中而好醲。惆悵。栽寄負糊。窮山水之幽隱。清絕。誠實錄也。後宰江南定遠縣。移風易俗。詰奸如神明。盜賊遠遁。期年大治。蘆大中丞詢撫安徽時。以張先生呼之。凡本摺條議。必正之于公。始上聞。從前經濟之事克少展焉。作宰三年。奬拔十類。如江西凌泉司、贛鴻義府守王某。皆為公所造就。縣人有小包公之譽。立坊以表之。有曲陽小試、餘墨堂詩文集行世。

秋軒吟樂

嘗聞先大夫云。先王父為官。以清節自持。公餘之暇。惟讀書馳射。未嘗一日閒。時先大夫暨仲父少文公。季父皆園公。皆依膝下。亦日課射讀。夜則論史。并摘史中疑難事。令各陳其所見。或形之歌詠。或筆為論辯。先王父親改訂甲乙之。常於廬州司馬署中作即事句云。燈焰寒宵瘦。秋聲樹杪多。命各屬和之。先大夫句云。蟲吟紅葉密。雁寫白雲多。仲父句云。瘦菊依人瘦。新涼上鬢多。季父時八齡。亦和云。軒中蘭菊富。膝下弟兄多。先王父欣賞之。難友孟次微先生。為浙中名士。適至軒中。亦和云。明月天心近。深秋桂子多。相與拊掌。乃令畫師作秋軒吟樂圖。各補前句成章題其上。以紀一時之勝。

余江于記略

余文圻。浙人。少孤。寄居京江。事母極孝。貧不能供甘旨。棄舉業作賈。往來蘇揚間。志欲破萬卷。而無錢購書。惟遊借讀。常云於湖州販貨。輸往村店。俄春漲發。郵滯困巨浸中。移居主人樓上。方以阻行期為鬱鬱。忽覩樓側貯書四架。悉經史子集。喜甚。伏而誦之。焚膏繼夜。鰓鰓恐不能遍覽。喃喃數旬。竟忘為帶貨來也。迨水將退。而腳氣大發。作養臥月。架上書悉歸腹笥矣。由是胸次豁然。始知從前所沉酣者。皆應世之糟粕耳。先生學問淵博。商確古今。皆有卓識。能發前人所未發。其胸中書豈止四架而已哉。尤長於詩。好苦吟。雖落紙雲烟。而推敲字句。必盡一日之力。身處闤闠間。名公巨卿。皆慕其賢。而樂與之遊。居有江干草堂。樓賓雅潔。余與京江諸同學立詩社。推先生執牛耳。每集草堂中。詩律極細。觴政最新。受益良多。常記先生北固山懷古詩云。北固嵯峨枕碧流。登臨霸跡憶孫劉。百年戎馬三分國。千古江山一倚樓。錢鑊日沉殘角起。海門風靜暮潮收。故宮衛壘知何處。野荻寒蘆歲歲秋。沉雄悲壯。不減唐人。又冬日漫興句。小徑竹稀思更補。西窗樹雜讓分移。又喜聞果熟添佳味。愁到梅開沒好詩。又秋夜雜感云。夜氣乍涼疑近水。秋聲四起不皆風。又浮生若夢誰非蝶。當候而鳴我類蟲。又臣饑欲死言非激。我見猶憐婦轉深。先生詩多類此。煅鍊新奇。用古入化。直浪仙之流也。余宦滇後。聞先生歿。其家君遂石亦繼卒。未知曾梓行其生平著作否。余或更遊三吳。當訪之京江好古者。

轉生異

金陵趙贊。以彈詞名。豪室爭致之。偶炫藝京江。頗為八旗諸宦家所重。余舅氏白公。常招說評話。甫飯畢。忽余之十齡表姊。悄立瞽前。低詢曰。趙先生一向好。可記南京仙鶴巷某太太乎。瞽者驚曰。曰某太太吾恩人。不幸死十年矣。若存。吾安得流落至此。但姑娘年幼。何以知之。姊亦泣曰。吾即某太太也。今託生于

矣。頻先生速回金陵。聆吾三子來見。醫者悚然曰。姑娘既知前生事。可記患何病歿。姊曰。吾患痢。七日不食死。嘗初病時。爾尚在我房外說羅成顯魂。吾令女使闞香。送桂元湯與爾食。豈忘之乎。醫者聞之大慟。姊亦失聲哭。舅氏聲勵悉聚。醫醫者。姊復備陳託生事。爲之解。舅氏疑其中祟也。觸解有端。姊涕泣抗詞曰。我欲見前生子。如不允即死矣。衆伴許諾以慰之。乃收涙強飲食。而趙醫竟回金陵報某家矣。其三子來滬。求見數四。俱爲闇者所阻。幾二年。而表姊憂思日夜。一息懨懨。舅氏憫之。乃喚某氏子入。姊一見即呼乳名。哭罵曰。吾雖轉生白姓。然此靈未泯。念爾等如饑渴。前令趙先生相喚。乃遲二載始來。何竟忘母子之情也。某子泣訴被阻之由。并詢轉生始末。姊曰。余患痢越旬。輾轉牀褥。舉體皆痛。心腹如煎。倏兩耳鏗然。遂覺體輕神爽。意病愈矣。喜亟舉步。而天氣昏黯。室家莫覩。正旁皇間。遇故僕胡文。云汝父請我見。因憶汝父久故。胡文亦死。吾豈魂遊耶。始大慟。胡文勸速往。云見汝父自有說。問所在。遙指有鐙光處。望鐙遄行。不覺至此。自視手足皆小。口不能言。甫悟轉生矣。余懷此地父母之恩養。至能語時。欲述再生事。恐涉妖妄。惟隱忍含悲。時念爾弟兄耳。今某媳好否。某某姻婭作何近狀。皆歷歷詢訖。復泣請歸視。舅氏無柰勉從之。乃同赴金陵。令某弟兄女眷悉雜僕婦中。姊一一指出問慰。至臥房。即囊篋云。此吾生眠病卒處也。其房中陳設有與生前改異者。皆手自位置如初。某衆歡詫。始畢繞悲號。更入某家廟拜祖。拜畢。袖中出翦薙髮。欲長往爲尼。舅氏婉勸之。復曉以生身大義。始登舟回。然無日不以淚洗面也。年至十六。議嫁殷婿。始猶峻拒。強而後可。成婚期年。因產子血暈昏眩數次。自此忘前生事。至今人問之。則笑而不答。或偶憶曰。余或向有是夢耶。

繡餘詩紀

余同堂兄瀾度行四。繼配嫂劉氏。爲劉臬司廷璣在園公愛女。性幽靜。博覽羣書。常以班謝自命。在園公憐之甚。因擇婿過嚴。及笄尚待聘。適瀾度兄有悼亡之感。哀吟百章。頗爲時流所傳誦。在園公既久知其名。曾目爲天下才。及見悼亡什。益重之。乃倩媒議婚。逾期年而嫂于歸。主中饋。有荊布風。家門之間。無不欽其賢孝。暇時舉案唱酬。爲閨閫中詩文友。後四兄分司兩淮。委濬泰州鹽場河。積勞病暑卒於官。嫂毀慟不欲生。作邃閣哀吟數十首。甫三年亦歿。當易簀日。舉手謝諸弟姪曰。未亡人今可謂張氏完人矣。言訖而瞑。遺篋復有繡餘吟二卷。並擇數篇附錄于左。

憶母

明珠朝夕掌中持。一旦于歸定省離。此後惟宜習勤儉。從今寧復敢嬌癡。未諳婦道時懷畏。欲慰親心強忍悲。廿日慢言音信少。夢魂夜夜繞慈帷。

寄乘一二兄

無限家園思。啼痕時染衣。雲迷烏斷哺。風急雁分飛。堂上慈顏隔。庭前花萼稀。音書頻寄問。何日濟宦歸。

謁露筋祠二首

正氣存天地。新祠古道傍。草含貞色秀。千載烈名芳。白鳥何其毒。紅顏數合奇。旃泃無祀物。蒿望莫義忌。

讀寶劍篇吊烈姬王氏

（姬名靜緘。吳人也。姚忠圓調孫之妾。姚病篤。姬願以身代。遂自剄。未絕。越八日殞。無出。姚命少子承祀。賦寶劍篇以哀之。）

莫代傷心更寫愁。報恩願畢復何求。肯捐血跡千年在。紅粉香軀八日休。死繼幼兒空奉祀。生存大婦合含羞。芳名如問誰堪並。金谷當初有墜樓。

題畫便面贈表嫂卞含章

疎雨深秋後。方將紈扇貽。自知無用物。故寄欲拋時。猶可烹宵茗。還堪助午炊。康成多雅婢。須戒勿相嗤。

送含章表嫂隨任滇城

玩花同上月明樓。刻燭酧詩戲遣一籌。彤管從今難較勝。平分花月更分愁。

閨幃人有筆如椽。韻友交宜翰墨先。更勸從茲當節儉。俸錢不散買書錢。

承九書室落成書以勉之

靜几明窗下。文思自不同。江花添筆底。謝玉長庭中。愧少三遷教。須勤萬卷功。春風他日裏。上苑杏生紅。

卽事

皎皎銀河星影疎。花香風送過庭除。綺窗鐙火慵挑繡。爲愛新涼夜讀書。

邃閣哀吟

哭夫子絕句二十首（選錄四首）

斯人不壽。誠天道之無知。吾命不辰。罹人生之慘酷。忍睹伶仃孤子。遽失怙恃。可憐孱弱孿嬰。甫離襁褓。故撫棺欲絕。一絲又續。斷魂碎鏡。長號三月。仍留殘喘。其柰深悲極痛。鬱鬱於衷。是以瀝血濡毫。哀哀而訴。肺枯心瘁。意愴神悽。才難擬彼黔婁柳下之妻。慟更甚于華周杞梁之婦。哭成二十首短章。悼紀千秋長恨云爾。

十餘年事憶如新。不信眞成薄命身。豔彩嫁衣穿甫半。青絲已作未亡人。

中道身殂子未成。柔腸弱力獨經營。事繁食少知難久。勞瘁秋風類孔明。

聚散由來有夙緣。敢因慳淺怨蒼天。過頭五十君非夭。自恨遲生二十年。

積累仍多身後遺。清風難信俸無餘。宦囊亦有頻年蓄。錦軸牙籤萬卷書。

貧窶求人祇自羞。淮陰漂母憫韓侯。素交縱有堯夫輩。我亦難輕受麥舟。

兢兢十載事病縈。分尚千鈞敢自安。今日欠君惟死殉。衰親弱女倍難拚。

口占示錫祿

凜朝難禁淚千行。事忍仍稱鬻日觴。欲慰我心惟自勵。遂編研究繼書香。

89
24 B

爲留酬賓開綺筵，俸餘幸足敷華貲。綠雲七月雕膏沐，總爲廉知不値錢。

漱華隨筆

嚴有禧著

漱華隨筆序

昔歐陽勛論左氏博采當世文籍。太史公尤好采摭異聞。則說部固史材也。且其事其言足昭法戒。史或不載。好古之君子。必錄而不遺。亦所以佐史之窮也。惟是記錄之難。其繁蕪無當者無論矣。或傳聞異辭。擇焉不精。或有意抑揚。詞多失實。非所以徵信也。觀察嚴公。世其家學。見聞該博。所記漱華隨筆。卷帙不繁。而體皆徵實。蓋其慎也。又其大旨。義歸懲勸。是又將自爲一史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宦轍所至。其所設施。與所奏記議論。當世利弊得失。表章古人忠孝節義之行。一皆見之於文。既詳且核。其文章光明磊落。直追配前賢。法皆得而讀之。漱華小品。蓋公奉諱里居。鍵戶謝客時所記錄。異時求文獻之足徵。皆將於是乎在。惜乎其未得與於史事也。乾隆十七年五月六日安平陳法。

漱華隨筆卷一

清　常熟嚴有禧章川著

探訪遺書

乾隆六年奉上諭、從古右文之世。務訪遺編。今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但近世以來。著述日繁。如元明諸賢。以及國朝儒修。研究六經。闡明性理。潛心正學。醇粹無疵者。尚不乏人。雖業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各省督撫學政。留心採訪。不拘抄本刻本。隨時進呈。以廣石渠天祿之儲。聖主崇儒右文。超越前代。於此可見。

會試移期

明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定於二月。蓋以太祖定鼎金陵。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爲先。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一便於寒貴士子。二減衣裘。防閑較易。三謄錄無呵凍之苦。四歸家無閘河運舟之阻云云。時未及行。至乾隆甲子科場後。經御史范咸條奏。請會試改期三月。著爲定例。部覆未准。特旨允行。皇上體恤士子之意。可謂至矣。

夾帶懷挾

懷挾夾帶之弊。近科以來。日盛於前。彼此效尤。恬不爲怪。乾隆甲子七月。經副都御史勵宗萬條奏。請嚴搜檢。上可之。臨場特派大臣監視。果搜出懷挾夾帶數十人。兵部侍郎舒赫德因奏請變通科場規制。內

云。古之用人者。詢事考言。是以功興有徵。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卷房行。轉相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止題弋取科名。其不足以得人者二也。士子各習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其隨者。至經文都未全讀。況望其通貫儒先之說乎。其不足以得人者三也。表以觀其詞藻。判以觀其決斷。策以觀其通古今察利弊。今則表判可以預擬。彼此傳抄。答策隨題敷衍。毫無發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也。云云。奉旨交大學士等。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覆奏。略云。時藝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概爲訾毀也。必若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其毋乃徒爲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相率爲僞。其弊尤繁。如近日所舉孝廉方正。又何益乎。若遂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現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謂帖括者。則又僅可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明法書學算學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紛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眞才云云。奉旨依議。

五經中額

乾隆九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趙城摺奏。內稱科場定例。每額中十九名。加中五經一名。其間淹通博洽者。固不乏人。而浮夸躁進之徒。剽竊擬題。僅求坊刻。割裁成篇。僅時強記。塞白書有於場中同號。互相倒換。湊助完卷。剿說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闈之後。有叩以經義。而茫然不知所出者。是習五經者日益多。通一經者日益寡。長浮僞而啓倖心。殊非加中五經之本意。可否稍爲變通。嗣後各省鄉試。其有學問淹通。實在能作五經者。許於本州縣報名。該教令面出冷題考試。申送府州。府州亦如法考試。彙送學臣。再加考核。另冊錄送。入闈時。另編字號於號廠。不得混雜號舍中。以杜倒換湊助等弊云云。旨下九卿。議不果行。

榜後覆試

乾隆甲子八月。順天府府尹蔣炳奏稱。欲清科場積弊。莫如覆試一法。請各省放榜後。中式之人。赴省填寫親供。即令本省巡撫。會同學臣。在撫署內當面出題覆試。以別眞僞云云。奉旨允行。至丁卯科即行停止。

曲阜世職

監察御史衛廷璞。奏請將曲阜縣。照各省知縣之例。隔省補用。停其世職。或於京師閒散之曹。令襲一官。或於孔氏中額之外廣額一名。以示尊師重道之意。時部議雖不果行。而未隔數年。即奉停襲之旨。衛君眞遠識也。

詆毀程朱

明永樂中。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書。專詆周程張朱之學。成祖大怒。遣行人押還。令有司聲罪杖遣。悉

贊其所著書曰。無愧後人。後萬歷末。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略謂朱子之學。專務尙博。而不能誠意。盛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所著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行人高學龍上疏駁之。近御史謝濟世註四書。多與考亭不合。且詆毀考亭云。明太祖與之同姓。敕儒襲時令天下遵用其註等語。至形之章奏。并刻其書行世。雖奉有毀板之旨。而所刻未必不流傳。可見邪說惑人。無代無之。謝君在臺中頗有聲。而議論披猖如此。宜其晚節之不克終也。

滿洲鄉會試

旗下滿洲准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康熙中。停止數科後。復舊。遂行至今。然其例先後不同。順治初。滿人漢人分二榜。壬辰滿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科以後。則滿漢人同一榜。皆試漢文矣。

第二稱狀元

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康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編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

明初解元

明初應天解元黃文忠。以作全場題二十三篇領解。今人知有顏茂猷。不知有此矣。

制科議

曾見王文恪制科議內云。經義取士。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皆得爭奮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翹矣。此議頗精。當可爲後世取士之法。

知縣改授

王端毅公恕爲冢宰時。有鳌都縣進士石存禮應選知縣。改選行人。題曰。竊惟知縣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使宰百里之地。督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若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該除之官。其職簡而不勞。故將石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除授。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任事之職。古大臣培養人才。用心良厚。近雍正年間。屢有引見知縣。奉旨改京員者。亦此意也。

封贈例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未安。自明以來。封贈三代。一如現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

再醮請封

封典有再醮不得受封之說。此爲妻不爲母也。近有以母再醮不辭封者。殊失考。

大字帖

詞林寫大字帖。非古也。曾見湧幢小品。載乙卯年過故鄭姚氏。乃大京兆壽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會元瞿文懿。壽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前輩之樸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爲失體矣。

鈔法

崇禎辛巳桐城生員蔣臣。上言鈔法可行。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可得金三千萬兩。侍郎王鼇永亦以爲必可行。懷宗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無肯應者。閣臣蔣德璟具揭爭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御史白抱一亦上疏極諫。事卒不行。

限田

崇禎庚辰。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田。一品官。田十頃。屋百間。二品官。田九頃。屋九十間。以是爲差。逾限者。居屋入官。變價田地入官爲公田。旨下部議。侍郎蔣德璟出揭駁之。謂三代時有井田。故田可限。至秦而經界廢矣。董仲舒始議限田。李翶、元稹、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爲抑富扶弱之圖。然皆不見用。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爲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由此思之。法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固不能行也。其言頗達治理。

褒崇名臣

元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曰元亨者。官永興助教。此事眞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於本縣增一廩生優之。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之者。

明末加派

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崇禎戊寅考選御史。疏中稱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懷宗悅其說。遂擢第一。入詞垣。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實因曾議而決也。曾進館未久卒。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一己之官。此天地所不容。曾之死。陰禍致然也。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唯桀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秦王猶用八騶。漢黃屋左纛。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駭怒。馴至於亂。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擔子。唯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南渡時。行在百官始賜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氈裹厚不得入。則轎輿矣。明制。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在外自大吏而下亦皆給馬。武官勳戚皆乘馬。唯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轎。本朝則文武大小無不乘轎。惟有八人四人之分。近年武員奉有上諭。提鎮以下不得乘轎。至文員則雖佐貳雜職。亦罕乘馬。甚至輿臺厮養。援例入國學。亦儼然肩輿出入。恬不爲怪。眞可嘆也。

期功之喪

顧鄰初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詡。有期之喪。猶著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昔晉人放達。儒者所詬。然其時謝安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況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有期功。宜稍異常。不赴筵會。即赴不聽聲樂。不躬行慶賀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存一二也。

行狀稱不孝

人子爲親作行狀。及喪中用帖。稱不肖者。謙辭耳。近世士大夫不察其故。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者乎。且不孝乃五刑中第一大罪。詎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震□□鼎甲後。俱稱不肖。可以爲法。

謚法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與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漢晉以下。已多失之。然猶付之公議。有不當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自明以來。則有美無惡。且由翰林者皆得謚文。不以人而以官。不聞有駁正之者矣。

戒石

今府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蜀主孟昶所作。全文共二十四句。名令箴。宋太祖摘此以刻石耳。近見宋臣跋語以爲太宗自作誤也

本籍張榜

曾見浙江新昌縣志。載洪武中奉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太祖之鼓勵人才。可謂至矣。

殿試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請旨。不拘數目。故有省試歷經中式。而見擯於殿試者。宋時張元以落第進士。積怨降元昊。爲中國患。於是羣臣建議。乃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沿至本朝。殿試舉人。間有黜者。不爲常典。

武殿試

武舉止有會試。無廷試傳臚之例。崇禎四年始行之。拔王來聘爲狀元。賜宴兵部。自此遂爲故事。

封本生

錢公大綬修撰滿考時。本生母與繼母並在邸。於制不得兼封本生。乃疏請貤封。世宗許之。迨乞假歸。生母卒。於制又不得持服。公衰絰疏水三年。然後赴闕。則逾假限矣。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嗣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謂公錫類云。

致仕官

明初定制。致仕官居鄉。惟於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得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以官禮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不知當時士大夫能循此禮否。在今日則礙不可行矣。

服葬

世俗過信堪輿。多停柩不葬。或以覓石寶土。至數十年猶不埋者。昔鄒說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歷除服。衡顧之。是假葬雖古人有之。然而非服也。今有數十年不下棺。而子孫除服仕宦者。可乎。

通家子弟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諸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復拜其父祖。乃就坐。此禮與古風。今人所不知矣。

刻詩文

古人無自刻文集者。或當時或後世見而愛之。爲之鏤板。五代和凝有家百餘卷。自付梓行世。傳者非之。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槊爲鏤板。無怪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

表字

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近世諛佞成俗。以直稱表字爲簡慢。某翁某老。雖幼生小子。卽不廢此稱者。夫父母存。恆言不稱老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甘衰耄之目。無乃不祥。至形之文翰。俗陋尤甚矣。

明陵

乾隆乙丑。遣官祭告明陵。少司寇錢香樹。派往思陵。事竣回奏云。愍帝當極運既替。流賊蔓延。在位十七年。未嘗晏及陵寢。逮李自成犯京城。引劉君殉社稷之義。慷慨自裁。就葬妃墓。坏土僅掩。至爲慘惻。蒙我世祖章皇帝應天順人。撫有寰宇。登極之後。躬幸思陵。念其壹涼。敕令修葺。並勒豐碑。越今八十餘年。風雨剝落。傾圮特甚。臣將事陵次。見享殿三楹。已傾其二。唯東偏一間。數椽僅存。配屋三間。瓦數椽折。舊垣倒塌。不數年勢必盡爲瓦礫。伏思皇上仁心爲質。念舊存亡。天下臣民。實所共仰。茲當駕過昌平。遣員告祭。深仁厚澤。與世祖章皇帝先後同揆。臣恭奉牲醪。身履其地。目覩陵字圮頹。殆盡。幸生聞幽舉廢昌明無忌之朝。若不據實奏據。於心實有未安。仰請皇上諭令督臣。轉飭有司。量爲修葺。則盛德既被於明代。聲述益光於前烈矣。奉硃得旨允行。

淑華隨筆卷二

內閣

永樂初建內閣。以解縉等七人在閣辦事。終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官止五品。尚沿國初之舊。仁宗朝。陞士奇。禮部侍郎。榮溥俱太常卿。以東宮舊恩。非例也。後榮陞尚書。授以工部。蓋不欲以兼官壓六卿之上。溥丁艱起復。不入閣。故宣德以前內閣與九卿爲平交。執廉持法。不相顧忌。宣德以後。三楊皆貴盛。無柄朝敢。英宗九齡登極。凡事啓太后。太后遜尊令內閣議行。此內閣票旨之所由始也。及景泰易儲之後。靡天子亦藉內閣以爲己用。但其官品皆不脫學士銜。成化弘治多由侍郎陞尚書入閣。若先陞尚書。則無入閣之命。至正德初。劉瑾以其私人焦芳吏部尚書入閣。蓋以外僚之首入主中秘之權。迨張孚敬張居正。則直以閣體自尊。危坐諸卿之上矣。

監子生

明初人才輩出。太學爲盛。朝廷所用。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太學之成材者。正義以後。此制遂廢。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於長以舉人監生孫燾爲給事中。舉人監生阮徽。歲貢監生張濟爲監察御史。萬曆以後不行矣。

太常博士

太常博士。儼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卽如嚴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云云。其重之如此。

贊禮郎

太常贊禮郎。卽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爲之。明初亦以處文學之官。或乙科初選後。乃以貲冠爲之矣。

按察司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謂之外臺。與都察院並重。故大明令按察司都察院並列。不視之爲外官也。後撫按之權重。而憲司爲承行之官矣。

明初風氣

明初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宦於京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搆園囿。率以家視之。不敢蘧廬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各鋪火夫提燈傳送。眞盛世之風也。神宗朝。官騰豐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祿饌糗。彼時內臣甚富。皆令輪流饌辦。以華侈相勝。又收買書貲玉器佑儼。閣之孝順。上推歲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上一日欲食米糕。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進。問一料所費。答曰八兩。上以錢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臾擣一盒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事須八兩耶。

封繼妻

夏貴溪爲大宗伯。奏乞三代誥命。幷請封繼妻蘇氏。世廟以其久司邦禮。多效勞績。允之。蘇。廣陵人。本貴溪妾。以嬖立爲繼室。父曰綱。其少女適曾石塘銑。讀出入兩家。傳石塘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倉御史艾朴通隨作奸。分宜已刺其陰事。而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作漁家傲一闋。適黃泰泉至。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禍作。蘇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儼禍水耶。

毆駙馬

萬歷壬子。內監梁進朝。毆駙馬都尉冉興讓於府中。公主奮身往救。進朝駕詈。至令公主跪謝。旣而復毆於朝門。吏科曹于汴疏劾。婦寺恣橫已極。懇乞速正典刑。不報。興讓八日三疏。皆不得達。蓋緣巨璫盧受、李恩用事。進朝隨以金寶。是以多方阻絕。駙馬掛冠而逃。東廠以聞。上大怒。下旨切責。奪其父職爲民。

長平公主

長平公主。年十五。將降駙馬都尉周世顯。會流寇犯京師。不果。懷宗殉國時。揮劍斬之。傷頰斷腕。賊入宮見之。以爲死矣。舁送周皇親第。越五日復甦。順治二年。上書願歸空門。世顯不許。詔求元配。命周君故劍是合。土田邸第。金錢牛車。錫予有加。期年而夭。葬於彰義門之賜莊。松江張宸爲之誄。太倉吳偉業有詩輓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公主名徽媞。

保寧主

懷宗令臣工。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生員。不及童生。宋令確之。苛在短中保一童生。或問之。宋曰。此人年老不能服官。聊復塞責。以免連坐之累耳。其人旣經保舉。郎於里中具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怒甚曰。吾今已爲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官。本及訊實。而童生亦斃矣。

姜熊獄

姜如農埰熊魚山開元。旣下詔獄。上詔衛臣駱養性。司臣梁清宏拷治榜掠。無所得。纔上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埰熊開元卽取畢命。駱養性具奏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罪。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總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怒。少司馬倪公元璐。都諫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上心動。論衛臣繳昨旨。於是姜熊始移刑部獄。杖一百。後首輔伏誅。有新參請釋二臣。亦不許。甲申正月。闖賊猖獗。閣臣李建泰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請釋二臣。上乃報可。謫戍。

馮涿州

馮涿州與內豎聲氣呼吸相通。懷愍帝每寄耳目於內豎。蓋爲黨蔽。丁丑之獄。□翁求救於涿州。一日令內豎密報云。閣部溫遣布衣陳履謙張漢儒小飯。久談而出。於是懷愍帝遂動疑。而錢瞿二公得生矣。其實無是事也。吁可畏哉。

莊廷鑨

湖州莊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邱失明乃著國語之語。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部朱公國禎家。朱公嘗輯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府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當嗣。遂梓行之。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詞未經刪削者。莊氏旣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賍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螽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訟諸大臣。轉奏。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等。並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幷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

盛符升

張御史星法。疏參山東巡撫錢珏。盛符升密書報之。命未下。而錢辨疏已到。卽以盛書出首。幷參山東大僚郭琇趙崙等七人。郭降二級。趙等四人革職擬流。張降二級留任。盛降三級。錢原品解任。郭初擬革滿中堂伊公力爭得免。賢哉盛符升。老而無恥。以私一人故害諸大僚。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信矣。

李忠毅

周忠介公被逮事。人艷稱之。時江陰逮李忠毅公。亦有垂髫少年十人。各城知棍直呼人憲署。殺校尉。諸

尉踉蹌越牆逃。一賈豎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剃薙刀劙其片肉。擲以飼狗。

袁忠愍

武定袁熙宇先生。諱化中。天啓中官御史。劾逆閹。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謚忠愍。余在山左。詢其祠祀。訪其子孫。則百餘年來未有專祠。子孫寥落。夷爲村農。官斯土者。誠能留心表彰。用以慰忠魂于地下。且使邦人有所矜式。亦盛事也。書以俟之。

文三橋

文三橋先生。見人止操吳音。常言。南北一也。每見南人遷就北人。未聞北人遷就南人。不可解也。性超脫。遊於分宜華亭之間。一日過分宜。分宜曰。三橋今日可在此飲酒。先生曰。今日徐存老已見招矣。分宜作色曰。難道徐存老的酒喫得。我的酒就喫不得麼。先生即拂衣起云。明日來洗腳罷。又嘗往賀華亭。值出。諸達官莊服以待。時盛暑。先生解袍以紗帽自扇。俄而華亭至。扇猶未已。華亭曰。三橋熱矣。命童取一扇來。先生視扇云。扇大佳。恐損壞。不若紗帽爲涼快也。意氣放逸。旁若無人。

歷下詩派

歷下詩派。始盛於邊尚書華泉。再盛於李觀察滄溟。二公之後皆式微。施愚山督學山左。爲滄溟立墓碑。夢其衣冠來謝。新城王司寇刻華泉集。及其仲子習遺詩。又訪其後裔。爲言於當道。予以奉祀生。皆盛德事也。

陳演祖

陳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未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匾其家者。署曰光祿爵。其人有二子。皆諸生。以爲科第可待也。未幾二子俱死。諸孫零落。鬻爵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贈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匾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預兆於五十年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奇矣。曩余在京師。聞尚書孫公之太翁云。順治甲午科。邑中名儒夢解元爲康忱。榜發非是。越六十年康熙甲午科解元。乃康忱也。與陳氏事相類。

金丞相

金丞相石琚致仕居鄉。聞司隸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爲如此。公曰。參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載玉堂佳話。

沈石田

石田先生臨歿時。適王文恪公罷相歸。遣人問訊。石翁捉筆作荅。書黃鶴白雲四字。家人環泣曰。形神離矣。旣乃成一絕句云。黃鶴白雲歸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應如海。先有心情問病翁。字畫懨淡。蓋絕筆也。又按石田先生事。見文文肅吳中名賢小記。耕石齋瞿氏刻本作勇退歸來戲宰公。似覺少健。但與當日情事不合矣。太倉王司寇語爲吳文定公。不知文定捐館在石翁之前。石翁有詩哭之。司寇與石田相去未遠。失實乃爾。可見作史之難。

王梅溪

王梅溪先生。忠義蹇諤。爲宋名臣。因劾丞相史浩八罪。孫汝權實慫慂之。史恨刺骨。遂令門客作荊釵記以譏之。其實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年生也。史客故晦其說耳。又余少時。聞吾邑修葺東方殿。卸下大梁。梁上有某官孫汝權同妻玉蓮字樣。則似汝權又梅溪之婿。不知何說也。

女子叩閽

康熙二十八年。聖祖南巡視河。次淮揚。泰州女子蔡蕙上疏訟父冤。略云。妾聞在昔淳于緹縈。爲父鳴冤贖罪。漢文帝憐而釋之。載之簡史。千古傳爲盛典。今臣妾父被仇害。自逮獄以來。妾衣不解帶。臥不登牀。捐膏粉以維施棗。綺紈而弗御。日夜悲號。籲天無路。每夕遙望宸闕。禮拜千餘。於今三年。寒暑靡輟。唯祝玉輦南巡。妾父盆冤見日。今幸駕臨淮海。是誠千載奇逢。妾願效緹縈之故事。冒死鳴哀。伏唯天鑒。旨下兩江總督讞上。其父免死改城旦。今山東聊城令蔡菼。即蕙弟也。

祝舉人

崇禎中。浙西舉人祝淵。北遊上谷。寓陳翁家。一日與翁飲酒酣。忽發憤曰。丈夫負此七尺。貴有傳於後世耳。吾欲以詩文自見。則當世已有某某。度不能與爭名。方今可爲之事。惟上書救石齋耳。石齋謂漳浦也。明日遂入京師。詣長安門上疏論救。予門杖。祝談笑解衣。無恐怖色。監杖內閹曰。奇男子也。令輕其觀。眞定梁金吾左右護持之。得遣戍。蓋明季士人好名如此。

陸子高

陸子高。初名冠孝。一云其字也。長洲人。贅於邑中孫氏。以常熟籍應試。登洪武甲戌榜進士。賜一甲第三名及第。對策忤權要。以冒籍劾奏。欲置重典。同榜九十八人拜疏。願同寵辱。太祖義之。僅除名。家居著述。年至八旬卒。囑子孫以處士名其墓。門人俞佩爲撰誌銘。而蘇志及長洲志皆軼之。常志載之寓公中。亦非也。

僧大汕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園次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遝。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旣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

趙康敏故第

壽光趙康敏公故第。爲裔孫所鬻。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唶。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爲名卿。何不達而屢次見祟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蔣洪章

蔣鉞。字洪章。天啓間進士。知吉水縣。以治聞。後不得志解職歸。精於醫理。與桑某善。桑爲通判致仕。年六

十餘。其夫人亦五十餘矣。忽患病。醫以爲蠱。公切其脈大駭。起而步於庭。良久更診之曰。定矣。請夫人入。乃擧手揶揄爽曰。足下亦老無恥矣。嫂何病。娠也。娠當男。至冬至擧。亦銀帶官與若等。果生子。亦擧人通判。如公言。

錢國輔

吾邑世醫錦衣百戶錢國輔。於癸未冬醫職。伊族□□公忌之。貽書於少司空陳公吾云。此人小陳履謙也。亟發之出都。舊例錦衣必奉欽差。無部差之理。司空欲其速去。以部劄與之。往蘇州催工部各項錢糧。邑中人助其路費而行。後聞賊破都城。追各官贓。恨認錦衣爲世職。必有厚藏。無不夾追。多有斃者。國輔竟以南行得免。此可見禍福倚伏。彼下石者。反脫人於厄矣。

劉亘塘

劉亘塘。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視分宜壽。值其倦。世蕃令門者且閤門。劉不得出。有嚴辛者。分宜紀綱僕也。導劉往。間道過其私居。留之飯。饌已。辛曰。他日留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目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分宜果大敗。劉適守眞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憶昔語。爲減去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戍。嗚呼。如此僕者。識見過其主遠矣。

王肯堂

萬曆己丑廷試。取吳道南爲一甲第三。時金壇王肯堂爲申王兩相至交。預爲圖鼎甲計。密訂陛下下字一點針眼爲信。適有讀廷試卷者。一卷偶爲私子針下一眼。諸人皆棄之不用。其人獨憤。求皆道南以其價廉售之。臨試日。書至陛下。正當針眼。急塗濃墨。將下字一點蓋之。既而兩相遍照針眼。得吳卷遂置一甲。他卷不復照視。王卷反置二甲。功名有定。於斯信矣。

斯孝廉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某。是汝座師。醒大不樂曰。掾何爲者。此不捷兆也。已入省。訪之果有是掾。因與往還揖贈。前一夕。監臨以藩司掾塡榜。恐作弊。忽召臬司。此掾入塡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塡註。一曰某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塡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罷爭。蓋掾因往還熟姓名也。此與句容賈御史事相類。益信功名有定。不可強求矣。

王文肅

太倉相。以子病祈夢于忠肅墳。于公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余何問余。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淸苦。誠眞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于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而追憶。有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致兵道。終不應。二十七人者皆死。太倉矜名節。故知其冤而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神固已罪之矣。

韓某

萬曆丙辰進士韓某。父爲顯官。嘗入一尼菴。見一尼色最麗。心艷。他日以內人贖之歸。尼不知計。食之暈絕。韓攝入其菴。竊其祖服以戲於旁。尼忽醒驚其故。笑曰。何至若是。晚當與君作伴耳。韓信之不疑。遂去。頃之沐浴對佛。縊死。時韓尚無子。妻忽懷孕。生男。稍長聰穎殊絕。年十六舉于鄉。明年試春闈。一日捷音至。親朋稱慶。又一日見家僮因服號哭而來。詢之則已死矣。韓痛絕再甦。詰其死時狀。僮曰。公子將死時。忽發囈語曰。吾豈眞韓公子哉。乃某菴尼借托生其家。受他恩愛幾年。以償夙冤。今得請于帝斬其嗣矣。韓聞此語。驚懼而卒。

李太青

金沙李太青爲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媚。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禎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日。來謝姑。復與婢拳拳再訂。擧以爲盟必踐也。比甲戌李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慍。遣人詰責姑。李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官禮曹。嘗入直。輒私攜妾扮家童入宿禁省。一日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李不之儆。漏三下。方與妾交嬉情濃。忽內傳他旨呼李。李心虛。以爲攜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腹上。人以爲婢索命云。

漢陽生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値場期不肯入。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隣有好女。每浴時。輒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朦然不見。出則如圖。

張太岳

江陵在位日。有獻玉美人者。江陵示其私人曰。天下果有姣好女子若是者乎。其人曰。願爲師相覓之。因遍處物色。半年始得其人。售以八百金。厚其裝奩。謹送至京。江陵嬖之甚。稱爲玉太太。由是怠於政事矣。江陵素患熱症。毒發於頭。雖隆寒不戴煖耳。惟入朝則暫戴焉。至是屢服煖補之劑。毒復發。又服陰涼之劑以散之。遂患腑瘍而死。嗚呼。江陵權勢薰天。一旦無祿。隕世泡影。滅而冰山摧。皆由一女子致之。可畏哉。可鑒哉。

湫華隨筆卷三

湯先生

湯潛菴先生課子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又云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便易有省悟處。

陸先生

陸稼書先生。嘗述其封翁語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傚效。禍不可言矣。

先生又云。一切刑名錢穀。秉持大綱。無益繁文。俱宜省去。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欠。皆吏所深喜。而小民所深惡也。

朱平涵

湖上朱平涵相國嘗云。灼龜起課。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還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眞名言也。

魏環溪

魏環溪曰。居官者何人不擇吉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罷者罷。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何人不擇吉

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無他。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宋太宗

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瘧。於大寒大暑中過。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競為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

又唐摭言載杜牧對酒詩。亦有人生如瘧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之句。與此同意。

沈文端

沈文端公生日。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諧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子姓濟濟。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為盛。吾方憂其衰耳。弟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席中子弟數十人。不聞欬唾聲。昨吾生日。見壽子弟欬唾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

又

嘗見文端公家訓一則內云。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燄。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我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此爭端。自取辱名。爾已知持滿之道。只愁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蔭。遺與後人云云。眞至理名言也。

張太宰

湯城張太宰藉姑寄子書云。膝下父母俱存。大小無恙。光景已佳。但日中則昃。可奈何。每念及此。通身汗下。目下只當求一安身立命之處。勢饒時如此。淒涼時亦只如此。任四時寒煖溫涼。而一元之氣寂然自在。爾父子當思吾言。此書字字藥石。可與伏波誡兄子書參看。

國亭林

亭林集有規友納妾書。讀之頗有味。內云。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某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診脈。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眾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瞿然自悔。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為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為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竟同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為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先生之言。眞藥石也。

國光夏

顏光衷曰。諺云。公門中好修行。蓋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此與王心齋見諸隷吏。惟云心地好、前程保、之言。若符節也。

董尚書

董尚書潯陽家甚富。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曹芝。工於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爲餽。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搢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我家者。必此子也。

劉忠宣

劉忠宣公自作壽藏記。內云。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國史者。亦或採而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朝。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乞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於地下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歸付兒等藏之。以俟他日。嗚呼。以公之盛德大業。照耀史冊。猶自謂生平無一事可述。眞足愧天下後世之諛墓者矣。

又

同寮會飲。有舉咸寧伯之才美者。劉尚書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卻不用以爲善。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何。坐客爲之肅然。

沈文昭

沈布衣鑒記覽博洽。放言自廢。或問曰。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每多貧賤無聊。何也。沈云。有學問便是福。何必富貴。老僧惟寅嘗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讀書不成。如人家子弟。有志讀書。若無衣食之憂。戶役之擾。疾病之累。以奪其心。便是有福。縱使無憂於衣食。無擾於戶役。而身常有疾。不能遂志。卽是無福。此等議論皆有理。

徐翁

太倉陸公容。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翁孟章謂曰。仕路適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全不使乖。今卻不宜如此。坐中非但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卽論文談詩。亦須愼之。不然恐謗議交作矣。陸初不以爲然。後爲同年所中。適嘆徐翁之言不妄。

馮鈍吟

馮鈍翁云。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愼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必不令。又云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皆至言也。

薛文清

薛文清嘗言。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章楓山

章楓山云。吾嘗處困。頌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便警拔不爲窮所撓。

賀相國

江夏賀相國。致子姪書云。據今日耳目睹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嘉靖乙巳庚戌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使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亦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六日始。至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衣直布。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燼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卽在牀前。煙熏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夥多以餒。或六月處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長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若何。亦曰教得一物是一物。教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教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膺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愼。微之不愼。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高侍郎

淄川高侍郎珩。少時與兄解元瑋。公車北上。謁尚書張公延登。公言君輩少年登第。不曾登仙。老夫少年意氣亦爾。今老矣。迴憶五十年中。功名官職。都如嚼蠟。更數十年。君閱歷當自知之。後高晚年憶尚書之語。慨然賦詩云。翹車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已推先輩。儆語還堪悟後賢。半百山中娛孝友。十年宰相亦堪憐。

忍菴先生

吾宗忍菴先生。卽少司農灝亭之父。生平規言矩行。尺寸不苟。灝亭上公車。先生繪像付之。并書其後云。余息交絕遊幾二十年矣。每念先御醫公受世廟殊恩。清卿公生食顯祿。歿受卹典。而爲之子若孫。未能奮身圖報。太王父暨王父。邱壠皆在京師。缺然展掃。有身具心。豈敢忘君父哉。顧自審非名場中人。遂早甘蟄跡。今吾兒邀天之幸。得上公車。稍可伸北闕南陵之思矣。余猶以身預家累。難共長征。而舐犢引離。情不能割。特繪小像。付以相隨。如時見我面。時聞我語。當自愛其鼎。勿同乎流俗。惜此七尺。保此方寸。以爲報國繼祖之本。庶能慰老人之懷。切念吾兒。如玉無玷。如器無缺。如女子未字。誠不可不愼也。至若縱浪之飲。狹邪之遊。知吾兒從未誤犯。今卽少年客旅。亦必遙憶老人。更不忍以身行殆。第或慮高明之友。相獎風流。情難自持。不免失足。設當爾時。急展此卷。如有怒色。卽婉謝友人云。老父在。不敢從耳。又嘗知

予此身得至今日者。以少時絕無與童季女之構。每過自齋忍。故能留此鬢眉餘白於人便。此僕爲斷文
侯稼。先曾爲余作一幀。乃不數年而忽皆杖焉。若曰此老已六十矣。甚能警余。吾見其念之。

徐中丞

蘇撫徐公士林。嘗疏奏貿穀事宜。內云。爲政貴於持平。民不可累。官亦不可累。立法期於盡善。官受其累。
民亦必受其累。余每三復斯言。

張賞山

張賞山玉山隨筆內云。玉山爲類多苦。業之亦有異味。又處苦率援之一宿。飽來嘗之。樂靜蘇穢。雖以苦
多爲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齲故非刀俎物命。便不可下箸。安得嘗此二
苦味。令能嘗耶。

楊石齋

楊石齋廷和當國時。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甥子布列在位。濟濟。其子用修先生。廷試廷一人。皆賀之。
公顰蹙不自安。人問故。公曰。君知傀儡場乎。如方奏伎時。則夾館陳羅。至將散。則能出傀儡於場。此曲終
時也。人家氣數有限。今盛發洩如此。人以我爲宗之慶。我憂方大耳。未幾果禍。

先太僕

先王父太僕公答友書云。弟自去年至今。勉強度日不聾耳不能飽也。斯巷杜門。不交一人一事。惟以讀
北之身與丹黃爲伍。讀詩質疑已六易稿。尚未成書。今始卒業。又於其間批讀莊子一部。楚國一部。國語
國策一部。楞嚴經一部。所以汲汲如此者。蓋以年逾知命。一事無成。讀書無益於身心。學道未忘乎塵俗。
加以神色耗減。精氣消亡。而視茫茫而髮蒼蒼。恐遂汨沒草木同腐。庶幾限穀先靈。益我神明。以炳燭之
勤。爲桑榆之補。如成我材可用。則將取諸其懷。成者老此終生。亦可樂而忘死。水到渠成。同楊城之天學
道。盡途窮。亦李廣之數奇歟。此可以見先王父讀書之勤。樂期之斷矣。

先文靖

先文靖未遇時。讀書道院。署所居室曰。雙龍草堂。山中養孔孟文章心上求。又嘗讀書偈云。夜深人靜
悚。正一輪明月天心高照。濕聲不到鄉村。高風走花陰。犬吠鴉噪。香鳥樓綠。偏一番新斷。弦指外流水高
山。鶴夢樹頭。驚覺曲終。頓起閒愁。惱怪白屋寄蓋。故淹年少。仰天長嘯。那些雙金馬玉堂。無到文林虎豹。
舉竟是養成牙爪。蓋蘇道萬卷詩書。試人探討。蓋爾時所負已不輕矣。

達池大師

大師嘗云。工夫最忌揀擇。有志於學者。只是一能正念。常在胸中。逢靜也如此。逢鬧也如此。莫他靜鬧幾
遷。而我道念。念兩斷無移易。如此方無間斷。違之善做工夫。如必嫌鬧取靜。則境界恐無有靜之時。亦無
有靜之處。學人但患志不猛烈耳。志一猛烈。則何之不可。又云。七十古稀。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飲飽
悚抱。看破世間如一場戲劇。何有異驚。此是習鬧中人大安穩大解脫法門也。

清淨異人
施濟非貧士所　聖人爲惡。在我不過口舌之善。而人受無限之福。從全其大陰
功。無益之書不必讀。無益之辭不必爲。有事則幹之。務要忠厚存心。利益民物。無事則清心靜坐。念念發
格上天。
古聖賢懲忿窒慾四字。決定無能不得和以處衆。寬以樂善。寡言以養德。常定以安神。一切惡習蕩滌殆
盡。便是在世仙人。

袁了凡

昔有儒生數輩。謁中峯和尚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
盛。佛説無稽矣。中峯云。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恨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
天之報應有差乎。衆云。善惡何至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生謂詈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
未必然也。一生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不謂然。因請
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禮人敬人皆
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眞。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者眞。襲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眞。
有爲而爲者假。皆當從心體從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

淑華隨筆卷四

成文穆

大名成文穆公拜相後。大營宅第。因得民居。有婦貞節坊者。令勿能遷。僅一異。其子青壇大拜後。營家廟。
有前朝少卿坊。適當廟門之衝。議毀。其報人式敬。召諸告之曰。吾亦故家也。詎忍毀故家之坊。竟遷改
廟門。并新其坊。人稱兩世厚德。

萬毅菴

吳梅里本泰龔癸酉京兆試。其卷在洞邑萬毅奇郎中已入彼矣。拆卷時。知爲洞邑也。大主考方逢年國
萬曰。自忖胸中無疾則塡。否則闕可也。萬曰。此生年已六旬。且家貧。某家與之同社。以年長貴師事之。若
以同邑避嫌。是偏此生以全己之功名也。竟塡之。次年甲戌聯捷。亦以見萬公之忠厚焉。

文待廬

有以書香求文時昭譽定者。讀必曰。累德。所以周全貧士也。肅確存心忠厚如此。

王司寇

盧州邵靜菴夫萬曆無辭人也。入國朝。年八十無子。苦徭役。時新城王司寇阮亭。司李揚州。按部至通。詰
旦。首謁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酒一斗。盍飲乎。新城欣然。爲引觴流連。移晷始別。

州牧聞之。立除其役。

李梅崖

梅崖李公爲井陘道日。陸稼書先生任靈壽縣令來謁。公開中門以賓禮接見。迎送至門。未嘗以屬員待也。公三次薦陸於朝。而陸見公止稱晚生薦主。且曰。昔魏環溪先生曾叨薦拔。而未嘗稱爲師。若於公有異。恐無以見魏公地下。故敢如此。公甚有喜色。有邑令邵嗣堯者。公曾脫其死罪。後陸邵俱行取爲御史。公罷官居京師。二君往來無間。忽有要路爲于養志奪情事。託邵致意於陸求勿言。陸卽舉劾其非。要路銜之。并歸咎於邵。邵無以自解。遂棄陸於朝班。次日卽謝絕李公曰。門生甘作負心人。不復踵及師門矣。公笑而謝之。遲日公會陸先生。先生絕不言及。公微問邵事。先生曰。彼無他故不過要做官耳。微笑不更有言。都此一節。公之虛懷禮賢。與陸先生之涵蓄不校。俱非世人所及矣。

文德貫

文德貫。德化人。進士。爲嘉興府推官。有屬吏粵東人餽端石。發之白金也。封函如故。歸之曰。汝硯不可辭墨卻之。其介而近人如此。

周秋部

華亭周秋部茂源。以恤刑駐節粵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盛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詭言我秋部執友。駕緩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幸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爲長者。

齊寶夫

齊文勝。字寶夫。蜀大寧人也。洪武間。以貢士爲龍陽縣典史。龍陽故濱洞庭。歲罹水患。田去賦存。計年徵三萬七千有奇。民皆徙無以爲生。公慨然憫之。乃詣南都奏聞。疏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明太祖嘉其忠。詔免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永不起科。龍民思其德。立祠以祀。匾曰忠惠。後崇恤典。謚惠烈。至今祠額猶新云。

沅江譚氏

沅江譚姓。其家自正德年間初祖大相勤儉醇厚。睦族洽隣。生子三人。同居共爨。遞傳至七世未分。所著有家訓四則。食指百餘人。雍肅和順。靡有間言。雍正十年。當事者以狀聞。天子親書世篤仁風匾額以旌之。迄今又越兩世矣。

翁蓼野

余同年友翁蓼野。其尊人大環先生。於康熙壬申歲。探親赴粵西。仲冬四日。舟次湖南之新塘站。有句云。霜淺古寺鐘聞處。一點空明透佛燈。次夕忽失所在。同舟人物色之不可得。信至家。鄔太夫人痛哭不欲生。卜之神得讖焉。曰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時蓼野尚未離襁褓也。未幾。鄔太夫人亦歿。蓼野兄弟稍長知狀時。抱持相對哭。既而相謂曰。予兄弟適不如曹氏

一娥耶。惘惘出門。重趼裂趾。衡冒霜露。流離楚粵間。其伯姊遣人要歸。倚門哭之曰。父亡遺兩弟。今兩弟安還。其蹤前嚮而甚之也。已而蓼野兄弟俱有子。且喜且悲曰。今而後可不反顧矣。遂兄弟偕出。復於衡永間遍訪。道路哀之。有祁陽民鄭海還者。告以瘞處。且曰。余故弟海生於是年生子。走告其外家。渡江潮。格於敗葦。覩葦中先有一人僵矣。眼蹤歸告。余乃偕往擇阜而瘞焉。此是也。出遺鍮爲証。蓼野兄弟不識也。考其地。則距新塘不遠。考其時。則鄭子庚可稽。遍審走者證鍮於伯姊。越三月攜鍮還報。牝牡脗合。乃信瘞者之爲大環。而生還之讖。于是乎驗矣。謂非蓼野兄弟純孝之所感哉。蓼野名運標。癸卯成進士。今令武陵。其兄號樵山。先卒。

李孝女

鹿邑李孝女。次居三。父麒生與族人挺九及礎隙。挺九以麒生四女無子。唆礎學子兆龍毆之斃死。女聞手刃殺礎婦。始舁父歸。父曰。我以無子致此。呼天者再而絕。女痛父冤。逼以狀告。挺九許之金。求解此獄。誘女誓神前。拜未起。口齧其面。抽佩刀刺之不中。交詆之官。官流女。問礎罪當死。餘分別予杖。礎懼罪縊死。兆龍亦以斲重死。女以元凶漏網。浼父友郭嚴、郭維振偕之京。徒跣披髮。泣登聞鼓下。直鼓者哀其志。送河南鞫之。當路疑其與二郭私。終以女辭切不能嬔。而維振竟以拷掠死。女後病狂。死九日復起。曰。罪人斯得。假傳挺九死矣。乃以禮葬父。養其母終身不嫁。爲母殖嬔蛤二。旨爲聘婦。母卒既葬。乃爲弟納室。嫁其妹。親祭維振墓樹之碣。以親墓屬弟。遂自經死。嘗子乘人亂破棺戕其尸。殮已經旬。而血湧不止。嘗子亡。捕卒不獲。

吳仲櫻

江陰吳仲櫻名溪一。二侯之裔也。論文嚼劍。以豪傑自命。文文肅錢□□諸公。咸推許之。與先高祖爲布衣交。崇禎間先高祖筮仕申陽。邀公佐幕。時流氛衛斥。凡攻守謀畫多與商確。殺賊戰勝。飛檄露布半出其手。鼎革後每談往事。輒鬚髯蝟張。聲淚俱下。貧老無子。寄居荒村以歿。

吳門貧婦

吳門一人家有妻子而極貧。除夕破衣冒雪出門。借貸莫有應者。悵然而歸。過一富賈之門。見有人門首鬆銀。若有物觸其身者。歸家垂首太息。濕衣淋漓。妻提其衣。破縫中銀半錠墜地。妻疑其盜。詰責之。其人指天自白。既而思之。此豈富賈之所遺乎。向者若有物觸我。妻令還之。其人有難色。強之往。則門已閉矣。扣而告之。富人熟視曰。君當於此過除夕。其人曰。我餒而妻歸。我不忍也。富人曰。我已計之矣。卽以錢米饋其家。妻不受。富僕具其實。乃受之。其人遂留飲富家。富人曰。君有子。新正三日可偕來過我飯。勿爽約。至三日往。富人曰。君之子甚佳。異日必成立。況君信義如此。決非長貧賤者。我有弱女。願爲君子配。此店中五千金。卽以授吾壻。君可遂居於此矣。出管鑰付其人而去。富人固賢。乃寠人之妻則眞烈女也。士有不恥苟得者。獨何爲也耶。

朱良吉

常熟支塘里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病篤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割胸。斷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食母。母蘇。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鄰里爲裒財。命道士醮告神明。祈陰佑之。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視良吉胸間創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巳無恙矣。此事在延佑乙卯冬。陶九成曾述之以勸世。迄今數百年。旌門之典未加。亦闕事也。

蔣仁伯

蔣安字仁伯。其弟懋。犯法當戍開平。安時爲諸生。去巾幘詣御史。謂懋弱不任荷戈。且老母所鍾愛。不若安往。得爲國家効犬馬。且以慰老母餘年。御史義而許之。後以老代歸。子孫漸顯。忠烈公卽其曾孫也。

章昭鳳

章格字昭鳳。嘗爲刑曹。平反書生王某獄。王後貴。知應天貢舉。謀所以報。格戒二子勿應試。人以此重之。弟律守保定。律父故有憾於保定之貴人。其子劫姑財。人禦律且甘心焉。律嘆曰。三尺非修怨具也。其子得減死。

狄雲漢

狄雲漢任臨清通判。自免歸。無宅以居。沈石田爲作買宅疏。構數椽於山塘。扁曰乾坤一草亭。每閉戶閑炊。吟嘯不輟。好事或餽之。非其義不受也。邑令楊子器爲置田二十五畝於湖墅。因戲自號曰餘夫。旋亦鬻之。

錢海山

錢海山。邑紳之豪橫者也。以盜案發。覺破家客死。然有一事可記。海山年巳向衰。曾娶艾妾。與其女皆二八之年。定情之夕。其女在側。海山忽念我女方擇佳婿。而此女事我老人。未知視爲何所。卽遣臥他所。認妻爲女。嫁吳門吳生發甲。執子婿禮。海山籍沒後。依之以終。

桑民懌

桑民懌。宦歸後不免饑寒。疾且殆。有直指使者按部。與君舊契。殷勤臨視。適豪家獄急。禮爲居間。願奉數千金爲壽。君雖衾裯不掩。竟堅拒之。此非文人所能也。

先文靖

先文靖歸里後。周恤姻族備至。又念人數繁多。所施或不能徧。置田數百畝。設義莊一所。歲量所入資給。又哀里中貧儲爲義塾。延師教之。并資其衣食。嘗構小樓於室之東北隅。既落成矣。賓朋酒酣。相爲頌祝。公忽愀然曰。吾向實不察。斯樓棟所直。適隣居之中。堪輿家所忌。設隣有拆[illegible]毀。吾實貽之矣。吾居此何安。卽命撤樓。建其樓南向。其抑己便物類如此。

又

宣城劉仲達海寄。載世廟閱海忠介疏。時事時怒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擬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世廟從之。是歲以

聖壽六袟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此一事權史家乘皆失之。想當時綸扉之地。潛移默奪。華亭固不肯歸美於人。先文靖亦不以告人也。聞文靖先曾救楊忠愍公。此二事足千古矣。

先中翰

張大復筆談。載嚴中翰道普不務能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啖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眞性與情表其如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癖。而多酒過。至中翰所脫帽岸幘。箕踞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於山人。饋遺勿絕。予嘗與山人晤。濕濕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塊壘。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眞感眞。惟眞忘眞。不亦惜夫。此一則亦可見先中翰生平大概。

先邵武

族祖邵武太守號天池。有道人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髻。髮。詢其故。主人對以素瘡。卽蓄髮執收之。公惻然。請第使蓄髮。吾將以爲妾。其人以爲戲。未信。復爲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心。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

尤翁

長洲尤翁。開質庫。歲暮聞外閧聲。出視則隣人也。司事者前訴曰。某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有是理乎。其人不遜。翁命撿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所急。留可也。其人得二件。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負債多。巳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於他家耳。或問尤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禍立至矣。

湯文正

吳門徐枋。文靖公汧子也。隱居靈巖山四十年。未嘗入城市。湯文正撫吳。屏騶從訪之。枋不出。公久立其門。枋終不肯見。時人兩高之。

吳文恪

吳文恪公諱訥。以薦舉歷官副憲。正統間。老疾乞休里居。遺逕約敕。若未嘗有勢位者。嘗徒步出城。闉遇負薪者綽易道左曰。賤辟貴公。亦引却曰。輕綽重。長老至今傳道之。余謂文恪固賢。負薪者亦可謂之知禮。近世貴賤無等。輿臺厮養。視搢紳如等夷。猝然相遇。不惟不讓。且加亢焉。如負薪者可易得哉。

李文安

李文安公諱傑。以宗伯乞休歸。會劉瑾誅。應起才望爲瑾厭抑者。吏部首薦公。公聞之。自衛其所服玉帶。語子弟曰。書生初服。謂何。今得此巳足矣。臥田廬。與親舊讌樂。談說平生。不亦善乎。若漏盡夜行。雖有後悔。卒不起。

魚鹽二公

自明迄今。吾邑之稱廉吏者。以魚鮑二公爲首。魚諱侃、字希直。由進士歷開封守。斷獄如神。包苴屏絕。人擬之包孝肅。秩滿乞歸。每斷炊。病臥寒衾雨漏濕牀席。家人進粥曰。清官亦知有今日耶。公夷然自若也。鮑諱晉汝、字以善。由舉人歷濮陽守。所至有聲。被誣免歸。家居田一區宅一廛。有以自守。老益貧困。或勸其干有司。公曰。縉紳仰面留有司顏色。請求受謝。譬如行乞也。吾不能。嗚呼。如二公之賢。雖古循吏何以過。而明史不載其姓名。其何以廉頑而立懦乎。余故列之。以志高山之仰云。

李遠菴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文。鄭曉出其門。詞官南京數年。歲時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賤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菴取而著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魏琦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相善。相國歸。寄箱二隻於家。孝廉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殁。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有此。即置秘室。吾臥不穩矣。

劉南垣

尚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欲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能對食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尚未出。直指饑甚。比飯至。惟脫粟一盂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諷。自後不敢以盤飧責人。

徐翁

徐翁。宣城尚書元太父。官典史。以忤巡按被責自免歸。督尚書兄弟發憤爲學。相繼登第。尚書選得某府推官。即直指之家也。心私喜。漸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觴。翁稱疾臥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朴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述父命。自是懽好遂洽。

羅興嗣

羅興嗣。遇歉歲。有寠人來糴粟。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十千耶。倍與之粟。凡負販者必多償其直。家人怪問之。興嗣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

錦帶書

蕭統撰

錦帶書

梁 蕭統撰

太簇正月

伏以北斗周天．送玄冥之故節．東風拂地．啓青陽之芳辰．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飄颻餘雪．入簫管以成歌．皎潔輕冰．對蟾光而寫鏡．敬想足下．神遊書帳．性縱琴堂．談叢發流水之源．筆陣引崩雲之勢．昔時文會．長思風月之交．今日言離．永嘆參辰之隔．但某執鞭賤品．耕鑿庸流．沈形南畝之間．滯迹東皋之上．長懷盛德．聊吐愁衷．謹憑黃耳之傳．佇望白雲之信．

夾鍾二月

伏以節應佳辰．時登令月．和風拂迥．淑氣浮空．走野馬於桃源．飛少女於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園．韻響王喬之管．敬想足下．優游泉石．放曠煙霞．尋五柳之先生．琴尊雅興．謁孤松之君子．鸞鳳騰翩．成萬世之良規．實百年之令範．但某席戶幽人．蓬門下客．三冬勤學．慕方朔之雄才．萬卷常披．習鄭元之逸氣．旣而風塵頓隔．仁智並乖．非無衰侶之歡．誠有離羣之恨．謹申數字．用展寸誠．

姑洗三月

伏以景逼徂春．時臨變節．啼鶯出谷．爭傳求友之音．翔蝶飛林．競散佳人之舞．魚遊碧沼．疑呈遠道之書．

燕語彫梁．狀對幽閨之語．鶴帶雲而成蓋．遙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對茲節物．寧不依然．敬想足下．聲馳海內．名播雲間．持郭璞之毫鸞．詞場月白．吞羅含之彩鳳．辯囿日新．某山北逸人．猶東皋士．龍門退水．望冠蓋以何年．鵠路頹風．想簪纓於幾載．旣違話謔．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書．代申千里之契．

中呂四月

節屆朱明．景鍾丹陸．依依翠蓋．俱臨帝女之桑．鬱鬱丹城．並挂陶潛之柳．梅風拂戶牖之內．炎氣鍾宮闈之前．敬想足下．聲聞九皋．詩成七步．涵蚌胎於學海．卓爾不羣．蘊鵠抵於文山．巋然孤秀．但某窮途異縣．歧路他鄉．非無阮籍之悲．誠有楊朱之泣．每遇秋風振響．獨興子夏之哀．夜月流輝．空想將軍之樹．旣乖連璧之契．終隔斷金之情．中心蘊之．卑誠至矣．今因去雁．聊寄鴻蕤．如遇回鱗．希垂玉翰．

蕤賓五月

麥隴移秋．桑律漸暮．蓮花泛水．豔如越女之腮．蘋葉漂風．影亂秦臺之鏡．炎風以之扇戶．暑氣於是盈樓．凍雨洗梅樹之中．火雲燒桂林之上．敬想足下．追涼竹徑．託蔭松間．彈伯牙之素琴．酌嵇康之綠酒．縱橫流水．酩酊頹山．實君子之佳遊．乃王孫之雅事．某沈痾漳浦．臥病泉山．恆劉幹之勞．鎮抱相如之渴．是知枯榮莫測．生死難量．驗風燭之不停．如水泡之易滅．聊申弊翰．以代勞人．佇觀芳詞．希垂愈疾．

林鍾六月

三伏漸終．九夏將謝．螢飛腐草．光浮帳裏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縠．濯枝遷而潦溢．芳樹茂而發榮．山土焦而流金．海水沸而漂礫．敬想足下．藏形夜月．遁跡冰牀．披莊子之七篇．逍遙物外．玩老聃之兩卷．恍惚懷中．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不從州縣之職．聊立松鶴之間．時假德以爲鄰．或借書而取友．三千年之獨鶴．暫逐雞羣．九萬里之孤鵬．權潛燕侶．旣非得意．豈可忘言．謹不具申．聊俟面會．

夷則七月

素商驚辰．白藏屆節．金風曉振．偏傷征客之心．玉露夜凝．直泫佳人之窄．桂吐花於小山之上．梨翻葉於大谷之中．故知節物變衰．草木搖落．敬想足下．時稱獨步．世號無雙．萬頃澄波．黃叔度之器量．千尋聳榦．嵇中散之楷模．但某一介庸才．二閑淺學．懷經問道．不遇披雲．負笈尋師．罕逢見日．俛仰興嘆．形影自憐．不知龍前．不知龍後．鸞鵬雖異．風月是同．幸矣擇交．希垂影拂．

南呂八月

一葉分飛．三秋限隔．遐思盛德．將何以伸．白雲斷而音信稀．青山暝而江湖遠．敬想足下．羽儀勝侶．領袖嘉賓．傾玉醴於風前．弄瓊觴於月下．但某登山失路．涉海迷津．聞猿嘯而寸寸斷腸．聽鳥聲而雙雙下淚．嘗以黃花笑冷．白羽悲秋．旣傳蘇子之書．更泛陶公之酌．聊因三鳥．略敍二難．面會取書．不能盡述．或明風念．不勞魚鱗．

無射九月

宿昔親朋。平生益友。不謂暫通有分。雲雨將乖。既深伐木之悲。更間采葵之詠。屬以重陽變敍。節改窮秋。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金堤翠柳。帶星采而均凋。紫塞蒼鴻。追風光而結陣。敬想足下秀標東箭。價重南金。才過昝鳥之聲。德邁嬖蛟之智。但某衡門廢士。甕牖微生。既無白馬之談。且乏鳴雞之辯。嗟分飛之有處。嗟會面以無期。聊申布服之言。用述併糧之志。

應鍾十月。

節屆玄冥。鍾應陰律。愁雲拂袖。帶枯葉以飄空。驚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凍。趙日興曝背之恩。敬想足下山岳鍾神。星辰挺秀。潛明晦跡。隱於朝市之間。縱法化人。不混鄉園之下。某願巷孤遊。窮獨自活。終朝懸磬。若孔子之爲貧。竟日停炊。如范生之在職。牛衣當被。豈見王章。糟糠親操。怨逢犬子。雖此斷腸而不羞貧。綺服有時。此言何述。

黃鍾十一月

日往月來。灰移火變。暫乖語嘿。頓隔炎涼。既傳蘇、李之書。更共范、張之志。冷風盛而結鼻。寒氣切而凝唇。虹入澳而藏形。鶴臨檢而送語。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敬想足下世號冰壺。時稱武庫。命長袂而留客。施大被以招賢。酌醇酒而拒切骨之寒。溫獸炭而祛透心之冷。某擐戈日久。荷戟年深。揮白刃而爲定死生。引虹旗而千決成敗。退龍劍而卻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橫行。雲前起隙。徒勞斬斫。豈用功勳。請不具陳。謹伸微意。

大呂十二月

分手未遙。翹心且積。引領企踵。朝夕不忘。眷友思仁。行坐未捨。既屬嚴風極冷。苦霧添寒。冰堅漢地之池。雪積袁安之宅。敬想足下棲神鶴籞。眷想龍門。披玩之間。頗無損德。某種瓜賤士。賣餅貧生。入甕瓱以揚聲。不逢蔡子。製鹽車而屈跡。罕遇孫陽。徒懷叩角之心。終想鑿壁之患。既爲久要。聊吐短章。紙盡墨窮。何能述盡。

休園翁注錦帶序云。梁昭明太子錦帶、敍陳情事。啓發後人。淮南子曰。錦帶者。燦爛身之宮也。實濟時之端。助文之備也。遂錄諸家。以作兒輩月課。馬氏通考又云梁元帝撰。此非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余攷元帝紀、昭明太子傳俱不載。未知確是誰作。坊刻昭明集中題云十二月啓。或又云昭明方九歲時遞以錦帶十二。蓋法一年十二月之節令氣候也。豈永福省中祕笈。至元帝時始流布人間耶。竊臨與休園翁時代不甚相隔。何慨牾至此。休園翁杜姓門名。宋大觀間南湖人。注大繁冗未錄。竊休園翁序作于己丑正月一日。余跋適成于已丑正月一日。亦異事也。槑川毛晉識。

四庫全書提要

錦帶一卷。舊本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在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詳其每篇自序之詞。皆山林之語。非帝胄所宜言。且詞氣不類六朝。亦復不類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爲駢句。以備箋啓之用。後來附會題爲統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題曰十二月啓。然昭明集乃後人所輯。非其原本。未可據以爲信也。

盧忠肅公書牘

盧象昇撰

盧忠肅公書牘

明　宜興盧象昇建斗撰

家訓三首

烽火三月。家書萬金。唯昔之言。不我欺也。人生於情。余豈異類。然性蹶而懶。軍士旁午。前漢霍光傳。使者旁午。注。一縱一橫爲旁午。分布也。韻會。一縱一橫曰旁午。猶言交橫也。知交謝絕。殆非斯人之徒矣。兩親在堂。定省越三千餘里。首虜偶及。諜略數行。至室人以及子弟。卽平安二字不暇問。亦不暇書。自乙亥仲秋。歷丙子季夏。長懷一往。邇撫可爲家計者。于是效老書生作訓誥語。持之以歸。不審於義方於閫則奚似。

寄訓子弟

古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既重。臣誼安辭。委七尺於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掃蕩廓清未效。艱危困苦備嘗。此於忠孝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其父兄。勿事交遊。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弧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無妄。殖貨矜愚。乃鑑尤之咎府。酣歌恆舞。斯造物之僇民。庭以內悃愊無華。前漢劉向傳。款誠悃愊。後漢卓茂傳。悃愊無華。門以外卑謙自牧。非惟可久。抑且省愆。凡吾子弟。其佩老生之常談。惟我一生。自矜彼者之禍福。

寄訓室人

余爲官一十三年。歷部郎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日惟國事蒼生爲念。不敢私其妻子。未嘗有負軍民。

室。鮮治容。家無長物。晉書王恭傳。恭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簟送忱。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婦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教其家訓。務使兩親娛於堂。四稚習於學。吾願足矣。他何計焉。時大寇西逝。忤旅入關。寄此相勉。

寄訓副室

惟爾爲精媵之亞。宜佐閫政於無愆。誠心以撫諸兒。小心以事親上。婦姑道而循妾規。理中饋維勤。安淡貧若素。其不爾苛也。余受專征重任。入謝兒女之情。身任戎行。止此數言相勗。

與族父某書 公孫瑞同邑文學丁仲南家藏墨蹟。

流寇已至數萬矣。西山一帶。布滿山谷。沙河臨洺邯鄲。亦時時被其焚掠。初八日。親率馬步兵一千六百人。至黃寺安撫。先遇馬賊數十。俄而數百。俄而數千。倏忽之間。老營俱至。將士恐懼之甚。咸思散逃。立斬一人狗於轅門。身自督戰。斬賊首十四級。射打死傷賊百餘人。我兵亦傷一十三人。此可謂全勝已。經具題矣。但河南有鄧左二帥鄧玘。左良玉。爲阻山西。有曹張二帥曹文詔。張應昌。爲阻西南。俱無去路。只得向東北來。丁撫魁楚。河南永城人。標下官兵。與所爲將驕卒惰。人各一心。而某公全無撫御之方。如此做去。院道不知死所矣。塘報奉覽。幷希致舜邢丈將兄二公。

與豫撫某書 六年正月。豫撫樊尚燝失事。二月。以元默代之。

戎馬倥傯之場。屢荷足下訓誨指提。五內不勝銜戢。竊躭下貲。負乘多端。流寇一事。苦無結局之期。而足下乃以實心任事。謬加獎借。某汗且淫淫下矣。畿南晉豫會剿之局雖同。而籌兵之局各異。曾不必論矣。豫不患兵少。患兵多。更患將兵之人多。尤患將將之人多。如足下所謂聚訟者是也。若畿南則不然。事權未始不一。兵力亦可支持。獨是上焉者威不能克愛。而下焉者力不能從心。今南北之賊。爲重兵所驅。俱聚於遼順樂平諸處。邢河一帶。到處可憂。某止率標下步騎千餘。身探虎穴。台翰到日。正在啓行。匆冗萬分。一切情形。不能縷悉。所拜雙幣。真不啻解衣衣我。如此至愛。何敢不承。但鐵馬金戈中。弗遑莊勒。尤望知我之鑒耳。

寄外舅王帶溪先生九首 同邑檢討馮藻曾孫家藏墨蹟。

比來畿中人口。仗鼎庇粗安。只陽平十一城。旱魃爲祟。人情皇皇。頃步禱於紅塵赤日中。凡半月而霖雨始至。雖非大有之歲。懷中赤子。其或免於顚連矣。石齋老叔翁。不意忽遭嚴旨。訊究工曹發銀之弊。沿習已非一朝。巡視者不與收支。乃竟獨當其阨。爲之憮然。但聖怒難測。二三大臣之在事者。亦不敢深言。倘得究贓。從輕免於議罪。則幸矣。頃長鬚入都。一問其眷屬安否。幷詢甚石翁得其報東。亦知鬱鬱難堪也。愚甥三載郎曹。兩年郡守。凡事只從天理王法。公道良心做去。身家之計。夢中亦弗敢與聞。然須舉朝知之。僚友知之。十一城縉紳士庶知之。方能踏定脚根。明目張膽以自樹。近亦久而相信矣。前後開釋冤獄凡十七起。計可百人。而檄所司減耗薄罰以蘇民。繕器練兵以靖盜。事事身先之。此一念血忱。可對君父、

對地方者。三輔守臣。例得二年報轉。乃今上偏重吏治。以郡牧爲州縣師帥。貴久任者再三。君命不敢不遵也。只二舍弟心疾異常。兩親憂鬱不已。家庭可慮之事。日夕在心。擬于今秋乞歸。暫圖定省。不審院道肯從否耳。薄俸些些。佐以捐選撝許。爲外舅博粲。下走未辭。嗣羽使再陳。

日來流寇奔突。豫南一帶。處處嚴防。提孤軍而扼南北之衝。費盡心血。幸得地方無事。庶幾不負朝廷。但今日仕路。千難萬難。中過交訌。大廈豈一木可支。正未知向後作何光景耳。家祖母雖甘弱。時時以孤甥爲憂。無不意念甥棄而長逝也。報到無日。痛念何勝。承外舅慰存。感激欲涕。明春當決計圖歸。以完祖母喪事也。蒼人南行。適領兵親赴順德。不及多陳。

甥此行爲非王事。而間關至此。凡可以報朝廷者。敢惜頂踵。但心長力短。不免終夜以思。茲者外舅暨家叔敗沙長途。又增一番挂念。糧艘盛行。恐多阻滯。幸有舍珍師及談游丈相與朝夕。舟中不至寂寞。倘河若效靈。風帆安穩。計午月初旬。定可達里門矣。鄖西之賊。尚盤踞于房竹山中。甥初五日渡河。十一日入宛。此即撫屬地方也。兩次官承接到。細詢彼地情形。真萬難措手。所苦者。尤在三省呼應不靈。客兵雲集爲害。而行糧月餉。一毫無措。今日鄖襄事勢。雖使孫吳用兵。孔桑司計。亦將垂首坐困。仰屋呼天。而況庸譾如甥者乎。言念至此。眞食不下咽。時事多艱。聖明宵旰。分爲臣子。當竭心力以報之。未知天從人願否耳。蔣澤壘尚在鄖城。今約於襄陽交代。大約十五日抵襄也。一至彼中。即當走役徑送家信於京口相候。嗣悉地方情形。冗中不能多白。

詩和翁日。自灑鎮拜別。於今又三月矣。不料一至鄖陽。千難萬苦。攬鏡自照。枯骨僅存。到任兩月。日不得食。夜不得眠。日在深山絕谷之中。千里無人之地。與士卒僕夫起居。而鄖城止一空署。一切傢薪公費賦餫。因所屬六城俱陷。空無所有。兩月之內。已捐商債二千金。如此情形。即石人亦且下淚。然不意鄖事之難、之苦、之貧、之殆。一至於斯。豈非命也夫。功名身命。已度外置之。但兩親在堂。何以相慰。欲圖迎養。而殘孤危地。實有不可。且再過一兩月。或皇天相佑。數十萬流寇。寡滅烟消。從容料理殘局。迎養有期。請俟他日耳。

鄖事之難之苦。海內所無。兩月來督剿流寇。九戰皆捷。兩省萬餘。地方已致寧矣。所難者。收拾被殘。圖維善後耳。茲特差官承船隻。迎請兩親。仍望外舅同行。引領以俟。

水枯舟滯。賢報時聞。外舅不惟受勞。並煩遠念。咫尺天塹。其奈之何。連日賊情橫甚。幸以奇兵擊卻之。然衆至十餘萬。向後尚源源而來。即萬兵不能克。況千人之旅乎。如此情形。時告倉父。甥家信疏二。塘報一。外舅寓目。便知苦難矣。開舟行已至光化。若權宜俱換小艇。以多夫勤拽。則五晝夜定達鎮城。瞻侍台顏。當在初五六耳。骨肉聚首一番。使可督兵親出以報皇上也。顒俟何如。

流寇之警。經年措據軍中。妻孥多病。不能回署一顧。甥賤體亦覺委頓。但以事關朝廷地方。不敢不勉。今幸聖明知甥之勞。每有特獎。即不敢酬庸敘賚。而將來或可免於罪戾。倘得結此難局。解組言歸。與樵父漁人共老巖穴。沒齒有餘樂也。

衆寡相懸。光陰駒隙。甥以孑然一身。獨處大風波患難之中。萬死一生。爲朝廷受任討賊之事。海內豈無一人同心應手者。惟見虛談橫議之徒。坐觀退諉之儕。望恩修怨。挾忿忌功。胸鮮隙明。睞長三尺。動輒含沙而射。不殺不休。若非聖天子明察賢奸。任人勿貳。則甥已早斃于刀鋸鼎鑊之下矣。天乎人耶。誰之而已。與吳春南同。皆咨溯俸數金。家訓甘拼。彼時原欲其禮。而軍事旁午。遂不能得。未知已達外舅處否也。妻子在五倫之中。甥豈不念。貧窮乃六極之數。甥豈不諒。然一生心事。已略見於家訓中矣。今日賊勢愈熾愈多。大督洪公。亦苦支持不作。甥轄七省。其難百倍于秦。欽限五月蕩平。蒙皇上於懲則認息之小疏。以滬旨裁答。愧懼欲死。向後結局困難。斂手不得。惟殫精竭力以圖之而已。倚馬匆匆。不盡欲言。

與蔣澤壘先生五首（係諱允）

仲秋六日。遣役齎奏北行。專候台履。時老年叔已出國門矣。竊思封疆之臣。盡心王事。如老叔者有幾。而偏遭陽九之厄。能不令人疾首灰心。然而綠野優游。以觀紅塵搶掠。利害勞逸。相去殊懸。未必非天之所以全全人也。如某本一謭庸輕躁之流。遭時多故。勉事馳驅。長安照管無人。自投於穽。今楚鄖流寇。雖就牧寧。而漢與商雒之間。強寇狐兵。鴟張未已。捲土重來之患。政未可知。加以今秋鄖屬大饑。兼多沒於役者。孑遺盡矣。至大督諸鎮之兵。所用行坐糧。不下十五六萬。而唐中老（唐暉一思謙臣）所借防襄主兵。及鄖之毛兵標勇。支給者又不下數萬。部中不肯銷算。中老又以鄖襄事。欲某一力擔承。東止認荊承之役。通計全楚所用餉銀。已踰三十萬。荊承數少。鄖襄數多。中老處易。某處難。此時鄖兵尚未他撤。毛兵石砫。又未使遣行。而鄖鎮折色銀。已斷絕經月。本色米荳。至閏月之半。亦顆粒無矣。前增兵小疏。覽停徵修城借穀諸款。雖蒙聖明許可。下部速議。而司農司馬。方急官兵強輔之敵情。未免掣殺。時下已再疏促之矣。某滿腹深憂。只因鄖鎮奇苦奇窮。又代三省擔荷重擔。功不欲居。罪無可卸。倘祈老叔多方指教之。臨啓依切。

昨秋家叔回里。曾肅狀恭叩起居。並伸徵悃。已荷公鄖年兄閣致。想得達台前矣。老年叔當代正人。中外仰重。此番遭厄。公論實爲不平。而於品望。則秋毫無損也。且適日世途風波。有千萬狀。青山綠水。遠勝紅塵中光景萬倍。唯願老叔凡如駢集。頤養大和。以膺無疆之福。并祝四世五公之驗。以竟正人君子之施。

某自抵鄖中。萬難萬苦。多方防備。終是極險僻凄涼之地。生氣難以頓回。而流寇自撫局失宜。兼之狐兵逃卒。聚於風險者。互相煽動。倏忽遂至數十萬。分股而奔漢南蜀關。自蜀入鄖者。前後二十萬。自蜀至豫者。十餘萬。自商入宛者。又十餘萬。合此三大股。爲數且四十餘萬。楚豫一時鼎沸。而鄖三面皆危。而後接濟。錢糧業已用盡。而所增兵額。俱以楚省設處爲言。設處二字。不過空名。有兵無餉。其危益甚。今已封計窮力竭處矣。家嚴慈迎養署中。原圖朝夕定省。少盡人子之情。而不虞到鄖之日。正賊勢披猖之日。進鄖中公署。某兩馳防襄陽。不得奉兩親一匕也。如此情形。[illegible]之淚下。鄭將軍是有氣概肝膽人。其兵向日屢辭大敵。調撥此時。又奉旨援楚。鄖當事致啓議也。增兵五百。部議不肯派新餉。而分楚省設處。後來緝請者亦然。此明明陷某于死地也。兩手空空。即坐派正額。尚難催提。而今若此。且奈之何哉。大劉俱拜領。友分給諸君。并轉咨賈澤老者。一一領命。所論疏稿。容某回鄖之後。如數簡查奉報。此時行間相隔。書役相

隨戈馬之場。一時未能旋鎮。懇希慈亮。某自受事于鄖。兵興頗費。正額而外。俸薪皆盡于此。而賊錢等項。一無所有。以至解京賊。劉兵餉。頻呼籲于皇上。求免而不可得。此際稱貸無門。那移無路。束手待斃。只在且晚間。不必大寇之來也。鄖事終不可支。旨之諸欵。銷算錢糧。布政司所派協濟之數。唐中丞不肯認。今此項皆歸縣。而客兵支餉不肯。經今半載。委官會查。尚未得妥。且頭緒難清。未知作何究竟。稍needs時日。當以剿本是屯也。流寇犯豫犯楚。以及江淮。吾鄉亦在震動矣。不知撫臺公則移鎮何方。恐大江而北。亦甚費驅除也。手裏不虞。祿在戎次。九畹肅謝。未既衡結之想。家君在鄖。相去六百餘里。故未遑附候。非此代陳。另容專叩台函。臨函不勝頂祝之至。

時事如紛絲。仕途如奕局。邪紛得失。遂者噉想。憶自去年承乏鄖中。勉力支持。迨至十月間。賊寶大寇。以撫事失宜。叛卒饑民。嘯聚合夥。四潰而出。秦楚豫三方。如鄖津。如內淅。如施維。隨黃。流毒幾遍。乃江淮一股。震驚祖陵。尤為異變。近自四月下旬。大督洪公。合師夾剿。羣寇遂山流闖。內淅諸路。盡數歸秦。比來日聚日多。其數已至二百萬矣。皇上銳意蕩平。調邊腹官兵七萬有奇。發京省帑金百萬餘兩。限六月完局。今轉盼已五月矣。賊黨數十倍於兵。又秦中殘破已極。災荒異常。從賊者如歸市。向後不惟賊未可盡。恐多兵乏食。散之不能。挺而走險。天下事更不忍言耳。某本至庸謬不倫。日日髮兵變餉。東堵西防。每當危窘之時。輒思策馬冒陣。以報皇上。幸而奉旨新設之鄖兵。陸續已有二千。已成一旅。賊來緩急。尚有所恃。而鄖偏燒濟。納能計日支吾。鄖士瓦全。職此之故。然不意復有楚省之移也。自去冬迄今。長安音問斷絕。未悉就裏情形。大抵京卿諸公。鑒於鳳陽之失。以興都亦陵寢所係。故不欲寬是耳。家君於冬季抵襄。正初抵鄖。年年來某未嘗在署。晨昏缺然。挪此身於紅塵赤日。付八口於虎穴狼巢。無不為某稱危者。茲于六月之望。舉家移之襄中矣。老叔前指陳賊。久勒五中。愧未報酬萬一。謹茲專役虔候起居。并以捐刻呈教。統惟慈照。竭瑞悴依切。

家大人于清和閏月初二日抵白登公署。某方西閱大同完八路之事。乃得趨庭定省。時已望前矣。親舍久離。不能早自引退。講求保身事親之道。徒使白頭老親。遠馳紫塞。跋履長途。非計之得也。又老母體弱。憚于水陸之行。難以迎養。宣雲危苦。何日脫離。言念倚閭。腸迴日九。邊事大壞。某素奉教于長者。不敢不盡心為之。只錢糧讀缺。措手萬難。而中使如麻。十羊九牧。某雖嘔盡心血。終亦徒然耳。近日將才極難。兵心亦渙。聯絡人心。收羅智勇。乃封疆要務。所言高崇讓者。已經他移。仍當物色之。用資緩急也。瑣瀆不盡瞻企。

塞北江南。夢想耿耿。故園松竹。相見何期。玉關人徒增悵耳。家君自抵署來。精神不甚爽適。某亦病苦相尋。總之邊地風塵。消磨氣體。豈人而鐵石乎。宣雲亢旱。近始得雨。斗粟四陌。舉家廛欲食粥。而邊人猶以為佳歲也。屯事頗難。某力排衆議。百計經營。邇已略見端倪。羣情漸為鼓舞。惟是見小欲速。終無成功。尚之數年。定有起色。每發一疏。心血為枯。前所請教者。止有初刻。今并二刻。就正大方。知老叔留心世道。必辯開示謬迷。斷俟斷後。比北信日緊。大舉入邊。在所必然。宣雲粗亦有備。來時當一挫之。必不至如從前

□□控弦長驅耳。荒塞無節可採。不勝聊佐蒲葵一觴。時為淸和閏月之廿四。去朱明令節。僅及旬也。臨啓神往。

答陸鈞修方伯（見同陳顧遇來書。○行略云。相時頗年征討。師老財匱。封疆在事諸位。多報往往。河南方伯陸公之賊。欲抑其去。公作書勉留之。）

今日居官。何啻墮於九淵。不使兵馬之厄。與門下錢糧之厄。其劫數真堪比擬。乃不使又以兵馬而兼錢糧。舉數千萬如狼如虎張牙露爪之徒。環伺於微佛之一身。此佛既未能脫胎換骨。尚在人世間。又未能捉髑捨身。依然活地獄。其苦可名狀乎。不可名狀乎。觀此則丈所處。尚在九天。淸差宜泰然。歸心亦宜淡然也。天之生才有限。以丈品識經濟。定不令之逸。而令之勞。今日勞以中原。他日將勞以四方。其勞漸久而孔甚。時事固然。是用為吾丈解。幸毋我迂。

與某（同邑女典路套。在宋蔡□□。）

時事多艱。聖明宵旰。不謂蘇力（夜嚴幽傳。師言曰。力。錄力蒲才。射如綿。）乃當重任。鄖楚封疆未靖。中原決裂日開。某以一身。肩荷七省。何異挾山超海之難。年來鞠旅陳師。血忱可對天日。是以身家罪倒。人體幷損。闊闊久疏。維勤僉想。荷高情之遠注。將重擠以何期。恃皇上仁如天。智如日。剔理萬幾。斟審必深。以氣數下之。戡亂中興。可奏于襄之績。某今日亦惟肝腦塗地。以自附於純臣之末而已。成敗利鈍。毀譽是非。久已置之度外。冬春來。豫楚江淮。歷戰克捷。撫剿有期。然大寇強而且多。勦以數千萬計。釀之十載。今欲除之一朝。即有孫吳數十輩。未易言也。日事戎行。心血已竭。諸凡應酬交際。概不能修。獨於足下。述跡神親。每以疎闊為歉。附將一緘。專叩起居。軍旅中竟不能作寒暄語。惟台照是荷。

與少司成吳葵菴書八首（諱國華。公孫。歲貢生。三水戍尹。曾與家戚熟□。）

封疆之吏。際此千難萬難之時。熱血愁心。誰行控訴。某于視事之堂。勒一聯云。封疆事重。當萬難措手之時。頂踵髮膚。惟期盡瘁。君父恩深。念能致其身之語。成敗利鈍。曷敢攖心。此言但告之足下。他處未敢唐突也。某前後疏章。字字滴血。然於鄖中光景。鄖撫情形。終亦描寫不盡。所恃聖明洞晉。尚能曲體勉支撐。否則守臣與鄖士鄖民俱盡久矣。鄖介萬山而扼三省。受事後經今八月。幸賊衆未敢窺鄖城郭人民。漸固安集修舉。乃不意鳳延大壞。復入漢南。其勢危急。秦中兩督四撫。不知作何剿除。某張空拳（鄖撫司□□□。）（根空拳。冒白刃。○作奇冏。拳。□□也。）以四隅。熾矣。孤踪在外。暮不保朝。一切應酬。又俱斷絕。長安中時論物情。所不敢知。唯有鞠躬盡瘁以勦萬一。如應事雙難之語而已。足下察之。

長驅北來。獨復手教。注存真切。感愧交并。某勉力剿撫。各省流寇。義頗敵愾。漸稱寧士。益前後俘斬。殲以萬計。殘逃鄖中大股俱盡。見今披猖於秦地者。皆叛卒饑民。愈剿愈衆。非盡渡河之寇也。疆場之事。難言之矣。某本孱質庸才。偏處極危極苦之地。歷疏陳控。總之情極呼天。而中外在事諸老。終是痛癢隔膜。誰是設身處地者。某亦惟以盡瘁是期。不負朝廷足矣。頃如停徵。如留餉。如修城。如設兵。無非一字一淚。乃請十得一。豈非杯水輿薪。從來由徒不相謀。而程功焦爛。今事後縱然如此。能無深懼哉。計無復之。求屯田議。借本寓人之乞。情形愈覺不堪。倘再不能如請。旦晚即與鄖士鄖民俱盡矣。足下讀中秘書。乃異日

爲聖天子調玉燭（爾雅、釋天、四時和謂之玉燭。梁書簡文帝紀、太平玉燭、爾乃降之。）奠金甌者。倘一昌言於朝。某當五體投地。延企何如。事中舉佈爲任馳依。

某方受事楚中。而鄖城又爾告急。且秦寇橫甚。其勢叵測。楚難正迫。兵食宜籌。小揭二通。此不啻秦廷之泣。有一事一念不從朝廷地方起見者。天日鑒之矣。倘政府諸公。謀國心長。鑒時處切。施正義以安全楚。以褒潞陵。此社稷之福也。冗極不逭多佈。臨楮神馳。

雖中告急。某裹糧於千里之外。介馬馳援。無非從封疆起見耳。至博望得祖將軍之捷。爲之一快。詳在疏揭。謹呈台覽。文何（文、楊文弱文嗣公嗣昌、何、香山何公吾騶、二公當時閣臣也。）二老先生。不意遂爾去國。令人驚疑。其大略可得聞乎。

某剿寇十事。已拜五疏。尚有五疏。須待辭楚撫得旨。大局既定。然後言之。統容類齊以呈尊覽。臨啓瞻切。

兩月來奔馳於汝宛河雒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尚非蕩平勝著。必於正二三月內。先剿蕩闖王一股。餘賊方可次第殲散。闖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與之大戰三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擒斬死傷逃散。可二萬計。現今尚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股。見則兵漸集。皆與闖賊合夥。是以勢益衆多。今奔東南一帶。楚黃鳳泗淮陽。俱大可慮。某故星馳而南行。至棗陽。忽接邸報。柴已得梓楚撫。更可專力討賊。某所爲極難。而言路責備乃爾。爲公乎。爲私乎。某今而後。總不閱邸報。省此一番形迹於心。足下以爲何如。三疏揭題陳台覽。如請上還宮。及辭新秩。皆臣頭臣心所不容自已者。至三大切要事宜。實爲不識忌諱。不諳時務。多言多事。自取愆尤耳。雖然。重擔在身。即欲不如此。不可得也。小奴歸拜。有鼎賜兼承破格之恩。感而欲游寸蘇一扇。聊引下臆。某於行吟操管。皆如步中非供大方一噱而已。短奏不虔。臨南依切。

某懶甚矣。以數萬邊兵。付之一無衔門無專轄之手。而又不與以餉。封疆之事。有如累卵。某身何足惜哉。一生學問。惟有盡瘁二字。今豫中諸賊。屢經剿殺。盡逃入秦。而楚地除鄖襄餘孽。時復來擾。其內地粗安。然秦寇正猖。未可言剿蕩也。某與洪亨老事同一體。方圖選銳入秦合剿。一切佈置機宜。當另疏詳陳入告。此時專拜認鼎之本。不敢多及也。皇上天恩。倘此身不即就逮。即盡一日之犬馬。直至水窮山盡。便束身歸命於朝廷耳。頃見掌科曾君（名日諭、）所論諸語與弟相反。弟何緣得此知己。剛方挺直之人。如帶一瓷巧猾軟媚之態。豈至有今日乎。頂門一針。升此君之益多矣。倚馬不能詳泄。主臣主臣。

長洲香山二翁。某方以中興元輔期之。而一旦謝事。奈何奈何。聖意不測如此。然而當霆雨霽。皇上妙於並行。蒲輪可立俟也。（漢儒林傳、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蒲輪、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此時想已出長安門。頃當國時。某避嫌。未敢一致起居之敬。今當於道次一爲祗候耳。豫州諸公。以桑梓之故。來備於某。其或有德有言。近情近理。俱不敢知。某惟聽之公論。此時按雒。亦因楚寇少殺。不因掌科之多口也。某肩千金之擔。而過獨木之橋。臨百尺之淵。旁觀者不相憐而助之。是矣。恣意任情苛責。如此世界。盜賊安得不横行哉。爲之三歎。

某自去年十月廿四日抵陽和。屈指又五月矣。太平督撫。安享尊榮。誰不樂就者。時至今日。到處皆以封

疆爲將帥。而宣雲諸鎮。更復何地何時。記當日入援督兵。東追大敵。自冀保以迄良涿。由近郊而馳赴命。一月之內。行三千六百餘里。前後接朝中諸老手書。皆以本兵相屬。衆謂廷議已定。促某早抵都城。某竟太宰司馬書凡五。力言某非其人。難以冒昧從事。願終討賊。否則任邊事之危難者。以報皇上。因是片紙隻字。不與長安當軸往來。後得宣雲。中外皆爲某稱賀。曾幾何時。而忽有爲不情之語者。此不足有無輕重。但世道人心至此。豈不太欹險哉。某故明日張膽而計之。屢疏以見某居官始末。請討賊疏。以見某報主本懷。若某於封疆軍旅之事。閱歷有年。雖係駑駘。猶然識塗老馬。敵急則驅而當敵。寇急則驅而當寇。生平今之世。斷斷不免者。與其中原之事再加大壞極敝。如入病體。已至十分。又使庸醫妄投藥劑。嗜慾賊其元神。盧醫望而卻走。然後再從而往治。其能幾倖萬一乎。是以及今請討。此疏出於不得已之言。廟堂或信或疑。皇上或允或否。某無庸心於其間也。至若邊事之危且難。更無有出宣雲上者。當此中在事文武諸公。以及軍民士庶。無不傾心信從。比來百事皆有頭緒。若料理一兩年。大敵即來。斷非向年光景。此某所可自信者。但身輕如葉。擔重如山。安能自主哉。豫楚江北士民。以某在宣雲爲快望。而三鎮之將吏兵民。又交口謂某請討賊之非宜。身在局中。無處忖度。足下何以教我。

盧忠肅公書牘跋

盧忠肅公受專征重任。十年轉戰。所向披捷。致命時年僅三十九。忠義之氣。凜然如生。明史本傳載之詳矣。有集三卷。係其子孫掇拾叢殘。蒐羅纂輯而成。公固不藉是集以傳。然其軍中家書尺牘。忠孝悌惻然落光明。讀之未嘗不可想見其爲人。雖當戎馬倥傯之際。牽筆而作。皆發忠誠念。無一語及私者。其所樹立。蓋天性使然也。公家在宜興者嶺山下。祠在縣治東關。余房師羅源阮勗巖先生（名升）宰宜興。下車日即瞻謁公祠。訪求後裔。有名希者。應童子試。拔置第一。補校官弟子。助資給之。戊午冬日。余偕洪編修撰存先生探善撫。過著蒐華秀才出公集見贈。珍藏篋中久矣。家君雲先生梓刻叢書。方蒐輯前明忠節諸君子手澤。因錄集中書牘數十則。益爲一卷。貽之。以志昔年景仰之忱云。嘉慶戊辰五月既望。鎮洋後學張鑑謹識。

健餘先生尺牘

尹會一撰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前因黃檢刊刻伊祖黃廷桂硃批奏疏。殊屬謬妄。因諭令將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經分送者。查明解京銷燬。並通諭各督撫詳悉曉諭確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經編刻者。即令其子孫將板片書本一併繳出奏明。送京銷燬。原因刊刻奏疏。乃明季陋習。甚至眞僞混淆。深爲世道人心之害。況自焚諫草。皆古來人臣之大誼。必欲存稿以炫其長。已乖正理。然或將曾經採用之疏。刻入集中。尚不爲過。若已經部駁者。即不宜復行存刻。至以所奉硃批妄行增減。則尤不可。所降諭旨甚明。茲據原任大理寺卿尹嘉銓將刊刻伊父尹會一奏疏二本及板片奏繳請燬。朕詳加披閱。大率發交部議者居多。原可無容儲留。即其中間有訓勉之旨。亦不過隨事批示。非必不可宣露於外者。與黃檢所刻伊祖黃廷桂奏疏擅將硃批删改。且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不在應燬之列。所有尹嘉銓繳出原書及板片。仍著發還。朕辦理庶政。務期得當。從不肯爲已甚之事。此其一端也。恐內外臣工尚未能深喻朕意。著再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健餘先生尺牘序

尺牘興於漢魏。盛於唐宋。見諸史乘者章已。陳遵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胡昭與鍾繇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歐陽詢效倣王羲之書。險勁過人。尺牘所傳。人以爲法。皆以善書云爾。非必其言之有當也。知道者無取焉。至於蘇黃尺牘。則辦於文詞矣。而東坡集十二卷。尤多篇論。耿輝錄諸語。雖出其中。君子惜之。惟范文正公尺牘三卷。自家書以及交游。言皆有物。與韓魏公三十帖。經濟詳明。其他弄翰舉筆亦莫不本於仁義忠信。誠哉士人之善則。吾師健餘先生。篤內行。敦節誼。振作人才。雅與文正公相肖。而詞氣之洞達亦然。公子啓銓。尋訪舊遊。得先生尺牘若干篇。附以家書。編成兩卷。別於文集。倣文正公遺書例也。卷分時地。以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親師取友備於斯。勸善規過備於斯。詒穀裕後備於斯。嗚呼。讀者可以得師已。

乾隆十有六年春三月初吉。受業門人楊錫紱敬題。

健餘先生尺牘目錄

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揚州尺牘十一首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健餘先生尺牘卷一

襄陽尺牘九首

上孫靜軒先生

側聞硯學京畿。以大儒經世之業。普春風化雨之施。文教振興。胥本至誠而動。罔非及門所能步趨。而奉教有素。亦不敢不勉。襄陽名郡也。衝要爲甚。以拘迂當之。大懼綆短汲深。貽羞隕越。事無大小。專務求實。使人不問而知爲先生弟子。此則某之所期以仰遵師誨而上報主知者。努力前途。未知當否。惟進而教之。

上朱高安先生

頃聞曾體違和。予假調理。自今想已霍然。忝在門牆。職守繫維。不獲趨承函丈。中心耿耿。莫可名言。襄陽地當孔道。郡務倥傯。明季屢遭兵燹。元氣未復。亟圖休養。勉竭愚誠。民情頗覺相安。近以攝理荆州。勘災賑饑。奔走不遑。深愧儒術迂疎。而夙夜冰兢。則不敢有辱師門也。經濟實用。尚祈切加指誨爲禱。

與博陵館師趙孝廉

吾博桑梓之地。文風首善。宜在城中。倡建義館。每望大力主持。蒸蒸丕變。茲聞諸親已送文旌設帳。佇見時雨之化。嘉惠無窮。不獨文章一道。日新月異。而後進循循。應一望而知爲安定門人矣。

與王體乾

總角之交。闊別數載。中心繾綣。曷云能忘。祗緣遠守邊城。兼攝劇郡。東西奔走。寢食不遑。有疎候候。雖知我不罪。而負慚良深矣。比月以來。始得稍安疲骨。回思生平。儕輩落落無多。又行年四十。漸老恨人。宦途味淡。友道情殷。興言及此。臨風起憶。寧為聾耶。吾兄笑傲邱園。有同情否。伯母節孝。久合輿論。旦聞請旌。私心偕喜。望速舉行。勿以力歉為辭。或須將伯。僕當分俸佽助也。

答司紹武

瓊賜德音。兼頒大著。雒誦之餘。不禁起舞。如逃空谷者有足音跫然之喜。如飢渴者忽得粱肉酒漿。不覺飲食之過度。如久客返家。見廬舍田園。歷歷述其故物。而心神俱適也。不復知此身之猶在宦途矣。惟是兼領荊襄。時多鞅掌。偶得片刻清閒。依然案牘勞形。風塵俗況。應為高人所哂。亦為達人所諒耳。

又

春間闢闈報罷。深為扼腕。接讀手教。不怨不尤。足徵達天安命之學。至以著述為己任。繼前徽。嘉來學。洵不朽之大業也。十七史內瑣碎故事。錄之以資博學。誠善。憶昔風雨聯牀時。先生識見超卓。議論廣大。良史才也。史評、史斷、前人雖多。更於其所未發者記之。以為後人指南。何如。某案牘酬應。紛繁極矣。偶有餘閒。檢經史子集之切於日用者讀之。亦豈頗有所見。第愧方寸幾希之明。不時障蔽。知己何以教之。

答姜斌山

平生知己。闊別三年。渴思不可言喻。頃接手教。相親相勖。古道猶存。如勤以補拙。儉以養廉。見利思義。見利思害。及非皆天定。義命當安等語。至誠剴切。字字金玉。僕所銘刻不忘。惟是郡守一席。又有難者。所屬州縣。賢愚不等。倉庫盤虧。略一放過。賠累隨之。僕實親嘗此苦。高明定不蹈此。大兄性情忠厚。器量寬宏。而才識足以副之。故南來每多好音。僕實萬萬不及。而相勖之言。則可以勉而至也。

又

承教。政事處務執簡馭繁之道。如炎熱中服一清涼散。如沈疴時得一保元湯。感謝不可言喻。僕於襄陽二堂內自題一聯云。修己乃以安人。問此心有無愧怍。窮經本以致用。悔當年尚少工夫。亦略有見地。惜鞅掌之餘。蔽痼漸深。雖時時省悟。而年例年昧。未能徹底洞然。此固才分所限。亦由養之未至。惟望時加訓誨。俾有進益耳。

又

頃於鄂城見當事諸公。俱道湖南上游澄汰官員之時。推永州賢聲最著。聞此好消息。雖惊為慰。得手教。相勖報國。意氣誠懇。不覺感激流涕。有道之言。動人如是。僕非妄自菲薄。且現今努力。亦非無偷惰之處。祿受節旄。恩深未敢忘今歸之義。此意當為大兄所諒也。

揚州尺牘十一首

上毅庵先生

歲前遙師臨襄。幸得親承指誨。諮諮發蒙。頭頭是道。某雖愚昧。永矢弗諼。去冬十月。調補維揚。緣留辦軍需。交代米石。直至閏五月抵任。地衝事繁。五方雜處。民情叵測。變幻百端。其難治也。百倍於襄陽。某仍以樸誠治之。說者多謂宜用權術。方免侮欺。終非素心所安。亦不能為也。敢質所疑。伏惟指示。

與襄陽王別駕

劉守戎入來。得接手教。篤摯之情。真切之語。足徵同心夙好。雖隔山川。猶共几席。感也何如。思也何如。又聞賢母堂深。蒙多方修理。紳士之代為感激者。嘖嘖不絕於口。此德此情。何日忘之。維揚宦況。迴異襄陽。近因湖水為患。履勘沿海州邑。奔走不遑。絕無興致。惟人心翕然向從。頗為順手。可告知己耳。

與襄陽徐令

江干忽忽分袂。買舟長行。於閏月十八日抵任。略觀大概。維揚實劇郡。不獨地方之衝要。事件之叢集。應酬之紛蹟。力難支持。而文武兵民。求如吾襄之和衷濟美。俗靜風淳。遙不可得。自顧德涼。懼滋隕越。然再四思維。勢難卻步。惟有努力前途。盡其在我而已。

與襄陽閔廣文

別來倏爾歲過。迴思昔日之從容談道。莫逆於心。依稀如昨也。未審有同情否。乘便順候。不盡神馳。

答楊生其比

頃接手書。忧同面晤。深慰渴懷。襄陽義館。既照舊相安。素位而行為是。劉碩然設教推訓。望能保守勿失否。見時可為轉致。

與襄陽諸生

別後僕易寒暄。雖百忙中無刻不憶我襄士也。吳生來。具悉諸君近好。他時若得重晤。則更愜慰衷矣。草草布候。祈為公覽。各父老俱望道致。

答劉古衡

義館一節。某竭綿力。循循善誘。大暢宗風。法言巽語。兼擅其長。莫如大兒小兒回署時。亦聞以成就後學為己任。數年相交。久已心心相印。王李二丈有力辭之說。知已無庸如此。

答劉令衡

閱月得手教。恍如面晤知交。每見吾鄉人。具稔老伯近履康勝。五兄仍主義館。弟所捐四十金。亦可稍助甘旨之需。無煩廑念。僕自調任以來。刻無寢食之暇。日有酬應之紛。公務未敢憚勞。人事實覺生厭。更兼出入不敷。力有難支。竭蹶前進。亦良苦矣。幸得紹武自山東分校來揚。盤桓二十餘日。雖惊為慰。其道重聚之難。相思之至。懸維致意。雲兄在陝。僅聞有署州之信。昔年四友。天各一方。未審何時再合延津也。

答刁鑑齋

春間兒女畢姻。相崇樸素。力矯浮華。固是我輩本等。但疎慢之處實多。雖見諒於至戚。心常耿耿也。小女于歸貴地。原無懸念。第少小無知。惟賴訓誨曲成耳。郎君聰明爽朗。自是令器。加力精學。可以有成。幸甚

教之。

答趙長公

鸚鵡洲前，一別改歲，聽懷知己，寤寐依依，想足下學問精進，涵養日優，非業勤名，一出冠世矣。僕以非才，益移劇郡，復鍊堪虞，提衿可笑，雖勉努力於鹽車，不覺長鳴於伯樂，其將何以教之。

與秦州李牧

每人而悅，勢有不能，張弛激變，更屬不可。但兩班既非挾貪倖進，自當酌量指飾，以補缺略。犯法頑民，亦宜速究，若徒以鎮靜而涉姑息，不惟後將難挽，此風亦何可上聞也，慎之慎之。

兩淮尺牘二十三首

復尹大司馬

解元回揚，蒙頒斯文精萃一帙，諸體俱備，無美不收，每於公餘，時時捧誦，真足以衣被海內，嘉惠無窮。惟第草擬文教於兩邦也，某接任兩淮課運，事宜俱遵舊章，現在頗見起色，惟淮北產鹽過多，仍滋偷漏，江西口岸坍疲，頗難整理，且鎮江議食淮鹽，衆論多求協宜，大人籌畫有素，想祈明示，俾得遵循，至於揚俗華靡，當切移易之思，夏間議定四禮，力行簡易，未能丕變，何施而得信從無雖，統希教之誨之。

與蘇藩白方伯

舟中接家信，知揚人有爲家母建祠之舉，廿令拆不相關，徑詳歸憲批司查例通詳，此事斷不可行，家母素性嚴肅，前値生日，闔紳士製屏，切囑堅辭，甚至變色，再聞此舉，是益重某以不孝也，備具咨文，祈爲據情詳請，則叨君子之愛，感且不朽。

答沈子大糧道

歲前接到手札，足見鴻德之廣，受益之誠，非留心學問者不能扼要一節，湖廣大局已就，惟西塽貴商，當鋼豫之餘，尚未遵守規條，塽簿呈送，且百計狡賴，妄希挽法，不思僕久理鹺務，利害輕重，靜之頗熟，此事若不可行，僕亦何苦樂爲，今寬嚴之間，業已斟酌不偏，若再依違瞻徇，率視商抗阻，深恐大案一發，株累者衆，豈惟當事所宜籌及，抑亦仁人所宜惻惻，義利分界，即利害關頭，聖明之下，無微不燭，願與大兄共加振勵，思患預防，歸於忠厚，僕言止此，無敢屢瀆矣。

與姜賦山觀察

荊南地方寧謐，靜治有餘，苗疆就緒，自可無煩籌畫矣，僕近況粗安，惟新病後精神覺薄，辦理公事外，未能力學日新，即此年所治小學，近思錄，亦不暇時時檢閱，但日懸白鹿洞規條於座右，觸目內省，勵念偷有相反處，即加策勵，制得隨時於心便安，而病發亦仍不免，病後之局，寡過之難，有愧良友多多矣。

答陳緒山

分巡一席，亦頗閑散，但因地制宜，雖有設施，亦以靜正爲主，步步踏實，不可急於見功耳。

答周荊州

倖來得手教，雖蒙諭無多，而賢智之過行，中庸之至理，無不鑿鑿，大君子之正論，古良友之箴規，恍如正襟促膝時，令人肅然起敬矣，僕以孤冷之性，處繁華之地，又値極疲之後，深恐廉靜二字不足勝任，但冀時惠德音，俾前途不至於顛蹶，幸甚。

答吳大春

頃接手教，深感垂注至情，鎮江並非兩淮綱地，自協亦無可處分，而部議覆銷二級，不覺啞然，想亦前在考功時辦事糊塗之報耳，嗣後諸凡愈加懍懍，於人無尤也。

答王從先

江南冀北，雲樹迢遙，一紙飛來，恍如良覿，并悉加意作人，嘉惠後學，君家河汾，不得專美於前矣，僕承之鹺政，日切冰兢，義倉義學，勉爲建設，規模尚屬粗就，以至室無長物，故我依然，出山出山，靜躁不同，情況則一，碰碰部帽，正恃過來人察宥耳，承諭各書，俱仰樂育雅懷，附上朱子全書，許氏說文各一部，祈爲查收，餘當留心訪覓，外附縐衣一襲，石刻二種，並希台鑒。

答楊衛京

海濱毒熱中，忽接尺素，如得一劑清涼散，頓覺沁我心脾也，兼承嘉貺，夏葛含風，細芥茶帶雨香，應時堪佩服，至味好深銘，率拮布謝不宣。

與王學曾太史

人生知己無多，況以醇古澹泊老成如大兄，同譜無兩，而共晨夕，恩恩告別，實爲悵然，小兒不嬉而荒，僕難辭責，必得循循善誘，方冀日新，幸無忘易子之教也。

又

適有通州顧生來興院課，時文苦無佳處，惘寂尙屬有志者，但不免草野倨侮，祈嚴加繩削，以財成之，倘狂而涉妄，則難以進取，卽麾諸門牆外，當亦無憾耳。

又

發榜，知郎君又蹶霜蹄，深爲扼腕，豈此中得失，有數存焉，非文章所能主耶，老材大用，吾儕所取，命不足道也，書院兩闈僕得周繼濂，北闈幸有管一清，差強人意耳，僕於十月自儀起程，出巡淮北，因頭目偶抱火症，現駐揚署調治，大兄相過，卽徑來邪是望。

與王清森吏部

落月停雲，時深遐想，知已自同情也，僕以浮山禹王廟傾頹，捐貲修葺，工告竣功，撰就碑文，特懇大筆一揮，用垂不朽，小兒有志學書，未知式法，希將墨妙見賜，俾得奉爲楷模，亦嘉惠後學之道也。

又

經年不晤，深相念也，頃聞貴體抱恙，宜加靜攝，諺云，人生有子萬事足，郎君英年雋品，遠到無疑，卽此一節，便是暮年大賜佳哉，貧不足道也，寄呈耳順，聊備薪水，節留數月之用爲禱。

又

瀛擬蘇門把晤。忽接淮報。倉忙反棹。悵甚。聞台從有揚州之行。若在三月中旬。正僕回署之時。追陪杖履。徧涉名園。不誠堯夫安樂也。耑緘奉訂。萬望果來。以慰積渴。

與王雲卿

在襄陽時尚有管書。數年以來。或因關山間隔。或因事務紛糾。或因精力之衰。或因性情之疎嬾。以致總角知交。全無音書。與言及此。不覺悄然。大兄年近知非。時當服政。靜寧治績。定有可觀。使中寄示。以慰遠懷。弟自都運以來。雖刻苦自勵。而蒼狀至無孔道衍繁。時為應酬所困。摘取雙溪集讀之。得奮生四字訣。曰慈和儉靜。時時體認。藏痼復萌。深以為愧。題一絕云。打破桔城認樂窩。箇中消息問誰過。雙溪指引源頭好。若非澄澈止水多。用以自勵。還相贈也。又册中節次奉懷詩。錄數首於扇頭。令解官帶呈。實故人之不忘耳。邊塞凝寒。諸希保重。

答鄭積厚

吾博典廟。久經傾圮。今邑侯與諸公實力興修。極為盛舉。聞出入一切。俱係足下總理。盛德長才。諸務自必妥協。僕捐俸二百金以襄鉅典。用舉衆擎。統惟台鑒。

又

開舉賢良。當具懇甚。僕在城中設立義館。遠寄恐不及時。須籌長久之策。今以四百金送入典鋪。作為修金之用。前者明吉交過二百七十兩。作東章義學修金。統一併立約。每歲按季發息。庶免斷續之虞。鄉學公事。諒必樂為玉成也。

答蘇仁三

五月六日卸運司事。專理鹽政。頗覺清閒。辦時之時少。讀書之時多。每以食浮於事為愧。來札過獎。彌增顏汗耳。新購四書讀二部。附覽。

答王孟恭

義倉一節。獎揚逾分。殊媿不當。但書有大而非誇者。吾兄既厚望以不朽。自當多方籌畫。俾我鄉人永保勿替。至踵事加增之處。僕雖力縣。倘再食祿數年。式廓前規。倘有後願也。同鄉公字。幷祈道致。

又

故人千里投贈以言。雅意也。敬謹不忘。至謂行之維艱。自古所同。欲立志向上。必宜知所從入。如築室然。植其基。堂構乃宏。如種樹然。培其根。發榮斯茂。於下手處尋所依據。仍在昔年所讀之小學中。紬繹躬行。久而自見也。

又

頃接來教。知力學不倦。可謂勤矣。但當年將就衰之時。讀書似宜守約。溫故潛玩而身體之。以不失古人為學之意。雖稱晚益日新者所聞諸書。仍有從而貪雜之弊。與近來鄙見不同。欲以近思錄古文雅正相

贈。未知有當高明否。

答馬丈

拜別以來。一官碌碌。每欲裁緘上問。輒因蓋宄未追。正深赧仄。乃承垂注殷腆。獎揚逾分。感愧之至。某以菲材。謬膺重任。潔清自矢。因可自信。肆應無能。實深悚惕。常思早賦歸田。為避賢之地。未審何時得遂初心。歲月如流。親戚聚散。更難為懷。惟幸長者晚景增勝。努力加餐。他年斗酒隻雞。追陪杖履。其樂融融。未可量也。

健餘先生尺牘卷二

河南尺牘三十五首

上孫靜軒先生

頃聞節制三輔。實心實政。德澤旁流。人望所歸。風行草偃。匪但桑梓共沐恩膏。而中州密邇。更得時請提撕。何幸如之。惟是旗民雜處之地。年歲噉歉之餘。頭緒紛繁。千言難罄。總以用人材質聞見為要務。內而司關關防所係。外而守牧表率之員。尤望慎擇而專責之。

上陳遴字先生

頃承大教。言不儆不如書工夫。居處恭三句。無一刻可離。某幸聞此親切提撕之語。時時省克。以實從前所見處境。豫省秋成頗好。乃是叨天之幸。不敢以人事參之。惟規勸士子一節。人心鼓舞。可望有成耳。條約呈覽。

復方望溪先生

某自早歲即心儀先生。[illegible]山斗。筮仕十餘年。僅得於京邸一親面命。嗣後始漸知力行。一步一趨。不敢妄自菲薄。有寡鑿謬。而軼窮東南。未追上問。以私淑原不在言。且落落行蹤。亦非有道之所棄也。前赴都門。兩次皆謁。俱以公事相違。悵甚。頃奉手書。國是長篡。肆切指示。拜讀之下。何曾面聆提撕。豫民辦濟之

菩。誠如大教。奈紛紛如。幾難持論。今已議將四百里外盡數析徵。於近水處採辦矣。若遠及江廣。恐不能行。鄭州案言人人殊。都不可據。容緩圖之。或可得其實也。再前讀大疏深爲銘佩。竊以麴乃造酒之源。而耗麥之大者。現在議申酗麴之禁。并聞。

復德濟齋先生

蒙示手書。獎勉交加。諄諄懇懇。如獲百朋之錫。如聞空谷足然之音。幸甚感甚。某壽未親炙大人。僅於知交處聞楮溪有易傳尊書。又聞出處辭受之大節。能誠而兼踐道。心儀爲好古君子也。節制三楚後所効大員。乃大醇也。歷來當事俱豕制難斷。惟先生能行之不疑。仁者之勇。殆不可及。近閱邸鈔奏報收成分數一摺。所謂誠以事君無忘恭敬者乎。體用合一。略窺一斑。心愛而藏。願言步趨矣。某少時未從小學入手。雖於章句之學者數十年。四十後方稍稍識正學指歸。而行之不力。年老無聞。何時得侍左右。而領提撕也。所著諸書。祈先寄賜。以啓愚蒙。

復黨寄寧先生

退養珂里。樂育英才。竊意安樂窩中。晚景入勝矣。頃讀手翰。始知近況蕭疎。有煩稍慮。暮年宿恙。又復侵尋。數千里外不能親爲問視。負疚良多。謹借百二。交三兄帶回。補助甘旨。自製地黃十斤。用佐餌餌。還祈靜攝。頤養太和。是禱。前者三兄到揚。相商進取。某直對以天下無倖得之功名。既爲儒門令子。宜守家訓。俟水到渠成。出仕未晚。遂力勸歸里。并帶六十金以奉高堂。今晤三兄。詢知從前並非父命。家書內諭以善養之義如何。

答劉靜齋中丞

劉別緒過汴。接奉手翰。勤勤懇懇。無非省身克己。相勉誠敬之意。敢不服膺勿失。比來微軀憚暑。苦無精進工夫。公餘惟取大學衍義一書。時加點校。覺於修己治人之道。頗爲詳切該括。健忘之年。守此似遠勝涉獵也。未知有合於高明否。

答錢主敬督學

頃接手翰。寵錫勤勤懇懇。無非以古處相期。敢不努力前途。有辜夙訓。某雖少慕范文正之爲人。但有志而限於才。諸事蹉跎。仰賴家母樂以善養。而爲之更勇。是以梓里城鄉。皆有義倉義學。計數千。惟是經理乏人。規畫未就。尚未敢遽大筆之褒嘉。至於學宮殖垓已極。官士無過而問者。因竭綿力。告厥成功。倘得鴻文誌其顛末。庶激勸之呼。聞者興起。而有司亦當爲善後之計。其有裨於吾鄉文教。豈淺鮮哉。

答許醇也太史

令弟來汴。接奉手教。忱悃之誼。遠慰帕懷。所謂諸君頗惠好音。然如大兄之獎勉交加。情深語摯。雖古君子之交相期道義。千里同堂。亦不是過也。感甚感甚。請而不激。和而不流。已敬書座右。本爲箴銘。僕自維揭別後。始知向往正學。篤信敬誠二字。提省此心。微覺虛靜恬澹。事物相投。難納於順應。幸不致漫無主持。但恐行之不力。終於無聞。惟望時加誨訓。俾得遵守振勵。不致漸老頹靡。則受益良多。勝於百朋之錫矣。

許醇也復書

中州吏民向承諸公察察之政。自執事下車以來。如釋湯火而登袵席。感德慕化。不謀同聲。不識高明何術以致此。來札云提省此心。虛靜恬澹。此不外誠敬之功熟而效自至。朱子謂持敬之說。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詩曰敬止。而即繼之以緝熙光明。亦此意也。醇少時有志洛閩。中年頹墮。惟良友策其不及。勉其可至。則生歲之感。無以踰矣。

答李宮保

禁麴之令。乃端本澄源之要道。雖官吏奉行不能盡善。然立法以防弊。豈可因弊而廢法。誠如台翰所云。督率稽察。漸而化之。自可觀成也。況豫省爲踏麴叢藪。盆下甕萬。俱以供各省燒鍋之用。今一歲以來。富商巨賈。已知畏法。不敢踏販。若再弛禁。害將奚底。揆情度理。實有斷難議開者。蒙示奏稿。剴切精詳。僕雖勉抒管見。瓦缶之鳴。對鍾呂而愧慚矣。

答張爾徵學使

教官輩每緣薄物細故。互相傾軋。殊殊謗風。自當整革。以示激揚。行惟其是。無所介懷於胸稿畢思也。若人相交千里之外。聞流言而不信。矧共事同方。若爲浮詞先入。何以對良朋而無愧。至於動招謗尤。清正如公。固不至此。縱或有之。君子惟有省身克己之道。並無解嘲彌謗之方。此僕數年來篤信不疑者。既以自勗。還相勗也。

與張又渠觀察

比來叢冗實甚。稍暇即讀困學錄集粹。仁人君子之言。敦懇惻而有條理。守先待後。由此其選也。近始卒業。擬成敍稿。聊申景仰之懷。與世俗之虛。然忙中撥冗。言之不文。尚望再加更定。

答襄陽張郡丞

頃際芳來汴。詢知澹懷高致。施雅修潔。中心藏之。承示聖德詩。一洗柔曼之習。所謂黼黻典謨典字。亦改清廟生民詩者。眞不愧而及於古矣。至於衆分刺史。任符專城。匪鎮民繁。時藉整理。君子有素位之行。仁人有與待之施。幸勿視同泛州司馬。徒作冷落生涯也。

答錢勉耘

來札所謂不忍家母起程來豫。淮揚士女。重瞻明達者。數百里不絕。實有其事。不過在人情之厚在此。以視荊襄。如出一致也。恐撫中州。存心行事。仍不異於官吳楚時。惟是任劇才疏。指摘叢集。深恐上負聖明。是下留心治體。倘有見聞。幸爲寄知。以匡不逮。

答帥蘭皋

劉停回梁。接奉手教。是慰遠懷。僕年踰四十。始識正學指歸。而行之不力。內外多疏。深恐遲暮無聞。遂與草木同朽。夙夜難安。廼來寡偶。雖索作慰。知已不可徒爲汲引之言。使我更有進而遊觀也。張撫軍端莊

公恩。乃所素服。希致向往之忱。

答王從先

別來數月。正切懷想。接奉瑤函。恍同面晤。爲貧而仕。聖訓昭然。但須有主乎中。勿於位外而有願也。

與陳尊倬

比月已聞三喜。一歲何嘗九遷。贊化調元。可爲預卜。惟祝正色立朝。以當大任耳。

又

近日參奏藩司者甚多。因彼恃老任性。雖與共事。略其操守而舉其錯誤。亦寧過於寬之意耳。未識人言何如。此心則可自信也。小兒姻事。特遣仝僕赴都請命。諸惟面諭。

與陳敦叔

頃聞榮擢鹽司。宏才庶抱。式煥新猷。中外同欽。三蜚發秀。君家兄弟眞不可當也。善養銳氣。用集鴻庥。是則張老所欲致頌者耳。

與徐惟吉

頃聞榮陞都運。足信謙能受益。和可致祥。尤造商民之福。匪徒葭莩之光也。惟是財賦重地。名利關場。事上接下之際。必須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方爲吾道之强。至於出入維謹。取與必愼。校之從前考竅。尤加戒懼爲祝。雖衆口鑠疑。難於斷制。但以有主之衷。參諸輿論。似可無偏倚之虞。若夫通變隨時。高明自有化裁。未敢瑣贅。

答徐別駕

頃接華翰。得悉參案開復。爲慰。君本雋才。自應平步直上。但進取不宜過銳。腳根須自踏實。覆轍乃金鑑也。仍願前途勿忘。

答趙容顯

別來正勞遐想。適接手翰。如其几席。過蒙獎藉。愧甚。但良友期許。不敢不勉。嗣後倘有自來之處。直諒相規。則受益無窮矣。足下以從前虛度爲悔。欲向性偏處克去。此即聖賢緊要下手工夫。僕復何言。惟虛老病則似不可。蓋力行雖艱。然如薛文清教人讀書。亦祇是知一字即行一字。知一句即行一句。則當下隨時便有得力處。不比記誦詞章之學。窮年兀兀。易晤而難工也。何悔回頭之晚乎。昔寧陵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眞精神。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僕歲前偶讀此詩。立即粘句自箴。書於座右曰。新吾五十起精神。自幸猶爲半世人。我欲直從人路上。今年今日便更新。可與再回頭是百年身一語對鍼。足下幸爲努力。前途固未可量也。吾鄉孝廉文學諸同志。如有知悔者。亦以此語告之。友道即恕道也。

與刁紹武

定州分袂。已踰五旬。與居自當佳勝。某聞宋兄逝矣。淚下沾襟。忽忽若亡者累日。回思聚首。約賦歸田。如

醉如夢。泄然難追。竊嘆人生聚散。難以預期。同時及時。光陰莫負。千里命駕。先生寧無意耶。已札古衡。相邀來豫。秋以爲期。勿憚跋涉。以致陳榻久懸也。

與劉古衡

夏初旋里。重晤懽甚。益信同聲之應。仍惟我數人可保不渝耳。誠敬恕三字。各從性之所近入手。皆可打通向上。其有不能者。但從三字反面想到無站腳處。自然猛省。此某所親歷。至今尙多顚復之處。所雖止在不愧願共勉之。

又

忽於郵鈔簡聞宋兄棄故。淒然淚下不止。竊思總角至交。惟我數人。常欲招回宦客。退老林泉。仍共耄年風雨。何期宋兄未老先逝。雖異時得遂初心。已少一人矣。言之於邑。大兄聞之。當亦悲慼難禁也。故人相見甚難。千里命駕。亦所不辭。可邀紹翁偕來。以同快敍。倘辭以它故。當致鄙意以至情動之。

又

比月貴體如何。深爲懸念。人謂大兄病在於貧。僕不敢信。夫御病莫如安貧。安貧莫如樂道。有一分名克。即有一分樂趣。時時內省。其樂何極。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厥疾可保必瘳。又陸稼書云。治貧病止有一良方。曰不怨不尤。信道如大兄。豈猶未逮耶。同人落落如晨星矣。知斯義者更寡。吾輩當乘老之年。若不速照良方自醫。一旦返眞。人其謂之何哉。南望宦遊子。北顧遁山人。獨憐久臥者。滴淚欲沾襟。如有家書寄臨祚。可將此札附入。俾無病者預知此方。則駐顏卻老。故人可期相見。亦幸事也。

又

王典章來。詢知貴體指日復初。爲之欣喜。接手教。信能攝養矣。非靜攝之效歟。惟是細加參玩。有辯詞而無悔悟。似乎心病尙未能脫然也。蓋吾人一生。除省身克己之外。別無學問。曰省曰克。總視乎心之悔與不悔耳。能知悔者蓋寡。惟大兄不容沒沒。故敢再布。倘能垂老而悟病根。它時相見。共話呻吟。死且不朽。幸熟思之。

答劉今衡

前言定火工夫。良非容易。惟時時內省。以有主之衷。驅至順應。則地雖繁劇。亦樂此不疲矣。乞歸尙恐未能。僕方有保邇之疾。不敢爲大兄信且斷也。果而確則無難。再思可耳。寄呈呂新吾語錄一本。公餘覽觀。識力自有進處。

答王體乾

來教道及晉博風景。殊覺懸懸。同人寥落。雖半爲饑驅。亦由信道未篤之故。吾儕修業。總宜在切近處踏實做去。方能立定腳根。泛騖者殊難耳。

與王孟恭

義學修金。春季先奉上。餘按季顧寄。果能暮年立志。定然晚景崢嶸。就鄉論鄉。楚南之勛可效。古衡之病

可嘉也。勉旃勉旃。中州理學書甚夥。奉寄者。希讀審竅。并擇可與言之友共講。甚幸。

又

大學衍義一書。僕敬信如神明。承教敢不加勉。茲附奉正道規呈覽。舉是斯士。厥功溥矣。

答陳榕門

頃奉手翰。具仰信道之篤。自知之明。素位自得之學。公忠報國之忱。某惟有心悅誠服而已。夫復何言。竊惟正學不明。已非一日。皆儒者既不足道。間有資性高明之輩。又多捕風捉影。遂晉於險詖。流為無忌憚。而好惡與人相反。坦路盡成荊棘。竟不知省身克己改過遷善為何事。斯其去道之遠。較之異學為甚。每念及此。深用為戒。又以見同志之難。求道之鮮得其人也。呂新吾各種。俱已覓就。同張清恪公三集。並付從先順呈。同譜如從先之沈潛近道者。亦罕矣。相聚莫過為慰。

又

津門河務。最關緊要。執事念切民瘼。加意經理。誠己溺己飢。仁人之用心也。某於水利素所不諳。且此事非目睹情形。尤難懸揣。手教所謂患在於水爭地。利少而害多。非增高培厚所能了事。及通盤籌畫。以棄為取。固已洞察無疑。無容置喙。惟大為興作一勞永逸之舉。尚須審慎耳。

又

前接手教。未及裁答。復承垂問。感其名言。某以非才攝篆。旗尤盜集。乃蒙聖恩高厚。矜其短而諒其心。用佐風紀。報稱愈難。要於知體得宜之先。務詳加訓示。以匡不逮。月之八日。路過保陽。晉謁合河。論及執事。深以國士相待。計與卓異。惟合河能舉。惟執事克當。兩賢相得。從此益彰矣。水利誠非易事。全利不無小害。要在權其重輕以從事。非排浮議不能成功。疏瀹合宜。斯地方百世之幸也。

答鍾子能

連接手翰。因賑務勞心。未遑裁答。兼以北學續編與顏習齋先生言行錄有須訂之處。未審足下可以遠遊否。定靜工夫。先要吾心實有見地。心無主宰。不論貧富貴賤。皆足為累。信道篤而自知明。自可從境過於度外矣。感近有口占詩云。塡海誰言精衛苦。仰天容抱杞人憂。孔顏樂處分明在。道是無求更反求。以為力行之道不出乎此。亦因切磋無人。時虞墮落。願與足下勉之。附寄理學宗傳留覽。

健餘先生尺牘卷三

里第尺牘四十三首

復望溪先生

來教開所未聞。中心藏之。至誠惻怛。洞朗中庭。此立德立功之本。可作名臣金鑑。兩事皆足啟經世遠猷。非末學所能贊也。惟有錄之座右。時加研究耳。

又

望溪先生書云・與公相見恨晚・今得披豁・而遽分手・諸風期月・時切懷想・仲春以周官論付公郎求討論・此書從未以示人・敢云細陳方的皆確・於政治・欲得究切行之・而有伏箔者・今僕後官歸・定於四月初十內發稿・望以見好稿稱・見問錄之大人之德一篇・陸中也無別稿・所謂檢後・

周官說論十篇。經濟實學。本末兼該。因時因地以制宜。其為萬世太平之策。誠為斷斷不易者。敬錄篋中。奉為典要。間有所疑。條列請政。原本已交寄山次君鈔寫。札致迷徽。茲將見聞錄稿呈上。某以不侍老母湯藥。不獲躬逢行誼。翹首五雲。易勝悃愊。

又

某於經傳。慨無實功。春秋為甚。每一展卷。覺抵梧不相通處。輒廢然自失。今讀通論及比事目錄。乃悟筆削大旨。猶存魯史之舊。論語今亡闕文之嘆。正與此義相發。立言覺世。聖人不易矣。夫體或間從大本大

-89-　26 B

原處提撕人心。尤某所心悅而誠服者。每夕與嘉銓講明切究。深恐疑於所行。不可以爲子也。

上陳遂宇先生

備員爲府。重親函丈。正欲步趨追隨。仰副栽培至意。乃因親老病深。倉皇拜別。於七月二日旋里。親病雖如常。但積損積衰。眠食更減。弱已甚矣。從此惟有依依膝下。日侍菽水湯藥。不敢遠離衡泌間。惟祝夫子至誠而勵。當可以時保龍馬強健之身。成堯舜勳華之業。以大慰海內士民斗山霖雨之望耳。

復遂宇先生

胡觀察人來。接奉手諭。奬勉交加。某雖無似。敢不力求晚蓋。以仰承陶鑄之盛心。夫子正色垂紳於直道大行之時。不朽事業。無妨爲獨日建樹。蓋怪者自怪。傳者必傳。無疑厲。書成近況。未審何如。用九用六。渠自明於終始之義。使中齒及。未能專緘也。

又

（遂宇先生壽云。戰退羣龍。再爲乾寧。因憶前言共學。吁陶得失。尚恒今古。深念四勰。幸免負戲。今日宜愈重賢。而言拐趨增。正未知何以得免罷蘇之告也。昨奉明函。思得替觀之臣。川寄指揮之任。生耳目淺陋。甚難其人。名蒲從累爲。雖紅中知必不少。幸有以示之。）

某杜門卻掃。少所見聞。何足以當下問。而素有所知。亦不敢不以實對。昔在維揚。曾延將行人視其事。有馬周之敏才。而去其放賻之習。有陽城之多聞。而不同苦節之貞。可以充選。伏惟採擇。

上孫靜軒先生

頃聞移節三楚。深爲舉欣。惟企德盛彌謙。政成無倦。封疆式廓。不遐遺於包荒。權度既精。仍問察於卑邇。更於公務稍暇。接引後學。以衍道脈之傳。此則海內士民所引領翹望。及門弟子所飲食必祝者耳。

又

前於昏謁之時。親承講易。實足發蒙。歸來反覆潛味。確不可易。益信周情孔思。無時不在作止語默間。惟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故變化從心。頭頭是道耳。頃聞近況。凡紳士林。無不爲斯道信。然再四思維。人信夫子之道。終不若夫子之自信其道也。行之篤。守之定。則心泰化齊。有亢無悔。此乃用九之君子。俟諸百世而無惑者也。曩者面陳未盡。故敢復理前說。仰祈賞鑒。

又

二月初吉。奉到手教。并周易象意一冊。反復潛玩。覺百家之說。未有若是之切實融貫者。體易簡之理。著正大之情。四聖心傳。從茲不晦。及是時著爲成書。其有裨於天下後世。視保釐燮理之功。大小何如。天之所以仁覆斯人。成就君子。意良深且厚矣。願吾師之爲道自重。樂以忘憂也。屯蒙需三卦俱已別錄。凡有疑心之處。加簽條列。仰祈酌裁。

上東軒先生

某志切求道。而識力未充。氣質不化。比日侍坐之餘。但覺規箴言動。俱涉浮游。手足官骸。都無安放處。侍於君子。何啻三愆。早夜自思。悚愓汗下。現將從前已讀朱子之書。細加體味。倘有所得。或有所疑。自當面

質也。

又

月之三日。嘉銓旋里。齎到分頒藥錠。充食。敬謹領訖。又錄法語并詢致此之由。良因大人忠信篤敬。所以處有不爽也。箇中意味。藉以開括心胸。滌蕩渣滓。固是可喜。至於命數之說。禍福之事。亳無足恐。徒惑人見聞耳。不如仍以敬信之爲。恪守儒書格物致知爲學問。存心養性是工夫。操持有據。進退不失其正。明哲不失其幾。實可俟諸百世而不惑也。

又

晉階宮保。位益隆則望益重。受寵若驚。懋功不伐。未足以寬鉅公之偉度。惟體明目達聰之至意。宏集思廣益之淵懷。取舍咸宜。而設策畢效。則天子是毗。而子孫黎民永保於無疆矣。

又

月之二日。接讀疏稿。仰見公忠體國。雝容穆躬。廣延德讓之風。漢代舉賢之雅。於今再見。古大臣好是正直。洵足以激揚品彙。模範羣倫矣。某實獲於心。莫名於口。惟祝君子之強。不流不倚。敬以授百務之擬議。以收六爻之吉耳。

又

嘉紀北上。令其敬詣起居。比日耿耿於心。未能暫釋。惟念中年以往。易爲哀樂之傷。且公事殷繁。正勞精慮。制情定性。順則事天。前修之所尚也。老學夙著。固無待於贅祝。而抱此區區。亦有不能已於言者。伏惟丙鑒

與王湖郵

入都之後。晨夕追隨。雖直諒之氣之提。實受身心之益。一朝分袂。何能爲懷。知己有同情。無煩辭費。昨見合河師。知其務本守約之學。識力愈堅。且謙受之懷。溢於言貌。洵可宗也。附聞。

又

別後相思。常情類然。獨於有道。倍深企結者。雖徒心理大端。須爲而訂。即日用動靜之間。一言一行。佩韋不足以治其急。佩弦不足以緩其紓。苟非時時切琢。處處提撕。尤悔之寡。何日能之。孔門師弟所以居則相依。出則相隨。而不忍須臾舍者。職是之故耳。來教懃懃懇懇。奬勉交加。信足以起衰而振廢矣。其如難棲之宜。遄復之屬何。老冉冉其將至。望美人於一方。此懷此情。雖爲局外人道也。近所延自見於鄖鈔。聞於海寧者。時悉梗概。無非正大和平之舉動。君子得時。爲所當爲。不過如此。其在人者。雖智巧之士。亦難彌縫如意。何況吾人。豈容絲毫計較於其間。得失毀譽。聽之而已。

又

頃聞擢憲嵩邦。喜甚。一喜朝廷耳目歸於司直。是社稷之福也。一喜正士端人知蒙特達。是吾道之幸也。高明必有以處此矣。惟是此席位望較之六卿。似易而實難。君子居之尤難。當言而不言。與不必言而言。

俱不滿人意。而雖賢者故多責備。知其難益勉其難。是所深望耳。

答李立候

杜門侍養時。深慨學不殖而將落。每憶同心。常懷鬱結。接奉手教。具紉注存。貴通家雍肅剛正。新歙已嘖嘖有聲。僕將扶杖以觀德化之成矣。相約公餘學聚。問辨以振衰朽。政事則未敢與聞也。

答袁丹鳳少宰

闊別知己。正在相思。適得手教。不異促膝談心時也。僕當此老病深。日滋憂懼。展卷則愧古人。省身彌懷益友。同心有素。時望德音。金臺市馬之地。良驥超羣。不難聲價十倍。還祈主靜培本。涵養深穩之氣。懸切懸切。

又

僕杜門卻掃。懶與世接。獨喜江南鮑生過訪。商搉詩文。廣襟曠豁。甚異少負盛名。俊逸不減於參軍。昔於揚州任內。以鴻博薦達。足下夙懷風雅。倘爲時時接引。互相推薦。則附驥名彰。遠勝於胡琴之碎矣。

答陳秋崖侍御

足下素所建白。固已大遠於世俗依違之習。作止語默。與時偕行。僕亦無容多贅一辭。惟祝日新其德。毗前烈。況遭遇遲速。不足道矣。寄來關學編。所增孔孟以前帝王列聖。殊失原編之本意。至康一峯遺集。既可進是。姓名何以不入續編。示知是荷。

答鍾督學主敬

承諭索取元明以來諸儒著撰。此固僕之所好也。遊宦於外十有五年。未嘗一日釋卷。洎至中州。尤得偏觀盡識。野人食芹。原欲奉獻。況蒙知己之下采乎。檢得羽翼六經發明性理者。六十四種。開列書目呈覽。惟僕性素疏。不喜裝潢。隨筆批點。似難應詔。而諸書又醇駁不等。新舊不一。若欲進呈。必須另加編輯。公事叢忙。於沙取金。大非易事。孫徵君理學宗傳一書。雖不盡醇。但先儒世代。分敘甚明。事實語錄。採載略備。惟本朝名宿。尚未及入耳。以此書爲綱。再加博覽約取。可省心力。僕前補湯文正公洛學編。本朝得七人焉。茲於閱視之暇。復將魏蓮陸北學編續成一冊。本朝得十有三人焉。亦可以備精擇。而鄰州刁蒙吉先生著作。甚富且醇。舍間現存者。亦惟四書翊註可觀。餘俱蛀壞。容轉致續呈。使旋甚急。燈下草草不宜。

又

入秋以來。連得榮陞之信。士林無不動色相告。喜甚倍常。非以遷秩爲有加於君子。乃益信誠而致行之。未有不動者。都門事繁。惟守約慎動是祝。

答沈子大

使來。詢知動履嘉安。遠懷慰甚。且忠信之士。能使異己者不忌。素所挾持。今茲益見矣。僕問視之餘。閒事臨陂。切琢無人。糊塗荒落。幸家合河孫師。海寧陳師。時加鞭策。勉以近裏著己工夫。乃僕對症之藥。既以自勖。遙相持贈。以爲然否。

又

連辱高誼。可謂情文兼至。既愧且汗矣。茲復專使遠來。錫以瑤函。媵以珍味。惠及老親。何敢故辭。但仁人之錫類。不厭周詳。而將母之微情。實深愧怍。對使拜登。正東坡所謂領意勝於領物者。素蒙知愛。自能鑒而宥之。

與方觀察

久不裁緘。君子必能寬宥。頃閱來泉京報。深喜俊傑大用。澤可遠施矣。察吏以安民。舉綱以振目。折獄推良。不矜如神之譽。此則鄙意所欲贅言者也。

答江太守

向聞執事仁風善政。嘖嘖口碑。多在治獄之明決。任事之剛健。頃承光臨遠臨。親聆緒論。并讀大著。言理而實徵於事。一洗空腐夾雜。乃得微窺經術之閎深。而信治行之有本也。惟祝內心常存。設誠致行。要於可久。而僕狃於章句之習者二十餘年。四旬以後。始略識正學之指歸。而精力就衰。倏尋歲月。又僻處荒城。茫茫四顧。切琢無人。大懼學不殖而將落矣。間見如公之賢。祈時惠教言。則僕雖多病衰遲。尚欲竭駑以求晚蓋也。

與王罕皆太史

都門赴任。附寄寸緘。諒達覽矣。比想從雨重逢。促膝談心。亦大兄閒居之一快也。僕陳情旋里。問視之餘。續輯北學編。稿成當請誨定。每念知己無多。落落南北闊。一別流年。髮齒頓非。昔日同心而離居。安得不速老。信矣。相晤無期。惟祝大兄努力加餐。時惠德音。以慰遠懷耳。

又

承惠新刻。如居空谷者。聞足音跫然而喜。詎能再思。至友相遠。不日不月。南北遐邈。聚晤無由。言之於邑。不覺數行下也。來教云。衰憊滋甚。亦老年之常。但向以守貞爲善養。又選事既竣。其大全則從容考訂。以觀程子所謂不學之衰。必有異矣。陳榕門處一葦可杭。自當不時快聚。惟是刑名繁劇。甲於天下。未審內心能無間否。見時勉其守約於剛健篤實中。益發輝光於自然爲祝。僕兩年來精力頓減。健忘更不可言。惟於聖賢言語。覺得字字切實可信。句句明達可通。反求諸身。則仍不免於志大才疏。言有餘而行不逮。知己必有以教之。

又

杜門卻掃時。無刻不念知己。匪直老益懷人。亦因晚蓋是亟。切望有道之扶持。愛而弗見。殊難爲情爾。每閱唐宋名詩。多於五十三歲有作。向亦不以爲意。今年已屆。始信爲盛衰強弱之一關也。齒無故而自落。目無疾而漸昏。看書不得不從略。遂以章句集註要語櫽括性質之偏。而言語仍未免於輕躁。憑憶大兄老學不倦。日就月將而歲計有餘。不可同年而語矣。汝寄江右政聲又好。吾道之光也。無緣寄賀。便中齒及。家母舊症無改。肝火日甚。雖言康寧二字。此誠不可解之憂懼也。晨昏問視。甚猝奚能。大兄雖進取有

志而弱質依然。時時驕其養心養氣。以無負父師之教誨耳。

答汪啟人太史

晉書人書云。曾經關之。漢以進士大夫爲者。相執事。所其位、不爲不厚矣。調府河南。傳此所入。論其三千人有奇。其稱不爲不阿矣。國家倚賴、不以不重矣。一旦以急去。以太夫人年逾七十也。而天下多惜之。曾經翰官輸林。以祖母年高、且樹。女亦年衰。益力營辦。時所得未敷。唯其所入。滋不足以食十人。凡不保周。本有之數。其也。宜也。故天下鑑翰亦弗及。開執事歸里。鑑門引我謝賓客。遊必有深意者矣。惜乎曾經之不能赫十里而棄其也。去敬續南陳自序之。序。伏惟鑒察。

竟城陋巷杜門卻掃間。得奉手教。意致懇懇。一言一字。無不衷諸大道。惟古處自期。故愛人以德。非矯再四。不畏促膝談心於梁園客月時也。足下有道而文。所著如薪火之傳。機往開來。其事甚大。雖內而發理。外而保黃。功業豈能相埒。此誠可以自信。可以共信者矣。惟望善養無違。敬數雁間。爲可繼耳。僕自陳情以來。苦無善狀。客歲冬月。忽於里門仰荷聖恩。特賜家母匾聯詩章。人皆以爲非常之榮。身爲臣子。豈不感激歡幸。而欣喜之意。不敵悚惕者。實因老母病深。日益衰憊。受恩愈重。圖報彌難。當此閒祗不遑。怪者不暇之候。又蒙內外諸公。交章並薦。愧負何可言喻。比來精力就衰。應求寡侶。舉不殖而將落矣。非良朋孰能扶植而裁成之。江山間隔。魚雁難通。遙答稽遲。諒能鑒宥。

答黃孝廉時敏

頃讀佳咏。知英雄困況。爲之慨然。方今內外名公。力有餘而仁可伸者不少。獨不遠數行里望於不肖。且愧且感。惟是僕辭榮疏數年於茲。已作衡泌人矣。家母現在病甚。不能多白。足下一閱溫公答劉賢良書。則困而立亨。亦可以見僕之苦衷矣。

答夏凝軒山長

凝軒書云。去冬得奉自致於錦繡語默闆。利見之庸。爰題贊語。頃承公子過訪。通曾問曲。乃備之證。與以書博。自念少小失學。剽竊後軌。紹聞文定夫子門下。所傳皆不出一家言。不足以爲人師。況公子見地已高。器字英粹。乃關研甚。爲習夏友面稱夕切劇者。大人立朝居家。出處進退。儒人倫之標模。爲後來所則效。獨方頭與公子既歸。時聆緒論。又何敢執顯贊主之列。以師道自居乎。

小兒回博。備述證法之地。嚴密從容。使人矜心躁氣。肅然渙然。是經師之指授。爲功綦顯。而人師之陶鑄。受益無窮。幸近西河。笑辭北面。願以盛德彌恭。而束脩亦嚴於一介。此則愚父子之所敬佩服而感與愧俱者也。容俟母病稍差。仍趨講堂。祇承易教。

與劉靜齋

暌隔三年。忽近咫尺。滿擬暢談積愫。適以兩日悤悤。未獲共窮西牕之燭。悵悒何可名言。從游寓處敬悉君子學與日新。老益不倦。匪第出處進退之大節。堪以追蹤古人也。仰有道之儀型。年彌高而德彌邵。某雖精力就衰。猶將竭蹶行知。謹步趨於千百里外。冀合心理之大同。而竊附正直之途與堅惠德音。俾得遵循寡過。幸甚。

答陳滄山

滄山書云。前許到里。即請太夫人慈安。寂見大兒就叢無方。寬然還鄉。使夫人扶持林樓。備極辛勤。一門之內。純是天理流行。平性義語。所謂真性學真本來。不僅尋常日用閒也。場其思思拜別。寸心殊覺悵然。八月旬日抵任。起闕頁母孝存。猶子情殷。深篤悲懷。伏思太夫人冰操勁節。百福駢臻。已將千古全人。暢然無憾。而大兒仁孝性成。痛深風木。曲爲勸諭喻哲。毀不滅性。稍慰損哀。伏其鑒存。

頃承手教。并賈情深。加以厚貺。感激難名。明在至戚。固不容辭。但同已拜嘉。藉手承歡於老親將終之際。銘心刻骨。每念及之。涕零如雨。親已亡矣。再受仁人之賜。於心有所不忍。假焉愴焉。彌覺增悲。對使敬璧。想荷鑒原。而勸孝之意。剴切之訓。則永矢矣。

又

捧奉手教。獎勉至情。令我感激。不覺涕下。一爲知己天涯。無由切琢。一爲老病相煎。從前欠缺。晚益不追。每當力疾編摩之時。觸緒生悲。求如梁溪先生之傳後無疑。猶憑可據。欲以石介之事明復者事之。而道遠才薄。無能爲役。大兄句宣所至。孝週康成里門。自當破格推誠。以著相得相彰之雅。勿謂古調難彈。從俗寡和。致令天下爲無人也。再三月二十二日。於堊室中忽接京報。陞授工部侍郎。茫然莫知其由。正在懇辭。旋奉諭旨。令服闋來京赴任。聖恩高厚。教孝作忠。犬馬餘生。雖言報稱。樹欲靜而風不寧。彌增悼怛。知己其何以教之。

蒙山復書曰。大君子闕戶潛修。而榮寵日隆。中外瞻仰。天下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稱爲理學大儒。維名之下。其實難副。然僕之分。一息不容稍懈。蓋知乾惕。鑒於亭書。有所鑒戒。望從先生起居倘健。鄰舍孔時通。而補至其門。緣隔地在鄉。未得相晤。俟天風楷諒。稍當婦外相勵也。

答楊方來

比來道力當與日俱進。吾儒言理。必徵諸事。所謂內心常存。外感常順者。知幾而豫立。其應不窮矣。封疆之任。遇省猶可爲所當爲。而不擊肘。僚屬之間。賢愚不等。我將以誠。彼行其詐。自古而然。無足怪者。盡其在我。以知人爲協恭之要。則無過防過過之道也。

又

聞者奏謝赴都。親耳諸老贊譽。知正人心迹。已著朝端。誠之所動。非可強而能也。本根之地。相信無虧。措施之宜。殊難懸擬。身爲大臣。惟望薦賢爲第一義。其諮訪之道。莫詳於朱子與劉共父書。不可不時時觀省也。

又

粵西近況何如。猺苗小醜。諒不足平也。生約輯北學編。日對古人。時思自立。而言行仍多悔吝。固是氣質之偏。亦緣精力就衰。克治不勇故耳。西陲劉牧愚。死友也。物故邊方。孀婦孤兒。逗鄉無日。倘蒙大德矜全。俾得扶櫬早歸。匪惟劉氏銜恩。生亦感且不朽。

答張蒙山

足下宏才偉抱。一本純粹謙和。比德於玉。章愈含美愈著。道之大行有日矣。偶逢射影。益見磨光。僕於銜門下。惟拭目以觀囊椎之脫穎耳。

答鍾子能

昨因年與士類痛斥正學。故以爲怪。且彼科名在手。更易蠱惑後進。有關世道人心。不覺大聲疾呼。尋亦悔之。既欲守約。何暇與不同道者多言。來字已悉。時文進步。惟在細膩工夫可耳。

答劉賓文

昨閱傳作。氣充才裕。不難推倒一時豪傑。但須閉戶體究聖賢旨詣。出門自可有功。此際無庸遠求。僕老矣。又悶叔不遑。未能竭盡目力。較量錙銖矣。諒之。

答齊屬方

王河陰來。接奉手翰。舊雨情深。不異西窗對燭。惟當悼亡。旱既太甚。心如焚。鬢如絲。形如槁木。倘令知己見之。將訝面目之非我。翻忘日月之催人也。

健餘先生尺牘卷四

江蘇尺牘三十二首

與是仲明處士

頃在都門。從海寧師相處得聞大名。心竊志之。丹陽舟次閱答海寧書。知通儒經濟。乃求志之伊呂。非耽隱之巢由也。沿途博訪。未審南陽定所。下車第二日。方悉江陰密邇名山。爲之喜而不寐。僕少習舉子業。溺於章句者多年。四十三歲後始志正學。而行之不力。垂老無聞。大懼不殖而落。遂與草木同朽。十餘年來。亟欲求友切琢。以稍蓋前愆。猶恨晚矣。茲幸有道近在咫尺。就正多端。實難筆罄。擬於臘底正初。親造龍門。躬承教誨。謹先遣力代請起居。至江蘇學政。繁難甲天下。應興應革。何者爲急。如蒙先賜指南。固所引領而望者也。

又

前所論辯。僕以老病。過而輒忘。先生獨能筆之於簡。而尤暢其義。非好學深思。孜孜於取人爲人者不能。僕目中未見有爾也。孝經闡頌擬即付梓。適黃靜山見之。以爲頌語尚有可商。帶往鎮江。與黃玉圃共加參酌。俟寄到另報。附寄端硯一方。未必適用。取其名有可思。故以把似。諸賜處廣文而謬不宜。

與胡廣文

接到諸劉。疑溺於詞。究竟幾欲置之。中夜乃悉鴻議偉略。每讀一通。爲之擊節。爲之起舞。爲之通宵不寐。深喜老成典型之大有人在也。所謂學通濂洛關閩之心傳。道承顏曾閔冉之絕業者。近在吳中。應自不乏。惟賢知賢者爲我言之。使者下車。所宜先者何務。急宜除者何弊。願聞其說。

與黃靜山太守

頃接劉溪先生札。學幕必得聰明過人。多讀古書。精於時文。能辨先正大家名家體製派別。而忠信正直。不欺暗室者二人。與之共事。乃可無疑。惟君子取友必端。衡鑒不爽。貴省有人。明者速薦爲妙。或一時難得。亦祈迅賜回音是荷。

與王湖郵

百忙中欲裁寸緘。苦於無處說起。閱邸鈔。知不才又塵薦牘。大懼晚蓋未能。貽知己羞。望以見聞所及。明加指誨。某於歲前曾訪陽湖是鎮於舜山。說其舉動。蓋教本而通達事理者。得之布衣良難。諒亦樂聞也。小學一冊。現正立限講習。其餘學政所關。有不得不陳明辨理之處。過來人定能深悉其原委也。

答呂克昌

承問。足徵虛懷。生老矣。衡文大局粗定。視賢之得力方剛精明強固者。難易相懸遠甚。竊欲力挽頹風。而僻涼學落。檻不免於盲教者。訟近刻小學近思錄。但覽其序文總論。自悉悉忱。又刊論帖。徧傳通省文武衿監及給頂奉祀諸生。尤出於寸心之惻隱。欲以端士習而砭惡頑。非必畏處分而然也。知己當諒此苦衷耳。案牘勞形。率復不既。

與顧用方先生

某道大人以簡御煩之語。隨處體行。無一不驗。彌信至教不在多言也。淮安魏守具道大人一見秀才樣子。即另刊印。徧頒諸生。此與人同善之誠。某所願學未能者。小學久著功令。至今尚未奉行。殊堪詫異。某取梁溪高氏纂註序之。立限講習。竊欲文勝之地。家誦戶曉。庶真才實學。得什一於千百耳。陽湖布衣是仲明。言動有本。通達事理。今見亦罕矣。并聞。

答吉敏齋

元日接奉手書。語語流露至情。非好學深思。未易發此。黽勉同心之蘭臭也。僕以魯鈍。幸獲知交。既相得之甚歡。復相見之恨晚。自今以始。惟願努力前途。正直是與。共適於修齊之指歸耳。

答劉繼道

陸先生有女。擇配以賢不以勢。即此便是古人行事。非晚近可幾。僕當留意成其美舉。惟是非才之難。才識器識之難。世有希文。然後能辨富張之品格。但彼於太學中相士。其人大都在二十以外。已可觀其志氣。今於童子求之。立志者甚寡。不可不慎也。頃試金壇。有段玉成者。年方十二。係廩生段世繩之子。背誦九經甚熟。氣質亦端凝。僕奇其才。拔取入泮。尚未能定其志氣。且未知其已未曾聘。容再訪之。

又

東軒相國學邁朱子。養過劉寬。其忠愛之至意。憂危之隱衷。至切至迫。僕所敬佩。翰教識別賢愚治從寬大二語。亦當務之急。天下計也。老臣心也。

又

顧中丞在高橋相晤。來言若渴。一个臣之雅誼也。十月二十四日。接其差齎釘封。乃爲升次所商已發未發之義。尚有未盡。故復纍纍千言以闡析其蘊。夫當赴任伊始。百務叢忙之時。不廢慎思明辨之功如此。定靜而安。所養可知。僕願學未能。高明以爲然否。

答蔣省齋

開州樂亭。以德化民。以禮爲教。是儒術小試。道自大行。今補晉州。新猷式煥。民情望慰。尤可知也。竊思宦途惟牧令尚可自爲。但有誠求之心。即有實政及民。既見成速。亦能悠久。僕昔有志未遂。乃於知己遇之。爲嚮不已。重有望於君子。

答程邑侯

接讀手書如面。措據嫌掌中。歲白不神依君子也。頃聞鄉人口碑。益信久道化洽。雖循良不求近功。而榮名爲實。較之時流所得。不啻什伯千萬矣。僕老病。衡文不敢不勉。惟是求友佽助。甚難其人。自前按試蘇太之後。即赴貴府觀光。珂里衣冠。定多清議。倘有所聞。即望示知爲禱。

答徐範莊

學規日課。加以小學。極得先儒善教之意。陸稼書嘗言。欲爲聖爲賢。必讀小學。欲保身保家。亦必讀小學。人而不知小學。猶牆面而立。此中義蘊。堪共喻耳。隨讀隨講。當前指示。更爲有益。稼書所謂讀書當知向上。日用必讀小學二三行。以正根腳。變化氣質是也。僕在江蘇覆試。用小學論。其合棚者。俱發學立限讀習。可以大暢宗風矣。承教慎起居、節喜怒、保身體、養精神四言。深明遠念。感佩靡涯。

又

湖淳進學。未敢以爲喜。慮其身分太淺。不知精進之學也。書理必須實在求明。文法必須實在講究。言動威儀必須按小學禮法。不可如世俗。一經入泮。便儼然居成人之列也。望先生善誘之。

又

嘉銓南來。具悉先生加意其學。堂月課。教思無窮。佇見英才繼起。曷勝欣慰。啓銓北旋。諸凡俱祈訓誨。幸勿寬假。致有失足之虞。

與鄭積厚

江蘇乎役。未敢告勞。但人文重地。以拘迂衰朽當之。懼不勝任。望時時指誨。無忘尺素爲禱。愚子在家。諸務不諳。事無大小。俱望面命耳提。勿令得罪族親。失身歧路。至戚情親義正。尤非他比。交執人師。諒無可諉。亦無所辭矣。至切至切。

答王體乾

玉清相助衡文。功無與比。近來又知親師之道。識見高於往日。更屬可喜。爲大兄堅教子之有成矣。僕三更點名。終日閱卷。形神漸瘁。老病難支。非不自惜。義在則然。每懷知己。衷情欲訴也。

答鄉黨

僕視學江蘇。勞勞車馬。役役案牘。迴憶親戚情話。琴書消憂。何可得也。惟是相信以情。不如相勖以道。所期各素其行。無願乎外。雖靜躁不同。苟依於正而不已。成功則一也。舍間諸務。或涉不妥者。明加指誨。已囑三兒敬謹遵循矣。

答友人

八月十日再奉台札。於愚見有未合者。足下果能杜門靜守。不過六月之息耳。九萬搏風。可以操券。如淮上此舉。仍沿舊習。恐非澹泊寧靜之所爲也。未能明志。何以致遠。且當勤心忍性之時。謀居食而忘事業。大丈夫必不如是。僕明知交權蹈隱情坐視之愆。故言之不敢不早也。幸惟採擇。

答王玉清

來翰切中之言。當爲銘佩。聞以小學課諸生。有心知其意。發見於氣象間者。嘉惠匪淺。實爲喜而不寐也。寄來學約一冊。乃近在江南實在下手處。望留意。

答顧衣園

同年世講。重以婚姻。仰藉榮光。爲其有既。小女賦性雖溫。識力未定。倘望親家夫人多方教誨爲感。僕以衰病之餘。勉司校士。名區苦況。難以言傳。因佽助未得其人。竭老力以竣科事。數月來齒髮已大非其舊矣。惟區區之誠。硜硜之守。未敢稍爲動搖耳。所賴惠以德音。俾得遵循寡過也。

答顧自牧

聞坐與未肯循俗例。是微器識遠到。不以席勢爲榮。小女雖粗聞閨範大義。但恐羸體未堪家務。惟在夫子勖帥以敬。教之務實。幸甚。

示女季

張名南來。始知吾女子歸吉期。遠懷爲慰。自古婦人謂嫁曰歸。勿以離家爲念。孝翁姑。相夫子。宜室之道。惟敬能和。宜家之道。在溫與惠。閨範一書。前已指授大義。中饋之餘。每日必觀數則。是發神智。無學貪多。無忘所能爲囑。南中歷試七府州。吾鬢日白。牙齒盡動搖。辦公甚費拮据。附寄四金。亦見清況矣。

示啓銓

臘月二十日至清江浦。與總河顧公相見甚歡。道義之交。言不盡意。越三日始開船過淮。長接亦到。細閱須知冊。江蘇養廉四千。而用人甚多。吏書人役。飯食紙張。盡出其中。大不敷用。家中諸凡撙節。謹慎以待不時之需。勿作尋常外任觀也。

又

家事已悉。惟春尉來南。大費商量。吾意欲分爲兩班。輪流來往。每番都要交代清楚。方許起身。明定賞罰。

總宜用心。此時便輪管家事。以試其才。將來方能執掌。此大局之宜先定者。家中諸凡俱只照常。待親族須以敬老濟貧爲主。待下人須以寬爲主。待多事小人須以讓爲主。慶弔周禮。介美錢夢代行爲妥。渺純新進學。不可效鄉風輕出。泰然居於成人之列。親友雖非悅。亦不可徇外爲人也。

示嘉銓

都門寄來家信俱悉。保重弱軀。開擴心地。隨遇而安。足慰懸懸矣。若謂此行無所挾持。則天下事何者操券。理應赴試。即應果行。奚爲惴惴也。患得患失。最是求名大病。學人盡其在我。須識得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量。方能立定脚根。不爲浮雲所動。汝其勉之。朱子滄洲精舍論學者語。所宜時時服膺。特分錄三錄寄消本。日加循覽。自有得心處。

又

年底回給族間升斗之惠。不可較前薄待。蓋孤寒非它比也。余近日精神稍覺內實。但應酬雜札。必須自己經手。不經手即錯。晚來仍嫌少睡。此症難除。高相國教以學糊塗。許山長教以學靜坐。靜坐甚有益。而糊塗則終不能也。高相國近又甚贊巳山之高於抗希。以本義雖參。邈朱爲主。其書必傳也。送與兩部。一留自閱。一救兒輩。蓋老來不但髮盛危明。心亦甚虛。此回南來。大人名士服之者更多矣。

又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十七號家信。諸務照行。惟批卷必須親筆。巳山所言有理。未敢懈勞也。熟讀檀弓。稍參左傳。是作文出色之法。觀學士所言不謬。汝其識之。

又

宋杜二友於二月二十八日到江陰。將來閱文。猶未深知。以氣質論。宋粗率不如杜沈靜。宋文猶可。詩則鄉人之易於出手者耳。近日諸生講習小學。頗有心知其意者。而浮薄之徒。造作言語。亦入於耳。巳山教我莊以涖之。靜以鎮之。誠以格之。自是至言。亦馭南中紳士之切務也。

又

四月六日接汝京信。具悉場中景況。靜修儉養。守身爲大。餘不足道也。常郡覆試案巳發。校閱難得其人。惟白民老眼。不致黑白混淆。萬承可信於理學。儒皆大有工夫。秀才中所無。其餘俱屬勉強。大抵蘇州一棚。不能不費心也。然天下無不可了之事。不必遠念。衙門太闊。眷口太少。出巡之後。勢難留住。當此珠米桂薪之時。汝母定於五月二日北旋。比到家巳屆六月。溽暑行路維艱。汝俟秋爽南來未晚。

又

汝自靜海而都門。晤歇親戚。又將有雄縣之行。於人情周合矣。但巳之精神學問。有損無益。以後應酬可省則省之。可代則代之。不得巳而親到。則敏速爲主。朱止泉先生所謂朱子一生巳發時之本領。無非未發時之氣象。敬以主靜。人極所以立也。雖不能至。亦當心知其意。近日一日之間余必靜坐數刻。甚覺有益。則讀止泉集之效也。現覺朱子文集大全語類大全二書以便對閱。止泉集自今徹入道南祀。諸人鄉

賢祀。東竹先生猶謂必當從祀文廟也。顧中丞抵任。正當審案百忙之際。將余批點朱止泉先生文集。逐條細加評語。以贊賢爲講學。定靜而安。不驚寵辱。目中未見有兩。爲柱石古大臣無疑。

顏氏家藏尺牘

附姓氏攷

顏光敏輯

顏氏家藏尺牘序

鱗鴻雅翰。自昔延芬。溯厥源流。或以書法傳。或以文字著。傳書法者。肇備元常。而極於二王。著文字者。昉李少卿。而盛於六朝。歷今二千年。世俗競尚。有遺本。有專集。有駢儷。有散體。各臻超妙。如虞木鄧林。販鬻江市。美不勝收。此曲阜顏氏求信堂所藏尺牘。裝池凡三十四冊。題跋一冊。姓氏攷二冊。皆一時名卿碩彥。英詞妙翰之所萃聚。蓋以書法傳者也。余讀之海珊山館。歷有年所。將持以貽友人。爰錄其全文。都爲四卷。附姓氏攷一卷。彙入叢書。以備一種。是向以書法傳者。今又以文字著矣。集內計二百餘人。當其含毫飛翰。結想停雲。或經緯文明。或商榷今古。或情致委婉。或寄託遙深。或旋斡而爲功。或剖析以見義。或披襟乎風月。或舒嘯乎煙霞。親一時交際之隆。覘四海人文之盛。於以騁睎前賢。旁參故實。疏瀹性靈。軒豁情。亦開卷之一助也。至諸公事迹。見於姓氏攷。真蹟始末。詳於題詞。披覽足悉。毋重贅焉。

道光二十七年歲次丁未春正穀日潘仕成謹識

顏氏家藏尺牘卷一

馮太僕溥

前承大翰。已有小札奉復。想久塵記室矣。不佞以耄年久病。復荷循命。謬主文闈。惟恐隕越無當。以貽知己羞。幸榜發之後。論無異同。甚覺罪戾獨失之於令弟。以是爲愧耳。所恃高明。諒之於形跡之外也。屢煩注念。感謝稽遲。以無人索而字。且値不佞匆冗無暇。甚更衰老忘事也。惟照不一。賤名另具。

遠承芳訊。足紉不忘。兼頒大杯之惠。謝謝。衰病相仍。未能脫離塵鞅。日望鑾車至止。從吉在何時耶。近與迪巳亡。休甲有日。且海內人文。寔蕃蔚蔚。鱗集京師。與千古盛事。惟新台與速發。馳驅王路。共襄太平耳。冗次率復。不盡欲言。

龔尚書鼎孳

睽別經年。闊晤不遠。茲偶値程舍親回里。取道金陵。遂得耕爲鱗鴻。以通芳訊。故覺然而治一函。舍親誼在水乳。倘蒙進而敎之。弟與有榮施矣。渴池主臣。名單具。

曹侍郎溶

歸讀大集。沉雄傑出。直欲囊括千古。壓倒時才。小巫爲之心悸。然疲傭有所激發。亦將力索枯腸。抑綸日月也。卑人范成開從弟至此。寄非十數種。足充清玩。其人樸實無文。以法鑒定價値。當奉教。惟諸耳。餘留

而齧.

近代史皆鄙鈔之外.以必家乘爲憑.晔補纖文.甚爲忠烈生敬.完上附謝.弟容頓首.

葉尙書方藹

終年碌碌.未獲時候孝履.忽辱大教.注念殷殷.媿荷交并.豈可言喻.拙文鄙俚無似.深慚上玷名賢.有負仁人孝子之託.乃蒙不棄.採而用之.益不勝其愧恧也.使旋匆匆.率勒奉復.伏惟亮鑒不一.比承老先生來訊.審知孝履安善.甚慰.委撰先公墓表.久不報命.非敢忘也.慨一時草率.無以副仁孝之意也.旣又思之.世之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爲之言.然後其言信.夫所謂能言者.非獨學問之博而文詞之美也.惟其是非好惡.一本人心之公.而不狥時俗爲去取.爾誠之學問荒矣.文詞陋矣.獨其碌碌之鄙.不敢背公道而輕狥時俗.則幸自反而無愧焉.然能言之人.不常有.而可言之事.又不常遇.生平讀書.見古人忠孝大節.必爲吝嗟歎.稱道而說.況同吾世有至行卓卓.如先公者.又辱其後人不棄.命操筆紀其事.豈非踊躍恐後者哉.竊有一言.不敢不奉陳者.昔年河間之破.皆因王師再入關.而行述中但云畿南亂而已.竟不言其亂爲何.則使後之傳忠孝獨行者.何所據以成信史也.從來兩國兵爭.仁人志士.舍生殉義者何限.前朝之節烈.獨非本朝之深嘉尙者乎.亦何所諱也.輒以鄙見撫晉否之.謹錄藁一通寄上.至於識簡淺陋.詞不稱意.有負所委.惶愧亦何可云.伏惟垂鑒不宣.臨再頓首.

高侍郎辛允

承垂注.已佩德矣.此謝.諸凡幸白愛婺心.臨臨不盡.

劉參議思敬

昨晉拜時.過一舍親.泊河之干.未防船滑落水.衣履盡濡.是以踵門弗便面晤.深以爲歉.倚日筆墨所記.偶相知者.刊一種孝公暇寓日.尙未印行也.有未當.幷希商示.以正其訛.至感.容再面悉.名單肅.

劉考功體仁

使車駐山水之勝.勝友必多.朝夕得佳何.所獲已侈.不必更問阿堵矣.弟汗漫江南.自春抵冬.今始返棹邗溝.然不敢入石門一步者.恐客多無以應也.嵩价代躬走賀.兼有特誼之懇.春初在江甯.物色得一二人.尙可供書卷旁顧指.今欲北歸.勢不能綴.而力又不足.倘老年親翁.假以一數.吾事豈不大濟已乎.壽之.不須向人道也.明歲二月.當再晤以悉.弟昨在吳門.乃聞孔親家至舍.而弟失候.至今耿耿.近況各何如.幸示爲慰.弟與江一路.頗有所作.匆匆不及繕寫.容他日尙正.阮亭舊雨見過.念吾儕來當共談.幸惠然卽至爲望.儕來先生.小弟體仁頓首.

沈侍郎荃

金馬追隨.夙承雅眷.暌教未久.頓易星霜.伏念兩年翁.秉潞沖之至性.銜莪蓼之深情.雖備極哀榮.而依然謙抑.弟以陸積碌碌.未追謁渤燕械.一慰孝履.悵耿之切.與日俱長.茲敬捧瑤華.兼升隆誼.仰惟摯愛.

不敢言辭.大老先生.穹碑題字.謹如來式.盥手以書.內含題額.亦率塗附交來使矣.但中冊款項.或有未妥.幷宜石年月.或秋或冬.未奉確示.另備數字.屆期酌配何如.匆匆布復.並謝至意.遐桁神馳.弟荃再頓首.

昨還隊而行.未免困頓.一應交際之事.尙覺疲苦.以故咫尺衡宇.而猶未敢趨叩也.舍親咨文已送到.閣且晚尙須題請.不識何時可以咨入成均也.伏懇留神.就候面晤.九頓不盡.

聞咨送之文.昨已用印.感荷至誼.曷有極也.薄鰢一械.聊爲曾伴媿貲.幷照不盡.所事聞貴部已咨發貴衙門矣.閣期在卽.願望台慈.多方嘱謹.早賜允咨.感不獨舍親一人也.諸容面頌.弟荃頓首.

茹凡所託.承老年翁台論.卽欲爲之作札.所有委折.竟爾忘却.望再詳示之.不一.弟荃頓首上.

虛火上攻.頭面作腫.卽靜臥尙不能支.況有筆墨事.紛紛未了乎.悶極悶極.顏年翁七作.高華秀朗.正如瑤臺嬋娟.見者皆知其妙.不止格律之精當也.二札已題.率復.先君子墓愿.欲求顏年翁佳作.蒴重.不審可許我否.門年家弟荃頓.

奉別未幾.頓移時序.遙老人都.不識廿道及否.弟躬貽勉從事.幸已告竣.所披者.皆潛處力學.單寒孤苦之士.想老年臺早已悉其大略矣.今因解差之便.遣奴入北.總仗留神照庇.目下尙有正事未竣.來月初當返敝鄉.長至前卽束裝.歲底可握晤.以罄積懷也.遐構切瞻.求僕甚甚.諸凡望爲周全.切祝切祝.貴房師僉老.此時想亦未回.回時幷致意.外附閱墨拾册.奉覽.

鑾坡奉別之後.復感寒.伏枕.得過失.逕委册亦楷報命爲難.茲端伻上繳.乞賜察收.閩大集已付剞劂.何時得惠教也.附訊不一.弟荃載頓首.

繆侍講彤

瓜步道中.過承惠餽.故人之誼.令人銘刻.歸來忽忽三年.不及以尺素候問起居.殊深慚想.令叔孫孔先生.遠臨敝里.得挹手教.知近履佳勝.承台委.近作千盡.人情薄於秋雲.而令親不無金盡裘敝之歎.在弟處.那移貳拾餘金.稍資行李.然而困頓極矣.顧行草此.數行奉復.臨楮翹企.好雨生涼.儘堪劇飮.明日候車騎早過.千祈攜糕綺來.一踐疇昔之約.豪可爲弟驅病魔也.望望.弟彤頓首.

承諸位年兄盛意至再.敢不祇領.惟日內炎風正劇.斗室促坐.無可爲樂.略徵候雨新涼.當以浮瓜遊快談也.率此容面罄.弟彤頓首.

一飯草草.且以不得罄敬爲恨.慊分爲不敢當.併祈一一致之諸年兄.鄙衷昨已面叶.幸有以諒之也.率此不一.

伏枕偶得二詩.書益大方雅正.輿肯必往.得賜和教尤感也.修老年兄.弟彤又言.

昨候起居.不得面侍色笑爲快.卷在何日解科.望年兄敕使一諭.經承.恐觸回則于君卽謝事.又需有待

也。特此再瀆。專候明示。弟心肅。

昨承賜顧。未獲趨謝爲罪。新選同人。向有公啟。不知近尚舉行否。如無。則年兄必有專席。弟以欲附貲合行。未識可否。望示下。諸不一。

梁鄉伯於廿四日行。有啓即可附去。同人公帳。甚爲切當。新年兄即作一稿。付弟謄寫。與來价可也。弟連日豊體病極。非敢於方命耳。舉復脩老年兄大人。小弟彤頓首。

弟因歲事倉皇拮据。略無寧晷。實不能操管作駢句。轉懇一友捉刀。以應嚴命。苦不能工。惟年兄名手點易用之可也。舉復不一。修翁年長兄。弟彤頓首。

弟有許語。欲奉商権。特走候不得一晤爲歉。過三日。當再圖過訪也。弟移寓在東首打磨廠。與君廟對門。夏令親相隔十里。會面爲艱。奈何奈何。年兄諸凡行止。有便幸以尺一示弟。千懇千懇。修老年厚兄。弟彤啓頓首。

刻下在此候一回信。不得走高軒。約在明午後趨教也。特此先覆。弟彤啓頓首。

度歲碌碌無停晷。不得走晤爲快。昨拿誕開良久。可勝罪歉。值此心緒匆忙。勉就一面。請教。餘俟春明。一袖過堂聯書梁夫子句。想定有當尊意也。脩老年兄。弟彤啓頓首。

徐尚書乾學

久疎教言。時切瞻企。偶於啓奏時。一晤芝宇。又勿獲暢談。乃朝夕鹿鹿。良覿頗稀。悵歉曷極。茲有至親姓名。仰懇知關。瑣瑣可鄙。然有不得不爲轉煩之苦情。輒敢恃愛來瀆。伏祈俯念。其感高誼。倘老世翁未能全允。或將其一轉托貴同人。必期有當爲禱。關上隆情。尚未奉報。至今耿耿。然中心藏之。無日敢忘也。原欲走叩面懇。恐不相值。耑此布瀆。臨啓虔悚。

前慢甚爲歉。命弟齊照已佃入。特馳致謝。忠義卷目。并四書解四種。奉上。請容叩悉。不具。侍乾學頓首。

郝尚書惟訥

羅纏朝夕聆教。幸竊慰尤。別後典型日遠。仕事維艱。以庸拙之夫。處艱劇之地。將來不識作何稅駕也。正愧未達數行。虔訊孝履。忽承台翰。意氣懇懃。把讀再三。殊增感激。道蹤展太老先生傳銘。盥漱細誦。尤堪華海起儒。百世猶將賴之。奚止裨一時之世道人心也耶。東望泥首。莫知所喻。耑此奉復。臨池悚切。

相去千有餘里。歲華屢更。雖彼此神依。非山川所能間隔。而握晤維艱。無日不惓惓於懷也。接台翰。恍如面承。稍慰積懷。弟向以宄痾之故。已苦支離。近復多所不堪。更覺煩懣。而不能自解。惟望高賢到署。得奉指南。幸老年翁善自頤養。早命啓車。無使弟盼久爲引領也。屏委尊箋。弟素不能書。稍遲容覓人代揮寄去。塵勒附復。臨穎瞻溯。

吳侍郎元萊

一別數年。時深懷想。昨聞旌節入長安。弟以外吏勞勞。匪朝伊夕。覺人事過疎。而功令是懍。遂罪積如山。豈可逭也。老先生寬年臺。或亦諒其生平。而不加督責耶。遠承手諭。如對芝眉。復荷漄儀。安敢濫拜。唯心

銘良友之至愛而已。別論自不敢勞台慮。此弟所藉以安靖地方之賢技也。況明梓里乎。敬聞命矣。匆匆不及多緒。容面再佈可耳。臨啓依切。

容嘉北濟。雖頗同心。未識言旋。未遑馳送。迄今耿耿。老年臺。情懷儒蓋。至性過人。不肯深以爲念。頃接手書。得聞孝履。遠懷彌慰。太老先生。純孝天成。人倫師表。乘諸史册。照耀千秋。承頒崇表。兼以傳銘。讀之虛然起敬。但天不慭遺。彌增哲人云萎之嘆耳。不肖逐隊碌碌。寸長罔效。引退雖言。添竊滋愧。太知年翁何以教我。豚兒僥倖。非台庇不至此。伏蒙垂注。感荷無已。殊卷呈教。鄙劣幸甚。臨啓瞻馳。

孫侍郎承澤

秋篇可喜。吾鄉之災。背縣稍輕。家中有人來否。知因宅納吉也。出署後。乞時過一譚。新兄事若何。此時誠無暇及此也。不盡。澤頓首。

連未得晤爲歉。七日齋中論著小譚。乞爲約譚舟老同過。前許宋大家文。極爲痛快。欲綜爲商権。竚望竚望。

昨校定晦庵先生。極其精細。已一一改正。再以第二册奉覽。幸即賜還。理學先生詩。晦庵下惟劉靜脩先生極工。已選定。錄將完矣。寧有近息否。承澤頓首。

久未奉教。殊切耿耿。近覔得西河水次草廬。尚約年翁小譚也。烟麪餉衙。有小房一所。頗堪居停。今年欲益中屠。不與人住。以西向日者言宜明歲。敬借光移居。不必論租。前已面言之矣。不盡。澤頓首

惟老年翁勁勵在公。今已及瓜。寬大廉潔之舉。決於遠邇。喜可知也。不肖近來閉門叠深。自年翁行後。杳無聲然之音。故懷思倍切。非可言喻。年華日暮。而嚶鳴之志不衰。諸經俱有註解。現在註儀禮五六月間。可卒業。苦長安無經學書。承教代爲南中收買。此莫大之愛。謹開一單。乞留神。重價購之。抵都一一奉上。使旋匆迫。耑此代候。願言不盡。

法方伯若眞

老年翁報命榮歸。竟不能一晉奉祖道。雖淪落中人。不足齒數。其如中心耿耿何。弟已戒道矣。一札再別。不盡之緒。時禁步寐。附開帳小袠九件。統希注鑒。其別作裁一單。唯老年臺不忍之懷。向吾鄉諸君子一致之。感德何既。耑此代布。不盡依依。原綾一幀。壁復。

說帖

原任江南安徽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法若眞說帖。伏念眞待罪兩載。拮据萬狀。盡爲他人作牛馬。若有一分一文。自私自利。天地鬼神鑒誅。今離任之後。代上憲賠墊者。已磬變家產。尚有一二未完。無可再賠。不得不據實說明。仰求郎大人。命前司。自行歸結。然不將事之原委說明。恐負欺罔之罪。謹一一陳說。一。郎大人在內發兩司收寄貿黃豆肆萬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勒令變價解院。復差內丁守取豆價。因年久。內有耗折。並經承侵欺貳千叁百陸拾柒石。該銀壹千壹百捌拾五兩。經承陳蓉。無力賠補。逼揭通衙。有總督豆商之諮。汚蠖不堪。只得借動庫銀。抵解。今庫項無補。無可代賠者一也。一。郎大人在內。積欠倉米貳

千陸百陸拾餘石。至八年回京時。差內丁賫册到司。諭令改入新敉項下。俟發價銀。及至回京。價仍不給。
簡米缺額。只得借勸儲米抵完。又令左書辦取去銀貳千兩。銀米俱空。今儲米部行變價。應完米價銀肆
千柒百叁拾玖兩零。虛懸無着。無可代賠者二也。一、金前司任內。陸年柒月內。自領出庫銀壹萬捌千餘
兩。至柒年捌月。始買豆壹萬叁千石到省。久泊河干。及詳明秦郎大人。遽批收倉。在船內即有霉爛。共計
六千餘石。此時若勒買足報收。有失同官之雅。只得允從。使縱承林植領出。易新價補。後林植身故。家貧
不能賠補。軍需缺額。後官即勒令本司代賠。成在金前司良心不昧。不能不急為措完者也。以上三件。皆
遠年未完。並非本司任內之事。本司亦並不曾出結受代。今俱累及本司。淹滯江南。諒亦仁人君子所垂
憐者。敬陳衷悃。如曾郎大人金前司。鼎言歸結。俾得生還。存歿啣結。謹說。

趨叩未得晤謝為悵。前見鄭石兄。道及老年翁思得秦篆。弟有一老友顧善此技。敬為製二章呈閱。倘可
領略。不妨以所欲者頻為示下。亦知此道之有公好也。何如何如。諸容晤布。不一。制弟真百稽。

許久未獲晤教。何日共移鄭兄處得借高談一日耶。為望為望。前委大字。倩人句出。其力不能如腕。聊以
塞數耳。敬報命。制弟真百稽。

許久未晤。正欲受教。昨忽接家報。有傷心之痛。病不能支。實不能侍長者。但肅此代謝。非敢言辭也。謹叩
呈。不具。弟真頓首。

昨趨望大喜。未獲晤叩。容再領教。請吉聯博笑。小弟真頓首。

孤旅遠客到。忙忙數晝夜無停時。以食客起居。皆身親之。廚下無一使可能了此也。適客去。得稍息。信手
作數句。愧不能揭擁大雅之十一。其若之何。幸老年翁裁用之。令叔老年臺尚容當肅呈。不具。先此特報。
並有遲遲之罪。諸容面悉。不盡。制弟百稽。

別老年翁後。即以謁撫軍。作皖城行。得之鄭簡附隹庭年兄札。恐涉其中之說。先遣使上聞。亦有一札致
徐公祖。乃為弟交盤之役。祈其破格照拂。老年翁見時。當為弟致謝之。感徐公祖之恩斯勤斯也。並祈老
年翁代投之。統容歸去時。登叩不具。制弟百稽首。

餞嬌孿旅。把臂言別。倏忽四載。其如此光陰何。弟以不然之白灰。自不入春陽之赤管。老年臺先生。奠宴
鴳刀。軒怦聲耳。而室中之炭。亦盡雛綴。江河日下。可惜也。亦可悲也。歎息歎息。自弟狼狽歸來。頓臥空山。
炎涼萬狀。辛酸百結。欲再走長安。一番買老。仰二天之在屏營。憐一介之有知己。老年臺先生。必有以指
我於泥途落落中也。秋暮漸寒。年歲不登。脂車無資。須之來春。可借長兒楞同裝北發。趨謁崇階。以近奉
截取之例。先具文投貴衙門。祈疊鼎曲玉之。亦以王玉如年兄歸來云。繭猶有軍機十八人無著落。後此
者更無期。徒多往返耳。且戀戀者。楞兒於己未微幸後。即循廣東例勞助。援納中行等衙門。本年十月初
即題冊到戶部。因執事金提塘背派抖難。至今六年。不給庫收。以致未行。貴衙門近得能否。老年翁大力
轉求。又不能不遲遲以待望梅。俟有頭緒。更望臺恩。先此長鳴。聊申悃緒。統希慈鑒。自愧空函。尙俟晤叩。
不具。小弟若真百頓。摘書將意。有如昨言。以當大睐。弟真再頓首。

李開學之芳

日承枉顧柯陽。得領聲欬。殊慰飢渴。竊以籌領鹿夢。才雅一尋。寄設仙華之勝。良川闃然。山城蕭索。仍擂
兩卷畫圖。輕舟歸去。在老年翁靈為慵事。使地主將何以為情哉。請秋漸爽。近壯自佳。西湖山水間。有勝
緣否。蒙旌東邁。當在何時。率啟奉候。所頌大作及物色諸名人。想荷留神。統祈即示。幸惟垂鑒。可勝神往。

秋堂戎旃。屢逢虛度。甯然疲役。自歎勞生。知愛如老年翁。方當憐惜之不暇。而亦為此稱觴。世法乎。仰荷
殷遜。佩服曷已。承示詩文典贈風華。俾弟挹美。感何如之。諸友皆風名下。弟願見有懷。已非朝夕。希老年
翁代為道意。湖上勝事如常。不無倦游之慨。使中容再致之。別教當俟酌裁。另報。匆次勒復。未盡縷縷。

班師北旋。兩省吏番駐防。夫役報繁。十倍于昔。小民竟無休息之期。顧此殘黎。殊增悵歎。頃接嘉教。得悉
近履。二三執友。半載以來。不能為湖山游屐增色。且人情倦怠。久已悉其槩矣。承諭當為留意。必須來諭
而後酌定也。林生抵衙。自是端謹之士。餘具悉之。率復。幸鑒不盡。

前承命教。匆次附復。應選典記。班師就道。比日近況何似。二三湖山主人。不致寂寂否。甚為念之。前書所
云林生。恐江干舟楫維艱。今特專人奉迓。煩老年翁轉致。幸即遣發。甘有碑版文字數首。欲肅而商。久已
懸榻待之矣。淳安留代。已即批行。率此惟鑒。不盡。

余開學國柱

昔役旋後。又有兩函。未知何時可到。造船之說。既在外。定何衙門。此為可以自主。但恐船增一事。而別累
不誠。須得將疏兩分。題明就裏。如議自易易也。白仲調年兄。以海內名宿。得厨淵源。大為吾道生色。適以
衆見參差。未得首用。不獨我輩悒快。凡屬有心。莫不歎惜。頃因別有端倪。未便遽歸。其令郎家居。恐有應
照拂者。在台兄至性關切。自毋事不佞豐干耳。縷悉不盡。

客春小力南還。接手書。殊慰遠念。不佞沿途阻風雨。仲春始得從廣陵。登車以北。過家兄濮陽署。知台丈
有龍江之命。冀得中道便晤。茲因敝故友王雲川諱子龍。稍候起居。敝友於先朝為留南虎將。以龍闕乃
其故里。滄桑後。泛宅投綸。與不佞結鄰好廿餘年。而食貧特甚。此在重意氣。輕死生。然不曉筆墨。不解逢
迎。台丈當另設一等以待之耳。遂次如面。弗既。

京國聚首。凡事正可商量。不謂不孝。自嬰深重遺抱大痛。飲血南歸。遂易星霜。綠抵家之後。親友弔問。遠
近陸續。今夏始畢。且敝邑又僻處山谷。無從一寄闕闕門下。雅才練識。自是遠到之器。但爭殺之地。是非
易淆。物力維艱。憤交游。借月旦。此其最要耳。不孝志氣衰敗。消華絕想。遁為先人無歸窆之善地。早夜孜
孜。心意欲稍遲起復。以襄此大事。未卜可如願否。當此聊當面晤。長安風景若何。有以示我。臨楮依依。不盡。

開命之始。原擬中途可晤。不謂馳驅相左。又承存注。至今為念。不佞於三月廿四人都。此月即可推補。銓
部雖有復例之議。然局面闊大。頭緒繁雜。終成道謀。貴差較之別擢。雖有豐儉之殊。安穩無虞。則勝他處
六七八三月。方是良時。但端公極宜調和。大約凡事寬一步。讓一着。終得便宜耳。分道漕院之說。即與司
農商之。如有的否。另當逍報。王雲川之札。原非得已。高明必能體亮。日下家叔。又索有一函。不佞亦不得

不應。輕頂亦在台的。實爲親叔。自不得與王斐川同除也。同門奉已見。孫白張萬四兄。亦已相助。借光夥矣。役旋。匆匆準復。不及百一。

役還都有寸復。想久入台照。造船之舉。已行外議。但得在外酌定之後。方從內料理。庶有濟也。家胞叔爲尤明。以從家兄爲胞叔。便襲台範。亦通家之誼不可已者。昨已從刿面尊切及之。台丈古道人。定不待不佞之長言矣。準矣如面。弗既。

杜別駕恆燦

周京舊地。文獻尙存。得老世丈飄跡及之。王風大雅。倡道同人。真一時之盛。駸駸可千秋者也。承教大作。洋洋多風。得初盛遺音。且楷法精抄。當東爲奕世之珍矣。瓊杯荷愛。往生謂不材得全。弟知慚矣。并敬謝教益也。何日命駕牛頭寺爲十日談。弟摘襪以俟矣。復顏世兄同胞。三原道弟杜恆燦頓首。

司左側一小樓頗潔。非酒家也。弟已攜鋪蓋在此翻閱。不敢遠勞至北門矣。昨者如抄。從付小力也。弟燦再晉。

覽日論文。又得縱觀奧府。會城中如此清爽宜人之事。未曾有也。太上感應經。乃弟從春月刻成者。以紙墨之費。尙須將伯。遂不獲盛爲傳布。謹奉一部。爲旅舍寓目。未審可是寬於先生長者之前。命工印施乎。刻板見在省中印工處矣。西果二種。并志寸心。榮發何日。今日尙過我耶。不一不一。弟燦頓首。

手教至。諷誦再四。輒不勝情。弟士木形骸久矣。不意吾兄之能感人。一至此耶。東發何日。愼重加餐。努力名德。與道合真。他日弟當長跪下風。爲聆提誨。得長存於天地之中。幸矣幸矣。剞下渡渭抵三淮。攜手河梁。遙遙何日。如何如何。遲來道兄世翁。弟杜恆燦頓首。

孫舍人枝蔚

昨一友邀飲秦淮舟中。至夜方歸。歸後因乏使。不能復至寓。叫有事相商。是前所託事否。讀大著。玩味不忍釋手。延年庭誥之推家訓後。未易多得也。特奉還。前拙稿亦望擲下。弟枝蔚頓首。

拙序於蠟冗中成之。苦無佳語。又重違台命。謹書上。病人滿床。督不離門。聞先生將行。豈不及一握別。幸惟鑒亮。修翁先生大人。功弟枝蔚頓首。

數日因有亡弟之戚。匍匐喪間。是以遲答尊札。悚仄悚仄。承惠大刻。今日始得展誦。元氣渾淪。體格磅礴。求之古人。當在少陵昌黎之間。餘子不能望肩背也。敬服敬服。先此謝教。辭語一兩日圖即呈上。不悉。功弟蔚頓首。

應博士撝謙

前承命以行樂詩見惠。時無印章。又僕人甚小。懼有失誤。不使領歸。今作一拙言奉贈。聊致其意。不敢塗汚尊卷以取罪戾。唯先生一笑置之而已。撝謙再頓首。脩翁先生大人門下。

夢想闕里。冀一登堂。喜逢光儀。來蒞此邦。遂承世澤。用行舍藏。近徵忠孝。守義巖綱。居官背眞。家秦嶽旁。已從皇極。聿建三綱。更列人間。聊製七襄。今瞻之子。如愛甘棠。念昔陋巷。克己皇皇。豈意雲礽。百代流芳。

像贊爲脩來先生。謹嫥弟應撝謙具草。

應處士嗣寅

敬啓顏先生閣下。伏惟先生。復聖之象賢。斯文之楷斗。得誦先生所賜樂圃集。箴章之際。想見其人。前奉命家君同沈與二世兄。恭叩臺端。并附上九容箴。拙文四篇求政。今早同敝友走領。適有客在堂。倘人雖於傳命。不獲望見顏色。悵然容返。拙文如蒙先生不棄而賜之教。乞示期走領。敝館在賀衙巷內。去貴寓咫尺。謹竚立待命之至。修翁顏先生大人執事。年家期晚生應嗣寅全頓首。

吳處士懋謙

余客遊山阜甚久。因得交脩來。時脩來弱冠。才鋒駿騁。選舉飆發。使令人退三舍。日同其大阮石珍倡酬。不啻百餘篇。暇相與瞻謁孔廟禮器。憑弔少吳元公之墟。極一時友朋歌詠之樂。脩來每出詩。必傾一座。余心儀之。而心憐之。贈詩二語。有君才方跋扈。余意已沉冥。然脩來靜穆不輕言詩。後舉進士。權稅龍關。復過於金陵。適我友愁山至。出其南苑扈從詩八首。兩人讀之。瞠目歎賞。爽然自失也。竊從有年。陶冶成集。而見其五古之雅也。七古之雄也。五律七律七絕之精以練也。沉著痛快。壯采驚人。如騷西之射。飲羽沒石。平原之書。透過紙背。字字從古人中來。而又字字不從古人中來。東魯風雅。代不乏人。疏密淹通。玩亭英藻。方之脩來之沉鬱偉麗。其堪鼎足觀止矣。雲間吳懋謙序。

日來腸紅甚。屢逝不可忍。不得入城。殊爲相念。當事歸否。別有串否。弟有小影。求題像贊。俱欲寫中人。先生文章品望。爲海內第一人。不可錯過也。上與旁皆可題。惟尊意。脩翁先生。教弟謙頓首。

來對如魯公透紙背。詠清新沉着。高貴不可言。謝教謝教。雨窓作得分韻二首求政。弟酬應頗多。前醞韻可省矣。如何如何。樂翁長兄先生。教弟謙頓首。

一病杜門。幾不能見我故人也。同人爲弟危者十且八九。如此暑天。踏躡簾幕間。尙未出戶。今幸庶稍進食。接教。知念弟深矣。與湖白雲。饋饒清夢。諸同人當一一致之。詢使知避況頗佳。慰快之甚。俟秋稍涼攜室望早桂新開。以奉言笑。弟一小序。曾刻否。如刻。寄幾部來。并有懷弟詩否。脩翁先生。小弟謙頓首。

吳徵君農祥

張鍾侍飲圖呈上。恨筆粗疎。不稱盛原本耳。如可塵雅玩。留爲鎮宅爲荷。謝生老矣。乃能爲老先生圖此二册。抵掌相對。不辨爲三太傅衣冠。謝郎邱壑。俱彙之矣。老先生必自有題跋。當知其後耳。弟祥頓首。脩翁老先生老年臺。

別後又復患瘧。台諭以寒暑中爲之。恐不足以辱命也。惟教之。小兒吳容。謹遵趨侍左右。爲敝伯。今之史才也。老先生於翰院編纂處。乞提攜之。外家兄吳楨舍姪吳紫芝。皆寒家之俊也。望一體視之爲感。弟祥頓首。脩翁老年臺老先生大人。

小兒昨已奔歸。今歲過柏臺試矣。伏冀老先生。始終照拂。不遺布衣。弟農祥頓首。脩翁老先生。吏部相公閣下。

席處士居中

不悉顏色者．已歷易星霜矣．仰企之私．如何可云．儘先生勛蹟廣陵．猥蒙異識．不棄葑菲．收之交遊之中．廁之幽席之末．且辱玉趾．惠然肯臨蓬蓽．於是得共啣巵酒．細切磋論．酣醉耳熱．復爲剪燭聯吟．而高岑妙句．尚勤齋閣．則一時明科之盛．迫將感思無盡．念之念之．先生巍然人表．如偕華登拔瓊區．爲時瞻仰．而銓選賢寄．俾門牆桃李．宏列仕版．至若揚風扢雅．牛耳詞壇．更爲人士之宗．拙選一帙．亦藉光珠玉不小．近將馬首都門．當挾此帙敬呈．因以奉教於左右．則數年積懷．遂可稍慰也．春水游鱗．便附尺素．兼以蕪句寫意．統爲寄正．唯祈鑒照不吝．則遠人幸甚幸甚．

雨雪載途．未得銜泥迎晤．深爲悵歉．小照部陋無似．欲藉大言爲寵錫．妄干珠玉．或不吝揮毫耳．拙刻將卒業．欲求佳稿爲陽春高唱．以光梨棗．幸即簡惠是望．外有俚句奉贈．容錄呈不一．惰翁先生．制晚居中稽首．

林處士璐

契闊登龍．於今四載．伏處蓬蒿．鬢猶如雪．南來仕宦．每詢璐姓名．皆出先生之口．知提攜教誨．感深刻骨．向拙刻另刪定．付梓未成．曾許弁言．謬托椽筆．故人貧病．不能遠涉．倘有青眼處．還祈留神．拙稿一冊奉覽．

早叨齋稿呈政．欲面求教益．再行改削耳．儻前論凱歌．敝擬爲之．或不須此．恐涉自獻之醜．詰朝當晉謁．以悉種種．晚林璐頓首上．

拙作二首．欲走謁呈教．適有遠客枉顧．先送記室．野老囈語．不足道也．俟騰清再行刪改可耳．昨懇元晏爲拙刻生色．先生能恕然乎．太翁傳．叨列賤名．何敢損刻費．容面悉謝．晚璐頓首．

昨醉後狂言．得無持布鼓過雷門乎．太老先生傳乞發來手．當補作贊．三日內并闕侯祠記．同奉上．小序一首．求附末簡．稍暇當更作大篇．刻入拙稿．以桑布衣．何如何如．晚林璐頓首顧老先生山斗．

杜處士濬

前拜台複．深感盛懷．而其人忽然數日不見．自失機會．殊爲可駭．豈弟之窮．固未易挽耶．茲敢泰聞先生門下．不識有可以爲弟地者．而弟但附一卦寄候當事．用感兩先生之美．則尤奇感也．第恐遲則遲矣．快切懷切．速以賜客．不敢作熱客．俟雨後稍涼．即趨領至教也．不盡欲言．

吳太守綺

塵事蝟毛．略無清暑．不遑造別握下．豈勝歉仄．昨以薄物將意．不蒙全茹．反辱獎謝．真是負愧矣．茲有商者．吳門敝居二所．業着小价求售．其價值必待數日後．方有就緒．綺則不能久候．欲先就道．索刻下脂車之費．敢於老先生處．暫假拾金．濟此匆遽之需．當於渡江後．即部署奉還．素沐高雅．必不以鄙言爲河漢者．過故宿之左右．幸諒鑒．不盡覼縷．臨穎主臣．

弟已遷至曾氏河亭矣．刻下正在部署．未及過晤．當事一札．前蒙俯允．但小兒即日南歸．其事俱在邗上．

必得持送相示．乃得拜惠也．望爲轉達．特此瀆懇．惰翁老年翁先生．弟綺頓首．

連日避暑於清涼山寺．月中望遠．頗多清興．恨不得老先生同知也．今日水樓聽雨．始得從事筆墨．寬報台命耳．田公祖將返旬曲．前事可否．幸即賜以促之爲感．惰老老寅年台．侍綺頓首．

吳會邂逅．正擬傾聆應海．而匆匆返棹．不及具杯酒以敘別悵．又不敢俗物唐突高雅．惟案頭小玩數事．薄貢之清閟閣中．聊資吟餘賞．伏冀哂存．豈勝榮藉．不一．綺再頓首．

適所言書院一事．非有他意．以田公祖當世大賢．不可失此勝地．實無多事．事可必得．幸老先生商其可否．以示撥納．既不可行．今奉一呈相換．餘兩事並祈代促．即發爲感．惰老老寅年臺．侍綺頓首．

姜處士梗

連日走候面謝．皆以公出不值．爲悵．蒙賜瑤篇．并厚惠種種．感佩非筆舌能罄．明早的行矣．以措置行李之艱．心緒慘極．竟不能上和白雪．以表數年仰企之私．歉仄無似．希知己原而宥之．梗頓首頓首．

渡江匆遽．不得走謁行館．爲鄞．衢州之往．想不宜太遲也．昔李青蓮曰．鑑湖五月涼．又云竹色溪下綠．荷花鏡裏香．則知山陰道上．禹門寺．或可一往．高人避暑也．恨貧即當草奏．決不煩苞苴之討．王父母下車．即詢及賤子姓氏．此爲徐崑山崑季所託耳．然亦不敢即爲趨拜者．以老先生龍門在望．梗忝有一日御車之幸．必須長者表揚介紹．而痛癢下乘．亦可登騏驥上駟矣．昔縣官貸米立雪．拜袁生偃臥之床．陶公伸足度嚴陵桐．史載酒之期．使當時莫有後先．必不能成古今佳話．故特遣豚兒渡江．求一尊札．致之王父母．或可少冀其青盼．則玉成之德．真不淺鮮也．札中求謬爲稱許．云梗平日不能奔走趨承．當事貴人．即冠蓋滿京華．交遊遍天下．而云梗倦遊．已唯貴人能式廬閭面耳．前書單內尚失開名臣奏議一書．係一百本．此最要者．大約弟存敝鄉．先爲搜訪諸書名單別繕．

吳興陸氏．造筆名手．則台假至越．彼欲以佳筆貢之法書．藉弟一言爲介．希選其可者．若入京當用．亦不妨向渠多買．連日以諸公盛筵．故不敢唐突．俟稍暇．當走訂看書．至山家一飯也．梗頓首頓首．

吳門

朱晉頴．（既庭．住王府基．作梅妙．介具福門人．）張適．（字竹民．作寫詩畫．詩畫彈琴．爲江浙第一．詩）金侃．（字亦陶．住雙林巷．詩文畫妙絕．）余懷．（字澹心．金陵人．寓吳門．著名士．）姚文燕．（字彥昭．長洲縣廣文．詩文）高簡．（字澹游．畫妙．）楊无咎．（字雪臣．住閶門內．詩文妙絕．作李子離刻家．）王犖．（字石谷．畫爲三吳第一．）徐枋．（字昭法．明壬午舉人．高士．詩文畫皆妙．海內著名．）馬長遠．（住半山．玄門畫功．人品高妙．）以上諸公．凡相見．俱云姜梗致意．

盧博士元昌

小詩三首奉正．大作幸即擲教．外有小事相瀆．乞一札致婁父母．拜煩轉紀．懇懇．得重懲爲妙．惰翁先生．小弟元昌頓首．

昨特走候．值偶山行．想佳詠必多矣．弟欲求一尊帖．致史公．所致小仟．荷荷．特愛干瀆．容躬謝不盡．惰翁老先生．小弟昌頓首．

紀處士映鍾

論樂園集，知作者爲一代之詩人也，篇卷多樂府古詩，崢然骨立，吐語高潔，已坐百尺樓上，迴看俗物都茫茫矣，至於命題有意，懷古情長，感物悲歌，一唱三歎，古體之渾淵彼神，今體之秀逸絕塵，命情深厚，措詞而几讀此，尚般般留金石聲，安得不以此事相歸，顧先生樂園集題辭，僉破紀缺，頓首具。

丁郎中澎

昔人稱孔北海爲先達，而其文特高雄，昔人追次之，詩皆不與也，詩獨推子建正平，甚矣詩之難言已，從來論詩家，侈口以古風方漢魏，近體追盛唐，然終屬描頭畫角，愈趨愈下，道建安盛唐之堂奧者，寥寥若晨星焉，余且老，懶作詩，間作亦未必佳，嘗欲得海內雄材，沉博偉麗，獨踞一代之上，覺不少槩見，讀樂園集，不得不於先生歎服膺也，樂園集詩評，弟丁澎樂園儒年。

張處士彥之

幾湖王黃城兄，精於尾學，與芋庵宏軒梅嚴俱舊交，仰重老先生令範，特過奉謁，公祖父母聞，一噓揚之，彼明庇不淺矣，修翁老先生大人年家眷晚弟張彥之拜。

范進士鄗鼎

老年翁文章聲氣，夙甲海內，弟於蓬瀛附作南豐北面者，既十年於茲，未之發，皆依末光，得慰饑渴，未幾匆匆言別，夜明總欲攜把挪，而不才者，當面錯過，可柰何，頃見老年翁讀書風閣，稽古龍操，此一佛六押，昔人所深賀也，宰相料官，真不愧王佐家風矣，每欲相羊左右，以道闊且長，遇因家兄出遊聖鄉，敬此代候起居，附小刻求郢不饑。

王給諫曰高

暌違教範，再易寒暑，雲樹之思，時切寤寐，老年翁以清班之選，暫膺撫閩重任，聊展經濟鴻猷，此乃登台宅揆之先資也，欣企欣仰，迂拙如弟，自給假歸里，久戀山林，未獲通候，茲將入都候補，特令小仲隨賀年兄南來，托代叩新祉，不腆附將，聊申輸悃，惟冀鑒涵，小刻奉覽，臨穎神馳。

史編修鶴齡

分袂倏已半載，秋光清勝，想龍江爐月，盡入詩囊，殊不苦於甜地作勞人也，頃接手教，深荷遠注，停雲相望，正有同懷耳，使旋匆匆，雜復餘情矣，旣唯鑒不宣。

吳太傅正治

祥琴在御，景爾維新，屈指還朝，攜楊以俟，乃接手言，尚稽良晤，可勝悵惘，然令風載爽，履坦非遙，握手霧山，仍依依在旦晚間也，望切望切，不肖年復一年，總無善狀，惟是湖南底定，敝鄉已稱寧宇，六十老人，可以伸長林豐草之計，統俟知己到日，悉此衷曲耳，邇使言旋，草此奉承，復不盡願言，臨風瞻企。

居尚書梓忠

別來迭更燧火，雲樹之瞻，時勤寤寐也，老年臺鴻才偉望，爲當宁倚重，遐聞靜攝，舉朝引領，未審何時命駕，以慰蒼生也，家叔非類，末已悉左右，不敢多贅，但積弱之後，無能驟振，大兔小絕，所由來耳，承老年臺

加意栽培，雖弟竟如願，而爲叔姪啣銘，當有旣哉，亦惟有滿和一法，作就地文章，庶直趕了當而已，不盡縷情，容圖尚佈悍汗，率復，神與偕馳。

李處士日煐

弟於前月二十九日渡江，直至本月初三日始得長發，曾留數行，令小奴投上，不識入清覽否，弟自初十日抵寓上，一路爲風寒所中，從遂復作，臥牀又三二日，地不過三百里，別不滿半月，回望耿光，宛然天際，嘗不知如何之久且遠也，弟由郡下方回里門，返棹江寧，想又是報命之候，亂江月色，渡口濤聲，不識舉杯摘詞時，亦念及白首李郎，悠悠行路否也，豚子寄寓江干，異鄉孤旅，所謂窮人無告是也，爲祈老親翁曲加青睞，深感長厚，病殘餘生，一日不廢溝壑，決不敢負高誼於雲煙耳，料老親翁兄益軫念桑里，必不忍膜置也，聞有觀風之舉，此江南諸士子之幸，所託陳舊飛楊芝二生，并董子陳玉書者，高望推分優列，榮感不啻弟身之矣，承惠爲父母一函，到即致之，極承深款，弟已將太翁任鳳陽縣事言之，渠忻然樂從，即新守劉親翁，弟亦力託，亦爲唯唯，老長兄幸速令人來舉中遞星，以副至孝，行追牽勸，諸維心照，臨池不盡縷縷，長至後五日，弟煐再頓首。

弟廿二日權行矣，昨匆匆走別，未盡所談，來春返京，想又是老親翁報命時也，人生非麋鹿，何能久相守，洵夫所請教之札，不識便於相託否，待教數日，確拙之性，或老親翁所稔知，非敢借一字作山水遊人節，倘緊的發，亦乘行厚道也，卷册三件，係王生求售者，送覽，尚有畫屏二十幅，容過小寓，取看，向拙稿便中查擲，諸不及，弟煐頓首。

昨匆匆以小力四出，館類爲悵，惠函領到，存之篋中，相機投之，若可不煩當事也，仍當郵寄，然者，親翁舌上蓮花，已鏤肝刻骨矣，佳箋拜領，快甚，雕蟲之求，俯俯一笑，一笑中寄君適值乏用，更感分惠多矣，昨所云寫字之王生，曾於江寧贊糧二處，以他事夾貲擬罪，恐老親翁不知其來歷，特密聞之，如欲令寫楷字，差貴役送之寓去相接，恐不便也，分俸極感至愛，第特暑清寒，祗有心領而已，今日尚有一席，他出，若天雨則不能渡江，又在明早矣，率謝不一，弟煐再頓首。

趙太常蕃

昨緣便鴻，附上八行，想已達吾年兄台覽矣，睽違至今，尚未全復，皆以人情之薄，所遇之窮，鬱鬱使然，趙如松甚可用，遣价去，年兄與周年兄盤石商行，知年兄骨肉關情，不待多贅，去价口寫可耳，別我年兄，不覺半載，弟即年兄，勿須再囑也，六月出都，炎暑馳驅，一路感瘴症，直抵三山，未愈，昏瞶中扶掖入閩，幸仗庇，所投皆孤寒知名士，撤棘之日，歡動城市，捫心自慰，庶不負我兄知己之望耳，塞隨後即到，弟尚有小价去，諸可心照，不贅，趙如松甚的當，孔老親臺推吾兄之愛，不啻骨肉，護此并開，同署諸兄弟，隨後即有人到，年兄且勿道及可耳，此番文顧堪觀，年兄須極力譽揚之。

鄭山人簠

曉耶餘間，屢得瞻睇殷教，生平至願，何樂如之，春歸過韓寓攝別，冒雨尋山，二日始抵浮彼，山不甚高，而

巖洞翠集。徑不甚深而松篁陰翳。有關有廊。有樓有牖。皆是天然。不假人力。週遭不過十里。而邱壑無窮。霞山僻在荒陬。遊人罕至。宋歐陽公往訪山僧遵公者。山自霞始闢焉。山徑有三道。由華嚴寺入勝。始得綱師。寺僧號山足者。乃青原首座。瀟洒有致。脫堂頭習氣。凡入山俾之爲導。極佳。老先生掛縣江上時。由王家坐。不過半程可到。幸勿以紆道失之。晚道敢勸僭。順前出由。由陸路至廬州。三月廿六。始得歸里。不宜全斗程矣。六先生。亟欲晚道相會。道价追至江干。道因其誠懇。不能固却。今將復往矣。前領老先生論帖。已付記室矣。今因盛使來皖。便鴻附候。容面不旣。臨穎曷任瞻馳。

翁侍讀叔元

春明拜別。忽再更。鹿鹿塵盆中。遂成疏節。然瞻戀之私。無時不依座右也。叔元本無識知。忝命來此。提㩦滋甚。出門後。擬遣一介。祗候興居。遂逡巡未果。乃辱老師叔手書慰諭。兼荷隆貺遠頒。慚感何極。貴鄉人文之盛。實甲天下。前列諸篇。自謂得未曾有。榜發後。會城諸當事。皆承謬許。謂與口翕然。但不知都門議論若何。大約兢兢此心。可告天地。餘非所惜。惟才短識薄。或有遺珠。無所逃罪也。老師叔一代鉅人。衆望咸歸。幸不惜齒芬獎借。幽賜包荒。則感頌名德。永卿不朽矣。盛惠對使敬登。牽渤謝復。統希垂照不一。老師叔大作。近今以來。都無此種手筆。不朽盛事。舍此誰屬。繙示十三篇。方焚香盥讀。少寬四五日。便當奉繳。承諭序言。實不能繪畫日月。或有思路可尋。當勉綴數語。不敢必也。先此復不次。世侍生叔元頓首。

高太常層雲

箋者素事東指。相對誦衣。惻愴離情。輕於常分。秩爲更切也。歲華荏苒。兩更寒燠。想老世叔先生。松窻讀

禮。著述尤多。且知牙緋卽吉。不日還朝。遄返前旌。竚傾積愫。北欣慰爲何如耶。世晚鹿鹿無成。旅懷蕭寂。前雖叅發薦牘。正恐素無根柢之容。未敢妄邀非分。近復蒙開史館。則朝夕從事。不幾束細腰乎。大抵隨行一爲與試。以了此一局已耳。別愈自當爲知己者效。想學望夙欽。有無藉於鄙言者矣。使旋肅復。不盡依馳。

潞河猶几席間耳。馬首一去。邈若山川。神馳雲亭。倍深勞結。昨偶至闕下。爲俗緣所困。片刻不得自由。來閒欲一覩清揚。乃竟未能遂願。旋爲敝東促歸。遂不復走晤。殊快快也。二箋奉繳。允中提督。擬過巳人。如何如何。二老先生。所叱名荷荷。晚層雲頓首。

梁相國清標

久未得相晤。爲悵。舍親郝雪海。前遇恩應得封典。開在貴署。其公子欲領取。舍親雖經身後處分。原非贓及貪墨之比。近又經特旨。寬其褫潔。准免追銀。或仍當領。幸惟留意。如有應商。亦爲酌議。備當何如。餘晤悉。

頃舍甥極荷雅誼。謝謝。向有偽聯二三。皆敝門諸兄書者。今煩大筆。撥冗書之。或另有新製亦可。又內弟王子涵。以太常典簿。新納主政。庭中亦求惠一聯。隨意書之。渴甚。弟感佩無極。并望早命筆不一。

昨承兄來晤。翩翩佳士。不媿門牆。可喜也。解閣石大破積習。爲近年學使所僅見。閣前不能考完。時也勢

也。忖彼請展期。亦無可如何之計。幸年兄主持。使竟其局。造福士風甚大。且是爲各省學使之勸。雖與定例不符。但今日破例之擧。亦不少矣。似不必膠執成說也。何如何如。解子家兄之及門。然亦公論非私情。并望轉致道勞年兄。切切。

家弟荷令兄年翁之知。佩豈可喩。茲又有鄉試敝同年俞姓者。令江右之南豐。丁艱已久。任內經手未結。羈留至今始歸。服闋起文赴補。其遲延之由。文中已詳。恐貴衙門或有苛求。望門下主持。其人貧窶病困。沿途持鉢。始能北來。不能飽胥役之欲明矣。所恃仁人能原其苦情也。不盡。

駱生雁尙滯江都。開經手無甚葛藤。而新令不接交代。向不便忖面言之。未審何以留難至今。昨有字來。求門下草數行致之。且夕卽有公車者南回。望付一札來。切囑其早令鼂雁歸里。亦仁人孝子錫類之義也。餘不一一。

睽隔兩經寒暑。停雲之誦。曷能已已。還煩注念。寄以德音。知苦廬中善。慰愜可言。又見書法益進。酷似趙承旨。光啟門下。里居勤於學問也。轉瞬卽吉。佇俟握手。至見示家傳志銘。讀之析慕。如覩賢公年翁風烈矣。扶講上蔡二令。前已面致撫軍。草草附復。併謝不宣。

歲月不停。別遂三載。令弟及使者。兩奉手書。適值不佞有炊臼之悲。痛過奭生。煢煢孑影。衰遲迴此。殊難爲情。致未及與令弟年兄。一敘情好。至今忽忽未能釋也。幸開卽吉非遙。握手可待。但迂疏如不佞。成且晚拂衣。又阻良晤。未可知耳。吳越之遊。此時亦頗不易。吳撫吳巢。已草兩函寄上。吳諾昨已有先之者。越撫因舍姪在其部下。屢有相煩。不便又瀆。統惟心亮。承示詩集。甚慰渴思。近體尤望惠教。衰冗中。草草不盡。願無辱雅貺。併謝。

十餘年來。三經悼逝。卽奉倩安仁。無此慘酷也。自傷命薄。聽之徵命。若太上忘情。未能幾及。煩門下手書篋致。佩之五中。屆指鋒車。賜睞有期。何復以足疾少稽。辛喜攝早痊。卽圖就道可耳。扶溝不善作吏。中州人皆知之。今未審諱拌何事。問來使。答以不知。王子庶云。此事已久。然究竟茫然。奈何容另思所以致之。恐不能終保無虞也。臨箋馳切。

僕迂疏無似。忝躋崇班。十餘年兢兢自誡。恐負先帝之知。而才術短淺。無善可稱。積罪叢愆。宜膺譴謫。歸里之日。荷諸兄古處之誼。榮施道左。戀戀逐臣。伏處山間。已將一載。未嘗不服膺高雅也。前聞選人中秘。深爲忻躍。此席在今日。稱仕宦捷徑。所至正不可量。惟門下勉之耳。此間僕固陋不文。拙集實爲災木。近已偕筆黙高閣矣。門下之才。可並驅賠下。自當棲當不專有千古。望示新篇。以破山中岑寂。切切不盡。

里門三歲。時念故人。道誼且長。停雲曷已。中秋後。勉驅入都。一拜闕廷。前度劉郎。觀桃如舊。而白頭年伯始良。如毛稀種。憂患之後。智慮摧頹。雖逐鵷行。已不堪世用矣。京邸冰霜。仍如羅雀。幸及門數子。每相過從。獨門下遠隔江關。唯賴昭仲調白年兄一談。遮定如面對耳。茲辱恤教。具悉雅注。金陵有濮仲謙。善製小竹器。爲文房佳玩。其人已死。其器尚有存者。又見近人製小竹酒杯亦雅。望留意。各爲購數柄。亦齋中譚讌之助也。草復不及縷縷。

嚴侍郎沆

別來忽忽。逡巳月餘。離索之日。倍覺其長。人步之遠。彌增其遠。頃奉手教。忻慰均之。訊來役。知道履佳勝。乍晴天氣。興趣更多。僕一寡薄然。善無壯非。儘可讀書所恨精已銷亡。懵懵不記。盡日埋頭。都無所得。可為知己告耳。來人述諭。日內正在胸次。遲來計非楮墨可述。初十後當一入都門。共計之舉。復不盡欲言。

自鈞豁河。盡日與藥囊為緣。僅一入都。即困頓而返。未圖良晤。深切惓惓。茲有啓者。鄉試敝同門之子。遭家多故。流離不堪。今幸貢入成均。教習已滿。得考一正印。則其一家尚有苟延殘喘之望。僕生死關情。不得不為呼助於知己。伏望俯鑒微忱。不同泛託。并非不肖私心上累清聰。特為垂憐而援引之。感且不朽。餘在同人叢頭。亦新特為轉致。賤體小痊。即圖泥首。伏枕草復。不盡欲言。

北地早寒。秋風加冽。適館未謀。羁多何計。言念旅次。不勝怦怦。祇疎闊為惓切也。新詩高渾渾穆。真得黃初以前風旨。近時作者。拾人牙慧。使付棗梨。而宗盟風雅。未布國門。亦詞場憾事也。承以譜体為倡。望早授剞劂。用慰同人。至切至切。弟沆頓首。

勞詞都之辨

分袂忽幾三閱月矣。想念之私。與日俱積。老年兄近況必倍獲清勝。弟迂拙性成。別後總無佳狀。唯存一矢公矢慎之心。無愧屋漏。而闈中任勞任怨。種種非筆所能盡。撤棘後。地方諸公因王師移鎮。奔命不遑。處置一差。真如滕旋。即往例。又格於廣文諸公。靜候匝月。稍有成緒。然幾誠半矣。弟刻下暫返里門。抵都之期。當在仲冬。先令小价說。於諸先生處。稍展寸私。百凡望年兄鼎力一概包荒。感何如之。但小刻擬帶為贄。已會一肆中。恐一時未能入手。並新織言先為道意。劉潛老處。亦有小札致之矣。前所委尊函已面交闔老。但此君未知何以作報章也。耑此佈懇。臨楮瞻切。

霞灰應律。綵線添長。正老年兄新赴方升時也。憶初夏奉接佳函。快領塵教。轉盼又逾數月。弟每思捉筆苦吟。為香奩別調作一首唱。但郎縉烟茫。弟亦有此癖。見老年兄金昆玉友。獨享此清福。不覺步其神遊。第恐風塵鞅掌之餘。舉筆了此公案。反令泉石笑人。故遂遷藏拙耳。刻下三年之局。弟已報竣。雖當事者。亦有雅意。但弟從來時命自安。且捫心亦無善狀。承知己注念。亦惟有中心藏之而已。奉冠三詳。俱已如命迅發。想斡花釋奠。可不誤佳期也。試稿全集。係弟三年心血所存。秋闈獲雋者。大半前列居多。謹以一册奉政。又一册。乞致令兄老先生。均望有以教之。承惠多儀。謹登一種。使旋附謝。不盡瞻戀。

承之三年。備承教益。匆匆南發。離情別緒。楮墨難宣。至弟守拙才疎。當事之知。已屬過分。何敢萌一毫妄念耶。承諭嗣生。謹如命頂補。諸生衣頂。近奉部文通行嚴飭。新歲總未批發。既承來教諄切。當留至交代前商。所以報命也。台愛貺懇。附謝不盡。

盧尚書訥

拜別時。過承垂顧艱篤。感深五內。雖身居天末。無刻不神馳左右也。弟冒暑長征。晝夜驅馳。所過崇山峻嶺。皆人烟稀少。行路維艱。距達抵滇。人情大變。皆外柔內險。務落難合。藩王既不照拂。地方亦無情意。篤

情萬狀。去國懷鄉。不敢為年兄盡陳。悉增年兄之遠念也。弟仰年兄為泰山北斗。望於格外周全。弟不敢忘大德也。不勝將寵。托孫太夫子致上幸賜涵納為禱。別論已多方求之矣。滇南無可取者。先托人於湖廣覓之。料自得。當必不負委也。諸夫子及諸同人前。皆不敢空函致候。愧悚無地。年兄晤時。亦不必言小力之入都也。敬僕近社。不盡神馳。

別後忽忽。居諸星霜兩易。每憶向時。共商風雅。攜手相過。何可得也。邇來長安寓邸。於況廟府。竿牘久疎。乃辱瑤華先及。知年兄近履安和。謝禮席苦。孝聲洋溢。式於井里。傳諸京國。何快如之。許錫絜酒。方以未得趨叩為歉。復蒙齒謝。益增媿汗矣。天氣炎蒸。尚惟節哀強飯。以將祭社。臨風裁候。曷任翹依。表傳領訖。并謝。

喬侍讀萊

同年同官。又復同志。四載長安。樂敘長夕。真極友朋之盛事。至於患難種種。感入心脾。雖遠被南歸。而依戀左右。寶未去懷。外日遊使道歸。有失修候。不安之極。至今猶耿耿也。弟歸里數載。遂遭橫逆。疾病逝年。又值先君大故。不但形神皆瘁。亦且逋負如山。非故我矣。柰之何哉。以至一切疎闊。雖至好如年兄。亦未得一申積悃。真無復人理者矣。近知年兄。亦讀禮東山。理合躬詢寒暄。乃以縮地無法。不能如願。罪歉何似。無章引意。惟察宥之。刻下聞舍姪自孟縣歸。取道東平。遂罹寇盜。亦不幸之極矣。而當事者反以打詐為辭。希圖諱盜。真亦無良之極矣。青天白日之下。稍有人心者。忍為此乎。幸賴年兄力主公道。加意照拂。弟可恃以無恐。而高厚之愛。銘之五中。沒齒不忘也。耑力奉謝。但此事已至於此。贓物未可必得。不如捨之。但得脫然速歸。則佩台愛更深矣。一切皆恃鼎庇。非筆所能盡也。臨池北望。神與俱馳。悲候孝履。諱年眷弟喬萊拜。

骨肉兄弟。離羣七年。饑渴之思。如何可言。屈指今秋。定當聚首長安。而東山絲竹。何久戀耶。遠接手教。深感注存。弟以謭陋。叨蒙典。所惜者。并六不與題點。較門還而不試。椒崔試而不料。若子綸則可得可不得。無甚關係矣。年兄山居多暇。著作益富。何不賜教一二。雖日并六言。年兄欲索同人詩扇。敬以五扇奉寄。擬刻附覽。近以試事。勉力學賦。尚有賦稿數十篇。目下授梓。容另請教。銓曹日新月異。深望年兄主持。幸遜至為快。令兄老先生。何日可到。近有論俸之說。似亦不宜遲遲也。鄒子抑已從水路而來。尚未到也。使旋匆匆奉復。不盡欲陳。臨池依依。

何中書覲

不承教言。忽更四載。闊別之衷。與時俱積。拜承手札。如映玉山。兼惠鴻篇。及箋上新作。齋盥三復。頓豁襟顏。殊倍於登青在握。豁我病脾也。訊使者。知年兄郎吉以來。道履嘉勝。日與竹林椽尊。怡怡一堂。自多樂事。淹蹇如弟。杜門數載。苦狀百端。不意中復遭牙角。近雖彼僉悔禍。甘為輸服。而結局尚不知何如。亦血思赴補。但資斧不充。未有定期。我年兄榮補在即。不審能勉力為尾附否耳。近稿皆使而請教。非敢以為石而酬隨珠。亦用以誌別緒也。盛价事。悉之其人口中。佳箋如命復上。但段友久患癱症。不能捉筆。殊為

憾事。如何如何。四年伯、大年兄。不及專函。統希叱致。弟觀頓首。

遠承年兄及諸年兄遺奠。榮被歿存。鏤刻之私。百喙莫悉也。仲夏過珂里。假榻高齋。且侍年伯杖履。並徧四年伯、暨大年兄提誨。誠勝十年面壁。每道及年兄分香帝座。不曾天上人。若弟泥首風塵。前途若隱。正不知秋濤何所耳。昇卯拙卷。久以飽蠹。承諭。勉索一冊呈上。謏稿皆爲覆瓿之用。不知尚有存者否。喪次不暇搜括。容過此檢出馳獻也。貴長班至。以荒僻故。殊深慚歉。統希鑒原。令弟賜銘。致候與居。並謝存注。餘情縷縷。尚容嗣布不盡。鳳凰池上。定多佳什。便中寄示一二爲望。

孫少司馬光祀

朱璐老鄉賢咨到此。朝野之所推重。年兄之所熟悉者。乞鼎諾轉懇劉潛老年翁。賜之仁拂。想自樂成其美。不佞仍當親趨鳴謝也。草此奉瀆。諸容晤頭不一。光祀頓首。

山公缺選。皆出年兄妙用。大爲快報。但無人乎選司之側。恐無留心催促者。今早啓奏。又未見選官。想年兄必當時常非託之。乞再代致鄙意。一懇求其早早移詢。則佳甚矣。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敬問錦囊。想大佳矣。今有商者。此時正可瀆卷。佈在第一第二。可得之於最早報滿者。昨淡苑來說。乞年兄即作一字與楊公祖。只云早早報滿最便。宜在十一月初旬投冊。稍遲無妨。據貴衙門定例而言。自可信從。不必旨及正與瀆之說可也。倘得今晚賜下。與瀆一看。再交提塘爲便。此瀆所懇求而深感者也。候候。

自達教益。忽已年餘。不佞此中忘年之友。茲重諫臣而外。闕無其人。每有緩急欲商。惜遂欲語環顧四旁無由可道胸臆間事。睠懷年兄。不能不增離索之感也。不佞客春以宦其已盡。時局中無容足處。冀欲息蹤田里。引例言歸。而獲上未能。徒滋罪過。今惟隨俗俯仰。耐此容容。然而株株之呼。時復相聚。公私之際。況味不佳。計年兄明年春夏之交。便當脂車入春明。應藉以慰積渴。言念爲勞。蓋跂予望之矣。大維倖售。皆叨大庇。遠承佳貺。感何可言。敬此言謝。兼候孝履。捧誦手翰。書法更覺精進。秀逸之中。結搆森嚴。點畫有姿。正側有勢。造微入妙。可以名家矣。珍服珍服。草此布裏。不盡欲吐。其已復令兄者。茲不復道。以當言者不必再及也。諸惟心照。真切真切。光祀頓首。

去歲承特使遠涉。重以腆貺。金石至誼。感佩非淺。念年兄即吉在近。日望車騎。早入京華。計夏間可奚光霽。忽接手教。讀若晤言。詢令兄年兄。得知近履。爲之慰懷。若南遊亦非之可行者。但入都亦似不可太緩。近日人情涼薄。時勢又復不易。恐往返三五月內。未必能爲遊興。惟年兄酌之。吾鄉苦遭歉歲。今遣大臣賑濟。恐又多一番支應。未必有救于饑荒。聞撫後糧價頓減。或民心可以少安耶。命草三札。奈兩轉俱無交誼。一函寄之俊升。亦不足爲年兄重也。匆次奉復。兼候閩府納福。并祈轉致大年兄。及令叔年兄道馳切之意。肝惟心鑒。臨啓惓惓。光祀頓首。

日來切望年兄至京。冀得良晤。勘同心互相依倚之私。今聞脂車未果。悵歉殆不可言。想業已轉假。自當有數月之留。明春北上。似無容再計也。今省中上編檢校俸疏。此翁劉林偕年博學所爲令兄世兄。不知

前俸多少。如早到。尚可在博學之前。若來緩。則坐讓三四十人。如之何其可也。今年吾鄉陋運。海眉灌河。同時被斥。不但齊魯無色。抑且正人知氣。不佞匿隱老懶。其僅存者幸耳。歸去無策。此中又落落孤立。貧斧之計。亦日漸衰誠。正維知己。指示商権。以破岑寂。即煩轉致令兄。當命僞過來也。駿聲已請告。此時臥塋在彼。不佞即當於家函中囑其計交。想到時必肯照拂。度不減於駿升也。狀謁尚不知其事。容寄懇子遽可耳。拙書附笑。草草布復。并候福履。統惟心照。馳切馳切。

別後忽近一月。輒有離索之思。世兄入佳勝之地。想更添許多興會耶。貴門人遂作榜眼。張納選其丰姿。眞爲可喜。若非有人稍梗其間。已爲狀頭矣。順羽來聞。并候新祉。法黃老先生。吾吉大賢。可以言交。其餘同鄉之爲監司者。未可輕諾肝膽也。有一帖。欲寄楊鄂州彼到任。聞在四月初十頃。世兄早覓便羽寄之。再作一札更妙。廖令常忠厚有餘。羅此無辜。殊爲可憐。偶念及之。故以爲此爲意外之道地。不必令合章知也。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世兄榮發後。計日抵珂里。術定省稱家庭之慶。計日抵金陵。擬爾花秦淮之勝。甚爲此行稱羨。然風晨月夕。同人離索之感。亦不能不緊於中也。晤行隋徐公祖。想默然雖故衙之思。法黃石先生已謝事。料情況寂寥。不知交代有甚葛藤否。甚爲念之。世兄早晚相見。時爲不佞道意。貴門人爲學山年兄讀卷。同心共讚。遂得大物。誠爲可喜。張兄亦三立卷頭。雖諸君所核。故稍後之。然而亦不低也。此中事亦平平。艾長老。及敝師同入少宰。濟餘爲陪。亦增吾鄉氣色。然忌之者多矣。貴房卷已見惠四部。謝謝。銅事宜商権妥妥。一則滿公情愿。一則衙役不爭。然後可行。如欲行之。先期寄信以便預籌可託之人也。囑訪尉役夫婦連急於了。惟留神爲感。晤敝館師馬夫子。其意何如。不佞字中微有所言。而語不甚明。不知解否。昨季渝章召對。又肆雌黃。亦不知其聞之否也。附懇江寧有一守備熊建功。係一表姪。昨見報被參。恐無一相識之人。乞稍稍照拂。倘得稍輕。感勒無量。馳切馳切。光頓具。

昨貴班役之衙。付數行候與居。距此數日。不曾記號。今尊札有號。甚便也。所云先一字。尚未之見。榮任之後。當與滿洲意氣相合。而又當使之有一種敬服之意。而御衙役。則更當使覩之與滿不同。於正大中寓精詳。不能欺蔽。則關務易辦。政聲益翔矣。何如何如。銅斤事。使令親略買。大約亦得八分。此係偶收。不知將來買成否。故不敢多買也。滿嶺回信不多。卻無消數。不曾復聞。竢有確示。始敢奮布耳。實源尚未停。仍有此意。但終無確說耳。徐公祖留意可感。意者其在冬間乎。彼卑而此敷。亦望世兄之留意也。兩口厨亦求留意。貴宗家報。即日送去矣。如晤稽。不爲緊語則已。若欲閙在上前。萋斐之人。則渝章者是。彼昨又言一次。所揭者滌帥蘇馬。而抑者吾師。不可不防也。如不繁聞。則不必言。滿性多疑。恐反爲無益矣。一切事宜。統候手教遵行。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前貴班役及差上回音。想久入清覽。得貴宗處送到手教。謁如面語。慰慰。所謂稅尙未多。此中詢之知者。云四月至十月。乃盛時也。龍江遊滯之說。昨聞高弟若少司空。尚不知其事。亦未別查。近有兩次字問施東老。迄未回示銅斤消數。昨其令郎見拜云。即有亦不多也。金陵江山秀麗。可助詩情。佳咏必多。可擇其

邇聞風物者相示乎．西湖諸君．近況平安．已致世兄相念之意．惟內升不果行．而鄰老又新與柏公爲大畝．勝負殊不可必．將來諸君．日在其耳目之前．是以難處之局．昆瞻兄在鼎甲中．聲譽甚佳．又甚篤淵源之義．皆推台分．誠兩尖下高處也．想閒中尚有臨池工夫．楷法已精者．不宜間斷．似漸宜肆力行草．訪聞作帖．不妨多勝也．草草奉復．再候近祉．馳切不一．光祀頓首．

月餘無往來之信．悵思甚爲馳繫．得一手書．欣如對語．僕遂而愈．定復大健．計此時來商鱗集．公務之暇．假路舖由淮水之勝．賦詩紀事．誠足樂也．徐公祖至誠君子．知其必爲留神．所煩姊壻二者．均不可少．姊有姊．姑爲可久．良是．不妨緩之．總是世兄還京時．帶至爲便耳．允老爲人無倚．大不可交．虞頑誨甚．亦不可與深言．且不宜以脫路取忌也．鄭弁之弟．既知吾證之厚．恐急難中．有寢相通．宜諭令勿然．形迹不可不慎．相機暗中一爲之足矣．買銅無多本．僅發二百金．算來竟在八分二三釐間．不知賠者虛實若何．且其中康熙錢甚多．除此餘錢無幾．可奈之何．若餘之．則其工其地．又費商権．東藩存銅．不及萬觔．其餘皆辦買之數．恐將來衙役．總不經手．於交局時．通同駁勒．俱應預爲籌搜者．水脚尚未知所辦若干．此已買之銅．乃京內外價．尚未就吾鄉貴賤．大約不佞自揣力量．可任三四萬觔．多則不能．其買銅批文最要．所託者非一路．須各付一張．始不虞盤詰耳．近貴宗滿伯．先施投交．其人經濟才也．草復兼候近祉．馳切馳切．光頓首．

買銅之信．前已寄去．計係前月．想此時將到也．寓京數年．始得補補．非補後則不能謀退局．故爾擬尊若此．不知者．以爲難退易進之小人矣．言之可發一笑．承遠貺．感謝感謝．銅限定報滿後．兩月全完．立法甚嚴．今鄭濟菴被參．正在此講說．甚苦．京內外全無採買處．昨汪若文已完．運脚價遂發至每觔一錢．亦係自買．毋其太多．前所收銅．約每觔八分二三釐間．藩司原價．亦有八分．尚未問其詳數也．將來意欲承買四萬．爲世兄分勞．多則不能．定於運至德州．或間子綸田屋．或煩金父母借地．俱無難事．今運藩司者．已將近二萬．期於明年二三月買完．在德州等候．運脚價似每觔得八分半光景．多亦不至相懸．如有餘剩．算清存繳．如世兄有爲生代買之物．照數扣留可也．期比他人稍省．始慊余懷耳．其餘十月上旬到此．始便．恐往家轉發裝事．欲與秦公祖對支．若彼計裝一到．則不能對矣．買銅執照．最要留意．留意季報期．投部科．其官費若干．司役之裝若干．宜密示一數．以便詢問．看其得贊際否．今即向若老及宸生一言．容知數後．仍當一對．甚便於後來也．何如．易濟兩處．當轉致相注之意．其辦用土著．不過紙上具文．大略防人相挾．離開二三十里．亦可用．當取地方官印結爲妥耳．鄭弁委係裘姪．若見署臬乞轉致云．不佞原料既係鄉里．遇赦之事．儘可從寬．又經世兄鼎呂相囑．知爲含親．定當稍存情分．不意嚴厲若此．不日當來海眉親家．字相總．只做一情．不意盛德陰騭之事乎．十月內．當到一江寧．知縣吳汝嘉．係敝同年．最相厚者．其人才品．綽可勝繁邑之任．但今之爲令甚難．惟世兄凡百提撕卵翼之．至望至望．居官章忠厚好人．代人受過．可憐．想可過救保全．但未必有昭雪之力耳．石竹齋最上等印色．求寄三四兩．分外多盛印油兩餘．欲備用．以有最好印色將乾也．詳悉布寘．不覺過煩．惟心照不一．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委實不敷．今買銅運濟上者．已得三萬四千餘觔．其餘四下採買．嫌甘願難．然愚意欲足四萬之數．不敢食言也．但廢錢內多有康熙字者．吾鄉雖申飭之．亦不能齊．恐不能不裝斛停耳．對銀須紋．秦老將來．有人在此驗收．卽換廢錢．亦論成色也．在京收銀．在濟南發銅．銅價自不得輕．恐早運至德州．無人看管．須得買完．與貴役赴日在交兌．始爲妥便．意此當爲明年正二月間事也．女子可得其人否．或一或二．亦不必多．惟廚子夫婦要緊．昨徐公祖代買小廝二名．甚盛．但其一甚小．不能學歌．如世兄覓有年十二三以上．十六七以下．貌美而喉清者．爲購一人．其用價若干．自並廚婢銀．同扣繳上．然此一宗．猶可緩．必住者乃妙耳．草此寄復．不盡馳切．光祀頓首．

若晤法黃老．致意寄到兩札．俱見矣．前說已致濟衙．其所云緞送便用一項．與部授受．生從不諳．萬乞別爲尋托．生効奔走可耳．前所差回．付有報章．想已入覽．今盛使到．兌銀三千四百．業已收明．法馬較此中行使平等．每定輕五錢．其銀足紋者．十之七八．餘亦九七八色．在兌客中．此爲上乘．度俱可用．所差無多也．但東省之萬餘．爲臨清關逼去．未免又費寄星澆買．與來使相約．期與明年四月中．運抵德州．不敢少息．錢銅萬不能檢點一律．待先與工部商之．或如何收錢．或何樣廢銅．或須鎔鑄．如其所言．庶臨時不致刁蹬耳．自隨時有信報．聞法馬已增印記．樣銀未曾索看．那命石會票．約臘中交兌．法馬成色．交後另報．銅批存之．分發幾親鐵可也．劉周冀儀．俱送訖．所謂投工常例．詢來役．與內數相合．據云甚妥．亦不便再賚．讀新詩．如相晤語．慰慰．印色甚佳．謝謝．吳海巖年兄．既已上任．其初政可教者．幸開誠示之．生近況如常．更覺酬應忙迫．全無臨寫之暇．此其所不樂也．役旋草此奉復．并候嘉祉．馳切馳切．光頓首．

歡歲後布一信．由徐行老公祖函中寄去．不知已達記室否．不佞二月內大爲駁雜．背生一毒．數日間幾至委頓．今幸仗庇漸愈．目下作膿生肌．可望無事．然近況亦良苦矣．買銅甚難．然不敢不勉．託秦老公祖者．業已催之．彼有當差．不敢久諉．其餘托親戚．有就近地採買．此時尚亦無多．俱約至四月．發送德州．果能如期．則妙．若德州則不能賠．將來不能在四萬之上也．銅價俱照八分半發訖．九分之說．且不必言．若將來運德腳價不足．自酌量算之可耳．購人承世兄如此留心．感感．新差不知爲誰．以病中不令傳知．恐一聞外事．不便於賤恙．醫者之言若此．見手教．侍海翁諸兄來看時．卽託轉問．而囑之入都．亦不必太遲．若嵗稍稍過限．路中取下一印結亦妥．鄒父母乃多事之人．與生厰厚．見時當言之．伏枕奉復．不盡縷縷．諸惟心鑒．馳切．光祀頓首．

久無便羽．疎於寄候．遙知近祉請勝．念之馳結．公餘詩興若何．猶有臨池之暇耶．茲小女之僕上京．特詢福履．因前月接邸長班一單．云王塔保舉疏．於初旬到部．有湖撫王題．爲與山知縣．清廉愛民等語．彼時欲遣人達知年兄．想爲日已久．部覆已定．故爾聽之．乃彼任中至今無一信至．不知是真是假．殊爲增悶．懇祈留神一查．如已經覆准則妙．倘有別說．或係虛傳．亦求詳示．以慰懸懸．至懇至懇．并祈致意令兄．道相候之誠．草勒不備．惟心照．爲禱．真切真切．光祀頓首．

怦回．接手翰．具悉近祉爲慰．王塔保舉事．十月間．楚撫始批允．待督至會題．費如許工夫．今又停例．尚未

見貴部覆疏云何若保過與未保者無異。則前案可以寢矣。秦贈公祖陞去。吾東大失所恃。近日省中光景。漸不如昔。往年地方要事。此公猶肯直言。吾邵公言。猶肯相信。而今而後。地方官與士夫交情屢矣。安得有正人之論入當事之耳耶。脈鑑將屆。年兄榮納新祥。薄餅野味。不足以佐辛盤。見意而已。致意令兄。想不訝函。統惟心照。馳切馳切。光祀頓首。

玉培明知年兄近社爲擾擾。自二月病目。至今百日未愈。不但眸子眊焉。抑且睨而視之。既無望於離婁之明。豈復能知西子之美。惟眼前茫茫無際。足下假假何之耳。可笑可惜。年兄必閔而深愍之也。茲敬懇者。敝同年孟鐸。壬午舉人。見任濟寧學正。歷俸已七八年。計此後陞期不遠。乞年兄爲之及早留意。斟酌於遲速上下之間。或內而國學助教。或外而邑令。可免於遺醜者。兩路皆可。寬其途以便轉移。最怕者。恐淪落教授一途耳。彼有毛詩業。已驗貯。惟年兄之所用。可應時而舉也。今老同年之在仕途者。鄒老之外。止此一人。甚爲關切。不得不求年兄之仁拂也。至禱至禱。因目塗鴉。字多難辨。然而不敢借譽。諸惟心照。馳溯不一。光祀頓首。

數日前有小牋。上候新祉。想達典籤。此時小伻尚未歸也。茲敬瀆者。落吏趙運隆。齎計冊至京。其人乃舍親也。特令其叩台端。彼雖明白諳慣。然初膺此任。恐有未諳。萬祈年兄百凡慈拂。賜之指示。或命紀綱導引之。俾得善爲竣事。免於過失。借光多矣。至懇至懇。伏惟心照。臨啓依切。期光祀頓首。

久未作書。寄候興居。馳慕不可言。八月見令弟高發。喜極距躍。家門積德之報。如是不爽。夫人奈何而不汲汲爲善也。自世兄復綜銓管。遂覺吾鄉人情平風靜浪。萬頃波瀾。俱成安流。爲政豈不在人哉。不佞今年。心緒最惡。益覺衰老。雖勉強消遣。與自然者終不相同。糊塗過日而已。敬候令兄納福。想不另啓。祈致意。野味二種。聊佐辛盤。希笑存之。承賂不備。諸惟心照。翹切翹切。光祀頓首。

昨晚備語劉役。今早即往叩見年兄。候至入署而回。所言前後事。已洞記之。云歸即悉陳。求所以報命也。如仍欲面論。乞使一人呼之。明日想當令投冊耶。附此先聞。光祀頓首。

午餘敬候榮陞。幸勿他往。且帶陞貲一千爲賀。啓脩來世兄弟。光祀頓首。

十三日小的饒子。相乞年兄。卽臨園茲。敬此預啓。脩來世兄閣下。光祀頓首。

連日未得晤教。甚甚。寶應令舍姪孫蓮以卓異應領袍帽。不知若何領法。乞示知。以便遵領。容謝不一。光祀頓首。

忙中有汚佳扇。救上一笑。近作附請斤政。外其扇一柄。煩賢姪大筆。又閏送梁大宗伯詩。悲壯爲諸公中第一。乞用別紙。錄示一覽。爲感。光祀頓首。

濟上寄到一字。想爲季霖之札。敬奉上。再乞發一回單。答泰瞻施公祖。餘晤悉不一。光祀頓首。

恭喜想已啓事耶。昨始見鄒老。適甚乏。其告匱不如爲少宰時。途未便言及也。餘亦尚未得當。奈何。暫閟。光祀頓首。

連日未晤爲歉。媽老先生。欲貴姪書扇送之。昨日又問。當早覓一佳扇寫送也。光祀頓首。

少宗伯曹濟老年兄一扇。求楷法爲寶。乞乘興爲一揮之。借光多矣。餘晤頓不一。光祀頓首。

數門人爲其母求節孝詩。猝不能得句。敢借鴻章。以文周陋。希撥冗一作。被光多矣。容晤謝不一。光祀頓首。

陸毅山埒人壽詩。魏儉腹不能成隊。乞賜鴻章以光盛舉。感不可喻矣。如作律詩二首更妙。容謝不一。

大雨後尚未一晤。想貴寓亦不愧屋漏耶。曾記昨年有獻醜拙文一冊。內有恐義蘊稿。今妄意入選。乞尊賜一査。光祀頓。

世兄得士之盛。尚未趨賀。貴房止見首卷。其餘有錄出者。乞示一覽。又敝門人及親知落卷。即乞查賜。以速爲感。容謝不一。光祀頓。

數日未得晤教爲歉。先嘉托査平陰縣投納貢監程焯。不記已送監否。乞示。再懇者。如世兄有擬晉省題。乞示一觀。甚感。光祀頓。

小札并近作一帙。乞轉致余公祖求正。不敢往拜。并祈諒之。當於闈後投之爲妥也。光祀頓。

昨晚遇老年兄。即送此字。乃甚相愛之意思也。所云宜稍遲。亦是再此奉覽昨卷。乞早勘維。用印賜下。以便完此一事。復之以慰其心。光其。

前走謝。未獲晤教爲歉。今柯岸初都諫科。委作太夫人壽詩。捉筆不能成句。萬乞年翁。不吝鴻章。代作一首。感之不盡。至禱至禱。光祀頓。

陸觀察祚蕃

龍門千里。信使殊疎。唯西望紫雲。時深懷結。茲荷老年臺。不我遐棄。翰覓遠加。遐甚殷情。彌懶疎節矣。本擬馳候興居。緣知榮發在邇。尚期旹介長安。布展賀悃。龍鍚敬拜一種。心佩明德無窮矣。別論謹心識之。懸頼感切。

周儀部襄緒

山茨接袂。信宿荒齋。闢蚌王欽。呰樟再敍離索。而征帆迅渡錢塘。不識台旌何時北指也。日緣冗雜。未獲走別江干。嵩伻馳送。懷念依依。貴通家處。叨及齒芬。定當雲誼關切。謝謝。宅報已囑小價擕送矣。弟望後將有幽行。前諭榴札。未審可及帶去否。如有緘發。不敢浮沉也。翹風珍重。瀝楮不盡。

陸少伯棨

適聞奉叩。不值爲悵。敝客郭扶老。以保債事。復結訟於司寇之庭。一二日內。未能入署。乞年兄爲之包荒。感荷推愛匪淺。扶老自當面叩大德也。特此佈懇不一。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棨頓首。

弟疑疾數日。今早始能啜粥。昨悉想已惓然。前札至失答。又不獲奉候爲罪。家兄館事。仍望年兄玉成。不敢以煩他友也。可否幸裁示之。脩老年兄大人。小弟棨頓首。

偶過沈康老寓所。得讀瑤章。知爲謫仙後身。敬服詞壇領袖矣。未識肯慨賜一冊否。春風道寺。名卉奇松。近咏必富箱。并求惠教。依刻數葉。自慚部俚。引玉爲勞。不敢藏拙。錦旋何日。尚容趨送。小弟棨載拜。

偶有會親到寓。不能趨叩。若佳章可以賜讀。甚快甚快。否則明早當造尊齋求𥬠老年兄大人。小弟璁頓首。

今歲同年游分。皆已不出。盍因俗年一週。彼此往來已遍。弟亦不敢獨異耳。王夫子盃分。仍祈補足何如。統候。

譚太守吉璁

來諭領悉。明出將即到彼奉候也。特此復。原札附上。弟吉璁頓首。

春秋題。從來二單二傳。至傳題。皆兩比。從未有一句者。盍石四與省命見屆合。若與別合。雖旨中不載也。

順天新榜。舊例必已查確。乞明示。切感切感。特此。留傳節無傳。主尊王通貫。向爲左傳題。今不用矣。并及。弟璁頓首。

李明府楷

聖賢删詩。其作詩蓋甚難。尼父編山操諸篇。復聖未聞也。予讀孝廉詩。感神明之旨。時中之提撕。古無律詩。而後世有之。朱儒有言。孔子未免應舉。然則家訓可作。詩亦可爲。孝廉工於詩。而尤絕口不談詩。祇矜孝舉杜之盟。汗背沾濕。此先聖之不伐。胥不施勞。人之所不能及者也。七律在唐人之間。恐唐人亦有所不及矣。右詩序。河濱李楷草書。

晉照并大集。草草題跋。深愧不文。小冊反明高詠。其拋磚引玉矣。謝謝。梁溪饅碰日兒。諱肅潤。即奏對嚴

太史受業師也。有古文殺之選。將次成書。其館在敝府楓橋。得便一訪之何如。年復不止

先生見附之詩。率爲至寶。是序時。未見此柄。所以未謝。今大作已梓。撫言無所用之。正欲暢言尊瀟。區區急就。戔戔短章。何足存覽。場前以小兒考試。當至青門。別爲弁跋。表章作者。小巫神盡。不敢不勉耳。方伯公雅愛我。然不敢恃愛而作不通之事。前以董亜供揭貸此書原主。乃一不通世務之人。且將官也。以爲書係家儒盜出。旗圖綮原。以寄賈與價。買到二年餘矣。告赴長安。斷給原主。書在署中。懇求擲下。與日負荊請罪。不一。

昨面諸大作。幸可備示。今者爲五言古詩。以將別往。倘肯和我。爲感。尊作容以小序上也。候來世師表。楷頓首。

李進士鶚翼

報國分袂。屈指四月。每一念及。恍有隔世之隔。則以弟與年兄。情義之篤。眞如水乳。雖一日三秋。而況四更災爽也耶。歸來窮愁落莫。無一善狀。難喻蛙吟。皆引愁緒。觀是飲食步寐間。常有一縈然而長。黯然而哭之人。如爲唔對。如爲嘉歌者。動靜言語。心能貌之。即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問中欲爲歌行一首。以紀吾兄弟遇合之始。忘形之雅。以及思念之切。拈毫搜韻。而愁懷亂之。迄今未成。如谈容遊絲。引緒不及數尺。而微風斷之。終無兩當之觀。如此狀況。良可慨矣。及靜中微思。求其所以之故。不過一窮。遂能造詣至此。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何弟遂窮而至於無也。吾兄近況。不知何若。想米珠薪桂之場。亦未必不至

攢眉矣。老嫂到否。卜居何所。近日有何善狀。便中望示知之。陝中貴同宗。甘來都中人。歸與家君言之。宜欲一往。求吾兄一贊其間。不知可否。如稍可爲之。望老兄極力慫恿爲妙也。如貴同宗有慨允之意。其中周旋。亦望吾兄先爲之地。蓋撇棄申詳。所以安身之道。庶如赴耳。想年兄亦必代弟爲謀也。相望之意。難紙不盡。旅次匆匆。不勝神往矣。敬上蘇翁顧老年兄閣下。弟李鶚翼頓首拜。

呂縣侯考

兩次荷粢系。方悚仄未已。復承重委。敢不報命。但恐有損諸公盛名耳。明蚤趨謝。來取可也。佳什已得杜臘遊夏。烏能贊一辭哉。示我指南矣。佩服佩服。晚蘇頓復。

邇爲病纏。不得過晤爲恨。三舍弟已於初十南旋矣。遇蒙惠賜。感甚感甚。茲有友人張兄。工部咨文。已於十四到貴部。所推分蓋咨送監。天寒貧生思歸心切也。懇切懇切。容面謝不既。前孔生已邀炤拂。並謝。蘇晚頓首。

出場後。隨惠重劇。遂不得趨謝也。尚有要言奉商。俟遲一二日再面悉。茲以敝友人之子入泮。聞今日戶部咨文到貴部。求推分即命書役移咨。蚤一日則見台愛矣。容面謝不既。蘇頓。

屢造謁。屢相左。耿歉耿歉。蘇今以乏資難歸。暫完館事。館在城內王府二條衚衕。筆帖式王名信家。蘇之屢屢奉叩相商者。無他。求爲謀一讀書地。新正後。諸學使俱換。能于新公處一薦。得借若詧到我衙業。則感德寧有既耶。祕之祕之。此懇。晚蘇頓。

向爲呂年兄來懇當事一函。因呂年兄行迫。未得就緒。昨又有字來索。新年翁便中。即爲發出。一可完蘇口面。二亦可少爲年翁生發。幸慨賜爲荷。蘇十三蚤必行矣。再圖晤謝不盡。倘恐有誤。蘇當立字爲質也。其名空之。再塡可耳。脩翁老年翁。蘇頓。

在都屢承厚愛。感感。出都時。竹兩辭台階。并求當事一函。想尊冗未得慨發。後匆匆策蹇。弗獲面別。至今耿耿。法帖釋文。向未錄完。笥中又檢得一冊。附寄去。其餘當另呈也。行人甚迫。不多及。令兄先生。幸叱名。蘇頓。

譚太守吉瑄

今日當往拜。並看令叔先生。聞今日大駕進城。故復中止。明日上行李。想亦不能來閩。十七日無事。同令叔先生來。娛談半日。亦快事也。天涯知己。會晤良艱。知有同心。故不敢以套帖奉辭。定當笑而諒之耳。何如何如。此上季翁先生、脩翁親臺均覽。小弟瑄頓首。

何日不婦過臨。想望不已。命老傳愛諭。想已達之徐公祇乎。今姑看其自處若何。再當以字往聞耳。向所云詞林胡璞老。欲求尤老相爲之意。爲其有北山翁潤源之自也。視蔆常相見。仍求一言先達之。弟與黯不能往晤。即拜之。亦未必即會也。何如何如。今因詩源柏老親翁。慕高雅而請教。敢以字聞。天涯威里。一見如故。轉覺弟言之爲多也。一笑。各簡草草。幸亮。弟瑄頓。

弟自初三日接回。即重傷風。鼻塞痰嗽。至今尚未豁然。是以聞令叔先生遠和。未得躬候爲罪也。因思令

叔既來。當爲設處歸費。仍以前日勞帖所送之程會親一事。再煩一札致之。關照許廣老之數。爲令叔東歸之費。此亦不勞而得之也。弟亦可自往一觀。特爲諄事不出。巧爲親臺一力耳。如可行。乞呼令親入內。細商行之。若公允未暇。可命趙掌家持賤帖來。令當面議妥確。而後入告。斷不浪費從事也。何如何如。令叔若愈。祈過舍一敘。幸致聲。附香皿八枚。用見同香之意。弟瑱頓首。

黃孝廉垍

接手教。知老年伯捐館舍。可勝震悼。延寢之餘。不能赴弔。亦未遣一价。少伸雞絮之忱。殊甚愧慨交集也。伏讀行述。撫膺號服。老年伯生平慷慨忠孝。眞是千古。且子姓繁多。科第濟濟。天之報施人。可爲厚矣。孔老年翁以聖裔高賢。爲東方師表。邀人士仰賴實多。世兄亦復英年磊落。甚皆欲數其晨夕者。惜病臥逆旅。不敢辱先生長者之惠。然令德高風。子弟罪且門道之矣。容小愈即當負笈請教也。壬子秋。蒙年兄遠惠詩箋。未獲答和。今復乘訃問。五年之內。兩承惠貺。而狼狽如初。感念疇昔。惟有伏枕諮歎而已。弟病中無所事事。俚曲作謠。聊以自遣。乃令大巫見之。已使我赧然喪氣。而猥云必傳。得非愧我乎。年兄讀禮家居。悼終喪制。公孤重望。朝廷方虛左以待。千秋之業。是在今日。弟且拭目俟之矣。雜詞一闋。書繕呈教。惟斧削之。便中賜和爲感。臨楮曷勝馳結。

黃御史敬璣

小兒歲內過接鄰尉。深爲感勒。當玆春光明媚。知新擬佳勝。愧病軀家食。不能共偕略長安花柳耳。倘秋闈得意。即當躬侍言笑也。茲因張公丁年翁之便。率勒奉候。張公與弟相知甚深。今遂限數日。恐有未便。乞親臺多方維持。即弟身受榮賜矣。又聞前歲誥封。已有煩行者。仍祈留神爲感。草草容兩。幸惟台鑒。臨穎北望。不盡欲言。

玉律乍回。椒觴初獻。親臺茂祉誕膺。百福駢集。不祭可知也。弟以十年客寄之身。今得度歲里門。聊可自慰。但遙瞻燕門紫氣。未免時切顒注耳。茲因唐帝老北上。附此奉候。帝老有事都門。倘可爲之周旋者。祈親臺多方指南。至於長安一切事。有可相聞。乞頻爲示知。俾草野聞人。得與聞京師近事。感佩無量矣。晢總河李提塘處。有弟報本。可以祈爲郵致也。總河清正和平。一切體統。俱循漢人舊例。東土自此有福星矣。附聞不悉。

兒輩入都。叨蒙雅愛。奈不才有負栽培何。弟擬今歲北行。而又以小恙滯留。明春當面領大教也。茲因羽便。率候近祺。兒輩落卷。借仗鼎力查寄。其中或有小費。亦祈親臺代用。即奉償也。述居場查出更妙。如止前場。亦可。草此奉懇。統惟丙照。不悉。

東野廣生宗鵬

寒門幸叨帝眷。恩賞渥矣。而諸務周全者。實出自老親家培植。以玉成一代盛典也。前拜讀瑤翰。深感垂念。銘刻高深。尚云所報耳。小兒赴都多日矣。凡部議定之事。想已妥就。但祭田一事。本省藩司。甚屬掣肘。若所撥之地。盡係水窪山崗。千年不茅者。若不乘今煩爲改撥。恐致後流爲虛具。至于修廟估計之物

價。與附廟戶役之數新。俱尙未有定論。總之弟族蕃愍。諸道所司。一無以憫。故致施發遲遲耳。惟望老親家終始周全。鉅細照拂。則老親家之弘仁大義。當與盛世之殊恩。并垂於千萬禩。而子孫皆世世受其賜矣。謝此布懇。不盡欲言。臨池曷勝瞻溯之至。

魏明府焜如

久未覩芝眉。五內殷切。飽讀英由。徒深葵傾耳。恭聞親翁德望日隆。賢聲茂著。令驕之下。應即在指日間也。茲因犬子入歐。弱明崇擧。其一切事宜。伏乞多方指示。曲賜玉成。骨肉至愛。當永矢弗諼矣。附其八行。恭候鴻禧。不盡悃悰。統希容炤。臨穎無任馳依。

顧處士炎武

仙舟一晤。良榦稍愜。王程靡及。不獲攀留信宿。以罄顧言。猶爲耿耿耳。所寄書板。乞付去作家訓。如命撿正。容於秋仲入都面奉。率此附候。不悉。

弟向日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見李劉年翁。延弟至署。刪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諸梓人。名曰近儒名論甲集。因此淹留。倘有旬月。如貴地友人家。有鄴架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晤言講習。尤幸事也。日下欲借府荊川稗編第一套。抄錄幾首。未知可轉覓否。大小阮才名。已達之當事。如便中至郡。可投一刺。極相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奉揚休譽。燭下草此附啓。不盡吉人超宗兩社翁。併希叱致。

去秋得接光塵。恨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四方同人。遙相問訊。無不仰贊鴻才。以爲今代復有知十之姿。庶幾之品也。仲春偶過寬署。未得親謁闕里。再侍雅譚。專作賀所刻韻譜。呈正大方。至前日所留詩本。齊稿係未改定之書。其中有舛誤者。姑寫二歸附上。閱過黏卷內付還。他日當攜全書奉觀。更求指誨耳。率爾未盡。

弟以今六月。至雁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訪。偕來社翁。在方伯署中。不多會客。初秋入都。而敝鄉沈繹老。亦自關中來。交相推許。計太華終南之勝。二崤函谷之阻。周秦漢唐之蹟。並已收而載之行笈矣。山史兄及楊王兩徵門人。並得一見否。石珍杜翁。想閉戶著書。臥游五嶽。胸中當別具一邱壑。而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固並驅中原矣。弟頃至俗下。俟主人之歸。即過寬郡。先此奉候。并問秦中諸子消息。所留詩本舊。乞附下。已大加刪改。將以新本就正也。諸容面悉。不旣百一。

老年臺旣晉秩賀詩。而令兄復駿登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以瑣事未了。尙缺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爲內院清義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尙以隆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所夕對語。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爲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歸晤。不悉中悃。

在都時。梅荷惓惓之愛。今姜元衡。攀及弟名。其題請旨。弟已赴濟南投到矣。先有一札。致譚年翁。業詳此事始末。念知己聞之。必倍懸切。謹此布啓。前沈天甫所指叢陳濟生逆書。有序。有目。有詩。有傳。原狀稱其三百一十六葉。今元衡所首之書。無序。無目。無詩。止傳一百餘葉。知部中原書已燬刪去。天甫狀中已經

擒出者。稱另是一書。據元衡南北通逆情由一揭。欲借此書另起一大獄。而羅書內有名之三百餘人。於其中以翻主僕名分之案。不知就此百餘葉中。篇篇有濟生名。則即此一書之明證也。承旨爲沈天甫指證之書。即已故之陳濟生。尙敢誣罔。而況餘人乎。弟敢不惜微軀。出而剖白此非。尤望大君子主持公論。此札仍乞傳與諸年翁一觀。并以告諸吳越之同聲氣者。廣翻留程宅。候取不盡。

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即出都門。於三月二日抵濟南。始知爲不識面之人姜元衡所誣。姜元衡者。萊州即墨縣。故兵部尙書黃公家僕黃寬之孫。黃瓚之子。本名黃元衡。中進士。官翰林。以養親回籍。揭告其主原任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見任浦江知縣黃坦、見任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十四人。逆詩一案。於五年六月承旨發督撫親審。事歷三載。初無干涉。忽於今正月三十日。撫院審時。稟稱有忠節錄。即啓禎集一書。元衡曰供。啓禎集二本。皮面上有黃綾簽寫忠節錄字樣。陳濟生所作。係崑山顧寧人。到黃家搜緝發刻者。咨行原籍逮證。據其所告。此書中有黃御史宗昌。即坦之父。傳一篇。有云家居二年。捏髮以終。以爲坦父不肯剃頭之證。有顧推官正威。傳一篇。有云晚與寧人游。有云寧人所爲狀在。以爲寧人搜緝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投稿。何人親見。刻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捏一語。果足以證已故二十餘年黃御史之不剃頭否。就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寧人之即搜輯此書之人否。且讀邸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督經沈天甫出首矣。請略言之。昔嚴郡有陳明卿先生。諱仁錫。以壬戌探花。官至國子祭酒。好刻古書。有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十二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濟生已故。有光棍施明者。從海外來。與沈天甫等。合夥僞造此書。假已故陳濟生之名。而羅江南北之名士巨室於其中。以爲挾害之具。又僞造原任閣輔吳甡一序。以驅詐其子見任中書吳元萊。奉旨圈議。部議書內有名之人。共七百名。內有寫序寫詩。識係本朝之人五十餘名。合行查究。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控告之葉大等。合夥指造逆詩。肆行騙詐。雖稱逆詩從海內帶來。並無憑據。又云編詩之陳濟生。久經物故。而從海內帶詩之施明。又經逃走。此等奸棍。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大干法紀。著刑部即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嚴審擬罪具奏。逃走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俱著嚴行緝拿。獲日也著擬罪具奏。刑部審得沈天甫等供稱。騙詐吳中書銀二千兩未給。將此書出首。欲圖三品前程是實。奉旨將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四人。于閏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施明、吳石林緝拿未獲。今元衡所首之書。一百二十餘葉。與沈天甫之三百一十六葉者。雖刪去頗多。而詩則啓禎之詩。傳即此詩之傳。編造之人即陳濟生。其爲一書。不問可知也。恭繹明旨。不直曰編詩之陳濟生。而加以又云二字。又云者。據沈天甫之所云。是已故之濟生。聖明猶燭其誣罔。而元衡欲以此牽非外之人。而翻久定之案。其南北通逆一稟云。據各刻本山左有丈石詩社。有大社。江南有吟社。有遺清等社。皆係故明廢官與招撫懷武之程。南北通信。書中確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寓嬉遊。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訕。大則悖逆。賊係史臣。官明日張膽。秉筆誅逆。故敢昧死陳揭。逆刻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倘我廟號。仍存明號。且感慨乎禍亂。虎豹乎干戈。南人之書。以我朝爲東國。爲虎穴。以僞王爲輔京。爲行在。北人之

書曰。斬廝首。按此郭汾陽王致傳中，斬首四千級，擄五千人，乃子儀附安祿山兵紀功之語。擒胡姬。征鐵嶺。黃培詩有云：□□□國典，征夫鐵嶺頭。殺金微。又有思漢威儀。紀漢春秋。南人之書有黃御史捏髮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動衛王倡義及迎魯王浙東王上益王等事。又有吳人與魯藩舟中密語。又有平虜將軍有懸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舉事。北人之書有含章館詩集。友晉軒詩集。夕藥亭詩。郭汾陽王致傳。南人之書有啓禎集。即忠節錄。歲寒詩。東山詩史。做文信國集子美句百八十章。其北人則黃培所刻。十二君唱和序跋等人。其南人則啓禎集所載姓名籍貫。俱在刻本中。約三百餘人。是元衡之意。不但陷黃坦。陷顧寧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也。不知元衡與已斬之沈天甫。逃走之施明。何親何故。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唱後和。如出一口。其與不識面之顧寧人。刻本有名之三百餘人。何讎何隙。而必欲與黃氏之十二君者。一網而盡殺之。推其本意。自知以奴告主之罪。律所不赦。欲別起一大獄。以陷人而爲自脫之計。遂蹈於明旨所謂嚇詐平人。搖動良民。誣稱謀叛。以行挾害者。而不覺也。天道神明。不僭不濫。今于三月四日。束身詣院投到。伏聽審鞫。並教唆陷害。別有其人。倘容細布。統惟詳察。江南布衣顧寧人頓首。

魯公書家廟碑。多寶塔碑。爭坐位帖。俱在西安府學。俗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敬之家廟碑。在布政司。華使蔡州題字。并石刻像。在同州。臧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然多是唐碑。惟郃陽漢曹全碑極佳。其他若麟遊之九成宮碑。長武之廣恭公碑。俱佳。若多印得曹全二碑各一幅見惠。城感。

申鳧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庶常隨叔之兄也。太僕公甲申殉國難。　路安卿名澤濃。曲周人。故總憲皓月公之子。聞近日亦在府城住。如不遇。此書即留申宅。　孫徵君名奇逢。字啓泰。容城人。今住輝縣。萬歷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　王無異名弘撰。一字文修。號山史。華陰縣西協廟南小儀內。故少司馬公之子。關中聲氣之領袖也。　錫伯常名譜敬。玉孫也。住西安府南八里大塔儀內。大塔者。慈恩寺塔也。或留在藩司署中。則求於到日。即遣人致之。　何盧子公札。以袁中出爲閩內道。衙籍俱列便覽。其衙門在布政司內。　共書六封。各送翻譜一本。伯常則二本。故有七本。

赴東六首

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十餘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爲炎武所輯。書內有名者三四百人。炎武在都聞之。亟馳投到。幽繫半歲。撫院劉公審鞫。即去年奸徒沈天甫陷人之書。得蒙開釋。因有此作。　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況余庸獨姿。側身涉危殆。奚竊起東嶼。長鯨翻渤澥。斯人且魚爛。士類同齏醢。寬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鵬何繇解。　行行過瀛莫。前途想廣川。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獨本江海人。去來自足全。無爲捋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清泚水。上有蒼浪天。且起策青驄。夕來至華泉。　苦霧凝平皋。浮雲擁原隰。蓋愁不注高。地長明湖澄。客子從何來。彷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縶。夜半鵂鶹鳴。勢扶風雨急。廷尉望山頭。嗟哉亦何及。　作苗四五日。乃卞華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陵墀。詩人岸獄中。不忍悲敬辭。所秉獨周禮。如沛猶在斯。北斗臨軒臺。三辰明

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妃。羲仲放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煖。柔觿下流澌。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大造雖無私。蕭艾不同茂。奈此物性何。鳩化納鷹眼。天門詄蕩蕩。日月相經過。下㘣黃雀微。一旦決網羅。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誰之元蹇和。尚念田豐官。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河。

顏氏家藏尺牘卷二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僖昭時。干戈滿天闕。賢人雖發憤。撫計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放逐歸山阿。閉門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前一畝深。壁樹千春絕。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斷絲欲下劉殷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薜。夕陽光起後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圈忌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畯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尚為人師。雖爽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常熟縣耿侯橘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勁。水利久不修。累歲如雲祟。穡駿賴侯勤。指畫川原定。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三季饑因荒。每與師旅併。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況此戎寇深。早夜當奔迸。上帝哀悖慘。天行當反正。

必有康食年。河維待明聖。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默禱徧中原。粒食詒百姓。

瓠

瓠實向秋。悽然繫夕林。不材留苦葉。槁死亦甘心。偶作窊樽植。遐依倚闌尋。側瓜輪上組。剖蠡遜樽斟。衛女河梁迥。涇師野渡深。未須疑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嫌無用。隨流諒不沈。試充存子佩。聊比豳風吟。

弟於九月二十日保出。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俱已赴院審供。想有姻結之望。凡所以入險能出困而不買者。皆知己扶持之力。當世世尸祝。不敢以措辭宜矣。前其近詩六章。甘微疑否。所有札與府公。託其致處。而未見一報。豈其移寓。或石頭之沈浮耶。今有一函。祈致之。近況詳之函中。可共覽也。旅食無依。暫寄徐玉老署中。不謂有延安之陞。則此中別無主人矣。萬老先生書已投。似蒙注念。院批取保。一宿便發也。弟候命下結案。即詣都中叩謝。如尚遲。則候舍甥北上時。代弟九頓台墀。今來者玉老之僕。約其三日後走領回書。逅寒不莊。幸宥。

弟今年萬跡。半在縣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郡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疆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蹟。稍為刊改。其餘概未經目。雖抱書簽之識。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令叔先生。則異趨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汝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為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東書西行。為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廣右語一通。并音學五書面葉。望教。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為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舉此附候。不宣。

夏初匆匆出都。默然之懷。雖以筆道。想道履彌勝。大業日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聆讟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久滯安德。仰藉洪庇。章邱一案。已得小結。雖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輒蓬思息倦羽。思遵九仞之功。非仗斐侯。不能終此一簣。敢乞雖致其詳。在札中未誠。以丹老正值文場。不敢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意。小价王發往庄。故遣齎一廉。其人謹愿。望賜回諭。詳文於二十後到縣。更懇家報中速聞之。至禱至禱。

昨出抵莘。始歸承覿左顧。失迓為罪。家訓勘畢送上。並用條箋。以便一覽即得。幸為另抄一本。仍乞原本見賜。感感。弟炎武頓首。

大作清勁。無一俗筆。太華伊闕諸作。為集中第一。思悲翁。戰城南。亦有白傅諷諭之遺意。大雅之音。得復起於今日矣。敬服敬服。元稿返上。略商數字。識以浮票。未知有當否。諸容晤悉。弟炎武頓首。

弟纔至城中。尚未拜客。老祖翁須兩三日後。以未申二時過我。則得晤矣。大才何辭弟罪。想未見刻啓耳。附上一紙。不盡。弟炎武頓首。

弟為一二相知所留。似須秋杪方可行。昨諭抄書者。能為弟覓二人否。弟炎武頓首。

歲云暮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否。訂為雅否。此間殊覺縲絏。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疆域記想已閱畢。幸付下。此啓。弟炎武頓首。

弟以較讎之忙。不及親叩。專价走送。別有一函。便中求投入理署。令叔先生。並希叱致。知己之言不敢忘。

惟努力讀書，以庶幾無負相期之意也。弟炎武頓首。

捧讀大章，清新婉逸，宛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歎服歎服。尚刻二冊，乃五六年前作，中有謬論，幸為竄之。河北關中書共六封，馳上。姓氏居址，別開一紙，煩照單分致。昨枉顧，以主人不在，率爾慢去，殊深不安。統俟文旌東返，面罄。并求惠示西征大作耳。長路關山，濁涇清渭，千惟珍重。且起作書數千字，恐使人來取，匆匆遂不能詳。弟炎武頓首。

詩本書二冊送上。中有駁正者，乃衡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抄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祈校正，為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弟炎武頓首。

聞已具舟，幸詳示之。詩本書閱完，并求付下。弟炎武頓首。

舍甥久稽傾慕，昨奉叩未晤。今擬於初四日，肆設一飯，俾弟亦得侍聆誨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弟炎武頓首。

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諄諄，不敢固強。舍甥容另卜日奉候。但弟目下，即擬出都，不得追陪一敘，奈何奈何。尚容走別。未悉。弟炎武頓首。

前有一函，想已徹覽。弟不遵明哲之訓，果有此災。今江友之騎客，足以致敗，而與之同事，奈何奈何。南冠而縶，竟不得出。一切饌之舟，老爺中惟知己為之共拯。懇切懇切。餘請去价面道。不悉。弟名心肅。

前走叩，未得面，弟以十二三出都，往德州。此刻擬一遊別，并問貴鄉有旅伴可同行否。退谷先生，常問起居，附及。弟炎武頓首。

弟來此區區之意，尚未得少申為歉。廿四日出都，前往歷下，如有札寄，示乞寫德州北李宅家報，付報房封遞，三四日可達。李老先生諱源，字星來，原任河津令，與弟交頗密，即可寄人齎至省城也。事畢再容趨至九頓，報至德州，先到寓宅，須即轉至李宅。有二李，故稱北以別之。小弟炎武頓首。

來諭惓惓，深感愛厚。所云曾有書相致者，止於舟札見之。他皆未到。即賦梅者，止有一札，無兩札也。所云但當力辨有無，勿涉別事，敬如台旨。信中之言，昨至德州，備點二日，悉取而焚之矣。并復此中之事，大抵上有求而下不應，弟遂無保全之法。黃氏絕不照管，但老斷絕日用，難離莊田之麥，俱為刈稭割去，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何以能支。欲乞一問南夏諸公，若天生至，皆可為弟作書，促之入京。搏益上一二函至歷下，必多有所濟。弟已別有字往關中矣。一切統希垂照，不宜。再書可互觀之。弟名心勒。

五月十九日院審，先取有同案中年老者四五人，保識黃御史曾已遊制劉國口供，次辨磨礪集中有寧人字，無顧姓，又不在黃御史一篇傳內，并書出從起章邱地士情由。惟問姜顯爾事人，楷書實證無詞以對。又被即墨老諸生杜遂交為證，此人從不識面，又展轉推出所從得書之人，為萊陽孫榮。榮乃積年走空之人，今並行提去矣。雖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臺秉公持正，及大人君子早號壯拯之力，惟有世世尸祝。茲因便羽先此奉聞。弟名岩具。

屆歲士大均

弟明日決行，兩日俱在周老處。承枉顧寺中，失迓為罪。明早當造榻奉別。秋氣漸寒，惟加珍攝為望。此復修翁道長兄。弟大均頓首。

弟明日乃能行，曾集印成，幸先以一二本惠教也。舉有萬兄，森先生有道，工文章，欲得先生為其尊公東郊先生作一疏，草成剞之。此疏大有功於聖門，望先生有以嶽之。右萬兄精心理學，說而闢二氏，多發人所未發，其書謁先生，蓋欲先生為之印證所學也。萬為留神，上樂園先生。弟大均頓首。

李檢討因篤

聾翁薇垣重親有道：曉言未悉，而班馬促旋。年翁惟念故人，不使塵泥懸望，接歷周飲，狀若平生。六翮高搴，攜手早於金石，南箕北斗，足翻明月之詩矣。別來假臥山中，絕不聞門以外事。去春亭林先生見訪，始知年翁有若夾之喪，倉卒東還，事皆合禮，納憶吾兄通籍後，輒迎老伯入都，弟容就謁堂端，一承杖履，典型論著，觸事悽然。方期遙賦大招，溥展生芻之誼，而弟適為虛名所誤，致諸公遐采上聞，號泣控辭，半載殆無寧日，甫得歸鄉兩載，垂憫取結移咨，乃部駁既嚴，而温綸復再三敦促，不得已至今白頭老母，匍匐京師，臚陳情悃於當路，泣枯力盡，溝壑是甘，幸總憲魏公為弟密題教孝一疏，又流淚而奏，聖心惻然，可免考試歸矣。遂荷榮宴，寬其疏節，且命為老伯作追輓之什，此固弟之夙心也。眼底披於應酬，至紙血二次，無一刻得暇。容出京時，於衛南近邑，為之並評閱。尊集竟便鴻寄上，萬不敢忘。見贈大篇，推獎踰分，非謝所敢當。匆匆附謝，病眼昏暗，周舍姪書就，覓鬢原不一。

前荷吾兄遂貽輪蠶，餞子何人，記不圖古道之猶存也。尊集纓肆丹鉛，僧書無所逃罪，然寸波塊土，仰佐高深。試悉夙交，知吾兄不為河漢耳。老伯縱躬純粹，當代儀型，奉輓之詩，必擬得其近似，比者風塵稠濁，寸暑無寧，未敢以泛常應酬，草草塞責。況親承杖履，辱在通家，吟哀些於九京，溯嶽共聞斯語。歲內當寄紫綱家弟所轉上吾兄，並答大篇，統呈郢削也。弟久栖樂路，遂趨慈親，引領西風，肝腸欲裂，頃不自揆，冒昧陳情，蒙主上特恩，許以歸養，目下束裝返里，百緒茫然，燒燭裁書，苦無倫脊，抵家喘息略定，即賦勉以踐前言，補稿半皆散遺，偶得炎人刻送三紙，諸致新秋，餘若未盡，諸惟珍玉不宜，家身送到解餅不敢自私，潑仁兄刻下茲小寓同享之，上修翁老仁兄。弟篤頓首。

宋廉訪琬

重九之集，因為王襄老公祖，知老年翁無甚深交，故未奉約。嗣後同人雅席，自當追隨驥尾也。小婿王生，深以得御龍門為幸，其事之原委已經面陳。各省起送者不止一人，而當事狐疑不決，業覓一要津致之，竊得鼎札數行，破其拘學之見，則襄助微名，可以成就，或與秦升兄共作一函，祈惟台裁。曠晤庸突，殊為不安，但往返跋涉，望此甚殷，故敢冒昧以塞其請，所謂繼其踵子遂也。茲張幹老二詩呈教，此題定有佳篇，希賜一讀，容即趨謝，而頌不既。

久睽教益，殊切渴饑。前者恭候台安，未得一見。比聞道體已平良，深慰仆仆。敬懇者，弟昔年蒙難，有山右李姓者，周旋偏至，心甚德之。今伊二子考澤學生，高門館試者寥寥，而學舉無出其右，冀老年翁拔諸前列

五六名以內。庶得借手天功。以報故人。不曾身沐生成矣。容趨謝不一。

夙疾纏綿。日非藥餌。兼以署中無事。不敢時過與居。用是久疏趨教。耿耿何似。啓者。舍親謝名曾同其尊人與先君子交好。殷深通世誼者。非一日矣。文頗成章。字殊摹古。歷試成均。一時蜚滿。今春部候考定職。有最上一乘之望。伏祈老年翁從公檢閱。特賜主持。俾得邀榮冠服。以爲閭里之寵。以堪謝者之志。恩施所及。弟自永矢非淺。寧第荷生成者戴高厚哉。特在至愛。肯此瀆陳。惟翼垂神。可勝悚切。

長安霜次。追隨壇坫。猥蒙老年翁不我遐棄。納之譽道之末。提攜教誨。情好彌篤。何以得此於知己哉。謝恩拜別。暫過里門。一展先人邱墓。今已取道廣陵。溯荊門而上峽中。言念良朋。渺隔萬里。惟從峨眉山月。想見紫芝眉宇耳。敝邑公舉。欲以先君從祀鄉賢。例當歲終達部。弟至塘中。定有人至。萬一文到在前。望老年翁力爲照拂。以從與人之請。則錫類之仁。感均存歿矣。望老子老。代弟奉懇。知自蒙慈注也。合肥宛平兩先生前。煩爲道鄙意。匆匆率勒。倚容嗣布。可勝切禱。

施侍讀閏章

昨蒙專函詩箋公祖未達。故以壽序稿封入。借重鼎呂。似可即以此爲詞也。貞虹詩。不拘遲早。興到則爲之。正不必多。佳疑同令叔篋刻。並惠數紙。以廣示同好。章再頓首。

枉顧失迓。甚歉。重承雅惠。不敢全卻。已對令叔道此鄙衷矣。感媿何似。詰朝渡江。匆匆不悉。名另具。

江潮相見。讀近體一首。以鑪樓未得錄上。夜來讀大作。爽然歎息。七言絕唐人獨具三昧。妙在著力不得。杜老別出生硬。稍似拗體。便自專家。曾作金陵絕句。得無效此否。去廣選熟洗。盡時人粉膩。亦是此體所少。南苑扈從八首。則粹然古人工力。悉到。雖在作應制體。不寒儉。又字字新警。頌美之中。曲寓諷諫。油然忠孝之意。盤鬱言外。於此道三折肱矣。下問勤懇。使僕不揣喋喋者何也。販夫獲得一金。而與拔谷牛馬者論持籌之巧拙。亦見其不自量矣。抑昔人文字。貴多商量。朋友磨切。或不廢云爾也。抵京師有暇。當數共晨夕。盡發篋中之藏。相與上下議論耳。令叔季和。亦奇士。何時快晤。言之神往。寓中雜沓。潦草不倫。勿罪勿罪。

承寄。得尊公先生表傳。及佳詩一卷。悲喜併集。悔嫌者不稍停東魯。執手噓唔於洙泗之間也。一別遂爾九年。少壯幾何。修名不立。自顧蒲柳早彫。重迫暮齒。平生記問。十九茫然。豈可復應宏博之科。作後生抜楣。乃有司敦迫。不許盤桓。觸暑就道。抵都下。應酬窘冗。使復委頓。蓋自去冬十月。寒嗽至今。未得痊然。雖懸窓盡矣。感德門世行。力疾作誄。不揆鄙拙。又點竄大篇。庸匠代斲。其心則苦。千秋之業。專刻毋寬。僕自金陵讀歲刻。已私目以健手。頃阮亭先生比鄰接巷。每論詩。輒爲首屈一指。今序中引以爲重。益實錄也。諸詩伯持論。近多以宋僞唐。殆爲膚附唐人者矯枉。去唐漸遠。山海之喻。寓有微尚。知己能不河漢其言乎。風便寬有以發吾覆也。使者索報。對客草勒不一。令叔令兄并聲致。貴世令尙翁。已爲桑榆老頌之送。尊詩入十子詩略者。不得不照衆式。倘刻全稿。必須宋字。筆畫略重。或照錢宗伯杜詩箋注款式。用十一行爲古雅。貴鮮詩借改字句。不識可有當否。附及之。敝友梅耦長。心僻有素。附刻詩諸正。幸存收。

朱檢討彝尊

護者荒文應命。未足頌揚太老先生萬一。乃拜嘉厚幣。寸心含愧。至今耿光如馳。三月兩易。遙知譴禮之暇。撰述益多。正晒雀隨北來。用樹契闊。捧接手教。知倚密時。然得筆疏千里。正同覿面矣。弟近拙性成。獨飾初非本願。奈有司敦迫。遂入京華。滿擬放還。自視人地。正如群歐。幽遂老先生。乃以淮陰見方。何敢當耶。拙稿尚未災木。統容暇時。而請指教。太老先生前。不敢牟候。鱗缺還朝。三黨皆謁。先祈叱致。逖嚮惟有依馳。弟名箋肅。

高檢討來

憶自甲寅之春。獲媟風範。隨蒙特開綺席。竟日論文。雅誼隆情。勒諸心府。片帆南下。摭影衡茅。筆硯荒蕪。鱗鴻稀闊。嗣聞先生春諱歸里。恨在遠道。不獲躬親。自前。翹首東雲。但有企切。嫌波釣徒。一竿自足。忽應啓事。駭若爰居。移病不從。敦迫就道。本擬暫踏京塵。便行拂袖。取路鄙郡之間。當信宿高齋。謁孔林。觀禮器而歸。不自意見廢於此。被斷木以青黃。脊越人以章甫。不習不堪。當可奈何。遙惠手書。具感垂注。素稔旣除。所望夙與餘年。樹於雲壑。何尙棲遲林澤。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也。拙稿未經繕寫。抄多小刻二箋附覽。聊以見志。不堪供撫掌耳。令兄老先生。計已脂車北上。不另通候。草草勒復。不盡依馳。弟名單具。

毛庭士先舒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御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明者。格謂御之。不使蔽吾明。知謂吾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雖與紫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註大學之道節意頗合。此眞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政是後儒通病。理本相通。何庸立異。虛心析衷。深用歎服。文釋疏義。眞足爲學者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是。但此止可概其常云耳。若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唯事事。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老。上長長。原道人其人。均此一字也。上皆是用。下皆是體。老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均此一字也。上皆是體。下皆是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長馬之長也。上長白又皆是用。下長白又皆是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細入毛髮。昭哉發矇。其所云聲別清濁。即周德清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清止於平聲分之耳。愚又嘗細按四聲。俱有清濁。而平去入三部聲清濁處。即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清濁處。不成陰陽。即如大著所引平聲通字爲清。同字爲濁。上聲董清動濁。去聲凍清洞濁。入聲篤清獨濁。然東凍篤皆是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董動二字。雖分清濁。難判陰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清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清濁。而上聲又或有清濁。或無清濁。如董動二字。有清濁者也。若清聲之風捧諷福。濁聲之逢捧鳳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清濁也。又若清聲之邕勇雍郁。濁聲之庸勇用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清濁者也。率略摭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賜詳示而敎之乎。匡林格物問答。嶽學通指。嶽白四種。前奉去。併望指訛。拙著二帙。憎筆附覽。不具。鶴林耽老事。未知已妥否。詩乃小兒所寫。今複筆附勒。亦防將來或有僞託也。又白。

數歲前.叨承枉駕者屢.促膝論文.深領教益.至今追味清言.不去於心.茲者先生領袖羣倫.人欽冰鑒.金衡玉尺.一代崇瞻.弟貽緒風.亦復欣仰.又得舍親洪中令書.知先生於弟有說項之雅.即浙中當事處.亦蒙過相推轂.知己之感.真無以為報稱地也.愧謝愧謝.近小兒忝有卑職.赴選入都.特令恭趨龍門.奉候近祉.小兒菲材.不足當門下趨走之末吏.唯先生.誼同河海.不擇涓流.稍加噓拂.便得培風萬里.其餘凡可指示之處.倘祈不惜有以教之.文并一帙.尚未成書.粗算像譜.已借重其中.茲上請覽.以發一笑.燕吳遙隔.不盡欲言.臨楮翹切.

余處士懷

先生榮任金陵時.懷適僑居吳郡.深以未識荆州為恨.前淼山兄往婁東奉訪.即致禊悃.昨在禾城.嚾逢成翁老云.台駕在禾.急於圖晤.冒雪鼓棹.到北關外.管寓.而先生已去禾來蘇.事類剡溪.可勝惆悵.新春日歸家.見尊裹.即趨候.又不相值.真昌黎所云.相需之殷.而相遇之艱也.頃承大教.如見顏色.容當盥沐抽卷.敬題以報.昨梅隱僧稿士叩見.一二日內.尚於菴中求作支許之遊也.草復修翁先生.晚弟懷頓首.

王考功士祿

承老門長兄.弔奠唁慰.情文周摯.昨雖踵門稽首以謝.未足盡感惊之萬一也.再此佈謝.不孝弟月初即奔喪東矣.㑹然衰絰之身.誼不敢過別.從此離居.不知何時復得奉教左右也.言之悽然.啓者.愚兄弟攀躋至愛.不同泛泛.舍弟事.望老門長兄留神照拂.不孝目下精神憒亂.語不及詳.其間曲折.已囑北山舍弟臨期一一奉商矣.外告母文一通.附呈台覽.臨牮曷勝戀切

王遒士士祜

暌違道範.已再易冬春矣.懷想高誼.無時暫釋.昨遣小兒之汶上.迎路雲路年兄.特脩小函.介之上候.乃匆遽未及奉撰杖履.茲路年兄西旋之便.附此奉候興居.弟去歲以荆人抱病.屏跡半載.首秋一入春明.比旋里而荆人之病.已入膏肓矣.不匝月而有妣臼之戚.事既倉皇.且值歉歲.周章之狀.莫可名言.目下擬為吳越之游.然尚未審成行何日也.附及者.舍親崔有欲求尊府贊禮劄付者.屬弟奉懇.茲列名一單.祈老門兄鼎力.慨為轉求見惠.并求發一移會文書.投鄒平縣公處.則叨榮無既矣.伏惟留神.臨穎馳切.濟園先生諸令弟年兄.統希叱致.拙刻二册.附呈大教.并正濟翁先生.

伏處寒廬.與先兄相依為命.家門不幸.先兄又殉母以死.弟視息雖存.生趣都盡.知己如門兄望先生.應為挽腕太息也.前承遠賜弔唁.敬此申謝.先慈窆事.擬在來春.彷徨莫知為計.專有所商.祈進小价.面稟其詳.萬望留神.真不啻婁舟之助也.臨穎溯切不盡.

王尚書士正

兩年兄之奉高堂而從跣歸也.同人仰覩哀戚之容.不勝懸切.若同志數君子.夙昔樂數晨夕者.分襟以來.益俍俍如有所失.則弟之懷抱可知也.長途舟車.嚴事得不勞頓否.知目前正營窀穸.幸稍節哀痛.以慰慈闈.是所顒望.弟三四月間.臥病幾四十日.承委作傳.大略已就.尚須一斐亹.然後脫稿.不至久稽.詞

老隨即致之.集意必待賢昆玉一札到.弟云方資禮.未敢遞書都下.是以屬弟口致.詞老性素硜硜.或近中作數行.候謝之.彼索文字.弟好從臾之耳.如何如何.至十子之刻.集莫盛林濟亭宋牧菴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為憾事.且年兄賢首而此舉.亦可假道而登他人.苦塊之中.特自己廢業.若友人代選付刻.義初無傷.所以集稿即寄曹實菴田漪亭.刻費先子玉金.餘選事後.全寄之亦無不可.近陳椒峯蓋吝水數君入都.蓋此舉.皆有此意.而陳椒峯尤力.然弟獨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愛重詩品.不忍捨去耳.并此附商.不盡念切.五言一卷.說巖不知收之何處.屢索不可得也.

比有數行.上候孝履.旋拜手教.伏審尊候安吉.哀毀之餘.未至滅性.差慰遠懷.承以老年伯傳見屬.久已脫稿.以候詞老文字同發.而集以日講.每日五鼓入直.以是遲遲.今已取到.并回札一通.及拙作.秋寄上.詞老當代作者.其文足以備國史之采.而弟愧非其人也.以素附金石之契.又忝通門子姪之末.不敢辭以固陋.惟裁酌而用之.幸甚.五言領到.大事畢.尊集當早寄.以成完書.匆匆不盡溯切.

大阮先生.歲前返里.弟時正有周闔之役.匆匆數行奉候.未得少申款曲.迄今為歉.想老門翁相諒於形迹之外也.自仲冬別闊挑河.三月無一船往來.缺額竟至六七千金.茫然無補救之術.將來如能與吾修老.從容安坐衙署中.即意外之幸矣.泥塗中聞老門翁分校禮闈.得士必為一時之冠.欣慰無量.茲廣陵敝門人汪舟次楫者.蓋代才也.詩文書法.皆足縱橫十萬里.與岐門兄弟行.少為同學.其胞兄長玉.亦揖風雅.今有不獲已衷言.弟苦在遠.而老門翁之當事也.特以數行.屬岐門面悉.千祈吾兄留意焉.舟次兄弟為東南領袖.吾兄又當代君宗.聲氣之緣.知不煩弟之縷縷也.容面頌不盡

自先生衡恤而歸也.歲忽再易.雖兩獲時通音訊.然每晤二孔昆玉.必候起居.顧恨不得其詳.徒深耿切耳.使來.捧誦良書.頓豁積懷.如共西窗一夕之談.聖林聖廟碑版.向曾覓成一書否.大刻拜教.無殊之詞.愧未能闡大節於百一.乃儼然與詞老如椽並列.汗流浹背矣.承諭真仁人之言.中心竊之.但疎懶力不逮此耳.主上聖學日新.右文崇儒.度越前古.向以纂修入直禁中.竊見便殿讀書.每至乙夜.勿論他嗜好.即游幸亦絕稀少.此平治根本也.第恐諸司奉行.未必盡體上旨耳.如何如何.先兄節孝錄一册.為道小集一册.附呈覽教.承委二扇.完上.書跡自勝本色.不必苦究真贋也.一笑一笑.令兄老先生致候.臨啓馳切.大阮先生.未專字.為叱名.又行.

入春以來.遙憶孝履無恙.祥琴在即.佇望啓事.不獨慰中朝士大夫之望.亦竊幸晨夕析疑.吾道可以不孤也.忽披良訊.如聆謦欬.兼知老伯母太夫人納福.欣慰無量.吾鄉三冬無雪.流亡載塗.敝邑左右.已有傾村落而逃者.聞青兗之間.殆有甚焉.頃者撫軍疏至.蠲省爰章.特遣少農速往賑救.德意可謂至矣.第聞濟東數邑.不在賑列.反派車百兩.輓粟而東.是只尺又有苦樂之不同矣.承寄孔林碑刻.謹拜領訖.唐宋碑名蹟最著者.更揭數本惠示.尤所望也.尊集頒與愚山快讀.屬屢見跋.然尚未暇點筆.今愚老序成先寄.弟稍遲.從孔年兄處郵上.何如.令叔老先生.甚軫遙念.尊候想已漸勝.冬間十家兄在邸舍.偶同和友人五言數章.合刻一卷.今上二册.聊代晤言耳.博學諸公.御試約在此月下旬.史局似在必開.但未知

如何位置，留用多寡，李天生昨殷殷奉訊，渠已以母老，具呈貴衙門矣。家君托庇安善，箔臘底又有十家
嫂之變，不知寒家何以不幸至此。承垂注，謝謝。臨穎馳切，不盡百一。令兄先生，以名致候，又行。

署中未敢趨晤，想在鑒原也。貴州有孝廉趙倜者，欲復姓江，此子乃弟與鞠觀老之夜交，聞貴衙門有沙
公者，與年兄最善，祈諸胡入署一爲開導之。感不獨在江子也。容晤不一。其原札附覽，可了然矣。

即吉已久，日望台旌北來，聲聚昔文酒之會，聊慰三年調飢之思。使來得手書，乃知復有轉假之恙，爲之
惆悵。都城人海，同志寥寥，不卜何時，始獲續西園清夜之遊也。大集敍尚未脫稿，遲當奉寄。敝邑兩年奇
旱，今歲麥秋已大熟，而五月一雨之後，又復杳然，秋禾大抵亦如貴縣矣。加增不登，都中食指，日苦不給。
進退出處，一無可者。計吾兄山中，尚少此一段拮据耳。吾鄉今科館選六人，頗不爲少，而博學宏詞，止有
諸城李渭清一人，其餘大半皆江浙間人。昨有偶爲邗江友人題墨菊一絕句云：由來苦節本難貞，爽向
東籬問落英。徵士今年滿京雒，不知何處著淵明。吾兄見之，定爲一軒渠也。諸故人惟愚山朝夕聚首，史
館尚未開，似尚候監修先生耳。山史飄然還山，眞如鶴立雞羣，可敬可羨。霽老前暫歸里，弟初不知，未得
晤送。想時時相見，幸叱致爲囑。臨穎馳遡，藝圃倡和詩一帙，附正。孔子家語知吳府有藏版，並顏氏家訓，
各惠一二部。滄亭蘧廬濟亭皆滿志而皆不取，取者諸君子中止峨眉一人，改編修也。

前曾使回，有數行上復，達記室久矣。再拜手教，自當留心，當事方有棘闈之役，一二日告竣，相晤即致之。
不忘也。令兄老先生，統此奉候，未盡。令叔老先生，比已捐勝，未敢耑候，並煩叱名。又行。

不孝弟罪通於天，間關萬里，慈母見背三月，竟不聞知。及匍匐奔喪，已逾卒哭之期。悲哉，爲人子三十九
年，生不能養，病不能侍，臨危不能視含殮，聞永決一語，縱復偷生人世，何以爲子，何以爲人。言念及此，肝
腸迸裂。老門兄素相關切，倘亦憫鮮民之遭而爲之痛惜揮涕乎。前在蜀有小力北行，曾與次兄同賦小
詩，以將遠念，並馳家北兄，與門兄細商一切。想荷留念，煢煢草土中，惟望天際故人，不忘夙昔，㓨結之私。
何日忘之。同署兄弟，統爲叱致，不敢輕以不祥姓字相通也。周李雅諸兄，尤道念切之意，合肥夫子，蓋堂
翁，並爲稟致。不盡。悲穎涕泗，不知所云。不孝弟泣血上。

委扇書僞作是正，弟不工書十餘年，久不書扇，故倩代筆，然亦殊不工也。目前勝勸，大家自存寬大，北闈
葉舒崇葉蔣二君，乃謝巃太史之子姪，與弟又有師友之誼。其文久爲世所稱道，闈時幸爲留神，並祈致
本倩年兄，更感不盡。

彥老之語，已囑轉致否。蜀道小集，祈擲付。有二三同人屢來寬索故也。餘面悉。弟正頓首。

家兄病痊赴選，文書一件，祈老門兄攜付貴衙門司務廳爲感。家兄偶他出，故未專啓，並惟鑒之。弟士正
頓首。

昨勞重謝謝。扇五柄，求老門翁爲捉刀人。拙作皆在八家詩選，並蜀道小集中，煩一檢閱，寫舊者之可也。
容謝不一。弟士正頓首。

幼華舍弟又有一字來，專人奉覽。明日幹僕入署，祈爲細細一查示之。其情迫切，吾儕關切之誼，門兄自

有同心也。餘未盡。小弟士正頓首。

晴峯劉下送扇至，細觀之，乃乞憐，非親書也，甚以爲憾。只得送上，詩則其面字則脫，頃已告過，定不罪也。
柯崇老詩箋，望即撥冗書之，以屢來索故也。又涇州魏先生爲其令親李君徵詩一箋，再煩一代，萬弗效
晴峯之乞憐，乃至感也。幼華舍弟事，明早入署，惟留神，又祝。弟士正頓首。

力臣一對聯，敬乞老門兄爲弟捉刀，劉下即賜下尤感。餘面頌不盡。其忘稽古力，須用寫書人，題贈力臣
年道兄。弟士正頓首。

弟一向怱怱，如失，閩碌人事，令叔先生此來，竟未一候接謦笑。昨始記起道間，聞已於初六日歸里矣。獻
甚無似，有家報，幸叱名切致不安爲祝。三扇欲付季角明早南寄者，求大筆代書，寒天阿凍，萬弗厭其瑣
瑣也。統面頌不一。先生亦老輩之一也，何見疑耶。一笑。期小弟士正頓首。

所事承留神，謝謝。更望時爲一聞示之爲荷。陳宋二公壽詩各一，求大筆增重，必明日即得方妙。以宋箋
來索。立候上屏也。容謝。期小弟正頓首。

楚詞昨附上矣。一扇寄汪鈍菴，壽詩煩大筆一書，容謝。南去人明早必行，今日便望擲付爲祝。大撫先生，
叱候不盡。家兄士良，其名已入湖北單，確否示知。期弟士正頓首。

數欲奉訪，皆以他故中止。昨見升六兄，極口吾兄新詩，以爲無字不千錘百鍊。弟急思一讀，特此奉借底
本，不必侯別抄也。旋即璧上，不盡。外附訊者，聞許江撫髮大司寇三缺，有消息否，示之。弟士正頓首。

幼華極感關切之誼，再託致意云：急欲奔喪，不知可不候說堂否。是子明早到貴司，祈諭主者，即立漢稿，
至滿稿亦望鼎言促之。其謝尙字相公，應有常例，不可省者，望隨便許之，示知以便送上。渠不便親作
字，輒此代達，不一。小弟士正頓首。

昨一聯一扇，如已命筆，幸付去手，如未書，其扇上煩爲寫眉州翁三蘇公祠長歌，以渠原索小行楷也。容
面頌不一。弟士正頓首。

是道長班至貴署，値門兄上堂，不知相君事如何議，已上本否，幸示之。秋崙尙酷，多勞筆墨，已自非理，況
以愚詩煩强寒乎，但述日頻煩睹老，而綸老又東首忙甚，遂許竹隱一扇，敢再求法書，詩凡五首，小行
草最佳。但所用佳筆書之，統容走頌不一。古詩紀成詩乘詩，祈借一査。小弟士正頓首。

弟日在愁城中，竟不知老年伯母久來就養，昨與升六談次，始知之。深慚疎節，新正當專申登堂之誼也。

井叔委一聯，元旦欲用，敬煩大書，不盡。李杜汎浩浩，韓柳燦蒼蒼。杜樊川句，書爲井叔先生。期弟士正頓
首。

綾紙三件，再求法書增重。但愚詩不可耐，昔人以艾寒彝，然後書之，亦一法也。何如，容謝。修來先生，功小
弟士正頓首。

聞年兄今日入署，不知昨事公議云何。弟因健張鎡老，求竹入署云云，候明日查報可耳。加懇乃萬家中
舍姪小兒輩者，初六是卽道人，故未附到。滿洲同宗做影一張，幸乘暇爲書之，容謝。弟正頓首。

結案後呈.必由衙署公咨乃可.敬閱做格新留神鑒下.弟正頓首.

昨勞大筆.再謝.樸庵宗兄三令孫.以扇屬書.敬再懇老門翁捉刀.容面頌.弟一.但書款可也.弟正頓首.

伸荷寫真寄上.小詩求法書增重.容謝非一.弟士正頓首.

昨承勞筆墨太多.深切不安.中寄懸曰紙一首.欲向老禪一句.欲字本是擬字.新爲改正不盡.容面頌.功

小弟正頓首.

小册承求大筆.或新篇尤妙.或臨帖亦佳.但祈速賜.今良太宰郝公返道山.欲山濮陽同一悼惜也.不盡.

小弟士正頓首.

銅鼓詩一首.鈔法書爲篇.新出豐時.拂冗即書賜下.感切感切.前發扇已屬大木書之.大書夕以至.則尊扇朝以至矣.何如何如.讀册二件.並書惠教.小弟士正頓首.

大木已致雅意矣.本房門人朱兄.乃張悅九年兄內弟.頃曾進謁.惟鑒照不盡.統容面頌.

敬啓者.小女病孩.欲製膏子.急需古墨二兩.念先生處必有珍藏.故陳者.特丐見惠.容面謝非一.弟士正頓首.令兄老先生處亦煩一說.又行.

久不晤教.甚切企念.陳長人名稱新者.時文有黃陶菴之風.向以教習考居知縣第一.與先生亦有及門之誼.昨在都應試.以久病止作一篇.惟先生憐才心切.一留意焉.囑囑.

宋與書犖

長安晤對.大慰生平.揮麈之餘.山川增色.不意老年遭以大禮.南歸同人.殊爲悵悵.此無車公.益不知輕幾許惆悵也.弟因叨補秋曹.日親讞案.國是民命所關.心力交瘁.簿牘之煩.方無以謝故人.而殷殷翰教.益我慚愧.至於奕世忠孝之風.備於傳表.且出詡苑阮亭兩公如椽之筆.是人以文顯.文以人傳.眞爲天壤不朽之業.當什襲藏之.以昭後祺.十子詩略一刻.所關者大作耳.事竣稿定之後.又當以文章爲繼述.幸速致以慰選壇之望.舍弟以五月初旬回部.綠應接之苦.未能裁候.統此申意.令叔先生及旋浮垣三諸公前.乞致弟相念之切.嗣容嵩啓.拙詩附呈教正.臨楮溯洄不既.

王給諫又旦

向在都門.承老年翁先生.軒車枉過.辱賜誄章.且過蒙照拂.愛踰骨肉.雲天之誼.未敢一刻忘也.不孝又旦七月十三日抵里.九月六日乃窆先君於祖兆.此時日守墓田.坐對松楸.慘澹獨緒.傷心不敢備爲知己道也.且歸家之後.已將奔喪始末.具呈本縣.想應達部.倘蒙仍賜盼睞.草木有心.將來未有不相際圖報者也.茲因便鴻.肅謝前誼.併候近祺.仰邀崇鑒.五中如綵.不敢他及.十月十四日.在疚子又旦稽顙再拜.

汪主事懋麟

伏覽高文.辨駁盡致.義理悉所未解.而文瀾則壯闊可喜.時賢不能望見.當於王方之間求之.略商一二字.年兄不以爲妄否.弟懋麟頓首.

長夏退食.定有餘閒.前奉求小册.幸即書賜爲寶.容晤謝.弟懋麟頓首.

賤像久滯.苦不得佳思.夜來率題長句.未審當台鑒否.昨有小札.諒邀年兄存注.不更贅.小弟懋麟頓首.

覓得幽香一盆.奉上.希照.小册求拂冗賜書外.梁世兄册葉並求便揮數行.即賜下.乃夫子屬也.竹晤陳君探之否.弟懋麟頓首.

今日戲賞若何.乞示.梁世兄卷子求題.數日內欲攜歸匡山也.弟在阮亭夫子處.能枉駕否.小弟懋麟頓首.

長歌之妙至此乎.直欲少陵餘子不及也.幸即書卷.以小行楷爲荷.勿用大圖書.切切.弟懋麟頓首.

昨勞玉爲謝.承召.自渴欲趨教.奈是日有吳五老與竹巖家兄兩席.恐不能細聆塵誨.願以出月初何如.特謝.小弟懋麟頓首.

適聞徐宇之呈.貴司已駁出.令本人於原籍取印官結狀.月盡方到.若果然.則十月初方到選司.月半後方能補此.昨相晤年兄.何未言及耶.祈即命吏人確查見示.屬在知己.敢此瀆.

速候起居.未得晤.弟咨文復指倖前又三日矣.乞年兄鼎力.即送選司爲望.恐又遲遲落後也.瀆.幸恕.容晤謝不一.弟懋麟頓首.

家兄諸命.重荷清神.選司與有商酌之意.正在講論.序題求稽緩.俟定後再懇.弟事並求年兄速照是感.

曹祭酒禾

別時止從心酸.相隔六日.已從心痛.過後不知何如.弟在都門.止有師友之樂.今此樂不可復得.想老年兄日內必與給老賓老相聚.必歎息此人之去.必計其舟行所至之程.爲之南望吞嗟.亦知弟觸時無處不北望神傷.想年兄雅吳首時耶.邀庇於十七日發潞河.十九日過關.今尚滯津門.待同人贖取老親衣飾一二種.人到即長行矣.德木尚值方山.當託附候.伏希老年兄起居自愛.下忱遠悵.臨楮荒忽.不盡欲言.小弟禾頓首.

七月二日.舟至桑園.京師之人始至.此去至德州一日.到彼不及再候.連日酷熱.大集序尚未草就.當俟稍涼成之.蘇詩一本.多方檢出.寄上.宋詩寄去都全.但被惡札亂塗.不堪入大目.奈何.有南去使人.望以近況示知.又行不一.鄭山老趙玉老不及另致.求道意.再行.

弟奉親北來.已逾一載.日望老年兄早來聚首.飢渴之思.形於夢想.往年留滯.有弟兄之樂.而不勝庭闈之念.及此重遊.又不勝朋友之懷.天倫樂事.難全如此.誠手教.知脂轄尚遲.老年兄宦情素淡.豈不念我之離羣索居矣.人品雖高.其如寡情何.故弟愕襟之餘.年兄素知.使爲齟齬.實非所長.御試之日.既不肯效人塗脂抹粉.又不能拙速成篇.草率畢事.面字跡之改竄已多.豈思狂誠.仍見收錄.曠世之恩.愧無一稱.不特簪魏章服.亦且仰慰知己矣.至於此官.原是戲場.今與諸君同撤塊壘.嬉笑怒罵.皆非本色.不過供隨上觀一笑耳.家兄潦倒異常.實緣家難至此.非文字之過.近亦頗能作達.子綸非叔微亭.暨浙中李武曾.皆一代之才.試而不售.時爲之歎息.椒峯竟歸.尤爲可惜.近作急欲捧誦.刻之家兄.茫然不知.不審今在何處.俟見後即效筆墨之勞.弟舊學荒落.日下雖無酬應.然亦不能作佳語.若窮思著述.千古自

在耳。一笑一笑。老親幸粗安。并謝。草草附候。暑中惟起居節宜爲禱。不盡。

一別便及三載。老年兄忽當大故。弟在三千里外。不能遂雞斗酒。一哭几筵。去夏身至都城。始知。抱歉無量。正擬覓便。奉候興居。忽荷枉緘。令人愧恧欲死。承諭以昧爵見屬。此子弟職也。況又荷年兄知愛之深。不敢以不文辭。但目下匆匆應酬。必俟御試後。勉力爲之。恐不能撥掛老年伯之萬一。奈何奈何。聞年兄已卽吉。想不日可以治裝入都。擬晤當不遠。老年兄近著想益富。鄉中望寄數篇。以慰馳仰。小詩當錄呈笑。聊表相思。殊不成章也。使乎倚待。草草不恭。并希原諒。不貸。

頃奉諭。日中潮熱。不敢求見。早晚俟微涼請教。弟從未塡詞。偶學爲之。粗鄙可笑。敬寄以供捧腹。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失候。渴想渴想。報峯一事。殊不可解。雨中偶成二律。博粲。康老遂作古人。風流可念。令人興殄瘁之歎。昨成長歌一章。極誕妄可笑。已送去糊壁。年兄過彼處。當見之也。不一。

前慢謝謝。明日邀貴座主一談。敢借卓圍二條。椅披坐褥各六。用過卽奉上。屢瀆自覺可憎。然知老年兄不厭也。小詞成之數日。憚於手錄。頃因作字。遂發興書政。幸斧正是荷。不一。小弟禾頓首。

連日不面。渴想渴想。弟歸計已決。欲覓字子老省親呈稿。懇老年兄命貴役一查數出。弟行期不出五月。萬望留意。容叩謝。不一。小弟禾頓首。

昨晤家實菴。知綸老遺惜扇墜。以弟所佩爲囑。弟最寶者四枚。三歸實庵。一爲綸老所竊。今存一枚。實不佳。奉去博賞。兔年兄復作綸老伎倆。笑笑。具題之稿。聞冢公昨已力催。幸再向叔弟一促。弟早得歸見老親。卽仁人之賜也。不一。弟禾頓首。

其呈二十餘日。趙請杳然。懇老年兄一促之。弟得早見老親一日。皆年兄之賜也。此懇。小弟禾頓首。

葉主事封

老年兄至性過人。致哀盡孝。僕奉送時。悲容深盛。相視含悽。不忍作一語。別來忽忽。遂已歲餘。弟于去秋。薄遊江左。今春始還。道中瞻言舊釋。緬想故人。家在其間。不得過從。徘徊久之。頃接手翰。具知孝履平安。是慰。讀太老伯先生表傳。令人起敬。蓋其文亦清真古淡。非苟作者。年兄思顯其親。而必擇其人爲之表章。斯誠可以不朽也。弟一誤失足。綿次無期。自知百不如人。空留淹留。遂際。當於秋杪。暫歸敝廬。無足道者。前於阮翁處。讀年兄古詩一卷。高蒼沈鬱。迥絕時流。餘體何竟不見寄。同學翹候已久。此假於讀禮無妨也。拙刻先成。穢災梨棗。頃賦一篇。並呈教正。闕里石刻。曾蒐集否。其漢魏六朝碑碣存者。乞便中各搨一紙見惠。爲感。謹此附復。不盡顒言。五月二十一日。弟封再頓首。

十九日接手翰。及寄碑刻。具感不遠垂注。展讀摩挲。如獲拱璧。謹謝謹謝。流年又易。深愴悴云。老年兄讀禮之餘。留情筆墨。承示佳選。容從寶庵兄所取而讀之。計慘服將闋。入夏使當赴補。倘弟彼時猶滯此間。則促膝細論。亦有日也。弟本無學問。謬竊虛聲。迴復苦貧。氣盡。舊業益荒。痼不可治。且悠悠久待。而此中才品樸樸。頗有不自愛重。以奔走貽笑大方者。將來未知作何結局。弟自揣荒疎迂拙。加以寫命不齊。豈

有幸耶。遙辱綢念。徒增慚汗耳。闕里碑碣。貴郡不審何如。頑峯老金石集記。年兄向曾見之否。寧人博雅精核。當無所遺。而據其所聞。在曲阜孔廟者。五代以上。不滿廿碑。其信然耶。今錄呈備查。其未有者。隨便補搨。未敢得隴更望蜀也。今日赴大崗。敬先生宅陪弔。恐使者遄旋。草草勒復。未盡所懷。正月廿日。弟封再頓首。

戊午獲奉良晤。並墨刻。共感存注。我復之後。鱗鴻遂稀。庚申臚唱。舍親還自饒墟。云得瞻眉宇。復辱寄聲。中心藏之。時爲馳企。此知榮補已久。先生清通簡要。雅望攸隆。內晉崇階。自計日俟之耳。猶擬從阮亭先生所。借讀佳著。七言古體一卷。頓挫深穩。極有杜韓之風。聞後在尚中。已鐫全集。乞便中惠寄一冊爲幸。弟自己未罷歸。困於薪積。頻年奔走。無濟饑寒。今亦廿老江邊。而齒疏髮變。已無足言矣。懇者。弟在西城之日。恭逢十四年恩詔。應得請命。原領執照。留楊晴西舍親處。於去年正月內。轉付內院供事李賛朝。比時李云已寫。只候發齊請賓送部。而舍親匆匆赴開封之任。頓成古人。不及領到。稽延至今。又逾一載。幸値先生當事。敢求垂照。查明發領。付敝同年吳巢微舍親轉寄。存沒之感。銜結以之也。風便萬候鴻禧。並附庚稿。伏惟留意。懇類顚瞻。近刻一冊。寄呈教正。不盡。八月十二日。弟封再頓首。

林觀察堯英

十年擁帖。夙奉教槃。弟以飯顆細響。荷老先生發收之樂籠之中。思欲執弭追從。而予告旋里。未由朝夕攝履側。而瑣瑣鈞天。衮驂人耳。沐浴海涵。固已多矣。昨聞玉節北指。海內風麟。仰若璣衡。蒐拔翹弟。鹿鹿風塵。懷鉛滋懼。惟是冰兢自矢。所識者皆繩檻之子。期於提命之意。稍稍席負引領台慈。頃垂雲芘。承示佳賦。式緒業已遂爲玉尺矣。尚容端勒。馳中燕賀。奮此奉復。臨啓可任神馳。張老先生札。俟到付之日報命。附聞。

謝郎中重輝

憶昔都門。旅邸過從。朝夕聚首。恍然如前日事。面居諸迅駛。不覺兩易寒暑。同調兄弟。紛飛南北。契洽如吾兄。亦不能一揖通候。疎懶之罪。眞擬髮難追矣。使者來京。備悉起居。知襄事之餘。觸緒悲愴。殊爲不堪。然人生逆境。勢所不免。所望節哀自玉。以俟側席之求。勿徒過爲悲傷也。至弟七載散曹。閒慵成癖。一旦誤投網羅。抱膝案頭。久成俗吏。意欲乞恩東歸。謀爲遂初之計。而二三兄弟。堅不肯放。奈何奈何。諸家詩已送寶兒處寄。拙作二首。就正大方。幸筆示爲望。使返坐面燕候。不盡不盡。

曹郎中貞吉

自春來三接手教。因之使鴻。向無報章。知年兄必能相諒也。小兒回。知庭事全仗年兄餘光。遊山當事之惠。猶解推也。且適館授餐。有加無已。弟寧作石人耶。敢不終身佩之。夏斗老騎驢覓科。不謂後時。匆匆一言。不獲再晤矣。竟下詞客。自然雲集。但雀羅之門。從未枉高賢之駕。其有素交者。投贈亦復寥寥。弟自分迂腐陳人。正未敢沿門投刺。若復縱橫其間。而皮三寸矣。年兄尚何取於弟耶。著作極力推揄。猶不足二十稱。盡以相寄。以爲引喤之具可。以爲噴飯之具亦無不可也。且鉅領到。但恐無如許吾書者。能當以待。

時或托人轉求亦可。方爲推賓保攜。爲道自愛。使旋順候興居。並閤宅福履不既。

盛使來。又拔手教。兼詢近狀。知閤宅平善爲慰。年兄即吉在邇。想轉眴可晤芝眉矣。別論原屬過慮。然已托待公辭致。差不辱命也。月來諸博學。鼎鼎得失。作鉦未得悉徵。俟此局小定。可以槩寄矣。諸容另悉。不次不莊。

向乏便鴻。遂疏音問。然此心無日不在左右也。人回。敬候年伯母起居。並閤宅福履。我輩握手之期。或在夏秋。但弟貧病之餘。筆硯荒廢。塵土面目。眞無以對故人矣。奈何。吾鄉災荒之狀。不忍深思。不敢多言。剩廣之思非杞憂也。詩餘一道。向因少事。借以送日。結習所在。筆墨遂多。其年錫鬯日督付梓。所以未即災梨者。作者林立。盈事嵩同。一無餘貲。雖修不急。二心惆悵於檢校。三草草結構。不敢自信。四俟年兄入都後。再加斧斤。方可出以示人耳。云何詩略亦半年未刷印。敝篋中搜得一冊奉寄。俟印出時。不妨多帶耳。佳鉦日爲在心。所以遲遲至今者。因入冬宏詞之士方大集。歲底始得散完。又最難收。日來因考期在即。諸公鍵戶不通人事。不忍亂其文思。故交卷不多。先寄去十四柄。內錢公詞論尚未敷數也。俟徵完再寄。久不晤阮兄。聞集尚未得讀。俟小暇當過彼寓細觀耳。令弟年兄寓最遠。雪後道阻。未及一訪。石花在邇。領益正有日也。寓緒草草。筆不盡縷。

邇日未晤。渴思悠如。啓者。粗紙一幅。求年兄小楷一段。將爲模楷。懇即賜爲感。前論已致之舍弟矣。容面不既。弟貞吉頓首。

數日來未晤矣。舍弟昨有信來云。去年讀大作三紙。服其秀絕。更欲求全集一觀。不知可賜教否。又欲購廣平中晁盟集一部。但弟與隨叔太史無素。併煩年兄鼎力一求何如。示之。容面道不既。弟貞吉頓首。

三年之別。計秋高定可握手。不謂年兄又以假請也。令人悵悵。大集曾自阮兄處攜來一讀。高山流水。實移我情。但阮兄尚未對黃。弟亦未價妄。此時尚在阮寓。婁頭云已有字寄去矣。徵色二麥不登。有如貴郡。幸三伏雨足。秋禾似茂。但未知將來何如耳。同人濟濟。深歷蓮茹。此古昔未有之盛。我輩生際昌期。目覩盛典。爲榮多矣。正不必厠身其間。然後愉快也。云何云何。弟胸次枯槁。閣筆有年。間有拈弄。亦如秋蛩夏蚓。絕不成聲。承年兄見索。謹以一帙請教。乃吾邑山夫子與李武曾評定者。年兄並筆抹之。使中仍擲下何如。扇又得八柄寄上。所餘不多矣。此時暮公袞袞。更難仰求。容徐圖之耳。老母耆旄粗安。但比來善病。令人采采。年兄何以教之也。便旋。敬問年伯母起居。並閤宅平善。草草不既。欲陳。

田侍郎雯

伏暑婚炎。渾身是病。勉強視事。煩苦支離。申江告竣。遄赴姑蘇。十六七可歸句曲。年兄育同萊老往復作快聚乎。物色佳勝。當有同心。弟所樂觀厥成也。蘇茂宏婚家。亦在秦淮。爲此邦三公坐而論道。誠爲風流佳話。又大可師也。漂水上元。謹心念之。萊老寂無所遇。何以處此。廣文論帶無狀。將詳到時當斟酌寬之。餘不具及。

兩承以得晤年兄爲快。而竟不果。從此奔馳兩江之間。聚首良難。望惠然來句曲度歲。三邪暮色。未必遜

二洞庭也。紵盼紵盼。邗上事竣。蓋難言之矣。盡在舌快口中。柔謹輕易。又辯書軼穿。草復不多及。

回句曲。積勞疾作。十九日強起赴澄江視事。百端棘手。擇措爲難。黃念俱灰。退歸何日。前所云云。不復作幻想也。秦淮風致甚佳。暫避炎燄。容觀快聚。萊老亦留住爲嬉。羽便奉候。代枕草草。

弟平生要緊關頭。在此一舉。我兩人雖有姓氏之異。不啻胞乳之同。尚俟諄諄贅語耶。丹次浥陽。問王明老已返棹。其千載一時。不可錯過。從來成大事者。定有素心熱腸好友。天然湊合其間。不先不後而過君。正今日之謂矣。一切委曲斡旋。內而撫公。外而臬司。許多妙用。大費精神。大費脣舌。匪易易也。非細故也。專盼好音。千言萬語不能盡。如明老不即抵皖。年兄多住三日。面商斟酌。明老處另有專啓。

十二日抵滁。豐樂亭不知在何所。眞同俗吏也。稅倩圖寄。望時一促之。乃可得耳。年兄見惠一匹。又持去爲舍弟鐫刻。乞切致爲禱。詞林寫大字。不比郡邸。或宜選其大者。年兄斟酌之爲善。弟皖道詩一冊批抹完。即付來役。觀觀。餘不既。

五日京兆。復過兩上司新任。命之不猶。又復何言。是卜家曾云。官運蹭蹬。信或有之。年近五十。鬚髮半白。從此入山。唯恐不深。但事多梗阻。未免周旋照應。心血俱枯。苦人苦人。使至接手教。感激之餘。因而泣下。平生骨肉知己。年兄外再無人矣。大治意出於誠。受庇良多。今迎至維揚。集已抵淮上。晤後即返句曲。想受事之日。亦即弟交代之期也。相待若何。再當馳佈。以慰吾兄懸切耳。

前曾使回。已有字奉候。近聞勝遊歷下。見萊老。當自言及小弟也。致意爲禱。他日卜居湖上。老作隣翁。不可不商。並留意耳。試牘重刊呈閱。拙詩亦在付梓。另時請教。小物附呈。幸照。餘不悉及。旋里當在五月。寇欲從濟寧一路。可以圖晤。臨時先使人馳佈。三月廿四日。弟九頓。名悉。

花明柳媚。春色一新。福履增勝。惟有時切懷想耳。人事變遷。江鄉又一局面。值弟離任之日。大費周旋。苦衷難言。而考核之疏。皖城公頗易初念。豈之二舜。仕路崄巇。從此蛻伏泉石。大合夙願。不復再作妄想。殊自快也。新撫軍元宵後即出都南下。乃特命趨裝。不能少停。懸揣其事機所繫。定由泰山一路。弟意欲煩吾兄候於道左。爲弟懇懇囑托。弟於三月內即交代。閩仙雖爲去任之官。而交前接後。頗有關涉。非藉吾兄爲大護法。又誰職其貴哉。撫軍係數年伯。素在教愛之下者。若非吾兄鼎言。則聖賢之用心行事。因非庸愚所可測識也。如何如何。望深思而自得之。倘吾兄愛弟之深。憐弟之拙。且勞用力一言。則受賜多多矣。更望早賜回音。以慰懸懷。桐江有信來否。錫鬯又駐石城。正促其捉筆也。夏秋間在吳門。定爲吾兄揣一書表報命。餘不悉及。北望翹切。

數年相依。情逾骨肉。一旦分袂。能無痛思。每與二三同人言及。不勝悵結。台駕抵里多時。唯望節哀加飧。至祝至祝。錫鬯送來墓表一道。馳寄一覽。老年伯行誼表章雖盡。以弟愚昧。細讀此作。文字平平。似有未見錫老之長者。年兄閱之以爲何如。阮翁年伯亦與弟無異辭也。前留紙盡寫。倘此文必用。則仍返回原稿。惟酌之。燈下草草。餘衷不宣。

兩接來教。如相晤譚。自年兄出都。凡有衷情。無可告語。始見平日手足之誼。與他人不同。不如此離索。不

知也。念甚念甚。時在疑促步寐中。大事自應竭力。然時事艱難。亦不宜大爲虛文。指據愼悴。覺身以承先志。又大孝也。誌銘自當沐手一書。但稿在何處。詢之綸錫。亦云未見。其故何也。想緘發時又遺忘耶。速示之。香泓事。幸不辱命。已結局矣。抄稿呈閱。不盡欲言。

誌銘稿至。立借孔年兄送廣山先生書就矣。台意亦命弟書。第碑版之體。非方正穩妥。則不堪觀。弟何能操筆耶。又不敢重違來論。勉爲一紙。并呈脩覽。既有廣作。可以勒石。則拙筆聊爲副本而已。刪去前面多衍。亦此意也。頃染暑疾。泄瀉不止。又値新生小兒出痘。草草臨池。益露醜態。舉復不一。

作老多烘。誤我至此。大違本懷。年兄知己。想亦爲弟捉鼻耶。不遠即遜責。此番公案。使雜碎研。作田舍翁本色。再不敢惹事矣。水曹照命。忽而得補。眞出意外。但以長安之珠桂。吾士之饑荒。實有隱憂耳。邇來博腕作痛。精神衰憊。大異疇昔。唯好靜坐。最厭讀書。如何如何。大作五古一帙。記在林滄亭處。容尋獲緘寄。海內名士。雲集金門。弟實未敢見一人。即阮升諸先生。亦僅打照面而已。竊竊涼涼。士木形骸。俟年兄來。就正有道。另闢新境也。闈注歷歷。未及裁答。客夏在維口棠孫家。得以備悉況味。坐談夜半。恨不三人晤對。誇厥寸心。今復奉色如許。闔宅近履。伯母萬福。臨啓翹切不宜。

老年世北上。知一路平安。寄賀喜賀。盛价東旋。又接手教。骨肉關切。無刻不置諸懷抱間。樂天寄微之云。以我今朝意。知君昨夜心。今日之謂也。底事南音已奏。妥貼乾淨。可與竿頭進步。但從中結構。大費思議。舍弟晤商。知必有以教之也。如何如何。廿年來知己老友。可踏以身心性命者。惟我兄一人。何庸多贅哉。日來抱病。乃憂鬱所致。呵凍草草。紙短意長也。十五日辰刻。弟百拜。

兩接手教。又見遐使。心甚慰快。留之多住數日。種種可商也。雖任之宜。景象便不堪。世情如此。亦無足怪。考核之疏。至今未上。皖城公意亦轉移。四字之評。不敢復望。不再強求。居易俟命。是我輩本來學問也。關各省皆註上考。恐將來必有變局。難言之矣。撫軍曾晤過否。其意若何。望確示以寬懷抱。弟別無嗜好。惟特我年兄耳。桐江之言。似乎游移。今已另字寄去。俟有回答再報。錫鬯在石城。其詩可得裁管家辭固可也。詩之頗有爲籐泉君可笑。即此一斑。亦可以見人情矣。餘情緒怖。草草不一。

名落孫山。甚合本意。第多此一番翻騰。良可笑也。舍弟館選。頗稱快事。吾兄關情如手足。意可知矣。木天一席。自昔豔之。我兩人得之於兄弟之間。亦復何憾哉。水曹似水。薪米爲艱。需次兩年。後之學差。不啻河淸。屢思告休。議者多以爲不可。安得知己如吾兄。而與之決進退哉。家居樂趣。不可勝言。此味只淡泊寡靜人知之。世情太熱者昧昧也。托疾極是。而良時頓慳。殊悵悵耳。同人落落。閉戶岑寂。即升六輩亦難見面。劇論詩耶。著作等身。便中惠教爲望。弟寓即吾兄舊居。乃黃宅也。月例五金。綸錫作成。敢乞台照向介親家黃大年翁一言。爲弟作保。寬其窘乏之時。不忘圖報之地。或年餘交割。短長不齊。俟弟量移時請算完結。在黃年翁素奧不薄。自肯肝膽相照。而吾兄所以委曲周全乎小弟者。此今日第一要事也。老伯母康健萬福。大年兄入都不遠。舍弟後塵。全仗提攜。一言難盡。臨筆翹切。大作一冊。在阮翁先生處。道人往討。云批評未竟。不肯發。

年五十。又生一子。聊作眼前之戲。不免後日之累。甚可愧也。宦情消澌都盡。但恐坐不定。又想出山。此與老翁生兒。同一醜態。惹人嘲笑。補法如何。前有幾人。亦望查示也。兒曾廷試。欲觀北場。又慮迴避于乃叔。畢竟以東閣爲妥。邇來文氣何者爲善。惟祈揣摩。至當有以教誨之。弟草野之人。久不識文字爲何物也。晨夕之間。望呼至膝前。耳提面命。吾子即君之子也。能膜外視之哉。前字已緘。再書數行。仍不能發。弟再頓首。

歲聿云暮。福祿偕增。企賀企賀。弟一病半載。衰白日甚。螢堂五十。不勝感慨也。兒子能文。小孫頗不庸俗。差快人意耳。但家計漸窘。明春作幾少之遊。借以彌缺。望兄爲我策之。然此道甚難。不大寂寞。便好也。如何如何。所謂嗁飢者。又復告歸。饑寒奴僕。隨人情世態。類此矣。更有書記張姓。亦金陵人。爲弟抄寫而適用者。盜衣而去。聞在都下。其人無賴。乞留意防之。切切。臥病村中。回首廿年閱歷。如隔世事。而肉知己朝夕相念者。惟公一人。此豈可質鬼神也。不謬不謬。京朝大官。侍衞老勞。寶當自愛。不宜山居。弟髯伏枕。盛使北上。數行奉聞。想入記室。弟有嵩山之遊。正在束裝。亦無聊之意也。茲小价偶至都。再候起居。外季世綵一檢。昔蒙惠用。其人亦醇謹無俗氣。第厭隨役於村野農夫之家。學灌園。織蘆。似不相宜。致其意若厭薄其主人者。屢言辭歸白下。弟不許。仍欲送之年兄。未識可否。當示我也。林下之冷落如此。宦厚勞位。可忽乎哉。用是增未思耳。秋爽薄寒。珍攝爲望。臨筆不勝溯想。中秋後四日。弟婁頓首。

前有台札。見示。弟抵里後。始接到也。得榮補之信。喜極欲狂。從此崇階晉秩。爲萬物吐氣。我輩生色矣。弟來家數日。遂有第三子之痛。幾至喪明。近日脾病泄瀉。狀況不堪。鬚髮全白。竟不似人形。老年兄先生。骨肉關切。其何以救之。考核一節。府中杳無音信。大約不妥。到時望照拂始終。種種留懷。知己之前。爲容多贅。然鄙黜所至。不發喋喋。皆出衷腸也。別言在盛使口中。眼昏腕痛。燈下草草。伏祈慈照。爲禱。小弟婁頓首。

家食習靜。春時課兒。頗有趣致。況鬚白眼花。漸成病廢。抑且囊中虛空。無以爲出山之資。與不可奈何者也。專探吾兄超擢消息。便是林下老友揚眉吐氣之日。區區不足道矣。西山爽氣。秋色照人。待補啓事。亦甚勞瘁。望保重自愛。以慰鄙懷。念念。徐公所抱何恙。竟至不起。而房中耳東先生。亦有怪症。不能久延。良可歎也。盛使到時已暮。且同友人花間小飲。燈下草草。不及多書。附有劉函山集八冊。並小札。乞轉送方山。

手指痛已五月。此生與寫字無緣。非嬾也。拙詩書於佳扇。醜不可當。奈何。較老詩書皆通。怕人怕人。年兄大作。定求一二日即賜。大教斷不可遲。乃見相愛之至。小弟婁頓首。

弟是想未投。明日決投爲主。仍望年兄帶人或擲下。弟送之司務廳。歸念已定。事在必行。不復猶豫也。蛟門已走。附聞。弟婁頓首。

望老敝年伯。選文之意甚殷。弟亦欲必終其事。特我輩無暇。實不能日赴爾翠園。同研席也。下丘文取來。奉年兄晨宵夕燈。爲加丹黃。定於初八日告竣。牟年伯尚欲於歲前寄到維揚。而我輩亦早完此一番公案。斷不可少遲一日也。至祝至祝。弟婁頓首。

文雖多。然精選不過三十篇足矣。無可分任之者。只求年兄極完一閱。即刻鈔寫爲妙。快雪堂已付之工人。其餘聽悉。

舍弟揀選。乞留意。倘在二十名之內。感頗非淺。門外一燕。儼眉眞戀戀不忍言別也。家中人至膝下。假使訛傳。幷聞。不一。

刻下急過梁園婚話。且以文事相商也。（季老門兄　前老年兄）弟斐頓首。

弟連日病痢。又輪上夜守晚。莫可推辭。苦極苦極。年兄明早不必進。直午後早早進宿何如。倘與人更換。亦祈以此意促之。盛盛。弟斐頓首。

部中自有捐帖送內。不聞有掛號之說也。俟明日倒來再報。弟斐頓首。

來諭領悉。想不能無裝也。前孔公者。昨問當事云不知。容細查再聞。弟斐頓首。

唐詩奉上。配老軸已訂之。須有以相贈方行也。不一。弟斐頓首。

程處士邃

吳楚三年。蘗聲在東南。久而相化。比其旋也。王大令擁楫飄飄然。人士莫能識。猶醜帳。所賴江流一曲色云俯。祖歲屬望。當如心之懸旌。茲獲瑤函。仍然燕居耶。小技苟備餬口之物。慙愧一生。謬明先生之品題、遂使閉戶得以馳騁於大人先生耳。盛荷施湖府廣爲徵求。焉得不萬里歸心。日來淮南郭子抑王聖起兩公。傳述至愛。剛容另展。未敢自必也。別來幾嘗。幾幾就木。季春忽舉一孫。目力腕力。頓有少壯之氣。四章應聲用命。願勿睬於等閑。何如何如。函詢勝舉。全銷妄想。恆念簡子之于周舍。反覆故人。錙文叔聞中進中情。豈猶有學者乎。秦淮風景。竟俯空谷無聲。曠古未曾見此。使者自金閶往還甚遠。荒函舉勸。容覓便當布。草略不悉。教下邃頓首。

三章森數。謹上。因茅天老行急。並馳呈耳。頃歸爲履當偶足負痛。明日痛止。始能奉陪。適得抗藥。未必遽効也。遜翁先生道宗。教下期邃頓首。

昨別後。偶有五岳方寸之感。遂復大醉。今日幸勸成二章。先以稿呈教。此道不能如古人運斤成風。毀前賢所謂慘淡經營。用盡一生心。差近之。先生必以爲然乎。剛下落款。竟躬上之不敢寡責。自安穩兩君子也。草草白。教下邃頓首。

今日候遺役不來。只得着童子覓麥西老隨所需得之。渠積甚至久。其有許多要言。急欲與翁先生面傾。急使人從扶老與促駕矣。如已歸尊寓。乞即同臨我何如。茅天老及周李兩公。有興與俱。不另約。修翁先生道宗。期教下邃頓首。

宜鉞所重。則與假矣。式非所急。世之翠物。豈能求全。然先生不苟索耳。只得精秘曰橘。齒者以贈。此通身氣。皮紫紅。腹中翡翠兼備。不容多注脚矣。前一字作緩急語。惟裁示之。有一札上學君。容續詭。不一。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石田畫敬付名手裝補。而其人已入京師。不可待。先生所用猥家。閱顛齎。謹奉上。請敕從事何如。今日憾

弱當安和。議遊必有應酬之類也。念之念之。教下邃頓首。

擬明日候臨。一陳鄙意。探知宋暇。乃卜初五矣。所約同觀朱先生。及客中二三子來。不可卻耳。上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前日報一通客。冒雨病大劇。今日樂後。始能摺帙。以字錄首尾二帙奉到。此部歷經斷劉者也。教下邃頓首。

昨歸路冒寒風。乃急傾壺中物。覺醉極未作報。今日稍洲不能寧耳。堅久欲獻片語於學者。終日覓句未成隻字也。病顧乞名世附言。垂不朽。前荷許諾。至是重有請耳。惟求先生屬意切切之甚。周子先不更啓。祈致之。教下邃頓首。

前集不知先生覓行也。昨聞尊府染上。君相過耳。以是痛不復奉候。今日小雨。即文竹換字否。謹俟命之。紅字一律。昔呈諸先生一笑。如有成。求一示爲望。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邃頓首。

先生方處居禪懸而四國共從之徒。莫非相累。殊愧歲寒。促促無以分憂。乃辱厚賜。且情溢乎詞。再三踟躕。恐連人傑命世至意。拜遜之感。不安爲甚也。草草就謝。夜來開酒。戒正蹈小愈加病。奈何奈何。藥後當趨頌也。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邃頓首。

昨別後。脾病轉劇。不得時來左右。以盡將離之緒。今早服肉桂佐參。求事休息。或可振也。貴翁塤一字是覽。欲乞嘴臉于何子受權部。遂雖有変。非先生九鼎安能生色耶。敢爲之請。惟裁可否。何如草草不一。遜翁先生顏夫子。期教下邃頓首。

今日趨朱凍作區。昔因久不事此。故稍爲贋本。不足存也。乖先生直加去取。或竟付瓶川。以待大手筆何如。五章皆落款馳上。刻下欲躬詣。而忽然雨作。不敢前矣。茅先生一冊即昔乞數鄙意。發來塗鴉請教耳。附白。修翁先生顏夫子。期教下邃頓首。

逝雨不能趨侍。然乘雨勸得三絕。急馳請教。昔夜來與嚴方諸柱史飲。談及先生風義。于其尊君有知己之篤。非尋常也。渠來此謝孝。舟泊變水橋下。偶一相聞云。諸容面悉。遜翁先生顏夫子。教下期邃頓首。

此中盛荷相憐。夜來更承提挈。不堪抗醋。與談言淋漓奕極也。備伏嗜研篤好。因以所藏拙上者進之。其德備美。殺甚光鐵。不必多下註脚。先生鑒自精矣。因公明日行否。今夜仍命駕於彼否。憒甚。嚴重。荷見召則前。兩相樂何如。草勸不悉。小兒不敢持剛。可執鞭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雨晴未定。今日當入舟否耶。前承照別諸鄙藏。非審尊意何居。不妨商略。何如。刻下欲湊成卜居事。敬託篤老。求緩急貳拾金。乞即垂手。容不日報也。修翁先生顏夫子。教下邃頓首。

前之衛凍發還時。不蒙裁決。累日未見談及。以爲可止矣。而止矣。適聞命及。所謂知其所好而投之。然邃石難遇得。未若三獻不鉞之物。恐並此又爲人有了。謨玉山乃焦太史家物。送來先生觀之。即擲下可也。教下邃頓首。

先生尊足應藥鎮減否。賤目忽爾差明。不獲過從。石谷一字代白。昨見其做古妙甚。明晨可告成也。草草白。原字附上。教下邃頓首。

咋遞聞歸與有期，不勝悵悵，所慽百端，雖自舉耳，施石以爲登几橫陳，必得佳者如式矣。今爲日甚迫，將奈何，或姑從小者爲之，成俟後期，惟命之。天篆兄先生燕鑑之下，倘果有意，渠可竭忠執役，且受師資，克陳讀書之志，年來鍊氣，知紛雜多害，至誠甚力，云行止聽尊裁，非細商不可。此兄見事多，若得儒宗指南琢磨，俾理眞於林府，何如何如，教下遂頓首。

天篆兄適來詢問，已備述垂愛至意，亦共聞歸裝伊邇也。然際從儉非留客之時，欲撥紫盤數枚，送先生林下，少諉今夕共相許否，謹代白之。教下遂頓首。

尊施排律，爲韻長短廿韻，內外乞示之，業屬吳天篆兄，役俟先生見客時申謁耳。明日方伯竹峯訂否，文宗爲其郎君抱病四路延醫，故迴迴來也，玉石貲望鄉與犬子，附白。教下遂頓首。

文宗五章求教，其式先乞教之，施公先後石，皆平常之極，今石遠出其上，緊而拔之，是其驗也，宜早定爲望。教下遂再頓首。

倪處士會鼎

水陸半日，便可瞻謁太翁先生，以慰三十年之饑渴，承此大教，快不可言。宅報謹領，遂再承何札，感甚。匆匆夜歸，大仆未及捧誦，然已望氣知奇矣。承台貺，不敢概領，而使者將命甚殷，謹拜登謝謝。弟相解書，不容布鼓雷門，辱委是小巫之見大巫，神氣爲殫，容詣朝督上，適以貴座師暫留，倘有三日之停，諸容別佈，不一。

酒脯論交，昔賢所貴，辱召固無辭理，第尊體遂和，不宜久坐，且弟行色匆匆，應事闐雜，坐方台命，惟祈原亮。痛飲最忌服煙及豕肉炙煿之類，其有所賦，不可不戒。程單所列，祈照察便覽，如有心期，在其地者，敬求寶字數行，明晚候領，恬讀潰陳，臨岐爽爽。

尊體已平復乎，甚念。大學初發宜清散，潰後宜補托，此用藥之大法也。辱委，直是班門掉斧，勉報甚赧。大筆與有虎跳天門之概，令人心折，一箋求飛翰數行，得即拜辛甚。倘台冗，請且俟領，諸不一一。

客夏從文度王世兄，附致一函，定達青矚。服竭更始，萬象俱鮮，煥發新猷，益徵宏贈。奚先嚴賜地，賴趙公涵面全，後有爭而去者，亦已別補，雖高下有殊，而事無虛設，悉蒙高雅，永矢勿諼，敬謝。先嚴遺書未刻，墟荷虹標以關，俟齋王父母，不意旋即解事，未克經營，今會稽新宰，想已銓除，仍祈鼎呂鄉重，始終雅顧。弟閉戶御埽，編著因禮會歸一書，以斷文獻術義之所未精，與增所未備，又以半日餘暑，守廬湛之天，惟與世接，惟希爲犬子遂建先容之，俾又藉手遺書，亦先君所銘勸也。相致之後，仍祈金玉見示，即致王世兄。鄉下爲禱，諸不觀縷，徒有神峯。

道書荷厚雅，曲謀措布，成在先人泉壤，不止弟子孫世世也。奏牘仍存忠諒，自不妨借歸蒸許，必不可，則求弁引，尺牘候武林草示，誌大德於不朽耳。尺牘分類而復編年，有國事、民瘼、時事、經濟、文章、駢儷、心期、泛應、上交、設引、持己、家固諸目，此其概也。弟習靜簡出，或有創勵事，須面商於王父母者，並欲令小兒遂赴代爲啓白，然尚未識荊，贍時新世，希并爲先容及此，區畝書報，殊不稱渠之望。尊札紙候拜擲，臨岐再

圖趙遂，並鳴謝。弟會鼎頓首。前賢中一字之一，宜改裒，古風內竊疑誤作韭，不妨屬他手一爲改正，遺篆册容日奉繳，小楷過眞二王，如蒙惠寫什襲，即以此體書教。

殘誦教答，有紉盛虹賀監湖邊、鄭宏溪曲，引領紫氣者，又且數月，而比傳華軫更將西適吳會，悲喟則抵掌之緣，復失於交臂，謹此遙問，以慰旁皇。讀太翁先生傳略，忠孝同歸，爭輝日月，叢孤喪出，自致千秋，附將先傳，要惟老世臺昆玉，發其幽魂，然傳中敘司農事殊簡，而先集諸板多闕失，其低本卒未得致，未即寄覽。所已送部者，有奏疏鈔刻諸本，及逸本講編二種，希伯仲參攬其間也。貴通家王父母溫恭豈弟，氣誼文心，俱稱最上，自爲蒞輈游揚，野人雖甚心儀，要不敢溷堂數，祇先集之未刻者，有計偕奏疏，及尺牘雜著諸編，其已刻之集，先爲健兒投錢，片板無存，三十四年間，欲以漸謀剞，竟無一就，恬在高明，倘遇數行，與貴通家商此數種，傳之通邑大都，此爲尋我先人雖石沉海枯，義存無斁，自非高誼薄雲，固不敢及此耳。統惟鑒原，諸不觀縷，倘儗尚東渡，翹首以俟，另一先傳，祈寄令兄世臺，未及專啓爲罪也。

鑑湖抵掌以來，又數更裘葛，橋車逖矣，方遠啓事，芥帶山川，鳴鑾廊序，直胸滑日，安拉其長，方諸升林，殆復過之矣。時從貴門人王俟齋悉起居粗堪，遐邇。俟父母今之將山，車路已經，忽爾顛躓，文法困人，坐失琬琰，良可惜也。數年交誼，視兒猶都如手足，所愧時人莫致百一，弟老至無聞，內求性道，而未能悉謝人緣，焚棄筆墨，似此因循，深愧知己，風便附候，都不觀縷，敝郡牧令中，有可爲小兒遂赴郡吹地者，祈瑤函一二，即郎致王父母，特示可免，不頓之虞，瞻瞻。

燕山抵掌，一別十年，秋草之感，無時去心，令間休暢，林卿有儷，野人疎陋，空於鯉鴻，惟是高談在耳，雲詠娛心，千里縈紆，不忍其遠，側聞老世臺祝緯聖湖，心眉並飛，令方鍵關習靜，不即褰裳，居俟末皆，迷步尋之路，及既咫尺，乃更河淡，抑何悖耶，緬惟昔者，欽德南返，間關鄭鄉，把添太翁先生，款洽累日，相與謁聖林，登闕里，瞻姬公，復聖諸廟貌，還拜祖太翁前賢於松柏間，聯袂行吟，繾綣惜別，曾幾何時，而琴亡樂壞，可勝悽惻，炙雞無魄，昔人賦寄，亦乖臨賁，古今之不相及，大略如此矣，令友玉昆，能光祖烈，其爲繼述，是以千秋，靜功閒日，嘗坐嘯於變高之下，倘鵠首東來，懷古越王之城，則日占紫氣，引領望之，舉爾俯候，諸容面馨，不悉。

未刻上疏，先錄其半，以奉臺覽，敢祈弁言，用昭來藏，三都託元晏，乃始盛行，奕爲之役，雖盛莫傳，道固然也，惟老世台不吝珠玉，成茲遠業，牽懇不悲，并祈原宥，弟會鼎載頓首。

鳴櫛遄邊，當縣苑委山館，悲力轉淺，不能多邀篇什耳，前懇大序，爲先嚴奏疏之輝，望即屬草，容泥首以謝。頃一箋附使，求隨補數行，惟教之，册卷明午繳上，先筆一通奉覽，小楷一箋，并求揮賜，即令孫鵠，弟會鼎頓首。

吳御史韻

自過明直，夫後過，抱微病，靜攝數日，竟以大篇叢羅，宏深非來學晚進所可倉猝卒業，反覆展誦，始敢管窺，遲遲未報，深用赧然，但誦贊速施，加以瓣學久荒，安有贊歎，亦恐無當高深，如何如何，尚祈太老夫子

進而教之。耑此奉復。弟稿并趙上不一。涵載頓首。

讌館事告終。日內彼此拜賀。世情雜遝。一時不能即了。長安做官人。算此便是正務。良可歎也。承示大篇。久羈恐誤剞劂。昨力疾從燈下展卷快讀。恍如蘇滄浪斗酒讀漢書。其樂無極。較廬袁中得時殆此傳奇。少陵所謂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增長志氣不淺耳。謹先以三首趙上。非敢云僭跋。得附大集為篇註之說。庶幾管中窺也。但諸色籍涵意以不付剞劂為高。陳蕃大夫不云乎。其所剌譏。皆中諸侯王病。恐以吾儕為兇虎耳。如何如何。餘容續徵。并寫拙詩呈正也。敝鄉親姚琛新授崇仁巡檢。前已面陳。倘蒙九鼎。如藏生成。并新即發為感。耑此奉達不一。涵載頓首。

前承謁時。承問及刊工之精妙者。遍訪得一友。向係刻呂晚村天蓋樓之手。其鐫劃端妍。筆勢飛動。所不待言。耑令人送到。其人朱姓。號若聚。惟祈採用。必不誤也。此奉。涵載頓首。

嚴侍郎曾榘

疎違良晤。不覺忽近一月。此心實依依左右。奈半月來。為瘧癘所苦。且有不可告人之狀。以此久疎我世臺先生也。幸到西湖。如此之久。而弟不獲時時攀教論心。自恍自笑。然非漠然忘之。此中有難以言喻者。即告之世臺先生。亦未必遽相信耳。風日頗佳。曾得可意人否。日內因有俗冗。略緩一二日。倘圖屈駕也。昨未布復。耑此奉謝。書法之妙。真絕頂矣。小弟榘頓首上。

偶因不得已。有一唐突。踏命小价面稟。倘可周一時之急。弟於世翁三衢旋省之日。即行奉趙。老世翁來客敝地。弟斷不致爽約也。實緣至急赧面耳。亮之。恕弟榘稽首。

前甚擾尊歡甚歡。甚盛論之語。已日為留心。奈因鄉間小事。暫到山中兩日。大約歸在初五。便可報命也。耑此布聞不一。制小弟榘稽首。

相別忽忽月餘。正思叔度。昨承枉過。始知台駕到省。今擬趨候。奈體中偶倆小劇。未得振足。悵歉何已。承示佳句。古氣遒勁。絕不猶人。真傑作也。敬服敬服。所論甥楚諸意在童子乎。抑非然耶。明日稍可。當趨叩以悉。制小弟榘稽首。

董齊康俞

一春陰雨。不得時侍大教。用深耿歉。辱論題蘇陰讀書圖。偶成二絕書正。但可供捧腹耳。不肯月初。要往婁江。以客歲在都川鄭山老。以一札為謁顏州尊。至今逡巡未往。聞係貴同宗。不知其果好客否。山老之札可恃否。不肯恐徒折辱。故未敢去。幸老先生示之。鄭札呈覽。畢乞付來為囑。候翁老先生。小弟俞頓首。

黃進士含

陰雨連旬。幾有漏天之憂。聞先生扁舟獨遊。雙屐所至。趣味必多。三衢九峯。為之生色矣。讀書圖勉應尊命。醜詩惡札。自見欲嘔。況大方乎。仰求痛削。稍癒即走唔不既。小弟含頓首。

春雨連綿。不能走晤。頃讀瑤章。如觀大圖之風。與人群易矣。徵刻二種呈教。小扇倘可選。略賜以大作。庶

可繼惠於不朽矣。小弟含頓首。

朝承枉顧。頃即趨晤。聞尚未歸。悵然而返。知文旌明晨便發。聚首兩月。依依之情。如讀河梁之什矣。前趙二火傳論部作。實契予心。即改二語。今附正。先生風雅領袖。方今作者雖多。知愛我實深。敢以拙稿三種。計八冊。附先生行李。倘遇知音或選家。為弟代致。一經品題。聲價自倍。弟蕭然四壁。分隔青雲。竊欲以此表見。海內名公。相與者多。其未識面者。不過數人耳。今得先生。可以無憾矣。倘明日未行。尚當走別。躬送隨羽。惘然不盡欲語。惟翁老年臺先生大人知己。小弟含頓首。改讀書圖二語。希為較正。看看意氣陸八溟。吐辭聯落詩情洽。

昨知當事遊遊九峯。敝邑山川。想領略殆盡矣。詔九父子。俱滯秣陵。往問其家。殊無以應。此外藏紙者絕少。奈何奈何。容煩詢報命也。即走晤不既。小弟含頓首。聞友趙二火。想不能無望於先生。臥山六益兩公。聞已上達。托弟晤時緩致此意。并聞。

兩日微患目疾。不獲走晤。念切念切。適有小僕顧姓。為圖謀詐害。頃以一札達尊公祖。聞今夕奉屈鑒擬。得為鼎言。賜其始終照管。尊公祖待弟謙極有情分。重以先生一語尤妙。幸留神是荷。明走謝不既。小弟含頓首。

往青溪兩日。不獲走候。弟處惟有廣翻。即附來手。明後日當圖把晤耳。惟翁老年台先生。小弟含頓首。

張叙粹衡

客春拜別。條已再歲。遙念兩年兄孝履。此中常鬱鬱耳。正在懸想。忽辱瑤函。兼詢譴使。知先年伯大襄已竣。未得走送嘉門。稍效執紼。負罪奚贖。奈何弟於春初。請假旋里。遂有上谷之役。歸來匆匆。為兒女俗緣所累。日與五作為侶伍。俗氣撲人。不復知筆墨為何事矣。承命書碑。未敢遜辭。揮汗勉副。拋楮滿地。無一合作。對大巫而卻步。可笑也。限趣盛舉。罪過不小。斷宜另尋名書易之耳。扁四字。具見兩年兄自命之嚴。承家作聖。實在於此。極為欽羨。但欲稍寬報命。無謂其稽延為望耳。兩年兄從吉能遠榮補在即。弟無一芹之將。敢辱大貺。藉手奉璧。千祈心原。多杪弟假亦滿。例當繳照貴衙門。想可發首長安也。臨楮神馳。不具。

二冊塗上。完中勉副。不能如意也。聞法黃老書已經取到。幸付來手。前綾並求揮擲也。草草不具。小弟衡頓首。

連日未得趨教。耿耿。前煩求法老先生作書。弟亦往拜一次。今可相催乎。幸留意不具。弟衡頓首。

俗緣日絆。欲結琴社未能。憾甚憾甚。一綾煩大書。送李仲淑年兄令姪太學生也。乞早教乃感。迦法寺筝。弟伺其在。可同年兄往觀耳。弟衡頓首。

連日俗冗。無有停刻。筆下亦帶俗氣。不能強也。承命書數紙。試筆不堪着眼。明日再寫呈教。恐終不中用耳。卷須稍找展限。如何如何。弟衡頓首。

前蒙論手卷已送康老書訖。今又致兩兄矣。想不至久滯也。昨送貴部人名。弟並未留心一看。不知弟作

如何開．祈抄示爲感．諸叩謝．

年兄所付側箱．以移寓不知所在．另差二紙奉教．不足以當一嚏也．外有敝友端石一方．托弟求售．頗鮮潤發墨．年兄欲得之．弟即取墨．法照價．亦不甚爭持．幸示之．弟衡頓首．

黃處士雲

秦漢碑版．夢想不得一見．乃承傾儲見賜．感勒可言．謹謝謹謝．小詩一首．塗紙附呈．求斧政．並和更感．大約復日方得東歸．衡老札領到．錢塘札容即草上．晚雲再頓首．

昨照如命致函．謹呈上．唯改刪存之．晚有白雲庄盧墓圖．未攜來．其略在毛馳黃札中．乞附一詩．並宜紙上至懇．紙小幅幸查到．吏舍親游程轎騎．欲奉攀．倘未得如願耳．羅兄出錢．併留悲衰．此亦至誠君子也．循翁老先生．晚雲頓首．

趙贊善執信

日者疎暗雅誨．心嘗耿耿．每欲奉求法書．未敢唐突．敝同年孫子立．同有傾企之私．今奉使安南．欲得贈行數語．倘不吝珠玉．初旬幸賜下也．倘容而頒不宜．上循翁先生．弟執信再拜．

鄭舍人漢儀

梓人周長年技極精緻．而爲人更老誠．謹以賞之臺下．有所剞劂．乞呼至堦前面授之．必不辱命耳．設草一序．祇以請教．不敢災梨也．上修翁先生老年臺．小弟儀頓首．

黃編修士塤

舜話．不能走晤爲恨．昨研是一友人從粵中攜出者．其皆花水坑也．弟與之論價已久．因囊空未及購取耳．老年臺如喜之．大約非十金以外．不能售也．茲有敝友馬叔栽兄．武林舊家．爲人儒雅．善琢研．若有佳石．必須名手．故驅其來叩．幸老年臺進而教之．餘晤悉．黃士塤頓首．

王推官仕雲

顧先生人倫師表．私心嚮往良久．昨者因病臥．有失迎迓．頃欲請教負荊．因來未見手復．心甚懸懸．特此再求明示．或竟送席如何．穆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天氣嚴寒．禮不宜遲．已戒庖矣．確於二十五日．治具送顧先生旅次．借重道翁主席．弟日來下體結燥．苦不可言．不能陪侍奈何．穆翁先生我師．弟仕雲頓首．

王處士宏撰

自送道範．迄今七載．緬懷丰采．寤寐爲勞．每於邸報中．得榮擢之訊．爲之喜慰．而道阻且長．不能時通音問．祇增悵望耳．小兒赴闕舉．趨謁台堦．仰冀照拂．知先生於故人之誼．定不薄也．臨楮翹切．不盡欲宣．

孤陋之人．兼以衰病日侵．自分邱壑老矣．乃逢時賢之際．涸跡京華．不特夜夢枕衾．抑亦造媿天日．而翰教遠來．遂以激昂相期．豈所望於先生乎．惟道阻且長．音問久疎．先生儼然衰絰之中．而弟未能稍申雞絮之儀．中心是疚．如何可言．昧詞見誚．不敢以功疑爲辭．但願寬之異日耳．佳稿尚未獲誦．容於天生處

取之．統俟再報．小作附呈．唯先生教之．病目昏昏．不能作細字．後晤無期．但有悵望．弟宏撰再頓首．

承手札．知尊人溫喜．慰慰．梨刻之患．如得首册．此復並謝．弟宏撰頓首．

方欲走候．得手札．詢之使者．知已就道．殊爲悵悵耳．落魄居儲．不能盡地主之儀．惟知己諒之恕之．摘錄黯然．修來先生．弟宏撰頓首．

辰刻欲趨晤．知山遊必倦．恐擾美寢．是以不至耳．舍弟適來奉拜．午刻邀過其齋．風至亦同往．唯早過幸甚．修來先生．世弟宏撰頓首．

葉處士閎

從竹精舍中．一別台教．不覺五易寒暑．歲月遷禪．如駒過隙．每當風雨牢落之際．未嘗不伏枕懷思吾循翁先生之高誼．更復中所藏珠玉．時時把讀．如對晤言．拙選詩觀二集．又補登大篇數章．以光不朽．閩風塵碌碌．浪迹江湖．所心服此道風雅宗主．以起衰末．如先生．當世有幾人哉．茲杭州敝友王樂天來京之便．謹修數行．奉候新祉．王兄精於岐黃．而詩句復大雅可觀．弟曾邱得竹詣於龍門．便中假之齒頰．俾韓康賣藥都市．人人識其姓名．爲荷多矣．餘情縷切．不既．

竹處士燦

別後即有真州之行．留劉寓中候駕．道取乃竟不果．何耶．嗣於二月內．復攜魏刻至金陵．又值仙舟往皖．恐有浮沉．復不敢留．今屈指數月．知先生斷不到蘇矣．故敢將原刻二十册附上．希爲查收．魏令親旅櫬已歸．其令姪從家來云．敝親因聞舍親之訃．絕食十三日而死．義士節婦．萃於一門．眞奇事也．敝友兄彭躬庵一傳．及其門人梓行集中．幷爲附覽．可以得其大概已．先生以闡揚幽隱爲己任．倘遇名賢．廣爲流布．亦千古一佳話也．拙選苦不得鋟．且卷帙日廣．愈難發行．未審當事肯爲將伯之助否．弟餬口無策．潞經堪發．先生宦篋友生．當必有爲弟地者．幸以教我．使羽附驥．不盡神馳．

正欲遣人走訊．得接翰教．知已返棹．刻下卒歲無策．小兒天花未愈．竟不能過山．明早奉叩起居．當親聆塵誨也．因文宗諸詩．前已發刻．但在奇窘中．未得取回．俟遣走索報命．如觀行急．只得再圖後舉矣．何如何如．倖賜致魏先生者．似宜備一禮單．方可賫往．弟初四即往真州．往返在旬日間．鄧尉之約．萬毋見負爲祝．小弟燦頓首．

前月付郵一緘．并魏令親令傳．託周宰客兄轉致．至今未見報章．豈竟浮沉耶．謝猶留金陵．千里江山．三春花鳥．盡收入少陵筆錦中．恨燦阻此帶水．不能一誦黃初佳句．使白門生黑絲耳．燦欲倒無似．潞鑑堪發．雖不得望古梨之衰號．豈不能效唐衢之善哭．然終無有起而拯之者．信乎其命之窮也．先生文章風雅．尚頗皆春．散吹煦而生羽翼者．端有望矣．近欲重理過日一選．現在鳩工．前先生攜去序文凡例．皆校讎已定．別無副本．乞爲簡出交舉在兒．寄侯修補完日．即當另繕一册．就政有道可也．貢生想已不作．其人亦已謝去．重煩爲念．謝甚不既．

前月附一緘奉候．想是典籤矣．日望臺旌之至．懸如饑渴．坐守盧寺．匝月有餘．又未見遣發紀綱．不知何

故。知就西冷山水。或又別有奇遊。故遲遲其行耶。今再以數行奉訂。如過此月不至。弟將發小兒南歸。取道錢唐。當親詣執舍親傳稿及其文集奉覽可也。皆到望卽見答。勿令久稽爲感。本擬遣小力當致。因刻下遭一意外之變。奔走經營。日不暇給。茲值便鴻。再函相訂。希惟原亮。臨穎主臣。

弟本不能作字。欲錄近詩就正。倩人捉刀。故附遲遲。布鼓雷門。徒深皇恐耳。外箋一幅。求周年翁大作。以爲光寵。望轉致之。今日因有公集。不暇走候。遲日當就教。并話別也。大作已向秋翁處領到矣。容面致謝。不一。小弟曾燦頓首。

西冷遄返。殊出意表。但恨未獲留倒屣。飫聆麈談耳。過山卽致家傳於叔子舍親。緣以伏枕呻吟。參苓藥餌。爲費不貲。一切筆墨。概行謝卻。以先生爲文章宗工。景仰已非一日。又令祖老先生。大節凜凜。爲館所不容辭。故倚枕構思。日內方得脫稿。卽欲賫送。因向有宜陽之約。恐彼此相左。徒費往返。茲值有便鴻。當椷附候。倘先生一時未得解纜。或遣人到蘇來領。或俟大駕親臨。一聆尊指。大抵當函禮帖。似不能少。先生幸一酌之可也。弟近奇窘異常。竟爲浙幕所累。小兒到吳半載。至不得歸。先生素重交游。能爲弟另覓一席否。韓昌黎所謂哀號泥塗。不得不望於大有力者拯而出之也。舉在昆仲。刻下卽有吳州之役。若到吳門。幸向申衙前問朱明寺方丈。可得弟蹤跡。否則遣人至光福。亦不遠耳。諸容面頌不既。尊稿爲友人攜去。致七律一首。覽未登板。望速鄭一册見寄。立俟立俟。

陳中書玉璂

憶江樓奉教。過承高誼如昨。迄今銘佩。弟於上年三月抵都。卽聞老年伯仙遊之信。不勝痛悼。束芻絮酒。深愧古人。雖歎奚似。登都夫子。見示尊狀。稔知老年伯文章孝行。不朽天壤。大筆撰錄。委宛曲盡。孝思使讀者聲淚俱下。尚祈節哀。千萬珍重。接手翰。梅荷注存。感刻無已。但以弟樗材。而濫登薦牘。方日夕惕懼。門兄聽有教我。乃亦爲不知己之談耶。拙刻散亂。無以就正。容俟裝潢赴都之日。細求指南耳。遲使旋。草此布復。臨穎翹馳。

弟行矣。儲年兄尚有數日留。當更與老年門兄暢晤也。底事深感周旋。乃省自閩履報。悉之玉兄類關。其別商玉兄意欲貂鼎明思。弟於中亦可分餘潤。想老門兄所樂爲者。餘皆玉兄面悉。瀕行草勒。未一。陳玉璂拜。

伊中丞闢

憶逢儀範。再易裘葛。注念之私。與日俱積。因乏便羽。未得時修候啓。耿耿於懷。接翰教。悉老年翁孝履猶佳。深爲慰藉。弟日事俗冗。遂逐於車塵馬足中。迪無好懷。可聞知己。草此布復。附候起居。令兄門翁。不及專字。幸爲叱致。不盡馳切。

柯聳侯老

昨歲旌旆發。未追祖餞前行。以抒款曲。耿耿在中。至今不忘。旣聞孝履清嚴。復不能以時脩候。殊深愧抱。茲當服闋引領。星軺面惠音。肆好不啻面晤。發函展讀。何深以厚也。弟近狀平平。無足相述。把晤非遙。姑

聯來日。別諭使者。俱已領悉。當椷佈復。可任依觀。

翁員外英

前勞往勵。以外出未及倒屣。殊深悵耿。豚兒荷老年翁栽培。弗敢自弛。以負恩施。但賦質駑鈍。卽日加淬礪之功。未審能仰副惓切否耳。月課求嚴加改削。倘得希南指以不迷所往。感刻曷有旣耶。考題有時務急擬者。并求賜教。所論河差。前任以四月初旬到任。但今歲多一閏月。赴任則在來春三月。初定例以三個月。前題差自不出臘月初事也。倘可稍遲。尚圖面傾。率此暫復。未一。

鄭參議乘恒

拜別之後。於八月六日至豫。是日卽赴宴入闈。不敢因循。本省衙督平正並取。濃辭兼收。惟以不背朱註者爲尚。幸外監諸同事力矯從前之奇詭。一切踏錄收受。悉從寬大。以故得卷甚多。除抵經卷少。不得不節取外。其三大經。盡拔其尤。文風稍變。廿名之內。似不遜江浙諸大省也。老年長兄自經別之。惟是所最苦者。督撫守制。謝事新撫。嚴任尚遲。場事一并內簾是散。求見顏色而不得。弟盡不得不東裝就道矣。然事例又萬不可廢。業已照上次指足。倘有一切不及檢點之處。望慨爲包容。弟非木石。敢忘所報哉。弟爲先壠。不得不歸家一爲料理。幸卽賜完結。遠人得以安心。總容至京之日。泥首百叩不既。

郭侍郎棻

拜別後。晝夜兼程。屆期抵汴。欽闈親事。冰淵戰兢。中州文字。素多平弱。深欲矯偏。諸美咸錄。幸外闈諸公。力反前詭。士子各盡所長。頗得佳卷。老年翁玉尺冰鑑。自能照徹弟等苦衷也。獨是抵經寥寥。無由拔奇選儁耳。次第之間。大意可見。撤棘以前。慎重檢點。似無舛錯。但因郎撫軍督促甚迫。當日封卷。卽刻起發。字句差訛。未敢自信其全無也。總恃老年翁愛我憐我。概爲錦覆。貴衙門諸大君子。並求切致。微有苦者。豫州節鉞。新舊往來。人情渙散。分校者見解卷迅速。漫不關切。弟兩人事竣冰冷。雖大聲疾呼。誰其聽之。千里之外。深懷懲期。不得不勉力從事。弟之素況。久在洞鑒中。知老年翁自能憐我愛我也。就中殺念背繁。悉惟台命耳。元老函中言之甚悉。不更覼縷。弟不久抵都。當泥首崇臺。稱謝高厚。並布餘悰。倉皇草率。不盡欲言。伏惟照注。臨楮翹切。

侯郎中杲

前艤駐龍江時。小兒趨往來潯上。過蒙老年兄猶子之愛。優遊過情。教誨之餘。復損隆惠。歸道種種。媿感何極。弟自去秋羅變。煢煢苫塊。死無生理。遙聞老年兄新廨勝常。惟有北望額手而已。茲以敝邑歲貢士。王韓仁灝。故粵憲蓉軒先生之令嗣也。齒少於弟十有五年。績學善屬文。致盤之好。推牛耳者。幾遍海內。今甫逾壯。已岌然爲多士冠。入對大廷。久仰龍門。思欲自進於臺下。至出者考核諸項。俱乞老年兄一一提誨而獎進之。弟係總角交而兼至戚。故敢代爲先容。若夫文章聲氣之合。知老年兄別有賞鑒。固無俟弟言爲諄囑也。部中諸公。各求爲弟叱名道相念。苦次率勒。不備不莊。伏希崇照。恐穎瞻切。

憶睹別猶昨。而北非又一年矣。年兄擁江南勝地。值此春夢。命舉飛觴。必多樂事。若弟寂寞江村。惟日與

詞翰。愁居相向。幾不知爲春到人間也。捧讀瑤翰。色笑如親。不勝慰藉。前小兒來使過祖江。叩謁閣役。云辭。然弟實不敢謝年兄之薄。惟無瞷顧年兄相許錙銖。雖食間擷一蔬菜。必不使沾河潤。故彼銅役來。亦以直道相報。豈親厚如我年兄。而致有所致疑乎。或誤指顧年兄之言耳。承示不敢不自白。倘終不能見信。羞愧時。亦惟有如台諭所云可耳。笑笑。小兒旋再令叩謁。幸進而教之。種種俱俟面悉。不旣。

王提學如旋

弟自前冬重入都門。以爲可昕夕得領良朋指示。不意年兄忽讀禮言旋。離羣之感。時切寸衷。頃接手教。方知老年伯仙蛻已返名泉。祇以吳地阻隔。疏節多端。非敢當何假耶。屈指明春。竊自當北上。聚晤有期。是爲陂望耳。近日孝履謙和。並闔宅康吉。謹此附候。不勝臨切。

孫滨思 俊考

高賢貧止。得覩紫芝。草野後學。桑耕何可言喻。日來陰雨。未得趨叩絳帳。倘擬天時少霽。深冀蓬蓽臨從。以伸嚮往也。思職伐餘生。依人乞食。小巢實知蛙鳴。顧影自悲形穢。謬以大君子不棄。不敢自文其醜。而不就政有道。日來諒蒙塗就。望即擲下。如謂小子可教。或可錫以弁言。思且不朽。倚覆園可賜一覽否。佇立竢之。學於饑渴。先此致消衛嚴。再容走晤不一。

張太守楷

竹樓窺飲。已醉飽明德。復承台惠。愧感益深。所訂巳酉之會。觀遲一二日。即圖面教。茲以便羽。附謝雲箋。彙有敝相知吳姓。以臬司庭細務來省。凡可以照拂者。希推分援之。感當無旣。不盡縷私。臨穎馳切。過承渥愛。謝謝。來札收到。並切雲箋。所訂明春。弟必預來面教。萬勿他就。企切企切。佳卷新句。統此謝教不盡。制楷再勒。

何羽士規中

前月二十三日。台駕遊放鶴亭。山野適東渡越水。失迎爲罪。并未知駕發吳門。不獲攜衣相送。抱歉更何如耶。承賜聯句。令人爽目快心。縣之山樓。垂不朽矣。昨在山陰。擬兩水亭主人。道及台駕相敍於此。有澹影亭三字。失於面求。因特囑樗懇大筆。山野昔曾面求放鶴亭詩一二首。已蒙俞允。倘不吝珠玉。伏乞即賜鐵畫銀鉤。勒石孤嶼。爲山壁生色。猶勝蘇公解帶矣。臨楮翹切之至。外附呈拙墨。并一扇請正。匾紙一卷。暖名單附。

史提學逸裘

明附風雅。仰庇雲天。浹歲以來。無時不溯洄麾下也。特以扉非守拙。肆應無方。翹企之懷。徒困於心。長頸短緬。惟世講之誼。雅契淵源。益勤仰企。敬因報竣之役。文檄之外。附陳家刻。用寫寸私。伏冀鑒存。諸希昧。不一。

釋興源

憶昔掛杖過。楊柳依依。春風融怡。今忽白露爲霜矣。流光如電。念之耿耿。每歎貴山名流。尋屋深居。高自

68

標直。閉戶形骸。役役樊籠之內。賢者或能放情詩酒。披閱經史。以自陶寫。即一城一邑之事。猶未周歷。又安能網羅見聞。恢廓拘蔽。欲爲通人達士亦難矣。卽司馬子長。以曠世逸才。尚窮歷天下名山。周行萬里。而文始奇崛。故其論彼陸離光怪。波飛瀧瀉。驚心駭目。豈非山水之益。足以發人才思。豁人襟抱耶。君侯以泗上衣冠。望門華胄。乃能驅車南北。獨求隱逸。五嶽煙霞。披尋殆盡。而溫溫和雅。不以富貴驕人。道性天悠。勝情復舉。但恨交臂而失。悵想爲勞耳。華山之遊。元訂是登夕返。再談世外因緣。不意旌軾西征。覺上九華黃海。不知深林大澤中。亦有至人逸士。可遇而不可求。一興猶龍之歎否。昨長干沈君知旌節近駐青溪。極爲欣喜。小言一章。奉懷明德。山野之語。不必以工拙計也。與三餘謀歸楚。可曾來白下否。念之念之。僻窩鄰近有藏想莊。其僧正信。頗多功行。閒時散步過翔。蹤然林水。亦可追溯梁風味矣。野刻山圖附覽。敬專侍僧恭候興居。臨楮瞻依。近作五首呈教。

名顯 俊考

前者承年兄見許魚鱗。幸付來手爲荷。弟顯頓首。

王御史九齡

前承老先生年臺軒車枉顧。緣僻處荒村。離城六十餘里。有失倒屣。隨厠名諸同人之末。奉邀大得。又不獲趨陪議笑。彌深歉愧。昨捧讀瑤篇。格律高渾。意緒清深。直令盛唐諸名家。退避三舍。邇來古調不彈。蟲吟瓦釜。爭鳴於世。今得老先生李杜文章。振起頹靡。真風雅之極幸矣。服膺何已。不揣效顰。呈削珠玉在前。自慚形穢。如何。幸直教之爲荷。刻下擬輕舟奉謁。因賤體冒風。而家君又以年衰。憚於遠出。東道之誼。殊抱歉然。外具微物。聊供一箸。伏冀笑留。家君命筆中候。臨穎翹切。

張侍郎鵬

都門得奉教言。受益良多。頻年因纏綿未便。未能時候台祉。然馳想之私。實與日俱積矣。年兄識藏之餘。著述必富。方今聖天子。延訪鴻儒。振興古學。其足應風雅之選者。不當爲年兄首屈一指乎。未知服闋何時入春明。何日拭目望之。至令兄先生。文行俱堪楷模。金昆玉友。可方軾轍機雲。使中幸爲道意。敝通家兩孔兄。近日學業若何。高賢在望。不當時爲就正乎。相晤間亦祈此名爲囑。準此附候。臨穎神依。

此題捧讀年兄大篇。及令兄先生擬恩。使弟有觀止之歎。令兄先生作。如登泰岱。俯視一切。千山盡是培塿。年兄作。如游溟渤。目空萬里。百川皆屬支流矣。真稱一代機雲。弟當爲之拜服。僭評不能盡佳文萬一。望教之教之。弟再拜。對然二比。其大闔闢。化古文爲時文。妙在一氣卷舒中。有無限精蘊。非沐浴乎大家。沉酣乎先正。未易臻此。卽起文恪諸公於今日。讀之亦應頫首。弟倘謬擬評。

張尚書士頌

久疏聆雅。顒企殊般。使至接大翰。承注問懇切。極佩遠懷。向以至誼攸關。自應相照。何敢煩齒及耶。寄錄亦上。深愧塗鴉。何日命駕來都。得一敍契闊也。顒望顒望。使旋肅復。并候新禧。餘未縷陳。臨池瞻切。

疏隔歲時。兩更裘葛。每懷雅範。時切顒思。茲拜大函。承老年親翁注問殷切。非涵之際。殊佩遠懷。使旋。肅

遙謝悰。并候孝履。餘容嗣布。臨穎昀馳。期侍士甄頓首拜具。

沈郎中允箴

臨行承年兄諄諄提命。長途銘刻。失之沒齒矣。今楷花試事告竣。一時公論。頗蒙許可。僉云夙習頗精。爲歷科未有。庶幾少副良友切磋之雅也。惟是榜發匆促。恐不無疎忽。仍未審是當大方衡鑑否耳。近詩三卷新年兄逐句分疏。一有差誤。即祈郢正。或再有未盡之言。容弟入都補作。刻下神疲心竭。一字難成。想知己定當慈諒也。不盡委曲。在麟兄代奏。百凡祈鼎力維護。統竣旋日。泥首以謝。垂勸不備。臨楮黯切。別諭貴役。忖喚數次不來。當事處已細述登答矣。并復。

孫侍讀一致

知己不加譴責。重以回示。謬爲鑒許。足見吾兄原天性敦篤人也。乃以水旱輕棄其鄉。數年來遂手足之恩。割兒女之愛。疎親族朋友之好。爲東西南北之身。縱放意於山水。山水果可樂饑。即肆力於詩文。詩文又安可立命耶。君子立身有本末。制行有輕重。吾兄所云。白首他鄉而不悔也。果從其本且重者乎。抑從其輕且末者乎。兒女長大。婚嫁似當關心。田地荒蕪。差賦將誰撐持。種種未了難完之局。吾兄清夜自思。恐不能不一作歸計也。尤宜念者。長公寄行蹤於旅食。次君荒正業而嬉遊。媳不得以夫爲家。女安得以伯爲父。然則吾兄所云山水文章。夫復何用。而白首他鄉者。亦獨何心。吾竊謂不可必之功名。姑宜少待。不必濃之遊興。似亦索然矣。歸與之歎。其能已耶。其能已耶。唐之世兄王姓者。已北行矣。不肖時懷集木臨谷之懼不敢以片紙進都也。幸知我愛我。鑒之恕之。見惠詩山石。頗闕時倘。敢不登拜。其繭紬一束。仍便付令兒女爲衣。弟當之不忍也。草此謝復。無任激切懸望之至。弟玫頓首。

鄭觀察旭

去春爲送三小兒江北完婚。延留先人舊栖甚久。種種疎節。難以言盡。復聞老年世臺。陞遷之信。賀棹奉候。蒙圖一申租餽之私。不料台旌十日前。亦已欲行。悵惘無已。未幾承高足白仲調年兄見過。出老年兄留別珍貺見貽。捧對之下。益深感愧。茲因羽便。特此報謝。貴衙門改授之例。雖目下暫停。側見皇上破格用人。都非常情所能窺測。以老年臺世家鼎望。兼之才隆德厚。計不次之擢。當在指日。竚賀竚賀。但山中病骨。未審何日再奉天上清光。念之可勝馳結。唔呂錫老。乞切切致懷想之私。至洪谷老甯稍淮關。生以意外索瀾。未獲造訪。迄今耿耿。都煩叱名道念。臨楮不盡依依。

撒進士木晗

報命北行。明覺諒容附驥。招徠無術。庶事正爾關心。捧讀來諭。具不啻面領教言。即欲遣人再往。第恐亦杖無濟於事矣。蒙諭鍋觔之說。自是事出一檄。弟因錢鋼買辦艱難。勉將銅板廢銅湊足。今裝運在船。以俟關行。貴關所欠無幾。惟尊裁酌收完局。並使起行。所云有不容己之事。弟謹省之日。當面商可也。並祈老親翁心照不既。

田少傅楨工

降旃縱饒。稠疊有加。每一思之。感概交集。十九日自溯長行。仰藉庇芘。一路安驅。二旬內已渡兩河。試局矣。此後扃戶索居。毫無事事。勞人草草。何以消此歲月耶。窮愁岑寂。尚未深嘗。不敢預陳。以塵台覽也。率修短楮。用慰遠懷。臨穎依馳。惟有延竚。

顏氏家藏尺牘卷三

劉良 倚宸

得覩台光。如挹紫芝坐春臺之上。濃醇酣厚。風範在。大拜有日。分榮不小。忻羨忻羨。仙源三十載未到。孔方訓近日如何。同時知交。不及細訊。東裝東渡。海若枉與。無勞軒車。過謁即止。蕪城秋爽。賜光爲慰相陪看山。爲大快事也。貴門人數數相見。泛而不切。不過常套所言。乞即惠璐函向商。此事如委。本役自來叩見也。區區關維。敢不黽勉。念昔在尊先祖教下。患難相依。豈比泛常哉。尊札乞草付來手。斷不敢勞遠顧。居居於往返俗套。切訂上臨。依依不既。劉良頓首。不另具單。

陳少宰一炳

自年翁之歸也。無日不瞻望東山。當風雨晦明。思一時其事之雅。每爲惆悵者久之。昔者叔田有無人之歌。鹿閣有匪存之詠。詩人之旨。良不誣也。讀孝靖公表傳。忠慨孝行。炳於日星。令人想見仮聖之家教。平原之遺烈。但恨不及親炙休光。聆其餘論。猶幸而綣前裘傳。悉其生平。眞可謂不世出之人矣。今聖天子正作興忠孝。他日採風者上之。將錫之諡。光史冊以永垂不朽。寧一鄉之私諡而已哉。明之陽明先生。居喪之日。肉食不戒。曰養其身報朝廷。以顯其親。此乃爲人子之大孝。愚亦敢以此進年翁。天氣著濟讀禮之暇。望節哀強飯。援時尚遇。臨穎不勝神遊。

錢中書芳標

齊瑣追趨，時聆聚誨，醇醪屢飫，鄙吝都消，自台旆南臨，忽更裘葛，屋梁落月，吾勞如何，弟以尸饔久嬾，不獲已乞假南颿，適丁東省慈幃之變，愁緒如絲，亂不可理，蹉跎跋涉，冬仲始抵里門，先在潞河，與家兄握別，曾有一函，托呈淸覽，因歸心孔迫，不及紆道而來，拜謁闕然，二水三山，惟有神馳不置，茲當奴輩上，代候崇祺，即日令其北旋，家兄處報章，並祈即發來手，何如，呵凍率勒，臨穎不盡瞻遡。

數載西湖，得佩教益，迄今猶眷依依，弟自里居侍養以來，潛影蓬廬，不敢以野人姓氏，達臺下故人，殊惭成獄，特知愛之深，或勿加譴訶也，茲值內叔張蒼水北旋，便附荒椷，肅候近祉，昔老為文敏總憲兩先生文孫，舉名孝廉，敝鄉陳李以後，文章領袖，指為首屈，弟廿年來雖鄉風雨，詩酒倡酬之交，一人而已，今遊長安，諒老年臺神交有素，必傾蓋如故，而推風雅，披寫胸臆，愉快何如，詞刻二紙，寄呈斧政，阮亭先生近已有一行道闕，不及再牘，同人前均祈一一呼名，燈下率勒，不盡縷縷。

程提學汝璞

別後星馳北發，途次山左，而病劇矣，停舟請告，荷允言旋，一路聞闔，側聞新猷懋著，行旅之人，無不嘖嘖頌之，病臥中欣羨當何如也，弟所乘小舫，原風碇盜，又因屢歷驚濤，復買一葉，以備不虞，囊無所載，祈老年翁俯念歸者心切，即賜放行，感佩之私，容當耑人叩謝，舟次草草，可勝神馳。

張孔目貞

貞側伏草莽，即聞老先生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政術而外，則壓跋藝苑，上下千古，眞為一世龍門，仰止深懷，豈一日之積哉，但以敝縫蹩躠，未敢躡進台階，乃承老先生不棄芻菲，納之藥籠，沐般子之清風，揖山公之雅度，至今夢魂，猶在冰壺玉鑑間也，見委七印，不敢匿醜，敬鐫呈教，聿一笑置之草堂一區，欲借法書，倘不見拒，振筆一揮，增榮益觀，當出於尋常萬萬也，不揆鄙陋，妄意仰干，所恃宏慈，統加亮宥耳，匆匆草削，不盡所懷，春明北上，更佈區區，晚弟貞載頓首，勉厚堂求作行楷，十月下浣，當有人去，不識可能即得否，貞又拜懇。

貞偃蹇支離，人間長物，方為時所共棄，老先生獨篤念世誼，惓惓有加，若忘其肮髒瑣尾也者，貞即頑悍不自知，聞者當何如其榮耶，數月以來，雖未敢以寒暄無益之語，輕瀆淸嚴，然而酧恩徇知之一念，亦何能自釋於懷，特顧一介，代候起居，想福履愈增，旋當日懋，為海內蒼生所共慶，故非僅貞一人之私幸耳，附懇者，敝縣父母，旣以罪行，前月廿五日，必已得人，計其出都，當不在遠，仰冀鼎呂，以賤名相囑，即體分闊絕，無可通之理，亦望託其鄉人，喩以尊旨，則貞受庇底，已莫可量數矣，貞寒棲杜門，甘為蟄伏，得其知貞生平不至過相鄙賤，於願已足，無他說也，夏暑方濃，惟爲道爲天下自愛，不宣，晚弟貞載頓首。

朱制軍宏祚

都門別來，同舉即有總閩之檄，二十餘日之內，奔走二千餘里，僕馬勞瘁，大火正流，其苦有非人所堪者，定限迫促，不容少展，以五六千處之州縣城堡，萬餘里之紆折程途，欲其遍歷山川形勢，河道源流，考究

典故，苟非精詳，豈不大難大難，相愛如老年臺先生，其何以教我，得免於無過耶，昨接孫赤老手字，已得列正印，老年臺先生篤念夙誼，古道如此，均感弗盡，謹此附謝，外具不腆，伏惟垂納。

張給諫永祺

荐罹荼毒，忱惻未將，暌隔芝光，倏將三載，翹企之私，無日不神馳左右，知垂注正復相同也，使來接教，深佩注存，謹擬即日遄朝，統均正位，為當宁之璧，不當但讀分禁，乃以尊體調攝，北上稍稽，然區區向往之誠，日夕以之，至不佞行能，固不如人，而官資亦在最後，量移未卜，恐有負知己期許耳，為之奈何，因便附候，闔宅迪吉，不盡願言。

成給諫性

去春闕中同事，亟承教愛，別而南也，不勝尊酒論文之思，弟問水楚江，帆影落落如昨，星雖指據萬狀，尚不能光新，為之奈何，老年翁貴闕，想大德福命之所歷，必有遠超於荒椷者，亦可慰同人之懸切矣，接尊翰，每晤孔令親，訊及知無有不得當者，盛佩旋值弟抱折辭之疾，呻吟牀褥間，草草奉復，臨穎曷勝馳慕之至。

袁提學時中

昨日不得入直，承門兄照拂為感，舍親五十誕辰，欲借光幾許，前日弟曾面懇所門兄推愛，勿吝珠玉，則弟與有榮施也，顒懇顒懇，舍親與心桐紹興人，丁酉武榜，其高堂具慶，有子三，一在庠，為人甚孝友，有俠氣，亦流俗翹楚也，此聞，弟時中頓首。

茅處士麐

前者擾謁，不獲親領教言，枉顧又失倒屣，自愧無緣，殊深罪歉，乃蒙垂翰下頒，又值抱疴於友人齋頭，不及裁答，初二日，謁誠奉候，此復，上顏老先生大人台侍，晚生茅麐頓首。

沈明經季友

屢蒙高誼，極應奉命，但戀戀羈蹤，留此無益，一動歸思，便如走丸矣，十五日，斷擬早發，尚容作歌，留謝，雅情未盡，修翁老先生大人吾師，小姪沈季友頓首。

汪處士耀麟

去齊寓遠甚，不得時相過從，殊懷戀戀，俗冗尙未擘教，容集諸同人，作竟日談，承賜太翁老先生表傳，讀之令人敬佩，高風豈近今可得耶，先君行述暨志，附呈台覽，適送批刻時，未敢附上，恐以為不祥耳，豹老紙伺，即致之，修翁先生大人，晚弟耀麟頓首。

雨中未得走候，疏略之罪，知不可贖，十九日，奉華大教，並垂是稿，送徐健翁詩，曾脫稿否，同人俱齊，端候佳篇賜卷，來冊一葉，乞書其半，繕成即寄京師，至望至禱，修翁先生大人，晚弟耀麟頓首。

顧處士崚

頃見老年翁七言絕句，真絕調也，已借重六首，入拙選矣，更有佳詠，幸多多惠教，緒紳借一看，年家教弟

宸頓首。

嘉肴旨酒。深投主人之心。偶以小疾。未能久坐。瘋自惜其薄福耳。此刻適樸翁訂晤。尚欲一遊城。不敢再謁謝。昨絕句一册。併大作一紙。幸即發付。有貴省名詩。患數册更改。侍教弟宸頓首。

令叔金陵諸詠。可錄者多。尚未細細選定。弟此選極嚴。毫不徇情面。故錄出者。絕不示人。今遇知音。敢以絕句一種呈正。尊作亦在內。希過郎付還可也。令叔可一晤否。弟宸頓首。

曹中丞申吉

寄舍親一函。幸攜至江寧。覓便與之。渠係一細民。不足煩照拂。今奉銀五十兩。中分十兩寄姚親。其餘四十。作做衣幣之用。如有不足。暫借用可耳。幸騎存之。遠行不得配帳。一握手。惟長途自愛。江寧藏書家。如有曹能始十二代詩選。幸覓一部見寄。餘不一。中吉拜懇。

葉處士燫

蒙賜鴻篇。兒婦借乘不朽。感勒無極。先此鳴謝。容晤叩不盡。修翁先生知我。小弟燫頓首。

高檢討詠

臥病經旬。初十日始得小愈。老師台委。綠貲長班送至趙老先生長班宅內。沉閣許久。前晚始送到。即已力疾爲之。但未及脫稿。不敢呈覽。至於筆墨珠璣。姿質猶劣。殊愧不堪鞭策。統冀慈原可也。門生高詠頓首啓。

歲月遷延。久疎函丈。緣貧病交侵。日坐愁城苦海故也。三詩脫稿。排呈台覽。應補填委。殊愧不工。乞老夫子加之斧題。運以郢斤可耳。王阮亭公副前山徐老師。甚相賞過。云有見顧不答之罪。蓋王公適榮補時。詠什以紅全謁賀。三日後方蒙報答。此後別無見顧之事矣。賤貧之子。願交鉅公。足跡屢及門。而閽人辭焉。則有之矣。豈有長者車騎光臨。乃反悍然自外者。此可以理度者也。或比時未面。司閽忘登掌記耳。晤間乞爲叱致。感甚幸甚。門生高詠啓。

汪編修琬

今又製乳金印色少許。可賜一盒分用。妙極。可以甲天下。印油乃十竹齋者。不甚佳。容自製好油奉鑒。金扇二柄借用。嗣容償弟可也。弟琬頓首。

別後即將誌過諸章。送山子趙親翁。云得面商字之陰陽款致方妙。弟即令親叩晤教。希善待之。此公忠厚人也。勿客見是禱。弟琬頓首。

湯博士鶴徵

日來屢叩寓齋。值老先生探梅山中。未得把晤談心。悵悵殊甚。拙刻已遵台旨。借重尊評。特印就呈覽。淒弟趨念草。夙仰老先生風雅主盟。渴欲奉教左右。奈彼此往還。不獲謀面。殊深繾慖。茲又迫於掃墓。借晚鄉行。謹所送文集。思得登晏大敍。以光梨棗。特懇晚轉懇。不識可慨然俞允否。扇三柄。幷求椽筆一揮。統俟返舍時走謁面悉不盡。晚生鶴徵頓首。

昨偶過洲上。知老先生自昭慶移寓。渴欲趨謁。明來詎爲雨阻。悵快殊極。來扇求椽筆寫小行書。容少霽面謝。不旣。修翁老先生大人。晚生鶴徵頓首。

王處士暐

渴欲一登龍門。而傾教益。不謂久病未痊。遂違晉謁。辱承不吝彩毫。兼賜尊刻。何啻百朋之錫耶。尊照領到。容俟精神稍旺。當摹數語謹致也。率復不一。晚生暐再頓首。

李巡按植

別來猶將借庇。以叨主人之惠。但日望返棹。終以不得常侍左右爲歉也。屈翁老原約一二日間。同赴寓間一晤。不謂商議間。忽覩來諭。開緘捧讀。如親謦欬。但制晚何能。而克當此慇懃垂念耶。州中事已經子老詳內說明。亦無容再陳。至囑付一事。曾屢託羅致。全無行之者。奈何奈何。春色撩人。愈增客況。伏惟珍重。是所願也。上復並候老翁萬安。制晚生李植叩具。

周經歷在浚

昨家兄手摺承留意。至感至感。明日大收。家兄亦逐隊而往。總乞必嘗。知先生定不腆靦也。再讀不一。修翁先生。晚在浚頓首。

昨暑中褻瀆。罪罪。稍涼當圖再聚也。大刻拜領。謝謝。神讖碑小說皆目。適正馳上。使來精審。諸容晤悉。晚浚頓首。

聞台駕有眞州及勾曲之行。故未敢走候。此時想已歸矣。天氣稍爽。稍遲尚期作郊外之遊也。惡烟綠小說。前呈五册。想已閱畢。幸付來价。因吳門近已梓完。來借一對。欲寄往耳。諸容面教不一。修翁老先生。晚在浚頓首。

陽和初屆。瑞雪芳霏。想老先生樸讌吟味。坐中佳士。共爲欣賞也。若巖僻野人。徒多戰慄耳。承委拙筆。呵凍爲之。未能如願。仰求諒恕。容圖躬叩不悉。上修翁老先生閣席。晚阮頓首。二紙小印。拜完上。

昨奉叩。承老先生款讌飲食。謝謝。二章完上。媿以雕蟲刻鵠之技。仰承龍翔鳳翥之文。敢附圖書。藉光不朽。知茯苓芝之遇合。洵可千古也。不揣疏拙。於尊銜內妄增一字。以配其文。不識有當台意否。泥濘不獲躬致。謹箋草此代面。不宜。上修翁老先生閣下。晚生阮頓首。

李方伯之粹

巴里之音。塗鴉之筆。皆足爲大方絕倒。但以願教之般。不暇自匿其醜。惟老年臺不吝郢政。是叨雲誼。容晤未旣。弟粹頓首。

龍司馬光

昨年翁竹肉之款。故亦不敢自外。但謝去筆墨已久。所見未必是。幸諒之。弟在此尚有十數日。便道幸當見訪也。兩詩統璧上。修來年社盟翁侍史。弟光頓首。

鄭處士淮

昨藉吳老先生，獲登龍門，深慰鄙懷，更蒙垂许不棄，隨值般庇，具沐我於春風中也，謝何可言，拙染一册，恭呈大教，幸莞存之，案頭必粗背畀游揚，私忍爵華之幸，但媿末技，不堪爲説項之資耳，不盡欲言，顧老先生大詞伯，晚生鄭滙頓首。

宋學博實穎

聞先生歸寓，未及過候，爲歉，歲除無以爲敬，小物二種，聊供清玩，幸莞存之，春聯祈右軍一揮，感荷感荷，餘面悉，小弟穎頓首，修翁老先生。

汪處士徵遠

歸讀老先生翰教，即與剞梓人説明，山志暫停數日，先囑從事大集，今日因送吳山大師龕子過其州，不獲面復，歸時容趨教，不盡，修翁老先生，制晚徵遠稽首。

曹處士重

春雨不絶，阻我良晤，念可知也，昨聞老先生庚詩已成，祈即惠教付刻，夜來觀堂分咏，録供噴飯，幸斧削荷荷，詩箑送完，附繳，敝扇定已揮就，并望發歸，餘俟趨對以悉，修翁老先生年兄大人，晚生重頓首。

孫燕　俟考

適得靜觀儀型，後學獲有矜式，大快生平，奉懇爵臺一札，求先生鼎力，即爲轉致，倘獲寸進，皆屬栽培之力，不獨燕與諸生永矢弗諼，即家君亦爲心勸，更乞案一的示，愈沾作養宏恩矣，恃愛煉仄，伏冀原宥，修翁老先生大人，晚生孫燕頓首

耿極修顧得

連職俗冗，致疎走晤，深用悵然，茲啓者，江南新援例監生沈光墺，目今文在貴衙門，未得到監，敢求老年翁留神，俾且晚送監，佩德不僅弟已也，諸容晤悉，不一，弟極頓首。

沈泌　俟考

履祉興居，殊增悚仄，借宗之不遭培塿，於此見一斑矣，非開田大文宗，於今日起廢回本衙門，所懸二呈詞，能即趁今日鼎發批發，尤爲直截了當，而舍妹夫梅生之激感高誼，寧待言耶，舉裒不莊，皇恐皇恐，年家晚生沈泌頓首。

黃進士之鼎

拙卷呈政，所言備謹者，乞代爲一問，容謝不盡，啓修翁老年臺即太史，弟之鼎頓首。

柳孝廉濂

雅集定期，候年兄的示，以便遵行，是日邀大年兄，弟當具柬，再同年兄共帖，并請王鶴汀年翁一敘也，主客單附覽，分金五兩奉到，嗣容補送，不盡，弟濂頓首。

魏太守麟徵

昨承鼎呂，允賜解推，懇切無似，今爲時已迫，諸凡未能就緒，敢求老年兄爲弟多方設處，以濟然眉，弟至

覺時，必持送濟府也，諳此致謝，不一，弟麟徵頓首。

惠明府周惕

比日多病，復熱，有失侍教，馳企不可言，新製已付刻，未忍欲諷詠，不能待刻工之竣，得以付寫，後並見賜，所至禱也，連日擬録將中文字，先呈一二義，幸即改抹付下，詩說上卷，亦求擲還，下卷録未竟也，晚惕再頓首。

刻樣極佳，述圈似不可少，但不須滿幅，前辦選本，但連圈佳處，餘俱不用圈點，評語載後，應署姓名，且去其無意義者，若大人先生，不便署名，可以不録其評，蓋論次文章，原屬後學之事，如李漢之序昌黎，子瞻之敍歐陽是也，今雖制義，亦宜略倣其體，附此奉商，不審先生以爲何如，惕再拜，刻價幾許，一頁便乞示知。

刻工令其詣府自言，可用與否，亦惟斧裁，示之詩說及制義，幸即付來，舊刻一紙，并附請正，令弟先生近藝，肯一賜讀否，念始廷試卷已不刻，二有札曾及此段也，刻下將發荊溪寺，恐疎問難，遂其晚容趨侍，且聞一言，自嫌不宜，晚惕頓首。

前日承翰教，即使奉詣，值斧從出門，不敢請見，若今日得暇，當即相造，且擕策一問府尹，否則異日趨教，可也，特此，晚惕頓首。

每思趨侍，輒復輟廢，仰止之懷，無時不依依也，甚讀新製，賞心不已，私心追蹤此種文筆，恨學力不逮，而有司尺度，又復束其心手，局趣若驥之隨斬，可發一歎也，偶録三義，就正有道，幸椶忙塗抹即付，繇繇，扇一枋，求書近作，餘語另布，晚惕頓首頓首。

翰來正值出門，故信歸不及取，奈斧意即語廣平公，渠再四辭讓，即託致謝，且請轉告貴衙門諸先生，寄覩暫附上，另日尚欲借鈔也，晚惕頓首。

日來甚無事，出外辭走，拉友朋清談而已，頃叩謁，值偶將出，不便請見，特屬鈴下致語，商亭先生，定已得選，恐彼尚未知，曾有書送之否，聞兩日正在通州，然否示之，晚惕頓首。

顧氏園乃在東柵南湖，此刻即行，不及奉别，尚望後日嗣音，筆買陸孔庭兄，爲人誠實可交，其筆在吳中諸工之上，進而試之何如，以後若有書問，孔庭可託也，特此，晚惕頓首。

日來小恙，性不能堪，致脾氣作惡，明早即同從遊者，發荊祖氏園，旬五之期，乃得還也，近作一首，附正，幸極忙塗抹立付，或晚間奉别時走領，舊刻若印過，望求賜一，主臣主臣，晚惕頓首。

兩閱月不獲趨侍，企懷何可言，舊刻計已告竣，幸一一賜教，八月初入城，當覓快對也，敝門生朱素業，厥叔平相公猶子，前仕在貴衙門，考過州佐，刻下復就科試，令彼造謁門下，教之不一，晚惕頓首。

盡人性悃，病與之俗，欲謁屢來人作，雖仰止如老先生，亦不能時時趨候，他可知矣，前承教，深感雅意，旋聞之孟夫子，明日旁午，當來叩謝，且欲望見顏色，幸假片時之暇，略一接席，晤對頃，當知其人之長厚也，新製送還，詩說及雜文，望即賜下，時文若未批抹，明日來領，刻工即日令其呈樣也，令弟先生，久未得晤，

極念極念，希致語晚傷頓首。

久未入城，聞作體不快，極懸懸，細本手示，始知病瘧，此亦未足為困，經云，夏傷於暑，秋成痎瘧，略服消暑湯劑，調節飲食，指日可愈也，南人惜有此症，絕不經懷，北方頗不爾，大都一寒一熱，不能少忍，反增病於快意中耳，然否然否，萬望寶嗇自愛，曾劉求即賜讀；近來亦有經義幾首，然無足觀，外間議論痛詆典雅，奈何奈何，附此發一笑，令弟先生，統此致候，晚傷頓首。

曾消論文，平生快事，但過我粹疵，差為不安，敬謝敬謝，大著領到，容屏除塵俗，悉心細讀也，賤子持論，常謂古文時文，不從六經而出，總無是處，漢唐人作注疏，即一字一句，必考證出處，貫穿諸說，柳子厚所謂漫釋融洽，與道大適者，今人未曾夢見，安得懸曾文於國門，使假假無見者，皆見青天白日之清明耶，欣賞之極，發為狂言，知執事不以為罪耳，訟著倘有可請教者，惟時文最少，然既命之，敢不錄正，且晚趨侍以悉不宣，晚傷頓首。

制義若得盤讀，豈非快事，入京來未有所獲，但得侍教先生，為平生一樂，以賤子鄙見，時文終非傳世之業，以此種心思手筆，為六經作箋解，不更快乎，歸熙甫先生言語妙天下，輒自鄙其時文不足為，此非無見也，愚入狂論，未知有當萬一否，詩說乃是常語，何以得蒙欣賞，慚愧慚愧，刻下幸暫付還，另日再錄詩教，及他經解，一并呈正也，舉世碌碌，知音者希，非執事無以發其狂言，勿罪勿罪，主臣主臣，晚傷頓首。

吳侍講元龍

夜來見我兄形容少減，心竊憂之，西風獵獵，正宜鍵關，靜攝，以俟復元，況病加小愈，尤當慎重乎，弟遂最早發，更無迴，但離愁萬狀，欲去不忍，晚刻當偷閒再叩，以悉別悰也，名醞佳精，何當對愛，台命諄切，誼不敢辭，第家藏一二，借推擬玩，仍留長兄案頭，如弟日侍左右可耳，若以他物見貽，弟自不敢壁也，可發大噱，兌篇乃衛生之寶，再拜珍藏，此中所以，倘容面求提命，束裝匆匆，先此數復鳴謝，不既，小弟元龍頓首。

知己分攜，倏焉三月，懷想之私，形諸夢寐，恍然若日侍左右，離愁千萬，實非毫楮所能罄述也，潤州返棹，以老親多病，晨夕焦勞，每從吳門訪醫，楓橋老年長兄返旆之信，寂無確音，懸念不可言，適選使至，審悉台駙平安，跡躋無恙，拜讀瑤翰，懃懃懇懇，愛我憐我之誼，溢於紙背，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銀篇極入，倘奉為枕中鴻秘，不敢輕以示人，倘前津得渡，決不忘老師傳心之力，口篇似有微驗，第因作輟任意，未能呼吸入神，手教勉以力行，從此鑑加奮勵，念茲在茲，不敢辜大恩也，感謝感謝，墨妙甚精，懸之座右，如對芝宇，永永勿諼矣，硯兄前四月間，有信來竭詢起居，望儼北行甚切，俟月杪便鴻至彼，當再囑，殲府種種，不止台諭所云失案一事也，年兄安心消暑，不必內顧縈懷，時當炎海，百凡為我道珍重，金壇新棋字葛二端，宮扇一握，聊誌區區，餘候文翰過吳門時，買舟細倒闊，縷不一，小弟龍再頓首謝。

兩日正擬出門，以文旆山遊未返，用是欲行且止，登臨所至，定多佳咏，少頃當過謝，并悉種種也，二冊裝潢步成，當仲本覽，其工值弟已給之，不必重費，得處二套明後亦可得，先此代叩不盡，見贈益佳附寂然，必

新歲局乃妙，并懇。

極欲叩晤，以事機尚未有成緒，用是逡巡，然行止亦只在旦晚也，前小价非，當事未見施行，豈為奸猾沉擱耶，乞年兄速命尊管，再往力催，否則小人道長，我輩氣沮矣，奈何奈何，初十日候叡蒞光，并禱不盡。

積事宣荷鼎呂，得以雲然，感且不朽，劇幕小正在祈求，用是避嫌，未敢趨叩，獨行倘宜少紆其期，祝祝台冊題就呈教，操斧般門，殊不自知其醜矣，究次草草不盡。

年兄有意西來否，弟在寓竊候，幸甚然是禱，前懇亦出不得已，望年兄留神再照，必於海面有光乃妙，朱雪田風流名士也，仰依甚切，期望今年有當事之席，或以此情節致之，不審可否，惟台裁之，其來札附呈清覽，不一。

同作天涯之客，承年兄種種垂愛，入人肺腑，感激殊恩，夢寐以之，弟自二十日即別後，狀病遄行，至二十六晚刻，始抵里門，一路跋涉，而腰間所患，陡然奇痛，其痛楚不可當，至吳門即覓醫診視，云此係濕痰流注，非藥石可能奏功，必用針治，乃望瓦全，目下計無所出，道入赴浙中延醫，吉因利鈍，俱未可卜，或明長兄福庇，不致長謝人間，得他年再瞻色笑，深有願耳，所幸其父並兄弟，俱心悅誠服，奈因秀八月中染患脾症，久病之後，元氣未復，至今猶支離笑容纏褥間，一時萬萬不能追其遠道，弟恐此中或有他飾，特令小婢親往驗看，一一不爽，何佳人福薄，而才子緣慳，一至此耶，序過嚴寒，恐征棹不能久待，或俟春和氣暖，台旌到都之後，即命使乎來迎，或以山川阻修，往返我重為嫌，另尋別章，行止俱恢妙裁，非弟所敢出也，萊兄至今未到，不知留滯何處，前件大費苦心，竟為愚弄，觀其動靜，仍眈眈於俗習，奈何奈何，容俟萊兄來時，再與熟商，或令有所歸着，則可，否則棄之不甘也，菲物些種，奉佐長兄清玩，亦千里鵝毛之意，祈叱存之，舟車漸塞，途中萬惟珍重保養，倘遇南鴻之便，不時惠我德音，至禱至禱，病中倉卒，作書不盡萬一，仰祈鑒照，臨風馳戀之至，年小弟名心肅。

晨起正擬趨叩，奈酬應無少暇，而腰間發腫作熱，深悔不聽長兄之言，以受此奇苦，明日遂杜門謝客，延此殘喘，接教知有同心，我兩人當力圖靜攝，以俟復元可也，長兄精神雖旺，然外實內虛，亦為可慮，節勞保重，至祝至祝，旅邸同病之憐，感銘肺腑，敬謝不盡，小弟元龍頓首，頃江甯郡守賜顧，譚及曹濟翁先生，為逆所害，一門盡節，其言甚確，未路誠可畏也，并聞。

夜來酬接，幾忘旅況，非年長兄愛弟之深不至此，感切感切，晨起頭勢略緩，倘未能酬應，故不敢出門，想尚髮塵，十刻已得一兆，望年兄懷菜翁早過快敘，作竟日之歡，幸勿他拒，至禱至禱，菜翁處乞即訂之，切切，在公家兄弟已走札約之矣，并聞，小弟元龍頓首頓首。

頃承教，因對客失復為罪，賤病殘腿如故，不發不消，醫生束手，今惟靜以聽之，更無他法，台體服藥後可得平復否，吾為心之苗，心火盛則見語腫熱，寬速乃勝藥也，不審方中及之否，旅病交煎，歸心如箭，明後當叩悉縷縷，大熱萬勿出門，祝祝，小弟龍頓首。

痛楚場中，想及長兄，匙尺消息時通，煩悶亦去八九矣，方生平平，與江寧郡伯這一番來，頗有道理，看晚

聞動靜。再當馳報左右。以慰尋注。尊恙似外感居多。萬祈靜攝。以節勞節心。爲第一勝劑。弟歸思甚切。接教又不敢遽返。容面商之。小弟龍伏枕頓首。

台恙聞已平復。尚祈益加珍攝。慎用飲食爲上。勿過嗜也。昨內科劉兄。診視弟脈。氣血兩虛。氣盛則血行。服藥後。病勢已去其半矣。倘今日過尊亭。幸再致其來。晚刻啖雜路可展舒。當趨叩九頓也。附附不盡。小弟龍頓首。

敝相知鄭桐崖兄。高士也。長於宋元名繪。昔在王孝翁幕中。弟深服其學行。兹年兄進而試之。前臨別時。曾爲特薦。即此兄也。留神汲引。切切。小弟龍頓首。

頃劉兄來。知尊體已全愈。不勝慰悅。刻下宜大補元氣。不宜再用尅伐之劑。倘參少許。前敝房師從都門斷寄者。其味精厚。乃與士木也。敢以奉用。幸照入。賤恙將痊。明後或可出門。即圖趨叩不盡。

早承手示。以高臥失復踈笄。賤恙極勢少退。尚未能頓消。因日來服破血藥太甚。元氣尅削。脾經遂致困倦。即欲不伏枕。不能也。台體初安。萬祈保重。昔人云發身莫若寡慾。誠爲良藥。諒長兄必不以鄙言狂瞽也。祝祝。德州到省不遠。再圖快敍。正未可卜耳。小弟龍頓首。山陰雖執法。然未能大快人心。昨已發府再勘矣。容晤悉之。并聞。

李太守鴻儒

江湖散人。忽來京洛。正借因依良友。消遣殘年。乃老年兄及子綸兄。相繼言歸。鼠鼠倖望。不啻失左右手。每欲寄候。苦無便羽。讀來翰。曁契闊矣。弟以不才濫列。兩年來。居然教讀老生。此中況味。局外人未許問津。頭頭新例。雜沓而來。財無卜式。遇則調庸。積薪之歎。將不知何所究竟。哀杜少陵句有云。白首爲郎猶待幭。那得不令人感慨。去年秋。例得分校。自謂掛正之後。可沽名於士夫。而執意反門以得罪。雖我輩中人。無一不諒其無他。而讒忌之口。亦難盡箝。既不圖利。又不得名。甚非自命之初心矣。此中委曲。子綸兄能悉知之。因年兄骨肉之交。故并及之。大年翁不再函。孔年兄許。并所致聲。瞻池依依不盡。

別離愈久。懷想愈切。自入春來。屈指老年兄抵都有日。謂可朝夕談心。接來翰。始知行旌暫稽。溯洄殊深。各曹壅滯多端。獨貴衙門非轉甚速。年兄宜乘朝氣。扶搖直上。勿徒久戀東山也。吾鄉大乘無甫。敝縣尤甚。深屬人情不靜。不但一家衣食之計。頃聞貴郡秋禾頗盛。乃亦枯旱至此耶。丁巳之役。可謂公慎無他。而讒者之口。猶有煩言。浙中真關弊藪。幸借同事諸君子。鄙潤殆盡。而好事者。又皆歸功於區區。前所謂求全之毀。後所謂不虞之譽也。獨是敝曹末品。當此人情世事上下交困之時。於花花世界中。猶然冷落以歸。此固人所不信。即弟亦初不自信耳。使道出里門。侍家君膝下者月餘。又健壯善飯。尚能步行二十里。落魄於懷。弟連年爲典籍所累。形神疲憊。竟與詩酒無緣。偶爾涉獵。都不濟事。近中博學鴻詞。彼之年家子弟。選館多人。極盛一時之盛。對此同學。依然故我。不能不有鴉唐之慨。五月間。第五小孫生。則弟落寞場中佳事耳。賤名并全卷呈覽。餘容令兄先生到時。再寄不宜。

服官以李稔知至性篤情。脈脈彼此相關者。年兄而外。指不數屈。故自建節以往。不禁離羣之感。久欲一

函通候。而不得便。惟有時向作兄問訊。前知有西行故人之句。乘車戴笠之誼。何以異是。新任江寧令尚餘年兄。東裝匆遽。未及一字。留致台端。江寧張守。亦未嘗候海兄爲念年知交。幸推分及之。諒到不啻面談。望極欲狂。詢知近履佳勝。慰懸切矣。關署蕭清。而詩酒江山。佳興勝緣。收攬殆盡。大是人生樂境。閉戶可以讀書。開門可以看綠。持身報國。俯仰所樂。我輩胸懷。當不徒溫飽者耶。何如何如。弟於明年之冬。後年之春夏。計當升而且內。但念父母年高。急欲圖歸侍養。已告暫假二十餘日。所以未即遞呈者。因此時衙門。仍復稽制。當年曾有三年咨部候陞之例。如果得妥。則明年正月初七。弟即滿期。大約衙門內無一善況。恐此事亦成畫餅。但既有此機。不得不稍候數日。以定行止耳。任仲玉年兄。現住貸宅。行即詢之。罪年兄行時。曾以年兄椅數把。條桌一張。寄弟處。弟如家行。當輒寄伊翁老許。獨美人屏。弟欲攜之而去。聊作金屋真嬌。年兄遊名勝地。眼界大闊之後。視此貲或十直矣。一笑。濟兄處。行致台意。中情縷縷。不能盡及。且有不便形之紙筆者。統惟照鑒。神往不宣。弟躍頓首。

北埜年綸兩門兄下棋得錢數百。作東道。吃了登高。今子綸已傳進署。而玉乘子山左列又復爽約不至。弟與北兄兩人。如何吃得許多。且登高未免太寥寥。幸速過爲妙。弟躍頓首。

敬啓者。玉冰並夫子。進生兩孫。又值其次公子進學。弟以及門。被同人以詩被屏爲賀。如此大題目。又衆耳衆目所在。自非名手如吾兄。不可爲光。明知年兄不輕操刀。而又正當公務繁多之際。弟深體此情。故自入都以來。從不敢以此等相干。事迫於不得不然。千祈年兄走筆一揮。且初十上屏。望於明日賜下。斷勿見拒爲感。如不見允。弟當親至奉懇矣。不盡。弟躍頓首。

榮行的於何日耶。舊年以五言杜詩一套求選。不識已看完否。暫祈檢付。弟躍頓首。

日作教讀事。不得與知己故舊。朝夕縱談。苦情多端。愬誰訴語。初四阮亭處陪飲。是日何事否。弟九年草恩一軸。已到部矣。當時弟即假歸。未領執照。無從往領封軸。昨承慨允代領。幸留神。容謝不一。姪翁老年兄。弟鴻躍頓首。

周處士頎

去人持手示。旋開讀如唔。極知大費曲折。更見老先生不以疏遠而忘故人也。感甚感甚。承諭都中一遊。足徵始終摯愛。第以家累縈懷。且值此粟如珠之歲。目下雖欲往而未能。以待來年。躬叩大教何如。尚冀留盼尺地。容野鶴側立於階前爲幸。感者捉筆賞手。借大人之德。可附不朽。定可知也。臨池北望依依。晚頎頓首。

鍾參議朗

客歲小僕南旋。荷老年臺深情。過愛種種。使人刻骨。敝役到都時。適值差回到部。凡所傳命。俱已銘之心版。夫側新正留神訪問。絕無至者。心竊怪之。及至巡試高洛。時晤令親孔涵老。備道顛末。竟因機緣相左。垂棠而返。弟聞之汗淋浹背。不知所託何人。乃竟庚至此。使我何以自贖也。孔涵老竭盡心力。止得二百章報命。其家報中。想能詳悉耳。弟試事粗完。循例解卷。甫令敝役叩謝。并致歉仄。老年臺文章道義。久爲

吾道宗盟，今幸主持，或可邀此百凡，上下左右，還祈加意照拂，非筆舌所能盡者。小僕倩叩，外致塞芹，非敢謂已盡區區，更冀荒謬，秋多川鄙報不既。晚朗頓首。

承委研書，適賤冗蝟集，未得搦管，值路湘舍親到郡，因為乞惜，振筆立就，泉湧雲垂，頗稱工敏，湘舜舉華才望，敝鄉推為祭酒，不第十倍晚朗已也。不以實告，則是蔽人之善，而且以欺吾知己矣。故以原稿呈覽。湘老係葉芥舟受業，芥翁喜老先生風雅，想芥老必為先容，則是福亦賜士見大夫之贄矣。微詩引亦即草呈，諸容晤悉，不一。前所商已錯一稿，俟登覆面悉請正也。

獻春叩賀後，曾再過問，奇俱值公出，不得一奉清揚，悵惘無似。辱委箋言，逡巡再四，先生騷壇耆匠，何忽問道於盲，不敢方命，強為塗草，然一見大巫，神氣盡奪，飽家片句，觸緒紛來，先生見之，必當掩口匿笑也。婉絕婉絕，暇即走叩面既，不一。德翁先生年臺，晚弟朗頓首。

秋來因賤體委頓，且影內城借舍，承老先生賜顧，有失摳迎，且未得報謝，殊抱歉仄。太老先生雙壽，勉成俚句，自媿拙劣，倘容粥祝，以展鄙忱，敝省試畢，正未有期，前說當姑止之，使中拜及不盡。晚朗頓首。

接教極荷留神，謝謝。朗少因賤恙因工握算，況清江權稅，為數五萬有奇，項款無多，易於料理，心計之餘，正堪追陪嘯咏，幸先生鼎力吹噓，感戢無既。草復德翁老先生，晚弟朗頓首。

進日賤冗，不獲趨領大教，殊深歉仄。近工部咨過貴衙門，欽生慕國瑞，係敝鄉鄰遠慕公乃郎，托沈繹堂老師為之照管，日來未見轉咨送監，因晚轉懇老先生，得即咨送，深感照拂，未審日內能即移文否。晚本圖面叩，緣內城有事，不能如願，特此布懇，希台原之。完次草率，不盡。晚朗頓首。

蔡太守兆豐

別後走澄江，與府明竭力方得遂吟札於當事，不意竟成畫餅，即不佞亦有所求，仍未見允，束手而還，垂頭喪氣，作客之難如此。目下解維北去，囊中止餘十金，故分家累之半回南，望門下少資助一臂，不過數金已足，再乞示知何如。不佞擬孟夏中旬至白下，趨門下一面，并有所求，方能返都。但不知簡年兄曾考否，有王誠者二要周夫子薦於不佞，在關一年，亦無甚提掇，茲以不佞差滿，特轉送門下，當懇酌用，容面晤，另布，何如是禱。

介子抵淮，知門下已從中路到任矣。此中況味，不佞領略已盡，但門下才福過人，自與不佞迂劣者不可同日語矣。曾試得人，不佞竟不知姓名為誰，幸一一遣一的役送過舊關，俾其無阻，則仰賴高誼，豈淺百朋哉。小詩已刻就，謹呈覽，至昆陵時，府明已代不佞異本故阮亭之役，門下之役，俱未壽梓，入都時即應借先也，餘不一。

自下返棹，復寥落於吳門，謹老之札，又蒙高誼，所以項客之金，竟負門下而北，至今中心猶覺歉不安也。入都應酬一切，不能少而索逋者盈門，鋼勒參罰，遂見必不能依限完公，停陞待罪，竟成廢錮，將來不知何以結此局也。去歲長家兄渡江時，多承雲誼，并及小力開罪門下之處，諸凡皆不佞過也。埃台偶抵都，時嘗見首以謝不盡耳。關上風味何如，知門下才福雖至之人，自必有佳況也。鄭元昭夫子乞念及鶚薦，

時時照拂，不佞廿年索莫，負知己者不可名狀，方將無以自立於天地間，門下肯代不佞稍進教焉，與有成佩矣。仲調年兄此際想聚首，何樂如之，府明曾一過從否，此君好義而貧，倘明抵寨，不致相累乎。此今瓜期已及，計晤對時，或在初秋，南方溽暑，萬祈珍攝，率致頌悉，容謝不一。

張明府錫懌

二十餘年道義骨肉之情，遙爲音徽，如在天上，昨晤仰公，知文旌過臨敝郡，把臂在邇，竟不能寐。緣敝居淺陋，遂蕩之隨，不足容高賢之留，有芠舍甥居，稍覺軒爽，已令懸榻以俟，止擬追價赤遷，先辱手教，極荷注存，當此布謝，即日面傾積悃，諸不及，仔臨楮翹切。小兒暢候，老世臺先生，賤名單具。

春初舍親王克成入都，曾以一行奉候，想達記室矣。每詢南歸人，知門下近履安和，舉望日茶，朝野俱傾注，公輔之擬，故人雖卧滄江，分東壁之光，欣慰又何如也。茲因舍姪澤復應試之便，復此附候。舍姪為先叔學蓮子美公冢孫，敝同門稱翁先生玉潤，才品頗佳，世高軒在敝郡時，曾已識荊，茲來晉謁，所門下青盼對之曲為揄揚，即感推愛，餘非有所干請也。另有要言，托貿門舍姪轉達，幸垂照不盡。

別來數載，知己骨肉之念，時切於心，而南北阻修，末由把晤，昔年楔陵，當恨叩候，荷蒙雅愛，惓惓不勝感佩。足下宦跡遠之知處，郎官之重，盈門桃李，聲望日隆，不肯明在故家，與有榮施矣。兩年來為老父抱痾，日事湯藥，今已幸就痊可，止以親老家貧，連遭荒歉，不免北門之歎，倘有出仕敝地者，所足下留神為嘱。夏初倘過禾中，秀令李君，相待甚渥，又以公正發憤為寡令，搭伯所惡，況味尤屬不堪，此人革任而難堪橫及多人，飛詐遍乎闔邑，奇貧異慘，述之大堪髮指，同邑秦兄，僕筆硯交也，其人英爽異常，大可結納，特有要言，囑之奉商，幸足下進而教之，救民塗炭，為我留補德事，不止一邑遺福耳。餘情種種，非筆墨可盡。如有便羽，希惠好音。

己亥之春，與門下握別城隅，屈指已九易裘葛矣，每念雅誼，感不去心，六益兄歸，具悉近況，知吏肆力於詩古文詞，著述時甚富，從舍弟處得接手訊，聞捷秋闈，躍躍可知，更望來春大魁高攫，為故人光寵也，賢喬梓叔姪，孝友風雅，瑞鍾一門，而不佞得以一日之知，叨附孔李之與，春雲春樹，盲懷惆悵，未審快對當在何時也。不佞罪放以來，南畝牟荒，困憊已極，所幸高堂無恙，稚子在庭，而登臨詩酒之興，尚復不淺，但苦躐究紛然，不能力舉著述成一家言，以副知己之望，異時相敘，讀其滋深抱愧耳。偶刻二種，附呈榮政，恐中有忌諱，切勿示人也。同人中如謝兄資，馬兄堤，李兄退程，兄佩，呂兄俾，不及另啓，俱望一一道念，使知故人好在足矣。旅次偶逢舍弟入都，草草附候，諸未盡悉。生錫懌頓首。

前勞尊使至舍，傲去為歉，日來時望台旌賁臨，懸榻以俟者久矣，想因尊冗未即惠然耶，不肯時欲赴郡一候行台，而俗冗糾紛，刻下又以掃墓往鄉，未能如願，望前二日，家兄壽誕，竣棹赴城，奉迎台從過舍也。先此布候，臨楮神馳。

憶自亥春把晤，明揚德門，承足下情文倍摯，曲盡款接之禮，握別依依，十年來如一日也。嗣聞賢書高攫，隨捷禮闈，又以卑天子臨雍盛典，超擢儀曹，紛著香名，門桃李，在足下可謂極遂際之隆，雖故人揚寨，

與有榮施。可勝欣慰。別來迭得手訊。深荷不遺。近在駐節秣陵。去敝鄉止數百里而遙。每欲買棹一候。面以家君年屆古稀。適抱危疾。周旋湯藥者。四月有餘。雖以痊可。此心耿耿。未遑如願。特此先勒數行。奉候足下。回京之期。當在何時。幸惠德音。以慰懸注。戊榜貴門下諸兄。乞示姓氏一單。時間希為留及。以見水木之雅。尤佩高誼。鼎爵賞賚二種。出自隆惆。不敢其嘗。拜新鑒入。臨楮不盡瞻溯。

金明府煜

燕趙阻阸。良晤維艱。馳慕之私。想同之也。丑之冬。舍妹丈自京門旋歸。荷兄翁所致一函。具稔至誼。不宣所事不果。可勝惆悵。前函尚存。俟另日乘便錄記室耳。啓者。敝鄉平子遠先生。越中名宿。天下全才也。都門縉紳碩輔。囑不重為斗山。其文章歌詩。氣誼經濟。度越倫伍。實有不可一世之概。以故聲望滿長安。交遊徧宇內。且與不佞素稱莫逆。風雨同心。晨夕晤言。非一日矣。茲者訪友金陵。企兄翁之雅。進而掘覿。凡有可以為子遠先生地者。祈不吝多方揚獎。曲為玉成。心銘腸踐。豈僅子老一人已哉。願在兄翁。慎勿以不佞為曹邱之請也。亦曰以素所相契者達之足下。以天下所共推交重者聞之足下。知兄翁定當心鑒也。太翁暨秩宗令兄。希為叱致。不及另箋。臨風瞻溯。餘悰縷縷。願言不宣。

別后倏彌月矣。盈盈一水。不啻相隔萬里。繫懷日夕。在抱貴恙。庇至。備詢年兄近履康勝。曾有甚上之行。目今尚在鷲溯。渴欲一到嘉禾。以君烟雨。偕足下再為談心。奈緣俗務所糾。未遂如願。悵也何如。蒙云秋契一事。已經印出。荷年兄志學之數。隨誌心銘。至帖雖一次更正。皆雅誼所致。而未能常若如此。亦惟有付之度外而已。不佞數載家食。仰屋興嗟。從未以窘狀相對。諒年兄必知之悉。倘便中鄰寄衡齋王父母函內。希加意道及不佞窮窶近況。每事注存。即如躬親垂照也。明春意欲前赴京門。有懷欲吐。想定勿我遐棄耳。臨風瞻溯。不盡所云。

錢府丞京曾

貴門惠餞。感昆玉雅誼不淺。反里少留養痾。不意卽有鄰警。飲食夢魂。總無寧晷。而貧落更不待言。時念都門周旋尚不寥落。見邸抄。知借金天官補通創要。斯地與斯人正相當。喜甚慰甚。令兄又留玉案。直令人羨健。而故交如僕。殊慰更異尋常也。武定張容菴人部之使。拜勸附候。容菴氣誼過人。才情亦超軼。貴鄉待罪時。甲午拔士也。其臭味當與門下有針芥之投。幸垂手援引之。諸張公能口述。不具悉。令兄同此致候。不另束。

劉中丞蓍躔

年來撫儆無聊。貧生乏策。往來燕山易水間。自顧可憐。亦可笑也。計惟無衣食。途窮仗友生。殆今日咏乎。頃在奇峯學舍。托裴刈麥。按得從子手翰。應考職之試。總之此時糊口雖以得官。不如得少俊於田帶者。為榮身計之為當也。從子為先伯兄第三兒。自幼在僕左右。故邀世好。代為綢繆。幸吹噓爲列於州同爲望。文蹤久疏。字亦尚堪作養也。僕於望後。亦擬策蹇來京。補夏至祀竈之禮。當面罄誼。換履升注。在皆以陳殷。步未出門。頗多失咨。疎節之罪。定荷知己寬之。附及未一。

僕抱痾連年。展轉山舍。不返里門者。兩閱歲矣。擬闢舊先人乘箕而去。凡仰芳型者。罔不悼惜。婚僕擬炙輝光者乎。唯是不能力趨執紼。特從同人後。一申雞絮。至今歉仄耳。惟門下以禮自持。為國珍玉。良用遠慰。使旋附候孝思。啓事匪遙。諸容面悉。

道兄居白下之勝區。賦黃初之麗製。驚人之句。定滿篋中矣。不孝自遭大故。苫塊荒迷。於六月初旬。草草扶喪北返。中元前二日。已逢潞河。値我粉弟兩返話別非次。念其樸被阮途。深切懸注。特以窘水車。遠瀆知己。幸道兄推愛格外。潤之俾遂仁人之業。以歸奉高堂。卽不孝數千里外。猶懷孔懷。雖在塊處中。不異身佩渥賜已。臨楮瞻切。

張都轉應瑞

飄者帆檣失濟。幾沒廣陵之濤。雖貽戚自人乎。亦數命偶相値耳。廢業以來。邸寓是甘。繞對午檐。固未敢希雖昔賢萬一。然而時命自違。願遠益戚。每臨風一嘯。覺怨尤都捐。而身世枯榮。猶未能置我方寸也。門下當良經傷心之際。乃永不忘夙昔。登相注慰。加以渝勵。厥情深矣。惟是慈弓之隷。無意高飛。又況時勢殊昔。更非憑足岿踰思起之日。正未知豐草茂林。何時容我。尚能再礪鉛刀。以副知己之望否。遊隨未靖。中外需賢。統貴賜時節哀。善衛興。為蒼生自愛。所謂移孝作忠者。生且拭目望之矣。因鴻佈復。心與楮遙。令兄年翁。不及另函。希致意爲感。名具單。

張提學鴻猷

暌違道範。轉盼三年。每憶芝宇。惟仰看屋梁月耳。邇者春光滿眼。景物增輝。老年臺輒履。與時並茂。榮補在卽。曾晤想亦不遙。弟向日校士。恐致迷目之識。今雖量移。大有敗負之懼。何當遠念。敬謝敬謝。承論事。弟卽將挈家孟。巳慨允留神。勿煩謂慮。謹此奉復。兼候新祉。臨池依依。

曹太守首望

不晤道範。夢寐為勞。老年臺典禮南宮。思鼎多士。以硯弟之伴食河濱者。直雲泥隔矣。茲有敝業師譚朱清豐者。豐庠寒士也。半生蹭蹬。甫就廣文一席。萬懇老年臺拔之前茅。庶幾河清可俟也。卽達之堂翁。無不可者。伏候崇祺。臨穎馳溯。

謝御史兆昌

憶夏間分袂。裝尚候疋。瞻企之私。與日俱積。老年翁劇箭多方。商民咸戴。因知大經濟人。事業迴越尋常萬萬也。欣慰欣慰。弟碌碌寡緣。素餐自媿。不敢攀附魚函。有漏請恩。惟抱疏闊之愆而已。茲啓家表兄孝廉范諱克昶者。近以就鐃宛城。匆匆南下。與弟卯角同業。同僚胡情。幸其道由駐節。敬修尺素。令謁崇堦。祈老年翁推國士之愛。弗靳春風而和煦之。銘佩不特家表兄已耳。臨楮惓切。不盡依依。

高觀察恆豫

久暌芝範。企慕良深。第俗緒勞勞。弗獲趨聆塵誨。殊爲悵惘耳。承諭自當仰遵。奈昨已定議。不能復更。非敢故方台命也。草此奉復。幸惟鑒原不一。

王尚書日藻

星週律轉。歲序將更。東閣一枝。早迎陽和發色。想老年世臺。經術勞昭於啓事。詩才仰繼乎臨沂。屢奉還以宣猷。對芳辰而屬句。故爵滋至。學契彌深。企羨之私。奚可言喻。秋初辱賜瑤函。并貽瑤玖。尚以順郵叔報。未罄縷悃。茲草蕪律四十韻。新用敝韻。北望五雲。福翹莫罄。

桑巷議開運

老年臺瑚璉重器。望高山斗。遙想仁風。悠悠我思。自憶都門叢首。當歸瑯海。靡瑤玉府。迄今猶在耳畔間也。春序融暄。老年臺福祉駢臻。無容遠卜。弟迂拙散材。蓋竽珂里。正愧螳臂當車。所幸指南有賴。好承膚睨。俾弟益增惕悚。而老年臺千里餘情。不敢堅卻。謹登鎩扈。餘儀就倅附璧。一切要龍。嗣容面謝。匆匆草覆。臨池曷勝悚仄之至。

于進士璉

日望老長官早到。爲衙門主持。且侍得藉以息肩歸省。不知別項告假之爲託詞也。昨見暫以遠諸之疏。殊失部意。仍祈速出東山。侍當作湖海散人。以盤桑遺耳。雅望原自出羣。而諸堂臺愉揚更切。足稱兩得。已將台意致之矣。大年兄執照未到。他人俱嘁。以老長官故。止以再議了案。其緩之遲速無定限。即道人與親身皆可也。各長官俱道台意。并復不一。覆稿呈上。侍名另具。

張太傅英

日來未得奉晤。小兒卷聞已在部中。幸年兄入署時。查示爲禱。弟英頓首。

地輿圖爲芳伯家兄持去。竟不見還。奈何。無以奉覽。幸亮之。弟英頓首。

孫處士煒

老年臺以聚系而膺帝眷。久爲當代所景仰。小兒在豐。得托門牆。永締世誼。誠三生之有幸也。弟時擬鼓金陵之棹。親承芝宇。以慰鄙懷。奈去夏竭蹶于報貲。秋即有遣兒婚往北之役。三冬飛霰積旬。今又絲文衡在敝郡。坐是有懷觖阻。而中心之神馳無已。茲者令叔老先生賁臨擇讞瑤函。恍如提命。但弟僻居鄉曲。不能常隨侍令叔老先生之側。至所委又不得當。負疚益深。台旌指日北上。小兒在署。伏望多方栽植。不啻再造之恩也。瑤函華復。不盡縷縷。

燕臺別後。數載企思。幸過台旌南指。小兒獲聆教言。且悉福履爲安。忻慰忻慰。夏初遊宦暫城。忽思河魚之疾。即鼓歸櫂。聞從簡將至敝郡。準擬望風晉謁。一罄積悰。前識翰誨諄諄。感同骨肉。知蒙賜顧昭覽。荅行倘待稍涼。弟又爲著雨經旬。諾日巨浸。未及至省。藉此良晤。衰年種種疎懶。罪歉殊深。茲值小兒趨侍左右。率此奉復。惟致老師臺先生。以時珍攝。爲國自重。遙情縷縷。臨穎瞻溯。

王學士尹方

夏斗巖至郡。得悉老年伯近履。後接台教。如覩紫芝。欣忭欣忭。前所委事。姪明知難行。故欲假手觀玉。以圖得當。不意渠漫不經意。至臨時始將原札發出。致彼此兩誤。至今令弟罷。尚不敢與此董覿面。抒觖老

之過也。原札去歲隨行時。不知收歸何處。今於書笥中翻尋數次。絕不可得。俟檢出時。寄去何如。姪自浙省回後。終日病鄉。氣息懨懨。漸無生理。而他省之主試者。反揚眉吐氣。奮發精神。此事殊屬不解。意者文運漸衰。黃金勢盛。白丁無光。姪之所爲。亦自取逆天之咎耶。今已貧病交作。勉強支持。正不識究竟何似耳。因使附候。再呈拙刻三種。新稿一部。統希教定。諸祈慈諒。臨啓曷勝依切。

劉山中始恢

冬仲拜別。倏易爲逾。時序易遷。懷思彌切。都門聚首三月。極荷老先生世臺。骨肉之愛。古道古心。至情至誼。每一念及。感勒久之。當波浪之中。有此大賢。與中流砥柱。侍實爲之心折。非敢諛也。先叔認明一日之知。承老先生世臺。諄諄念及。真令人感入肺腑。侍於展謁時。默陳古誼。想先叔亦啣結於九原也。侍閉戶守拙。一切聞見甚短。凡有可相關者。務望留意。家兄就試中翰。現寓都門。倘有大札。即啣付郵寄可耳。敝地如有新任公祖出都。統祈齒芬。俾家居不致岑寂。其感佩曷有既耶。大世翁不及另啓。統此致候。餘惟縷縷不盡。侍名正肅。

張少保鵬翮

人春以來。兩讀手教。深荷垂注。詳事得邀照燭。感不去懷。東郡一章。出自公心。惜乎爲例所格。乃老年兄亦加扼腕。緇衣之好。實有同心矣。復聖門坊傾圮。弟既居此邦。自當力任其事。不待諄囑。至書院如宋潞司蜺旋之日。巳聞大略。今台諭復及之。容令司道郡邑。勠籌以報也。辱在契厚。諸凡幸爲留意。不吝指南。是所翹切。漣源倡和詩。小清河議二刻。奉塵清覽。老年兄爲海內宗工。乃自忘其陋。舞斧於大匠之門。真不滿一噱也。弟名箋具。

客夏重承教愛。漸行復荷寵餞。飽德銘心。蓋有紀極。履任來。簿書鞅掌。心勞政拙。久稽謝悃。時切悚慚。承渝貴鄉所行事宜。翩纏賦貲貸錢。敢不竭蹶遵奉。幸藉餘波。東魯時和年豐。民生樂業。貴桑梓亦無不拜老先生之賜矣。去秋得睹復聖廟貌。益切景行仰止之思。近閱邸抄。知有榮遷之喜。由此端揆節鉞。指日以俟。殊爲欣忻。專力肅賀悰。緘不腆。侑函伏惟鑒茹。臨啓馳溯。

吳尚書一蜚

都門叩別。復屆登龍令節矣。斗山在望。無任神馳。敝治係塞外彈丸。荒涼尚狀。且又當往來要衝。迎送之勞。供應之苦。不可言喻。近復調人內雄。襪費不貲。將來考成之事。殊切疑心。外面艱窘之狀。有不堪爲知己道者。承老年兄厚情。未追圖報。令人愧赧無地耳。聞中分閱易經。與沁源爲邑兩公同事。其中倘有簡默不到處。萬望老年兄曲爲照拂。感佩高厚。靡有已也。草勒荒緘。恭候興居。統祈原宥。臨穎翹切。

夏處士州梁

深泊西南天地。已越多年。調饑頹色。返悅仙源。是故鄉矣。今東君北上。弟亦東歸。前處被兩次奉候。竹遠記室否。公郎學業。想已大進。豚兒在京。賴沐青照。感懷何已。歲月飄沉。關河間絕。晤晤不審在何時也。聊寄土物二色。萬里鵝毛。庶將遠懷。伏惟吒茹。拙稿數篇呈教。臨池曷任依注。

28 A

-89

於參議登世

老伯大事，未能執紼臨壙，以伸猶子之誼，五中恧然，迄今未已。有自貴縣來者，爭傳年兄哀毀之中，祭葬一一如禮，以此知年兄孝思，固度越尋常，而經綸救濟，更自非常也。弟久病之後，懷想教愛，夢寐縈勞，捧誦翰教，如久別故人，握手快晤，不覺泫然。當茲溽暑，惟望年兄節哀自玉，恢鴻大業，以顯前人，則又孝之大者矣。來管區敬，猶病牽復，不盡百一。

答通政超

輶軒前賁，雲間得以晨夕侍聆教益，奚啻黃叔度消人鄙吝心也。邇日雖無多日，而眷戀悠懷，卻似三秋之久，何令人之思慕一至於此。武林佳麗之地，得老先生大人行旌至止，品題歌詠，湖山草木，倍開生面矣。遙望紫雲，殊深洞溯，頃接尊翰，捧讀之下，仰見高雲周詳，寫縈感佩何極，當備勒心版也。大駕臨松在即，接膝非遙，統俟面晤，先此謝復，臨池翹切。

祖府尹允昌

臘底一別，彈指春深，遙望旌旌，彌隔塵埃。弟待罪珂鄉，繁劇萬狀，前承瑤函遠及，未遑修候起居，歉仄殊甚。老年臺先生領袖人倫，澄敘華品，遙瞻紫氣，已映台階矣。茲有啟者，曾邑監生趙從大父子，濟惡賊款纍纍，擾軍健愁，必欲訪拿，以除一方之蠹。今伊子趙嶒潛入京都，未審作何勾當，丞叨肺腑之誼，舉此奉聞，幸為留神，敬候回示。匆匆不莊，統希崇宥不宜。

王君詔　僉事

客歲握別，至茲隨遇大翁，溫恭閑雅，冠冕東國，方知老年翁本源有所自來。奈緣行間碌碌，不獲時親笑語。後又奉命移荊，并老年翁興居亦未遑候，至今歉仄。錢生重蒙作養，弟實銘刻，但以後照拂，望老年翁終始以之也。至弟一身從役，百事遺遠，兀坐江濱，未知稅駕，老年翁鴻猷碩畫，胸中定有成算，不識能一指示否。春華燦發，淑氣迎人，輻祉諒多，駢集德門，草草淞候，欲言未罄。

張中書鐵

前者大駕賁臨，獲領教益，契闊之懷，於茲稍慰。極欲謀一尊邀駕，而台旌遄發，未盡少盡地主，歉何可言。倘擬再過敝邑，一將稍悃，不意遊駕久稽，日深翹企。昨從家孟處，領手札，知仙舟已抵吳門，渴欲趨候，攔溷殷數杯，同醉生公石畔，而歲前多冗，未得如願，悵快無似。老先生以命世偉人，處得為之地，將來勳業正未可量。不才如弟，淪落自甘，優游終老，所恃雲霄知己，垂意剪拂。公祖田文宗，父母大令，俱乞不吝鼎言，一為諄托，俾田公念及寒署，道隨史公，俯推烏屋，草野鄙人，榮施無既，皆荷老先生賜植，寧有涯涘哉。荒械附候，臨楮神馳。

臧御史眉錫

都門侍教以來，倏已三閱月矣。過荷雲誼諄諄，有逾同懷，鏤刻五內，曷其有既。辭候青瑣，黃扉以慰私懷，然旋指亦指日間矣。弟因狼狽出都，自覺豈之艱，稍遲至於閏五月到任，一入吾境，滿目荊榛，百無一緒。

人民寥寥，絕無市集，然困窮之數，分所宜受，猶幸者僻耳簡耳。僻則無兵馬之苦，簡則少供應之累。豈料初三到任，即有皖兵移駐之文，百孔千瘡，左支右吾，至於從前雖登之冊，凋殘之病，筆不能道，以千百僅存之孑遺，半為兵衛所驅逐，有鬼無人，有土無屋，竟不成邑，言之於邑，聞之駭絕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鄭俠之圖，豈足繪其一二耶。李管精明幹才，不必言矣，亦因困苦之狀，日日告退，弟勉留之，亦五日京兆耳。適有便羽，先此附候。入秋尚容專人走叩，獨夫子一札，千祈面致，并道弟地獄之苦狀。生我成我，或援而救之乎。他若攀附之處，貽累之事，巧婦無米之炊，功令苛求之類，尤不敢瀆之左右者。回想丁未通籍之日，今亦聚首之時，其可得乎。惠子知我，幸起之枯骼為禱。諸同人處，不及遍啟，千祈叱名。鱗鴻不遠，荒函之罪，統祈慈宥。臨穎主臣，晚弟眉錫頓首。

前者敬修小札，聊寄鄙懷，想老門臺新綬倍佳，指日梧垣竹埠，便風塵下吏得荷栽培，感何可言。都門過荷雲天，銘刻無既，不意菲材如弟，荒此瘠土，幸簡僻庶可藏拙，詎知兵馬之旁午，天災之洊臻，荒疲之狀，筆不能盡。尤有甚者，向因安插之未當，致軍民之多故，張弛之際，寬猛之間，有大費躊躇者。老門臺愛我，將何以教我乎。至於餬口無策，冰署蕭然，此吾儕分內事，不敢訴之知己者。前有一札，呈獨夫子，想已孜之。梁夫子處亦祈緘類，但兩月內大兵迭至，不擾一民，大雨滂沱，廬舍皆浸，流移之民歸者日多，屯營之悍，危者復安，弟之告無罪於知己，以告無罪於朝廷者此耳。至於多方提攜，尤恃二天之在望耳。便羽附候，臨穎主臣，李使幹才，惜窮邑困頓，屬冀候萬安。同人前乞叱名，鄒報上乞示一札至禱。小弟名另肅。

獲附驥尾，已快平生，乃復蒙雲誼殷殷，真如飲醇，不知其醉。弟匆匆策蹇歸里，遂笑言每憶芝眉，疑在天表，不識比來道履何似。想年兄啟沃中樞，化日舒長，樂可知也。弟自返里中，一味杜門，不知戶外何事。但奉七旬老母，日夕承膝下之歡，即菽食菜羹，自覺甘美不厭。弟未審稅駕何日，出宰何年，修職業以報知己，未免搖搖耳。肅此附候，愧乏佑緘，伏望鑒原。臨穎悚仄，紀年兄不及奉柬，祈叱致，弟名單肅。

施方伯天裔

接讀初六八日兩次台函，具見真切婉轉之至，感激感激。令兄价回，賫到尊札，即當如教祇遵，而行一氣之說，洵為直截。諸惟老親臺張主酌定為之，弟自是竭蹶勉圖，以繼前所言銅，原是無多，皆散在各商陸續於臨關賣去，今顏親翁須銅，必須另行覓購，但地方缺乏銅觔，漸漸哀輔老，寿人東來，採買臨清關又以缺銅福覓，一時銅價騰踊，且買銅托人，甚為難之，銀入其手，即為己物，弟十分拮据，追呼僅餘千金，未清之價，茲為老親臺許顏親翁識信之故，弟當力任採買之事，此處多方覓購，亦得八分五斂一觔，或可覓三萬觔之數，即賠償數百金，以報台命，仰承老親臺殷殷宿諾之意也。其銀留用，諸惟知己心照可耳。臨穎可勝翹企之至，不盡不盡。弟天裔頓首。

任明府楓

據承雅誼，銘感之忱，與闊別俱長，茲復承沐問，天上仙班，猶念泥塗中有故人，此德此情，具有心胸，能不耿耿耶。奈弟時命不猶，墜落衡途，百苦俱集，真如坐地獄中受諸惡趣，將來但求生返故里，便是厚幸，敢

復作功名想哉。以此負年台提攜之意。誠是悵歎耳。其樸樕之狀。筆不能悉。謹使當一一口之也。敬托入行。緒手起居。薄儀作函。仰祈莞納。倘天念苦人。不即淪沒。尚容圖報於異日也。年伯崇啓。聊抒緒子華祝之誠。然自媿布鼓矣。區區之衷。惟冀鑒原不盡。

李侍郎 廸

都門數年共晨夕。備荷提誨。嚴良晤無幾。年兄遽歸調護。聚首之歲。時逼歲寒。咨多老年伯卜葬之吉。不獲與聞。既未能遠將雞絮。躬奠靈右。又不迨遣子姪代効執紼。緒子之疏闊。然能勿歉仄滋深耶。乃年兄既不遐棄。更辱垂注。感慚交集。竊憶服闋在邇。惟台旌早發。以慰蒼生霖雨之望。翹切翹切。謹此布復。臨楮依依不盡。

郭給諫 昌

自違台範。已屆深秋。洒溯之私。與日俱積。弟以匪才。濫典晉闈。公慎之懷。天日可矢。但入闈未及一旬。而監臨以大兵卽至。欲親自料理。致趣放榜。至於再四。弟以軍機所係。不獲已於十八日竣事。其爲匆遽。實從前所未有。纂之山右人材。劣於他省。時日既迫。僅取充額。至若諸當事變際之間。況味索莫。更甚於往時。凡此諒皆在老年臺洞鑒中者。今諸卷俱已至大部。校閱之時。皆式遵功令。其間字句。或有未安。此係謄錄之誤。皆已細細抹出。惟懇老年臺特爲照拂。并祈鼎致同事諸公。稍爲寬假。俾弟得免衡鑒不精之戾。皆出老年臺之鴻造矣。專函奉懇。更托沈余兩敝年伯。轉致鄙私。惟冀崇照。臨楮可勝主臣。

方中丞 大猷

屢叩臺階。老年台握手道故。青眼相視。俊游極矣。弟蠶叢如洗。沿門持鉢。迄無定寓。暇當過訪。不敢勞尊駕也。張公處。昨許賜鼎函。伏祈留神。披汗顏者。弟旋里不得。欲求老年台轉貸三五金。未審肯作此義事否也。特愛屢突。自顧內慚。惟老年台有道自處。想不鄙此狷妄也。旅中文房未便。草草宥諒。制年弟大猷頓首。

張參議 永茂

習習新涼。秋衣殊爽。彷彿披匯訓於清襟前也。欣接翰言。深慰饑渴。然永茂遝承欄儲。實切蚊負之懼。惟藉知愛如老年臺先生。奚啻芘之以翰而滋之以露乎。辱荷雅貺。另容圖報。餘數言紳。臨風可勝心醉。此復。衔名另肅。

鄭提學 僑生

握別來。經年積緒。咫尺未通。實深悵歎。年兄寵擢。諒在佳暢。弟明賦已期。一無善政加民。何當優擢之過及也。今觀孔年翁過譽。緣荒邑窮民。不能厚有所及。何以謝命。茲順羽便遡。率附荒函。祇候諸居。伏惟崇照不宣。

許給諫 承宣

幸託淵源。方以獲承音旨。慰十餘年渴饑。不意復爾遐阻。徒令我輩東山之望也。遄使至。得拜手函。稍慰

翹切。老師叔驟擢宿望。當此鍵戶讀禮時。正可放懷嘯詠。想琉璜盈筒。以之獻聖天子風雅之選。自有神契。可不蔡而知也。晚目下有纂修之役。欲得尊府陋巷志。以資考證。已於夫子廟函中致懇。并希注神速惠。臨穎不盡依依。

王尚書 廣

計與老年翁違離。十數餘載矣。其閒吾鄉之卓越飛騰者多有。而文章聲望。則君家兄弟真不可當。弟里居遙存。佩服切至。時以隔遠疎候爲歎。入都又復相左。季春貢表時。得聞起居於桐江處。回思郎報。見老年翁既補而旋陞。不勝雀躍。弟擇出岸蜀命。軍前搉據。年餘備極勞悴。所事粗就。比之古人。不敢當。較之今人無多讓也。然所我者稱貸之餘。所辦者耘田之事。一番勤苦。卒同逝風。豈非拙者之效乎。山川險阻。隔在異域。惧不能向知己一傾吐也。茲借胡貞巖先生入覲的便。肅此敬候台履。新歲萬安。附呈詠懷十二韻。雖不成詩。然亦藉數斷而得也。幸勿以短歌擯之爲感。臨穎馳依弗既。

徐中丞 相國

別來又幾一載矣。每億知己握手談心時。不可多得也。春初入省。雖不能留登地方。然硜硜守拙。無愧乃心。差足自安耳。適接翰教。知老親翁秋初發艘。深以爲喜。情多闕切。不待評評口吻間也。佳患遠舡。不敢固辭。謹登敬領。用誌高雅。一片伴函。殊慚輕褻。草率附復。并候近祺。臨楮可勝瞻溯。弟名另具。大老師在安順。想爲福萬安。弟於五月間。聞丁制。臺已詳觸之矣。并此附聞。又拜。

魏觀察 學渠

西冬都門言別。辱老年臺雅誼稠疊。感勒心腑。闡聞校士南宮。而得人爲盛。司鐸江左。而善政遙傳。徒以晉驛疎闊。未獲申賀爲歉耳。頃白年翁入楚。得接臨翰。兼領閩寄。如侍色笑。深荷垂念。所云鄙子。盃已遄命矣。若弟與仲老。原係同學宿契。其令兄遠來。値弟煢煢在疚。窶謝事已久。雖眼勉周旋。而于中尙抱歉也。舟過金陵。以不祥姓名。未敢入謁。聊佈片私。并復前教。統祈慈鑒。臨楮神馳。歸舟并祈台庇。制弟名當肅。

趙太守 開雍

曩者承乏東魯。年翁不鄙棄俗吏。瑰瑛鴻章。虛懷問字。追憶舊游。依依如昨日事也。彈指十載。年翁翔步禁省。鰲聲文苑。不佞以衰病郡守。予告歸田。亦曾念及閩譜中。尙有此老人乎。頃訪舊石城。去旄端咫尺。特遣小力。泥首台階。不腆之儀。聊申積悃。小刻積有十餘種。皆存篋散去矣。謹將存諸行篋者。先呈教正。江上布帆。若未卽發。仍圖面布區區也。開雍再頓首。

衰頹病叟。荷老年翁篤念故人。不遠二十里之遙。高軒枉顧。古誼哉。今人所未有也。賤體纏綿。又在逆旅。觸事增人懷抱。剋下力疾登舟。頃涔涔作痛。不能躬詣尊端。惟老年翁原鑒。所懇轉晉侯當事。報臨有期。令胞弟開雍。親來面謝也。臨啓不盡。開雍再頓首。

朱處士 鎣

昨於旬曲，聊咨數行，寄復想入台覽矣。弟今已抵京口，晤涵老，盤桓竟夜，擬於兒後夾日長行，此後晤期未卜。中心依依之私，實查夜不能去懷也。年兄入都，遲速若三人所見略同。給兄已先作字，田二年兄、大約舊年兄自能念同鄉之雅，而樂道甘貧，在桐老亦自應有實際之處。弟之家函亦復縷縷，想不日即有回音，斷乎不致落空耳。迎日積慾，當已全愈，打鐘固不必言，復有餘興鑄銅否，幷望示知。山東試錄，涵老處亦未曾到，統此布聞，不盡馳依。

地間咫尺，渺如天際，每憶擁卷趨叩台增時，歲兩年兄過愛，飲食教誨之德，迄今宛然在意念間也。茲接手翰，捧讀恍晤有道丰範，兼荷垂注殷殷，五中感勒，曷有涯哉。時序迭更，倏已節屆嚴新，附年翁先生孝思，興處無已，幸惟抑情自玉，以慰鄙懷。寥結羽便，肅候近履，統希丙鑒。不盡馳切。

朱學博紋

寒門不幸，忽罹先伯父變故，過蒙雲天高義，沒存幷爲銜結。弟乞假歸里，日經營喪葬，未追裁尺一，伸候孝履，正深歉仄，忽接手翰，慰藉殷殷，雅愛隆情，益深銘勒。別論已悉，家兄函中不敢多贅。羽便率復，幷候近祉，臨楮翹切，不旣依依。

沈修撰廷文

去冬傳年兄歸里，接手翰，深荷垂注，感何可言。年長兄晉陟清發，雍容翔步，八座可期，而且琴瑟克諧，賞心悅目，大福澤人，固宜有此耳。假寒如弟，家居困頓，不知何日得補一官，與吾兄弟歡然道故也。靈中叩槿稍息，附聞以當一笑。茲以小侄探親入都，代叩大年兄年兄闔府萬福。敝縣新父母王公諱天壽者，爲麾下舉帖式，不久到任，敢乞台爲親往一啓，鼎呂道意，或開一單，云候補某名吏感，茲接官衙役數人，忠厚守法，或可使中一言，特令叩首台端，並的之。臨楮依依，不盡。事例全停否，即用先用雜數乞一一示下。祝祝。

許員外聖朝

別來八閱月，傾慕無時去念。前於徐和，得拜德音，骨肉之誼，溢於楮墨，弟感媿交集矣。夏仲聞新旨，有中翰之選，即爲吾兄屬望者久之。及覽邸抄，已知巍然高列，歡喜欲狂。綸扉要地，以俊才居之，深爲朝廷得人慶，不特吾兄弟分輝已也。瞬劣如弟，歸首何時。惟望年兄錫之教言，破我屯蒙，幷惠佳篇，以爲楷式。幸甚矣。年伯年伯母納福可知，曾迎養都門否。年嫂在京，抑在家耶。乞一一示之，爲慰。今以家兄入都，敬候新祺。諸凡更懇指南維持，是荷至愛，茲具不腆，少伸賀私，爲惟叱存。扇頭俚句，可供一噱，並希削正。臨穎馳戀，不盡欲吐。吾鄉年友及別省諸公硃卷，幷惠數册，望望。新詩賜一讀，更感。弟名另具。

去歲又山大年兄道經敝邑，仲翁燈爲竟夜之談，一洗兩載渴塵也。瀕行附數字，候年兄起居，自久入掌記矣。今閱邸抄，知大兄榮補選，聞台駕有江南之遊，想亦當早晚入春明也。假憂如弟，無足比數，竊望年兄爲一疏通之計，一遊福無窮耳。茲宗姪許祺登鄉里之賤，兼訪沈漢老，此子綸事頗工，如年兄處有燈屏繡類，可命効勞，非敢當推士登登遂遂者比。羽便專候近祉，瞻顒馳切之至。

數年契闊，踰月之思，時勞夢寐。向知年兄久遊江左，桃蕊貫心，令人健羨，但不識河東先生見之猶憐否。榮補入署，清油重重，從此雍容翔步，晉陟崇階，在指顧間耳。弟困頓無賴，家居數載，苦無佳況，不審何時得入長安，共知己快聚也。乞留神查示，弟上邊共有幾人，目前無別項事例源源而來者乎。南遊吟咏必多佳刻，幸賜教。茲以傅年兄北上，敬候近祉，無緣晉面，臨穎但有神馳。大年兄道意容再報。

咫尺龍門，心若形疎，誠恐年叢事冗，未敢時煩起居。弟以兀坐衙齋，又不便常爲出入耳。忽聞報命在邇，不禁悵然。榮行定於何日，如有暇晷，弟當馳走階前一別，以見數千里外故人相遇，存此戀戀之私可也。專伻敬請，幸惠好音，前紙求書賜下。弟名另具。

顧處士雲臣

謬承老先生台愛，委寫壽讌翰林圖二幅，遂爾之後，殊不堪入大方之目。歲朝復蒙降臨，諄諄話別，敢不以病軀力疾勉擬，管城祇以應命。晚尖寫照方苦辭，答不能，故偏稍爲延緩，今如命附呈，惟祈亮宥不工之罪。臨岷遠矣，謝非筆墨，不識旆帆北發，可能再渡吳門，使鄧尉梅花生色，倘可嗤植處，萬望老先生多方留意。今親祉翁，統惟叱致，臨楮曷任翹切。

李處士漁

昆季聯翩而起，又同仕廟堂，不分內外者，自崑山三太史而外，指不數屈，濟閩修來兩先生，其匹休者也。野老入都，聞此等盛事，不可無一語紀之，謹撰一聯，以拆韓壁，未審有當否也。前以賀當鄙事奉托，想荷留神。行期日迫一日，幸早圖之。附聞不一。

翰以貿書瑣事瀆聞，想爲留意。茲行期已屆，乞示德音，即賜書實字，亦求自用一二十部，輕我行裝，爲惠多矣。立候回示，不盡。晚弟李漁頓首。修翁老年臺大人。

來單一紙，即求專役代傳，其求售之故，及值值多寡，悉在其中，可省一番揮翰之勞，但擇可與言者幾何人，悉發付刻，煩貴役面索所用書單，則此事半日可了，至查各書分送，亦易爲力，多去一部，少受一部之累，早去一日，少擔一日之擾，皆知己之賜也。貴役自當勞之，即日道行是禱。

漁行裝已束，剋日南歸，所餘拙刻尚多，道路難行，不能攜載，請以貿之同人，或自閱，或贈人，無所不可。假較肆書肆直廉，不論每部幾何，但以本計，每本只取紋價五分，有套者每套又加書錢。南方書本最厚，較之坊間所售者，一本可抵二三本，即裝訂之材料工拙，亦絕不相同也。不用則已，用則刹示一單，以便分送。書到之時，即授以值，不誤行期，至感至感。漁具。

王中書士驥

公集以後，匆匆旋里，造謁不及，負咎良多。弟於時意欲南行，以爲白下仍可相晤，不謂貧廝不給，終於不果。憶老年門嵩，簫鼓樓船，帆佘煙之下，壯遊高咏，正供衰耳。茲家兄士表代候近祉，特懇推愛，賜之俾其行李，得遂粵東，則愚兄弟均載高雅矣。臨楮翹望，不盡欲言。

顧芳岩　徵敘

弟彼故南歸。未追隨侍左右。客多因坊人有擾還孤雅之約。更承敝郡宋旣老、蔡九老、章鶴老、諸同人見託。祈老年翁即惠瑤章。以便彙選。臨楮無任翹切。瑤章乞寄西河沿豹變齋書坊名眾其。

成侍御德

成德謹奠太夫子臺下。前接手誨。因悉起居佳勝。翹首南天。益增悵望。悠悠夢想。願飛無翼。植祖并志之矣。使旋布候。不宣。成德頓首。

史啓斗璣

日來館課碌碌。未獲聆教為歉。茲啟家表叔陳諱宗石。向曾以領語命事奉懇。適有彼處衙役。明日回縣。老年伯如已為彼領出。乞即發下。幸甚幸甚。餘容面謝不一。顏老年伯大人。年姪史夔頓首。

捧讀老年伯大篇。理兼程朱。學兼左史。遐大雅於近今。振絕響於初古。正希陶範。差足比肩。餘不足道也。鈔本五篇完上。幸檢入。家叔詩墓已久。渴欲請教。兩日內即擬造謁。閣墨當自攜到也。呵凍草復。顏老年伯大人。年姪史夔頓首。

楊處士不顯

別後歸來。又造一在字塗篇。并華山仙方之原文幷錄。乃丹房法器。寧可備不用。不可用而不備。果識水沉金浮。實為延年一助。再備之濟人。乃是補虛療瘵之第一件事。可不知乎。今日秋分。金水平平。人氣在下。人神在腎。正當靜坐調我真呼吸。識得外呼內吸。出實所以入。入則實所以出。古云君休輕此一聲呼。八脈適流似轆轤。次第地中雷隱隱。遍施甘雨潤屠蘇。正在此中靜默。又不知台駕榮旋。還到真州否耶。再得白水豆腐。此方外餘言。以作快談。早示一信。恐其他往。以便候教。近聞粵海陸道尋風波。台臺早已一口道破。直大儒之明理明道之識見。成先覺者台臺也。我惟為陸公好人。真可惜也。不知迭日有甚新聞耶。陸公尚可保全耶。若有真信。示我以聞。何如再台駕南回。實何日可定耶。外概謝台前賜之更望留神。是荷。犬兒不敢另稟。神馳不盡。楊丕顯頓首。

余處士國楨

耳芳名者久矣。徒懷山斗之仰。莫遂識韓之願。昨得慎齋龍門。相見恨晚。乃蒙老年臺雅愛有加。構中之歟。有汚顏色矣。復承寵召。誼何敢辭。以歲事云暮。即擬北渡。然隆情至意。已心版鏤之矣。謝謝。江浦徐年翁。係舍弟從屬。曾附門牆。昨冬舍弟北上時。有一緘屬弟往謁。以家兄之故。恐不敢徑晤。遲老年臺謝賜一札。先於所往。弟即日北行。邵伯待兩可會阮途。幸惟慨然。至家兄事。札內可不必及之。束裝匆匆。不及再悵。把臂緊晤。當在來歲夏仲。燕臺復命時也。臨穎可勝依戀。

張給諫惟赤

蒲月舟次一晤。別後曾幾何時。忽又霜楓如醉矣。昨從張幼青舍親處。得接手教。深懷離悵。銅斤為權關第一義。得如額便可報最矣。門下玉節聯輝。負清望重。與會之饒。自可想見。不佞自歸田以後。蟄杜甚堅。親戶外一切。絕不與聞。然三徑雖幽。而一監時復。近狀不足為知己道也。適因徐舍親之便。率勒附言。舍

親名展元者。棲六館之中。英遊蕓集。有志觀光。恂恂少年。初入都門。百凡望推分照拂。感不獨舍親也。匆匆布勒。不盡神馳。

范處士

滋陽縣范琇、范璋謹稟。切琇曾祖諱淑泰。字木漸。生於壬寅年二月二十三日。中丁卯科舉人。戊辰進士。初任行人。二任工科。三任吏科。四任兵科右。五任吏科左給事。壬午年典試浙江。又轉兵科都給事中。以勞苦太過。成忠嫩疾。迴途病甚。十一月中旬到家。即遭大變殉難。年僅四十一歲。蒙總河黃具題准贈大僕司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遺男三人。長男名懷仁。字子人。係府庠廩生。年二十四歲。於順治元年六月。偶寒病卒。次男培仁。字知人。康熙元年出貢。三十七歲病卒。遺一男二女。男宗鎮。十八歲夭折。有貞諸恩師培植。二女將近成人。尚未出嫁。季男宏仁。年八歲。甲申年被擄。懷仁遺男於麟。父母俱亡。祖母撫養。順治十四年。麟十七歲。蒙恩師丁諱彭莊諱遇二大人念昔先人扶持讀書。為滋陽縣庠生。不幸於康熙十二年。三十三歲又卒。遺孤琇、璋二人。是木漸先曾祖一線血脈。止琇、璋兄弟。琇今年十八歲。身中面白無鬚。璋年十六歲。身中面白微麻無鬚。俱業儒。母孀子幼。煢煢無倚。謹詳陳其稟。伏乞憐憫。先曾祖亦感恩地下矣。

紀給諫愈

孫北海先生著書。就借一閱為望。容謝未既。阮亭詩集。亦希惠觀。弟愈頓首。

敝省放榜日期。循例京兆具題。今日曾見有疏否。適未之及也。希示之。弟愈頓首。

又聞點奉倩年伯。與朱銀老序次而行。則年兄與銀老為是也。當日車乃長班所催。望俱起行。此項最多。容進人覓之另報。衙門卒隸。儘可不用。傾馬等事。俱不必親往。此復。昨奉訪不遇。午間再當趨晤。外其薄分八星。南郊覓日之談。足堪絕倒。兼之名園滌水。豁我煩襟。迄今清涼猶在望也。趙孫收檢。効用之事。有定議否。希詳示為荷。令兄年臺門籍祿卷。賜教是感。

梁進士聯馨

前承年兄惓念。知我之感。耿耿銘心矣。尚容踵謝也。咨監當在何日。幸示弟知。以便復彼耳。切切。小弟聯馨頓首。

李進士彥瑚

前所商者。既蒙年兄諾發。有緊要舍親。此間尚餘瑣事未結。不久亦將西歸。幸年兄速就外面封固。交付敝鄉梁副樵年翁處。萬無一差。弟亦丈夫者流。慎勿以區區小件作狐疑也。臨行不及走別。悵悵。孤弟彥瑚稽顙。

王司馬毅振

蔡夫子巡居。吾儕當設一公席燒房。張長來言。云是夫子之意。弟思此舉亦斷不可少。昨已與謝門兄商之。云兼以祝壽實一舉兩便。乞年門兄處之。不盡。來翁年兄賜覽。小弟王毅復頓首。

郭明府昂

郭昂謹稟.昂自臥病以來.賤體虧損.元氣尚未平復.祗因家計單寒.帶病出遊.不意舟車又復勞頓.痔瘡痛楚.日夜呻吟.氣息懨懨.醫藥無效.本擬初九日叩辭.蒙老夫子注留殷殷.不敢遽.次至初十日午後大便時.忽然下血.不啻碗餘.昏臥榻上.衣被盡赤.登程半夜不止.奇痛刺心.莫知所措.昂竊自揣.恐非佳兆.想本薄福之人.不應過叨知遇.昂之命運.何一至此乎.因念離家之日.兒女棉絮不周.妻子饘粥莫繼.留於家者.僅支半月.充行裝者.未滿十金.內外關心.貧病交集.於此時也.即欲大度排遣.有不可得者矣.昂非不諒老夫子權使苦差.兼多賠費.然而窮兒女有苦莫訴.若不向慈父母痛哭陳之.則將誰告耶.在慈父母之心.雖或憎其絮聒.亦必轉而憐念也.倘得藉此調養.病痛霍然而愈.生我成我.圖報當必有日.即或不能邀天之幸.終以貧病而廢.陶淵明所謂冥報以相貽.亦自有不爽者.昂今急欲返舍.旦夕必行.若明日疼痛稍止.尤必勉叩階前.以謝明德.否則忍痛登舟.取便而返.惟有稽首翹謝而已.先此布告.臨行再爲上聞.附有懇者.昂有一弟.繼嗣寒族.家貧不偶.讀書未成.即老夫子處.有贊禮劄付.倘蒙見惠一紙.俾得了其終身.是亦附於門牆之末也.不盡欲言.臨楮翹切.

郭昂謹稟.老夫子台鑒.昂一介寒流.蒙老夫子知遇之恩.千載一時.銜花結草.自矢生平.而福命舛薄.得此奇窮極苦之缺.去秋藉此.方得出都.抵任以來.士儆民頑.靡所措手.額糧二萬有奇.每歲逋欠十分之一.存公全截.一毫無可通融.而又迫於功令.不得不借貸起解.公私逋負.如水益深.兼之材短勢孤.汨沒苦海中.未知稅駕也.門牆之下.久疎問候.側聞特簡銓曹.私心忻忭.而賀忱莫展.轉貸逾時.亦尚缺焉未報.負疚如山.靡敢即安.乃蒙慈鑒.遠辱手筆.恕之教之.高天厚地.非尋常師弟之誼所可方其萬一者.昂惟有感泣而已.孟邑僻在深山.不通孔道.儻使則力所未能.使鴻又不易.有適崔門人從此入都.敬候函丈.一椷寸緘.稍見依戀之私.至於晉中上臺.辟滋相待頗優.外此不無危疑之處.有可以爲昂地者.乞老夫子留意焉.種種積忱.容俟深秋.再圖報稱.伏冀鑒原.昂臨稟可勝悚切之至.

孫侍郎在豐

自春明拜送繡幰南行.依戀之私.旌旆同馳.雖仰斗瞻雲.未足寫其勢積也.悲惟老夫子榮任以來.道脈清勝.諸事多福.慚耤慚耤.在豐以散材而逢匠石.斧斤所加.欲使成器.在夫子聲名.自溢出韓歐二公之上.小子何人.亦同李翺蘇軾之遇.其明榮非分.良異於尋常萬萬矣.寸草春暉.何由報答.惟是力行困學.期於無負宮牆.而基薄墻高.汲深綆短.常恐不克負荷.如何如何.在豐於季夏之八日進館.入則有受書問字之勞.出則有貸存索米之苦.獨居顧影.形神俱瘁.兼之函丈遙天.指南無自.茫茫塵海.深以阻越爲憂.必得老夫子錫以箴誨.示之周行.或不致迷惘無從耳.伏冀俯念朽材.無忘葑菲.倘遇便鴻.時賜郵寄.天上福音.不啻親承風旨矣.秋高露白時.家君尚容管謁.謹門.謝生成大德.以申御李之懷.先於郵報中肅函稟候.臨啓不勝翹依之至.孫在豐載頓首.

寥遂函丈.自春徂秋.翹首程門.時切淵惆仰止之想.日承老夫子手示.得悉近祉清和.私心忻忭.但以餘

牘一册.畢魁爲發.他江課額.致廑清思.捧讀一過.不勝依結.所可慰藉者.恃老夫子鴻福所庇.自然秋將午至.可荷天休.以裨國計.幸勿以一時課額焦勞也.豐自數月以來.夙興夜寐.期於無負生成.自分庸沈鈍質.才短學疎.謬廁清班.撫躬惶悚.每思古人讀書立業.輒期努力自愛.但恐愚昧無知.不克進步.蒙老夫子不棄朽材.賜之教誨.真字字金石.頓然開拓心胸.故不啻書紳佩服.朝夕勿諼.長安習俗移人.深可戒者.況在冷署冰寒之地.惟有甘淡泊.耐勤苦.力行困學.庶幾勿墜隕越.若稍有縱逸.不第喪名.亦且伐性.自當遵夫子之訓.必不敢出此也.葭蒼露白.極目南雲.惟望天上福音.時時郵寄.不啻親承提命矣.夢錫當然三門生處.當肅將管旨.來人行促.不盡縷私.臨稟曷勝瞻依之至.孫在豐載頓首.

老夫子鶴駐武林.門人誼應陪侍函丈.乃以俗冗.數時返棹.心甚不安.綠暗紅稀.春光漸老.茗香風味.猶可及時覽勝.盤前崇候老夫子命駕.門人護猶徑鶴蹤也.此稟未盡.門人在豐頓首.

絳帳南來.湖山生色.獨是門人治裝匆遽.種種疎節.未得時時隨侍.負罪惶愧.惟恃老夫子大人慈照.曲賜垂宥也.清秋爽氣.師駕臨吾家.駐於郡城敝處.捐綏以候.門人初八日長行矣.舟過任城.當躬趨至闕里.叩候太師母大人師母大人萬安也.舟次留稟.不盡願言.門人名正肅.

昨歲仲冬之望.敬接老夫子手示.知絳帷暫駐維揚.即臨虎阜.隨於臘月之朔.先嵩人在蘇候信.侯師駕一到吳門.即拉全鴻門人.前驅負弩.候至望間.未得確音.至除夕信來.始知賜從過蘇.於婁東署中度歲.獻歲即欲鼓棹叩謁.因月內每有萬不得已之應酬.須至月初.乃得出門.昨托徐彥和先爲致稟.推期老夫子慈照.二月上旬.門人遂赴蘇臺.趨至婁東.晉叩函丈.未審尊駕.尚駐婁東.抑至金閶.皆當畢也.肅此稟候萬福.食物不腆.奉之從者.并乞慈鑒哂存.臨稟悚息.門人名正肅.

命使遠臨.叩讀老夫子手示.具詢太師母大人起居萬安.老夫子孝履清和.師母世兄.並獲安吉.深慰依依.去秋苦次荒迷.不能創駕前赴太夫子靈几.僅遣价馳奠.北望搏顙.中心負疚.如何可言.繼蒙老夫子回示.知於仲冬舉襄事.其時亦爲先慈營塋.不得趨事執紼.又無羽使.未由寄將寸衷.罪戾至今.寤寐靡寧也.先慈於正月元旦歸窆.諸事荒率.動不如禮.并不敢以其鄙.冀抱無涯之戚也.伏承賜奠.賜以鴻章.謹對使百叩.敬薦几筵.家嚴仰藉福庇.幸健飯如常.昆弟子舍.聊奉菽水歡.回思世途險網.不啻冷若寒灰.第君恩師誼.高厚未酬.恐亦不堪鞭策.倘望老夫子示以渠誨也.明歲專候絳帳南來.隨侍左右.罄寫悃愫.門人屢次無狀.杜門掃跡.久已不出戶庭.近於小祥後.至吳門謝弔.寓邸捧接台函.旅次荒涼.緊使者.附呈武稱.伏惟照存.別諭趙姓.即許囑當事照拂.祇請復謝.臨稟惶悚感切之至.制孫在豐稽首.

余進士崇祚

余崇祚謹稟.老夫子臺座.前崇祚自庚戌之秋.睽違函丈.倏閱十度星霜.遙聞夫子.純嘏大錫.道德日崇.可勝忭慰.癸丑舍弟公車回.獲捧琅玕.如親提命.歸後鄉園氛擾.里道梗阻.久疎音問.迨戊午初春.作征都門.始悉老夫子謝禮回里.未遑躬候.抱歉殊深.茲以鼎選.留滯燕邸.萬里萍踪.蕭然羈旅.尚未知所稅駕.惟冀夫子超晉崇階.爲之指南耳.邇聞仲樹張門兄.道及老夫子指日榮補.不次之擢.拭目可俟.頃函

張子赴任入覲。順道歸里。特為薦函。上候萬福。臨箋曷任瞻馳。忠祚再頓首箋。

顧二棨 僉卷

恭謁老師座下。辛亥迄今。倏逾三載。客歲曾布手奏一緘。附致同學袁向若先生。轉達函丈。以少申謝悃。諒蒙鑒照。不敢再費嗣欲。緘候又自揣一介故吾。無以上答高厚。提攜清殿。輒為中止。然而嚮往之私。誠結於中不能自已。故自外乎。伏念風會維新。帖括一道。駸駸乎日趨於古。曾蘇庚戌兩宮。師臺力任起衰。諸鉅公又從而聽之。一時閎罷煥然復古。遂爲三十年中之所僅見。是以子丑兩科。相繼迭盛。不可謂非斯文之大幸也。以愚揆之。今日者猶有文行本末之說。所當亟爲講究者。備夫六經四子之書。所以明道也。道明於上。則教化興。道明於下。則人心正。教化興。人心正。而太和在宇宙間矣。迨道德流爲文字。其間風氣之升降。有難以悉舉者。而惟好古學道之士。必欲起而維持之。何也。其所言者。皆其所行者也。不然史漢之風神。八家之論說。苟以材智自擅者。莫不發憤爲雄。窮年矻矻。以求快夫胸臆。而究其所至。亦足以自名一家。第考諸踐履。寡當焉。蓋徒務乎其末。而本之不立故也。至若鄙棄功利之私。滌蕩虛浮之習。一切邪說小慧。與訓詁記誦之陋。俱不足以溺之。而奮然振拔於流俗之中。惟以躬行心得者。發明聖賢之蘊。此其志非猶夫人之志。其業非猶夫人之業可知也。求之當世。不知誠有其人焉否歟。使有之。則其修辭立誠。敦本積行。所關於風教者。爲何如乎。愚知師臺興起大化。扶進人倫。未有不樂得其人。以與之朝夕者也。二棨蓋竊有志於此。而恐恐乎愧所學之不克逮焉。雖漸靡仰及。亦歷有年所。而龍江一謁。未罄心期。乃荷師臺。一旦收而登之門牆之列。稱隆遇矣。夫豈易遘者哉。𥨊非有夙昔之雅。偕諸生平。則其爲人之賢不肖。固未之知也。而二棨又不欲急急自鳴其志之所存。而師臺拂拭勸懲。加於等倫者。意謂其人之可以有造。以庶幾適道之一日耶。抑二棨之所遇者。猶在形跡之間。而師臺之所鑒者。已在意言之表乎。棨每於平昔反求之際。自念功利之私。何以勝禳之必盡。虛浮之習。何以蕩滌之無餘。邪說之不敢邀聞。小慧之未能悉忘。訓詁記誦之結習。未易旦夕之畢化。則躬行心得者。未可以自信而自安也。是非躬承聖緒者。提命於前。無繇遂矣。今者幸遇師臺。宏克復之世學。明博約之心傳。進小子而拔之。以底於明道之歸。此自昭代所希有。而先聖人以後二千餘年。振興絕學之一日也。因不揣固陋。敬布愚衷。伏懇師臺賜以明訓。備以條章。二棨雖昧劣。敢不殫力奮志。冀無負於師臺之厚期也。茲有神鉢近選上呈法鑒。其中甘苦所歷。已於前譜稱一露之。不審有當與否。祈公餘之暇。間賜斧削。俾小子知所從事爲禱。近聞內院熊先生。昌明斯道。振起末學。必與師臺夙有宮商之應。其語言文字。流播左右者。幷祈賜觀一二。以慰想慕。以襄志學。何如。臨楮可勝悚惶翹切之至。璧翁孔先生。季翁老先生。祈叱名一候。不敢另啓。拜懇。門人顧二棨百拜。

張贊善烈

門生汪琰之質。譾蒙暨恩。出於意外。實皆吾夫子餘庇也。史事重大。學識雖固。深望夫子。時時指示之。俾勿貽譏千古。則至幸也。河間大節。乞夫子備錄顛末見示。試卷幷彭年兄卷呈覽。迎難而出於倉卒。門生

僅能切題。殊乏藻麗。恐未可令人見也。詩文向無刻集。今似必不可少。謹略抄數首。敬求夫子刪正。倘有可存。乞夫子即賜弁言爲重。如不足問世。亦候夫子直教。不復敢災梨棗矣。顒望教言。不勝翹切。伏候太師母師母世兄閤宅全福。未將欲言。

拜別函丈。倏已年餘。太夫子寢疾之事。莫克躬親負土。罪戾已多。又不能一介專馳。代叩階下。依依南望。徒增瞻思。邇自門生相要。正復耑函恭候。乃忽蒙師諭遙頒。服服垂問。拜讀之際。感媿交幷。因詳諗老師台履。太師母師母世兄。闔府全祉。私懇下懷。非言辭所能盡也。門生拙滯如故。絕望通顯。今七月十八日服闋。計驗到之日。居前者不啻百餘人。萬無補理。雖然鋼盛世。不能無慨於中。然竊念古者爲己之學。缺陷良多。應無暇較計榮枯也。春間荷任楊兩先生疏薦。出之意外。揣分難當。今都催甚迫。門生尚在制內。不能赴。與徵典。即使考在制外。詩賦素非所長。今方含田芸田。全無據舉。尚不能得當。門生年五十七矣。非復馳逐風塵之時。念服除後。惟有編蓬環堵。鼓琴而詠先王之風。此不禁人自爲之者。勿爲不肖以還宮牆羞。卽所以仰報造就恩者。尚望夫子指示教戒之也。恪具不腆。藉手拜獻。無足齒及。伏祈老師孝嚴清勝。未一。

世妹遽罹此變。慘切之極。卽欲趨庭悲慰。阻雨遲遲。罪也。若中尚望老夫子寬解自重是祝。俸爲祭用綾帳。稱泉湖待贈孺人李家姊亡女之靈。此兩項似無可易。至主祭者名。似止宜老夫子舉世兄。而祖母暨母哀意。其於文內不必列稱於前。京俗有內香另爲一帳。列書某氏。雜懸衆帳之內。非若紳禮也。若師伯可列老夫子之前。而祭文仍夫子自語。固無礙也。草略無當。惟裁擇諸。釜門生薄奠。亦在二三日內附此奠知。烈再頓首。

正月內。四師叔惠顧敝齋。捧讀賜札。知老夫子闔宅納祉。不勝欣慰。門生試事。尚未有期。春來病餘。蓋積勞所致。今少愈。尚弱。求能舉事足矣。不敢有他望也。小兒偶倖鄉闈。荷夫子骨肉至愛。寵溢燕詞。雖烈私心。亦亟望焉。但恐德薄福淺。未知能仰副至意否耳。不腆一屆遙祝。岳降犧袞之羅。質獻於心。祇卷六冊。敬呈夫子教示。並呈師伯師叔世兄教。小兒受知於孫貞子。父母甚切。皆謂庵有方焉。今房則陳椒峯行人也。並附以聞。臨池曷勝翹企。烈再頓首。

伏惟老夫子。不以烈爲不足教。示以著書。俾之參閱。烈反覆尋繹。聞所未聞。精詳慎重。異乎世之汎爲著述者。雖過邇。不惟遠過近代文人。而末篇攻闢異端。究極原委。即歐公本論。有不能及。然夫子非爲文也。爲明道也。道在詩書。患在不著不察。守訓詁以沒聰明。讀斯編者。如瞶聾發蒙。使之豁然而顧。庶幾新智日生。於聖道有所省入乎。其以嘉惠後學甚厚。顧其中最大節目。惟格物二字。而烈之愚闇。尚有未能遽慊於心者。誠以程朱立說。皆沉酣出入。躬行心得。數十年而後灼見無疑者。其言平實精確。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易。蓋聖學攸關。非徒爭文義也。自宋元以下。學者習深勇沉。無鼓及近似二夫子者。夫學力不及什一。而一旦欲易其說。是以心悸而不敢出也。先惟精後惟一。先擇善後固執。萬古聖學。止此定本。倘謂窮理之先。又在去私克己。似仍是誠意之事。而所謂虛能生明。鑑物不爽。又似心正以後時矣。至於上

增竊字.下增理字.陽明曾有是言.夫釋經之法.上增一字.下增一字者多多矣.可勝譏乎.卽曰格去物累.不上增一去字.下增一累字乎.然此猶就文義論也.實就聖學體之.則聞見擇識.學問思辨.卽孔門最先從入之功.未可謂窮理之先.又有扞去物累一節也.勿之易滯不化如此.惟夫子有以救之.其他字句訓釋異同.似無關大道.竊意前人非不見及.特擇而不用耳.而烈更有隱憂焉.明代前百五十年.天下無敢非議朱註者.其時繩矩嚴而士心樸.天下賴以治平.及陽明發難.迨程五六十年至萬曆之世.人人操戈以向朱子.輒翻無完膚.今迴觀其時.人心世道何如哉.天下淪胥以亡.由學術裂而人心壞也.我朝乙未戊戌以後.天下始復崇朱註.如撥雲霧而睹日開.翠遊乎蕩平正直之途也.奈學者不能深識力行.而時務和合朱陸.以資口談.或兩是之.或兩非之.正學之不能赫赫中天也.殆未知所終.當是時發明表章之不暇.而又從而指摘之.愚心竊慨惕焉.恐不辨識者.失夫子虛衷訂證之意.而競以非薄前人爲事.將議論紛紛.復如向日之所爲.如之何其可歟.且萬曆以來.學者姑怨一孔子.而於孟子切切勸勵好焉.竊歎孟子教世大指.如夫子所論首章.功不在禹下者.學者胡弗表章發明.服膺而施行之.至一二疑端.不以辭害意.姑闕之可也.伏讀伐齊樵廠二論.深識遠見.孟子無以應矣.而愚心又側側然以爲父母語意未周.子且反覆而辯詰焉.使父默然無以應.恐子未可以稱快.而反有大不安於心也.夫子幸惠教.弟子何敢妄言.擬夫子欲明道也.虛懷再四.以能問於不能.故敢布其所疑.附事師無隱之義.覬夫子詳教之.門人烈再頓首.

烈鄙妄無似.老夫子不卽棄其愚.而諄諄申藹之.飄颻再三.眞如坐春風中.始覺聖道之廣大.而身己守殘者之不足以語學也.從此從容紬繹.倘因夫子之至教.以略有所窺.凡有可請益於夫子者.仍望始終開示之.生平佩服無既矣.先此申謝.伏冀俯垂鑒悉不宣.門人烈再頓首.

馮中書遊龍

馮遊龍謹稟.夫子大人台發.自離左右.又兩月有奇矣.因小抄.知夫子假臨三衢.未知何日.台旌東返也.遊龍貧病杜門.雖志希顏甄陋巷.殆將終身.不敢學昌黎頻上執政之書.意欲師虞卿稍作白蝦之喜.倘天假之緣.若得集成.亦可稍慰夫子知遇於萬一.但歷遭荒旱.又値軍興頗賦之時.閱讀劉炫王孝籍諸君子.立大隋之朝.文章名聲.焯焯一代.猶未敢忘輸稅之苦.況於么微乎.但蝸舍悲涼.調豬肝之難日.駒隙迅疾.數且沒於何年.生當盛世.聖天子每飯不忘班馬.布衣皆賜金魚.遊龍獨爲崔亭伯之不遇.焉敬通之無命.此所以顧瞻形影.而悲從中來者也.嘗聞窮則呼天.病則呼父.夫子.遊之天與父也.能不悲焉而呼也.自庚戌及門中思之.孫子驅騁於天衢.白子得人於閩海.張子還步於玉堂.其他居李諸子.分符於花縣.其間不幸遭逝者二人矣.遊龍上不能備詩華綱闥之選.下不得民社簿書之榮.獨向硯.與死何殊乎.而近且數十口之米鹽.四五載之逋負.對此空衙.慮不落淚.惟夫子之前.遊龍敢述其苦.況他人之側.不言.非不能言.言之無益.非唯無益.恐亦如柳子厚之言告冠者.詫其爲與我無與也.嘉禾陸年兄諱袁英.向寓粵東.今赴京候補.甚仰夫子.囑遊先容.以贊龍門.惟夫子剪拂.使其長鳴.遊龍沾榮矣.

外詩兩章附上.鄉已得佳者.月初當上.遊龍稟.

馮遊龍稟.夫子大人台發.遊龍兩附稟函.想應登前矣.十一月初.有浙中紀友.傳台命.促遊入都.深荷大地父母之恩.但遊蹉平之後.資斧無出.不得已上命稽.又垂需而返.今在萬分拮据.但若中技.況夫子所悉.一二親友.皆於加納時相累.今難再啓齒.此種苦情前二稟所未及也.茲因汁勝翁先生之便.再致稟候.于公治苕十七載.善政難罄.卽如寅卯之間.粥撫甲冑.掃滅萑苻.以活窮黎者千萬戶.口碑如一.今來代覲.必謁夫子.伏唯多方噓植.幷吾鄉大老.亦望夫子使階時及之.遊爲千萬戶起見.非阿私也.又歸安何紫翁父母.治邑十載.淸風飮水.後當協亂.催字兼勞.其才其守.夫子在苕.固所目擊.況歸安自天朝定鼎以來.從無陞遷一人.何公之賢良.公道不泯.已報擬內轉.乃以好音忮移.以因公之過.計典波累.雖公論在人.尤望夫子主持終始.俾廉吏可爲.循賢不枉.亦非一官起見也.外附揚稿兩册.先呈台閱.因未鋟事.魚家多冗.集成再奉師席.遊龍論史.自遷固至五代歐鈔.已成二千餘論.目下正論趙宋.朝廷設館史館.若論上下百代.亦堪一助.惜蟻木朽枝.無先容者.此卞和所以抱玉而泣也.夫子其莞爾一笑否.人春拮据就道.以展立雪.臨稟激切之至.遊龍敬稟.

馮遊龍敬稟.夫子大人恩台.遊龍於前冬荷夫子使命之至.愧恨欲絕.其苦情.知使者悉之台左矣.昨冬閱報.抵吳中.卽擬走謁.至新正三日.孫門生平札云.夫子維揚度歲.須二十日.道兒到蘇.恭迎未得確耗.小僕走崑山徐査翁年兄處偵詢.方知夫子行館在崑.又云夫子不日到敝郡.之敝省三竺六橋之間拱候仙舟.又恐夫子久逗茸城.先遣小僕上叩左右.若夫子果至武林.遊飛棹立至.惟夫子論以的期.感戚.荒芹不腆.登之剔稿.十年家貧.種種悲涼.雖夫子亮之.然中心如焚也.遊龍臨稟激切.遊龍拜稟.

張明府爲煥

舟行後.風甚烈.深切懸念.舟子歸.知於申刻到茸.甚慰.稔接老夫子手論.知旌旆將指上洋.聞主人厭多情.且有張太夫子在彼.遊道定佳.可預卜也.吳門之行.似不宜遲.但聞撫軍巳公出.姑候回署日.逕往可耳.老夫子恩重如山.每承肝鬲教言.等於骨肉.私心感激.爲寐以之.日者更荷垂念老行.多方區畫.天高地厚.有非言詞所能鳴謝萬一者.此間倘有可圖.當飛信奉聞.祇恐機緣難定耳.花期想在月杪.顧候老夫子爺裝.當掃徑以待也.劉公札.巳從紫翁閱過.併繳到.謹此附稟.秋惟慈鑒不宣.

小价歸.拜讀老夫子手論.勤勤懇懇.不啻耳提面命之.謹鏤心版.夙夜佩服.更承而賜惓念.於大夫子處.特賜照庇.與所謂大德難酬.因知所報者也.爲煥於十一日北發.匆匆就途.弗獲辭候老夫子旌旆.面申別中心戀慕.悵怏無巳.李周兩先生在荒園.種種疎簡.負罪良多.或侍老夫子.願莅.不深督過耳.爲煥自蒙恩知遇以後.敬守祖父家訓.兢兢修飭.祗礪廉隅.館粥守貧.固其常分.往者竊不自揣.竭蹶拮納.叢室如洗.此番治行.百計告貸.十無一應.草草拮据.內顧徬徨.有所未暇計也.老夫子生成厚恩.如天如地.仰承明訓.永矢勿諼.將來倘得稅駕之地.自當勉策駑鈍.益自敕淪.以副老夫子厚望盛心.或亦仰報知遇之一端也.老夫子赴都.諒亦不遠.爾時倘可隨侍函丈.親承音旨.遂沐虛襃.正自無窮.百凡款惟存

注。綣切綣切。與門諸當事。鼎亭舍親。已曾致過。此遊亦未宜遲也。舟次附寄。不盡瞻依。

單使至。知老夫子問渡虎林。柳洲亭畔。天竺峯頭。佳勝無限。盡入奚囊矣。爲煥深觸鹿鹿。弗獲追隨杖履。然時時瞻念。輒爲神往不置也。荒園紫藤正放。敬候老夫子飛棹見過。少供清賞。佇切佇切。近者接得敝同年一札。知敢授已有成說。爲煥卜於次月初二北行。本擬躬叩龍門。拜別就道。而治裝匆遽。未遂瞻依。懸懸此心。可勝縈結。倘老夫子即返棲江。恭聆提命。因所深願。如以俗冗未暇。惟望老夫子曲賜指南。凡可爲之地者。仰祈殫心籌畫。多惠數函。俾得邀遇覆。始終皆生成之賜矣。聞郭子齊河一缺。頗爲不佳。薊豪老夫子而爲轉移之計。恐未必有濟也。如何如何。壬子旋里。將及數天。知咫尺台旌。瞻仰殊切。翦下懇髮就任。想爾時當謁竹謁耳。肅此叩候。特遣小价泥首。伏祈迅惠德音。翹綣翹綣。臨風遙企。曷任依依。

顏氏家藏尺牘卷四

白處士夢鼎

昨承跟教。聞所未聞。敬謝敬謝。古文詩歌。海內傳誦。大抵勝於才者屈於學。勝於學者屈於才。兩者交譏。惟我老師臺以高明峻偉之才。效温厚和平之學。北地濟南。兼而有之。近今未有也。不肖窮愁失志。門當涉獵於此。然無才無學。又以遭逢不偶。抱愧良深。頃獲近大君子之教。自幸得師。而入春以來。貧病交作。困頓無狀。欲執經朝夕。未能也。頃不得已。欲遊吳下。向一二故人乞米。自念賤士。誰可告語。故懇老師臺大賜一二。或不致途窮之歎。如北關長輿。想可多方接引耳。至於三吳遺家。近承龍門十八人爲楷模。自當布之國門。傳之百世。惟祈大老師行卷多賜數篇。以爲風氣倡也。東裝匆匆。尚候台兩明孟發舟江山。有懷臨楮瞻切。江寧郡志板藏府庫中。希向太尊索之。幷爲舍弟上致。兒姪輩小試。伏惟照拂。不宣。浙江新舉使者。懇賜一函。荷德不淺。門下晚生夢鼎再頓首。

夢鼎頓首頓首再拜。老師臺閣下。自離江邦別。走江淮今七年矣。未敢修尺素。通慇勤。上候左右。緣愧賤之士。不得志於時。甘心窮餓。無敢復言天下之事。儻當世之知。然知己感恩。時時仰望風采。諷誦訓勵。無刻不依依老師臺左右也。舍姪居鄉試。同敬聞垂問。不肖何人。行能無所表見於世。猶蒙大君子不棄。爵耶。存之夾脩中。感念天高地厚。與山俱高。與江俱永也。私念章句之學。倘可邀過有司。即執鞭冀北。登堂稽首。一吐積衷。不謂困頓至此。茫茫宇宙。既賤且貧。且將老矣。誰可告語耶。已而思之。與其呼於不知己之前。自取侮辱。無寧籲於知己之前。以求救解耶。展轉再四。益深景仰。老師臺當代之人傑。吾黨之楷模也。翱翔金馬。傳播金石。振起古人。興勵來學。今者負用人之權。具知人之鑑。天下人才進退。無不持衡得當。以爲當世之用。即一能一技。俱在網羅布置之中。不肖鄙菲下士。苦性納污。素蒙大君子訓教。許以氣誼。接以文章。一旦棄之泥塗。聽其窮餓以老。與草木同腐朽。豈老師臺十年培植之意耶。韓子曰。未嘗求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況父母師保之前。何妨披瀝甘苦。求救水火也。夢鼎三十口待命於窮餓之子。又甚妻之喪未葬。兒女之婚未完。人情至此。其何以堪。舍弟輩。又以加納入都。百端拮据。自顧不暇。遂甘窮餓以死。實所不能甘心焉。敢求老師臺拔之泥沙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千里內外。或館或薦。引以一席。文字之學。尤所熟習。學使諸公。如山左兩浙中州。皆不肖有舊者。懇仰懇高之呼。得荷筆爲役。自食其力。以餘給家。自此借以敵畜。實可懽冀末路耳。臨楮曷勝惶恐悚仄待命之至。

前奉廉訓。始知會舉房書。京本原有禁約。歸過三山。見縣之國門者兩月餘矣。坊間諸選亂真。撫如江寧選本之甚。適年兄程諱化龍之弟見過。言同許子位年翁求宗伯公命來南。刊房書全本者也。前部示幷封面俱此兄攜來。且家喻戶曉。而買人射利。致硯公命如弁髦。所選庸惡不堪。兼之錯僞亂真。所關風教不小也。老師臺職掌邦教。當此起衰振敝之時。天下望風者衆。南國首善之地。不遵部禁。長此安窮。此斯文之轉機。世道人心之係關也。伏乞老師臺均票收取坊間僞本。出示禁約。並行府縣。申明部案。來諭。庶幾斯文有厚幸焉。若同門會墨之盛。無過老師臺本房。此天下有耳有目者。共聞共見。奈何諸本參差。如此耶。昨奉吳門舊刻升梓論。徐彥和文起俱遊部頒所選甚盛。若此間計由草之法。賡道嚴之同寄諸本俱係坊買倣本。非出其手。其中文字以僞亂真。不一而足。若不一爲研究。恐不可底止也。老師臺起八代之衰。砥中流之柱。名山國門。先哲後學。均賴楷模。伏冀留意幸甚。選目一二呈覽。全本必祈票行收取。一覽可知。又啓者。上元縣試案發。寒家子姪。無一與者。前蒙台諭。尤爲轉致。補入覆試。借光良多矣。幷謝。

白大理夢鼎

受業門生白夢鼎頓首謹上。老夫子座下。夫子家居讀禮。盡誠盡孝。殺升火改。倏忽三年。蕭門墻小子。謬當執經與事。緣鞅紫區區。京華旅食。東望孝雲。惟有翹企。頃捧尊手教。猶如耳提面命。自愧頑劣。何以仰承德意耶。讀太夫子傳與叢表。忠孝節烈。至性耿耿。生平視死生猶旦暮。則考終之日。能以談笑空死生。況夫子與諸夫子。人品文章。卓越當代。增前膝下。森局璠璵。作者述者。傳爲盛事。在太師母與夫子。偶泰亡之既痛。痛洪流之不返。而在太夫子降陟在天之靈。自顧瞻俯仰而無憾也。尤喜聞老阮亭文字。典實朴老。能不爲世俗之文。二君能自爲不朽。亦附太夫子以不朽矣。時事潤翻。日甚一日。夢鼎自返。趨趄嗞嗞。既無其才。又無其資。惟閉門株守。料理僕賃騎米。不遑寢處。何問其他。又所管江南一省。爲第二人。村潛河三人。揭帖每日二三尺。滿案以平日拙於逢迎。多方指摘。每揭一章未點。則此爲異事。以此日夜從事點鬼簿。簽名書押。惟刑部書吏之命是聽。夫子所謂無不悉聞者。想亦聞此耶。即如萬

舉一端。朝廷背右文。自是儒舉。而少司農謬以其名聞。雖甚不肖。亦嘗奮力。無負玆舉。無奈入春以來。會
當起凑。看稿日無停晷。加以熱雜猾獄。伺候大官。奔走苦憊。精力俱枯。竟不知筆墨爲何事矣。人命之薄。
莽非皆爲惡因所阻。奈何奈何。大江之衖。陰雨逝月。舉家數十口。嗷嗷無措。又催科之急。如雷如火。兒輩
乳臭。安能枝梧。每家報到。遂不敢開。亦不敢想。終日忽忽。如醉如夢。頃聞近京一帶。旱魃蘊隆。蝗亦間起。
告官告吏。到處皆然。贍爲發止。此其漸矣。夫子菉蔵中。亦念及此耶。太師母道履大安。師母道履大安。世
兄道履大安。求叱名道及。天氣亢而不舒。陽愆陰伏。萬惟夫子珍重。臨稟悚仄。外附其一絲。不敢言禮。仰
祈茹存。白夢鼐再頓首。

夢鼐百頓首。恭候老夫子閣下。萬福萬安。七月家報到。得悉興居佳勝。師母福履。世兄福履。百祥駢集。鼐
數千里外。爲舉手遙祝。又家兄與眉兄輩。時蒙提誨。推恩及烏。感切心骨。頃李長班到。傳聞買釣一項。大
費清心。前余太夫子所云。修船抵免之說。想成畫餅。長安諸當事前。鼐與余太夫子。極言離江之苦。大抵
必須督撫題明。部擬方有着落。恐亦難事。想祀宦自有主裁。不待贅也。七月之杪。羅浮張太夫子到京。一
見即訊夫子近狀。鼐已備陳。此差有名無實。非徒無益也。江寧彫敝異常。山川如故。自者阻秋。闈將時變。
鼐緣京華久滯。未克常侍軒車。俯今懷古。然中心搖搖。無時不馳座右。屈指歸期。當在菊放耳。拙稿發坊
選刻。諸座師如魏猳兩夫子。俱有弁言。王田兩夫子。草而未就。嵩望老夫子於公冗之暇。俯賜大序。俾瓦
釜亦可效黃鍾之響。制義倘與漢唐詩賦並傳。鼐亦庶幾附青雲以不朽矣。昔潰冒懇。家鄉水旱。數畝薄
產。俱已漂沒。眉兒乳臭。不敢啓齒。有可照拂。求老師多方贍植之。感荷鴻慈。總非筆墨所罄也。臨稟悚仄。
鼐百頓首。

前使者傳夫子台旨。夢鼐即往余太夫子。面訂一切。俱載前稟。想塵電矚。後又使者賫夫子手教。復往太
夫子處。云今歲原無等第。諸凡不煩清心。想使者先有稟帖到矣。鼐去歲奉命。典試八閩。未出京。閩撫有
疏。因海氛未靖。特請改期。但奉旨在前。不敢不行。方到貴鄉齊河。即聞撤回改期之信。緣部文未到。住齊
河五日。大雨如注。寸步不能出門。方晴而部檄已到。即日就道回京。一切行李。俱係借貸。至今債索盈門。
命之不猶。好事變成惡事。邸報中俱有。夫子想未見全抄耶。十月到京。又奉命同考武闈。與王阮老韓元
老同事。幸而各矢清白。不致決裂。武場近添部科磨勘。此亦奇事。頃部科就將上。幸明庇庶幾無事。目今
京察在即。又候御試。夢鼐自授廷評以後。江南一省。揭帖如山。又奔雜趨凑。日無暇晷。不知筆墨爲何事。
似此草率應考。不問知爲孫山矣。緣使者之便。附叩不次。統祈鑒宥。臨稟悚仄。夢鼐百頓首。

鼎承老夫子手教。知請祀之後。留心子史。風雅文章。當歸山阜矣。門生夢鼐。久在門墻。時親提誨。拜別以
後。一切荒疎。一緣衙門雜冗。精力消耗。一緣饑寒迫身。居者行者。內外無措。救死不贍。何言文事哉。惟望
老夫子軒車蚤到一日。庶幾奉侍在前。瞻仰得有仰止所。頃聞於桐老。頗有思歸侍從堂上之意。懸缺尚
多。一到可補。此時出遊。地方荒歉。恐非所宜。總不如乘時有爲之爲第一義也。顒切顒切。京察大典。想詳
使者口中。不敢贅。鈴曹兒在漢官。一等不過幾人。若家居而得上考。惟內陞一兩人。其餘俱平平也。夫子

望重。諸公推戴。故列一等之次爾。少司馬禮部科。骨肉關切可感也。太師母師母前。未修稟啓。肅候台安。
臨稟悚切。夢鼐百頓首。

端陽後一日。從令親孔老先生處。接夫子手教。知孝履清吉。又聞太師母安康如常。師母與世兄。俱和平
淸泰。甚爲欣慰。雖太老師終天之憾。苦塊煢煢。自不能已。然先王立教。不以死傷生。況太老師來時去順。
生榮死哀。在易謂之原始要終。在書謂之考終命。德望過於陳荀。子弟過於王謝。又何憾乎。惟願夫子以
禮節哀。上慰慈親。俯慰家衆。則太夫子於昭在天之靈。自爲含笑九京矣。念切念切。蒯索旋歲道。拜送路
傍。緣塊繫一官。未克遠送。後聞一路平坦。水陸俱順。正擬候候。而台翰自天。如弱侍函丈。面聆淸風也。適
見來論郭門生云云。此亦異常大變。隨走敝同年大鴻臚公。託其家報中轉致當事。又向吳北老細述其
詳。渠亦於邸抄中有字致撫提兩公矣。地方公道。久而自彰。晴霞明書。豈能久乎。礙縣發年兄。今之古人。
較之范縣。眞覺殊殊也。郭門生又因盜案掛誤。命也如何。緣孔使匆匆。草附數行。上呈記室。大先生前。不
及當候。求叱名道意。臨稟悚仄。夢鼐百頓首。

鼐抵邗上旬日矣。回首江南。遙瞻夫子公署。如在天半。可望不可即也。交代伊邇。百端齊集。夫子愼終
如始。自無毫髮遺憾。但鼐自懇遠出。未克稍效區區耳。目前節一人。仍願夫子留意。滿漢同事不同情。所
由來矣。鋤堂徐敬老。鼐鄉試同譜。極蒙栽培者再。但此地鹹味化爲淡味。即貴鄉舊撫軍劉石水先生。在
此多日。亦屬泛泛。況其他者。遊道之難。生命之薄。偏於鼐一人兼之。素性枯槁。從與阿堵爲讎。但舉家數
十口。嗷嗷無以爲生。索逋者戶外屨滿。而出門持鉢。復爾邅屯。此等苦情。惟我夫子前。迺敢告之。其他富
貴人。不與之言。言亦無益也。張太夫子告病歸。惜少宰夫子。尚未出京。此撫軍劉先生之路。邗上去金
陵衣帶水。片帆可到。如有見論。或呼兒眉嘱之。朝發夕至也。臨稟馳切。夢鼐百頓首。

仰體夫子公務殷繁。不敢過瀆座右。兼以陰雨積旬。咫尺就門。如在天上。前者面陳。即欲渡江。又以家累
過多。居者行者。無以爲資。遂至今日。迺登舟望蕪城矣。告關交代。想在四月望之前後。鼐當歸趨謁侍
聆誨教也。經筵初開。益都太夫子。首講大學聖經。高念老。沈繹老。俱賦詩上頌。衆人事事右文。而鼐以裘
葛之身。不克致青雲之路。所望益上諸君子。力爲薦揚。古人急於效用。而恥於自媒。夫子回京時。一言九
鼎。倘得側名小臣之末。生成之恩。皆出宏造。太夫子與海豐夫子。俱祈鼎致。合肥夫子衙門。時時共事。又
不待懇矣。螺浮太夫子。與鼐桴鼓之契。非一日。且薦賢愛才。出自太夫子夙心。孫蓉翁之接引後學。其手
援鼐。總在夫子懇致區區耳。理學詩賦。一時鴻文大開。凡一長一技。俱可效迹漢唐故事可考也。夫子其
有以教我。冒昧草陳。惟祈密之。勿使他人見也。登舟伏舷。不次。臨稟悚仄。夢鼐百頓首。

蕪城之去金陵。一葦可航。而鼐以餬口四方。遂至暌違函丈。如許其久。覩古人立雪賢鏡。千里負笈者。其
雲泥之不相及也。頃聞夫子還朝伊邇。從茲山川綿邈。道範遙深。擬當日侍座右。兼祖餞道旁。倘不克子
弟服依之誼。不意歸病陡發。不敢御風。輾轉旅次。進退爲艱。遙望師旌。惟有神馳。倘青翰尙不即解纜。鼐
從陸道馳歸。拜送江干。若追隨不及。惟於邗江水湄。趨承誨訓也。臨稟不勝悚仄。貴鄉舊撫軍劉子延先

生。曾少宰中裘兄弟。太常孫詐老同門密友。偶爲廣陵之游。賜顧致聲夫子前。兼問江家與父母。便中尖子幽及之子老雅望夙著。想與父母所必照應者也。夢龍百叩。

初三日冒熱向上谷做乞兒。人生至此。誠可悲歎。然回首楚豫一帶。烽火無家。此又天上矣。數日後便可追陪函丈。見孫門生求以前所留粗樣家伙。暫借開發。將來一一繳還。其京師所用小船。自然留下。併瞞之。亦暫借一月。七八月糧船到。自己一船附載而來。亦併繳還。部中大抵無他。倘有必到之事。夫子論寺中守房人。自可晨夜趕至保郡矣。臨楮依切。夢龍百叩。

竊從火窟中。方下塞驢。不克摳衣侍側。函丈部中何日截缺。求詳示。路上中暑。此刻正在詩醫服藥。喘息稍定。即走候宮墻面聆一切。王輔臣投誠果否。傳聞紛紛。併求示。薄命之人。因窮冒熱。因熱生病。究覺尤無救於窮。只可向夫子言。不敢爲他人道也。夢龍百頓首。

今早趨謁。值公出。昨承命。燈下即草成稿。但題目平常。自序處不敢多。多則於文體不大合。末後引蘇軾數語。其中恐有訛謬。須將蘇文進陸贄劄子中對之。因皆卷久發回寺中。無一卷故也。孔年兄謹瀆老成須要削過。惟夫子大筆剛之。龍百頓首。

昏候夫子函丈後。偶臥山寺。迷悶不知所措。此時惟有新推閣中督撫。可以容術題疏。而四顧岑寂。無有手援者。不知夫子能爲拯溺否。或與屺瞻商之可乎。途窮之呼。諳不擇音。惟夫子酌益之。前屺瞻碑文其序事宏亮典重。與孟堅齊驅。其頌高視闊步。英偉不常。韓蘇之亞。不意其古學進步至此。夫子見之。當爲不寐也。少宰推屺瞻之意甚爲殷切。或煩屺瞻再以此諷之。何如。日來側瀆渠病死。果爾則淌平有日。但無如此生淹蹇。無能側身士大夫之林。奈何奈何。冒昧妄瀆。不勝悚仄。受業門人百叩。

白處士眉

昨承教誨。如在暗地忽見大光明也。歸來檢得史記抄。適鹿門先生手評。頗堪玩索。孫山人一册。亦隱士上乘。時旬兩補。愧未裝飾。蓋因台命急需故耳。家伯確於明日登舟。嚴太老師慨允北新一札。求椽筆即揮。隨付來价。高厚豈係家伯頂戴耶。容面謝不一。門下晚學生白眉百頓首。

京　俟考

所寫牌扁。想即舜老及年翁寫者。將來牌扁正多。今以年翁在內贊勢。又專委弟協同督寫。故不得復入內直。設本當必更置一人也。特此敬復。倘容面謝。小弟京頓首。

弟奉堂論。亦擬寫牌扁。暨雖內直。諸惟年翁贊勢。少遲當再追隨年翁也。特此馳佈。容晤謝不一。京弟頓首。

寓齋兩閱。過擾行廚。敬謝。承惠大集。歸來翦兩燭。始能卒業。真如見嵩山滄海。覺前民之陵塔島嶼。皆不足名山水矣。拜服拜服。小照呈覽。倘荷不棄。錫之數言。用賦歸歟。可免案澀也。家乘二種附上。諸容晤悉不一。宿將顏老先生。年塞晚弟貞九頓。

均　俟考

十三日弟至婁中。奉賀新禧。不得相見。悵甚悵甚。二十五至崑山。二十六七可遂奉聞。快讀近作矣。敬此先聞。上樂園先生吾師。弟均頓首。

昨諸公苦拉留在南老寓中。且有平山堂之游。故不果趨教。飲酒不順倘皆期。狂奴故態。慕先生不罪也。

夜來感冒風寒。身酸腳軟。今日將息一日。明日乃就教。快讀大作也。暫此復聞。多碑刻幸爲稍留一本見惠。感感。外舍家訓二本奉復。教小弟均頓首。

家累柔人。不得相從於金焦北固之間。殊爲悵悵。隨流高詠。徒想謝將軍風致耳。承命至金陵。即促汝老皆之。初旬持至吳門也。雨雪增寒。萬惟珍重。扶老賜箋致謝。小弟均頓首。

國猶　俟考

昨蒙高軒枉顧。以有事學宮。未獲伺候。負愧良多。亟欲叩首崇階。聞前旌將發。忡茲預冒。謹列賤名。走役代爲九頓。萬惟慈宥。附小刻塵覽。亦以拙工小技。得荷斧繩於當代宗工。甚欣慕耳。臨楮神悚。小弟國猶拜手。

阮處士溶

家有危病之人。雖萬一可救。亦不能無餌藥之費。不識先生可以少那。俟月杪或有所送。隨即奉報。不一。是懇是懇。修翁先生大人。學弟溶頓首。

別後連日苦甚。以家有病人。而客囊如洗也。用是欲卒業不到之苦。而亦匆匆不克如願。雖妄識數則。略無當於高深也。承命覆返文中子心醉六經。終有日耳。初八日不得已一字。附上。倘蒙矜念乎。不敢強也。修翁先生。弟溶頓首。

清　俟考

新正未及面頌。承招極欲領教。奈明午有內嫂之席。萬不能辭。恐往返不及。隨情已心醉矣。謝謝。同郡范年兄諱繼施。以小恙尚未過堂。前曾荷留神。不識㮺子上已註到否。抑另日補到也。乞即詳示爲感。修老年道兄大人。小弟清頓首。

前依掖來及踵謝爲歉。統中王山長諱愷。係老名宿也。因就廣文。即于任所迎文。赴銓部。移咨貴部。未經過堂。昨聞湖廣部司册內無名。恐未便入場。乞年兄鼎力主持。即致曾老先生。務令進試。倘須同鄉印結。不妨示下。以圖萬全也。顒候回音。切懇切懇。弟清頓首。

程處士林

拙稿污案已久。供噴飯多矣。千乞即擲來手。倘容面悉種種。遜翁老年翁大人。小弟棠來頓首。

□胤談　俟考

椽筆已光蓬介。愛敬之誠。未能已已。謹再呈上二紙。乞即將瓶齋二字。并舒衡齡益仕致短長賜下。感何如之。修翁老年先生。小弟胤談頓首。

余相國佺遺

長夏維椽璠華。深荷垂注。同心之雅。夢想時勞。乃未得尚隨尺素。寄問音塵。案牘紛繁。勞勞少暇。知能諒其冗劇也。登曹後邊。較復無稽延之歎。得教知即當發轉。殊以爲慰。至若世人自異。徐公自常。但深以夙夜之心。矢之靖共之節。正不必問之時勢。生之在此。不獨得失去留。置之度外。雖是非毀譽。總不以之縈懷。既以此自勵。即以此爲左右告。想勿遐庭其言也。萊陽已入吏部。甚是可喜。此地因之得以脫然。善之報耳。貴門人尚未至。閩中烽煙初定。易爲恩澤。當非頗多故人。當爲先容。在執事門牆。自應一體關切矣。種種不盡。更容緝佈。西寒頓首。

今日已與桂君晉之。彼云正來會審。不及往覆。已改沙耿二君。又囑其并催二君。果定何人。即日往治。彼已唯唯矣。此聞。

昨有字來報。未卜入覽否。王師古宜候詩稜。致啟王夫子。想已就緒。望即揮灑爲感。不一。

昨勞顧。未得迎晤爲慊。敝鄉儲學使魏子存。不佞骨肉交。此台兄所悉。在頃以生負充役之案。恐其相累。因向宗伯先生及朱黃高諸年兄。求其稍爲斡旋。便可爲將來地。前因尊翁尚不入署。故未得奉聞。今覈稿已定。幸婉爲曲成。如不佞受賜也。如面不盡。

頃承台教。即諄致之戚老。據其回札云云。似未可必然。尊翁不妨明早入署。以候行止可耳。札附覽。不一。

逖日以衙門何議。出署最遲。戚老又未得晤。不知尊事已定否。何日引見。幸示以慰懸念。不一。

南北迢遞。問好疎闊。亦以冷署蕭寂之狀。如同僧舍。不能走一介於長安。以致關切如年兄。亦未及時有柱復也。悵悵何如。諸事俱荷留意。古誼真摯。惟有感佩。萊陽卓犖。誠爲可喜。俱得留爲後來之地。庶不負此日苦心耳。梟君遨遊格外。此種遭逢。古罕其比。無非台庇之所及也。頃因郵筒聊附報言。未盡百一。外有小箑。并州故鄉。未能忘念。幸賜照拂。容圖緝佈。如面依依。古香手勒。

生從關趨飛。味同嚼蠟。所不安夙夜者。君恩深重。未敢負耳。然而江蘇繁難。殊出意表。兢以鶴老耐事。箸索片紙不行。四月積案。應批詳文四千七百餘件。又值秋審奏銷諸大案。俱集一時。刻不容緩。即使手批日審之劉穆之。當此亦當斂手而退。況生之碌碌乎。勉強料理三月。來寢食俱廢。救過未遑。至於飲冰存中。即勺水無恤。不敢入口。不過自盡此心。未能仰答萬一。又安有不虞之譽。凡所以爲知己告者。大半略瑕取瑜也。新秋競爽。閩闡風高。乘機而往。應不後時。長安倚重。生實欣羨在望。凡關時政。統祈郵示。不必論與生之相關與否耳。子陵之貽。心許死全。不期制府首詢其蹤跡。而擧國囂張。斷難終止。不得不就輕便一路。內有貴同宗事。實多端。若非見其姓名相近。豈不免於虎口矣。耑使肅復。依依曷極。古香頓首。

日來兩接手教。深感注存。揭玉老之波蕩。非不知例者。題原可並行。以玉老須題爲得體。故姑從之。有裝猶思計典之局。停止已久。斷從前暫行一次。旋止管明一冊。諸體未備。今則加意求詳。雖不敢略。恐不免掛漏之偶涉。幸爲留意。倘得全邀包荒。皆賜台庇。有應略見之儀文者。不妨與姚俗老商及耳。崔兄已經吳門入闈。業付興泉敗行矣。江表遠人。勺水爲戒。無可將念。翰墨之餘。聊見此中況味。諒不我督也。凱旋

之師雲集。匆匆率報。不盡百一。容圖緝佈。臨池依切。古香手勒。

賀谷主人 俊孝

昨承垂顧。未獲把晤爲耿。季友年兄事。其中委曲。門下諒知之甚悉。但退翁處。尚未有人關付。僕雖年誼關切。而病劇不能親叩。新門下明蚤入署。切致之。僕病稍愈。容當面謝。只求稍遲二日足矣。伏枕再叩。

聞年兄乳燕詩極佳。望即賜弟快讀之。拙作在子翰處者。知年兄已見。尚容親晤請正。不盡翹跂翹跂。

孔太保毓圻

春杪擁別。忽已深秋。翹首雲霄。懷思何能已也。時從宅報問詢。知近履嘉勝爲慰。前者安慶所遇諸生。原稍貽呂而行。至於荷愛非淺。但念諸生往來供事。全藉當事優恤作養。并免雜徭。若與齊民等視。未免多欲求退。然此一段用情。出自當事盛心。又難以筆舌請也。必得老親臺委婉一札。力致撫軍。俾令所屬加意恤之。即此相成至意。實爲俎豆之榮。而老親臺明德所垂。感佩寧有既乎。肯此附懇。萬望留神。臨穎瞻切。

復亨剛長。近奉履祥。遙睇龍光。曷勝雀躍。每從北來者。一詢起居。知近祉增盛。竊爲欣慰。茲有同譜二人頗善承應。特介其謁叩台端。幸不惜增前盈尺之地。進而試之也。臨穎不旣。

孔太守貞來

自去歲十一月念六日到任。海濱荒殘。衙署冷落。商困民貧。私販充斥。以百孔千瘡之身。萬里投閒。不知將來作何結局。所幸上台頗見矜恕。或可優游歲月。乃見二月十七日邸報。陳太平炎遂一案。駿行江南總督。勢必由臬提取口供。若旄節尚未北返。同城相與。料藥莫逆。仰祈留神。一爲照拂。其爲感激。何可勝言。天南天北。動踰數月。都門一切。統望垂意。寸芹佈悃。伏惟笑存。楚中已有人促催矣。餘不能備。臨穎瞻切

趙年翁出闈。方接手教。並見使者。省老爲奇札。僅三二之數。俱係糊色。且每封短銀一兩。前鄭提塘帶去一字。王府賢奏者。又去一字。俱請示下。久候不至。於七月終旬。賢去金三錠。由家抵都。不知都中金子不行也。嗣寧州黃知州還。知其銀亦錠金。知其仍差人赴閩。繳還原金。方知都門之金。無慣至此也。旋有人歸家者。亦論以此金存之。俟鄒舜臣進京。仍湊銀交上。又慮及生都中無人照管。親臺乃朝中柱石。泰山之宗。正在今日。潤治將至。舜臣又作。俱賴指南。閩中人文不振久矣。獨我趙年翁治此科。將八閩人才收盡。不特爲閩中生色。更爲吾鄉望重。真不虛也。事事煩爲留意。想不待來之諄諄者。今督撫兩臺。推重之極。生自是盡力周旋。斷不敢有負台命也。便中附候。不盡所言。

孔明府貞瑄

弟爲飢所驅。謀此升斗之祿。今得食近地首箔。皆餘蔭之所及也。弟意歲前受事。則可以支俸薪。爲北行之資。聞向來遜限多有稽遲。祈鼎力一爲催取。或有使人。或令衆府的當人齎下。勿由地鋪。弟自使人赴藩司掛號。若有椿筆之費。自當繳復。希存清虛。握晤在邇。餘不具悉。

抵都即爲塵網所中。幾致狼狽。幸而獲全。其不得僭宜也。所惜吾邑十人。儼然俱返。爲可嗟歎耳。握手敘雅。寔惓惓。勗以自勉。敢不拳弦佩之哉。泰山拙作。彼好事者攜去江南刻之。字句尚多訛舛。未改正版。留太平未寄。聊呈紀詠各一册。求正。惟教其刺謬爲望。關中劉年翁過俗。次日即有錢都之行。尚未登山。匆匆世去。俟返日當申地主之誼耳。親家釋服從吉。路遠不獲觀禮。兼口部敬爲歉。唯亮之。餘不備。

孔歲士貞燦

樂圃數夕。荷風鸎鴨和與歌。致足樂也。幾度日月。頓成往事。懷想何勝。回憶何勝。茲以潞侯王親家之便。入行候平安。外海大翁託事。唯望俯從。王親家。乃五大子丈人峯也。篤實君子。生保無虞。可存此爲信耳。不盡欲言。挑燈草覆。

前函寄候。在潞侯王親家入覲之時。不覺又數閱月。闊懷一耳。非面布無由悉也。奈何。茲單縣虛吏劉之蜂。於二十年考過吏目職。今入都候選。倘缺出應選。不爲捷足者先得。即親家無覬之惠也。且此人於親家單庄事。每每極力周方。想已達台聞矣。更求推愛。叨翩無盡。不贅。

燦頓首。鄭者案亭中。無日不有上客高人至。劇談放飲。每相期爲第一流。自客歲春三月。親臺入秦。凡九閱月。諸友人案亭爲樂。不過再三。親喜已漸疎闊矣。及歸來。則將裝北進。又以名登天府。屈指問前後二載。如分今古。良可歎惜。最恨者。生以無能下就俗事羈身。凡昔所劇談放飲者。而今遂足絕跡矣。寂寥之況。自愁自悔。思慕之情。惟親翁是篤。未知親翁政事之暇。亦念及否。茲貴介入都。敬脩八行上候。外。但言一徐以表不忘受樂云耳。弁是教。想像平明近案。徹班聯序。曉嶂霜稀。孤標有待。參梢挺峭。節何難列柏屏。秘對賞秋日冷。客宦迷路故人遙。西園凍蕊將搖落。不見新詩淚滿衣。

都門憐愛種種。風雨送行。知惜別之意厚也。歸來花事未闌。海岱春光。頗恣遊遨。用慰知己。茲有濟南李輝華韻英。考定職銜。赴部謁選。有援例之想。因相與甚久。弓言爲容。希諸凡指示。玉成均感高誼。臨池神往不既。

事非不忠。經手過從無多。是以未全有者。公餘遊時日。木樨如命。此復。教燦具。

出漢在春分之前。所有大枝。皆爲他家尋去。小槎數莖。聊以報命耳。希諒。教燦頓首復。

孔員外尙任

源府拜別後。闊講几舉。走至歲暮。無人肯與弟言。弟又不肯與人言。咄咄書空。即筆墨之緣亦斷矣。親家大經濟人。乘時利用。自有樞軸。區區假道學話。何與今事。即文壇騷雅之言。亦聯閒情。獨是鄒魯聖賢之鄉。孔顏詩書之主。必於此處。大有斡旋。大有整頓。方不負今日蒼生之望。親家蓋世才德。即此是事業。國家萬年基業。即此是命脈。綱目大書特書。皆於此留意。萬不得以一鄉一家之細事目之也。弟放廢人。留心四大妙理。頗能通五行之離。前親家教我云。奈天有五星。人有五臟。何。弟細心體會。亦頗能爲駁詰。暇當錯錄。並作另答。見一並呈教。拙刻數種。已另人寄去。絕句百首。丐敍久矣。何吝之甚也。發請尚未成集。雖小道。必有可觀。且當六月酷暑之夕。紅炬兩行。酒汗如雨。親家亦體乘雉。弟揮扇光劇座。漏下三更。探

風於臧獲僕役之人。亦幽里之勝事也。寄語長安冷炕寒士。亦可當萬間廈庇矣。昨北門風雪中。迓先兄歸幽宅。連日神傷。欲言者皆不及言。所言者皆所不必言者也。劉世兄韜光天。適與歲試過里。云不日赴都。故有此寄。劉兄單邑人。年誼故知也。其館甯韓之粹。吾鄉中大有作用人。考授從九品吏目。深感親家之愛。新親家刮目視之。餘不贅。敬候老伯母大親家。並閤祥福履。

春樹春雲。備極懸切。前聞買花揚州。今知結夏西湖。到處有迎逢者。都鬱鬱之累。令人望踏下鶴。亦生健羨矣。吾里滄桑雖更。劫灰未稀。何不及早束裝。來看蟻鬥。弟一室深山。雖不及扁舟漁父。棋傍爛柯人。庶幾假之。此間六橋烟月。盡沒風沙。得名士一洗滌。如冀光寶歸少伯。想得交集。有不可勝語者。盍隱峯頭。眷眷應已題偏。倘命小吏錄寄千里故人。庶了然於雲深之處矣。弟近況支離可笑。盡典負郭田。納一國子生。倒行逆施。不足爲外人道。然亦無可告語者。瑣瑣寫紙。遙博開緘一胡盧耳。臨池不勝神越。

孔主事尙鉉

非過翠華臨軒闕里。弟蹈得與講筵。遂蒙顧盼。浥恩殊寵。冥邀涯分。而又特除清華之班。俾得雍容討論。肆力古學。皇恩高厚。匪可言述。況有親家提携汲引。師表當前。弟之前途。不大有生色乎。昨讀華翰。悉親家福履。代弟欣喜之意。溢於紙背。且惓惓以進取爲鼓勵。愛弟之深。直比天矣。弟即承教。乞宗主一吝投穀部。新親家照拂指教。雖翁瞻下櫃。能不望伯樂而思奮哉。感德佩教。容俟面陳。不宜。

昨自都門別後。於十一日抵家。諸事借庇。歲非一端。又何必喋喋多贅。作門外人語耶。但恨茅塞已久。秋試無緣。有負知己雅愛。是所深愧耳。楊氏之藥。大有效驗。尚有別懸。已載家父函中。所爲致意。臨楮依依。無任神切。外胡二兄近狀。料應寂寥。相煩致聲。可晉志秋闈。不必作遊子顏。彌惘惘誠也。笑笑。

孔學博尤陛

別後滿擬榮擢內府。不意大失所望。生爲快快者久之。想人生遇合有時。不必以此介意。去年兄事。即欲敝宗主諄切言之。不能如意。兄時代爲致聲。非不盡心也。特當事者不慫恿故耳。元忠李年兄處。致意不盡。生尤陛頓首。

去歲夏月一別。倏及一載矣。節屆新正。想親臺道隨時和。福履倍增。喜可知也。弟邇來家計艱難。蹉跎日甚。不知親臺當何以教我乎。今令舅子赴都。便候興居。有懇者。代弟買涼帽一頂。並纓。足切高誼矣。臨楮切切。不盡依依。

前接來諭。其骨肉之言。已勤心版矣。非候親家膺不次之擢。令叔恩榮。令兄高捷。一門喜溢。吾邑從來未有之奇。此必積德所致也。生忝在姻閈。不勝欣躍。生邇來命運蹇劣。譜家不造。去歲先父大變。艱難萬狀。難以備述。今又有小女出閣之事。諸事無備。又不必言矣。高明如親家。當何以教我乎。茲因元老在家時。曾言有相助之雅。今有一字。煩送寄懇。不知元老還記憶否。乞親家便中以言挑之。如有所賜。更妙。如一時手中空乏。亦不必強也。伏乞留神。乘便附候新禧。并闔宅清吉。臨楮切切。不盡欲言。制眷教生尤陛九頓。

孔觀察衍樾

弟中途臥病。昨已投呈於府縣。想且晚申報。祈老年翁。如遇地方諸公。俯為援照。倘逢首郎。永佩明德。昨豐潤大集。高華幽秀。捐縣下覽。獲之授名下無虛。極為心服。弟客秋入都。裒介兒年翁詞卅。又老。攜入詩社。稍有拙作。俱荷批評。特在教愛之下。謹以原稿呈政。弟原刻畢集。並遺興。絶無法度。留賜審車。不忘鄙思。臨穎無任翹企。

孔觀察興詔

比者數載。上候老親家福祉。諒荷垂照。茲當驄繼者。閱邸抄見總憲陳公。為指納米草一案。將王撫臺指摘在陳公。但就米草總數計算。以為既留存如許。而價值又復逾異。自必駭然致疑。因有此舉。不知王撫臺向來在任。事無鉅細。無不兢兢。竭慮為國裕儲。此弟素所知悉。今亦姑不敢枚舉。即就現在而論。此案事例。開自二十年大兵雲集之時。其年已隨封隨支。至二十一年恭聞值大兵凱旋。因部議原有大兵撤日停止之文。是以於三月內具題停止。其時所收甚少。而尚有馬將軍留滇大兵議滿頗多。故題偏佛學士等。題撥協餉。召買支給。及是年臘月。復開事例之時。而二十二年之餉。已遵例預請有款矣。及至副後急公者多。撫臺每於季報疏內入告請撥。祇為謹守成例。未准部文。不敢擅動。及准咨之後。遂即支給。後適馬將軍等忽爾旋師。遂致支撥不完。存留倉廒。至於米草價值。因時貴賤。非能預料。果係實情。並無別弊。若夫其疏核扣。係在省大小各官公議僉同。即弟亦在其內。原非撫臺一人之意。今獨論及於撫臺。各官俱屬不安。弟亦更徬徨。因撫臺乃長厚平恕之人。近來每進謁時。言及於此。即自引咎不遑。想回奏疏內必深自刻責。但弟與在省司道談論之際。覺此事實非撫臺之過。用是弟愈深切不安。在各位大人洞鑒。老親家主持公道。自有公照。特佈下忱。伏冀崇鑒。所有上余夫子蕭老先生兩稟。祈為相機轉達。其王少司農處。夙未因緣。不敢冒昧。知屬大親家年誼。當求老親家鼎呂婉白。統祈宏庇。前候余夫子蕭老先生二啓。曾否投到。倘有回音。並希查示。臨穎翹切。

孔太常尤鈺

頃以曾舍親畢。曾驪當函託汪舍親。轉達記室。想應詧覽矣。興燦舍姪。自都旋里。知贛州舍姪暨諸姪事。均蒙親臺推分照拂。即此樾蔭旁及。益紉垂注雅意。有加無已。銘感容可言罄哉。謝謝。昨因撫臺謁期。弟赴闕里。晉謁曾府。而晤老伯及四老伯。道體康強。敬此報聞。併候近履。附有啓者。舍七弟援例入監。茲偕舍親裴一兩人同赴都門。其李子大來乃朋來胞兄。與弟為至親厚知。而郭兄塵遠。亦弟之兒女姻家也。抵都之後。皆欲投刺尊墀。求覲芝度。弟敢以片楮先容。倘舍弟並有所商榷。統望推所以愛弟者教之。何曾身沐優惠哉。又昨袁氏札至。言前物已全完矣。未知果否。併聞。臨池翹注。不悉。

孔學博興誘

去歲聞臺閩南旋入都。時有遊東之意。余不勝忻慰。恨不一親見顏色也。及子來說。遂生阻從。余心喜甚。但際遇多艱。無資進言。至今延延未決。因退思吾與尊大人彈琴論道。與爾昆弟執卷盤桓時。不覺三十

餘歲。今爾兄弟當壯。行冠婚娶。余沉下僚。年逾過。有感變集。雖然吾州家先聖賢之後。謂先祖聖賢。使當體先祖聖賢心。為吾子者。慎勿以勢利自封。而以道德為念。庶無愧祖先大行之說可耳。又思古人有以一官自矢。一得自効者。而吾雖棄沉終身。心竊嚮往焉。乃以所修琴譜成。是尊大人所較閱。余生平所積致。然而誠正格致修齊治平之道具載焉。非但末藝已也。今託子修表上聞。惟祈留意焉。是余一得自効之一端也。外其琴譜一部。雍噶二集一部。添覽稀紬一端。將意。更有數部事。俾小兒面陳。統惟留意。臨穎神馳。不盡依依。

顏博士鼎受

不侍尊前者。又數日矣。想台體日強。服食當如常也。前承命撰祭文。退而構思。以為有關之文。終不能入情。恐非家門所宜用。故憑臆草就一稿。因地濕不能趨面。專此呈上。或可用則用之。恪字訓解。細查五經。已無道矣。并附報太公大人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日來少間。台安。想平復矣。此時天氣燠濕不常。正須調養珍攝。為望。適以冗次。未得躬侍起居。當此走訊。候一二日後。面悉欲言也。前喬三有一言乞轉達。并綾一幅。其弟一扇求書。俱乞留神。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伏讀緒言。字字切實。竊謂凡為子姓。皆宜手一編。為傳家至訓。至於手纂若古。又語錄中之文章。殊非小子所能窺測。謹奉業呈上。但受必欲得一本攜歸。昨已面請。蒙許以副本見賜。萬幸萬幸。徐子明日將行。乞將其冊頁付下。并節孝詩。亦望見予。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台體日來何似。想已漸平復矣。昨承命節母詩。已草一章呈上。但恐不能肖大人手筆耳。喬三望之已久。萬望援例書綾擲下。孫前日所懇題詞。亦乞榮賜數語。感切感切。太公大人尊前。宗孫鼎受百拜上。

顏刺史堯揆

在婁寺中。以李年翁欲即往雲間。作小楫附致。嗣聞仙舟從雲間往武林。有旬日之留。方返棹上海口。撫臺已旋。糧道臺亦抵虞山。敝相知戶部車與老從金陵來。月杪即到吳門矣。若武林事竣。望先到吳門。可與車與老共商。最為切要。糧道臺前啓中云。欲請台駕至虞署。亦可不虛其盛意。從吳門到虞山。方往雲間。上海至便也。特遣人馳懇。知必不靳。金玉其音。顒候顒候。刻抄參疏內有查各案。雖係因公有無收完。尚未審現貲數。諸望旨意未必有革職。則似可無摘印之舉。即內部尚未知摘印也。時家表姪舉士李夙稚二十七八亦到蘇。能得一聞晤商。尤便。臨楮瞻切。揆頓首。

會歷三任。亦經贈蹬。然解組之時。浩然自得。自履婁以來。俗惡民刁。賠累不貲。遂知難以脫離。但不知如是之蹶也。半日就就矢慨。只為去年十月間。奉派墊墊。賠賠莫支。各州縣餉間。派於里下。誠恐刁民以私派為官。吳門咫尺。豈是掩耳偷鈴。故出一勸捐告示。為勸捐事。日來軍需孔亟。各上憲極愛恤民瘼。亦出於不得已。行派州縣。奠提捐銀。林立堂上者。鎮奉經承者。本州歷經三任。一貧如洗。傾附婁江一杯水。安有多金可以賠補。勸爾百姓。體念愛恤至意。益行捐勸。此乃剖白無私。誰知州中奸人。拆去長安。撫憲

聞知。即行題參。明知因公受過。出於不得已耳。來牌內云。藉公科斂累民之語。查例因公科斂。其罪亦輕。況在敵前。告示雖勸捐。非實捐者。十無四五。依然賠墊之累。功名之事。原是鏡花水月。但中有難討之件。不知如何得了。凡婁民刁橫。從所未見。老兄蘊古道照人。必垂念家末。深為悵惘。望古翁一到。將心腹事。可以相告。而累非金山衛王公。初一日到任。可藉鼎力相托。此亦千載一時。知必不靳一行。弟雖無可報答。即兒輩聞者。無不仰頌高誼矣。技淚勸減驅遣。萬乞留神迅發。懇望懇望。俾郡曾為各邊接喜。并托之。覓各處時。求其從寬。刁民誣告。暫不准行。稍稍維持。亦要著也。總總難盡。援頓首。

旋庶遊虎阜時。滿訂燈節前後。相與維縱遊上方。洞庭諸名勝。不意開正二月。遽爾仙舟揚帆。遂使三十里梅花。無賞音者。然計遊踪。勾曲則有茅山。入金陵。則有秦淮雨花。棲霞牛首。上皖山秋浦。則可登九華。九華之勝。荊山如几。所謂其奇秀者。皆作牧。須江時。當從皖城往返江上。不及登眺。華山至今為恨事。知素有高興。且有濟勝之具。必不虛所遊也。三月時一函。遣小廝問候起居。計猶在皖城。五月小廝來蘇。尚未得近況。深為懸望。錢糧事。前將那替各項。造列細冊。致上游司。業批本府查報。維署府趙捕廳。的為因公那解。其詳司批覆者。幸遇新任陳府尊。為人盛德。兼之同鄉鎮江太守高紫老。為陳其受累之苦。日已昆新各經承口供詳司矣。司有詳。院例亦須一駁。方得具題。總不能離那移一局。以看後來耳。昨聚見陳

府尊。道台傲竹臨吳門。問今還在省。甚欣然有欲晤之意。則相愛可知也。錢糧大案。既經藩詳。求台翰切懇之。略凡照應。培植提攜。我自家兄弟。比他皆自不同也。至懇至懇。幸付來賜。俯下。楊偕老三月初方送泉。閩泉郡鄉紳同年。不論顯晦。只以一百二十金。送為部費。無不用情。以納例僅百金。故此平易近人也。小廝家信尚未到。但有同鄉人來道。泉州額已滿。語為遞者傳云。可往漳州去覓。不知的否。不日家報到便知。若濟自當完上。不敢稽也。渺若異常。作字甚艱。不能多佈。尚容嗣候。臨楮翹注。小詩二首。錄教。莞援再頓首。

奔驅河干六日。始回署。勞頓稍息。而上檄提錢糧。提捐助者。羨令林立。勞形苦神。難以筆盡。署間勝地。聲氣畢集。把酒賦詩。要吏仰視。真如在十洲蓬島也。到婁想在望後。兩郊大梅正放。可同賞為快。近覓有二事。但不能多。似有學易之數。周年翁必道及也。究中草草不備。

乍合乍離。中心如搗。每於感激寄情。何可言喻。自見昆陵回函。有可效勞處。無不相顧之語。足見鼎力千鈞也。計賑飢事竣。方得與攜篋同回。有的信方驅請。全賴周全之力。三五日皆意可得。雖未見全抄。內有應捐二字。輕可知已。署事殊不用情。且有行不得之事。強而相加。令人氣短。無奈何聽之而已。此兩日士民頗有舊官之思矣。可歎可歎。周李二年翁到婁。一路未能為情。菲意將芹。愧歉殊甚。計能亮我此時也。外附有墨二片。純毫湖筆四枝。又青石細石二方。此時亦難覓者。實聞有名手可鐫。希叱入以供翰墨之用。餘稍容嗣候。援頓首。

昨日虎邱半塘之遊。不可無詩以紀之。若有佳吟見示。當步和也。前白門回。帶有蘭花茶一錫。如無惠泉。亦宜河水。方不辜佳蹟耳。明日琴川的行否。不及躬晤。所託於劉道尊鼎言。知必留心。不待再贅。臨穎如

面。援頓首。

顧方伯鈸

昨七月間偶得痰症。危篤之甚。今得調攝如初。實闔府幸耳。茲明注存。殊切心感。都中一切。凡有可為相照者。望留意焉。想一本相關之誼。自不俟贅言也。瀛洲之事。俱已力為清楚。於九月望後。俱容歸里矣。其廟工之費。前後共付去貳千捌百肆拾金。仍復別為之計。或可不日告成也。並聞。餘不盡。

前兩閱邸抄。知老賢姪榮補。隨即榮陞。喜甚喜甚。不佞入粵以來。衰病日甚。屢詳乞休。未蒙入告。九月望前。病勢漸深。復經力詳。幸蒙撫軍具題矣。不意二十五日。忽痰壅昏迷。不省人事。二十六日午後。已溘然逝。至夜半復甦。撫軍躬臨榻前。面驗不可復起。隨將司篆委右江道簡諴老代署。不佞杜門服藥。奄奄一息。忽醒忽迷。半月有餘。展轉牀褥。稍延殘喘。生還里門。得與老賢姪昆仲。握手叙歡。於願足矣。功名富貴。於人何有哉。伯虎於十月望前抵粵。幸舉室有托。病應部覆。以覲期已迫。不允告病。為詞萬囑文豹。拜懇老賢姪。於當道前不惜齒頰。仍藉鼎力料理。萬懇覆准放歸。況入覲已有臬司。借道員代之矣。至切至切。把筆黯然。濟園太史均覽。不及另致。

五月初接家報。知已到任。彼時但知為織造差人帶信。初未知為孫老先生之役也。別來三月。度日如歲。幼子幼女。相隔廿日。俱以痘殤。暮年晚境。其何以堪。買銅一事。都門甚艱。此時都門之價。每觔九分五釐。

且苦無處措辦。揄揚之言。盡為子虛公烏有先生矣。若指此完局。必然誤事。前長班去時。僕已言之矣。停鑄之議。詢之當事。云雖無此議。然銅觔久乏。已停多時。分造漕船。事隸水司。當事亦云造船係漕督委地方官營理。非內部題差。其報部止有請造之文。並無差官職名云云。俟查確另復。揭關鄭淡老。送端至京。見在措銅。看彼作何設處。再報可也。六老一天高興。處處索然。此亦自作之孽。但連累亦皆辦為可憐耳。若未往江右。止之為上。彼中諸公。大都府否。近且俱離地方。有何益也。渺若勞人。加餐為親。餘不及。宗鈸頓首。

客歲除夕前三日。紀綱至粵。得接好音。並承作賦。骨肉之愛。遠倍尋常也。細詢道履。知數被於茲。老賢姪以清游雅望。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名園載酒。畫舫徵歌。吏部詩篇。當汗牛充棟矣。第四海蒼生。屬望安石。幸早入春明。翱翔接席。為宗族寵光。如何如何。鬱林象郡。為古來安置罪臣之區。不肖賦命不猶。適承其乏。矧當大亂之後。軍供浩繁。一切不經之費。皆取足於方伯。其賠累之苦。不可告人。勉遵來命。為令郎代措。議將齊文照劄庫收印結費上。在老賢姪必有以諒我也。使旋布復。究亦未盡欲言。愚叔鈸頓首。

顧太守數

別來兩月。積思日深。銅斤京師甚難購。而包攬者。堅不肯令見現銅。恐屬設騙。是以未能相聞。但聞各省鼓鑄既停。南中購買。或較昔時少易耳。餘不多及。

顧處士光甫

匆促一別。未得傾倒衷曲。只緣俗務勞人。實於此衷不安。二十三日更餘。方至署。即將手札已致主人矣。

湛梅誠藏之至。欲親往候。目今新餉開比。刻不能離。特遣使齎叩行旌。并申謝悃。外具不腆之儀。聊申一芹之獻。聯在至誼。亦不必見外。希存之。倘臨郵者。二十七日主人誕辰。候祝過。的於初一日。准至維揚。借往家下。作數日之飲。何如。的於何日起行。幸示知爲望。大姪至寓。匆匆未話。聞欲回家。希留二三日。即來面晤也。周李二位年翁。不敢另啓。廿五日。次海陵愚甬頓首。

將冬拜別後。承約吳門再晤。及歲杪抵胥水。而彩鷁已先發太倉矣。黯然返棹。離索縈懷。不謂家嚴卽於新春抱恙。調侍五閱月。未見寂然。每勉強掇半闋。猶翻閱佳句。不忍釋手。至蒲月二十一日永訣時。尚快快以不能重抱幸儀作呻吟也。至今言之。徒有慟悼。因未知行旌向往。不敢遣使訃聞。亦恐旅次聞之。不免傷懷耳。頃接手函。備悉近祉。西湖風月。館路經年。悅性怡情之歌詠。又不知如何盈篋盈几矣。惟候歸來。當於米家船上。索李杜遺音也。文宗按臨。冰心鐵面。僚屬多士。嚴若秋霜。卽至愛夙交。不遠千里來者。俱不得復。幾謝厚賜。如剛希定晤。文紹兒仍望鼎言一薦。倘再得邀寸進。皆賴大力扶持。爺庇於無窮矣。至囑至囑。主人每以未晤爲念。藏紀綱自能細道詳細也。家慈暨內人姪兒。統候台安。因來者匆促。未具一絲中意。統容爲臨。再申鄙念。不盡欲言。不孝光甬稽首。

嘉平在家。雖然草率無備。正好攜手暢談。朔風猛烈時。又匆匆放舟吳門。別時深爲惆悵。至次日愚亦往海陵矣。途次又過主人往蘇。卽拉偕往。二十日始抵閶門。隨命小使往徐園。逼訪竟無一音。又至縂年兄處問。始知行旌尚駐太倉。蓋有懸懸未盡之言。不得一晤。至歲二十七日啓程。二十九日方抵幕中度歲。至正月燈宵。方能回家。又值老父病甚。刻不敢離。親理參苓者一月有餘。托大庇此時將有起色。日來望切。總無一音。於三月初一日姑蘇人至。詢及始知尚滯於茲。不知何日可抵虞江。再得話別。一大快事。家父與姪兒輩。亦望甚切。今有姑蘇陳茂甫老手優伎。恐在茲欲覓優童。此人亦可吸引。不致誤事。揚丕老亦有回字在家裡矣。所托李江都事。亦屬子虛。院臺以久遊都來。嚴翁老亦時時念及。不得一晤。奈何奈何。如便中有人至。乞示一字。以慰遠念。至囑。今陳茂甫親至太倉。附候新禧。安福學臺尚未臨考。再聞李年翁周年翁。不復另啓。乞叱名致聲。三月初三日次海陵。光甬頓首。

前過省。滿擬一屆祖餞。話別長干。不謂番番作楚。淸晨渡江。未及面別而行。俟州中回。再當同來相晤。但別後復起大毒。痛苦呻吟。晝夜靡寧。不知歸期。約於何日。陸路舟行。可有定議。種種關切。望一示知。奈何不得偕兒輩。猶表道左一話。衷曲而別。望所宥恕。江南所製數物。聊表一念。恕我不恭。外具套一帶一。廟轉寄大哥。勿以菲毀見罪也。幸道意。嚴翁老極感。前議之物。如數繳上。所寄鹿精伽南。以如意送來。但此物非可輕得。尊翁粵東十年。方覺此物希珍之。呵呵。今不孝家住鼎江。伶仃孤子。或相知之中。不惜齒芬。稍爲噓引。或留一二字。與省中當事。稍爲照拂。則沾慈履無旣矣。伏枕不恭。統祈台宥。不孝光甬稽首。

顏賢士光表

藏使旋。什有一字寄去。諒入覽矣。藏使所說事。不但不知。并不聞其姓名。彼到杭次早。卽渡江矣。逾四日而回云。方知本人天水姓。細訪之。其人頗有身家。非無賴輩。但係江東人。素無知識。老弟還當寫字與朱

書謝安。不然豈受人騙。豈甘心耶。歲底有一字寄至吳門。不宜老弟解維矣。諸務百凡叢集。甚難解紛。幸愚老相爲少時度歲之資。只是想念吾弟。不能時時聚首爲悵悵耳。目下欲往江東。諒王明府自是道老弟之體面耳。容日後再報。不知老弟到俞陵。光景如何。吳門嘉禾。想來有限。又不知何日到安慶。何日旋里。何日進都。殊爲記念。諸兄被論。只當又去一庄矣。放鶴亭何道士。寄來扇一柄。畫一幅。云委定老要求一扁三字式樣。寄來使中附候。來人係施二麟之乃郎也。彼岳丈係南京人。特來訪親。如來時。乞與一晤。并望寄我回音。以慰千里之懸懸耳。鄭寅資新安札。使中或與彼寄來。百凡更望珍重。李周二親翁。不及另東。乞致意。兒祚祚候老弟福履。不盡欲言。俟容再佈。二月朔日。兄表拜寄。

十月間。方晤祟南。悉知老弟近況。惟有慘想而已。衛具齋山石盃一對。新興大洋緞一端。特此寄上。爲老太太千秋。幸存收之。聖臣非老弟自是多方爲之。此兄年來相與。不像忘本之人。彼自有相報耳。再分司張諱令甲者。進都時。兄在抱病時。不曾相會。不知曾來謁見否。渦學使者。考試有體。弟何不託海寧親家。覓一二人與聖臣。亦可得此一宗。老弟之意如何。杭大守。因李德兄孫樹老相薦。相與甚善。乞老弟便中一札。及之再。渦中進京諸公。與老弟相好者。乞賜一言爲望。有李德老年兄一札。乞道人送去。前彼曾寄一報。并邑華二封。諒已入覽矣。餘不盡。兄表頓首。

前朱年翁進都。曾有一字寄覽。不知老弟曾入目否。愚兄近況。前札已悉。從四月間。忽得臂痛之症。大抵是血衰冒風之故。服藥至今。尚未全愈。聖臣處承託。已盡心關陳。幸彼亦見諒。願從一二。凡有見委。皆竭力報之。目下政聲。頗可聽也。彼推弟分。念兄久病。以參苓之費爲艱。來邀數次。愚兄非敢倦重。但因病。今歲竟未出門。又見人情淺薄。所以遇止裁縮。八月間。渠老因公事來省。過寓相邀。云山陰道上。可以却病。因而同渡江東。但當事不日到任。自當謹飭。相知者更當體諒。數日間。卽旋省矣。茲有居子發年翁。乃尹和之雁序。爲人老誠持重。令郎諱復陞者。少年英發。已拔貢矣。與兄相與甚善。今有事進京。倘遇時。望吾弟俯賜垂睞。通家世誼。諒不俟諄諄也。兒祥祚。幸曾謁晉。係仁和諸生。老弟可留意焉。目今在葉市橋。又開一居。皆謝子翁之輔助也。餘言不盡。兄表頓首。

多年逢飄。得與骨肉十月聚首。而且意氣投合。忽焉分袂。悵踏情糾。實不堪當。劣兄何以豪爽自負。信其與老弟必再續前好。此日在河干候老弟。舟開不見。不覺骨肉情長。而豪爽氣短矣。想老年人乃如此耶。歸來誕酒滿襟。終日飲食頓減。兒亦知解勸。自亦能排遣。藏僕到日。甚爲寬慰。讀來札。又感諄諄愛我。非有胸無心者。殊天恨之人。歸里之念。俟其機緣而已。回途南自寧波旋省。路經越城。曾晤王明府。道及劣兄。只云到省當圖一晤。別無他說。伏望老弟再寫懇切一字。得彼此有益。足紉至誼。不然人情如紙。恐費非遠。高明自有裁示。吳門自下郡中。便時幸常寄信。更感更感。鄭寅資到省候送。又討新安札。前老弟云亦已寫就。便中寄回。兒撥納事。經手人云。數月內必有確音。亦聽其自然。自當別圖。藏僕來事。雖非經手。未免氣悶。我們所行在前。夫復何說。老弟從今。人來漁者。光度其事之可行不可行。再訪其人之可託不可託。要緊要緊。又不損德。又不費神。惟老弟留意。有懷如轆。不盡欲吐。兄表頓首。

久不見弟信。九月二十八日。得接手書。不勝忻喜。可知向日想念之切矣。捧讀之餘。殊爲感激。非骨肉何以及此也。前將生來云。老弟身體。一時違和。未免中心懸懸。玉九功兄。備談冬底。親來要書。不得不寫。今知不曾寄到。問彼云。係根中寄去。內不過彼求老弟薦人吹噓。兄亦非粗浮之人。提筆自是斟酌。不寄到亦不妨。彼此時亦謝非也。至於居姓無要緊者。所以寫字介紹。我姓原與裴臣交。始相合。而後不相得。從中調安。故許寫一字。實不曾寫來。所以在居札中止提一言。以完其前許耳。非義背理之事。從來不知行。亦不肯輕于濟於人。近見人情淺薄。愈加慎重。老弟當放心放心。薛兒隨背讀書。文亦通徹。酒興如舊。然有許多老氣。都門之往。極欲與老弟把臂。但恐途中辛苦。來歲再看機緣。裴臣無意中忽遭此累。甚爲扼腕。不知將來結局如何耳。彼云曾有三次字寄來。未見一回音。樹江在獄中作令時。相待甚隆。聞信不勝傷痛。季嘉兄曾有字到。劃再囑者。百凡珍重。諒不俟多贅。餘不盡。兄表頓首。

顧處士伯瑚

連次家報來。知尉已強健照常。不覺色喜。但處事繁心勞。尙當加意休養也。四叔前月念日已至。却帶沉疴。雖無大虞。亦須數月。方可康復。所來皆未就緒。病不能早歸。殊覺狼狽。幸兩萬親家諸凡照料。未完之事。悉託彼處。又差榆馬遠送至家。令人雖安耳。使中宜一寄謝。澤州王世兄。亦相待甚好。字亦留彼。不日還。欲差人去取信也。侈恩欽車子。前月初七日行。想月底可到府。幹夫二人。并郭姓。同日到家。皆抱長夫。因二人辭假。他同支定銀。勢不能獨留。故竟南來。不是做有情。亦可原容。日或追欠銀。或再遣還。另作區處也。姪試出監等事。來家都向我云。深感照料。我亦不知果否。府主亦不以爲無當。而曲賜原諒。果有力可効。自當奔走。恐後也。家中此時修補屋。諸僕無暇。尉母生日。亦不及再遣人去。待念外事人迴信至。再報詳細。大小平安。四叔恙。亦勿以爲慮。惟體虛須養耳。時五月初二日書。

顧司馬伯珣

自四月選庶常之後。日望吾姪南歸。亦不謂甫釋野服。遂登朝班。誠有如今之可慰者。向曾寄詩有身近仙蓬之句。彼時不知何見。但覺非尋常贈送套語。而今果復驗矣。且吾姪通籍之日。正値天子親政之時。此中際會。實不偶然。吾姪又何幸也。索米淸貧。他人或以爲苦。吾姪志在淡薄。世俗之見又何足云。但我輩讀書不易。必如今日。方爲有成。且又官編要近天顏。身實聖賢之裔。必爲天子大臣之所崇重。同寅僚友之所觀望。吾聞知子。必非漫無處此者。而猥如流俗人之所言也。今子擧望已在人間。但願子常念何如不愧科名。是所勉已。從子去歲遊秦。而予便爾無侶。亦不願接見外人。今復倍寂寥矣。言之淚墮。告人有言。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寧不悲哉。竊思數年來。我所與即子與也。三五人中。所志絕不能同。今已局面大異。而我猶故吾。其不相入子所知也。是又謂對面難逢矣。閉門無聊。獨與六姪爲友。渠幼無知而又多致時能啓余。誦書當歌。把消荷葉。濯足沼中亦足樂也。三姪作文。爽透有筆致。四姪亦已成篇。汝妹夫近日變化非舊矣。兄弟等殆不覺甚可喜。獨賑二難。畢語如鶯。兒小七前恙顛不發作。差可慰耳。西鄉觀音殿落成久矣。今塑像社鑄淡女。就爲務事。鑰點之音。繞繞於洒水間。是又不曾一花界也。城中園桃。

今漸成圍。每至熟時。恨不得與子共食。所接三株。其甘如蔗。桃花下種梅一畦。今長尺許。不久即花。晤子無期。殆將遙寄驛使耳。五六月間。有二賊擒者來。留連浹旬。此藝較前稍進。無由質子。其人明春或當見子都門。昨子書來。勸以留心舉業。極爲懇欵。自維學淺才薄。終無可爲。然而讀書之志。初未嘗懈。吾與子弱歲受父兄之訓。經今二十年。朝夕相訓。竊願學今時所號爲廷闕其人者。至於功名成否。又無論也。吾姪平日篤信愛人。孝悌自矢。吾雖不能常自勉強做子。今子果食此報。所謂天衞以光我先德。使我暮終身蓬蒿。又何傷焉。獨是吾與子。兩歲闊處。無可爲懷。祇勉強不作愧心。非以報子。是我所自盡也。餘情縷縷。欲寄恐亂遠人之思。吾姪仁人。斷能陋模知我也。臨楮懸知筆不能悉。願寡老既同寓。不另作札。煩吾姪一爲致意可也。七月望後三日。叔季玉寫。

二月十八日至湖州。山往已先到五六天矣。青士與孫封翁。意甚慇厚。但云渡口來遲。問非諸已寒家也。私心尙欲移棹揚李待之。不意其又有漸迴餘杭。且渡錢塘。而入東陽之議。東陽則先有金氏在彼。且待久曠日。或反相左。故不能無感于逐鹿之喩也。因探而探之。已命遞楮通言矣。雖云親美喉福。但僅各論毛詩而已。探諸所託之意。實多恨耳。問中一棹西湖。專爲顧子之約。已作一字。并前緘致之寧波。六橋花柳。非復疇所傳聞。僧館蕭然。徒勞歸思耳。從到湖州。雨無間日。不知上江估客。來勝前否。關務及諸貨完結否。家中銅事。可有迴音。歸裝可粗治否。諸僕無可託者。汝又無暇親及肴事。搬移人雜。殊宜察防也。倪良棟覓利如蠅。毫不放寬。又不知大體。切勿使之買物。並內外及諸往來將命也。前兩皮箱。未有封鎖。臨時須親封固之。餘櫃內散置諸物。總封鎖在前買大皮箱內可也。切切。湖事不知何時完結。月盡定可至關。不則四月初旬準到。萬有就延。須繫舟稍待。或數日不至。不妨先行。我後乘小船。向揚州趕去。此亦設然之慮。料不至是也。前定做蝶何碗、紬衣、算盤、手卷數件。如未取來。急令李僧豁索之。不可使倪良棟蓋週驗從前。其欺騙種種。深可恨。深宜防也。餘不悉。

二三月間。准擬棹小舟入都。不料事果。其所以不果者。不得言。非爲途次艱難也。然不果又竟省使。孟女室家來。我實不能置懷。且嫁女瑣細。又不願獨貽勞女高堂也。一接北來人。頗悉數年離思。却又念女索米爲勞。骨肉離側。恨不即得馳千里駿。一把女手。撫女肩耳。憶山冠蓋滿堂之句。近漸閱歷。始知其言之悲。且恨矣。春來每一憶女。零泪幾不自持。勝日勝月。惟聲用老。惟我知女。女知吾耳。女囑已悉。勿用懸切。客況寂寥。善自愛爲可。

自得齊河信後。至初一日有報人到。知已補驗。封司俗十代爲快快。不足道耳。家中一切平安。諸事就理。無可紫懷。但不知秋後可能令數眷先行否。前郭吳兩處。已俱致之。郭意欣然。吳甚感切。而亦未有副音。東使並亦未來。張德一項。亦當令速備矣。衡山於七月十六日東行。其主人又有一函。意甚詞懇。不知能爲之地否。夏斗老尙未行。常爲疑難立方。但其病勢既大。又任性不受人調理。殊可慮耳。笠翁史略。吉門索之屢矣。但有使。留神査寄。忠烈傳成。並須急寄爲慰也。丞顯使者匆發。遂不及詳。八月四日書。是日卯刻。大雨雹。逾時大如雞卵。或如拳。積地四五寸。秋禾如捲。被其害者。守隴而泣也。並聞之。

前有敝友家信．不知俱到否．聞昂哥急欲南旋．計此札到．必就途矣．歲晚務冗．正可借此保息．何太匆匆也．殊深縈念．强德所遇．已盡謀之在乾．無不允諾．恐所難．特其令兄耳．拖泥帶水．總覺不快．正不如始終之爲妙也．入冬以來．手口並作．瓷三月矣．爲兒女作馬牛．固所不耐．而寂寥無可與謀．尤不能無感耳．元髮星星．不知他日何以對女也．朔九入都候選．須一照管．彼用情吾家過厚．正未可泛泛也．餘緒如絲．究不能及．

春來諸冗蝟集．有懷如結．幷迹不常．徒兀坐空園．終日書空耳．梁園棟來．悉知吾姪近況．及遊來意．特事不從心．於其返也．但目送之而已．彼至或能略道之也．石城二兄．赴都廷試．求爲社友．且至戚．或有所教．應順應之．臨發欲我一言．因順寄計．他不能及也．燈下匆匆．不勝悵惘．

初一日有一字付爲老使．不意仍迴至．同行想待此信．亦不甚急．別來遂將浹月．炎暑無事．離緒頗縈．北園荷花．日放數十頭．都悵前洗盞挾纊時．未得如斯爛熳也．七夕江右人來．形余南度．不覺失笑．明日三師偕亦至．歸裝蕭條．殊不似在金陵景色．所帶我家物．亦皆非正身矣．因又諄託前日承恩寺和尚事．我以無據爲辭．三師又復切切之．約但求有濟．薄命人不復說餘矣．因剛去二紙．要相機圖之．至親委不得辭却．如必不獲．俟他日另商可也．或冬間修候徐老師．只發一函．求兄代備其儀．簡末一及之．令其有據易易矣．雍孫盤抵都．或偕家否．途中能耐奇熱否．並問．別緒草草．未悉．三師古董二件附．稍求便售之．七月望前三日書．

七月望後已整裝約次寬西向．因前書來．遂復耽延．今更無所待矣．大約發程已不能如期．朋後之語．將來十八九耳．潞漢既迫．想應分行爲妙．十一兄便往殊省．周張新寄數札．倍壯行色．若骨中已明註之．即織遐亦與十萬．當但存而不用可耳．且此湖泛泛．未應即付也．三師南來一月矣．所共至今．葛藤難與爲仁．此其明驗．承恩和尚絕無憑據．並晚發迴原物可也．匆匆不悉．

七月二十九日．孫太二人來．知銅勛已貯局．將交得當甚慰．獨西行覊滯．隨役不定．行李諸事．遂皆耽閣未就．擬二十旬始發．日晚一日．奈何奈何．十一哥此時．應已先着鞭矣．昨汝黃行．有愈心親家相託監事．匆匆未及矣．昆仲並晚入都．在家屢來懇說．求吾姪一爲周旋．總之欲速欲省．到時須加意．爲其委折務使遂願．蓋以愈老至戚．且知物人又屢受其賜．實非泛應也．其北上未知何時．以我有遠行．先書此字．餘無所及．都中近況何如．小大悉平安也．能周二公方伯恩奶奶各致問．八月七日書．

四月二十日．始自商州抵家．居外八月．强半爲病牽纏．今幸漸平無恙矣．澤事歲首已付子貸．其人自是肝膽．今即欲取消息也．惟客長安最久．其人食言．又不得一面質之．幸恭西雖多方婉致．反多不情之辭．後擬至商一決．不意病劇．不能待．因又留之．含萬此其大槪也．後或得當．亦未可知．然豈能有翼而自耶．計余爲此行者三矣．而皆不效．自惟智拙識疎．而所遇又忙若是．蓋不能無憾矣．自正月以來．每夢必與吾姪聚晤．且盡愁容冷語．絕非曩昔．如此殆無虛日．從來耿耿．以爲病中常狀耳．不料抵家之夕．便聞吾姪亦病．彌月不痊．家事紛擾．至今未定．吾姪豪傑人也．一墜此網．爲累不小．乃知前夢關情．殆非妄耳．極

知傳言失眞．但桃蟲拚飛．實不可測．有不得不爲深長慮者．家難中已切言之．無庸叔贅．唯願吾姪體認力行之．自獲安妥．脫使不能．則家難中勿狃小節一語．誠旋乾轉坤之最捷最易之一着也．憶昔房嵋梅曾論我二人云．是二人者．誠厚有餘．而剛果不足．今惟于吾不足者留意可耳．丁未夏．叔家信中．曾有吾二人骨肉而朋友一語．吾姪每爲感憶．惟其如此．因又有斯言也．自去年元洛口別．奄又週歲．而令叔姪興味．皆躑躅趣投厭所由．實惟自召．迴憶洗耳濤江．賦詩竹樓．不恍如天上哉．一歲離緒．兼又所遭如此．焉得抵膝一握．談爲快耶．病餘未能多及．惟吾姪自愛自重．是所望耳．未遑當函候安嫂嫂．唯吾姪轉達．聞雍孫聰慧倍昔．甚喜．紗衣遠致．並謝．李華西字附．

顧學博伯秀

使旋．接誦手答．骨肉情深．感刻無旣．謝謝．愚性鹵僻．世味無緣．兼之樂俗薄險．故思稍一更面耳．如功令嚴切．必期十年之限．則將無望矣．苟可通融．乃乞鼎力玉成．討付一字．以決進退．瑣瀆幸恕．并候新祉．馳不盡．愚伯秀再拜．

海角散吏．鷦棲偪林．旣鮮建樹之業．復乏潤身之策．雞肋蠅頭．殊堪與欸．幸叨門內．得藉榮光．久未修候．汗赧實深．歉甚歉甚．今有懇者．樂俗風薄．人事日非．六載楚囚．何堪久戀．思欲別更面目．以結暮年之況．不有依托．何能振舉．鴻飛哉．特遣奚奴走懇指教．或縣諭．或州正．一爲謀之．不知所費幾何．即不然．仍以木驗．則調一縣亦可．但因途路艱阻．未敢攜賫．如三二十金之費．求鼎力轉貸濟用．年內外即送去．不敢

少有所負也．其地方求於西．不求東．以老年人故鄉心切耳．若無見缺可圖．推而候之．不識可否．再不然．州倅縣佐之屬．亦可商略而舉之．倘有所就．得以離此危地．感德沒齒矣．恃在骨肉．諒不我拒．故敢吐此肝腸也．寒齋無可將意．聊具繭紬一端．少抒衷私．惟祈莞內是荷．臨池依依．無任神馳．

顏太守光是

解本邑黑鉛赴部．舉此候安．知二哥懸念關切．遂不禁言之覼縷也．捕官北直人．頗能辦事．此宗黑鉛．新野原額八十餘觔．去歲部增至七千餘觔．地方素不產鉛．辦解之費．歲至三千有奇．開銷正項止二百餘兩．二年之中．官民交困．屢次哀懇圖免．迄未允許．倘欲竭力圖維．卸此重累．未知能行與否．二哥爲我．計將安出耶．文宗尚未按臨．其書臨時．自當就緒．都門倘有便羽．幸以近祉附示．稍慰遠懷．把筆不盡欲言．愚弟光是頓首．

顏都轉光猷

天不厭我家世．而使吾弟捷南宮．授內秩．此雖才大使然．實吾祖父盛德所鍾也．吾弟豈何如不承哉．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書云同寅協恭和衷哉．噫．盡之矣．吾弟天性純粹．學問尤足．余何容贅．雖然名盛則居以謙．志大則斂以靜．君子立身．往往如是．但余叔姪三人．自總角聯床．風雨晦明．未嘗少離．去歲以弟客秦中．相值半載．今又速鑣飛去．吾叔與余．獨鬱鬱此命也．不齊亦何足怪．近者吾叔勵志．方下董生之帷．余以才薄意懶．雖事筆硯．無益也．聊勉從之．第余與吾弟．手足情重．又將數年不見．耿耿此心．惟夢

可知。計自今吾弟在京都。日親長者。詩文舉業。日盛一日。又豈余之所敢望。今以僕歸。順寄數言。千里駃心。惟其知之。以外應事。另具別紙。兄光猷拜書。

吾弟姪去已半載矣。數月以來。慈母懸念特甚。如秋後稍能寬裕。幸接慈母一往。天顏榮親。吾弟性分內事也。慚愧慚愧。昨來札以字文相傳諄。足見雅意。但余才庸。未免悠忽過之。今有近藝數篇。使人帶去。非謂可質大方。實欲就正有道。吾弟使不厭先俗。當爲一一抹出。余雖素性傲劣。文章之事。甚勿狥此情面也。如再不暇。長安先達聯車。吾弟亦肯轉致否。外索米維艱。家中實難辦措。東西南北。未始不可廣爲求也。凡事止要速成。不宜空叨議論。關西之行。是可鑒之矣。臨書爲勝跂望。兄光猷拜啓。

過歲無事。頗覺清嘉。余亦漸健。但未能勞苦出門耳。嫂在都服藥。不知幾時可作歸計也。因服承蓼命。淹致書請嫂回家。不敢默。故再書。寄孔大妹。前蓋亦登大愈。無煩掛念也。外寄光孔年兄書。老弟有會試經書擬題。乞便中致之。餘不宣。時務表題亦要緊。再並致之何如。兄光猷。二月二十一日草發。

顏部曹轉考功光敏

自罹大故。諸凡仰荷照拂。殯殮均勤。抵里以來。屢蒙枉弔。使草土餘息。得藉生全。未審何以仰酬高厚耳。昨懇與白公所云。實出至誠。目前之局。刻不容待。家叔明蚤擬親至彼面商。仍望老師一函爲之俯介。庶可相信並言也。倚廬草勒。不悉。不孝光猷稽首。

顏考功光敏

宿荷鉴天。迄今銘刻。比聞榮擢。卽持三寸不律相天下士。在我公不自以爲榮。而泥中人望之如在天上矣。不孝愴遊落魄。茲抵闕門。亟應趨候大教。因先人諱日在二十一。是夜遄歸。故不遑閣晤。年餘托鉢。輕裝如葉。倘有應輸納者。老先生卽會滿公示下。立給鈞批。俾得飛渡。拜德何盡。先集拙吟。並求政定。肯私幷勿靳爲望。臨池依切。

令甥南去。已道衷曲。諸凡珍重。所不待言。今懇張夫子寄去兩札。甚爲的當。要去者卽張夫子紀綱。可具一寔復之。又汪蛟門年兄云。平山堂祠原當爲歐陽公設。今頗謚祀時賢。欲爲廓淸。已言之撫軍。托不佞向年兄一言。共成此舉。故幷及之。餘懷不悉。

昨見中州王年伯云。老先生甚不滿于尹和。已爲寬解至再。恐終不能釋然。而尹和竟未相聞何也。年兄關切。尙宜善爲之地。大約得萱罂者切言之。乃爲有濟。未審與年兄有舊否。江都事。曾囑馬年兄否。并希留意。統容面悉。

居長安終日匆匆。忽而言別。甚悵悵。承惠注。增愧何似。昨晚與周益曰緝子端潘湘言。當與老年叔翁。把臂入林也。弟行期若定。再走別以謝。外聞昌時爲老年親翁效力之人。頗有不甘。屢屢向爲忠告。幸留意自玉。投得規矩。容請教。更望作一詩贈行。榮甚。

都門聚首時。命酒當歌。宛然未散。奠不留年兄再聚長安。而弟反獨作離人也。自遭大故。倘值南還。苦廬抑歸。不敢與聞外事。束睒紫氣。音問闕如。今且計日促裝。匆匆北指。其去年兄台端。彌益遼絕。茲遣小价。

敬候崇綏。遠道荒械。幷希原鑒。我父母前。已爲年兄道及矣。我同人假寐甚多。比來望眼欲穿。好音不至。奈何奈何。臨啓黯然。

匆匆榮發。祖餞闕然。延望南雲。感深離緒。前接家君手札。深幸得接高賢。但爲羅完碌碌。未能常依末光。實用悵惘耳。昨晤銀臺諸公。始知老年翁有上曹之舉。詞頭碩畫。固兩雖未獲聞。然承數日久。知忠愛悱惻。本乎天性。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矣。遠領華翰。彌荷注存。因値便鴻。敬附數行致謝。荊南暑濕。順時自愛。有便仍望時惠好音。臨啓翹切。

都門所懇購書數種。特託催令呈覽。幸爲留神不悉。

聞邸抄。始聞近況。私心懸懸。有如焚溺。卽欲策馬循行。一睹起居。奈遭先君之變。方爲襄事經營。不敢遠出。特令小价往候台安。秋氣漸深。伏望順時自愛。餘悰統容去价口稟。苦次荒迷。不莊不備。

淸和序屆。知年兄凝祥集慶。川至方新。不孝罪孽萬端。遽罹荼毒。倘得歸里。無望生全。想至誼關切如年兄。聞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目下已卜宅兆。襄事必在秋間。而都門拮据之後。遂至屢空。苦由惸惸。不能別爲措措。所望故人高義。不啻渴饑。乞年兄暫貸一二百金。付之去价。使得稍盡子情。略贖不孝之罪。稍待從容。卽圖趙上。我輩手足之誼。平生緩急。更無大於此者。知年兄定不膜視。至異日相與有成。亦或別有圖報之地。然在年兄前。亦不敢預爲嘵嘵也。行述幷呈台覽。臨楮荒迷。不莊不備。

前接德音。卽附來鴻致候。倘有未盡之言。當此副布。幸爲留神。

脅使旋時。曾寄數行奉慰。知仁孝情深。定復不能自抑。比聞六年兄之變。有淚如泉。凡我同人。誰不痛心疾首。不審友于如年兄。又何以爲情也。海內論文。屈指有幾。腥先生旣悲梁木。蕩兄宅都。遽赴玉樓。周老濟翁。亦復委棄絕域。莫知稅駕彼者爲庸。一至於此。惟吾兄重自覈攏。拋書割硯。涸跡於飲酒博塞之徒。多祉之嘶。庶可收之桑榆耳。聞尊目微恙。今已復初。頗慰。順時自玉。勉抑哀衷。仰慰老年伯勖勞之愛。知年兄必念及此。而不禁言之嘵嘵者。亦區區寸衷所不能已也。臨穎曷勝馳切。蜀中詩及六兄年譜。幷祈惠教。

每接鄉人。頗悉大孝近履。時時懸切。比聞六年兄之變。泣涕沾襟。哲人之萎。人有同悲。在門兄雁行中斷。痛心又當何如耶。使至備聞近況。悵惘殊深。所論當卽切致。遲來情事。大異曩昔。言之可發一歎。尊使自能道其詳也。命途多舛。自古難期。惟門兄強自裁以陟屺陟岡之悲。轉爲愛日承歡之計。是弟所深望也。冗次草勒。不盡欲言。家兄稿一册。附呈大教。

顏檢討光斆

恭惟先公祖老先生。熙朝雅望。昭代文星。聲高北極。祥寔化洽東山時雨。教思所被。同將鳴千秋之盛。豈但起八代之衰已哉。猶封賦篇。猗猗珠玉。哲匠至而五都呈材。初日升而百物耀彩。每一展卷。可勝服膺。前有小謝。遠承裁答。嵩津之誼。久泐心銘。乖附興言。敢恃深愛。惟祈始終玉成。則感佩明德。更逾尋常萬萬也。臨啓無任翹企之至。

別來數月。時切停雲。今春滿擬一晤。以敍闊悰。里人至。知不果來。殊爲耿耿。小宅事。深荷雲誼。何反勞齒及也。里門諸凡托庇。舍姪字中。備道關切。感不去口。弟匏繫長安。家中悉憑舍姪料理。倘有相商。唯推誠教之。並感至誠。附候近履。匆匆不盡百一。

顏行人維雍

老親家榮膺主眷。典守名邦。編尾嘉甫。崇黨與有寵光矣。新秋肅爽。台旌南指里門。一伸賢悃。并悉闔懷也。佇俟佇抃。京宅向屢承顧。今子植在京。關心友又近締姻。此時易爲清楚。乞主持解紛。一言九鼎。或不賑瑣瑣也。新例省捷。舍弟入都。但爲貧而仕。不能不仰助於世好。蜀之灌縣。會理州。家先叔所拔。欲懇藩詞。力爲慫慂。務期有濟。拜志明德矣。家鄉中乞爲轉懇。倘蒙慨允。倘須端人走謝不宜。

正月發來役迴。叔況昧略。藏家書。但不知何時達爾。奉爾高堂在官。定省甘旨。顧盡何算。且請名播於江南。遠近競傳。爲前代三百年所未有。以此榮親。賢於勢位富厚尤不遠哉。吾家世篤忠孝。益覺繼纘爲難。爾少年努力如此。余老眼親見更快耳。歲試幾時告竣。今科試亦無多暇矣。水邊君有書相致。實非所樂聞。願意在報李。又不容辭。特道商之。江南學臺。公正亦振勵江淮。華情大快。顧崇尚實學之議缺然。不無遺憾。以儲望雅操。爲朝廷所器重。恩遇如此。似不宜徒循故事。求材於聲華文字之末。況獎勵行優之典俱廢乎。江南材藪。其脩德實學之儒。豈不乏人。卽如壽州有鄭斐者。竟不得循例開薦德行之列久矣。今倂其例亡之。而但盡心竭才於文字之間。恐非所以砥末流。樹宏業。於無窮也。鄭斐躬德行。且擅文章。講學勸俗。所處皆化。有此人不爲朝廷用。已可惜。又不得循舊典嘉異之。以風一鄉。不更可歎哉。湮沒於尋常固宜。獨不宜於張公一代龍門雅望耳。吾姪與張公同氣。可能一致此意否。卽不便。亦願留意於瀾。爲急務也。小物數件寄意。諸一切詳緒。來人口述。臨道悵然悵然。

顏學博懋僑

戊夏舘署秦壇。得與危言快論。覺松陰幢影間。疎疎長鬚。炯炯雙眸。其人斯在也。而風流雲散。不可復尋。渺渺予懷。思也如何。春日同博山趙璞。舍鄉劉桂圃。再蒞陶然亭。有句云。陶然亭子堪龍潭。我與牛郎幾來探。看取諸君作京兆。爲我楊柳似江南。日夕狂歌下古臺。皺陀西上寺門開。酒旗插向盧家幕。蘸醉桃花客自來。近頻與蘇郡樂園誰收諸先達相往復。又得海陽呂翁移居比鄰。酒酣論詩。夜闌步月。頗爲解嘲。每至辨駁談雅。輒共念足下不置也。傾承注問。啓迪良多。秦州古地。必有人焉。來書諄諄。以朋友之樂相勗勉。文墨之疎相告誡。近代吏治中。不聞此風論久矣。弟何敢以小夫瑣語。爲足下稱道耶。弟六月與試內廷。識宛平爲孝廉卜元。旂中之儒。古文時格。罕有其匹。雖未及管將軍超軼絕倫。要亦固是奇物。他日當非著作。其欣賞之。吾邑孔秀才興撰。近游京師。詩甚清婉。惜其未受足下。一游匠門。然其精氣則不可掩已。秋冬間尋淨業湖上。有長歌數首。自謂可因文見志。願此間鮮賞甚尠。未敢舉似他人。向後易寫一帙。寄呈求足下點竄印可耳。依依不宜。老伯前拜叱名請安。弟懋僑頓首。

顏明府懋倫

倫志行不篤。謬於聞學。雅志未遂。已背終天。徒以居近賢豪。道存汲引。仰于銘阡之文。遂蒙表幽之製。盥沐捧誦。可久可傳。於氏譜則與昭來裔。兼之惠寄鄭重。詞旨往復。足下之於倫。可謂厚矣。方其營非。罷罷在邇。一書未報。甘緒促略。亦恃大君子下哀有喪。不相怪過耳。今者封樹始畢。練祥遂逾。乃欲濡毫伸紙。一謝明恩。而卽足下有事去官。方當就理。旋愕走訊。竟非妄傳。慨而索之彈矣。益見子虛。足下之於遇。可謂冤矣。以足下之詩之厚。而際所遇之冤。處荒寒無售之境。爲遲久不答之書。此中之蘊結悲憤。蓋可知矣。然歷觀古今名卿志士。屯邅留落。十人而九。信而見疑。鄒陽所痛。足下又其一耳。況賢者不以榮辱易心。聖朝不以疑似棄才。月以翳而益明。樹得雨而見潔。王臨川尙云。其難合也。祗以見正也。又何足足下累之耶。伯父伯母。體氣何如。顧愛既深。中或芥蒂。是足下所委曲者。計此時當已釋然矣。遂此上候。并祈轉達鄙意。志文二幅。未及裝潢。附呈訂正。行狀一本。統希鑒入。舍姪得託門墻。氣質可變。凡此皆是足下之大造吾家者。吾之志誠。令彼閔之知勉耳。姚奴至。以逆我意閒。小人獨利。不復顧其末。非足下孰爲諒之。而嵆顏亦不免也。讀孟堅賓戲。差自解耳。臨書悵惘。不宜。木齋學兄先生師席。曲阜姻小弟。在制顏懋倫稽首。

諸兄弟都已去。獨遊無偶。亦慮妨戒行耳。拙詩暫發遣。當總錄一冊呈正。竊欲得足下一序也。雙鯉致之。千里如面。佐以蔬餅。爲足下含飴之樂。幸鑒此意。不宜。階平大兄師席。弟顏懋倫頓首白。

何日自曹至單。日來晴暖。想無道途之苦耶。初五日由州來信。遂復探問。乃初六日孫氏復專人至程村求親。昨又知程村遣媒宇往州面相。頃擬北宅言。大槩如意。此事旣經兩年。又屢有許諾。今忽中變。此在

情理之外。未可固執矣。單論兩處。有可成就。似宜定承爲是。此事此達知。餘俟面悉。從兄倫拜手白。

二嫂叔萬安。四月杪接手信。并遠近篇。久別相思。見此如晤。但地隔三千里。業殊志異。區區筆墨。未盡所懷。弟年長學非。德失日積。飲可敗德。言足招尤。尤輒思。思止酒。銘背而慨往不可追。悠悠人世。何時可已。庚寅之間。日與吾兄閉關東閣。危言極辯。指過摘尤。以共相警惕。今日憶之。杳不可得。比聞吾兄在浙。亦不無後議。求全之毀。自古爲然。以訛轉謗。誰夫能免。但橫議肆出。雖復舌敝。寡白吾志。而人不信之。世網中人之深。以至於此。可大歎也。好我唯兄。寡過之道。尙其教之。訪文史詩。已持示。願以不見全本爲憾也。四弟寄筆極佳。其家事。弟婦善理之。可無念耳。五月十一日晨刻。弟倫頓首啓於瓦研山房。

作吏厚源。再辱手書。而稽遲不答。其拙鈍之質。宦成者笑之。當爲我兄所與也。五年三見水沴。精神困敝。視篆堪如野馬。又何敢泛寄兄書耶。然吾兄一舉速官。再蒞望縣。儒術之效。略同在己。固不區區一惡札相通也。今弟以老母懷鄉。乞疾侍養。苟全微名。以舒艱憂。乃我兄加以遠舉高蹈之譽。意良至矣。如內愧何。平昔去崆峒不遠。疑是漢酒泉諸郡地。趙充國霍去病之所控制也。吾兄學問器識。可企古人。而濟之以通變。守之以堅直。其所樹立。未可量矣。別來九載。隔數千里。能無離羣之歎。遙瞻太白。思我遊仕。亦可以游目適足已。先祖神道碑文。久懇大君子手筆。用光泉壤。爲政之暇。錫頫下及。感仰無極。老伯伯母頤養安和。希爲上候。貴嫂賢郎并祝綏福。弟已有一男二女子。可娛高堂。知我兄亦爲心慰也。筆墨之闕。四

種。聯將悄往。不甘一笑耳。由阜平小弟顏懋倫頓首啓上階平大兄師席。

顏學博懋价

姪价百拜。謹請伯父伯母台安。姪自累困循。偶往濟上。因人展轉。遂至鍾離。以是去鄉之日。並未及一過纍辭。至今耿耿。無日能釋。樹姪偶感時疫。何以竟至不起。他鄉聞此。不禁淚隨手墮。慟伯欲絕。伯父晚年。復抱此痛。又兩弟俱出。觸感如何。弟輩果於何日歸里。伯父閱世既深。洞知物理。當不至以新哀之情過累神明。但妻孥失倚、稚弱顛懷。言念今昔。未免深人縈結耳。姪初抵淮南。適觀察六舅攜家於此。以奏記之人。相留暫止。輒復淹依。惟是此地已介孫松傳觀察調補蘇松。又經內推陶士僙補放。成淮徐海道。節制有人。則所遺之缺。有分矣。頃復聞桐城姚八先生。考終河廳使署。是又一缺也。新任交替。或至閏秋。俟有定局。便圖遄反里使。附候杖履。并請伯母近安。諸幼悉好。有哭樹姪五絕。附呈。不足以喻遠懷也。餘情俟切不次。姪懋价再拜。寄自鳳陽使署。

自安邑歸。得仲冬二十一日信。小除復接嘉平十三日書。並寄詩。循環諷誦。悱惻纏綿。自愧之餘。復愴然增感。來世世切摯。知非吾弟不能言。亦非吾弟不肯言也。顧僕之處此。亦甚難矣。家居拮据。既不能奉庭幃之歡。徼逐蹉跎。竟何益於身心之事。日就荒廢。安望顯揚。是以自去春以來。即決志離家。稍思習靜。而依違因循。冬初始得出門。此別亦良不易矣。及抵太原。獲聞庶邑之信。柔腸萬轉。實覺夜無眠。商之臨汾從父。更無異議。乃定去留。實非敢汗然也。都中機緣。因無足輕重。暫歸之計。亦未嘗不籌之。顧歸卽不能復出。出亦豈能無待。日月未幾。徒行道路。何堪蹉跎。若云家居鍵戶。此又逆知其必不能者。蓋酬應之繁。縱或杜絕。室家之累。豈能悉捐。非不知人言可畏。但此中辛苦。唯自知之。非筆墨所可宣。並非知我所能諒也。所用一以失。觸處無所難。讀之氣短。殊不去懷耳。古之良朋。託寄妻子。其於兄弟。必非漠然。兄出遊宦。家累益深。此後願以老母相託。但使稍分勞力。省氣息心。以安起居。則遠人拜賜。終身弗忘矣。昔省並無捐例。陝西窎遠。又不如都中省便。此必傳語誤也。秘衣會爲切致。俟絳州有使。自當致復。伯母近體萬安。諸嫂姪兄弟姪輩。想各平善。二姊曾否來家。並爲道問。上庠之選。原不足爲弟致惜。所望努力秋風。共決遠到。附寄四詩。不足酬答。明湖秋清。當圖快晤耳。意不能悉。臨發惆悵。兄价自平陽拜寄。

七弟平安。輕身遠出。歸期正遙。未有客遊之樂。徒重家園之念。別後幸無雨雪。而風沙嚴寒。情懷已不可堪。學使按試。計在月初。選貢之期。倘應不遠。吾家舊才積學。當無出吾弟之右。然鄙意亦須潛心靜坐。剩器待時。更爲萬全。在吾弟志存遠大。或不以此斤斤。而遠人翹瞻好音。實無日不軸轤於懷也。望之望之。伯母堂上萬安。二嫂四嫂。暨家中諸幼。各各平善。京中近有信否。四兄歲內得歸否。人歸意亂。觸緒不知所云。兄价拜手寄自平陽。

去臘見寄書於前月二十日始覓得。循環捧讀。遂至捧腹。同人見者。無不絕倒。新歲三接手札。並寄怡亭。得悉家居近況。使如會面。讀曲阜城頭之歌。俛仰增慨。千里羈人。更當何以爲情耶。鄙事料理。不謂隔歲同事訛傳。致貽衆上之疑。寸心如結。晚日而寧。既知分發之例。確已停止。雖未定將來辦用如何。或無大

誤。前者小梯疾歿。今已凄然。並望吾弟善言寬慰。以釋慈懷也。春海之初。若無入覲的音。則會榜後。可望纍首矣。闈單方新已南下。四兄果否同行。非綱半已分售。倘未得值。俟無從稍寄。亦未及專札。統望轉致此意。附問近好。伯母尊前。新爲請候。諸嫂夫人。暨諸姪姪女輩。並此遙念。不一。愚兄价自京拜寄。

眞谷大兄足下。平安仲春一書。諒久入覽。頃聞足下尚不出。爲鄉先生授子弟。力田奉親。此固可樂。益髒熟與中人。違心干進。不可須臾也。天津選詩之役。所裒於名賢莫采爲多。謹奉徵詩啓十本。足下談經之暇。出其餘緒。共成斯舉。亦不朽之盛事也。金石圖能否賜攜。亦望迴示。附請老伯伯母兩大人近安。諸郎佳善。進明獲雋可喜。可謂不體諒倚翁矣。附及不盡。眞谷大兄師席。弟功价頓首。

价再拜。木齋先生執事。別來九年所矣。雖修候缺如。而每遇東使。無不訊我故人風聲所樹。不殊覿面耳。向聞將爲陽城大夫。比又聞移治平晉。所期執事爲古賢良。不欲以無益塞喧。妄煩左右也。价自遊倒以來。諸事都廢。無復平生。而家兄以本生家母久病引疾。幸無覆餗。即日可抵里。或執事所願聞也。舍姪就婿。得奉都公清讌。當可有成。擬叔翁實有剋日之待矣。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匆促寄此。敬問平安。言固攸揆。惟執事鑒之。不宜。价謹再拜。

攸考

昨讀年兄大箸。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不當作時藝觀。至筆力之高古。文情之歷落。直駕唐宋諸公之上。又不當作近日古文觀也。但機調閒轉。實爲舉業之上乘。竊爲年兄怪之。乃知見地高。涵養到。變化從心。無往不可。不得不爲年兄服膺也。仍求兩冊。寄舍弟諷誦。幸勿吝珠玉爲禱。周雅老極感關切。求年兄早爲具題。或可免其說堂委曲周全。更佩高厚。知年兄自有妙用。不俟弟之諄懇也。此等好事。我輩皆欲爲之。又年兄之素心耳。敝通家感激圖報。自不敢忘。弟之感德靡先。又無窮矣。容晤縷不盡。

俟考

不晤芝宇。倏將匝歲。槃樹之思。想易地有同然也。去秋過珂里。晉叩年伯大人。深承優飫。始知年兄有槃擺之慼。繼先慈病劇。未遑爲賀。爲滋耿耿耳。不孝弟痛遭凶變。展轉業塊。五內崩摧。卜是歲之冬。將祔葬先大人兆次。誌文已懇之宗伯梁夫子矣。書丹篆蓋。欲得繆叔起東。默揣兩年兄官衛爲重。然無因至前。恐致唐突。敢求年兄。推錫類之仁。不惜唾餘。向兩年翁前。爲不孝弟先容。倘不峻拒。當諳小价。令持剌往也。溥其一片。聯將積悰。惟冀莞存。外先慈行狀。並拙卷各一冊。呈覽。并希照及之。餘情縷縷。容嗣佈不盡。

攸考

舍弟回。備道年兄福履。殊深忻慰。先世史傳。荷蒙至誼關切。慨致當事。肺腑感刻。更難以言悉矣。伏承合傳之論。甚正。先後附見。自是史家體格。但令生平大節。顯於天下後世。正不必各爲一傳也。想年兄已代爲求得大篇。訂正詳確矣。茲專遣一力。叩領副墨。又聞列傳之多。已逾萬餘。竊恐篇章過繁。或不免更有一番刪定。統冀年兄推不匱之仁。始終留意。必無遺落。則歿存均感。事有既耶。家藏墨蹟一卷。乃敝年祖眞蹟。先大人所親求得者。附以晶瓶一座。獻之左右。不敢另簡。僅近於套。冀鑒存之。以誌永世之好。稿白

之心。萬勿以常儀見卻。幸甚。附有一函。致謝貴門孫萬老年翁。不腆佑緘。并求命貴長班引小价特上。即代致鄙意。必求笑納。雖作者不肖。而弟鑒非少申謝意。無以自安也。臨楮北望。曷勝悚切之至。

侯考

迎來奉顏教。此中如饑如渴。老先生以李杜之才。擅鍾王之筆。眞可獨步一時。册子一帙。敢求鴻章。并望早賜。便感高誼不淺矣。旭役過叨高厚。附謝不一。

先君恩卹諸典。漸已就緒。瞬踊而返。應在指日矣。切思夙叨老世臺教愛兼隆。沁深心骨。此番分袂。不知何日可以再接儀型。言念及此。有不勝其黯然魂消者矣。茲偶檢寫存小物數件。敢獻老世臺應用。深愧粗褻。幸勿賜擲卻耳。臨行再當叩別不一。

侯考

前蹤門叩謝。衰絰不敢登堂。感荷之懷。容圖面頌。不孝為先嚴慈延邀翠微山。初秋始得返舍。聞日下將試譯館諸生。有與宗顏者。乃舍姪內兄。世習其業。頗稱精熟。敢以通之左右。不孝草土餘生。因情誼關切。而一及之。倘知知己念我。必不按劍耳。諸未一一。

兩日曾有確論否。聞北海君作難如故。將以何術救正之。倘得穩當二韻稱題。即以此趁二十四韻改附。亦未為不可。望年兄酌示下。倘須面言。弟亦不辭沐雨來晤也。時已旁午。須早定權輿。千祈詳示。

侯考

昨承手教。重荷關切。感不可言。弟拮据數日。尚未就緒。適聞楊簡老。明晚可到。弟已遣人飛騎促之。一切俟簡老面訂。極妙。不過兩日耳。或諸公能少待耳。仍求老年臺鼎言致及至感至幸。特此再瀆。統容踵謝不悉。

侯考

前者重擾。至今醉德。瓦缶之音。過蒙獎賞。每欲繕寫一本。仰祈教削。蹉跎未就。承命先書三幅。呈政。惟冀賜提誨為禱。前丁沈二人。既蒙垂照。幸並從其請。梘梘。諸不一。

侯考

前從貴役附復。遂隔音塵。將及改歲。清署雖司榷之重。然按圖可稽。無甚疑難。台兄安恬靜鎮。不勞而理。體中閑自休暢也。惟買銅一事。新例甚嚴。須早為料理。付託得人。不獨考成攸關。且陞轉相牽。坐銷歲月。亦屬無味。愚見若紀綱中。有可任使者。竟不必踏襲前例。專委貴役之手。蓋廣陵與金陵咫尺。廣陵闤闠。與敝省漢上闤闠。朝夕闤會。若兌買廣陵。買銅漢上。豈不便捷。高明以為然否。不佞一官浮沉。等於閒廢。食指繁繁。珠桂為苦。然性甘拘守。行斷仰面。適有不得已之實情。不容不相聞者。有舍親沒於邸舍。孀妻幼子。無所依托。移家北上。納裝得二百金。特託舍親王清臣諱道源。同小价就使奉懇。亦知台兄痛癢清風。嘸嗟難辦。然非情相關切。亦未便以難事相強。須求委曲周全。俾毋遲滯。雖台兄道義之愛。埒於肉骨至性。未必責報旦夕。但不佞具有心胸。斷不虛拜高誼耳。不腆佇函。寬宥是荷。臨楮馳切。

侯考

高麗人開館貿易。弟與同人壺。欲買參數觔。聞係貴衙門職掌。敢懇老年翁屬人代覓。不審便否。頃特走候不遇。率勒布瀆。希示復不一。

侯考

昨造次瀆懇。退荷年兄慨然一諾。近日譜誼交情。實為僅有。倘藉此得進寸竿。皆出年兄一手提挈。銘藏固非楮墨所能狀也。且晚相需甚殷。專望過賜。不能如願。倘寬得其七八。恃有至愛敢爾。諒知己更兆以為妄也。恃章呵手匆刻。久留篋中。意在稍摹古人。其如究無成就何。漭和略堪提刀。當圖補過。昨晤奏定老家表兄。已備致台意。云令兄年兄出樂陵李君之門。又多一重世誼。托先聲意。想面間能悉之耳。率勒再瀆。不勝翹切。

侯考

台旌往太末城中。萬馬春齊。千山日靜。足以助人佳思。但寓其滿目。錄鏑縱心。不無悄然時昔耳。弟枯坐斗室。一病頗額。所謂三年癘疾。一鬼銷亡者。庶幾近之。筆退縱乾。何能為役。來論所不能仰答也。如高唱已成。當使一讀。或愈頭風。是所望耳。惟寓定仍留邪。屢欲過從。而又自愧身係地主。不能聊為展待。杜陵云。貧賤人事略。雖高賢或不棄。然實無以酬對。有默然浩歎而已。暑雨稍霽。漸能移步。當趨教以悉。

侯考

憶自蒞江奉教之後。即已望隔雲霄。壺漏遣趨。依稀昨夢。此中之悵結。寧可言喻也。比客都亭。日聞清譽。向曾報一啟名。未知曾達典籤否。久緣慵慢。不及再漏興居。疎節之愆。伏祈垂諒。啟者。南中一友。雅擅筆墨。見賞於德勝世兄。下榻高齋。相與晨夕。茲有所求。屬弟代為希懇。惟老先生鑒而許之。感賜奚止一人已也。描刻附求郢風。臨池曷禁瞻企。

侯考

景仰高風。已非一日。猶憶戊子秋深。曾與斗酒令兄。俠飲連宵。今雖歲華衰落。而狂奴故態。略似疇時。昨接清輝。頓起飛觴之興。小酌春候。適值台兄。未得快所欲言。抱歉負愧。抑復何言。茲有暇冗。急須歸去。特具微物數種。聊表寸懷。稍俟秋深。風飄金粟。當具斗酒雙柑。向蒼山碧水間。一話闊悰也。臨穎可任瞻溯。

侯考

歲內曾以數行候嵩勝。魏草樹雲山而外。無可持贈。至今闕悰。猶縈寤寐也。僕伏處深山中。僑寓故鄉。兩無依庇。惟日待里門當居。椽瓦卸趣以濟饔飧。即欲作遠觀。無如交謫之不已。坐是困頓。病勢日深。所恃二三知己。加意今昔者。在今日矣。朱明之試。可為田間人謀斗酒資否。舍弟與小阮。敬致此意。望之望之。別情甚殷。何日得一握手耶。諸未既。

侯考

改衙大吉。已說堂皇稿矣。得滿洲番清。即可移送龍江。前件查於定例甚相防礙。暫復不既。

侯考

龍江事於從前監督無與也。適承問。未及詳查。恐擾台意。故此再覆。

侯考

閱尊體遂和。久失趨候爲侯。頃已往晤舍弟。假星且緩旬日矣。率復。容走晤悉。

侯考

入夏以來。時時善病。數日前。滴水不沾者幾晝夜。近始稍稍強起。而口舌腫。尚自作楚。略一思索。則火動不止。故應酬都廢。而筆墨之債更鮮。惟稍長致種種生人之趣頓盡。無論文酒流連。無復意致。并節序如流。幾忘葵榴之照眼矣。大稿序。終當踐諾。不敢煩苞芽之討。但不免小借寬限耳。椅老亦云未晤。想復別有戀戀耶。爾然先生。今之機雲也。得此賢主人風雅其不孤矣。諸容面罄。

侯考

昨奉仰未晤悵然。癸行的在何時。弟欲浼友抄錄佳詠。幾稍寬時日爲幸也。各項賜書。乞照前單先發來手。免致臨時匆匆。爲捷足者所奪。望之望之。餘不盡。

侯考

日來寒風萬壤。凡案間塵積寸許。未能謀毫作書。佳扇故尚在篋中也。容另致上。詩稿三本奉繳。奇施者深。故非耳目近玩。謝教謝教。中丞公處。當面致。庶得詳布推重之意。使知倒屣耳。率復不一。楊話之迎遠。雖非尊意所急。而鄙中耿耿。每中夕不寐也。正爲深念之圖再報耳。

侯考

積雨不止。蔔蔔既毀。房垣半傾。夜來移榻中庭。復苦蚊蠅爲祟。竟夕未得安枕。朝來復衝泥入內。渾身上下如注。歸則體染微熱。又以應酬文字所苦。不能假息。種種勞瘁。道兄何由知之耶。幸接瑤篇。啓我神智。爲之狂喜。尚圖搜枯和正。晚涼並望過我。不一。

侯考

初來查草一晤。殊未暢所懷。豐暇肯一顧我蕭署中。荷花正發。亦堪一醉。附有至懇。弟自過江之日。即已乘槖。不持一文。日前日收覺不給。敢求故人移貸資斧。以濟急需。稍便即完璧以上。弟非不情者。此間非知己不可與道耳。手約一紙。奉上驗留不盡。

題詞

錢侍郎載

此當題曰未信堂故人尺牘。而其下署曾孫顏某藏。蓋未信堂者。考功先生之堂也。尺牘之投。皆其故人。而附裝者。自別存焉。今題曰顏氏家藏尺牘。則誰之尺牘乎。運生孝廉屬題語。即以是商之。爲孝廉題。不啻後學也。乙未四月四日。秀水錢載。

翁學士方綱

先生作堂曰未信。聖門取法法漆雕。又仿匡謬正俗意。訓粟家訓垂昭昭。由來博文自下學。所得師友非一朝。石門昔序樂圃集。緒論首以張公標。（石門吳謹庵先生。由吾邑孫武承出考功之門。）當時格致剖大義。再三往復凡幾條。每誦此序我心感。而況手札精神超。一月成束終安用。三歲不滅誰久要。昔人所重踐行己。彼外見者徒以翟。厥孫裝潢持示客。盤蹉累月氣不驕。丈夫觀人成於小。瞻然在後非執瓢。

運生孝廉。所藏尺牘數十冊。甲午冬日。桂明經持來求跋。時集小齋。同觀者。秀水錢閣學。吾邑朱學使也。閣學爲題數字於前。而學使題語未就。孝廉即將出都矣。古味惓惓。若不忍別者。復以所藏古銅印七枚。彝器款識一紙。及吾邑武承張先生墨迹稿三冊見贈。如見前輩典型。他日當別爲題跋。裝成卷軸。仍請錢朱二公同題。以補未盡之意。仰希前哲。附處相勗。曷勝遡然。乙未四月十日。大興翁方綱。

陸費墀

顏考功脩來先生。爲文章鉅公。一時相與往來酬答者。皆偉人碩士。所積尺牘。自益都公而下。凡數百家。詞旨娓娓。如與晤對。不獨文翰之美也。其曾孫運生孝廉。克承世德。尺幅寸箋。寶愛弗失。蓋亦知所尚矣。昔宋曾宏父集諸名人與其先人翰札。刻爲鳳墅帖。藝林稱之。此冊如入石。余願供罷墨之役矣。孝廉屬其友桂未谷明經。監裝於京師。時余嘗盡覽焉。尺素外。往往別以小紙。列所餉遺物。如曰魚一尾。橘十枚之類。物薄意重。前輩風範。於斯可想。今冊中並不存。余嘗以詰未谷。未谷亦深悔之云。桐李後學陸費墀題。

朱筠

曲阜顏君崇槼。裒藏其先世常所往來諸公尺牘。裝之爲三十五冊。因余同縣前輩翁先生。來問序。謹案文選甲乙。自上書而外。有牋。有啓。有奏記。而自嵇以下。通問之言曰書。若晉末諸賢。衆以書法著者。曰帖。宋元而後。曰刀筆。曰尺牘。尺牘者。蓋書之支流。而帖之踵也。顏氏自康熙中。脩來學山兩先生。以文章聞海內。及從國初諸老輩遊。世濟其美。逮雍正間。所往來蓋三朝之賢豪長者。今冊中所載。宰輔則有臨朐馮溥。合肥龔鼎孳。大冶余國柱。眞定梁清標。平原董訥。海寧陳元龍。武烈則有武詰。李之芳。名流則崑山葉方藹。長洲徐乾學。江夏吳正治。常熟翁叔元。餘杭嚴沆。歷城孫光祀。歸安嚴我斯。嘉興高士奇。滿洲成德。德州田雯。石門吳涵。新城李鴻霔。德清孫在豐。遺碩則有餘姚黃宗羲。長洲顧炎武。寧都魏禧。若儁則有秀水曹溶。大興孫承澤。篤學則秀水朱彝尊。咸寧李因篤。吳潘耒。錢唐毛先舒。大興張烈。慈谿姜宸英。稱詩則有祥符周亮工。三原孫枝蔚。黃岡杜濬。蘭山毛奇齡。萊陽宋琬。宣城施閏章。新城王士祿。士禛。士祜。正。商邱宋犖。益都趙執信。華陰王宏撰。錢唐查嗣韓。文藝則有上元劉思敬。吳繆彤。仁和史逸裘。大興張永祺。元和惠周惕。建德錢朗。宛平劉芳躅。長洲汪份。德州孫勷。江浦劉巖。翰墨則有青浦沈荃。膠州法若眞。婁江王翬。莆田鄭簠。太倉王原祁。金壇王澍。長洲蔣衡。方外則有興源。往往略見於此矣。余嘗未息文字之守。必在世家之能賢者。好而聚之。然其聚也。久則必散。輒喜顏氏居近聖人之居。或可以不散也。昔

人思托諸金石。以期久遠。然金質而石泐。千百不什一存。惟曲阜之碑。自漢唐以來林立。如昨近者雍正三年。耕者掘地。尙得孔褒碑。乃知金石必賴地而存。又喜此册之既得地也。余每恨九經傳註。文字訛失。欲與同志者。依據許君說文解字。是正其體勢。寫石刻之。若成。當陷諸曲阜學宮之壁。爲無窮之計。冀邀福於聖人之靈。而益喜此册在顏氏。可以無窮也。嗟乎。孔子沒。弟子述其問答之詞。相與傳之。爲魯論齊論。及再世。鮒作孔叢子。亦次記其家遊歷附處之言爲多。以今觀之。亦古之尺牘類也。惜哉漢唐孔氏。世有達人。其平生所與往來。無有哀其言而藏之以附孔叢子之後者。而此册以顏氏之子孫。次第而適存。余益爲顏氏遠想慨然。而歎崇聚之賢不可及也。乾隆四十一年。秋七月二十二日。大興朱筠謹序於京師南城日南坊之椒華吟舫。

潘奎雅

兀坐山堂中。見斗夜將半。咄咄森逼人。尺牘紛滿案。當時往來札。四方皆名彥。深山大澤中。高人逸士逼。滄海無涯涘。迴瀾吞河漢。喟哉我何詣。慨忼起彈劍。二十年參商。無暇說聚散。散步涼天月。惆悵數聲雁。誰云古人以。如見古人面。跋燭向寒窗。泠然風送善。後學潘奎雅拜題。

桂學博馥

翩啓發於前明。古未有也。張氏爾翼云。正啓多莊語。或有機密。則具副啓。謝氏肇淛云。上而奏疏。下而簡牘。俱用毛邊紙。其製折簡夾刺。鈐以私印。封題格式。如金科玉律。王觀國學林言。足下。坐下。几下。席下。閣下。不宜。不具。不備。不次。頓首。稽首。叩首。其義本同。而世有尊卑吉凶之別。然則拘俗不論。在昔然矣。古人尺牘。不入本集。李漢編昌黎集。劉禹錫編河東集。俱無之。自歐蘇黃呂。以及方秋厓。盧抑齋。趙清曠。始有專本。致其蹤跡。可以證史傳之得失。而名流筆墨。藏弆爲榮。周益公所謂尺牘傳世者三。德爵藝也。吾邑顏考功。藏故人書數百紙。皆毛邊副啓。曾孫運生孝廉。屬余監裝於京師。昔王大令作佳書與謝傅。裂其存錄。建炎中人求張在丞尺牘不可得。今顏氏所藏。德爵藝具在。吾既嘉考功之取友。又幸前輩雜札。得人以傳。且喜運生能承其先澤也。書而歸之。甲午冬末。桂馥作於宣武坊僦舍。

是役托始庚寅之秋。裝得八九册。運生兩上公車。攜來補入者三倍於初。故邊無倫次。始余竊刺字鈐帖尾。旣而悔之。劉潛夫辨閣帖云。昔人裝褙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剜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眞面目也。旨哉言乎。書以志吾過。嘉平既望馥又記。

盛百二

曲阜顏子運生。集其先世所得諸名人手札。裝潢爲三十餘册。余得見者。乃第九卷。並顧寧人。李天生書。因悉卽墨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始末。牽引者三百餘人。幾成大獄。卒得昭雪。聖朝寬大之恩。及當事治獄之平允。千古未有。若如故明洪永之時。不知若何羅織矣。己亥秋。秀水盛百二書。

沈心醇

衡齋踰我先人集。更示家藏尺牘篇。前輩文章皆手帖。國初耆舊半名賢。遙思愛護曾三藏。欣羨流傳到

百年。珍重古獻期世守。愼交厲我亦當然。沈心醇。

孔廣訪昭虔

康熙中。吾邑三顏。名望重一時。而考功脩來先生爲最。交遊遍天下士。往來雜札甚夥。皆名賢也。至其曾孫運生先生。裝成三十四册。而同時題跋。別爲一册。附焉。運生先生。於余爲學校師。兼結忘年交。册中有先高祖巷愍公尺牘二幅。出以相示。敬盥手譯讀。得涉獵其餘。今展轉得歸吾友兗州太守紅豆樹館。既深爲此册幸。而又不無樂幽今昔之感矣。甲午長至後二日。裔孫孔昭虔識。

阮相國元

曲阜陋巷三顏。元用明史載四氏入儒林之例。修孔顏曾孟傳。入國史儒林傳。元以督漕出京。後來者不知何故皆删之。顏考功在國初。一時名公皆與往來。尺牘積至數百家。考功曾孫崇槩藏之。屬桂未谷馥裝於京師。昔元乾隆間。督學山左。顏運生桂未谷皆爲教官。有品學。元皆以明吏治薦之。後運生選吾鄉興化縣。有政聲。又頗收羅鐘鼎書畫。及歿。而後人并此尺牘之册。亦不能守。今歸兗鄉年丈處。數十册無恙。戊戌春。見於京師。題識册端。阮元書。時年七十有五。

何尙書凌漢

藏名人尺牘者多矣。若夫名公鉅儒。騷人逸老。瑤情藻論。萃在一堂。未有若是編之精且富者也。顏氏子孫以貧故。不復能守。遂歸於兗鄉太守祥雲護持。可謂得所。開發公名印。近亦不復在樂閒。物理無常。但得爲識者收庋。固亦無憾耳。戊戌春分前一日。何凌漢。

羅觀察天池

顏光敏。字遜甫。更字修來。別字樂圃。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遷禮部儀制司。尋調吏部稽勳清吏司主事。補驗封清吏司主事。歷本司員外郎。遷郎中。封奉政大夫。考功司郎中。王阮亭贈句云。顏生陋巷裔。學古爲章句。餘事攻六書。草隸追先體。考本傳。少聰穎。博極群書。千言立就。行楷書。結似趙吳興。爲人孝友。重氣節。汲引後進。如恐不及。海內之士。無不樂從其游云。是册所論當時事實。與國史互相發明。不特文翰之美也。勒之貞珉同傳。否則命侍史抄錄成帙。付之梨棗。當與蘇黃尺牘並行。道光辛丑夏四月三日。觀於兗鄉觀察齋中。羅天池並識。

顏氏家藏尺牘姓氏考

馮溥。字孔博。號易齋。山東臨朐人。遷益都。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諡文毅。有佳山堂集。山東通志。溥生八歲。授左氏春秋。暨秦漢以下古文。即能貫串根柢。稍長。窮極經史。凡天文圖緯。及兵書地志。罔不傳綜。陞吏部侍郎。時尚書孫廷銓病目。右侍郎石申。亦以事註籍。凡一切推補。溥獨主之。一秉至公。無所曲庇。康熙初年。四大臣秉政。議各省遣大臣二人。巡察督撫。溥力爭以為不可。乃止。陞左都御史。有申嚴賊任。暨省刑薄稅諸疏。拜大學士。時薦魏象樞成性。又有發帑備荒疏。在閣二載。開誠布公。表裏洞達。既不詭隨。又不矯激。商略大政。咸僉謀可用。即廉倹不苟。若義所不可。即貴近交口。而溥必力爭改正。總求有益於國。而中無成心。王士正漁洋詩話。馮氏自閭山先生。起家進士。以詩名海岱間。四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訥。皆有詩名。兼工詞曲。惟訥纂古詩紀。風雅賡邈諸書。有功藝苑。惟重之孫。文敏公琦也。文毅則惟訥之元孫云。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國朝歷官禮部尚書。諡端毅。有定山集。名家詩鈔小傳。芝麓官蘄水令。以殊尤徵為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入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歷起歷仆。卒以才名受世祖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真當今才子也。湖廣通志。鼎孳令蘄水。值流寇猖獗。籌畫方略。調度兵餉。修城池。益肆防禦不少休。王士正感舊集補傳。生

時廷產紫芝。因自號芝麓。

曹溶。字潔躬。號秋岳。自號金陀老圃。浙江秀水人。明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國朝歷官戶部侍郎。終山西陽和道。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以疾不赴。有續徵錄、劉豫事蹟、崇禎五十年宰相傳、學海類編、金石表、靜惕堂詩文集。沈季友檇李詩繫。溶天性耿直。為御史。劾輔臣謝陞削籍。熊開元姜埰周延儒。廷杖溶疏白其冤。甲申為流賊所執。拷掠三晝夜。委厩中。得不死。後任廣東時。過熱瘴多年。反居塞上五年。歲踐力講救。生平肆力於文章。諸體雄駿。而尺牘尤多。長牋小幅。人爭寶之。其詩源本少陵。蒼老之氣。一洗嫵媚。與合肥龔鼎孳齊名。世稱龔曹。晚年自號鉏菜翁。築室范蠡湖。顏曰倦圃。蒔花種竹。置酒唱和無虛日。愛才若渴。四方之士。倚為雅宗者四十年。

葉方藹。字子吉。號訒庵。江蘇崑山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禮部侍郎。特加禮部尚書。諡文敏。有讀書齋偶存稿。四庫全書總目。方藹初著有獨齋集。後自棄其稿。此集皆入仕以至歸田之作。其詩導源蘇陸。不及王士正。秀骨天成。而和雅雍容。渢渢乎治世之音也。蘇州府志。方藹升講讀學士。屢被顧問。賜宴瀛臺。撰八箴以進。聖祖善之。撰太極圖說。賜貂裘文綺。

高辛允。一名辛傳。陝西韓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大理評事。國朝歷官工部侍郎。陝西通志。辛傳提調順天鄉試。會中使送兩生入闈。辛傳斥之。世祖廉得其事。召對乾清宮。嘉其風節。屢加超擢。韓故小邑。士狹民稠。貧僉於延綏各路。亂後盜賊出沒。辛傳疏請設兵防道嶺。防守有資。邑距流關三百里。較運維難。再疏請免。

劉思敬。字純之。江蘇上元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參議。有敝帚八編。江南通志。思敬十歲能文。任刑部郎中。執法無所避。分校禮闈。得士最盛。尋擢參議。乞終養。修江南省志。

劉體仁。字公㦷。河南穎川衛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有蒲菴集、七頌堂集、識小錄。河南通志。體仁生而奇異。日重臨五歲、父於膝上授大學中庸。及就傅。經史一覽成誦。居郎署三年。輦下諸名士爭欲識之。體仁尤好獎借寒畯。藏書二萬餘卷。告歸後。日手一編。不問戶外事。詩筆一出。人士競傳誦之。居家孝友睦婣。恂恂可接。王士正池北偶談。公㦷慷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跡道訪其家。為主人道之。曰。公誠長者。顧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橐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又云公㦷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游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㦷來。微笑頌詩曰。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馮仙湜圖繪寶鑑續纂。公㦷性嗜六法。蕭疏曠遠。思維高妙。乘興寫意。亦自天然。

沈荃。字貞蕤。號繹堂。又號位蒼。又號充齋。江蘇青浦籍。華亭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詹事。加禮部侍郎。諡文恪。有充齋集、南帆詠。江南通志。荃父紹曾。有至行。聚徒授業。荃為河南大梁道。有政績。擢歷詹事。學行醇篤。名重館閣。書法尤稱獨步。為聖祖所賞。士以一長來謁者。輒為嘘拂。子宗敬。兼工書法。仕

至四譯館卿。松江府志。荃著爲大梁道副使。職盜首董天藏、牛充大學。餘藏解散。以他事罣誤。部降同知。召兒復四品。仍入翰林。充齋者。爲大梁道時。孫夏峯爲講充貲之爲美數句。有省。遂以自號。在齋事。新例當流者。從烏喇極北。荃謂烏喇距寧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畜輒凍斃。罪不至死。不應驅之死地。召令荃一堅持前議。聖祖改容納之。又言山海關、海洲差員宜撤。湖口關宜仍徙九江。有司盜案。處分過嚴。反進諱盜。不果行。

繆彤。字歌起。號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六年進士第一人及第。歷官侍講。江南通志。彤以親歸。淡於宦情。遂專以課後學爲事。巡撫湯斌內召。奏與中縉紳以道義自持者。彤爲首。先是彤爲庚戌同考官。所拔如許自俊、郭琇、瑶。皆知名於世。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尚書。有讀禮通考、資治通鑑後編、憺園集。四庫全書總目。乾學家富圖籍。所著皆閎通淹貫。確有可傳。集中考辨議說之類。亦多與傳注相發明。蓋乾學爲顧炎武之甥。而閻若璩等。亦多客其家。師友淵源。具有所自。故學問頗有根據。蘇州府志。乾學八歲能文。爲顧錫疇所知。十三通五經。主試順天。苦心披閱。拔韓菼於遺卷中。明年菼遂大魁天下。文體爲之一變。轉禮部侍郎。一切禮制。酌古準今。多所釐正。轉刑部尚書。甫就職。會湖南巡撫張汧以罪被逮。誣乾學通賄。事白。上疏乞歸。上不聽。令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明年復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再疏乞歸。命攜一統志、宋元通鑑。卽家編輯。乾學慷慨有大志。生平敦兄弟之好。篤朋友之難。尤勤於獎進人物。海內之士。輒湊其門。名旣高。而又與有力者不相下。故卒爲所逐。

郝惟訥。字敏公。直隸霸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謚恭定。祀鄉賢。有恭定集。畿輔通志。惟訥性謹慎。操持廉潔。初登進士。與父傑同朝。士大夫多爲欣羨。而惟訥恂恂守儒素風。累官吏部尚書。杜絕請

託。奸胥不敢有所上下。銓政以清。王士正居易錄。霸州郝氏。自戶侍公傑以舉吃虧三字揭堂額。其子恭定公世守之。恭定弟惟譔。丙戌舉人。監察御史。惟譽。江西布政司參議。惟諫子士鈞。戊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弟士錞。舉人。戶侍公弟位。舉人。子惟訓。壬辰進士。廬州府推官。惟謨。癸丑進士。內閣中書舍人。都人以爲盛德之報。閱僞至霸州。宰其第。親見之云。

吳元萊。江蘇興化人。明閣甡子。貢生。歷官禮部侍郎。

孫承澤。字北海。號退谷。山東益都人。順天上林苑籍。明崇禎四年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僞職。爲四川防禦使。國朝歷官吏部侍郎。有尚書集解、九州山水考、詩經朱傳翼、春秋程傳補、五經翼、畿輔人物志、益智錄、元朝典故編年考、天府廣記、河紀、學典、春明夢餘錄、己亥存稿、庚子銷夏記、閑者軒帖考。四庫全書總目。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畿輔通志。承澤築退谷於西山。老而好學。惟塵不倦。於吏事多所論述。而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至於博古精鑒。一時圖書之富。比之宋田氏云。承澤退谷小志。京西之山爲太行第八陘。自西南蜿蜒而來。近列爲香山諸峯。乃折折東北轉。至水源頭。一澗甚深。退谷在焉。復有高嶺障之。而臥佛寺及黑

門諸剎。環蔽其間。閼阜通會。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

法若眞。字漢儒。號黃石。山東膠州人。順治二年。以五經特賜中式。授中書舍人。次年成進士。改國史院編修。歷官安徽布政使。康熙十八年。薦試舉博學鴻詞。有黃山詩留。四庫全書總目。若眞詩古文詞。少宗李賀。晚乃歸心少陵。不屑櫛比字句。依倚門戶。惟所欲爲。不古不今。自成一格。毀譏宜法徵君傳。徵君父孝廉翁。中年無子。李夫人有身。夢法眞而生。故名若眞。與弟若貞同登進士。盧見曾山左詩鈔。黃石先生以高第入翰林。再遷秘書院侍讀。與洪安南承疇、陳溧陽名夏。兩相國不協。外調浙江觀察。轉補福建。鎖鄭寇有功。遷浙臬。平反王式渥告密案。浙人詫爲神明。轉安藩。丁內艱歸。以詩畫自娛。卒年八十四。張庚畫徵錄。若眞善山水。筆有奇趣。

李之芳。字鄴園。山東惠民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襄。山東通志。之芳授金華推官。燭奸理枉。讞決如神。在臺十有四年。忠謀讜議。皆關大計。彈劾不避權要。總督浙江軍務。耿逆煽亂。以衢州係全浙上游。且爲江淮屏障。卽日移駐。有異議者弗聽。及耿逆重兵壓境。以甘言來誘。立斬使焚書。督師出戰。賊勢大挫。方戰時。親冒矢石。或勸其持重。勿蹈不測。答曰我若貪生。誰不惜死。以此人皆奮力効用。卒之大軍入閩。長驅三關。賊指日面縛。而全浙無恙。皆之芳親捍三衢力也。身在行間。歷九年乃凱旋。去浙之日。士民號呼。如失父母。浙江通志。之芳任金華推官。浙省向苦解茶蠟。請免折色。又權賦役全書。纖悉條分。瞭如指掌。迄今永爲準則。以巡鹽御史蒞浙。洞悉鹽政利弊。凡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出督浙閩。閩逆告變。之芳檄諸路分守要害。遣副將黃廷梅。力堵仙霞關。自擁衢州。賊衆數萬攻衢。之芳適擊於杭西。戰擽處地、流矢如雨。左右請少避。之芳曰。今日以兵勝敗。爲吾死生。可稍怯耶。諸將鼓勇直入。賊遂卻。賊黨納款。以計招降僞將。生擒賊首。建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三衢。此賊一破。則諸賊潰亂逃散。江山、常山關。

有閒道可援。我軍進發。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安能獨完。進克大溪。復江山縣。急據關口。賊將逆降。大兵遂入閩。賊平之後。疏請豁金衢五郡以前額賦。貧民陷賊來歸者。悉爲區畫衣糧。又設廠通衢。賑往來飢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者盡復故土。

余國柱。字石臣。號佺廬。湖北大冶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大學士。

杜恆燦。字杜若。號蒼舒。陝西三原人。順治五年副貢生。注銓通判。未仕卒。有春樹草堂集。四庫全書總目。恆燦卒。寧都魏禧表其墓。關中李因篤爲作傳。皆悼惜其才。春樹草堂集。凡詩二卷。文四卷。逸氣縱橫。縮當時原稿。稿中多代人之作。蓋恆燦爲郎廷極、賈漢復、柴化鳳、諸人客。畢生出入幕府中。所作富贍有餘。而多不修飾。殆亦由於取辦倉猝也。陝西通志。恆燦八歲能文。値寇亂。家中落。客走四方。負米養親。鄉試中副車。遂入太學。念老親家居食貧。因策蹇南遊。時得耳公詩文及珍玩錦綺。歸壽其親。親大悅。恆燦居京師。與中翰吳煒交相得。同訂觀文大社。以振興古文爲志。及煒使關中。過集稷。復廣其社於邑中。學古書院。歸去。恆燦主盟。學者多宗之。長安柴化鳳。鎮崇明。遣迎恆燦。旣至。化鳳以提戎出鎮。恆燦陪副來。卽事作平洋沙十章。化鳳立命譜入鐃歌。持千金起爲壽。散從軍中。尋遊楚演。復入吳。久之歸。性好客。所居箴

白巢南，冠蓋車騎輻輳，每酒酣耳熱，濡墨揮毫，無不厭所欲而去。一夕盡焚所著書，弟姪急起收之，得詩文如干篇，今所傳溉樹草堂集也。

孫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明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特授中書舍人。有溉堂前後續集。四庫全書總目：枝蔚於甲申闖賊亂時，曾結里中少年殺賊，失足墮坑中，幸不死。後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旣而散合董和嗣，爲戶讀書，在當時名甚重，然詩本秦聲，多激壯之詞，大抵如昔人評蘇軾詞，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也。陝西通志：枝蔚性豪宕，激氣節，博學工詩，南遊吳下，流寓邗關，以詩酒自娛，徧交吳越諸名宿，筆床硯匣，倡和無虛日，爲詩沈雄奇古，興至即書，不事雕飾，而意致淵如，其自命在韓杜蘇陸之間，余子不屑也。名家詩鈔小傳：豹人身長八尺，鬚眉廣顙，衣冠甚偉，與尤晦菴初未識面，一日晦菴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望見趨進曰，此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大笑，流寓邗水，築室數椽，題曰溉園，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志，嘗遊焦山，遇大風，雖作驚香，獨從容扣船歌曰，風起中流浪打船，舟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居易錄：豹人僑居揚州，高不見之節，予訪之，先之以詩云：集裡奇人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潛跡，端木寧知原憲貧，遂爲莫逆交。乙巳余入都，豹人詩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

應撝謙，字嗣寅，又字潛齋，浙江錢塘人。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辭不赴。有潛齋文集。四庫全書總目：古樂書上卷，論律呂本原大旨，本蔡氏新書，而參以朱子及注疏之說；下卷論樂器制度，則本陳暘樂書，及李之藻泮宮禮樂疏者爲多，雖未精博，尙爲簡核。浙江通志：撝謙篤心理學，窮極底蘊，家甚貧，環堵蕭然，而弟子日益進，立教惟以躬行實踐爲主，以不自欺爲持身涉世之本，於六經多所發明，尤精於易，嘗病世儒言易，失之穿鑿，歿後河陽巡撫趙士璧，刻其性理，儀封張伯行刻其潛齋文集，行於世。李集鶴徵錄：先生之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垂耳右垂臆，夕偕同志爲獨社，取有所不爲也，有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拌先生而歸之，先生維誦達旦，卒不動。同里姜御史圖南，致饋不受。一日遇途中，方盛暑，衣木棉衣，授以越葛二端，貸遊之，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池北偶談：徵士性至孝，母病數年，侍疾晝夜不解，母強爲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盧辨禪，始行合巹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接梯者。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殘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古今孝經辨論、編註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諸孟朱註大全拾遺、校定文公家禮、自傳雞岡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禪，不喜王陸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浙友多窮交，終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逢古人，而羲農堯舜，若接聲欬也。著書千萬言，人來假者，亦不吝云云。

應禮樸、度辟，俱撝謙子。杭州府志：禮樸、禮綜，從遊於陸隴其，克承其所學。

吳懋謙，字六益，號苧菴，江蘇華亭人。有華苹、豫章、虔州、苧菴諸集。四庫全書總目：懋謙早從陳子龍、李雯諸人遊，故力追七子之派，稱詩多以漢魏盛唐爲宗，然時有擬張之失。江南通志：懋謙詩文，與同里吳騏齊名，有雲間二吳之目，生平多貴游，所至名公鉅卿，皆與結詩社，人以明七子中謝榛比之。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六益崛上之才，託跡林皋，荒率屑雜，泥本自蔽，雖多慷慨，振刷纖穠，謂跳之習，濟於和平之音，與天寶大曆鴻烈競爽。姿兆翀松江詩鈔：懋謙名爲中秀子，中秀家淨土橋，與董宗伯、陳眉公遊。乙酉被難，懋謙負尸渡北郊，洗血斂之，廬墓三載，康熙間，海內底定，遂結束乃挾冊放遊，自荊、豫、齊、晉、嶺南、薊北，晚歸老郡城，築別墅東門外，與白蕉菴鄰比，稱獨樹園，年七十三卒，門人私諡曰貞碩。

吳農祥，字慶百，一字星叟，浙江仁和人。明中允太沖子，諸生。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輿圖誰史、叢考、嘯臺讀史、錄寓讀史、錢邑志、林梧園雜志、唐詩辨疑、詞苑、古文詞就正稿、宜齋、南歸、芸鴻、流鉝、嘯臺等集、詩餘。浙江通志：農祥少異敏，一覽成誦，家有賜書，閉戶伏讀，兼經通史，馳騁百家，詩不下萬餘首，爲文漸貫五經，尤精於易，與蕭山毛奇齡友善，然質疑問難，不肯苟同。方藝如與徵君傳：徵君十許歲，製芙蓉驛下落賦，其落句云：一擊少年爭跋扈，明公從此願躬耕。旣長，構樓於別業之梧園，與弟農復登樓而去其梯，戒不聞世上語，盡發藏書讀之，徵君之至京師也，大學士馮公溥客之，代作詩稱佳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及徵君也。徵君貌寢，肩搖鼻鶴頸，指爪長三寸，鬚髯頹然。謂放得錢輒付酒家，而讒徵見遠，吳下人沿復龍故態，角爲詩畜，而浙西讀書、秋興、登樓、學社及慎交諸社，爭立名字，應之各欲引徵君，徵君曰：是藏禍見餉也。諸君子忘東京鉤黨學乎，不答書，亦不發觀，其徐天子果切齒諸爲社事者，盡搜所刊錄摧燒之，著爲令，常一鑒，李文襄公之芳聘爲草露布，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座盡傾，久之，辭去，爲書便宜數事，文襄再拜曰：職君良箴，吾雖日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袁枚隨園詩話：先生乳哺時，啞啞私語，皆建文遜國之事，年過十歲，始不復言。

席居中，字允囗，遼東錦州人。有昭代詩存、臥石山房稿。

林璐，字鹿菴，浙江錢塘人。有歲寒堂存稿。四庫全書總目：璐安溪懷古序，信建文出亡爲真，殊爲未考。所記顏允紹、邵少尹等事，皆足補史之闕，特敍述稍冗耳。蔣炯河間殿太守家傳跋：國初西泠諸子古文，以鹿菴先生爲最，所著歲寒堂存稿，或譏刻畫太過，時近小說家，然其縱橫奇肆，寫一人一事，精神奕奕，突出紙上，純得子長之神，自勻庭書門外，未見稱也。

杜濬，字于皇，晚號茶村老人，初名詔先，湖廣黃岡人。明國子助教祝進子，副貢生。甲申後，流寓金陵。有變雅堂集。江南通志：濬僑居白下，以詩名，自竟陵鍾氏、譚氏、矯王、李規摹漢魏之習，流而入於淺薄，獨濬不染楚風。時有莆田余懷，字澹心，子賓碩，澹客居金陵，皆以詞翰知名。名家詩鈔小傳：茶村以明經貢入太學，與余澹心、白仲調，齊名南雍，角藝兩司，成品題甲乙，無出三人右者。一時有魚壯白之目，乃金陵市語，染爲中名色也。居易錄：于皇客揚州，人日大雪，無事巾車造之，論詩竟日，梯蘇不發，茶話而已。乙巳七夕，予赴京師，于皇詩云：記逢人日雪，遊我嗆窮愁。

吳綺，字薗次，江蘇江都人。選貢生，擢授秘書院中書舍人，歷官湖州府知府。有林蕙堂集、亭皋集、記紅集、宋金元詩永、嶺南風物記。四庫全書總目：國初以四六名者，推綺及陳維崧二人，均原出徐庾，維崧泛濫於初唐四傑，以雄博見長，綺則出入於樊南諸集，以秀逸擅勝，章藻功與友人論四六書，與薗次並香宋

麗.接僞短兵.陳其年陸海潘江.未猶強弩.其論頗公.然異曲同工.未易定其甲乙.輒以花木爲調筆.因名其圃曰穫字林.與名士爲春江花月社.名家詩鈔小傳.綺沼龍樹椒山樂府.大加稱賞.遷武選司員外.蓋即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已由工部郎出知湖州府.多惠政.不畏强禦.湖州人德之.號爲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所作塡詞小令.兒童婦女.皆能習之.有毘陵女子.日誦其把酒問東風.種出雙紅豆.以爲零七黃九.復出.故又號紅豆詞人云.王晫今世說.國次宦湖州守.爲治簡靜.放衙散帙.嘯傲觴詠.床斐几.燈火青熒.吏人從屏戶窺之.不辨其爲二千石也.喜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此罷官.陳維崧三芝集序.國次之守湖州也.摘治豪猾.不受請託.要人不喜也.因其招接名流遊讌日多.以是中之.旣罷官.僦居吳門.刻其詩.又鐫次其三子之詩.曰三芝集.

姜棲.字鐵夫.又字桐柏.浙江會稽人.有曹山草堂.飯犢居等集.陶元藻鳧亭詩話.詩山吟謝朓.紅燭宴莊騷.予鄉姜鐵夫句.漁洋極賞之.然猶著色.不如其美人五湖去.夕陽爲飛遲之句.澹而彌旨.阮元兩浙輶軒錄.飯犢居樂府.五古直溯上游.五七律雜禪中.時見流麗.落照云.片帆投浦疾.獨鳥背城飛.曹山云.樵徑漸移.殘照外.人家多在石溪邊.耐人吟諷.

盧元昌.字文子.自號半林居士.江蘇華亭人.諸生.有杜詩闡.唐宋八家文選.思美盧半林稿.鼓蠡稿.江南通志.元昌著述.有盛名.詩學杜陵.操選政數十年.以壽終.姜兆翀溆芳齋詩話.半林初在彭燕.又社中與王伊人顧見山等.俱爲詩中翹楚.嘗自言少時夢至一所.高絕崇表.有榜曰離塵樓.因吟曰.草花喧畫夢.螢火暗秋燈.醒而恐蓬落之讖.至後果然.

紀映鍾.字伯紫.一字檗子.號戇叟.自稱鍾山野老.江蘇上元人.明諸生.有眞冷堂詩.名家詩鈔小傳.伯紫少與盧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旣貴.招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人.輕投一刺.如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池北偶談.金陵紀青.字竺遠.能詩.少爲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清寺爲僧.久之復舍去.其子映鍾.女映淮.徐釚續本事詩.伯紫與方文林古度齊名.白髮當歌.紅牙度曲.說天台舊事.娓娓不倦.

丁澎.字飛濤.號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扶荔堂詩.浙江通志.澎罷歸.不問戶外事.而自娛於文.工爲詩.頓挫淸壯.有沈鬱之思.康熙癸亥.修浙江通志.實董其事云.林璐丁藥園外傳.藥園工詩賦及古文詞.自少年未遇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瀠.皆以詩名.世目之曰三丁.兩浙輶軒錄云.册立西宮.念無鑄典禮.調入東省.兼主客貸使.至驛.廉知丁.持索貂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少有鳥棲詩.吳下女士.爭相採摭.以書衫袖.後以事索累.謫塞上者五載.卜居東園.躬自飯牛.暇即乘牛車.手周易.吟誦自若.所作諸詩.語多忠愛.無怨悱之意.則其所發.又可知矣.感舊集補傳.與吳錦雯百朋.與柴虎臣紹炳.陳際叔廷會.張字台治.張祖望綱孫.沈去矜謙.毛稚黃先舒.丁飛濤澎.虞黃昊.陸麗京圻.諸人齊名.當時稱之爲西泠十子云.

張彥之.一名愍.字洮侯.又字蛸巖.江蘇華亭人.明詩綜.洮侯爲人寬博.無同異.其詩朴茂.不事纖尺.質本投純.而擬於嗣宗.松江詩鈔.洮侯幼與弟漢度几有三張之目.初王屋讀書山在細林.與陳徵君白石

山莊相與.後洮侯盡斥其田宅.即細林別業.亦讓其弟洮度.而隱於窮巷茅舍.取道書讀之.托於酒狂以自廢.

范鄗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辭不赴.有理學備考.五經堂文集.語錄.續乘輯等.四庫全書總目.各體雜文.本名草草草.文格酷摹尙書.雖本之夏侯元昆弟.然未免太近游戲.晴鐙錄乃其子翻搜輯諸刻.書中鄗鼎評論之語.又鄗鼎父芸茂.皆選輯山西之文二十卷.題曰晉國乘輯.鄗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纂輯.謂之續乘輯.篇.前後四集.居易錄.彪西養親不仕.隱居師曠故里.講洛閩之學.河汾間人.多從授經.以博學鴻詞薦.不出.人益仰重之.

王曰高.字靈萁.又字登瀛.號北山.山東茌平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給事中.有槐軒詩文集.山東通志.曰高幼有神童之譽.在諫垣十有七年.多所建白.癸卯典江南試.得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可稱得人之盛.

史鶴齡.字子修.號菊窗.江蘇溧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編修.池北偶談.翰林官直講禁中.先在宏德殿.後移於乾清宮.大抵掌院學士一員.翰林官一員.惟戊午陳廷敬葉方藹日講.而上幸南海子.葉偶病.以張英代之.後葉病愈入直.遂三員同直講.史鶴齡以編修歸.歿於家.特賜祭葬.其恩禮非外廷所敢望.

吳正治.字當世.號賡菴.安徽休寧人.湖北漢陽籍.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大學士.加太子太傅.諡文僖.江南通志.正治以直講出補江西參政.轉陝西按察使.所至以淸廉執法著.內擢工部侍郎.轉刑部.諸所條議敕令.宜急行.或且宜停止.禁狀外指扳.嚴婦女私嫁.免逃人十家連坐.及收旗丁月餉.皆著爲令.晉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守成法.持大體.以病致仕.

屠粹忠.字純甫.號芝巖.浙江定海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兵部尙書.有采芝堂詩.兩浙輶軒錄.粹忠謁選.得封邱知縣.濬河患.城垣盧舍傾圮.前舉令艤舟河干莅事.粹忠誅茅立官署.蓋草舍.招流亡.修築城垣.不兩月.諸務畢舉.以最遷給事中.江南巡撫議裁州縣外補.粹忠言猶宜從中出.余金熙朝新語.粹忠垂髫時.讀書里中董氏.大書戊戌名四字於壁間.後果中順治戊戌進士.聖祖以粹忠老年擢徠.御書怡齡堂扁額賜之.又賜御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爲儒貴.以聰元戎報五更.

李日炆.字方山.山東歷城人.有訂醉軒堂三十六卷.今世說.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死者.特爲詩弔之.與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尙無恙.甚借友人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相與泣下沾襟.已命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

趙崙.字闡仙.號叔公.山東萊陽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寺少卿.以事謫瀋陽.卒戍所.有因樹屋集.松江詩鈔.松自奏銷案興後.我試科舉及童子.類皆有勢力者得之.公屏絕苞苴.禁止华廳.歲科得士.類皆孤寒.郡士作爲詩歌以揄揚.姜某彙爲一冊.付之梓人.

鄭溎.字汝器.號谷口.福建莆田人.宋珠附鄭汝器歌註曰.莆田朱珏.書八分.鄭之師也.田安詩.山巖皆屋

四大字。一字直可價千緡。朱彝尊詩。邇來孟津數王鐸。流傳恨少無人披。太原傅山最奇崛。魚顚鷹跱勢不羈。臨淸周之恆。委曲也得宜。勾吳細若粵譚漢。暨歙程邃名相持。未若篔也下筆兼縱奇。縣烟雲飛欲去。屹如杜譏立不移。或如鳥籠鷇羽翩。或如龍怒搏之而。箕張鼎峙各異狀。屏幃大小隨所施。

翁叔元。字寶林。又字靜鼾。號鐵莊。直隸永平籍。江蘇常熟人。康熙十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刑部尙書。有鐵莊文稿、梵園詩集。韓菼有慥堂文集。叔元母夫人娠。夢神人授以旃檀。初名旃。字寶林。甫離襁褓。執父喪如成人。就傅卽自力於學。未第時。文章滿海內。館試第一。尋主山東試。拔其世特等。皆名選也。所居官。必悉其職。才無不可。智以質心遂之。性和平寬厚。而義理所在。亦屹不可奪。在史館。每奏一篇。上皆稱善。國子生徒。例有贄。公到卽謝絕。其疏請復積分之法。令諸生習禮。齊觀聽。嚴懲不率。頗採施行。而積分之議竟寢。尋定朔望釋菜禮。六館之士。咸彬彬焉。銓曹弊藪。旗華者然。嘗試州同知以下。請以鬮籤爲等差。工部歲發柴炭。値八萬金。多侵耗。每豫採支。時方二十七年。所司具稿。將給二十九年之半。公計所虛耗。約十萬。每歲少給二萬。至五年其數悉償。部例每興一工。先計其値上之。名曰料估。工完多冒破。所司處任怨。不敢以聞。有十年不銷算者。大工至四十三案。公請六部。舉司官各二人。分董其役。甫半載。積案一淸。往在工部者。祝爲畏途。如傅舍。惟望速轉調。貽禍後人。公在部。歲一年。不滯一案。曰莫非王事。不敢告勞也。在刑部。閱銀鋪叫號聲。轗憯成。皆諧袞州縣湊當之成。吾俱知多冤。然率周內。不可破。概駁徙。致株連久繫。容更有瘐死者。可奈何。急於報德。不匿怨。在翰林爲某院長排擠。後某董下河之役。赴部鋪算。畏公啖以利。公卻之。不苟縱也。某御史偏劾京朝官。且及其子。公微言於衆曰。仁人所弗忍也。御史呼公名。辱詈之。將并劾公。無何坐規避事。當逮刑部。公獨不署名。曰罪止罷耳。無可加。遂免。

高層雲。字二鮑。又字謖苑。號菰村。江蘇華亭人。明檢討承作孫。康熙十五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太常寺少卿。有改齋詩略、詞略。徐乾學高公神道碑。君爲給事中時。文皇后上賓。詔集議喪禮。諸親王都王環坐。閣臣向前白其議。長跪移時。武定李公年老。起跪踣仆。君抗章謂集議國政。異時無弗列坐者。今議國喪。非大臣致敬之地。亦非諸王跪受之時。閣臣倘自重。諸王亦不可倨慢。失藩臣守禮之義。書奏竹宜頸縮。而天子用君言。令後凡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又江淮間議行屯田事。民大擾。君請急停。以甦民困。上嘉納之。高士奇藏竹軒侍値詩。書橋西望水中亭。疑有魚龍出北溟。領略瀛洲舊蹤跡。十年畏濁在雲屏。自註。歲戊辰。屏雲兄奉勅書屏風四幅。今尚在瀛臺居御座側。

梁清標。字玉立。號蒼巖。又號蕉林。直隸正定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國朝歷官大學士。祀鄉賢。有蕉林詩集。畿輔通志。畿輔告賑。淸標巡歷保陽諸州縣。殫心察覈。人沾實惠。上諭侍臣曰。梁尙書不愧大臣矩度。有武林斥生。誣首逆案。明刑。意在株連甚衆。淸標訊得其情。立置諸法。保全無算。康熙九年。撤南國諸藩。淸標奉命之廣東。移尙可喜家口。兵衆洶洶。長多宜撤。淸標鎭靜以安人心。得無變。俄朝命止可喜行。淸標復命之日。上深嘉歎。二十一年夏。大旱。上問諸臣弭災之方。淸標以省刑對。上嘉納之。居易錄。公精賞鑒。羅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甲於海內。領袖詞林數十年。風流宏獎。巍然爲鉅人長德。家世翔

貴。甲河朔。仲祖夢龍。明吏部尙書。諡貞敏。兄淸寬。吏部侍郎。從兄淸遠。吏部侍郎。公亦以吏部侍郎。拜兵部尙書。祖孫兄弟四人。入吏部。前後相望。搢紳榮之。

嚴沆。字子餐、號顥亭。浙江餘杭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侍郎。有古秋堂、擬崇、顥亭等集。浙江通志。沆典試山東。故事舉錄無舉者。四氏子不得獨雋。疏請歲舉二人、著爲令。擢給事中。請解有司被參之任。杜督撫委卸之端。職官之選。不得在籍候選。任倉場侍郎。單興孔棘。遂減糴。剔侵漁。進不叫衆。退不廢公。歲省金錢二萬餘。碧溪詩話。顥亭先生爲訒公諱武順之子。築室武林東城。以奉母。謂之皐園。中有淸較樓。藏書萬卷。又有丁公池。先賢故址也。諸子分居省城。康熙中同日被火。先生文集。遂無孑遺。又曰顥亭詩選。與丁飛濤合編者。久已刊行。其北行日紀一冊。乃手稿。未傳於世。查羲選佛詩傳。先生能詩善書。嘗爲稽留山作留山堂圖。五越月始成。

勞之辨。字書升。號介巖。浙江石門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副都御史。有靜觀堂詩。兩浙輶軒錄。介巖官副都時。竭誠獻替。知無不言。歲戊子。江浙米價騰踴。疏請嚴海禁。價得漸平。又各省截漕。照太倉額缺。議以半穀半米。給兵糧。京師億萬戶。賴兵餘米以發。疏請照舊給發。兵民賴之。

董訥。字茲重。號默菴。山東平原人。康熙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歷官兵部尙書。有督漕疏草、柳村詩集。山東通志。訥督學順天。士風整肅。遷左都御史。論議持大體。淸理庶獄。多所平反。總督兩江。兵民安輯。新屯叢敝。奏罷之。復督漕運。設易知小單。剔奸蠹弊。備極其法。政務肅淸。爲人峭直沈雄。不以難易回旭。及歸田後。立族祉。設祭田。一遵家法。平原縣志。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駐蹕柳村之南樓。御書香念舊勞四字。命懸蕊上。又詢其詩集。子吏部思疑。搢呈留覽。其始終顧遇如此。王士正古夫于亭雜錄。默菴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總督。有某御史道之。甫就坐。大哭不已。衆爲改勸。舉座訝之。某出造大冶余僉憲相國。入門揖起。卽大笑。余戲問之。對曰。董某去矣。拔去眼中釘也。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江蘇寶應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主事。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侍讀。有喬氏易俟、寶應志、使粵南歸詩、文等集。四庫全書總目。易俟前列諸圖。不取陳摶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諸家之說。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證以史文。蓋李光楊萬里之支流也。江南通志。奏濬海口。淮揚積水。總河御史上言。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於邵伯高郵間。循洩水。復築長堤。抵海口。以東所洩之水。使水紆高於海口。則趨潮自迅。適萊入直。召問。力陳不可。議遂寢。未幾。中旨詰能復召。萊卒於官。

何毅。山東菏澤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內閣中書。祀鄉賢。山東通志。毅至性純孝。年十二。以父殉兵難。欲解帶自縊。門客李采資勸以宗嗣大義。且父柩在千里外。理宜歸葬。乃號泣扶櫬奉母歸。雖干戈搶攘。中卒得保全無恙。居母喪。哀毀骨立。情禮兼盡。分校順天己卯鄉試。矢公矢愼。加意搜羅。所得皆一時名宿。

孫光祀。字溯玉。號侘庭。山東平陰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兵部侍郎。祀鄉賢。有膽餘軒集。山東通志。光祀好獻替。尙氣節。在諫垣疏凡二十餘。所陳皆切要。其不下部議而遵行者。亦有之。歸田歲大饑。出粟五

百石以賑。全活無算。至如睦族黨。周貧乏。設義學。建橋梁。懿行班班。又其餘事。魏希徵序。先生爲李康時。邊鄉里之難。銜父兄大讎。志氣精誠。貫日月而泣鬼神。卒申大義於天下。孫詞馬小傳。順治丁酉典湖廣試。得士一百六人。捷南宮者六十四。稱爲盛事。

陸葇蕃。榜名印蕃。字子振。號武園。浙江平湖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貴州貴東道。有粵西偶記。四庫全書總目。偶記多述其督學廣西時。道路險阻之苦。及爲守土有司所不禮事。大抵瑣屑細碎。不足記錄。

周襄緒。浙江山陰人。貢生。官禮部。朱彝尊有寄懷同周儀部襄緒對酒康山詩。

陸葇。字次友。號淺山。原名世枋。浙江平湖人。以國學生試高等。官至宏文院典籍。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雅坪集。歷朝賦格。四庫全書總目。葇嘗選歷代賦。分爲三格。曰文賦。騷賦。駢賦。三格中又分五類。曰天文。地理。人事。帝治。物類。每格前各有小引。浙江通志。葇值南書房。出五采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奏。試以豐澤園賦。理學真僞論。上親閱卷取第一。熙朝新語。葇九歲時。値鼎革。其父爲周將軍所獲。葇伏草中。躍出求代父死。將軍愛其文秀。以扇示之曰。兒能讀扇上詩。即赦汝父。葇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歸。教子三登上將壇。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武惠王矣。將軍大喜。釋其父。乞爲己子。葇哭別其父。後將軍死。得脫歸。

譚吉璁。字舟石。號潔園。自稱小譚大夫。浙江嘉興人。明太僕卿昌言孫。以監生試第一。授宏文院中書舍人。薦舉博學鴻詞。歷官登州知府。有延綏志。肅松錄。爾雅綱目。歷代武舉考。嘉樹堂集。鴛鴦湖擢歌。浙江通志。吉璁由內閣中書。遷榆林同知。會滇蜀用兵。上官檄轉餉入蜀。至寧羌州遇亂。撫軍檄餉還。棧道路絕。吉璁間道從黑水峪。七晝夜達盩厔。定邊副將朱龍叛。直逼波羅堡。榆林道高光祉問計安出。吉璁具畫利害狀。光祉懸之。聚士民誓神死守。編什伍。明號令。製暗帶。陣而守。吉璁罄出私財以饗士。而自宿城上。衆賴以安。綏德周繼明。聚衆數千人入神木。與叛將孫崇雅合。迎陷延安。榆兵迎戰不利。城中偶語籍籍。多欲出降。光祉夜呼吉璁曰。事急矣。餉兵疲不足仗。奈何。吉璁奮臂大呼曰。死。譚吉璁分也。出諭士民曰。忠臣我與高公爲之。豈肯若輩死。然賊一入城。子女玉帛皆賊有。且若輩今日降。明日大軍至。無噍類矣。衆泣拜曰。公言是。光祉出千金。吉璁罄數百金。間道渡河。貿粟於保德河曲。以兵突圍衛之。人心始堅。榆林既解嚴。響水清平鎮羅諸堡。猶爲賊保聚。吉璁單騎諭降之。馳至神木。檄崇雅。繼明。曉以禍福。崇雅繼明。亦以衆降。陝西通志。康熙十四年。朱龍叛。璁與副使高光祉。總兵許占魁進剿。制府上其功。賜忠藎可嘉額以獎之。榆林古上郡地。明代因寇患。始爲重鎮。良將勁旅。星羅棋布。而鎮志未立。一切方略制度。但錯見陝志中。限於尺幅。不能詳也。璁苦心搜訪。遂纂輯綱錄。東西千八百里。凡一名一物。無不訂正是非。敍述本末。志乘之精詳。未有如延綏鎮者。朱彝尊小譚大夫墓志。南京不守。大兵從父母轉徙。道遇寇。父被傷。力以身蔽寇。拔刃傷之不動。鋒擊其首。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日。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櫬還檇李。詩繫。吉璁除登州守之任一年。以哭子卒。璁好撰述。惜其無後。

李楷。字叔則。號岸翁。陝西朝邑人。明天啓甲子舉人。國朝官寶應知縣。有河濱全書。陝西通志。楷少聰慧。

嗜古學。讀書朝萊山。遇異人馬頭仙。謂當以文章名世。嘗築棧高數丈許。屏居其上。命書佐日逐圖史。手自評騭。學殖日富。居易錄。朝邑李瓚。以其父岸翁遺墨求跋。岸翁爲寶應縣。高才凌物。爲忌者所中。罷官。關中名士。予生平交游者。如三原孫枝蔚。韓詩。華陰王宏撰。富平李因篤。郃陽王又旦。富平曹玉珂。皆一時人豪。要以岸翁爲冠。國初知寶應縣。縣故隸淮郡。楷力請歸揚。得罷解草米各項。歲省民財萬計。政暇則訪古選勝。題詠殆遍。解官後流寓廣陵。與江西李明睿著二李斑書。久之歸里。値制府修志。延至省城。郊迎之。長揖上座。縱飲揮毫。當時咸屬目。尤工書。並旁及釋典道藏。

李嗣奐。字愍中。號樸庵。山東新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有懶堂草。

呂縣俟考

譚吉瑄。字左羽。登州太守吉璁弟。康熙乙酉舉人。歷官給事中。朱彝尊五經進士譚先生墓表。先生諱貞良。字元孩。南京不守。浮舟於浙。逵會稽。由臨海抵溫州。以戊子卒於漳州之瑞溪。庚寅。子吉璁扶櫬歸里。甲辰。次子瑄等。始卜兆府城西北二生橋。戴璐藤陰雜記。竹垞已未同徐檢討釚。移寓虎坊橋。樹瀛洲道古錄。查他山別館都諫瑄詩。宣武門東舊宅。虎坊橋畔瀛欄。可惜手栽紅杏。花開又讓人看。

黃瑨。字子厚。號微庵。又號白鶴峰處士。山東即墨人。康熙二年舉人。有夕霏亭詩。李象先夕霏亭集。微庵舉於鄉。一時同榜皆欲制義短長離合。微庵獨默坐沉思。衆訊所以。答曰。此地有水鄉亭。北渚亭。李北海。杜太常讌賞地。又辛稼軒。李滄溟家焉。吾方憶兩公踞詩雀舫。湖光拍瀲。文思鬱發。爲詩爲詞。足可寄託。不暇他及也。

黃敬璣。字在之。號屺雲。山東濟寧人。曲阜籍。順治四年進士。歷官雲南道御史。濟寧州志。敬璣授安丘推官。廣置學由曉士。山賊竊發。單騎撫降之。行取御史。州有應解臨清德州二倉米。往往派之里下。民以爲苦。敬璣請留州支放。至今便之。典試江南。名士如姜孟潁。薛坦。賈廿。陸壽名。顧鼎新等。皆出其門。旋以終養歸。與黃維祺立敬社。集鄉紳分題校藝。其時科名蟬聯。皆耕造就之功也。

東野雲鵬。字九萬。山東曲阜人。世襲廩生。魯公伯禽季子公子魚之七十三世孫。以子沛然官五經博士。勅封修職郎。東野家譜。順治七年。祖廟摧殘。請於邑侯重修之。居恆和睦族姓。勤儉持家。晚年優游自娛。五世同堂。遐見曾元。孔尙任出山異數記。康熙甲子東巡。東野沛然掖其父。扶杖跪道左。手捧奏疏。乞爲世宦。奉先祀如四氏例。上曰。周公姬姓。爾姓東野何也。沛然奏曰。昔伯禽季子名魚。食采於東野。因以爲氏。上問周公廟何在。沛然指奏曰。東望高阜松柏鬱然者。即伊公世廟也。上爲引領。又顧扶杖者曰。此老者何人。沛然奏曰。臣父東野雲鵬。年七十有五。又問爾族衆幾何。奏曰。丁不滿百。上覽疏訖。付侍衛交部卽議。

魏燦如。字孟宜。山東曲阜人。歲貢生。歷官金縣知縣。曲阜縣志。燦如由武城訓導。累遷金縣令。剔奸弊。杜侵漁。斷獄平允。人吏畏服。

顧炎武。一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諸生。薦兵部司務。再薦職方主事。皆不就。有天下郡國利

病書、日知錄、皆論詩本旨、易音、唐韻正、古音表、吳才老韻補正、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金石文字記、文集、詩集、昌平山水記、營城記、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宅京記、譎觚、蘇州府志。炎武生瓌異質、自幼篤志古學、九經諸史、皆能背誦。見時多故、遂歸去山中、備求經世之學。明亡、絕意仕進、北游齊魯燕趙、西入關中。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碑碣。自是聞見益廣、凡所論述、皆上下古今、貫穿精覈。當代推爲通儒。性耿介絕俗、少與同邑歸莊齊名、有歸奇顧怪之目。學者稱亭林先生。

李因篤字子德、又字天生、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明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受祺堂文集、詩集、廣韻正、漢詩評。四庫全書總目、顧炎武作音學五書、時藏與因篤一札、甚願重之。閻若璩作潛邱劄記則云、杜詩故事、莫過李天生。然所謂杜詩者、今不可考、則姑存其說矣。因篤時意氣甚莽、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豪者、時時有之。殆所謂利鈍互陳者歟。陝西通志、因篤年十一、爲邑諸生。丁明季之亂、謝去、肆力爲古文辭。長於詩歌。嘗遊長安、做少陵作秋興詩八首、見者多擊節。時往來秦晉間、過從悉知名士。授檢討、未滿月、即乞終養、疏凡三十七上、始允歸。抵家後、飲食湯藥、每非躬親越五年、母歿、遂不復仕。性敏絕、博極羣書。又好汲引後學、問字者無虛日。或有過、必婉詞規勉、未嘗以聲色加人。顧炎武嘗集杜句題贈云、文章來國士、忠厚與鄉人、蓋實錄也。池北偶談、天生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彊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有安雅堂集。山東通志、琬授戶部主事。監督江南蕪湖關、潔已恤商、歲額輒溢於額。遷吏部、在司兩月、選人無滯抑之歎。出爲隴西道、值地震後、修築城垣、瘞屍賑粥、生全者無數。隨督隴西學政、清慎公明、號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寧紹台道、軍民咸戴其德。尋陞四川按察使。其居家尤敦孝友、虛懷下士。樂爲薦揚、詩古文辭、盛名滿於天下。名家詩鈔小傳、玉叔少負異才、風格遒上。十八九時、即以詩古文辭、屈其曹偶。壯歲成進士、官兩浙憲長、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縶。羈西曹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骨肉之間、蹈險騎危、僅而獲免。遂流寓吳越、居無何、天子察其冤抑、起補蜀臬。池北偶談、荔裳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言歌行、時闖李杜之奧。壬子春予定其詩、輯爲三十卷。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屺雲、號愚山、晚號矩齋、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江西道參議。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侍講、轉侍讀。祀名宦。有學餘堂文集、詩集、外集。四庫全書總目、閏章嘗謂王士正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而己詩如瓴甓木石、從平地築起。然其深穩亦在此。其文具有歐曾法、魏禧爲作集序、以爲文勝於詩、則過也。江南通志、閏章博綜羣籍、善詩古文詞、爲刑部員外、讞決明敏。督學山左、有冰鑑之譽。轉湖西道參議、湖西故荒殘多盜、閏章撫綏有方、袁臨間稱爲施佛子。性仁孝、廣置義田、以贍宗族。篤窮交、厲後學、人咸奉爲模楷。山左通志、閏章任提學僉事、以名教自任、開講明湖之上、其校文研精理法、摘華采實。各當其可、而諄諄提命者、惟以孝弟廉恥爲防閑。東省士風、歸醇反樸者、閏章陶淑激勸

之力也。名家詩鈔小傳、尚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諭之、作彈子嶺竹源坑諸篇、以告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舂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又數平反冤獄、案牘益簡、每高吟一觴、事築愚亭官廨之旁、暇則與過客觴詠其中。無何以裁缺歸、臨江故有江濤可以驚句、民曰、是江如使君清、因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張、所乘舟爲御史贈物、標不能渡、民爭買石實填之、已渡乏食、買其舟而歸。池北偶談、愚山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値叔誕辰、大集親戚、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客、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人。明太傅文恪公國祚曾孫。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經義考、曝書亭集、日下舊聞、明詩綜、詞綜、幽奐志。四庫全書總目、王士正工詩而疎於文、汪琬工文而疎於詩、閻若璩毛奇齡工於考證、而詩文皆次。兼擅衆長者、彝尊皆工。雖未必凌跨諸人、而兼有諸人之勝、核其著作、實不愧一代之詞宗。浙江通志、彝尊少聰慧絕人、書過眼、殺誦不遺一字。客遊南北、必蹇裝十三經廿一史以自隨。歸里後數年、翠巡河上、賜御書四字曰研經博物。名家詩鈔小傳、竹垞少工舉業、下筆千言。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飢、朱氏自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絕粒、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年十七、作贅婿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客王庭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梅里詩輯、先生居館庚橋時、值歲凶、比鄰王氏有老僕、謁其目午無炊煙而告曁璵。璵不輟因叩門、饋以豆粥、先生以奉安度先生、而忍飢讀書自若。盛百二柚堂筆談、先生集里中王翃、周篔、繆泳、沈進、李繩良年符、爲詩課、時貧甚、餘一布袍、繩良兄弟、祗一偏提、每會則付質庫、兩家內關各紡績出之。後會復然。南逾五嶺、北去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凡斷石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嘗謂孔門弟子、中嶽嵩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因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王守仁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皆有關名教之大者。熙朝新語、彝尊典江南省試、拜命之日、即不見客、將渡江、誓於神、試畢入京、載書滿篋而已。盜刼其居、得鏹二千、白金不及一鋌、已廢擲不發矣。後以吏議當落職、特宥之、僅左遷焉。性嗜酒、嘗與高念祖同入都、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迹之已闖入酒肆、玉山頹矣。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蘇吳江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類音、遂初堂集。四庫全書總目、耒性好游名山、足迹甚廣。其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古文蹊徑校平、稍遜魏禧諸人、而氣體渾厚、無所依傍、則又耒所獨得也。少受業於顧炎武、頗得其傳。蘇州府志、耒篤嗜明史、以史事重大、上四議、總裁然其說、命專撰食貨志、兼訂定他紀傳。後二年、甄別議起、忌者坐以浮躁、降調。四十二年上南巡、復耒官。大學士陳廷敬欲薦起之、力辭而止。名家詩鈔小傳、耒兄檉章、字力田、負奇才、鼎革後、銳意欲以史事自任。彼匯歸有明一代實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疏數千卷、檢紙吮墨、矻矻窮年、書未成、而遭湖濮之難、坐極刑

死稼堂以屬宦遭慘戮。幾無生理。惟奮志讀書。亢宗名世。己未。公卿論薦鴻博。以布衣進。左遷拂衣歸。所編詩。以游草名。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廬閩豫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

毛先舒。原名騤。嶼宇行。又字稚黃。亦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有鐵心偶鈔、唐韻四聲表、詞韻、南曲韻、毛馳黃集、詩辨坻、南唐拾遺記。四庫全書總目。先舒有聲韻叢說。又有潠書八卷。頗多考證之文。而不能皆有根據。其議禮尤多臆斷。論韻諸書。用力較深。亦未究其本原。如謂音當分古今。不分南北。則是。謂古三聲不通用。則非。又有思古堂集四卷。自以晚年定本。用爲弁冕。然所見與早年等也。又有東苑文鈔二卷。附會穿鑿。詩鈔一卷。音調瀏亮。猶有七子餘風。又有小匡文鈔四卷。自序曰。文皆小有所匡。又謂求奧於天。心恢其意。久而後崇筆。今觀所錄之文。大抵以口舌相辨難。不足爲訓。又有蕊雲集一卷。皆所作豔體。取古纖鎔詞。蘂氣柔盤相聯深。此意欲傳傳不得語也。晚唱一卷。摹李商隱、李賀、溫庭筠、韓偓四家。以別於初盛之路。浙江通志。先舒六歲能辨四聲。八歲能著白榆堂詩。與陸圻、張綱孫諸人唱和。稱西泠十子。山陰劉宗周講學蕺山。遂往執贄。問性命之學。事父母色養備至。遇有疾。告廟請代。于從父昆弟及族里。皆厚遇之。晉稱宋儒語有裨實行者。題曰鐵心慎鈔。用以自砭。兩浙輶軒錄。先生少出陳臥子之門。廣羅羣籍。無不周覽。與西河鶴舫齊名。時人爲之語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非虛譽也。

余懷。字無懷。號澹心。福建閩縣人。有甚舫文集、秋雪詞、研山草堂詩、板橋雜記。四庫全書總目。明太祖設官伎於南京。相沿謂之舊院。此外又有珠市。亦名倡所居。明季士氣偷薄。雖兵戈日警。而歌舞彌增。懷此書追述見聞。上卷爲雅游。中卷爲麗品。下卷爲軼事。文章悽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

王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山東新城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有讀史蒙拾、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諸集、炊聞卮語詞。施閏章王君墓碑。君典河南解試。故事。有司繩尺。取熟軟碌順。不敢涉古人一字。謂之中式。公獨摘簡一變其卑弱。又以不通所司貴人。人咸惡之。摭拾下吏。具三木。賴叔弟士祜。殫力救護。得不死。即家居。會朝議還吏司墨謨者。官復起。補考功員外郎。而季氏入爲禮部。遷戶部。按郎聯騎。文采照耀天下。目之新城二王。朱彝尊考功集序。子底以考功郎被誣。蹙頞而將歸裝。而母夫人逝。躃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漬於繐幕之上。衣不解帶。饑羸蟲生。未期而卒。鄉人謚曰節孝先生。

王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號東亭。士祿弟。康熙九年進士。有古缽集。計東廣說鈴。予同年王子側。居西樵阮亭間。才堪頡頏。予與鄭孝威、宗鶴問、偕子側遊。若訾子側詩。援筆立成。多見贊拔。同人每相太息曰。濟南二王。才固奇。亦以早貴聲譽先布。子側才。何嘗肯作蜂蟻哉。

王士正。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士祿季弟。順治十三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有帶經堂集。山東通志。士正初任揚州司理。讞獄寬平。全活甚衆。以才名內擢。旋由部曹改翰林。歷遷至兵部督捕侍郎。旋改戶部。持中會計。廉綜實覈。及轉右都御史。則抑奔競。崇恬退。深得風憲大臣之體。詩文氣宜。冠冕士林。六十年海內奉爲宗匠。所著述甚富。家刻共三十二種。歿後揚州人奉祀於平山堂。與歐陽修、蘇軾共稱三賢云。

宋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權子。以大臣子入宿衛。歷官吏部尚書。有滄浪小志、綿津山人詩集、楓香詞、西陂類稿。河南通志。犖十四。從章皇帝度桑乾水。水凶數丈。躍馬以過。帝見大喜。賜雕佩箭五。踰年分箭諸在衛者。犖試第一。當改文員。父權以年少力辭。父沒服除。選黃州府通判。尋榷贛關。陞刑部郎中。明於律例。通倉有獄。在官百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逮本官。犖爭之強。卒全衆。償負而官亦釋。偉時論韙之。遷山東按察使。擢江蘇布政。察出前司庫空闕銀三十六萬兩。揭報清劃。聖祖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聞夏逆之亂。時賊連破新黃二十餘城。避兵者蔽江下。犖偵知會城道撫標兩校出師。詭言無餉不發。宜匪訓。立撤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有官兵軍李美玉袁大相密謀應賊者。犖佯不省。而陰授方略。夜縛二人至。立斬之。懸其首。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夏逆亦殄。犖條陳病民者十數事。黜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召捕正法。江西遂安。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士民愛尚文雅。犖遂弛威嚴。以清靜無爲爲治。在職十有四年。歲豐人和。獄訟衰息。屢奉聖祖南幸。温語褒獎。陞吏部尚書。犖少侍父於京邸。熟識故事。無敢亂銓法者。歸田後治家塾。盡建先祠。置祭田。悉倣古名臣遺制。山東通志。犖甫下車。即開釋疑獄。禁絕誣枉。保全甚夥。一時吏民皆畏威懷德。自稱無冤。東省命案。舉多輕生訛詐者。及至昭雪。而中人之產已破。犖命州縣驗實立案。必究唆訟之人。盡法繩之。及歲歉運家粟助賑。自商及濟布設倉。但接趾移運。無輸輓之勞。東人至今德之。耆徵錄。牧仲博學嗜古。精賞鑒。皆自言暗中摸索。可辨真贋。一時以書名家者。悉羅致於家。出所藏。屬摹副本。耳濡目染。遂得其法。書寫水墨竹小幅。疎逸絕倫。非丹青家所能窺也。

王又旦。字幼華。號黃湄。陝西郃陽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有黃湄集。朱彝尊給事王君墓誌。幼華博通六經。陽進士。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以治行徵詣闕下。除給事中。以父喪歸。服除。補吏科。轉戶科掌印。典廣東鄉試。花山接嶺人。擁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爰賴以安。陝西通志。又旦授潛江令。潛賦役偏重。擿發隱漏。逃亡返業。潛地居漢襄下流。淡水經安陸下大別。每夏秋水漲爲患。又旦勸民趨築長堤。屹然。滇逆告變。大軍駐荊襄。潛當孔道。羽騎絡繹。徭役交錯。應時立辦。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蘇江都人。康熙六年進士。十八年舉博學鴻詞。以疾不赴。歷官刑部主事。有百尺梧桐閣集。王士正汪比部傳。蛟門幼穎異。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爲中書舍人。公事畢。輒館蛟門雅師。成行吟殿槐間。由是益有名。請改部主事。崑山徐公以君名薦入史館。充纂修。補刑部。仍直史館。南城武某販米於南化閘。宿黃之貴家。貴利其貲。殺之。武父得屍於道。得其馬於劉氏之門。問劉殺其子。君徼行前門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君命收之。訊實。置於法。都人爲作馬寃圖。王某兄弟與海戶鬥。自殺其病弟。而誣海戶於官。君徼行至王某門。鶴鵝羣鳴。延頸如有所訴。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某遂自伏。初君爲中書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游公卿間。君獨作論道篇。詆之爲妖妄。孝感熊

公，見其文，益嘆而定交焉。

曹禾，字頌嘉，號峨嵋，江蘇江陰人。康熙三年官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有峨嵋集。江南通志：禾詩古文皆有名，有文集行世。方象瑛松窗筆乘：峨嵋疏論封疆，予在皖城，聞倪闇公共謀其奏，予曰：錢伯敬許封疆頌，謂長卿豈真有所求，直是胸中有一篇好文字，不肯埋沒耳。闇公笑而然之。

葉封，字晉叔，又字晉原，號慕廬，本王氏，後父贅於中表葉翁，始氏葉。湖北黃陂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兵馬司指揮，被補主事。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嵩遊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記。四庫全書總目：嵩陽石刻集記，葉封官登封知縣時作。登封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為名。此書採取碑文，便於參考，王士正稱其辨證精博，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王士正葉公墓誌銘：父長青，由黃州衛經歷擢黃陂令，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成進士，除延平府推官，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漳河有大姓，同室鬥訟，終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為兄弟如初。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嵩山下有虎患，君齋戒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由是患絕。遷兵馬司指揮，歸里，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及部授工部主事，已前歿。居易錄：井叔由登封令入為兵馬司指揮，予取其嵩山詩五六十篇為嵩遊集，又選其己未庚申詩合刻之，列於十子中。井叔精賞雜說文，學有根柢。

林堯英，字發伯，號澹亭，福建莆田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刑部郎中，河南提學道。祀名宦，有澹亭略。福建通志：堯英知饒陽縣，戶部主事，晉員外，轉刑部郎中，出督河南學政，以古學導士，人文丕振，尋卒於官。平生孜孜好學，手不停披，著有克復講章，工詩歌，燕臺有十子詩，略名重一時，堯英與焉。河南通志：堯英任提學道，杜絕請託，務拔單寒，嵩陽學田，肄業者賴之。

謝重輝，字千仞，號方山，山東德州人。大學士清義公子，蔭中書舍人，歷官刑部郎中。有杏村詩集。山左詩錄：公守清義公家訓，居官不名一錢，蠲崇文門稅，至於缺額，猶節儉著，復以直諒多聞，為漁洋推重。

曹貞吉，字迪清，一字升六，號實庵，山東安邱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禮部郎中。有珂雪堂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貞吉詩格遒鍊，其黃山諸作，極為宋犖所推。在京師，和其文姬歸漢圖等長歌，極有筆力，今檢集中不載，又王士正感舊集所選登盤海樓、吳山晚眺、金山諸詩，亦不見，則全稿之散失者多矣。又貞吉詩集詞集，皆以珂雪為名，而其詞寄託遙深，風雅掩映，實遠過其詩，蓋才性有偏至也。張貞珂雪堂詞譜題辭：實庵詩文妙天下，間倚其餘作詞，遂奪宋人之席，吳園次名家詞選，以為壓卷，流傳江左，推為絕唱。

田雯，字子綸，一字綸霞，號漪亭，別號山薑子，山東德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戶部侍郎。有山薑詩選、古歡堂文集、黔書、長河志籍考。四庫全書總目：王士正負海內重名，自趙執信以外，無不借其齒牙，惟雯與任邱龐塏不相攻擊，亦不相攀附，塏詩格律謹嚴，而才地稍弱，雯則天姿超邁，記誦賅博，欲以雄偉奇麗，別闢門庭，其名雖不及士正，然偏師馳突，亦士正之勍敵也。山東通志：雯任戶部員外時，滇黔用兵，軍書旁午，請以白糧附漕艘帶運，費不煩而民力省，至今為例。提督江南學政，文氣敝陋，力崇古學，所取皆雄駿瑰偉之士，風氣為之一振。出撫江蘇，秋雨積陰，米色多變，百姓艱於輸納，疏請隨時交兌。又以運河至京口一帶，地勢崇高，盤山成河，易於拼卸，冬日風雪，千夫荷鍤泥淖中，艱苦萬狀，請勒司庫大加挑濬，一勞永逸。其他如減湖田之用稅，免蘆課之辦銅，俱次第允行。調撫貴州時，苗狆猖獗，督省方議會剿，雯移書制府，謂剿苗之法，犯則剿之，否則防之而已。若興師動眾，勞民傷財，於事無益。大征之議遂寢。雯於史學最深，為文渾涵雄健，成一家言。周熾田公神道碑：公巡撫貴州，招撫土藩，僭王世爵，土總兵龍天祐，誅用變阿所，率談笑指揮，探取如囊中物。暇則召舉貢籍，以教黔之士子。名家詩錄小傳：雯在黔，自署蒙齋，猶之元次山官道州，呼漫郎，客樊上，稱聱叟也。由進士署秘書院中書舍人，中書號承相掾，在昔以貲供職，至是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參是選，始歸此途。

程邃，字穆倩，自號垢道人，安徽新安人。後家揚州。江南通志：邃為人高古博學，思奇詩文，書畫皆工，鐫篆尤稱絕藝。周亮工讀畫錄：楊孟載評黃子久畫，如老將用兵，不列隊伍，而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近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斂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為予作，非徵求，穆倩自號江東布衣，山水純用枯筆，寫兵然法，別具義味，品行端愨，敦崇氣節，從漳浦黃公道周、清江楊公廷麟遊。名公卿多折節交之，鑒別古書畫及銅玉之器，家藏亦夥。

倪會鼎，字無功，又字子新，浙江上虞人。明禮部尚書文貞公元璐之子，有因禮會歸集。浙江通志：會鼎嘗議廣麻溪壩，疏洞為暴漲者洩之計，又董築西江塘，極其堅固，山會蕭三邑賴之。家貧，鍵戶著書，有山陰令，持兼金百兩以資膏火，三至三返之。商盤越風：子新先生名德碩望，推重一鄉，其弟抱園先生名會選，亦持身高潔，工隸書，傳玉露撰傳略曰：會鼎入侍文貞於京邸，偶憩樹下，有中貴數人，望見卵角儒雅，邀使謁椒房，會鼎念方奏撤宦官，亟行去。時纔十四齡耳。黃道周謫官至越，從受業，周旋患難，析性命之學。文貞殉國，祖母既大耋，母又屢欲殉死，遂杜門奉養，頃刻不離。康熙十年詔舉山林隱逸，有為推轂者，力辭之。

吳涵，字容大，號匪庵，浙江石門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左都御史。浙江通志：涵理寶泉局，時以鼓鑄故，採買廢銅，銅商趨利，吏得為奸，設簿聽商自報，商人稱便。轉刑部，審察詳愼，命案、盜案提鎖失機，皆稱旨。進吏侍，遇銓選，一月前預列應選應補姓名次序，揭於通衢，吏不得上下其手。又念舉人揀選，或終身不得一官，疏請單月銓選著為令。

嚴曾榘，字方貽，又字蕹庵，號柱峯，浙江餘杭人。倉場侍郎沆子。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兵部侍郎。有聚德堂集、西湖先賢祠志。曾榘歷諫二十四年，不茹不吐，多所建白，平生汲引人材，推獎後進，惟恐不及。故俸祿所入多不給，數典朝服，會親友，奉盆瓦器，飲酒賦詩，澹如也。

黃儀，字吾水，號杓亭，江南華亭人。明吏部侍郎道初孫。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杓亭、滄洲、度嶺等集。松江詩錄：儀在童時，喜誦古人詩，略上口，即能為聲偶之言，與弟令齊名，坐事歸，卜

蘄南鄉，方塘小榭，竹翠花深，灌園觀藥，嘯歌自如。嘗遊楚過洞庭，遭風浪，有投詩湖。泊晚歲自定詩一册，客山東過盜，與爭餞，爲刃傷，移之去，惟存楚遊草。後其猶曾映曾，檢拾殘賸付梓，宋荔裳爲之序。說給，孝廉壯拜賦學，如錢賦、燕賦、探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興背約顛頑。又有送客入都詩云：嵩條易水遊編馮向空霄，岸柳春前折，江鴻官後來，極淡雅有自然之致。

當含，字圃石，號榕庵，兪弟。順治十八年進士。有甚焚詩集、三國志略、尊鄉贅筆。四庫全書總目，含詩名不及其兄，而詩格高雅過其兄，蒼涼幽咽，有騷人哀怨之遺，而惝怳其辭，知其意有所寓，而莫名其寓意之所在。蘭薇芳齋詩話，國初甲午時，詩社復興，圃石與其兄蒼水，掉鞅詞壇，聲振吳越，其初詩宗盛唐，晚年有漸近范陸者。

張衡，字友石，又字蘅文，號時峯，直隸景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浙江提學道。蘇陰雜記，時峯官水曹，貧不能舉火，一日貸錢過慈仁寺，見書即買歸展讀，怡然忘饑。今世說，時峯官浙江學使，嘗曰：簡賢以奉親，省事以御謗，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近直諒友，以無忝所生。聞者嘉歎其言。唇彈琴，後得甯氏古琴，脩而銘之，紀以長歌，一時名士爲和者數百。

黃雲，字仙裳，又字舊樵，江蘇泰州人。有悠然堂、桐引樓諸集。今世說，仙裳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文氣慷慨，遇俗人猶不合意，輒謾罵之，人多目以爲狂，不敢近。

鄧漢儀，字孝威，江蘇泰州人。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特賜中書舍人。有詩觀全集、過嶺集。四庫全書總目，詩觀十四卷，皆選輯國初諸人之作，別集則閨閣詩也。王士正分甘餘話，孝威同龔端毅使粤，過梅嶺有句云：人馬盤空細，煙嵐返照濃。寫景逼眞。

趙執信，字申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山東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歷官贊善。有因園集、飴山詩集。四庫全書總目，執信娶王士正甥女，而論詩與士正相詆，嘗作談龍錄以攻士正。迄今遂二家之說者，相分左右，實則王以神韻縹緲爲宗，趙以思路鑱刻爲主，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才力銳於王，而末派病於纖仄，兩家并存，其得失適足相救也。名家詩鈔小傳，秋谷年十八，舉鄉試第二。次年成進士，與館選。鴻博之士，皆以詩學雅文負海內重望，虎視鯨騰，傲睨一世。秋谷以綺紈之年，旗鼓相當，非背作三舍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皆引爲忘年交。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以國恤微歌縱酒，坐削籍。年未三十。蹤大夢始卒。蔭陰雜記，秋谷去官，查他山被議，人皆知於國忌日同觀新鎸長生殿。近於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尚有侍讀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無查。不知何以洱及。又傳黃以知縣行取，以詩稿土宜送趙，趙答剌，土宜拜登，大稿璧謝。因之挾嫌許奏。

黃士塤，字伯和，號秘山，浙江石門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編修。

王仕雲，字望如，江蘇江寧人。順治九年進士。官泉州府推官。有格言僅錄。周櫟園先生年譜，乙未臨建總督佟代疏參公在閩事，赴閩對簿，非皆莫須有。於是泉州司李王仕雲、延平司李吳祺滋、建寧司李孫開先、福州司李田錫磐、江寧司李盧腸龍會審，上之按察使程之璐，事乃大白，時閩大吏顧其南大仙註。民

爲作歌曰：東巻雨。

王宏撰，字無異，又字文修，號山史，陝西華陰人。康熙十六年，薦舉博學鴻詞，以病未就試。有周易筮述、正學隅見述、砥齋集。四庫全書總目，周易筮述，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因作此編，以明其義，凡十五篇。雜當爲撰著而作，然闢焦京之小術，述羲文周孔之宏旨，立論悉本經義，與方技家所說迥別。又曰：正學隅見述，以朱子無極之辨，陸九淵攻之於前，格物之說，王守仁札之於後，諸儒各爭門戶，垂數百年。宏撰謂無極之說，當以陸九淵爲是；格物之說，當以朱子爲是。因作此書，以持其平。居易錄，山史博物君子也，所著十七帖述，并蒐極當而核，皆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古文詞亦爾雅，以博學宏詞徵至京師，居城西吳天寺，不謁貴游，以老病辭不入試，能歸在關中，蓋張芸叟一流人。

曾燦，原名傳燦，字青藜，江西寧都州人，應遴子。有止山集。江西通志，傳燦與兄畹工詞章，曾然諸方國事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一洗貴介才華之習，士論翕然歸附。乙酉楊廷麟聚兵保吉贛，應遴計闖寇闖王繩有衆十萬，俾往撫之。會大清兵已克贛，乃解散去。燦後薙髮爲僧，奔走閩、湖、廣之東西，謁太常鼎孳，應遴舊同榜，愛其兄弟甚，勸燦出就舉，兆應大母陳，母溫念燦成疾，乃始歸家謁省，以大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數年。燦自幼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二十餘年，著西峴草堂詩。後客游燕市卒。

陳玉璂，字賡明，號椒峯，江蘇武進人。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學文堂集。四庫全書總目，玉璂說經之文，及班議諸作，亦頗有源委，不同剿說。然大致逐逐乎詩，學宋格而未成。王晫今世說，稱玉璂每讀書至夜分，兩睫欲合如綫，輒用艾灼臂，久之成痂。蓋亦苦學之士。又稱其所爲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傑才，則貪多務博可知。

伊闢，字鑫璜，又字庶誠，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雲南巡撫。王士正伊公墓誌，公以康熙庚申，巡撫雲南，歷五路蕃落之地，上嶺上游，不避艱險。及抵昆明，諸道官兵以萬計，所需屝屨糧糗芻茭之屬稱是，唯時而辦。及致於軍中，遺鑾祇十餘金，在滇二載，屢有章疏，舉劾侃正，吾鄉晉人帖合處入能品。池北偶談，山東解元，在明元時仕多不逵，至順治戊子，鑫璜以乙未改翰林，至節鉞。甲午大嵩趙庶常浮山，以己未，丙午鄒城魏侍讀子相以丙辰，壬子濱州王檢討申先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紫瀾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浦思以己未，辛酉德州孫檢討子未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珷以辛未，凡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柯鼎，俟考

翁英，考江南通志，英曾以工部員外郎，権淮安鈔關。

鄧秉恆，字元倩，號忍庵，山東東昌衛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湖廣道參議。有溫江詩文集。江西通志，秉恆任永豐知縣，奸蠹遁迹，摘發如神，山寇盤踞，率鄉勇蕩平之。建思江橋，民稱便。吉郡丞廣饒，鼎革後，嫌不行而譟，秉恆內召，疏免廣譟，閩郡德之。

郭棻,字芝仙,號快圃,直隸清苑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快圃詩鈔。四庫全書總目:棻文頗華贍,惟應酬之作太多,未免失於刪汰。曾修畿輔志及保定府志,今集內所載星野、沿革諸說,皆志中之文,蓋用鄂州小集新安志序之例也。畿輔通志:棻博學工文,曾著書發大一統賦,累數萬言,士林傳誦。

侯杲,江蘇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曾官刑部郎中。

王如辰,號北埜,山東膠州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廣西提學道僉事。山東通志:如辰初授山西交城令,治多山,縣延百里,積寇盤踞,時時攻劫為害。之任七日,設計擒渠魁,歸京師正法。邑多虎患,為文檄之,虎逸去。擢戶部,歷郎中,出督學廣西,時值兵燹,九府學宮大半鞠為茂草,乃倡捐建復,於桂林建華章書院,擇諸郡名士讀書其中,所造士甚衆,風氣為之一開。

孫滋思 俟考

張楷,江蘇江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知府。

何規中,浙江仁和,放鶴亭羽士。

史逸裘,字雲衣,江蘇金壇人,浙江仁和籍。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兗州沂曹道。有五經集論、廿一史約。江南通志:逸裘歷兵部職方,掌軍政,昭雪叛案無辜者幾千人。督學河南,時初復八股之制,益以起衰為己任。擢少參,分巡東兗,贊襄機宜,首建停徵之議,以親歸卒。

釋興源,字楚雲,湖南長沙人。有拂櫚閣稿。居易錄:楚雲禪師者,天界浪杖人之孫,竺菴成公法嗣也。康熙癸酉,曾訪予於京師,庚辰復來過訪,云將歸南嶽,且云居士大名,今日歐蘇也。吾往江西三年,又嘗往閩中博山、東苑二祖庭掃塔,凡深山窮谷漁樵耕牧之徒,無不知居士名者。

王九齡,字子武,又字薛澱,江蘇華亭人。御史廣心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有松谿、菰香、艾納山房、秦山草堂諸集。四庫全書總目:九齡規何李之流派,而才思富豔,加以纖穠,如金陵雜詠云:十里青樓原上草,六朝金粉路旁花,殆純以情韻勝矣。居易錄:乙丑會試,王戶侍鴻緒儼齋為總裁,其母兄編修九齡為同考試官,尤為傾賞。松江詩鈔:都憲於三晃中最晚達,既入史館,猶手不釋卷,故其詩深沈遒鍊,是從苦心孤詣得來。

張鵬,字南溟,江蘇丹徒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池北偶談:歷城王苹,字秋史,少年能詩,清拔絕俗,余偶以詩寄張中丞,言苹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苹之才,中丞之誼,皆歷中所少也。

張士甄,字補紫,順天通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畿輔通志:士甄官刑部侍郎,持法平允,務寬大。改戶部,又轉吏部,掌銓三載,謝請託,疏釐擁滯,公慎自矢,朝論歸之。嘗奉使祭嶽瀆諸山,途遇山西裁兵,惻其無依,為設地區處。河東鹽課,積逋纍纍,疏請豁免。

沈允筳,字康侯,又字青齋,浙江山陰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有采山堂集。紹興府志:允筳在孩提有異徵,祖父皆器之。稍長,究心經史,以詩文雄視海內,名流樂與之交,戶外屨常滿也。歷官刑曹,每有

矜疑,終夜不寐,獄是以不冤。越郡詩選:康臣樂府,以唐調雜古音,頗近元辭,其詩近體尤工,然一夕而嘔血數回,雖曰苦思,抑亦神忘之矣。

孫一致,字惟一,江蘇通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侍讀學士。有世耕堂集。江南通志:一致父助,以孝友稱鄉里。一致少有異才,以拔貢赴廷試,當赴推官,不就,恬澹嗜學,以母疾歸,遂不復出,輒食藜莧,展卷吟哦,詩宗杜甫,兼出入王維孟浩然間。

鄭旭,字元昭,江蘇常州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甘肅洮岷道副使。有林屋詩集。吳偉業贈檢討鄭公墓志:其未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元昭。

撒木哈,滿洲正黃旗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田種玉,字公琢,號遜菴,順天宛平人。順治四年進士。歷官文淵閣學士、工部尚書,兼太子少傅。

劉良 俟考

陳一炳,字虎文。曾官吏部侍郎。池北偶談:本朝用人,嘗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吏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倉場侍郎周卜世,前總督浙閩兵部侍郎劉兆麒,俱改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充山西山東直隸等處援剿提督總兵官。

錢芳標,字葆馚,江蘇華亭人。刑部侍郎士貴子。康熙五年舉人。官中書。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憂不赴。有東湖草、金門藁、詞嵐。池北偶談: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為集衆僧,問誰願往,皆不答。一僧頂老矣,自言願往。既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馚。辭華麗藻,有名東南。官中書。既而假歸,一日方與客坐齋,有僧至門,持一緘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賓客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自白雲來,去自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程汝璞,安徽合肥人。順治四年進士。官浙江提學道。魏象樞糾參疏略:汝璞聽蠹書所萇之等,創立賦師名色,不論優隸賤役,即與批是,仰學入册,准作社生,以訪拿有過生員為名,行牌各學,嚇銀餽人,免拿濫準詞狀,勒報糧提,指事勒索,考案未發,預使書役分頭播揚,揮撥飛噬,勒索教官贄見陋規,不餽者即罵奴才,嚇放下等,以示淩辱。生員遺才科舉,每名勒銀二十四兩,後減為十二兩,山僻地方無人斷買,其童生入學,故缺額數,將別縣文武童生撥補,嘉善儲童魏擬,首名入泮,因未餽獻,行牌除名,詐銀四十兩,復行銷牌,考試私帶姬妾,忽以七相公乳母為名,忽以閱文相公為名,用輪擡入試館。

張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康熙十一年拔貢,官翰林院孔目。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疾不赴。祀鄉賢。有杞田集。山東通志:貞刻苦好學,博覽群書,遨遊四方,時與海內名流揚扢今古,一時稱文章巨手。事母孝,尤敦內行,母以節著,貞克承母志,以光父業。史館缺員,以待詔用,亦不就。退居杞城,日以著述為事。李濟庵杞園先生墓表:先生所著,有家承、族譜、杞紀、鄉賢傳、半部稿、或語、濟州集、耳夢錄行世。新城王司寇與先生為莫逆交,老猶求先生定其文,亦手定先生文,論者至欲於岱山尋茅間,屋一席地,先生之

文可知也。

朱宏祚，字徽蔭，山東高唐州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浙閩總督，有清忠堂奏疏。山東通志，宏祚選授盱眙令，以廉勤自飭，値歲歉，申請蠲賑，復自假貸二千餘金、資廩餉之，隣封就食者，常數萬人，訖無流殍，以卓異補刑部郎、發奸摘伏，寃獄多所開釋，出守直隸，亦著循績，遂撫兩粵，抵南雄，首革廣籍役夫，先是粵東軍興，芻蕘隨擅之需，徵至百萬餘金，反浮正供，宏祚酌爲裁革，陞高、澄、邁、吳川諸邑，燬於兵燹，村舍爲墟，疏請蠲賦以招之，流亡悉復故業，尋改總督浙閩，飭營伍，嚴偵械，嚴扣剋，東南蟄蟄一時改觀，復奉修南河，卒於工所。

張永祺，字爾成，號天大，興籍，江蘇宜興人，順治九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

成性，字我存，安徽和州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池北偶談，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緒，枭樞於田間，并及成生事性，於是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即魏己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人，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直聲，在京師，御埽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自題有云，不用碪器，以木代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滑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不行。

袁時中，字米菴，浙江鄞縣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提學副使。

茅麐，字天石，浙江歸安人，兩浙輶軒錄，天石工畫山水人物，而於詩亦佳。

沈季友，字客子，又字南疑，浙江平湖人，康熙二十六年副貢生，有學古堂集、南疑集、迴紅集、槜賦格、槜上遺詩、檇李詩繫。四庫全書總目，季友爲陸棻之婿，與汪琬、毛奇齡以詩相唱和，奇齡爲作詩序，以才子目之，後抑揚皆在是矣，又曰，詩繫所錄，嘉興一郡之詩，由漢晉以至國朝，每人各爲小傳，詩中山川古蹟，民風物產，亦多所考證，兩浙輶軒錄，客子爲西平知縣棻之子，少聰穎，精制藝及古文詞，年二十六，刊南疑集行世，一時紙貴，名動江左。

江耀麟，字叔定，江蘇江都人，中書舍人繼麟兄，有抱朱堂集。

顧宸，字修遠，江蘇無錫人，明崇禎十二年舉人，有宋文選、杜律註解，江南通志，宸有文名，藏書尤富。

曹申吉，字澹餘，號逸菴，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貴州巡撫，殉吳三桂之難，有黔行、黔寄二集。山東通志，申吉分守湖廣鄖陽，治政循卓，而尤長聽斷，擢歷禮兵二部侍郎，酌復舊章，多所建白，出撫黔中，改衛所歸併州邑，以一事權，招撫生苗，編隸版圖，迪以文教，不三年而吳逆叛，舉家被害，贈貞曾公懿

志，先生撫黔，多善政，十二年冬，吳逆難作，被執，當閩變之初，夜遣傔人，飛章入奏，疾馳六千里，十二日而達都門，上始得吳逆反狀，庚申夏，蠟書赴闕，密陳機宜，爲賊所覺，遇害於昆明之雙塔寺。

董樵，字樵一，字樵谷，號東湖，山東萊陽人，明諸生，有南遊、偕遊、買遊、諸草、入山偶存、燕臺、還山、耦耕堂詩。靜志居詩話，樵生高蹈之士，甲申後，徙居文登海濱，日荷蓧入市易米，人莫知其作處，縣有紳士要於路，欲與語，生棄薪道左，詭云，吾科頭，當取冠與公揖，竟去，日暮不復來，紳士取棄薪以歸，曰，此高士所遺也，生從此不復入市，王士禛撰烈婦傳，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女，歸樵子道廣，樵客即墨，而道廣病，

婦方歸省父母，心動遽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廣死，婦從容告姑劉氏訣，顧爲弟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答劬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海陽聞人奇婦節而多士彥賢，知樵者皆爲賦詩云。

高詠，字阮懷，號遺山，安徽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有遺山堂詩、若巖堂集。江南通志，詠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書畫與詩，世稱三絕，充明史館纂修，所撰史稿，皆詳慎不苟，吳陳琰曠園雜記，詠少時夢於市上，見大幅字，猶鋪街，不敢踐，尋一側路行，不覺輕舉入雲中，至一所，樓閣壯麗，驗籍入門，有攝鞾者亢壇神者，從一卒，擁阜蓋，自內出，詠左避，神睨如顧問羅卒，有所言者再，乃去，遂至內闕門，門左冕而執笏山立者甚衆，知爲天庭，方恐懼倉皇，則有導以行者，至右偏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座三，黃襴並比，私念何可擬三官堂，遂出，最後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驚而寤，作飛檄引以紀，康熙壬子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爲兆應矣，尋以薦授史官，數年復夢此境，心惡之，以疾請假歸里，每語人曰，當以三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名家詩鈔小傳，阮懷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太學，崑山徐相國延至家塾，一日舉觴相國曰，先生早歲即藉甚聲名，某甫就傅，欲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異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實慚且幸，敬以此爲先生壽，阮懷唯唯，惟取酒立飲，座客甚駭，皆謂高草野倨傲，而多相國賢。

汪琬，字苕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有堯峯詩文鈔、鈍翁先後類稿。四庫全書總目，琬與魏禧、侯方域，并以古文擅名，宋犖嘗合刻之，然方域才人之文，禧策士之文，惟琬根柢經典，不失爲儒者之文，歐蘇曾王，固未易擬，以接跡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等，無愧色也，又曰，琬請告以前，所作詩文，自輯爲類稿六十二卷，刊板置之堯峯山閣，其歸田後作，輯爲續稿，又取明史列傳稿，附以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爲別集，有周公贊者，爲校刻之，後琬復自刪擇，取其愜意者，爲堯峯詩文鈔，閩林佶繕本刊行。蘇州府志，琬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觀政通政司，假歸，斂意爲古文辭，以起衰自命，授刑部郎中，河南民張潮兒，以仇讐殺族兄論死，琬爲復讞論，引律文辨止杖，爲據以奏，銷案，兵馬司指揮，剛直不撓，理冤讞，決疑獄，懲奸豪，任滿去，民炷香攜酒，送者塞道，復爲戶部主事，假歸，結廬堯峯，在史館六十日，杜門稱疾，踰年告歸，爲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取法唐宋元明大家，立言命意，各有所本，嘗自言，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其敍事尤有法度，名家詩鈔小傳，鈍翁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即詩文得失，不少假，然坦率無城府，片語之佳，不難俯首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家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

路鶴徵，字湘舞，一字青城，初名迺登，江蘇華亭諸生，松江詩鈔，湘舞研精古學，文采宏麗，嘗同王令章客大梁幕，共輯二十一史纂註。

王晫，初名棐，字丹麓，又字木菴，一字松溪，浙江仁和人，有霞舉堂集、南窗文略、檀几叢書、文津、今世說、斯首偶集、牆東草堂詞，今世說，丹麓家既落，順時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

有愧莫可告。宅人此見尤施。愚山誦之。悵失笑曰。蓋有類予者。

李植。山東利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官御史。國朝歷官河南巡按。山東通志。植授陝西韓城知縣。開渠灌田。指粟賑饑。行取御史。國朝巡按河南。值撤差。絕意仕進。卒於家。

周在浚。字雪客。河南祥符人。戶部侍郎亮工子。流寓江寧。官太原府經歷。有藏密花、秋水軒集、潛邱小藁、花之詞、天發神讖碑釋。四庫全書總目。天發神讖碑。本在江寧城南之巖山。後在天禧寺門外。至宋胡宗愈移置轉運司後圃。元楊鎰又移府學中。一名三段碑。吳天璽元年刻石。黃伯思以為皇象書。或以為蘇建。其字怪偉。兼以碑斷裂。頗難辨識。在浚合其石。實以瓦鐵。宙為釋文。而以諸家題跋附之。

李之粹。漢軍鑲黃旗人。貢生。浙江布政使。

龍光。字二為。安徽望江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福建同知。古夫于亭雜錄。光自記前身。太白山秋龍也。每雷電風雨。輒心喜。意氣飛揚。然仕途轗軻。仕至福建某府同知。

鄭淮。字桐源。江寧人。盟林韻語。桐源畫山水。筆意展拓。氣宇軒爽。即尺幅便面。蹊徑自別。雖淵源樊氏浴沂。而去其枯冷之致。

宋實穎。字既庭。江蘇長洲人。順治八年舉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官興化教諭。有讀書堂、老易軒、玉磬山房等集。春秋拾遺。蘇州府志。實穎淹貫經史。詩文典雅。為詞壇名宿。侍講繆彤。少從授經。宅心淳厚。喜獎後進。以故人益重之。魏禧曰。實穎母夫人裴。當乙酉兵亂。與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同赴井。仲子實粟從。既經日。母及實粟死。而實方雪娥與朱氏。直立水中。竟不死。池北偶談。既庭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豈得為梁乎。且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四國。或為唐之王子。或為唐之賜姓。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

汪徵遠。字扶晨。號栗亭。安徽歙縣人。有漪蝶集、稽古堂稿、穀玉堂近詩。漁洋詩話。扶晨工於詩。古選尤開濟。有王韋之風。若黃山詩。有不見菴中僧。微雨潤上來。不愧古人。

曹重。初名尙彣。字十經。江蘇婁縣人。有灝錦詞、雙魚曲譜。松江詩鈔。重以父艱。乙酉遇害。乃絕意進取。風雅自耽。博學工詩。善綺事。尤長于詞。兼好度曲。有雙魚譜流傳。稱家千里生。其自號也。初家千溪。晚年移居郡東郊。結廬溪上。有居居之。蟠香老桃。古色斑然。至今風流猶可想見。金山縣志。曹重母吳氏。名朏。號冰蟾子。妻李氏。女鑑冰。並能詩。善書。合編集曰三秀。簡餘小草。張偕隸書花。遠硯作門田狀。近者御乍。曹子十經。頗得其意。山酬唱。十經年少。才華益發。其詩文絢爛如赤城霞。或堅潔如藍田玉。又善丹青。與生田園子。趙摄林詩書社。

耿願魯。字又枝。又字公望。山東館陶人。康熙九年進士。官編修。有菜蓀集。山東通志。願魯幼穎悟。六歲即通經史。善詩。工楷書。充同考。焚香籲天。期獲奇士以報國。王士正耿公墓誌。一日先生門夢。客告曰。試士官監察御史。抗疏劾逆閹劉瑾。直聲震天下。累官江西參政。曾孫如杞。登萬曆進士。官遵化監軍副使。不

拜逆閹魏忠賢祠。為閹黨劉詔所劾。逮詔獄。累官山西巡撫。中丞子含光。官高密訓導。生編修公。癸丑為會試同考官。首得韓公菼。餘如徐倬、常開、繆綸宜翟。皆詞林眉目。一時推公知人。

黃之鼎。字訥菴。直隸元城人。康熙六年進士。

柳壽。字公寵。山東臨清州人。順治八年舉人。居易錄。柳維寧。吳洞庭山人。弱冠能詩。為工部尚書。臨清柳公寵所知。會逆閹魏忠賢亂政。柳公將發其姦。病不能起。泣屬維寧。維寧諾之。草疏數千言。疏成。柳已病革。其家人竊焚之。維寧慟哭出都。閹兒既誅。維寧躬擬之詞源。告柳公墓。公寵能詩工書。與予辛卯同年。相善云。

魏麐徵。字蒼石。江南溧陽籍。高淳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鄖武府知府。有石屋詩鈔、西湖和蘇詩、濂洛風雅、選杜詩評註、坡正錢箋。濟寧州志。麐徵避寇徙濟寧。與王士正、田雯、顏光敏友善。山中啓持軍儲有功。先杭鄖武知府。清介明敏。所至有聲。性嗜書。案牘之餘。手披口吟。自夜達旦。推監司不就。謝病歸。平生著述甚富。在杭有和蘇詩數卷。毛奇齡謂為坡公後身。遺臨存十之六七。濟人士共寶之。

惠周惕。字元龍。號研溪。江蘇吳縣人。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以艱不赴。三十年進士。官密雲縣知縣。有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研溪詩文集。四庫全書總目。詩說於毛傳朱傳無所偏主。惟自以己意考證。引經據典。所得較多。蘇州府志。周惕世居吳之東渚。父有聲。明貢生。與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周惕少傳家學。又從枋及汪琬遊。究心經學。工詩古文詞。既壯。遍歷四方。與當代名人交。

吳元龍。字長仁。號臥山。江蘇華亭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督捕理事。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侍講。有閒月堂詩鈔。江南通志。元龍預修明史。奉親以孝聞。子廷揆進士。官太常少卿。才望甚著。

李鴻霔。字季霖。號臥餘。山東新城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沅江府知府。有歷游、觀海、餘則、滇南諸集。沈廷文李公墓誌。公冠九青。自長山遷新城。父秉閣。績學力行。多隱德。公遂學工文。精衡鑑。分校北闈。所取皆名士。典試浙江。得人尤盛。擢戶部郎中。出知沅江府。教養兼備。

周碩。字子遜。山東鄒城人。

鍾朗。字玉行。號質菴。浙江建德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布政司參議。浙江通志。朗出視江南鹽政。姦猾弊藪。強弱賦不等。積逋至二十餘萬。朗偕使者。按籍履畝。確查得豪富侵占、胥吏飛灑等弊。陳請豁免竈戶積欠數萬兩。

蔡兆豐。江西金谿人。官溫州府知府。

嚴錫愷。字越九。號宏軒。江蘇上海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泰安知縣。有南歸、涉江、漫遊等稿。松江詩鈔。泰安有捨身崖。越九禁之。救活無算。會校秋闈。以元卷改字被議。歸居鄉。留心地方公事。如癸巳海寇。圍邑將權不測。以抗辯得釋。毛奇齡西河詞話。吳中諸進士嗣郢。黃孝廉俞諸君。嘗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時吳學士偉業在坐。賦詞。覓女郎倩扶不得。夜分退。上張宏軒刺史來赴。袂一衣冠少年。光艷照射。若海雲仙月人。各御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視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蓋是時倩扶已與宏軒定情久矣。宏軒有

嗣紀事云云。

金煜,字子織,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鄭縣知縣,嘯閣雜志,煜一日有乩嘘子,其母弟馬玉超,陝粵東一扶乩客來,臆曰,南唐李後主後身也,後主見馬太后之詞而善之,願為之兒,其遲廷不能遠過後主,得乎戌,失乎戌,識之識之,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後主亦名煜,故妄言耳,後煜年十九中進士,康熙庚戌殿官,甲戌死,致後主於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開寶七年甲戌而國亡身死,得失果皆同。

趙京曾,初名子京,字型遠,浙江錢唐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順天府府丞,池北偶談,型遠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為武林第一。

劉芳躅,字鍾宛,號增美,順天易州人,明戶部尚書餘祐子,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祀鄉賢,畿輔通志,芳躅出撫山東,甫至,即飭關吏屏絕餽遺,廉訪民情利弊,連上一十三疏,凡所因革,悉愜僉旨。

張應瑞,字受菴,漢軍正白旗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兩淮鹽運使。

張鴻猷,字匡鼎,順天通州人,順治十八年進士,歷官廣西提學僉事,祀鄉賢,畿輔通志,粵西地介蠻服,又經兵火後,向學者寡,鴻猷加意鼓舞,文風丕變,持操堅貞,僚友俱不敢以私相干。

曹首望,字統六,又字功貢,直隸豐潤人,以貢生授內閣中書舍人,歷官蘇州府知府,祀鄉賢,畿輔通志,首望榷蘇湖關,凡不利於商,不便於民者,悉除之,擢儀曹郎,出知蘇州府,蘇郡水陸交衝,供億繁雜,會出浙閩兵過郡,縣令弗能支,撫臣輒以委之,首望至則刻期辦事,兵無騷擾,境內安堵如故,抵任,焚香告天,誓不取一錢,終始無改節,為廉吏最。

謝兆昌,字瞻在,浙江定海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有聞居集,兩浙輶軒錄,兆昌於長蘆巡鹽時,恤商剔弊,前後章疏數十上,以病乞歸。

高恆豫,直隸靜海人,少保文端公爾儼子,官生,歷官河南鎮道,天津府志,世祖諭公卿子入侍,備顧問而之選,少保高爾儼以姪恆豫失恃,撫愛若己出,恆懋體父志,以恆豫應焉,少保卒,朝廷恩廕一子,恆懋復讓恆豫。

王日藻,字印周,號卻非,原名濂,江蘇華亭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江南通志,日藻由員外郎出為河南提學僉事,報最,擢參議,累遷江西布政使,所在有聲,巡撫河南,疏請開墾荒田四十四萬餘頃,悉成沃壤,分轄河務,諳習精密,內遷刑部侍郎,歷工戶二部,賦役諸政,裁斷穩愜,以事落職,復起總理高堰河工,動率卒工所,時復原秩。

桑開運,字雨嵐,直隸玉田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廣西布政司參議,祀鄉賢,存恤刑策略,自省撮要,畿輔通志,開運少有大志,不屑細務,以敦倫紀,善風俗為首,平生拯人之危,恤人之急,親黨賴以婚葬者甚多,時咸目為長者。

于璉,山東文登人,順治十五年進士。

張英,字敦復,號夢敦,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贈太子太傅,諡文端,有存誠堂、篤素堂詩文集、易書衷論,江南通志,英侍講幄,敷陳經義,民生吏治,悉心獻納,知無不言,聖祖初設南書房,俾每日侍直,以資講論,詞臣賜第內城自此始,及佐樞部,掌邦禮,恪慎清粹,一時典章儀制,廟廷制誥之文,多其手定,登相位,忠蓋純誠,佐佑啟沃,歷任三十餘年,未嘗一日離內直,聖祖稱其老成敬慎,終始不渝,有古大臣風,命工寫象以賜,生平多隱德,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薦拔賢俊,如不及,從不使人知,廣義田以贍宗族,肅家範以率子第,一門咸勵名節,溫恭謙讓,稱江左第一,年七十二卒於家,御祭郵非逾恆制,世宗御極,有甘盤舊學之思,贈太子太傅,崇祀京城賢良祠,賜祭於本籍,御書匾聯,有忠純貽範、師模如在之褒。

孫燁,浙江德清人。

王尹方,字鶴汀,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山西通志,尹方雅度清望,燁燁班行,一時有四君子之目,皆夜召至禁中講經書,敷繹詳剴,為講臣最,主庚午江南鄉試,疏請破例搜落卷,得旨展期,校閱率至丁夜,事訖,嘔血數升,論者謂明西江婁公燕主典江南試,越六十年而復至庚午,其毅於若後適符之,性至孝,生母歿,以嫡母年高,具疏請終養,生母故不懷於嫡母者也,君子以為厚,卒賜祭葬。

劉始恢,字价人,江蘇山陽人,岑溪令昌言子,康熙九年進士,歷官吏部郎中,江南通志,始恢按大理評事,時有兩議例,有成獄讞法司,而於情罪未協者,輒獨辨駁正,大理卿採其議,列疏後附辯,得報可,歷吏部考功郎,冢宰以廉慎,調文選郎中,銓敘得宜,時無滯才,會河臣建東河注海之議,始恢力持不可,與詞臣喬萊合,事得寢。

張鵬翮,字運青,號寬宇,四川遂寧人,康熙九年進士,歷官大學士,贈少保,諡文端,祀賢良,有忠武誌,張邦伸錦里新編,鵬翮九歲能文,康熙己酉舉於鄉,年十二入闈時,監臨某夢緣衣白馬人入某號,使吏記名於簿,揭曉,公名列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改刑部,辦疑獄,不避權貴,再遷禮部郎中,上召見,賜太液鮮鯉,簡知蘇州府,補兗州,擢兵部督捕右理事,與內大臣同使俄羅斯,路經喀爾喀地之額諸德,與喀爾喀為難,舉言王師將援,以敵額諸德,執我前軍,衆懼欲退,公曰,受天子命,出使絕域,奈何示小醜怯,且吾退而彼躡其後,將何以禦,陳師固壘以張之,而徐遣一介通其故,若賊屈,再計可也,衆猶豫,公厲聲曰,某獨當之,額諸德服罪,尋從南巡,還至吳,授浙撫,七年,士敦實行,人息競爭,會請免排殺,時議欲中傷,奏上,仍留任,或遷兵侍,浙民繪像於竹閣,淮黃泛溢,南北阻絕,議者欲改海運,上特調公經其事,公博考輿圖,徧尋故迹,於河自開歸至宿遷以下,於淮自洪河湖盱泗以上,按審形勢,歎曰,河性本直,而堀曲之,是拂其性也,河流入海,而隘其口,是阻之流也,昔之淮,南高而北下,今之淮,西亢而東傾,欲疏河,必開海口,欲出清必塞六壩,乃陳十策,以便宜行事,報可,於是遵王景塞館陶之法,修潘季馴江一疇所築歸仁隄,拆攔黃壩,杜諸決口,增大河南北之隄,由者使直,堤塞六壩,閉張福口、裴家場、爛泥淺、三汶儲及張師諸莊,上南巡,廻視公曰,朕之力也,召為刑部尚書,轉戶部,遷吏部,上以公公直廉明,有疑獄,輒遣判之,鞫獄之恭陳

鵬年。公在鵬年前曲禮。公子悲齡。牧懷寧。凡禮下。公無所容回類此。

吳一蜚。字賓生。號臉南。江蘇長洲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蘇州府志。一蜚少孤。兄倫教之。讀書成進士。授山陰知縣。內艱。服闋。補知洪雅縣。時巡撫方行開墾增稅之令。洪雅見徵七百九十四兩。欲加至五千兩。一蜚力爭之。得減三千四百餘兩。入為工部主事。擢御史。降行人司副。晉刑部尚書。時有重案株連。一蜚苦心消釋。人多陰受其芘。轉吏部。卒於位。貧無以殮。朝士賻之。始克庀事。

夏州梁。字孝齋。又字斗巖。江蘇鹽城人。

于覺世。字子仙。號赤山。別號鐵樵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歷官廣東提學道。候補按察使。有居巢、燕市、使越、嶺南諸集。山東通志。覺世授歸德推官。以裁缺改知巢縣。縣帶山濱湖。號為難治。覺世為政寬簡。以嚴剛之。俗好巫。尚鬼。捕其首奸。俗乃改。濱逆發難。有巨寇起安慶。聞攻剽郡邑。將據焦湖以應之。揚帆自大江東下。覺世設伏於南門。伏橋身。斗甲士邀擊之。殲其巨魁。安慶之盜遂絕。後以禮部郎中。視學廣東。教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翕然化之。擢布政司參議。致仕歸。奉繼母甚謹。鄉黨稱其孝。為山左詩鈔。鐵樵令巢縣。蝗不入境。尤嫻武事。嘗伏兵夜戰。生擒巨盜。後以終養不出。唐豹巖太史稱桓益二孝。嗣鐵樵及侍御彤臣也。

魯超。字文遠。號謙庵。浙江會稽人。順治十七年副貢生。歷官右通政。浙江通志。超守松江。有善政。後為惠潮道。潮有絕戶鹽丁。久為民累。超除豁三十餘戶。康熙甲戌。水溢。超晝夜督民築堤。至今名魯公隄。歲飢。守令議發積貯平糶。未敢擅動。超力任之。果報可。及晉粵藩。益勵清操。建珠江義學。延宿儒以教士。粵東兵餉。例用錢。幽錢滯。兵苦虧折。強市民物。民復苦之。超請全給白金。兵民均便。松江詩鈔。謙庵任松江知府。舉卓異者再。巡撫湯文正薦廉能第一。其在郡。建抉風書院。培植後進。人尤仰其嘉惠多士焉。

胤允閣。字蒞公。奉天人。官順天府府尹。

王君詔。俟考

張鎮。江蘇上海人。奉安令錫㷍弟。官中書。

戚盾錫。字介祉。號嘯亭。浙江長興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御史。戚藩吳興詩話。嘯亭由舞山知縣。任中書。改御史。毛西河湖舫陪戚內史飲。次朵尊云。若方遷承明。西掖當朝參。豈可游兩槳。流連向窐灟。尊奕來下疲。本性我所諳。

施天裔。字泰瞻。遼東人。貢生。官山東布政使。

任楓。字木庵。河南汝州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山西盂石知縣。祀鄉賢。有咽韭詩。河南通志。楓少值寇亂。奉親避難寶豐。城破。賊逼令降。大罵不屈。賊怒刃其兩耳。罵益厲。身被數刃。妻王氏。以身捍蔽。迎刃不少避。賊欲乘之去。王哭且詈。賊怒刃其首而去。楓復甦。得不死。

李迥。字泰倩。山東壽光人。康熙三年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山東通志。迥沈靜簡默。不邀名譽。每以哀矜折獄。讞出其手。雖九死必獲一生。人以行善稱之。

郭呂。字介繁。河南太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

方大猷。字歐餘。號嘛嘘。浙江烏程人。崇禎十年進士。國朝歷官山東巡撫。總運河道。濟寧州志。大猷晚年寓居濟上。故人有為山海關總兵者。大猷什鑑其軍。及其人在黔。以書招之。不相。大猷久河上。明於河渠。當平居時。貂上下二千歲。抵掌色飛。稽檢討未附詩。極為推重。善山水及書法。求者盈集。揮灑不倦。謝徵錄。大猷官山東巡撫。以事鐫級。為河道。山水學董。間為倪黃。多潑墨。嘗畫河灘小景。題曰。十二穀河干。只記得者個。工書善詩。河南考城。最多其蹟。

張永茂。奉天人。舉人。官江南督糧道。布政司參議。

鄭僑生。江蘇邳州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湖廣提學道僉事。

許承宣。字力臣。號篛庵。自號霞皆子。江蘇江都人。康熙十五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有宿影亭稿。江南通志。承宣授工科給事中。首陳揚州水利賦役二疏。典陝西鄉試還。復上築皆關利弊六事。悉見嘉納。弟承家。官編修。請假歸。兄弟里居。皆以衛護惠愛見稱。

王騭。字相居。號辰嶽。又號幾菴。山東福山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戶部尚書。有餐崇堂詩集。祀鄉賢。山東通志。騭升四川松威道時。兵氛未靖。轉餉深入險阻。勸撫巴豬等寨。恩威並濟。邊徼永寧。蜀中有採運楠木之役。適代藩司入覲。奏免之。總督浙閩。閩夏挈跳梁。移鎮延平。為犄角以壯聲援。

徐國相。奉天人。歷官安徽巡撫。

魏學渠。字子存。號青城。浙江嘉善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江西湖西道。有青城山人集。四川通志。學渠任成都推官。蜀中疲於差徭。倡立章程。又定嘉眉邛雅賦額。公私稱便。檇李詩繫。學渠擢刑部主事。贖魏女之沒官。脫丁生之訪獄。後補湖西道。艱歸。慷慨好施。桐城錢澄之感其惠。有詩曰。還家擬建懷青閣。從此飢驅不出門。武林汪魏昌以所贈築園江干。名曰黃園。黃宗炎求貸山之助。出紙樸置其袖。視之則黃金也。

趙開雍。字五絃。號章齋。江蘇寶應人。官知府。有東粵、嶺南、粵西諸草。

朱綵。山東單縣人。

朱紱。字方來。號濟居。山東單縣人。明大名道廷煥子。歲貢生。官浦城訓導。有綠治軒遺稿。胡曾思朱先生墓誌。先生考忠烈公廷煥。崇禎甲戌進士。由禮部郎。歷官大名兵備道。甲申三月。流賊自雍豫抵燕南。獨忠烈公以死自誓。賊衆薄城下。有奸人與賊通款。城遂陷。公猶督衆巷戰。力屈被害。時先生歸就試。計聞。殉絕復甦者再四。營葬畢。隨詣藩府。求得奸人。磔諸市。設位以奠。順治乙酉。伏闕陳殉節狀。得旨典祭葬。拜錄事蹟編史冊。

沈廷文。字原衡。號元洲。浙江秀水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官修撰。有廣居文鈔、燕郢雜錄、北征、南歸等集。熙朝新語。廷文父於大兵入粵時。被執臨法。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為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覩止於鯨波鱷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亟務稽於

寵閃沙龍之候之句，都下盛傳。

許翊朝，字侑餘，山東聊城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

顧見龍，字雲臣，江蘇吳江人。畫徵錄，雲臣以寫真祗候內廷，名重京師。余見所畫湯文正公像，其子姪皆云酷肖，然亦恐未見拔俗也。

李漁，字笠翁，浙江蘭谿人。有一家言。金華詩錄，笠翁少遊四方，自白門移家杭州，家居湖上，劉波翠嵐，缺几席者其家與山水爲鄰，自號湖上笠翁。負才子名，婦人孺子無不知者。所作傘胸腿褲，巧思不必盡準於古，最著者詞曲，其意中亦無所謂高則誠、王實甫也。旁及窗牖牀榻服飾器具飲食諸制度，悉出新意，故傾動一時。曲芳館詩話，笠翁以填詞擅名，其他著作人多以俳優畜之，然詩詞麗句，亦有不可沒者云云。

王士禛，字隴西，又字杜稱，山東新城人。康熙三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有蹈鶴堂詩集、詞集、遊大梁詩。

圖芳譜，俟考。

成德，氏納喇，字容若，後更名性德，奉天遼陽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侍衛。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通志堂經解。四庫全書總目，德生華閥，勤於學問，鄉試出徐乾學之門，遂受業焉。九經解，即其所刻，而徐乾學延顧湄校正之，以書成於性德，歿後板歸徐氏，世遂稱徐氏九經解，並通志而移之徐氏，實相傳之誤也。

史夔，字胄司，江蘇溧陽人，編修鶴齡子。康熙二十一年進士，歷官詹事。江南通志，夔在史館，凡稽古禮文之事，推爲巨手。從北巡，著扈蹕集。典試兩浙，著梓亭集。分理河工，著觀瀾集。祭告南海，著扶胥集。

楊至聞，字穉祖。

余國楨，字燿人，號觚菴，浙江遂安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富順縣知縣。有見聞記憶錄。四庫全書總目，國楨自稱生平卷帙，盡佚兵火，偶舉所憶，惝恍都如夢境，後其子中恬分爲五卷，曰記文、記人、記物、記異、雜記。大抵皆明末瑣事，間涉荒誕，無關考證。又所作雜文，並廁其中，亦非得體。

張惟赤，字君常，號螺浮，浙江海寧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浙江通志，惟赤居鄉，捐造營房一百間，使兵民分處，歲飢，捐米賑濟，倡建學宮，開濬海鹽運河，邑人立碑記其事。藤陰雜記，螺浮有新園在東林街，合肥尚書過飲，詩云：柳市城闉百尺樓，東林街裏一聲書。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一時名流爭和，尚書題螺浮侍史，龍棲演劇，有翩若驚鴻嬌若龍之句。

范驤，山東滋陽人。滋陽縣志，范淑泰沈默有大志，登進士，授行人，轉兵科都給諫，輔臣王夢熊權傾內外，莫敢彈奏，淑泰抗疏十二，熊始詘。上書風規峻整四字賜之。丁艱旋里，值辛巳之難，人民相食，自罄己財賑飢。壬午殉國難，贈太僕寺卿，蔭一子。

紀愈，字孟起，順天文安人。康熙六年進士，歷官工科給事中。祀鄉賢。畿輔通志，愈夙具偉略，歲己酉，土寇擾城，愈倡先守禦，邑賴以安。康熙十二年，隨大將軍勦江西逆賊，恢復撫州，勸止殺戮，全活甚衆，或讒以

所俘婦女貯之別室，訪其夫還之。仲弟炅以博學鴻詞徵召，季弟元先中進士，官淮安同知，皆愈友愛訓勉之所致云。

梁聯馨，陝西平涼人。康熙三年進士。

李彥和，字華西，陝西三原人。康熙六年進士。

王穀振，浙江會稽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同知。鶴徵錄，吳任臣字志伊，浙江仁和籍，先由內閣中書王穀振等薦，舉授檢討。

郭昂，江蘇寶應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孟縣知縣。

孫在豐，字屺瞻，浙江德清人，焞子。康熙九年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工部侍郎。有尊道堂集。浙江通志，上閱視河工，以高寶、興鹽、江泰等七州縣爲下河之衝，民苦昏墊，特簡廷臣發帑修治，在豐身歷河淮交匯、洪澤、射陽、東路場諸大河，相度原委，條奏數十事，皆報可，乃鑿閘門、濬白駒、浙丁溪、潮草堰、嚴州縣安灘塞，則其表揭者則備嘗艱，撫恤丁夫，人心踊躍，工亦次第畢舉。鄒孝威尊道集序，屺瞻侍講禁宮，扈蹕南苑，極詩歌賡唱之勞，所著尊道堂集，情無不周，詩亦具備，而皆體宏格正，流麗而沈雄，縱宕而蘊藉。

余雲祚，廣東順德人。康熙九年進士。

陳二梁，俟考。

張烈，字武承，號莊持，順天大興人。康熙九年進士，官內閣中書。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編修，歷官贊善。祀鄉賢。有明史典訓、讀易日鈔、四書講義、孜堂文集。四庫全書總目，烈篤守朱子之學，故集中多講學之文。然如朱陸異同論、王學質疑，皆未免鍛鍊周內，不及賈黨同異論之持平。蓋漢學但有傳經之支派，各守師說而已。宋學既爭門戶，則不得不百計以求勝，亦勢之不得不然歟。又讀易日鈔，一以朱子本義爲因，象數事就事陳理，循近時易說之不枝蔓者。畿輔通志，烈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長而潛心性命之學，毅然以闢邪衛道爲己任，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人無間言。生平著述，皆有關人心世道之文。

潘遵祖，浙江歸安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官中書。朱彝尊送潘遵祖宰平陸詩，著書獨有玉亭好，作吏無如三晉閒，醉裏襄陵官釀酒，到來底柱郭門山，耕餘議畔田千頃，唸對浮舂水一灣，白雁年年度汾曲，相思煙月幾時環。

張爲煥，江蘇崑山人。康熙九年進士，官渠縣知縣。

白夢鼐，字仲調，號蝶庵，江蘇江寧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歷官大理寺評事。有天山堂集。江南通志，夢鼐少與兄夢鼎勤學尚志，時有二白之目。鼐官評事，總憲魏象樞以博學鴻詞薦，庚申補行順天鄉試，鼐爲考官，得士最盛。鶴徵錄，蝶庵與兄夢鼎當明末俱以公論忤貴人，陷於獄。母陳氏怡然曰：子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會疏雪得釋。

白夢鼎，字孟新，江蘇江寧人。

白眉，字子常，評事夢鼐子。

南懷仁。字敦伯。西洋人。官欽天監監正。加工部侍郎。諡勤敏。有坤輿圖說、坤輿外紀。四庫全書總目。坤輿圖志與艾儒略職方外紀。互相出入。而亦有詳略異同。大致不免有所粉飾。池北偶談。本朝監寺官加侍郎銜者絕少。康熙以來。欽天監管理曆法南懷仁。加工部侍郎。歿後贈禮部侍郎。太醫院使馬三俊。歿後亦贈禮部侍郎。

□京。俟考

□均。俟考

□國猶。俟考

阮溶。字季子。安徽懷寧人。居易錄。季子築草堂於龍山。冬夏惟披一衲。因以自號。性嗜酒。工畫。時攜襆被酒鎗畫具。命一僮肩之。遊散山水間。遇勝處輒流連忘返。謂其友劉鴻儀曰。死即葬我草堂之側。題曰酒人阮一衲之墓。詩深瘦。畫筆清絕。入本朝乃卒。亦高士云。

□衍。俟考

程林。字雲來。安徽歙縣人。周亮工印人傳。林見寇氛日熾。移家武林。得免於黃流之難。人服其有卓識。精醫。時時論性命之學。好為圖章。又以意為花卉。悉有生致。

□祖談。俟考

西塞山人。案湖北大冶縣。道士磯。一名西塞山。即元眞子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李太白所謂西塞當中路者。余佺廬相國。生長大冶。故以此自號。

賁谷主人。俟考

孔毓圻。字翊宸。號蘭堂。至聖六十七代孫。襲衍聖公。加太子太保。諡恭慤。有蘭堂遺稿。陳世倌恭慤公傳。公八歲襲封。詣京朝謝。太皇太后召見。奉特旨由中道行。錫予便蕃。歷數十年恩禮無間。及大行入臨。卒於京邸。始終受恩優渥。

孔貞來。字元起。山東曲阜人。明順德通判。國朝歷官湖州府知府。曲阜縣志。貞來以陪祀授順德通判。鼎革改判長沙。籌餉賑飢。具有條理。超擢眞定府丞。累遷湖州守。未抵官。遭耿逆之變。遯跡武夷山中。康親王知之。資遣至京。卒。

孔貞璠。字璧六。號聊園。山東曲阜人。順治十八年會試副榜。官大姚縣知縣。有大成樂律、聊園集、滇記、黔記、縮地歌。四庫全書總目。貞璠少遊江淮。既而官泰安濟南。繼乃遠宰大姚。所歷山水頗多。炎荒萬里。猺俗苗獞。多所記載。故軼聞逸事。散見於集中。其文則奇逸之氣。往往不可控制。而頗排擠倒之處。亦不一而足云。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貞璠究心經史。授大姚知縣。滇省遭逆藩亂。前明定按丁派食之法。兵火後。丁亡額缺。請減之。民賴以息。黔國公勳莊。被土酋所占。上官受賂袒之。貞璠力爭不得。遂謝去。

孔貞瓚。號坦三。又號西園老子。山東曲阜人。明給事中聞詩子。諸生。官四氏學學錄。有西園詩。山東通志。貞瓚以孝友稱。居子相繼為世尹。未嘗一至縣庭。其狷介如此。顏懋价曰。給諫十一子。先生獨有高致。以

千金致名工。穿池築山。極臨眺之勝。宋牧仲為方伯。嘗先過之。與定交焉。

孔尚任。字季重。號東塘。又號岸堂。自稱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監生。授國子監博士。歷官戶部員外。有節序同風錄、湖海集、岸堂文集、會心錄、桃花扇、小忽雷傳奇。曲阜縣志。康熙二十三年。東巡幸魯。尚任以監生同舉人尚鉉。充講書官。尚任進講大學聖經。尚鉉進講易經繫辭。上曰。孔尚任等。陳書講說。克副朕懷。著不拘例議用。又命尚任尚鉉同衍聖公毓圻等。導駕徧覽先聖遺跡。迴鑾授尚任等國子監博士。明年奉命從刑部侍郎孫在豐疏濬黃河海口。還朝。遷戶部主事。升員外郎。尚任博學有文名。通音律。諳祖庭典故。嘗患舊誌未備。廣搜博采。別撰新志二十四卷。居易錄。東塘博雅好古。丙寅丁卯間。在江都得漢銅尺一。上有文曰。慮俿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後又得一尺。定為司馬文正公布帛尺。自作漢銅尺記、周尺考、周尺辨三篇。極精核。山左詩鈔。先生以博士奉使維揚。駐節三年。傾貲結納名流。畢集。以漢銅尺較宋布帛尺。確然得周天之準。千古之疑。一朝頓釋。有功於禮樂匪淺。嘗作闕里誌。修族譜。既成。以名其二子。其風致可想見云。

孔尚鉞。字立之。山東曲阜人。康熙十一年舉人。歷官戶部主事。

孔允陞。字超宗。山東曲阜人。官德光教諭。

孔衍樾。字心一。山東臨清人。順治進士。歷官大名副使道。

孔興詔。字綸錫。山東曲阜人。官雲南糧儲道。有滇遊集。

孔衍鉦。字洄賓。山東曲阜人。官太常寺博士。曲阜縣志。衍鉦弱冠遭賊兵破汶城。害其祖母及父兄。欲赴鬬死。念母姪諸弟幼。潛與避亂。伺寇退。收葬三親。毀甚。授太常博士。奉祀虔潔。年五十。事母若孺子慕。母病。親滌湯藥。夜不解帶。撫弟姪。恩誼兼至。

孔興誘。字起正。山東曲阜人。官即墨訓導。

顏鼎受。字孝嘉。自號初陽子。浙江桐鄉人。諸生。有嶧山堂、半樂堂詩、漁歌曲。携李詩繫。鼎受少以孝聞。九歲得句云。輕風搖翠竹。微雨濕黃花。遊楚遭亂。避跡為黃冠。偕百二漁鼓曲跋。山人少從念莪劉公遊。又與楊園張子相切劘。旁通符篆。避兵所陽山中。忽患虎嘯。山人以小本書丹篆。置通衢。明日獵者於其下獲二虎一豹。山中以安。

顏堯揆。字紫虛。又字耐齋。福建永春人。明賦府右長史廷榘孫。官無為州知州。江南通志。堯揆知無為時。前令修國貞所築新壩。旋為江濤所齧。揆自李家祠至王家壩。築壩八百八十丈。闊三丈。高一丈。次年大水。田廬恃以無恙。并和州含巢二縣咸賴焉。州民勒石於壩上。名之曰顏公壩。

顏敏。字遜叟。順天宛平人。順治六年進士。歷官廣西布政使。鈕琇觚賸。顏方伯裁缺家居。久不得調。康熙十六年。江南藩司缺出。客有以經營之說進者。顏曰。吾向在西秦。元旦假寐。夢乘官舫。舫中白榜書有月臨波作案。柴傍樹為屏之聯。出觀兩岸。紳士稠雜。皆云迎方伯公者。行已至廣西界矣。十年前曾有此兆。他非所望。閱三載。顏以舊例引見。欽點粵西。竟歿於任。

顏毀。字淑五。順天宛平人。順治五年舉人。歷官敍州府知府。祀名宦。四川通志。毀守敍州府。時寇犯境。戎馬在郊。拊循多方。民賴以安。後卒於官。郡人思之不已。

顏光甸。字衡山。江蘇儀徵人。

顏光表。字斗涵。浙江仁和人。

顏伯璟。字子瑩。山東曲阜人。官河間知府。贈光祿寺卿。光紹子。明諸生。朱彝尊顏公墓表。河間兵至。中書公城孤乏援。集家人一室自焚。公暨弟伯玠。時家兗州府。兵亦至。公肥不能疾走。伯玠掖以行。公紿弟他顧。自躍城下。伯玠俯視慟哭。矢及身而卒。公伏地爲邏卒所得。舁告其帥。帥禮延之。坐留帳前。有被掠者。將曰一婦人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折。罵不已。殺之橋下。已四日矣。驗其息未絕。載之還。即朱宜人。中書公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其僕呂有年抱之出。途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間得免。公旣拾父遺骸。訪得與俱還。同居鄉閭。

顏伯珣。字石珍。一字季玉。號相叔。伯璟季弟。恩貢生。歷官壽州同知。有祗芳園集。甯南草堂集。孔貞瑄曰。相叔早年遊金陵。爲詩風流跌宕。晚年臻平淡靜深之境。如數十年而發老作。令人驕矜之氣。不禁自消。山左詩鈔。先生官壽州日。修復芍陂之利。余客鳳陽府署。聞其遺愛在淝上。築祗芳園聚一時名流。唱和其中。

顏伯秀。字方瞻。山東曲阜人。歲貢生。官樂陵訓導。

顏光是。字去非。山東曲阜人。康熙二年舉人。歷官邵武府知府。曲阜縣志。光是授新野令。邑故歲貢鉛。郡縣吏因緣爲奸。光是痛加蠲除。郡守怒。不爲動。上官以爲能。擢戶部主事。轉兵部郎中。出爲邵武守。以忠信率屬。獄至立剖。無留者。時有豪民。犯大辟。屬私人以金賕尊。光是曰。即巨萬。吾判可易乎。其執法如此。顏氏族譜。光是引疾歸。不樂居城市。從仲兄與鄉之父老遊。出則同車連騎。入則聯牀共几。陶陶于于者十餘年。痛伯兄早逝。以次子爲之嗣。更給田百畝。戒之曰。謹奉祀以代袞也。每與仲兄議建家祠。未幾兄卒。瞿然曰。吾年七十餘。一旦溘然長逝。誰爲此者。遂貿地庀材。夙夜經營。落成日。率三世子孫。稽顙曰。可報仲兄於九原矣。

顏光猷。字秩宗。號澹園。伯璟長子。康熙十二年進士。歷官河東運使。有易經說義、水明樓詩。曲阜縣志。光猷選庶吉士。充丙辰會試同考官。父憂服除。改行人司正。轉刑部郎中。出守安順府。值提督李芳述部兵激譟。光猷匹馬入其壘。曉以大義。皆投戈受命。芳述曰。公再生我也。轉河東運使。時山陝河南行引鹽。引尾州縣關防牘猥相錯。其步搬法。光猷力請通省爲一關防。民以永利。鹺俗所積。修復聖廟。繚以石欄。建陋巷坊。置祀田四百六十畝。請以祖允紹從祀。事母色養。老彌篤。與人質直。見人必勸以善。隨所得淺深。皆得其報。

顏光敏。

顏光斆。字學山。伯璟季子。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檢討。曲阜縣志。光斆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天子幸闕

里、駕至聖。光斆以助祭例。卽家縣。不就。越三年。成進士。授檢討。講官闕。聖祖憶光斆名。召問其家世。及爭辭時事。喜甚。遂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鄉試。已遂提督浙江學政。直隸江浙。例差閣部大臣。光斆以檢討承特簡。異數也。光斆益感激。絕請謁。嚴校勘。束芻粒米。不以累有司。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嚴師慈父。士氣騰踔。所刊試牘。爲八宗師考卷之冠。在官三年。雖舉主不少徇。大璫諸貴人意。往往爲蜚語。欲中傷。文吏吹索。不得毫毛。以歸世疵。鐫二級。光斆夷然不介帶。巡撫綠一信來訊。逆直入臥室。文籍外。無長物。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榷使假拜謁入舟。見數簏簏無扃鐍。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途引疾。上嘉其廉慎。特命大學士王熙視疾。傳旨慰留。疾篤。乃得歸。卒於家。年僅四十。光斆有神悟。少學鼓琴。崇朝盡得其妙。習射。不中不歸食。至日昃發必中。用心甚危苦。率傷生。所撰著皆未成。士人惜之。浙江通志。光斆督學浙江。往例提調官薦備並一二人。無敢以私干者。杭郡代倩特甚。取歲進新生。局戶另試。與原卷迥異者黜之。並黜代倩保結之人。所刻試牘。風行海內。垂三十餘年。士林誦習。不異於初。旣祀名宦。浙士復念之不已。專祀西湖。春秋致祭。朱彝尊顏君祠德碑。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讙譟蔑紀。有裂榜紙而以瓦礫擲其後者。君來。榜旣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各以手加額。君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事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勝聞晨鐘。席門甕牖。韋帶糲食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蔬茹藿。甘之如飴。士皆嗟嘆自奮。而君斯瘁矣。

顏肇雍。初名肇維。字肅之。又字次雷。號漫翁。自號紅亭老人。光敏子。貢生。歷官行人。有鐘水堂詩、砂齋稿、

漫翁編年稿。牛運震顏公墓志。公所與遊。如嶧陽李克敬、歷城王苹等。皆當時名士。其掌鴻臚、翰林院。造就尤多。詩長於近體。曲阜縣志。肇維知臨海。以興利革弊爲任。首除里甲圖稅。徵米改折之累。民情歡服。值江海闊泛濫爲災。設粥賑饑者。全活無算。修趙公河故道。三港六浦。悉鳩工浚之。澁戢有資。建太平橋。卅高湯信國備倭五十九城之七。

顏懋僑。字嶽仲。一字幼客。肇維子。恩貢生。官觀城教諭。有江干、幼客、石鏡齋、蕉園諸集。西華行卷、天文管窺、擁史、求園錄、秋莊小識、館城筆記。曲阜縣志。懋僑幼博學強記。隨臨海任。台守張招飲半江樓。酒酣出紙筆索賦天台賦。援筆立就。充萬壽殿教習。寶齋齋二十三王謂曰。久聞詩人顏幼客。今乃得見耶。召試淑景。天陰欲雪。上得句云。雪香梅綻蕊。卽對云。雲擁竹留聲。又賦望雲思雪紀恩詩。和御製落葉詩。悉稱旨。授教諭。嚴祀事。篤正始。肉之格。理學地及膳士田之侵於民者。還其舊。顏懋价幼客行狀。兄生有異徵。泗水楚家寺僧慧朗將化。與弟子訣云。投舍曲阜顏考功宅。詰朝來訪。具言其事。於是人以爲慧朗後身。勒遜行云。關中風服。稱詩都下。高自位置。後進者望得一見。幼客闢其在寓。排闥入臥內。竟登其榻。與對坐久之。風不能對。詢所自。曰我曲阜顏懋僑也。聞君能詩。未知如何。特來訪君一談。風已心異之。往復旣久。辯若懸河。風大折服。因謝過。遂訂交焉。

顏懋倫。字與清。號澹存。運使光猷孫。拔貢生。歷官鹿邑知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癸乙編、瑞麻吟、什一編、步門遊草。曲阜縣志。懋倫權鹿邑令五年。移疾歸。後發河南候補。補滑縣。旋補勒授著裕州、泌陽、

南陽。皆有聲。為好文學。與池陽牛運震。晉江何琦和切劘。尤邃於詩。

顏懋价字介子。號藝如。自稱五梧居士。懋倫弟。拔貢生。官肥城教諭。曲阜縣志。懋价少與懋倫。博稽禮經。定詳喪制。凡飾匶。并椁。治竁及翣柳帷荒明器下帷之屬。悉遵古禮。故其執親之喪。必誠必信。勿有悔吝。宗顏柳。詩希杜韓。有文名。授教諭。痛時俗葬親慢與渦者非。豐古且隳毀。作正俗說。新文廟。修禮樂器。遴俊生。督儀容。釐正學田。葺先賢祠。以敦本勵品。期有用學。諄諄課士。

尺牘新鈔

周亮工輯

尺牘新鈔序 録文心雕龍書記篇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爲尙書.尙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詞.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詞.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于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于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子爲詩矣.劉廙謝恩.喩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淸美

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于心.著言于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尺牘新鈔選例

文章一道.惟經國大業.關性微言.日進寵觀.咏等菽粟.至于文人贈答之篇.一時揮灑之製.新致宜標.陳言務去.故有一時名作.非不斐然.及乎數見.遂爾不鮮.是集不敢陳所已陳.期于見所未見.啟朝露之燦爛.披晨蕊之芳鮮.凡經梨棗.一字不登.懸之國門.事竊難見.

課文無定.通變趨時.踵事而增.後來居上.每見選家搜採翰牘.上至漢京之詔令.左國之詞章.莫不收入選編.侈爲秘錄.止取源流之遠.何關毫末之良.是集斷自數十年以來名家.不特遠古所宗.不須贅設.即傳附之彥.弗克遐稀.蓋以數十年間.風氣大開.闡揚不及者頗富.鄧林之名材.未經蒐採.荊山之秘寶.尙待攻求.從此輯成.自然鉅麗.古今錯雜.終覺不倫也.尺牘家言.更易躋畦者.以其事本酬酢.辭取從臾也.夫以王李分鑣.袁徐繼響.崆峒倏體.製於前.太原揚風.徽於後.初成鑊則.漸以因陳.家守一編.遂矜絕麗.徒爲紙墨之汚.止見蕪纍之塞.是集篇無定格.幅不同規.要於抒寫性情.標舉興會.可謂獨空前往.遊方之外者矣.

道士眠食之言.瞿曇面壁之旨.自有專家.非關染翰.故是集概不輕入.儻或妄見飛成.反至流爲綺語.集中尙載蓮池大師數則者.亦曰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猶之乎風華之樸茂者云耳.

聖眞遊遠.不落詮談.靜氣參求.始探奧祕.間有一二研理之家.辨析疑義.論難鼓端.然一涉往復.便啟

爭淺。旣有物情。遂生犄角。於聖賢精義。亦復何有。徒使翰墨之林。爲迂腐學究之播煽而已。西銘太極之書。鵝湖鹿洞之語。具有別集。不雜是編。

自好尙波流。淫辭風煽。砥持藝苑者。自宜歸之於大雅。範之以正則。子瞻海外之文。悉抒理趣。昌黎毛穎之傳。亦宋史哉。豈可以尺牘小道。而不之繩檢也。故是集雖尙風趣。不事儒迂。凡所登選。亦必有關大道。裨益古心。不特桑濮之音。概從屛汰。卽月露之句。盡謝勿收。

誌別有時序之悲。言情有物華之感。卽事偶然。不能冥默。然風旣扇。遂若典型。落落星霜之句。矜幷徐庾。悠悠霜擬之辭。奉爲江鮑。通體全無意義。一節亦愧雅風。是集非當不錄。卽用徵刪。若欲不廢寒暄。不妨別爲疑託。又何必乞靈於往牘。取辨於陳篇也哉。

啟事通懷。萬端難盡。分門別類。一節可稽。尺牘之選。往往如是。所以利淺學之漁獵。使不文之剽取也。不思一牘而中涵數事。究將依附何門。卽使區別果安。豈能纖微悉合。若欲少加移就。終當恃我才思。是措手旣難全勦。巧筆又何用懸疣。不若幷源之爲得也。且是集全爲通才而陳勝賞耳。儻欲借文淺陋。自有合俗簡編。

尺牘爲一時揮翰之文。非關著作。或興會所至。濡染逾涯。或繁簡交紛。拖沓累幅。至有名章俊語。每以一句之疵。一字之額。少爲減價者。不妨稍加刪割。要之無傷大體。

我嘗見志。取喻己懷。如病者之自呻。樂者之自美。安能陷彼肢而披其衷。詎可剜他腐而附其骨。故以此假人不能快我心。以此代人。不能暢人意。何遊衡山之作。徒涉於淫。韓愈文昌之篇。實緣盲廢。歷稽古查。亦甚寥寥。故代倩之章。棄而弗錄。因及擬古。亦姑例從也。

文人製作。以詩古文爲大業。尺牘家言。旣非吟咏之音。又異縱橫之筆。然綢繆羽翮。多屬風人。寄託瑤函。類稱爾雅。析唐風之正變。可返漢魏宏裁。推吏部之起衰。便洗陳隋濫響。兼以書溯鍾王。畫衷李郭。商宮徵、聲元人之席。較黑白、流太傅之聲。誠爲風雅至論。不僅藻翰翩翩。

一書之成。必須博採衆家。不備詎足大觀。合二十二家所藏卷帙。何啻汗牛充棟。凡係翰牘。必事甄收。加以舊家祕本。廢簏殘編。莫不曲意搜求。悉心採訪。甚至友人所存往復之箋。雖半紙數字。亦必傾筒借錄。以窮幽奇。聚千腋以成裘。釀衆英而爲蜜。數十年間。名人鉅公之構。可謂侈矣。猶有海內傾耆。不無掛漏之嫌者。以未走尺一遍徵同人故也。儻不吝瓊瑤。惠而錫我。圖成續集。佇候好音。

察萬象者。非一目之明。舉百鈞者。非一臂之力。是役也。始自戴暘。成之閻鎔。余固不無微勞。而分治之功。亦不可沒焉。人期一卷。則簡別惟精。卷不百篇。則論衡不易。茲繫標異。備極苦心。故某卷屬某纂訂者。卽載某氏於前。不忘所自也。

文人聚訟。自古爲然。尺牘紛爭。於今更甚。自何李倡道於前。艾陳沸騰於後。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譏。一言之異。動生牴牾。論難百端。至十易翰札。而猶未知所底者。不過爭吐筆鍔之飛翔。大肆文瀾之湍激耳。不知一理而兩端具足。殊塗而歸旨斯同。妄持偏見。終類井蛙。鼓起狂鋒。究同管豹。啟門戶

之漸。造水火之端。釀禍貽譏。莫此爲甚。原其所始。未嘗不可兩存而幷是也。豈不多事之甚也哉。故是集尤嚴絕之。

昔人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謂其華與實違也。今則不然。卽此筆墨之間。便徵心術之險。是以盜名巧若穿窬。銜直工同龍斷。生未謀面。忽有太史之報任安。死旣無知。竊見爲迪之規樂毅。因成敗之旣定。冒涇渭之全分。鬼蜮同情。戈矛易向。流將何極。孰謂可斯。此等之篇。概不入選矣。因知是非之無定。毀譽之難明。尊己卑人。概爲刪逸。

是集非標榜之書。間有評騭。或擷缺苦心。或闡揚逸行。多則數十言。少則一二則。期於抒其所見而止。故意之所至。不能爲五日一石。十日一水。意所不至。不盡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一人之牘。必系之一帙者。可以辨其源流。見其品第。至於次序。隨選卽登。總無定例。旣非全紀世次。有初盛中晚之分。又非編次搢紳。有通顯隱逸之別。故前後一本無心也。

雅語初興。間有偶語。文華旣濫。漸抑單行。大略駢儷極於齊梁。棟古全於漢宋。兩家爭鳴。歷世同驅。而近者書記一流。使分歧路。全用對待。纂於四六函中。通體錯綜。收之尺牘集內。強生區別。妄畫畛封。不思上世表箋。亦以單行盡意。則今人裁答。何妨偶語抒華。蕊雨堂制作。必婥雄風而騁宕風流。兼是匯則可也。

閨秀之篇。集中鮮載。惟顧夫人大家規範。周淑媛道韞雅風。急登數則。藉表彤奇。自餘非抒閨怨。則報幽期。非申花月之盟。則同香奩之約。或青樓艷質。思衒價於秋刀。或緇口令才。競託名於染紫。王毫遙憶。終類神山。翰墨導淫。徒沉慾海。故寧失之嚴。勿失之濫也。

彥和抽文心之祕。雕龍抉簡牘之精。後世言辭翰者。莫得踰其範焉。故是集卽用原文。以當弁首。無煩屬序。徒係支言。前賢明體之書。若爲今人預製。近代發函之作。先獲哲彥宜源。推是義也。豈獨一書。凡有作者。皆當定例。

尺牘新鈔目錄

卷之一

高攀龍，存之，景逸，江南無錫人。高子遺書。

答吳安節年伯　答袁季通　與葉同適　答劉心統侍御　與華鳳超都諫刻忠錄　與鄒耕禮

與黃鳳翥　與卞子靜　答劉念臺　與徐檢老房師

陳　衎，磐生，福建侯官人，子絹、浣、潤、泳，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

與何季穆　與何匪莪　與鍾儀部　與王彥升　上蘆犬子　與殷少尉　與郭彰甫　答李明六

曾異撰，弗人，福建晉江人，侯官籍。紡授堂集。

復蒲昭度師　與謝十五　答曾民修書　復曾叔祈書　又　與黃東崖先生書　與李烟月　答韓

石丈　問余希之足疾　與邵小魯　與施辰卿書　與施滙仲書

王志遠，遠孕，福建漳州人。毅齋稿。

與徐鍾玉臨方　與陳眉公

曹學佺，能始，福建閩縣人。石倉遺集。

與友　又　與徐興公　與陳國仲　又　與徐存永　答吳方伯

王　熙，子雍，青庭，順天宛平人。

書送鄧公啓

謝肇淛，在杭，福建閩縣人。小草齋集。

寄鄭孟晝　寄徐興公　東郡與人書

林之蕃，孔碩，福建侯官人。

與周減齋

宋　珏，比玉，福建莆田人。遺稿。

與邦衡書

宋祖謙，去損，福建莆田人。

與胡元潤　又　與盛丹　與胡元潤　與郭去問　又　與薛章侯　與周櫟園先生共四則　與吳

次　與林懋崑先生　與鍾昆子　與薛伯遺　與張子京　與王蓀格先生　與紫倩　與吳冠五

又　與黃蒹葭

韓廷錫，晉之，更名錫，福建侯官人。

與李明六　與友人論文　答林九還　山中寄衛之伯兄　山中答孟韓赫

王　鐸，覺斯，河南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杜書　與賈公　答玉溫　答石齋　與李君　與友

何　楷，玄子，福建鎮海人。

答曾霖書

魏裔介，貞菴，直隸柏鄉人。

與紀伯紫

楊思聖，猶龍，直隸鉅鹿人。

與紀伯紫

張如蘭，江南江寧人，官□□。嗣野先生集。

與劉生

熊文舉，公遠，雪堂，江西南昌人。雪堂集。

與龔小窕　與紀伯紫　與減齋

王士禛，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漁洋集。

與汪苕文　將出都與苕文　答龔芝年　與程崑崙　復張友鴻　與顧修遠　與友　與戒盦　又

紀映鍾，伯紫，憨叟，江南江寧人。眞冷堂集。

與周減齋

卷之二

徐世溥，巨源，江西新建人。榆溪集。

上虞海濱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答黃海岸論保舉書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答楊維節博士論書遠書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與錢牧齋先生書　與陳伯璣　與友人　又

宋懋澄，幼清，九籥集，江南華亭人，[illegible]

與雙一　與周五　與劉二　答蔣李陳勸禁酒　簡葉先生　簡周先生　與鄒二　又　又　與楊大

又　又　與酒人　與洪二　與卜十　與桑甫七　與顧八　又　與吳大　與陸三　又　與范大

與顧二　與盛五　又　又　與魏千里　與段二　與廉七　與施三　又　又　與荀二

顧夢游，與治，江南江寧人。酒雁堂集。

與林約司　又　與魏野遠　與戴園先生　與周雪客

杜濬，于皇，湖廣黃岡人。茶村集。

復王子一　與蔣尚民　又　答某公　與范仲閣　與李止生　答王雪蕉

金聲，正希，熊魚，休寧人。

與謝友夏　告邑人公何二尹書　與友人

莫廷韓，秋水，雲間人。遺稿。

與徐讀菴　復潘啟仲　寄啟俞山　又與胡無美　與客　與王元植　與劉與可　與黃泉洲　與徐文

歸　與曾芝亭　與友人　又　又　又　又

張風，大風，上元人。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與張僧琅論畫　與孫汝群　與程幼洪

陳翰，字屺瞻，孝基遺稿，長洲人。

與薛雞園　與曾舫先生

嵇永仁，留山，吳門人。

與黃俞邰

薛所蘊，行屋，桴菴稿，河內人。

與某

黃經，濟叔，一字山松，如皋人。

答因樹屋主人　又

卷之三

周嬰，方叔，遠遊篇卮言，福建莆田人，初名中規。

與黃若木　還答黃光　與論佇命黃光慇　謝譚海岱

陳際泰，大士，已吾山房新刻集，臨川人。

復張天如　寄韓求仲太史　答閩中羅奕中　甲戌登第後家報

陳孝逸，少游，臨川人。

與羅約菴　陳葉　答朱子強　柬龔伯卜大行　答劉孝若　與陶曼生　答曾子敬　寄李力鳳　與郭止仲　答黃子師　寄徐仲光太史　柬竺菴　答魏宣子　柬孔登小　與羅則鄰　與傅平叔

寄王子一　答無生

陳孝威，與羿，蘊山集，臨川人。

與吳大尾　與傅平叔

章世純，大力，談經，臨川人。

示門人鈞上雲　又　又　又　與門人饒子正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曾文饒，堯臣，廣信人。

同友人制　與蕭伯玉

文德翼，用昭，登岩，九江人。

與蘇石丈

艾南英，千子，天傭子集，臨川人。

答楊漢雲書

陳宏緒，士業，新建人，石莊初集二集酒栖集恒山存稿。

與溫寶仲　答楊丞連　與徐巨源書　復嚴子岸書　再七司理李公辭薦辟書　與劉伯宗書

上督師楊都府　與楊維節書　與周櫟園書　與黃俞邰　再與櫟園書

傅汝舟，遠度，遺集，江寧人。

與廖傳生

卷之四

張九徵，公選，京口人

與王阮亭　與陳伯璣

董　黄，傳中，華亭人。
答吳鶴樓書
盛于斯，此公，南陵人，初名鵬，字鯤後。休菴遺稿。
與誠齋　與力闇　與金治王　與傅巖虛　與吳寶賢　與周園客　與汪舟次
倪元璐，玉汝，鴻寶，上虞人。家會稿。
答卓珂月　又
王猷定，于一，南昌人。遺稿。
答周減齋
唐　堂，吉堂，叔升，金谿人，祥符籍。遺稿。
與高康生　與馮伯宗　與誠齋鄭氏　與吳冠五　與周鑄客　與嵇石門
卓發之，左車，一名伯儒，字無量，一字蓮旬，錢塘人。漉籬集。
上葉曾城師　與顧國英司理　與丁叔潛水部　又　與金孺法師　與曾乾三　與李太虛太史　與袁
與湯若先生　與洪衛之　與黃梅岸公祖　與蔣虞星　又　又　又　與徐野君　答葉曾城師
又　與倪鴻寶先生　答寒氏從　家書　與太兄書　又　又　與羅觀公
卓人月，字珂月，錢塘人。蕊淵集。
答曾臼至　寄曾弟人　與蔣蕭孟　與辛角　與吳來之
陸彥龍，驪武，仁和人。[illegible]稿。
報黃鵠吳舜華書　報鳳廬書　報雪川吳旦生
茅　維，孝若，歸安人，一名僧曇，十賚堂集。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與蔡錫和尚書　寄葉絅公　與李本寧先生書　與周孝侯明府書　與湯冷賓宿
父兄弟書　與蔡眉公　與李元白書　答朱大復
沈守正，無回，武林人。雪堂文集。
與葉延壽　寄沈巨先　與王徵叔　又　又　又
支大綸，心易，檇李人。華平先生集。
示兒　出京辭同年
聞啓祥，子將，仁和人。[illegible]。
示子弟
嚴調御，印持，仁和人。

與顧伯玉
汪汝謙，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櫟公

卷之五

王　鐸，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答拙存　答吳履菴　答屈南　答硯友　答九徵　答倪子蹈足　與陳楊客　答神者
與藏山　答金吾　答宇重　答潘水部六真厈　答會白　答存我　答石室　答張北鵬　答周元亮
唐時升，叔達，嘉定人。三易集。
與王[illegible]生吏部書
楊于庭，道行，全椒人。[illegible]集。
與李磐岳少參
楊希淳，道南，江寧人。楊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李逢陽，惟明，江寧人。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秦　鏞，京河，南汝陽人。[illegible]堂集。
與邑人　辭招物
錢　栴，彥林，嘉善人。彷村別編。
與友
李流芳，長蘅，嘉定人。檀園集。
與夏寧甫
高　兆，雲客，侯官人。遺安草堂。
與周減齋先生　與紀伯紫
張鹿徵，瑞星，江寧人。
與程崑崙伯先生　答劉元夫　與董樵　與劉公㦷　上錢座師　答姚粵五
茅元儀，止生，歸安人。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胡　介，彥遠，錢塘人。旅堂集。河渚集。

與康小范
錢謙益，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與誠齋
金人瑞，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與家伯長文昌
楊嘉祚，寒雲，泰和人。
與蕭伯玉
張　瓚，紹和，饒陽人。
與黃會晉
蕭士瑋，文公，泰和人。
與兄　又
李　盤，小有，原名長科，興化縣人。
與李仲休　與盧宜之　與張爾唯

與客
張幼學，國臣，泰州人，雲上游。
與客
孫宏祖，令宏，秀水人，樸語。
答沈揚君著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答沈德瑜　答鄒彥先　示僕人
周　容，茂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于奕正，司直，宛平人。
與劉與治
艾　寧，子牧，江寧人。
與王玉式
高　岑，蔚生，江寧人，蔚生畫稿。
與羅星子　與吳遠度
孫枝蔚，豹人，關中人，溉堂集。
與王貽上
范　驤，文白，海寧人。

與戴闇
汪念祖，遙止，休寧人，入家武林。
與誠齋
胡　介，再見。
與陳平遠札　與馮元禮札　復王鐵山錦　與叩冰和尚書　答閔瑞書　復盧中翰鈞金年　與貝
牛千騎詩書　招誠齋　復盧中丞定山書　與容攤叟　與樸菴司農
堵廷棻，芬木，無錫人，九友堂集。
與樸園　又　又　又　與吳冠五　與高蔚生
陳士奇，弓父，平人，漳州鎮海衛人。
與陳昌箕
申涵光，孚孟，永年人。
與馬顧公
金　堡，道隱，錢塘人，清淵集。
辛巳與同年生
黃端伯，元公，海岸，建昌新城人，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卷之六
李陳玉，石守，一字玉聯，吉水人，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與同年　復諸紳鳴謝里老奉名宦　復錢孝廉爾斐　復門人吳來庭　與盧陵
劉鄉如父母　復座主朱茂龍老師　復友人　復沈孝廉臨秋　復友人　復友人　與錢孝德彥林
與門人廖田生　代友人　與某友　復友人　復支比部事啟　復曹太史允大　復楊扶靑年兄
復支日且年兄　與魏子一
徐　芳，仲光，南城人，藏山稿二集。
與湯燕生　答蕭明彝　答劉子濬　又　寄叔安義桂侯　寄邵陵突　答逸菴　答張蓼嚴　寄郭且
生　與陳伯璣　答傅書凡　答蕭明彝　答傅平叔　答笠庵
崔　嵸，玉笠，寧鄉人。
武寓與黃帥先
吳　宏，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誠齋　與吳冠五
邱象隨，季貞，山陽人。

與姜鶴礀大令書
吳國對（默菴，全椒人。）
與王貽上
劉榮嗣（半舫，簡齋，曲周人。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答盧德水　同王受人　又與陳眉公　與楊嵩寧龍濤　與路修月　與張恒山　與譚道生
同謝任通
陳周政（子鶴，管山人。雞卷存稿。）
答王晉曙書　與杜六符書　再與王晉曙書
姜圖南（滙思，錢塘人。）
與張謐武
李　雯（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又　與吳子遠書
何　謙（非鳴，鳳山人。）
與張公亮
卷之七
萬時華（茂先，新建人。溉園初集。）
答李徵仲　與李叔保
蘇　桓（武子，新建人。遺稿。）
上馬鶴思先生書　報陳龍娛　與楊鳳玉
黃嵐龍（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會稽兄。二陵雜著。）
與蘇何蘇　與陳眉公　與廖傳生　與鄭公履　示會平　與李府　與客　與鄭大實　與宋比玉　與俞平弟　與周子將　與宋比玉　與客　與傅遠度　與葛震甫　與劉令度　與鄒滿字　與劉輿治
郝　敬（楚望，京山人。小山草。）
與王百穀　寄鄒大實茂才　與田肖玉
吳懋謙（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張　　（楚冲，高州人。石臺鳴皋。）
上伍圖南師

李繼白（夢沙，臨清人。望古齋集。）
與同社　與張曉人
傅　向（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樊師
伍瑞隆（國開，鐵山，香山人。臨仙亭草。）
寄王峯費　又　又　上葛介龕直指
范文光（仲闇，內江人。）
劉李龍令　與友人　又　與張文寄
陸　隆（左城，仁和縣人。）
寄外母與外父書
梁以樟（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胡從中（天倪，新安人。）
與龔半千
諸九鼎（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黎士宏（愧曾，汀州人。舊字愧疇。）
與曾弗人
俞琬綸（君宣，姑蘇人。自娛集。）
與姚孟長　與周玉繩　又　與鄒當時　又　與客　與陳古白　與王太玉　與林君復　答友人
答友人
唐　時（宜之，烏程人。巾瓢選集。）
答錢彥林書　又　與友　與友　與袁州平　答張夢澤先生書　與徐碧公　答方孟旋書　又　又
與友　答薛更生書　與李仲章　與友人論詩　與沈雨公
周楨賢（瞻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鍾震陽（百星，元洲，宣城人。偶居次集。）
與某

張貞祿，錫武，蘭谿人。
與吳葉臺論詩　又
康范生，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予一古文

卷之八

丁雄飛，菡生，江寧人，家秣陵。
與劉生三　遺六羽叔篔玉簡　遺六羽叔泛棠舍　復徐偉明　與張行譜　又
蕭士瑋，伯玉，泰和人，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與李翠存　與文公　富陽與故人　與萬茂先　與弟　與萬吉人　與閩子持　初度日
與弟　與楊寨戰　與文公　與閩子持　與何非鳴　與潘昭度　與文公　又　與馬季房論詩
林增志，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張可度，質甫，更名二殷，江寧人，扶輿文學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又

涂伯昌，子期，南豐人，
塗子一杯水。
與宮論詩　與切齋
李如一，貫之，江陰人，
得月樓存稿。
與葉國與　又
劉夢龍，夢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陳龍正，惕龍，嘉善人，
幾亭合稿。
與友　與胡湘中　與高叢蘭讀部　又　復錢升叔　與友　復葉菴齡老　與人　與友
陸培，鯤庭，仁和人，
鯤庭屋堂集。
與王右白　與錢純甫　與繆氏　與吳天醫
洪吉臣，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胡澂，靜夫，歙縣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顧錫疇，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張元輔，相寰，　人。
與李小有
王光承，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趙明鑣，珍留，長林人，
長嘯齋。
與周五國
臧懋循，晉叔，長興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先、上灣司馬
陳子壯，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東孫念先　與戒名祠
余大成，集生，江寧人，
觀秋夢。
答友人　答心齋
雷士俊，伯吁，涇陽人，家維揚，
艾陵文鈔。
與鄭廷直書　與周盛際　再答周盛際
劉廷諫，直卿，嘉州人，
藝蘅初集。
與新國瑤先生　與倪鴻寶　又　與孫北海　與劉伯寶
徐增，子能，吳縣人，
九誥堂集。
與申昴巷　又　又
張芳，菊人，句容人，家江寧。
與黃俞邰　又　又　又　與陳伯璣　與李小有

卷之九

龔鼎孳，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又　又　又　與方爾止
張民表，林宗，中牟人，
原圃集。
與顧書令　與周元亮　與周櫟園　與顧與京
孫承澤，北海，上林苑昌平人，
退谷集。

與譚玉立　又

王　庭。遁稿。初名潛久，字奉勝，河南臨潁人。

與薛闇孟太守　再與薛闇孟太守　與某　答盧師濟臨度中丞　復魏百昌令君

劉　綸。字子棐，一字少貫，光州人。鶯館集。

答李給諫鳳對書　與吳太守勸除浦賦書

侯方域。朝宗，商丘人。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答孫生書　與陳定生論詩書　與任王谷論文

葉秉敬。敬君，西安人。

答吳寶卿　答沈玄海　寄鄒爾瞻吟陽　與婁沖韜　啓黃鳴谷塵師　與永平程嘉陽　答張孟成明初

方應祥。孟旋，西安人。

寄李長一　答費無學

徐日久。子卿，西安人。別集。

與吳伯霖先生　與聞子將　與譚友夏　復聞子將　復友人　與方孟旋　復譚子遠　與本學王處文　與王蓮東　與韓鵬南　復黃超南　與南學師　復譚子金

王相說。梅屾，泰州人。自選尺牘。

覆鍾雲龍　答道學辛全

嚴首昇。平子，華容人。瀨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八子　與王別駕　又　與王季韵　又　與蘭子貞　又　答華滑　與高雲藩　與蒙耳巷

與魏緯伯　與譚斗翔　與譚小有　與饒彥林

梅　磊。杓司，宣城人。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與兒耘　又　與周櫟園

佘　儀。濤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答文初家書　寄雲溪楊木專泉歷

劉　城。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凌世韶。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畯公

沈　灝。朗倩，吳縣人。

與羅畯公

卷之十

紀若瓊。和知，錢塘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曾學眞寓庸長子，文學，眞生婿，黃夫人以月軒合集。

示諸兒　與張夫人　與弟

周　庚。明蓑，莆田人。諸生陳提公承懽元配。

與仲禮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與兄無擊　與夫子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陳錦瑛。石文，晉江人。琅秋韜集。

寄黃若木書　寄孫本芝公祖書　泥英州劉音讓示弟人　與葉林和尚　與曾弟人　與友人　與友

與友　與蘭社　與俊士甥

王思任。季重，會稽，山陰人。文飯。

與何肆　又　簡徐元忱　簡趙畢吾　簡朱仲聞　與許伯倫論文

施閏章。尚白，宣城人。學餘堂集。

與蔣虎臣

蔡復一。敬夫，元履，同安人。遯菴全集。

與劉侍御　與黃石齋吉士　與楊衡城　與邵兼郊郎中　又　與孫玉陽撫　又　與王瀛盤中丞　與顧桐柏　與長沙府　答劉學憲

鄭昆貞。十歸，龍溪人。

與誠齋

林　章。初文，福清人，萬之暮公。

答黃序寶太守　與李如眞書　與何維寧將軍　與丙編大來　答許將軍　與某　又　慰友

林　嵋。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寄楊復師書　與張公亮第二書

劉體仁。公勇，潁川衛人。

與紀伯紫

廖孔悅。悔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張　怡。白持，江寧人。

寄周屺公　與周櫟園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龔　賢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程正揆端伯，孝感人。
與龔半山　與胡元潤
林嗣環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與胡元潤
梁以樟仲木，寶平人。
與紀伯紫
胡　介再見。
與紀伯紫
張二嚴再見。
與姪瑤星　與房大年
汪　偉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翁德洪觀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王　鐸覺斯，孟津人。
與[illegible]
蓮池大師雲棲，錢塘人，本沈姓。
答王覺生　答錢養淳　與嚴天池　答孫稚高　與袁任甫　與張坦如　與黃彰鑑
朱吾弼密所，高安人。
示弟
張　鼐侗初，華亭人。
與婁膺門人
劉逢生。
與朱集生
王若之湘客，山東益都人。
東友　東友

倪元璐再見。
與傍徐云吉　與某

卷之十一

宋之柏謙持，六安州人。鑑齋集。
與胡青蓮　答顧惟濟　寄虞吾古　與吳中鶴年兄　復李勁庵　與詹帶河　與陳父齋　與王衆江
復何六翁　與許青谿　柏王虎棠　與胡見可
葉　甲白生，莆田人。師石齋集。
與方八公書　與宋太守書　再寄方八公書　與周無闓
方　鍈紅璣，莆田人。
寄永豐黃孝乙書
林　簡于山，莆田人。房江集。
寄周無蹤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周　湖白湖，莆田人。詠懷集。
復許父來書
張壬則晉大，長泰人。
復王毅子書
朱泰禎鴻仲，莆田人。
報曾吳鍊書　與某同年書　上盧四明公國書
方拱乾坦菴，桐城人。
與陳伯璣
吳山濤岱觀，歙縣人，寓錢塘。
致周減齋書
徐延壽存永，侯官人。
與周減齋
許　友有介，更名眉，字介眉，侯官人。米友堂集。
與周減齋先生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陳允衡伯璣，建昌人。寶琴館集。
復朱延初先生書

張可仕字文峙，以字行，號紫淀，江寧人。
與姚孝玉　答驢芝書
韓　詩字聖秋，固菴，涇陽籍，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黃長防，東原，諸江人。區安館集。
與黃明立　答周減齋　與周減齋
宋徵輿字轅文，華亭人。
與張叔夏
陳台孫階六，山陽人。遊舫集。
與陶菴
陳　焯默公，桐城人。滌岑集。
與姑孰同人書　答王涓來　又
范印心正，河內人，遷蘇州。
都門別友　與周減齋
萬代尚開來，長治人。
答林可任　答王伯駿　約友人
羅孚尹號公，上元籍人，寄籍永嘉，家白門。草堂稿。
復聶能之與書第二書
袁于令籜菴，長洲人。音室稿。
與安公

卷之十二
王亦臨禮卿，江寧人。虎鼠齋集。
與羅服公　又
周　圻自安，撫州人。雪賓堂集。
與王懿格　與毛文山　與李小有　與高康生　又　又　又　與王先生　與濟叔論印章　又　又
又　又　又　答黃濟叔　又　又　與林鐵崖　又　與胡元潤　答張鵬翼　答范文白　復佘
讀心　與蕭約司　與胡元潤論畫　又　與孫宗彝　又
侯元泓研德，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林宏衍得山，侯官人。退耕堂集。
與戚園
宮偉鏐紫元，泰州人。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張禮保宗緒，豐縣人。志孟稿。
上國學書
王仕雲望如，蘇縣人，家江寧。四辰堂稿。
與羅景子　與高康生　與嘉
宗　灝開先，興化人，江都籍。
與黃與偕老
王　瑄玉帆，江寧人。
與紀伯紫
鍾文璵蓍蓮，符人。
與周伯宗
葛一龍震甫，洞庭人。
與鄭滿字　又
失名
與卓爾令同年孫畫神
尤　侗展成，吳縣人。西堂雜組。
遺亡友湯卿謀書　上沈旭輪師　與周星聯　與友　與友　與人論詩書　與友
來集之元成，蕭山人。倘湖行偶筆。
與呂範伯得霞生同年
胡宗仁彭舉，長白，江寧人。知載齋集。
與鍾伯敬
胡玉昆元潤，江寧人。
與陳高
唐　際仲午，江寧人。

與王儼齋書 與徐闇復書
張明弼 公亮，金壇人，螢芝全集。
答傅人公康主
李日華 文孫，漢陂人，眞山人刻集。
與易曦侯
彭而述 子籛，禹峯，鄧州鎮新寧人。
與錢圖 與某
丁 逸 飛憎，江浦人，扶荔園稿。
示兒 又
夏 華岳，孝感人，時爲陳州守。
與蔣實華父母
吳 鏘 曰廣，晉江人。
寄陵書中以詩代家書寄弟
沈光裕 仲連，種藕，宛平人。
與友 與友

吳宗信 冠五，休寧人，電澤集。
與楊圖 又 又 與鳳書客
吳 晉 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與林鐵崖先生 與林茂之前輩 與周園客
魏學濂 子敬，嘉善人，某集。
答唐允之
周體觀 伯衡，遵化人。
答滁州劉徵君修齡書
朱 徽 遠猷，進賢人。
與孫修巖
魏大中 孔時，嘉善人，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答方孩未 答王中嗣 答謝爾生 付津兒 答周元暉

尺牘新鈔卷之一

清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高攀龍 景逸，無錫人，高子遺書。

答吳安節年伯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發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答袁寧鄉

敝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眞，寧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人生作令，肯輕放過，眞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懷，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與樊嗣適

足下猶而知哉，駸乎中行矣。兩年前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愧不及，足下嶷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留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人於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砭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答劉心秋侍御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并爲公、卽天下如一氣呼吸、何謂合并爲公、人人眞心爲君民也、爲君民心眞、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切願一聞、此二項不爽、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與華潤菴鄒荊璵忠餘

道太宰一世人傑、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動、賢知意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觀、其言曰、君子在敎民、不能敎民、算不得帳、誠然、然此事或尙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荊璵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徵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買主佳賓、與濃鹽大再做一本方好耳、

與黃風衢

年少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遇磨慰之、悄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于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着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了世味、方尋眞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用、實緣聖主一譴、年丈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爲迂而忽之、

與卞子靜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答劉念臺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敎、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于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鬧到九分有餘、盛則必衰、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過重一番寒耳、此陰陽之定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陳　衎 磐生、侯官人、子泗、津、渭、洙、俱有文名、大江草堂集

與何季穆

信宿園林、歸來覺河舍多不稱意、人情易移若此、可嘆也、

與何彥季

雨花臺細草綿軟如茵、坐臥其上、不見泥土、他山所無也、攝山往顧堂碑道幽甚、淸涼寺前草坡小嘯、極宜心目、弟於數處皆時遊憩、內養不足、正藉風煙淘汰耳、

與鍾儀部伯敬先生

求詩文而采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者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爲已甚者、伏惟儀部留意、惶恐惶恐、

與王彥升

閩都觀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習井、弟則習井中斷斂也、年將五十、頹然逝暮矣、卽欲秉燭游、顧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款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爲慰、

上黨夫子

昔陸公平泉子告語唐公荊川曰、某如人家敎學先生、乞歸便得歸去、公如好郎中、主人病勢未愈、安肯放回、伏惟師臺今日是國家一大醫王、詎得便辭主人、

與兪少卿仲茅先生

明公曾居下僚、一方獨寄、視往年徘徊卿寺、默默養重、不更舒暢耶、譬天地之潤物、無過川澤矣、川居高勢峻、雖所之長遠、而潤物之功薄、澤居卑勢緩、蛟龍是處、菰蘆是興、而潤物之功厚、故川則有主有弗主、爲澤之德惠無窮也、明公以爲然否、若急利欲趨榮赫者、則以衎言爲迂且拙、失笑反走矣、

與鄭彰甫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百花叢狐、但批評圈點、爲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抉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剖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賅博、如論漢魏而下諸晉唐、如讀詩賦而棄經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全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實蹤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斷、便索然臨楮、于冒惶仄不旣、

答李明六

數米視鹽、静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曾異撰 弗人、晉江人、侯官籍、紡授堂集

復潘昭度師

大序中謂詩之纖艷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猚、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于君父者、使世皆深情于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谷風之怨、鬩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與趙十五名曜侯官縣人工詩

十五雙腕能書。不得縱力于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為祟。使十五折肱痿臂。無手可濡。便入山閉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至出賈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尚汲汲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蜉蝣不知其暮者乎。

答曾長修書

足下以為人專可無詩名。不可辱詩之理色。甚善。甚善。某于詩理與色俱無之。信口出聲。愴然而嘆。喟然而笑。泫然而淚。未省此嘆者笑者淚者為色乎。為理乎。以色而笑嘆。而悲淚。則優人之排場也。若以理而笑而嘆而淚。則其勉強假借。又甚于優。不但不成詩。而亦不成理矣。今之人辱詩之理色。而理色亦可辱詩。來書所云以廉恥議詆詩道者。無理亦無色者也。

復曾叔祈書

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西窗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于張子房彼其博浪之豪爽。圯下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高舉。其贊之不容口。至想像于其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于子房。所云狀貌。亦不過得于傳聞。伊人宛在。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回味。乃不佞于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為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于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啞然一笑也。

又

愚意今之帖括。當如古人引詩之例。隨其興會而解之。蓋近喜讀左氏傳。凡左氏引詩。皆非詩人之旨。然而作者之意極。與引者之興會。偶然相觸。殊無關涉。轉有百倍。此非詩人之情。而引詩者之情也。後之訓詁註疏者。自舍其情。而徇聖賢之貌。而今之為帖括者。又舍聖賢之貌。以徇庸訓詁註疏者之貌。悵悵相摹。愈求肖而愈遠矣。

與黃東崖先生書

在里閈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于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乘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于先達公卿間。意顧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為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懊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隋語。摸索于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叢自贄。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壤下及于窶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于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想。而不敢冒有道之皆接。非如世之貪名而來。取名而去者。徒以裴元禮之門。塵李郭之舟也。附上縑素一方。倘為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為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吳撰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于先生。猶不在遺弗與交之列耳。

與卓珂月

某自十數年前。則知海內有珂月卓子。欣賞奇文。每掩卷作蒹葭伊人之思。輒欲尺書自通。已又念近日時刻中。諸君子所記載交絡。不啻招降納叛。而世之附名其中者。雖不盡弭耳乞盟。然意已近之。此無論非志士所以自處。而泥首而縛受之不武。祇為壇坫之辱。尤非所以處吾珂月也。是以門士王生再游武林。某但致小刻二種。以志神交。入林把臂。寧俟他日。未敢數行上瀆耳。又今世失路生。每作書相問訊。滿紙絮叨。嗟卑嘆老。問天罵人。強相慚愬。此尤非珂月所樂聞。而又世之遺作者牘。以定交于當時才名之士者。大率抵掌論文。汗漫千百言。將以爭多示辨。某竊自揣。欲與珂月言者何文乎。吾代時文不足言。欲與珂月言古文。則自其千古之眼者。是以某俱不欲有所言。以取珂月鄙笑。而但以母氏之行略請。卓子想哀其孤而許之。

答陳石丈

每閱坐臥房書。輒有集日之歎。以為前世司馬子長杜甫諸君。何幸而不為此。彼亦人耳。使我無科舉之累。得肆力于文章。固未能勝之。亦未必盡出其下。以此為應制帖括事。每一舉筆。輒謂我留此數點心血。作一篇古文。附數首歌行。庶得無拘無礙。而又庶幾希冀于千百年以後。何苦受王介甫籠絡。如此意況。似于富貴功名 道。極相嫌恨。雖未甘謝去巾衫。飄然為隱士逸民。又似不可強。昔人所謂抑而行之。必有利焉耳。天下事必日日勉勉。日此後極難過日。正須我鞭為之。弟衰憊無受鞭路足矣。兄不可不自勵也。

問余希之足疾譽之弟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儕少年時。耗費精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從門時也。但能忍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不再來問我。使者實省嗇精聚。逋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之足。弟之肺。殊為同病。留此一雙腳。他日小則拜跪上官。胼胝民事。大則路馬據鞍。馳驅天下。極為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也。

與邱小魯

某未衰而老。顛毛種種。每顧影自歎。唇腐面皺于八股中。而又似不願處其羅籠之內。私念我輩既用帖括應制。正如網中魚鳥。度無脫理。倘安意其中。尚可移之盆盎。畜之樊籠。雖不有林壑之樂。猶庶幾苟全鱗羽。得為人耳目近玩。一或恃勇跳躍。幾倖決網而出。其力愈大。其縛愈急。必至摧鬐損毛。祇增窘苦。如某得無類是。縛急力憊。正不知出脫何日耳。小魯何以救之。

與施辰卿書

作理題正當如剝筍。皮殼不盡。真味不出。今之深于說理者。不但不剝其殼。且包封數十重厚皮繭紙。浪說攖而食之之雅。此則不但無筍味。人亦不知其為筍矣。至于某某諸腐儒妄言先輩。但以寥寥數語言。不敢盡為合作。此又似不食筍肉。但撥皮煮汁。略一咕嚼而止者。鄙意如此。所作者不能如其所言。但以

破今時之失。未爲不是也。

與施淼仲書

兄飄然髙蹈。如赤松子仙游。視蕭相國濃廷械繫。不啻然一寞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擕帖括之冕頭巾之縛。史遷杜甫。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著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衫。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穀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飮醇酒近婦人。此古人鬱鬱不得意。而求死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尙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致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王志遠　遠亭。漳州人。

與徐燿玉驗方

藩宜之司久失其驗。既不能如使鉞持斧者之雷厲風行。又不能如分竹鳴琴者之朝施暮暨。動皆掣肘。飛成何事。下擔以來。旅日不思拂衣。而尙乎未果。雖肋猶在。而鹿豁麋鹿之志。則雖知己不信也。以爲操牘及之耳。

與陳眉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眞當百尺樓上登耳。聞諸家弟。門下恂恂常常。不矜不饒。見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某嘗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爲龍。至口張而不能噏。殆非眞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眞人矣。

曹學佺　能始。閩縣人。石倉集。

與友

禪有理障。有麗障。與綺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所著文心茶品。雖續滿眼。不涉禪障字。卽支遁林盧山遠非老法師乎。言固字字文也。今人以碧刀一棒學語窺入。寧不厭呢。

又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醫者。若無傳授。任一己聰明。則必趨于邪路。終身不能精進。然稍就規矩。效法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與徐興公

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爲儒藏。

與陳開仲

盛唐諸公妙處。全在用拙。拙則渾雄大雅。而無乘捷鬬巧之病。于觀應急之詩。一時不能卽就。輒以巧思勝之。若用拙。非從容暇豫不能。

又

伯敬詩歸。其病在學。卓吾評史。評史欲其盡。評詩欲其不盡。卓吾以之評史則可。伯敬以之評詩則不可。

與徐存永

國初集。如陶士敬、張翠屏、宋潛溪、楊東里諸公。每有贈送郡邑縣僚之作。歸李倉巡。皆所不廢。雖其人曰足取重。而亦見前輩之留意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答吳方伯

亡兄頗稱適用之器。而造物者亟收之。此固以一篇極大題目相難。而弟略以一篇平淡文字應之曰不得已而已。但棄世務而修梵行。此弟之素志。又非有所托而逃也。

王熙　子雍。胥庵。宛平人。

著述緣公啟　爲龔默公煇刻著作

竊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耽一代之浮榮。故賢聖惟資慎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翼。丘明之雙目雖存。史記待昭垂。司馬之全形忽殷。他如張文昌以午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亡之準鑑。非惡休暇。豈獲專勤。桐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靈。六匠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植庀史材。身任三長而不讓。衛制藝于輿下。張楊金聲艾閩。頤撤畢比宇平。正騷賦于雲間。陳李齊投縞帶。入興朝而膺恩掖。在廷爭覩其光儀。甫鄉薦而掌秘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異狀元。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也。則曰。註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冢宰靜海高公之貽句也。則曰。無雙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如斯。遭蹦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令儒術大振今時。悉備離婁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月斯征。萬卷填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廿種。載可盈車。抉六籍之奥義于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譏于四部。其指隱而彰。撦山陰餘姚之羅畔。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宏正之詩源。流品分從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眞騷。八家以後。敢曰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剞劂。何以仰謝聖賢。熙等職在清曹。分難獨任。但略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之流。各捐涓滴。與其結佛緣以竊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且默公氏宦僅數旬。居無五畝。較于顏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士買山。卽郗超小夫乎。爐犹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既以詩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乞諸老年臺先生。隨分樂捐。譬施不朽。唯賢杜微失聰。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聾。實賴蘇黃爲友。兄有功于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謝肇淛　在杭。閩縣人。小草齋集。

寄鄭孟麐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兼悉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回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爲。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

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于心尚以爲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爲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齎志長恨，至謂死之日，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有無，于於自家本事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笑者也。

寄徐興公

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骯髒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臠截，一不便也。疏散之人，動輒根觸，法網既密，虛文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敝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鬚鬢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尤則失人，隨則失己，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褥，午飯方能，使作羲皇華胥間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況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馳鶩于郊坰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嗜書史，行立坐臥，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簿書，譬之奪組織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癈潰，膿血狼藉，直至秋末冬初，方能脫痂，巾烏釋履，九夏一切不御，況能步趨唯伏，鞾帶長跽，鞠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況濫，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開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虛，窮乏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況遊黨未飽，謗讟遽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填谿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爲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昃而入，心無錢穀出入之計，目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桁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京邸與人書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燄氣上騰，家家戶外溝瀆，一時翻浚，穢潦狼藉，平鋪交衢，人馬踐之，輒陷，衣體臭穢，經月不消，觸鼻入喉，莫不眩逆嘔噦，澹成瘧疫。四月以後，即苦暴暑，斗室如蒸，牀几皆難着手，袒跣偃臥，則青蠅聚之，不得置。青衣平頭，屏箑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刺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昏昏相索，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入道以此爲重，稍自疏遠，動成謗讟，罻罝未舉，而微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鬚髮漸星，駒影電流，河清寧復可俟，而陸沈黯粹，如梟禽處樊，長鯨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其搏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林之蕃 孔碩，侯官人。

與周減齋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蕃雖愚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

先生之詩最眞，惟知之最眞，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盼成空，榮辱毀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即今休去便休去，欲待了時無了時。先生高明超子瞻，之蕃下劣，寧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宋珏 比玉，莆田人。遺稿

與邦衡書

醉中袖羅提室詩歸，纔爲評校，未卒業而酒醒矣。故半部獨爲無顏之璧。然醉之所云，不甚無會，或過當耳。大抵詩以言志，情貴副境，緣情肖物，各極其致，乃爲佳也。而或欣笑之時，不能強爲不平之語，而言哀已嘆，竊念增愛，此時即幽獨自歎，心口相語，已落二焉，況作者之景已陳于前，而今者之情復新于後，安能追歡前歡，申造舊悲，故但可略易片言，不宜便更前句，以不拂夫樹時得心蓄紙之意耳。

宋祖璩 去損，莆田人。

與胡元潤

徐青藤有言，吾老年作畫，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工畫，近日拈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又

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潑墨，非獨米家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潑筆取妍，今人乃以爲雲林一家法，不然也。

與胡元青

東坡論書，謂筆略到而意已具，足下書，即筆不到處，意已先之矣，故與貪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凉激，不必十載征人，即一往已將白頭矣。

又

每展足下畫，使思放杖投足，此自足下精神，能取人于毫諸之外也。

與陳章侯

昔人云，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老蓮寫文姬使令，隸案有聲有淚，讀文夫子以僞郡尉，僕以之擬河梁之篇矣。

與周櫟園先生

吾師此册，眞是披沙揀金，東坡云，我番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他人狼藉堆頭，拾得螠蜆彈耳，雖多亦奚以爲。

又

方叔歸。遠雪舫登事。如自旃檀林來。畢體皆香。

又

不增華。不改蕪。不累藻。不掩情。北雪大概。不麗而馨矣。小序不能贊一詞。所媿未能身歷其險。聊復仰看其高耳。

又

吾師生平著述之多。同三藏法師。媿諭筆受。草本可滿一屋。誰欲買紙一百車。緊筆一千管。盡鈔師書。

與吳園次

君家塡詞。薇蕙吐于行間。亦能韻曲之課。啼鵑採于字裏。不數辨攝之工。君與四聲之功臣。而十法之領袖也。若使飛卿有知。亦當點首地下矣。

與林鐵崖先生

先生憫世人心骨沸熱。故以此出世儻佯語滌之。卽予瞭結妄言之之意也。然讀固不敢妄聽。

與羅星子

古端硯一方。奉換足下宋板胡傳春秋。倘得如願。此石竦理中。有一部陽秋矣。勿輕視之。

與陳伯璣

求墨于足下者衆矣。而獨以贈予。此不可解也。或曰。伯璣之嗜子。猶子之嗜墨也。此語可爲吾兩人寫照。敢持以獻。卿當報璣。

與張子京

足下以墨惠予。且曰。予留以殉墓者。今贈子。足下眞善行其惠哉。語曰。欲者不多。則與者忘少。弟于墨貪矣。而足下輒樂施焉。傷廉傷惠。吾儕于筆墨間不暇避矣。

與王壽楮先生

嘗讀姚現聞先生上蒲州書。方今君子之破小人。不當以口舌擊之。而當以功業勝之。此二語至言也。敢持以獻公。

與黎愧曾

十五年始通一音問。政如層城桃花一度。蓬萊水一番淸淺。不足訝也。

與吳冠五

渠殆薛伯宗耶。不然。那得此徙癰法。

又

僕所作寒鴉賦。幸足下一序非足下目擊。不知僕以淚灑墨。

與高雲客

足下謂僕八分書。學家叔爾比玉。僕固不厭家雞。然何至合古擬今。然家叔爾二十時。便已入漢人之室。僕不逮也。

韓廷錫　曾之。更名錫。侯官人。

與李明六

謂經傾入註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事也。弟愚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訓其字義。而實其經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手。如鄭元之于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若一字無與于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爲力則難。而爲意亦不淺。如向秀之于莊子是也。惟宋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訓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卽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卻經文。註卽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解經。如寫眞。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于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于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爲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屋事固在道理之外。然世間之事。必道理順者而後忍耐。此白屋人能之。何用賢者乎。然謙讓乃兄家家法。問無俟弟贅也。

與友人論文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觀著虛處。所以遜卻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虛處仙子。俱于實地修行得之。可悟爲文之法也。

答林九還

別兄旣久。淸風朗月。能無元度之思。時時如夢中相對也。兄亦曾于此廟土覓弟否。山中一室。僅如斗大。眞鄒之外。無所復餘。雖極迫狹。然弟素無坐性。緣此亦得少止耳。自初春到此。已更兩季。飽食能無復一事。臥繩牀上。看樹頭猴子。跳擲聚散。便了一日。無分毫適益。甚足爲知己辱也。奈何奈何。承示功名一念。比前稍淡。誥何容易耶。古今多少鐵漢。平日口裏咬破頑石。一到功名場中。便打折骨頭。兄雖是出世男子。然而于此一言。弟實未能盡信也。徑遊再爲兩阻。弟與徑無緣邪。抑徑深拒俗客也。今而志絕矣。兄與緇門不必行可也。

山中寄衡之伯兄

別日甚草草。然知不得不別。故遂決耳。弟今年所居。又勝去年。不用兄憂也。況坐處想已決策在塘頭。但不知能脫然家累否。日邁月征。所事未就。兄宜痛割俗纏可也。弟家計日促。數年以後。男女長大。不知作何處眞。然事到絕頂處。定有一番出路。刻苦讀書。盡我本分。至于世事。聽之于天。處世正如登山。且據目前穩處眞脚。前面縱有險阻。俟到時商量耳。此段迂闊。願與兄共之。

山中答孟韓妹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踏菜園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素。佛是千古有情人、彼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

一君.蕋娘婦痛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一身未了事.須一箭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肯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赵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拱.況老人乎.每一念此.歔欷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王 鐸 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牧齋

妬造物私以詩鍾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嶽.與足下七雄中推爲秦楚者乎.僕無兒港弱兵也.女矛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與賓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黃狐.伐毛洗髓于此道.足下料時塒對.服子慎、束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其儔匹歟.

答玉涵

未晤輒刺刺懸自愧.然天下必聯膝擊掌以爲好.則未必然.

答石齋

今始知天大矣.蟭螟蠻觸.何處拾口.

與李君

囊中山詩.儀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與友

芳花繽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標期.袁公標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何 楷 玄子.鎮海人.

答冒辟疆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眞病至矣.弟前此固有託而逃者.而不意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寐.終日如在甑中.苦甚苦甚.展誦佳卷.精邃凝穆.直承元鉢.兩國郎多才.求其養如木雞.體追彙閟.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昰.猶望而識之.非欲慢然賁佞.唯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魏裔介 貞菴.柏鄉人.

與紀伯紫

素心晨夕.良晤在懷.忽復遄征.咏采葛之章.爲之三嘆.老社翁高懷不羈.眞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陘獲鹿.以逮晉陽之險.並弟昔于役之所諳矣.其山嵯峨.其水激蕩.較之吳越.雖稍粗放.然而奇矣古矣.若乃吊淮陰左車之舊蹟.攬唐宗宋祖之遺伐.尹鐸保障.趙石淸嘯.俯仰古今.得無有動于中乎.恐烟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堪白首.終日厭看山之句也.弟少而多病.長而寡學.雖欲策其駑鈍.勉赴功業于時.而才疎志劣.毫無補益.此方寸地.近愈成灰矣.先人遺薄田數頃.敝廬數十間.在派水之北.其中亦粗有亭臺沼榭.明歲春杪.便圖乞恩于聖明.躬耕隴上.且以求盡昔日所聞于大君子者

耳.老社翁嗜痂之好.乃比之于昌黎.弟誠愧死矣.若乃東野之遂.則老社翁實足以相後先也.

楊思聖 猶龍.鉅鹿人.

與紀伯紫

長安論詩.如昨日耳.每每從往來者問紀先生行蹤.南望少微.知竹杖芒履.逍遙于杏村碓灣間.素冕徐引.高歌岸幘.何復別有蓬瀛.弟遂奔走風塵.幾成俗吏.太行登頓.世路險巇.去歲簿書兀兀.如失舵孤舟.今弟復攖粟蜀.如求林鼪鼯.老社翁聞之.當爲一歎息也.然而面雖積垢.此心終于淬堅.終未能斷.新作肯寄示乎.倘庵之便.特附候音.知己久離.把臂傾倒.弟不能不欣羨倒庵耳.

張如蘭 繡譽.江寧人.官驛丞.有官傳扶與公集. 從手攜君父瑞屛閣.國野先斗集.

與劉生

足下神遊竹素.寄情鼓吹.覽是編也.沿娟澤.涉山暉.栗栗落落.觸日皆寶.其詩家之嚆矢乎.愚以爲此外尙不可窮詰玉于玉.玉于不玉.吾心又有藍田也.是在學者善養附和哉.不然.拾璣珠而搭火齊.球楚瑛而星弁會.此技止此矣.唯足下盧之.小詩附郢.

熊文舉 雪堂.南昌人.

與康小范

握別長安.倏忽八年.跂仰舖馥於丹霄之上.愁如饑渴.今皇綱特張.名實審覈.襄大對.直上金臺.此其時矣.雖弟夙塵契誼.而豚兒又附蘭譜.靑雲在望.激昂如何.不佞自棄田間.久嬰痼疾.蓋三疏而後得請.年來潦倒窮愁.今春病幾不起.而當事輒以小草相迫.是進之不能步驥龍之蹤.退之不能恬猿鶴之夢.誰謂箕山潁水爲傻物乎.別久懷深.所欲敷陳於知己者.期期其未悉一也.臨書惝怳.

與紀伯紫

二十七年之別.一旦相逢.懷往悼來.如麻姑同上元夫人.嘆蓬萊淸淺也.俗冗蝟集.面目可憎.何時得與諸老友.放杖浩歌於荒寒寂寞之濱.弟雖鈍笨.尙可索林梅陶菊也.謝教不莊.仰惟原宥.

與減齋

老年翁宜力嚴疆.功高鼎釜.而不孝灰心林壑.步斷塵緣.屬風鶴頻洞.未有那居.且嚴闡有命.替墓難堅.一出邊巡.四疏迂直.愧無涓埃之效.遂抱終天之痛.即恩隆守制.盖指地誓死闕下.而後得之.已矣.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奄奄蛘志.雖皐魚立槁.猶恨晚矣.王襃子孝廉附函.未達武夷.其有回雁峰哉.閩海沸羹.江鄉風鶴.懷來悼往.總不勝情.幸老年翁綸羽所歸.鯨波頓靖.差足爲文士才人吐氣.然燦香草檄.霜髯論兵.六七年於此.北山借借之詩.能詠乎.今春與十業社兄.望衡對宇.宛其一洲.所謂伊人.時勞兼遡.而良書遠頒.美於黼黻.煌煌哀些.槃及泉扃.蓋一日擇譜點陳.幽明悉爲感涕.何老年臺重念鮮民.而錫類惠施之過挺也.俾也可忘.胡然罔極.閔獄積苦積勞.九閽昭格.百爾君子.亦知從事獨賢.顧覓安敢.佇光麟閣.不孝銜哀草土.亦既棘而小祥.蒲柳早衰.蓼莪罷賦.行將結茅匡廬.萬山深處.作打鐘掃地頭陀.以

畢餘年。雖昔千秋自命。誑欲有所結撰著述。追擬古人。屬烽火連綿。心計迕錯。所抄書卷。盡付秦灰。鮑錦不還。江花久萎。雖有一二剩存。無可爲鴻鉅道者。佳詩海涵地負。愈出愈奇。蓋才本於情。情深而才具赴。毎一落紙。便覺欲飛欲舞。可泣可歌。時賢作詩。本無其情。才復茶弱。即累牘連篇。淺字俪句耳。未足與議也。必傳何疑。容志方言以附不朽。

王士禎　號阮亭。新城人。漁洋集。

與汪苕文

嗟乎苕文。昔與同人。翺翔京雒。入則接席。出則聯鑣。睥睨時流。上下千古。意氣何壯也。自鄢陵譴謫。潁川引疾。周量冢兄同時出使。弟既風順憔悴。悽愴江潭。兄復放廢支離。退歸吳苑。又何衰也。昨者蕪城薄雨。官閣孤鐙。相見悲喜。眞如夢寐。爾時舊愁新感。觸緒紛來。對此茫茫。百端交集。竊思百年之中。良會有幾。毋論舊遊雲散。不可復得。即如此夕。剪燭聽雨。共話長安舊事。老父稚子。歡若一家。豈非人生極樂。而今風流人遠。傷心事多。人孰無情。獨能堪此。嗟乎苕文。僕弟客秋病臥闕提闔中。幾殆者數矣。病中百念灰冷。所不能忘者。自老父老母之外。惟諸兄暨吾苕文周量數子。僕不得復生相見。則願來世得爲香閣。今世之指天誓日。號稱朋友者多矣。忍合離死生之際。纏綿繾綣。如吾兩人者。未必多見也。卜鄰洞庭之約。數載于茲。靈威丈人。實聞斯語。此間欲裁去李官。深慨麋鹿之性。使當一瓢一笠。從吾兄于七十二峰之間。此願不遂。爲當奈何。

將出都與苕文

天涯兄弟。晨夕過從。誼同手足。一旦晨風零雨。天各一方。人孰無情。能不蘊結。況復梁生出關。獨念高誼。伯牙輟絃。無忘鍾子。僕雖不敏。願附古人。南指廣陵之潮。北眺華陽之館。黯然惜別。愁髩增斑。惟冀音旨雖遙。而神明不隔。山川雖阻。而羽翮時通。則千里不異比鄰。兩地無殊擬袂。比辱七言二章。音調瞬綿。情文悱惻。蘇李錄別之什。元白神交之篇。以昔準今。若合符節。從此竹西明月。常同希逸之思。東閣梅花。獨詠少陵之句。惠而好我。何日忘之。外綾卷幷當縑。以紬尼薰之梵夾。使天下後世。知吾兩人交誼如此。不獨以文章相推。訣闊相矜耳。

答陳其年

得來書。知近撰婦人集。采樂衛於宮闈。表殷劉於婕墓。文流佳話。快覩其成。家兄西樵。向撰燃脂集。攟摭古今閨秀文章。殆無遺美。十年以來。至百六十卷。又撰閨中遺事。爲朱烏逸史一書。蓋取漢武外傳中語。亦十餘卷。正可與尊著相發明。幸鈔一副本相寄。用致西樵。屬其以逸史副本南寄。各以見聞。佐其未逮。如何。彙隨行雄麗潭脫。鈔有意寄。即錄入神韻集中矣。

與程崑崙

林茂之先生。今年八十有三。文苑尊宿。此爲碩果。亦歸然老靈光矣。頃相見。詢其平生著述。皆燬溧水之乳山中。詩自萬曆甲辰。未付棗梨。茂翁貧且甚。不能自謀板行。行恐盡淪烟草。今人苦口才學。號嘎連篇

累帙。使布通都。此老負盛名七十年。至不能傳一字於後世。可惜也。弟意先檢點其近作。約好事者。人任一卷。積石爲山。集翠成裘。大是佳話。顧同志寥寥耳。

復張友鴻

回首燕市秋風。淋漓醉筑。踏河曉月。悵望停帆。才如彈指間事。而兩年契闊。千里間關。當弟留滯京華。兄方相羊林壑。及兄遄逝江左。弟復奔走郵亭。相須殷而相遇疎。距我輩一振臂覿面。亦定爲造物者忌耶。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閱除日始知年兄得滇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壯莊蹻之故蹟。弔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闢。五溪作鬬。風烟蠻易。儲旅爲變。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故人。宵旦反側。而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閒。會使碧雞金馬。盡入奚囊。洱海蒼山。咸歸載筆。異日者錄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於遠遊。功名表乎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而吾黨之快舉也。弟辛卒簿書。意興都盡。獨詩文夙債。未能詡除。庚子新詩。逐至二百餘首。風格頗復長進。昨偶過京口。遊三山。得詩四十許篇。亦能自豪。天能困我輩以束帶折腰。而必不能困以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寂寞何益哉。今聊寄過江近詩及餘四五種。以當晤對。大愧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淚讀。南望九峰三泖。才若咫尺。獻歲謁直指。可以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與顧修遠

日日無暇。不得一把臂奈何。文選樓刻文選妙絕佳話。前有蕭維摩。後有顧辟疆。弟得左顧右盼其間。良快良快。

與友

陶弘景入官。而松風之夢故在。此自我輩性情。僕游京口三山。遍雲嵐決漭。泉石澹薄。眞欲脫屣軒冕。卜一枝之隱。於竹林海嶽之間。至今數日。猶夢在江天疊嶂中也。

與誠齋

袁伯修中郎同過董元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衡山、沈石田、唐伯虎輩。頗有古人筆意否。元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昔人云。廄馬萬匹皆吾師。又云吾與師諸人也。毋寧師諸物。吾與其師諸物。毋寧師諸心。此皆及雲間論畫之語。而足參微言。

又

元次山自謂與世聱牙。因號聱叟。其篋中集。當天寶大曆之間。而不列高岑王孟輩盛名之作。獨取沈千運孟雲卿數人。如古鐘磬不諧里耳。良非虛語。杜清江編宋末逸民之什。爲谷音。幽憂愴鬱。多非詩流恆格。五言如不煩歌敕勒。羌欲塞丁零。人烟正搖落。樓笛頗清圓。七言如美人十日跨驢出。黃葉堆門雲雪深。忽憶梅花不成語。夢中風雪作江南。江陵白魚如斫玉。挂帆獨去風日寒。洞庭濯足一尊酒。夫君不來空白雲。此例殊不減篋中風格也。

杞映鍾伯紫，江寧人，眞冷堂集。

與周誠齋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遊堂近刻、知字字是淚、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畏途、步步引入聖賢就業地位、眞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使披拂此淘實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尺牘新鈔卷之二

徐世溥巨源，新建人，榆溪集。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震恒、手足顛掉、始嘗竊聞、望不虛借、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臺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蒭蕘、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硜硜守愚、庶幾無罪、洎師柴陟去僅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卽傳有是舉、紛紛藉藉、譁於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聽而愼、且深知我愚、聽而愼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爲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詆、自熊生人纍纍、對人皆爲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爲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爲不知、而此質語皆爲飾詞、懷詐之嫌、無以自白、難處一也、宇下深識高蹈之士、年長於溥、材力倍之者、尙有數人、其間識味歆羨、鑽營冀得者、直可數計、就中裹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爲海錯、一以爲雞肋、一以爲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娼、高蹈之士、復引爲口實、鄙名增玷、兄弟不知、竪其相笑、無若俱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

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于今、猶未鬆鬆、髮已抜白、每答一牘、舌心爲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爲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麥黍、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訌、交訴於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析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竭駑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儌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誠得與春明一第、卽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卽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之意、安忍恝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四千里、令不得對、能歸卽應萬幸、假令還罹殘破、流離未集、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參罰、甚而逋勒、破家累後、四不可也、若在遺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猝有非常、卽捐軀以殉耳、無益於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卽以師臺之福、獲在善地、而野性未馴、隸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於張僕射、陶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卽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則刺史追檄隨至聽參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啓中及艾生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識、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當壬申之歲、師臺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爲師臺邀致溥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爲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啓稱不肖面折艾生於師臺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臺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爲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傳乎、違先志則不孝、廢命而致僨事則不忠、負師臺之恩則不義、傳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尙何面目復圖執筆、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辭謝有期、伏惟師臺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督、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於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慮然先教、又申貺之閎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情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於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於世態人情、十不知一、於古今成敗、百不知一、於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於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於百爲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端大臣以求寬、故擬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於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責、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爲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謫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量、是故威失其所以爲威、而惠失其所以爲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

審樂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於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詳之病，而責旦夕之效，愚未見其可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臥湛處，以致經絡痿痺，而不覺痛，兵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於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執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憤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於癱瘓癆瘵，喧脹消渴，走氣刺痛偏作矣。於此之時，猶任療者習其病苦，不勸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速進之奇，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叉，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爲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於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於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爲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資察各相爲以爲紀綱，苟不至於殺人，雖冠帶襤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擯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效，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於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膝於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承，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儁爲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爲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議婚，隨例納采，至期奠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爲婚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嫱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乘方舉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近見宋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館漢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餘舉宮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十年旅進廳考，微倖不被宗師降廳，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旋聊布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謹拜，饑箏萸藪，至機杼菁華，非鯫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辱多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勤懇不遺若此耶。卢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況，以金陵譽當國者，旨幽而顯，旨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於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柢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敍，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概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即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即非昌黎矣。那吒析骨還父，剔肉還母，始露全身，爲文之撓，何以異此。此非故爲推墮混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問，輒復磬

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各以其所熟爲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於左，柳出於國，永叔出於西漢，明允父子出於戰國，介甫出於注疏諸文，子固出於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爲某家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若董元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矣。承教韓魏公爲文典册，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劇，此蓋不肖戊辰歲所作，於時筆胸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祗承。來教曰寄情小箋，偶與之書也，偶與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能若是乎。夫釋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致擄確核之中，勿涉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於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鄰，日行山野，思爲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鄙書焚盥，致書拮据，即無量之慶矣。

答楊維節博士論著述書

辛未辱枉車騎，昨夏復拜教言，則仁兄之先施者厚矣。留都如故家舊園，軒爽之氣，自在分野，明秀之色，自在山川，矜治之態，自在人物，繁麗之容，自在廛陌，然而其雲烟風氣之間，有荒寒焉，有蕭遠焉，故有人焉而遊，亦或以戒，入焉而樂，亦或以悲，遊者喜其繁治，戒者憂其矜麗，樂者以其軒爽明秀，而悲者以其荒寒蕭遠也。同是園趣，而遊與樂者生于大，悲與戒者生於舊，能通此志，雖收金陵於斗室，寄長于於千里，可也。弟竊居淺見，生平足跡，僅至此間而止，然鄙意更欲縱觀五岳九邊，非如昔人常談，徒邀向平高尚之名，襲太史公奇誕之跡耳。天地之大，以疆界爲面目，譬如人貌以面目爲疆界，故夫不覩其全，則性情不現。經濟不發，豈可直與腐儒爭馳博耶。夫人之資，各有所宜之地，其所治亦各有所宜之時，如兄壹與弟，皆非宜處金陵者也。頃四方雲擾，羽檄交馳，秦晉豫黔齊楚之地，無不被兵，縱有揮斥濟變之才，無繇自見，況弟非其人者，惟有讀書一道，是其所宜，用是竭力而攻之。仁兄幸踐王路，正當留心世務，時人競言經濟難，夫經濟豈必盡責之天，亦患志力不堅，事情不熟耳。老將入軍，直如健婦持家，醯酒鹽豉，一一嫻便，豈非熟之效耶。然則吾兄坐金陵而讀書，尚非其時也。承教欲治五經二十一史異同二書，甚善。但弟謂窮經一事，雖曰翼聖扶衰，亦是粉飾太平之事，正如坐金陵，摩娑古玩，須讀閒者爲之，士大夫事勢不熟，經濟不開，患在不通古，不通古是以不達今。然則吾兄且先治廿一史異同，以當覽五岳之情狀，訪九邊之形勢，此則賢者之所宜也。浹歲苦無便使，不成報章，希恕狂簡，附去歸實一秩，尚友編一册，吾兄或論著而論古人，庶幾時時念弟也。

寄侍御李匡山先生書

奉教，忽焉經歲，蒹葭伊人，自是朋輩相懷，終以一木爲恨，若不肖於先生，直高山仰止耳。慎山房塞食聽

雨夜談於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習維此即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坐黃魯直謂蜀公卻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反覆攻擊此果學山之所收耶世人無識凡一切斷葷入山即謂之禪他日嘗語宏明伯曰以匡山先生爲禪者不知匡山者也以匡山先生爲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亦未敢自以爲知先生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夫非將相所能爲者豈可以之爲禪而亦豈可以爲非禪哉不肖於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比世之多欲者乃更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癯彼固以心戰爲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癯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愛不生於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此生於惡不生於山蓋厭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爲情則一也不肖未能免此故尚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皆如多病今復如多藥以藥治病尚苦不當況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遂日而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與錢牧齋先生書

後學世溥再拜牧翁先生閣下三月九日得接丙申仲春十八日所賜手書何其獎予之深指示之切反復循環實非小子所克當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以斯文自任者必未嘗知虞山之萬一不知虞山由於無淹古之學無貫古之識且無希古之心是以日塵爲山濱墨如水此醯雞之翔乎甕中而自以爲飛之至耳俗學錮蔽則以根溜帖括志在口耳撫襞撏篇翦見曜螢坐蹐曲隈侈居大廈此甝蝸之轉丸自以爲巇合耳之二蟲又何知烏足道哉烏足道哉病不足以挂齒牙也若夫兼併古人則有故焉無杝之舟與波上下糊竹爲毬隨風輪轉良由無主於中是以數變於外一也抑人固有工乎臨摹而不能命搴者近如禽可進乳銀寫黃庭曹娥西昇清淨贊不似也而自運即不成書此由天限能爲從而不能爲主二也頃年山居頗諳草木之性物亦有善變易染者惟茶也近蘭即似蘭近桂即似桂人亦宜然顧所自置何如耳似蘭似桂而茶已失其故我一一多似而茶之爲茶者盡亡矣自優孟不能爲兩人之衣冠米海岳少時不免集古字之誚太史公所以貴於自成一家言今曰兼左馬合韓歐并李杜者嬉笑甚於怒罵也象人之譽則淮南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嗇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君形者亡焉五語盡之矣太史公於五帝本紀首言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曰擇其尤雅馴者此十四字龍門心法也今人雅不能馴馴即不雅好學而能深思者鮮矣況能心知其意乎小子不敏竊有一言效於宗匠夫不足會作賓者教之稍成其名若猶在可教也伏惟宏大雅之量惟善誘之恩曲引而直教之使後進英才有識路之樂而無望古之驚相成百世猶私淑於虞山焉不亦賢聖之盛心仁者之教思也乎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愛古人易也不薄今人則其眼所難也漢陽李文孫呂祚長汀黎愧曾士宏此皆有希古之心而能識者小子敢以進焉上下百餘年縱橫萬餘里獨以孺子爲可教倡不敢當也行年亦五十矣千子既遠誰定吾文者生平經史著述當吾世不可不請正於虞山秋穫有贏使圖買棹後學世溥謹再拜復不宣

與陳伯璣

歐天敍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潸然人至爲客亦已悲矣旅人又不得即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略但博得幾句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乎冰玉冰炭旁人枉勸弟頃語遂老云若無壁上觀者王離項羽戰亦無趣此可爲噴飯也

與友人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鬱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豫州之道德風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水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溢於王李徐於袁徐織於鍾譚

又不十年而復社之編起巨源之言卒驗

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不居將來必有以文章得罪數百里不敢通尺書者

宋懋澄九籥集 幼清華亭人

與樊一

少苦濃纖得志但願畜馬萬頭都缺嘶聲

與周五

今有賈胡自云乘馬足不動而日千里僨彼尋常而人不竊者惡其不信也

與劉二

彈夜光於碧漢不可以爲星沉昭華於清流不可以爲月

答蔣孝廉勸禁酒

生於此中頗稱耐久燈下相親恩同嫗妾便致嫌嫌不若麾仲後房一時驅盡也

簡袁先生

梅花百樹枝枝善眼仙人遙禮佳城恍然淨土玉壺在庭功德淋漓敢不稽首以對

簡周先生

深院涼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結墨花紛吐梧桐翁齒與千秋俱下

與鄭二

馬字浮雲足繫之千鈞則不過款段矣

又

明駝負重須由人使舍人自負不一鈞而流汗矣

又

此君白雪。微有寒態。請雕商剡羽。以助煖律。

與楊大

貧賤少業而多苦。富貴少苦而多業。能無苦以絕業。外境任之而已。

又

吾視天下豬剩物殘軀。不足煩我四大。

又

詩文非怨不工。我於世無憾。遂斷二業。

與酒人

痛飲可以全神，年來胃不受酒。覺思慮之煩。

與洪二

自七歲以至今日。識見日增。人品日減。安知增非減而減非增乎。

與卜十

近讀素書。至苦莫苦兮多願。嗟乎。孰能以多願爲苦乎。某也不才。請從乎此。

與皇甫七

吾畏見風波。由胸中無此。

與顧八

此君愛煖愛涼。爭豔爭色。一力士咸擒矣。

又

自去年已來。萬事了不動心。惟見美人。不能無嘅。

與吳大

丈夫讀書。欲以賁通達。定經權。若情字憐儂。兒女事也。

戴陸三

小窗秋月竹影之間。時雜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了無一人影也。

又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與范大

村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妻子罕見。居植修竹。間有烏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譬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謝絕肥甘。疎遠苦醴。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書之。

與龐二

元美之駁用修也確矣。然而不免有勝心也。詆獻吉也似矣。然而不免有忌心也。譽于鱗也誠矣。然而不免有黨心也。

與盛五

鷙鳥當秋。臨風振翮。飽飫肉而高飛。頓洗羈紲之辱。何爲復受人招。

又

聞足下六月着犢鼻褌。相將平頭採遠。此樂不減簞瓢陋巷。

又

人生累我。豈惟妻子。皆爲古人所累耳。

與龐千里

禹平水土。利毛羽裸之蟲。而不仁於介族。

與段二

人畜役於思。草木役於時。

與唐七

士恨不生戰國。斬張儀而啖蘇秦。

與龐三

視佛法如看天畔樹。樹外有天。天不限樹。人竟不能於樹外見天。以爲天盡於樹。

又

自蕪城至白門。高高下下。戰爭之地。其草不生。果然。

又

于鱗於詩文。輒曰擬議以成其變。情乎吾見其擬矣。

與荀二

王右軍誓墓文。以質宣情。以命定氣。實獲吾心。至於恥下儕輩。而狀罪諸郎。不免尤悔。

與梅杓司

顧夢游（與治，江寧人，賴隱堂集）

仁兄天才曠逸。弟所仰首而望。愧莫能追。願蒙損挹垂交。若惟恐失之者。自惟衰癈。何以得此於天下士。分手以來。感悚交集。頃接尺素。崇獎非宜。益深跼蹐。君子稱人。貴於其倫。仁兄故欲以中原赤幟。強付之弟。顧弟非其倫也。奈何奈何。新詩寄我。宛對冰壺。意中將有酬句。病思荒落。輒復收之。以此出入懷袖間。俟其興會白至。當覓寄耳。惠扇頗佳。向未收拜。必欲弟傷廉耶。敬謝。

又

弟自四月抵揚州。一病至今。未能脫體。困乏到不可耐處。所喜洲灘雀角。不煩詞訟。而曲直大分。可望售

脫矣。機緣小湊。便可復爲閒人。未知造物遂肯佚我否也。聞吾兄吳遊。歸無幾時。又將買舟以出。籌計山田不堪再荒。不堪再賣。所冀決意閉門。與古人相對。學問日進。不變聲名不起。廢故業而失盛年。將來悔之何及。吾輩非泛泛交。不得不爲知己苦口。幸不以爲怪。力疾殊不能悉。

與龔野遺

老病增劇。以口腹累高士。罪豈可懺耶。承還拙詩。幸侍者先錄一帙見示。有未安處。及生前改竄也。一氣不屬。與仁兄異路矣。奈何奈何。

與戚闇先生

抱痾習懶。經年廢吟。去秋以來。頻客南徐。情緒極惡。而山水友朋。互相感觸。此事那能便廢。積數十首。寄正先生。率易荒陋。何當宗工。或謂桐焦可削。不敢自外斧斤也。

與周雪客

往在北固。連值好月。即景懷人。每夕或詠。追錄以正足下。是時方爲催科所窘。虎吏。貓兵。性命呼吸。愛我者顛心。雪弟。僕方作此閒暇生活。皆笑爲壁下彈琴。回想忽易六秋。而患難未脫。病遂一載。眞有性命憂矣。此月月色殆過北固。每夜移榻相向。竟不能更成一語。病之苦人。甚於患難。可爲發嘆也。

杜濬 字于皇。黃岡人。

復王于一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奇。此其別也。

與蔣前民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廻焉。多變而爲釜下之柴。釜中之米。近則洗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涅槃。骨董圓寂矣。一笑。

又

足下與于一詩。俱已過細。尚未過麓。過麓更微於過細。行當知之。

答某公

辱示云云。殊爲可異。願公勝之以靜。而辯之以默。且僕嘗有言。自古小人之禍。君子激之。君子之名。小人成之。至於成君子之名。業已受小人之禍。天下事因之破壞者不少矣。區區愚見。得之十年讀史。輒敢以爲左右獻。

與范仲闇

世所謂眞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詩。尚非眞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於詩中。即詩至少陵。詩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閑靖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詩。詩即是人。古今眞詩。一人而已。可多得乎。聞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與茅止生

酒間。聞老兄論張江陵在伊尹之下。霍光之上。此非書生眼孔。然亦非名流高論。要是中實留心經國甘苦痛癢人語耳。止生眞可與言。弟從此不復默然矣。夜來太昏。并謝。西有已西。龍友已東耶。

答王雪蕉

紛紛愁謬。但投諸無盡虛空中。豈復有蹤影耶。行李過寺。即圖快談。禪房燈影。當再邀相篤也。

金聲 正希。休寧人。

與譚友夏

弟之樸樕。小大無當。謬承推獎。使人發愧。年來益復無似。惟學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翁兄。一罄區區之意。別有轉懇。爲死友劉與鷗。向爲一二嫉妒之人。冢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隱現之間。弟念半爲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傳者。惟我翁兄。得借椽筆一傳贊。一古風。與鷗死骨可以不朽。人心叢替。旗幟有翼。與鷗存日。雖無儋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孱妻。稚子弱弟。煢煢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鷗之殁。生平知交。誠多氣義。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聞風感懷。爲慷慨悲歌。痛苦切身者。往往出於不相識面之人。惟翁兄諒其子弟無力自諸之苦。而又恕弟因緣阻隔。不能爲與鷗匍匐躬懇之情。慨然執筆。幸甚。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翼贊。黯才方般。有二尹如何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嘆。彷徨奔走。而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竭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徙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即得請於當事。而爲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咨嗟慨嘆。彷徨奔走。空留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徒走以去。而亦何以爲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先憂如其家先憂。患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爲吾邑人極劇疏決。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厭享吾民間一飯。終朝饘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徙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乎白爲吾邑勤苦。而吾邑人宜乎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爲吾邑上自士大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勤念矣。雖贊者夙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嘗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爲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爲報。而夙念尹居官任職。苦其身以爲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其去乃以咨嗟慨嘆。贈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典弓鬻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爲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之人。爲尹嘆惜。而亦徒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趨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吾爲此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與友人

予文不逮人．而負其耿耿．偏強自遂．不避談笑．不畏躓蹬抑落．此實區區所長．自乙卯丙辰．始能成文．鄉里小兒．歲時相覷爲笑柄．弟固不屑意．乃至辛酉得落卷．開卷．則見卷首書一毫不通．觀場則甚八字．卷中橫塗直抹．其意恨不欲殺欲剮者．友人勸弟幸勿示人．弟不自初未嘗動念也．

莫廷韓 秋水．雲間人．

與徐龍菴

讀來札．知況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淸涼心地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眉沾兒．爲酒肉死．百不當一．如古之禰衡、衛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復瑞敏仲

中年哀樂易感．觸事銷魂．雖復強顏應世．而內懷憒憒．每一念至．卒卒欲無明日．

寄歐俞山

赤烏碑經千餘年．已無影響．而六朝已前間有之．如南中三段石．是皇象書．亦沉江九肋鼈耳．不多見也．故老言今留都通衢作石板．車馬踐蹂者．多六朝古碑．世有陵谷得遲歸觀．不知逮耳目否也．一笑．

又與殷無美

經春離索．想彼此同懷．比來雅抱何似．齋頭著述．足銷窮愁．淵明酒豪．而困於貧．時復有王江州、顏始安諸君其人．爲具資斧否．

與客

此卷吾竟不能定．李北海不辨右軍眞贋．此道自昔爲難耳．眉公至耶．天憐吾徒岑寂．使此山樵從天而下．

與王元楨

吳會有莫生．安得楚又有王生．□□□□□□□未之唯唯．及見足下論撰．又欲低□□□□□□□莫生何．

與劉與可

二絕婉麗近人．親於覿面．才士類多有情．語不虛也．

與黃寄洲

雨中抱鬱．且人境塵喧．悲秋之士．極難爲情也．稍朗霽西出閶門．不盡縷縷．

與徐文卿

春雨雖佳．恨斷吾相知往還耳．不審齋頭作何事也．旦夕不晴．當須一面．案上置何書．且願聞之．

與曹之亭

扇慂不能作佳書．如美人行瓦礫中．雖有邯鄲之步．無由見其妍也．一笑．

與友人

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洒洒窗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又

月色滿地．爛若塗霜．深更推戶．闃無人跡．良夜勝情．此爲奇絕．

又

古梅放花時．以磐石盆彝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似共百歲老人．捉麈談置外事．

又

東南有武林西湖．是大地中一盆池小景．此地夢鄰城郭．而林水紆迴．溪山淸遠．縱遊履紛紛．正如彭蠡大藪．翠鷲翔集．不能爲有無多寡耳．

又

僕平生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張　風 大風．上元人．雙鏡庵集．

與偶遂堂主人

陶先生曲林館作三重樓．乃後以此凝上昇．是知吾儒元釋．耗尙謙抑．僕卑伏斗室．正如蝸牛窩．丹藥雖成．特以冲舉者獨此耳．

與張瑤星論畫

此事有悟．亦有證．悟得十分．苟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前輩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裏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說見到．行不到．乾慧之無濟乃爾．

與鄭汝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卽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有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烟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爲之．卽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畫．

與程幼洪

善棊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贏．此弈家之善用兵也．畫亦莫妙於用兵．疏疏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卽之有輕快之喜．

陳　翰 字克張．長樂人．陳學康遺稿．

與薛蒨園

木天不能容公耶．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眞可嘆也．

與雪舫先生

章侯詩倩爲較閱不無竄改數字聊效他山之攻昔慈山和尚爲紫柏大師舉火云不意此老這一件贓私遂落在老憨手裏翰謂此亦老蓮一件贓款也遂不敢輕易放過

嵇永仁留山吳門人

與黃俞邰

近有一絕異事周計百使君言李曆南讀才子書慕聖嘆爲人遣使賫舟車之費往迎之聖嘆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延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覆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聖嘆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嘆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嘆絕命之辰也嗟異矣僕爲之作紀夢詩追悼詩足下和之

薛所蘊行屋桴菴河內人

與某

文信國集杜詩自序云凡吾意所欲言子美先代爲言之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也自是人性情中語煩子美道耳讀足下詩益深服乎其情至矣

黃經濟叔一字山松如皋人

答因樹屋主人

乃公處經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先經耳

又

乃公處欲投以書藏笠之顛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

尺牘新鈔卷之三

周嬰方叔莆田人初名中鼎遠遊號巵言

與黃若木

陽輪不駐陰呂潛移靡草才萎寒梧遽下一歲之暮驚其迅速百年之景知復幾何撫枕興哀雖爲觸物惟別之後歡情頓絕何者景興曠世見寵於方回戚卿輕俠貽譏於新息故或始褻而終翳有前甚而後茅羽稍輕叢舟沈軸折猜嫌不釋肝鬲未剖去濩淨盡濁則蛟龍不遊探巢覆卵則長離增逝吾不能振翮冥海奮翼蒼梧徒以爲其嗟可去其謝可食托彼鮮穴嗅此臨衡高樓有倚梯之賓幽谷無遇萏之望夕然欲哉則應門納鑰曉河未落則當關疾呼縶類支祁梏同貳負攜事一鬱如何可忘但百六之厄未盡於此夫拔山之力不抵鬼伯之催步天之智難藏將終之魄顧亦臨命而歔欷彌留而泣下今疾在膈肓寖於骨髓夜不得臥晝惡聞聲蓍辰數策告我不長日者發書其卦遇剝如使秦元之師或信弘農之著無爽儀征西之命逢長順而凋零黃門之算向靈牀而奄忽辭好即惡命也如何嗟乎神州者骨骸之逋廬佾宗者精魄之區域去來常數惡芬何爲所恨壯圖行乖遠猶攉隕白馬誰赴朱生奚托洛城之魂空思穢里攀亭之鬼終恚他鄉相去千里生死長辭秉筆爲書涕淚橫集

重答黃光宇若木甫田人

澄邇武夷時與貴人遊焉。雲谿清淺。渟波鴻洞。鏡流見底。沈鱗歷歷。長蘿修竹。映發芳洲。鶴子雁雛。回翔曲渚。聆齊猿之傳響。看白鷗之羣飛。仰視側觀。高峯際天。疊巘虧日。勢步仞而輒變。形嶙峋而難記。使人思眇眇而獨徂。氣飄飄而上厲。散賞極娛。一往忘反。又何知蠻觸之力爭。蜂鶴之心競乎。所之既倦。相與集乎萬年之宮。響客蛇行而先路。羽士鶴立而夾侍。將饗遊者。陳饋八盤。別客而進弁冕。度賓而殊雞黨。咸心傾于貴介。覷蔑乎淹滯矣。夫以人間寂寞之士。山阿幽逸之人。沈儒墨。輕千侯。猶復反側其情。高下其手。況乎燕雀之侶。駔儈爲心。豈肯惴乎熙涼。曠咄易於旦暮。滔滔皆是。奚怪其然哉。

與陽春令黃兆熊

前令侯君。卽閩之昭武人。聞其心含仁恕。政尚勤卹。撫俗而勵。罔以毀譽攖懷。不貪爲寶。嫌以脂膏自潤。柴桑旋反。終乏三徑之資。萊蕪去官。猶卻一斛之餽。信吾鄉之宿德。彼國之遺愛。循良不孤。儒雅係躡。雖巫馬之代子賤。各不相師。而秀之之承廣公。差得無事。伏惟足下。宏獎名教。搜採前徽。察搢紳之同辭。覽民志之椒蘭。遣使須昌路側。式樹漢文之碑。太丘城中。方圖仲弓之像。庶芳猷有述。茂則長垂。斯亦明賢之令典。樹風之雅化矣。陽因思至。聊疏所知。倘在妄嚴。勿以爲黷。

謝譚海澄賞浙籍山書無學也

明公覵僕。既無親習之故。非有平生之好。若鶱乙翻翔于天末。蠻蚊蹐跼于泥中。本不關情。何緣介意。而僕又干時寡術。資身無策。夙齒備嘗狼狽。秋齡不免流離。凍餒所驅。大業嫌竟。人非王粲。托跡荊州。交異長卿。邀遊邛邑。循躬知懼。對客抱慚。明公猶納之洪流。收以大度。者豈不以費有把臂之雅。故答其綴頰之殷哉。僕賦命多蹇。遭代仍蹇。不圖此子。奄化異物。運斤之賞既逝。因針之契不追。詎宜懷嗚昔之意氣。干尊嚴之恩澤乎。明公誼烈千霄。襟期蓋世。延陵寶劍。心已許于徐君。楚市黃金。諾不渝于季布。雖僕棲遲宇下。游泳波餘。而衞尊未憚于過斟。宮鏡不疲于屢照。敢忘大德。以實擄私。所惧宿草陳根。懷哉曷既。素車白馬。行矣將驅。命駕之謀。思隨夢遠。受屬之願。道爲勢牽。囑灑惘以辭歸。爰告誠而陳謝。倘宿好不遺。會面可期。猶望元燕降睇。重過故壘。青驪結乘。或駐舊軒。舉爾睽違。自知悠忽。臨言擗側。不覺嗚嚱。

陳際泰大士。臨川人。已吾山房新訂集。

復張天如

人居城中。友生觀之不置。如男子張君嗣附之疾。惛欲死。奈何奈何。相隔既遙。不能如山間麋鹿常相聚。每有西風。何能無嘆。

寄韓求仲太史

不肖弟方授書時。卽知海內有求仲先生。而深嗜其書。以爲天際眞人。既而果以文字冠冕一時。而地在必爭。讓者勝之。此何預吾求仲事。能遲十年宰相。而不能奪千秋之業。與千秋之名。且求仲卽不爲狀元。卽不爲宰相。豈能讓其毫末於此哉。每與毛伯論此事。動笑嘈嘈者之無識也。蘇子瞻千古文豪。而李定舒亶輩。猶承人下竅。而力毀之。至謂買科。徒作千古奇話而已矣。

答閩中羅美中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爲之丕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紙隻字。皆已擬鼎科。躋膴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謂何耳。豚兒孝威孝逸。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藝。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甲戌登第後家報

威逸二兒。可勉勵攻苦。兄弟俱有雋才。不宜自滿自弱。失上天所以予之之意。與負老父所以望之之心。尼兒要曲體我懷。好行其德。學做好人。勤儉雅慎。助成老父一鄉賢鄉紳。決不可忘其寒落忠厚之舊。大言大語。美衣美食。爲所不當爲。六十六翁。竟何所爭。思之思之。

陳孝逸少游。臨川人。

與綏約菴

弟猥潦倒半生。孟浪無似。縱有古人古書百萬盤胸。逢人說之。人誦道之。亦有何名何實。藉使下辟之。上庸之。亦關何利何害。雖兄弟內顧其聰明志力。閉之深山。足有所修述。成一家言。徒以饑寒累之。不獲遂願。又聲色般樂。不能斷絕。而無所事事。秋間姑且破釜沈舟。持三日糧。爲射賊擒王計。必不效而後杜門卻軌。發伏藏。滌筆硯。張文設字。榷古習今。操一時權衡。而擅鵰其得失。蓋亦有所長。未可謂悲憂憤悶之所爲出也。弟輩素惆儻爾爾。對翁兄前。正不敢欺隱耳。

柬某

六千君子。逐鹿圍中。高才捷足。何所蔑有。又況目迷五色。試官將不能與奇鬼爭權。不肯亦年年送故人耳。拙卷經大筆竄削數字。頓易舊觀。然輒以解元許孺子。得毋驚殺三軍。恐當場豪傑皆欲捫長者之舌矣。笑謝不一。

答朱子強

譽言匪楮。何寵之深也。弟年紀漸大。尚持數行文字。從少妙輩鬬妍爐於不必知己之人。此正如老女嫁國舊。言不辱者強顏爾。

柬蕭伯玉大行

天眷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況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流蘊藉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尚饒孤韻。受書而行。如載春浮以東。令我時時見三裘先生於湖頭深牧間也。

答劉□若

王大將軍一旦開後閣。驅出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意氣何似。常聞乎每戰必斬所幸美人頭。然後臨士對敵。千古英雄人物。正說不同。而剛決則等。吾曹丈夫。於天下何所足係累。乃復剌剌喔喔。向兒女耳邊語

耶。來教擁我心矣。

與陶堯生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遼嬴來陵鋒鋸戈。握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孔北海所謂豈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答管子敬

曹孟德壯歲雄飛。功名兒子。大慰平生。東西門行顧復云爾何也。烈士暮年。自悲知暮。正是貪戀功名兒子。岌岌且去之耳。欲將婕妤妓人。從銅雀臺上哭望西陵。其意殊可憫也。奸雄人由此一念。故事事不肯能手。所以能殺天下。曾見若何。

寄李力負

今日接得道兄字。眞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常作一處合。所可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聞舊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況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毫舌譜柴桑眞不在潯陽矣。弟憤嫉甚。不死于兒。亦死于患。謝翱善哭。而弟不能。禰衡善罵。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騷鬱甚而佯狂。佯狂甚而瘋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大。

與鄭止仲

黛芝眉宇。闊復數年。嘗思此人。如在天際。將夏數度入貴郡。一寓章山寺宿所。甚願見者。吾止仲看今日人士了無可語。其不可語。不必在學問文章山水之間。數端而外。別有神明。惟社兄獨解此耳

答黃子師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擬才絕豔。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劾對。正在枕席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為黃郎解圍者乎。

寄徐仲光太史

海內幽人。何止千數。第如進賢冠中。頗難得耳。我公襟眼皎然。玉嶺清霄。在其足下。熱膽求仙。搖頭即佛。此乃男兒入世出世事。世烏足以知之。傳平叔附吏部詩。特致尊覽。并系以惡句為笑。兩弟於仲光面孔無素。而能神傾若是。湯臨川所云。人生何必深也。

柬笠庵

細省和尚言語。著我痛處。借大世界。無眞正為人朋友。若和尚者。乃眞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灑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反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卻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著箇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識解。無可規我矩我。憤我悱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瑟瑟。以至鬚眉如許。茫然烟海。豈不傷絕。然和尚即能規我矩我。憤我悱我。願且緩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痴子。何如昨東二三兄弟。聲聲和尚高蹇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為若翟狠敲熱

罵。引向冥學薰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補擔子也。笑笑。

答魏袞子

逸不能知韻事。而家有其書。古來憤大禹一人。聲可為律耳。喉之不同。有如其面。以今議昔。猶後議今。周德清護沈約南蠻之音。不知閩鬼六宿。甚於之知王責也。存而不論若何。

柬孔登小

知髯公浩氣橫空。遺世特立。辟之冬嶺孤松。獨秀千尋。嗟夫魯國男子。當如是矣。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此非託華致青蓮語乎。弟滌中作憤。嘗有屈平江上之聲。然卑卑無奇能。能自喜。終未若髯之音喉絕倫也。

與蕭明彝

孝逸極支離人也。然而豪氣不除。深情一往。儒心俠骨。服處諸生。似未有見逸者。以此差為勝流所錄。嘗聞翁兄浩魄雄襟。既已神思奔會。又知于內典更有證入。益增媿恨。弟生平自許。不徒許其媿。亦不徒媿。便欲爇香皈依。以開誘其不逮。乃去歲僅從驛前一揖而過。恒元德伯符相望于公路東西階之間。何必有關也。

與傅平叔

長卿病。天子使所親急索書。內人曰。無書。時為一卷書。則僭山社首事也。彼非以其書篋封禪冀後學封禪其書耳。平叔遂憤然。不必如長卿。顧所惠汪洋之記。筆才絕與兼書近。亦似柳州之許京兆膺翰林意致。枕間辦此。平叔不死也。安有神氣萬里。為鬼伯縛取者乎。且誦且快慰。其他雜焉諸篇。必鋒殊銳處處作拗折勢。人肯兒喚之。食不下咽矣。豈知當吾世。不有蔡中郎袁石公舍近軀而遠想誰何。平叔亦已眼空餘子哉。逸鼓波斯之熱不盡。而藏不止日大力文止二先生。不過逸拾遺補亡。幾不責叔度有行無文也。生平結習。獨注是耳。大程云。讀書亦玩物喪志。弟謂不然。好色人之所欲。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蛾眉為仇者。予無樂乎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亟埋土中。平叔不於此時。恐平新舊頒寄同方。更待弟死。或平叔死。為知己不必盡知己者。部署褒矜。若逸之于大力文止二先生也乎。夜郎王不知漢大。于閩疎中國自雄。凝山集類爾嘗之楊德祖後人。一旦斷酌于正平小兒相呼。以虬髯客之悍。見李公子灰心而去。材魄氣燄。不可謎已。

寄王于一

父友盡矣。突見于一之面。尚有典型也。別去不敢時思耳。思社翁未嘗不思于身也。念此一二老成。翛然於天傾地缺。滄桑改易之後。甚慰甚慰。又閱邇來手札。如虬松古柏。嶽嶽名家。眞能不作近代語。故是可人。簡籍諸稿。齋長短簡付定吾文者。正自不易。日中覓解事亦必不得。逸有數種書。雖無奇致。或可沙礫間接取文石。恨無副草遺寄耳。

答無生

過有丈夫之心。而爲兒女所累。雖此腔甚熱。此心不欺。然于世間仁義豪傑之爲。不能縱臂展翮而行一事。朱家郭解。亦笑人矣。

陳孝咸（興麟。臨川人。齊山集。）

與吳次尾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騭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深以爲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使。其時人心專居和一。而不於尚貴爭。及其衰矣。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順爵使及標而漢祚爲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爲僞學。而殘噬之。繇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爲矣。今時流競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浮囂者。觀綺而躍心。迂碎者以淺俚爲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爲治麗。此繇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譏其愚。而遺之者。揚揚以爲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瞭若指掌。足下主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己求物。不以所能愧人。不以所不能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與傅平叔

會兄寢苦塊中。猶且牢役古昔。復呼癡山。遂難飛毫。於白雲青嶂之間。何快可似。弟心妒殺。實愧殺也。癡山嗜奇物。一肚呆皮。裹如許古董。時復斌媚。而弟不量菲薄。方思與平叔分霸並驅中原。豈非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耶。古文詞一道。雖本朝數百年以來。時有作者。指蓋未敢多屈。非惟崇手難索。服豈復易也。湯季雲鄭元岳。輩是解人。游公大足稱傻士。弟所存者。雙眸炯炯。而腕力不堪爲主人作儷奈何。

章世純（大力。臨川人。遺稿。）

示門人劉士雲

與人居。當有剩于溫厚。毋見縮于秋冷。死羊皮。尚爲煖于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爲溫和于世乎。

又

人者理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怍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處初曰。執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之心。此不爲昧天絕理者哉。

又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辨爲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又

富貴非惡也。嘗以便衆。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爲天子。安知不但僵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

又

有金生者。遺人牛羊。以金冒角。而衣之種錦。龔獻甫聞之曰。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爲情數。擱多實之門。此

其與人十金。不當一金也。夫澗中之蹄。登尺。而人以爲大。江中之鱣。數尺。而人以爲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與門人饒子正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僞。此之謂財。

又

人當庇人。不當爲人所庇。爲人所庇。即能自立。亦半人耳。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又

家庭之孩。當勉事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篤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旋飭樸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樸而無章。箕踞偃仰。以邁然于雖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特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又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

又

人之論人。皆存己其中。譽人以賢。無以置己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詆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爲能廣因其類。夫賢之稱賢以事己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又

教兄而可以及弟後者。常聽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

又

人生役役。驅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又

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爲雨澤。虺蛇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爲毒霧。不爲恩仇。萬物皆有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自已者耶。

又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曾文鐃（兔臣。廣信人。）

問友人病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駸駸乎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稚相反也。藥

病相反也。然而老過成穉。嫩過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與蔡伯玉

今人爲文。大約如屏幅。偶架現成。但須糊裱耳。此文迥出蹊徑之外。然非深心斷之。覺平平也。

文德翼 用昭。豐若。九江人。

與陳石丈

明月入懷。舉覺幽冷。不如朝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艾南英 千子。臨川人。天傭子集。

答楊淡雲書

兄氣誼文章。無愧古人。弟不能以兄之行己自持。而能以兄之古誼發爲評衡。提揭後輩。使作爲文章。無愧古人。則亦兄所以自持之意也。兄之自持。以古道爲己任。朋友一道。於今始見五倫。計兄之志慮精神靡歲月不以爲苦。弟之於文。亦復如是。妒者謗之。愛者憂之。然弟以爲制藝一塗。挾六經以令文章。其或繼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許。後有定案。吾輩未嘗輕蔑古人。後來亦必苛求吾輩。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舉業。當必如漢之賦。唐之詩。宋之文。升降遞變。爲功爲罪。爲盛爲衰。斷斷不移者。則兄以爲今日蓋我輩於功乎罪乎。今將明吾道。必使吾輩文章推而上之。有祖有宗。與先輩大家合。又與聖賢合。然後推而下之。有子有孫。若如今所摭穢惡。勦襲冗疎腐敗。其爲說也。推而上之。無祖無宗。伊尹生於空桑矣。推而下之。無子無孫。吾見斯人之不血食也。如是而猶欲謗弟。疑弟。此非待弟之過。亦覺天下之小。三百年國家之功令。千餘年先聖之是非。爲一輩無知者敗壞至此。既無一人任之。任之者又從而謗之疑之。嗚呼甚

矣。今文定今文待二刻繼之。房刪之後。亦猶用藥者。先用大黃芒硝。瀉去腸胃積穢。然後以參朮正其元氣。房刪者。弟之大黃。文定文待。弟之參耆也。何人能阨弟而止之。已付吳中大賈。所呈兄案頭矣。

陳宏緒 士業。新建人。石莊初集。二集。鴻桷集。恆山存稿。

與馮躋仲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殷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答梅惠連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病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擢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喩。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凄然足以感人。

與巨源書

弟病猶昔。但嘔血差少耳。少則更可虞也。昨始檢得故方。以麻油炒東向女貞木嫩條。煮酒服之。小僮買麻油爲市賈所紿。雜以桐油。夜半食啖。如爲鬼掌所扼。俄而吐瀉交作。沉疴既未得痊。而虛服一碗毒藥。薄命可嘆如此。禮因昨已檢出。此書若成。當在朱子家禮之上。家禮事年乃就。晦翁自云。其間合禮會文

字。皆只起得一箇頭。欲望後來諸公勉力纂理。今蹟之。實多有未安處。年翁東荊炊爨之暇。正應用力於此。大抵期於今人可行。而亦不失古意爲善。如古不墓祭。而又有家人爲尸之文。古居喪廢業。而又有垂室著書之事。古婚禮三周御輪。三月而後廟見。晦翁與其門人亦且笑之。疑之。此等固應斟酌時勢以立論。庶不至託之空言。若二氏禮與俗禮。有可采者。俱不妨錯綜變化。以創爲因。如朔望齋。實緊六齋十齋之類。諸儒未見有行之者。年翁直以朝日夕月義引之齋戒沐浴。使知迎陽答陰。達識妙想。遂令此事。永久不廢。昔張僧繇詣江陵天皇寺。畫盧舍那佛像。因並作仲尼十哲。明帝怪問。釋門內何以著儒。僧繇曰。他日正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獲全。弟固知年翁之微旨有在也。推此而及器楮錢禮懺拜七。雖無益而可以厚吾親。俱宜盡情竭力以求無憾。況其未必無益者乎。蜡祭之致鹿與女。方相氏之黃金四目。直是戲事。而猶相沿迄千載。其可以厚吾親者。反委之先王未附而遂以闢異端息邪說。沾沾自喜。何其悖也。望年翁悉破拘攣。觀會通以立教。俾盡仁人孝子之心。至於禮從宜。使從俗。與夫禮時爲大。戴記已明言之。古之日月。今之日月。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要於去太去甚而已。曾作原帙收藏弟處。茲以錄本附上。李皷師友類覺散失殆半。致匡山先生士雲諸兄軼事不傳。其爲悒悒。亦祈附中續成之。

復嚴子岸書

弟北來一切灰冷。雖筆硯斷史之好。生平所不能消磨者。亦皆等之遺爪棄髮。不復流連。但欲靜默關一念。未免障礙特甚。乃知處喧無囂。涉事無惱之境。眞未可爲狂慧藉口也。中原殺運。未知何時底止。主上迪畏焦勞。殆同日昃不遑之懷。而普天類皆泄泄夢夢。江以北肝腦塗地。江以南猶復酣歌恆舞自如。以

弟度之。劫數漸次相加。政恐不免及于我輩。此時惟有捍勞忍苦。衣粗食淡。力持忠孝。以挽回害氣。庶可感動天心于萬一耳。戒殺之舉。自是懺悔首著。弟已將仁兄所寄諸書。謀之同社梓行。當不致虛吾兄之慈悲也。

再上司理李公懇辭薦牌書

捧讀台諭。仰識老公祖俯念沈淪。甄植不遺餘力。夫士爲知己者死。況重之以章服之榮。昇之以井邑之寄。宏緒非有胸無心者。何能不捐軀圖報。但宏緒家有八旬之母。小草一出。便不能躬親菽水之奉。而令長之職。又非他官可得給假借差者比。勢必六載報滿。然後得少伸定省之私。耄耋之親。風燭可虞。此其不能恝然者一。又先大夫[illegible]殯於西山。宅兆未協。寢食俱爲皇皇。既爲王事驅迫。勢不能復顧私圖。馬鬣之封。竟無期日。春霜秋露。痛楚何窮。此其不能恝然者二。宏緒幼懷攻苦之志。潜首鉛槧之業。廢寢曾奇。櫥餔尋異。積之廿月。得書四萬餘卷。擬欲偃仰此中。竭其負山之力。勒成一家之言。雖不足鼓吹休明。亦庶幾稍存筆墨於人世。史徼既來。著述遂廢。此其不能恝然者三。至於時勢極難。措手資格易以限人。則又宏緒之所審度最定者。伏惟老公祖之於宏緒。不減慈父之於弱子。輒敢盡吐衷曲。萬乞婉達於撫臺。懇其俯允辭免。成生成之德。更非筆札之所能盡耳。

頃在明聖湖.頗窮冷泉韜光諸勝.留烟霞石屋一帶.候仁兄杖屨東來.不期山靈妒人.夙駕陡發.前驅至而弟已掛帆行矣.有此良晤.自應有此缺陷.世豈眞有騎鶴揚州之人哉.歸來百端併集.參苓之力.不能爭風雨寒暑之勢.擬欲謝絕一切.與老頭陀嵩煨榾柮.啜稀糜.了此殘臘.竟不可得.只陶泓楮先生日遠日疎.差減曏昔之役耳.

上督師閣部書

曩者宏緒樸遬無似.強項幾至殺身.荷皇上出之縲紲.復加錄用.脫械之日.匍匐謝恩於大明門.退遂屏跡閉戶.不敢一謁當世要路顯者.閣下於么麼賤吏.未有生平之素.而惓惓稱城守微勞不置.伏念淺側之人.猥辱閣下注存如此.又安敢以泄柳段干木自高.及獲見顏色.而閣下懇惻之意.虛受之懷.悉出腸衷揣測之外.因是益忘其愚戇.而欲有所盡言.遂以請釋成侍御實慈一事.反覆甚力.當是時.閣下不以緒爲騃不曉事.而督過之也.應之曰.某已具疏申救矣.不得且復.子姑待之.緒出而告於諸君曰.楊公誠非無意於侍御者.待之而已.今宏緒兩涉江淮.東洋舊書.又北崛盧陽.歲且一易.寒涼再易者兩矣.有自長安來者.問之曰.成侍御已還桂後憲文否乎.曰未也.已出狴犴否乎.曰尚繫如昔.宏緒唏噓泣下.不能自止.已又問曰.公曾有再疏三疏.讜言危詞.而力救之乎.則又對曰無之.於是宏緒不得不仰而疑.俛而嘆.夫以閣下之爵位聞望.不靡失然諾於廝養走卒.豈至失然諾於一介之士.必其連篇累牘.而未盡我皇上綸綍之播也.不然.則造膝而陳.密揭而諫.而外廷莫之或聞也.又不然.則戎馬之倥偬.軍儲之旁午.欲有所懇請而未暇也.乃昨閱邸報.則侍御近又奉敕究主使之抄傳矣.閣下得君之專如此.每有敷奏.呼必應.籲必俞.如此度閣下不爲力救則已.閣下果能讜言危詞.其勢宜無不可得之造膝.通之密揭.以邀如綸如綍之播者.若夫賢士大夫之用舍禍福.其關係又豈後於戎馬軍儲.閣下誠有意人才.更不宜緩此而急彼.而使聖朝有瘐死直臣之事.然則宏緒數端之疑.俱爲無當.而閣下必別有所見.遂遲久未發.致追悔於曏昔之然諾也.閣下前此之申救.何其見義勇往.而後此之寂寂.又何其與初懷悖謬.而甘蒙不白於天下後世乎.昔正德中太宰楊公爲王給諫昂論劾武宗寵怒.欲加以罪.楊力救得從薄譴.旋又上疏懇留.卒不獲命.未幾王公雲鳳巡撫宣鎮.貽書於楊曰.留王昂一疏.大爲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英州.不數年而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旣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頃刻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壈終身.極貪之陸布政.反超拜尙書.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喜也.前蹤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書傳京師爭錄誦.指爲名言.夫外調非樹國之苦也.降遣非有鋃鐺桎梏之辱也.雲鳳猶以未獲超擢爲恨.其書詞嚴峻剴切.敵以下或不能堪.而鳳言之懇懇.太宰亦不以爲忤已.緒恆以是嘆先輩之不可及也.設遇淹繫之人.如侍御者.王公之言之剴切.又當何如.今即桂後憲文之冠.未可驟還.而囹圄之苦.鋃鐺桎梏之辱.何至漠然坐視.此亦所謂在閣下頃刻之筆端爾.記宏緒幽拘之日.親見侍御盦

饘不給.嘗屨不完.半一敝漏囚室.攣縮而讀春秋.率至夜分忘倦.與宏緒叨沐浩蕩.烏飛魚沈.且得竊升斗之祿.乃侍御繫逾兩載.不復知所謂人間世者.何形何狀.苟非木石.能不雨淚長歎.念宏緒報閣下之知.莫如此事爲大.輒敢不避斧鉞.踰而瀆之左右.閣下其幸毋曰予方日夕從事戎馬軍儲.奈何以不急恩乃公.則幸甚.

與楊維節書

弟素時讀書甚樂.俱苦病耳.然因病得暇.因暇乃得讀書.既已受其樂.豈可復辭其苦乎.生計蕭然.往往垂囊.亦復饒有少趣.何者.弟性不甘寂寞.阿堵在手.便思擾擾.若長此蕭然.實減無限馳逐.呂申公每至窮時.輒誦好友不近.節士體.梁殺似怕腹中書之句.便覺消然.願與台兄共享斯語也.閉戶之餘.繙閱諸集.見所載古人得意著作.求之不得.每至負痛竟日.台兄居金陵四達之地.所獲秘本應多.幸有以示我.傳台兄留心經濟之書特甚.有可開豁胸智者.當以其目相聞.大抵諸子百家.稗官小說.俱附紀載.類多裨益於用世.彼分門別戶.抄襲陳言.號爲經濟書者.反未必有補於經濟也.何如何如.兵家之書.劉啟別分一畧.古今最難措手者.惟有此事.台兄得其著述幾何.雖方畧不必仰借於故紙.然亦不能不資其觸發也.宋吳武順王璘所著兵法二篇.弟求之累年矣.望台兄多方覓之.弟自三月以後.以病移居遠郊.所假小齋頗佳.湖光與天相併.草色與烟相亂.雲來几上.樹入簾間.大足供我嘯傲.弟得徜徉此處.而賤恙猶未見有霍然之勢.甚矣二豎之頑也.

與周櫟園書

傾仰龍門.積有歲月.値干戈滿地.山河間阻.私念生不逢辰.於人世一切俱已久置度外.惟籌寐所服膺如老社臺者.庶幾得一瞻望眉宇.雖九死而可以無憾.今時勢如此.瑣瑣寒暖.何由裹半月糧.拜大君子劍舄於數百里之遠.以慰夙昔.調饑已.念古賢士相與.不得見其人.則或假之尺帛.托之郵傳.以通其綢繆.繾綣.而老社臺方居周召之任.當軍旅之衝.又安得以餘暇而賜筆札於所未謀面者.某又安敢以濛倒閒人.冒瀆典記.自傷大君子之門.遂不復有鄙人之姓名矣.乃者手諭自天而下.擘臺千百言.高情雅誼.淋漓楮穎.老社臺垂念於蓬蒿賤子者.何其數以切.崇以至也.自非木石.安能不感佩而泣下哉.捧誦迴環之餘.謝何能盡.古文一道.作之難.而知之尤難.丁敬禮致嘆於後世之知其美惡.較不如其自知之深.曹子建詫爲名談.敬禮文不傳於世.誠未辨其美惡何如.然其唏噓嗚咽.顧影自憐.要必有酣適於衷.而形之舞蹈者.豈遂無片語隻字之可垂.而後世竟寂寂無聞.則無怪其低徊傲睨.而長太息也.古俠烈之士.感知己之恩.至于陷胸斷脰而不恤.其所懷者.或性情之相合.或議論之偶同.遂以爲不可再遘於天壤.乃若文士竭百年精力.潛心濡首.以期有所表見.而要眇之音.不遭鍾期之賞.奔軼絕塵之步.不遇九方皐之盼.則亦徒然攻苦而已.然則文士之致感于知己也.豈特如俠烈之士云爾哉.今得老社臺主持選政.一時作者.與可快然於俯仰矣.吾鄉自千子茂先巨源而外.尚有翁可上之宏肆.丁士奇之簡樸.陳伯璣之秀潔.劉痛子之奇快.周白山之醇暢.康小范賀子翼之高爽.今其人或存或亡.亡者既已荒煙

冷齋。存者亦復風梨雨萍。無從覓其集以寄。而茂先雲將原劂久已化爲烟燼。舒登直揭鷴軒稿。亦歸烏有。曾孽伯名裕者。聞其藏稿盡爲七寇拋擲溝泥。武子遺文。亦不知尙有存否。諸君幸而早逝。幸不覩十餘年來兵燹之酷烈。然其殘編亂帙。蕩然零落無餘。則又不啻委七尺於兵燹也。氣運漸轉。道路漸以通達。當把弱翰費側理問諸藏書之家。冀有所得。即抄錄馳寄。但不能縻之以日月耳。得讀詩話。欆佳刻。神魂已繞繞於櫟川菖溪。況台命施繇如是。敢復如韓昔怖數百里之遠。而不一泥首於檠戟。以抒其仰止耶。大略中。敝友曾堯臣一日忽從豊洲觸舴艋詣會城。茂先問其來故。曰吾思楓亭荔子。急往圖一飽啖。時已近秋闌。諸友競挽其船相尼。堯臣乘夜靜解纜遁去。竟不及與試事。堯臣以一荔子之故。而高致如此。今有人焉詩則仙掌玉露。文則蓬島閬苑。曠古所不數見。而栲膢之人。不一醉飽于其側。無以對吾堯臣于夕夢矣。拙刻附正。胸次萬端。嗣續縷既。

與黃俞邵

閱牘如覿古人之書也。甲申之後。吾見亦罕矣。僅事都温伯荒兒差堪與俞邵項背。然亦孔明所謂未及孽之逸倫絕羣也。敉採異書。正鼎革之際要務。然須如備武帝宋太宗。以萬乘之力。乃能聚其所好。孟蜀之母氏宋之歐陽子。趙明誠。要終不能徹也。易詩春秋諸孟沈酣其中。游泳其外。一生用之不盡。此實實反而說約者幸勿以爲老生常談也。廣山錢先生古文爲當代第一。藏書閣亦冠東南。頃乃亦燼于阶隧。豈張司空所匯積油萬石。自然生火乎。鄭所南心史越四百年而出于井中。物之精英。必有光怪。故魯壁無書則已。有則必爲絲竹鐘磬之音。汲冢無書則已。有則必不待發而出。豈非所謂石沈海底。火性千年不滅乎。悟此則蒐輯遺書。固後死之責。即不網羅放失。亦可以無天喪斯文之懼矣。如何如何。

再與樸園書

戊子之變。某避地於酉山之鳥晶。右臂爲石所壓。每一痛發。輒視寸管爲丈八矛。知己恩深。竟不獲以蠶頭鼠尾札。布悃誠於掌記。悲酸何極。然滑夜終不能以自安。聊復扶痛作此。惟老社臺鑒之。昆誦佳句。高奇秀逸。聳右丞少陵之勝。數百年所未有也。安得盡發枕中之藏。日坐臥其下。庶幾少有進益。不能不翹首於五雲耳。某自乙酉入山。輦載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來。屯劄於數居石河。一句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悉被劙剝撏扯。裂作紙甲數千。煤痕丹點。離離缺畧之背。餘以支枕藉地。數萬縹緗。淪於一旦。生平所輯有明文類抄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最網羅盡卷帙。與文苑英華相等。今亦付之流水矣。又以諸經自大全注疏之外。凡文集語錄類書小說與歷代史傳發明經旨。爲先儒所未及者。廣搜旁摭。匯爲一書。易則附以古法。詩則附以鳥獸草木考證。春秋則附以傳錄異同。如陸淳以克段於鄢爲鄭。石經以齊崔氏出奔爲崔天之類。禮則補所未備。如汪寬經諸補逸之類。其鄙見稍有管窺。亦論次於後。今僅存易經僅考四册。又復失去諸鮮。然此四册。頗有可觀。欲乞元晏片言。托以不朽。先此預白。異日樸被延津。當畏服面請也。此外尙有編著數種。滄桑以來。饘粥不繼。苦不能覓人繕寫呈政。悵悵如何。案香兄遂作古人。爲之兩淚。審之兄諸跡杳不相聞。今曾無恙否。念之念之。武子令弟不識存亡。此兄竟無

一綫之傳。眞可惻也。昭武偶有兵燹之變。道路復梗。稍俟事息。即圖造謁。率謝不旣。

傳汝舟 遠度 江寧人。

與廖傳生

夜來寒月皎淡。望水簾月色同化蘆花。入枕但聞淅瀝。葉響草聲。疑雪疑雨。終莫能定。夢去猶在水晶國翻翻千百顆招涼珠。

尺牘新鈔卷之四

張九徵 公選 京口人。

與王阮亭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歎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神疑。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書之絳灌隨陸。非不各足其分。對留侯則成儈父。嵇鍛阮酒。非不骨帶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尾漏之痕。古敘之腳。非不名世。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卧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自題丙申一篇。全身寫照。陣睨前人。公安滑稽而不典。弇州工麗而不遠。竟陵取材時文。競新方語。既寒以瘦。亦俗而輕。何有于諧聲麗則乎。明公微言獨有千古。諸名士猶囿七里霧中耳。京口題名壁上七則。造語似酈道元。而逸氣仍勝脊遠。弟欲歸分嵌各山麓中。老公祖世傳墨妙。肯以大箋紙揮毫。使與貞白蘇米分主諸山乎。柳子厚愚谷小記。袁宏粤西子瞻月夜泊舟石鐘山。遂寫其情狀。第爲柳袁蘇之人者。無辭于僕遂耳。所有稍官。副之別楮。

與陵伯璣

兩月未得莭公信，輒為彈指詫異。過京口時，弟適入鄉，未及把臂，有獻篇追隨調謏，覺交遺贈在人間耳。諸湖上主人面目最冷，王逢東所云一味做官半言難入者耶。王子一忽然客死，遺文散落，不知有收拾者乎。此亦老社翁之任也。弟嘗謂世間有最不可解事，徽賈西商，喫名慕貴，輒挾行卷詩集，丹黃梨棗，濫觴精工，不一二行，令人狂悶嘔吐。而窮巷著述，為文鉅章，求一授梓，渺不可得，沈于寒烟，沒于覆甕，才鬼無靈，文章無口，自唐宋以來，不知其幾千百人矣。造物者何不愛美好如此耶。于一集，櫟園曾仟之，弟亦以託之貽上，唯先生留意，或同歷輿治作一集如何。歲杪旅次冗惡，接台札如沃我于梅花樹下酌中泠泉也。附謝不一。

董黃　得中，華亭人。

答吳錦雯書

自別西陵，時懷季重，尺素三年，已置石頭城下。相思兩地，僅存明月詩中。何期雲閒之鶴，忽墜塔園；原上之鴿，載啣嘉命。坐對季方，如逢陳紀；交歡文若，展憶慈明。但令芝蘭邪，徒勞馬卿之轍；人非細柳，空羈劇孟之車。況乎田蚡坐上，但有酒人；彭寵幕中，從無俠客。恐獻季子之累黍，無補莊生之涸轍，則敝邑之羞，亦良朋之恨也。至於劫灰未盡，茸城之荊棘參天；羽檄交馳，滄海之烽烟匝地。機雲池館，鶴唳空聞；王謝樓臺，燕巢誰托。此日青閨，已經蝶散；當年紅粉，半屬塵銷。縱有徐吾之妹，百鎰莫睹其容；僅存宋玉之鄰，千金難令其笑。足下情同稽阮，空想赤烏；才是子桓，徒懷碑樹。倘念綠珠可貯，真珠百斛；如迎碧玉，須將趙玉連城。但恐白頭吟罷，未計茂陵之聘；桃葉來歸，空佇秦淮之渡。寧敢賓戲，聊代解嘲。

盛于斯　休菴遺稿。此公南陵人，初名鑛，字稚侯。

與誠齋

後世非無觀客，無說主耳。試看列鮭縱橫時，其一代人品為何如。若今紈綺兒讀國語史記，且不能句讀矣，尚何說哉。

與力園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過于客窗環珮，同葉子耳。讓足下天琴一還，何必往蓬萊三月哉。

與金治玉

斯嘔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且彭彭矣，老緇老黃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如此而已。

與傅遠度

賞者士之常，此是為范史雲作解嘲耳。

與吳賓賓

歌不必定要遶梁遏雲，但要得當年作者意，或喜或怒，或唏噓或慷慨，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寧子夜玲瓏無取也。

與周園客

學問越遊越長，古來自經傳以及子史，原不是尾底一個說的。

與汪舟次

奇書古搨，不過賞鑒家，事落咸陽一劫。

倪元璐　鴻寶應本。玉汝，上虞人，家會稽。

答卓遠甸

得半日閒，周讀枕秘，天下文章，盡於此本。雖名頌，客又書人，總之不欲以世手雲雷之形，唐突彝鼎，惟當小鳥發明，比諸陳師錫則已耳。然猶冀放限一月，容到家小了塵件，即為之。遂是入山開宗第一章也。大章之漏漢人，在其神骨，或望其氣，以為眉由此旨人也。處至愛欲于無揀擇中，稍形去取，竟有不能得失寸心知，台兄豈當以我為俊詩及各體悉作是觀。

又

頃泛濼東渡，不得小侯高軒，歸來夢尋來至迷路也。台兄文心道韻，氣韻才鋒，自吾眼中未見其聚。元璐等百餘肝腎節鞳，鑄不成遂句半毫，此人人之言也。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菖蒲輿師，皆為奇嗜，然人必以劉邕為讒，無有議姬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遂句定受元璐冕無疑耳，韓業獲如天書法處。緣過江松楸方了，又為兒輩經營娉娶，塵勞萬端，金陵之約，以此猶稽。廿外有奔親史維城原寓金陵者，皆歸復出，當使奴子隨之晉候，並報陳命。郎君龍文始變，盼睞沖飛，世稱三蘇由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翱翔子墨之林，當爾時毋忘斯語。

王猷定　于一，南昌人。遺稿。

答周誠齋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溯有唐暨漢魏旁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星宿，書簽几杖外，殷然留金石聲。若寡昧如定，束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攻，心血枯耗，且每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慚愧二字。承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糠秕為導，可乎。適由家間至，骨肉死喪，慘傷肝脾，而又不敢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著識佛頭，惶悚甚矣。

唐堂　許堂，君升，金谿人，祥符籍。遺稿。

與高康生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極，如是而已。

與鍾伯宗

伯敬未友夏日曾能始近日詩文有淺率之病。亦是名成後不交勝己之友。不聞逆耳之言所致。而近日范仲闇。又謂自詩歸行。無一人敢向伯敬言譏。伯敬不淺。此非名人還相謂也。人苦不自知耳。

與誠齋舅氏

舅氏之明達俊偉。宜數八閩之艱危。毋圖一身之貴秩。宜秉正而自持。毋隨人而作止。宜以豐功令望。可輝耀於天下者自期。毋以高爵厚祿。可誇詡乎衆庶者自待。此非特區區之私望也。凡事利一身而有害於千百人者。身雖利子孫必蒙其害。利千百人而無利于一身者。身雖不利。其利必歸於子孫。舅氏宜深念之。勿謂甥迂論。

與吳冠五

詩文工拙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斡旋。則入目易。以實字板腔塡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課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此爲文之法也。願與足下共志之。

與周雪客

牡丹舉覺以長幹豐葉者爲佳。今人求花之大。而不惠其幹。有幹不滿尺。而花過尺五者。此中人以爲勝。弟謂天下事豈可使根本弱于枝葉哉。花人面也。幹人身也。譬于以美女豐盈之面。加諸三尺之身。見者且怪其臃腫矣。故舉覺以幹大者爲佳。足下以爲然不。

與程石門

箏憫維樅閒言語。詩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壽山上一毫齋。此唐祐讀老莊詩也。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眞爲可恥。吾輩不可不自警也。

卓發之遺蘭集 左車。一名能儁。字蓮舟。一字蓮旬。錢塘人。

上葉督城師

以眞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念及。輒爲寤辟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爲背城借一之計。乃三折肱兩折足。衆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誼皎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爲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與顏開美司理

開子宓弟作古。則尤深憾于造物也。追思少年同學。此時已有爲名臣鉅卿者。有自援桶而林下者。子宓才具納當橫厲其上。而寰泥判絕如此。然其中亦有老死未遇者。有纔一擢第。而輒蓋棺者。有罹獄而死者。有遼鄕崇祀者。不獨榮悴生死。有如飄塵。即姸媸好醜。亦千載曾無定論。青史衮鉞。與市井小兒是非大略相類。則又不覺破涕而笑也。

與丁叔潛水部

昔虛第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化城舊館。闃無一僧。頹闌敗瓦。衰草蔓草間。總有稷黍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巳屬他姓。庭樹寂寥。枝條欲折。大略今日蟲穿鼠齧煙霾露泣之地。皆我兩人同年花朝月夕嘯歌觴詠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爾。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爾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皈心西土。逃遁此邦。不能不惘思往事也。

又

弟凝處此中。潙名劃迹。盡身才與不才之間。尙不能以樗櫟自免。何有于橫楠栝栢耶。無論天步艱難。無能爲煉石之補。而性與物忤。動輒見咎。鉛刀眞不能一割。老駑眞不堪先驅焉也。仁兄所云。無乃類山公之引用叔夜耶。然叔夜尙自慚孫柳。而弟神棲安養。更欲向孫柳頂上行。無煩以腐鼠相嚇也。

與金臺法師

計向年粲首時。亡兒纔十五齡。闔後亡兒方墮落名場中。今又十五年矣。我輩一械未遂。已虛過少年。文人一番生死。朝露夕槿。不足爲喻也。世智辨才。都成障難。自此恐遂淪墜。大法王將何以津渡亡者。令其一種淨域生緣。若止超生人天。非所願也。

與管乾三

學道如逆流之棹。進寸退尺。光陰如順風之帆。瞬息萬里。是以累卵之危。而幾上天之難也。今狂瞞棒喝。欲遍天下。每思乾三爲東注之砥。空谷之音。乃自丁卯備公一面之後。未得復通。今尺素再達。顏面未覿。而兒輩馬廐駒隙。已歷一世。苦海中便如促一劫爲一日。乾三踞師子座。而建大法幢。自可于此中延一日爲一劫也。

與李太虛太史

世宙蕭颯。人間可哀。士生此時。如歸花落葉。無所棲托。台臺以一片至心熱腸。宏獎風流。策引後事。凡青眼一顧。不啻廣廈萬間。非獨林宗子將而后罕見其儔。竊意尼山之轍。鹿苑之輪。止是千古熱腸。一種度世博愛之意。不能自已。故有如許棲棲皇皇。蹈湯赴火之態。若如世間人只作自了漢。不但世界無與撐持。而從來賢士失職。而志不伸。寥廓如在遠行者。其將以誰爲歸宿耶。得台臺即起而當國。以旋轉氣運。則斯世尙如月之未晦。歲之未暮也。聞兩藏已印就。台尊以命世之宏才。千秋之大業。探本于無生之妙諦。非止苦海中以此爲夜氣之寶筏。抑亦調燮時可以當昏衢之慧炬也。昨過結執。以未得追隨杖履爲恨。數詩附呈郢削。

與某

近方衆集散佚諸叢。先以一卷求正。乞爲一一評騭。指摘瑕纇。以當負劍辟咡之詔。庶不負親炙宗匠一番耳。但台臺方嚴提正令。以告天下。自彭澤輞川而外。不著一字。青蓮少陵。判屬別教。長慶昌谷。擯作邪因。而門下士乃有離奇輪囷。不中繩削者。祇之則口傳而爲傷。嗅之則狂醒而不解。將無棄置道傍。而不輒國譏耶。倘哀其墮坑落塹。爲說大總持。以擁護而提獎之。自當令夢醒者皈依耳。

與湯海若先生

某年十齡，而得讀先生經義，至睡震澤毘陵爲腐儒，又五年而得讀先生牡丹亭記，至與楞嚴其函藏之篋中，與同臥起，嗣後便索玉茗堂集讀之，每讀一篇，輒下酒一斗，迄今又十年矣，常欲一命豫章之駕，如超至之狂走亡命，而索叔夜于洛陽，乃經歷多難，偃蹇名場，羊觸狼跋，疊疊靡騁，至今遐想風器，媿彼齎子之求侶，何以忽齒牙餘論，有秣陵珠樹之詰耶，遙聞聲而相思，非後學所敢望於先輩也，昨秋踝足燕市，今復轉徙白門，頗多悲憤之什，令其先不佞而見先生，竊以國朝詩人王李諸家，如桃梗土偶，石女木童，畧具冠髻面目耳，會稽公安，乃欲日鑿一竅，而濫觴浸淫，如徐媛多情，戚人益薄，然則二百餘年，風雅大家，不得不推先生，若上自周秦，下迨漢唐，其中曠世文人，世所誦述以爲宗祖者，某不敢以此中位置先生，蓋某於此中每每蹀躞，如宿莽其魂，銷心折而不能自禁者，大半淪落不偶，當世唾棄以爲不解之物者也，倘以先生爲古人，則以先生而匯古人之後塵，此賤近貴遠之論，與東家之譏正等耳，某乃誦之，先生乃受之耶，蓋自商周秦漢六朝唐宋，無不各標一代之奇，各極一人之致，而必欲爲古之某某，是欲以生王之頭，而易死士之壟也，夫雜劇效元人之聲，猶必爲新聲創調，經義效宋人之聲，猶必爲微辭妙義，不欲襲填詞之濫句，宿儒之陳言，而況登千秋之壇坫，震一代之聾聵者乎，某竊不自量，欲一洗從來世代升降之陋，見爲文自出手眼，直抒性情，以幽憂之疾，成感憤之言，困危迫之緣，發廣大之願，而舉世無可告語，一求證于先生，夫特達之知，千古所難，而根柢之容，壯士所恥，遂復以此自通，薊邱一集，乞芟薙鄭遐，昔人所云附青雲以施後世，固是名士一蹊，但物類相感，每如磁石吸針，魚形叩石，則今日訂正批乘者，非先生其誰歸。

與洪戴之

弟以老生落第，最是人間苦歸，然萬幽智萬翻，不覺苦年年被放，只是春闌花墮，秋深葉隕耳。

與黃海岸公祖

以祖臺現宰官身，行世間法，握如意珠以濟人，駕大寶航以拯溺，一切人天，凡有希求，無不饜足，而寒家奕世沐浴膏澤，如以鼹鼠而飲恆河，尤覺腹中充滿，然他人施恩，猶可難報，若祖臺則施者同于夢幻，亦令受者等於泡影，或即以六如破除三有，是則名爲眞報恩乎，今方開堂出世，諸老如麻似粟，而魔胥熾然，莫可救療，方擬追隨祖臺，作塗毒鼓，斷擔閽之吏，足令諸方聞聲者，喪身失命，乃遽歸白門，留此願王，用竢異日，遺墨數卷，乃亡兒精靈所存，今以付之梨棗，如聚斂魂魄于萬里也，斷祖臺以法語爲元晏，以不思議力之言說，而爲世智辯才之津筏，向蒙斲削一過，如集龜毛爲城，而攻以兔角之梯，今乞法音唱嘆一番，如聚空花爲菌，而照以水月之光也，非眞正出世人文，安能即文字相而空諸文字乎，幸即擲來，以慰跂子之望。

與薛歲星

網羅放佚，舊稿復得二冊，皆亡兒手跡也，今即以與亡兒文併入，此中字字皆成血淚矣，弟文向來如病

水沈金，亡兒則竹頭木屑，無不爲我收拾，然可留者未必存，存者未必可留，是以未見令人思，既見輒自憎，今又以自傷不復能展視矣，或中有一二差勝者，仗法眼揀出，其餘盡汰去可也，亡兒得大傳，便足不朽，如獲返魂之香，尸解之藥，枯骨都有生氣，尙欲求輓詩數首，便當彙作一集，數日內專候擲示，即歸哭亡兒矣。

又

欲求大筆爲亡姬作一誌，用以寄悲，正斷腸時，胸憒亂不能理，不得不稍拈事實，以供採擇，筆端未免亂如復亂，斷如復斷也，幸暫謝一日之牘，以成千秋之業，感當奕世。

又

自去秋小兒殁後，弟游故鄉，如入荒村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偕隱之侶，如良朋宴會間，忽然離席破座，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卮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爲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王喬之仙遊，嘗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劃神鏤手，別鑿世界，使我驚怖震慄，庶可奪卻悲心耳。

又

大兒遺文，欲求仁兄芟薙一過，成就亡兒身後絕快事，酷暑中，對靈幃前，遊戲兩世哭窮之文，此何等胸懷耶，然欲焚棄筆硯，不得不耐此一番苦毒，刻成即置高閣，不復著眼矣。

與徐野君

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桑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於幷州客舍，復覩咸陽風氣耳。

答葉曾城師

文章自有定價，而遇合則有機緣，昔人多怍此論，若今師臺所云，似乎利鈍之途，亦有可據，而就某橫計，則謂是非之案，亦復何常，即如千古文人之文，舉世奉爲天球拱璧者，我輩或視爲芻狗，而我輩意消心死者，世或轟轟不辨也，故云爲文而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則豈獨利鈍不足憑，緣是非亦無定論，又若此矣，此莊生所以標齊物之宗，釋氏所以作平等之觀也。

又

師臺下訊芻蕘，出自至性，蓋古大臣風，非千秋文人所及也，乃不肯生平讀書，如晴埜看月，止欲照其光明照耀處耳，非如熙公于章句，留心所謂摘葉尋枝，我不能也，或過于芟削，則有之，若諛人則從來無有，師臺近作，以聖賢而爲英雄之文，庶幾乎荀卿子矣，倘其中果有蟾兔之缺，則知無不言，若小小故實未確，字句未諧，則但以簡點之責屬之熙公可耳，或牡而黃，或牝而驪，此一種淆亂處，相馬者本未嘗見，非與熙公有諛直之異也。

與倪鴻寶先生

小集乞揀抹一過。若雉氏之斐草。向來東語西話。久已濤爲飛塵。偶爲亡兒撮漉。復成聚沫。既執鞭弭以望接引。定不希假借濺斧鑕也。倘師臺不暇著眼。便當摧燒之。當風揚其灰耳。此外亦誰可告語耶。

答寒氏姪

昨艾千子來云。後進嗜古而筆力不純。生吞活剝。如一片古錦中。未免雜以新布。余指所衣葛答言。金壇之布。正以純葛爲貴。若雜以練素。雖美弗貴。此又於千子所持下一轉語。今寒氏新藝。必能上遡商周。爲千子所推重。如古純錦。又必能直抒性情。爲余所推重。如金壇純葛。方免近時陋習耳。

家書

男生平每以人力奪造化。此造化所忌也。當其人定勝天。未嘗不足斡旋缺陷。然東邊斡旋。西邊隨復崩裂。斡旋甚小。而崩裂甚大。不如安坐而聽天爲得也。

與大兒書

古來功名之士。功成名遂。而身不退。如淮陰文種。同是世所不滿。即醉夢汨沒于富貴場中。而老死牖下亦非英雄所甘。其必以子房少伯一流爲可願矣。當其爲赤松之遊。鴟夷之棹。沼吳滅項之事。已如雲烟過眼。不可復問。然則做卻一番。與不曾做卻一番。究竟有何差別。何不一往竟作赤松鴟夷。則吳之沼與未沼。項之滅與未滅。亦總如夢中饑飽。枰中勝負。現在且不可得。而況過去耶。倘謂遇合遲速不同。不妨竊以歲月。待功成名遂而後退。不知此語耽悞卻英雄多少。若自今以始。猛與一刀割斷。此眞勇烈丈夫。非將相所能爲。驟覺子房少伯猶迂遲逗留。多卻幾許閒事矣。

又

眞實探取最上一乘。則善惡亦無定論。如人之君子。而或爲天之小人。造諸善業。而反多諸過患。故雲棲詩學。道無倖屈。余謂功名。亦無倖屈。不獨功名無倖屈。而文章亦無好醜。不獨文章無好醜。而自性亦本無善惡也。若得以鹿門龐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便是千古第一家庭樂事。何必嘔瀝嘶血。如竊業相向耶。

又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第一可喜事。何爲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矜誇自喜之意。爽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疾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眞實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愚癡子弟。正向才俊人頂門上下一針。睡夢中劈面一喝。迫拶他再進一步耳。

與羅珉公

茶紀韻絕。可敵坡公酒經。弟勸駕而成千秋之業。亦虎邱之功臣。山中人得依法採焙。自此可療林間渴疾。珉公又媒髻之開山也。遂朝有闕絕事。非一旗一槍。所能戡定。枚叔能來。此以要言妙道說而去耶。

卓人月 字珂月。錢塘人。蟾臺集。蕊淵集。

答曾日至

所論西江金沙之異同。眞足片言折獄。弟魯鈍之人。聞諸君爭論。如牀下之鬪。不辨蟻牛。大首所飛。焉知鬼乙。燈人善笑。聾人亦善笑。弟以此二者自居而已。

答曾弗人

人月讀台兄之文。慕台兄之人。蓋十年于玆矣。不自進其得交于高弟子王無擇。遂得領畧紡授堂全集。且并其形容之巖巖。謦欬之嶽嶽。而留連于耳目之間。蓋又三年于玆矣。然猶以爲有聞也。倩女之魂。一在牀上。一在舟中。未至堂上。未得合而爲一。乃于今之夏五。忽無擇攜手書至。當其出於無擇之手。入于人月之手。則人月與台兄之魂合矣。人而後喜可知也。徐而讀之。則不徒爲驚世駭俗之論。而務爲切肌剌肝之言。抑又何弗人之于我深也。夫今之時文。則予已知之矣。今之爲時文之人。則予既已知之矣。何忍言。何敢言。又何屑言。其言之卑者。爲饑鷹相附之態耳。其言之高者。爲鬪虎不下之局耳。且夫天下之事。其可爲者正多。文云乎哉。即文之一道。其可爲者正多。時文云乎哉。乃不顧一代之功令。不惜一生之精神。淸尾滅頂。而爲時文中趨炎倚勢之小人。淸尾滅頂。而爲時文中好剛使氣之君子。則吾不知其可也。善乎仁兄之教月曰。時文古文。一切置之。而爲母氏行路。緩一言于後。夫時文古文同辭同濁。孰能過而問焉。求一片詩醒道場。庶幾在詩耳。抑詩獨非文乎。介子推謂其母曰。身將隱焉用文之。今弗人將出而用世矣。文尚可少也。萊子之奉親也。上堂詐跌爲小兒啼。有啼則有笑有謳吟矣。則文之以詩。又烏可少也。弗人試舉人月之詩。跽誦于母氏之前。其爲啖殺之聲。可以失聲一號者有之。其爲嘽緩之聲。可以破涕一笑者有之。他日者人月命千里駕。升堂拜母。母勞之以酒曰。是吾蠱耳。其節孝歟者也。當此之時。又豈但吾兩人目不相識而聲相聞者。握手歡然若故舊而已哉。

與薛諧孟

弟昨歸時。所持仁兄詩古文詞。爲表兄沈魯餘見而心死。遂欲一識荊州。以慰宿願。魯餘四姑之業。久已奪旗登弧而先登。且又其正平北海之氣宇。自許非小。顧獨折節于大匠之門。蓋交亦有神。不自知其所繇然也。仁兄碔玞在手。豈曲針腐芥之是取。若魯餘者。其亦可以當高賢之一聽矣。爲是附緘。以致先游之意。誠欲使莊孟忽然相見。爲士林一快耳。非有他也。

與辛甬

凡人作詩文。無論佳惡。其識想所結。必有一種輕熟之境。當其作之。或異時異地。示之或異人。即有重複句意。人都不覺。并己亦不覺矣。昔吳王僚初見子胥。與之語三日三夜。詞無複者。今人著書盈尺。尙不足以供他人三日夜之讀。豈可沒不簡點。正須出之不窮。如鮫宮珠。又能一見不再見。如麟角鳳毛。斯爲可喜耳。

與吳來之

盈盈一水。相隔不遙。而以所居僻陋。過便甚希。久不獲布一語于左右。然弟生平鄙薄迂疎。當其不言。胸中未嘗有不可言之言。及其既同而言。亦無以加于未有言之初。此雖與吾兄交甚淺。而亦予有以知其

深耳。

陸彥龍（□武。仁和人。號餘鶴。）

報苕溪吳舜舉書

前玉昆旦生丐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概爲謝絕。獨以諸昆懇懇。直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諛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劉增易數語。大異元叢。陳思敬禮。相爲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貌。增所借賦。然相纏疏綿中。雜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爲釐正。於計甚善。不則擲元甚遠之。王荊公不妄狥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僕同意。況文匪三都。吾慚元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爲傳此語。不罪不罪。

報鹽庭書（孫長孟夏）

南溟一徙。爲吾輩吐氣。聞之喜動。非特不寐。今上特擢新賢。振古隆典。以足下之才。夙夜講究經濟大略。自足鼓動風雲。上感夢協。況平臺便殿。時時接對。在廷諸公。平日塞默不得言。此正建明得志時。足下勉旃。僕且旦暮望之矣。黃石翁近事若何。石翁海內人望。朝廷丰采所屬。當事眈眈。願得而甘心者。乘此間相與引繩批根。脫使非意羅織。致起大獄。如東京鉤黨時。係天下安危不小。僕等東首草野。亦日祝天王聖明而已。別後潦倒支離。猶賴有同盟伯季時時過從。痛飲高吟。因念足下獨留京師。拜政之餘。自當肆力詩古文辭。遠追建安。近逼嘉靖諸子。雖非時所急。然以英雄彙才子。差足豪耳。有所述作。郵以示我。并國勢治亂倚伏。人士進退大略。悉以語我。

報習川吳旦生

屢辱手教。拳拳連篇累牘。不即答問。以僕鈍質不支。彙疎懶成癖。嵇生七不堪。竟坐其六。其一惟不能搔發耳。所屬大集一序。忽忽數閱月矣。然僕臨文之際。亦坐是懶癖。又竊自迂怪。値興則日可十數篇。詩贈十章。然當機應塞嘿。雖悉索叫呼。日數十輩。如儋科責負。益厭苦不出矣。況重以對客報謝之事乎。無昔人百函並發之才。而時給衆務。此所以重自躓耳。自春及今。四方屬詩文者。蟬聯不得脫。長夏無事。避客臥山中。舉觴獨酌。輒命筆灑灑。藉酒氣噴薄中出之耳。殊病率略。然素不工文。卽迴腸嘔心。徒自苦無益也。藉使者報命記室留之。

茅維（孝若。歸安人。一名附鳳。十賚堂集。鹿門先生子。）

與王宇泰太史書

不肖才駑思鈍。多歷踣躓。攝心銷折垂盡。願步羣賢豪之趾。窮而愈堅。門下方爲九州之被。如僕單布舊褕。固易納之鍼孔中。敢介季甯請君自通門下。

與憨陽和尚書

靈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撥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爲至人淵迹。寥拾重來。失則爲天魔鬼母。更墮黑海。鹹生影

響舉佛人也。何敢爲大和尙判此希有公案。惟願愼之重之。鄙心無已。聊呈一偈。冀是持布鼓過雷門。慄息慄息。

寄葉相公

鼎札至今春始達。稍悉相公里居之概。不以西河餘痛。損其行樂高懷。所云時出郊外。看小兒放風鳶。便以高低爲榮辱。誠是曠論。我明以上相歸田。春秋鼎盛。立朝絕恩怨之猜。退休尋章布之樂。書之史冊。富范諸公。便不足專美于前。不肖維閣中事。已得而復失。命也。久已安之。春來惟是閉門課子。及尋山水。蒔花竹。諸不緊要事。交知青雲之士。疎密聽其自然而已。

與李本寧先生書

不肖飽落無成。今茲北上。倘邀惠明公。釋褐秋闈。京邸郵筒。時時可達。不然者。九秋鎩羽。直當以匹馬入秦。叩明公于微闌之西矣。男兒三十無成。不一出九塞。安能坐老三家村中。與黃口豎子伍。竊然布衣。所挾亦自不淺。絕不敢爲馮驩彈鋏面孔。于衆知己。因茲使羽。輒先言之。

與周季侯明府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爲半生小歇腳。闢境頗良。只少邵嘉賓。爲辦百萬囊貲。然坐此結構淸疎。不至如鐵家刻曲嚴整如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與湯冷賓穉父兄弟書

江右山川淸淑。人豪代起。乃今匡廬江漢之靈。獨鍾君家。尊公淸標偉節。奇字古文。將左攝淵雲。而右拂李郭。爲政南服。豪傑奔走者。如登廣乘。咸袖星露亂目。不辨其奇。不意兩公子復出。而汗血駒也。翩翩弱冠。靈心朗韻。犀利少雙。頃者得縱觀兩公子汗靑之業。文之秀矣。動如笙匏。置之綠字丹書。不復可甲乙。不佞雖以一臠嘗鼎。望而知奇。還然如晨旭之耀扶桑。雖爲崦嵫矣。勉旃公子。日新富有。灼理儁才。行且讀兩司馬而上。何數遠須讀小兒乎。不佞弱不好弄。壯益瓠落。無偶于世。兩敗枋頭。蹶然一廣武君耳。然私心嗜古日甚。必不敢當吾世而失尊公。自五湖疊蒼括諸峯。紫氣團圞如蓋。恨不能鞭蒼龍而一望海若。今兩公子行矣。東牲之盟。何以期我。幸爲我致尊公。孔北海魯國男子。快在識豫州。今僕于門下。猶灌陰之濱上長也。兩公子雖歸。將從乃公傾武庫。而寓目千里。比肩豈無其期哉。

與陳眉公

入夏暫學閉關。益爛酬對。馳思足下。如暑月涼風。招搖不能去懷抱。

與李元白書

秋風雖隨季鷹思。逃官而就之。我輩幸負七尺軀。儕爲龍爲虎。他日謝之不可去。猶今日搏之不可得也。御板輿於北。贈採黃花於東籬。詎庸知不勝風塵馬蹄乎。

答朱大復

家姪韶稚英偉。將其家兒。第廣鋒銛太露。易致缺折。是在一二父執嚴束之。非雲叔所能口舌爭也。今茲

出而議諛滿座，恐愈益驕張矣。門下不忘死友，其善成此孺子。

沈守正（無回，武林人。雪堂文集。）

與柴延臺

世道日涼，交情不古。谷風有棄予之歌，伐木絕嚶鳴之好。五交三釁，末盡其變。翟公書門，翻爲常矣。間有噓枯借煖，絕少分甘，亦必兩貴相援，兩窮相倚。若炎涼驟改，華素倏分，昔之側肩，忽成攘臂。詳推斯義，無殊貿易。至於山陽聞笛，西州慟門，撫今悼往，已不易得。但存孤惜舊，濟其宏濟，即不至戕睦耳之懽，揮無情之涕。盧往實歸，淒入肝脾。何益死者。若風雪推孝標之衣，飲泣剖郈成之宅，其人綿邈，如□□□□此等在今人以爲奇事，在古人直是尋常。□□□生，則又在數流之上矣。所以然者，弟於季思□□□運牀嘷首，從子往休，復之末行，小稱氣分，奉世□□講下，使有休戚與共之誼，縱竭躬碎心，以謀其不逮，自是後死之責。如仁兄者，生憔半面，死已宿草，徒濕紙上之陳言，耳邊之芳譽，拔之頑稚，授以衣冠。昨其兄昌世書來，感切高誼，至不啻口自云。九世以前，來茲以後，代奉神君。是日弟政較藝廣堂，多士雲集，伸紙再讀，淚流盈睫。非感歎卿生之一齊衿，政以當此交朋薄惡之日，乃有急義尚賢如仁兄者，東南義問，從此如百川之赴海矣。

寄凌巨先

僕此行，所歷六州四十二縣，不能鑄此錯。今不久舍此歸，再作商量。

與王獻叔

始作已佳，今更神絕矣。奈小巫之奪何。

又

憲何多英也。謝。

又

此中歡載受門下之愛最深。別後相思，當與江瑤同雋永耳。來貺益不敢當。謝謝。

又

兩中爲足下作小畫，急欲求教，故未及燥而即遣之。

支大綸（心易，檇李人。華下先生集。）

示兒

丈夫遇權門須腳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値廣受之辭須心硬，浸潤之譖須耳硬。

出京辭同年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概從竄逐，如白頭媳婦，屢易翁姑，無論食性難諳，舊嫌易隙，而華色既衰，即務爲婉孌恭媚之容，洒掇織紉之勞，亦且醜之矣。況諸姑小叔，嘖有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此所以自古孤孽，終於銜恨以殞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于墜坏灌園之侶者也。

聞啓祥（子將，仁和人。無夢齋雜識。）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大黏，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聞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卻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眞狐精也。

嚴調御（印持，仁和人。）

與蕭伯玉

雲棲蓮公，今之支公也。觀其選婆樹下，倚徙牀上，雖穆無一言，而頹然天放。唐宋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耳。

汪汝謙（然明，休寧人，家武林。）

與周靖公

人多以湖遊怯見月，謂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遊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六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來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尤爲曠麗。滄桑變後，且變爲飲馬之池，晝遊者尙多蹐蹐，欲不早歸不得矣。

尺牘新鈔卷之五

王鐸（覺斯，孟津人。擬山園選集。）

答秋濤

蟲飲驕甚，便欲擊缶以代秦聲。拙字蚯蚓形耳，足下何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答拙存

深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蠅蚋，則蠅蚋何以自飾其醜色。

答吳隆媺

毋日唉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蓍鑑，遣力獻之足下，有古人之德，宜函古炤。

答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撥元華吮玉腴，以餵枯腸，蛩蠡龍蟻，不一而足，使仲蔚蓬蒿之屋，迴互生色。

答觀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烟，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子，澈灔然，與牀頭芳醪鬭色矣。不能與足下擧杯相酬于明月綠水之區，可勝悒悒。

答九陽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朝霞。吸晚翠。題詩巖上。可當我峯鼠一度。鮮非紳組情深。烟嵐道淺者。

答後予睦足

僕自作遊人。晝則驅馬。夜復篝燈搦管。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窺。謂之何哉。林慮有佳山水。俗不溷溷。不獲悍得一區以爲焚香禮誦地、王子宜量丘壑中。安能久低眉與鷄口爭食乎。

與房海客

鼎筆何當于足下。要亦嫌蔑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登日觀峯。東瞰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可展觀。恐山靈嫺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答粹然

柏子林栽樂器。聲甘而心苦。僕之繁于塵亦然。

與載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澎。如數萬烈當擊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醑。丹菊黃茅。烟霞性適。一舫夜泛。月下短篷。知足下不負秋水白雲也。雖然。鷗鷺飛來。魚磯可奈何。文天祥曰。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答益吾

必欲羲石飾之寶劍首乎。容磨其鍔。勉而從事。

答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餘山紫氣。排闥而入。爲我送青鬆白。棹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董肯崇臺。能勝此無。

答觀水嚴六吏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遙矣。太行林慮。秀色烟樣。須得文人友于。今君家兄弟。收山趣而譜混沌也。來詩香生字裏。山濤靡至。鮫龍濺前。非僕當之。必至禁錮。

答含白

道中鑿何其厚耶。宿郁郡。恰似盧生騎驢。入枕孔中。光景斜濺焆戶。巖足下插瑱萬萬來。

答存我

數年見足下鮮劭經。亮謙挹績澤。足下豈止才人乎。峨嵋、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融嘶于羽陵。授大文于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洞蜀。且再觀文翁矣。

答石寨

足下何過采僕春華耶。惟予以寬期。否則腕脫矣。大集紛常侍。度支匯。氣應歸。香滿乃倒應五十甚。夜解今始知瀆之大。

答孫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誤于侏儒。世味頹然。雲水栖心。嬌稚子人踪不到處。僕心緒在泌洋洋一篇矣。

答周元亮

乖隔闊嶠。俱經大劫。蟣蝨過大。蟲不必言。足下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籌左觴。非敢如處。自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啻鳴咽也。我輩一宵便足勝他人僞交十年。輩册輕秀。尚少奇古深厚。生劍已題數語。僕今尚輩尾。何日三萬頃太湖。蒼峭廣博。收吾兩人筆底。大海磅礴。作驚濤驚天語耶。

唐時升 叔達 嘉定人 三易集

與王澹生吏部書

兄宏材大度。所至披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當代偉人。頞頷于聲音笑貌之閒。常加敬愼。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己尊人。人尚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密也。無所之而不加嫺飭。乃謂之密耳。蕭子明擧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戒。世固有目擊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楊于庭 道行 全椒人 續集

與李鵬岳少參

鼎從玉繩具紉門下。欝履之念。茲又緘書分俸。而儼然使臨之。至嬰翳不肯。謂庭所以取數于天者。凡此皆庭所不敢任。而昔人所謂。孔北海乃復知世有劉備耶。時事倂張。諸賢踢蹐。與丈出處。幸各勉旃。近味南華。略焉喪我之言。入西方氏無相三昧。其于岑寂。差自勾當耳。

楊希淳 道南 江寧人 太學遺稿

與吳幼安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索居爲便也。一二同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嚴而遠之。蓋飲食雖係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款者既有得炙之歡。不與者當生染指之恨。況夫矛戟之危。常生樽俎柄鑿之隙。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謔謔。不覺譏論風生。知者僕其無他。不知者以爲口實。蜂蠆有毒。所宜愼謹。昔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讀一二篇。閒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己美。亦不可評駁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李逢陽 維明 江寧人 李儀部遺稿

與黃龍岡年兄

僕嘗謂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今之官卽甚卑冗。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丈於此時以不可知者付之天。而以當自勵者責之己。卽胸次亦自泰然。胡止官當克擧而已。如何如何。

秦鎬 京。河南汝陽人 顧實書彙

[illegible]

[illegible]長物無讒[illegible]許從賓賦歸來。幸交有故人。落落數椽。亦自買山嵴到。圖[illegible]人[illegible]雖大厦崚嶒。不費寸木。然長濤滸濺。亦納文流。倘使貿而爲[illegible]可論[illegible]用。者鎔而爲鐵。鋼鉢雖眇。足充矛頭盾鼻之需。不厭其卑。乃成其大。鎔辭[illegible]直浮屠以孤掌[illegible]故來導。父辟如對道人捨身險塹。將一心化作萬心。謹啓。

[illegible]坊

鎔啓。前者建坊之請。業已非分求辭。今茲蕭檄之領。又爾僉謀議舉。此徒伊始。戒事有期。伏念金尾輝暉。縲母貯顏而但恍。鬱鵬娘娥。西施振履以從容。履坦無虞。負乘可懼。或以鎔處父母兄弟之間。微涉艱苦。此譬之荼與蘗。甘苦自知。令人食之無味。或以鎔當山水友朋之際。小有唱酬。此譬之蚓與蛩。喑寂自解。令人聽亦無音。乃居然[illegible]嗟嘅于晚風殘照之餘。遂覗焉標姓字于大市通都之內。石亦有路。山豈無蹊。如無故而加鞭。呻應譴責。倘非情而下拜。鬼且揶揄。弁妄民愁。欲引刀。將聞之而逃。必且塗名易姓。在輪[illegible]鎔執鬆。即呼之而至。亦難得手應心。且居尚者危。磴莫磴分。翠篠千竿匿影。況吾老也。賤樂莫樂兮[illegible]一把蓋頭。謀開膻以陳辭。省得名虛起謗。冀矜愍而轉達。免教龍過生災。朗嶽好存。龍山無恙。悃何蓁撓。俯覗首。願留爲邦良守令墮淚之需。看幾片可代典。然請截爲鄉賢大夫勒銘之具。謹辭。

鎔　栫庵 林霽 嘉善人 訪村別墅

與友

追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但爲人具佳釀。不爲人嚴觴政。

李流芳　長蘅 嘉定人 檀園稿

與夏彝甫

爲兄作此册。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寄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眞者少。聊借千載上諸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爲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

高兆　雲客 侯官人 遺安堂

與周減齋先生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魏劭。自驚邸舍。左右先生。已無顏色上對古人。而徙于射烏樓下。仰覩海月孤懸。哀笳夜起。與三十萬家墮當年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舊恩縈念。詩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寃風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衣。以待陽春。千萬千萬。

與紀伯紫

事別以來。苦傾幾令元髮白。悔當日風雨中。不審細珍重。復以談笑擲分陰也。過南滿。過旅堂。知皆有書。迄今僅見寄沙驛一札。那能不令人起河山之慨。此時計大兄在與冷堂。觀菊事。當不寂寞。但石頭父兄子弟。日過從案觀。南海文犀瑇貝。不知大兄何以示之。饋餉無著狀。惟八月十一日。接櫟園先生及旅堂

孟夏書爲最吉祥事。歡地人民益無聊。弟殘多妹小妹。齋春卜葬兩觴後。將去故鄉矣。安疏夜雨之約。幸早爲計。大兄頃復有遊地否。何日至旅堂。幸委瑣示之。弟常作詩。竟不能成送大兄詩。正如三年不能作詩候旅堂也。交情至與處。盡屬入文字不易。然終當作之。

張庶徵　墨江 寧人

與程端伯先生

十年以來。頹放山谷。雖河內名碩。觴里達尊如先生。而未獲時數教益。疎懶之罪。蹤積嵎阮矣。卑翁寓齋。一奉笑語。而久闕焉。久之先生翔步雲漢。而弟匿影空山。雲泥既殊。鱗翼久絕。其爲繫戀。帑竹莫中。邇來落魄無似。托鉢東牟。故人挽留。擾止而止。從闕來聲聞。見白雲紫館。外師造化。內闢心源。非獨時流所未夢見。較前身黃鶴。未知執勝也。所作臥遊畫。當不下數十局。千古大觀。長安紙貴。拱璧顚駮。未之能先。弟雖棲心物外。諸念斷絕。而懷想輸墨。不啻饑渴。望以一二紙見寄。非敢言必盡手追。領略萬一。但得焚香靜對。背覓青玉。身入鏡中。千顧足矣。若更出新篇數十首。申恭疾掃。以惠故人。熟讀詳玩。如共晨夕。則雖蜀黍牧。邢尹並集。未知餘生有此厚福否耳。草野倨悔。幸不爲罪。

答劉元夫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事。一被夢頭。百緣放下。貧賤患難。無人不得。方信寃親平等。皆是導師也。閒中無復妄念。惟山水朋友。猶滯胸臆耳。

與黨檝

辱與社兄同聲共氣。性命關切。景仰高山。藏之肺腑。得如晝手札。知先生節獲受教于太翁先生。世講之誼。更益親摯。頃欲一瞻芝眉。慰其饑渴。而閉置新婦。出入不得自主。蒙値冗劇。不可以踏古嶽偉人。當面蹉過。懟恨無極。弟經年頹放。自同土木。掛腳籬頭。忍饑待盡。而以索處寡居。鬱鬱無話。因思放眼山水。豁其孤懷。隨風飄蕩。聊復爾爾。人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耳。然蹤蹤之蹤。寄人籬落。昔懟下惠。今愧孫登。得無爲大君子所鄙夷耶。形迹阻隔。悃款莫通。輒錄數詩。上塵洞鑒。亦可諒其區區也。

與劉公勇

契闊崩襟。有懷如擣。憫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萍蹤流浪。失此良覿。抱歉何言。道兄六翮既振。雙珠在掌。人世令福。固已占盡。亡友弱女。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詫爲希有。而大豪傑視同毫末耳。然足令餘子愧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偶以台宕入夢。擔簦南游。不謂荆棘彌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化爲迷陽。一雙蠟履。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困頓歸來。貧與病俱。簞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無養志之子。老婦臥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事不日益。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爲人自爲兩窮。出世入世交病。前夜迴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迷耶。

上紫淀老

從驚濤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如膩。而耗筆如濡。端歙不能及也。恨坡公

末及知使簫磁浪得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答姚塞玉

支蓝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塞道人十指幻出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定不能爲寫照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米聽無生話。何如。

茅元儀（止生。歸安人。石民四十集。）

與紀竹遠

昨歲出門。自分決死。不謂又作一年淹。再得握手。此骨終付無定河邊。不能在世間。作醉生夢死人。風雅不磨。付之千秋耳。以足下之才。寥落如此。此武曌之所以歎也。幸自珍愛。以需其時。弗激弗頽。此道人死決語也。詩眞可稱新調。足下何所不宜。冀令我魂死矣。

胡介（旅堂。彥遠。錢塘人。河渚集。）

與康小范

菊茶峯敬素交澹泊。所能與有道共者。草木之味耳。

錢謙益（牧齋。常熟人。）

與冒辟疆

武林舟次。得接眉宇。乃知果爲天下士。不盡所聞。非獨淮海維揚一儁人也。救荒一事。推而行之。豈非今日之富鄭公乎。關中雖能物色。不免五雲過眼。天將老其材而大用之。幸努力自愛。衰遲病發。田光先生所謂駑馬先之之日也。然猶見騏驥。猶欲望影嘶風。知不滿高明一笑耳。雙成得脫塵網。仍是青鳥窗前物也。漁仲放手作古押衙。僕何敢貪天功。他時湯餅筵前。幸不以生客見拒。何如嘉賜種種。敢不拜命。花露海錯。錯列優曇閣中。焚香酌酒。亦歲晚一段清福也。

與誠齋

擲粥責己。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肯歷歷思維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與實不盡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蕩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不惟念我之厚。而好以暇整。書敗不亂。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止遣歸莞邨。與荊婦明燈夜談。循酌兒女。共一嘆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維誦。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梟橋錯簿。尚裹紅淚。須歸梓盤桓。再賡晉陽之什耳。三家村中。都無片楮。甘拾非報。未盡驪念。

金人瑞（字聖歎。一名彩。吳縣人。貫華堂集。）

答王道樹

松樹子便已知法種。訖今初離立如人也。誠得天假。第二十年無病無惱。開眉喫飯。再將胸前數十本殘書。一一批註明白。即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鱗歲月哉。

與家伯長文昌

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儒者則又以生平爛讀之萬卷。因而與之裁之成章。潤之成文者也。夫詩之有章有文也。此固儒者之所矜爲獨能也。若其原本。不過只是人人心頭舌尖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則固非儒者之所得矜爲獨能也。承云新作。便欲入許用晦之室矣。

楊嘉祚（素賓。泰和人。）

與蕭伯玉

珠固不宜走盤也。然宜走盤。出盤則有失珠之患矣。

張鬱（紹和。龍溪人。）

與黃俞言

壞冤雖大。苟無與意氣往來其間。便覺天地亦塵頑冥。而生機之不毀者。獨有鳥鳴嚶嚶一帶而已。

蕭士瑋（文公。泰和人。）

與兄

他人與人書。終日言而未嘗言。如弄珠鈴者。上不住空。下不墮地。中不著手。乃爲妙耳。兄書乃棒打石人頭。朴朴論實事。將勸而血指耳。

又

莊周有言。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衽席之上。飲食之間。不戒而疾其殺之入于畏塗。而恬弗怪也。雖美疢滋毒。然節慾忍嗜。猶可以免。惟文人才士。筆端吾嘴。殺機敲壓。招禍最毒。古人之訓曰。可以食。不可以言。又曰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兄留意焉。

李盤（小有。原名長科。興化人。）

與李仲休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豎脊梁。凡立身行己。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蝎終身。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回之天。憲之貧。儒之富。蹠之壽。置不問可也。

與唐宜之

殷棠川先生。輯古來循吏酷吏之報。題曰靈徵錄。先文定見而悅之。隆慶戊辰。與棠川同主禮闈。進士授外吏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戊辰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照耀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始。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端。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衽席。特在吾一舉手開。前人之用心如此。

與張爾唯

千里之儀。劍會萍逢。樓盧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秦。星分儭散。離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

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作娛，不勝離之淒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簫八上燕京，嘯歌奇而遭遇益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愁，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寞，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于燕者，其爲我序之。

張幼學（紹臣，泰州人，寓上游。）

與客

夫老死鄉曲，達士所鄙，顧遨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霜雨雪，來集無時，雖在天，崎嶇險阻，風波盜賊，雖在地，至于人情詭過，山館毒逾沙賊，其難有倍于天與地者，而吾人以一葉之輕，漂搖振蕩于中，不幾以父母之身，試于摧枯振落而無難者乎，浮雲落日，人生有涯，孟氏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說，蓋不可不三復云。

孫宏[illegible]（令宏，秀水人。[illegible]）

答沈錫君書

知錫已南返燕臺，待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祝髮像集句，想見錫翁丞大敵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正賴婦賢，德能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咏斯言，略評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荀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道韞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霸仲妻能令人淡，蘇季婦能令人愧，衛室人能令人悶，禍與咎可奈何，願錫且作有髮僧，繡文君鑄道韞，七寶莊嚴王樂諸媛，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耳，至於悠悠世人所難，閉門即山，自可少寡周旋。

答馮茂遠賀兒入學

弟衿尚青，兒復著此，正恐戀戀故人，何足云賀，第綵服般勤，誼不能辭，受題二幅，范文正公做秀才，便以天下爲任，向文簡公耐官職，豈爲此事自多，於迎日列之爲首，如佩長者誨言耳。

答沈德瑜

兄如我嗜酒乎，正自不得不嗜耳，羅囊腸有實，龍君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須兄念我。

答歸彥先

伯淳先生謂天壤下獨我孤零，非天壤下無人，人自窺孔中生活，耳目口鼻局蹐而不堪對耳。

示後人

比來王謝子弟，俛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富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擬淚，行復自及，曉人當如是耶。

周（容，蕺山，寧波人。）

與史立庵

根闑可出入，而戶則有樞，輪輻行遐邇，而車則有軸，性情者，詩與文之樞與軸也，車有軸而輪輻可夷可險，戶有樞而根闑可啓可閉，故人有性情而詩文雖于一致矣。

于奕正（司直，宛平人。）

與顧與治

令人寒腹短識，輒不自量造語，僕恥之，僕所披覽既遍，更得快遊，以歸閉門涵泳，而後出之，以爲有當乎。今雖間爲詩，吾胸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

艾（寧子，牧，江寧人。）

與王玉式

潦倒半生，落落寡過，自書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者，抱東籬之志，避北山之譏，春雨迷離，旬餘不出，偶誦淵明飲酒詩，洒然自得，如與深飲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高岑（蔚生，江寧人，康生弟。[illegible]）

與羅星子

聞足下遊武夷歸，僕妒多于羨，僕雖未至武夷，然二十年來，時有一武夷往來于或夢或醒間，足下遊武夷者，僕將爲遊遊武夷者，試問足下十萬峯中，某爲昆崙嫡胎，某爲五岳外史，某者奇矯若龍門，某者秀麗如眉山，某骨俠爲黃衫客，某形幻爲紅線姬，某者爲龍泉寶鍔，光欲可以燭斷，某者爲荊山良璞，精氣爛若白虹，或爲瑯嬛秘笈，或爲禹穴靈文，或者聱詰爲岣嶁碑，峨刻爲籀斯篆，或氣象高舉如璚臺，芳菲爛漫如繡谷，某孤子爲天龍一指，某怪誕爲古皇九頭，某如九曲夜光，玩者大貴巧思，某如八陣營壘，觀者嘆其奇材，某如鬼劍神鎗，龍飛神舞，倏爾乘槎天漢，爲張騫之支機石，某飄然屏風上行，如鄴侯之鎖子骨，足下幸一一詔僕，僕將爲遊遊武夷記，非必樂舌潘筆，合成奇觀，而遊者不必記，記者不必遊，僕欲爲從來作遊記者少開生面耳。

與吳遠度

足下移居近僕，共隱蒸梨，同畦翦韭，深款素心，但隔籬有人，遂使我豪舉頓失，經時躑躅。

孫枝蔚（豹人，關中人，溉堂集。）

與王貽上

承惠示山水閒諸作，初讀之目眩心駭，既則形神蕭散，便欲作天際真人想，先生眞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竊推廣此義，謂永嘉宣城山水，當永屬二謝，柳州山水，當永屬子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此如石淙水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使須永屬阮亭先生，當無異議者，然永嘉諸地，昔得數公，皆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爲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詠之地也，即平山亦久爲歐蘇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奴轢，爲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既生瑜又生亮，亦天地僨事矣，不謂先生忽開如許奇局，遂占盡風月，鷹揚虎視，能無古人，而所謂古人者，亦且拱手相讓，不止放出一頭地而已，異哉，擅盛樂事，良可賀也，亦可妒也，僕初歸，重以多累，不獲奉教左右，深足爲慨，然知先生亦殊苦應酬，不敢又間獨闢者，他日訪游歷所至，願對服相從，與漁樵數

人。聽其吹入山之曲。或不爲山人所拒。則至願也。永叔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則孫山人又安可少耶。知己之喻。狂言可存。然安知聞者不採爲佳話。至于種種。不願多及也。

范 驤 文白 海寧人

與猊園

順陸而下。俔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番金令種畫心。便是此意。

汪念祖 遠止 休寧人入籍武林

與減齋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荊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荊關譏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胡 介 彥遠

與陳平遠札

一年三秋。空過便是一年。空過此一年。亦在我三萬六千日中消算。如何坐令空過。弟數日決意西歸。挺兒一放浪于山巔水涯中耳。定山欲挐舟奉訪。或共載而至。定山自佳。與之語。猶有高視遠眺之意也。

與孫元襄札

閑平立長往。知門下發增離索之感矣。我輩以朋友爲性命。是貧賤軀殼中之緊肉。離羣猶鳥獸也。并此奪卻。如魚失水。如鳥焚林。何以生活。大苦大苦。

復王鐵山師

昨在邗關。得重待色笑。接膝數言。于水見河。于山見岱矣。伏蒙垂教諄懇。非中有關切。豈能至是。然介辱門牆二十年矣。少更患難。長閱滄桑。江海橫流。確乎孤立。未嘗輕動于富貴也。況今三十過頭。十年學道。肯輕一擲。以負生平。恐辱遠志。故附及之。

與叩冰和尚書

懸冰三尺。從老人雪竇屏脈。瀆木瀆波中來。非鹿山老灰心冷面。未易擔荷。昨捧讀老人書。知付囑得人。開慰無量。恨滯水溺涸。未能即拜下風。然春草如烟。寒梅成雪。知同風未隔也。先布勝積。徐圖掛搭。

答龔總憲書

燈火橫塘。蒼茫分手。登車返棹。心結萬端。思後晤何時。相逢何地。真黯然也。嗟乎。介失路之心不能自明。而先生明之。介失路之計。不能自存。而先生存之。至難佩之解。載粲中閨。隱岐之言。洞出肺腑。人疑介孤耿之迹。于龍松獨深。孰知知己之誼。有令人不能去心者乎。南行之役。自省暫擬得藉手買山。束頭草木。結河渚數椽。以待知己。頻年倒行逆施之迹。庶幾得自見本末耳。嗟乎。以龍松之高韻。而久局要津。以河渚之孤蹤。而常傳岐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豈能鬱鬱久此乎。吳閶握手之言。介中心藏之矣。願與先生交勉之。駢儷。三吳門之兩玉樹。門下見之。定把臂入林者也。半千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時賢所

識也。過蕪城時。試留解袒。知其意遠耳。

復舟中翰祖命書

蕪城別路。猶在夢中。回首容輝。忽忽三歲。故交零落。河山黯然。觸緒傷懷。萬念灰冷。年來即詩文撰著。亦視同蜣丸。唯思草木叢頭。向泥猪石火中。了半生未了之願而已。恨買山之計未成。猶未免隨俗俯仰。浪擲光陰。爲可痛惜耳。耕塢年齒已大。子瞻所云。不宜復作少年調度也。亦宜少留意此事。以酬夙昔。何如何如。昨晤宣城梅淵老。知有道將還故里。又聞新有西河之痛。衰年遭此。何以堪此。爲悵怏累日。唯有達懷善遣。須知彩雲易散。泡影難真。自顧亦然。何況枝葉。不宜纏綿。徒增太和之戾也。別徐其人雖喜追逐我輩。以爲名高。然胸無至情。而眼孔如豆。那能作得度外事來。還宜自惜頭面。奉報草草。

與龔半千論詩書

僕自延徽堂下。見柴丈人畫卷。胸中已浩浩落落。願見其人。願與其人爲友矣。遲之五六年。瞻叟渡江來。備道柴丈人好我之雅。客歲過蕪城。入門握手。壓若平生。覺爾時形神內外。各無留滯。始歎昔人所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于柴丈人見之矣。承選定海內名家詩。而遣索旅堂藏稿。今已再三。僕沈吟逕久。非敢爲知我者惜此敝帚也。區區之意。竊見數十年來之言詩者。同異相軋。去之愈遠。宗歸譚者破碎。宗七子者囫圇。有衣冠而無運動。爭體面而乏神明。僕之爲詩。似別有本末。似且宜堆壁覆瓿。俟後世之或知我耳。且每感昔賢身既隱矣。焉用文爲之義。平生偶有所作。未嘗出以示人。又念人之著作。老而多悔。僕行年四十矣。以自觀二十年前之作。已心憎而面赤。讀不能下矣。觀十年之作。滿志者十不過二三。不安于心者十猶四五矣。即今年而讀上年之作。秋冬而觀春夏之作。滿志者終不如不安于心者之多也。繇此以推。天倖假之以年。倖而得從師友學問。更十年更二十年。以觀今日之滿志者。安知不又爲異日之不安于心者與。且或心憎面赤而讀不能下也。語云良工不示人以璞。則不獨自匿其文者之當慎。即自愛其文者之當慎也。茲承有道面命至再。昨瞻叟促之至再。今牧公坐待鈔稿。至留湖寺三閱月矣。僕重違故人之意。只得鈔舊稿十之六七奉正。幸柴丈痛加繩削。以收朋友相成之益。此弟之悔書也。幸毋即附諸君子剞劂。布之海內。以重弟之心憎面赤。幸甚。

招減齋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歡明日已訂林鐵崖與一二同學。追隨先生。作竟夕盤礴。道駕幸早過荒齋。并攜臥具來。瓦盆木榻。貧家風味。亦不妨親嘗之耳。

復龔中丞定山書

介自江右還。聞閣下有執桐之感。感平生見褒之重。正擬涉江。泥首太夫人座書。并與閣下握手寫心。一申契闊。樸翁至。知復殷懃留陳。惜不得淹迹京華。嗟乎。衆人以異數爲榮。我知先生兩讀傷懷矣。介與定山去遠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嘗愾一開著求一退步。且先生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陵谷。升沈平滄。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疑無不盡矣。以今

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會使唐人不待晉杖終。搖鞭背花去之句。爲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錄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錄業文人自了也。此是圖著之第一著。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閒著耳。留意留意。

留客魏叟

今日與耕塢坐柴丈人桐陰下。竟日。耕塢爲予書胡萬贈答詩。柴丈人爲跋隔西倡和册。予爲二子題小照。又成七言詩一首。于時風物高閒。茶清酒冽。吾不知歸高蹈厚中。何從有此一日天地也。假魏叟河西舊輦。不得同此浩蕩耳。旅道人將歸河渚矣。更來當出此示之。

與櫟園司農

江路容簿。柳條黃碧。與先生忽忽別經春矣。記垂死楊前。握手慰問。倉遽爲別。至今耿耿。時從鐵老處。詢知眠食無損。懷抱有加。深慰懷仰。介病起登傷身世。遂專意卜居賣藥之計。以放韻家累。不圖一枝初借。懸壺未成。而逋負已及半千。迫歲周章。都無人理。鐵老每過相爲愁歎而已。今春追呼四集。只得跟蹌出門。傴僂無所適從。大似禪和子參竹篦子話。觸背俱非。語默不得。老鼠入牛角矣。自顧失笑。不堪爲先生道也。

堵廷棻 芬木 無錫人 九友齋集

與櫟園

書羅漢不在怪樣。正使眉目一如恆人。而道氣沈鷙。生人敬畏。心爲足尚耳。關跡貫休十六軸。亦曾見之。而心無所矜也。只覺其醜獰耳。

又

世之光采日生。人之性情不竭。尋常眞正詩料。古人何曾合縮將去。會心者自能隨地拈來。白雲烟水。萬里百年。觸遣得宜。何妨濟恩。今人勦襲動輒。若先生、詩人能剽襲其單言隻字否。

又

翠川說行逐雲閒者。亦皆卻顧。即爲公安山陰竟陵者可知矣。以隨習之流極。識作者之癥結。照眉之屬巳粗。學邯鄲之步不錄。昔人所以假于臨摹者。謂其毒甚于遁阿也。異色人難學。畢竟有遮掩不住處。逗人青眼。吾于先生集得其亭亭玉立。不染一塵處。

又

人有耳目關鬭處。有心思深入處。步步引入。節節移情。若塾師閱初開筆文字。觀其思緒所動。輒擊節而丹黃之。拓其微照與爲大觀。非但苦心。眞有妙用。此先生以蒲柳之姿。錫以芳蘭之譽也。雲司中聲若敲氷。爍然精炭。每當柏沈月黑。奇香繞臥時。輒拖此書哦好句。以潤澤其胸臆。知己會心之句。且當骨肉盤桓。無昏提命矣。

與吳冠五

老蓮畫梅。故作支離肥白。蟲常問之。答曰。須隔五六步看耳。蟲授以法。竟不習也。

與高蔚生

昔人賞畫今。非清玩不知。極細膩之畫閑人物。其中之牛甚多。正不如夕陰歷觀。玩此處牡丹。觸壁假魏短笛也。

與陳昌箕

陳士奇 弓父 平人 漳州海澄人

讀書眼欲點。如賈胡到處。輒止。心欲儉。如情貧人飯閒粒墜。必拾入口。

申涵光 鳧盟 永年人

與馬順公

瑪蹄長安斗室閒。出戶塵沙塕塿。左右市肆。雜列杭稻擾豕。鬱炎氣逼不得舒。遽歸塊坐。塵幔闃落如野僧。吏無聲歔。一二老僕羸臥不起。幾於自執棓盥。秋霖綿瀝。胸中懷抱可知。讀參龕詩而喟然也。如激湍如蒼崖。如曉星隔粒。如尊鼎斑紋。古人剝心剜腎。而參龕以餘力及之。則力有餘也。梁園之厄。沈淪蕭莽。流離困躓。了無生理。而俞山怒水。古樹幽禽。遇參龕俱不敢有遁情。有匿旨。哦詠飯然。魏背㸌㸌。則參龕之所得可知也。參龕教我矣。

金堡 道隱 錢塘人 徧行堂集

辛巳與同年生

□□□怨者欲得而甘心焉。則將與天下之人共□□□□□將相。將相非報怨之具也。然而爲將相□□□□□也。寡矣。則不俟吾十年淬劍矣。足下爲□官。而亦爲人所欲甘心。以吾論之。吾欲與足下條怨。則當列上治狀。俾足下久任。偏僂逢官。奔走過客。拮据錢穀。屈曲鞭樸。即足以死足下。足下即未死。亦復魂窮神喪。勝於鼎鑊刀鋸。今令之脫然釋重負拙也。驪麋鹿於長林豐草閒。麋鹿既幸矣。孔多之言。不勝其多。而無所損。乃足下猶有戒心何也。

黃端伯 元公 海岸 建昌新城人 瑤光閣遺集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箇箇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後相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前話。

尺牘新鈔卷之六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鉉，吉水人。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為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即應束裝以備北行。大業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觀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辦天下之事。不使潦草十年。向時業刻意如此。所恨易流之性。未能腳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贅也。亦不自解其眞切。翻為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貶眼戟眉。揚袂搖足。躁競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譁為正。以笑寓譏。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洗。乍細乍疏。其聲不一。深心人也。躁競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精通。惟險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溺視左右者。以譏刺為能。傳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密聽。思婦之歸行也。若往而與角勝。適為所借矣。

復諸紳為謝風老舉名宦

謝風老生平本末。敝鄉人士善奉之。桐鄉之士。則尤表表。揚誦韓揭。其仰厚道。墓木拱矣。而瞻懷不衰。自非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之多愆也。顧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過人。猶如戲場。優伶蜂發。嘲笑詬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生。得此為深。節事直似喫飯耳。但作令者如當家老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膺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磧苦。考成在即。錢糧舊道。為他人受過。何可。為他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須天下士作愁債之客。愁米之婦。大舶虛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眞是苦海中著箇。年父母大才為之。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駑下。所謂健子登山。愈上愈躓也。民生日蹙。覺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我。

復陸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蔓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灸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鍊魔之教。時時惟恐懈惰也。

復友人

聞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年兩滿。便是世法饒人放手極高處。若南家過為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熱。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獨長遊。得以搜羅山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造者。各據所見。無不堅確。總聽之耳。何繇鑒別。惟從其漏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為。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僞也。

復友人

二三臨限。殊為可恨。業已補數。勝於權宕矣。我輩猶能。豈敝腸綴餅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觸自破。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一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駒。讀諸刻如入華山。五嶽青藹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太古。又復媧生響賦。響之五嶽

壺蔵。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與毀。實心再塵。鞹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讀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擇掄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舞人欲殺僱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諭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顚覑。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敢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諭世情之幻。敢足掀髯一笑。敝郡前輩餘風不遠。冷眼自定。熱腸徒忙耳。

復支比部事環

子讀學元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肯談元學。而不能行也。願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敝屣。以台臺之空洞英明。自是絕塵仙品。聆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塵瀾大方。過蒙提撕。渦以袞言。不無慰頭加茅屋之殺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斁。仰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上報名章耳。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偏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安心於瀟中。盡本分事。然蠖封盤馬。廣其讀矣。

復支曰旦年兄

向夜愧不成讀。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盡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瀟魄沐壹。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尙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讀者。一朕失其智慧。昨實諸君子妙塵。豈但見獵。兼亦喚醒根因。撥我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棠曦之目。掩圖絕之光矣。

徐　芳 仲光。南城人。藏山初集二集。

與過偶菴

芳嘗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剝剝如欲出焉。歎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

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卽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欲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生數公之時。得廁名其筆墨。遂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卽有之。未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諭。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欲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福數公而顏之。與之爲肩背。而其人則又歎公所老易及。則向所簡奇偉卓犖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肯慧不敢以私譽。老年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廁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議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無恐者。知必有在矣。不惴謭偏行實一帙。家乘一冊。冒陳淸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槪。俾得廁名筆塵之末。他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彝

失晤遂已再歲。曠闊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論難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眞畫守門戶。不肯相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盲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展轉于叩槃捫籥。況其精微渺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庸于參差詭祕。而人之詣力不能皆一。譬之俩琉璃者。靑入見靑。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讎。卽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牴牾。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詆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雒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之人亦至焉。其間闐隍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顯。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恥其與于燕。燕亦不得歧于粵也。何則。雒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雒邑遇之。聚塗之人。詰焉。此云是。彼或意爲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彼于雒固未至也。其所謂塵隍塗軌。邸第川郭。山川風土者。愧得之疑似髣髴之擄耳。烏能測其所以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子弟兄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論。猶自天下之人而言雒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強以所至者。餂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簡易法。欲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尋轍跡。而何有乎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釋迦之敎未入。吾事無擴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認吾性。而門戶是依。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蔓矣。爭之而當。而宣尼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左之蟹耶。不自至洛而日與人爭洛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見不同。而皆未能無

儒與釋之畛，孟供化之使至盧乎。

答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並得吾兄松下風爐之闕，甚不能致也。宗教棒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認取。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有一印合之處。弟氣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恆縮首自匿。姑爲其所可爲而已。吾所詣之未至，而徒仰棒喝于人，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者，顏曾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況其他乎。凡弟之淺巡退抑，不敢輕持而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邊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村之一默可矣。曰使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達，縱令斷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尚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白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咨嗟悼惜，或爲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於樵農賤隸，亦無不咨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凝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爲之咨嗟悼嘆，萬口如一者，復有幾。季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于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爲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槁土耳。妄兒所稱福且壽者哉。季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穀安鼎梓侯

子黎何辜，斬艾未厭。日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閭里，會通大都，既以爐冷煙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舍一片地，山之窔奧，澤之陂隁，溪巖之邃複，虎狼蛇虺魍魎之餘，七可偃脊而伏，與夫殘膏剩馥之細碎，刀兀所未到，到而未壓者，則禍釁必發于其間。聚族而殘之，驅其面而呼之射，若天于此有重獄焉。陰爲周內播弄，必脊取而肆之，斯快者。苦求其所以辟之罪而不得，而以爲天之嗜殺爲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耆。乃獨肆然無忌，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植悄悵怯，猶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視虐者之蹴蹋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溺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即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敝鄉干戈荼毒，自辰徂今，畜酉戌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固無顧耳。貴縣西北近隘，于禍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竟近狀，屢欲遣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台，覺向來把臂，眞大快事，悠悠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鄒陸襄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奇，生平常有楞嚴枯寂之具，尾遂爲祟，則于吾兄宜不多稜，而是鬼子人深苛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而亦妬之，則視吕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舍任蠻非夢即暗，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昔姜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爲事，夫蜂豕何佳，而顧業此。蓬人奇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尚得竊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矣。未可知如或法晚生公，抑又無擇也。衷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一。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柴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濁路廡下，其齋條屈辱，又不知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傭，勞不至舂杵，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著烟，而物不仇，以美器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之人于所交遊，大抵迂多可少，姑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可不反而求之也。往陳眉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韙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責小尉之委蛇，奢悔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董孃

此番楚毒備極，僵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瘁如故。舉體稍覺，起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欬逆，口中齒齡過半，一存百智，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錢負爲歉耳。因遂妄想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之不朽者，以自傳於後，此事又非卑菲之質所可幾倖，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丸日月，擲之促蝸枋榆耳。生平一汎長江，三歷西湖，而嘗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於烟雲閃忽中，接其半面而已，至於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於鞋屐之前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笭杖，與汗漫焉，亦固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宦於其地，其所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興會所至，汎濫討剔，發其奇祕，如永叔于滁，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筆墨所遺，尚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屋之奇甲天下，間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幕月如宦，如孩子，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當形諸夢寐，月以數計，閉日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足相奢卜，皆賓曉習，還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處無倫匹。此數技者，又皆方外所不禁，厭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馳騁盤薄，雖不能宿糧三月，長塗羃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詩而踐之，恣其搜討，期于滿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抉其隱賾，向來知與枯萎，柴落之不同，與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故知前乃一及之，日前蹤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竭，他時握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得與高人之緣否也。

答鄒日生

生平淚不輕墮。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三耳。當時旁觀嘲𠻳。以爲此潸然者從何處得。僕亦自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詹詹小言。尤愧荒俚失次。夫肝膈之與喉舌。其崩裹相去。已不啻數折矣。況腕指乎。況又移之毫墨之間乎。接手教感孝思之無窮。復自惻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戚墜志。此段心期。眞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即令先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即令先君生平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即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顯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爲半數。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甚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殺死者之藏而歷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適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略于葬。甚者先世遺骸纍纍。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營尺寸之土。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即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淺臧之患。其爲疚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積惰。昧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寘於禮而不爲俗所惑者矣。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倘不可以無言。伏惟炤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爲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朝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爲妬。與春爲仇。與嘲人遷客爲惡緣。與竹杖笑囊爲敵國。古來篇詠。悼恨不一。我輩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與率同人膚愬上帝。永遺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十。豈不快事。

答傅涵濱

每爲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覺色起神王。如纖履兒同南陽耕夫。展圖指畫時。不復知身在葦廬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涵濱。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涵濱則催花驚燕也。

答蕭明彝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爲尊君股切之至意。弟於此亦幾大聲疾呼之。盧呼愈急。而應愈緩。即固不可如何。而弟於此猶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駿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捄之也。駿子曰不難。鼓刀而出。衢有臥者。曳其足而刲之。臥者驚號殺人。而駿子愧其口曰。忍之。割股捄親。殊美事。衢之人噓之皆失聲。夫知捄親之爲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聽也。今弟饕實不能自有所割棄。而日以不情之事號之人。無乃與刲衢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噓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

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其勢不知痾者將復奚責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晤得之。亦以一晤失之。喜怏相尋。未有若是不兩者。沸來辟匿空山。僵臥再月。念丙溪一步地。薄分尙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衢之溫生於背。靈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昔人有書叔實而恥其美之不若者。使叔實截而已爲之尾。則之野。野人慨耕舍負。𨁝𨁝瞻盼各失所以行衢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攀慕者。塗爲闐而轂爲軹也。而是人乃遂驕語于人曰。吾行之傾人如此。其謬亦甚矣。所以然者。叔實先之也。而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實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即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實。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遜人。而其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實者。倘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蠢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於古文詞與章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貸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覼薄駢逐于世。豈啟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與其詣就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恥也。如吾平叔少游者。乃可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無能古文詞與詩者。率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諱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事焉。又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寬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竺庵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遍目中所遇。未嘗見全人也。即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至比于全人之數。松即亦自諱其馬首于瘵鶴之睫。然且不可得。況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奚乎布袋和尙。雪一篩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略爲炤家四望閑寥。較松爲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相臂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祕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尙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筑筑饕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痠痛。臠而剝肉。存大師尙曰等猶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瘵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　嵩五　竺庵禪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泳水中央。不知雙腳踏穿白雲翠靄幾千萬疊。

吳　宏　遠度、金陵人、家林喚。

與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爲裹水王尙實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子推.畜金錢.土皁而已.

邱象隨字季貞.山陽人.

與嘉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南望爲勞.門下游刃繁劇.逸華絕倫.天曹一席.延佇已久.咫尺雲霄之上耳.覩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第一人.比聞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聞彥老蹤跡不一至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閱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方經營一廛百畝.以爲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曾秋岳、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酌水行潦.止可餘饋.門下能分廉吏之俸錢.如鄒公之于安道者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咸頌盛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相成之美耳.此書幷末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驥.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與會所至.嘗不止爲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口記云.平生登覽.砂有窮日.自幸不爲俗吏所縛.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此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留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椀.左手把王子題名.舉眺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嗒然而已.

劉榮嗣字敬仲.號半舫.曲周人.有簡齋集.

與成先生氏啟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覦.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旣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眞可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元先生縱談.他日壬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覷而笑也.持局者.覷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于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恥哉.旭日旣日.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啟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羣擠不振而自落矣.竊與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書卻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種苦趣.以詩書作盤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卽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眞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同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禱則奢.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時千叉.劉唐詩十集.幷諸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驗詩歸.示人以不廣耳.濟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止復不少.珍重密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僕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睨讀領.片片爲報.擾來桃柱.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作郡內書.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鄒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僧爲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尙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遂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闡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輩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所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貽.弟無足數.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史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鎭

滿屋滿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宵震.豈中朝僕儒之宦.偃僂競惕.一醉無時.笑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縱泄人間.水增半尺.便驚飈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鱗.救饑口涎不到地.甫探頭蓬窗外.卽渾泥滿面.引襟拂袖.汚斑痕狼藉纍纍.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侯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覷河道.於臨總築處.從閘官丞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必得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陽發通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殭.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爲淸撫愁于書.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書得免于潁州之難.厭陽守被劾.且留候代.而賊至彼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報.

與裴俊山

弟治河無狀.竊身徒苦.方且並督南北.變馳人言日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人耽耽未已也.驟馬豸冠.甘作鷹犬.謾謂宰相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卻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惟不二.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傅道生

足下高賦嘗瀆.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

唐時別調清遠冷然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顧致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兩俱轉動鑿拔之權重矣服服謝謝

回龔任鴻

僕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學而得禍弟久已甘之讀盧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于爵祿輕所關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兀全之理乃今年兄行矣僕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勸曰調和曰盧公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濟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爲盧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膽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諸齡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願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于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于長矣

陳周政 子[illegible]鬱山人 [illegible]蒼存[illegible]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于李譚之門作彼重儓復何望哉齋中無學羅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篤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調嘆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少霞寫山玄卿文眞長吉本色安得不夭然集中幽異怪誕之語說鬼在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歷有根帷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即子瞻之詩亦未易窺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寫出三百篇芬葉蟲魚飽饜冰泮微意風雅正派正在于此而獨被不遠之誚眷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即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鷁法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東帶名場側身換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謹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養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與散聖六符先生曠情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攜手峩屑之巔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游片逢將伏唯叱存聊代驪鷁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靡則失之譏浪是晉唐而降皆衞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判花纔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遂至狼藉名曰風輪背人睹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即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

曰風義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婁幡南 [illegible]

與裴編武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于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海日初出豁然清曉盡洗死生場中般疊煩塵何必出死

李　雯 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迫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戚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墓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錄之既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既無竹帛之勳復虛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爲儻冠誤盡此雯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殯而不知匕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雯將爲碩果而偉南遂心彌擴雯也世趣愈惡跼蹐居一室之中四面環書皆苦至深之望懷不愜之心兩此微賤之驅乃嘆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濕發瘡股體踡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臥看屋梁側面對蓬篠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蟲致諸蛛蛑羣聚階上曳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羣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遣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悲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輪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與錫文偶有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即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委作蟬鵲與贊學爾成之苦不清邵夫蟬之爲蟲隱纖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刑將毋高倘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鍾士季見殺不足悲傷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鵲也擇肉而盡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喙必先碎螳是蟬可再生而螳爲必死此又可爲先發殺機之戒也莊生之世以今望之猶爲上古人事之變未極故但著見利忘害之旨以雯思之其義不止於此欲與足下共暢之因小敍中不可沓拖此意猶鬱故復緒論及之以爲談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唔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己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於弟又一密之也陳鬼斬屈本是無味但過故人此懷頗發又復不能自已余日解道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

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二十許然已歷覲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瓊之上老在棘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跕鳶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揶揄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即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誰爲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離僮僕相侮妻妾詬誶朋友疏踈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鳥雀爲上賓以旭日爲慈母窮乞兒若神仙覩雞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淩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衆抱兩國之命扼椅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後爲大漢棄婦使叟得此而後賤使已歷遊帝庭奚啻淩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違不以讒謗冥頑不靈忽然半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汙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屈、迴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傳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炤爛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何　讓弗　鳴皋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閒及江南貴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簸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屢捽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歷嬰勞飢而後厭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嚬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嚬而作憐乎

尺牘新鈔卷之七

萬時華　茂先　新建人　溉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渭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聖七字之城字律二王之疊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辦去昔人以朱吳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讀詩一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萹氣北地信陽雖起後之爲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爲開元大曆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者披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鑿牙聞雜淺俚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眞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書法書初帖乍脫向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蠡測辱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弟與龍侯數年仰止。向無由賓增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嘗父。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邗溝章水。覺陋話言。此纔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慘寧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願糕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覺瞳焗焗。照及寒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弟數簞何足與阿媼爭只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祗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纔以賣經倚廬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職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遽以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女不莊。

蘇　桓 逸樵 武子。新建人。

上馬昀思先生書

桓啓。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其抱道好學。及困苦悶鬱之情。輒泫然太息。謂才如韓公者。古今所聞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愴然。使居太學。月得餼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書二喪在淺土。即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踏公。公懸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既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悶鬱之情。過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願獨不過于時焉。然又不節俯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卽嘗厭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聞上所治制義。以讀閣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賞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稱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尙廉恥。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宰。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願常迫於饑寒。而又有竊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言於知己之前。敢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邇遐。忠亮著於朝庭。而又好士不倦。卽纔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蓟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惜其窮突。適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園偶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知。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既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篤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

買粟。遭讒罹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綠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既去。卉木叢榮。觴俳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喑噫屬轉。願以音響稍彼知遇。雖弟氣粗好罵。橫中蒼白易外。古稱達不爽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勗此日月四時之傷。環處其紛。吾所爲吾。當不爲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水甚佳。足下橫道纔書於蕭門茅殿之下。此已樂握他更何云羽便歌憤寧鬱。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舊。切緣邸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繩後靜。益以短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蘇氏。遽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窶蘭花今。常深思甚。桑子詩貴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歸率意所會。間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贅蜚喁喁而已。其於風雅騷選之原。瞢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貞徐諸子。心頗不以爲當。又不樂世人學長吉者。樂用長吉字句。以故嘯歌之餘。偶爲雕飲。瑣貴雕巧。無裨於道。既焉悔之。嘗往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樂性相適。與蘭李杜。愛其勁拔奇聳之致。出人意表。竊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贊。文章賦詩。皆不欲在淺唐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惜別。恩之凄然。每江上婭瞑。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歌中流。聖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護舟之語。不我欺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廣龍 會青。晉江人。家白門。著岳魚生子。會餘兄。

別蘇何蘇

覺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輒心都增我別愁爾。自念吾儕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獻帽寄。固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廬家也。行節也。悲皮毛乎。兒女也。故於臨行日。但蘇所作。以別性日臨風而吹。臥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龍。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數何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澥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纔兒可親。推篷凝睇。夙懷頓豁。致問眉公。此去蓋數里。

與廖傳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得人牙後。自命韋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憤陸機有云。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傷儀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雖子香烟初發。實幌乍張。歌舞正濃。賓廣方暢。赫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顧爾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舉纔幾徹賓朋不悅。履舄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聽自書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觀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李春圃草）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篆。北海発刀。自當妙絕古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兼。能具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是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爻。多則衍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釋大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爲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踞之饗。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爲達。故豬灑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爲不如倪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鼻之香。沁脾之茗。浣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奉愛之石。輸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閔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峯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時所謂半堤湖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波縹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拈出。使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之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於姑蘇。大人先之任圖子。謂姑蘇日下。一水可達。遂不攜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字相娛。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鐘大呂。俞旨乃王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垌。遊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傖哄然屬聲曰。只要千秋人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卻不照管。雖才逾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假孫子京。子京曰。柰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有明眼人覷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螃蟹有殼。者是食物一恨。某對擣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字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吐。故發之歌詠。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穢耳。豈有真賞哉。

與顧興治

某性懶著述。間有涉筆。脫即燔去。頗不留草居恆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剡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滿爲美女央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帕。是不亦愧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後始異今之紙墨木灾沿門覓乞者哉。

鄒　敬（世麗。嘉山人。小山草。）

與王白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累人。尼霍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耋。惟柱下長生。撿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撥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偶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如瞽星。口如懸河。省齋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猥戾於論庭。陟釐無害也。相愛之至。效其懷讀如此。

寄繆大寶茂才

大寶足下。天地既實。宇宙流光。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傲作吳語。數擊棒腹一笑。世上鑽穿都盡。每晤中損索白晝觀想。異崎嶔歷落可笑人也。

與田育玉

吾里中十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緇持穗子。修西方。其老人年耄。酒色衰憊。則鬻鼎器。弄黃冠。講嬰兒姹女。

養汞燒丹，市井下戶，炊牢蔬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謝祖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省新改步，而趨就平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倩之大道，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 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其出於性而全乎事耶。

張 象坤，溫州人。石龍鳴卓。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篇所加，燕頭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粗白 夢沙，臨漳人。留古書巢。

與間社

余覽漢公師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歲追七子之風流，弔西陵之歌舞，蓮流兩岸，激浪橫舟，漁唱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急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之篇，與不篇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紬，終復梟祖長沙，未爲稱是，而雲間之遺，霧山之書，其安所適歸乎。

譚 向道生，晉山武陵人。

與櫟園

逸品之書，筆似近而遠，意甚。筆似無而有，意甚。嫩處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爲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書，敬爲小册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謀效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寄王尊膺

燕市辭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梆色，情媮復起，僅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又

隆愚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隆生平只能守孤尙，閉門僵坐，闢門獨行，不特當路少所干謁，凡其得意邁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旬日，魂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而物色之，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瑞函，字字肝歸，區區首稽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其衣食之不足，膓腸至再，推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

代山斗，三及宰相之門，而不得報，子厚之於柳補闕，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然則隆之得遇於師臺，其古道乎，其古道乎，典型在邇，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下，門親之戚，可無精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時，遂以當晚方，信大道術人，造化在手，字書尤新，各損佳贈，草茅下士，當其憒之所鍾，輒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陵啼哭，以索梨栗，爲之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萬介鑑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信史春秋尙矣，扶風之作，巳亞龍門，陳壽□□□□□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違諸文移，取嗤朝報，況今日哉，今日之不能爲馬班，世代限之也，況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僅之言，而旬日之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圖郡許爲信史，豈隆之能哉，伏當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提筆之際，一一遵行，縱自當矢公矢愼，以成盛典，至於染圖授觴，暁闕留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幷乞台臺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淸談，良有以也，首稽小吏，野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歸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蹈揄地，頭與足俱，隆縱抗聲隆列，於直指之前，不復知有忌諱，則台臺之優容下士，倘才無巳之盛心也，嚴霜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賦，人傳奉法，上爲兩家籌蠹狐之器，下爲高涼闢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事有旣哉。

范文光 仲闇，內江人。

刺李鐘合鍾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想，在冥杳間，要將山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伯敬好哉，而筆下不脩，緣胸中不厚耳，內傳則外寬，遂有纖鬼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縮皆無浮理矣。

又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爲，竟陵盡有不必深、強欲深，原不深、強鬮爲深之病。

陸 陸□□，仁和縣人。

爲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爲名比翼，曾棲連理之枝，循號合歡，更繫同心之結，瓜葛連於井上，萍藻寄於水中，莫不松柏爲期，絲蘿永托，況夫系由名胄，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齊姜，蔓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於千年，侍圖史於百歲，而于遇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孥道，會遊實婺之山，乙酉年，有婺州之行。王粲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還

匪登三。數丁陽九。鄉瓌與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衆。北望湖濱。青黨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峩前。花曾濺淚。衡山侯之輕裘。香且從風。納以江南阻絕。尙爾開府之轅。薊北初平。白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之選。（漢時司經李篤）白馬山前。征軺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異秦嘉之給使。日玩帝城。豈許遇之求仙。心留金闕。至於今者。弘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東晉於郊外）門外七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壟出秋胡之金。敷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娟。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壽妾有室）鮮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濤上。何罪非李婉。如徙樂浪。況夫弱息猶在沖齡。初習方名。未嫺翰墨。雖情同趙至。時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邴原。不免過鄰之泣。此晉華司徒之嚴聲不聞。謝大傅之雍容尙遠。故鄰遷太學。猶欲斷機。客過新淦。未逢劉蕢。至於遠接異域。遙念鄉關。離門之飛烏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來。揭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粵嶺煙深。蠻鄉心蛾。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識。即遇鄰隆。亦有蜿閣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雜同荷鍤。豈如遷疥鶴之邦。返鶯花之國。李蘿薜女。仍近鴟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公。騎羊不怒。應幾張翰之志已全。尙平之願可畢。於是長辭市裏。老避淮東。椎髻布衣。願就霸陵之隱。伐樵採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廚難得。而居士之糧可售。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留南浦。棣栗白賚。客在湘東。馬蠶已散。一唱思鄉之吟。永絕故人之間。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邀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事殊今日。倘欲希僉發之貴。慕陶猗之貿。始賀羈駒。方歸桑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寨。塋圖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孰敎虎丘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魂棲春日。心傷黃嶺之花。金井秋風。淚落桐山之葉。（皆貴學地桐名山）燒琲瑁之簪。悲同寡鵠。墜鴛鴦之瓦。鶯等離鸞。雖窗外合歡。未能蠲忿。即庭中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還青塚之魂。黃鵠思歸。尙有烏孫之咏。豈女子有情。獨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亟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奈解纜匆匆。不得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書須寄。如無天。曠若無地。賴此以過殘夏也。留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天放，歙安人）

與龔半千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牀獨宿。爲休夏百日之繇。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尙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閒中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瓢子。載米茗鐺鼓之類。仍借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不敢數數過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諸九鼎（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汀淮興盡。遂逡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三日。已抵眞源先生官署十山之際。有軒子三間。僕得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吏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爲常。日或無事。登十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纍纍。霜雪不搖。隔垣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啅啅其間。樹隙即千佛巖。翠者掩映。拱如立屏。僕嘯而樂之。竟還忘其身之羈困也。偶得伯紫喜櫟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蟲叫露。夜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既重櫟園之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撚鬚一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猶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愧曾，汀州人，著托素齋集）

與曾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殫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屐如穿。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由今思昔。豈獨家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開心卒業。即就吾猶廿耳。今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騎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有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嘑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紈帛如沙土。乘醉臥道上。傲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衡不暇。誰復鵠之乎。然既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長唫。若僕者。眞可謂不識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君宣，姑蘇人，自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鬢。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鬢矣。引頸拂霄。恍猶睾袂。昂藹清露。尙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鏃。未來日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覩雲上。眞昇刻三秋已。昔人謂措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眞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叢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於豐上可歎也。

又

三衢橘柚之鄉。久客於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甌江壽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之書杳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弟爛骨賴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見知於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萬不能忍。與卑文移改教。而長而思逃。逃乃益數。幸同玉繩諸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

來吹蘭蕙香者。此耳。

又

讒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暴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燈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糟因屈曲己意。揣摩人意。埋首積壓疏之具。違心讒啜蟻之詞。凡度讎時。暗偷梨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尚困鱗袖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讓。亦做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孩藝蟲。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濮陽樂事。老其生年兒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勞。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爲火。此塞讒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雕鏤苦澀。燈昏據案。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彼以觸而受賤。憎惡不已。猶以敝朴。吾憐之。吾於憐之者。尤睠睠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爲文事屠頗爛。不甚唯凝。爲官事面皮爛。不受眉眼。爲鄉官事姓名爛。不入官銜。

唐時（宜之。烏程人。有取乘選集。）

答鍾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爲歡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據對之解頤。然主人得之也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違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忍吾才耳。庸何傷。比其怒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禁。惟極到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寧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親乎婢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其嚬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手用大力。渾身傷在兩手。況能分其孰爲左手。孰爲右手哉。然彼時霸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脈絡當自井然。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山之力。而脈絡患其不井。弟纔奪義出乎我鄉之類。拔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於井然之地。不無少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瘦。身心交怨。吾將換此枯瘦。仰訴於帝。易一副齗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幷致其鬚眉。天邊一鶴。蘆邊一雁。倩鸞鶴飛。罷爲龍繫。惟帝其尤。嗚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枯瘦。欲向天公換儂保換鶴換雁。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歎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番。筆文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斂衽。巧針細線。何足誇責。盍勸弟揣摩以逢時也。讒未幾而州平之刖。猶夫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即弟亦且有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諸家。何處堅。何處瑕。皆歷歷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驀然而亂。一攻而滅。其孰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此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當事者讀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亡呼吸之處。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孰從而揣之。猶渭厓爲主考。出入闈場中。好尚何如。渭厓曰。尚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未盡此中之科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厓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故事。一薦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幃中戲具。奉扮未了。須其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牀而無被。旅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臥其中。友儕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牀。則我今日有牀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牀乃知無帳之苦。無牀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況。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

入自不察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峨眉。昔人以爲譬此山者。無以加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與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遲疑者。禮義廉恥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騖者。酒色財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倒非時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知。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也。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乎。健人猶不能堪。況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千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亦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圈也。如生旦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閣。而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扐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聞兄與蕭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色力。行腳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生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藁。而先王爲淸藁。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

唐。而衰於唐何感乎。

與沈雨公

余縱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會祿山之時。秉燭彷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蓋亦幸而留詩詞一道。以寫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匯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愼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爲賦。輒著通元賦以自況。敏而不工。無乃爲長卿所笑。

鐘震陽百里。元洲。宣城人。偶居。次兼。

與某

何事不可爲。乃器是爲耶。兄云爲器者。需才與勢。竊以爲勢重才高者。必不爲器。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疑處之。烏乎勢。烏乎才耶。承台諭卽當盡法。

張貢孫鐘武。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慣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闢空撰對。雖卽席有餡何難。今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堆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實相非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貌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敍事不忌村。使氣不怕粗。只讓杜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卽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秉揉兩家之長。斯爲入室。于鱗當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粗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頗敲。宮商絕響。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宜。乘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龐范先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追事筆墨。後來之俊。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曾而氣索步蹇。摹晉魏而腐腴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于一出。毅然以大家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眞可謂救時之兵矣。雖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文事方盛時。卽吾鄉會城先正。尙存典型。猶在。而同郡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秦敦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毫。與會駿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明。至于一。獨遭世故。流離仳

雖。又徧廣陵五方雜處之地。賢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瓊巾之辭。于一或待以舉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塵。老成凋謝。卸存而存者。寶伏窮谷。音問罕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憂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眞可謂志苦而氣銳矣。

尺牘新鈔卷之八

丁雄飛 菡生。江寧人。有梅墅書。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愁緒。何日向虎邱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艷行時哉。林下之味。歡百儷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脂髓。當是玉皇飛瓊輩偶離上界。爲靑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發寶瑟聲。娃焙茗棚下。候我叔父濯櫚敲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艷地。自有一種清境。留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時。見鶯花感慨之句。知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摳

衣問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勒鏤譜。讀臥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音。嚅嚅囁語。祇可向香粲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當噤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松

煮冰燒炭。嚼臘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淸福畀人。斷不謂歲殘。逐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驀長千塔。坐徙南丈室。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雖淸遣。詩畫致之徒增煩結。惟瓶花蘭蕊。淡茗香醪。湘簟蘄枕。擁小姬淸言雅謔。是爲上策。弟近日書卷抛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龔士琿 伯玉。泰和人。有浮圖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衆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於儕享之。與時坐中書堂。四壩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琿居家一無所爲。然後世或以煙霞謂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然老

居家大都無所爲。惟鮑餐靑山。臥聽流泉而已。從此欲種秫釀酒。作祝鯢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折牙以息機。用蘇而復上何爲也。

與文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考早自關結。政恐萬實生成時。更吐華尊。如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復好之不已。竊年枉智。思擣摭蠹𦉪間。眞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祇陪徽州賈子呼盧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厮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即同失侯。古人剪爪拭㳂。猶且不暇。況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卸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與勞慮無益耳。孔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留同止。遂停三載。

家人奚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閔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荒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爲限耳。汪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爲遊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猶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留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剡缺之光。一瞬而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應亡僧偈曰。此僧卻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集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貪嗔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置。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寓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嘗劑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閔子將

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雛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興願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寂猶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論文章之事。文與可稜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鄴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智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羹綿酒。穢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而生不納。入此中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爲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興都盡。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乃爲己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眞實。善畜馬者。初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緊其銜勒。不容親水草。旬餘

浮膽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爲之困。作詩而多無音累氣。皆由浮膽未盡耳。

林增志（任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啓者。不使疾趨。其向上一着。躍躍在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國筵，更名二駿，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瑞孟叔）

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辭相之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下。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爲映。如寇平仲之于魏仲先。張德遠之於蘇雲卿。是已。近代宋稱池、徐文長、陳白崇、遺稿若非遇太宰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黻之。拾蠹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於天。嚴親見先生苑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學雖未至於大家。守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偏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扢賢聖者。有游弔仙佛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章。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値先生同居里閈。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士弗爛於光明。若已推而納諸涂炭。其扶持風雅。有如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剞劂之。借明公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賦留此一段佳話。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元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許可。幸令端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鐫編次。然後上塵臺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涓水、郭臥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畫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嘗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輿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涂伯昌（子明，南昌人，涂子一林本）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嚥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瀋。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切晉

偶有所作，反優就玩樂而忘疲，自獸爲諸生日久，傷心往學，鄉壼燒之，已求火炎，煙而葵埜宛轉，又疲不忍。昔人有終身韓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子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者此。

李如一（實之，江陰人。得月樓存錄。）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儆竊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經子云，當權者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倖自己行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倖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便天下，只要做得做耳。

又（時文與公孫濤。）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乎在。玉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逼粘纏行之處，今弟借西溪而致東，敢處僚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矣。

劉步瀛（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拿剁如優曇光焰，照徹大千，凡陪室冥坐，各與以一枝燈，喝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惕龍，嘉善人。幾亭全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腳定一我相，任憑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搶前道破，種種嘗方，又說得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嘗如懸殺律令，我自犯條，古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書。

與胡圖中

幸爲男子，貴而科團，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儀，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旃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講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於他人多文，弟嘗於請末聞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綁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譽衡，而反忍顧是以爲非乎，故信讒毀者，觀其譏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墓而已。

復錢仲馭

事者欲決不墮落，推在諸信，欲漸理入而玲現，推在能疑，善思則疑解，行則實信，則人品與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儕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羅隱戎也，勸略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能穎吟哦，鄙簡仕說，勸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諸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雖士位者諸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蘊菴諸老

弟分願一事，優遊數年，痛自推究，昔由矜復，倘存時或實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幾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豪相感召，若云胸讀蕩蕩，無復變觀，去乘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即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學，乃爲不知諸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己隔，苟便於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爲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諸毫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處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儀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觀人爲善，何敢陷人于惡。

諸培（鶴鳴，仁和人。鵝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豚之毒，幾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倨，僅屬飮死，方書宜蘆燕，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而爲飮，擊其腹，諸眷書然，大不可也，發齒取足下詩讀之，未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道，可以勃入疾痛哉，退之爲祭鱷之文，鱷隨徙去，儒者尊奬絕甚，號曰至誠，然腐貴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鱷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窺枕伯方，寶神與草，不若登賁輸懸，膏沐詩書，爲得療疾之規，伯身之旨也。

與諸純甫

讀艦比目，乘流而退，至海大魚，嶷峙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峯樹可登，縱飮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臥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曦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篋之直之曰命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健座客莫不歎悅謂化密之數也然闇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針木中尺寸晉中黃鍾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易貴焉

洪吉臣 諱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返魂香爲阿伽陀藥爲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爲醫王孫爲眞法乳生爲眞法供養爲眞光明幢普渡船此卽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　澂 字夫蕙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吳木而廣山石湖二老子皐伯鸞澹心諸同學不客跋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此玉有云撿一年中詩稿多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 九疇黃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爲重且難功至百姓爲輕且易宋晳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古聖賢設法教人如睟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人偶然朵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冤讎游魂之嗁呼其前而刀山劍林焰鑊湯鑊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治軍旅所應慈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夙習而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 相黃口口人

與李小有

鱳丸冉冉駕鹿忙忙方爲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擾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鮮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盲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 寄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宏嘉諸子自宏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嚮之齊晉受封於西周輒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實玉弓矢頒自天朝因强霸之盛節也宏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嚮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於宏嘉而流衍之嚮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一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搴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綰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川噏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略似獻吉而實不從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扃趣幘下求謁東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人也夫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宏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牘觀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酇侯抗卑曹參之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廡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鑣 參留虎休人 文歸集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論文采之說援指水木纍纍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元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辭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然張衡尙摘史班之外浮傅元辨體後濮之浮煩事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眞以鱗羽之艱抑爲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風時興勝情鈴當不減嵇叔第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貿屋之耗嗟嗟何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本儹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織塵念未能斷絕姑且雞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庶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小篇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賴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但受千金之祝不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戚離寒暑每一望旌旄槃戟棧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禮數隔絕音徽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應

寸據矣。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橋斗敬謁賢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秋濤。南海人。南宮集。

東孫念先

青憤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竊之餘也。昨夕步爲君侯作天然研贊。竟而不遺一字。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噱。此研在他人爲上駟。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淩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塞足。門下尚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靜之言。會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臾。歸來歲月。殊覺須臾之難忘也。門下意義。入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不得而間之。從古未有不爲眞人而爲名臣者。此出投材於東魯。入決善於瑣闈。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闖子而外。親我友朋。如懷飲食。不親作京貴牘也。

余大成集生。江寧人。秋殘鈔。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歷如許風濤。竊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衆知識。而所事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舉此一日相見一回事。而相見法亦只如此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不妨興盡。或交臂默默。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竊直以念中之罵罵。易口上之諾諾可乎。俗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點。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事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甚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留打徒弟。故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鬮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

要做衙門神。任原去也。況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卻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卻專要做擬程。饒爾做得噱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眞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元。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伯吁。涇陽人。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歷年。平生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闖目。遂鈍錮空疏。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而爲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爲難。其在己之所難。而可得自勉者一。曰公。一曰明。一曰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狗愛憎。不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之後。相與論數。而傳聞又久。事失其眞。盡斷以一人之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其人非有德。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郡也。邪正是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補以韋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己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爲也。古者史臣奉教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間遇闕亡。下詔購求。輒難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公卿大夫之藏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間有存者。散在郡邑。欲以韋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求不傳。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略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類。必良則晨夜專聚講求。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豈不足爲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爲心之累不小。足下釋此而專道。如蹈湯火者。雖去炎熱。得休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成仲。湖州人。書巢初集。

與穆西疇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即藏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

以一日。可以百年。蓋笑則無先人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人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入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過各抒其己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子者。而一一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況其凡乎。一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一題。彼亦一題。將來與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矣。

與倪鴻寶

我與兄弟。以神相往者。凡十年。而乃一關問也。語不盡於楮墨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芥共逗。水乳爲緣。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殆不覺顙汗涔涔若雨也。里有放婦。齲齒而笑。蓬首而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册。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媕淺。率爾應酬。既非中宏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於深湛之後。隨意抹帚。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數倍子京。專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付留神遇啓匣。則深匿不出。周之曰。卿善閫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付留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翼而日暴見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効付留之智。而究竟自匿其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即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千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遍。頹然放矣。見于歸者而秣馬。誦箴娓娓無忘。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且惜。而有退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循齋

放廢之人。歸來況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書魚。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詢內鉅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鏻水乳其人者。而後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棄與爲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

曰。吾向者冠冠嬰嬰。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增　子能。吳縣人。九誥堂集。

與申勗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趨向王李。譬如爲衣妙七。一且而服高倚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借人每安十而還。夫唐人之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中室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翻然去人之廡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中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搘拄。逕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然。率而有之之爲得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使於馳驟。於是人皆畏杜之難進。而喜白之易與。白長慶來。樂天桃李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如順風揭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余何命之假白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聱牙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麼麼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麼麼罪過不小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芳　字人台。容齋。家江寧。

與黃俞邰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勒爲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訂訛。俾端臨夾漈長容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也。非俞老其孰能之。蒔生向未發於。聞已通夢。心太小危之九十八極。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直日姸月滿。歸梅萼微。則又抽玉匱之隱。嚼瀣金壺之奧。蹟淵乎妙哉。可能以一二見語俗士耶。伯璣亦察館隼與假思先伯下風流。東南如此兩姿。何向來留未之遇也。

又

心太小主人。不意遽殁。異書求易得。名士專難延。此弟近日懸固毫句也。吞聲湍寄。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寧敝不前。臥病荒寺。每憶石交。滿盲妙旨。洗滌聲利之想。至元亭遺違。潛齋永日。此真叔度名裔。豈復醼灘塵霸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磽瘠。疲黎褊邑。短袖難旋。聊游蟻自娛。鯖肝博譽。豈復

何味。事如登江皐之故第。剪燭譬書。分霽聯韻。爲石三台之貴。當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赫然。久而愈烈。果噂榮而噂賤也。錢牧翁舊朝遺老。賴有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尚存。事無補編。如石齋、念臺、愚公、伯玉、穆如、文寺、流可爲谷音乎。初學兩集。聞已刻傳矣。望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徼僻邑。飲食樂餌了無可懸。厕見聞之廣。引領著遠。有如樂渴。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灑我歊蒸。何移情至是也。讀自壽除夕陽詩。溫雅魔密。不忍釋手。詩品在夾山、飯中、伯原、谷晉間。俞老方兆。齡進步已如此。蓋天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道。爲花鬘所縛。墜入魔波。句得執友如何大心、王濬室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盧陵二家。廿年中摩挱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劍南、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冥兀處正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噌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發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尚可與言。其餘涉筆聯紀歲時。若宜江集。陳坌宋淨。靦顏向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拟。以唐人風神韻格所在。真我師也。常目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隆於此老者矣。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即起承轉合之法。亦即嚮中卷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闡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壬李一派蹈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邯學究。坌氣磊磈。塗膚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於藝苑。爲人大概想幾老必稔知之。其人評點諸說家。大有快辯。而傳以輝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尚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猛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事羈懼有餘。飭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尺牘新鈔卷之九

雙鼎李　李升之、廬合肥人。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茈布颿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荊棘。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聊林壑澗愧之話。悔此小草。困倍飄蓬。惟時詠京雖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之句。以自傷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盧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聞。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衋王子安未是佳物耳。浮雲黃鵠。合并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地。而知己情深。覺桃花潭其淺矣。別後惆悵如有所失。此間家寂都不堪破愁。惟一讀夾足當寒山片石耳。寄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片懷抱更自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玉勒輕裘。時而冰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峯頭。搔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尚不能放舟。定候知己過話也。

又

大雅寥闊。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譌相。得聲氣誼。匪自今兹。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旨遠。含歎悽深。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之業。膺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辛。附特達之咏。與五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稿。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潘花間。不免爲大雅罪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桄榔一宿。竟是筆墨縱横光怪之所變現。舒亶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内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土嵌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麗。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槧。累汎索而難窮。博望鑿空。蔑蒟醬之作見。不是方斯汗漫。狀彼嶽嵲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覊詠長謠。當歌對酒。迷離嗚咽。日月如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間。濺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巢。再睹觚棱之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鑱劃蒼涼。寫離狀之

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轡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留沙磧。讀其篇章淒惋。良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臺。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原圃集。

與闞審今

邪倭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轡節。當迫爲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需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爲自己身家做官易。爲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二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人耶。默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爲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蟠菴

元亮索文擧壹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尚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諧。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鳴。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以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冥符。賞音不從外契。豈其商佗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雖體儷於醴泉。擬古新豐於縣下。莫不研丹索。切響浮沈。譬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瑞鄙摹做。直率胸臆。謂變荒儗。俱標擬爲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咸。强協采風奏雅之音。未準屑辭。謬稱擊壤濯纓之說。不亦過乎。蓄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得。苟寒情而撫辭。違志而擇物。合之則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 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即不能窮極理奥。決不可專篇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嘩聲以墮惡道。

王庠 王國。初名澤久。字賓國。河南蘭陽人。遺稿。

與薛諧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失之悃款。中州又方蠢蠢多故。聖天子願能聽其挂冠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爲灑掃。烹牛酒。案榻帷帳。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窮宅。繞以藩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留客之法未敢以爲盡也。弟庠此日尚未白。尊事結局。急想一晤。傾吐牢騷。而以將慎無逃。沉痾日彌。使安道之廬在日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

再與薛諧孟太守

庠頑鈍子立。天人同厭。不從湘流。即荷戈扞魑魅没世耳。昨有新頒。舍違乘驛場。暨鼠竊守藏應戍者。餘許輸鍰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嗟以之責貧羸狗彘行獲譴者。直尚厪甚。如庠二十日不投彊鍰之窮。指大災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嚮請臨寰人子以及。曰。畀余拱璧。蟬聯者適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胥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拙乎工求人之故者。宜朝夕叩其閽。拜於庭。爲丐爲烟。肯走市。弗屑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長執事曰。相閔耳。寡實有負也。適弗能余間。而酌以要我。將坐待命。復長執事。以爲不饑渴君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弗能爲粱肉立於門。而待顧頷者。進止心戰。搖搖焉。如脊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於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聞命。非不獲聞。則昔人所謂徵君之故矣。庠深嫌再三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

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示著書。忌憤世語。愛吁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懂弗克遂矣。柳子厚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斥逐思餘息。神志耗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矻矻自苦。就聞有嘯詠。不過觸凄風冷月。懷土自傷。夫魚鳥細者。尙喻卑峻淺深。巢堀乖閑。況斥危敗之魂。悻道曲木。明哲保身。願下羽鱗之意族哉。凡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詩。激絶忼慨。千古下讀其詞者。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賢有大屈於中。而痛哭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鵠翔。才杰罔容。或以兔死烏盡。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異世。非然者。涎妖則謗矣。如斥德不彪於里閭。智弗越於臧獲。濫竽一第。突蝗粱黍。無皋陶之才。而蒞其功。有胡建之罪。而竊其誷。幸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嵇子者哉。

復鍾甫里令君

伽羅蘇偸。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上之有妾媵者。況其下乎。嵇釋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妹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斥。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　繪　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　嵩陽集

答李給事同野書

殺漿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俎。去婦有遠才。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轡。弟如理箏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育。恐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腸。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卽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桑烟松雪。四時稱快。蓋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雖未償。而義無所斷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玷也。位雖未躋。而情無所蹈也。弟有語還謝。特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逸和粹。萬節解應。撫符連城。化行青澤。政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樂利。童子不狎。埜無乘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酒。喪其本業。且致酗德日富。鬭殺爲姦。使俗尙淫湎。科令弛濫。爲害殷矣。臺下留心悼風化之澆訛。憫農賈之失緖。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甿彼昏之惑。崇君子令德之懿。使啣糟啜醨者復醒。側冠臥甕者知悔。蓋至美之淸政也。以故百姓斂德。蔑非肅然。皆爭捲旆留。諸抵掃覆瓿。貨麴蘗。賤靑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壚無遺樽。巷乏行檯。不惟禳除酒禍。且令百姓省儉寡費。各思其職。勤織嗇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顒笑。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際恬淡。如登太皞。盧英之世。可謂退哉返淳矣。但于不肖鄙。則甚有不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既不能辨酃淥之淸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姚王瞻二斛之奇。徵詠若其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議酒也。

但年方強仕。自嗟邱壑。入係吳行無術。逃黃老而匪晚。故玩周易大壯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寓情東國。聽歌北里。或逐齊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之杖履。而情味酒鄕。將謂偸閒以學少。非敢恐醉而強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椀塵封。牙籌土蝕。錦箏金甕。幽於東序。柘矢哨壺。束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蹤於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屐齒於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蟲于蛛戶。使僕蹉對蘭菊而切故人之懷。持螯而發生事之嘆。因君侯之所宜勸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鑿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以除酒禁。使百姓修洗腆之用。舉德榮之祀。仍將罏停壺。列罇置瓿。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安。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穰穰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賭周京之壺笠。或聽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玆非太平之盛事耶。

侯方城　字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闖逆事已悉。西銘淸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咸離離之山苗。欝欝之松栢。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籓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枝刻爲孤立。以鉗勸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闖逆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刓方就圓。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卓然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鄕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善。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古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多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于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于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過從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免。歸于大雅。然而其流風終有存者。一吳興而述之。帆愛不能割。故今日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烟其石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而空之。畢日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自服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眞色始出。此惟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十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吳英。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淸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閶闔鳧旋。閶閤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于太原眞人之揚袂。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飮。斗落參迴。玉門愁月。秣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嘗其勝絕。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斂氣于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躋。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周文。如李步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觀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嫋裊于中流也。六朝運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羸。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驅遊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犄角照應。未必全無益。至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從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碎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發引大道。斡旋渦回處。稍涉艱澀。有文之旨。今在拔觸。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運役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驚驚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使須捽駁。歸于含蓄。若醬快口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人嬌。足下以爲何如。

與袁敬敘君西安人

寄吳賓賢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眞識奇。夫文者何也。如

織新錦。必不可帶爛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鹹敗醯。今日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爛繭。漏脆編。可組織哉。薄膩脂。堆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口羅鼓吹耶。而方侯鯖不乃爰。可以悟哉。且也。必無之理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陳曰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第奇自有中正之奇。有邪異之奇。今之職于正文體者。正欲去邪異之奇。歸之中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奇也。今人纔脫卸一傖音袍。使作老先生話。說中說正。老頭巾氣。大是甚嫌妻氣。且自己寒酸餒敗。鼎味要湯。而教人踏肉醯醢。野片爲食。使不能爲此觸心語。

答沈玄海

自昔挾伎倆篤門中。妄希長袖。乃令世之蠖事。使爾侃禮。大似黃楊遇閏年。出與退寸耳。左右非是疑人。而以疑事。愈長疑塚。寧自悶虛。僞猶可偶中。黨容以否遮臣。僕討聲曰于雯衣娘哝吻也。

寄鄭閣卿嶧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寬裘。而臨筆水部。刮毛龜背。何時成就。縱苞魚非有慧耳。卻能聽雷。蹇蝯無明眸。翻能看日。不肯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稱酱轉軸。穿不可方。則獨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遙望林間高臥。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鵪遊釣。幸分半晷之暇。指手尺以度我。

與姜神超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獺髓琥珀屑耳。

啓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靑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齠年認字以來。自于弱冠。矢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猶水凍。猶溯其行。狐聽冰堅。未敢其步。偶以暗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侍函丈。奧旨元言。開關啓鑰。踏翻千古窠臼。指點一孤舟航。此情此感。故任世情榮華外耳。

與永平程鼎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庥。萬頃琪瓊。人均滿腹。一株翠樾。衆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寓于郡人士耳中久矣。春風旣暖于盧龍。的盟不寒于鷗鷺。故桑梓之芽蘖。靡不思托紅錦簇氈。以濟餘煖。望藏蔭蔽芾。以蕩弛擴。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中牟慷慨。伏曾崚嶒。口不言錢。擧郁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涸涂邸。而苜大不貲。澀囊如故。大其庖下冰鮮。聲應嚶鳴之鋏。擲中鱺鰍。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渭潤。倍于西江。浮苜賴于甘湖。非藉沛澤。何以滋之。于其行也。祇附候忱。

答張參戎明初

翁丈腰不落之劍花。樂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霜凝鐵衣。人倚長城。國叨砥柱。聲名籍甚。豈而可知。昔與三齋。地方安靜。士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夜涸墨池。香銷蠹字。而翁丈颿車一時之奇。恨稱百代之鴻儒。見片玉卽云吉光。聽半響卽云韶濩。投壺飮酒。彈琴賦詩。卽今回思。猶如昨日。奠云過去。便是

銷生也．竭是別去．各在一天．長安倘逢相知重聚．不肯寂寥于郎署．翁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為歡．一去汴梁．又成闊絕．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闢東海．驛官咫尺．保障攀躋．躡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騈臻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書箑并小刻．奉似郢政．以翁丈愛琴．俚句新作琴語可資一噱也．使者為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春戀．未忍割離．款出門一步為難．望海上一錢如天涯也．蜃樓佳氣．徒勞夢魂．翩容努力．勉翩握手．

方應祥孟旋西安人．

柬李吏一

當今道德文章．共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跨躋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烏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暉暉晝夜．僅為詞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答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騰儲．跆藉轅上．里中兒求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子卿西安人．別集．

柬吳伯霖先生

小國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高自鼎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轆轆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卻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唾為風波．即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效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效．正患在不能大膽．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願求之人間閒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賊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賊．可自紀取也．

與本事于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贛．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于自得．則雖以鄙人之偏見．于以為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為濟事被上司煎逼．念為諸生時．喘書甚樂．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謐．曾大夠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肯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卻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為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為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變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尚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為世輩所揶揄也．

與兩學師

萬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眞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個身子逐一試過．現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為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眞是無處不經手腳．卻從來未嘗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祿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冀不朽．或海內有知己一二人．堪為異時話柄耳．兄以為何如．

于和說鶴洲泰州人．自選尺牘．

覆駱章鄭

老公祖有見于竈苦商困．此眞課額之本．而實弊竇之極也．蓋竈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

多拂逆。僕謹持之術愈工。而撟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得前。使煮讀者如其應出之額。支讀者如其應人之額。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咨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諄迂疎。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答道學辛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于道深矣。不佞竊敢妄爲。少爲刪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僞雜者溷之。而于醒世提傳世遠。亦立言者之寶應如是耳。

嚴首昇（字平子。華容人。瀨園文集）

答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僅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最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感。秋崖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稱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玉不動心。便是聖賢壽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轗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砭。因爲仁兄砭矣。

又

此叢小傳小敘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聾聾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措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耐。而顧輕薄前輩。淺屬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埋串與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乜人子何可愛哉。

答華潛王午

豈讀手書。縣寫旅次蕭條。如讀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瑤宮瑞殿。一旦而幕門土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燮廝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鄭便不妨時時徵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吾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願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裝人布袋耳。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笑。

與魏緘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席。眾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半散去。先生就辭與閑。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即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又腼面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翊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不顧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諸宮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其人談天下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傳築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覩曦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旣。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巻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顧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豨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頃乃挾持來京師。遣故人黎耳菴子路。見盧背櫝櫝。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兩書淺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鋏。何獨頭函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磊（字杓司。宣城人。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避著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簏中。僅有西家集。因重爲評騭。請先生質之。北地奇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格苦不高。新安工鍊。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竊棘。僅窺其句。乎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眞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躍田而奪牛乎。先生具眼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藝孰佳余曰制藝佳客問故余曰詩能窮人制藝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時戲語實切己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總叢何異可深思之

又

昔胡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懵亦無繇生成己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憫可嘆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貴實而近俗荊關以後貴雅而大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　懷澹心莆田人江寧籍

與周櫟園

風雨孤篷歸情如鶩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眞人之想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即返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艙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封般詩得大篇眞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當擧旋帆倘得方舟幷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答太初宗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君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黑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否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旣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麁也

劉　城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凡通候輒欲舉胸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倥傯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眞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即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乎論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于世事久在即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　世韶書紆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瞰鏁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寒煖皆足爲衰老之祟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至當完公逋也

沈　灝朗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山窗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擁書下帷憑兄弟愧無將悃方切偏僻草剩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人黯然不能讀也誦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號禪那矣湲湲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付生絹令潑墨興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

尺牘新鈔卷之十

顧若璞和知錢唐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督學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黃夫人臥月軒合集

示諸兒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遍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爲是勞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書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因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翼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未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燦兒于甲寅生煒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瘏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二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合析汝二子使各庀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二難孝養並以德稱第情不隔而事或暌豐儉之異尙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況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離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媳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滴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

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敝。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劬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矣。

與張夫人

家嫂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燦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于怨誹不亂矣。與燦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于屯事之壞也。且曰。邊屯則患傍擾。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闕上書。請淮南北開田墾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宿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稱曰。以民屯佐天子。蓋廣孝懿女。實始爲之。死且目瞑矣。其言雖夸。然銷兵宅師。灑灑成篇。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與弟

夫遠云逝。骨鏁魂銷。權殯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覥息人世。復有所謂緣情綺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敢不舉古丸熊畫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遠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藐諸而俟之成。余日惴惴。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漿組紃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覽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傅入。慨令篝燈坐讀。爲陳說吾所明。更相率咿唔。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瘁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洗心。旁及騷雅詞賦。游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鳥秋蟲。感時流響。率爾操觚。藏諸笥篋。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方古班左諸淑媛。取邯鄲學步之誚耶。

與仲嫂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推肯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諒可勿藥。嫂勸定清勝何似。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庚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其二

庶母遺詩。記向在阿母篋中。惜不及載之以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書亦亡。泫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于不切緊處。庶幾一遇。存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

其三

感念化者。欲爲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搦管垂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積感之。敢不誠于陳耶。

其四

六姊乃凶死以去。好不可爲。豈不信夫。生爲姊妹。聚首無多。歸與爲鄰。相見甚寡。豈非生人之慽耶。業成數言。私爲位哭之。昨見阿兄告文。更爲切至。死者有知。可無冥恨矣。

其五

三國志。繆嫂所點定。庚應窮其蘊解。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爲劉。

其六

亭雖不亢。水能塵白。假吾兄養當工文。地以人重矣。嫂況有來。庚當出城作主也。

其七

東郊清且閒。宜爲調身善地。可無阿兄註馬蹄秋水耶。

與兄無聲

詩自致窮。兄烏得窮。兄遊烏得不貧。貧而且病。有蘇然矣。遊稿妙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與夫子

不見古人久矣。大率爲諸女兒所敗。今大者獨依祖母。以避吾嚴。小者各發付諸乳。一室深山。清虛已極。不無文字之緣。當繕寫以正。

其二

城不如郊。郊不如山。徙之西林。誠善也。山靜日長。惟君自愛。

其三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于正。卽不得以奧鬱高深奇之也。

其四

林嫂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風之書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其五

供白衣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衆。始知依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陳鍾瑱（石丈，晉江人。雲華初集。）

答黃若木書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深爲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譏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不若未爲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藁。至戴紗帽時是謄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鍾瑱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答孫本芝公祖書

鍾瑱生具一種迂腸拗癖。嘗妄謂以爲自孟子後近二千載。心性天人之旨。無一人解者。眼見前後諸賢。多囫圇不了。又今人動排擊鄙元二門。其實非確有所指。第附聲沿響。大肆謾罵。嘗笑之以爲如聽訟然。

不詳稱兩辭，何繇審克，鍾瑛宵深坐空山，夜闌更闌，洞開曲室，嚴設三四座，奉孔孟于上，榛置老聃釋迦于側，小子鍾瑛騎郵其中，暢彼我之懷，通往來之叙，隨拈一義，周折平章，因以知余門之說長，而聯元之旨未始不可互參而共證也，凡此皆鍾瑛迂拗所在，以是絕去依傍，掉臂單行，如謝康樂山遊，持刀斧攢翳荒徑，鑿聲冲冲然，亦云艱哉，此意或二三知己可共明，未敢對外人道也。

遊英州觀音巖示弗人

英山突兀竦詭，僕最愛其入手處，譬之名家伸紙將畫，偶爾落墨點污紙上，遂以勢成之，幅圖完好，爲峯巒，爲草樹，爲人家，爲崑崙樓，或爲禽魚，爲雲氣往來，爲馬而飛空騁轡以遊，察其起止，有倫無理，不可以常法律也。

與錢林和尚

花之敷坼，魚鳥之哀樂，風日之爭讓，農漁之單偶，烟水之奔緩，陌上叱牛聲之生熟，觴著之行止，此皆文心所佐助者也，而僕今殼詣若何，慚愧慚愧。

與曾弗人

潁陽峽是造物迂腸拗筆所作者，峯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班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似生似斜，似脫似敧，斷一再思之，卻極完穩，欲爲杳補一二字，覺無下手，天地間適有此種怪物。

與友人

李卓老云，爛熟百篇時文，入場拳一體錄生謄寫，此是也，老生愁苦經營，一字必求其合，半句必極其穩，剡溪之過，轉入險狹，則立敗矣，是言也，驟聞之，惡其猥屑，然回念身在號舍中，螢火明滅，雙瞳凝睇，思索未到，晝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與友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息深深，沈涣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爲禮樂之原，夢寐卽以卜驗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下手要路。

與友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妖孽四字合說，眞頂門一鍼。

與同社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諸聲合吹，如轉圜于仞，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腐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決東海之波，屈洙華岱，寔寔乎其難哉，唐初諸公，坐視古今，斟酌情文，因其精腴，澤以雅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子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蹇齋于曹魏，不知其權輿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椎輪爲大輅之始。

層冰乃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斡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寒默也。

與張士鶚

僕性護醜，雖有所作，祕不示人，如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醜，勿圖我也，足下信手信心，一有譔說，任人抄釋，百里內外，朝脫藁而夕傳授也，若烽火之召然，僕之去足下，不啻倍蓰，而實其相及是使威施與賁獲鬬力，能不愛其絕臏哉。

王思任 字季重，號謔菴，山陰人。

與冒辟疆

向辱翰貺，因冗極熱極，不能應教，茲俱如命，勉爲之以呈，鏡殊玉滿前，自覺形穢，奈何，仁兄異才仙品，故是雞林中飛將，佇看橫絕海宇，不佞近日不解時文，亦不敢看時文，冒時文矣，每對時文，惟有口誦阿彌陀佛而已，仁兄得無同慨耶。

又

爲文難動手，而在海內祖孫父子，鴻鉅名卿，更益倦倦退矣，恭喜尊公，袞衣東借，節鉞匪遙，奉太翁太母于鈴閣，朝夕視膳，僅一衣帶黃河也，任到潯陽一日，卽往星渚，爲御史作籠片，既是老兵，復稱貧道，段干木之旗，播發武之鼓，日日籌糧，與悔氣、塵年、弋陽腔、服色、圍帽爲伍而已，使者到，正從廬山還，留之八日，始得完事以報命，文字覺不惡，但金箋壽詩，非任之所能，不得已而爲之者也。

簡徐元標

尊教摯誠感切，但所云下逐客之令，罪主家無赦，則有必不可謝、必不可絕之客，將奈之何，又云，不得已姑行之，客去卽翻案，弟中夜思之，猶覺未穩妥，于客甚恨，亦于百姓甚怨也，居官日短，做人日長，況弟不比台翁，起家牛醫戴笠下馬之盟，頗有其人，又弟情軟，不能作冷面，來則必見，見則必款，計其往來路費，察其特來經過，不妨以血誠告之，或請或不請，情禮必當盡之，但竭吾厚薄之力，如有方便事關說，亦委曲從之，過我心許，妨我官箴，則密求相諒，或亦不取其恨也，台翁以弟視弟，再求酌教，懇懇。

簡趙履吾

秦淮河故是一長溷堂，夫子廟前，更擠攘包酒，更嗅不得，不若往木末亭，吃高座寺餅，飲惠泉二升，一魚一肉，何等快活也。

簡米仲詔

越人嚼筍，閩人嚼蔗，漸老漸甜，不想奉崔魏諸公主何意見，就中少年新進甚多，今日銀艾，明日就想犀玉，遨呵過棋盤街，向書閣老，是箇孩子，雖道有大半世做去，早早回家，有何意趣，打選官圖，不上五六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甚麼，又做官如游山，一步一步上去，歷過艱難閃跌幾次，方知荊棘何以刺人，危險何以惕人，幽奇何以快人，轉折何以練人，漸漸登峯造極，方得受用，今一見山麓，就要飛至山頂，山頂之上，又往那走，此皆不明之故也，年兄終日太僕，決不轉動，譬之山腰，看人從高跌下者，暴痛絕命，可憐

可笑也。若弟又鮎魚上竹竿。可笑之甚矣。偶發名言。不是妬目也。我兩個老人家。終有意思在。

與許伯倫論文

蘇必車輪。韓必牛蹄。而後耳目之官。各極其用。曾以此看小題。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善來。此眞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顏。裝齊牛踏。頭巾之學。飽貨雖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縱橫。演數數帶。雖玄黃炎殺。紙動戈飛。吾無賞焉。

施閏章 字尚白宣城人有學餘堂集

與蔣虎臣

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刻腎。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鑱削元氣。其病在艱澀。若稱口渾論。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輪湊。而不能驚魂駭目。深入人肺腸。餒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澁下。

與劉侍御

蔡復一 字敬夫同安人有遯菴全集

僕獨木易風。危磯難水。始以焦弱受修竹之彈。旣而拭唾逢羿斅之怒。束身待黜。何能勉樹。如大雅所嘆期乎。雖然返璧。心承已重。

與黃石齋吉士

先生有言。官必有事。館閣人便當埋頭相業。不然。則爲忘其事。而虛國恩矣。書之於業。奕之譜。醫之方也。執譜與方。必無國工。然未聞國工之學。而去其方與譜者。姑以兵言。賭墅而費人也多矣。今士未嘗爲譜與方。姑妄言之。而妄聽之。驟以國賭。而寄人生死之命。可乎。語曰。習方三年。無可醫之病。醫病三年。無可用之方。此善喻也。

與楊衡鑑

別論云云。私所扼腕。語云流言。流之所行。周公亦謹避之而已。流必自止。日月宜朗。亦何假于風雷哉。

與畢東郊郎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爲我拈出。遂令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懃歎。

又

莊誦徽信錄。老伯母眞箕幗偉丈夫也。是開名世。以禎國家。豈偶然哉。台翁以第一等之人。兼三不朽之事。解紱則六載彩衣。貽芬則百年彤管。天人之際。得全全昌。卽授簡如雲。孰若白昭前者之大且永乎。弟以不敏。借研聿嘗執御。夢施焉最。然偉丈夫之母。必得丈夫之言。方無慙色。而弟也夸父之棄杖。且自揣蜂志矣。卽欲繫帨其辭。以賁槐扁。恐千母之山不受也。不獨刀筆羽檄。情田未耨。而負羊公鶴之嘲。有何徽音。可當三青鳥乎。謹拜而藏之。容兵車稍定。勉効一言。庶賴譖佛之虔。以懺撓棟之罪。

與孫玉暘楚撫

步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魂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鑿相攘乎。薪火相擢。而人材國事。俱受其敝。矜恤有心。覲獨伺調之私旣矣。台臺山立難搖。玉靡吏變。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恨是隔守而旋移。兩肩收而難下耳。無力變轄。忍言秋焉。

又

不肖觀近事。水火之勝。數年一復。其勝愈甚。則其復愈速。方勝之日。卽有不可居之勢。而使飽帆風者莫之察也。臣子何是言。而以剝落受之人材。以空虛受之國家。誰生厲階。忍負君父。天定勝人。台臺休復不遠。所望鎭鎭八風。海中萬鑿。相與偏之化。而消偏陂反側之爭。天下猶可爲也。敬因返軸。豫祇賜環。

與王崑璧中丞

不肖否噦嚬。入費箴。承積壞之餘。於疾爲療。身旣屑醫。而奇窮不能具藥物。以療治之。黔病未動。而醫先病。反以其病病黔。主人責其不效。逐醫宜矣。

與顧桐栢

南浦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闊。夢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珂鄭月。只尺天顏。而婁、候、未能。若或掣之。迺知冉近三神山。風輒引去。非虛語也。

與長沙府

叠拜瑤華。藏袖經年。字不滅也。嶧衡相望。遠莫致之。惟遙想紫芝。引領軫中一星。心隨鶴往耳。新化陳令治安。曾見所著貞言及古詩數首。類貞恬士。又聞武昌縣言其騎驢赴補。選步行投謁。買飯飪過午。則難未卜其有爲。而似有所不爲者也。故爲之緩頰。今聞寶慶道府議處。豈其縣政不可耶。抑宜古而不宜今也。其鄉紳陽生白公。福有書極頌其賢。子民或從厚道。而陽公祖淸介甚。又素不輕言者。門下有眞聞見。幸直示。庶得自省。而免失言失人之悔。

答劉學憲

承教大刻。爲黔畫者。眞是老農譚稼。粒粒皆苦。國醫處方。劑劑皆中。所恨牛緯無。奇藥物不全耳。實心做事之難。惟同病者。始知其痛。回風賦謝。未裕欲言。

鄭崑貞 十師龍溪人

與減齋

對簿只弟一人。絕無證驗。丹筆不知從何詰腳。獻我者亦甚難耳。獄戶日增。穢氣冤氣。互相薰染。略出紅痰。如圈牛火中。迫取其肉。其病之軀。安能獨存。冤對已到。神借惟有逗受。況塵劫凡夫哉。遊蜂逗紙窗。一時不能自由。姑作是觀。照鏡湯尚可避熱耳。

林章 初名俱福清人有之罘令

答黃序賓太守

乍脫縲絏。如鳳出籔。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紓十年之積憤。寄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蹐跼屏息。逐燕雀盤食籬藩之下。又以天地爲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彷彿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滅。六朝之脂粉盡消。江漢風流。不堪一噱。嗟夫。園囿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與李如眞書

某名教罪人。不可爲長者言。然長者有道之士也。事忘齋者爲御車時乎。

與何維璽將軍

絳侯得罪。袁盎怨其過。魏尙獲戾。馮唐愬其冤。僕無絳魏之名。足下有袁馮之誼矣。

與丙卿大來

魯朱家以一言出季布匹夫之名。遂重天下。僕非有季布之罪。二君何難爲一朱家。語云。善人在患。饑不及餐。僕固非善人。然足下能朝食乎。

答許將軍

維揚爲豪傑之都。然而僕數過之。懷中之刺敝焉。足下安所聞及窮愁耶。

與某

士之不幸。昔固有之。如僕不才。乃今所無。嗟夫。僕信不才。然實冤也。雖爲冒矣。得從寬罰。豈不感恩。然放鳥于籔。猶縛其翼。縱馬于塗。尙縶其足。上不可飛。下不可走。靜言思之。徒自悲已。凡羽翼蹄。不足爲惜。足下憐我。亦合我燒。

又

秋色易分。客踪難合。薄開北海。忝賞西風。

慰友

十載宦遊。未成題柱。百年伉儷。乃作歌盆。悲哉足下。何以堪此。

林　嵋　小眉，莆田人。

與張公亮

與先生相隔千里。孤衣無從。正如成連弟子。操舟入海。還顧林簇時也。人之情固有同牀連屋。而久不相移者。反自得於江山千里之外。譬如禮佛者。合掌持呪。終日拘營。自失者久。一旦離去。游行山谷間。朗懷豁開。反覺佛在我前。其爲閒適。豈徒形相接人而已哉。嵋於先生。潦倒思傷。幸而不爲鄰階蓆席。假館授餐人耳。其與開懷見佛。事有異哉。嵋年少且賤。無一可傳。未嘗學道而懷仙佛之心。未嘗出世而厭市井之俗。此自嵋家和靖處。世多僻生。來帶此種子。不自知其狂疾耳。

寄楊復師書

僻左之地。每訊動履。或云補官某處。或云謫官某處。或云未曾補官。尙在某處棲止。如是經年。不覺啞然

自哂矣。念此世界。亦是野馬奔塵。隨飄隨止。何足厝心。唯是生平知己。顚倒思傳。眠寢之際。尙覺有衷散衙。淸師弟執手。誰能禁不生情哉。今年讀書。雖未能窮盡古人。亦相涉其大意。若年過三十。所求不遇。便作一雙布袋。負生平所著。遍走天下。向長安酒壚上。尋我一二知己足矣。歸來仍守一園。只於破壁中掘土幾尺。埋其遺籍。令後來得此編簡殘缺。荒荒莫理。安知不爲曩代所貽哉。默默此意。誰與語者。每自思念。奄奄鄉里中。有持一杯酒。從座中亟稱曰。蕊子久矣。子眞好學者也。子眞能文者也。此何益之甚。而徑稱知己矣。況我師生生來具此夙契。來宦此地。揖我而超越於儔衆之中。退之之接何蕃。中郎之揖王粲。無以異也。山水相阻。婁萬相易。欲辦芒鞋竹杖。江右相尋。倘須俟之數年以後。耳聽之相晤有期。未應默默也。嵋性本蹇促。不與妻子爲緣。若得少營一山。置書千卷。蓬髮不洗。坐臥其中。蛩吟蛙唱。聲影相從。事復知有人世拘束事乎。奈天不可祝。壞牆漏屋。兒女相據。啼饑啼寒。聲出雜閒。以此相苦。非但幽心頹喪。剝喪無餘。即進取一念。亦且釋去七八。僅留二三矣。始嘆人世自有易卜之數。易稱之願。奈何戚戚徒爲虛羨乎。

與張公亮第二書

先生詩文。實爲海內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自當遠涉千里。求一面質。區區驅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不能買東郊數畝。引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己。誰見稱頌。恆恐年壽不終。詩文無傳。身沒之後。壙高三尺。纍然草土。將無下慚才鬼。上愧頑仙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告以相下者。伸方寸紙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嵋不幸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爲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艱深之辭。徒充篋笥而已。是以偃蹇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子。吐覇投心。然後晦賤至死而無悔焉。山鼻之鳥。雖無益於人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逐稀不救乎。嵋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之者。欲求一言以爲政也。

劉體仁　公㪺，潁川籍人。

與紀伯紫

驚蟬辭樹。前別殊草草。弟八月始返里。都門半歲。無一佳況。自厭塵俗。不堪具道也。北地有賀宜三者。家世爲老儒。宜三建函樓。藏書萬卷。昔曾爲之賦函樓詩。昨相見京師。已授爲丹陽尹矣。此君留心風雅。耳社翁名固久。酒酣耳熱。有恨不執鞭之慕。弟告之以托交最久。且言可致相晨夕。宜三大喜過望。起立跪拜。冠纓沾酒盃。弟不善飲。是日亦爲盡一斗。當此時而有一知贊吾輩者。如一聞佛名號。便爲第一希有。便是慧命不斷。弟亟許之。老社翁其有意乎。弟恐老社翁畫叉頭月有數斷。餘且貯筒中。豈肯復出門一步乎。然弟已妄許之。不敢不以是爲請。幸酌示之。

廖孔悅　傳生，江寧人。

與紀伯紫

上巳對名花、春候至日暮、不見好朋來、佳節竟虛度、

張　惣 僧持、江寧人、

寄周屺公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番提筆、欲作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卽見面、翻致久無書、如寫我臭矣、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親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淸、雖不能讀書、閒取一二册觀之、頗覺明了、惜乎不得如吾兄者、一爲晤語、叶其胸中所欲言、徒謾昨秋、舟中山中、風雨烟波、晨夕晦明中、各持一卷、互相披剝、兩月間快對、眞如大際、了不可多得也、八月後漸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淸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之望之、

與周櫟園

綠陰深處、艤舟載酒相待久矣、主人翁須亟來、借芰荷風、冷然醒之、否則一片淸涼、恐彼終付瞌睡中耳、

與友論歷下竟陵書

今之論詩者、始焉多尸祝竟陵、久之且糾且歷下、彼此互觀、正可相輔、而一人之身、前後每自相詆、甚有入室而操其戈者、中心大不可解、恐風人必不如是也、僕且不追究歷下竟陵得失之歸、而獨思今之爲詩者、仍之以竟陵、則不可矯之以歷下、又慮復蹈其似、何以服天下才士之心、無已、其必折衷於孔子乎、從古論詩、未有善於孔子者、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僕向所謂未有無所爲而作者、此也、詩苟不本于性情、苟無關于風教、不作焉可也、

龔　賢 半千、江寧人、

與胡元潤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眞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沉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覺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閫閾、而談五岳之奇、雖稱亦謗也、余何敢、

程正揆 端伯、孝感人、

與惲香山

繪事家多爲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與胡元潤

作畫不解筆墨、徒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兒女子裙襦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林嗣環 鐵崖、晉江人、

與紀伯紫

大詩彭搖千尺、聲撼半天、而一種之靜穆、可典可誦、爲經爲傳、盡掃叫囂浮弃之氣、方諸古人、難得比似也、恨紫老既不生溫陵、復又不肯貧閩天百世之師、僅握兩日之手、子春移我情、庶幾我心也、少選欲來閣上、可否爲詢閣主人相示、

與胡元潤

蕭疏數筆、必意思橫闊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樞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彙爲近日假雲林喝一棒也、

梁以樟 仲木、宛平人、

與紀伯紫

道燭早出、何時返寓、弟方自外歸、偶有斗酒、雨中無聊、窗外靑梅一株、梅子纍纍、正堪與道兄一論當世也、相去咫尺、幸着屐過我爲望、

胡　介 再見、

與紀伯紫

昨歲鹿車苕湖上、正弟倒顚憂患之中、神意惘惘、卻不知作何狀、後又餞騶渡江、促迫而去、倚檣回望、不勝悵結矣、想知己或同之也、別後南北異蹤、靜思疇昔、心迹皆馳、讀老杜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之句、聽叟旅堂、想不免實下三升淚矣、頻年奔走、聽叟歸隱之計、粗有成就否、近履何似、家室各無恙否、弟雅遊之裝、止應通累月終故人見招爲八閩之行、刀頭轆未、倒行逆施、會爲浪子偏憐客、想能知我困頓之狀也、

張二嚴 再見、

與姪瑤星

昨詩佳甚、喜其直吐胸臆、無纂組之煩、寓中得一刻淸閒、亦可印證事問、予去年八月、作厲筏傳一篇、送姪一覽、可爲我修飾一二、人生在世、一場傀儡、大限將到、光景無多、聊爲蛇足之語、以存雁過之音、姪也達、子教我乎何有、

與房大生

淳于髡、齊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襦薌澤之思乎、當今諸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傾倒齊人、令管晏斂手、不然、雞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傲之矣、一笑、

汪　偉 長源、江寧人、

與紀伯紫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情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倣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者似可刪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原擬齎入都門、途中戒嚴、慮有遺失、轉質上存之家廟、俟弟差歸日再作料理、不敢負當日相知之雅也、

翁德洪 繼若、蕭山人。

與丁大聲

詩至今日盛矣。士嚼昔束制科令惟謹。非已顯貴。無賦詩者。先進亦甚誡後生勿爲也。近時秉筆之士。力能進退古人及先進詩賦古文辭。若生殺權。其己所著作。則旅以爲相見禮。故士之欲走名譽者。類皆的的爲之。蛾眉宜長。蟬鬢宜薄。例尙使然。爲之者衆。雖欲無盛。不可得已。曩予與王叔盧在白下。凡燕會必賦詩。兩人者酒酣叱妓。叠引紙貫袖。相對疾落數十韻。擲筆顧盼。微侯在左。妖姬在右。詞客山擁。百樂停聲。意氣如也。還歸而不敢持示我大聲一篇。洎有所徵擬。與大聲羣進罷答。非咀抹百過。不敢呈出手。夫人不畏敵譁奮戟之三軍。而畏手搏者一夫。聞者鮮不以爲惑矣。予于白下何壯。于大聲何怯也。嗟乎。以天下之盛若此。以予親與白下之盛若此。豈眞無所別白愛惡于其間者哉。無所別白愛惡於其間者。其遇大聲也。當不若是怯。

王　鐸 覺斯、孟津人。

與棣園

洽公吾不知爲誰。其書仝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若屋德醇儒。敦龐渾凝。無忒無恍。燈下睇觀。覺小幅大出紫溪白嶽一段。忽移入尺幅間矣。

蓮池大師 袾宏、錢塘人、本沈姓。

答王弱生

來書云。世累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爲子而事親以孝。爲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日自一心舉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即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答鍾養淳

來論道念家緣兩戰未降。今但于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無強爲。即與道念無礙。不兩戰也。若于觀心契合。便即下手。必待俗緣了。則無時可了。

與嚴天池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辦道。終無日矣。忙裏取閒。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答孫無高

抱疾窮山。雖相念。無便通一音問。頃聞世緣已偶。甚慰。得書又知在世緣中。不忘信力。尤恆遠愧耳。蓋處世須是隨緣。不必斷盡世緣。然後爲道。但外順人情。中存智眼。久之自有所得。

與秦任甫

雖行亦不必煩勞。要緊在得自本心耳。然不可見恁麼說。便擬拱手現成。所謂攝念體究者。不可忽也。攝念體究。亦非二法。攝之不已。心將自明。正體究時。即是收攝。但肯信行。俱獲大益。

與聶坦如

讀書、當家、求子。皆人間正事。但要不爲所累。然三事非能累人。人自累耳。何也。讀書雖做舉業。至于得失。委之前緣。不生喜戚。則何累。當家雖營生計。而隨緣隨分。過得即休。無求富心。無好勝心。則何累。求子雖無後爲大。而不娶者乃爲不孝。帝王亦有無子而藩枝入承大統者。豈無娶妻之資乎。有無不以動心。則何累。又復當知此三事者。雖曰正事。亦實虛幻。如水中月。如夢中境。即于是中忙裏偷閒。時時省覺。回頭正念。一朝惑破。方始帖然矣。

與黃彰池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即大忤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卻病。而道從此入矣。

朱吾弼 書所、高安人。

示弟

一札寄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當如處子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愼之哉。

張　鼐 侗初、華亭人。

與姜箴勝門人

杜門不見一客者三月矣。留都散地。禮曹冷官。而乞身之人。其冷百倍。然生平讀書潔身。可對衾影。即鄉曲小兒。忌謗相加。無怪也。獨念國家所重者人才。君子所惜者名行。今設爲風波之世局。令小人得網爲羅阱而驅局外之人以納其中。縱不爲斯人名行惜。其如國家人才一路何。人才壞而國事壞。國事壞而士大夫身名爵位。與之俱壞。吁、可懼也。不佞歸矣。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酒可沽。西過霞澤。南過武林。湖山之間。賦詩談道。差堪自老。官居卿貳。年逾五十。而又黃門彈事。止云文章無用。恐濫金甌。不減一篇韓昌黎送楊少尹序。嘻可以歸矣。況又朝局以爲庸鄙。而天子以爲才望。即宗伯梟門一片石。他年邀惠憶史。不稱好結局哉。可以歸矣。諦觀年來士大夫風尙。愈趨愈下。纍纍惟異己是除。私人是引。楚人爲楚人出缺。秦人爲秦人營遷。不論官方。不談才品。目中豈復有君父。而堪以服天下。挽世運乎。足下、講臣也。朝夕對揚重瞳。須留一段光明于胸中。即不宜輕發。以逢時忌。而因事陳規。婉詞微諷。當有旋轉妙用。莫負此千載遭逢也。吾輩口不宜快。而心固不可不熱。二疏已上。速去爲幸。扁舟已買江上矣。

劉逵生

與余集生

世間極認眞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竊愚甚。每于場中見歌哭笑罵。打諢插科。便確認爲眞。眞

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眞古人也、又每自于頂冠束帶、粧模做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眞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爲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借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即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爲戲用、而自亦不覺爲眞戲子、悲夫、

王若之湘客山東登部人、

柬友

幼童使學歌優、使成棄物、異日上之止習其業、次則千姓奴、下則殘疾乞丐、壞人子弟、莫此爲甚、且譴謔跳踉、歌笑爭姸之態、日在家中、更自有極不便者、ゑ在褻狎、故極口相告、已之何如、

柬友

足下陡欲向學、志甚善也、荒廢之久、須如病者倒倉、盡去舊惡、乃可進以新美、

倪元璐再見、

與甥徐云吉

王融謂其甥孝緯、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盧失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與某

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也、

尺牘新鈔卷之十一

宋之楨字寓六安州人、著觀堂集、

柬劉肖華

老師橫被惡語、當事不白、繽得報時、頭髮上指、目眥盡裂、耆從古留積載石之賢、原無完美、何至遺無根之譏、設不必有之事、而中傷者此、乃中傷我師者、皆不得死所、仰面唾天、自汚其身、佛之說、信不欺矣、

答顧悅涵

晉安煩劇、知不足以辱妙解、而人情物態、稍稍不可以理論、委蛇嫌于尙通、鯁直嫌于任意、遷轉于不通不聽之間、又嫌于失主、大約一介自別、人風不搖、使是涉世家數、無端臧否、我止以木難消磨之耳、此不佞千慮一得、亦是備高明採拾否、

寄龔存方

足下觀物如朗鑑、而守口如瓶、防身如履冰、而愛人如冬日、同室勿昵爲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上之勿議及國家、次之勿語及臧否、不佞常與諸同寅一諧、謔皆爲後日誹謗之資、殊可寒也、

柬吳中陽年兄

初年丈有龍門之命、適不佞弟得賜休沐、既弟謁選春明、而年丈以艱歸矣、吳水鱸魚、嶧山之雁、弟與丈

其胞乳者何能堪此疎翅耶弟生不造一麾入閩妬忌僨集未識餘權先君之變又歲餘有破甑之嗟世路羊腸畢情荆棘弟從此與波濤絕矣弟常言爲理官者退遲則兩臺心嗤獨任則藩臬側目戈戟櫕于腹心寇敵伏于堂奧僕非才如干將而養若木雞守如處女而膽若淵龍則一分作用處便有一分阻撓此自年丈獨解何俟不佞煩聒第不佞重傷於虎者今日不覺談之色變矣

復李動雲

兩中曹事稀簡清議杳難即一燕飲一登涉亦有操月旦而弄譏評者干乞爲國家自玉

東路帶河

當今瑕瑜雜沓涇渭混淆百姓以爲鸞鳳而上曰鷹鸇兩臺觀曰循良而民稱盜賊其苦思蓋難言之矣年丈今不赴炎而就冷第吾儕顯晦工拙原有一段作用承上不妨縝密而與衆不妨寬和涖下不厭嚴肅而馴士不厭頻煩從來信步登天轟直截列台鼎者幾人不佞情關胞膜不自覺其言之娓娓也

東陳父母

台臺遇事風生如發機讞獄得情如觀火奮直指微有觀諳亦自有說凡起家縣令致身臺省者以并州爲庄田以故役爲線索每每遙制新令之肘腋而陰操其短長老父母槐棘之下堂皇之上兩造鞫理豈蠢操平此中必分曲直直者不任恩曲者善造謗彼得時則羆者聞一聲如以水投石聞一毀如太白入築室成書囊輕軸折無端媒孽遂令髮衡轟起于胥小之傳宜而毒中于詩托之怪牾也言之真堪扼腕

東王赤江

近見當路諸公以索瘢爲報復以追捕爲違章胞膜排擠奸良反覆惜在名則壞其平生惜在官則斬其株類人各有心道路唯目又何如不佞露幘披襟箕踞跌坐耳不聞畢譁目不親朝報手一鶴花數本偃仰棲遲者之自愉快也

復何六陽

張江陵太有權而政府之無權也自江陵始保立亭初爲冢宰杜絕貴人請謁而冢宰之無權也自立亭始今議論沓雜索瘢已甚竟令聖天子耳目壅閼人人猜疑也亦自今日臺省始不佞持局外觀棲岩飲谷者似快活逍遙幾着年丈其首肯否

東許青畝

門下慶如永夜對四知慎如千鈞引一髮不佞耳目俱全路人禱頌未厭熟悉樂只寧不厭心第欲縱觀事略撰作圖書耳一片苦心萬家春藹斷不令江淮沒沒也歸當遺覩以報

柬王鹿柴

喆朝屑與過我無問兩暘弟不治具如茅容之飯林宗爲勿唱驪若王宏之酹靖節

東胡見可

最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彼霞闢錦以文章飾畢吏自不競不錄以肅官常用憐闇辭諸疑聽且讀且諭而渡彼岸此無疾先生之常談臬助梟縣之石畫也第凡官日練日熟理署日做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刮目稍擠繁而藩臬爲裂背闊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寃徹十移而不能完局吏知有書道財猶也而不敢攖其鋒耳悉有遷社狐鼠也而無計搗其穴甚者突未黔而訊我奸良面未覩而操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躑躅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焉不敢踈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佛龕鋤口而錢不入署也苦則猜訊讞心血爲枯寶不背同袋而受也苦則焦明揭則恩歸兩臺而暗攢則怨斂四府也苦則寃不佞已被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書溪之間風景濟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桀驁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驁則多鋭桀驁則干紀而犯刑晏子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深惟下此入佛入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善規也娓娓闊幅聊實座銘蓋不佞以同源之誼兼緇衣之好與尋常粉榆者不等故其語無倫次而意極諄懇者如此

葉甲（白生莆田人　師石堂集）

與方八公書

正疑此數日何無書寄寄也雲横木戶月壓柴牀昔日佳朋漸爲風雨昨接尊牋使人喜快不可言世情之深淺交道之厚薄如立木中高卑自見今日不與文士墨客遊彼亦不我遊無盆適自取辱耳自放榜後似山大摧如牆大壞如人之忽盲如天之忽無日月然自悔文章不投世好時命不逢憂之無用慚之甚愚楚項埋骨于江頭虞姬濺血于馬上世俗者笑之壯夫憐焉然賢達有萬不稱心之事只以一杯酒消之亦作僧作佛之要訣也日書以來閉門無事呼侶傳徒隸之輩以爲朋結屠狗椎埋之流以爲侶狂詩消叫髮散幘頹衣帶鬆塵扶醉酒氣卓乎以此爲樂也間或稍醒則又箕踞讀一二古人詩聊當嚼咽近又結納麗姬狎嫖名媛寄性情于芳粉之家托綿緒于香閨之手相對則作連理之歌離別則製相思之曲神容彷彿思理半賦浩乎不知有功名富貴之樂也無聲前有手書見教僕時答之不詳今思身已落井諒不能救人欲面晤一快所談又奈何入山作楚天孤客也入山之計無聲果讀書乎果避世乎避世不宜與功名之士爲伍讀書亦當與銷落之流爲儔斯雖戲談實多妙論幸爲我達之吾八公當此時不我遐棄知八公根器厚矣刻草若成敍文宜以今日盛名者爲冠蘇公以爲困衰不祥之書奈何可弁冕也貴恙近如何幸加餐飯

與家太守書

方庚午戰未敗時亦謂富貴吾所自有人定勝天豈有遲我十年作貴昔人謂杜暹讀書不得作官西楚勇伯不得作天子皆始不信乃今知之丁卯之戰罪在人不在天庚午之戰罪在天斷斷不在人昨長修報甲書曰吾輩抗志雲霓拖光星漢固自常分儻不能鳴珂帝闕即當詮籍仙京採栢上之芝餐神瀵之水豹隱深霞翥翔雲上斯言可與知士道難與俗人言也吾黨悟頭極高靈根極慧宿緣既徹世味亦淺不比鄉村老宿至頭白齒落時猶挑燈呻吟苦誦以爲石壓筍斜出捲土重來爲其口實也上不能臨川

祝逢逢、入山呼飛飛、圖縣白澤、符稱天水、以致暴富、次不能俟門沾升斗之歡、眼有千穿、筋無一撮、次又不能長貧賤、苟免一世、以圖此生、頑死爲之甘心、惟有披髮入山、作僧作佛、逍遙于冷風凄水之場、遊戲于千里萬里之界、朝食菊蘭、夕採苦茶、儻或懈怠、委頓骨于虎狼、飽餓骷于雞鼠、蠶氣上下、從雲風聚散、或在瑤苑、或在閬宮、望故邦族姓若雲屯、然有時仙緣未淨、謫墜凡界胎中、想生來必復懷恨、如今日作老秀才時也、言念及此、爲之愾然、

再寄方八公書

甲頓首、向接手書、自秋至今、已垂冬矣、橙橘將懸、寒梅若發、光景日鮮麗、自嘆貧賤人易渦易老耳、半夜聞雞、不知何處、天泥界分、亦不知此中果有何物主持其側否、不得已再申當好、建立旗鼓、以雪前冤、非欲表異殊尤、私翔傑秀、以號召于衆、閉門造車、脚觀合轍、不比一切少年、作無用之浪名、以播弄里耳輩、恬不知恥、已屬有量、況又從而表著名聲、吾八公以爲果何等也、近日琳頭何所遷述、要當托根深細、淨息微渺、然後進而求于古人、自必不遠、頃者學士家門稱弓矢、號曰習射、依古制蔵有二義、一以觀德、一以著威、今儒者讀數首濫時文、必無德可觀、此一也、流人聚哨、以巨億萬計、武臣將帥無可如何、乃欲以文士猥儒、持一矢以退敵、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可笑也、此二也、近見一二盛其衣服、輒稱破的、而大賢聖人云云、便安置舛謬、眞漢儒所云無廉恥之大也、未知有識之士亦見到此否、令兄章嵌及林子將、近況何似、燈影酒席之下、戀戀有故人之思、何日共乘車過我乎、寒風悽惻、日夜相懷、明河在天、增我愁氣、

與周無聞

聽明瞶瞶、志氣崩頽、身且多病、越離外郡、如猛虎出山、雖一嘯能致風雨、然終爲牛犬笑也、

方　鉝　字紅琥、莆田人、

寄永陽黃維乙書

一宵奇興、逢逢飄飄、凌躡渡雪、脚跡了不可收、小童不能從、僕蓋造其最巘寂寞者、移時而追及之、詢其步則已廿餘里、爲所居山之東脊盡處、而杜鵑已報夜分矣、小月微茫、深寒乞肺、人境杳然、已乃隨月下半山、得老石、四面松杉周之、旁缺下繞、隙不見月、碧色錚聲、可捫可歌、齒小休咯咯、不覺于于睡去、非見非聞、氍毹有何、假爲松濤搏起、徘徊東白、尋步不可了、

林　侑　字于山、莆田人、房江集、

寄馬無聲

病居無事、擬建一塔舍于東山之阿、廣可容數十人、高惟與松樹並、秋冬之交、見山鳥往來不絕、頗稱佳致、貧未能也、

又

承教、台駕即入漳矣、僕嘗附一劄、致黃可遠先生、僕尚欠清源巢雲二詩、到清源萬無浪筆、形吾短也、

又

泉中陳石丈簡之故人、亦天下士也、近刻有定山詹圃紫塔三集、紫塔不甚佳、獨定山詹圃所載、書記甘牧之不及也、往嘗求之、

又

佳詩及諸集、既不肖刻矣、索僕弁言胡爲乎、承命、僕敢不勉、但僕嘗憾客歲序劉後村詩時、三易稿、幾不能存、豈非江溪見海而退乎、笑笑、

又

別後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蘭臺相去不多、獨于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雄也、

又

逸周書是千古廣書、胡天下文人爭爲怪異、蓋繇中間訛字甚多、讀者不能以句、遂目以爲奇書、如使得閱郭景純海上篇、不知當若何驚異也、甚矣、儒生之寡聞、

又

古詩十九章、惟兄裁定、非爲我草數言于前、但道僕是偶然成者、非擬乎古人、而刻乎十九首也、杜子美作秋興、偶然八首、後之擬秋者不敢爲七、僕深憂之、但恐子美見之、當亦憂如我等也、

周　開　字無聲、莆田人、白鵲集、

復許又米書

聞自閶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泣、賓戚紛紜、爲吾後事、黃冠巫覡、奏鼓駭駭、於時身佩符圖、虎鮑桃荊、耳盈咒頌、載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令屏去、雖氣急鐺鐺、心明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尙能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殘、同光復續、日漸一日、毒氣迸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理然耳、內輔參苓、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啖粥、如食疾藜、甫聞新蝸、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河決、守口有笙竽之聲、開口見珠玉之濫、眼中滾滾、花在霧中、耳畔洋洋、人立濤裏、時當襲葛、猶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半騷荒舛、喜怒不恆、悲夫、齒髮若華、居然有爲之尸也、而精神骨法、已成老翁、尙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張壬則　曾大、長泰人、

復王毅子書

唐宋去且千歲矣、磨蝎爲退之子瞻患苦、若將終身、今又以其患苦、患苦後人、人人之得之、縱無庸庸福、亦必有赫赫名、然骨弱者口噤而唉筆、骨強者雙足走千萬世、磨蝎雖狠、不及追矣、僕古拙線也、儒之宗蓬轉于塲馬之汗、兩灑于路、疑其祟由磨蝎、然私心猶以爲非、其骨可以植而起也、足下撥雲翳、脊不少衰、而信安徐令公至爲達擲倒屣、今何時、顧有中郎傾王粲乎、僕常妄語、才人者、天地以爲筋骨也、才人之

文章天地以爲氣血也殺運開而兵燹起金石彝鼎化爲灰燼高臺曲池積爲平壤而經史載籍下至稗官雜說罔有不傳搢紳先生忠死孝死寇盜死獨文章之士顚連江海飄屑吹簫變姓名易服色未嘗或死天之自愛其氣血筋骨何如哉故心魂方覺文將悟之鼻息方讓文將通之強欲滅之安得而滅之徐令公智者可與道也僕命不猶長守寂寂仲華笑人恬不知媿嘗欲負其負書于貴人之門而閽者恆如鬼蜮伍伯之徒鋒距厲于太行之猛裴公徒好畫龍天下士將自處于怪物往往裂頰橫欖昔何元靜畫續文教百一日輒盡心奇其才然實不敢效之夫餌于海者爽續羅之偉而覺飼會鰌鹼則怒而棄其綸有信天翁焉立于海濤氣消則噬之不然未嘗饑餒以實其口嗚呼不妄動至靜也不求天至強也是鳥也安可蔑哉

朱泰禎 寧仲 寧國人

報曾長修書

讀近日作取裁江左至勁潔流逸仍不失漢家風乃爲善之手教纚纚論文章之沿流指畢萃之得失人無蔑說各見其心下里犳人倖廟大訓西北不盡之地報揚四關之華矣當今之士實質既衰繁文用熾柔筋脆骨劉竊子史猥以旄蠋之姿而蒙方相之服市井織兒輒相誕詫及其識去依然婦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未之有也又何似焉乃一二有識者究亂生之所由階遂欲焚燔子史禁爛聞見是猶爲緊肉不可以療病而并棄藥肉也豈不哀哉竊謂作文還文皆當以力量爲主力量之充由于識見識見之沉由于存養韓文公百代宗師也觀其言曰吾學之二十年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肯覽非聖賢之志不敢存此可以觀公之識養矣是以其爲文也如搏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審而爲奏疏則天子不敢奪出而爲辭令則強藩不敢侮嗚呼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足下毅然欲起百氏之衰奏一匡之績識力存養所爲豐之弟實審且饑畜病畏人才審自天巧非長卿而遇過之速詐枚皋而揣過之持是以當大敵則勝怯而神不奪神不奪故文無無見無觀見故遂無大力斯則鄭衛之哇音而非宮商之鉅奏也

與某同年書

某忝叨同籍念久處隱約無暇時索居搢吾燕聲氣中夙稱幽燕老將兩臂能開八石弓據鞍顧盼而章氣不衰尚隱然有勒燕然封狼居胥之勢者必首推年臺卽昌箕能因孺子未足方幅今積因既闢夫昌箕與弟雌伏而年臺乃以聖天子破奇格收茂才異等之士傳炤耀三百年後先史册李贊皇所云好馬不入隊行誠哉是言也卽日東雲鵲起西縣花濃恭逢年臺見鴞初飛彼都人士竹馬懽迎之候某以川途修阻縮地無術唯延會鼻觀雲露謹酒而兩相賀歎盟弟實季實歎業師之子也阨于數奇今季實亦年少有儁才家貧落落不能治生商賈挾篋嘗其口于四方繼遊兩粵聞茲因其行也敬附數行求訊並爲介而見之于年臺倘不以其爲鄙且無顧遣季貢而庭教之渠非敢有私竿牘鵠唯是西土人士有延師而教其子者幸不惜牙餘及之念歎盟弟以一片之影越萬里之雲審知積之命教于弟之片紙此何

异于紬于彻之淵非年臺鳥膺之力舒千尋之綸汲引而出之必無濟矣提挈寒生亦年臺意中事願少垂盻焉卽弟身沐鴻波爲靈矣臨楮神馳

上施四明公祖書

竊聞物屈于所甘士屈于所守故出則爲鳴鳥處則爲麒麟豈以其珂雪之輪囷而瀞夫溷蠖之汶汶者哉今某者下邑之犳人也鄉重自好大與時闊其爲文也喜爲素秋毋爲華春寧博鬼哭不求人媚是以十載轅下與廟爲期而閉守幽拙未嘗闖詣都朝茲乃不能撿情自封修精出之具猥晉而遡誠銘下思欲一識韓荊州羈寓丹徽爲日滋久蘇子弄鋒于桂玉馮生彈鋏于車魚嘮紀竺塞嘆河濟之服僕豈不悲哉孔融守北海時志士鄭子然告困歎曰吾安得愛斯釜庾以傷烈士之心夫三子者所遭同而所得異由此觀之士安有窮過之命不繫於天而繫於君侯寒谷之律可回魯陽之戈可返雲寸而合澤尺而下矣劉緄云秦女嫁晉從文衣之積晉人豈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爲蕙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孰爲贈且濤哉不肖卽爲秦女楚珠亦何恐也唯君侯垂督焉

方拱乾 坦庵 桐城人

與陳伯璣

久不得伯璣消息讀近詩彷彿其八九終耿耿也古人交之深淺學問之增損率于詩中見之蓋其寄託者靜而寡耳辭蒸讀作異世宛厚已踞上乘向會以痛之一字告兄如此則痛矣窮蹶作亦堪積倒時流但未免名之一字橫據胸中耳性情之極處時亦歸性情如惠子白觀瘦鼎湖當望遠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吾儕究心此道實時時療會一傳字消餘一名字傳之必可名也名則未必能傳此中甚微長安非詩地老夫則舍此無以爲生所求年來轉多恨不得兄一面商之辭人不可多得每詩成惟有自起舞成者將來有知己所謂不需名而若有可傳者也仲兒亨咸近耕是造其使華會兒之手欲餘近作數首呈政但不知從何處錄起詩必賜其全令其人經覽與會了了紙上乃佳所謂寄託靜專者此也容以今年詩全抄一本寄白門兄向兒寄覽取笑之可也呵凍作字已長終覺不盡

吳山濤 岱觀 歙縣人 家錢塘

致周減齋鑒

未能祭墨先爲墨所辭矣近有墨名覆面臥者言其黑也別歸寓樓彿襆睡覷老陰積作隊未散摩瑩古香又不止覆面之足以喻其黑矣稍存一丸端以上寶鳴臚太真初入不爲六宮所妬否笑笑

徐延壽 存永 侯官人 有尺木樓遺集

與周減齋

昔方孟旋魏仲雪兩先生同官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減歸之如鹿鳧之躬與鳥追仲雪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兩花臺畔時鄉試屆期仲雪握孟旋之手言弟行矣而今歲有一名士不入棘闈皆兄實也方先生遣暑之次日卽使人大索四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畢才無珠遺玉樓之歎嗟乎兩

先生欲道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仰止者興懷。聲稱何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喆。抱生不同時之慨。蘇蘭已迫。虞邇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許　友（有介。更名眉。字介壽。侯官人。米友堂集。）

與周誠齋先生

章侯花草册。忽覓又不得。命人背熱。數當逕見一日耶。容細搜以請。

又

柴木畫。容再留作五日而後別。共二十四幅。當併日臥坐此中。亦須一月快遊。遊畢。友躬賫于扉也。

又

無翼之言。市虎之播。真堪搖天倒海。嗟乎。吾師尚有心於友耶。友骨寒心死之人矣。適家破身辱。百憂俱灰。善且懶爲。但恨無深竹矮茆。藏此骸骨。尚敢取罪戾當世。若不肯鑄平原。心結少伯。不敢向吾師前作此驕子弟喃喃之語。師諒之。

又

吾師秋月濃面。春風扇人。不覺潦倒屏榻間。抱醉而歸。人生樂一指矣。承惠教二詩。適從郡外晚歸。吹燈快讀。眼光欲擲。敬服敬服。

又

陳叔度。趙十五同鄉人。復同社。死不能爲之慈。真當愧絕。頃拜捧瑤函。嘉言懿事。光浮紙背。友同鄉同社人。當以五幅鏤作珠環。百靈和爲蘭蕙。紀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二翁有子而無。知于泉臺風月之晨。有拱手而含笑耳。

又

齋頭秋蕙。覺發一箭。自賀必有佳話。既而吾師詩文至矣。文字山水之間。真不負人也。上幸以半月方得水石。友自今日始閉門。可數十晝夜。作雲煙歸補主人矣。先生真移我情耶。

又

一卷已臥遊半月。每至佳地。則脫車停橈。夢寐于斯。友亦不廉矣。

又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爲詩畫塞破屋子耳。病窗無事。寺茗作供。日開半卷。或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答吾師。未可知也。佳筆見贈。拜抱于懷。村婦無文采。插滿髻山花。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敬謝敬謝。

又

別柴老畫去。如一故人遠行矣。是多一相見也。紙佳極。當集諸子閉門爲師。作山水花卉。十日內可報命也。野稻寒菊。必欲得佳咏。幸破悶爲之。候教之心。奚啻望江瑤柱。

又

勍綴肉綾矣。當借此安車良馬。故作向師乞筆。自知若小兒見餅餌。而喜涎垂至地。便作啼索狀。竟忘乎禮體之宜不宜矣。巨細是友要藥作小楷者。則如醜婦明鏡。雖不敢相近。然亦不得不時有一照也。

又

前進別不敢言別。知先生必返自門山水之間。必來追隨杖履。故不向此中多一齡楚也。別之次日。登舟灣上。行李崩落。獨處六十餘日。方抵虎林。御河水涸。入閘自閉。所歷山川。一石一樹。一郵一鎮。沽一壺黃酒。市一陸蟹魚。無不回想侍左右。隔燈夜話時。使人腸結鼻酸。但自起而自歇耳。抵家但餘滿面風塵。故鄉城郭。已非向之翼然縱緝者。今則叠叠凌齒。兼以颶風之後。坊觀廬舍。頹委殆盡。家人而如塵土。慟哭傷心。告訴債主。凌辱伍伯。索餉真如刀鋸刻刻受也。近來朋友親戚已絕往來。酒茗聚談。竟若瑤池千母之宴。安可得耶。寒家之屋。前後左右。已分數姓。友所自居者。僅此屋十之一。主人反爲客矣。每常見炊烟相亂。雞犬聲聞。一屋竟成一村。嗟乎。亦異哉。生客無一見。客地客至巷邊門外。立茶數語而別。蓋自屋典他人。歲月未至。不能取居他人屋。歲月已來。不得留也。遂成蜂巢蟻穴。一孔而自容。友舍客往來外。復無至友。海鮮新米。顛賤。貧無買者而賤也。一日西香瑤柱。市上如山。鮮香明脆。三十大錢可滿一筐。饞謀於家人。適家中不見朱提顏色。已十三日。既而典衣易之。飽餐五六次。稺子輩來爭啖。曰此何名。何以數年不得見也。則友外出時。稺子曾不知有此物。家人不敢以此引其饞。亦無暇及此也。先生聞之。其信然與否。尊體千宜自重。定力如先生。自不待囑。憂患著述。今古亦有不同。幷願先生且焚研瘞筆。暫爲枯木以保享福。自有春來。旋榮雨露。友臨啓可勝瞻注。

陳允衡（伯璣。建昌人。寶翁館集。）

復朱遂初先生書

使予遠臨。伏蒙詳示。不啻親炙提誨。但愧衛蒙瞽。無足以當誘掖之勤。前讎著書。拘牽脫漏。老伯一言。使後學開聾。感快何如。大抵潛谷有鈞纂之功。而無生動之氣。耆匡詳于事實。而略于人材。然二書自是並垂天壤。在善讀之耳。不佞鄙意妄擬。專取明事。成類路一書。以人才爲主。以事實分類。使觀者因事實見人才。或一人而兼數事。取其事之大者。載爵里始末。用小字注明爵里。詳在某卷某卷。庶乎一人之數十事不紊。一事之數百人亦不紊也。吾學纊藏分類不備。獻徵錄之以官分。人物考之以地分。俱于事實無關。即人才都晦。如治兵治河之人。即采其生平論兵論河之切要者。載之傳後。文章理學之人。即采其生平論文論學之切要者。載之傳後。皆以小字夾行附見。徵邇事文類聚之意。而襯世說語林。部頭稍闊。紀錄彙編。及諸見聞小史。亦俱欲采入。以志前後得論之異同。所恨不肖衛才識闇弱。學力未到。不能爲手筆。評斷三百年之是非。又家貧旅泊。不能致僻書。與延攬書之士。未審十年內外。粗有次第。仰求老伯裁定否。實特總角受知。猶子及門。異于泛泛。時求指南。自非同志二三先輩。不敢言及。自取詬厲也。

張可仕（字文寄。又字行父。號紫淀。江寧人。）

興姚寒玉

前聞一染紙。便得白粲三十觚。僕之搔首問青天者。不可乞廣笙耶。願請世尊所食之餘。益我晨炊。雖推麒麟筆。都乘鵝鵝車。莫將乞米帖。認作絕交書。此豫章老友曹洞山句。附博一笑。

答龔芝翁

先生吏隱人間。心棲天上。所以頤神寄志者。詩歌也。邇來精進。遂臻神化。遙思嘯咏之處。天雨百寶。間錯紛糅。但恨不得諸大弟子。如紫淀道人者。領諸才士。而為上首。梵唄咏歌。以讚誦大導師之微義。不佞弟于此道。亦不敢不以自任。倘得廁于高岑王孟之列。佐李杜而敷衍大乘。以教後世。悠悠世路。舍我其誰。先生當不以為狂妄而斥之也。

韓詩 聖秋。號[illegible]菴。陝西三原人。

除夕與伯紫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聲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坐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乃歎世事大約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寄。非痛飲即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為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必買。祀先只用蔬菓清酤。亦不出門揖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嘗念一年內何所為。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算。即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丈人在此一痛快言之。

黃景昉 東厓。晉江人。甌安館集。

與黃明立

頃亦刻近詩數帙。雖羣索居。久違繩削。里中亦復鮮以此道相質正者。冥趨狂馳。恐從此為大雅所棄。求先生鑒定。得一言使知省改。年近四十矣。修名不立。頭顱如許。日披閱鄭大白宮贊遺集。慨然歎息。清新俊逸。故自本色。而亦微有才未盡量之感。都緣平日只循酬應。神有所分。此公尚懷。況昉之最駑下者乎。然使昉若改從時賢。豎今吳楚諸名流派中。則亦有所不屑。惟鮑叔知我。始敢略吐其胸懷耳。

答周誠齋

芬依德宇。慶衍慈闈。世外幽貞。粗獲全其母子。民間瑣禮。未敢聞之君公。何期蓬使之遙臨。伏勤風人之雅詠。伏披瑤翰。光垂腕玦之章。肅覩銀鈎。妙極風雲之勢。惟臺下宏愛人之德。罔斬遺彝。乃膝前具知子之明。悗懷愉綿。重播無疆之頌。彌深不匱之思。微省雄藩。在昔首尊岳伯。輕亭勝事。于今高宴曾孫。盍將老吾老以及人。庶幾親其親而至善。五百里侯服。且在邦畿之中。千萬年春秋。永効岡陵之祝。尚圖躬謝。曷任神馳。

與周誠齋

東方生有云。丈夫相知。何必撫塵而遊。偃伏以日數哉。諒夫于先生。雖未荊識。而庶其德宇。諷其佳吟。若有瑳抱推衿。默相通于形氣之外者。誠不能自解也。抄有拙句數十帙。敬塵清覽。目下風雅寥落。惟先生

實為正宗。既不可過泗州不謁大聖。又不肯腐心此道。頗亦有年。知己難逢。流光易謝。亦高漸離所慨念。異約願自出其匣中裝時也。先生案牘之暇。時賜批繩。倘稍有一言幾乎道。勿吝數行。一題及之。感且不朽矣。前亦有嗜張林宗五詩。仗所善蔣生以進。不審可置之珠玉之側否。率啓。未期臨楮。曷勝翹跂。

宋徵輿 轅文。華亭人。

與張徵萍

從蹟譜中。嚮慕有年。幸覩光儀。殊慰饑渴。盟翁道風映世。一聆教益。塵土盡浣。那能不作天際想耶。拜讀大著。冰心玉骨。覺暗香浮動之句。尚落摸擬。得名作。而梅花之情性盡出。一卷冰雪詩。遊俗常自携。敬珍之笥中。朝夕諷詠。以當把晤矣。塡詞一道。弟尤夢夢。大約畏躅為雜。蒙示新詞。格高氣老。合子瞻稼軒而出之。自不作南宋諸公語。而盟翁欲于辛陸自置一席。得毋欺我乎。弟向嘗做鍾氏作詞品。尚未問世。茲以匆匆理裝。未遑坐松風閣上。一吐胸臆。又恐盟翁障扇斟席。笑元規塵汙人耳。心痗日甚。未能揚管。大集序。容舟次撰成。覓便寄上。

陳台孫 階六。山陰人。鰲舫集。

與陶菴

山野之人。懶慢自晨。睽別四載。未得覿晤江干。辱我公垂念殷篤。時切遠問。每接雲翰。惻惻落落。不異當年握手時。覿昨夢藏然千里。駕謝誠亦只數行書之句。又不禁黯然魂消也。弟以仲冬至白下。得盡膽矑扈諸葉。左顧右盼。如見曹劉。大雅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舍我公自難其人矣。我公今年正四十。少壯幾何。相逢皆老。未免欣慨交心。靖公微望武夷詩。漫作長歌。聊當作舞語言。將率存其意可也。弟邇益好辭。自著楚州酒人傳。遠近同學俱有長歌相贈。得鴻篇遠惠。藉邱生不朽矣。

陳焯 默公。桐城人。[illegible]集。

與姑孰同人書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訖為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別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至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試絃歌于當塗。公疾亟。草稿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為眼目。驪龍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即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于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論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答王涓來

承問堅元覆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餓耳。世未有不能饑。而可為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丐盤餐粟馬。自鳴得意。是子真乞臧斗之穢。靖節希江州之肉食矣。以云遺民。年

兄其許之乎.

又

圖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恕.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太約以爵位之崇卑.爲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韻之縉紳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紙貴.驗壇良有幸矣.一笑.

范印心正.河內人.温縣籍.

都門別友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涔涔下.前二詩.須作小楷書白壁之正面.炎途觸暑.百疾待人.誦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我遐棄.如此.因用以自救.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壓多寶船已也.

與周減齋

載奉色笑.未及快談.聞體中小極.知薄寒中人.當已霍然矣.佳刻偶思繙閱.幸盡檢以付.子公之食指動矣.毋令染指而出也.

萬代尙.閩來.長樂人.

答林可任

先生以再來人.拈第一義.卽禪卽教.離有離空.非獨古德面目.儼然如在.更令正法宗風.照耀天地.區區世間文字以爲不朽者.何啻聾子之視鳳響也.弟宿業深重.未能拔足.値此多故.籌黃爲勞.思欲一瓢笠.百念放下.隨堂粥飯.作一本色道人.寧可得耶.荷蒙慈誨.示所探述.愚魯之資.莫窺元要.療饑甑甗.人知悅口.便當商之羣賢.倡梓流通也.仰瀆法乳.微妙希有.豈是拙詞所能讚誦.緣欲就正.輒草一序.惟是南車.敢忘北面.

答王伯駿

蘭芬注聽.樾蔭被躬.鴻翼雖稀.鳳輝時覽.太夫人康吉勝常.宅眷安燠多慶.新紓內顧.無廑淸神也.胡生以強仕之年.遽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非木石.能不凄然.捧讀來翰.哀思蹤幅.纔聞鶴唳.輒弔士龍.未絕廣陵.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琴音切.以古準今.未爲多讓.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知.自嘆人亡.憐生家難.卽爲申明告誡.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息淚于雍門.季子菀哀于嬴博也.敬此裁復.以慰遠懷.幸解惓惓.兼恕草草.

約友人

庭月可中.壺冰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麈之譚.桑落杯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驅.布席掃室以俟.

羅孚尹公上.元富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華峰.附名光重.瑯壁稿.

復孫能之長者第二書

獻歲融和.注望仙凫.翩然而集.南郭之芳遊未遠.低徊香阜篤松.北山之往事可追.髣髴辟雍鐘鼓.相期

圓澤.三生石上.無生再晤.參寥新夢.泉邊昨夢.念攜手之一豁.感分背之無悰.謹下榻掃門以俟.

袁于令.籜菴.長洲人.有音室稿.

與安公

公詢老夫近況耶.昨題齋中一聯曰.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老夫近況.如是而已.

尺牘新鈔卷之十二

王亦臨.攀知.江寧人.有虎臯齋集.

與羅瑕公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人一番苦思.瑕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何日來谷中.別僉容遺報.

又

闊別久矣.中秋後數日.放腳過尊齋.卽兄歸田之日也.願言之懷.殆不可勝.弟此番幸獲.適遭其睡耳.如兄者所謂妾姊高邈.不似鄙薄苟然.然弟自以受教下風爲願也.來句已不啻百朋之錫.乃重損酒貲乎.弟自不敢以常格爲辭.月內諸冗畢.卽待兄于古松流水之間.貰一瓢.快說平生.何如.望之望之.

周　圻　自安.撫州人.有賞堂集.

與王壽格

足下獅印.不下僕所藏.雖未如僕向時之多.精卒三千.勝疲兵十萬矣.僕所藏.多散在貴人家.足下愼守勿失.展此帙.如入金谷園.頓思吾家三徑五柳也.

與毛文山

僕生平詩.多爲零星小册.欲彙爲一集.卒不能.今並零星小册.亦不能存矣.足下愛我詩.欲盡書生平詩

歸之。途窮日暮。拈筆如五石弓。僅書五七句就正。是何地書。是何時書。足下他日展此。應有餘慨也。

與李小有

露筋祠。稗史實稱露筋。土人至今稱露徑。自歐文忠賦憎蚊。始以爲貞女子死子蚊。過其地者。或慨之至。低徊不忍去。相謂古貞女委塞烟蔓草間如此矣。從而歌詠之。歷數十世不衰。嗚呼盛哉。太史公曰。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露筋蓋無所考。疑則傳疑。又曷可誣乎。然據舊聞驗民風。三代如一日也。嗟乎幽貞之蹟。雖漫無可考矣。猶將歌詠之。彼松篤紀節。而聲烈確可徵者。又何如光赫哉。僕集祠中詩若文梓之。煩先生爲我序。

與高康生

康生足下。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當事者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進之以杭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寇騰躑。接壤潮韓。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愆。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舉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舉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旣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柝聲與晚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書生。念爾曹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孥復旅食榕城。元調昆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涔涔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事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淒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蔚生。往返萬二千里。知與弟知。咸曰弟返。已見弟卒返。咸曰甚拙哉。不宜返卒返。然旣甚拙矣。欲求不返。胡可得。然以爲返而少愈不能勝弗返。或庶幾有以慰卒返也。甫匝月。卒有杭川之行。杭川近江右。土瘠民悍。瘠而悍。益叢焉。江右餘孽。又蔓延于杭川。以故杭川視邵尤難。當事者奮弗恤。弟其言曾全部。會當再試杭。詭譎耳。實欲沮之。賤眷之在三山者。艱借行。星子胥豚兒甫有緒。元潤將適莆。咸弗隨。其隨者仍同困守樵川八月之伯辭耳。菊月三日。欏舛木逆。董九日。甫行三百餘里。十日抵延平。十三日如臨汀。尙未知何日至杭川也。价返恐欲知弟近況。聊一寄語。

又

每展畫册。見蔚老以性命膺我。使人愧汗。畫式一紙。康老便中爲我索同人新作。蔚者不相棄。不妨再爲我作之。不能作宜。隨人穿鼻。終日作此沒要緊事。每每自笑。然不如是則弟死子烟毒霧中矣。康生倘我。

又

南國實書。翻跋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實書至而康生復康矣。是日與伯辭相對。黯然凄然。不樂者兩三夕。卽丙子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意然而來。是所深望。蓋閩康此時已成康莊。無復豺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祈東相邀矣。

又

屬到何峰。忽自還。留武夷詩最多。只此便足壓倒元白。豈惟壓倒元白。卽唐人集中如此句。未易多得也。家君七秩。弟不敢求世之所謂顯者之文。一二知交。知家君深。願得一言。幸緘寄借光。集中不小。文還煩足下訂其訛字。卽一圈一點。皆煩訂正。足下案頭所見。暨足下雄文。豈無可以入弟選者。特不留心相寄耳。古人成一書。多賴良友之力。願足下勿忘。

與王先生

僕久於東南。願識東南士。而東南士禮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聲滿天下。又頗知僕爲王先生至。咸歸隨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番之來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爲人作曹邱。東南士借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邱者。然僕實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爲此言者。權取厭于王先生。且恐爲累耳。今僕爲先嚴慈襄大事。事畢策蹇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登艱。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矣。遂敢爲蔣孝康作曹邱。孝康于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異人異品。弟肅然敬之者。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留於王先生。僕肯爲人作曹邱。度數月以來。書且盈尺。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旣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康。則孝康可知。僕肯爲人作曹邱。卽王先生不受客。以僕故必少加以禮貌。卽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累亦甚甚。僕旣專精畢力於孝康。王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專精畢力於孝康也。孝康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康此行必有當矣。

與濟叔論印章

僕沉湎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間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僕。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啓主臣。如弇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翮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束天下驗明才智之士。盡類首斂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數纖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欵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魁。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魁。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數其類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飯。痛飲讀離騷。凜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甘受人符籙之誚。數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僞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企科玉律也。師其變通不拘已耳。秦漢寳字。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邵僧彌、龔元方。次則萬年少、江皜臣、陶石公、江聲人。程穆倩、薛得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其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遠繼秦漢。而又不規規于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讀而愈正。還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

又

絕去甜俗蹊徑。是濟叔本色。空爽浩渺。更可見濟叔胸次。我與濟叔俱家江上。見此茫茫。百端交集矣。

又

夜來與冠五小飲。遂爾大醉。燈下任筆題冊。不覺無倫無次。知不免大方胡盧也。薗次一段。自覺瑣屑。然古人文字偏于極瑣屑處。寫得其人鬚眉生動。不孝雖非其人。竊有志焉。知公不以爲嫌也。

又

君有所不足于市石耶。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凍則其最下者耳。不孝蓄老坑凍最多。亦復最善。兩年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鐫篆。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皆侏儒矣。不孝凍章無一存。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誠哉。漢玉之外。妙莫過于市石也。足下尙愛惜妙篆。當永永戒鐫老凍。專力于市石。

又

故鄉酒半一壺。同濟叔隔墻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當我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又

此中見大作者。俱有南陽劉子驥之思。不孝儼虜突。不敢作包攬里長。若不拒。便褰裳濡足。桃源洞恐成河西務矣。

又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爾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日愁苦。則不如說明傳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答黃濟叔

先生云。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得之不孝之詩文。謬矣謬矣。不孝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鐫、之詩、之畫、之寥寥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爲此言。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者。第不孝激賞先生所作。半月來實實更進數層。不孝動筆亦實實略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勸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孝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孝一字。度亦未嘗漫然于中。交相勸則交相引。于幼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雲漢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爲然不。

又

既在濫泥中。愈動則身愈陷。願先生立定脚跟。自有瓜熟蒂落時。同汩洪流內。不能援落水羅漢。以此自

愧也。

又

祝由科有徙罐法。此公得之矣。每以奇崒語人。謂人取名字。當極僻極古怪者。方能免禍。客曰不然。須取極平常者。庶禍發時。尙有濟叔一輩人頂缸耳。一笑。

與林鐵崖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武王几銘。皇皇惟敬□□生垢□戕□亦缺文也。兩君目□爲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語。不以爲纖。伯敬云讀口戕口竦然忖驚。不知几銘與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已可笑。何況其他。

又

居官而論門戶已足笑。作詩文而亦論門戶。豈不可駭。至父子作詩文。而分別門戶。豈不尤可駭。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詩亦醇正典雅。至其哭袁相國之變。白王仲子之冤。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于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竊名于世。近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序詩者。體留意。亦未敢一言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于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于人倫如是。僕故曰萬歷中以門戶分別。忍于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先生方操選政。如留者應在必黜。即不黜。求以僕此語載之留詩之前。使知倫理中有此等禽畜。

與胡元潤

索弟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使堪揮灑。綾縑皆不敢書。王荊公作字。未常輕用縑帛。獨于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筆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答張爾葆

此來已不見紫淀老人。痛甚痛甚。遲遲不敢唁足下者。恐觸人琴感耳。大兒且留爲雪中沽酒撥悶之需。紫淀之集。雖有孝翁諸丈在。然弟事也。未敢以之讓人。行將與足下訂之。小阮何往。空使人作松風之夢。

答范文白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手徑寸木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遶字。更留其下爲作圖。眞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雞犬桑麻。放曠太過。惜培之之筆。略略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復余濟心

塡詞一道。在昔爲難。于今尤甚。徐青藤尙有雜出鄉語之誚。湯玉茗亦來音韻不諧之譏。鄭若庸、張伯起、後人極詆其開類書之門。諸君英英。自異後人。尙苛求若此。況下焉者乎。近日新詞競出。非不嬌靡可聽。但賓白益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微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

絕去機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鬪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乎中之息宰河乎中名乘雖未登峯造極而一落筆便欲證入元人三昧狠心辣手近日博山堂粲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沈雄者鼻或亦不減吾廣霞也當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甯不行當呼來以一卮爲廣霞君壽

與梅杓司

畫册得足下佳跋少文臥遊眞令衆山皆響矣謝謝拙什憔悴之音不堪入鍾呂之聽幸足下痛加彈擿得歸一字感過百朋矣容入城時面聆教正不盡

與胡元潤論畫

一水一石藉以補理性情今人貴但貴人以喜導人以躁妄耳與性情何與僕三十年此道見他人貴遷無所動見元潤略一涉筆便匆匆移情僕不自解也世人妄爭壞坫讚毀紛如如元潤者當別置一座于青蓮花上毀旣無庸讚亦不着昔人欲藏書名山以傳其人字句紛紜非名山所耐惟當藏此一邱一壑庶兩相愜耳後世必有知元潤者元愜自愛

又

古人設色見素今人設色見彩惟元潤能悉其故幸以語我

與張宗緒

棃由核而根而幹而發把而徑圍凡數十年始殺靑而任刀筆竹由孫而稚頭而斧而遲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可供印氏人由稚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又數年而盡篇字必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棃而鐫棗字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遏淫邪之筆具雙瞳而慨非聖之書感諾天者如此其艱用之人者如此其褻吾所不解

又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墨戒今之爲淫書者豈止一語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福漫然爲之全不知警哀哉

侯元泓 研德 嘉定人

與友人論詩書

詩之爲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衢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泆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眞聲也若夫情憂者其聲嘽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龍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删者爲其情與也與故不諱其微有激揚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劉錬組錬南北二宗披猖率野聲情交叶什無二三

何大復宗韻唐初四子音節可誦子美調失流傳予初趨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譜宋元之渦相與規步音響趨華格調而天下之情譜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眞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眞樂則同終成其兩僞而已矣

林宏衍 得山 侯官人 退耕堂集

與戴園

詩以道性惟三百篇皆情也如江漢汝墳尤情之至者若緣情綺靡必至無情矣大作皆現前本色語實不經人道實無人道得半字而又字字入情字字合法此所以難也薄酹長齋家自度兒輩自了澳應當此一喝笑笑

宮偉鏐 紫元 泰州人 春雨草堂集

與黃維章

得五果卷飄然作茹芝商山之想卷字登于寬其神思殊不厭觀續再呈一卷求書舒元輿桃源畫記並加跋語留爲異時佳話

張積孫 宗緒 滁人 志孟輯

正同學書

近來文字之壞百怪俱興往往創爲荒唐詭僻之事附以淫亂媟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盡寫生規模逼肖俾觀者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樂譜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披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靡然筆之爲書昭示天下如此則閨房兒女敗檢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惴惴乎畏鬼畏人至此則恣肆無忌公然心雄膽悍矣若夫不通詩書未嫻義法以暨靑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翻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邪慾橫生拋棄性命致蔑倫彝小則滅身大且滅家嗚呼其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寒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釀爲風俗之壞積爲兵戈盜賊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書者可按觸而稽也我輩夙懲雕滑多致有才無圖時時以忠良正直爲心事事以利人濟物爲主尙恐功不勝過得罪禽彪觸忤鬼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費譜妖嬌淫褻之聲容其爲侮褻瀆不且萬倍于猥雜穢瀆者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干封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王仕雲 望如 嵊縣人 寓江寧 四辰堂稿

與羅星子

文章聲氣皆伏戈矛見道未深責人太甚皆是病根未斷處我輩風雨雞鳴政須時時提醒

與高康生

弟見聞謭薄雖嘗局知北望泰岱未陟其山南睇滄渤未涉其淺眂鹿毛之卉元瞪胡眼之化碧義而嬰嬰舉響背夙有懷頎然而長每托夢寐況夫見班識蔚望氣知銛桃岸蘆崎差云咫尺無煩問訊者乎鴻

文一卷。寶色陸離。崑玉之膏。湯湯沸沸。鼎崗之餘。熊熊魂魂。至乃破儵忽之支離。固混沌之扃戶。藏譽于瘀。拔根于元。殆于凝雪激風。千古不蕭。足使見者玉樓起粟。銀海生花。而狂夫如弟。遂爲弁首。譬彼小亂壁泥佛頭。多見其不知量矣。

與某

直以行己。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僕奉家大人之教有素。頗知所自處。足下勿過爲我慮也。

宗 灝 閒先 興化人 江都籍

與黃與檣老伯

當晤公鄭時。神色黯淡。言及長征。措語索莫。心實憂之。忽傳京口之信。再得顧老之書。玉樓作賦。確爲挽青鳥而上矣。幾年得一同調。百歲得幾知心。熱血灑人。明眼照世。乾坤大事。欲藉匡扶。吾道因緣。悉資維繫。一旦遽焉長逝。傷心刺骨。痛何可言。竊謂天道至今日。眞不可問矣。與老伯奪愛以理以數。勉爲解息。姪輩後起。何辭于責。息壤之言在耳。所以報乩鑄吾兄者。從今日始。

王 瑄 玉帆 江寧人

與紀伯紫

瑄去秋之後。意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灑氊零于雲表。窮猿躑躅于木末。槁壤之蚓。稻粱之鳧。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健展。吾且逝矣。

鍾文明 暐馨 辭寧人

與閔伯宗

人生受命付才。有如埏土爲瓷瓶罌杯杓。各有分數。殽杯杓而求納瓶罌之水。不待智者笑之矣。獨有保持護守。不自摸滅。則一耳。若足下者高山大澤。爲用無涯。弟且不得而摹擬之。敢窺其底奧耶。

葛一龍 震甫 洞庭人

與鄒滿字

昨奉候不及見。見佳畫。喜而欲狂。乃登閣開窗。盤桓徙倚。指天南青色。如君州罨。紅紫閃爍矣。人比之興盡返者。所得不旣多乎。伯紫兄扇摸教。才情如此。千古少年。自不可及。況今之翩翩得意者耶。心定作報。惟恐老年才盡無能爲耳。爲我致意。把臂入林。當有一日。

又

今日種竹。值此好雨。此君有媚。福及主人。大快大快。但晴時須灑水葉上。如此數日。葉葉皆青色不變矣大作妙甚。兩如此正好弄筆。不得侍爲弟子奈何。

失名

與東鄉令同年孫養沖 孫公 徽州人

江上釣磯。拭之如鏡。日夕引傾笙鏞。一團醉翁起居。而年丈壞盤所在。家泰不遑。使我停雲之思轉深。年丈豹文久蔚。鵠儀一舉。小鮮美錦。景行式在。望古遙集。黃惟斯人。匡山嵯峨。蠡水揚波。是其不言而樹無字之碣矣。如僕退遂衡門。魚魚鹿鹿。文冕蛾眉。則徵尚弗屑。桔槔行汲。又力所不任。假令鱣魚無脈望之期。則蝸涎餅自濡之策。非藉雲中泰豆。六轡兩驂。恐逐日當倒。不復有循匪愍影之處耳。玉茗湯先生詞壇尊宿。三齋五金。咸出其治。計年丈自公之暇。造膝定殷。鹽尾餘屑。雙魚之腹。甚可貯也。弄塗一字。是在搴修。使弟他時曳裾懷刺。不爲生客。齒牙之惠。過承篤矣。惟年丈念之。

尤 侗 子展 吳縣人 西堂雜俎

遺亡友湯卿謀書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采蕭猶嘆其久。況死生契闊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殁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綸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蓋以忌才爲道耳。旣能殺才人。必能殺才人之嫡。豈不能殺才人之子。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毒手。和盤托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幷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籙。方見斬草除根之計。而又片時懞懂。漏網七年耶。然正多此七年。襁褓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長。目漸變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弄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埒乃子。千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斷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劫未了哀緣。重現此銷魂迸血之報。始知造化小兒。天賚

刻薄。顚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遲。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靈心慧業。非侍書天上。即修文地下。何不稍示神通。冥加庇護。顧容閻羅老子。輕勾香魂。何其懵耶。豈以劉安雞犬。盡室登仙。不欲令兒子靈五濁界中。抑夜臺寂寞。有歸來望思之悲。攜回膝下。作大家團欒頭也。聞阿雄病革時。兒啼曰。母在此。又驚曰。有衣冠而髮者呼兒去。然阿雄八月而孤。未識母也。彼衣冠而髮者。其兄也耶。彼時父母之靈來。兒之靈去。忽然相遇。氣血感動。不覺呼出。有天焉。而非人爲之也。果爾則兄之呼兒去。似矣。而弟竊謂此舐犢之愛耳。庭堅忽諸。若敖餒而。毋乃關于大義乎。弟每過兄家。必見阿雄。客秋從長安歸。阿雄出揖。見其嶄然頭角。宛有父風。喜不自勝。一旦相奪。如喪重寶。中夜彷徨。憤恨填膺。故以前說歸怨於天。以後說致咎于兄也。兄得毋哂爲呵壁故態耶。弟年來窮愁益甚。一意學佛。但若無入手處。宿德有云。割愛第一。今哭阿雄。愛心大動。又增修持一病。然過此以往。水流花落。纖不相關矣。所極不忘者。野屋雙棺。佳城未築。然筮城龜市。自有定數。兄勿爲恨。他日生芻一束。重哭兄於白楊青草中。生別死離。乃爲究竟。則信矣弟永無見兄之日也。幷求見其如兄者。不可得也。可奈何。奈若何。

上沈旭輪師

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極汪洋之觀。如危峰絕壑。穿倚洞揉。徑路俱絕。如空山月明。遙天鶴唳。清曠無塵。如蒲翩入定。爐烟細裊。能賫人靜悟。如鐵騎疾馳。笳鼓競作。時增悲壯。如疎靈午風。雅琴徐撫。有和平之樂。此吾師三十篇之概也。願與世人共識廬山面目。勿云後逢無問津者。

與周星暇

處是讀曰天饒一樂談也今日正第一箭拍板門樓大家厮混耳但腳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福得打鼓祖伊彈箏馬融吹笛王維掬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殘楊柳外自成韵事

與友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壽假使周唐顏籍作白頭吟何如陽西公子挽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沖名重三都無嫌一嗟未免紫頓終不若饒安仁挾韓洛國女郎槃擲載果滿車也案頓一身而并二美文心既麗襟情之味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寶為江東獨秀耶

與友

士君子世亂家貧出無左右之援居無升斗之儲會從屠酤兒游貴且快意安能新撰稗稗傳饒蛾曝之聲終章摘句數米量鹽在小兒女子手中乞活耶

謝人饒桑書

僕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叔啓變魚如逢扁鵲鯖之奇體換我木瓜紫綿明白芷同香黃綃共紅花相映經云小草即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羯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賽丈室之談半匕神樓頓醒駒天之夢瞬斯能罪举叔子豈有䏁人耳目畜鳥楚太子無勞謝客

與友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屢丟寶矣何有崑翻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腸威能折綿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歲

來集之 元成 倘湖 蕭山人

與呂犯伯韓霍生同年 癸未

公解之後荒園一區約及十畝蔓草油油亂蛙吟風家油數人僮僕寠甚無饒幹事命各執鍬鋤以習勞其筋骨運桔槔以勵邊其樣智未嘗帶根而移芍藥亦未嘗辟麝以韓壯丹但以秋菘冬芥為主凡蔓韭茄瓜虎瓜羊眼之類栽植為依期飭植菜依期收刈暇則叉手巡行見蠕蠕之蓬食麻姿鯖之長搖火頭皆若農夫之恨田鼠除螟螣如漁人之惡獱蛇扶扇去後芷乾佳熟青映廚頭香生鍋底或鮮或饑或蒸或曬成有其方庖丁鼓刀而進則有傳歸本官今日斷屠之譬諭彼饗椹腹而後則有煙蒸去毛莫拗折項之丁事咏其旨好分餉眾佐偶有瀛餘鯖及輿皁甕盎充溢談史公齋大有之書調羹克修小爾雅牧風人之句三殘之體粥有恃五味之誠剩得宜詩腸能瘦非食肉可肥士俗醫醫以菜根而療家萬饒下箸五侯合鯖未見其彼饒而我饒菽乘殘盡壁魚羹假絕未見其彼有餘而我不足也故人談我其享受不亦侈哉

胡宗仁 彭舉 白江人 知非齋集

與羅伯敬

公漠臟門諸子弟欲以名字相閱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者名宗智烟昆起昆假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畫華門畫推苍挽爐香與盤峰登案安鯖堆窈臨床昔人一門五黃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謹之得毋嘖飯

胡玉昆 元潤 江寧人

與程遙

抱病伏枕幾至不起遂幾下爐樹佩殊至邊辱詩寄朋儔之夏風帙袤啓眼啓遥浮白不知秋風吹醒白日

唐晔 午仲 江寧人

與王麓淑書

凡百可忍佳處能斷索居離影感戚寡情安得立于尺牘談右會新莫之風左攜儔侶之日呼吸而遠帝衣被我爾下大荒一吐胸中幽佳不則與二三知己聚談一室爾當耳權得一洛箭矣怒罵恐銷衰鯖鯖許坐圍一室唱唱書空也

與徐聞復帝

天外毛羽撰入樊籠長夏如年體醫靡敗日醫日病日病日無病較靈肥食餘可富每一舉體徒馨響耳

睨明涔 泰道 金陵人

儲蒨入公衰主

一行作吏觸出劉勉督頓属紫既非所任鯖心鈞饒又違所安以是中寐飽董方餐情置私念我輩即不能亦羽白旗擁武安之禿長誓饒逢射脚排之書猶當追麗法麻汎鯖七孫跃對東鍾園雖則金石之音蕃書鼓則肉川之氣動何乃弱鯖荒鄙信伏末階作書則蠅搖紙上吐言則龍喉虎溢事不負此燈眉耶

李昌祚 文孫 巍山人

與鳥儒佳 甲戌冬

俗儒初受句讀豪率成習就于苟安希章句渢咕之華是以欺世而炫聲積之二三十年處士欺矣積漸胸義會其暴華申指渦發書所揣家詮肥之饒宦幸一書以免摧蕩爾則書等其油幾也吾饒挟而用之操設于前以饋人實似提掇其餘者即連饑儼然似人然而皆木偶也直鯖之耳此豈學道補經籍大丈夫之所為哉

彭而述 子籍 禹峰 鄧州新蔡人

與祝圃

萬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為君謀寫不忠宰官一世不一省古觀人如君今人觀君不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只鮮斗宵俸深博吾先師一嘆字壽語斯已嘆字可作陛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與某

譬曰鷙鳥纍百不如一鶚言沖啓之舉耳著夫鶚也羽佳毛弊雖宜林莽即一經搏噬而啄之矣里開阜

俗。本無知識。成敗論人。宜其辦笑兒但備養毛羽。此不足較也。

丁　遂（江浦人。）

示兒

凡故者有夙因。薄故舊者。其人不長。是以聖人重故。

又

人身如樹。道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荄。由本及末。由幹達枝。纔是這一個生意。備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夏　（人，時爲州守。）

與蔣養菴父母

兩攜初謁。畫端歸。即馳書不佞。鼎曰。蔣明府嶽峙淵渟。護護勤松下風。鼎曰。落日涵天。汪汪萬頃波。眞父母父母云。不佞讀已。舉手加額。吾梓里何幸。有此父母。又爽然自失。不佞亦父母乎人者。安得子弟見之而愛。愛之而敬若斯耶。祇自照而自慚耳。德性賦于天定。涵養係于功深。不佞俱闕然。何足以方時賢長者哉。

吳　鎔（江人。）

竟陵署中以時代家書寄弟

不久成歸耳。聊先報數行。與君者喪相見。肯爲熱官忙。酒可留新釀。花須補晚香。西歸松竹下。早設竹方床。

沈光裕（平人。）

與友

前人著剪燈餘話。遂以此妨晉宗之祀。一朝臣于公會處出此書。亦爲物類所鄙。此不過唐小說之流。而識者猶惜閑檢如此。今書肆邪刻。有百倍于剪燈者。其跡近于兒戲。其見存于射利。其罪中于人心士習。誠且不可言。惜臣狄梁公奏毀天下淫祠。當世偉之。至今猶令人聞風興起。然淫祠之害。及于愚俗。淫書之害。洽于賢智。吾不知補世長民者。作何處是。

與友

凡著書。如小品及教後學。獨得自喜者。不妨略用圈點。以標新意。若經制大編。以呈君相。貲師友。傳之天下萬世者。一用圈點。便成私書。轉瞬異同蜂起。如李卓吾陳明卿。皆不能免。近日尤爲濫觴。可爲著書家一大戒也。至施于自作詩文。尤爲不可。昔言三分詩。七分讀。以爲笑謔。若無一分可觀。而加十分圈點。謬亦甚矣。

吳宗信（字冠五，休寧人。）

與襟圖

得定山先生詩。不及待歸。輒于道上唐之。袖背上數書欲墮。

又

宋人亦以十九日爲重陽。偶得花寨今十日。酒冷古重陽句。先生和之。

又

南中風氣甜美。易使人無骨。公郎趁少年。宜早歸北地。以太行千仞。堅其柔脆。吾家黃山而意致。每只在黃沙白草間。

與周雪客

趙夢白先生作寄人文云。勵名行者。不以故食爲絀。畏清議者。不以妻子爲患。二語不知提醒多少醉夢人。我輩爲八股。不能開導人心。扶翼世道。雖臟如北。熱如火。祇堪覆瓿耳。

吳　晉（字介茲，江寧人。）

復汪舟次

讀吳楚人詩。想見此老彳亍東淘。坐墻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啾啾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喜曰。何乃津津。鞭貴丐活。展此老詩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

與林鐵崖先生

作客山陰道上。忽復數月。念先生去住。至今猶未定。但覺于辦說愁。萬壑爭淚。

與林茂之前輩

先生以望九之年。猶墮下書辦讀字。行數十里。不杖扶老。所謂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爲大年者。

與周園客

櫟園先生贈金聖嘆評書三四種。總是一枝筆。此語惜聖嘆不及讀。盲人無識。尙欲爭攀此一枝筆。豈不可嗤。使又常聞前人論書。運筆專主中鋒。石何老人曰。八面鋒一齊都來。尙了不得。如何獻中鋒。此可爲文章法。顧與園客共參之。

魏學渠（字子存，嘉善人。）

答唐宜之

先生僞道真篇。如針就磁。如嬰貪乳。不復理苔海。最可憐憫者弟耳。弟之好書。如世人好色。暫時割絕。到眼又被牽綿。今古文字。無一不足貪者。忙忙一生。未知何日恬寂頑展。慈山經解及讀先生家教。意似辦臟欲亮矣。已預愁明日此時。不知光景何似。道念無根。眞堪悲泣。

周體觀（字伯衡，遂化人。）

答池州劉德輿修誌書

貴池不可以久闕志。茲屬勞于門下。志之幸也。今讀所哀集。條編旁蒐。良史之才。未之能過。竊謂閣下以世學之儒。當父母之邦。塗物由川。不忍有所缺失。命意周至。訓辭典雅。其用心良厚。然責滿於□□舊其急。詳略之間也。田賦力役。官師食貨。重民事。神未免束于成法。而論說弗著。狃于時宜。而開成亦未之歸也。自上下下。鄉之成風。自下上上。由之成俗。因而遞升編降。歸然于革舊從忠之慮。宜在作者。至于人物

考備諸外輿名實相賓天下之口係焉周官小史外史之遺也網羅宋富其失也嫺擇識未審其失也朕淹如江李諸君號稱恪史而於誌論則爲歉然亦可以審其故矣若夫以爾門之懸通于研𧻴稗官之守比于家乘尼尼焉爲一時之書一人之筆矣知魏下爲一代巨手自爾卓然而區區之見尤願有以納之也

朱　徽（遂初，通賢人）

與張修虛

金陵託處地邇芝蘭之室情深縞紵之歡睠想風期卓然千古矣別後道路紆徐季夏之望始抵荊門長安塵土重以山居旣久野性難馴豐草長林徒深麋鹿之戀鈞天廣奏其奈鷦鷯之悲秋風暮鱸時期與素心人數晨夕也

魏大中（孔時，嘉善人，藏密齋集）

答吳生白

富貴利達萃于長安東西南北之人竭知畢口萃于是詈于是風雨晦冥于長而台臺以一介□□爲歎眾其生平之恬世安得此長者之言而薾之不肯所以傾心折而不能自已也觀天之道厚藏每與厚德相配如名山覽勝優游歲月橫看成嶺側看成峯景過卧思尚有餘味苟非然者如登浮屠躡級而上悸急喘之已覺困頓一霎及頂眼界雖寬實無餘地亦可以駐足疾趨而下勢所必然屋上屋辰坐□□□以此易天下可矣不肯薄德又弗論也

答方孩未

蒔名花者偵其蓓見其且蕾且放也日幾遊焉且沽某酒且觴某客而盲風妬雨夜半陡作鬱鬱沾泥矣盲者妬者不知夫開者之光景原無多也□□過從俯仰欷歔宛然在目弗豈意至今日耶則□□□去已晚矣

答王中訒（中訒名永吉，無錫人）

忠愍蒸嗣之舉功在千百世之人心作成人心于不識不知中喔喔有所興起此濟世第一義也錫山復出一名儒國家復得一正人

答游肩生

去小人正如拂塵旋拂旋有獨太陽當空塵不爲害狂飆捲地而舉扇障之則何益矣台臺所以屬意於正法眼也乖崖熱心教火而忮者且以爲乖崖罪耽耽者又將執乖崖爲世之爲乖崖分疏者鄙恕濤怪浪立海滔天以迄今日而猶滯于荒涼寂寞之中每一念及不勝咄咄之詫反以長安珠桂鹿鹿不已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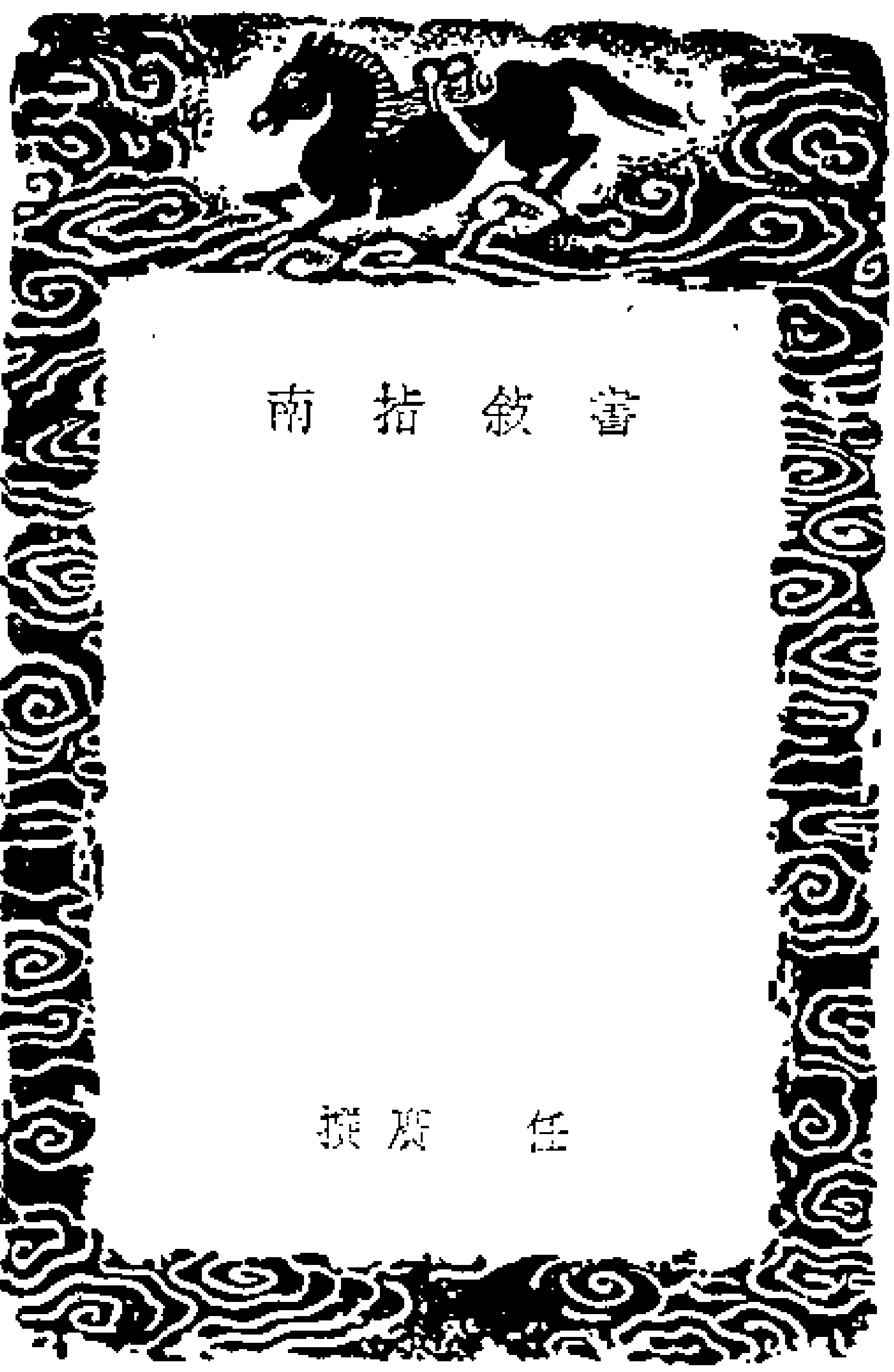
付津兒

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值已而對小人猶塵曲意以諷君子

正雖我不乃易人之所雖難人之所易耶拂衣之志逾堅第倏入倏出恐不成爲出處直須時止則止

答蕭元恆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餘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稱能文章之士耶標新領爽而好用其心于雕跂仄陋之場𤾸𤾸乎纖薄豁剔是務安得不戾于正然則其氣萌者其所以醫救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于嬉者之文得一二標新領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貽害于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兩國□□爭鶩于文而特意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于新爽中尤擇其不詭于正者而後拔之□□之立朝者倘□□□先生之門人而遊稿□□□□宏也



書敘指南提要

書敘指南二十卷。宋任廣撰。廣字德儉。陵儀人。今本文獻通考作任廣陵。蓋傳刻譌脫。以人名地名誤連爲一也。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有此書。然袤書口無註文。無由考其始末。惟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知爲崇寧中人耳。其書初刊於靖康中。版旋被燬。有俞氏者。攜舊本南渡。其後輾轉傳寫。多非完帙。本國朝康熙初。金芬得韓氏所藏本。繕錄未竟而芬沒。反併原本第十卷佚之。雍正三年。金匯得不全宋本。適尚存第十卷。乃重爲鈔補刊刻。而此書復完。蓋若隱若顯。幾五六百年。其不亡者幸也。其書皆採錄經傳成語。以備尺牘之用。故以書敘爲名。明浦南金嘗取是書與爾雅、左腴、漢雋、合爲一編。改題曰修辭指南。皆亂糅雜。殊不足取。此本猶金氏原刻。尚不失其舊。其間徵引旣繁。複冗蓋所不免。然每句標註出處。猶從原書採掇而來。終較南宋書肆俗本爲有根據。固未可與啓劄青錢之類一例視之矣。

書敘指南目錄

卷一

天子命令 服御 詔書 史

殿宇庭園 宮禁 門闕

后妃嬪御

繼承紹襲 信物

宗室戚里

條制法令 赦宥

朝市典物

賞賚賜予 功勳 恩愛

祥瑞災異 時運

表章疏對

卷二

官職名事上　官職名事中
官職名事下　冠綬車服 印章符節 佩帶
俸祿租給 公廨　注擬除授 尙書銓上 辭避代遞
比擬銓考 貶黜 責任　官守術業 職掌
同官交承　公府區宇 嗣事 書籍
卷三
父母孝養　婚姻媒妁
產乳保育 乳母　宗族服屬上
宗族服屬下　親戚瓜葛
胥吏色役 左右使令 公人役使　婢妾娼媵
奴僕皂隸　家世閥閱 祖禰
卷四
心體狀貌上 事指 視聽　心體狀貌下
冠履衣服上　冠履衣服下
言語論辯上 議論　言語論辯下
賢智明敏　氣節行義 孝親忠國 性氣守貞
老耄衰弱　幼稚強壯
卷五

廟堂學校　師徒傳授
儒習科第　經史文籍 編校
文房器物　詞章詩賦上 著述
詞章詩賦下　字畫筆翰
姓名等級 名號　揄揚庇覆 先容
卷六
倉場庫務　簿書文案 職掌
忙冗奔迫　閑寂安靜 假告
總事恩地 邀放　和協禅贊 同寅 賢讓
督促結絶　宿寓番直
防備巡徼　黜逐舉劾 罷免
卷七
召謁往復　禮儀去就 進退 與列
賓客交友 朋黨　故舊契分
鄉鄰里巷　書簡辭語
懷思悵恨　請問起居
稱呼名謂　謙稱引答
卷八

招邀迎待 治具 掃除
迎勞會丼
期約邂逅
圖畫屏障 燈燭陳設 裝飾器
犒設給散
餽遺酬贈 獻享 辭受
款密留連
笑謔嘲玩
洗漱補綻
嚴飾結束 沐浴 矜持

卷九

筵宴聚會 餅
庖廚食饌 造味

瓜果蔬菜
酒醴麴糵
歌樂名器
樂工倡妓
遊觀賞覽 隨從田獵 寫記景物
搜蒐池園 亭樹 觀閣
竹木花卉
棊射博戲 技道

卷十

投君倚附
稱頌慶賀
喜躍快悅
擢用遷改
感荷論報
胸腹誠懇 宜聞
就延薦擧
寬慰指準 待先
慚悚悲愧
恕察推讓

卷十一

知己薦拔 薦舉
煩託干冒
稱獎慰安 推賞
回答陳謝
戒勸遵承上
戒勸遵承下
悉懼畏服 警省
貧賤飢寒上
貧賤飢寒中
貧賤飢寒下

卷十二

稟覆進候
諷察探伺 親望
疑訝詰問
驚異猶豫
曠廢懶放
貴富權勢 奢侈
婦人美惡
耽惑偏蔽
釋家流語
道家流語

卷十三

天地日月上 星辰風 雨霜雪
天地日月下
太歲月陽
律呂月名
星曆卜擇
節令氣候上
節令氣候下
歲月日時上
歲月日時下
陰晴旱澇

卷十四

州郡地理上　州郡地理下
星辰分野　門城管鑰
道途徑路（郵驛）　江海衆水（關津隘岸 決溢成害）
山林川澤　毛羣衆獸
羽族衆鳥　魚龍昆蟲
卷十五
舟船帆席　車輿乘載
鞍馬轡韉（道從 呵引）　覊旅行李（治行送遠 來歸）
淹滯阻隔　疑慎盤歎（憂苦）
郵舍邸店　辭離送餞
勞勸困頓（拘束）　寢寐休息（步）
卷十六
門牆館舍　居室堂宇（窗牖 階陛）
器皿動用（牀席 几杖）　棟梁榱桷（磚瓦 塗飾）
繕造修建　塗抹顏色（方位）
錢貨寶貝　縑帛綵繡
五穀稼穡　會計支收（數目器皿 利息）
卷十七

技術雜藝（百工 肆習）　營生諸業（牙儈 興販）
謀策謀慮（詞謀）　買賣交易
市井街衢　田畝種藝（郊野耕織 農作畜）
農民丁口（徭役保伍 等第戶口）　豐凶斂散
屬鄉賑貸（假借借還 糴糶救援）　事物名數
卷十八
賄賂關節（援助）　違誤爽失（實諫）
欺詐冒僞（內外 過犯）　譏問譏罰（游說讒謗 擇諂）
愚暗鄙陋（不足惜）　怨怒乖睽（調停 扶持）
姦穢贓罪（守奉）　詞訟歸治
獄具囚徒　盜賊搜捕
卷十九
邊垂疆域　將領軍伍（節制訓練 營寨）
軍兵器用　戰爭勝負（論功）
誅戮刑辟　夷狄蠻貊（使者貢獻 方貢）
盟誓要約　鬼神祠廟（祭祀祈禱 齋醮）
情論正類　情論反類
卷二十

疾病安否上
疾病安否下
醫工藥物(方狀)
喪亡服制上(弔慰贈賻附葬官)
喪亡服制下
哭泣追傷
葬送墳墓(棺槨衣衾)
祭享儀物(齋戒)
雜偁稱用上
雜偁稱用下

書敍指南卷一

宋 任廣撰

天子命令(服御詔書史)

天子、曰天辟。(前漢五行志)又曰大家。(蔡邕獨斷)又曰元后。(書)又曰君天。(左傳)御寶、曰御璽。(始皇紀)帝位、曰神寶。(後漢后紀)帝神器、曰龜鼎。天子所在、曰行在所。(王昌)又曰行所。(顏延年)天子車服百物、曰乘輿。(獨斷)御座、曰禁座。(後漢)御帷、曰緹帷。(王融)○輔丹黃邑。帝生時瑞、曰元鳥赤龍。(上列女傳、下詩含神霧)又曰繞星貫月。(上詩含神霧、下河圖)天子冠、曰加元服。(後漢紀)天子車、曰金根。(顏延年)天子車、曰屬御。(班固東都賦)大駕所御、曰鳳凰車。(漢鹵簿圖)御路、曰清道。(顏延年)駕出、曰清蹕。帝服。(後漢)又曰鳴鑾傳蹕於某。(上○某地名)○某所先除治章處、曰靜室。天子出入、曰出警入蹕。靜鞭、曰鞭。(顏延年)駕前舍風鳥、曰相風。(晉令)天子私行、曰微出。(王直)又曰微行數出。(蜀志)私行車服、曰始出之具。(谷永)頌帝儉、曰禹菲舜蘋。(後主)帝勤政、曰旰食宵衣。

詩。(文選)御書、曰親灑仙瑤。(劉孝綽)帝母乘輿、曰雲旎。(張衡)內降、曰出內之命。(後漢)君臣獻諫、曰凱謀。(任昉)詔制、曰咫尺制。(顏延年)又曰寶書。又曰綵言。(謝朓)又曰尺一之制。(後漢李雲)又曰尺一。(陳蕃)戒飭之詔、曰戒書。(獨斷)不封詔表、曰露布。(李善)帝意、曰天旨。(文選二十七)寫拜相制、曰告身。詔理對事、曰詔下有司處正。擢任左右、曰左智右賢。(莊周)三公、曰委於三吏。(左成公)史官、曰惇史。(顏延之釋奠詩)又曰玉牒金册。(七命)

殿宇庭闕(宮禁門闕)

帝居、曰紫垣。君侯正寢、曰高寢。又曰路寢。禁中、曰行內。(孔光)宮庭、曰掖庭。又曰紫掖。(宋謝莊)掖庭中、曰永巷。(前漢后紀)帝庭、曰紫庭。天子階庭、曰丹墀。天子門、曰綘闕。連闕曲閣、曰紫闥。禁門、曰黃闥。(後漢)宮正門、曰端門。(前五行志)君侯、曰法門。王正門、曰應門。(詩)禁密、曰宮省事密。宮禁中語、曰中語。(前外戚)別宮殿、曰離殿別寢。宮中路、曰閣術。(左思魏都)天子門外闕、曰魏闕。宮殿深邃貌、曰䡸蝃蝀。內中、曰祕掖。(宋之問)殿內、曰丹墀文陛之內。(杜牧)闕角、曰觚稜。(上)外出大道門、曰掖。帝居鵠、曰賀廊。殿柱、曰舊柱。殺縛之闕、曰紹闕。以玉飾椽、曰玉題。(左思蜀都)宮殿門上飾、曰金鋪。(上)又曰鋪首。宮殿制作、曰元舞鉶御。又曰玉塔形庭。(上)又曰華榱璧璫。又曰玉鳥金爵。又曰藻扃黼帳。又曰桂棟蘭榱。又曰紅璧沙版。(宋玉招魂)又曰彤軒紫柱。又曰綺井金墀。(上)又曰玉扇。(上)又曰蘭宮祕宇。(七命)又曰雲屏瓊壁。(上)又曰金陀玉堦。又曰鏤檻文槐。又曰紺櫺雲楯。(上)又曰丹梁朱栭。(左思魏都)又曰雕鑾鏤楶。(左思)又曰桂戶杏梁。又曰雕楹蟠桷。紫梁、曰元玉之梁。謂天子門、曰帝閣。臨入禁門法、曰象緯齒衣。

后妃嬪御

天子之配、曰后。(白虎通)又曰女君。太后、曰天后。后宮、曰椒房。又曰瑤宮。(拾遺記)后殿、曰蘭殿。(漢武故事)后

房闈、曰椒房椒闈。(漢元帝。)后齋、曰瑤齋。(張衡、長門。)后居、曰金屋。(漢武故事。)帝母生祥、曰夢月成形。(上上下、晉帝命論。)后族、曰椒房外家。(漢侯延傳。)又曰椒房之親。(第五倫。)后家、曰椒房之家。(魏志、孫皓。)后親賢所留馬曰龍馬。(漢魏故事。)后妃親桑處、曰桑壇。(晉后親蠶處、曰織室。(馬后。)后生時祥、曰黃氣元光。(上葛坤后、下沈約宋書后。)后讓制、曰假充女君之瑞。(魏郭后。)又曰不在蠶娥之事。(魏甄后。)妃、曰並后。(宋書。)閨分、曰房掖。(陳後主。)又曰宮房。(後漢貴人。)內夫人、曰中人。(後漢宦者論。)內人有職任者、曰內職。(南史。)宮掖內人、曰女侍中。(貫武。)所出內人曰掖庭出女。(光武十王、又唐穆宗。)宮人病居曰暴室。(漢宣帝紀。)宮人不得出、曰幽禁沒身。(劉向、班婕妤。)曰班婕。(曹植贊。)宮人多、曰填委掖庭。(梁武立內職詔。)入宮掖曰登宸漢。(沈約、六宮章。)嬪御白誰、曰遂閨非貴。(上)嬪御之榮、曰奉日月之光。(上)妃嬪被册、曰恭承禮命。(魏江妃章。)嬪妃出、曰頒佐士風。(上)后飼蠶禮、曰三浴。(古今輿服雜事。)

儲承紹襲(儀物)

太子、曰世子。(禮記。)又曰儲后。(王融、元長。)又曰儲嫡。(後紀。)又曰副君。(漢十六。)又曰冢子。(左傳。)太子宮、曰儲禁。(後紀。)又曰儲闈。(袁陵、政本。)又曰鶴禁。(金鑾。)又曰丹宮。(宋書。)又曰青宮。(方朔神異經。)太子遊幸、曰觿旌象輅。(上徐陵、下沈約宋書。)太子簡、曰銅龍。(潘正叔。)皇孫車、曰綠車。(王粲。)太子宮門、曰銅扉。(漢書。)稱太子孝、曰有古世子之風。(蜀志。)太子暇豫、曰留撫餘閒。(文選序。)太子職、曰脊樂省膳。(上漢儀、下)太子學、曰春誦夏弦。(禮)又曰間杜禮樹。(晉杜夷。)又曰鄭書劉志。(劉晏。)太子問疑、曰難疑。(張敞、宮殿事。)太子儀物、曰黃屋。(東宮故事、淮南。)太子初拜儀物、曰耶輪。(上)不敢斥太子、曰敢告閽寺。(王儉太子。)聖作後、曰神明之後。(左衛公。)太子妃印曰金璽。(沈約宋書。)太子納妃物、曰雕枕鴨燈。(張敞、東宮舊事。)又曰文履花笄。(上)太子納妃車、曰四望車。(上)太子事、曰承天序。(漢成帝詔。)賢太子、曰元良。(禮)太子、曰皇儲。(陳後伯臨頌。)頌太子、曰天姿玉裕。(陸士衡。)

宗室戚里

近戚、曰帝弟宗主。(漢二十五王。)公主、曰貴主。(漢)又曰天姬。(唐公主傳贊。)又曰識主。(魏志。)公主德、曰作範壺闈。(劉禹錫。)又曰七遊四行。(梁簡文臨安公主墓序。)公主、曰天姻。(宋江淹為公主表。)又曰皇姻。(劉孝儀啓。)又曰國姻。(上)駙馬、曰副馬。(晉後注。)又曰帝壻。(漢)又曰青宮

美宮。(江淹表。)天子親屬、曰宗室肺腑。(劉毅。)又曰肺腑枝葉之恩。(晉書。)皇親、曰皇戚。(十王。)近屬皇親曰近藩之尊。(光武十王。)宗室作藩、曰成藩。(曹植。)稱宗室、曰宗室老。(杜牧。)賢宗室、曰名宗子。(公孫度。)又曰天枝之英。(歐陽詹。)又曰宗室之傑。(方)又曰宗英。(唐書文。)又曰宗室之表。(杜甫。)宗室之分、曰惟得自娛於宮內。(吳孫皓。)遠屬宗室、曰皇諸孫。(杜牧。)又曰帝室之胄。國戚、曰朝臣。(孔明、沈下賢。)太宗後、曰太支。(韓愈。)服盡宗室、曰無服之臣。(杜牧。)

條制法令(故實)

刑法書、曰金條玉科。(劉禹錫新奏。)律、曰法鈴。(劉孝儀山。)條令、曰三尺法。(杜周傳、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故。)一定制、曰常禁。(李固。)有定格法、曰擬法。(曹傳成。)舊法、曰舊約成律。(陳紀。)又曰舊防。(周撥。)收田租約令、曰租契。(漢書食貨。)儲者謂法家、曰刻者。(前漢藝文。)拘條法、曰拘小文。(前漢書。)法為下難、曰承用者駮。(前漢刑法志。)人死罪、曰予死比。(上)入人罪、曰重文橫入。(後漢酷吏序。)又曰深故之罪。(前漢刑法。)用法不恕、曰不為末減。(左昭四。)出死罪、曰傅生議。(前漢刑法。)又曰縱出之誅。(上)任情用法、曰撓法。(成)法術之比、曰秋荼。舍人法、曰四禁。(任昉故事。)擬法、曰如王法何。(晉)每事決於帝、曰每輒決上。(前漢許后。)小赦、曰原輕繫。(後漢紀。)赦文所載、曰有罪過之日。(劉禹錫。)赦恩、曰開改惡之路。(孔融內刑議。)御因聽赦、曰因坐雞竿下。(李勉。)經赦無事、曰會赦事得散。(王)古赦之候、曰黃雲四出。(五十日。)便宜、曰從宜。第一令、曰令甲。(第一篇。)法令、曰憲令。(史)

朝事典物

朝儀典故、曰朝章典物。(晉書論。)帝纓弁、曰瓊弁玉纓。(張平子賦。)仗衛、曰侍衛。(張九齡。)金吾騎兵、曰緹騎。(曲水詩序。)諸侯朝、曰繁纓以朝。(左成。)帝旗幟、曰龍旗鳳幟。(李)旗畫日月、曰常。(周官九旗。)旗畫交龍、曰旂。(上)旗通帛曰旜。(上)旗雜帛、曰物。(上)旗畫熊虎、曰旗。(上)旗畫鳥隼、曰旟。(上)旗畫龜蛇、曰旐。(上)旗全羽、曰旞。(上)旗析羽、曰旌。(上)觀天物、曰大路越席。(左桓。)隨從騎從車騎、曰護駕。(南齊志。)鼓吹曲名、曰芳樹。(江總。)鼓吹物、曰鐃管。(梁簡文帝表。)得用鼓吹、曰騎吹之榮。(隋江總。)車馬儀物、曰錫鸞和鈴。(左桓。)御馬被飾、曰金錽鏤錫。(平子賦。)又曰寶鉸鏤章。(顏延之賦。)待班次見、曰待見。(王導。)待臨人朝、曰歲

髮衣冠侍明，(後漢，清河王)慶朝儀曰明解朝章。(東觀記，宦者)天子執笏，曰御珽。(大戴禮)諸侯執笏，曰御荼。(上，音舒)大夫執笏，曰服笏。(上)大夫笏制，曰御以魚須。(三禮圖)笏，曰手板。(晉紀，溫嶠)末笏，曰搢板。(劉義慶啓)

賞罰賜予(勸功褒賞)

賞罰之用，曰賞勸懲偷。(左傳)賞罰之政，曰尺柄。(左，襄)等第賞之，曰差而錄之。(光武紀)軍中賞，曰蹈難之賞。(淮南，兵略)賞未下，曰京風之賞未頒。(張湯傳)賞未先，曰未足以直功。(王莽)無分毫賞，曰不得一算之復。(光武紀)不賞其勞，曰不見寸刻。(漢紀)未賞，曰顯效未酬。(光武紀)賜衣，曰御府餘衣。(後漢，馬后)府所賜綬璽，曰綬笥。(漢，張衡)謝賜扇，曰王所好玩之恩。(晉，簡文啓)賜予事，曰雙璧千金。(上，西漢，梁孝王)又曰紫綬青璽。(上，謝承後漢，周紡)(下，西京雜記)受詔，曰受詔綸。(□得)賜，曰榮賜。(梁，劉孝儀)受賜，曰頂戴曲私。(劉歆)又曰龍光曲被。(劉孝儀)有德於宗社，曰勳。(司勳，臣職)臣功以言，曰勞。(上)臣功用力，曰功。(上)明其等，曰伐。(上)明其積，曰閱。(上，並漢表)稱其功，曰貿某瑞事之效。(孔融書)王功，曰勳。(周禮，周公)國功，曰功。(上，如伊尹)民功，曰庸。(上，如后稷)事功，曰勞。(上，如禹)治功，曰力。(上，如皋陶)戰功，曰多。(上，如韓信)賜，曰好賜。(周禮)又曰時賴。(上)又曰慶賜。(月令)又曰慶賞之施。(周禮)

辯瑞災異(時運)

四時和，曰玉燭氣和。(後漢，西域)太平時，曰清穆之世。(蔡邕)又曰清明之世。(班固)又曰貞期。(□□贊)又曰天下密如。(□□)又曰無四方之虞。(左)甘露，曰天酒。(神異經)封禪事，曰金泥玉檢之封。(應劭)封禪，曰盛王令典。(宋書，孫嚴)又曰檢玉告宗。(上)升封禮意，曰昭姓考瑞。(對策)又曰升中于天。(禮)日食，曰日蝕。(晉志)日食盡，曰日有食之既。(公羊)穰日食法，曰伐鼓於社。(左，昭四)君損車服，曰降服乘縵。(左傳，成公)君損膳，曰君爲之不舉。(上)君遇災罪己，曰引災自厚。(陳寵)又曰不言臣罰。(上)天火，曰災。(左，宣傳)人火，曰火。(上)旱災，曰旱異。(公羊)又曰雲漢作旱。(後漢紀)又曰亢陽。(前，五行)又曰失雨不時。(前，食貨)又曰炎曦成沴。(楊炯)近不雨，曰比無雨潤。(李□)時雨遲，曰春節未雨。(魏志)失火旺，曰風怒火盛。(李彭)又曰溫炎妄起。(前，五行志)物燒盡，曰爆而爲燼。(潘岳)種麥不得，曰宿麥不下。(後漢紀)洪水，曰洸蕩。(揚雄，古字)蝗蟲，曰蟊。(前，五行，春秋曰□，說者以爲)以虛

引災，曰未撥災異。(谷永。撥，先□反)瑞星，曰景星。(漢書)五星之祥，曰若貫珠。(易坤靈圖，上)瑞雲，曰卿雲。(西京雜記)風雨時，曰祥風甘雨。(齊書)四時氣和，曰玉燭。(爾雅)日不頗食，曰陰食。(蔡邕)妖星，曰欃槍。(音義)風雨爲害，曰風雨節。(李尋)變災祥，曰祕祥妖孽。(序)

表章疏對

表奏得帝覽，曰徹御。(張□)又曰奏御。(陳□)及曰御省。(李□)私奏，曰偏言之奏。(後漢，朱浮)急奏，曰飛騎走轡之奏。(沈□之)所上表情切，曰表激酸切。(任昉)上章，曰拜奏。(□□)奏事，曰避辟以聞。(後漢，周□)引對，曰見帷殿之敍。(沈□)謝奏人，曰枉狀奏某。(孔融，某所奏人)尤所奏，曰可奏。(沈□)疏表不行，曰輒報聞罷。(方朔)又曰奇報聞。(□)又曰輒聞罷。(揚雄)又曰隨奏許可。(□方進)管進表人，曰主章吏。(朱□)論表章體，曰奏議欲雅。(典論)又曰平徹而閑雅。(文賦)長於表奏，曰琳瑀之章表。(典論)乞陳仕歲歸，曰奏乞歸之記。(□)

書敘指南卷二

官職名事上

三公，曰司袞。(□元□賦)又曰三事。(□□)又曰元老。(東觀記，胡廣)三公位，曰槐位。(周禮)又曰中鉉。(王元長)又曰台宅。(月賦)宰相，曰相室。首相，曰元宰。(元□)在台司，曰居上司。(□□)拜宰相，曰發立。(晉)三公，附曰黃閣。(沈約，宋書，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司。二僕射、六尚書，曰八座。(續漢，百官)尚書令、司隸、中丞，曰三獨坐。(□□)樞密之職，曰本兵柄。(宋□)使相，曰槐廷之位。(後漢，百官)左右丞，曰左右轄。(北齊書)諸侯，曰侯氏。(儀禮)爲東方諸侯，曰裂授東夏。(韓子)又曰以尹東夏。(魏武，九錫文)司徒職，曰迫於典詞。(後漢，□民)留守，曰留鑰。(魏□)左相，曰百僚長首。(韓子)內翰，曰內相。(陸贄)又曰天子私人。(李肇，翰林志)呼拾遺，曰遺公。(李□)東宮官，曰宮臣。(通典，十六)又曰儲寀。(宋，陳宣帝)侍講職，曰勸講帷幄。(□□)侍講自稱，曰充在講勸。(上)尚書，曰文昌貴

臣。掌使選議曰無顯才之功。中令事曰鳳池聳樹。侍中職曰掌畫負扆。中書侍郎曰入室賓。中丞職曰簪白筆。中丞曰南司。侍御史職曰白簡深劾之。裏行曰合口椒。監察曰開口椒。上殿中曰巖蘭。上侍御史曰總綱。上由御史遷員外曰升子。上御史曰冷峭。伺察官曰白鷺。作史官曰直太史筆。掌御寶官曰符璽吏。孤卿大夫曰左九棘。公侯伯子男曰右九棘。上太傅職曰率時侍警。京尹職曰數頓檢御。在文字職曰爲文章官。主司文籍曰司籍。秘書監事曰芸閣蓬觀。又曰麟臺麟閣。秘書丞曰第一官。四中書舍人曰四戶。祭酒職曰鱗執類競。都水官職曰尤盤水政。宗政職曰司宗掌族。又曰司戚。司農職曰司金掌帛。大卿曰冢卿。次卿曰介卿。上少卿曰亞卿。又曰少某。郎官位曰哀爲位。尙書郎事曰懷香握蘭。員外郎曰副郎。由郎官出曰出郎官之帳。左右司郎曰都公。祠部曰冰廳。度支事曰金穀權運之務。又曰較運。倉庫計職曰倉庾者。又曰漕轉。又曰綰平攏漕輓之職。大理長貳曰廷理。漕事曰流馬木牛。奉使曰一使之任。使臣曰星使。副使曰備使。單使曰使一個。能奉使曰使表。採方書使曰輶軒之使。使事曰執圭持斧。使星曰天節。奉使行曰登車攬轡。使者所志曰澄清天下之志。上使自謙曰得充下使。使及覲禮曰張[illegible]。晉謁關人。使事曰移關謁候。牧官之長曰牧正。上掌羞官曰庖正。上尙食衣璽乘鞶曰六尙。主御廿肥官曰廿丞。主御酒食官曰湯官丞。上主御果菜官曰果丞。上選曹事曰銓管人才。

官職名事中

藩守之命曰直茅分符。又曰分圖虎符。又曰受任一郡。上郡太守曰千里之師。又曰一州之表。上又曰書臨千里。作守曰縣太守之章。又曰爽城臨民。太守之士曰一圻。曆作守曰曆紆邦綬。

滿郡守曰杖鉞作藩。又曰名郡之主。刺史清節曰桂床留犢。通判曰倅。又曰半刺。又曰監州。又曰爲州治中。倅之職曰屬掌郡事。學官曰校官。試策官曰銷策官。太子中舍曰太舍。州從事曰百石之吏。又曰幕吏。幕官位曰賓位。作職官曰參謀幕。縣令士曰士不過一同。縣令自謙曰小縣之宰。縣令曰某縣長。令之職曰宣王化。初改令曰小冠。初爲令歲滿更制曰大冠。上都曹曰首掾。又曰州主簿。賢都曹曰一府之望。司理曰決曹。又曰後曹。上司法曰獄曹。賢而爲簿曰鳳棲枳棘。主簿之司曰綱紀。又曰管轄之司。簿尉曰縣掾。尉職曰一命寸祿。巡尉職曰將盜是務去。又曰職典賊曹。久在州縣曰數黍徒勞之職。州縣官曰鄉官都吏。酒官曰酒士。又曰酒正。酒官之長曰大酋。上酒官職曰賓酒醪。監酒稅職曰榷酤之任。巡馬巡鋪曰督郵。主鑄錢官曰錢官。管官錢曰龍府之職。掌百工曰工正。又曰工尹。監門曰爲某門監者。掌漏官曰登郎。武人曰以鞍馬騎射爲官。庾人職曰職臣司原。作小官曰取一班一級。又曰人爵未升。作官人數曰列在宦籍者某人。財利官曰泉利之官。小官曰末班。又曰末官。又曰在末位。又曰末秩。冗職官曰斯役之吏。又曰冗官。主務牧牛曰牛吏。掌樂官曰樂正。進納作官曰以貲爲某。又曰入財爲官。

官職名事下

內貴曰宮卿。王府內貴曰中僕。內貴職曰司宮。又曰給事殿省。又曰給事省闈。公卿大夫曰人爵。百官曰羣司。左右披垣曰環衛之司。官禁近曰禁籞。又曰官近。貴遠官曰兼官重祿。又曰重金兼紫。又曰要官華使。又曰重侯累將。又曰華要。又曰淸塗華職。又曰雄職。在館閣曰執事秘館。久爲侍從曰綱轄軒陛某。侍從事曰持橐簪筆。士大夫曰搢紳。作

邊任、曰受戎任。省曹緊處、曰劇曹。（韓子）左右司職、曰會府綜委之任。（杜牧）隨鎮職、曰來龍地財。又曰擁節之務。（上）侍中樞諧、曰久污玉堂之署。祕書丞職任、曰近日月。使者多、曰使驛係道。（柳公權）諸衛將軍職、曰金吾列之尹。（傳）備員、曰充員位。

冠綬車服（印綬、符節、輿馬附）

文武官冠、曰貂蟬之冠。又曰溫貂勁冠。侍中冠制、曰左蟬右貂。（上）常侍冠制、曰貂羽金蟬。（杜牧）御史官制、曰獬豸冠柱。（漢官儀）武官冠、曰繁冠。又曰鵔鸃尾。又曰鵔鸃。又曰冠鵲。總言衣冠、曰簪纓垂纓。印與服、曰纁綬。印、曰章。印、曰方寸之印。印把、曰鈕。二千石印、曰章印。笏、曰板。三公綬、曰綠綟。宰相節、曰瑞節。節度使車、曰牙璋玉節。諸侯服、曰元冕朱紱。尚書令所乘、曰黑軺。尚書令所服、曰絳服。僕射珮、曰蒼玉。僕射服、曰皁袍。御史大夫車、曰胥授蒼珮。卿車、曰藩衣花較。（上）又曰繡扇朱輪。太子少師車、曰襟綬珮玉。太子少師所乘、曰轓車。御史車、曰玉節綬符。侍御史馬、曰絳騎。御史衣、曰繡衣。乘驛持節、曰傳璽。東方刺史符、曰青龍符。中古刺史符、曰銀菟符。（上）太守車、曰珪符。又曰魚符。著朝服、曰服銀艾。著朝服、曰擁笏垂魚。又曰端委。（左傳）青組印、曰丈組寸印。（杜牧）朝服、曰拖綬鳴玉。又曰玉笋組長。金帶、曰黃金橫帶。組、曰丈尺之組。金紫、曰編紫。借紫、曰假紫。著緋、曰朱衣魚章。介所授、曰銅鑑。丞尉服、曰黃綬。選人、曰綠組初秩。刺史儀物、曰朱旗曲蓋。通判車儀、曰泥軾。秘書丞車、曰鹿車。卿服、曰毳服。綬帶、曰篡組。郡夫人被服、曰命服。武官服、曰服虎文。冠、曰元服。（禮記）大帶、曰紳。插笏於帶、曰搢。（上）法官冠、曰惠文。

俸祿租給

祿俸、曰奉稍。又曰秩奉。又曰祿稍。食祿、曰分人之祿。守微俸、曰守儋石之祿。掾俸、曰餕羨之俸。（韓子）厚祿者、曰肉食者。公使錢、曰公人。貧士苟祿、曰三徑之資。圭田、曰公田之利。三公俸、曰累鈞之俸。謝支付、曰准給。事少俸多、曰職閑廩重。佐吏之秩、曰斗食。（史記）俸微、曰一金之俸。（任昉）又曰祿俸殊爲道瑟。俸厚、曰祿秩優潤。厚祿、曰食肉之祿。（左）卿大夫膳數、曰日雙雞。（左）官小俸薄、曰職斯祿薄。待宮祠官、曰優然賜養之。素飡、曰空受爵祿。

注擬除授（出身、初上、代還、移徙）

常調授補任、曰隨牒。又曰從班隨牒。先別差注、曰優調。正授之、曰正除。又曰授以正司。初出官、曰脫巾從仕。又曰一行作吏。人仕、曰請仕。（杜牧）初授、曰受任之初。到官久之、曰在政有頃。謝官新到、曰從政者新。（左）奏得差遣、曰奏丞奉闕。避親移徙條、曰元法。任滿、曰吏職歲滿。得替、曰秩謝皆歸。得替歸、曰終吏而還。到任、曰到職。移鎮、曰徙節。又曰換節臨某。太守初上、曰班祿。知州初授、曰拜州之日。受命北征、曰得北征告。除得官、曰蔭子。又曰以門庇。又曰以宗蔭。（上）又曰世及之私。又曰承家祿。只取貴家、曰門閥爲選。又曰以地進。（杜牧）不再還注、曰雜調他士。仕官歸定、曰逐食推遷。令再任、曰令又原之。

比擬鈞考（資任、出色）

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上）考衆課殿最、曰都試。課最、曰爲某州高第。又曰以高第。又曰奏課爲最。考課第一、曰非第一。又曰第一人。大卿課、曰經綸國職。守令課、曰以惠利爲績。邊守課第一、曰當爲邊最。考校、曰鉤校。比校、曰考功校德。比其人、曰時人以當前世某人。人才相埒、曰伯仲之間耳。考資格、曰考之銓衡。功勞經歷狀、曰閥閱。閥閱、曰官簿。擬格、曰

拘官猶。(後漢紀) 守令最課，曰撫字心勞。(唐陽城)

官守術業 (附假攝)

官業，曰政務之紀。(注通典) 仕途，曰嬴利之路。(林逋) 又曰名利之場。(賈誼名山序) 盡心王事，曰補國家之闕。(宋璟碑) 盡力從事，曰展四體以率職。(左定) 謂其有成功，曰以爲成勞。(左宣) 能作官，曰吏畏其寮寀。(韓子) 又曰巧宦。(潘岳) 能吏，曰抱功修職之吏。(谷永) 上官所宜，曰洞澈其心。治事，曰典幹。(何敞) 在官敏慎，曰持官守身。(韓子) 又曰抱官守微官。祇畏王事，曰以順循職。所務絕私，曰財勢絕路。能察吏姦，曰燭摘姦冒。(唐王彥威) 自謙，曰奉職救過不給。(漢) 又曰猶懼不給。(左) 善治民，曰長于撫民。(崔彥曾) 議辦其職，曰書給。(左襄上) 好治劇，曰安繁戀劇。治劇優游，曰燕享篳硯之間。(杜牧) 洄速入奏，曰上計。(漢宣) 官吏所職，曰刀筆筐篋。(賈誼) 又曰文墨論議。(蕭何) 又曰刀筆。(後王允) 又曰以刀筆之文。(李斯) 又曰文帖害。(蕭何) 委其一面行，曰某一之。(文三王某所委人) 急政，曰以鷹擊毛摯爲治。(義縱) 又曰執事刻急。(後邢) 治民酷，曰滔人如麻。(宋穆) 御下太急，曰如束濕。(甯成) 官不濟，曰冗職。馬政，曰差擇蕃乘之數。(通典注) 案獄長厚，曰上德通理之吏。(文三王) 補外，曰孤於外官。(蘇軾) 又曰抱屈在外。(李翺) 求內州，曰冀一休足於內郡。(杜詩) 不肯從事，曰從事何爲。(馬周) 官於近，曰職射殿下。(沈下賢) 又曰豫在視聽之末。蠶人謂其疏，曰見謂不習事。(兒寬) 總政，曰爲下吏所欺謾。廢政事，曰荒政多媒。不職，曰職遲頓不及事。權官，曰攝承空之。(左成) 又曰攝官承乏。(潘岳賦) 權兼，曰守篆。(王莽) 兼兩職，曰若又其二。又曰兼二事。(左宣) 到權所，曰攝承即事以來。權攝不定，曰假攝去來。(沈約) 善爲政，曰緣飾以儒雅。吏業疏懈，曰莽鹵。(莊子)

同官交承

稱同官，曰僚佐。好同官，曰多君子寮。僚屬賢，曰寀寮拘緣。初到任，曰承前。(選二十) 承前，曰攝大君子之闕。承前自謙，曰視已成事。(賈誼) 補其後，曰踵前武。(相如) 忽於攝官，曰官攝易之。(兒寬) 僚友善之，曰爲僚類所歸。

同官，曰同服官僚。(韓子) 又曰僚朋。又曰官侶。(選十五) 同官曰聯事。(周禮) 既交承，曰既承藉。

公府廨宇 (寺觀驛舍)

三公府，曰公府。(後漢紀) 三公閣，曰鳴閣。南府門，曰四出。(後漢二十四官儀) 散騎常侍府，曰二清府。大將軍府，曰莫府。(李廣傳) 禁中直舍，曰廬。省，曰華省。(安仁居賦) 省又曰省闥。(谷永) 官府，曰府寺。官局，曰寺舍。廨宇，曰區署。公局大，曰府寺寬敞。小廨，曰便署。使廳，曰几硯之廬。(上) 長官廨宇，曰去之如始至。(左) 公廨不塼，曰公齋陋冗。(下賢) 御史臺，曰霜臺。(杜牧) 秘書府，曰芸閣。(上) 太常寺，曰禮寺。(下賢) 大理寺，曰棘署。司天監，曰星臺。官闕員，曰官寺空曠。(左) 教坊，曰樂局。又曰樂府。御史臺，曰烏臺。又曰烏府。(上) 又曰柏臺。(白居易)

書敘指南卷三

父母奉養

父，曰大人。又曰嚴君。(易) 親母，曰因母。稱父，曰家父。稱母曰家夫人。拜親，曰拜家庭。拜親曰家庭之慶。父德，曰慈而教。(左昭公) 家訓，曰庭誥。(顏延之) 母訓，曰慈令。子之職，曰孝而箴。(左昭) 養貧而親樂，曰義養。奉親厚，曰崇養。(上) 供甘旨，曰甘毳之食。又曰夕膳晨羞。(束皙) 奉養不豐，曰菽水之薄。又曰常採拾以爲養。(江革) 侍奉，曰承溫凊。又曰膝下色養。(潘岳) 又曰親謁溫凊。(杜牧) 又曰溫凊不引之暇。自供親食，曰具養自上食。又曰身執饘餠。又曰供朝夕之膳。無以養，曰就養勤匱。(顏延之) 又曰上馳溫省。爲親養仕，曰毛子捧檄之喜。別親久，曰久離定省。報母恩，曰思大義報復之推。母恩，曰推

撫居窮之勤。自稱嫡母、曰太夫人。仰祿以養、曰爲親屈也。論報比、曰烏烏反哺報德。晚方論父、曰不早知爲大人遺體。

婚姻媒妁

壻之父母、曰姻。婦之父母、曰婚。上 嫁人、曰奉箕帚。又曰執箕帚於某氏。婦人謂嫁曰歸。詩 嘉耦、曰妃。左桓二 擇壻、曰擇對。娶妻、曰受室。年及嫁、曰當及事。可使娶、曰可室矣。以女嫁其子、曰室其子。左宣 嫁女與人、曰女之。以姊妹嫁之、曰以姬氏妻之。女得賢壻、曰乘龍。女皆未嫁、曰並未有行。嫁先於姊、曰先行。先定後年嫁、曰待年。媒人、曰媒蘖。無媒禮、曰某之妻不聘。已定婚、曰問吉已通。將成禮、曰請期有日。上 見舅姑禮、曰棗栗爲贄。兒女姑禮、曰腶脯爲贄。上 壻親迎禮、曰奠鴈。行貨、曰納采徵。交杯禮、曰合卺而酳。戒將嫁女事、曰結帨施鞶。嫁女物、曰裝送資篋。下財、曰內聘。房臥多、曰裝遣甚盛。又曰遣遣甚豐。從人嫁女、曰娶有嫁遣。

山。貧女嫁裝、曰練裳布被。又曰竹笥木屐。上 家有婚姻、曰家有嫁娶。何取婦日、曰婚日。男女了、曰男女婚嫁既畢。人棄夫別嫁、曰另謀改嫁某。強欲取之、曰使強委禽焉。再嫁、曰嬪。又曰醮二廷。又曰再醮。北史 已嫁者、曰既醮之婦。求嗣不得、曰萬方終無子。離妻、曰折釵斷帶。彼離婦、曰放黜之婦。上 無妻人、曰鰥夫。小家婚嫁、曰婚婢歸奴。

產乳保育 乳母

生產平善、曰誕育。初懷姙、曰有子孫胎。懷男未臥、曰男方在身。未臥、曰未乳。孕出月、曰孕過期。懷孕臨月、曰在大期時。產臥、曰就館。又曰免乳大故。又曰免身。上 又曰乳。上 欲臥、曰當免。生男、曰弄璋。詩 生女、曰弄瓦。上 未滿月、曰產痛在腹。乳臥房、曰產舍。左昭 遺腹生男、曰今生某男也。婦

人付產、曰背字。廣求嗣、曰廣採宜子之人。自乳子、曰母自乳養。上 母卑、曰所生庶賤。遺腹所生、曰遺男。最大小叔妻臥、曰長叔如生男。養母、曰假母。又曰乳媼。又曰某阿母。乳母恩、曰阿乳之恩。乳多、曰涌流。人生其始化、曰魄。人既生魄陽、曰魂。上

宗族服屬上

父母兄弟妻子、曰六戚。自高祖及孫、曰五宗。最始祖、曰鼻祖。五世祖、曰五廟祖。祖母之樂、曰含飴弄孫。伯父、曰世父。家長、曰家丈人。書付婦人、曰某大家某氏。兄曰伯氏。詩 又曰睨。弟曰仲氏。詩 兄弟親、曰鬩侮之親。同母弟、曰母弟。又曰同產。又曰同胞。同祖兄弟、曰從父兄弟。同曾祖、曰從祖昆弟。長兄之妻、曰邱嫂。又曰巨嫂。姊曰伯姬。又曰伯女。又曰仲女。上 姊妹、曰姬氏。姪貧者、曰南阮。姪富者、曰北阮。上 姪曰猶子。呼人姪、曰愛姪。長子、曰家嗣。又曰元子。又曰伯。嫡長子、曰冢嫡嗣。次子、曰次息。賢子、曰良子。又曰寧馨兒。

自稱子、曰豚犬之息。又曰賤息。正室嫡子、曰門子。庶出子、曰支子。詩 支子、曰側室。子孫、曰係嗣。自謙子、曰子材下。仲叔、曰仲季。衆子弟、曰旅。上 長女、曰元女。養子、曰乞丐攜養。子不肖、曰下愚子。又曰家之衆子。呼人弟、曰賢弟。左 又曰淑弟。後世孫、曰某之後孫。前妻子、曰先母之子。問婦人有無子、曰問其姓。養過房、曰乞子肆嗣。庶如嫡、曰匹嫡。晚得子、曰晚有兒息。兄之孫、曰從孫。同母異父弟、曰外弟。皆已嫁妹、曰某妹。闔家、曰舉宗。書家人語、曰家衆、曰云云。同居、曰不別火食。兄弟和、曰季有兄心。兄弟不和、曰鬩牆之禍。又曰不令。詩 索析居、曰求分異。弟不順、曰有不悌之傲。家政、曰家政。不能治家、曰失爲家主之法。五世親、曰袒免。遠房子、曰族家子。遠房、曰疏屬。又曰末屬。又曰服屬疏末。舍居壻、曰贅。隨母男、曰假子。

論訓。○父爲之。

宗族服屬下

正嫡、曰正夫人。呂不韋。又曰萌妻。前五代。妻曰細君。東方朔。又曰邑君。後漢。初娶之妻、曰元配。魏。再娶之妻、曰次配。上 夫德、曰和而義。左昭。妻德曰柔而正。上 小妻曰下妻子。王 無正室曰無嫡對匹。任延。指稱妻曰是家。後漢紀。拙妻曰寒於帷薄之制。郭隆。妻子家屬曰累重。前漢。妻薄夫曰庸奴其夫。袁耳。又曰婦皆聊夫。東晉新語。結髮妻曰元妻。左昭七。背人妻、曰其偶曰。外傳。婦稱夫親、曰夫氏之黨。中庸禮。妯娌相謂曰宗婦。劉熙釋名。又曰姒。左成。又曰姒婦。前漢郊祀。小叔曰叔郎。鄭隱。又曰小郎。晉王濛。小姑曰女嫗。溫嶠世說。又曰女叔。上 婦德曰事舅姑靜服。唐列女。又曰以道匡夫。鄭國。又曰聽而婉。左昭六。婦之職曰供饋饎之役。孟姬先哲。婦稱姑曰大家。曹列女孟姬嫗。稱婦姑曰姑慈婦聽。左昭七。夫婦職內外曰以經二物。左昭六。婦稱夫曰所天。安仁寡婦賦。事夫禮曰櫛笄而朝。公羊。又曰侍執巾櫛。左傳。婦之事、曰中饋酒食之事。易家人。又曰惟酒食是議。詩 又曰女工絲枲之業。列女傳。又曰莊櫛縫紉。上 女工、曰執緘。左成。親盡漸疏、曰成單。後漢下。庶出子、曰無外家。晉王

親戚瓜葛

妻父、曰婦翁。史記。又曰外舅。爾雅。妻之母、曰外姑。上 妻家、曰外舍。後漢皇后紀。同母異父之弟、曰外弟。左傳成公。○好親家、曰嘉姻。安仁寡婦賦。親家曰姻家。後漢。同門壻、曰友壻。漢書。又曰僚婿。唐列女。兩壻相謂、曰亞。左昭六。女壻曰倩。淳于意○方言、東齊之間謂壻爲倩。又曰半子。唐劉禹錫。佳壻曰良匹。寡婆。壻甚賤曰有子壻禮。顏氏家訓。妹壻曰婣。公羊。壻等親曰子壻姻屬。李固。待壻薄曰以常壻畜之。通鑑桓溫。姊夫曰女兄之夫。唐列女。謂姊夫曰有姊夫之資。說文。諸姑姊妹之夫曰外宗。周禮王。是姑表曰與某中外親。參得。姑之子曰外兄弟。宋書顏峻。昔姨表曰某之姨子也。左襄。又曰與某爲姨是弟。上 呼人舅曰貴舅。江淹傳。與之是親、曰有親。王導。又曰有連。史記楊惲。又曰有葭莩之故。王莽。又曰有瓜葛之屬。謝承後漢。親戚、曰懿親戚屬。潘岳賦。又曰戚

屬、歐陽呼。親曰親懿。潘岳賦。呼親戚曰懿親。晉賓。非近親曰非手足戚。田儋。

胥吏色役 左右使令。公人役隸。

鄉司手分、曰鄉部吏司。成宣。理欠司、曰典負者。上 戶長、戚鄉司、曰田部。簡雍。書者戶長、曰鄉亭部吏。後漢。又曰鄉吏。馬貢。主收稅人、曰鄉佐。百官令戶長。遞奏官曰郵吏。孝禮。吏曰文墨小吏。杜欽。起於吏曰以吏吏一介之材。杜詩。用心吏曰盡力吏。傳揚。隸役於人曰胥人隸也。周禮。胥吏忙曰胥吏沸如麻。皇甫湜。胥吏自處曰幹吏卑末。巴蜀。老姦吏、曰猾猾。牌吏曰虎冠之吏。後漢酷吏。使令不勞曰自指氣使。漢賈。用有過人曰甚於凡吏。尹賞。由公人曰柄移於胥吏之手。劉禹錫。所由之類曰街卒。左武。左右曰左側。武五子。門子曰門長。光武紀。門吏曰門者。左襄二。又曰門士。鄭太。又曰抱關。吏 又曰戶將。楊歙。市長曰市令。叔敖。急足曰疾步。唐劉蛻。又曰捷步。任文公。後樣曰圉人。左莊子。庖人曰胞人。東方朔。失業爲徒隸、曰監隸。前漢匡衡。配軍曰罪人。前漢刑法。當所役徒曰正徒。前五行。作頭曰都匠。王莽。木匠曰工倕。莊子。工匠之職曰曹任。論衡第五。公平吏、曰無害吏。蕭何志。諸曹走吏曰鳥廚。後漢武道。禮院人曰祝宗卜史之徒。左定。杜牧本 吏人曰曹子。韓愈。驛子、曰傳吏。上 又曰提驛。劉公。治廟人曰途廟之刑人。周禮。管府庫吏曰府人庫人。左昭五。樂官、曰瞽玩之臣。杜牧。掌樂工、曰樂尹。左定。掌刻漏人、曰銅史。陸倕賦。又曰金徒。上下

婢妾姬媵

妾、曰小妻。王莽後。又曰小婦。元后。又曰傍妻。上 妾上僭曰衣服禮秩如嫡。僖二三。父之婢、曰父傅。王商。傅婢、曰阿保。霍光。婢妾、曰婦嫗侍兒。宦者。奴婢曰僕御。後漢后紀。人所使令。婢、曰從。魯仲連。又曰侮從。方言。衆妾曰輿嬖。左傳。從婢妾曰招致妖麗。王。淮南。多妾、曰後房多嬖積之女。任昉。買常婢曰市寒賤可制指者。杜牧。不親事曰昔取戚於婢僕。杜甫。寵妾、曰私恩嬖妾。隋後蔣。姬人之職、曰嬪侍。元后。又曰得拂枕席。陸賈新語。又曰執巾櫛、振衽席。外傳。又曰接床第、承恩色。後漢。又曰侍巾櫛之末。沈約。不再娶妻、曰開騰路。公羊。婢之職、曰典炊爨。楊惲書。又曰蒸滷。李義山。竟婢多、曰增無用之

曰、光武十王。顧事人曰婢御僕侍。沈下對。侍婢衆曰布嚴膝。王莽。侍女美、曰侍者盤結。平子南都〇背也。奴婢、曰私屬。王莽。婢使、曰女衙。方言。侍史宮婢、曰奚。周禮。

奴婢皁隸

家僕、曰家吏。吳錄孫皓。新僕、曰新隸。左襄三。僕從、曰陪僕。賈逵。奴僕、曰斯養。漢劉序。奴曰臧。仲達〇臧同。又曰臧甬。方言。奴子、曰蒼頭。李善。奴之監知家務者曰監奴。霍光。奴之魁曰大奴。武五子。攜持器之僕曰攜僕。漢書。奴僕、曰蒼頭盧兒。鮑宣。數憐、曰指若干。史貨殖。賤役人舍曰廝舍。後紀。看家人曰守舍兒。梅俊。親臨人曰舍中兒。蔡邕。呼人僕使曰一介之使。雍休。艾草爲防者曰廝。公羊。汲水漿者曰役。公羊。養馬者曰圉。公羊。炊烹者曰養。公羊〇斷役廝養。樂謂僕使曰皁牧輿馬。左襄三。又曰皁隸牧圉。左。衛助僕曰實紀綱之僕。僖中。管馬僕曰羈紲之僕。僖中。奴曰平頭。古詩〇下頭子提履箱。奴僕家道者曰有士風。鄭媪。

家世閥閱 閥閱

名家、曰名門右族。柳玭。又曰華宗。任昉。又曰閥家。馬援後贊。又曰閥家令姓。唐列女。又曰名閥。柳玭。貴家、曰地豐貂冠之緒。唐仲宗制。又曰大臣之胄。後漢書。又曰遂官之裔。梁書。名人後曰清人賢胄之子弟。沈亞之。勢家曰勢族。漢二十五。又曰強宗右姓。郭伋。又曰世臣門子勢御之族。蔡邕。又曰龍門大家。沈下賢。貴胄曰皆累世名貴人。荀紀。盛族、曰冠族。唐李揆。功臣後、曰功臣苗裔。魏志。上世曾得封曰侯封之家。史酷吏。累世作相曰仍世柱國。楊賁。世襲、曰傳龜襲紫。孫綽。累世、曰奕世。楊雄。謂人有家世曰某有地。晉王溫。貴族曰門世英華。隋文與李志山。官員家曰仕家。沈下賢。呼貴家子曰作公子。太史。貴家子孫、曰生長膏腴。南史。祖先爲吏曰世吏子孫。漢。又曰本吏家子孫。上善守門戶曰本來門戶。王敦。自謙家世、曰末胄。潘岳。又曰宗門衰薄。孫綽。又曰族姓卑微。丹陽王。又曰地寶寒微。謝靈運。又曰家行業寡。宋子京之表。子孫曰孝謙寂寥。若。本善人家、曰善家子。尹賞。榮門戶曰榮家宗。楚辭。得子孫繼嗣曰傳於來體。後漢書。子孫盛曰臨有子遺

耗矣。唐史功臣表。無嫡長曰無冢適。左昭四。孔子之後、曰聖者子孫。孔融。繼祖宗官曰嗣宗職。左成。又曰能業其官。左昭四。守家業曰收有二事。左成公。

書敍指南卷四

心體狀貌上 事指視聽

心、曰天君。荀子。又曰心本。郭解。又曰靈臺。莊子。又曰靈府。陶淵明。又曰心主。淳于。又曰方寸之地。列子四。心迷煩曰方寸亂矣。諸葛亮。人心不可測曰沈阻難微。郭太論。稱人好心曰瑰瑋奇心。趙壹東方朔。人心貌不同曰情貌相越。後漢書。人心行好、曰有內美。屈原。身、曰無貨之軀。揚雄。謙言一身曰片體一節。列子二。美狀貌曰姿儀端潤。王微序。又曰天骨秀朗。宋。又曰美好無雙。登徒。美風儀比曰瑤林玉樹。王戎。呼人風貌曰光貌。後漢七十二。又曰光儀。又曰神儀。淵明。又曰玉貌。曹。運。又曰風裁。李膺。又曰清顏。梁元帝與蕭挹書。容好狀貌曰皮相之士。外傳。又曰可借面弔喪。浦衡詞。精神急曰神鋒太秀。衛王。瘦、曰形容甚癯。相如。又曰骨立。列子四。人相貴、曰應法相。後紀。貴人相、曰龍角犀顬。李固。賢人相、曰淵角山庭。作

相類古人、曰比某之流也。(某古人名。)面總稱、曰大宅。(枚叔七發。)眉目間、曰清揚。(選十五。)嘲大腹、曰可使蹤蹐。(韓退之贈張秘書。○)形狀、曰物色。(後漢嚴光傳。)人貌陋、曰醜狀駭人。(周顗。)又曰少不颺。(左昭二十七。)短小、曰眇小丈夫耳。(孟嘗君。)狀如書生、曰被服如儒生。(王莽。)口高、曰豭喙。(左昭。)鬚長鬣、曰長鬣者。(上。)極多髯、曰面無見膚。(荀子。)

心體狀貌下

君子小人與同、曰臯目並列。(杜牧。)脊趨蹌、曰趨蹌淹雅。(王勃序。)莊持不笑、曰未嘗換色。(沈約之。)曲躬、曰磬折。(曲禮下。)肩偶、曰上僂。(左。)婦人有汗、曰粹鬢。(說文○粹汗也。律粹鬢不得待刷。)汗、曰珠汗。(韓元賦詩。)又曰雨汗。(史記。)目乖子、曰眸盻。(揚雄。)擡眉宇、曰揭衛。(衛瓘。)舉首、曰矯首。(甘泉賦。)比肩、曰併肩。(田儋傳。)點頭、曰頷之。(左傳。)頭久不理、曰頭如蓬葆。(武元子。)洗手、曰滌手。(曲禮。)圓、曰頹。(王莽。)研手、曰敲手。(左哀。)瘠悴容色、曰顏色憔悴。(莊子。)充肥色、曰芻豢之色。(外傳。)喉嚨、曰亢。(李賀剌。)拍手、曰抵掌。(蘇秦。)脚脛、曰

胻。(魯語。)大拇指、曰巨擘。(孟子。)又曰拇。(莊子駢拇。)又曰敏。(毛詩。)脚掌、曰蹠。(賈生書音跖。)腧、曰五管。(莊子。)雙名、曰複名。(唐張真。)遠注目、曰矚人去、曰目逆而送之。(左桓二。)視不端、曰視流。(左成上。)方洗足而起、曰遽跣足。(朱穆。)手白皙、曰美手腕。(玉臺。)中兩脚坐、曰箕踞。(陳餘、背北形如箕。)吐忠言、曰忠吝。(劉陶。)赤脚行、曰徒跣。(後漢吏序。)視聽不定、曰視聽陝輸。(晉世叔要。)顧視其人、曰脊目禮焉。(江革。)急行、曰疾步。(...)肝、曰棲魂之館。(沈下賢。)手皴裂、曰龜。(莊子。)脾、曰肯。(史小。)心下、曰膈。(上。)膽、曰中正之官。(素問。)胞、曰勞光。(淮南子。)眼昏、曰目若濁鏡。(陸龜蒙、百年歌。)

衣服冠履上

儒衣冠、曰危冠方袂。(劉禹錫。)巾而不冠、曰幘。(周禮。)儒服、曰縫衣淺帶。(荀子。)又曰褒衣博帶。(郭太。)又曰服方領。(林宗。)又曰疊衣博帶。(後漢。)編好之服、曰輕服。(左昭。)未仕之服、曰京帶。(周禮。)衣之華、曰文章遒麗。(劉禹錫。)錦繡文采衣、曰黼黻之衣。(晏子。)婦人麗服、曰彀文縠之雜袿。(七啓。)又曰紺綾之袿。(漢武內傳○仙服。)婦人上服、曰袿。(釋名。)總言婦人服、曰袿裳。(上。)著衣、曰御。(崔駰賦。)脫衣、曰褫。(上。)富者衣、曰錦繡狐貉。(列子七。)柔服、曰服緇絡之源。(王子淵。)又曰紵衣縞服。(吳都賦。)薄紗紵衣、曰便

輕若無。(張衡。)薄縠子、曰霧縠。(宋玉論。)秋之服、曰御袷衣。(潘岳。)冬衣服、曰與狐貉之暖。(莊子。)又曰御狐貉之裘衣。(宋玉。)又曰頂隔衣裘。(左襄三。)得衣而暖、曰猶生惠氣。(梁簡文帝詔冬中惠裘。)着裘、曰衣某裘。(左定○某狐裘也。)葛衣、曰纖絺。(潘岳秋興賦。)又曰裘葛。(後江都王。)又曰衽葛。(左。)連襠袴、曰窮袴。(漢上官后。)衣襟、曰袵。(招魂。)好皮毛裘、曰名裘。(後漢。)小兒被、曰文褓。(世說。)小兒繃、曰緥。(後漢河清王。)游戲之服、曰游服。(左傳。)微服、曰麻服。(胡廣。)絲鞋、曰絲履。(晉。)

衣服冠履下

大掖衣、曰[illegible]子。(前元后。)汗衫、曰廁牏。(石奮。)中衣、曰中帬。(上。)近身衣、曰衵衣。(左宣上。又兩面。)袖口、曰袪。(成公。)懷著衣、曰鄒毋傳袴襦。(前趙后傳○扞衣曰附。)著破衣、曰弊衣。(宣趙。)紛縫衣、曰以采綖縫其衽。(史記。)褶袴服、曰青襟衿袖。(蜀。)嘗用炙衣、曰熱火炒衣。(揚雄。)細縠、曰阿。(列子三。)細布、曰緆。(上○揚衣。)美衣、曰荷衣蕙帶。(楚辭。)換衣、曰若故服新。(王敦。)吉服、曰嘉服。(左昭○對喪服云。)與繁衣、曰鷞鵕衣。(李白。)賤服、曰裘褐為衣。(陶淵明。)又曰韋冠雜服。(莊子○。)又曰縕袍無表。(上。)著敝衣、曰鹿裘。(左宣。)又曰衣敝補衣。(周仁。)領會、曰襘。(左昭。)脫衣表裏、曰中紺而表素。(非子。)裡將、曰襘。(力音。)又曰承翼。(上。)皮革帶、曰鞶帶。(今腰帶。)帽

被、曰居貧報散。(王隱。)算袋、曰算縢。(前後。)發袋、曰排戲。(後○排、蒲拜反。)著兩衣、曰衣劄。(左襄下。)修履、曰金華之鳥。(七啓。)著鞋、曰納屨。(莊子。)又曰蹝屨。(外傳。)著破鞋、曰屨窠。(論。)鞋姓名、曰苞苴。(隸。)鞋易名、曰下邳侯。(上。)鞋帶、曰綦。(莊子。)著鞋不上、曰履履。(援傳。)又曰跕屣。(貨列○上音帖下山耳反。)木履、曰屐。(莊子。)靴鞋好在、曰牢朝可服。(盧甫。)鞋跟斷、曰踵決。(莊子。)皮鞋、曰革鞜。(揚雄。)草鞋、曰脊屣。(左襄。)又曰蹻。(莊子音脚。)又曰菲屨。(前刑注。)又曰屝屨。(左僖上五。)

言語論辯上

言、曰新聲。(楊子。)能清談、曰談宗。(晉王衍、阮修。)談說妙處、曰微妙之處。(上。)謂人談論、曰雋譚。(王夷甫。)又曰綺譚。(選十六。)又曰娓譚。(上。)語不斷、曰蟬連。(五、晉。)宜言、曰辨言。(胡銓。)論事本、曰其道本根。(陳餘。)多言、曰簡語有聲。(後漢、祈。)又曰口如布穀。(上。)爭辯、曰戾爲辯尉。(左、魏都。)議論高、曰落落雜合。(正論。)正論、曰危言覈論。(郭太。)評論抑揚、曰噓枯吹生。(郭太。)前已有論辯、曰

商之久矣。後漢宦者論 詰難辯、曰雜家之辭。七列 詰難屈人、曰論難迍佗某人。朱浮竹皮冠注 語意間雜、曰下意雜聞。後漢書 辭說多、曰援引紛紜。誤 論事情曰大致歸然。後論 語長、曰不可殫悉。明追 生徒能專對者、曰能言語生。徐 答人落其詐中、曰應對入其數。後漢何敞 善言說、曰有口無行。史記 謝其過言、曰是妄言也。左莊下過也 文意激切、曰文指甚哀。杜牧 爲人辯事、曰爲作分明之。韓宣 謂人意思、曰風指。何武 再三論之、曰叢論。劉向集 略自分疏、曰微自解說。方進 事顯白、曰白著。漢書世 不實之說、曰華說。選七十 失言、曰墜言於某。鄭語 不欲言、曰欲閭口而無言。楚 徐言引喻狀、曰緩頰。漢書食其

言語論辯下

妄斷事、曰私判臆度。仇士良 語吃不明了、曰口吟舌言。漢書 戒愼言、曰斷舌相戒。張儀 不敢言、曰縛舌膠唇。上 拙直、曰談面鉗口。上 耳語、曰呫囁耳語。灌夫 又曰交頸耳語。漢書 願見而辯事、曰願一見而有明。楚辭 造怪言、曰詖邪言。 引說援喻、曰旁引。左 有畏不言、曰不敢班班顯言。漢書 人傳播、曰流言四馳。劉禹錫 奉言教、曰前者溫教。 妄議、曰歸罪稱辭。漢書 不聽下言、曰言以壅塞。漢書 諭人、曰告以信語。沈下賢 緘默之狀、曰自同寒蟬。杜詩 好滑稽、曰爲人談笑多聞。公孫弘 自貴其異端說、曰小家珍說。荀子正名 不言、曰金舌蔽口。論衡 小人繁辭、曰諮諮然而沸。正名 粗論、曰荒陋方俗閭巷小事。 又曰街談巷議。平子西京 參問延爽、曰博考朝臣。丹 至誠之談、曰情話。陶淵明 緘默、曰鉗舌緘唇。孔北海 一意答、曰同辭而對。昭七 相侮玩言、曰傲弄之辭。蜀誌 好辯無實、曰頗能詐唇吻。江表傳 介傳言使出、曰左右傳出。 答報、曰某應之遲。鄉人 謂口吃人、曰囁嚅翁。賈 婦人辯、曰婦有口。王 互應對、曰皆迭對。左昭四 誤對答、曰失辭。左宣 隱語、曰廋辭。國語 言不窮狀、曰如木屑。王澄上言

賢智明敏

忠孝、曰躬承大穆。漢書 孝且慈、曰仁孝多威。後漢書 推孝及人、曰求錫純懿。陶潛 德行、曰懿德茂行。韓子 力忠孝、曰行

子之致爲。郭禹論 仁義忠信、曰天爵。孟子 方正有標準、曰方格。傳燮 賢者取重、曰重於九鼎大呂。平原君 不時才、曰持才以愈。 文與性好、曰清文敏識。韓文 稱人德、曰貞潔芳茂。杜牧 人倫所歸、曰儀鑒所歸。郭防 奮於決事、曰神無滯用。任防 多智慮、曰長情有思。韓非子 人微而才、曰寒俊。劉禹錫 奇士後進、曰特立後起。方進 能作官、曰善官。選十五 治煩、曰部劇。左雄 有風力、曰能經營劇事。杜詩 能作邑、曰縣無逋事。 強敏疾惡、曰疾惡如風。 遇事便爲、曰見事風生。尹翁歸 敏於決遣、曰無留事。馬融 異衆立事、曰理外奇舉。孫盛陽秋 人粗鯁潔、曰微自涵潔。上 曉明其事、曰曉然覺悟。申屠剛 鑒之、曰程準前期。歐陽 又曰審毀良篤。上 又曰廉棘嶷磔。上 能治劇、曰盤根錯節。後漢虞詡 多智人、曰知囊。杜預 又曰智如泉源。史淳于髡

氣節行義 附性情志願

至孝、曰節貫神明。 自少來、曰某自束修以來。 非塵垢人、曰志達埃壒。 有清節、曰脫落風塵。任昉 素有名節、曰雅杖名節。 性一向善、曰斷斷守善。 一向純、曰制以誠長者處官。張敞 家化之、曰宗族染其化。 帶人節行、曰似士君子。王尊 尚氣無檢、曰儻蕩。 昔爲婚親今離絕、曰重絕故業。 所志願、曰宿昔之願。陳琳 性情高、曰風性高簡。 性剛、曰性剛稜疾惡。陳蕃 急性、曰卞急。 又曰褊爽。杜牧 性乖、曰性雅忌。 自稱所性、曰內曠外疎。沈下賢 有宇量、曰方寸海納。袁彥伯 又曰曠宇。吳志十二評 勇而不曉事、曰其性悍塞。後漢烏桓 孝友、曰內行修飭。方進 事親孝、曰供養甚篤。上 習久成性、曰安服若性。谷永 外善內刻、曰內有不仁之性。方進 護束修潔之行、曰束修至行。 自檢束、曰鞠躬。 高義、曰分災共患之義。 性急好靜潔、曰卞急而好潔。昭七 氣不屈、曰有死不能。左襄下 有氣節、曰有膽氣。姜維 好施用、曰隨手消盡。 稱人決斷、曰裂然高斷。陸遜 經艱阻、曰志意衰落。光武十王 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隱害。上 少倚氣、曰少年勵鋒氣。 激昂、曰明目張膽。王敦 稱人賢、曰賢者登而不泮。 一節、曰榮悴無二色。 奮不顧死、曰因某命卒之時也。 知義所在、曰知義所。昭四 作

畢曾是、曰率羨不爽。上

老耄衰羸

老人、曰黃耇。(師丹) 又曰齒危髮秀之老。(任昉) 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 老而誠、曰無耆耇之德。(書) 老而無道議人、曰陳人。(莊子注疏、久之人) 衰老、曰末路。(選十二) 齒落、曰年某爾然而齒墮矣。(外集) 老而任子、曰歸骸以卑。(元) 漸老、曰年力頹俊。(宋書) 又曰年過齒致。(選二十) 又曰荏苒垂老。(劉禹錫) 老曰某年長矣。(國策) 又曰委年逝已老。(陶潛) 老於人、曰年先矣。(莊子) 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愈) 七十、曰耆。(說文) 八十、曰耋。上 九十、曰耄。上 又曰鮐背。(爾雅) 又曰鯢齒。上 又曰黃耇。上 又曰眉壽。上 又凍梨。上 百年、曰期頤。(禮記) 拔白髮曰朝生暮拔。(左思白髮賦) 又曰拔白就黑。上 髮白、曰鬢絲。(選二十四) 頭白、曰鮐白成翁。(李賀) 齒老年、曰齒齒。(劉禹錫) 白頭、曰華顛。(蔡邕) 又曰華首之老。(梁) 又曰華髮蹋顏。(序) 又曰華顛胡老。老貴官狀、曰綬紫鬢白。(劉禹錫) 老人狀、曰龐眉皓髮。(劉) 又曰雞皮鶴髮。(庾信) 數年老、曰年歲有訖。又曰桑榆行盡。上 謂百歲人、曰千無一焉。(列子四) 老不過自言、曰髭與老相守。(選十五) 老扶策乃行、曰扶夾酒行。老病髀扶見、曰位未及扶。自言老、曰吾崦嵫既薄。年老、曰日薄西山。(李密陳情表) 年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似未某者。(王莽) 又曰年且某有壯容。上 老不衰、曰齒牙動搖。老健、曰矍鑠哉是翁也。(馬援) 自言老、曰犬馬氣衰。又曰犬馬齒臷。(班超、又作朱) 年已長、曰年亦度矣。年過若干、曰年殊若干。老翁、曰丈人行。老年、曰垂沒之年。老將死、曰旦夕入地。悔老病人、曰朝暮人也。婦人老、曰容貌改前。(杜) 罵老人、曰死老魅。老不足恤、曰何有於二毛。(左) 老而狀、曰猶有童心。(左) 狀髮二色、曰余髮如此種種。(左) 又曰髮有二色。又曰二毛。過某人、曰比某爲得年矣。前輩、曰宿儒。老小人、曰垂髮戴白。

幼稚童壯

生數月、曰生後某月。(李密) 尚小、曰始免繈褓。又曰年在後乳。(漢) 又曰始倹。又曰在儲。又曰方小。又曰勝帶。(漢) 稍長、曰漸免于孩。幼時、曰始在髫齔。童幼子、曰仮子。小童、曰結童。小兒佳嫩、曰絕乳。士稱尚少子、曰未能負薪。(禮) 士稱長子、曰能耕矣。上 大夫稱子、曰能從樂人之事。上 大夫稱幼子、曰未能正於樂人。上 尚少、曰君之齒未也。(左) 年少、曰在紈綺之歲。以其人小、曰少之。謂諸王之幼、曰沖齔。上 七歲之戲、曰竹馬之戲。(王元長) 五歲之戲、曰鳩車之樂。上 十二歲、曰二六。十四、曰二七。冠而字之、曰昭告爾字。後生、曰方富於年。年長、曰居一日長。自小、曰從總髮以來。妓。幼而謹重、曰不好戲弄。幼多戲、曰從牧兒遨。幼自謙、曰某小醜。坐在卑位、曰未行。上中下諸、曰三命。行弟、曰眾弟。

書敍指南卷五

廟堂學校

即廟室釋奠、曰千國之務。釋奠禮、曰替師貴齒。上 釋奠、曰祭菜。孔顏事、曰夢周希庶。學舍、曰精廬。又曰學宮。又曰校舍。又曰學廬。又曰精舍。又曰橫舍。太學、國學、曰兩學。太學、曰成均。(五帝名) 又曰槐市。國子學、曰虎闈。王元命學官、曰乃命學臣。國子、曰胄子。又曰國胄。王學舍長、曰都講。指學、曰就新學。學以居位、曰士。興學、曰修治學官。居學非談話、曰游談其中。青室治飲食、曰都養。指學、曰即就學官見諸生。(何武) 論學校光、曰賢華序。總敍學字、曰附序庠闈。賦。學校事禮、曰春射秋饗。上

師徒傳授

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素帷。（仲舒）同師學、曰同門。（儒林）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門徒名籍、曰錄牒。（儒林）又曰編牒。（儒林）師徒少、曰朋徒息散。（上）又曰生徒衰少。（劉禹錫）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自小爲學、曰結髮事師。（上）久授業、曰久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王褒）學生請假、曰學徒取告。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學課、曰東脩之饋。（鄭玄）學徒多、曰著錄至某人。（某若干）往請教、曰摳齊受教。又曰親承謦咳。又曰摳齊函丈。（王勃集序）又曰貽我高矩。集講時、曰大都授時。功課不逮、曰不滿程限。求教謙辭、曰側於自見。（二十六）相師傳、曰述相師祖。教子、曰教勸子孫。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儒林）侯教、曰敬灑耳以聽玉音。（七啓）又曰敬聽嘉話。（七命）學有東脩、曰謝充。能講服制、曰善說喪服。問議狀、曰橫經捧手。舊學廢、曰宿素衰落。（元）稱師學、曰儒宗學府。

儒習科節

勤學、曰手胝於鉛槧。（劉禹錫）又曰寄身於翰墨。（典論）又曰閉門精誦。勤誦書、曰脣腐齒落。（方朔）又曰編雌字滅。（沈約）讀書聲、曰諷讀之音。嗜書、曰游思竹素。又曰耽美書籍。爲學、曰以典籍爲業。治經好、曰爲某甚精。讀書處、曰曉窗夜燭。（孫樵）儒道、曰於道最爲高。（前漢文志）勤學自忍、曰寒腐嚥腹。（劉禹錫）道義、曰典學之根。（李習之）嗜學未仕、曰未遑仕進之事。（崔駰）儒雅、曰吟典籍。嗜學、曰收漁于書林。（劉禹錫）讀書事、曰憑几據梧。學稍進、曰差卅于往。不學而知、曰耳剽已久。非儒學、曰異家者流。（前漢文志）腐儒者、曰某縫衣徒也。不通學、曰面牆術學。（列子）學且營生、曰家貧無常行。倦學厭、曰安能久事筆耕。世能文、曰世篇雕揣。又曰以學行稱北家。赴試、曰提筆入貢士籍。（孫樵）得解、曰貢虛。又曰受薦。又曰在貢籍中。自貢得解、曰薦賢能書。（劉禹錫）

經史故籍 文

易禮樂春秋書詩、曰六藝。古謂史記、曰春秋。史記、曰太史公記。前代史、曰先史。經史外書、曰外家之語。又曰外家傳語。（上）儒謂雜家流、曰雜者。（前漢文志）諸書、曰百家衆氏。通經諸家、曰衆家。專經、曰爲某家。易曰道篇。河圖、曰河籍。兵書、曰兵。賊臣謂史、曰謗書。古史類、曰佳牒。杜甫詩、曰詩史。紀異書、曰奇紀。古書、曰冢壁遺逸。收書、曰多墳籍。（十四）楚辭、曰楚篇。異書、曰神經怪牒。（王勃集序）相鶴經、曰幽經。能校書、曰幽研編削之才。略校書、曰粗點定。又曰故加授校。（上）編集、曰寫集聞見。自編纂、曰手自排纘。編撰成、曰校讎已就。古人寫書、曰編某簡。（二尺四寸）錄上所校書、曰供繕寫上。掌帝書、曰外史。司文籍、曰職典經闈。

文房衆物

薄小紙、曰赫蹏。紙、曰會稽楮先生。（韓子）筆紙、曰毫素。筆、曰中山毛穎。（韓子）又曰中書君。（上）又曰管城子。（上）筆、曰三寸弱翰。筆副、曰秋兔之翰。墨、曰絳人陳元。（韓子）奇墨、曰芳松之淳煙。硯、曰宏農陶泓。（韓子）盛書、曰盛以篋衍。（莊子天運）又曰巾笥。（莊子秋水）承書夾、曰書棚。又曰書帙。盛書囊、曰方底。貯書物、曰緑笥丹筍。（上）又曰金版玉箱。（上）又曰錦文緹帙。（上）潢黃色書衣、曰緗帙。（上）盛書青白袋、曰緑囊。故不完書册、曰脫簡。故編帙、曰朽編落簡。背書、曰帛其後。縹帶而朱寫目、曰青首朱目。青裝緗朱介之、曰縹白朱介。（太平經）勾抹書、曰濤下硃丹目。（上）打數文字、曰坤閱簽帙。（杜牧）呼人几案、曰案几。（王羲之）

詞章詩闕上

作文之意、曰以宣寄情志。（平子）又曰寓目寫心。業文、曰以翰墨爲勳績。（曹子）文不蹈襲、曰自鑄偉辭。（劉勰）作古文、曰遊瀾發揮。文詞之妙、曰轢古切今。又曰筆削何健。又曰掞藻玉藻。又曰灌澹洋溢。

論。藝苑 比類人文曰縟繡繁絃。文賦。○稱人文意曰無一字空設。范曄宗。稱人詞章曰彫章縟采。任昉。又曰緒句繪章。
序、藝文志。深於詞章曰味腴搴若。劉禹錫。詠美事物曰粹以藻詠。左思、魏都。諸著述曰滌濯醉翳。藝苑論。文思深妙曰心精辭
絢。伯喈贊。文奇有餘曰爛然有第。平子。窮而作文曰抒窮愁之簡。北史王孝籍。能爲誥命曰嫻於辭令。屈原。敏於文曰筆
端風生。孫綽。傳家學曰紹繼龍之覺。楊興。稱雅文曰撥雷抉電。司空圖。詩之體曰舒布。文選序。詩之體曰總成。上論
之體曰析理精微。上 銘之體曰序事清潤。上 所獨妙曰孤技。張平子。作文字曰述造。魏文。差定人文曰品藻。鍾嶸。
大有文曰大手筆。蘇頲。大手筆曰鴻筆之臣。論衡。文章吏曰懷鉛之臣。元宗賦。能速爲文曰能筆中書。下 止爲文曰
詞句之學。李賀 書生曰章句之徒。揚雄。文屈曲詳備曰纖纖。杜牧○上古音秋。文士曰綴文之士。劉向。偶同古文曰闇合
羲篇。文賦。書事直曰不曲筆。陳書。構思爲文曰潤思乾欲。文粹、張說。述作者曰汗簡懷鉛。李翰論。讀人文曰吟諷洞環。沈約 謝
人示文字曰吟諷知厚。謝朓。文字曰染翰行詠。謝靈運。爲文法曰以氣爲主。魏文帝典論。又曰詞條文律。文賦。稱非文賦、
曰五經之鼓吹。世說、孫興公。文膚淺曰無根核之深。論衡。得文體曰握靈蛇之珠。曹植書上、人人自謂。思遲作文曰沈吟短翰。梁簡
文。許文不通曰好丹則素非。江淹。文師曰棟梁文囿。庾信。作文自謙曰某也筆已老矣。李白。爲文師授曰得之真
訣。孫樵。

詞章詩賦下

詩賦。曰箋賦之文。蔡邕。詞曲曰側辭豔曲。謝靈運詩。對偶曰使枝對葉。劉勰。又曰取青媲白。柳宗元。給筆札令作文曰
授簡某。謝惠連雪賦。○某某人。久欲作文曰久欲搦筆。江淹。未及答和曰答賦不暇。謝朓。不敢下筆曰拱手而韜翰。蔡邕、詩體。狀
其事曰誄。述碑銘曰公鼎侯碑。劉孝標。又曰志隧表阡。上 自謙文曰可供醬醯棗楷。上 又曰可覆醬瓿。揚雄。
作誄傷悼曰攬涕撫翰。江淹。文思易竭曰挈瓶屢空。文賦。律詩曰律句。白居易。作詩賦曰精字束句。孫樵。又曰斷韻
調聲。上 作詩曰搜章摘句。段秀實。呼唱首曰強韻。李義山。自謂歌詩曰末曲。鮑照。又曰短韻。文賦。自謙詩曰蕪音累氣。

選、二十五。稱奇詩文曰穿天心。杜甫。又曰出月脇。上 稱人詩曰新聲秀句。上 又曰清詞妙句。杜甫。又曰逸韻佳對。顏真卿。
辱人和詩曰報章。顏延年。謝人詩曰嘉藻。宣遠詩。又曰妍唱。謝惠連雪賦。又曰風什。任彥升。又曰興作。杜甫。又曰碧藻。謝靈運。又曰
高言。選、二十五。又曰妙句。上 和人詩曰承光誦之末。選 又曰繼聲。劉禹錫。和人詩曰嗣響。謝靈運。稱唱和曰聯珠唱玉。呂溫、
溫。餞酒多曰篩鮪有酒。陶淵明序。呼人先作之詩曰前藻。上 作文用心曰鏤之側髓。孫樵。作文成書曰搦管捉紙。孫樵。
無暇作文曰不遑削藁。上 初學文曰摸擬竊取。柳宗元。口授曰占。口道令人寫曰口占書吏。上 便撰上之曰
今立藁草封上。南史 非不足述曰豈以汚簡札哉。范滂。可紀曰宜傳而著之。穿鑿曰穿文鑿句。劉勰。又曰穿
求崖穴。鍾嶸論。非登科人文曰非類之文。張登。著述各別曰意製相詭。

字畫筆翰

書曰心畫。揚子。通六體書曰長小學。谷永。習學書曰肆書。善書曰有鍾王之則。北史、趙文深。又曰應手從心。傅元。謹書、

曰楷書。晉書、十七、十四。草書曰草聖。王僧虔。又曰赴急之書。晉書、衛恆。半真草書曰藁書。文字志。印中填篆曰繆篆。蔡邕。篆書曰鳥篆。
隸。陽 執筆曰操觚。文賦。形聲相益曰字。說文。著於竹帛曰書。上 古寫字曰出刀筆書某。某所物。○施於符傳書體曰
符刻。說文。施於印璽書體曰摹印。上 施行於公府書體曰隸。上 書之用曰以教學童。王羲之。書畫星主曰牟。學經。
製。篆六書官曰保章氏。周禮。垂露狀曰阿那。文字志。倚書爲名人書體曰虎爪。上○以倚書發告下書體曰假
波。上 飛白書勢曰紛素凝餘。鮑昭。隸書曰佐隸。衛恆。草書意曰勵其墨翰。崔瑗草書勢。草書之功曰周於卒迫。上 又
曰兼功并用。上 字意曰字指。蔡邕○上下之倚仰。又曰必由意曉。晉成公綏。

聲名等級首冠

稱人名望曰華聞。陸機詩。又曰芳聲。魏都賦。又曰瑞望。謝莊序。又曰嘉聞。名聲曰休令之嘉音。馳聲譽曰揚芳
飛文。蔡邕。又曰架學飛才。陶淵明。少有名曰早有名字。劉禹錫。又曰少有英稱。謝朓。皆有名曰俱著名字。陳書。人有聲、

曰儁聲清徹。(前元后) 又曰峻聲升聞。(荀爽贊) 又曰令聞休揚。(杜甫) 聲名榮耀、曰聲榮。(賈誼論) 著大名、曰身傳圖象。(鹹洪) 名垂史中、曰竹素之業。(王敦) 名最高、曰常爲稱首。(相如) 令名聞於世、曰有嘉聞。(昭七) 有文名、曰以文聞。(陳書) 謂其人曰何倖名於我。(賦中山) 不若某、曰名譽出某下。(後方逆) 在上、曰處右上。(漢事) 人驍勇、曰某有身名。(魏書) 聞其名、曰承其名。(益世規) 好慕古人、曰慕竹帛。(後后紀) 儒雅名家流、曰藉者。(前書文) 吟詠在人口、曰吟口。(荀初) 少年有行、曰爲後進冠。(陳道) 比數、曰等比。(前元后) 首冠、曰眞然爲規首。(漢仲舒) 第一人、曰選首。(前儒林) 第一名、曰首名。(孔融) 無雙、曰第二。(晉齊王) 齊名、曰與某人名相甲乙。(唐隱) 好名、曰半作聲價。(眞紹) 身亡名在、曰身沒名飛。(曹植武帝誄) 沽名、曰釣采華名。(後逸民) 有虛聲、曰繞姿虛名。(後方術論) 無名而止、曰灰燼而泯。(李翱)

揄揚庇覆 (先容)

謝人揄揚、曰厚見周稱。(子建) 相稱、曰相標榜。(後黨錮) 又曰題拂。(上) 揄揚之、曰以就其聲價。(後方術上論) 互相舉、曰迭爲脣齒。(漢遊) 又曰結爲奔走之友。(向朗) 先容、曰游席。(賈誼) 包容、曰回容。(馬武) 又曰重垂含覆。(魏書三公奏) 虛見舉、曰過蒙之譽。(失當) 掩其過、曰彌覆之。(魏志郭后表) 庇覆之、故曰庇瑕求寵。(晉書) 庇覆、曰所蓋多矣。(左成) 又曰慈恩覆護。(光武十王) 又曰容護。(後紀后) 又曰擁護。(後劉元) 所因仗人曰紹介。(莊二十六)

書叙指南卷六

倉場庫務

倉、曰倉府。(史平準) 又曰故府。(李斯) 又曰京。(淳于意) 又曰倉庾。(羅) 倉所在、曰敖庾之藏。(李密) 內庫、曰御府。(蕭何、後黃) 又曰內帑。(馬) 宮掖私庫、曰私府。(前許后) 出自內帑、曰禁財。(後汲) 掌庫司、曰帑司。(張衡) 寶物庫、曰珍藏。(寰者論) 倉廩實、曰京庾流衍。(左思賦) 倉窖之、曰倉無見穀。(王莽) 聚錢之、曰倉府空。(下武) 府庫虛、曰官無見財。(朱博) 鹽鐵錢山澤、曰六筦。(魏書王莽) ○錦院、曰綾館。(沈下賢) 內中巧作之局、曰尚方。(王古) 又曰尚方工技之作。(蘇過) 藏冰室、曰凌室。(前成帝) 度府庫物數、曰簿某庫之最。(周禮庫名數) 司農太府寺、曰國泉。(史遊) 穀藏、曰倉。(禁苑) 米藏、曰廩。(上)

儲貯文案 (架閣)

覽籍、曰披籍。尹翁歸 曰閱籍、曰圖籍。王莽 簿書煩多、曰沈迷簿領書。劉公幹 又曰簿領殷湊。張衡文選 又曰堆案盈几。嵇康 又曰

文案自環。任昉 又曰簿領如山。[illegible] 又曰簿領紛積。王播 簿書、曰碎務。楊脩竇融記 簿書期會、曰仕子之常務。沈約 俗吏之

業、曰賦務簿書。[illegible] 簿書精、曰簿最詳緻。韓說 公牘、曰牒訴。[illegible] 民戶帖、曰戶符。[illegible] 文移多、曰文符如雨。王逸少 但簽

書而已、曰署名而已。孔融 不省簽、曰押不署。晉書 又曰不省平署。[illegible] 畫示、曰移書告示之。賈誼 文案將齊無失、曰

文致不得反。[illegible] 案牘、曰辭案。[illegible]

忙冗奔迫

公冗、曰職事填委。顏延之 又曰吏事倥偬。馬總 又曰王事鞅掌。毛詩○以上皆官 又曰吏道之迫。謝靈運 又曰有職競焉。左傳

也。又曰公務煩猥。蜀志 又曰官寺務煩。世說簡文 極冗、曰不給於務。孫楚 冗迫欲去、曰必不遑留。東晉 冗迫、曰沐垢

不終湯之。沈亞 又曰陵遲。司馬相如 又曰鮮有暇日。傅毅 公私冗、曰外繇內迫。韓文 急食於凝席中、曰廢食。[illegible] 忙不得安

寢、曰未嘗一日寧寢。[illegible] 忙著鞋不及、曰不及屨。[illegible] 奔迫、曰飢不及餐。王隱 奔走忙、曰走殺奔踣。馬融 又曰蓬徙匪

定。沈亞之 事多可厭、曰擾事。嵇康 夜治事、曰御燈火至明。王莽 法處事多、曰鞅掌事叢。尹賞 俗事、曰塵務。謝靈運 閑鬧處。

曰塵埃處。嵇叔夜 勞於事、曰櫛風沐雨。史

閒寂安靜 告假

寂靜、曰岑寂。[illegible] 又曰寂寥。謝靈運 又曰悄惓。楚辭九辯 逍遙、曰常羊。楚辭 又曰方羊。吳王濞方言又作仿佯 心無事、曰方寸爲清。劉禹

錫。又曰內無寸事。嵇康 閑暇所爲、曰以嬉娛佐歡盛。劉禹錫 宵之閒、曰來官之暇。荀子序 優游之狀、曰攝須理事。嵇康

又曰舒紳緩帶。[illegible] 役使少、曰饒樂之事。荀子 門前靜、曰門無雜轍跡。[illegible] 暇日閒、曰休沐里舍。揚雄 請假百日、曰

長休百日。[illegible] 給長假、曰予長休告。漢書 謁假、曰取告。[illegible] 又曰謁歸。劉寬 請假、曰告休。黃香 急請假、曰取急。[illegible] 又曰

歸急。[illegible] 乞歸休、曰願歸之歸。[illegible] 得假、曰得休。漢 得假歸、曰休歸。宋玉高唐賦 累在假、曰某移病所。[illegible] 多見告放

假、曰日至休吏。薛宣 假日、曰洗沐。萬石君 參假、曰休還。宋玉賦

趨事恩地 進取

事將帥、曰願事鞭靮。封常清 事人、曰操拔彗以侍門庭。莊子 又曰從役於某人。[illegible] 願盡力、曰願先死備錄。任延 事

人、曰執僕御之禮。列子 委質北面、曰委面。[illegible] 謙稱於主人、曰幸得充下館。[illegible] 又曰序後陳。上、列也 令於守禮、

曰負弩矢先驅。相如 循途而進、曰隨牒平進。[illegible] 早被進用、曰進宦早成。孔光 請治劇、曰願庶幾於一割。[illegible] 求

進無恥、曰冒詘干進。[illegible] 急進取、曰睎進。[illegible] 庭趨之狀、曰首下尻高。韓子 厚恩、曰恩紀。孔融 又曰舊恩宿

德。左傳 又曰恩渥。上 又曰渥德。[illegible] 又曰惠澤。[illegible] 又曰何殊絕之恩。[illegible] 又曰數蒙渥惠。封禪文 荷恩、曰加隆崇之

恩。[illegible] 留少恩、曰乖淺末之恩。[illegible] 曰須臾之恩。[illegible] 又曰下流之恩。[illegible] 謂誤恩、曰妄施之名。莊子 又曰繆恩。

宗。阮籍 祿利事、曰寵榮之事。潘岳 改事人、曰移事某。漢書某所事人 忘恩、曰虧喪舊恩。馬武論

和協稗贊 附順 諂諛

和協、曰明心合力。杜預 和協比、曰和通埒饒。謝靈運詩 初識相知、曰託心如舊。[illegible] 稗佐人、曰佐下風。賈誼 稗益人、

曰彌縫其闕。左傳 又曰補察其政。襄二十 持實其事、曰是攝是贊。左昭七 佐人、曰毘贊。杜牧 又曰贊務。[illegible] 贊人、曰想尊明

所見之餘。[illegible] 愧無補、曰無以奉贊涂路。吳質 稗贊之美、曰吐奇舉善。[illegible] 庶稗益、曰以塞其螻蟻小志。劉向

隨州中、曰順府意。[illegible] 會解其意、曰迎情解意。杜牧 進成熟數言、曰進熟。[illegible] 不建白事、曰無所請事。曹參 阿順、曰

突梯滑稽。楚辭卜居 又曰詭隨委曲。孔融 又曰俛眉承睫。[illegible] 又曰阿旨曲求。宦者論 又曰阿色偕和。[illegible] 又曰如脂如

韋。楚辭 諂隨其私論、曰承風旨。後漢清河王 又曰望風承旨。[illegible] 柔佞苟容、曰容頭過身。[illegible] 惟隨下言、曰某主唯諾。[illegible]

宗實某其姓名 曾諾人、曰敬諾。[illegible] 詔事人、曰急諂諛之敬。晉書傅咸 阿諛所爲、曰舉短扶長。杜牧 牽尉和順之、曰俛和之。孔僖

反。[illegible] 阿隨、曰容容無違而已。[illegible] 阿隨之辭、曰如河中木。[illegible] 又曰如蟻之斬。左定下 乖而復和、曰已講解。項羽 又

曰追攝齊儀。宜 又曰弃指百舸。上 又曰釋械除嫌。漢晉春秋、審紀齋 爲人講和、曰今日某分之。道德 苟合之比、曰喻指
賢愴。稽 諸取、曰詆疵結闊。子、莊 諸附人、曰攀附貴勢。巨、劉 又曰以闒茸爲精神。論、王命 阿隨之、曰讚之如流。論、過秦 竦
諧笑噱、曰脅肩諂笑。子、孟 閹然媚世、曰鄉原。上

督促結絕

急遽、曰急於星火。李密〇上 州司臨門 課而督之、曰程督。扃、王安 決而催、曰箸督。歸、韓 促令作事、曰箸督作劇。牟、融 遣人督
促、曰吏使相望於道。延、任 催人速來、曰傳呼促步。賦、左 疾來、曰速裝。聚、李 疾馳、曰跳駈。王、曹 催酒課、曰督酒利。孝、王 火
急、曰誠太迫切。啓、崔 散成某事、曰以藏某事。九、文下 早了絕、曰宜早訖竟。關、樂 督促、曰訶督。聲、李 限迫、曰會日迫
促。樓、韓 州中促之、曰州期切促。錢、韓 分遣人督之、曰續行以督之。牧、杜 催促奏起、曰某趣上。某司名、後、光武 促督之、曰急
步疾呼。文、韓 又曰嘗鬭呼之不盜。[illegible] 執杖督役、曰親執扑。左 督役之杖、曰扑。上 杖役人、曰扶其不勉者。上 監督、
曰叢振。啞、左

宿直番直

宿百姓家、曰宿里社中。京、董 每同疑、曰參與被席。王、嘉 吏卒交替、曰踐更。漢、史 分直五更、曰五分夜。城、西 宿寓
之乏、曰無被枕杫。[illegible] 被衣、曰擬衣。路、[illegible] 安枕靜處、曰莫枕。子、楊 分番、曰迭爲若干番。四、兩 又曰遞宿迭居。平、還
賦。子 寓直出入路、曰直事所由。[illegible]王 當直日、曰直事在署。和、[illegible] 輪直、曰第番上下。牧、杜 又曰番休遞上。九、原十 歸草
廊敗、曰追扇。宣、左 分直、曰迭夜更直。[illegible]

防備巡徼

多設巡防、曰候徼支綠。子、荀 主巡邏、曰游徼。漢、百官 巡察、曰道邏。隊、李 又曰徼循。漢、前 巡察之司、曰邏司。鉤、武元 兩木
相擊、曰柝。梁、魏 刁斗、曰金柝。[illegible] 巡防人、曰司獻。[illegible] 巡點其功、曰巡功。[illegible] 巡防偏師、曰周徼。[illegible] 防送行客、

曰備一夕之術。下、左 重關以擊柝、曰嚴樹之柝。[illegible] 又曰柝之以棘。上、左 以棘周椓之、曰周棘其臼。賦、前外 夜巡
官局、曰行夜之司。[illegible] 以釘鋼物、曰牢以周衞。[illegible] 巡警、曰警夜巡晝。子賦 又曰司昏守夜。梁、楊 打更木、曰欌。仗、上
又曰叢木。天 夜備、曰植鋒懸欌。上 巡道、曰徼道。郡 巡徼仗、曰執柝。民、後 夜更鼓聲、曰奚如。[illegible]

黜逐罪劾

講官、曰左傳某。官名、某 自謝罪斥、曰宜見疏擯。衞、方 又曰罪合斥逆。先、李 又曰罪當廢坐。[illegible] 排斥、曰批抵。[illegible]
黜補外、曰弃居郡。[illegible] 被黜、曰罷黜。[illegible] 被送黜、曰緣此受責、坊者多矣。[illegible] 言語得罪、曰聆味語言見廢。
[illegible] 以讒流逐、曰被讒爲民某。地名 被謫人、曰遷客。錄、劉禹 被論、曰坐能較不勝任。生、賈 失官、曰頓官。[illegible] 勢不可留、
曰某人勢排迫。[illegible] 拒逐之、曰俍却之。[illegible] 在黜不怨、曰若以貲巡。[illegible] 當手劾士、曰手劾之。[illegible] 死而劾其事、曰
追案。[illegible] 輕移易人、曰以罪辭轉易。[illegible] 所劾太多、曰所劾殺多。[illegible] 受文引案事、曰受記考事。[illegible] 被劾付、曰詣
省。[illegible] 案治無罪、曰案案劾。[illegible] 案之、曰案倉庫錢穀。[illegible] 被抑黜、曰爲所裁黜。[illegible] 亦被謫、曰在見謫中。[illegible] 按無罪
例、曰不坐之比。進、方 監司按劾、曰有所舉以聞。武、何 公罪、曰公負。補、第五 州案邑中事、曰府下記考案之。[illegible] 勤
其事、曰發揭陰私。武、何 被劾罪、曰以事見法。秀、向 被廢、曰除名爲民。[illegible] 劾其事、曰彰其發狀。[illegible] 在謫籍、曰朝之
斥臣。[illegible] 又曰廢在里巷。[illegible] 得罪於人、曰得過某。某其人 自寬黜、曰流宕以來。[illegible] 謫在遠道、曰銜罪齎土。
上 左遷、曰左授。[illegible] 不能終任、曰不善了。[illegible] 被罪、曰麗刑書。[illegible] 不辭罪、曰敢逃刑書。上 失官貧死、曰失職則死
及之。上 被人投言、曰聞至煩言。[illegible] 上〇 無罪被告、曰失官非罪。牧、杜 又曰無罪獲被斥廢。王、後 被黜落、曰遺不錄。
之。[illegible] 自去、曰自免去職。[illegible] 上司徒削秩、曰褫龍章。[illegible] 被謫、曰名頽位仆。文、韓 謫所居、曰山林之樂。上 被斥逐、曰
秩賜。子、荀 謫遠守令、曰尹畿甸。文、韓 終廢謫、曰一斥不復。子 劾公正人、曰逮治正吏。漢 俟黜逐、曰待放。羊、公 逐出之、
曰遂東某。[illegible] 罷被汰、曰幞被而歸。[illegible] 落籍、曰賦聰之困。[illegible] 又曰爲鏡揭之弃。上

書敘指南卷七

名謁往復

門狀曰謁。又曰刺。作門狀曰候刺候。有門狀曰濬刺。又曰奉謁造某。謁人曰詣造。又曰造請。又曰闕名於將命者。又曰造我友廬。又曰往候之。又曰假精光侍謁於前。徑謁人曰不待介者。相謁相失曰蹉跌不面。謁人曰敢勤僕人。無隙可見曰迷執事之不聞。介人往見曰相因到某門。主通名者曰內謁。又曰典謁。小史之職曰受書謁。門子不覆曰門者不時通。又曰迎求謁不得通。追請去客曰更將乃知已去。通覆曰謁者入通。人訪及曰枉顧。又曰頓顧。又曰光臨。又曰過存。又曰臨存。又曰傾蓋。行訪及曰步玉趾辱見某。又曰時臨玉

趾。人訪及曰枉車騎而安某。又曰來況。又曰辱見光臨。屢蒙過訪曰數數存之。富貴人訪及曰顧者來。急迎客曰顛屣起迎。又曰倒屣。又曰屣履迎門。私謁見曰私面。謝相過曰特蒙顧蓋。同輩訪曰供辱見敦。貧家客至曰杖藜擁門。斯見人過曰見日蓋臨。不及見謁人曰不得先詣。不及歸謁見曰無緣奇觀。未暇往謁理曰恐勤館人。無人在門曰無人門搢者。無期候見曰未知見時。不謁權貴曰未嘗投刺權門。在某處曰舉玉趾在某。不見而退曰敬屣而還。屢見人曰願寫屣幕下。稍不見曰斯須不展之。又曰時月之間不見某。竟不肯見某曰某雖見某。鄰居不往還曰比門不與交通。有佳客曰有長者客。不往還曰不相捐歸。再往見曰更謁子論。初到官舍州曰謁州。不肯訪及曰不肯幸臨。且不往還曰暑熱且自便。又曰正熱不堪相見。接隣人曰侍君子之光儀。不見賓客曰事在靜慮。託病不見客曰發痼做士。通門狀曰奏刺。門狀後曰刺字擬誠。

禮儀去就

相見揖拜了曰禮文既集。拜而首至手曰拜手。携手曰交手。去就雜曰淺揖爵拜。呼人拜曰雜拜。偕行曰規矩步。上揖者曰揖於。又曰祗揖。外熟事曰長於人禮。請乞去曰以死自乞。端拱而拜曰端拜。不待人曰雍東帶見之。再拜曰重拜。三拜曰重拜。皆拜曰敬拜。又曰讓再拜。避席曰某去所。拜而頭至地曰稽首。陳賀人曰再拜顓匱某。不敢正坐曰危坐。行堂上禮曰接武。行堂下禮曰布武。

賓客交友

父之賓友曰父客。子之賓友曰子客。與祖將游曰大父行。朋友稱曰英直三益之節。賢士曰

與君子游。大戴禮 多賢友曰多長者之游。 又曰游大人以成名。 呼益友曰爭友。 朋友曰濟交淡友。文選
又曰素交。選二十八 能相終結曰耐久朋。 又曰石交。 逢道友曰值息心侶。 長者相交曰降德忘年。
謝長者曰幽谷懸絕。上 同門曰朋。 同志曰友。上 慎交游曰門無雜賓。 又曰遠慕稀吾之徵。 深
相知、曰奇情雙亮。 深交曰莫逆。 又曰忘形友。唐書 又曰交期。 貴與友人曰有望於斷金。 朋友、
曰頭友良知。 又曰密友近賓。 又曰昵交密友。 朋從曰等儕。 又曰朋徒。 又曰曹儕。 傾
蓋相知、曰定交一面。 又曰相見如故、曰一見如雅識。 結識術曰好士交結之方。 好客曰奉融
迷於賓擲。 稱待士曰苦身待士。 待賓客曰識新叙舊。 結友曰與英俊並游。 同姓友曰宗
黨。 資客多曰賓客奔湊。 又曰門常接殺。 又曰充堂衍宇。 又曰賓客填集。 貴與賓客車曰幅

轔輳。 許品賓友曰賓友月。 友之曰接以友道。 斥無益客曰能遣常客。 私往遊無益人曰私
客。 賓之黨曰賓黨。 親黨曰徒附。 朋黨曰夠黨。 又曰浮華交會之徒。 勉與之交曰陽浮道
與之。 立朋黨曰遊部黨。 損友曰酒徒戲客。 客棄去曰賓客益落。 俠士曰輕客。 因勢相友曰
道由勢合。上 非密友曰疎客。 私昵之友曰狎徒。

故舊契分

故舊、曰有相親知舊之歡。選二十六 舊朋儕曰曹故等夷。 分契曰與某少而款昵。 又曰分諧丹青。
又曰契若金蘭。竹林七賢傳 又曰有總角之好。 又曰宋契。 叙事契曰某與予故也。 又曰某竊伏自惟
幸託、肯同硯、曰同席研書。 肯故舊曰雖非先舊。 舊熟曰久挹風猷。 兄事人曰長事某人。 以弟待
某人曰弟畜某人。上 至相親曰情如同生。 同姓相繫認曰與通譜系。 與其弟熟曰得幸於季。 惟
舊、曰勞苦平素。 貧賤時友曰貧賤之知。 舊略識曰一揖之舊。 又曰曾昔一面。 故舊曰繼

戀有故人之意。 又曰惡顧前好。左傳 存故舊曰問蓬室之舊。 不害分義曰何損於好。左傳 忘故舊曰
忽忘雅素。 薄故舊曰樹勤耗於舊稿。 舊不熟曰分非素結。 又曰宿與疎闊。 初相見曰傾蓋。家語
契分深曰其交益親。上

鄉鄰里巷

遷戶籍曰徙名數于某。 叙鄉土曰生處京師。 又曰楚產也。孟子 鄉郡曰與某州里比郡。 居室近曰
相去步武。 同里曰居止接近。 又曰里門相邇。 並里門曰比鄰。 旅居之鄰曰鄰居僑。 鄰居
之幸曰載聞燭之末光。 並屋居曰比宇。 又曰比門。 擇鄰曰惟鄰是卜。左傳 又曰先定鄰。 得賢鄰曰
曰里上仁之所處。 又曰鄰德。 鄰居曰迹接。 又曰接翁鄰舍。 又曰接屋連家。 鄰家存問曰
善鄰相勞。 不欲煩里中衆人曰敢煩里旅。

書簡辭語

呼人書簡曰折札。 又曰汗簡。 又曰折簡。 又曰条示。上 又曰手示。 又曰手命。 又曰良訊。
又曰嘉訊。 又曰得所貽書。 又曰华牘。 惠書曰損書。 又曰相辱嘉命。 自稱書簡曰諸削
十。寄與人書曰寓書。 具疏奉狀曰削牘為疏。 書不詳曰臨書執札不具。 久不得曰寂無音驛。 謝
人簡曰拜命之辱。 書曰咫尺之書。 又曰馳函寫意。上 又曰援毫寫抱。上 枚寓人書曰永為
簡之光。上 又得書簡曰再奉示問。 辱書曰辱賜教。上 作書簡愧曰臨啓。 又曰臨書悵然。 略奉
書曰近展奉牘。 得書之喜曰暢若復面。 書說彼未及曰謹書起予。 書往來曰書疏往反。 作書曰
裁書叙心。 又曰白書。 開書讀曰發函伸紙。 作書曰聊布往懷。 蒙接海教曰甚解鄙矣。 無川書
牘、曰闕牘記。 遺書曰遺札。 祝人書曰暢若發。 謂人見答曰見示。 又曰報書。上 又曰手答。

來諭曰來陵。(上) 望復答曰幸望譴示。(書·蘇軾、休儒) 言其無書曰不蒙一字之況。(上) 謂復答曰奉賜之音。(上) 答人書、曰財書拜況。(書·蘇、謝維) 得書謝懷曰收目西風。(書·蘇、宋綠) 茹與夫書式曰離席再拜。(上) 忙中作書曰占授不次。(書·蘇、休儒) 再得遞中書曰復獲鄭書。(集·孫) 別幅敍事曰列於別紙。(吳·蘭、鯨) 新得示論曰比辱雅況。(汪·洪、陸·城) 得書曰執省來者。(王·敍) 書式、曰君執事無恙云云。(寬·陸·鐵) 又曰足下消息平安幸甚。(北史·許靖) 少爲書曰盤問不數。(畫·陸·殿) 書敍事盡曰手書謁忠。(歡·陸·來) 書式曰再拜言。(遷·司馬) 又曰某再稽首。(劉禹錫·某四方) 書不盡意曰不足自宣。(紫·銑) 又曰不能宣備。(楊·修) 又曰言不自宣。(任·昉) 又曰因汝不悉。(會稽典錄·孔融書) 又曰書不宣展。(陳·作·鍾) 近不收書曰不得新命。(吳·陸景·與兄書) 收藏其書曰實錄。(上) 餡札、曰累。(雅·前) 覽其書曰歸音遐目。(泉·陸) 書不盡意曰投筆亡宜。(上) 將再帖子曰別寄相酬。(書·蘇·元) 頻作書曰比欣音息。(任·昉) 又曰時傳尺素。(謝·沈·約) 得書問曰執轉欣然。(集·甫士·安書) 欲寫曰搦管操觚。(謝·周·安) 又曰舉筆攝造。(家·曹植) 附書使曰黃堪賴解。(謝·固宣) 久不得書曰玉音不聞。(上) 又曰圖音阻闊。(書·陸文) 倫議示書曰過意無書。(書·陸·楊) 擬人書不檢曰紙鄰攝淦。(集·蘇) 凝海溶曰用祛塵惑。(謝王·儉書) 謂相離書曰來離。(書·付) 能書尺曰八行之工。(謝·李固) 又曰實於從事。(劉宋·○晚) 下之作書曰遣書通心。(孔融·與韋林甫書) 又曰心存尺書。(劉·蕃) 又曰致以牘素。(書·盛仙) 書比相見曰筆疏可以當面。(劉·壽昌·書) 久不作書曰闕於所仰。(書·李)

懷思悵恨

懷人、曰心如懸旌。(前·五行) 又曰寄長思於某。(諸·詠·某·其人) ○又曰志往神留。(文·賦) 又曰遠思長想。(王·子淵) 又曰長懷無賜。(上) 又曰若懸旌然。(文·章·志) 又曰心如懸旆。(謝) 又曰如懸旌然。(上) 又曰我心如結。(詩) 又曰中心如結。(後·漢·杞) 又曰夢結遐想。(謝·宣) 又曰精誠發於寤寐。(謝·固) 又曰精爽飛越。(石·謝) 又曰如飢如渴。(曹·植) 又曰望之如渴。(王·粲) 又曰邑邑何已。(嵇·寶) 又曰思何可支。(曹·植) 又曰惟日爲歲。(李·賢) 又曰鬱陶思君。(孟·子) 又曰惜有無益。(陳·休·璉) 又曰相思之苦懷。(劉·禹·錫) 又曰膠結鬱聚。(上) 又曰胸臆結約。(陸·機) 又曰鄙吝成疾。(李·固) 又曰思子爲勞。(王·子·遠) 所懷之切、曰良不可任。(文·魏) 又曰

如孫人不忘起。(王·粲) 懷人至不食曰忘食事。(宋玉·九辯) 術懷曰宿懷。(謝) 又曰積思。(梁·簡·文) 艱苦之懷曰苦懷。(謝·二十一) 悵恨、曰鬱悒難聊。(子·平) 獨寂曰寂蔑。(謝十三) 又曰遊索。(上·十·五) 春懷曰恨恨無已。(謝·書) 神不寧曰魂裂。(陸·機) 失志悵然曰惘惘。(九章○上並下並例反) 很惆曰惆悵。(楚·辭) 心不忍曰惜懷忍忍。(曹·植) 心不足曰心竭悄邑。(謝) 又曰邑然不樂。(謝·已) 得書後懷曰猶不盡其勞結也。(子·孫) 未慰快曰飢渴未副。(曹·丕) 渴欲見人曰鄙吝復萌。(黃·憲) 誠望之心曰喁喁之心。(賈·武) 懷思不舒謁、曰幽情滯思。(陸·機·遂·賦) 乍別之懷曰思心徘徊。(江·淹·別·賦) 懷思之切曰神一夕而九升。(安仁·寡·婦·賦) 又曰不可蔽之於筆。(宋·肇) 又曰非筆墨所能陳寫。(許·靖) 又曰精魂回移。(尹·子) 又曰新想增安。(書·朱) 又曰幽遙思於千里。(宋·山·濤) 又曰精神越漾。(上) 遠念曰遙想。(孫·綽) 又曰緬然長思。(宋·謝·五·辭) 不忘曰銘鏤肝膈。(杜·牧) 念想曰思若渴。(孔·叢) 又曰勞心慍慍。(詩) 又曰想思發於寤寐。(洪·賦) 又曰宵則發夢。(吳·書·陸·通·賦) 恨不能往曰何由假翼自致。(許·靖) 發懷曰叙宿昔夢想之思。(上) 傾向、曰勞望情深。(袁·元·帝·書) 又曰思心成結。(陸·雲·書) 懷人、曰心路咫尺。(任·昉·代人書·願·道·心·近) 又曰勞音增慨。(上) 悵然曰潛恨久之。(上) 又曰悵矣心飛。(謝·王·書) 懷人曰渴於會侍。(書·遂)

請問起居

請問、曰朝夕問訊。(後·漢·王) 又曰德宇泰定。(莊·入) 又曰萬福降祉。(書·記) 請問人曰慎何以自娛。(五·謝·曹) 請問文人曰講道餘暇。(論·高·鳳) 又曰講習之暇。(謝·隋) 又曰講肄餘暇。(賦·張·衡) 請問守令曰撫字。(謝·陸) 請問法官曰平反。(漢·雋·不·疑) 請問曰勤靜多暇。(周王褒·與周弘讓書) 又曰動凝。(子·列) 起居人曰請問。(江·總·王) 問疾曰上謁問疾。(年·萬) 春問太守曰行春之暇。(漢) 謂人不樂、曰起居不歡。(馬·援) 晨起曰早作。(弓·禮) 問勤止曰今日安否如何。(文王·世子) 問候曰克綏永福。(記) 又曰起居何如。(江·[illegible]) 日候問曰且且請問。(虞) 請問曰君執事無恙。(趙) 問勤止曰體與神康。([illegible]) 又曰榮履無爽。(任·昉·書) 又曰想攝養得宜。(昭明太子書) 又曰攝衛惟宜。(周王·褒·書) 又曰起居不恙。(孔融·與林甫書) 又曰與時休適。(昭明太子書)

稱呼名謂

呼知州、曰明牧。文選 又曰良牧。吳陸凱評 又曰州將。後漢樊 又曰明使君。蜀後主、又江表傳 又曰明府。後王 又曰府君。上 又曰邦伯。

知縣、曰明大夫。史七十子 又曰良大夫。左宣上 又曰明廷。後漢 呼同姓人曰宗家。晉 又曰宗英。孔融 又曰宗盟。歐陽 泛呼

人、曰高明。孔融 又曰仁君。曹植 呼兄行、曰俊兄。元成 又曰哲兄。陸 呼大儒曰通人。漢二十八 呼奇士、曰英人。文子 呼才人、

曰時哲。謝靈運 呼知縣、曰明府君。 僕呼主曰長君。李 又曰主君。 呼在孝人曰純孝。左氏 呼人妻曰邑君。

呼人父、曰太公。 又曰尊公。 呼人心意、曰尊心。上 呼諸士曰仁生。郭 稱人大孝、曰某巨孝。江

並呼二人曰雙材。 又曰二絕。 呼同巷里人、曰里仁。 呼賢帥、曰明將軍。 泛呼人、曰秀彥。杜牧 又

曰茂彥。任昉 又曰邦彥。 又曰豪彥。 呼鄉友、曰鄉故人。歐陽 呼所舍主人、曰家公。 呼卿、曰清卿。 呼郎

官、曰清郎。上 稱公主家、曰主家。史記、任

謙稱引咎

自稱某人子、曰某牛馬走某。司馬遷上某父、官下己姓名。 自稱曰下走。選二十 又曰身。南史、彭城王 又曰走。齊因賓戲 自謙曰無似。公羊、宣公

又曰經學行能、無可算錄。晉 又曰昏耳聵老成人之害。 又曰才類枯槁。 又曰野淳愚儒。選、李 又曰某得

以容虫之質。 又曰孤微之人。 又曰浮賤。選十六 孤而自謙、曰孤蒙。 又曰窮孤。選十三 又曰單人。選十六

東人自稱、曰東部鋤介。 於守令自稱、曰編戶民。漢 爲官謙、曰居官亡以瘉人。 自謂曰智力淺短。選十九

自謙家世、曰陋宗。選十二 改服謝罪、曰毀服深謝。 謝過、曰疏悔叩頭謝負。 但自咎曰欲安歸罪乎。 嫠婦

自稱、曰未亡人。左傳 嫠婦人、曰嫠婦。 自謙在下、曰某伏從山草。 又曰偃伏泥滓。 又曰奔走在泥土。

婦人自稱曰婢子。 大夫稱妻、曰孺人。 自謙無功、曰無尺寸功。 自謙無足採、曰無分可採。 自謙

不遂、曰才朽命剝。 自謙孤寒、曰寒門悴族。 自謙孤寒晚生、曰單門後進。任昉 彼往昔、曰竊從末路。

陸。自謙貧賤、曰羇窮之賤。 謙無功、曰終無絲髮之效。 自謙人見問、曰謬延諮及。 謙言、曰無以自

高異。 謙稱所見、曰綱度狹見。沈下賢 自謙、曰本無志用。 引咎、曰請以不及爲罪。 咎悔曰後咎餘責。

謙抑、曰少加屈下。後漢 謙官自謙、曰廁之卑臣之末。谷永 朝官自謙、曰從朝者之後。谷永 子婦引咎、曰新婦過也。

自謙不才、曰庸乘駑散。 自謙少禮、曰庸來而野。 謙屈曰縱紲。 又曰雖無奇策。李 仰累、曰不足

以鹽明德。 自謙非宜、曰內愧不稱。 婦人自稱、曰妾人。 小官自謙曰名微下士。 婦人自謙、曰四行

不備。 謝過、曰謝咎。 朝官自謙、曰猥廁朝列。 謙承家、曰有不任堂構之器。 令自謙、曰斷斷小

李。 自謙曰一介貧人。 自謙無功、曰功既闕如。 被疑謝罪、曰下疑謝。 謙家世、曰門衰祚薄。

自謙、曰糞朽之賤。杜牧 謙無才、曰樗鈆之才。沈亞之 自謙曰愚不知恥。

書敍指南卷八

招邀迎待

請人過家、曰請某臨親條具。○某所請人名。 召人曰咽因日昃、自屈講言。 延士德、曰捉髮之德。 延客、曰

起迎之門、引入坐。 延客、曰肅人。 又曰禮際。孟子 又曰賓禮。 又曰降禮賓接。 又曰接以溫色。 又

曰眄睞。任昉 相遇厚、曰遇某加於平月。 待貴客曰警戒衣冠。 不赴召、曰謝病不能臨。 厚迎待之曰夕

館而晝餼。 掌厚顧、曰奉優贍。 延客謙辭、曰今日無用娛賓。 留馬延客、曰郊馬。 掃除、曰糞除。

又曰除館。 掃且灑、曰埽氾。 除地之帚、曰彗帚。 到打併了處、曰遺于除。 客後來、曰未至。 當

其厚意、曰敢不拜嘉。 事人恭、曰擁篲。 冬間就位設火、曰熾炭于位。 治具、曰修具。 又曰修薄具。

賦。(長門) 大作次第、曰盛其具。(冠儀) 飲具甚精、曰選具。(莊子十) 飭略治具、曰草次。(注) 又曰樂具。(…) 不合坐、曰未嘗賜席。(…)

迎勞合并

迎人於郊、曰郊次。(下七) 出門接、曰郊勞。(公羊) 接人、曰迎路鵠候。(…) 喜其至、曰闕其至、歡迎之。(王) 以軍禮迎人、曰關鞬負弩。(…公) 又曰帕首袴靴。(…文) 迎勞人、曰冒涉寒露。(光武十王) 又曰蒙犯霜雪。(…) 勞問、曰勞苦如平生歡。(…) 偏來客、曰爲除舍設儲偫。(…) 送迎、曰勞迎餞餞。(…) 迎送亭館、曰饗亭別邸。(…) 送迎、曰送往迎來。(中…) 偶相遇、曰談歡卒遇。(…二十六) 會遇、曰當握手如平生歡。(上) 特往相見、曰輕行相會。(…) 相聚、曰合并。(…十) 又曰良過。(…) 接峯、曰舉濟塵。(…) 不離散、曰續綿從公。(左…七)

期約邂逅

期之、曰不朝則夕。(…武) 相約、曰如欲面會。(…) 相約小宴、曰雞黍之約。(…) 即拜見、曰聊以當覲。(阮…宗) 即得拜見、曰旋侍光塵。(上十) 期拜見、曰詰朝請見。(左…上) 問約、曰何時復交會。(七十四) 期往彼、曰某日期某往。(…上某日…下某名) 更後幾日、曰卻後幾日。(…) 早赴期會、曰迎期先到。(…) 不失期約、曰皆如符契。(…) 與一及忽然、曰邂逅。(…) 會見之期、曰攜手之期。(…) 無相見時、曰詎相見期。(江淹別賦) 又曰漫道之期。(…) 又曰不日不月。(上) 約日中、曰以日中爲期。(左…下) 信約、曰丹青之信。(…) 即今當至、曰其何月之有。(左…) 期秋至、曰秋爲到期。(…) 來遲、曰不時還。(…) 要〇上 鍼風雨

圖畫屏障 (設帳陳設)

畫之狀、曰日赤月白。(…) 又曰丹粉多狀。(…) 繪治具、曰盛帷帳共具。(史…世家) 設帷席、曰張坐臥。(…王) 陳設、曰帷幄具當。(…) 隔夜排設了、曰宿設。(王…) 帳設備、曰設以藻繡。(…) 又曰絡以綸連。(上〇…) 床榻、曰文欄

睆榻。(夢得) 承塵、曰朱塵。(七十) 衆物、曰儀鑑齒豹。(夢得) 垂簾、曰縣箔。(…子) 燈、曰朱火。(…) 綵作豪幃、曰紺蒅綺幃。(…) 旋作幸處宮殿、曰帷宮帳殿。(…) 行幕、曰步障。(石…) 官就供帳等、曰百官並共。(…) 列帳帷相連、曰延帷接袵。(…) 旋綾亭幄、曰離樹綵幕。(宋玉…) 又曰翡帷翠幬。(上) 燈油、曰蘭膏。(…) 帷、曰薜帷。(…) 侈陳設、曰柱檻衣以綈錦。(…) 無足、曰燈。(…) 有足、曰錠。(上) 華燈、曰金羊燈。(…) 最華帳、曰甲帳。(…〇…) 次帳、曰乙帳。(上〇…) 枕、曰角枕。(詩) 奇枕材、曰珍材。(…) 奇枕、曰長生之枕。(…) 盛供具、曰華扇綺幬。(…七) 大燭、曰貫燭。(…) 供具、曰具帳器用。明。(左)

犒設給散

犒設之、曰命大會勞饗。(…) 又曰設饗會。(…) 犒軍、曰椎牛釃酒。(…) 又曰粗醪以犒之。(…) 又曰饗士作倡樂。(上) 犒他人僕從、曰敢犒從者。(左…下) 又曰請以饗乎從者。(…羊) 又曰敢致糗于從者。(上) 又曰敢勝諸從者。(上左…) 犒設盛、曰牛酒豐什。(…文) 大饗客、曰以牛酒饋某。(…〇某客名) 犒發之牛、曰犒牛。(…)

饋遺酬贈

送行、曰贐。(孟子) 送食物與人、曰餐壺飧之贈。(莊子) 送客少食其器、曰算器。(上) 饋人、曰乃饋盤飧。(…六) 饋過客物、曰贐資饋牽。(左…下) 饋一竹器餅、曰饋餌一笥。(…) 就而之、曰就殯飯之。(…) 附資士人錢、曰爲冠幘費。(…) 謝送物來、曰承嘉惠。(…) 拜受、曰稽首拜受。(…) 又曰拜受祇悚。(…) 又曰祇承休惕。(上) 受之、曰敢不欽承。(…) 却獻送、曰不欲費人。(…) 辭來命、曰賜寢厥命。(…) 辭更獻物、曰當賜歸復致。(…) 不受且不報、曰無所報受。(…) 辭人遺食、曰某豈以口腹累某邪。(…五十三〇某人名字) 絕饋遺、曰無包苴之嫌。(…) 厚贈、曰重賜。(…) 見贈、曰貽遺。(…) 微物贈、曰果枕常餚之饋。(…) 受物、曰謹當順承。(…) 饋遺多、曰所賜重疊。(上) 謝人賜食、曰口腹知恩。(…) 野餚、曰餫。(左成上〇) 某。(…) 厚賜、曰並何賜如之。(左…二) 特惠、曰專賜。(上) 土地所有、曰土實。(左…三) 又曰土毛。(…) 辭人遺寶、曰不若人有其

賚。（華陽二）謝惠錢、曰珍賜。（劉孝威啓）謝惠物、曰猥蒙霑逮。（梁元帝啓）非敢物來、曰不敢求貺。（左昭）知未有食、曰問餞饔未就。（公羊）

親餞之、曰再拜奉酒師。（貞以）

款留留連

款留、曰邁語從容。（馬武）狎昵、曰串昵。（漢書）幼而狎、曰有且暱假伏之愛。（杜甫）布子細、曰陳羅縷。（曝十六）開襟論議、曰娛脈論心。（謝靈運十二）約少留、曰到某宿息。（某地名。漢書）○款曲、曰得展嬿婉。（曹植詩、婦人詩）且宿留、曰且復須留。（後漢、河王）話久別、曰以敍分陽。相厚、曰意愛甚密。（漢書）款狎、曰非復偕行。（晉書）話聯袂、曰睠褵。（左思、魏都賦）幼而狎、曰少相狎。（左傳）敦篤、曰情義款篤。（魏書）久留之、曰云云是以久子。（左昭六）

笑談嘲玩

笑、曰解頤。（漢書）又曰一解顏而笑。（列子二）又曰笑嘻。（漢書）又曰掩口胡盧而笑。（孔叢子）又曰軒渠笑悅。（後漢書）又曰嫣然一笑。（好色賦）微笑、曰未齊見齒。（漢書）又曰微反哂。（食貨）自嘲且冷笑、曰私附且笑。（劉禹錫）好笑、曰有笑疾。（隋書）笑戲、曰調笑嬉戲。（魏書）不莊重、曰多少年之戲。（漢書）滑稽、曰詼笑類俳倡。（枚皋）以指玩人、曰舉手揶揄之。（王濟○文選注）玩人、曰戲弄。（東方朔）戲無節、曰放蕩無度。（漢書）戲人無狀、曰謔浪。怪笑其事、曰冁然笑之。（莊子）嘲老婦狀、曰婆母。發笑事、曰鬨然失笑。嘲人翁多、曰徒勞錢聚。戲父子曰相與瓜葛。（王導）

浣濯補綴

浣濯衣、曰澣濯。（公羊）練及粉了取出、曰溢而揮之。（考工記）練帛入粉、曰淫之以蜃。（上）練衣灰水、曰涗水。（上）水之用、曰盪沐浣濯。縫補破洗、曰拌絖洴澼。（莊子）衣絕而縫之、曰紩綻。（李巨川）補縫衣、曰補綻。針線、曰箴縷。曾作針線、曰能縫者。洗衣曰澣。（詩）○如捆其衣、曰汚。（上）○縫曰紩。下洗衣灰、曰和灰。衣洗、曰澣漱。（上）洗衣、曰澣濯。（上）又曰澣衣。（上）掌縫縫官、曰縫人。（周禮）管裁造、曰掌縫事。（上）

嚴飾梳裝

洗面、曰類面。（漢書音義）洗頭、曰洗髮。梳洗頭、曰批沐。（後漢書）米潘洗面、曰潘沐。（左哀）沐浴、曰浴蘭沐芳。安排、曰具浴。侍奉、曰遞滑漱巾櫛。（列子二）盥漱水器、曰奉匜沃盥。（左僖）頭髮、曰鬄。（左哀下）漱口盥面、曰盥櫛。持潔甚、曰光可以鑑。（左昭七）薰香洗濯、曰薰濯。薰香、曰薰薾。（淮南子）婦人串持、曰膏澤。（列女）婦人梳裝、曰御粉澤。（列女）又曰施芳澤。（列女三）又曰脂油粉黛。塗粉、曰胡粉飾貌。畫眉物、曰南都石黛。（徐陵玉臺新詠序）婦人梳裝物、曰鏡奩中物。婦人裝具、曰脂盝妝具。婦人嚴飾之、曰靚容顏飾光明某。婦人盛飾、曰翠金翠。（神女賦）服鮮、曰巾縭鮮明。婦人華服、曰綺衣裶裳。（神女賦）又曰輕桂綷袖。（上）自矜持、曰擁頓弄姿。又曰顧影自媚。又曰顧拔表闘。盛飾其髮、曰盛髻。斂冠之屬曰首飾。婦人珠帀子曰步搖。釵曰金搖。婦人結裝、曰鉛脣采綠。盛飾、曰檢飾。盛服、曰袨服。耳珠、曰明璫。（洛神賦）不裝梳、曰鉛華不御。婦人辭不見人、曰不敢以褻瀆見某。五色羽飾物、曰流蘇。（左）自矜持、曰峭邊幅。又曰修飾邊幅。梳頭、曰櫛。梳理髮髲、曰勤刷理髮。

書敍指南卷九

筵宴集會附

讌集、曰戲集。蕭穎士 夜會、曰宵宴。謝脁賦 合錢爲會、曰醵。食貨志 出物往爲會、曰挾膳提壺。…… 上巳飲、曰修禊事。王羲之
又曰祓禊。前漢書地名 又曰祓除。上注。孟康云 又曰禊禊。上注○上賦下系 預筵、曰齒筵。文粹西都賦 同宴會、曰共駢筵。選十一 又曰接殷
勤之歡。司馬遷 又曰得爲密坐。曹植 酒令、曰觴政。說苑 飲無餘滴、曰飛白。選十二 巡盞、曰正舞。唐 令人盡酒、曰使之釂。史、游俠
侯鯖子妙反 伏中飲、曰以避一時之暑。典略 酒了、曰酒闌後。高祖紀 飲多、曰羽觴無算。王融 流杯、曰浮杯。潘岳賦 長宴集、曰朝歌
夜飲。宮賦 用歌樂、曰以娛密坐。選 宴集陪奉、曰酒所同行。義山 與客飲、曰與張飲盡歡。高明道 又曰取酒張坐飲。
飲席錄事、曰司觴之吏。吳孫皓 又曰司正。鄉飲 又曰酒吏。劉昭 大會、曰高會倡樂。鄒太 宴集恨日短、曰情盤恭遽。顏延年

情會散、曰此會難又。韓子 滿會、曰布筵。顏延年 罰人酒、曰舉觥。鄭箋 飲罰酒、曰敬奉觴。上 醉飽、曰飽鮮醉醲。揚雄 飲能、
曰含爵而去。文下九 欲醉、曰有酒所。漢書 太醉、曰霑醉。陳遵 又曰沈湎。阮宗 醉狂、曰跳梁頓仆。陳道 自言其事飲、曰酩
多自醉。劉孝儀書 常飲盞、曰每觴輒盡。上 醉怒、曰酗。趙充國○酗字 醉、曰中聖人。魏志 即醉、曰徑醉。淳于髡 逃席、曰醉亡酒。高五
王。又曰私出。左注 在坐醉臥、曰於坐被酒臥伏。劉寬 醉酒多言、曰舌出。外傳 野飲坐草、曰班荊。陳留父老 常宴集、曰娛酒
不廢。曲禮、宋玉 樂飲、曰酣飲盡歡。上 自罰酒、曰舉觴自罰。列子四 流杯觴、曰引池分席。顏延年 宴宗族、曰糾宗綴族。平子、南都
會闌、曰介尊促席。太沖、蜀都 人樂飲、曰是謂巷飲。太沖、吳都 徹曉宴、曰窮夜爲日。七命 暇日宴遊、曰餘日怡蕩。成博 宴樂之
歡、曰娛神遣老。上 又曰永年之術。上 密宴、曰華堂曲宴。楊脩賦 會欲散、曰酒殫徒撥。潘岳 悔醉、曰但恨多謬誤。劉明
使醉、曰忽復已醉。上 就醉、曰期在必醉。上 盲賓、曰促席命友。文賦 又曰銜觴從酒。上 上壽、曰千金萬年之壽。
上 宴杯、曰溜觴。李白 讌集之樂、曰洗盞延歡。陸機 侍筵宴、曰奉袂瓊筵。謝脁 劇飲樂宴、曰捉盞笑語。梁元帝詩 作賀轉
官會、曰徵遷之會。潘岳 與人極飲、曰與閉戶轟飲。呂才 節折下酒物、曰宴有折俎。左宣○使可食 令持酒往飲人、曰綴
飲。左成 勸酒辭、曰勸勵之辭。孔叢子 會上旋殺物狀、曰假轉杯案間。道

庖廚食饌附

稱廚饌往、曰以其往。左、哀 下酒、曰饍饌蝸蝦。選○郭子見反又音編 又曰猛鱉炰羔。宋玉招魂 盛饌、曰炊金饌玉。駱賓王 又曰海陸
脩鼎。沈約之 設珍食、曰熊蹯豹胎。魏、先論 嘉饌、曰口爽之饌。七命 家之奇食、曰家珍。外傳 稱嘉饌、曰可以娛腸。曹植七啓 又
曰肴饌之妙。上 肴饌作數、曰若干物。孔光 進饌於客、曰以羞嘉客。選十一 修新魚、曰生鮮。左 生魚、曰膾。周 乾魚、曰
羹。上 粘脂、曰異如壘穀。七啓 殿不用鹽而乾、曰婦室乾。貨殖○婦補北反今謂鮑魚 庖人造餅、曰解餅。左宣 以蜜和米作食、曰
粔籹。宋玉○上音巨下音女 又曰蜜餌。上 兩府食、曰官饌。張文 肉大樹、曰大胾。禮、物 脯、曰脯脩。公羊○脩腊作錢 束脯錢用、曰束脩。論語
肉汁、曰湆。武紀 延人食、曰共一醉之餼。杜牧 饑曰食肴之將。食貨 偷菜醬、曰醯。食貨 食之餘、曰餕。玉藻 食素、曰菜

食。（王韓）老成病人食曰特粥耳。（趙世家）儉食曰食一肉脫粟之飯。（公孫宏）又曰蔬食菜肉。（外傳）又曰糲食。（前外戚○師古音剌）又曰粹蔬。（郭太）滿有菜曰餔羹。（晉書）治食曰殺雞爲饌。（郭太）會食曰饜殘饌餕。（孫平子）麥飯曰麩。（荀當頭○麩力果反）久不上食曰酒滑肴沸。（列子三峽 扶貴反）飲食不堪曰醒蟯不可饗。上 飲食豐曰肴蔌芬藉。（顏延年）下蒸羊曰蕙蒸蘭藉。（九歌、屈平）熊白曰山膚。（杜牧）又曰素膚。（七啓）酒食之豐曰醲濃肥厚。（七發）遣食料物曰紫蘭丹椒。（七啓）鼎之用曰饘粥於是。（左、昭）加食品曰陪鼎。上 又曰享之有加籩。上 食能打疊曰饋嘘命撤。上 好食曰殊珍異肴。（七命）醋曰苦酒。（魏名臣傳）五味和食曰勺藥。（上○勺知略反）盛饌曰方丈華錯。上 熊掌曰封豨之蹯。（上○蹯音煩 郭璞注）雞饌曰翰音之跖。上 鹽饌曰臨渴之鹽。上 魚饌曰桑黃之鮐。上 禽饌曰丹穴之鶵。上 獸饌曰元豹之胎。上 物味播遠曰流味某某。（太沖賦序、某某地名）美饌曰鵝鴨膌。（七命）造作飲食曰晨炊夜舂。（左、上 真上）異饌曰火桂炮鱉。（沈約之）犛饌曰鼎娥。上 粽子曰角黍。上 又曰角黍。（風土記）苦酸之用曰梅醋。上 辛之用曰椒桂。上 鹹之用曰鹽醢。上 調和物曰吳梅狄醢。上 蒸肉曰蕙肴。上 會餅蜜曰沙餳石蜜。（七命）好供食饌曰飛龜稿鱉。上 又曰雲鶴水鴿。（張協七命）膾細曰芒散縷解。（潘尼釣賦）又曰纖如髮芒。（傅毅七激）糧食曰粗糧。（張衡）又曰瓊糧。上 稱飲食曰八珍九鼎。（周禮 明序）又曰五肉七菜。（枚乘七發）肴饌曰三臡七菹。（七啓）肉饌曰臛臞果然。（莊子）做匕曰金留犂。（匈奴傳）食多曰眾二人之饌。（冠禮）燒臘人曰煬者。（莊子）治肉曰脫之。（禮記）治魚曰作之。上 肉腥臭曰膻。（爾雅）雞鶩之尾肉曰翠。（禮記）鳥脊側薄肉曰脾。上 鵝脾肶曰奥。上 鱉縠曰醢。上 好飫曰芳菰精稗。（七啓）又曰元山之禾。（呂氏春秋）又曰炊彫胡之飯。（宋玉諷賦）食之美曰江東鮐鮆。（七發）又曰隴西牛羊。上 糲而已曰饘粥而已。（左傳）（七、曜）郄部其飲食微曰虱腦蝦肝。（宋玉）奇饌曰熹露葵之羹。（賦）稀餅饋曰湯餅爲最。（束皙餅賦 ○）又曰充虛解戰。上 着說食曰惟能說餅。上 美膳曰昆山鮐胎之膳。（吳均餅說）美魚曰洞庭紫鱉之魚。上 好麥曰安定噎鳩之麥。（吳均餅說）好牛肉曰隴西舐背之犢。上 好羊曰抱罕赤髓之羊。上 調和物曰饌以濟北之鹽。上 用雞曰製以新豐之雞。上 食饌曰錫鹿臙羊。（說明）又曰嬌兔臉魴。上 安排食次曰飲食之間。（七曆）乾飯曰糗。（上 真）道穀水腰蹄曰庚癸乎。（左哀）

上 湯餅所用肉曰羊膀豕脊。（吳均餅說）別味所知曰雛生新芻。（呂氏春秋）元初食曰食之始要。（左、昭）食果曰及餒之果。上

瓜果蔬菜

菜茹總名曰蔌。（爾雅）蓳菁曰葑。（坊記）食辛菜曰食蓼。（家語○蓼辛菜名）呼果實曰果采。（食貨）芋頭曰芋魁。（方進）大芋頭曰蹲鴟。（貨殖○一作蹲）雞頭曰雞雍。（莊子徐無鬼）又曰鴈啄。（本草）櫻桃曰含桃。（禮記）又曰朱桃。（相如）又曰荊桃。（爾雅）山櫻桃曰棣。（相如）好梨曰周文弱枝之棗。（潘岳閑居賦）好李曰房陵朱仲之李。上 好梨曰張公大谷之梨。上 草實曰蓏。（食貨）木實曰果。上 甘蔗曰諸柘。（相如）山梨曰亭。上 餳曰飯餳。（七十）甜白曰梁蒲。（馬融○今麥芽）梯曰梁侯烏椑之柿。（安仁）甘橘曰木奴。（江表傳）蒜曰西戎之蒜。（納賦）蓋曰菌夷之蓋。上 奇果曰商山之果。（七命）嫩莖曰茄。（平子賦 音加）菜時曰秋韭冬菁。（周顒）蓋之用曰拂擻消腥。上 劈橘子曰披黃苞以授甘。（潘岳）石榴曰丹若。（張協）火曰殺。撤瓠曰牛角瓠。（齊民要術）治瓜曰新之。（禮）又曰疐之。（爾雅）治栗曰撰之。（置去 搔反）上 治桃曰膽之。上 治柤梨曰攢之。上 柿曰赤實果。（說文）棗大而銳曰壺棗。（爾雅）棗乾曰棗脯。（史記 莊王）林檎曰來禽。（廣志）大栗曰巨房之大栗。（潘岳 淮南）柑子曰胡柑。（風土記）石榴曰若榴。（廣志）又曰安石榴。（晉 賦）杏曰文杏。（西京）椰曰吳椰。（雜記 東方朔 選○蘇注）鹿梨曰樝。（詩疏）又曰鼠梨。上 又曰搖羅。（爾雅）柚曰條。上 柚之精者曰甘。（郭璞）柚出處曰雲夢之柚。（呂氏春秋）果子曰棗梨乾榛。（七辯）木瓜曰楙。（爾雅）甘棠梨曰杜梨。上 芋曰土芝。（本草）芋大如斗魁曰君子芋。（廣志）桃曰五木之精。（典術）李曰趙李。（爾雅 玉篇）胡綏曰香綏。（鄴中記）菜曰惟筍及蒲。（詩）桂曰招搖之桂。（呂氏春秋 伊尹云）椒實大者曰梁。（爾雅）美葅曰元幽鳳足之葅。（吳均餅說）好蔥曰河東長若之蔥。（吳均）好豉曰張掖北門之豉。上 好橘曰洞庭負霜之橘。上 好椒曰仇池連蒂之椒。上 查橘蹲味曰飯蛆物裂鼻。（柳子厚）諸美菜曰白蘇之茹。（七發）又曰秋黃之蘇。上 又曰菜以筍蒲。上

酒醴麴蘖

酒曰百藥之長。（食貨）又曰歡伯。（易林）又曰天之美祿。（漢書）又曰狂藥。（晉書裴楷）又曰良醞。（呂才）飲曰宴醞。（韓詩外傳）好飲人謂清

酒、曰聖人。鮮于樞云 好飲人謂濁酒曰賢人。上 飲酒、曰食酒。于定國 酌酒、曰斟。稱酒曰吳醑楚醴。酒食之害、曰腐腸之藥。漢書七十 父母飲餘杯、曰口澤之氣。禮記 頌酒、曰酒之爲德也久矣。孔叢 稍曰酒浮。五 香樂酒、曰幽燕之酒。七發 美酒名、曰荊南烏程。七命 又曰豫北竹葉。上 美酒曰九醞甘醴。太沖南都 又曰十旬兼清。上 酒醇厚、曰醪醰醲忖。上 酒不病人曰醉而不醒。上 酒過量曰生病造熱。宋玉 稱美酒曰消醉之美。淮南子 使酒、曰酒場特醉。上 酒漿、曰桂酒椒漿。楚辭 好酒器曰罇罍。好飲、曰性樂酒德。又曰寄酒爲跡。陶潛 叙酒曰餉湛新醪。陶 好酒曰偶有名酒。上 醉飲酒曰不在接杯酒。上 飲不得曰不勝杯杓。史記 酒過當曰消神。愁陶之飲曰飲瀹若茶。上 數飲巨觥曰浮以大白。上 循翁酒德曰除煩解悶。好酒曰白醑醴醪。七 奇醞法、曰米泉麴而清。數酒盡器曰罄鬬探戲之辭。孔叢子 酒之德曰解結凝。方 人稱嗜酒人曰酒家之南董。上○ 飲而面赤曰酡顏發顏。好酒曰吞吾之醇。有酒量曰百觚之量。貯酒皮囊曰鴟夷。酒一器曰冒酒一盛。左 巵無底曰玉卮無當。太沖賦序 薬薄物曰擬酒瀉肉。無常飲曰無桑酒。構麴等曰醸具。

歌樂名器

衆音伴人曰諧音家。稱謳唱曰吳歈蔡謳。宋玉 稱舞吹曰鄭舞趙簫。上 樂鼓杖曰枹。小擊鼓曰鼙鼓。舞曰萬。舞人盛飾曰陸冠文纓。樂俱作曰鏗鎗繁響。又曰合變爭節。上 樂節奏曰節族。稱琴曰愔愔之德。又曰冠衆藝。上 樂器不中曰某替敗。管笙竽曰笙簧。歌聲善曰繞梁欐。列子 長引聲曰曼聲。上 稱舞狀曰嬉有遺妍。飲器曰罍罇彫觴。七啓 歌舞曰楚舞越吟。太沖 又曰東舞南歌。作笙之竹曰孤篠。上○ 笙底材曰懸匏。笙簧曰妹。上○ 笙最長管曰雌澤。又曰上箭。上○ 笙邊外餘管曰餘簫。上○下 笙竹曰翻。上○ 按捻笙管曰攝纖翻。上○ 將吹笙潤氣曰噓唏揮氣。上○

以納銅爲質曰黏質。上 又曰幽質。上 笛吹處穴曰上孔。笛末下先聲曰商聲。上○ 樂器材幹曰以危苦爲上。樂聲曰以悲哀爲主。上 稱琴曰琴德最優。上 撫琴指法曰撩撥擽捋。上○ 作樂曰以解疲顏。安仁 侯曲而舞曰案衍而俟。傅毅舞賦 舞態曰秋娥瑰姿。上 鼓琴曰抽琴命操。樂並作曰朋鳴並作。且謀喜樂、曰亦姑謀樂。左 食而作樂曰既食又奏。左 又曰以樂侑食。周 俚詞曰巴歈夷歌。作樂曰鳴鐃吹竽。席曰指席。上 發鼓曰椎鼓若干通。琴而和樂而作曰鶴。琴曲發愁而作曰操。上 琴之德曰寬和發氣。琵琶推手前曰琵。琵琶引手却曰琶。上 琵琶狀曰盤圓柄直。又曰龍腹鳳頸。琴笛曰蜂椅懈竹。曾數樂曰樂只衎衎。游飲燕曰以道德燕人。孔叢子 害樂曰鵠絃鶤操。舞之狀曰秋葯披風。琴曰仁智之器。鼓箎曰故侯。竽箎之狀曰鸖身鳳形。箏之狀曰筑身。徒歌曰謠。吹聲、曰嘯。稱嘯曰契神之音。又曰清浮之美。上 樂曰繁弦疎管。淫樂曰流鄭之樂。任意取樂曰擱殺之樂。

樂工倡妓

樂工長曰樂正。樂人曰諧臣頓官。樂官曰伶人。左 又曰俳兒優子。吹樂器人曰吹師。彈樂器人、曰弦工。上 舞人分廂曰東西廂。戲頑諧人曰俳優。雜伎曰作窮極俳優之觀。面具曰假面。帶面具人曰象人。踏軟索曰履索。上竿巧技曰跟挂腹旋。上竿曰尋橦。稱妓人曰狀若飛仙。又曰光妓。又曰妙妓。妓樂曰歌兒舞女。又曰材童妙妓。又曰妙詩才舞。又曰中山名倡。上 又曰蔽國妖女。上 弄傀儡子曰弄木偶。妓樂盛曰奇倡伴伎。踏索女度曰舞組。女樂之害曰蠱心喪志。俳優曰優旋。倡婦鞋曰利屣。

遊觀買

遊賞曰盤遊。潘岳 又曰良遊。十六 又曰嘉賓。上 又曰出盤于遊。詩 又曰放戲。又曰放遊。又曰槃庇。又曰出教。王廣川 周流觀覽曰流覽。馬融 恣遊樂曰康娛淫遊。楚詞 又曰永日行遊戲。劉公幹 好飛放曰志在馳逐。自門探、曰於內閑厩出牛而。願陪從曰願從後庶。七命 樂山水曰悅山樂水。觀者多曰羽者闐而若干餘人。又曰觀者重營。看獵曰望腸車之麋。顏延年 引鉤竿曰擢文竿。火取曰猝。列子 不同出曰逝遊不同行。上四 釣鉤曰綱鉅。潘岳 綱曰結徽。上 叩木驚魚曰鳴榔。上 山獵曰飛苍走黃。遊人歸寢曰深對澣川。顏延年 舟中作樂曰浮吹以娛。淮南 陪從曰結駟連騎。遊曰嘉遊未斁。春獵曰淫于原獸。又曰思其處。上 蹈入遊賞曰賞未與餘。陸機 釣食曰挂餌。揀遊勝處曰擇地。王逸 玩物美觀曰時花美女。杜牧 射獵所冠曰皮冠。左傳 獵田曰田遊之娛。曹植 釣之用曰纖微綸竿。負暄曰假曝。柳宗元 夕放曰寬月羊鐙。○庾信賦 大綱曰罛。積柴水中取魚曰涔。爾雅 取蝦器曰箄。爾雅 取蟹器曰籪。何承天 取蠶器曰鍤。上 賞美色曰勸魂。江淹 攬芳草曰悅魄。上

樓臺池園 亭榭館閣

高樓曰陽榭。王文考 臺有室曰榭。臺榭曰層臺累榭。楚辭宋玉 臺館曰崇臺閑館。班固 稱樓閣曰南閣蔽樓。楚辭王褒 華表柱曰桓。樓閣等曰重樓疏窗。荀子賦 又曰歌堂舞閣。鮑照 又曰崇臺複閣。何晏 又曰高樓飛觀。王延壽○稽康 又曰華閣飛陛。曹植七啟 又曰翠觀彤閣。張協 又曰延樓棧道。淮南本經 高榭曰飛榭。七命 有臺池曰次有臺榭陂池。左傳 上 樓閣曰周閣峻樓。李尤賦 樓閣之類曰懸棟飛閣。漢武故事 樓之用曰俯窺仰眺。鮑照 登高而插衣曰扱衽。運命論 臺曰閣。爾雅 臺樓閣邊小屋曰彩。上 遊池曰泛舫水嬉。池類曰波瀾。亭子曰子亭。李白○柳公權 臺無四壁曰皇。園子曰園夫。仲舒 分派出水曰枝流。列子 園宇曰蓬宇肘檻。宋玉招魂 池中紫曰丹藕紫芰。左思魏都 園館中路、曰幽路。宋謝莊 園館中庶曰芳庶。上 廢園池曰枯木洞流。文賦 園中路曰桂道蘭衢。

竹木花卉

木植別名曰日及。廣志 又曰王蒸。爾雅 竹曰此君。王徽之 又曰比封君。杜甫 斑竹曰淚竹。數竹竿曰若干箇。大者、曰蒻。爾雅 楊曰、丹閭。相如 凍青曰女貞。相如 莎草曰侯莎。上 楮樹曰穀樹。蓬、曰奄閭。相如 貓草、曰杆千。上 蔣曰苞。上 將死花木曰枯條悴葉。陸士衡 奇草木曰芳草甘木。又曰幽林蘭草。上 又曰嘉木芳草。何晏 奇竹木、曰美木佳竹。巴蕉曰巴苴。又曰甘蕉。廣志 奇林木曰珍林嘉樹。馬融 又曰元林包竹。又曰奇樹珍果。鼓筝花、曰結縷。相如 帝苑草木曰靈草神木。又曰豐草茂樹。蒼耳菜曰枲耳。列子 桂、曰木桂。王文考 苺苔曰苔莓。秀菊曰芬菊。芳草曰薰草。七啓 箭竹曰篠。大竹曰簜。上 叢竹、曰箐。上 冬生花草、曰寒卉。左思蜀都 除草曰芟。花竹曰綠花媚竹。沈下賢 巴蕉竹曰旌旗竹簳。上 青竹曰篩風篩月之佃。上 青香草、曰死蕙沈蘭。椒曰芳椒。上 又曰申椒。上 以蓮束物曰蕙綢。上 柏曰香柏。松曰霜下傑。竹衛位曰湛園貞餘。沈約 九日送菊數曰若干束。魏文 遺菊語曰以助彭祖之術。上 忘憂草名曰萱草蘇蘇。斑竹曰斑皮竹。博物志 邛竹曰扶老竹。竹譜 荷曰芙蕖。爾雅 荷莖曰茄。上 荷葉曰荷。上 荷本曰蔤。上 荷花曰菡萏。上 荷實曰蓮。上 荷根曰藕。上 荷子曰的。上 荷心曰薏。上 芙蕖曰澤芝。古今注 早採者曰茶。爾雅 晚採者曰茗。上 物性、曰菊甘蓋苦。抱朴子 苦竹曰篠竹梢欒。枚乘兔園賦 叢竹曰宗生族攢。萍曰水華。本草

棊射博戲

棊子曰枯棊。棊盤曰木枰。上 棊局線道曰枰。上 棊局線間方曰方罫。上 造棊子曰斷木爲棊。射靶曰的。家傳射曰世世受射。作射垛曰坊爲一堋。妙射曰矢道同的。曰集梟。摴蒱射、曰擲猿貫虱。擲骰子曰投瓊。投瓊曰觀。不投瓊曰塞。安排賭錢具曰設博具。擺賭、曰道錢之戲。又曰擲戲。賭錢曰同。又曰呼五白。又曰六博。又曰以游博持掩爲事。能賭

餞、曰蕃格五。博且飲曰蒲酒。好飲博、曰嗜酒嗜蒲博。疑欠賭錢、曰數負進。造氣毬、曰剗草爲鞠。蹴鞠、曰蹋鞠。投壺浪箭、曰枉矢。矢本入壺、曰順投。上 投壺過箭、曰倚投而擁矢。上 算勝、曰某賢於某若干。上○某、皆人名。擲五白、曰明瓊。於樓上賭博、曰擬博樓上。上 善射法、曰支左屈右。精於射、曰神於弧矢。棋子狀、曰馬目脂行。棋子、曰白瑤元石。棋盤狀、曰紫質元色。又曰方暇直道。弈棋時、曰嘗無爲之暇日。棋之功、曰簸眼救窮。博不已、曰蒲博通晝夜。樗蒲子、曰五木。樗蒲得貴色、曰盧。上 擲樗蒲、曰牧豬奴戲。彈棋、曰粧奩之戲。排棋爭路數、曰爭道。射用金鼓、曰金鏑箭戲。投壺意、曰諧以樂賓。貫投壺勝算者、曰詩壘多馬。上 飲不勝者酒、曰賜觴。上 嗜博、曰以戲爲事。棋之用、曰以忘憂。

書敘指南卷十

致慕舉附

欽慕人、曰竊高下風之行。又曰欣服高義。又曰在旅。又曰慕仰風味。又曰竊伏某承高風俗矣。又曰慕用之誠。又曰服闡德行。又曰飽聞聲聞。又曰延慕光塵。又曰慊慊懷慕。又曰慕樂德義。又曰聞服有素。又曰夢想清塵。又曰委心無遠。又曰聞君子衍矣。又曰聞服高聞。又曰副其高山之望。又曰宗服令德。輩度其人爲法、曰有慕於子。所但慕人、曰瑞人神士。思賢、曰渴賢。懷慕人、曰長懷永慕。慕前人、曰不能擬從於數者。坐中慕之、曰一坐盡傾。晤想人、曰載揖載味。其言善、曰可貫而佩之。思人論辨、曰便覺石木間遙。

得所攀附、曰鳳舉。攀附曰附龍託驥。又曰附驥尾之髦端。又曰攀龍鱗、附鳳翼。攀附微、曰攀數髯、附蚋翼。

稱頌慶賀

頌大賢人、曰元精所生。頌人德、曰不刊之德。又曰某良德也。又曰德宏才羨。又曰瑰意琦行。宋玉 又曰陳義甚高。莊子 又曰清英宿德。又曰神懷朗邁。又曰文武備足。頌人性氣、曰貞爽粹溫。又曰廉深簡潔。又曰和而能毅。上 頌人父祖德、曰淳則。稱頌人學問、曰通洽古今。頌人才、曰才行高秀。頌文人、曰天才綺縟。又曰英彥挺士。又曰才筆之士。又曰天與麗藻之性。頌人文藝、曰鴻裁豔辭。又曰足以衣被詞人。上 又曰足以沾丐作者。又曰陵顏轢謝。又曰含任吐沈。比頌人才、曰東箭西杞。又曰南金東箭。又曰水鏡之才。頌人政、曰政果平宜。政如神、曰如有神道。頌令政成、曰翔鸞集鳳。頌時士、曰民望時宗。又曰救世之才。頌有時望人、曰望士。稱人主張儒道、曰名教有寄。稱善人事、曰甚休。稱人堅節、曰斯食鐵石人。又曰心如山嶽。稱人不阿時、曰不傾時爲薄。稱人資質、曰踔越之姿。稱未出官人、曰處子之秀。稱婦人、曰爲人婉戀有節操。稱目人、曰莊士雅人。泛頌人、曰榮問休暢。又曰有上賢之風。又曰行能高妙。又曰英才卓躒。又曰不任吟想之至。頌文士緒餘、曰殘膏賸馥。頌人能賞事、曰搴疑之寶龜。歌頌人、曰歎其辭而吟之。上 足爲人範、曰嶄然爲世程。上 稱豪傑、曰特起之士。稱奇才、曰有文武志介。稱人卓立、曰傑然自建。稱人曉事、曰自照簡心。稱人出衆、曰拔萃出群。人頌聲、曰謠歌邑誦。頌人嚴整、曰內外斬斬。頌既亡英偉人、曰懍懍有生氣。前先進、曰前輩宿達。頌可容德、曰赤綠之節。欲賀人、曰出力筆書謂欲賀。賀人、曰奉謁賀某。嘉禮之事、曰嘉事。吉禮、曰嘉好

之事、林所謂吉事、曰吉蠲之喜。前漢 謂善事、曰吉祥善事。國語第三

喜慰快悅

喜慰、曰有笑無憟。李庾東都賦 又曰抃儛。揚雄 又曰笑與抃會。又曰陽陽滿志。夢得 又曰歡喜何如、夾於面也。韓愈

意、曰實獲我心。詩 快悅、曰飄快中心。又曰歡抃胸中。又曰洞釋胸中。上 如本意、曰內合私願。李嶠

懷想、曰以慰夢思。客中喜慰、曰以洗客念。沈約 喜人惠書、曰歡與交併。退之 又曰喜懼參并。如所志曰

愜所願焉。韓子 又曰過願之始。上 快衆心、曰厭快衆情。韓愈送序 謂人慰快、曰想甚欣然。李 又曰百慮冰消。劉禹錫 無

餘憂、曰可復伸眉於後。快樂處、曰申眉路。稱至樂、曰可以遺世而忘死。喜悅、曰何喜如之。大

喜慰、曰死有餘榮。慰快、曰疎煩想。喜見賢者、曰若飲醇醪。江表傳 曉快、曰昏情爽豁。左思魏都賦 慰快、曰深些垢

滓。極愛之、曰樂之無厭。神女賦 至樂、曰遺憂而忘老。快悅、曰沈憂併忘。杜牧 又曰曠然發釋。光武十王 又曰揭滓

滯之情。沈下賢 衆喜快、曰稱快萬衆。石 得書或文慰心、曰飽飢愈疾。韓文 又曰若饗太牢。甚樂、曰樂可言乎。

昭明太子書 慰心、曰排愁破涕。又曰宿心遂矣。又曰冥骨廿矣。上 喜色、曰陽氣。喜色滿面、曰溢溢於

顏間。夢得 又曰舞于眉端。上 喜樂狀、曰盱衡戟節。上 快悅、曰疏淪澡雪之。慰意、曰深副情佇。徐陵移文 又曰

如熱之有濯也。左

擢用遷改

寵擢、曰華寵。前外戚許后 又曰殊寵。又曰拜擢。又曰擬擢。杜牧 又曰賞拔。又曰榮拜。又曰飾擢。王元 又曰眷

寵。又曰寵光之休。又曰光寵。又曰休寵。又曰殊特之榮。又曰光大之寵。又曰殊異

之寵。上 又曰擢序。擢人、曰羽儀之拜。超進、曰顯拔榮進。為帝記憶、曰微簡聖心。自謫遷轉、曰擢

受榮良。始上官、曰以功為第一官。上 偶無人時被用、曰空乏之間云云。杜詩 選擢於親、曰內姓。左 選擢

於賢、曰外姓。上 侯遷轉、曰待除。王 非橫除拜、曰橫拜。美官、曰榮資。諸葛亮 封侯國、曰封拜。謝遷擢、曰

謬乘曲寵。又曰擢自散鄖。又曰越從渙泥。遭際亨發、曰疑奇成偶。以德遷擢、曰德賞。左 被

召用、曰自見。後來之榮、曰來寵。書召還、曰璽召。前罪而用之、曰拔狀用某。兄弟同大用、曰

兩鳳延飛。

感荷論報

荷人德、曰恩結於心。感戴、曰無勞被遇。又曰喜荷交并。以其人有恩于己、曰某恩之。荷其

恩、曰某德某。謝人留意、曰所以垂意甚備。遭大恩、曰遭仁逢神。又曰某更生之辰。受大恩、

曰白骨更肉。又曰生死而肉骨。左傳 感大恩比、曰枯莖復產。不忘恩、曰敢忘大惠。左 又曰內以書心。

又曰銘骨書紳。又曰刻於心骨。又曰某常刻著五臟。又曰書諸紳帶。上 又曰貫心鏤骨。又

曰銘乎心務。又曰聆恩奉德。恩施厚、曰慈渥無涯。又曰肆大惠。左 常思報、曰常有狗馬之心。

常恐報屈、曰永慚不報。報少、曰恩充報屈。上 論報、曰效愚報德。又曰撫臆論報。報恩、曰報

稱恩效。微報、曰銖兩之報。報、曰非瑣弱所能陳報。報恩、曰非某生死所能報塞。慚無報、曰

慚無報效之淺。報人、曰以報恩施。上 不忘報、曰思恩報。上 感戴、曰受恩過量。感且愧、曰膳慚交顏。

沈約

胸腹誠懇 文選

懇胸腹、曰剖是要腹。光武十王 盡至誠、曰剖忠赤。又曰眷眷之款誠。又曰極翠翠之恩。又曰悾悾推

情。面言誠懇、曰口達至誠。又曰口陳肝膽。貢開事、曰以底裏上露。上 又曰冒昧自陳。又曰冒顏以

開。又曰陳詞。得盡所懷、曰得罄胸臆。道胸腹誠、曰直舉胸情。一敍誠懇、曰不勝懷悃。又曰不

任肝膽之切。(江淹) 又曰不任丹懷之至。(任昉) 又曰丹款。(上) 崔相莊曰丹懷難申。(上) 發所懷曰宿心素志。(上) 稱人至誠、曰何子之情也。(外傳) 請審有所言、曰請辟人聯閒。(漢書) 不相疑、曰長無纖芥。(漢書) 胸腹無蔽、曰中心洽如也。(漢書) 盡誠、曰輸寫肝膽。(漢書) 又曰委腹盡言。(漢書) 中肌體、曰心灼爍。(平子) 敍懷、曰敍腹心之願。(晉書) 盡誠來、曰以情相歸。(後漢) 申所懷、曰抒情素。(王子淵) 稱人素懷、曰明明之素。(吳志) 又曰陳露肝腸。(吳周魴) 啓白煩褻、曰啓事蒸仍。(上) 久懷人、曰飢渴歷時。(杜篤) 敍意、曰有負懇款。(下) 指事取信、曰此亦情之明驗。(晉書) 願白事、曰請謁非情。(漢書) 盡白之、曰故具有白。雨意未決、曰情交戾。矜惜之狀、曰睠顧。誠訴、曰告之情。(左傳) 所願、曰云云則某有大願矣。又曰願之久矣。(左傳) 又曰此某之上願。

祝延壽禱

祝人將愛、曰願自寵珍。(劉公幹) 又曰強餐食。(漢書) 又曰養志和神。(晉書) 又曰行矣、强飯勉之。又曰和神養素。(王逸少) 又曰慎疾自愛。又曰願保金石。又曰行矣自愛。又曰行矣保嘉福。又曰消養。(養生) 又曰養誕。又曰宿神養福。又曰將氣養和。又曰寶精神。又曰加冷飯。又曰頤怡神無事。又曰存神養和。又曰存精神。(公孫) 又曰補助醫藥以自持。(上) 又曰嗇神養和。又曰爲國自重。又曰爲民自愛。(上) 又曰厚自珍愛。又曰善保嘉猷。(任彥昇) 又曰頤愛玉體。又曰尊生。(莊子) 又曰衛生。(上) 祝人養和、曰蓮池大和。禱人受福、曰受諸永多。又曰函受祉福。又曰吉祥止止。(莊子) 又曰祉祚流衍。又曰擢祿來假。又曰有浩大之福。又曰龐褫。祝禱盡心、曰精誠懇到。又曰心禱口祝。祝禱人、曰潔味以禳祓。祝有任守人、曰強食慎疑。別而祝、曰加冷寄。祝勿相忘、曰時希遺信。願人延年、曰飲酒爵池、皆祝延之。

寵望指導

望人斷絕音、曰了無消息。可指望、曰可日月冀。又曰日月以幾。又曰日月以冀。(左傳) 冀其遂、曰爲安游光寵。向在遠、曰未可旦夕望也。(魏元忠) 徒乎得、曰危得之。指期享融期、曰綏帶。冀照察、曰仰惟某少垂明白。又曰唯某感哀矜。又曰可覬幻見神慮。又曰臨譴窮款。(任昉) 冀其勿訝、曰幸勿爲過。(孔子) 察其均平、曰惟某垂爲均之平。冀其援相拯、曰願寬假將策。過望、曰食覬。

慚悚慙愧

慚悚、曰內負外慙。又曰汗顏。又曰難爲顏。又曰愧生於中。又曰良難爲心。又曰慚愧山積。(江淹) 又曰心顏無措。(任昉) 又曰靡所錯情。又曰若蹈水火。又曰赧然汗下。又曰如蹈春冰。又曰退甘汗顏。又曰言愧造顏。大慚愧、曰慚於衣冠。又曰以生爲慚。又曰恨無穴可入。大

愧、曰五情愧赧。(曹植) 又曰如親宮闈之在躬。又曰情若灰土。(王羲之) 又曰如恥而蹐。又曰無顏於世。又曰負愧無可言者。愧悚、曰愧悚。又曰赧然。恐悚、曰不寒而慄。甚愧、曰甚愧若厲。恐悚、曰誠增愧懼。頭愧不舉、曰頭搶地。愧人、曰愧折之。寬恕過失、曰以釋慚悚。不自安、曰自令身無處所。慚而退、曰慚懼而退。世俗小恥、曰由俗咫尺之恥。慚慚、曰一慚之不忍。慚且懼、曰靦倔失容。愧色、曰有深愧之色。自致其愧、曰日怙伊愧。慚謝人、曰愧懇而謝。已爲而愧、曰追用悚息。

恕察撫讚

恕察、曰昆弟之宥。又曰寬饒之惠。又曰原貸。又曰慈照。又曰矜宥。又曰原恕。又曰容貸。又曰昭恕。又曰明恕。又曰見寬。又曰降恕。又曰原察。又曰曲貸。又曰釋貸。又曰弄貸。又曰橫貸。(上) 望寬恕、曰蒙曠蕩。又曰開寬裕之懷。又曰蒙覬過之貸。又曰蒙昭信。

三公典。寬容、恕曰良務寬大。通之。又曰寬忍以貫之。前漢王。相察、曰鑒照。鄭譚。又曰降鑒。傅學文。求照察、曰昭北懸溟。曹植。不敢當、曰豈某所能克堪。魏陸。又曰非某所能執剸。裴亂。人忘懷開恕、曰蕩蕩之懷。谷永。寬恕察、曰願某留意幸察。知相又曰仁篤昭其辛苦。後漢賈逵。又曰察其悃款。晉傅咸。又曰垂諦察。會稽典錄氏家傳。又曰付覽。梁元帝。不謝所受、曰終不背闕。吳作、真、避事、曰偷儒轉脫。荀子。避事語、曰有幽憂之病。莊子。冀相恕、曰少垂忠恕之情。上又曰宜哉加貸宥。魏陳琳。恕其過、曰除解罾背。吳書、吳湛。優容之、曰下借。後漢李充上曾救。

書敘指南卷十一

知己薦拔 薦論

辱知、曰宜承曲知。任昉表。荷知遇、曰辱知愛。退之。以文受知、曰以華札見知。任昉。相知、曰受容受察。退之。求於知己、曰求邱山之用。張表。眷愛厚、曰相接過絕等倫。洪。又曰愛待。裴楷。辱知遇、曰蒙顧許。杜牧。荷眷愛、曰謬眷。楊傳。用人招賢、曰先鋒郭隗。戰國策。引用人、曰扳。羊公。推薦人、曰推轂。鄭莊。舉薦、曰清舉。衛瓘。被薦辟、曰懸弓旌。晉書皇甫謐。薦拔、曰顯湖陶取。荒傳。又曰汲引之惠。李朝。薦備擢、曰采拔。選二十五。元舉主、曰本擧之主。楊倫。不敢累所舉、曰恐負舉者。宜汲引速、曰門無留客。盧書。自取被薦、曰驚迅泥滓。潘岳。謝舊舉過人、曰某之故某也。韓愈〇上某人名、下某所舉資料名。蔽掩罪惡、曰粉飾之。外郎。謹愛、曰寵曲照之愛。沈下賢。

煩託干冒

煩人事、曰爲書請之。漢書。陳其事、曰以累下執。劉禹錫。干請、曰冒昧干請。河王。又曰冒昧觸冒。晁錯。冒犯、曰奸命。左傳十。薦指揮、曰在公願指耳。蕭得。言其易、曰出言笑之下。晁傳論。知罪名、曰干件之愆。舒檀。私懇、曰是以敢私言之。左成。徑干人、曰以懇自祠。歐陽。自薦、曰冒不韙之辭。梁元帝。干人、曰冒愧逗前。張衡。極欲得其事、曰絕欲得之。文三王。冒見允、曰惟某幸許。始爲所屈人。再求其物、曰願復裁賜。使南。難其事、曰意如探湯。杜牧。委託、曰謙謝。雍〇上竹反、下好反。又曰謬恩。穆元。允許、曰順許。任昉。又曰允答。馬武。又曰俯可。孫安。又曰裁可。宜。允所託、曰恭命。傅學文。私見許、曰私可。劉文增。呼人許諾、曰俞諾。李。不干託、曰無所干及。杜牧。

稱獎慰安 作書

稱獎人、曰勉以丹霄之價。任昉。面譽之、曰升諸日下。陸機。稱獎清高人、曰雲霄中人也。相元。荷人相譽、曰高以評目。李立。稱獎之、曰有蓋世之具。許靖。謝稱獎、曰增榮改價。北。褒稱美、曰乃褒嘉歎。任昉。獎飾之、曰粉澤。曹植王。褒獎與、曰甄識。張奐。又曰甄湖。後漢五十八贊。又曰獎挹。李。又曰甄異。褒厚待、曰遇禾。子。稱人容別、曰請裁。稱人見待、曰謬爲待遇。褒而與、曰面相進。之。稱能縣令、曰健令。稱少年俊人、曰小而了了。孔融。稱人熟獎、曰以奉見猥。谷永。

問答陳謝

迎答書、曰闕然久不報。司馬子長。又曰頃以多事不得爲。答書、曰反答遺次。謝回書、曰遠辱還答。又曰緘恩書教。孔融。人至得書、曰函使至。劉禹錫。攜手並書來、曰某齎某書。上〇某人半。謝惠書、曰遠厚臨於拱璧。上謝人、曰恩臨厚渥。又曰德念深矣。又曰見答良不翅。王。謝惠貺、曰嘉貺荐臻。謝人見存、曰緘垂齒名。謝人見謙、曰敢自枉屈。劉禹錫。謝人見教、曰重惠苦言。吳質。愧謝之、曰攙謝。謝、曰造門謝恩。遊答

之命、曰報命。後唐何瓚 謝遊獵、曰豐時來之寵。江淹冠賦 謝人存卹、曰勸厲。左成 謝意、曰荷遮相幷。江淹賦 謝其意美、曰今至子以好來辱。左昭四

戒勸進奉上

戒人、曰願從此止。呂議 又曰損故既釋。上 又曰願某緩心抑怒。漢書 又曰少強威嚴。方錄 戒人勿縱、曰毋逸于游。谷永 又曰毋貳爾媛。上 又曰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上 又曰定心爲善。上 必至不敕、曰後宜不敢。王能 循齒蛾眉。上 曰伐性之斧。七十 戒人勿飲、曰毋淫于酒。谷永 酒色禍、曰損德傷年。何武 改過之效、曰元吉之功。晉書庾冀 責人不相聽、曰將寄親聽於耳。上 改過、曰除往修來。晉書朱穆 又曰當以前人爲鏡戒。谷永 戒而悟、曰發寤於心。鄒陽 止其事、曰姑已若何。左昭七 又曰行乎敬之哉。上 戒富人、曰毋估富。上 戒得寵人、曰毋恃寵。上 戒異衆、曰毋逸上。上 戒有能人、曰毋驕能。上 戒妄謀議、曰毋謀非德。上 戒告、曰苦言至戒。東平 戒勿怒、曰捨前之忿可也。晉五 比箴戒、曰鍼

無見疵之罪。韓子 但且忍、曰節忍之。內書 勸勿悲悼、曰割不可忍之念。范蔣 相勸解、曰相寬大。後七十四 勉人、曰早勵良規。鄒陽 又曰勉卒嘉行。仇覽 又曰毋墮乃力。左昭七 勸勿聽、曰願塞耳勿聽也。袁朗

戒勸進奉下

勸辭、曰經有明誡。後國 勸少容、曰臨路某稍懲之慍。蔡邕 又曰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晉書叔寶 又曰惟加三思。書崇武叔 又曰改迷謬之計。上亮 又曰寫鍼石之戒。上漢 勸人息怒、曰捨忿遣之氣。上漢 勸人勿憂、曰憂能傷人。會稽典錄孔融書 諫勸、曰人有隱而盡忠。裴楷 信人勸、曰信云云之勸。○前已載所勸 又曰無爲久自苦也。光武紀 勸解不允、曰解之不可。左哀下 勸人勿拘、曰無爲羈羊。光武十王 又曰無爲刷首。郭志後傳 勸自修、曰盍姑內省德乎。左僖 進奉、曰奉遵嚴教。孔融 又曰不敢失墜。上 又曰如奉商君之法。夢得 又曰奉承貫行。平王 又曰敢不拜德。昭四 又曰敢不惟子是從。左襄 又曰請終身守此言。昭六 又曰敢不良圖。昭七 所命、曰承顧付與之言。杜牧 失名、曰不免爲辱人敗行。仲連

謝規誨、曰倦疾不如惡石。左襄 別事但相諫、曰子寧以它規我。昭四 不相聽、曰不可諫誨。左成 意不從、曰吾誰不從也。昭七 進奉、曰奉命承教。蘇序

恐懼挫服

恐懼、曰五內震駭。魏二十一 又曰憂積傷灼。盧諶 又曰征營怖悸。又曰怖急。馬援 又曰食不能捉匕。後衛 又曰爲寒恐。吉翼 又曰灼爛若在肌骨。晉書庾亮 又曰皆失魂魄。孔融 又曰游傷形茹。左思魏都 又曰魂褫氣懾。吳都 又曰股弁。屈平 又曰重足。書顏 又曰作冰作火。馬說 又曰氣喪。後劉 又曰屏息。晉郭 又曰側身屏氣。張登 又曰久念使人慚怖。楚四 又曰股戰脅息。上十 又曰股戰而慄。上 又曰正容慴悸。劉瑜 又曰慴息。後蔡 又曰背芒增剌。霍光 又曰心顫戰栗。 又曰發惟。左 又曰汗而仰視。杜牧 又曰汗慄。子厚 又曰心如炎灼。魏武九錫 又曰僂遜。平子 又曰蛇行匍伏。秦一 又曰慎用焯灼。光武十王 又曰惴惴。後步 又曰無以處心。後國 嘗被挫、曰皆失氣。陳平 挫懼、曰閉心自慴。四 謙挫、曰名教

拘束。伯書 競異、曰以桀爲疑。孚子 非議事人、曰卑卑如子。元后 被問錯愕失對、曰踧踖不得對。實憲 勞心曲懼不懈、曰恪德之勞。郭后 俯伏、曰蒲伏。韓信 又曰蛾伏。揚雄 又曰稽首俯伏。萬石 懼且喜、曰喜懼交集。步得 俯伏狀、曰詘要撓顏。漢國 恐挫之狀、曰柔氣汗骭。李 新遭挫恐、曰膽過熱焦。晉書 謹莊敬、曰薄恕以自持。神女賦 改行善、曰惟然改容。枚乘 挫懼、曰慨然自刻。申屠剛 曲弱狀、曰詘折債厭。下 恐得罪、曰不免是懼。左襄三 長憂懼、曰無日不傷。上 恐懼不寧、曰某何敢即安。左定 所處不寧、曰尤埴懷歎。江淹

飢寒貧賤上

敘貧、曰家本窮空。韓子 又曰貧用之。吳漢 窮貧、曰窮困之中。張良 貧士、曰居蓬衣白之士。說苑 又曰養食之人。劉陶 以貧來、曰赧身來。陳平 經貧苦、曰知非自之逸。十九 由賤而出、曰從衣褐之中。後典 貧拾物過日、曰捃拾自資。范丹 貧爲人役、曰困窮自傭。蒲布 甘貧人、曰彫窮之人。李密 貧極之際、曰枯魚銜索。外傳 安貧、曰甘足枯槁。蕭序 貧賤在

下、曰幽仄。又曰蓬敝之生。又曰品卑人賤。初貧賤時、曰始居約時。貧賤不遂、曰沈跡溝壑。

至貧、曰赤然一身。貧困所有、曰瓦石之儲。窮悴曰悴如凍灰。貧曰家無擔石儲。又曰室如懸磬。

又曰妻子不免操井臼。又曰原憲之蹇。又曰居無擔石。又曰有翟武之貧。又曰下貧。

貧、曰儲無長物。又曰敝簦躡屩。積來貧曰宿貧。不能作活計、曰不能作家居。貧賤異、曰沈

泥于潛。又曰翔泳異勢。又曰甘攜井蛙。庶人曰匹夫徒步之人。貧約人曰細人。孤寒曰無強

近之親。又曰門無強蔭。又曰傍無一介之佐。無因緣見人曰無介紹之道。貧居曰原憲懸

磬之居。多災困曰災困迫身。貧居曰環堵之室。貧而干人曰告求周濟。無援曰上無所攀。

又曰下無所根。寓食他舍曰寄居假食。僅能充口曰糊口。無食充口曰餬口。無先容援助曰無

根柢之容。

飢寒貧賤中

貧食、曰糲粢含糗。又曰進蔬茹。又曰茹草菜。又曰飯粟精糲。貧無肉食、曰饘盆無膄。凍

餒、曰飢寒不聊生活。貧無食、曰飢腸火迫。又曰癸唯之急。晚方得食、曰晡西方食。食不足、曰茹

菽不足。不敢過望、曰求溫飽耳。面飢色、曰菜色。又曰、菜蔬之色。貧之衣服、曰穴衾敗褐。又

曰衣無彖副。又曰常衣敝補衣。又曰無衣裘以御冬。又曰布衣紵裘。又曰縷不蔽身。又

曰輕裘御冬。貧不遺食、曰樵蘇不爨。寡援助、曰無因之吏。寒無火、曰火不星前。又曰服用無

贏副。貧服、曰布袍草履。庶民服、曰布衣草蹻。無食而出、曰潔腹出戶。悲貧、曰傷哉貧也。又曰

甚矣貧之爲病也。久貧、曰梧困窮。丐者至貧、曰裸行草食。窘貧、曰迫近飢寒之蚌。貧居、曰茅屋蓬

戶。又曰蝸廬。又曰蓬廬。又曰泉戶。又曰蓬室。微賤、曰蚍蜉蟻子之援。貧衣食、曰衣

蔬食悲。貧衣、曰布衣糾纏。又曰常衣縕黂。自言孤寒、曰出於單微。著紙衣、曰綻紙爲裳。

起貧賤、曰起於洿汙之中。貧居屋破、曰蓋茨不蔽。貧牀、曰藁牀。自屋家、曰生小家。貧自力、

曰自操井臼。窘貧、曰財產蹙狹。又曰居處窘貧。作事困拙、曰貧賤難爲工。貧多愁苦、曰貧窮易

爲戚。失官貧甚、曰失官不食。貧賤困、曰厄運屯蹇。

飢寒貧賤下

貧而仰俸、曰仰爲餓命。貧食、曰食草萊之實。貧乏、曰用不給日。窮憊、曰無所聊賴。貧賤所御、

曰麤袍糲食。又曰弊車羸衣。孤貧、曰貧賤孤七。貧居、曰窮巷掘門。又曰桑戶棬樞。又曰茅宅。

貧、曰迍邅之貧。至貧、曰井臼弗任。又曰簞瓢不給。家貧、曰家弊。無蓄、曰瓶無儲粟。又

曰日闕亡儲。賤貧人、曰蔬食者。食貧、曰簞無盈儲。隻身、曰形單影孤。乞丐、曰操瓢而乞。貧賤

進塗、曰荒塗棘路。又曰進宦陵遲。貧之功、曰堀窮能畢。困之、曰無何胡之貧。貧無歸、曰

無立錐之地。貧所營、曰斗飯尺絹。貧而有德、曰無財而有仁。貧敝衣、曰襤褸。貧居、曰稿

蓬之中。又曰蓬蒿爲鄰。貧愁、曰悽戚良不可堪。無柴、曰無薪可以爨之。柴米盡、曰薪芻

既盡。貧所食、曰糲餐之食。又曰瓜瓠之蔬。惟貧、曰無原憲之德。貧所食、曰充虛接氣。貧無衣、曰

出處易衣。家故貧、曰遭家轗軻。貧之狀、曰形色羸瘦。貧不怨、曰天地豈私貧我哉。家無所有、曰徒

四壁立。卿狀貧、曰吾有卿名。貧之食、曰糠豆不贍。又曰併日而食。貧所衣、曰編草爲裳。

貧交百縷、曰襤襦而獨嘆。賤貧、曰雌伏。食盡、曰穀亦傾匱。貧之病、曰神心沮廢。又曰必有

家人讁讓。又曰見誚於婦息。又曰交友疎棄。貧衣、曰衣布服葛。退而窮居、曰劃迹窮居。貧無

貲、曰以消談爲饌館。又曰以機神爲幣帛。貧甚、曰飢寒交至。微賤人、曰篳門圭竇之人。苟求

食、曰傾身營一飽。（陶潛）貧仕、曰爲飢所驅。（上）貧寒、曰凍餒纏己。（上）又曰飢寒飽所更。（上）又曰蓋衣倒裘。（文子）獻

貧、曰不知處世之樂。（嵇康）

書敍指南卷十二

宸覆遲俟

宸俟、曰惟命是從。（後七十五）又曰遲速惟命。（左·僖七）又曰惟執事命之。（文十九）又曰惟某所以命。（孟子）伏候、曰伏須。（文三王）速

求報、曰願急報。（馬援）跂久、曰延頸故參。（李陵）遲俟、曰鶴立企佇之心。（曹植）又曰跂望鵠立。（袁紹）又曰企心東望。（張奐）跂、曰

拱立跂之。（蘇軾）良久、曰延久。（劉寵）候相見言、曰俟自見索言之。（前後）事有所俟、曰故且沈吟。（竇武）宸佇之、曰未蒙哉

下。（孟子）宸宸、曰常惠咳唾。（張奐）俟師命、曰伏待節度。（後段類）宸而決事、曰報決。（南齊志）請旨示及、曰速賜秘報。（吳勳）煩

命、曰思宸良規。（吳陸遜）又曰延俟高蹤。（任孝恭）久俟消息、曰思聞嘉聲。（蜀後主）候官許、曰須官可。（後宋璟）待它日、曰俯

以異日。（國語一）又曰請待他日。（列子四）宸所用日、曰請日。（左·昭）

偵察探伺

護察、曰審伺之。（廣川王）能觀察者意、曰善候伺。（杜周）守門者問人、曰訶問。（王莽）呵問止之、曰何止。（王稱）探事人、

曰游偵。（白居易）探人事、曰刺求微密。（文三王）請伺察、曰願長耳目。（魏元王）竊聽、曰竊耳。（馬援）問消息次第、曰問息耗。（後杞）

以形觀訪、曰以物色訪之。（嚴光）自問的確來、曰定問信來。（袁粲）察訪之、曰庶得其罪。（何武）問聞、曰問消息於風

聲。（許靖）照點之、曰檢考。（魏書）出首窺望觀、曰闚。（公羊）

疑訝詰問

疑之、曰疑有私故。（范滂）疑其言、曰斯言如戲。（馬融）怪遲、曰問其遲留之狀。（李密）責俯久不得、曰問其久不聞問。（嚴助）詰

問姓名、曰孰何。（衛青○孰一作誰）問遲疾、曰淹速之度。（賈誼）詰問、曰語某其期。（賈誼）又曰云云則那。（左·宣上）問人是誰、曰爾

是某人那。（韓伯休）令說所知、曰具對素聞知狀。（趙廣漢）知其說否、曰知其解未。（高后）以實答、曰以情對。（范滂）堅執事、曰

持必不移。（王莽）問人不能答、曰詰某某辭窮。（後光）行文字問事、曰出記問某事。（何武）問其事、曰其可得在。（列七）又曰

推問意故。（吳孫堅）疑其非實、曰想是流妄。（吳孫策）不答、曰再三問不對。（左·昭七）問其家事、曰問家故盡對。（上）三問

不答、終它言、曰三發卒曰云云。（左·宣上）問所職、曰而事何也。（左·宣上）論疑之審、曰諸事之賊也。（左）問何故、曰何已。

（遇事）疑怪所斷、曰未斷之典刑。（伯嗜）疑其事、曰誠竊惶怪。（何）猶豫前卻、曰狐鼠進退。（韓子）安得如此、曰詎可信。（世說）

（王襲）疑之、曰若以惡來。（左·宣）疑天辭、曰今天或者。（上）又曰天其或者。（上）告三次問、曰三云。（左）疑、曰甚疑。（左·襄）問沈

誠因、曰何沒沒也。（公羊）問之、曰將何所命之。（左·宣）

驚異猶豫

驚異叫哭而言、曰叫然號曰云云。（武五子）驚駭、曰惕然爲駭。（韓）又曰色然而駭。（公羊）怪忽至如此、曰遽如許。（左·哀）以

驚勸之、曰傾駭之。（張衡）驚急而出、曰提鞋走出。（後二十八）猶豫、曰尤豫。（武·尤音淫○）又曰疑留不斷。（後宦者）彷徨、曰不疑如是。（武·孝）

又曰不絕如綫。(韓詩) 相去近、曰間不容縫。(居易、四賢) 十春禁火、曰龍忌之禁。(周舉) 多拘忌、曰屢生忌故。(後漢) 驚異、曰愕然內熱。(列子二) 驚甚、曰魂氣未反。(孫松之注) 幾死、曰不死如髮。(後漢) 驚怪甚、曰心焦而熱。(吳書) 驚默、曰愕窮不知詞對。(下賢) 驚錢、曰燒燈並集。(沈韋)

曠廢惰放

不職、曰曹務多廢。(孟郊) 廢事、曰嗜酒數逋游。(丙吉) 慢其職、曰不事事。(曹參) 牽其事而不修、曰妨命。(左七) 惰放不勤事、曰齋板。(選二十五) 惰放、曰散帶衡門。(何晉) 自棄官、曰去官。(宋傳) 又曰投傳。(陳蕃) 又曰投劾。(後漢仲叔) 又曰投版棄官而去。(范滂) 勤、曰上奏自治。(王叔文) 落魄、曰洛薄。(王粹) 不治生、曰不親家生產。(陳平) 又曰貧不事事。(上) 不著一業、曰游子。(樊曄) 浮浪人、曰無市籍商販作務。(尹賞) 減裂不子細、曰鹵滅無所問。(庚亮序) 不勤其職、曰游食。(荀彧相) 游手、曰不出而飽。(李翰) 惰放人、曰游閑公子。(馬融長笛賦) 又曰暇豫王孫。(上) 未老致仕、曰謝病不待年。(謝靈運詩) 惰甚、曰惰隨無匹。(陶令) 閑放、曰棲遲偃仰。(後漢郎顗傳) 託病求閑、曰稱疾自逸。(上) 言惰、曰惰慢相成。(叔夜) 不職、曰不能治官。(左成下) 遠其部曲、曰離局。(上) 不求進、曰棲遲養傲。(蘇俊) 自陳請退、曰自上乞退。(梁巴) 歸第不欲仕、曰避第仕塗。(皇甫規) 閑散、曰幅巾衡門。(陳沈傳)

富貴權勢(奢侈)

新貴、曰鼎貴。(賈誼之) 貴人子、曰貴介公子。(酒誥頌) 遊極貴、曰蟬蜺王侯之貴。(黃融) 貴人居處、曰宮居閑處。(選七發) 富權曰熱衡。(選二十六) 勢灼人、曰熏灼。(杜欽) 乍富貴、曰離蹤釋蹻。(王褒音御)○ 謂權家子弟、曰長者家兒。(馬援) 盛言財、曰積金至斗。(貴遊) 產業足以比封、曰素比。(貨殖) 又曰素封。(史) 積而不能散、曰守錢虜。(馬援) 稱巨富者家、曰金穴。(後外戚) 大富、曰金錢且百鉅萬。(文三王) 富盛、曰囊居積金。(孫權) 家世有錢、曰家世豐產。(劉明) 有錢而已、曰財多德寡。(南史王懷) 死而尙乞財、曰道見無窮。(孟王賢) 衣食豐好、曰溫衣美飫。(後漢后) 富強家、曰豪姓。(文帳) 趨時上、曰追時好。(貨殖) 貴而肆驕、曰欲不可復此。(馬援) 恃權要得罪、曰以受關得罪。(馬嚴) 富而儉約、曰本身如箕。(劉禹錫) 儉約、曰無杳黃之飾。(馬后) 有積財、曰

有宛財。(貨殖) 極富、曰與金并質。(宋紹) 貴且富、曰身寵家溫。(仲舒) 富貴、曰隆貴積富。(賈誼) 互換貴盛、曰更盛迭貴。(班固) 賸物、曰侈長。(宋均傳注侈音尺氏反) 居與處盛、曰連欄結駟。(列子四) 富貴者所處、曰柔毛綈幕。(列七) 富貴者所食、曰粱肉蘭橘。(上) 富貴居服、曰豐屋美服。(上) 富貴所御、曰厚味姣色。(上) 侈服食、曰珠服玉饌。(吳都大神) 果貴達、曰結乘高箱。(趙典) 所入多、曰與封君比入。(貨殖) 用度侈、曰用之如泥沙。(杜牧) 侈車馬、曰文駟輜軿。(上) 極室侈、曰文杯畫案。(鹽鐵論) 富而自足、曰不可以祿使。(桓寬鹽鐵論) 不義之富、曰禍媒。(晏子) 貴富之罪、曰封己養高。(鹽鐵論)

婦人美態

婦人美態、曰娥媌靡曼。(列子三) 又曰美笑。(沈亞之) 又曰宜笑。(楚詞) 又曰善爲妖態。(梁冀妻) 又曰妖冶閑都。(上林賦) 又曰柔曼。(項篇下傾意) 婦人纖細、曰弱骨纖形。(七喻) 不待鉛華、曰紅顏是素。(七激) 美人鬢髮、曰鬒髮元鬢。(七喻) 髮不待膏沐、曰髮不加澤。(七激) 美色、曰一國之選。(公羊) 又曰秾色。(七發) 又曰穠顏。(沈下賢) 又曰方桃比李。(謝文帝賦) 又曰令姿。(陶潛) 又曰有國色。(公羊) 又曰天鍾美於是。(左昭) 又曰美而豔。(左傳) 指美婦人言、曰彼美云云。(左襄三) 稱婦人眉、曰娟眼峨眉。(伯喈胡栗反)○ 稱美婦人、曰惠口而柔顏。(沈下賢) 又曰蕙心妍狀。(後漢后論) 稱美人肩、曰肩若削成。(洛神賦) 稱美人腰、曰腰如約素。(上) 又曰腰如束素。(好色賦) 稱美人脣齒、曰丹脣皓齒。(洛神) 稱美人齒、曰齒如含貝。(好色賦) 又曰齒如瓠犀。(詩) 稱美人項頸、曰延頸秀項。(洛神) 又曰領如蝤蠐。(詩) 稱美人眉、曰眉如翠羽。(好色) 稱美人肌膚、曰膚如白雪。(洛神) 又曰膚如凝脂。(詩) 又曰鮮膚。(陸機擬古詩) 稱美人手、曰手如柔荑。(詩) 美瞻視、曰明眸善睞。(洛神) 又曰矯睞。(沈亞之) 微視、曰含睇。(楚詞) 美婦人、曰尤物。(左昭) (宮美通言) 美女人、曰媛。(爾雅) 稱粗得婦人、曰上中以下。(後漢馬后) 醜婦人、曰蓬頭攣耳。(好色賦) 又曰齞脣歷齒。(上) 又曰蓬髮歷齒。(後列女) 眼深、曰眼顴如臼。(劉思眞醜婦賦) (顴一交切) 惡醜人、曰鷄視介人嘔。(上)

耽惑偏蔽

耽酒人、曰醒醲病酒之徒。(七發) 耽酒、曰惟酒是務。(劉伶) 又曰爲沈湎所惱。(韋) 又曰耆酒無節度。(王子涓) 好酒者、曰幸

酒樂燕樂。前元后 耽聲色、曰樂酒好內。中山靖王 好色、曰弄妾帷房之裏。[illegible] 專寵、曰顓房燕。前外戚趙后 聽婦人言、曰聽女口。前五行 又曰信內。左昭 妾主同坐、曰衽席無辨。後后紀 耽好非所宜、曰淹沈之樂。七發 留意、曰留好。史丹 偏嬖、曰專非通問。後五行 又曰偏眩之愛。谷永 再爲人疑惑、曰我中狐疑。孫楚○中丁仲反 寵臣、曰外嬖。左三 寵妾、曰內嬖。左僖 不念子孫、曰老誇。後漢殤 蔽後妻、曰寵耽後妻。劉表 耽嗜禍、曰醉酒狂悖卒起之敗。谷永 惛蔽、曰五情爽惑。列子二 又曰流遁。淮南 本不省悟、曰昏不改悟。趙典 惑於樂、曰性嗜倡樂。桓譚 惑人以倡樂、曰以淫耳目。上 惑不解、曰迷不自了。王敦 至惑、曰惑甚盜鍾。任昉表 發妾、曰如夫人。左僖 未得親婦人、曰展愛之未期。謝靈運江妃賦 挑婦人、曰色授而魂與。上

釋家流語

佛國名、曰身毒。後西域 又曰天督。杜篤 佛疑、曰佛道神化。後西域論 學佛法、曰修浮圖道。上 又曰聞佛道法。上 事佛專、曰篤意事佛。李固 安排供佛、曰張佛筵。[illegible] 泥佛、曰溺浮圖道。[illegible] 諸佛菩薩、曰靈聖。後西域論 供三寶、曰盛齋之祀。上 始於漢楚王英 裝嚴佛供、曰華蓋之飾。上 始於桓帝 好與僧遊、曰喜與桑門遊。[illegible] 齋僧、曰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楚王英 梵字、曰天竺字。王維 古佛、曰闢西佛。[illegible] 佛法、曰清心釋累之訓。後西域論 又曰空有兼遣之宗。上○空音 譯經、曰譯次梵言。呂溫 評佛書、曰道書之流。後西域論 范曄云 人未通佛法、曰微義未譯。上 生死、曰精靈起滅。上 因果、曰因報相尋。上 因果明、曰成驗明顯。後西域論 佛應應殊特、曰事出天外。後西域論 愛佛法、曰賢達君子。上 佛事、曰梵唄齋萬。[illegible] 香之狀、曰曉夕唄咒。[illegible] 與錢捨錢、曰納禮錢。高力士 僧拜、曰膜拜。[illegible] 佛寺、曰仁祠。後楚王英 又曰淨居寺。後陶謙 又曰蘭若。經 又曰精廬。李庾西都賦 好寺、曰開寺。[illegible] 剃度、曰下髮。[illegible] 又曰薙髮。[illegible] 僧普度、曰普加髡落。李德裕 僞爲僧、曰減名僞度。李商隱 高僧、曰賢德。後西域論 僧、曰浮圖道人。文選 又曰乞士。佛經 呼僧、曰清衆。[illegible] 僧師、曰禪子。[illegible] 尼、曰尼姑。王建 道場、曰考鼓鳴螺。[illegible] 僧棄業、曰抵鉢被枝。[illegible] 僧尼長頭、曰養髮。[illegible] 通佛事與、曰錦車紬輿。[illegible] 鏡、曰苾芻。[illegible] 又曰洪鐘。[illegible] 僧通儒、曰餘力通儒。杜牧 戒行、曰僧奴。上 可傳法僧、曰妙明道器。[illegible] 教化缽盂、曰應器。

上 乞食、曰術乞搏食。上 味佛理、曰不知頓際所詣。上 僧衆、曰法筵清衆。上 諸有生、曰十種異生。上 人迷生死、曰喪本受輪。上 僧解夏、曰休夏自恣。上 請教、曰咨決心疑。上 又曰求密義。上 又曰惠我三昧。上 又曰抉我疑根。上 又曰洗我塵垢。上 輪迴、曰捨生趣生。上 寂滅相、曰月化日遷。上 僧出、曰不逾僧次。上 舉揚之音、曰圓音。上 又曰海潮音。上 齋不出、曰齋禁。[illegible] 又曰某齋獨在便室。上 尼、曰女釋。柳子厚 修行漸次、曰陶治麁鄙。後魏釋老志 僧行李、曰陶瓶芒屩。歐陽詹 別僧、曰禮足而別。上 開悟、曰熱惱頓盡。上 僧饌、曰乳糜香飯。劉孝威謝表 缽、曰紺缽。梁劉孝儀 佛相、曰螺髮輪蹤。徐陵 佛滅度、曰眞人西滅。簡文寺碑 佛、曰西方神。後漢 又曰西域之神。[illegible] 對僧自稱、曰幅巾男子某稽首。權文公 佛學、曰究無生之學。李華 浮道、曰脫人世之羈鞅。[illegible] 能佛家文、曰釋氏之鼓吹。[illegible] 僧與俗人交、曰支許之契。[illegible] 齊佛相、曰金骨珠腕。上十附論下、觀佛三昧經 又曰字髮輪齒。上十附論下、[illegible] 敗教僧衆、曰專成逋藪。宋孫武沙汰僧詔 決斷之用、曰慧劍。維摩經 持戒如護明珠、曰戒珠。法華經 善惡有報、曰積因成業。沈約佛銘

道家流語

道家皆藥、曰寶書仙藥。[illegible] 道觀、曰黃宅。李庾西都賦 道書、曰金記。[illegible] 道學、曰服食咽氣。[illegible] 神仙庭、曰殊庭。孝武紀 道引、曰五禽之戲。[illegible] 又曰屈頸鷸息。[illegible] 道人採藥于山、曰采芝。[illegible] 隱逸、曰匿名滅迹。[illegible] 隱士嚮化者、曰拘教樂貴之徒。[illegible] 隱晦、曰嵌崟藏釆。[illegible] 儒謂道家、曰放者。[illegible] 野人服、曰被薜帶索。[illegible] 喜山林、曰安林薄。[illegible] 又曰結草而居。[illegible] 燒金、曰黃冶變化。[illegible] 休逸、曰臥雲嘯月。[illegible] 不應辟署、曰鎌跡民伍。[illegible] 絕食、曰辟穀。[illegible] 又曰却粒。[illegible] 故人、曰逸在布衣。[illegible] 不能遯世、曰處平塵遊人間。[illegible] 隱逸仕宦之比、曰乘雲行泥。[illegible] 隱之事、曰觀魚鳥樂林草。[illegible] 頻隱者、曰蟬蛻穢濁之中。[illegible] 微隱命、曰潛傳。[illegible] 又曰微賞。[illegible] 破位、曰束帛到門。[illegible] 神仙之後、曰仙聖之植。[illegible] 呼道觀、曰福庭。[illegible] 又曰崇觀。[illegible] 又曰峻居。上 遊方外、曰釋域中之常戀。[illegible] 隱道流、曰抑揚元流。[illegible] 道士居、亦曰精舍。[illegible] 又曰紫館丹室。[illegible] 道家衣、曰荷衣蕙帶。[illegible] 外身

世曰樂非避身（嵇康琴賦）、人行大道曰道士（太霄琅書經）、道士樂曰友太和（陸法師）、名係仙籍曰名在丹臺（紫陽眞人十王府中）、神仙食曰飲餌茹芝（七辯）、隱去曰剗迹埋形（顏延之七釋）、又曰毀冠裂冕（後漢吳良）、又曰絕變化（王褒）、又曰名隸非遠（七釋）、術士曰有方之士（江淹赤虹賦）、物外之觀曰塵外軫（殷仲文）、又曰塵外鑣（靈運）、呼道術人曰殉道人（顏延之）、神仙謂世人曰蜉蝣徒（郭璞）、煉法曰黃白之術（桓譚）、仙樂曰玉鼓金簫（太洞眞經）、仙人曰羽人（靈運）、道勝任物曰外物徙龍蛻（上龍蛻）、仙樓曰雲樓（沈下賦）、仙居曰銀墉桂扉（上）、又曰閟宮（上）、又曰瑤路玉堂（上）、樂道曰耽道樂術（陸機）、稱道骨曰紫霧風骨（陳子昂）、又曰元標仙骨（上）、又曰仙風道骨（李白）、仙家杏曰三元紫杏（南岳夫人傳）、又曰霜杏（述異記）、養生家謂口曰華池（養生經）、又曰華池（黃庭經尹氏內解）、養生家謂唾曰甘泉（上）、仙家器皿曰金盌玉杯（神仙傳茅公）、仙家食曰麟脯（上）、仙家酪曰太元之酪（漢武內傳）、仙丹曰瓊漿瑤液（抱朴子）、仙籙曰絳簡（沈約書）、隱居曰假巢國巷（陶宏景）、隱德曰投志外身（任昉）、神仙上藥曰碧海琅菜（漢武內傳）、又曰空都綺蔬（上）、太上仙藥曰風實雲子（上）、又曰玉津金漿（上）、天帝藥曰龍胎鸞血（上）、飛仙藥曰元霜絳雪（上）、從神仙曰執青節（陳子昂）、又曰從白蜺（上）、呼道士曰眞侶（上）、得道人曰三十六帝之外臣（李白）、亦抑老一術曰遐年之一路（梁蕭）、歎世累曰羈紲於人壤（沈約）、慕讀道書曰專與道書爲偶（江淹自序）、神仙書曰琳札青書、神仙籍曰元籙玉籍（道書列紀經）、神仙眞體曰綠腸朱髓（上）、又曰綠筋紫腦（上）、又曰青腎青肝（上）、神仙舌曰錦舌（上）、道家法曰柔儒黑之善最（高文志）、又曰清虛以自衛（上）、學道自謙曰某道猶醯雞（莊子）、山居道室曰窟室（漢武忠臣）、投不言道法曰觀形而退（上投業）、道家所忌曰竭神敝形（漢書）、修養暫功曰一瓶之益（叔夜）、將攝所忌曰被撓太溫（魏王頌）、修養曰保金石之性（上）、上升曰飛升（淮南王）、神仙行步曰雲裝（文選）、神仙夏食曰呼吸沆瀣（大人賦）、神仙春食曰飧朝霞（上列仙傳瘢作食）、又曰吸風飲露（莊子）、求神仙之難曰繫風捕影（谷永漢武帝云）。

書敘指南卷十三

天地日月上（星辰風雨霜雷附）

天、曰圓蓋（宋玉莊）、又曰大圜（宋賈誼亡）、距天近曰天可倚（河圖括地）、春天曰蒼天（爾雅）、夏天曰昊天（上）、秋天曰旻天（上）、冬天、曰上天（上）、中央從東歷折成九成、曰九天（太元）、中央曰鈞天（呂氏春秋又爾雅）、東方曰蒼天（上）、東北方曰變天（上）、北方、曰元天（上）、西北方曰幽天（上）、西方曰成天（上）、西南方曰朱天（上）、南方曰炎天（上）、東南方曰陽天（上）、地曰柔祇、（宋玉莊）又曰方輿（上）、日曰朱光（平子）、又曰朱羲（郭璞）、又曰陽烏（左思魏都）、又曰朱明（爾雅）、又曰陽德之母（春秋內事）、又曰日博（枚乘）、又曰大明（爾雅）、又曰東君（上）、又曰傾羲（運中一）、又曰陽烏（廣雅）、又曰曜靈（上）、又曰遊日（宋玉）、落日曰頹陽（謝靈運）、日色曰陽景、（安仁）日入處曰咸池（淮南子）、又曰虞泉之池（上）、又曰蒙汜（楚辭風平）、日初出曰明日（說文）、日在午曰亭午（上）、日反光照東、

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上　日中烏曰踆烏。淮南子　日月風曰三辰。又曰三光。上　日月五星曰七曜。上　歲時日月星辰曰六物。前漢五行　日月之會曰辰。上　日月曰二紀。又曰兩曜。五星曰五緯。天地陰陽五行人曰十端。春秋繁露　陰陽風雨晦明曰六氣。左傳　雲之性曰友風而子雨。荀子賦篇　將雨雲曰離畢之雲。七命　舒行之雲曰滯雲。又曰流雲。上　薄雲曰鮮雲。天河曰天漢。雲外赤內青曰霓。虹蜺曰螮蝀。詩　又曰文虹。又曰蛪蜺。太元　雌虹曰蜺。爾雅　又曰絜貳。尸子　月未成明曰朏月。釋名　月曰望舒。淮南子　又曰夜光。楚辭　又曰頹魄。明月曰亮月。上　十五　月朔見東方曰朒。尚書大傳　居竹反　月晦見西方曰朓。上　丁了反　月御曰纖阿。列星曰恆星。絕迹而去曰飛星。漢書　光迹相連曰流星。上　又曰奔星。上　太白星曰啟明。詩　帝帑星曰天積。帝車舍星曰天潢。織女曰纖娥。又曰天媛。牽牛星曰河鼓。爾雅　北斗九星曰九魁。楚辭九歎　北斗第一星曰天樞。斗第二星曰璇。上　斗第三星曰璣。上　斗第四星曰權。上　斗第五星曰衡。上　斗第六星曰開陽。上　斗第七星曰搖光。上　斗第一至第四星曰魁。上　斗第五至第七星曰標。上　斗象星合稱曰斗。上　火星曰鶉。左傳　又曰鶉精。尾星曰龍尾。左傳　傅說曰天策。上　書歲星曰[illegible]。左傳　歲星行失次曰淫於某。上○所不當在　又曰歲棄其次。上

天地日月下

天地四方曰六合。漢書　六合曰六幕。九天之外曰九閡。前漢禮樂志○閡一作垓　封禪文　九天之際曰九垠。八方曰八埏。封禪文　五行曰五部。日月星海曰四望。周禮　窮巷揚塵之風曰雌風。宋玉賦　帝所清冷之風曰雄風。上　風曰南箕之風。七命　又曰箕風。又曰大塊噫氣。莊子　寒涼風功曰愈病析酲。宋玉　風師曰鮮翳。洛神賦　四方上下曰宇。河圖挺佐輔　往古來今曰宙。上　風師曰箕伯。風俗通○箕一名元嗣大風　四氣和爲通正曰祥風。南風曰凱風。上　東風曰谷風。上　北風曰涼風。上　西風曰泰風。上　清而不及地一二三尺曰君子風。風俗通　將雨初來微風曰少女風。管公明傳　將雨至急風曰少男風。上　風伯曰飛廉。風俗通　秋風曰商風。晉潘岳賦　仲夏風曰黃雀風。周處風土記　九月風曰素風。三月風曰陽風。上

雷師曰豐隆。張平子賦　風雨土曰霾。毛詩　平地尺雪曰大雪。霜雪甚曰雪霜大摯。月令　冬無雪曰冬無宿雪。穀梁　雪作曰[illegible]。三日雨曰霖。又曰愁霖。久雨曰淫霖。霽曰[illegible]。雨霽曰泮[illegible]。雪曰花霽。雨雪雜下曰霰。爾雅　又曰霄雪。上　雨止雲罷曰[illegible]。六月大雨曰濯枝雨。風土記　電曰笑電。霹靂曰霆。爾雅　又曰疾雷。雷聲曰軒如伐鼓。又曰霆若走輪。上

太歲月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前漢天文志　太歲在卯曰單閼。上　太歲在辰曰執徐。上　太歲在巳曰大荒落。上　太歲在午曰敦牂。上　太歲在未曰協洽。上　太歲在申曰涒灘。上　太歲在酉曰作噩。上　太歲在戌曰掩茂。上　太歲在亥曰大淵獻。上　太歲在子曰困敦。上　太歲在丑曰赤奮若。上　太歲在甲曰閼逢。爾雅　太歲在乙曰旃蒙。上　太歲在丙曰柔兆。上　太歲在丁曰強圉。上　太歲在戊曰著雍。上　太歲在己曰屠維。上　太歲在庚曰上章。上　太歲在辛曰重光。上　太歲在壬曰玄黓。上　太歲在癸曰昭陽。上　月陽在甲曰畢。爾雅　月陽在乙曰橘。上　月陽在丙曰修。上　月陽在丁曰圉。上　月陽在戊曰厲。上　月陽在己曰則。上　月陽在庚曰窒。上　月陽在辛曰塞。上　月陽在壬曰終。上　月陽在癸曰極。上

律呂月名

正月之律曰太簇。月令　東方之帝曰太皞。上　春之神曰句芒。上　二月之律曰夾鐘。上　三月之律曰姑洗。上　四月之律曰仲呂。上　南方之帝曰炎帝。上　夏之神曰祝融。上　五月之律曰蕤賓。上　六月之律曰林鐘。上　七月之律曰夷則。上　西方之帝曰少皞。上　秋之神曰蓐收。上　八月之律曰南呂。上　九月之律曰無射。上　十月之律曰應鐘。上　北方之帝曰顓頊。上　冬之神曰玄冥。上　十一月之律曰黃鐘。上　十二月之律曰大呂。上　正月曰陬月。爾雅○陬子侯反　二月曰如月。上　三月曰寎月。上　四月曰余月。上　五月曰皋月。上　六月曰且月。上　七月曰相月。上　八月曰壯

月。上 九月、曰元月。上又梁 十月、曰陽月。上又 十一月、曰辜月。上 十二月、曰涂月。上 句芒、曰木正。左昭二十九 祝融、曰火

正。上 蓐收、曰金正。上 玄冥、曰水正。上 后土、曰土正。上

星曆卜擇

能占算星辰、曰善爲星。(方朔) 曉星曆人、曰明中之士。(後漢) 卜候人、曰日者。(史記六十) 天文、曰星氣之書。(太史自序) 述圖讖、

曰內學。(後漢方術) 司天官、曰日官。(左莊二十三) 龜、曰卜。(公羊) 又曰蓍筮。(七命) 蓍、曰筮。(公羊) 抽籤、曰探札。(劉孟子) 占日時吉凶、曰視日。(陳勝) 讚

龜、曰灼龜。(史記) 卜之事、曰問龜。稱占驗、曰占藏應。(劉向) 卜卦不祥、曰自筮得死卦。(監) 信卜、曰頗評其占。(後漢) 占候者、

曰候家。(後漢方術) 卜算者、曰術家。(後漢方術) 卦鋪、曰卜肆。(史記) 揀日、曰擇日。卜好日、曰簡元辰。(子) 又曰擇良日。好

日、曰靈辰。吉日、曰令日。善卜人曹、曰史曰。(文下九) 詰問卜人、曰何辭也吉凶攸在。知星、曰能爲星

語。(王) 卜靈草、曰瓊茅。結草折竹卜、曰篿。(上) 卜候自給、曰賣卜自奉。○術家、曰其言以陰陽五行

爲家。乙丁辛癸己日、曰柔日。甲丙庚壬戊日、曰剛日。上 外事吉日、曰剛日。內事吉日、曰柔日。上 待吉

時、曰便時某。相、曰使卜人數者相某。遭際、曰遭某之卦運。識書、曰不占之書。詔卜人、曰星

官曆翁之。傳父祖星學、曰疇家術。稱巫、曰神巫。卜者、曰筮氏。吉善之日、曰辭正。上 揀吉日、曰差時擇

日。風雨之候、曰烏鵲魚喻。(淮南) 應時災異、曰歷祥。(王) 又曰歷爽。(王) 揀日、曰令月吉日。(儀禮) 末卜算官、曰

卜尹。(左昭) 龜兆算、曰開卜。上 卜筮、曰筮短龜長。(左) 至吉、曰吉執大寶。(左) 元鳥候、曰司分。(左昭) 伯勞候、曰司至。

上 青鳥候、曰司開。上 丹鳥候、曰司閉。上

節令氣候上

正月、曰一月。又曰端月。又曰孟陽。(梁元帝纂要) 一日、曰正日。又曰月正元日。(書) 又曰上日。(書) 年日、曰

初歲元祚。又曰椒花獻頌之時。又曰獻歲發春。元日事、曰儺放爵。正月氣候、曰天氣澄

和。(南齊) 又曰風物閑美。上 又曰照春深往。上元事、曰泛觴祠宵。正月星躔、曰鶉火中。(古詩) 二月、曰

仲春令月。(張衡) 又曰陽氣胎養之時。又曰東風月仲之節。三月、曰日躔胃維。又曰華節。又曰月

杭青陸。又曰維暮之春。(王融) 三月末、曰青春受謝。又曰青陽告謝。上巳事、曰祓濯禊濟。上

曰。又曰周禊鄭祓。又曰季上斯巳。又曰季春元巳。清明、曰清明冠節。春時候、曰時

和氣清。春時、曰淑節。春、曰光春。又曰草生之春。春深、曰寒涼尙結。春暖、曰時陽初暖。春節

候、曰背烏司開。(王) 又曰春吏司職。春月、曰嘉月。(選十三) 春風、曰柔風。(選十五) 又曰條風。春將盡、曰向春之

末。(好色賦) 到春時、曰乃及月春。四月、曰朱明之期。又曰故風扇物。又曰朱明之首月。五月節候、

曰甤賓紀序。又曰降婁中而旦。(左) 端午事、曰浴蘭懸艾。五日、曰朱索赤符。六月、曰

季月煩暑。若熱、曰溽暑伊鬱。盛暑、曰隆暑赫曦。(選十三) 又曰時材降熾。上 又曰爍赫。又曰盛

暑鬱燠。又曰盛暑。又曰暑之煇爍。伏日、曰三伏之僅發。又曰閉日。仲夏以後熱、曰積陽。

微熱、曰薄暑。(上十三) 仲夏日長、曰調和弭節。夏末、曰暑發。(選十二) 又曰闌暑。上 夏中、曰夏月暑時。病於暑、

曰煩暑。(詩) 初伏、曰初伏啓新節。(選十三) 伏後熱、曰三伏餘炎。避暑往涼處、曰入凌屋。(甘泉賦) 夏日、曰長日猛

赤。暑消、曰隆熱歇艶。又曰炎暉。又曰炎沸。又曰熛爍熱暑。將夏、曰迎夏之陽。(好色賦) 納

涼、曰逐涼。又曰追涼。夏末、曰朱明在謝。(昭明太子) 夏秋間、曰炎涼方改。夏至候、曰陰炎既重。

夏之候、曰融火。夏寒、曰伏陰。(公羊)

節令氣候下

七月、曰白商素節。(七命) 九月、曰風物淒緊。(選十一) 又曰淒辰。又曰末秋。上 立秋、曰秋節既立。秋之候、曰金方。

三。(選) 秋旱、曰金風未涼。秋氣、候曰西顥沆碭。(九章歌) 秋、曰商秋。又曰龍火西頹。(七命) 初秋涼、曰潮秋暑

退。潘岳。又曰飛霜迎節。上 又曰高風送秋。上 又曰夷則鳴秋。謝朓賦。 又曰金涼佇運。任昉書。 又曰涼飈奪炎熱。選十四。 又曰消氣邁昫濕。上十五。 又曰昫氣初收。七命。 又曰微風清扇。選十五。 又曰涼風徹蒸暑。王仲宣。 又曰涼風肅瑟。禰正平。 初秋、曰秋未去。選十一。 重陽、曰菊節。選謝靈運詩。 又曰菊蕊浮觴之日。中宗詔。 九日、曰佩萸餌菊。漢武宮人。 又曰佩茱萸。金谷、黃也。 秋晚、曰杪秋。選三十。 秋夜、曰秋夜方永。文選七。 秋冬之交、曰背秋涉冬。七發。 秋衰、曰勁秋。選詩。 秋初、曰輕寒迎節。簡文與臨川書。 又曰秋節涼和。蘇頲與月將書。 秋景物、曰月帳風帷。謝惠連作詩。 又曰霜階風隙。金論。 已秋、曰歲云秋矣。左傳。 十月、曰上冬。金鑰。 又曰良月。白帖。 又曰月孟節季。謝靈運孝感賦。 十月朔、曰吉月之陽朔。馬融。 十一月、曰暢月。月令。 十二月候、曰窮陰殺節。選鮑照賦。 又曰急景彫年。上 又曰多累。潘岳。 又曰元律已窮。謝惠連賦。 又曰月窮于紀。金鑰。 又曰歲季月除。七發。潘方生。 冬至、曰升辰。春秋考異記。 又曰一陽換節。李嶠。 臘日辰、曰毀辰晉丑。上魏臺訪議、下晉起居注。 臘日、曰嘉平。王莽。 冬至節氣、曰陽歸陰謝。上蔡邕集、下王肅集。 冬月、曰時律已徂。張登。 又曰年歲易暮。選賦。 又曰年運漸徂。上 冬日候、曰淒厲。謝明。 冬寒、曰嚴氣欲升。鮑賦。 又曰風嚴且苛。選十四。 大寒、曰堅冰慘惻。王粲。 冬深、曰盛冬日短。曲行。 冬序、曰寒冰凄然。陶潛。 冬晴暖、曰冬日澄霽。居士登。 大寒、曰寒烈。潘岳。 又曰隆冬烈寒。潘序。 又曰猛寒。東晉顧賦。 冬夜、曰冬夜肅清。嵇康琴賦。 漸冬深、曰嚴寒向隆。陸景書。 冬深、曰嚴冰在節。

梁、張纘、謝詩。 冬溫、曰短陽。公羊。 朔日、曰上日。書 閏月、曰歸餘。左文上八○餘、史作邪亦音餘。 夜半、曰夜分。韓、河王。 節令、曰四節之令。曹植。 季月、曰宋乘。潘岳○上、朱明送。

歲月日時上

經二十五年、曰積紀。左思魏都賦。 十二年、曰一終。左成下。 又曰一紀。尚書大傳。 十九年、曰一章。漢曆。 多年、曰積年。文選士衡詩。 經昔千年、曰某換星霜。杜牧某若干。 又曰不覺某歲。王羲之某若干。 滿歲、曰旬歲間。祖逖。 再歲、曰洊歲。選十八。 經一年、曰踰歲涯周。曾子、張說詩。 經二年、曰歲辰再遞。李嶠。 當歲中、曰歲間。華嶠。 昔年、曰某直年。孫綽某年辰。 日數多、曰經彌月。月成。傳 十箇月、曰十朔。積含、潘岳居賦。 經月來日、曰歷月所。後漢。 積久、曰累月為月。後漢律曆。 經月、曰涉月。少步得。 久之、曰越月踰時。向 又曰積日。史記。

獨。 末及十日、曰未成旬。歐陽修。 終日、曰昧旦永日。左思吳都。 歲末、曰歲聿。蔡邕祀。 又曰歲云夕矣。陶淵明。 歲除夜、曰歲暮夕。魏集。 河圖。 後月、曰明月。禮弓。 故月、曰徙月。上 先一月、曰去月。王羲之書去年。 月晦日、曰提月。公羊。 又曰提日。韓琦丁孝書。 將未曉、曰昒爽。解、郊祀。○首都。 未曉、曰角宿未旦。謝靈運天問。 候天曉、曰遲明。高帝。 徹曉、曰際明。謝山。 又曰通昔。莊子五。 欲明曉、曰昧爽。書 初曉、曰昒昕。班固通幽賦。○上音昕。 又曰明發。選王融詩。 又曰羲和奏曉。揚雄、孟郊幽徑賦。 平明、曰質明。禮 將明、曰朏明。淮南子。 又曰遲旦。崔駰。 早晨、曰陽韜。揚雄羽獵賦。 又曰夙晨。潘明。 又曰蕭晨。左傳○四月中亦用。 又曰始旦。詩 早晨日色、曰朝融。歐陽修 日轉中、曰日昃。周禮 日晚、曰日旰。衛世家。 又曰時既昏。嵇康賦、讓。 又曰景昃。選十一。 又曰時既逝昏。平子、南都賦。 又曰日已西舍。九。 又曰日昳。晁錯。 又曰曛黑。皇甫謐。 又曰晚晚。宋玉。 又曰日入而夕。禮記。 值晚、曰會日且入。 去且至晚、曰自朝至于日中昃。書 又曰窮日盡明。選十六。 黃昏、曰薰夕。楊雄。 又曰日曛。選二十六。 日落、曰躍鉦西𡸁。平子賦。 又曰曜靈匿景。阮籍。 又曰白日傾夕。謝朓。 夕陽、曰曜靈俄景。成公綏嘯賦。 晚食時、曰餔時。任文公。 夜來、曰疇昔。禮記。 頃者、曰日者。選江淹書。 又曰嚮者。吳漢。 又曰適者。金日磾。

歲月日時下

明日、曰且日。漢、宋雄。 昨日、曰一日。李充。 一日、曰浹日。段類、實書注云十二時辰也。 它日、曰後日。王莽。 已往日、曰他日。祀。 夜長、曰遙

昔。選十五。 又曰修夜。慎賦。 夜深、曰闌夕。選十六。 再宿、曰信宿。左三。 兩日、曰兼辰。選十八。 隻日、曰畸日。李羅。 十日、曰旬。任昉詩。 十二日、曰浹辰。左成上三。○日辰也。 月二日、曰旁死魄。書 月三日、曰哉生明。上 十五日夜、曰圓景已滿。選十五。 十六日、曰哉生魄。書 十六日後、曰既生魄。上 晚、曰日西方暮。元。 月到西南、曰小遷。淮南子。 日已西、曰大遷。上 曹明、曰某辰旦明。王褒。○某日辰。 冬夜狀、曰燈青火白。孫樵。 時暫、曰如食頃。孟嘗君。 又曰語頃。左 到晚、曰至晡。李南 又曰以至于昏。左宣。 晚後、曰晡後。漢典。 日出、曰曜靈既興。陸機。 欲曉、曰鄉晨。崔駰后。 又曰華蕊綻軒。磨。 臘月十日、曰冬月未盡二旬。何武。 逝日、曰貫日。荀、王粲。 經宿、曰淹宿。吉溫。 經四宿、曰信信。詩 經兩宿、曰宿宿。上 日至午、曰亭午。孫綽天台賦。 夜半、曰夜參半。潘岳。 日晷短、曰奔光馳曜之下。下賢。 在旦夕、曰匪夕則旦。上 夜月朗、曰靜月澄高。昭明、謝瞻。 夜深、曰夜人定後。陸來獻。 未晚。

曰荏苒、（潘岳寡婦賦）冬夜曰元冬修夜、（謝靈運）短頃時曰分陰、（陶侃）歎歲月之速曰如過隙、（漢書如白駒之過隙 上逝如水）又曰歲月鶩過、（王粲）又曰白日如馳、（阮籍）又曰日月于征、（陶淵明）又曰四時遞來、（楚辭）又曰歲月倏忽、（張載）又曰節氣易過、（陶潛）又曰年歲若騖、（吳質）又曰歲月騖過、（東觀漢記）又曰徂年如流、（傅毅）又曰時駛不可稱、（陶元亮）又曰時謝節移、（魏劉楨魯都賦）又曰今又成昔、（潘岳）又曰歲月抄徂、（嵇康）又曰日月逾邁、（傅毅）又曰露往霜來、（左思）又曰時逝歲暮、（陸機）又曰日月擲人去、（陶潛）又曰曦盈西征、（潘岳）又曰時律已徂、（張載）

陰晴塵涼

重陰曰沈陰鬱泱、（李陵）天陰雨曰下滋上霧、（馬融）久雨曰連雨未霽、（傅玄）又曰霖雨積時、（陳琳）又曰值無已之雨、（潘岳）又曰霖潦浩庭除、（曹植）小雨不止曰霧雨淫淫、（楚辭）重霧曰苦霧、（謝靈運）陰闇曰陰曀不陽、（潘岳）又曰陰闇連日、（鮑照）雨阻曰中路伊阻、（陶潛）開晴曰雲氣四除、（揚雄）又曰雲消霧除、（相如）又曰風止雨霽、（高唐賦）又曰風去雨還、（謝靈運）又開晴曰夕露風氣涼、（選十二）雲還散曰霽然四除、（王粲）晴景曰天氣清和、（方道）又曰景物澄廓、（鮑照）又曰澄霽斂氣、（劉楨）又曰清陽升天、（上）夜晴曰氣肅夜就、（上）塵埃曰埃霧蔽塞、（李密）又曰氣埃、（選十五）又曰塵埃張天、（外戚傳）又曰埃壒、（班固）又曰紅塵四合、（吳都賦太沖）又曰埃風、（楚辭）塵埃中曰塵滓中、（劉禹錫）輕塵著物曰流塵、（劉元休）多泥雨曰淖途水潦、（劉夢得）又曰天雨淖、（元成）又曰中逵泥濘、（吳都賦太沖）汗於泥曰潰淖、（荀子修身）前路有泥曰水淖於前、（左成）

書敍指南卷十四

州郡地理上（誌屬）

京師、曰王者之里、（蜀都太沖）又曰帝王之宅、（上）又曰神州、（魏都上）又曰上京、（班固賦）又曰皇邑、（董仲舒）又曰都邑、（吳都太沖）又曰輦轂下、（范曄）又曰上邦、（漢吳都賦）又曰梁師、（前地理）又曰帝宅、（後漢南匈奴傳）畿內曰畿服、（劉禹錫）又曰中甸、（王元長）又曰內史、（前地理）中國、曰諸華、（後漢南匈奴傳）又曰神鄉、（上）西京曰宛洛、（選十六）洛陽地曰周南、（司馬遷）公主所食湯沐邑曰國縣、（西漢百官）藩鎮曰鉅封、（杜牧）齊地曰四齊、（前漢五行志 齊地故曰四齊）州縣繁盛曰都會、（前地理）當要地曰樞機、（張華）廬陵地里曰騶由賈江、（范曄）韶州水土曰土瘠水煩、（上）東明地名曰斥鹵、（陳平）地肥腴曰膏壤、（荊州）地下曰埤濕、（相如）好牧馬地曰廣川豐草、（杜牧）山險邑曰巖邑、（左隱）地峻絕曰斗絕在其中、（賈誼）圖經曰方志、（劉禹錫）相近州縣曰比縣旁州、（漢地理）

淵、曰埤溽。河王 又曰下溼。上 地下、曰墟。中夏、曰兩夏。蜀都賦 江南地、曰卑溽之域。徐陵 古廣地、曰客土。漢書 屬郡、曰支郡。之漢 屬縣、曰支縣。上 東州、曰東夏。吳都賦 荒遠、曰官度。蜀都賦 遠小處、曰窮鄉遠非。杜牧 幽越、曰宦遊善地。上 地瀕江海、曰吻海而派江。沈下賢 州繁大、曰劇州。杜甫 秦所都、曰天府。戰國策 秦地形、曰陰燕陽魏。上 過人州、曰縣貴部。韓子 輔郡、曰支輔。李所 潮州水土、曰蛇山鰐水。韓愈 西京地名、曰馬坂。潘岳西征賦 又曰龍門。張衡 永興地名、曰漢京。西都賦 下蔡地名、曰頸尾。左昭 府界、曰赤縣之畿。魏都 所統屬、曰屬所。光武 部所屬府、曰上府。賈 稱本州、曰州家。吳志劉繇 監司、曰督司。李會 監司巡歷、曰司官行部。陳遵 部下州郡、曰部郡。仇

州郡地理下

長安、曰長都。班叔皮 江淮、曰江介。漢 鄂州、曰須句。劉禹錫 懷州、曰懷宮。耿純 桂府、曰南垂。揚雄 潭州、曰卑濕貧國。前漢長沙王 衛州地名、曰太末。任王退之 鄭州地名、曰鄭圃。列子天瑞 穀熟地名、曰南亳。帝王世紀 又曰穀城。彭城 邠州地名、曰芹川。水經注 州地名、曰柞亭。漢書 壁州地名、曰雞水。水經 陝州地名、曰茅津。杜預 虢州地名、曰鴻關。水經 唐州地名、曰蓼國。漢書 潁

昌地名、曰曲洧。左傳 徐州地名、曰西楚。前漢 登州地名、曰紫阜。齊地記 齊州地名、曰金輿。述征記 沂州地名、曰鄫城。杜預左注 濟州地名、曰魚山。水經 淄州地名、曰甲山。上 兗州地名、曰瑕臺。 南京地名、曰蒙亳。左 曹州地名、曰左山。左 郎 明○傳春秋山 鄆州地名、曰桃城。漢書 亳州地名、曰蒙邱。郡國志 鄭州地名、曰圃原。左 汴州地名、曰逢澤。公羊 又曰汴臺。述征記 又曰羊湖。上 又曰沙海。戰國策 太原、曰大夏。金鏡論 絳州地名、曰泚湖。水經 潞州地名、曰漳川。金鏡論 敘潞州、曰赤壤黃山。上上黨記、下魏國風土記 并州地名、曰桃墟。左傳 同州地名、曰韓原。古今地名 湖州地名、曰峴中。吳興記 虔州地名、曰梓潭。南康記 石州地名、曰水石。太康地記 邢州地名、曰黎水。水經注 敘永興、曰元灞素滻。金鏡論 澤州地名、曰舜澤。上 汾州地名、曰溫澤。呂氏春秋 敘隰州、曰紫川黃谷。水經 代州地名、曰仙都。上○五嶽仙者之所都 忻州地名、曰栗阜。上 敘相州、曰紫陌赤橋。上水經、下 郡中記 懷州地名、曰苑鄉。水經 趙州地名、曰柏亭。水經 瀛州地名、曰柏國。漢 渭州地名、曰艾亭。上 廣州地名、曰蘭湖。

南越志 郢州地名、曰鸚洲。輿地志 永州地名、曰蘭嶷。神境記 饒州地名、曰梅池。宋山木記 吉州地名、曰炎野。安成記 撫州地名、曰甘渚。臨川記 泉州地名、曰鹽江。輿地志 敘越州、曰鏡水銅鋪。上輿地志、下會稽志 台州地名、曰丹洞。真誥 定州地名、曰鴻關。晉書 滄州地名、曰鶴溪。水經 河州地名、曰榆城。上注 蘭州地名、曰東鎮。地記 房州地名、曰粉水。水經注 閬州地名、曰西水。梁州記 道家敘台州、曰金庭玉堂。齊書 建州地名、曰將樂。吳錄 江州地名、曰平湖。金鏡論 宣州地名、曰牛渚。漢書 荊州地名、曰景湖。吳志 澄州地名、曰菊溪。荊州記 潯州地名、曰洞庭。 巢州地名、曰居巢。 潭州地名、曰昭潭。湘州記 洋州地名、曰龍亭。梁州記 商州地名、曰武關。史記 鄧州地名、曰梅鋗。南雍州記 襄州地名、曰南峴。荊州記 隨州地名、曰鹽湖。上 利州地名、曰金谿。益州記 和州地名、曰桐浦。水經 益州地名、曰銅梁。蜀都賦 綿州地名、曰綿水。華陽國志 瀘州地名、曰錦山。上 揚州地名、曰興浦。兗州記 楚州地名、曰射陂。漢書 廬州地名、曰桐鄉。漢朱邑 光州地名、曰蔣城。左傳 均州地名、曰蒲井。水經注

星辰分野

益都之分、曰井絡之躔。劉禹錫 揚州之分、曰斗牛之下。上 武陵之分、曰翼軫之分。上○即郡地 大梁之分、曰酉之分。 越之分、曰婺女之分。太沖吳都賦 冀州之分、曰畢昴之分。魏都賦、即魏地 趙州之分、曰大昴。金鏡論 兗州之分、曰角亢氐。天官 豫州之分、曰房心。上 幽州之分、曰尾箕。上 揚州之分、曰牽牛婺女。上 青州之分、曰虛危。上 并州之分、曰營室東壁。上 徐州之分、曰奎婁胃。上 冀州之分、曰畢昴。上 益州之分、曰觜觿參。上 雍州之分、曰東井鬼。上 三河之分、曰柳七星張。上 荊州之分、曰翼軫。上 齊之分、曰元枵。荊州占 吳越之分、曰星紀。上 燕之分、曰析木之津。上 宋之分、曰大火。上 鄭之分、曰壽星。上 楚之分、曰鶉尾。上 周之分、曰鶉火。上 秦之分、曰鶉首。上 魏之分、曰實沈。上 晉之分、曰降婁。上 衛之分、曰娵訾。上上即

門城管鑰

監門、曰司管某。漢書二十八。○某門名。又曰執管鑰於外。谷永。監門、曰掌其門之管。左傳。○其四方。門不開、曰牙閽不啓。鮑照。九城中、曰百雉之內。劉禹錫。城樓、曰麗譙。莊子。守城之別門、曰突門。墨子。修城、曰增陴。禮。築城者、曰城者。左傳。古稱。城壞、曰雉堞崩。斜閉、曰重門再扃。左傳。監門之長者、曰門長。書。論城、曰民保於城。左傳。公上。又曰城保於德。上。禁門鑰、曰鑰鍵。一。宮。監門、曰主鑰某門。杜牧。四方。人罪門、曰城門晦不得開。周禮。後門、曰後閤。步。城上女牆、曰堞。左傳。城上俾倪、曰陴。左傳注。里中門、曰閈。文選。城其、曰堙。公羊。監門、曰城門郎。官名。又曰戶郎。上。監門守法、曰執禁。下以上。

道途稱路

行險道、曰纔履千折之道。後漢。險路、曰危蹬。謝元暉。地遠、曰山川修阻。二十。又曰山河迥遠。又曰道里遐阻。之。又曰川途修曠。詩。又曰道近路夷。李商隱。問由何路、曰何途之從。國語。開路通便、曰至今遂為常路。宋。山野僻路、曰獸蹄鳥迹之道。孟子。狹道中、曰衆中。左傳。假道、曰寄徑於某。國語。小路快、曰小徑捷。又曰不如捷之速。上。斜疾路、曰蹊。爾雅。九十里、曰三舍。史記。大道、曰莊馗。爾雅十四。○音仇。途方九軌、曰逵。左傳。又道九達、曰逵。爾雅。城下路、曰窔。名。室中途、曰陳。上。僻路、曰緣山循水。漢書。程限、曰王程有限。儀禮。

江海衆水

海狀、曰渤澥。木華。泛海、曰浮海。後漢。海神、曰海若。山海經。大波神、曰陽侯。博物志。水神、曰馮夷。洛神賦。水伯、曰天吳。山海經。河伯、曰川后。洛神賦。波神、曰川后。選。濤神、曰靈胥。博物志。洛神、曰宓妃。淮南子。黃河、曰黃水濁河。劉邵趙都賦。河江淮濟、曰四瀆。釋天。水之大、曰浮天載地。郭璞。祭河伯、稱曰河伯府君。宋高僧傳。河伯居、曰龍堂。楚辭。水之狀、曰洶涌澎湃。相如。又曰滂沸宓汩。上。又曰滂潏沆溉。上。御溝、曰王渠。武。水入宮苑、曰御水。曹植。大橋、曰虹梁。西都賦。橋曰梁。釋名。河鎮之川、曰育浮靈沈。文選。斗門之鬼、曰時其鍾洩。高誘。知水利、曰習溉灌事。又曰瞻水脈。後漢。溉水洞、曰嶔巇。又曰激浪。寒河竹葦、曰凌。引水用、曰倒渠以溉。水脊河漕、曰漕。業於江

河人、曰虞人漁子。郭璞。業江河人食、曰游鯀。郭璞。治河計、曰考訖隰括。漢。獨木橋、曰榷。廣志。浮橋、曰舟梁。詩。以水渡、曰乘祔。爾雅。以衣涉水、曰厲。上。

山林川澤

山頭、曰巔。爾雅。山足、曰麓。王褒。奇山水、曰交錯如繡。夢得。澤曲、曰阜。水注川、曰溪。公羊。水注溪、曰谷。上。水曲流、曰繆流。爾雅。盧谿、曰綺霞。莊子。碣、曰陵隊。賈誼。府物細石、曰密石。選。碑碣、曰丹碑翠碣。李義山。大林木、曰陰林巨樹。相如。山桑、曰檿。爾雅。土隴高起、曰龍斷。孟子。天台山、曰台嶽。孫綽。阜谷、曰翠阜丹谷。張景陽七命。山林、曰崇山幽林。班固。崖壁、曰丹崖青壁。嵇康琴賦。香草田澤、曰衡皋芝田。洛神。除木、曰柞。詩。林、曰清林。潘岳。崖嶂、曰丹巘青嶂。沈休文。山頂、曰山椒。選。山無木、曰數。吳都賦注。草木俱生、曰薄。上。兩山間、曰岬。上。山有穴、曰岫。上。山無草木、曰峐。上。刺榆、曰樞。爾雅。桑、曰神木。魏書。榆曰白枌。說文。槐生五日、曰兔目。莊子。槐生十日、曰鼠耳。山林奇處、曰欲界之仙都。陶弘景。老桑木字、曰子明。吳。冢廟碑石、曰麗牲之石。白居易。山水、曰碧水丹山。序。泰山、曰天孫。博物志。山體、曰石。釋名。山北、曰陰。公羊注。

毛羣衆獸

師子、曰虓。說文。○虓、呼交反。兔子、曰娩雛。王充。狐、曰妖獸。說文。羊、曰髯鬚主簿。古今注。麋鹿麞麂兔、曰五牲。昭六。馬牛羊雞犬豕、曰六畜。上。驢之技、曰負磨迴衡。談苑。驢、曰廬山公。○國九瑞文。狐自稱、曰阿紫。○狐化人。即鹿之鹿、曰由鹿。文選。○呂溫。疲牛、曰幽單牛。東晉。瑞獸、曰狻猊彤角。○彤木狀、曰狻猊伏虎。上。瑞獸、曰騶虞為仁獸。毛詩。青色牛、曰蔥犗。潘岳。大豬、曰封豨。太沖魏都。馬等引鼻相嗅、曰鼻之。猿猴人、曰狙公。列二。猿猴、曰沐猴。前漢。駱駝、曰橐它。上。刻獸形猛、曰攫搏援攀之類。考工記。瑞獸、曰奇獸神爵。班固。猛獸、曰貔獸毅蟲。漢。牛衣、曰龍具。王莽。牛百葉、曰膍。莊子。牛腸脂、曰脾管。鹿、曰神羊。異物志。又曰任法。說文。獵犬之快者、曰

疾狗。謂人指意獄曰周狗。彫獸形猶曰縮納如委。狂犬曰猘狗。〇左傳作瘈。黠子曰臔。須綢
曰𤟹。貓捕鼠狀曰便擊脈目。又曰曲脊逆色。四足死曰漬。呼鳥獸毛曰毛物。豕宋曰圂。〇
畜皮毛無搭曰不疾瘯蠡。龍曰異物之神。青文龍曰青璃。象曰封獸。牛偁有
肉堆曰㸬牛。牛曰犧牲。水牛曰沈牛。白虎曰諸威。麟鳳龜龍曰四靈。

羽族衆鳥

鳳曰仁智之禽。又曰長離。又曰雲雀。雄曰鳳。雌曰凰。鳳雛曰鸑鷟。鳳凰曰仁鳥。
鳳背上有文曰敬。鳳腹下文曰信。鶴曰九皐介鳥。又曰仙客。又曰仙人之騏驥。鶴頸、
曰圓吭。鶴足曰修趾。鶴鳴曰唳。雞鳴曰翼羽。水雞曰庸渠。鸂鶒曰馴禽。飛翔毛族曰羽物。

鴈曰陽鳥。又曰陽鴈。鴈之大者曰鴻。鶖鶬曰鵾雞。又曰元鳥。又曰元鳥。又曰玄鳥。鴛鴦曰匹
鳥。鳩曰搏穀。鶻之屬曰煩鶩。鵾足下曰跗。鷄足下曰距。百舌鳥曰反舌。伯勞曰伯趙氏。白鳥
死曰降。野鵝曰鴐鵝。鶴斜視曰角睞。小鳥曰毳鵺之鷚。鳥窠曰鴻倦鶪倨。鳥獸居巢曰窠宿
穴宅。水鳥之樂曰戲廣浮深。悲禽曰孤雌寡鵠。雉之翅曰藻翰。鵲曰乾鵲。母雉曰鷄雌。
雞抱卵曰嘔煦覆伏。雉遊子曰驕媒。又曰義鳥。又曰良遊。野雉曰原禽。鶯翅曰綺翼。鶯身
文曰緣頸袞背。雉身色曰青鞦丹臆。雉尾曰班尾。鳳曰瑤光。鸛鵲曰鳳鳥。又曰鵲
母。又曰能言鳥。又曰言鳥。子規亦曰姑歸。鶉領曰鶉鷃。鶉鴳曰潔鶉。射雉蔽身物、
曰雉翳。鵝曰舒雁。鶖曰舒鳧。文采鳥曰錦鳥。鵰鴿曰目鵧。鷦曰不孝之鳥。蝙蝠曰
服翼。鳥長其頸曰嘲啾之切。鶴狀曰紺頸而首。鶖雉曰華蟲。雞曰會稽公。烏曰孝鳥。
又曰吉鳥。又曰烏侍。燕狀曰布翅枝尾。黃鳥曰黃鸝。鶥曰水鵲。鐵射曰弋。鶴

雀、曰冠雀。水禽食曰唼喋青藻。又曰咀嚼菱藕。

魚龍昆蟲

雄龜曰毒冒。雌龜曰靑蝌。龜蟹蚌魚之類曰雅物。刺取蟹曰揭蟹。鰕曰胎鰕。大蛤曰蜃。
鯨魚曰刀魚。蟋蟀曰蛩。楚人呼蝦蟆曰丁子。大鼠曰鼫鼠。蚯蚓曰地螾。鱉曰
蟜。大貝曰紫貝。蚌曰蜃蚌。又曰蛟蚌。小魚曰尺澤之鯢。大蝦曰駭鰕。
蜜蜂窠曰蜜房。拱鼠曰禮鼠。青蜓曰蟌。水中倒跂曰孑孓。細腰蜂類曰貞蟲。蟹螯類、
曰介蟲。蚊蚋曰黍民。蜘蛛曰秋蟲。巨蟒曰蛇君。龜字曰元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
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蛾曰元駒。蟬曰元蟲。又曰蜩。又曰寒螿。又曰至德之蟲。
烏賊曰海若白事小吏。石蜐曰海君之小臣。蚊之母曰鴟胡。飛蛾曰蛍。蟻之子曰蚳。
蛟之技曰嗜肉惡烟。蛤曰元蛤。魚狀曰頳首䞓尾。蟹行狀曰郭索。蚤曰丹鳥。龜曰
元衣督郵。又曰神使。又曰清江使。鮒魚曰波臣。鯉魚曰魚中之主。魚枕曰丁。魚腸曰
乙。魚尾曰丙。鼠之技曰登机緣闐。又曰遊屋勤奔。鼠作梗曰謀盡其夕。食烟火曰歸。鼠

性曰晝伏夜動。鼠名曰易腸。又曰艮。又曰仲能。鼠之大者曰碩鼠。龜曰介蟲之長。
天。凡有甲殼蟲曰介物。又曰瓦物。蓍龜曰神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龜甲背青曰青純。
〇千歲龜曰元龜。螢中蛾蝶曰蚰蜒。桑中蟲曰蠋。桑木上青蟲曰蜎蛉。細腰蜂曰蜾蠃。又曰蒲
盧。朝生夕死蟲曰蜉蝣。又曰渠略。蝸蟲曰蝌蚪。促織曰蟋蟀。

書敘指南卷十五

舟船帆席

吳船、曰艅艎。(馬融)特舟、曰扁舟。(史、貨殖)船有窗、曰舲船。(楚、涉江)泛舟、曰浮文鷁。(相如)呼人舟、曰鷁首。(上注)并兩船、曰方船。(莊)
又曰方舫。(選、二十五)舟度、曰杭。(南、李)船發、曰釋。(何、易律)舟、曰行艫。(謝、晦、音盧)舟楫、曰櫂。(上)船頭、曰艗。(選、江賦)舟尾、曰舳。(上)行舟、
曰發棹。(上)上水、曰泝流。(沈、宋之)橋上胡人、曰五兩。(江、賦)帆柱、曰檣。(上)整船向岸、曰檥。(項羽紀、音蟻)好船、曰康舟勁檝。(謝、朓)楫
數數船、曰若干丈。(晉、殖)棹手、曰榜人。(相如)又曰棹卒。(彭、羋)又曰篙人。(杜、甫)船綱若干隻、曰綱艘若干艘。(唐)非川楫及洗
船人、曰梢工。(劉、花)行船、曰揚旌枻。(相如)船上插旗、曰旌。(上)柂曰柂。(上○上、下音曳、大)並小舟、曰連艘舟。(出、○艘)總言
舟、曰舠艇艖艇。(子、南)行船順風、曰逢善風。(後、西域)排帆纜、曰長綃。(所交反)行舟所用、曰茶檝蘭艇。(屈平、九歌)又曰桂櫂蘭

棹。(上○棹、亦例反)叩船舷、曰鼓枻。(屈平、卜居)船曰三翼。(張景陽、七命)行舟人、曰濶客榜人。(上、榜、補孟反)又曰篙工楫師。(太沖、吳都)大舟、曰宏舸
巨艦。(太沖、吳都)並船、曰連舳接艫。(上)舟楫、曰艫枻。(東、送、枻音曳)繫舟宿止、曰棲薄。(上)棹、曰孫橈。(楚、詞)引王侯舟大夫職、曰擁
鑪鍾。(下、說苑)又縣令之職、曰執桴。(上)王侯舟、曰青翰之舟。(上)泛大水急行、曰追程肯進。(韓、愈)同船、曰李郭同舟。(後、梁、隋)
船上重屋、曰飛廬。(說文)船上候望屋、曰爵室。(上)江中舟、曰艚。(說文○艚音曹)

車輿乘藏

車、曰轉轂。(史、平準)車轅、曰輈。(崔、元、賦)駕車、曰將車。(詩)車轄、曰軑。(離騷、一)車頭、曰轉。(田單、音衛)止車木、曰軔。(揚雄)以脂膏車、曰猾
齊輪軸。(田、家)車上物、曰茵褐。(周、陽由)數車、曰幾兩。(選、二十五)僦車、曰板輿。(潘安仁、賦)呼人軒車、曰文軒。(列子、楊朱)使者車、曰軺車。(選、二)
太守車、曰藩車。(選、十七、陳)徵隱之車、曰蒲輪。(選、二十五)使者輕車、曰輶車。(上)婦人車、曰魚軒。(左、閔四)轎子、曰輿轎。(嚴助)主車卒、
曰斷輿之卒。(上)車轍、曰車迹。(史、天官、漢孝武紀)車至小、曰車如雞栖。(陳、蕃)弊車馬、曰罷馬羸車。(列、四)貧者車、曰篳輅。(上)裝車、
曰朱丹其轂。(解、嘲)車枕、曰楅。(子、平、西都)並車、曰連楅。(上)又曰方轅接軫。(上)車飾色、曰纁帷紺幰。(潘、岳)輕車、曰輕軒。(卿、賦)
車、曰犀車。(左、成下)車一足行、曰輕。(左、昭六、道政反)車枕、曰朐。(左、昭六)併車般載、曰並車驪駕。(寡、悔)並駕、曰潘夏方駕。(上)車牛、
曰乘堅驅駿。(劉、孝儀)駕無文車、曰乘縵。(左、成)安車、曰乘車。(左、哀)車油器、曰轃。(史、記)緩行車、曰輕輿安轡。(左、思、吳都)

鞍馬轡轡(河、通、引、從)

御馬廐、曰法廐。(梁、蕭)又曰飛阜。(顏延之)又曰內棧。(上)奇馬、曰可以稱旌繁。(左、哀公、王侯)富貴馬飾、曰翳翰汗。(鹽、鐵論)凡馬
飾、曰珂。(俗文、通)駿馬、曰妙足。(張衡、馬賦)又曰別群越羣。(上)汗血馬、曰朱汗之馬。(庾信、賦)駿馬後先至、曰逐末。(傅毅、賦)善馬
性、曰柔和。(張衡、之)稱善行馬、曰騰驤。(宋、顏延之)馬料、曰芻秣。(劉、協)馬草料、曰莝豆。(范、睢)閃著馬足、曰馬蹶足。(李、密)瘦馬、曰
數毀馬。(馬、援)馬年、曰齒算。(顏延之)勤養馬、曰具刷莝秣。(上)馬蹋蹋足、曰蹀足。(上)馬胸門、曰膺門。(上)馬脫銜、曰逸銜
羈轡。(莊子)持轡、曰執靶。(王褒)好車馬、曰乘堅驅良。(後、郭后)馬至小、曰馬如狗。(陳、蕃)養馬人、曰騶。(漢、張)又曰圉人。(周、禮)馬老、曰

歲老氣殫。(顏延之)車馬之傷曰銜橛之變。(相如)好車馬、曰鮮車怒馬。(第五倫)馬鞭、曰筴。(馬融賦)馬齕、曰逐日追風。(王褒表)貧賤御馬物、曰纏鞿。(上)馬相惡、曰三縱。(相馬經)馬院、曰外廐。(李斯)馬櫪、曰皂。(褚白馬賦)呼人馬院、曰華廐。(顏延之)馬齡、曰馬酒。(前、百官志)馬籠頭、曰羈。(前、郊祀)秋分馬上槽、曰日中而入。(左、莊二十九年注、日中春秋分)春分牧馬、曰日中而出。(上)馬孳生多、曰蕃息不貲。(王毛仲)仲春合馬、曰通淫。(牧師)馬駒、曰草駒。(淮南、修務)馬祖、曰天駟。(周禮注)治馬病人、曰馬醫。(史)葬馬、曰以帷裘之。(左、昭七)引馬人、曰俞騎。(太沖、吳都)散職從主者、曰冗從。(枚乘)殆馬從者、曰騶伍。(張衡)又曰御佐。(後漢)又曰騶僕。(晉、童)從者、曰僕從。(元遺)呵引、曰騎哄。(郭璞)呵引盛、曰傳呼甚寵。(王仲寶)又曰傳呼灑赫。(隋江總表)呵引絕路、曰專道而行。(晉仲丞事)又曰籠街。(溫彥博)銜節被留、曰鉤止。(宣紀)

羇旅行李 (來歸、治行、經過)

羇旅、曰離邦去里。(江淹、別賦)久旅乘馬、曰髀肉皆消。(九州春秋)旅行、曰繭膝跰蹠。(戰國、秦一)又曰負書擔橐。(上)在道途、曰東

西游走。(陶潛)道途之苦、曰雪虐風饕。(韓文)又曰犯霜乘星。(謝靈運、山居)在旅之勞、曰嚴霜越風寒。(顏延之)冬勞旅人、曰風寒假薄。(選、十八)道途之勞、曰櫛風夕雪。(安仁賦)旅貧、曰糊口於四方。(左、昭)又曰游之資。(前、劉澤)又曰裝貲槖關。(淮南)老於為客、曰為羇終世。(左、昭四)治行、曰假裝。(孫平子)又曰巾車脂轄。(左、襄)又曰約車治裝。(漢、馮驩)又曰辦嚴。(吳漢○漢明帝諱莊、以裝為嚴)治裝、曰治嚴。(李陵)又曰理裝。(陸賈、下)行李、曰裝齎。(袁盎)已治裝、曰成裝。(選、十三)遠差出、曰遙役。(上、十五)將行、曰巾車秣馬。(上、十三)又曰指日遄征。(上、十)又曰脂車秣馬。(曹植)行、曰發邁。(曹植)登程、曰僕路。(謝靈運)陸行、曰跋。(毛詩注)水行、曰涉。(上)齎糧、曰挾糗。(左、襄)道相逢、曰行路倉卒、非陳揖之所。(范冉)往來、曰行來。(隋、陸)陸而舟、曰舍車即舟。(梁蕭統)語家人了行、曰告舍人趣治行。(漢書、曹參)迴程急行、曰旅轄兼道。(魏、曹丕)經過、曰行李之往來。(左、僖七)待經過、曰共其困乏。(上、僖七)又曰具一日之積。(上)旅居、曰僑寓。(賈至)守令出而歸、曰還治。(吳質)迂道來、曰枉道相過。(魏文)遠險路、曰梯山航海。(顏延之)歸到家、曰造門基。(上)攜幼小行、曰將細弱俱客某。(杜林、某、地名)遠行、曰百舍重繭。(戰國、宋衛、百里一舍也)無店舍、曰舍食道旁。(光武紀)急行、曰晨夜兼行。(上)行人、曰

行李。(左、襄八年注)將東行、曰脂轄東轅。(潘岳)謂人出入、曰車馬有行色。(莊子)北行、曰進路北次。(屈原)道險阻、曰縈紆迷軔。(晉、陸機)將行、曰發邁在近。(裴楷要書)早行、曰雞鳴而駕。(左、宣)行次雨至、曰甚雨及之。(襄三)不能來、曰其能來東底乎。(左、襄二十八)不敢住、曰王程有限。(劉孝儀書)出外來、曰數月於外。(左、昭)

淹滯阻隔

作舟不行、曰淹滯。(謝靈運)停留、曰稽留。(顏、殷)阻侍親、曰服役廢晨昏之半。(選、二十)不如初心、曰素情不遂。(列女傳)謂禁、曰禁急不得相關。(張奐與延篤書)無因由、曰良無由緣。(孔融)不曾款集、曰未嘗共酒食之會。(桓彪)遷延、曰淹引時月。(選、十九)又曰風淹星鳥。(江總表)生年、曰風馬不接。(沈約、答殷仲文)素不相識、曰無一日之雅。(谷永)未相識、曰恨未面其人。(杜牧)欲闚而不獲、曰闕聽。(列子七○關尹遇見)欲視而不獲、曰闕明。(上)欲見而不獲、曰闕顧。(上)欲言而不獲、曰闕智。(上)欲安而不獲、曰闕適。(上)欲行而不獲、曰闕性。(上)所欲俱不獲、曰諸闕。(上)阻宴飲、曰持醪靡由。(陶淵明)隔闊、曰無相見之緣。(蜀、許靖)近闊、曰闕然數日不見。(晉、石)未相接見、曰未際。(左、昭)不得見、曰隔顧言於信次。(張衡賦)

憂憤躁歎 (悲嗟)

憂悶、曰憂心如惔。(詩)又曰如或結之。(上)憂甚、曰憂心如熏。(上)又曰無樂生意。(杜牧)憂愁極、曰愁苦鬱膺。(謝靈運)心煩懣、曰中若結轖。(賈、七)吁歎、曰長太息。(賈、宣)憂憤、曰懣然如寐。(陳孫)又曰悼心失圖。(左、昭)又曰若火煎腸。(習之)又曰不任憂悒。(書與庾亮)又曰不自聊。(劉安招隱士)方所憂慮、曰不皆有夙夜之憂。(吳王濞)不遂憤歎、曰鬱怏散職。(劉禹錫)躁憤、曰心骨沸熱。(劉禹錫)憤非其事、曰忿悒非之。(谷永)煩躁、曰體躁心煩。(蔡邕)冤憤、曰誠冤誠痛。(上)憤歎、曰仰屋竊歎。(梁冀)歎生不辰、曰某生不早晚。(書與韓遊)憂愁極、曰愁洽苦淫。(七命)憂感、曰惘然若醒。(平子、東京)又曰愀然孜懷。(任昉)又曰焦心熠腸。(潘岳)又曰令人不賴生。(上)多憂慮、曰困於憂感。(左、哀上下、則有疾疢)憂極、曰頭鬚為白。(光武與岑彭書)歎世、曰人命危淺。(李密)憂之甚、曰臨饋忘食。(吳、陸抗)憤躁、曰掩鬱。(魏、蔡書)歎聲、曰憎。(蔡邕)歎、曰歎息彌襟。(陶淵明)又曰慨然永懷。(上)又曰憤懣不能已。(後、蘇竟)憤

辭、曰寧可玉碎。北史元景安下云不能瓦全。憂悶、曰繁憂纏集。周王褒書。不樂、曰慘慘少樂。後漢秦嘉。歎榮辱不同、曰憂歎異月。沈約論。倚

可遂、曰憂未歇也。左宣。歎不爲天祐、曰某不天。左宣。多憂患、曰不虞荐至。左襄。

郵舍邸店

遞鋪、曰公驛。李商隱。又曰傳遽。王褒。又曰行書之舍。晉文。又曰驛傳。義山。遞角、曰遞筩。漢書。又曰音驛。義山。又曰飛郵。上。館

驛、曰傳舍。漢志。知縣厩。又曰遽廬。莊子。又曰官權。晉令。又曰候館。周禮。又曰郵亭。趙孝。看驛、曰捉驛。李嶠。管馬遞鋪、曰督郵之

役。郭太。急遞、曰疾置。劉屈氂。遞中白事、曰傳遽以告。左哀。馬鋪、曰廐置。田儋。又曰騎置。前西域。召人令乘驛、曰以傳召某。左成。

又曰給傳。疏廣。又曰乘驛。左襄。鋪兵、曰遽人。晉語。當驛路、曰驛道所出。王翊。又曰郵傳劇道。杜衍。修驛舍、曰繕堠亭

傳。宋後。店、曰廐邸。霍光。又曰逆旅。周防。店居、曰處逆旅之宿。史記。驛中物壞、曰碎於四方之手。杜牧。急報、曰密驛輕郵。文簡

興志書。李揀店舍、曰擇家而息。晉潘岳。審舍騷。店舍事、曰邏掯以待征旅。上。

辭離送餞

將別、曰睽離在期。韓文。辭父母、曰遶膝下色養。文八。辭而泣、曰攬涕告辭。任昉。離家宦游、曰左親戚。漢良。送別、曰指策

爲贈。劉禹錫。傷別、曰懷徒蒼之戀。潘岳賦。又曰悼別。選。又曰垂涕相送。魏徵。不同行、曰吾緋而不得侶以馳。皇甫湜。送上

路、曰既祖取道。潘岳桐。餞、曰爲設祖道。後西羌。又曰親離並集送。列子達。展別、曰以展訣別。范冉。別懷、曰析別之懷。陸機賦。

臣。人留不得行、曰民遮道行。潘何。別離、曰參商之闊。子建。又曰離群索居。禮檀弓。又曰分袂。選十二。又曰分手。別賦。又曰判

袂。選十三。又曰仳別。謝靈運詩。又曰解手背面。韓子。又曰暌攜。選十五。又曰乖別。曹植。別久、曰索居永久。選十。又曰去德滋永。選十二。

又曰闊何闊。潘岳。又曰一別如雨。選十。又曰別如俯仰。選十五。又曰離居殊年歲。顏延之。又曰成闊某年。宋玉神女賦。○某若干。

又曰脫別某年。魏略、王朗書。相別一年、曰離鞏二周于今。鍾十三。敍別來、曰離絕以來。阮瑀。老人送人、曰自扶本送。劉寵。

離情、曰離夢別魂。江淹別賦。路側折草布地而別、曰班荊。上。別之情理、曰別理。上。留人行、曰攀輿拒輪。後漢書、蘇章。恨

速別、曰別日太速。謝朓。相見就而別、曰相吞。宋玉神女賦。恨別、曰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許靖。以文送別、曰以文寵別。下

送不及、曰供餞莫伸。任昉書。怨別、曰分違易久。梁武帝答安王書。別而獨不泣、曰孫自悲寂。謝休。將行、曰驪駒就駕。曲瑒贊賦。

別、曰雲飛泥沈。周宏讓。不及面別、曰增今者之恨。後漢袁紹與公孫瓚書。索送別文、曰徵文寵別。謝朏。別恨、曰黯然銷魂。江淹。又曰

忧若有亡。上。又曰離步躑躅。上。別時親、曰以身爲木。谷永書、萬里之外。上。餞人、曰供帳某門。疏廣、疏受。門名。

勞勩困頓拘束

困乏、曰疲弊。選十三。又曰朝拔夕僨。平子賦。奔走、曰駿奔之勞。選二十一。未曉出、曰以星出。外傳。夜方歸、曰以星入。上。奔走

困、曰車殆馬煩。潘岳賦。行之勞、曰研趾。莊子天道。又曰足繭手胝。夢得。拘束、曰僻若囚拘。鷦鷯賦。又曰跑蹩。論語。又曰局促櫃

羊。揚雄、衛鞅。又曰椎家籠雞。孫楚。且汗、曰呀然汗矣。上。奔走無定、曰萍浮南北。元稹。勸勞人、曰歎勞苦某。漢蕭何、來爵反。

傷腳、曰胥靡。後漢段熲。官所拘、曰職事羈絆之。選。又曰拘守常憲。陸機。沒自勞、曰空自勞苦。呂強。忍爲所縶、曰數復見

羔。石崇。人馬困、曰人極馬倦。王子淵。歎拘束、曰時俗多累。稽康。又曰世網拘束。江淹。執勞、曰持隔廚之作。史記。又曰每役

柴水之勞。陶潛。執勞甚、曰胝敏拇。劉禹錫。拘法、曰驅於繩墨。張說與宋邕書。

寢寐休息夢

因欲睡、曰寢迷思寐。叔夜論。困而睡、曰頹思而就牀。長門賦。不能寐、曰不能寢寐。劉陶。又曰寢不能寐。陳諸。達曉不能

寐、曰且明曉寐。王元私。又曰申且不寐。北史、王孝籍。又曰達旦不眠。叔夜。又曰通旦忘寐。馬融賦。中夜不寐、曰丙夜不能

安枕。唐史。催官寢將休、曰休於排門。外傳。夜半夢、曰中宵而夢。孫樵。分明、曰夢殊明察。後紀。夢有吉兆、曰此貫微也。

成。前、外。怪夢、曰煩夢微怪。家語。夢亡人、曰夢如平生。周兮。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詩。臥而不周、曰偃。詩。發夕至明不

寐、曰明發不寐。詩。就所而止、曰息。上。舍而息、曰說。上。於止息、曰憩。上。厭禳不祥夢、曰贈惡夢。周禮○占夢贈惡也。寢、曰

書曰假臥。孫光憲。解其夢兆、曰安知非吉徵也。孫盛母。安平無感自夢、曰正夢。周禮○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而自夢。

40B
69

書敍指南卷十六

門牆館舍

安下處、曰館穀。左傳 呼人宅、曰甲第。左思 又曰甲舍。楊王孫 又曰東第。相如○宅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安下處未定、曰舍館未定。孟子 呼守帥門牆、曰旌棨。十道志 又曰棨戟。荊州先賢傳 又曰戲下。韓信 又曰瞻望帳帷。漢武 又曰旌戟之嚴。沈下賢 門所施行馬、曰梐枑。周禮 因客位、曰謁舍。陳橋 見客屋、曰客堂。後漢馬援 呼人室屋、曰蘭芷之室。大戴禮 又曰葯房。楚詞九歌 又曰綺室。後漢書 行廊、曰步廡。漢紀 又曰步廊。相如 又曰步檐。上 又曰隱除。李尤銘 堂下周屋、曰廡。說文 呼人里宅、曰蘭閨蘭宮。七啟 冬火閣、曰溫房。何晏 夜室、曰燕房。張華賦 微居、曰賃廡。梁鴻傳 階級、曰墄。東京賦 延客之館、曰代舍。史記 呼人門、曰倚門。齊策 出入門下、曰忝造門牆。杜牧

屋室堂宇 附階陛

北屋、曰陰庭。王文考 又曰陰堂。何平叔 坐堂外邊、曰坐垂堂。袁盎 廊舍、曰重軒。張衡賦 軒音巷○ 門戶內、曰梱閫之內。劉禹錫 屋霤、曰襲。何平叔 欄、曰楯檻。上 屋檐、曰榮。王融南都 又曰楣。甘泉 門限、曰切。西都賦 又曰柣。甘泉 門欄、曰閣。王粲 又曰梠。甘泉 又曰杙。上 門上版、曰杵。後漢書 又曰楯軒。相如 屏廁、曰偃。莊子 上登軒廁、曰奏廁。金日磾 又曰如廁。趙盾 村居、曰廬落。仇覽 在邑、曰里。前漢食貨 在野、曰廬。上 屋破漏、曰蛟漏雀穿。詩 門扇、曰門闔。公羊 門闔、曰扉。左傳 屋折勢、曰反宇。班固 庭廡、曰內庭外庭。劉禹錫 井欄、曰幹。莊子秋水 寬敞、曰閒燥。內則 又曰爽塏。晏子 貧居、曰土室甕牖。莊子 屋壞、曰榛棘傾落。文選 又曰蒲壤。京都 又曰藩拔級夷。選之 屋中煤苦、曰埃燼。宋書 門限、曰衡閫。班固 兩都賦 居且食於人、曰舍於市之主人。漢文 打併廁、曰塗廁。屋弊、曰傾倚枝柱而已。楊貴 宅大、曰連里竟街。楊貴○晉書 傳中作巷 貧士草屋、曰蓬萊之室。謝承書 中居婕 屋小、曰栖楼下室。之 選室內、曰奧突之內。荀子非十二 出水溝、曰央瀆。荀子正論 貧居、曰蓬室。列女傳四 大居、曰廣庭閒室。列子 窗、曰白間。何晏 家室中、

曰曲房隱間之中。劉安招隱士 侈居、曰文榱華梁。七啟 又曰彫堂綺櫳。張協七命 又曰廈屋華屏。左思魏都 宅大、曰井邑旋巷、室室。上 暗室、曰幽堂明室。張協七命 井、曰圓井。七命 淘井、曰改水。後漢劉焉志 窗、曰疏寮。選平子賦 又曰櫳。七命 又曰綺寮。左思魏都賦 又曰踦。王文考 綺疏 廣居、曰長廊廣庭。上 居室深、曰重閨幽闥。上 青飾窗、曰青瑣。上 對安窗、曰房櫳對櫳。上 木不刻、曰木無彫鏤。上 土不文飾、曰土無緹錦。上○緹音題 重簷、曰重霤。上 小窗隙、曰料戾。選 野居、曰荊扉樸蘺。選沈休文 侈居、曰廈屋華屏。左思魏都 居東屋、曰廢東支屋。杜牧 室、曰椒堂。楚辭 齊宗 壁、曰粱壁。上 造草屋、曰作茅茨廡。張衡 風土可居、曰田地善可家。陸賈 屋之用、曰以辟燥濕寒暑。墨子 辭三 裝門闕、曰窗亞。左 疏井、曰甃井。左 居好宅地、曰成此宅相。魏舒居外 家宅 橫一木無屋門、曰衡門。詩陳風 門戶低小、曰妨帽礙眉。周庾信賦 郊外居、曰寢宴人外。上 東西廂、曰个。左昭 塞治廁、曰溫廁。儀禮士喪 階前、曰堂除。考工記 別房、曰雜房。楊雄 僻室、曰持宇。張衡四

器皿動用 附杖 几床

燕居所用器、曰燕器。王制 竹器、曰篚。尚書 無齒牀、曰笫床。後漢 牀席間、曰牀笫之間。左傳二十六 蒲席、曰莞蒻。歐陽文忠上相下啟○

有底、曰囊。國語 無底、曰橐。上 連椅、曰連榻。杜預 盛酒偏提、曰椑榼。張安 扇、曰輕箑。安仁秋興賦○箑音所甲反 又曰便面。張敞 近身

要用物、曰便身之物。江淹 婦人嫁篋物、曰鏡奩中物。後漢張后 謂竹鋌曰篛笳。劉晏 大鼎、曰函牛之鼎。淮南詮言 炊蒸大

甑、曰都甑。前五行 溲便褻器、曰獸子。又曰虎子。小甑、曰甗。瓶、曰甀。非甕、曰瓮。上○甕丁禮反 非瓮、

曰瓴甋。上 瓮、曰甄。前漢地理 救火具、曰具綆缶。左五行 備火瓮之類、曰甓。左成十二 又曰水器。上 擔竹為杖、曰精竹杖。武五子

馬鞭、曰馬策。小兒戲具、曰泥車瓦狗。王符 蒲蒻、曰稭蒻。王行 燈長柄笠、曰簦。陶器不中、曰窳。考工

記 一劍二如刀劍生澀、曰凝塵澀金。睡盂、曰唾壺。鏡匣、曰奩。累土以居酒瓮、曰罏。孔融 一寶杯盤、曰

屈玉之杯。氈、曰毛席。又曰氍毹。上○上音劬下音俞 床下小榻牀所用者 燈盞、曰釭。穀架、曰欂。扇、治絲曰排

囊。淮南本經 諸凡日用、曰生活之具。杜牧 諸器用、曰鉼缶七匙。上 用所須、曰鹽酪薪米之品。上 瓦器、曰甌甌。貨索

器、曰陶瓷。鏡名、曰容成侯。司空圖 又曰金娘。上 又曰燭光先生。上 瓷器間、曰甆。公羊 器方、曰筩。上 奇巧扇

名、曰炎雜扇。中記 臥牀、曰梧。牀簀、曰笫。牀前木、曰杠。上 竹席、曰筵。上 衣架、曰椸。犀席、曰

筵。上 瓦器、曰甑。上 鐵、曰鏽。

棟梁楹桷

椽、曰榱。長門賦 又曰橑。又曰桷。何平叔賦 短椽、曰禁楣。上 椽頭、曰璫。相如 邪相撐拄之柱、曰遊樹。長門賦 梁上短

柱、曰楹。柱、曰楹。柱頭、曰櫨。王文考 柱根、曰跋。何平叔 梁上柱、曰浮柱。王文考 又曰突棨。上 紅柱、曰丹

柱。上 角梁下承柱木、曰楯。何平叔 屋梁、曰極。角梁、曰陽馬。何平叔 重梁、曰複枝。上 曲知梁、曰欂櫨。上 屋下重

梁、曰懸棟。王文考 棟、曰屋極。重斗、曰屏櫨。王文考 承拱之木、曰枓。何平叔 又曰欂。上○ 拱、曰曲枅。王文考 斗拱、曰栭格。

斗上橫木、曰栭。王文考 叉手、曰枝撐。上 又曰梲。上○ 屋相、曰櫋。連簷、曰飛檐。何平叔 楔、曰榍。上 椽樘、曰接榴。

門額木、曰楣。王文考 承、曰楔。何平叔 兩重承、曰重楔。上 鉤欄上木、曰桁。上 鉤欄中斜方子、曰鉤錯矩成。上 耐重

子、曰胡人。上 落簷、曰儲脊。屏牆、曰蕭牆。又曰樹。白壁、曰皓壁。王文考 頹、曰飯。大瓦、曰版瓦。打

牆板、曰板榦。木有脂液、曰液構。木心旋裂、曰軸解。石鼎、曰瑱。又曰玉瑱。何平叔 屋之四阿、

曰霤。承椽、曰柎榱重桴。搏風、曰榮。搏承、曰脾。上梁之間、柱、曰負棟之柱。椽、曰架梁之椽。上

書欄檻、曰直欄曲檻。上 柏木黃心者、曰黃腸。光武十五 木不堪、曰木文多皺裂。沈約 伐山、曰踰山求材。上 書棟橑、

曰傑材巨檻。上 畫梁栿、曰文梁勁桷。上 理木之器、曰錡。拱上枅、曰薄櫨。王 不勝任、曰虛柱疏欄。書

木箋、曰蝸箋。諸侯楹、曰疏杼。不華飾椽、曰不斵之椽。華桷、曰磨礱之桷。上 門楣、曰楣。門兩旁

木、曰楔。上 又曰棖。上 木樁、曰棧。上 書楯檻、曰紺楯鏤檻。王 書藻梲、曰雲築藻梲。書梁柱、曰虹柱虹梁。

梁、王 書花模、曰文模。屋檐、曰甍。

營造修建

成基始造、曰築。公羊 修造止繕故、曰新。上 修造有所增益、曰作。上 畫圖揀日、曰草圖練日。營造、曰疑土度木。

又曰獻材鳩傭。上 補修、曰繕完。左成十二 謂地長闊、曰廣袤若干。又曰延袤若干。王子淵 修造器用、曰昇

吞舖之器。修、曰護作。泥、曰墍。執用泥鏝、曰操鏝。用鐵杵築、曰隱以金椎。且般物之

具、曰吞雜。作井、曰造泉。欲擬造、曰召匠計之。修建治地、曰帶高增下。造屋成、曰蓋構成。

上 修飾、曰斧藻。泥作、曰圬者。修造上應星、曰上應營陬。修造計度、曰審量日力。斤斧、曰

劍劂。曲尺寫斗、曰鉤繩。上 度規建修、曰審曲面勢。一里內栽設版築、曰里面栽。如所

計料、曰如某之者。又曰不虛子來。修造計人功、曰計徒庸。相定取土方面、曰物土方。又曰

程土物。計日月、曰慮事期。計料用、曰慮材用。上 料人糧食、曰書餱糧。上 量溝渠、曰仞溝洫。不榮

基、曰寅不崇墉。（左傳上）營屋宇、曰釘頭瓦縫。（杜牧）修造工巧、曰鈎心鬬角。（上）修造事、曰畚築。（韓子）不修建牢、曰功緊。（並韻）

計修造、曰校計繕修之費。（柳宗元）安修造、曰消功單賦。（上）役人打號、曰築者謳曰云云。（宋書三）秋役、曰妨於農收。（上）

厚一丈、高二丈、曰廣丈高倍。（左傳上）料所當築丈尺、曰賦役賦丈。（韓昭七）助其役、曰願加一力。（新序）計料、曰量功命日。

（左傳）謀營修、曰度有司。（上）均板木、曰平版幹。（上）均器用、曰稱畚築。（上）塗曰塓。（左傳）以繩束築版、曰縮版。（詩）以盛累土、曰捄。（上）傳土、曰度。（上）督役事之鼓名曰鼛。（上）

塗抹顏色方位

抹拭塗泥匠、曰獿人。（揚雄○獿乃高反）塗畫匠、曰設色之工。（考工記）丹曰彤。（尚書）漆曰髹。（上）又曰修染彩飾。（何休）塗抹、曰飾以綺畫丹漆之飾。（後漢）白塗若泥之、曰堊墍之。（西都賦）彩飾之狀、曰霞駁雲蔚。（王延壽）彩畫之、曰布藻垂文。（賦）又曰綵米。（李尤）又曰虬文。（上）又曰繡栭藻棁。（杜牧）蚌粉曰蜃灰。（考工記）堊飾之蚌粉、曰白盛。（上）杜黃色、曰黈。（說文）杜蔾色、曰黝堊。（上）容青、曰青艧。（相如○艧烏郭反）赤土、曰赭。（上○赭音者）白土、曰堊。（西征賦○堊音惡）染黃之木、曰黃櫨。（上）支子、曰鮮支。（上）烟支、曰（…）。（貨殖）迷路、曰不知方面。（謝靈運）東北地、曰艮維。（孫綽）諸色、曰丹青赤紫。（呂強）綺畫色彩、曰亂昧就滅。（退之）丹砂、曰丹矸。

（…）○其色白、曰皓然凝乎雪。（列子四）赤白、曰赬素。（班固七命）東西、曰緯。（家語）南北、曰經。（上）方位、曰東龍西虎。（張衡）染綠草、曰綠莨。（前漢）染大赤草、曰蒨茜。（左定）淺青色、曰蔥。（爾雅）黝色、曰黝。（上）一染曰縓。（上）再染曰赬。（上）三染曰纁。（上）

錢貨寶貝

錢、曰刀泉。（史記平準）又曰布貨。（上）又曰阿堵物。（晉王衍）又曰神物。（魯褒錢神論）又曰如兄。（上）錢幣、曰刀。（前漢食貨）錢有字處、曰面。（前漢西域）錢漫、曰幕。（上）又曰幕皮。（上）錢之字、曰孔方。（魯褒）呼錢、曰我家兄。（上）錢赤郭、曰赤仄。（前漢食貨）鑄錢、曰造幣。（上）私鑄錢、曰姦錢。（上）又曰偽錢。（上）薄小錢、曰莢錢。（史記平準）上供錢、曰禁錢。（…）磨錢取銅屑、曰取鋊。（漢武○鋊音浴）錫、曰青金。（說文）鉛之未煉者、曰連。（貨殖）雜色珠、曰木難。（前漢）鹽池、曰鹺。（鹽鐵論）金珠細寶、曰捲握之物。（…）寶物、曰南金和寶。（…）

（以寶為玉。）璧玉、曰瑴。（左傳三）珠玉等、曰藏山隱海之靈物。（…）金虎魄等、曰沈沙棲陸之瑋寶。（上）財寶、曰金錢鏐銖之珍。（論）黃金、曰璗。（爾雅）金之美者、曰鏐。（上）銀之美者、曰鐐。（上）金多、曰金如粟。（漢書）錢制度、曰輪郭文章。（前漢）穿錢索、曰緡鏹。（王融○…）又曰緡。（漢武）多私鑄錢、曰深巧鑄之患。（上）碎珠、曰璣。（呂氏春秋）論錢之功、曰天不如錢。（魯褒錢神論）又曰無位而尊。（上）又曰錢可使鬼。（上）又曰可關使。（上○上）又曰解嚴毅之顏。（上）又曰開難發之口。（上）人敬錢、曰親愛如兄。（上）好金、曰紫金。（孟子）水精、曰水玉。（山海經）錫曰鋌。（爾雅）錢百二十文、曰一鍰。（食貨志）

綵帛綵繡

素、曰揲素。（釋名）又曰白素。（…）絹、曰疎縟。（釋名）又曰縑緤。（廣雅）絹色、曰觸顏之色。（…）絹二十疋、曰兩遝邱園之賁。（上）鴉細錦、曰重錦。（左傳）熟細錦疋、曰兩。（上）越布、曰白越。（後漢）紫帛、曰冰紈。（論衡）龐厚布、曰答布。（貨殖）亂絮、曰緼。（方朔）白地錦、曰素錦。（爾雅）好錦、曰鶡錦。（陸翽鄴中記）五色備、曰繡。（周官）奇錦、曰走龍之錦。（漢武洞冥記）奇繡、曰連烟之繡。（上）繡、曰施針縷之飾。（王充論衡）

五穀蔬菜

稷秫黍稻麻大小豆麥、曰九穀。（周禮注）稻黍稷粟麥菽、曰六穀。（上）麻黍稷小麥豆、曰五穀。（上）禾、曰嘉穀。（說文）稻、曰嘉蔬。（禮記）稻之黏者、曰秫。（古今注）禾之黏者、曰黍。黍、曰秬。（說文）稷、曰五穀之長。（上）粟、曰嘉穀之實。（上）穄、曰床。（古今注）為飯美者、曰山陽之穄。（呂氏春秋）又曰元山之禾。（…）又曰雞邱之粱。（左思魏都）黍稷之總名、曰粱。（物理論）大豆、曰菽。（廣雅）豌豆、曰留豆。（上）大麥、曰麰。（上）小麥、曰麳。（上）瑞禾、曰鹽稼。（曹植社頌）又曰合穎連莖。（上）瑞苗穗之長、曰充箱。（尚書大傳）麻幹、曰楷。（前漢五行）禾稈、曰藁。（上）麻子、曰黂。（爾雅）稷米、曰疏米。（家語）菉豆、曰王芻。（爾雅）菰米、曰彫胡。（廣雅）麥、曰麴。（…吉元反）又曰穛。（平子南都○側角反）稻、曰秫。（說文音杜）秔、曰稉。（廣志）黑黍、曰秬。（呂氏春秋）赤粱粟、曰虋。（爾雅）白粱粟、曰芑。（上）粱、曰秦稷。（上）胡豆、曰國豆。（鄴中記○石勒諱胡改）稻麥時、曰冬餘夏穡。（說文）疾麥、曰糙。（…）米不曾益、曰不穀。（…）蘇米、曰鼓簸播精。（人間世）櫟櫨碎木、曰

新材。（陸龜蒙）柴草曰芻茭薪蒸。（韓退之擧張志）大曰薪。（樂天帖）小曰蒸。（上）新曰薪蒸。（貨殖）又曰薪蘇。（王粲）

會計支收（數目　利息　藏蓄）

計算曰揣會。（前漢王莽）說用度曰錢用諸費。（貨殖）若干曰如干。（任昉）以時會計曰日成月要。（周禮）蓄積多曰儲府贏積。（西京賦）山。又曰析積。（文選）蓄積準備曰儲偫。（史記）增剩曰奇羨。（前食貨）酒務擬收曰工器薪樵之費。（上）酒務所費曰醻蔬炭炭。（上〇除火木伐反）省火燭曰省費食火。（上〇一作燎）數牛羊曰若干皮。（貨殖）數牛曰歸角若干。（貨殖六為一）數魚曰若干石。（貨殖）數豬羊曰若干雙。（上）數馬曰若干蹄。（上四為一）數旃席曰若干具。（上）未有冬備曰乏禦冬之蓄。（詩）竹算子曰筳。（楚辭〇筳竹算也）積錢狀曰鱗差蟻積。（孫樵）十錢率算曰以什率多少。（王莽）取其利息曰牟其贏。（唐書）蓄積曰儲米積薪柴。（郭璞）又曰偫餚之資。（荀卿）街道司經費曰濬道之費。（讓）無餘賸曰無多餘之贏。（列子二）會計曰詳度費務。（何平叔）倉蓄曰京庾之儲。（上）儲蓄用曰以俟伏臘之費。（潘岳）都凡若干曰無慮若干。（段頌）無二年蓄曰與游藏之資。（王粲）斂聚曰取之盡錙銖。（杜牧）家莊課曰登逋租。（光武紀）藏畜曰帑金窖粟。（陸龜蒙）積穀不數曰編年。（左氏二）數錢條數曰若干枚。（前漢游俠）收藏之曰穫之。（左氏）所寶物攘曰貯於函匱之中。（晉書）放債曰稱貸息。（漢書〇稱舉也）取債不與曰求假不酬。（游俠）貨錢曰稱債。（周禮）記債約交紙曰傳別。（上〇傅只著約束，別人各執也）

書敘指南卷十七

技術雜藝（百工肄習）

作巧成器曰工。（前食貨）技藝之妙曰國工。（考工記）又曰世工。（後漢）作幻術人曰眩人。（張騫傳）相撲曰角抵。（李斯）縫工曰縫人。（周禮）作瓦匠曰搏埴之工。（考工記）治車匠曰攻木之工。（上）治玉匠曰刮摩之工。（上）稱酒匠曰酒人。（白帖）稱造箭人曰箭某。（為穿箭某，其姓名）鑄作曰鼓鑄。（食貨）會水人曰沒人。（莊子）又曰水工。（溝洫）染毯曰蹋鞠。（霍去病〇一作蹴）畫匠曰畫人。（白帖）機關曰祕機。（王粲）又曰施關設機。（淮南子）大救曰都武騎士。（李廣）鐫劊曰鏤。（荀勸學〇鏤音反）又曰鏤金石。（上）能幻術人曰化人。（列子三）會水曰能浮沒。（列子三）消食人曰饞人。（語林）不什習曰不素耗。（曹植詩）畫木匠曰彩工梓匠。（杜牧）歌巧人曰當巧手之徒。（上）造玉人曰玉師。（杜牧）弄蛇曰水人。（文選賦）又曰狸人。（上）隱於勝鏡人曰負局先生。（列仙傳）木匠曰執斲。（左氏）

主逐贓人曰迹人。左宣。治象牙曰䃺。爾雅 治角曰㕡。上 治犀曰錯。上 治木曰剫。上 治玉曰雕。上〇皆治朋璞之名。

營生諸業 牙儈 與販

四民各別曰四人異業。鹽鐵 趨利人曰休迫之徒。賦 牙引人曰駔儈。貨殖〇子郎反。又曰市儈。淮南子。大牙人曰大駔。上 放債家曰子錢家。貨殖 放債曰子貸金錢。上 取一償二曰倍稱之息。貨 視時興販曰與時逐。貨殖 又曰發貯鬻財。子販斛斗曰糴賤賣貴。揚傳 博戲爲生曰惡業。貨殖 賣漿爲生曰小業。上 磨治刀劍曰洒削。上 販海客曰舶商。賣餅者曰餅人。列子 賣餅人曰餅師。上 燒窯家曰陶家。鑄鐵器家曰冶。作冶曰鍛鎚。小民業曰以漁采爲業。王褒 居家精者曰巧居。上 貧人所營曰旦暮之業。斗子曰以粜糴業於市。伐山竹木爲業曰山伐。蘭鹽而富曰用鹽鹽起。居家之豪者曰居伯。夜作工夫曰繼晷火夜作。采茶曰寒摘。漁者曰鮫者。泥作爲生曰手縵衣食。庭營生曰無養長之業。治作曰鼓橐吹埵。種收爲業曰樹米架羊。上 放債曰多放錢貨。與本使營生曰以本業之。營生曰以活家命。資生所用曰生生所資。牙儈事曰駔儈之術。盡術作活曰育道營生。

按策謀慮

問人曰將計之何。揆所當然曰計宜者。計策曰以某籌之。又曰吾惟之。上 揆度曰審處。又曰指畫商訂。稱己所慮曰鄙慮。與人謀事曰爲畫善計。爭論未定曰未能得堅決。以策干人曰以畫奸某。術計曰祕筴。又曰升樓去梯之謀。最上計曰太上計。長策曰計有餘矣。又曰金有之策。謂善計曰計無便此者。事不便曰於策不便。事未便曰未見其便。建白曰有所關說。王某人爲不行曰某人爲格。破筭無奈何曰計乃無聊。參計策曰與傳疑者參之。謂其事非、曰不應經義。都堂聚議曰都坐議政。所念慮不高曰下流之念。計大小事曰巨細。所

思慮曰此某宿昔常計。慮事曰陶心研慮。下 謀不當曰某之非計。自念慮曰伏自惟省。決定曰不失銖分。計議曰前計後筴。深思計之曰思慮破頭。議事謬曰謀非不合。善其謀曰善哉子之言是。又曰吾不見是。我計事曰召室老宗人。

買賣交易

通財鬻貨曰商。行賣曰商。上 坐販曰賈。上 商人業曰販賤賣貴。又曰廢舉與時轉貨貲。價例曰價數。物大貴曰物踊騰貴。強令小估物曰摧沽。顧人錢曰傭賃之費。貸錢曰僦費。顧人不與錢曰取庸苦之不與錢。納房僦錢曰歸屋僦之當。賣酒不得曰酒酸而不售。已賣悔價小曰悔不小斬可至某。貨易視時曰射時。下 獨占賣買曰辜摧。買酒曰懷錢挈壺。強小價買物、曰強折賤買。十分酬一分曰十分顧一。上 商量價定曰諧價。上 馬毛色價例曰物價。損所鬻賣物價、曰折閱。善販弄曰良賈。上 販貨曰子貢之殖。僱顧人曰取與錢傭之。商相謂曰與子商游。上 顧人伐山木曰顧山。微損曰角尖之耗。要添價曰求益。丘商曰大賈人。物價貴曰食貴於玉。柴價貴曰柴貴於桂。上 與外國交易曰外市。傭顧曰與傭保雜作。買賣分背曰質劑。搉利曰榷貨。物盡爲官物曰斡在縣官。就顧曰行傭。米價騰長曰穀鍾踊貴。係行戶曰有市籍。

市井街衢

市井曰萬商之川。賣物鋪曰賈區。市井道曰隧。闤處曰大道人衆中。酒肆所喚曰糟漿之氣。居之市曰腥臭之肆。又曰刀俎之肆。上 賣乾魚處曰枯魚之肆。魚市曰鮑肆。市肆密曰連棟接屋。又曰萬室綿延如櫛。市邑繁盛曰闤闠且千。市人技曰識智於尺寸之間。移市曰徙廛。市中物貨多曰山積居鮮。市中所關曰分毫之利。市人稱量曰日昃爭時。上 專利市、

曰擁護貿易之利。（王叡之盤市教）儋市井地曰街鄽。（庾信答移市教）交易人曰交貨之黨。（庾信）市井繁曰列隧百重。（西都賦）鋪席多、曰羅肆巨千。（左思、魏都賦）鋪席彩飾曰華肆。（庾闡揚都賦）都下市曰都街。又曰都市。（列仙傳）又曰京市。（王融賦）夜市曰夕市。（周禮）市井、曰闤市銅街。（陸機洛陽記）市中空地曰廛。（鄭元周禮注）市中樓曰旗亭。（張平子賦）市巷曰闠。（顏延之纂要）市門曰闤。（上）道四達曰衢。（釋名）道五達曰康。（上）道六達曰莊。（上）設市曰朝滿夕虛。（孟子）

田畝種藝（郊野 溝洫作 稅賦）

田間道南北曰阡。（前食貨）田間道東西曰佰。（上○佰、音陌）山田曰石田。（伍子胥）郭外曰郊。（潘岳閒居賦）鹹地曰潟鹵。（溝洫音背）瘠田曰疇。（前郊祀）野生曰旅生。（史天官○光武紀）農夫鹵莽曰淺闢庸種。（皇甫謐）織物不堪曰額納踈織。（上）租貨所輸曰假稅。（後紀）燒山林種水田曰火耕流種。（杜篤）展賦稅限曰闊其租賦。（王莽）擬逃稅曰擬逃人之賦。（李勣）減其布紡織纖紝練縕之具。（梁宏）稅賦曰山稅海租。（張登）田不治曰稼穡荒蕪。（呂強）出不稱曰薄稅。（禹貢）作水田曰激河浚渠。（班固）水堆曰水春。（上）展欠租入曰數負其課。（何武）織婦曰紅女。（仲舒）紅曰工。治田曰均田謂疇。（左思、魏都）稱曰稼。（光武）斂曰穡。（上）巴人謂稅賦、曰賨稅。（孫松）畦界隔曰塍。（齊民四都賦○塍音乘）半耦曰廢。（安仁田賦）籍曰女桑。（禮記）又曰龍精。又曰齊女。（曹植）再收曰頻登。（淮南秦漢）分田曰剖分而食之。田畔溝曰洫。（左二注）親按行田曰履畝。（公羊）地埆不生五穀曰不毛。（上）又曰瘠鹵。（左）下濕地曰假豬。（上）不美地曰衍沃。（上）小村店曰三家之墅。（粵南）憫農曰田家作苦。（楊惲）田器曰錢器。（周禮）

農民丁口（徭役 保伍 等第 差役）

關士殖穀曰農。（前食貨）曾耕田人曰善田者。（王）勸力本業曰力子。（樊）農人勤曰晝田夜紡。（庾元）保丁曰白徒之衆。（鄒陽）村人曰丁夫。（王符）保伍曰比伍。（尹翁歸）村保田曰鄉保之民。（前五行）附名籍中曰占著。（漢紀）附託冒籍戶名曰附隸。（魏後）徭役曰任衆。（大宗伯）科算丁口曰口率之科。（丁謂）投差役曰患役之民。（太）定等第曰案比。（後紀江革）又曰比要。（小司徒）非違科徵曰特選橫調。（左雄）徵發多曰徵發如雨。（王粲）剩賦曰治賦。（王褒）免其科役曰復。（武帝）邊遠之民曰裔民。

民、曰逸民。（前食貨）人丁貧曰無所影粒。民窮曰劇屋貧田。（狄仁傑）又曰貧舍帖田。（李）丁口不實曰虛蔽。（蘇瓊）漏落戶名曰游戶。人流亡曰彫逃。（蘇瓊）流人歸業曰流冗畫復。民避本事曰逋散下機。（劉陶）農民曰牧兒畫野。模估物力曰附資就賦。（劉）農所衣曰褐襏。（管子小匡）○農笠子曰戴芋笠。（上）親保曰保伍姻近。（毛）稻田分水、曰定水分。農民曰芸夫野牧。又曰邑老田父。潤韓部民曰廚城思詠之民。民逃之盡曰家為室戶。民流曰棄北業西流。小民曰單產屏民。（上）農忙時曰盛春東作。民貧曰瘠於捷食。又曰財容戶散。小於鄉曰黨。主農之官曰田畯。（詩）細單身民曰牧介特。（左昭）關牧民版曰登下。（周禮）賞濡丁口、曰隸口之籍。（漢）民數曰生齒之徒。（周官○男八月女七月）

豐凶斂散

歲大豐曰上歲。（史天官）又曰上熟。（前食貨）又曰大有年。（公羊）連歲熟曰屢豐年。（詩）歲粗熟曰僅有年。（公羊）豐年帶納困年租、曰補敗。連年不登曰累凶年。（上）凶年事多曰歲札事叢。（劉禹錫）凶年民流曰民物流遷。（陳）災傷水旱曰無年。計人口算斂曰頭會箕斂。（陳餘）用內藏物散人曰斥內帑。一穀不升曰歉。（韓詩外傳）二穀不升曰饑。（上）三穀不升曰饉。（上）四穀不升曰荒。（上）五穀不升曰大侵。（上）必當豐曰年歲宜應。（杜延年）捕蝗術曰逐蝗之道。穀不熟曰饑。（爾雅）蔬不熟曰饉。（上）果不熟曰荒。（上）仍饑曰荐。（上）凶年不稔稅曰歲惡不入。（前食貨）苦旱曰秋稿本下。（光武）又曰久旱傷麥。（上）大旱曰野無生稼。（春秋）

隱卹賑貸（賑濟 假借 救援）

卹之曰惻然為之改容。旌卹曰隱惻。賙窮濟人曰賑給。隱卹曰賑恤作之之。散財不留曰無所遺餘。好施曰揮金倒廩。又曰以周窮急。拯救人曰紓人於倉卒。救濟者曰周急。濟貧曰窮緩埋。振人急術曰誠父母之計也。與人物曰乞。施及老縣曰速縣。存問曰過存。又

曰修咨記致暨樂。任昉 助其婚嫁、曰助濟其妻娶。韓愈 思及人厚、曰與同優劇。劉疑 慈戀不決、曰遷儲之恩。陸機謝王仁 欠所除酒

亮見 遣使賑給、曰舉眥流亢。杜紀 築通貲、曰巳貲。左成上 故所欠不索、曰折券棄責。左成上 除酒、曰貰酤。吳書

錢、曰負貰酒。高紀 逗賂錢、曰償博進。陳遵 償之、曰庚之。檀弓 不還償、曰抵負。孟嘗君 索債不止、曰責索無巳。陳寔 賑

濟不賞、曰賦卹有虛。宋書 取償、曰起責。谷永 憐屆、曰矜遇。唐集 孤寡可憫人、曰煢獨。七命 又曰鰥老。上 荷恰撫、曰勤

哀矜之色。北夢瑣言 還利償、曰酬償息錢。杜牧 照管之、曰與周旋館餉之。吳潛 救援、曰矜側懸之命。戚洪 債主、曰債家。

東晉費家賦 那容設償、曰取東而償西。上 不相賠、曰其背字我乎。左成

事物名數

予丈八、曰猶。通俗文 城三板、曰雉。七命 又城三丈、曰雉。張衡賦 百人、曰卒。二十五人、曰兩。上 五百人、曰旅。公羊 二千五

百人、曰師。周禮 一萬二千五百人、曰軍。司馬法 兵車十五乘、曰大偏。上 又曰一廣。上〇周官注 三屋、曰井。上 十井、曰通。上

十通、曰成。上 田方十里、曰一成。左哀 五畝、曰廛。齊語 田六尺、曰步。司馬法 田百步、曰畝。上 百畝、曰夫。上 錦二丈、曰一

端。左昭六 錦二端、曰一兩。上 墻五板、曰堵。平子西都 墉築方丈、曰堵。左隱 城三堵、曰雉。上 五升、曰豆。左昭 五豆、曰區。上 五區、

曰釜。上 斛二百斛、曰舠。說文 斛三百石、曰艇。上 八十斤、曰六鈞。左定下 三萬斤、曰千鈞。李善注孟堅文 一羽、曰箴。爾雅 十羽、曰

縛。上 百羽、曰揮。上 二十五家、曰社。左昭六 十六井、曰邱。左哀 田一歲、曰菑。爾雅 二歲、曰新田。上 三歲、曰畬。上 金二十兩、

曰一鎰。孟注 八尺、曰尋。左 倍尋、曰常。上 六斗四升、曰釜。周禮 釜十、曰鍾。上 十鍾、曰秉。周禮 一斤四兩、曰三鋝。上〇音劣 粟

十、曰分。劉向說苑 分十、曰寸。上 寸十、曰尺。上 尺十、曰丈。上 千二百粟、曰龠。上 龠十、曰合。上 合十、曰升。上 升十、曰斗。上

斗十、曰斛。上 物重十粟、曰圭。上 重十圭、曰銖。上 重二十四銖、曰兩。上 重十六兩、曰斤。上 重三十斤、曰鈞。上 重

四鈞、曰石。上 馬四疋、曰駟。孟注 人三、曰衆。說文 獸三、曰群。詩 獸二、曰友。上 五貝、曰朋。上 女三、曰粲。上 四馬、曰乘馬。上

數萬至萬、曰億。上 數億至億、曰秭。上 百里、曰一同。左昭六 千里、曰一圻。上 田野九夫、曰井。周禮 四井、曰邑。上 四邑、

曰邱。上 四邱、曰甸。上 四甸、曰縣。上 四縣、曰都。上

書敍指南卷十八

賄賂關節 援助

干託不遂、曰數從請託不諧。杜篤 東弄法作過、曰因緣為市。刑法志 依挾用情、曰因公行私。魏 使錢、曰行錢。漢 白

乞錢、曰引手直求。後漢劉寵 乞索、曰丐賊。唐書 行貨賄、曰買曲成直。孫樵 在有營求處、曰身處脂膏。孔奮 鄉司求覓、曰

鄉部私求。貢禹 取錢多、曰受取狼藉。陳球 又曰多受賕賂。陳寔 行用、曰秘行金貨。後漢宦者論 與人結私、曰與某交私。漢張湯 又

曰與錢通。上 受賂、曰受謝。谷永 多請求、曰巧詐拜請。當 大受賂、曰關門受賂。李固 又曰顯受賂遺。後漢 又曰賄

賂並行。左昭 又曰政以賄成。左襄二 又曰關請託之門。伯喈 又曰苞苴流行。後漢 行用、曰虧賄。左 又曰賂以買直。左昭

四 治獄受貨、曰鬻獄。上 又曰亂獄滋豐。左昭 行用免罪、曰以貨免。上 不在賄、曰非撫賄之患。左襄 貢外私獻、曰奧

行。（呂僧珍、梁列傳）

過誤爽失

誤本心、曰佩負某心區區之意。爽信、曰食言。（左傳）又曰棄言。（左、宣三）又曰食諸言。（左、成）責數其過、曰數責。

又曰譏何。又曰譏訶。責小過、曰以小文責之。重責、曰在大譴大呵之域。爽信、曰爽然詐之信。

責人、曰自取不優之議。自念省、曰三自訟省。非錯、曰事容脫誤。因酒食失、曰醉飽過差。責人

妄怒、曰何宜久辱盛怒。稽留之、曰留其日。熒惑之、曰疑誤視聽。責不推孝及人、曰無乃非德

類也乎。（左、成）責人怯、曰婦人也。（左、襄）責人不丈夫、曰非夫也。（左、宣）謂其事誤、曰不亦左乎。（左、昭）譏食言人、曰能無肥乎。（左傳、上、食言多矣）責人懦、曰某老婢耳。不以為過、曰不女疵瑕。（左傳、上）

欺詐詐僞

欺罔、曰滿讕。（谷永）又曰譊譋。又曰紿。又曰譎詭。欺誕、曰侈言誕詐。多妄、曰說事頗過其實。

辭。心詐、曰內不情。面欺、曰面謾。詐僞、曰內非眞正。詐謙下、曰繆為卑敬。（司馬相如）僞服從、曰好為卑辭謝罪。

非眞降、曰文降。謂誑惑人、曰騁張為幻。又曰熒惑。（劉向）女人衣男子服、曰詭服。因言得罪、曰

語言薄罪之。大罪、曰莫大之釁。又曰罪惡如山。僞長厚、曰舒緩爲名。因小人、曰少年惡子。又

曰惡少年。小人、曰街黨市子。又曰商販庸兒。又曰升斗之人。又曰輕猾之徒。多撓法人、曰

豪宗惡少。故蹤人、曰名輯因頑之條。謂人強使、曰瞞騙。開難用倖、曰芥羽金距。僥倖邪險、

曰恃僞乘邪。為人誣陷、曰為人羅致。其惡肆、曰附勢滋蔓。改節為惡、曰淹然迷沈。又曰[illegible]

者之操。（上）輕薄子、曰儇子。小人作惡心、曰不肖之心。有所戕害、曰加不肖於某。不孝、

曰孝經不聞。何游從匪人、曰與惡人遊。又曰聚剽輕不逞之徒。罪大人、曰某之罪上通於天。

妄料事、曰棄衡石而意擬。必行不顧理、曰好復言。（左、襄下）謂小人、曰不仁人。（左、昭一）小人竊藏、曰鳥鈔求偷。

聞。善婦人衣而乘、曰褰衣而乘。（左、襄下）多欺罔、曰僞內華外。（杜牧）又曰以奸欺躍之舉。（谷永）又曰苟言之邪。

人。謂詐人、曰有貌無實。惡僞言、曰朕浮語虛辭。僞語人、曰繆曰云云。行逆天、曰行逆皇乾。

乘妄、曰承藉僞之言。（左、宣下）罪惡已深、曰瑕潛釁。又曰某元奸大憝。大姦所爲、曰卽辭從昧。（左）又曰與頑

用嚚。（上）犯義、曰蠹義。（左、定）性乖惡、曰性鉗忌。狂易、曰失惑無常之性。（後、清河王）性急陰害人、曰性刻急陰害。（光武十王）

忍人性、曰內有不仁之性。勇不通、曰其性悍塞。

讒構讒間

讒毀、曰媒孽。（司馬遷）又曰奇邪。又曰狡詐。又曰黠妁。綴言、曰嘖僂。口舌之士、曰讒夫。呼讒

人、曰青蠅之人。又曰齊屑之伍。（武平一）造讒、曰齊吻抵舌。又曰造作挫條。被謗、曰遘讒。

又曰坐貽謗讟。又曰青蠅點素。又曰蔽障於讒。又曰受譏於批目。驅讒逐人、曰快讒。漸

於讒間、曰左右弄口積使云云。讒不足畏、曰青蠅不能穢垂棘。讒人使合從、曰從人。讒人使離

異、曰衡人。罵人畜生、曰畜產。詈人、曰行若狗彘。罵人搏惡、曰豬狗不食其餘。罵人晚年繆、曰晚

繆。罵庸吏、曰括囊守祿。罵人失言、曰人頭畜鳴。（史、始皇）罵人、曰非愚則誣。又曰特二足無毛。又

曰未必無獸心。（列子）又曰以獸見觀。（上）罵人如樁柱、曰如偶人形。見罵不已、曰申申詈余。（楚詞）初著力

罪人、曰咎某並力。總讒、曰毋信受焉。罵人心不堪、曰眾腸狗態。因事人謗之、曰歸惡言云云。

罵人如土偶、曰若欺塊。衆已笑之、曰已叫呼之矣。彼讒、曰陷以浮言。責後進、曰喜謗前輩。（孔子）彼大

謗、曰讒義橫世。造言興事、曰造作端末。（上）罵人狂、曰癲鬼所著。讒言、曰貝錦成章。又曰青蠅

變色。（上）讒附炎進官、曰熱官。家事被謗、曰帷門庭之謗。又曰被糊昧之謗。讒毀、曰飛言飛入

清聽。(漢下、賢) 又曰聚訟短長。(上) 屢被謗曰數見謗逮。(伯喈傳) 據其事曰幸其不然。(光武十王) 多謗曰流俗好詐。(王敬) 辨說誣枉、曰盛言某枉狀。(後彭寵、某處人名○) 言讒人曰某某之讒子弟也。(漢元傳四下、某某父親名) 勿聽讒曰勿用傍人解構之言。(後隗囂) 婦人心惡曰蛇形蝎心。(魏釋略、女典論) 罵人不自量曰效顰學步。(任昉、奏彈) 讒間曰不仁人間之。(左、昭三) 聽讒曰愛讒。(左、昭七) 識嗇上位曰肉食者鄙。(左、莊)

愚暗鄙部

不曉事曰蒙蒙如未視之狗。(說苑) 愚暗曰眊然如醒。(漢、晁錯) 鄙人所見小曰某人井底蛙耳。(馬援) 依人勢人曰社鼠。(韓詩外傳) 又曰稷蜂。(上) 又曰依阻城社。(伯喈) 謂人齷齪曰某人屑屑工也。(漢陳餘○蘇州曾士還反) 謂人狂妄曰頗有狂病。(王、陳平) 縱逸得名曰被輕錯之名。(漢、鄒敞) 小人而黠曰儒中佼佼。(劉子、金) 瑣小之稱曰幺麼。(漢、蘇二十六、麼一作麽) 鄙人曰不肯搏於行。(子貢、論) 大急躁曰少戇。(史、義) 鄙人備員曰官。(漢、賈林) 又曰其臣。(論) 又曰取充位而已。(漢、上) 小人曰宵人。(漢、三十六) 鄙之曰庸徒[illegible]賈之道。(漢、前注、荊) 倚勢相陵曰用相陵忽。(漢、三十五) 不足惜曰棄某如孤雛腐鼠耳。(漢、賈誼) 又曰棄之如塊土。(外傳) 秀才庸白、曰挾白。(漢書) 鄙之曰某如卵耳。(伍子胥、某人名) 又曰視某猶雞殼也。(列子、五) 又曰凡隸。(李固) 又曰凡子。(漢、之) 又曰腐生。(上) 又曰視某人猶糞土也。(杜甫論) 又曰鼠子。(江表傳) 又曰小豎子耳。(原、李) 不深其事備曉之曰皮傅。(漢、賈) 僅曉文墨曰粗能書計。(漢、韓翼) 鄙人無德行曰所務日增財利。(姚元崇) 鄙人私語曰猶兒妾屏語。(漢、龔遂) 倚挾亡祖先曰恃枯骨。(南史、孫) 猥陋人慾之比曰吠夜之犬。(漢、張) 鄙之曰陰懷嗇行。(後漢論) 鄙嗇之曰非族異類。(漢、袁) 不仁愛曰亡纖芥愛利之風。(晉、方述) 鄙阿名者曰無恥之徒。(第五倫) 柔怯曰遲懦。(西羌、懦而兗反) 傲忽曰尊己陵物。(袁衛) 謂人昏愚曰某之塞久矣。(孟子) 謂幼小之人曰生幼。(江表傳) 又曰麤栗狼。(後漢) 旁若其人曰易爲雄伯。(吳志、張紘) 所見小曰管穴。(後漢、陳忠) 又曰管窺筐舉。(鄒陽、正) 眇之、曰某如卵翼而長之。(左、哀下) 謂人皆能曰皆家戶所有耳。(孟光、蜀) 謂人小智曰減穢收豎之智。(管子) 挾勢用事、曰乘寵怙權。(傳、劉) 失勢曰失倚離權。(石) 薄年幼人曰某斷乳未幾日。(王莽○某人名) 眇鄙之曰淺吏弱植之徒。(管、固)

鄙人所處曰蝸鬭。(莊子) 又曰蠅館。(宋玉小言賦) 鄙人所爲微小曰蠅翔。(司空圖) 愚暗曰蓬心蔽目。(檀文公) 鄙所言曰其言糞土也。(左、襄二) 因自伐喪名曰由爭善也。(上) 謂人不悲曰自疑。(左、成六注) 失倚挾曰毛將安傅。(左、僖○上) 鄙人之子曰是豚犬耳。(吳歷) 謂小智曰斗筲之知。(左、昭) 不足惜曰人亦於女何有。(上) 鄙人山野曰形如猿鬢。(道元) 謂人愚暗曰但眊耳。(李翰、敬)

怨怒乖暌

怨望曰觖望。(漢、盧綰) 又曰永恨於心。(李彭) 與人怨曰背與某人不快。(何進) 有怨隙曰釁起。(孔明) 朋友不能終曰隙末。(王丹) 又曰凶終。(子楊) 怨耦曰仇。(左) 因酒相失曰杯酒意望。(漢、灌夫) 從來相怨曰積不相能。(漢、吳) 不相合曰不相中。(周勃) 相乖睽曰兩矢相攻。(步騭) 多疑曰多險。(宋、世家) 怨曰懟。(世家○怨某人) 久怨不解曰滯怨。(班、寇) 又曰淹恚。(上) 大怒曰與雷電之怒。(上) 又曰震電馮怒。(左、昭、馮怒也) 畜怒曰含怒。(宋) 怒人曰發雷霆於某。(彭條) 怒之狀曰色勃皆溢。(漢、二十六) 爭嚴怒曰以目皮相恐。(漢、朱) 大喝曰長嘯之。(賈、閔) 持其短曰把其宿負。(漢、歐) 忿嫉某人曰斷斷不可某人。(劉向) 妄指人穢行曰汙衊。(平王、音) 諸怠怒曰諸聲威。(全) 又曰霈畿。(漢) 乘妻曰備斥。(後、十一) 婦爲夫遣歸曰來歸。(蔡) 畜怨曰沈冥之怨。(王元) 勇怒之狀曰觸目張膽。(陳餘) 強牟於民曰呼嗟之物。(李) 大怨恨曰沒齒之恨。(河王、後漢) 怨人曰背望某。(沈、下賢) 以小文持人、曰以不急事操人。(前、許后) 憤恨曰以往事爲纖芥。(元帝) 怒曰與。(下、某人名) 又曰盛氣。(世家) 死亦恨曰結恨三泉。(韶) 力相怨曰今爲血讎。(上) 衆怨之曰皆側目思報。(蔡、漢) 秘恨曰睚眦。(列子、五) 相怨小事曰細故芥蒂。(賦) 極相怨曰深相非毀。(後漢、梁竦) 成大怨曰成千鈞之讎。(後、趙典) 自貽患曰養癰長疽。(蜀) 眼牙作怨曰嫉妒良久。(彭) 夜晚人作過、曰目人隱作。(左、昭六) 私惡啟鄰曰以所惡廢鄉。(左、襄上) 結讎曰睚眥而果讎。(上) 方結怨曰隙端開矣。(延、朕基) 毀事傲怨曰某怨成府。(某、後、吾動) 怨望非理曰觖望非冀。(漢、紹洪) 反目失好曰移忌改愛。(張、宋、謝) 久怨曰含怨日久。(傳、一會) 設友乖怨術曰馬毛犬尾。(漢、郭伋、鄧友自紀) 不如意曰乖乖志負。(華、李) 不過怨讎曰有隙而已。(左、襄三) 必報怨曰所不此報、

無能云云。左宣下、互報怨、曰謀人人亦謀己。左 把持人、曰貪必謀人。上 論讎、曰私讎不及公。左哀、殘害人、曰為蠹尾。左昭、避結怨、曰吾不為怨府。上 死讎、曰死必歷女於天。左襄、嫉妬、曰疽嫉。王戎 復讎、曰殺殺某者。公羊

姦穢贓濫 汙辱

所與姦通、曰私夫。王隋 所與旁通婦人、曰外婦。王元 婢所私通、曰婢壻。王隋 以嫂為妻、曰人媿。史記 淫季父之室、曰報。漢律 帷牆事、曰祕戲。周仁 為婦人玷、曰簡點。後后紀序 家室不整、曰帷薄不修。上 玷士大夫、曰滓汙印綬。陳遵 以臧敗官、曰墨敗。楊僕傳 又曰以墨沒敗官。鄭商 贓廢之人、曰贓錮棄世之徒。孫寶 竹犯贓人、曰垢身。梅倫 無入已、曰臧不入身。陳愍年 賈人私財錢、曰私所附益。蕭望之 老姦、曰宿猾。梁冀 廢敗家世、曰黷世廢家。沈休文 又曰蔑祖辱親。十二國 又曰墮宗緒。劉伯升 又曰顛其家聲。司馬遷 逃亡家、曰逋家。柳仲郢 穴牆走、曰鑿坏以遁。揚雄 其事有玷、曰有損聲聞。五郎倫。名贓吏、曰昏墨無耻俗。王仁暌 姦贓過滿、曰姦贓不貲。王旭 惟貪盜田、曰地辦。李登 人有穢行、曰汚行無節。少典引 贓、曰尺布斗粟之贓。北史獄下 私與人通、曰與淫婦密遊。北段孝晉 易妻、曰通室。左昭七 入己贓罪、曰入身難忍之過。陸贄 因而娶之、曰遂室之。沈下賢 倡穢甚、曰醬淫。趙飛燕 汙穢、曰溷溞。劉向九歎 又曰冒鞮為得。陶元亮 姦雄所為、曰歌頌稱殃。歐陽 貪以敗官、曰墨。左昭四 淫、曰有桑中之喜。左成上 上淫、曰烝。左桓 父通婦、曰淫而不父。左襄 通淫者同來、曰雙雙而俱至。公羊

辭訟辦治

公卿聽訟、曰棘木之聽。孫敬 極盡酷慘法、曰無復餘方。嚴就 命下、候公文到、曰記到。後漢楊 事如詞狀、曰應記。薛宣 接詞狀、曰受記。漢趙廣 狀頭、曰渠率。史田叔 又曰首名。孔融 繫書姓名、曰隸名。上 下獄、曰就吏。蕭何 縛送所司、曰東而歸吏。陳湯 外下司理院、曰詣曹。蕭育 指麾治獄官、曰命理。月令 重刑治、曰以枉後惠文彈治之。張敞 獄吏冠法 用法平、曰持平例。杜欽 轉往例、曰求比。陳寵 斷獄、曰治詳讞。于定國 干連證人多、曰株懲。食貨 使令具對所劾、曰對狀。漢武 見證、曰時在旁

知狀。陳遵 又曰左驗。楊僕 要作證、曰誰為之證。楊 獄有冤、曰強伏其辜。沈下賢 罪已明、曰有姦明審。呂強 治獄連及、曰跡維某人。史晉承堪 干連得罪、曰坐染其事。後后紀 詞辭干連、曰辭所連染。隗囂 於獄事不干連、曰獨不染於辭。自丘 坐家長、曰家事任長。孔融 成案、曰具獄。于定國 結案了、曰結竟其罪。孟佗 又曰結某。楊會○某其所坐罪名 又曰覓案。鄧通 治人罪平實、曰覆覈其滿。寇恂 照管囚人、曰瞻傷察獄。月令 罪當減、曰寬降。盧勳 匿名書、曰飛書。後后紀 匿名寫謗言、曰有何人書某云云。晉諸○某所書不應 巧掩人罪、曰文致其罪。王莽 又曰傅致其罪。佞幸傳,何並作傅 鍛煉人罪、曰傅左鞫促。路溫舒 不禁而自誣、曰猥自發舒。王莽 隱諱不服、曰抵讕置辭。上 飾說隱諱、曰飾匿。孫寶 無證據辭、曰單辭。宋孚 無證據罪、曰無驗之罪。寇準 犯禁私出物、曰奸闌。汲黯 刑罰失輕重、曰刑罰失衷。漢獄 先斷罪後奏、曰先行後聞。後漢王 酷用法、曰慘文詆誣。杜周 酷考掠、曰榜楚并兼。魏其 又曰五毒俱至。上 三免之始刑、曰先加三原。劉熙 隱卻告人使亡對證、曰趣以飲章。王肅 問人服否、曰某猶未平。○鳥卉篆字 人被勾對與免之、曰為某解對。宋佾 治獄府史、曰不爲末擾。王吉 治獄未見實、曰累日情不得。上 赦如斷、曰上可論之。諸葛 誣、曰誣罔。漢蕭望之 怒非辜、曰除文致之誅。杜欽 無證明、曰他人無知狀者。杜牧 刑書、曰鞭箠剷削之文。上 斷成放獄案、曰覺解之奏。吳漢 不赦、曰不得以赦令除。伯嗜 拷殺人、曰絕命於箠楚之下。宋 用刑酷、曰觀者鼻酸。王嘉 勘成、曰驗問頗有逐。鄭通 名酷吏、曰殘吏木勝。上 治獄出無罪人、曰理出。黃武 酸法、曰嚴文。梁冀 並奏不自斷、曰避諱讞之煩。梁統 不能斷而奏、曰以獄上。左昭

獄具囚徒

獄官、曰士官。斷獄 獄客、曰圜空。王寶 獄、曰圜犴。後后紀序 又曰囹圄。上 獄名 又曰均臺。夏獄 又曰獄犴。刑法志○犴音岸 獄牢、曰狴。宋 又曰圜土。周禮 又曰幽圄。周禮 又曰閬囹。馮 又曰圜扉。王元之 鄉亭之獄、曰犴。後后紀序○犴五旦反 獄室、曰鞫域。外 地牢、曰陷處 曰虎穴。尹賞 囚緊、曰鋃鐺。十六國 獄中、曰嚴棘之下。寇恂 夜點牢、曰獄上呼囚。王章 屢移獄、曰物換若干獄。 酷死囚於獄、曰不生出獄。樊嗶 又曰無出獄者。周紀 獄死、曰填牢戶。耿 械夾其頸及脚、曰桁楊。莊子 木在足、曰桎。 本

在手、曰梏。（上）頭手足被枷杻、曰三木。（上）腳鎖、曰鐵鎖琅當。（王莽）囚戴長鉗、曰鋼之鉅鍺鉗鈦。（鹽鐵）拷掠人、曰榜笞。（陳餘。榜音彭）○又曰榜掠。（李斯）笞擊人曰扑抶。（左文下）拷掠極、曰五毒參至。（戴就）拷人、曰加箠若干。（漢志）枷拷、曰關木被纍。（司馬遷）鞫獄劾、曰洗垢索瘢。（趙元叔）散禁人、曰頓繫之。（前刑法志）○獄子裝束、曰鮮衣匈服。（尹賞）車載囚、曰檻車膠致。（陳餘）鞫罪人與、曰簽輿。（上）刑徒人曰衿廡。（莊入）鉗徒、曰鉗子。（前五行）呼罪人、曰赭衣。（賈山）緣坐、曰隨坐。（漢書）枷等、曰枷楔。（唐酷吏序）追赴獄、曰傳逮某。（翟方進○某某人名）械囚、曰括髮關械。（何武）決罪人、曰裸躬就笞。（上）囚冤、曰銜恨蒙枉。（孔僖）重獄、曰太校重半。（李紳）囚室、曰深室。（僖下七）死於獄、曰埋骨牢檻。（虞翻）制院、曰詔獄。（杜欽）獄常空、曰囹圄寂寥。（左思魏都）鞫獄枝蔓、曰拷一連十。（秦朝）等死囚、曰得生濟。（朱暉）囚事、曰抱鉗桎。（伯喈）流竄之、曰徙幽裔。（上）獄已成、曰獄已報。（黃霸）著錄囚徒、曰多所明舉。（吳漢）以鐵著足、曰釱。（朱穆）流役人、曰黥首繫趾。（上）以交託下獄、曰以通關被繫。（劉寬）冤濫、曰獄多冤結。（光武）不治之、曰一切勿案。（上）禁小過、曰收繫纖介。（郎顗）蹋頭、曰對頭蹋斫。（列女○斫音針）○威使服罪、曰強榜服之。（衡山王）其罪無所犯、曰今罪無所。（左宣）囚衣褐、曰赭譴。（左傳○赭衣…）貫人獄尾、曰貫索。（韓愈天文要集）獄空星應、曰杓虛。（漢書）治獄官、曰大士。（左傳）

盜賊搜捕

搜、曰大索。（前高紀）部分搜索、曰部索。（前漢后）捕盜未足、曰捕弗滿品。（史）活捉得、曰生得。（漢紀）根尋人將見、曰迹且至某家。（季布○某某其人）擊鼓捕盜、曰鳴桴。（王元長）避亡投人、曰亡抵於某不遇。（孔融○某某其人）粘蹤、曰迹盜。（蕭統）就人藏、曰從某匿。（張奐○某某人名）殺一家三人、曰不道賊。（翟方進）大盜、曰劇賊。（朱博）傷賊、曰夙賊。（鄭仮）賊魁、曰偷長。（張敞）又曰渠率。（武宣…頭通用）發冢、曰椎埋為姦。（王溫舒）竊藏賊、曰為之盜藏。（張敞）又曰保納舍藏。（孔融）又曰藏亡匿死。（董宣）竊藏法、曰沈命法。（楊僕）縛人反二手於背、曰反接。（陳平）盜乘事作、曰窺劇緣閒。（後宦者）山谷大盜賊、曰山寇。（後西羌）盜所用兵、曰揭木為兵。（上）又曰負柴為械。（上）無盜、曰狗生氂。（李彭）盜多、曰盜賊群輩。（翟方進）賊久不解、曰盤牙連歲。（樊準）劫盜、曰相聚抉門。（荀倫）伺盜、曰

睢亘人而衆聚兒。（上）盜藏避、曰穿竄巖石。（後西羌）又曰山栖草藏。（吳周魴）又曰用掘穴為家。（桓譚新論）招出賊、曰以譙名汙明時。（權復傳○俱劇傳）無指名捉、曰亥適討捕。（何敞○適音的）性好盜、曰有竊疾。（墨子）逃避、曰解形某。（後王喬○某地名）抄劄家業、曰籍錄其家。（劉兆）弄亡赴人、曰以急抵。（范）竊藏、曰保姦。（左襄三）縱放火、曰人火之也。（左宣下）縱囚逃、曰縱之逸。（上）竄治賊、曰子産詰盜。（左襄十）集群惡、曰聚羣不逞之徒。（上）過短牆、曰踰隉。（上）匿亡命、曰頌其禁不與。（吳王濞○頌曰容）

書敍指南卷十九

邊垂疆域

西北邊、曰二陲。（杜詩）辨疆域、曰分疆畫界。（漢）邊郡、曰障徼。（王莽）崇寵邊、曰覘邊。（張）習邊利、曰狃忕邊利。（後西羌）軍前多急奏、曰羽書日聞。（西羌論）備邊、曰徼塞明候。（南匈奴）不妥北虜、曰長無北念。（上）久任邊郡、曰典邊日久。（上）邊安、曰無走馬之蹤。（上）邊境不寧、曰疆埸日駭。（左昭七）近有北事、曰日者北邊有興。（光武下）戎狄侵邊、曰抗侵浸淫。（西羌論）邊之事、曰邊候桴革。（上）極邊、曰竟邊。（韓信王）帥之人、曰無良邊陲之士。（外傳）治邊之職、曰增脩障械。（唐狄安置）邊境壁壘、曰走集。（左昭六○上厩其）斥候、曰伍候。（上○上明其）外界人、曰徼人。（後中賢）叩邊、曰款塞。（江總行香賦）非兩國人、曰兩屬。（漢欒）與邊人交易、曰互市。（吳周魴）

將帥軍伍

大將曰督帥。(後漢郭伋) 國戚統軍曰貴將。(史記衛青) 所親將曰愛將。(唐書高開道) 專任之將曰裨將。(光武紀) 又曰偏裨。(上) 別主兵出曰專軍別將。(後漢郭伋) 披帶曰擐甲介馬。(何進○擐音宦) 將自同士卒曰絕甘分少。(馬援○李陵傳與士卒絕甘分少) 將之子曰將種。(史記世家) 軍行以車為門曰轅門。(項羽紀) 又曰虎門。(書宮室) 禁兵營曰禁營。(潘岳閑居賦) 兵之長帥曰兵長。(朱浮) 兵衆曰武旅。(劉禹錫) 稱武勇人曰軍鋒之冠。(項羽傳) 取薪養衆卒曰斷養卒。(陳餘○斷音廝) 軍行宿屋曰廬遮。(烏桓) 能開硬弓曰引強。(周勃) 挽弓斗力曰彍弓幾百斤。(晉書) 刀箭傷曰金瘡。(班超) 馬軍弓手曰彀騎。(漢書白馬賦) 帶甲而騎曰甲騎。(何寅) 兵出曰祠兵。(公羊) 軍行乾餱曰糒糧。(蕭何○上) 軍行拖後者曰斷留。(前漢) 兵入曰振旅。(公羊) 闕軍食曰軍無見糧。(項羽) 敗亡之卒曰皆鋒刃之餘。(魏書) 兵書曰軍志。(晉書下) 軍行所止曰軍行頓止。(烏桓) 卓行擁治曰須營幔修立。(上) 知兵曰深曉兵要。(後漢傅燮) 用兵盛曰戎旅是習。(上) 兵不中御曰不復內御。(漢馮) 又曰中御。(淮南子) 軍帥曰爪牙肘臂之帥。(唐書) 中軍曰中堅。(光武) 知兵曰曉暢軍事。(諸葛武侯) 犯軍令曰奸旗鼓。(左下) 軍行處曰銜枚。(詩) 千人軍曰千甲。(上) 兵馬曰健兵倅馬。(杜牧) 將官曰死官。(上) 整齊之曰稱媞。(光武十王○) 軍將行曰若師有期。(沈下) 軍退曰反旆退師。(漢) 巡人曰遊卒。(張平子) 習射人曰發射士。(後漢 本注非) 兵追解曰有班馬之聲。(左襄十八) 又曰烏烏之聲樂。(上) 軍却退曰遷延之役。(左襄十四) 不能守曰無武守。(上) 軍之體曰中權後勁。(左宣十二) 軍和曰卒乘輯睦。(上) 望敵人曰候人。(左宣) 指令曰唯某馬首是瞻。(左襄十四) 軍中禮曰左執鞭弭。(左僖) 又曰右屬櫜鞬。(上) 將帥所主曰麾蓋所臨。 帳幕前曰幕庭。(左哀) 從軍曰執箠從師。(徐幹) 不成營屯、曰某師不能軍。(左宣) 兩主相見禮曰軍衛不徹警。(上) 後軍曰大殿。(左襄) 稱將曰龍驤虎振。(曹植) 在軍所曰在行。(左襄) 公。所總領兵曰脫卒。(漢) 領軍曰正營部。

軍兵器用

藏弓曰韔。(左) 造弓弩及時曰時力。 弩牙曰機。 又曰金機。(七命) 弓不走曰張不流。(考工下) 角之妙曰青白而

豐末。(上) 角弓奇者曰牛之角。(外傳) 弓筋奇者曰荊麋之筋。(上) 弓膠奇者曰烏號之柘。(上) 弓材皆奇者曰練材。(上) 筋皮曰剡筋韜革。(劉禹錫) 矢箙曰符。(左傳) 又曰步叉。(漢書) 藏箭曰韇。(左傳) 鳴箭曰鳴鏑。(七命) 矢曰金僕姑。(莊三) 飛箭曰流矢。(上) 箭幹之妙曰赤黑而陽聲。(考工下) 利好箭曰鴻殺相稱。(上) 搭箭曰梏之。(上) 矢之善者曰嚆。(吳都) 兵器曰凶器。(趙充國) 鐵甲曰元甲。(武帝) 以繩纏劍把曰蒯緱。(史記田文) 數甲柄曰若干被。(周勃○被音披) 造城擂石曰櫑石。(吳都) 造城鐵蒺藜曰渠答。(吳都) 乾餅曰糒。(王莽) 藥箭曰以毒藥傅矢。(耿秉) 鼙鼓曰征鼙。(選二十七) 衣底著甲曰衷甲。(左昭) 正弓弩器曰排檠。 奇弓曰燕角之弧。(列五) 奇箭曰朔蓬之簳。(上) 弩發箭處曰絫。(潘岳○) 以石擊物曰礮石。(上○) 載弩車曰駁。(平子西京) 射雉弩名曰黃間。(潘岳) 射雉弩矢曰鬬拄。(上) 楯脊曰楯瓦。(左昭) 矢鏃曰匕。(上) 劍鼻曰璏。(字林○璏音衛) 又曰琫。(上) 弓刀曰吳戈秦弓。(楚辭) 甲曰犀甲。(上) 裝成劍曰具劍。(馮異) 漆甲成組文曰組甲。(左襄公三年) 著練袍曰被練。(上) 玉裝劍曰玉具寶劍。(王莽) 士車曰輜。(左成) 白旗子類曰前茅慮無。(左宣) 弓衣曰韔。(左) 劍口曰鐔。(呂靜韻集) 赤弓曰彤弓。(左傳) 黑弓曰玈弓。(上○) 劍鞘曰室。(方言) 劍兩刃曰臘。(周官○) 劍握曰莖。(上) 劍事曰鐵英金穎。(上 越絕書下) 又曰齊金楚鐵。(上 管子下) 兜鍪曰首鎧。(說文) 弓末曰簫。(釋名) 弓中央把曰弣。(上○) 弓閃而曰淵。(上) 盛弩矢器曰鞬。(呂忱字林) 削弩矢於弦曰注。(左襄) 兵直曰廣車。(上) 以釁血祭鼓曰落。(左昭注) 建鍾成曰釁某以落之。(左昭) 兵息曰釋甲緋馬。(左襄) 斧柄曰鉞柲。(左昭)

戰爭勝負 (劫掠)

戰爭曰當百死之陳。 又曰控弦抗戈。 又曰臨場決敵。 戰勢曰金鼓以聲氣。(左僖) 戰不已曰鼓音不衰。(左哀上) 軍盡力死戰曰致死。(趙充國) 戰被傷多曰身如刺猬。 兵氣盛曰兵氣甚猛。 必勝曰前無生寇。 圍合曰兵陳四周。(孫子) 師與兵曰請師期。 將舉兵曰敕某戰兵馬。(劉表○某所部) 治兵曰介繕將進。(左宣下) 逐北之勢曰束馬懸車。 戰勝歸曰凱旋。 又曰凱入。(陸士衡) 爭競曰西師東鄰。 敵將侯之曰機弩矢以待。 退之敗曰兵破士北。(漢書) 又曰北。(左文下) 又曰折衂。 兩不宜急曰宜少寬挺。 又曰寬挺。 勝夷狄曰繫頸纍

面聲北闕。(漢.楊雄傳) 軍刑、曰遊北之刑。(淮南兵略) 自言功高、曰今日我上也。(左.宣上) 因虜自稱、曰纍臣。(左.成上) 爲獲者、曰縶囚。(上) 兵將潰、曰無守心。(左.宣) 被甲縛、曰皆衿甲面縛。(左.襄三) 皆兵不勇、曰盡客氣也。(左.定) 藏兵、曰提劍揮鼓。(左.哀) 又曰援枹擐甲。(上) 獻捷、曰吉語。(漢.匈奴)

誅戮鬬擊

側手殺人、曰搏撥某。(公羊.某某其人) ○密伺擊人、曰狙擊。(史.張良) 以鞭打人、曰贈之以策。(左.文十九) 賞死、曰賜死。(漢.武仁) 其罪大、曰罪至十族。(外傳) 因絞斬、曰棄市。(後漢紀) 殺僇之、曰剹。(史.惠元紀) 飲鴆藥、曰乳藥。(漢.陳湯) 決殺人、曰死杖下。(漢.酷吏) 被害自殺、曰就外莫自屏。(漢.呂后) 決死刑與食、曰刑官局其饌送之。(宣) 誅殺虜多、曰朝斮夕砧。(蘇軾) 彼遲人、曰剃面嚼腦。(庾信序) 又曰支革剝解。(後漢.西羌論) 受誅之狀、曰駢躬布憤。(漢.元譚) 誅殺、曰斬斷頭顱。(後漢.東夷) 爭飲食、曰狗齒之刃。(荀子.榮辱) 賜劍死、曰賜之屬鏤以死。(左.哀上) 絞死、曰絞縊以戮。(上) 鬬之狀、曰擗擗齊態。(沈亞之) 就戮、曰伏鑕刀。(漢.傳調) 被傷、曰身有金瘡。(漢.傳) 戮人血流、曰流血丹地。(王.效) 斬刑、曰殊死。(後.光武) 被刈未死、曰未殊。(後.來歙) 打人、曰鞭撲交下。(後.列女) 請誅、曰席藁請罪。(漢.光) 血污色、曰朱殷。(左.成下) 以血塗鼓、曰釁。(上) 積尸封土、曰京觀。(左.宣下) 將受誅之備、曰桁楊在後。(漢.淮南) 誅之、曰汙瀦宮。(隋.林) 誅虜、曰以釁軍鼓。(左.僖) 折人骨殺之、曰拉幹而殺之。(公羊) 蔡坐殺、曰磔而殺之。(上) 戮而枋之、曰加木。(左.昭) 候時戮之、曰大刑將至。(上) 戮誅皆盡、曰無噍類。(唐.武十一)

夷狄使節 (使者 附國 方貢)

使異國、曰信使。(相如) 又曰建節銜命。(漢.蘇武) 使北虜非、曰對氈裘拜。(東觀記.漢紀) 譯語人、曰舌人。(杜牧) 又曰譯官。(柳公綽) 掌四夷樂官、曰鞮鞻氏。(周禮) 四夷、曰外臣。(漢.匈奴) 夷蠻戎狄、曰四海。(爾雅) 東夷之樂、曰昧。(禮記) 南蠻樂、曰任。(上) 總言夷樂、曰禁昧兜離。(班固) 又曰蒜任昧禁之曲。(左思.魏都) 又曰狄鞮之倡。(相如) 西戎之樂、名曰秋僸。(郭璞.林注) 扶桑國所在、曰南乘之南。(王.丁年拾遺) 向化來朝、曰歸日出主。(後.漢夷詩) 極西蠻所在、曰日入之部。(上) 竄服外所食、曰不見煙殺。(上) 歸化、曰長

顧臣僕。(上) 言譯語、曰通譯。(上) 東方、曰夷。(公羊) 南方、曰蠻。(上) 西方、曰戎。(上) 北方、曰狄。(上) 異國入貢所乘、曰毛車。(十洲記) 外國占宜入貢候、曰東風入律。(漢.後) 遠國朝貢所經、曰異風弱水。(漢元帝.賈捐之) 又曰身熱頭痛。(上○山坂名) 又曰濟弱水。(上) 採物入貢、曰搜奇羅。(上) 匈奴、曰降奴。(王莽) 匈奴宗族、曰宗種。(漢.匈) 西戎食、曰溫酪皮毳之食。(杜牧) 夷蠻謝罪儀、曰脫幘避帳。(漢.南匈) 蠻夷向化、曰改襟輸贄。(後.傳) 夷狄、曰殊方偏國。(列七) 蠻夷首、曰穹居之君。(王延之) 又曰卉服之酋。(上) 僻遠異國、曰偏譯。(後.東夷) 蠻陬人、曰鳥獸之氓。(太沖.魏都) 蠻夷大族、曰貴落。(下) 蠻夷贖罪貨、曰倓。(柯岸天篇文○徒濫反) 北狄曰氈鄉。(劉孝儀) 南方蠻語、曰言語嘍離。(吳道元.與天公牋) 異國非久留處、曰毳幕難淹。(劉孝儀.使還) 又曰爵躆易帳。(上) 異國入朝、曰月窟向風。(江總.行孝賦) 夷狄衣、曰荷旃被毳。(王褒) 又曰以毛毳爲衣。(後.鳥桓) 土貢、曰南金北毳。(選二十五) 又曰飛夜嫭璡。(孫.參) 譯語人、曰象胥。(周禮) 夷狄之法、曰戎索。(左.定)

盟誓要約

結好、曰要結好命。(左.傳) 又曰申明載好。(左.成) 結盟主、曰盟首。(左.襄) 誓言、曰陰有宰物者。(選.論) 指誓、曰某在此不敢食言。(孝經○案所指物) 誓不廢命、曰有死無貳。(左.宣) 相盟約、曰結言。(序) 不可信、曰不可以盟繫也。(左.哀七) 重盟、曰辟施之盟。(左.僖公.茶牛也) 有投犧盟、曰歃盟。(左.成) 立契約、曰要劑。(史.大宛) 又曰要束。(漢.公) 券契、曰質要。(左.文公) 所不遣子、曰留子。(漢.○以有質子入故) 誓不北行、曰毋北行一寸。(孔僖) 約信、曰督。殺牲、曰盟。(上) 各入質、曰交質。(道光閩) 設盟而用犬豕雞、曰三物。(詩)

鬼神祠廟 (家祠 祈禱 賽謝)

重作廟、曰原廟。(前.五行) 求子之神、曰禖。(武五子) 祖禰廟、曰祠房。(後.光) 龜與蛇交、曰元武。(風.元) 祈求應、曰忠信可感。(上) 謝祠具、曰塞具。(後.禮樂) ○專禳祈、曰禬神佞佛。(步) 厭禳、曰禳禬。(唐.李) 厭鬼之物、曰桃湯桔鞭。(王莽) 儺、曰逐疫之儺。(漢.禮儀) 男巫、曰神士。(周禮) 又曰覡。(上○覡下狄反) 傳巫求雨、曰暴巫。(檀弓下) 祈雨求晴、太祝曰瑞祠。儺、曰逐鬼之儺。(注) 私室淫祀、曰房祀。(…) 旱神、曰女魃。(詩) 害馬之神、曰馬步。(注) 淫祀、曰妖祭。(○下命反) 祈雨處、曰雩場。

人致信言、曰祝史正辭。左,漢 禳之、曰禜之。左,宣上 禱晴 禱禎、曰禜禬萃神。後漢,洪 誕幻之怪、曰牛鬼蛇神。杜牧 誓言、曰明神殛之。左,宣三 禱神、曰惟爾有神裁之。二十,漢 水神、曰元冥。左,昭五 火神、曰回祿。上 祈界名、曰糊腰。王,漢 淫祠神、曰淫祟之鬼。左,昭中 醮壇之物、曰桃弧棘矢。左,昭 又曰桃茢。左,襄 禳棄 廟門、曰祊。上 始封者廟、曰世室。公羊,不毀 桃符、曰仙木。玉燭 寶陰、曰鬼佞。莊子,寶典

譬論正類

速之譬、曰如矢別弦。劉禹錫 又曰如白駒過隙。莊,魏豹 又曰防颺不留。劉孝標 又曰疾饑不擇食。朱敬則 又曰忽如放牒。王僧 易之譬、曰發蒙振落。漢,吳 又曰遂飆放騰。蔡邕 又曰以小雪投沸湯。宋,枚 又曰築河隄以障屋霤。韓子 又曰烈風掃枯葉。太,鄒 又曰利刃齒腐朽。論,范 又曰麻箭斧而伐朝菌。說苑 又曰若順流耳。書,集 安之譬、曰覆盂。十三,漢二 消爍之譬曰如薄冰之見寶日。外,部 薄之譬、曰蠅翼。尹,敘 易之譬、曰舉炎火以焚飛蓬。紹,袁 又曰覆滄海而注爍炭。上 便之譬、曰順傾懸阻。觀,齊 迎望之譬、曰如朝饑求飧。之,賈 又曰如見妖麗而不得親。上 尋畫之譬、曰熏歇燼滅。昭,鮑 又曰光沈響絕。上 多之譬、曰車載斗量。吳書,趙咨 疾之譬、曰箭馳風疾。平子,南都 又曰順驚風而飛鴻毛。西,賓 又曰瞻遠。周,朗 如描畫之譬、曰粉畫綠纖。賦,張 又曰粉布繡齊。杜牧 齊截之譬、曰繩裁刀解。賦,張 又曰尺裁刀解。杜牧 美之譬、曰時花美女。上 不可轉逐之譬、曰驟雨絕赦。上 速之譬、曰冠與鳧逝。戰國,東周 安之譬、曰倚南山而坐平原。朱,根 快之譬、曰若洩尾閭。陶,集,序 分定之譬、曰良醫不能救亡命。後,蘇,克 相染之譬、曰附朱者丹。王,縉 雄傑之譬、曰鱗羽之虬鸞。獨孤,及 單漭華之譬、曰路鼗出於土鼓。上 又曰篆籀生於鳥跡。上

譬論反類

難之譬、曰以一葉欲塞江河。張,衡 又曰晝脂鏤冰。論,鹽鐵 又曰泣而益河之少。淮南,說山 又曰以蟣而御騏突。荊,注 又曰繫風捕景。郊祀,漢 又曰鑄木鏤冰。杜牧 又曰以蠡測海。東方朔,答客 力和反 又曰以莛撞鐘。上 又曰如搏摶。王充,論衡 娛之譬曰

牧經而引其足。荀子 非切害之譬、曰瘟如鼎子之著面。賈誼 重之譬、曰蚊蝱負山。劉,嵇 陸倦之譬、曰促鱗之游汀澤。七命 不自見之譬、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典論 危之譬、曰若魚遊釜中。後漢,張綱 又曰踐薄冰以待白日。漢,枚乘 差積之譬、曰登魚鴻鼎之中。劉,吳 非濟之譬、曰度江河亡維楫。賈,誼 又曰機蓬矢以射革。漢 又曰畜麗之豰窮狼之。沈,無 又曰孤豚之咋虎。東方朔,咋,土白反 不自量之譬、曰以鷦鳥笑鳳凰。劉,楊 又曰執蝘蜓而嘲龜龍。上,蝘音典反 蜓徒典反 又曰逆螳螂之斧。寶,嵇 又曰魚鼈螻麟龍。晉,賓戲 窮迫之譬、曰鳥窮歸人。李,並 又曰涸水陸高。上 難之譬、曰逆坂走丸。息,南 又曰迎風縱棹。上 勞極之譬、曰窮鳥困獸。後漢,荀淑 愈熾之譬、曰以湯止沸。枚,仲舒 又曰抱薪救火。上 比方之譬、曰武夫之於美玉。上 反之譬、曰欲毒而蹈顙。荀,蘭 又曰伏而舐天。上 力不敵之譬、曰猶鳥雛與焦鶴搏也。上 招禍之譬、曰種枳棘於良田。後,殷 又曰養虺蛇於室內。上 不可之譬、曰猶拾瀋。左,襄上,瀋汁也 以不見弗信之譬、曰蟬不知雪。桓寬 退縮之譬、曰負涉鼠術。杜牧 又曰蝸縮龜藏。上 美惡之譬、曰神芝腐菌。沈下賢 又曰嘉蔬蓼稂。上 非當之譬、曰稔竊艾於茝節。子,平 任不當之譬、曰以鼎柱車。子,鄒 又曰使馬守閭。上

書敘指南卷二十

疾病安否上

以疾不出、曰稱病家庭。(後漢) 疾、曰寢疾病。(檀弓) 病在牀、曰臥蓐。(魏志) 久病、曰積痾不得逡巡。(晉載) 又曰常滯病菜。(梁四)

又曰淹病滯疾。(七錄) 病甚、曰疾在沈滯。(後七十四) 又曰今病力。(後漢) 病劇、曰彌留。(十八) 又曰病日臻。(子) 又曰日篤。

自恐病必死、曰恐不能自還。(史丹) 病將死、曰壽論之不保。又曰命在呼吸。(後漢河王) 又曰濱死。又曰喘息須臾間耳。(漢書) 危病、曰病直在死法中。(淳于意) 傷寒、曰病首之疾。(周禮) 失心、曰喪心。(左傳) 病未退、曰疑病不衰。(史丹) 又曰日進不衰。倒、曰僵仆。風眩、曰某皆有頭腦病。醫不肯治、曰某人弗有。(外傳) 病不可出、曰不可見寒。(淳于意) 又曰在寒疾不可以風。(孟子) 小疾、曰眇小煩懣。(枚乘七發) 下痢、曰苦寒泄。病難拜、曰非起舒遲。病愈須

保攝、曰禁內。(外戚) 民病疫、曰痾。(公羊) 酒之病、曰瘍腫淫支。病且惑篤、曰多病志逸。(吳王) 夏病、曰殷泄當亂之病。手足凍裂、曰皸瘃。(趙充國) 有隱病、曰身有內疾。(吳王) 疽潰、曰疽食浸淫。傷暑、曰暍。(字林) 一眼盲、曰偏盲。(杜欽) 耳聾、曰重聽。(黃霸) 小便、曰溲。(淳于意) 多病、曰被病。(王莽) 稍欲食下輒後之、曰迵風。(淳于意) 又輒出不留、亦曰迵風。(上) 病得汗、曰濈然汗出。治瘡瘢除、曰治瘢。病愈欲起、曰有起色。將肯下藥、曰某人幸有之。(外傳) 病而能食、曰安穀。(淳于意) 又曰嗜粥以實中藏。(上) 稍安、曰小愈。(孟子) 病而安、曰平復反常。久疾無害、曰雖有患狀云云。病未篤、曰口目尚能言視。(上) 問疾、曰伏聞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七發) 病而竭人、曰被病詣門。問人得病因、曰蹈逢疾狀。侍疾、曰進膳藥。(後漢河王) 小疥疾、曰骨背之癰疽。(上) 避疾子、曰逃殆某。猝死、曰忽卒然不可諱。(司馬遷)

疾病安否下

久不安、曰體久不平。病塞鼻窒、曰鼽嚏。(月令) 恐死、曰如有不可言。自言死、曰埋髮齒。(上) 又曰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心悉、曰迷悶之疾。(列子) 自致其病、曰非天非鬼。(列子) 疾甚、曰某之病病矣。(上) 久病安、曰佐瘉有瘳。患眼、曰昔腦不住。將死、曰斯須游魂。安平、曰五藏無邪氣。(淮南子) 治蝮蛇螫、曰傅以和藥。苦昏眩、曰眩瞀滯疾。失便溺、曰遺失溲便。患瘧子、曰痁作而伏。(左) 步蹇、曰跛克之步。內障、曰杜蘅之病。(上) 瘦疾、曰大陵之氣。自言病極、曰殆不自濟。報安愈、曰以差聞告。病甚、曰困篤綿綿。問安愈、曰少差否。(後漢) 謂其明年死、曰不食新矣。(左) 病因、曰得之飲酒且內。(淳于意) 避人、曰有惡疾之病。安樂、曰告平。病困、曰極瘵委頓。瘡蟲、曰蠱。(風俗通) 貴醫巫術、曰窮萬道。尸厥色、曰破陰絕陽之色。疾在腠理、曰湯熨所及。(上) 疾在血脈、曰鍼石所及。(上) 疾在腸胃、曰酒醪所及。(上) 疾在骨髓、曰司命無奈之何。(上) 尸厥不知人、曰形靜如死狀。(上) 婦人血滯、曰月事不下。非病、

曰僞疾。左、昭四。瘠甚、曰瘠則甚矣。襄三。惡疥、曰瘡疸生瘍於某。上。某、其處。濕地病、曰沈溺重腿之疾。左、成六。病狂、曰衰樂而樂哀。左傳、昭公六。又曰哲喪心也。上。魂魄、曰心之精爽。上。病劇、曰河魚腹疾、奈何。左、宣。墮火中、曰爛于鑪炭。左、定。必吐、曰將散之。左、襄。病狀、曰有加而無瘳。左、昭。寒疾、曰陰淫。上。熱疾、曰陽淫。上。四肢疾、曰末疾。上。四支有緩急、曰風淫。上。腹洩注疾、曰雨淫。上。寒饑渴度疾、曰晦淫。上。心煩勞成疾、曰明淫。上。淫疾、曰內熱惑蠱之疾。上。言淫疾、曰是謂近女室。上。幾死、曰脫死若奪簋耳。鄭、陽。疾安、曰脫然愈。公羊。久病、曰宿惡重恙。傅、其 病中喜想、曰伏枕欣慨。上。安愈、曰體氣和平。叔夜、養生論。

醫工藥物 方伎

呼善醫人、曰高醫。鍼、醫 又曰神醫。列七。又曰良醫。上。又曰哲醫。外、傳。又曰國工。淳于意。賢人隱於醫、曰上醫。史、傳六十。胗御脈、曰侍醫。倉公。產科醫、曰乳醫。霍光。又曰帶下醫。扁鵲。醫官魁、曰醫工長。武五子。行醫婦人、曰女醫。外戚。外醫、曰瘍醫。周禮。自稱、曰經脈藥石之藝。夏侯湛。好醫、曰好諸方事。淳于意。切脈、曰布指於位。劉禹錫。行針、曰鍼治。外戚。妙醫、曰守數精明。自字。醫誤、曰失理。文、前。不曉脈、曰寧知息至。劉禹錫。行禁術、曰行禁架。冷壽光。又曰符架。唐、酈。禁呪、曰越方。冷壽光。轉下之、曰寫以藥旋下病已。淳于意。行符書、曰符水呪說以療病。皇甫嵩。能辨藥、曰能詔藥石。表、鹹也。病不退、曰醫家告術窮。嵇、植。切脈、曰案脈。何武。對藥、曰咬咀。孫思邈。治搗羅藥、曰治下篩。上。貧乏藥資、曰無藥石之儲。列七。謂凡醫、曰衆醫。上。不使醫人、曰謝醫不問。杜牧。不可鍼、曰達之不及。左、成十。治病、曰使醫某爲之。上。能醫、曰藥論甚精。上。又曰方伎所長。上。醫爲人怨、曰病家多怨之。上。上在太陰、曰脈口。上。欲男子不得脈、曰肝脈弦出左右。上。醫、曰方伎。上。二十歲脈、曰脈氣當趨。上。金石藥性、曰包炎盧齊。素、壽。金石藥、曰悍藥。淳于意。又曰剛藥。上。奇藥、曰萬金良藥。漁夫。奇膏藥、曰神膏。華佗。烏頭、曰堇。魏志。芎、曰山鞠窮。左、宣下。虎魄、曰丹珀。選、二十五。賓郎、曰仁頻。相如。白石英、曰白猪。上都李、曰薁。上。棧、曰鶴樴。相如。以桑皮綫縫腸、曰縫瘡七秩之。安金藏。菖蒲根、曰昌本。馬融。十出藥、曰出珍藥。後漢、書。澤醫、

曰闌紅。選、江賦。秦皮、曰梣木。選、魏解。蟬殼、曰蜩甲。宮、寓。内濟藥、曰蓋封四際。文、韓。湯、曰柔湯。淳于意。檳榔、曰檳門。李當之、藥錄。藥、曰紫丸赤藥。列仙傳。黃連、曰上草。江淹、頌。黃連之效、曰鋤璧辟妖。上。桂、曰百藥之長。說文。亭歷、曰苦葶。師曠占。水藻、曰器草。葵藜、曰鼻草。上。艾、曰病草。上。黃精、曰太陽之草。博物志。鈎吻、曰太陰之草。上。治前藥、曰痞淋灕之劑。梁庾肩吾、尤崩賦。宜男草、曰鹿葱。風土記。微草藥、曰一草之本。墨子。朮、曰山筋。本草經。又曰山薑。吳氏、本草。治疫藥、曰黃散。列仙傳。治諸病藥、曰紫丸。上。支子、曰木丹。本草經。治中熱藥、曰陰石柔劑。太倉公。治中寒藥、曰陽石剛劑。上。醫之用、曰湯液醴灑。扁鵲。又曰鑱石撟引。上。又曰湔浣漱滌。上。服食、曰餌藥扶壽。李肇。奇方、曰精方。淳于意。又曰妙方。上。又曰禁方。扁鵲傳。單方、曰一物足了病。劉禹錫。能用方、曰善爲巧發奇中。李武。進獻醫藥、曰陳進醫方。上。自視藥、曰親省方藥。左、宣下。得脈經、曰傳某脈書。上。某、其人。藥方、曰正方。嵇含、寒食散賦。〇劉忠獨書。

喪亡服制上

亡父、曰慈考。曹、集、宋鉤。又曰嚴考。孫綽。自稱考、曰先大夫。楊倫。婦稱亡姑、曰先姑氏。韓子。死、曰先朝露。選、曹。又曰損館舍。孤發死、曰病悖慘劇死。王莽。諸侯死、曰薨。公羊。大夫死、曰卒。上。士死、曰不祿。上。早亡、曰天年不遂。後紀。又曰夭折蚤殁。後。又曰早夭即世。左、昭七。人多死亡、曰相枕藉死。尹賞。有饑死人、曰餓人。選、二十六。轉死溝壑、曰轉屍。前、功臣表。將死、曰遊魂假息。謝靈運。其人已死、曰已不幸。李賢。死遺言、曰遺敕。樊宏。九泉、一曰三泉。賈山。路中亡、曰道物故。仇覽。問人死、曰承諱。選、二十八。以死告、曰訃。左、傳。入殮、曰就木。上。又曰城于一木。劉禹錫。棺材、曰觸傍。莊、人間世。好棺材、曰美檟。左、襄。棺、曰槃僊。莊子。又曰祕器。董賢。又曰櫬。左、襄。又曰梓器。霍光。銘旌、曰素旗。選、二十八。又曰旐旗。上。以棺自隨、曰載木自隨。趙咨。含、曰口實。公羊。贈喪以貝玉、曰含。穀梁。贈喪以衣衾、曰襚。魯、宣。又曰襚。公羊。贈喪以貨財、曰賻。上。贈喪以車馬、曰賵。上。賻賵、曰賻送。渉。卒於官、曰卒官。劉。又曰喪官。釋文。赴喪急行、曰星行。杜甫。遇禍、曰遇愍。班固、幽通賦。丁艱、曰私艱。選、潘岳賦。又曰罹丁天罰。晉、劉頌。又曰執喪。石、萬。請持服、曰以某疑乞身。晉、世叔、某其親。重服、曰苴絰。又曰衰麻。居喪、曰大憂。後、后紀。居喪

觸地無容、曰稽顙。（檀弓下。）喪服中、曰端衰多暇。（宋書、柳莊。）有總麻服、曰總慘。（南史三。）少孤、曰劉氏孤。（[illegible]）廬墓、曰行服最次。（李允。）才相過而死、曰方遇而忽然。（[illegible]）小祥、曰既練。（杜牧。）脫服近、曰變除有期。（上。）脫服、曰禮竟。（[illegible]）又曰沒喪。（禮記。）又曰服竟。（[illegible]）人來弔、曰某人來修弔。（郭太。）孝帛衫、曰墨衰絰。（儀禮下七。）執喪甚、曰焦毀過禮。（後漢、千乘。）人亡之歎、曰修夜之不陽。（前漢、李夫人。）大服、曰縗杖。（後漢、張皓。）預造下棺、曰壽器。（後漢、后。）束木作棺、曰某躬木。（左傳、其匠人。）王禮棺旁飾、曰輴。（左成、上。）禮棺上飾、曰榆。（上。）重服、曰某縗斬。（上。○某、其人名。）三升布、曰縗。（上。）服在胸、曰縗。（上。）服不緝、曰斬。（上。）卒而目開口噤、曰視不可含。（左傳、三。）死而慰足、曰乃瞑受含。（上。）

喪亡服制下（弔慰　治喪附）

言人父亡、曰太公殂殞。（[illegible]）人亡、曰魂神歸岱山。（後漢、烏桓。）孝陳盜、曰杜攜皆衣素。（[illegible]）死而無名、曰同死於犬馬。（[illegible]）不伸且死、曰有持忠入地之恨。（上。）自疑將死、曰豈吾齒之盡乎。（[illegible]）持喪所食、曰饘鬻疏食。（[illegible]）居喪、曰席薪枕塊。（上。）卒之禮、曰含襚飯琀。（上。）亡者持物、曰象生執。（上。）冤枉者、曰枉魄憤脅。（[illegible]）亡而焚之、曰衣薪。（列子。）知死時、曰飾巾待終。（[illegible]）遯亡、曰朝露溘至。（江淹、恨賦。）持喪要室、曰倚廬。（[illegible]）脫服、曰除凶即吉。（[illegible]）持服、曰被衰戴絰。（淮南、氾論。）抱恨死、曰齎志入冥。（[illegible]）盜死、曰一旦無祿、命先犬馬。（上。）死、曰溘死朝露。（北史、劉炫。）臨死語、曰易簀之言。（[illegible]）自縊死、曰投繯而死。（[illegible]）亡已久、曰墓櫝可材也。（左、哀上。）棺槨重數、曰屬辟。（上。）欲脫服速、曰險阨終喪。（[illegible]）

柏木黃心棺、曰朱壽器。（[illegible]）不知名亡人、曰冥漠君。（[illegible]）將死年、曰龍蛇之年。（[illegible]）孝服、曰練冠麻衣。（[illegible]）暫死、曰暫而死。（上。）持喪不食、曰勺飲不入口某日。（上。某、日數。）少遭親喪、曰夙遭閔凶。（李密、[illegible]）父亡、曰慈父見背。（上。）郡守死于官、曰卒郡。（[illegible]）父亡自罪、曰某以不天。（左。）亡、曰永已。（陶潛。）歎亡、曰物久人脆。（上。）服漸滿、曰日月浸疏。（上。）中壽而亡、曰年在中身。（顏延之、陶徵士誄。）居喪、曰斬然在疚。（[illegible]）居喪哀毀、曰以喪毀。（[illegible]）問殮未、曰收乎。（[illegible]）貧遺喪、曰假貸服具。（[illegible]）壽終、曰以天年下世。（[illegible]）厄以死、曰限之大故。（[illegible]）喪亡、曰殞身。（[illegible]）暴亡、曰卒然捐館舍。（[illegible]）古弔

服、曰素冠錫衰。（[illegible]）後世弔服、曰白袷深衣。（上。[illegible]）六十五、曰其壽四伯甲子。（[illegible]）厚夜、曰窀穸。（左、[illegible]二。）惡死之辭、曰死惡物也。（左、昭六。）棺中答牀、曰楄柎。（上。下所以藉幹。）始發喪服、曰絻。（左、哀上。）揀棺櫬、曰擇美櫝。（上。左成。）守遺言、曰用先人之治命。（左、宣。）非不以壽終人、曰非鮮。（左。）不病而死、曰強死。（上。）言有死兆、曰兆於死所矣。（左。）持喪不哀、曰哀有嘉容。（上。）妻家有喪、曰有姻喪。（上。）孝服、曰墨縗冒絰。（上。）以心恙卒、曰以心疾死。（左、昭。）亡父手迹、曰手澤。（禮記。）

哭泣追傷

涕洟、曰滂沫。（前漢、李夫人、上。烏下呼內反。）泣下、曰淵然而涕下。（韓詩外傳。）又曰攬涕如屑。（[illegible]）又曰涕泣覆面。（[illegible]）又曰能不濡睫。（[illegible]）又曰流涕長潸。（[illegible]）傷他人事、曰私用流涕。（[illegible]）欲下淚、曰泫泫承睫。（[illegible]）又曰忽忽承睫。（[illegible]）叫哭、曰噭然而哭。啟泣、曰潸然失涕。（[illegible]）泣甚、曰泣之目盡腫。（左、成下。）竊泣、曰枕席有涕泣處。（[illegible]）又曰不敢攄悲戚。（上。）既發哀、曰成踊。（公羊。）叩胸、曰擗膺而踊。（左、成上。）言哭、曰千啼濕哭。（[illegible]）臨喪悲泣、曰涕箸俱下。（[illegible]）哭無淚、曰哭而泣不下。（[illegible]）死而人懷之、曰沒有餘泣。（[illegible]）追懷、曰尋平生於響像。（陸機、歎逝賦。）居喪追悼、曰几筵之慕。（[illegible]）大痛、曰痛徹蒼天。（[illegible]）又曰肝心若裂。（[illegible]）又曰痛心傷臆。（[illegible]）又曰百酸攪腸。（[illegible]）又曰不勝哀痛之至。（[illegible]）又曰悲痛斷心。（[illegible]）又曰百哀攻中。（[illegible]）又曰痛慕之懷。（[illegible]）又曰緬焉辛楚。（[illegible]）又曰言之可為酸鼻。（[illegible]）又曰悲來橫集。（任昉。）又曰何痛斯甚。（上。）又曰何痛如之。（左、昭。）又曰痛心入骨。（[illegible]）又曰傷情永哀。（[illegible]）又曰悄焉疚懷。（謝、月賦。）傷之、曰使人心悴。勸人勿悲傷、曰寬當哀情。（[illegible]）哭禮、曰哭踊之節。（[illegible]）

葬送墳墓

自亡及葬、曰比至下。（前漢、王。）改葬、曰更葬。（[illegible]）議葬、曰輿喪。（[illegible]）合葬、曰附。（檀弓。）權瘞、曰殯葬。（[illegible]）將葬、曰輀載有時。送喪孝子舍、曰服舍。（[illegible]）引棺車索、曰紼。（[illegible]）挽歌、曰薤露之歌。（[illegible]）了得喪事、曰蕆喪。（[illegible]）墓道、曰埏隧。（[illegible]）穴曰窆。（[illegible]）墓上積土曰墳。（上。）壙中、曰穿中。（前漢、外戚。）陵中、曰方中。（[illegible]）墓、曰元廬。（[illegible]）又曰黃壚。（[illegible]）又曰冢藏。（[illegible]）

又曰壙廋。沈下賢。冢曰宰。公羊。宰木。墓門曰濟陽。子虛。墳頭曰壽所。禮。壽堂曰壽冢。儀禮。又曰壽藏。趙岐。顓墓曰桑梓。詩 又曰祖先墳樹。漢書。墳曰復冀堂。盧諶 墓中牀曰化牀。上 束茅爲明器曰芻靈。檀弓 明器曰偶車馬。韓非 又曰下里僞物。上 兆曰寂居穴。唐姚崇生時自作壽藏名如此。 儉葬曰濯衣幅巾。周盤。 墓不作塋道曰懸封。上 廣藏曰贍苦倚廬。 陳明器曰遣器。上 無以葬曰無掩埋之資。列子 葬了曰入于兆。左,襄 甎頭曰重舫。南史,沈麟 燒蛤爲炭曰蜃炭。左,成。○以蜃灰 不及送葬曰不得助執紼。左,襄 葬下棺曰塴。左,昭 喪車之飾。公,左,書 已治墳地曰松區已剏。宋,謝莊 貶葬殺禮曰素車樸馬。左,宣 上

祭享儀物 書敘

祭所用豕曰剛鬣。禮 祭所用羊曰柔毛。上 祭所用豚曰腯肥。上 祭所用雞曰翰音。上 祭所用犬曰羹獻。上 祭所用雉曰疏趾。上 祭所用兔曰明視。上 祭所用脯曰尹祭。上 祭所用牛曰一元大武。上 祭所用槀魚曰商祭。上 祭所用鮮魚曰脡祭。上 祭所用水曰清滌。上 祭所用酒曰清酌。上 祭所用黍曰薌合。上 祭所用粱曰薌萁。上 祭所用稻曰嘉蔬。上 祭所用鹽曰鹹鹺。上 祭所用玉曰嘉玉。上 祭所用幣曰量幣。上 祭所用韭曰豐本。上 體完曰牷。選,十七 色純曰犧。上 黍稷曰粢。公羊 粢在器曰盛。上 主祭之贊詞者曰祝。禮記,郊特 前一日晚點祭牲曰夕牲。丙吉 奠亡人曰澆酒。上 澆奠曰以酒酹地。吳,張奐 送胙肉與人曰致福於某人。穀梁 旱祭曰大雩。穀,賓 郊祀曰外祭。祭統 祭亡夫稱曰皇辟。禮 蠟帳曰繐帳。選,二十八 祭中薄禮曰設雞酒薄祭。後漢,徐穉 招魂祭曰設虛祭飲泣涙。後漢,侯霸 食先祭曰每食輒弦歌而薦之。王逸 給祭饌曰給祠具。何武 將衛郊曰將郊上玄。揚雄 齊肅曰澄心清魂。上 祭宗廟物曰縮鬯薦芰。潘岳 閭巷祭物曰剝狗燒雞。淮南 祭享像物曰芻靈土龍。淮南子 齋素曰潔齋蔬菲。梁,天 供養素食曰麵牲。陳,武 祭曰俛而酹之。陶潛 貧祭曰供魚菽之祭。陶,顏延之 祭蠶曰水土之產。上 所擇祭天牛曰郊牛。左,成 上 又曰天牲。公羊 祭天地宗廟物曰三牲。昭,六 宮室始成,祭之曰落。左,昭 祭元冥曰享司寒。上 祭宗廟器曰宗器。左,襄 祭以陽求陰、

曰虞。公羊 期年祭曰練祭。上 漏祭物曰籩俎。儀禮

雜備稱用上

充滿曰充物。選,蜀都賦 又曰充斥。左,襄 交橫曰旁午。霍光 上尾高處曰上尾危。漢,霍光 宮婢爲夫曰民夫。丙吉 大剛鐵曰鉅鋌。史記,晉書 編列于後曰編于左方。三王世家 又曰表左。後漢 後列其事曰具如狀對。鄧禹 籠落曰殼。楚辭 彫青曰赭。唐,劉仁贍 直殺納曰乾沒。史,張湯 贈物曰長物。左傳,晉伐 衰世曰叔末。潘岳序 又曰標季。谷永 又曰叔葉。後西域論 以葦爲火把曰束葦。音巨,益南巡 鉅穴曰壙峻。禮記,郊特 鑿牆而棲曰塒。詩,王風 相連不斷曰綿聯。張衡 始曰權輿。詩,秦風 傳聞曰流聞。漢,賈誼傳 自邊徙居內地曰內移。吳,張紘 以水通轉曰漕。後漢,十五 相蹝曰相躡。前,郊祀 稱婦人曰內爲女。 報仇不顧家曰拋財產。上 酒道曰拼渣。杜牧 嶽餘貯火曰籌火。漢,張 條陳其事曰條刺。前,外戚 夜懸物於井曰夜宿諸井。考工記 失據而倒曰蹈躄。急攻有半望曰留得十斗。 根依之人曰魁宿。 斗家使曰使家之顧。 吏開事曰又耳某事。 王后 匹夫曰獨夫。劉向 人言各別曰人人言殊。蕭何 擇人曰欲得快某誰可作者。晉書,職官名 將儀曰行事肆宗廟。傳,協 書 果能曰審能。 刻文人不識曰文鍊無讖識。 今後曰自今以來。王莽 事涯彰曰根盤蔓滋。孫 穴曰竇。唐 鐵曰楚鋌。 其詳在右曰書於右端。上 告語同舍人曰謝其舍云云。陳餘 其事了曰吾舍寒矣。上 相距遠曰一何遼落。任昉 美其言曰其言當是。趙充國

雜備稱用下

稍稍甚曰彌滋甚。 見嘲不已曰嘲之不置。 歲久遠曰年千世百。皇甫謐 頻頻曰比比。王,文三 覆被藏曰以被縮面。晏子 從今以後曰終今以來。前,匈奴 善往曰以好往。上 惡往曰以武往。上 書與親曰某官宗臣某。庚,沈下賢,某官某御位下某某,上 其人之名。正遇其時曰端遇。前,后 依次序行曰以貫序。谷永 貪生曰偷其生。孔融 不冠而出曰禿巾徽行。上 異間曰殊開。 不可加曰不可上矣。谷永 當意者曰直意者。上 所失物不多曰所亡少少。陳,衛 補救之曰藥傷補敗。

常怪之、曰經扶此事。蔡邕。善名位貨、曰四非。列七。事無濟、曰空爾爲。晉書、馮紞。又曰空復爾爲。趙誠。不熾盛、曰於異實

忽然耳。韓愈、某事某某。多之言曰稍俗。賈誼。牽強不費力、曰不知於色。劉安、修務。益甚、曰日甚歲劇。後漢、郭伋。再作、曰又之。左昭七。

其事果然、曰某實然。左哀上。失火遭家財、曰遭府。上。延燒拒火、曰蒙首公室。上。火氣、曰熾彼。上。遠不及者、曰與

古相萬。杜牧。豈不爲某、曰何必不爲某乎。後漢、鄧禹。不須此、曰亡是可也。陶集序。圖狀尋之、曰以物色訪之。後漢、嚴光。無處、曰

環復不窮。韓文。不敢斥尊者、曰敢告僕夫。左哀、傳西。止在見到處、曰留某在所某。左僖上、某人名、下某地名。指言只在此、曰正在阿

堵中。世說、顧愷之。假名人、曰張甲李乙。顏延之、庭誥。須得之、曰我來條至。王褒、僮約。物性順、曰堅革匠誠。定。蔡下言、曰牛童馬

走之口。元稹。卷物小之、曰縛一如瑱。左昭文、卷念如充耳。集而復分散、曰布斷而罷。左襄。日歸、曰不如姑歸。上。成而敗之、曰

墮成。上。所習、曰蒸性染身。叔夜、養生論。非義、曰義之所不敢出也。新序。因其非、曰職此之由。左昭三十。又曰職由此也。晉、辛否。

因汝、曰職女之由。左襄二。向因出入、曰中因行役。袁誠。役作候人瓜田、曰報摧。新序。意要其物、曰色欲之。上。兩無疑、

曰椒俱無猜。左僖上。可再驗、曰可覆視也。左僖。不知有異志而見、曰我好見之。左昭。入多品、曰入有十等。上。超越、曰

距躍。左僖。跳踊、曰曲踊。上。超堵走、曰踰堵而走。公羊。兩人立門內外語、曰踦閭而語。上。火把、曰束縕。漢、蒯通。隱約記事、

曰勞觥若夢。文選。僞其人、曰設士而非士。新序。

香嚴尚書壽言

黃祖　撰

香嚴尚書壽言

香嚴尚書督部大公祖大人六十初度壽序代

皇帝御位之二十年九夏。清宴金甌无缺。海外諸國珠盤玉敦。互通僑使。喁喁曓曓。懷柔率服。莫不享賓薦通約之利。戒輕生邊衅之害。不意東鄰貢晉。覬洲盍弄。蜻蜓列島。屢逞陸梁。馬嘗東西。遂困多壘。士皆投袂。將奮同仇。廷議以坤一久歷戎行。粗嫺强版。推擇關外。俾視師榆關。嘗北門之鑰。而南洋諸海口。島嶼錯比。尤防侵軼。非有威重大臣。將何以綏靖而鎮撫之。蓋當氛祲憤擾之際。苟無恢張應變之方略。則患生肘腋。縣官軍實。悉仰東南。稍有侵陵。杼柚立竭。則前敵諸軍。雖有帶甲百萬。金城千里。湯池四塞。而無粟無械。其將何以持久。故節鎮藩垣。征繕饋貢。苟非親臣重臣。何以堪此宏寄。聖上知人之明。謀帥之慎。特詔移香濤尚書督部大公祖持節莅止。俾坤一得一意星征。戒途率師。援北倚公爲江介長城。聯斬郵結。暖羽代飛。使節既至。雄規茂略。風發泉湧。儲峙芻茭。製勝伏械。招募期門材官。習流楗手之屬。調集百餘營。北過大軍。南鞏海防。一以多算勝少算。尋稽成案。擁正乾隆中準部青海兩役。大軍出玉關。而以劉文正統勳。督關內芻茭軍火。蒲昌戒斥候。而以黃文襄廷桂。綜後路軍務糧臺。聖主知人善任。乃督股肱倚公深矣。旋以兩國棄前嫌。修舊好。櫜戢甲仗。疆埸敉平。奉命各旋所治。上流重寄。惟公克肩其任。而坤一承望下風。亦得以黽勉率職。互相規國。焉今年秋八月。爲公六秩攬揆之辰。先是歲在丙戌。公持節

交廣。年正杖鄉。以仕履官。年差一經。至丁亥秋。乃拜御書榻幀。西藏銅佛、執椅御物、如意、珍果之賜。阮儀徵實頤性延齡之勝。史文靖冠御筵千叟之班。今茲杖國。明年合卺異數。而同官之義。自應先期爲卮酒難老之祝。禮也。公歛歷京外三十五年。每遇生日。輒援亭林顧先生之例。杜門謝客。從不以稀酒賓交。會公嚴古之義篤矣。然歐陽文忠年三十。官夷陵。遇生日。置酒舟中。作詩自壽。豳風有躋堂稱觥之詠。漢賜三公爲老更者。上尊之酒。賜壽木之杖。稀几。乞言之儀。生日頌祝。其來舊矣。況乎熙明國僑之義。虎帥以聽。當此元封文武名臣欲盡之時。祝公長生久視。若復丁壯。措拄危巒之局。翰維屯蹇之運。此人人之公心也。事有共憫。忠言相告。世教淺微。冀共扶翼。鑒戒大年。進德匪懈。此又朝野喁喁屬望之私心也。絜祝之詞。僉曰宜哉。夫經綸艸昧。篤生異人。根節盤錯。乃別利器。公易宿垂芒。德星臨曜。綺歲馳神童之譽。壯年擇經世之業。擊楫六略。范氏幾帳泄其勳。甄綜九流。何氏學海選其博。少乘贈太傅公鎮方之教。嗣公與益陽胡文忠公繼仕黔中。同官雅故。公親受學。問講求洲邊。發解之日。文忠遺貽公書云。賞郎得解。輿韓南溪國口而榮者衆。日後公督鄂。謁文忠祠。作詩。有敢云篇鈍能爲役。差幸心源早得師之句。是見公之德器。公以巍科列侍從。天下仰爲文章山斗。今上初元。與柳泉侍御。痛念穆廟上賓。於嚴就御職屬之經頒。猶有所疑。抗疏激烈。事關大典。登延集議。無所依據。公獨據公羊儀禮經文。仰稟裕陵御批通鑑。御製文集平定陶穆讓與獻之閑。析永叔祖公伊川之衷。詳釋昭指。傳以經義。羣言紛紛。大禮遂定。追維同治末年。大婚禮章。房中三奏。又欽定平粵捻方略兩次表文。出公手撰。昭賜加銜。此安石之碎金。於平生爲末事。天顏稱善。稱曰奇才奇才。長徽公之榮遇。公少服膺河間儀徵兩文達之書。於準經六藝九流百

氏。無所不窺。潭思覃精。尤熟史事。典試視學。所至以行學文刊刻條教。蒐剔異材。曾文正嘗歎爲朱爲之觀皖學。洪亮吉之督黔學。阮芸台之視浙學。無以踰也。自蜀輶歸。益潛心宋元儒書。服習朱子。躬行修飭。非法不言。非禮不履。所蒞蜀鄂。繼公傳車所歷。親立經心尊經兩雅等書院。橫舍日講。指示四學之目。曰通時務。明體致用。本末兼賅。九袖十二材。雲蒸霞蔚。儲爲國器。樂育羣倫。陶冶萬士之意。至深遠矣。長微公之學術。光緒庚辰。丁令遞晉。行人失指。天山西徼。蒙部北庭。迷賓東嶼之地。將爲珠厓。議棄彈譁不歸。公十上密疏。規陳方略。旋以曾惠敏充使華離之地。劃回疆方。兩宮懿旨。特由監局擢公講國學士。象胥署有大議。輒敕王大臣促公預聞參署之。此公上結睿知之始也。洎乎撫晉。密薦文武忠良材幹五十九人。多見采納。不次擢用。開府兩廣。防海規越。與彭剛直同心戮力。疏陳方略。進奏機宜。公輒主稿。兩衙拜發。彭公未嘗不稱善。洎乎桂撫徐潘相踵僨事。當是時。嶺西岌岌。太平歸順南甯等邊郡。潰兵紛紛劫掠。兆人瓦解。公密薦以臬使李公秉衡署巡撫。扼龍州南關之險。預籌軍火餉需。密奏派馮軍門子材王耕兵孝祺。重整勁旅。羯牙出關。軍聲大振。於是有諒山之捷。擒鎮爲之擐。恐其外部首相茹勒斐里。乃力持會戰索償者也。竟爲法人議院所劾退。刻公舉首相翻改前議。遂乞行成。爲自有交涉以來。戰功第一。是役發蹤指示之功。人公實主之。而推獎諸將。口不言功。乃尤人情所難能也。瓊甫欽廉虎門橫檔大角沙角。大築礮壘。相度險要。仿造西制。屹然巨防。軍火之廠。槍船之務。器師學陳。巧匠咸集。杜預武庫之稱。葛

堯連珠之製，無以踰之。是殆公之軍謀，毛詩傳云，治民煩則亂，烹魚煩則碎。又詩云，十羊九牧，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言不諳治體者，務爲煩碎，則扞格而不可行也。公撫粵之日，禁栽罌粟，惟嚴查於播種之時，而三時則否。治井陘道，惟預籌以官款興工，而不擾民捐。治粵，則沙田之事，控豪強，抑兼并。開瓊州黎母嶺十字路，兵民相安，閭井不擾。驗銅青硫煤各礦，爲民興利。爭新香六廠，急水門之洋藥緝私，不宜授柄於人。治楚，則水旱以時預庀荒政。修荊州大隄，親督樵薪之役。樊口梁子湖，力主不可妄啟閘壩，致受水之區太狹，橫溢爲災。是公之於政體，能導其要領，而深悉不苛也。島商互市，新法大開，詆之者不曉變通，溺之者日迷彼法，不知我之所知，禮失求野，彼之所長，蛾術可師。公剏立自強學堂，以算務格致方言製造課士，而鍊鐵官自然之利。徐文定所未行，鑄銀幣以他拉爲式。林文忠所未覩，立紡紗局織布局，以塞无窮之漏巵。開槍礮局栗藥廠，以資有備而無患。是公之於時務，能觀其會通，而化裁盡利也。爲大府者，匡岸太峻，則上下之情閡；滯礙不設，則督責之程弛。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文武之道，一弛一張，神而明之，視乎人矣。公官人有法，隨器授任，鼎不可使柱車，馬不可使守閭，言殊器也。千將不可以苴履，明鏡不可以爲顴，言殊用也。公處置庶事，爲地擇人，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若佐，惟邦之彥，屨屨之閒，皆得其任。文武孝友，有治內治外之各宜，公入告嘉謨，以此薦賢，爲國亦以此，有時楚材晉用，西將中求，遠規由余金日磾之例，近羅戈登日意格之倫，巧匠材官，多方招致，機廠練軍，次第設施，故選才不拘一格，而樂籠常資兼收，是公之陶冶一世，造就大雅之材也。惟天下之至靜，乃能覩未兆之形；惟天下之至神，乃能預方來之患。公上疏力陳，海軍當分南北，閩粵洋爲四大支，若預知有遼東元菟之役者，力陳鐵路當以盧漢爲正幹，晉陝爲旁支，若預防海州膠州要害，恐爲敵侵，東路轉運易被阻斷者。在鄂，力陳銀元局鑄錢局之利害，若預料今日錢價湧貴者。公連珠詩云，吾聞淮南子，澹泊以明德。又云，吾聞周易象，自強爲要領。又曰，吾聞齊扁鵲，治疾恨不早。公之建白數十上矣，而施行未及其半，志事猶未盡伸，晉賢每歎事不如意十常八九，然哉然哉。是公之獨居深念，靜觀萬物之理也。坤一貴厚，非叢年逝而往，自問駑鈍，豈稱與天馬並馳爭先，惟此般凝時局，忠亦報國之意，竊不自揆，與公若斗羅之應黃鐘，昔林少穆、鄧嶰筠，當粵鮮騷開之時，互相忠告曰，所不同心者有如海。今艱屯之運，視昔倍之，而東海之闕，志奮過詘，公將以明年八月賜壽，稱祝之詞，不敢虛美，敬舉其犖犖大者，以屬詩人祝難老之義，勸公三酌上尊之酒，而莊敬日強，進德不懈，如衛武公九十之年，作懿戒之詩，以自儆敕，孳孳未已，是則區區所頌禱者夫。公聞之想爲欣然晉一巵也。

張大司馬壺公師六秩壽序

皇帝踐阼，承穆廟中興之政，歲星再周，嘉與二三股肱臣，翦鋤屯蹇，輔導隆平，弧輪兩戒，閼黃海紅海黑海而遙，璇極四游，縮太易太始太初而運，滄漢瀉蕩洄瀾，仗旋世之心，維柱義義，陶冶軾轍太之平，則必有處乎中外，陣懾山川，氣備四時，壁立千仞，衎衎偉爲武庫，溜圍敵妊異人，儔公爲藍，決君國之大疑，若縣龍猶，徠至人之無已，然後燿燿九夏，繫爰樂乎蒼生，經緯萬端，佐平成於赤縣，芒垂昴宿，學爲海宗，其惟我南皮尚書壺公夫子乎。公攝驊道真，號歛元緯，孳孳棐忱，貫摽瑰序，粵溯歲在丁亥，持節交廣，（公丙戌年五十初度，因作壽，官年蓋一歲，故丁亥秋乃水賜壽、）其時公年屆杖鄉，秩爲始滿，

天家錫羨，馬人頌德，

奎章粲爛，佛像莊嚴，

放靈壽九節之笻，賜上尊十斛之酒，杜鑊帶其膳榮，庸繡像而已茂，越歲丙申八月初吉，爲我公開第七秩覽揆之辰，風行漢廣，星朗弧南，刁簡公端撤之雲，上方霖雨，高伯恭德泉之府，內暎文明，既亥高千，炳中朝之舊德，叢牙十二，拜麟趾之新綸，自影櫻高蟬，翦翟鶤鷃，南棠東社，務肆梟梢，並績築宗模，鏤勳雕壤，洪惟我公，八成一德，出督八州，領治內治外之著名，揖足食足兵之本計，日營四海，而智燭不枉於用，道毋華物，而履屐各適其材，古陞棟於中台，繫宗臣之上瑞，寒松賜幅，魏環溪特拜御書，頤性天題，阮墉將膺杖卜，粵溉賜公傳鄉太夫子，鶴戴莊柯，豕巡雜甸，嵗米魯阿之緒，紺鏉貝山，鍋武鄉侯之勛，綸綸

伐鼓。穹碑慰大。新鉛落之生祠。沈石風清。祝侍郎之昌後。僉以胚胎世惠。鑪天星精。爐熺神光。誕祥有自。既而家傳魯論。傳就河汾。於時附公與胡文忠公同官雅故。公寨為本師。性銘忠孝。芬揚廿載。志在汗青。遂乃天下已任。大略獨觀。開畬九羊。億書三篋。金儒珠璣。機鈐流略。讀破景丁四部。目窮文史三冬。溫公無譽枕精勁。鏗峻有贊脊逵日。淯乎士衡入洛。闡成策科。上第鳳鸞。揩白沙之老眼。一聯龍背。屑紅綾之進牙。動色相趨。忠肝古誼。益復飽閱中祕。稗擷綱維。王儉之改錯七錄。褚亮之儀直三番。平當論議通明。楊億典章洽孰。舊勝座右曰。兵家盡補能康世。經義咸明適箸書。拜文忠公祠詩曰。差幸心源早得師。其組量閎達有如此者。柱史漫蒎。狐儲已遠。或則索千斛米。或則劫百鍊金。公正例變例。涑水探源。才優踰優中壘定論。潤色則西京鴻業成一家言。低佪於南史麟經。發三科旨。揚子雲贊太史公書云。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無一曲筆。吾師有焉。又況騰日九英。畢筆規諫。淮西奏雅。直摒貞符。睢樂鳴絃。聿宣風始。使燕公有大手筆。非西鄂離鍊都京。於時館臣恭進欽定平粵平捻方略表文。皆公擬進稱旨。盤陀老人直內廷。多經進之葉。瑯嬛仙館大著作。為乘手交推。去彭芸楣之尖新。斥胡石簡之薦札。祕殿之炬撤金蓮。講筵之書賜錦帕。抒思對命。瀾盡學精。其雍容侍從有如此者。然此猶朝夕論思。而非日月獻納也。聖上改元之五載。疇諮大禮。爭信少儒。國論蘸茅市發一関。公議斟酌。燭如韓退之之精論。扶韓親根據公羊高之誼。平永叔溫公兩家之同異。折定陶與獻諸議之紛綸。贊定典章。以肅以稽。越明年。丁零之北。睨我西陲。脅我權使。留犁桐熟。頓塞諸水之盟。斗入碑沈。妄覬孳陽之業。商於挾詐。匭脫思僭。竈飛羽書。

夕驚猿留。公四策指陳。十疑手上。翻皮山廬回漢節。豈介子佉斬樓蘭。薛米思干。非算灘之敢據。木齋爾嶺。娟穹跌之早封。韓復審寄以會。患緻改持英鎸。重使穹闐帖克斯川之擾。犂隸職方。阿爾泰山之隘。書歸亥步。自是聖上眷公可大受也。適命以侍講宜力。凡譯署議交涉款約。必令公預聞要略之。頗收近直禁廷。留侯密贊前箸。威老上之龍庭。折捧犂之觶子。且渠詬塞。尺一書尊。同異兩科。利害三策。古所謂觀勝廟堂。折衝尉候。縱強橫版。神清氣勁。朝野賴之。至若呼韓木箭。烏拉紅鹽。了角米脂。那顏統萬。兵與屯為互衛。戰與食其交資。秘焚諫草。外廷莫知。箕預綢桑。中留乙覽。其獻替軍謀有如此者。昔在中葉。士習敝隨。競利於天監。文儒競於永明。切直刓於太和。險惟積於嘉祐。天子以公甄鑒似韋陟。清介似高郢。公明似退之。淵洽似長公。遂命出典瀾科。督鄂學。蜀試甫竣。星軺復留。自凡海曲璧珠。荊巖蘊璞。羽獵上林之意。碧雞金馬之倫。一角麈成。萬飛鳳接。驊騮羈絆。樂物龍牧。唐代陸贄。宋世歐陽。方之我公。殆猶遜歎。況乎齋規安定。炳斯文江漢之鑒。院拓文翁。錄絕代輶軒之語。蘊搆百氏。條別九流。方諸先哲。朱筍河之視皖學。阮文達之視淛學。非卷施之睬黔學。宏獎人倫。別裁浮僞。使相湘鄉曾公。嘆為百年以來。得公兼而四之。知言哉。非蒐擢英才有如此者。抑聞傳經賈董。不僅績於漢侯。相士韋鍰。未巡方於唐部。沈詢清粹之望。乃重旌旄。盧鈞台閣之風。始班節鉞。公以清切之近臣。試股肱於右輔。當開府山右之日。歲祲水木。帘留若華。迴呴以蘇。計殺我士女。綺幅阪折。爽治井陘。紡錯溝壚。嗇痛當衆。吏則鶉鵠侏儒。民則嫠體恩銘也。而盈埋百粵。炭障炎維。靖窟嘯於缺徒。控市司於番舶。蠻戶魚蜑之糅雜。蠶帆艋闊之迷離。黃

木扶胥。神鑑飄術。倉梧勞竹。觥蛛捎禦。待刱雍平。並勞風聽。公下車之日。鑄陶瓦以代諭。籐筐錢使更新。梁柯鐩而奠六瀧。絕椤葙而逝百毓。遂令殊源復返。金粟如壥。絲納班牛之族。警息爵牢。闞婆柔佛之貨。候迎雁瓢。梅則鑄銅為柱。鄙則表海成臺。丸泥椠而鐵牡封。嶺嵯巖而長城屹。粵賴大治。鄂渚徠來。控襄郢於上游。吞雲夢者八九。引臨江之浦。艾衆藏番君。揚破竹之新硎。人謳杜父。功砭息壤。執捷薪潞玉之勞。廠隸定奏。樹流柹蔽江之略。開軍器監儲十盤十決之佳兵。積營陣圖。窺九地九天之妙略。籠山川之礦利。治自羅倉。肱垣壔之精礮。地不愛寶。大興紡織。衣被者百億萬家。議潦漏卮。鑄錢者三十六治。比者朝廷念潢池之弄兵。顯江表以謀帥。特太眞不動聲色。得道濟實於長城。子時劍及蒲宵。桴推壯武。開命即行。先機設備。彼縱跳波蟲鱗。我能奪水蜍艘。鍵吳淞之筦鑰。大好衿喉。扼淮海之鋼峯。屹然天塹。虎符十二。衝羽檄以橫飛。扇甲三千。鏈海波而不動。靜車雲屯。策搖翟子九攻之壘。沙隄櫃市。關盧龍山八遂之牖。轉徐方而濬饟。丕靖驛騷。挽銀河以洗兵。旋逐鉦鎮。人以為雖鉦不避者。公之忠。公以為勤勞自矢者。臣之職。俄而庚癸洊楚。鉏十年長蠶之禍。申伯遄南。懷四牡鉤膺之濯。還我大父諸兄。汾陽僕射。奉為四時入節。長生太師。其迴翔眞寄有如此者。然而文貞竹瓦。宋譽璋牙。錢建旌麾。僱馴党項。緊昔甲申之春。公自晉祠入朝。會值交州搆衅。造郤陳謨。對揚六刻。擒度方略。爭盡日中。洎拜命督粵時。則衅生滿月。海沸吹沙。猰㺄欲飛。鯨鯢不靖。將軍大樹。方迷衣錦之雲。鎮利重機。待彀射蛟之弩。覬衙關而欲上。替戾岡僵。阻東道以難通。富良江關。公奏進羣材。師行席上。昕夕與駐粵欽使彭剛直公。闔山聚米。儒士張韜

猛薦文武羣材。力抗陸梁強寇。資李樂師之齋粘。（護陵李秉衡擢古於龍州）立璧齋韻利。策偶奉世之善邪。（宮保馮萃亭軍門）陣斬沙車。忤王誠翁。跳糠如飛。（毛尚王德孝祺）嗾森總管。冒鶩先捷。（蘇元春軍門）老獵當道。不教貉子生還。下瀨聲援。兼轍樓船。蓉宵納居翁以諭甌駱。討荒徼而靖旄牛。章梟之虔鐵橋。狄青之陣銅柱。驤飛屋瓦。雨洗炎州。將則象龍吹鐃。凱樂之章大奏。未有鯤人戀劍。衡候之徒灰塞。若此役者也。語在克復諒山記略中。為自有交涉以來。戰功第一。待鐫石於浯厓。中典作頌。勒戰功於服嶺。異域來庭。公之建樹閎矣。至乃孤懸瓊島。與海通波。儋耳崖深。老閉關之大長。毘耶山險。窮帕首之轉刀。豈知黎母重開。蠻沙淨洗。椰冠化拓。蠻獨休爭。火耨刀耕。洗隳大藤之峽。束銅青石綠。轉輸富媼之治官。覓錯午於尾閭。關吏庚於指貴。若其鑒東為了。蘇毘那（赤嵌佛書名毘舍那。）借河伯非外孫。義田橫為壯士。暗輪轄聚。屢摧軍資。雖朱厓終棄。隔中星正朔之敀。而維州迫論。悅恭但乖成之績。是尤江左夷吾。收新亭之涕淚。賈和葛亮。當雄略以求伸。其規畫武功有如此者。且夫關東部洲未有之利權。寰九瀛海無形之扈瀨。嬲種羊而吉貝移於中夏。地用為而自攫溢於漢家。肄陰陽權謀形勢技巧以屈縶莒蓃。由余於戎服。萃七陶八冶九柯十匠以關數作據館穀於漢皋。飛車則斡徹奇肱。鬭法則翔新尚父。楚材晉用。西法中師。河閼擠地。啓八萬里二三級磐石之精。遁甲開山。驗十九施廿五種孳生之產。氣酉曬暵。峇辨阿屯。佛郎湧而森。輿迎珠璟而山積。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莫宮軒轅首耆之匯。督翊兵刑水火稷契工虞。實翊媧皇中天之治。其損益也。則取材落實。利用前民。其揉張也。則四微中繩。九變復貫。行文正之深心偉識。胡益陽之體國公忠。公眞淵契哉。其

匡廬時局有如此者。若夫冕穢資之律。感而應商。淬晁吾之金。求而躍冶。謝三字語據。一節見則百節知。羅卅六英雄。注意相井注意將厨及魚龍之數。郢檢桑梢之歸。士求異等茂才。舉貴通曉世務。摺韓潮州之被。遠包鹿院全梁。育黃江夏之材。勝闈雅館四館。眞性通而氣厚。俾需備以崇興。至若茂宏穠服。迂宴而褒。屏伏波薏苡一車。載武惠圖書萬卷。欲進業水。枚鏈而導六騎。食武昌魚。封璩不遺一鮓。後堂無家伎之聲。丈室有靑絁之帳。擔獨樂園之竹杖。飯窮樂主之齏鹽。起樓臺以無地。遠人間冠相公起居。鐵實氣而不私。國論服賈昇州清介。簿書手校。罰二十以上必親。木屑親儲。課分寸之陰日。篤心似當天白日。胸無深阱。樊桃淡言。嘆扇臺响廉客以登春。鶴語生雲谷。接才流以應律。其陶冶事倫有如此者。況乃門千戶萬典沿朝章。龍矯蟻騰。鐵占地勳一品。會昌之集。千秋金鑑之編。淡巷孔堂。縮諸深於高密。上膚嚴季。隆集古於歐陽。何止連珠製。稱君苗筆硯。都焚距知碎金曲高。太傅餘閒偶事。公之雅志在曲江風度。贊皇方略。然無心競物。鷹隼休猜。大營平泉中冷水遞。曲江有性韜而短於武功。贊皇挾才氣而微嫌汰侈。公乃集其兩長。去其兩病。後人尚論。定以儒生爲知言哉。肯在扶陽就侯。元常杖國。令公領芴。文穆詞臚。雖語新論。并彰汗牒。然以視我公。志薄風雲。性超始素。籌優幕幄。柱亘擎天。他日玉潤堂襄。軌蹟儀形。千宴寶中。首廣游御。尃埴挻紘。斯獨鑠矣。勛伐鐘萬。侯其韓而輿制桐出。書琴爆尾而不焦。汗竹傳經。酒登堂而拜賜。元成公子。研席連附。朱游門吏。大析識路。趺門風於鐵漢。世任傳衣。駐旌節於楮圻。明陪曲議。驥惟當陽智囊。朝貴或阻其勝算。長沙舞袖。狹區未足以迴旋。史稱謝文靖大人之容。王公之度。而寢處常有山澤間儀。人謂李文饒北收澤潞。西策吐蕃。必帷幄乃展機衝。上略。公者波澄漢浩。煙燼靑烽。飲蜀潭三十石而愈甘。仰炎嶽八千仞以無極。召虎之古環。錫祉南邦。司馬之威儀。懾彼西夏。後王深甯四日。皇覽揆予。與董江都鄭州異人再出。嚴遂奏南飛一曲。海內知聲衝垣拱文昌六星。綸扉盧左。

天題手敕。

帝念精忠。此日幅巾雅度。拜竹根如意之敕。（引用劉陸手部管純陳草師）異時壙海成功。解玉帶通犀以賜。何須梨棗製

鄂公百八十平格之齡。待拓經綸。霞翩術大九州維晝之局。

壽公師壽言節略

光緒丙戌秋。公年五十。在兩廣任。以官年履歷。差一歲。至次年丁亥秋。乃拜荷賜壽異數。敕御書福匾額。西藏銅佛內府多珍。謝表立言翔雅有體。公字孝達。自號壺公。又號無競居士。一號香嚴。

甲申冬。乙酉春間。諒山大捷。實由公發蹤指示。乃自有交涉戰事以來。第一奇功也。而當軸有陰沮之者。故公取張九齡詩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之句。自署無競居士。又曰。牛翁謂呼我以牛馬。則應之以牛馬也。

咸豐壬子解元。時年十六歲。同治癸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職編修。知制誥之文。典雅有則。錄史傳。不虛美不隱惡。理昭而事覈。不妄下筆。南皮舊有北皮亭。故謂之南皮。魏文帝在南皮一日。射雉三十六頭。北魏刁雍年登百歲。渤海饒縣人。諡曰簡公。從子遵。諡曰惠公。亦垂八十。官皆至三公。今刁惠公志。海內推爲北碑第一。在南皮之刁家樓。出土。正值修縣地。今此石藏子靑相國家。宜有鼎門之瑞。扶輿靈長之氣。鍾於張氏。贈公太夫子諱鍈。乙科。官貴州最久。公生於黔有異徵。贈公與胡文忠公林翼同官雅故。公發解之日。文忠與附君詩云。聞賢四郎獲解。與南溪相視開口而笑。欣喜累日。南溪者。公之業師。諡果靖韓公超也。公亦受學文忠。故公移督湖廣。謁文忠祠堂。作詩有敢云駑鈍能爲役。差幸心源早得師之句。贈公知遵義府。扞賊守城有功。尋署貴東道。用兵黔下游。苗教各匪。積瘁王事。卒贈太僕卿。公未通籍時。節好閱兵家言。及國朝掌故經濟之書。尤有奇悟。焚膏繼晷。夜以繼日。假寐時絕少。故六藝百家衆流無不

通。嘗謗其半曰。兵家番補能康世。經義成明乃著書。沈思穿穴。一事一義。必了徹其究竟。從不妄下丹鉛。
嘗見公所藏經籍。手校多精塙。批國朝先正事略。駁其譌誤及義例不當處。尤關國故。此特一鱗片甲耳。
未通籍時。佐豫撫東撫幕。艸奏軍事。切中竅要。又代陳給諫乘樞作奏。荷旨獎問。馬周代常何言事。光氣
往往驚其長老矣。己卯年。官國子司業。上惠陵大禮。延紳釋詔指。援據儀禮公羊。平定陶濮國與獻諸議
之紛糾。析永叔溫公伊川兩家之斷斷。疑上國論為然。庚辰年。升侍講。使俄大臣崇厚為俄人所給。要約
割梅邊卡倫地。臚列多款。公上延議戰守方略甚具。章十餘上。奉兩宮皇太后懿旨。敕譯署王大臣。凡有
交涉議約事。皆當令張某預議。除拜洗馬。遷左庶子侍讀。旋孥問崇厚治罪。擢襲侯五品京堂曾惠敏使
俄。重議條約。公所密奏也。爭回伊犁帖克斯川一帶。又阿爾泰山承化寺界綫稍移北。餘多與崇約之失
無異。辛巳年。除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公在史館。凡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內閣協
同批本票簽者。時有疑舛。往復駁正。至于十反。欽定平定粵匪方略。平定捻匪方略。進御表文。典贍沈博。
時人傳誦。穆宗大婚樂章。公所定稿。每艸大臣列傳。据事直書。不為曲筆。先是丁卯年。典浙試。得士頗盛。
尤著者。循良如陶巡撫模。沈布政鎔經。使才如許侍郎景澄。算學如沈吉士善登。律呂如經舉人丙奎。詞
章如譚山長廷獻。經學小學如孫刑部詒讓。王山長棻。皆士林推服。
官湖北學政。日進經心書院教士。以古學改定高才生文。刻之。為江漢炳靈集。癸酉年。典蜀試。旋為學政。
建尊經書院。刻輶軒語書目荅問以教士。高才生如宋育仁、楊銳、廖平、王光棣、王秉恩、吳德瀟等。皆肄業
院中者也。公時時為口講指畫。因材造就。輶車所至。搜采駢碣。壇广漢隸石刻。上庸長漢季男諸碑厓。始
登金石家著錄。公兩為學政。所至網羅通才宿士。若繆編修荃孫。樊大令增祥。王侍郎文錦。王祭酒懿榮。
鄭貢生知同。鵬太史光典。左比部紹佐。易分巡順鼎。袁刑部寶璜。林吉士國賡。教以治經門徑。通知時務。
曾文正嘗嗟異之。以為前翟若洪亮吉之督黔學。朱筠河之視皖學。阮文達之督浙學。無以踰也。壬
午癸未。公任山西巡撫。嚴禁罌粟。第於播種時禁之。過時不問。民以不擾。會法越事起。懿詔密陳戰守機
宜十七事。又密延薦中外文武人才五十九人。多見采納擢用。裁革陋規積弊一清。修井陘道。化險為夷。
甲申春。內召。造都陳越南事。多所贊畫。三月。奉命權兩廣總督。時廣西巡撫徐延旭。潘鼎新。先後潰軍於
鎮南關外。越南之北甯山西高平諒山連失守。法提督孤拔兵艦縱橫海上。台北岌岌。公與駐粵彭剛直
公玉麟籌商防海規越戰守機宜。堵塞黃埔西江。修築虎門橫檔大角沙角礮臺。粵人倚為長城。密奏薦
文武材堪倚任者。請以廣西臬使李秉衡辦糧臺。旨擢署巡撫。又奏派前廣西提督馮子材。北海總鎮兵
王孝祺等。資以大批軍火糧餉。招募新軍。欽廉材武之士樂附。督帶出關。軍聲復振。旋蕭清龍州關內全
軍出關規進取。旋克復諒山。大敗法軍。陣斬法提督。捷音布中外。法巴黎司議院長六百餘人。大詆海外
部。外部首相茹科斐里氣沮告退。議院衆紳別公舉外部首相。遂乞和。是役諸軍勇氣百倍。幾可進復北
甯。攻河內。會詔以和議成。不許進軍。公與彭公玉麟電奏。力諍機不可失。廟堂不納。語在克復諒山記略
中。是記最為實錄。是年。公又派兵輪二艘。援福州中歧馬尾。又籌餉項二十萬。接濟臺灣帥劉銘傳。又用

厚餉招來保勝州孤軍劉永福。法人所畏也。其忠勇性成。遇國事利害所在。赴之若渴。不分畛域如此。建
廣潮欽廉瓊州等處。沿海礮臺。遣將率軍。平撫州黎匪。開鑿黎境十字大路。縱橫廣袤。皆寘重戍。開礦
煤石鉛各礦。以收山礀自然之利。建廣雅書院。招集肄業生二百人。以經史課之。士風大變。延聘梁太史
鼎芬。朱御史一新。主講廣雅。設立鑄銀元局鑄錢局。以維持圜法之疲敝。公於治經最服膺陳蘭甫先生
澧。恨生平未見。寄詒聯。自稱私淑弟子。
丁亥戊子年。移督湖廣。詔與直督李相鴻章分辦盧漢南北鐵路。（旋以王大臣會議奏上。先開蘆漢路。由湖廣總督辦理。此據[illegible]）奏開大
冶鐵礦。設立鐵政局。槍礮局。織布局。銀元局。以救洋貨侵銷中國之漏卮。而為自強之根本。公建盧漢鐵
路之議。醇邸偕商機宜。往復十餘次。中附洋者黃河。公主造活鐵橋以濟之。又建開晉省鐵礦備用之策。
醇邸心折公任事之勇。復電中有經使志大成迂。成功與否不可預必。然精衛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
不任事者之肺腸云云。己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年。皆在鄂任。籌款修荊州大堤。親督搶險之役。設立兩
湖書院。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齋。以課經義之士。別設自強書院。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齋。以課治
事之士。（近又增時務一門）甲午年夏。倭事起。公密奏防海方略。並籌買外洋新式毛瑟快槍大批軍火。十月初五日。奉
旨署南洋大臣兩江總督。飭兼新督。聞命即行。初十日。泊蕪湖。十六日拜命蒞任。周巡江陰狼山吳淞崇
寶等處。親閱海防礮臺鐵廠。凡籌校沿北軍。籌援關外。警護衛京師。籌買軍火。籌各要路設立轉運
糧臺。時公府物力。稱地亦立籌加鹽捐。籌借洋債。以應急須。事如蝟集。晝夜目不交睫。電奏機宜。皆手自
起艸。不假幕僚之手。奏以馮子材幫辦南洋軍務。奏以彭楚漢署長江水師提督。募八十餘營。布置周密。
乙未年春。倭舟窺海州。謀登岸。聞我淮徐開南北綜數轉運之師。道人心大震。公厚集諸軍禦之。敵沮
旋去。時方議割臺畀倭。那督其人蓄死。戴臺撫為國守。公密遣人接濟軍餉四十萬。遣門人唐署撫景崧
之胄夫人來江乘。贈致偏重。飛電戒之曰。君為國盡忠。吾為若盡孝。勿以老母為慮。後唐以不能久持而
敗。乾後軍餉頓絀。公自此毒其為人。總勿與通。籌立自強軍。奏調用德國柏林將弁游擊來春石泰等三
十六員。督率教練。以錢道德培沈守敦和提調其事。公每與地亞士等洋行。訂購槍礮子藥。皆親與議價。
勸驗利鈍。在金陵城內外。造馬路以便民。在上海設商務局。分道督官洋弁。改造江陰吳淞徐閘沙圌山
獅腦龍山等處沿江沿海礮臺。皆議復建金山之文瀾閣。借校寫四庫書為名。招集四方賢士。特設學會。
以崇復竹文正門府兩江書局。采訪局。賞賢之盛會。遂任事中止。（[illegible]）
丙申年正月十七日。卸軍。仍回湖廣任。敕公與北洋大臣分任盧漢鐵路事。招商集股。趣期開辦。公刻苦
自勵。服御儉陋。妾不衣帛。服官京外三十年。家無寸田尺宅。嘗詠史事。有曲江風度贊皇心之句。蓋雅志
所在也。然張文襄治邊事。非其所長。而衛公大營平泉。侈設水遞。不無可議。公似勝之。奏延論說。未編成
集。札記若干卷。詩若干卷。編纂釋辦吏務類要一書。分門列表。成數百卷。將以昌近備乙覽。爲得失利病。
像若指掌。公氣厚作通倶韓愈。勁秀善斷如陶侃。好士不倦。則兼有近代朱文正阮文達之忱悃。論者以
爲處之帷幄之任。操進退人才之柄。當使天下無滯材。無滯材則百司各舉其職。而後庶務備明。自強之

政克舉，方可成其志事，知言哉。

此編嫌太簡略，大事尚多漏未載入，須就公日記編年作一譜乃佳。阿文成當國日，門人爲作年譜。阮文達年八十，有雷塘菴主弟子記載其勞勳行事，當仿之。

合肥相國壽言

袁昶撰

合淝相國壽言

太子太傅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總督直隸等處地方一等肅毅伯欽差北洋大臣總理海軍大臣合肥相國七秩壽序 代

古今之運會。遞嬗而遞新。不相襲者也。古今之事業。亦遞出而遞新。不相襲者也。歷觀前史。位至宰輔。而年躋耆耋。聲施爛然者。若漢之扶陽侯韋賢。東漢之太傅趙熹司空伏恭司徒魯恭。年至矣。而事業未能幾燦今古。至於北平侯張蒼。元魏中書令高允。唐之狄梁公。宋之文潞公。年皆期頤。或至百餘歲。其相業煒矣。而又未際熙會昇平之世。美哉猶有憾。洪惟我朝國祚。綿洪純固。康熙乾隆前後兩六十年。明良交懿。前史稀有。洪恩汪濊。壽考作人。高宗運際中天。奇齡邁五龍。民物康阜。御製詩有古稀再稀又再稀之句。授受大典既成。嘉慶之初。宮中時宴耆。猶稱乾隆六十四年。千叟讌。開中外臣工。躋上壽者多至不可更僕數。前後宰執。時則有若諸城劉文清公。漳浦蔡文恭公。溧陽史文靖公。無錫嵇文恭公。吳縣潘文恭公。儀徵阮文達公。皆享耆耋之壽。鹿鳴重讌。瓊林再逢。此豈惟由行仁致然哉。蓋乃高宗錫類之仁。沐浴陶澤。以致此人瑞。史不一書也。扶興京華之運。流澤日新。今其萃於我太傅端揆合淝伯相乎。我傅相夫子。機神明斷。悃款篤誠。歷事四朝。而尤被特達殊遇於同光之世。廼者璇闈歸政。上法成憲。與乾嘉之際後先輝映。聖上幾遹將紹隆於康乾。用是天題錫賚。褒美輔臣。爛若雲漢。虎賦煒奕。蓋我夫子以歲在壽

星之年。正月有五日。正屆七秩嵩辰矣。□□不文。竊推論運會則今古不相襲。論事業則後出者遞新。昔儀徵阮公爲史官日。恭進高宗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參驗六經以爲之詞。誠以執經之心。所以位育天地。黼黻日月者也。而讖緯之書。實爲經之輔翼。今相國夫子。籀繹五緯之精。擴擘七緯之略。功緯竹帛。思緯風雲。然則明師相所以得壽之徵。微諸讖緯之精義。其可乎哉。謹案春秋緯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在地象五嶽。又元命苞云。文昌六星。左上將。右上相。夫子篤生潛霍天柱之鄉。實爲南嶽。上應南宮。權衡中興將相之任。以一身兼之。繫朝野喁喁之望垂三十年。同氣之美。邁荀龍而轢賈虎。門族之盛。實爲國朝名臣所罕見。嶽降之精。上應三能。其在斯乎。同治中興。臨軒授鉞。夫子以承明侍從之臣。鷹揚淮甸。誓師霆擊。貫定三吳。過戈青徐兗豫之閒。指揮諸將。摧殄逋寇。皆殲五犢之羣。摘巢補穴。山川清明。還我澄霽。削平二憝。功在方略。謹案尚書中候曰。太公望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受祕書兵鈐之法。審權履矩。應敵之詐。縱己之謀。我朝以木德王。比隆者姬。倘李蟠根發榦。柱史遂繼師干。偃戟尚父。詩緯含神霧曰。刻之玉版。藏之金府。僉曰宜哉。又以爲前代幅員。神州褊狹。我朝聲教所漸。幽宇之拓。亘古未有。師相歷督大州。管鑰北門。歷時最久。仁育義正。惠政尤多。拱衛翼戴之績。四裔瞻仰。尚書考靈曜曰。四游所極。謂之四表。又樂緯稽曜嘉云。四夷之樂。東株南任。西禁北昧。公衆通九譯。衛轉遠御。殊域之樂。貢之太常。公子伯行觀察。銜命殊域。使能專對。爲國宣力。實秉義方。不惟佐上內治。抑殫誠外禦矣。禮緯含文嘉曰。侯伯有大功。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朱戶以明其別。納陛以安其體。彤弓與矢。俾得專征。師相屢拜欽差大臣之命。海軍創立。姊附崔成。公兩奉命。巡勞軍伍。海若效命。馬銜翻誠。先後疊膺異數。豐貂、玉璣、黃馬褂、雙眼孔雀翎。以及御書楣牓之賜。中使相銜。不絕於道。紫韁之錫。尤爲殊禮。公乃翼翼如畏對揚庥命。納於大麓。輝張廟謨。其忠悃勤勞有如此者。又案書緯云。歲星得度。五穀乃登。春夏令民早作。秋冬令民早息。寅賓寅餞。羲和職之。樂緯動聲儀云。召伯勞身苦體。舍於樹下而聽斷焉。故召南美之。甘棠之詩是也。師相之節制畿輔也。金穰水毀時厲民瘼。年豐則示之以禮。歲歉則教之以儉。偶有偏災。振廪康濟。決比斷獄。煥若神明。今邵公之年已開第八秩矣。再八十年。寅亮坐治。俾惠政屢書不一書。國之福也。民之幸也。春秋緯云。智者術轍。長生久視。黃童白叟。人人祝之。爲福德之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順成。咸曰宜哉。謹案易緯乾鑿度云。正月之卦。氣在泰。泰表載干。鄭君注云。干楯也。春秋緯云。自冬至四十五日至立春。條風乃至。遂生萬物。公久總師干。遠猷益壯。寵綏之辰。卦氣値泰。又過立春條風煦物之象也。攝提貞於孟陬。夾捧帝席。景星出焉。此又中候之占也。文躋滿。武躋布。佐調鼎鼐。協致昌期。實叶熙朝景星甘露麟一角芝九莖之瑞。是庸爲侈言耶。又以前代武庫之名物。邊備之制度。諸史所列。詫爲鉅麗者。以方皇朝武功甲仗之盛。殆皆邾莒不足掩其陋矣。我師初典兵枋。即奏請講求火器之利用。實開風氣之先。嗣以使相督兩江湖廣直隸。廣設制器之局。預儲武庫。防亂未萌。頻年相度營蓋金復之間。董治壽堡。襟帶山海。允設天險。近又碣石之北。渠末河之南。剏造四徹中繩之軌。凡茲建置。皆亘古未有之巨工。奕葉無窮之隱利。論語摘輔象曰。軒轅七輔。受金法者風后也。受準斥者力牧也。爰庀五材。爰治

五金。爰治九軌。爰平九涂。士皆用命。地不愛寶。公之規模閎遠矣。至於退食之暇。清晏之辰。諏經稽律。遊思八法。懸針墜露。筆力奇偉，則又摘輔象所云。鐵擿三折。韋編三絕。漆書三滅之勤矣。

謹案孝經緯云。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老。知天地人之事者也。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也。皇帝典學稽勸將舉臨雍之典。國三老之上儀。公實當之。執爵而乞言。梯几而對命。太史氏書之。以爲琁宮錫光韶之矜。黼座襃股肱之歎。上繼史葬劉穉諸公之盛。豈特爲士林之私慶哉。蓋乃與中天之寶運相發而彌光矣。於是衞祝之賓皆曰。若是乎古今之事業。與古今之運會。愈闢而新。邃乎其不相襲也。然以覩吾師。洎乎若無預。沖乎若不足。功成而勿居。德成而不自名。穆穆綿綿。進道若退。洗心藏密。日以德業返身考鏡。以期夫日新又新也。書緯運期授稱太公丹書曰。敬勝者吉。義勝者從。易乾鑿度云。繫既濟未濟於下經之終者。所以明戒愼而維世道。蓋竊公之用心。若臨冰谷。若承賓祭。節性日邁。光輝內含。用以師貞錫命。上承天寵。然則師相匡國誠民。其浩然直養之氣之所存。又豈區區蠡莛之見所能測識者乎。凡所稱引。多窃緯中最純之辭。稍知陋劣修辭之義。未必有當。敬薰沐拜手而爲之序。

合淝相國七袠初度第二敍

南至於朱厓。北至於粟末河。西極於松維。東則表朐界日主祠爲之門。此古之幅員也。以眎今之幅員則狹矣。貴支貢犀。越裳獻雉。識條支之巨鷇。論大夏之胡柯。致犂軒之眩人。詫金母之數勝。此古之重譯也。以方今之重譯則局矣。衞國景武公之平東西突厥。贊皇文饒公之馴吐蕃平澤潞。以及倉兕之官。樓船之師。飛雲蓋海之製。此古之武備也。以較今之武備則瑕矣。損益運籌。翕張彭排。刀定乘。劍匯治。家鶴膝而戶犀渠。此古之戎器也。以方今之戎器則寙矣。勒浚稽。銘碣石。碑韓陵。頌浯溪。譜樂職之三章。建營平之十策。此古之文事也。以較今之文事則陋矣。拯溺由道情。龜綦賁神堤。陶桓公建江夏之績。服威信者百城。趙閱道濟越州之荒。活黃黔者萬戶。此古之治行也。以方今之治行則庳矣。我夫子太傅首揆合肥公之歷仕也。翼景運。垂洪疇。興文儒。蒐軍實。續之煥爛。册於麟臺。圖在丹青。勒諸金石。朝野謳謌。華裔交仰。非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不足以語師相之壽。是豈小儒詹詹齒象之筆所能形容其萬一哉。我夫子秉濡嶽之精。應昴宿之質。少壯承累葉積德深仁。義方之教。承明金馬侍從著作之庭。吐納風雲。黼黻河漢。咸豐中葉。有覺且業。兩宮懿聖。遇和衷而繼元祐。穆廟中興。侔周成而媲殷宗。特拔公於元老戎幄之中。遂舉義旗。電騖雷掃。奠定三吳。耀師外海。陸讋水慄。布令甲。蘇疲甿。淮泗勁兵名天下。自公始。而秦西武士亦帖耳用命。爭效爪牙。撫吳之歲。奏減四府浮糧。以數十萬石計。民困大甦。建儲學。鐫經籍。樑秀

孝之甲乙。溢山川之清明。識者歎爲荊峴湯公後一人而已。遂移節兩江。督湖廣。參知綸扉。拜異數。分茅列爵。酬庸五等。以中原逋寇之不靖。棉附敗槍。上相紆籌。詔移勁旅。指揮諸將。規畫四路。雲屯雷厲。馳驅於冀兗青徐揚豫之郊。遂奏膚功。浮平醜孽。彤弓朱服之錫。詔指相衞。天子以公股肱重臣。鈐轄三輔。爰拜爰立。物望具瞻。旋首枚卜。朝野相慶。夾輔泰紫。倚爲金城砥柱之重。垂三十年。師相經綸夷險。百廢具舉。屏衞陪京。衛塹藩部。象胥雜沓。萬索紛陬。賓刺要約。文詞百車。夫子每談笑而折衝之。如大治之受羣金。莫不㶑躍消融於鑪鞴之內。海軍初建。黃龍巨舳。赤雀牙檣。行陣之圖。機巧之器。亘古未有。前史罕述水師以來。未之聞也。親賢董撫。胄倚夫子一手規畫。爲金湯不拔之基。遂溯萬里。攬督軌路。中繩四徼。爰諏群師。羣疑既渙。遠猷遂拓。夫師相在同治朝所建之豐功偉績。欽定兩方略載之。人人得而歌詠之矣。光緒改元以來。所規之訏謨碩畫。則廟祏之利賴。甄於不拔。制於無形。雖左右軍諮之選。有不能闚測其老成謀國之苦心者。大海瀠瀠水所歸。高官愉愉民所懷。斯之謂乎。我朝國運之隆。亘古稀有。康熙乾隆前後兩六十年。高宗授受大典。執中上儀。聖齡耆耋。重華賜讌。御製詩有古稀再稀又再稀之句。湛恩錫類。壽考作人。先後臣工。籌預千叟。御筵壽躋百歲者。不可勝數。至若宰輔三公之貴。先後若滄浦蔡文恭公。諸城劉文清公。無錫嵇文恭公。溧陽史文靖公。韓城王文端公。吳縣潘文恭公。儀徵阮文達公。皆鹿鳴再逢。瓊林重宴。

熙朝人瑞。史不絕書。雖諸公前後輝映。仕非一朝。然以徐偉長王澤之壽之說徵之。諸爲高宗錫福之聖澤涵泳於無涯。誰曰不宜。今夫子生際隆平。數中興佐命之功。實與曾文正左文襄諸老。若五星之編珠焉。琁閣歸政。上法乾嘉之際。聖壽無疆。萬方衞祝。將復開千叟之讌。奉皇太后鑾輿。時巡省方。近儀南巡盛典之徵。典學日隆。儲燿釋菜。於時夫子再宴鹿鳴。再賦瓊林。爲國之三老。天子割牲執爵。授几乞言。使太史氏書之。其爲明良之慶。咸曰庥哉。夫世稱謝文靖作相。王公之度。大人之容。而寄處有山澤間儀。裴晉公放意機衡之外。收身矢石之間。優游台鼎。前史以爲美談。然以觀夫子翩翩如也。稽經諏律。終日乾乾。終夕惕惕。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進德修業。資貸照物。未嘗一日稍自暇逸。用以承天寵錫羨眷顧優渥之意。然則前史所云。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者。奚足道哉。奚足道哉。夫惟成周之邵公。職在分陝之年。至百有八十歲。而孜孜以節性日邁爲程。衞武公翼戴王室。年百餘歲。猶作懿戒之詩。使矇誦之以自警。斯則王朝卿士之所以祝公。而尤夫子中之所存。德性純固。表裏粹然。所以長生久視之道。而豈彼服食導引修養引年者之所得同乎。敢薰沐拜手而爲之敍。

御試備官日記

趙抃 誌

御試備官日記

宋 趙抃 私誌

二月二十六日。晴。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直譜內翰賈之維端充編排官。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二十七日。晴。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學人。王者通天地人賦。天德清明詩。水幾於道論。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御藥院公文二道。傳宣精加考校。內臣二人。傳宣殿食幷酒。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內臣傳宣賜文儒二字。聖駕卯刻幸考校所。編排經生特奏毛詩十一人。特奏尚書九人。特奏明法四人。傳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傳宣賜酒七實茶。

初考經學官。王惟熙。祝諮諮。夏 璋。

覆考經學官。王 彭。張 兌。朱從道。

詳定官。賈 壽。吳中復。

彌封官。傅 求。王 疇。

出義官。王 逵。傅 卞。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聖駕幸考校所。起居四拜。編排諸科卷子。宣藥酒食果子。

二日。晴。聖駕幸覆考所。起居。宣殿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殿優長。辭理精絕。出衆特異。無與比倫。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羣萃中堪爲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得及第者。

第四等。謂藝業稍次。文理精通。於此等中。仍分榮劣。優即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須必經合落者。謂文理疏淺。退落無疑。

不考。謂犯不考式。

紕謬。謂所試之文。並皆荒惡。

六日。陰寒。駕幸詳定所。起居。

點檢官。孫 坦。鄭 穆。

進士初考官。沈 遘。司馬光。裴 煜。陸 經。

進士覆考官。祖無擇。鄭 獬。李 綱。王 疇。

點檢官。孫 洙。王廣淵。

詳定官。楊 畋。傅 郟。王安石。

對讀官。胡稷臣。蘇 袞。傅堯俞。張次立。宋 迪。周孟鮮。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虞上帝詩。

護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駕幸詳定所。起居。賜寒食節上酒各二壺。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駕幸編排所。起居訖。進呈進士卷子二道。御藥錄白中儒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奏乞逐項字號卷。重詳定封彌。關詳定五號。奏取旨。御藥院關奉聖旨。看詳定奪翻譯觧觧

號五號等事。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淸獻趙公手書也。公時爲右司諫。直孺則翰林學士。賈公黯貫之則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且訓敕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者矣。嘗考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帝徧至幄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俊。四年書帝徧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七言詩。賜晁迥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孫謀而又加詳焉。於戲盛哉。宜乎天佑。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留爲奕世不窮之用。近時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親幸之議。蓋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所補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因備錄之。嘉定癸酉。立夏前二日。劉昌詩謹識。

宜州乙酉家乘

黃庭堅撰

崇寧甲申秋。余客建。聞山谷先生謫居嶺表。恨不識之。遂泝大江。歷盜浦。舍舟於洞庭。取道荆湘。以趨八桂。至乙酉三月十四日。始達宜州。寓宿崇寧寺。翼日謁先生於僦舍。望之眞謫仙人也。於是忘其道途之勞。亦不知瘴癘之可畏耳。自此日奉杖履。至五月七日。同徙居於南樓。圍棋誦書。對榻夜語。舉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凡賓客來。親舊書信。晦明寒暑。出入起居。先生皆親筆以記其事。名之曰乙酉家乘。而其字畫特妙。嘗謂余他日北歸。當以此奉遺。至九月。先生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獨余爲經理其後事。及蓋棺於南樓之上。方悲慟不能已。所謂家乘者。倉卒爲人持去。至今思之。以爲恨也。紹興癸丑歲。有故人忽錄以見寄。不謂此書尙爾無恙耶。讀之悅然。幾如隔世。因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亦可以見先生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觀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東坡云。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信不虛語哉。甲寅四月望日。蜀郡范寥信中序。

宜州乙酉家乘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元明自永州。與唐次公俱來。居四日矣。是日州司理管及時當。來謁元明飲屠蘇。

二日辛未。小雨。遣永州脚夫四人回。寄糟薑醃脯梨嫁子大燭草豆蔻蠟。作宋酉亥羅腕。元明次公皆食罷。步出小南門。西過龍水縣。道遇崇寧道人文慶。

三日壬申。陰。微寒。食罷。元明次公對棋。予獨步至安化門。得黃雀數十。

四日癸酉。微陰。區叔時與元明次公同飯。爲元明作花吉貝背子。與叔時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五日甲戌。晴。郡守而下來謁元明。得柘姑。

六日乙亥。四山起雲。而朝見日。大熱。纔被衣。始遷書藥入新居。

七日丙子。陰。辰巳大雨。入新居大寒。

八日丁丑。晴。發張載熙兄弟、邁當時、周惟深書。得大含笑一枝。叔時來棋。人勝一籌。叔時三勝而四敗。

九日戊寅。晴。從元明步至管時當箕疎亭。

十日己卯。晴。步至三角市。食罷。從元明步自小南門繞城。觀四面皆山而無林木。歷西門北門東門正南門。復由舊路而還。得曾醇老書。寄二酒乾筍蘭生熟栗黃甘山蕷。

十一日庚辰。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西入慈惠寺。又西入香社寺。乃折而東入檀福寺。歷龍水鄉而歸。

十二日辛巳。細雨霰雜。巳午晴。
十三日壬午。立春。晴。又陰。從元明步出小南門。訪崇寧道人文慶。臥於慶公之室。紫棠山人王漸、僧惠宗實同行。
十四日癸未。晴。又陰。夜從元明步出東門。上高寺。入天慶觀。乃至崇寧寺。僧從廣自融州還。
十五日甲申。晴。得嗣文書。送玉練。報嗣深自光山罷歸。得先民群通行交子司勾當。兄弟仕同郡而不閡法。可慶也。報知命長女與其壻張鈞及其姑之乳媼來鄜半月。
十六日乙酉。晴。夜從元明步至崇寧寺。
十七日丙戌。晴。從元明浴於小南門石橋上民家浴室。與叔時棋。叔時三北。太醫朱激饋雙鶩。
十八日丁亥。晴。大熱。不可袷衣。
十九日戊子。又陰。小冷。可重挾衣。得華陰細辛於王紫堂。初見棟實與□產不異。
二十日己丑。陰。大寒。可重綿。得永州平安書。并得南豐無恙書。知李倩女嫁家晉問。云欲道人至宜。元明得李磁州及女婿書相書。報張子發出自訟齋。會蔣子人、鄒得久、棁於高山寺。借馬從元明游南山及沙子嶺。要叔時同行。入集真洞。蛇行一里餘。秉燭上下。處處鍾乳蟠結。皆成物象。時有潤壑。行步差危耳。出洞頃之。得張貴州書。傳致范德孺訃無答書。夜中急雨寒甚。
二十一日庚寅。陰。夜從元明過王紫堂。中夜大雨達旦。
二十二日辛卯。雨不已。
二十三日壬辰。曉雨乃晴。遣武陽寨書。象州書。貴州書。入夜小雨徹明。
二十四日癸巳。雨不已。得曾醇老書。以元明至宜。予暫開肉。故寄一羊及子魚、鰕胸、蛤蜊醬、蟹醬、蘇醋、蟹醬、金橘三百。并寄俘到王說通錢九十千。
二十五日甲午。晴。袁安國對棋。且勝且敗。而安國負七局。
二十六日乙未。晴。不見日。崇寧道人來邀元明及予同飯。
二十七日丙申。陰不雨。
二十八日丁酉。晴。從元明游北山。由下洞升上洞。洞中嵌空。多結成物狀。又有泉水清澈。勝南山也。
二十九日戊戌。晴。
三十日己亥。陰不雨。氣候差溫。叔時來棋。且勝且敗。而叔時負三局。為元明作平氣九成樂。香寨黃遠送雪菌、臘肉。後凍雨。夜雨達旦。
二月庚子朔。雨不已。小寒。帶溪文質到羊兒鮓糟。以建溪北果。又以萬錢爲壽。是張子發之姻壻也。
二日辛丑。雨甚。可復近火。
三日壬寅。要秦禹錫、區叔時同酌。元明與叔時棋。叔時負三局。
四日癸卯。雨。

五日甲辰。晴。又雨。諸人置酒餞元明於崇寧。并召予。予亦宿崇寧寺。
六日乙巳。晴。天極溫。才可袷衣。與諸人飲餞元明於十八里津。
七日丙午。晴。似都下四月氣候也。象州人回。得才叔書。報松柏市之肆已違。得李仲牖書。寄建溪葉嗣四十餠。婺婁香四兩。蜀牋四軸。紫桶赤魚鮓五十。并得少伊書。
八日丁未。曉寒甚。已而小雨。又晴。
九日戊申。陰。寒不雨。步到崇寧。采薺作羹。叔時來對棋。
十日己酉。雨不甚寒。得元明丙午柳城書。報周通叟作象州教授。要來。蘇升爲鄰。至盧乞正書兩紙。唐次公自柳州來。送菖蒲酒四器。是日午後雨止。
十一日庚戌。晴。唐次公來共蔬飯。
十二日辛亥。雨。又霽。夜中凍雨。
十三日壬子。雨。作素包子。召次公不至。得元明書。
十四日癸丑。晴。又雨。柳州僧瞬進送才叔上元日書。遺高德修書。
十五日甲寅。雨。發元明甲子書。下市龍酒。
十六日乙卯。晴。答禪進書。夜中月明。
十七日丙辰。晴。葉鎬元禮來約相見。
十八日丁巳。晴。又陰而不雨。天小寒。唐叟元老寄書。并送崖香八兩。
十九日戊午。陰不雨。得元明十二日師塘鋪書。
二十日己未。雨。崇寧道人同宗廣、二僧王紫堂來。啖素包子。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
二十一日庚申。晴。初見日。發元明乙丑寄書。午雨。晚晴。夜雨。
二十二日辛酉。雨不已。崇寧慶公來。邀率至寺中食包子。僧崇廣之全州。
二十三日壬戌。雨。
二十四日癸亥。雨止。氣微溫。小許送鷓鴣六。王沙監送溪魚十五。曾班諸鄰得覆筍二十餘甚美。
二十五日甲子。晴。不可挾纊。蔣偶送氈布坐薦四。架以葦花。金銷子雪菌皆一籠。三戢馬甫營外火焚十家。
二十六日乙丑。晴。得元明二月十四日丁卯書。寄詩一篇。青玉案一篇。滑石壓紙五枚。得相棁正月二十八日平安書。得李德素泊李鄉三十日本月十七日書。蔣偶送山藥。熊莫洞送雪菌。得天民正月書。報鄉中事種種。（新知鄱陽夫宜德二月上）得戴坤父正月五日書。
二十七日丙寅。晴。發元明丙寅書。
二十八日丁卯。微雨不寒。發相棁書。
二十九日戊辰。社雨。得賓州王元道書。送丙榔子及來賜大箸。晝晴暖溫。可單衣。

閏二月己巳朔，晴，中夜凍雨。
初二日庚午，晚晴，終日夜雨達旦。
初三日辛未，雨，王佺來，求白鷴，得雌雄一雙與之，此爾雅所親翰雉也。
初四日壬申，過管時當西齋。
初五日癸酉，過西齋，終日夜大雷雨。
初六日甲戌，數日皆夜雨晝晴，是夕星月粲然。
初七日乙亥，晴。
初八日丙子，晴，夜雨達旦。
初九日丁丑，雨止，得元明戊辰書，馮孝叔寄書，并送所買鷴一籠。
初十日戊寅，雨，蔣偘莫洞寄買崇寧錢卓錢四千，蕉并寄橄欖百枚，筍數十頭，德護勞秦晴寄筍蕨山藥。
食罷，過管時當西齋。
十一日己卯，雨。
十二日庚辰，雨。
十三日辛巳，不雨。
十四日壬午，晴，德護勞秦靖餽筍山鷴炭四籠，鑽竹改火。
十五日癸未，晴。
十六日甲申，雨。
十七日乙酉，晴。
十八日丙戌，陰，辰巳晴，崇寧道人出諸巖作佛事。
十九日丁亥，晴，沐浴於石樓之湢室。
二十日戊子，陰不雨，自南門步向東城，過望仙樓，復至小南門而歸。
二十一日己丑，晴，與僧惠宗了觀浴於石橋，叔時來對棋，予敗四局。
二十二日庚寅，晴，大熱，不可裌衣，叔時來對棋，叔時再勝而三敗。
二十三日辛卯，晴，觀書於南樓。
二十四日壬辰，晴，臥於南樓，終日叔時來棋，三勝而再敗。
二十五日癸巳，晴，天氣似京師五月。
二十六日甲午，晴，接癸巳夜凍雨，晨涼，辰巳間陰晝小冷。
二十七日乙未，晴，寒。
二十八日丙申，晴，發永州書，思立寨孫益昇子漸崇班送石菖蒲二桶，小棗桶四枚。
二十九日丁酉，晦，晴，寒，時作數點雨不能濕，發元明丁卯書至長沙。

三月初一日戊戌，朔，晴。
初二日己亥，丁酉戊戌中夜皆澍雨，德藤寨寄大筆一牀，又寄大苦筍數十藤，甚珍，與蜀中苦筍相似，江
南所無也。
初三日庚子，大雷雨。
初四日辛丑，晴。
初五日壬寅，晴，入夜星月粲然。
初六日癸卯，晴，郭戎送枸杞甘菊，又送醋兩石。
初七日甲辰，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八日乙巳，晴，党君送含笑花三枝。
初九日丙午，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
初十日丁未，晴，党君送含笑花兩枝，作順氣丸成。
十一日戊申，晴，暑氣欲不可堪，得元明閏月十四日己巳寄，并得相悅書。
十二日己酉，晴。
十三日庚戌，晴，晉義邵革送山藥二籠。
十四日辛亥，晴，夜中大雷雨。
十五日壬子，晴，成都范寥來相訪，好學之士也，得相悅書。
十六日癸丑，晴，長沙僧去，發元明戊辰書。
十七日甲寅，晴。
十八日乙卯，大雷雨，溝澮皆盈，得張八十外甥須城正月書。
十九日丙辰，晴，武陽黃益照送嚴米。
二十日丁巳，大雷雨，溪水溢入城，溝井泉皆達，王紫堂將諸餽入桂林。
二十一日戊午，雨，何濤范寥同籠。
二十二日己未，得高德修書。
二十三日庚申，晴，思立孫子漸送人參膏。
二十四日辛酉，晴，晉義邵革侍禁來。
二十五日壬戌，晴，晉義送粟米二斛。
二十六日癸亥，晴。
二十七日甲子，大雷雨，郡守殺鷙於城南之龍泓，於是三日矣。
二十八日乙丑，又雨，農夫以爲慶。
二十九日丙寅，晴，又雨。

三十日丁卯，晴。

四月初一日戊辰，晴。城西南再火。

初二日己巳，晴。

初三日庚午，晴。馮孝叔送元明己巳書，及相枕書，寄紙藥鞵襪及公衮料，送紙六軸，人參十兩。宋彥明、徐靖國皆有書。鄒德久及枕各寄詩來，皆可觀。夜雨雷電。

初四日辛未，陰欲雨。是日煨筍，作糝蕹薑菹茄菹。

初五日壬申，晝晴夜雨。

初六日癸酉，晴。崇寧僧法晏設飯，與范信中同之。

初七日甲戌，晴。與時當、信中剝粽子。

初八日乙亥，午風，未凍雨，少頃又晴。

初九日丙子，晴。

初十日丁丑，晴。

十一日戊寅，晴。

十二日己卯，晴。

十三日庚辰，晴。

十四日辛巳，晴。

十五日壬午，晴。予病暴下，不能興。

十六日癸未，晴。

十七日甲申，晴。

十八日乙酉，晴。

十九日丙戌，晴。晉義寨寄粟米、山蕷。

二十日丁亥，晴。沙監王稷寄朱砂及猿皮。

二十一日戊子，晴。思立寨寄竹牀。

二十二日己丑，晴。德謹寨寄竹簟。

二十三日庚寅，晴。自丙子至庚寅，晝夜或急雨，簷溜滿水行，帆蕪間民閒未可以立苗也。食新蓮實。

二十四日辛卯，晴。大暑，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

二十五日壬辰，晴。崇寧道人來同粥。

二十六日癸巳，晴。

二十七日甲午，晴。市人始賣木等（多改切）子，皮殷紅，肉甘酸，生者微澀，核絕大而肉少。余舊謝嶺南木等子，即藥中山茱萸也。沙監王稷寄渠酒脯來，自去年十二月末請。

二十八日乙未，晴。

二十九日丙申，四鼓欲覺，大雷雨至寅卯少止。農民遂有西成之望。乙酉之夜，郡守齋宿請雨於上帝。郭全甫置酒於南樓，與者四人，予及劉君賜、管時當、范信中。思立孫子漸寄糟薑、簟、涼牀，秦禹錫送鮓。

五月初一日丁酉，雨。晉義邵彥明寄木瓜及蜜，郭子仁送荷包鮓。

初二日戊戌，雨。夏至，郭全甫、管時當、李元朴、范信中會於南樓。

初三日己亥，雨。得元明長沙三月書，南豐三月書，轉附到睦三月書。

初四日庚子，雨。晚晴，夜見星月。

初五日辛丑，晴。郡中以令爲安化發置酒。

初六日壬寅，雨。

初七日癸卯，雨。自此宿南樓，范信中同之。

初八日甲辰，雨。陶君送牛脯、雀鮓、蜜梅。

初九日乙巳，雨，夜中大雨。

初十日丙午，晴。邵彥明寄木瓜二十。

十一日丁未，晴。

十二日戊申，雨。

十三日己酉，雨。

十四日庚戌，雨。

十五日辛亥，晴。歐陽襄自柳州來，邵彥明來。

十六日壬子，雨。李元朴置酒郭全甫之東軒，與者向日華、郎革、管及、王彥臣、賈琪、劉煥、高權、范寥、歐陽襄。其一客則予也。彥明送粟五斛。

十七日癸丑，晴。陶君送魴魚鮓十包。

十八日甲寅，晴。同范信中、歐陽佃夫浴於崇寧，與崇寧道人過徐常，步至石泉，泉甚清壯甘寒，但不深不甃耳。邵晉義送荷鮓。

十九日乙卯，晴。佃夫弄琴，作清江引、賀若，風入松□□米七斛。

（原缺三十六行每行十九字）

二十五日庚寅，雨。

二十六日辛卯，雨。

二十七日壬辰，雨。

二十八日癸巳，雨。

二十九日甲午，雨。

三十日乙未。雨。沐浴於崇寧。
七月初一日丙申。晴。郭全甫、李子宜晚過南樓。
初二日丁酉。晴。步出城西。袁安國送梨。亦可噉。
初三日戊戌。晴。郭全甫攜酒來。與李元朴、范信中、歐陽佃夫同飲。
初四日己亥。晴。廿組衲來訪。問得崇西壽聖院是計監院。又云其叔父袁民第十三。在巖西居。未申間大雨。曾黃寶全送安石榴。
初五日庚子。雨。馮才叔送八桂兩壺。
初六日辛丑。同信中、佃夫浴於崇寧。
初七日壬寅。晴。
初八日癸卯。晴。吳彥成送蕉子石栗。
初九日甲辰。晴。全甫送麥五石。
初十日乙巳。晴。佃夫聞其母夫人疾作。不俟晨飯而行。
十一日丙午。晴。與信中浴於崇寧。高允中來臥南樓。
十二日丁未。晴。昌天河寄木瓜及蟹匾十枚。(昌懷實字任之。)全甫、元朴、允中、信中來會酌於南樓下月明中。
十三日戊申。晴。將官許子溫見過。彈履霜數章。又作霜鐘曉角而去。陶君送麵十斗。區君送梨及蕉子、水茄。全甫、允中、信中來小酌月明中。

十四日己酉。晴。幸子宜家莊客還南豐。附元明已巳書。
十五日庚戌。晴。子溫來彈琴數曲。秦禹錫惠䍧柯酒。殊可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飲䍧柯酒。盡一壺。
十六日辛亥。晴。三人者又同飲䍧柯酒。
十七日壬子。晴。同信中浴於崇寧。
十八日癸丑。晴。得䍧柯酒一尊於劉君。同信中步至秦禹錫家。明日劉君又送䍧柯酒二壺。
十九日甲寅。晴。自壬子至今。有風甚涼。
二十日乙卯。晴。得任德公書。(黃否書仲擇來。)
二十一日丙辰。晴。同允中、信中浴於崇寧。
二十二日丁巳。晴。同允中、信中、就全甫小飲。
二十三日戊午。晴。弗溪文儀甫來。送二簏黃粱魚膳。前日黃徵仲送沈香數塊。殊佳。從以烏橘花梨木界方粉腊。天河昌任之送蜜。
二十四日己未。晴。聞郡官禱雨。崇寧道人來受粥。而不受飲。
二十五日庚申。晴。同黃徵仲、范信中浴於崇寧。崇寧道人置飲。
二十六日辛酉。晴。全甫、允中來飲解醒酒。

二十七日壬戌。曉雨。又大晴。黃積徵、文儀甫來共蔬飯。同范信中過李元朴問疾。
二十八日癸亥。曉大風而雨。
二十九日甲子。晴。同積徵、信中浴於崇寧。
八月乙丑朔。晴。
初二日丙寅。晴。
初三日丁卯。晴。宜守党明遠是日下世。
初四日戊辰。晴。
初五日己巳。晴。
初六日庚午。晴。
初七日辛未。晴。
初八日壬申。晴。
初八日癸酉。晴。
初十日甲戌。晴。宋子正送八桂十二壺。
十一日乙亥。晴。德謙寨送香糯子芭蕉。
十二日丙子。晴。允中置飯於南樓。全甫不至。與積徵、允中、信中同飯。
十三日丁丑。晴。

十四日戊寅。晴。
十五日己卯。晴。
十六日庚辰。晴。
十七日辛巳。晴。
十八日壬午。晴。
十九日癸未。晴。
二十日甲申。晴。
二十一日乙酉。晴。
二十二日丙戌。晴。
二十三日丁亥。晴。
二十四日戊子。晴。
二十五日己丑。晴。
二十六日庚寅。晴。小雨甚急。不能久。
二十七日辛卯。小雨。不能斂塵。

二十八日壬辰、小雨、頗濟渴、晚大雨、積徵致糯三擔、八桂四盒、
二十九日癸巳、晴、

宜州家乘、不載於山谷全集、惟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山谷謫死宜州時、有永州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作家乘、爲人竊去、了不可得、後百餘年、有持以獻史魏王者、史復以屬雙井族人嶠帥黃伯庸之行、及考費袞梁谿漫志、則以從游者爲成都范信中、頃從維揚新刻山谷遺文中得家乘讀之、知信中實以崇寧乙酉三月十四日至宜州、與山谷相得甚歡、其年九月山谷卒於南樓、蓋棺時、惟信中一人在側、是羅所謂唐生者、即范之訛、而漫志爲得其實也、若家乘既倉卒失去、旋得於紹興癸丑、明年甲寅鏤版行於世、范自序甚明、羅所稱百餘年後始爲史相所得者、其時尚未見版本耳、信中好學、既見稱於山谷、其奇節偉行、落落不可一世之槩、梁谿漫志復詳書之、世有因山谷而賢其人者、尚於彼取徵焉、

乾隆甲寅正月立春日、對雪書於知不足齋、

澗泉日記

韓淲撰

四庫總目提要

澗泉日記。宋韓淲撰。淲字仲止。號澗泉。許昌人。陶宗儀說郛。載此書數條。題曰宋虎撰。蓋傳刻誤也。宋詩紀事引黃昇之言。稱其名家。文獻政事文學爲一代冠冕。然宋史無傳。惟戴復古石屏集有挽韓仲止詩云。雅志不同俗。休官二十年。隱居溪上宅。清酌澗中泉。慷慨商時事。淒涼絕筆篇。三篇遺稿在。當求史書傳。自注云。時事驚心。得疾而卒。作所以商山人所以桃源人所以鹿門人三詩。蓋絕筆也。知淲乃遭逢亂世。坎坷退居。齎志以歿之士。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無從知其卷帙之舊。今以散見永樂大典中者。裒合排次。勒爲三卷。約略以類相從。其有關史事者居前。品評人物者次之。考證經史者又次之。雖未必盡復其舊。然亦粲然可觀矣。考淲別有澗泉集。與趙蕃同以詩名。蕃號章泉。故李龔端平詩雋序。稱爲章澗二泉先生。而方回瀛奎律髓。亦言世稱韓澗泉名下無虛士。其學問既有根柢。又參政韓億之裔。吏部尚書韓元吉之子。其親串亦皆當代故家。如東萊呂氏之類。故多識舊聞。不同剿說。其記明道二年明肅太后親謁太廟事。可證石林燕語之誤。記大觀四年四月。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事。皆可補史傳之缺。其議論亦皆精審。宋人諸說部中。亦卓然傑出者矣。

澗泉日記目錄

卷上　五十條

卷中　七十三條

卷下　七十五條

澗泉日記卷上

宋 韓淲撰

淳化二年。十月丁亥。信州言玉山縣民俞攜。八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其門。常稅外免其他役。

真宗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致所言以爲殿最。首擢魯宗道與劉燁爲右正言。時諫官章疏。閤門進。且得對者。魯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案】宋史職官志。通進司。隸給事中。掌受天下章奏及閤門百司奏牘表疏以進御。遂爲故事。【原注】兩朝國史魯宗道傳。○【案】此條宋史魯宗道傳及陳均編年備要所載與此互有詳略。

明道二年。春二月乙巳。皇太后朝饗太廟。乘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齋于廟。質明服袞衣十章。減宗彝藻。去劍。冠儀天冠。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薛奎嘗諫不見聽。【案】石林燕語云。天聖初。明肅太后欲被袞冕親祠南郊。人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問。卿服之見。陛下將爲男子拜乎。謚議將發日。齋殿抄引奏語證眼潤山野錄。翰其素親郊。即謁太廟也。致宋史所編。載明道元年。詔議皇太后謁廟儀云云。明肅本傳亦合傳。俱云。用以袞冕服謁太廟。奮力練不聽。陳均編年備要所載亦同。是先一年詔議禮儀。而次年舉行謁廟之典。斷然無疑。豈天聖時已亡有事南郊而不果。因廷議者乎。歐陽修爲奏作。其志亦載此事。而日后不能奪。爲改服。雖改服之說。與各書互異。終未聞格廢不行也。然則夢得之言不特誤謁廟爲親郊。并誤明道爲天聖。且誤已行之事爲未行也。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知白輩。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之心。亦懷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朕寧記其小。然近世之名臣也。

熙寧二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韓維言。處士孫侔昨除試大理評事。知滁州來安縣。以疾不就。今聞疾頗瘳。除一職官。詔以侔依前官權常州團練推官。【案】宋史隱逸傳。侔字少述。事母孝。屢擧進士不第。母卒。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授揚州教授。辭。治平中。韓、王陶、韓維進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與此所載除授官職小異。其身後追贈。史亦不書。

哲宗曰。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崇寧間。程振伯玉奏立孟子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案】宋史禮志。崇寧中。封孟軻鄒國公。議者請與顏子配。又政和五年。詔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與此所載少異。附識于此。

大觀四年。四月丁酉。命禮部尚書鄭久中。翰林學士承旨鄭洵仁。翰林學士張閣。修哲宗正史。吏部侍郎范致虛。禮部侍郎霍端友。殿中監姚祐同修。限一年成書。至政和二年四月壬子。詔哲宗帝紀進呈。畢修史官蔡薿。鄭久中。姚祐。張邦昌。宇文粹中。各轉兩官。鄭洵仁。張閣。霍端友。轉一官。以不經進呈故也。【案】文獻通考載蔡京獨哲宗前錄一百卷。後錄九十四卷。請參考詳。紹興四年。詔令宰臣重修。一百五十卷。京修實錄未知在何年。蔡京子大觀四年出居杭州。與此所云鄭久中等修哲宗正史。自非一時事。久中鄭洵仁史皆無傳。張閣諸人傳中亦不言其修史事。惟范致虛傳有預修國史之語。而不詳所修爲何帝之史。及修于何時。陳均編年備要則載大觀四年十一月張商英請編熙寧元豐事。疑且宋正史年局廢。與此所載是年四月修哲宗正史。政和二年四月哲宗帝紀進呈事。皆互異。惜史佚其文。無從是正。然淲于大觀政和時事爲所親見。所記當自不誤。可以補正史之闕云。

徽宗語左正言[illegible]曰。比聞中外有三不可之議。法度不可變。劉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悵惕不寐者累夕。丕遠因問劉逵何故不可用。上曰。如碎黨人石刻。寬上書繫籍人禁。皆逵首陳。力爲朕論時政闕失。有何不可用。丕遠對。此必有媒孽逵者。上曰。今國是當如何。丕遠曰。國是陛下當與擬之議。法度宜隨時損益。逵用否在陛下。若京不可不去。上默然。【案】編年備要崇寧五年。丕遠因星變上書乞遁天聽。科對。丕遠力陳時弊。末乃及三不可云云。所載視此較詳。不言終以此擢部出知興化軍。宋史不載其事。以此與編年備要互證。可補宋史之闕。

宣和元年四月庚子。臣僚言恩澤之行。比年浸濫。有人仕十二年轉十官者。今兩選朝奉大夫。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奉直大夫至光祿大夫二百九十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又言酬賞轉官。不得回授。白身人自有約束。今又稍稍通行。選人在部者一萬六千五百十二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吏員猥冗。注擬不行。

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兩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鄧柄赴闕,並補承務郎。

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常閉城時,上書論事,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爲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

高宗謂輔臣曰,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臣僚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所薦引當觀其人如何,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人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

高宗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有癃老疾病之人,使之在職,亦有利害,蓋移易差遣,不過有迎送之擾,而職事廢弛,則貽患一州一路,利害孰爲重輕,今後如有此等,可與宮觀,仍理作自陳。【案】編年備要,紹興元年行久任法,館臺省寺監外監司郡守並二年成任,宣和二年又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爲任,以治績聞者再任,永爲式,故高宗欲變通其法。

高宗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推究前古治道有宜于今者,要施行爾,不必指擿章句以爲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于此,須用論辨古今以爲文,最不可志于利,學而志于利,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也。

高宗曰,朕讀晉書,愛王羲之傳,凡諷五十餘過,蓋其與殷浩書,及會稽王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其論用兵,誠有理也。

所司進呈諸路置放生池,高宗曰,此事固好,但恐有妨細民漁採,所害亦大,止令原有處復舊可也,朕因閱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論唐置放生池一段甚有理,今聖語如此,卻不過,又無不及,稱爲中道。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先是諸陵皆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時相大怒。【案】宋史方庭碩無傳,攷紹興戊辰,秦檜方當軸,力主和議,稍異己者,即遭竄逐,此所稱時相,當即指檜也。劾庭碩奉使無狀,請寘斥,有旨除廣東提刑,到官不逾月瘴死,自是出疆者不敢言陵寢。隆興改元冬,胡銓被召賜對,首及庭碩語,上大感悟,奮然有恢復意,亟議遣使問發陵之故,會時相方主和議而止,乾道庚寅夏五月,銓以溫陵守奏事,上喟然曰,朕復讎雪恥,此志決矣,銓奏云,陛下此舉已遲,上默然,及是詔丞相選材識有經學通達國體者一人持節以往,以申請陵之恩,由是范成大自起居郎兼侍讀資政殿學士往使。

祖宗時,婺州買羅一萬匹,靖康間五萬八千九十六匹,後知婺州蘇遲乞減數,葉少蘊爲左丞,因奏陳之,高宗大聲歎曰,苦哉吾民,何以堪此,令存二萬匹,餘悉蠲除,議遂定,既而曰,此等好事每日做得一件,一年也須有三百六十件。

主上嗣位,降赦令減紹興和買,繼差王尊許介往李信甫劾其不近厚,皆與添差倅,紛紛一年餘,議猶未定,至元年冬,雖未定議,但觀聖旨,令紹興府將第五等下戶拖欠淳熙十六年分和買絹二萬五千餘匹,

並特與蠲放,令本府多出榜曉示,但未知誰爲民請也,濊澤如此,民命自延,觸類而行,便爲仁政,旣聞知欣然。【案】此條論稱元年冬復蠲放淳熙十六年和買,則所稱主上乃光宗也,然史不載其事。

五代割據,多于常賦之外,重取于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顧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州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案】宋史食貨志,淳熙十一年,臣僚言兩浙江東西四路和買不均之弊,詔戶部給舍侍從議,欲令民以畝頭均科之法,並公並平,詔施行,即此所云均賦之法,可以與史文互證。

王黃州上疏云,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先帝在位,將踰二紀,登第亦僅萬人。【案】宋史王禹偁傳,眞宗即位,求直言,禹偁上疏陳五事,三曰難選舉,使入官不濫,云云,涑水紀聞亦載此疏,皆與此所載大略相同,而疏語互有刪潤,第此但云上疏,而未及五事,蓋隨舉其一而言耳。

差役法有里正,又有戶長,自韓琦呂誨有請,欲罷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其意亦未甚害也,至有逃亡使之償補爲戶長者,是誠可憫。【案】宋史食貨志,慶曆間,韓琦上疏論里正衙前之役,民甚苦之,請罷其法,韓絳蔡襄亦極論其弊,乃行鄉戶五則法,民稍休息,此以爲戶長可憫者,特爲逃亡償補者言耳。

北兵渡江,建康五縣,惟句容縣一鄉自保赤山,並無侵害,故今戶口比他縣獨多,此民兵聚結之利也。

趙開府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七十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緡。【案】趙開府未詳何人,攷宋史紹興四年,吳玠以仙人關之捷,授川陝宣撫副使,趙開亦于是年除川陝宣撫使,則云副吳玠軍須者,當即開也,然史未載其拜開府,或偶闕書耳。

西安州定戎寨鹽池,本州月收七百餘斤,計爲錢一百四十萬。

高宗因何若論君子小人,上曰,何時無小人,但時察而去之,乃不害治。

林文節公【案】宋史林希字子中,福州人,歷官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卒諡文節。記禁中帝后及兩宮各有尼并女冠各一人,選于諸外內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隨本殿內人居處,每旦輪一尼一道,于上之道佛閣前贊念,導上燒香。【原注】佛道各兩拜。又導下殿燒天香四拜,又導至殿門,候上出視朝方退。

林文節公記丙寅三月甲戌,經筵諸公退,乃赴實錄院御筵,會者二十八人,以丞相未出,都知留後張茂則押宴,大資政韓維,尚書王存、韓忠彥,承旨鄧溫伯,侍郎李常、趙彥若、陸佃、崔台符、楊汲,龍圖曾布,舍人錢勰、范百祿、胡宗愈,給事傅堯俞,待制蔡京、蔡卞、吳雍,左右司林希、曾肇,著作范祖禹,左右史滿中行、蘇軾,司諫王巖叟、蘇轍,正言朱光庭、王覿,中丞劉摯,惟孫永不至。

范醇甫將去講職,薦王存等九人可充講讀,王存、蘇軾、趙彥若、鄭雍、程頤、孔武仲、呂希哲、呂大臨、吳師仁,

其言軾也。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于司馬光。但忌嫌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其言希哲也。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言之可以無嫌。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乞外任。故不自疑。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歸留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疏則固有之。言者謂為大佞大邪。貪贓請求。奔走交結。又謂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使臺諫。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術。故不知者指為黨也。

少師自門下侍郎歸。六丞相在穎昌。既至謁丞相。丞相曰。汝且未作會。明日自置酒。念家會難以召客。獨請岑崇起。蓋公門下士也。丞相預坐側。明日丞相置酒。亦不別召人。酒三行。丞相起入更衣。具朝服端笏。親置于公前。再拜為壽。公不為起。飲訖再拜而入。岑歸以語兄弟曰。公家法如此。其他可知也。【案】宋史韓維傳。維拜門下侍郎。被讒分司南京。以太子少傅致仕。韓少師。又韓縝傳。縝自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右僕射。為劉摯梁燾等所劾。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縝太子少傅億第六子也。與兄絳維先後皆居政府。故此稱六丞相。淲維五世孫。縝乃其從高祖。自述家事。故皆不書姓云。

真宗朝翰林學士吏部郎中朱昂。累表請老。上召對。諭之。其志強確。乃以工部侍郎致仕。賜器幣。賚宴恩禮甚厚。搢紳榮之。既歸江陵。閑居自稱退叟。專以讀書為樂。弟協為翊善。以書招之。亦告老而歸。時以比二疏。後知府陳堯叟署其所居曰東西致政坊。昂又于所居建二亭曰知止。幽棲。其歸之時。乃咸平四年五月也。

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薦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後四學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見也。

王沂公試禮部及後殿。皆為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復試以文。舊制當屬學士舍人院。寇萊公入相。時實以公名盛。不與他埒。特召試政事堂。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紱。未判三司戶部案。【原注】富鄭公作志。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刑。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于大事則自決之矣。

范純仁諫神宗。引漢文帝身衣弋綈事。以致天下豐富。上曰。致天下豐富。亦須有政事。若但人主服皂紬袍皮履。遂欲天下豐富。亦無此理。淲因思此語。所以啓王安石青苗之論。惜乎范忠宣公不能再進言于君。若因而諫之。謂以有限之財。濟無窮之用。恐難以豐富。則神宗亦必感動。進言不盡其說。適足以稔禍。不足以弭禍。

范文正公丁憂中。上書政府。論其事不遠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居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觀此語。便見有執政氣象。首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為嘗然後及杜奸雄。明國聽。固邦本在于舉縣令。擇郡守。此親切見得病原處。【案】宋史范仲淹傳。仲淹以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遭母憂去。知應天府晏殊召置府學。上書萬言云云。司馬光涑水紀聞。范仲淹遭母憂。殊留守南京。請掌府學。訓督諸生有法度。四方學者輻輳。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言。王曾見而偉之。言于晏殊。除館職。與此所載互有異同。據史之言。則萬言乃服中上殊書也。涑水所記。則服除而上宰執也。此亦謂丁憂上政府。不必指殊也。然所論事不遠矣。數言頗不類仲淹自道語。疑中亦有誤脫。附識以備參考。

韓魏公言。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范希文之所存也。或問二公。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致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唐立夫為郡太守。諸邑大夫入城府。調舍趙德莊于郡治。凡事必與之咨謀。諸邑大夫或不咨于德莊。則太守亦不斷從。一日鄱陽宰私有獻于太守。羨餘僅二千緡。太守咈然曰。所以與諸公相處者。為其間民疾苦也。若以禮而來。獻非文若本心也。曾謀之德莊乎。曰、未也。既而退見德莊。德莊果抵掌大笑。德莊固賢矣。太守在今日尤難能也。【案】宋史唐文若傳。文若字立夫。眉山人。庚之子。登進士第。歷知邵饒二州。此所載鄱陽宰事。以史證之。蓋文若在饒州時也。德莊趙彥端字。

晁說之慕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官至中書舍人。太子詹事。侍讀。經史律曆無不精致。文章雅正。皆不膚淺。兵火未定時。葬之金陵。有經解著述行于世。【案】說之宋史無傳。晁氏世譜云。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末與從聞書監。

陳恬叔易。號澗上丈人。昔吾少師嘗薦之。何獻為作誌文。極佳。與崔德符、晁以道。皆以清節照映潁湖。【案】恬鴻叟之孫。居陽翟澗上村。故號澗上丈人。

程俱致道。與吾祖通書往還。有詩篇。程伯禹為作誌文。亦佳。甚類致道文。

崔鶠德符。與田晝承君、田亘元邈為友。每能宵即擊家徑役承君兄弟。如兄弟也。承君取與最嚴。與鄒至完友善。至完自嶺外召作諫官。未及力言。承君每切責之。嘗比之馬融。至完每遜謝之。【案】宋史。晝陽翟人。官宗正丞。知辟陽軍。與莊簡錄云。晝嘗之與指為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叔易皆戊戌生。田承君、李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為許黨之魁。至完當作志完。鄒浩字也。

仁廟晚年。大臣持重。小臣欲作為。神宗早年。大臣欲作為。小臣多持重。

王曾罷相。章聖諭近臣曰。曾廷辭既退矣。逡巡卻立。戀戀冀復用。衆皆唯唯。若水挺身對曰。王曾以道去國。未見有持祿意。陛下料人何薄耶。願臣等棄此如土芥耳。憤而出。即日毀裂冠帶。被道士服。佯狂歸嵩山。上大駭。累召之不起。以終其身。

范醇甫安置化州。安然而逝。年五十八。其子沖以書干東坡為其父作傳。答書云。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

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沖既歸葬，又得書云：見委文字，不敢不在意，已託少游識其詳。蓋欲為范公作誌銘，屬少游以行狀也。後月餘，少游卒于藤州。比扶護至洛，蘇公已卒于儀異矣。【案】宋史蘇軾卒于常州，軾年譜云：建中靖國元年，年六十六，自南陸還，五月離至儀州，遂大作病，暴下，止于常州，七月卒于常。此云卒于儀眞，誤，附訂于此。

呂祖儉子約作明州苗米倉，因晁以道作船場之地為作祠堂，陸務觀為記，典甚。李、繆伯淸為景迂作家傳，亦綴葺可觀。景迂乃洸室人之曾大父也。洸之曾大父諱琚，因元符上書，盛年致仕，與景迂往來甚厚。死乃景迂誌墓。景迂作星贊亦甚精。

彭門陳師道嘗學于顏長道，故相龐籍其外祖也。

汪應辰、字聖錫，為吏部尚書，人稱玉山先生。有論著，欲作唐書未成而卒。論駁石林燕語甚工。先公與之同庚，在仕路亦數往來，與其兄涓、養源善。聖錫子逵，字季路，今在朝，亦有時譽。【案】應辰玉山人，故人以其地稱之。

法照律師與林逋、智圓為方外友。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神字淸明，道顏凝粹，妙年能屬文。

澗泉日記卷中

王欽臣仲至，洙之子，賜進士第，錢穆甫薦于哲宗，以為學士。上曰：章惇不喜。乃以仲至開封尹，穆甫為學士。後坐元祐黨，以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建中靖國初，起知兗州，復職，知潁昌，除龍圖待制，知成德軍，卒。倚戶有試墨帖，必其時也。【案】宋史載欽臣初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奉祠。徽宗初復待制，而不載其為開封尹。致欽臣被時賜進士未久，不當便尹開封，此句必有脫訛。然史云復待制，亦不能無誤。待制非從官，安得云復。此所謂復職者，復修撰之職，而後再除待制也。此亦可以正史之誤。

徐蕃、字應祺，上饒人，溪于築室，名竹莊，作兼淨亭在水竹間，先公為作銘，亦與唱酬。負氣豪俊，先公嘗以詩和之云：直須座上千鍾酒，澆起胸中萬卷書。竟不一第而死，貧窶妻子星散，竹莊亦他人有之。

潘閬累試不捷，太宗登極，以龍蛇皆蟄，惟己纏制，乃興歸隱之志，高放之情，吟詩寄陳希夷先生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淸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世態既如此，壯心應已休，求歸歸未得，吟上水邊樓。既逮宸聰，惟其言如讖，上乃逃于江表，數載後入靈隱山。【案】閬字逍遙，劉攽詩話：太宗晚好燒煉，閬嘗上方書，眞宗即位，詔捕，亡命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鐘樓有云：[illegible]

登樓打鵝鴨，郡守孫何見之，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使之已遁去。宋時紹興閬居錢塘，太宗召對，賜進士第，與王繼恩善，繼恩下獄，捕閬弗得，咸平初來京，京尹收繫之，眞宗釋其罪，以為滁州參軍。此謂坐盧多遜黨逋捕者也，與此所載各異。

晁文元子宗慤，擢正字，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訊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合天眞，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朱穆，字公叔，尊德樂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作崇厚論。【案】穆崇厚論略曰：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

郭雍、字子和，在夷陵居山谷，時時入城市，有著述解易，作傳，監司太守嘗薦之，賜號沖晦處士，死而賜謚頤正先生。謝尚書諤昌國嘗從之遊，疏家父子不獲識面，亦不獲通問也。

尹焞字彥明，號和靖先生，伊川程氏之高弟也。在道山時，先公嘗拜之。

劉一止，字行簡，作給事，有文詞，先公出入其門，為作行狀，號苕溪先生，集刊行于世。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先生，文定公之子，紹興間召不出，其兄寅為侍郎，五峯嘗作皇王大紀，其間有數段奇甚，又有知言書，門人張栻作序。

張九成，字子韶，官至侍郎，為世儒所祖指，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號橫浦先生，好禪學，士論或以為不醇儒。

呂本中，字居仁，正獻之後，原明侍講之孫，評論詩文，必歸醇雅，葬信州德源山，號東萊先生，嘗作經筵詞檢，詔命尤有典則。

程迥，字可久，號沙隨先生，有易解，嘗作田賦書，明古法，從喩子材、聞人茂德諸公遊，議論博洽，作上饒宰，以不能辦財賦，得辭歸老鄱陽。朱元晦喜其為人，字畫正，嘗託寫武王踐阼一篇。先公亦嘗招之一飯，說近年亦得三四通問也。在上饒及僑居鄱陽時，屢得聞其談論。

蔡迨，字肩吾，許昌人，蔡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先公典銓日，以文卷來訪，先公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說以送之，論議從容，有故家典則，為桂陽令以殁。其子武子亦俊爽好文，今漂流在荊湘間。

龐謙孺，字祐甫，先公友也，自號白蘋老人，善騷雅，高甚，陸沈選調，窮困至死，晚依佛作蓮社，故相龐籍之孫也。【案】宋史龐籍傳附載孫恭孫傳而不及謙孺。謙孺詩人玉屑云：謙孺龐籍之曾孫，南渡居吳興，是為曾孫，非孫也。然恭孫字德孺，其子姪不應以其字為名，且恭與謙義亦相比，又似謙孺與德孺為兄弟者。或其一乃以字行，觀附識于此。

王洋，字元渤，官中書舍人，在信州城居，前有荷花水木之趣，因號王南池。閑宴坐一室，號半僧寮，淸貧衣服窶甚，與呂舍人、曾侍郎幾善，詩篇皆得其為。李彭作養源齋記，讀之。

王時敏，字德修，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半年，和靖卒，守師說甚堅，先公為寫三畏堂榜。

作求志齋記今晧首坐堂上兒孫擾擾前後綵居頤壽如故

萬煜作祭酒有文名善類歸之先公與之善【案】西興里語煜字耀蕃鄱陽人紹興戊辰進士爲國子司業晦菴謂器之與興錄志云官左從郎仁和縣尉以作祭翁寘化州梅死名謂實錄對語亦載其爲仁和縣尉有屬師龍事皆不書其爲祭酒或其代碑後詞言祭而轉爲祭酒耶附識于此

范端臣字元卿先公友也談論滑稽文彩可觀閑甚飲酒滿座風生作起居郎而死葬之子處鈞妻其家在蘭溪香頭【案】香溪集附錄端臣字元卿浚之從子也受學于浚父茂先民傳云稱爲中進士官中書舍人有蒙齋集三卷世居蘭溪之香頭至今其地尚仍舊稱

李燾字仁甫蜀中史學之首號議論有根據亦清放皆爲禮部侍郎修史再召至作侍讀復任修史之命而終先公與之同在從班往來亦相善

陸子壽居家孝友少理韓學中年造孔孟之奧伯恭以書薦之于先公僅與一日相會時望歸之作教授而終【案】宋詩紀事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官教授

史伯强蜀人豪于詩酒議論激烈有戰國氣象隻身往來江湖間上書不偶布衣皮冠自放浪而已時詩辭中間坐語皆不徒發湯朝美與之友善時時與錢數十百千伯强隨用見人貧苦即解衣或借人錢物與之嘗以一詩寄先公先公雖不識面亦嘗致書謝之病在池陽時偶得見之市中有力者亦爲刊虎囊集平日不肯妄與人過從世不識者多怪其好駡也【案】伯强名千見蜀中廣記

汪聖錫在福州時賓禮李愿中趙子直在福建亦延請程可久【案】宋史隆興二年汪應辰以論太上尊號不稱旨乞補外乃知福州此作福建恐誤

洪邁忠宣公皓之幼子也作翰林學士有文名制詞有典式喜用艱深之詞以作碑記世亦以此實之存鄱陽居先公在仕路亦相善其兄适丞相遵樞密先公亦與之相善

范成大字致能先公亦與之善官參政晉園圃之勝求壽皇御書爲石湖之榜因自號石湖居士喜寫草書行書又喜賦詩人亦多喜之

章甫字冠之先公友也號轉庵居士本鄱陽人居儀真善隸古有易足居士自鳴集先公嘗爲作易足堂記

趙彥端字德莊先公友也詩文有法度不阿近貴立朝高蹇談笑風流傲睨千古醉中往往談禪一座爲傾死于餘干先公爲銘墓

陸游字務觀先公友也善歌詩亦爲時所忌先公與之唱和嘗有京口小詩集務觀作序今已作南宮舍人居越上自號放翁

毛幵字平仲柯山人尚書友龍之子也負氣不羣詩文清快與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能官歸號樵隱居

士有集臨死作手書抵延之辭如神仙先公在婺平仲以詩文一帙來贈雖數數通問亦一再賡和竟與先公不相識【案】合璧事類毛友初名友龍字達可官禮部侍郎三衢人柯山在今衢州西安縣亦名爛柯山相傳王質遇仙處

辛棄疾字幼安有機數調度高放詞語灑落俗傳所謂稼軒長短句是也

范祖禹忠文公之姪之子也范沖元長乃祖禹醇甫之子中書侍郎百祿乃忠文公之從子祖禹乃呂晦叔壻從溫公遊又師二程

呂與叔隆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

呂祖謙申國公丞相公著之孫中書舍人本中之姪孫先公以兩女妻之有學問有文章氣度沖和議論平正僅爲秘書郎而死【案】宋史呂祖謙傳祖謙好問之孫而好問乃公著之孫希哲之子本中又好問之子也以其大致之則祖謙爲公著五代孫而本中之姪孫于祖謙爲叔祖而呂氏又當時望族其世系宜人人知之何至舛訛若是誤傳寫之誤孫字上脫五世二字姪字下脫一孫字也

張芸叟乃陳后山妹壻王平甫乃曾南豐妹壻

陳剛中字享仲爲文林郎删定官引對顧下詔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冀日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材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爲寶但冀得十數人物乃足爲寶也令學士院降詔出榜廟堂以剛中爲左宣教郎充樞密院編修官【案】閩書陳剛中字彥柔閩清人辟遣之娣紹興二年進士官迪功郎上書詔免食去虞文遷大府丞應詔上封事件秦檜復坐作啓賀胡銓貶官與曹九成同被謫又宋史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書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初以秦檜薦歷禮部侍郎不敢論和議後忤檜謫團練副使二人同名其仕履均與此所載各異而彥柔之字尤與享仲迥別疑陳字乃鄭字之訛享字亦亨字之訛然史不載鄭剛中有上書及廷對事陳剛中亦僅與此所記較相似或說誤書彥柔爲享仲耶附識于此

公武晁文莊之孫沖之叔用之子叔用有詩名子止記問博洽作易春秋傳援據詳甚不肯屢說作少尹時先公在朝與之親契亦相往來子止之親女兄先公之伯母也【案】宋史藝文志晁公武易詁訓傳十八卷書詁訓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訓傳三十卷今皆佚不傳傳書增郡齋讀書志

晁以道最爲窮經之士亦留意于文善敍事嘗語其姪公鄰曰汝少年當勉讀書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以道此論誠有理也

呂居仁舍人晁以道從事皆故家見聞元祐學術晁復精于訓傳後來汪聖錫內翰曾接呂舍人講論最爲平正有任重之意伯恭得于汪爲多湖外多胡仁仲學者建陽亦只是籍溪劉子羽見聞劉蓋張魏公門下士也故論紹興初建炎間事祖張爲多不甚公平

本朝慶歷間諸公。韓魏公。富鄭公。歐陽公。尹舍人。孫先生。石徂徠。雖有憤世疾邪之心。亦皆學道有所見有所守。下至王介甫。王深甫。曾子固。王逢原。猶守道論學。至東坡諸人。便只有憤世疾邪之心。議論利害是非而已。伊川諸儒。復專以微言詔世。天下學者。始各有偏。渡江六十年。此意猶未復也。因借富公集讀記所歎于此。

唐論有才術。皆經有學術。論所及者廣。可以開明于上下。然所陳者正。可以發動于人主。之論史才也。醇甫學者耳。石徂徠又有英氣突兀。近時汪玉山是正討論而已。頗切切于細故小節。甚微密矣。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石介曰。予早識韓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教學如周勃。呂南宮醇正深潛。南軒剛無好異做作之病。功名之念。卻少卷舒。程可久雖不可望艾軒。然艾軒林謙之有儒者意脈。所以興化人至今未泯。

朱先生懲談高說妙之弊。只教人讀書講義理爲學。其講行數罷。入拘拘以論說爲學。其弊反不足以成巳。教人豈非難事。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首胡銓、王龜齡。吏治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彥端、毛幵。辨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祥、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神宗之有介甫。壽皇之有德遠。惜乎不能副其委注。而才力在論說下。爾德遠一沮。後來收拾不起。宗澤、

李綱。偉人也。不盡其才。而上下不一心矣。

渡江以來。李伯紀第一流。趙元鎮僅有德望。只是才少。張敬夫卓然有高明處。雖未十分成就。而擧擧曾德業道之意。絶出諸賢之上。呂伯恭擧擧家園。有溫柔敦厚之教。朱元晦強辯自立處。亦有膽略。壹張之議。見呂之議論。朱之編集。各具所長。

李伯紀、趙元鎮。渡江之初。整頓國家。至今尚賴無窮。

建陽自胡原仲歸鄉下。後來魏元履死。氣象便蕭然。只是編類文字。無自己工夫。

魏元履才氣縱論。在朱晦翁張南軒上下。後生漸不知之。惜哉。

晁子止曰。常者處家之道。惟至誠者能之。嚴者治家之法。不溺于愛者能之。若已媚嫉賢能。而欲妻不妒。持祿嗜進。而欲子不貪。難矣。司馬防諸子雖冠。不命不敢坐。不問不敢言。庶幾乎威如也。曾子不欺其子。權教之不信。庶幾乎有孚也。馬援戒兄子嚴敦。不得言人過。而杜季良坐援書免官。是先自言人過矣。王昶名爾子。以默沈深。深戒不得毀人。乃指魏諷曹偉爲傾邪。是先自毀人矣。皆非反身之義。

晁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爲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爲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郭子和易書。其所長。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擺支離則有功。廢衆論則過矣。

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成性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未濟也。

晁子止以老說易。似類管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爲之說者。如乾爲馬一章。設卦者遠取諸物也。乾爲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或取諸遠。遠取則八卦具于萬物。無非身。是以人心包乎萬物。近取則八卦具于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者。若捨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取。

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爲物通爲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翼之則至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晁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案】宋志王昭素有易論三十三卷。今不傳。晁說之有錄古周易八卷。易規一卷。京氏易式一卷。

晁子止曰。王弼解咸繫之作。以牛爲稼穡之資。按古以人耕。以牛代之。自趙過始。弼之誤也昭昭矣。【案】趙過始爲牛耕。見賈思勰齊民要術。宋祁雜記。亦引此說。以證王弼之誤。然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注用牛耕也。說文作犁。注耕也。又犁。兩壞耕也。一曰。犁耕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自叔均始。其來已古。故冉耕字伯牛。孫字。義更灼然易見。鹽鐵論云。漢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種挽耕皆取備焉。然則過特于牛耕之中。又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謂自過創始。如後漢書王景傳。亦謂景爲廬江太守。民不知牛耕。景教用犁耕。意亦專爲廬江而言。亦不可謂牛耕始于景也。此仍晁說。雖爲失攷。

尹和靖遠間中。截十朋之斷句。龜弗克違是一句。

胡仁仲是王大紀。其間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用之之差。非周禮之罪。豈可因噎廢食。

晁子止云。古者已孤不更名。名所受于親者也。後世如劉向姚崇之所爲。皆春秋之所譏也。【案】劉向初名更生。後改名向。姚崇。初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利同名。以字行。開元時避帝號。更名崇。

蜀世家王建時。騶虞見。歐陽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于近世之說乎。【原註】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也。○【案】賈誼之說見新書。顏師古。未知何據。攷說文。騶。廄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因人臣曰。所以歸功于一官也。漢書作傳云。騶公爲騶虞。是時亦學師之官也。秦以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群騶知禮。謂騶爲騶御。廣爲騶人。其說蓋本之詩序。故知騶虞爲騶者。不特相如封禪書然。而南遊獵訓云。騶虞南騶文王之囿。虞者囿中之獸。騶虞之義。騶斯之瑞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虎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歐公豈漢時固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于近世者。此論殊失攷。

南軒論語孟子解。蔽孫讀詩記。書傳大事記。晦菴大學解。通書解。皆不可廢者也。

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者。【案】荀子云。通則一天下。財萬物。立貴名。雖隱窮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邢昺疏謂子弓行與孔子同。故孔子不論其行。其說無據。疑朱張之殊

誤。

太玄其辭準易。其數可以起歷而已。蓋得于渾天儀者也。司馬君實爲潛虛。得其用意之所在矣。晁以道作星辭。可謂善發明矣。二家之書出而玄之學備。欲觀之者當參攷也。

老蘇論太玄。最中其病。太玄者。揚雄之所以自附于夫子。而無得于心者也。使雄有得于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又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爲太玄耶。惟其所得于心之不足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于聖人而已。

陸玄朗解釋太極云。太極。無也。豈非太極本無極也之意乎。易。變易也。三國志中見之。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峯樵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飮。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歐陽永叔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也。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背也。

神農許行之學。他無所攷。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呂麗澤識治亂之情。大事記一書可見。然龍川能談治亂。雖大處不同。要是爲助爲多。

劉向載學記中語。與今本不同。禁于未發之曰豫。因其可之曰時。相觀于善之曰摩。學不踰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不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本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善二字多不能講。劉向謂相觀于善。則似爲明白。因記于此。

晁景迂以謂王弼老子最說得的當。其言弼本深于老子。而易則未矣。其于易多假諸老子之旨。而老子無資于易者。其有餘不足之迹。斷可見也。此言卻說得王弼出。若謂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于一。豈特有功于老子哉。此恐非吾儒之所學也。止言老氏可矣。

景迂云。王弼之于老子。張湛之于列子。郭象之于莊子。杜預之于左氏。范甯之于穀梁。毛萇之于詩。郭璞之于爾雅。宛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此語甚公。

文忠云。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于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今之黃庭。外景經乃古經。其間一淺說。自有餘味。今之內景前雜以存想。後雜以服食。多後人添入者。非古也。

澗泉日記卷下

史法須是識治體。不可只以成敗是非得失立論。蓋上下千百載。見得古人底裏明白。然後可載。後世所不可不載之事。況然欲備。則不勝其史矣。

古人之史。非是備遺忘。要務多以美觀也。因令勸後。因後明前。經制述作二者是大。他瑣瑣皆不足記也。

新唐書李長源傳殊略。不見其經世之論。今倚于通鑑。見其言府兵封建之論。亦可惜也。使其學嘗太史公之筆。後世篩說之士不止言留侯矣。當用唐實錄中小傳及舊唐書傳。且并家傳別錄一卷。方爲愜意。

至于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倘有平邊一策可攷耳。

牛李之黨。不待貶而自見。宋子京使以牛僧孺行如市人。李德裕經綸天下。亦邊矣。

東光張預作百將傳。甚有旨趣。文落落不拘羈。殊得太史公筆法。但太史公篇篇有主意。而張預或有泛而無統者也。然紀載甚可法。

北齊書獨無序。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

歐陽公與徐無黨書云。五代史昨見曾子固之議。今卻重頭改換。未有了期。又與梅聖俞書云。閒中不曾

作文字。秖甓幅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恐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

歐陽公五代史。卻甚與人辨白。儘有工夫。

胡德輝。記尹和靖語五代史。本是永叔祖分作。其間亦有指名。然歐陽公嘗云。河東一傳乃大奇。自此嘗以爲法。不知謂作何傳耳。【案】尹洙河南集。謂初與永叔約分撰五代史。既而不果。乃別撰五代春秋。此謂歐史取材于洙。則此所云分作者。或即洙也。然原本闕訛。云永叔祖分作。致洙。燇之從祖也。疑由字上脫去與從二字。姑此存不見于他書。不敢輒加增改。故闕其文。

史記五代史有微意。范史有去取襃貶。唐紀志歐陽公猶有華處。少筆削意思。

神宗論孫武書。愛其文辭意指。王安石曰。孫武談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約而所該者博。上論及韓信。安石曰。信但用孫武一兩言。即能成功名。上曰。如韓信自是奇才。稱兵書乃是因諸將閒及引以應之虞其所知。非因讀兵書而能及此也。

秘書監王欽臣奏差眞靖大師陳景元。校黃本道書。范祖禹封還。以謂諸子百家神僊道釋。蓋以備篇籍廣異聞。以示藏書之富。本非有益于治道也。不必使方外之士讎校。以從長異學也。今館閣之書。下至稗官小說。無所不有。既使景元校道書。則他日僧校釋書。醫官校醫書。陰陽卜相之人校技術。其餘各委本色。皆可用此例。豈祖宗設館之意哉。遂罷景元。

高麗嘗以金書晉譯華嚴經五十卷。唐則天朝譯八十卷。德宗朝譯四十卷。共五十部。捨入惠因教院。元祐二年也。後元符二年。呂惠卿作記。【案】通考。華嚴經。唐于闐實叉難陀譯八十一卷。陳振孫云。晉義熙十四年譯六十卷。唐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實叉難陀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爲成八十卷。此云晉譯五十卷。當有誤。所謂則天朝譯者。即于闐沙門本也。德宗朝譯四十卷。通考不載。姑附識于此。

古今興廢。不可只據紙上看過。須是高著眼。與伸寬道屈。使後世無撽倖之心。其當然而不然。卻只得歸之天運時數之消長。生民之幸不幸爾。

富文忠奏議劄子。范忠宣彈事國論。范醇甫講筵文字。學士大夫所當熟讀而模範之。其他不計則弱。未易言也。

王深甫文字。無一語蹈俗態。至于議論。馳騁上下。非老蘇不能也。

歐陽公自醉翁亭後。文字極老。蘇子瞻自雪堂後。文字殊無制科氣象。介甫之能相歸半山也。筆力極高古矣。如曾子固見歐陽公後。自是迥然出諸人之上。老蘇文字。篇篇無斧鑿痕。蓋少作皆已焚之矣。其他吾不知也。本朝之文。至此極盛矣。若論其學術醇疵淺深。則付之學者評之。予非惟不敢。亦不暇。【案】歐陽修年譜。慶曆五年。乙酉年三十九。八月。謫都轉運按察使降知制誥。知滁州。六年丙戌年四十。在滁自號醉翁。蘇軾年譜元豐五年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梅聖俞之文高古。但宣城集中止有和靖詩序。其他無有也。如秋聲賦書後。文類序。極古淡平正。如注孫子。曾未之見。當博詢。他日有力或刊之。如答蘇軾書。必可觀。見于歐陽永叔手書中言之。

老蘇晚年文字。多用歐陽公宛轉之態。老泉晚年記序與權衡諸論。文字不同。豈見歐陽公後有所進邪。其晚年而筆力進歟。

東坡自東坡後。文章方見涯涘。半山自半山後。不止持論玄說而已也。六一翁壽中年文字好。及晚則已定又放開了。東坡半山晚猶向進不盡。

子瞻子由文學。于晚年所述見之。子瞻傷于精明。志林方就實。子由歷代論古史論之屬。文極平心。但理遣泥于莊老。不能有所發明。子瞻雖間取莊老。然于議論事理處。極忠壯。此子由所不及也。

東坡表忠觀碑。介甫以爲序似太史公諸侯王表。銘似柳子厚塗山銘。

子由文字晚年多泥老佛之說。筆勢緩弱無統。東坡海外所作。愈雅健精當不可及。但平生所著。多以戲而汨之。所以不典。

蔡君謨與人作墓誌。最簡健條暢。

歐陽公作孫泰山胡翼之墓誌得體。只載其弟子與其交遊。而略言其學術議論。隱然自爲儒者。非後人所可及。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趣極高。陳后山文字才氣短。所可尚者步驟。

張芸叟爲梁況之志。少游爲陳后山父銘。集皆無之。可惜。

鞏豐仲至言。尹少稷稱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後一人而已。

李邴漢老。號雲龕居士。作王履道內制集序。其言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爲破碎聖人之道。著論排之甚力。然詞翰之職者。雖文宗鉅儒。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安道之高簡純粹。王禹玉之溫潤典裁。元厚之之精麗隱密。東坡之雄深秀偉。皆制誥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騄騄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繩之驂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且稱其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又云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矣。

老蘇文字。善揣摩天下。【案】此下疑有脫文。

程致道之文太快。

何子應作陳叔易墓誌。甚佳。徐師川作李先之墓誌。書學極簡而有要。題豫章集後。尤佳。惜乎東湖之文

未刊。崔德符作寫誌。極好。詩亦清麗可愛。

陳無己云。子瞻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然失于粗。又云。司馬遷作長卿傳。如長卿之文。

葉少蘊文字。有起伏曲折。惜其行爲。士人所鄙薄。晁以道之文雅健。卻少太史公氣概。渠多習公羊子文好。然其步驟又卻碎。呂居仁以爲其病處在雜。亦盡之矣。

鄒德久道山谷語云。庭堅最不能作議論之文。然每讀歐陽公曾子固議論之文。決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試觀此兩人文章合處。以求體制。當自得之。胥語固是學者之末。然行己之餘。既實于雜。用心亦便皆以古人爲準。要使體制詞氣不病耳。所謂甯越猶有速成之病。此可提醒也。

劉原甫葉公傳。亦頗有史筆。但文傷後快。貢甫題公是集後。亦似其兄文。

寔龐四六佛語皆好。但碑版文字。體制未甚古。雖欲傚學。卻傷于多處。然文字卻不摘裂。雅與溫潤可玩。今刊于黃州。

渡江南來。晁詹事以道。呂舍人居仁。纔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醞釀相傳而得者。不可不諷味。崔德符。陳叔易。皆許昌先賢。俱從伊洛諸公遊。有文章盛名。節行亦正當。

王介甫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觀戲者詩。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羨。此語雖非聖道。亦足銷人榮辱之悲也。

周恭叔行己。文字溫淡。但時有莊老與程氏之說相背。詩亦好。

晦翁初年編類文字。如語孟集註。五朝三朝言行錄。皆可傳。

葉正則文字不苟作。所惜削繩墨。尚鋪飾。要是究見根柢。用意至到。

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荊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盧文章。

蘇籀仲滋。述子由言。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案】此條見蘇籀欒城遺言。籀之孫遲之子。南渡居婺州。

孟植元立。亟稱劉定鵝湖輪藏記好。漳州朱待制祠記。南安三先生祠記。不正不流弊。文極體勢有味。

呂伯恭晚年文字體製。人疑其學荊公。

周茂振制詞。雖規模小。不甚渾灝。然皆不苟作。篇篇達志皆工。

潘閬邀遊浙江。詠湖著名。或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閬詠湖圖。【案】瑤苑所載與此同。其詩今失傳。

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黃魯直詩。如松生石間。雖偃蹇不大。而氣含風雲。

羅隱新城人。唐光啓三年。吳越王表薦爲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天祐三年。充判官。梁開平二年。授

給事中。三年。遷發運使。是年卒。葬于定山。金部郎中沈崧銘其墓。【原註】白孔六帖云。墓在睦州桐廬縣家渠。○【案】十國春秋謂新城人。吳越備史作新登人。全唐詩話作餘杭人。蓋新城本三國吳置。後梁時吳越改新登。宋乃復爲新城也。稱餘杭者。唐大曆中。改杭州爲餘杭郡。故新城亦屬餘杭。今杭州府志以隱爲餘杭縣人。誤矣。又太平寰宇記。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爲醴。杭州府志。在錢塘縣南四十里。則隱墓在越可知。且詩話謂隱年八十餘卒於杭。是隱之生卒皆在故鄉。不應遠葬睦州。原註引孔帖謂隱墓在睦州桐安縣。亦誤矣。

陸羽傳甚清。僧向從志南得之。羽字鴻漸。一字季疵。復州竟陵人。後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祝。不就職。時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予欲求玄真像爲桑苧翁對。未有也。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李習之東南錄。載癸巳發潯江。遡波至富春。丙申上七里灘。至睦州。庚子止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今時不見盈川亭。不知何所也。

羅隱爲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于庭前。王黃州有詩稱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車馬門是也。【案】杭州府志。錢唐縣治。漢時在靈隱山麓。後徙錢唐門外。唐武德四年。徙錢唐門內。宋南渡後。徙紀家橋。祥符戒寺故址。即今治處也。

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郡守祖無擇作銘曰。猗歟茲亭。仁智是經。控帶山海。周旋日星。嘉乃成績。取名于易。維介之義。以敏厥德。【案】咸淳臨安志。介亭在鳳凰山。對峙有熙寧中郡守祖無擇建。蘇軾有登介亭詩。

晏殊云。龍泓洞在福建汀州府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仙翁于此得道。又有煉丹井在下天竺寺藏院。

又云。靈隱山有白少傅烹茗井。【案】咸淳臨安志。龍泓洞在靈隱山下。吳赤烏二年。葛洪于此得道。有石洞旁通浙江。武林舊事云。龍井。吳赤烏中葛洪煉丹于此。石寶一泓。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案觀龍井記亦云。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然則龍泓即龍井。在錢唐無疑也。又攷閩中汀州寧化縣有靈隱洞。無靈隱山。並無所謂龍泓龍井之名。甚矣蓬瀛之書。乃以爲在汀州靈隱山。蓋傳聞記載之誤也。

孫覺父名鑑。其墳在縣南陽平山。高一丈。周四十步。

平湖軒在錢塘縣尉廨英游閣後。

水府觀在利涉門外桐水園。神仙馬自然得道于此。今徙清水門。

翻經臺昔謝靈運與僧同于此翻佛國涅槃經。爲南本三十七卷。即南康志所載處。【案】名勝志云。飛來峯介靈隱天竺之間。謝靈運翻經臺在焉。又董嗣杲西湖百詠引舊志。在下竺香林門內。靈運于此將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七卷。內有七佛堂。則臺在錢唐無疑。此乃云即南康志所載。豈以靈運嘗爲南康石鑑之郡。曾於彼譯經。誤以臺在南康。而不知實未嘗有臺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今文選錄之。大非如子雲之比屈宋之筆也。近世歐陽公蘇東坡亦有此意。歐陽公務平之過。蘇又不甚平。若閣大簡奥有意有興。登樓賦爲佳耳。

李曾之東南錄載。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今時不知君陽山何處山也。又云。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二十里。順流謂之高溪。今不知有此名也。漫記于此。

靈隱寺前。武林山上。有五峯。一曰稽留。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山。因而忘返。故號稽留。又云。在錢塘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峯之前有合澗。曰武林泉。顧夷吾山川記云。自南徂東。臨浙江一派。謂之靈隱浦。【案】杭州府志稽留峯。在天竺寺西。名勝志云。相傳爲晉許由隱此山。遂名許由峯。訛爲稽留。然水經注云。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未嘗專指許由。此可以訂地志之訛。

儒賢亭會之閣。在萬松嶺東青平門。青平乃故相劉正夫舊里。號青平里。時人因以名之。政和三年。勅建閣賜名。【案】乾道臨安志儒賢亭會之閣。故相劉正夫之居在萬松嶺。政和三年。勅建御書閣賜名。

林逋舊居。有巢居閣。或云在寶林寺。卽雲巢也。【案】林和靖集序云。君復不仕。結廬孤山。所居有巢居閣。處士稱與此所載少異。

金鵝山寰宇記云。上古防風氏嘗居此山。下有風渚。古鄭瑞國也。【案】杭州府志金鵝山在於潛縣南一里。高八十丈。周迴二里。

晁嶺福之道云。林元伯粗小齋。列植脩竹。予取老杜雨洗娟娟淨之句名之。書謂竹君佳處。正在此時。譬之人物。周以剛正立節爲本。然必從容清潤乃成佳器云。之道有集。魯章貢曾刊之。今不存。

斯遠寄二墓塼來云。隆興法曹任伯厚于郭外黃龍寺中得之。其一云。晉故尚書譙國桓府君中子。泉陵令諱劭字季長。墓其一云。伯護軍考尚書二府君墓在徐聘君南去此墓七里。因攷之晉史。桓宜桓伊嘗作護軍。桓伊嘗鎮豫章。又桓沖宜稱嘗爲護軍。其孫從爲吏部尚書。後爲桓玄嗣。被誅。皆不可攷以說觀之。恐是桓伊之子爾。又法華人發古冢得塼。皆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周城里周闡。字道舒。妻活。潯陽太守譙國龍亢縣桓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蟜。字永時。皆鐫成文。同此周闡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蟜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案】晉書桓宣傳。宣爲元帝丞相舍人。歷參軍。遷譙國內史。武昌太守。監沔中軍事。歷都督司雍梁三州。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進建威將軍。改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桓伊傳云。父景。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伊都督豫州諸軍事。後徵升護軍將軍。此云桓宣作護軍有誤。且伊爲宣族子。而墓塼乃云伯護軍。則非伊子之冑可知。又晉書地理志譙郡有龍亢縣。無龍埔縣。疑致誤與。蓋致太平寰宇記新書。均無所謂龍埔者。當由墓塼不應有誤。或尤埔書近而訛。抑原有其名而後改者歟。

王公曾張公詠錢若水微時。謁華山陳希夷。求相。欲以學仙者。希夷謂王張曰。爾輩非仙才。王當爲宰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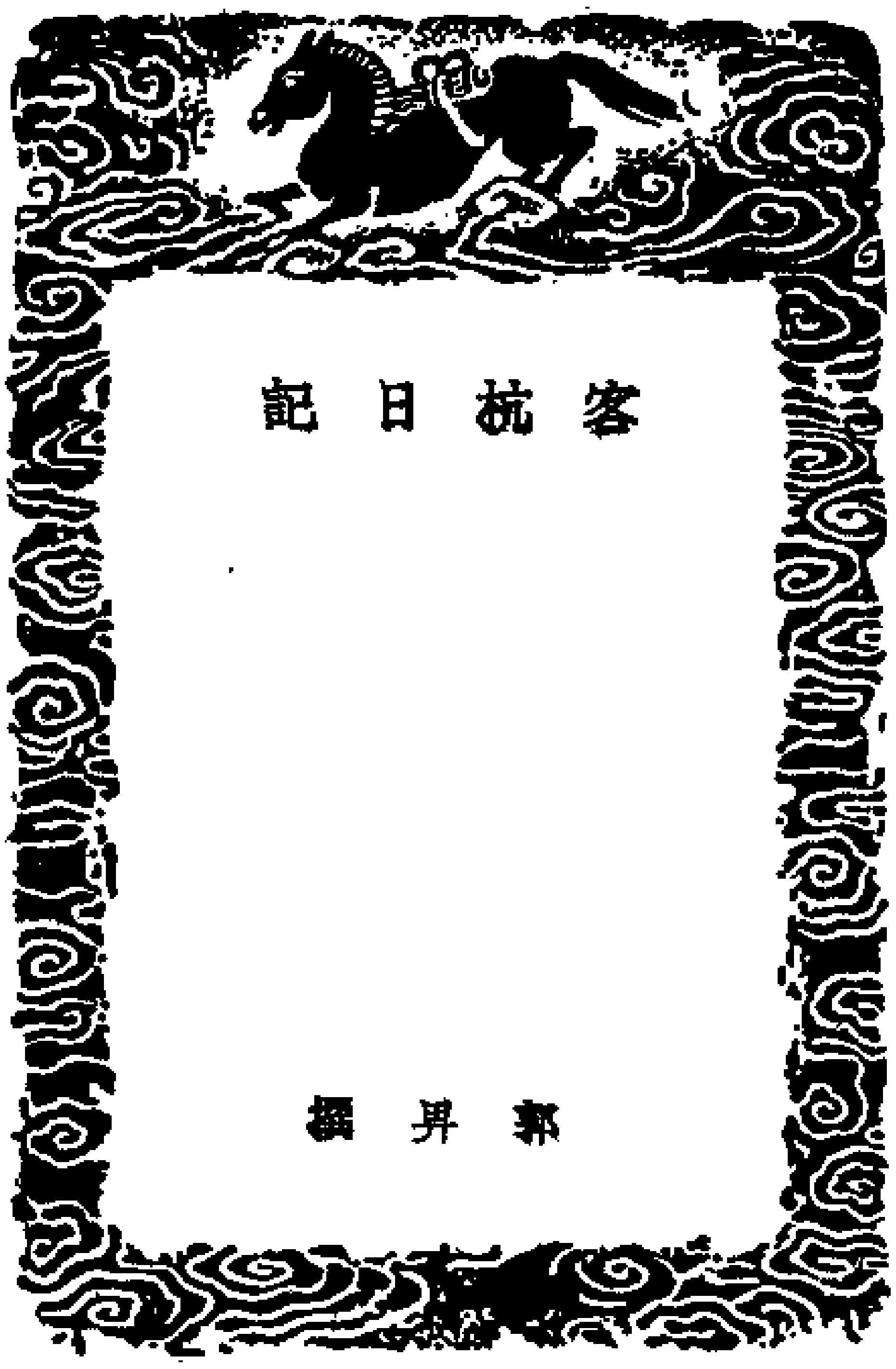
顧張取紙筆遺之。張曰。悟矣。推吾入鬧中耶。又謂錢曰。余不足以知子。嘗見白閣道者。錢遂造之。道者曰。君急流中勇退人也。其後王果拜相。張位至八座。歷試中外。以才顯。錢爲樞臣。

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與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天竺慈雲法師生前制棺。名爲返楄。

永和鄉靜惠禪院。有天衣懷和尚塔。證振宗大師。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畢。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內之。及覺。氣病一年。可知盡思慮傷精神也。



雍正乙巳春三月六日。客揚州。飲于程松門七芙蓉園。同會者。爲里中友江硯南。酒宇。松門兄子岷東。出觀所藏元京口郭天錫先生日記眞蹟。共四册。行楷精妙。奕奕有神。中有至大戊申客杭一册。時窮邊僻嶮。觀之不甚記憶。後十餘日。耿耿于胸。因卣從臾硯南借鈔。硯南亦有同好。卽往肯之岷東。岷東殊不秘也。攜至予寓舍。呼燈從筆寫成草本。略汰其無繫武林輿要者。細繫之。則杭之耆舊。大半皆在往還。而坊陌橋道。琳宮梵宇。去宋不遠。壯麗深嚴。可想見。冀遊鳳凰山故宮一段。載白塔以碑石爲基。猶有進士適名金銅鐘一口。上有淳熙改元會純甫戲篆銘。則他書俱未載。此信乎百聞不如一見也。寺壁題詩。與程史所紀康伯可康徽廟御書鳳。略有數字不同。想是後人所改耳。先生去今三百餘年。偶然櫽筆。完好無恙。而適遇予兩人皆杭人。鈔而傳之。似乎有待者。若岷東不慳希世之寶。公之于人。使後之述風土者有所攷。皆不可以不記也。三月廿六日杭東城厲鶚。

客杭日記

元　京口郭　畀天錫撰

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燒香星紙。拜親。路遇雲公鼎舍人。握手話去年此日在邳州道中時。相與一笑。

初三日雨。鋼和父來。錄示新文。小窗兀坐。誦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誰其慰予岑寂耶。

初六日晴。李仲謙攜紙求書。盛鋼邊五條街。過陳景南。同訪陳雪林。出示小米手幅軸。臨李伯時馬。雪林行虎三卷。塔海公物也。

初十日晴。登甘露寺。見本長老。置酒午飯。仍求書放翁水調歌。孫楚望攜魚子二尉予。多景樓下壁上。又以紙求書道教經四十二章經。潙山警策。證道歌。

十二日晴。爲甘露本無傳長老鈔經。客有惠杭州潘又新箋者。皆小楷數千而不伐。可愛可愛。

十四日晴。訪盛季高。出示李重光墨竹。鵓鴿。希遠畫梅。古木。房明仲同茶。

九月十六日晴。晚趁呂城夜航。作錢唐之行。

十七日午前。抵呂城壩下。倒換小舟。至奔牛。復換小舟。晡時至常州。入城元豐橋。見白湛淵提舉。値出江陰未回。乃子无咎。无華置飲。同白无咎到太平寺。鋼壁上畫水中作一筆橋之不斷。立視久之。若洶湧生動之意。奇筆也。

十八日晴。同无咎回。蔡德甫禮置小酌。煮鮮蒸芋。交別无咎昆仲。登夜航之姑蘇。有北客喧呼。至二更乃

贓.

十九日.午後.抵平江.見雙子敬山長父子.留宿.具晚飯.飯已.留燈夜話.是夕多蚊.

二十日.晴.飯罷登航.解后杭人潘伯起呼酒酌之.蓋在大都時曾相識故也.共上船行.

廿一日.晴.時上長安買飯.

廿二日.四更到杭州城外.霜月滿天.寒氣逼人.候北關門接待寺鐘動.換舟入城.佛明潘伯起送予歸于施水坊橋梳頭沈待詔之樓.遇金壇尹子源.同寓.橋東訪趙伯可.儲叔儀.到江浙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省西見張菊存.下錢子敬.書會張松澗府判.同茂之到長生老人橋.過紀家橋.解庫門首.見吳若道提點.

至大元年戊申.九月廿三日.客杭.晴.早過井亭橋.解后張雲心府判.次遇湯北村同知.張景芳學正.到官同觀見吳若道.若道有他事.令師孫羅康伯相接.具早飯.鄭表白同集.栢窗鄭君之子也.飯已.入壺中林堅.次開北斗殿.有李息齋所畫松二株于壁間.見李伯玉改所幹之文.約來日于省中見.其子.出北關門.湖州市妙行寺中尋伏維那.已于昨日登天目山矣.徒有悵怏.寺僧宗兄供紙圖數字而退.觀正殿佛三尊偉甚中殿毗盧遮那佛像.殿前止有齋一二座.次入法堂.有碑石數本.云喻彌陀神筆所畫佛像.傍到本末.不暇記也.次禮古觀音像.相傳唐朝塑者.兩邊畫壁.以屋暗不可細覽.門有放生池.俗云接待寺者.即此院也.回路足行倦甚.坐小舟而返.趙伯可來.寓樓頗潔.便于坐臥.大抵杭城樓居相迷.自有一種風韻耳.黎州孔君立來.聞孔提舉新除.晚見唐仲文外郎.出示米老研山圖.

九月廿四日.客杭.晴.早到省中照磨所.見李叔義.次抹元文.到儒學提舉司.攜李兄書.見王一初都目.投呈子.會王壽之、王子芳、任伯和.是日分付該吏俞君玉承行.次約俞君玉毛令史.市樓小集.雨作.湖上兜率寺.見趙子昂學士不遇.乃姪道仲美.具茶.託致意.

廿五日.陰.客杭.尹子源約小飲.是夜客樓喧甚.必雨作也.

廿六日.陰.客杭.結縛橋西崩洋街.回謁湯北村.同出訪張晴川.次見崔進之.回北村.具酒午麵.晚會數紙.屏積高齋.敬古松一株.可愛.窗外矮橘數樹.結子無數.壓枝欲折.若吾鄉則無此也.飲散由大街轉歸.張菊存來.吳茂之來.值出.今日見北村說.葛元白、曹悔南、戴祖禹、金子仁、胡穆仲.皆爲古人.可惜.再到杭城.愈覺舊游之落落也.

九月廿七日.陰.寓杭.早到省中.見李叔義.次到儒司.見周都目.以官吏未允所請.歸家寫狀.再到省中.見張德輝.德輝約晚來說話.是日于省卷中檢尋舉錄.解由方見.晚晴.登吳山.下觀杭城烟瓦鱗鱗.崑辨處所.左顧西湖.右俯浙江.望故宮舊苑.獨見白塔屹立耳.次謁伍子胥廟.轉至拱北樓.即鎮天門.行大街官巷而歸.茅山書院山長赤盞象賢.金壇教諭王竹所來.茶罷.同見趙伯可.尹子源相過夜話.

廿八日.晴.客杭.鄉人吳君用來.訪湯北村.訪吾子行.出所作無稽集.皆戲談也.玄同觀見趙子昂.時.都左丞坐正席.子昂問都下事.遊開元宮.舊楊駙馬宮也.深邃可愛.正殿曰景命萬年之殿.晚見張德輝.君省卷.又作舉錄.教諭擬倒矣.託其宛轉.未知可行否.恍人幹舉.不料其相誤也.

廿九日.客杭.晴.早到省中.見張德輝、李叔義.訪王成之不遇.再到省中禮房.爲立擬劄事.到儒司.司官不出.獨吏輩兀坐司房而已.訪張竹村書樓.觀諸公詩牌.湯君白來.同遊昭慶寺.看新塑佛像.次入廣化院.次遊仙林寺.寺中無可觀者.相近一術士之女.談星說命.若懸水然.次與君白午飯.君白具茶.茶已.自觀橋行至官巷而歸.

三十日.陰.客杭.早到省中禮房.見張德輝.李叔義.是日改正擬劄.同君白出遊宗陽宮.時裝塑未就.次遊新宮佑聖觀.看擁璧二十四堵.皆新畫也.路遇胡石塘主簿.煎魚沽酒.會尹子源.沈六郎.晚見德輝.約來日省中計會選本.晚雨暄甚.夜雨生寒.（大德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禮房呈前鎮江路儒學提舉　昇補由舉奉省堂鈞旨適必擬爲子學正山長內任用者）

至大元年戊申.十月初一日.雨.客杭城施水坊橋東岸沈氏樓.

初二日.雨.終日客杭.到省中付文書與選房.以未照元除.又欲刁蹬.張德輝婉轉言之.到儒司.大雨中止有武老兀坐廳上.諸吏無來者.湯君白.李君德來算範圍數.次同到官巷問茶.茶已.訪周君遠道士.次到君德家.出子固墨戲.閒看看.已分路各歸.

初三日.又雨.客杭.到省中見李叔義.伺候也先伯提控不出.同尹子源見儲叔儀.留小酌.次同叔儀到子源寓樓.開尊觴亥首.德清吳菊泉相過夜話.子源同問茶.吳公至元廿七年赴北寫金字經者.

初四日.午晴.燒玄壇紙.宗壽卿來.言來日有人歸鎮江.付家書.

初五日.陰.午同小王覓舟到北新橋.覓方仲明.不見.空費船錢一貫二百五十.大雨只得急回.到龍舌嘴西去濮沙杭.見馬從簡外郎.言乃事.未允所請.回見德輝.言來日當爲審語不必出也.付後司使用.吳菊泉見過夜話.

初六日.雨.不可出.寓杭.儲叔儀隔河樓上見呼.出紙索書.具酒晚飯.

初七日.雨.客杭.李君德湯君白來.攜紙索書就.送紙一幅.訪吾子行求篆字.開語久之.惠印色方.路遇胡石塘.

至大元年.十月初八日.雨.客杭.見張德輝于省中.遊淨慈寺.禮寺.看羅漢五百尊.訪朱敬齋.

初九日.喜晴.客杭.早見鄭鵬南廉訪.次會柯以善.以善留三酌.劉悅心張景芳寫篆字匾.秀才續至.匾杭人.吾子行之高弟也.訪吾子行不遇.儲叔儀以今日登舟還義興.相呼午飯.出紙求字.尹子源請鷹海舊話.至二鼓.

初十日.陰.早見鄭鵬南廉訪.見柯以善.到省中.盛親家見借鈔一錠.以今日歸.不及作別.晚到省中伺候吏輩.到新宮橋見井同知.悅于郭都事處著語.

十一日.又雨.溼熱.早湯北村招早食.坐客方仲明.宋與之父子.次同方舅到下馬坡巷.見李君實新授官與都目.茶罷.拉往新門具麵.晚見馬公.猶未慨然.次見德輝.急步而回.汗流溼衣.幹事未成.殊燋煩也.

十二日.客杭.朝天門訪張雲心州判.留坐具午酌.鷹棋鄉雞麵.雨作.取傘乃回.

十三日.雨.客杭.張景芳送紙.求書吳興處徽道人詩偈.道人費氏.景芳之曾祖世云.遺壬二到湖州幹事.

作趙文卿陳有之書。
十五日。客杭。城施水坊橋沈六郎樓。先妣倘忌日。
十六日。又雨。客杭。張雲心遣恍寄書來。雨中約相過。彼此客況圖索耳。與省中伺候吏輩。
十七日。晴。客杭。王二自湖州回。路遇賈景殿。紀群甫。周肆甫。鄉樓尹子源。得財賦府文書了辨可喜。予滯留日久。所幹未就。意覺耆悶耳。晚尹子源燒紙招夜飲。坐客余及沈及之。沈獨寶。沈六郎父子。
十八日。晴。客杭。早到開元宮。見王眉叟提點。不遇。徒弟徐雲谷相接。到小偃門。回謁張仲美知事。不遇。是日遊大般若寺。寺在鳳凰山之左。即舊宮地也。地得高下。不可辨其處所。次觀楊然楨所建西番佛塔。突兀二十丈餘。下以碑石甃之。有先朝進士嚴名并故宮諸樣花石。亦有鐫刻龍鳳者。皆亂砌在地。山峻風寒。不欲細看而下。次遊萬壽尊勝塔寺。亦楊其姓者所爲。正殿恍皆西番形像。赤褲侍立。殿用金裝。梯自然。寶門立四青石柱。鐫鑒盤龍甚精緻。上猶有金銅鐘一口。上鑄淳熙改元曾諸家字銘。在。皆故物也。行至左廊。記得壁上一詩云。玉甃成塵事已空。惟餘草木對春風。還高□□□□□目。諸蒼樓夕照中。寺門俗云望江亭。俯視錢唐江水。大略與揚子江同。但隔岸越山蒼翠差勝耳。遠見西興渡口。烟樹如薺。次遊新建報國寺。行至殿後。有塊石儀圖二十餘字。僧子別立一木牌云。五十年前理宗夢二老僧曰。後二十年乞一住足地。恍然夢覺。今築地得此石。却無年代可致。昔梵刹而爲王宮。今茲復爲梵剎。如波入海。以予觀之。亦好事者爲之也。且朝代之廢興。皆天也。二僧入君王夢中。孰記而傳之耶。浮屠之說妄矣。傍有二客相與一笑而回。
十九日。晴。客杭。三橋早飯。飯已。見吾子行。與篆字相送。仍取玉箸篆予吹簫圖。子行僦居不仕。時諸道滑稽語。亦近來罕有再到省中。乃事少見次第。
二十日。晴。客杭。登吳山城隍廟。壁畫二鬼圍得回立門首。左巖西樓。右觀大江。杭郡人家。皆在足下。次遊玄妙觀。門立徽宗御書碑石。殿前立高宗御書道德經石刻。經幢二亭覆之。後有眞武觀。紀觀平二年物也。有老道士云。吳越時已有之。昔爲紫極宮。惜前朝碑石。有天慶觀字皆鑿去不存。殊失古意。且朝代更改。勅額曰玄妙。當存其已往。而新其方來可也。道士俗物。大般人意。回到省中。石路高下。足力少倦。
廿一日。晴。客杭。湯秋巖來。邀飲紅酒。次送秋巖至獨勝坊分路。方仲明寄紙求書畫。情緒不佳。遇一二日下筆。燒玄壇香。燭告乃事。
廿二日。晴。客杭。湯君白來。同到府學。見李壽峰教授。次見張晴川。次見湯北村。會韓竹間。晚遇毛海雲山長。晚香。
廿三日。晴。露。客杭。早胃觀到馬橋巷。見季君實。託馬惟良、見張士瞻說話。到寶祐坊佑聖觀橋西。回謁胡則大。不遇。
廿四日。陰。客杭。湯北村。費渙夫來。費公鄉人也。年六十三。
廿五日。晴。客杭。早到省中架閣建幹事。未就而回。遇獨淳齋。杭之號醫者也。約甫德小飲。

廿六日。客杭。早頂露。早見唐仲文不遇。爲是與欠偉觀呈文催討。嘗觀家公自是安來。同西壁壽一哥。及二鄉人相訪。嘗觀宗公約到芳潤橋午麵。壽一哥同集。
廿七日。客杭。到省中伺候。書卷已完。馬生改抹。但吝省而已。晚見馬生云。非不用力。首領官不從奈何。虛過元物不曾收拾。家悶甚。奔走兩月。今日壞盡。
廿八日。晚。燈下坐久。謀之無計。更遲二日。且往長興索倖作樓耳。
三十日。晴。冷。湯君白知予事不如意。呼舟過湖。閒行散悶。遊南山惠因華嚴寺。次遊開化院。次遊石屋洞。深暗不可測。覺陰氣逼人。壁上記姓名而回。入勝果尼寺。君白令親惟德母子爲尼。延坐設茗。能。次遊水樂。倘扣寺門久之。乃得入。遠寺皆奄石有亭扁曰聲在寺後。字缺一泉。觀洞中相應。鏗然有聲。故名。亭有石刻。坡翁東嚴水樂亭詩。觀畢而下。踏石上黃葉。振迢邊古松山林間。自有一種清氣。借筆翹云。至大元年。十月卅日。京口郭天錫同湯君白來此。聽泉寺僧具茶飲之。清甘。即此水也。更過一二僧寺。以心緒不佳。不及詳記。泛湖而還。西北風起。同君白飯唐門小酌分路。
至大元年戊申十一月初一日。
初二日。晴。客杭。到省中。觀文書。取回廿結。同子長見吾子行。就別。次別湯北村。晚見馬生。了結乃舉。晚遇子長小酌。觸照元除事。別李叔儀。
初三日。早別湯報傳。同沈六郎買人事。
初四日。晴。離杭州。唐遲晚飯。夜行。

附載

至大戊申十一月十五日。客長興。訪飲蔡公。出宣和御府黃居寀雪雀。得用雙幅綱畫。角上泥金龍。長可六七寸。圖爾盧御書。并內府圖書二印。雪樹數株。凍雀上下。下俊作二觀。鴿異奇物也。
十一月廿四日己卯。陳元壽來。約文卿及予到其家飯。蘇漢臣俊兒四軸。具酒三酌。
三十日。冬至節。客長興。同沈佩峰、陳敬鎮、袁正甫、盧希顏、沈希古、賀呂知州三酌。諸公去後。呂侯與予看許道寧溪山漁樂。俯上用宣和殿寶。後有伯幾仲賓子昂三公題。李君章物也。
閏十一月十三日。客長興。訪孟雲心。出示黃居寀萱草湖石蛺蝶二軸、蘂月卿物也。黃氏父子作石。用筆橫拖。小作嚴子。俗謂之野鵲翅。
至大元年戊申閏十一月十五日。五更束裝賦歸。早離長興。午過呂山下。松竹蒼翠。前一橋曰甫里橋。人皆是陸天隨隱處。詩家諸詩猶可想像也。
至大二年己酉二月初九日。趙伯可相約早飯。飯已發書。諸伏虎林首座。引領作焦山之行。虎林開呼即至。是日春色佳麗。江靜無風。到山見謙巽中維那。次入方丈。見尊無能長老。爾茶。茶已。領入具酒賁麵。坐者予及趙伯可二僧司宮伏首座。登山之頂看塔。展目眺望。次憩于飛仙亭。回見雅淡雲首座。巽中煎魚具飯小集。酒散。伯可先歸。度不可回。先遣諸恍渡江。晚陪尊長老、虎林、淡雲、到海門邊看日落。一時爲璞

金渡蕩搖。可謂奇觀。散步而回。尊老既別。仍送酒果到淡雲房小酌。又拉虎林、巽中踏月。上羅漢巖坊嗝東濟禪房。佛燈熒然。爐香未過。具茗果閒話。俯視棲鶴危巢。皆在窗下。與二僧月下聽江聲。倚樹清論。久之。一洗城市之塵俗也。夜宿巽中房。虎林共榻。

鶚按天竺有詩云。湯子江頭風漸平。湘山寺裏晚鐘鳴。爐香未斷燈花落。喚起山僧看月明。妙甚。即此時作也。

郭賢行記篋中收。便是沿江虹月舟。解道棲居好風韻。杭人不合異鄉遊。

題郭雲山日記冀附一絕句、樊榭山民厲鶚書。時雍正三年四月六日。

客杭日記刻成小詩代跋

多情合遣到杭州。錦字私箋客裏愁。卻羨雨窗饒樂事。一尊相喚隔河樓。

樊榭風流媲往賢。雲山墨妙手親傳。錦囊湘篋同珍重。記取從今五百年。予傳樊榭先生手鈔本謂題

尊前歡賞情匆匆。彈指護圖石火蹤。泖七芙蓉圖鼎集諸先輩展放烟雲重過眼。可堪還問七芙蓉。事詳厲序

玉蹼金題走蠹魚。都來有頰米顛如。巾箱乞與新開本。津逮人人足秘書。得閒居士鮑廷博題。時乾隆壬辰六月朔日

虎林烟瓦屋鱗鱗。客裏光陰只四旬。但說棲居風韻好。夜來聽雨卻愁人。

十日都來五日陰。湖山勝槩亦登臨。金鐘白塔前朝話。別有詩情無限深。

小劫人間五百年。坊橋寺觀半灰烟。往時耆舊風流盡。并精珠囊一例傳。

徵君樊榭畢世事蒐羅。帳篋如斯苦不多。未許清言獨珍秘。郭髯其柰鮑髯何。

錢唐魏之琇同作

三魚堂日記

陸隴其撰

三魚堂日記卷上

清 當湖陸隴其撰

丁巳十一月初四。陸翼王來會于薛泉樓下。翼王博聞而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翼王言孫北海學博而才敏。其所著諸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皆收入門下。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尤也。顧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翼王又言梓亭孫菴當要津。二張盛行之時。獨卓然以實學自勵。不肯隨聲附和。梓亭上馬撫臺二十四款。皆切中時務。

蔚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幷致所刻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證。纔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舉業。壯而友梓亭、確菴。乃勉爲學。二子皆見重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余夏間閱撫院觀風卷。擬以太倉童生王宗爲第一。接石隱札。乃知即其介孫。莊甫又言翁寶林爲確菴高弟。

下午。答拜廣平李湘。李與柏鄉夫子有親。柏鄉曾對李言及愚之狀介云。

翼王極口吳江潘次畊之博洽。余曾于健庵所見之。不誣也。

初五。從翼王家借道命錄。及胡敬齋集。敬齋集止三卷。然目錄自第五頁後缺。疑其書尚不止此。在焦弱侯經籍考。亦不載此書。卷首有門人鄱陽余祐序。其第一篇。寄余生書。托其于京中訪程子遺書、朱子語類。伊洛淵源。晦庵文集等書。嘆先輩于書籍。亦得之難如此。至後與羅一峯書云。洙泗授受。其見論語。河洛授受。其載遺書文集。紫陽授受。其載語類文集。蓋皆已求而得之矣。

十三。午間到蘇。即赴道臺衙門。會鍾衡載。邵近夫。知道臺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憂鬱所成。蓋因郡中有權要之僕到蘇。自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江臨道臺儀禮。道臺終不肯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頗以相形不悅。勢甚危疑。以此鬱鬱成疾。嗚呼。道臺真君子哉。賢行略。知爲方相國從甥孫。乙酉舉人。由益縣教諭。陞國子監助教。歷陞刑部郎中。廣東雷廉道。山西冀武道。裁缺歸。癸丑補江南布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諱國傑。字于彝。號艾賢。年五十七。

廿一。候余遜菴。語及察院西倪伯屏報德祠。曰。昔時規模頗好。內有假山。爲趙雅客移從有儀軒。其兩旁之房僅存者。今亦爲生員徐名世所據。予有感。因作有儀軒歌。歌曰。吁嗟有儀軒。北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翼翼堂與室。穆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勖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非實信敏惠。斯須不可離。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

遜菴又言。其父昔爲鴻琢州延訓其子源濟。自源濟六七歲起。至成進士。選庶常。遜菴之父未嘗一日離也。選庶常後。琢州躬率其子拜之。若初受業者。曰。先生之職。雖自此終。然愚之求先生者。正自此始。蓋吾子已貴。恐不免自大。非先生自幼教訓者。不可以爲其師。又在其家數年。然後去。鴻琢州教子一節甚善。

遜菴又言新建縣堂記。今刻王內三名。實陸翼王文。

廿五。許奚生士桂由誨女一節文。見得註中所謂自欺。不是掩飾。只是氣粗。不能自知。

廿六。陸翼王來。以胡致堂崇正辨示我。抄本也。云平生最留心于三禮。曾著有儀禮集說。余問孫北海之爲人。翼王曰。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處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紬絹者大怒。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氣相合者。魏環極、葉訒菴、熊敬修、張幹臣也。

十二月初一日。答拜余遜菴。語及蘇眉生。始知其碭山之歸。緣大計貪酷處分也。然因與淮海道交好。而見忌于府廳。所以摧此。亦不無冤云。

赴眉生席。陸翼王言牧齋之文。初宗六朝。繼與嘉定四先生友。然後歸于正。而四先生之文。則本于歸震川。蓋震川一脈。獨傳于嘉定。而及于虞山也。歸震川墓誌。係唐叔達筆。而托名于王文肅者也。初文肅欲自作。數日不成。使叔達爲之。

翼王又言。黃陶菴每在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于錢牧齋也。時張國維巡撫吳中。取陶菴觀風第一。張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適有以千金之事求牧齋爲言于張公者。牧齋適另有一事干張公。不便又言。勸陶菴言之。陶菴堅不肯。其人不得已。求太翁一書與之。曰。子言此則吾背旨之誓有餘。孝莫甚焉。陶菴卒不肯。曰。不可破吾不妄取戒。既第後。不肯干謁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意。蓋其誓于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余言陶菴之學。聞入手禪。翼王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

樓喜靜坐。又喜閱道經諸書。因不無夾雜。又言此事是非誠難辨。在江寧得學蔀通辨。乃始知之。又言魏環極首孫北海諸書考正。晚年定論爲第一。又言嘉定前輩之書。嚴永思通鑑是一好書。雖有云溫公通鑑。有資于治者則取之。無關于治者略之。今嚴書所詳。溫公非不知之。乃其所不取者也。然嚴書亦不爲無益。又言徐九一躭溺于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也。又言在程文宗署內閱文。同事者多孟浪。有一卷題是以皮冠。文內用歐人司原句。閱者不知其出左傳也。大抹之。恐直言其所出。則閱者不悅。因婉言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又無左傳。因取諸書合查之。果有此句。閱者仍取而批之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初二。侍期五名。把授父子來。余再四勸其留心根本之學。頗欣然。

初四。自嘉定起身。從外岡安亭過吳淞江。由白鶴港南十二里至孔宅。岸上見其有宣聖衣冠墓門。急登岸讀其碑。乃孔子四十四代孫禎。仕隋爲蘇州刺史。因家焉。而以宣聖衣冠葬于此。遂循墓道過一小橋。橋北即先師廟。先聖及四配皆塑像。左爲啟聖祠。祠內有孔子周流列國圖。有爲子之燕居。有吳道子畫聖像石碑二。廟後即宣聖衣冠墓。墓後有書院。守祠僧聖歸居之。聖歸云。道子聖像碑。其大者。相傳爲徐文貞家墓刻。亂後埋沒于瓦礫中。康熙九年移置于此。其小者。相傳爲松江顧氏家物。則在此已久。又云。塑像先是萬曆時陸古堂做闕里像爲之。歲久圯壞。今年八月。邑中士大夫改塑。以舊像爲不文。俱從改易。然失其真矣。陸古堂即纂廣輿記者。孔宅南去青浦九里。

廿五。會闘開叔祖。言風俗之不古。如賣婆尼姑及居間人。皆昔所僅有。而今則所在成羣。皆由不歸四民

之業。故流蕩至此。

廿九。大人言及熊見可之講書。但自講一番。而不能使其委曲入于童子之耳。予因悟聖人言忠必又言恕。蓋能盡己而不能推己。其弊如此。

戊午正月初二。錢爾斂來言。邱近夫人品甚高。但微嫌有曲徇人情處。

十三。周好生來。出莊渠遺書相示。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近始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唯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晤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卻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用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嚌。而終所共樂。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見爲言語文字分卻工夫。至于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廿八。至楓涇。舟中看山曉閣明文選。見竹與撰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宏正以前。則朱勝陸。嘉隆以後。則陸勝朱。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說得明白。然皆道卻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竹又有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峨雪贈施存梅八十序。十分回護。謂昭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璫。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操。私人典兵。璫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璫。如揚方沸之鑊。而欲淡漉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拙薪一法耳。自寅秋膺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稍止。則以曲逆之沈思。用仲弓之妙川。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盡知。不然一跌而爲蕃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鑑。又何幸焉。噫。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寬貰耶。

廿九。會孫執升。以所刻史論一編二編見贈。孫言金陵有諸生黃俞邰者。其家有千頃齋。最富于書。明文選大都皆從其家借得者。余謂孫。明文選何以選呂涇野、羅整菴。孫云以其高而選之。此選內理學之士。遺者甚衆。如胡敬軒、魏莊渠、湯少墟皆不與。

二月初三。閱明文選。見倪鴻寶敘菴吳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黃霸。黃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吳公也。史曰。吳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史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鉏箭。其袖不必記籍。其野不必下神爵。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必太偏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祀。此最善用賓主法。其閱倪鴻寶、黃石齋、文湛持、陳則卿、譚友夏、

章大力、羅文止、艾千子、張受先文數十首。惟千子宋史禮樂志論。差爲有用文字。

初四。閱金正希文。嫌其多衰颯之氣。張天如文。頗精實而氣多滯。有陳宏緒號石莊者。文氣甚爽。未詳其爲何人。陳臥子平內盜議。頗佳。

初六。閱翁霞朝文。田一儁羅念菴祠田記。李維楨告信陵君祠文。俱可人意。于慎行與司寇邱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

初七。閱瞿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而陳眉公袁石公等文字。俱纖細無足取。又閱瑯琊文昌閣記云。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取斗四星。圖約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文昌。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旋足醒人。

初九。閱蔡復一續文獻通考序云。春秋傳所記叔向子產。往往立談之間。歷數先王之典。意其人不盡神識。當必有舊故轉相傳習。而今不可知矣。說得最好。

十五。從貽孫借得唐荊川所編諸儒語要。其書凡十卷。高拱逸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斷同異。然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峯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也。後四卷雜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

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剩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廓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鄧二泉。亦不能無憾。徐養齋、尤西川。未詳其爲何人。曹月川余未見其書。今觀此編所載。如云。人氣聚而生。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其言卓然。又此編載其太極圖說述解序。存疑錄序。儒者宗統譜序。家規輯略序。則其書蓋皆傳于世。

尤西川大約是良知家。然其言有甚精當者。如云。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怪者。多是自己勝心浮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少有所見。即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即伸己意。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人規諫。不肯認過改悔。委曲樣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己下人。求益不求勝可也。又云。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卻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非處。又云。後生于前賢及前輩語言。有與我不合者。尤須下氣抑心。反復詳味。必不可從。然後斷之。尤須克去勝心。勿以一言得失輕議前人。苟同之與立異。皆私心也。更舉何事。又云。正大光明之士。未免有以善服人之病。又云。風水家說。壞人心術。以大義禁而絕之。可也。六經四書不言風水。苟于禮義有關。孔孟當詳說之矣。又云。我儒言仁統四德。然四德亦各統仁。隨時隨事立名非有偏全之異。理一而已。　按巍亭學言第一卷內。又云。禮義智皆仁也。言心也。若以事則仁義知皆禮而已矣。是故教人爲國以禮。禮也者。三者之幹于四肢。發于事業者也。非禮則三者不可見。亦無自行。

廿八。至嘉興。舟中閱程孟陽耦耕堂集。纖細無可取。

三月十六。往常熟。在舟中閱倪蘧野抄。此書係吳人蔡士順字孝來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抵擊東林事曰。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己之調停。而遂疑抵擊之奸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奸者盡小人。而遂播盡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實有其徒。倘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者。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此論最公平。

侯震暘論沈漼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漼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漼又且貽資于向高。向高在無可推無可諉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此數語可以砭懦。

二十。閱常熟誌。誌修于嘉靖己亥。乃湖州汝某作縣時也。查有明一代常熟人物。當以吳訥爲第一。傳稱其非聖之書不讀。文非關于世教不爲。所著有小學集解。北溪字義等書。永樂時人。其所著尊經閣記。發明朱子子游祠記甚明。朱子記中引附書儒林傳序。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及荀卿非十二子篇。偷儒憚事。無廉恥。嗜飲食。是子游氏之儒。雖引之而不明言其所出。得訥記而愈明。訥云。荀去子游幾二百載。其時弟子鄉人。或狃于習俗。遂議及子游。故朱子云云。修志者係邑人鄧韍。其論水利甚妙。曰常熟固與水之

盤也。昔之人于其堤縱之以爲浦。橫之以爲溇爲浜。小大貫輸。棊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今其迹具在。而淤塞廢而不治。玆非潮沙之爲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至其不可爲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舊。卒有浦口之閘。有閘田之屬。然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爲牘以奏績于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患。不復爲之後計。非謀歟。按志。常熟入江入海之浦港。有數十處。大約與嘉定同。

常熟。又有周木字近仁。亦務理學。皆議釐祀祭。不宜與視朝時刻相連。謂前禮甫畢。後禮繼行。雖有崇力之容。恐齋敬之心。未免倦怠而不專。乞免朝。又嘗求朱子延平問答刻之。而爲之序。

廿三。偶思不貳過之境界。其難處有二。一則因循怠忽。牽制過將復生。一則雖有心改過。而見識未到。如因噎廢食。矯枉過正。亦是貳過。

廿八。卓先生以熊勿軒五經訓解借看。下附旁訓。上附順敘。看來此未必是勿軒原本。查序。勿軒係匯源輔氏門人。又有古微書。事容人孫穀纂古讖緯之書。而自附以論解。偶檢其一段頗好。曰三墳以伏羲爲燧人之子矣。鄭元六藝論。又謂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皇甫世紀云。女媧氏亦風姓。伏羲之妹也。譙周古史考則云。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羲。伏羲次有三姓。乃至女媧。鄭元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而譙周以神農炎帝非一人。自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羅泌路史至以爲軒轅之前。別有軒轅。而有巢之上。更一有巢。何上古之多涯冥也。夫以帝皇至貴。而隱泯習汨猶如此。況于後世一介里巷窮名者。其孰爲表而傳之。使聲施不朽哉。

閏月初一。按吳雍祀薦舉呈稿內。有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等語。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

初二。查唐藝文誌類書類。有宣公備舉文言二十卷。蓋宣公應舉之底本也。卷帙不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之多。必精而約。惜不傳。又查宰相世系表。自綸至宣公。世次俱可考。若賈若遜。則係旁支。

初三。閱天原發微。見雲峯胡氏云。朱子嘗欲於方圓圖內取出方圖在外。應圓圖虛中以象太極。今從之。然恐謂取出方圖。固足以見太極之虛。從一方圖于內。尤見太極之虛而實。又蔡季通圖極是。只在天中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皆在上同也。文公無以對。按若依今西法論極星。則可無疑矣。

初四。閱天原發微。鮑寧辨正曰。朱子易本義。以陰陽之變解易字。以陰陽之理名太極。則太極爲易之本明矣。節齋蔡氏謂易乃太極之所自出。又解易字作無極字。則易反在太極之先矣。豈不大乖乎。節齋又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亦非朱子太極無不在之意。而未知理氣本無先後也。節齋又謂陰陽動靜。靜者常偏居。動者常去來。與周子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之旨亦不同。而天原發微。皆承其謬而未之正。辨正極有功于發微。

偶思乾南坤北而交。則應乾北坤南。然後天方位。乾西北。坤西南。各退一位居之者。想是日中則昃。月盈

則戲拍其盛之意。

十四。到嘉興。元新叔帶抄本齊東野語。此書係南宋周密字公謹所著。內有辨復覆伏三字音義一條。甚好。曰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我士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莊云遵路非猶覆。與詩爲旋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復又之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陪復涉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聞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覆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切。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切者。反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非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爲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二音。房六切者。伏義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亦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烏抱卵也。莊子越雞不可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得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顏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十八。嘗長陸公蓁舉其孫廷錫來執贄。按字書。錫字訓亦金。余字之曰德純金。貴其純德當知之也。

十九。接邀舉命下之報。見邸近夫潘次耕同在舉中。

廿二。會徐果亭。徐言學問不在多積書。然書可以備查考。書亦不必皆宋板。然宋板可以資校對。

廿五。出關。舟中閱容齋隨筆。疑周禮所作。謂漢書儒林傳。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爲國師始建立。此則疑之太過。

廿九。自縣子行起程至大儀集。地屬江都。因縣儒內嫂誠不妥。至店體倦。靜坐不觀書。卓先生言在縣輪宜懸空坐。不宜俯案及睡。

四月初一。行至石梁橋。地屬天長。轎中如卓先生言。果不倦。

初二。至義井。地屬盱眙。土人讀爲吁怡。

初三。至盱眙縣。縣在山頂上。此地即漢帝故都。或云。其縣治即義帝殿也。與泗州只隔一淮。過淮即泗州。泗州舊有浮橋。今已移于臨淮。泗州因此得免於兵馬之往來。泗州北有頭鋪河。蓋即淮河也。淮至泗分爲二。過淮復合。故自盱眙山上望之。泗州只如水中一洲。

初八。渡黃河。地名孫家堂。沿河由宿遷至桐嶺集。因思平日于孔子得之不得有命一句。頗有得力處。自今思之。朱子命不足道一句。不可不時時佩服。

王先生言。今徐州河道與嬀戊子舉人。曾管兩河。駐高郵。留心河務。有河工條議。

初九。至紅花埠。轎中思唐以來詩文。好用截前歇後語。歇後。如貽厥刑于之類。截前。如王廣詰詩云。朱門先達笑彈冠。截去貢禹。單用彈冠二字。張文潛詩云。眼前魍魅何曾擲。尚愧功作逐臣。截去擲机居四裔句。單用魍魅句。余未曾見其出處者。不知其爲何語。三代秦漢之文無此法。

初十。由郯城宿李家莊。李家莊地畝屬郯地。其丁屋則屬沂州。故俗云。腳踏郯城。頭頂沂州。

十二。由普陀寺至埭莊。屬沂水。見主人家織繭機。其製比吾鄉布機甚短。以兩手度之。僅不及寸許。轎中反覆思吾道章。因作文一篇云。聖心渾然一理之妙。即下學之心而純之者也。蓋道以一貫爲至。而一貫之心。不過忠恕之熟焉者耳。孰謂聖賢授受有外于下學哉。今夫聖門之學。未有不該本末兼體用者也。靜焉而戒慎恐懼。動焉而誠意正心。由是達之天下。莫不各得其所。自始學以至成德。皆是道也。大賢如曾子。宜其聞之素矣。乃一日者。夫子若鄭重以傳之。曰參乎。參知吾道之至博。而未知吾道之至約也。參知以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博。而未知就隨事精察者。求吾道于約也。吾道貫萬事。而所以貫乎萬事者。非他。一焉耳。吾道貫萬物。而所以貫乎萬物者。非他。一焉耳。而曾子即應之速而無疑。若前此猶爲無本之學。而至此始知有本也。若前此猶爲無體之學。而至此始知有體也。宜乎門人共疑之哉。將謂以戒慎恐懼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于靜者也。將謂以誠意正心者爲一乎。此固參平日所持于動者也。由修德性而道問學。非徒參聞之。吾徒共聞之矣。而孰所謂一者何謂也。由明德而新民。非徒參習之。吾徒共習之矣。而孰所謂一者何謂也。曾子曰。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本也。但吾日從事于本而推之。不能無滯。則其本猶未全也。一則無能立其本矣。此非有外吾平日所謂體也。但吾日從事于體而施之。不能無病。則其體猶有缺也。一則無能植其體矣。是夫子之一。即學者之忠。有安勉而無異同也。夫子之一以貫。即學者之忠以行恕。安勉殊。而由體達用。由本及末。未嘗殊也。學者誠通乎忠恕之旨。則所以爲下學者。不可不盡其功。通乎一貫之旨。則所以爲上達者。不可不造其極。要之惟下學乃可上達。則忠恕要矣。

周其人名宦舉人言。癸丑年曾遊曲阜。凡見衍聖公。必投門生刺稱老師。不必介紹。皆可見也。

十三。宿贊陽。地屬新泰。因閱三代兵制。思今日八旗之制。頗有兵農合一之意。但古者以比閭族黨州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今則以伍兩卒旅師軍。而易其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此不能無異。

十四。經新泰縣。至羊流地。思天下事之名存實亡者。莫如衛軍之用以運糧。民壯之用以供差遣。全非當年設立之意。

十六。至長城鋪。此地屬長清縣。有姜女廟。廟有碑辨。姜女爲杞梁妻。而俗傳爲秦始皇築長城時者。誤也。

十七。至杜家廟打尖。地屬長清。卓易菴言。少年時。曾見前輩李盧并教其平居書室內讀書寫字。用青布帷蔽于前。勿對日光。則壯而目不眩。蓋所以養目力也。余向見卓攬日光。疑其精于雙鉤書法。過用目力而至此。不知其能養也。此殊可法。

十八。至平原南二十里鋪。同行縣有病且垂斃者。輿梘不知。痛捶之。縣即斃。民力且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擬作禹城縣一首以誌之。未成。

二十。至景州。考地圖。景州即古廣州。董仲舒鄉也。

廿五。至良鄉。會李彭城。見其言余無事。較之江南繁劇之地。不啻霄壤。縣糧止有一千餘。連定州擬補亦不及四千。驛站錢糧有一萬三千餘。一應支放。皆賴于此。但苦于上臺絡繹之運。每先借償以應。驛中諸務各有經管之人。不甚費心。有尊官過往。則在城外一接。不必遠。首領佐貳以下。則并不必迎接也。近來

驛中應付者，止苦撥子馬，此專爲緊急軍務而設，限一個時辰行一百里，故倒斃爲多，如良鄉每歲止許報銷馬二百疋，而撥子馬倒者，固不止此數也，其餘惟頒詔典試，則用驛馬，應付有限，卽督撫奏章，近來亦止許舖遞，不許用承差馳驛矣，此缺止怕逃人，然近例不許旗下人在地方拿人，必稟地方官然後許拿，故亦少失察之患。

廿八，候陳夫子，述魏環老言，薦舉時，再四躊躇，欲并及余，恐未必能詩而止，談及少詹王澤宏爲余搖腕。

三十，葉訒菴聞予至，先來拜候，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訒菴，亦僅見也。

閱性理諸詩，卻遺朱子鵝湖一作，未詳何故。

閏月初一，借得卓易菴諱永錫淮海水利略，係王崑山子于明德字蓬士所著，前所云與煒河工條議，卽本於此，蓬士之論條斷最爲明白。

初二，候張夫子字素臣，孳孳有意于學問，亦深以姚江之學爲非。

初三，會柯寓匏，厚重不佻，佳子弟也，言晚村曾有書來，惟恐薦舉之及。

初五，文夏言吳梅邨綏寇紀略，刻于無錫者，係他人改本，文夏家有原本。

初七，赴葉訒菴酌，訒老聞珍示與裴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此一間可以知珍示之爲人矣，訒老述朝廷之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性無善無不善章，問注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外間所傳瑣碎之事皆妄也，訒菴諄諄以躬行爲重，論學不以陽明爲不是，出衞爾錫潛齋箴言相示，衞亦微向陽明者，箴言中云，立大志，審幾微，踐實地，又云，初學不制俗情，無以見至情，然至情未能發動，終擺脫俗情不來，故致山集義，皆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有火然泉達之機，又云，學者未能中行，寧爲狂狷，未可與權，先求有立，未能溫良恭儉讓，先爲剛毅木訥，此皆名言。

訒老言講筵須識京中話，如萬物二字，必讀作悲戶。

十五，會薇山，言丁巳科北闈房考，獨王錫韓一人守正，王係葉訒菴門生，然必不肯中訒菴之子，曰此非所以報老師也，其言卓然。

十六，見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大約好引史以證經，此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斂然，才又不如，內引陳幾亭則稱嘉善陳氏，引譚梁生顧麟士則稱或曰。

十八，讀太極圖註，深有味乎繼之者善一繼字，繼之卽所謂萬物資始也，不言始而言繼，蓋陰陽無始也，此等處朱子發得真是十分明白。

廿二，見副憲金鋐一疏，論澄清之源，當自督撫始，曰督撫果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改紋易轍，若督撫未清廉也，參一人而人人皆爭賄以厚餽，究竟貪者歸于漏網，仍取之于民，是不參貪官而民懼，參貪官而民益懼，最爲懇切，又疏內論縣官捐納，亦婉而直，曰知縣爲親民之官，但居是官者，多係筮仕之人，雖科甲出身，自負卓絕，而或迂闊不近世情，書生未諳禁例者有之，卽筆帖式官學生監生題授之官，其中原有在部院等衙門歷練日久者，亦有少年從未涉歷政事者，至于捐納知縣一途，急公祗行，遠大爲期者，

成多，而射利營私，志趨卑下者，恐亦不少，況以用兵不得已而開事例，原以衞民，苟其中有害民者，相與姑容，是以衞民而反滋民害，既難別于未用之先，自當慎于既用之後。

廿七，見楊光先不得已書，其駁西法頗有理者，曰，西法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是三百六十度共差九萬里止矣，而若望疏云，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來京，其輿地圖則又云，大西洋起午宮第十一度，東行歷巳辰卯寅至中夏止丑宮一百七十度，共計一百六十度，以每度差二百五十里積之，止該四萬里，何云八萬里，此條駁不倒，倘掌雷則說云，西洋非一國，計其里有八萬九萬，亦有近十萬者，皆以海程計勢迂迴，若有陸路可通，不過五萬餘里。

廿九，魏環老來會，數日前武闈托子贈來云，時魏環老問及余，武闈述余意，以避嫌不敢卽來見，魏云，然則吾當先往。

三十，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相識，言及丙辰冬推閩臬之時，臬上聞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環老言及此，猶怒形于色，余但自歎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足怪也。

六月初二，赴魏環老酌，述淮海內循良，極口海寧許諱三禮，益都王諱綠，臨淄舊任邵諱嗣堯，但邵性略急，又贊歎閩中李厚菴諱光地之忠義學問，時坐有新選泉州通判段炳然，欲作詩寄之，好賢之懷，真不可及，又極贊新推閩臬于成龍，同席者有寧波盧諱元瑫，山東唐諱夢賚，唐係己丑詞林。嵩菴訒老講帖雖云玉盤候教，實則倨之，魏則與川玉盤酒卮皆瓷器，儉樸之風可師也。

初四，早看杜詩五言古別張十三建封作，內用居諸二字，此時文不通之字，古人亦犯之。

嘉定監生孫致彌，係前朝登萊巡撫孫元化之孫，館于耿額駙聚忠家，耿進其詩于上，遂命與使臣同往高麗，亦奇遇也。

初五，赴武闈酌，時朱適三諱斐，自孝感來，同席言新推閩臬于成龍之在楚也，廉能著稱，其子自家來謁，不許入見，地方多盜，緝得其渠魁，收爲家丁，厚待之，使之緝盜，于是羣盜盡得，既而并所收之人殺之，蓋亦不能無偏云。

初七，偶閱大全養心莫善節，見黃勉齋一條云，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于操舍，而又曰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感誘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于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愚因想及求放心章，雙峯述勉齋之說曰，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个心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依後一條，則似寡欲卽在求放心之內，依前一條，則似寡欲又在求放

心之外二條不同然其實一也蓋欲即在求放心內但孟子于養心章則又抽出言之耳即如操存章程子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亦是抽出一敬言之

初十覽大全辨見其于朱子分斷處必強辨其合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蓋其體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使不可謂之復粗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所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其差錯寧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嘆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十二看中庸喜怒哀樂節或問見朱子謂龜山其論其喜中固自若之說雜于佛老恍然見聖賢應事之心與異端不同異端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聖賢之心當喜怒哀樂之時則是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皆可謂之無心而誠僞之相去天淵

十九講勇而無禮果敢而窒想勇而無禮是輕浮一流果敢而窒是執拗一流勇與剛之分亦如此

看讀書錄見文清云知崇如博文禮卑如約禮又云道問學是知崇尊德性是禮卑覺中庸論語得此豁然

二十陸稼亭分野圖一行所謂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東井處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星紀居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此等處甚明至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此不可解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此升降似以臆見言

又稼亭性善圖說大旨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而略了不雜氣質一邊此固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陽明以善爲有聲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無臭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沖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實與陽明之說同歸也

廿一閱稼亭月道圖說始知洪範註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陽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遍一道也稼亭此圖大有功于學者

看讀書錄文清論養氣章云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至持志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然之氣自生矣余向疑知言持志是一項事歷觀諸講章無有說得明白者得此豁然又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此又補本章所未及

廿二夜看所抄關書編內有云月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稼亭所云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則卻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說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內雖夏南冬北至于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週也未知是否九月初四再看確是如此

廿三會柯寓匏借張幹臣所刻困知記其首二卷余所未見者幹臣序云始也以儒而托于禪既也以禪之旨鑑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關異端之論而已擴異端此數語曲盡嵩陸以來講學之弊

寓匏問春秋春王正月當主何說余答云當折衷于程朱是周正非夏正余問寓匏晚村主何說對曰未有定解皆云當以歷法推之余謂歷法亦未可據古歷多差歸而思之古歷多差一語誠然但說得未詳如古未立歲差之法或至差遠方始修改又閏法亦未精有再失閏隔數年而補閏者安可以後世之歷法而定春秋之歲月哉如此說方見歷法未足據者但云歷法多差則所差不過一二日耳豈有差至一兩月而不可據耶閱司馬公通鑑目錄云太初歷未改以前閏月皆在歲末則知古之閏原無一定之例

廿九答侯左漢南言及寧紹間學大抵皆宗山陰讓南梅言仇滄柱之非講舉業則宗外講學則從黎洲山陰之學分作兩截此心使不可對聖賢讓南寧人不惑于山陰之一派可敬也

陳介眉來會介眉爲虞當三年尚館于田家三家亦可見其自好矣

七月初三會談學上寫有讀律佩觿一書余因借觀頗有闡發亦有用之書也書凡八卷

初四較對困知記見蔡雅云薛文清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說云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若云一有一無則非理氣無縫隙之義矣此一段論得最好與蔡雅則處論理氣不同余前正疑文清之言未融得此豁然

初五偶讀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亦身輕竊思農工商賈是其本業不可謂之俗物有身列士林而心競錐刀言之津津有味者真俗物也歟

初八看報見太常卿朱奏請行朝議之法欲令九卿科道于天安門外將所共見共聞其是其非者舉劾數人歲行一次奉旨該部議奏此與田侍郎六善請差巡方皆是爲督撫之權太重而言雖非本論然救時之法不可不行其一

初九又見朱一疏論祀典請復孔子王號請將本朝文臣及始創清字之臣從祀文廟殊可笑

初十談學上述姚大司寇之在部遇大獄遣與滿人不合姚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先發之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加斟酌先含糊一番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此可爲處異己之法

十一孫致彌自高麗歸來候問其路言自遼陽至鳳凰城是高麗舊界今只以鴨綠江爲界過鴨綠南行二十四日至其國都約來當與淮揚相對矣蓋高麗之國跨在海外處中國之東三面距海惟北則與遼

陽相接。其國最南之境。離日本海面不過二百里。此行也。皇上命使臣訪求其國書籍。得詩文集二十餘部以歸。其國學者。于五經四書皆遵大全。蓋永樂時所頒賜。亦有溫公通鑑。

十四。邵靜山名延齡來會。言朝廷喜察邇言。余謂邇言不過是淺近之言。原非左右近習暗昧之言之謂。人君聽言。自當于光明正大中擇其可否。不然則讒說殄行。卽借我之察以進矣。

十五。答靜山。借得容城孫鍾元名奇逢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靜山言張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嘗直言其差處。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皇上留心聖賢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

廿二。閱理學宗傳。章本淸心性說曰。心學傳自虞廷。繼曰觀諸孩提之愛敬。則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嘑蹴。雖牿亡之後。本心猶有未盡泯者。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于未喪之前。或指點于既喪之後。無非欲人自識其眞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嘑蹴。曾有永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譬之穀種。不種不生。譬之眞金。不淘不淨。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鏡指乘人見在之心。卽與聖賢同也。其說甚正。然觀其意。卻是以心爲主。而以理從之。不是以理爲主。而以心從之。

廿六。閱性理。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縱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愚閱此。不覺爽然自省。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也。

象山云。六經皆我註腳。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學者不知正學。而輕于信人。如理學宗傳所載。賀克恭之于白沙。南元善。徐珊等之于陽明。此正朱子所謂寧信而不好學。則所信非其正者也。（南元善名大吉。渭南人。[illegible]陽明座師。聞講學。遂[illegible]弟子。[illegible]徐珊[illegible]陽明[illegible]。嘉靖[illegible]會試。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讀[illegible]曰。吾能昧吾良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illegible]克恭[illegible]白沙像懸于堂。）

廿九。閱理學宗傳。見錢緒山論師門虛寂之旨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絶。學者執于典要。泥于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卽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我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此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可謂巧矣。又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直是放肆無忌。愚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做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不再惑也。

八月初二。講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覺此章易爲良知家所借。蓋鑿與不鑿。其辨在毫釐之間。非居敬窮

理。未易明白。

閱念菴學言。見其以靜亦靜動亦靜。講周子主靜二字。據朱子太極圖解。則主靜二字。全不是此意。此乃是程子定性書之意。似不當牽而一之。

左襄南以黃太沖文五篇借閱。內有沈淸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大約自羅整菴指言象山陽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卽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罩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愼獨爲主。而謂無動無靜。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朱子中和初說。而皆失其眞。

初七。江右同年賀謙堂來會。自言出門時。對其子曰。汝勿望吾爲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贓累汝。足矣。其言斬釘絶鐵。誠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子頗不率敎。卽辭之。亦人所難。

初八。閱念菴學言。見其論升沈得失之際。不能徹底澄淸。一日乘閒又竊發。因思克伐怨欲不行。不但是不行到外面。叫不得仁。就使連念頭都禁住了。而其根尙潛伏。如程子之見獵。畢竟有時而發。亦叫不得仁。陽明病瘧之喩。正是此意。中庸所謂無所偏倚。是無纖毫病根潛伏也。既又思之。朱子言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若與此不同。何故。曰朱子所言。是就無病之人說。無病之人。只怕得發時走作。若有病根潛伏。則當其未發。便叫不得無偏倚。

初九。方似太翁來會。言在滎陽署中。北望太行非近。及至滎澤渡河。太行尙離河隔甚遠。嵩山在滎陽西南。古之滎陽。廣甚大。今之滎陽縣。乃古滎陽之一隅也。

十四。閱張江陵集。見其與莊簡公論禪。蓋此公亦漸染于此。與他人論禪者不一。略不知其爲異端也。

十五。閱江陵集。見其答大同巡撫賈春宇云。俺答既死。彼中無主。爭主爭印。必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沈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爲親己。然後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強爲主持。致滋仇怨也。此純是戰國機械。以程朱處此。當如何。曰程朱亦不肯爲主持。但其來控則以至誠告之曰。朝廷無成心。但爾衆共推服能效順者。當立之。

閱江陵請開經筵疏。有聖功已密而益密。聖德日新而又新之語。因思大學日又日新。孟子又從而振德之。此兩又字。最有味。凡爲學教人。俱不可不知此又字。

又按江陵于萬曆三年。請飭學政疏內一款云。聖賢以經術垂訓。國家以經術作人。若能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必又別標門戶。聚黨空談。又一款云。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註爲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爲尙。今後務將頒降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當代誥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員誦習講解。俾其通曉古今。適于世用。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所出試題。亦要明白正大。不得割裂文義。以傷雅道。然立法雖然。而江陵亦不免于禪。豈非所令反其所好乎。

廿一，看復卦咸卦，見朱子于復卦象注曰，安靜以養微陽也，于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復之安靜，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以養之，咸之宜靜，是言當動之際宜靜以審之，皆是周子主靜中意，而周子之主靜，則又不止于此也，

廿三，閱咸有一德蔡注，恍然有悟，予向疑一貫之旨，孔門自曾子而外，不輕以示人，而伊尹輒以告太甲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得無疑其躐等無序乎，細玩無自廣以狹人之註，然後知其用功之要，全在乎此，而所謂協于克一者，乃是教以立志，必期至乎此，而非其下手工夫也，蔡註體會及此，可謂精矣，夫子告哀公曰，所以行之者一，亦是此意，而必繼之曰，凡事豫則立，又繼之以擇善固執，皆是下手工夫，

看元美望太湖詩云，青天不道向外生，白日如從此間沒，雖是形容太湖之寥廓，然亦可見人之見識易局于一隅，若不從太湖之外看，而只就太湖中看，則幾疑天日只在太湖邊上矣，

廿六，到欽天監，會鄔武峯談歷，鄔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如歲差消長之法，西法不能異于古也，而將宮次移易，則便若大異，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以有歲差，譬之湍水，然在內者勢狹而轉急，在外者勢寬而轉稍緩，此古法也，而西法則分為幾重天，遂若大異，惟以地為圓體，此為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于郭守敬，愚因問天文家之言曰，冬至日在箕斗之黄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黄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黄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年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武峯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井鬼之黄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在井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余為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黄道亦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黄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峯之言鑿然，因又思西法謂列宿與天各自運行，以此致歲差，其說亦不然，看來依西法，則列宿移，而黄道不移，依古法，則黄道移，而列宿不移，不知是如此否，當再叩之，

武峯出小渾天球來看，下作一架子，便是地平，以天球置其上，天球之上，有一銅圈，是子午圈，子午圈之旁，有一半圈，附在子午圈上，游移不定，從半圈上看，使知某星出地幾度，某星出地幾度，是謂高弧，余因問渾天儀之制，對曰，古人只作一器，郭守敬以其不便推測，則分為幾件，今西洋人則又分為六件，

余問天文書孰妙，武峯對曰，有周雲淵所著文選最好，其要者，已載于黄玉耳鼎所編管窺輯要，又名天文大成此書亦好，但雜耳，

武峯又言楊光先于歷法甚疏，不足以服西人，又言監中占驗，用觀象玩占，

廿七，與陸翼王談，言顧寧人係徐公肅之甥，而中書顧洪善其嫡姪也，鼎革之初，嘗通書于海使，一僕以其書糊于金剛經後挾之以往，其僕知之，以數十金與僕買而藏之，後其僕傳與今濟寧道葉方恒，葉頗重托之，寧人有所質于此僕，僕曰，金剛經背上何物也，我藏而不發，乃欲詐吾乎，寧人大懼而止，遂與

徐封翁謀，夜使力士數人入其家殺之，盡取其所有，幷棄所托者亦盡毀，葉訟于官，寧人下獄幾死，賴錢牧齋等救之，而葉固徐封翁之妹夫，公肅兄弟之姑夫也，公肅兄弟亦請罪于葉，乃得免，寧人遂不復往崑山，棄家不顧，歷游燕齊秦晉之間，與其博聞之士相往還，如傅山、李因篤，皆其好友也，故其學問日以淵博，其他著述尚多，有十三陵志，然性不諧俗，故公肅兄弟亦敬而憚之，又云，容城孫奇逢，鼎革初亦道蹈不測，孫北海救之得免，遂與北海友善，然兩人學術則不同也，

義山以靳總河疏略來示，見其第一疏，即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其後先次序，皆與潘季馴塞決束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未知何故，　義山言治河當從歸仁堤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而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此亦是一說，

廿八，看左傳疏，孔穎達序，謂賈逵服虔之徒，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鑿圓枘，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以膠投漆，愚因思今日講程朱之學，而雜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又杜序疏云，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從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二條以外，皆無義例，公羊穀梁之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于二傳，橫為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又曰，春秋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此皆說得最是，

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孔疏謂諸侯無內外史，然劉炫引康誥太史友內史友，似諸侯有內史矣，則曰，獨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又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似有內史矣，則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當是小史，南史外史非官名也，又左史右史亦非史官之名也，皆能自伸其說，

藝文志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二文不同，孔疏以陰陽動靜之理推之，而主玉藻，又云，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　杜序云，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據孔疏，此似是魯春秋之舊凡例，　又疏云，春秋之文，詳略不等，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此亦去了許多葛藤，

廿九，譚祖豫來會，余問前借柯寓匏淮揚水利圖，是何人筆，譚云，鄒伯人史名繼尹者，與其塾師姓黄者，最留心此事，圖從其家出，又云，今河工第一大病是部例，新築堤防三年不壞，然後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輒決舊堤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又云防河如防邊，古九河故道，在今滄州間者，兩旁皆有高堤，可見大禹當時亦必用堤防，今書生之論，謂當聽河使復東北故道，如此則當重立堤防，其費無涯，此豈可易言哉，余問依潘季馴以水刷沙之法，則治河當

從歸仁高堰起。今新開河乃先挑淸海口何也。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舉。

閱杜序。謂發傳之體有三。疏云。是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者所云。發凡正例者。傳稱凡者五十。先儒多云。邱明以意作傳。無新舊之例。惟杜則云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所云新意變例者。經文顯者。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傳闡使明著。有自發大義者。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皆是新意。所謂歸趣非例者。經無義例。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此三者括盡春秋之大綱。

又杜序云。為例之情有五。疏云。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先儒發例如此者甚多。朱子于戒愼恐懼中。提出愼獨。即此意也。

杜氏最去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最有功于春秋。

張蒼山與熊青嶽書。又言高郵有王諱乃象者。有河圖及歸仁堤說。又有姓逢名民表者為之梓。

三十。閱杜註弔生不及哀。疏中詳言其既葬除喪之意。此杜註之最差處。

孔疏論鄭伯克段。只譏其失教。而以處心積慮之說為非。最是。呂伯恭博議。未免過當。

隱三年日食條下。引襄廿一年九月十月皆日食。廿四年七月八月皆日食。註疏皆不能言其故。此誠不可解。

九月初一。看註疏。曲沃即聞喜也。而今則曲沃聞喜為二縣矣。翼即絳也。而今則翼城絳州為一州一縣矣。又按疏。唐叔始封在太原晉陽縣。則今之太原府也。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則今之絳州。其後又遷新田。則今之絳縣。皆在平陽府。蓋從邊而西南。去始封之都遠甚。

初二。閱左傳文元年閏三月。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知春秋時曆法差錯最多。所以杜預作長曆。止就春秋日月考其節候。最為有見。孔疏論之亦最詳。後世乃欲以春秋驗曆法。或欲以曆法證春秋。皆見笑于杜氏者矣。

孔疏論董狐書法不隱。仲尼稱為良史。而春秋書魯君見弒。左氏以為諱國惡禮也。見仁非一途。此論亦最是。僖元年諱國惡下。孔疏說得此意尤精。

與學生講孔子歎東山節。問曰。孔子既如是不可及。何以。又曰。彼丈夫也。吾丈夫也。余應之曰。凡未說及此。講至末節曰。孔子豈不可學哉。但學之當有序。

初四。閱孔疏。論桓不書王。穀梁以為桓無王。故不書王。杜氏以為王不班曆。故不書王。劉炫以為闕文。三說未敢定為孰是。但劉援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傳稱司曆過也。杜氏釋例。皆指為魯司曆。似曆非王朝所班。且子朝之亂。王位且未定。何能班曆。而亦書王。駁得甚是。孔氏則又以為曆或諸侯所為。亦遙稟天子正朔。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類。辨得亦最好。

桓三年日食。孔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內

外入限便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若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此恐亦未確。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胄元之法。

有年大有年之書。先儒云。桓宣不宜有而有。杜孔皆不主此說。頗覺平正。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是以夏時言。桓四年春公狩于郎。經傳可見。杜注亦云田狩從夏時。

桓五年。州公如曹。疏引鄭元云。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克殷。雖制五等之爵。而因殷三等之地。及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小國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爵尊國小。蓋指州公寔公也。此一段大抵欲調停王制周禮之異同也。然尚說得未明。因其言推之。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初封之制也。五百里至百里者。黜陟之制也。公侯之地百里。有功則可加至五百里四百里。伯七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三百里。子男五十里。有功則可加至二百一百里。如州寔之屬。未容加者。則仍其初封之地而已。

初五。赴少詹王諱澤宏席。尤展成宋既庭俱在坐。宋言北闈諸同考。惟徐諱顯至公無私。雖張少宰子出其房。然留俟暗中摸索。

初六。閱孔疏論啓蟄而郊云。明堂位。言周之正月郊者。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又鄭元註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山。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于圜丘者。祭天皇上帝。月令四時迎氣于四郊者。祭五德之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叶光紀。魯無冬至之祭。惟祭靈威仰。[illegible]惟鄭元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言天體惟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其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註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則與鄭異也。觀此可見註一書。必知此書之來歷。

從諶祖豫處。得借魏冰叔禧集。集內多闕其文。則確成一家言。直可與歐蘇相上下。其學見于與諸子世傑論文書自言不喜星緯。九州形勢聲律飛走植潛之性。不能情狀物審。若不爾。則吾文當更磅礴也。吾好窮古今治亂得失長議論。自謂蘇氏後恐無其偶。 又延陵書院記云。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為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 又蔡忠襄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榜姓陳。為參政時復姓。官至山西巡撫。甲申二月太原城陷死。子方斌、方炳。傳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為三百年一人。洗北宋以來儒者之恥。于

此三文可窺其學。

初七。查一統志。雲夢澤在德安府之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荊門州北連德安府雲夢界。考此二處。去江尙遠。不知何以古云跨江南北。查德安亦古江夏地。故注云在江夏安陸枝江華容。以地勢言之。則雲夢又在洞庭之西。

查汴河故道。自滎陽縣合京索須鄭四水。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注泗州。下入于淮。衆因河決而汴河自府西中牟縣入黃河矣。

魏冰叔文有云。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注百家。駁集也。說得甚好。又云。靑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全盛。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歷承平之日。所謂病未深而脈先敗焉者也。亦深中。又自謂鹵莽于經學。而好論史。觀其晉易諸序信然。又曰。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于此。使天下聰明才辯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爲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尙得從陰平縋度。非論古之極致。

初八。看左傳鄧曼論楚子一段。有感于持敬之道。向讀所謂余心蕩者。未知如何謂之蕩。杜註。謂蕩動散也。動散二字。與主一無適正相反。臨事而思慮散亂。不能專一是之謂蕩。非必荒淫放佚然後爲蕩也。然以爲發而蕩者。則又何故。夫思慮散亂之人。必隱然有一段自滿之意。若以目前之事爲不難。而旁思横想淫泆至于不可收拾。非精神耗散而喪身。則謀爲顚倒而債事。然則鄧曼何不于王前一言提醒。使之收拾其心以幹大事。而惟退而竊歎也。曰鄧曼亦必言之而史不及詳。然亦知難言之而非一時所能收拾甚矣。發之爲害也。蓋楚子之心蕩。亦猶莫敖之舉趾高也。然莫敖之病淺。可以威救之。楚子之病深。非一時箴儆所能愈。惜乎鄧曼不能見之于早。至于此而後知之也。

莊二十五年日食。孔疏云。古之歷皆亡矣。漢興以來。草創其術。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會。近世爲歷者。皆以爲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日一食。觀此條。益知孔疏猶未逮隋張胄元交食之法。

莊二十六年。晉士蔿爲大司空。孔疏云。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征伐諸國。卿以軍將爲名。司空非復卿官。故文二年司空士穀。非卿也。雖則非卿。職掌不異。成十八年傳曰。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是其與事同也。觀此。知當時官制變革。名同實異。亦猶今日之布按。非明初之布按也。成二年。晉司馬司空。皆受一命之服。疏云。司馬司空。本是卿官之名。但晉之諸卿。皆以三軍將佐爲號。其司馬司空。皆爲大夫之官。

魏冰叔曰。詩書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于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論氣最好。曼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將公共之氣。私爲獨得。不免欺人矣。

魏冰叔又云。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謂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

非有進于時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日新而不窮。魏自論文。然亦可以悟學。

初九。閱孔疏。以筮知龜長爲卜人假托之詞。而非正理。最是。又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稱。但旣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說臭字亦最明。

魏山來言。杭州應撝謙係高士。有學問。尤精于易。朱錫鬯。朝廷屢聞。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

初十。閱僖九年甲子晉侯詭諸卒。孔疏云。春秋之世。史失其守。赴告之文。多違禮制。許諸侯之喪。當其以薨之日月告于鄰國。隱三年傳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是赴者妄稱日也。襄二十八年傳曰。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子告。故書之。是元赴不以日。彼問乃稱日也。文十四年傳曰。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是赴者不言死月。魯史不復審問。即書以來告之月也。此甲子晉侯卒。蓋赴以日而不以月。魯史不復審問。書其來告之日。惟稱甲子而已。不知甲子是何月之日。故在戊辰後也。按此外如晉惠公卒于僖二十三年九月。而經書于二十四年之冬。孔疏皆云。是因赴告而然。顧寧人乃據僖五年殺太子申生。九年弒卓子。十年殺丕鄭。十五年戰韓原。經傳日月錯互。謂是晉用夏正。恐不其然。雖有竹書紀年之證。然竹書恐是僞作。

味韓簡對晉惠之言。見筮龜能知吉凶。不能變吉凶。味內史叔興論宋襄之言。知災異由陰陽而見。不由陰陽而生。皆卓然明理之言。叔興之言。服虔劉炫所解勝于杜氏。杜氏將陰陽吉凶各作一項說。而以洪範之咎徵及傳所云亂則妖災生。皆歸之神道設教。而非實辭。恐涉于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說。孔疏兩載其義而不敢斷。蓋亦知杜氏此說有病也。

十一。閱左傳子玉不肯以瓊弁玉纓祀河。子產不肯以瓘斝禳火。事相類。而不同者。子產是恐以鬼神而廢人事。子玉是不知借鬼神以安人心。孔疏說得甚明。

左傳襄王出居于氾。杜註云。是南氾。在襄城縣南。秦軍氾南。杜云是東氾。在滎陽中牟縣南。皆屬鄭地。音凡。然今鄭州氾水縣。土人又讀作巳。不知何故。查正韻。氾音凡。在覃韻。汜音巳。在紙韻。二字不同。據襄廿六年疏。在中牟襄城者是地名。在成皋者是水名。成四年。晉伐鄭。取氾祭。孔疏云。杜註中牟縣有東氾。襄城縣有西氾。知此氾祭非彼二氾。而以成皋縣東有氾水者。以皆人所取。當是鄭之西北界。即今氾水也。字書水旁巳爲氾。水旁巳爲汜。字相亂也。

衛懿公與狄戰熒澤。杜註云。在河北。而一統志卽指爲鄭州之滎澤縣。則在河南矣。

十二。閱左傳僖三十一年。甯武子不肯祀相。而昭七年子產勸晉祀鯀。孔疏亦未甚明。

左傳僖三十年。晉饗周公閱。有白黑形鹽。杜註云。白熬稻。黑熬黍。疏云。穀之白黑。惟稻黍爲然。余猶憶乙卯年李子正云。北方之細米。卽稷。高粱卽黍也。又一種糯黃米者。似細米而稍大。以孔疏之言證之。誠然。但以稷當粱黍之義考之。則高粱恐未必是黍。當再考。

左傳文二年孔疏云。鄭玄以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孔之尊杜最至。

當嚴論剛克柔克，俱在修己上說，與書解不同，而自不相背。

晉大夫莫賢于士會父子，而范氏不能如韓魏之盛，考杜註，士會係士蔿之孫，宜其後之不昌矣，然猶有數世之久，則士會父子挽回造化之力也，是猶宣德宏治之繼永樂歟。

與學生講由堯舜章末二句，覺與上孟好辯章皆為此懼一句相合，此不是誇張語，乃是發深慮遠之話。當日守先待後，有一段臨深履薄光景，直從堯舜之兢業發來。

十三，閱文六年閏月不告朔，孔疏云，必于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人君遠細事，以委任之責，而又恐移聽于左右，故于月朔會群吏而聽大政，非徒頒朔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慮其壅蔽之亂公也，故聽衆以斷之，玩此一段，可以識政體。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疏云，比之隱者謂之興，興之顯者謂之比，說比興甚好。

孔疏疑鄋瞞之種類太奇，又疑其處者為劉氏一句，似漢儒之附會，疑得亦是。

論語執圭之圭，向疑是國之命圭，今觀文十二年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疏引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然則玉必還其來使，而曰致諸執事者，禮終雖還，初聘之時，其意欲致于主國，玩此則非命圭矣。

十四，陸翼王以孫北海禹貢山水考來送，其中考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

閱左傳文公四不視朔，夫不視止于四，則視朔之時多矣，不知告朔之禮，自何年始永廢，並不見經傳，而論語註云，魯文始不視朔，蓋其端自此開也。

杜注高陽高辛才子，並云是其苗裔，孔疏云，大戴禮司馬遷皆言顓頊帝嚳代別一人，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散亡，無以取信，要之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據此則代別一人之說雖信，大戴禮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謂帝嚳，帝嚳產放勳，是謂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謂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謂帝舜，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謂禹，所云產者，亦不必是父子相接，如杜氏所云苗裔耳，司馬遷誤認以為父產子。

十五，曾朱錫鬯出其雜文數首示余，典雅不浮，言收拾春秋唐宋諸儒傳註，凡二十餘種，將鼓剞劂諸同家刻之，又言顧寧人又成一部韻書，刻于淮安將竣，又出錢牧齋家藏書目觀之，云從江寧千頃齋主人黃俞邰虞稷處借得，又云監板經史，亦多差誤，顧寧人有考訂數紙。

十六，侯大年以汪苕文所刻鈍翁類稿借閱，其書尚多，先借得十四卷之三十一卷，大約其文規模韓歐，其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其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卷卷內有答從弟書云，僕宦遊十五年矣，其有經學湛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名熙，乙未進士，金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為友，亦可見其志趣，其二十三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

十七，閱鈍翁類稿，有云，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邅回于進退之際，悽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為之，其時為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為食，力蠶以為衣，俯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躬其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俯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于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雖不得志，其能遁世長往，浩然于寂寞無人之地哉，吾是以知其難也。讀苕文此一段，不覺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

又與歸元恭書曰，昨讀所刻太僕集中閣題多誤，如閣字，考宋志三公黃閣，北齊書，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內屏，皆作閣字，此杜詩黃閣老三字所自出也，竊謂凡唐宋稱閣老閣下者，其字俱從合不從各，前明則不然，宮禁有東閣，有文華閣，學士入閣辦事者，有內閣閣老閣下之稱，與前代不同，雖從各稱閣可也，按苕文此說甚是，若歸元恭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

又傷寒書序云，雜病而誤，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證，既有陰陽表裏之異，于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殆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雜病之可以或誤者也，余讀苕文此條，又為慨然，夫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又苕文于儷偶之言，獨推松陵吳漢槎，陽羨陳其年，以為儼然陳梁之餘緒，而徐庾之後勁。

苕文之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川年譜，蓋其意中自以為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

又與計甫草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為一，則譬諸傾乳入酒，終乎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卻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昔之佞佛者多合三教，今之佞佛者又多分三教。

十八，赴裴老師酌，黃伯和謝曙在同席，張老師言汪苕文集中說後解，甚有為而發，不可為訓，又言其做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尚有文獻可徵，初本皆開局也，滿人必欲先將實錄翻譯，是否酌定，所以遲中疑至令，又言黃太沖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大小臣皆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

十九，閱孫北海河紀，見昔之論河源者，紛紛不一，合而言之有三，大約言出于闐蔥嶺者，其下源也，言出崑崙者，其中源也，言出西番朵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俗傳為星宿海者，其上源也，自星宿海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復繞崑崙山之北，至積石，經河州，始入中國，張騫見其下源，而不見其中源，崑崙之說，見其中源，而不見其上源，至元學士蒲察篤什始窮歷而得之，自星宿至崑崙三千餘里，自崑崙至積石，又三千餘里，自積石至龍門，又三千餘里，而或以為二萬一千三百餘里者，誤也。

余向見言黃河者，皆云河徙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虎城，下達濟寧，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過開封城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北矣，然昔聞從中州來者，則今汴城仍在河之南，甚疑之，今觀河紀，載宏治時，巡撫徐

惜哉云。宏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諸處。直趨張秋。而汴南之新河又淤。乃知所謂汴城在河北者。只是正統以後宏治以前之事。諸書又云。正統十三年決張秋。疑是兩處決。

又按河紀。國初糧船自儀眞抵淮安。謂之裏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陳開清江浦。由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其後恐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創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事在萬曆下三 此段說天妃緣由最明。然亦未詳新河創自何人。

潘季馴楊一魁二人。相接爲總河。一主築隄束水。一主分黃導淮。此議論之最不同者。河紀中。皆言其存功。未曾剖析孰是孰非。季馴云。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分支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然觀萬曆廿五年。總河劉東星疏云。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黃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萬曆七年。總河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則是潘公四治河。束水之策雖行。而故道之策未全用也。按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治河。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治河。在萬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曆十六年。惟見嚴䖍禁縱遙堤諸議。不見別作爲。但其始終不主開泇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

二十。閱河紀。嘉靖十二年。劉天和之治河。亦似有見。蓋因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故棄魚臺穀亭之淤河不治。聽河向趙皮寨南行。而專濬濟河。此在朱潘楊李之前。自成一策。

嘉靖初。尙書胡世寧。論治河勢。備分二道。東南一道。東分新舊五道。說得最詳。然只是嘉靖初年黃河之勢。不應概其姓名年月。誤入禹貢註。

最可惜者。萬曆初。徐尙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爲近侍戚畹所阻。懷宗至袖此書示近臣。銳意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汪苕文集中。有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云。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于弇州太函。幸而有一吳氏。不盡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未知吳氏是何人。

廿一。閱左傳杜注。宣十七年有祭友子之奸一語。乃知欽後習氣。自昔人已有。

偶思近日文人。如魏冰叔汪苕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做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來。而亦不免此著。則消融未盡也。

于鱗詠古詩。有因知沮溺流。用即社稷臣二句。最好。又雜興詩有云。她編名利場。無暇不敢驅。亦名言也。

廿二。閱孔疏大路二字。革木是卿大夫車之尊者。鄭子蟜叔孫穆子受之于王。皆稱大是也。金路是諸侯車之尊者。亦稱大。定四年大路大旂是也。王路天子車之尊者。亦稱大。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是也。又辨內朝外朝。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如此之類。不看註疏如何得明。

夫子論治。必先富之。然韓獻子曰。國饒則民驕佚。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才。蓋聖人原重本富。不重末富。

甯武子善對從來一言。可與子犯師直爲壯之語。同稱妙絕。述治論國語。楚子藉言君命以共。亦是道個誠願。

廿三。閱孔疏。許、今穎川許昌是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改曰許昌。葉公遷葉。僖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遷容城。按一統志。許昌即開封府許州。葉即南陽府裕州葉縣。城父在汝州。白羽即鄧州內鄉縣。皆是楚地。蓋許自葉而夷而析。雖名爲國。其實是楚之縣矣。戰國之滕。若欲遷時。亦是如此。想太王之遷亦必稟命于殷。亦是此局面。

成七年。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疏云。惟言留一偏。不見原將車數。不知去時幾乘車去也。邱明爲傳。辭皆易解。此獨塞澁。或誤玩。此可見文無起伏照應。便屬塞澁。

讀季文子對韓穿之言。至信以行義一句。因想當時最重在信。然所謂信。只是充踐其言。世儘有言之充踐。而心實虛浮者。所以聖人言信。必緊連忠字。此是王霸之辨。然聖門所以必言忠信者。又不是只怕人信而不忠。蓋亦怕人忠而不信。世有一等人心實無私。而力量未足。外面反或遺漏。此又是學問疏密之辨。學者所當致力。雖忠而不信也。算不得忠。然分看卻是二件。

廿四。閱孔疏。襄九年辨分野云。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于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遙屬戌亥之次。徒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如萬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按孔氏不作斷語。最是。然此必由歷代星官占驗而得之。如某星有變。其驗皆在某國。遂定以爲此國之分星。蓋非一人一代所能定也。其理亦本不可解。所謂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庶幾得之。若唐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恐亦近穿鑿。

左傳襄九年。遇艮之八一句。孔疏云。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此固是矣。然傳只云遇艮之八。而不云艮之第二爻是八。亦未免塞澁。

查地圖。山西河津縣。是祖乙居耿之耿。與解州鹽池相近。左傳所謂沃饒而近鹽也。觀此則殷之河患。乃在山西。

廿六。閱孔疏。襄十一年作三軍云。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强弱。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惟三卿帥之。此說甚明。然復依鄭氏泥詩公徒三萬一言。謂僖公時已有三軍。自文公以來。憚伯主之命。軍多則賦多。自減爲二軍。然其作其舍不見于經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審生出許多葛藤。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此處文法亦甚塞澁。大意是言叔孫只取子弟。不取父兄。比季氏只得一半。孟氏只取子弟之半。比叔孫。又只得一半。若無昭五年傳。則此處幾不可解。又秦后子十里舍車。終事八反。亦塞澁。

又十二年疏。因什吏二字。知皆十人置吏。異于周禮五人爲伍之制。亦最細。

師曠論衛出君與孟子腹心手足之意一般。春秋于此。亦只書曰衛侯出奔齊。然有以警其君。而無以警

其臣畢覺可疑楚公子比鄭公子歸生齊陳乞本無其心必書曰弒正可與此同參
襄廿一年疏云杜解地邑自爲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此例最好
廿七孔疏襄廿二年御叔以臧武仲爲聖人云此聖字與周禮知仁聖義中和相皆惟狂克念作聖睿作聖詩人之齊聖皇父孔聖諸聖字一例看最是
襄廿五年楚蔿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賈逵以爲此九事是賦稅差品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以下以次而重如周禮一易再易不易之率杜孔雖不用其說然疏內仍詳載之蓋左氏之旨雖未必然然亦可見土田當分等則從古而然
然明謂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喜其語而其告太叔則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吾于是歎子產之善用言也蓋愛民而惡不仁爲政之道無出此矣而非思則愛惡或至于偏觀子產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及處子皙子南之際豈漫然愛惡者哉其得力于思深矣
程鄭降階之言本屬善言然因其平素假寵知其決不因學問而思謙退故曰不在程鄭必是勢窘而然
廿八閱襄廿七年傳云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疏云仲尼見其事善其言使弟子舉是禮以爲後人之法觀此則知禮記所述不必皆三代之制亦有春秋卿大夫所行而仲尼採之者
宋之盟叔孫以違命貶雖有小是不錄杜預之說最是而疏闡之亦最明
晏子云在外不得宰我一邑句解云君出亡在外雖吾一故邑倘不得主之況邶殿乎此說甚是疏以宰訓主以外請在邶殿之外覺費解
孔疏解小雅大雅云小雅所陳皆小事也大雅所陳皆大事也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又云正雅與二南同時故曰周德之衰杜註云衰小也言是周未盛大之時蓋杜註以季子之歎是歎正小雅服虔劉炫則以爲歎變小雅杜似長
亥有二首六身孔疏云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蓋春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于古制亦異于小篆
蔡子馮之戒懼也而其子蔿掩至于被戮且掩又非不賢者甚矣權勢之不可戀也此叔孫昭子所以致歎于高彊也范武子之戒燮鄭公孫黑肱之貴而能貧有位者不可不三復
子產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疏解之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斃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固當勞逸更遞以宣散其氣朝以聽政久則疲疲則易之以訪問訪問久則倦倦則易之以修令修令久則怠怠則易之以安身安身久則滯滯則易之以聽政以後事改前心則亦所以散其氣也此一段可與寬猛相濟之理同看而太史公自序所言蘇子瞻御試策所論皆偏矣又羸其體下即接以發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疏云神隨形而盛衰既羸其體則神識亦弱此又可疑有誤

廿九閱申豐論雹孔疏引鄭康成云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此說申豐之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其實雹不是盡由冰也亦政失所致吾于此知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執其一隅之見而未知道之大端然道未始不在此也又于此知古人之燮理陰陽周密無遺
觀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知季氏之巧於卸罪欲名實兼收
女叔齊之論儀與北宮文子之論儀淺深不同而各極其妙
叔向論鑄刑書孔疏有二意其前則曰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制官刑穆王作呂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皆是預制刑矣而云臨事制刑不豫設法者聖人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淺深或輕而難原或重而可恕臨其時事議其輕重雖依準舊條而斷有出入不豫設定法告示下民令不測其淺深常畏威而懼罪也其後則曰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如此傳文則刑之輕重不可使民知也而李悝作法蕭何造律頒于天下莫之能革以今觀之不可一日而無律也斯有旨矣古者分地建國奕世相承知國爲吾土衆實吾民不生殘賊之意故得臨事議罪秦漢以來長吏以時遷代其民非復已有若任其縱舍必將喜怒變常愛憎改意不得不作法以齊之此又是一意前說勝愚常云律可定而例不可定前說正是愚意
十月初一閱孔疏三墳五典不偏主一說及解禕衣所論陳災娶女則皆云非吾徒所能測絕不穿鑿最爲得體
相疑相忌之際爲禍最速觀于欒高陳鮑之事可不懼哉
初二閱子產處駟乞之事此與郟之賊孫叔敖初則甫糶終則曰寡君薄人同一無我
昭廿一年爲待范鞅十一牢據疏因十四年爲人失禮爲鮑國七牢遂致范鞅之怒其後哀七年吳遂徵百牢一失禮遂無有底止益歎子產之善事大國
叔孫穆子不肯行賂于樂王鮒昭子不肯行賂于范獻子同一正氣
晏子論和同疏云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疏亦不言豉爲何物疑卽今之醬據疏謂急就篇乃有豉或秦漢以來始爲之
昭廿一年梓慎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云二分日夜等二至長短極然不言日夜等長短極何以便宜日食孔疏亦不甚明
孔疏子太叔論禮條下云既言天之經不可復言地之經故變文稱義既言則天之明不可復言則地之性故變文言因之與則互相通也正是變文使相避耳此可想古人換字之法
又太叔云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疏云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此意亦最精
又借鈍翁類稿三十二卷至五十卷有王西樵士祿進士乙傳載其所作僞詩傳論略云近世所傳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也明有鄞人豐道生好撰僞書自言其家有魯詩世學一書傳自遠祖稷實自撰也又

作詩傳。托之子貢以為張本。而所謂世學者。若相與發明。時有妄人依剏詩傳。別撰詩說。其體類小序。其說與豐氏盡同。惟稍次小異。道生敘詩傳源流。又詭其所從出云。魏正始中。虞喜奉詔摹石。而宋王子韶開河得之。其說最支離。而同時諸公辨發之者。郭子章刻之于楚。李維楨為序。亦不一致疑。惟道生同郡周應賓著九經考異。辨之特詳。然微周氏其僞亦灼然也。凡古書源流存亡眞贋。漢藝文。隋經籍。降及鄭通志。馬通考諸書。可覆而按也。漢書儒林。敘諸家授受尤悉。並無一言及子貢詩傳者。考虞喜傳。亦無奉詔摹石經事。獨申公為魯詩。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則言亡于西晉。安得至今猶存耶。此書本不足以欺後世。而姚氏詩疑問。引傳說與序等。遂若詩傳果出于子貢之手者。按西樵此論。最有功于詩。汪洪之亦最有見。余向固疑之。然未知其出于豐坊也。

又陝西提督李思忠墓誌銘。注云。本朝用薄版五六寸。作端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數片輒用牛皮貫之。謂之檔子。

初四。閱左傳。后夔有子伯封。此與堯舜之朱均同。

看鈍翁集。有云。公伯僚親與七十子之列。而敢于毀季路。邢和叔本程門高弟。而遂誣宣仁。以附紹述之說。此例固好。但僚雖史記列弟子中。而家語無之。未可定為弟子也。即使果弟子矣。或在七十人之外。而未必在七十人之內。即使在內矣。而或在執贄以後叛其師友。或在執贄以前未聞聖教。皆不可知。古事遼遠。難以臆斷也。

鈍翁為文文肅震孟之子。名秉。字孫符。作墓誌云。秉所著有定陵注略。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甲乙事按。欲向其子點求之。又云。文肅係文衡山之孫彭之子。

初五。赴李學士諱天馥酌。同席新選武陟縣鄒象雍。言與伯成之在無錫也。其最有力且賢。在遂道前任役那各官回去。蓋其時適逢康熙九年以前錢糧停徵。遂力冀上考。凡赦後錢糧那解。赦前者俱行查免。而浮報其數。以作部費。遂得允行。此其最有造于地方者也。至其聽訟無一虛公者。一日之內可了百十件。其所謂才者如此。過言與國對之提督學政也。猥錯為從來所未有。閱孔疏。昭廿九年孔疏論社稷烈山。只援引經傳。絕不武斷。最得不知為不知之意。

初六。施愚山來投刺。并送詩一冊。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風雲之語。張老師付贊其人。信然。

初七。葉訒菴來會。言及皇輿表。云此書因為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十國春秋。又加考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頒刻。遺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為信史。則其罪大矣。須啓奏再加考訂。乃可刻耳。此真君子之言。又言鴻舉中湯斌施閏章品行之高。又言張幹臣之苦節。

初八。閱孔疏。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奔鄖。又奔隨。疏云。鄖都在江北睢東。王走西涉睢。又南濟江。乃入于雲中。知此雲在江南。昭三年。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謂此也。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矣。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又云。隨、義陽隨縣。其國在楚之東也。鄖、江夏雲杜縣。則是楚之西南。與師猶尚在楚。更東奔隨國者。蓋謂楚與隨有恩。謂可保守故也。今按一統志。德安府治。

唐為安州。春秋時為鄖子國。鄖辛為鄖公。即此。則此鄖在楚都東北矣。又鄖陽府鄖縣。古麋國。則又在楚都西北矣。又荊州府有鄖城。在府城南二百里。楚昭王時所築。此則在楚都西南矣。又俱與江夏無干。又沔陽州景陵縣。則古之江夏雲杜。然又在楚都東南而非西南。未知孰是。孫北海據沈存中說。謂楚子入雲。是江北之雲。恐難信。但沈氏定以江北之監利景陵。江南之公安石首為雲夢。此則近之。大抵此澤在江南者。迤而西在洞庭之右。在江北者。迤而東與洞庭遙對矣。胡三省通鑑注云。據漢陽志云。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見威烈王廿三年鑑斷。

定九年。晉軍在中牟。孔疏疑此。與論語之中牟當在河北。而非河南之中牟。最是。定四年辨。豫章在江北。而非江南之豫章。亦是。

哀公元年傳。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杜註云。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孔疏。謂方十里應有九百夫。而止五百人者。以非衍沃。牧隰皋之法推之。二牧而當一井。蓋其一百夫授上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為五百夫矣。最精細。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之說最害義。注疏從穀梁而排公羊。最是。

觀定十四年。董安于不能免于晉。哀三年。萇弘不能免于周。春秋之末。至于如此。可歎哉。

初九。柯翰周名維楨來會。言初七日鴻舉諸人會于衆春園。有以擬詩賦封呈汪苕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藉醉巢由。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戒哉。

閱左傳陳乞偽事高國一段。歎世途有如此嶮巇。轅濤塗之譖申侯。又不足言矣。可畏哉。

古書之參錯也。如一黃池之會。國語則吳先晉。左傳則晉先吳。一敬王元王。史記周本紀。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敬王崩在哀十九年。則以為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之二十七年。世本則以為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帝王世紀依世本而作貞定王。此但可傳疑。難武斷也。

孔疏言仲尼感麟而作春秋。所以感者。以聖人之生非其時。道無所施。與麟相類。故為感也。杜以獲麟之義。惟此而已。而深譏公羊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之說。若謂麟應孔子而至。則邱明于思孟軻荀卿皆當崇孔德。何以不言。此說最大雅。

哀廿七年傳云。君子之謀也。始中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注云。所謂君子三思。此不是始中終皆舉。只是一思。

閱孔疏。衛在汲郡朝歌。文公遷楚邱。成公遷帝邱。則在東郡濮陽。則朝歌已為狄有。後又入于晉。然疏未明言。

初十。會葉訒菴。適陸翼王同在座。訒菴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云。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于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人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諉罪于滿人。此真大臣之用心。訒菴又言。有黃太沖學案。雖其論與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為妙用。此不可訓。訒菴又稱陽明之人

品功業。蓋王言其論良知之偏。訒菴言人能如此做去亦好。余言依良知之說。恐入于禪。訒菴云。今若有窮禪者亦妙。此皆其有感于時而云然。然訒菴論學。欲主陽明。余欲正之。因初交未敢深言。尙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反。

十一。將瑤山之唾居存錄彙兩僕抄寫。其書頗有發明。故全錄之。集內又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雜記其山居之事。此一書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敍述。至于五六卷之多也。所謂王山者。在泰和縣東南七十里。其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于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尼智與其姪亦修道于此仙去。故又名匡山。唐末有羅韜字洞晦者。建匡山書院于其巔。黃勉齋饒雙峯皆講學于此。

王山遺響內。有一條云。居茅屋中。每從搜覽之暇。默坐觀心。焚香一炷。雖本體照徹不得遽信。覺山空人靜。諸緣屏絕。點塵不到。精神收拾。透裏快然。又其序云。建吾師祠。以俎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則其學大抵微近于梁谿。

又一條云。塘南王公云。孔子曰無知。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姑就初學所及言之。使從此透入。必透到水盡山窮處乃可。夫單提良知。既爲後人所疑。而塘南又從良知提出無知。水盡山窮。從何下手。此說得好。

又一條云。水簾洞。王山中洞名。天半路斷。始以梯升。繼則登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腳不牢。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隘視此心。掀天揭地。全在根腳。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模。久且如風中草。任其披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石磴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猛省。夫康節猶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

又一條。引孟我鑑山居詩云。門外一川水。亭中數卷書。眼前多少事。誰道是幽居。須知此非是何等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卻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大有益學者。

其序云。賀山諫止遊畋一疏。直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命之講經。則陳說無餘。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

其文集總名庸書。此係抄本。雖有其目而尙未全。其文氣頗弱。內有合劉薛王語錄序云。非文成之異于文清。而學文成者之異于文清。此似涉調停話。又有合劉胡敬齋張古城兩先生集序云。二人皆餘干人。張有辨學訂疑。張吉。字克修。成化進士。序言其劾李孜省僧繼曉。謫貶其東。又云。饒雙峯亦餘干人。

十二。閱賀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

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賀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而挽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氣遏爲物撓。爲欲蔽。遂畢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滿胸腑。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論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賀山又自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我才。又云。尋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集註所未及。　又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南容。俱足以當之。何云未見。賀山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眞以爲全無是人。一則云。夫子生平。無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尙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仍非必不可爲之事。誠能從內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將日躋過之尤妙。　又一篇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　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知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甚是得罪程朱。　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無不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于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　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肯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閒道錄。顯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稱北老學問淵深。所推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賀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

賀山又有一書。言宗儒講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余所取于賀山者。正在于此。人能勇于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良知之說。必不爲朱子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于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于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卻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帑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者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之乎。　竊思日求過而過不能去者。一則起于欲根之未盡。一則起于習氣之未除。一則起于識見之不眞。

十三。初將小學示學生。因看立教篇內則一條。歎古人之教。必防之于未然。必使之以漸進。所以教無不成。

又因此條內。有二十博學不教句。歎今之少年。以謀食之故。未及二十俱已爲師。誤己誤人。其害不淺。

十四。閱張賀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雖不是兩個。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其實皆害人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正是今日用人對病之藥。

十五。與學生講小學明倫篇內則子事父母一條。想見古人一團愛敬之意。融結而出。分不得某處是愛。某處是敬。

十六。會黃俞邰問杜氏釋例。亦云未曾見。云王俨齋有論語考證。立書齋傳儀此名調諱崇曦之孫公。官于金華。有其抄本。又曾劉得齋集。又云江西盧陵王瑞節有朱子成書。載在通志。前朱錫鬯所買書同與往。卽成書中一種也。又云。江寧何楷有古易訂詁最好。

與學生講小學。見禮記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夫苟訾苟笑。與登高臨深一樣。可不畏哉。

十八。會高郵王亮士。言靳總河先挑海口之非。蓋與潘季馴以水刷沙之策相背謬。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日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掣肘。部中之銷算旣刻。而內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之法。則河不難治矣。又言河勢隨時不同。若治河之言。必考其年月。又言高寶之湖。是淮水入海之舊道。高家堰是梁武所決之堰。此二意想是亮士臆度之言。

十九。汪若文來。會言與俗禮數之弛。冠禮旣不行。昏祭則家自爲禮。喪禮則迫于俗。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婆有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

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爲同之意。此則太薄視數子。

若文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子瞻伊川。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卽亡。子瞻之學行于金。伊川之學行于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與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此段亦說得是。但云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

陸賈王言。若文之攻歸元恭也。因其緊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云。訥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于道矣。

二十。閱毛亮士疏浚末議一篇。此篇專論濬海形勢。卽導淮九則中海口一條之意。而此言之特詳。大意言北至廟灣。南抵泰州。二三百里。是卽所謂范公堤各場場分。卽于堤上按地分界。亦猶自淮及揚高寶。各分界于其中也。東爲鹽場竈戶居之。西爲民田惟民種之。挨堤內有大河。名曰穿場河。沿河各立場分。各有石閘洩水。入串運鹽港河。以達于海。是則各場皆有海口矣。當年范公造堤之義有二。一爲不開穿場河。則場分隔絕。鹽觔難于轉運。一爲高寶與鹽下河一帶。直達鹽場。上下瀰漫。毫無限隔。上水易洩。而鹵不留。則民田盡成陸地。而海潮泛漲。斥鹵倒入。則苗稼必枯焦。又慮水驟難洩。故各造石閘以達港而入于海。是卽所謂運鹽各港河也。考前朝祖制。自范公堤外。皆係草蕩。惟供燒煎。不許禾稼。止以不屬海潮。故范公惟于堤上開閘。各立水洞。而不開閘下之港與河也。今草蕩旣于前朝擬價以充邊餉。則在官之草蕩。盡爲各竈之私產。開墾耕刈。盡屬禾苗。雖欲不墮爲竈場不可得矣。倘推議閘復而不議建閘。以時啓閉。非持平之論也。又云。地脈由雍而豫而揚。至海而盡。此舊說也。若海中大勢。必至黑洋方爲大海。其色深黑而味苦。若其出海千餘里。雖則茫無際。實則非可橫行之地。蓋耕牧之地。至通泰與鹽而盡。其未盡者。分沙五支。直入大海之中。凡千餘里。所謂五條沙也。潮長則洋洋蕩蕩。茫無畔岸。潮落則沙痕土淤。深不容尺。其沙土堅硬。更甚鐵石。海船可載數千者。必遠而避之。惟沙船底平。可以掉行其中。其

船都因沙以得名。故海口之開。無與于疏防。又云。若淮黃會而東趨。則匯聚于安東對面之馬邏、建義、蘇家嘴、新溝口、柳浦灣五大險工一帶處所入海。欲于對岸開一支河以殺河勢。又慮有傷安東。必築高堤以固之。

廿一。閱王亮士戊申上劉公書云。築歸仁集等堤。鳳泗淮揚民情僉同。若議築翟家壩一帶決口。則盱泗等州縣必爲力爭。謂與彼地不利。查萬曆年間。潘季馴築塞高堰決口之後。盱泗皆築疊年。載在潘公申辨泗州鄉紳當三省疏中。若非當年赫然縱恣。將當三省力行蹦蹤。高堰石工焉能告成。而不益彼地奸人利于私販。又將石工未及之處復行盜決。以致貽害若此也。

亮士又議用災民供畚鍤云。細心分別。壯健定爲一工。派于泥水險要地面。每日照六分定例。日給米四升銀二分。婦女及老幼。定爲一工。派于高原地面。日給米三升銀三分。如其人力微小。則量減銀二分。若夫跛癃殘疾。雜貸其力役之用。而皆可課以綯索踏蹂之工。亦止給以米二升銀二分。所有節省銀米。存爲犒勞壯健鼓舞工作之費。夫役不必遠調而自集。災民不必賑恤而其飽。

亮士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爲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路。重之以斬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移。淆亂之以議論。催勸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算。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罪一夫而必待奏審以施刑。欲求事成立效。此必不可得之數。

廿二。校對賓山語錄。因其論好名二字。余竊思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與。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

又賓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然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是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賓山語錄上卷云。學問止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是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言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是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

廿三。校對賓山語錄。因思博施濟衆修己以敬二章。一是順說。一是逆說。合看可見體用之妙。

賓山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于禪。然靜則慾念少。亦收斂難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

因賓山之文。思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若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廿四。閱學蔀通辨。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因思象山陽明放逸念慮。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其逸主靜。念

專則不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故逸念萌。則略及于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發逸念萌。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樣。 辨有明之理學。較朱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爲劉。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卽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爲楊墨。以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 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內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

廿六。看張江陵作呂豫所諭陽墓誌云。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于事訥訥。不輕爲可否。于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憂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嬰嬰。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匡廷云賞恭者非耶。按江陵之贊呂公者如此。而其身則殊不然。蓋呂公之爲人。亦非中正之道也。 又作楊良坡墓誌云。李郭無文。韓范無武。此似學之太過。

又江陵作軒轅問道頌。述廣成子之言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似非刪書斷自唐虞之意。大臣告君。不宜及此。 又讀其辛未程策論治。不主更張而主綜核。綜核二字。是江陵本領。乃惡更張而遂病孟子之法先王。而取荀卿之法後王。則過矣。

廿七。因學生問伯夷伊尹柳下惠與楊墨同異。因思夷惠尹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如三間廳。夷惠尹皆在中一間。但略有些偏。若楊墨則偏在兩傍著壁去了。

又見賀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顏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處見不同。此亦看得最好。

廿八。會富平李天生諱因篤。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顧寧人亦住富平。其學亦尙程朱。近日所輯日知錄。多論學之言。又與前刻不同。

從左綮南處。借得吳志伊春王正月辨三篇。其大意謂春秋自主周正。若周禮則以夏正雜周正。詩歌所詠。則如今人稱臘提孟陬等語。不泥朝代時令。安得以周禮豳風。而幷疑左傳春秋諸書乎。又謂商周改時月。秦改歲始。不改時月。亦不得強合而一之。以致彼此交疑。其言商亦改時月者。則據梓愼云。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漢律歷志云。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陳寵云。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有此數據。則殷之改時改月可知。書之言惟元祀十有二月者。今子月耳。卽位宜于歲首。而不于歲首。未踰年不應改元。而改元則夏忠商質。亦難以周禮證夏商也。若夫秦則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以閏月爲後九月。史記雖有所據。而文穎顏師古輩。泥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若史家所載。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則又拘矣。其論甚辨。然吾謂梓愼陳寵之言。或以夏周之時月。而遙推商之時月。亦未可知。雖定謂改時改月。商周則同。踰年改元。商周則異。總之古事難以臆斷也。

看孫北海禹貢考。謂碣石現在永平。未嘗淪入于海。此似有獨得之見。又非仲禹貢註。亦未之知也。思禹

疏九河。當時必更有審泄之法。蓋河者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者也。禹旣疏九河。必立審泄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而勿分其力。三代以下守其法。所以無河患。後世廢之。則潰決而不可爲矣。余因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此。

廿九。會王莊士余問何以欲分黃。答云非分也。暫分而卽合。猶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答云。治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內曰規堤。規堤之內曰遙堤。卽老堤也。縷堤規堤決而不妨。決則可以殺水勢。遙堤則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規堤。規堤至遙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從而三堤橫。有此隔堤。則橫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里五里之內而已。又問斗門滾水壩及閘之別。曰通船者曰閘。如閘而狹不可通船者曰斗門。閘而淺不下板者。曰滾水壩。又曰。禹貢先治水而後定貢道。今則貢道先定而後治水。所以難。又言翟家壩至今未塞。

三十。陳子貌來會。言幾亭書推明儒統未刻。又有李衡公李忠定張江陵三先生合算。亦未刻。許子遜書板則在南都不可問矣。

閱黃太沖文。知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從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因觸嘛而不忍。因乍見而惻隱。此知之已發者。吾之所致者。在澄然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噫。如此說。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如何解乎。 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合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三魚堂日記卷下

庚申二月廿五。李典來兄弟來。不及會。留李子喬及楊名天泰二札子喬書中。欲刻文清敬齋陽明啟新景逸五先生語錄。其留心先儒亦不易得也。

三月初三。有婁門范名安濟者。以舍汝爲所輯荒政要覽寄余閱。

四月廿四。宋昆友名瑞號豫菴來弔。昆友自壬子歲會于嘉興。別來已九年。至是同好生來。以所作致知格物文示余曰。學術異同。俱自此句始。故欲借此以正世之謬。其文大抵謂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祈。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知識者也。豈無生知良知。而生知不恆有。良知不可恃也。做格物工夫。似偏似泛。而不厭其偏。不厭其泛。衡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幾于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致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其論甚正。後有自記。尤說得痛切。余但嫌其開講。微與口氣不合。蓋承題論之。小學是遠脈。致知是近脈。舍近脈而單取遠脈。則已失之太寬。即以遠脈言之。亦止可云小學之後。不可不格物者。重說小學之要緊。則是題後鐵扶。而非題前取脈之法矣。又其落題亦微似論體。不似經義式。亦未免爲時套所累。余以此二處直告之。蓋惜其文大有益于學者。而不欲其爲小疵所累也。又示我以所刊習是編。其言亦多切日用。又言黃太沖之在海寧也。許時菴勸其一往會語。知太沖爲陽明之學。故不欲往。

又言錢時菴今歲二月入都。赴魏環溪之約。時菴有己未房書選。以其自作之文。列在相知者之名下。蓋亦不忘時局也。又昆友甚留心經濟。言今日時勢。可謂萬物不得其所。又其所作姚廣孝論。亦是一篇大文字。

五月初六。因閱天之高也一節文。思此章所謂鑿有二種。一是不讀書之鑿。一是多讀書之鑿。不讀書之鑿。不知故者也。多讀書之鑿。不知故之利者也。

八月初一。偶思夫子言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見聖人論治。與綜核之治。異有天壤之別。綜核之徒。論選舉。未有不急防人之欺蔽者。聖人則所重在舉爾所知。蓋在我一段至誠之念。正大之氣。未有不能動人者。何患賢才之不可盡知耶。若沾沾以綜核爲事。則是名家之所爲。一法立而一弊生。其爲紛擾不亦甚乎。此當與視觀察者同看。

十一月十四。因往省。在舟中閱成翅叔所作韻法至論。謂有四聲横有七音之說。似是而實非。謂在樂五聲二變爲七音。若喉舌唇齒之音。即止于七。亦與樂之七音風馬牛不相及也。夫十二律者。聲之有定者也。宮商者。聲之無定者也。今以一字而高下之。則十二律殆幾乎徧。律尚不可定。而可定其爲宮商乎。且玉篇韻會及陳獻可。其分屬互有不同。其爲牽合無疑。此論當與所來郎又相與而論三十六字母宜删者六。宜増者二十有八。合之得五十八母。切韻指南等書。不知聲之有母非三十六字之可統也。故有音和類隔等門展轉葛藤。又云。邵子不用見溪羣疑等母。而以他音一百五十二爲母。此是振古人豪之識。但聲音之數。則實無如是之多也。若獻可之韻。雖云本邵子。實不用邵子之法。又云。從來韻譜。止爲詩賦限韻而設。原非審音而分韻。元尚聲律。而周氏之韻出。一掃千古之訛。洪武因之。又云。自唐以前之詩。必以律呂調之。而始可合樂。至詞曲起。則律呂即在詞曲之中矣。　辛酉十一月。閱邵子書。知以律呂配聲許。亦是借說。非樂中之律呂。

十六。在舟中閱成翅叔職方公傳。因思論天啟間事。當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于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公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即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九。赴李蕉院酌。會曾秋岳。自言所輯崇禎朝史。上論及奏疏分爲二集。共有四千餘頁。又言夏彝仲幸存錄。議論多游移。黃太沖汰存錄之言皆合。大抵秋岳之意。猶專主東林也。又言梅村綏寇紀略。持論甚正大。

二十。至山東唐名夢賚寓。唐出所作附高念東先生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當何有馮周。悔悔指此語以示余。蓋惟恐其負蔚州之薦也。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置之爲慮。不欲出。有李梅岳者。蔚州之妻兄弟也。饒于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于是乎。吾能爲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爲。吾何惜焉。蔚州即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即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于朝而無內顧憂者。

極皆成之也。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稽阮之風。一日高方與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覺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言。付寫書施恩山。勸其講學。講學之效。當見于十年之後。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廿二。會施符甚。言近日衙門改口供及背吏有頂首之弊。又言布政司向有備用銀一項。凡無款之費。如刊賦役全書之類。皆取諸此。此府縣亦各有備用銀。今則俱裁去矣。

辛酉正月十九。魚裳兄弟來留宿。予與盤銘及切磋琢磨之義。商之。旃公謂苟日新三句內。句句皆有切磋琢磨工夫。予首肯之。

廿三。松江唐髮字欽文來執贄。欽文言山堂考索一書。議論皆宗朱子。又湖州前翰莊元臣。有古今文訣。闡發甚明。又言昆山朱致一名用純講學。以大全蒙引為本。又言裴學習天福字愛梅。好學先正之文。為人亦有古風。（江人尚歷甲辰進士中書 欽英江蘇莊字思謂本集）

二月初五。會副開叔祖。言法不可輕變。所變之法雖善。而小民未必通知。則背吏反因以生奸。非數年之久不能得其益。又言人之奸弊。當預防之。不可使至於甚。至于甚而後治之。則所傷實多。 又初七于席上。言及東林云。當日往往有為人所用不覺其人者。故人貴自立。

十一。舟中閱西山集中問答一卷。云。大學之止至善。正是美與大之地位。久而不息。則大而化之。至于聖矣。想向云至善是恰好處。是逐事說。觀西山所云則是統說。疑可兼用。

十二。至昆山。舟中讀西山集。有葉安仁墓誌銘云。葉名退。字子是。建安人。為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世遠道散。為政者獨狗其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誅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嫐笑以為迂闊。而君用之于恰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于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與。又言。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趨向讀業。采近思錄註。不知其人。觀此知采之學有自來矣。

十三。讀西山集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云。自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為碑碣誄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托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藴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非誣。愚按此言最是。然今之世。僞文肆出。蓋有不待有德君子之執筆。而假托其名字以炫耀于世者。比比而是。世風之下。可勝歎哉。又滕德粹墳墓誌銘云。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竊亦筆舌間。勿身踐也。愚按在淳熙尚然。況後世耶。

十四。侯大年言。馮元調有子名舒。字廬之。今尚在。其人亦樸實。所刻筆談。板已在典鋪矣。又言。嘉定志承利。係紀原一人獨修。大年又以其子銓文二篇來閱。大有奇氣。非凡才也。

十八。閱西山集史彌遠乞歸田里補還服制不允。詔曰。大臣之義。與衆庶不同。公事之時。感承亦異。大任安危之責。則當權輕重之宜。其他賜彌遠詔尚多。皆極其對揚。至云羣材彙進。庶有慶曆元祐之風。公道砥平。復還乾道淳熙之盛。西山亦不幸而處此時哉。

廿五。閱西山集。夜氣箴曰。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于牀笫之上。蓋至此不覺悚然。 又題跋內有云。觀胡文定公傳家錄。自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物。纖悉細微。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于西山。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不知傳家錄一書今尚存否。 又云。以理論氣者。濂溪先生之學也。以理論數者。安樂先生之學也。二語最精。

廿四。與學生論子出一題。宜主敎不纖尋說。時文多亂拈。

廿七。卓先生有八編類纂。其一百本。借閱之。此書乃陳仁錫所纂八編者。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順之之左編右編稗編。章潢之圖書編。鄭元錫之函史。馮琦之經濟類編。馮嗣京之經世實用編。而首則列宋楊甲之六經圖。跋。其書條例。亦不甚精。 偶閱所載實用編論樂曰。三分損益。此從自管敬仲。然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嫁其說于律。遂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而所損益皆以三分一。此其說恐不然。而馬遷誤信之。又云。十二律三分損益。是因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之說而誤用之。而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誤成之者也。其論甚奇。而序則謂其緩紫陽旗鼓。未知其如何樣張。

三月初二。與江揚執。以瞿氏家乘借閱。敘執牧瞿稼軒之殁。此亦奇男子也。敘者瞿子元錫也。（字容當）

初三。于葉石君處。借陸德明經典釋文。凡九本八百餘頁。此書係葉之族人借錢牧齋絳雲樓藏本抄錄。不易得之書也。余喜而為之跋。抄手亦精妙。此書除第一卷序錄外。餘俱散見各經中。然未有一跋云。此與注疏中所引往往不同。當考之。又葉石君曰。曾見抄本孟子註疏。比今刻本增多。大約今之注疏。皆非復初定之本矣。

初六。卓先生以四書百方家問答借閱。輯此書者。為郭偉字洙源。其凡例自云。甘輯名公答問。所採多新說。此非編則不敢背註。然余閱之。則無一與註合者。萬曆時風氣乃至于此。

又借尚書叢蕭來看。輯此書者。為諸士滿。其駁雜不足觀。

借葉石君經符辨。此書朱買昌朝輯。係抄本。

又借卓先生申路泉墓誌銘石刻拓楷。葉向高撰。鄒南皋篆。董趙南星書丹。此乃埋于墓者。與今之樹于墓上者異矣。

四月初三。過嘉善。舟中憶左傳魯人以為敏何。東萊博議竹駁之。其可為學者韋弦。（老癸峰安湖九前月錄初第一十谷）（世九其朱子一劉何以全不是見孔伯子家說此孔子言曰有者此王一間天下與博之士之云曰）

廿六。朱昆友來言。晉宗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亦當隨處培養人材。 又言其婿知縣劉宗沛字子符。辛丑進士。陝西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疏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步至稽家堂。威儀惟紗羅行姚敬恆家。候應嗣寅不遇。遂同其門人至嗣寅家。見之。貌樸而氣靜。有道君子也。出刊文一卷相示。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為雖從耳。予以劉念臺之學即之。亦以為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又見其末刻之教民論。論淫辭小說之為民害。亦最有關係。其易解刊已垂成。又見其論語拾遺。首列集註。次列大全。次附己意。又見其禮學彙編。做

朱子儀禮經傳體.而自爲條目.然通解及楊氏圖.則亦未見也.又同崑友會諸際南名殿艱.其人有經濟之才.見在應試諸理齋之後也.際南言.餘杭令龔嶸.雖係捐納出身.然其弭盜法最善.得盜則召其隣里而問之.是其平日作惡者乎.抑偶然過犯者乎.如其偶也.有保則釋之.如其平日作惡人也.則立斃之.死又言今日用兵俱恃炮.與古兵法大異.歸寓適仇滄柱來會.滄柱言徐伯魯禮記集註.春秋預義.最妙.陳紫峯易經通典.不如存疑.

廿七.同崑友謁劉青田祠.詩跋云.向聞先生埋金以遺子孫.凡有發掘處.相傳以爲美談.余心疑之.誠如所云.則管葛之不若矣.何以爲先生.及至括蒼.寓城東張資則家.備問青田軼事.知埋金發掘.俱正統時.巨寇鄭諫胡陶得二子孫所爲.假先生以欺世爾.然按此爲青田表白.不可不知.飯後應嗣寅同二子.及門人姚宏任（卽敬）來會.

廿八.應嗣寅命二子禮璧字子蒼.禮琮字以黃來執贄.二生言其尊公已六十七.所著尚有詩傳纂書傳拾遺.又性理亦有纂本.爲諸儒作傳.欲人讀其書知其人也.又言姚敬恆之有志于學而不應試.又言汪蒙泉之叔汪大儒名湜.亦好學.今居平湖.又言江西魏冰叔.與其尊公相善.今已沒.　崑友復到寓.論人不知而不慍云.人非必君相.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亦人也.如舜之處頑嚚而克諧以孝.卽所謂人不知而不慍也.　又言如來不生于中國.未嘗見周公孔子之禮樂.故其教如此.若使其見周公孔子之禮樂.必不如此立教.又言佛教行.而名山之神不血食矣.又言仲在湖州孔廟觀祭丁.起鼓後有省視之禮.主祭者徧觀殿上及兩廡所陳列之祭器.然後行事.此禮最是.別處或不然者.想爲禮生所節去.又言杭州張用霖名右民.年七十外.負經濟之志.與應嗣寅交善.又言閩化姚牧雲名佩紳.有道氣.寄跡卜筮.海寧公許三禮甚敬之.

廿九.赴李方伯的席.間會山東唐夢賚字濟武.遂至其寓宿焉.唐言張沐之赴四川也.以一僕自隨.行無資斧.而親友餽贈皆不受.其平居未嘗脫冠露頂.同席者河南王遵訓.桐城方孝標.

五月初一.仇滄柱以黃太沖學案首六卷見贈.其書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者.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愚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內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先生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沖尊之太過.所以多牧周旋.　其書內凡二百餘人.所不收者.何椒邱、鄧二泉、陳清瀾、林次崖、陳紫峯.

初二.答拜潛江劉主考之孫蒔行謙者.細問其出門之故.乃因其嫡母歐陽氏溺愛其女.以致爭訟.不能安其身而出.人家嫡庶不和.往往致禍.可畏.

十二.至常熟于卓先生處.借廬山志.及臨川文選.志係康熙戊申江西提學吳煒重修.其實乃興化人李澄鏡月所編輯也.（臨川四先生文集選天　係子集中有用之文.）

十九.婿生自江陰來會.所公寄所買黃四如集來閱.乃向所未見也.又胡雲峯四書通.亦向所未見.惜止有大學一本.又耿橘常熟水利全書.亦最有用之書.

廿七.從侯大年處.借山東全河備考.係崑山葉方恆所纂.其書頗簡明.又從卓先生借鄧元錫史記內編.此書可以不刻.

六月二十.席文夏言.錢牧齋有學集刻本.多爲人所改.

廿一.自常熟登舟.廿二泊小貞.借宿于蘆花菴.菴臨泖濱.僧睦懷名必遺.皆在天目爲玉林之徒.與談天目之勝甚悉.又云.此菴爲楊鐵崖隱居之所.其前爲鐵崖濯足灘.舊有枕流閣.鐵崖題.中廢重建.又有老鐵亭.今廢.蓋鐵崖故居在小貞.而此菴則其所常往來者也.菴之名蘆花.則陸平泉所題.又趙文敏.陶南村皆嘗至小貞.而文敏之管夫人.則小貞人也.蓋元時小貞有曹雲西者.富而好禮.故諸隱士皆依焉.

廿三.早.僧指菴前之泖云.此爲橫泖.其自泖塔一直上南者.爲長泖.二泖相並.其又南則爲圓泖.蓋卽五舍泖也.泖字.在篇海字彙皆音柳.其字始見于陸機對晉武帝之言.想因僧言.思所謂三泖者.乃陸機一時之言.以其傍九峯者言之耳.若夫五舍泖之南.有小泖.以及泖橋以南之泖.皆不在三泖之數也.僧又出天目志二本閱之.其書係武林人章之采輯.有陳懋德序.殊疏略不足觀.按天目山一名浮玉山.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上各有一池.若左右目.故名東天目西天目.亘杭湖徽寧四府.子瞻表忠觀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此指東目.蓋嘉湖之水.皆由東目.苕水一名智本.大峯一水二名.東目屬臨安縣.西目屬於潛縣.東目有分經臺.云係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處.又云.昭明目昏.洗眼于泉.明一目.後歷西山.又以泉洗之.目悉開.故莊曰雙清.志載宋洪咨夔東目過西山詩云.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富貴光明猶瞬晦.世情從古兩般看.此一詩佳.志中稱有薛應旂天目山志.不知卽是浙江通志中語否.（[illegible]）

廿九.至洙涇.魚裳南中借黃山志閱之.按黃山舊名黟山.當徽寧二郡界.東南屬徽之歙縣.西南屬休寧.東北屬寧之太平縣.天寶六年.敕改黃山.

會夏西求.言顧見山河渠書刻成.因從西求借顧儼南所輯.名瀛雜抄.

七月初二.晚.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于徐健菴家.又言晉書無北海郡.而北海之縣.皆移于濟南郡.若濟南之縣.則不復見.此不可解.又言汜水之汜.古音凡.今音似.見漢書如淳注.

十三.與黃子鴻談云.查閻會毁堰.成皋之汜水.音似.從巳.襄城之汜水.音凡.從巳.漢高卽位之汜.亦從巳而音泛.曹咎自剄之汜水.則卽成皋之汜水也.　又借其所訂晉地里志.閱之.于青州濟南郡有三疑云.按二漢志.及宋魏諸志.濟南所領.如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鄒縣.皆同.未嘗云有所移徙.省廢.今此志所領.皆北海之縣.而本郡故縣.絕無一見.可疑一也.又按漢志.有北海郡.景帝置.後漢不改.魏晉紀中.皆有北海王.宋魏皆有北海郡.今本志濟南所領五縣.前後志皆屬北海.未嘗云有更置.獨此志縣存而郡改.可疑二也.又按本志.晉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今止一百七十二.計失一郡.疑卽北海也.但通典不詳.通考亦仍之.蓋其沿誤久矣.今當于濟南郡下.改正曰.領平陵歷城朝陽著土鼓於陵鄒縣.另增北海郡.漢置.

統縣五。始列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五縣于其下。其考證甚詳。然愚取左傳杜註查之。其言濟南。當有歷城平陵朝陽及平壽即墨。當屬北海。見于桓十八年、莊十年、襄四年、六年、二十七年之註。信矣。但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註云。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則祝阿在晉固屬濟南也。又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註云。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則北海又有都昌也。此則又可疑。（戊子鴻朱本以云本志濟南所屬晉時其四縣皆屬北海）

十五。與子鴻談。言胡三省通鑑注。亦只是將諸史志及通典作主。但括地志及宋白續通典。北齊今不可見。而僅見于胡註。因借其漢地里志閱之。查漢晉志皆有濟南郡。（晉九）濟北國。（兗州）然考濟北所屬如東阿穀城。則反似在南。濟南反似在北。又晉志。兗州有濟陽郡。即漢濟陰。晉更名。所屬有定陶縣。故曹國。高祖即位氾水裴。作即位定陶。即其地。此則又在南矣。按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為二瀆。其南瀆為菏水。東南至湖陵與泗合。其北瀆東北流入于鉅野澤。查乘氏縣。漢志亦屬濟陰。宋白云。在鉅野西南五十七里。湖陵縣屬山陽郡。紀作湖陵。莽曰湖陸。（[illegible]）

八月初三。文夏首。毛子晉所刊史記索隱。今板尚在其家。不與十七史合。又其所刊八唐人詩。已燬于火。五唐人詩。則貨于江寧。又言。王守溪亦曾更定字世。

廿四。在楓涇。於楊氏借鄢陵縣志。內載薛文清文貞為鄢陵教諭時。例之科貢論必覆。貞以為要瑱乃隨任補弟子員。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又列范常於鄢陵人物中。余疑常之時。鄢陵恐不屬晉。又陳寔潁川許人。鄢於許為屬邑。許祠寔于鄉賢。鄢以故宅亦有祠。

廿五。在舟中閱鄢陵志。見明初土田有夏地秋地之別。疑各處所謂夏稅秋糧者俱如此。　查鄢陵土田。明初頃數不及二千。嘉靖丈量。通共夏秋地一萬一千五百餘頃。順治二年。奉文除荒徵熟。開報熟地。接年辯報至七年。共熟地四千五百餘頃。恩按除荒徵熟。此第一仁政。自墾田即升之例行。而民不聊生矣。又邑人梁廷棟曰。開報者統名熟地。未分上中下。恐他日盡報開熟之後。又蹈明初止分夏秋。不分高下。一概均徵之弊。所望以後每年報熟。即如萬歷初知縣陳登雲例。酌量分上中下三則。　萬歷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賣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迫不敢出一語。則王莊立矣。王莊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淩轢。有司莫敢誰何。凡立莊則有佃戶。估勢張威。佃戶人人一中使也。亡賴者。因緣為奸。附和剝割。亡賴者又人人一佃戶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鄢陵知縣張舜典。鳳翔舉人。于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汙萊斥鹵。無饒腴可答明詔。願能官為小民請命。上竟寘公言。事始得寢。

十月十七。自常熟到家。元祈威咫叔同貽孫公弋來。有杭人毛稚黃名先舒。寄所著匡林。未知其為何人也。又前九月內。有杭人秦定叟名學爽。寄所著紫陽大指。亦未知其為何人也。

廿九。至常熟。十一月初三。東先生處借齊民要術。此書後魏賈思勰著。凡十卷。而萬歷間秀水沈士龍。海鹽胡震亨字孝轅所梓也。又借顏氏家訓。萬歷戊寅顏志邦序。新安程榮校。此書有益日用。然內多左袒釋氏。顏魯公學多駁雜。其淵源有自哉。查其舊序。顏師古亦之推後人。

十一月初六。會黃子鴻。言晉書地里志。張氏所置涼州十一郡。乃誤去西海郡。查魏書張軌傳始得之。胡三省通鑑注。亦以為亡一郡。蓋劉板之訛久矣。簡御不知查魏書耳。又沙州內落高昌一郡。戊己校尉。戊己二字。誤作張茂以三字。亦查魏書校正。

初九。燭下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虛空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者矣。此一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于程朱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正月朔。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見其論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發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廿三。往常熟。舟中閱紫陽通志。見高錢旂格致論。其學似正于景逸。又刁蒙吉皆嚴佩之甚。不滿潔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于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于景逸。似服膺太過耳。又施璜所著思誠錄中。訓蒙諸條。其論甚正。又通志所載。江知默字月巖。江學盟字傷若。皆有志于學而以梁谿為宗者。廿六。至館。

三月初三。到常熟。初九。買太學志。志中載太學書板無多。廿一史十三經皆無。蓋今之北監板。廿一史乃是修志後所刊。查印板之載于志者。有東萊集。世史正綱。舟樂圖譜。儀禮圖解。不知今尚存否。

四月十二。會太倉吳省初名曉。係梅村姪。言梅村所著春秋氏族地里二志。尚未刻。

廿三。在舟中閱子張問仁節會纂。因思聖門所稱仁者。豈非所謂一乎。仁則一矣。

七月初三。到崑山。于書肆中取宋史質來看。王洙作。嘉靖間台州人。此書雖云一百卷。然止十二本。殊太簡。

初六。書賈以續南雍志來。係天啓間續。查經籍刻板中。並無儀禮通解。

十三夜。夢至一所。見屋梁上。皆錄書文宗教條十四。旋公以邵二泉年譜示我。有二泉為江右提學時所行教事。頗可師法。點記于此。如查生員不能親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又借涇陽小辨齋集中。有論備考試者。亦為文宗者所當知。

八月初一。在閩化會許伯勤（名鎮）。伯勤與無錫高氏有世誼。言高錢旂之履歷甚詳。錢旂丁丑進士。為湖廣督學道。如李中丞本晟。吳宗伯正治。皆其所拔士。李中丞為劉三楚文獻。

廿二。到常熟。閱顧涇陽與羅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因思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說。則二者皆必弊之道也。

九月初二。閱涇陽惟此四字顯蹟。此最有功于世。

十月初五。自家中起程。宿盧花莊。借眺儀以玉林語錄見示。其論本來面目。論萬法歸一。與儒者之言甚相似。而實不同。又言玉林之在天目。每于歲除。必度其所儲。足供明歲一歲之飯。方令衆食。飯若不足則

便食粥。若有施主來。可供幾日之飯。則幾日食飯。此深得王制量入爲出之道。

初七。到館。卓先生以徐日久所著隨言借看。其書言明末利弊極切。徐係萬歷庚戌進士。

癸亥正月十七。嘉定錢子晟來。其向學之志甚誠。州觀其所自敍。則知其初未見余之前。則專信象山陽明。旣見余之後。則幷信考亭。近又見得朱陸各有是非。惟從朱陸之是。不從朱陸之非。所據惟一理。又云。朱陸互相詆排。各有好高之意。而尤以陳清瀾爲非。又因夢孔子命公冶長南容授以大學真傳。遂改朱子所定。又謂格物只在知本。而以章句窮至事物之理。爲不知務。謂二千年晦蝕之義。至此始傳。其所見甚怪僻。余一一爲辨明。未知其遷改否也。推其自敍云。未讀書之先。歲丙辰夢許魯齋勉以務學。其時猶未知魯齋爲何人也。此則甚奇。又其詩學康節。有此志未能伸八首最好。

二月初二。到郡。會張平子。言明季作縣者。家人稀寡。皆與外人隔絶不相見。子弟來者。卽時入內。去者卽時出城。不敢盤桓于城內。

初六。到館。卓先生言九成宮宋搨者。筆畫肉肥。今因年久糊塗而瘦。初學習之。恐筆塞。不若顏魯公多寶塔爲佳。

十五。龔石君來。言晉書李特載記中。犨字音觸。諸本多訛作二字。

三月初四。到家。巢來好生來。巢來言陳組綬皇明職方輿圖考之妙。好生言鄧州人讀格物之格爲該。

前月席開宇言。北人讀蔚州之蔚爲裕。

十四。到常熟。送兩席生先入都。卓先生以常熟水利全書贈。

十六。至褚莊。大風泊舟。土人云此地爲沈萬山莊。少西卽山塘。又少西卽烟路。山塘烟路二水。皆南通湖。北通漕湖。烟路長而山塘短。日中從烟路歸。

廿四。星輔從好生處。借得考亭淵源錄來見示。此書係莆陽宋端儀初蒐。武進薛應旂纂修。

四月初二。與方太翁談。言木桃卽鐵便海棠之實。木瓜之花。卽木瓜海棠也。婦人兩鬢所插翦之椿。

四月初十。嵩興會王子和。言北方有司。盜案緝捕二事最難。又言于總督在直隸。則火耗之禁少寬。在江南則火耗之禁甚嚴。

五月初二。自家起身進京。

廿一日。與陳孝廉言泰興季滄葦季園山兄弟。爲人不同。其父雖久宦。然滄葦初任蘭溪。得數十萬。河東巡鹽又數十萬。狼籍異常。以惡疾終。沒後家卽蕭條。園山之家業如故。其長兄諱開生者。卒關外。家業亦如故。又言泰興與泰州甚近。而泰興獨不受水患。故其地殷富。　在縣時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設二等歸農票。上等許其有事得照生員例優待。欲見官長。使趨事吏先以歸農票傳報。許後堂坐見。次等許其有過輸明誠等。三月之內十分全完者。給上等歸農票。六分全完者。給次等歸農票。皆以鼓樂賜酒三爵。送出大門外。完不如法者。先做立頑戶牌。大書頑戶二字。懸其門首。俟其完足。然後將此牌繳進。頑戶之家被人打罵。俱不准告理。其又不完。然後施鞭扑焉。凡詞訟除人命盜案外。必詳開有無田產。在何都圖。曾否完糧如法者。方准聽理。其隱匿不實者。查出重懲。

初到任時。未命吏書如前法開報。另立法比。後亦命生員如前法開報。另一法勸懲鄉紳。則各自勸其爲民倡。如此庶可省鞭扑。

廿八。宿商家林。途中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于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爲第一事。

廿九。宿任邱縣。途中見河間縣爲知由單。知團撥之法。近年廣行。不但在鼎革之初。豈可爲訓。又見蠲免順永保河四府圈剩田土二十一年錢糧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掛。小民早已完足矣。此當如昔人救後不救前之法方善。是夜始雨。

三十。宿白溝河。六月初一。宿琉璃河。途中看車箱兩旁下。又釘一小圓木。中間鑿爲半月形。含軸其中。亦有于小橫木下爲兩足以含軸者。此卽考工記註所謂伏兔也。又疑車箱四旁木皆謂之軫。如今廣席四旁有邊者亦謂之軫。當再考。

六月初二。到京。寓竈君廟。

初三。會王天市。言及王中堂名熙之僕陳九萬。本嘉善人。士大夫多與之往還。頗有江陵游七之風。

初五。會曹徵之。知崇禎長編十一二三此三年。派在汪藻采。我濟南公原稿上填。不知下落。藻采已改正。可見公論在人。初六。至席館。

廿四。黃俞邰來。言史館有文淵閣書目。係宣德年間楊文貞等編。但不著卷數及撰人姓名。故今修明史藝文志。難以爲據。總裁諸公議。止載元明二代之書。亦不得已而然也。又言文淵閣書目所載。不待今始散亡。當其盛時。館閣諸公往往從宦者借書。詭以他書還之。而取其原本。故閣中書之精者早已烏有矣。

廿五。又會黃俞邰。言己卯山東直指使者宋學朱。係今冢宰之父。死于正月初二之難。然今吳門人頗有異論。又言今史館論三案者。大抵以黃太神汝存陳之言爲主。

廿六。盛珍示來。言精膳一司。自錢糧歸并戶部。遂爲冷曹。文夏言工部諸司皆然。可見一法變。必有人不便之者。

閏六月初一。始命僕抄考亭淵源錄。初二看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不覺太息。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序中。旣言老而知朱學之簡。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蓋緣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言象山晚年亦得力于朱子。以救補明。朱子晚年得力于象山之說。亦騰調停。

初四。會趙無恤。言禮部諸書板。係祠祭司掌管。然鎖于庫中。非奉旨不敢刷印。

初九。赴徐立齋健菴酌。立齋言魏環老薦舉時。皇上親言錄某應以江南繁劇之缺。如無錫者與他做。然內閣不知記此旨否。此言與張主考之言合。立齋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卽如任子一項。從來武官無諳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

欲改正。勢必不能。滿漢人情不一。大抵如斯。閣儲菴杜預釋例。亦未曾見。

七月二十。赴孫屺瞻酌。盛珍示同席。言本朝天壇之制。上帝南向。太祖居東西向。太宗居西東向。配世祖居太祖之次。地壇居士北向。則昭穆宜易位。而太祖仍居東。則反居穆位。恐非禮。又言六科中有所謂餘書者。盛萃歷年所抄章奏。此乃作史之本。紀瞻書盎上所巡幸之地。乃金之興安在古北口之外。有富鄭公王沂公題詠。元之上都又在其西。

廿五。飯于趙老師寓。言嵩益蘄崇禎末爲湖廣提學。因得罪于袁彭年。爲其所勸歸。平居亦不免求田問舍之病。又言祭酒司業。明三百年無受監生禮者。鼎革後。納然有之。自海寧陳之遴始。

廿七。湯潛菴來會。爲定張名世章。寧波萬名斯同字季野。陳名赤霙來會。張以徐氏書目借閱。其書甚富。然鄭志、六藝論、聖證論、皆無勉齋、北溪、雙峯、史伯璿。諸經解皆無魏鶴山九經要義止有尚書二十卷。吳草廬纂言止有書易禮。

廿八。往會湯潛菴。言彝齋送書。因修史。懷慶府送至。故史館中有此書。想彼處尚有板也。又言今學者好辨疑先儒。不知應如此乎。大抵爲姚江而發。

廿九。周卜年以汪氏所抄王文點周禮訂義半册借閱。此書雖移易古本。然集諸家之說最備。讀周禮者所不可少。（此書汪從朱楊借倘半版十二行約有千二三百紙係館閣家有宋本）

八月初一。到還司。時改新例。于前廿八日先投供。至初一到司唱名而已。知縣一項。捐納者多至八九十人。不分滿漢。俱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余名已在七十外矣。遇衞吳縣郭宏化。山東人。衞樂安縣宜文昌旗下人。齊河縣丞捐知縣何憲什。張家灣人。三人雖皆捐納之人。然本心頗好。郭言壬戌進士鄧栗忠之令樂安也。遇上司查荒田。鄧慷慨言曰。樂安貧民。賴此荒田得免于飢。若盡升糧。必至死亡。知縣寧受罪不報也。上司爲之動容得止。樂安人德之如父母。宜言報墾田。不論俸滿即升者。往往得缺。天道宜然。何言齊力勸齊河鄭令勿查墾田。鄭以鄰嫌令不論俸滿即升。未免有舉步之意。爲民所愬而止。

初二。萬諱言字貞一來會。吳薛任臣來會。吳云。明史天文歷法五行三志。皆其手筆。萬云。修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抵兒顏天錄之言也。然楊嗣昌悲則黃石齋豈非乎。（貞一以爲五河縣壬中大計以貪闒案）

初六。會黃俞邰。適遇萬季野。及其兄諱斯備在坐。季野甘助健菴修喪禮考。言之甚覈。眞博雅君子也。又言徐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爲于大君之失。又言服制當遵時王。俞邰言吳草廬元史傳止。有易春秋禮記纂言。今世則又傳有書纂言。若詩則未聞有纂言也。又言王東巖周禮訂義。前有趙汝騰序。焦氏經籍考。謬誤作趙汝騰之書。又言陳北溪性理字義。附北溪集中。又言鄭樵六經奧論。有言是後人所集。又言睦據授經圖。與方伯已刻。閩胡安峯易四書通。則皆未見。歸寓閩石君稿。見其與眷峯書。勸其將贍祭田。除輸稅外。餘租年存七十餘石。積至五年。該三百五十石。又每年加息三分。又該二百八十三石。共米六百二十三石。共積至十年。則千畝貲腴之田可以坐致。噫。此其對祠田之所自來也。後人不可不知。人苟操至誠之念。何事不可爲哉。

初七。閻汀南于鐘杵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人能自勉。固不在乎少壯哉。

初九。萬季野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贈我。雖間有自信之過。然眞博雅君子也。

十一。從季野處。借得充宗所著周官辨非。其自信尤甚。

十九。黃俞邰來。言元史之疏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疏略如此。豈非致令殿劉。蕭儹迫于期限。遂不及詳愼歟。（元史不作藝文志其陋不在史而在元）

會徐勿庵。言附祖衣船北來。船中所遇。乃僞人也。此亦時事之可駭者。勿庵以捐納復職。官及捐納。若無地自容者。其一種不自安光景。亦今日所難得也。萬季野又以所著讀禮通考附論來閱。在坊中見監板易經註疏。其略例釋文皆易刻于後。

廿二。會吳志伊。言周禮非周公不能作。又言徐總憲借魏鶴山周易要義抄錄。約有十五六本。又言黃氏日抄向稀多。今亦少矣。

會張夫子。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于梨洲之學。

廿七。吳志伊來。言其家有蘇老泉太常因革禮抄本。又言健菴家開元禮。是朱錫鬯在胡兆龍家抄得。約有十五六本。又言明初制度。莫善于學校。此建文所以多殉節之臣。又言古今人一樣。若上位作養。自有人物出來。又言爲學之法。是拔十得五之道。

廿八。校對考亭淵源錄。第十八卷。載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覇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必確。用功如何可這樣限定。　九月初二。校到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盡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未確。

九月初一。校考亭淵源錄。十九卷。朱子答方賓論性者道之形體。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更當與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參之方妙。

十一。與徐勝力談及吳昌時。勝力極言其氣誼能引翼人。而爲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嗚呼。反噬者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眞氣誼乎。此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害人眞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爲者。蓋亦有之矣。

廿一。張武承名烈招至寄齋。與李子如諱開泰三人同集飯。武承深以陽明之學爲不是。謂嘉隆之際。其弊尙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固已著。而闢之也易。其寄齋中有許敬齋全書。因借之歸寓。

廿五。掣籤共十五人。第十四乃及予。簡中止有漳平壺浯二籤。而余得壺浯。會張老師。言直隸守道李珩之父號君實。富而好義。居揚州。巡道吳元萊。係明大學士吳甡之子。

十月初二。會兵部司務蔣超。順天人。言于撫臺之薦守道蓋棄忠哉。不滿于人。又謂百姓告官之風。又讀穫鹿之穫。如吳音辈字。

初七。看徐九一書經大全。禹貢恆衛既從注。唐屬鹿城縣。鹿泉縣。疑似當作釋。又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猶之邢。似當作郡。查一統志可見。

初九赴胡鹿亭酌言其先人文節公爲湖州司理其禮日夜以慈祥廉節責文節所以能有樹立又言同
年許孫荃爲通州坐糧廳始于不安命至于大狽狽又言運車一路之弊必其勢不得不虧欠
十一會黄俞部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鱗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
赴劉諱超凡酌自述其開原之政頗可觀非過言也
十二在婁西濱訊會萬貞一云顧寧人日知錄已十倍于前又云汪東川所管長編內竟未見我濟南公
名字此可異也會張夫子惓惓于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爲先
赴梅侍御鋗酌言北方自十六年以前皆有赤脈若欲稽查當取准于此
十三赴李戶部文遂酌李襃嘉振世在坐言同年鄧副堯之令栢鄉也清査有餘而以酷敗
十四會張諱雄言厦門金門二所雖在海中然離岸近康熙初年蕩平之後空其地而不守海中人
所以得出沒于其間耿逆之時遂爲其盤踞張首先至其地勸當事設兵守之而海中勢遂困又云澎湖
在前朝亦曾建所臺灣則係土官之地其人皆裸身不似人類後紅毛國取其地爲通市之所而鄭氏又
取之紅毛國然土官之人僻居山穴鄭氏亦不得而管也臺灣之地鄭氏尚不能盡有紅毛國即荷蘭
國
十六會鉴講前任衡原名龍今改秦翰言其初到任在康熙九年正當地方極難之時有七八兩年逋欠約
五千兩力請于上司停徵又請除水衡沙壓地銀二千餘
十九華亭朱容若始來會言從南宮來見其行保甲法不點定甲首日輪一人當之此法最善又境內有
逃人則論令自首可以無貽累地方此亦權宜得最好又惓惓于積穀種樹與闢義學諸事皆君子之言
廿八赴徐諱渤席徐勝力在坐極言闢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述熊孝感之客史館諸
公皆言陽明非正人其意似以熊爲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
則尚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
先人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爲冒又言湯極不喜晚村言及陽明家庭之短又言
湯亦不喜許酉山之學余略陳己意然亦未能暢所欲言大抵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只
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不能動得許
多人其爲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大勝力又言辨別異同此教者事不是學
者事此言大非若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實用力則學者畢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十一月初二見祭酒王士禎謂增從祀疏淡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羅洪先
呂坤呂柟及明季絳州貢生辛全其言羅洪先則曰闡良知之眞傳其見識可知
初五發湯潛菴書
十一湯潛菴答書大約余前書是孟子好辨章之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之意
十九赴湯潛菴酌潛菴云日講向在啓奏後今歲移在啓奏前故五更即入講章前朝係內閣參定今則

悉由翰林主張無所忌諱
二十會朱竹垞因留宿竹垞言皇上每日日講後大臣即啓奏退即起居太皇太后至東宮讀書雖不絕
玩好之事然不沾滯不廢政事又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皆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
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爲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斷及古注疏
所以議論最難蓋竹垞之學記誦辭章之學也又言吳草廬書纂言雖不載于元史傳而見于行狀詩纂
言則曹秋岳家有之春秋纂言亦有人家有之然御皆未見余問杜預釋例及康成六藝論則皆無有
竹垞妻弟馮云在鳳陽幕中前知府高必大以報墾田加五十餘頃及三年要起科則民皆逃亡舉者仍
荒貽累無窮又云今大內之制使八旗婦女輪入供役朝入夕出故宮中女人甚少不比前朝多怨女
又宦者止供灑掃無事權此本朝制之最善者
廿八會吳志伊萬季野季野言辛全李復元高世逸極重之言其已到吳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是儒而
僞者也二公之論不同吳志伊言周程張朱稱先賢在漢唐諸儒上始于崇禎十四年　會魏司寇司寇
言吾輩須受得天下苦方成得人
廿九赴張夫子酌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又言汪若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歎熊孝感
初見信于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愼因而爲權臣所指摘遂概謂漢臣不足任道學不足信其可
惜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十二月初一赴蔣起酌言推諉向未嘗供沙
初二出京初八至靈壽縣初九上任
廿二自眞定歸過衞河橋在同下木佛二郵之間即禹貢恆衞既從之衞也
甲子正月初八往眞定見李道凝道凝極言治道貴清靜本非大中之論然今日處煩苛之世不得不如
此
十五鄉飲大賓傅維標介賓貢良猷者賓張斗志以酒供僎歌詩皆生員每一生供一賓或一主酬至僎
至皆與之揖彬彬猶有古風
十九到保定見格撫軍撫軍云爾放心上做官我不比慕巡撫見吳道凝道凝贈以家集又言兆洛志鄉
已刻成尚未刷印又言魏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見李守道與言縣中灰車事疑其意不喜
人說及上年之不公廿一見井陘李道凝始知昨與守道同見撫臺已言及此事守道即有護前之意
廿二又見守道而行與言灰車之事終不洩止許減二兩而已在保定會陳僖此保定名士言近日修通
志俱出郭棻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于康對山武功縣志
二月初九偶思今日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此不過欲寬姚江其病猶小一
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
又思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吾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

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于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三字爲學。豈知此也哉。

十六。偕董子所言旗子人許嗣印爲莆州知州。力于愛民。不媚上官。今爲工部郎中。又言紹興人段紋本心極好。向贊其劝。

十七。借得傅掌雷明書。其書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爲佞倖傳。張居正爲權臣傳。李贄爲異教傳。其識甚卓。

張遜檢來。言紫英水精實砂。皆出自石中。蓋石之心也。但有精粗之不同。

十八。閱明史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愚因思宣宗賢主也。何至于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

廿二。閱明史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鑿壁辨伊諷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詬。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而格一世于門外。豈聖人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佛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其經籍志釋道書不具載。又止載天府所藏。而不及明朝人之書。殊有見。

廿八。閱明史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者。蜂起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掳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叛其不勝而背之者。嗚呼。惟通宸濠吾知其誣父與君亦不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爲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能不爾耶。

初五。閱明將見其以張玉入亂賊傳。而淵高拱夏言皆不與。無備妙極。

十七。寒甚。往平山勘荒。回自王角村渡河。至故城村。登趙王臺。高約五六丈。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隘陋。不過是鄉民所建。然其來久矣。臺東里許。有淺魚池蚊約四畝。

六月廿五。與席生講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一字與一貫之一本同。但一貫之一是功夫熟後得手處。此一字起手即要是徹始徹終者。

七月初一。守道文至。不准辭平山。

初三。到平山。初四行署印事。

十一。自平山縣回。

廿一。宿定州路上。想忠恕之義。忠只是一心。恕則千變萬化。做得未熟。忠自忠。恕自恕。做得熟了。忠自能恕。忠信亦然。忠是一心之誠。信是隨事之誠。忠到熟時。自無不信。未到熟時。固有忠而不信者。

廿六。到京。廿七。在飯店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擬之。不由乎天。便由乎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初二。在寓思夫子之至于邦也。必聞其政。此特自其一邊言之耳。有必聞者。亦有必不聞者。如橫征暴斂之事。豈肯使夫子知之。

又思朝四暮三。與朝三暮四。亦有大不同者。待小人不可不知。

初五。會徐健菴。言將撫軍之面奏。由明中堂與郭阜旭之言相反。健菴欲予一見中堂。余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

四月初二。往真定。初五。李道臺偕飯。言及理學。頗信姚江。然知余專主朱子。亦不以爲非也。

十五。閱明史儒林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此即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又閱舒芬傳。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又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蜀之于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舒氏尊周禮是也。而以此抑儀禮。則過矣。其尊周子而貶程子。亦是此病。

廿五。爲鹽邑諸生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見其多云虛能生實。余謂惟實能生虛。虛安能生實。謂虛能生實者。此佛老之見也。朱子無極而太極之辨。專爲此。

三十。閱明史張居正贊云。居正謝申韓之餘習。竊曹王之奧援。盛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濫于此。萬死莫贖。此論甚卓。又佞倖傳云。桂蕚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獨以名遇魏校爲國子祭酒。周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蕚爲之掎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蕚不能救。此一段說得蕚渠甚無色。

五月初二。閱諸生薄博淵泉而時出之文。益信老子有生於無之說爲非。

初六。會湯潛菴。余以蘇松浮糧。道課。以瀝補墊。催科勿專敲扑。及抑浮靡。崇實學。告之。頗承許可。

初七。出京宿良鄉。初八。宿高碑店。初九。宿安肅。將至安肅。有鮑河。初十。到保定。十一。與格撫院。見守巡道。會唐縣鄭年兄。是聞大茂山云。是太行之隨地異名者。華山亦然。又言堯始封之地。或云在唐縣。或云在順德唐山。或云在山西。總是傳疑。十二。在王天市署中。見吳柴菴。寫言極言其論韶武云。樵非可常用。故取韶而抑武。此論似得夫子意。蘇氏武王非聖人論。眞鹵莽矣。十三。發格撫軍。說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歎可歎。兩道遵止。祭品僭道之不鄉走中門。抑末矣。是日自保定起身。宿大吉店。十四。渡唐水而誇不已。渦過定州。宿明月店。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爲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舉起而昧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存神。又未能磨不磷涅不緇。而與之相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告之曰。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孟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十五。過新樂。十餘里有伏羲臺。內有記云。伏羲生于成紀。此又有廟者。想是其所至之地。至屯莊鄉。東有沙地。惜夫云。此即慈水伏流處。上二十里有本。下二十里有水。獨此中間四十里無水。屯莊係眞定縣地。與鹽邑有湖鄉相近。

十七。到眞定。二鼓回縣。

十月廿三。讀遯野集第一卷。始知五十稱不夭。七十稱古稀。此爲衰世言之。非通論也。又知子產所謂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產之意。不過欲太叔以威繼我寬。傳者記之不詳。卻以其次一定用猛。

廿四。閱遯野集卷二。知大禹思日孜孜。粥陳治水之績。不以爲嫌。與趙充國不用諸屈賜之計。同一老臣保治之志。

十一月十三。寅卯之間地大震。須臾而定。是日閱縣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衛武子邑。恐武子之時。鮮虞尚未屬晉。

十五。閱遯野集送黃廣東序云。今之聽獄也。速判結以爲神。空囹圄以爲靜。過告訴以爲威。習左右以爲察。委胥吏以爲體。納請謁以爲通。久淹禁以爲愼法。是以不中。而民是以罔措。此數語可爲炯戒。

十七。月食。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將酉至戌而沒。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廿一。閱左傳。知白狄有二。有在晉之東者。昭十二年註。所謂鮮虞白狄別種是也。有在晉之西者。成十三年所謂白狄及君同州是也。

十二月初七。與三兒講如保赤子節。因思天下事。皆不可不學而能。此只指一點誠心說耳。卽保赤子中。亦有許多學須學而能。此緣在致知格物後。故只重一點誠心說。　又進日講致知格物。見朱子言用力之方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愚意此四句中。皆有學問思辨在。

十二。閱遯野集第二卷。陝西鄉試錄序云。論異端于漢宋。黃老爲小。訓詁爲大。論異端于晉宋齊梁陳隋唐。佛爲釋。詩賦爲甚。愚按亦須問是如何樣訓詁。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抹殺。

十五。遯野集卷三中。見濟寧詩敍云。自孟子後。漢時董賈陳郭諸賢。似能行而未盡明。隋唐時。王韓陸李諸賢。似能明而未必行。趙宋時。周張二程馬邵諸賢。似能明且行矣。而未至。此數語說得好。又送任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率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遜。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甚精。

十九。封印。　閱遯野集。有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肄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與也。其子伯溫則成其志。愚按爲人子者。識此不可不自勵。又前刊劉熙釋名序。最好。俱在卷三中。又卷四中。如張子抄釋序。二程抄釋序。周子抄序。卷十三。又有晦菴朱子文抄序。又卷十一中。有朱子抄釋序。又有宋四子抄釋序。皆頗簡當。獨司馬文正公集略序。謂公任如程正叔。而世不能黨。恐不當尊公于程子之上。

二十。遯野集第四卷。有云。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于早而補于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媿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獨也。而卒以贓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難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周道通序作法最好。紫陽道原錄。意思極好。

廿二。遯野集第五卷云。學士君子者。將以治國平天下者也。當其未仕之先。所宜急者。莫有過于身家。身家理而國天下不難矣。然而學士君子往往舍其本源。巧營以謀進。多術以干顯。後雖有國天下之責。其從而理也。此一段最中學者之病。

廿三。遯野集卷六云。衡有銖兩鈞石之差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差也。若爲雲翳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差。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說心最好。又云。如使顏子之父母不悅子貧賤。乃顏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說得最好。　又云。昔有爲吏部者嗜酒。至會鄉舍酒。醉眠其積甕之間。余嘗以爲濫矣。有爲從子作詩以戒者。至以酒爲狂藥。余嘗以爲隘矣。惟淵明有酒輒酌。與夫欲著微蘖之二子者。則予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濟書記不同。　又云。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約乎。故顏子曰。約我以禮。此約約禮。卽一貫。與愚向所見亦不同。　又卷七。別東郭子鄒氏序一篇。是不易之文。又云。凡遊者。先申舉矣。則行查。行查矣。則覆勘。覆勘矣。則核實。核實矣。則保結。保結矣。則銷靖。此一段可見文移之多。從來如此。丁卯十二月又讀卷六內有潘玉溪石氏序極好。

廿四。遯野集第七卷有贈葉敬之考績序。及柳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精妙異常。又藏封君壽序云。公之子。欲使公爲歸人。張殿中丞乎。張生于仗擁天臨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尚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興崇祐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奮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按張西山欲將橫渠之父入啓聖祠。與遯野之言合。

廿六。遯野集第七卷曰。昔宋富文忠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自是羣公效法。遂改自唐以來旁坐脅重之敝習。此一段居官者所當知。又送少參棟塘陳君序論人心道心最好。

廿八。閱遯野集第八卷。贈鄧汝獻掌教畝和序。論經義治事最好。　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于有。卽道之妙于無。知道之妙于無。卽形之顯于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說。又第九卷李同李子集序。最好。　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遞之矣。升無止足。遞須見之矣。陰陽遞窮通得喪。皆非在我者也。遞俟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是見道之言。　第九卷。有贈中梁張公考績序。最好。又椿庭道瑞册序亦佳。又送大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

廿九。閱遯野集第十卷。有云。淮水發源胎簪。止可濫觴耳。及潁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仉氏比胎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仉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又附呂若官知

兗州序亦好。
乙丑正月朔日。閱涇野集第十一卷。鹽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初二。見其刻橫渠先生易說序。心嚮往之。又第十二卷有云。黃鎬爲郡則廢。爲卿相則劣。凡以其生于白足與白忿耳。此語人當書紳。又第十三卷答對山先生文。雖未全美。然多可取。又新昌呂氏家乘序。言宋東萊呂氏。藍田呂氏。及新昌呂氏。自唐以前本同祖。新昌呂氏。出自呂端孫誨。隨宋南遷。占籍新昌。
初三。閱涇野集第十四卷。王端毅祠堂記。謝上蔡祠堂記。皆有用之文。又河東運司學進士舉人題名記。皆有關係。又第十五卷。有元城書院記。有司馬文正公祠記。有洙泗講堂記。皆然。又重修東鹿縣護城堤記云。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鹵泉南入綿蔓廿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衡。自鑿蕩入故滹沱。至東鹿遊大。說滹沱河形勢最好。
初四。往眞定會華帖式修機謝泰運。問太極之義。蓋篤人之好學者也。初六。回縣。
初八。閱涇野集第十六卷。重建薛文清祠堂記。言文清之生平甚詳。又十七卷。有仰止亭記。有修白鹿洞記。第十八卷。有錢氏重修祠堂記。環谷書院記。篤志書院記。卷二十。有答張仲修書。與辛侯修牌坊書。皆好。又答王端溪子德徵書云。匯澤釋禮而不考。海翁詮詩而自信。此二語似不是。又復對山書。論漆沮亦未見定論。又卷二十一。有答魏子材書。又答魏少穎書云。卽日張桂正士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黃卓魯同一傳芳千載無增減也。自二十二卷至三十三卷。俱係墓誌。未閱。
初十。閱涇野集三十四卷。別周潤甫語。言禹之導江河。在非具言。何以知言之旨在精一以執中。未至于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馴言。參之三省。說得其妙。 又有書天機感應卷後語。亦好。 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卽是一貫。余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 又有別記豫之辭。贈謝應午語。別徐子中語。贈廖叔高還衡陽語。贈蕭鎭南語。 三十六卷有云。漢陳寔周舉。始皆爲掾。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當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今視之高下何如也。有巡撫宣府十二公傳內馮中錫王和順云。是稱爲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按今人稱師者。當時稱先生最妥。
十一。開印。卽往保定。宿青同村。蘇定生貝孫宿家。未至青同十五里。有村曰鮮橋。村有碑。言此地在新樂縣西五十里。有溝名木刀溝。又名閔子池。是滋水之支流。孫生言。在新樂城外者係派河。近眞定之屯裏村者係沙河。卽滋河。蓋卽余上年秋間所過。橋夫指爲滋水伏流之處也。
十二。宿定州。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十三。過慶都。謁堯廟。廟有元郝經碑。碑陰有邑人傅若舉記。言慶都自秦時。分爲曲逆。卽今之完縣。堯排

之迹已在完縣。不在慶都。此廟自元時始有之。
十四。見吳道南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法度耳。頗有哀矜勿喜寧失不經之意。舟南皮縣劉諱址。言滄州戴諱明時有學問。戴王綸王楷。皆其子也。又言南皮及阜城樂陵。俱有黃河古道。
十八。過定州清水河。見其木枋云。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東歸入于唐河。及考定州志。則清水河卽唐河。其歸入者則滋水也。未知孰是。十月廿五閱井陘道地圖知滋水卽唐河清水亦名唐河者則俗名也
廿四。講天命之謂性三句。覺得此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內。戒懼愼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內。
廿八。在北紀城講鄉約。問紀信墓。莫知其所由。南紀城村有生員李森楠。頗方正。
貢大自京回。言京師東便門外。廿二日有氣自地下出。打死千餘人。房一千九百餘間。
二月初四。會崔平山。言關東人謂地六畝爲一晌。言一牛一日所耕之地也。
初六。驗祭品中有黍稷稻粱粳五種。粱係高粱。稻乃南方之粳米。粳乃南方之糯米。黍稷同一種。但黍黏而稷不黏。獨不用小米。吏云。前任丁去之。想必因祀典上止有黍稷稻粱也。然余疑今北方所謂小米乃是稷。所謂稷乃是黍之不黏者耳。故府志云。土人謂飯黍爲稷。存之以俟知者。其以糯米爲粳。此必是吏之偶誤。
初八。早起祭壇。因想子思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也明矣。
十四。君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洽。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十八。與方太翁言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陽之氣有此五者耳。
廿三。見會場問吏治策云。民有過曉喩遣之。又云。民之訟者召而質之。平其怒而止。此未知係何人語。可書紳。
三月初二。講中庸以人治人。見雲峯胡氏曰。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正與或問意合。史氏伯璿非之者。誤也。所謂衆人望人中亦有至善在。
初三。柏鄉回書來云。知統一書。有知統錄。有續錄。同門王諱錫輔。濱州人。初二來歲。從西安至鞏昌。中隔隴山。卽隴也。故鞏昌謂之隴右。禹貢。積石在河州。在河之東。隴之西。伏羌縣在鞏昌秦州之間。往來孔道也。與禮縣接壤。朱圉山在其境內。河西。俱係漢時酒泉張掖等郡之地。禹時未入版圖。若邠地及獯鬻之地。則皆在隴東。西安府地會寧安定外。卽係河套。又云。陝西西北之境。大約兩旁俱係戎落。中間止一線之路。
廿四。見明季吳勉學。校刊孔子家語簡題云。宋王肅註。此其大誤。

廿八。六論集解刊成。查會典不見有鄉約儀注。呂新吾講鄉約儀註。行五拜三叩頭禮。謹按萬曆年間。知縣姜照齊鄉約儀註。行四拜禮。余從姜。　累長自保定回。知灰車巳經詳允。地方兩年大累。一朝頓除。

四月初一。思太王處小乙之世。當商之衰。王季處武丁祖甲之世。當商之盛。武王處紂之季。又當商之衰。皆以有爲爲時中。文王處紂之初年。當商盛衰之際。以無爲爲時中。

十四。閱山東首題揭。見其以平實淡漠虛靜爲學。講夫子之牆。最妙。乃知增如中庸之言綱。宗廟百官。猶中庸之言錦絅在外。人使不知其錦。大全中未有此說。然卻不可易講。增字要求著落。猶由之琴瑟章。堂室字須有著落也。大全中不曾說到此。愚前看大全時。亦不曾見及此。

廿九。看左傳。伶州鳩論景王鑄大鐘語。所云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即是此理。若讀書人不知循序漸進之法。便爲伶州鳩甫田詩人所譏。

五月初八。見得同寅協恭集思廣益內。皆有盡其才化其才之意。

六月初八。閱藁城志。見吾浙譚昌言萬曆年間爲藁城令。捐俸助民。穿磚井一百眼。後累官陞山東參政。復發俸銀二百兩。俾令小民又穿磚井三百眼。百姓世食其利。此事真可法。

七月初三。閱元世祖紀中統二年。頒斗斛權衡。此事今當行。

十一晚。有虹。土人皆呼爲絳音。查韻書。虹字原有紅絳二音。

十二。馬夫以穀數種來看。其所留穀子者。有紅白黑三種。黑者粘。其所謂黍子者。有紅白二種。皆粘。而指廷中所產似黍者。則謂之稷子。又有一種。其穗似狗尾草者。則謂之粱穀。其種最貴。蓋是粟之別種。

廿三。阜平縣來勘災。即往平山阜平不用里長。點糧多者爲里頭。此法最好。

八月初四。方太翁言平湖張初侄名伻吉。精于易。自負惟黃石齋能知我。及石齋主試浙江。而張丁憂。遂隱不出。順治中沒。其遺書甚多。當就其子孫訪之。焉向桓其指也。

初八。看席生考而隱文。思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是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內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二語。是周子動極而靜以下之意。薛文清講動靜陰陽最明。講體用顯微。卻有可疑。當再查。

廿一。季試諸生。

廿二。始講書于學。

九月初四。安肅同年李文炳來。言河南新鄭縣至郟州。是往荊州之路。新鄭縣至許州、郾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是往武昌之路。汝寧府城在大路東。又言平山崔協宗祖崔成名。本安肅人。唐出關外。順治年間爲真定太守。

十一。曹彥範言。朝廷用哈哈騎子。騎子、猶言童子也。又言滿音有多羅者。蓋音之從舌兩旁出者也。牙舌齒唇喉之外。又多此一音。

十月初一。行鄉飲酒禮。思古禮舉觶在賓主獻酢之後。今在賓主獻酢之前。恐未是。又思今日用湯。即古太羹之意。用茶。即古元酒之意。

十四。閱春秋纂例。見啖氏所論夫子作春秋宗指。以杜預何休范甯之說未盡善。而獨主從周之文。從夏之忠。愚謂三家及啖氏。皆是從損益上起見。不若胡傳從三綱五常上起見。從三綱五常上起見。是天地位的事。從損益上起見。是萬物育之事。

廿六。閱八府地圖。見順天永平河間三府。與井陘道所查五府。詳略頓殊。即絳水及九河故道。無一字及之。其疏略可知。凡事真貴得人哉。

十一月十二。至府。以次日輪靈邑供應學院也。學院發現錢買辦。而本府不敢動。仍派各州縣供應。不惟供應。買辦簿上所開列。并在內之門包。在外之承差。以及各項執事。不惟供應。而且有使費。又有不時之內票取用物件。所以其費不貲。一郡騷然。爲上司者。不可不慎。余在學院門上。止言窮邑只能供內簿所開。不能及其餘。亦危行言孫之道也。見真定縣廣文李進光。容城人。有道氣。

十六。早至府。因學院委看篇也。分看武邑晉州安平三處武生。新城張謙武邑三處武童。十七始畢。倉陳子萬。言有吳炎尾所作剝復錄。許余借抄。又言正字通之好。余在書坊取觀之。乃康熙初年南康太守廖文英所著。以正字彙之缺誤者也。亦分十二集。然其前又云。張爾公撰。未詳何故。見水經註。查直隸之水。止有清漳、濁漳、易、滋、聖、巨馬六水。滱水南引禹貢恆衛既從句。而其發源靈壽則未詳也。

廿六。悟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當理而無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閱阜平志內有文昌祠記。言地靈人固傑。人傑地自靈。譬有膏腴之田。必耕而後稼。非不耕而能稼也。

十二月初二。夢有熟讀忠獻集。取上昌黎書之句。

十二。悟得喻義喻利。皆有一貫氣象。君子之心融洽于義。發出來無非是義。小人之心融洽于利。發出來無非是利。

丙寅正月十一。往府見道尊。始知此番計典。止爲永平安肅。道尊深歎世道。

見寧晉志。內載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陘。愚按今太行山之關口多矣。豈止于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个影。十二。回縣。

十九。至慈峪講鄉約。查保甲。二十日。過北朱樂村。訪曹武惠墓。止一平地。存二石而已。在松陽河之西。

二月初二。到文廟省牲。因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乎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爲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乎煩矣。未敢從。

初三。閱祭品。而見以波菜當菁菹。未知何據。查周禮註。菁是蔓菁。亦未知蔓菁爲何物。

初四。始至學講書。

廿五。井陘周寅翁來。言仇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爲余扼腕。

廿六。閱知者樂水章大全。朱子講體仁體字。覺得身體力行之體亦有味。

三月廿一。自郡歸。閱非隱道所證傳宅史紀。前有總督郎廷佐尊重修廿一史叙。蓋係南監板。順治十六年重修者。內有嘉靖八年刊者。有萬歷二十六年刊者。有崇禎三年刊者。又中有劉敬尊註語。

廿二。閱趙世家。獻侯即位治中牟。瓚注。趙中牟應在相州。非鄭中牟。辨地里志之失。最是。項羽紀。宋義留安陽。宋祁謂應在宋州。非相州之安陽。辨師古之非。最是。

又閱光武紀。王莽和戎卒正邳彤。及耿彤傳。則作和成。未詳孰是。

四月廿四。閱漢書循吏儒林傳。此二傳學者不可不讀。 又文致二字。出嚴延年傳。致字作緻字解。

廿六。閱史記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

閏四月十四。思昔盛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旗下人不深講究。多收用粗鄙之人。于是文理未通之士。皆可以取衣食竊利。旗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旗下之風俗愈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得意。亦遂謂讀書可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日壞。是兩相害。

十五。見保定小報。有永平府士民保留大計革職知府佟世錫者。字內之事。真無所不有。

廿一。閱康對山武功縣志載姚合縣居詩三十首。不過是嶽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亦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輩。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說得不是。

廿三。閱湯潛菴雞澤祠疏。當與曾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寡。一是不畏強禦。君子之待幽明一個理。

廿四。上萬世師表牌。

五月廿二。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也。觀左傳所云。經以周索。疆以戎索。及爲掩牧隰皐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註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廿五。借張舜生家羣芳譜。其書係新城王象晉所輯。亦不爲無用。然考草木而不甚引爾雅。及讀唐註疏。登少源委。如指飯黍爲稷。及將鄭風之荼。與豳風之荼。看作一物。皆是疏處。

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初二。往保定見于撫院。大約撫院天資好而未學。如獻海東青。念往生經。皆是未學之故。

會霸州保定諸同寅。言士人謂淫爲淀。亦謂之甸。

初九。自方順橋起身。至清風店宿。一路泥水。僕夫況瘁。因思此皆溝洫不修之故。大抵北方街衢道路。多兩邊高而中間下。故一遇霖雨。路便成河。若使兩邊有小溝。應無此患。

八月初五。丁祭。因與諸生言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動。這便是爭。

十九。思不怨天不尤人之義。其妙。天之可怨處亦多矣。人之可尤處亦多矣。大抵天人多囿于氣質中。我以義理化之。則見其可怨尤。我亦以氣質衡之。則益見其可怨尤。惟靜以聽之。而止盡我所當爲。久之。天

與人亦嘗見諒。即未見諒。而我之浩然者。質之義理而無愧怍。此聖人所謂知我其天也。

十月十八。講麟之趾。振振公子。見得公子之氣習。是最難仁厚的。此不是文王后妃之德。不能到此。

廿一。講騶虞。發五豝。朱傳于庶類蕃殖見其仁。注疏以不盡殺見其仁。不如朱傳之大。

十一月十八。看唐風山有樞講章云。恐作昔人曠達語。乃知此詩與古詩所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大相遠。蓋惟恐儉不中禮。則虛過一生。急欲自範于禮。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是相勉以好樂無荒之樂。非相勉以衣裳楚楚之樂。不是要及時行樂。是要及時行禮。正所謂憂深思遠也。蟋蟀之憂深思遠。蓋惟恐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荒于奢。山樞之憂深思遠。則又鞭策之。使急歸于不拘不縱不儉不奢之域也。有蟋蟀之憂。則不至于矯枉過正矣。有山樞之憂。則不至于因循不斷矣。他人是愉。亦不是怕落他人手。亦是恐他人矯我之枉。遂至于奢縱。

廿二。見詩經說約。顧麟士亦引魯詩世學。甚矣。偽書之易誤人也。

十二月初四。回縣。好生自山扶來。言吳江縣八都人姚璉則姚渢夏。爲張考夫先生高弟。

看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二句文。覺得此章即是一貫道理。

好生嘗謂。備分顏子子貢爲兩樣學問。隱然是以子貢比朱子。顏子比象山。

丁卯正月廿一。見于撫院。守巡二道。會魏蓮陸。言刁蒙吉之居家。頗不滿于夏峯。又與閻廟伯探光。言五臺秋冬不可遊。惟六月宜。然或遇山水暴發。石隨水下。其勢不可當。又多蛇虎之患。

閱畿輔通志。見物產田賦。俱極草率。

廿五。宿新樂。見店上有耕犁。其身長而曲者謂之轅。蓋即古車轅之制。詩所謂梁輈也。轅端有上曲處。臨耕時以橫木加其上。橫木中有鐵環。故可加兩牛。並係于橫木上。犁下有鍤土之鐵器謂之鏵。

廿六。回縣。見湯潛菴薦耿介疏。

廿七。與好生言。孟子云。仁人心也。是指仁爲心。象山是指心爲仁。

看冀州志。流寓內載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學者稱遺山先生。卒于獲鹿。遺山之號。獲鹿之卒。皆金史所不載。

二月初五。始至學講書。因爲諸生述答守道之語。守道言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守道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曾有爲聖爲賢的真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皆悚然。

初三。閱孫徵君年譜。歎近年來南方有一黃梨州。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

初九。丁祭。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十三，方太翁來，言邵子見在井陘道署中，因丁姓呂言北方之學者不通，雖欲挽持，氣質之難化如此。又可見言不可不慎。又言井陘道處父子兄弟之間最乖戾。又言丁姓呂于上年八月執贄于道署，因道署授館于眞定，代爲其姪，館結甚巧，邵子是執贄之故，不知其詳。又言井陘道好處，止有拒饋送一節。又言于撫院之邀非陘道，以出巡不遠接，不備中伙。

廿四，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曰此刺譏之說，不必刻。方太翁言王言遠見學蔀通辨，亦云是門戶之說。

廿七，與方太翁言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見魏蓮陸而及此。

廿八，登孫鍾元鹿伯順一生苦志，只做得不錄迹的事。

三月初二，崔還保平山崔令姪，自平山過，言郭崇之蒞職，以教尋緘榮，人甚賢之。

十二，省閱叔祖書，云飽嚐山城，無一善狀，雖所如不偶，動多掣肘，然亦由自己學問不足，略將未完斷頓，便當爲歸拙計，歸來再讀書，不敢望有用于世，求胸中不汶汶足矣。

方太翁言五伯之假，假在心，今人之假，假在事。

二十，看詩楚伐大商，朱子以順天命解楚字，註疏則以國語伶州鳩之言五位三所者解之，便如今星家之講命一般，是漢儒之不如宋儒處。

廿七，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兌而民便之耳。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兌，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板圖爲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

廿八，思程子云心要在腔子裏，即主一無適之謂。

廿九，方太翁言行葦之卒章云以引以翼，壽考維祺，講家云人老則志易昏，力易怠，故須引翼，此最切高年之人。

四月初四，至定州，會秦州尊，遂至衆春園，瞻拜韓魏公蘇子瞻像，皆係明朝人繪，不見有宋時遺物。獲鹿魏饑鳳，封唐中會甚，贄鹿邑田賦志。

初六，早至唐城，縣尉客邸，葬于唐城中，二夫人祔于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人家祔葬同穴異室也。上爲發夯，外爲石門，極從隧道入。請余題主，祭文即余出名，縣化李吳辟亦來會葬。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俱飾以布帛，有一棚費至千金者，縣補納不至如此，然紙張旗旛亦不貲。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躬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爲非，余未敢率對。思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爲模楷，稍有偏詖，便流弊無窮。

初十，至府，會安平陳子萬，言吳次尾有文集，張爾公爲作傳，次尾係其年業師，故子萬家有其書。又言正字通係張爾公作，廖氏爲之刊，而取以爲己作。又會行唐，言耿逸菴議論多貶駁陽明。又會新河縣王溍

仲，梅貽纂鄉邑志方竟一篇。又言朱子于北方之音，亦有未盡合者，如葉縣之葉，今河南人皆讀作聚，與枝葉之葉同音，而朱子卻作攝音。

十一，見新道府，後二十二州縣會于舊撫院署。十二，會陳子萬，言吳梅村綏寇紀略，敍歸德府事多不眞。會王溍仲，言呂新吾父爲鄭小吏，與和人兄弟一事，眞是可敬。見說郛目中載有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韓愈論語筆解、吳縝新唐書糾繆、金華鄭氏家範、桓譚新論，但不知其書全否。又如大事記、古今考，皆列于目。凡例中載何良俊一條云，經之流別，爰有傳註，史之流別，爰有志載，瑣碎猥雜，多不可分，故陶氏悉舉之，總名說郛云。胡應麟一條云，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尙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雜錄百餘家，餘大半湮沒矣。又有明季陶珽說郛續。

十八，閱呻吟語，開治人之道曰無忿疾于頑，思頑是最可忿疾者，千態萬狀，他反要來惑我謗我，我涵養稍不足，忿疾便生。又閱草木子，元世祖問左右，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怯里馬赤者，即古之象胥，今之通事也。此語最有味，不但得納約自牖之義。

十九，思今人指周程張朱爲宋儒便不是，是猶指孔子爲春秋人物，指孟子爲戰國人物也。呂新吾不免此病。

五月初七，查詩序乃錢鎛，奄觀銍艾，錢以啓土，鎛以去草，銍以穫稻，錢又謂之銚，又作鍬，又即臿，臿即今南方所謂鍬也。鎛又謂之鋤，又作鉏，今南北皆謂之鋤，但南狹而北闊耳。銍又謂之鎌。錢鎛銍皆在耒耜之犂，今之犂乃耒耜之變，古人不用牛耕，故不曰犂而曰耒耜，見周禮匠人註疏。[illegible] [illegible]

初八，看絲衣章，此詩朱子既不依註疏繹祭之說，而門堂二字，尙仍註疏之舊而偶未改。蓋正祭者器在廟堂，不于門堂。

十六，思明之賦役，有夏稅秋糧，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糧之名，蓋似本楊炎，卻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夏稅秋糧之內。

十九，思今州縣有二事當整飭，一有司官不得認上司爲師生，一要緊册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修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

廿九，至府，會行唐，見耿逸菴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如何，策及孝經易知，又言耿與湯議論頗不合。

六月初九，偶閱方太翁論畫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遠人無目，于此可得敍事之法，述近事者宜詳，述遠事者宜略，所謂過遠者，闕其疾而不闕其舒。

十二，偶檢宿所抄譚梁生見聞編，有云孟子母姓仉，即古掌字，反爪爲介，今文廟考誤作仉。[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偶見一友作生日詩云，誠演有身經百鍊，愈人無口學三緘二句，最好，然未易言。不善鍊者，只鍊得世情，不曾鍊得道義，不善緘者，只緘得當言的，不曾緘得不當言的。

十五。張學師言生員李蕃楠有志古學。見張江陵通鑑直解。言文帝欲與民休息。故不用賈生之言。而謙讓未遑此。最說得好。

十六。思孟子云先立乎大。此立字工夫。兼持志養氣。近儒專以持志講此立字。豈養氣工夫在從小體內乎。殊誤。

二十。思初學讀戰國策。不如將綱目自威烈王至秦始皇幷天下熟讀。

廿一。看夜行燭思此書篇名多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關竅處。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減之方。

方太翁云。南方蜻蛉頭草。北人謂之馬齒莧。谷大史、趙子崇皆云然。

廿二。閱王覺斯集。有禮記跋。乃是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其庭裏遊見。　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雜爲富。以佶屈爲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于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運安得不亡。

廿九。好生述巢端明令郎名勉。字子安。言。張考夫教法過嚴而無法。在饒厚菴家十年。而厚菴之子終于放縱破家。以此不滿于考夫。

七月廿八。思先覺二字。有覺之而有以制之者。有覺之而不必有以制之者。亦有覺不覺而無礙其爲先覺者。見湯潛菴回奏疏。以薦耿介請寬蠲漢成二事引咎。此李斯獄中上書法也。少失儒者氣象。

廿九。與方太翁談。從因不失其親一句。工夫最難。一有所失。費許多深思遠慮。只救得一半。

少年能敬長老成人。此第一好氣象。其次則將老成人忽棄狎侮。猶可微色發聲以儆之。若面敬長。而退則狎侮忽棄者。吾未如之何也已。

八月十五。看國語管子對桓公曰。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竱本肇末。設象者。立爲一定之法也。式權者。用其變通之宜所以善此法也。比綴以度。以人之衆寡言。人有衆寡。難以一法治。比校之連綴之。宜分則分。宜合則合。各有度焉。竱本肇末。以事之本末言。事有本末。難以一法理。竱拔之匡正之。宜重而重。宜輕而輕。亦各有度焉。是皆所謂權也。

十八。看王覺斯擬山園集。其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誥命。乃其所自作。極其誇美。當時風氣至于如此。況復刻之集中。恬不爲怪。甚可駭異。

十九。仇滄柱書來。知蔚州魏先生之變。　聞太谷投高瀛人之門下。世道如此。真是可歎。

廿四。看王覺斯鳳凰臺記謂微李白詩。則江山寂寞。其說淪乎灌木宿莽也。可勝道哉。文人之標重不宜乎。然愚謂何如茂叔之于濂溪。晦翁之于紫陽耶。

九月初一。看學蔀通辨後編朱子答廖子晦一條。覺明說止可喻心。不可喻性。朱子大學或問中。有鑑空衡平之說。論顏子明睿所照。亦以明鏡言之。皆只是言心。至象山論孟子萬物皆備。而以鏡中看花言之。

則是以鏡喻性矣。大謬。此陳清瀾所以闢孟子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理言。陸學之萬物皆備。是以萬物之影象言。

初三。閱國語。叔向云。吾委質於翟之鼓。非委質于晉之鼓也。韋昭註云。質、贄也。左傳狐突云。策名委質。杜註孔疏云質、身體也。二說不同。說異而不妨並存者此類是。

初十。偶有所感。口咏仲尼以微罪樂生恐潔名之句。未成詩。

齊枘鑿之鑿音操。

廿一。思春秋之末。漸成一利口世界。莊子一書。以利口談理。戰國策一書以利口議事。夫子所以思木訥之近仁。然則思剛毅者何。曰此則以鄉愿多也。

三十。思子路雖稱忠信明決。片言可以折獄。然獄亦有子路所不能決者。或人雖服而理未合。或事可疑而情難得。非忠信明決之無用。蓋子路之忠信明決。與聖人之忠信明決。猶有間也。亦有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

十月二十。思綱目。序知伯之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序子思之言于顯王二十三年。皆是追敘法。知伯子思皆綱目前人。　又思戰國策一書。只應列在諸子。算不得史。

廿八。閱學蔀通辨。終篇言周子主靜。靜字只好做敬字看。此最宜玩。　又思朱陸皆以鏡喻心。然一是真明鏡。一是含糊鏡。

十一月初七。看西涯集卷六。內有非孔孟之學不講。非堯舜之道不求。非皋夔伊傅之功業不言。有感。初八。閱卷七論科目曰。國家稽古定制。敷言之義。資與之禮。取諸虞周。勸獎之意。取諸漢。関棘之制。取諸唐。糊名易書之法。取諸宋。而又主經義。參論策。能黜詩賦。因革損益。卓爲宏規。

十二月初一。看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即所謂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爲命焉。定之之字指人心。承上文善惡分來。是日予始有註朱子行狀之意。

初四。閱儲宗理要內緒言。覺其疏淺。

初五。閱近思錄。載通書第三章而不載第一章二章。以其不出太極圖說之意也。第三章一幾字。乃補圖說所未詳。即邵子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也。　圖說言太極。通書便言誠。圖說言陽動陰靜。通書便言誠通誠復。圖說言五行。通書便言元亨利貞。圖說言中正仁義。通書便言五常百行。圖說言修吉悖凶。通書便言邪暗塞果確。　近思錄第三段。程子論中和。此是朱子因中和舊說之非。而特載此。

十一。閱近思錄。明道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云云。因思書言人心道心。易言形上形下。孟子浩然之氣四字。卻括盡氣。而曰浩然。便已理氣合一。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也。　又思無友不如己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己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十五。閱近思錄。不載橫渠由太虛有天之名條。及一故神想。以其詞未達意歟。

十八。閱近思錄。以伊川顏子論。列明道定性書前。此有深意。蓋朱子嘗言定性書一篇之中。都不見一个下手處。又云。定性書。不是正心誠意工夫。是正心誠意以後事。故將伊川之論列于前。是卽定性下手工夫也。

廿八。查近思錄橫渠心統性情一條。爲天地立心一條。皆正蒙所無。儒宗理要卽採之。性理近思錄。而列于拾遺內。蓋張子之書不能盡傳矣。

戊辰正月十四。陝西郃陽康其武來。王子舉人。係同年康體謙之子。言同年杞縣張發辰之子開宗。甲子舉人。以理學自任。郃陽與臨晉相對。韓城與河津相對。朝邑與蒲州相對。皆隔一河。

二月十二。閱荀悅三游論。可與班史游俠論同讀。游字不知當作何解。疑是浮也。查綱目。班荀二論俱採。附于誅郭解之下。

廿五。思易有三百八十四爻。凡一事便有三百八十四樣看。這事做的是何人。這个人所處是何位。所遇是何時。

三月初四。方太翁查份彬斌贇四字本是一字。論語文質彬彬。說文作份份。

初六。焚若嚴山進香紙劄于堂前。爲首皂隸修馬神廟。十九。完工。

十一。思逸民章。多就其淸一邊言。不比孟子分詳和。

二十。行唐南嶺口巡檢黃學盛來。此人同伏城驛陸驛丞管兵與鬪。頗有才幹而甚謹愼。

四月初十。思單陶菴言載采采。第一個采字。卽是視其所以。第二個采字。便有觀由察安之意。

十五。潘武強來談。言有張星耀者爲戶部郎中。其弟星法爲行人。皆橫行一方。又言無錫風氣不好。如秦松齡、侯杲、華章志。皆就于賭。侯有類書行世。係他人筆。又言馬世奇索行。頗不滿于鄉評。賴大節而蓋。

廿一。在府見李龍眠聖賢圖石刻。有宋高宗贊及吳訥跋。石在杭州。

五月初六。好生自平山來。始見婺源志。向疑通鑑纂本載潘氏總論。不知其爲何人。今婺志文苑內有之。字伯誠。但鑑上多稱陽節潘氏。志則稱節齋。

廿一。思義襲而取。不但告子。卽從事知言養氣者。工夫一分未到。一分便是義襲。

六月初七。查眞定府志不載彭惠安查地事。是一大疏漏。

十一。南城等村雨雹。

廿九。查綱目書法。于孝惠四年帝冠條下云。于是帝生十五年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綱目高祖十年分註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今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查孝惠四年。立魯后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尙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許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閱潛確類書。見其載淶沱河泜河。絕無源委。眞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言卯之爲言茂也。此書乃引之以避三泖之泖。尤謬。按泖字疑本作丣。因在正東而言。後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也。後人于丣旁加水耳。蓋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

看漢武綱目跅弛二字。跅是跅落。乃不顧利害之意。弛是弛廢。乃不循規矩之意。註不甚明。

八月初七。丁燕公來。言湯潛菴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一語。余國柱深朝多繫政。若多失德二句。以復于上。因此觸怒。

廿六。同年杭州柴煥子靖字尺階。從關東來。言出山海關往遼陽者。從閭陽驛一路。往瀋陽者。從錦州府至寧遠州。又至廣寧縣至瀋陽。自瀋陽而東北。則爲鐵嶺。爲開原。尙陽堡屬開原。自瀋陽過河而東南。則爲遼陽。自京師至山海關者。從通州三河玉田薊州豐潤永平府撫寧。見祁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準提咒。此與于撫院念尋生經。眞同一臭味。

九月初四。沈子飛霞來。言山東縣令平陰縣陳良玉。聲名第一。

十三。看綱目。偶提王莽之折節下士。輕財好施。光武之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邪正不同。而同于愛民好士。

十四。祁子昆有書來。極詆王學。質疑至欲毀其板。焚其稿。

十六。閱元史祭祀志。言漢承秦敝。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按此則古者兄弟相繼各爲一代嘗考。

十七。閱潛確類書。文昌誤以讀書所載次序爲史記。

十九。洪洞范彪西寄理學備考諸書來。內有黃太沖所撰陽明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然陽明不曰心卽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藥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

廿三。思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單方。

廿九。看賈誼鵩賦。此篇吃緊處。全在幾个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

十一月初一。借李醫官不全本草綱目。此書乃嘉靖時李時珍所著。附瀕湖學及奇經八脈。乃不可少之書。

初二。停止草豆之文至。自九月十四奉文提草豆。至十月廿九。始奉上諭傳免。官民一大幸。

初三。閱桓帝延熹三年綱目。趙岐爲皮氏長。以宦者左悺兄爲河東太守。恥之。卽日棄官西歸。可謂危行矣。惜未能言孫。以至家屬受禍。此李固之女文姬所以戒其弟也。

十五。刑部新定則例始頒到縣。自康熙十六年奉上諭改定。至是告成頒行。

廿二。讀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十二月初二。玩綱目言孔北海才疏意廣。只是大綱好。細目未盡。

十一。見得亡而爲有三句。無忌憚之小人如此。鄉原亦如此。此二種人。皆與有恆相反。一則務以欺人。一則務以悅人。

廿三。閱史記公孫宏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筆而不知其美處。

廿七。閱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

己巳正月初二。思孟子發氣節制外養中之法。先立乎大。是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初六。往府會晉州陳諱龍法。言黃梨州居鄉。甚不滿乎衆口。皆爲呂晚村買書于紹興。多以善本自與。

又言晚村第七子甚慧。不減無黨。晉州初爲石門教諭。與晚村結姻。其第二子晚村壻也。

廿六。巡道鄭簡中。見三河縣知縣彭鵬召對紀略。

廿九。閱本草。載陶宏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妙。

二月初二。與三兒閱綱目。元康九年有邱濬論五胡一段。在分註之末。識論甚好。然不應雜于朱子本文內。三兒首疑之甚是。唐貞觀廿三年。改官名犯先帝諱者。亦有邱濬一段甚好。宋營陽王景平元年。魏立天師道場下發明後。亦載邱濬一段。　又讀漢書儒林傳。疑班固敘易獨詳。而于毛詩及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傳書。自伏生以上亦絕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　又授經圖多有錯誤。如穀梁公是董生一派。卻移入胡毋生下。榮廣受穀梁春秋于瑕邱江公。乃誤以爲博士江公。

初五。閱公孫宏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救主父偃。皆不可謂不是。特阻汲黯。蓋仲舒。則不能爲之解。

十四。刁蒙吉之長子刁再濂寄蒙吉所刊斯文正統一部。及宋劉清室劄記。易酌。辨道錄。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

廿四。閱刁蒙吉講冉子退朝章云。注謂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講名分二字最明。

廿七。閱刁蒙吉辨道錄。載羅文莊之言曰。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持此以論性。自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按整菴理一分殊之語可也。而便欲以此破除天命氣質之名。則非矣。但知理氣之合。而不知理氣之分。可乎。

三月十一。陳端伯來。言刁蒙吉曾有兄弟爭產之訟。以此不理于口。又言明史先進最諸篇。因思上每句聖註其所出之書。故因此附闡。又言好色拒諫。爲根本之病。又言君臣之義。與主僕不同。當分別。因思執笏之禮。必當復。然後臣僕有別。

十二。端伯言。同年江德新之姪江之淮。（字孝夢）雖非教官。署縣印被參。聞其精于堪輿。與端伯道合。有莊解尊心賦已刻。（[illegible]）　又言人之兩腎有強弱。左強者多生男。右強者多生女。以外腎驗之。左大者左腎強也。右大者右腎強也。當用補腎藥。用羊左腎引之至左。　又言劉誠意未嘗講風水。皆世俗附會。又言陽節潘氏鑑論載明燭達旦事可笑。又言堪輿二字出白虎通。即天地也。又言堪輿書如郭璞之葬經。管輅之管氏指蒙。俱被人刪增注竄。又言其鄉築墻壘之法。先計其一都之丁若干。應築墻壘若干。按丁而派。有牛一頭者算一丁。有驢二頭者算一丁。所以人不甚苦。（[illegible]。堪輿天地總名也。）

兩日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別。

廿三。與三兒讀貨殖傳。余謂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

廿八。呂無黨來。言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桐鄉姚大野。鼓舞魏縣崔維雅之子諱徵刊刻。又言北溪字義。無黨家有。又言晚村與梨洲不合。因爭高旦中之墓誌起。又言在福州得將樂楊書。又言。未發已發。是有界限的。命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　又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余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窮理而已。無黨疑敬字不周知。余云。敬統知行。無黨又云。考夫初年不欲教子弟作經義。晚年亦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以謙讓爲主。于老生多推以爲勝己。于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皆晚村所不以爲然者也。

閏三月初一。無黨從晉州至鄒縣。兩日與無黨語。思山嵩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稍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四月初四。閱綱目晉安帝隆安元年分註。魏主珪與慕容麟戰于義臺。質實云。義臺在新樂縣西南。然則是義臺。非義臺耳。然縣志有義臺。又有義臺。可見讀書難以武斷。

閱漢書。讀錯傳峭直刻深四字。與深本是美字。峭刻便成病痛。

廿八。刁再濂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但尚雜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五月十四。看漢書食貨志。管仲輕重斂散之法。思請留起運十分之一積穀。于下年抵退。可以平市價。

六月初九。看漢書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疏略。

十六。看漢書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

八月十七。會傅燮制。言其家尚有朱仲福曆法析字。及耿亂機農書。又言四川富順陳雪灘遺書甚多。

廿七。有以三才圖來買者。係萬曆間上海王圻號洪洲所著。而其子思義字允明所續成者也。其書考核不精。且強半無益。如籩豆簠簋。止拾博古圖之說。過田不考其所自始。而圍棋雙陸佛老之像。詩餘之譜。皆登于冊。絕無去取。其農器蠶織器什器四卷最好。

九月初一。看元史。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也。次將者王鶚之于劉。蕭𣂏之于孛朮魯翀乎。

初四。施行唐言。衡陽有王爾農者。名夫之。其高風文學不減王玠右。

廿四。無極人蘇普德來見。以儀封臨士李國華（字光）所刊程氏讀書日程示我。與此間稍異。內有夜讀法。及果齋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乃此間刊本所無。

十月初三。劉元辰錄僞許文至。有某日作佛事之語。異哉。

初九。蕭固安令江西李本寔來。言武昌守武廷适令固安時奇貪。及通州牧程俊令東安時跳踉。皆于撫軍所劾。又言今固安令郭俊浙江人。永清令陳國祝。最循良。

初十。聞李代公言，涿城雖冠自登第後，竟高尙不仕。又言，皇上過涿州，地方官伺候甚難，草料米炭之需，皆自驗糧里打發，故無累。又言涿州城內驛丞衙門，即行館殿基。

十一月初九。谷大皇世兄言，工部主事張獻，京師謂之錢子張，家京口之張，與之連宗，頗爲輿論所鄙。又言余國柱、徐乾學、翁叔元、王鴻緒，京師謂之四大綠，趙吉士，爲謂之小綠，然吉士任交城，平賊頗有功。

十四。閱斯文正統中王陽明與毛憲副書，此文可與象祠記同傳。

十八。閱綱目，見顏之推仕于高緯，舉小用事之時，而沾沾于修文殿御覽，殊爲家訓一書減色。

二十。夢中讀孟子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一節，此皆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殺胎，不伐夭同爲愛物之仁，只應如此，此其所以爲無傷也。覺津津有味。

廿一。閱蕭望之傳，見其不悅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

十二月初七。在眞定見李醒齋，御劉玉海，可謂賢學院矣。途中想堯舜之世，不必無陳勝吳廣，但決不至一呼而天下嚮應。

十三。柏鄉魏世兄蒞彤，送鑑語諸書來，其中辨崔寔政論之非，及言明末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

十五。閱隋劉炫與牛宏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此。與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斥楊素，皆隋代之至言。柏鄉鑑語皆已收入，采取甚當。

廿六。從傅豐來處借得紀錄彙編，內有守溪雜記，即震澤紀聞也，內削去李東陽條，又此書中載有水東日記、菽園雜記、餘冬敍錄，皆是刪本，然卻甚佳。

庚午二月十九。行唐傅廣文方予物來，係方從哲之親姪，言從哲當日因與鄒詩教有隙，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于東林。又言從哲癸丑主考，崔呈秀、馮銓、魏大中、繆昌期，皆其癸丑門人。

廿二。于撫院自阜平行唐至靈壽，途至平山井陘，撫院云，余前行，取故亂撥者余國柱。

四月十三。賑畢，自二月廿八起日裏餱糧，驅馳深山窮谷者，凡四十五日。

五月初六。楊長蘅寫帖來，知薦舉之信。

十五。部文到，廿九交印于阜平縣史匡經。

六月十六。赴部驗到，郎中梁欽拂山至司務廳驗。

七月初一。與鄢子昆談師生之道，愚只以昔年不肯執贄蘇州，不敢異同爲辭。

十七。于鄢子昆處借到宋陸唐老通鑑一部，是節司馬公通鑑爲之，而冠以舉要曆及紀傳要括等，共五十二本。是宋季舉業之書，舉要曆止二卷，不知是司馬公原本否。偶檢五代紀，于後唐長興三年刻板印九經，出于馮道李愚之請，後周廣順三年，蜀孟氏亦刻板印九經，此功亦不可沒。

廿二。會山東唐夢賚，言目前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爲急。又云，周家享國長久，只是不管閒事，如今之登萊淮揚，皆以爲戛。又言魏環極資李恆齋而成其廉，凡人採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恆齋也。皆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爲然。又見其案頭有嘉靖時衛宮人劉濂古樂經。

廿四。萬季野同宣城梅定九名文鼎來，梅長于曆法。

廿五。曲阜孔尙任來，言曲阜有孔穎達五經正義及孔叢子諸書板。又言近日王總河開古河，是欲引淮水入江。

姚敬恆言，杭州生員沈志可名士，則長于禮，係廬嗣寅門人。

廿六。邱象隨來，言淮安賦役全書田額之數，俱係折實之數，靳總河查其未折之數，謂其有隱匿，類爲由是得白。又言，翁石林等濬海口議既上，上命二滿臣會湯巡撫徐總漕問民情，滿人與湯徐議不合，滿臣復命，竟隱而不言，直至湯升詹事，皇上面問，始知滿臣之欺。

廿七。在鄢子昆寓，會唐夢賚，唐言青城道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唐大奇之，配以女，未幾，道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爾。此與漢武帝信欒大事相類。鄢子昆言柏鄉魏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余因憶魏老師樗林雜中有一條，言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惑焉，蓋有爲而發，此說是破愚俗。　又唐言，皇上之惡朱方旦也，以其勸順承郡王勿進兵，王鴻緒交哈哈駒子，陰知之，遂上疏參焉。蓋天顏之復起爲湖南巡撫也，哈哈駒子以其在南徵政歉私相乖，見　皇上來倉皇驚詫，皇上問是何物，故蓋支吾再四，迫之者不得已而出焉，遂有是命。

廿九。張鄂先言，靳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啻符堅之用王猛。天一亦有稱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及包夫之夫頭。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于江，亦是一法，是靳所未及，但須諳閘水，漲則開閘，分洩于江，水退則閉閘，使北出清口。又言天一之母與仲固存，亦係能人，嘗以巡撫事宜一冊予湯潛菴，其大端勸其在二堂上簽押，以絕弊端。

八月初九。在子昆處見衡岳禹碑云，此碑即在長沙城外，字甚奇古，然可疑。又在塔伴子宜處見御書金剛經。

十二。朱錫鬯來，言永樂時胡廣等纂大全，多竊取先儒之書，可見其爲小人。今宜將先儒原書刊行，庶天下知廣等之陋。又言欲自纂一經籍存亡考。又言，顧氏刻陸淳春秋傳已遞回籍。又言吳草廬書纂言，王次點周禮訂義，劉質父春秋權衡，呂東萊書說，皆已刻于徐健菴家。

九月初八。捨江何世澄來，言滿人阿爾泰問梅好，今在黑龍江。又言新中舉人張焘，甚方正。

初十。早至暢春園，候引見，吏部滿司官引行，取四人，從園東小門入，至皇上前跪下，即命出，復從司官從東小門出。皇上所御屋，題曰澹寧居。

十八。會中書科中書李旭升，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于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靈壽，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十九。見陳澤州，愚自敍所以不敢用師生稱呼之故，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自薦王阮亭、汪鈍翁，皆未肯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云，言職之難，昔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事贊頌一疏，欲先探皇上之心而後進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之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

求至。吾輩當自反。

見李厚菴。愚問時事當先者。厚菴云。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大抵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文本有用之才。立言稍失次序。便為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　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皇上講書畢。因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旣濟。靈壽知縣陸某。臣曾見陸某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某居官如何。曰清廉愛民。歷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吏部為靈壽缺員請旨。遂有九卿薦舉之旨。

廿二。到部宣補四川道之旨。係二十日命下。

見于總憲。又言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京之時。即丁寧云。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國柱為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廿三。在朱錫鬯所。見通志堂所刻敖繼公儀禮集說。衛湜禮記集說。王次點周禮訂義。楊復儀禮圖。又見宋陳均皇朝編年錄要。係宋板。又見李燾長編。係抄本。

錫鬯言。通志堂諸書初刊時。皆有跋。刻在成德名下。後因交不終。刊去。然每頁板心通志堂之名猶在。

廿四。到任。　廿六。派協理山東道事。

廿七。會邵子昆。言見大司農王隲。自言我昔因于總憲之薦而有今日。然止稱晚生。未嘗有師生之稱。我今日豈可因薦人而受人師生之稱。此真君子之言。

十月初一。太廟時享。前殿監察。

初二。于仇滄柱寓中。遇朱錫鬯。見元板黃鶴杜詩註。錫鬯言。著書必載其姓氏。採其言而沒其姓氏者。竊也。此病起于明朝。

初四。顧修哲江陵鄧鶴來會。言閩中從來不染于姚江之學。惟一李贄出仕于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為橫議。會丹徒中堂。言處今日之勢。惟正以持己。誠以待物。

初七。上畿輔民情疏。至乾清宮面奏。

初九。奉武場監試之命。同李厚菴在地字關較射。至十三而畢。厚菴盛稱常州楊賓臣之學。而贊閩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十一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菴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為疑也。

十一。會臧介子。言中州新刻二程全書。湯潛菴言其中多刪改。非佳本。

十二月十一。徐樹滋來。言議孔廟位次時。徐健菴以崇禎時升程朱于左邱明之上為非。鄭山公則以為是。滿人多主鄭議。後卒用調停。以崇禎時太學改升上而未頒行天下。今仍復太學程朱列邱明之上。州縣學則仍在下。

十二。于昆蠃借孫旬所輯皇明疏抄七十卷三十六本。自洪永迄嘉隆。

廿一。邱象隨言皇上曾發五車韻瑞。命翰林校對。此書差誤甚多。又言皇上發出綱目校對。係張朝珍所刻。

廿二。王公紳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冶在內閣時除去。　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之弊。大冶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因述潘季馴之論甚悉。上頗首肯之。杜臻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法。自熊孝感自行。

辛未正月初一。早起。同東林會約入朝。候皇上出。祭鄧將軍廟畢。隨入至太后宮行禮。百官在午門外行禮。皇上出御太和門。百官至午門內行禮畢。出候賜宴。

初六。從梅定九借鄭世子歷學新意。其書凡二大册。一册內二種。一名聖壽萬年歷二卷。一名萬年歷備考三卷。此二種。即朱仲福所謂歷法折衷也。一字不差。一册內一種名律歷融通四卷。內二卷即聖壽萬年歷也。不過略差幾字。外又有音義一卷。　第一册末有邢雲路等四疏名附錄。

初九。周牧齋名靖來。言有所著纂辨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魏超宗言。牧齋居喪極盡禮。

初十。顧貞觀來。言滿內閣學士西安一名胡殿邦。極好理學。又言高彙旃之學不純。

陳紫取來。言范浚蘭溪人。即作心箴者。今有香溪集尚存。

廿五。會中翰孫詮。係孫徵君之孫。言徵君文集語錄。未刻甚多。保定魏蓮陸所刻。止十之一耳。

二月初五。在朝房。有橫逆之加。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為能事。可駭。

初六。奉會試外監試之命。

十六。至觀星臺。見地平儀用二線。蓋郭守敬之遺法。黃赤道儀上俱有游表。表上有縫。可以測星。蓋以代管。黃赤道儀俱有三圈。一為子午圈。一為經度。一為緯度。

三月初一。揭曉。　初二。午門外謝恩。至禮部赴宴。

初四。會徐文。亦言黃太沖之在餘姚。甚不滿于鄉人。皆由誤信其子。如因修志而欲以孫月峯行狀出首。燈籠上寫內召翰林。至于嚇府縣。皆其子之作孽。

初九。費密叔來。言錢磬相所刻雲尾藏書中有鄭氏規範。今板在雙林。

十三。會萬季野。言明史歷志。吳志伊纂修者。今付梅定九重修。

十九。唐欽文來。言松江計乘亦名南陽。有經濟才。

廿一。劉介菴席上。會仇滄柱。言古文淵鑒板係毀文獻通考板。雖出恤民之意。然通考板則可惜矣。又言。東城兵馬指揮使楊凝杏。山東人。有品。

四月廿九。答拜李厚菴。厚菴言顧寧人之韻書。梅定九之歷書。皆從前所未有。　又謂不行不明。竟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能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能明然後能行。

廿三。錢山叔言。郭華野行取進京時。付執贄于高。其參德勝也。實由皇上先有驅除之意。令密商之高。高獨之于徐。徐即使郭參選。徐又素惡王之與爭利。復使郭參之。郭商之高。高素與王密。力言不可。郭復與徐謀。并高參之。而高郭之交遂絕。徐與高亦陽合而中離。而王高之交則愈固。徐之初得氣也。亦重賂高而借其力。

廿八。沈樂存言。高之出身甚賤。而其父竟儼然入鄉賢也。世道可歎如此。又言高微時所執贄之朝臣。有反執贄于彼者。又言傅之參昆山也。王有力焉。

五月廿二。朝內過謝副憲。言近日京師尋館者之多。但知臨淵羨魚。不知退而結網。可歎。又言。數年來朝政率有戊辰之一擬清。然戊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真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六月十四。在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廿二日始得寬免之旨。方顛沛之時。最承相愛者。滿人則鈕中保。漢人自同衙門各道長外。如謝副憲之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踧踖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之傑出者也。（又廿九日始止寡言黃單舉與徐亦非緣此事欲申救）

廿三。會李厚菴。言以持志作居敬看。本朱子或問。

廿五。會朱錫鬯。言陝碑十三經後。附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二種。九月初一。在報國集上買得。借錫鬯處陳北溪集。係萬歷十三年刊本。凡五十卷。內三十五卷至四十二卷並缺。北溪又有字義。及四書口義講錄。皆不在此集內。

七月初大。李厚菴來。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面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即有祁奚救叔向之事。奇哉。厚菴又言。過濟菴晚年。從厚菴處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遽沒。又言。應嗣寅性理大中內言二程不歸統于濂溪。翻陳楊之案。濟菴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黃石齋之學甚偏。

十二。會厚菴。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之時。與大冶爲婚。而與東海爲腹心。入京住東海之宅。是誠何心。又言。冉覲祖刻書太多。不免名心。其闢淫詩之辨。亦辨所不必辨。又言。顧寧人言。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亂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此論最好。又言。耿逸菴亦是由陽明而歸子考亭。

十八。閱陳北溪集。論孔文子。因思今世閎覽博物之士。雖品行未必端方。然亦聖人所不棄。朱子謂是天地之蠹。信然。

八月廿六。會朱錫鬯。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卻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宗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拾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廿八。改補官下。

廿九。厚菴來。言存養工夫該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內有存養作歸也。中庸言存養。亦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以存養專屬靜之非。

九月初一。在報國寺。見錢塘胡文煥所刻百家名書。內有秋繁錄。不過數十張。

會厚菴。其意欲以尊德性專就主敬言。而以道問學包力行。

初三。在厚菴席上。萬季野言。金仁山不應作通鑑前編。改易春秋經文。又言。杜氏通典中喪禮最好。條不及通考。通考中經籍考最好。又言考亭淵源錄。不言朱子生于閩。此不是。厚菴言。劉子登屏山以其年考之。非親受業于程子者。又言。李習之翺。未嘗背韓文公爲師。又言。崇禎時。以孔明從入孔廟。畢竟不是。又言。初見許酉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戶。入乎此。便不能入乎彼。其言甚誕。又極言薛方山考亭錄序文之謬。

初九。出京。至張家灣。十一日上船。十五至天津。會梅定九。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先讀九經。然後學擧業文字。又言。本朝言歷者。有吳江王寅旭。其歷法高于陳獻可。

十月廿二。過寶應。翁石林來會。言靳總河之河工。惟移天妃閘可取。其開中河。雖亦好。然亦因請季剛之通隄。

十一月初二。抵家。十八。席文夏來。訂壬申之約。

十二月初三。三兒除試。至鄧尉曹園。會秋岳次子敬勝。論彥桓。言有宋板書一大櫥。俱爲成德取去。蓋不致不應也。又言。施約菴之門。惟孫子麟、徐敬可、許方誠爲最。又言。平湖沈次山學問。秋岳最賞之。

壬申正月廿九。赴席氏館。

五月廿四。閱時文。因思在物爲理。即達道也。處物爲義。即達德也。達道達德俱是性。亦俱是命。中庸首章言道不言德者。蓋道與德分言之則爲二。專言之則言德可以包道。言道可以包德。

廿六。王令眙來。言孝感與大冶結婚。在丁內艱之後。大冶百計得之。初大冶欲借學統不載魯齋以中之。今乃成婚姻。此甚可駭。

七月初七。始赴廬山。初九。到館。見健菴所刻經解。此舉差強人意。

十一月初二。候大年。言。陸翼王所著禮記集說補正。徐氏以三百金買之。刻在成德名下。

十二月初四。在館中起身。初六。宿唐會。思輯四書困勉錄例。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磨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有學蔀通辨在也。內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興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說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章五字冠之。是謂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九
作者＝
页数＝７０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